目录

[列传 4](#_Toc24547545)

[列传第八十 4](#_Toc24547546)

[列传第八十一 8](#_Toc24547547)

[列传第八十二 12](#_Toc24547548)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冀元亨） 17](#_Toc24547549)

[列传第八十四 张璁（胡鐸） 桂萼 方献夫 夏言 20](#_Toc24547550)

[列传第八十五 25](#_Toc24547551)

[列传第八十六 30](#_Toc24547552)

[列传第八十七 35](#_Toc24547553)

[列传第八十八 39](#_Toc24547554)

[列传第八十九 44](#_Toc24547555)

[列传第九十 47](#_Toc24547556)

[列传第九十一 52](#_Toc24547557)

[列传第九十二 57](#_Toc24547558)

[列传第九十三 61](#_Toc24547559)

[列传第九十四 66](#_Toc24547560)

[列传第九十五 72](#_Toc24547561)

[列传第九十六 76](#_Toc24547562)

[列传第九十七 81](#_Toc24547563)

[列传第九十八 87](#_Toc24547564)

[列传第九十九 92](#_Toc24547565)

[列传第一百 97](#_Toc24547566)

[列传第一百一 102](#_Toc24547567)

[列传第一百二 107](#_Toc24547568)

[列传第一百三 111](#_Toc24547569)

[列传第一百四 114](#_Toc24547570)

[列传第一百五 119](#_Toc24547571)

[列传第一百六 123](#_Toc24547572)

[列传第一百七 127](#_Toc24547573)

[列传第一百八 129](#_Toc24547574)

[列传第一百九 134](#_Toc24547575)

[列传第一百十 138](#_Toc24547576)

[列传第一百十一 144](#_Toc24547577)

[列传第一百十二 148](#_Toc24547578)

[列传第一百十三 153](#_Toc24547579)

[列传第一百十四 海瑞（何以尚） 丘橓 吕坤 郭正域 156](#_Toc24547580)

[列传第一百十五 160](#_Toc24547581)

[列传第一百十六 164](#_Toc24547582)

[列传第一百十七 167](#_Toc24547583)

[列传第一百十八 171](#_Toc24547584)

[列传第一百十九 174](#_Toc24547585)

[列传第一百二十 179](#_Toc24547586)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181](#_Toc24547587)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185](#_Toc24547588)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190](#_Toc24547589)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194](#_Toc24547590)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199](#_Toc24547591)

[列传一百二十六 201](#_Toc24547592)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205](#_Toc24547593)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210](#_Toc24547594)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215](#_Toc24547595)

[列传第一百三十 219](#_Toc24547596)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222](#_Toc24547597)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226](#_Toc24547598)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232](#_Toc24547599)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236](#_Toc24547600)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239](#_Toc24547601)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244](#_Toc24547602)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248](#_Toc24547603)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孙承宗（子鉁等） 253](#_Toc24547604)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256](#_Toc24547605)

[列传第一百四十 杨嗣昌 吴甡 261](#_Toc24547606)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265](#_Toc24547607)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269](#_Toc24547608)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273](#_Toc24547609)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279](#_Toc24547610)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281](#_Toc24547611)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286](#_Toc24547612)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294](#_Toc24547613)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302](#_Toc24547614)

[列传一百四十九 308](#_Toc24547615)

[列传第一百五十 311](#_Toc24547616)

[列传第一百五十一 314](#_Toc24547617)

[列传第一百五十二 318](#_Toc24547618)

[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321](#_Toc24547619)

[列传第一百五十四 325](#_Toc24547620)

[列传第一百五十五 329](#_Toc24547621)

[列传第一百五十六 曹文诏（弟文耀） 周遇吉 黄得功 331](#_Toc24547622)

[列传第一百五十七 334](#_Toc24547623)

[列传第一百五十八 339](#_Toc24547624)

[列传第一百五十九 342](#_Toc24547625)

[列传第一百六十 346](#_Toc24547626)

[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348](#_Toc24547627)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353](#_Toc24547628)

[列传第一百六十三 357](#_Toc24547629)

[列传第一百六十四 360](#_Toc24547630)

[列传第一百六十五 365](#_Toc24547631)

[列传第一百六十六 370](#_Toc24547632)

[列传第一百六十七 375](#_Toc24547633)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 何腾蛟（章旷　傅作霖）　瞿式耜（汪皞等） 381](#_Toc24547634)

[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循吏 383](#_Toc24547635)

[列传第一百七十 儒林一 389](#_Toc24547636)

[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儒林二 396](#_Toc24547637)

[列传第一百七十二 儒林三 402](#_Toc24547638)

[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文苑一 404](#_Toc24547639)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文苑二 409](#_Toc24547640)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文苑三 414](#_Toc24547641)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文苑四 418](#_Toc24547642)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忠义一 422](#_Toc24547643)

[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忠义二 427](#_Toc24547644)

[列传第一百七十九 忠义三 430](#_Toc24547645)

[列传第一百八十 忠义四 434](#_Toc24547646)

[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忠义五 439](#_Toc24547647)

[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忠义六 442](#_Toc24547648)

[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忠义七 447](#_Toc24547649)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孝义 451](#_Toc24547650)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孝义二 455](#_Toc24547651)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隐逸 459](#_Toc24547652)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方伎 460](#_Toc24547653)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外戚 465](#_Toc24547654)

[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列女一 470](#_Toc24547655)

[列传第一百九十 列女二 474](#_Toc24547656)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列女三 478](#_Toc24547657)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宦官一 482](#_Toc24547658)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488](#_Toc24547659)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阉党 494](#_Toc24547660)

[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佞幸 502](#_Toc24547661)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奸臣 508](#_Toc24547662)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 516](#_Toc24547663)

[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土司 522](#_Toc24547664)

[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四川土司 526](#_Toc24547665)

[列传第二百 四川土司二 532](#_Toc24547666)

[列传第二百一 云南土司 537](#_Toc24547667)

[列传第二百二 云南土司二 541](#_Toc24547668)

[列传第二百三 云南土司三 547](#_Toc24547669)

[列传第二百四 贵州土司 554](#_Toc24547670)

[列传第二百五 广西土司 560](#_Toc24547671)

[列传第二百六 广西土司二 564](#_Toc24547672)

[列传第二百七 广西土司三 570](#_Toc24547673)

[列传第二百八 外国一 574](#_Toc24547674)

[列传第二百九 外国二 579](#_Toc24547675)

[列传第二百十 外国三 585](#_Toc24547676)

[列传第二百十一 外国四 589](#_Toc24547677)

[列传第二百十二 外国五 593](#_Toc24547678)

[列传第二百十三 外国六 598](#_Toc24547679)

[列传第二百十四 外国七 603](#_Toc24547680)

[列传第二百十五 外国八鞑靼 607](#_Toc24547681)

[列传第二百十六 外国九瓦剌 朵颜（福余 泰宁） 614](#_Toc24547682)

[列传第二百十七 西域一 617](#_Toc24547683)

[列传第二百十八 西域二西番诸卫（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 622](#_Toc24547684)

[列传第二百十七 西域三 628](#_Toc24547685)

[列传第二百二十 西域四 632](#_Toc24547686)

[附录：张廷玉上明史表 638](#_Toc24547687)

# 列传

## 列传第八十

杨慎（王元正） 王思（王相） 张翀 刘济 安磐 张汉卿 张原 毛玉（裴绍宗） 王时柯（余翱） 郑本公 张曰韬（胡琼） 杨淮（申良） 张澯仵瑜 臧应奎 胡琏 余祯 李可登 安玺 殷承叙 郭楠俞敬 李继 王懋

杨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师廷和子也。年二十四，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继母忧，服阕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谏。寻移疾归。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常讲《舜典》，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若元恶大奸，无可赎之理。”时大榼张锐、于经论死，或言进金银获宥，故及之。

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硃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帝怒，切责，停俸有差。逾月，又偕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帝震怒，命执首事八人下诏狱。于是慎及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阅十日，有言前此朝罢，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实纠众伏哭。乃再杖七人于廷。

慎、元正、济并谪戍，余削籍。慎得云南永昌卫。先是，廷和当国，尽斥锦衣冒滥官。及是伺诸途，将害慎。慎知而谨备之。至临清始散去。扶病驰万里，惫甚。抵戍所，几不起。

五年闻廷和疾，驰至家。廷和喜，疾愈。还永昌，闻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作乱，率僮奴及步卒百余，驰赴木密所与守臣击败贼。八年闻廷和讣，奔告巡抚欧阳重请于朝，获归葬，葬讫复还。自是，或归蜀，或居云南会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视之。及年七十，还蜀，巡抚遣四指挥逮之还。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在翰林时，武宗问钦天监及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不能对。慎曰：“柳星也。”历举《周礼》、《史记》、《汉书》以复。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总裁蒋冕、费宏尽付稿草，俾削定。尝奉使过镇江，谒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皆成诵。慎惊异，益肆力古学。既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尝语人曰：“资性不足恃。

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故好学穷理，老而弥笃。

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隆庆初，赠光禄少卿。天启中，追谥文宪。

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与慎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武宗幸宣、大，元正述《五子之歌》以讽。竟以争“大礼”，谪戍茂州卒。隆庆初，赠修撰。

王思，字宜学，太保直曾孙也。正德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九年春，乾清宫灾。思应诏上疏曰：“天下之治赖纪纲，纪纲之立系君身而已。私恩不偏于近习，政柄不移于左右，则纪纲立，而宰辅得行其志，六卿得专其职。今者内阁执奏方坚，而或挠于传奉，六卿拟议已定，而或阻于内批，此纪纲所由废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谗移，刑赏不以私拒，则体统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顺门，又不时召对便殿。今每月御朝不过三五日，每朝进奏不逾一二事。其养德之功，求治之实，宰辅不得而知也。闻见之非，嗜好之过，宰辅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远，生民愁苦之状，盗贼纵横之由，岂能一一上达？

伏愿陛下悉遵旧典，凡遇宴间，少赐召问。勿以遇灾而惧，灾过而弛，然后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狎虎而伤，阅月不视朝。思复上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当为天下万世自重。近者道路传言，虎逸于柙，惊及圣躬。臣闻之，且骇且惧。陛下即位以来，于兹九年。朝宁不勤政，太庙不亲享。两宫旷于问安，经筵倦于听讲。揆厥所自，盖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由是，戒惧之心日忘，纵恣之欲日进，好恶由乎喜怒，政令出于多门。纪纲积弛。国是不立。士气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忧，凛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惩矣。至于荒志废业，惟酒为甚。《书》曰：‘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陛下露处外宫，日湎于酒。厮养杂侍，禁卫不严。

即不幸变起仓卒，何以备之？此臣所大忧也。”疏入，留中者数日，忽传旨降远方杂职，遂谪潮州三河驿丞。

思年少气锐，每众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敛为质讷。及被谪，怡然就道。

夜过泷水，舟飘巨石上，缘石坐浩歌。家人后至，闻歌声乃舣舟以济。王守仁讲学赣州，思从之游。及守仁讨宸濠，檄思赞军议。

世宗嗣位，召复故官，仍加俸一级。思疏辞，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气，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览奏章，召见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说蛊惑圣听，则尧、舜之治可成。不然，纵加恩于先朝谴责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迁俸者，皆不得辞。寻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与同官屡争“大礼”，不报。时张璁、桂萼、方献夫为学士，思羞与同列，疏乞罢归。不许。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顺门哭谏。帝大怒，系之诏狱，杖三十。逾旬，再杖之。思与同官王相，给事中张原、毛玉、裴绍宗，御史张曰韬、胡琼，郎中杨淮、胡琏，员外郎申良、张澯，主事安玺、仵瑜、臧应奎、余祯、殷承叙，司务李可登，凡十有七人，皆病创先后卒。隆庆初，各廕一子，赠官有差。思赠右谕德。

思志行迈流俗，与李中、邹守益善。高陵吕柟亟称之，尝曰：“闻过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则改斋其人也。”改斋者，思别号也。

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豪迈尚志节。事亲笃孝。家贫屡空，晏如。仕仅四年而卒。

张翀，字习之，潼川人。正德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刑科给事中。引疾归，起户科。世宗即位，诏罢天下额外贡献。其明年，中都镇守内官张阳复贡新茶。礼部请遵诏禁，不许。翀言：“陛下诏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将窥测朝廷，玩侮政令。

且阳名贡茶，实杂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极。愿守前诏，无堕奸谋。”不听。

宁夏岁贡红花，大为军民害；内外镇守官莅任，率贡马谢恩。翀皆请罢之。帝虽是其言，不能从。寻言：“中官出镇，非太祖、太宗旧制。景帝遭国家多故，偶一行之。谓内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来奏。乃往岁宸濠谋叛，镇守太监王宏反助为逆，内臣果足恃耶？时平则坐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不恤封疆。

不可不亟罢。”后张孚敬为相，竟罢诸镇守，其论实自翀发之。

屡迁礼科都给事中。又言：“顷闻紫禁之内，祷祠繁兴。乾清宫内官十数辈，究习经典，讲诵科仪，赏赉逾涯，宠幸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遗党若太监崔文辈，挟邪术为尝试计。陛下为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挠政事，牵引群邪，伤太平之业，失四海之望。窃计陛下宁远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宁弃谠言而不欲违其教，亦谓可以延年已疾耳。侧闻顷来嫔御女谒，充塞闺帏，一二黠慧柔曼者为惑尤甚。由是，怠日讲，疏召对，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窥见间隙，遂以左道蛊惑。夫以斋醮为足恃而恣欲宫壶之间，以荒淫为无伤而邀福邪妄之术，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

嘉靖二年四月，以灾异，偕六科诸臣上疏曰：“昔成汤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民失职欤？宫壶崇欤？女谒盛欤？苞苴行欤？谗夫昌欤？’今诚以近事较之。

快船方减而辄允戴保奏添，镇戍方裁而更听赵荣分守。诏核马房矣，随格于阎洪之一言；诏汰军匠矣，寻夺于监门之群咻。是政不可谓节也。末作竞于奇巧，游手半于闾阎。耕桑时废，缺俯仰之资；教化未闻，成偷薄之习。是民不可谓不失职也。

两宫营建，采运艰辛。或一木而役夫万千，或一椽而废财十百。死亡枕藉之状，呻吟号叹之声，陛下不得而见闻。是宫壶不可谓不崇也。奉圣、保圣之后，先女宠于册后；庄奉、肃奉之名，联殊称于乳母。或承恩渐邻于飞燕，或黠慧不下于婉儿。

内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开近习之负倚。是女谒不可谓不盛也。穷奸之锐、雄，公肆赂遗而逃籍没之律；极恶之鹏、铠，密行请托而逋三载之诛。钱神灵而王英改问于锦衣，关节通而于喜竟漏于禁网。是苞苴不可谓不行也。献庙主祀，屈府部之议，而用王槐谀佞之谋；重臣批答，乏体貌之宜，而入群小惎间之论。或谮发于内，阴肆毒螫；或谗行于外，显逞挤排。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乱人物之邪正。是谗夫不可谓不昌也。凡此，皆成汤之所无，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钺之诛，用附责难之义。望陛下采纳。”

其年冬，命中官督苏、杭织造，举朝阻之不能得。翀复偕同官张原等力争。时世宗初政，杨廷和等在内阁。群小虽已用事，正论犹伸，翀前后指斥无所避。帝虽不见用，然亦尝报闻，不罪也。

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锐欲考献帝，且欲立庙禁中，翀复偕同官力谏。帝于是责以朋言乱政，命夺俸。既又助尚书乔宇等再疏争内殿建室之议，被诏切让。

吕柟、邹守益下狱，翀等抗疏救。及张璁、桂萼召至，翀与给事三十余人连章言：“两人赋性奸邪，立心憸佞，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望亟出之，为人臣不忠之戒。”皆不纳。帝愈欲考献帝，改孝宗为伯考，翀等忧之。

会给事中张汉卿劾席书振荒不法，户部尚书秦金请命官往勘，帝是之。翀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请，且私相语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扑杀之。”

璁等以其语闻。帝留疏不下，而责刑部尚书赵鉴等朋邪害正，翀等陷义罔忠，而进璁、萼学士。廷臣相顾骇叹。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称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余人。帝皆留中不报。七月戊寅，诸臣相率伏左顺门恳请。帝两遣中官谕之不退，遂震怒。先逮诸曹为首者八人于诏狱，翀与焉。寻杖于廷，谪戍瞿塘卫，而璁、萼宠益盛。翀居戍所十余年，以东宫册立恩放还，卒。

刘济，字汝楫，腾骧卫人。正德六年进士。由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山西巡抚李钺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陈达。吏部请黜之，帝不许。济疏争，不省。帝幸宣府、榆林，济皆疏请回銮。诏封许泰、江彬伯爵，又与诸给事中力争，皆不报。世宗即位，出核甘肃边饷。奏革凉州分守中官及永昌新添游兵。再迁工科左给事中。

嘉靖改元，进刑科都给事中。主事陈嘉言坐事下狱，济疏救，不许。廖鹏父子及钱宁党王钦等，皆以从逆论斩，鹏等夤缘中人冀脱死。济上言：“自来死囚临斩，鼓下犹受诉词。奏上得报，已及日旰，再请而后行刑，则已薄暮。殊非与众弃之之意。乞自三请后，鼓下不得受词。鹏、钦等罪甚当，幸陛下勿疑。”诏自今以申酉行刑，鹏等竟缓决。钦后以中旨免死。济力争，不听。故事，厂卫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签发驾帖。千户白寿赍帖至，济索原奏，寿不与，济亦不肯签发。两人列词上。帝先入寿言，竟诎济议。中官崔文仆李阳凤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诉，移之镇抚。济率六科争之，不听。都督刘晖以奸党论戍，有诏复官。甘肃总兵官李隆嗾乱军杀巡抚许铭，逮入都，营免赴鞫。济皆力陈不可，帝从其言。晖夺职，隆受讯伏辜。

定国公徐光祚规占民田，嗾滦州民讦前永平知府郭九皋。太监芮景贤主之，缇骑逮讯。济请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给事中刘最以劾中官崔文调外任，景贤复劾其违禁，与御史黄国用皆逮下诏狱，戍最而谪国用。法司争不得，济言：“国家置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质成，或主平反。权臣不得以恩怨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为重轻。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如最等小过耳，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且李洪、陈宣罪至杀人，降级而已。王钦兄弟党奸乱政，谪戍而已。以最等视之，奚啻天渊，而罪顾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夺济俸一月。后父陈万言奴何玺殴人死，帝命释之。济执奏曰：“万言纵奴杀人，得免为幸，乃并释玺等，是法不行于戚畹奴也。”

济在谏垣久，言论侃侃，多与权幸相枝柱，直声甚震，帝滋不能堪。

“大礼”议起，廷臣争者多得罪。济疏救修撰吕柟，编修邹守益，给事中邓继曾，御史马明衡、硃淛、陈逅、季本，郎中林应骢，不听。既而遮诸朝臣于金水桥，伏哭左顺门，受杖阙廷。越十二日再杖，谪戍辽东。十六年册立皇太子，赦诸谪戍者，济不与，卒于戍所。隆庆初复官，赠太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正德时，历吏、兵二科给事中，乞假去。世宗践阼，起故官。帝手诏欲加兴献帝皇号，磐言：“兴，籓国也，不可加于帝号之上。献，谥法也，不可加于生存之母。本生、所后，势不俱尊。大义私恩，自有轻重。”会廷臣多力争，事得且止。

嘉靖元年，主事霍韬言，科道官亵服受诏，大不敬。磐偕同官论韬先以议礼得罪名教，恐言官发其奸，故摭拾细事，意在倾排。帝置不问。寻因事言：“先朝内外巨奸，若张忠、刘养、韦霦、魏彬、王琼、宁杲等，漏网得全要领。其货赂可以通神，未尝不夤缘觊复用。宜严察预防，天下事毋令若辈再坏。”帝纳其言，命锦衣官密访缉之。中官张钦家人李贤者，帝许任为锦衣指挥。磐极言不可，不听。锦衣千户张仪以附中官张锐黜革，御史杨百之忽为讼冤，言；“仪当宸濠逆谋时，首倡大义，劝锐却其馈遗。今锐以是免死，仪功不录，无以示报。”磐疏言：“百之憸邪，阳为仪游说，而阴与锐交关，为锐再起地。”百之情得，乃诬磐因请属不行，挟私行谤。吏部尚书乔宇等议黜百之，刑部谓情状未明，宜俱逮治。帝两宥之，夺百之俸三月，磐一月。

帝频兴斋醮，磐又抗言：“曩武宗为左右所蛊，命番僧锁南绰吉出入豹房，内官刘允迎佛西域。十数年间糜费大官，流谤道路。自刘允放，而锁南囚，供亿减，小人伏。奈何甫及二年，遽袭旧辙。不斋则醮，月无虚日。此岂陛下本意？实太监崔文等为之。文钟鼓厮役，夤缘冒迁，既经降革，乃营求还职。导陛下至此，使贻讥天下后世，文可斩也。文尝试陛下，欲行香则从之，欲登坛则从之，欲拜疏则又从之。无已则导以游幸、土木，导以征伐，方且连类以进，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斩也。”疏入，报闻。户部主事罗洪载以杖锦衣百户张瑾下诏狱，磐与同官张汉卿、张逵、葛鴊等请付之法司。不听。永福长公主下嫁，择昏于七月下旬。磐言：“长公主于孝惠皇太后为在室孙女，期服未满，宜更其期。旧仪，驸马见公主行两拜礼，公主坐受。乖夫妇之分，亦当革正。”帝以遗旨格之，相见礼如故。

锦衣革职旗校王邦奇屡乞复职，磐言：“邦奇等在正德世，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盗也，或以一人而牵十余人，或以一家而连数十家，锻炼狱词，付之司寇，谓之‘铸铜板’。其缉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诡异之书，或购奸僧潜行诱愚民弥勒之教，然后从而掩之，无有解脱，谓之‘种妖言’。数十年内，死者填狱，生者冤号。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领，亦已幸矣，尚敢肆然无忌，屡渎天听，何为者哉且陛下收已涣之人心，奠将危之国脉，实在登极一诏。若使此辈攘臂，一朝坏之，则奸人环立蜂起，堤防溃决，不知所纪极矣。宜严究治，绝祸源。”帝不能从。其后邦奇卒为大厉，如磐言。

帝驿召席书、桂萼等，磐请斥之以谢天下，且言：“今欲别立一庙于大内，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庙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无考也。世岂有无考之太庙哉。此其说之自相矛盾者也。”不听。历兵科都给事中。以率众伏阙再受杖，除名为民。卒于家。

张汉卿，字元杰，仪封人。正德六年进士。授魏县知县，征拜刑科给事中。尝陈杜侥幸、广储积、慎刑狱三事，深切时弊。不报。武宗将南巡，偕同官伏阙谏。

世宗嗣位，从巡抚李鐸言，发帑金二十万优恤宣府军民。以汉卿言，并发十三万于大同。屡迁户科都给事中。嘉靖元年冬，与同官上言：“陛下轸念畿辅庄田之害，遣官会勘。敕自正德以后投献及额外侵占者，尽以给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诵陛下之仁！乃者给事中夏言、御史樊继祖、主事张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厂、安州鹰房草场，诏旨留用。所司执奏，迄不肯从，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厂起于马永成，鹰房创于谷大用，皆夺民业为之。今马俊、赵霦恃籓邸旧恩，妄求免革，是复蹈永成、大用故辙也。乞尽还之民，而严罪俊、霦，为欺罔者戒。”后父陈万言请营新第，既又乞庄田，内官吴勋等请督苏州织造，汉卿皆极谏。不纳。应天诸府大旱，帝将鬻淮、浙余盐及所没产，易银振之。汉卿言：“易银缓，非发帑金不可。”

帝为发银十五万。未几，复偕同官言：“今天下一岁之供，不给一岁之用，加以水旱频仍，物力殚屈。陛下方躬行节俭，而中官梁栋等奏营造缺珠宝，是欲括户部之银也。梁政等又以蠲免三分之数，欲行京仓拨补，是欲耗太仓之粟也。夫内库不足，取之计部；计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将安取哉？今东南洊饥，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频行，臣等窃以为不可。”报闻。已，又劾席书振济乖方，乞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书甚，驿召为礼部尚书，不罪也。

初，兴献帝议加皇号，汉卿力争，至是，又倡众伏阙。两受杖，斥为民。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贾准等会荐天下遗贤，及汉卿，终不召。

张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疏陈汰冗食、慎工作、禁贡献、明赏罚、广言路、进德学六事。中言：“天下幅员万里，一举事而计臣辄告匮，民贫故也。民何以贫？守令之裒敛，中臣之贡献，为之也。比年军需杂输十倍前制，皆取办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于上供。民既困矣，而贡献者复巧立名目，争新竞异，号曰‘孝顺’。取于民者十百，进于上者一二，朝廷何乐于此而受之。人君驭下惟赏与罚。迩者庸才厮养莫不封侯腰玉。或足不出门而受赏，身不履阵而奏功。御敌者竟未沾恩，覆军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体也。”疏入，权幸恶之，传旨谪新添驿丞。

嘉靖初，召复兵科，仍加俸一级。南宁伯毛良杀其子，锦衣掌印指挥硃震等多违纵，原先后论之，皆夺职闲住。帝进张鹤龄昌国公；封陈万言泰和伯，世袭，授万言子绍祖尚宝丞；又以外戚蒋泰等五人为锦衣千、百户。原抗疏极言，请行裁节。

未几，劾建昌侯张延龄强占民地，定国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蒋轮、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虽不尽行，权贵皆震慑。

进户科右给事中。撼门哭，再被杖，创重卒。贫不能归葬。久之，都御史陈洪谟备陈原与毛玉、裴绍宗、王思、王相、胡琼等妻子流离状，请恤于朝。不许。隆庆元年赠光禄少卿。

毛玉，字国珍，更字用成，云南右卫军家子也，其先良乡人。弘治十八年进士。

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给事中。刘瑾既败，大盗蜂起。玉言大学士焦芳、刘宇实乱天下，请显僇扁，以谢万姓。群盗扰山东、河南，玉请备留都。已而盗果渡江，以备严，不敢犯。外艰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谏迎佛乌思藏下狱，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罚。又以继母艰去。服阕，除吏科。世宗即位逾年，兴邸诸内官怙帝宠，渐骄佚。又故太监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谋复起，事有萌芽。玉即抗疏历叙武宗时事，劝帝戒嗜欲，杜请托，以破侥幸之门，塞蛊惑之隙。帝嘉纳焉。

御史曹嘉素轻险，仿宋范仲淹《百官图》，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题。给事中安磐疏驳之，言唐王珪之论房玄龄等，本朝解缙之论黄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玉复言嘉背违成法，变乱国是，乞斥。帝从其言，贬嘉于外。御史许宗鲁为嘉讼，请斥玉，其同官伦以谋亦助为言。给事中张原以庶僚聚讼，朝廷为之多事，重损国体，乞身先斥罢。玉亦上疏求去，言：“宗鲁等知朋友私恩，不顾朝廷大体。臣一身所系绝微，公论所关甚大，乞罢臣以谢御史。”帝皆慰留之。时宸濠戚属连逮者数百人，玉奉命往讯，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称乱，由左右贪赂酿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与籓府交通。帝俱从之。再迁左给事中。寻伏阙争“大礼”，下获受杖，竟卒。后赠光禄少卿。

裴绍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除海门知县。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权幸惮之，供亿大省。世宗即位，召入为兵科给事中。即疏请法祖定制，言：“太祖贻谋尽善。如重大臣，勤视朝，亲历田野，服浣濯衣，种蔬宫中，毁镂金床，碎水晶漏，造观心亭，揭《大学衍义》之类，陛下所当释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纳诲，以辅养圣德。陛下日御便殿，亲儒臣，使耳目不蔽于淫邪，左右不惑于险佞，则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嘉纳之。帝欲加兴献帝皇号，绍宗力谏。

嘉靖二年冬，帝以灾异频仍，欲罢明年郊祀庆成宴。绍宗言：“祭祀之礼莫重于郊丘，君臣之情必通于宴享。往以国戚废大礼，今且从吉，宜即举行，岂可以灾伤复免。”修撰唐皋亦言之。竟得如礼。明年，以伏阙受杖卒。赠官如毛玉。

王时柯，字敷英，万安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嘉靖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辈以议礼迎合，传升美官。薛蕙、陈相、段续、胡侍等，连章论劾，实出至公。今佞人超迁而群贤获罪，恐海内闻之，谓陛下好谀恶直。愿采忠谠之言，消朋比之祸，特宽蕙等而听席书、方献夫辞职，除张璁、桂萼别任，则是非不谬，人情悦服。”忤旨切责。未几，有伏阙之事，再予杖，除名。

时御史疏争“大礼”居首者余翱，字大振，定远人，正德中进士。嘉靖二年为御史，尝劾司礼太监张佐蒙蔽罪。明年七月，与时柯等被杖戍边。居戍所十四年。

皇子生，赦还。穆宗即位，时柯、翱皆复官，赠时柯光禄少卿。

郑本公，朔州卫人。正德九年进士。历御史。武宗不豫，国本未建，本公请慎选宗室亲贤者正位东宫，系天下望。不报。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宫成，帝由文华殿入居之。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宫八年营构，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当远群小，节燕游，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广继嗣，以为万世之计。慎终如始，兢兢业业，常若天祖之临；求言益切，访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圣心，远货色，毋溺于鸩毒；重兴作，惜财力，永鉴于先朝。”帝嘉纳之。逾月，帝欲加兴献帝皇号，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出按辽东。劾罢副总兵张铭、都指挥周辅。

还朝，论救给事中刘最，忤旨切责。二年十月，时享太庙，帝不亲行。本公与同官彭占祺极言遣代非宜，报闻。

明年三月，帝欲考兴献帝，立庙禁中。本公偕同官力争，谓：“陛下潜邸之日，则为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临御之日，则为孝宗之子，兴献帝之侄。可两言决也。

至立庙大内，实为不经。献帝之灵既不得入太庙，又空去一国之祀而托享于大内焉。

陛下享太庙，其文曰‘嗣皇帝’，于献帝之庙，又当何称？爱敬精诚，两无所属，献帝将蹙然不安。”帝怒，责其朋言乱政，夺俸三月。

其年六月，以席书为礼部尚书，召张璁、桂萼入京。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连章言：“萼首为乱阶，璁再肆欺罔，黄绾、黄宗明、方献夫、席书连汇接踵。尚书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罢再颁。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虽往日瑾、彬之奸，流祸不若是酷也。”不纳。已，偕廷臣伏阙哭谏。系狱，廷杖还职。当是时，争“大礼”者，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

寻迁通政参议。九年不调，以疾请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迁南京太仆少卿。

谢病归。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贾准等会荐，诏用不赴，卒。

张曰韬，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常州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纵其党横行州县。将抵常州，民争欲亡匿。时知府暨武进知县咸入觐，曰韬兼绾府县印，召父老约曰：“彬党至，若等力与格。”又释囚徒，令与丐者各具瓦石待。已，彬党果累骑来。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岁灾，物力大屈，无可啖若曹。府中惟一张推官，一钱不入，即欲具刍秣，亦无以办。”言已，彬党疑有他变，乃稍退，驰使告彬。曰韬即上书巡按御史言状。御史东郊行部过常州，谓曰：“事迫矣，彬将以他事缚君。”命曰韬登己舟先发，自以小舟尾之。彬党果大至，索曰韬，误截御史舟。郊使严捕截舟者，而阴令缓之。其党恐御史上闻，咸散去，曰韬遂免。

彬亦戒其党毋扰，由是常以南诸府得安。

世宗即位，召为御史。杨廷和等之争织造也，曰韬亦上言：“陛下既称阁臣所奏惟爱主惜民，是明知织造之害矣。既知之，而犹不已，实由信任大臣弗专，而群小为政也。自古未有群小蒙蔽于内，而大臣能尽忠于外者。崔文辈二三小人尝浊乱先朝，今复蒙惑圣衷，窃弄威福。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闻织造一官，行金数万方得之。既营之以重资，而欲其不责偿于下，此必无之事也。”帝不能用。

席书以中旨拜尚书，曰韬与同官胡琼各抗疏力争。既受杖，犹占疏劾奸人陈洸罪。未几，竟死。隆庆初，追赠光禄少卿。

胡琼，字国华，南平人。正德六年进士。由慈溪知县入为御史。历按贵州、浙江有声。哭谏，受杖卒。后赠官如曰韬。

杨淮，字东川，无锡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始监京仓，革胥徒积弊殆尽。继监淮、通二仓，罢中官茶果之供，除囤基及额外席草费。最后监内库，奄人例有供馈，淮悉绝之。公勤廉慎，为尚书孙交、秦金所重。伏阙受杖，月余卒。囊无一物，家人卖屋以敛。金与淮同里，为经纪归其丧。后赠太常少卿。

申良，字延贤，高平人。登乡荐，授招远知县。山东盗起，良豫为战守具。盗至，追击至黄县，俘斩数百人。已，复至，再破走之。历知诸城、良乡。权贵人往来要索，良悉拒之。进安吉知州。锦衣叶琼倚钱宁势夺民田，良谳还之民。琼因嗾奸人诬奏良，事竟得白。稍迁常州同知，入为户部员外郎。与淮俱杖死。赠太仆少卿。招远民怀其政，绘像祀之。

张澯，字景川，广东顺德人。祖善昭，四川佥事，谪临江通判。先是，练子宁亲党戍临江者八十余人，善昭上书曰：“子宁忠贯日月，太宗谓‘若使子宁在，朕固当用之’。仁宗亦谓‘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何外亲末属，尚以奸恶赐配，百年不宥哉？”疏虽不行，中外皆壮之。澯登正德九年进士，授建平知县。忤巡江御史贺洪，改调广昌。讼洪罪，洪坐削籍。澯自广昌迁礼部主事，监督会同馆。

尚书王琼与都御史彭泽有隙，以泽遣使土鲁番许金币赎哈密城印为泽罪，嗾番人在馆者暴泽过恶，诱澯为署牒，且曰：“泽所为，南宋覆辙也。事成当显擢。”澯力拒曰：“王公误矣。泽与土鲁番檄具在，岂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尝致书元昊，宁独泽也。”不肯署。寻进员外郎，受杖死。

仵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绅，工部主事。瑜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释褐，即谢病去。起补礼部主事，复引疾归。世宗践阼，起故官。疏陈勤圣学、笃亲亲、开言路、敬大臣、选诤臣、去浮屠、拯困穷、重守令、修武备、储人材十事。已，竟死杖下。

臧应奎，字贤徵，长兴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南京车驾主事。进贡中官索舟逾额，力裁损之。中官遣卒哗于部，叱左右执之，遁去。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重，执私丧三年。入为礼部主事，未几杖死。应奎受业湛若水之门，以圣贤自期。尝过文庙，慨然谓其友曰“吾辈殁，亦当俎豆其间”，其立志如此。

郎中胡琏，字重器，新喻人。正德六年进士，官刑部。尝谏武宗南巡受杖。

主事余祯，字兴邦，奉新人。正德九年进士。

司务李可登，字思善，辉县人。弘治末乡荐。俱官兵部。可登素慷慨，以忠义自许，竟如其志。

户部主事安玺，宛平人。正德十六年进士。

刑部主事殷承叙，江夏人。正德九年进士。

穆宗嗣位，赠琏太常少卿，澯太仆少卿，瑜、应奎、承叙、玺、祯光禄少卿，可登寺丞。

郭楠，字世重，晋江人。正德九年进士。授浦江知县。课最，入为御史。世宗即位，请召还直臣舒芬、王思、黄巩、张衍瑞等。从之。嘉靖元年，核饷两广。劾总兵官抚宁侯硃麒贪懦，诏为戒饬。寻上章，请退朝之暇延见大臣，如祖宗故事。

且言，主事陈嘉言忤中官，不宜逮系。帝怒，夺其俸。

诸臣伏阙争“大礼”，皆得罪。楠方巡按云南，驰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颜者未必悖。今群臣伏阙呼号，或榜掠殒身，或间关谪戍，不意圣明之朝，而忠良获罪若此。乞复生者之职，恤死者之家，庶以收纳人心，全君臣之义。”

帝大怒，遣缇骑逮治，言官论救皆不纳。既至，下镇抚狱掠治，复廷杖之，削其籍。

先是，诸人既死，廷臣莫敢上闻。后府经历俞敬奏言：“学士丰熙等皆以冒触宸严，系狱拷讯。诸臣迹虽狂悖，心实忠诚。今闻给事裴绍宗、编修王相、主事余祯等俱已死，熙等在狱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创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几。窃惟献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庙，正宜赦过宥罪，章大孝于天下。望霁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泽。已死者恤其后，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无复以言为讳，宗社之幸也。”

通政司经历李继先亦上言：“陛下追崇尊号，乃人子至情，诚不容已。群臣一时冒触天威，重得罪谴，死者遂十余人。大臣纷纷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变，曾无一人进一疏、画一策者，则小大之臣，志不奋而气不扬，亦可见矣。乞录恤已死，赦还谪戍，追复去国诸臣，而在位者委任宽假之，使各陈边计。臣愚不胜忄卷忄卷。”帝皆不省。

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议礼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颠沛可悯，乞赐优恤，赠官录廕。”帝大怒，谪懋四川高县典史。逾数日，而楠疏至。帝益怒，遂逮治削籍。六年春，以灾变修省，从吏部言量与楠一官，得吉水教谕。终南宁知府。

赞曰：“大礼”之争，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废锢终身，抑何惨也。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王思、张翀诸人，或纳谏武宗之朝，或抗论世宗初政，侃侃凿凿，死节官下，非徒意气奋发立效一时已也。

## 列传第八十一

费宏（弟寀 从子懋中 子懋贤 世父瑄 翟銮 李时 顾鼎臣 严讷（袁炜）李春芳（孙思诚等） 陈以勤 赵贞吉（殷士儋） 高仪

费宏，字子充，铅山人。甫冠，举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迁左赞善，直讲东宫，进左谕德。武宗立，擢太常少卿，兼侍讲读。预修《孝宗实录》。充日讲官。正德二年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五年进尚书。帝耽于逸乐，早朝日讲俱废。宏请勤政、务学、纳谏，报闻。鲁府邹平王子当潩当袭父爵，为弟当凉所夺且数年矣。宏因当潩奏辨，据法正之。当凉怒，诬宏受赂，宏不为动。明年冬十二月，命宏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寻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进户部尚书。

幸臣钱宁阴党宸濠，欲交欢宏，馈彩币及他珍玩。拒却之。宁惭且恚。宸濠谋复护卫、屯田，辇白金巨万，遍赂朝贵，宁及兵部尚书陆完主之。宏从弟编修寀，其妻与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问曰：“宁王求护卫，可复乎？”

宏曰：“不知当日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却之。及中官持奏至阁，宏极言不当予，诏卒予之。于是宸濠与宁合，而恚宏。宁数侦宏事无所得。

以御史余珊尝劾寀不当留翰林，即指为宏罪。中旨责陈状，宏乞休。命并寀致仕。

宁遣骑伺宏后，抵临清，焚其舟，资装尽毁。宏归，杜门谢客。宸濠复求与通，宏谢绝之，益怒。会宏族人与邑奸人李镇等讼，宸濠阴令镇贼宏。镇等遂据险作乱，率众攻费氏。索宏不得，执所与讼者支解之，发宏先人冢，毁其家，劫掠远近，众至三千人。宏驰使诉于朝。下巡抚孙燧按状，始遣兵剿灭。宸濠败，言者争请召宏。

世宗即位，遣行人即家起宏，加少保，入辅政。

宏持重识大体，明习国家故事。与杨廷和、蒋冕、毛纪同心协赞，数劝帝革武宗弊政。“大礼”之议，诸臣力与帝争，帝不能堪。宏颇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尝特谏，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为首辅。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委任甚至。

户部议督正德时逋赋，宏偕石珤、贾咏请断自十年以后。从之。帝以四方灾异，敕群臣修省。宏等因言：“陛下用度无节，工役不休。畿内土地半成庄田，内库收纳要求逾倍。太仓无三年之积而冗食日增，京营无十万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见原，言官举职乃被诘。律所当行者数经谳不诛，罪无可辨者遽传旨获免。干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褒答，然不能用也。大同兵变，张璁请讨之。宏曰：“讨而胜，玉石俱焚；不胜，彼将据城守，损威重多矣。莫若观变而徐图之。”事果旋定。

宏为人和易，好推毂后进。其于“大礼”不能强谏，亦未尝附离。而是时席书、张璁、桂萼用事。书弟检讨春，故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实录》成，宏议出为佥事，书由是憾宏。璁、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怨。帝尝御平台，特赐御制七言一章，命辑倡和诗集，署其衔曰“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其见尊礼，前此未有也。

璁、萼滋害宏宠。萼言：“诗文小技，不足劳圣心，且使宏得冯宠灵，凌压朝士。”帝置不省。萼遂与璁毁宏于帝，言宏纳郎中陈九川所盗天方贡玉，受尚书邓璋赇谋起用，并及其居乡事。宏上书乞休，略曰：“萼、璁挟私怨臣屡矣。不与经筵讲官则怨，不与修献皇帝实录则怨，不为两京乡试考官则怨，不为教习则又怨。

萼、璁疑内阁事属臣操纵，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禀圣裁，非可专擅。萼、璁日攘袂搤掔，觊觎臣位。臣安能与小人相齮龁？祈赐骸骨。”不允。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宁伯谭纶掌奋武营，璁遂劾宏劫制府部。无何，又因宏子懋良坐罪下吏，攻之益力，复录前后劾疏上之。不得请，则力求罢，诋宏尤切，章数上。宏亦连疏乞休，帝辄下优诏慰留，然终不以谴璁、萼。于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书污故大学士廷和等，并诬宏。宏竟致仕去。时六年二月也。十月，璁遂以尚书、大学士入直内阁。间一岁萼亦入矣。

十四年，萼既前死，璁亦去位，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即家起官如故。

七月至京师。使中使劳以上尊御馔，面谕曰：“与卿别久，卿康健无恙，宜悉心辅导称朕意。”宏顿首谢。自是眷遇益厚。偕李时召入无逸殿，与周览殿庐，从容笑语，移时始出。赐银章曰“旧辅元臣”。数有咨问，宏亦竭诚无隐。承璁、萼操切之后，易以宽和，朝士皆慕乐之。未几卒，年六十有八。帝嗟悼，赙恤加等，赠太保，谥文宪。

宏三入内阁，佐两朝殆十年。中遭谗构，讫以功名终。其自少保入也，弟寀为赞善，从子懋中由进士及第为编修，宏长子懋贤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并列禁近。

寀官至少保、礼部尚书，谥文通。懋中终湖广提学副使。懋贤历兵部郎中。

宏世父瑄，成化十一年进士。弘治时为兵部员外郎。贵州巡抚谢昶、总兵官吴经等奏烂土苗反，僭称王，乞发大军征讨。以兵部尚书马文升请，令瑄与御史邓庠往按。白苗无反状，抚定之。劾昶、经及镇守中官张成罪。迁贵州参议以终。

翟銮，字仲鸣，其先诸城人。曾祖为锦衣卫校尉，因家京师。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编修。刘瑾改翰林于他曹，以銮为刑部主事。旋复官，进侍读。嘉靖中，累迁礼部右侍郎。六年春，廷推阁臣。帝意在张孚敬，弗与。命再推，乃及銮。中贵人多誉銮者，帝遂逾次用之。杨一清以銮望轻，请用吴一鹏、罗钦顺。帝不许，命銮以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入直文渊阁。寻赐银章曰“清谨学士。”

銮初入阁，一清、谢迁辅政，既而孚敬与桂萼入，銮皆谨事之。孚敬、萼皆以所赐银章密封言事，銮独无所言。诘之，则顿首谢曰：“陛下明圣，臣将顺不暇，何献替之有。”帝心爱之。一清、萼、孚敬先后罢，銮留独秉政者两月。其后李时、方献夫入，位皆居銮上，銮亦无所怫。帝数召时、銮入见，尝问：“都察院拟籍谷大用资产，当乎？”时、銮皆北人，与中贵合。时曰：“所拟不中律。”銮曰：“按律，籍没止三条，谋反、叛逆及奸党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乱政先朝，正奸党也。”銮曰：“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杀，何所不可。”

帝卒从重拟。丁生母忧归。服阕，久不召。夏言、顾鼎臣居政府，銮与谋召己。会帝将南巡，虑塞上有警，议遣重臣巡视，言等因荐銮充行边使。十八年二月改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诸边文武将吏咸受节制。且赍帑金五十万犒边军，东西往返三万余里。明年春入京，遂命以原官入阁。在大同与总督毛伯温议筑五堡，过甘肃与总督刘天和议拓嘉峪关，皆受廕叙。

二十一年，言罢，銮为首辅。时已加少保、武英殿大学士，进少傅、谨身殿。

严嵩初入，銮以资地居其上，权远出嵩下，而嵩终恶銮，不能容。御史赵大佑劾銮私同年，吏部尚书许赞亦发銮请属私书，帝皆不问。会銮子汝俭、汝孝与其师崔奇勋所亲焦清同举二十三年进士，嵩遂属给事中王交、王尧日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銮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勒銮父子、奇勋、清及分考官编修彭凤、欧阳奂为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乡试主考谕德秦鸣夏、赞善浦应麒诏狱，并杖六十，褫其官。

銮初辅政，有修洁声。中持服家居，至困顿不能自给。其用行边起也，诸边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恒恐不得当銮意，馈遗不赀。事竣，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得再柄政，声誉顿衰。又为其子所累，讫不复振。逾三年卒，年七十。穆宗即位，复官，谥文懿。

李时，字宗易，任丘人。父棨，进士，莱州知府。时举弘治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正德中，历侍读、右谕德。世宗嗣位，为讲官，寻迁侍读学士。

嘉靖三年，擢礼部右侍郎。俄以忧归。服除，为户部右侍郎。复改礼部，寻代方献夫为尚书。帝既定尊亲礼，慨然有狭小前人之志，欲裁定旧章，成一朝制作。

张孚敬、夏言用事，咸好更张。所建诸典礼，咸他人发端，而时傅会成之。或廷议不合，率具两端，待帝自择，终未尝显争。以故帝爱其恭顺。四方上嘉瑞，辄拜疏请贺。帝谦让，时必再请。由是益以时为忠。赐银章曰“忠敏安慎”，俾密封言事。

久而失之，请罪，帝再赐焉。十年七月，四郊成，加太子太保。雷震午门，彗星见东井，时请敕臣工修省，令言官指陈利害兴革。帝以建言乃科道专责，寝不行。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卫千户陈昇请迁显陵于天寿山，时等力陈不可。巡检徐震奏于安陆建京师，时等驳其非制，遂议改州为承天府。

其秋，桂萼卒，命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时张孚敬已罢，翟銮独相。时后入，以宫保官尊，反居銮上。两人皆谦逊，无龃龉。帝御无逸殿，召时坐讲《无逸篇》，銮讲《豳风·七月》诗，武定侯郭勋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讲毕，帝退御豳风亭赐宴。自是，数召见，谘谋政务。

明年春，孚敬还内阁，事取独裁，时不敢有所评议。未几，方献夫入，与时亦相得。彗星复出，帝召见时等，谕以引咎修省之意，从容语及乏才。时等退，条上务安静、惜人才、慎刑狱三事，颇及“大礼”大狱废斥诸臣。帝优诏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给事中魏良弼、御史冯恩先后劾吏部尚书汪鋐，触帝怒，时皆为论救。

十二年，孚敬复入，銮以忧去，献夫致仕。时随孚敬后，拱手唯诺而已，以故孚敬安之。孚敬谢政，费宏再入，未几卒，时遂独相。时素宽平，至是益镇以安静。帝亦恒召对便殿，接膝咨询。时虽无大匡救，而议论恒本忠厚，廷论咸以时为贤。客星见天棓旁，帝问所主事应。对曰：“事应之说起汉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修德以弭之。”帝称善。扈跸谒陵，道沙河，帝见居民萧索，怆然曰：“七陵在此，宜加守护。”时对曰：“昔邱濬建议，京师当设四辅，以临清为南，昌平为北，苏州、保定为东西，各屯兵一二万。今若于昌平增一总兵，可南卫京师，北护陵寝。”

帝乃下廷臣勘议，于沙河筑巩华城，为置戍焉。屡加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会夏言入辅，时不与抗，每事推让言，言亦安之。帝待时不如孚敬、言，然少责辱，始终不替。孚敬、言亦不敢望也。十七年十二月卒官，赠太傅，谥文康。

顾鼎臣，字九和，昆山人。弘治十八年进士第一。授修撰。正德初，再迁左谕德。嘉靖初，直经筵。进讲范浚《心箴》，敷陈剀切。帝悦，乃自为注释，而鼎臣特受眷。累官詹事。给事中刘世扬、李仁劾鼎臣污佞。帝下世扬等狱，以鼎臣救，得薄谴。拜礼部右侍郎。帝好长生术，内殿设斋醮。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悉从之。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

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请令曾子后授《五经》博士，比三氏子孙，从之。

大同军变，张孚敬主用兵，鼎臣言不可，帝嘉纳。十三年孟冬，享庙，命鼎臣及侍郎霍韬捧主。二人有期功服，当辞。乃上言：“古礼，诸侯绝期。今公卿即古诸侯，请得毋避。”礼部尚书夏言极诋其非，乃已。寻进礼部尚书，仍掌府事。京师淫雨，四方多水灾，鼎臣请振饥弭盗，报可。

十七年八月，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寻加少保、太子太傅、进武英殿。初，李时为首辅，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时卒，言当国专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帝将南巡，立皇太子，命言扈行，鼎臣辅太子监国。御史萧祥曜劾吏部侍郎张潮受鼎臣属，调刑部主事陆昆为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马承学恃鼎臣有联，自诡必得铨曹，臣故抑承学而用昆。”帝下承学诏狱，鼎臣不问。十九年十月卒官，年六十八。赠太保，谥文康。

鼎臣官侍从时，悯东南赋役失均，屡陈其弊，帝为饬抚按。巡抚欧阳鐸厘定之。

昆山无城，言于当事为筑城。后倭乱起，昆山获全，乡人立祠祀焉。

严讷，字敏卿，常熟人。举乡试，以主司试录触忌，一榜皆不得会试。嘉靖二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读。三吴数中倭患，岁复大祲，民死徙几半，有司征敛益急。讷疏陈民困，请蠲贷。帝得疏感动，报如其请。寻与李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词，超授翰林学士。历太常少卿，礼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学士，仍直西苑。所撰青词皆称旨。礼部尚书郭朴迁吏部，遂以讷代之。朴遭父丧，复代为吏部尚书。严嵩当国，吏道污杂。嵩败，朴典铨犹未能尽变。讷雅意自饬，徐阶亦推心任之。讷乃与朝士约，有事白于朝房，毋谒私邸。慎择曹郎，务抑奔竞，振淹滞。又以资格太拘，人才不能尽，仿先朝三途并用法，州县吏政绩异者破格超擢，铨政一新。寻录供奉劳，加太子太保。

四十四年，袁炜罢，命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以代者郭朴未至，仍掌铨政。

帝斋居西苑，侍臣直庐皆在苑中。讷晨出理部事，暮宿直庐，供奉青词，小心谨畏，至成疾久不愈。其年冬十一月，遂乞归。逾年，世宗崩，遂不复出。

讷既归里，父母皆在。晨夕洁餐孝养，人以为荣。讷尝语人曰：“铨臣与辅臣必同心乃有济。吾掌铨二年，迁华亭当国，事无阻。且所任选郎贤，举无失人。”

华亭谓徐阶，选郎则陆光祖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赠少保，谥文靖。

袁炜，字懋中，慈溪人。嘉靖十七年会试第一，殿试第三，授编修。炜性行不羁，为御史包孝所劾，帝宥不罪。进侍读。久之，简直西苑。撰青词，最称旨。三十五年，阁臣推修撰全元立掌南京翰林院，帝特用炜。炜疏辞，愿以故官供奉。帝大喜，立擢炜侍讲学士。甫两月，手诏拜礼部右侍郎。明年，加太子宾客兼学士，赐一品服。三十九年，复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进左侍郎。明年二月调吏部，兼官供奉如故。逾月迁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仍命入直。炜自供奉以后，六年中进宫保、尚书，前未有也。

先是二月朔，日食微阴，炜言不当救护。礼部尚书吴山不从，得谴去。帝闻炜言善之，遂以代山。及七月朔，又日食。历官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护。炜乃阿帝意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阴退伏，万象辉华。是以太阳晶明，氛祲销烁，食止一分，与不食同。臣等不胜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典机务。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四十四年春，疾笃，请假归，道卒，年五十八。赠少师，谥文荣。

炜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纸，命撰青词，举笔立成。遇中外献瑞，辄极词颂美。

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词以醮。炜词有“化狮作龙”语，帝大喜悦。其诡词媚上多类此。以故帝急枋用之，恩赐稠叠，他人莫敢望。

自嘉靖中年，帝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时谓李春芳、严讷、郭朴及炜为“青词宰相”。而炜贵倨鲜淟，故出徐阶门，直以气凌之。

与阶同总裁《承天大志》，诸学士呈稿，炜窜改殆尽，不以让阶。诸学士不平，阶第曰任之而已。其后炜死，阶亦尽窜改之。炜自负能文，见他人所作，稍不当意，辄肆诋诮。馆阁士出其门者，斥辱尤不堪，以故人皆畏而恶之。

李春芳，字子实，扬州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举进士第一，除修撰。简入西苑撰青词，大被帝眷，与侍读严讷超擢翰林学士。寻迁太常少卿，拜礼部右侍郎，俱兼学士，直西苑如故。佐理部事，进左侍郎，转吏部，代讷为礼部尚书。时宗室蕃衍，岁禄苦不继。春芳考故事，为书上之。诸吉凶大礼及岁时给赐，皆严为之制。

帝嘉之，赐名《宗籓条例》。寻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命兼武英殿大学士，与讷并参机务。世宗眷侍直诸臣厚，凡迁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学士至柄政，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

春芳恭慎，不以势凌人。居政府持论平，不事操切，时人比之李时；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洁过之。时徐阶为首辅，得君甚。春芳每事必推阶，阶亦雅重之。隆庆元年春，有诏修翔凤楼，春芳曰：“上新即位，而遽兴土木，可乎？”事遂止。

齐康之劾徐阶也，语侵春芳。春芳疏辨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阶为首辅，益务以安静，称帝意。时同列者陈以勤、张居正。以勤端谨，而居正恃才凌物，视春芳蔑如也。始阶以人言罢，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既而赵贞吉入代以勤，刚而负气。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与争，谨自饬而已。俺答款塞求封，春芳偕拱、居正即帝前决之。会贞吉为拱逐，拱益张，修阶故怨。春芳尝从容为阶解，拱益不悦。时春芳已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改中极殿，度拱辈终不容己，两疏请归养，不允。南京给事中王祯希拱意，疏诋之，春芳求去益力。赐敕乘传，遣官护行，有司给夫廪如故事。阅一岁，拱复为居正所挤，几不免。而春芳归，父母尚无恙，晨夕置酒食为乐，乡里艳之。父母殁数年乃卒，年七十五，赠太师，谥文定。

孙思诚，天启六年官礼部尚书，寻罢。崇祯初，坐颂榼闲住。

思诚孙清，字映碧。崇祯四年进士。由宁波推官擢刑科给事中。熊文灿抚张献忠，清论其失策。以久旱请宽刑，忤旨，贬浙江按察司照磨。未赴，忧归。起吏科给事中。俄出封淮府，国变得不与。福王时，请追谥开国名臣及武、熹两朝忠谏诸臣，于是李善长等十四人、陆震等十四人、左光斗等九人并得谥。

春芳曾孙信，广东平和知县。城破，与二子泓远、淑远同时死。

陈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久之，充裕王讲官，迁修撰，进洗马。时东宫位号未定，群小多构衅。世宗于父子素薄，王岁时不得燕见。常禄外，例有给赐，王亦不敢请。积三岁，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贿严世蕃，世蕃喜，以属户部，得并给三岁资。然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语以勤及高拱曰：“闻殿下近有惑志，谓家大人何？”拱故为谑语，以勤正色曰：“国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从后从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诸王讲官止用检讨，今兼用编修，独异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谓首辅社稷臣，君安从受此言？”世蕃默然去。裕邸乃安。

为讲官九年，有羽翼功，而深自晦匿，王尝书“忠贞”二字赐之。父丧除，还为侍读学士，掌翰林院。进太常卿，领国子监。擢礼部右侍郎，寻转左，改吏部，掌詹事府。

穆宗即位，以勤自以潜邸旧臣，条上谨始十事，曰定志、保位、畏天、法祖、爱民、崇俭、揽权、用人、接下、听言。其言揽权、听言尤切。诏嘉其忠恳。隆庆元年春，擢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

穆宗朝讲希御，政无所裁决，近幸多缘内降得厚恩。以勤请励精修政。帝心动，欲有所举措，卒为内侍所阻，疏亦留中。四年，条上时务因循之弊，请慎擢用：酌久任、治赃吏、广用人、练民兵、重农谷。帝嘉之，下所司议。高拱掌吏部，恶所言侵己职，寝其奏，惟都察院议行赃吏一事而已。

初，以勤之入阁也，徐阶为首辅，而拱方向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无所比，亦无私人，竟阶与拱去，无訾及之者。及拱再入，与赵贞吉相轧，张居正复中构之。以勤与拱旧僚，贞吉其乡人，而居正则所举士也，度不能为解，恐终不为诸人所容，力引疾求罢。遂进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赐敕驰传归，诏其子编修于陛侍行。后二年，拱被逐，仓皇出国门，叹曰：“南充，哲人也。”以勤归十年，年七十。复颁上方银币，命于陛驰归赐之，且敕有司存问。又六年卒。赠太保，谥文端。于陛别有传。

赵贞吉，字孟静，内江人。六岁日诵书一卷。及长，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学。

举嘉靖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时方士初进用，贞吉请求真儒赞大业。执政不怿，因请急归。还朝迁中允，掌司业事。

俺答薄都城，谩书求贡。诏百官廷议，贞吉奋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既许贡则必入城，倘要索无已，奈何？”徐阶曰：“君必有良策。”贞吉曰：“为今之计，请至尊速御正殿，下诏引咎。录周尚文功以励边帅，出沈束于狱以开言路；轻损军之令，重赏功之格；遣官宣谕诸将，监督力战，退敌易易耳。”时帝遣中使瞷廷臣，日中莫发一语。闻贞吉言，心壮之，谕严嵩曰：“贞吉言是，第不当及周尚文、沈束事耳。”召入左顺门，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谕德兼监察御史，奉敕宣谕诸军。给白金五万两，听随宜劳赏。初，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至，贞吉复叱之。嵩大恨。及撰敕，不令督战，以轻其权，且不与一卒护行。时敌骑充斥，贞吉驰入诸将营，散金犒士，宣谕德意，明日即复命。帝大怒，谓贞吉漫无区画，徒为尚文、束游说。下之诏狱，杖于廷，谪荔波典史。稍迁徽州通判，进南京吏部主事。

四十年，迁至户部右侍郎。廷议遣大臣赴蓟州督饷练兵，嵩欲用贞吉，召饮示之意。贞吉曰：“督饷者，督京运乎，民运乎？若二运已有职掌，添官徒增扰耳。

况兵之不练，其过宜不在是，即十户侍出，何益练兵？”嵩怫然罢。会嵩请告，吏部用仓场侍郎林应亮。比嵩出，益怒。令都给事中张益劾应亮，调之南京，而改用佥都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饷户部专职，今贞吉与左侍郎刘大宾廷推不及，是不职也，宜罢。”于是二人皆夺官。

隆庆初，起礼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学，祭酒胡杰适论罢，以贞吉摄事。讲《大禹谟》称旨，命充日讲官。贞吉年逾六十，而议论侃直，进止有仪，帝深注意焉。寻迁南京礼部尚书。既行，帝念之，仍留直讲。三年秋，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贞吉入谢，奏：“朝纲边务一切废弛，臣欲捐躯任事，惟陛下主之。”

帝益喜。会寇入大同，总兵官赵岢失事，总督陈其学反以捷闻，为御史燕如宦所发。

贞吉欲置重罚，兵部尚书霍冀仅议贬秩。贞吉与同官争不得，因上言：“边帅失律，祖宗法具在。今当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论何？臣老矣，效忠无术，乞赐罢。”不许。

俄加太子太保。贞吉以先朝禁军列三大营，营各有帅，今以一人总三营，权重难制。

因极言其弊，请分五营，各统以大将，稍复祖宗之旧。帝善之，命兵部会廷臣议。

尚书霍冀前与贞吉议不合，颇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谓强兵在择将，不在变法。冀等乃上议三大营宜如故。惟以一人为总督，权太重，宜三营各设一大将，而罢总督，以文臣为总理。报可。

初，给事中杨镕劾冀贪庸。帝已留冀，冀以镕贞吉乡人，疑出贞吉意，疏辨乞罢，且诋贞吉。贞吉亦疏辨求去。诏留贞吉，褫冀官。其后营制屡更，未逾年即复其旧，贞吉亦不能争也。俺答款塞求封，贞吉力赞其议。

先是，高拱再入阁即掌吏部。贞吉言于李春芳，亦得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贞吉与同事上言：“顷因御史叶梦熊言事忤旨，陛下严谕考核言官，并及升任在籍者。应考近二百人，其中岂无怀忠报主謇谔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窃恐所司奉行过当，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气，非国家福也。”帝不从。

拱以贞吉得其情，憾甚。及考察，拱欲去贞吉所厚者，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恶者咸与。拱犹以为憾也，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贞吉庸横，考察时有私。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务，仅以考察一事与拱相左。其他坏乱选法，纵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负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谓横也已。臣放归之后，幸仍还拱内阁，毋令久专大权，广树众党。”

疏入，竟允贞吉去，而拱握吏部权如故。

贞吉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动与物迕。九列大臣，或名呼之，人亦以是多怨。

高拱、张居正名辈出贞吉后，而进用居先。咸负才好胜不相下，竟龃龉而去。万历十年卒，赠少保，谥文肃。

殷士儋，字正甫，历城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久之，充裕王讲官。凡关君德治道，辄危言激论，王为动色。迁右赞善，进洗马，直论如故。

隆庆元年擢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进礼部右侍郎，未几改吏部。明年春，拜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其冬，还理部事。四年正月朔望，日月俱食。士儋疏请布德、缓刑、纳谏、节用，饬内外臣工讲求民瘼。报闻。以旧恩，进太子太保。时寒暑皆罢讲，士儋请如故事，四时无辍，并进讲《祖训》及《大学衍义》、《贞观政要》。

帝嘉纳之。

始世宗定宗籓条例，亲王无后，以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以旁继。嘉靖末，肃怀王薨，无子。其大母定王妃请以辅国将军缙1111111贵嗣，礼部议缙贵实怀王从叔，不可承祧。诏许以将军摄府事。及帝即位，王妃复请，前尚书高仪执不可。缙贵重贿中官，属宗人为奏，祈必得。士儋持之甚力。帝以肃籓越在远塞，不王无以镇之，遂许缙贵嗣。士儋争曰：“肃府自甘州徙兰州，实内地。且请别选郡王贤者理府事，毋遂私请，坏条例。”而帝意坚不可夺。士儋乃请封为郡王，诸宗率以此令从事，帝终不许。故事，郊毕，举庆成宴。

自世宗倦勤，典礼久废。帝即位三载，犹未举行，士儋始考定旧仪行之。十一月，命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俄俺答封事成，进少保，改武英殿。

始士儋与陈以勤、高拱、张居正并为裕邸僚，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尚书，不能无望。拱素善张四维，欲引共政，而恶士儋不亲己，不为援。士儋遂藉太监陈洪力，取中旨入阁，以故怨拱及四维。四维父擅盐利，为御史郜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复及之。拱、四维疑出士儋指，益相构。御史赵应龙遂劾士儋进由陈洪，不可以参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而拱门生都给事中韩楫复扬言胁之，士儋亦疑出拱指。故事，给事中朔望当入阁会揖。士儋面诘楫曰：“闻君有憾于我，憾自可耳，毋为他人使。”拱曰：“非体也。”士儋勃然起，诟拱曰：“若逐陈公，逐赵公，复逐李公，今又为四维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奋臂欲殴之。居正从旁解，亦谇而对。御史侯居良复劾士儋始进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请益力，乃赐道里费，乘传归，有司给禀隶如故事。家居十一年卒。时居正垂没，四维为政，怨士儋。赠太保，谥文通。久之，改谥文庄。

高仪，字子象，钱塘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召为太常卿，掌国子监事。擢礼部右侍郎，改吏部，教习庶吉士。

四十五年代高拱为礼部尚书。穆宗即位，诸大典礼皆仪所酌定。世宗遗命，郊社及祔享祔葬诸礼，悉稽祖制更定。仪乃会廷臣议：天地分祀不必改；既祭先农，不当复祈谷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与玉芝宫专祀，当废；孝洁皇后当祔庙，别祀孝烈于他所。帝皆报可。既而中官李芳复请天地合祀如洪武制，御史张槚请易皇极诸殿名，尽复其旧，仪皆持不可。帝践阼四月，未召对大臣，仪屡请。隆庆二年正月飨太庙，帝将遣代，仪偕僚属谏，阁臣亦以为言，乃亲祀如礼。庆府辅国将军缙贵请袭王爵，仪执不从。太子生七龄，仪疏请出阁，帝命待十龄行之。诏取光禄银二十万两，仪力争。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滥员，仪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陈庆奏供事乏缺，仪坚持不可。掌礼部四年，每岁暮类奏四方灾异，遇事秉礼循法，居职甚称。引疾章六上，卒见留。会御史傅宠以先帝时撰文叩坛事劾仪，仪四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驰传归。

归二年，用高拱荐，命以故官侍东宫讲读，掌詹事府。六年四月诏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逾月，帝崩，预顾命。及拱为张居正所逐，仪已病，太息而已。未几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端。

仪性简静，寡嗜欲，室无妾媵。旧庐毁于火，终身假馆于人。及没，几无以殓。

赞曰：费宏等皆起家文学，致位宰相。宏却钱宁，拒宸濠，忤张、桂，再踬再起，终亦无损清誉。李时、翟銮皆负才望，而銮晚节不振。贞吉负气自高，然处倾轧之势，即委蛇，庸得免乎？顾鼎臣等雍容庙堂，可谓极遭逢之盛。而陈以勤诚心辅导，献纳良多。后贤济美，继登相位。终明之世，称韦、平者，数以勤父子。天之报之，何其厚哉。

## 列传第八十二

乔宇 孙交（子元） 林俊（子达） （张黻） 金献民 秦金（孙柱）赵璜邹文盛 梁材 刘麟 蒋瑶 王廷相

乔宇，字希大，山西乐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凤，职方郎中。皆以清节显。宇登成化二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弘治初，王恕为吏部，调之文选，三迁至郎中。门无私谒。擢太常少卿。武宗嗣位，遣祀中镇、西海。还朝，条上道中所见军民困苦六事。已，迁光禄卿，历户部左、右侍郎。刘瑾败，大臣多以党附见劾，宇独无所染。拜南京礼部尚书。乾清宫灾，率同列言视朝不勤，经筵久辍，国本未建，义子猥多，番僧处禁寺，优伶侍起居，立皇店，留边兵，习战斗，土木繁兴，织造不息，凡十事。帝不省。久之，改兵部，参赞机务。以帝远游塞上，而监国无人，请早建储贰。帝将自击寇，宇复率同列谏。皆不报。

未几，宁王宸濠反，扬言旦夕下南京。宇严为警备，而谈笑自如。时携客燕城外，密察地险易，置戍守。综理周密，内外宴然。指挥杨锐有才略，署为安庆守备。

镇守中官刘郎与濠通，为预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诘郎用事者，郎惧不敢动。

宇乃大索城中，斩所伏壮士三百人，悬首江上。宸濠失内应，且知有备，不敢东。

攻安庆，锐固守不得下。未几败。

帝至南京，诏百官戎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率诸臣朝服贺。江彬索城门诸钥，都督府问宇。宇曰：“守备者，所以谨非常。禁门锁钥，孰敢索？亦孰敢予？虽天子诏不可得。”都督府以宇言复，乃已。彬矫旨有所求，日数十至，宇必廷白之，彬亦稍稍止。彬欲谮去宇。守备太监王伟者，初为帝伴读，帝信之，每从中调护，故彬谋不行。帝驻南京九月，宇倡诸臣三请回銮，又自伏阙请。驾旋，扈至扬州。

明年加太子太保。论保障功，复加少保。

世宗即位，召为吏部尚书。宇自为选郎，有人伦鉴，及是铨政一清。帝求治锐甚。宇与林俊、鼓泽、孙交，皆海内重望，帝亦委任之。凡为权幸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帝性刚，好自用，宇所执渐不见听。兴府需次官六十三人，乞迁叙。宇言此辈虚隶名籍，与见供事者不同。黜罚之有差，皆怨宇。帝欲封驸马都尉崔元为侯，外戚蒋轮、邵喜为伯，宇不可。无何，诏进寿宁侯张鹤龄为公，封后父陈万言为伯，授万言子绍祖尚宝丞。宇言：“累朝太后戚属无生封公者，张峦亦殁后赠，今奈何以父赠为子封。万言封伯视峦更骤，而子授尚宝非制。愿陛下守典章，以垂万世。”帝并不从。史道讦杨廷和，宇言道挟私，遂下之诏狱。曹嘉助道劾宇，宇求罢，帝命鸿胪趋视事。

宇遇事不可，无不力争，而争“大礼”尤切。帝欲加兴献帝皇号，宇言加皇于本生之亲，则干正统，非所以重宗庙，正名分。及礼官请称献帝为本生考，帝改称本生皇考，又诏建献帝庙于大内，宇等复连章谏。特旨用席书为礼部尚书，宇又偕九卿言：“陛下罢汪俊，用席书；谪马明衡、季本、陈逅，召张璁、桂萼、霍韬。

举措乖违，人心骇愕。夫以一二人邪说，废天下万世公议，内离骨肉，外间君臣，名为效忠，实累圣德。且书不繇廷推，特出内降，此祖宗来所未有。乞令俊与书各仍旧职，宥明衡等，止璁、萼毋召。”寻复请罢璁、萼、书，而出争“大礼”者吕柟、邹守益于狱。会璁、萼至京，诏皆用为学士。宇等又言：“内降恩泽，先朝率施于佞幸小人。若士大夫一预其间，即不为清议所齿。况学士最清华，而俾萼等居之，谁复肯与同列哉？”帝怒，切责。宇遂乞休，许之。驰传给夫廪，犹如故事。

御史许中、刘隅等请留宇，帝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后《明伦大典》成，追论前议，夺官。杨一清卒，宇渡江吊之。南都父老皆出迎，举手加额曰：“活我者，公也。”

宇幼从父京师，学于杨一清。成进士后，复从李东阳游。诗文雄隽，兼通篆籀。

性好山水，尝陟太华绝顶。遇虎，仆夫皆惊仆，宇端坐不动，虎徐帖尾去。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身殁，二妾刘、许皆从死。穆宗即位，复官，赠少傅，谥庄简。

孙交，字志同，陆安人。成化十七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为尚书王恕所知。

弘治初，怒入吏部，荐授稽勋员外郎，历文选郎中。居吏部十四年，于善类多所推引。迁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大同有警，命经略黄花镇诸边。增垣堑，广树艺，制敌骑驰突。永乐时，岁遣隆庆诸卫军采薪炭。其后罢之，令岁输银二万两，军重困。交奏免之。正德初，擢光禄卿。三年进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改吏部。尚书张彩附刘瑾，交数规切。彩怒，调之南京。瑾败，召拜户部尚书。时征讨流寇，调度烦急，仍岁凶，正赋不足，交区画适宜。四方告饥，辄请蠲租遣振，以故民不至甚敝，而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帝欲以太平仓赐幸臣裴德，云南镇守中官张伦请采银矿，南京织造中官吴经奏费乏，交皆力争。八年六月，中旨与礼部尚书傅珪并致仕。言官多请留，不报。

世宗在潜邸知交名，甫即位，召复故官。首请帝日读《祖训》，言动悉取准则，经筵日讲寒暑勿辍。帝褒纳焉。或议迁显陵天寿山，交言：“山陵事重，太祖欲迁仁祖于钟山，虑泄灵气而止，具载《皇陵碑》。”事乃止。武宗侈汰之后，库藏殚虚。交裁冗食，定经制，宿弊为清。然事涉中官者，帝亦不能尽从也。尝会廷臣议发内帑给军廪官俸，已报可，为中官梁谏等所沮。交言：“宫府异同，令出复反，非新政所宜。”不听。中官监督仓场者，初止数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罢撤过半，其后复渐增。帝已罢三十七人，交欲尽去之，并临清、徐、淮诸仓，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诏毋得预守土事，而安川夤缘复故。

交劾川，命如前诏。正德中，上林苑内臣至九十九人，侵夺公私地无算。帝即位，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时。已复传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尽归侵夺地。报许。

又论御马监内臣宜如祖制，毋监收刍豆，并令户部通知马数，杜其侵耗。不从。锦衣百户张瑾率校尉支俸通仓，横取狼藉，主事罗洪载欲按之。瑾绐请受杖，奏洪载擅笞禁卫官。帝怒，逮下诏狱谪外。交与林俊、乔宇先后论救，不纳。御马监阎洪乞外豹房地，交言：“先帝以豹房故，贻祸无穷。洪等欲修复以开游猎之端，非臣等所敢闻。”诏以地十顷给豹房，余令百户赵恺等佃如故。奉诏上各宫庄田数，视旧籍不同，帝诘其故。交言：“旧籍多以奏请投献，数多妄报也。新籍少，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间籍以闻。

交年已七十，连章乞罢。帝辄慰留，遣医视疗。请益力，乃许之。手诏加太子太保，驰驿。令子编修元侍行，有司时存问，给食米舆隶，复赐道里费。卒年八十，谥荣僖。

交言论恂恂，不以势位骄人。清慎恬悫，终始一致。初在南京，僚友以事简多暇，相率谈谐饮弈为乐，交默处一室，读书不辍。或以为言，交曰：“对圣贤语，不愈于宾客、妻妾乎！”兴献王素爱重交，尝割阳春台东偏地益其宅。后中官言孙尚书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赐，吾敢夺耶？”

元，进士，终四川副使。谨厚有父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性侃直，不随俗浮湛。事涉权贵，尚书林聪辄属俊治之。上疏请斩妖僧继晓并罪中贵梁芳，帝大怒，下诏狱考讯。后府经历张黻救之，并下狱。太监怀恩力救，俊得谪姚州判官，黻师宗知州。时言路久塞，两人直声震都下，为之语曰：“御史在刑曹，黄门出后府。”寻以正月朔星变，帝感悟，复俊官，改南京。弘治元年用荐擢云南副使。

鹤庆玄化寺称有活佛，岁时集士女万人，争以金涂其面。俊命焚之，得金悉以偿民逋。又毁淫祠三百六十区，皆撤其材修学宫。干崖土舍刀怕愈欲夺从子宣抚官，劫其印数年。俊檄谕之，遂归印。进按察使。五年调湖广。以雨雪灾异上疏陈时政得失。又言德安、安陆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财费巨万，民不堪命。乞循宁、襄、德府故事，一切省俭，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阑，请著为例。不从。九年引疾，不待报径归。

久之，荐起广东右布政使，不拜。起南京右佥都御史，督操江。十四年正月朔，陕西、山西地震水涌。疏述古宫闱、外戚、内侍、柄臣之祸；乞罢斋醮，减织造，清役占，汰冗员，止工作，省供应，应赏赐，戒逸欲，远佞幸，亲贤人。又请豫教皇储，恩荐侍郎谢鐸，少卿储瓘、杨廉，致仕副使曹时中，处士刘闵堪辅导。报闻。

已，屡疏乞休，荐时中自代。不许。江西新昌民王武为盗，巡抚韩邦问不能靖，命俊巡视。身入武巢，武请自效，悉擒贼党。诏即以俊代邦问，俊引硃熹代唐仲友、包拯代宋祁事，力辞。不允。乃更定要约，庶务一新。王府征岁禄，率倍取于民，以俊言大减省。宁王宸濠贪暴，俊屡裁抑之。王请易琉璃瓦，费二万。俊言宜如旧，毋涉叔段京鄙之求，吴王几杖之赐。王怒，伺其过，无所得。会俊以圣节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寻以母忧归。

武宗即位，言官交荐，江西人在朝者合疏乞还俊。乃进右副都御史，再抚江西，遭父忧不果。正德四年起抚四川。眉州人刘烈倡乱，败而逃，诸不逞假其名剽掠。

俊绘形捕，莫能得。会保宁贼蓝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继起，势益张，转寇巴州。

猝遇之华垄，单舆抵其营，譬晓利害，贼罗拜约降。淫雨失期，复叛去，攻陷通江。

俊击败之龙滩河，遣知府张敏等追败之门镇子，遂擒廖惠。而廷瑞奔陕西西乡，越汉中三十六盘，至大巴山。官军追及，复大破之。遂移师击泸州贼曹甫，且遣人招谕。甫佯听令，使弟琯劫如故。指挥李廕斩琯首，贼遂移江津。分七营，将攻重庆。

俊发酉阳、播州土兵助廕，以元日掩破其四营。贼遁入民家，焚之尽毙。乘胜捣老营，指挥汪洋等中伏死。廕复进，去贼十五里。甫以数十骑出，遇廕兵，败走。官军乘胜进围之，俘及焚死者二千有奇。已，本恕、廷瑞为永顺土舍彭世麟所擒。俊论功进右都御史。甫党方四亡命思南，复攻南川、綦江，以窥泸州。俊益发士兵，令副使何珊、李钺等败之去。捷闻，玺书奖励。俊在军，与总督洪钟议多左。中贵子弟欲冒从军功，辄禁止。御史俞缁走避贼，而佥事吴景战殁。缁惭，欲委罪俊，遂劾俊累报首功，贼终不灭；加凿井毁寺，逐僧徒，迫为贼。于是俊前后被切责。

比方四败，贼且尽，俊辞加秩及赏，乞以旧职归田。诏不许辞秩，听其致仕。言官交请留，不报。俊归，士民号哭追送。时正德六年十一月也。

世宗即位，起工部尚书，改刑部。在道数引疾，不许。因请帝亲近儒臣，正其心以出号令，用浑朴为天下先。初诏所革，无迁就以废公议。既抵京师，会暑月经筵辍讲，举祖宗勤学故事以谏。俊时年已七十，寓止朝房，示无久居意。数为帝言亲大臣，勤圣学，辨异端，节财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陈论，中外想望其风采。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觉，为言官所纠，诏下司礼监察讯。俊言内臣犯法，法司不得讯，是宫府异体也。乞下法司公讯，以诏平明之治。都督刘晖下狱，俊当以交结朋党律，言与许泰同罪，请斩以谢天下。廖鹏、廖铠、齐佐、王瓛论死，屡诏缓刑，俊乞亟行诛。又劾谷大用占民田万余顷。皆不听。中官崔文家人李阳凤索匠师宋钰贿不获，嗾文杖之几死，下刑部治未决，而中旨移镇抚司。俊留不遣，力争不纳。明日又奏，帝怒责陈状。俊言：“祖宗以刑狱付法司，以缉获奸盗付镇抚。讯鞫既得，犹必付法司拟罪。未有夺取未定之囚，反付推问者。文先朝漏奸，罪不容诛，兹复干内降。

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纪纲，为此辈坏乱。”帝惮其言直，乃不问。

俊以耆德起田间，持正不避嫌，既屡见格，遂乞致仕。诏加太子太保，给驿赐隶廪如制。

俊数争“大礼”，与杨廷和合。尝上言推尊所生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礼，因辑尧、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条，以上。及“大礼”议定，得罪者或杖死。四年秋，俊从病中上书言：“古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时，臣及见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氈叠裹，然且沉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窃权，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见成化、弘治时，惟叛逆、妖言、劫盗下诏狱，始命打问。他犯但言送问而已。今一概打问，亦非故事。自去岁旧臣斥逐殆尽，朝署为空。乞圣明留念，既去者礼致，未去者慰留。硕德重望如罗钦顺、王守仁、吕柟、鲁鐸辈，宜列置左右。臣衰病待尽，无复他望，敢效古人遗表之意，敬布犬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又明年，疾革，复上书请懋学隆孝，任贤纳谏，保躬导和，且预辞身后恤典，遂卒。年七十六。

后一年，《明伦大典》成，追论俊附和廷和，削其官，其子达以士礼葬之。

俊历事四朝，抗辞敢谏，以礼进退，始终一节。隆庆初，复官，赠少保，谥贞肃。

达，正德九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工篆籀，能古文。

张黻，吉水人。成化八年进士。历知涪州、宿州，介特不避权贵。弘治中，俊蒙显擢，而黻老不用。王恕为之请，特予诰命。

金献民，字舜举，绵州人。成化二十年进士。除行人。弘治初，选授御史，按云南、顺天，并著风裁。出为天津副使，历湖广按察使。正德初，刘瑾乱政，追坐献民勘天津地不实，与巡抚柳应辰等械系诏狱，斥为民。未几，又坐湖广事，再下狱，罚赎归。逾年，又以浏阳民刘道隆狱谳不实，罚米输塞下。瑾诛，起贵州按察使。擢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历南京刑部尚书。

世宗即位，召为左都御史。李凤阳下刑部，程贵下都察院，皆改诏狱，献民力争。已，迁刑部尚书。执奏奸党王钦、王铨不宜贷死。皆不纳。寻代彭泽为兵部尚书。五星聚营室，其占主兵。献民因请敕天下镇巡官预守战之备，且请用贤纳谏，罢土木，屏玩好。帝颇采纳。献民性伉直，有执持，帝或不能从，卒无所徇。帝初即位，尽斥先朝传奉官。已，太监邱福、潘杰等死，诏官其弟侄锦衣。及司礼太监张钦死，以家人李贤承廕，贤死复欲官其子儒。献民先后执奏，帝皆不从。土鲁番速檀满速儿寇肃州，命献民兼右都御史总制陕西四镇军务。比至兰州，巡抚陈九畴已破敌，献民再以捷闻。还京，仍理部事。论功，廕锦衣世百户。

锦衣百户俞贤，中官泰养子也，以中旨管事，谏官争之。献民言：“祖宗有旧制，孝庙有禁例，陛下登极有明诏。贤无公家庸，又非泰子姓，猥以厮养窃名器，紊棨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纳谏官言。”弗听。锦衣副千户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滥汰去，至是奏辨不已，下部覆议。献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阵而坐论首功，身不隶公家而躐跻显秩。陛下登极，汰去者三百余人，人心称快。万一幸端再启，则前诏皆虚，将来奏扰，有何纪极。”帝竟授全等试百户。献民复奏曰：“令出惟行勿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复官九十余人，徇左右私，坏祖宗法，窃为陛下惜之。明旨不许夤缘管事，而奔竞已成风矣；不许比例陈乞，而奏扰已踵至矣。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变。”言官任洛等亦以为言，不听。

会宁夏总兵官种勋行赂京师，侦事者获其籍，献民名在焉。给事蔡经、御史高世魁等交章劾之，献民因引疾归。居二年，邦奇讦前尚书彭泽，词连献民，逮下刑部狱。法司劾献民奉命专征，未至其地，掠功妄报。失大臣体，宜夺职闲住，削其世廕。诏可。

初，“大礼”议起，献民数偕廷臣疏争。及左顺门哭谏，又与徐文华倡之。帝由此不悦，卒得罪。隆庆初，赠恤如制。

秦金，字国声，无锡人。弘治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正德初，迁河南提学副使，改右参政。守开封，破赵鐩于陈桥。历山东左、右布政使。承寇躏后，与巡抚赵璜共拊循，疮痍始起。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诸王府所据山场湖荡，皆奏还之官。降盗贺璋、罗大洪复叛，讨平之。郴州桂阳瑶龚福全称王，金先后破寨八十余，斩首二千级，擒福全及其党刘福兴等。录功，增俸一级，廕锦衣世百户，力辞得请。入为户部右侍郎。

世宗即位，改吏部。言官论金无人伦鉴，复改户部，转左，署部事。外戚邵喜乞庄田，金述祖制，请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制。中旨各宫仍置皇庄，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汉盛时以苑囿赋贫民，今奈何剥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间额外侵占者，悉归其主，而尽撤管庄之人。”帝称善，即从其议。

嘉靖二年擢南京礼部尚书，率诸臣上疏曰：“陛下继统以来，昭德塞违，励精图治，动无过举，宜召天和，而灾眚频告者，何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陛下登极一诏，百度咸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来多与诏违，百司罔遵，万民失仰，此诏令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逐庸回，任耆旧。比内阁拟旨辄中改，至疏请，徒答温语，此任贤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听言如流，朝请暮报。比来事涉戚畹、宦寺，虽九卿执奏，科道交章，皆曰‘业经有旨’。此听纳不能如初也。

即位之初，凡先朝传升、乞升等官，一切厘革。比来恩泽过滥，封拜频烦。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奸党巨恶俱付三法司。比来辄下镇抚。此谨国法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首命户部减马房粮刍之半，且令科道官备核马数。乃因太监阎洪等言，遂寝前诏。此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国师、禅师。比来于禁地设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精明充盛。比来圣躬弗豫，天颜未复。此啬精神不能如初也。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预也；今政所以混溷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惟权不可一日移于左右。所谓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独运也。股肱有托，耳目有寄，即主威重于九鼎，国势安于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术而已。不则宫府之势隔而信任有所偏，妇寺之情亲而听受有所蔽。名曰总揽，而太阿之鐏实移于下矣。”章下礼部，尚书汪俊力劝帝采纳，报闻。

寻就改兵部。孙交去，召为户部尚书。帝欲考兴献帝，金偕廷臣伏阙争，又与何孟春等条张璁建议之非。及上圣母册，金及赵璜等复不至，帝频诘让。

金为人乐易。及居官，一以廉正自持。在户部，尤孜孜为国。永福长公主乞宝坻、武清地，以金言颇减。抚宁、山海庄地赐魏国公徐达者，达卒仍归之官，定国公光祚请之，金执不可。给事中黄重、御史张珩等先后争，金等复以为言，始报许。

内府诸监局军匠至数千人，中官梁谏请下部采金玉珠石，金皆执奏。不听。奸人逯俊等乞两淮盐引三十万，帝许之。金力争不可，积失帝旨。

六年春以考察自陈致仕，驰驿给夫廪如制。归五年，荐者不已，乃起南京户部，疏陈利民六事。寻召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帝与张孚敬、李时评诸大臣，以金为贤，颇嫌其老。居数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逾岁致仕归。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赠少保，谥端敏。

孙柱，以诸生授中书舍人。大学士高拱得罪，仓黄去京师，门生皆避匿，柱独追送百里外。吴中行疏论张居正夺情，被杖下诏狱。柱挟医视汤药，遂忤居正，迁鲁府审理。寻假考察罢之。

赵璜，字廷实，安福人。少从父之官，坠江中不死。稍长，行道上，得遗金，悉还其主。登弘治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历员外郎。出为济南知府。猾吏舞文，积岁为蠹。璜择愿民教之律令，得通习者二十余人，逐吏而代之。汉庶人牧场久籍于官，募民佃。德王府奏乞之，璜勘还之民。阅七年，政绩大著。正德初，擢顺天府丞，未上，刘瑾恶璜，坐巡抚硃钦事，逮下诏狱，除名。瑾诛，复职。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寻调山东。河滩地数百里，赋流民垦而除其租。番僧乞征以充斋粮，帝许之，璜力争得免。曲阜为贼破，阙里林庙在旷野，璜请移县就阙里，从之。擢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以边警改理畿辅戎备。事定，命振顺天诸府讥，还佐部事。

世宗即位，进左侍郎，掌部事。裁宦官赐葬费及御用监料价，革内府酒醋面局岁征铁砖价银岁巨万。嘉靖元年进尚书。刘瑾创玄明宫，糜财数十万，瑾死，奸人献为皇庄。帝即位，斥以予民，既而中旨令仍旧。璜言，诏下数月而忽更，示天下不信。帝即报许。会方修仁寿、清宁宫，费不继。璜因请与石景山诸房舍并斥卖以资用，可无累民，帝可之。给事中徐景嵩等谓，诏书许还民，官不当自鬻，劾璜。

璜疏辨，并发景嵩他事。御史张鹏翰言璜摭言官，无大臣谊。帝责鹏翰党庇景嵩，竟斥。其同官陈江亦以劾璜被责，求去。给事中章侨言璜一举逐两谏官，甚损国体。

尚书彭泽复奏侨非是，侨再辨，帝两解之。诏营后父陈万言第，估工值六十万，璜持之。万言诉于帝，下郎中、员外二人诏狱。璜言：“二臣无与，乞罪臣。”帝不听。其后论救踵至，万言不自安，再请贷。二人获释，工价亦大减。

三年，显陵司香内官言陵制陕小，请改营，视天寿山诸陵。璜言陵制与山水相称，难概同，帝纳其言。已，帝欲迁显陵，璜不可，乃寝。诏建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宫，璜请俟仁寿宫成，徐议其事，帝不许。顷之，以灾异申前请，帝始从之，并罢仁寿役。江西建真人府，陕西督织造，皆遣中使，璜皆疏争。营建世庙，中官所派物料，户部多裁省。帝以问璜，璜言曩造乾清、坤宁两宫所积余资，足移用，帝遂报可。

璜为尚书六年，值帝初政，锐意厘剔，中官不敢挠，故得举其职。后论执不已，诸权幸嫉者众，帝意亦浸疏。璜素与秦金齐名。考察自陈，与金俱致仕。廷臣乞留，不许，驰驿给夫廪如故事。

璜有干局，多智虑。事棼错，他人相顾愕眙，璜立办。既去，人争荐之。十一年召复故官，未上卒。赠太子太保，谥庄靖。

邹文盛，字时鸣，公安人。弘治六年进士。除吏科给事中。辽东巡抚韩重劾镇守中官廖，文盛偕郎中杨茂仁勘实其罪，谪长陵司香。杂颜三卫屡扰边，文盛还奏制驭六策。尚书刘大夏深善之，下之边吏。寻出核两广粮储。思恩土官岑濬与田州岑猛构兵，文盛言：“田州广西之籓蔽，李蛮田州之干城，参政武清受濬重赂，以计杀蛮酿成祸乱。制敕房供事参议岑业，濬懿亲，为弥缝于中，漏我机事。请先诛二人，而后行讨。”业有内援，帝不听。清寻以考察罢。

正德初，历户科都给事中，出为保定知府，累迁福建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清平苗阿旁、阿阶、阿革称王，巡抚曹祥调永顺、保靖土兵讨之，寻被劾罢。阿旁等据香炉山，兴隆、偏桥、平越、新添、龙里诸卫咸被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协剿，以贵州兵捣砲木寨，擒阿革。川、湖兵至，抵山下。山壁立，惟小径五，贼皆树栅。仰攻不能克，乃制战楼与崖齐，乘夜雨附崖登，拔栅焚庐舍。

贼奔后山，据绝顶。官军乘间梯滕木以上，遂擒阿旁，余贼尽平。移师讨平龙头、都黎、都兰、都蓬、密西、大支、马罗诸寨黑苗，先后斩降无算。录功，增俸一等，廕子锦衣世百户。力辞免。芒部陈聪等为乱，讨破之。四川土舍重安冯纶与凯里杨弘有怨。弘卒，纶纠诸苗相仇杀，侵轶贵州境。文盛遣参议蔡潮诣播州，督宣慰杨斌抚定之。请复设安宁宣抚司，以弘子袭，而录潮功。尚书王琼以专擅为潮罪，不叙。顷之，改莅南京都察院。

世宗即位，召为户部左、右侍郎，迁南京右都御史，就改户部尚书。嘉靖六年，户部尚书秦金罢，召文盛代之。首疏盐政、钱法十一事。文盛为人廉谨，踆々若无能。与孙交、秦金、赵璜咸称长者。岁余，以年至，再疏乞归。卒赠太子少保，谥庄简。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卫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德清知县，勤敏有异政。

正德初，迁刑部主事，改御史。出为嘉兴知府，调杭州。田租例参差，材为酌轻重，立画一之法。迁浙江右参政，进按察使。镇守中官毕真与宸濠通，将举城应之。材与巡按张缙劫持真，夺其兵卫。寻以忧去。嘉靖初，起补云南。土官相仇杀累年，材召其酋曰：“汝罪当死。今贳汝，以牛羊赎。”御史讶其轻，材曰：“如是足矣，急之变生。”诸酋衷甲待变，闻无他乃止。历贵州、广东左、右布政使。吏民输课，令自操权衡，吏不得预。时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材与姚镆也。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甫两月，召为刑部左侍郎。

寻改户部，遂代邹文盛为尚书。自外僚登六卿，不满二载。自以受恩深，益尽职。上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万两，而所出至二百四十万。加催征不前，边费无节，凶荒又多奏免，国计安所办？详求弊端：一宗籓，二武职，三冗食，四冗费，五逋负。乞集廷臣计画条请。”于是宗籓、武职各议上三事，其他皆严为节。

帝悉报可。惟武职闲住者议停半俸，帝不纳。经费大省，国用亦充。中官麦福请尽征牧马草场租，材不可。侍郎王軏清勋戚庄田，言宜量等级为限。材奏：“成周班禄有土田，禄由田出，非常禄外复有土田。今勋戚禄已逾分，而陈乞动千万，请申禁之。自特赐外，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并清已赐者，额外侵据悉还之民，势豪家乃不敢妄请乞。畿辅屯田，御史督理，正统间易以佥事，权轻，屯政日弛。

材请仍用御史。御史郭弘化言天下土田视国初减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纷扰，请但敕所司清厘，籍难稽者始履亩而丈。帝悉可之。母丧去。服除，起故官。大同巡抚樊继祖请益军饷，材言：“大同岁饷七十七万有奇，例外解发又累万，较昔已数倍。

日益月增，太仓银不足供一镇，无论九边也。”继祖数请不得，议开事例，下户、兵二部行之。时修建两宫、七陵，役京军七万，郭勋请给月粮冬衣。材言非故事，如所请，当岁费银四十五万；且冬衣例取内库，非部事。勋怒，劾材误公。帝诘责材，竟如勋奏。勋复建言三事：请开矿助工，余盐尽输边，漕卒得携货物。材议，不尽行，勋益怒。

材初为户部，值帝勤政，力祛宿弊，多见从。及是屡忤权幸，不得志，乃乞改南。为给事中周珫所劾，下吏部，尚书许赞等请留之。帝不悦，令与材俱对状。材引罪得宥，而赞等坐夺俸。材由此失帝意。考尚书六年满，遂令致仕。初，徽王守庄者与佃人讼，材请革守庄者，令有司纳租于王，报可。王奏不便，帝又从之。材已去，侍郎唐胄等执初诏。帝大怒，并责材。令以右侍郎闲住，而夺胄俸，下郎官诏狱。

明年，户部尚书李廷相罢。帝念材廉勤，大臣亦多荐者，乃召复故官，加太子少保。三掌国计，砥节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命监之。有大狱不能决，又命兼掌刑部事。帝叹曰：“尚书得如材者十二人，吾无忧天下矣。”

大工频兴，役外卫班军四万六千人。郭勋籍其不至得，责输银雇役，廪食视班军。

廷相尝量给之，材坚持不予。勋劾材，帝命补给。勋又以军不足，籍逃亡军布棉折饷银募工。材言：“今京班军四万余，已足用，不宜借口耗国储。”帝从其奏。勋益怒，劾材变乱旧章。无是，醮坛须龙涎香，材不以时进，帝衔之。遂责材沽名误事，落职闲住。归，旋卒，年七十一。隆庆初，赠太子太保，谥端肃。

当嘉靖中岁，大臣或阿上取宠，材独不挠，以是终不容。自材去，边储、国用大窘。世宗乃叹曰：“材在，当不至此。”

刘麟，字元瑞，本安仁人。世为南京广洋卫副千户，因家焉。绩学能文，与顾璘、徐祯卿称“江东三才子”。弘治九年成进士。言官庞泮等下狱，麟偕同年生陆昆抗疏救。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录囚畿内，平反三百九十余人。正德初，进郎中，出为绍兴府知府。刘瑾衔麟不谒谢，甫五月，摭前录囚细故，罢为民。士民醵金赆不受，为建小刘祠以配汉刘宠，因寓湖州。与吴琬、施侃、孙一元、龙霓为“湖南五隐”。瑾诛，起补西安。遭父忧，乐吴兴山水，奉父柩葬焉，遂居湖州。

起陕西左参政，督粮储。都御史邓璋督师，议加赋充饷，麟力争。会陕民诣阙诉，得寝。寻迁云南按察使，谢病归。

嘉靖初，召拜太仆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中官耿忠守备紫荆多纵，麟劾奏之。请捐天津三卫屯田课，及出库储给河间三卫军月饷，征逋课以偿，皆报可。帝因谕户部，中外军饷未给者，悉补给之。再引疾归。起大理卿，拜工部尚书。

侍卫军不给衣履，锦衣帅骆安援红盔军例以请，麟执不可。诏量给银自制，后五载一给为常。四司财物悉贮后堂大库，司官出纳多侵渔，麟请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称善，因赐名“节慎库”。已，上节财十四事，汰内府诸监局冒破钱，中贵大恨。及显陵工竣，执役者咸觊官。麟止拟赉，群小愈怨。会帝纳谏官言，停中外杂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苏、松织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吴勋以为言，遂勒麟致仕。久之，显陵殿阁雨漏，追论麟，落职。

麟清修直节，当官不挠。居工部，为朝廷惜财谨费，仅逾年而罢。居郊外南坦，赋诗自娱。守为筑一台，令为构堂，始有息游之所。家居三十余年，廷臣频论荐。

晚好楼居，力不能构，悬篮舆于梁，曲卧其中，名曰神楼。文徵明绘图遗之。年八十七卒。赠太子少保，谥清惠。

蒋瑶，字粹卿，归安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行人。正德时，历两京御史。陈时弊七事，中言：“内府军器局军匠六千，中官监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余人，人占军匠三十。他局称是，行伍安得不耗。”并言：“传奉官及滥收校尉勇士并宜厘革。刘瑾虽诛，权犹在宦竖。”有旨诘问，且言“自今如瑶议者，毋复奏。”寻出为荆州知府。筑黄潭堤。

调扬州。武宗南巡至扬，瑶供御取具而已，无所赠遗。诸嬖幸皆怒。江彬欲夺富民居为威武副将军府，瑶执不可。彬闭瑶空舍挫辱之，胁以帝所赐铜瓜，不为慑。

会帝渔获一巨鱼，戏言直五百金，彬即畀瑶责其直。瑶怀其妻簪珥、袿服以进，曰：“库无钱，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琼花观，诏取琼花。瑶言自宋徽、钦北狩，此花已绝，今无以献。又传旨征异物，瑶具对非扬产。帝曰：“苎白布，亦非扬产耶？”瑶不得已，为献五百疋。当是时，权幸以扬繁华，要求无所不至。

微瑶，民且重困。驾旋，瑶扈至宝应。中官邱得用铁纟亘系瑶，数日始释，竟扈至临清而返。扬人见瑶，无不感泣。迨迁陕西参政，争出资建祠祀之，名自此大震。

嘉靖初，历湖广、江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帝命桂萼等核巡抚官去留，令瑶归候调。已，累迁工部尚书。四郊工竣，加太子少保。西苑宫殿成，帝置宴。见瑶与王时中席在外，命移殿内，而移皇亲于殿右以让瑶，曰：“亲亲不如尊贤。”其重瑶如此。时土木繁兴，岁费数百万计。瑶规画咸称帝意，数有赉予。以忧去。久之，自南京工部尚书，召改北部。帝幸承天，瑶扈从。京师营建，率役京军，多为豪家占匿。至是大工频仍，岁募民充役，费二百余万。瑶以为言，因请停不急者。豪家所匿军毕出，募直大减。以老致仕去。

瑶端亮清介。既归，僻处陋巷。与尚书刘麟、顾应祥辈结文酒社，徜徉岘山间。

卒年八十九。赠太子太保，谥恭靖。

王廷相，字子衡，仪封人。幼有文名。登弘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以忧去。正德初，服阕至京。刘瑾中以罪谪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县。召为御史，疏言：“大盗四起，将帅未能平。由将权轻，不能御敌；兵机疏，不能扼险也。盗贼所至，乡民奉牛酒，甚者为效力。盗有生杀权，而将帅反无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却者必斩。河南地平旷，贼易奔，山西地险阻，亦纵深入，将帅罪也。若陈兵黄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陉、天井，使不得东，而主将以大军蹙之，则贼进退皆穷，可不战擒矣。”帝切责总督诸臣，悉从其议。已，出按陕西，裁抑镇守中官廖堂，被诬。时已改督京畿学校，逮系诏狱，谪赣榆丞。屡迁四川佥事，山东副使，皆提督学校。嘉靖二年举治行卓异，再迁山东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讨平芒部贼沙保。

寻召理院事。历兵部左、右侍郎，迁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初有诏，省进贡快船。守备太监赖义复求增，廷相请酌物轻重以定船数，而大减宣德以后传旨非祖制者。龙江、大胜、新江、浦子、江淮五关守臣借稽察榷利，安庆、九江借春秋阅视索赂，廷相皆请革之。草场、芦课银率为中官杨奇、卜春及魏国公徐鹏举所侵蚀。以廷相请，逮问奇、春，夺鹏举禄。三月入为左都御史，疏言南京守备权太重，不宜令魏国世官。给事中曾忭亦言之，遂解鹏举兵柄。

居二年，加兵部尚书兼前官，提督团营，仍理院事。两考满，加太子少保。畿民盗天寿山陵树，巡按杨绍芳引盗大祀神御物，律斩。廷相言：“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内祭器帷帐之物而言。律文，盗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本律，非刑之平。”忤旨，罚俸一月。帝将幸承天，廷相与诸大臣谏，不纳。扈从还，以九年满，加太子太保。雷震奉先殿，廷相言：“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效，京官贪则外臣无畏。臣职宪纪，不能绝其弊，乞先罢斥。”用以刺尚书严嵩、张瓚辈。帝但谕留而已。

初，廷相请以六条考察差还御史。帝令疏其所未尽，编之宪纲。乃取张孚敬、汪鋐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进，悉允行之。及九庙灾，下诏修省，因敕廷相曰：“御史巡方职甚重。卿总宪有年，自定六条后，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

廷相惶恐谢。

廷相掌内台最久，有威重。督团营，与郭勋共事，逡巡其间，不能有所振饬。

给事中李凤来等论权贵夺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核实，迟四十余日。

给事中章允贤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诘责，而廷相以御史所核闻，惟郭勋侵最多。

帝令勋自奏，于是劾勋者群起。勋复以领敕稽留触帝怒，下狱。责廷相朋比阿党，斥为民。越三年卒。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洛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隆庆初，复官，赠少保，谥肃敏。

赞曰：乔宇守南京，从容镇静，内严警备，可谓能当大事者矣。观宇与孙交等砥节奉公，恳恳廷诤，意在杜塞幸门，裨益国是。虽得君行政，未能媲美蹇、夏，要其清严不苟，行无瑕尤，于前人亦不多让。蒋瑶为尚书，功名损于治郡，王廷相掌内台，风力未著，是殆其时为之欤。

##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冀元亨）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父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学士、少詹事。华有器度，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广贵幸，华讲《大学衍义》，至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帝命中官赐食劳焉。正德初，进礼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刘瑾，出为南京吏部尚书，坐事罢。旋以《会典》小误，降右侍郎。瑾败，乃复故，无何卒。华性孝，母岑年逾百岁卒。华已年七十余，犹寝苫蔬食，士论多之。

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使治前威宁伯王越葬，还而朝议方急西北边，守仁条八事上之。寻授刑部主事。决囚江北，引疾归。

起补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瑾诛，量移庐陵知县。入觐，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改之验封。屡迁考功郎中，擢南京太仆少卿，就迁鸿胪卿。

兵部尚书王琼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当是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浰头，皆称王，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攻剽府县。而福建大帽山贼詹师富等又起。前巡抚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乐昌贼掠大庾，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吴玭战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贼耳目，乃呼老黠隶诘之。隶战栗不敢隐，因贳其罪，令填贼，贼动静无勿知。于是檄福建、广东会兵，先讨大帽山贼。明年正月，督副使杨璋等破贼长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挥覃桓、县丞纪镛战死。守仁亲率锐卒屯上杭。佯退师，出不意捣之，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指挥王铠等擒师富。疏言权轻，无以令将士，请给旗牌，提督军务，得便宜从事。尚书王琼奏从其请。乃更兵制：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哨有长，协哨二佐之；二哨为营，营有官，参谋二佐之；三营为阵，阵有偏将；二阵为军，军有副将。皆临事委，不命于朝；副将以下，得递相罚治。

其年七月进兵大庾。志山乘间急攻南安，知府季斅击败之。副使杨璋等亦生絷曰能以归。遂议讨横水、左溪。十月，都指挥许清、赣州知府邢珣、宁都知县王天与各一军会横水，斅及守备郏文、汀州知府唐淳、县丞舒富各一军会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乡知县张戬遏其奔轶。守仁自驻南康，去横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贼巢左右，进军逼之。贼方迎战，两山举帜。贼大惊，谓官军已尽犁其巢，遂溃。

乘胜克横水，志山及其党萧贵模等皆走桶冈。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冈险固，移营近地，谕以祸福。贼首蓝廷凤等方震恐，见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夺险入。贼阻水阵，珣直前搏战，文定与戬自右出，贼仓卒败走，遇淳兵又败。

诸军破桶冈，志山、贵模、廷凤面缚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斩六千有奇。时湖广巡抚秦金亦破福全。其党千人突至，诸将擒斩之。乃设崇义县于横水，控诸瑶。

还至赣州，议讨浰头贼。初，守仁之平师富也，龙川贼卢珂、郑志高、陈英咸请降。及征横水，浰头贼将黄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独仲容未下。横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来归，而严为战守备。诡言：“珂、志高，仇也，将袭我，故为备。”守仁佯杖系珂等，而阴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岁首大张灯乐，仲容信且疑。守仁赐以节物，诱入谢。仲容率九十三人营教场，而自以数人入谒。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宫，厚饮食之。贼大喜过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观灯乐。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门，诸贼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将抵贼巢，连破上、中、下三浰，斩馘二千有奇。余贼奔九连山。山横亘数百里，陡绝不可攻。乃简壮士七百人衣贼衣，奔崖下，贼招之上。官军进攻，内外合击，擒斩无遗。乃于下浰立和平县，置戍而归。自是境内大定。

初，朝议贼势强，发广东、湖广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冈既灭，湖广兵始至。及平浰头，广东尚未承檄。守仁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进右副都御史，予世袭锦衣卫百户，再进副千户。

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军。行至丰城而宁王宸濠反，知县顾佖以告。守仁急趋吉安，与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

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郎中曾直，御史张鰲山、周鲁，评事罗侨，同知郭祥鹏，进士郭持平，降谪驿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军。御史谢源、伍希儒自广东还，守仁留之纪功。因集众议曰：“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计挠之，少迟旬日无患矣。”乃多遣间谍，檄府县言：“都督许泰、郤永将边兵，都督刘晖、桂勇将京兵，各四万，水陆并进。南赣王守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十六万，直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军法论。”又为蜡书遗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从臾早发兵东下，而纵谍泄之。

宸濠果疑。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余日诇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绐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嵒居守，而劫其众六万人，袭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庆。守仁闻南昌兵少则大喜，趋樟树镇。知府临江戴德孺、袁州徐琏、赣州邢珣，都指挥余恩，通判瑞州胡尧元、童琦、抚州邹琥、安吉谈储，推官王、徐文英，知县新淦李美、泰和李楫、万安王冕、宁都王天与，各以兵来会，合八万人，号三十万。或请救安庆，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

贼精锐悉出，守备虚。我军新集气锐，攻必破。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之湖中，蔑不胜矣。”众曰“善”。己酉次丰城，以文定为前锋，选遣奉新知县刘守绪袭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广润门，守兵骇散。辛亥黎明，诸军梯纟亘登，缚拱嵒等，宫人多焚死。军士颇杀掠，守仁戮犯令者十余人，宥胁从，安士民，慰谕宗室，人心乃悦。

居二日，遣文定、珣、琏、德孺各将精兵分道进，而使尧元等设伏。宸濠果自安庆还兵。乙卯遇于黄家渡。文定当其前锋，贼趋利。珣绕出贼背贯其中，文定、恩乘之，琏、德孺张两翼分贼势，尧元等伏发，贼大溃，退保八字脑。宸濠惧，尽发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抚州陈槐、饶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玙、广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复战，官军却，守仁斩先却者。诸军殊死战，贼复大败。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尽出金宝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官军奄至。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焚其副舟，妃娄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胶浅，仓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执之。士实、养正及降贼按察使杨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贼平。京师闻变，诸大臣震惧。王琼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

至是，果奏捷。

帝时已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命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将京军数千，溯江而上，抵南昌。

诸嬖幸故与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书，因言：“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嬖幸皆恨。宸濠既平，则相与媢功。且惧守仁见天子发其罪，竞为蜚语，谓守仁先与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纵宸濠湖中，待帝自擒。

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发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将军檄邀之广信。守仁不与，间道趋玉山，上书请献俘，止帝南征。帝不许。至钱唐遇太监张永。永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在忠、泰辈上，而故与杨一清善，除刘瑾，天下称之。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闻巡抚江西命，乃还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纵京军犯守仁，或呼名嫚骂。守仁不为动，抚之愈厚。病予药，死予棺，遭丧于道，必停车慰问良久始去。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忠、泰言：“宁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异时尽以输京师要人，约内应，籍可按也。”忠、泰故尝纳宸濠贿者，气慑不敢复言。已，轻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发三中。京军皆欢呼，忠、泰益沮。会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时新丧乱，悲号震野。京军离家久，闻之无不泣下思归者。忠、泰不得已班师。比见帝，与纪功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谗毁百端，独永时时左右之。忠扬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试召之，必不至。”忠、泰屡矫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驰至。忠、泰计沮，不令见帝。守仁乃入九华山，日晏坐僧寺。帝觇知之，曰：“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乃遣还镇，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江彬等乃无言。

当是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微守仁，东南事几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不相能。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

守仁不赴，请归省。已，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

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当上赏。其他皆名示迁，而阴绌之，废斥无存者。守仁愤甚。时已丁父忧，屡疏辞爵，乞录诸臣功，咸报寝。免丧，亦不召。久之，所善席书及门人方献夫、黄绾以议礼得幸，言于张璁、桂萼，将召用，而费宏故衔守仁，复沮之。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

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总督姚镆不能定，乃诏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绾因上书讼守仁功，请赐铁券、岁禄，并叙讨贼诸臣，帝咸报可。守仁在道，疏陈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设流官，土酋岁出兵三千，听官征调。既设流官，我反岁遣兵数千防戍。是流官之设，无益可知。且田州邻交阯，深山绝谷，悉瑶、僮盘据，必仍设土官，斯可藉其兵力为屏蔽。若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后必有悔。”章下兵部，尚书王时中条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议。十二月，守仁抵浔州，会巡按御史石金定计招抚。悉散遣诸军，留永顺、保靖土兵数千，解甲休息。苏、受初求抚不得，闻守仁至益惧，至是则大喜。

守仁赴南宁，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诣军门。二人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绐我。”

陈兵入见。守仁数二人罪，杖而释之。亲入营，抚其众七万。奏闻于朝，陈用兵十害，招抚十善。因请复设流官，量割田州地，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为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于田州置十九巡检司，以苏、受等任之，并受约束于流官知府。帝皆从之。断藤峡瑶贼，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诸洞蛮，盘亘三百余里，郡邑罹害者数十年。守仁欲讨之，故留南宁。罢湖广兵，示不再用。伺贼不备，进破牛肠、六寺等十余寨，峡贼悉平。遂循横石江而下，攻克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罗凤诸贼。令布政使林富率苏、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门，副将沈希仪邀斩轶贼，尽平八寨。

始，帝以苏、受之抚，遣行人奉玺书奖谕。及奏断藤峡捷，则以手诏问阁臣杨一清等，谓守仁自夸大，且及其生平学术。一清等不知所对。守仁之起由璁、萼荐，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后萼长吏部，璁入内阁，积不相下。萼暴贵喜功名，风守仁取交阯，守仁辞不应。一清雅知守仁，而黄绾尝上疏欲令守仁入辅，毁一清，一清亦不能无移憾。萼遂显诋守仁征抚交失，赏格不行。献夫及霍韬不平，上疏争之，言：“诸瑶为患积年，初尝用兵数十万，仅得一田州，旋复召寇。守仁片言驰谕，思、田稽首。至八寨、断藤峡贼，阻深岩绝冈，国初以来未有轻议剿者，今一举荡平，若拉枯朽。议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专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诏得便宜从事者乎？守仁讨平叛籓，忌者诬以初同贼谋，又诬其辇载金帛。当时大臣杨廷和、乔宇饰成其事，至今未白。

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圉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帝报闻而已。

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竟归。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

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硃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硃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萼等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硃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硃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ＣＰ贼，擒获叛籓，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

隆庆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二年予世袭伯爵。既又有请以守仁与薛瑄、陈献章同从祀文庙者。帝独允礼臣议，以瑄配。及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申前请。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

陈献章主静，沿宋儒周敦颐、程颢。且孝友出处如献章，气节文章功业如守仁，不可谓禅，诚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纯心笃行，众论所归，亦宜并祀。帝皆从之。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始守仁无子，育弟子正宪为后。晚年，生子正亿，二岁而孤。既长，袭锦衣副千户。隆庆初，袭新建伯。万历五年卒。子承勋嗣，督漕运二十年。子先进，无子，将以弟先达子业弘继。先达妻曰：“伯无子，爵自传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

先进怒，因育族子业洵为后。及承勋卒，先进未袭死。业洵自以非嫡嗣，终当归爵先达，且虞其争，乃谤先达为乞养，而别推承勋弟子先通当嗣，屡争于朝，数十年不决。崇祯时，先达子业弘复与先通疏辨。而业洵兄业浩时为总督，所司惧忤业浩，竟以先通嗣。业弘愤，持疏入禁门诉。自刎不殊，执下狱，寻释。先通袭伯四年，流贼陷京师，被杀。

守仁弟子盈天下，其有传者不复载。惟冀元亨尝与守仁共患难。

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笃信守仁学。举正德十一年乡试。从守仁于赣，守仁属以教子。宸濠怀不轨，而外务名高，贻书守仁问学，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语挑之，佯不喻，独与之论学，宸濠目为痴。他日讲《西铭》，反覆君臣义甚悉。宸濠亦服，厚赠遣之，元亨反其赠于官。已，宸濠败，张忠、许泰诬守仁与通。诘宸濠，言无有。忠等诘不已，曰：“独尝遣冀元亨论学。”忠等大喜，搒元亨，加以砲烙，终不承，械系京师诏狱。

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狱五日卒。元亨在狱，善待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系其妻李，李无怖色，曰：“吾夫尊师乐善，岂他虑哉！”狱中与二女治麻枲不辍。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见吾夫，出安往？”按察诸僚妇闻其贤，召之，辞不赴。已就见，则囚服见，手不释麻枲。问其夫学，曰：“吾夫之学，不出闺门衽席间。”闻者悚然。

赞曰：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守仁尝谓胡世宁少讲学，世宁曰：“某恨公多讲学耳。”桂萼之议虽出于媢忌之私，抑流弊实然，固不能以功多为讳矣。

## 列传第八十四 张璁（胡鐸） 桂萼 方献夫 夏言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举于乡，七试不第。将谒选，御史萧鸣凤善星术，语之曰：“从此三载成进士，又三载当骤贵。”璁乃归。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

世宗初践阼，议追崇所生父兴献王。廷臣持之，议三上三却。璁时在部观政，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陛下嗣登大宝，即议追尊圣考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诚大孝也。廷议执汉定陶、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

《记》曰：‘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汉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其为人后之义甚明。故师丹、司马光之论行于彼一时则可。今武宗无嗣，大臣遵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未尝著为人后之义。则陛下之兴，实所以承祖宗之统，与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议者谓孝庙德泽在人，不可无后。假令圣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无后兄之义。且迎养圣母，以母之亲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圣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其父母之义。故在陛下谓入继祖后，而得不废其尊亲则可；谓为人后，以自绝其亲则不可。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承惠帝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乎？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立圣考庙于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圣考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帝方扼廷议，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亟下廷臣议。廷臣大怪骇，交起击之。礼官毛澄等执如初。会献王妃至通州，闻尊称礼未定，止不肯入。帝闻而泣，欲避位归籓。璁乃著《大礼或问》上之，帝于是连驳礼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议尊孝宗曰“皇考”，兴献王曰“本生父兴献帝”，璁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议且寝。

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动，复下廷议。汪俊代毛澄为礼部，执如澄。

璁乃复上疏曰：“陛下遵兄终弟及之训，伦序当立。礼官不思陛下实入继大统之君，而强比与为人后之例，绝献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传之统，致陛下父子、伯侄、兄弟名实俱紊。宁负天子，不敢忤权臣，此何心也？伏睹圣谕云：‘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罔极之恩何由得报？’执政窥测上心，有见于推尊之重，故今日争一帝字，明日争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为歉。既而加称为帝，谓陛下心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觇陛下将来未尽之心，遂敢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帝为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义安在？乃遽诏告天下，乘陛下不觉，陷以不孝。《礼》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陛下尊为万乘，父子之亲，人可得而夺之，又可容人之夺之乎？故今日之礼不在皇与不皇，惟在考与不考。若徒争一皇字，则执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议，陛下亦姑以是满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礼者，必将非笑无已也。”与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两人赴京。命未达，两人及黄宗明、黄绾复合疏力争。及献帝改称“本生皇考”，阁臣以尊称既定，请停召命，帝不得已从之。二人已在道，复驰疏曰：“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动，趣召二人。

五月抵都，复条上七事。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

给事御史张翀、郑本公等连章力攻，帝益不悦，特授二人翰林学士。二人力辞，且请面折廷臣之非。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等言：“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

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御史段续、陈相又特疏论，并及席书。帝责学曾等对状，下续、相诏狱。刑部尚书赵鉴亦请置璁、萼于理，语人曰：“得俞旨，便捶杀之。”帝责以朋奸，亦令对状。璁、萼乃复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阙哭争，尽系诏狱予杖。死杖下者十余人，贬窜相继。由是璁等势大张。其年九月卒用其议定尊称。帝益眷倚璁、萼，璁、萼益恃宠仇廷臣，举朝士大夫咸切齿此数人矣。

四年冬，《大礼集议》成，进詹事兼翰林学士。后议世庙神道、庙乐、武舞及太后谒庙，帝率倚璁言而决。璁缘饰经文，委曲当帝意，帝益器之。璁急图柄用，为大学士费宏所抑，遂与萼连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即放。五年七月，璁以省墓请。既辞朝，帝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给事中杜桐、杨言、赵廷瑞交章力诋，并劾吏部尚书廖纪引用邪人。帝怒，切责之。两京给事御史解一贯、张录、方纪达、戴继先等复交章论不已，皆不听。寻进璁左侍郎，复与萼攻费宏。明年二月兴王邦奇狱，构陷杨廷和等，宏及石珤同日罢。

吏部郎中彭泽以浮躁被斥，璁言：“昔议礼时，泽劝臣进《大礼或问》，致招众忌。今诸臣去之，将以次去臣等。”泽乃得留。居三日，复言：“臣与举朝抗四五年，举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礼全书》，元恶寒心，群奸侧目。故要略方进，谗谤繁兴。使《全书》告成，将诬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帝，帝优诏慰留。吏部阙尚书，推前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亦缺，推侍郎刘龙、温仁和。仁和以俸深争。璁言宇、旦乃杨廷和党，而仁和亦不宜自荐。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诏不得推举，宇等遂废。

璁积怒廷臣，日谋报复。会山西巡按马钅录治反贼李福达狱，词连武定侯郭勋，法司谳如钅录拟。璁谗于帝，谓廷臣以议礼故陷勋。帝果疑诸臣朋比，乃命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献夫署大理，覆谳，尽反其狱，倾诸异己者。大臣颜颐寿、聂贤以下咸被搒掠，钅录等坐罪远窜。帝益以为能，奖劳之便殿，赉二品服，三代封诰。京察及言官互纠，已黜御史十三人，璁掌宪，复请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宪纲七条，钳束巡按御史。其年冬，遂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去释褐六年耳。

杨一清为首辅，翟銮亦在阁，帝侍之不如璁。尝谕璁：“朕有密谕毋泄，朕与卿帖悉亲书。”璁因引仁宗赐杨士奇等银章事，帝赐璁二章，文曰“忠良贞一”，曰“绳愆弼违”，因并及一清等。璁初拜学士，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璁深恨。

及侍读汪佃讲《洪范》不称旨，帝令补外。璁乃请自讲读以下量才外补，改官及罢黜者二十二人，诸庶吉士皆除部属及知县，由是翰苑为空。七年正月，帝视朝，见璁、萼班兵部尚书李承勋下，意嗛之。一清因请加散官，乃手敕加二人太子太保。

璁辞以未建青宫，官不当设，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成，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一清再相，颇由璁、萼力，倾心下二人。

而璁终以压于一清，不获尽如意，遂相龃龉。指挥聂能迁劾璁，璁欲置之死。一清拟旨稍轻，璁益恨，斥一清为奸人鄙夫。一清再疏引退，且刺璁隐情。帝手敕慰留，因极言璁自伐其能，恃宠不让，良可叹息。璁见帝忽暴其短，颇愧沮。

八年秋，给事中孙应奎劾一清、萼并及璁，其同官王准复劾璁私参将陈璠，宜斥。璁乞休者再，词多阴诋一清，帝乃褒谕璁。而给事中陆粲复劾其擅作威福，报复恩怨。帝大感悟，立罢璁。顷之，其党霍韬力攻一清，微为璁白。璁行抵天津，帝命行人赍手敕召还。一清遂罢去，璁为首辅。

帝自排廷议定“大礼”，遂以制作礼乐自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议皇后亲蚕，议勾龙、弃配社稷，议分祭天地，议罢太宗配祀，议朝日、夕月别建东、西二郊，议祀高禖，议文庙设主更从祀诸儒，议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议祈谷，议大禘，议帝社帝稷，奏必下璁议。顾帝取独断，璁言亦不尽入。其谏罢太宗配天，三四往复，卒弗能止也。

十年二月，璁以名嫌御讳请更。乃赐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大字赐焉。夏言恃帝眷，数以事讦孚敬。孕敬衔之，未有以发。纳彭泽言构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忮罔。御史谭缵、端廷赦、唐愈贤交章劾之。帝谕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惭去。未几，遣行人赍敕召之。明年三月还朝，言已擢礼部尚书，益用事。李时、翟銮在阁，方献夫继入，孚敬亦不能专恣如曩时矣。八月，彗星见东井，帝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罢。都给事中魏良弼诋孚敬奸，孚敬言：“良弼以滥举京营官夺俸，由臣拟旨，挟私报复。”给事中秦鰲劾孚敬强辨饰奸，言官论列辄文致其罪，拟旨不密，引以自归，明示中外，若天子权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陈状，许之致仕。李时请给廪隶、敕书，不许。再请，乃得驰传归。十二年正月，帝复思之，遣鸿胪赍敕召。四月还朝。六月，彗星复见毕昴间，乞避位，不许。明年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初，潞州陈卿乱，孚敬主用兵，贼竟灭。大同再乱，亦主用兵，荐刘源清为总督，师久无功。其后乱定，代王请大臣安辑。夏言遂力诋用兵之谬，请如王言，语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谕令与言交好，而遣黄绾之大同，相机行事。

孚敬以议不用，称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请益力。帝报曰：“卿无疾，疑朕耳。”孚敬复上奏，不引咎，且历诋同议礼之萼、献夫、韬、绾等。帝诘责之，乃复起视事。帝于文华殿后建九五斋、恭默室为斋居所，命辅臣赋诗。孚敬及时各为四首以上。已，数召见便殿，从容议政。

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赐尊牢，而与时言，颇及其执拗，且不惜人才以丛怨状。又遣中官赐药饵，手敕言：“古有剪须疗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赐卿。”

孚敬幸得温谕，遂屡疏乞骸骨。命行人御医护归，有司给廪隶如制。明年五月，帝复遣锦衣官赍手敕视疾，趣其还。行至金华，疾大作，乃归。十八年二月卒。帝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

孚敬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帝欲坐张延龄反，族其家。

孚敬诤曰：“延龄，守财虏耳，何能反？”数诘问，对如初。及秋尽当论，孚敬上疏谓：“昭圣皇太后春秋高，卒闻延龄死，万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灵？”帝恚，责孚敬：“自古强臣令主非一，若今爱死囚令主矣。当悔不从廷和事敬皇帝耶？”帝故为重语忄妻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终昭圣皇太后世，延龄得长系。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而性狠愎，报复相寻，不护善类。欲力破人臣私党，而己先为党魁。“大礼”大狱，丛诟没世。顾帝始终眷礼，廷臣卒莫与二，尝称少师罗山而不名。其卒也，礼官请谥。帝取危身奉上之义，特谥文忠，赠太师。

时有胡鐸者，字时振，余姚人。弘治末进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学副使。嘉靖初，迁湖广参政，累官南京太仆卿。鐸与璁同举于乡。“大礼”议起，鐸意亦主考献王，与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违，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献王不已则宗，宗不已则入庙，入庙则当有祧。以籓封虚号之帝，而夺君临治世之宗，义固不可也。入庙则有位，将位于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为之臣，死不得跻于君。然鲁尝跻僖公矣，恐异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璁议遂上。旋被召。鐸方服阕赴京，璁又要同疏，鐸复书谢之，且与辨继统之义。“大礼”既定，鐸又贻书劝召还议礼诸人，养和平之福，璁不能从。鐸与王守仁同乡，不宗其学；与璁同以考献王为是，不与同进。然其辨继统，谓国统绝而立君寓立贤之意，盖大谬云。

桂萼，字子实，安仁人。正德六年进士。除丹徒知县。性刚使气，屡忤上官，调青田不赴。用荐起知武康，复忤上官下吏。

嘉靖初，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欲尊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称兴献王为帝，妃为兴国太后，颁诏天下二岁矣，萼与张璁同官，乃以二年十一月上疏曰：“臣闻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失考典章，遏绝陛下纯孝之心，纳陛下于与为人后之非，而灭武宗之统，夺献帝之宗，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三纲顿废，非常之变也。乃自张璁、霍韬献议，论者指为干进，逆箝人口，致达礼者不敢驳议。切念陛下侍兴国太后，慨兴献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几。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庶协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执不过宋《濮议》耳。按宋范纯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之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陛下奉祖训入继大统，未尝受孝宗诏为之子也，则陛下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也明甚。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又何疑？臣闻非天子不议礼；天下有道，礼乐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请，乃者复得席书、方献夫二疏。伏望奋然裁断，将臣与二臣疏并付礼官，令臣等面质。”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议行。

三月，萼复上疏曰：“自古帝王相传，统为重，嗣为轻。故高皇帝法前王，著兄终弟及之训。陛下承祖宗大统，正遵高皇帝制。执政乃无故任己私，背祖训，其为不道，尚可言哉。臣闻道路人言，执政窥伺陛下至情不已，则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亲，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使考献帝之心可夺，虽加千百字徽称，何益于孝？陛下遂终其身为无父人矣。逆伦悖义如此，犹可使与斯议哉！”与璁疏并上。帝益大喜，召赴京。

初，议礼诸臣无力诋执政者，至萼遂斥为不道，且欲不使议。其言恣肆无忌，朝士尤疾之。召命下，众益骇愕，群起排击，帝不为动。萼复偕璁论列不已，遂召为翰林学士，卒用其言。萼自是受知特深。

四年春，给事中柯维熊言：“陛下亲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孙交、彭泽之去是也。远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张璁、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阙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谪谴，窃以为罚过重矣。”萼、璁遂求去，优诏慰留。寻进詹事兼翰林学士。议世庙神道及太后谒庙礼，复排廷议，希合帝指。帝益以为贤，两人气益盛。而阁臣抑之，不令与诸翰林等。两人乃连章攻费宏并石珤，齮之去。给事中陈洸犯重辟，萼与尚书赵鉴攘臂争，为南京给事中所劾，不问。尝陈时政，请预蠲六年田租，更登极初宿弊，宽登闻鼓禁约，复塞上开中制，惩奸徒阻绝养济院，听穷民耕城垣陾地，停外吏赴部考满，申圣敬，广圣孝，凡数事。多议行。

六年三月，进礼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时方京察，南京言官拾遗及萼。萼上言：“故辅杨廷和广植私党，蔽圣聪者六年，今次第斥逐，然遗奸在言路。昔宪宗初年，命科道拾遗后，互相纠劾，言路遂清，请举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春等言：“宪宗无此诏。萼被论报复，无以厌众心。”萼言：“诏出宪宗文集。春欲媚言官，宜并按问。”章下部再议，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抚不称者，宪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遗比。帝终然萼言，趣令速举。给事御史争之，并夺俸。春等乃以御史储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独黜良才，而特旨斥给事中郑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核，复黜给事中余经等四人、南京给事中顾溱等数人，乃已。

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是月拜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故事，尚书无兼学士者，自萼始。甫逾月，迁吏部尚书，赐银章二，曰“忠诚静慎”，曰“绳愆匡违”，令密封言事与辅臣埒。七年正月，手敕加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萼既得志，日以报怨为事。陈九畴、李福达、陈洸之狱，先后株连彭泽、马录、叶应骢等甚众，或被陷至谪戍。廷臣莫不畏其凶威。独疏荐建言狱罪邓继曾、季本等，因事贬谪黄国用、刘秉鉴等，诸人得量移。世亦稍以此贤萼。然王守仁之起也，萼实荐之。已，衔其不附己，力齮龁。及守仁卒，极言丑诋，夺其世封，诸恤典皆不予。八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初，萼、璁赴召，廷臣欲仿先朝马顺故事，于左顺门捶杀之，走武定侯郭勋家以免。勋遂与深相结，亦蒙帝眷典禁兵。久之，勋奸状大露，璁、霍韬力庇勋。萼知帝已恶之，独疏其凶暴贪狡数事，勋遂获罪。杨一清为首辅持重，萼、璁好纷更，且恶其压己，遂不相能。

给事中孙应奎请鉴别三臣贤否，诋萼最力。帝已疑萼，令涤宿愆，全君臣终始之义。萼乃大惧，疏辨，且称疾乞休。帝报曰：“卿行事须勉徇公议，庶不负前日忠。”萼益惧。给事中王准因劾萼举私人李梦鹤为御医。诏下吏部，言梦鹤由考选，无私。帝终以为疑，命太医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给事中陆粲极论其罪，并言梦鹤与萼家人吴从周、序班桂林居间行贿事。奏入，帝大悟，立夺萼官，以尚书致仕。璁亦罢政。帝复列二人罪状诏廷臣，略言：“其自用自恣，负君负国，所为事端昭然众见，而萼尤甚。法当置刑典，特宽贷之。”遂下梦鹤等法司，皆首服。无何，霍韬两疏讼萼，言一清与法司构成萼赃罪。一清遂去位，刑部尚书周伦调南京，郎中、员外皆夺职，命法司会锦衣镇抚官再谳。乃言梦鹤等假托行私，与萼无与。

诏削梦鹤、林籍，从周论罪，萼复散官。是时璁已召还。史馆儒士蔡圻知帝必复萼，疏颂萼功，请召之。帝乃赐敕，令抚按官趣上道。萼未至，国子生钱潮等复请趣萼。

帝怒曰：“大臣进退，幺么敢与闻耶？”并圻下吏。明年四月还朝，尽复所夺官，仍参机务。

萼初锐意功名，勇任事，不恤物议，骤被摧抑，气为之慑，不敢复放恣。居位数月，屡引疾，帝辄优旨慰留。十年正月得请归，卒于家。赠太傅，谥文襄。

萼所论奏，《帝王心学论》、《皇极论》、《易·复卦》、《礼·月令》及进《禹贡图》、《舆地图说》，皆有裨君德时政。性猜狠，好排异己，以故不为物论所容。始与璁相得欢甚，比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方献夫，字叔贤，南海人。生而孤。弱冠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乞归养母，遂丁母忧。正德中，授礼部主事，调吏部，进员外郎。与主事王守仁论学，悦之，遂请为弟子。寻谢病归，读书西樵山中者十年。

嘉靖改元，夏还朝，道闻“大礼”议未定，草疏曰：先王制礼，本缘人情。君子论事，当究名实。窃见近日礼官所议，有未合乎人情，未当乎名实者，一则守《礼经》之言，一则循宋儒之说也。臣独以为不然。按《礼经·丧服》传曰“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又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统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適子不得后大宗”。为是礼者，盖谓有支子而后可以为人后，未有绝人之后以为人后者也。

今兴献帝止生陛下一人，别无支庶，乃使绝其后而后孝宗，岂人情哉！且为人后者，父尝立之为子，子尝事之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尝有武宗矣，未尝以陛下为子。陛下于孝宗未尝服三年之服，是实未尝后孝宗也，而强称之为考，岂名实哉！

为是议者，未见其合于《礼经》之言也。

又按程颐《濮议》谓“英宗既以仁宗为父，不当以濮王为亲”。此非宋儒之说不善，实今日之事不同。盖仁宗尝育英宗于宫中，是实为父子。孝宗未尝育陛下于宫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为子矣，仁宗未尝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别有子可以不绝，兴献帝无别子也，其不同者三。岂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为是议者，未见其善述宋儒之说也。

若谓孝宗不可无后，故必欲陛下为子，此尤不达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后者，在不绝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岂必拘拘父子之称，而后为有后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绝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实为有后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无后，独忍武宗之无后乎？此尤不通之说也。夫兴献帝当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当父也，而强称为父。武宗当继也，而不得继。是一举而三失焉，臣未见其可也。

且天下未尝有无父之国也。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为心哉！臣知陛下纯孝之心，宁不有天下，决不忍不父其父也。说者又谓兴献帝不当称帝，此尤不达于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为达孝。岂有子为天子，父不得称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尝为之说曰：陛下之继二宗，当继统而不继嗣。兴献之异群庙，在称帝而不称宗。夫帝王之体，与士庶不同。继统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继嗣者，一人之私，后世之事也。兴献之得称帝者，以陛下为天子也。不得称宗者，以实未尝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复称孝宗曰‘皇伯’，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祀之。夫然后合于人情，当乎名实，非唯得先王制礼之意，抑亦遂陛下纯孝之心矣。

疏具，见廷臣方抵排异议，惧不敢上，为桂萼所见，与席书疏并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议。廷臣遂目献夫为奸邪，至不与往还。献夫乃杜门乞假，既不得请，则进《大礼》上下二论，其说益详。时已召张璁、桂萼于南京，至即用为翰林学士，而用献夫为侍讲学士。攻者四起，献夫亦力辞。帝卒用诸人议定“大礼”，由是荷帝眷与璁、萼埒。四年冬进少詹事。献夫终不自安，谢病归。

六年召修《明伦大典》。献夫与霍韬同里，以议礼相亲善，又同赴召，乃合疏言：“自古力主为后之议者，宋莫甚于司马光，汉莫甚于王莽。主《濮议》者，光为首，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附之，而光之说惑人最甚。主哀帝议者，莽为首，师丹、甄邯、刘歆附之，而莽之说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说以惑万世，误后学。

臣等谨按《汉书》、《魏志》、《宋史》，略采王莽、师丹、甄邯之奏，与其事始末，及魏明帝之诏，濮园之议，论正以附其后。乞付纂修官，参互考订，俾天下臣子知为后之议实起于莽，宋儒之论实出于莽，下洗群疑，上彰圣孝。”诏语下其书于史馆。还朝未几，命署大理寺事，与璁、萼覆谳李福达狱。萼等议马录重辟，献夫力争得减死。其年九月拜礼部右侍郎，仍兼学士，直经筵日讲。寻代萼为吏部左侍郎，复代为礼部尚书。《明伦大典》成，加太子太保。

献夫视璁、萼性宽平，遇事亦间有执持，不尽与附会。萼反陈洸狱，请尽逮问官叶应骢等，以献夫言多免逮。思恩、田州比岁乱，献夫请专任王守仁，而罢镇守中官郑润、总兵官硃骐，帝乃召润、骐还。思、田既平，守仁议筑城建邑，萼痛诋之。献夫历陈其功状，筑城得毋止。璁、萼与杨一清构，献夫因灾异进和衷之说，且请收召谪戍削籍余宽、马明衡辈，而倍取进士之数。帝优诏答之，宽等卒不用。

献夫以尼僧、道姑伤风化，请勒令改嫁，帝从之。又因霍韬言，尽汰僧道无牒、毁寺观私创者。帝欲杀陈后丧，献夫引礼固争。寻复代萼为吏部尚书。萼、璁罢政，诏吏部核两人私党。献夫言：“陆粲等所劾百十人，诬者不少。昔攻璁、萼者，以为党而去之。今附璁、萼者，又以为党而去之。缙绅之祸何时已。”乃奏留黄绾等二十三人，而黜储良才等十二人。良才者，初为御史，以考察黜。上疏诋杨廷和，指吏部侍郎孟春等为奸党，萼因请复其职。至是斥去，时论快之。安昌伯钱维圻卒，庶兄维垣请嗣爵。献夫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历引汉、唐、宋事为证。帝善其言，下廷议，外戚遂永绝世封。

璁、萼既召还，羽林指挥刘永昌劾都督桂勇，语侵萼及兵部尚书李承勋。又劾御史廖自显，自显坐逮。已，又讦兵部郎中卢襄等。献夫请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语中善类。帝不从。献夫遂求退，帝亦不允。给事中孙应奎劾献夫私其亲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泽。帝不听。都给事中夏言亦劾献夫坏选法，徙张璁所恶浙江参政黄卿于陕西，而用璁所爱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泽逾等躐迁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献夫交通贿赂。疏入，帝令卿等还故官。献夫及璁疏辨，因引退。帝重违二人意，复令卿等如前拟。

顷之，给事中薛甲言：“刘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张澜以军余劾勋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愿存廉远堂高之义，俾小人不得肆攻讦。”章下吏部。献夫等请从甲言，敕都察院严禁吏民，毋得讠寿张乱政，并饬两京给事御史及天下抚按官论事，先大体毋责小疵。当是时，帝方欲广耳目，周知百僚情伪，得献夫议不怿，报罢。于是给事中饶秀劾甲阿附：“自刘永昌后，言官未闻议大臣，独夏言、孙应奎、赵汉议及璁、献夫耳。汉已蒙诘谴，言、应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为毛举细故，而颂大臣不已。贪纵如郭勋，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横行，群臣缄口。万一有逆人厕其间，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议。甲具疏自明，帝恶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谓甲已处分，不复更议。帝责令置对，停献夫俸一月，郎官倍之。献夫不自得，两疏引疾。帝即报允，然犹虚位以俟。

十年秋有诏召还。献夫疏辞，举梁材、汪鋐、王廷相自代。帝手诏褒答，遣行人蔡叆趣之。叆及门，献夫潜入西樵，以疾辞。既而使命再至，云将别用，乃就道。

明年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辅政。初，赐献夫银章曰“忠诚直谅”，令有事密封奏闻。献夫归，上之朝，至是复赐如故。吏部尚书王琼卒，命献夫掌之。

献夫家居，引体自尊，监司谒见，辄称疾不报。家人姻党横于郡中，乡人屡讦告，佥事龚大稔听之。献夫还朝，嘱大稔。会大稔坐事落职，疑献夫为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数事，词连霍韬。献夫疏辨，帝方眷献夫，大稔遂被逮削籍。十月彗见东井。

御史冯恩诋献夫凶奸肆巧辨，播弄威福，将不利于国家，故献夫掌吏部而彗见。帝怒，下之狱。献夫亦引疾乞休，优诏不允。

献夫饰恬退名，连被劾，中恧。虽执大政，气厌厌不振。独帝欲杀张延龄，常力争。而其时桂萼已前卒。张璁最宠，罢相者屡矣。霍韬、黄宗明言事一不当，辄下之吏。献夫见帝恩威不测，居职二岁，三疏引疾。帝优诏许之，令乘传，予道里费。家居十年卒。先已加柱国、少保，乃赠太保，谥文襄。

献夫缘议礼骤贵。与璁、萼共事，持论颇平恕，故人不甚恶之。

夏言，字公谨，贵溪人。父鼎，临清知州。言举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性警敏，善属文。及居言路，謇谔自负。世宗嗣位，疏言：“正德以来，壅蔽已极。今陛下维新庶政，请日视朝后，御文华殿阅章疏，召阁臣面决。或事关大利害，则下廷臣集议。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绝壅蔽矫诈之弊。”帝嘉纳之。奉诏偕御史郑本公、主事汪文盛核亲军及京卫冗员，汰三千二百人，复条九事以上。辇下为肃清。

嘉靖初，偕御史樊继祖等出按庄田，悉夺还民产。劾中官赵霦、建昌侯张延龄，疏凡七上。请改后宫负郭庄田为亲蚕厂、公桑园，一切禁戚里求请及河南、山东奸人献民田王府者。救被逮永平知府郭九皋。庄奉夫人弟邢福海、肃奉夫人弟顾福，传旨授锦衣世千户，言力争不可。诸疏率谔谔，为人传诵。屡迁兵科都给事中。勘青羊山平贼功罪，论奉悉当。副使牛鸾获贼中交通名籍，言请毁之以安众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历进御，正德后渐废，以言请复之。

七年，调吏科。当是时，帝锐意礼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礼，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学士张孚敬不敢决，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议且寝。会言上疏请帝亲耕南郊，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说，与分建二郊合，令孚敬谕旨，言乃请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难之，詹事霍韬诋尤力。帝大怒，下韬狱。降玺书奖言，赐四品服俸，卒从其请。又赞成二郊配飨议，语详《礼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坛工兴，即命言监之。延绥饥，言荐佥都御史李如圭为巡抚。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谓言出如圭为己地，至比之张纟采。帝切责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讦爵且辞新命，帝乃止。

孚敬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独不为下。孚敬乃大害言宠，言亦怨孚敬骤用彭泽为太常卿不右己，两人遂有隙。言抗疏劾孚敬及吏部尚书方献夫。

孚敬、献夫皆疏辨求去。帝顾诸人厚，为两解之。言既显，与孚敬、献夫、韬为难，益以强直厚自结。帝欲辑郊礼为成书，擢言侍读学士，充纂修官，直经筵日讲，仍兼吏科都给事中。言又赞帝更定文庙祀典及大禘礼，帝益喜。十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院事，直讲如故。言眉目疏朗，美须髯，音吐弘畅，不操乡音。每进讲，帝必目属，欲大用之。孚敬忌弥甚，遂与彭泽构薛侃狱，下言法司。已，帝觉孚敬曲，乃罢孚敬而释言。八月，四郊工成，进言礼部左侍郎，仍掌院事。逾月，代李时为本部尚书。去谏官未浃岁拜六卿，前此未有也。

时士大夫犹恶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开敏结帝知，又折节下士。御史喻希礼、石金请宥“大礼”大狱得罪诸臣。帝大怒，令言劾。言谓希礼、金无他肠，请帝宽恕。帝责言对状，逮二人诏狱，远窜之，言引罪乃已。以是大得公卿间声。帝制作礼乐，多言为尚书时所议，阁臣李时、翟銮取充位。帝每作诗，辄赐言，悉酬和勒石以进，帝益喜。奏对应制，倚待立办。数召见，谘政事，善窥帝旨，有所傅会。

赐银章一，俾密封言事，文曰“学博才优”。先后赐绣蟒飞鱼麒麟服、玉带、兼金、上尊、珍馔、时物无虚月。孚敬、献夫复相继入辅。知帝眷言厚，亦不敢与较。已而皆谢事。议礼诸人独霍韬在，仇言不置。十五年以顺天府尹刘淑相事，韬、言相攻讦。韬卒不胜，事详《韬传》中。言由是气遂骄。郎中张元孝、李遂与小忤，即奏谪之。皇子生，帝赐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进少傅兼太子太傅。闰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扈跸谒陵，还至沙河，言庖中火，延郭勋、李时帐，帝付言疏六亦焚。言当独引罪，与勋等合谢，被谯责焉。时李时为首辅，政多自言出。

顾鼎臣入，恃先达且年长，颇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悦，鼎臣遂不敢与争。其冬，时卒，言为首辅。十八年，以祗荐皇天上帝册表，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

明世人臣无加上柱国者，言所自拟也。

武定侯郭勋得幸，害言宠。而礼部尚书严嵩亦心妒言。言与嵩扈跸承天，帝谒显陵毕，嵩再请表贺，言乞俟还京。帝报罢，意大不怿。嵩知帝指，固以请，帝乃曰：“礼乐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贺，帝自是不悦言。帝幸大峪山，言进居守敕稍迟，帝责让。言惧请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因孚敬议郊礼进，乃怠慢不恭，进密疏不用赐章，其悉还累所降手敕。”言益惧，疏谢。请免追银章、手敕，为子孙百世荣，词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毁损，令礼部追取。削少师勋阶，以少保尚书大学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余，并银章上之。居数日，怒解，命止行。复以少傅、太子太傅入直，言疏谢。帝悦，谕令励初忠，秉公持正，免众怨。言心知所云众怨者，郭勋辈也，再疏谢。谓自处不敢后他人，一志孤立，为众所忌。帝复不悦，诘责之。惶恐谢，乃已。未几，雷震奉天殿。召言及鼎臣不时至。帝复诘让，令礼部劾之。言等请罪，帝复让言傲慢，并责鼎臣。已，乃还所追银章、御书。陕西奏捷，复少师、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华盖殿。江淮贼平，玺书奖励，赐金币，兼支大学士俸。

鼎臣已殁，翟銮再入，恂恂若属吏然，不敢少龃龉。而霍韬入掌詹事府数修怨。

以郭勋与言有隙，结令助己，三人日相构。既而韬死，言、勋交恶自若。九庙灾，言方以疾在告，乞罢，不允。昭圣太后崩，诏问太子服制，言报疏有讹字。帝切责言，言谢罪且乞还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尚书、大学士致仕。言始闻帝怒己，上御边十四策，冀以解。帝曰：“言既蕴忠谋，何坚自爱，负朕眷倚，姑不问。”

初，言撰青词及他文，最当帝意。言罢，独翟銮在，非帝所急也。及将出都，诣西苑斋宫叩首谢。帝闻而怜之，特赐酒馔，俾还私第治疾，俟后命。会郭勋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宠，直内苑，忌勋。帝从容问元：“言、勋皆朕股肱，相妒何也？”元不对。帝问言归何时，曰：“俟圣诞后，始敢请。”又问勋何疾，曰：“勋无疾，言归即出耳。”帝颔之。言官知帝眷言恶勋，因共劾勋。勋辨语悖谩，帝怒，削勋同事王廷相籍。给事中高时者，言所厚也，尽发勋贪纵不法十数事。遂下勋狱，复言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疾愈入直。

言虽在告，阁事多取裁。治勋狱，悉其指授。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满，遣中使赐银币、宝钞、羊酒、内馔。尽复其官阶，玺书奖美，赐宴礼部。尚书、侍郎、都御史陪侍。当是时，帝虽优礼言，然恩眷不及初矣。

慈庆、慈宁两宫宴驾，勋尝请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合帝意。至是帝猝问太子当何居，言忘前语，念兴作费烦，对如勋指。帝不悦。又疑言官劾勋出言意。及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监视，言不进敕稿。入直西苑诸臣，帝皆令乘马，又赐香叶束发巾，用皮帛为履。言谓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独乘腰舆。帝积数憾欲去言，而严嵩因得间之。嵩与言同乡，称先达，事言甚谨。言入阁援嵩自代，以门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宠。言惧斥，呼嵩与谋。嵩则已潜造陶仲文第，谋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讽言官屡劾嵩。帝方怜嵩不听也，两人遂大郄。六月，嵩燕见，顿首雨泣，诉言见凌状。帝使悉陈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礼部，历数言罪，且曰：“郭勋已下狱，犹千罗百织。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主使。

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谤君上，致神鬼怒，雨甚伤禾。”言大惧，请罪。居十余日，献帝讳辰，犹召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谢恩乞骸骨，语极哀。疏留八日，会七月朔日食既，下手诏曰：“日食过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职闲住。”帝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

御史乔佑、给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论言，且请罪。帝大怒，贬黜十三人。高时以劾勋故，独谪远边。于是严嵩遂代言入阁。

言久贵用事，家富厚，服用豪侈，多通问遗。久之不召，监司府县吏亦稍慢易之，悒悒不乐。遇元旦、圣寿必上表贺，称“草土臣”。帝亦渐怜之，复尚书、大学士。至二十四年，帝微觉嵩贪恣，复思言，遣官赍敕召还，尽复少师诸官阶，亦加嵩少师，若与言并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嵩噤不敢吐一语。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衔次骨。海内士大夫方怨嵩贪忮，谓言能压嵩制其命，深以为快。而言以废弃久，务张权。文选郎高简之戍，唐龙、许成名、崔桐、王用宾、黄佐之罢，王杲、王、孙继鲁之狱，皆言主之。贵州巡抚王学益、山东巡抚何鰲为言官论劾，辄拟旨逮讯。龙故与嵩善，事牵世蕃，其他所谴逐不尽当，朝士仄目。最后御史陈其学以盐法事劾崔元及锦衣都督陆炳，言拟旨令陈状，皆造言请死，炳长跪乃得解。二人与嵩比而构言，言未之悟也。帝数使小内竖诣言所，言负气岸，奴视之；嵩必延坐，亲纳金钱袖中。以故日誉嵩而短言。

言进青词往往失帝旨，嵩闻益精治其事。

未几，河套议起。言故慷慨以经济自许，思建立不世功。因陕西总督曾铣请复河套，赞决之。嵩与元、炳媒孽其间，竟以此败。江都人苏纲者，言继妻父也，雅与铣善。铣方请复河套，纲亟称于言。言倚铣可办，密疏荐之，谓群臣无如铣忠者。

帝令言拟旨，优奖之者再。铣喜，益锐意出师。帝忽降旨诘责，语甚厉。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复，语侵言。言始大惧，谢罪，且言“嵩未尝异议，今乃尽诿于臣”。帝责言“强君胁众”，嵩复腾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已入嵩谮，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尽夺言官阶，以尚书致仕，犹无意杀之也。会有蜚语闻禁中，谓言去时怨谤。嵩复代仇鸾草奏讦言纳铣金，交关为奸利，事连苏纲，遂下铣、纲诏狱。嵩与元、炳谋，坐铣交结近侍律斩，纲戍边，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闻铣所坐，大惊堕车曰：“噫！吾死矣。”再疏讼冤，言：“鸾方就逮，上降谕不两日，鸾何以知上语，又何知嵩疏而附丽若此？盖嵩与崔元辈诈为之以倾臣。嵩静言庸违似共工，谦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似司马懿。在内诸臣受其牢笼，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系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帝不省。狱成，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言死，援议贵议能条以上。帝不从，切责茂坚等，夺其俸，犹及言前不戴香冠事。其年十月竟弃言市。妻苏流广西，从子主事克承、从孙尚宝丞朝庆，削籍为民。言死时年六十有七。

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党比，遂日与诸议礼贵人抗。帝以为不党，遇益厚，然卒为严嵩所挤。言死，嵩祸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而言所推毂徐阶，后卒能去嵩为名相。隆庆初，其家上书白冤状，诏复其官，赐祭葬，谥文愍。言始无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归，貌甚类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无后。

赞曰：璁、萼、献夫议尊兴献帝，本人子至情，故其说易入。原其初议未尝不准情礼之中，乃至遭时得君，动引议礼自固，务快恩仇。于是知其建议之心，非有惓惓忠爱之实，欲引其君于当道也。言所奏定典礼，亦多可采。而志骄气溢，卒为嵩所挤。究观诸人立身本末与所言是非，固两不相掩云。

## 列传第八十五

席书（弟春 篆） 霍韬（子与瑕） 熊浃 黄宗明 黄绾（陆澄）

席书，字文同，遂宁人。弘治三年进士。授郯城知县。入为工部主事，移户部，进员外郎。十六年，云南昼晦地震，命侍郎樊莹巡视，奏黜监司以下三百余人。书上疏言：“灾异系朝廷，不系云南。如人元气内损，然后疮疡发四肢。朝廷，元气也。云南，四肢也。岂可舍致毒之源，专治四肢之末？今内府供应数倍往年，冗食官数千，投充校尉数万，斋醮寺观无停日，织造频烦，赏赉逾度；皇亲夺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狱据招词不敢辩，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贤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谪者未复；文武官传升，名器大滥。灾异之警，偶泄云南，欲以远方外吏当之，此何理也？汉遣八使巡行天下，张纲独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今樊莹职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独考黜云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厘革。

他大害当祛，大政当举者，悉令所司条奏而兴革之。”时不能用。

武宗时，历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书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学。屡迁福建左布政使。宁王宸濠反，急募兵二万讨之。至则贼已平，乃返。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中官李镇、张旸假进贡及御盐名敛财十余万，书疏发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饥，奉命振江北。令州县十里一厂，煮糜哺之，全活无算。

初，书在湖广，见中朝议“大礼”未定，揣帝向张璁、霍韬，献议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为人后，今上以兴献王长子入承大统。英宗入嗣在衮衣临御之时，今上入继在宫车晏驾之后。议者以陛下继统武宗，仍为兴献帝之子，别立庙祀，张璁、霍韬之议未为非也。然尊无二帝。陛下于武宗亲则兄弟，分则君臣。既奉孝宗为宗庙主，可复有他称乎？宜称曰‘皇考兴献王’，此万世不刊之典。礼臣三四执奏，未为失也。然礼本人情，陛下尊为天子，慈圣设无尊称，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闱，此情之不能已也。为今日议，宜定号曰‘皇考兴献帝’。别立庙大内，岁时祀太庙毕，仍祭以天子之礼，似或一道也。盖别以庙祀则大统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称则至爱笃而本支不沦，尊尊亲亲，并行不悖。至慈圣宜称皇母某后，不可以兴献加之。献，谥也，岂宜加于今日？”议既具，会中朝竞诋张璁为邪说，书惧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议。三年正月，萼具疏并上之。帝大喜，趣召入对。无何，诏改称献帝为本生皇考，遂寝召命。会礼部尚书汪俊以争建庙去位，特旨用书代之。故事，礼部长贰率用翰林官。是时廷臣排异议益力，书进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诋书，至訾其振荒无状，多侵渔。书亦屡辞新命，并录上《大礼考议》，且乞遣官勘振荒状。帝为遣司礼中官，户、刑二部侍郎，锦衣指挥往勘，而趣书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则廷臣已伏阙哭争，尽系诏狱。书驰疏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两议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择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较。乞宥其愆失，俾获自新。”不允。

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劳有加。逾月乃会廷臣大议，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历汉二千年，未有立从子为皇子者也。

汉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坏三代传统之礼。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终不称濮王为伯。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悖。又未尝立为皇子，与汉、宋不同。自古天子无大宗、小宗，亦无所生、所后。《礼经》所载，乃大夫士之礼，不可语于帝王。伯父子侄皆天经地义，不可改易。今以伯为父，以父为叔，伦理易常，是为大变。

夫得三代传统之义，远出汉、唐继嗣之私者，莫若《祖训》。《祖训》曰“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则嗣位者实继统，非继嗣也。伯自宜称皇伯考，父自宜称皇考，兄自宜称皇兄。今陛下于献帝、章圣已去本生之称，复下臣等大议。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首，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奉神主而别立祢室，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亲两不悖矣。一遵《祖训》，允合圣经。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之。

议上，诏布告天下，尊称遂定。

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献谀希恩者纷然遝至。锦衣百户随全、光禄录事钱子勋既以罪褫，希旨请迁献帝显陵梓宫北葬天寿山。工部尚书赵璜等斥其谬，帝复下廷议。

书乃会廷臣上言：“显陵，先帝体魄所藏，不可轻动。昔高皇帝不迁祖陵，文皇帝不迁孝陵。全等谄谀小人，妄论山陵，宜下法司按问。”帝报曰：“先帝陵寝在远，朕朝夕思望，不胜哀痛，其再详议以闻。”书复集众议，极言不可，乃已。

书以“大礼”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条新政十二事以献，帝优旨报焉。大同军变，杀巡抚张文锦，毁总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帅硃振于狱，令代桓。帝因而命之，谕礼部铸新印。书持不可，请讨之，与政府忤。时执政者费宏、石珤、贾咏，书心弗善也，乃力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且曰：“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与计天下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帝曰：“书为大臣，当抒猷略，共济时艰，何以中材自诿。”守仁迄不获柄用。

四年，光禄寺丞何渊请建世室，祀献皇帝于太庙。帝命礼官集议，书等上议；“《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与后稷庙皆百世不迁。我太祖立四亲庙，德祖居北，后改同堂异室。议祧则以太祖拟文世室，太宗拟武世室。今献皇帝以籓王追崇帝号，何渊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于太庙，甚无据。”不报。顷之，张璁特奏上，力言不可，书亦三疏如璁议。帝遣中官即其家谕之，书复密疏切谏。帝不悦，责以畏众饰奸。乃议别立祢庙，而世室之议竟寝。五年秋，章圣太后将谒世庙，礼官议不合。书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谒庙，事出创闻，礼官实无所据，惟圣明裁酌。且世庙既成，宜有肆赦之典，请尽还议礼遣戍诸臣。所谓合万国之欢心以祀先王，此天子大孝也。”报闻。

书以议礼受帝知，倚为亲臣。初进《大礼集议》，加太子太保，寻以《献帝实录》成，进少保。眷顾隆异，虽诸辅臣莫敢望。而书得疾不能视事，屡疏乞休，举罗钦顺自代，帝辄慰留不允。其后疾笃，请益力，诏加武英殿大学士，赐第京师，支俸如故。甫闻命而卒。赠太傅，谥文襄，任一子尚宝丞，异数也。

书遇事敢为，性颇偏愎。初，长沙人李鉴为盗，知府宋卿论之死。书方巡抚湖广，发卿赃私，因劾卿故入鉴罪。帝遣大臣按，不如书言。而书时已得幸，乃命逮鉴入京再讯。书遂言：“臣以议礼犯众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鉴罪，请敕法司辨雪。”

及法司谳上无异词，帝重违书意，特减鉴死遣戍。其他庇陈洸，排费宏，率恣行私意，为时论所斥。

弟春、篆。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云南。以兄为都御史，改翰林检讨。预修《武宗实录》成，当进秩。内阁费宏以春由他官入，与检讨刘夔并拟按察佥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龙改授者也。书大怒，疏言：“故事，无纂修书成出为外任者。”帝以书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编修。书由是怨宏，数诋諆。及书卒，帝念其议礼功，累进春翰林学士。嘉靖十二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诏举堪翰林者，春欲召还故翰林杨惟聪、陈沂，尚书汪鋐不可，遂有隙。后鋐有所推举，不与春议，春怒诟鋐。鋐讦春前附杨廷和排议礼诸臣，遂落职。卒于家。

篆为户科给事中。黔国公沐昆劾按察使沈恩等，篆与同官李长私语昆奏多诬，长即劾昆。武宗责长诬重臣，下诏狱。词连篆，并系治谪外，篆得夷陵判官。世宗嗣位，复故官，未上卒。予祭，赠光禄少卿。

霍韬，字渭先，南海人。举正德九年会试第一。谒归成婚，读书西樵山，经史淹洽。世宗践阼，除职方主事。杨廷和方柄政，韬上言：“阁臣职参机务，今止票拟，而裁决归近习。辅臣失参赞之权，近习起干政之渐。自今章奏，请召大臣面决施行，讲官、台谏，班列左右，众议而公驳之。宰相得取善之名，内臣免招权之谤。”

因言锦衣不当典刑狱，东厂不当预朝议，抚按兵备官不当以军功授秩廕，兴府护卫军不当尽取入京概授官职，御史谢源、伍希儒赴难有功不当罢黜，平逆籓功自安庆、南昌外，不当滥叙。帝嘉纳之。

及“大礼”议起，礼部尚书毛澄力持考孝宗，韬私为《大礼议》驳之。澄贻书相质难，韬三上书极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按廷议谓陛下宜以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别择崇仁王子为献王后，考之古礼则不合，质之圣贤之道则不通，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

考《仪礼·丧服》章云“斩衰为所后者”。又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

是于所后者，盖无称为父母之说，而于本生父母又无改称伯叔父母之云也。汉儒不明其义，谬为邪说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果如其言，则汉宣帝当为昭帝后矣。然昭帝从祖也，宣帝从孙也，孙将谓祖为父，可乎？唐宣宗当为武宗后矣，然武宗侄也，宣宗叔也，叔反谓侄为父，可乎？吴诸樊兄弟四人以国相授受，盖迭相为后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礼则不合也。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于宗室中特简圣明，授以大业，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孙万世相承，皆先帝之德。”

盖谓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为父母也。臣以圣贤之道观之，孟子言舜为天子，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则窃负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轻也。若宋儒之说，则天下重而父母轻矣。故曰求之圣贤之道则不通也。

武宗嗣孝宗历十有六年，考宗非无嗣也。今强欲陛下重为孝宗之嗣，何为也哉？

夫陛下为孝宗子矣，谁为武宗子乎？孝宗有两嗣子矣，武宗独无嗣子，可乎？臣子于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无嗣，独忍武宗之无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则孝宗以伯，独不得享侄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继孝宗矣，独不可并越孝宗直继宪宗乎？武宗无嗣，无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复强继其嗣，而绝兴献之嗣，是于孝宗无所益，而于兴献不大有损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也。

然臣下之为此议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兴献王以帝号矣，则将如斯而已乎？臣窃谓帝王之相继也，继其统而已矣，固不屑屑于父子之称也。惟继其统，则不惟孝宗之统不绝，即武宗之统亦不绝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于兴献王得正父子之称，以不绝天性之恩。于国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礼。复于昭圣太后、武宗皇后处之有其道，事之尽其诚，则于尊尊亲亲两不悖矣。

帝得疏喜甚，迫群议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韬为邪说。韬意不自得，寻谢病归。

嘉靖三年，帝议尊崇所生益急，两诏召韬。韬辞疾不赴，驰疏言：今日大礼之议，两端而已。曰崇正统之大义也，曰正天伦之大经也。徒尊正统，其弊至于利天下而弃父母；徒重天伦，其弊至于小加大而卑逾尊。故臣谓陛下宜称孝宗曰皇伯考，献帝曰皇考。此天伦之当辨者也。尊崇之议，则姑在所缓，此大统之当崇者也。乃廷议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献帝，此汉人两统之失也。本原既差，则愈议愈失。臣之愚虑，则愿陛下预防未然之失，毋重将来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圣皇太后为母，虽于礼未合，然宫闱之内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称，大非人情所堪。

愿陛下以臣等建议之情，上启皇太后，必中心悦预无疑贰之隙。万一未喻，亦得归罪臣等，加赐诛斥，然后委曲申请，务得其欢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释其忧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万世无所非议，此臣愚虑者一也。

昭圣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无嗣，庄肃皇后之属望已矣。臣谓陛下之事昭圣，礼秩虽极尊崇，然其势日轻；陛下之事圣母，尊称虽或未至，然其势日重。

故今日廷臣忄卷忄卷以尊大统，母昭圣为请者，盖预防陛下将来之失，而追报孝宗之职分也。臣尝伏读明诏，正统大义，不敢有违。知陛下尊昭圣，敬庄肃，此心可上质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达圣意，妄生疑间。或以弥文小节，遂构两宫之隙，此不可不早虑而预防之也。愿陛下以臣等建议之情，上启圣母曰，昭圣皇太后实大统嫡宗，至尊无对，伏愿圣母时自谦抑，示尊敬至意。庄肃皇后母仪天下十六年，圣母接见之仪，不可轻忽，凡正旦、贺寿，圣母每致谦让不敢纳之意。

俾宫闱大权一归昭圣，而圣母若无与焉，则天下万世称颂懿德与天无极。万一圣母意犹未喻，亦得归罪臣等，加赐诛斥，然后委曲申请，务得允从，庶宗统正而嫌隙消，天下万世无所非议，此臣愚虑者二也。

帝深嘉其忠义，趣令趋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韬固辞。且请令六部长贰、翰林、给事、御中俱调外任，练政体；监司、守令政绩卓异，即擢卿丞，有文学者擢翰林；举贡入仕皆得擢翰林，升部院，不宜困资格。帝不允辞，趣令赴职。

下其奏于有司，悉格不用。

六年，还朝，命直经筵日讲。韬自以南音力辞日讲，请撰《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以进。帝褒许之。其年九月迁詹事兼翰林学士，韬复固辞，言：“自杨荣、杨士奇、杨溥以及李东阳、杨廷和颛权植党，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至有进秩尚书者。臣尝建议，谓翰林去留，尽属吏部，庶不阴倚内阁为腹心，内阁亦不阴结翰林为羽翼。且欲京官补外以均劳逸，议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躐居学士徐缙上，何愧如之。”帝优诏不允。明年四月进礼部右侍郎。韬力辞，且举康海、王九思、李梦阳、魏校、颜木、王廷陈、何瑭自代，帝不允。再辞，乃允之。

六月，“大礼”成，超拜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韬因言翰林院修书迁官、日讲廕子、及巡抚子弟廕武职之非，而以为己不能力挽，不可随众趋。且称给事中陈洸冤，荐监生陈云章才可用。帝优诏褒答，不允辞。韬复奏曰：“今异议者谓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饵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图官爵，遂阿顺陛下之意。臣尝自慨，若得礼定，决不受官，俾天下万世知议礼者非利官也。苟疑议礼者为利官，则所议虽是，彼犹以为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辞不拜，帝犹不允。三辞，乃允之。

韬先后荐王守仁、王琼诸人，帝皆纳用。尝因灾异陈时弊十余事，多议行。张璁、桂萼之罢政也，韬谓言官陆粲等受杨一清指使，两疏力攻一清，夺其职，而璁、萼召还。帝从夏言议，将分祀天地，建二郊，韬极言其非。帝不悦，责韬罔上自恣。

言亦疏辨，力诋韬。韬素护前自遂，见帝怒，不敢辨，乃遗言书，痛诋之，复录其书送法司。言怒，疏陈其状，且劾韬无君七罪，并以其书进呈。帝大怒，责韬谤讪君上，丑正怀邪，遂下都察院狱。韬从狱中上书祈哀，璁亦再申救，帝皆不纳。南京御史邓文宪言，宜察韬心，容其戆，且天地分祀是置父母异处，郊外亲蚕是废内外防闲。帝怒，谪之边方。韬系狱逾月，帝终念其议礼功，令输赎还职。寻以母丧归。广东佥事龚大稔讦韬及方献夫居乡不法事，大稔反被逮削籍。

十二年，韬起历吏部左、右侍郎。时部事多主于尚书，两侍郎率不预。韬争于尚书汪鋐，侍郎始获参部事。韬素刚愎，屡与鋐争，鋐等亦严惮之。既而鋐罢，帝久不置尚书，以韬掌部事。阁臣李时传旨，用鸿胪卿王道中为顺天府丞。韬言：“辅臣承天语无可疑，然臣等犹当奏请，用杜矫伪。”因守故事，列道中及应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久之，出韬为南京礼部尚书。

顺天府尹刘淑相坐所亲赃私被鞫，疑礼部尚书夏言姻通判费完陷之，讦言请属事。帝怒，下淑相诏狱。淑相与韬善，言亦疑韬主之，遂讦韬扈跸谒陵，远游银山寺大不敬。韬自诉，因论言：“请谥故少师费宏为文宪，不叙宏累被劾状，按律，增减紧关情节者斩。且‘宪’乃纯皇帝庙号，人臣安得用？”会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不避尚书刘龙、潘珍轿，龙与钧互讦奏。韬劾钧，且请禁小臣乘轿。给事中李充浊、曹迈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当避道，杂举公会宴次得与尚书同列以证，语颇侵韬。韬疑充浊倚言为内主，讦充浊为奸党，复摭言他事。言益怒，奏韬大罪十余事。且言彭时、宋濂皆于正德间谥文宪，不避庙号，韬陋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韬，淑相复从狱中摭言他事，帝益怒，考讯之。辞服韬主使，乃斥淑相为民，降韬俸一级。当议乘轿时，言被劾不预，都御史王廷相会礼部侍郎黄宗明、张璧请禁饬小臣如韬奏，而南京诸给事、御史自如。韬以为言，帝复申饬，众情滋不悦。曹迈及同官尹相等遂与韬忿争。相劾韬迁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鱼，与乡人群饮郊坛松下；侍郎袁宗儒期丧不当进表，逼使行。韬上疏自理。下廷议。帝为停韬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韬既与言交恶，及言柄用，韬每欲因事陷之。上言：“顷吏部选刘文光等为给事中，寻忽报罢，人皆曰阁臣抑之。给事中李鹤鸣考察谪官，寻复故，人皆曰贿得。宜谕吏部毋受当事颐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林甫、秦桧者，不得播弄于左右。”其意为言发也。于是鹤鸣上疏自白，并摭韬居乡不法诸事。帝两置之。无何，韬劾南京御史龚湜、郭本。湜等自辨，亦劾韬。帝并置不问。

十八年简补宫僚，命韬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协掌詹事府事。疏辞加秩，且诋大臣受禄不让，晋秩不辞，或有狐鼠钻结，阴固宠权，怨气召灾。实有所自。其意亦为言发。既屡击言不胜，最后见郭勋与言有隙，乃阴比勋，与共齮龁言。时中外讹言帝复南幸，韬因显颂勋，言：“六飞南狩时，臣下多纳贿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勋不受馈。今讹言复播，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诏安群情，乃诘韬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贿事得自何人？据实以奏。”韬对，请问诸郭勋。帝责其支词，务令指实。韬窘，乃言：“扈从诸臣无不受馈遗、折取夫隶直者，第问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贿实迹，勋具悉始末，当不欺。如必欲臣言，请假臣风宪职，循途按之，当备列以奏。”章下所司。韬惧不当帝旨，寻赴京，列所遇进鲜船内臣贪横状，帝亦不问。明年十月卒于官，年五十有四。赠太子太保，谥文敏。

韬学博才高，量褊隘，所至与人竞。帝颇心厌之，故不大用。先后多所建白，亦颇涉国家大计。且尝荐“大礼”大狱得罪诸臣，及废籍李梦阳、康海等。在南都，禁丧家宴饮，绝妇女入寺观，罪娼户市良人女，毁淫祠，建社学，散僧尼，表忠节。

既去，士民思之。始与璁、萼结，既而比郭勋。举进士出毛澄门下，素执弟子礼，议礼不合，遂不复称为座主。及总裁己丑会试，亦遂不以唐顺之等为门生。其议礼时，诋司马光。后议薛瑄从祀，至追论光不可祀孔庙。其不顾公论如此。

子与瑕，举进士。授慈溪知县。鄢懋卿巡盐行部，与瑕不礼，为所劾罢。起知鄞县，终广西佥事。

熊浃，字悦之，南昌人。正德九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宁王宸濠将为变，浃与同邑御史熊兰草奏，授御史萧淮上之。濠仓卒举事，卒败，本两人早发之力。出核松潘边饷。副总兵张杰倚江彬势，赃累巨万，诱杀熟番上功启边衅，箠死千户以下至五百人。又尝率家众遮击副使胡澧。抚、按莫敢言。浃至，尽发其状，杰遂褫职。

世宗践阼，廷议追崇礼未定。浃驰疏言：“陛下起自籓服，入登大宝，倘必执为后之说，考孝宗而母慈寿，则兴献母妃当降称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欢内庭时，将仍旧称乎，抑改而从今称乎？若仍旧称，而不得尊之为后，则于慈寿徒有为后之虚文，于母妃则又缺尊崇之大典，无一而可也。臣愚谓兴献王尊以帝号，别建一庙，以示不敢上跻于列圣。母妃则尊为皇太后，而少杀其徽称，以示不敢上同于慈寿。

此于大统固无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尽。”疏至，会兴王及妃已称为帝后，下之礼官。

嘉靖初，由右给事中出为河南参议。外艰归。六年，服阕，召修《明伦大典》。

超擢右佥都御史，协理院事。明年四月迁大理寺卿，俄迁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转左。八年二月遂擢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师民张福诉里人张柱杀其母，东厂以闻，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诉官，谓母福自杀之，其邻人之词亦然。诏郎中魏应召覆按，改坐福。东厂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应召诏狱。浃是应召议，执如初。

帝愈怒，褫浃职。给事中陆粲、刘希简争之，帝大怒，并下两人诏狱。侍郎许赞等遂抵柱死，应召及邻人俱充军，杖福姊百，人以为冤。当是时，帝方深疾孝、武两后家，柱实武宗后家夏氏仆，故帝必欲杀之。

浃家居十年。至帝幸承天与近臣论旧人，乃召为南京礼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居二年，代许赞为吏部尚书。帝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浃论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议礼故不遽斥。

二品六年满，加太子太保，坐事夺俸者再。浃知帝意终不释，遂称病乞休。帝大怒，褫职为民。又十年卒。

浃少有志节，自守严。虽由议礼显，然不甚党比，尤爱护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类多思之。隆庆初，复官，予祭葬，谥恭肃。

黄宗明，字诚甫，鄞人。正德九年进士。除南京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尝从王守仁论学。宁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谏，寻请告归。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张璁、桂萼争“大礼”，自南京召入都，未上。三年四月，璁、萼、黄绾及宗明联疏奏曰：“今日尊崇之议，以陛下与为人后者，礼官附和之私也。

以陛下为入继大统者，臣等考经之论也。人之言曰，两议相持，有大小众寡不敌之势。臣等则曰，惟理而已。大哉舜之为君，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今言者徇私植党，夺天子之父母而不顾，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图乎？此圣谕令廷臣集议，终日相视莫敢先发者，势有所压，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惧欺蔽因循，终不能赞成大孝。陛下何不亲御朝堂，进百官而询之曰：‘朕以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之侄，兴献帝之子，遵太祖兄终弟及之文，奉武宗伦序当立之诏，入承大统，非与为人后者也。前者未及详稽，遽诏天下，尊孝宗皇帝为皇考，昭圣太后为圣母，而兴献帝后别加本生之称，朕深用悔艾。今当明父子大伦，继统大义，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称，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此万世通礼。尔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与朕共明大伦于天下。’如此，在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诏者乎，更以此告于天下万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诏者乎，此即《周礼》询群臣询万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悦，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

明年出为吉安知府，迁福建盐运使。六年召修《明伦大典》，以母忧归。服阕，征拜光禄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编修杨名以劾汪鋐下诏狱，词连同官程文德，亦坐系。诏书责主谋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连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惧？况名搒掠已极，当严冬或困毙，将为仁明累。”帝大怒，谓宗明即其主使，并下诏狱，谪福建右参政。帝终念宗明议礼功，明年召拜礼部右侍郎。辽东兵变，捶辱巡抚吕经。而帝务姑息，纳镇守中官王纯等言，将逮经。宗明言：“前者辽阳之变，生于有激。今重赋苛徭悉已厘正，广宁复变，又谁激之？法不宜复赦。请令新抚臣韩邦奇勒兵压境，扬声讨罪，取其首恶，用振国威，不得专事姑息。”帝不从，经卒被逮。宗明寻转左侍郎，卒于官。

初，议礼诸臣恃帝恩眷，驱驾气势，恣行胸臆。宗明虽由是骤显，持论颇平，于诸人中独无畏恶之者。

黄绾，字宗贤，黄岩人，侍郎孔昭孙也。承祖廕官后府都事。尝师谢鐸、王守仁。嘉靖初，为南京都察院经历。

张璁、桂萼争“大礼”，帝心向之。三年二月，绾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统十有六年，今复以陛下为孝宗之子，继孝宗之统，则武宗不应有庙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绝孝宗也。由是，使兴献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绝兴献帝也。

不几于三纲沦，九法棨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说。俄闻帝下诏称本生皇考，复抗疏极辨。又与璁、萼及黄宗明合疏争，“大礼”乃定。

绾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渊请建世室，绾与宗明斥其谬。寻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再谢病归。帝念其议礼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禄少卿，预修《明伦大典》。

王守仁中忌者，虽封伯，不给诰券岁禄；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琏、陈槐，御史伍希儒、谢源，多以考察黜。绾讼之于朝，且请召守仁辅政。守仁得给赐如制，珣等亦叙录。绾寻迁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璁、萼逐诸翰林于外，引己所善者补之，遂用绾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直经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

明年，《大典》成，进詹事。锦衣佥事聂能迁者，初附钱宁得官，用登极诏例还为百户。后附璁、萼议“大礼”，且交关中贵崔文，得复故职。《大典》成，诸人皆进秩，能迁独不与，大恨。嘱罢闲主事翁洪草奏，诬王守仁贿席书得召用，词连绾及璁。绾疏辨，且乞引避。帝优旨留之，而下能迁法司，遣之戍，洪亦编原籍为民。

绾与璁辈深相得。璁欲用为吏部侍郎，且令典试南京，并为杨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与经筵。绾大恚，上疏丑诋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为一清也，以浮词责之。其年十月，出为南京礼部右侍郎，遍摄诸部印。十二年召拜礼部左侍郎。

初，绾与璁深相结。至是，夏言长礼部，帝方向用，绾乃潜附之，与璁左。其佐南礼部也，郎中邹守益引疾，诏绾核实。久不报，而守益竟去。吏部尚书汪鋐希璁指，疏发其事，诏夺守益官，令鋐覆核，鋐遂劾绾欺蔽。璁调旨削三秩，出之外。会礼部请祈谷导引官，帝留绾供事。鋐于是再疏攻绾，且掇及他事，帝复命调外。绾上疏自理，因诋鋐为璁鹰犬，乞赐罢黜以避祸。帝终念绾议礼功，仍留任如故。绾自是显与璁贰矣。

初，大同军变，杀总兵官李瑾，据城拒守。总制侍郎刘源清、提督郤永议屠之。

城中恟惧，外勾蒙古为助，塞上大震。巡抚潘亻放急请止兵，源清怒，驰疏力诋亻放。璁及廷议并右源清，绾独言非策。及源清罢，侍郎张瓚往代。未至，而郎中詹荣等已定乱。叛卒未尽获，军民疮痍甚，代王请遣大臣绥缉之。疏下礼部，夏言以为宜许，而极诋前用兵之谬，语侵璁。璁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谕解之，乃特以命绾，且令察军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绾驰至大同，宗室军民牒诉官军暴掠者以百数，无告叛军者。绾一无所问，以安其心。有为叛军使蒙古归者，绾执戮之，反侧者复相煽。绾大集军民，晓以祸福。罹害者陈牒，绾佯不问，而密以牒授给振官，按里核实，一日捕首恶数十人。卒尚钦杀一家三人，惧不免，夜鸣金倡乱，无应者，遂就擒。绾复图形购首恶数人，军民乃不复虞诖误。遂令有司树木栅，设保甲四隅，创社学，教军民子弟，城中大安。还朝，列上文武将吏功罪，极诋源清、永。绾以劳增俸一等，璁及兵部庇源清，阴抑绾。绾累疏论，帝亦意向之，源清、永卒被逮。绾寻以母忧归。

十八年，礼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号及皇祖谥号，请遣官诏谕朝鲜。时帝方议讨安南，欲因以觇之，乃曰：“安南亦朝贡之国，不可以迩年叛服故，不使与闻。其择大臣有学识者往。”廷臣屡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绾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为正使，谕德张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绾诣行在受命。绾惮往，至徐州先驰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责绾不驰赴行在，而舟诣京师为大不敬，令陈状，已而释之。绾数陈便宜，请得节制两广、云、贵重臣，遣给事御史同事，吏、礼、兵三部择郎官二人备任使。帝悉从之。最后为其父母请赠，且援建储恩例请给诰命如其官。帝怒，褫尚书新命，令以侍郎闲住，使事亦竟寝。久之，卒于家。

绾起家任子，致位卿贰。初附张璁，晚背璁附夏言，时皆以倾狡目之。方“大礼”之兴也，首继璁上疏者为襄府枣阳王祐楒。其言曰：“孝庙止宜称‘皇伯考’，圣父宜称‘皇考兴献大王’。即兴国之陵庙祀用天子礼乐，祝称孝子皇帝某。圣母宜上徽号称太妃，迎养宫中。庶继体之道不失，天性之亲不泯。”时世宗登极岁之八月也。自时厥后，诸希宠干进之徒，纷然而起。失职武夫、罢闲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论庙谟。即璁、萼辈亦羞称之，不与为伍。故自璁等八人外，率无殊擢。至致仕教谕王价，遂请加诸臣贬窜诛戮之刑，惩朋党欺蔽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归安陆澄。初极言追尊之非，逮服阕入都，《明伦大典》已定，璁、萼大用事，澄乃言初为人误，质之臣师王守仁乃大悔恨。萼悦其言，请除礼部主事。而帝见澄前疏恶之，谪高州通判以去。

嘉靖四年七月，席书将辑《大礼集议》，因言：“近题请刊布，多系建言于三年以前，若臣书及璁、萼、献夫、韬，所正取者不过五人。礼科右给事中熊浃、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经历黄绾、通政司经历金述、监生陈云章、儒士张少琏及楚王、枣阳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过六人。有同时建议，若监生何渊、主事王国光、同知马时中、巡检房濬，言或未纯，义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罢职投闲之夫，建言于璁、萼等召用后者，皆望风希旨，有所觊觎，亦一切不录。其锦衣百户聂能迁、昌平致仕教谕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经采入。今二臣奏乞附名，应如其请。”帝从之。因诏“大礼”已定，自今有假言陈奏者，必罪不宥。

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诸生秦镗伏阙上书，言：“孝宗之统讫于武宗，则献皇帝于孝宗实为兄终弟及。陛下承献皇帝之统，当奉之于太庙，而张孚敬议礼，乃别创世庙以祀之，使不得预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谓：“分祀、天、地、日、月于四邻，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师王号，撤其塑像，损其礼乐，增启圣祠，皆非圣祖之意。请复其初。”帝得奏，大怒。责以毁上不道，下诏狱严讯，令供主谋。镗服妄议希恩，实无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论死，系狱。其后又从丰坊之请，入庙称宗，以配上帝，则璁辈已死，不及见矣。

赞曰：席书等亦由议礼受知，而持论差平。然事以激成，末流多变。盖至入庙称宗，则亦非诸人倡议之初心矣。书、韬在官颇有所建树，浃、宗明能自敛戢，时论为优。至绾之倾狡，乃不足道矣。

## 列传第八十六

杨一清 王琼 彭泽 毛伯温（汪文盛） （鲍象贤） 翁万达

杨一清，字应宁，其先云南安宁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携之居巴陵。少能文，以奇童荐为翰林秀才。宪宗命内阁择师教之。年十四举乡试，登成化八年进士。父丧，葬丹徒，遂家焉。服除，授中书舍人。久之，迁山西按察佥事，以副使督学陕西。一清貌寝而性警敏，好谈经济大略。在陕八年，以其暇究边事甚悉。入为太常寺少卿，进南京太常寺卿。

弘治十五年用刘大夏荐，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马，资军中用。久而浸弛，奸人多挟私茶阑出为利，番马不时至。一清严为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服致诸番，番马大集。会寇大入花马池，帝命一清巡抚陕西，仍督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选卒练兵，创平虏、红古二城以援固原；筑垣濒河以捍靖虏；劾罢贪庸总兵武安侯郑宏；裁镇守中官冗费，军纪肃然。武宗初立，寇数万骑抵固原，总兵曹雄军隔绝不相闻。

一清帅轻骑自平凉昼夜行，抵雄军，为之节度，多张疑兵胁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发火砲，响应山谷间。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绥、宁夏、甘肃有警不相援，患无所统摄，请遣大臣兼领之。大夏请即命一清总制三镇军务。

寻进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议修边，其略曰：陕西各边，延绥据险，宁夏、甘肃扼河山，惟花马池至灵州地宽延，城堡复疏。

寇毁墙入，则固原、庆阳、平凉、巩昌皆受患。成化初，宁夏巡抚徐廷璋筑边墙绵亘二百余里。在延绥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余年。后边备疏，墙堑日夷。弘治末至今，寇连岁侵略。都御史史琳请于花马池、韦州设营卫，总制尚书秦纮仅修四五小堡及靖虏至环庆治堑七百里，谓可无患。不一二年，寇复深入。

是纮所修不足捍敌。臣久官陕西，颇谙形势。寇动称数万，往来倏忽。未至，征兵多扰费；既至，召援辄后时。欲战，则彼不来；持久，则我师坐老。臣以为防边之策，大要有四：修浚墙堑，以固边防；增设卫所，以壮边兵；经理灵、夏，以安内附；整饬韦州，以遏外侵。

今河套即周朔方，汉定襄，赫连勃勃统万城也。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逾山牧马。古之举大事者，未尝不劳于先，逸于后。夫受降据三面险，当千里之蔽。国初舍受降而卫东胜，已失一面之险。其后又辍东胜以就延绥，则以一面而遮千余里之冲，遂使河套沃壤为寇巢穴。深山大河，势乃在彼，而宁夏外险反南备河。此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也。诚宜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屯田数百万亩，省内地转输，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筑防边，敌来有以待之，犹愈无策。

因条具便宜：延绥安边营石涝池至横城三百里，宜设墩台九百座，暖谯九百间，守军四千五百人；石涝池至定边营百六十三里，平衍宜墙者百三十一里，险崖峻阜可铲削者三十二里，宜为墩台，连接宁夏东路；花马池无险，敌至仰客兵，宜置卫；兴武营守御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环庆以西至宁州，宜增兵备一人；横城以北，黄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复。帝可其议。大发帑金数十万，使一清筑墙。而刘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归。其成者，在要害间仅四十里。瑾诬一清冒破边费，逮下锦衣狱。大学士李东阳、王鏊力救得解。仍致仕归，先后罚米六百石。

安化王寘鐇反。诏起一清总制军务，与总兵官神英西讨，中官张永监其军。未至，一清故部将仇钺已捕执之。一清驰至镇，宣布德意。张永旋亦至，一清与结纳，相得甚欢。知永与瑾有隙，乘间扼腕言曰：“赖公力定反侧。然此易除也，如国家内患何。”永曰：“何谓也？”一清遂促席画掌作“瑾”字。永难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据，耳目广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请间论军事，因发瑾奸，极陈海内愁怨，惧变起心腹。

上英武，必听公诛瑾。瑾诛，公益柄用，悉矫前弊，收天下心。吕强、张承业暨公，千载三人耳。”永曰：“脱不济，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济。万一不信，公顿首据地泣，请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为公动。苟得请，即行事，毋须臾缓。”于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竟如一清策诛瑾。

永以是德一清，左右之，得召还，拜户部尚书。论功，加太子少保，赐金币。寻改吏部。

一清于时政最通练，而性阔大。爱乐贤士大夫，与共功名。凡为瑾所构陷者，率见甄录。朝有所知，夕即登荐，门生遍天下。尝再帅关中，起偏裨至大将封侯者，累累然不绝。馈谢有所入，缘手即散之。大盗躏中原，一清疏请命将调兵。前后凡数上，皆报可。盗平，加少保、太子太保，廕锦衣百户。再推内阁，不用。用尚书靳贵，而进一清少傅、太子太傅。给事中王昂论选法币，指一清植私党，帝为谪昂。

一清更申救，优旨报闻。乾清宫灾，诏求直言。一清上书言视朝太迟，享祀太慢，西内创梵宇，禁中宿边兵，畿内皇店之害，江南织造之扰。因引疾乞归，帝慰留之。

大学士杨廷和忧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

张永寻得罪罢，而义子钱宁用事。宁故善一清，有构之者因蓄怨。会灾异，一清自劾，极陈时政，中有“狂言惑圣听，匹夫摇国是，禁廷杂介胄之夫，京师无籓篱之托”语，讥切近幸，帝弗省。宁与江彬辈闻之，大怒。使优人于帝前为蜚语，刺讥一清。时有考察罢官者，嗾武学生硃大周讦一清阴事，而以宁为内主。给事御史周金、陈轼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请究主使，帝不听。一清乃力请骸骨归，赐敕褒谕，给夫廪如制。帝南征，幸一清第，乐饮两昼夜，赋诗赓和以十数。一清从容讽止，帝遂不为江浙行。

世宗为世子时，献王尝言楚有三杰：刘大夏、李东阳及一清也，心识之。及即位，廷臣交荐一清，乃遣官赐金币存问，谕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陈谢，特予一子官中书舍人。嘉靖三年十二月戊午诏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故相行边，自一清始。温诏褒美，比之郭子仪。一清至是三为总制，部曲皆踊跃喜。亦不剌窜西海，为西宁洮河害，金献民言抚便，独一清请剿。土鲁番求贡，陈九畴欲绝之，一清则请抚。时帅诸将肄习行阵，尝曰：“无事时当如有事堤防，有事时当如无事镇静。”

会张璁等力排费宏，御史吉棠因请还一清内阁。给事中章侨、御史侯秩等争之。

帝谪秩官，召一清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既入见，加少师，仍兼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亡何，《献皇帝实录》成，加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一清以不预纂修辞，不许。王宪奏捷，推功一清，加特进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费宏已去，一清遂为首辅。帝赐银章二，曰“耆德忠正”，曰“绳愆纠违”，令密封言事。与张璁论张永前功，起为提督团营。给事中陆粲请增筑边墙，推明一清曩时议，一清因力从臾之。帝为发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之亦竟止。《明伦大典》成，加正一品俸。

初，“大礼”议起，一清方家居，见张璁疏，寓书门人乔宇曰：“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又劝席书早赴召，以定大议。璁等既骤显，颇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礼加渥。免常朝日讲侍班，朔望朝参，令晨初始入阁视事。御书、和章及金币、牢醴之赐甚渥。所言边事、国计，大小无不倾听。

璁与桂萼既攻去费宏，意一清必援己。一清顾请召谢迁，心怨之。迁未至，璁已入内阁，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其党积不平。锦衣聂能迁讦璁，璁欲置之死，一清不可。璁怒，上疏阴诋一清，又嗾黄绾排之甚力。一清疏辨，言璁以能迁故排己，且傍及璁他语。因乞骸骨。帝为两解之。一清又因灾变请戒饬百官和衷，复乞宥议礼诸臣罪，璁益憾。柱萼入内阁，亦不相能。一清屡求去，且言：“今持论者尚纷更，臣独主安静；尚刻核，臣独主宽平。用是多龃龉，愿避贤者路。”帝复温旨褒之。而给事中王准、陆粲发璁、萼招权纳贿状，帝立罢璁、萼，且暴其罪。

其党霍韬攘臂曰：“张、桂行，势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受张永、萧敬贿。一清再疏辨，乞罢。帝虽慰留之，而璁复召还，韬攻益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风指，构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会廷臣杂议。出刑部尚书周伦于南京，以侍郎许赞代。赞乃实韬言，请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陈。璁乃三上密疏，引一清赞礼功，乞赐宽假，实以坚帝意俾之去。帝果允致仕，驰驿归，仍赐金币。明年，璁等构硃继宗狱，坐一清受张永弟容金钱，为永志墓，又与容世锦衣指挥，遂落职闲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为孺子所卖！”疽发背死。遗疏言身被污蔑，死且不瞑，帝令释赃罪不问。后数年复故官。久之，赠太保，谥文襄。

一清生而隐宫，貌寺人，无子。博学善权变，尤晓畅边事。羽书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机宜。人或訾己，反荐扬之。惟晚与璁、萼异，为所轧，不获以恩礼终。

然其才一时无两，或比之姚崇云。

王琼，字德华，太原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工部主事，进郎中。出治漕河三年，胪其事为志。继者按稽之，不爽毫发，由是以敏练称。改户部，历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元年，擢右副都御史督漕运。明年入为户部右侍郎。衡府有赐地，芜不可耕，勒民出租以为常，王反诬民赵贤等侵据。琼往按，夺旁近民地予之，贤等戍边，民多怨者。三年春，廷推吏部侍郎，前后六人，皆不允。最后以琼上，许之。坐任户部时边臣借太仓银未偿，所司奏迟，尚书顾佐夺俸，而琼改南京。已，复改户部。

八年进尚书。

琼为人有心计，善钩校。为郎时悉录故牍条例，尽得其敛散盈缩状。及为尚书，益明习国计。边帅请刍糗，则屈指计某仓、某场ＣＱ粮草几何；诸郡岁输、边卒岁采秋青几何，曰：“足矣。重索妄也。”人益以琼为才。

十年代陆完为兵部尚书。时四方盗起，将士以首功进秩。琼言：“此嬴秦弊政。

行之边方犹可，未有内地而论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纵贼贻祸，皆此议所致。自今内地征讨，惟以荡平为功，不计首级。”从之。帝时远游塞外，经岁不还，近畿盗窃发。琼请于河间设总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设兵备副使一人，责以平贼，而檄顺天、保定两巡抚，严要害为外防，集辽东、延绥士马于行在，以护军驾。中外恃以无恐。孝丰贼汤麻九反，有司请发兵剿。琼请密敕勘粮都御史许廷光，出不意擒之，无一脱者。四方捷奏上，多推功琼，数受廕赉，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子锦衣世千户。及营建乾清宫，又廕锦衣千户者二，宠遇冠诸尚书。十四年，宁王宸濠反。琼请敕南和伯方寿祥督操江兵防南都，南赣巡抚王守仁、湖广巡抚秦金各率所部趋南昌，应天巡抚李充嗣镇京口，淮扬巡抚丛兰扼仪真。奏上，帝意欲亲征，持三日不下。大学士杨廷和趣之，竟下亲征诏，命琼与廷和等居守。先是，琼用王守仁抚南、赣，假便宜提督军务。比宸濠反，书闻，举朝惴惴。琼曰：“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赣州，正为今日，贼旦夕擒耳。”未几，果如其言。

琼才高，善结纳。厚事钱宁、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请辄行。其能为功于兵部者，亦彬等力也。陆完败，代为吏部尚书。琼忌彭泽平流贼，声望出己上，构于钱宁，中泽危法。又陷云南巡抚范镛、甘肃巡抚李昆、副使陈九畴于狱，中外多畏琼。而大学士廷和亦以琼所诛赏，多取中旨，不关内阁，弗能堪。明年，世宗入继，言官交劾琼，系都察院狱。琼力讦廷和，帝愈不直琼，下廷臣杂议。坐交结近侍律论死，命戍庄浪。琼复诉年老，改戍绥德。

张璁、桂萼、霍韬用事，以琼与廷和仇，首荐之，不纳。至嘉靖六年有边警，萼力请用琼，不果。帝亦悯琼老病，令还籍为民。御史胡松因劾萼谪外任，其同官周在请宥松，并下诏狱。萼复言琼前攻廷和，故廷臣群起排之。帝乃命复琼尚书待用。明年遂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代王宪督陕西三边军务。土鲁番据哈密，廷议闭关绝其贡，四年矣。至是，其将牙木兰为酋速檀满速儿所疑，率从二千求内属。沙州番人帖木哥、土巴等，素为土鲁番役属者，苦其征求，亦率五千余人入附。番人来寇，连为参将云昌等所败。其引瓦剌寇肃州者，游击彭濬击退之。贼既失援，又数失利，乃献还哈密。求通贡，乞归羁留使臣，而语多谩。琼奏乞抚纳，帝从兵部尚书王时中议，如琼请。霍韬难之，琼再疏请诏还番使，通贡如故。自是西域复定，而北寇常为边患。初入犯庄浪，琼部诸将遮击之，斩数十级。俄由红城子入，杀部饷主簿张文明。明年以数万骑寇宁夏。已又犯灵州，琼督游击梁震等邀斩七十余人。

其秋，集诸道精卒三万，按行塞下。寇闻，徙帐远遁。诸军分道出，纵野烧，耀兵而还。

先是，南京给事中邱九仞劾琼，帝慰留之。及璁、萼罢政，诸劾璁、萼党者咸首琼，乃令致仕。俄寝前诏，遣慰谕。会番大掠临洮，琼集兵讨若笼、板尔诸族，焚其巢，斩首三百六十，抚降七十余族。录功，加太子太保。琼在边，戎备甚饬。

寇尝入山西得利，逾岁复猎境上，阳欲东，琼令备其西。寇果入，大败之。诸番荡平，西陲益靖。甘肃军民素苦土鲁番侵暴，恐琼去，相率乞守臣奏留。于是巡抚唐泽、巡按胡明善具陈其功，乞如军民请。优诏奖之。

初，帝恶杨廷和，疑廷臣悉其党，故连用桂萼、方献夫为吏部。及献夫去，帝不欲授他人，久不补。至十年冬，遣行人赍敕召琼为吏部尚书。南京御史马等十人力诋琼先朝遗奸。帝大怒，尽逮等下诏狱，慰谕琼。未凡，等亦还职。花马池有警，兵部尚书王宪请发兵。琼言花马池备严，寇不能入，大军至，且先退，徒耗中国。

宪竟发六千人，比至彰德，寇果遁。明年秋卒官。赠太师，谥恭襄。是年，彭泽已先卒矣。

当正、嘉间，泽、琼并有才略，相中伤不已，亦迭为进退。而琼险忮，公论尤不予。然在本兵时功多。而其督三边也，人以比杨一清云。

彭泽，字济物，兰州人。幼学于外祖段坚，有志节。会试二场毕，闻母病，径归，母病亦已。登弘治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历刑部郎中。势豪杀人，泽置之辟。

中贵为祈免，执不听。出为徽州知府。泽将遣女，治漆器数十，使吏送其家。泽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诣徽。泽惊出迓，自吏负其装。父怒曰：“吾负此数千里，汝不能负数步耶？”入，杖泽堂下。杖已，持装径去。泽益痛砥砺。政最，人以方前守孙遇。遇见《循吏传》中。父丧归。

正德初，起知真定。阉人数挠禁，泽治一棺于厅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

迁浙江副使，历河南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称。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进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而刘惠、赵鐩等乱河南，命泽与咸宁伯仇钺提督军务讨之。

陈便宜十一事，厚赏峻罚，以激劝将吏。泽体干修伟，腰带十二围，大音声，与人语若叱咤。始至，大陈军容，引见诸将校，责以畏缩当死。诸将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释。遂下令鼓行薄贼，大小数十战，连破之。甫四月，贼尽平，语详《钺传》。

录功，进右都御史、太子少保，廕子锦衣世百户。寻代洪钟总督川、陕诸军，讨四川贼。时鄢本恕、蓝廷瑞、廖惠、曹甫已平，惟廖麻子、喻思俸猖獗如故。泽偕总兵官时源数败贼，部将阎勋追擒麻子于剑州。思俸窜通、巴间，势复振。泽督诸军围之，卒就擒。泽遂移汉中，请班师。未报，而内江、荣昌贼复炽，泽又移师讨平之。且平成都乱卒之执知州、指挥者。请班师益力，诏暂留保宁镇抚。进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廕子如初。泽复请还者再，乃召还。未行，会土鲁番据哈密，执忠顺王速檀拜牙郎，以其印去，投谩书甘肃，要索金币。总制邓璋、甘肃巡抚赵鉴以闻，请遣大臣经略。大学士杨廷和等共荐泽。泽久在兵间，厌之。以乡土为辞，且引疾，推璋及咸宁侯钺可任。帝优诏慰勉，乃行。

泽材武知兵，然性疏阔负气。经略哈密事颇不当，钱宁、王琼等交齮龁之，遂因此得罪。泽至甘州，土鲁番方寇赤斤、苦峪诸卫，遣使索金币，请还哈密。泽以番人可利啖也，与鉴谋，遣哈密都督写亦虎仙以币二千、银酒枪一赂之，令还哈密城印。未得报，辄奏事平，乞骸骨。召还理院事。巡按御史冯时雍言城未归，泽不宜遽召。不纳。

初，兵部缺尚书，廷臣共推泽，而王琼得之，且阴阻泽。言官多劾琼者，由是有隙。泽又使酒常凌琼，琼愈欲倾之。泽时时骂钱宁，琼以语宁，宁未信。琼乃邀泽饮，匿宁所亲屏间，挑泽醉骂使闻之，宁果大怒。会寇大入宣府，廷议以许泰将兵，泽总制东西两边军务。及诏下，罢泰不遣，又不命泽总制，独令提督两游击兵六千人以行，意以困泽。泽言：“臣文臣，摧锋陷阵非臣所能独任。”琼乃奏遣成国公硃辅。会寇遁，泽还理院事。

写亦虎仙者，素桀黠。虽居肃州，阴通土鲁番酋速檀满速儿，为之耳目，据城夺印皆其谋。泽初不知而遣之。满速儿以城印来归，留速檀拜牙郎如故。虎仙复啖使入寇，曰：“肃州可得也。”满速儿悦，使其婿马黑木随入贡，以觇虚实，且征贿。泽已还，鉴亦迁去，李昆代巡抚，虑他变，质其使于甘州，而驱虎仙出关。虎仙惧弗去。满速儿闻之怒，复取哈密，分兵据沙州，自率万骑寇嘉峪关。游击芮宁与参将蒋存礼御之。宁以七百人先遇寇沙子坝。寇围宁，而分兵缀存礼军。宁军尽没，遂堕城堡，纵杀掠。诏泽提督三边军务往御。会副使陈九畴系其使失拜烟答及虎仙等，内应绝，乃复求和。泽兵遂罢。寻乞骸骨归，驰驿给夫廪如制。

泽既去，琼追论嘉峪之败，请穷诘增币者主名。钱宁从中下其事，大学士梁储等持之，乃已。会失拜烟答子讼父冤，下法司议，释写亦虎仙等。琼因请遣给事御史勘失事状，还报无所引。琼遂劾泽妄增金币，遗书议和，失信启衅，辱国丧师；昆、九畴俱宜罪。诏斥泽为民，昆、九畴逮讯。昆谪官，九畴除名。

世宗入继，钱宁败，琼亦得罪。御史杨秉中请召泽，遂即家起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昆、九畴亦复官。部事积坏久，泽核功罪，杜干请，兵政一新。初，正德时，廷臣建白戎务奉俞旨者，多废格。泽请胪列成书，次第修举。又请敕九边守臣，策防御方略，毋画境自保。镇、巡居中调度，毋相牵制。诸边各以农隙筑墙浚濠，修墩台，饬屯堡，为经久计。内地盗甫息，敕守臣练卒伍，立保甲，惩匿盗不举者。

且抚西南诸苗蛮，申海禁，汰京军老弱。帝咸嘉纳。诏遣中官杨金、郑斌、安川更代镇守，复令张弼、刘瑶守凉州、居庸。泽持不可，罢弗遣。四川巡抚胡世宁劾分守中官赵钦，泽因请尽罢诸镇守。时虽不从，其后镇守竟罢。

嘉靖元年，泽言天下军官，部皆有帖黄籍，用以黜陟，锦衣独无，于是置籍如诸卫。锦衣千户刘瓚等，诏书黜汰，复求还官，司礼中官萧敬请补监局工匠千五百人，泽皆持不可，帝并从之。帝将授外戚蒋泰等五人为锦衣，泽争，不纳。

在部多所执持。会御史史道以讦杨廷和下狱，泽复劾道。帝因谕言官，惟大奸及机密事专疏奏，余只具公疏，毋挟私中伤善类。诏下，给事御史交章劾泽阻言路，坏祖宗法。帝乃从吏部言，停前谕。泽不自安，累疏乞休。言者复交劾之，乃加少保，赐敕乘传归。锦衣百户王邦奇憾泽尝抑己，上书言哈密失国，由泽赂番求和所致，语侵杨廷和、陈九畴等。张璁、桂萼方疾廷和，遂逮九畴廷讯，戍边。泽复夺官为民，家居郁郁以卒。

总制尚书唐龙言：“泽孝友廉直，先后讨平群盗，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间，俾掌邦政。泽孜孜奉国，复为谗言构罢。今殁已五年，所遗二妾，衣食不给。请核泽往劳，复官加恤，以作忠臣之气。”不从。隆庆初，复官，谥襄毅。

毛伯温，字汝厉，吉水人。祖超，广西知府。伯温登正德三年进士，授绍兴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即位，中官张锐、张忠等论死，其党萧敬、韦霦阴缓之。伯温请并诛敬、霦，中官为屏气。嘉靖初，迁大理寺丞。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李福达狱起，坐为大理时失入，褫职归。用荐起故官，抚山西，移顺天，皆未赴。改理院事，进左副都御史。为赵府宗人祐椋所讦，解官候勘。已，复褫职。

十五年冬，皇嗣生，将颁诏外国。礼部尚书夏言以安南久失朝贡，不当遣使，请讨之。遂起伯温右都御史，与咸宁侯仇鸾治兵待命。以父丧辞，不许。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略六事。会安南世孙黎宁遣陪臣郑惟僚等诉莫登庸弑逆，请兴师复仇。

帝疑其不实，命暂缓师，敕两广、云南守臣勘报，而命伯温协理院事。御史何维柏请听伯温终制，不许。伯温引疾不出，至禫除始起视事。其冬迁工部尚书。十七年春，黔国公沐朝辅等以登庸降表至，请宥罪许贡。先是，云南巡抚汪文盛奏登庸闻发兵进讨，遣使潜觇。帝已敕遵前诏进兵，文盛又纳安南降人武文渊策，具言登庸可破状，复传檄安南令奉表献地。及是，下朝辅奏付廷议，佥言不可许。乃改伯温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克期启行。帝以用兵事重，无必讨意，特欲威服之。而兵部尚书张瓚无所画，视帝意为可否。朝论多主不当兴师，顾不敢显谏。制下数月，两广总督侍郎张经以用兵方略上，且言须兵三十万，饷百六十万石。钦州知州林希元则极言登庸易取，请即日出师。瓚不敢决，复请廷议。议上无成策，帝不怿，让瓚，师复止。命伯温仍协理院事。

明年二月，帝幸承天。诏伯温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俄选宫僚，加兼太子宾客。大同所辖镇边、镇川、弘赐、镇河、镇虏五堡，相距二百余里，极边近贼帐。

自巡抚张文锦以筑堡致乱，后无敢议修者。伯温曰：“变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议谬也。”卒营之。募军三千防守，给以闲田，永除其赋。边防赖焉。录功，加太子少保。

是时登庸惧讨，数上表乞降。帝亦欲因抚之，遣侍郎黄绾招谕。绾多所要求，帝怒，罢绾。再下廷议，咸言当讨，帝从之。闰七月命伯温、鸾南征。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许军令从事。伯温等至广西，会总督张经，总兵官安远侯柳珣，参政翁万达、张岳等议，征两广、福建、湖广狼土官兵凡十二万五千余人，分三哨，自凭祥、龙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为声援。檄云南巡抚汪文盛帅兵驻莲花滩，亦分三道进。部署已定，会鸾有罪召还，即以珣代。十九年秋，伯温等进驻南宁。檄安南臣民，谕以天朝兴灭继绝之义，罪止登庸父子，举郡县降者以其地授之。悬重购购登庸父子，而宣谕登庸籍土地、人民纳款，即如诏书宥罪。登庸大惧，遣使诣万达乞降，词甚哀。万达送之伯温所。伯温承制许之，宣天子恩威，纳其图籍，并所还钦州四峒地。权令还国听命。驰疏以闻，帝大悦。诏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登庸为都统使，世袭，置十三宣抚司，令自署置。伯温受命岁余，不发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论功，加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正月还朝，复理院事。边关数有警，伯温请筑京师外城。帝已报可，给事中刘养直言，庙工方兴，物力难继，乃命暂止。其年十月，张瓚卒，伯温代为兵部。瓚贪黩，在部八年，戎备尽堕。伯温会廷臣议上防边二十四事，军令一新。

言官建议，请核实新军、京军及内府力士、匠役，以裕国储。伯温因上冗滥当革者二十余条，凡锦衣、腾骧诸卫，御马、内官、尚膳诸监，素为中贵盘踞者，尽在革中。帝称善，立命清汰。宿弊颇厘，而左右近习多不悦。

二十三年秋，顺天巡抚硃方以防秋毕请撤客兵。未几，寇大入，直逼畿辅。帝震怒，并械总督翟鹏遣戍，毙方杖下。御史舒汀言，方止议撤蓟兵，而并撤宣、大，则伯温与职方郎韩最也。帝遂削伯温籍，杖最八十，戍极边。伯温归，疽发背卒。

穆宗立，复官，赐恤。天启初，追谥襄懋。

伯温气宇沉毅，饮啖兼十人。临事决机，不动声色。安南之役，万达、岳策为多。伯温力荐于朝，二人遂得任用。

汪文盛，字希周，崇阳人。正德六年进士。授饶州推官。有顾嵩者，挟刃入淮王祐棨府，被执，诬文盛使刺王。下狱讯治，久之得白，还官。事详《淮王传》。

入为兵部主事，偕同官谏武宗南巡，杖阙下。嘉靖初，历福州知府，迁浙江、陕西副使，皆督学校。擢云南按察使。

十五年冬，廷议将讨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黔国公沐朝辅幼，兵事一决于文盛。副使鲍象贤言剿不如抚，文盛然之。会闻莫登庸已篡位，安南旧臣不服，多据地构兵。有武文渊者，据宣光，以所部万人降。献进兵地图，且言旧臣阮仁莲、黎景瑂等皆分据一方与登庸抗，天兵至，号召国中义士，诸方并起，登庸可擒也。文盛以闻。授文渊四品章服，子弟给冠带。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诸国助讨，皆听命。乃奏言：“老挝地广兵众，可使当一面。八百、车里、孟艮多兵象，可备征调。酋长俱未袭职，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为用。”帝悉从之。文盛乃檄安南所部以土地归者，仍故职，并谕登庸归命。攻破镇守营，方瀛救之失利。登庸部众多来附，文盛列营树栅莲花滩处之。莲花滩者，蒙自县地，当交、广水陆冲，为安南腹里。登庸益惧，请降，愿修贡，因言黎宁阮氏子，所持印亦伪。

文盛以闻，朝议不许。既而毛伯温至南宁，受登庸降如文盛议，安南遂定。是役也，功成于伯温，然伐谋制胜，文盛功为多。及论功，伯温及两广镇巡官俱进秩，而文盛止赉银币。奸人唐弼请开大理银矿，帝许之。文盛斥其妄，下之吏。召为大理卿。

九庙灾，道病，自陈疏少缓，令致仕。卒，赐恤如制。

从子宗伊，字子衡，为文盛后。嘉靖十七年进士。除浮梁知县，累官兵部郎中。

杨继盛劾严嵩及其孙鹄冒功事，宗伊议不挠。忤嵩，自免归。隆庆初，起南京吏部郎中，历应天府尹。裁诸司供亿，岁省民财万计。万历初，进南京大理卿。三迁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致仕，卒。天启初，追谥恭惠。

鲍象贤，歙人。由进士授御史，历云南副使。毛伯温檄文盛会师，以象贤领中哨。屡迁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代石简抚云南。初，元江土舍那鉴杀知府那宪以叛，布政使徐越往招降被杀。简攻之未克，坐越事罢，而象贤代之。乃集士、汉兵七万以讨，鉴惧，仰药死，择那氏后立之。迁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贼魁徐铨等纠倭横海上，檄副使汪柏等击斩之。广西贼黄父将等扰庆远，捣其巢，大获。予象贤一子官。入佐南京兵部。被劾，回籍听勘。家居十年，起太仆卿。复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召拜兵部左侍郎。年老引去。隆庆初卒。

翁万达，字仁夫，揭阳人。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梧州知府。咸宁侯仇鸾镇两广，纵部卒为虐。万达缚其尤横者，杖之。阅四年，声绩大著。会朝议将讨安南，擢万达广西副使，专办安南事。万达请于总督张经曰：“莫登庸大言‘中国不能正土官弑逆罪，安能问我’。今凭祥州土舍李寰弑其土官珍，思恩府土目卢回煽九司乱，龙州土舍赵楷杀从子燧、爰，又结田州人韦应杀燧弟宝，断藤峡瑶侯公丁负固。此曹同恶共济，一旦约为内应，我且不自保。先擒此数人问罪，安南易下耳。”经曰：“然，惟君之所为。”于是诛寰、应，擒回，招还九司，诱杀楷，佯系讼公丁者绐公丁，执诸坐。以两军破平其巢。又议割四峒属南宁，降峒豪黄贤相。登庸始惧。迁浙江右参政。经以征安南非万达不可，奏留之，乃命以参政莅广西。已而毛伯温集兵进剿，万达上书伯温，言：“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伯温然之。会获安南谍者丁南杰，万达解其缚，厚遇，遣之去，怵以天朝兵威。登庸大惧，乃诣伯温乞降。是役也，万达功最，赏不逾常格。然帝知其能，迁四川按察使。历陕西左、右布政使。

二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寻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翟鹏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劾罢宣府总兵官郤永、副总兵姜奭，荐何卿、赵卿、沈希仪。赵卿遂代永。万达谨侦候，明赏罚。每当防秋，发卒乘障，阴遣卒倾硃于油，察离次者硃其处。卒归辄缚，毋敢复离次者。严杀降禁，违辄抵死。得降人，抚之如所亲，以是益知敌情。寇数万骑犯大同中路，入铁裹门，故总兵官张达力战却之。又犯鹁鸽谷，参将张凤、诸生王邦直等战死。万达与总兵官周尚文备阳和，而遣骑四出邀击，颇有斩获。寇登山，见官兵大集，乃引去。事闻，赐敕奖赉。屡疏请修筑边墙，议自大同东路阳和口至宣府西阳河，须帑银二十九万。帝已许之，兵部挠其议，以大同旧有二边，不当复于边内筑墙。帝不听。乃自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诸处为墙百二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诸处为墙六十四里，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余日成。进右都御史。发代府宗室充灼等叛谋，进左都御史。

已，会宣、大、山西镇巡官议上边防修守事宜，其略曰：山西起保德州黄河岸，历偏头，抵老营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历中北二路，东抵东阳河镇口台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阳河，历中北二路，东抵永宁四海冶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险在外，所谓极边也。山西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至平刑关八百里。又转南而东，历龙泉、倒马、紫荆之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至沿河口千七十余里。又东北，历高崖、白羊，至居庸关一百八十余里。凡二千五十余里，皆峻山层冈，险在内，所谓次边也。外边，大同最难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难守者，北路。宣府最难守者，西路。山西偏关以西百五十里，恃河为险；偏关以东百有四里，略与大同西路等。

内边，紫荆、宁武、雁门为要，次则居庸、倒马、龙泉、平刑。迩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

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边偏、老一带，岁发班军六千人备御，大同仍置兵，宁、雁为声援。比弃极冲，守次边，非守要之意。宣府亦专备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虚。

且连年三镇防秋，征调辽、陕兵马，糜粮赏不訾，恐难持久。并守之议，实为善经。

外边四时皆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参错征发。若泥往事临时调遣，近者数十里，远者百余里，首尾不相应。万一如往年溃墙而入，越关而南，京师震骇，方始征调，何益事机？摆边之兵，未可遽罢。

《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设”之云者，筑垣乘障、资人力之谓也。

山川之险，险与彼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堑可凭也。修边之役，必当再举。夫定规画，度工费，二者修边之事；慎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实边堡，明出塞，计供亿，节财用，八者守边之事。

因条十事上之，帝悉报许。乃请帑银六十万两，修大同西路、宣府东路边墙，凡八百里。工成，予一子官。

万达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近远，濠堑深广，曲尽其宜。寇乃不敢轻犯。墙内戍者得以暇耕牧，边费亦日省。初，客兵防秋，岁帑金一百五十余万，添发且数十万，其后减省几半。又议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巡抚孙继鲁沮之。帝为逮继鲁，悉纳万达言。

万达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请无不从，独言俺答贡事与帝意左。先是，二十一年，俺答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镇远堡求贡。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艳中国缣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无亡失，故令天爵输诚。朝议不纳。天爵等复至，巡抚龙大有执之。大有进一官，将吏悉迁擢，磔天爵于市。寇怒，大入，屠村堡，信使绝五年。会玉林卫百户杨威为所掠，威诡能定贡市，遂释还。俺答阿不孩复遣使款大同左卫塞，边帅家丁董宝等狃天爵前事，复杀之，以首功报。万达言：“北敌，弘治前岁入贡，疆场稍宁。自虞台岭之战覆我师，渐轻中国，侵犯四十余年。石天爵之事，臣尝痛边臣失计。今复通款，即不许，当善相谕遣。诱而杀之，此何理也？

请亟诛宝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构兵之谋。”帝不听。未几，俺答阿不孩复奉印信番文，欲诣边陈款。万达为奏曰：“今届秋，彼可一逞。乃屡被杀戮，犹请贡不已者，缘入犯则利在部落，获贡则利归其长。处之克当，边患可弭。

若臣等封疆臣，贡亦备，不贡亦备，不缘此懈也。”兵部尚书陈经等言敌难信，请敕边臣诘实，责万达十日内回奏。万达还其使，与约。至期，使者不至。万达虑帝督过，以使者去无可究为辞。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慰答而已。俺答以通好，散处其众，不设备，亦不杀哨卒。顷之，复至，词益恭。万达又为奏曰：“敌恳恳求贡，去而复来。今宣、大兴版筑，正当羁縻，使无扰。请限以地、以人、以时。

悉听，即许之贡；不听，则曲在彼，即拒绝之。”帝责其渎奏，卒不许。盖是时曾铣有复套之议，夏言主之，故力绌贡议，且以复套事行诸边臣议之。万达议曰：河套本中国故壤。成祖三犁王庭，残其部落，舍黄河，卫东胜。后又撤东胜以就延绥，套地遂沦失。然正统、弘治间，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循画地守，捐天险，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犹岁搜套，后乃任彼出入，盘据其中，畜牧生养。譬之为家，成业久矣，欲一举复之，毋乃不易乎！提军深入，山川之险易，途径之迂直，水草之有无，皆未熟知。我马出塞三日已疲，彼骑一呼可集。我军数万众，缓行持重则备益固，疾行趋利则辎重在后。即得小利，归师尚艰。倘失向导，全军殆矣。彼迁徙远近靡常。一战之后，彼或保聚，或佯遁，笳角时动，壁垒相持，已离复合，终不渡河。我军于此，战耶，退耶，两相守耶？数万众出塞，亦必数万众援之，又以骁将通粮道，是皆至难而不可任者也。

夫驰击者彼所长，守险者我所便。弓矢利驰击，火器利守险。舍火器守险，与之驰击于黄沙白草间，大非计。议者欲整六万众，为三岁期。春夏马瘦，彼弱，我利于征；秋冬马肥，彼强，我利于守。春搜套，秋守边，三举彼必远遁，我乃拒河守。夫马肥瘦，我与敌共之。即彼弱，然坐以待，惧其扰击我，及彼强，又惧其报复我。且六万之众，千里袭人，一举失利，议论蜂起，乌能待三？即三举三胜，彼败而守，终不渡河，版筑亦无日。

议者见近时捣巢，恒获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竞，以为套易复。然捣巢，因其近塞，乘不备，胜则倏归，举足南向即家门。复套，则深入其地，后援不继，事势异也。往城诸边，近我土，彼原不以为利。套，自其四时驻牧地，肯晏然已乎？事体异也。曰伺彼出套，据河守，先亟筑渡口垣墙，以次移置边堡。彼控弦十余万，岂有空套出。筑垣二千余里，岂不日可成？堡非百数十不相联络，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游徼望者不与，当三十万众不止也。况循边距河，动辄千里，一岁食糜亿万。自内输边，自边输河，飞挽之艰不可不深虑。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从而图之，未尝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边卒疮痍未起，横挑强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

议上，不省。

其后，俺答与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辽东，俺答以其谋告，请与中国夹攻以立信。万达不敢闻。使者再至，为言于朝，帝不许。二十七年三月，万达又言诸部求贡不遂，惭且愤，声言大举犯边，乞令边臣得便宜从事。帝怒，切责之，通贡议乃绝。其年八月，俺答犯大同不克，退攻五堡，官军战弥陀山却之。趋山西，复败还。

逾月，犯宣府，大掠永宁、隆庆、怀来，军民死者数万。万达坐停俸二级。俄录弥陀山功，还其俸。俺答将复寇宣府，总兵官赵卿怯，万达奏以周尚文代。未至，寇犯滴水崖，指挥董抃、江瀚、唐臣、张淮等战死，遂南下驻隆庆石河营，分游骑东掠。游击王钥、大同游击袁正却之，寇移而南。会尚文万骑至，参将田琦骑千余与合，连战曹家庄、斩四首，搴其旗，寇据险不退。万达督参将姜应熊等驰赴，顺风鼓噪，扬沙蔽天。寇惊曰：“翁太师至矣！”是夜东去。诸将追击，连败之。帝侦万达督战状，大喜，立进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寻召理部事。以父忧归。

明年秋，大同失事，督抚郭宗皋、陈耀被逮，诏起万达代宗皋。万达方病疽，庐墓间，疏请终制。未达，而俺答犯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得罪，遂即以万达代之。

万达家岭南，距京师八千里，倍道行四十日抵近京。时寇氛炽，帝日夕彳奚万达至。

迟之，以问严嵩。嵩故不悦万达，言寇患在肘腋，诸臣观望，非君召不俟驾之义。

帝遂用王邦瑞于兵部。不数日，万达至，具疏自明。帝责其欺慢，念守制，姑夺职，听别用。仇鸾时为大将军，宠方盛，衔宿怨，谗言构于帝。万达遂失眷，降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紫荆诸关。三十年二月，京察，自陈乞终制。帝疑其避事，免归。濒行疏谢，复摘讹字为不敬，斥为民。明年十月，兵部尚书赵锦以附仇鸾戍边，复起万达代之。未闻命卒，年五十五。

万达事亲孝。父殁，负土成坟。好谈性命之学，与欧阳德、罗洪先、唐顺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笔顷刻万言。为人刚介坦直，勇于任事，履艰危，意气弥厉。临阵尝身先士卒，尤善御将士，得其死力。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窾者，万达称首。隆庆中，追谥襄毅。

赞曰：杨一清、王琼俱负才略，著绩边陲，有人伦鉴，锄奸定难因以成功。亦俱任智数。然琼，其权谲之尤欤！彭泽望甚伟，顾处置哈密，抑何舛也。毛伯温能任翁万达、张岳，以成安南之功，不失为持重将。万达饬边备，整军实，其争复套，知彼知己，尤深识远虑云。

## 列传第八十七

李钺（子惠） 王宪 胡世宁（子纯） （继） 李承勋 王以旂 范掞王邦瑞（子正国） 郑晓

李钺，字虔甫，祥符人。弘治九年进士。除御史。巡视中城，理河东盐政，历有声绩。正德改元，天鸣星变。偕同官陈数事，论中官李兴、宁谨、苗逵、高凤等罪，而请斥尚书李孟抃、都督神英。武宗不能用。以丧归。刘瑾恶钺劾其党，假他事罚米五百石输边。瑾败，起故官，出为巩昌知府，寻迁四川副使。巡抚林俊委钺与副使何珊讨败流贼方四等，赐金加俸。迁陕西按察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

寇入白羊口。钺度宣、大有备，必窥岢岚、五台间，乃亟画战守。寇果犯岢岚，钺与延绥援将安国、杭雄败之。加俸一级。寻讨平内寇武廷章等。召入理院事。

世宗即位，历兵部左、右侍郎，出总制陕西三边军务。钺长军旅，料敌多中。

初至固原，寇入犯，援兵未集。钺下令大开诸营门，昼夜不闭。寇疑有备，未敢逼。

乃砲击之，寇引去。以其间增筑墩堡，谨烽堠，广储蓄，选壮勇为备。未几，寇复深入平凉、邠州。钺令游击时陈、周尚文等，分伏要害遏其归，斩获多。钺策寇失利必东犯延绥，檄诸将设伏待。寇果至，又败去。已而言官论邠州失事罪，请罢总兵官刘淮、巡抚王珝等，并及钺。诏夺淮职，责钺图后效。钺自劾乞休，不许。盗杨锦等剽延绥，杀指挥翟相，钺讨擒之。嘉靖二年，以塞上无警召还。给事中刘世扬请留钺陕西，而久任诸边巡抚。帝卒召钺，进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入掌都察院事。

四年，代金献民为兵部尚书兼督团营。中官刁永等多所陈乞，帝皆许之。又录司礼扶安家八人官锦衣。南京守备已三人，复命卜春添注以往。御马监阎洪因军政，请自考腾骧四卫及牧马所官。钺累疏力争，帝皆不纳，至责以抗旨，令对状。钺引罪乃罢。武定侯郭勋以会武宴列尚书下，疏争之。钺言：“中府官之有会武宴，犹礼部之有恩荣宴也。恩荣，礼部为主，会武，中府为主，故皆列诸尚书之次。宴图可征，不得引团营故事。”帝竟从勋言。锦衣革职百户李全奏乞复任，钺请治其违旨罪，帝不问。于是官旗郑彪等皆援全例以请，钺执奏如初，而疏有“猿攀狐媚”

语。帝恶之，复责对状，夺俸一月。

钺既屡谏不用，失上意，且知为近幸所嫉。会病，遂再疏乞休，许驰驿，未行，卒。赠太子少保，遣官护丧归葬。久之，赐谥恭简。

子惠，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行人。谏武宗南巡，死于廷杖。赠监察御史。

王宪，字维纲，东平人。弘治三年进士。历知阜平、滑二县。召拜御史。正德初，擢大理寺丞。迁右佥都御史。清理甘肃屯田。进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历郧阳、大同。以应州御寇功，廕锦衣，世百户。迁户部右侍郎，改抚陕西，入为兵部右侍郎。近畿盗起，偕太监张忠、都督硃泰捕之，复以功廕锦衣。武宗南征，命率户、兵、工三部郎各一人督理军储。驾旋，以中旨代王琼为兵部尚书。世宗即位，为给事中史道劾罢。

嘉靖四年，廷推邓璋及宪为三边总制，言官持不可，帝竟用宪。部将王宰、史经连败寇，玺书褒谕。吉囊数万骑渡河从石臼墩深入，宪督总兵官郑卿、杭雄、赵瑛等分据要害击之，都指挥卜云断其归路。寇至青羊岭，大败去。五日四捷，斩首三百余级，获马驼器仗无算。帝大喜，加宪太子太保，复予一子廕。至是，凡三廕锦衣世百户矣。中官织花绒于陕，宪请罢之。又因九庙成，请释还议礼得罪者，颇为士大夫所称。张璁、桂萼欲用王琼为总制，乃改宪南京兵部尚书。已，入为左都御史。朔州告急，廷推宪总督宣、大。宪不肯行，曰：“我甫入中台，何见驱亟也。”

给事中夏言、赵廷瑞劾宪托疾避难，复罢归。

未几，帝追念宪，召为兵部尚书。小王子入寇，条上平戎及诸边防御事宜。又请立京营分伍操练法，诸将不得藉内府供事，规避营操。帝皆嘉纳。旧制，军功论叙，有生擒、斩首、当先、殿后、奇功、头功诸等，其后滥冒日多。宪定军功袭替格，自永乐至正德，酌其轻重大小之差，胪析以上。诏著之《会典》为成式。寻兼督团营。西番诸国来贡，称王号者百余人。宪与礼臣夏言等请如成化、弘治间例，答敕止国王一人，仍限贡期、人数。议乃定。

大同兵变，宪初言首乱当诛，余宜散遣。而大学士张孚敬与总督刘源清力主用兵，宪乃不敢坚前议。源清攻城不能下，北寇又内侵，请别遣大臣御北寇，己得专攻城。宪亦议从其奏，论者多尤宪。会帝悟大同重镇，不宜破坏，乃寝其事，乱亦旋定。源清竟得罪去。居数年，宪引年归，卒。赠少保，谥康毅。子汝孝，副都御史。见《丁汝夔传》。

胡世宁，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进士。性刚直，不畏强御，且知兵。除德安推官。岐王初就籓，从官骄，世宁裁之。他日复请湖田，持不可。迁南京刑部主事。应诏陈边备十策，复上书极言时政阙失。时孝宗已不豫，犹颔之。再迁郎中。

与李承勋、魏校、余祐善，时称“南都四君子”。

迁广西太平知府。太平知州李濬数杀掠吏民，世宁密檄龙英知州赵元瑶擒之。

思明叛族黄文昌四世杀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副总兵康泰偕世宁入思明，执其兄弟三人。而泰畏文昌夜遁，委世宁空城中，危甚。诸土酋德世宁，发兵援，乃得还。

文昌惧，归所侵地，降。土官承袭，长吏率要贿不时奏，以故诸酋怨叛。世宁令：“生子即闻府。应世及者，年十岁以上，朔望谒府。父兄有故，按籍请官于朝。”

土官大悦。

母丧归。服阕赴京。道沧州，流寇攻城急。世宁即驰入城，画防守计。贼攻七日夜，不能拔，引去。再知宝庆府。岷王及镇守中官王润皆严惮之。迁江西副使。

与都御史俞谏画策擒盗，讨平王浩八。以暇城广昌、南丰、新城。当是时，宁王宸濠骄横有异志，莫敢言，世宁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江西之盗，剿抚二说相持，臣愚以为无难决也。已抚者不诛，再叛者毋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顾江西患非盗贼。宁府威日张，不逞之徒群聚而导以非法，上下诸司承奉太过。数假火灾夺民廛地，采办扰旁郡，蹂籍遍穷乡。臣恐良民不安，皆起为盗。臣下畏祸，多怀二心，礼乐刑政渐不自朝廷出矣。请于都御史俞谏、任汉中专委一人，或别选公忠大臣镇抚。敕王止治其国，毋挠有司，以靖乱源，销意外变。”章下兵部。尚书陆完议，令谏往计贼情抚剿之宜，至所言违制扰民，疑出伪托，宜令王约束之。

得旨报可。宸濠闻，大怒。列世宁罪，遍赂权幸，必杀世宁。章下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实，宸濠党也，与左都御史石玠等上言，世宁狂率当治。命未下，宸濠奏复至，指世宁为妖言。乃命锦衣官校逮捕世宁。世宁已迁福建按察使，取道还里。宸濠遂诬世宁逃，驰使令浙江巡按潘鹏执送江西。鹏尽系世宁家人，索之急。李承勋为按察使，保护之。世宁乃亡命抵京师，自投锦衣狱。狱中三上书言宸濠逆状，卒不省。系岁余，言官程启充、徐文华、萧鸣凤、邢寰等交章救，杨一清复以危言动钱宁，乃谪戍沈阳。

居四年，宸濠果反。世宁起戍中为湖广按察使。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

道闻世宗即位，疏以司马光仁、明、武三言进，因荐魏校、何瑭、邵锐可讲官；林俊、杨一清、刘忠、林廷玉可辅弼；知府刘莅、徐钰先为谏官有直声，宜擢用。时韪其言。松潘所部熟番，将吏久不能制，率输货以假道。番杀官军，惮不敢诘。官军杀番，辄抵罪。世宁陈方略，请选将益兵，立赏罚格，严隐匿禁，修烽堠，时巡徼，以振军威，通道路。诏悉行之。又劾罢副总兵张杰、中官赵钦。甫两月，召为吏部右侍郎。未上，以父忧归。

既免丧家居，朝廷方议“大礼”，异议者多得罪。世宁意是张璁等，疏乞早定追崇“大礼”。未上，语闻京师。既有议迁显陵祔天寿山者，世宁极言不可，乃并前疏上之。帝深嘉叹。无何，闻廷臣伏阙争，有杖死者，驰疏言：“臣向以仁、明、武三言进，然尤以仁为本。仁，生成之德；明，日月之临，皆不可一日无。武则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今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箠楚，体羸弱者辄毙。

传之天下，书之史册，谓鞭扑行殿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圣德。新进一言偶合，后难保必当；旧德老成，一事偶忤，后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无私之心，照临于上，无先存适莫于中。”帝虽不能从，亦不忤。寻召为兵部左侍郎。条戍边时所见险塞利害二十五事以上。又请善保圣躬，毋轻饵药物。献《大学·秦誓》章、《洪范》“惟辟威福”、《系辞·节》“初爻”讲义，并乞留中。给事中余经遂劾世宁启告密之渐。世宁乞罢，不许。“大礼”成，进秩一等。复陈用人二十事。工匠赵奎等五十四人以中官请，悉授职。世宁言赏过滥，不纳。屡疏引疾。改南京吏部，就迁工部尚书。已，复召为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辞宫衔，许之。

世宁故方严。及掌宪，务持大体。条上宪纲十余条，末言：“近士习忌刻，一遭谗毁，则终身废弃。佥事彭祺发豪强罪，受谤夺官。诸如此者，宜许大臣申理。”

帝采其言，惟祺报寝。执政请禁私谒，世宁曰：“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由悉其才行。”帝以为然，遂弗禁。俄改刑部尚书。每重狱，别白为帝言之，帝辄感悟。中官刚聪诬漕卒掠御服，坐二千人，世宁劾其妄。已，聪情得抵罪，帝乃益信世宁。王琼修郤陈九畴，将致之死。以世宁救，得戍。

兵部尚书王时中罢，以世宁代，加太子太保。再辞不得命，乃陈兵政十事，曰定武略、崇宪职、重将权、增武备、更赏罚、驭土夷、足边备、绝弊源、正谬误、惜人才。所言多破常格，帝优旨答之。土鲁番贡使乞归哈密城，易降人牙木兰。王琼上其事。世宁言：“先朝不惜弃大宁、交阯，何有于哈密。况初封忠顺为我外籓，而自罕慎以来三为土鲁番所执，遂狎与戎比，以疲我中国，耗财老师，戎得挟以邀索。臣以为此与国初所封元孽和顺、宁顺、安定三王等耳。安定在哈密内，近甘肃，今存亡不可知。我一切不问，独重哈密何也？宜专守河西，谢绝哈密。牙木兰本曲先卫人，反正归顺，非纳降比，彼安得索之？唐悉怛谋事可鉴也。”张璁等皆主琼议，格不用，独留牙木兰不遣。居兵部三月求去，帝不许，免朝参。世宁又上备边三事。固称疾笃，乃听乘传归，给廪隶如制。归数月，复起南京兵部尚书，固辞不拜。九年秋卒。赠少保，谥端敏。

世宁风格峻整，居官廉。疾恶若仇，而荐达贤士如不及。都御史马昊、陈九畴坐累废；副使施儒、杨必进考察被黜；御史李润、副使范辂为时所抑，连章荐之。

与人语，呐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今，洞中窾会。与李承勋善，而持议不苟合。

承勋欲授陇胜官，复芒部故地，世宁言胜非陇氏子，芒氏不当复立。始以议礼与张璁、桂萼合，璁、萼德之，欲援以自助。世宁不肯附会，论事多牴牾。萼议欲销兵，世宁力折之。昌化伯以他姓子冒封，下廷议。世宁言：“吾辈不得以厚赂故，诬朝廷”，萼为色变。萼方为吏部，而世宁引疾，言：“天变人穷，盗贼滋起，咎在吏、户、兵三部不得人。兵部尤重，请避贤路。”又以哈密议，语侵璁，诸大臣皆忌之。

帝始终优礼不替。

子纯、继。纯以父任知肇庆府，有才行。继幼不慧，不为世宁知。世宁在江西出讨贼，部将入见继。继为指阵法，进退离合甚详，凡三日。世宁归阅，大异之。

知其故，叹曰：“吾有子不自识，何也？”自是击贼，辄令继从，与策方略。世宁十不失三，继十不失一。世宁方草疏论宸濠，继请曰：“是且重得祸。”世宁曰：“吾已许国，遑恤其他。”及世宁下狱，继念其父，病死。

李承勋，字立卿，嘉鱼人。父田，进士，官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有操执，为政不苛。承勋举弘治六年进士。由太湖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历工部郎中，迁南昌知府。

正德六年，赣州贼犯新淦，执参政赵士贤。靖安贼据越王岭玛瑙岸，华林贼又陷瑞州。诸道兵不敢前。承勋督民兵剿，数有功。华林贼杀副使周宪，宪军大溃。

承勋单骑入宪营，众乃复集。都御史陈金即檄承勋讨之。贼党王奇听抚，搜得其衷刃，纵使还。奇感泣，誓以死报。承勋令奇密入寨，说降其党为内应，而亲率所部登山。奇夜拔栅，官军奋而前，降者自内出，贼遂溃。已，从金斩贼渠罗光权、胡雪二，华林贼平。镇守中贵黎安诬承勋擅易贼首王浩八狱词，坐下吏。大理卿燕忠即讯，得白。举治行卓异，超迁浙工按察使。历陕西、河南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边备久弛，开原尤甚。士马才十二，墙堡墩台圮殆尽。将士依城堑自守，城外数百里悉为诸部射猎地，承勋疏请修筑。会世宗立，发帑银四十余万两。承勋命步将四人各一军守要害，身负畚锸先士卒。凡为城堑各九万一千四百余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开屯田千五百顷。又城中固、铁岭；断阴山、辽河之交；城蒲河、抚顺，扼要冲。边防甚固。录功，进秩一等。又数陈军民利病，咸报可。以疾归。起故官，莅南院。三迁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帝以京营多弊，欲振饬之。遂加承勋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专督团营。寻兼掌都察院。以疾，三疏乞休，且言：“山西潞城贼以四道兵讨之，不统于一人，故无功。川、贵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胜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计，毋专用兵。丰、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陈所见，而俾侍郎潘希曾度可否。其尤要者，在决壅蔽患。仿唐、宋转对、次对故事，不时召见大臣。”

帝不允辞，下其议于所司。时秦、晋、楚、蜀岁祲，诏免田赋。承勋言：“有司例十月始征赋。今九月矣，恐官吏督趣，阴图乾没。宜及其未征，遣官驰告以所蠲数。

山陬僻壤，俾悉户晓。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抚按失举奏，并坐。”帝褒纳之。奏夺京营把总汤清职。郭勋为求复，语侵承勋。承勋因求退，给事中王准等劾勋恣。乃敕责勋，而下清法司。兵部尚书胡世宁致仕，诏承勋还部代之。疏言：“朝廷有大政及推举文武大臣，必下廷议。议者率相顾不发，拱手听。宜及未议前，备条所议，布告与议者，俾先谂其故，然后平心商质，各尽所怀。议苟不合，听其别奏。庶足尽诸臣之见，而所议者公。”帝然其言，下诏申饬。寻命兼督团营。言官攻张璁、桂萼党，并及承勋。承勋连章求退，帝复温旨答之。中官出镇者，率暴横。承勋因谏官李凤毛等言，先后裁二十七人，又革锦衣官五百人，监局冒役数千人。独御马监未汰，复因给事中田秋奏，多所裁减。而请以腾骧四卫属部，核诡冒，制可。中官言曩彰义门破也先，东市剿曹贼，皆四卫功，以直内故易集，隶兵部不便。承勋言：“彰义门之战，祸由王振。东市作贼，即曹吉祥也。”帝卒从承勋议，归兵部。寇犯大同，议遣大臣督兵。众推都御史王宪，宪不肯行。给事中夏言谓承勋曰：“事急，公当请行。”承勋竟不请。给事中赵廷瑞并劾之。会寇退，罢。

十年春，大风昼晦，帝忧边事。承勋言：“去岁冰合，敌骑尽入河套。延、宁、固原皆当警备。甘肃军饷专仰河东，宜于兰州籴贮，以备缓急。曩河西患土鲁番，今亦卜喇又深入。两寇云扰，孤危益甚。套寇出入，并经庄浪。急宜缮塞设险，断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师，不善抚，即门庭寇。云南安凤之叛，军民困敝，临安、蒙自盗贼复兴，旷日淹时，恐酿大患。交阯世子流寓老挝，异日归命请援，或据地求封，皆未可测。惟急用人理财，俾边鄙无虞。”帝嘉纳焉。

承勋沉毅有大略。帝所信任，自辅臣外，独承勋与胡世宁，大事辄咨访。二人亦孜孜奉国，知无不言。世宁卒半岁，承勋亦卒，帝深嗟悼。赠少保，谥康惠。所赉予，常典外，特赐白金、彩币、米蔬诸物。承勋官四十年，家无余资。其议“大礼”，亦与世宁相合云。

王以旂，字士招，江宁人。正德六年进士。除上高知县。华林贼方炽，以旂训乡兵御之，贼不敢犯。征授御史，出按河南。宸濠反，镇守太监刘璟倡议停乡试。

以旂言河南去江西远，罢试无名。乃止。璟又言，帝亲征，道且出汴，牒取供顿银四万两。巡抚议予之，以旂执不予。世宗即位，欲加兴献帝皇号，以旂抗言不可。

已，上弭灾要务，言：“司礼取中旨免张汉赃科，臣不预闻，此启矫伪之渐也。”

帝不听。累迁兵部右侍郎。徐、吕二洪竭，漕舟胶。命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漕。逾年，渠水通，进秩一等。寻拜南京右都御史。召为工部尚书，改左都御史，代陈经为兵部尚书兼督团营。

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大学士夏言主之。数下优旨奖铣，令以旂集廷臣议。

以旂等力主铣议。议上，帝意忽变，严旨咎铣，令再议。以旂等惶恐，尽反前说。

帝逮铣，令以旂代之。套寇自西海还，肆掠永昌，镇羌总兵官王继祖御却之。已，复来犯，并及镇番、山丹。部将蔡勋、马宗援三战皆捷。前后斩首一百四十余级。

论功，廕以旂一子。已而寇数万复屯宁夏塞外，将大入。官军击之，斩首六十余级，寇宵遁。延绥、宁夏开马市，二镇市五千匹。其长狠台吉等约束所部，终市无哗。

以旂以闻。诏大赉二镇文武将吏，以旂复赐金币。录延绥将士破敌功，再廕一子。

在镇六年，修延绥城堡四千五百余所，又筑兰州边垣，加官至太子太保。比卒，军民为罢市。赠少保，谥襄敏，再予一子官。

范钅，字平甫，其先江西乐平人，迁沈阳。钅登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迁员外郎。嘉靖三年，伏阙争“大礼”，下狱廷杖。由户部郎中改长芦盐运司同知，迁河南知府。岁大饥，巡抚都御史潘埙驳诸请振文牒，候勘实乃发。钅不待报，辄开仓振之，全活十余万。民争讴颂钅，语闻禁中。帝为责户部及埙与巡按御史匿灾状。埙归罪钅以自解，被劾罢去，钅名由此显。迁两淮盐运使，条上鹾政十要。历四川参政，湖广按察使，浙江、河南左、右布政使。

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钅为人持重，有方略。既莅重镇，不上首功。一意练步骑，广储蓄，缮治关隘亭障，寇为远徙，俘归者五百人。上疏言：“边将各有常禄，无给田之制。自武定侯郭勋奏以军余开垦田园给将领，委奸军为庄头，害殊大。宜给还军民，任耕种便。”帝从其请。居数年，引疾归。

起故官，抚河南。寻召为兵部右侍郎，转左。尚书王以旂出督三边，钅署部事。顷之，奉诏总理边关厄隘。奏上经略潮河川、居庸关诸处事宜，请于古道门外蜂窝岭增墩台一为外屏，浚濠设桥，以防冲突。川西南两山对处，各设敌台，以控中流，分戍兵番直守要害。又蓟镇五里垛、划车、开连口、慕田谷等地，宜设墩台。

恶谷、红土谷、香炉石等地，宜斩崖堑。居庸关外诸口，在宣府为内地，在居庸则为边籓，宜敕东中路文武臣修筑。加潮河川提督为守备，增副将居庸关，领天寿山、黄花镇。设横岭守备，塞怀来路，增置新军二千余人，资团练。又议紫荆、倒马、龙泉等关及山海关、古北口经略事宜，请于紫荆之桑谷，倒马之中ＡＧ关峪，龙泉之陡石岭诸要害，创筑城垣，增设敌楼营舍。蓟州所辖燕河、太平、马兰、密云四路，修筑未竟者，括诸司赎锾竣之。而浮图峪、插箭岭尤为紫荆、倒马二关冲，移参将分驻石门杜家庄，俾保定总兵驻紫荆。蓟、辽悬绝千里，移建昌营游击于山海关。三屯等营缺军，应速募，马不足者补入。其常戍之兵介胄不备，量给铠仗，番上者悉予行粮，毋俾荷戈枵腹。又言：“诸路缓急，以密云之分守为最。各关要害，以密云之迤西为最。若燕河之冷口，马兰之黄崖，太平之榆木岭、擦崖子，皆所急也。宜敕抚镇督诸将领分各营士马，兼侧近按伏之兵，迭为战守。”兵部言：“军戍久，恋土。猝移置，恐他变。莫若山海关增置能将一员，募军三千屯驻，听蓟、辽抚臣调度，援燕河。”余如钅言，下守臣议。

帝才钅甚。会兵部尚书赵廷瑞罢，即命钅入代。钅以老辞，且言随事通变，乏将顺之宜。帝怒，责钅不恭，削其籍。时严嵩当国，而钅本由徐阶荐，天下推为长者，惜其去，不以罪。然钅罢，帝召翁万达，甫至以忧去，丁汝夔代之。明年，俺答逼都城，汝夔遂诛死。而钅归久之乃卒。隆庆元年复官。

王邦瑞，字惟贤，宜阳人。早有器识。为诸生，山东盗起，上剿寇十四策于知府。正德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与王府有连，出为广德知州。嘉靖初，祖忧，去。补滁州。屡迁南京吏部郎中，出为陕西提学佥事。坐岁贡不中式五名以上，贬滨州知州。再迁固原兵备副使。泾、邠巨盗李孟春，流劫河东、西，剿平之。以祖母忧去。服除，复提学陕西，转参政。母忧解职。起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寇乘冰入犯，设伏败之。改南京大理卿。未上，召为兵部右侍郎。

改吏部，进左。俺答犯都城，命邦瑞总督九门。邦瑞屯禁军郭外，以巡捕军营东、西长安街，大启郭门，纳四郊避寇者。兵部尚书丁汝夔下狱，命邦瑞摄其事，兼督团营。寇退，请治诸将功罪，且浚九门濠堑，皆报可。邦瑞见营制久弛，极陈其弊。遂罢十二团营，悉归三大营，以咸宁侯仇鸾统之。邦瑞亦改兵部左侍郎，专督营务。复条上兴革六事。中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请尽撤提督监枪者。帝报从之。又举前编修赵时春、工部主事申知兵，并改兵部，分理京营事。未几，帝召兵部尚书翁万达未至，迟之，遂命邦瑞代。条上安攘十二事。

仇鸾构邦瑞于帝，帝眷渐移。会鸾奏革蓟州总兵官李凤鸣、大同总兵官徐珏任，而荐京营副将成勋代凤鸣，密云副将徐仁代珏。旨从中下。邦瑞言：“朝廷易置将帅，必采之公卿，断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渐，示臣下不敢专也。且京营大将与列镇将不相统摄，何缘京营，乃黜陟各镇。今曲徇鸾请，臣恐九边将帅悉奔走托附，非国之福也。”帝不悦，下旨谯让。鸾又欲节制边将，罢筑蓟镇边垣。邦瑞皆以为不可。鸾大憾，益肆谗构。会邦瑞复陈安攘大计，遂严旨落职，以冠带办事。居数日，大计自陈。竟除名，以赵锦代。邦瑞去，鸾益横。明年诛死，锦亦坐党比遣戍，于是帝渐思之。逾十年，京营缺人，帝曰：“非邦瑞不可。”乃起故官。

既至，疏便宜数事，悉允行。逾年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遣行人护丧归葬。

邦瑞严毅有识量。历官四十年，以廉节著。子正国，南京刑部侍郎。

郑晓，字窒甫，海盐人。嘉靖元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职方主事。日披故牍，尽知天下厄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尚书金献民属撰《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以争“大礼”廷杖。大同兵变，上疏极言不可赦。张孚敬柄政，器之，欲改置翰林及言路，晓皆不应。父忧，归，久之不起。

许讠赞为吏部尚书，调之吏部。历考功郎中。夏言罢相，帝恶言官不纠劾，诏考察去留。大学士严嵩因欲去所不悦者，而晓去乔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晓，调文选。嵩欲用赵文华为考功，晓言于讠赞曰：“昔黄祯为文选，调李开先考功，皆山东人，诏不许。今调文华，晓避位而已。”讠赞以谢嵩。嵩欲以子世蕃为尚宝丞，晓曰：“治中迁知府，例也。迁尚宝丞，无故事。”嵩益怒。以推谪降官周鈇等，贬晓和州同知。稍迁太仆丞，历南京太常卿。召拜刑部右侍郎。

俄改兵部，兼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大江南北皆中倭，漕艘几阻。晓请发帑金数十万，造战舸，筑城堡，练兵将，积刍糗。诏从之。中国奸民利倭贿，多与通。通州人顾表者尤桀黠，为倭导。以故营寨皆据要害，尽知官兵虚实。晓悬重赏捕戮之。

募盐徒骁悍者为兵，增设泰州海防副使，筑瓜洲城，庙湾、麻洋、云梯诸海口皆增兵设堠。遂破倭于通州，连败之如皋、海门，袭其军吕泗，围之狼山，前后斩首九百余。贼溃去。录功，再增秩，三赉银币。时贼多中国人。晓言：“武健才谞之徒。

困无所逞，甘心作贼。非国家广行网罗，使有出身之阶，恐有如孙恩、卢循辈出乎其间，祸滋大矣。洪武时倭寇近海州县。以高皇帝威灵，兼谋臣宿将，筑城练兵，经略数年，犹未乂安。乃招渔丁、岛人、盐徒、蜑户籍为水军至数万人，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之，倭始不为患。今江北虽平，而风帆出没，倏忽千里。倭恃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为爪牙，非详为区画，后患未易弭也。”帝颇采纳之。

寻召为吏部左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帝以晓知兵，改右都御史协理戎政。寻拜刑部尚书。俺答围大同右卫急，帝命兵部尚书杨博往督大师，乃以晓摄兵部。晓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简听征京军三万五千人，乃令执役赴工，何以备战守？乞归之营伍。”帝立从之。

寻还视刑部事。严嵩势益炽。晓素不善嵩。而其时大狱如总督王忬以失律，中允郭希颜以言事，晓并予轻比，嵩则置重典。南都叛卒周山等杀侍郎黄懋官，海寇汪直通倭为乱，晓置重典，嵩故宽假之。惟巡抚阮鹗、总督杨顺、御史路楷，以嵩曲庇，晓不能尽法，议者讥其失出云。故事，在京军民讼，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问断。诸司有应鞫者，亦参送法司，无自决遣者。后诸司不复遵守，狱讼纷拿。晓奏循故事，帝报许，于是刑部间捕囚畿府。而巡按御史郑存仁谓讼当自下而上，檄州县，法司有追取，毋辄发。晓闻，率侍郎赵大祐、傅颐守故事争，存仁亦据律执奏。

章俱下都察院会刑科平议。议未上，晓疏辨。嵩激帝怒切让，遂落晓职，两侍郎亦贬二秩。

晓通经术，习国家典故，时望蔚然。为权贵所扼，志不尽行。既归，角巾布衣与乡里父老游处，见者不知其贵人也。既卒，子履淳等讼晓御倭功于朝，诏复职。

隆庆初，赠太子少保，谥端简。履淳自有传。

赞曰：李钺诸人皆以威略干济显于时。钺与王宪、王以旂之治军旅，李承勋、范钅之画边计，才力均有过人者。胡世宁奋不顾身，首发奸逆，危言正色，始终一节。《易》称“王臣蹇蹇”，世宁近之矣。王邦瑞抵抗权幸，踬而复起，郑晓谙悉掌故，博洽多闻，兼资文武，所在著效，亦不愧名臣云。

## 列传第八十八

姚镆（子涞） 张嵿 伍文定（邢珣等） 蔡天祐（胡瓚） （张文锦）詹荣（刘源清） 刘天和 杨守礼 张岳（李允简） 郭宗皋 赵时春

姚镆，字英之，慈溪人。弘治六年进士。除礼部主事，进员外郎。擢广西提学佥事。立宣成书院，延《五经》师以教士子。桂人祀山魈卓旺。镆毁像，俗遂变。

迁福建副使，未几改督学政。正德九年擢贵州按察使。十五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上边务六事，皆议行。嘉靖元年，吉囊入泾阳。镆遣游击彭楧出西路，释指挥卜云于狱，使副之。夜半邀击，斩其二将，乃遁。玺书褒谕。寻召为工部右侍郎，出督漕运，改兵部左侍郎。

四年，迁右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田州土官岑猛谋不轨。镆调永顺、保靖兵，使沈希仪与张经、李璋、张佑、程鉴各统兵八万，分道讨。而镆与总兵官硃麒等攻破定罗、丹梁。用希仪计，结猛妇翁岑璋使为内应，大破之，斩猛子邦彦。

璋诱杀猛，献其首。诏进镆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任一子官，诸将进秩有差。镆请改设流官，陈善后七事，制可。乃命参议汪必东、佥事申惠与参将张经以兵万人镇其地。必东、惠移疾他驻。猛党卢苏、王受等诈言猛不死，借交阯兵二十万且至，夷民信之。苏等薄城，经突围走，城遂陷。王受亦攻入思恩府。巡按御史石金劾镆失策罔上，并论前总督盛应期。帝以镆有功，许便宜抚剿。苏、受数求赦，镆不许，将大讨之。会廷议起王守仁督两广军，令镆与同事。镆引疾乞罢，许驰驿归。

初，广东提学道魏校毁诸寺观田数千亩，尽入霍韬、方献夫诸家。镆至广，追还之官。韬、献夫恨甚，与张璁、桂萼合排镆。谓大同当征而反抚，田州当抚而反征，皆费宏谋国不臧，酿成南北患。时宏虽去，犹借镆以排之也。镆既得请，方候代，千夫长韦贵、徐伍攻复思恩。镆上其状。诏先赏贵等，而以抚剿事宜俟守仁处置。既而镆奏辩石金前疏，诋金阻挠养寇。金亦再疏诋镆。帝先入璁等言，落镆职闲住。

其后，苏、受复叛，帝渐思镆。十三年，三边阙总制。大学士费宏、李时同召对。宏荐镆，时亦助之。遂命以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未赴，宏卒。镆辞。帝不悦，仍落职闲住。镆既罢，荐者至二十疏，不用。家居数年卒。

子涞，字维东。嘉靖二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争“大礼”，廷杖。又议郊祀合祀，不当轻易。召修《明伦大典》，恳辞不与。累官侍读学士。

张嵿，字时俊，萧山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弘治初，修《宪宗实录》，命往苏、松诸府采轶事。事竣，授上饶知县。迁南京兵部主事，就进刑部郎中。正德初，迁兴化知府。隆平侯张祐无子，弟禄与族人争袭，诉于南京法司，久不决，复诉京师。刘瑾方擅政，遂削尚书樊莹、都御史高铨籍。嵿以郎承勘，为民。瑾败，起知南雄。擢江西参政，进右布政使。举治行卓异，迁左。宁王宸濠欲拓地，广其居，嵿执不可。大恚，遣人馈之。嵿发视，则枣梨姜芥，盖隐语也。未几，召为光禄卿。

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忤中贵，移疾归。

世宗即位，命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广西上思州贼黄镠纠峒兵劫州县，嵿讨擒之。广东新宁、恩平贼蔡猛三等剽掠，众至数万。嵿合兵三万余人击新宁诸贼，破巢二百，擒斩一万四千余人，俘贼属五千九百余人，猛三等皆授首。自岭南用兵，以寡胜众未有若是役者。捷闻，奖赉。程乡贼梁八尺等与福建上杭流贼相应。遣都指挥李皋等会福建官兵夹击，俘斩五百余人。归善李文积聚奸宄拒捕，讨之，久弗克。{山顶 }遣参政徐度等剿之，俘斩千余人。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剽劫满剌加诸国，复率其属灊世利等拥五舟破巴西国，遂入寇新会。嵿遣将出海擒之，获其二舟，贼乃遁。寻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就改工部尚书。六年大计京官，拾遗被劾，致仕。后数年卒。

伍文定，字时泰，松滋人。父琇，贵州参议。文定登弘治十二年进士。有膂力，便弓马，议论慷慨。授常州推官，精敏善决狱，称强吏。魏国公徐俌与民争田，文定勘，归之民。刘瑾入俌重贿，兴大狱，巡抚艾朴以下十四人悉被逮。文定已迁成都同知，亦下诏狱，斥为民。瑾败，起补嘉兴。

江西姚源贼王浩八等流劫浙江开化，都御史俞谏檄文定与参将李隆、都指挥江洪、佥事储珊讨之，军华埠。而都指挥白弘与湖州知府黄衷别营马金。贼党刘昌三破，执弘，官军大挫。浩八突华埠，洪、文定击败之，追及于孔埠。隆、珊亦追至池淮，破其巢，进攻淫田。洪以奇兵深入，中贼诱，与指挥张琳等皆被执。文定等殿后得还，贼亦遁归江西。谏等上文定忠勇状，诏所司奖劳。擢河南知府，计擒剧贼张勇、李文简。以才任治剧，调吉安。计平永丰及大茅山贼。已，佐巡抚王守仁平桶冈、横水。宸濠反，吉安士民争亡匿。文定斩亡者一人，众乃定。乃迎守仁入城。知府邢珣、徐琏、戴德孺等先后至，共讨贼。文定当大帅。丙辰之战，身犯矢石、火燎须不动。贼平，功最，擢江西按察使。张忠、许泰至南昌，欲冒其功，而守仁已俘宸濠赴浙江。忠等失望，大恨。文定出谒，遂缚之。文定骂曰：“吾不恤九族，为国家平大贼，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义，为逆贼报仇，法当斩。”忠益怒，椎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报。

寻迁广东右布政使。未赴，而世宗嗣位。上忠等罪状，且曰：“曩忠、泰与刘晖至江西，忠自称天子弟，晖称天子儿，泰称威武副将军，与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诬害良民。需求万端，渔猎盈百万。致饿殍遍野，盗贼纵横。虽寸斩三人，不足谢江西百姓。今大憝江彬、钱宁皆已伏法，三人实其党与。乞速正天诛，用章国典。”

又请发宸濠资财，还之江西，以资经费；矜释忠、泰所陷无辜及宁府宗人不预谋者，以清冤狱。帝并嘉纳之。论功，进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三年，讨获海贼董效等二百余人，赐敕奖劳。寻谢病归。

六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擢右都御史，代胡世宁掌院事。云南士酋安铨反，败参政黄昭道，攻陷寻甸、嵩明。明年，武定土酋凤朝文亦反，杀同知以下官，与铨合兵围云南。诏进文定兵部尚书兼前职，提督云南、四川、贵州、湖广军讨之，以侍郎梁材督饷。会芒部叛酋沙保子普奴为乱，并以属文定。文定未至云南，铨等已为巡抚欧阳重所破，遂移师征普奴。左都御史李承勋极言川、贵残破，不当用兵，遂召还，命提督京营。文定至湖广，疏乞省祭归。已，四川巡按御史戴金复上言：“叛酋称乱之初，势尚可抚。而文定决意进兵，一无顾惜。飞刍挽粮，糜数十万。

及有诏罢师，尚不肯已。又极论土酋阿济等罪。军民讹言，几复生变。臣愚以为文定可罪也。”尚书方献夫、李承勋因诋文定好大喜功，伤财动众，乃令致仕。

文定忠义自许，遇事敢为，不与时俯仰。芒部之役，愤小丑数乱，欲为国伸威，为议者旁挠。庙堂专务姑息，以故功不克就。九年七月卒于家。天启初，追谥忠襄。

邢珣，当涂人，弘治六年进士。正德初，历官南京户部郎中。忤刘瑾，除名。

瑾诛，起南京工部，迁赣州知府。招降剧盗满总等，授庐给田，抚之甚厚。后讨他盗，多藉其力。守仁征横水、桶冈，珣常为军锋。功最，增二秩。宸濠反，以重赏诱总。总执其使送珣，遂从珣共平宸濠。

徐琏，朝邑人。文定同年进士。由户部郎中出为袁州知府。从讨宸濠，获首功千余。事定，珣、琏迁江西右参政。世宗录功，各增秩二等。嘉靖二年大计，给事御史劾监司不职者二十二人，珣、琏与焉。吏部以军功未酬，请进秩布政使致仕，从之。二人竟废。

珣子埴尝学于张璁。嘉靖初登乡荐。璁贵显，屡欲援之，辞不应。授浦城知县。

有徐浦者，役公府。埴一见异之，令与子同学，为娶妻。后登第为给事中。其家世世祀埴。弟址，进士，历御史，终山东盐运使。以清操闻。

戴德孺，临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历工部员外郎。监芜湖税，有清名。再迁临江知府。宸濠反，遣使收府印，德孺斩之。与家人誓曰：“吾死守孤城。脱有急，若辈沉池中，吾不负国也。”即日戒严。旋与守仁共灭宸濠。以忧去。世宗以德孺驭军最整，独增三秩，为云南右布政使。舟次徐州，覆水死。后赠光禄寺卿，予一子官。

珣、琏等倡义讨贼，月余成大功。当事者以嫉守仁故，痛裁抑之。或赏或否，又往往借考功法逐之去。守仁之再疏辞爵也，为诸人讼曰：宸濠变初起，势焰猖炽，人心疑惧退阻。当时首从义师，自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诸人外，又有知府陈槐、曾玙、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美、李楫及杨材、王冕、顾佖、刘守绪、王轼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鰲山、伍希儒、谢源等。或摧锋陷阵，或遮邀伏击，或赞画谋议，监录经纪，所谓同功一体者也。帐下之士，若听选官雷济，已故义官萧禹，致仕县丞龙光，指挥高睿，千户王佐等，或诈为兵檄以挠其进止，坏其事机，或伪书反间以离其心腹，散其党与。今闻纪功文册，改造者多所删削。举人冀元亨为臣劝说宁王，反为奸人构陷，竟死狱中，尤伤心惨目，负之冥冥之中者。

夫宸濠积威凌劫，虽在数千里外，无不震骇失措。而况江西诸郡县切近剥床，触目皆贼兵，随处有贼党，非真有捐躯赴难之义，戮力报主之忠，孰肯甘齑粉之祸，从赤族之诛，蹈必死之地，以希万一难冀之功乎！

今臣独崇封爵，而此同事诸人者，或赏不行而并削其绩，或赏未及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之名而因使退闲，或冒蒙不忠之号而随以废斥。非独为已斥诸权奸所诬构挫辱而已也。群憎众嫉，惟事指摘搜罗以为快，曾未见有鸣其不平、伸其屈抑者，臣窃痛之。

奏入，卒寝不行。

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父晟，济南知府，以廉惠闻。天祐登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出为福建佥事。历山东副使，分巡辽阳。岁歉，活饥民万余。辟滨海圩田数万顷，民名之曰“蔡公田”。累迁山西按察使。

嘉靖三年，大同兵乱，巡抚张文锦遇害。诏曲赦乱卒，改巡抚宣府都御史李鐸抚之。鐸以母忧不至，乃擢天祐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天祐从数骑驰入城，谕军士献首恶，众心稍定。会尚书金献民、总兵官杭雄出师甘肃，道大同，乱卒疑见讨，复鼓噪。天祐惧，急请再赦。兵部言“元恶不除无以警后”。请特遣大臣总督宣、大军务，以制其变。乃命户部侍郎胡瓚偕都督鲁纲统京军三千人以往。瓚等未发而进士李枝赍饷银至。乱卒曰：“此承密诏尽杀大同人，为军犒也。”夜中火起，围枝馆，出牒示之乃解。寻复杀知县王文昌，围代王府，胁王奏乞赦。王急携二郡王走宣府。巡按御史王官言：“乱卒方嚣，大兵压境，是趣之叛也。请亟止禁军，容臣密图。”乃命瓚驻兵宣府。顷之，天祐奏总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请止京军勿遣。帝责以阻挠，令必获首恶郭鉴等。既而瓚次阳和，勇、天祐令千户苗登擒斩鉴等十一人，函首送瓚，请班师。

甫二日，鉴父郭疤子复纠徐氈儿等夜杀勇家人，又毁苗登家。瓚言非尽歼不可。

帝乃切让天祐，召勇还京，以故总兵硃振代之，敕瓚仍驻宣府。居无何，天祐捕戮徐氈儿等，瓚等遂班师。明年正月，侍郎李昆、孟春，总兵官马永交章言疤子潜逃塞外，必为后患。帝将遣使勘，会瓚还京言逃卒无足患，帝乃罢勘官勿遣。疤子复潜入城，焚振第。明旦，天祐闭城大索。获疤子及其党三十四人，悉斩以徇。尽宥胁从，人心乃大定。事闻，赉银币。已，进副都御史，巡抚如故。

寻就进兵部右侍郎。久之，召还部。天祐以籓禄久缺，又岁当缮边垣，用便宜增淮盐引价，每引万加银五千，被讦。帝宥之。至是，御史李宗枢复追论前事，天祐因引疾去。居二年，奉诏起用。未至京，得疾告归，卒。年九十五。

天祐有才智。兵变时。左右皆贼耳目，幕府动静悉知之。天祐广招星卜艺士往来军中，因具得其情，卒赖以成功。在镇七年，威德大著，父老为立安辑祠。

胡瓚，字伯珩，永平人。进士。官终南京工部尚书。

张文锦，安丘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正德初，为刘瑾所陷，逮系诏狱，斥为民。瑾诛，起故官。再迁郎中。督税陕西，条上筹边裕民十事。迁安庆知府。度宁王宸濠必反，与都指挥杨锐为御备计。宸濠果反，浮江下。文锦等虑其攻南都，令军士登城诟之。宸濠乃留攻，卒不能克。事具《杨锐传》。玺书褒美，擢太仆少卿。嘉靖元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文锦性刚。以拒贼得重名，遂锐意振刷，操切颇无序。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文锦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镇城者，以葛谷、白阳诸堡为外蔽也。今城外即战场，何以示重？”议于城北九十里外，增设五堡，曰水口、宣宁、只河、柳沟、桦沟。参将贾鉴督役严，卒已怨。

及堡成，欲徙镇卒二千五百家戍之。众惮行，请募新丁，僚吏咸以为言。文锦怒曰：“如此，则令不行矣。镇亲兵先往，孰敢后！”亲兵素游惰有室。闻当发，大恐。

请孑身往，得分番。又不听，严趣之。鉴承风，杖其队长。诸边卒自甘州五卫杀巡抚许铭，朝廷处之轻，颇无忌。至是，卒郭鉴、柳忠等乘众愤，遂倡乱。杀贾鉴，裂其尸，走出塞，屯焦山墩。文锦恐与外寇连，令副将时陈等招之入城，即索治首乱者。郭鉴等大惧，复聚为乱，焚大同府门，入行都司纵狱囚，又焚都御史府门。

文锦逾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乱卒欲燔王宫。王惧，出文锦。郭鉴等杀之，亦裂其尸，遂焚镇守总兵公署。出故总兵硃振于狱，胁为帅。时嘉靖三年八月也。事闻，帝命侍郎李昆赦乱卒。昆为文锦请恤典，不报，久之，文锦父政讼其子守安庆功，礼部为之请，终不许。文锦妻李氏复上疏哀请。帝怒，命执赍疏者治之。副都御史陈洪谟言：“文锦偾事，朝廷戮之可也。假手士卒，传之四方，损国威不小。”复降旨诘责。自是，廷臣不敢言。万历中，始赠右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愍。

詹荣，字仁甫，山海卫人。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

督饷大同，值兵变，杀总兵官李瑾。总督刘源清率师围城，久不下。荣素有智略，善应变。叛卒掠城中，无犯荣者。外围益急，荣密约都指挥纪振、游击戴濂、镇抚王宁同盟讨贼。察叛卒马升、杨麟无逆志，乃阳令宁持官民状诣源清所，为叛卒乞原，而阴以荣谋告，请宥升、麟死，畀三千金，俾募死士自效。会源清已罢，巡抚樊继祖许之。升、麟遂结心腹，擒首恶黄镇等九人戮之。荣乃开城门，延继祖入，复捕斩二十六人。录功，擢光禄寺少卿，再迁太常寺少卿。

二十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鲁迷贡使留甘州者九十余人，总兵官杨信驱以御寇，死者十之一。荣言：“彼以好来，而用之锋镝，失远人心，且示中国弱。”

诏夺信官，槥死者送之归。番人感悦。逾年，以大同巡抚赵锦与总兵官周尚文不相能，诏荣与锦易任。俺答数万骑入掠，荣与尚文破之黑山阳，进右副都御史。寇复大举犯中路，参将张凤等阵殁。荣与尚文及总督翁万达严兵备阳和，而遣骑邀击，多所杀伤，寇乃引去。代府奉国将军充灼行剽，荣奏夺其禄。充灼等结小王子入寇，谋据大同。荣告尚文捕得，皆伏辜。荣以大同无险，乃筑东路边墙百三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又以守边当积粟。而近边弘赐诸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余里，辟治之皆膏腴田，可数十万顷。乃奏请召军佃作，复其租徭，移大同一岁市马费市牛赋之；秋冬则聚而遏寇。帝立从焉。寇入犯，与尚文破之弥陀山，斩一部长。

荣先以靖乱功，进兵部右侍郎，又以缮边破敌，累被奖赉。召还理部事，进左。

尚书赵廷瑞罢，荣署部务，奏行秋防十事。已而翁万达入为尚书，遭母丧，荣复当署部务，辞疾乞休。帝怒，夺职闲住。越二年卒。

当荣之抚大同也，万达为总督，尚文为总兵。三人皆有才略，寇数入不能得志。

自后代者不能任，寇无岁不入躏边，人益思荣等。明年，俺答薄京师，万达、荣皆已去。论者谓二人在，寇未必至此。万历中，荣孙延为顺天通判，上书讼荣功。赠工部尚书，予恤如制。

刘源清，字汝澄，东平人。正德九年进士。授进贤知县。

宸濠反，源清积薪环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仆逸，手刃以徇。

县中诸恶少与贼通者，悉杖杀之。宸濠妃弟娄伯归上饶募兵，源清邀戮之。贼檄至，立斩其使。会余干知县马津、龙津驿丞孙天祐亦起兵拒贼。贼七殿下者，夺运舟于龙津，天祐与战，杀数人。贼党募兵过龙津，天祐追杀之，焚其舟。娄氏家众西下，亦为天祐所遏，擒七十余人。贼兵不敢经湖东以窥两浙者，三人力也。贼平，源清征为御史。嘉靖改元，津亦入为御史。津，滁州人。终福建副使。源清寻迁大理丞，谢病归。

六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滴水崖贼郭春据城叛，称王。源清遣卒捕之，为所觉。副总兵刘渊令曰“止擒元恶”，以旗绕城而呼。其党皆散，春等自刭死。

总兵官郤永虐下，源清劾罢之。进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边警迁兵部左侍郎，总制宣、大、山西、保定诸镇军务。大同总兵官李瑾浚天城左孤店濠四十里，趣工急。

卒王福胜等焚杀瑾，因焚巡抚潘亻放署。亻放奏瑾激变，帝命源清同总兵郤永讨之。

源清榜令解散。而榜言五堡变，处之过宽，五堡遗孽大惧。师次阳和，亻放等密捕乱卒杖死十余人，系贼首王保等七十余人以献，请旋师。源清惩昔胡瓚事，不欲已，以囚属御史苏祐。囚妄言前总兵硃振失职首乱，且多引无辜。源清遣参将赵纲入城大索。城中讹言城且屠，乱卒遂鼓噪，杀千户张钦。会佥事孙允中自源清所至，谕源清意，抚慰之始定。振前为乱卒所拥，实不反，诣源清自明。不能白，发愤自杀。

永兵至城下大掠，五堡遗孽遂尽反。迎战，杀游击曹安。官军攻据四关，昼夜围击。乱卒出前参将黄镇等于狱，奉为帅，死守。亻放与镇国将军俊隐等登城，止毋攻。俊隐出见永请缓兵，皆不听。允中缒城出，言将士妄杀状。源清叱曰：“汝为贼游说耶！”欲囚之。允中不敢归。源清因多设逻卒，遏王府及有司军民章疏，而请益师至五万。帝命侍郎钱如京、都督江桓统京军八千以往。已忽悟，罢弗遣，专责源清、永讨贼。亻放驰疏言，将士妄杀激变，速旋师，乱中已。源清亦诋亻放媚贼。张孚敬主源清，侍郎顾鼎臣、黄绾言用兵谬，帝不能决。城围久大困，毁王府及诸廨舍供爨。兵部复下安抚令，源清亦树帜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恶黄镇等亦分日出见，乞通樵采路，永许诺。翌日采薪者出，永悉执之。城中人益惧，乱卒复叛，勾外寇为助。永遇之，大败而遁。叛卒遂引寇十余骑入城，指代府曰：“以此为那颜居。”“那颜”者，华言大人也。城中人闻之，皆巷哭。明日，外寇攻东南二关，叛卒与犄角，官军殊死战，互有杀伤。寇知叛卒不足赖，倒戈击之，大诟而去。是时，寇游骑南掠至朔、应。源清请募九边兵，增总制官御之，己得一意攻城，帝不许。源清乃百道攻，穴城，为毒烟熏死者相籍。复请壅水灌之。帝大不怿，夺其职闲住，以兵部侍郎张瓚代之。瓚未至，郎中詹荣等已悉捕首恶。

黄绾勘功罪，言源清、永实罪魁，具劾其婪贿不赀状。兵科曾忭等言，宸濠乱，源清有保障功，当蒙八议之贷。帝怒，下忭等诏狱，逮源清治之。狱久不决，绾忧去，乃减死，斥为民。俺答薄京师，即家起之，未赴而卒。隆庆初，赠兵部尚书。

刘天和，字养和，麻城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刘瑾黜御史十八人，改他曹二十四人补之，天和与焉。出按陕西。镇守中官廖堂奉诏办食御物于兰州，天和谓非所部，辞不往。堂奏天和拒命，诏逮之。部民哭送者万人。锢诏狱久不释，吏部尚书杨一清疏救，法司奏当赎杖还职，中旨谪金坛丞。刑部主事孙继芳抗章救，不报。屡迁湖州知府，多惠政。

嘉靖初，擢山西提学副使。累迁南京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督甘肃屯政。请以肃州丁壮及山、陕流民于近边耕牧，且推行于诸边。寻奏当兴革者十事，田利大兴。改抚陕西。请撤镇守中官及罢为民患者三十余事，帝皆从之。洮、岷番四十二族蠢动，天和诛不顺命者。又讨平湖店大盗及汉中妖贼，就进右副都御史。

母忧，服阕以故官总理河道。黄河南徙，历济、徐皆旁溢。天和疏汴河，自硃仙镇至沛飞云桥，杀其下流。疏山东七十二泉，自凫、尼诸山达南旺河，浚其下流。

役夫二万，不三月讫工。加工部右侍郎。故事，河南八府岁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银三两。天和因岁饥，请尽蠲旁河受役者课，远河未役者半之。诏可。

十五年改兵部左侍郎，总制三边军务。兵车皆双轮，用二十人，遇险即困，又行迟不适于用。天和请仿前总督秦纮只轮车，上置砲枪斧戟，厢前树狻猊牌，左右虎盾，连二车可蔽三四十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战则护骑士其中，敌远则施火器，稍近发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敌走则骑兵追。复制随车小帐，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边墙濠堑。皆从之。

吉囊十万众屯贺兰山后，遣别部寇凉州，副将王辅逐夺其纛。寇庄浪，总兵官姜奭屡败之。进天和右都御史。寇复大集兵将入犯。天和策寇瞰西有备必东，密檄延绥副将白爵宵行，与参将吴瑛合。寇果东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创而去。既又入蒺藜川，爵尾击之，寇多死。寻入寇家涧、张家塔，为爵、瑛所败。犯宁夏者，总兵官王效复破之。帝大喜，进天和左都御史。吉囊犯河西，天和御却之，进兵部尚书。寇将入平虏城，天和伏兵花马池。寇战不胜，走河上。遇伏兵，多死于水。

吉囊乘虚寇固原，剽掠且餍。会淫潦，弓矢尽胶，无斗志。而诸将多畏缩，天和斩指挥二人，召故总兵周尚文令立功。会陕西总兵官魏时角寇至黑水苑，尚文尽锐夹击，杀吉囊子小十王。寇退宁夏，巡抚杨守礼、总兵官任杰等复邀击，败之铁柱泉，斩获共四百四十余级。论功，加天和太子太保，廕一子锦衣千户，前后赍银币十数。

迁南京户部尚书，召为兵部尚书督团营。言官论天和衰老，遂乞休归。家居三年卒。

赠少保，谥庄襄。

天和初举进士，刘瑾欲与叙宗姓，谢不往。晚年内召，陶仲文以刺迎，称戚属。

天和返其刺曰：“误矣，吾中外姻连无是人。”仲文恚，其罢官有力焉。

杨守礼，字秉节，蒲州人。正德六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嘉靖初，屡迁湖广佥事。以计擒公安贼魁。坐事谪叙州通判。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与副将何卿平诸番乱，赍银币。初，守礼贬叙州，为佥事张文奎所辱。至是，文奎迁四川参议，恐守礼修隙，先以所摭事奏。诏二人俱解职归。

守礼才器敏达，中外以为能。居家未久，工部尚书秦金等会荐，起河南参政。

再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寇犯固原，为总督刘天和所败。欲自宁夏去，守礼与总兵任杰等邀败之。会天和召还，进守礼右都御史总督军务代之。录前功，进兵部尚书。总兵官李义、杨信连却吉囊，三赐玺书银币。寻上疏乞休，帝恶其避难，降俸二级。

其秋，寇三万骑抵绥德。游击张鹏却之，总兵官吴英等追至塞外，东路参将周文兵亦至，夹击败之。巡按御史殷学言，寇入内地五百里，请治诸将罪。部议延绥游兵俱调宣、大，寇方避实击虚。而我能以寡胜众，宜录其功。乃加守礼太子少保，学谪外。守礼寻以忧去。俺答薄都城，廷臣首以守礼荐，诏趣上道。寇退，止不行。

久之卒。

张岳，字维乔，惠安人。自幼好学，以大儒自期。登正德十一年进士，授行人。

武宗寝疾豹房。请令大臣侍从，台谏轮直起居，视药饵，防意外变。不报。与同官谏南巡，杖阙下，谪南京国子学正。世宗嗣位，复故官，迁右司副。母老乞便养，改南京武选员外郎，历主客郎中。方议大禘礼。张璁求始祖所自出者实之，礼官皆唯唯。岳言于尚书李时曰：“不如为皇初祖位，毋实以人。”时大喜，告璁。璁不谓然，以初议上。帝竟令题皇初祖主，如岳言。璁衔之，出为广西提学佥事。行部柳州，军缺饷大哗，城闭五日。岳令守城启门，召诘哗者予饷去。寻以计擒首恶，置之理。入贺，改提学江西。不谢璁，璁黜广西选贡七人，谪岳广东盐课提举。迁廉州知府。督民垦弃地，教以桔槔运水。廉民多盗珠池。岳居四年，未尝入一珠。

帝使使往安南诘莫登庸杀主，岳言于总督张经曰：“莫氏篡黎，可无勘而知也，使往受谩词辱国，请留使者毋前。”经不可。知钦州林希元上书请决讨莫氏，岳贻书止之，复条上不可讨六事。为书贻执政曰：“据边民报，黎赒袭封无嗣，以兄子譓为子。陈暠作乱，赒遇害，暠篡。未几国人拥立譓，暠奔谅山。讠惠立七年，为莫登庸所逼，出居升华。登庸立譓幼弟騑而相之，卒弑騑自立，国分为三。黎在南，莫居中，陈在西北。后谅山亦为登庸有，陈遂绝。而黎所居即古日南地，与占城邻，限大海，登庸不能逾之南，故两存。近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孙福海，而自营海东府地都斋居之。盖安南诸府，惟海东地最大，即所谓王山郡也。此贼负篡逆名，常练兵备我，又时扬言求入贡。边人以非故王也，弗敢闻。愚以为彼内乱未尝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其乱定乃贡。若必用兵，胜负利纯非岳所敢知。”执政得书不能决。

已，毛伯温来视师，张经一以军事委岳。又以翁万达才，进二人于伯温。岳与伯温语数日，伯温曰：“交事属君矣。”许登庸如岳议。会岳迁浙江提学副使，又迁参政，伯温驰奏留之，乃改广东参政，分守海北。登庸降，加岳俸一级，赐银币。寻以征琼州叛黎功，加俸及赐如之。

塞上多事，言官荐岳边才。伯温言：“岳可南，翁万达可北也。”遂擢岳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旋移抚江西，进右副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讨破广东封川僮苏公乐等，进兵部右侍郎。平广西马平诸县瑶贼，先后俘斩四千，招抚二万余人，诛贼魁韦金田等，增俸一级。召为刑部右侍郎，以御史徐南金言命留任。连山贼李金与贺县贼倪仲亮等，出没衡、永、郴、桂，积三十年不能平，岳大合兵讨擒之。莅镇四年，巨寇悉平，召拜兵部左侍郎。

湖贵间有山曰蜡尔，诸苗居之。东属镇溪千户所筸子坪长官司，隶湖广；西属铜仁、平头二长官司，隶贵州；北接四川酉阳，广袤数百里。诸苗数反，官兵不能制。侍郎万镗征之，四年不克。乃授其魁龙许保冠带。湖苗暂息，而贵苗反如故。

镗班师，龙许保及其党吴黑苗复乱。贵州巡抚李义壮告警，乃命岳总督湖广、贵州、四川军务，讨之。进右都御史。义壮持镗议欲抚，岳劾其阻兵，罢之。先义壮抚贵州者，佥都御史王学益与镗附严嵩，主抚议，数从中挠岳。岳持益坚。许保袭执印江知县徐文伯及石阡推官邓本忠以去，岳坐停俸。乃使总兵官沈希仪、参将石邦宪等分道进，躬入铜仁督之。先后斩贼魁五十三人，独许保、黑苗跳不获。岳以捷闻，言贵苗渐平，湖苗听抚，请遣土兵归农，朝议许之。未几，酉阳宣慰冉元嗾许保、黑苗突思州，劫执知府李允简。邦宪兵邀夺允简还，允简竟死。嵩父子故憾岳，欲逮治之，徐阶持不可。乃夺右都御史，以兵部侍郎督师。邦宪等旋破贼。岳搜山箐，余贼献思州印及许保。湖广兵亦破擒首恶李通海等。岳以黑苗未获，不敢报功。已而冉元谋露，岳发其奸。元贿严世蕃责岳绝苗党。邦宪竟得黑苗以献，苗患乃息。

岳卒于沅州。丧归，沅人迎哭者不绝。已，叙功，复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襄惠。

岳博览，工文章，经术湛深，不喜王守仁学，以程、硃为宗。

李允简，融县人。由举人起家。以郡境多寇，道孥归，独与孙炳文居。祖孙皆被执，许保挟以求厚赎。允简则传语邦宪令亟进兵。在贼中自投高崖下，贼拽出，弃之途。思人舁还，至清浪卫而卒。诏赠贵州副使，赐祭葬，官一子。

郭宗皋，字君弼，福山人。嘉靖八年进士。选庶吉士。寻诏与选者皆改除，得刑部主事。擢御史。十二年十月，星陨如雨。未几，哀冲太子薨，大同兵乱。宗皋劝帝惇崇宽厚，察纳忠言，勿专以严明为治。帝大怒，下诏狱，杖四十释之。历按苏、松、顺天。行部乘马，不御肩舆。会廷推保定巡抚刘夔还理院事，宗皋论夔尝荐大学士李时子，谄媚无行，不任风纪，坐夺俸两月。寻出为雁门兵备副使，转陕西参政，迁大理少卿。

二十三年十月，寇入万全右卫，抵广昌，列营四十里。顺天巡抚硃方下狱，擢宗皋右佥都御史代之，寇已去。宗皋言：“密云最要害，宜宿重兵。乞敕马兰、太平、燕河三屯岁发千人，以五月赴密云，有警则总兵官自将赴援。居庸、白杨，地要兵弱，遇警必待部奏，不能及事。请预拟借调之法，令建昌三屯军，平时则协助密云，遇警则移驻居庸。”俱报可。久之，宗皋闻敌骑四十万欲分道入，奏调京营、山东、河南兵为援。已竟无实，坐夺俸一年。故事，京营岁发五军诣蓟镇防秋。宗皋请罢三军，以其犒军银充本镇募兵费。又请发修边余银，增筑燕河营、古北口。

帝疑有侵冒，令罢归听勘。既而事得白。起故官，巡抚大同，与宣府巡抚李仁易镇。

寻进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俺答三万骑犯万全左卫，总兵官陈凤、副总兵林椿与战鹞儿岭，杀伤相当，宗皋坐夺俸。明年再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及椿皆战死，宗皋与巡抚陈燿坐夺俸。给事中唐禹追论死事状，因言全军悉陷，乃数十年未有之大衄。帝乃逮宗皋及燿，各杖一百，燿遂死，宗皋戍陕西靖虏卫。

隆庆改元，从戍所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协理戎政。旋进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给事中庄国祯劾宗皋衰庸，宗皋亦自以年老求去，诏许之。

万历中，再存问，岁给廪隶。十六年，宗皋年九十，又遣行人存问。是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康介。

赵时春，字景仁，平凉人。幼与群儿嬉，辄列旗帜，部勒如兵法。年十四举于乡。逾四年，为嘉靖五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以张璁言改官，得户部主事。寻转兵部。九年七月，上疏曰：“陛下以灾变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词面谩。盖自灵宝知县言河清受赏，都御史汪鋐继进甘露，今副都御史徐赞、训导范仲斌进瑞麦，指挥张楫进嘉禾，鋐及御史杨东又进盐华，礼部尚书李时再请表贺。仲斌等不足道，鋐、赞司风纪，时典三礼，乃罔上欺君，坏风伤政。”帝责其妄言，且令献谠言善策。时春惶恐引咎未对。帝趣之，于是时春上言：当今之务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赏罚所自出，勿以逆心事为可怒，则赏罚大公而天下治。曰信号令。无信一人之言，必参诸公论；毋狃一时之近，必稽之永远。苟利十而害一，则利不必兴；功百而费半，则功不必举。如是而天下享安静之福矣。曰广延访。宜仿古人轮对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台谏、侍从各得敷纳殿陛间，群吏则以其职事召问之。曰励廉耻。大臣宜待以礼，取大节略小过。台谏言是者用之，非者宽容之。庶臣工自爱，不敢不励。

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诸臣，其才不当弃，其过或可原，宜霈然发命，召还故秩。且因南郊礼成，除谪戍之罪，与之更始。曰固边圉。败军之律宜严，临阵而退者，裨将得以戮士卒，大将得以戮裨将，总制官得以戮大将，则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请复古冠婚、丧祭之礼，绝醮祭、祷祀之术。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箓、依托经忏、幻化黄白、飞升遐景以冒宠禄者，即赐遣斥，则正道修明而民志定。

帝览之，益怒，下诏狱掠治，黜为民。久之，选东宫官属，起翰林编修兼司经局校书。

帝有疾，时春与罗洪先、唐顺之疏请东宫御殿，受百官正旦朝贺。帝大怒，复黜为民。京师被寇，朝议以时春知兵，起兵部主事，赞理京营务，统民兵训练。大将军仇鸾倡马市，时春愤曰：“此秦桧续耳。身为大将，而效市侩，可乎？”忤鸾，为所构，几重得罪。稍迁山东佥事，进副使。

三十二年，擢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时春慷慨负奇气，善骑射。慨寇纵横，将帅不任职，数谓人：“使吾领选卒五千，俺答、邱福不足平也。”作《御寇论》，论战守甚悉。既秉节钺，益思以武功自奋。其年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诸堡，时春率马步兵往御之。至广武，诸将毕会。谋报寇骑二千余，去两舍。时春擐甲欲驰，大将李涞固止之。时春大言曰：“贼知吾来必遁，缓追即不及。”遂策马前。及于大虫岭，伏兵四起，败绩。仓皇投一墩，守卒缒之上乃得免，涞军竟覆。被论，解官听调。时春喜谈兵，至是一战而败。然当是时将帅率避寇不击。为督抚者安居坚城，遥领军事，无躬搏寇者。时春功虽不就，天下皆壮其气。

时春读书善强记，文章豪肆，与唐顺之、王慎中齐名。诗，伉浪自喜类其为人。

赞曰：姚镆等封疆宣其擘画，军务畅其机谋，勋绩咸有可纪。伍文定从王守仁平宸濠之难，厥功最懋。赵时春将略自命，一出辄踬。夫危事而易言之，固知兵者所弗取乎。

## 列传第八十九

陶琰（子滋） 王缜 李充嗣 吴廷举（弟廷弼） 方良永（弟良节 子重杰）王爌 王軏 徐问 张邦奇（族父时彻） 韩邦奇（弟邦靖） 周金 吴岳谭大初

陶琰，字廷信，绛州人。父铨，进士，陕西右参议。琰举成化七年乡试第一，十七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

弘治初，进员外郎。历固原兵备副使。练士卒，广刍粟。历九年，部内晏如。

迁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正德初，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迁刑部右侍郎。

陕西游击徐谦讦御史李高。谦故刘瑾党，行厚赂，欲中高危法。琰往按，直高。瑾怒，假他事下琰诏狱，褫其职，又罚米四百石输边。瑾诛，起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准、扬诸府。

六年，转南京刑部侍郎。明年，贼刘七等将犯江南，王浩八又入衢州。进琰右都御史，巡视浙江。至则七等已灭，浩八听抚。会宁、绍濒海地飓风大作，居民漂没万数。琰出帑金振救，而大筑萧山至会稽堤五万余丈。奏设兵备道守要害，防浩八党出没，遣将击斩其渠魁。遂城开化、常山、遂安、兰溪，境内以靖。复命总督漕运，七疏乞归。世宗嗣位，起故官。凡三督漕，军民习其政，不严而肃。

琰性清俭，饭惟一疏。每到官及罢去，行李止三竹笥。寻加户部尚书。嘉靖元年召拜工部尚书。其冬，改南京兵部，加太子少保。未浃岁，屡引年乞体。加太子太保，乘传归，有司岁时存问。又九年卒，年八十有四。赠少保，谥恭介。

子滋，以进士授行人。谏武宗南巡，杖阙下，谪国子学正。嘉靖初，历兵部郎中。率同官伏阙争“大礼”，再受杖，谪戍榆林。兵部尚书王时中等言，琰老病呻吟，冀父子一相见，乞改调近卫。不许。十五年赦还，卒。

王缜，字文哲，东莞人。父恪，宝庆知府。缜登弘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劾三边总制王越附汪直、李广，不可复玷节钺。出理南畿屯田。有司征松江白絺六千匹，缜言絺非正供。且请停上清宫役。诏皆罢之。累迁工科都给事中。武宗初立，内府工匠以营造加恩。缜率同官言：“陛下初登大宝，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劳进者，诚不可示后世。宜散遣先朝诸画士，革工匠所授官。”帝不能用。

中官张永请改筑通州新城，缜言泰陵工作方兴，不当复兴无益之役。帝乃止。正德元年出为山西右参政。历福建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协平江西贼王浩八。乾清宫灾，疏请养宗室子宫中，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内官，召还建言被黜诸臣。不报。已，调郧阳巡抚，迁南京刑部右侍郎。世宗即位，陈正本十事。嘉靖二年就擢户部尚书。卒官。

李充嗣，字士修，内江人。给事中蕃孙也。登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

弘治初，授户部主事。以从父临安为郎中，改刑部。坐累，谪岳州通判。久之，移随州知州，擢陕西佥事，历云南按察使。正德九年，举治行卓异，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岁大祲。请发帑金移粟振之，不足，则劝贷富室。时流民多聚开封，煮糜哺之。逾月，资遣还乡。初，镇守中官廖堂党于刘瑾，假进贡名，要求百端，继者以为常。充嗣言：“近中官进贡，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角鹰、锦鸡、走狗诸物，皆借名科敛。外又有拜见银、须知银及侵扣驿传快手月钱、河夫歇役之属，无虑十余事，苛派动数十万。其左右用事者，又私于境内抑买杂物，擅榷商贾货利。

乞严行禁绝。”诏但禁下人科取而已。

十二年移抚应天诸府。宁王宸濠反，充嗣谓尚书乔宇曰：“都城守御属于公，畿辅则充嗣任之。”乃自将精兵万人，西屯采石。遣使入安庆城中，令指挥杨锐等坚守。传檄部内，声言京边兵十万旦夕至，趣供饷，以绐贼。贼果疑惧。事定，兵部及巡按御史胡洁言其功。时已就进户部右侍郎，乃赐敕嘉劳。有建议修苏、松水利者，进充嗣工部尚书兼领水利事。未几，世宗嗣位，遣工部郎林文霈、颜如翙佐之。开白茅港，疏吴淞江，六阅月而讫工。语详《河渠志》。

嘉靖元年论平宸濠功，加太子少保。苏、松白粮输内府。正德时骤增内使五千人，粮亦加十三万石。帝用充嗣言，减从故额。又请常赋外尽蠲岁办之浮额者，内府征收，监以科道官，毋纵内臣苛索。帝俱从之。寻改南京兵部尚书。七年致仕，卒。久之，诏赠太子太保，谥康和。

吴廷举，字献臣，其先嘉鱼人，祖戍梧州，遂家焉。成化二十三年登进士，除顺德知县。上官属修中贵人先祠，廷举不可。市舶中官市葛，以二葛与之，曰：“非产也。”中官大怒。御史汪宗器亦恶廷举，曰：“彼专抗上官，市名耳。”会廷举毁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学宫、书院。宗器谓有所侵盗，执下狱。

按之不得间，惭而止。为县十年，稍迁成都同知。忧归，补松江。

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荐，擢广东佥事。从总督潘蕃讨平南海、清远诸盗。正德初，历副使。发总镇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讦廷举他事，逮系诏狱。刘瑾矫诏，枷之十余日，几死。戍雁门，旋赦免。杨一清荐其才，擢江西右参政。败华林贼于连河。从陈金大破姚源贼。其党走裴源，复从俞谏破之。贼首胡浩三既抚复叛，廷举往谕，为所执。居三月，尽得其要领，诱使携。及得还，浩三果杀其兄浩二，内乱。官兵乘之，遂擒浩三。与副使李梦阳不协，奏梦阳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坐停一岁俸。起广东右布政使，复佐陈金平府江贼。擢右副都御史，振湖广饥。已，复出湖南定诸夷疆地。宁王宸濠有逆谋，疏陈江西军政六事，为豫防计。

世宗立，召为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上疏诋陆完、王琼、梁储及少傅蒋冕，而自以为己昔居宪职无一言，乞罢黜以儆幸位。时完早得罪，琼及储已罢去，廷举借以倾冕。冕遂求罢。帝颇不直廷举，调南京工部，而慰谕冕。冕固请留之，不听。

嘉靖元年，廷举乞休。寻以灾异复自劾求罢，劝帝修德应天，因奏行其部兴革十二事。寻就改户部，迁右都御史，巡抚应天诸府。长洲知县郭波以事挫织造中官张志聪。志聪伺波出，倒曳之车后。典史萧景腆操兵教场，急率兵救。百姓登屋，飞瓦击志聪。志聪奏逮波、景腆，廷举具白志聪贪黩状。帝乃降波五级，调景腆远方，志聪亦召还。

三年，以“大礼”议未定，请如洪武中修《孝慈录》故事，令两京部、寺、台、省及天下督、抚各条所见，并询家居老臣，采而行之，汇为一书，以诏后世。时已定称本生考，廷举窥帝意不慊，故为此奏。给事中张原、刘祺交劾之，不报。寻改南京工部尚书，辞不拜，称疾乞休。帝慰留。已，复辞，且引白居易、张咏诗，语多诙谐，中复用呜呼字。帝怒，以廷举怨望无人臣礼，勒致仕。

廷举面如削瓜。衣敝带穿，不事藻饰。言行必自信，人莫能夺。其在太学时，兄事罗。病痢，仆死，自煮药饮之。负以如厕，一昼夜数十反。尝语人曰：“献臣生我。”廷举好薛瑄、胡居仁学，尊事陈献章。居湫隘，亡郭外田，有书万卷。及卒，总督姚镆庀其丧。隆庆中，追谥清惠。

弟廷弼，举于乡。廷举枷吏部前，廷弼卧其械下。刑部主事宿进为奏记张纟采，乃得释。

方良永，字寿卿，莆田人。弘治三年进士。督逋两广，峻却馈遗，为布政使刘大夏所器。还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擢广东佥事。琼州贼符南蛇为乱，大夏时为总督，檄摄海南兵备，会师讨平之。御史坐良永失利。大夏已入为本兵，为白于朝，赉银币。

正德初，父丧除，待铨阙下。外官朝见毕，必谒刘瑾。鸿胪导良永诣左顺门叩头毕，令东向揖瑾，良永竟出。或劝诣瑾家，良永不可。及吏部除良永河南抚民佥事，中旨勒致仕。既去，瑾怒未已，欲假海南杀人事中之。刑部郎中周敏力持，乃不坐。瑾诛，起湖广副使。寻擢广西按察使。发巡按御史硃志荣罪至谪戍。迁山东右布政使。旋调浙江，改左。

钱宁以钞二万鬻于浙，良永上疏曰：“四方盗甫息，疮痍未瘳，浙东西雨雹。

宁厮养贱流，假义子名，跻公侯之列。赐予无算，纳贿不赀，乃敢攫民财，戕邦本。

有司奉行急于诏旨，胥吏缘为奸，椎肤剥髓，民不堪命。镇守太监王堂、刘璟畏宁威，受役使。臣何敢爱一死，不以闻。乞陛下下宁诏狱，明正典刑，并治其党，以谢百姓。”宁惧，留疏不下。谋遣校尉捕假势鬻钞者，以自饰于帝，而请以钞直还之民，阴召还前所遣使。宁初欲散钞遍天下，先行之浙江、山东，山东为巡抚赵璜所格，而良永白发其奸，宁自是不敢鬻钞矣。宁方得志，公卿、台谏无敢出一语。

良永以外僚讼言诛之，闻者震悚。良永念母老，恐中祸，三疏乞休去。

世宗即位，中外交荐。拜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以母老，再疏乞终养。都御史姚镆请破格褒宠。尚书乔宇、孙交言，良永家无赢资，宜用侍郎潘礼、御史陈茂烈故事，赐廪米。诏月给三石。久之，母卒，诏赐祭葬。皆异数也。服除，以故官巡抚应天，即家赐敕。至衢州疾作，连疏乞致仕，未报遽归，卒。卒后有南京刑部尚书之命。暨讣闻，赐恤如制，谥简肃。

良永侍父疾，衣不解带者三月。母病，良永年六十余矣，手进汤药无少怠。居倚庐哀毁，称纯孝焉。素善王守仁，而论学与之异。尝语人曰：“近世专言心学，自谓超悟独到，推其说以自附于象山，而上达于孔子。目贤圣教人次第为小子无用之学，程、硃而下无不受摈，而不知其入于妄。”

弟良节，官广东左布政使，亦有治行。

子重杰，举于乡，以孝闻。

王爌，字存纳，黄岩人。弘治十五年进士。除太常博士。正德时，屡迁刑科都给事中。武定侯郭勋镇两广，行事乖谬。诏自陈，勋强辨，爌等驳之。都察院覆奏，不录爌言，爌并劾都御史彭泽。帝责泽，置勋不问。御史林有年直言下狱，浙江佥事韩邦奇忤中官被逮，爌皆救之。帝幸大同久不反，爌力请回鸾。又与工科石天柱救彭泽，忤王琼。中旨调两人于外，爌得惠州推官。世宗立，召复都给事中。旋擢太仆少卿，改太常。嘉靖三年迁应天府尹。岁大祲，奏免其赋。居四年，迁南京刑部右侍郎，以母老归养。家居十年，起故官。寻擢南京右都御史。守备中官进表，率以两御史监礼。爌曰：“中官安得役御史？”止之。举贺入朝，谒内阁夏言。言倨甚，大臣多隅坐，爌独引坐正之。言不悦，爌遂谢病归。

爌与御史潘壮不相能。壮坐大狱，诏爌提问。爌力白壮罪，至忤旨。人以此称爌长者。卒，赠工部尚书。

王軏，开平卫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正德初，历工部员外郎，屡迁山东左布政使。嘉靖初，入为顺天府尹。房山地震，軏言召灾有由，语多指斥。忤旨切责。寻迁副都御史，巡抚四川。芒部土官知府陇慰死，庶子政与嫡子寿争立，朝议立寿。

政倚乌撒，数构兵，使人诱杀寿，夺其印。軏请讨之。乃会贵州兵分道进，擒政于水西，招降四十九寨。玺书奖劳。

时将营仁寿宫，就拜軏工部右侍郎，督采大木。工罢，召还，改户部。核九门苜蓿地，以余地归之民。勘御马监草场，厘地二万余顷，募民以佃。房山民以牧马地献中官韦恒，軏厘归之官。奸人冯贤等复献中官李秀，秀为请于帝，軏抗疏劾之。

帝虽宥秀，竟治贤等如律。出核勋戚庄田，请如周制，计品秩，别亲疏，以定多寡，非诏赐而隐占者俱追断。户部尚书梁材采其言，兼并者悉归官。稍进左侍郎。

初，軏之平陇政也，以陇氏无后，请改设流官，兵部尚书李钺等然之。遂改芒部为镇雄府，分置四长官司，授陇氏疏属阿济等为长官，而擢重庆通判程洸为试知府。陇氏旧部沙保等攻执洸，夺其印，欲复立陇氏后。巡抚王廷相等破保，洸得还。

保子普奴复连乌撒、水西苗攻剽毕节诸卫。帝命伍文定图之。以朝议不合，召还。

御史戴金因言：“芒部改流之议，诸司咸执不可。軏徇洸邪说，违众独行，致疆场不靖。”遂罢軏官。

以兵部尚书李承勋荐，起故官，总督仓场。再迁南京户部尚书。御史龚湜劾軏老悖；吏部言軏居官俭素，搢绅仪表。帝乃责湜妄言。久之，就改兵部，参赞机务。

诏举将材，荐郑卿、沈希仪等二十一人，皆擢用。居四年，以老乞罢。疏中言享年若干，帝以为非告君体，勒为民。久之卒。

徐问，字用中，武进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广平推官。迁刑部主事，历兵部，出为登州知府。地滨海多盗，问尽捕之。调临江。修筑坏堤七十二。转长芦盐运使。

运司故利薮，自好者不乐居。问曰：“吾欲清是官也。”终任不取一钱。累迁广东左布政使。

嘉靖十一年以治行卓异，拜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独山州贼蒙钺弑父为乱。

问闻南丹、泗城欲助逆，檄广西抚按伐其谋。又檄钺弟钊复父仇，事平得承袭。钺援绝。问督大兵分道入，诛之。捷闻，赐金绮，召为兵部右侍郎。疏陈武备八事。

又言：“两广、云、贵半土司，深山密菁，瑶、僮、罗、僰所窟穴。边将喜功召衅，好为扫穴之举。王师每入，巨憝潜踪，所诛戮率无辜赤子。兴大兵，费厚饷，以易无辜命，非陛下好生意。宜敕边臣布威信，严厄塞，谨哨探，使各安边境，以绝祸萌。”帝深纳其言。寻引疾归。二十一年，召为南京礼部侍郎。久之，就迁户部尚书。复引疾去，卒于家。

问清节自励。居官四十年，敝庐萧然，田不满百亩。好学不倦，粹然深造，为士类所宗。隆庆初，谥庄裕。

张邦奇，字常甫，鄞人。年十五作《易解》及《释国语》。登弘治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出为湖广提学副使。下教曰：“学不孔、颜，行不曾、闵，虽文如雄、褒，吾且斥之。”在任三四年，诸生竞劝。时世宗方为兴世子，献皇遣就试。乃特设两案，己居北而使世子居南。文成，送入学。世宗由此知邦奇。嘉靖初，提学四川，以亲孝乞归。久之，桂萼掌铨，去留天下提学官，起邦奇福建。未几，选外僚入坊局，改右庶子，迁南京祭酒。以身为教，学规整肃。就迁吏部侍郎。丁外艰归。

帝尝奉太后谒天寿诸陵，语及择相。太后曰：“先皇尝言提学张邦奇器识，他日可为宰相，其人安在？”帝憬然曰：“尚未用也。”服阕，即召为吏部右侍郎，掌部事。推毂善类，人不可干以私。铨部升除，多受教政府，邦奇独否，大学士李时衔之。郭勋家人犯法，舁重贿请宽，邦奇不从。帝欲即授邦奇尚书，为两人沮止。

寻改掌翰林院事，充日讲官，加太子宾客，改掌詹事府。九载考绩，晋礼部尚书。

以母老欲便养，乃改南京吏部。复改兵部，参赞机务。帝犹念邦奇，时与严嵩语及之。嵩曰：“邦奇性至孝，母老，不乐北来。”帝信其言，遂不召。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一。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邦奇之学以程、硃为宗。宗王守仁友善，而语每不合。躬修力践，跬步必谨。

昼之所为，夕必书于册。性笃孝，以养亲故，屡起辄退。其母后邦奇卒，寿至百岁。

邦奇事寡嫂如事母。所著《学庸传》、《五经说》及文集，粹然一出于正。

族父时彻，少邦奇二十岁，受业于邦奇。仕至南京兵部尚书。有文名。

韩邦奇，字汝节，朝邑人。父绍宗，福建副使。邦奇登正德三年进士，除吏部主事，进员外郎。六年冬，京师地震，上疏陈时政阙失。忤旨，不报。会给事中孙祯等劾臣僚不职者，并及邦奇。吏部已议留，帝竟以前疏故，黜为平阳通判。迁浙江佥事，辖杭、严二府。宸濠令内竖假饭僧，聚千人于杭州天竺寺，邦奇立散遣之。

其仪宾托进贡假道衢州，邦奇诘之曰：“入贡当沿江下，奚自假道？归语王，韩佥事不可诳也。”

时中官在浙者凡四人，王堂为镇守，晁进督织造，崔泬主市舶，张玉管营造。

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奇疏请禁止，又数裁抑堂。邦奇闵中官采富阳茶鱼为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谤。帝怒，逮至京，下诏狱。廷臣论救，皆不听，斥为民。

嘉靖初，起山东参议。乞休去。寻用荐，以故官莅山西。再乞休去。起四川提学副使，入为春坊右庶子。七年偕同官方鹏主应天乡试，坐试录谬误，谪南京太仆丞。复乞归。起山东副使，迁大理丞，进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入佐院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时辽阳兵变，侍郎黄宗明言邦奇素有威望，请假以便宜，速往定乱。帝方事姑息，不从，命与山西巡抚任洛换官。至山西，为政严肃，有司供具悉不纳，间日出俸米易肉一斤。居四年，引疾归。

中外交荐，以故官起督河道。迁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拜南京右都御史，进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致仕归。三十四年，陕西地大震，邦奇陨焉。赠太子少保，谥恭简。

邦奇性嗜学。自诸经、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书，无不通究。著述甚富。所撰《志乐》，尤为世所称。

弟邦靖，字汝度。年十四举于乡。与邦奇同登进士，授工部主事。榷木浙江，额不充，被劾，以守官廉得免。进员外郎。乾清宫灾，指斥时政甚切。武宗大怒，下之诏狱。给事中李鐸等以为言，乃夺职为民。世宗即位，起山西左参议，分守大同。岁饥，人相食，奏请发帑，不许。复抗疏千余言，不报。乞归，不待命辄行。

军民遮道泣留。抵家病卒，年三十六。未几，邦奇亦以参议莅大同。父老因邦靖故，前迎，皆泣下。邦奇亦泣。

邦奇尝庐居，病岁余不能起。邦靖药必分尝，食饮皆手进。后邦靖病亟，邦奇日夜持弟泣，不解衣者三月。及殁，衰绖蔬食，终丧弗懈。乡人为立“孝弟碑”。

周金，字子庚，武进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工科给事中。累迁户科都给事中。

疏言：“京粮岁入三百五万，而食者乃四百三万，当痛为澄汰。中官迎佛及监织造者滥乞引盐，暴横道路，当罢。都督马昂纳有妊女弟，当诛昂而还其女。”朝议用兵土鲁番，复哈密。金言西边虚惫，而土鲁番险远，且青海之寇窥伺西宁，不宜计哈密。已，卒从金议。

嘉靖元年由太仆寺少卿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边人贫甚。金为招商聚粟，广屯积刍，以时给其食。改抚宣府，进右副都御史。大同叛卒杀张文锦，边镇兵皆骄。宣府总督侍郎冯清苛刻。诸军请粮不从，且欲鞭之，众轰然围清府署。

金方病，出坐院门，召诸军官数之曰：“是若辈剥削之过！”欲痛鞭之。军士气稍平，拥而前请曰：“总制不恤我耳！”金从容谕以利害，众乃散解去，得无变。改抚保定。巡按御史李新芳疑广平知县谋己，欲抶之。知府为之解，并欲执知府，发兵二千捕之。知府及佐贰皆走，一城尽空。金发其罪状，而都御史王廷相庇新芳，与相争。帝卒下新芳刑部，黜官。金迁兵部右侍郎。未几，进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久之，擢南京刑部尚书，就转户部。二十四年致仕归，岁余卒。赠太子太保，谥襄敏。

吴岳，字汝乔，汶上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督饷宣府，吏进羡金数千，拒之。出知庐州府。税课岁万金，例输府，岳以代邮传费。西山薪故供官爨，岳弛以利民。以忧去。服除，改保定，治如庐州。历山西副使、浙江参政、湖广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并以清静得民。迁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

奏裁征发冗费十六七，民力遂宽。甫浃岁，引疾去。久之，以贵州巡抚征。寻进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隆庆元年，历吏部左、右侍郎。京察竣，给事中胡应嘉有所申救。岳诣内阁抗声曰：“科臣敢留考察罢黜官，有故事乎？”应嘉遂得谴。迁南京礼部尚书，就改吏部。抑浮薄，杜侥幸，南都缙绅惮之。上疏陈六事，帝颇纳其言。寻改兵部，参赞机务。未上，给由过家，病卒。诏赠太子太保，谥介肃。

岳清望冠一时，禔躬严整。尚书马森言平生见廉节士二人，岳与谭大初耳。岳知庐州时，王廷守苏州，以公事遇京口。岳召为金山游，携酒一缶，肉一斤，菜数束。廷笑曰：“止是乎？”岳亦笑曰：“足供我两人食矣。”欢竟日而还。去庐日，假一盖御雨，至即命还之。

谭大初，字宗元，始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忧归。起补户部，改户科给事中。数论事。历兵科左给事中，出为江西副使。清军，多所释。御史孙慎以失额为疑，大初曰：“失额罪小，殃民罪大。”严嵩亲党夺民田，治之不少贷。

迁广西右参政，投劾归。久之，起故官河南。未上，擢南京右通政。俄迁应天府尹。

将赴南都，而穆宗即位，乞以参政致仕，不许。隆庆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寻迁户部左侍郎，督仓场。海瑞为佥都御史，大初力荐瑞。已而屡疏乞休，不允。拜南京户部尚书，引疾去。家居，田不及百亩。卒年七十五。谥庄懿。

赞曰：当正、嘉之际，士大夫刓方为圆，贬其素履，羔羊素丝之节浸以微矣。

陶琰诸人清操峻特，卓然可风。南都列卿，后先相望，不其贤乎。琰之督漕，充嗣之守御，良永之遏钱宁，周金之弭乱卒，所竖立甚伟。至琰子之直节，廷弼、邦靖之笃行，尤无忝其父兄云。

## 列传第九十

廖纪 王时中 周期雍 唐龙（子汝楫） 王杲（王） 周用（宋景屠侨）闻渊 刘讱（胡缵宗） 孙应奎 （余姚孙应奎 方钝） 聂豹 李默 万镗周延 潘恩 贾应春 张永明 胡松绩溪胡松 赵炳然

廖纪，字时陈，东光人。弘治三年进士。授考功主事，屡迁文选郎中。正德中，历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厂，羡金无所私。迁吏部左、右侍郎。世宗立，拜南京吏部尚书。调兵部，参赞机务。被论解职。

嘉靖三年，“大礼”议既定，吏部尚书杨旦赴召，道劾张璁、桂萼。璁、萼之党陈洸遂劾旦而荐纪。帝罢旦，以纪代之。纪疏辞，言：“臣年已七十，精力不如乔宇，聪明不如杨旦。”时宇、旦方为帝所恶，不许。光禄署丞何渊请建世室，祀兴献帝，下廷议。纪等执不可，帝弗从。纪力争曰：“渊所言，干君臣之分，乱昭穆之伦，蔑祖宗之制，臣谨昧死请罢勿议。”不纳。会廷臣多诤者，议竟寝。已，条奏三事。其末言人材当惜，谓：“正德之季，宗社几危。议者但知平定逆籓之功，而不知保护京师之力。自陛下继统，老成接踵去，新进连茹登，以出位喜事为贤，以凌分犯礼为贵。伏望陛下于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护之勋，量行召用。其他降职、除名、遣戍者，使得以才自效。”帝但纳其正士风、重守令二事而已。三边总督杨一清召还内阁，璁等欲起王琼，纪推彭泽、王守仁，帝不允。复以邓廷璋、王宪名上，竟用宪。

五年正月，御史张衮、喻茂坚、硃实昌以世庙礼成，请宥议礼得罪诸臣，璁、萼亦以为请，章俱下吏部。纪等列上四十七人，卒报罢。御史魏有本以劾郭勋、救马永谪官，给事中沈汉等论救，帝不听。纪从容为言，且荐永及杨锐。帝纳之，有本得无谪。纪在南都，持议与璁合，坐是劾罢。璁辈欲引助己，遂首六卿。而纪顾数与抵牾，璁辈亦不喜。年老称病乞归，许之去。初，《献皇实录》成，加太子太保。至是进少保，赐敕乘传，夫廪视故事有加。卒，赠太保，谥僖靖。

王时中，字道夫，黄县人。弘治三年进士。授鄢陵知县。尝出郊，旋风拥马首。

时中曰：“冤气也。”迹得尸眢井，乃妇与所私者杀之，遂伏辜。召拜御史，督察畿辅马政。

正德初，请革近畿皇庄，不报。吏部尚书马文升致仕，时望属刘大夏、闵珪。

时中诋珪和媚，大夏昏耄。两人各求退，焦芳遂得之，众咸咎时中。出按宣、大，逮系武职贪污者百余，为东厂太监邱聚所奏。刘瑾捕时中下诏狱，荷重枷于都察院门。时中病甚，其妻往省，遇都御史刘宇，哭且诟。宇不得已言于瑾，释之，谪戍铁岭卫。瑾诛，起四川副使，迁湖广按察使。十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

世宗立，召为右副都御史。父丧除，起故官。会上章圣太后尊号，时中言本生二字不当去。及上册宝，百官陪列不至者九人，时中与焉。帝责对状，已而贳之。

历兵部左侍郎，代李钺为尚书。中官黄英等多所陈请，时中皆执不可。叙蓟州平盗功，滥及通州守备鄢祐，为言官李鸣鹤等所劾。时中乞休，且诋言者。给事中刘世扬等言时中不当逞忿箝言官，帝乃切责时中，令归听勘。嘉靖十年四月起复为兵部尚书。御史郭希愈请重兵部侍郎之选，以边臣有才者两人分掌边方、内地军务。吏部议从之。时中言非祖宗临时遣将意，帝遂从其议。帝欲用王宪于兵部，乃调时中刑部尚书。坐论御史冯恩狱，落职闲住。始，恩疏诋时中，及是以宽恩得罪，时称为长者。久之，遇赦，复官致仕。

周期雍，字汝和，江西宁州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御史。刘瑾既诛，为瑾斥者悉起，而给事中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赵士贤，御史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葛浩、姚学礼、张鸣凤、王良臣、徐钰、赵佑、杨璋、硃廷声、刘玉，部郎李梦阳、王纶、孙磐等，以兼劾群阉未得录。期雍偕同官王佩力请，皆召用。兵部尚书王敞附瑾进，期雍请斥之。焦芳、刘宇犹在列，而刘大夏、韩文、杨守随、林瀚、张敷华未雪，期雍皆极论。陈金讨江西贼，纵苗杀掠，期雍发其状。

寻清军广东，劾镇守武定侯郭勋，金与勋皆被责。出为福建佥事。宸濠反，简锐卒赴讨。会贼平乃还。嘉靖初，为浙江参议。讨平温、处矿盗，予一子官。再迁湖广按察使。九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蓟州、密云关堡数十，以避寇警移入内地，关外益无备，期雍悉修复之。数列上便宜。入为大理卿，历刑部左、右侍郎，右都御史，拜刑部尚书。大计京官，言官劾期雍纳贿。吏部白其诬，诏为饬言者。十九年，郭勋修前郤，因风霾劝帝罢免大臣，期雍遂去位。家居十年卒。

唐龙，字虞佐，兰溪人。受业于同县章懋，登正德三年进士。除郯城知县。禀大盗刘六，数败之，加俸二等。父丧，服除，征授御史，出按云南。钱宁义父参将卢和坐罪当死，宁为奏辩，下镇抚覆勘。会遣官录囚，受宁属欲出和，为龙所持，卒正其罪。土官凤朝明坐罪死，革世职。宁令滇人为保举，而矫旨许之。龙抗疏争，寝其事。再按江西，疏趣张忠、许泰班师。三司官从宸濠叛者犹居位，龙召数之曰：“胁从罔治，谓凡民耳。若辈读书食禄，何壎颜乃尔。”立收其印绶。擢陕西提学副使，迁山西按察使，召为太仆卿。嘉靖七年改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奏罢淮西官马种牛，罢寿州正阳关榷税，通、泰二州虚田租及漕卒船料，民甚德之。召拜左副都御史，历吏部左、右侍郎。

十一年，陕西大饥。吉囊拥众临边，延绥告警。诏进龙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兼理振济，赍帑金三十万以行。龙奏行救荒十四事。时吉囊居套中，西抵贺兰山，限以黄河不得渡，用十皮为浑脱，渡入山后。俺答亦自丰州入套为患。龙用总兵官王效、梁震，数败敌，屡被奖赉。召为刑部尚书。大猾刘东山构陷建昌侯张延龄，兴大狱。延龄，昭圣皇太后母弟，帝所恶也。吏坐狱不穷竟去者数十人，龙独执正东山罪。“大礼”大狱及诸建言获罪者，廷臣屡请宽，不能得。会九庙成，覃恩，龙录上充军应赦者百四十人，率得宥，所不原惟丰熙、杨慎、王元正、马录、吕经、冯恩、刘济、邵经邦而已。考尚书六年满，加太子少保。以母老乞归侍养。久之，用荐起南京刑部尚书，就改吏部。兵部尚书戴金罢，召龙代之。太庙成，加太子太保。寻代熊浃为吏部尚书。龙有才，居官著劳绩。及为吏部，每事咨僚佐。年老多疾，辄为所欺。御史陈九德劾前选郎高简罔上行私，并论龙衰暮，乃下简诏狱。龙引疾，未报。吏科杨上林、徐良辅复论简。诏杖简六十遣戍。上林、良辅以不早言罢职，龙黜为民。龙已有疾，舆出国门卒。后数年，子修撰汝楫疏辩。诏复官，赠少保，谥文襄。龙故与严嵩善。龙之罢，实夏言主之。而汝楫素附嵩，得第一人及第。官至左谕德。后坐嵩党夺官。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正德九年进士。授临汾知县。擢御史，巡视陕西茶马。

帝遣中官分守兰、靖。杲言穷边饥岁，不宜设官累民，不报。嘉靖三年，帝将遣中官督织造于苏、杭，杲疏谏，不纳。久之，擢太仆少卿，改大理，再迁左副都御史，进户部右侍郎。河南大饥，命杲往振。杲请急发帑金，诏赍临清仓银五万两以行。

既至，复请发十五万两。全活不可胜计。事竣，赐银币。寻以右都御史总督漕运。

故事，缮运艘，军三民七。总兵官顾寰以军民困敝，请发两淮余盐银七十万，户部尚书李如圭不可。杲请改折两年漕运十之三，以所省转输费治运艘，勿重困军民，报可。逾年，入为户部尚书。后父安平侯方锐乞张家庄马房地。杲言此地二千余顷，正供所出，不可许，宜以大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顷予之。帝从其议。时国储告匮，诸边请增饷无虚月，四方多水旱，给事中李文进请议广储蓄。杲列九事以献，已又上制财用十事，帝咸纳之。旧制，岁漕四百万石。杲以粟有余而用不足，遇灾伤率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见改折者过半，大惊，以诘户部，杲等引罪。敕自今务遵祖制，毋轻变。杲掌邦计，事无不办，帝深倚之。后有诏买龙涎香，久不进，帝以此不悦。

给事中马锡劾杲及巡仓御史艾朴受贿，给事中厉汝进言仓场尚书王亦然，并下狱。

杲、朴遣戍，斥为民。杲竟卒于雷州戍所。隆庆初，给事中辛自修等讼杲冤。诏复官，赐祭葬，赠太子太保。

王，句容人。由进士除吉安推官。从王守仁平宸濠，迁大理寺副。争“大礼”，下狱廷杖。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历两京户部侍郎，出督漕运，进尚书。历官著清操。

周用，字行之，吴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正德初，擢南京兵科给事中。父忧服阕，留补礼科。已，乞南。改南京兵科。谏迎佛乌斯藏及以中旨迁黜尚书、都给事中等官，且请治镇守江西中官黎安罪。出为广东参议，预平番禺盗，有功。历浙江、山东副使。擢福建按察使，改河南右布政使。代监司鞫南阳滞狱，狱为之空。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召协理院事。历吏部左、右侍郎。

以起废不当，尚书汪鋐委罪僚属，乃调用南京刑部。就迁右都御史，工、刑二部尚书。九庙灾，自陈致仕。用端亮有节概。既罢，中外皆惜之，频有推荐。久之，以工部尚书起督河道，数月，改漕运。未上，召拜左都御史。二品九年满，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代唐龙为吏部尚书。明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恭肃。曾孙宗建，自有传。

用掌宪时，慎自持而已，无所献替。其后宋景、屠侨继之，大略皆廉洁，与用相似。景未久卒，而侨居职八年。属严嵩柄政，风纪不振。议丁汝夔狱，受杖不能去。

宋景，字以贤，奉新人。弘治十八年进士。知睢州。正德五年入为河南道御史。

故事，知州无改御史者，刘瑾创之也。瑾诛，景引疾去。嘉靖三年以荐补浙江佥事，进山西副使。民饥为盗，杀守禀指挥。景树帜，令被胁者赴之。贼咸归命，乃擒斩其魁。四迁山西左布政使，累官南京吏、工二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入为左都御史。卒，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

屠侨，字安卿，吏部尚书滽再从子也。正德六年进士。授御史。巡视居庸诸关。

武宗遣中官李嵩等捕虎豹，侨力言不可。世宗时，历左都御史。卒，赠少保，谥简肃。

闻渊，字静中，鄞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初授礼部主事，已，改刑部。杨一清为吏部，调渊稽勋员外郎。历考功郎中，改掌文选，迁南京右通政。嘉靖初，擢应天府尹，改尹顺天。累迁南京兵部右侍郎，摄部事。荐马永等十余人。召为刑部右侍郎，迁左。进南京刑部尚书，就移吏部。召为刑部尚书。周用卒，代为吏部尚书。

侍郎徐阶得帝眷，前尚书率推让之。渊自以前辈，事取独断。大学士夏言柄政，渊老臣，不能委曲徇。及后议言狱，渊谓言事只任意，迹涉要君，请帝自裁决。帝大怒，切责渊。严嵩既杀言，势益横，部权无不侵，数以小故夺渊俸。渊年七十矣，遂乞骸骨归。家居十四年卒。先累加太子太保，卒赠少保，谥庄简。

渊居官始终一节。晚扼权相，功名颇损。在南刑部时，张璁先为曹属，尝题诗于壁，属渊勒石后堂。渊曰：“此尚书堂也，吾敢以相君故，为郎官勒石耶？”

刘讱，鄢陵人。父璟，刑部尚书。讱登正德十二年进士，为宁国推官，摄芜湖县事。武宗南巡，中贵索贿不得，系讱诏狱。世宗立，复官。寻擢御史，迁南京通政参议。历南京刑部尚书，召改北。

初，帝幸承天，河南巡抚胡缵宗尝以事笞阳武知县王联。联寻为巡按御史陶钦夔劾罢。联素凶狡，尝欧其父良，论死。久之，以良请出狱。复坐杀人，求解不得。

知帝喜告讦，乃摭缵宗迎驾诗“穆王八骏”语为谤诅。言缵宗命己刊布，不从，属钦夔论黜，罗织成大辟。候长至日，令其子诈为常朝官，阑入阙门讼冤。凡所不悦，若副都御史刘隅，给事中鲍道明，御史胡植、冯章、张洽，参议硃鸿渐，知府项乔、贾应春等百十人，悉构入之。帝大怒，立遣官捕缵宗等下狱，命讱会法司严讯。讱等尽得其诬罔，仍坐联死，当其子诈冒朝官律斩，而为缵宗等乞宥。帝既从法司奏坐联父子辟，然心嗛缵宗，颇多诘让，下礼部都察院参议。严嵩为之解，乃革缵宗职，杖四十。讱亦除名，法司正贰停半岁俸，郎官承问者下诏狱。嵩以对制平狱有功，令兼支大学士俸，嵩辞乃允。时法官率骫法徇上意。稍执正，谴责随至。讱于是狱能持法，身虽黜，而天下称之。

胡缵宗，陕西秦安人。正德三年进士。由检讨出为嘉定判官。历山东巡抚，改河南。

孙应奎，字文宿，洛阳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章邱知县。嘉靖四年入为兵科给事中，上疏言：“辅臣之任，必忠厚鲠亮、纯白坚定者乃足当之。今大学士杨一清虽练达国体，而雅性尚通，难以独任。张璁学博性偏，伤于自恃，犹饬厉功名，当抑其过而用之。至于桂萼以枭雄桀骜之资，作威福，纳财贿，阻抑气节，私比党与，势侵六官，气制言路，天下莫不怨愤。乞鉴别三臣贤否，以定用舍。”其意特右璁。而帝因其奏，慰留一清，戒谕璁、萼。既而同官王准、陆粲劾璁、萼罢相，准、粲亦下吏远谪，以应奎首抗章不罪。未几，劾吏部尚书方献夫，帝颇纳其言。

献夫援汪鋐为助，遂诎应奎议。再迁户科左给事中。行人孽侃建言忤旨，下廷讯，词连张璁。应奎与同官曹汴揖璁避，且上疏言状。帝怒，下之诏狱，寻释还职。十一年大计天下庶官，王准谪富民典史。应奎言汪鋐为璁、萼修郤，诬以不谨而黜之。

乞复准官，责鋐，为党比戒。吏部尚书王琼亦言准当黜，乃谪应奎高平县丞。屡迁湖广副使，督采大木，坐累复逮系。寻释还。历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召理院事，迁户部侍郎，进尚书。

俺答犯京师后，羽书旁午征兵饷。应奎乃建议加派。自北方诸府暨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十五万有奇，而苏州一府乃八万五千。御史郭仁，吴人也，诣应奎请减，不从。仁遂劾奏，应奎疏辨。帝以仁不当私属，调之外。既而国用犹不足，应奎言：“今岁入二百万，而诸边费六百余万，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请令诸曹所隶官吏、儒士、厨役、校卒，悉去其冗者。而臣部出入赢缩之数，亦综其大纲，列籍进御，使百司庶府咸知为国惜财。”报可。三十一年正月命应奎条上京边备用刍粮之数。应奎言：“自臣入都至今，计正税、加赋、余盐五百余万外，他所搜括又四百余万。而所出自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振济诸役又八百余万。”帝以耗费多，疑有侵冒，分遣科道官往诸边核实。

给事中徐公遴劾应奎粗疏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尚书，以方钝代。诸边饷银益增。钝计无所出，请令诸臣条上理财策。议行二十九事，益纤屑伤大体。应奎就移户部，致仕归，卒。

应奎为谏官，屡犯权贵，以风节自厉。晚官计曹，一切为苟且计，功名大损于前。

有与应奎同姓名者，余姚人，字文卿。由进士授行人，擢礼科给事中。疏劾汪鋐奸，忤旨下诏狱。已复杖阙下，谪华亭县丞。鋐亦罢去。两孙给谏之名，并震于朝廷。累官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逾年罢归。为山东布政时，有创开胶莱河议者，应奎力言不可。入觐，与吏部尚书争官属贤否，时称其直。

方钝，巴陵人。掌户部七年，廉慎无过。严嵩中之，诏改南京，遂乞骸骨归。

聂豹，字文蔚，吉安永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除华亭知县。浚陂塘，民复业者三千余户。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巡按福建。出为苏州知府。忧归，补平阳知府。

山西频中寇，民无宁居。豹令富民出钱，罪疑者赎，得万余金，修郭家沟、冷泉、灵石诸关隘，练乡勇六千守之。寇却，廷议以豹为知兵。给事中刘绘、大学士严嵩皆荐之。擢陕西副使，备兵潼关。大计拾遗，言官论豹在平阳乾没，大学士夏言亦恶豹，逮下诏狱，落职归。

二十九年秋，都城被寇。礼部尚书徐阶，豹知华亭时所取士也，为豹讼冤，言其才可大用。立召拜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未赴，擢兵部右侍郎，寻转左。仇鸾请调宣、大兵入卫，豹陈四虑，谓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则京师安。鸾怒。伺豹过无所得，乃已。三十一年召翁万达为兵部尚书，未至，卒，以豹代之。奏上防秋事宜，又请增筑京师外城，皆报可。是年秋，寇大入山西，覆总兵官李涞军，大掠二十日而去。总督苏祐反以大捷闻，为巡按御史毛鹏所发，章下兵部。豹言：“寇虽有所掠，而我师斩获过当，实上玄垂祐，陛下威灵所致。宜择吉祭告，论功行赏。”

帝喜。进秩任子者数十人，豹亦加太子少保，廕锦衣世千户。京师外城成，进太子少傅。南北屡奏捷，及类奏诸边功，豹率归功玄祐，祭告行赏如初。豹亦进太子太保。

当是时，西北边数遭寇，东南倭又起，羽书日数至。豹本无应变才，而大学士嵩与豹乡里，徐阶亦入政府，故豹甚为帝所倚。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为忧。豹卒无所谋画，条奏皆具文，帝渐知其短。会侍郎赵文华陈七事致仕，侍郎硃隆禧请设巡视福建大臣，开海滨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责。豹震慑请罪，复辨增官、开市之非，再下诏谯让。豹愈惶惧，条便宜五事以献。帝意终不怿，降俸二级。

顷之，竟以中旨罢，而用杨博代之。归数年卒，年七十七。隆庆初，赠少保，谥贞襄。

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辨难，心益服。后闻守仁殁，为位哭，以弟子自处。

及系狱，著《困辨录》，于王守仁说颇有异同云。

李默，字时言，瓯宁人。正德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嘉靖初，改户部主事，进兵部员外郎。调吏部，历验封郎中。真人邵元节贵幸，请封诰，默执不予。十一年为武会试同考官。及宴兵部，默据宾席，欲坐尚书王宪上。宪劾其不逊，谪宁国同知。屡迁浙江左布政使，入为太常卿，掌南京国子监事。博士等官得与科道选，自默发之。历吏部左、右侍郎，代夏邦谟为尚书。自正德初焦芳、张彩后，吏部无侍郎拜尚书者。默出帝特简，盖异数也。

严嵩柄政，擅黜陟权。默每持己意，嵩衔之。会推辽东巡抚，列布政使张臬、谢存儒以上。帝问嵩，嵩言其不任。夺默职为民，以万镗代。默掌铨仅七月。逾年，镗罢，特旨复用默。已，命入直西内，赐直庐，许苑中乘马。寻进太子少保。未几，复命兼翰林学士。给事中梁梦龙劾默徇私，帝为责梦龙。会大计群吏，默戒门下谢宾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见，嵩甚恨。赵文华视师还，默气折之。总督杨宜罢，嵩、文华欲用胡宗宪，默推王诰代，两人恨滋甚。

初，文华为帝言余倭无几，而巡按御史周如斗以败状闻。帝疑，数诘嵩。文华谋所以自解，稔帝喜告讦。会默试选人策问，言“汉武、唐宪以英睿兴盛业，晚节用匪人而败”，遂奏默诽谤。且言：“残寇不难灭，以督抚非人，败衄。由默恨臣劾其同乡张经，思为报复。臣论曹邦辅，即嗾给事中夏栻、孙浚媒孽臣。延今半载，疆事日非。昨推总督，又不用宗宪而用诰。东南涂炭何时解？陛下宵旰忧何时释？”

帝大怒，下礼部及法司议。奏默偏执自用，失大臣体；所引汉、唐事，非所宜言。

帝责礼部尚书王用宾等党护，各夺俸三月，而下默诏狱。刑部尚书何鰲遂引子骂父律绞。帝曰：“律不著臣骂君，谓必无也。今有之，其加等斩。”锢于狱，默竟瘐死。时三十五年二月也。

默博雅有才辨，以气自豪。同考武试，得陆炳为门生。炳贵盛，力推毂。默由外吏骤显，有所恃，不附嵩。凡有铨除，与争可否，气甚壮。然性褊浅，用爱憎为轩轾，颇私乡旧，以恩威自归，士论亦不甚附之。默既得罪，继之者吴鹏、欧阳必进，视嵩父子意，承顺惟谨，吏部权尽失。隆庆中，复默官，予祭葬。万历中，赐谥文愍。

万镗，字仕鸣，进贤人。父福，金华知府。镗登弘治十八年进士。正德中，由刑部主事屡迁吏部文选郎中。司署火，下狱，赎还职。历太常、大理少卿。世宗嗣位，以镗尝贻书知县刘源清，令预防宸濠，赉金币。寻迁顺天府尹，累迁右副都御史。历兵部侍郎、右都御史，皆南京。彗星见，应诏陈八事。中言：“人邪正相悬，而形迹易混。其大较有四：人主所取于下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顺，曰无私；而邪臣之恣强戾、好纷更、巧逢迎、肆攻讦者，其迹似之。人主所恶于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朋党，曰矫激；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议、体群情、规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不精，则邪正倒置，而国是乱矣，此不可不慎也。治天下贵实不贵文。

今陛下议礼制度考文，至明备矣，而于理财用人安民讲武之道，或有缺焉。愿辍声容之繁饰，略太平之美观，而专从事于实用，斯治天下之道得矣。至大礼大狱得罪诸臣，幽锢已久，乞量加宽录。”帝大怒，斥为民，令吏部锢勿用。

家居十年，屡推荐，辄报罢。同年生严嵩柄政，援引之。湖广蜡尔山蛮叛，起镗副都御史，相机剿抚。镗纳土指挥田应朝策，诱致其酋，督兵破之。条上善后七事，帝咸报可。召镗还。未几，铜平酋龙子贤复叛，御史缪文龙言镗剿抚皆失。诏下抚按官勘覆，归罪于参将李经，事乃解。镗得为兵部侍郎。迁南京刑、礼二部尚书。召掌刑部。俄代李默为吏部尚书。

镗既为嵩所引，每事委随，又颇通馈遗。抚治郧阳都御史阙，镗以通政使赵文华名上。会给事中硃伯辰劾文华，文华上言：“纳言之职，例不外推。镗意在出臣，又嗾所亲伯辰论劾，欲去臣。且镗以侍郎起用，乃朦胧奏二品九年满，得加太子少保。又以不得一品，面谩腹诽，无大臣礼。”帝怒，遂与伯辰并黜为民。久之卒。

隆庆初，复官，赠太子太保。

周延，字南乔，吉水人。嘉靖二年进士。除潜江知县，改新会，擢兵科给事中。

时议新建伯王守仁罪，将夺其爵。延抗疏为讼，坐谪太仓州判官。历南京吏部郎中，出为广东参政。抚安南，征黎寇，皆预，有功。三迁广东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靖海寇林成乱。进兵部右侍郎，提督两广军务。召为刑部左侍郎。历南京右都御史，吏、兵二部尚书。

嘉靖三十四年召为左都御史。帝用给事中徐浦议，令廷臣及督抚各举边才。于是故侍郎郭宗皋，都御史曹邦辅、吴狱，祭酒邹守益，修撰罗洪先，御史吴悌、方涯，主事唐枢，参政周大礼、曹亨，参议刘志，知府黄华在举中。御史罗廷唯驳曰：“浦疏本言边才，而今廷臣乃以清修、苦节、实学、懿行举，去初议远矣。况又有夤缘进者。是假明诏开幸门。”帝纳其言，责吏部滥举，命与都察院更议。延与尚书吴鹏等言所举皆人望，公无私。帝终不悦，切责延等，而举者悉报罢。世宗时，海内贤士大夫被斥者众，及是举上，稍冀复用，而为廷唯所阻，自是皆不复召矣。

延颜面寒峭，砥节奉公。权臣用事，政以贿成，延未尝有染。然居台端七年，无谏诤名。卒官，赠太子太保，谥简肃。

延卒，欧阳必进代。逾月，迁吏部，乃以潘恩继之。

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二年进士。授祁州知州，调繁钧州。钧，徽王封国也，宗戚豪悍，恩约束之。擢南京刑部员外郎。迁广西提学佥事，署按察使事。有大猾匿靖江王所，捕之急，王不得已出之。憾恩，诬以事，按无实得免。累迁山东副使。御史叶经以试录忤旨，并恩下诏狱，谪广东河源典史。四迁，复为江西副使，进浙江左参政。按部海盐，倭猝至，围城数匝。恩与参将汤克宽、佥事姜颐力御却之。俄迁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偕按臣劾徽王载仑贪虐，遂夺国。伊王典礻英骄横，恩一切裁之。河南民素苦籓府，恩制两悍王，名大著。久之，由刑部尚书改左都御史。

子允端，为刑部主事。吏部尚书郭朴，恩门生也，调之礼部。给事中张益劾允端奔兢，恩溺爱，朴徇私。帝置朴不问，改允端南京工部，令恩致仕。万历初，赐存问。卒年八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恭定。

贾应春，字东阳，真定人。嘉靖二年进士。授南阳知县，迁和州知州。入为刑部郎中。历知潞安、开封二府。迁陕西副使。未赴，河南巡按陈蕙劾其贪滥，谪山东盐运同知，蕙亦坐贬。久之，由汉阳知府复迁陕西副使，进右参政。宁羌贼起，会兵讨平之。迁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在陕西。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

三十二年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俺答诸部岁扰边，应春言：“诸边间谍不通，每寇入莫测其向，我则无所不备。兵分势孤，往往失事。夫寇将内犯，必聚众治器，腊肉饲马，传箭祭旗，其形先露。而我民被掠者，间亦临边传报，颇有左验。

使边臣厚以官赏，令密侦候，视漫然散守者，功相十百。”乃定赏格以请。帝立从之。其秋，寇大入延绥，杀掠五千余人。应春督诸将邀击，获首功二百四十，以捷闻。而巡按御史吉澄极言败状。帝竟录应春功，官其一子。明年罢宣、大总督苏祐，以应春代。时秋防将届，代应春者江东未至，令仍旧任。套寇数万人屯宁夏山后，先遣骑五百余入掠。总兵官姜应熊守红井以缀敌，而密遣精兵薄其营，斩首百四十余级，进应春右都御史。逾月，寇别部入永昌、西宁，为守将所破。番人入镇羌，总兵官王继祖击败之，并赐应春银币。久之，寇五千骑犯环庆，为都督袁正所破，掠庄凉，守将邀斩百二十人，再予应春一子官。在镇数载，筑边垣万一千八百余丈，以花马池闲田二万顷给军屯垦，边人赖之。征拜南京户部尚书。论边垣功，进秩一等。旋召为刑部尚书，改户部。国用不足，应春以为言。因命征不及七分者，所司毋迁官。漕政废弛，运艘多逋负，亦以应春言重其罚。岁余，致仕去。卒，赠太子太保。

张永明，字钟诚，乌程人。嘉靖十四年进士。除芜湖知县。献皇后梓宫南祔，所过繁费不赀。永明垩江岸佛舍为殿，供器饰箔金，财用大省。寻擢南京刑科给事中。寇入大同，山西总督樊继祖，巡抚史道、陈讲等不能御，永明偕同官论其罪。

已，又劾兵部尚书张瓚黩货误国，又劾大学士严嵩及子世蕃贪污状。已，又劾兵部尚书戴金为御史巡盐时，增余盐羡银，阻坏边计。疏虽不尽行，中外惮之。

出为江西参议。累迁云南副使，山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伊王典礻英恣横，永明发其恶，后竟伏辜。四十年迁刑部右侍郎。未上，改吏部，进左。

寻拜刑部尚书。居数月，改左都御史。条上饬历抚按六事。御史黄廷聘按浙归，道湘潭，慢知县陈安。安发其装，得所携金银货币。廷聘皇恐谢，乃还之。永明闻，劾罢廷聘。浙江参政刘应箕先为廷聘论罢，见廷聘败，摭其阴事自辨。永明恶之，劾应箕，亦斥。

故事，京官考满，自翰林外皆报名都察院，修庭谒礼。后吏部郎恃权，张濂废报名，陆光祖废庭谒。永明榜令遵故事，列仪节奏闻，诏诸司遵守。郎中罗良当考满，先诣永明邸，约免报名庭谒乃过院。永明怒，疏言：“此礼行百年，非臣所能损益。良轻薄无状，当罢。又卿贰大臣考满，诣吏部与堂官相见讫，即诣四司门揖，司官辄南面答揖，亦非礼，当改正。”良疏辨，夺俸。诏礼部会礼科议之，奏言：“永明议是。自今吏部郎其承旧制。九卿翰林官揖四司，当罢。”诏可。

永明素清谨。掌宪在严嵩罢后，以整饬纲维为己任。会给事中魏时亮劾，永明力求去，诏许驰驿归。明年卒。赠太子少保，谥庄僖。

胡松，字汝茂，滁人。幼嗜学，尝辑古名臣章奏，慨然有用世志。登嘉靖八年进士，知东平州。设方略捕盗，民赖以安。再迁南京礼部郎中，历山西提学副使。

三十年秋，上边务十二事，谓：去秋俺答掠兴、岚，即传箭征兵，克期深入。守臣皆谂闻之。而巡抚史道、总兵官王陛等备御无素。待其压境，始以求贡上闻。又阴致贿遗，令勿侵己分地，冀嫁祸他境。今山西之祸，实大同贻之。宜亟置重典，以厉诸镇。

大同自兵变以来，壮士多逃漠北为寇用，今宜招使归。有携畜产器械来者，听其自有。更给牛种费，优复数年。则我捐金十万，可得壮士二万。拊而用之，皆劲旅也。孰与弃之以资强敌哉！

大同最敌冲，为镇巡者较诸边独难。今宜不拘资格，精择其人。丰给禄廪，使得收召猛士，畜豢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骤迁，必不为苟且旦夕计，而边圉自固。又必稍宽文纲，非大干宪典，言官毋得轻劾，以坏其成功。

至用间之道，兵家所贵。今寇谍获于山西者已数十人，他镇类是。故我之虚实，彼无不知。今宜厚养死士，潜纵遣之。得间则斩其名王、部长及诸用事贵人。否亦可觇强弱虚实，而阴为备。

又寇贪而好利，我诚不爱金帛。东赂黄、毛三卫以牵其左，西收亦不刺遗种，予善地，以缀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顾，则我可起承其敝，坐收全胜矣。

他所条析，咸切边计。帝嘉其忠恳，进秩左参政。

松疏上，当事者已恶其侵官。及迁擢，益忌之。不畀以兵柄，令于三关听用，欲因以陷之。寇大入，抵太原。给事中冯良知遂劾松建言冒赏，无寸功。纪功科道官张尧年、王珩劾总兵官张达等，并论松虚议无补，遂斥为民。家居十余年。屡荐，辄报罢。至三十五年，以赵文华言，起陕西参政，分守平凉。复条严保甲、均赋税、置常平、简伉健数事。三迁江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所部多盗，松奏设南昌、南丰、万安三营，遣将讨捕，以次削平。进兵部右侍郎，巡抚如故。以会讨广东巨寇张琏及援闽破倭功，两赐银币。居三年，召理部事。进左侍郎，改吏部。迁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代郭朴为吏部尚书。奏言：“抚按举劾，每举数十人，虚誉浮词，往往失实。所劾犯赃，仅拟降调；罢软贪残，仅拟改教。赏罚不当，人何所激劝？且巡抚岁终例有册，第属吏贤否，今皆寝阁，乞申饬其欺玩者。”

帝嘉纳之。

松洁己好修，富经术，郁然有声望。晚主铨柄，以振拔淹滞为己任。甫七月，病卒。赠太子少保，谥恭肃。

时又有胡松者，字茂卿，绩溪人。正德九年进士。嘉请时为御史。桂萼荐王琼，松论之。忤旨，谪廉州推官。累官工部尚书。伊王欲拓其洛阳府第，计直十万金，以十二赇严嵩，期必得。松据祖制争，乃止。俺答入寇，仇鸾以边众入卫，欲悉召其众实京师，移武库仗于营，便给调。松言边兵外也而内之，武库仗内也而外之，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也，执弗许。寻引疾归。卒年八十三。居家以孝友称。

赵炳然，字子晦，剑州人。嘉靖十四年进士。除新喻知县。征拜御史。与给事中李文进核宣、大、山西兵饷。劾前后督抚樊继祖、史道，监司杨锐，指挥冯世彪等一百七十七人侵冒罪，坐谪有差。条上备边十二事。历按云南、浙江。擢大理寺丞，进少卿。寻改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进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

浙江、福建总督胡宗宪下狱，诏罢总督毋设。大学士徐阶以浙江寇甫平，请设巡抚绥辑，遂进炳然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往任之。浙罹兵燹久，又当宗宪汰侈后，财匮力绌。炳然廉以率下，悉更诸政令不便者，仍奏减军需之半。民皆尸祝之。

福建巡抚游震得请浙兵剿贼。诏发义乌精兵一万，命副总兵戚继光将以往，仍谕炳然协剿。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乱者，由将吏抚驭无术，民变为兵，兵变为盗耳。今又驱浙兵以赴闽急，窃惧浙之复为闽也。请令一意团练士著，使人各为用，家自为守，急则兵，缓则农，然后聚散两有所归。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土后邻壤，庶无酿祸本。”又条上防海八事，中言：“苏、松、浙江水师皆统于总兵，驻定海；陆师皆统于副总兵，驻金山卫，并受总督节制。今督府既革，则已判为二镇，彼此牵制，不得调发。请画地分辖，各兼水陆军务。”俱报可。其年，继光破贼，濒海余寇流入浙江。官军迎战于连屿、陡桥、石坪，斩首百余级。新倭复犯石坪，将士乘胜歼之。炳然以援剿功，再赐金币，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给事中辛自修劾罢戎政都御史李鐩，请择素知兵者代之。乃召炳然为兵部尚书，协理戎政。逾年，诏兼右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新平、平远、保平三堡密迩宣府，旧属大同。天城相去六十里，孤悬塞外，隔崇山，寇骑时出没。炳然奏添设参将，别为一营，报可。寻以总兵官马芳等却敌功，被赉。已，召还部，代杨博为尚书。考满，加太子少保。

炳然清勤练达，所至有声绩。隆庆初，以病乞休去。卒，赠太子太保，谥恭襄。

赞曰：世宗朝，璁、萼、言、嵩相继用事，六卿之长不得其职。大都波流茅靡，淟，忍取容。廖纪以下诸人，其矫矫者与！应奎司邦计，不能节以制度，顾务加赋以病民。豹也碌碌，弥无足观矣。

## 列传第九十一

郑岳 刘玉（子悫） 汪元锡（邢寰） 寇天叙 唐胄 潘珍（族子旦余光）李中（李楷） 欧阳鐸 陶谐（孙大顺 大临） 潘埙（吕经） 欧阳重 硃裳陈察 孙懋 王仪子缄 王学夔 曾钧

郑岳，字汝华，莆田人。弘治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改刑部主事。董天锡偕锦衣千户张福决囚，福坐天锡上，岳言其非体。且言：“纠劾非镇监职，而董让行之。太常本礼部属，而崔志端专之。内外效尤，益无忌惮”。忤旨，系狱。尚书周经、侍郎许进等救，不听。赎杖还职。寻进员外郎。许进督师大同，贵近恶其刚方，议代之。罢职总兵官赵袴谋起用，京军屡出无功。岳言进不可代，袴不可用，京军不可出。朝论韪之。

迁湖广佥事，归宗籓侵地于民。施州夷民相仇杀者，有司以叛告。岳擒治其魁，余悉纵遣。荆、岳饥，劝富民出粟，驰河泊禁。属县输粮远卫，率二石致一石。岳以其直给卫，而留粟备振，民乃获济。

正德初，擢广西副使。土官岑猛当徙福建，据田州不肯徙。岳许为奏改近地，猛乃请自效。寻改广东。迁江西按察使，就迁左布政使。宸濠夺民田亿万计，民立砦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会提学副使李梦阳与巡按御史江万实相讦，岳承檄按之。梦阳执岳亲信吏，言岳子澐受赇，欲因以胁岳。宸濠因助梦阳奏其事，囚掠澐。巡抚任汉顾虑不能决，帝遣大理卿燕忠会给事中黎奭按问。忠等奏勘岳子私有迹，而梦阳挟制抚、按，俱宜斥。岳遂夺官为民。宸濠败，中外交荐，起四川布政使。以忧不赴。

世宗初，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甫两月，召为大理卿。嘉靖元年冬，上言内臣有犯，宜听部院问理，毋从中决，不能从。帝数不豫，岳请遵圣祖寡欲勤治之训，宫寝有制，进御以时，而退朝即御文华，裁决章奏，日暮还宫，以养寿命之源。

报闻。出按甘肃乱卒事，总兵官李隆等皆伏罪。还朝，以灾异陈刑狱失平八事。寻迁兵部右侍郎。时“大礼”未定。岳言若以两考为嫌，第称孝宗庙号，毋称伯考，以稍存正统。大学士石珤请从之。帝切责珤，夺岳俸两月。转左侍郎。请罢山海关税，弗许。中官崔文欲用其兄子为副将，岳持不可。宁夏总兵官仲勋行贿京师，御史聂豹以风闻论岳。岳自白，因乞休。归十五年而卒。

刘玉，字咸栗，万安人。祖广衡，永乐末进士。正统间，以刑部郎中出修浙江荒政，积粟数百万，督治陂塘为旱涝备。景泰初，历左副都御史，镇守陕西。请遇灾伤，毋俟勘报，即除其赋，庶有司不得借覆核阴行科率，从之。还治院事。福建、浙江盗起，命往督兵捕。议创寿宁县于官台山，以清盗窟。讨平处州贼。已，复巡抚辽东。居官以廉节称。终刑部尚书。父乔，成化初进士。累官湖广左布政使。玉登弘治九年进士，授辉县知县。发粟振饥，奏蠲虚税，复业者千家。擢御史。初，孙伯坚、金琦、王宁皆以传奉得官，已，又以指挥胡震为都指挥，分守通州。玉抗疏言：“传奉不已，继之内批，累圣德，乞皆罢之。”不纳。

武宗即位，甫四月，灾异迭见，玉陈修省六事。出按京畿，中官吴忠奉命选后妃，肆贪虐。玉奏。不问。刘健、谢迁罢，玉驰疏言：“刘瑾等佞幸小臣，巧戏弄，投陛下一笑。顾谗邪而弃辅臣，此乱危所自起。况今白虹贯日，彗见紫微宫，星摇天王之位。民穷财殚，所在空虚，陛下不改图，天下将殆。乞置瑾等于理，仍留健、迁辅政。”不报。玉遂引疾归。后瑾榜玉奸党，复诬构之。罚输粟塞下者三，最后逮系诏狱，削籍放归。瑾诛，起河南佥事，迁福建副使，皆董学政。正德十五年，累擢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江防。宸濠反，攻安庆，玉以舟师赴援。事定，改抚郧阳。

世宗即位，召为左佥都御史。论遏乱功，进右副都御史。嘉靖元年改左。历刑部左、右侍郎。初，偕九卿争兴献帝不宜称皇，及帝欲考献帝，又偕廷臣伏阙哭争。

六年秋坐李福达狱削籍，卒于家。

玉所居仅庇风雨。天文、地理、兵制、刑律皆有论著。隆庆初，赠刑部尚书，谥端毅。

子悫，南京工部右侍郎。历官亦有声。

汪元锡，字天启，婺源人。正德六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三迁都给事中。陕西镇守中官廖鸾族子铠，冒功为锦衣千户，随鸾于陕。元锡争之，言铠父鹏已乱中州，勿使铠复乱陕右。乞征还鸾，置铠父子于理。偏头关之捷，录功太滥，偕同官言太监张忠、总兵官刘晖等不宜赏。湖广镇守太监杜甫请巡历所部，帝许之，元锡等据祖制力争。帝幸昌平、宣府、大同，元锡偕同官邢寰累疏谏；复言宣府守将硃振等皆扈从西巡，寇乘虚入塞，何以御之？已，闻帝将选禁军亲征四海治部寇，复极陈不可。安远侯柳文镇湖广，奏携参随七十余人，元锡乞寝所奏。车驾还京，以应州之捷大赉文武群臣。元锡等言：“是役杀边民无算，六军多伤。今君臣欣喜交贺，而军民系贼庭，南向号哭，臣等何忍受赐？”中旨以纳粟都指挥马昊守备仪真，复遣内官分守潼关、山海关，驾又幸大喜峰口，欲招三卫花当、把儿孙，元锡等皆抗章谏。

帝欲南幸，舒芬、黄巩切谏得罪，给事御史遂不敢争。及帝将亲征宸濠，元锡复谏沮。宸濠就执，元锡、寰偕六科驰疏请回銮。十五年，帝在南京，元锡等复屡申前请，且言：“供亿繁费，使牒旁午。奸宄冒官校，少女充离宫。陛下不以宗社为重，专事逸游，岂能长保天下。”语甚危切。

中旨以内官晁进、杨保分守兰州、肃州，元锡等言：“二州逼强寇，不可增官守，累居民。”群小不悦，矫旨责之。诏改团营西官厅为威武团练营，以江彬、许泰等提督之，别择地为团营教场。元锡言：“拓地则扰居民，兴工则费财力，以朝廷自将之军而彬等概加提督，则僭名分。”不从。会帝崩，事已。

世宗即位，疏言：“都督郤永以附江彬下狱，宜释而用之。锦衣都指挥郭鰲等十人皆彬党，宜下狱治。”咸报可。张铣、许泰系狱，帝忽宥其死。元锡争，不听。

屡迁至太仆卿。嘉靖六年，帝以李福达狱下三法司于理。元锡不能平，有后言，闻于张璁，并下狱夺职。后用荐起故官。历户部左、右侍郎，致仕，卒。

邢寰，黄梅人。正德三年进士。数言事，有直声。

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由乡举入太学。与崔铣、吕柟善。登正德三年进士，除南京大理评事，进寺副。累迁应天府丞。武宗驻南京，从官卫士十余万，日费金万计，近幸求索倍之。尹齐宗道忧惧卒，天叙摄其事，日青衣皁帽坐堂上。江彬使者至，好语之曰：“民穷官帑乏，无可结欢，丞专待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权幸有求，则曰：“俟若奏即予。”禁军攫民物，天叙与兵部尚书乔宇选拳勇者与搏戏。禁军卒受伤，惭且畏，不敢横。其随事禁制多类此。驾驻九月，南京不大困者，天叙与宇力也。

嘉靖三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未行，改郧阳。甫二月，又改甘肃。回贼犯山丹，督将士擒其长脱脱木儿。西域贡狮子、犀牛、西狗，天叙请却之，不听。

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寇入固原，击败之，斩首百余。又讨平大盗王居等，累赐银币。织造太监至，有司议奏罢之。天叙曰：“甫至遽请罢，即不罢，焰且益张。”

会岁祲，乃请蠲租税，发粟振饥民；因言织造非俭岁所宜设，帝立召还。历兵部右侍郎，卒。家贫，丧事不具。天叙在太学时，尝闻父疾，驰六昼夜抵家，父疾亦廖。

唐胄，字平侯，琼山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以忧归。刘瑾斥诸服除久不赴官者，坐夺职。瑾诛，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起故官。疏谏内官织造，请为宋死节臣赵与珞追谥立祠。进员外郎，迁广西提学佥事。令土官及瑶、蛮悉遣子入学。擢金腾副使。土酋莽信虐，计擒之。木邦、孟养构兵，胄遣使宣谕，木邦遂献地。屡迁广西左布政使。官军讨古田贼，久无功，胄遣使抚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学者。”即解甲。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移山东。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北部，进左侍郎。帝以安南久不贡，将致讨，郭勋复赞之。诏遣锦衣官问状，中外严兵待发。胄上疏谏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贡而已，兵不必用，官亦无容遣。若欲讨之，则有不可者七，请一一陈之：

古帝王不以中国之治治蛮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训》。一也。

太宗既灭黎季筼，求陈氏后不得，始郡县之。后兵连不解，仁庙每以为恨。章皇帝成先志，弃而不守，今日当率循。二也。

外夷分争，中国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刘、绍、吴、丁、黎、李、陈八姓，迭兴迭废，而岭南外警遂稀。今纷争，正不当问，奈何殃赤子以威小丑，割心腹以补四肢，无益有害。三也。

若谓中国近境，宜乘乱取之。臣考马援南征，深历浪泊，士卒死亡几半，所立铜柱为汉极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虽尝平之，然屡服屡叛，中国士马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竭二十余年之财力，仅得数十郡县之虚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宪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为殷鉴。四也。

外邦入贡，乃彼之利。一则奉正朔以威其邻，一则通贸易以足其国。故今虽兵乱，尚累累奉表笺、具方物，款关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贡不得，非抗不贡也。以此责之，词不顺。五也。

兴师则需饷。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贵州有凯口之师，而两广积储数十万，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频兴，所在军储悉输将作，兴师数十万，何以给之？六也。

然臣所忧，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诏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辽之役始。今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毁我籓篱。北顾方殷，更启南征之议，脱有不测，谁任其咎？七也。

锦衣武人，暗于大体。倘稍枉是非之实，致彼不服，反足损威。即令按问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进退无据，何以为谋？且今严兵待发之诏初下，而征求骚扰之害已形，是忧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请停遣勘官，罢一切征调，天下幸甚。

章下兵部，请从其议。得旨，待勘官还更议。明年四月，帝决计征讨。侍郎潘珍、两广总督潘旦、巡按御史余光相继谏，皆不纳。后遣毛伯温往，卒抚降之。

郭勋为祖英请配享，胄疏争。帝欲祀献皇帝明堂，配上帝，胄力言不可。帝大怒，下诏狱拷掠，削籍归。遇赦复冠带，卒。隆庆初，赠右都御史。

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正德中，历官山东佥事，分巡衮州。

贼刘七等猝至，有备不敢攻，引去，掠曲阜。珍奏徙县治而城之。迁福建副使，湖广左布政使。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累迁兵部左侍郎。时议谏讨安南，珍上疏谏曰：“陈暠、莫登庸皆杀逆之贼，黎宁与其父譓不请封入贡亦二十年，揆以大义，皆所当讨，何独徇宁请为左右？且其地不足郡县置，叛服无与中国。今北敌曰蕃，联帐万里，烽警屡闻，顾释门庭防，远事瘴蛮，非计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声言进讨。檄数登庸罪，赦其胁从，且令黎宁合剿。贼父子不擒则降，何必劳师？”帝责珍挠成命，褫职归。寻以恩诏复官，致仕。珍廉直有行谊，中外十余荐，皆报寝。卒，赠右都御史。

珍族子旦，字希周。弘治十八年进士。知漳州邵武。三迁浙江左布政使。斥羡金不取。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平巨寇。累迁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冬，以兵部左侍郎提督两广军务。诏起复毛伯温讨安南。旦行过其里，语之曰：“安南非门庭寇。公宜以终丧辞。往来之间，少缓师期。俟其闻命求款，因抚之，可百全也。”旦抵广，适安南使至，驰疏言：“莫登庸之篡黎氏，犹黎氏之篡陈氏也。朝廷将兴问罪师，登庸即有求贡之使，何尝不畏天威？乞容臣等观变，待彼国自定。若登庸奉表献琛，于中国体足矣，岂必穷兵万里哉。”

章下礼、兵二部。族父珍适以言得罪，尚书严嵩、张瓚绌旦议不用。会伯温人都，见旦疏不悦。言总督任重，宜择知兵者。遂改旦南京兵部，以张经代之。未行，引疾乞休，语侵伯温。帝怒，勒致仕。将还，吏白例支库金为道里费。旦笑曰：“吾不以妄取为例。”卒，赠工部尚书。

旦上书半岁，广东巡按御史余光亦言：“黎氏鱼肉国君，在陈氏为贼子；抗拒中国，在我朝为乱魁。今失国，或天假手登庸以报之也。自宋以来，丁移于李，李夺于陈，陈篡于黎，今黎又转于莫。欲兴黎氏，势必不能。臣已遣官责其修贡。道里悬远，往复陈请，必失事机。乞令臣便宜从事。”帝以光疏中引五季、六朝事，下之兵部。咎光轻率，夺其俸。无何，光进乡试录。礼部尚书严嵩摘其误，奏之，被逮削籍。光，江宁人。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正德九年进士。杨一清为吏部，数召中应言官试，不赴。及授工部主事，武宗自称大庆法王，建寺西华门内，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

中拜官三月即抗疏曰：“曩逆瑾窃权，势焰薰灼。陛下既悟，诛之无赦，圣武可谓卓绝矣。今大权未收，储位未建，义子未革，纪纲日驰，风俗日壤，小人日进，君子日退，士气日靡，言路日闭，名器日轻，贿赂日行，礼乐日废，刑罚日滥，民财日殚，军政日弊。瑾既诛矣，而善治一无可举者，由陛下惑异端故也。夫禁掖严邃，岂异教所得杂居？今乃建寺西华门内，延止番僧，日与聚处。异言日沃，忠言日远，用舍颠倒，举错乖方。政务废驰，职此之故。伏望陛下翻然悔悟，毁佛寺，出番僧，妙选儒臣，朝夕劝讲，揽大权以绝天下之奸，建储位以立天下之本，革义子以正天下之名，则所谓振纪纲、励风俗、进君子、退小人诸事，可次第举矣。”帝怒。罪将不测，以大臣救得免。逾日，中旨谪广东通衢丞。王守仁抚赣州，檄中参其军事。

预平宸濠。

世宗践阼，复故官。未任，擢广东佥事。再迁广西提学副使，以身为教。择诸生高等聚五经书院，五日一登堂讲难。三迁广东右布政使。忤总督及巡抚御史，坐以不称职，当罢。霍韬署吏部事，称中素廉节有才望，当留。会政府有不悦者，降四川右参政。十八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岁歉，令民捕蝗者倍予谷，蝗绝而饥者济。擒剧盗关继光，邻境攘其功，中不与辩。进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御史金灿按四川时，尝荐中。中不谢，灿憾之，至是摭他事诬劾。方议调用而中卒。

光宗时，追谥庄介。

中守官廉。自广西归，欲饭客，贷米邻家。米至，又乏薪，将以浴器爨。会日已暮，竟不及饭而别。少学于同里杨珠，既而扩充之，沉潜邃密，学者称谷平先生。

门人罗洪先、王龟年、周子恭皆能传其学。中族人楷，又传洪先之学。

楷，字邦正。由举人授汤溪知县。母艰服阕，补青田。时倭躏东南，楷积谷资守御。青田故无城。倭至，楷御于沙埠，倭不得渡，乃以间筑城。倭又至，登陴守，日杀贼数人，倭遁去。改知昌乐，亦以治行闻。

欧阳鐸，字崇道，泰和人。正德三年进士。授行人。上书极论时政，不报。使蜀府，王厚遗之，不受。历工部郎中，改南兵部。出为延平知府。毁淫祠数十百所，以其材葺学宫。司礼太监萧敬家奴杀人，置之法。调福州，议均徭曰：“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而徭则尽责之民。请分民半役。”士大夫率不便。巡按御史汪珊力持之，议乃行。嘉靖三年擢广东提学副使。累迁南京光禄卿，历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苏、松田不甚相悬。下者亩五升，上者至二十倍。鐸令赋最重者减耗米，派轻赍；最轻者征本色，增耗米。阴轻重之，赋乃均。

诸推收田，从圩不从户，诡寄无所容。州县荒田四千四百余顷，岁勒民偿赋。鐸以所清漏赋及他奇羡补之。议徭役及裁邮置费凡数十百条，民皆称便。迁南京兵部侍郎，进吏部右侍郎。九庙灾，自陈去。

鐸有文学，内行修洁。仕虽通显，家具萧然。卒，赠工部尚书，谥恭简。

陶谐，字世和，会稽人。弘治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请命儒臣日讲《大学衍义》，孝宗嘉纳之。

正德改元，刘瑾等乱政。谐请以瑾等误国罪告先帝，罪之勿赦。瑾摘其譌字令对状，伏罪乃宥之。帝命中官崔杲等往江南、浙江织造，杲等复乞长芦盐引。谐再疏争，皆不听。谐当出理边储，以工科掌印无人，请俟行日遣官代署。瑾遂中谐，下诏狱廷杖，斥为民。旋榜为奸党。又诬以巡视十库时缺布不奏，复械至阙下杖之，谪戍肃州。瑾诛，释还乡，其党犹用事，竟不获召。

嘉靖元年复官。未至，除江西佥事，转河南管河副使。命沿河植柳，傍艺葭苇，有事采以为埽。总理都御史请推行之诸道，岁省费钜万。迁参政，历左、右布政使，皆在河南。久之，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赣、汀、漳军务。疏言：“守令迁太骤，宜以六年为期。言官忤旨，当优容。养病官才力堪任者，毋终弃。”时南京御史马等劾王琼被逮，而新例养病久者率不复收叙，故谐以为言。又奏：“今天下差徭烦重。既有河夫、机兵、打手、富户、力士诸役，乃编审里甲，复征旷丁课及供亿诸费。乞皆罢免。”帝采纳之。

寻迁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海寇陈邦瑞、许折桂等突入波罗庙，欲犯广州，为指挥李筜所蹙。邦瑞投水死，折桂还所执指挥二人，乞就抚。谐居折桂等东莞，编为总甲，使约束其党五百人为新民。兵部以降贼群聚，恐乘隙为变，令解散其党。已，阳春贼赵林花等攻城，与德庆贼凤二全相倚为患，谐讨破百二十五砦。

帝曰：“谐功足录，第前纵患者谁？”乃仅赉银币。琼山沙湾洞贼黎佛二等杀典史，谐复剿平。为总督三年，俘斩累万。母忧归。起兵部左侍郎。九庙灾，自陈致仕归。

卒，赠兵部尚书。隆庆初，谥庄敏。

孙大顺，字景熙。嘉靖四十五年进士。历官福建右布政使。司帑失银，吏卒五十人皆坐系。大顺言于左使曰：“盗者两三人耳，何尽系之为？请为公治之。”乃纵囚令迹盗，果得真者。终右副都御史，广西巡抚。

弟大临，字虞臣。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吴时来劾严嵩，大临为定疏草。时来下诏狱，诘所共谋。大临不顾，日饷之药物，时来亦忍死无一言。万历初，累官吏部侍郎。卒，赠吏部尚书，谥文僖。大临少应举杭州，邻妇夜奔，拒之，旦遂徙舍。为人宽然长者，而内持贞介，不以势利易。

大顺子允淳，与父同登进士。终尚宝丞。

潘埙，字伯和，山阳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工科给事中。性刚决，弹劾无所避。

论诸大寮王鼎、刘机、甯杲、陈天祥等，多见纳。

乾清宫灾，埙上疏曰：“陛下莅阼九年，治效未臻，灾祥迭见。臣愿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亲，非儒术不崇，非大阅不观兵，非执法不成狱，非骨肉之亲不干政，非汗马之劳不滥赏。臣闻陛下好戏谑矣。臣以为入而内庭琴瑟钟鼓人伦之乐，不必游离宫以为欢，狎群小以为快也；出而外廷华裔一统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为私人，集远人为勇士也。闻陛下好佛矣。臣以为南郊有天地，太庙有祖宗。锡祉迎庥，佛于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闻陛下好勇、好货、好土木矣。

臣以为诛奸遏乱，大勇也，不须驰马试剑以自劳。三军六师，大武也，不须边将边军以自拥。任土作贡，皇店奚为？阛阓骈阗，内市安用？阿房壮丽，古以为金塊珠砾也，况养豹乎！金碧荧煌，古以为涂膏畔血也，况供佛乎！是数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报闻。

十一年正月，上书言：“陛下始者血气未定，礼度或逾。今春秋已盛，更弦易辙，此其时也。昔太甲居桐，处仁迁义，不失中兴。汉武下轮台之诏，年已七十，犹为令主。况陛下过未浮于太甲，悔又早于武帝，何愆不可盖，何治不可建乎？”

时欲毁西安门外民居，有所兴作。埙与御史熊相、曹雷复切谏，皆不报。

三迁至兵科都给事中。右都督毛伦以附刘瑾论死，削世廕。伦尝有德于钱宁，恃为内援，其子求复袭。埙等力争，宁从中主之，寝其奏。忽中旨命埙与吏科给事中吕经各进一阶，外调，举朝大骇。给事中邵锡、御史王金等交章请留，不报。遂添注埙开州同知。

嘉请七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潞州巨盗陈卿据青阳山为乱，山西巡抚江潮、常道先后讨贼无功，乃敕埙会剿。埙谋于道曰：“贼守险，难以阵。合诸路夹攻，出不意夺其险，乃可擒也。”遂分五哨三路入，募土人为导。首攻夺井脑，贼悉众争险。官军奋击，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岭，毁安阳诸巢。山东副使牛鸾由潞城入，破贼李庄泉。其夕，河南副使翟瓚捣卿巢，卿败走。瓚追败之栾庄山，又败之神河。山西佥事陈大纲亦屡蹙贼，先后降二千三百余人。自进兵至搜灭贼巢，凡二十九日。捷闻，帝将大赉，遣给事中夏言往核，未报。河南大饥，埙不以时振，而河南知府范璁不待报，辄开仓发粟，民德而颂之。埙怨声大起，流闻禁中。帝切责抚、按匿灾状。埙惶恐引罪，且归罪于璁，遂为给事中蔡经等所劾。诏罢埙，永不叙用。言核上平贼功，埙为首。桂萼恶之，但赉银币。年八十七卒。

吕经，字道夫，陕西宁州人。正德三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九年，乾清宫灾，经上疏极论义子、番僧、边帅之害。屡迁吏科都给事中，复极论马昂女弟入宫事，又劾方面最贪暴者四人。群小咸恶，遂谪蒲州同知。又以事忤中官黄玉，诬劾系狱。

世宗即位，擢山东参政。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故事，每军一，佐以余丁三；每马一，给牧地五十亩。经损余丁之二编入均徭册，尽收牧地还官。又役军筑边墙，督趣过当。诸军诣经乞罢役，都指挥刘尚德叱之不退，经呼左右榜诉者。卒遂争殴尚德，经窜苑马寺幽室中。乱卒毁府门，火均徭册，搜得经，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诏经还朝。都指挥袁璘将克诸军草价为办装，卒复执经，裸而置之狱，虐辱之，胁镇守中官王纯等奏经十一罪。帝逮经。乱卒复置官校于狱，久之始解。经下诏狱，谪戍茂州。数年释还。隆庆初，复官，卒。乱卒为曾铣所定，见《铣传》。

欧阳重，字子重，庐陵人。正德三年进士。殿试对策，历诋阙政。授刑部主事。

刘瑾兄死，百官往吊，重不往。张锐、钱宁掌厂卫，连构搢绅狱，重皆力与争。锐等假他事系之狱，赎杖还职，仍停俸。再迁郎中。历四川、云南提学副使。迁浙江按察使，未上。嘉靖六年春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会寻甸土酋安铨、凤朝文反，廷议以重谙滇事，乃改云南。初，武定土知府凤诏母子坐事留云南，朝文绐其众，言诏已戮，官军将尽灭其部党，以故诸蛮悉从为乱，攻围会城。重督兵击败之，而遣诏母子还故地。其党愕，相率归之。朝文计穷，绝普渡河走。追兵至，歼焉。铨逃寻甸故巢。官军攻破其砦，执铨，贼尽平。乃散其党二万人，迁寻甸府于凤梧山下，更设守御千户所。重推功于前抚臣傅习，并进秩任子。缅甸、木邦、陇川、孟密、孟养诸酋相仇杀，各讦奏于朝，下重等勘覆。遣参政王汝舟、知府严时泰等遍历诸蛮，譬以祸福。皆还侵地，供贡如故。重列善后数事，悉报可，赐玺书褒谕。

重乃恤创残，振贫乏，轻徭赋，规画盐铁商税、屯田诸务。民咸便之。

云南岁贡金千两，费不赀。大理太和苍山产奇石，镇守中官遣军匠攻凿。山崩，压死无算。重皆疏罢之，浮费大省。当是时，镇守太监杜唐、黔国公沐绍勋相比为奸利，长吏不敢问，群盗由此起。重疏言：盗率唐、绍勋庄户，请究主者。又奏绍勋任千户何经广诱奸人，夺民产；唐役占官军，岁取财万计。因极言镇守中官宜革。

帝颇纳其言，频下诏饬绍勋，命唐还京待勘。二人惧且怒，遣人结张璁，谋去重。

会重奉命清异姓冒军弊，都司久未报，给饷后期。唐等遂嗾六卫军华于军门。巡按御史刘臬以闻。劾重及唐、绍勋处置失当。璁从中主之，解重职，责臬党庇，调外任，唐、绍勋不问。都给事中夏言等抗章曰：“以军士噪罪抚、按，纪纲谓何？况重奉诏非生事。臬言唐、绍勋罪与重等，今处分失宜，无以服天下。顷年士卒骄悍，相效成风，类以月粮借口。如甘肃、大同、福州、保定，事变屡见。失今不治，他日当事之臣以此为讳，专务姑息，孰肯为陛下任事哉！愿曲宥二臣，全朝廷之体。”

帝怒，夺言等俸。重罢归在道，闻御史王化劾其为桂萼党，不胜忿，抗疏陈辨，请录“大礼”大狱被逐诸臣，而自乞褫职。又言得绍勋所遣百户丁镇私书，知行贿张璁，乞其覆护；璁奸佞，不宜在左右。璁疏辨。帝以重失职怨望，黜为民。重以臬被谪，言等夺俸，皆由己致之，复疏乞重谴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已除名，置不问。

重家居二十余年，言者屡荐，竟不复召。

硃裳，字公垂，沙河人。年十四为诸生，读书黉舍，躬执爨。提学御史顾潜俾受学于崔铣。登正德九年进士，擢御史，巡盐河南。钱宁遣人牟盐利，裳禁不予。

巡按山东。前御史王相忤镇守中官黎监，被诬下诏狱。裳抗疏直相，劾监八罪。帝还自宣府，裳请下罪己诏，新庶政，以结人心。不报。山东大水，淹城武、单二城。

以裳言，命相地改筑。帝幸南都久，裳极陈小人荧惑之害。出为巩昌知府。嘉靖二年举治行卓异，迁浙江副使。日啜菜羹，妻操井臼，迎父就养。同列知其贫，制衣一袭为寿，父亦拒不纳。三迁至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数条上方略。外艰归，久不起。帝南巡，谒行在，命以故官总理河道。迎章圣太后梓宫，冒暑卒。隆庆中，追赠户部右侍郎，谥端简。

陈察，字元习，常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南昌推官。正德初，擢南京御史。

寻改北。刘瑾既诛，武宗犹日狎群小。察偕同官请务讲学，节嗜欲，勤视朝，语甚切直。以养亲归。家居九年，始赴补。会帝将亲征宸濠。察请无行，而亟下罪己诏。

忤旨，夺俸一年。谕群臣更谏，必置极典。俄巡按云南。助巡抚何孟春讨定弥勒州，以功增秩。世宗即位，疏言金齿、腾冲地极边徼，既统以巡抚总兵，又有监司守备分辖，无事镇守中官。因劾太监刘玉、都督沐崧罪。诏并罢还。

嘉靖初，按四川。请罢镇守中官，不听。帝亲鞫杨言，落其一指。察大呼曰：“臣愿以不肖躯易言命，不忍言独死。”帝目摄之，察不为动。退具疏申理，且请下王邦奇于狱，直声震朝野。巡视京营，与给事中王科极陈武定侯郭勋贪横状。擢南京太仆少卿。疏辞，因请召前给事中刘世贤等二十余人。帝怒，责以市恩要名，贬远方杂职。给事中王俊民、郑一鹏论救，皆夺俸。察补海阳教谕。累迁山西左布政使，入为光禄卿。十二年，以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居二年，乞休，因荐前都御史万镗、大理卿董天锡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请从其言。帝夺部臣俸，责察徇私妄举，斥为民。察居官廉，既归，敝衣粝食而已。

孙懋，字德夫，慈溪人。正德六年进士。授浦城知县，擢南京吏科给事中。御史张经、宁波知府翟唐忤奄人被逮，懋偕同官论救。织造太监史宣诬主事王銮、知县胡守约，下之诏狱。懋言：“宣妄言御赐黄棍，听挞死官吏，胁主簿孙锦死，今又诬守职臣。乞治宣罪，还銮、守约故任。”未几，复偕诸给事言：“臣等屡建白，不择可否，一概留中。万一奸人阴结党类，公行阻遏，朝有大事，陛下不闻，大臣不知，祸可胜言！”皆不报。已，又劾罢盐法侍郎薛章，请黜太仆少卿马陟，留御史徐文华，召还谢迁、韩文、孙交、张原、周广、高公韶、王思等，罢游畋射猎，复御朝常仪，还久留边兵，汰锦衣冗官，诸疏皆侃侃。江彬导帝巡幸。懋言：“彬枭桀憸邪，挟至尊出居庸，无大臣保护，独处沙漠将半载。两宫违养，郊庙不亲，四方灾异迭见，盗贼蜂起。留彬一日，为宗社一日忧，乞立置重典。”时中外章奏，帝率不省视。规主阙者，往往得无罪。一触权幸，祸立至，人皆为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娱乐，亦不之见也。请回銮，谏南幸，懋皆与。宸濠反，帝在南都，懋从行。

请急定平贼功赏，既又数请还京，率同官伏阙，皆不省。

世宗即位，疏荐建言贬谪诸臣周广、茫辂等二十人，皆召用。劾南京祭酒陈霁、太常卿张道荣，皆罢。未几，言：“谢迁、韩文起用，乞仿宋起文彦博故事，不烦职务，大礼大政，时令参预，必有裨新政。”帝虽善之，不能用。

出为广东参议，迁副使。嘉靖四年，有锦衣官校侦事广东，懋与按察使张祐疑其伪，执之。事闻，逮下诏狱，谪藤县典史。屡迁至广西布政使。十六年入为应天府尹。坐所进乡试录忤旨，致仕，卒。

王仪，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进士。除灵璧知县。以能，调嘉定。七年擢御史，巡按陕西。秦府豪占民产，仪悉夺还民。延绥大饥，朝命陕西布政使胡忠为巡抚，仪论罢之。已，巡按河南。赵府辅国将军祐椋招亡命杀人劫夺积十余年，莫敢发。仪偕巡抚吴山奏之，夺爵禁锢。会仪出为苏州知府，甫三月，祐椋潜入都，奏仪捃摭，并讦都御史毛伯温以私憾入己罪。且言：“臣尝建醮祈皇嗣，为知府王天民讪笑”，请并按问。帝心知祐椋罪，而悦其建醮语。为遣使覆按，解仪、伯温任，下天民狱。使者奏仪不诬，第祐椋罪在赦前，宜轻坐。帝终怜祐椋爱己，竟复其爵，除仪名，伯温、山、天民皆得罪。终嘉靖世，多以诽谤斋醮获重祸，由祐椋讦奏始。

仪去苏州，士民走阙下乞留，帝不许。既而荐起知抚州。苏州士民复走阙下乞还仪，至再，不报。归诉于巡抚侯位。位以闻，帝乃许之。至则叹曰：“苏赋当天下什二，而田额淆无可考，何以定赋？”乃履亩丈之，使县各为籍。以八事定田赋，以三条核税课，徭役、杂办维均。治为知府第一，进浙江副使，饬苏、松、常、镇兵备。时巡抚欧阳鐸均田赋，仪佐之，以治苏者推行于旁郡。坐与操江王学夔讨贼败绩，停俸戴罪。未几，殪贼江中，进秩一等，迁山西右参政，分守冀、宁。寇抵清源城，仪洞开城门，寇疑引去。按行所部，筑城郭，积糗粮，榆次、平定间遂皆有城。

二十一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冠入龙门，总兵官郤永等败之。仪进右副都御史。寻以筑边垣，赉银币。寇自万全右卫入，游骑犯完、唐。夺俸二级。考察拾遗，贬一官。已，勘上失事罪，贬秩如初。久之，除肃州兵备副使，协巡抚杨博徙哈密遗种于境外。稍迁右参政，复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未行，俺答犯京师，诏仪驰镇通州。仇鸾部卒掠民赀，捕笞之，枷市门外。鸾诉于帝，逮讯斥为民，卒。

隆庆初，子缄讼冤，复官赐恤。

缄，官按察使，分巡辽阳，以知兵名。

王学夔，安福人。正德时，以吏部主事谏南巡，跪阙下，受杖。嘉靖初，奏请裁戚畹，又申救言官。历考功、文选郎中，廉谨为时所称。尝抚治郧阳。有伪称皇子者，诸司议用兵。学夔曰：“妄竖子耳。”密捕致之辟。累迁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隆庆、万历间，存问者再。年九十四卒。赠太子少保。

曾钧，字廷和，进贤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南京礼科给事中。时四方银场得不偿费，且为盗窟，钧奏罢之。

钧刚廉疾俗。首劾罢参赞尚书刘龙。已，劾翊国公郭勋、礼部尚书严嵩。未几劾工部侍郎蒋淦、延绥巡抚赵锦。最后劾罢操江都御史柴经。直声震一时。

出为云南副使。两司诣黔国公率廷谒，钧始正其礼，且厘还所侵丽江民地。迁四川参政。黔寇乱，抚定之。屡迁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

徐、邳等十七州县连被水患，帝忧之，趣上方略。钧请浚刘伶台至赤晏庙八十里，筑草湾老黄河口，增高家堰长堤，缮新庄等旧闸。阅数月，工成。进工部右侍郎。

治河四年，入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久之，乞归。家居十余年卒。赠刑部尚书，谥恭肃。

赞曰：郑岳等居官，历著风操。箴主阙，抑近幸，本末皆有可观。斤斤奉职，所至以治办闻，殆列卿之良欤！唐胄论安南，切于事理。欧阳鐸之均田赋，惠爱在民；令久于其任，几与周忱比矣。

## 列传第九十二

陈九畴 翟鹏（张汉） 孙继鲁 曾铣 丁汝夔 杨守谦 商大节 王抒杨选

陈九畴，字禹学，曹州人。倜傥多权略。自为诸生，即习武事。弘治十五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有重囚越狱，人莫敢撄，九畴挺槊逐得之，遂以武健名。正德初，录囚南畿，忤刘瑾，谪阳山知县。瑾败，复故官。历郎中，迁肃州兵备副使。总督彭泽之赂土鲁番也，遣哈密都督写亦虎仙往。九畴奋曰：“彭公受天子命，制边疆，不能身当利害，何但模棱为！”乃练卒伍，缮营垒，常若临大敌。写亦虎仙果通贼。

番酋速檀满速儿犯嘉峪关，游击芮宁败死。寻复遣斩巴思等以驼马乞和，而阴遗书虎仙及其姻党阿剌思罕儿、失拜烟答等俾内应。九畴知贼计，执阿剌思罕儿及斩巴思付狱。通事毛监等守之。监等故与通，欲纵去，众番皆伺隙为变。九畴觉之，佼监等。贼失内应，遂拔帐走。兵部尚书王琼恶泽，并坐九畴失事罪，逮系法司狱。

以失拜烟答系死为罪，除其名。

世宗即位，起故官。俄进陕西按察使。居数月，甘肃总兵官李隆嗾部卒殴杀巡抚许铭，焚其尸。乃擢九畴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按验铭事，诛隆及乱卒首事者。

九畴抵镇，言额军七万余，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请令召募。诏可。

嘉靖三年，速檀满速儿复以二万余骑围肃州。九畴自甘州昼夜驰入城，射贼，贼多死。已，又出兵击走之。其分掠甘州者，亦为总兵官姜奭所败。论功，进副都御史，赉金币。九畴上言：“番贼敢入犯者，以我纳其朝贡，纵商贩，使得稔虚实也。写亦虎仙逆谋已露，输货权门，转蒙宠幸，以犯边之寇，为来享之宾。边臣怵利害，拱手听命，致内属番人勾连接引，以至于今。今即不能如汉武兴大宛之师，亦当效光武绝西域之计。先后入贡未归者二百人，宜安置两粤，其谋逆有迹者加之刑僇，则贼内无所恃，必不复有侵轶。倘更包含隐忍，恐河西十五卫所，永无息肩之期也。”事下，总制杨一清颇采其议。四年春致仕归。

初，土鲁番败遁，都指挥王辅言速檀满速儿及牙木兰俱死于砲，九畴以闻。后二人上表求通贡，帝怪且疑。而番人先在京师者为蜚语，言肃州之围，由九畴激之，帝益信。会百户王邦奇讦杨廷和、彭泽，词连九畴。吏部尚书桂萼等欲缘九畴以倾泽，因请许通贡，而追治九畴激变状。大学士一清言事已前决。帝不听，逮下诏狱。

刑部尚书胡世宁言于朝曰：“世宁司刑而杀忠臣，宁杀世宁。”乃上疏为讼冤曰：“番人变诈，妄腾谤讟，欲害我谋臣耳。夫其畜谋内寇，为日已久。一旦拥兵深入，诸番约内应，非九畴先几奋僇，且近遣属夷却其营帐，远交瓦刺扰其窟巢，使彼内顾而返，则肃州孤城岂复能保？臣以为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殉国者，无如九畴，宜番人深忌而欲杀也。惟听部下卒妄报，以满速儿等为已死，则其罪有不免耳。”已，法司具狱亦如世宁言。帝卒中萼等言，谪戍极边。居十年，赦还。

翟鹏，字志南，抚宁卫人。正德三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为卫辉知府，调开封。擢陕西副使，进按察使。性刚介，历官以清操闻。嘉靖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时边政久驰，壮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边者并羸老不任兵。又番休无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铺。鹏至，尽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鸡台二十余墩孤悬塞外，久弃不守，鹏尽复之。岁大侵，请于朝以振。坐寇入停俸。复坐劾总兵官赵瑛失事，为所讦，夺职归。

二十年八月，俺答入山西内地。兵部请遣大臣督军储，因荐鹏。乃起故官，整饬畿辅、山西、河南军务兼督饷。鹏驰至，俺答已饱去，而吉囊军复寇汾、石诸州。

鹏往来驰驱，不能有所挫。寇退，乃召还。明年三月，宣大总督樊继祖罢，除鹏兵部右侍郎代之。上疏言：“将吏遇被掠人牧近塞，宜多方招徠。杀降邀功者，宜罪。

寇入，官军遏敌虽无功，竟赖以安者，当录。若贼众我寡，奋身战，虽有伤折、未至残生民者，罪当原。于法，俘馘论功，损挫论罪。乃有摧锋陷阵不暇斩首，而在后掩取者反积级受功，有逡巡观望幸苟全，而力战当先者反以损军治罪，非戎律之平。”帝皆从其议。会有降人言寇且大入，鹏连乞兵饷。帝怒，令革职闲住，因罢总督官不设。鹏受事仅百日而去。

其年七月，俺答复大入山西，纵掠太原、潞安。兵部请复设总督，乃起鹏故官，令兼督山东、河南军务，巡抚以下并听节制。鹏受命，寇已出塞。即驰赴朔州，请调陕西、蓟、辽客兵八支，及宣、大三关主兵，兼募土著，选骁锐者十万，统以良将，列四营，分布塞上，每营当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诱其追，诸营夹攻。脱不可御，急趋关南依墙守，邀击其困归。帝从之。鹏乃浚壕筑垣，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一十四，建营舍一千五百间，得地万四千九百余顷，募军千五百人，人给五十亩，省仓储无算。疏请东自平刑，西至偏关，画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驻雁门、宁武、偏关。寇攻墙，戍兵拒，游兵出关夹攻，此守中有战。东大同，西老营堡，因地设伏，伺寇所向。又于宣、大、三关间，各设劲兵，而别选战士六千，分两营，遇警令总督武臣张凤随机策应，此战中有守。帝从其议，且命自今遇敌，逗遛者都指挥以下即斩，总兵官以下先取死罪状奏请。

先是，鹏遣千户火力赤率兵三百哨至丰州滩，不见寇。复选精锐百，远至丰州西北，遇牧马者百余人，击斩二十三级，夺其马还。未入塞，寇大至，官军饥惫，尽弃所获奔。鹏具实陈状。帝以将士敢深入，仍行迁赏。旧例，兵皆团操镇城，闻警出战。自边患炽，每夏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鹏请入秋悉令赴塞，画地分守，谓之摆边，九月中还镇。遂著为令。

二十三年正月，帝以去岁无寇为将帅力，降敕奖鹏，赐以袭衣。至三月，俺答寇宣府龙门所，总兵官郤永等却之，斩五十一级。论功，进兵部尚书。帝倚鹏殄寇，锡命屡加，所请多从，而责效甚急。鹏亦竭智力，然不能呼吸应变。御史曹邦辅尝劾鹏，鹏乞罢，弗允。是年九月，苏州巡抚硃方请撤诸路防秋兵，兵部尚书毛伯温因并撤宣、大、三关客兵。俺答遂以十月初寇膳房堡。为郤永所拒，乃于万全右卫毁墙入。由顺圣川至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县，京师戒严。帝大怒，屡下诏责鹏。

鹏在朔州闻警。夜半至马邑，调兵食，复趋浑源，遣诸将遏敌。御史杨本深劾鹏逗遛，致贼震畿辅。兵科戴梦桂继之。遂遣官械鹏，而以兵部左侍郎张汉代。鹏至，下诏狱，坐永戍。行至河西务，为民家所窘，告钞关主事杖之。厂卫以闻，复逮至京，卒于狱。人皆惜之。

初，鹏在卫辉，将入觐，行李萧然，通判王江怀金遗之。鹏曰：“岂我素履未孚于人耶？”江惭而退，其介如此。隆庆初，复官。

张汉，钟祥人。代鹏时，寇已出境，乃命翁万达总督宣、大，而以汉专督畿辅、河南、山东诸军。汉条上选将、练兵、信赏、必罚四事，请令大将得专杀偏裨，而总督亦得斩大将，人知退怯必死，自争赴敌。帝不欲假臣下权，恶之。兵部言：汉老边事，言皆可从。帝令再议。部臣乃言汉议皆当，而专杀大将，与《会典》未合。

帝姑报可。会考察拾遗，言官劾汉刚愎。遂械系诏狱，谪戍镇西卫。后数年边警，御史陈九德荐汉。帝怒，斥九德为民。汉居戍所二十年卒。隆庆初，赠兵部尚书。

孙继鲁，字道甫，云南右卫人。嘉靖二年进士。授澧州知州。坐事，改国子助教。历户部郎中，监通州仓。历知卫辉、淮安二府。织造中官过淮，继鲁与之忤。

诬逮至京，大学士夏言救免。继鲁不谢，言不悦。改补黎平。擢湖广提学副使，进山西参政。数绳宗籓。暨迁按察使，宗籓百余人拥马发其装，敞衣外无长物，乃载酒谢过。迁陕西右布政使。二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代杨守谦巡抚山西。继鲁耿介，所至以清节闻，然好刚使气。总督都御史翁万达议撤山西内边兵，并力守大同外边，帝报可。继鲁抗章争，言：“紫荆、居庸、山海诸关，东枕溟渤；雁门、宁武、偏头诸关，西据黄河。天设重险，以籓卫国家，岂可聚师旷野，洞开重门以延敌？夫紫刑诸关之拱护京师，与雁门诸关之屏蔽全晋，一也。今议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岂可独撤雁门以并守大同耶？况自偏头、宁武、雁门东抵平刑关为山西长边，自右卫双沟墩至东阳河、镇口台为大同长边，自丫角山至双沟百四十里为大同紧边，自丫角山至老牛湾百四十里为山西紧边，论长边则大同为急，山西差缓，论紧边则均为最急。此皆密迩河套，譬之门阖。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尚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内郡者，以三关备严故也。使三关将士远离堡戍，欲其不侵犯难矣。全师在外，强寇内侵，即紫荆、倒马诸关不将徒守哉！”万达闻之不悦，上疏言：“增兵摆边，始于近岁，与额设守边者不同。继鲁乃以危言相恐，复遗臣书，言往岁建云中议，宰执几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抚业蒙罪。其诋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别调继鲁，否则早罢臣，无误边事。”兵部是继鲁言。帝不从，下廷议。廷臣请如万达言。帝方倚万达，怒继鲁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而夏言亦恶继鲁，不为地，遂逮下诏狱。疽发于项，瘐死。继鲁为巡抚仅四月。山西人习其前政，冀有所设施，遽以非罪死，咸为痛惜。宗籓有上书讼其冤者，即前夺视其装者也。穆宗即位，赠兵部左侍郎，赐祭葬，廕一子，谥清愍。

曾铣，字子重，江都人。自为诸生，以才自豪。嘉靖八年成进士，授长乐知县。

征为御史，巡按辽东。辽阳兵变，执辱都御史吕经。铣时按金、复，急檄副总兵李监罢经苛急事，为乱军乞赦。经罢，趋广宁，悍卒于蛮儿等复执辱经。其月，抚顺卒亦缚指挥刘雄父子。会朝廷遣侍郎林庭昂往勘，乱卒惧。辽阳倡首者赵劓儿潜诣广宁与蛮儿合谋，欲俟镇城官拜表，集众乱，为总兵官刘淮所觉，计不行。复结死囚，欲俟庭昂至，闭城门为变。而铣已刺得二城及抚顺为恶者姓名，密授诸将，劓儿等数十人同日捕获。铣上言：“往者甘肃、大同军变，处之过轻。群小谓辱命臣，杀主帅，罪不过此，遂相率为乱。今首恶宜急诛。”乃召还庭昂，命铣勘实，悉斩诸首恶，悬首边城，全辽大定。擢铣大理寺丞，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俺答数入内地，铣请筑临清外城。工毕，进副都御史。居三年，改抚山西。经岁寇不犯边，朝廷以为功，进兵部侍郎，巡抚如故。

二十五年夏，以原官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寇十万余骑由宁塞营入，大掠延安、庆阳境。铣率兵数千驻塞门，而遣前参将李珍捣寇巢于马梁山阴，斩首百余级。寇闻之，始遁。捷奏，赉银币。既而寇屡入，游击高极死焉，副总兵萧汉败绩。铣疏诸将罪，治如律。时套寇牧近塞，零骑往来，居民不敢樵采。铣方筑塞，虑为所扰，乃选锐卒击之。寇稍北，间以轻骑入掠，铣复率诸军驱之远徙。参将李珍及韩钦功为多，诏增铣俸一级，赐银币有加。

铣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图所报称。念寇居河套，久为中国患，上疏曰：“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顾在敌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盖军兴重务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战危，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藁，春寒阴雨，坏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鎗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砲火雷激，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遂条八议以进。是时，铣与延、宁抚臣欲西自定边营，东至黄甫川一千五百里，筑边墙御寇，请帑金数十万，期三年毕功。疏并下兵部。部臣难之，请令诸镇文武将吏协议。诏报曰：“贼据套为中国患久矣，朕宵旰念之，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倡恢复议甚壮，其令铣与诸镇臣悉心上方略，予修边费二十万。”铣乃益锐。而诸巡抚延绥张问行、陕西谢兰、宁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为难，久不会奏。铣怒，疏请于帝，帝为责让诸巡抚。会问行已罢，杨守谦代之，意与铣同。铣遂合诸臣条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献营阵八图，并优旨下廷议。

廷臣见上意向铣，一如铣言。帝忽出手诏谕辅臣曰：“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

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先民荼毒何？”初，铣建议时，辅臣夏言欲倚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及是，大骇，请帝自裁断。帝命刊手诏，遍给与议诸臣。时严嵩方与言有隙，欲因以倾言，乃极言套必不可复。阴诋言，故引罪乞罢，以激帝怒。旋复显攻言，谓“向拟旨褒铣，臣皆不预闻。”兵部尚书王以旗会廷臣覆奏，遂尽反前说，言套不可复。帝乃遣官逮铣、出以旗代之；责科道官不言，悉杖于廷，停俸四月。帝虽怒铣，然无意杀之也。咸宁侯仇鸾镇甘肃时，以阻挠为铣所劾，逮问。嵩故雅亲鸾。知铣所善同邑苏纲者，言继妻父，纲与铣、言尝交关传语，乃代鸾狱中草疏，诬铣掩败不奏，克军饷钜万，遣子淳属所亲苏纲赂当途。其言绝无左验，而帝深入其说，立下淳、纲诏狱。给事中齐誉等见帝怒铣甚，请早正刑章。帝责誉党奸避事，镌级调外任。及铣至，法司比拟边帅失陷城砦者律。帝必欲依正条，当铣交结近侍律斩，妻子流二千里，即日行刑。铣既死，言亦坐斩，而鸾出狱。

铣有胆略，长于用兵。岁除夜，猝命诸将出。时塞上无警，诸将方置酒，不欲行，赂铃卒求缓于铣妾。铣斩铃卒以徇。诸将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击败之。翼日入贺毕，前请故。铣笑曰：“见乌鹊非时噪，故知之耳。”皆大服。铣廉，既殁，家无余赀。

隆庆初，给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问讼铣志在立功，身罹重辟，识与不识，痛悼至今。诏赠兵部尚书，谥襄愍。万历中，从御史周磐请，建祠陕西。

李珍者，故坐事失官。铣从徒中录用，复积战功至参将。铣既被诬，诏遣给事中申价等往核，因并劾珍与指挥田世威、郭震为铣爪牙，下之诏狱。连及巡抚谢兰、张问行，御史盛唐，副总兵李琦等，皆斥罚。勒淳、纲赃，恤阵亡军及居民被难者。

铣尝檄府卫银三万两制车仗，亦责偿于淳。且酷刑拷珍，令其实克饷行赂事，几死，卒不承。淳用是免，珍竟论死，世威、震谪戍。其后，俺答岁入寇，帝卒不悟，辄曰：“此铣欲开边，故行报复耳。”

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嘉靖初，授礼部主事。

争“大礼”被杖，调吏部。累官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历抚保定、应天。入为左副都御史。坐事调湖广参政。复以故官抚河南。历吏部左、右侍郎。二十八年十月拜兵部尚书兼督团营。条上边务十事，皆报可。当是时，俺答岁寇边，羽书叠至。天子方斋居西内，厌兵事，而大学士严嵩窃权，边帅率以贿进，疆事大坏。其明年八月甲子，俺答犯宣府，诸将拒之不得入。汝夔即上言：“寇不得志于宣府，必东趋辽、蓟。请敕诸将严为备。潮河川乃陵京门户，宜调辽东一军赴白马关，保定一军赴古北口。”从之。寇果引而东，驻大兴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大同总兵官仇鸾知之，率所部驰至居庸南。顺天巡抚王汝孝驻蓟州，误听谍者谓寇向西北。汝夔信之，请令鸾还大同勿东，诏俟后报。及兴州报至，命鸾壁居庸，汝孝守蓟州。未几，寇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薄关城。总兵官罗希韩、卢钺不能却，汝孝师大溃。寇遂由石匣营达密云，转掠怀柔，围顺义城。闻保定兵驻城内，乃解而南，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驻河东孤山，分剽昌平、三河，犯诸帝陵，杀掠不可胜纪。

京师戒严，召各镇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门，定西侯蒋传、吏部侍郎王邦瑞总督之，而以锦衣都督陆炳，礼部侍郎王用宾，给事御史各四人，巡视皇城四门。诏大小文臣知兵者，许汝夔委用。汝夔条上八事，请列正兵四营于城外四隅，奇兵九营于九门外近郊。正兵营各一万，奇兵营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经略通州、涿州，且释罪废诸将使立功赎罪。帝悉从之。然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从武库索甲仗，主库奄人勒常例，不时发。久之不能军。乃发居民及四方应武举诸生乘城，且大颁赏格。仇鸾与副将徐珏、游击张腾等军白河西，杨守谦与副将硃楫等军东直门外，诸路援兵亦稍集。议者率谓城内虚，城外有边兵足恃，宜移京军备内衅，汝夔亦以为然。遂量掣禁军入营十王府、厌寿寺前。掌营务者成国公硃希忠恐以兵少获谴，乃东西抽掣为掩饰计。士疲不得息，出怨言，而莫晓孰为调者，则争詈汝夔。

鸾兵无纪律，掠民间。帝方眷鸾，令勿捕。汝夔亦戒勿治鸾兵。民益怨怒。

寇游骑四出，去都城三十里。及辛巳，遂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锋七百骑驻安定门外教场。明日，大营薄都城。分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畿甸大震。初，寇逼通州，部所遣侦卒出城不数里，道遇伤者，辄奔还妄言诳汝夔。既而言不雠，汝夔弗罪也。募他卒侦之复如前。以故寇众寡远近皆不能知。

宣府总兵官赵国忠，参将赵臣、孙时谦、袁正，游击姚冕，山西游击罗恭等，各以兵入援，营玉河诸处。诏兵部核诸镇兵数，行赏赉。勤王兵先后五六万人，皆闻变即赴，未赍糗粮。制下犒师，牛酒无所出。越二三日，援军始得数饼饵，益饥疲不任战。

帝久不视朝，军事无由面白。廷臣多以为言，帝不许。礼部尚书徐阶复固请，帝乃许。癸未，群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发一词，但命阶奉敕谕至午门，集群臣切责之而已。帝怒文武臣不任事，尤怒汝夔。吏部因请起杨守礼、刘源清、史道、许论于家。汝夔不自安，请督诸将出城战，而以侍郎谢兰署部事。帝责其推委，命居中如故。寇纵横内地八日，诸军不敢发一矢。寇本无意攻城，且所掠过望，乃整辎重，从容趋白羊口而去。

方事棘，帝趣诸将战甚急。汝夔以咨嵩。嵩曰：“塞上败或可掩也，失利辇下，帝无不知，谁执其咎？寇饱自飏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战，诸将亦益闭营，寇以此肆掠无所忌。既退，汝夔、兰及户、工尚书李士翱、胡松，侍郎骆颙、孙禬皆引罪。

命革士翱职，停松俸，俱戴罪办事，侍郎各停俸五月，而下汝夔狱。帝欲大行诛以惩后。汝夔窘，求救于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见帝怒甚，竟不敢言。

给事御史劾汝夔御寇无策。帝责其不早言，夺俸有差。趣具狱，怒法司奏当缓，杖都御史屠侨、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刑科张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斥侃为民。坐汝夔守备不设，即日斩于市，枭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铁岭。汝夔临刑，始悔为嵩所卖。

方廷讯时，职方郎王尚学当从坐。汝夔曰，“罪在尚书，郎中无预”，得减死论戍。比赴市，问左右：“王郎中免乎？”尚学子化适在旁，谢曰：“荷公恩，免矣。”汝夔叹曰：“汝父劝我速战，我为政府误。汝父免，我死无恨。”闻者为泣下。隆庆初，复官。

汝夔既下狱，并逮汝孝、希韩、钺。寇未尽去，官校不敢前，托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远不可卒至。比逮至，论死。帝怒渐解，而汝孝复以首功闻，命俱减死戍边。

杨守谦，字允亨，徐州人。父志学，字逊夫，弘治六年进士。巡抚大同、宁夏，边人爱之。累官刑部尚书，卒，谥康惠。

守谦登嘉靖八年进士，授屯田主事。改职方，历郎中，练习兵计。出为陕西副使，改督学政，有声，就拜参政。未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上言偏头、老营堡二所，余地千九百余顷，请兴举营田。因荐副使张镐为提调，牛种取给本土。

帝称为忠，即报可。俄移抚延绥。请久任镐，终其事。其后二年，营田大兴。计秋获可当帑银十万，边关谷价减十五。守谦荐镐可大用，且言延绥、安定诸边可如例。

户部请推行之九边。帝悦，命亟行之，录守谦、镐功。守谦未去延绥，而镐已巡抚宁夏矣。

守谦至延绥，言：“激劝军士在重赏。令斩一首者升一级，不愿者予白金三十两。赏已薄，又文移察勘，动涉岁时，以故士心不劝。近宣、大事棘稍加赏格，请倍增其数，镇巡官验明即给。盖增级、袭廕，有官者利之，穷卒觊赏而已。”兵部以为然，定斩首一级者与五十两，著为令。以前山西修边功，增俸一级，赐金币有加。请给新设游兵月饷，发仓储贷饥卒，皆报许。

二十九年进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兼督紫荆诸关。去镇之日，倾城号泣，有追送数百里外者。未几，俺答入寇，守谦率师倍道入援。帝闻其至，甚喜，令营崇文门外。会副总兵硃楫，参将祝福、冯登亦各以兵至，人心稍安。寇游骑散掠枯柳诸村，去京城二十里。守谦及楫等兵移营东直门外。诏同仇鸾调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机战守。

寇薄都城，诸将高秉元、徐镛等御之，不能却。帝拜鸾大将军，进守谦兵部右侍郎，协同提督内外诸军事。鸾时自孤山还，至东直门观望，斩死人首六级，报功。

守谦孤军薄俺答营，而阵无后继，不敢战。帝闻不悦。而尚书丁汝夔虑丧师，戒勿轻战。诸将离城远，见守谦不战，亦坚壁，辄引汝夔及守谦为辞。流闻禁中，帝益怒。

初，寇抵安定门，诏守谦与楫等合击，莫敢前。守谦亦委无部檄，第申儆备。

寇遂毁城外庐舍。城西北隅火光烛天，内臣园宅在焉，环泣帝前，称将帅为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曰：“守谦拥众自全，朕亲降旨趣战，何得以部檄为解。”寇退，遂执守谦与汝夔廷鞫之。坐失误军机，即日戮于市。守谦临刑时，慨然曰：“臣以勤王反获罪，谗贼之口实蔽圣聪。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边陲吏士知守谦死，无不流涕者。

守谦坦易无城府，驭下多恩意。守官廉，位至开府，萧然若寒士。然性迟重，客有劝之战者，应曰：“周亚夫何人乎？”客曰：“公误矣，今日何得比汉法？”

守谦不纳，竟得罪。隆庆初，赠兵部尚书，谥恪愍。

商大节，字孟坚，钟祥人。嘉靖二年进士。授丰城知县。始为筑城，捕境内盗几尽。擢兵科给事中。京察竣，复命科道互相劾，被谪盐城县丞。三迁刑部郎中，出为广东佥事。捣海南叛黎巢，增秩，赐金币。累官山东按察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兼提督紫刑诸关。虑俺答内侵，疏请重根本，护神京。居四年，召理院事。

俺答果大举薄都城。诏城中居民及四方入应武举者悉登陴守，以大节率五城御史统之。发帑金五千两，命便宜募壮士。屡条上军民急务。比寇退，复命兼管民兵，经略京城内外。训练鼓舞，军容甚壮。擢右副都御史，经略如故。所募民兵已四千，请以三等授饷。上者月二石，其次递减五斗。帝亟从之。

仇鸾为大将军，尽统中外兵马，恶大节独为一军，不受其节制，欲困之。乃请画地分守，以京师四郊委大节。大节言：“臣虽经略京城，实非有重兵专战守责者也。京城四郊利害，鸾欲专以臣当。臣节制者，止巡捕军，鸾又频调遣，奸宄猝发，谁为捍御哉？”所争甚晰，而帝方宠鸾，不欲人挠其事，责大节怀奸避难，立下诏狱。法司希旨，当大节斩。严嵩言：“大节诚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幸赦其死，戍极边。”亦不听。时三十年四月也。

明年八月，鸾死，大节故部曲石镗、孙九思等数百人伏阙讼冤，章再上。兵部侍郎张时彻等言：“大节为逆鸾制肘，以抵于法，乞顺群情赦之。”帝怒，镌时彻二秩。明年竟卒于狱。隆庆初，复故官，赠兵部尚书，谥端愍。

王忬，字民应，太仓人。父倬，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谨厚称。忬登嘉靖二十年进士，授行人，迁御史。皇太子出阁，疏以武宗居青宫为戒。又劾罢东厂太监宋兴。

出视河东盐政，以疾归。已，起按湖广，复按顺天。

二十年，俺答大举犯古北口。忬奏言潮河川有径道，一日夜可达通州。因疾驰至通为守御计，尽徙舟楫之在东岸者。夜半，寇果大至。不得渡，遂壁于河东。帝密遣中使觇军，见忬方厉士乘城。还奏，帝大喜。副都御史王仪守通州，御史姜廷颐劾其不职，忬亦言仪纵士卒虐大同军。大同军者，仇鸾兵也。帝立命逮仪，而超擢忬右佥都御史代之。寇退，忬请振难民，筑京师外郭，修通州城，筑张家湾大小二堡，置沿河敌台。皆报可。寻罢通州、易州守御大臣，召忬还。

三十一年出抚山东。甫三月，以浙江倭寇亟，命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先后上方略十二事，任参将俞大猷、汤克宽，又奏释参将尹凤、卢镗系。贼犯温州，克宽破之。其据昌国卫者，为大猷击退。而贼首汪直复纠岛倭及漳、泉群盗连巨舰百余蔽海至，滨海数千里同告警。上海及南汇、吴淞、乍浦、蓁屿诸所皆陷，苏、松、宁、绍诸卫所州县被焚掠者二十余。留内地三月，饱而去。

忬乃言将士逐毁其船五十余艘。于是先所夺文武将吏俸，皆得复。寻以给事王国祯言，改巡抚。忬方视师闽中，贼复大至，犯浙江，卢镗等频失利。御史赵炳然劾其罪，帝特宥，忬因请筑嘉善、崇德、桐乡、德清、慈溪、奉化、象山城，而恤被寇诸府。

时已遣尚书张经总督诸军。大同适中寇，督抚苏祐、侯钺俱被逮，乃进忬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秋防事竣，就加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杨博还朝，即移忬代之。

寻进右都御史。忬言：“骑兵利平地，步兵利险阻。今蓟镇画地守，请去他郡防秋马兵八千，易之以步，岁省银五万六千余两。”从之。打来孙十余万骑深入广宁诸处，总兵官殷尚质等战殁。忬停俸三月。未几，打来孙复以十万骑屯青城，分遣精骑犯一片石、三道关。总兵官欧阳安拒却之。事闻，赉银币。把都儿等犯迁安，副总兵蒋承勋战死。降昂兵部侍郎，留任。

初，帝器忬才，甚眷之。及所部屡失事，则以为不足办寇，谕严嵩与兵部计防守之宜。嵩奏流河口边墙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修边墙。且令忬选补额兵，操练战守，不得专恃他镇援兵。部条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诏责忬，赦其罪，实主兵，减客兵，如议。于是练兵之议起。时寇别部入沈阳，有乡兵金仲良者擒其长讨赖。

忬赉银币，官仲良三级。防秋毕，复忬官。寻复用沈阳却寇功，廕一子。已而寇复入辽阳，副总兵王重禄败绩。御史周斯盛以闻。帝置忬不问，治他将吏如律。

初，帝从杨博言，命蓟镇入卫兵听宣大调遣。忬言：“古北诸口无险可守，独恃入卫卒护陵京，奈何听调发？”帝怒曰：“曩令蓟镇练兵，今一卒不练，遇防秋辄调他镇兵，兵部详议以闻。”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遣郎中唐顺之往核。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忬与总兵官安、巡抚马珮及诸将袁正等，俱宜按治。乃降忬俸二级。帝因问嵩：“边兵入卫，旧制乎？”

嵩曰：“祖宗时无调边兵入内地者。正德中刘六猖獗，始调许泰、郤永领边兵讨贼。

庚戌之变，仇鸾选边兵十八支护陵京，未用以守蓟镇。至何栋始借二支防守，忬始尽调边兵守要害，去岁又征全辽士马入关，致寇乘虚入犯，辽左一空。若年复一年，调发不已，岂惟糜饷，更有他忧。”帝由是恶忬甚。逾月，寇犯清河，总兵官杨照御之，斩首八百余级。越四日，土蛮十万骑薄界岭口，副将马芳拒却之。明日，敌骑二百奔还，芳及安俘斩四十级。忬犹被赉。

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儿、辛爱数部屯会州，挟朵颜为乡导，将西入，声言东。

忬遽引兵东。寇乃以其间由潘家口入，渡滦河而西，大掠遵化、迁安、蓟州、玉田，驻内地五日，京师大震。御史王渐、方辂遂劾忬、安及巡抚王轮罪。帝大怒，斥安，贬轮于外，切责忬，令停俸自效。至五月，辂复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中军游击张伦下诏狱。刑部论忬戍边，帝手批曰：“诸将皆斩，主军令者顾得附轻典耶？”改论斩。明年冬，竟死西市。

忬才本通敏。其骤拜都御史，及屡更督抚也，皆帝特简，所建请无不从。为总督数以败闻，由是渐失宠。既有言不练主兵者，益大恚，谓：“忬怠事，负我。”

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严氏客又数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杨继盛之死，世贞又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滦河变闻，遂得行其计。

穆宗即位，世贞与弟世懋伏阙讼冤。复故官，予恤。

杨选，字以公，章丘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迁易州兵备副使。俺答围大同右卫，巡抚硃笈被逮，超拜选右佥都御史代之。与侍郎江东、总兵官张承勋解其围。忧归，再起，仍故职。四十年擢总督蓟辽副都御史。条上封疆极弊十五事，多从其请。以居庸岔道却敌功，进兵部右侍郎。

明年五月，古北口守将遣哨卒山塞，朵颜卫掠其四人。部长通汉叩关索赏，副总兵胡镇执之，并缚其党十余人。通汉子惧，拥所执哨卒至墙下，请易其父。通汉者，辛爱妻义父也，选欲以牵制辛爱，要其子入质，乃遣还父。自是诸子迭为质，半岁而代。选驰疏以闻，自诩方略。选及巡抚徐绅等俱受赏。

十月丁卯，辛爱与把都儿等大举自墙子岭、磨刀峪溃墙入犯，京师戒严。帝大惊，谕阁臣徐阶曰：“朕东见火光，此贼去京不远，其令兵部谕诸军并力剿逐。”

明日，选以寇东遁闻，为将士祈赏。帝疑，以问阶。对曰：“寇营尚在平谷，选等往通州矣，谓追杀者，妄也。”帝衔之。寇稍东，大掠三河、顺义，围诸将傅津等于郑官屯。选遣副将胡镇偕总兵官孙膑、游击赵溱击之。膑、溱战殁，镇力战得脱。

寇留内地八日不退。给事中李瑜遂劾选、绅与副使卢镒，参将冯诏、胡粲，游击严瞻等，俱逮下诏狱。又二日，寇始北去，京师解严。

初，谍者言寇将窥墙子岭，部檄严待之，而三卫为寇导者绐选赴潘家口。寇已入，选、绅惧得罪，径趋都城，屯东直门外，旋还通州。及遣镇等御，又不胜。内侍家蓟西者，哗言通汉父子实召寇。帝入其言，益怒。法司坐选、绅、诏守备不设律斩，镒等戍。帝谕锦衣硃希孝坐以纵通汉勾贼罪，复下选诏狱。选不承，止承质通汉父子事，且言事已上闻。希孝录其语上，刑部如帝指论选死。即戳于市，枭其首示边，妻子流二千里。绅论死系狱，诏及镒等戍边。帝虽怒选甚，但欲诛其身，法司乃并坐其妻子。隆庆初，始释还。

赞曰：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臣下，而弄权者借以行其私。于是赐阘冗废职之徒事败伏辜，而出力任事之臣亦中危法受戮，边臣不得自展布，而武备綍矣。

陈九畴、翟鹏、孙继鲁、曾铣皆可用之才，或谪或死，不以其罪。铣复套之议甚伟。

然权臣当轴，而敌势方强，虽颇、牧乌能有为？丁汝夔之戮，于法诚不为过。然戎律之弛，有由来矣，而汝夔独蒙其咎。王忬、杨选于边备甚疏，宜不免云。

## 列传第九十三

硃纨 张经（李天宠 周珫 杨宜 彭黯等） 胡宗宪（阮鹗 宗礼）曹邦辅（任环 吴成器） 李遂（弟逢进） 唐顺之（子鹤征）

硃纨，字子纯，长洲人。正德十六年进士。除景州知州，调开州。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与副总兵何卿共平深沟诸砦番。五迁至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明年七月，倭寇起，改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

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漳、泉为多，或与通婚姻。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或负其直，栋等即诱之攻剽。负直者胁将吏捕逐之，泄师期令去，期他日偿。他日至，负如初。倭大怨恨，益与栋等合。而浙、闽海防久坠，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

纨巡海道，采佥事项高及士民言，谓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上疏具列其状。于是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纨讨平覆鼎山贼。明年将进攻双屿，使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分驻漳、泉、福宁，遏贼奔逸，使都司卢镗将福清兵由海门进。

而日本贡使周良违旧约，以六百人先期至。纨奉诏便宜处分。度不可却，乃要良自请，后不为例。录其船，延良入宁波宾馆。奸民投书激变，纨防范密，计不得行。

夏四月，镗遇贼于九山洋，俘日本国人稽天，许栋亦就擒。栋党汪直等收余众遁，镗筑塞双屿而还。番舶后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门、青山、下八诸岛。

势家既失利，则宣言被擒者皆良民，非贼党，用摇惑人心。又挟制有司，以胁从被掳予轻比，重者引强盗拒捕律。纨上疏曰：“今海禁分明，不知何由被掳，何由协从？若以入番导寇为强盗，海洋敌对为拒捕，臣之愚暗，实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

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贡使周良安插已定，闽人林懋和为主客司，宣言宜发回其使。纨以中国制驭诸番，宜守大信，疏争之强。且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尤难。”闽、浙人益恨之，竟勒周良还泊海屿，以俟贡期。吏部用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言，奏改纨巡视，以杀其权。纨愤，又明年春上疏言：“臣整顿海防，稍有次第，亮欲侵削臣权，致属吏不肯用命。”既又陈明国是、正宪体、定纪纲、扼要害、除祸本、重断决六事，语多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闽人言，亦有不悦纨者矣。

纨前讨温、盘、南麂诸贼，连战三月，大破之，还平处州矿盗。其年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纨击擒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戮之。具状闻，语复侵诸势家。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按问。纨闻之，慷慨流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绝命词，仰药死。二十九年，给事汝祯、巡按御史陈宗夔还，称奸民鬻贩拒捕，无僭号流劫事，坐纨擅杀。诏逮纨，纨已前死。柯乔、卢镗等并论重辟。

纨清强峭直，勇于任事。欲为国家杜乱源，乃为势家构陷，朝野太息。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纨招福清捕盗船四十余，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门卫者十有四，为黄岩外障，副使丁湛尽散遣之，撤备驰禁。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张经，字廷彝，侯官人。初冒蔡姓，久之乃复。正德十二年进士。除嘉兴知县。

嘉靖四年召为吏科给事中，历户科都给事中，数有论劾。言官指为张、桂党，吏部言经行修，不问。擢太仆少卿，历右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十六年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断藤峡贼侯公丁据弩滩为乱。经与御史邹尧臣等定计，以军事属副使翁万达，诱执公丁。参议田汝成请乘势进讨。命副总兵张经将三万五千人为左军，万达监之，指挥王良辅等六将分六道会南宁；都指挥高乾将万六千人为右军，副使梁廷振监之，指挥马文杰等四将分四道会宾州，抵贼巢夹击。贼奔林峒而东。良辅等邀之，贼中断，复西奔，斩首千二百级。其东者遁入罗运山，万达等移师攻之。

檄右军沿江而东，绕出其背。贼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菰签，伏机弩毒镖，悬石树杪，急则撼其树，石皆坠，官军并以计破之。右军愆期，田州土酋卢受乃纵贼去。

俘其众四百五十，招降者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罗运八世矣，未闻官军涉兹土也。捷闻，进经左侍郎，加秩一级。

寻与毛伯温定计，抚定安南，再进右都御史。平思恩九土司及琼州黎，进兵部尚书。副使张瑶等讨马平瑶屡败，帝罪瑶等而宥经。给事中周怡劾经，经乞罢，不允。以忧归。服阕，起三边总督。给事中刘起宗言经在两广克饷银，寝前命。

三十二年起南京户部尚书，就改兵部。明年五月，朝议以倭寇猖獗，设总督大臣。命经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经征两广狼土兵听用。其年十一月，用兵科言改经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办讨贼。

倭二万馀据柘林川沙洼，其党方踵至。经日选将练兵，为捣巢计。以江、浙、山东兵屡败，欲俟狼土兵至用之。明年三月，田州瓦氏兵先至，欲速战，经不可。东兰诸兵继至。经以瓦氏兵隶总兵官俞大猷，以东兰、那地、南丹兵隶游击邹继芳，以归顺及思恩、东莞兵隶参将汤克宽，分屯金山卫、闵港、乍浦，掎贼三面，以待永顺、保靖兵之集。会侍郎赵文华以祭海至，与浙江巡按胡宗宪比，屡趋经进兵。经曰：“贼狡且众，待永、保兵至夹攻，庶万全。”文华再三言，经守便宜不听。文华密疏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俟倭饱飏，剿余寇报功，宜亟治，以纾东南大祸。

帝问严嵩，嵩对如文华指，且谓苏、松人怨经。帝怒，即下诏逮经。三十四年五月也。

方文华拜疏，永、保兵已至，其日即有石塘湾之捷。至五月朔，倭突嘉兴，经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援，以大猷督永顺兵由泖湖趋平望，以克宽引舟师由中路击之，合战于王江泾，斩贼首一千九百余级，焚溺死者甚众。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给事中李用敬、阎望云等言：“王师大捷，倭夺气，不宜易帅。”帝大怒曰：“经欺诞不忠，闻文华劾，方一战。用敬等党奸。杖于廷，人五十，斥为民。”已而帝疑之，以问嵩。嵩言：“徐阶、李本江、浙人，皆言经养寇不战。文华、宗宪合谋进剿，经冒以为功。”因极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经既至，备言进兵始末，且言：“任总督半载，前后俘斩五千，乞赐原宥。”帝终不纳，论死系狱。其年十月，与巡抚李天宠俱斩。天下冤之。

天宠，孟津人。由御史迁徐州兵备副使，却倭通州、如皋。三十三年六月擢右佥都御史，代王忬巡抚浙江。倭掠绍兴，歼焉，赉银币。顷之，贼犯嘉善，围嘉兴，劫秀水、归安，副使陈宗夔战不利，百户赖荣华中砲死，嘉善知县邓植弃城走。入城大掠。贼复陷崇德，攻德清，杀裨将梁鄂等。文华谤天宠嗜酒废事，帝遂除天宠名，而擢宗宪以代。未几，御史弃恩以倭躏北新关，劾天宠，宗宪亦言其纵寇。帝怒，逮下狱，遂与经同日死。

代经者应城周珫、衡水杨宜。节制不行，狼土兵肆焚掠。东南民既苦倭，复苦兵矣。隆庆初，复经官，谥襄愍。

珫为户科给事中，坐谏世宗南幸，谪镇远典史。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疏陈御倭有十难，有三策。经既得祸，即擢珫兵部右侍郎代之，无所展。会宗宪已代天宠，因欲夺珫位。文华遂劾珫，荐宗宪。帝为夺珫俸，寻勒为民。珫在官仅三十有四日，而杨宜代。

宜抚河南，平剧贼师尚诏。迁南京户部右侍郎，未几代珫。时倭势犹盛。宜为总督，而文华督察军务，威出宜上。易置文武大吏，惟其爱憎。宜惩经、天宠祸，曲意奉之。文华视之蔑如也。倭据陶宅，官军久无功，文华遂劾宜。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请募江、浙义勇，山东箭手，益调江、浙、福建、湖广漕卒，河南毛兵。

比客兵大集，宜不能驭。川兵与山东兵私斗，几杀参将。酉阳兵溃于高桥，夺舟径归苏州。明年正月，文华还朝，请罢宜，以宗宪代。会御史邵惟中上失事状，遂夺宜职闲住。宜在事仅逾半岁，以谄事文华，故得祸轻。

倭之躏苏、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讫三十九年，其间为巡抚者十人。安福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贼，不俟代去，下狱除名。黄冈方任、上虞陈洙皆未抵任。

任丁忧，洙以才不足任别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军务。苏、松巡抚之兼督军务，自大山始。阅半岁，以疾免。寻坐失事下诏狱，为民。继之者珫。继珫者曹邦辅。以文华谮，下诏狱，谪戍。次眉州张景贤，以考察夺职。次盩厔赵忻，坐金山军变，下狱贬官。次江陵陈锭，数月罢去。次翁大立。当大立时，倭患已息，而坐恶少年鼓噪为乱，竟罢职。无一不得罪去者。

胡宗宪，字汝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益都、余姚二县。擢御史，巡按宣、大。诏徙大同左卫军于阳和、独石，卒聚而哗。宗宪单骑慰谕，许勿徙，乃定。

三十三年，出按浙江。时歙人汪直据五岛煽诸倭入寇，而徐海、陈东、麻叶等巢柘林、乍浦、川沙洼，日扰郡邑。帝命张经为总督，李天宠抚浙江，又命侍郎赵文华督察军务。文华恃严嵩内援，恣甚。经、天宠不附也，独宗宪附之。文华大悦，因相与力排二人。倭寇嘉兴，守宪中以毒酒，死数百人。及经破王江泾，宗宪与有力。文华尽掩经功归宗宪，经遂得罪。寻又陷天宠，即超擢宗宪右佥都御史代之。

时柘林诸倭移屯陶宅，势稍杀。会苏、松巡抚曹邦辅歼倭浒墅，文华欲攘功不得，大恨，遂进剿陶宅残寇。宗宪与共，将锐卒四千，营砖桥，约邦辅夹击。倭殊死战，宗宪兵死者千余。文华令副使刘焘攻之，复大败。而倭犯浙东诸州县，杀文武吏甚众。宗宪乃与文华定招抚计。文华还朝，盛毁总督杨宜，而荐宗宪，遂以为兵部右侍郎代宜。

初，宗宪令客蒋洲、陈可愿谕日本国王，遇汪直养子滶于五岛，邀使见直。直初诱倭入犯，倭大获利，各岛由此日至。既而多杀伤，有全岛无一归者，死者家怨直。直乃与滶及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自保。岛人呼为老船主。宗宪与直同乡里，欲招致之，释直母妻于金华狱，资给甚厚。洲等谕宗宪指。直心动，又知母妻无恙，大喜曰：“俞大猷绝我归路，故至此。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但日本国王已死，各岛不相摄，须次第谕之。”因留洲而遣滶等护可愿归。宗宪厚遇滶，令立功。滶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宗宪请于朝，赐滶等金币，纵之归。滶大喜，以徐海入犯来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萨摩二岛倭分掠瓜洲、上海、慈溪，自引万余人攻乍浦，陈东、麻叶与俱。宗宪壁塘栖，与巡抚阮鹗相犄角。会海趋皁林，鹗遣游击宗礼击海于崇德三里桥，三战三捷。既而败死，鹗走桐乡。

礼，常熟人，由世千户历署都督佥事。骁健敢战。练卒三千连破倭，至是败殁。

赠都督同知，谥忠壮，赐祠皁林。

鹗既入桐乡，贼乘胜围之。宗宪计曰：“与鹗俱陷无益也。”遂还杭州，遣指挥夏正等持滶书要海降。海惊曰：“老船主亦降乎？”时海病创，意颇动，因曰：“兵三路进，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陈东已他有约，所虑独公耳。”海遂疑东。

而东知海营有宗宪使者，大惊，由是有隙。正乘间说下海。海遣使来谢，索财物，宗宪报如其请。海乃归俘二百人，解桐乡围。东留攻一日，亦去，复巢乍浦。鹗知不能当海，乃东渡钱塘御他贼。

初，海入犯，焚其舟，示士卒无还心。至是，宗宪使人语海曰：“若已内附，而吴淞江方有贼，何不击之以立功？且掠其舸，为缓急计。”海以为然，逆击之硃泾，斩三十余级。宗宪令大猷潜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来质，献所戴飞鱼冠、坚甲、名剑及他玩好。宗宪因厚遇洪，谕海缚陈东、麻叶，许以世爵。海果缚叶以献。

宗宪解其缚，令以书致东图海，而阴泄其书于海。海怒。海妾受宗宪赂，亦说海。

于是海复以计缚东来献，帅其众五百人去乍浦，别营梁庄。官军焚乍浦巢，斩首三百余级，焚溺死称是。海遂刻日请降，先期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率酋长百余，胄而入。文华等惧，欲勿许，宗宪强许之。海叩首伏罪，宗宪摩海顶，慰谕之。海自择沈庄屯其众。沈庄者东西各一，以河为堑。宗宪居海东庄，以西庄处东党。令东致书其党曰：“督府檄海，夕擒若属矣。”东党惧，乘夜将攻海。海挟两妾走，间道中槊。明日，官军围之，海投水死。会卢镗亦擒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岛主弟也。遂俘洪、东、叶、五郎及海首献京师。帝大悦，行告庙礼，加宗宪右都御史，赐金币加等。海余党奔舟山。宗宪令俞大猷雪夜焚其栅，尽死。两浙倭渐平。

三十六年正月，阮鹗改抚福建，即命宗宪兼浙江巡抚事。蒋洲在倭中，谕山口、丰后二岛主源义长、源义镇还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贡。宗宪以闻。诏厚赉其使，遣还。至十月，复遣夷目善妙等随汪直来市，至岑港泊焉。浙人闻直以倭船至，大惊。

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朝臣谓宗宪且酿东南大祸。直遣滶诣宗宪曰：“我等奉诏来，将息兵安境。谓宜使者远迎，宴犒交至。今盛陈军容，禁舟楫往来，公绐我耶？”宗宪解谕至再，直不信。乃令其子以书招之，直曰：“儿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来，阖门死矣。”因要一贵官为质。宗宪立遣夏正偕滶往。宗宪尝预为赦直疏，引滶入卧内，阴窥之。滶语直，疑稍解，乃偕碧川、清溪入谒。宗宪慰藉之甚至，令至杭见本固。本固下直等于狱。宗宪疏请曲贷直死，俾戍海上，系番夷心。

本固争之强，而外议疑宗宪纳贼赂。宗宪惧，易词以闻。直论死，碧川、清溪戍边。

滶与谢和遂支解夏正，栅舟山，阻岑港而守。官军四面围之，贼死斗，多陷殁者。

至明年春，新倭复大至，严旨责宗宪。宗宪惧得罪，上疏陈战功，谓贼可指日灭。所司论其欺诞。帝怒，尽夺诸将大猷等职，切让宗宪，令克期平贼。时赵文华已得罪死，宗宪失内援，见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会得白鹿于舟山，献之。帝大悦，行告庙礼，厚赉银币。未几，复以白鹿献。帝益大喜，告谢玄极宝殿及太庙，百官称贺，加宗宪秩。既而岑港之贼徙巢柯梅，官军屡攻不能克。御史李瑚劾宗宪诱汪直启衅。本固及给事中刘尧诲亦劾其老师纵寇，请追夺功赏。帝命廷议之，咸言宗宪功多，宜勿罢。帝嘉其擒直功，令居职如故。

贼之徙柯梅也，造巨舰为遁计。及舰成，宗宪利其去，不击。贼扬帆泊浯屿，纵掠闽海州县。闽人大噪，谓宗宪嫁祸。御史瑚再劾宗宪三大罪。瑚与大猷皆闽人，宗宪疑大猷漏言，劾大猷不力击，大猷遂被逮。

当是时，江北、福建、广东皆中倭。宗宪虽尽督东南数十府，道远，但遥领而已，不能遍经画。然小胜，辄论功受赉无虚月。即败衄，不与其罪。三十八年，贼大掠温、台，别部复寇滨海诸县。给事中罗嘉宾、御史庞尚鹏奉诏勘之。言宗宪养寇，当置重典，帝不问。明年，论平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文华死，宗宪结嵩益厚，威权震东南。性善宾客，招致东南士大夫预谋议，名用是起。

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然创编提均徭之法，加赋额外，民为困敝，而所侵官帑、敛富人财物亦不赀。嘉宾、尚鹏还，上宗宪侵帑状，计三万三千，他册籍沉灭。宗宪自辩，言：“臣为国除贼，用间用饵，非小惠不成大谋。”帝以为然，更慰谕之。寻上疏，请得节制巡抚及操江都御史，如三边故事。帝即晋兵部尚书，如其请。复献白龟二、五色芝五。帝为谢玄告庙如前，赉宗宪加等。

明年，江西盗起，又兼制江西。未至，总兵官戚继光已平贼。九月奏言：“贼屡犯宁、台、温，我师前后俘斩一千四百有奇，贼悉荡平。”帝悦，加少保。两广平巨盗张琏，亦论宗宪功。时嵩已败，大学士徐阶曰：“两广平贼，浙何与焉？”

仅赐银币。未几，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劾其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得旨逮问。及宗宪至，帝曰：“宗宪非嵩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疾。且初议获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后谁为我任事者？其释令闲住。”

久之，以万寿节献秘术十四。帝大悦，将复用矣。会御史汪汝正籍罗龙文家，上宗宪手书，乃被劾时自拟旨授龙文以达世蕃者，遂逮下狱。宗宪自叙平贼功，言以献瑞得罪言官，且讦汝正受赃事。帝终怜之，并下汝正狱。宗宪竟瘐死，汝正得释。万历初，复官，谥襄懋。

阮鹗者，桐城人，官浙江提学副使。时倭薄杭州，乡民避难入城者，有司拒不许入。鹗手剑开门纳之，全活甚众。以附文华、宗宪得超擢右佥都御史，代宗宪巡抚浙江。又以文华言，特设福建巡抚，即以命鹗。初在浙不主抚，自桐乡被围，惧甚。寇犯福州，赂以罗绮、金花及库银数万，又遗巨舰六艘，俾载以走。不能措一筹，而敛括民财动千万计，帷帟盘盂率以锦绮金银为之。御史宋仪望等交章劾，逮下刑部。严嵩为属法司，仅黜为民。所侵饷数，浮于宗宪，追还之官。

曹邦辅，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知元城、南和，以廉干称。擢御史，巡视河东盐政。巡按陕西，劾总督张珩等冒功，皆谪戍。出为湖广副使，补河南。

柘城贼师尚诏反，陷归德。检校董纶率民兵巷战，手刃数贼，与其妻贾氏俱死之。又陷柘城，劫举人陈闻诗为帅。不听，斩从者胁之。闻诗绐曰：“必欲我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上马。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缢。贼围太康，都指挥尚允绍与战鄢陵，败绩。允绍复击贼于霍山，贼围之，兵无敢进。邦辅斩最后者，士卒竞进。贼大溃，擒斩六百余人。尚诏走莘县，被擒。贼起四十余日，破府一，县八，杀戳十余万。邦辅亟战，歼之。诏赉银币，擢山西右参政，迁浙江按察使。

三十四年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倭聚柘林。其党自绍兴窜，转掠杭、严、徽、宁、太平，遂犯南京，破溧水，抵宜兴。为官军所迫，奔浒墅。副总兵俞大猷、副使任环数邀击之，而柘林余贼已进据陶宅。邦辅督副使王崇古围之，佥事董邦政、把总娄宇协剿。贼走太湖，追及之，尽歼其众。副将何卿师溃，邦辅援之。以火器破贼舟，前后俘斩六百余人。侍郎赵文华欲攘其功，邦辅捷书先奏，文华大恨。既而与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会邦辅攻陶宅贼，诸营皆溃。贼退，邦辅进攻之，复败，坐夺俸。文华奏邦辅避难击易，致师后期，总督杨宜亦奏邦辅故违节制。给事中夏栻、孙浚争之，得无罪。文华还京，奏余贼且尽，而巡按御史周如斗又奏失事状，帝颇疑文华。文华因言：“贼易灭，督抚非人，致败。臣昔论邦辅，栻壳、浚遂媒孽臣。东南涂炭何时解？”乃逮系邦辅，谪戍朔州。

隆庆元年，杨博为吏部，起邦辅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进兵部右侍郎，理戎政。寻以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言修治边墙非上策，宜急练兵；兵练而后边事可议。以给事中张卤言，召为右都御史，掌院事。帝以京营事重，更协理为阅视，令付大臣知兵者，遂以左都御史召还，任之。已，从恭顺侯吴继爵言，复改阅视为提督。未几，转南京户部尚书。奏督仓主事张振选不奉约束。

吏部因言：“往昔执政喜人悦己，属吏恃为奥援。构陷堂上官，至屈体降意，倒置名分。在外巡按御史亦曲庇进士推知，监司贤不肖出其口吻。害政无甚于此。”穆宗深然其言，为黜振选，饬内外诸司，然迄不能变。邦辅累乞骸骨，不听。万历元年给由赴阙，复以病求去，且言辛爱有窥觎志，宜慎防之。遂致仕去。居三年，卒。

赠太子少保。

邦辅廉峻。自吴中被逮时，有司上所储俸钱，挥之去。历官四十年，家无余赀。

抚、按奏其状，诏遣右评事刘叔龙为营坟墓。

任环，字应乾，长治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历知黄平、沙河、滑县，并有能名。迁苏州同知。倭患起，长吏不娴兵革。环性慷慨，独以身任之。三十二年闰三月御贼宝山洋，小校张治战死。环奋前搏贼，相持数日，贼遁去。寻犯太仓，环驰赴之。尝遇贼，短兵接，身被三创几殆。宰夫捍环出，死之，贼亦引去。已而复至，裹疮出海击之。怒涛作，操舟者失色。环意气弥厉，竟败贼，俘斩百余。复连战阴沙、宝山、南沙，皆捷。擢按察佥事，整饬苏、松二府兵备。倭剽掠厌，悉归，惟南沙三百人舟坏不能去，环与总兵官汤克宽列兵守之。数月，贼大至，与旧倭合，掠华亭、上海。环等被劾，得宥。逾年，贼犯苏州。城闭，乡民绕城号。环尽纳之，全活数万计。副将解明道击退贼，论前后功，进环右参政。贼掠常熟，环率知县王鈇破其巢，焚舟二十七。未几，贼掠陆泾坝，都督周于德败绩。环偕总兵官俞大猷击败之，焚舟三十余。贼犯吴江，环、大猷击败之莺脰湖，贼奔嘉兴。顷之，三板沙贼夺民舟出海，环、大猷击败之马迹山。其别部屯嘉定者，火爇之，尽死。论功，廕一子副千户。母忧夺哀。贼屯新场，环与都司李经等率永顺、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等皆死，环停俸戴罪。贼平，乞终制，许之。逾二年卒、年四十。

给事中徐师曾颂其功，诏赠光禄卿，再廕一子副千户，建祠苏州，春秋致祭。

环在行间，与士卒同寝食，所得赐予悉分给之。军事急，终夜露宿，或数日绝餐。尝书姓名于肢体曰：“战死，分也。先人遗体，他日或收葬。”将士皆感激，故所向有功。

时休宁吴成器由小吏为会稽典史。倭三百余劫会稽，为官军所逐，走登龛山。

成器遮击，尽殪之。未几，又破贼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经历。遭丧，总督胡宗宪奏留之。擢绍兴通判。论功，进秩二级。成器与贼大小数十战皆捷。身先士卒，进止有方略，所部无秋毫犯。士民率于其战处立祠祀之。

李遂，字邦良，丰城人。弱冠，从欧阳德学。登嘉靖五年进士，授行人。历刑部郎中。锦衣卫送盗十三人，遂惟抵一人罪，余皆辨释。东宫建，赦天下。遂请列“大礼”大狱诸臣于赦令中，尚书聂贤惧不敢，乃与同官卢蕙请于都御史王廷相，廷相从之。事虽报罢，议者嘉焉。俄调礼部，忤尚书夏言。因事劾之，下诏狱，谪湖州同知。三迁衢州知府，擢苏、松兵备副使。屡迁广东按察使。释囚八百余人。

进山东右布政使。江洋多盗，遂迁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军政明，盗不敢发。俺答犯京师，召遂督苏州军饷。未谢恩，请关防符验用新衔。帝怒，削其籍。

三十六年，倭扰江北。廷议以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抚不暇办寇，请特设巡抚，乃命遂以故官抚凤阳四府。时淮、扬三中倭，岁复大水，且日役民輓大木输京师。遂请饷增兵，恤民节用，次第画战守计。三十八年四月，倭数百艘寇海门。遂语诸将曰：“贼趋如皋，其众必合。合则侵犯之路有三：由泰州逼天长、凤、泗，陵寝惊矣；由黄桥逼瓜、仪，以摇南都，运道梗矣；若从富安沿海东至庙湾，则绝地也。”

乃命副使刘景韶、游击丘升扼如皋，而身驰泰州当其冲。时贼势甚盛，副将邓城之败绩，指挥张谷死焉。贼知如皋有备，将犯泰州，遂急檄景韶、升遏贼。连战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贼沿海东掠，遂喜曰：“贼无能为矣。”令景韶、升尾之，而致贼于庙湾。复虑贼突淮安，乃夜半驰入城。贼寻至，遂督参将曹克新等御之姚家荡。通政唐顺之、副总兵刘显来援，贼大败走，以余众保庙湾。景韶亦败贼印庄，追奔至新河口，焚斩甚众。庙湾贼据险不出，攻之月余不克。遂令景韶塞堑、夷木压垒陈，火焚其舟，贼乘夜雨潜遁。官军据其巢，追奔至虾子港，江北倭悉平。帝大喜，玺书奖励。贼驻崇明三沙者，将犯扬州。景韶战连胜，围之刘庄。会刘显来援，遂檄诸军尽属显。攻破其巢，追奔白驹场，贼尽殄。时遂已迁南京兵部侍郎。

论功，予一子官，赉银币。御史陈志勘上遂平倭功，前后二十余战，斩获三千八百有奇。再予一子世千户，增俸二级。

莅南京甫数月，振武营军变。振武营者，尚书张鏊募健儿以御倭。素骄悍。旧制，南军有妻者，月粮米一石；无者，减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银五钱。马坤掌南户部，奏减折色之一，督储侍郎黄懋官又奏革募补者妻粮，诸军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诸军以岁饥求复折色故额于懋官。懋官不可，给饷又逾期。三十九年二月都肄日，振武卒鼓噪懋官署。懋官急招鏊及守备太监何绶、魏国公徐鹏举、临淮侯李庭竹及遂至，诸营军已甲而入。予之银，争攫之。懋官见势汹汹，越垣投吏舍，乱卒随及。鹏举、鏊慰解不听，竟戕懋官，裸其尸于市。绶、鹏举遣吏持黄纸，许给赏万金，卒辄碎之。至许犒十万金，乃稍定。明日，诸大臣集守备厅，乱卒亦集。遂大言曰：“黄侍郎自越墙死，诸军特不当残辱之。吾据实奏朝廷，不以叛相诬也。”因麾众退，许复妻粮及故额，人畀之一金补折价，始散。遂乃托病闭阁，给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谕营将掩捕首恶二十五人，系狱。诏追褫懋官及克廉职，罢绶、庭竹、鏊，任鹏举如故，遂以功议擢。止诛叛卒三人，余戍边卫，而三人已前死。遂叹曰：“兵自此益骄矣。”未几，江东代鏊为尚书。江北池河营卒以千户吴钦革其帮丁，殴而缚之竿。帮丁者，操守卒给一丁，资往来费也。遂已召拜兵部左侍郎，以言官荐擢南京参赞尚书，镇抚之。营卒惑妖僧绣头，复倡讹言。遂捕斩绣头，申严什伍，书其名籍、年貌，系牌腰间，军乃戢。既又奏调镇武军护陵寝，一日散千人，留都自是无患。越四年，以老致仕。

遂博学多智，长于用兵，然亦善逢迎。帝将重建三殿，遂奏五河县泗水中涌大杉一，此川泽效灵，为圣主鼎新助，帝大喜。又进白兔，帝为遣官告庙。由此益眷遇。卒，赠太子太保，谥襄敏。

弟逢，字邦吉。由进士为吏科给事中。侍郎刘源清下吏，逢救之，并系，得释。

进户科左给事中。偕同官谏南巡，下诏狱，谪永福典史。终德安知府。遂子材，自有传。

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祖贵，户科给事中。父宝，永州知府。顺之生有异廪。稍长，洽贯群籍。年三十二，举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张璁疾翰林，出诸吉士为他曹，独欲留顺之。固辞，乃调兵部主事。引疾归。久之，除吏部。

十二年秋，诏选朝官为翰林，乃改顺之编修，校累朝实录。事将竣，复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顺之欲远璁者，璁发怒，拟旨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至十八年选宫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谏。与罗洪先、赵时春请朝太子，复削籍归。卜筑阳羡山中，读书十余年。中外论荐，并报寝。

倭躏江南北。赵文华出视师，疏荐顺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忧未终，不果出。

免丧，召为职方员外郎，进郎中。出核蓟镇兵籍，还奏缺伍三万有奇，见兵亦不任战，因条上便宜九事。总督王忬以下俱贬秩。

寻命往南畿、浙江视师，与胡宗宪协谋讨贼。顺之以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纵使登陆，则内地咸受祸。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顺之意气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师邀之海外。斩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擢太仆少卿。宗宪言顺之权轻，乃加右通政。顺之闻贼犯江北，急令总兵官卢镗拒三沙，自率副总兵刘显驰援，与凤阳巡抚李遂大破之姚家荡。贼窘，退巢庙湾。顺之薄之，杀伤相当。遂欲列围困贼，顺之以为非计，麾兵薄其营，以火砲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屡告急，顺之乃复援三沙，督镗、显进击，再失利。顺之愤，亲跃马布阵。贼构高楼望官军，见顺之军整，坚壁不出。显请退师，顺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贼营百余步。镗、显惧失利，固要顺之还。时盛暑，居海舟两月，遂得疾，返太仓。李遂改官南京，即擢顺之右佥都御史，代遂巡抚。顺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辞。渡江，贼已为遂等所灭。淮、扬适大饥，条上海防善后九事。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讣闻，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赐祭。顺之以劳得赐葬云。

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为古文，洸洋纡折有大家风。生平苦节自厉，辍扉为床，不饰礻因褥。又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晚由文华荐，商出处于罗洪先。洪先曰：“向已隶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处士？”顺之遂出，然闻望颇由此损。崇祯中，追谥襄文。

子鹤徵，隆庆五年进士。历官太常卿。亦以博学闻。

赞曰：硃纨欲严海禁，以绝盗源，其论甚正。顾指斥士大夫，令不能堪，卒为所龁龉，愤惋以死。气质之为累，悲夫！当寇患孔炽，扑灭惟恐不尽，便宜行诛，自其职尔，而以为罪，则任法之过也。张经功不赏，而以冤戮，稔倭毒而助之攻，东南涂炭数十年。谗贼之罪，可胜诛哉！宗宪以奢黩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贻患更未可知矣。曹邦辅、任环战功可纪，李遂、唐顺之捍御得宜。而邦辅之平师尚诏，李遂之靖乱卒，其功尤著。以其始终倭事，故并列焉。

## 列传第九十四

马录（颜颐寿 聂贤 汤沐 刘琦 卢琼 沈汉 王科） 程启充 张逵郑一鹏 唐枢 杜鸾 叶应聪（蓝田 黄绾） 解一贯（ 郑洛书 张录）陆粲 刘希简 王准 邵经邦 刘世扬赵汉 魏良弼秦鰲 张寅 叶洪

马录，字君卿，信阳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固安知县。居官廉明，征为御史，按江南诸府。世宗即位，疏言：“江南之民最苦粮长。白粮输内府一石，率费四五石。他如酒醋局、供应库以至军器、胖袄、颜料之属输内府者，费皆然。户部侍郎秦金等请从录言，命石加耗一斗，毋得苛求。中官黄锦诬劾高唐判官金坡，诏逮之，连五百余人。录言：祖宗内设法司，外设抚、按，百余年刑清政平。先帝时，刘瑾、钱宁辈蛊惑圣聪，动遣锦衣官校，致天下汹汹。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复有高唐之命。”

给事中许复礼等亦以为言，狱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计天下庶官，被黜者多讦抚、按，以录言禁止。

五年出按山西，而妖贼李福达狱起。福达者，崞人。初坐妖贼王良、李钺党，戍山丹卫。逃还，更名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海卫。复逃居洛川，以弥勒教诱愚民邵进禄等为乱。事觉，进禄伏诛，福达先还家，得免。更姓名曰张寅，往来徐沟间，输粟得太原卫指挥使。子大仁、大义、大礼皆冒京师匠籍。用黄白术干武定侯郭勋，勋大信幸。其仇薛良讼于录，按问得实。檄洛川父老杂辨之，益信。勋为遗书录祈免，录不从，偕巡抚江潮具狱以闻，且劾勋庇奸乱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聂贤等覆如录奏，力言勋党逆罪。诏福达父子论死，妻女为奴，没其产，责勋对状。勋惧，乞恩，因为福达代辨，帝置不问。会给事中王科、郑一鹏、程辂、常泰、刘琦、郑自璧、赵廷瑞、沈汉、秦祐、张逵、陈皋谟，御史程启充、卢琼、邵豳、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王献，评事杜鸾，刑部郎中刘仕，主事唐枢，交章劾勋，谓罪当连坐。勋亦累自诉，且以议礼触众怒为言，帝心动。勋复乞张璁、桂萼为援。璁、萼素恶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愤，乃谓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勋，将渐及诸议礼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勋益急。帝益疑，命取福达等至京下三法司讯，既又命会文武大臣更讯之，皆无异词。帝怒，将亲讯，以杨一清之言而止，仍下廷鞫。尚书颜颐寿等不敢自坚，改拟妖言律斩。帝犹怒，命法司俱戴罪办事，遣官往械录、潮及前问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马豕等。时璋、珏已迁都御史，璋巡抚宁夏，珏巡抚甘肃，皆下狱廷讯。乃反前狱，抵良诬告罪。

帝以罪不及录，怒甚。命璁、萼、方献夫分署三法司事，尽下尚书颐寿，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贤，副都御史刘文庄，佥都御史张润，大理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佖，寺丞汪渊狱，严刑推问遂搜录箧，得大学士贾咏、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及寺丞渊私书。咏引罪致仕去，仲贤等亦下狱。萼等上言：“给事中琦、泰，郎中仕，声势相倚，挟私弹事，佐录杀人。给事中科、一鹏、祐、汉、辂，评事鸾，御史鸣凤、壮、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恶。给事中逵，御史世魁，方幸寅就死，得诬勋谋逆，率同连名，同声驾祸。郎中司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减，诬上行私。迩者言官缔党求胜，内则奴隶公卿，外则草芥司属，任情恣横，殆非一日，请大奋乾断，彰国法。”帝纳其言，并下诸人狱，收系南京刑部。先是，廷臣会讯，太仆卿汪元锡、光禄少卿余才偶语曰：“此狱已得情，何再鞫？”侦者告萼，以闻，亦逮问。

萼等遂肆搒掠。录不胜刑，自诬故入人罪。萼等乃定爰书，言寅非福达，录等恨勋，构成冤狱，因列诸臣罪名。帝悉从其言。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璋、珏、纶、豕、前山西副使迁大理少卿文华。谪戍边卫者七人：琦、逵、泰、琼、启充、仕及知州胡伟。为民者十一人：贤、科、一鹏、祐、汉、辂、世魁、淳、鸣凤、相、鸾。革职闲住者十七人：颐寿、玉、启、潮、文庄、沐、佖、渊、元锡、才、楷、仲贤、润、英、壮、雄、前大理丞迁佥都御史毛伯温。其他下巡按逮问革职者，副使周宣等复五人。良抵死，众证皆戍，寅还职。录以故入人死未决，当徒。帝以为轻，欲坐以奸党律斩。萼等谓张寅未死，而录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烟瘴地，令缘及子孙。乃戍广西南丹卫，遇赦不宥。帝意犹未慊，语杨一清等曰：“与其佼及后世，不若诛止其身，从《舜典》‘罚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录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将缘作奸，人无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从之。以萼等平反有功，劳谕之文华殿，赐二品服俸、金带、银币，给三代诰命。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时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至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诸谪戍者俱释还，惟录不赦，竟卒于戍所。

颜颐寿，巴陵人，居官有清望。

聂贤，长寿人。为御史清廉。夺官五年，用荐起工部尚书，改刑部尚书。致仕，卒。谥荣襄。

汤沐，字新之，江阴人。弘治九年进士。除崇德知县，征授御史。正德初，尝劾中官苗逵、保国公硃晖等罪，出为湖广佥事。刘瑾以沐不附己，用牙侩同寅讦学士张芮事波及沐，谪武义知县。瑾诛，复为广东佥事。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

请立土官世系籍，绝其争袭之弊，而令其子弟入学，报可。嘉靖二年改抚四川，入为大理卿。既坐福达狱罢归，家居六年，荐章数十上，不召，卒。沐居官三十载，屏绝馈遗，以廉洁称。

刘琦，字廷珍，洛川人。正德九年进士。嘉靖初，由行人授兵科给事中。时给京军冬衣布棉恒过期，以琦请，即命琦立给。李福达逃洛川，琦知之甚悉。事觉，琦疏陈颠末，因劾郭勋党逆，又与御史张问行劾勋侵盗草场租银。既而马录狱具，坐琦佐使杀人，下狱，谪戍沈阳。阅十年赦归，卒。

卢琼，字献卿，浮梁人。正德六年进士。由固始知县入为御史。嘉靖改元，上言：“景皇帝有拨乱大功，而实录犹称郕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泽，而实录成于焦芳手，是非颠倒。乞诏儒臣改撰。”帝惟命史官正《孝宗实录》之不当者，然亦未有所正也。出按畿辅。桂萼疾台谏排己，考察京官既竣，令科道互纠劾。吏科都给事中王俊民等争之，琼与同官刘隅等亦言交相批抵报复，非盛世事。帝切责俊民、隅，夺其俸五月，琼等皆三月，而命部院考之。琼竟以劾勋谪戍边。赦还，卒。

沈汉，字宗海，吴江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中官马俊、王堂久废，忽自南京召至，汉论止之。改元诏书蠲四方逋税，汉以民间已纳者多饱吏橐，请已征未解者，作来年正课。又言近籍没奸党赀数千万，请悉发以补岁入不足之数。

皆报可。嘉靖二年，以灾异指斥时政。尚书林俊去位，复抗章争之。户部郎中牟泰坐吏盗官帑，下诏狱贬官。汉言：“吏为奸利，在泰未任前。事败，泰发之。泰无罪。”因极言刑狱宜付法司，毋委镇抚。不纳。大狱起，法司皆下吏。汉言：“祖宗之法不可坏，权幸之渐不可长，大臣不可辱，妖贼不可赦。”遂并汉收系，除其名。家居二十年，卒。曾孙璟，万历中为吏部员外郎。请王恭妃封号，忤旨，降行人司正。天启初，赠少卿。

王科，字进卿，涉县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蓝田知县。城隘，且无水，科导西山水入城，拓而广之，遂为望邑。毁境内淫祠，以其材葺学宫。嘉靖四年征为工科给事中。尝劾兵部尚书金献民无功，总兵官赵文、种勋失事，及陕西织造内官扰民，郭勋任奸人郭彪、郑鸾，剥军害民状。又言：“三司首领、州县佐贰以秩卑为上官所轻弃，率贪冒不自惜，宜拔擢其廉能者。而诸边财计之职，不宜处下才。盐运官廉，当迁叙。”大狱起，劾勋，遂下狱削籍。

方诸臣之被罪也，举朝皆知其冤，莫敢白。逾月，南京御史吴彦独抗章请宽之。

上怒，斥于外。已而御史张禄亦以为言。忤旨，切让。自是无敢言者。十一年，桂萼已死，张璁亦免相，聂贤、毛伯温始起用。张润、汪元锡、李珏、闵楷亦相继收录。唯台谏、曹郎竟无一人召复者。隆庆初，诸人皆复职赠官。录首赠太仆少卿，琦、琼俱光禄少卿，汉、科俱太常少卿。

当萼等反福达之狱，举朝不直萼等。而以寅、福达姓名错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盗蔡伯贯就擒。自言学妖术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狱。同供为李午之孙，大礼之子，世习白莲教，假称唐裔，惑众倡乱，与大狱录姓名无异，同竟伏诛。暨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言：“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郭勋世受国恩，乃党巨盗，陷朝绅。职枢要者承其颐指，锻炼周内。万一阴蓄异谋，人人听命，祸可胜言哉！乞追夺勋等官爵，优恤马录诸人，以作忠良之气。”由是，福达狱始明。

程启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三年进士。除三原知县，入为御史。嬖幸子弟家人滥冒军功，有至都督赐蟒玉者。启充言：“定制，军职授官，悉准首功。今幸门大启，有买功、冒功、寄名、窜名、并功之弊。权要家贿军士金帛，以易所获之级，是谓买功。冲锋斩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杀平民以为贼，是谓冒功。

身不出门闾，而名隶行伍，是谓寄名。贿求掾吏，洗补文册，是谓窜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间，不出京师，而东西南朔四处报功者，按名累级，骤至高阶，是谓并功。此皆坏祖宗法，解将士体，乞严为察革。”帝不能用。

十一年正旦，群臣待漏入贺，日晡礼始成。及散朝，已昏夜。众奔趋而出，颠仆相践踏。将军赵朗者，死于禁门。启充具奏其状，请帝昧爽视朝，以图明作之治。

都督马昂进妊身女弟，启充等力争。既又极陈冗官、冗兵、冗费之弊，乞通行革罢。

帝皆不省。腾骧四卫军改编各卫者，奉诏撤回，而各卫遗籍仍支粮，糜仓储八十七万余石。启充力言之，冒支弊绝。以忧归。

世宗即位，起故官，即争兴献帝皇号。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毕，清宁宫小房火。

启充言：“灾及内寝，良由徇情之礼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则。辅臣执议，礼臣建明，不能敌经生之邪说，佞幸之谀辞，动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谓不正大礼，不黜邪说，所谓修省皆具文也。况迩者旨由中出而内阁不知，奸党狱成而曲为庇护。

谏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疏远，股肱有痿痹之患。司礼之权重于宰相，枢机之地委之宦官。迩臣贪浊，频有迁除；边帅偾师，不闻谴斥。庄田之赏赉过多，潜邸之乞恩未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众听，亲大臣，肃庶政，以回灾变。”

报闻。

寻出按江西。得宸濠通萧敬、张锐、陆完等私书，欲亟去孙燧，云：“代者汤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论敬、锐等罪，并言守仁党逆，宜追夺。给事中汪应轸讼守仁功，言：“逆濠私书，有诏焚毁。启充轻信被黜知县章立梅捃摭之辞，复有此奏，非所以劝有功。”主事陆澄亦为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因劾应轸与澄。

帝曰：“守仁一闻宸濠变，仗义兴兵，戡定大难，特加封爵，以酬大功，不必更议。”

帝从太监梁栋请，遣中官督南京织造。启充偕同官及科臣张嵩等极谏，不纳。

启充素蹇谔，张璁、桂萼恶之。会郭勋庇李福达狱，为启充所劾，璁、萼因指启充挟私，谪戍边卫。十六年赦还。言者交荐，不复用，卒。隆庆初，赠光禄少卿。

张逵，字懋登，余姚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嘉靖元年，授刑科给事中。疏言：“陛下临御之初，国是大定。今举动渐乖，弊端旋复。斋醮繁兴，爵赏无纪。政事不关于宰执者非一，刑罚不行于贵近者甚多。台谏会奏而斥为渎扰，大臣执法而责以回奏。至如崔元封侯，蒋轮市宠，陈万言乞赐第，先朝贵戚未有若是恩幸也。廖鹏缓死，刘晖得官，李隆复遣官勘问，先朝罪人未有若是淹纵也。愿陛下一反目前之所为。”报闻。给事中刘最、邓继曾谪官，逵疏救，不听。寻伏阙争“大礼”，下狱廷杖。

四年十一月上疏曰：“近廷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处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曰‘尚议处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言，则是终无可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时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既会疏公言之，又各疏独言之。一不得行，则相聚环视，以不得其言为愧。近者不然，会疏则删削忌讳以避祸，独疏则毛举纤微以塞责。一不蒙谴，则交相庆贺，以苟免为幸。消谠直之气，长循默之风，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

寻进右给事中。王科、陈察劾郭勋，帝慰留之。逵与同官郑自璧、赵廷瑞言：“勋倚奸成横，用酷济贪，笼络货资，渔猎营伍，为妖贼李福达请属，为逆党陆完雪冤。温旨谕留，是旌使纵也。”既复言：“福达诳惑愚民，称兵犯顺。勋党叛逆，罪不容诛。”不听。

寻以言事忤旨，黜为吴江县丞。复坐福达狱逮问，谪戍辽东边卫。居十年，母死不得归，哀痛而卒。隆庆初，赠光禄少卿。

郑一鹏，字九万，莆田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嘉靖初，官至户科左给事中。一鹏性伉直，居谏垣中最敢言。御史曹嘉论大学士杨廷和，因言内阁柄太重。一鹏驳之曰：“太宗始立内阁，简解缙等商政事，至漏下数十刻始退。自陛下即位，大臣宣召有几？张锐、魏彬之狱，献帝追崇之议，未尝召廷和等面论。所拟旨，内多更定，未可谓专也。”

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宁诸宫，西天、西番、汉经诸厂，五花宫两暖阁、东次阁，莫不有之。一鹏言：“祷祀繁兴，必魏彬、张锐余党。先帝已误，陛下岂容再误？臣巡视光禄，见一斋醮蔬食之费，为钱万有八千。陛下忍敛民怨，而不忍伤佞幸之心。况今天灾频降，京师道殣相望；边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饱食，而为僧道靡费至此，此臣所未解。”报闻。

东厂理刑千户陶淳曲杀人，论谪戍。诏覆案，改拟带俸。一鹏与御史李东等执奏，并劾刑部侍郎孟凤，帝不听。给事中邓继曾、修撰吕柟、编修邹守益以言获罪，一鹏皆疏救。

宫中用度日侈，数倍天顺时。一鹏言：“今岁灾用诎，往往借支太仓，而清宁、仁寿、未央诸宫，每有赢积，率馈遗戚里。曷若留供光禄，彰母后德？”帝命乾清、坤宁二宫暂减十之一。鲁迷贡狮子、西牛、西狗、西马及珠玉诸物。一鹏引汉闭玉门关谢西域故事，请敕边臣量行赏赉，遣还国，勿使入京，彰朝廷不宝远物之盛德。

不听。寻伏阙争“大礼”，杖于廷。

侍郎胡瓚、都督鲁纲督师讨大同叛卒，列上功状，请遍颁文武大臣、台谏、部曹及各边抚、按、镇、监赏。一鹏言：“桂勇诛郭监等，在瓚未至之先。徐氈儿等之诛，事由硃振，于瓚无与。瓚欲邀功冒赏，惧众口非议，乃请并叙以媚之。夫自大同构难，大臣台谏谁为陛下画一策者？孤城穷寇尚多逋逃，各边镇、抚相去数千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请治瓚等欺罔罪，赏乃不行。

时诸臣进言多获谴，而一鹏间得俞旨，益发舒言事。论杨宏不宜推宁夏总兵官；席书不宜讦费宏，留其弟春为修撰；王宪夤缘贵近，邓璋败事甘肃，不宜举三边总督；服阕尚书罗钦顺、请告祭酒鲁鐸、被谪修撰吕柟宜召置经筵；廷臣乞省亲养疾，不宜概不许。诸疏皆侃侃。会武定侯郭勋欲得虎贲左卫以广其第，使指挥王琬等言，卫湫隘不足居吏士，而民郭顺者愿以宅易之。顺，勋家奴也，其宅更湫隘。一鹏与同官张嵩劾勋：“以敝宅易公署，骄纵罔上。昔窦宪改沁水园，卒以逆诛。勋谋夺朝廷武卫，其恶岂止宪比？部臣附势曲从，宜坐罪。”尚书赵璜等因自劾。诏还所易，勋甚衔之。而一鹏复以李福达狱劾勋，桂萼、张璁因坐以妄奏，拷掠除名。九庙灾，言官会荐遗贤及一鹏，竟不复召。久之，卒。隆庆初复官，赠光禄少卿。

唐枢，字惟中，归安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达狱交劾郭勋，然不得狱辞要领。枢上疏言：李福达之狱，陛下驳勘再三，诚古帝王钦恤盛心。而诸臣负陛下，欺蔽者肆其谗，诌谀者溷其说，畏威者变其辞，访缉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窃惟陛下之疑有六。谓谋反罪重，不宜轻加于所疑，一也。谓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谓薛良言弗可听，三也。谓李珏初牒明，四也。谓臣下立党倾郭勋，五也。谓崞、洛证佐皆仇人，六也。臣请一一辨之。

福达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钺从之，其意何为？继而惠庆、邵进禄等师之，其传何事？李铁汉十月下旬之约，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数语，其情何谋？“太上玄天，垂文秘书”，其辞何指？劫库攻城，张旗拜爵，虽成于进禄等，其原何自？

钺伏诛于前，进禄败露于后，反状甚明。故陕西之人曰可杀，山西之人曰可杀，京畿中无一人不曰可杀，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则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

且福达之形最易辨识，或取验于头秃，或证辨于乡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识之矣。发于戚广之妻之口，是其孙识之矣。始认于杜文柱，是其姻识之矣。

质证于韩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识之矣。一言于高尚节、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识之矣。再言于邵继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识之矣。三言于石文举等，是山、陕道路之人皆识之矣。此不必疑二也。

薛良怙恶，诚非善人。至所言张寅之即福达，即李午，实有明据，不得以人废言。况福达踪迹谲密，黠慧过人，人咸堕其术中，非良狡猾亦不能发彼阴私。从来发摘告讦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当疑三也。

李珏因见薛良非善人，又见李福达无龙虎形、硃砂字，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又见崞县左厢都无李福达、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轻纵元凶。殊不知五台自嘉靖元年黄册始收，寅父子忽从何来？纳粟拜官，其为素封必非一日之积，前此何以隐漏？崞县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于左厢都追察，又以李午为真名，求其贯址，何可得也？则军籍之无考，何足据也？况福达既有妖术，则龙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众，后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尽谓薛良之诬矣。此不当疑四也。

京师自四方来者不止一福达，既改名张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勋从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为妖贼余党，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勋自有可居之过，在陛下既宏议贵之恩，诸臣纵有倾勋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

鞫狱者曰诬，必言所诬何因。曰雠，必言所雠何事。若曰薛良，雠也，则一切证佐非雠也。曰韩良相、戚广，雠也，则高尚节、屈孔、石文举，非雠也。曰魏泰、刘永振，雠也，则今布按府县官非雠也。曰山、陕人，雠也，则京师道路之人非雠也。此不用疑六也。

望陛下六疑尽释，明正福达之罪。庶群奸屏迹，宗社幸甚。

疏入，帝大怒，斥为民。其后《钦明大狱录》删枢疏不载。

枢少学于湛若水，深造实践。又留心经世略，九边及越、蜀、滇、黔险阻厄塞，无不亲历。蹑屩茹草，至老不衰。隆庆初，复官。以年老，加秩致仕。会高拱憾徐阶，谓阶恤录先朝建言诸臣，乃彰先帝之过，请悉停之，枢竟不录。

杜鸾，字羽文，陕西咸宁人。正德末进士。授大理评事。嘉靖初，伏阙争《大礼》，杖午门外。长沙盗李鉴与父华劫村聚，华诛，鉴得脱。后复行劫，捕获之。

席书时抚湖广，劾知府宋卿故入鉴。帝遣大臣按之，言鉴盗有状，帝命逮鉴至京。

书上言：“臣以议礼忤朝臣，问官故与臣左。乞敕法司会官覆。”于是鸾会御史苏恩再讯，无异词，疏言：“书以恶卿故为鉴奏辨，且以议礼为言。夫大礼之议，发于圣孝。书偶一言当意，动援此以挟陛下，压群僚。坏乱政体，莫此为甚。”帝重违书意，竟免鉴死，戍辽东。

已，复有张寅之狱。鸾与刑部郎中司马相、御史高世魁司其牍。鸾上言：“往者李鉴之狱，陛下徇席书言，误恩废法，权幸遂以鬻狱为常，请托无忌。今勋谋又成矣。书曰‘以议礼招怨’，勋亦曰‘以议礼招怨’。书曰‘欲杀鉴以仇臣’，勋亦曰：‘欲杀寅以仇臣’。簧鼓圣聪，如出一口。以陛下尊亲之盛典，为奸邪掩覆之深谋，将使贿赂公行，乱贼接踵，非圣朝福也。”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狱，鸾坐除名。

初，书之欲宽李鉴也，给事中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议礼为词。或乞休，或引罪，或为人辨诉，于议礼本不相涉，而动必援引牵附，何哉？盖小人欲中伤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宠，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欢也。乞诫自今言事者，据事直陈，毋假借，以累圣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晓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俨以世庙成，请恤录议礼获罪诸臣，且请详察是非：“议礼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议礼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党与全消，时靡有争，则大公之治也。”

未几，给事中陈皋谟亦言：“献皇帝追崇之礼，实出陛下至情。书辈乃贪为己功，互相党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鉴父子，成案昭然。书曲为申救，谓‘众以议礼憾臣，因陷鉴死’。夫议礼者，朝廷之公典，合与不合，何至深雠？纵使雠书，鉴非书子弟亲戚交游也，何故雠之？至郭勋党庇奸人，请属事露，则又代奸人妄诉，亦以议礼激众怒为言，不至于滥恩废法不已，岂不大可异哉！乞亟斥书、勋而置鉴重典，穷按勋请托事，使人心晓然，知权奸不足恃，国法不可干，然后逆节潜消，悻门永塞。”帝弗听。

叶应骢，字肃卿，鄞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偕同官谏南巡，杖三十。嘉靖初，历郎中。伏阙争“大礼”，再下狱廷杖。

给事中潮阳陈洸素无赖。家居与知县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讦元翰谪戍。元翰摭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冤录》。洸由是不齿于清议，尚书乔宇出之为湖广佥事。洸初尝言献帝不可称皇。而是时张璁、桂萼辈以议礼骤显，洸乃上疏言璁等议是，宜急去本生之称，因诋宇及文选郎夏良胜，而称引其党前给事中于桂、阎闳、史道，前御史曹嘉。帝即还洸等职，谪良胜于外。洸遂劾大学士费宏、尚书金献民、赵鉴、侍郎吴一鹏、硃希周、汪伟、郎中余才、刘天民、员外郎薛蕙、给事中郑一鹏悉邪党，而荐廖纪等十五人。俄又劾吏部尚书杨旦等。帝益大喜。立罢旦，擢纪代之。璁、萼辈遂引以击异己。给事中赵汉、御史硃衣等交章劾洸，而御史张日韬、戴金、蓝田又特疏论之。田并劾席书，且封上元翰《辨冤录》。都御史王时中请罢洸听勘。洸奏：“群奸恨臣抗议大礼，将令抚按杀臣，请遣一锦衣往”。洸意，锦衣可利诱也。得旨遣应骢及锦衣千户李经。应骢与焚香誓天，会御史熊兰、涂相等杂治，具上洸罪状至百七十二条。除赦前及暖昧者勿论，当论者十三条。罪恶极，宜斩，妻离异，子柱绞。洸惧，亡诣阙申诉。帝持应骢奏不下。尚书赵鉴、副都御史张润、给事中解一贯、御史郑本公等连章执奏。帝不得已，始命覆核。郎中黄绾力持应骢议。书、萼为居间不能得，要璁共奏，谓洸议礼臣，为法官所中。

帝入其言，命免罪为民。大理卿汤沐及鉴、一贯更争之，不听。未几，“大礼”书成，并原洸妻子。应骢寻迁吉安知府，母丧归。

六年，骢、萼益用事。而萼方掌刑部，廷臣马录等以劾郭勋下狱。洸谓乘此故案可反也，上书讦应骢等。萼因讼洸冤。遂逮洸、应骢、元翰、绾，而令按察使张祐等还籍候命，词连四百人。九卿及锦衣卫廷讯，应骢对曰：“某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洸，惟诸公命。”刑部尚书胡世宁等心知洸罪重，而惩前大狱，不敢执。会是日黄雾四塞，狱弗竟。次日，又大风拔木。有诏修省，不用刑。乃当应骢按事不实律，为民，元翰、绾及田等贬斥有差，洸授冠带。霍韬再疏为洸讼不能得，洸益憾应骢。逾数年，更令人奏应骢勘狱时，酷杀无辜二十六人，下巡按李美覆勘。美言死者皆有状，非故杀。刑部尚书许赞白应骢无罪。帝特谪应骢戍辽东。是狱也，始终八载。凡攻洸与治洸狱者无不得罪，逮捕至百数十人。天下恶萼辈奸横，益羞言议礼臣矣。

应骢赴戍所，道经苏州。知府治具候之，立解维去，致馈不受。十六年赦归。

明堂大享礼成，复寇带。应骢敦行谊，好著书，数更患难气不挫。

黄绾，息人。为刑部主事，谏南巡被杖。历郎中，出为绍兴知府，以宽大为治。

被征时，士民哭震野，争致赆，绾止取二钱。至京，下诏狱，瘐死。隆庆初，赠太常少卿。

蓝田，即墨人。争“大礼”被杖。张璁掌都察院，考察其属，落职归。

解一贯，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进士。除工科给事中。陈讲学、修德、亲贤、孝亲、任相、远奸、用谏、谨令、戒欲、恤民十事。世宗嘉纳之。嘉靖元年偕御史出核牧马草场。太监阎洪等奏遣中官一人与俱，一贯言不可，乃已。还朝，劾太监谷大用、李玺夺产殃民罪，帝宥之。而内臣、勋戚所据庄田，率归之民。帝为后父陈万言营第，极壮丽。一贯力请裁节，复助杨廷和争织造，皆不纳。历刑科左右给事中。云南巡按郭楠以建言，广东按察使张祐、副使孙懋以辱官校，皆逮治；御史方启颜以杖死宦官家人落职；元城知县张好古以拘责戚畹家族镌级，一贯皆论救。忤旨，停俸。

寻进吏科都给事中。教授王价、录事钱予勋以考察罢，假议礼希复用。一贯等言：“如此，将坏祖宗百年制。”事竟寝。张璁、桂萼日击费宏不已，一贯偕同官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无议。但入仕至今，未闻有大过。至璁、萼平生奸险，特以议礼一事偶合圣心。超擢以来，凭恃宠灵，凌轹朝士。与宏积怨已久，欲夺其位而居之。陛下以累疏俱付所司，而于其终乃曰‘尔等宜各修乃职’，盖所以阴折其奸谋者至矣。二三臣不体至意，或专攻宏，或兼攻璁、萼，不知能去宏，不能去璁、萼也。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不然。宏恤人言，顾廉耻，犹可望以君子。璁、萼则小人之尤，何所忌惮？苟其计得行，则奸邪气势愈增，善类中伤无已，天下事将大有可虑者。”时郑洛书、张录皆论三人事，而一贯言尤切。诏下之所司。璁、萼等衔不已，竟谪开州判官以卒。

郑洛书，字启范，莆田人。弱冠登进士，授上海知县，有善政。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张璁、桂萼以陈九川事讦费宏，洛书与同官郑气言：“九川事，人谓璁、萼与谋，固已得罪公论，而宏取与之际亦未明。夫朝廷有纪纲，大臣重进退，宏、璁、萼皆不可不去。宏不去，则有持禄保位之诮，璁、萼不去，亦冒蹊田夺牛之嫌。”

诏责洛书妄言。

帝赐尚书赵鉴、席书诗翰，洛书言：“陛下眷礼大臣，此虞廷赓歌之风也。愿推此心以念旧。如致仕大臣刘健、谢迁、林俊、孙交等，特降宸章，咨访时政，则圣德益宏。又推此心以赦过。如迁谪丰熙、刘济、余宽、王元正等，特垂仁恩，量与牵复，则圣度益广。”报闻。李福达狱起，帝将亲鞫之，洛书曰：“陛下操独断之威，使法官尽得罪，虽有张释之、于定国，不获抗辨于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罚中！”

帝怒，将罪之，杨一清力解而止。寻出视南畿学政，道闻丧归。

十二年京察事竣，更命科道官互纠，洛书被劾落职。给事中饶秀为御史所劾，无所泄愤，复劾洛书及王重贤等九人贪污阘茸。重贤等皆降黜。时论骇之。洛书家居再逾岁卒，年三十九。子开，往依上海。上海人治田百亩资之。岁一至，收其入以归。

张录，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进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嘉靖初，伏阙争“大礼”，下狱廷杖。出按畿辅，劾宣府诸将失事，皆伏辜。西域鲁迷贡狮子、西牛方物，言所贡玉石计费二万三千余金，往来且七年，邀中国重赏。录言：“明王不贵异物。今二狮日各饲一羊，是岁用七百余羊也。牛食刍菽，今乃食果饵，则食人之食矣。愿返其献，归其人，薄其赏，以阻希望心。”帝不能用。

张璁擢兵部侍郎，录与诸御史争之，不听。璁与桂萼屡攻费宏，录言：“今水旱相仍，变异迭出，正臣工修省时。诸人为国股肱，相倾排若此，欲弭灾变，不亦难乎？乞并黜三人，以回天谴。”帝为戒谕璁、萼。后璁以侍郎总台事，修前憾。

言录不谙宪体，遂罢归。家居二十年，卒。

陆粲，字子余，长州人。少谒同里王鏊，鏊异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

嘉靖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七试皆第一。张璁、桂萼尽出庶吉士为部曹、县令，粲以才独得工科给事中。劲挺敢言。疏言：“我朝太祖至宣宗，大臣造膝陈谋，不啻家人父子。自英宗幼冲，大臣为权宜计，常朝奏事，先日拟旨，其余政事具疏封进，沿袭至今。今陛下锐意图治，愿每日朝罢，退御便殿，延见大臣；侍从台谏轮日奏对；抚按籓臬廷辞入谢，召访便宜；复妙选博闻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讲论经史，如仁宗弘文阁故事。则上下情通，而天下事毕陈于前矣。”帝不能用。既言资格独重进士，致贡举无上进阶，州县教职过轻，王官终身禁锢，皆宜变通。因陈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诸事，而终之以复制科，仿唐、宋法，数岁一举，以待异才：“高者储之禁近，其次分置诸曹，先有官者递进，庶人才毕出，野无遗贤。”

寻偕御史郗元洪清核马房钱谷。抗疏折御马太监阎洪，宿弊为清。与同官刘希简争张福达狱。帝怒，俱下诏狱。杖三十，释还职。事具《熊浃传》。

张璁、桂萼并居政府，专擅朝事。给事中孙应奎、王准发其私，帝犹温旨慰谕。

粲不胜愤，上疏曰：

璁、萼，凶险之资，乖僻之学。曩自小臣赞大礼，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宠异，振古未闻。乃敢罔上逞私，专权招贿，擅作威福，报复恩仇。璁狠愎自用，执拗多私。萼外若宽迂，中实深刻。忮忍之毒一发于心，如蝮蛇猛兽，犯者必死。臣请姑举数端言之。

萼受尚书王琼赂遗钜万，连章力荐，璁从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养子，萼纳重贿，竟使奴隶小人滥袭伯爵。萼所厚医官李梦鹤假托进书，夤缘受职，居室相邻，中开便户往来，常与萼家人吴从周等居间。又引乡人周时望为选郎，交通鬻爵。时望既去，胡森代之。森与主事杨麟、王激又辅臣乡里亲戚也。

铨司要地，尽布私人。典选仅逾年，引用乡故，不可悉数。如致仕尚书刘麟，其中表亲也。侍郎严嵩，其子之师也。佥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转径入内台，南京太仆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礼部员外张敔假历律而结知，御史戴金承风搏击，甘心鹰犬，皆萼姻党，相与朋比为奸者也。礼部尚书李时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礼部尚书黄绾曲学阿世，虚谈眩人，谕德彭泽夤缘改秩，躐玷清华，皆阴厚于璁而阳附于萼者也。

璁等威权既盛，党与复多，天下畏恶，莫敢讼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将来必为社稷患。

帝大感悟，立下诏暴璁、萼罪状，罢其相；而以粲不早发，下之吏。

既而詹事霍韬力诋粲，谓杨一清嗾之。希简言：“璁、萼去位由圣断。且使犬谓之嗾，韬以言官比之犬，侮朝廷。”而帝竟纳韬言，召璁还，夺一清官，下希简诏狱，释还职，谪粲贵州都镇驿丞。

稍迁永新知县。前后获盗数百人，奸猾屏迹。久之，以念母乞归。论荐者三十余疏，皆报罢。霍韬亦荐粲，粲曰：“天下事大坏憸人手，尚欲以余波污我耶？”

母殁，毁甚，未终丧而卒。

刘希简，字以顺，汉州人。进士。除行人。为工科给事中，甫五月，两以直言得罪，声大振。久之，谪县丞。终巩昌知府。

王准。字子推，世籍秦府仪卫司。准以进士授知县。为礼科给事中，巡视京营，劾郭勋专恣罪。明年，劾璁、萼引私人。璁、萼罢，准亦下吏，谪富民典史。稍迁知县。都御史汪鋐萘希璁指，以考察罢之。

邵经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榷荆州税，甫三月，税额满，遂启关任商舟往来。进员外郎。

嘉靖八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经邦时官刑部，上疏曰：兹者正阳之月，有日食之异。质诸《小雅十月》之篇，变象悬符。说《诗》者谓阴壮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专归皇父。然则今之调和变理者，得无有皇父其人乎？迩陛下纳陆粲言，命张璁、桂萼致仕。寻以璁议礼有功，复召辅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天变若此，安可勿畏？

夫议礼与临政不同。议礼贵当，临政贵公。正皇考之徽称，以明父子之伦，礼之当也。虽排众论，任独见，而不以为偏。若夫用人行政，则当辨别忠邪，审量才力，与天下之人共用之，乃为公耳。今陛下以璁议礼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议礼之臣也。私议礼之臣，是不以所议者为公礼也。夫礼唯至公，乃可万世不易。设近于私，则固可守也，亦可变也。陛下果以尊亲之典为至当，而欲子孙世世守之乎？则莫若于诸臣之进退，一付诸至公，优其赉予，全其终始，以答其议礼之功，而博求海内硕德重望之贤，以弼成正大光明之业，则人心定，天道顺，俾万年之后，庙号世宗，子孙百世不迁，顾不伟欤？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满，犯天人之怒，亦非璁等福也。

帝大怒，立下镇抚司拷讯。狱上，请送法司拟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谪戍福建镇海卫。十六年，皇子生，大赦。惟经邦与丰熙等八人不在赦例。

经邦之戍所，闭户读书。与熙及同戍陈九川，时相讨论。居镇海三十七年卒。

闽人立寓贤祠祀三人。隆庆初复官。

刘世扬，字实甫，闽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给事中。世宗即位，议加兴献帝皇号，世扬疏谏。都察院牒司礼监，摄中官吴善良。帝手批原牒付刑科，以善良付司礼。世扬言：“祖宗制，凡降诏旨必书于题奏疏揭，或登闻鼓状，乃发六科，宣于诸曹。或国有大事，上命先发，诸曹必补牍，于次日早朝进之，无竟批文牍者。今旨从中出，亵天语，更旧制，不可。”帝不听。已，列先朝直臣舒芬、马汝骥、王思、王应轸、张原等二十人，请加恩以旌忠直，诸臣各进秩一等。

尝因灾异，世扬请仿古人几杖箴铭之义，取圣贤格言书殿庑，帝纳之。

历吏科左给事中，进都给事中。与同官李仁劾詹事顾鼎臣污佞，且言今日詹事即他日辅臣。帝怒，诘詹事进辅臣，出何典例？世扬等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诏狱，既乃得释。帝以久旱躬祷，世扬言在狱系囚及建言谪戍诸臣怨咨之气，上干天和，请悉疏释。帝不能用。张璁、桂萼被劾罢，帝责谏官不言。世扬等乃尽劾璁、萼党尚书王琼而下数十人，章下吏部。而尚书方献夫亦璁、萼党也，但去编修金璐、御史敖钺、太仆丞姚奎、郎中刘汝輗、员外郎张敔、郭宪、待诏叶幼学、储良才八人而已。未几，复偕同官赵汉等陈修省八事。中言：“大学士石瑶贞介，殁未易名。

尚书李鐩，国之盗臣，身后遗金得谥。给事中郑一鹏坐论杨一清再杖削职，一清败，一鹏宜复官。”

世扬发璁、萼党，见憾于璁，一鹏又尝忤璁、萼。会璁已再相，而瑶实前赐谥，璁因激帝怒，谓给事言皆妄。乃谪世扬江西布政司照磨，停汉等俸，然鐩谥亦由此夺。世扬屡迁河南提学佥事。告归，卒。

赵汉，字鸿逵，平湖人。正德六年进士。授建昌推官。擢南京户科给事中，改兵科。嘉靖初，尚书林俊以执奏狱囚李凤阳，被旨诘责。汉因言：“太监崔文乱政，巧逞奸欺，不特庇一李凤阳而已。工部尚书赵璜发文家人罪。文辄捕其谍者，痛杖几死，曰‘此杖寄与赵尚书’，其无状至此。望急谴逐，毋为新政累。”不听。已，哭争“大礼”，系诏狱廷杖。

历吏科左给事中。以疾去。起故官，迁工科都给事中。疏言：“内阁桂萼、翟銮称病三月，未尝以旷职恳辞。张璁久专政权，亦未闻引贤共济。乞谕銮、萼亟去，简用两京大臣及家居耆旧，以分璁任。”上摘其讹字诘之，谕璁毋避，趣赴阁。璁因言汉忠谋，宜令备列堪内阁者。帝即令汉举所欲用，汉惶恐言：“臣欲璁引贤，无私主。”帝怒，责汉对不以实，趣以名上。汉益惧，言：“辅臣简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预。”帝乃宥之，夺俸一月。寻出为陕西右参政，告归。久之，以故官起山西。不数月复致仕。

子伊，广西副使。年四十，即以养父归。屡征不起。

魏良弼，字师说，新建人。嘉靖二年进士。授松阳知县，召拜刑科给事中。采木侍郎黄衷事竣归家，乞致仕，未许。缉事者奏衷潜入京师。帝怒，夺衷职。良弼言衷大臣，入都岂能隐，乞正言者欺罔罪，不报。

张璁、桂萼初罢相，诏察其党。给事中刘世扬等议及良弼。以吏部言，得留。

寻命巡视京营。劾罢提督五军营保定伯梁永福、太仆卿曾直，罪武定侯郭勋家奴，论团营兵政之弊，又请发银米振京师饥，直声大著。会南京御史马等以劾吏部尚书王琼被逮，良弼请释之。帝怒，并下诏狱。论赎还职，仍夺俸一年。三迁至礼科都给事中。

十一年八月，彗星见东井，芒长丈余。良弼引占书言：“彗星晨见东方，君臣争明。彗孛出井，奸臣在侧。大学士张孚敬专横窃威福，致奸星示异，亟宜罢黜。”

孚敬奏良弼挟私。帝已疑孚敬，两疏皆报闻。给事中秦鰲疏再入，孚敬竟罢去。逾月，良弼复偕同官劾吏部尚书汪鋐。帝方向鋐，夺良弼俸。鋐、孚敬俱恨良弼。

明年元日，副都御史王应鹏坐事下诏狱。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过系大臣。

帝怒，再下诏狱。狱卒讶曰：“公又来耶！”为垂涕。寻复职，夺俸。时孚敬复起柄政，与鋐修前郤，以考察后命科道官互纠，又奏上十一人，又不及良弼。孚敬益怒，拟旨切责，令吏部再考。鋐乃别纠二十六人，而良弼及秦鰲、叶洪皆前劾孚敬、鋐者，中外大骇。良弼竟坐不谨削籍。隆庆初，诏起废籍。以年老即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天启初，追谥忠简。

叶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十一年肇举祈谷礼于圜丘，帝不亲祀。洪疏谏，帝责洪妄言。寻巡视京营，进工科右给事中。汪钅宏迁吏部尚书，洪极论其奸，忤旨夺俸。明年考察，鋐修怨，遂坐洪浮躁，贬宁国县丞。

居二年，复以大计夺其职。言者屡讼冤，不复用。

秦鰲，字子元，昆山人。嘉靖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劾魏国公徐鹏举、中官赖义不法状，义罢还。彗星见，劾张孚敬妒贤病国，拟议诏旨，辄引以自归。帝遂罢孚敬。已，孚敬再相。汪鋐承风指以考察谪鰲东阳县丞。屡迁福建右参议。卒官。

又有张寅者，太仓人。嘉靖初进士。历南京御史。尝劾礼部侍郎黄绾十罪。比张孚敬罢政，寅言其憸邪蠹政，不可悉数，请追所赐封诰、银章之属，明正其辟。

并劾左都御史汪鋐阴贼邪媚。帝怒，谪高唐判官。屡迁南京文选郎中。会简宫僚，改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检讨。未几，被劾罢。

赞曰：《书》曰：“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又曰：“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言折狱之不可不得其中也。张寅、李钅盬，罪状昭然。中于郭勋、席书之说，廷臣获罪，而寅还职，钅盬宥死。陈洸罪至百七十二条，竟得免死，而犹上书讼冤，凡攻洸之恶与治洸之狱者，逮捕至百数十人。皆由议礼触众怒，一言有以深入帝隐。甚矣，佞人之可畏也。夫反成案似于明，出死罪似于仁，而不知其借端报复，刑罚失中。佞良之辨，可弗审欤！

## 列传第九十五

邓继曾（刘最） 硃淛（马明衡 陈逅 林应聪） 杨言 刘安 薛侃（喻希礼 石金 杨名 黄直） 郭弘化 刘世龙（徐申 罗虞臣） 张选（黄正色包节弟孝 谢廷 王与龄周鈇 杨思忠 樊深 凌儒 王时举 方新

邓继曾，字士鲁，资县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世宗即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明诏虽颁，而废阁大半。大狱已定，而迟留尚多。拟旨间出于中人，奸谀渐幸于左右。礼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纳谏如流，施行则寡。是陛下修己亲贤之诚，渐不如始，故天降霪雨以示警戒。伏愿出令必信，断狱不留，事惟咨于辅臣，宠勿启于近习，割恩以定礼，稽古以崇孝，则一念转移，可以销天灾，答天戒矣。”未几，擢兵科给事中。疏陈杜渐保终四事：一、定君心之主宰，以杜蛊惑之渐；二、均两宫之孝养，以杜嫌隙之渐；三、一政令，以杜欺蔽之渐；四、清传奉，以杜假托之渐。寻言兴府从驾官不宜滥授。帝纳之。

嘉靖改元，帝欲尊所生为帝后。会掖庭火，廷臣多言咎在“大礼”。继曾亦言：“去年五月日精门灾，今月二日长安榜廊灾，及今郊祀日，内廷小房又灾。天有五行，火实主礼。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不兴。今岁未期而灾者三，废礼失言之郊也。”提督三千营广宁伯刘佶久病，继曾论罢之。宣大、关陕、广西数有警，中原盗窃发。继曾陈战守方略及储将练兵足食之计，多议行。

三年，帝渐疏大臣，政率内决。继曾抗章曰：“比来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经，文不会理，悦邪说之谄媚则赐敕褒俞，恶师保之抗言则渐将放黜。臣目睹出涕，口诵吞声。夫祖宗以来，凡有批答，必付内阁拟进者，非止虑独见之或偏，亦防矫伪者之假托也。正德之世，盖极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骇可叹者。左右群小，目不知书，身未经事，乘隙招权，弄笔取宠，故言出无稽，一至于此。陛下不与大臣共政，而倚信群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诏狱掠治，谪金坛县丞。给事中张逵、韩楷、郑一鹏，御史林有孚、马明衡、季本皆论救，不报。累迁至徽州知府，卒。

帝初践阼，言路大开。进言者或过于切直，帝亦优容之。自刘最及继曾得罪后，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

最，字振廷，崇仁人。继曾同年进士。由慈利知县入为礼科给事中。世宗议定策功，大行封拜，最疏止之。寻请帝勤圣学，于宫中日诵《大学衍义》，勿令左右近习诱以匪僻。嘉靖二年，中官崔文以祷祠事诱帝。最极言其非，且奏文耗帑金状。

而帝从文言，命最自核侵耗数。最言：“帑银属内府，虽计臣不得稽赢缩。文乃欲假难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为广德州判官。言官论救，不纳。

已而东厂太监芮景贤奏最在途仍故衔，乘巨舫，取夫役，巡盐御史黄国用复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诏狱。最充军邵武，国用谪极边杂职。法司及言官救之，责以党比。最居戍所，久之赦还。家居二十余年卒。

硃淛，字必东，莆田人。举乡试第一。嘉靖二年成进士。明年春与同县马明衡并授御史。甫阅月，会昭圣皇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妇朝贺。淛言：“皇太后亲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鉴。若传免朝贺，何以慰亲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暂免朝贺，在恒时则可，在议礼纷更之时则不可。且前者兴国太后令节，朝贺如仪，今相去不过数旬，而彼此情文互异。诏旨一出，臣民骇疑。万一因礼仪末节，稍成嫌隙，俾陛下贻讥天下，匪细故也。”时帝亟欲尊所生，而群臣必欲帝母昭圣，相持未决。二人疏入，帝恚且怒。立捕至内廷，责以离间宫闱，归过于上，下诏狱拷讯。侍郎何孟春、御史萧一中论救，皆不听。御史陈逅、季本、员外郎林应骢继谏。帝愈怒，并下诏狱，远谪之。帝必欲杀二人，变色谓阁臣蒋冕曰：“此曹诬朕不孝，罪当死。”冕膝行顿首请曰：“陛下方兴尧、舜之治，奈何有杀谏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请，继以泣。乃杖八十，除名为民，两人遂废。廷臣多论荐，不复召。

淛为人长者，不欺人，或为人欺亦不校。与明衡皆贫，淛尤甚。乡里利病，必与有司言，虽忤弗顾。家居三十余年卒。

明衡，字子萃。父思聪，死宸濠难，自有传。明衡登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太常博士。甫为御史，即与淛同得罪。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于王守仁。

闽中有王氏学，自明衡始。

陈逅，字良会，常熟人。正德六年进士。除福清知县。入为御史。以救两人谪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办，下狱为民。

林应骢，亦莆田人。明衡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嘉靖初，尚书孙交核各官庄田。帝以其数稍参差，有旨诘状。应骢言：“部疏，臣司检视，即有误，当罪臣。

尚书总领部事，安能遍阅？今旬日间，户、工二部尚书相继令对状，非尊贤优老之意。”疏入，夺俸。以救淛等，谪徐闻县丞。代其长朝觐，疏陈时事，多议行。

杨言，字惟仁，鄞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擢礼科给事中。阅数日即上言：“迩者仁寿宫灾，谕群臣修省。臣以为责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谏官而不在圣躬。朝廷设六科，所以举正欺蔽也。今吏科失职，致陛下贤否混淆，进退失当。大臣蒋冕、林俊辈去矣，小臣王相、张汉卿辈皆得祸矣，而张骢、桂萼始由捷径以窃清秩，终怙威势以贼良善。户科失职，致陛下俭德不闻，而张仑辈请索无厌，崔和辈敢乱旧章。礼科失职，致陛下享祀未格于神，而庙社无帡幪之庇。兵科失职，致陛下纲纪废弛，而锦衣多冒滥之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带逾额而不裁。刑科失职，致陛下用罚不中。元恶如蓝华辈得宽籍没之法，诤臣如郭楠辈反施钮械之刑。工科失职，致陛下兴作不常。局官陆宣辈支俸逾于常制，内监陈林辈抽解及于芜湖。凡此，皆时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愿陛下勤修庶政，而罢臣等以警有位，庶可以格天心，弭灾变。”帝以浮谤责之。

奸人何渊请建世室。言与廷臣争，不听。言复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献皇帝旧为籓王，小宗也，臣也。以臣并君，乱天下大分。以小宗并大宗，干天下正统。献帝虽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创王业也，欲袭世室名，舛矣。如以献帝为自出之帝，是前无祖宗；以献帝为祢而宗之，是后无孝、武二帝。陛下前既罪医士刘惠之言，今乃纳渊之说。前既俞礼卿席书之议，今乃咈书之言。臣不知其何谓也。”

杨一清召入内阁，言请留之三边。特旨拜张璁兵部侍郎。言以璁贪佞险躁，且新进，未更国家事，请罢璁，并劾吏部尚书廖纪引匪人。同官解一贯等亦谏。皆不纳。有投匿名书御道者，言请即烧之，报可。

六年，锦衣百户王邦奇借哈密事请诛杨廷和、彭泽等，下部议，未覆，而邦奇复诬大学士费宏、石珤阴庇廷和，词连廷和子主事惇等，将兴大狱。言抗疏曰：“先帝晏驾，江彬手握边军四万，图为不轨。廷和密谋行诛，俄顷事定，迎立圣主，此社稷之勋也。纵使有罪，犹当十世宥之。今既以奸人言罢其官、戍其长子矣，乃又听邦奇之诬而尽逮其乡里、亲戚，诬为蜀党，何意圣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珤乃天子师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怀怨望，文饰奸言，诟辱大臣，荧惑圣听。

若穷治不已，株连益多，臣窃为国家大体惜也。”书奏，帝震怒，并收系言，亲鞫于午门。群臣悉集。言备极五毒，折其一指，卒无挠词。既罢，下五府九卿议。镇远侯顾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虚妄，帝责仕隆等徇情。然狱亦因是解，谪言宿州判官。

御史程启充请还言旧任，不听。稍迁溧阳知县，历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谪知夷陵。

累官湖广参议。

言为吏，多著声绩。溧阳、夷陵皆祠祀之。

刘安，字汝勉，慈溪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河南道御史。入台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贵明不贵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为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临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识者谓陛下之治功损于明察。夫治，可以缓图，不可以急取；可以休养致，不可以督责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责之政，于是躬亲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复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过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为陛下建长久之策，以图平治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极也。内之君臣，习尚如此，则外而抚按守令之官，风从响应。上以苛察绳，下以苛察应，恐民穷为起盗之源，食寡无强兵之理。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刷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气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图，略繁文而先急务，简细故而弘远猷，不以一人之毁誉为喜怒，不以一言之顺逆为行止，久任老成，优容言官，则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尽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难见矣。”

帝阅疏大怒，逮赴锦衣卫拷讯。兵科给事中胡尧时救之，并逮治。狱具，谪尧时攸县主薄，安余干典史。筑决堤数十丈，人称刘公堤。再迁长沙同知，擢凤阳知府。

治行卓异，赐正三品服。以忧归，卒。

薛侃，字尚谦，揭阳人。性至孝，正德十二年成进士，即以侍养归。师王守仁于赣州，归语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群子侄宗铠等往学焉。自是王氏学盛行于岭南。

世宗立，侃授行人。母讣，陨绝，五日始食粥。嘉靖七年起故官。闻守仁卒，偕欧阳德辈为位，朝夕哭。时方议文庙祀典，侃请祀陆九渊、陈献章。九渊得报允。

已，进司正。十年秋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师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飨。列圣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怀贰，始令就封。乞稽旧典，择亲籓贤者居京师，慎选正人辅导，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计。”帝方祈嗣，讳言之，震怒，立下狱廷鞫，究交通主使者。南海彭泽为吏部郎，无行。因议礼附张孚敬，遂与为腹心。后京察被黜，孚敬奏留之，复引为谕德，至太常卿。侃以疏草示泽。泽与侃及少詹事夏言同年生，而言是时数忤孚敬。泽默计储副事触帝讳，必兴大狱，诬言同谋可祸也，绐侃藁示孚敬，因报侃曰：“张公甚称善，此国家大事，当从中赞之。”与为期，趣之上。孚敬乃先录侃藁以进，谓出于言，请勿先发以待疏至。帝许之。侃犹豫，泽频趣之乃上。拷掠备至，侃独自承，累日狱不具。泽挑使引言，侃嗔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尔也。尔谓张少傅许助之，言何豫？”

给事中孙应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应奎等疏闻，诏并下言、应奎、汴诏狱，命郭勋、翟銮及司礼中官会廷臣再鞫，具得其实。帝乃释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令致仕。侃为民，泽戍大同。泽在朝专为邪媚，及败，天下快之。

侃至潞河，遇圣寿节，焚香叩祝甚谨。或报参政项乔曰：“小舟中有民服而祝圣者。”乔曰：“必薛中离也。”迹之，果然。中离者，侃自号也。归家益力学，从游者百余人。隆庆初，复官，赠御史。俊子宗铠，自有传。

侃归数月，御史喻希礼、石金皆以言皇嗣得罪。希礼言：“陛下祈嗣礼成，瑞雪遂降，臣以为招和致祥，不尽于此。往者大赦，今岁免刑，臣民尽沾泽，独议礼议狱得罪诸臣远戍边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赐赦免，则和气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谓朕罪诸臣致迟嗣续耶？所司参议以闻。”议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万几，经理劳瘁。何若中涵太虚，物来顺应。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详度，继以内阁之咨谋，其弗协于中者，付诸台谏之公论。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纲领，使精神内蕴，根本充固，则百斯男之庆，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籓，继靖巨寇，乃因疑谤，泯其前劳。大礼大狱诸臣，久膺流窜，因郁既久，物故已多。

望录守仁功，宽诸臣罪，则太和之气塞宇宙间矣。”帝不悦曰：“金欲朕勿御万几，即古奸臣导其君不亲政之意，其并察奏。”尚书夏言等言二人无他肠。帝益怒，下二人诏狱，而责言等陈状。伏罪乃宥之。二人竟谪戍边卫。久之，赦还，卒。隆庆初，俱赠光禄少卿。

喻希礼，麻城人。石金，黄梅人。巡按广西，与姚镆不协。后与守仁共抚卢苏、王受。还台，值张、桂用事。御史储良才辈争附之，金独侃侃不阿，以是有名。

杨名，字实卿，遂宁人。童子时，督学王廷相奇其语，补弟子员。嘉靖七年，乡试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编修。闻大母丧，请急归。还朝，为展书官。

十一年十月，彗星见。名应诏上书，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当。语切直，帝衔之，而答旨称其纳忠，令无隐。名乃复言：“吏部诸曹之首，尚书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勋奸回险谲，太常卿陈道瀛、金赟仁粗鄙酣淫。数人者，群情皆曰不当用，而陛下用之，是圣心之偏于喜也。诸臣建言触忤者，心实可原。

大学士李时以爱惜人才为请，即荷嘉纳，而吏部不为题覆。臣所谓虚文塞责者，岂尽无哉？夫此得罪诸臣，群情以为当宥，而陛下不终宥，是圣心之偏于怒也。真人邵元节猥以末术，过蒙采听。尝令设醮内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门者。书之史册，后世其将谓何？凡此圣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即执下诏狱拷讯。鋐疏辨，谓：“名乃杨廷和乡人。

顷张孚敬去位，廷和党辄思报复，故攻及臣。臣为上简用，诚欲一振举朝廷之法，而议者辄病臣操切。且内阁大臣率务和同，植党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穷诘主使。名数濒于死，无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狱。侍郎黄宗明、候补判官黄直救之，先后皆下狱。法司再拟名罪，皆不当上指。特诏谪名戍，编伍瞿塘卫。明年释还。屡荐终不复召。家居二十余年，奉亲孝。亲殁，与弟台庐于墓。免丧，疾作，卒。

黄直，字以方，金溪人。受业于王守仁。嘉靖二年会试，主司发策极诋守仁之学。直与同门欧阳德不阿主司意，编修马汝骥奇之，两人遂中式。直既成进士，即疏陈隆圣治、保圣躬、敦圣孝、明圣鉴、勤圣学、务圣道六事。除漳州推官。以漳俗尚鬼，尽废境内淫祠，易其材以葺桥梁、公廨。御史诬以罪，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请早定储贰。帝怒，遣缇骑逮问。无何得释，贬沔阳判官。尝署崇阳县事，有惠政。

外艰归，三年不御酒肉。服阕赴部，适名、宗明下狱。直抗疏言：“九经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体群臣。今杨名以直言置诏狱，非所以体群臣。黄宗明以论救与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二者未尽，天下后世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尽矣。”

帝大怒，并下诏狱拷掠，命发极边，编戍雷州卫。赦还，贫甚，妻纺织以给朝夕，直读书谈道自如。久之，卒。隆庆初，赠光禄少卿。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进士。除江陵知县，征授御史。十一年冬，彗星见。弘化言：“按《天文志》：井居东方，其宿为木。今者彗出于井，则土木繁兴所致也。臣闻四川、湖广、贵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诸府之采木者，劳苦万状。应天、苏、松、常、镇五府，方有造砖之役，民间耗费不赀，窑户逃亡过半。而广东以采珠之故，激民为盗，至攻劫会城。皆足戾天和，干星变。请悉停罢，则彗灭而前星耀矣。”户部尚书许赞等请听弘化言。帝怒曰：“采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责赞等附和，黜弘化为民。久之，言官会荐，报寝。卒于家。

穆宗立，赠光禄少卿。

刘世龙，字元卿，慈溪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太仓知州，改国子助教，迁南京兵部主事。

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庙灾。世龙应诏陈三事：一、杜谄谀以正风俗。天下风俗之不正，由于人心之坏。人心之坏，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变诈相高，谄媚相师，阿比相倚。仕者日坏于上，学者日坏于下，彼倡此和，磨然成风。惟陛下赫然矫正，勿以诡随阿比者为贤，勿以正直骨鲠者为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赏，勿以私恶有所罚，虚心以防邪佞，谦受以来忠谠，更敕大小臣工，协恭图治，无权势相轧，朋党相倾，则风俗正矣。

二、广容纳以开言路。陛下临御之初，犯颜敢谏之臣比先朝为盛，所言或伤于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当宥其既往，以次录用，死者则恤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时政，以作忠义之气。

三、慎举动以存大体。立国者，在敬大臣，不遗故旧。盖任之既重，则礼之宜优。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婴三木，被箠楚，何以励臣节哉！臣愚以为陛下历试之余，其人果无足取，则宜以礼使退。如素行无缺，偶以一时喜怒，辄从而颠倒之，陛下固付之无心，而天下有以窥陛下也。

至如张延龄凭宠为非，法难容假。侧闻长老之言，孝宗时待之过厚，遂酿今日之祸。顾区区腐鼠，何足深惜！独念孝庙在天之灵，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于情忍乎？恐陛下孝养两宫，亦不能不为一动心也。顷创造神御阁、启祥宫，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为南京太庙方被灾，工役之急当无过此。今兴作频年，四方凋敝，正时绌举赢之会，亦宜量酌缓急而为之以渐。此皆应天以实之道也。

疏入，帝震怒，谓世龙讪上庇逆。械系至京，下诏狱拷掠。狱具，复廷杖八十，斥为民。张延龄者，昭圣太后弟也。帝必欲杀之，故世龙重得罪。后二年，又以大猾刘东山讦告，尽斥诸刑曹郎罗虞臣、徐申等，犹以延龄故也。

世龙家居五十年，自养亲一肉外，蔬食终身。卒之日，族人为治衣冠葬之。

徐申，字周翰，昆山人。嘉靖初，由乡举除蕲水知县。改知上铙，征授刑部主事。延龄之系狱也，申奏记尚书聂贤、唐龙言：“太后春秋高，延龄旦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议贵议亲例请于帝。”贤等深然之，狱久不决。始延龄下狱，提牢主事沈椿不令入狱，置别所。继者益宽假之，脱梏堣，通家人出入。会大猾刘东山亦系狱，上告延龄有不轨谋。憾前主事罗虞臣笞己，因讦及椿等。帝震怒，命执先后提牢主事三十七人付诏狱搒掠，申与焉。狱具，当输赎还职，帝命杖之廷，尽谪外任，而斥虞臣为民。虞臣，广东顺德人。历吏部主事。好刚疾恶。既归，结庐山中，读书纂述。年仅三十五卒。

申既谪官，不赴，归与同里魏校、方凤辈优游歗咏为乐。久之，卒。

曾孙应聘，字伯衡，少有才名。万历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二十一年京察，中蜚语当谪，拂衣归。座主沈一贯当国，数招之，不出。家居十余年，始起行人司副。迁尚宝司丞，再迁太仆少卿。卒官。

张选，字舜举。黄正色，字士尚。皆无锡人。同登嘉靖八年进士。正色除仁和知县，选知萧山县，又邻境也。选治萧山有声。十二年冬，先入为户科给事中。明年四月时享太庙，遣武定侯郭勋代。选上言：“宗庙之祭，惟诚与敬。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传曰：‘神不歆非类’。孟春庙享，遣官暂摄，中外臣心知非得已。兹孟夏祫享，倘更不亲行，则迹涉怠玩。如或圣体初复，未任趋跄，宜明诏礼官先期告庙。陛下亦宜静处斋宫，以通神贶。”帝阅疏大怒，下之礼部。尚书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载之《周官》。《语》曰：‘子之所慎斋战疾’。疾当慎，无异于祭，选言非是。但小臣无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责言等党比。命执选阙下，杖八十。帝出御文华殿听之，每一人行杖毕，辄以数报。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犹未释。是夕，不入大内，绕殿走，制《祭祀记》一篇。一夕锓成，明旦分赐百官。而选出，家人投良剂得甦，帝竟削选籍。选居职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海内。

正色是时方忧居。已，补香山，旋改南海。座主霍韬宗人横甚，正色绳以法。

韬顾以为贤，豪强屏迹，县中大理。十七年召为南京御史。劾兵部尚书张瓚奸贪，事甚有迹。而中有“历官籓臬，无一善状”语，瓚言己未任籓臬。帝以诬劾，夺俸两月。明年，章圣太后梓宫南葬，命正色护视。事竣，劾中官鲍忠、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温仁和所过纳馈遗。帝召诘忠等。皆叩头祈哀，因谮正色擅于梓宫前乘马执扇，及江行涉险又不随舟督护，大不敬。帝遂发怒，立捕下诏狱搒掠，遣戍辽东。

正色与选初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后以直节显。正色居戍所三十年，其颠踬穷困视选尤甚。穆宗初，起选通政参议，以年老予致仕。召正色为大理丞，进少卿，寻迁南京太仆卿，亦引年致仕。选先卒，正色后数年卒。

包节，字元达，先世嘉兴人，其父始迁华亭。节祖鼎，池州知府。为治清简，早岁乞休，为乡邑所重。节生五岁而孤，母躬教育之。登嘉靖十一年进士。授东昌推官。入为御史。劾兵部尚书张瓚贪秽。出按云南。时仕者以荒徼惮不欲往，因设告就远方之法。节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迫衰迟，则家贫急禄。志在为己，岂在恤民？滇中长吏所以多不得人也。请自今以附近选人充之，而州县佐贰始用此曹，庶吏治可举。”吏部请以节言概行于云、贵、两广。制可。

以疾归。起故官，再按湖广。显陵守备中官廖斌擅威福，节欲绳之，语先泄。

斌俟节谒陵时，故献膳羞，遽使撤去，诡称节麾出之。钟祥民王宪告斌党庇奸豪周章等，节捕章，毙之杖下。斌益怒，遂奏节不以正旦谒陵，次日始谒，时当进膳，不旁立，亵慢大不敬。奏已入，节始奏斌前事。帝大怒，以节抵罪，逮诣诏狱搒掠，永戍庄浪卫。庄浪极边，败屋颓垣，节处之甚安。独念其母，自伤不克终养，日饮泣。母讣至，昼夜哭。已，又闻弟孝卒，抚膺曰：“谁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病死，遗言以衰绖殓。

孝，字元爱，后节三年成进士。由中书舍人为南京御史。疏论礼部尚书温仁和主辛丑会试有奸弊，且劾庶子童承叙、赞善郜希颜、编修袁炜，帝皆不问。未几，又劾巡抚孙襘、吴瀚，瀚罢去。

孝兄弟分居南北台，并著风采，又皆有至情。节官北不得养母，孝遂以侍养归。

母亡，哀毁骨立，未终丧卒。节亦继殒。时并称其孝。

谢廷蒨，字子佩，富顺人。嘉靖十一年进士。除新喻知县，征授吏科给事中。

御史胡鰲言：“京师优倡杂处。请敕五城，诸非隶教坊两院者，斥去之。”都御史王廷相等议可。帝恶熬言亵，谪盐城丞，夺廷相等俸。廷蒨救之，被诏切责。雷震谨身殿，疏陈修省数事，语直。帝摘疏中讹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官曾廷，李逢、周珫谏帝南巡，忤旨。已，给事中戴嘉猷驰疏请回銮，而车驾已发。帝大怒。

甫还，即执嘉猷并廷蒨等下诏狱，谪廷蒨云南典史。屡迁浙江佥事。以侍养归，遂不出。隆庆元年，起故官山西，俄擢河南右参议，皆不拜。吏部高其行，请得以新秩归老，许之。万历改元，四川巡抚曾省吾奏言：“廷隐居三十年，家徒四壁，乐道著书，宜特加京秩，风励士林。”诏即加进太仆少卿。又数年卒。

王与龄，字受甫，宁乡人。嘉靖八年进士。授苏州推官。入为户部主事，调吏部，进员外郎。二十一年迁文选郎中。澄清铨叙，所推荐皆廉静老成。

大学士翟銮为礼部主事张惟一求吏部，严嵩为监生钱可教求东阳知县，俱书抵与龄。与龄偕员外郎吴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尚书许赞，具疏以闻。言：“平时请属甚多。臣等违抗，积罪如山。非圣明覆庇，则二权奸主于中，群鹰犬和于外，臣等不为前选郎王嘉宾之斥，得为近日御史谢瑜之罢，幸矣。”疏入，銮言惟一资望应迁。嵩抵无致书事，请逮可教讯治，因言：“圣明日览奏章，革弊厘奸悉宸断。而赞等妄意臣辈为之，借以修怨。然赞柔良，第受制所属耳。”帝方信嵩，又见疏中引嘉宾、瑜事，遂发怒。切责赞，除与龄名，伯亨等俱调外。给事中周怡论之，廷杖系狱。御史徐宗鲁等亦以为言，皆夺俸。自是，诸司以与龄为戒，无复敢与嵩抗。

与龄既罢，锦衣遣使侦其装，襆被外无长物，称叹而去。里居，角巾躬稼圃，翛然自得。郡人为作《平阳四贤诗》美之。四贤者，尚书韩文、陶琰、张润及与龄也。越二十余年，卒。

周鈇，字汝威，榆次人。嘉靖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陕西。被俘民自塞外逃归者，边将杀以冒功。鈇请下诏严禁，有报降五人以上者赏之。诏可。再按山东，特改右春坊清纪郎兼翰林院侍书。俺答将入寇，总督侍郎翟鹏以闻。鈇以中枢无筹策，请早为计。帝以为浮词乱政，责降庐州府知事。旋改国子监丞，擢吏部文选主事。坐与龄发嵩等私属事，贬河间通判。已而吏部拟擢南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调官甫四月，不得骤迁。帝怒，诘责尚书许赞等，令录左降官迁擢者姓名。赞引罪，并列陈叔颐等十六人以闻。诏夺赞等俸，镌文选郎郑晓三级，鈇、叔颐等褫职为民。廷臣论荐鈇，以嵩在位，不复召。穆宗初，赠光禄少卿。

杨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历礼科给事中。二十九年，孝烈皇后大祥。欲预祧仁宗，附后太庙，下廷议。尚书徐阶以为非礼，思忠力赞阶议，余人莫敢言。帝使人觇知状。及议上，严旨谯责，命阶与思忠更定，二人复据礼对。

帝益怒，竟祧仁宗。阶故得帝眷，独衔思忠。每当迁，辄报罢。逾三年，正旦日食，阴云不见，六科合疏贺。帝摘疏中语，诘为不成文，曰：“思忠怀欺，不臣久矣。”

杖百，斥为民，余皆夺俸。隆庆元年起掌吏科。三迁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五年改南京户部右侍郎。致仕卒。

世宗晚年，进言者多得重谴。二十九年，俺答薄都城。通政使樊深陈御寇七事，中言仇鸾养寇要功。帝方眷鸾，立斥为民。四十二年正月，御史凌儒请重贪墨之罚，革虚冒之兵，搜遗佚之士。因荐罗洪先、陆树声、吴岳、吴悌。帝恶其市恩，杖六十，除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时举劾刑部尚书黄光升，言：“内官季永以诉事犯乘舆，本无死比，乃拟真犯；奸人王相私阉良民者三，本无生法，乃拟矜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命编氓口外。逾月，御史方新上言：“黄河与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丰、沛间陆地为渠，而兴都有陵寝之忧，凤阳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饥馑之灾，尧之洚水不烈于此矣。诸边将惰卒骄，寇至辄巽观望，而宁武有军士之变，南赣有土兵之叛，徽州诸府有矿徒窃发之虞，舜之三苗不棘于此矣。夫洚水、三苗不足为累者，以尧、舜兢业于上，而禹、皋诸臣分忧于下也。今司论纳者日献祯祥，而疆场之臣，惟冒首功，隐丧败。为国分忧者，谁也？斥罚之法，今不得不严。而陛下亦宜随事自责，痛加修省，然后灾变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斥为民。

深，大同人。儒，泰州人。时举，顺天通州人。新，青阳人。穆宗嗣位，并复官。

深寻迁刑部右侍郎。齐康之劾徐阶也，深劾康并诋高拱。时登极诏书赦死罪以下囚，而流徒已至配者，所司拘律令不遣。深言殊死犹赦，而此反不及，非所以广皇仁。诏从其议。旋进左侍郎，罢归。

儒既复御史，益发舒，亦以康事率同列劾拱。拱罢，又劾去大学士郭朴。顷之，劾罢抚治郧阳都御史刘秉仁。又以永平失事劾总督刘焘、巡抚耿随卿、总兵官李世忠罪。随卿、世忠被逮，焘贬官。隆庆二年，儒再迁右佥都御史，理山西屯盐。吏部追论其知永丰时贪墨，遂落职闲住。

时举复官后，巡按贵州。闻给事中石星廷杖，且帝方广市珠宝，驰疏救星，极陈奢靡之害。已，请陈后还中宫。章并报闻。万历初，都给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韩必显论谭纶被谪，时举抗章救之。历大理左少卿。

新终湖广参议。

赞曰：贾山有言：“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然切直之言，明主之所亟欲闻，忠臣之所蒙死而竭知也。”邓继曾诸人箴主阙，指时弊，言切直矣，而杖斥随之。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旨哉，有旨哉！

## 列传第九十六

张芹 汪应轸 萧鸣凤（高公韶） 齐之鸾 袁宗儒 许相卿 顾济（子章志） 章侨 余珊（汪珊） 韦商臣 黎贯（王汝梅） 彭汝实 郑自璧 戚贤刘绘子黄裳 钱薇 洪垣方瓘 吕怀 周思兼 颜鲸

张芹，字文林，峡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福州推官。正德中，召为南京御史。宁夏既平，大学士李东阳亦进官廕子。芹抗疏曰：“东阳谨厚有余，正直不足；儒雅足重，节义无闻。逆瑾乱政，东阳为顾命大臣，既不能遏之于始，及恶迹既彰，又不能力与之抗。脂韦顺从，惟其指使。今叛贼底平，东阳何力？冒功受赏，何以服人心？乞立赐罢斥，夺其加恩，为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东阳涕泣不能辩。

帝责芹沽名，令对状。芹请罪，停俸三月。

给事中窦明言事下狱，芹疏救之。帝尝驰马伤，编修王思切谏，坐远戍。芹曰：“彼非谏官尚尔，吾侪可坐视乎！”遂上疏曰：“孟子言：‘从兽无厌谓之荒’。

老聃曰：‘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无益有害也。

今轻万乘之尊，乘危冒险，万一有不可讳，皇嗣未诞，如宗庙社稷何！”帝不省。

寻出为徽州知府。宁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江西，虑贼劫其亲属，取道出徽。

乃改知杭州。已，复还徽州。嘉靖初，迁浙江海道副使。历右参政、右布政使。坐为海道时倭人争贡误伤居民，罢归。

芹事继母孝，持身俭素，枲袍粝食终其身。

汪应轸，字子宿，浙江山阴人。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十四年，诏将南巡。应轸抗言：“自下诏以来，臣民旁皇，莫有固志。临清以南，率弃业罢市，逃窜山谷。苟不即收成命，恐变生不测。昔谷永谏汉成帝，谓：‘陛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数离深宫，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逐。典门户奉宿卫者，执干戈而守空宫’。其言切中于今。夫谷永，谐谀之臣；成帝，庸暗之主。永言而成帝容之。岂以陛下圣明，不能俯纳直谏哉？”疏入，留中。继复偕修撰舒芬等连章以请。跪阙门，受杖几毙。

教习竣，拟授给事中。有旨补外，遂出为泗州知州。土瘠民惰，不知农桑。应轸劝之耕，买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蚕缫织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驿骚道路。应轸率壮夫百余人列水次，舟至，即挽之出境。车驾驻南京，命州进美妇善歌吹者数十人。应轸言：“州子女荒陋，无以应敕旨。臣向募有桑妇，请纳之宫中，传受蚕事。”事遂寝。

世宗践阼，召为户科给事中。山东矿盗起，掠东昌、衮州，流入畿辅、河南境。

应轸奏言：“弭盗与御寇不同。御寇之法，驱之境外而已。若弭盗而纵使出境，是嫁祸于邻国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扑灭，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论。”报可。在科岁余，所上凡三十余疏，咸切时弊。以便养，乞改南，遂调南京户科。张璁、桂萼在南京，方议追尊献皇帝。雅知应轸名，欲倚以自助。应轸与议不合，即奏请遵礼经、崇正统，以安人心。不报。

嘉靖三年春，出为江西佥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归，为巡按所劾。

诏所司逮问。应轸自陈亲老，鲜兄弟，乞休侍养。吏部为之请，乃免逮。久之，廷臣交荐，起故官，视江西学政。父艰归，病卒。

萧鸣凤，字子雝，浙江山阴人。少从王守仁游，举乡试第一。正德九年成进士，授御史。副使胡世宁下狱，抗章救之。同官内江高公韶劾王琼误边计，言：“松潘副将吴坤请增设总兵于成都，琼即以坤任之。花当本我属卫，日凭陵。由本兵非人，致小丑轻中国。”琼怒，奏讦公韶。中旨责公韶阴结外蕃，交通间谍，令首实。鸣凤上疏曰：“公韶劾琼，所论者天下之事。琼不当逞忿恣辩，以箝谏官口。”中旨责鸣凤党庇，而谪公韶富民典史。鸣凤又劾江彬恃宠恣肆，蔓将难图。士论壮之。

寻巡视山海诸关。武宗将出塞捕虎，鸣凤疏谏，因具陈官司掊克，军民疾苦状。不报。引疾归。

起督南畿学政。诸生以比前御史陈选，曰“陈，泰山；萧，北斗”。嘉靖初，迁河南副使，仍督学政。考察拾遗被劾。吏部惜其学行，调为湖广兵备副使。明年复改督广东学政。鸣凤三督学政，廉无私。然性刚狠，以愤挞肇庆知府郑璋。璋惭恚，投劾去，由是物论大哗。八年考察，两京言官交章论，坐降调。已，与璋相诋讦。皆下巡按御史逮治。鸣凤遂不出。

公韶，正德中为御史，尝劾总兵官郭勋罪。朵颜花当入寇，又劾总兵官遂安伯陈鏸、中官王欣、巡抚王倬，鏸坐解职。世宗立，起谪籍。历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终户部右侍郎。

齐之鸾，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给事中。十一年冬，帝将置肆于京城西偏。之鸾上言：“近闻有花酒铺之设，或云车驾将临幸，或云朝廷收其息。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竞锥刀之利，如倡优馆舍乎？”应州奏捷，帝降敕：“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硃寿剿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举朝大骇。之鸾偕诸给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亲临战阵勘定祸乱者，成功之后，不过南面受贺，勒之金石，播之歌颂已耳，未有加爵酬劳，如今日之颠倒者。

不知陛下何所取义，为此不祥之举，以駴天下耳目，贻百世之讥笑也。”

未几，请召还编修王思，给事中张原、陈鼎，御史周广、高公韶、李熙、徐文华、李稳、施儒、刘寓生，佥事韩邦奇，评事罗侨，皆不听。帝将巡边，复自称威武大将军。御史袁宗儒疏谏，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以去就争。之鸾偕同官言：“三臣居师保之重，身系安危，迩者先后称疾。今六飞临边逾月矣，宗庙社稷百官万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几务丛积，复杜门求决去。万一事起仓卒，至于偾败，三臣将何辞谢天下？乞陛下以社稷为重，亟返宸居，与大臣共图治理。”已而御史李润等复争之，卒不省。

之鸾再迁兵科左给事中。中官马永成死，诏授其家九十余人官。之鸾言：“永成贵显，用事十有余年，兄弟子侄皆高爵美官。而其侪复为陈乞，将及百人。永成何功，恩滥如此，恐天下闻而解体也。”帝将南巡，之鸾偕同官及御史杨秉中等交章力谏。章入二日，未报。之鸾等不知所出，伏阙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传谕，乃退。明日托疾免朝，欲以为之鸾等罪。会诸曹郎黄巩等联章力谏，乃止不行。然巩等下狱杖谴，之鸾辈亦不敢救也。宸濠反，张忠、许泰等南征，命之鸾偕左给事中祝续从军纪功。未至，贼已灭。群小忌王守仁，谮毁百端，之鸾力白其诬。忠、泰广搜逆党，株引无辜，之鸾多所开释。且请蠲田租、停力役、宽逋负，帝颇采纳。

初冒徐姓，至是始复焉。

世宗践阼，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纷更于群小。补救之道，在先定圣志，次广言路。先朝元凶虽去，根据盘互，连蔓滋多，犹恐巧相营结，或邀定策之赏，或假迎扈之劳，以取怜固宠。天下事岂堪若辈更坏！言者久遏于权奸，欲吐忠鲠懑愤之气，必有不顾忌讳，至于逆耳者，在嘉纳而优容之。若稍或抑裁，则小人又乘之以雠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复开，大为新政累矣。陛下诚举迩年乱政，尽返其初，中兴之烈可以立睹。”帝嘉纳之。又劾许泰及兵部尚书王宪，二人竟获谴。

其秋大计京官，被中伤，谪崇德丞。屡迁宁夏佥事。饥民采蓬子为食，之鸾为取二封，一进于帝，一以贻阁臣。且言时事可忧者三，可惜者四，语极切。帝付之所司。时方大修边墙，之鸾董役。巡抚胡东皋称其能，举以自代。历河南、山东副使。召为顺天府丞。未行，盗发，留镇抚。寻擢河南按察使。卒官。

袁宗儒，字醇夫，雄县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御史。十二年冬，帝在大同，以郊祀将回銮，既而复止。宗儒率同官力谏。明年夏，孝贞纯皇后将葬，帝还京。宗儒等复引灾异，力请罢皇店，遣边兵，既又谏帝巡边。语极危切。皆不报。擢大理寺丞。嘉靖三年争“大礼”，廷杖。历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吏部尚书桂萼议宗儒改调，遂解职归。未几，起郧阳，改山东。坐属吏振饥无术，不能觉察，罢免。

以荐起左副都御史。扈跸承天，还京卒。

许相卿，字伯台，海宁人。正德十二年进士。世宗立，授兵科给事中。宦官张锐、张忠有罪论死，帝复宽之。给事中顾济疏争，帝下所司议，卒欲宽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下为孝皇，陛下奈何自处以正德？”帝议加兴献帝皇号，相卿复争之。

嘉靖二年诏廕中官张钦义子李贤为锦衣世袭指挥。相卿言：“于谦子冕止锦衣千户，王守仁子正宪止锦衣百户。贤中官厮养，反过之。忠勋大臣裔曾不若近幸奴，殉国勤事之臣谁不解体？部臣彭泽、科臣许复礼、安磐相继言之，悉拒不纳。毋乃重内侍而轻士大夫哉！”

寻复言：“天下政权出于一则治，二三则乱；公卿大夫参议则治，匪人僭干则乱。陛下继统之初，登用老成，嘉纳忠谠，裁抑侥幸，窜殛憸邪，可谓明且刚矣。

曾未再期，偏听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刚少逊，操权未得其术，而阴伺旁窃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师保台谏言之而不听。罗洪载守职逮系，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夺法司之守，斥林俊以违旨，怒言官之奏扰。事涉中人，曲降温旨，犯法不罪，请乞必从。此与正德朝何异哉！俊，国之望也，其去志决矣。俊去，类俊者必不留。陛下将与二三近习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与先朝异。武宗时，势已阽危，然元气犹壮，调剂适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泽也。今日病虽稍苏，而元气已竭，调剂无方，将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乱也。伏愿深察乱机，收还政柄，取文辈置之重典。然后务学亲贤，去谗远色，延访忠言，深恤民隐。务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而后天下可为也。”同官赵汉等亦皆以文为言，帝卒不听。未几，以给事中李学曾、章侨、主事林应骢皆言事夺俸，复上疏谏。

指帝气骄志怠，甘蹈过諐。词甚切。

为给事三年，所言皆不听，遂谢病归。八年，诏养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职闲住，相卿遂废。夏言故与同僚相善，既秉政，招之，谢弗应。

顾济，字舟卿，昆山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武宗自南都还，卧病豹房，惟江彬等侍。济言：“陛下孤寄于外，两宫隔绝，骨肉日疏。所恃以为安者，果何人哉？汉高帝卧病数日，樊哙排闼，警以赵高之事。今群臣中岂无哙忧者！愿陛下慎择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动息咸使与闻。一切淫巧戏剧，伤生败德之事，悉行屏绝，则保养有道，圣躬自安。”不报。再逾月而帝崩。

世宗即位之月，济上疏曰：“陛下践阼，除弊纳谏，臣民踊跃，思见德化之成。

然立法非难，守法为难；听谏非难，乐谏为难。今新政所厘，多不便于奸豪权悻。

臣恐盘据既深，玩纵未已，非依怙宫闱，必请托左右。持法不固，则此辈将丛聚而坏之。此守法之难也。唐太宗贞观初，每导群臣使言。及至晚年，谏者乃多忤旨。

陛下首辟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纳忠。高远者似涉于迂阔，切直者或过于犯颜。若怒其犯颜，其言必不入；视为迂阔，则计必不行。此乐谏之难也。”寻复言：“内臣张雄、张锐等，诖误先帝，业已逮治，又获宽假。愿断以大义。俾无所售奸。”帝颇嘉纳。既又劾司礼萧敬党庇锐等，而三法司会讯依违，无大臣节。不听。帝欲加兴献帝皇号，济言不可。寻请侍养归，越数年卒。

子章志，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累官南京兵部侍郎。奏减进奉马快船额，南都人祀之。

章侨，字处仁，兰溪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嘉靖元年擢礼科给事中。

疏劾中官萧敬、芮景贤等。又言：“三代以下正学莫如硃熹。近有聪明才智，倡异学以号召，天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取陆九渊之简便，诋硃熹为支离。乞行天下，痛为禁革。”御史梁世骠亦言之。帝为下诏申禁。

寻又请依祖宗故事，早朝班退，许百官以次启事。经筵日讲，赐清问，密勿大臣勤召对。又简儒臣十数人，更番直便殿，以备咨访。上纳其言，而不能用。奸人何渊请立世室于太庙东北，侨力言其不可。未几，又言：“添设织造内臣，贪横殊甚。行户至废产鬻子以偿。惟急停革，与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因条列营务，劾定国公徐光祚、阳武侯薛伦不职，伦遂解任。寻请斥张璁、霍韬等，不听。

孝陵司香谷大用乞还京治疾。侨言：“大用初连逆瑾，后引宁、彬，树‘八党’之凶，酿十六年之祸，至先帝不得正其终。若不早遏绝，恐乘间伺隙，群凶竞起，不至复乱天下不止。”章下所司。吴廷举请召家居大臣议礼，侨劾其阴附邪说。孟秋时享太庙，帝遣京山侯崔元。侨言：“奉命临时，仓皇就位，诚敬何存？”帝怒，夺其俸二月。历礼科左给事中。出知衡州府，终福建布政使。

余珊，字德辉，桐城人。正德三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许成名等罢教习，留翰林者十七人。珊以为滥，疏论之。语侵内阁，不纳。乾清宫灾，疏陈弊政，极指义子、西僧之谬。巡盐长芦，发中官奸利事。为所诬，械系诏狱，谪安陆判官。移知澧州。

世宗立，擢江西佥事，讨平梅花峒贼。迁四川副使，备兵威、茂。嘉靖四年二月应诏陈十渐，其略曰：

陛下有尧、舜、汤、武之资，而无稷、契、伊、周之佐，致时事渐不克终者有十。

正德间，逆瑾专权，假子乱政，不知纪纲为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几而事乐因循，政多苟简，名实乖谬，宫府异同，纷拏泄沓。以为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为在宫省而不在宫省，遂至天子以其心为心，百官万民亦各以其心为心。此纪纲之颓，其渐一也。

正德间，士大夫寡廉鲜耻，趋附权门，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则前日之去者复来，来者不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擢掌铨衡，首取软美脂韦。重富贵薄名检者，列之有位，致谀佞成风，廉耻道薄。甚者侯伯专纠弹，罢吏议礼乐。市门复开，贾贩仍旧。此风俗之坏，其渐二也。

正德间，国柄下移，王灵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变，赖陛下起而整肃之。

乃塞上戍卒近益骄恣。曩杀许巡抚而姑息，顷遂杀张巡抚而效尤。曩缚贾参将以立威，近又缚桂总兵而报怨。致榆关妖贼效之而戕主事，北边库吏仿之而贼县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谈，牵俗吏权宜之计，遂使庙堂号令出于二三戍卒之口。此国势之衰，其渐三也。

自逆瑾以来，以苞苴易将帅，故边防尽坏，赖陛下起而申严之。然积弊已久，未能骤复。今朵颜蹢躅于辽海，羌戎跳梁于西川，北狄蹂躏于沙漠。寇势方张，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见预料，亟求制驭之方，乃假镇静之虚名，掩无能之实迹。甚且诈饰捷功，滥邀赏赉，虚张劳伐，峻取官阶，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强，其渐四也。

自逆瑾以来，尽天下之脂膏，输入权贵之室，是以有刘、赵、蓝、鄢之乱，赖陛下起而保护之。乃近年以来，黄纸蠲放，白纸催征；额外之敛，下及鸡豚；织造之需，自为商贾。江、淮母子相食，衮、豫盗贼横行，川、陕、湖、贵疲于供饷。

田野嗷嗷，无乐生之心。此邦本之摇，其渐五也。

正德朝，衣冠蒙祸，家国几空，幸陛下起而收录之。乃未几而狂瞽之言，一鸣辄斥。昔犹谪迁外任，今或编配遐荒。昔犹禁锢终身，今至箠死殿陛。盖自吕柟、邹守益等去而殿阁空，顾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张原、胡琼等死而言路空。间有一二忠直士，又为权奸排挤而违之，俾不通，致陛下耳嚣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鲍鱼之肆矣。此人才之凋，其渐六也。

正德朝，奸邪迭进，忠谏不闻，幸陛下起而开通之。顾阅时未久，而此风复见。

降心未惩其愤，逆耳或动诸颜。不剿说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诈。朝进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头，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渐七也。

正德朝，忠贤排斥，天下几危，赖陛下起而主持之。岂期一转瞬间，憸邪投隙而起。饰六艺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夺汉政。坚白异同，模棱两可。是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相之初。虽有圣哲，谁其辨之？

臣恐正不敌邪，群阴日盛。此邪正之淆，其渐八也。

正德之世，大臣日疏，小人日亲，致政事乖乱，赖陛下绍统，堂廉复亲。乃自大礼议起，凡偶失圣意者，谴谪之，鞭笞之，流窜之，必一网尽焉而后已。由是小人窥伺，巧发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为主，顺之无不合，逆之无不怒。由是大臣顾望，小臣畏惧，上下乖戾，浸成睽孤，而泰交之风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渐九也。

正德之世，天鸣地震，物怪人妖，曾无虚岁，赖陛下绍统，灾异始除。乃顷岁以来，雨雹杀禽兽，雷风拔树屋，妇人产子两头，无极昼晦如夜，四方早潦，奏报不绝，曾何异正德之季乎？且京师阴霾之气，上薄太阳，白昼冥冥，罕有晖采，尤为可畏。此灾异之臻，其渐十也。

此十者，天子有一，无以保四海。陛下圣明，何以致此？无乃辅弼召之欤？窃见今日之为辅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变，下召民灾，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于鱼烂不已。愿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学士杨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学士石珤者，并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

臣又闻献皇帝好贤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议礼诸臣，一言未合，辄以悖逆加之。谪配死徙，朝宁为空。此岂献皇帝意？苟非其意，虽尊以天下，无当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骏奔清庙，以慰献皇帝在天之灵哉！

疏反覆万四千言，最为剀切，帝付之所司。其所斥辅弼第一人，谓费宏也。

珊律己清严，居官有威惠。外艰归，士民祠之名宦。后副使胡东皋谒祠，独顾珊叹曰：“此吾师也。”服阕，以故官莅广东。终四川按察使。

先是，有御史汪珊者，于嘉靖元年七月疏陈十渐。略言：“陛下初即位，天下忻然望治，迩来渐不如初。初每事独断，今戚里左右，或潜移阴夺。初每事咨访大臣，今礼貌虽隆，而实意日疏。初罢诸不经淫祠，今稍稍议复。初屏绝玩好，今教坊诸司或以新声巧伎进。初日览奏章，今或置不省，辄令左右可否。初厘革冗食冗费，今腾骧勇士不行核实，御马实数不得稽察。初裁革锦衣冒滥，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阴，旧邸旗校尽补亲军。初中官有罪，惩以成法，今犯者多贷死，举朝争不得。初中官有过不复任用，今镇守守备营求易置，悻门复启。初纳谏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论奏，直曰‘有旨’，訑訑拒人。”帝颇纳其说。未几，出为河南副使，历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珊，字德声，贵池人。正德六年进士。巡抚贵州时，讨都匀叛苗有功。

韦商臣，字希尹，长兴人。嘉靖二年进士。授大理评事。明年冬，商臣以“大礼”初定，廷臣下吏贬谪者无虚日，乃上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狱为职。乃自授任以来，窃见群臣以议礼忤旨者，左迁则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谪戍则学士丰熙等八人，杖毙则编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咈中使逮问，则副使刘秉鉴，布政马卿，知府罗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仪就系，则御史叶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为所属讦奏下狱，则少卿乐頀、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骇众心。

臣窃以为皆所当宥。况比者水旱疫疠，星陨地震，山崩泉涌，风雹蝗蝻之害，殆遍天下，有识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狱，复戍者之官，录死者之后，释逮系者之囚，正告讦者之罪，亦弭灾禳患之一道也。”帝责以沽名卖直，谪清江丞，量移德安推官。

迁河南佥事。讨平永宁巨寇，以功受赏。伊王虐杀其妃，商臣论如律。尝治里居给事中杜桐杀人罪。桐构之吏部尚书汪鋐。甫迁四川参议，遂以考察落职归。言官薛宗铠、戚贤、戴铣辈交章救，不纳。家居数十年，卒。

黎贯，字一卿，从化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刷卷福建，劾镇守内官尚春侵官帑状，悉追还之。世宗入继，贯请复起居注之制，命词臣编类章奏备纂述，从之。登极诏书禁四方贡献，后镇守中贵贡如故。贯上言：“陛下明诏甫颁，而诸内臣曲说营私，希恩固宠。其假朝命以征取者谓之额，而自挟以献者谓之额外，罔虐百姓，致朝廷之泽壅而不流，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

嘉靖二年，帝从玉田伯蒋轮请，于承天立兴献帝家庙，以轮子荣奉祀。贯言：“陛下信一谀臣之说，委祀事于外戚。神不歆非类，献帝必将吐之。”不听。寻疏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一万，而今损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而今损二百五十万。以岁入则日减，以岁出则日增。乞敕所司通稽祖宗以来赋额及今日经费之数，列籍上闻。知赋入有限，则费用不容不节。”帝嘉纳焉。

出按江西，父丧归。久之，起故官。会帝从张孚敬议，去孔子王号，改称先师，并损笾豆佾舞之数。编修徐阶以谏谪。御制《改正祀典说》，颁示廷臣；而孚敬复为《祀典或问》，以希合帝意。议已定，贯率同官合疏争之。帝震怒，曰：“贯等谓朕已尊皇考为皇帝，孔子岂反不可称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治。”于是都御史汪鋐言：“比者言官论事，每挟众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议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请究倡议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书许赞等上其狱，当赎杖还职，帝特命褫贯为民。久之，卒于家。

方贯等上疏时，礼科都给事中华阳王汝梅亦率同官抗论，且曰：“陛下万几之余，留神典礼，甚盛举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风纷起，今日献一议，谓某制当革，明日进一说，谓某制当复，国家自此多事矣。况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纵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为过，何必纷纷事更易乎？”帝览奏，斥其违旨，以《祀典说》示之。

汝梅，字济元，由行人历礼科都给事中。八年二月以灾异求言。汝梅言：“比来章奏多逢迎，请分别忠佞，毋信谀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请悉付之公论。人主之学，词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动烦宸翰，亦少亵矣。宜仿祖宗故事，时御平台，召见宰执，面决大议，既省笔札之劳，且绝壅蔽之害。”疏入，忤旨。及夏言请分祀天地，汝梅复偕同官力争。寻出为浙江参政，卒官。

彭汝实，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吏科给事中。嘉靖三年疏言：“九江盗起，杀伤官军。操江伍文定不即议剿，应城伯孙钺拥兵不出，俱宜切责。”帝并从之。吕柟、邹守益下狱，汝实抗章救。又因灾异上言：“迩者黄风黑雾，春早冬雷，地震泉竭，扬沙雨土。加以群小盛长，盗贼公行，万民失业。木异草妖，时时见告。天变于上，地变于下，人物变于中，而修省之诏无过具文。廷陛之间，忠邪未辨，以逢迎为合礼，以守正为沽直。长鲸巨鲕决纲自如，腴田甲第横赐无已。陛下春秋已逾志学，而经筵进讲略无问难，黄阁票拟依常批答。弃燕闲于女宠，委腹心于貂珰。二廖诸张尚然缓死，李隆、苏晋竟得无他。如此而望天意回，人心感，不可得矣。”

大学士费宏以子坐事被论不出，礼部侍郎温仁和以庆王台浤事听勘。汝实言宜听二臣避位，以明进退之义。因荐石珤、罗钦顺、顾清、蒋冕可代宏，李廷相、崔铣、湛若水、何瑭、许诰可代仁和。章下所司。

奸人王邦奇之讦杨廷和、彭泽也，汝实言：“邦奇先后两疏，始为惶骇之语，终杂鄙亵之辞。中所引事，多颠倒淆惑，至谓费宏、石珤夜入杨一清门。今不闻召问一清，一清又久不为白，何也？陛下即位之初，廷和裁省冗员数万，坐此丛怒罢去。今其长子业以狂愚发遣，亦可已矣。而群小蓄忿，蔓连不已，并其次子及婿又复下狱。夫诬告之律，视其所诬轻重反坐，此国法也。愿追究主使之人，与告人同罪，毋令苟免，贻讥外蕃。”不听。

汝实数言时政缺失，又尝力争“大礼”，为璁、萼等所恶。以亲老再疏请改近地教职，而举贡士高任说、王表自代。章下，吏部承璁、萼指，言：“汝实倡言鼓众，挠乱大礼，且与御史方凤、程启充朋党通贿。自知考察不容，乃欲辞尊居卑，不当听其幸免。”遂夺职闲住。与启充及徐文华、安磐皆同里，时称“嘉定四谏”。

郑自璧，字采东，祥符人，隶籍京师。正德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除工科给事中。

世宗践阼，中外竞言时政。自璧请采有关化理者，类辑成书，以备观览，从之。

初，正德中，奄人多夺民业为庄田，至是因民诉，遣使往勘。自璧复备言其弊，帝命勘者严治，民患稍除。嘉靖二年，后父陈万言辞黄华坊赐第，请西安门外新宅，诏予之。自璧以所请宅已鬻之民，不当夺，与安磐力争。不听。明年争“大礼”受杖。

三迁至兵科都给事中。中官李能以修墩堡为词，请定山海关税额。中官张忠、尚书金献民等论甘肃功，廕子锦衣，其下参随皆进秩。镇守江西中官黎鉴，参随逾常额。中官武忠从子英冒功，擢副千户。锦衣官裁革者多夤缘复职，而司礼监奏收已汰诸匠近五百人。孝陵净军于喜擅赴京奏辨。安边伯许泰戍死，其子请袭祖职。

中官扶安黄英先后死，官其亲属。自璧皆抗疏争，帝多不听。尝偕同官劾郭勋奸贪。

及李福达事起，复劾勋交结妖人。帝以勋故，降旨责自璧。六年三月，宣府失事。

复劾总兵傅鐸，并及镇守中官王玳、巡抚周金、副将时陈等罪。鐸逮问，陈褫冠带，而玳、金责立功赎罪。礼部侍郎桂萼请起王琼于边。自璧率同官与御史谭缵等言琼罪宜追治，萼引奸邪，请并论。不纳。

自璧最敢言，所言皆权幸，直声震朝野。侧目者共为蜚语，闻于上。吏部以资推太仆少卿，不用。至是科道共劾，中旨降二级，调外任，遂谪江阴县丞。命下，大臣幸其去，无救者。后廷臣屡论荐，竟不召。

戚贤，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归安知县。县有萧总管庙，报赛无虚日。会久早，贤祷不验，沉本偶于河。居数日，舟过其地，木偶跃入舟，舟中人皆惊。贤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趣焚之。潜令健隶入岸傍社，诫之曰：“水中人出，械以来。”已，果获数人。盖奸民募善泅者为之也。

知府万云鹏操下急，贤数忤之。当上计，有毁云鹏者，将被黜。贤走吏部白其枉，云鹏竟得免。而尚书桂萼独心异贤，丧去，起知唐县。召为吏科给事中。

十四年春，当大计外吏。大计罢者，例永不用，而是时言事诸臣忤柄臣意，率假计典锢之。贤乃先事言所黜有未当者，宜听言官论救。帝称善，从其请。会参议王存、韦商臣言事忤要人，前给事中叶洪劾汪鋐被谪，果在黜中。贤方勘事陕西，给事中薛宗铠因据贤疏伸救。吏部持不可，帝遂命已之。及贤还朝，以鋐恣横，实张孚敬庇之，乃条其罪状曰：“辅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权，悬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即如考察一事，陛下曲听臣言，许其申雪，正防大臣行私也。今言官为洪等辩救，孚敬乃曲庇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尧、舜知人之明，辅臣负伯鲧方命之罪。

放流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断之。”帝内嘉贤言，而重违孚敬、鋐意，洪等竟不复。

再以丧去。补刑科都给事中。夏言柄国，会当选庶吉士，不能无所徇。贤疏陈请属之弊，帝纳其言。久之，劾郭勋吞噬遍天下。太庙灾，复劾勋及尚书张瓚、樊继祖等，而荐闻渊、熊浃、刘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万镗、吕柟、魏校、程启充、马明衡、魏良弼、叶洪、王臣可任用。言滋不悦，激帝怒，谪山东布政司都事。诸被荐者皆夺俸。

贤寻以父老自免。归十余年，卒。贤少闻王守仁说，心契之。及官于浙，遂执弟子礼。

刘绘，字子素，一字少质，光州人。祖进，太仆少卿。绘长身修髯，磊落负奇气。好击剑，力挽六石弓。举乡试第一，登嘉靖十四年进士，授行人，改户科给事中。

二十年，诏两京言官会荐边才。给事中邢如默等荐毛伯温、刘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砺、副都御史翟瓚、参议王洙与焉。绘言：“汝砺乃大学士翟銮姻戚，瓚、洙则夏言谕指如默排群议而荐之者。相臣挟权以遏言官，言官惧势而弗公议，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罢銮、言，罪如默，为徇私植党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于外。言适罢政，銮置不问。

明年，寇大入山西。绘上疏曰：“俺答方强，必为腹心患。议者谓宜守不宜战，以故边将多自全，或拾残骑报首功。督巡诸臣亦第列士马守要害，名曰清野，实则避锋；名曰守险，实则自卫。请专任翟鹏，得便宜从事。驰发宣、大、山西士马，合十七八万人。三路并举，有进无退，寇虽多，可计日平也。”帝壮其言。令假鹏便宜，得戮都指挥以下。然鹏竟不能出塞。顷之，劾山西巡抚刘臬结纳夏言，且请罢吏部尚书许瓚、宣府巡抚楚书。臬、书由是去职。

绘两劾言，言憾之，出为重庆知府。土官争地相雠，檄谕之，即定。上官交荐，而言再入政府，属言者论罢之。家居二十年，卒。

子黄裳，兵部员外郎。倭陷朝鲜，命赞画侍郎宋应昌军务。渡鸭绿江，抵平壤，大败贼兵。贼遁，黄裳追逐，又连破之。录功，进郎中。

钱薇，字懋垣，海盐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受业湛若水。官行人，泊然自守。

与同年生蒋信辈朝夕问学。擢礼科给事中。请令将帅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征其赋，总督大臣假便宜，专制阃外。格不行。又疏劾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工部尚书温仁和、外戚蒋轮。

进右给事中。郭勋请复镇守内官，擅易置宿卫将校。薇愤，疏其不法七事。帝眷勋，然素知其横，两不问。已，因星变，极言主德之失，帝深衔之未发。疏谏南巡，坐夺俸。内阁夏言辈所选宫僚，多以徇私劾罢。薇偕同官吕应祥、任万里乞如会推故事，集内阁九卿公举。帝特命并斥为民。累荐，皆报寝。

集乡里晚进与讲学，足迹不及公府。倭患起，请于巡抚王忬，集兵为备。乡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庆初赠太常少卿。

洪垣，字峻之，婺源人。嘉靖十一年进士。礼部侍郎湛若水讲学京师，垣受业其门。授永康知县，征授御史。十八年，世宗南巡，册立皇太子，命阁臣夏言、顾鼎臣选宫僚。垣再疏言温仁和、张衍庆、薛侨、胡守中、屠应飐、华察、胡经、史际、白悦、皇甫涍等皆庸流，不可使辅导青宫。帝亦已从他谏官言，废黜者数人。

未几，劾文选郎中黄祯先“贿选郎杨育秀，得为考功。及居文选，贪婪欺罔。知州王显祖等考察调简，而补大州。知县何瑚年过六十，而选御史。皆非制。今当大计京官，乃以猥琐之曹世盛为考功郎，误国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会吏科参核。

乃下祯诏狱，及育秀、显祖等，咸斥为民。因诘责吏部尚书许赞、都御史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举隐年冒进若瑚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调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

垣一疏，而御史、曹郎以下得罪者至二十余人。

出按广东。以安南款附，增俸一级。未竣，出为温州知府。岁饥，有闭籴者，饥民杀之，垣坐落职归。复与同里方瓘往从若水，若水为建二妙楼居之。家食四十余年，年九十。

瓘绝意仕进。尝自广东还，同行友瘴死。舟中例不载尸，瓘秘不以告，与同寝累日，至韶州始发之。

垣同年吕怀，广信永丰人，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改春坊左司直郎，历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与湛氏体认天理同旨，其要在变化气质。作《心统图说》以明之。终南京太仆少卿。

周思兼，字督夜，华亭人。少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蓝舆中，携饭一盂，令乡民以次舁行。因尽得闾阎疾苦状，悉蠲除之。王府奄人纵庄奴夺民产，监司杖奴毙，奄迫王奏闻，巡抚彭黯令思兼谳之。王置酒欲有所嘱，竟席不敢言。思兼阅狱词曰：“此决杖不如法。罪当杖，以王故，加一等。

奄诬告，罪当戍，以王故，末减。”监司竟得复故秩。旁郡饥民掠食，所司持之急，且为乱，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数千散四郊，令执牌就抚，悉振以钱谷，事遂定。入觐，举治行第一，当迁。州人走阙下以请，乃复留一年。

擢工部员外郎，督临清砖厂，士民遮道泣送。同年生貌类思兼，使经平度，民竞走谒。见非是，各叹息去。河将决，思兼募民筑堤，身立赤日中。堤成三日而秋涨大发，民免于灾。进郎中，出为湖广佥事。岷府宗室五人封爵皆将军，杀人掠赀财，监司避不入武冈者二十年。思兼廉得奸状，缚其党，悉系之狱。五人藏利刃入，思兼与揖，而扪其臂曰：“吾为将军百口计，将军乃为此曹死耶？”皆沮退。乃列其罪奏闻，悉锢之高墙，还田宅子女于民。遭内艰去官，不复出。居久之，起广西提学副使，未闻命而卒。

颜鲸，字应雷，慈溪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出视仓场。奸人马汉怙定国公势，贷子钱漕卒。偿不时，则没入其粮，为怨家所诉。汉持定国书至，鲸立论杀。四十一年，畿辅、山东西、河南北大谂。鲸请州县赃罚银毋输京师，尽易粟备振，且发之。内府新钱为籴本。帝悉报可。已，上漕政便宜六事。

明年出按河南。伊王典楧怙恶，久结掖廷中官、严嵩父子，内外应援，所请奏立下，爪牙率矿盗。鲸欲除之，与参政耿随卿计，持王承奉王钅盬罪，钅盬日告王所谋。时嵩已败，鲸乃奏记徐阶，说诸大珰绝其援，又尽捕王侦事飞骑。托言防寇，檄知府兵分屯要害地。乃会巡抚胡尧臣劾典楧抗旨、矫敕、僭拟、淫虐十大罪。王护卫及诸亡命几万人，不敢发。帝震怒，废王为庶人，锢之高墙，没其赀，削世封。

两河人鼓舞相庆。景王之国，越界夺民产为庄田，鲸执治其爪牙。魏国公侵民产，假钦赐名树碑为界。鲸仆其碑，戍其人。锦衣帅受诸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为民害。列侯使王府，道路驿骚。王府内官进奉，驾龙舟，所过恣横。鲸请校尉缺从兵部补，册封改文臣，王府进奉遣属吏。诏册亲王及妃遣列侯，余皆如鲸议。

改督畿辅学政。大兴知县高世儒奉诏核逃役，都督硃希孝以勾军劾之，下部议。

鲸劾希孝乱法，言：“世儒等按籍召行户，非勾禁军。此乃禁军子弟家人倚城社，冒禁卫名，致吏不敢问。富人得抗诏，而贫者为沟中瘠。世儒无罪，罪在锦衣。”

帝怒，责鲸诋诬勋臣，贬安仁典史。隆庆元年历，湖广提学副使。以试恩贡生失张居正指，降山东参议。改行太仆少卿。都御史海瑞荐鲸异才，不报。

鲸按河南时，黜新郑知县，其人高拱所庇也。在湖广，王篆欲祀其父乡贤，执不许。至是，拱掌吏部，篆为考功，遂以不谨落鲸职。万历中，给事中邹元标、御史饶位交章荐之，报寝。御史顾云程言：“陛下大起遗佚，独鲸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夫相与冢宰贤，则黜幽为公典，否则驱除异己而已。近又登用被察吴中行、艾穆、魏时亮、赵世卿，独靳鲸、志道何也？”给事中姜应麟、李弘道亦言之，仅以湖广副使致仕。中外论荐十余疏，不果用。

赞曰：传称：“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然志节之士，忄卷忄卷忠爱，何忍以不信自外其君哉？张芹等怀抱悃忱，激昂论事。其言虽不尽用，要与缄默者异矣。

## 列传第九十七

杨最（顾存仁 高金 王纳言） 冯恩（子行可 时可 宋邦辅 薛宗铠会翀）杨爵（浦鋐 周天佐） 周怡 刘魁 沈束 沈鍊 杨继盛（何光裕 龚恺 杨允绳马从谦 孙允中 狄斯彬

杨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督逋山西，悯其民贫，不俟奏报辄返。尚书李鐩劾之，有诏复往。最乃与巡按御史牛天麟极陈岁灾民困状，请缓其徵。从之。

历郎中，治水淮、扬。值世宗即位，上言：“宝应氾光湖西南高，东北下。运舟行湖中三十余里。而东北堤岸不逾三尺，雨霪风厉，辄冲决，阴阻运舟，监城、兴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筑高邮康济湖，专敕大臣加修内河，培旧堤为外障，可百年无患，是为上策。其次于缘河树杙数重，稍障风波，而增旧堤，毋使庳薄，亦足支数年。若但窒隙补阙，苟冀无事，一遇霪潦，荡为巨浸，是为无策。”部议用其中策焉。出为宁波知府。请罢浙东贡币，诏悉以银充，民以为便。累迁贵州按察使，入为太仆卿。

世宗好神仙。给事中顾存仁、高金、王纳言皆以直谏得罪。会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炼白金器百余因郭勋以进，云以盛饮食物，供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与语，大悦。朝用言：帝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帝益悦，谕廷臣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举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谏曰：“陛下春秋方壮，乃圣谕及此，不过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栖澡练者所为，岂有高居黄屋紫闼，兗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者？臣虽至愚，不敢奉诏。”帝大怒，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

最既死，监国议亦罢。明年，勋以罪瘐死。朝用诈伪觉，亦伏诛。隆庆元年，赠最右副都御史，谥忠节。

顾存仁，字伯刚，太仓人。嘉靖十一年进士。除余姚知县，徵为礼科给事中。

十七年冬疏陈五事。首言宜广旷荡恩，赦杨慎、马录、冯恩、吕经等。末云：“败俗妨农，莫甚释氏。叶凝秀何人，而敢乞度？”帝方崇道家言。凝秀，道士也。帝以为刺已，且恶其欲释杨慎等，遂责存仁妄指凝秀为释氏，廷杖之六十，编氓口外。

往来塞上，几三十年。穆宗即位，召为南京通政参议。历太仆卿。未几，致仕。存仁困厄久，方见用，遽勇退，世尤高之。万历初，卒。

高金，石州人。为兵科给事中。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临御之初，尽斥法王、国师、佛子，近又黜姚广孝配享。臣每叹大圣人作为，千古莫及。乃有真人邵元节者，误蒙殊恩，为圣德累。夫元节，一道流耳。有劳，优以金帛足矣，乃加崇秩，复赐其师李得晟赠祭。广孝不可配享于太庙，则二人益不可拜宠于圣朝。望削元节真人号，并夺得晟恩恤，庶异端ＣＲ、正道昌。”帝方欲受长生术，大怒，立下诏狱拷掠。终以其言直，释之。寻偕御史唐愈贤稽核御用监财物，劾奉御李兴等侵蚀状，置诸狱。后累官苏州兵备副使。

王纳言，信阳人。为户科给事中。请斥太常卿陈道瀛等，坐下诏狱，谪湖广布政司照磨。累官陕西佥事。

冯恩，字子仁，松江华亭人。幼孤，家贫，母吴氏亲督教之。比长，知力学。

除夜无米且雨，室尽湿，恩读书床上自若。登嘉靖五年进士，除行人。出劳两广总督王守仁，遂执贽为弟子。

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执讯，不具狱以移刑部，刑部狱具，不复牒报。

恩请尚书仍报御史。诸曹郎讠雚，谓御史属吏我。恩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检核耳。”尚书无以难。已，巡视上江。指挥张绅杀人，立置之辟。大计朝觐吏，南台例先纠。都御史汪鋐擅权，请如北台，既毕事，始许论列。恩与给事中林土元等疏争之，得如故。

帝用阁臣议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蚕北郊，诏廷臣各陈所见，而诏中屡斥异议者为邪徒。恩上言：“人臣进言甚难，明诏令直谏，又诋之为邪徒，安所适从哉？

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说者阴诋之耳。今士风日下，以缄默为老成，以謇谔为矫激，已难乎其忠直矣。若预恐有异议，而逆诋之为邪，则必雷同附和，而后可也。况天地合祀已百余年，岂宜轻改？《礼》：‘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岂宜远出郊野？愿速罢二议，毋为好事希宠者所误。”恩草疏时，自意得重谴。乃疏奏，帝不之罪，恩于是益感奋。

十一年冬，彗星见，诏求直言。恩以天道远，人道迩，乃备指大臣邪正，谓：大学士李时小心谦抑，解棼拨乱非其所长。翟銮附势持禄，惟事模棱。户部尚书许赞谨厚和易，虽乏剸断，不经之费必无。礼部尚书夏言，多蓄之学，不羁之才，驾驭任之，庶几救时宰相。兵部尚书王宪刚直不屈，通达有为。刑部尚书王时中进退昧几，委靡不振。工部尚书赵璜廉介自持，制节谨度。吏部尚书左侍郎周用才学有余，直谅不足。右侍郎许诰讲论便捷，学术迂邪。礼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讲学，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顾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长，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钱如京安静有操守。右侍郎黄宗时虽擅文学，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闻渊存心正大，处事精详，可寄以股肱。右侍郎硃廷声笃实不浮，谦约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浅近，才亦有为。右侍郎林昂才器可取，通达不执。

而极论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之奸，谓：孚敬刚恶凶险，媢嫉反侧。近都给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复赘。献夫外饰谨厚，内实诈奸。前在吏部，私乡曲，报恩雠，靡所不至。昨岁伪以病去，陛下遣使征之，礼意恳至。彼方倨傲偃蹇，入山读书，直俟传旨别用，然后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尚书别用，非入阁而何？此献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遣兼掌吏部，必将呼引朋类，播弄威福，不大坏国事不止。若鋐，则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图惟报复。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调某官，非其所憎恶则宰相之所憎恶也。臣不意陛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逞奸务私乃至此极。且都察院为纲纪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万一御史衔命而出，效其锲薄以希称职，为天下生民害，可胜言哉！故臣谓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献夫，门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虽欲弭灾，不可得已。

帝得疏大怒，逮下锦衣狱，究主使名。恩日受搒掠，濒死者数，语卒不变。惟言御史宋邦辅尝过南京，谈及朝政暨诸大臣得失。遂并逮邦辅下狱，夺职。

明年春移恩刑部狱。帝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书王时中等言：“恩疏毁誉相半，非专颂大臣，宜减戍。”帝愈怒，曰：“恩非专指孚敬三臣也，徒以大礼故，仇君无上，死有余罪。时中乃欲欺公鬻狱耶？”遂褫时中职，夺侍郎闻渊俸，贬郎中张国维、员外郎孙云极边杂职，而恩竟论死。长子行可年十三，伏阙讼冤。日夜匍匐长安街，见冠盖者过，辄攀舆号呼乞救，终无敢言者。时钅宏已迁吏部尚书，而王廷相代为都御史。以恩所坐未当，疏请宽之，不听。

比朝审，鋐当主笔，东向坐，恩独向阙跪。鋐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鋐曰：“汝屡上疏欲杀我，我今先杀汝。”恩叱曰：“圣天子在上，汝为大臣，欲以私怨杀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对百僚公言之，何无忌惮也！吾死为厉鬼击汝。”鋐怒曰：“汝以廉直自负，而狱中多受人餽遗，何也？”

恩曰：“患难相恤，古之义也。岂若汝受金钱，鬻官爵耶？”因历数其事，诋鋐不已。鋐益怒，推案起，欲殴之。恩声亦愈厉。都御史王廷相、尚书夏言引大体为缓解。鋐稍止，然犹署情真。恩出长安门，士民观者如堵。皆叹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皆铁也。”因称“四铁御史”。恩母吴氏击登闻鼓讼冤。

不省。

又明年，行可上书请代父死，不许。其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书疏，自缚阙下，谓：“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吴氏守节教育，底于成立，得为御史。举家受禄，图报无地，私忧过计，陷于大辟。祖母吴年已八十余，忧伤之深，仅余气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吴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复死，臣茕然一孤，必不独生。

冀陛下哀怜，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伤臣心。臣被僇，不伤陛下法。谨延颈以俟白刃。”通政使陈经为入奏。帝览之恻然，令法司再议。尚书聂贤与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与法不相丽，宜用奏事不实律，输赎还职，帝不许。乃言恩情重律轻，请戍之边徼。制可。遂遣戍雷州。而鋐亦后两月罢矣。

越六年，遇赦还。家居，专为德于乡。穆宗即位，录先朝直言。恩年已七十余，即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复从有司言，旌行可为孝子。恩年八十一，卒。

行可既脱父于死，越数年登乡荐。久之，不第。谒选，得光禄署正。迁应天府通判，有善政。弟时可，隆庆五年进士。累官按察使。以文名。

宋邦辅，字子相，东流人。既罢归，躬耕养亲，妻操井臼，子樵牧。岁时与田夫会饮，醉即作歌相和，高凤动远迩。士大夫造其门者，屏舆从而后入焉。

薛宗铠，字子修，行人司正侃从子也。嘉靖二年与从父侨同成进士。授贵溪知县，补将乐，调建阳。求硃子后，复之，以主祀事。岁饥振仓粟，先发后闻。给由赴京，留拜礼科给事中，以逋赋还任。至则民争输，课更最，仍诏入垣。再迁户科左给事中。吏部尚书汪鋐以私憾斥王臣等，宗铠白其枉。语具《戚贤传》。其后，鋐愈骄。会御史曾翀、戴铣劾南京尚书刘龙、聂贤等九人。鋐覆疏，具留之。帝召大学士李时，言：鋐有私，留三人而斥其六。宗铠与同官孙应奎复言：鋐肆奸植党，擅主威福，巧庇龙等，上格明诏，下负公论，且纵二子为奸利。鋐疏辨乞休，帝不许。而给事御史翁溥、曹逵等更相继劾鋐。鋐又抗辨，且极诋宗铠等挟私。翀复言：“鋐一经论劾，辄肆中伤，诤臣杜口已三年。蔽塞言路，罪莫大，乞立正厥辟。”

帝果罢鋐官，而责宗铠言不早。又恶翀“诤臣杜口”语，执下镇抚司鞫讯。词连应奎，逵及御史方一桂，皆杖阙下。斥宗铠、翀、一桂为民，镌应奎、溥、逵等级，调外。宗铠、翀死杖下。时十四年九月朔也。隆庆初，复宗铠官，赠太常少卿。

曾翀，字习之，霍丘人。以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廷杖垂毙，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无变。隆庆初，赠太常少卿。

杨爵，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读书。家贫，燃薪代烛。耕陇上，辄挟册以诵。兄为吏，忤知县系狱。爵投牒直之，并系。会代者至，爵上书讼冤。代者称奇士，立释之，资以膏火。益奋于学，立意为奇节。从同郡韩邦奇游，遂以学行名。

登嘉靖八年进士，授行人。帝方崇饰礼文，爵因使王府还，上言：“臣奉使湖广，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尽复于今，何补老赢饥寒之众！”奏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归养。母丧，庐墓，冬月笋生。

推车粪田，妻馌于旁，见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阕，起故官。

帝经年不视朝。岁频旱，日夕建斋醮，修雷坛，屡兴工作。方士陶仲文加宫保，而太仆卿杨最谏死，翊国公郭勋尚承宠用事。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作颂称贺。爵抚膺太息，中宵不能寐。逾月乃上书极谏曰：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且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壤极矣。诤臣拂士日益远，而快情恣意之事无敢龃龉于其间，此天下大忧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旸不雨。畿辅千里，已无秋禾。既而一冬无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忧旱之心远近相同。此正撤乐减膳，忧惧不宁之时，而辅臣言等方以为符瑞，而称颂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国公勋，中外皆知为大奸大蠹，陛下宠之，使谂恶肆毒，群狡趋赴，善类退处。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一也。

臣巡视南城，一月中冻馁死八十人。五城共计，未知有几。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须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属官增设至数十员，又遣官远修雷坛。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岂不可以已乎？况今北寇跳梁，内盗窃发，加以频年灾沴，上下交空，尚可劳民糜费，结怨天下哉？此兴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二也。

陛下即位之初，励精有为，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矣。乃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辞谢，未得一睹圣容。敷陈复逆，未得一聆天语。

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涣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协恭图治之气象也。此朝讲不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三也。

左道惑众，圣王必诛。今异言异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绂赏及方外。夫保傅之职坐而论道，今举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乱莫以加矣。陛下诚与公卿贤士日论治道，则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诞邪妄之术，列诸清禁，为圣躬累耶！

臣闻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盗繁兴，诛之不息。风声所及，人起异议。贻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讥，非细故也。此信用方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四也。

陛下临御之初，延访忠谋，虚怀纳谏。一时臣工言过激切，获罪多有。自此以来，臣下震于天威，怀危虑祸，未闻复有犯颜直谏以为沃心助者。往岁，太仆卿杨最言出而身殒，近日赞善罗洪先等皆以言罢斥。国体治道，所损甚多。臣非为最等惜也。古今有国家者，未有不以任谏而兴，拒谏而亡。忠荩杜口，则谗谀交进，安危休戚无由得闻。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五也。

望陛下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为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宗社幸甚。

先是，七年三月，灵宝县黄河清，帝遣使祭河神。大学士杨一清、张璁等屡疏请贺，御史鄞人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亏陛下德。今好谀喜事之臣张大文饰之，佞风一开，献媚者将接踵。愿罢祭告，止称贺，诏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时以闻。”帝大怒，下相诏狱拷掠之，复杖于廷，谪韶州经历。而诸庆典亦止不行。

及帝中年，益恶言者，中外相戒无敢触忌讳。爵疏诋符瑞，且词过切直。帝震怒，立下诏狱搒掠，血肉狼籍，关以五木，死一夕复甦。所司请送法司拟罪，帝不许，命严锢之。狱卒以帝意不测，屏其家人，不许纳饮食。屡滨于死，处之泰然。

既而主事周天佑、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后箠死狱中，自是无敢救者。

逾年，工部员外郎刘魁，再逾年，给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系，历五年不释。

至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狱。未逾月，尚书熊浃疏言乩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释爵，诸妄言归过者纷至矣。”复令东厂追执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与共麦饭毕，即就道。尉曰：“盍处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妇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顾，左右观者为泣下。比三人至，复同系镇抚狱，桎梏加严，饮食屡绝，适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灾，帝祷于露台。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传诏急释之。

居家二年，一日晨起，大鸟集于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

隆庆初，复官，赠光禄卿，任一子。万历中，赐谥忠介。

爵之初入狱也，帝令东厂伺爵言动，五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之，受谴。其再至，治厂事太监徐府奏报。帝以密谕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后系七年，日与怡、魁切劘讲论，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说》、《中庸解》，则狱中作也。

浦鋐，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洪洞知县，有异政。嘉靖初，召为御史。刑部尚书林俊去国，中官秦文已斥复用，鋐疏力争之。且言武定侯郭勋奸贪，宜罢其兵权。忤旨，夺俸三月。以养母归。母丧除，起掌河南道事。给事中饶秀考察黜，讦鋐与同官张禄、段汝砺，给事中李凤来，考功郎余胤绪，谈省署得失，鋐等坐罢。

家居七年，廷臣交荐。起故官，出按陕西，连上四十余疏。总督杨守礼请破格超擢，未报。而杨爵以直谏系诏狱，鋐驰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乱，在言路通塞。

言路通，则忠谏进而化理成；言路塞，则奸谀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狱，幽囚已久，惩创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悫诚孚乡里，孝友式风俗，有古贤士风。

且爵本以论郭勋获罪。今勋奸大露，陛下业致之理，则爵前言未为悖妄。望弘覆载之量，垂日月之照，赐之矜释，使列朝端，爵必能尽忠补过，不负所学。”疏奏，帝大怒，趣缇骑逮之。秦民远近奔送，舍车下者常万人，皆号哭曰：“愿还我使君。”

鋐赴征，业已病。既至，下诏狱，搒掠备至。除日复杖之百，锢以铁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绝，徐张目曰：“此吾职也，子无然。”系七日而卒。穆宗嗣位，恤典视爵等。

周天佐，字子弼，晋江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屡分司仓场，以清操闻。

二十年夏四月，九庙灾，诏百官言时政得失。天佐上书曰：“陛下以宗庙灾变，痛自修省，许诸臣直言阙失，此转灾为祥之会也。乃今阙政不乏，而忠言未尽闻，盖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诏，示人以言耳。御史杨爵狱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国家置言官，以言为职。爵系狱数月，圣怒弥甚。一则曰小人，二则曰罪人。夫以尽言直谏为小人，则为缄默逢迎之君子不难也。以秉直纳忠为罪人，又孰不能为容悦将顺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临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于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测，万一溘先朝露，使诤臣饮恨，直士寒心，损圣德不细。愿旌爵忠，以风天下。”帝览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诏狱。

天佐体素弱，不任楚。狱吏绝其饮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比尸出狱，曒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天佐与爵无生平交。入狱时，爵第隔扉相问讯而已。

大兴民有祭于柩而哭之恸者，或问之，民曰：“吾伤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穆宗即位，赠光禄少卿。天启初，谥忠愍。

周怡，字顺之，太平县人。为诸生时，尝曰：“鼎镬不避，沟壑不忘，可以称士矣。不然，皆伪也。”从学于王畿、邹守益。登嘉靖十七年进士，除顺德推官。

举卓异，擢吏科给事中。疏劾尚书李如圭、张瓚、刘天和。天和致仕去，如圭还籍待勘，瓚留如故。顷之，劾湖广巡抚陆杰、工部尚书甘为霖、采木尚书樊继祖。立朝仅一岁，所摧击，率当事有势力大臣。在廷多侧目，怡益奋不顾。

二十二年六月，吏部尚书许赞率其属王与龄、周鈇讦大学士翟銮、严嵩私属事。

帝方响嵩，反责赞，逐与龄等。怡上疏曰：人臣以尽心报国家为忠，协力济事为和。未有公卿大臣争于朝、文武大臣争于边，而能修内治、廪外侮者也。大学士銮、嵩与尚书赞互相诋讦，而总兵官张凤、周尚文又与总制侍郎翟鹏、督饷侍郎赵廷瑞交恶，此最不祥事，误国孰甚？

今陛下日事祷祠而四方灾祲未销，岁开输银之例而府库未充，累颁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苏，时下选将练士之命而边境未宁。内则财货匮而百役兴，外则寇敌横而九边耗。乃銮、嵩恁藉宠灵，背公营私，弄播威福，市恩酬怨。夫辅臣真知人贤不肖，宜明告吏部进之退之，不宜挟势徇私，属之进退。嵩威灵气焰，凌轹百司。凡有陈奏，奔走其门，先得意旨而后敢闻于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銮淟涊委靡，讠赞虽小心谨畏，然不能以直气正色销权贵要求之心，柔亦甚矣。

且直言敢谏之臣，于权臣不利，于朝廷则大利也。御史谢瑜、童汉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谏诤之臣自此箝口，虽有梼杌、驩兜，谁复言之？

帝览疏大怒，降诏责其谤讪，令对状。杖之阙下，锢诏狱者再。

隆庆元年起故官。未上，擢太常少卿。陈新政五事，语多刺中贵。时近习方导上宴游，由是忤旨，出为登莱兵备佥事。给事中岑用宾为怡讼，不纳。改南京国子监司业。复召为太常少卿，未任卒。天启初，追谥恭节。

刘魁，字焕吾，泰和人。正德中登乡荐。受业王守仁之门。嘉靖初，谒选，得宝庆府通判。历钧州知州，潮州府同知。所至洁己爱人，扶植风教。入为工部员外郎，疏陈安攘十事，帝嘉纳。二十一年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务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谏，度必得重祸，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帝曰：“顷泰享殿、大高玄殿诸工尚未告竣。内帑所积几何？岁入几何？

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硃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帝震怒，杖于廷，锢之诏狱。时御史杨爵先已逮系，既而给事中周怡继至，三人屡濒死，讲诵不辍。系四年得释，未几复追逮之。魁未抵家，缇骑已先至，系其弟以行。魁在道闻之，趣就狱，复与爵、怡同系。时帝怒不测，狱吏惧罪，窘迫之愈甚，至不许家人通饮食。而三人处之如前，无几微尤怨。又三年，与爵、怡同释，寻卒。隆庆初，赠恤如制。

沈束，字宗安，会稽人。父侭，邠州知州。束登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除徽州推官，擢礼科给事中。时大学士严嵩擅政。大同总兵官周尚文卒，请恤典，严嵩格不予。束言：“尚文为将，忠义自许。曹家庄之役，奇功也。虽晋秩，未寿勋，宜赠封爵延子孙。他如董旸、江瀚，力抗强敌，继之以死。虽已庙祀，宜赐祭，以彰死事忠。今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悻蒙，忠勤反捐弃，何以鼓士气，激军心？”

疏奏，嵩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议。闻渊、屠侨等言束无他肠，第疏狂当治。

帝愈怒，夺渊、侨俸，下束诏狱。已，刑部坐束奏事不实，输赎还职。特命杖于廷，仍锢诏狱。时束入谏垣未半岁也。逾年，俺答薄都城。司业赵贞吉以请宽束得罪，自是无敢言者。

束系久，衣食屡绝，惟日读《周易》为疏解。后同邑沈练劾嵩，嵩疑与束同族为报复，令狱吏械其手足。徐阶劝，得免。迨嵩去位，束在狱十六年矣，妻张氏上书言：“臣夫家有老亲，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寻，朝不计夕。往臣因束无子，为置妾潘氏。比至京师，束已系狱，潘矢志不他适。乃相与寄居旅舍，纺织以供夫衣食。

岁月积深，凄楚万状。欲归奉舅，则夫之饘粥无资。欲留养夫，则舅又旦暮待尽。

辗转思维，进退无策。臣愿代夫系狱，令夫得送父终年，仍还赴系，实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为请，帝终不许。

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长系以困之。而日令狱卒奏其语言食息，谓之监帖。或无所得，虽谐语亦以闻。一日，鹊噪于束前，束谩曰：“岂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动。会户部司务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杖之，锢诏狱，而释束还其家。

束还，父已前卒。束枕塊饮水，佯狂自废。甫两月，世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丧除，召为都给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复辞疾。布衣蔬食，终老于家。

束系狱十八年。比出，潘氏犹处子也，然束竟无子。

沈鍊，字纯甫，会稽人。嘉靖十七年进士。除溧阳知县。用伉倨，忤御史，调茬平。父忧去，补清丰，入为锦衣卫经历。

鍊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每饮酒辄箕踞笑傲，旁若无人。锦衣帅陆炳善遇之。炳与严嵩父子交至深，以故鍊亦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辄为反之，世蕃惮不敢较。

会俺答犯京师，致书乞贡，多嫚语。下廷臣博议，司业赵贞吉请勿许。廷臣无敢是贞吉者，独鍊是之。吏部尚书夏邦谟曰：“若何官？”鍊曰：“锦衣卫经历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罢议。鍊愤国无人，致寇猖狂，疏请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储，而合勤王师十余万人，击其惰归，可大得志。帝弗省。

嵩贵幸用事，边臣争致贿遗。及失事惧罪，益辇金贿嵩，贿日以重。鍊时时搤腕。一日从尚宝丞张逊业饮，酒半及嵩，因慷慨骂詈，流涕交颐。遂上疏言：“昨岁俺答犯顺，陛下奋扬神武，欲乘时北伐，此文武群臣所愿戮力者也。然制胜必先庙算，庙算必先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曰：‘由我赏之’；罚一人，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餽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

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因并论邦谟谄谀黩货状。请均罢斥，以谢天下。帝大怒，搒之数十，谪佃保安。

既至，未有馆舍。贾人某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长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学。鍊语以忠义大节，皆大喜。塞外人素戆直，又谂知嵩恶，争詈嵩以快鍊。

鍊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或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语稍稍闻京师，嵩大恨，思有以报鍊。

先是，许论总督宣、大，常杀良民冒功，鍊贻书诮让。后嵩党杨顺为总督。会俺答入寇，破应州四十余堡，惧罪，欲上首功自解，纵吏士遮杀避兵人，逾于论。

鍊遗书责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词多刺顺。顺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结死士击剑习射，意叵测。世蕃以属巡按御史李凤毛。凤毛谬谢曰：“有之，已阴散其党矣。”既而代凤毛者路楷，亦嵩党也。世蕃属与顺合图之，许厚报。两人日夜谋所以中鍊者。会蔚州妖人阎浩等素以白莲教惑众，出入漠北，泄边情为患。官军捕获之，词所连及甚众。顺喜，谓楷曰：“是足以报严公子矣。”窜鍊名其中，诬浩等师事鍊，听其指挥，具狱上。嵩父子大喜。前总督论适长兵部，竟覆如其奏。斩鍊宣府市，戍子襄极边。予顺一子锦衣千户，楷待铨五品卿寺。时三十六年九月也。

顺曰：“严公薄我赏，意岂未惬乎？”取鍊子衮、褒杖杀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讯方急，会顺、楷以他事逮，乃免。

后嵩败，世蕃坐诛。临刑时，鍊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学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观世蕃断头讫，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恸哭而去。

隆庆初，诏褒言事者。赠鍊光禄少卿，任一子官。襄乃上书，言顺、楷杀人媚奸状。给事中魏时亮、陈瓚亦相继论之。遂下顺、楷吏，论死。天启初，谥忠愍。

杨继盛，字仲芳，容城人。七岁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继盛经里塾，睹里中儿读书，心好之。因语兄，请得从塾师学。兄曰：“若幼，何学？”继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学耶？”兄言于父，听之学，然牧不废也。年十三岁，始得从师学。家贫，益自刻厉。举乡试，卒业国子监，徐阶丞赏之。嘉靖二十六年登进士。

授南京吏部主事。从尚书韩邦奇游，覃思律吕之学，手制十二律，吹之声毕和。邦奇大喜，尽以所学授之，继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员外郎。

俺答躏京师，咸宁侯仇鸾以勤王故有宠。帝命鸾为大将军，倚以办寇。鸾中情怯，畏寇甚。方请开互市市马，冀与俺答媾，幸无战斗，固恩宠。继盛以为雠耻未雪，遽议和示弱，大辱国，乃奏言十不可、五谬。大略谓：互市者，和亲别名也。俺答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天下大雠也，而先之和。

不可一。往下诏北伐，天下晓然知圣意，日夜征缮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于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国，与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内豪杰争磨砺待试，一旦委置无用。异时欲号召，谁复兴起？不可四。使边镇将帅以和议故，美衣媮食，驰懈兵事。不可五。往时边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导之使与通。不可六。盗贼伏莽，徒慑国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渐必开。不可七。俺答往岁深入，乘我无备故也。备之一岁，以互市终。彼谓国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负约不至；至矣，或阴谋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复寇；或以下马索上直。不可九。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以后，帛将不继。不可十。

议者曰：“吾外为市以羁縻之，而内修我甲。”此一谬也。夫寇欲无厌，其以衅终明甚。苟内修武备，安事羁縻？曰：“吾阴市，以益我马”。此二谬也。夫和则不战，马将焉用？且彼宁肯予我良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贡”。此三谬也。

夫贡之赏不赀，是名美而实大损也。曰：“俺答利我市，必无失信”。此四谬也。

吾之市，能尽给其众乎？能信不给者之无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谬也。

敌加己而应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痈疽，毒日内攻，而惮用药石可乎？

夫此十不可、五谬，明显易见。盖有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为一言。陛下宜奋独断，悉按诸言互市者，发明诏选将练兵。不出十年，臣请为陛下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世。

疏入，帝颇心动，下鸾及成国公硃希忠，大学士严嵩、徐阶、吕本，兵部尚书赵锦，侍郎聂豹、张时彻议。鸾攘臂詈曰：“竖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势难中止。帝尚犹豫，鸾复进密疏。乃下继盛诏狱，贬狄道典史。

其地杂番，俗罕知诗书。继盛简子弟秀者百余人，聘三经师教之。鬻所乘马，出妇服装，市田资诸生。县有煤山，为番人所据，民仰薪二百里外。继盛召番人谕之，咸服曰：“杨公即须我曹穹帐亦舍之，况煤山耶？”番民信爱之，呼曰“杨父”。

已而俺答数败约入寇，鸾奸大露，疽发背死，戮其尸。帝乃思继盛言，稍迁诸城知县。月余调南京户部主事，三日迁刑部员外郎。当是时，严嵩最用事。恨鸾凌己，心善继盛首攻鸾，欲骤贵之，复改兵部武选司。而继盛恶嵩甚于鸾。且念起谪籍，一岁四迁官，思所以报国。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惧，思图报称，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方今外贼惟俺答，内贼惟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去年春雷久不声，占曰：“大臣专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为灾皆嵩致，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

高皇帝罢丞相，设立殿阁之臣，备顾问视制草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题覆，先面白而后草奏。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

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

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故罢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罚一人，曰“此得罪于我，故报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是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也。

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又以所进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议》，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嵩。是掩君上之治功。

大罪三也。

陛下令嵩司票拟，盖其职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拟？又何取而约诸义子赵文华辈群聚而代拟？题疏方上，天语已传。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吕本，本即潜送世蕃所，令其拟上。是嵩以臣而窃君之权，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也。

严效忠、严鹄，乳臭子耳，未尝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两广功，授锦衣所镇抚矣。效忠以病告，鹄袭兄职。又冒琼州功，擢千户。以故总督欧阳必进躐掌工部，总兵陈圭几统后府，巡按黄如桂亦骤亚太仆。既藉私党以官其子孙，又因子孙以拔其私党。是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也。

逆鸾先已下狱论罪，贿世蕃三千金，荐为大将。鸾冒擒哈舟丹儿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夸能荐鸾矣，及知陛下有疑鸾心，复互相排诋，以泯前迹。鸾勾贼，而嵩、世蕃复勾鸾。是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

前俺答深入，击其惰归，此一大机也。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嵩，嵩戒无战。

及汝夔逮治，嵩复以论救绐之。汝夔临死大呼曰：嵩误我。是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也。

郎中徐学诗劾嵩革任矣，复欲斥其兄中书舍人应丰。给事厉汝进劾嵩谪典史矣，复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内外之臣，被中伤者何可胜计？是专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

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毒遍海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

自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疏，巧弥缝者为才能。励节介者为矫激，善奔者为练事。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盖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天下皆尚谄。源之弗洁，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也。

嵩有是十罪，而又济之以五奸。知左右侍从之能察意旨也，厚贿结纳。凡陛下言动举措，莫不报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用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阅竟，然后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转遮饰。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畏厂卫之缉访也，令子世蕃结为婚姻。

陛下试诘嵩诸孙之妇，皆谁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进士非其私属，不得预中书、行人选。推官、知县非通贿，不得预给事、御史选。

既选之后，入则杯酒结欢，出则餽饣尽相属。所有爱憎，授之论刺。历俸五六年，无所建白，即擢京卿。诸臣忍负国家，不敢忤权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也。

科道虽入笼络，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学诗之辈亦可惧也，令子世蕃择其有才望者，罗置门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报嵩，预为布置，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

至如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

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内贼既去，外贼自除。虽俺答亦必畏陛下圣断，不战而丧胆矣。

疏入，帝已怒。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继盛曰：“非二王谁不慑嵩者！”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学益，嵩党也。受嵩属，欲坐诈传亲王令旨律绞，郎中史朝宾持之。嵩怒，谪之外。于是尚书何鰲不敢违，竟如嵩指成狱，然帝犹未欲杀之也。系三载，有为营救于嵩者。其党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睹养虎者耶，将自贻患。”

嵩颔之。会都御史张经、李天宠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杀二人，比秋审，因附继盛名并奏，得报。其妻张氏伏阙上书，言：“臣夫继盛误闻市井之言，尚狃书生之见，遂发狂论。圣明不即加戮，俾从吏议。两经奏谳，俱荷宽恩。今忽阑入张经疏尾，奉旨处决。臣仰惟圣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岂惜一回宸顾，下垂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夫虽远御魑魅，必能为疆场效死，以报君父。”

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弃西市，年四十。临刑赋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相与涕泣传颂之。

初，继盛之将杖也，或遗之蚺蛇胆。却之曰：“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椒山，继盛别号也。及入狱，创甚。夜半而苏，碎磁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朝审时，观者塞衢，皆叹息，有泣下者。后七年，嵩败。穆宗立，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从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后继盛论马市得罪者，何光裕、龚恺。光裕，字思问，梓潼人。嘉靖二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给事中。偕同官杨上林、齐誉请召遗佚。帝可之，已而报罢。

巡视京营，劾罢尚书路迎。与给事中谢登之、御史曾佩建议节财，冗费大省。边事迫，命清理诸陵守卫军，条上祛弊七事，多报可。

屡迁兵科都给事中。都指挥吕元夤缘得锦衣，总旗王松冒功袭千户，光裕皆举奏之。兵部尚书赵锦疏辩，帝斥元，下松都察院狱，而夺锦等俸。

仇鸾之开马市也，命尚书史道主之。徇俺答请，以粟豆易牛羊。光裕与御史龚恺等劾道：“委靡迁就。马市既开，复请封号。今其表意在请乞，而道以为谢恩。

况表文非出贼手。道不去，则彼有无厌之求，我无必战之志，误国事不小。”时帝方响鸾，责光裕等借道论鸾，以探朝廷。杖光裕、恺八十，余夺俸。光裕不胜杖，卒。隆庆初，赠太常不卿。

恺既杖，官如故。寻列靖江王骄恣状，疏止大征粤寇。终湖广副使。恺，字次元，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

杨允绳，字翼少，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行人。久之，擢兵科给事中。严嵩独相，有诏廷推阁员。允绳偕同官王德、沈束、陈慎简辅臣、收录遗佚二事。未几，奉命会英国公张溶、抚宁侯硃岳、定西侯蒋传等简应袭子弟于阅武场。

指挥郑玺忽传寇至，溶等皆惧走，允绳独不动，因奏之。褫玺职，夺溶、岳营务，罚传等俸，由是知名。又劾罢兵部尚书赵廷瑞。

居谏垣未几，疏屡上。言提学宪臣宜简行谊，府州县职宜量地烦简为三等，皆报可。俺答入犯，朝议急兵事。允绳请令五军都督府、府军前卫及锦衣卫堂上官，每遇考选军政之岁，各具疏自陈，听科道官拾遗；腾骧四卫及锦衣卫指挥以下，听兵部考察。诏皆从之，著为令。已，又陈御边四事，报可。再迁户科左给事中。谢病归。久之，起故官。

三十四年九月上疏言倭患，因推弊原，谓：“近者督抚命令不行于有司，非官不尊、权不重也。督抚莅任，例赂权要，名‘谢礼’。有所奏请，佐以苞苴，名‘候礼’。及俸满营迁，避难求去，犯罪欲弥缝，失事希芘覆，输贿载道，为数不赀。督抚取诸有司，有司取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抚壎颜以接下。上下相蒙，风俗莫振。不肖吏又乾没其间，指一科十。孑遗待尽之民必将挺而为盗，陷忧不止海岛间也。”

其冬巡视光禄。光禄丞胡膏伪增物直，允绳与同事御史张巽言劾之。下法司按验。膏窘，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数。允绳憎臣简别太精，斥言醮斋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择？其欺谤玄修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绳及膏诏狱。

刑部尚书何鰲当允绳仪仗内诉事不实律绞，帝命仍与巽言杖于廷。巽言夺三官。膏调外任。居五年，允绳竟死西市。先是，有马从谦者，以谤醮斋杖死。穆宗即位，赠允绳光禄少卿，予一子官。天启初，谥忠恪。膏寻以贪墨被劾，诛。

马从谦，字益之，溧阳人。嘉靖十年举顺天乡试第一。越三年成进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有政绩。改官主客，擢尚宝丞，掌内阁制诰。章圣太后崩，劝帝行三年丧，不报。稍进光禄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乾没岁钜万，为从谦奏发，泰因诬从谦诽谤。巡视给事中孙允中、御史狄斯彬劾泰，如从谦言。帝方恶人言醮斋，而从谦奏颇及之，怒下从谦及泰诏狱。所司言诽谤无左证，帝益怒。下从谦法司，以允中、斯彬党庇，谪边方杂职。法司拟从谦戍远边。帝命廷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而泰以能发谤臣罪，宥之。时三十一年十二月也。久之，光禄寺灾，帝曰：“此马从谦余孽所致耳。”隆庆初，恤先朝建言杖死诸臣。中官追恨从谦，沮之。

给事中王治、御史庞尚鹏力争。帝以从谦所犯，比子骂父，终不许。

允中，太原人。后屡迁应天府丞。斯彬，从谦同邑人。

赞曰：语有之：“君仁则臣直”。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观其蒙难时，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斯百余年培养之效也。

## 列传第九十八

桑乔（胡汝霖） 谢瑜（王晔 伊敏生 童汉臣等） 何维柏 徐学诗（叶经陈绍） 厉汝进（查秉彝等） 王宗茂 周冕 赵锦 吴时来 张翀 董传策邹应龙 张槚 林润

桑乔，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十四年冬，由主事改御史，出按山西。所部频寇躏，乔奏请尽蠲徭赋，厚恤死者家。参将叶宗等将万人至荆家庄，陷贼伏中，大溃，贼遂深入。天城、阳和两月间五遭寇。巡抚樊继祖、总兵官鲁纲以下，皆为乔劾，副将李懋及宗等六人并逮治。

十六年夏，雷震谨身殿，下诏求言。乔偕同官陈三事，略言营造两宫山陵，多侵冒；吉囊恣横，边备积弛。而末言：“陛下遇灾而惧，下诏修省。修省不外人事，人事无过择官。尚书严嵩及林庭昂、张瓚、张云皆上负国恩，下乖舆望，灾变之来，由彼所致。”疏奏，四人皆乞罢。诏庭昂、云致仕，留嵩、瓚如故。嵩再疏辨，且诋言者。给事中胡汝霖言：“大臣被论，引罪求退而已。嵩负秽行，召物议，逞辞奏辨，阴挤言官，无大臣体。”帝下诏戒饬如汝霖指。时嵩拜尚书甫半岁，方养交游，扬声誉，为进取地，举朝犹未知其奸，乔独首发之。

乔寻巡按畿辅，引疾。都御史王廷相以规避劾之，嵩因构其罪。逮下诏狱，廷杖，戍九江。居戍所二十六年而卒。隆庆初，赠恤如制。

胡汝霖，绵州人。由庶吉士除户科给事中。二十年四月，九庙灾。偕同官聂静、御史李乘云劾文武大臣救火缓慢者二十六人，嵩与焉。帝怒所劾不尽，下诏狱讯治，俱镌级调外。汝霖得太平府经历。既谪官，则请解于嵩，反附以进。累迁至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及嵩败，以嵩党夺官。

谢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十一年进士。由南京御史改北。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严嵩屡被弹劾求去，帝慰留。瑜言：“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

且援明堂大礼、南巡盛事为解，而谓诸臣中无为陛下任事者，欲以激圣怒。奸状显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击臣不已，欲与朝廷争胜”。帝于是切责瑜，而慰谕嵩甚至。居二岁，竟用嵩为相。

甫逾月，瑜疏言：“武庙盘游佚乐，边防宜坏而未甚坏。今圣明在上，边防宜固而反大坏者，大臣谋国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张瓚为中枢，掌兵而天下无兵，择将而天下无将。说者谓瓚形貌魁梧，足称福将。夫诚边尘不耸，海宇晏然，谓之福可也。今瓚无功而恩廕屡加，有罪而褫夺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军国之福也。昔舜诛四凶，万世称圣。今瓚与郭勋、严嵩、胡守中，圣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间已诛其二，天下翕然称圣，何不并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学士翟銮起废弃中，授以巡边之寄，乃优游曼衍，靡费供亿。以盛苞苴者为才，献淫乐者为敬，遂使边军益瘠，边备更弛。行边若此，将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竞也。”

疏入，留不下。嵩复疏辩，帝更慰谕，瑜复被谯让。然是时帝虽响嵩，犹未深罪言者，嵩亦以初得政，未敢显挤陷，故瑜得居职如故。未几，假他事贬其官。又三载，大计，嵩密讽主者黜之。比疏上，令如贪酷例除名，瑜遂废弃，终于家。

始瑜之为御史也，武定侯郭勋陈时政，极诋大小诸臣不足任，请复遣内侍出镇守。诏从之。瑜抗章奏曰：“勋所论诸事，影响恍惚，而复设镇守，则其本意所注也。勋交通内侍，代之营求，利他日重贿。其言：‘官吏贪浊，由陛下无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又曰：‘文武怀奸避事，许内臣劾奏，则奸贪自息’。果若勋言，则内臣用事莫如正德时，其为太平极治耶？陛下革镇守内臣，诚圣明善政，而勋诋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天子耳目？而勋诋以不足任。欲陛下尽疑天下士大夫，独倚宦官为腹心耳目，臣不知勋视陛下为何如主？”会给事中硃隆禧亦以为言，勋奏始寝。瑜，隆庆初复赠太仆少卿。

王晔，字韬孟，金坛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吉安推官，召拜南京吏科给事中。

二十年九月偕同官上言：“外寇陆梁，本兵张瓚及总督尚书樊继祖、新迁侍郎费寀不堪重寄”。帝下其章于所司。居两月，复劾瓚，因及礼部尚书严嵩、总督侍郎胡守中，与巨奸郭勋相结纳。嵩所居第宅，则勋私人代营之。逾月，御史伊敏生、郑芸、陈策亦云嵩居宅乃勋私人孙澐所居，澐籍没，嵩第应在籍中。帝怒，夺敏生等俸一级。嵩不问，而守中竟由晔疏获罪。明年秋，嵩入内阁。吏科都给事中沈良才、御史喻时等交章劾嵩。逾月，山西巡按童汉臣章上。又逾月，晔与同官陈垲、御史陈绍等章亦上。大指皆论嵩奸贪，而晔疏并及嵩子世蕃，语尤剀切，帝皆不省。嵩憾甚，未有以中也。久之，为山东佥事，给由入都，道病后期，嵩遂夺其官。晔在台，尝劾罢方面官三十九人，直声甚著。比归，环堵萧然，数年卒。

伊敏生，上元人。郑芸、陈策，俱莆田人。敏生官至山东参政。策，台州知府。

芸，终御史。

沈良才，泰州人。起家庶吉士，历官至兵部侍郎。三十六年大计自陈，已调南京矣，嵩附批南京科道拾遗疏中，落其职。

喻时，光山人。官至南京兵部侍郎。

童汉臣，钱塘人。由魏县知县入为御史。寇大入宣府、大同，总督樊继祖等掩败，三以捷闻。汉臣等劾之，得罪。其按山西，督诸将击却俺答之薄太原者，会方劾嵩，触其怒。明年，汉臣与巡抚李珏覈上继祖等失事状。章下吏部。汉臣前劾嵩并劾吏部尚书许赞，赞亦憾汉臣。因言汉臣劾迟延，宜并论。嵩遂拟旨镌珏一阶留任，谪汉臣湖广布政司都事。举朝皆知为嵩所中，莫能救也。久之，为泉州知府。

倭贼薄城，有保障功。终江西副使。

陈垲，余姚人。后为嵩斥罢。

何维柏，字乔仲，南海人。嘉靖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雷震谨身殿，维柏言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议加赋，民不为盗不止。因请罢沙河行宫、金山功德寺工作，及安南问罪之师。帝颇嘉纳。寻引疾归。久之，起巡按福建。二十四年五月疏劾大学士严嵩奸贪罪，比之李林甫、卢杞。且言嵩进顾可学、盛端明修合方药，邪媚要宠。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号哭，维柏意气自如。下诏狱，廷杖，除名。家居二十余年。隆庆改元，召复官，擢大理少卿。迁左佥都御史。疏请日御便殿，召执政大臣谋政事，并择大臣有才德者与讲读儒臣更番入直。宫中燕居，慎选谨厚内侍调护圣躬，俾游处有常，幸御有节。非隆冬盛寒，毋辍朝讲。报闻。进左副都御史。母忧归。万历初，还朝。历吏部左、右侍郎，极论鬻官之害。

御史刘台劾大学士张居正，居正乞罢，维柏倡九卿留之。及居正遭父丧，诏吏部谕留。尚书张瀚叩维柏，维柏曰：“天经地义，何可废也？”瀚从之而止。居正怒，取旨罢瀚，停维柏俸三月。旋出为南京礼部尚书。考察自陈，居正从中罢之。卒谥端恪。

徐学诗，字以言，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二十九年，俺答薄京师。既退，诏廷臣陈制敌之策。诸臣多掇细事以应。学诗愤然曰：“大奸柄国，乱之本也。乱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上疏言：大学士嵩辅政十载，奸贪异甚。内结权贵，外比群小。文武迁除，率邀厚贿，致此辈掊克军民，酿成寇患。国事至此，犹敢谬引佳兵不祥之说，以谩清问。近因都城有警，密输财贿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水陆载道，骇人耳目。又纳夺职总兵官李凤鸣二千金，使镇蓟州，受老废总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运。诸如此比，难可悉数。举朝莫不叹愤，而无有一人敢牴牾者，诚以内外盘结，上下比周，积久势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执父权。凡诸司奏请，必先白其父子，然后敢闻于陛下。陛下亦安得而尽悉之乎？

盖嵩权力足以假手下石，机械足以先发制人，势利足以广交自固，文词便给足以掩罪饰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趋利避害；弥缝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结人欢心，箝人口舌。故前后论嵩者，嵩虽不能显祸之于正言之时，莫不假事托人阴中之于迁除考察之际。如前给事中王晔、陈垲，御史谢瑜、童汉臣辈，于时亦蒙宽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诚罢嵩父子，别简忠良代之，外患自无不宁矣。

帝览奏，颇感动。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尽忠，学诗特为所私修隙耳。帝于是发怒，下之诏狱。嵩不自安，求去，帝优诏慰谕。嵩疏谢，佯为世蕃乞回籍，帝亦不许。学诗竟削籍。先劾嵩者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皆同里，时称“上虞四谏”。

隆庆初，起学诗南京通政参议。未之官，卒。赠大理少卿。

初，学诗族兄应丰以善书擢中书舍人，供事无逸殿，悉嵩所为。嵩疑学诗疏出应丰指，会考察，属吏部斥之。应丰诣迎和门辞，特旨留用，嵩恚益甚。居数年以误写科书谮于帝，竟杖杀之。

叶经，字叔明。嘉靖十一年进士。除常州推官，擢御史。嵩为礼部，交城王府辅国将军表柙谋袭郡王爵，秦府永寿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墡争袭，皆重贿嵩，嵩许之。二十年八月，经指其事劾嵩。嵩惧甚，力弥缝，且疏辩。帝乃付袭爵事于廷议，而置嵩不问。嵩由是憾经。又二年，经按山东监乡试。试录上，嵩指发策语为诽谤，激帝怒。廷杖经八十，斥为民。创重，卒。提调布政使陈儒及参政张臬，副使谈恺、潘恩，皆谪边方典史，由嵩报复也。穆宗即位，赠经光禄少卿，任一子官。

陈绍终韶州知府。

厉汝进，字子修，滦州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池州推官，征拜吏科给事中。

湖广巡抚陆杰以显陵工成，召为工部等郎。汝进言杰素犯清议，不宜佐司空，并劾尚书甘为霖、樊继祖不职。不纳。三迁至户科都给事中。户部尚书王杲下狱，汝进与同官海宁查秉彝、马平徐养正、巴县刘起宗、章丘刘禄合疏言：“两淮副使张禄遣使入都，广通结纳。如太常少卿严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赂受嘱有证。世蕃窃弄父权，嗜贿张焰。”词连仓场尚书王。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于中官以激帝怒。

帝责其代杲解释，命廷杖汝进八十，余六十，并谪云南、广西典史。明年，嵩复假考察，夺汝进职。隆庆初，起故官。未至京，卒。

秉彝由黄州推官历户科左给事中。数建白时事。终顺天府尹。

养正以庶吉士历户科右给事中。隆庆中，官至南京工部尚书。

起宗初除衢州推官。召为户科给事中。延绥几饥，请帑金振救。终辽东苑马寺卿。

禄以行人司擢户科给事。谪后，自免归。

王宗茂，字时育，京山人。父桥，广东布政使。从父格，太仆卿。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行人。三十一年擢南京御史。时先后劾严嵩者皆得祸，沈钅柬至谪佃保安。中外慑其威，益箝口。宗茂积不平，甫拜官三月，上疏曰：嵩本邪谄之徒，寡廉鲜耻。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此嵩负国之罪一也。

任私人万寀为考功郎。凡外官迁擢，不察其行能，不计其资历，唯贿是问。致端方之士不得为国家用。此嵩负国之罪二也。

往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数计。金银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不知陛下宫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负国之罪三也。

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于府第之后积石为大坎，实以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计。而国计民瘼，一不措怀。此嵩负国之罪四也。

畜家奴五百余人，往来京邸。所至骚扰驿传，虐害居民，长吏皆怨怒而不敢言。

此嵩负国之罪五也。

陛下所食大官之馔不数品，而嵩则穷极珍错。殊方异产，莫不毕致。是九州万国之待嵩有甚于陛下。此嵩负国之罪六也。

往岁寇迫京畿，正上下忧惧之日，而嵩贪肆益甚。致民俗歌谣，遍于京师，达于沙漠。海内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此嵩负国之罪七也。

募朝士为干儿义子至三十余辈。若尹耕、梁绍儒，早已败露。此辈实衣冠之盗，而皆为之爪牙，助其虐焰，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此嵩负国之罪八也。

夫天下之所恃以为安者，财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万，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克军之饷，或缺伍而不补，或逾期而不发，兵奈何不疲？迩者，四方地震，其占为臣下专权。试问今日之专权者，宁有出于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蓄积可赡储数年。与其开卖官鬻爵之令以助边，盍去此蠹国害民之贼，籍其家以纾患也？臣见数年以来，凡论嵩者不死于廷杖，则役于边塞。臣亦有身家，宁不致惜，而敢犯九重之怒，撄权相之锋哉？诚念世受国恩，不忍见祖宗天下坏于贼嵩之手也。

疏至，通政司赵文华密以示嵩，留数日始上，由是嵩得预为地。遂以诬诋大臣，谪平阳县丞。

方宗茂上疏，自谓必死。及得贬，恬然出都。到官半岁，以母忧归。嵩无以释憾，夺其父桥官。桥竟愤悒卒。嵩罢相之日，宗茂亦卒。隆庆初，赠光禄少卿。

周冕，资县人。嘉靖二十年进士。授太常博士，擢贵州道试御史。重建太庙成，奉安神主，帝将遣官代祭。御史鄢懋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诏数百言谕廷臣，且言更有协君取誉者，必罪不宥。举朝悚息，无敢复言，冕独抗章争之。帝震怒，立下冕诏狱搒掠。终以其言直，释还职。是时太子生十一年矣，犹未出阁讲学。冕极言教谕不可缓，请早降纶言，慎选侍从。帝又大怒，谪云南通海县典史。冕虽远窜，意慷慨无所屈。

数迁至武选郎中。杨继盛劾严嵩及严效忠冒功事，语侵欧阳必进。必进奏辩，章下兵部。冕上言：

臣奉诏检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状，效忠年十六，因武会试未第，咨两广军门听用。

已而必进及总兵官陈圭奏黎贼平，遣效忠报捷，授锦衣试所镇抚。未逾月，严鹄言兄效忠曾斩首七级，并功加赏，应得署副千户。今效忠身抱痼疾，鹄请代职。臣心疑其伪，方将核实以闻。嵩子世蕃乃自创一藁付臣，属臣依违题覆。臣观其藁，率诞谩舛戾，请得一一折之。

如效忠曾中武举，何初无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称民人，而不言武举？如效忠果鹄之兄，世蕃之子，则世蕃数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斩首七级，则当时状称年止十六，岂能赴战？何军门诸将俱未闻斩获功，独宰相一孙乃骁勇冠三军？

如曰效忠对敌，胫臂受创，计临阵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万里军情即能驰报？

如曰效忠到京以创甚疾故，何以鹄代职之日，止告不能受职？如曰效忠镇抚当代，则奏捷功止及身，例无传袭。如曰效忠功当并论，例先奏请，何止用通状，而逼令司官奉行？

臣悉心廉访，初未有名效忠者赴军门听用，鹄亦非效忠亲弟。其姓名乃诡设，首级亦要买，而非有纤毫实迹也。必进既嵩乡曲，圭又世蕃姻亲，依阿朋比，共为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从知其奸？且自累朝以来，未闻有宰相之子孙送军门报效者。今嵩不唯咨送军门，而且诡托名姓，破坏祖宗之制，彼蒋应奎、唐国相辈何怪其效尤耶？臣职守攸关，义不敢陷，乞特赐究正，使天下晓然知朝廷有不可幸之功、不可犯之法。臣虽得罪，死无所恨。

疏奏，直声震朝廷。嵩父子大惧，力事弥缝。帝责冕报复，下诏狱拷讯，斥为民。冕既得罪，而尚书覆奏如世蕃指矣。隆庆初，录先朝直臣，起冕太仆少卿。遭母忧，未任，卒。

赵锦，字元朴，余姚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江阴知县，征授南京御史。江洋有警，议设总兵官于镇江。锦言：“小寇剽掠，不足烦重兵。”帝乃罢之。已，疏言：“淮兗数百里，民多流佣，乞宽租徭，简廷臣督有司拊循。”报可。军兴，民输粟马，得官锦衣，锦极陈不可。寻清军云南。

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锦以为权奸乱政之应，驰疏劾严嵩罪。其略曰：臣伏见日食元旦，变异非常。又山东、徐、淮仍岁大水，四方频地震，灾不虚生。昔太祖高皇帝罢丞相，散其权于诸司，为后世虑至深远矣。今之内阁，无宰相之名，而有其实，非高皇帝本意。顷夏言以贪暴之资，恣睢其间。今大学士嵩又以佞奸之雄，继之怙宠张威，窃权纵欲，事无钜细，罔不自专。人有违忤，必中以祸，百司望风惕息。天下事未闻朝廷，先以闻政府。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门；请求之赂，幅辏于其室。铨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指。边臣失事，率朘削军资纳赇嵩所，无功可以受赏，有罪可以逭诛。至宗籓勋戚之袭封，文武大臣之赠谥，其迟速予夺，一视赂之厚薄。以至希宠干进之徒，妄自贬损。称号不伦，廉耻扫地，有臣所不忍言者。

陛下天纵圣神，乾纲独运，自以予夺由宸断，题覆在诸司，阁臣拟旨取裁而已。

诸司奏稿，并承命于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诛，而嵩得播恶者，言刚暴而疏浅，恶易见，嵩柔佞而机深，恶难知也。嵩窥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谄谀侧媚之态，似乎恭顺。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诸臣之动静，而先发以制之，故败露者少。厚赂左右亲信之人，凡陛下动静意向，无不先得，故称旨者多。或伺圣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机所会，从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则其端本发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则其事不由于政府。幸而洞察于圣心，则诸司代嵩受其罚；不幸而遂传于后世，则陛下代嵩受其諐。陛下岂诚以嵩为贤邪？自嵩辅政以来，惟恩怨是酬，惟货贿是敛。群臣惮阴中之祸，而忠言不敢直陈；四方习贪墨之风，而闾阎日以愁困。

顷自庚戌之后，外寇陆梁。陛下尝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财力以给饷，搜天下之遗逸以任将，行不次之赏，施莫测之威，以风示内外矣。而封疆之臣卒未有为陛下宽宵旰忧者。盖缘权臣行私，将吏风靡，以掊克为务，以营竞为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贤，贤者不用；赏不当功，罚不当罪。陛下欲致太平，则群臣不足承德于左右；欲遏戎寇，则将士不足御侮于边疆。财用已竭，而外患未见底宁；民困已极，而内变又虞将作。陛下躬秉至圣，忧勤万几，三十二年于兹矣，而天下之势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

臣愿陛下观上天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权柄之不可使移，思纪纲之不可使乱，立斥罢嵩，以应天变，则朝廷清明，法纪振饬。寇戎虽横，臣知其不足平矣。

当是时，杨继盛以劾嵩得重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周冕争冒功事亦下狱，而锦疏适至。帝震怒，手批其上，谓锦欺天谤君，遣使逮治，复慰谕嵩备至。于是锦万里就征，屡堕槛车，濒死者数矣。既至，下诏狱拷讯，搒四十，斥为民。父埙，时为广西参议，亦投劾罢。

锦家居十五年，穆宗即位，起故官。擢太常少卿，未上，进光禄卿。江阴岁进子鲚万斤，奏减其半。隆庆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破擒叛苗龙得鲊等。宣慰安氏素桀骜，畏锦，为效命。入为大理卿，历工部左、右侍郎。尝署部事，有所争执。

万历二年，迁南京右都御史，改刑部尚书。张居正遭丧，南京大臣议疏留。锦及工部尚书费三旸不可而止。移礼部，又移吏部，俱在南京。锦以居正操切，颇訾议之。语闻，居正令给事中费尚伊劾锦讲学谈禅，妄议朝政，锦遂乞休去。居正死，给事、御史交荐，起故官。十一年召拜左都御史。是时，方籍居正赀产。锦言：“世宗籍严嵩家，祸延江西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严氏，若加搜索，恐贻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诚擅权，非有异志。其翊戴冲圣，夙夜勤劳，中外宁谧，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廕赠谥及诸子官职并从褫革，已足示惩，乞特哀矜，稍宽其罚。”

不纳。

二品六年满，加太子少保，寻加兵部尚书，掌院事如故。锦摘陈御史封事可采者数条，请旨行之。四川巡按雒遵憾锦，假条奏指锦为奸臣。御史周希旦、给事中陈与郊不直遵，交章论列，遂调遵外任。帝幸山陵，再奉敕居守。其冬，以继母丧归。十九年召拜刑部尚书。年七十六矣，再辞，不许。次苏州卒。赠太子太保，谥端肃。

锦始终厉清操，笃信王守仁学，而教人则以躬行为本。守仁从祀孔庙，锦有力焉。始忤严嵩，得重祸。及之官贵州，道嵩里，见嵩葬路旁，恻然悯之，属有司护视。后忤居正罢官，居正被籍，复为营救。人以是称锦长者。

吴时来，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松江推官，摄府事。倭犯境，乡民携妻子趋城，时来悉纳之。客兵犷悍好剽掠，时来以恩结其长，犯即行法，无哗者。贼攻城，骤雨，城坏数丈。时来以劲骑扼其冲，急兴版筑，三日城复完，贼乃弃去。

擢刑科给事中。劾罢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及巡按御史路楷。皆严嵩私人，嵩疾之甚。会将遣使琉球，遂以命时来。三十七年三月，时来抗章劾嵩曰：“顷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偾事边臣，人心莫不欣快。边臣朘军实、饶执政，罪也。

执政受其馈，朋奸罔上，独得无罪哉？嵩辅政二十年，文武迁除，悉出其手。潜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权示威，颐指公卿，奴视将帅，筐篚苞苴，辐辏山积，犹无餍足。用所亲万寀为文选郎，方祥为职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禀命世蕃而后奏请。陛下但知议出部臣，岂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论。如赵文华、王汝孝、张经、蔡克廉以及杨顺、吴嘉会辈，或祈免死，或祈迁官，皆剥民膏以营私利，虚官帑以实权门，陛下已洞见其一二。言官如给事中袁洪愈、张墱，御史万民英亦尝屡及之。顾多旁指微讽，无直攻嵩父子者。臣窃谓除恶务本。今边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官邪，官邪由执政之好货。若不去嵩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边事终不可为也。”

时张翀、董传策与时来同日劾嵩。而翀及时来皆徐阶门生，传策则阶邑子，时来先又官松江，于是嵩疑阶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构陷，必有人主之，且时来乃惮琉球之行，借端自脱。帝入其言，遂下三人诏狱，严鞫主谋者。三人濒死不承，第言“此高庙神灵教臣为此言耳。”主狱者乃以三人相为主使谳上。诏皆戍烟瘴，时来得横州。

隆庆初，召复故官。进工科给事中。条上治河事宜，又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宜用之苏镇，专练边兵，省诸镇征调。帝皆从之。抚治郧阳。佥都御史刘秉仁被劾且调用，时来言秉仁荐太监李芳，无大臣节，秉仁遂坐罢。帝免丧既久，临朝未尝发言，时来上保泰九答刂，报闻。寻擢顺天府丞。

隆庆二年，拜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移巡抚广东。将行，荐所属有司至五十九人。给事中光懋等劾其滥举。会高拱掌吏部，雅不喜时来，贬云南副使。复为拱门生给事中韩楫所劾，落职闲住。

万历十二年，始起湖广副使。俄擢左通政，历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左都御史。

诚意伯刘世延怙恶，数抗朝令，时来劾之，下所司讯治。时来初以直窜，声振朝端。

再遭折挫，沈沦十余年。晚节不能自坚，委蛇执政间。连为饶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麟、赵南星、王继光所劾，时来亦连乞休归。未出都，卒。赠太子太保，谥忠恪。寻为礼部郎中于孔兼所论，夺谥。

张翀，字子仪，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疾严嵩父子乱政，抗章劾之。其略曰：

窃见大学士嵩贵则极人臣，富则甲天下。子为侍郎，孙为锦衣、中书，宾客满朝班，亲姻尽硃紫。犬马尚知报主，乃嵩则不然。臣试以边防、财赋、人才三大政言之。

国家所恃为屏翰者，边镇也。自嵩辅政，文武将吏率由贿进。其始不核名实，但通关节，即与除授。其后不论功次，但勤问遗，即被超迁。托名修边建堡，覆军者得廕子，滥杀者得转官。公肆诋欺，交相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边之计尽废坏矣。

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边卒冻馁，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养之军尽耗弱矣。

边防既隳。边储既虚，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犹不足忧也。自嵩辅政，藐蔑名器，私营囊橐。世蕃以狙狯资，倚父虎狼之势，招权罔利，兽攫鸟钞。无耻之徒，络绎奔走，靡然成风，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养之人才尽败坏矣。

夫嵩险足以倾人，诈足以惑世，辨足以乱政，才足以济奸。附己者加诸膝，异己者坠之渊。箝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恶日以恣。此忠义之士，所以搤腕愤激，怀深长之忧者也。陛下诚赐斥谴，以快众愤，则缘边将士不战而气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

书奏，逮下诏狱拷讯，谪戍都匀。

穆宗嗣位，召为吏部主事，再迁大理少卿。隆庆二年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所部万羊山跨湖广、福建、广东境，故盗薮，四方商民种蓝其间。至是，盗出劫，翀遣守备董龙剿之。龙声言搜山，诸蓝户大恐。盗因煽之，啸聚千余人。兵部令二镇抚臣协议抚剿之宜，久乃定。南雄剧盗黄朝祖流劫诸县，转掠湖广，势甚炽。

翀讨擒之。移抚湖广。召拜大理卿，进兵部右侍郎。以侍养归。

万历初，起故官，督漕运。召为刑部右侍郎，不拜，连章乞休。卒于家。天启初，赠兵部尚书，谥忠简。

董传策，字原汉，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除刑部主事。

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学士严嵩，略言：嵩谂恶误国，陛下岂不洞烛其奸？特以辅政故，尚为优容，令自省改。而嵩恬不知戒，负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臣窃痛之。

夫边疆督抚将帅欲得士卒死力，必资财用。今诸边军饟岁费百万，强半赂嵩。

遂令军士饥疲，寇贼深入。此其坏边防之罪一也。

吏、兵二部持选簿就嵩填注。文选郎万寀、职方郎方祥甘听指使，不异卒隶。

都门谚语至以“文武管家”目之。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侍郎刘伯跃以采木行部，擅敛民财及郡县赃罪，辇输嵩家，前后不绝。其他有司破冒攘敓，入献于嵩者更不可数计。嵩家私藏，富于公帑。此其蠹国用之罪三也。

赵文华以罪放逐，嵩没其囊橐巨万，而令人护送南还。恐喝州县，私役民夫，致道路驿骚，公私烦费。此其党罪人之罪四也。

天下籓臬诸司，岁时问遗，动以千计，势不得不掊克小民。民财日殚，嵩赀日积。于是水陆舟车载还其乡，月无虚日。所至要索供亿，势如虎狼。此其骚驿传之罪五也。

嵩久握重权，灸手而热。干进无耻之徒，附亶逐秽，麕集其门。致士风日偷，官箴日丧。此其坏人才之罪六也。

嵩以蔽欺行其专权，生死予夺惟意所为。而世蕃又以无赖之子，窃威助恶。父子肆凶，中外饮愤。有臣如此，非国法可容。臣待罪刑曹，宜诘奸慝。陛下诚不惜严氏以谢天下，则臣亦何惜一死以谢权奸！

疏入，下诏狱。谪戍南宁。

穆宗立，召复故官。历郎中。隆庆五年累迁南京大理卿，进工部右侍郎。万历元年就改礼部。言官劾传策受人贿，免归。绳下过急，竟为家奴所害。

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严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辄得祸，相戒莫敢言。而应龙知帝眷已潜移，其子世蕃益贪纵，可攻而去也，乃上疏曰：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钜。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

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无耻者至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是，主人当何如？

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又何如？

尤可异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骚，要索百故。诸司承奉，郡邑为空。

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溪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

帝颇知世蕃居丧淫纵，心恶之。会方士蓝道行以扶乩得幸，帝密问辅臣贤否。

道行诈为乩语，具言嵩父子弄权状，帝由是疏嵩而任徐阶。及应龙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擢应龙通政司参议。然帝虽罢嵩，念其赞修玄功，意忽忽不乐，手札谕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应龙深自危，不敢履任，赖阶调护始视事。御史张槚巡盐河东，不知帝指，上疏言：“陛下已显擢应龙，而王宗茂、赵锦辈首发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赏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为民。久之，世蕃诛，应龙乃自安。

隆庆初，以副都御史总理江西、江南盐屯。迁工部右侍郎。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朝弼骄恣，廷议遣大臣有威望者镇之，乃改应龙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

至则发朝弼罪，朝弼竟被逮。万历改元，铁索箐贼作乱，讨平之。已，番人栂犭发反，合土汉兵进讨，斩获各千余人。

应龙有才气，初以劾严嵩得名，骤致通显。及为太常，省牲北郊，东厂太监冯保传呼至，导者引入，正面爇香，俨若天子。应龙大骇，劾保僭肆，保深衔之。至是，京察自陈，保修郤，令致仕。临安土官普崇明、崇新兄弟构争。崇明引广南侬兵为助，崇新则召交兵。已，交兵退，侬兵尚留，应龙命部将杨守廉往剿。守廉掠村聚，杀人。侬贼乘之，再败官军，人以咎应龙。应龙闻罢官，不俟代径归。代者王凝欲自以为功，力排应龙。给事中裴应章遂劾应龙偾事。巡按御史郭廷梧雅不善应龙，勘如凝言。应龙遂削籍，卒于家。

十六年，陕西巡抚王璇言应龙殁后，遗田不及数亩，遗址不过数楹，恤典未被，朝野所恨。帝命复应龙官，予祭葬。

张槚，江西新城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居台中，敢言。穆宗初，复官。屡疏抗中官，尝劾大学士高拱。拱复入阁掌吏部，槚已迁太仆少卿，坐不谨罢归。万历中，累官工部右侍郎。

林润，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临川知县。以事之南丰，寇猝至，为画计却之。征授南京御史。严世蕃置酒召润，润谈辨风生，世蕃心惮之。既罢，属客谓之曰：“严侍郎谢君，无刺当世事。”润到官，首论祭酒沈坤擅杀人，置之理。已，劾副都御史鄢懋卿五罪，严嵩庇之，不问。伊王典楧不道，数遭论列不悛，润复纠之。典楧累奏辨，诋润挟私。部科交章论王抗朝命，胁言官。世蕃纳其贿，下诏责让而已。润因言宗室繁衍，岁禄不继，请亟议变通。帝为下所司集议。

会帝用邹应龙言，戍世蕃雷州，其党罗龙文寻州。世蕃留家不赴。龙文一诣戍所，即逃还徽州，数往来江西，与世蕃计事。四十三年冬，润按视江防，廉得其状，驰疏言：“臣巡视上江，备访江洋群盗，悉窜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摇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余人。道路恟惧，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

帝大怒，即诏润逮捕送京师。世蕃子绍庭官锦衣，闻命亟报世蕃，使诣戍所。方二日，润已驰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龙文亦从梧州捕至。遂尽按二人诸不法事，二人竟伏诛。

润寻擢南京通政司参议，历太常寺少卿。隆庆元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诸府。

属吏慑其威名，咸震忄栗。润至，则持宽平，多惠政，吏民皆悦服。居三年，卒官。

年甫四十。

润乡郡兴化陷倭，特疏请蠲复三年，发帑金振恤。乡人德之。丧归，遮道四十里，为位祭哭凡三日。

赞曰：世宗非庸懦主也。嵩相二十余年，贪裛盈贯。言者踵至，斥逐罪死，甘之若饴，而不能得君心之一悟。唐德宗言：“人谓卢杞奸邪，朕殊不觉。”各贤其臣，若蹈一辙，可胜叹哉！世蕃之诛，发于邹应龙，成于林润。二人之忠，非过于杨继盛，其言之切直，非过于沈鍊、徐学诗等，而大憝由之授首。盖恶积灭身，而邹、林之弹击适会其时欤！

## 列传第九十九

马永 梁震（祝雄） 王效（刘文） 周尚文（赵国忠） 马芳（子林孙炯）爌 飚） 何卿 沈希仪 石邦宪

马永，字天锡，迁安人。生而魁岸，骁果有谋。习兵法，好《左氏春秋》。嗣世职为金吾左卫指挥使。正德时，从陆完击贼有功，进都指挥同知。江彬练兵西内，永当隶彬，称疾避之。守备遵化，寇入马兰峪，参将陈乾被劾，擢永代。战柏崖、白羊峪，皆有功。

十三年进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苏州。尽汰诸营老弱，听其农贾，取备直给健卒，由是永所将独雄于诸镇。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永叩马谏。帝注视久之，笑而止。中路擦崖当敌冲，无城堡，耕牧者辄被掠。永令人持一月粮，营崖表，版筑其内。城廨如期立，乃迁军守之。录功，进署都督同知。

嘉靖元年，金山矿盗作乱。遣指挥康雄讨平之，塞其矿。朵颜把儿孙结诸部邀赏不得，盗边。永迎击洪山口，而伏兵断其后，斩获过当，进右都督。已，复馘其骁将，把儿孙不敢复扰边。大同兵变，杀巡抚张文锦，命桂勇为总兵官往镇，而议将抚之。永言：“逆贼干纪，朝廷赦其胁从，恩至渥也，顾犹抗命。今不剿，春和北寇南牧，叛卒勾连，祸滋大。宜亟调邻镇兵，克期攻城，晓譬利害，悬破格之赏，令贼自相斩为功，元凶不难殄也。”乃命永督诸军与侍郎胡瓚往。会乱平，乃还镇。

永上书为陆完请恤典，且乞宥议礼获罪诸臣。帝大怒，夺永官，寄禄南京后府。

巡按御史丘养浩言：“永仁以恤军，廉以律已，固边防，却强敌，军民安堵，资彼长城。闻永去，遮道乞留，且携子女欲遂逃移。夫陆完久死炎瘴，非有权势可托。

永徒感国士知，欲救区区之报。不负知己，宁负国家？祈曲赐优容，俾还镇。”顺天巡抚刘泽及给事、御史交章救之，俱被谴。永竟废不用。永杜门读书，清约如寒士。久之，用荐佥书南京前府。大同军再乱，廷臣交荐。召至，已就抚，复还南京。

十四年，辽东兵变。罢总兵官刘淮，以永代之。大清堡守将徐颢诱杀泰宁卫九人。部长把当孩怒，寇边，永击斩之。其族属把孙借朵颜兵报雠，复为永所却。已，复入犯。中官王永战败，永坐戴罪。

辽东自军变后，首恶虽诛，漏纲者众。悍卒无所惮，结党叫呼，动怀不逞。广宁卒佟伏、张鉴等乘旱饥，倡众为乱，诸营军惮永无应者。伏等登谯楼，鸣鼓大噪，永率家众仰攻。千户张斌被杀，永战益力，尽歼之。事闻，进左都督。

永畜士百余人，皆西北健儿，骁勇敢战。辽东变初定，帝问将于李时。时荐永，且曰：“其家众足用也。”帝曰：“将须文武兼，宁专恃勇乎？”时曰：“辽土新定，须有威力者镇之。”至是，竟得其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善用兵，且廉洁，宜仍用之苏镇，作京师籓屏。”未及调，卒。辽人为罢市。丧过苏州，州人亦洒泣。

两镇并立祠。

永为将，厚抚间谍，得敌人情伪，故战辄胜。雅知人，所拔卒校，后多至大帅。

尚书郑晓称永与梁震有古良将风。

梁震，新野人。袭榆林卫指挥使。嘉靖七年进署都指挥佥事，协守宁夏兴武营。

寻充延绥游击将军。廉勇，好读兵书，善训士，力挽强命中，数先登。擢延绥副总兵。与总兵官王效却敌镇远关，进都督佥事。

吉囊、俺答犯延绥，震败之黄甫川。寻犯响水、波罗，参将任杰大败之。吉囊复以十万骑入寇，震大破之干沟，获首功百余。先后被奖赉。已，增俸一等。干沟凡三十里，当敌冲。震浚使深广，筑土墙其上，寇不复轻犯。

十四年进都督同知，充陕西总兵官。寻论黄甫川功，进右都督。明年移镇大同。

大同乱兵连杀巡抚张文锦、总兵官李瑾。继瑾者鲁纲，威不振，兵益骄，文武大吏不敢要束。廷议以为忧，移震往。震素畜健儿五百人，至则下令军中，申约束。镇兵素惮震，由是帖服。寇入犯，震破之牛心山，斩级百余。寇慎，驻近边伺隙。时车驾祀山陵，震伏将士于诸路。寇果入，大破之宣宁湾，又破之红崖儿，斩获甚众。

进左都督，廕一子百户。震父栋，前阵亡。震辞廕子，乞父祭葬，帝喜而许之。毛伯温督师，与震修镇边诸堡，不数月工成。卒，赠太子太保，赐其家银币，加赠太保，谥武壮。

震有机略，号令明审。前后百十战，未尝少挫。时率健儿出塞劫敌营，或议其启衅。震曰：“凡启衅者，谓寇不扰边，我横挑邀功也。今数深入，乃不思一挫之耶？”震殁，健儿无所归。守臣以闻，编之伍，边将犹颇得其力。

代震者辽东祝雄，起家世廕。历都督佥事。自山西副总兵迁镇大同。被劾解职，起镇蓟州。善抚士，治军肃。寇入塞，率子弟为士卒先。子少却，行法不贷。世宗书其名御屏。为将三十年，布袍氈笠，不异卒伍。既殁，遗赀仅供殓具。蓟人祠祀之。

王效，延绥人。读书能文辞，娴韬略。骑射绝人，中武会试。嘉靖中，累官都指挥佥事，充延绥右参将。出神木塞，捣寇双乃山，斩获多。寻擢延绥副总兵。十一年冬，进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代周尚文镇宁夏。吉囊犯镇远关，效与梁震败之柳门。追北蜂窝山，蹙溺之河，斩首百四十有奇。玺书奖赉。

吉囊十万骑复窥花马池，效、震拒之不得入，转犯干沟。震分兵击，遂趋固原。

总兵官刘文力战，寇趋青山岘，大掠安定、会宁。效方败别部于鼠湖，追至沙湖，疾移师往援，破之安定，再破之灵州，先后斩首百五十余级。总制三边尚书唐龙以大捷闻，而巡按御史奏诸将失事罪。给事中戚贤往勘，奏：“安、会二县多杀掠，文当罪。然麾下卒仅八千，倍道蒙险，撄八九万方张之寇，殊死战，宜以功赎。震干沟，效鼠湖、沙湖、安定、灵州之战，以孤军八百，当寇万余，功俱足录。龙亦善调度。”诏文夺职，震、效赉银币，龙一子入监。是役也功多，执政尼之，故赏薄。御史周鈇以为言，龙、效、震各加一级，效进都督同知。寻以清水营功，进右都督。寇以轻骑犯宁夏，效伏兵打铠口，俟其半入横击，败之，而防河卒复以战艘邀斩其奔渡者。捷闻，进左都督。寇愤，设伏诱败之，贬右都督。十六年移镇宣府。

逾年卒，谥武襄。

效言行谨饬，用兵兼谋勇，威名著西陲。与马永、梁震、周尚文并为名将。

刘文者，阳和卫人。袭指挥同知。屡迁署都督佥事，凉州右副总兵。嘉靖八年以总兵官镇陕西。大破洮、岷叛番若笼、板尔诸族，斩首三百六十有奇。十一年，寇西掠还，将犯宁夏河东，文击破之。积前功，进都督同知。后落职，起镇延绥，改甘肃。卒，亦谥武襄。

周尚文，字彦章，西安后卫人。幼读书，粗晓大义。多谋略，精骑射。年十六，袭指挥同知。屡出塞有功，进指挥使。寘铄反，遏黄河渡口，获叛贼丁广等，推掌卫事。关内回贼四起，倚南山，尚文次第平之。御史刘天和劾中贵廖堂系诏狱，事连尚文。拷掠令引天和，终不承，久之始释。已，守备阶州。计擒叛番，进署都指挥佥事，充甘肃游击将军。嘉靖元年改宁夏参将。寻进都指挥同知，为凉州副总兵。

御史按部庄浪，猝遇寇。尚文亟分军拥御史，而自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尝追寇出塞，寇来益众。尚文军半至，麾下皆恐。乃从容下马，解鞍背崖力战，所杀伤相当。

部将丁杲来援，寇始退。尚文被创甚，乃告归。寻起故官。吉囊数踏冰入。尚文筑墙百二十里，浇以水，冰滑不可上。冰泮则令力士持长竿铁钩，钩杀渡者。九年，擢署都督佥事，充宁夏总兵官。王琼筑边墙，尚文督其役。且浚渠开屯，军民利之。

寇掠西海，过宁夏，巡抚杨志学议发兵邀。尚文不从，劾解职。久之，起山西副总兵。寇由偏头关趋岢岚，尚文转战三百里，破之，与子君佐俱伤，赉银币。寻以总兵官镇延绥。寇犯红山墩，力战败之，被赉。吉囊复大掠清平堡，坐夺俸。

尚文优将才，负气桀傲，所至与文吏竞。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故弥不相得。

巡抚贾启劾尚文老誖，兵部请调之甘肃。帝不从，各夺其俸。巡按张光祖言两人必不可共处，乃革尚文任，亦贬启秩。吉囊大入，抵固原。天和时已为总督，激尚文立功。奋击之黑水苑，杀其子号小十王者，获首功百三十余。乃以为都督同知。

二十一年，用荐为东官厅听征总兵官兼佥后府事。严嵩为礼部尚书，子世蕃官后府都事，骄蹇。尚文面叱，将劾奏之，嵩谢得免。调世蕃治中，以避尚文，衔次骨。其秋以总兵官镇大同，请增饷及马。兵部言尚文陈请过当，方被诏切责，而尚文与巡抚赵锦不协，乞休，弗允，日相构。御史王三聘乞移之他镇。廷议：大同敌冲，尚文假此避，不宜堕其奸谋。乃以锦为甘肃巡抚。吉囊数万骑犯前卫。尚文与战黑山，杀其子满罕歹，追至凉城。斩获多，进右都督。已，寇由宣府逼畿甸，出大同塞而北。尚文邀之，稍有俘获。后寇复大举，犯鹁鸽谷，将南下。尚文备阳和，遣骑四出邀寇。寇遁，赐敕奖劳之。

总督翁万达议筑边墙，自宣府西阳和至大同开山口，延袤二百余里，以属尚文。

乃益筑阳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凡四百余里，敌台千余。斥屯田四万余顷，益军万三千有奇。帝嘉其功，进左都督，加太子太保，永除屯税。叛人充灼召小王子寇边，尚文侦得其使者，加太保，廕子锦衣世千户。终明之世，总兵官加三公者，尚文一人而已。

初，俺答及吉囊诸子盛强，诸边岁受其患，大同尤甚。自尚文莅镇，与总督万达、巡抚詹荣规画战守备边，民息肩者数年。尚文益招叛人，孤敌势，归者相属。

二十七年八月，俺答伏兵五堡旁，诱指挥顾相等出，围之弥陀山。尚文急督副总兵林椿、参将吕勇、游击李梅及二子君佐、君仁出塞援，围始解。相及指挥周奉，千户吕恺、郝经等已阵殁。尚文转战，次野口，伏突起。殊死战，斩其长一人。相持月余乃引去。尚文设伏，杀其殿卒而还。尚文三子俱罪戍，至是以父功得释。俺答数万骑犯宣府，万达檄尚文大破之曹家床。录功兼太子太傅，赐赉有加。其年卒，年七十五。

尚文清约爱士，得士死力。善用间，知敌中曲折，故战辄有功。自二十年后，俺答频扰边。宿将王效、马永、梁震皆前死，惟尚文存，威名最盛。严嵩父子谋倾陷。功高，帝方籍以抗强敌，谗不得入。暨卒，格恤典不予，给事中沈束以为言。

嵩激帝怒，锢束诏狱。穆宗立，始赠太傅，谥武襄。

赵国忠，字伯进，锦州卫人，嗣指挥职。嘉靖八年举武会试，进都指挥佥事，守备叆阳。擢锦义右参将。连破敌，增秩，赐金币，进署都督佥事，为辽东总兵官。

御敌有功，斩级百七十有奇。进都督同知，赐赉逾等。敌以八百骑从鸦鹘关入。都指挥康云战殁，裨将三人亦死，诏国忠戴罪立功。已，坐事被劾，命白衣视事。守备张文瀚御敌死，国忠坐解任。寻起西官厅右参将，授都督佥事，提督东官厅。俺答大举犯宣府，总兵官赵卿不任战，命国忠代之。至岔道，寇已为周尚文所败，东走。国忠命参将孙勇率精卒逆击于大滹沱，败之。与尚文分道击，寇尽走，以功受赉。复坐寇入，降俸二等。俺答薄京师，国忠趋入卫，壁沙河北。已，移护诸陵。

寇骑至天寿山，见国忠阵红门前，不敢入。三十一年，再镇辽东。小王子打来孙以数万骑寇锦州，国忠御却之。明年入狮子口，督参将李广等逐出塞，斩擒五十人。

寇屡入榆林堡、高台、蛤利河。先后掩击，获首功百五十有奇，进秩一等。寻被论罢。

国忠善战，射穿札，为将有威严。历两镇，缮亭障，练士马，边防赖之。

马芳，字德馨，蔚州人。十岁为北寇所掠，使之牧。芳私以曲木为弓，剡矢射，俺答猎，虎虓其前，芳一发毙之。乃授以良弓矢、善马，侍左右。芳阳为之用，而潜自间道亡归。周尚文镇大同，奇之，署为队长。数御寇有功，当得官，以父贫，悉受赏以养。

嘉靖二十九年秋，寇犯怀柔、顺义。芳驰斩其将，授阳和卫总旗。寇尝入威远，伏骁骑盐场，而以二十骑挑战。芳知其诈，用百骑薄伏所，三分其军锐，以次击之。

奋勇跳荡，敌骑辟易十里，斩首凡九十级。已，复御之新平。寇营野马川，克日战。

芳度寇且遁，急乘之，斩级益多。众方贺，芳遽策马曰：“贼至矣。”趣守险，而身断后。顷之，寇果麕至。芳战益力，寇乃去。亡何，战泥河，复大破之。累迁指挥佥事。以功，进都指挥佥事，充宣府游击将军。复以功，超迁都督佥事，隶总督为参将。战镇山墩不利，夺俸。已，袭寇有功，进二秩，为右都督。寻以功进左，赐蟒袍。偏裨加左都督，自芳始也。

三十六年，迁蓟镇副总兵，分守建昌。土蛮十万骑薄界岭口，芳与总兵官欧阳安斩首数十，获骁骑猛克兔等六人。寇不知芳在，芳免胄示之，惊曰：“马太师也！”

遂却。捷闻，廕世总旗。未几，辛爱、把都儿大入，躏遵化、玉田。芳追战金山寺有功，而州县破残多，总督王忬以下俱获罪，芳亦贬都督佥事。寻移守宣府。寇大入山西，芳一日夜驰五百里及之，七战皆捷。已，复为左都督，就擢总兵官，以功进二秩。寇薄通州，芳入卫，令专护京师。寇退，再进一秩。寻与故总兵刘汉出北沙滩，捣寇巢。已，坐寇入，令戴罪。

四十五年七月，辛爱以十万骑入西路，芳迎之马莲堡。堡圮，众请塞之，不可。

请登台，亦不可。开堡四门，偃旗鼓，寂若无人。比暮，野烧烛天，嚣呼达旦。芳卧，日中不起，敌骑窥者相属，莫测所为。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众曰：“彼军多反顾，且走。”勒兵追击，大破之。隆庆初，或为辛爱谋，以五万骑犯蔚州，诱芳出，而以五万骑袭宣府城，可得志。芳豫伐木环城，寇至不可上，遂解去。

顷之，率参将刘潭等出独石塞外二百里，袭其帐于长水海。还至塞，追者及鞍子山。

迎战，又大败之。子千户。

芳有胆智，谙敌情，所至先士卒。一岁数出师捣巢，或躬督战，或遣裨将。家蓄健儿，得其死力。尝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斩获，寇大震。芳乃帅师至大松林，顿旧兴和卫，登高四望，耀兵而还。

时大同被寇，视宣府尤甚。总督陈其学恐扰畿辅，令总兵官赵岢扼紫荆关。寇乃纵掠怀仁、山阴间，岢坐贬三秩，遂调芳与易镇。俺答转犯威远几破，会其学率胡镇等救，而芳军亦至，相拒十余日，乃走。芳谓诸将曰：“大同非宣府比，与我间一墙耳。寇不时至，非大创之不可。”乃将兵出右卫，战威宁海子，破之。其年，俺答就抚，塞上遂无事。

万历元年，阅视侍郎吴百朋发芳行贿事，勒闲住。已，起佥书前军都督府。顺义王要赏，声言渝盟，复用芳镇宣府。七年以疾乞归。又二年卒。

芳起行伍，十余年为大帅。战膳房堡、朔州、登鹰巢、鸽子堂、龙门、万全右卫、东岭、孤山、土木、乾庄、岔道、张家堡、得胜堡、大沙滩，大小百十接，身被数十创，以少击众，未尝不大捷。擒部长数十人，斩馘无算，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石州城陷，副将田世威、参将刘宝论死，芳乞寝己廕子，赎二将罪，为御史所劾，敕戒谕。后世威复为将，遇芳薄，芳不与校，识者多之。

二子，栋、林。栋官至都督，无所见。林，由父廕累官大同参将。万历二十年，顺义王撦力克絷献史、车二部长，林以制敌功，进副总兵。二十七年擢署都督佥事，为辽东总兵官。林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时誉籍甚，自许亦甚高。

尝陈边务十策，语多触文吏，寝不行。税使高淮横恣，林力与抗。淮劾奏之，坐夺职。给事中侯先春论救，改林戍烟瘴，先春亦左迁二官。久之，遇赦免。

辽左用兵，诏林以故官从征。杨镐之四路出师也，令林将一军由开原出三岔口，而以游击窦永澄监北关军并进。林军至尚间崖结营浚壕，严斥堠自卫。及闻杜松军败，方移营，而大清兵已逼。乃还兵，别立营，浚壕三周，列火器壕外，更布骑兵于火器外，他士卒皆下马，结方阵壕内。又一军西营飞芬山。杜松军既覆，大清兵乘锐薄林军。见林壕内军已与壕外合而陈，纵精骑直前冲之。林军不能支，遂大败。

副将麻岩战死，林仅以数骑免。死者弥山谷，血流尚间崖下，水为之赤。大清遂移兵击飞芬山。佥事潘宗颜等一军亦覆。北关兵闻之，遂不敢进。林既丧师，谪充为事官，俾守开原。时蒙古宰赛、爰兔许助林兵，林与结约，恃此不设备。其年六月，大清兵忽临城。林列众城外，分少兵登陴。大清兵设盾梯进攻，而别以精骑击破林军之营东门外者。军士争门入，遂乘势夺门，攻城兵亦逾城入。林城外军望见尽奔。大清兵据城邀击，壕不得渡，悉歼之。林及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守备何懋官等，皆死焉。寻赠都督同知，进世廕二秩。林虽更历边镇，然未经强敌，无大将才。当事以虚名用之，故败。

林五子，燃、熠、炯、爌，飚。燃、熠，战死尚间崖。炯，天启中湖广总兵官。

协讨贵州叛贼，从王三善至大方，数战皆捷。已，大败，三善自杀。炯溃归。得疾而卒。

爌幼习兵略，天启中为辽东游击。督师阁部孙承宗以其父死王事，奖用之，命代王楹守中右所。及巡抚袁崇焕更营制，以故官掌前锋左营。数有功，屡迁至副总兵，守徐州。崇祯八年正月，贼陷凤阳，大掠而去。爌及守备骆举率兵入，以恢复告，遂留戍其地。八月，贼扰河南。总督硃大典命移驻颖、毫。事定，还徐州。十年，贼犯桐城，爌赴救，破之罗唱河。寻以护陵功，增秩一级。归德、徐州间有地曰硃家厂，土寇据之，时出掠。爌剿灭之。贼犯固始，大典檄爌及游击张士仪等分戍霍兵西南，扼贼东下，贼遂走六安。大典又移爌等驻寿州东，兼护二陵。当是时，长、淮南北，专以陵寝为重。爌驰驱数年，幸无失事。

十二年六月擢总兵官，镇守天津。久之，移镇甘肃。十五年督三协副将王世宠、王加春、鲁胤昌等讨破叛番，斩首七百余级，抚安三十八族而还。其冬，督师孙传庭檄召不至，疏劾之。帝令察爌堪办贼，许戴罪图功，否即以赐剑从事。及爌至军，传庭贷其罪。已，复以逗留淫掠被劾，帝仍令载罪自效。明年秋，传庭将出关。有传贼自内乡窥商、雒者，檄爌移商州扼其北犯。已而传庭师覆，爌遂还镇。未几，贼陷延绥、宁夏，遂陷兰州，渡河抵甘州还攻之。爌与巡抚林日瑞竭力固守。贼乘雪夜坎而登。士卒寒甚，不能战，城遂陷。爌、日瑞及中军哈维新、姚世儒皆死焉。

弟飚为沔阳州同知，城陷，亦死之。爌父子兄弟并死国难。

何卿，成都卫人。有志操，习武事。正德中，嗣世职为指挥佥事。以能，擢筠连守备。从巡抚盛应期击斩叛贼谢文礼、文义。世宗立，论功，进署都指挥佥事，充左参将，协守松潘。

嘉靖初，芒部土舍陇政、土妇支禄等叛。卿讨之，斩首二百余级，降其众数百人。政奔乌撒，卿檄土官安宁擒以献。宁佯诺，而匿政不出。巡抚汤沐言状，帝夺卿冠带。川、贵兵合讨，贼始灭，还冠带如初。五年春擢卿副总兵，仍镇松潘。陇氏已绝，改芒部为镇雄府，设流官。未几，政遗党沙保复叛。卿偕参将魏武、参议姚汝皋等并进，斩保等贼首七人，余尽殄。录功，武最，卿次之，赐赉有差。黑虎五砦番反，围长安诸堡，乌都、鹁鸽诸番亦继叛。卿皆破平之，就进都督佥事。威茂番十余砦连兵劫军饟，且攻茂州及长宁诸堡，要抚赏。卿与副使硃纨筑茂州外城以困之。旋以计残其众，战屡捷，遂攻深沟，焚其碉砦。诸番窘，请赎罪。卿责献首恶，番不应。复分剿浅沟、浑水二砦歼之。诸番乃争献首恶，插血断指耳，誓不复叛。卿乃与刻木为约，分处其曹，画疆守，松潘路复通。巡抚潘鉴等上二人功，诏赉银币，进署都督同知，镇守如故。久之，以疾致仕。

二十三年，塞上多警。召卿，以疾辞。帝怒，夺其都督，命以都指挥使诣部听调。未几，寇逼畿辅，命营卢沟桥。松潘副总兵李爵为巡抚丘养浩劾罢，诏以卿代。

给事中许天伦言卿贿养浩劾爵，自为地。帝怒，褫卿及养浩官，令巡按冉崇礼核实。

时兵事棘，翁万达复荐卿，还其都督佥事，都东官厅军马。已而崇礼具言爵贪污，“卿镇松潘十七年，为蜀保障，军民颂德，且贫，安所得贿？”帝意乃解。四川白草番为乱，副总兵高冈凤被劾。兵部尚书路迎奏卿代之。卿再莅松潘，将士咸喜。

乃会巡抚张时彻讨擒渠恶数人，俘斩九百七十有奇，克营砦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获马牛器械储积各万计。进署都督同知。卿素有威望，为番人所惮。自威茂迄松潘、龙安夹道筑墙数百里，行旌往来，无剽夺患。先后莅镇二十四年，军民戴之若慈母。再以疾归。

三十三年，倭寇海上。诏卿与沈希仪各率家众赴苏、松军门。明年充副总兵，总理浙江及苏、松海防。卿，蜀中名将，不谙海道，年已老，兵与将不习，竟不能有所为。为巡按御史周如斗劾罢，卒。

沈希仪，字唐佐，贵县人。嗣世职为奉议卫指挥使。机警有胆勇，智计过绝于人。正德十二年，调征永安。以数百人捣陈村砦，马陷淖中，腾而上，连馘三酋，破其余众。进署都指挥佥事。义宁贼寇临桂，还巢，希仪追之。巢有两隘，贼伏兵其一，使熟瑶绐官兵入。希仪策其诈，急从别隘直抵贼巢。贼仓卒还救，遂大破之。

荔浦贼八千渡江东掠，希仪率五百人驻白面砦，待其归。砦去蛟龙、滑石两滩各数里。希仪以滑石滩狭，虽众可薄，蛟龙滩广，济则难图，欲诱致之滑石。乃树旗百蛟龙滩，守以羸卒，然柴以疑之。贼果趋滑石。希仪预以小舰载劲卒伏葭苇中。贼渡且半，乘泷急冲之，两岸军噪而前，贼众多坠水死，收所掠而还。从副总兵张祐连破临桂、灌阳、古田贼。进署都指挥同知，掌都司事。

嘉靖五年，总督姚镆将讨田州岑猛。用希仪计，间猛妇翁归顺土酋岑璋，使图猛，而分兵五哨进。希仪将中哨，当工尧。工尧，贼要地，聚众守之。希仪夜遣军三百人，缘山上，绕出其背。比明合战，则所遣军已立帜山巅，贼大溃败。猛走归顺，为璋所执，田州平。希仪功最，镆抑之，止受赉。镆议设流官，希仪曰：“思恩以流官故，乱至今未已。田州复然，两贼且合从起。”镆不从。以希仪为右参将，分守思、田。希仪请还乡治装。以参将张经代守。甫一月，田州复叛，镆罢归。王守仁代，多用希仪计，思、田复定。

改右江柳庆参将，驻柳州。象州、武宣、融县瑶反，讨破之。谢病归，顷之还故任。柳在万山中，城外五里即贼巢，军民至无地可田，而官军素罢不任战。又贼耳目遍官府，闺闼动静无不知。希仪谓欲大破贼，非狼兵不可，请于制府。调那地狼兵二千来，戍兵稍振。乃求得与瑶通贩易者数十人，持其罪而厚抚之，使诇贼。

贼动静，希仪亦无不知。希仪每出兵，虽肘腋亲近不得闻。至期鸣号，则诸军咸集。

令一人挟旗引诸军行，不测所往。及驻军设伏，贼必至，遇伏辄奔。官军击之，无不如志。已，贼寇他所，官军又先至。远村僻聚，贼度官军所不逮者，往寇之，官军又未尝不在，贼惊以为神。希仪得贼巢妇女畜产，果邻巢者悉还之，惟取阴助贼者。诸瑶尽詟伏，无敢向贼。

希仪初至，令熟瑶得出入城中，无所禁。因厚赏其黠者，使为谍。后渐令瑶妇入见其妻，赉以酒食缯帛。其夫常以贼情告者，则阴厚之。诸瑶妇利赏，争劝其夫输贼情，或自入府言之。以故，贼益无所匿形。希仪每于风雨晦冥夜，侦贼所止宿，分遣人赍铳潜伏舍旁。中夜铳举，贼大骇曰：“老沈来矣！”咸挈妻子匍匐上山。

儿啼女号，或寒冻触厓石死，争怨悔作贼非计。至晓下山，则寂无人声。他巢亦然，众愈益惊。潜遣人入城侦之，则希仪故居城中不出也。贼胆落，多易面为熟瑶。

韦扶谏者，马平瑶魁也，累捕不得。有报扶谏逃邻贼三层巢者，希仪潜率兵剿之，则又与三层贼往劫他所。希仪尽俘三层巢妻子归，希仪俘贼妻子尽以畀狼兵，至是独闭之空舍，饮食之。使熟瑶往语其夫曰：“得韦扶谏，还矣。”诸瑶闻，悉来谒希仪。今入室视之，妻子固无恙。乃共诱扶谏出巢，缚以献，易妻子还。希仪剜扶谏目，支解之，悬诸城门。诸瑶服希仪威信，益不敢为盗。自是，柳城四旁数百里，无敢攘夺者。

希仪尝上书于朝，言狼兵亦瑶、僮耳。瑶、僮所在为贼，而狼兵死不敢为非，非狼兵顺，而瑶、僮逆也。狼兵隶土官，瑶、僮隶流官。土官令严足以制狼兵，流官势轻不能制瑶、僮。若割瑶、僮分隶之旁近土官，土官世世富贵，不敢有他望。

以国家之力制土官，以土官之力制瑶、僮，皆为狼兵，两广世世无患矣。时不能用。

至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变。

初，思恩土官岑浚既诛，改设流官，以其酋二人韦贵、徐五为土巡检，分掌其兵各万余。夷民不乐汉法，凡数叛。镇安有男子名金，自言浚子。镇安土官乃潜召其旧部酋长，出金而与之盟曰：“若小主也。”诸酋罗拜，拥金归，聚兵五千，将攻城，复故地，远近汹汹。浚诛时，其酋杨留者无所归，率党千余人诣宾州，应募为打手。希仪在宾，留入言，欲往见小主人。希仪故患金，及闻留言，益大骇。因好谓留曰：“是岑浚第九子耶？我向征田州固闻之。”因自语：“岑氏其复乎？”

欲以深动留，留果喜。已，召留密室，言：“予我重赂，即为金复官。”且出，复呼入曰：“韦贵、徐五今分将思恩兵，必雠金，善防之。”留益大信。金遂从五千人因留以见。门者奔告，请无纳。希仪骂曰：“金，土官子，非贼，奈何不纳？”

引入，厚结之，又引以诣兵备副使，随以计渐散其五千人。卒缚金，留亦自恨死，思恩复宁。已，从总督张经大破断藤峡、弩滩贼，受赉归。

希仪镇柳、庆久，渠魁宿猾捕诛殆尽。先后捣巢，斩馘积五千余级，未尝悉奏功，故多不叙。十九年复谢病，柳人祀之山云祠。旋起四川左参将，分守叙、沪及贵州迤西诸处。其冬，擢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贵州。复谢病归。塞上多警，召天下名将至京师，希仪在召中。希仪镇柳、庆，每战必先登，身数被创，阴雨辄痛剧，故数谢病。至京，亦以病辞。帝疑其规避，褫都督官，令赴部候用。翁万达荐其才。会江、淮多盗，议设督捕总兵官，乃复希仪署都督佥事以往。

二十六年以为广东副总兵。命自今将领至自川、广、云、贵者，毋推京营及西北边，著为令。从总督张岳大破贺县贼倪仲亮等，予实授，仍赉银币。琼州五指山熟黎素畏法，供徭赋，知州邵浚虐取之。其酋那燕遂结崖州、感恩、昌化诸黎为乱。

总督欧阳必进议并万州、陵水黎讨之，分兵五道。希仪适病，最后至，谓必进曰：“万州、陵水黎未有党恶之实，奈何并诛，益树敌？莫若止三道。”必进从之。希仪乃偕参将武鸾、俞大猷等直入五指山下，斩那燕及其党五千四百有奇，俘获者五之一，招降三千七百人。捷闻，进都督同知，改贵州总兵官。复从岳平铜仁叛苗龙许保、吴黑苗。又以病归。倭寇海上，命督川、广兵赴剿。无功，为周如斗劾罢。

希仪为人坦率，居恒谑笑，洞见肺腑。及临敌，应变出奇，人莫测。尤善抚士卒。常染危病，卒多自戕以祷于神。最后一人，至以箭穿其喉。其得士心如此。

石邦宪，字希尹，贵州清平卫人。嘉靖七年嗣世职为指挥使。累功，进署都指挥佥事，充铜仁参将。苗龙许保、吴黑苗叛，总督张岳议征之，而贼陷印江、石阡，邦宪坐逮问。岳以铜仁贼巢穴，而邦宪有谋勇，乃奏留之。邦宪遂与川、湖兵进贵州，破苗砦十有五。窜山箐者，搜戮殆尽。上功，邦宪第一。未及叙，而许保等突入思州，执知府李允简以去。邦宪急邀，夺之归。坐是停俸戴罪。贼既破思州，复纠余党，与湖广蜡尔山苗合，欲攻石阡。不克，还过省溪。千户安大朝等邀之，斩获大半，尽夺其辎重，贼不能军。邦宪乃使使购老穀、老犭革等执许保送军门，而黑苗窜如故。复以计购乌朗土官田兴邦等斩黑苗，贼尽平。遂进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代沈希仪镇贵州。

台黎砦苗关保倡乱，四川容山、广西洪江诸苗应之。远近骚然，抚剿莫能定。

邦宪与湖广兵分道讨破之，传檄十八砦，许执首恶赎罪。诸苗听抚，设盟受约而还。

播州宣慰杨烈杀长官王黼，黼党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总督冯岳与邦宪讨平之。真州苗卢阿项为乱，邦宪以兵七千编筏渡江，直抵磨子崖。策贼必夜袭，先设备。贼至，击败之。贼求援于播州吴鲲。诸将惧，邦宪曰：“水西宣慰安万铨，播州所畏也。吾调水西兵攻乌江，声杨烈纵鲲助逆罪，烈奚暇救人乎？”已，水西兵至。邦宪进逼其巢，乘风纵火，斩关而登，贼大奔溃，擒贼首父子，斩获四百七十余人。进署都督同知。

破地隆阡叛苗四砦，又破答千诸砦，擒其渠魁。地隆阡遗贼龙老三、龙得奎结龙停苗老夭、扳凳苗石章保等纵兵掠，执石耶洞土官妻冉氏以归，攻梅平砦。官军要擒老三。得奎走免，复与老夭等攻破平南营囤。邦宪侦冉氏在老夭所，阳议赎，而潜击杀老夭。官军遂入龙停砦，并执扳凳砦苗龙老内，令执献章保。于是诸苗悉降。白洗、养鹅诸苗叛，讨擒其魁，降百余砦。

湖广溆浦瑶沈亚当等为乱，总督石勇檄邦宪讨之，生擒亚当，斩获二百有奇。

溆浦甫平，铜仁、都匀苗相煽叛。邦宪亟驰还，率守备安大朝进剿。先破彪山砦贼，乘胜略定诸砦。获贼首龙老罗、王三等，余党尽平。又与总督黄光升，修湖北墩台、烽堠百十所，招降冷水溪诸洞苗二十八砦。

播州容山副长官土舍韩甸与正长官土舍张问相攻，甸屡胜，遂纠生苗剽湖、贵境，垂二十年。问亦纠党自助。邦宪讨之，斩百余人。问潜出，被获。官军乘胜入甸巢。会暮，大雨，迷失道。守备叶勋、百户魏国相等陷伏中，死焉。邦宪夺围出，还军镇远。再征之，贼沿江守。邦宪佯与争，而别自上流三十里编竹以渡。水陆并进，大破之。斩甸，容山平。进右都督。

寻与巡抚吴维岳招降平州叛酋杨珂，剿平龙里卫贼阿利等。当是时，水西宣慰安国亨恃众跋扈，谒上官，辞色不善，辄鼓众讠雚噪而出。邦宪召责之曰：“尔欲反耶？吾视尔釜中鱼尔。尔兵孰与云、贵、川、湖多？尔四十八酋长，吾铸四十八印畀之。朝下令，夕灭尔矣。”国亨叩头谢，为敛戢。隆庆元年剿平镇远苗。已，又破诛白泥土官杨赟及苗酋龙力水等。部内帖然。

邦宪生长黔土，熟苗情。善用兵，大小数十百战，无不摧破。前后进秩者四，赉银币十有三。所得俸赐，悉以飨士，家无赢资。为总兵官十七年，威镇蛮中。与四川何卿、广西沈希仪并称一时名将。明年卒官。赠左都督。

赞曰：呜呼，明至中叶，曷尝无边材哉！如马永、梁震、周尚文、沈希仪之徒，出奇制胜，得士卒死力，虽古名将何以加焉？然功高赏薄，起蹶靡常。此无异故，其抗怀奋激，无以结欢在朝柄政重人，宜其龃龉不相入也。马芳三代为将，父子兄弟先后殉国，伟矣哉！

## 列传第一百

俞大猷（卢镗 汤克宽） 戚继光（弟继美 硃先） 刘显（郭成） 李锡（黄应甲 尹凤） 张元勋

俞大猷，字志辅，晋江人。少好读书。受《易》于王宣、林福，得蔡清之传。

又闻赵本学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复从受其业。尝谓兵法之数起五，犹一人之身有五体，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已，又从李良钦学剑。家贫屡空，意尝豁如。父殁，弃诸生，嗣世职百户。

举嘉靖十四年武会试。除千户，守御金门。军民嚣讼难治，大猷导以礼让，讼为衰止。海寇频发，上书监司论其事。监司怒曰：“小校安得上书？”杖之，夺其职。尚书毛伯温征安南，复上书陈方略，请从军。伯温奇之。会兵罢，不果用。

二十一年，俺答大入山西，诏天下举武勇士。大猷诣巡按御史自荐，御史上其名兵部。会伯温为尚书，送之宣大总督翟鹏所。召见论兵事，大猷屡折鹏。鹏谢曰：“吾不当以武人待子。”下堂礼之，惊一军，然亦不能用。大猷辞归，伯温用为汀漳守备。莅武平，作读易轩，与诸生为文会，而日教武士击剑。连破海贼康老，俘斩三百余人。擢署都指挥佥事，佥书广东都司。新兴恩平峒贼谭元清等屡叛，总督欧阳必进以属大猷。乃令良民自为守，而亲率数人遍诣贼峒，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贼骇服。有苏青蛇者，力格猛虎，大猷绐斩之，贼益惊。乃诣何老猫峒，令归民侵田，而招降渠魁数辈。二邑以宁。

二十八年，硃纨巡视福建，荐为备倭都指挥。会安南入寇，必进奏留之。先是，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卒，子宏瀷幼。其大臣阮敬谋立其婿莫敬典，范子仪谋立其党莫正中，互雠杀。正中败，挈百余人来归。子仪收残卒遁海东。至是妄言宏瀷死，迎正中归立。剽掠钦、廉等州，岭海骚动。必进檄大猷讨之。驰至廉州，贼攻城方急。

大猷以舟师未集，遣数骑谕降，且声言大兵至。贼不测，果解去。无何，舟师至，设伏冠头岭。贼犯钦州，大猷遮夺其舟。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穷追至海东云屯，檄宏瀷杀子仪函首来献。事平，严嵩抑其功不叙，但赉银五十两而已。

是年，琼州五指山黎那燕构感恩、昌化诸黎共反，必进复檄大猷讨。而朝议设参将于崖州，即以大猷任之。乃会广西副将沈希仪诸军，擒斩贼五千三百有奇，招降者三千七百。大猷言于必进曰：“黎亦人也，率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

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必进纳其言。大猷乃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

三十一年，倭贼大扰浙东。诏移大猷宁、台诸郡参将。会贼破宁波昌国卫，大猷击却之。复攻陷绍兴临山卫，转掠至松阳。知县罗拱辰力御贼，而大猷邀诸海，斩获多，竟坐失事停俸。未几，逐贼海中，焚其船五十余，予俸如故。越二年，贼据宁波普陀。大猷率将士攻之，半登，贼突出，杀武举火斌等三百人，坐戴罪办贼。

俄败贼吴淞所，诏除前罪，仍赉银币。贼自健跳所入掠，大猷运战破之。旋代汤克宽为苏松副总兵。所将卒不三百人，徵诸道兵未集，贼犯金山，大猷战失利。时倭屯松江枯林者盈二万，总督张经趣之战，大猷固不可。及永顺、保靖兵稍至，乃从经大破贼于王江泾，功为赵文华、胡宗宪所攘，不叙。坐金山失律，谪充为事官。

柘林倭虽败，而新倭三十余艘突青村所，与南沙、小乌口、浪港诸贼合，犯苏州陆泾坝，直抵娄门，败南京都督周于德兵。贼复分为二，北掠浒墅，南掠横塘，延蔓常熟、江阴、无锡之境，出入太湖。大猷偕副使任环大败贼陆泾坝，焚舟三十余。又遮击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七艘，贼乃退泊三板沙。顷之，他倭犯吴江。大猷及环又邀破之莺脰湖，贼走嘉兴。

三板沙贼掠民舟将遁，大猷追击于马迹山，擒其魁。金泾、许浦、白茅港贼俱出海，大猷追击于茶山，焚五舟。贼走保马迹山、三板沙，将士复追及，坏其三舟。

江阴蔡港倭亦去，官兵分击于马迹、马图、宝山。值飓风作，贼舟多覆。柘林倭亦为官兵所击沉二十余舟，余贼退登陆。已，复泛舟出海。大猷及佥事董邦政分击，获九舟。而贼又遭风坏三舟，余三百人登岸，走据华亭陶宅镇，屡败赵文华等大军。

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进围之。而柘林失风贼九舟巢于川沙洼，纠合至四十余艘，势犹未已。巡抚曹邦辅劾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廕，责取死罪招，立功自赎。

时周浦贼围急，乘夜东北奔，为游击曹克新所邀，斩首百三十，遂与川沙洼贼合。

诸军日夜击海。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之，及于老鹳觜，焚巨舰八，斩获无算。

余贼奔上海浦东。

初，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刘远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数月无所为。

廷臣争言大猷才。三十五年三月遂罢远，以大猷代。贼犯西庵、沈庄及清水洼。大猷偕邦政击败之，贼走陶山，诏还世廕。贼自黄浦遁出海，大猷追败之。其年冬，以与平徐海功，加都督佥事。海既平，浙西倭悉靖。独宁波舟山倭负险，官兵环守不能克。是时土兵狼兵悉已遣归，而川、贵所调麻寮、大剌、镇溪、桑植兵六千始至。大猷乘大雪，四面攻之。贼死战，杀土官一人。诸军益竞，进焚其栅，贼多死，其逸出者复殪，贼尽平。加大猷署都督同知。

明年，胡宗宪方图汪直，用卢镗言将与通市，大猷力争不可。及直诱入下吏，其党毛海峰等遂据舟山，阻岑港自守。大猷环攻之，时小胜。然苦仰攻，将士先登多死，新倭又大至。朝廷趣宗宪甚急，宗宪谩为大言以对。廷臣竞诋宗宪，并劾大猷。乃夺大猷及参将戚继光职，期一月内平贼。大猷等惧，攻益力，贼益死守。三十七年七月乃自岑港移柯梅，造舟成，泛海去。大猷等横击之，沈其一舟，余贼遂扬帆而南，流劫闽、广。大猷先后杀倭四五千，贼几平。而官军围贼已一年，宗宪亦利其去，阴纵之，不督诸将邀击。比为御史李瑚所劾，则委罪大猷纵贼以自解。

帝怒，逮系诏狱，再夺世廕。

陆炳与大猷善，密以己资投严世蕃解其狱，令立功塞上。大同巡抚李文进习其才，与筹军事。乃造独轮车拒敌马。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文进将袭板升，谋之大猷，果大获，诏还世廕。寇掠广武，大猷拒却之。先论平汪直功，许除罪录用。及是，镇篁有警，川湖总督黄光升荐大猷，即用为镇篁参将。

广东饶平贼张琏数攻陷城邑，积年不能平。四十年七月诏移大猷南赣，合闽、广兵讨之。时宗宪兼制江西，知琏远出，檄大猷急击。大猷谓：“宜以潜师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数万众从一夫浪走哉？”乃疾引万五千人登柏嵩岭，俯瞰贼巢。

琏果还救，大猷连破之，斩首千二百余级。贼惧，不出。用间诱琏出战，从阵后执之，并执贼魁萧雪峰。广人攘其功，大猷不与较。散余党二万，不戮一人。擢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湖诸郡。遂乘胜征程乡盗，走梁宁，擒徐东洲。林朝曦者，独约黄积山大举。官军攻斩积山，朝曦遁，后亦为徐甫宰所灭。大猷寻擢福建总兵官，与戚继光复兴化城，共破海倭。详《继光传》。继光先登，受上赏，大猷但赉银币。

四十二年十月徙镇南赣。明年改广东。潮州倭二万与大盗吴平相掎角，而诸峒蓝松三、伍端、温七、叶丹楼辈日掠惠、潮间。闽则程绍录乱延平，梁道辉扰汀州。

大猷以威名慑群盗，单骑入绍禄营，督使归峒，因令驱道辉归，两人卒为他将所灭。

惠州参将谢敕与伍端、温七战，失利。以“俞家军”至，恐之，端乃驱诸酋以归。

无何，大猷果至，七被擒。端自缚，乞杀倭自效。大猷使先驱，官军继之，围倭邹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斩四百有奇，又大破之海丰。倭悉奔崎沙、甲子诸澳，夺渔舟入海。舟多没于风，脱者二千余人，还保海丰金锡都。大猷围之两月，贼食尽，欲走。副将汤克宽设伏邀之，手斩其枭将三人。参将王诏等继至，贼遂大溃。乃移师潮州，以次降蓝松三、叶丹楼。遂使招降吴平，居之梅岭。平未几复叛，造战舰数百，聚众万余，筑三城守之，行劫滨海诸郡县。福建总兵官戚继光袭平，平遁保南澳。四十四年秋入犯福建，把总硃玑等战没于海中。大猷将水兵，继光将陆兵，夹击平南澳，大破之。平仅以身免，奔据饶平凤凰山。继光留南澳。大猷部将汤克宽、李超等蹑贼后，连战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闽广巡按御史交章论之，大猷坐夺职。平卒为克宽所追击，远遁以免，不敢入犯矣。

河源、翁源贼李亚元等猖獗。总督吴桂芳留大猷讨之，征兵十万，分五哨进。

大猷使间携贼党而亲捣其巢，生擒亚元，俘斩一万四百，夺还男妇八万余人。乃还大猷职，以为广西总兵官。故事：以勋臣总两广兵，与总督同镇梧州。帝用给事中欧阳一敬议，两广各置大帅，罢勋臣，乃召恭顺侯吴继爵还京，以大猷代，予平蛮将军印。而以刘显镇广东。两广并置帅，自大猷及显始也。伍端死，其党王世桥复叛，劫执同知郭文通。大猷连败之，其部下执以献。进署都督同知。

海贼曾一本者，吴平党也。既降复叛，执澄海知县，败官军，守备李茂才中砲死。诏大猷暂督广东兵协讨。隆庆二年，一本犯广州，寻犯福建。大猷合郭成、李锡军擒灭之。录功，进右都督。

广西古田僮黄朝猛、韦银豹等，嘉靖末尝再劫会城库，杀参政黎民表。巡抚殷正茂征兵十四万，属大猷讨之。分七道进，连破数十巢。贼保潮水，巢极巅，攻十余日未下。大猷佯分兵击马浪贼，而密令参将王世科乘雨夜登山设伏。黎明砲发，贼大惊。诸军攀援上，贼尽死。马浪诸巢相继下。斩获八千四百有奇，擒朝猛、银豹，百年积寇尽除。进世廕为指挥佥事。

大猷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而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贪，兵部力持之，诏还籍候调。起南京右府佥书。未任，以都督佥事为福建总兵官。万历元年秋，海寇突闾峡澳，坐失利夺职。复以署都督佥事起后府佥书，领车营训练。

三疏乞归。卒，赠左都督，谥武襄。

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武平、崖州、饶平旨为祠祀。谭纶尝与书曰：“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然此皆小知，而公则甚大受。”

戚谓威继光，刘谓刘显也。

子咨皋，福建总兵官。

卢镗，汝宁卫人。嘉靖时由世廕历福建都指挥佥事，为都御史硃纨所任。纨自杀，镗亦论死。寻赦免，以故官备倭福建。迁都指挥。击贼嘉兴，败，责戴罪。寻擢参将，分守浙东滨海诸郡，与副将大猷大破贼王江泾。旋督保靖土兵及蜀将陈正元兵击贼张庄，焚其垒。追击之后港，为贼所败。贼出没台州外海，都指挥王沛败之大陈山。贼登山，官军焚其舟。镗会剿，擒其酋林碧川等，余倭尽灭。别贼掠诸县，指挥闵溶等败死，镗夺职，戴罪。

旋以荐擢协守江浙副总兵。贼陷仙居，趋台州，镗破之彭溪。乃与胡宗宪共谋灭徐海。宗宪招汪直，镗亦说日本使善妙令擒直。直与日本贰，卒伏诛。倭犯江北，镗驰援破之，又败北洋倭二十余舨。贼敛舟三沙，复流劫江北。巡抚李遂劾镗纵贼，镗已擢都佥事，为江南、浙江总兵官，夺职视事。以通政唐顺之荐复职如初。寻以诛汪直功，进都督同知。倭复犯浙东。水陆十余战，斩首千四百有奇。总督宗宪以荡平闻，镗复增俸赉金。镗擢用由宗宪，宗宪败，给事中丘橓劾镗八罪。逮治，免归。

镗有将略。倭难初兴，诸将悉望风溃败，独镗与汤克宽敢战，名亚俞、戚云。

克宽，邳州卫人。父庆，嘉靖中江防总兵官。克宽承世廕，历官都指挥佥事，充浙江参将。倭犯温州，克宽击败之。别贼寇嘉兴属邑，克宽至海盐被围。偕参政潘恩等拒守，贼不能克，乃焚掠而去。无何，陷乍浦城，转掠奉化、宁海。克宽追围于独山民家，火焚之。贼半死，余夺围遁。

时滨海多被倭患，而将士无纪律，贼至辄奔，议设大将统制江、淮。乃命克宽为副总兵，驻金山卫，提督海防诸军。倭三百人泊崇明南沙。克宽偕佥事任环攻之，败绩。贼移舟宝山，克宽追败之南家觜。贼乃转寇嘉定、上海间，被劾夺官从军。

倭二千余分掠苏、松。克宽逆战采淘港，斩首八百余级。都御史王忬荐为浙西参将。

遇贼嘉、湖，复失利，诏以白衣办贼。总督张经议捣贼柘林，令克宽将广西土兵屯乍浦，与副将大猷等相掎角。大战王江泾，斩级二千。会赵文华劾经惑克宽言纵倭饱扬，遂并逮问，论死。久之，赦免。

广东用兵，命赴军前自效。从大猷大破倭海丰，还世廕。俄以为惠、潮参将，复从大猷破吴平。平未几复振，克宽已擢狼山副总兵，命留讨贼。俄败之阳江乌猪洋。平窘，奔安南。都御史吴桂芳檄安南协讨，遣克宽以舟师会，夹击平万桥山下。

焚其舟，擒斩四百人，平远窜。乃进克宽署都督佥事，为广东总兵官。曾一本突海丰、惠来间，克宽倡议抚之，令居潮阳下浍地。未几，激民变，一本亦反，诏逮克宽讯治。寻赦免，赴苏镇立功。万历四年，炒蛮入掠古北口。克宽偕参将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战死。

戚继光，字元敬，世登州卫指挥佥事。父景通，历官都指挥，署大宁都司，入为神机坐营，有操行。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中嗣职，用荐擢署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改佥浙江都司，充参将，分部宁、绍、台三郡。

三十六年，倭犯乐清、瑞安、临海，继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寻会俞大猷兵，围汪直余党于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办贼。已而倭遁，他倭复焚掠台州。给事中罗嘉宾等劾继光无功，且通番。方按问，旋以平汪直功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

继光至浙时，见卫所军不习战，而金华、义乌俗称慓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

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头。继光急趋宁海，扼桃渚，败之龙山，追至雁门岭。

贼遁去，乘虚袭台州。继光手歼其魁，蹙余贼瓜陵江尽死。而圻头倭复趋台州，继光邀击之仙居，道无脱者。先后九战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无算。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浙东平，继光进秩三等。闽、广贼流入江西。

总督胡宗宪檄继光援。击破之上坊巢，贼奔建宁。继光还浙江。

明年，倭大举犯福建。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

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钟所，延及龙严、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时宁德已屡陷。距城十里有横屿，四面皆水路险隘，贼结大营其中。官军不敢击，相守逾年。其新至者营牛田，而酋长营兴化，东南互为声援。闽中连告急，宗宪复檄继光剿之。先击横屿贼。人持草一束，填壕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

乘胜至福清，捣败牛田贼，覆其巢，余贼走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百级。平明入城，兴化人始知，牛酒劳不绝。继光乃旋师。抵福清，遇倭自东营澳登陆，击斩二百人。而刘显亦屡破贼。闽宿寇几尽。于是继光至福州饮至，勒石平远台。

及继光还浙后，新倭至者日益众，围兴化城匝月。会显遣卒八人赍书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贼杀而衣其衣，绐守将得人，夜斩关延贼。副使翁时器、参将毕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摄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两月，破平海卫，据之。初，兴化告急，时帝已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继光副之。及城陷，刘显军少，壁城下不敢击。大猷亦不欲攻，需大军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继光将浙兵至。于是巡抚谭纶令将中军，显左，大猷右，合攻贼于平海。继光先登，左右军继之，斩级二千二百，还被掠者三千人。纶上功，继光首，显、大猷次之。帝为告谢郊庙，大行叙赉。继光先以横屿功，进署都督佥事，及是进都督同知，世廕千户，遂代大猷为总兵官。

明年二月，倭余党复纠新倭万余，围仙游三日。继光击败之城下，又追败之王仓坪，斩首数百级，余多坠崖谷死，存者数千奔据漳浦蔡丕岭。继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缘崖上，俘斩数百人，余贼遂掠渔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宁，继光督参将李超等击败之。乘胜追永宁贼，斩馘三百有奇。寻与大猷击走吴平于南澳，遂击平余孽之未下者。

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奠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隆庆初，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继光专训边卒。部议独用继光，乃召为神机营副将。会谭纶督师辽、蓟，乃集步兵三万，征浙兵三千，请专属继光训练。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至镇，上疏言：

蓟门之兵，虽多亦少。其原有七营军不习戎事，而好末技，壮者役将门，老弱仅充伍，一也。边塞逶迄，绝鲜邮置，使客络释，日事将迎，参游为驿使，营垒皆传舍，二也。寇至，则调遣无法，远道赴期，卒毙马僵，三也。守塞之卒约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临阵马军不用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军心离，六也。乘障卒不择冲缓，备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边备曷修？

而又有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何谓不练？夫边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将；今恩威号令不足服其心，分数形名不足齐其力，缓急难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弃土著不练，三也。诸镇入卫之兵，嫌非统属，漫无纪律，四也。班军民兵数盈四万，人各一心，五也。练兵之要在先练将。今注意武科，多方保举似矣，但此选将之事，非练将之道，六也。何谓虽练无益？今一营之卒，为砲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一也。三军之士各专其艺，金鼓旗帜，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于寇，而欲藉以制胜，三也。

教练之法，自有正门。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而今悉无其实，四也。

臣又闻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原广陌，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

寇入平原，利车战。在近边，利马战。在边外，利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今边兵惟习马耳，未娴山战、林战、谷战之道也，惟浙兵能之。愿更予臣浙东杀手、砲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壮士，足马军五枝，步军十枝，专听臣训练，军中所需，随宜取给，臣不胜至愿。

又言：“臣官为创设，诸将视为缀疣，臣安从展布？”

章下兵部，言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事权分，诸将多观望，宜召还总兵郭琥，专任继光。乃命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而浙兵止弗调。

录破吴平功，进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却之。

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边卒木强，律以军法将不堪，请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督抚上其议，许之。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五年秋，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诏予世廕，赉银币。

继光乃议立车营。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体轻便利，遏寇骑冲突。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筤筅。寇奔，则骑军逐北。又置辎重营随其后，而以南兵为选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

当是时，俺答已通贡，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独小王子后土蛮徙居插汉地，控弦十余万，常为蓟门忧。而朵颜董狐狸及其兄子长昂交通土蛮，时叛时服。万历元年春，二寇谋入犯。驰喜峰口，索赏不得，则肆杀掠，猎傍塞，以诱官军。继光掩击，几获狐狸。其夏，复犯桃林，不得志去。长昂亦犯界岭。官军斩获多，边吏讽之降，狐狸乃款关请贡。廷议给以岁赏。明年春，长昂复窥诸口不得入，则与狐狸共逼长秃令入寇。继光逐得之以归。长秃者，狐狸之弟，长昂叔父也。于是二寇率部长亲族三百人，叩关请死罪，狐狸服素衣叩头乞赦长秃。继光及总督刘应节等议，遣副将史宸、罗端诣喜峰口受其降。皆罗拜，献还所掠边人，攒刀设誓。乃释长秃，许通贡如故。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

寻以守边劳，进左都督。已，增建敌台，分所部十二区为三协，协置副将一人，分练士马。炒蛮入犯，汤克宽战死，继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蛮偕妻大嬖只袭掠边卒，官军追破之。土蛮犯辽东，继光急赴，偕辽东军拒退之。继光已加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

自顺义受封，朝廷以八事课边臣：曰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三岁则遣大臣阅视，而殿最之。继光用是频廕赉。

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前卒，独继光与辽东李成梁在。然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

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复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相脣齿。犹时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并坐失律诛。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确，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居正殁半岁，给事中张鼎思言继光不宜于北，当国者遽改之广东。继光悒悒不得志，强一赴，逾年即谢病。给事中张希皋等复劾之，竟罢归。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荐，反夺俸。继光亦遂卒。

继光更历南北，并著声。在南方战功特盛，北则专主守。所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谈兵者遵用焉。

弟继美，亦为贵州总兵官。

有硃先者，嘉兴人。当继光时，为蓟镇南兵营参将，迁副总兵。后数为广东、福建总兵官。

初起家武举，募海滨盐徒为一军。自胡宗宪为御史至总督，皆倚任。先大小数十战，皆先登，杀倭甚众。以功授都司。

宗宪被逮，先解官护行。宗宪释还，先乃归。御史按福建，巡抚王询侵军费，檄先证之。先曰：“先，王公部将也，不敢诬府主。”御史怒，坐先万金，论死系狱，阅八年始白。万历初，用荐起圜山把总。历登阃帅，以年老谢事归。复起，辞不赴。

先为将有胆智，砥节首公。其处宗宪、询二事，时论以为有国士风。

刘显，南昌人。生而膂力绝伦，稍通文义。家贫落魄，之丛祠欲自经，神护之不死。间行入蜀，为童子师。已，冒籍为武生。嘉靖三十四年，宜宾苗乱，巡抚张臬讨之。显从军陷阵，手格杀五十余人，擒首恶三人。诸军继进，贼尽平。显由是知名。官副千户，输赀为指挥佥事。

南京振武营初设，用兵部尚书张鏊荐，召令训练。擢署都指挥佥事，佥书浙江都司。迁参将，分守苏、松。倭犯江北，逼泗州，鏊檄显防浦口。显测贼将遁，追击至安东。方暑，披单衣，率四骑诱贼，伏精甲冈下。贼出，斩一人。所乘马中矢，下拔其镞，射杀追者。诱至冈下，大败之去。贼出所俘女子蛊将士。显悉送有司。

明日伺贼出，潜毁其舟。贼败走舟，舟已焚，死者无算。显进秩三等。寻迁副总兵，协守江、浙。

三沙倭复劫江北，被围于刘家庄。显以锐卒数千至，巡抚李遂令尽护江北军。

显率所部直入，诸营继之，自辰迄酉，贼巢破，逐北至白驹场、茅花墩，斩首六百有奇，贼尽殄。而遂谓贼由三沙来，实卢镗及显罪。显坐停俸。已，应天巡抚翁大立荐显骁勇，请久任，帝可之。振武营兵变后，诸将务姑息，兵益骄。给事中魏元吉荐显署都督佥事，节制其军。显挈蜀卒五百人往，一军贴然。闽贼流入江西，大掠石城、临州、东乡、金溪，杀吏民万计。诏显赴剿，击败之阳湖，贼乃遁。

四十一年五月，广东贼大起。诏显充总兵官镇守。会福建倭患棘，显赴援。与参将戚继光连破贼，贼略尽。而新倭大至，攻陷兴化城。显以兵少，逼城未敢战，被劾，戴罪。贼以间攻据平海卫。他倭劫福清，谋与平海倭合。显及俞大猷合于遮浪，尽歼之。平海倭欲遁，为把总许朝光所邀败。乃尽焚其舟，退还旧屯。戚继光亦至，显与大猷共助击之，遂复兴化。录功，进先所廕世职二秩。江北倭未平，廷议设总兵官于狼山，统制大江南北，改显任之。显行部通州，以敕书许节制知府以下，而同知王汝言不为礼，劾奏，镌其秩。已，移镇浙江。

显有将略，居官不守法度。巡按御史劾之，革任候勘。用巡抚刘几荐，命充为事官，镇守如故。隆庆改元，以军政拾遗被劾，贬秩视事。用巡抚谷中虚荐，还故官，移镇贵州。广西侬贼者念父子僭称王，攻剽安顺。巡抚阮文中檄显剿，俘斩五百余人。四川巡抚会省吾议征都掌蛮，令显移镇其地。复被劾罢，省吾奏留之。

都掌蛮者，居叙州戎县，介高、珙、筠连、长宁、江安、纳溪六县间，古沪戎也。成化初为乱，程信讨平之。正德中，普法恶复为乱，马昊讨平之。至是，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据九丝山，剽远近。其山修广，而四隅峭仄。东北则鸡冠岭、都都寨、凌霄峰三冈，峻壁数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峰，为贼耳目，威仪出入如王者。省吾议讨之，属显军事。起故将郭成、安大朝为佐，调诸土兵，合官军凡十四万人。万厉改元三月，毕集叙州，诱执阿苟，攻拔凌霄，进逼都都寨。三酋遣其党阿墨固守。官军顿匝月，凿滩以通漕，击斩阿墨，拔其寨。阿大自守鸡冠。显令人诱以官，而分五哨尽壁九丝城下。乘无备，夜半腰纟亘上，斩关入。迟明，诸将毕至。阿二、方三走保牡猪寨。郭成破鸡冠，获阿大。诸军攻牡猪，擒方三。阿二走，追获于贵州大盘山。克寨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俘斩四千六百，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铜铁锅各一。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颠，群蛮毕集，今已矣。”锅状如鼎，大可函牛，刻画有文彩。相传诸葛亮以鼓镇蛮。鼓失，则蛮运终矣。录功，进显都督同知。已而剿余孽，复俘斩千一百有奇。

都掌蛮既灭，显引疾求去，而以有司阻挠为言。诏听显节制，显益行其志。击西川番没舌、丢骨、人荒诸砦，斩其首恶，抚余众而还。建昌傀厦、洗马诸番，咸献首恶。西陲以宁。九年冬卒官。子綎，自有传。

郭成，四川叙南卫人。由世职历官苏松参将，进副总兵。倭犯通州，为守将李锡所败，转掠崇明三沙。成击沈其舟，斩首百三十余级。隆庆元年冬，擢署都督佥事，为广东总兵官。渡海追曾一本，大获，进署都督同知。叛将周云翔等杀参将耿宗元，亡入贼中。屯平山大安峒，将寇海丰。成偕南赣军夹击之，斩首千三百余级，获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余人，生絷云翔。潮州诸属邑，贼巢以百数。郭明据林樟，胡一化据北山洋，陈一义据马湖，剽劫二十载。成督诸军击杀明等，俘斩千三百有奇。四川都掌蛮为乱，诏成移镇。寻被劾，罢归。

万历改元，命刘显大征，诏成充为事官，为之副。先登九丝山，生絷阿大。初，成父为蛮杀，乃以所斩首级及生擒诸蛮置父墓前，剖心致祭，乡人壮之。寻佥书南京后府，出为贵州总兵官，镇守铜仁。成有胆智。每苗出掠，潜遗壮士入其砦，斩馘而出。尝挺身入林箐察贼。苗一日数惊，曰：“郭将军至矣。”相戒莫敢犯。复被劾，罢归。

起四川总兵官。永宁宣抚奢效忠卒，其妻奢世统无子，妾奢世续子崇周幼。前总兵刘显因命世续署宣抚印。世统怒，攻夺其落红寨。世续奔永宁。成遣义儿郭天心偕指挥禹嘉绩按问。天心遂据世续永宁私第，罄取其资，而成亦入落红，尽掠奢氏九世之积。效忠弟沙卜遂拒杀裨将三人，执天心等。抚、按交章劾成，下吏，遣戍云南。会有松茂之役，荐从军。成乃将七千人，直抵黄沙。屡破贼，与总兵官李应祥尽平河东西诸巢，以功授参将。复偕应详大破腻乃诸贼，增世职二级。腻乃党杨九乍复出为乱，成讨平之。火落赤扰西宁，四川巡抚李尚思以地近松潘，檄成军松林，游击万鏊军漳腊。寇不敢逼，西陲获安。杨应龙叛，成进讨，无功，戴罪办理。寻卒于官。

李锡，歙人。世新安卫千户。倭警，数有功，为通州守备。屡擢扬州参将，江北副总兵。隆庆元年冬，以署都督佥事为福建总兵官。

海寇曾一本横行闽、广间，俞大猷将赴广西，总督刘焘令会闽师夹击。一本至闽，锡出海禀之，与大猷遇贼柘林澳，三战皆捷。贼遁马耳澳复战。会广东总兵官郭成率参将王诏等以师会，次菜芜澳，分三哨进。一本驾大舟力战，诸将连破之，毁其舟。诏生擒一本及其妻，斩首七百余，死水火者万计。时广寇惟一本最强，锡、大猷、成共平之，而锡功最钜。其后一本余党梁本豪复乱，为黄应甲所擒，然视锡时力较易。锡论功，加署都督同知。倭入寇，击却之。

六年春，以征蛮将军代大猷镇广西平乐。府江者，桂林抵梧州驿道也。南北亘五百里，两岸崇山深箐，贼巢盘互。自嘉靖间张岳破平后，至是复猖獗。尝执知州邀重贿。道路梗塞，城门昼闭。大猷议讨之，会罢官去。巡抚郭应聘与锡计，征兵六万，令参将钱凤翔、王世科，都指挥王承恩、董龙各将一军，以副使郑茂、金柱，佥事夏道南监之，锡居中节制。破贼巢数十，斩馘五千有奇，僮酋杨钱甫等悉授首。

录功，进世职二等。

柳州怀远，瑶、僮、伶、侗环居之，瑶尤犷悍。侵据县治久，吏民率寓郡城。

隆庆时大征古田，诸瑶惧而听命。知县马希武之官，缮城堑，程役过严，诸瑶杀希武及经历等五人，复反。巡抚应聘与总督殷正茂议征之。万历元年正月，锡进次长安镇。会连雨雪，乃退师。益征浙东鸟铳手、湖广永顺钩刀手及狼兵十万人，令参将凤翔、世科，都指挥杨照、戚继美，故参将亦孔昭、鲁国贤，六道并进，监以副使沈子木。锡自统水师，次罗江，独当其冲。时贼屯板江大洲，累石树栅，潜以舟来袭。锡伏舟败之，水陆并进。会凤翔等亦至，贼悉舟西遁。追击，连破数巢。贼据枫木大山，前阻堤涧，鼓噪出。诸军奋击，而别以奇兵绕其后。贼大奔，保天鹅岭。锡以水军截浔江，督诸将攻斩渠魁二人。乘胜复破数巢，直抵清州界。贼奔大巢，亘数里，崖壁峭绝，为重栅拒官军，镖弩矢石雨下。妇人裸体扬箕，掷牛羊犬首为厌胜。诸军大呼直上，四面举火，贼尽歼。先后破巢一百四十，献馘三千五百有奇，俘获抚降者无算。

永福、永宁、柳城并以贼告，洛容僮又杀典史。锡令王瑞讨永宁，杨照讨柳城，参将门崇文讨永福，亦孔昭讨洛容，己帅舟师屯理定江，节制诸军。甫二旬，四道并捷。斩首四千五百有奇，洛容贼首陶浪金等俱伏诛。锡以功进秩二等。巡按御史唐鍊言锡一年内破贼二百一十四巢，获首功一万二千余级，宜久其任。帝可之。寻从凌云翼大破罗旁贼，授世廕百户。六年，卒官。

黄应甲者，不知何许人。隆庆中，以浔梧左参将从俞大猷讨平韦银豹，进秩二等。万历五年屡迁浙江总兵官。改镇广东。龙川鲍时秀者，妻杜氏，有妖术。乃据义都缑岭，立二十四方大总，自号无敌峒王，既降复反。应甲讨平之。醿户苏观陛、周才雄招亡命数千人，纵掠雷、廉间，杀断州千户田治。应甲率五军并进，生擒观陛、才雄，斩首四百余级，其党缚酋长陈泉以降。

未几，梁本豪乱。本豪，故曾一本党，亦醿户也。一本诛，窜海中，习水战，远通西洋。且结倭兵为助，杀千户，掠通判以去。十年六月，总督陈瑞与应甲谋，分水军二，南驻老万山备倭，东驻虎门备醿，别以两军备外海，两军扼要害。水军沈醿舟二十，生禽本豪。诸军竞进，大破之石茅洲。贼复奔潭洲沙湾，聚舟二百，及倭舟十，相掎角。诸将合追，先后俘斩千六百有奇，沈其舟二百余，抚降者二千五百。帝为告郊庙，大行叙赉，应甲等进秩有差。他倭寇琼崖，应甲斩首二百余，夺其舟。再赐金。旋入佥左军府。罢归，卒。

尹凤，字德辉，南京人。锡总兵福建时部将也，世府军后卫指挥同知。凤早孤。

读书，娴骑射。嘉靖中举武科，乡、会试皆第一。擢署都指挥佥事，备倭福建。徙佥浙江都司，进福建参将。倭陷福清、南安，连宗出海。凤邀击，沈其七舟。追至外洋，连战浒屿、东洛、七礁，擒斩二百人。击倭梅花洋，走之，追至横山，擒斩二百六十。大小凡十数战，内地赖以稍宁。改掌浙江都司，谢病归。隆庆初，以故官莅福建，从锡平曾一本。万历初，累官署都督佥事，提督京城巡捕。未几，谢事归。

张元勋，字世臣，浙江太平人。嗣世职为海门卫新河所百户。沈毅有谋。值倭警，隶戚继光麾下。有功，进千户。从破横屿诸贼，屡进署都指挥佥事，充福建游击将军。隆庆初，破倭福安，改南路参将。从李锡破曾一本，进副总兵。

五年春，擢署都督佥事，代郭成为总兵官，镇守广东。惠州河源贼唐亚六、广州从化贼万尚钦、韶州英德贼张廷光劫掠郡县，莫能制。明年，元勋进剿。斩馘六百有奇，亚六等授首，余党悉平。肇庆恩平十三村贼陈金莺等，与邻邑苔村三巢贼罗绍清、林翠兰、谭权伯，藤峒、九迳十寨贼黄飞莺、丘胜富、黄高晖、诸可行、黄朝富等，相煽为乱。故事：两粤惟大征得叙功，雕剿不叙，故诸将不乐雕剿。总督殷正茂与元勋计，令雕剿得论功，诸军争奋。正茂又密遣副将梁守愚、游击王瑞等屯恩平，若常戍者，掩不备，斩翠兰等，生擒绍清、权伯以献。其诸路雕剿者，效首功二千四百有奇，还被掠子女千三百余人，生得金莺，惟高晖等亡去。元勋逐北至藤峒，又生获胜富、可行、朝富等八十人。部将邓子龙等亦获高晖、飞莺。三巢、十寨、十三村诸贼尽平，余悉就抚。

惠、潮地相接，山险木深。贼首蓝一清、赖元爵与其党马祖冒、黄民太、曾廷凤、黄鸣时、曾万璋、李仲山、卓子望、叶景清、曾仕龙等各据险结砦，连地八百余里，党数万人。正茂议大征。会金莺等已灭，诸贼颇惧。廷凤、万璋并遣子入学，祖昌、景清亦佯乞降。正茂知其诈，征兵四万，令参将李诚立、沈思学、王诏，游击王瑞等分将之，元勋居中节制，监司陈奎、唐九德、顾养谦、吴一介监其军，数道并进。贼败，乃凭险自守。官军遍搜深箐邃谷间。而元勋偕九德，追亡至南岭。

一日夜驰至养谦所，击破李坑，生得子望等。明年破乌禽嶂。仕龙阻高山，元勋佯饮酒高会，忽进兵击擒之。先后获大贼首六十一人，次贼首六百余人，破大小巢七百余所，擒斩一万二千有奇。帝为宣捷，告郊庙，进元勋署都督同知，世廕百户。

元勋复讨斩余贼千三百有奇，抚定降者。巨寇皆靖。

潮州贼林道乾之党诸良宝既抚复叛，袭杀官军，掠六百人入海。再犯阳江，败走。乃据潮故巢，居高山巅，不出战。官军营淤泥中。副将李诚立挑战，坠马伤足，死者二百人。贼出掠而败，走巢固守。元勋积草土与贼垒平，用火攻之，斩首千一百余级。时万历二年三月也。捷闻，进世廕一级。遗孽魏朝义等四巢亦降。寻与胡宗仁共平良宝党林凤。惠、潮遂无贼。其冬，倭陷铜鼓石、双鱼城。元勋大破之儒峒，俘斩八百余级。进秩为真。五年，从总督凌云翼大征罗旁贼，斩首万六千余级。

进都督，改廕锦衣。寻以疾致仕，卒于家。

元勋起小校。大小百十战，威名震岭南。与广西李锡并称良将。

赞曰：世宗朝，老成宿将以俞大猷为称首，而数奇屡踬。以内外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众也。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当张居正、谭纶任国事则成，厥后张鼎思、张希皋等居言路则废。任将之道，亦可知矣。刘显平蛮引疾，而以有司阻挠为辞，有以夫！李锡、张元勋首功甚盛，而不蒙殊赏，武功所由不竞也。

## 列传第一百一

徐阶（弟陟 子璠等）高拱 （郭朴）张居正（曾孙同敞）

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生甫周岁，堕眢井，出三日而苏。五岁从父道括苍，堕高岭，衣挂于树不死。人咸异之。嘉靖二年进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予归娶。丁父忧，服除，补故官。阶为人短小白皙，善容止。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读书为古文辞，从王守仁门人游，有声士大夫间。

帝用张孚敬议，欲去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笾豆礼乐皆有所损抑。下儒臣议，阶独持不可。孚敬召阶盛气诘之，阶抗辩不屈。孚敬怒曰：“若叛我。”阶正色曰：“叛生于附。阶未尝附公，何得言叛？”长揖出。斥为延平府推官。连摄郡事。出系囚三百，毁淫祠，创乡社学，捕剧盗百二十人。迁黄州府同知，擢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俱视学政。

皇太子出阁，召拜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丁母忧归。服除，擢国子祭酒，迁礼部右侍郎，寻改吏部。故事，吏部率鐍门，所接见庶官不数语。阶折节下之。

见必深坐，咨边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阶意，愿为用。尚书熊浃、唐龙、周用皆重阶。阶数署部事，所引用宋景、张岳、王道、欧阳德、范皆长者。用卒，闻渊代，自处前辈，取立断。阶意不乐，求出避之。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

寻掌院事，进礼部尚书。

帝察阶勤，又所撰青词独称旨，召直无逸殿。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赐飞鱼服及上方珍馔、上尊无虚日。廷推吏部尚书，不听，不欲阶去左右也。阶遂请立皇太子，不报。复连请之，皆不报。后当冠婚，复请先裕王，后景王，帝不怿。寻以推恩加太子太保。

俺答犯京，阶请释周尚文及戴纶、欧阳安等自效，报可。已，请帝还大内，召群臣计兵事，从之。中官陷寇归，以俺答求贡书进。帝以示严嵩及阶，召对便殿。

嵩曰：“饥贼耳，不足患。”阶曰：“傅城而军，杀人若刈菅，何谓饥贼？”帝然之，问求贡书安在。嵩出诸袖曰：“礼部事也。”帝复问阶。阶曰：“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许则彼厚要我。请遣译者绐缓之，我得益为备。援兵集，寇且走。”

帝称善者再。嵩、阶因请帝出视朝。寇寻饱去，乃下阶疏，弗许贡。

嵩怙宠弄权，猜害同列。既仇夏言置之死，而言尝荐阶，嵩以是忌之。初，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庙，念压于先孝洁皇后，又睿宗入庙非公议，恐后世议祧，遂欲当己世预祧仁宗，以孝烈先祔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阶抗言女后无先入庙者，请祀之奉先殿。礼科都给事中杨思忠亦以为然。疏上，帝大怒。阶皇恐谢罪，不能守前议。帝又使阶往邯郸落成吕仙祠。阶不欲行，乃以议祔庙解，得缓期。至寇逼城，帝益懈，乃使尚书顾可学行，而内衔阶。摘思忠元旦贺表误，廷杖之百，斥为民，以怵阶。嵩因谓阶可间也，中伤之百方。一日独召对，语及阶，嵩徐曰：“阶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盖以其尝请立太子也。阶危甚，度未可与争，乃谨事嵩，而益精治斋词迎帝意，左右亦多为地者。帝怒渐解。未几，加少保，寻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密疏发咸宁侯仇鸾罪状。嵩以阶与鸾尝同直，欲因鸾以倾阶。

及闻鸾罪发自阶，乃愕然止，而忌阶益甚。

帝既诛鸾，益重阶，数与谋边事。时议减鸾所益卫卒，阶言：“不可减。又京营积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廪以资赏费。”又请罢提督侍郎孙禬。帝始格于嵩，久而皆用之。一品满三载，进勋，为柱国，再进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满六载，兼食大学士俸，再录子为中书舍人，加少傅。九载，改兼吏部尚书。赐宴礼部，玺书褒谕有加。帝虽重阶，稍示形迹。尝以五色芝授嵩，使练药，谓阶政本所关，不以相及。阶皇恐请，乃得之。帝亦渐委任阶，亚于嵩。

杨继盛谕嵩罪，以二王为徵，下锦衣狱。嵩属陆炳究主使者。阶戒炳曰：“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为危语动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谢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显结宫邸怨也。”嵩忄双惧，乃寝。倭躏东南，帝数以问阶，阶力主发兵。阶又念边卒苦饥，请收畿内麦数十万石，自居庸输宣府，紫荆输大同。

帝悦，密传谕行之。杨继盛之劾嵩也，嵩固疑阶。赵锦、王宗茂劾嵩，阶又议薄其罚。及是给事中吴时来、主事董传策、张翀劾嵩不胜，皆下狱。传策，阶里人；时来、翀，阶门生也。嵩遂疏辨，显谓阶主使，帝不听。有所密询，皆舍嵩而之阶。

寻加太子太师。

帝所居永寿宫灾，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营建，以问嵩。嵩请还大内，帝不怿。问阶，阶请以三殿所余材，责尚书雷礼营之，可计月而就。帝悦，如阶议。

命阶子尚宝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即日徙居之，命曰万寿宫。

以阶忠，进少师，兼支尚书俸，予一子中书舍人。子璠亦超擢太常少卿。嵩乃日屈。

嵩子世蕃贪横淫纵状亦渐闻，阶乃令御史邹应龙劾之。帝勒嵩致仕，擢应龙通政司参议。阶遂代嵩为首辅。已而帝念嵩供奉劳，怜之。又以调去，忽忽不乐，乃降谕，欲退而修真且传嗣，复责阶等奈何以官与邪物，谓应龙也。阶言：“退而传嗣，臣等不敢奉命。应龙之转，乃二部奉旨行之。”帝乃已。

帝以嵩在直久，而世蕃顾为奸于外，因命阶无久直。阶窥帝意，言苟为奸，在外犹在内，固请入直。帝以嵩直庐赐阶。阶榜三语其中曰：“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于是朝士侃侃，得行其意。袁炜数出直，阶请召与共拟旨。因言：“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弊生。”帝颔之。

阶以张孚敬及嵩导帝猜刻，力反之，务以宽大开帝意。帝恶给事御史抨击过当，欲有所行遣。阶委曲调剂，得轻论。会问阶知人之难，阶对曰：“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惟广听纳，则穷凶极恶，人为我撄之；深情隐慝，人为我发之。故圣帝明王，有言必察。即不实，小者置之，大则薄责而容之，以鼓来者。”帝称善。言路益发舒。

寇由墙子岭入，直趋通州。帝方祠釐，兵部尚书杨博不敢奏，谋之阶，檄宣府总兵官马芳、宣大总督江东入援。芳兵先至，阶请亟赏之，又请重东权，俾统诸道兵。寇从通掠香河，阶请亟备顺义，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寇趋顺义，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后军遇参将郭琥伏而败，颇得其所掠人畜辎重。始帝怒博不早闻与总督杨选之任寇入也，欲罪之未发。阶言：“博虽以祠釐禁不敢闻，而二镇兵皆其所先檄。若选则非尾寇，乃送之出境耳。”帝竟诛选，不罪博。进阶建极殿大学士。

袁炜以疾归，道卒，阶独当国。屡请增阁臣，且乞骸骨。乃命严讷、李春芳入阁，而待阶益隆。以一品十五载考，恩礼特厚，复赐玉带、绣蟒、珍药。帝手书问阶疾，谆恳如家人，阶益恭谨。帝或有所委，通夕不假寐，应制之文，未尝逾顷刻期。帝日益爱阶。阶采舆论利便者，白而行之。嘉靖中叶，南北用兵。边镇大臣小不当帝指，辄逮下狱诛窜，阁臣复窃颜色为威福。阶当国后，缇骑省减，诏狱渐虚，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终。于是论者翕然推阶为名相。

严讷请告归，命郭朴、高拱入阁，与春芳同辅政，事仍决于阶。阶数请立太子，不报。已而景王之籓，病薨，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帝欲建雩坛及兴都宫殿，阶力止之。鄢懋卿骤增盐课四十万金，阶风御史请复故额。方士胡大顺等劝帝饵金丹，阶力陈其矫诬状，大顺等寻伏法。帝服饵病躁，户部主事海瑞极陈帝失，帝恚甚，欲即杀之，阶力救得系。帝病甚，忽欲幸兴都，阶力争乃止。未几，帝崩。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事云。

同列高拱、郭朴以阶不与共谋，不乐。朴曰：“徐公谤先帝，可斩也。”拱初侍穆宗裕邸，阶引之辅政，然阶独柄国，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时，给事中胡应嘉尝劾拱，拱疑阶嗾之。隆庆元年，应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削籍去，言者谓拱修旧郤，胁阶，斥应嘉。阶复请薄应嘉罚，言者又劾拱。拱欲阶拟杖，阶从容譬解，拱益不悦。

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阶疏辩，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誉阶，拱遂引疾归。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

给事、御史多起废籍，恃阶而强，言多过激。帝不能堪，谕阶等处之。同列欲拟谴，阶曰：“上欲谴，我曹当力争，乃可导之谴乎。”请传谕令省改。帝亦勿之罪。是年，诏翰林撰中秋宴致语，阶言：“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乐。”帝为罢宴。

帝命中官分督团营，阶力陈不可而止。南京振武营兵屡哗，阶欲汰之。虑其据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继录督江防兵驻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

群小珰殴御史于午门，都御史王廷将纠之，阶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虑彼先诬我。”乃使人以好语诱大珰，先录其主名。廷疏上，乃分别逮治有差。阶之持正应变，多此类也。

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

方乞休，而给事中张齐以私怨劾阶，阶因请归。帝意亦渐移，许之。赐驰驿。以春芳请，给夫廪，玺书褒美，行人导行，如故事。陛辞，赐白金、宝钞、彩币、袭衣。

举朝皆疏留，报闻而已。王廷后刺得张齐纳贿事，劾戍之边。阶既行，春芳为首辅，未几亦归。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郡邑有司希拱指，争齮晷阶，尽夺其田，戍其二子。会拱复为居正所倾而罢，事乃解。万历十年，阶年八十，诏遣行人存问，赐玺书、金币。明年卒。赠太师，谥文贞。阶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

阶弟陟，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累官南京刑部侍郎。子璠，以廕官太常卿；琨、瑛，尚宝卿。孙元春，进士，亦官太常卿。元春孙本高，官锦衣千户，天启中拒魏忠贤建祠夺职。崇祯改元，以荐起，累官左都督。诸生念祖，国变城破，与妻张，二妾陆、李，皆自缢。

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逾年，授编修。穆宗居裕邸，出阁请读，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世宗讳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国，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剀切。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

字赐焉。累迁侍讲学士。

严嵩、徐阶递当国，以拱他日当得重，荐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

四十一年，擢礼部左侍郎。寻改吏部，兼学士，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召入直庐。撰斋词，赐飞鱼服。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入阁。拱与朴皆阶所荐也。

世宗居西苑，阁臣直庐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庐，时窃出。一日，帝不豫，误传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给事中胡应嘉，阶乡人也，以劾拱姻亲自危。且瞷阶方与拱郤，遂劾拱不守直庐，移器用于外。世宗病，勿省也。拱疑应嘉受阶指，大憾之。

穆宗即位，进少保兼太子太保。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而是时以勤与张居正皆入阁，居正亦侍裕邸讲。阶草遗诏，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会议登极赏军及请上裁去留大臣事，阶悉不从拱议，嫌益深。应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将竣，忽有所论救。帝责其牴牾，下阁臣议罚。

朴奋然曰：“应嘉无人臣礼，当编氓。”阶旁睨拱，见拱方怒，勉从之。言路谓拱以私怨逐应嘉，交章劾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劾拱尤力。阶于拱辩疏，拟旨慰留，而不甚谴言者。拱益怒，相与忿诋阁中。御史齐康为拱劾阶，康坐黜。于是言路论拱者无虚日，南京科道至拾遗及之。拱不自安，乞归，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养病去。隆庆元年五月也。拱以旧学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既而阶亦乞归。

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拱乃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且上疏极论之曰：“《明伦大典》颁示已久。今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凡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将使献皇在庙之灵何以为享？先帝在天之灵何以为心？而陛下岁时入庙，亦何以对越二圣？臣以为未可。”帝深然之。法司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拱复上疏曰：“人君陨于非命，不得正终，其名至不美。先帝临御四十五载，得岁六十有余。末年抱病，经岁上宾，寿考令终，曾无暴遽。今谓先帝为王金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视先帝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议。”

帝复然拱言，命减戍。拱之再出，专与阶修郤，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赖帝仁柔，弗之竟也。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

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其在吏部，欲遍识人才，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仓卒举用，皆得其人。又以时方忧边事，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材自裕。又以兵者专门之学，非素习不可应卒。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宜慎选司属，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更各取边地之人以备司属，如铨司分省故事，则题覆情形可无扞格，并重其赏罚以鼓励之。凡边地有司，其责颇重，不宜付杂流及迁谪者。皆报可，著为令。拱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勿循资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参伍，不尽凭文书为黜陟，亦不拘人数多寡，黜者必告以故，使众咸服。古田瑶贼乱，用殷正茂总督两广。曰：“是虽贪，可以集事。”贵州抚臣奏土司安国亨将叛，命阮文中代为巡抚。

临行语之曰：“国亨必不叛，若往，无激变也。”即而如其言。以广东有司多贪黩，特请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历其余。又言马政、盐政之官，名为卿、为使，而实以闲局视之，失人废事，渐不可训。惟教官驿递诸司，职卑录薄，远道为难，宜铨注近地，以恤其私。诏皆从之。拱所经画，皆此类也。

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总督王崇古受之，请于朝，乞授以官。朝议多以为不可，拱与居正力主之。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事具崇古传。进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改建极殿。拱以边境稍宁，恐将士惰玩，复请敕边臣及时闲暇，严为整顿，仍时遣大臣阅视。帝皆从之。辽东奏捷，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

寻考察科道，拱请与都察院同事。时大学士赵贞吉掌都察院，持议稍异同。给事中韩楫劾贞吉有所私庇。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贞吉，专横益著。尚宝卿刘奋庸上疏阴斥之，给事中曹大埜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谪外任。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致物议。帝终眷拱不衰也。

始拱为祭酒，居正为司业，相友善，拱亟称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陈以勤皆去，拱为首辅，居正肩随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辈不能堪，居正独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冯保者，中人，性黠，次当掌司礼监，拱荐陈洪及孟冲，帝从之，保以是怨拱。而居正与保深相结。六年春，帝得疾，大渐，召拱与居正、高仪受顾命而崩。初，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

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又命给事中雒遒、程文合疏攻保，而己从中拟旨逐之。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不可容。太后颔之。明日，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拱意必逐保也，急趋入。比宣诏，则数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骡车出宣武门。居正乃与仪请留拱，弗许。请得乘传，许之。拱既去，保憾未释。复构王大臣狱，欲连及拱，已而得寝。居家数年，卒。居正请复其官，与祭葬如例。中旨给半葬，祭文仍寓贬词云。久之，廷议论拱功，赠太师，谥文襄，廕嗣子务观为尚宝丞。

郭朴，字质夫，安阳人。嘉靖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累官礼部右侍郎，入直西苑。历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宾客。南京礼部缺尚书，帝怜朴久次，特加太子少保擢任之。朴辞曰：“幸与撰述，不欲远离阙下。”帝大喜，命即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詹事府侍直如故。顷之，吏部尚书欧阳必进罢，即以朴代之。越二年，以父丧去。及严讷由吏部入阁，帝谋代者。时董份以工部尚书行吏部左侍郎事，方受帝眷，而为人贪狡无行。徐阶虑其代讷，急言于帝，起朴故官。朴固请终制，不许。

寻以考绩，加太子太保。

四十五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与高拱并命。阶早贵，权重，春芳、讷事之谨，至不敢讲钧礼。而朴与拱乡里相得，事阶稍倨，拱尤负才自恣。及世宗崩，阶草遗诏，尽反时政之不便者。拱与朴不得与闻，大恚，两人遂与阶有隙。言路劾拱者多及朴。拱谢病归，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时朴已加至少傅、太子太傅矣。御史庞尚鹏、凌儒等攻不止，遂三疏乞归。家居二十余年卒。赠太傅，谥文简。

朴为人长者，两典铨衡，以廉著。辅政二年无过。特以拱故，不容于朝，时颇有惜之者。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十五为诸生。巡抚顾璘奇其文，曰：“国器也。”未几，居正举于乡，璘解犀带以赠，且曰：“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进士，改庶吉士。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授编修，请急归，亡何还职。

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迁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与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寻还理坊事，迁侍裕邸讲读。王甚贤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数从问书义，颇及天下事。寻迁右谕德兼侍读，进侍讲学士，领院事。

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寻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邸故讲官陈以勤俱入閤，而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寻充《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学士五品仅岁余。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

高拱以很躁被论去，徐阶亦去，春芳为首辅。亡何，赵贞吉入，易视居正。居正与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召用拱，俾领吏部，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拱至，益与居正善。春芳寻引去，以勤亦自引，而贞吉、殷士儋皆为所构罢，独居正与拱在，两人益相密。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赞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加柱国、太子太傅。六年满，加少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以辽东战功，加太子太师。和市成，加少师，余如故。

初，徐阶既去，令三子事居正谨。而拱衔阶甚，嗾言路追论不已，阶诸子多坐罪。居正从容为拱言，拱稍心动。而拱客构居正纳阶子三万金，拱以诮居正。居正色变，指天誓，辞甚苦。拱谢不审，两人交遂离。拱又与居正所善中人冯保郄。穆宗不豫，居正与保密处分后事，引保为内助，而拱欲去保。神宗即位，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帝御平台，召居正奖谕之，赐金币及绣蟒斗牛服。自是赐赉无虚日。

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劝帝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更，至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皆急务。帝称善。大计廷臣，斥诸不职及附丽拱者。复具诏召群臣廷饬之，百僚皆惕息。帝当尊崇两宫。故事，皇后与天子生母并称皇太后，而徽号有别。保欲媚帝生母李贵妃，风居正以并尊。居正不敢违，议尊皇后曰仁圣皇太后，皇贵妃曰慈圣皇太后，两宫遂无别。慈圣徙乾清宫，抚视帝，内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国公沐朝弼数犯法，当逮，朝议难之。居正擢用其子，驰使缚之，不敢动。

既至，请贷其死，锢之南京。氵曹河通，居正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氵曹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

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南京小奄醉辱给事中，言者请究治。居正谪其尤激者赵参鲁于外以悦保，而徐说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其奉使者，时令缇骑阴诇之。其党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

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给事中余懋学请行宽大之政，居正以为风己，削其职。御史傅应祯继言之，尤切。下诏狱，杖戍。给事中徐贞明等群拥入狱，视具橐饘，亦逮谪外。御史刘台按辽东，误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绳督之，台抗章论居正专恣不法，居正怒甚。帝为下台诏狱，命杖百，远戍。居正阳具疏救之，仅夺其职。已，卒戍台。由是诸给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

当是时，太后以帝冲年，尊礼居正甚至，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

居正喜建竖，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俺答款塞，久不为害。独小王子部众十余万，东北直辽左，以不获通互市，数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两广督抚殷正茂、凌云翼等亦数破贼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乱，用张佳胤往抚即定，故世称居正知人。然持法严。核驿递，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群吏不得乘传，与商旅无别。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辄不得补。大邑士子额隘，艰于进取。亦多怨之者。

时承平久，群盗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库，有司恒讳之，居正严其禁。匿弗举者，虽循吏必黜。得盗即斩决，有司莫敢饰情。盗边海钱米盈数，例皆斩，然往往长系或瘐死。居正独亟斩之，而追捕其家属。盗贼为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为怨言，居正不恤也。

慈圣太后将还慈宁宫，谕居正谓：“我不能视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学、勤政，有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师保之责，与诸臣异。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用终先帝凭几之谊。”因赐坐蟒、白金、彩币。未几，丁父忧。帝遣司礼中官慰问，视粥药，止哭，络绎道路，三宫膊赠甚厚。

户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夺情议，居正惑之。冯保亦固留居正。诸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辈皆以为不可，弗听。吏部尚书张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遂交章请留。中行、用贤及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相继争之。皆坐廷杖，谪斥有差。时彗星从东南方起，长亘天。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衢。帝诏谕群臣，再及者诛无赦，谤乃已。于是使居正子编修嗣修与司礼太监魏朝驰传往代司丧。礼部主事曹诰治祭，工部主事徐应聘治丧。居正请无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带入阁治政，侍经筵讲读，又请辞岁俸。帝许之。及帝举大婚礼，居正吉服从事。给事中李涞言其非礼，居正怒，出为佥事。时帝顾居正益重，常赐居正札，称“元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

居正乞归葬父，帝使尚宝少卿郑钦、锦衣指挥史继书护归，期三月，葬毕即上道。仍命抚按诸臣先期驰赐玺书敦谕。范“帝赉忠良”银印以赐之，如杨士奇、张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戒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居正请广内阁员，诏即令居正推。居正因推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入阁。自强素迕居正，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而时行与四维皆自昵于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两宫赐赉慰谕有加礼，遣司礼太监张宏供张饯郊外，百僚班送。

所过地，有司节厨传，治道路。辽东奏大捷，帝复归功居正。使使驰谕，俾定爵赏。

居正为条列以闻。调阳益内惭，坚卧，累疏乞休不出。

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请俟清凉上道。于是内阁、两都部院寺卿、给事、御史俱上章，请趣居正亟还朝。帝遣锦衣指挥翟汝敬驰传往迎，计日以俟；而令中官护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过，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

道经襄阳，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虽公侯谒王执臣礼，居正具，宾主而出。

过南阳，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诏遣司礼太监何进宴劳，两宫亦各遣大珰李琦、李用宣谕，赐八宝金钉川扇、御膳、饼果、醪醴，百僚复班迎。入朝，帝慰劳恳笃，予假十日而后入阁，仍赐白金、彩币、宝钞、羊酒，因引见两宫。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比至，帝与两宫复赐赉加等，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

时帝渐备六宫，太仓银钱多所宣进。居正乃因户部进御览数目陈之，谓每岁入额不敌所出，请帝置坐隅时省览，量入为出，罢节浮费。疏上，留中。帝复令工部铸钱给用，居正以利不胜费止之。言官请停苏、松织造，不听。居正为面请，得损大半。复请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迁官恩数，帝多曲从之。帝御文华殿，居正侍讲读毕，以给事中所上灾伤疏闻，因请振。复言：“上爱民如子，而在外诸司营私背公，剥民罔上，宜痛钳以法。而皇上加意撙节，于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赏赉、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贷。居正以江南贵豪怙势及诸奸猾吏民善逋赋，选大吏精悍者严行督责。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

居正服将除，帝召吏部问期日，敕赐白玉带、大红坐蟒、盘蟒。御平台召对，慰谕久之。使中官张宏引见慈庆、慈宁两宫，皆有恩赉，而慈圣皇太后加赐御膳九品，使宏侍宴。

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捍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而令司礼及诸内侍自陈，上裁去留。因劝帝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嗛保、居正矣。

帝初政，居正尝纂古治乱事百余条，绘图，以俗语解之，使帝易晓。至是，复属儒臣纪太祖列圣《宝训》、《宝录》分类成书，凡四十：曰创业艰难，曰励精图治，曰勤学，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谨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宫闱，曰教储贰，曰睦宗籓，曰亲贤臣，曰去奸邪，曰纳谏，曰理财，曰守法，曰儆戒，曰务实，曰正纪纲，曰审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驭近习，曰待外戚，曰重农桑，曰兴教化，曰明赏罚，曰信诏令，曰谨名分，曰裁贡献，曰慎赏赉，曰敦节俭，曰慎刑狱，曰褒功德，曰屏异端，曰节武备，曰御戎狄。

其辞多警切，请以经筵之暇进讲。又请立起居注，纪帝言动与朝内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员入直，应制诗文及备顾问。帝皆优诏报许。

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署南镇抚。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世以此益恶之。

亡何，居正病。帝频颁敕谕问疾，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维等理阁中细务，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后惫甚不能遍阅，然尚不使四维等参之。及病革，乞归。上复优诏慰留，称“太师张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及尚书梁梦龙、侍郎余有丁、许国、陈经邦，已，复荐尚书徐学谟、曾省吾、张学颜、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为黏御屏。晟，冯保所受书者也，强居正荐之。时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为辍朝，谕祭九坛，视国公兼师傅者。居正先以六载满，加特进中极殿大学士；以九载满，加赐坐蟒衣，进左柱国，廕一子尚宝丞；以大婚，加岁禄百石，录子锦衣千户为指挥佥事；以十二载满，加太傅；以辽东大捷，进太师，益岁禄二百石，子由指挥佥事进同知。至是，赠上柱国，谥文忠，命四品京卿、锦衣堂上官、司礼太监护丧归葬。于是四维始为政，而与居正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恶。

初，帝所幸中官张诚见恶冯保，斥于外，帝使密诇保及居正。至是，诚复入，悉以两人交结恣横状闻，且谓其宝藏逾天府。帝心动。左右亦浸言保过恶，而四维门人御史李植极论徐爵与保挟诈通奸诸罪。帝执保禁中，逮爵诏狱。谪保奉御居南京，尽籍其家金银珠宝巨万计。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艳之。言官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进者益务攻居正。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召还中行、用贤等，迁官有差。刘台赠官，还其产。御史羊可立复追论居正罪，指居正构辽庶人宪节狱。庶人妃因上疏辩冤，且曰：“庶人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帝命司礼张诚及侍郎丘橓偕锦衣指挥、给事中籍居正家。

诚等将至，荆州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诚等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事闻，时行等与六卿大臣合疏，请少缓之；刑部尚书潘季驯疏尤激楚。诏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其母。而御史丁此吕复追论科场事，谓高启愚以舜、禹命题，为居正策禅受。尚书杨巍等与相驳。此吕出外，启愚削籍。后言者复攻居正不已。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

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熹宗时，廷臣稍稍追述之。而邹元标为都御史，亦称居正。诏复故官，予葬祭。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讼居正冤。帝令部议，复二廕及诰命。十三年，敬修孙同敞请复武廕，并复敬修官。帝授同敞中书舍人，而下部议敬修事。尚书李日宣等言：“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复敬修官。

同敞负志节，感帝恩，益自奋。十五年，奉敕慰问湖广诸王，因令调兵云南。

未复命，两京相继失，走诣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复其锦衣世廕，授同敞指挥佥事。寻奉使湖南。闻汀州破，依何腾蛟于武冈。永明王用廷臣荐，改授同敞侍读学士。为总兵官刘承胤所恶，言翰林、吏部、督学必用甲科，乃改同敞尚宝卿。以大学士瞿式耜荐，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总督诸路军务。

同敞有文武材，意气慷慨。每出师，辄跃马为诸将先。或败奔，同敞危坐不去，诸将复还战，或取胜。军中以是服同敞。大将王永祚等久围永州，大兵赴救，胡一青率众迎敌，战败。同敞驰至全州，檄杨国栋兵策应，乃解去。顺治七年，大兵破严关，诸将尽弃桂林走。城中虚无人，独式耜端坐府中。适同敞自灵川至，见式耜。

式耜曰：“我为留守，当死此。子无城守责，盍去诸？”同敞正色曰：“昔人耻独为君子，公顾不许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与饮，明烛达旦。侵晨被执，谕之降，不从。令为僧，亦不从。乃幽之民舍。虽异室，声息相闻，两人日赋诗倡和。

阅四十余日，整衣冠就刃，颜色不变。既死，同敞尸植立，首坠跃而前者三，人皆辟易。

而居正第五子允修，字建初，廕尚宝丞。崇祯十七年正月，张献忠掠荆州，允修题诗于壁，不食而死。

赞曰：徐阶以恭勤结主知，器量深沉。虽任智数，要为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及为冯保所逐，柴车即路。倾辄相寻，有自来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 列传第一百二

杨博（子俊民） 马森 刘体乾 王廷 （毛恺） 葛守礼 靳学颜（弟学曾）

杨博，字惟约，蒲州人。父瞻，御史，终四川佥事。博登嘉靖八年进士，除盩啡知县，调长安。征为兵部武库主事，历职方郎中。大学士翟銮巡九边，以博自随。

所过山川形势，土俗好恶，士卒多寡强弱，皆疏记之。至肃州，属番数百遮道邀赏。

銮虑来者益众，不能给。博请銮盛仪卫，集诸番辕门外，数以天子宰相至，不悉众远迎，将缚以属吏。诸番罗拜请罪，乃稍赉其先至者，余皆惧不复来。銮还，荐博可属大事。吉囊、俺答岁盗边，尚书张瓚一切倚办博。帝或中夜降手诏，博随事条答，悉称旨。毛伯温代瓚，博当迁，特奏留之。已，迁山东提学副使，转督粮参政。

二十五年，超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大兴屯利，请募民垦田，永不征租。

又以暇修筑肃州榆树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芦泉诸处墩台，凿龙首诸渠。初，罕东属番避土鲁番乱，迁肃州境上，时与居民戕杀。监生李时旸以为言，事下守臣。博为筑金塔、白城七堡，召其长，令率属徙居之。诸番徙七百余帐，州境为之肃清。总兵官王继祖却寇永昌，镇羌参将蔡勋等战镇番、山丹，三告捷，斩首百四十余级。

进博右副都御史。以母忧归。仇鸾镇甘肃，总督曾铣劾之，诏逮治。博亦发其贪罔三十事。鸾拜大将军，数毁之，帝不听。服阕，鸾已诛，召拜兵部右侍郎。转左，经略蓟州、保定。

初，俺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议者争请为备。水湍悍，不可城。博缘水势建石墩，置戍守，还督京城九门。时因寇警，岁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须镇静，奈何先事自扰？”罢其令。寻迁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博以蓟逼京师，护畿甸陵寝为大，分布诸将，画地为防。三十三年秋，把都儿及打来孙十余万骑犯蓟镇，攻墙。帝忧甚，数遣骑侦博。博擐甲宿古北口城上，督总兵官周益昌等力御。帝大喜，驰赐绯豸衣，犒军万金。寇攻四昼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墙。官军断一人腕，乃退屯虎头山。博募死士，夜以火惊其营，寇扰乱，比明悉去。进右都御史，廕子锦衣千户。明年，打来孙复入益昌，击却之。遂擢博兵部尚书，录防秋功，加太子少保。

严嵩父子招权利，诸司为所挠，博一切格不行。嵩恨博，会丁父忧去。兵部尚书许论罢，帝起博代之。博未终丧，疏辞。而帝以大同右卫围急，改博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博墨缞驰出关。未至，侍郎江东等以大军进，寇引去。时右卫围六月，守将王德战亡，城中刍粟且尽，士死守无二心。博厚抚恤，奏行善后十事。以给事中张学颜言，留博镇抚。奏蠲被寇租，因佥其丁壮为义勇，分隶诸将。博以边人不习车战，寇入辄不支，请造箱车百辆，有警则右卫车东，左卫车西，使相声援。又以大同墙圮，缮治为急；次则塞银钗、驿马诸岭，以绝窥紫荆路；备居庸南山，以绝窥陵寝畿甸路；修阳神地诸墙堑，以绝入山西路。乃于大同牛心山诸处筑堡九，墩台九十二，接左卫高山站，以达镇城。浚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讫功，赐敕奖赉。

帝数欲召博还，又虞边，以问嵩。嵩雅不喜博，请令江东署部事，俟秋防毕徐议之，遂不召。秋防讫，加太子太保，留镇如故。哱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记等数以轻骑寇边，博先后计擒之。又数出奇兵袭寇，寇稍徙帐。因议筑故总督翁万达所创边墙，招还内地民为寇掠者千六百余人。又请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报可。改蓟辽总督。秋防竣，廷议欲召博还，吏部尚书吴鹏不可。郑晓署兵部，争之曰：“博在蓟、辽则蓟、辽安，在本兵则九边俱安。”乃如还，加少保。

帝忧边甚，博每先事为防，帝眷倚若左右手。尝语阁臣：“自博入，朕每忧边，其语博预为谋。”博上言：“今九边，蓟镇为重。请敕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

帝是之。

四十二年十月，寇拥众窥蓟州，声言犯辽阳。总督杨选帅师东，博檄止之。又手书三往，卒不从。博拊几曰：“败矣。”急征兵入援，寇已溃墙子岭，犯通州。

帝叹曰：“庚戌事又见矣。”诸路兵先后至。命宣大总督江东统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镇远侯顾寰以京营兵分布城内外。寇解而东，躏顺义、三河，饱掠去。援兵不发一矢，取道毙及零骑伤残者报首功。帝怏怏，谕博曰：“贼复饱飏，何以惩后？”

遂诛选。博惧及，徐阶力保持之。帝念博前功，不罪。久之，改吏部尚书。

隆庆改元，请遵遗诏，录建言诸臣，死者皆赠恤。时方计群吏，山西人无一被黜者。给事中胡应嘉劾博庇其乡人，博连疏乞休。并慰留，且斥言者。一品满三考，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帝将游南海子，博率同列谏。御史詹仰庇以直言罢，博争之。

屯盐都御史庞尚鹏被论，博议留。忏旨，遂谢病归。尚书刘体乾等交章乞留，不听。

大学士高拱掌吏部，荐博堪本兵。诏以吏部尚书理兵部事。陈蓟、昌战守方略，谓：“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少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因陈明应援、申驻守、处京营、谕属夷、修内治诸事，帝悉从之。

博魁梧丰硕，临事安闲有识量。出入中外四十余年，始终以兵事著。六年，高拱罢，乃改博吏部，进少师兼太子太师。明年秋，疾作，三疏乞致仕归。逾年卒。

赠太傅，谥襄毅。

拱柄国时，欲中徐阶危祸，博造拱，力为解。拱亦心动，事获已。其后张居正逐拱，将周内其罪，博毅然争之。及兴王大臣狱，博与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为解。

居正愤曰：“二公谓我甘心高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会帝命守礼偕都督硃希孝会讯，博阴为画计，使校尉怵大臣改供；又令拱仆杂稠人中，令大臣识别，茫然莫辨，事乃白。人以是称博长者。

子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历礼部郎中。隆庆初，迁河南提学副使。万历初，历太仆少卿。父博致政，侍归。起故官，累迁兵部左侍郎署部事。时议撦力克嗣封。俊民言：“款未可遽罢。惟内修守备，而外勒西部，使尽还巢，申定市额，使无滥索而已。”议遂定。进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十九年，还理部事。河南大饥，人相食，请发银米各数十万。或议其稽缓，因自劾求罢。疏六上，不允。小人竞请开矿，俊民争不得，税使乃四出。天下骚然，时以咎俊民。

在事历三考，累加太子太保。卒官，赠少保。后叙东征转饷功，赠少傅兼太子太傅。

马森，字孔养，怀安人。父俊，晚得子，家人抱之坠，殒焉。俊绐其妻曰“我误也”，不之罪。逾年而举森。嘉靖十四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太平知府。民有兄弟讼者，予镜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伤天性乎？”皆感泣谢去。再迁江西按察使。有进士嬖外妇而杀妻，抚按欲缓其狱，森卒抵之法。

历左布政使，就擢巡抚右副都御史。入为刑部右侍郎，改户部。初，森在江西荐布政使宋淳。淳后抚南、赣，以赃败，森坐调大理卿。屡驳疑狱，与刑部尚书郑晓、都御史周延称为“三平”。病归，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户部，督仓场，寻转左。以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迁南京户部尚书。隆庆初，改北部。

是时，登极诏书蠲天下田租半。太仓岁入少，不能副经费，而京、通二仓积贮无几。森钩校搜剔，条行十余事。又列上钱谷出入之数，劝帝节俭。帝手诏责令措置，森奏：“祖宗旧制，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应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供边。

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用。后边陲多事，支费渐繁，一变而有客兵之年例，再变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万耳，后渐增至二百三十余万。屯田十亏七八，盐法十折四五，民运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边则士马不多于昔，在太仓则输入不益于前，而所费数倍。重以诏书蠲除，故今日告匮，视往岁有加。臣前所区画，算及锱铢，不过纾目前急，而于国之大体，民之元气，未暇深虑。愿广集众思，令廷臣各陈所见。”又奏河东、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灵州盐课事宜。诏皆如所请。

帝尝命中官崔敏发户部银六万市黄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内阁下，无司礼径传者，事乃止。即，又命购珠宝，森亦力争，不听。三年，以母老乞终养。

赐驰驿归，后屡荐不起。

森为考官时，夏言婿出其门，欲介之见言，谢不往。严嵩闻而悦之，森亦不附。

为徐阶所重，遂引用之。里居，赞巡抚庞尚鹏行一条鞭法，乡人为立报功祠。万历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敏。

刘体乾，字子元，东安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行人，改兵科给事中。司礼太监鲍忠卒，其党李庆为其侄鲍恩等八人乞迁。帝已许之，以体乾言，止录三人。

转左给事中。

帝以财用绌，诏廷臣集议。多请追宿逋，增赋额。体乾独上奏曰：“苏轼有言：‘丰财之道，惟在去其害财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费是也。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今边功升授、勋贵传请、曹局添设、大臣恩廕，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之属，岁增月益，不可悉举。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请严敕请曹，清革冗滥，减俸将不赀。又闻光录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

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进御果蔬，初无定额，止眎内监片纸，如数供御。乾没狼籍，辄转鬻市人。其他诸曹，侵盗尤多。宜著为令典，岁终使科道臣会计之，以清冗费。二冗既革，国计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赋，是扬汤止沸也。”

于是部议请汰各监局人匠。从之。

累官通政使，迁刑部左侍郎。改户部左侍郎，总督仓场。隆庆初，进南京户部尚书。南畿、湖广、江西银布绢米积逋二百六十余万，凤阳园陵九卫官军四万，而仓粟无一月储。体乾再疏请责成有司，又条上六事，皆报可。

马森去，召改北部。诏取太仓银三十万两。体乾言：“太仓银所存三百七十万耳，而九边年例二百七十六万有奇，在京军粮商价百有余万蓟州、大同诸镇例外奏乞不与焉。若复取以上供，经费安办？”帝不听。体乾复奏：“今国计绌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即存库之数，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岁则无策矣。今尽以供无益费，万一变起仓卒，如国计何？”于是给事中李已、杨一魁、龙光，御史刘思问、苏士润、贺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体乾言，阁臣李春芳等皆上疏请，乃命止进十万两。

又奏太和山香税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属内臣。忤旨，夺俸半年。

帝尝问九边军饷，太仓岁发及四方解纳之数。体乾奏：“祖宗朝止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继以宁夏、甘肃、蓟州，又继以固原、山西，今密云、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镇防守有主兵。其后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愈众。各镇刍饷有屯田。其后加民粮，加盐课，加京运，而横费滋多。”因列上隆庆以来岁发之数。又奏：“国家岁入不足供所出，而额外陈乞者多。请以内外一切经费应存革者，刊勒成书。”报可。

诏市绵二万五千斤，体乾请俟湖州贡。帝不从，趣之急。给事中李已言：“三月非用绵时，不宜重扰商户。”体乾亦复争，乃命止进万斤。逾年，诏趣进金花银，且购猫睛、祖母绿诸异宝。已上书力谏，体乾请从已言，不纳。内承运库以白答刂索部帑十万。体乾执奏，给事中刘继文亦言白答刂非体。帝报有旨，竟取之。体乾又乞承运库减税额二十万，为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请。是时内供已多，数下部取太仓银，又趣市珍珠黄绿玉诸物。体乾清劲有执，每疏争，积忤帝意，竟夺官。给事中光懋、御史凌琯等交章请留，不听。

神宗即位，起南京兵部尚书，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额军九万，马五千余匹。今军止二万二千，马仅及半，单弱足虑。宜选诸卫余丁，随伍操练，发贮库草场银买马。”又条上防守四事。并从之。万历二年致仕，卒。赠太子少保。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改御史。疏劾吏部尚书汪鋐，谪亳州判官。历苏州知府，有政声。累迁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三十九年，转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南京督储，自成化后皆以都御史领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户部侍郎兼理。及振武营军乱，言者请复旧制，遂以副都御史章焕专领，而改廷南京刑部。未上，复改户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

时倭乱未靖，廷建议以江南属镇守总兵官，专驻吴淞，江北属分守副总兵，专驻狼山。遂为定制。淮安大饥，与巡按御史硃纲奏留商税饷军，被诏切让。给事中李邦义因劾廷拘滞，吏部尚书严讷为廷辨，始解。转左侍郎，还理部事。以通州御倭功，加俸二级。迁南京礼部尚书，召为左都御史。奏行慎选授、重分巡、谨刑狱、端表率、严检束、公举劾六事。

隆庆元年六月，京师雨潦坏庐舍，命廷督御史分行振恤。会朝觐天下官，廷请严禁馈遗，酌道里费，以儆官邪，苏民力。帝谒诸陵，诏廷同英国公张溶居守。中官许义挟刃胁人财，为巡城御史李学道所笞。群珰伺学道早朝，邀击之左掖门外。

廷上其状，论戍有差。

御史齐康为高拱劾徐阶，廷言：“康怀奸党邪，不重惩无以定国是。”帝为谪康，谕留阶。拱遂引疾去。而给事中张齐者，尝行边，受贾人金。事稍泄，阴求阶子璠居间，璠谢不见。齐恨，遂摭康疏语复论阶，阶亦引疾去。廷因发齐奸利事，言：“齐前奉命赏军宣大，纳盐商杨四和数千金，为言恤边商、革余盐数事，为大学士阶所格。四和抵齐取贿，踪迹颇露。齐惧得罪，乃借攻阶冀自掩。”遂下齐诏狱。刑部尚书毛恺当齐戍，诏释为民。拱起再相，廷恐其修郤，而恺亦阶所引，遂先后乞休以避之。给事中周芸、御史李纯朴讼齐事，谓廷、恺阿阶意，罗织不辜。

刑部尚书刘自强覆奏：“齐所坐无实，廷、恺屈法徇私。”诏夺恺职，廷斥为民，宥齐，补通州判官。

万历初，齐以不谨罢，恺已前卒。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讼恺狷洁有古人风，坐按张齐夺官，今齐已黜，足知恺守正。诏复恺官。于是巡抚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言：“廷守苏州时，人比之赵清献。直节劲气，始终无改。宜如毛恺例复官。”诏以故官致仕。十六年，给夫廪如制，仍以高年特赐存问。明年卒，谥恭节。

毛恺，字达和，江山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坐论洗马邹守益不当投散地，为执政所恶，谪宁国推官。历刑部尚书。太监李芳骤谏忤穆宗，命刑部置重辟。恺奏：“芳罪状未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芳仍得贳死。恺赠太子少保，谥端简。

葛守礼，字与立，德平人。嘉靖七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彰德推官。

巨盗诬富家，株连以百数，守礼尽出之。主狱者谮之御史。会籓府狱久不决，属守礼，一讯即得，乃大惊服。冬至，赵王戒百官朝服贺，守礼独不可。迁兵部主事。

父丧服阕，补礼部。宁府宗人悉锢高墙，后稍得脱，因请封。礼部尚书夏言议量复中尉数人。未上，而言入阁，严嵩代之。守礼适迁仪制郎中，驳不行。故事，郡王绝，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继封。交城、怀仁、襄垣近支绝，以继封请，守礼持之坚。会以疾在告，三邸人乘间行赂，遂得请。旗校诇其事以闻。所籍记赂遗十余万，独无守礼名，帝由是知守礼廉。迁河南提学副使，再迁山西按察使，进陕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入为户部侍郎，督饷宣、大。改吏部。自左侍郎迁南京礼部尚书。李本署吏部事，希严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礼下考，勒致仕。后帝问守礼安在，左右谬以老病对。帝为叹惜久之。

隆庆元年，起户部尚书。奏言：“畿辅、山东流移日众，以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征派不均。且河南北，山东西，土地硗瘠，正供尚不能给，复重之徭役。

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此所谓舛也。乞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又国初征粮，户部定仓库名目及石数价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随仓上纳，完欠之数了然可稽。近乃定为一条鞭法，计亩征银。不论仓口，不问石数。

吏书夤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至于收解，乃又变为一串铃法，谓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获积余之赀，解者任赔补之累。夫钱谷必分数明而后稽核审，今混而为一，是为那移者地也。愿敕所司，酌复旧规。”诏悉举行。于是奏定国计簿式，颁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后，完欠、起解、追征之数及贫民不能输纳，备录簿中。自府州县达布政，送户部稽考，以清隐漏那移侵欺之弊。又以户部专理财赋，必周知天下仓库盈虚，然后可节缩调剂。祖宗时令天下岁以文册报部，乃请遣御史谭启、马明谟、张问明、赵岩分行天下董其事，并承敕以行。覃恩例尝边军，或言士伍虚冒，宜乘给赏汰之。守礼言：“此朝廷旷典，乃以贾怨耶？”

议乃止。

大学士高拱与徐阶不相能，举朝攻拱。侍郎徐养正、刘自强，拱所厚，亦诣守礼言。守礼不可，养正等遂论拱。守礼寻乞养母归。及拱再相，深德守礼，起为刑部尚书。初，阶定方士王金等狱，坐妄进药物，比子杀父律论死。诏下法司会讯。

守礼等议金妄进药无事实，但习故陶仲文术，左道惑众，应坐为从律编戍。给事中赵奋言：“法司为天下平。昔则一主于入，而不为先帝地；今则一主于出，而不恤后世议。罪有首而后有从，金等为从，孰为首？将以陶仲文为首，则仲文死已久。

为法如此，陛下何赖哉！”疏入，报闻。

寻改守礼左都御史。奏言：“畿内地势洼下，河道堙塞，遇潦则千里为壑。请仿古井田之制，浚治沟洫，使旱潦有备。”章下有司。又申明巡抚事宜，条列官箴、士节六事。守礼议王金狱，与拱合，然不附拱。后张居正欲以王大臣事扌冓杀拱，守礼力为解，乃免。阶、拱、居正更用事，交相轧。守礼周旋其间，正色独立，人以为难。万历三年，以老乞休。诏加太子少保，驰驿归。六年卒。赠太子太保，谥端肃。

靳学颜，字子愚，济宁人。嘉靖十三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南阳推官，以廉平称。历吉安知府，治行高，累迁左布政使。隆庆初，入为太仆卿，改光禄。

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应诏陈理财，凡万余言。言选兵、铸钱、积谷最切。

其略曰：

宋初禁军十万，总天下诸路亦不过十万，其后庆历、治平间增至百余万。然其时财用不绌。我朝边兵四十万。其后虽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绌乏告，何哉？宋虽增兵，而天下无养兵费。我朝以民养兵，而新军又一切仰太仓。旧饷不减，新饷日增，费一也。周丰镐、汉四都，率有其名而无实。我朝留都之设，建官置卫，坐食公帑，费二也。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我朝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费三也。有此三者，储畜安得不匮。而其间尤耗天下之财者，兵而已。夫陷锋摧坚，旗鼓相当，兵之实也。今边兵有战时，若腹兵则终世不一当敌。每盗贼窃发，非阴阳、医药、杂职，则丞贰判簿为之将；非乡民里保，则义勇快壮为之兵。在北则借盐丁矿徒，在南则借狼土。

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验也。当限以轮番守戍之法。或远不可征，或弱不可任，则听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饷边。如免班军而征偿，省充发而输赎，亦变通一策也。欲京兵强，亦宜责以轮番戍守。夫京师去宣府、蓟镇才数百里，京营九万卒，岁以一万戍二镇，九年而一周，未为苦也，而怯者与边兵同其劲矣。又以畿辅之卒填京戍之阙，其部伍、号令、月粮、犒赏亦与京卒同，而畿辅之卒皆亲兵矣。夫京卒戍蓟镇，则延、固之费可省。戍宣府，则宣府、大同之气自张。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后，京卒之劲当其前，则仰攻深入之事鲜矣。

臣又睹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夫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独奈何用银而废钱？钱益废，银益独行。独行则藏益深，而银益贵，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豪右乘其贱收之，时其贵出之。银积于豪右者愈厚，行于天下者愈少。更逾数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钱者，泉也，不可一日无。计者谓钱法之难有二：利不鸑本，民不愿行。此皆非也。

夫朝廷以山海之产为材，以亿兆之力为工，以贤士大夫为役，何本之费？诚令民以铜炭赎罪，而匠役则取之营军，一指麾间，钱遍天下矣。至不顾行钱者，独奸豪尔。

请自今事例、罚赎、征税、赐赉、宗禄、官俸、军饷之属，悉银钱兼支。上以是征，下以是输，何患其不行哉。

臣又闻中原者，边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终身无银，而不能终岁无衣，终日无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银而不在谷，臣窃虑之。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鸷悍而轻生，易动而难戢，游食而寡积者也。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夫作难，千人响应，前事已屡验矣。弭之之计，不过曰恤农以系其家，足食以系其身，聚骨肉以系其心。今试核官廪之所藏，每府得数十万，则司计者安枕可矣。得三万焉，犹足塞转徙者之望。设不满万，岂得无寒心？臣窃意不满万者多也。

臣近者疏请积谷，业蒙允行。第恐有司从事不力，无以塞明诏。敢即臣说申言之：

其一曰官仓，发官银以籴也。一曰社仓，收民谷以充也。官仓非甚丰岁不能举，社仓虽中岁皆可行。唐义仓之开，每岁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则准民间正税之数，取二十分之一以为社。诚仿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岁候以通其变，计每岁二仓之入以验其功，著为令，而岁岁修之，时其丰歉而敛散之。在官仓者，民有大饥则以振。在民仓者，虽官有大役亦不听贷。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国也。今言财用者，不忧谷之不足，而忧银之不足。夫银实生乱，谷实弭乱。银之不足，而泉货代之；五谷不足，则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宝金玉，而宝五谷，伏惟圣明垂意。

疏入，下所司议，卒不能尽行也。

寻召为工部右侍郎，改吏部，进左侍郎。学颜内行修洁，见高拱以首辅掌铨，专恣甚，遂谢病归，卒。弟学曾，山西副使。治绩亦有闻。

赞曰：明之中叶，边防堕，经费乏。当时任事之臣，能留意于此者鲜矣。若杨博、马森、刘体乾、葛守礼、靳学颜之属，庶几负经济之略者。就其设施与其所建白，究而行之，亦补苴一时而已，况言之不尽行，行之不能久乎！自时厥后，张居正始一整饬。居正殁，一切以空言从事，以迄于亡。盖其坏非朝夕之积矣。

## 列传第一百三

王治 欧阳一敬（胡应嘉） 周弘祖（岑用宾 邓洪震） 詹仰庇 骆问礼（杨松 张应治） 郑履淳 陈吾德（李已 胡涍） 汪文辉 刘奋庸（曹大埜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行人，迁吏科给事中。寇屡盗边，边臣多匿不奏；小胜，文臣辄冒军功。治请临阵斩获，第录将士功；文臣及镇帅不亲搏战者止赐赉。从之，再迁礼科左给事中。

隆庆元年，偕御史王好问核内府诸监局岁费。中官崔敏请止之，为给事中张宪臣所劾。得旨：“诏书所载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听治等详核。不载者，已之。”

治等力争，不许。事竣，劾中官赵廷玉、马尹干没罪，诏下司礼监按问。寻上疏陈四事：“一、定宗庙之礼以隆圣孝。献皇虽贵为天子父，未尝南面临天下；虽亲为武宗叔，然尝北面事武宗。今乃与祖宗诸帝并列，设位于武宗右，揆诸古典，终为未协。臣以为献皇祔会太庙，不免递迁。若专祀世庙，则亿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议，务求至当。一、谨燕居之礼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窥伺百出，或以燕饮声乐，或以游戏骑射。近则损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则妨累政事，危乱所由起。

比者人言籍籍，谓陛下燕闲举动，有非谅闇所宜者。臣窃为陛下虑之。”其二，请勤朝讲、亲辅弼。疏入，报闻。

进吏科都给事中。劾蓟辽总督都御史刘焘、南京督储都御史曾于拱不职，于拱遂罢。山西及蓟镇并中寇，治以罪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迟凤翔，偕同官欧阳一敬等劾之。诏罢乾，贬凤翔三秩视事。部议恤光禄少卿马从谦。帝不许，治疏争。帝谓从谦所犯，比子骂父律，终不允。治又请追谥何瑭，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硃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共锻成夏言、曾铣狱，宜追夺其官。咸报可。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胜者，帝将往幸。治率同官谏，大学士徐阶、尚书杨博、御史郝杰等并阻止，皆不听。至则荒莽沮湿，帝甚悔之。治寻擢太仆少卿，改大理，进太仆卿。忧归，卒。

欧阳一敬，字司直，彭泽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除萧山知县。征授刑科给事中。劾太常少卿晋应槐为文选郎时劣状，而南京侍郎傅颐、宁夏巡抚王崇古、湖广参政孙弘轼由应槐进，俱当罢。吏部为应槐等辨，独罢颐官。未几，劾罢礼部尚书董份。三迁兵科给事中。言广西总兵当用都督，不当用勋臣。因劾恭顺侯吴继爵，罢之，以俞大猷代。寇大入陕西，劾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俱夺官。又以军政劾英国公张溶，山西、浙江总兵官董一奎、刘显，掌锦衣卫都督李隆等九人不职。溶留，余俱贬黜。

自严嵩败，言官争发愤论事，一敬尤敢言。隆庆元年正月，吏部尚书杨博掌京察，黜给事中郑钦、御史胡维新，而山西人无下考者。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劾博挟私愤，庇乡里。应嘉先尝劾高拱，拱修郤，将重罪之。徐阶等重违拱意，且以应嘉实佐察，初未言，今党同官妄奏，拟旨斥为民。言路大哗。一敬为应嘉讼，斥博及拱。

诋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且言：“应嘉前疏臣与闻，黜应嘉不若黜臣。”会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疏争，阶乃调应嘉建宁推官。一敬寻劾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不听。逾月，御史齐康劾阶。诸给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群集阙下，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时康主拱，一敬主阶，互指为党。言官多论康，康竟坐谪。

已，陈兵政八事，部皆议行。南京振武营兵由此罢。湖广巡按陈省劾太和山守备中官吕祥，诏征祥还，罢守备官。未几，复遣监丞刘进往代。一敬言：“进故名俊，守显陵无状。肃皇帝下之狱，充孝陵卫净军，今不宜用。”从之。中官吕用等典京营，一敬力谏，事寝。黔国公沐朝弼残恣，屡抗诏旨。一敬请治其罪，报可。

俄擢太常少卿。拱再起柄政，一敬惧，即日告归，半道以忧死。时应嘉已屡迁参议，忧归，闻拱再相，亦惊怖而卒。

应嘉，沐阳人。由宜春知县擢吏科给事中。三迁都给事中。论侍郎黄养蒙、李登云及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职，皆罢去。登云者，大学士高拱姻也。应嘉策拱必害己，遂并劾拱，言：“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陛下近稍违和，拱即私运直庐器物于外。臣不知拱何心。”疏入，拱大惧，亟奏辩。

会帝崩，得不竟。拱以此衔应嘉。穆宗嗣位，应嘉请帝御文华殿与辅臣面议大政，召访诸卿顾问侍从，令科臣随事驳议。帝纳焉。应嘉居谏职，号敢言。然悻悻好搏击，议者颇以倾危目之。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除吉安推官。征授御史，出督屯田、马政。隆庆改元，司礼中贵及籓邸近侍廕锦衣指挥以下至二十余人。弘祖驰疏请止赉金币，或停世袭，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给奔走扫除，不关政事。孝宗召对大臣，宦侍必退去百余武，非惟不使之预，亦且不使之闻。愿陛下勿与谋议，假以嚬笑，则彼无乱政之阶，而圣德媲太祖、孝宗矣。臣又闻先帝初载，欲廕太监张钦义子锦衣，兵部尚书彭泽执奏再四。今赵炳然居泽位，不能效泽忠，无所逃罪。”

报闻。已，请汰内府监局、锦衣卫、光禄寺、文思院冗员，复嘉靖初年之旧，又请仿行古社仓制。诏皆从之。

明年春，言：“近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旗竿数火，天鼓再鸣，陨星旋风，天雨黑豆，此皆阴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治道。边患孔棘，备御无方。事涉内庭，辄见挠沮，如阅马、核库，诏出复停。皇庄则亲收子粒，太和则榷取香钱，织造之使累遣，纠劾之疏留中。内臣爵赏谢辞，温旨远出六卿上，尤祖宗朝所绝无者。”疏入，不报。其冬诏市珍宝，魏时亮等争，不听。弘祖复切谏。寻迁福建提学副使。大学士高拱掌吏部，考察言官，恶弘祖及岑用宾等，谪弘祖安顺判官，用宾宜川县丞。

用宾，广东顺德人。官南京给事中，多所论劾。又尝论拱很愎，以故拱憾之，出为绍兴知府。既中以察典，遂卒于贬所。而弘祖谪未几，拱罢，量移广平推官，万历中，屡迁南京光禄卿。坐硃衣谒陵免。

当隆庆初，以地震言事者，又有邓洪震，宣化人。时为兵部郎中，上疏曰：“入夏以来，淫雨弥月。又京师去冬地震，今春风霾大作，白日无光。近大同又报雨雹伤物，地震有声。陛下临御甫半年，灾异叠见。传闻后宫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斥。左右近习，滥赐予。政令屡易，前后背驰，邪正混淆，用舍犹豫。万一奸宄潜生，寇戎轶犯，其何以待之？”帝纳其言，下礼官议修省。洪震寻以疾归。

万历改元，督抚交章论荐，竟不起。

詹仰庇，字汝钦，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由南海知县征授御史。隆庆初，穆宗诏户部购宝珠，尚书马森执奏，给事中魏时亮、御史贺一桂等继争，皆不听。

仰庇疏言：“顷言官谏购宝珠，反蒙诘让。昔仲虺戒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召公戒武王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汤、武能受二臣之戒，绝去玩好，故圣德光千载。若侈心一生，不可复遏，恣情纵欲，财耗民穷。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胜言者。况宝石珠玑，多藏中贵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财，耗之无用之物。今两广需饷，疏请再三，犹靳不予，何轻重倒置乎！”不报。三年正月，中官制烟火，延烧禁中庐舍，仰庇请按治。左右近习多切齿者。

帝颇耽声色，陈皇后微谏，帝怒，出之别宫。外庭皆忧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医禁中出。询之，知后寝疾危笃，即上疏言：“先帝慎择贤淑，作配陛下，为宗庙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笃宫闱之好。近闻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载，抑郁成疾，陛下略不省视。万一不讳，如圣德何？臣下莫不忧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颂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触讳，亦当死。臣今日固不惜死，愿陛下采听臣言，立复皇后中宫，时加慰问，臣虽死贤于生。”帝手批答曰：“后无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适，以冀却疾。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

亡何，巡视十库，疏言：“内官监岁入租税至多，而岁出不置籍。按京城内外园廛场地，隶本监者数十计，岁课皆属官钱，而内臣假上供名，恣意渔猎。利填私家，过归朝宁。乞备核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数，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俭，四方系安危。陛下前取户部银，用备缓急。今如本监所称，则尽以创鰲山、修宫苑、制鞦迁、造龙凤舰、治金柜玉盆。群小因干没，累圣德，亏国计。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故事，诸司文移往还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书无此体。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语，为大不敬。帝怒，下诏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屡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罢科道之巡视库藏者。南京给事中骆问礼、御史余嘉诏等疏救，且言巡视官不当罢。不纳。仰庇为御史仅八月，数进谠言，竟以获罪。

神宗嗣位，录先朝直臣。以仰庇在京时尝为商人居间，不得内召，除广东参议。

寻乞归。家居十余年，起官江西。再迁南京太仆少卿。入为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仰庇初以直节负盛名，至是为保位计，颇不免附丽。饶伸以科场事劾大学士王锡爵、左都御史吴时来，仰庇即劾伸。进士薛敷教劾时来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庇未及阅疏，即论敷教排陷大臣，敷教坐废。及吏部侍郎赵焕、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继去，仰庇谋代之，踪迹颇著。给事中王继光、主事姜士昌、员外郎赵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论列。仰庇不自安，屡求去。帝虽慰留，而众议籍籍不止。稍迁刑部右侍郎。移疾归，久之卒。

骆问礼，诸暨人。嘉靖末进士。历南京刑科给事中。隆庆三年，陈皇后移别宫，问礼偕同官张应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闱，即有疾，岂宜移宫。望亟返坤宁，毋使后世谓变礼自陛下始。”不报。给事张齐劾徐阶，为廷臣所排，下狱削籍。问礼独言齐赃可疑，不当以纠弹大臣实其罪。张居正请大阅，问礼谓非要务，而请帝日亲万几，详览奏章。未几，劾诚意伯刘世延、福建巡抚涂泽民不职，帝并留之。

帝初纳言官请，将令诸政务悉面奏于便殿，问礼遂条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揽万几，宜酌用群言，不执己见，使可否予夺，皆合天道，则有独断之美，无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从官常在左右，非向晦不入宫闱，则涵养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内阁政事根本，宜参用诸司，无拘翰林，则讲明义理，通达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如六科不封驳，诸司失检察者，许御史纠弹。”五言：“顷诏书两下，皆许诸人直言。然所采纳者，除言官与一二大臣外，尽付所司而已。宜益广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效。”六言：“陛下临朝决事，凡给事左右，如传旨、接奏章之类，宜用文武侍从，毋使中官参与，则窥窃之渐，无自而生。”七言：“士习倾危，稍或异同，辄加排陷。自今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众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则公论日明，士气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题覆，已报可者未见修举，因循玩忄妻，习为故常。陛下当明作于上，敕诸臣奋励于下，以挽颓惰之风”。九言：“面奏之仪，宜略去繁文，务求实用，俾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无或两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编检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迩乘舆，一切言动，执简侍书。其耳目所不及者，诸司或以月报，或以季报，令得随事纂缉，以垂劝戒。”

疏奏，帝不悦。宦侍复从中构之，谪楚雄知事。明年，吏部举杂职官当迁者，问礼及御史杨松在举中。帝曰：“此两人安得遽迁，俟三年后议之。”万历初，屡迁湖广副使，卒。

杨松，河南卫人。历官御史，巡视皇城。尚膳少监黄雄征子钱与民哄，兵马司捕送松所。事未决，而内监令校尉趣雄入直，诡言有驾帖。松验问无有，遂劾雄诈称诏旨。帝令黜兵马司官，而镌松三秩，谪山西布政司照磨。神宗立，擢庐州推官，终山西副使。

张应治，秀水人。在垣中抗疏，多可称。为高拱所恶，出为九江知府。终山东副使。

郑履淳，字叔初，刑部尚书晓子也。举嘉靖四十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迁尚宝丞。隆庆三年冬，疏言：

顷年以来，万民失业，四方多故，天鸣地震，灾害洊臻，正陛下宵旰忧勤时也。

夫饥寒迫身，易为衣食，嗷嗷赤子，圣主之所以为资。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谋，切虞廷困穷之惧，则上天所以警动海内者，适足以资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贤。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

高亢暌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槛之罚，儒臣虚纳牖之功，宫闱违脱珥之规，朝陛拂同舟之义。回奏蒙谴，补牍奚从？内批径出，封还何自？纪纲因循，风俗玩忄妻。

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阍寺潜为厉阶，善类渐以短气。言涉宫府，肆挠多端。梗在私门，坚持不破。万众惶惶，皆谓群小侮常，明良疏隔，自开辟以来，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愿奋英断以决大计，勿为小故之所淆；弘浚哲以任君子，勿为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疮痍，分昭阳细务之勤而和庶政。以蛮裔为关门劲敌，以钱谷为黎庶脂膏。拔用陆树声、石星之流，嘉纳殷士儋、翁大立诸疏。经史讲筵，日亲无倦。臣民章奏，与所司面相可否。万几之裁理渐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变谨微，回天开泰，计无逾于此。

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系刑部狱数月。刑科舒化等以为言，乃释为民。神宗立，起光禄少卿，卒。

陈吾德，字懋修，归善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行人。隆庆三年，擢工科给事中。两广多盗，将吏率虚文罔上。吾德列便宜八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已而月复食。吾德言：“岁首日月并食，天之大灾，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应天以实。”诏遣中官督织造，吾德偕同官严用和切谏，报闻。帝从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宝，户部尚书刘体乾、户科都给事中李已执奏，不从。吾德复偕已上疏曰：“伏睹登极诏书，罢采办，蠲加派，且云‘各监局以缺乏为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时论奏，治以重典’，海内闻之，欢若更生。比者左右近习，干请纷纭，买玉市珠，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咸谓诏书不信，无所适从。迩时府库久虚，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忧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费数十万赀乎！敏等献谄营私，罪不可宥。乞亟谴斥，以全诏书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锢刑部狱，斥吾德为民。

神宗嗣位，起吾德兵科。万历元年，进右给事中。张居正柄国，谏官言事必先请，吾德独不往。礼部主事宋儒与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诬敦朴欲劾居正，属尚书谭纶劾罢之。既而诬渐白，吾德遂劾儒，亦谪之外。居正以吾德不白己，嗛之。

未几，争成国公硃希忠赠定襄王爵，益忤居正。及慈宁宫后室灾，吾德力争，出为饶州知府。有盗建昌王印章者，遁之南京见获。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坐吾德部下失盗，谪马邑典史。御史又劾其莅饶时违制讲学，用库金市学田，遂除名为民。居正死，荐起思州推官，移宝庆同知，皆以亲老不赴。后终湖广佥事。

李已，字子复，磁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太常博士，擢礼科给事中。隆庆中，频诏户部有所征索。尚书刘体乾辄执奏，已每助之，以是积失帝意。及争珍宝事，遂得祸。未几，刑科给事中舒化等请释已，刑部尚书葛守礼等因言：“朝审时，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减。已及内犯张恩等十人，谳未定，不列朝审中。苟瘐死犴狴，将累深仁。”帝乃释已，恩等系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内援，欲借以脱已。及已独释，众翕然称帝仁明。

神宗立，荐起兵科都给事中。奏言：“陛下初基，弊端尽去，传奉一事，岂可尚踵故常。内臣即有勤劳，当优以金帛，名器所在，不容滥设。”帝嘉纳之。御史胡涍建言得罪，已首论救。寻劾兵部尚书谭纶去取边将不当。平江伯陈王谟罪废，复夤缘出镇湖广，已力争得寝。擢顺天府丞，迁大理右少卿。疏请改父母诰命，日已暮，逼禁门守者投入。帝怒，谪常州同知。

初，已与吾德并敢言，已尤以直著。两遭摧抑，颇事营进。后为南京考功郎中。

九年京察，希张居正指，与尚书何宽置司业张位、长史赵世卿察典，遂得擢南京尚宝卿。三迁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逾年，罢归，卒。

胡涍，字原荆，无锡人。嘉靖末举进士。历知永丰、安福二县，擢御史。神宗即位之六日，命冯保代孟冲掌司礼监，召用南京守备张宏。涍请严驭近习，毋惑谄谀，亏损圣德。保大怒，思倾之。其冬，妖星见，慈宁宫后延烧连房。氵孝乞遍察掖廷中曾蒙先朝宠幸者，体恤优遇，其余无论老少，一概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则天为虐”语。帝怒，问辅臣，二语所指为谁。张居正对曰：“氵孝言虽狂悖，心无他。”帝意未释，严旨谯让。涍惶恐请罪，斥为民。逾年，巡按御史李学诗荐涍。

诏自后有荐者，并逮治涍。久之，卒。

汪文辉，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工部主事。隆庆四年，改御史。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势烜赫。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文辉亦拱门生，心独非之。明年二月，疏陈四事，专责言官。其略曰：

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协恭济务，无少衅嫌。始于一二言官见庙堂议论稍殊，遂潜察低昂、窥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颠倒是非，荧惑圣听，伤国家大体。苟踵承前弊，交煽并构，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祸，复见于今，是为倾陷。

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条奏，率锐意更张。部臣重违言官，轻变祖制，迁就一时，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议复旧。政非通变之宜，民无画一之守，是为纷更。

古大臣坐事退者，必为微其词；所以养廉耻，存国体。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声，争相诟病，若市井哄瘩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弃短录长，为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为大蠹，极言丑诋，使决引去。以此求人，国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为苛刻。

言官能规切人主，纠弹大臣。至言官之短，谁为指之者？今言事论人或不当，部臣不为奏覆，即愤然不平；虽同列明知其非，亦莫与辨，以为体貌当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过，何以责难君父哉？是为求胜。

此四弊者，今日所当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鉴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进，则忠直贞谅之士远，而颂成功、誉盛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己专断，即有阙失，孰从闻之？盖宰相之职，不当以救时自足，当以格心为本。愿陛下明饬中外，消朋比之私，还淳厚之俗，天下幸甚。

疏奏，下所司。拱恶其刺己，甫三日，出为宁夏佥事。修屯政，蠲浮粮，建水闸，流亡渐归。御史富平孙丕扬忤拱，为希指者所劾。方行勘，文辉抗言曰：“毛举细故，齮晷正人，以快当路之私，我固不肯为，诸君亦不可也。”于是缓其事。

未几，劾者先得罪去，丕扬竟获免。神宗嗣位，拱罢政，召为尚宝卿。寻告归。久之，有诏召用。未赴卒。

刘奋庸，洛阳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寻改礼部兼翰林待诏。侍穆宗裕邸。进员外郎。穆宗即位，以旧恩，擢尚宝卿。已，籓邸旧臣相继柄用，独奋庸久不调。大学士高拱亦故官也，再起任事，颇专恣，奋庸疾之。隆庆六年三月，上疏曰：

陛下践阼六载，朝纲若振饬，而大柄渐移；仕路若肃清，而积习仍故。百僚方引领以睹励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渐不逮初。臣念潜邸旧恩，谊不忍默。谨条五事，以俟英断。

一、保圣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气清明，精神完固，而后可以御万几。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娱，毋徇无涯之欲，则无疆之福可长保也。

二、总大权。今政府所拟议，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诏旨，而其间从违之故，陛下曾独断否乎？国事之更张，人才之用舍，未必尽出忠谋，协公论。臣愿陛下躬揽大权，凡庶府建白，阁臣拟旨，特留清览，时出独断，则臣下莫能测其机，而政柄不致旁落矣。

三、慎俭德。陛下嗣位以来，传旨取银不下数十万，求珍异之宝，作鰲山之灯，服御器用，悉镂金雕玉。生财甚难，靡敝无纪。愿察内帑之空虚，思小民之艰苦，不作无益，不贵异物，则国用充羡，而民乐其生矣。

四、览章奏。人臣进言，岂能皆当。陛下一切置不览，非惟虚忠良献纳之诚，抑恐权奸蔽壅，势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纳。言及君德，则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则更化善治。听言者既见之行事，而进言者益乐于效忠矣。

五、用忠直。迩岁进谏者，或以勤政，或以节用，或以进贤退不肖，此皆无所利而为之；非若承望风旨，肆攻击以雪他人之愤，迎合权要，交荐拔以树淫朋之党者比也。

愿恕狂愚之罪，嘉批鳞之诚，登之有位，以作士气，则谠规日闻，裨益非鲜。

疏入，帝但报闻，不怒也。而附拱者谓奋庸久不徙官，怏怏风刺，相与诋訾之。

给事中涂梦桂遂劾奋庸动摇国是。会给事中曹大埜亦劾拱十罪，帝斥之。给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报国，万世永赖，奋庸与大埜渐构奸谋，倾陷元辅，罪不可胜诛。章并下吏部。拱方掌部事，阳为二臣祈宽。帝不许，竟谪大埜乾州判官，奋庸兴国知州。梦桂、文皆拱门生。梦桂极诋奋庸，文则盛称颂拱，又尽举大埜奏中语代拱剖析，士论非之。奋庸谪官两月，会神宗即位，遂擢山西提学佥事。再迁陕西提学副使。以病乞归，卒。

大埜，巴县人。其劾拱，张居正实使之。万历中，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

以贪劾免。

赞曰：世宗之季，门户渐开。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无当，与其心之不能无私；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也。汪文辉所陈四弊，有旨哉！论明季言路诸臣，而考其得失，当于是观之。

## 列传第一百四

吴山 陆树声（子彦章） 瞿景淳（子汝稷 汝说）田一俊?咍蝽鯈懋学从孙寿民） 黄凤翔（韩世能） 余继登 冯琦 （从祖惟讷 从父子咸王图刘曰宁 翁正春 刘应秋子同升 唐文献杨道宾 陶望龄李胜芳 蔡毅中公鼐 罗喻义 姚希孟 许士柔 顾锡畴

吴山，字曰静，高安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官礼部左侍郎。三十五年，改吏部。寻代王用宾为礼部尚书。明年，加太子太保。山与严嵩乡里。嵩子世蕃介大学士李本饮山，欲与为婚姻。山不可，世蕃不悦而罢。帝欲用山内阁，嵩密阻之。府丞硃隆禧者，考察罢官，献方术，得加礼部侍郎。及卒请恤，山执不与。裕、景二邸并建，国本未定。三十九年冬，帝忽谕礼部，具景王之籓仪。嵩知帝激于郭希颜疏，欲觇人心，讽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立具仪以奏，王竟之籓。司礼监黄锦尝窃语山曰：“公他日得为编氓幸矣；王之籓，非帝意也。”

明年二月朔，日当食，微阴。历官言：“日食不见，即同不食。”嵩以为天眷，趣部急上贺，侍郎袁炜亦为言。山仰首曰：“日方亏，将谁欺耶？”仍救护如常仪。

帝大怒，山引罪。帝谓山守礼无罪，而责礼科对状。给事中李东华等震惧，劾山，请与同罪。帝乃责山卖直沽名，停东华俸。嵩言罪在部臣。帝乃贳东华等，命姑识山罪。吏科梁梦龙等见帝怒山甚，又恶专劾山，乃并吏部尚书吴鹏劾之。诏鹏致仕，山冠带闲住。时皆惜山而深快鹏之去。穆宗即位，召为南京礼部尚书，坚辞不赴，卒，赠少保，谥文端。

陆树声，字与吉，松江华亭人。初冒林姓，及贵乃复。家世业农。树声少力田，暇即读书。举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三十一年，请急归。遭父丧，久之，起南京司业。未几，复请告去。起左谕德，掌南京翰林院。寻召还春坊，不赴。久之，起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严敕学规，著条教十二以励诸生。召为吏部右侍郎，引病不拜。隆庆中，再起故官，不就。神宗嗣位，即家拜礼部尚书。

初，树声屡辞朝命，中外高其风节。遇要职，必首举树声，唯恐其不至。张居正当国，以得树声为重，用后进礼先谒之。树声相对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事诣政府。见席稍偏，熟视不就坐，居正趣为正席。其介介如此。

北部要增岁币，兵部将许之，树声力争。岁终，陈四方灾异，请帝循旧章，省奏牍，慎赏赉，防壅蔽，纳谠言，崇俭德，揽魁柄，别忠邪。诏皆嘉纳。

万历改元，中官不乐树声，屡宣诣会极门受旨，且频趣之。比趋至，则曹司常事耳。树声知其意，连疏乞休。居正语其弟树德曰：“朝廷行相平泉矣。”平泉者，树声别号也。树声闻之曰：“一史官，去国二十年，岂复希揆席耶？且虚拘何益。”

其冬，请愈力，乃命乘传归。辞朝，陈时政十事，语多切中，报闻而已。居正就邸舍与别，问谁可代者。举万士和、林燫。比出国门，士大夫倾城追送，皆谢不见。

树声端介恬雅，翛然物表，难进易退。通籍六十余年，居官未及一纪。与徐阶同里，高拱则同年生。两人相继柄国，皆辞疾不出。为居正所推，卒不附也。已，给廪隶如制，加太子少保，再遣存问。弟树德，自有传。子彦章，万历十七年进士。

树声诫毋就馆选，随以行人终养。诏给月俸，异数也。树声年九十七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彦章有节概，官至南京刑部侍郎。

瞿景淳，字师道，常熟人。八岁能属文。久困诸生间，教授里中自给。嘉靖二十三年，举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郑王厚烷以言事废，徙凤阳。景淳奉敕封其子载堉为世子，摄国事。世子内惧，赆重币，景淳却之。时恭顺侯吴继爵为正使，已受币，惭景淳，亦谢不纳。既而语景淳曰：“上遣使密诇状，微公，吾几中法。”满九载，迁侍读，请急归。江南久苦倭，总督胡宗宪师未捷。景淳还京，谒大学士严嵩。嵩语之曰：“倭旦夕且平。胡总督才足办，南中人短之，何也？”景淳正色曰：“相公遥度之耳。景淳自南来，目睹倭患。胡君坐拥十万师，南中人不得一安枕卧。相公不欲闻，谁为言者？”嵩愕然谢之。历侍读学士，掌院事。改太常卿，领南京祭酒事，就迁吏部右侍郎。隆庆元年，召为礼部左侍郎。用总校《永乐大典》劳，兼翰林院学士，支二品俸，侍经筵，修《嘉靖实录》。疾作，累疏乞骸骨归。逾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懿。

为编修时，典制诰。锦衣陆炳先后四妻，欲封最后者，属景淳撰词，不可。介严嵩为请，亦不应。橐金以投，卒笑谢之。

子汝稷、汝说。汝稷字元立。好学，工属文，以阴补官。三迁刑部主事。扶沟知县抶宗人，神宗令予重比。汝稷曰：“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抶扶沟民耳。”谳上，竟得释。历黄州知府，徙邵武，再守辰州。永顺土司彭元锦助其弟保靖土司象坤，与酉阳冉跃龙相仇杀。汝稷驰檄元锦解兵去，三土司皆安。寻迁长芦盐运使，以太仆少卿致仕。寻卒。

汝说字星卿。五岁而孤。构文成，辄跪荐父木主前。万历中举进士，官至湖广提学佥事。亦以刚正闻。子式耜，别有传。

田一俊，字德万，大田人。隆庆二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

万历五年，吴中行攻张居正夺情，赵用贤等继之，居正怒不测。一俊偕侍讲赵志皋、修撰沈懋学等疏救，格不入。乃会王锡爵等诣居正，陈大义。一俊词尤峻，居正心嗛之。未几，志皋等皆逐，一俊先请告归，获免。居正殁，起故官。屡迁礼部左侍郎，掌翰林院。辞疾归，未行卒。一俊禔身严苦，家无赢赀。赠礼部尚书。

懋学，字君典，宣城人。父宠，字畏思。嘉靖中举乡试，授行唐知县。以民不谙织纴，置机杼教之。调获鹿，征授御史，官至广西参议。师贡安国、欧阳德，又从王畿、钱德洪游。知府罗汝芳创讲会，御史耿定向聘宠与梅守德共主其席。懋学少有才名。举万历五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居正子嗣修，其同年生也。疏既格不入，乃三贻书劝嗣修谏，嗣修不能用。以工部尚书李幼滋与居正善，复贻书为言。幼滋报曰：“若所言，宋人腐语，赵氏所以不竞也。张公不奔丧，与揖让征诛，并得圣贤中道，贤儒安足知之。”幼滋初讲学，盗虚名，至是缙绅不与焉。懋学遂引疾归。

居数年，卒。福王时，追谥文节。

从孙寿民，字眉生，为诸生有声。崇祯九年，行保举法，巡抚张国维以寿民应诏。甫入都，疏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复攻总督熊文灿，言：“嗣昌挈军旅权，付文灿兵十二万，饷二百八十余万。使贼面缚舆榇，犹应宣布皇威，而后待以不死；今乃讲盟结约，若与国然。天下有授柄于贼而能制贼者乎？”通政张绍先寝不上。

寿民以书责，绍先乃请上裁，嗣昌皇恐待罪。帝以疏违式，命勿进。寿民遂隐括两疏上之，留中。少詹事黄道周叹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辈愧死矣。”后道周及何楷等相继抗疏，要自寿民发之。寿民名动天下。未几移疾去，讲学姑山，从游者数百人。福王时，阮大铖用事，衔寿民劾嗣昌疏有“大铖妄陈条画，鼓煽丰芑”语，必欲杀之。寿民乃变姓名避之金华山。国变乃归，不复出。

黄凤翔，字鸣周，晋江人。隆庆二年进士及第，授编修。教习内书堂，辑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令诵习之。《世宗实录》成，进修撰。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杖诸谏者。凤翔不平，诵言于朝，编纂章奏，尽载诸谏疏。及居正二子会试，示意，凤翔峻却之。当主南畿试，以王篆欲私其子，复谢不往。屡迁南京国子祭酒。

省母归，起补北监。时方较刻《十三经注疏》，凤翔言：“顷陛下去《贞观政要》，进讲《礼经》，甚善。陛下读曾子论孝曰敬父母遗体，则当思珍护圣躬。诵《学记》言学然后知不足，则当思缉熙圣学。察《月令》篇以四时敷政、法天行健，则可见圣治之当勤励。绎《世子》篇陈保傅之教、齿学之仪，则可见皇储之当早建豫教。”

疏入，报闻。

寻擢礼部右侍郎。洮、河告警，抗疏言：“多事之秋，陛下宜屏游宴，亲政事，以实图安攘。为今大计，惟用人、理财二端。宋臣有言：‘平居无极言敢谏之臣，则临难无敌忾致命之士。’邹元标直声劲节，铨司特拟召用。其他建言迁谪，如潘士藻、孙如法亦拟量移，而疏皆中寝。士气日摧，言路日塞。平居只怀禄养交，临难孰肯捐躯为国家尽力哉？昔宋艺祖欲积缣二百万易辽人首，太宗移内藏上供物为用兵养士之资。今户部岁进二十万，初非旧额，积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营私蓄！窃见都城寺观，丹碧荧煌，梵刹之供奉，斋醮之祈禳，何一不糜内帑。与其要福于冥漠之鬼神，孰若广施于孑遗之赤子。”帝不能用。廷臣争建储，久未得命，帝谕阁臣以明春举行。大学士王家屏出语礼部，凤翔与尚书于慎行、左侍郎李长春以册立仪上。帝怒，俱夺俸，意复变。凤翔又疏争，不报，遂请告去。二十年，礼部左侍郎韩世能去，张一桂未任而卒，复起凤翔代之。寻改吏部，拜南京礼部尚书。以养亲归。再起故官，力以亲老辞。久之母卒，遂不出，卒于家。天启初，谥文简。

世能，字存良，长洲人。凤翔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与修世宗、穆宗宝实《录》，充经筵日讲官。历侍读、祭酒、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馆阁文字，是科为最盛。世能尝使朝鲜，赠遗一无所受。

余继登，字世用，交河人。万历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与修《会典》成，进修撰，直讲经筵。寻进右中允，充日讲官。时讲筵久辍，侍臣无所纳忠。继登与同官冯琦共进《通鉴》讲义，傅以时政缺失。历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充正史副总裁。已，擢詹事，掌翰林院。两宫灾，偕诸讲官引《洪范五行传》切谏。不报。

进礼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摄部事。陕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宁钟自鸣，绍兴地涌血。继登于岁终类奏，因请罢一切诛求开采之害民者。时不能用。

雷击太庙树，复请帝躬郊祀、庙享，册立元子，停矿税，撤中使。帝优诏报闻而已。

旋擢本部尚书。时将讨播州杨应龙。继登请罢四川矿税，以佐兵食。复上言：“顷者星躔失度，水旱为沴，太白昼见，天不和也。凿山开矿，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闾阎穷困，更加诛求，帑藏空虚，复责珠宝，奸民蚁聚，中使鸱张，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气凝而不散，怨毒结而成形，陵谷变迁，高卑易位，是为阴乘阳、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动君父，言愈数愈厌，故天以非常之变，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为意乎？”帝不省。继登自署部事，请元子册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请，郁郁成疾。每言及，辄流涕曰：“大礼不举，吾礼官死不瞑目！”病满三月，连章乞休，不许。请停俸，亦不许。竟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继登朴直慎密，寡言笑。当大事，言议侃侃。居家廉约。学士曾朝节尝过其里，蓬蒿满径。及病革，视之，拥粗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幼子应诸生试，夫人请为一言，终不可。

冯琦，字用韫，临朐人。幼颖敏绝人。年十九，举万历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会典》成，进侍讲，充日讲官，历庶子。三王并封议起，移书王锡爵力争之。进少詹事，掌翰林院事。迁礼部右侍郎，改吏部。莅政勤敏，力抑营竞，尚书李戴倚重之。

二十七年九月，太白、太阴同见于午；又狄道山崩，平地涌大小山五。琦草疏，偕尚书戴上言：

近见太阴经天，太白昼见，已为极异。至山陷成谷，地涌成山，则自开辟以来，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见也。窃惟上天无私，惟民是听。欲承天意，当顺民心。

比来天下赋额，视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户殷足者，则十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自矿税使出，而民间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诸中使衔命而出，所随奸徒，动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专困商；陛下欲爱民，而彼专害民。盖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务剥小民，画有成谋，假中官行之。运机如鬼蜮，取财尽锱铢。

远近同嗟，贫富交困。贫者家无储蓄，惟恃经营。但夺其数钱之利，已绝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税窃矿，或诬之贩盐盗木。布成诡计，声势赫然。及其得财，寂然无事。小民累足屏息，无地得容。利归群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穷，抱伤心之痛，一呼则易动，一动则难安。今日犹承平，民已汹汹，脱有风尘之警，天下谁可保信者？夫哱拜诛，关白死，此皆募民丁以为兵，用民财以为饷。若一方穷民倡乱，而四面应之，于何征兵，于何取饷哉！陛下试遣忠实亲信之人，采访都城内外，闾巷歌谣，令一一闻奏，则民之怨苦，居然可睹。天心仁爱，明示咎徵，诚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祸乱。乃礼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见允行。如纳何其贤妄说，令遍解天下无碍官银。夫四方钱谷，皆有定额，无碍云者，意盖指经费羡余。近者征调频仍，正额犹逋，何从得羡？此令一下，趣督严急，必将分公帑以充献。经费罔措，还派民间，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坟一事，以理而论，乌有一墓藏黄金巨万者？借使有之，亦当下抚按核勘。先正其盗墓之罪，而后没墓中之藏。未有罪状未明，而先没入赀财者也。片纸朝入，严命夕传，纵抱深冤，谁敢辨理？不但破此诸族，又将延祸多人。但有株连，立见败灭。辇毂之下，尚须三覆，万里之外，止据单词，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杀之柄。此风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缗之令，又开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陈诉，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臣等前犹望其日减，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财殚激大乱不止。伏望陛下穆然远览，亟与廷臣共图修弭，无令海内赤子，结怨熙朝，千秋青史，贻讥圣德。

不报。

寻转左侍郎，拜礼部尚书。帝将册立东宫，诏下期迫，中官掌司设监者以供费不给为词。琦曰：“今日礼为重，不可与争。”其弟户部主事瑗适辇饷银四万出都，琦立追还，给费，事乃克济。

三十年，帝有疾，谕停矿税，既而悔之。琦与同列合疏争，且请躬郊庙祭享，御殿受朝，不纳。湖广税监陈奉以虐民撤还，会陕西黄河竭，琦言辽东高淮、山东陈增、广东李凤、陕西梁永、云南杨荣，肆虐不减于奉，并乞征还，皆不报。南京守备中官邢隆请别给关防征税，琦不可，乃以御前牙关防给之。

时士大夫多崇释氏教，士子作文，每窃其绪言，鄙弃传注。前尚书余继登奏请约禁，然习尚如故。琦乃复极陈其弊，帝为下诏戒厉。

琦明习典故，学有根柢。数陈谠论，中外想望丰采，帝亦深眷倚。内阁缺人，帝已简用硃国祚及琦。而沈一贯密揭，言二人年未及艾，盖少需之，先用老成者。

乃改命沈鲤、硃赓。琦素善病，至是笃。十六疏乞休，不允。卒于官，年仅四十六。

遗疏请厉明作，发章奏，补缺官，推诚接下，收拾人心。语极恳挚。帝悼惜之。赠太子少保。天启初，谥文敏。

自琦曾祖裕以下，累世皆进士。裕，字伯顺，以戍籍生于辽东。师事贺钦，有学行。终云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子履，河南参政。从祖惟健，举人；惟讷，字汝言，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禄卿致仕。惟重、惟健、惟讷皆有文名，惟讷最著。

惟健子子咸，字受甫。少孤，事母孝。母疾，不解衣者逾年。母殁，哀毁骨立。

万历元年举于乡。再会试不第，遂不复赴。讲求濂、洛之学，尝曰：“为学须刚与恒。不刚则隳，不恒则退。”治家宗《颜氏家训》。钟羽正称“子咸信道忘仕则漆雕子，循经蹈古则高子羔”云。

王图，字则之，耀州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以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召充东宫讲官。“妖书”事起，沈一贯欲有所罗织，图其教习门生也，尽言规之。累迁詹事，充日讲官，教习庶吉士。进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兄国方巡抚保定，廷臣附东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毂图兄弟。会孙丕扬起掌吏部，孙玮以尚书督仓场，皆陕西人，诸不悦图者，目为秦党。而是时郭正域、刘曰宁及图并有相望。正域逐去，曰宁卒，时论益归图。叶向高独相久，图旦夕且入阁，忌者益众。

适将京察，恶东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设词惑丕扬，令发单咨是非，将阴为钩党计。图急言于丕扬，止之，群小大恨。初，图典庚戌会试。分校官汤宾尹欲私韩敬，与知贡举吴道南盛气相诟谇。比出闱，道南欲劾，以图沮而止。王绍徽者，图同郡人，宾尹门生也，极誉宾尹于图，而言道南党欲倾宾尹并及图，宜善为计。图正色却之，绍徽怫然去。时宾尹已为祭酒，其先历翰林京察，当图注考，思先发倾之。

乃与绍徽计。令御史金明时劾图子宝坻知县淑抃赃私巨万。且谓国素疾李三才，图为求解，国怒詈之，图遂欲以拾遗去国。国兄弟抗章力辩，忌者复伪为淑抃劾国疏，播之邸抄。图上疏言状，帝为下诏购捕，乃已。及考察，卒注宾尹不谨，褫其官，明时亦被黜。由是其党大噪。秦聚、奎硃一桂、郑继芳、徐兆魁、高节、王万祚、曾陈易辈，连章力攻图。图亦连章求去，出郊待命。温诏屡慰留，坚卧不起，九阅月始予告归。国亦乞休去，未几卒。四十五年京察，当事者多宾尹、绍徽党，以拾遗落图职。天启三年，召起故官。进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明年，魏忠贤党刘弘先劾图，遂削籍。寻卒。崇祯初，赠太子太保，谥文肃。淑抃终户部郎中。

刘曰宁，字幼安，南昌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进右中允，直皇长子讲幄。时册立未举，外议纷纭。曰宁旁慰曲喻，依于仁孝，光宗心识之。

矿使四出，曰宁发愤上疏，陈六疑四患，极言税监李道、王朝诸不法状。疏入，留中。以母病归。起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就迁国子祭酒。奉母归，吏进赢金数千，曰“例也”，曰宁峻却之。寻起少詹事，母丧不赴。服阕，召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道卒。赠礼部尚书。天启初，追谥文简。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万历中，为龙溪教谕。二十年，擢进士第一，授修撰，累迁少詹事。三十八年九月，拜礼部左侍郎，代吴道南署部事。十一月，日有食之，正春极言阙失，不报。明年秋，万寿节，正春献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国纪，信臣僚，宝贤才，谨财用，恤民命，重边防。帝不省。吉王翊銮请封支子常源为郡王。正春言翊銮之封在《宗籓条例》已定之后，其支庶宜止本爵。乃授镇国将军。王贵妃薨，久不卜葬，正春以为言。命偕中官往择地，得吉。中官难以烦费，正春勃然曰：“贵妃诞育元良，他日国母也，奈何以天下俭乎？”奏上，报可。

代王欲废长子鼎渭，立次子鼎莎，朝议持二十余年。正春集众议上疏，鼎渭卒得立。

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贡，正春言：“中山已入于倭，今使臣多倭人，贡物多倭器，绝之便；否亦宜诏福建抚臣量留土物，毋俾入朝。”帝是之。

四十年，进士邹之麟分校乡试，私举子童学贤，为御史马孟祯等所发。正春议黜学贤，谪之麟，而不及主考官。给事中赵兴邦、亓诗教因劾正春徇私。正春求去，不许。顷之，言官发汤宾尹、韩敬科场事。正春坐敬不谨，敬党大恨。诗教复劾正春，正春疏辩，益求去。帝虽慰留，然自是不安其位。寻改吏部，掌詹事府，以侍养归。天启元年，起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抗论忤魏忠贤，被旨谯责。明年，御史赵胤昌希指劾之，正春再疏乞归。帝以正春尝为皇祖讲官，特加太子少保，赐敕驰传，异数也。时正春年逾七十，母百岁，率子孙奉觞上寿，乡闾艳之。未几，卒。崇祯初，谥文简。

正春风度峻整，终日无狎语。倦不倾倚，暑不裸裎，目无流视。见者肃然。明一代，科目职官冠廷对者二人；鼐以典史，正春以教谕云。

刘应秋，字士和，吉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迁南京司业。十八年冬，疏论首辅申时行言：“陛下召对辅臣，谘以边事，时行不能抒诚谋国，专事蒙蔽。贼大举入犯，既掠洮、岷，直迫临、巩，覆军杀将，频至丧败，而时行犹曰‘掠番’，曰‘声言入寇’，岂洮、河以内，尽皆番地乎？辅臣者，天子所与托腹心者也。辅臣先蒙蔽，何责庶僚？故近日敌情有按臣疏而督抚不以闻者，有督抚闻而枢臣不以奏者。彼习见执政大臣喜闻捷而恶言败，故内外相蒙，恬不为怪。欺蔽之端，自辅臣始。夫士风高下，关乎气运，说者谓嘉靖至今，士风三变。一变环境严嵩之黩贿，而士化为贪。再变于张居正之专擅，而士竞于险。至于今，外逃贪黩之名，而顽夫债帅多出门下；阳避专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权，潜移其向；爱憎之的，明示之趋。欲天下无靡，不可得也。”语并侵次辅王锡爵。时主事蔡时鼎、南京御史章守诚亦疏论时行。并留中。应秋寻召为中允，充日讲官。

历右庶子、祭酒。

二十六年，有撰《忧危竑议》者，御史赵之翰以指大学士张位，并及应秋。所司言应秋非位党，宜留。帝命调外，应秋遂辞疾归。初，御史黄卷索珠商徐性善赇，不尽应，上章籍没之。应秋詈卷启天子好利之端。男子诸龙光奏讦李如松，至荷枷大暑中。应秋言一妄人上书，何必置死地。时词臣率优游养望，应秋独好议评时事，以此取忌，竟被黜。归数年，卒。崇祯时，赠礼部侍郎，谥文节。

子同升，字晋卿。师同里邹元标。崇祯十年，殿试第一。庄烈帝问年几何，对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杨嗣昌夺情入阁，何楷、林兰友、黄道周言之俱获罪，同升抗疏言：“日者策试诸臣，简用嗣昌，良以中外交讧，冀得一效，拯我苍生。圣明用心，亦甚苦矣。都人籍籍，谓嗣昌縗绖在身，且入阁非金革比。臣以嗣昌必且哀痛恻怛，上告君父，辞免纶扉；乃循例再疏，遽入办事。夫人有所不忍，而后能及其所忍；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臣以嗣昌所忍，觇其所为，知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为国建功，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胜天下之任在乎气；志败气馁，而能任天下事，必无是理。伎俩已穷，苟且富贵。兼枢部以重纶扉之权，借纶扉为解枢部之渐。和议自专，票拟由己。与方一藻、高起潜辈扶同罔功，掩败为胜。岁糜金缯，养患边圉。立心如此，独不畏尧、舜在上乎？曩自陛下切责议和，而嗣昌不可以为臣。今一旦忽易墨縗，而嗣昌不可以为子。若附和党比，缄口全躯，嗣昌得罪名教，臣亦得罪名教矣。”疏入，帝大怒，谪福建按察司知事。移疾归。廷臣屡荐，将召用，而京师陷。福王立，召起故官，不赴。明年五月，南都不守，江西郡县多失。同升携家将入福建，止雩都，与杨廷麟谋兴复。唐王加同升祭酒。同升乃入赣州，偕廷麟筹兵食。取吉安、临江，加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同升已羸疾，日与士大夫讲忠孝大节，闻者咸奋，以廷麟请，抚南、赣，十二，月卒于赣州。

唐文献，字元徵，华亭人。万历十四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历詹事。

沈一贯以“妖书”事倾尚书郭正域，持之急。文献偕其僚杨道宾、周如砥、陶望龄往见一贯曰：“郭公将不免，人谓公实有意杀之。”一贯踞跼艴，酹地若为誓者。文献曰：“亦知公无意杀之也，第台省承风下石，而公不早讫此狱，何辞以谢天下。”一贯敛容谢之。望龄见硃赓不为救，亦正色责以大义，愿弃官与正域同死。

狱得稍解。然文献等以是失政府意。久之，拜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初，文献出赵用贤门，以名节相矜许。同年生给事中李沂劾张鲸被廷杖，文献掖之出，资给其汤药。荆州推官华钰忤税监逮下诏狱，文献力周旋，得无死。掌翰林日，当考察，执政欲庇一人，执不许。卒官。赠礼部尚书，谥文恪。

杨道宾，字惟彦，晋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第二，授编修。累迁国子祭酒，少詹事，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转左，改掌部事。尝因星变，请释逮系知县满朝荐等，又请亟举朝讲大典，皆不报。南京大水，疏陈时政，略言：“宫中夜分方寝，日旰未起，致万几怠旷。请夙兴夜寐，以图治功。时御便殿，与大臣面决大政。章疏及时批答，毋辄留中及从内降。”帝优旨报闻。皇太子辍讲已四年，道宾极谏，引唐宦官仇士良语为戒。其冬，天鼓鸣，道宾言：“天之视听在民。今民生颠踬，无所赴诉，天若代为之鸣。宜急罢矿使，更张阙政，以和民心。”帝不听。逾年卒官。赠礼部尚书，谥文恪。

陶望龄，字周望，会稽人。父承学，南京礼部尚书。望龄少有文名。举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三，授编修，历官国子祭酒。笃嗜王守仁说，所宗者周汝登。与弟奭龄皆以讲学名。卒谥文简。

李腾芳，字子实，湘潭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改庶吉士。好学，负才名。三王并封旨下，腾芳为书诣朝房投大学士王锡爵略言：“公欲暂承上意，巧借封王，转作册立。然恐王封既定，大典愈迟。他日公去而事坏，罪公始谋，何辞以解？此不独宗社忧，亦公子孙祸也。”锡爵读未竟，遽牵衣命坐，曰：“诸人詈我，我何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疏必亲书，谓子孙祸何也？”腾芳曰：“外廷正以公手书密揭，无由知其详，公乃欲藉以自解。异日能使天子出公手书示天下乎？”锡爵怃然泪下，明日遂反并封之诏。

屡迁左谕德。腾芳与{山昆}山顾天飐善。天飐险诐无行，为世所指名，被劾去，腾芳亦投劾归。时遂有顾党、李党之目。诏论朝士擅去者罪，贬腾芳太常博士。三十九年京察，复以浮躁谪江西都司理问。稍迁行人司正，历太常少卿，掌司业事。

光宗立，擢少詹事，署南京翰林院。旋拜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劾腾芳骤迁。腾芳辞位，熹宗不许，竟以省母归。天启初，以故官协理詹事府，寻改吏部左侍郎。丁内艰，加礼部尚书以归。魏忠贤恶腾芳与杨涟同乡。御史王际逵因论腾芳被察骤起，丁忧进官，皆非制。遂削夺。崇祯初，再以尚书协理詹事府。京师戒严，条画守御，多称旨，代何如宠掌部事。卒官。赠太子太保。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祖凤翘，平阳同知。父光，临洮同知。毅中五岁通《孝经》。父问：“读书何为？”对曰：“欲为圣贤耳。”万历二十九年第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时矿税虐民，毅中取《祖训》、《会典》诸书禁戒矿税者，集为二卷，注释以上。

大学士沈鲤于毅中为乡先达，与首辅沈一贯不相能。而温纯参政河南，器毅中于诸生。至是为都御史，疏侵一贯。一贯疑出毅中手，为鲤地，衔之，遂用计典，镌秩去。起麻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召擢尚宝丞。移疾归。四十五年，以浮躁镌秩。天启初，大起废籍，补长芦盐运判官。屡迁国子祭酒，擢礼部右侍郎，仍领祭酒事。杨涟劾魏忠贤得严旨，毅中率其属抗疏言：学校者，天下公议所从出也。臣正与诸生讲“为君难”一书，忽接杨涟劾忠贤疏，合监师生千有余人，无不鼓掌称庆。乃皇上不下其奏于九卿，而谓一切朝政皆亲裁，以奸珰为忠，代之受过，合监师生无不扪心悉叹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后，汉、隋、唐、宋诸君，其受权珰之害与处权珰之法，载在《通鉴》。我朝列圣受权珰之害与处权珰之法，载在实录。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亲如武宗之处刘瑾、神宗之处冯保二事，愿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听计从，一闻诸臣劾奏，夜半自起，擒而杀之。神宗临御方十龄，保左右扶持，尽心竭力。既而少作威福，台省劾奏，未闻举朝公疏，神祖遂不动声色而戍保于南京。今忠贤无保之功，而极瑾之恶。二十四罪，无一不当悉究。举朝群臣欲于朝罢，跪以候旨，忠贤遂要皇上入宫，不礼群臣。今又欲于视学之日，群臣及太学诸生面叩陈请矣，而皇上漫不经意。数日以来，但有及忠贤者，留中不发，如此蒙蔽，其中宁可测哉！乞将涟疏发九卿科道从公究问，即不加刘瑾之诛，而以处冯保之法惩之，则恩威并著，与神祖媲美矣。

疏入，忠贤戟手大訽。毅中乃再疏乞归，不许。已，嗾其党劾罢之。

毅中有至性。四岁父病，吁天请代。公车时，闻母丧，一恸呕血数升，终丧断酒肉，不入内寝。方母病，盛夏思冰，盂水忽冻。庐居，有紫芝、白鸟、千鸦集墓之异。卒，赠礼部尚书。

公鼐，字孝与，蒙阴人。曾祖奎跻，湖广副使。父家臣，翰林编修。鼐举万二十上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屡迁左谕德，为东宫讲官。进左庶子，引疾归。

光宗立，召拜祭酒。熹宗进鼐詹事，乃上疏曰：“近闻南北臣僚，论先帝升遐一事，迹涉怪异，语多隐藏。恐因委巷之讹传，流为湘山之稗说，臣窃痛焉。皇祖在昔，原无立爱之心。只因大典迟回，于是缴还册立之后，有三王并封之事，《忧危竑议》之后，有国本攸关之事。迨庞、刘之邪谋，张差之梃击，而逆乱极矣。臣尝备员宫僚，目睹狂谋孔炽，以归向东宫者为小人，不向东宫者为君子，尽除朝士之清流，阴翦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纪乱常。至今追想，犹为寒心。夫臣子爱君，存其真不存其伪。今实录纂修在即，请将光宗事迹，别为一录。凡一月间明纶善政，固大书特书；其有闻见异词及宫闱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笔指陈，勒成信史。臣虽不肖，窃敢任之。”疏入，不许。天启元年，鼐以纪元甫及半载，言官获谴者至十余人，上疏切谏，并规讽辅臣。忤旨，谯责。寻迁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充实录副总裁。鼐好学博闻，磊落有器识。见魏忠贤乱政，引疾归。

初，廷议李三才起用不决，鼐飏言曰：“今封疆倚重者，多远道未至。三才猷略素优，家近辇毂，可朝发夕至也。”侍郎邹元标趣使尽言，以言路相持而止。后御史叶有声追论鼐与三才为姻，徇私妄荐，遂落职闲住。未几卒。崇祯初，复官赐恤，谥文介。

罗喻义，字湘中，益阳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请假归。

天启初还朝，历官谕德，直经筵。六年擢南京国子祭酒。诸生欲为魏忠贤建祠，喻义惩其倡者，乃已。忠贤党辑东林籍贯，湖广二十人，以喻义为首。庄烈帝嗣位，召拜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寻充日讲官，教习庶吉士。

喻义性严冷，闭户读书，不轻接一客。后见中外多故，将吏不习兵，锐意讲武事，推演阵图献之。帝为褒纳。以时方用兵，而督抚大吏不立军府，财用无所资，因言：“武有七德，丰财居其一。正饷之外，宜别立军府，朝廷勿预知。飨士、赏功、购敌，皆取给于是。”又极陈车战之利。帝下军府议于所司，令喻义自制战车。

喻义复上言按亩加派之害，而以战车营造职在有司，不肯奉诏。帝不悦，疏遂不行。

明年九月，进讲《尚书》，撰《布昭圣武讲义》。中及时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语，颇伤执政；末陈祖宗大阅之规，京营之制，冀有所兴革。呈稿政府，温体仁不怿，使正字官语喻义，令改。喻义造阁中，隔扉诮体仁。体仁怒，上言：“故事，惟经筵进规，多于正讲，目讲则正多规少。今喻义以日讲而用经筵之制，及令删改，反遭其侮，惟圣明裁察。”遂下吏部议。喻义奏辨曰：“讲官于正文外旁及时事，亦旧制也。臣展转敷陈，冀少有裨益。体仁删去，臣诚恐愚忠不获上达，致忤辅臣。今稿草具在，望圣明省览。”吏部希体仁指，议革职闲住，可之。喻义雅负时望，为体仁所倾，士论交惜。濒行乞恩，请乘传，帝亦报可。家居十年，卒。

姚希孟，字孟长，吴县人。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励志鞠之。稍长，与舅文震孟同学，并负时名。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座主韩爌、馆师刘一景器之。

两人并执政，遇大事多所咨决。天启初，震孟亦取上第，入翰林，甥舅并持清议，望益重。寻请假归。四年冬还朝，赵南星、高攀龙等悉去位，党祸大作，希孟郁郁不得志。其明年，以母丧归。甫出都，给事中杨所修劾其为缪昌期死党，遂削籍。

魏忠贤败，其党倪文焕惧诛，使使持厚贿求解，希孟执而鸣之官。崇祯元年，起左赞善。历右庶子，为日讲官。三年秋，与谕德姚明恭主顺天乡试。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给事中王猷论之，遂获谴。希孟雅为东林所推。韩爌等定逆案，参其议。群小恶希孟，谋先之。及华允诚劾温体仁、闵洪学，两人疑疏出希孟手，体仁遂借冒籍事修隙，拟旨覆试，黜两生下所司，论考官罪，拟停俸半年。体仁意未慊，令再拟。希孟时已迁詹事，乃贬二秩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寻移疾归，家居二年，卒。

许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崇祯时，历迁左庶子，掌左春坊事。先是，魏忠贤既辑《三朝要典》，以《光宗实录》所载与《要典》左，乃言叶向高等所修非实，宜重修，遂恣意改削牴牾《要典》者。崇祯改元，毁《要典》而所改《光宗实录》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实录为魏党曲笔，当改正从原录。”时温体仁当国，与王应熊等阴沮之，事遂寝。士柔愤然曰：“若是，则《要典》犹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实录总记，于世系独略。皇上娠教之年，圣诞之日，不书也。命名之典，潜邸之号，不书也。圣母出何氏族，受何封号，不书也。此皆原录备载，而改录故削之者也。原录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犹详慎如彼。新录之进，在皇上御极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圣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伦，皆暗而不明，缺而莫考。其于信史谓何？”疏上，不省。体仁令中书官检穆宗总记示士柔，士柔具揭争之曰：“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久，登极后事，编年排纂，则总记可以不书。皇考在位仅一月，三后诞育圣躬皆在未登极以前，不书之总记，将于何书也？穆庙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总记不载，至于册立大典，编年未尝不具载也。皇考一月易世，熹庙之册立当书，皇上之册封独不当书乎？”体仁怒，将劾之，为同列沮止。士柔复上疏曰：“累朝实录，无不书世系之例。臣所以抉擿改录，正谓与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录具书保护之功，而改录削之，何也？当日国本几危，坤宁调护，真孝慈之极则，顾复之深恩，史官不难以寸管抹摋之，此尤不可解也。”疏上，报闻。

体仁滋不悦。会体仁嗾刘孔昭劾祭酒倪元璐，因言士柔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略》，将以连士柔。士柔亟以《注略》进，乃得解。寻出为南京国子祭酒。

体仁去，张至发当国，益谋逐士柔。先是，高攀龙赠官，士柔草诏词送内阁，未给攀龙家。故事，赠官诰，属诰敕中书职掌。崇祯初，褒恤诸忠臣，翰林能文者或为之，而中书以为侵官。崇祯三年禁诰文骈俪语。至是攀龙家请给，去士柔草制时数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进。中书黄应恩告至发诰语违禁，至发喜，劾士柔，降二级调用。司业周凤翔抗疏辩曰：“词林故事，阁臣分属撰文，或手加详定，或发窜改，未有径自纠参者也。诰敕用宝，岁有常期，未有十年后用宝进呈，吹求当制者也。赠诰专属中书，崇祯三年所申饬，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诋为越俎者也。”

不报。士柔寻补尚宝司丞，迁少卿，卒。子琪诣阙辨诬，乃复原官。赠詹事兼侍读学士。

顾锡畴，字九畴，昆山人。年十三，以诸生试南京，魏国公以女女之。第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天启四年，魏忠贤势大炽，锡畴偕给事中董承业典试福建，程策大有讥刺。忠贤党遂指为东林，两人并降调。已，更削籍。

崇祯初，召复故官。历迁国子祭酒。疏请复积分法，礼官格不行。锡畴复申言之，且请择监生为州县长。已，请正从祀位次，进士为国子博士者得与考选。帝并允行。省亲归，乞在籍终养。母服除，起少詹事，进詹事，拜礼部左侍郎，署部事。

帝尝召对，问理财用人。锡畴退，列陈用人五失，曰铨叙无法，文网太峻，议论太多，资格太拘，鼓舞未至。请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心鉴别，随才器使，一善也。赦小过而不终废弃，二善也。省议论而专责成，三善也。拔异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急奖励而宽督责，五善也。”末极陈耗财之弊，仍归本于用人。帝善其奏。

杨嗣昌疏请抚流寇，有“乐天者保天下”及“善战服上刑”语。锡畴抗言此诸侯交邻事，称引不伦，与嗣昌大忤。嗣昌秉政，诸词臣多攻之，嗣昌颇疑锡畴。会驸马都尉王昺有罪，锡畴拟轻典，嗣昌构之，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荐，召还。

御史曹溶、给事中黄云师复言其不当用。帝不听，起为南京礼部左侍郎。

福王立，进本部尚书。时尊福恭王为恭皇帝，将议庙祀，锡畴请别立专庙。俄请补建文帝庙谥、景皇帝庙号及建文朝忠臣赠谥，并从之。东平伯刘泽清言：“宋高宗即位南京，即以靖康二年五月为建炎元年，从民望也。乞以今岁五月为弘光元年。”锡畴言明诏已颁，不可追改，乃已。时定大行皇帝庙号为思宗，忻城伯赵之龙言“思”非美称，援证甚核，锡畴亦以为然，疏请改定。大学士高弘图以前议自己出，力持之，遂寝。温体仁之卒也，特谥文忠，而文震孟、罗喻义、姚希孟、吕维祺皆不获谥。锡畴言：“体仁得君，行政最专且久，其负先帝，罪大且深，乞将文忠之谥，或削或改，而补震孟诸臣，庶天下有所劝惩。”报可。遂谥诸人，削体仁谥。吏部尚书张慎言去位，代者徐石麒未至，命锡畴摄之。时马士英当国，锡畴雅不与合。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劾之，遂乞祭南海去。明年春，御史张孙振力颂体仁功，请复故谥。遂勒锡畴致仕。南都失守，锡畴乡邑亦破。时方遭父丧，间关赴闽。唐王命以故官，力辞不拜，寓居温州江心寺。总兵贺君尧挞辱诸生，锡畴将论劾。君尧夜使人杀之，投尸于江。温人觅之三日，乃得棺殓。

赞曰：吴山等雍容馆阁，扬历台省，固所谓词苑之鸿儒，庙堂之岿望也。要其守正自立，不激不争，淳静敦雅，承平士大夫之风流，概可想见矣。

## 列传第一百五

王家屏 陈于陛 沈鲤 于慎行 李廷机 吴道南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阴人。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高拱兄捷前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遗赵文华，家屏直书之，时拱方柄国，嘱稍讳，家屏执不可。万历初，进修撰，充日讲官。敷奏剀挚，帝尝敛容受，称为端士。张居正寝疾，词臣率奔走祷祈，独家屏不往。再迁侍讲学士。十二年，擢礼部右侍郎，改吏部。甫逾月，命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去史官二年即辅政，前此未有也。

申时行当国，许国、王锡爵次之，家屏居末。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

越二年，遭继母忧。诏赐银币，驰传，行人护行。服甫阕，诏进礼部尚书，遣行人召还。抵京师，三月未得见。家屏以为言，请因圣节御殿受贺，毕发留中章奏，举行册立皇太子礼。不报。复偕同官疏请。帝乃于万寿节强一临御焉。俄遣中官谕家屏，奖以忠爱。家屏疏谢，复请帝勤视朝。居数日，帝为一御门延见，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评事雒于仁进四箴，帝将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节，耳目心志之娱，庶官不及知、不敢谏者，辅弼之臣得先知而预谏之，故能防欲于微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备位密勿，反缄默苟容，上亏圣明之誉，下陷庶僚蒙不测之威，臣罪大矣，尚可一日立于圣世哉！”帝不怿，留中，而于仁得善去。

十八年，以久旱乞罢，言：“迩年以来，天鸣地震，星陨风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疠札瘥，调燮之难，莫甚今日。况套贼跳梁于陕右，土蛮猖獗于辽西，贡市属国复鸱张虎视于宣、大。虚内事外，内已竭而外患未休；剥民供军，民已穷而军食未裕。且议论纷纭，罕持大体；簿书凌杂，只饰靡文。纲维纵弛，忄妻玩之习成；名实混淆，侥幸之风启。陛下又深居静摄，朝讲希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今骄阳烁石，小民愁苦之声殷天震地，而独未彻九阍。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饮食俱废，不能自已者也。乞赐罢归，用避贤路。”不报。

时储位未定，廷臣交章请册立。其年十月，阁臣合疏以去就争。帝不悦，传谕数百言，切责廷臣沽名激扰，指为悖逆。时行等相顾错愕，各具疏再争，杜门乞去。

独家屏在阁，复请速决大计。帝乃遣内侍传语，期以明年春夏，廷臣无所奏扰，即于冬间议行，否则待逾十五岁。家屏以口敕难据，欲帝特颁诏谕，立具草进。帝不用，复谕二十年春举行。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欢然。而帝意实犹豫，闻家屏宣示，弗善也，传谕诘责。时行等合词谢，乃已。明年秋，工部主事张有德以册立仪注请。帝复以为激扰，命止其事。国执争去，时行被人言，不得已亦去，锡爵先以省亲归，家屏遂为首辅。以国谏疏己列名，不当独留，再疏乞罢。不允，乃视事。

家屏制行端严，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挠。性忠谠，好直谏。册立期数更，中外议论纷然。家屏深忧之，力请践大信，以塞口语，消宫闱衅。不报。

二十年春，给事中李献可等请豫教，帝黜之。家屏封还御批力谏。帝益怒，谴谪者相属。家屏遂引疾求罢，上言：汉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臾承意陷主于不义乎！”每感斯言，惕然内愧。顷年以来，九阍重闭，宴安怀毒，郊庙不飨，堂陛不交。天灾物怪，罔彻宸聪；国计民生，莫关圣虑。臣备员辅弼，旷职鳏官，久当退避。今数月间，请朝讲，请庙飨，请元旦受贺，请大计临朝，悉寝不报。臣犬马微诚，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见矣。至豫教皇储，自宣早计，奈何厌闻直言，概加贬谪。臣诚不忍明主蒙咈谏之名，熙朝有横施之罚，故冒死屡陈。若依违保禄，淟涊苟容，汲黯所谓“陷主不义”者，臣死不敢出此，愿赐骸骨还田里。

帝得奏不下。次辅赵志皋亦为家屏具揭。帝遂责家屏希名托疾。家屏复奏，言：名非臣所敢弃，顾臣所希者，陛下为尧、舜之主，臣为尧、舜之臣，则名垂千载，没有余荣。若徒犯颜触忌，抗争偾事，被谴罢归，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将使臣身处高官，家享厚禄，主愆莫正，政乱莫匡，可谓不希名之臣矣，国家奚赖焉？

更使臣弃名不顾，逢迎为悦，阿谀取容，许敬宗、李林甫之奸佞，无不可为，九庙神灵必阴殛臣，岂特得罪于李献可诸臣已哉！

疏入，帝益不悦。遣内侍至邸，责以径驳御批，故激主怒，且托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亲，不宜有怒。事关典礼，不宜有怒。臣与诸臣但知为宗社大计，尽言效忠而已，岂意激皇上之怒哉？”于是求去益力。或劝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为者，由大臣持禄，小臣畏罪，有轻群下心。吾意大臣不爱爵禄，小臣不畏刑诛，事庶有济耳。”遂复两疏恳请。诏驰传归。家屏柄国止半载，又强半杜门，以戆直去国，朝野惜焉。阅八年，储位始定。遣官赍敕存问，赉金币羊酒。

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赠少保，谥文端。熹宗立，再赠太保，任一子尚宝丞。

家屏家居时，朝鲜用兵。贻书经略顾养谦曰：“昔卫为狄灭，齐桓率诸侯城楚丘，《春秋》高其义；未闻遂与狄仇，连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会稽之耻，激厉朝鲜，以城楚丘之功，奖率将吏，无为主而为客，则善矣。”养谦不能用，朝鲜兵数年无功。其深识有谋，皆此类也。

陈于陛，字元忠，大学士以勤子也。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预修世、穆两朝实录，充日讲官。累迁侍讲学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请早建东宫。十九年，拜礼部右侍郎，领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进左侍郎，教习庶吉士。奏言元子不当封王，请及时册立豫教，又请早朝勤政，皆不报。又明年，进礼部尚书，仍领詹事府事。

于陛少从父以勤习国家故实。为史官，益究经世学。以前代皆修国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纪、表、志、传谓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睹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倘不及时网罗，岁月浸邈，卷帙散脱，耆旧渐凋，事迹罕据。欲成信史，将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辑，使一代经制典章，犁然可考，鸿谟伟烈，光炳天壤，岂非万世不朽盛事哉！”诏从之。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词臣分曹类纂，以于陛及尚书沈一贯、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而阁臣总裁之。

其年夏，首辅王锡爵谢政，遂命于陛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疏陈亲大臣、录遗贤、奖外吏、核边饷、储将才、择边吏六事。末言：“以肃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贪黜成风，封疆多事，则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职不修，不亟图更始，后将安极。”帝优诏答之，而不能用。帝以军政失察，斥两都言官三十余人。于陛与同官申救至再，又独疏请宥，俱不纳。以甘肃破贼功，加太子少保。乾清、坤宁两宫灾，请面对，不报。乞罢，亦不许。其秋，二品三年满，改文渊阁，进太子太保。

时内阁四人。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皆于陛同年生，遇事无龃龉。而帝拒谏益甚，上下否隔。于陛忧形于色，以不能补救，在直庐数太息视日影。二十四年冬，病卒于位，史亦竟罢。赠少保，谥文宪。终明世，父子为宰辅者，惟南充陈氏。世以比汉韦、平焉。沈鲤，字仲化，归德人。祖瀚，建宁知府。鲤，嘉靖中举乡试。师尚诏作乱，陷归德，已而西去。鲤策贼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杀城中通贼者，严为守具。贼还逼，见有备，去。奸人倡言屠城，将驱掠居民，鲤请谕止之，众始定。四十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大学士高拱，其座主又乡人也，旅见外，未尝以私谒。

神宗在东宫，鲤为讲官。尝令诸讲官书扇，鲤书魏卞兰《太子颂》以进，因命陈清大义甚悉。神宗咨美，遂蒙眷。比即位，用宫寮恩，进编修。旋进左赞善。每直讲，举止端雅，所陈说独契帝心。帝亟称之。连遭父母丧，帝数问沈讲官何在，又问服阕期，命先补讲官俟之。万历九年还朝。属当辍讲，特命展一日，示优异焉。

明年秋，擢侍讲学士，再迁礼部右侍郎。寻改吏部，进左侍郎。屏绝私交，好推毂贤士，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礼部尚书。去六品甫二年，至正卿。素负物望，时论不以为骤。久之，《会典》成，加太子少保。鲤初官翰林，中官黄锦缘同乡以币交，拒不纳。教习内书堂，侍讲筵，皆数与巨珰接，未尝与交。及官愈高，益无所假借，虽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

十四年春，贵妃郑氏生子，进封皇贵妃。鲤率僚属请册建皇长子，进封其母，不许。未几，复以为言，且请宥建储贬官姜应麟等。忤旨谯让。帝既却群臣请，因诏谕少俟二三年。至十六年，期已届，鲤执前旨固请，帝复不从。

鲤素鲠亮。其在部持典礼，多所建白。念时俗侈靡，稽先朝典制，自丧祭、冠婚、宫室、器服率定为中制，颁天下。又以士习不端，奏行学政八事。又请复建文年号，重定《景帝实录》，勿称戾王。大同巡抚胡来贡议移祀北岳于浑源，力驳其无据。太庙侑享，请移亲王及诸功臣于两庑，毋与帝后杂祀。进世庙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诸帝陵祀，请各遣，官毋兼摄。诸王及妃坟祝版称谓未协者，率请裁定。

帝忧旱，步祷郊坛，议分遣大臣祷天下名山大川。鲤言使臣往来驿骚，恐重困民，请刘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属致之，罢寺观勿祷，帝多可其奏。郑贵妃父成宪为父请恤，援后父永年伯例，鲤力驳之。诏畀葬资五千金，鲤复言过滥。顺义王妻三娘子请封，鲤不予妃号，但称夫人。真人张国祥言肃皇享国久长，由虔奉玄修所致，劝帝效之，鲤劾国祥诋诬导谀，请正刑辟。事亦寝。秦王谊璟故由中尉入继，而乞封其弟郡王，中贵为请，申时行助之，鲤不可。唐府违帛请封妾子，执不从，帝并以特旨许之。京师久旱，鲤备陈恤民实政以崇俭戒奢为本，且请减织造。已，京师地震，又请谨天若戒，恤民穷。畿辅大侵，请上下交修，词甚切。帝以四方灾，敕廷臣修省，鲤因请大损供亿营建，振救小民。帝每嘉纳。

初，籓府有所奏请，贿中贵居间，礼臣不敢违，辄如志。至鲤，一切格之，中贵皆大怨，数以事间于帝。帝渐不能无疑，累加诘责，且夺其俸。鲤自是有去志。

而时行衔鲤不附己，亦忌之。一日，鲤请告，遽拟旨放归。帝曰：“沈尚书好官，奈何使去？”传旨谕留。时行益忌。其私人给事中陈与郊为人求考官不得，怨鲤，属其同官陈尚象劾之。与郊复危言撼鲤，鲤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鲤，微言：“沈尚书不晓人意。”有老宫人从子为内竖者，走告鲤；司礼张诚亦属鲤乡人内竖廖某密告之。鲤并拒之，曰：“禁中语，非所敢闻。”皆恚而去。鲤卒屡疏引疾归。累推内阁及吏部尚书，皆不用。二十二年，起南京礼部尚书，辞弗就。

二十九年，赵志皋卒，沈一贯独当国。廷推阁臣，诏鲤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硃赓并命。屡辞不允。明年七月始入朝，时年七十有一矣。一贯以士心夙附鲤，深忌之，贻书李三才曰：“归德公来，必夺吾位，将何以备之？”归德，鲤邑名，欲风鲤辞召命也。三才答书，言鲤忠实无他肠，劝一贯同心。一贯由此并憾三才。鲤既至，即具陈道中所见矿税之害。他日复与赓疏论。皆弗纳。楚假王被讦事起，礼部侍郎郭正域请行勘，鲤是之。及奸人所撰《续忧危竑议》发，一贯辈张皇其事，令其党钱梦皋诬奏正域、鲤门生，协造妖言，并罗织鲤奸赃数事。帝察其诬，不问。而一贯辈使逻卒日夜操兵围守其邸。已而事解，复谮鲤诅咒。鲤尝置小屏阁中，列书谨天戒、恤民穷、开言路、发章奏、用大僚、补庶官、起废弃、举考选、释冤狱、撤税使十事，而上书“天启圣聪，拨乱反治”八字。每入阁，辄焚香拜祝之，谗者遂指为诅咒。帝取入视之，曰：“此岂诅咒耶？”谗者曰：“彼诅咒语，固不宣诸口。”赖帝知鲤深，不之信。

先是，阁臣奏揭不轻进，进则无不答者。是时中外扞格，奏揭繁，多寝不下。

鲤以失职，累引疾求退。奖谕有加，卒不能行其所请。三十二年，叙皮林功，加太子太保。寻以秩满，加少保，改文渊阁。

鲤初相，即请除矿税。居位数年，数以为言。会长陵明楼灾，鲤语一贯、赓各为奏，俟时上之。一日大雨，鲤曰：“可矣。”两人问故，鲤曰：“帝恶言矿税事，疏入多不视，今吾辈冒雨素服诣文华奏之，上讶而取阅，亦一机也。”两人从其言。

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启视，果心动，然不为罢。明年长至，一贯在告，鲤、赓谒贺仁德门。帝赐食，司礼太监陈矩侍，小珰数往来窃听，且执笔以俟。鲤因极陈矿税害民状，矩亦戚然。鲤复进曰：“矿使出，破坏天下名山大川灵气尽矣，恐于圣躬不利。”矩叹息还，具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鲤所以补救者。鲤曰：“此无他，急停开凿，则灵气自复。”帝闻，为首肯。一贯虑鲤独收其功，急草疏上。

帝不怿，复止。然越月果下停矿之命，鲤力也。

鲤遇事秉正不挠。压于一贯，志不尽行。而是时一贯数被论，引疾杜门，鲤乃得行阁事。皇孙生，诏赦天下。中官请征茶蜡夙逋，鲤以戾诏旨，再执奏，竟报寝，帝乳母翊圣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殁，请以从子继。鲤言都督非世官，乃已。

真人张国祥谓皇孙诞生，己有祝釐功，乞三代诰命且世袭詹事主簿。鲤力斥其谬，乃赉以金币。帝惑中贵言，将察核畿辅牧地，谕鲤撰敕。鲤言：“近年以来，百利之源，尽笼于朝廷，常恐势极生变。况此牧地，岂真有豪右隐占新垦未科者？奸民所传，未足深信。”遂止。云南武弁杀税使杨荣。帝怒甚，将遣官逮治。鲤具陈荣罪状，请诛为首杀荣者，而贷其余，乃不果逮。陕西税使梁永求领镇守事，亦以鲤言罢。辽东税使高淮假进贡名，率所统练甲至国门。鲤中夜密奏其不可，诏责淮而止。时一贯虽称疾杜门，而章奏多即家拟旨，鲤力言非故事。

鲤既积忤一贯，一贯将去，虑鲤在，贻己后忧欲与俱去，密倾之。帝亦嫌鲤方鲠，因鲤乞休，遽命与一贯同致仕。赓疏乞留鲤，不报。既抵家，疏谢，犹极陈怠政之弊，以明作进规。年八十，遣官存问，赉银币。鲤奏谢，复陈时政要务。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师，谥文端。

于慎行，字无垢，东阿人。年十七，举于乡。御史欲即鹿鸣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辞。隆庆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充日讲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也。尝讲罢，帝出御府图画，令讲官分题。慎行不善书，诗成，属人书之，具以实对。帝悦，尝大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之，词林传为盛事。

御史刘台以劾张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独往视之。及居正夺情，偕同官具疏谏。吕调阳格之，不得上。居正闻而怒，他日谓慎行曰：“子吾所厚，亦为此耶？”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寻以疾归。居正卒，起故官。进左谕德，日讲如故。时居正已败，侍郎丘橓往籍其家。慎行遗书，言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词极恳挚，时论韪之。由侍讲学士擢礼部右侍郎。转左，改吏部，掌詹事府。寻迁礼部尚书。

慎行明习典制，诸大礼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万历改元，穆宗升祔，复祧宣宗。慎行谓非礼，作《太庙祧迁考》，言：“古七庙之制，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刘歆、王肃并以高、曾、祖、祢及五世、六世为三昭三穆。

其兄弟相传，则同堂异室，不可为一世。国朝成祖既为世室，与太祖俱百世不迁，则仁宗以下，必实历六世，而后三昭三穆始备。孝宗与睿宗兄弟，武宗与世宗兄弟，韶穆同，不当各为一世。世宗升，距仁宗止六世，不当祧仁宗。穆宗升祔，当祧仁宗，不当祧宣宗。”引晋、唐、宋故事为据，其言辨而核。事虽不行，识者服其知礼。又言：“南昌、寿春等十六王，世次既远，宜别祭陵园，不宜祔享太庙。”亦寝不行。

十八年正月，疏请早建东宫，出阁讲读。及冬，又请。帝怒，再严旨诘责。慎行不为慑，明日复言：“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帝益不悦，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山东乡试，预传典试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礼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章累上，乃许。家居十余年，中外屡荐，率报寝。三十三年，始起掌詹事府。疏辞，复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阁臣七人，首慎行。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再辞不允，乃就道。时慎行已得疾。及廷谢，拜起不如仪，上疏请罪。归卧于家，遂草遗疏，请帝亲大臣、录遣逸、补言官。数日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神宗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冠。

李廷机，字尔张，晋江人。贡入太学，顺天乡试第一。万历十一年，会试复第一，以进土第二授编修。累迁祭酒。故事，祭酒每视事，则二生共举一牌诣前，大书“整齐严肃”四字。盖高皇帝所制，以警师儒者。廷机见之惕然，故其立教，一以严为主。

久之，迁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二十七年，典京察，无偏私。尝兼署户、工二部事，综理精密。奏行轸恤行户四事，商困大苏。外城陵垣，多所缮治，费皆取公帑奇羡，不以烦民。召为礼部右侍郎，四辞不允，越二年始受任。时已进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视部事。会楚王华奎因正域发其餽遗书，诬讦正域不法数事。廷机意右楚王，而微为正域解。大学士沈一贯欲藉妖书倾正域，廷机与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浚俱署名上趣定皦生光狱，株连遂绝。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坛。既率同列条上修省事宜，复言今日阙失，莫如矿税，宜罢撤。不报。其冬，类上四方灾异。秦王谊漶由中尉进封，其庶长子应授本爵，夤缘欲封郡王，廷机三疏力持。王遣人居间，廷机固拒，特旨许之。益府服内请封，亦持不可。

廷机遇事有执，尤廉洁，帝知之。然性刻深，亦颇偏愎，不谙大体。楚宗人华勣以奏讦楚王，抚按官既拟夺爵，锢高墙，廷机授《祖训》谋害亲王例，议置之死。

言路势张，政府暨铨曹畏之，不敢出诸外，年例遂废。礼部主事聂云翰论之，廷机希言路意，中云翰察典。给事中袁懋谦劾之。廷机求退，不允。

时内阁止硃赓一人。给事中王元翰等虑廷机且入辅，数阴诋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阁臣，廷机果与焉。给事中曹于忭、宋一韩、御史陈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上。帝雅重廷机，命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廷机三辞始视事。

元翰及给事中胡忻攻之不已，帝为夺俸，以慰廷机。已而姜士昌、宋焘复以论廷机被黜，群情益愤。廷机力辨求罢，又疏陈十宜去，帝慰谕有加。明年四月，主事郑振先论赓十二罪，并及廷机。廷机累疏乞休，杜门数月不出。言者疑其伪，数十人交章力攻。廷机求去不已，帝屡诏勉留，且遣鸿胪趣出，坚卧不起。待命逾年，乃屏居荒庙，廷臣犹有繁言。至四十年九月，疏已百二十余上，乃陛辞出都待命。同官叶向高言廷机已行，不可再挽，乃加太子太保。赐道里费，乘传，以行人护归。

居四年卒。赠少保，谥文节。

廷机系阁籍六年，秉政止九月，无大过。言路以其与申时行、沈一贯辈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辅臣以齮晷受辱，屏弃积年而后去，前此未有也。廷机辅政时，四川巡抚乔璧星锐欲讨镇雄安尧臣，与贵州守臣持议不决。廷机力主撤兵，其后卒无事，议者称之。闽人入阁，自杨荣、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廷机始与叶向高并命。后周如磐、张瑞图、林钎、蒋德璘、黄景昉复相继云。

吴道南，字会甫，崇仁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进左中允。直讲东宫，太子偶旁瞩，道南即辍讲拱俟，太子为改容。历左谕德少詹事。擢礼部右侍郎，署部事。历城、高苑牛产犊，皆两首两鼻，道南请尽蠲山东诸税，召还内臣，又因灾异言貂珰敛怨，乞下诏罪己，与天下更新。皆不报。寻请追谥建文朝忠臣。京师久旱，疏言：“天下人情郁而不散，致成旱灾。如东宫天下本，不使讲明经术，练习政务，久置深闱，聪明隔塞，郁一也。法司悬缺半载，谳鞫无人，囹圄充满，有入无出，愁愤之气，上薄日星，郁二也。内藏山积，而闾阎半菽不充，曾不发帑振救，坐视其死亡转徙，郁三也。累臣满朝荐、卞孔时，时称循吏，因权珰构陷，一系数年，郁四也。废弃诸臣，实堪世用，一斥不复，山林终老，郁五也。陛下诚涣发德音，除此数郁，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矣。”帝不省。

道南遇事有操执，明达政体。朝鲜贡使归，请市火药，执不予。土鲁番贡玉，请勿纳。辽东议开科试士，以岩疆当重武，格不行。父丧归。服阕，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与方从哲并命。三辞不允，久之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谢乃莅任。帝不视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获见，不敢入直。同官从哲为言，帝令先视事，道南疏谢。居数日，言：“臣就列经旬，仅下瑞王婚礼一疏。

他若储宫出讲、诸王豫教、简大僚、举遗失、撤税使、补言官诸事，廷臣舌敝以请者，举皆杳然，岂陛下简置臣等意。”帝优诏答之，卒不行。迨帝因“梃击”之变，召见群臣慈宁宫。道南始得面谢，自是不获再见。

织造中官刘成死，遣其党吕贵往护，贵嗾奸民留己督造。中旨许之，命草敕。

道南偕从哲争，且询疏所从进，请永杜内降，弗听。鄱阳故无商税，中官为税使，置关湖口征课。道南极言傍湖舟无所泊，多覆没，请罢关勿征，亦不纳。

道南辅大政不为诡随，颇有时望。岁丙辰，偕礼部尚书刘楚先典会试。吴江举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书，贿礼部吏，与同里赵鸣阳联号舍。其首场七篇，自坊刻外，皆鸣阳笔也。榜发，同和第一，鸣阳亦中式，都下大哗。道南等亟检举，诏令覆试。同和竟日构一文。下吏，戍烟瘴，鸣阳亦除名。

先是，汤宾尹科场事，实道南发之，其党侧目。御史李嵩、周师旦遂连章论道南，而给事中刘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颇侵文炳。文炳遂极诋御史张至发助之。道南不能堪，言：“台谏劾阁臣，职也，未有肆口嫚骂者。臣辱国已甚，请立罢黜。”帝雅重道南，谪文炳外任，夺嵩等俸。御史韩浚、硃堦救文炳，复诋道南。

道南益求去。杜门逾年，疏二十七上，帝犹勉留。会继母讣至，乃赐道里费，遣行人护归。天启初，以覃恩即家进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赠少保，谥文恪。

赞曰：《传》称“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其王家屏、沈鲤之谓乎！廷机虽颇丛物议，然清节不污。若于陛之世德，慎行之博闻，亦足称羽仪廊庙之选矣。

## 列传第一百六

申时行（子用懋 用嘉 孙绍芳） 王锡爵（弟鼎爵子衡） 沈一贯方从哲沈氵隺（弟演）

申时行，字汝默，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历左庶子，掌翰林院事。万厉五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时行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蕴藉不立崖异，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将归葬父，请广阁臣，遂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已，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累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张居正揽权久，操群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张四维、时行相继柄政，务为宽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论多称之。然是时内阁权积重，六卿大抵徇阁臣指。诸大臣由四维、时行起，乐其宽，多与相厚善。四维忧归，时行为首辅。

余有丁、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先后同居政府，无嫌猜。而言路为居正所遏，至是方发舒。以居正素昵时行，不能无讽刺。时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虽乐言者讦居正短，而颇恶人论时事，言事者间谪官。众以此望时行，口语相诋諆。

诸大臣又皆右时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愤，时行以此损物望。

十二年三月，御史张文熙尝言前阁臣专恣者四事，请帝永禁革之。时行疏争曰：“文熙谓部院百执事不当置考成簿，送阁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当一一取裁；督抚巡按行事，不当密揭请教；阁中票拟，当使同官知。夫阁臣不职当罢黜，若并其执掌尽削之，是因噎废食也。

至票拟，无不与同官议者。”帝深以为然，绌文熙议不用。御史丁此吕言侍郎高启愚以试题劝进居正，帝手疏示时行。时行曰：“此吕以暖昧陷人大辟，恐谗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书杨巍因请出此吕于外，帝从巍言。而给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时行意，蔽塞言路。帝寻亦悔之，命罢启愚，留此吕。

时行、巍求去。有丁、国言：“大臣国体所系，今以群言留此吕，恐无以安时行、巍心。”国尤不胜愤，专疏求去，诋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陆光祖亦以为言。

帝乃听巍，出此吕于外，慰留时行、国，而言路群起攻国。时行请量罚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李植、江东之以大峪山寿宫事撼时行不胜，贬去，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矣。

初，御史魏允贞、郎中李三才以科场事论及时行子用懋，贬官。给事中邹元标劾罢时行姻徐学谟，时行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擢三人官，三人得毋废。

世以此称时行长者。时行欲收人心，罢居正时所行考成法；一切为简易，亦数有献纳。尝因灾异，力言催科急迫，征派加增，刑狱繁多，用度侈靡之害。又尝请止抚按官助工赃罚银，请减织造数，趣发诸司章奏。缘尚宝卿徐贞明议，请开畿内水田。

用邓子龙、刘綎平陇川，荐郑洛为经略，趣顺义王东归，寝叶梦熊奏以弭杨应龙之变。然是时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纪渐不振。时行务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讲期，多传免。时行请虽免讲，仍进讲章。自后为故事，讲筵遂永罢。评事雒于仁进《酒色财气四箴》，帝大怒，召时行等条分析之，将重谴。时行请毋下其章，而讽于仁自引去，于仁赖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

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岁，而郑贵妃有宠，生皇三子常洵，颇萌夺嫡意。时行率同列再请建储，不听。廷臣以贵妃故，多指斥宫闱，触帝怒，被严谴。帝尝诏求直言。郎官刘复初、李懋桧等显侵贵妃。时行请帝下诏，令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听其长择而献之，不得专达。帝甚悦，众多咎时行者。时行连请建储。十八年，帝召皇长子、皇三子，令时行入见毓德宫。时行拜贺，请亟定大计。帝犹豫久之，下诏曰：“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时行因戒廷臣毋激扰。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请具册立仪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内阁中亦有疏入。时行方在告，次辅国首列时行名。时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于是给事中罗大纮劾时行，谓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中书黄正宾复论时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责。御史邹德泳疏复上，时行力求罢。诏驰驿归。归三年，光宗始出阁讲学，十年始立为皇太子。

四十二年，时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问。诏书至门而卒。先以云南岳凤平，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诏赠太师，谥文定。

子用懋、用嘉。用懋，字敬中，举进士。累官兵部职方郎中。神宗擢太仆少卿，仍视职方事。再迁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崇祯初，历兵部左、右侍郎，拜尚书，致仕归。卒，赠太子太保。用嘉，举人。历官广西参政。孙绍芳，进士，户部左侍郎。王锡爵，字元驭，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举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至祭酒。万历五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张居正夺情，将廷杖吴中行、赵用贤等。

锡爵要同馆十余人诣居正求解，居正不纳。锡爵独造丧次，切言之，居正径入不顾。

中行等既受杖，锡爵持之大恸。明年，进礼部右侍郎。居正甫归治丧，九卿急请召还，锡爵独不署名。旋乞省亲去。居正以锡爵形己短，益衔之，锡爵遂不出。十二年冬，即家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机务。还朝，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帝咸褒纳。

初，李植、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等相构，以锡爵负时望，且与居正贰，力推之。比锡爵至，与时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去。时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锡爵与时行同举会试，且同郡，政府相得甚。然时行柔和，而锡爵性刚负气。十六年，子衡举顺天试第一，郎官高桂、饶伸论之。锡爵连章辨讦，语过忿，伸坐下诏狱除名，桂谪边方。御史乔璧星请帝戒谕锡爵，务扩其量，为休休有容之臣，锡爵疏辨。以是积与廷论忤。

时群臣请建储者众，帝皆不听。十八年，锡爵疏请豫教元子，录用言官姜应麟等，且求宥故巡抚李材，不报。尝因旱灾，自陈乞罢。帝优诏留之。火落赤、真相犯西陲，议者争请用兵，锡爵主款，与时行合。未几，偕同列争册立不得，杜门乞归。寻以母老，连乞归省。乃赐道里费，遣官护行。归二年，时行、国及王家屏相继去位，有诏趣召锡爵。二十一年正月，还朝，遂为首辅。

先是有旨，是年春举册立大典，戒廷臣毋渎陈。廷臣鉴张有德事，咸默默。及是，锡爵密请帝决大计。帝遣内侍以手诏示锡爵，欲待嫡子，令元子与两弟且并封为王。锡爵惧失上指，立奉诏拟谕旨。而又外虑公论，因言“汉明帝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刘后皆养诸妃子为子，请令皇后抚育元子，则元子即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号以上压皇贵妃”，亦拟谕以进。同列赵志皋、张位咸不预闻。帝竟以前谕下礼官，令即具仪。于是举朝大哗。给事中史孟麟、礼部尚书罗万化等，群诣锡爵第，力争。廷臣谏者，章日数上。锡爵偕志皋、位力请追还前诏，帝不从。已而谏者益多，而岳元声、顾允成、张纳陛、陈泰来、于孔兼、李启美、曾凤仪、钟化民、项德祯等遮锡爵于朝房，面争之。李腾芳亦上书锡爵。锡爵请下廷议，不许。请面对，不报。乃自劾三误，乞罢斥。帝亦迫公议，追寝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议行。锡爵旋请速决，且曰：“曩元子初生，业为颁诏肆赦，诏书称‘祗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复何疑而弗决哉？”不报。

七月，彗星见，有诏修省。锡爵因请延见大臣。又言：“彗渐近紫微，宜慎起居之节，宽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积聚以广恩。”逾月，复言：“慧已入紫微，非区区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储一事可以禳之。盖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灾。诚速行册立，天变自弭。”帝皆报闻，仍持首春待期之说。锡爵答奏复力言之，又连章恳请。十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门受贺毕，独召锡爵暖阁，劳之曰：“卿扶母来京，诚忠孝两全。”锡爵叩头谢，因力请早定国本。帝曰：“中宫有出，奈何？”对曰：“此说在十年前犹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岂有子弟十三岁犹不读书者？”帝颇感动。锡爵因请频召对，保圣躬。退复上疏力请，且曰：“外廷以固宠阴谋归之皇贵妃，恐郑氏举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动，手诏谕锡爵：“卿每奏必及皇贵妃，何也？彼数劝朕，朕以祖训后妃不得与外事，安敢辄从。”锡爵上言：“今与皇长子相形者，惟皇贵妃子，天下不疑皇贵妃而谁疑？皇贵妃不引为己责而谁责？

祖训不与外事者，不与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册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贵妃亲子，陛下得不与皇贵妃谋乎？且皇贵妃久侍圣躬，至亲且贤，外廷纷纷，莫不归怨，臣所不忍闻。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归功皇贵妃，陛下尚以为疑。

然则必如群少年盛气以攻皇贵妃，而陛下反快于心乎？”疏入，帝颔之。志皋、位亦力请。居数日，遂有出阁之命。而帝令广市珠玉珍宝，供出阁仪物，计直三十余万。户部尚书杨俊民等以故事争，给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谏。帝遂手诏谕爵，欲易期。

锡爵婉请，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阁礼成，俱如东宫仪，中外为慰。

锡爵在阁时，尝请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帑振河南饥，帝皆无忤，眷礼逾前后诸辅臣。其救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尤为世所称。特以阿并封指被物议。既而郎中赵南星斥，侍郎赵用贤放归，论救者咸遭谴谪，众指锡爵为之。虽连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能谅也。锡爵遂屡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为出内帑钱建醮祈愈。锡爵力辞，疏八上乃允。先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赐道里费，乘传，行人护归。归七年，东宫建，遣官赐敕存问，赉银币羊酒。

三十五年，廷推阁臣。帝既用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还念锡爵，特加少保，遗官召之。三辞，不允。时言官方厉锋气，锡爵进密揭力诋，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等语。言官闻之大愤。给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栋等论不已。锡爵亦自阖门养重，竟辞不赴。又三年，卒于家，年七十七。赠太保，谥文肃。

子衡，字辰玉，少有文名。为举首才，自称因被论，遂不复会试。至二十九年，锡爵罢相已久，始举会试第二人，廷试亦第二。授编修，先父卒。

锡爵弟鼎爵，进士。累官河南提学副使。

沈一贯，字肩吾，鄞人。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充日讲官。进讲高宗谅阴，拱手曰：“托孤寄命，必忠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总己以听。苟非其人，不若躬亲听览之为孝也。”张居正以为刺己，颇憾一贯。居正卒，始迁左中允。历官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加太子宾客。假归。

二十二年起南京礼部尚书，复召为正史副总裁，协理詹事府，未上。王锡爵、赵志皋、张位同居内阁，复有旨推举阁臣。吏部举旧辅王家屏及一贯等七人名以上。

而帝方怒家屏，谯责尚书陈有年。有年引疾去。一贯家居久，故有清望，阁臣又力荐之。乃诏以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陈于陛同入阁预机务，命行人即家起焉。会朝议许日本封贡。一贯虑贡道出宁波，为乡郡患，极陈其害，贡议乃止。未几，锡爵去，于陛位第三，每独行己意。一贯柔而深中，事志皋等惟谨。其后于陛卒官，志皋病痹久在告，位以荐杨镐及《忧危竑议》事得罪去，一贯与位尝私致镐书，为赞画主事丁应泰所劾。位疏辨，激上怒罢。一贯惟引咎，帝乃慰留之。

时国本未定，廷臣争十余年不决。皇长子年十八，诸请册立冠婚者益迫。帝责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为册立、分封诸典礼费以困之。一贯再疏争，不听。二十八年，命营慈庆宫居皇长子。工竣，谕一贯草敕传示礼官，上册立、冠婚及诸王分封仪。敕既上，帝复留不下。一贯疏趣，则言：“朕因小臣谢廷讠赞乘机邀功，故中辍。俟皇长子移居后行之。”既而不举行。明年，贵妃弟郑国泰迫群议，请册立、冠婚并行。一贯因再草敕请下礼官具仪，不报。廷议有欲先冠婚后册立者，一贯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储君为诸王也。”会帝意亦颇悟，命即日举行。

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诏下。既而帝复悔，令改期。一贯封还诏书，言“万死不敢奉诏”，帝乃止。十月望，册立礼成，时论颇称之。会志皋于九月卒，一贯遂当国。初，志皋病久，一贯屡请增阁臣。及是乃简用沈鲤、硃赓，而事皆取决于一贯。

寻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自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矿税使四出为民害。其所诬劾逮系者，悉滞狱中。吏部疏请起用建言废黜诸臣，并考选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阁臣。一贯等数谏，不省。而帝久不视朝，阁臣屡请，皆不报。一贯初辅政面恩，一见帝而已。东征及杨应龙平，帝再御午门楼受俘。一贯请陪侍，赐面对，皆不许。

上下否隔甚，一贯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物望渐减。

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礼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诸大臣至仁德门，俄独命一贯入启祥宫后殿暖西阁。皇后、贵妃以疾不侍侧，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东，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诸王跪于前。一贯叩头起居讫，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惟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法司释久系罪囚，建言得罪诸臣咸复其官，给事中、御史即如所请补用。朕见先生止此矣。”言已就卧。一贯哭，太后、太子、诸王皆哭。一贯复奏：“今尚书求去者三，请定去留。”帝留户部陈渠、兵部田乐，而以祖陵冲决，削工部杨一魁籍。一贯复叩首，出拟旨以进。是夕，阁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谕至，具如帝语一贯者。诸大臣咸喜。翼日，帝疾，廖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中取前谕，言矿税不可罢，释囚、录直臣惟卿所裁。一贯欲不予，中使辄搏颡几流血，一贯惶遽缴入。

时吏部尚书李戴、左都御史温纯期即日奉行，颁示天下，刑部尚书萧大亨则谓弛狱须再请。无何，事变。太仆卿南企仲劾戴、大亨不即奉帝谕，起废释囚。帝怒，并二事寝不行。当帝欲追还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力争。帝怒，欲手刃之。义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贯所缴前谕至。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

自是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复听。矿税之害，遂终神宗世。

帝自疾瘳以后，政益废弛。税监王朝、梁永、高淮等所至横暴，奸人乘机虐民者愈众。一贯与鲤、赓共著论以风，又尝因事屡争，且揭陈用人行政诸事。帝不省。

顾遇一贯厚，尝特赐敕奖之。一贯素忌鲤，鲤亦自以讲筵受主眷，非由一贯进，不为下，二人渐不相能。礼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气节著，鲤甚重之。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时乔皆以清严自持相标置，一贯不善也。会正域议夺吕本谥，一贯、赓与本同乡，寝其议。由是益恶正域，并恶鲤及纯、时乔等，而党论渐兴。浙人与公论忤，由一贯始。

三十一年，楚府镇国将军华勣讦楚王华奎为假王。一贯纳王重贿，令通政司格其疏月余，先上华奎劾华勣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颇闻假王事有状，请行勘虚实以定罪案。一贯持之。正域以楚王馈遗书上，帝不省。及抚按臣会勘并廷臣集议疏入，一贯力右王，嗾给事中钱梦皋、杨应文劾正域，勒归听勘，华勣等皆得罪。

正域甫登舟，未行，而“妖书”事起。一贯方衔正域与鲤，其党康丕扬、钱梦皋等遂捕僧达观、医生沈令誉等下狱，穷治之。一贯从中主其事，令锦衣帅王之祯与丕扬大索鲤私第三日，发卒围正域舟，执掠其婢仆乳媪，皆无所得。乃以皦生光具狱。

二事错见正域及楚王传中。

始，都御史纯劾御史于永清及给事中姚文蔚，语稍涉一贯。给事中钟兆斗为一贯论纯，御史汤兆京复劾兆斗而直纯。纯十七疏求去，一贯佯揭留纯。至岁乙巳，大察京朝官。纯与时乔主其事，梦皋、兆斗皆在黜中。一贯怒，言于帝，以京察疏留。久之，乃尽留给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许纯致仕去。于是主事刘元珍、庞时雍、南京御史硃吾弼力争之，谓二百余年计典无特留者。时南察疏亦留中，后迫众议始下。一贯自是积不为公论所与，弹劾日众，因谢病不出。三十上四年七月，给事中陈嘉训、御史孙居相复连章劾其奸。一贯愤，益求去。帝为黜嘉训，夺居相俸，允一贯归，鲤亦同时罢。而一贯独得温旨，虽赓右之，论者益訾其有内援焉。

一贯之入阁也，为锡爵、志皋所荐。辅政十有三年，当国者四年。枝拄清议，好同恶异，与前后诸臣同。至楚宗、妖书、京察三事，独犯不韪，论者丑之，虽其党不能解免也。一贯归，言者追劾之不已，其乡人亦多受世诋諆云。一贯在位，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家居十年卒。赠太傅，谥文恭。

方从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隶籍锦衣卫，家京师。从哲登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屡迁国子祭酒。请告家居，久不出，时颇称其恬雅。大学士叶向高请用为礼部右侍郎，不报。中旨起吏部左侍郎。为给事中李成名所劾，求罢，不允。

四十一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吴道南并命。时道南在籍，向高为首辅，政事多决于向高。向高去国，从哲遂独相。请召还旧辅沈鲤，不允。御史钱春劾其容悦，从哲乞罢。帝优旨慰留。未几，道南至。会张差梃击事起，刑部以疯癫蔽狱。王之寀钩得其情，庞保、刘成等迹始露。从哲偕道南斥之寀言谬妄，帝纳之。

道南为言路所诋，求去者经岁，以母忧归。从哲复独相，即疏请推补阁臣。自后每月必请。帝以一人足办，迄不增置。

从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时东宫久辍讲，瑞王婚礼逾期，惠王、桂王未择配，福府庄田遣中使督赋，又议令鬻盐，中旨命吕贵督织造，驸马王昺以救刘光复褫冠带，山东盗起，灾异数见，言官翟凤翀、郭尚宾以直言贬，帝遣中使令工部侍郎林如楚缮修咸安营，宣府缺饷数月，从哲皆上疏力言，帝多不听。而从哲有内援，以名争而已，实将顺帝意，无所匡正。

向高秉政时，党论鼎沸。言路交通铨部，指清流为东林，逐之殆尽。及从哲秉政，言路已无正人，党论渐息。丁巳京察，尽斥东林，且及林居者。齐、楚、浙三党鼎立，务搏击清流。齐人亓诗教，从哲门生，势尤张。从哲昵群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疏皆不发。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

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抚顺，朝野震惊。帝初颇忧惧，章奏时下，不数月泄泄如故。从哲子世鸿杀人，巡城御史劾之。从哲乞罢，不允。长星见东南，长二丈，广尺余，十有九日而灭。是日京师地震。从哲言：“妖象怪徵，层见叠出，除臣奉职无状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奋乾纲，与天下更始。”朝士杂然笑之。帝亦不省。

御史熊化以时事多艰、佐理无效劾从哲，乞用灾异策免。从哲恳求罢，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视事。明年二月，杨镐四路出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用红旗督战，师大败。礼部主事夏嘉遇谓辽事之坏，由兴邦及从哲庇李维翰所致，两疏劾之。众哲求罢，不敢入阁，视事于朝房。帝优旨恳留，乃复故，而反擢兴邦为太常少卿。未几，大清兵连克开原、铁岭。廷臣于文华门拜疏，立请批发，又候旨思善门，皆不报。从哲乃叩首仁德门跪俟俞旨，帝终不报。俄请帝出御文华殿，召见群臣，面商战守方略。亦不报。请补阁臣疏十上，情极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从哲复连请，乃简用史继偕、沈纮，疏仍留中，终帝世寝不下。御史张新诏劾从哲诸所疏揭，委罪群父，诳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瓯坏从哲手。御史萧毅中、刘蔚、周方鉴、杨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参政徐如翰亦交章击之。

从哲连疏自明，且乞罢。帝皆不问。自刘光复系狱，从哲论救数十疏。帝特释为民，而用人行政诸章奏终不发。帝有疾数月。会皇后崩，从哲哭临毕，请至榻前起居。

召见弘德殿，跪语良久，因请补阁臣，用大僚，下台谏命。帝许之，乃叩头出。帝素恶言官，前此考选除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从哲请至数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从哲独秉国成，卒无所匡救。又用姚宗文阅辽东，齮经略熊廷弼去，辽阳遂失。

论者谓明之亡，神宗实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

四十八年七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渐。外廷忧危，从哲偕九卿台谏诣思善门问安。越二日，召从哲及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黄克缵等受顾命。

又二日，乃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郑贵妃以前福王故，惧帝衔之，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啖帝。选侍李氏最得帝宠，贵妃因请立选侍为皇后，选侍亦为贵妃求封太后。帝已于乙卯得疾，丁巳力疾御门，命从哲封贵妃为皇太后，从哲遽以命礼部。

侍郎孙如游力争，事乃止。辛酉，帝不视朝，从哲偕廷臣诣宫门问安。时都下纷言中官崔文升进泄药，帝由此委顿，而帝传谕有“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

语，群情益疑骇。给事中杨涟劾文升，并及从哲。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并上书从哲，请保护圣体，速建储贰。从哲候安，因言进药宜慎。帝褒答之。

戊辰，新阁臣刘一燝、韩爌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从哲、一燝、爌，英国公张惟贤，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尚书李汝华，礼部侍郎署部事孙如游，刑部尚书黄克缵，左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范济世、杨涟，御史顾慥等至乾清宫。帝御东暖阁凭几，皇长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诸臣前，从哲等因请慎医药。帝曰：“十余日不进矣。”遂谕册封选侍为皇贵妃。甲戌，复召诸臣，谕册封事。从哲等请速建储贰。

帝顾皇长子曰：“卿等其辅为尧、舜。”又语及寿宫，从哲等以先帝山陵对。帝自指曰；“朕寿宫也。”诸臣皆泣。帝复问：“有鸿胪官进药者安在？”从哲曰：“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药进，所谓红丸者也。帝服讫，称“忠臣”者再。诸臣出俟宫门外。顷之，中使传上体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复进一丸。从哲等问状，曰：“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中外皆恨可灼甚，而从哲拟遗旨赉可灼银币。时李选侍居乾清宫，群臣入临，诸阉闭宫门不许入。刘一燝、杨涟力拄之，得哭临如礼，拥皇长子出居慈庆宫。从哲委蛇而已。初，郑贵妃居乾清宫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犹未迁。尚书嘉谟责贵妃从子养性，乃迁慈宁宫。及光宗崩，而李选侍居乾清宫。给事中涟及御史左光斗念选侍尝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托也。于是议移宫，争数日不决。从哲欲徐之。至登极前一日，一燝、爌邀从哲立宫门请，选侍乃移哕鸾宫。明日庚辰，熹宗即位。

先是，御史王安舜劾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从哲拟太子令旨，罚可灼俸一年。御史郑宗周劾文升罪，请下法司，从哲拟令旨司礼察处。及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焦源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先后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诛，从哲庇之，国法安在！”而给事中惠世扬直纠从哲十罪、三可杀。言：“从哲独相七年，妨贤病国，罪一。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

梃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胸臆，破坏丝纶，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鼎铉贻羞，罪九。代营榷税，蠹国殃民，罪十。贵妃求封后，举朝力争，从哲依违两可，当诛者一。李选侍乃郑氏私人，抗凌圣母，饮恨而没。从哲受刘逊、李进忠所盗美珠，欲封选侍为贵妃，又听其久据乾清，当诛者二。

崔文升用泄药伤损先帝，诸臣论之，从哲拟脱罪，李可灼进劫药，从哲拟赏赉，当诛者三。”疏入，责世杨轻诋。从哲累求去，皆慰留。已而张泼、袁化中、王允成等连劾之，皆不听。其冬，给事中程注复劾之，从哲力求去，疏六上。命进中极殿大学士，赉银币、蟒衣，遣行人护归。

天启二年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可灼进红丸，斥从哲为弑逆。诏廷臣议。

都御史邹元标主慎行疏。从哲疏辨，自请削官阶，投四裔。帝慰谕之。给事中魏大中以九卿议久稽，趣之上。廷臣多主慎行，罪从哲，惟刑部尚书黄克缵，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给事中汪庆百右从哲，而詹事公鼐持两端。时大学士爌述进药始末，为从哲解。于是吏部尚书张问达会户部尚书汪应蛟合奏言：“进药始末，臣等共闻见。辅臣视皇考疾，急迫仓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脉知医者。

以药尝试，先帝龙驭即上升。从哲与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赉可灼。及御史安舜有言，止令养病去，罚太轻，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从哲请，削其官阶，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胜诛，而文升当皇考哀感伤寒时，进大黄凉药，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显僇，以泄公愤。”议上，可灼遣戍，文升放南京，而从哲不罪。无何，慎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贤辑“梃击”、“红丸”、“移宫”三事为《三朝要典》，以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升督漕运。其党徐大化请起从哲，从哲不出。

然一时请诛从哲者贬杀略尽矣。崇祯元年二月，从哲卒。赠太傅，谥文端。三月，下文升狱，戍南京。

沈纮，字铭缜，乌程人。父节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礼部仪制主事，厉祠祭郎中。诏建祠禁内，令黄冠祝釐，节甫持不可。尚书高拱恚甚，遂移疾归。起光禄丞。会拱掌吏部，复移疾避之。万历初，屡迁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召为工部左侍郎，摄部事。御史高举言节甫素负难进之节，不宜一岁三迁。吏部以节甫有物望，绌其议。节甫连上疏请省浮费，核虚冒，上兴作，减江、浙织造，停江西瓷器，帝为稍减织造数。中官传奉，节甫持不可，且上疏言之。又尝献治河之策，语凿凿可用。父忧归，卒。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纮方柄用，得赐谥端清。

纮与弟演同登万历二年进士。纮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南京礼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玛窦入贡，因居南京，与其徒王丰肃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纮奏：“陪京都会，不宜令异教处此。”识者韪其言。然纮素乏时誉。与大学士从哲同里闬，相善也。神宗末，从哲独当国，请补阁臣，诏会推。亓诗教等缘从哲意，摈何宗彦、刘一燝辈，独以纮及史继偕名上。帝遂用之。或曰由从哲荐也。疏未发，明年，神宗崩，光宗立，乃召纮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未至，光宗复崩。天启元年六月，纮始至。

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纮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纮既至，密结二人，乃奏言：“辽左用兵亟，臣谨于东阳、义乌诸邑及扬州、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余，请以勇士隶锦衣卫，而量授材官职。”进忠、朝方举内操，得淮奏大喜。诏锦衣官训练募士，授材官王应斗等游击以下官有差。纮又奏募兵后至者复二百余人，请发辽东、四川军前。诏从之。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再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禁中内操日盛，驸马都尉王昺亦奉诏募兵，愿得帷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纮与朝阴相结，于是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等劾纮阳托募兵，阴藉通内。刘朝内操，纮使门客诱之。王昺疏，疑出纮教。阉人、戚畹、奸辅内外弄兵，长安片土，成战场矣。纮疏辨，因请疾求罢。帝慰留之。世扬等遂尽发纮通内状，刑部尚书王纪再疏劾纮，比之蔡京。纮亦劾纪保护熊廷弼、佟卜年、刘一献等。诏两解之。未几，纪以卜年狱削籍，议者益侧目纮。大学士叶向高言“纪、纮交攻，均失大臣体。今以谳狱斥纪，如公论何？”硃国祚至以去就争，帝皆弗听。纮不自安，乃力求去。

命乘传归。逾年卒。赠太保，谥文字。

淮弟演，由工部主事历官南京刑部尚书。

+赞曰：神宗之朝，于时为豫，于象为蛊。时行诸人有鸣豫之凶， 而无斡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书》曰“股肱惰哉，万事隳哉”，此孔子所为致叹于“焉用彼相”也。

## 列传第一百七

张四维（子泰徵 甲徵） 马自强（子怡 慥） 许国 赵志皋 张位硃赓（子敬循）

张四维，字子维，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隆庆初，进右中允，直经筵，寻迁左谕德。四维倜傥有才智，明习时事。杨博、王崇古久历边陲，善谈兵。四维，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习知边务。高拱深器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学士。甫两月，拜吏部右侍郎。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维，四维亦干进不已，朝士颇有疾之者。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四维父、崇古弟为大商。四维奏辨，因乞去。拱力护之，温诏慰留焉。

初，赵贞吉去位，拱欲援四维入阁，而殷士儋夤缘得之，诸人遂相构。及御史赵应龙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复有劾四维者。四维已进左侍郎，不得已引去，无何士儋亦去。东宫出阁，召四维充侍班官。给事中曹大埜言四维贿拱得召，四维驰疏辨，求罢。帝不许，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罢政，张居正当国，复移疾归。

四维家素封，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武清伯李伟，慈圣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维结为援。万历二年，复召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请增置阁臣，引荐四维，冯保亦与善，遂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赞机务。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四维由居正进，谨事之，不敢相可否，随其后，拜赐进官而已。居正卒，四维始当国。累加至少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初，四维曲事居正，积不能堪，拟旨不尽如居正意，居正亦渐恶之。既得政，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会皇子生，颁诏天下，疏言：“今法纪修明，海宇宁谧，足称治平。而文武诸臣，不达朝廷励精本意，务为促急烦碎，致征敛无艺，政令乖舛，中外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诚宜及此大庆，荡涤烦苛，弘敷惠泽，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国脉之要术也。”帝嘉纳之。自是，朝政稍变，言路亦发舒，诋居正时事。于是居正党大惧。王篆、曾省吾辈，厚结申时行以为助。

而冯保欲因两宫徽号封己为伯，恶四维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贿保，数短四维；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书王国光媚四维，拔其中表弟王谦为吏部主事。时行遂拟旨罢国光，并谪谦。四维以帝慰留，复起视事。命甫下，御史张问达复劾四维。

四维窘，求保心腹徐爵、张大受贿保，保意稍解。时行乃谪问达于外，以安四维。

四维以时行与谋也，卒衔之。已而中官张诚谮保，保眷大衰，四维乃授意门生李植辈发保奸状。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变。于是四维稍汲引海内正人为居正所沉抑者。虽未即尽登用，然力反前事，时望颇属焉。云南贡金后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诏取云南旧贮矿银二十万，皆以四维言而止。寻以父丧归。服将阕，卒。赠太师，谥文毅。

子泰徵、甲徵皆四维柄政时举进士。泰徵累官湖广参政，甲徵工部郎中。

马自强，字体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隆庆中，历洗马，直经筵。迁国子祭酒，振饬学政，请寄不行。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掌翰林院。

神宗为皇太子出阁，充讲官。敷陈明切，遂受眷。及即位，自强已迁詹事，教习庶吉士，乃擢礼部右侍郎，为日讲官。寻以左侍郎掌詹事府，直讲如故。丁继母忧归。服阕，诏以故官协理詹事府。至则迁吏部左侍郎，仍直经筵。甫两月，迁推礼部尚书。帝遣使询居正尚书得兼讲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为尚书，罢日讲，充经筵讲官。

礼官所掌，宗籓事最多，先后条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为奸利。自强择其当者俾僚吏遵守，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籓府疏至，应时裁决，榜之部门，明示行止，吏无所牟利。龙虎山正一真人，隆庆时已降为提点，夺印敕。至是，张国祥求复故号。自强寝其奏。国祥乃重贿冯保固求复，自强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许之。初，俺答通贡市，赏有定额，后边臣徇其求，额渐溢。自强请申故约，滥乞者勿与，岁省费不赀。《世宗实录》成，加太子少保。

六年三月，居正将归葬父。念阁臣在乡里者，高拱与己有深隙，殷士儋多奥援，或乘间以出，惟徐阶老易与，拟荐之自代。已遣使报阶，既念阶前辈，已还，当位其下，乃请增置阁臣。帝即令居正推择，遂以人望荐自强及所厚申时行。诏加自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与时行并参机务。自强初以救吴中行、赵用贤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时吕调阳、张四维先在阁。调阳衰，数寝疾不出，小事四维代拟旨，大事则驰报居正于江陵，听其裁决。自强虽持正，亦不能有为，守位而已。已，居正还朝，调阳谢政，自强亦得疾卒。诏赠少保，谥文庄，遣行人护丧还。

子怡，举人，终参议；慥，进士，尚宝卿。

关中人入阁者，自自强始。其后薛国观继之。终明世，惟二人。

许国，字维桢，歙县人。举乡试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神宗为太子出阁，兼校书。及即位，进右赞善，充日讲官。历礼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四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国与首辅申时行善。以丁此吕事与言者相攻，语侵吴中行、赵用贤，由是物议沸然。已而御史陈性学复摭前事劾国，时行右国，请薄罚性学。国再疏求去，力攻言者。帝命鸿胪宣谕，始起视事。南京给事中伍可受复劾国，帝为谪可受官。国复三疏乞休，语愤激，帝不允。性学旋出为广东佥事。先是，帝考卜寿宫，加国太子太保，改文渊阁，以云南功进太子太傅。国以父母未葬，乞归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马象乾以劾中官张鲸获罪，国恳救。帝为霁威受之。十七年，进士薛敷教劾吴时来，南京御史王麟趾、黄仁荣疏论台规，辞皆侵国。国愤，连疏力诋，并及主事饶伸。伸方攻大学士王锡爵，公议益不直国。国性木强，遇事辄发。数与言者为难，无大臣度，以故士论不附。明年秋，火落赤犯临洮、巩昌，西陲震动，帝召对辅臣暖阁。时行言款贡足恃，国谓渝盟犯顺，桀骜已极，宜一大创之，不可复羁縻。帝心然国言，而时行为政，不能夺。无何，给事中任让论国庸鄙。国疏辨，帝夺让俸。国、时行初无嫌，而时行适为国门生万国钦所论，让则时行门生也，故为其师报复云。福建守臣报日本结琉球入寇，国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复为国家任事者？请申谕诸臣，各修职业，毋恣胸臆。”帝遂下诏严禁。

国始终忿疾言者如此。

廷臣争请册立，得旨二十年春举行。十九年秋，工部郎张有德以仪注请，帝怒夺俸。时行适在告，国与王有屏虑事中变，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请。帝果不悦，责大臣不当与小臣比。国不自安，遂求去。疏五上，乃赐敕驰传归。逾一日，时行亦罢，而册立竟停。人谓时行以论劾去，国以争执去，为二相优劣焉。国在阁九年，谦慎自守，故累遭攻击，不能被以污名。卒，赠太保，谥文穆。

赵志皋，字汝迈，兰溪人。隆庆二年进士及第，授编修。万历初，进侍读。张居正夺情，将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志皋偕张位、习孔教等疏救，格不上，则请以中行等疏宜付史馆，居正恚。会星变，考察京朝官，遂出志皋为广东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谪其官。居正殁，言者交荐，起解州同知。旋改南京太仆丞，历国子监司业、祭酒，再迁吏部右侍郎，并在南京。寻召为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时行谢政，荐志皋及张位自代。遂进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明年春，王家屏罢，王锡爵召未到，志皋暂居首辅。会宁夏变起，兵事多所咨决。主事岳元声疏论锡爵，中言当事者变乱倾危，为主事诸寿贤、给事中许弘纲所驳。志皋再辨，帝皆不问。二十一年，锡爵还朝，明年五月遂归，志皋始当国。

辽东失事，诏褫巡抚韩取善职，逮副使冯时泰诏狱，而总兵官杨绍勋止下御史问。给事中吴文梓等论其失平，志皋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宽绍勋而深罪文吏，武臣益恣，文吏益丧气。”帝不从，时泰竟谪戍。皇太后诞辰，帝受贺毕，召见辅臣暖阁，志皋论宥御史彭应参。言官乞减织造，志皋等因合词请。寻极论章奏留中之弊，请尽付诸曹议行。帝恶中官张诚党霍文炳，以言官不举发，贬黜者三十余人。志皋等连疏谏，皆不纳。累进少傅，加太子太傅，改建极殿。时两宫灾，彗星见，日食九分有奇，三殿又灾，连岁间变异迭出。志皋请下罪己诏，因累疏陈时政缺失。而其大者定国本、罢矿税诸事，凡十一条。优诏报闻而已。皇长子年十六时，志皋尝请举冠婚礼。帝命礼官具仪。及仪上，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皋等复以为言，终不允。

张居正柄国，权震主。申时行继之，势犹盛。王锡爵性刚负气，人亦畏之。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其始为首辅也，值西华门灾，御史赵文炳论之。无何，南京御史柳佐、给事中章守诚言，吏部郎顾宪成等空司而逐志皋，实激帝怒。已而给事中张涛、杨洵，御史冀体、况上进，南京评事龙起雷相继披诋。而巡按御史吴崇礼劾其子两淮运副凤威，凤威坐停俸。未几，工部郎中岳元声极言志皋宜放，给事中刘道亨诋尤力。志皋愤言：“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媒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谕之。

初，日本封贡议起，石星力主之。志皋亦冀无事，相与应和。及封事败，议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皋。志皋每被言，辄疏辨求退，帝悉勉留。先尝谴言者以谢之，后言者益众，则多寝不下，而留志皋益坚。迨封事大坏，星坐欺罔下狱论死，位亦以杨镐故褫官，而志皋终不问。然志皋已病不能视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给事中桂有根复疏论之。志皋身在床褥，于罢矿、建储诸大政，数力疾草疏争，帝岁时恩赐亦如故。志皋疾转笃。在告四年，疏八十余上。二十九年秋，卒于邸舍。

赠太傅，谥文懿。

张位，字明成，新建人。隆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

万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章，徒使野史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张居正善其议，奏行焉。后以救吴中行、赵用贤忤居正意。时已迁侍讲，抑授南京司业。未行，复以京察，谪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给事中冯景隆、御史孙维城荐，擢南京尚宝丞。俄召为左中允，管司业事，进祭酒。疏陈六事，多议行。以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引疾归。诏起故官，协理詹事府，辞不赴。久之，以申时行荐，拜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赵志皋并命。

王锡爵还朝，帝适降谕三王并封，以待嫡为辞。而志皋、位遽请帝笃修交泰，早兆高禖，议者窃哂之。赵南星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诋锡爵者多及位。锡爵去，志皋为首辅。位与志皋相厚善。志皋衰，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决。时黜陟权尽还吏部，政府不得侵挠。位深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孙鑨、陈有年、孙丕扬、蔡国珍皆不安其位而去。

二十四年，两宫灾，矿税议起，位等不能沮。及奸人请税煤炭，开临清皇店，位与沈一贯乃执奏不可，不报。明年春，偕一贯陈经理朝鲜事宜。请于开城、平壤建置重镇，练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国输挽。且择人为长帅，分署朝鲜八道，为持久计。事下朝鲜议。其国君臣虑中国遂并其土，疏陈非便，乃寝。顷之，日本封事坏，位力荐参政杨镐才，请付以朝鲜军务。镐遭父丧，又请夺情视事，且荐邢玠为总督。帝皆从之。位已进礼部尚书，改文渊阁，以甘肃破贼叙功，加太子太保，复以延镇功，进少保、吏部尚书，改武英殿。

三殿灾，志皋适在告，位偕同列请面慰，不许。乃请帝引咎颁赦，勤朝讲，发章奏，躬郊庙，建皇储，录废弃，容狂直，寡细过，补缺官，减织造，停矿使，彻税监，释系囚。帝优诏报之，不能尽行。位又言：“臣等请停矿税，非遽停之也，盖欲责成抚按，使上不亏国，下不累民耳。”于是给事中张正学劾位逢迎迁就，宜斥。帝亦不省。

位初官翰林，声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权示威，素望渐衰。给事中刘道亨劾位奸贪数十事。位愤，力辨，遂落道享三官。吕坤、张养蒙与孙丕扬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刘应秋、刘楚先、戴士衡、杨廷兰则与位善，各有所左右。

丕扬尝劾位，指道亨为其党。道亨耻之，劾位以自解。已而赞画主事丁应泰劾杨镐丧师，言位与镐密书往来，朋党欺罔，镐拔擢由贿位得之。帝怒，下廷议。位惶恐奏辨，帝犹慰留。给事中赵完璧、徐观澜复交章论。位窘，亟奏：“群言交攻，孤忠可悯。臣心无纤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镐由卿密揭屡荐，故夺哀授任。

今乃朋欺隐慝，辱国损威，犹云无愧。”遂夺职闲住。无何，有获妖书名《忧危竑议》者，御史赵之翰言位实主谋。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诏除名为民，遇赦不宥。

其亲故右都御史徐作、侍郎刘楚先、祭酒刘应秋、给事中杨廷兰、主事万建昆皆贬黜有差。

位有才，果于自用，任气好矜。其败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无湔雪之者。

天启中，复官，赠太保，谥文庄。

硃赓，字少钦，浙江山阴人。父公节，泰州知州。兄应，刑部主事。赓登隆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六年，以侍读为日讲官。宫中方兴土木，治苑囿。赓因讲宋史，极言“花石纲”之害，帝为悚然。历礼部左、右侍郎。帝营寿宫于大峪山，命赓往视。中官示帝意欲仿永陵制，赓言：“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累官礼部尚书，遭继母丧去。

二十九年秋，赵志皋卒，沈一贯独当国，请增置阁臣。帝素虑大臣植党，欲用林居及久废者。诏赓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遣行人召之。再辞，不允。

明年四月诣阙，即捐一岁俸助殿工。其秋极陈矿税之害，帝不能用。既而与一贯及沈鲤共献守成、遣使、权宜三论，大指为矿税发，赓手笔也。赓于已邸门获妖书，而书辞诬赓动摇国本，大惧。立以疏闻，乞避位。帝慰谕有加。一贯倡群小穷治不已，赓在告，再贻书一贯，请速具狱，无株连，事乃得解。

三十三，年大计京官。帝留被察者钱梦皋辈，及南京察疏上，亦欲有所留。赓力陈不可，曰：“北察之留，旨从中出，人犹咎臣等。今若出自票拟，则二百余年大典，自臣坏之，死不敢奉诏。”言官劾温纯及鲤，中使传帝意欲去纯。赓言大臣去国必采公论，岂可于劾疏报允。帝下南察疏，而纯竟去。其冬，工部请营三殿。

时方浚河、缮城，赓力请俟之异日。帝皆纳之，不果行。

三十四年，一贯、鲤去位，赓独当国，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体。

赓疏揭月数上，十不能一下。御史宋寿首讽切赓，给事中汪若霖继之。赓缘二人言，力请帝更新庶政，于增阁臣、补大僚、充言路三事语尤切。帝优诏答之而不行。赓乃素服诣文华门恳请，终不得命。赓以老，屡引疾，阁中空无人。帝谕简阁臣，而廷臣虑帝出中旨如往年赵志皋、张位故事。赓力疾请付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而召王锡爵于家，以为首辅。给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机之用，赓实主之，疏诋廷机，并侵赓。赓疏辞，帝为切责言者。既而姜士昌及焘被谪，言路谓出赓意，益不平。礼部主事郑振先遂劾赓十二大罪，且言赓与一贯、锡爵为过去、见在、未来三身。帝怒，贬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论救，再贬二秩。

先，考选科道，吏部拟上七十八人。候命逾年，不下，赓连疏趣之。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诸人列言路，方欲见风采，而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适当赓病起入直时。众谓赓修郤，攻讦四起，先后疏论至五十余人。给事中喻安性者，赓里人，为赓上疏言：“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是时赓已寝疾，乞休疏二十余上。言者虑其复起，攻不已，而赓以十一月卒于官。遗疏陈时政，语极悲切。赓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及卒，赠太保，谥文懿。御史鼓端吾复疏诋赓，给事中胡忻请停其赠谥，帝不听。

赓醇谨无大过，与沈一贯同乡相比，昵给事中陈治则、姚文蔚等，以故蒙诟病云。

子敬循，官礼部郎中，改稽勋。前此无正郎改吏部者，自敬循始。终右通政。

赞曰：四维等当轴处中，颇滋物议。其时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诟谇日积，又乌足为定论乎。然谓光明磊落有大臣之节，则斯人亦不能无愧辞焉。

## 列传第一百八

万士和 王之诰（ 刘一儒） 吴百朋 刘应节（徐栻） 王遴 毕锵舒化李世达 曾同享（弟乾亨）辛自修 温纯 赵世卿 李汝华

万士和，字思节，宜兴人。父吉，桐庐训导，有学术。士和成嘉靖二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礼部主事。父丧除，乞便养母，改南京兵部。累迁江西佥事，岁裁上供瓷器千计。迁贵州提学副使，进湖广参政。抚纳叛苗二十八砦，以功赉银币。三殿工兴，采木使者旁午。士和经画备至，民赖以安。迁江西按察使，之官逾期，劾免。起山东按察使，再行广东左布政使。政事故专决于左，士和曰：“朝廷设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轩轾。”乃约右使分日治事。召拜应天府尹，道迁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奏请便民六事。隆庆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寻改礼部，进左。

引疾归。神宗立，起南京礼部侍郎，署国子监事。万历元年，礼部尚书陆树声去位。

张居正用树声言，召士和代之。条上崇俭数事。又以灾祲屡见，奏乞杜幸门，容戆直，汰冗员，抑干请，多犯时忌。俺答及所部贡马，边臣请加官赏。士和言赏赉有成额，毋徇边臣额外请，从之。方士倚冯保求官，士和持不可。成国公硃希忠殁，居正许赠王，士和力争。给事中余懋学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当斥。于是积忤居正。给事中硃南雍承风劾之，遂谢病去。居正殁，起南京礼部尚书，再疏引年不赴。

卒，年七十一。赠太子少保，谥文恭。

王之诰，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吉水知县。迁户部主事，改兵部员外郎，出为河南佥事。讨师尚诏有功，转参议。调大同兵备副使。以捣板升功，增俸一级，进山西右参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大兴屯田，每营垦田百五十顷，役军四百人。列上便宜八事，行之。召为兵部右侍郎。寻以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

隆庆元年，就进右都御史。俺答犯石州，之诰令山西总兵官申维岳、参将刘宝、尤月、黑云龙四营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总兵官孙吴、山西副总兵田世威等出天门关，遏其东归。巡抚王继洛驻代州不出，维岳不敢前，石州遂陷。杀人数万，所过无孑遗，大掠十有四日而去。事闻，维岳、世威、宝论死，继洛戍边，吴落职。之诰以还守南山，止贬二秩。

明年，诏之诰以左侍郎巡视蓟、辽、保定、宣、大、山西，侍郎刘焘巡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之诰以疾辞，代以冀练。已，复因给事中张卤言，皆罢不遣。

三年，起督京营。进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以延宁将士捣巢功，予一子官，迁南京兵部尚书。神宗嗣位，召拜刑部尚书。张居正专政，之诰与有连，每规切之。

万历三年，乞假送母归，逾时不至，被劾。会之诰亦奏请终养，遂报许。后居正丧父夺情，杖言者阙下。归葬还阙，之诰以召还直臣收人心为劝。卒，赠太子太保，谥端襄。

时有夷陵刘一儒者，字孟真，亦居正姻也。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屡官刑部侍郎。

居正当国，尝贻书规之。居正殁，亲党皆坐斥，一儒独以高洁名。寻拜南京工部尚书。甫半岁，移疾归。初，居正女归一儒子，珠琲纨绮盈箱箧，一儒悉扃之别室。

居正死，赀产尽入官，一儒乃发向所缄物还之。南京御史李一阳请还一儒于朝，以厉恬让。帝可其奏。一儒竟不赴召，卒于家。天启中，追谥庄介。

吴百朋，字维锡，义乌人。嘉靖二十六主年进士。授永丰知县。徵拜御史，历按淮、扬、湖广。擢大理寺丞，进右少卿。

四十二年夏，进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改提督军务，巡抚南、赣、汀、漳。

与两广提督吴芳讨平河源贼李亚元、程乡贼叶丹楼，又会师破倭海丰。

初，广东大埔民蓝松山、余大眷倡乱，流劫潼、延、兴、泉间。官军击败之，奔永春。与香寮盗苏阿普、范继祖连兵犯德化，为都指挥耿宗元所败，伪请抚。百朋亦阳罢兵，而诱贼党为内应，先后悉擒之，惟三巢未下。三巢者，和平李文彪据岑冈，龙南谢允樟据高沙，赖清规据下历。朝廷以倭患棘，不讨且十年。文彪死，子珍及江月照继之，益猖獗。四十四年秋，百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上疏曰：“三巢僭号称王，旋抚旋叛。广东和平、龙川、兴宁，江西龙南、信丰、安远，蚕食过半。不亟讨，祸不可言。三巢中惟清规跨江、赓六县，最逆命，用兵必自下历始。”帝采部义，从之。百朋乃命守备蔡汝兰讨擒清规于苦竹嶂，群贼震慑。

隆庆初，吏部以百朋积苦兵间，稍迁大理卿。给事中欧阳一敬等请留百朋剿贼，诏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如故。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作，宜且听抚，帝从之。寻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乞终养，不许。改刑部右侍郎。父丧归，起改兵部。

万历初，奉命阅视宣、大、山西三镇。百朋以粮饷、险隘、兵马、器械、屯田、盐法、番马、逆党八事核边臣，督抚王崇古、吴兑、总兵郭琥以下，升赏黜革有差。

又进边图，凡关塞险隘，番族部落，士马强弱，亭障远近，历历如指掌。以省母归。

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刑部尚书。逾年卒。

刘应节，字子和，潍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井陉兵备副使，兼辖三关。三关属井陉道自此始。四十三年，以山西右参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母丧归。隆庆元年，起抚河南。俺答寇石州，山西骚动，诏应节赴援。已，寇退。会顺天巡抚耿随卿坐杀平民充首功逮治，改应节代之。建议永平西门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请募民习海道者赴天津领运，同运官出海达永平。部议以漕卒冒险不便，发山东、河南粟十万石储天津，令永平官民自运焉。

四年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旋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谭纶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奏罢永平、密云、霸州采矿。又因御史傅孟春言，议诸镇积贮，当计岁丰歉。常时以折色便军，可以积粟；凶岁以本色济荒，可以积银。又明年建议通漕密云，上疏曰：“密云环控潮、白二水，天设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到牛栏山始合。通州运艘至牛栏山，以上陆运至龙庆仓，输挽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坝，合为一流，水深漕便。旧昌平运额共十八万石有奇，今止十四万，密云仅得十万，惟赖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贫，势难长恃。

闻通仓粟多红朽。若漕五万石于密云，而以本镇折色三万五千两留给京军，则通仓无腐粟，京军沾实惠，密云免佥商，一举而三善备矣。”报可。

给事中陈渠以蓟镇多虚伍，请核兵省饷。应节上疏曰：“国初设立大宁，蓟门犹称内地。既大宁内徙，三卫反覆，一切防御之计，与宣、大相埒，而额兵不满三万。仓卒召外兵，疲于奔命，又半孱弱。于是议减客兵，募土著，而游食之徒，饥聚饱飏。请清勾逃军，而所勾皆老稚，又未必安于其伍。本镇西起镇边，东抵山海，因地制兵，非三十万不可。今主、客兵不过十三万而已。且宣府地方六百里，额兵十五万；大同地方千余里，额兵十三万五千；今蓟、昌地兼二镇，而兵力独不足。

援彼例此，何以能守？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背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戍，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藉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今皆不然，征兵如弈棋，请饷如乞籴，操练如抟沙，教战如谈虎。边长兵寡，掣襟肘见。今为不得已之计，姑勾新军补主兵旧额十一万，与入卫客兵分番休息，庶军不告劳，稍定边计。”部议行所司清军，而补兵之说卒不行。

万历元年，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如故。进南京工部尚书，召为戎政尚书，改刑部。锦衣冯邦宁者，太监保从子，道遇不引避，应节叱下之，保不悦。

会云南参政罗汝芳奉表至京，应节出郭与谈禅，给事中周良寅疏论之，遂偕汝芳劾罢。卒，赠太子少保。

初，王宗沐建议海运，应节与工部侍郎徐栻请开胶莱河，张居正力主之。用栻样兼佥都御史以往，议凿山引泉，计费百万。议者争驳之。召式还，罢其役。栻，常熟人，累官南京工部尚书。

王遴，字继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绍兴推官。入为兵部主事，历员外郎。峭直矜节概，不妄交。同官杨继盛劾严嵩及其孙效忠冒功事，下部覆。世蕃自为稿，以属武选郎中周冕。冕发之，反得罪。尚书聂豹惧，趣所司以世蕃稿上。

遴直前争，豹怒，竟覆如世蕃言。继盛论死，遴为资粥饘，且以女字其子应箕。嵩父子大恚，摭他事下之诏狱。事白复官。及继盛死，收葬之。迁山东佥事，再迁岢岚兵备副使。有威名，为巡抚所忌，劾去。官民相率讼冤，诏许起用。

四十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寇大入定边、固原，总兵官郭江战殁。

总督陈其学、陕西巡抚戴才坐免，遴贬俸一秩。隆庆改元，寇六入塞，皆失利去。

而御史温如玉论遴不已，解官候勘。后御史杨ＢＱ勘上其功，遂以故官巡抚宣府。

总兵官马芳骁勇，寇不敢深入。遴乃大兴屯田，边储赖之。秩满，进右副都御史。

寻召拜兵部右侍郎。省亲归，起协理戎政。

神宗立，张居正秉政。遴其同年生，然雅不相能。会议阅边，遴请行。命往陕西四镇。峻绝馈遗。事竣，遽移疾归。居正殁，始起南京工部尚书。寻改兵部，参赞机务。守备中官丘得用滥役营军，遴奏禁之，因奏行计安留都十二事。召拜户部尚书。先奉诏蠲除及织造议留共银百七十六万余两，命于太仓库补进，遴言：“陛下历十余年之储积，仅三百余万，今因一载蠲除，即收补于库。计十余年之积，不足偿二年取补之资。矧金花额进岁当百万，自六年以后增进二十万，今合六年计之，不啻百万矣。库积非源泉，岁进不已，后将何继？”因言京、通二仓粮积八百万石，足供九年之需，请量改折百五十万石，三年而止。诏许一年。

时尚宝丞徐贞明、御史徐待开京东水田，遴力赞之，议遂决。故事，户部银专供军国，不给他用。帝大婚，暂取济边银九万两为织造费，至是复欲行之，遴执争。

未几，诏取金四千两为慈宁宫用，遴又力持。皆不纳。已，陈理财七事，请崇节俭、重农务、督逋负、惩贪墨、广储蓄、饬贡市。帝报曰：“事关朕躬者已知之。馀饬所司议行。”时释教大盛，遴请汰其庄者归农，聚众修斋者坐左道罪。礼部尚书沈鲤请如遴言。诏已许，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止。

改兵部尚书。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赂遗遍辇毂，不敢至遴门。遴在户部频执争，已为中官所嫉。会帝阅寿宫，中官持御批索马。遴以为题本当钤印，司礼传奉由科发部，无径下部者，援故事执奏。帝不悦。大学士申时行尝以管事指挥罗秀属遴补锦衣佥书，遴格不许。时行乃调旨责遴擅留御批，失敬上体。御史因交章劾遴，遴乞休去，张佳胤代之。给事中张养蒙言：“罗秀本太监滕祥奴，贿入禁卫。往岁营佥书，尚书遴持正，为所中伤去。未几秀即躐用，物议沸腾。”于是黜秀，佳胤亦罢。遴虽退，声望愈重，以年高存问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赠太子太保。天启中，追谥恭肃。

毕锵，字廷鸣，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擢浙江提学副使，迁广西右参政，进按察使，再迁湖广左布政使。召为太仆卿，未至，改应天尹。海瑞抚江南，移檄京府，等于属吏，锵却不受。瑞察锵政，更与善。进南京户部右侍郎，督理粮储。

万历二年，入为刑部右侍郎。改户部，总督仓场。擢南京户部尚书，谢病去。

起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吏部，征为户部尚书。帝以风霾谕所司陈时政，锵以九事上。

中言：“锦衣旗校至万七千四百余人，内府诸监局匠役数亦称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滥。州县丈田滋弊，云南鼓铸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复置，田欲垦而再停。请酌土俗人情，毋率意更改。至袍服锦绮，岁有积余，何烦频织。天灯费巨万，尤不经。滥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他所奏，并多切要。近幸从中挠之，不尽行。

锵乃引年乞罢。予驰驿归。锵遇事守正，有物望。年及八十，赐存问，加太子少保。

后凡存问者再。其孙汝楩奉表入谢，诏以为太学生。年九十三而卒。赠太子太保，谥恭介。舒化，字汝德，临川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衡州推官。改补凤阳，擢户科给事中。

隆庆初，三迁刑科给事中。帝任宦官，旨多从中下。化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当，则臣等论劾。若竟自敕行，则喜怒未必当，而法司与臣等俱虚设。”诏是其言。冬至郊天，闻帝咳声，推论阴阳姤复之渐，请法天养微阳，词甚切直。有诏言灾眚洊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厂卫密察。化偕同列言：“厂卫徼巡辇下，惟诘奸宄、禁盗贼耳。驾驭百官，乃天子权，而纠察非法，则责在台谏，岂厂卫所得干。今命之刺访，将必开罗织之门，逞机阱之术，祸贻善类，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为治。且厂卫非能自廉察，必属之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属耶？”御史刘思贤等亦极陈其害。帝并不从。已而事竟寝。校尉负尸出北安门，兵马指挥孙承芳见之，疑有奸，系狱鞫讯，词连内官李阳春。阳春惧，诉于帝。

言尉所负非死者，出外乃死，承芳妄生事，刑校尉。帝信之，杖承芳六十，斥为民。

化请以阳春所奏下法司勘问，不纳。

四年热审，请释累臣郑履淳、李芳，及朝审，又请释李已，皆得宥。时高拱当国，路楷、杨顺以构杀沈炼论死。拱欲为楷地，谓顺首祸，顺死，楷可勿坐。化取狱牍示拱曰：“狱故无炼名。有之，自楷始。楷诚罪首。”拱又议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遗诏意，即欲勿罪，宜何辞？”忤拱，出为陕西参政。再疏致仕归。

万历初，累擢太仆少卿。复以疾归。由南京大理卿召拜刑部左侍郎。云南缅贼平，帝御午门楼受俘。化读奏词，音吐洪亮，进止有仪，帝目属之。会刑部缺尚书，手诏用化。化言：“陛下仁心出天性。知府钱若赓、知州方复乾以残酷死戍。请饬大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大明律》一书，高皇帝揭之两庑，手加更定。今未经详断者或命从重拟议，已经定议者又诏加等处斩，是谓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时，灾异频见，咎当在此。”帝优诏答之。会续修《会典》，因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事例与刑名相关者三百八十二条，奏之。诏颁示中外。

十四年，应诏陈言。请信诏令，清狱讼，速讯谳，严检验，禁冤滥，而以格天安民归本圣心。帝嘉纳焉。帝虑群下欺罔，间有讦发，辄遣官逮捕，牵引证佐，文案累积。化言：“主术贵执要，不当侵有司；徒使人归过于上，而下得缘以饰非。”

潞王府小校以事为兵马司吏目所笞，帝怒，逮吏目下诏狱，掠死，又罪其捕卒七人。

化争之。诏罪为首一人，余并获宥。明年，京察拾遗，南京科道论及化。遂三疏乞归。帝不许。会当虑囚，复起视事。中贵传帝意宥重辟三十余人，化争不可。诏卒从其议。寻称病笃，乃听归。卒，赠太子少保，谥庄僖。李世达，字子成，泾阳人。

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改吏部，历考功、文选郎中，与陆光祖并为尚书所倚。隆庆初，丁曾祖忧。起右通政，历南京太仆卿。

万历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寻进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未上，改抚浙江。旋移疾归，起督漕运兼巡抚凤阳。黄河南侵，淮安告警，世达请修石堤捍城；宝应氾光湖风涛险恶，岁漂溺，请开越河杀水势。俱报可。迁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改户部，复改吏部，进左侍郎。擢南京吏部尚书，就改兵部，参赞机务。

俄召为刑部尚书。中官张德殴人死，世达请置于理，刑科唐尧钦亦言之，德遂属吏。大兴知县王阶坐挞乐舞生下吏，帝密遣两校尉侦之，谳日为巡风主事孙承荣所拒。校尉还奏，帝怒诘世达。世达言侦伺非大体。承荣竟夺俸。东厂太监张鲸有罪，言官交劾，帝曲贷之。世达执奏，帝乃屏鲸于外。驸马都尉侯拱宸仆毙平民抵法，世达请并坐拱宸。乃革其任，命国学肄礼。罪人焦文粲法不当死，帝怒入之。

会朝审，命户部尚书宋纁主笔。世达言于纁，薄文粲罪。忤旨，诘问，复据法以对。

帝卒不从。时帝燕居多暴怒，近侍屡以非罪死，世达因灾异上书以讽。浙江饥，或请令罪人出粟除罪。世达言：“法不可废，宁赦毋赎。赦则恩出于上，法犹存。赎则力出于下，人滋玩。”识者韪之。改左都御史。兵马指挥何价虐死三人，御史刘思瑜庇之。世达劾奏，帝镌思秩。复劾罢御史韩介等数人。帝深恶言官，下诏申饬，责以挟私报复。世达言：“效忠持正者，语虽过激，心实无他。即或心未可知，而言不可废，并宜容纳。惟缄默依阿，然后加黜罚。则谠言日进，邪说渐消。”报闻。

二十一年，与吏部尚书孙鑨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尽。考功郎中赵南星被劾贬官，世达力争之，反除南星等名，遂求去，不许。其秋，吏部侍郎赵用贤以绝婚事被讦，世达白其无罪。郎中杨应宿、郑材疏诋世达，遂连章乞休去。归七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敏肃。

曾同亨，字于野，吉水人。父存仁，云南布政使。同亨举嘉靖三十八年进士。

授刑部主事。改礼部，迁吏部文选主事。故事，丞簿以下官，听胥吏铨注，同亨悉躬亲之。与陆光祖、李世达齐名。隆庆初，为文选郎中，荐用遗佚几尽。进太常少卿，请急去。万历初，起大理少卿。历顺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御史刘台得罪张居正，同亨，台姊夫也，给事中陈三谟欲并逐之，奏同亨羸不任职。诏调南京，遂移疾归。九年，京察拾遗，给事中奏燿、御史钱岱等复希居正指，列同亨名。勒休致。

居正卒，起南京太常卿。召为大理卿，迁工部右侍郎。督治寿宫，节浮费三十余万。由左侍郎进尚书。军器自外输，率不中程，奏请半收其直，又请减织造之半。

皆报可。汝安王妃乞桥税，同亨拒之。帝竟如妃请。内府工匠，隆庆初数至万五千八百人，寻汰二千五百人，而中官滥增不已。同亨疏请清厘。已得旨，中官复奏寝之。给事中杨其休疏争，弗纳。同亨弟乾亨请裁冗员以裕经费，京卫诸武臣谓减己月俸也，大哗，伺同亨出朝，围而噪之。同亨再乞休，不得请。九门工成，加太子少保。力乞去，诏乘传归。起南京吏部尚书，辞不拜。久之，再起故官，累辞乃就职。税使所在虐民，同亨极谏。三十三年，大计京官，与考功郎徐必达持正不挠。

是年，北察失执政意，中旨留给事中钱梦皋等；南察及同亨自陈疏，亦久不下。同亨适给由入都，遂引疾。诏加太子太保致仕。

同亨初入吏部，严嵩其乡人，尚书吴鹏则父同年也，同亨无私谒。尝止宿署舍，弥月不归。雅与罗汝芳、耿定向善。尚书杨博痛诋伪儒，同亨曰：“此中多暗修，非可概斥。即使阳假名义，视呈身进取、恬不知耻者，孰愈哉？”卒年七十有五。

赠少保，谥恭端。

弟乾亨，字于健。从罗洪先学。登万历五年进士，除合肥知县，调休宁。擢御史。给事中冯景劾李成梁被谪，乾亨以尚书张学颜右成梁也，并劾之。帝怒，黜为海州判官。稍迁大名推官，历光禄少卿。十八年冬，敕兼监察御史，阅视大同边务。

劾罢总兵官以下十余人。大同士兵岁饷万二千石，兵自征之，民不胜扰。乾亨议留兵二百，余尽汰之。屡奏边备事宜，辄中机要。诸武弁之诟同亨也，大学士王家屏遣谕之曰：“天下有叛军，宁有叛臣？若曹于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诸人乃散去。

尚书石星言贵臣被辱，大伤国体，给事中钟羽正亦言之。不报。家屏密揭力争，乃夺掌后府定国公徐文璧禄半岁，而治首事者以法。乾亨寻进大理丞，迁少卿。考功郎赵南星以考察事被斥，乾亨论救，侵执政，复移书辨之。廷推巡抚者三，俱不用。

遂引疾归，未几卒。乾亨言行不苟，与其兄并以名德称。

辛自修，字子吉，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除海宁知县。擢吏科给事中，奏言：“吏部铨注，遴才要矣，量地尤急。迩京府属吏以大计去者十之五，岂畿辇下独多不肖哉？地艰而事猥也。请量地剧易以除官，量事繁简以注考。”吏部善其言，请令抚按举劾如自修议。巡视京营，劾典营务镇远侯顾寰、协理佥都御史李燧，请戒寰罢燧。从之。历迁礼科都给事中。诚意伯刘世延不法，自修极论其奸。诏革任禁锢。隆庆元年，给事中胡应嘉言事斥，自修疏救。未几，论夺尚书顾可学、徐可成，侍郎硃隆禧、郭文英赠谥；以可成由黄冠，文英由工匠，可学、隆禧俱以方药进也。擢太仆少卿，引疾归。

万历六年，起应天府丞，再迁光禄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奏减均徭里甲银六万两，增筑雄、任丘二县堤，以御滹沱水患。每岁防秋，巡抚移驻易州，征所部供费，防秋已罢，征如故，自修奏已之。入历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沈汝梁者，巡视下江，用馈遗为名，尽括所部赎锾，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惩贪吏，乃命逮治汝梁，而召自修为左都御史。

十五年，大计京官，政府欲庇私人，去异己。吏部尚书杨巍承意指惟谨，自修患之，先期上奏，请勿以爱憎为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而政府不悦。有贪竞者十余辈，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给事中陈与郊自度不免，遂言宪臣将以一眚弃人，一举空国。于是自修所欲斥者悉获免。已而御史张鸣冈等拾遗，首工部尚书何起鸣。起鸣故以督工与中官张诚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讦自修仇主使。与郊及给事中吴之佳助之。御史高维崧、赵卿、张鸣冈、左之宜不平，劾起鸣饰非诡辨。

帝先入张诚言，颇疑自修。得疏益不悦，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辄纷纷排击。

今起鸣去，尔等举堪此任者。”维崧等具疏引罪，无他举。帝怒，悉出之外。给事中张养蒙申救，亦夺俸。刑部主事王德新复疏争，语侵嬖幸。帝下之诏狱，酷刑究主者。无所承，乃削其籍。自修不自安，亟引疾归。

自修之进也，非执政意，故不为所容。久之，起南京刑部尚书。复以工部尚书召。未上，卒。赠太子太保，谥肃敏。

德新，安福人，后起官至光禄丞。

温纯，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由寿光知县征为户科给事中。隆庆三年，穆宗既禫除，犹不与大臣接。纯请遵祖制延访群工，亲决章奏，报闻。屡迁兵科都给事中。倭陷广东广海卫，大杀掠而去。总兵刘焘以战却闻，纯劾焘欺罔。

时方召焘督京营，遂置不问。黔国公沐朝弼有罪，诏许其子袭爵。纯言事未竟，不当遽袭。中官陈洪请封其父母，纯执不可。言官李已、石星获谴，疏救之。初，赵贞吉更营制，三营各统一大将。以恭顺侯吴继爵典五军，而都督袁正、焦泽典神枢、神机。继爵耻与同列，固辞。帝为罢二人，尽易以勋臣。纯请广求将才，毋拘世爵，不纳。已，复命文臣三人分督之，时号“六提督”。纯以政令多门，极陈不便，遂复旧制。俺答请贡市，高拱定议许之。纯以为弛边备，非中国利。出为湖广参政，引疾归。

万历初，用荐起河南参议。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入为户部左侍郎，进右副都御史，督仓场。母忧去。进南京吏部尚书。召拜工部尚书。父老，乞养归。终丧，召为左都御史。

矿税使四出，有司逮系累累，纯极论其害，请尽释之，不报。已，诸阉益横，所至剽夺，污人妇女。四方无赖奸人蜂起言利：有请开云南塞外宝井者；或又言海外吕宋国有机易山，素产金银，岁可得金十万、银三十万；或言淮、扬饶盐利，用其策，岁可得银五十万。帝并欣然纳之，远近骇震。纯言：“缅人方伺隙，宝井一开，兵端必起。余元俊一盐犯，数千赃不能输，而欲得五十万金，将安取之？机易山在海外，必无遍地金银，任人往取；不过假借诏旨，阑出禁物与番人市易，利归群小，害贻国家。乞尽捕诸奸人，付臣等行法，而亟撤税监之害民者。”亦不报。

当是时，中外争请罢矿税，帝悉置不省。纯等忧惧不知所出，乃倡诸大臣伏阙泣请。

帝震怒，问谁倡者，对曰：“都御史臣纯。”帝为霁威，遣人慰谕曰：“疏且下。”

乃退。已而卒不行。广东李凤、陕西梁永、云南杨荣并以矿税激民变，纯又抗言：“税使窃弄陛下威福以十计，参随凭藉税使声势以百计，地方奸民窜身为参随爪牙以万计。宇内生灵困于水旱，困于采办、营运、转输，既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安能复胜此千万虎狼耶！愿即日罢矿税，逮凤等置于理。”亦不报。

先是，御史顾龙桢巡按广东，与布政使王泮语不合，起殴之，泮即弃官去。纯劾罢龙桢。御史于永清按陕西贪，惧纯举奏，倡同列救龙桢，显与纯异，以胁制纯，又与都给事中姚文蔚比而倾纯。纯不胜愤，上疏尽发永清交构状，并及文蔚，语颇侵首辅沈一贯。一贯等疏辨。帝为下永清、文蔚二疏，而纯劾疏留不下。纯益愤，三疏论之，因力丐罢，乃谪永清。纯遂与一贯忤。给事中陈治则、钟兆斗皆一贯私人，先后劾纯。御史汤兆京不平，疏斥其妄。纯求去，章二十上，杜门者九阅月。

帝雅重纯，谕留之。纯不得已，强起视事。及妖书事起，力为沈鲤、郭正域辨诬。

楚宗人戕杀抚臣，纯复言无反状。一贯怨益深。三十二年，大计京朝官。纯与吏部侍郎杨时乔主之，一贯所欲庇者兆斗及钱梦皋等皆在谪中。疏入久之，忽降旨切责，尽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下。纯求去益力。梦皋、兆斗既得留，则连章讦纯楚事。言纯曲庇叛人，且诬以纳贿。廷臣大骇，争劾梦皋等。梦皋等亦再疏劾纯求胜。

俱留中。已，南京给事中陈嘉训等极论二人阴有所恃，朋比作奸，当亟斥之，而听纯归，以全大臣之体。帝竟批梦皋等前疏，予纯致仕，梦皋、兆斗亦罢归。

纯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时称名臣。卒，赠少保。天启初，追谥恭毅。

赵世卿，字象贤，历城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张居正当国，政尚严。州县学取士不得过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虽公事毋许乘驿马；大辟之刑，岁有定额；征赋以九分为率，有司不及格者罚；又数重谴言事者。世卿奏匡时五要。

请广取士之额，宽驿传之禁，省大辟，缓催科，而末极论言路当开，言：“近者台谏习为脂韦，以希世取宠。事关军国，卷舌无声。徒摭不急之务，姑塞言责。延及数年，居然高踞卿贰，夸耀士林矣。然此诸人岂尽矩诟无节，忍负陛下哉，亦有所惩而不敢耳。如往岁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建言远窜，至今与戍卒伍。

此中才之士，所以内自顾恤，宁自同于寒蝉也。宜特发德音，放还诸人，使天下晓然知圣天子无恶直言之意，则士皆慕义输诚，效忠于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吏部尚书王国光曰：“罪之适成其名，请为公任怨。”遂出为楚府右长史。明年京察，复坐以不谨，落职归。

居正死，起户部郎中，出为陕西副使。累迁户部右侍郎，督理仓场。世卿饶心计。凡所条奏，酌剂赢缩，军国赖焉。户部尚书陈垞有疾，侍郎张养蒙避不署事，帝怒，并罢之，而进世卿为尚书。时矿税使四出为害，江西税监潘相至擅捕系宗室。

曩时关税所入岁四十余万，自为税使所夺，商贾不行，数年间减三之一，四方杂课亦如之。岁入益寡，国用不支，边储告匮，而内供日繁。岁增金花银二十万，宫帑日充羡。世卿请复金花银百万故额，罢续增数，不许。乞发内库银百万及太仆马价五十万以济边储，复忤旨切责。世卿又请正潘相罪，且偕九卿数陈其害，皆不纳。

世卿复言脂膏已竭，闾井萧然，丧乱可虞，揭竿非远，不及今罢之，恐后将无及。

帝亦不省。

三十二年，苏、松税监刘成以水灾请暂停米税。帝以岁额六万，米税居半，不当尽停，今以四万为额。世卿上言：“乡者既免米税，旋复再征，已失大信于天下。

今成欲免税额之半，而陛下不尽从，岂恻隐一念，貂榼尚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动心乎？”不报。

其夏，雷火毁祖陵明楼，妖虫蚀树，又大雨坏神道桥梁。帝下诏咨实政。世卿上疏曰：

今日实政，孰有切于罢矿税者！古明主不贵异物，今也聚悖入之财，敛苍生之怨，节俭之谓何？是为君德计，不可不罢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将诲盗。鹿台、钜桥，足致倒戈之祸。是为宗社计，不可不罢者二。古者国家无事则预桑土之谋，有事则议金汤之策。安有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市，操弓挟矢，戕及良民，毁室逾垣，祸延鸡犬，经十数年而不休者！是为国体计，不可不罢者三。貂榼渔猎，翼虎咆哮。毁掘冢墓，则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饮恨。人与为怨，讠雚噪屡闻，此而不已，后将何极！是为民困计，不可不罢者四。国家财赋不在民则在官，今尽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绌，稽关税而关税亏，搜库藏而库藏绝，课盐策而盐策薄，征赎锾而赎锾消。外府一空，司农若埽。是为国课计，不可不罢者五。

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是为诏令计，不可不罢者六。

陛下试思：服食宫室，以至营造征讨，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无负于国，乃民方欢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劳，而陛下不少慰其劳；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难，而陛下不少恤其难。返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谓蠢蠢小民可驾驭自我，生杀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既天之心，今天谴频仍，雷火妖虫，淫雨叠至，变不虚生，其应非远。

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罢矿税，无烦再计而决者。

帝优答之，而不行。至三十四年三月，始诏罢矿使，税亦稍减。然辽东、云南、四川税使自若，吏民尤苦之。云南遂变作，杨荣被戕。而西北水旱时时见告，世卿屡请减租发振，国用益不支。逾月复奏请捐内帑百万佐军用，不从。世卿遂连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许。先是，福王将婚，进部帑二十七万，帝犹以为少，数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谇语，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为辱国，疏闻于朝，帝置不问。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福王新出府第，设崇文税店，争民利，世卿亦谏阻。

世卿素励清操，当官尽职。帝雅重之。吏部缺尚书，尝使兼署，推举无所私。

惟楚宗人与王相讦，世卿力言王非伪，与沈一贯议合。李廷机辅政，世卿力推之。

廷臣遂疑世卿党比。于是给事中杜士全、邓去霄、何士晋、胡忻，御史苏为霖、马孟祯等先后劾之，世卿遂杜门乞去。章复十余上，不报。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城候命。明年十月，乘柴车径去。廷臣以闻，帝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赠太子少保。

李汝华，字茂夫，睢州人。万历八年进士。授兗州推官。征授工科给事中，尝劾戎政尚书郑洛不职。及出阅甘肃边务，洛方经略西事，主和戎。汝华疏洛畏敌贻患，且劾诸将吏侵军资，复请尽垦甘肃闲田。还朝，历吏科都给事中，多所纠擿。

寻迁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税使四出，议括关津诸税输内府。

汝华以税本饷军，力争止之。既而诏四方税务尽领于有司，以其半输税监，进内府，半输户部。独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己输。汝华极论相违诏，帝竟如相议，且推行之四方。

汝华在赣十四年，威惠甚著，进秩兵部右侍郎，召拜户部左侍郎。尚书赵世卿去位，遂掌部事。福王庄田四万顷，诏旨屡趣，不能及额。汝华数偕廷臣执争，仅减四之一。及王既之国，诏许自遣使督租，所在驿骚。内使阎时诣汝州，杖二人死。

汝华请遵祖制隶有司，尽撤还使者，不纳。畿辅、山东大饥，因汝华言，出仓米平粜，且发银以振。汝华复奏行救荒数事，两地赖之。先是，山东饥，蠲岁赋七十万。

是年尽蠲又百七十余万。汝华以边饷不继，请天下税课未入内藏者，暂留一年补其缺，辅臣亦助为言。疏三上，不报。已，进尚书。

四十六年，郑继之去，兼摄吏部事。畿辅、陕西大饥，汝华请振，皆不报。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汝华累请发内帑不得，则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库藏余积，征宿逋，裁工食，开事例。而辽东巡抚周永春请益兵加赋，汝华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得饷二百万。明年，复议益兵增赋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马，工部以制器，再议增赋。于是亩增二厘，为银百二十万。先后三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岁额。当是时，内帑山积，廷臣请发，率不应。计臣无如何，遂为一切苟且之计，苛敛百姓。而枢臣征兵，乃远及蛮方，致奢崇明、安邦彦相继反，用师连年。又割四川、云南、广西、湖广、广东所加之赋以饷之，而辽饷仍不充，天下已不可支矣。

汝华练达勤敏，立朝无党阿。官户部久，于国计赢缩，边储虚实，与盐漕屯牧诸大政，皆殚心裁剂。岁比不登，意常主宽恤，独加赋之议不能力持，驯致万方虚耗，内外交讧。天启元年得疾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谥恭敏。从子梦辰，自有传。

赞曰：古称文昌政本，七卿之任，盖其重矣。万士和诸人奉职勤虑，异夫依阿保位之流；刘应节、王遴、舒化、李世达尤其卓然者哉。李汝华司邦计，值兵兴饷绌，请帑不应，乃不能111111111

## 列传第一百九

袁洪愈（子一鹗 谭希思） 王廷瞻 郭应聘（吴文华） 耿定向（弟定理定力） 王樵（子肯堂） 魏时亮（陈瓚） 郝杰（胡克俭） 赵参鲁 张孟男卫承芳 李祯 丁宾

袁洪愈，字抑之，吴县人。举嘉靖二十五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擢礼科给事中。劾检讨梁绍儒阿附权要，文选郎中白璧招权鬻官，尚书万镗、侍郎葛守礼不检下。诏切责镗、守礼，下璧诏狱，斥绍儒于外。绍儒，大学士严嵩私人也。已，陈边务数事，诏俱从之。嵩属吏部尚书吴鹏，出为福建佥事。历河南参议、山东提学副使、湖广参政，所在以清节著。嵩败，召为南京太仆少卿，就迁太常。隆庆五年，以疾归。

万历中，起故官，迁南京工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礼部尚书。

南京御史谭希思疏论中官、外戚，且请循旧制，内阁设丝纶簿，宫门置铁牌。诏下南京都察院勘讯，将坐以诬罔。洪愈已改官，代者未至，乃具言希思所陈，载王可大《国宪家猷》、薛应旂《宪章录》二书。帝以所据非颁行制书，谪希思杂职。洪愈寻上疏请禁干谒，又极谏屯田废坏之害，乞令商人中盐，免内地飞挽。皆议行。

万历十五年，就改吏部。其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余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卒，年七十四。巡抚周孔教捐金葬之。

赠太子太保，谥安节。

子一鹗，以廕，官治中。饘粥不继以死。

希思，茶陵人。历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

王廷瞻，字稚表，黄冈人。父济，参政。廷瞻举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淮安推官。入为御史，督畿辅屯政。穆宗在裕邸，欲易庄田，廷瞻不可。隆庆元年，所部久雨。请自三宫以下及裕府庄田改入乾清宫者，悉蠲其租。诏减十之五。已，言勋戚庄田太滥，请于初给时裁量田数，限其世次，爵绝归官。制可。高拱再辅政，廷瞻常论拱，遂引疾归。神宗立，起故官。历太仆卿。万历五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番屡犯松潘。廷瞻令副使杨一桂、总兵官刘显剿之，歼其魁，群蛮纳款。风村、白草诸番，久居二十八砦，率男妇八千余人来降。复命总兵显讨建昌、傀厦、洗马、姑宰、铁口诸叛番，皆献首恶出降。增俸一级，进右副都御史，抚南、赣。

入为南京大理卿。历两京户部左、右侍郎，以右都御史出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宝应氾光湖堤蓄水济运，平江伯陈瑄所筑也。下流无所泄，决为八浅，汇成巨潭，诸盐场皆没。淮流复奔入，势益氵匈氵勇前巡抚李世达等议开越河避其险，廷瞻承之。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为石闸三，减水闸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费公帑二十余万，八月竣事。诏旨褒嘉，赐河名弘济。进廷瞻户部尚书，巡抚如故。寻改南京刑部尚书。未上，乞归。久之卒。赠太子少保。兄廷陈，见《文苑传》。

郭应聘，字君宾，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出为南宁知府。迁威茂兵备副使，转广东参政。从提督吴桂芳平李亚元，别击贼首张韶南、黄仕良等。迁广西按察使，历左、右布政使。隆庆四年大破古田贼，斩获七千有奇。

已，从巡抚殷正茂平古田，再进秩。

正茂迁总督，遂擢应聘右副都御史代之。府江瑶反。府江上起阳朔，下达昭平，亘三百余里。诸瑶夹江居，怙险剽劫。成化、正德间，都御史韩雍、陈金讨平之，至是攻围荔浦、永安，劫知州杨惟执、指挥胡翰。事闻，大学士张居正奏假便宜，寓书应聘曰：“炎荒瘴疠区，役数万众，不宜淹留，速破其巢，则余贼破胆。”应聘集土、汉兵六万，令总兵官李锡进讨。未行，而怀远瑶亦杀知县马希武反。应聘与正茂议先征府江，三阅月悉定，乃檄锡讨怀远。天大雨雪，无功而还。怀远，古牂牁，地界湖、贵靖、黎诸州，环郭皆瑶，编氓处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克，知县寄居府城，遥示羁縻而已。古田既复，瑶慑兵威，愿服属，希武始入其地。议筑城，董作过峻，瑶遂乱，希武见杀。及是，师出无功。应聘益调诸路兵，镇抚白杲、黄土、大梅、青淇侗、僮，以孤贼势，而锡与诸将连破贼，斩其魁，怀远乃下。事皆具锡传。初议行师，锡以阳朔金宝岭贼近，欲先灭之。应聘曰：“君第往，吾自有处。”锡行数日，应聘与按察使吴一介出不意袭杀其魁。比怀远克复，阳朔亦定，乃分遣诸将门崇文、杨照、亦孔昭等讨洛容、上油、边山。五叛瑶悉平。神宗大悦，进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

万历二年，召为户部右侍郎，寻以忧归。八年起，改兵部，兼右佥都御史，仍抚广西。时十寨初下，应聘与总督刘尧诲奏设三镇，隶宾州，以土巡检守之，而统于思恩参将，十寨遂安。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前总督多受将吏金，应聘悉谢绝。逾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以吴文华代。顷之，就拜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久之，引疾归。应聘在广西，奏复陈献章、王守仁祠。刘台谪戍浔州，为僦居供廪，殁复赙敛归其丧，像祀之。官南京，与海瑞敦俭素，士大夫不敢侈汰。

归七月卒。赠太子少保，谥襄靖。

吴文华，字子彬，连江人。父世泽，府江兵备副使，有威名。文华举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四川右参政，与平土官凤继祖。四迁河南左布政使。

万历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讨平南乡、陆平、周塘、板寨瑶及昭平黎福庄父子。偕总督凌云翼征河池、咘咳、北三瑶。三瑶未为逆，云翼喜事，杀戮甚惨，得廕袭，文华亦受赏。迁户部右侍郎，请终养归。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仍抚广西。迁总督两广军务，巡抚广东。进右都御史。会巡抚吴善、总兵呼良朋讨平严秀珠。岑岗贼李珍、江月照拒命久，文华购擒月照，平珍。寻入为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引疾去。仍起南京工部，力辞，虚位三年以待。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谥襄惠。

耿定向，字在伦，黄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除行人，擢御史。严嵩父子窃政，吏部尚书吴鹏附之。定向疏鹏六罪，因言鹏婿学士董份总裁会试，私鹏子绍，宜并斥。嵩为营护，事竟寝。出按甘肃，举劾无所私。去任，行笥一肩。有以石经馈者，留境上而去。还督南京学政。隆庆初，擢大理右寺丞。高拱执政，定向尝讥其褊浅无大臣度，拱嗛之。及拱掌吏部，以考察谪定向横州判官。拱罢，量移衡州推官。万历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陆光祖为御史周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复颂光祖贤，诋之翰。给事中李以谦言定向挤言官，定向求去，帝不问。历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籓臣劾应天巡抚周继，疏发逾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争，自劾求罢，且诋籓臣论劾失当。因言故江西巡抚陈有年、四川巡抚徐元泰皆贤，为御史方万山、王麟趾劾罢，今宜召用，而量罚籓臣。籓臣坐停俸二月。于是给事中许弘纲、观政进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黄仁荣及麟趾连章劾定向。麟趾言：“南台去京师远，章疏先传，人得为计。如御史孙鸣治论魏国公徐邦瑞，陈扬善论主事刘以焕，皆因奏辞豫闻，一则夤缘幸免，一则捃摭被诬。故迩来投揭有迟浃月者，事理宜然，非自籓臣始。”语并侵大学士许国、左都御史吴时来、副都御史詹仰庇。执政方恶言者，勒敷教还籍省过，麟趾、仁荣亦停俸。时已除定向户部尚书督仓场，定向因力辞求退。章屡上，乃许。卒，年七十三。赠太子少保，谥恭简。

定向初立朝有时望。后历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四辅，皆能无龃龉。

至居正夺情，寓书友人誉为伊尹而贬言者，时议訾之。其学本王守仁。尝招晋江李贽于黄安，后渐恶之，贽亦屡短定向。士大夫好禅者往往从贽游。贽小有才，机辨，定向不能胜也。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黄安，日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专崇释氏，卑侮孔、孟。后北游通州，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

定向弟定理、定力。定理终诸生。与定向俱讲学，专主禅机。定力，隆庆中进士，除工部主事。万历中，累官右佥都御史，督操江，疏陈矿使之患。再迁南京兵部右侍郎。卒，赠尚书。

王樵，字明远，金坛人。父臬，兵部主事。谏武宗南巡，被杖。终山东副使。

樵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行人。历刑部员外郎。著《读律私笺》，甚精核。胡宗宪计降汪直，欲赦直以示信。樵言此叛民与他纳降异，直遂诛。迁山东佥事，移疾归。万历初，张居正柄国，雅知樵，起补浙江佥事，擢尚宝卿。刘台劾居正，居正乞归。诸曹奏留之，樵独请全谏臣以安大臣，略言：“自古明主欲开言路，言不当，犹优容之；大臣欲广上德，人攻己，犹荐拔之。如宋文彦博于唐介是也。今居正留而台得罪，无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居正大恚，出为南京鸿胪卿。旋因星变自陈，罢之。家居十余年，起南京太仆少卿，时年七十余矣。岁中再迁大理卿，寻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诚意伯刘世延主使杀人，樵当世延革任。寻就擢右都御史。给事中卢大中劾其衰老，帝令致仕。

樵恬澹诚悫，温然长者。邃经学，《易》、《书》、《春秋》皆有纂述。卒，赠太子少保，谥恭简。

子肯堂，字宇泰。举万历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倭寇朝鲜，疏陈十议，愿假御史衔练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归。京察，降调。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杨时乔荐补南京行人司副。终福建参政。肯堂好读书，尤精于医，所著《证治准绳》该博精粹，世竞传之。

魏时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兵科给事中。

隆庆元年正月七日，有诏免朝，越三日，复传免。时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谏。

寻以左给事中副检讨许国使朝鲜。故事，王北面听诏，使者西面。时亮争之，乃南面宣诏。还，进户科给事中，因列上辽东事宜。已，请慎起居，罢游宴，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决。报闻。兴都庄地八千三百顷，中官夺民田，复增八百顷，立三十六庄。帝从抚按奏，属有司征租，还兼并者于民。中官张尧为请，又许之。时亮极谏，不纳。

帝临朝，拱默未尝发一言。及石州陷，有请帝诘问大臣者。越二日，讲罢，帝果问石州破状。中官王本辄从旁诟诸臣欺蔽。帝愠，目慑之，本犹刺刺语。帝不悦而罢。时亮劾本无人臣礼，大不敬，且数其不法数事。疏虽不行，士论壮之。十月初，诏停日讲。时亮率同列言未冱寒，不宜遽辍。俄请以薛瑄、陈献章、王守仁从祀文庙，章下所司。又言方春东作，宜敕有司释轻系，停讼狱，诏可。

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籓禄不给也，边饷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籓有一时之计，有百世之计。亟立宗学，教之礼让，禄万石者岁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赡贫宗，立为定制。此一时计也。各宗聚居一城，贫日益甚，宜令就近散处，给闲田使耕以代禄；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计也。

边饷莫要于屯盐，近遴大臣庞尚鹏、邹应龙、凌儒经理，事权虽重，顾往河东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东、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云、贵，重内地而轻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领数道，旷远难周。请在内地者专责巡抚，令尚鹏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责成，有功待以不次，则利兴而边储自裕。今天下府库殚虚，百姓困瘁，而建议者欲罄天下库藏输内府，以济旦夕之用。脱州郡有变，何以待之？

夫守令以养民为职，要在劝农桑、清徭赋、重乡约、严保甲，而簿书狱讼、催科巧拙不与焉。”疏上，多议行。其冬，复疏言：“天下可忧在民穷，能为民纾忧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选。治行卓越，即擢京卿若巡抚，则人自激劝。督学者，天下名教所系，当择学行兼懋者，毋限以时。教行望峻，则召为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风励。”下部议，卒不行。

三年，擢太仆少卿。初，徐阶、高拱相构，时亮与朝臣攻去拱。已而拱复入，考察言官，排异己者；时亮及陈瓚、张槚已擢京卿，皆被斥。时亮坐不谨，落职。

万历十二年，用丘橓、余懋学等荐，起南京大理丞。累迁右副都御史，摄京营戎政，陈安攘要务十四事。寻请以水利、义仓、生养、赋役、清狱、弭盗、善俗七条课守令，岁终报部院及科，计吏时以修废定殿最。又请皇长子出阁讲学。历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刑部尚书。逾年卒官。

时亮初好交游，负意气。尝劾罢左都御史张永明，为时论所非。时亮亦悔之。

中遭挫抑，潜心性理之学。天启中，谥庄靖。

陈瓚，字廷稞，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江西永丰知县。治最，擢刑科给事中。劾罢严嵩党祭酒王才、谕德唐汝楫。迁左给事中。劾文选郎南轩，请录建言废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隆庆元年，起官吏科，请恤杨最、杨爵、罗洪先、杨继盛，而诛奸党之杀沈炼者。帝可之，杨顺、路楷皆逮治。其冬，擢太常少卿。

高拱恶瓚为徐阶所引，瓚已移疾归，竟坐浮躁谪洛川丞，不赴。万历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初，瓚为拱所恶，被斥，及张居正柄政，亦恶之，不召。居正死，始以荐起会稽县丞。其后官侍郎。稽勋郎顾宪成疏论时弊谪官，瓚责大学士王锡爵曰：“宪成疏最公，何以得谴？”锡爵曰：“彼执书生之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辈苦心。”瓚曰：“恐书生之言当信，道旁之口当察，宪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锡爵默然。瓚前后忤执政如此。卒官，赠右都御史，谥庄靖。贾见《邹应龙传》。

郝杰，字彦辅，蔚州人。父铭，御史。杰举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隆庆元年，巡抚畿辅。冬，寇大入永平，疏请蠲被掠地徭赋，且言：“比年罚行于文臣而于武弁，及于主帅而略于偏裨，请饬法以振国威。”俱报可。已，劾蓟督刘焘、巡抚耿随卿观望，寇退则断死者报首功，又夺辽东将士棒槌崖战绩，并论副使沈应乾，游击李信、周冕罪。帝为黜应乾，下信、冕狱，敕焘、随卿还籍听勘。

诏遣中官李祐督苏、杭织造，工部执奏，不从。杰言：“登极诏书罢织造甫一年，敕使复遣，非画一之政。且内臣专恣，有司剥下奉之，损圣德非小。”帝终不听。

驾幸南海子，命京营诸军尽从。徐阶、杨博等谏，不听，杰复争之，卒不从。刑部侍郎洪朝选以拾遗罢，上疏自辨，杰等劾其违制，遂削职。以尝论高拱非宰辅器，为所嫉。及拱再召，杰遂请急去。拱罢，起故官。旋以私议张居正逐拱非是，出为陕西使。再迁山东左布政使。被劾，降辽东苑马寺卿兼海道兵备，加山东按察使。

十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以督诸将击敌，录一子官。时李成梁为总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无抵欺。寇入塞，或敛兵避，既退，始尾袭老弱，或乘虚捣零部，诱杀附塞者充首功，习以为常。督抚诸臣庇之，杰独不与比。十九年春，成梁用参将郭梦徵策，使副将李宁袭板升于镇夷堡，获老弱二百八十余级。师旋，为别部所遮，宁先走，将士数千人失亡大半，成梁饰功邀叙。杰具奏草，直言其故，要总督蹇达共奏。达匿其草，自为奏论功。巡按御史胡克俭驰疏劾宁，词连成梁，亦诋杰。兵部置宁罪不议。克俭大愤，尽发成梁、达隐蔽状。先是，十八年冬，海州被掠十三日，副将孙守廉不战，成梁亦弗救。克俭既劾守谦，申时行、许国庇之，止令听勘。克俭乃言：“臣初劾守廉，时行以书沮臣；及劾宁，又与国谕臣宽其罪。

徇私背公，将坏边事。”并历诋一鹗、达及兵科给事中张应登朋奸欺罔，达置杰会稿功罪疏不奏，遂追数成梁前数年冒功状。帝谓成梁前功皆由巡按勘报，克俭悬度妄议。卒置成梁等不问，而心以杰为不欺。

旋就进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鲜，达遣裨将祖承训以三千人往，皆没。事闻，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鲜王避难将入辽，杰请择境外善地处之，且周给其从官、卫士，报可。寻迁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召理戎政，进右都御史。

日本封贡议起，杰曰：“平秀吉罪不胜诛，顾加以爵命，荒外闻之，谓中朝无人。”

议不合，徙南京户部尚书。移疾归。起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参赞机务。卒官。

赠太子少保。

胡克俭，字共之，光山人。万历十四年进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巡按山东。辽东其所辖也，奏禁买功、窃级诸弊。既劾成梁，为要人所忌。会克俭劾左都御史李世达曲庇罪囚，至诋为贼，执政遂言克俭妄排执法大臣，不可居言路，谪蕲水丞。

上官以事遣归，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光禄少卿。天启中，历刑部右侍郎。五年冬，逆党李恒茂论其衰朽，落职归。崇祯初，复官。卒赠尚书。克俭本姓扶，冒胡姓，久之始复故。

赵参鲁，字宗传，鄞人。隆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万历二年，慈圣太后立庙涿州，祀碧霞元君。部科臣执奏，不从。参鲁斥其不经，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兴役浚河，鬻及妻子。陛下发帑治桥建庙，已五万有奇。苟移振贫民，植福当更大。”亦不听。南京中官张进醉辱给事中王颐，给事中郑岳、杨节交章论，未报，参鲁复上言：“进乃守备中官申信党，不并治信，无以厌人心。”

时信方结冯保，朝议遂夺岳等俸，谪参鲁高安典史。迁饶州推官，擢福建提学佥事，请急归。遭丧，服除，仍督学福建。历南京太常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申严海禁，戮奸商通倭者。迁大理卿。召为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旋改吏部。

日本封贡议起，参鲁持不可。总督顾养谦不怿，争于朝，且言参鲁熟倭情，宜任。

章下廷臣，参鲁复持前说，因著《东封三议》，辨利害甚悉。其后封事卒不成。拜南京刑部尚书。诚意伯刘世延妄指星象，欲起兵勤王，被劾下吏，参鲁当以死。南京工部主事赵学仕以侵牟为侍郎周思敬所劾，拟戍。学仕移罪家僮，法司予轻比。

御史硃吾弼复劾之，并及参鲁，言学仕乃大学士志皋族父，故参鲁庇之。参鲁乞休。

吏部尚书孙丕扬等言参鲁履行素高，不当听其去，诏留之。累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谥端简。

张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广平推官。稍迁汉中同知。

入为顺天治中，累进尚宝丞。高拱以内阁兼吏部，其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无私语。拱憾之，四岁不迁。及拱被逐，亲知皆引匿，孟男独留拱邸，为治装送之郊。

张居正用事，擢孟男太仆少卿。孟男复不附，失居正意，不调。久之，居正败，始累迁南京工部右侍郎。寻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

万历十七年，帝不视朝者八月，孟男疏谏，且言：“岭南人讼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讼故令曹世卿枉，章并留中，其人系兵马司，橐饘不继，莫必其生，亏损圣德。”

帝心动，乃间一御门。其冬，改户部，进左侍郎。寻拜南京工部尚书，就改户部。

时留都储峙耗竭，孟男受事，粟仅支二年，不再岁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仓，发公羡二千金助之。或谓奈何耘人田，孟男曰：“公家事，乃画区畔耶？”南京御史陈所闻劾孟男贪鄙，吏部尚书孙鑨言孟男忠诚谨恪，台臣所论，事由郎官，帝乃留之。

孟男求去，不允。再疏请，乃听归。久之，召拜故官。

三十年春，有诏罢矿税。已，弗果行。孟男率同列谏，不报。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归，不许。时矿税患日剧，孟男草遗疏数千言，极陈其害，言：“臣备员地官，所征天下租税，皆鬻男市女、朘骨割肉之余也。臣以催科为职，臣得其职，而民病矣。聚财以病民，虐民以摇国，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胜哀鸣，为陛下杞人忧耳。”属其子上之，明日遂卒。南京尚书赵参鲁等奏其清忠，赠太子太保。

卫承芳，字君大，达州人。隆庆二年进士。万历中，累官温州知府。公廉善抚字。进浙江副使，谢病归。荐起山东参政，历南京鸿胪卿。吏部推太常少卿硃敬循为右通政，以承芳贰之。敬循，大学士赓子也。赓言：“承芳臣同年进士，恬淡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当先。”帝许焉。寻迁南京光禄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严绝馈遗，属吏争自饬。入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户部尚书。福王乞芦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余里，自遣内官征课。承芳抗疏争，卒不从。万历间，南京户部尚书有清名者，前有张孟男，后则称承芳。寻就改吏部。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清敏。

李祯，字维卿，安化人。隆庆五年进士。除高平知县，征授御史。万历初，傅应祯以直言下诏狱，祯与同官乔严、给事中徐贞明拥入护视之，坐谪长芦盐运司知事。迁归德推官、礼部主事，三迁顺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极言贡市非策，因历诋边吏四失。帝以纳款二十年，不当咎始事，遂寝其议。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言：“知县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惩挟私者以励其余。荐举属吏，不应专及高秩，下僚如赵蛟、杨果者，亦当显旌之。”蛟、果，万历初以吏员超擢者也。

诏皆报可。召为左佥都御史，再迁户部右侍郎。赵用贤以绝婚事被讦，户部郎中郑材复诋之。祯驳材疏，语侵其父洛。材愤，疏诋祯，祯遂乞休，不允。御史宋兴祖请改材他部避祯，全大臣体，乃出材南京。祯寻调兵部，进左侍郎。

二十四年，日本封贡事偾，首辅赵志皋、尚书石星俱被劾。廷臣议战守，章悉下兵部。祯等言：“今所议惟战守封三事。封则李宗城虽征，杨方亨尚在。若遽议罢，无论中国数百人沦于异域，而我兵食未集，势难远征。宜令方亨静俟关白来迎则封，不迎则止。我以战守为实务，而相机应之。且朝鲜素守礼，王师所屯，宜严禁扰掠。”得旨如议。而疏内言志皋、星当去。诏诘祯，止令议战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问。志皋自是不悦。明年，星得罪，命祯摄部事。祯以平壤、王京、釜山皆朝鲜要地，请修建大城，兴屯开镇，且列上战守十五策，俱允行。后又数上方略。

四川被寇，祯言：“川、陕接界，而松潘向无寇患者，以诸番为屏蔽也。自俺答西牧，陇右骚然。其后陇右备严，寇不得逞，而祸乃移之川矣。今诸番强半折入于西部。臣阅地图，从北界迤西间道达蜀地，多不隔三舍。幸层岩叠嶂，屹然天险，如镇虏堡为漳腊门户，虹桥关为松城咽喉。关堡之外，或岭或崖，皆可据守。守阿玉岭，则不能越咂际而窥堡。守黄胜场，则不敢逾塞墩而寇关。他如横山、寡石崖尤为要害，皆当亟议防御，令抚镇臣计画以闻。”报可。

祯质直方刚，署事规画颇当。有欲即用为尚书者，志皋以故憾，阴沮之。而张位、沈一贯雅与经略邢玠、经理杨镐通，亦不便祯所为，言祯非将材，惟萧大亨堪任。帝不听。其后玠、镐益无功，志皋等又请罢祯，御史况上进劾祯庸鄙。帝皆不听。甘肃缺巡抚，祯以刘敏宽名上。给事杨应文言敏宽方坐事勘，不当推举。帝以诘祯，祯言：“前奉诏，敏宽须巡抚缺用，臣故举之。”帝怒祯不引罪，调之南京。

后考察，南京言官拾遗及祯，遂命致仕。

久之，起南京刑部尚书。逾年复引疾，不俟报径归，帝怒。大学士叶向高言：“祯实病，不可深责。十余年来，大臣乞休得请者，百无一二。李廷机、赵世卿皆羁留数载，疏至百余上。今尚书孙丕扬、李化龙又以考察军政疏不下，相率求去。

若复踵祯辙，实伤国体。诸臣求去，约有数端。疾病当去，被言当去，不得其职当去。宜曲体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则听之。”帝竟夺祯职闲住。未几卒。

丁宾，字礼原，嘉善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句容知县。征授御史。大学士张居正，宾座主也，诬刘台以赃，属宾往辽东按之。宾力辞，忤居正意，去官。万历十九年，用荐起故官，复以忧去。起南京大理丞。累迁南京右佥都御史兼督操江。江防多懈，宾率将校乘一舟往来周视，增守兵戍要害，部内宴然。南卫世职率赴京师请袭，留滞不得官，宾请就南勘袭。妖民刘天绪左道事觉，兵部尚书孙鑛欲穷治之，诏下法司讯鞫。宾兼摄刑部大理事，力平反，论七人死，余皆获释。召拜工部左侍郎，寻擢南京工部尚书。自上元至丹阳道路，尽易以石，行旅颂之。数引年乞罢，光宗立，始予致仕。

宾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辄请振贷，时出家财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忧归，连三年大饥，咸捐资以振。至天启五年，复捐粟三千石振贫民，以资三千金代下户之不能输赋者。抚按录上其先后事，时已加太子少保，诏进太子太保，旌其门。以年高，三被存问。崇祯六年卒，年九十一。谥清惠。

赞曰：南京卿长，体貌尊而官守无责，故为养望之地，资地深而誉闻重者处焉。

或强直无所附丽，不为执政所喜，则以此远之。袁洪愈诸人类以清强居优闲之地，不竟其用，亦以自全。干时冒进之徒，可以风矣。

## 列传第一百十

谭纶徐（甫宰 王化 李佑） 王崇古（子谦 孙之桢 之采 李棠）方逢时吴兑（孙孟明 孟明子邦辅） 郑洛 张学颜 张佳胤 殷正茂（李迁） 凌云翼

谭纶，字子理，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除南京礼部主事。历职方郎中，迁台州知府。纶沉毅知兵。时东南倭患已四年，朝议练乡兵御贼。参将戚继光请期三年而后用之。纶亦练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即成精锐。倭犯栅浦，纶自将击之，三战三捷。倭复由松门、澶湖掠旁六县，进围台州，不克而去。转寇仙居、临海，纶擒斩殆尽。进海道副使，益募浙东良家子教之，而继光练兵已及期，纶因收之以为用，客兵罢不复调。倭自象山突台州，纶连破之马岗、何家览，又与继光共破之葛埠、南湾。加右参政，会忧去。

以尚书杨博荐起，复将浙兵，讨饶平贼林朝曦。朝曦者，大盗张琏余党也。琏既灭，朝曦据巢不下，出攻程乡。知县余甫宰严兵待，而遣主簿梁维栋入贼中，谕散其党。

朝曦穷，弃巢走，纶及广东兵追擒之。寻改官福建，乞终制去。

继光数破贼，浙东略定。倭转入福建。自福宁至漳、泉，千里尽贼窟，继光渐击定之。师甫旋，其众复犯邵武，陷兴化。四十二年春，再起纶。道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倭屯崎头城，都指挥欧阳深搏战中伏死，倭遂据平海卫，陷政和、寿宁，各扼海道为归计。纶环栅断路，贼不得去，移营渚林。继光至，纶自将中军，总兵官刘显、俞大猷将左、右军。令继光以中军薄贼垒，左右军继之，大破贼，复一府二县。诏加右副都御史。纶以延、建、汀、邵间残破甚，请缓征蠲赋。又考旧制，建水砦五，扼海口，荐继光为总兵官以镇守之。倭复围仙游，纶、继光大破贼城下。

已而继光破贼王仓坪、蔡丕岭，余贼走，广东境内悉定。纶上疏请复行服，世宗许之。

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抚陕西。未上而大足民作乱，陷七城。诏改纶四川，至已破灭。云南叛酋凤继祖遁入会理，纶会师讨平之。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西。招降岭岗贼江月照等。

纶练兵事，朝廷倚以办贼，遇警辄调，居官无淹岁。迨南寇略平，而边患方未已。隆庆元年，给事中吴时来请召纶、继光练兵。诏征纶还部，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纶上疏曰：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

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岁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

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

诏悉如所请，仍令纶、继光议分立三营事宜。纶因言：“蓟镇练兵逾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专，而行之未实也。今宜责臣纶、继光，令得专断，勿使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自兵事起，边臣牵制议论，不能有为，故纶疏言之。而巡抚刘应节果异议，巡按御史刘翾、巡关御史孙代又劾纶自专。穆宗用张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纶，而谕应节等无挠。

纶相度边隘冲缓，道里远近，分蓟镇为十二路，路置一小将，总立三营：东驻建昌备燕河以东，中驻三屯备马兰、松、太，西驻石匣备曹墙、古石。诸将以时训练，互为掎角，节制详明。是岁秋，蓟、昌无警。异时调陕西、河间、正定兵防秋，至是悉罢。纶初至，按行塞上，谓将佐曰：“秣马厉兵，角胜负呼吸者，宜于南；坚壁清野，坐制侵轶者，宜于北。”遂与继光图上方略，筑敌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纶召入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协理戎政。会台工成，益募浙兵九千余守之。边备大饬，敌不敢入犯。以功进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协理如故。其冬，予告归。

神宗即位，起兵部尚书。万历初，加太子少保。给事中雒遵劾纶不称职。纶三疏乞罢，优诏留之。五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襄敏。

纶终始兵事垂三十年，积首功二万一千五百。尝战酣，刃血渍腕，累沃乃脱。

与继光共事齐名，称“谭、戚”。

徐甫宰，字允平，浙江山阴人。嘉靖中举顺天乡试，除武平知县。武平当闽、粤交，多盗，甫宰筑城立堡者三。上官以程乡贼盗薮，调之往。既平朝曦，超擢潮州兵备佥事，添注剿寇，任一子千户。已而程乡温鉴、梁辉等合上杭贼窥江西。平远知县王化遮击之檀岭，贼败奔瑞金，副使李佑三战皆捷。贼由间道归程乡，甫宰讨擒之，余党悉平。赉银币。已，补潮州分巡佥事兼理兵备事。东莞水兵徐永太等乱，停俸讨贼。甫宰已疾亟，乞归。未几卒。

王化，字汝赞，广西马平人。父尚学，职方郎中。化登乡荐。嘉靖四十年，新置平远县，授化知县。以击贼檀岭，有知兵名。田坑贼梁国相既降复叛，约三图贼葛鼎荣等分寇江西、福建。化寄妻子会昌，而身率乡兵往击。贼连败，乃纵反间会昌，言化已殁，化妻计氏恸哭自刎。化怒，追贼益急，获国相于石子岭。迁潮州府同知，仍署县事。计被旌，官为立祠。化举卓异，超擢广东副使。南赣巡抚吴百朋以贪黩劾之，削籍。巡按御史赵淳荐其知兵，乃命以佥事饬惠、潮兵备。久之，考察罢。

李佑，字吉甫，贵州清平卫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历官江西副使，邀贼瑞金有功。寻败广东贼吴志高、江西下历贼赖清规等，皆赉银币。进江西右参政。偕总兵官俞大猷，大破剧贼李亚元。擢佥都御史，巡抚广东。屡败海寇林道乾、山寇张韶南等。隆庆中，被劾罢归。

王崇古，字学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除刑部主事。由郎中历知安庆、汝宁二府。迁常镇兵备副使，击倭夏港，追歼之靖江。从巡抚曹邦辅战浒墅。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进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四十三年，改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崇古喜谭兵，具知诸边厄塞，身历行阵，修战守，纳降附，数出兵捣巢。寇屡残他镇，宁夏独完。隆庆初，加右副都御史。

吉囊子吉能据河套为西陲诸部长，别部宾兔驻牧大、小松山，南扰河、湟番族，环四镇皆寇。总督陈其学无威略，总兵官郭江、黄演等皆败死，陕西巡抚戴才亦坐免。其冬，进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崇古奏给四镇旗牌，抚臣得用军法督战，又指画地图，分授诸大将赵岢、雷龙等。数有功。着力兔行牧河东，龙潜出兴武袭破其营，斩获多，加崇古右都御史。吉能犯边，为防秋兵所遏，移营白城子。龙等出花马池、长城关与战，大败之。崇古在陕七年，先后获首功甚多。

自河套以东宣府、大同边外，吉囊弟俺答、昆都力驻牧地也。又东蓟、昌以北，吉囊、俺答主土蛮居之，皆强盛。俺答又纳叛人赵全等，据古丰州地，招亡命数万，屋居佃作，号曰板升。全等尊俺答为帝，为治城郭宫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门曰开化府。又日夜教俺答为兵。东入蓟、昌，西掠忻、代，游骑薄平阳、灵石，至潞安以北。起嘉靖辛丑，扰边者三十年，边臣坐失事得罪者甚众，患视陕西四镇尤剧。朝廷募获全者官都指挥使，赏千金，卒不能得。边将士率贿寇求和，或反为用；诸陷寇自拔归者，辄杀之以冒功赏；敌情不可得，而军中动静敌辄知。四年正月，诏崇古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崇古禁边卒阑出，而纵其素通寇者深入为间。又檄劳番、汉陷寇军民，率众降及自拔者，悉存抚之。归者接踵。西番、瓦剌、黄毛诸种一岁中降者逾二千人。

其冬，把汉那吉来降。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于俺答妻一克哈屯。长娶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汉自聘我儿都司女，号三娘子，即俺答外孙女也。俺答见其美，夺之。把汉恚，又闻崇古方纳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来归。巡抚方逢时以告。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则赵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偕逢时疏闻于朝曰：“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圉。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若俺答临边索取，则因与为市，责令缚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然后以礼遣归，策之上也。若遂桀骜称兵，不可理谕，则明示欲杀，以挠其志。彼望生还，必惧我制其死命。志夺气沮，不敢大逞，然后徐行吾计，策之中也。若遂弃而不求，则当厚加资养，结以恩信。其部众继降者，处之塞下，即令把汉统领，略如汉置属国居乌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爱必有其众。因加把汉名号，令收集余众，自为一部。辛爱必忿争。彼两族相持，则两利俱存，若互相仇杀，则按兵称助。彼无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旧例安置海滨，使俺答日南望，侵扰不已；又或给配诸将，使之随营立功，彼素骄贵不受驱策，驾驭苟乖，必滋怨望，顿生飏去之心，终贻反噬之祸，均为无策。”奏至，朝议纷然。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皆言敌情叵测。梦熊至引宋受郭药师、张彀事为喻。兵部尚书郭乾不能决，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力主崇古议。诏授把汉指挥使，赐绯衣一袭，而黜梦熊于外，以息异议。

俺答方掠西番，闻变急归，调辛爱兵分道入犯，索把汉甚急。辛爱佯发兵，阴择便利，以故俺答不得志。一克哈屯思其孙，朝夕哭，俺答患之。巡抚逢时遣百户鲍崇德入其营，俺答盛气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镇将多死。”崇德曰：“镇将孰与而孙？今朝廷待而孙甚厚，称兵是速其死也。”俺答疑把汉已死，及闻言，心动，使使诇之。崇古令把汉绯袍金带见使者，俺答喜过望，崇德因说之曰：“赵全等旦至，把汉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语曰：“我不为乱，乱由全等。令吾孙降汉，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不幸死，我孙当袭封，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耶？”遂遣使与崇德俱来，又为辛爱求官，并请互市。崇古以闻，帝悉报可。俺答遂缚全等十余人以献，崇古亦遣使送把汉归。帝以叛人既得，祭告郊庙，磔全等于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总督如故。

把汉既归，俺答与其妻抚之泣。遣使报谢，誓不犯大同。崇古令要土蛮、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贡，俺答报如约，惟土蛮不至。崇古念土蛮势孤，蓟、昌可无患，命将士勿烧荒捣巢，议通贡市，休息边民。朝议复哗。尚书郭乾谓马市先帝明禁，不宜许。给事中章端甫请敕崇古无邀近功，忽远虑。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规，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震惊宸严，流毒畿辅，莫收遏刘功者，缘议论太多，文网牵制，使边臣无所措手足耳。昨秋，俺答东行，京师戒严，至倡运砖聚灰塞门乘城之计。今纳款求贡，又必责以久要，欲保百年无事，否则治首事之罪。岂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时虽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诸部于身后也。夫拒敌甚易，执先帝禁旨，一言可决。但敌既不得请，怀愤而去，纵以把汉之故，不扰宣、大，而土蛮三卫岁窥蓟、辽，吉能、宾兔侵扰西鄙，息警无时，财务殚绌，虽智者无以善其后矣。昔也先以克减马价而称兵，忠顺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贡，此皆前代封贡故事。夫揆之时势，既当俯从，考之典故，非今创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来王，昭圣图之广大，以示东西诸部，传天下万世，诸臣何疑惮而不为耶？”因条封贡八事以上。

诏下廷议。定国公徐文璧、侍郎张四维以下二十二人以为可许，英国公张溶、尚书张守直以下十七人以为不可许。尚书硃衡等五人言封贡便、互市不便，独佥都御史李棠极言当许状。郭乾悉上众议。会帝御经筵，阁臣面请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乃诏封俺答顺义王，名所居城曰归化；昆都力、辛爱等皆授官；封把汉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俺答率诸部受诏甚恭，使使贡马，执赵全余党以献。帝嘉其诚，赐金币。又杂采崇古及廷臣议，赐王印，给食用，加抚赏，惟贡使不听入京。

河套吉能亦如约请命。以事在陕西，下总督王之诰议。之诰欲令吉能一二年不犯，方许封贡。崇古复上疏曰：“俺答、吉能亲为叔侄，首尾相应。今收其叔而纵其侄，锢其首而舒其臂，俺答必呼吉能之众就市河东宣、大；商贩不能给，而吉能纠俺答扰陕西，四镇之忧方大矣。”帝然其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崇古乃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

其大小部长则官给金缯，岁市马各有数。崇古仍岁诣弘赐堡宣谕威德。诸部罗拜，无敢哗者。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诏进太子太保。

万历初，召理戎政。给事中刘铉劾崇古行贿营迁，诏责铉妄言。已，加少保，迁刑部尚书，改兵部。初，俺答诸部尝越甘肃掠西番。既通款，其从孙切尽台吉连岁盗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崇古每作书止之，俺答亦报书谢。是年，俺答请与三镇通事约誓，欲西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为名，不可沮，宜饬边镇严守备，而阴泄其谋于番族以示恩。”于是铉及同官彭应时、南京御史陈堂交章论崇古弛防徇敌。崇古疏辩乞休。帝优诏报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给事中尹瑾、御史高维崧再劾之，崇古力请致仕，帝乃允归。

俺答既死，辛爱、撦力克相继袭封。十五年，诏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廕一子世锦衣千户，有司以礼存问。又二年卒。赠太保，谥襄毅。

崇古身历七镇，勋著边陲。封贡之初，廷议纷呶，有为危言撼帝者。阁臣力持之，乃得成功。顺义归款二十年，崇古乃殁。总督梅友松抚驭失宜，西边始扰，而祸已纾于嘉靖时，宣、大则归款迄明季不变。

子谦，万历五年进士。官工部主事，榷税杭州。罗木营兵变，胁执巡抚吴善言。

谦驰谕之乃解。终太仆少卿。孙之桢，以廕累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凡十有七年；之采，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官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

李棠，长沙人。由吏部郎中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督佥事诸察讨平韶州山贼。终南京吏部右侍郎。仕宦三十年，以介洁称。天启初，追谥恭懿。

方逢时，字行之，嘉鱼人。嘉靖二十年进士。授宜兴知县，再徙宁津、曲周。

擢户部主事，历工部郎中，迁宁国知府。广东、江西盗起，诏于兴宁、程乡、安远、武平间筑伸威镇，擢逢时广东兵备副使，与参将俞大猷镇之。已而程乡贼平，移巡惠州。

隆庆初，改宣府口北道，加右参政。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四年正月，移大同。俺答犯威远堡，别部千余骑攻靖卤，伏兵却之。其冬，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逢时告总督王崇古曰：“机不可失也。”遣中军康纶率骑五百往受之。与崇古定计，挟把汉以索叛人赵全等。遣百户鲍崇德出云石堡语俺答部下五奴柱曰：“欲还把汉则速纳款，若以兵来，是趣之死矣。”五奴柱白俺答，邀入营，说以执赵全易把汉。俺答心动，遣火力赤致书逢时。而全方从臾用兵，俺答又惑之，令其子辛爱将二万骑入弘赐堡，兄子永邵卜趋威远堡，自率众犯平虏城。逢时曰：“此必赵全谋也。”全尝投书逢时，言悔祸思汉，欲复归中国。逢时以示俺答，俺答大惊，有执全意。及战，又不利，乃引退。辛爱犹未知，奄至大同。逢时使人持把汉箭示之曰：“吾已与而父约，以报汝。”辛爱执箭泣曰：“此吾弟铁背台吉故物也，我来求把汉，把汉既授官，又有成约，当更计之。”乃遣部下哑都善入见。逢时晓以大义，犒而遣之。辛爱喜，因使求币，逢时笑曰：“台吉，豪杰也，若纳款，方重加爵赏，何爱此区区，损盛名。”辛爱大惭，复遣哑都善来谢曰：“边人不知书，蒙太师教，幸甚。俺答使者至故将田世威所，世威亦让之曰：“尔来求和，兵何为者？”使者还报俺答，召辛爱还。辛爱东行，宣府总兵官赵岢遏之，复由大同北去。

于是巡按御史姚继可劾逢时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大学士高拱曰：“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但当观后效，不宜先事辄易。”帝然之。俺答乃遣使定约，夜召全等计事，即帐中缚之送大同。逢时受之，崇古亦送把汉归。逢时以功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甫拜命，以忧归。后崇古入理京营，神宗问谁可代者，大学士张居正以逢时对。

万历初，起故官，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始逢时与崇古共决大计，而贡市之议崇古独成之。逢时复代崇古，乃申明约信。两人首尾共济，边境遂安。逢时分巡口北，时亲行塞外，自龙门盘道墩以东至靖湖堡山梁一百余里，形势联络，叹曰：“此山天险。若修凿，北可达独石，南可援南山，诚陵京一籓篱也。”及赴阳和，道居庸，出关见边务修举，欲并遂前计。上疏曰：“独石在宣府北，三面邻敌，势极孤悬。怀、永与陵寝止限一山，所系尤重。其地本相属，而经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声援不便。若设盘道之险，舍迂就径，自龙门黑峪以达宁远，经行三十里，南山、独石皆可朝发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渐资屯牧，于战守皆利。”遂与巡抚吴兑经营修筑，设兵戍守。累进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如故，加太子少保。

五年，召理戎政。时议者争言贡市利害，逢时临赴阙，上疏曰：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赖陛下神武，八年以来，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北部输诚效贡，莫敢渝约，岁时请求，随宜与之，得一果饼，辄稽首欢笑。有掠人要赏，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俺答罚治，即俯首听命。而异议者或曰“敌使充斥为害”，或曰“日益费耗，彼欲终不可足”，或曰“与寇益狎，隐忧叵测”。此言心则忠矣，事机或未睹也。

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贡之使，赏至即归，何有充斥。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而民间耕获之入，市贾之利不与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费。乃若所忧则有之，然非隐也。方庚午以前，三军暴骨，万姓流离，城郭丘墟，刍粮耗竭，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旰食。七八年来，幸无此事矣。若使臣等处置乖方，吝小费而亏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则前日之忧立见，何隐之有哉？

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诚恐数年之后，此人既死，诸部无所统一，其中狡黠，互相争构，假托异辞，遂行侵扰。此则时变之或然，而不可预料者。在我处之，亦惟罢贡绝市，闭关固垒以待。仍禁边将毋得轻举，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机处置，顾后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无定形亦无定机，惟朝廷任用得人，处置适宜，何必拘拘焉贡市非而战守是哉？臣又闻之，御戎无上策。征战祸也，和亲辱也，赂遗耻心。今曰贡，则非和亲矣；曰市，则非赂遗矣；既贡且市，则无征战矣。臣幸藉威灵，制伏强梗，得免斧钺之诛。今受命还朝，不复与闻阃外之事，诚恐议者谓贡市非计，辄有敷陈，国是摇惑。内则边臣畏缩，外则部落携贰，事机乖迕，后悔无及。臣虽得去，而犬马之心实有不能一日忘者，谨列上五事。

至京，复奏上款贡图。寻代崇古为尚书，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以平两广功，进少保。累疏致仕归，御书“尽忠”字赐之。二十四年卒。

逢时才略明练。处置边事，皆协机宜。其功名与崇古相亚，称“方、王”云。

吴兑，字君泽，绍兴山阴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兵部主事。隆庆三年，由郎中迁湖广参议。调河南，迁蓟州兵备副使。五年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兑举乡试出高拱门。拱之初罢相也，兑独送至潞河。及拱再起兼吏部，遂超擢之。

释褐十三年得节钺，前此未有也。

时俺答初封贡，而昆都力、辛爱阴持两端，助其主土蛮为患。兑事智计，操纵驯伏之。尝侦俺答离营猎，从五骑直趋其营。守者愕，控弦。从骑呵之曰：“太师来犒军耳！”皆拜跪迎导，且献酪。兑遍阅庐帐，抵暮还。市者或潜盗所鬻马，兑使人棓击之，曰：“后复盗，即闭关停市。”诸部追究所夺马，并执其人以谢。辛爱复扰边，俺答曰“宣、大，我市场也。”戒勿动。然辛爱犹杰骜，俺答常以己马代入贡。既得赏赐，抵地不肯受，又遣兵掠车夷。车夷者，不知其所出，自嘉靖中徙至，与史夷杂居，皆宣镇保塞属也。辛爱掠之，以其长革固去，其二比妓来驻龙门教场。兑以史、车脣齿，车被掠，史益孤，奏筑堡居之。使使诘责辛爱，令还革固而勒其比妓远边。辛爱诱比妓五兰且沁、威兀慎，岁盗葛峪堡器甲、牛羊。兑皆付三娘子罚治。三娘子有盛宠于俺答，辛爱嫉妒，数诅詈之。三娘子入贡，宿兑军中，诉其事。兑赠以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云裙，三娘子以此为兑尽力。辛爱、撦力克相继袭王，皆妻三娘子，三娘子主贡市者三世。昆都力尝求封王，会病死，其子青把都拥兵至塞，多所要挟。兑谕以祸福，而耀武震之。青把都惧，贡如初，其女东桂嫁朵颜都督长昂，尝随父入贡，诉其贫。兑谕其昆弟，每一马分一缯畀之。

后东桂报土蛮别骑掠三岔河东，兑得为备，有功。

万历二年春，推款贡功，加兑右副都御史。贡市毕，加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五年夏，代方逢时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俺答西掠瓦剌，声言迎佛，寄帑于兑，留旗箭为信。尚书王崇古奏上方略，使兑谕俺答绕贺兰山后行，勿道甘肃；又阴泄其谋于瓦剌。俺答兵遂挫，留青海未归。而青把都复附土蛮，其部下时入寇。

大学士张居正令兑趣俺答东还约束之，青把都亦罚治其下，款贡乃益坚。七年秋，以左侍郎召还部，寻加右都御史，仍佐部事。

九年夏，复以本官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巡抚顺天。泰宁速把亥与青把都交通，阴入市宣府，而岁犯辽东以要款。朝廷拒不许，兑修义州城备之。明年春，速把亥来寇，总兵官李成梁击斩之。其弟炒花、侄老撒卜儿悉遁去。诏进兑兵部尚书仍兼右都御史。寻进太子少保，召拜兵部尚书。御史魏允贞劾兑历附高拱、张居正，且馈冯保金千两，封识具存。给事王继光亦言兑受将吏馈遗，御史林休徵助之攻。

帝乃允兑去，后数年卒。

孙孟明，袭锦衣千户，佐许显纯理北司刑。天启初，谳中书汪文言，颇为之左右。显纯怒，诬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讯，削籍归。崇祯初，起故官，累迁都督同知，掌卫事。孟明居官贪，以附东林，颇得时誉。子邦辅袭职，亦理北司刑。崇祯末，给事中姜采、行人司副熊开元以言事同日系诏狱，帝欲置之死，邦辅故缓其狱。帝怒稍解，令严讯主使者。邦辅乃略讯即具狱上，诏予杖百，二人由是获免。

郑洛，字禹秀，安肃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除登州推官，征授御史。劾罢严嵩党鄢懋卿、万寀、万虞龙。出为四川参议，迁山西参政。佐总督王崇古款俺答有功。万历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移大同，加右副都御史，入为兵部右侍郎。七年，以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昆都力子满五大令银定入犯，洛奏停贡市，遣使责俺答罚赎驼马牛羊，乃复许款。三娘子佐俺答主贡市，诸部皆受其约束。及辛爱袭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从，率众西走，辛爱自追之，贡市久不至。洛计三娘子别属，则辛爱虽王无益，乃使人语之曰：“夫人能归王，不失恩宠，否则塞上一妇人耳。”三娘子听命。辛爱更名乞庆哈，贡市惟谨。洛以功加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乞庆哈死，子撦力克当袭。

三娘子以年长，自练兵万人，筑城别居。洛恐贡市无主，复谕撦力克曰：“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有属也。”扌奢力克尽逐诸妾，复妻三娘子。

遂以明年嗣封，并奏封三娘子忠顺夫人。洛乃上疏请定市马数，宣府不得逾三万，大同万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饬将吏严备，以防盗窃，且无轻遏其部落驰猎者。帝嘉纳之。御史许守恩劾洛。乞归，不允。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召为戎政尚书。

十八年，洮河用兵，诏兼右都御史，经略陕西、延、宁、甘肃及宣、大、山西边务。松套宾兔等屡越甘肃侵扰河、湟诸番。及俺答迎佛，又建寺于青海，奏赐名仰华，留永邵卜别部把尔户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他部往来者，率取道甘肃，甘肃镇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兔死，其子真相进据莽剌川，火落赤据捏工川，益并吞番族。河套都督卜失兔亦遣使邀撦力克，撦力克遗洛书，以赴仰华为名。洛使从塞外行，又谕忠顺夫人曰：“彼中抚赏不能多，且王家在东，恐有内顾忧也。”

撦力克遂行。未至，把尔户部卒阑入西宁。副总兵李奎方醉，单骑驰之。卒持鞚自白，为奎所斫，遂大噪，射奎死。火落赤、真相进围旧洮州，副总兵李联芳败殁。

入临洮、河州、渭源，总兵官刘承嗣失利，游击李芳等皆死。当是时，撦力克已至仰华，火落赤、真相益挟为重，关中大震，惟把尔户不助逆。事闻，诏洛经略七镇，以佥事万世德、兵部员外郎梁云龙随军赞画，而停扌奢力克贡市。俄罢总督梅友松，命洛兼领其事。洛以洮河之祸，由纵敌入青海，乃驰至甘肃，令曰：“北部自青海归巢者，听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几，卜失兔至水泉，欲趋青海。

总兵官张臣与相持月余，洛设伏掩击之，卜失兔仅以身免。庄秃赖后至，闻之亦退去。

明年，洛与云龙入西宁，控扼青海。撦力克闻之，西徙二百里，还洮河所掠人口，与忠顺夫人输罪请归。火落赤、真相亦夜去，两川余党留莽刺南山。洛虑诸部约结，先遣使趣撦力克北归，别遣云龙、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势，而具以状奏闻。言：“自顺义南牧，借途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唯所制。洮河之役，遂为向导，番戎之势不分，则心腹之患无已。臣鼓舞劳来，招回诸番八万余人，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具陈收番有六利。是时，撦力克观望不即归，洛与相羁縻，先遣总兵官尤继先击走莽剌余寇。督抚魏学曾、叶梦熊等请决战，梦熊又腾书都下，洛疏持不可。

梦熊乃调苗兵三千为选锋，诋洛为秦桧、贾似道。会撦力克北归谢罪，乞复贡市，洛乃进兵青海，走火落赤、真相，焚仰华，置戍西宁、归德而还。尚书石星以宣、大事急，请速召洛究款战之计。洛既至，与总督萧大亨、巡抚王世扬、邢玠等上疏曰：“撦力克诿罪火落赤、真相，桀骜之状已敛。且其部落数千里，部长十余辈。

在巢保疆者，宣镇则青把都兄弟未尝东窥蓟、辽，而兀慎、摆腰五路之在新平，驯服犹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尝窥莽、捏，而大成比妓则又归巢独先。今以一人之罪，概绝诸部，消往日之恩，开将来之隙，臣未见其可。今史二外叛，屡犯边疆，若令顺义王缚献以著信，然后酌议市赏，在我固未为失策也。”议遂定。寻加少保，仍召理戎政。顺义王果缚史二来献，复款如故。

初，阅边给事中张栋言，洮河之衄，殒将丧师，洛为其所轻，故东西移帐自便。

太仆寺丞徐琰复诋洛，乞处分以除误国之罪。栋再疏劾洛欺罔，给事中章尚学亦请令洛回宣、大。至是撦力克归，栋又言：“火、真乱首，顺义乱阶，洛宜除凶雪耻，乃虚词诱敌，而重利媚之。今火、真依海为窟，出没如故，洛辄侈然叙文武劳。乞敕所司，毋徇洛请。”洛乃谢病归。尚书星言洛无重利啖敌事，且有威望，不宜久弃。逾三年，官军与番人夹击把尔户于西宁，大破之。星复奏洛收番之功，再诏起用。当时以洛有物议，卒不推也。卒，赠太保，谥襄敏。

张学颜，字子愚，肥乡人。生九月失母，事继母以孝闻。亲丧庐墓，有白雀来巢。登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由曲沃知县入为工科给事中。迁山西参议，以总督江东劾去官。事白，迁永平兵备副使，再调蓟州。俺答封顺义王，察罕土门汗语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顾弗如。”挟三卫窥辽，欲以求王。而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大将王治道、郎得功战死，辽人大恐。隆庆五年二月，辽抚李秋免，大学士高拱欲用学颜，或疑之，拱曰：“张生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侍郎魏学曾后至，拱迎问曰：“辽抚谁可者？”学曾思良久，曰：“张学颜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

辽镇边长二千余里，城砦一百二十所，三面邻敌。官军七万二千，月给米一石，折银二钱五分，马则冬春给料，月折银一钱八分，即岁稔不足支数日。自嘉靖戊午大饥，士马逃故者三分之二。前抚王之诰、魏学曾相继绥辑，未复全盛之半。继以荒旱，饿莩枕籍。学颜首请振恤，实军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战马，信赏罚。黜懦将数人，创平阳堡以通两河，移游击于正安堡以卫镇城，战守具悉就经画。大将李成梁敢力战深入，而学颜则以收保为完策，敌至无所亡失，敌退备如初，公私力完，渐复其旧。十一月，与成梁破土蛮卓山，进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土蛮谋入寇，闻有备而止。

奸民阑出海上，踞三十六岛。阅视侍郎汪道昆议缉捕，学颜谓缉捕非便。命李成梁按兵海上，示将加诛，别遣使招谕，许免差役。未半载，招还四千四百余口，积患以消。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抚顺，守将贾汝翼诘责之。杲益憾，约诸部为寇，副总兵赵完责汝翼启衅，学颜奏曰：“汝翼却杲馈遗，惩其违抗，实伸国威，苟缘此罢斥，是进退边将皆敌主之矣。臣谓宜谕王杲送还俘掠，否则调兵剿杀，毋事姑息以蓄祸。”赵完惧，馈金貂，学颜发之，诏逮完，而宣谕王杲如学颜策。诸部闻大兵且出，悉窜匿山谷。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

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鐸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叆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宽佃，以时绌不果。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佃，移险山五堡于宽佃、长佃、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王杲复犯边，杀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

即日巡塞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佃，斥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冬，发兵诛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红力寨。张居正第学颜功在总督杨兆上，加兵部侍郎。

五年夏，土蛮大集诸部犯锦州，要求封王。学颜奏曰：“敌方凭陵，而与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无功与有功同封，犯顺与效顺同赏，既取轻诸部，亦见笑俺答。臣等谨以正言却之。”会大雨，敌亦引退。其冬，召为戎政侍郎，加右都御史。未受代，而土蛮约泰宁速把亥分犯辽、沈、开原。明年正月破敌劈山，杀其长阿丑台等五人，学颜遂还部。逾年，拜户部尚书。

时张居正当国，以学颜精心计，深倚任之。学颜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溢额、脱漏、诡借诸弊。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牧湖陂八十余万顷。民困赔累者，以其赋抵之。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学颜有力焉。然是时宫闱用度汰侈，多所征索。学颜随事纳谏，得停发太仓银十万两，减云南黄金课一千两，余多弗能执争。而金花银岁增二十万两，遂为定额。人亦以是少之。

十一年四月，改兵部尚书，时方兴内操，选内竖二千人杂厮养训练，发太仆寺马三千给之。学颜执不与马，又请停内操，皆不听。其年秋，车驾自山陵还，学颜上疏曰：“皇上恭奉圣母，扶辇前驱，拜祀陵园，考卜寿域，六军将士十余万，部伍齐肃。惟内操随驾军士，进止自恣。前至凉水河，喧争无纪律，奔逸冲突，上动天颜。今车驾已还，犹未解散。谨稽旧制，营军随驾郊祀，始受甲于内库，事毕即还。宫中惟长随内侍许佩弓矢。又律：不系宿卫军士，持寸刃入宫殿门者，绞；入皇城门者，戍边卫。祖宗防微弭乱之意甚深且远。今皇城内被甲乘马持锋刃，科道不得纠巡，臣部不得检阅。又招集厮养仆隶，出入禁苑，万一骤起邪心，朋谋倡乱，哗于内则外臣不敢入，哗于夜则外兵不及知，哗于都城白昼则曰天子亲兵也，驱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撄。正德中，西城练兵之事，良可鉴也。”疏上，宦竖皆切齿，为蜚语中伤。神宗察知之，诘责主使者。学颜得免，然亦不能用也。

考满，加太子少保。云南岳凤、罕虔平，进太子太保。时张居正既殁，朝论大异。初，御史刘台以劾居正得罪，学颜复论其赃私。御史冯景隆论李成梁饰功，学颜亟称成梁十大捷非妄，景隆坐贬斥。学颜故为居正所厚，与李成梁共事久，物论皆以学颜党于居正、成梁。御史孙继先、曾乾亨、给事中黄道瞻交章论学颜。学颜疏辩求去，又请留道瞻，不听。明年，顺天府通判周弘禴又论学颜交通太监张鲸，神宗皆黜之于外。学颜八疏乞休，许致仕去。二十六年；卒于家。赠少保。

张佳胤，字肖甫，铜梁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知滑县。剧盗高章者，诈为缇骑，直入官署，劫佳胤索帑金。佳胤色不变，伪书券贷金，悉署游徼名，召入立擒贼，由此知名。擢户部主事，改职方，迁礼部郎中。以风霾考察，谪陈州同知。历迁按察使。

隆庆五年冬，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安庆兵变，坐勘狱辞不合，调南京鸿胪卿，就迁光禄。进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道闻丧归。

万历七年，起故官，巡抚陕西。未上，改宣府。时青把都已服，其弟满五大犹桀骜，所部八赖掠塞外史、车二部，总兵官麻锦擒之。佳胤命锦缚八赖将斩，而身驰赦之，八赖叩头誓不敢犯边。后与总督郑洛计服满五大。入为兵部右侍郎。

十年春，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减月饷。东、西二营兵马文英、刘廷用等构党大噪，缚殴善言。张居正以佳胤才，令兼右佥都御史代善言。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乱。佳胤问告者曰：“乱兵与乱民合乎？”曰：“未也。”佳胤喜曰：“速驱之，尚可离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胤从数卒佯问民所苦，下令除之。

众益张，夜掠巨室，火光烛天。佳胤召游击徐景星谕二营兵，令讨乱民自赎。擒百五十人，斩其三之一。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带。而密属景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斩之。二乱悉定。帝优诏褒美。寻以左侍郎还部，录功，加右都御史。

未几，拜戎政尚书，寻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以李成梁击斩逞加努功，加太子少保。成梁破土蛮沈阳，复进太子太保。召还理部事。叙劳，予一品诰。御史许守恩劾佳胤营获本兵，御史徐元复劾之，遂三疏谢病归。越二年卒。

赠少保。天启初，谥襄宪。

殷正茂，字养实，歙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由行人选兵科给事中。劾罢南京刑部侍郎沈应龙。历广西、云南、湖广兵备副使，迁江西按察使。隆庆初，古田僮韦银豹、黄朝猛反。银豹父朝威自弘治中败官兵于三厄，杀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正德中尝陷洛容。嘉靖时，银豹及朝猛劫杀参政黎民衷，提督侍郎吴桂芳遣典史廖元招降之。迁元主簿以守，而银豹数反覆。隆庆三年冬，廷议大征。擢正茂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正茂与提督李迁调土、汉兵十四万，令总兵俞大猷将之。先夺牛河、三厄险，诸军连克东山凤凰寨，蹙之潮水。廖元诱僮人斩朝猛，银豹穷，令其党阴斩貌类己者以献。捷闻，进兵部右侍郎，巡抚如故。改古田为永宁州，设副使参将镇守。未几，佥事金柱捕得银豹，正茂因自劾。诏磔银豹京师，置正茂不问。

寻代迁提督两广军务。当是时，群盗惠州蓝一清、赖元爵，潮州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李茂，处处屯结。广中日告警，倭又数为害。正茂议守巡官画地分守，而徙濒海谪戍之民于云南、川、湖，绝倭向导。乃令总兵官张元勋、参政江一麟等先后杀倭千余，以次尽平诸盗。广西巡抚郭应聘亦奏平怀远、洛容瑶，语详元勋及李锡传。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倭复陷铜鼓、双鱼，元勋大破之儒峒；犯电白，正茂剿杀千余人。岭表略定。

万历三年，召为南京户部尚书，以凌云翼代。明年，改北部。疏请节用，又谏止采买珠宝。而张居正以正茂所馈鹅罽转奉慈宁太后为坐褥。李幼孜与争宠，嗾言官詹沂等劾之。遂屡引疾。六年，致仕归。久之，起南京刑部尚书。居正卒之明年，御史张应诏言，正茂以金盘二，植珊瑚其中，高三尺许，赂居正，复取金珠、翡翠、象牙馈冯保及居正家人游七。正茂疏辨，请告，许之。二十年卒。

正茂在广时，任法严，道将以下奉行惟谨。然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初征古田，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拱为善用人。

李迁，字子安，新建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隆庆四年官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左侍郎总督两广。给事中光懋言两广向设提督，事权画一，今两巡抚相牵掣，不便。

乃改迁提督兼巡抚广东，而特命正茂为广西巡抚。后遂为定制。以平银豹功加右都御史。寻讨惠、潮山寇，俘斩千二百余级。召为刑部尚书。引疾归，卒。谥恭介。

迁出入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钱。年近七十，母终，庐墓。

凌云翼，字洋山，太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隆庆中，累官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疏论卫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多议行。万历元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三迁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代殷正茂。时寇盗略尽，惟林凤遁去。凤初屯钱澳求抚，正茂不许，遂自彭湖奔东番魍港，为福建总兵官胡守仁所败。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复犯福建。守仁追击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贼失利，复入潮州。参政金淛谕降其党马志善、李成等，凤夜遁。明年秋，把总王望高以吕宋番兵讨平之。寻进征罗旁。罗旁在德庆州上下江界、东西两山间，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韩雍经略西山，颇安辑，惟东山瑶阻深箐剽掠，有司岁发卒戍守。正茂方建议大征，会迁去。云翼乃大集兵，令两广总兵张元勋、李锡将之。四阅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斩、招降四万二千八百余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连城诸处邻境瑶、僮皆惧。贼首潘积善求抚，云翼奏设官戍之。论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赐飞鱼服。乃改泷水县为罗定州，设监司、参将。积患顿息。六年夏，与巡抚吴文华讨平河池、咘咳、北三诸瑶，又捕斩广东大庙诸山贼。岭表悉定。召为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河臣潘季驯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为戎政尚书，以病归。家居骄纵，给事、御史连章劾之。诏夺官，后卒。

云翼有干济才。罗旁之役，继正茂成功。然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

赞曰：谭纶、王崇古诸人，受任岩疆，练达兵备，可与余子俊、秦纮先后比迹。

考其时，盖张居正当国，究心于军谋边琐。书疏往复，洞瞩机要，委任责成，使得展布，是以各尽其材，事克有济。观于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 列传第一百十一

盛应期 硃衡（翁大立 潘志伊） 潘季驯 万恭 吴桂芳 （傅希挚）王宗沐（子士崧 士琦 士昌 从子士性） 刘东星（胡瓚） 徐贞明（伍袁萃

盛应期，字思徵，吴江人。弘治六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出辖济宁诸闸。太监李广家人市私盐至济，畏应期，投水中去。会南京进贡内官诬应期阻荐新船，广从中构逮应期及主事范璋下诏狱。璋筦卫河，亦忤中贵者也。狱具，谪云南驿丞。稍迁禄丰知县。正德初，历云南佥事。武定知府凤应死，其妻摄府事，子朝鸣为寇。

应期单车入其境，母子惶怖，归所侵。策凤氏终乱，奏降其秩，设官制之。寝不行，后卒叛。与御史张璞、副使晁必登抑镇守太监梁裕。裕劾三人，俱逮下诏狱，璞竟拷死。

会乾清宫灾，应期得复职，四迁至陕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

讨平天全六番招讨使高文林。会泉江僰蛮普法恶作乱，富顺奸民谢文礼、文义附之。

法恶死，指挥何卿等先后讨诛文礼、文义。应期赉银币，以忧归。嘉靖二年，起故官，巡抚江西。宸濠乱后，疮痍未复，奏免杂调缗钱数十万，请留转输南京米四十七万，银二十万，以食饥民。又令诸府积谷备荒至百余万。寻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将行，籍上积谷数。帝以陈洪谟代，而奖赉应期。后洪谟积益多，亦被赉。应期至广，偕抚宁侯硃麒督参将李璋等，讨平思恩土目刘召，复赉银币。朝议大征岑猛。应期条上方略七事，言广兵疲弱不可用。麒等恚。会御史许中劾应期暴虐，麒等因相与为流言。御史郑洛书复劾应期贿结权贵。应期已迁工部侍郎，引疾归。

六年，黄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庙道口淤数十里，粮艘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

尚书胡世宁、詹事霍韬、佥事江良材请于昭阳湖东别开漕渠，为经久计。议未定，以御史吴仲言召拯还，即家拜应期右都御史以往。应期乃议于昭阳湖东，北进江家口，南出留城口，开浚百四十余里，较疏旧河力省而利永。夫六万五千，银二十万两，克期六月。工未成，会旱灾修省，言者多谓开河非计，帝遽令罢役。应期请展一月竟其功，不听。初，应期请令郎中柯维熊分浚支河，维熊力赞新河之议，至是亦言不便。应期上章自理，帝怒，诏与维熊俱夺职。世宁言：“新河之议倡自臣。

应期克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缘程工促急，怨讟烦兴。维熊反覆变诈，倾大臣，误国事。自古国家偾大事，必责首议，臣请与同罢。”帝不许。后更赦，复官致仕，卒。应期罢后三十年，硃衡循新河遗迹成之，运道蒙利焉。

硃衡，字士南，万安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知尤溪、婺源，有治声。迁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累官山东布政使。三十九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奏言：“比辽左告饥，暂弛登、莱商禁，转粟济之。猾商遂窃载他货，往来贩易，并开青州以西路。海岛亡命，阴相构结，禁之便。”从之。召为工部右侍郎。

四十四年，进南京刑部尚书。其秋，河决沛县飞云桥，东注昭阳湖，运道淤塞百余里。改衡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衡驰至决口，旧渠已成陆。而故都御史盛应期所开新河，自南阳以南东至夏村，又东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决至昭阳湖止，不能复东，可以通运，乃定议开新河，筑堤吕孟湖以防溃决。河道都御史潘季驯以为浚旧渠便，议与衡不合。衡持益坚，引鲇鱼、薛沙诸水入新渠，筑马家桥堤以遏飞云桥决口，身自督工。劾罢曹濮副使柴涞，重绳吏卒不用命者，浮议遂起。明年，给事中郑钦劾衡虐民幸功，诏遣给事中何起鸣往勘，工垂竣矣。

及秋，河决马家桥，议者纷然谓功不可成。起鸣初主衡议，亦变其说，与给事中王元春、御史黄襄交章请罢衡。会新河已成，乃止。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阳。未几，季驯以忧去，诏衡兼理其事。

隆庆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骤溢，决新河，坏漕艘数百。给事中吴时来言：“新河受东、兗以南费、峄、邹、滕之水。以一堤捍群流，岂能不溃？宜分之以杀其势。”衡乃开支河四，泄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还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礼浚治旧渠，测量水平，计济宁平地与徐州境山巅相准，北高南下，悬流三十丈。故鲁桥闸以南稍启立涸，舟行半月始达。东、兗之民增闸挑浅，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属者改凿新渠，远避黄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诸闸不烦起闭，舟行日可百余里，夫役漫无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请裁革，宜可听。”于是汰闸官五，夫役六千余，以其僦直为修渠费。四年秋，河决睢宁，起季驯总理。明年冬，阅视河道给事中雒遵劾罢季驯，言廷臣可使，无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诏兼左副都御史，经理河道。

穆宗崩，大学士高拱以山陵工请召衡。会邳州工亦竣，衡遂还朝。衡先后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费，所节省甚众。穆宗时，内府监局加征工料，滥用不訾，衡随时执奏。未几，诏南京织造太监李佑趋办袍缎千八百余匹，衡因言官孙枝、姚继可、严用和、骆问礼先后谏，再疏请，从之。帝切责太监崔敏，传令南京加造缎十余万匹。衡议停新造，但责岁额，得减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灯，计费三万余两，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阁于长信门，衡皆奏止之。及神宗即位，首命停织造，而内臣不即奉诏，且请增织染所颜料。衡奏争，皆得请。皇太后传谕发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庙。

衡复争，报闻。

衡性强直，遇事不挠，不为张居正所喜。万历二年，给事中林景旸劾衡刚忄复。

衡再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驰驿归。其年夏，大雨坏昭陵迍恩殿，追论督工罪，夺宫保。卒年七十三。子维京，自有传。

翁大立，余姚人。嘉靖十七年进士。累官山东左布政使。三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苏州诸府。苏州以倭警募壮士，后兵罢无所归，群聚剽夺。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恶少惧，夜劫县卫狱，纵囚自随，攻都御史行署，大立率妻子遁。

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斩葑门，奔入太湖为盗。命大立戴罪捕贼，寻被劾罢。

久之，起故官，巡抚山东。遭丧不赴。

隆庆二年，命督河道。硃衡既开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颂新河之利有五，而请浚回回墓以达鸿沟，引昭阳之水沿鸿沟出留城，以溉湖下腴田千顷。未几，又请凿邵家岭，令水由地浜沟出境山，入漕河。帝皆从之。三年七月，河大决沛县，漕艘阻不进。帝从大立请，大行振贷。大立又请漕艘后至者贮粟徐州仓，平价出粜。

诏许以三万石赉民。大立以下民昏垫、闾阎愁困状帝莫能周知，乃绘图十二以献。

且言：“时事可忧，更不止此。东南财赋区，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储可虑一也。边关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倾颓，何恃以守？可虑二也。畿辅、山东、河南，霪雨既久，城郭不完，寇盗无备，可虑三也。江海间飓风鼓浪，舟舰战卒，悉入波流，海防可虑四也。淮、浙盐场咸泥尽没，灶户流移，商贾至，国课可虑五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图付公卿博议，速求拯济之策。”帝留图备览，下其奏于所司。

当是时，黄河既决，淮水复涨。自清河县至通济闸抵淮安城西淤三十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平地水深丈余，宝应湖堤往往崩坏。山东沂、莒、郯城水溢，从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经营，至四年六月，鸿沟、境山诸工，及淮流疏浚，次第告成。帝喜，锡赉有差。时大立已升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为左。会代者陈大宾未至，而山东沙、薛、汶、泗诸水骤涨，决仲家浅诸处，黄河又暴至，茶城复淤。已而淮自泰山庙至七里沟亦淤十余里。其明年，遂为给事中宋良佐劾罢。万历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改吏部。明年入为刑部右侍郎，再迁南京兵部尚书。六年，致仕归。

先是，隆庆末，有锦衣指挥周世臣者，外戚庆云侯裔也。家贫无妻，独与婢荷花儿居。盗入其室，杀世臣去。把总张国维入捕盗，惟荷花儿及仆王奎在，遂谓二人奸弑其主。狱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决。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愤荷花儿弑主，趣志伊速决。志伊终疑之，乃委郎中王三锡、徐一忠同谳。竟无所平反，置极刑。逾数年，获真盗。都人竞称荷花儿冤，流闻禁中。帝大怒，欲重谴大立等。

会给事中周良寅、萧彦复劾之，乃追夺大立职，调一忠、三锡于外。志伊时已知九江府，亦谪知陈州。

志伊，吴江人。进士，终广西右参政。历官有声。

潘季驯，字时良，乌程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九江推官。擢御史，巡抚广东。行均平里甲法，广人大便。临代去，疏请饬后至者守其法，帝从之。进大理丞。

四十四年，由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与硃衡共开新河，加右副都御史。

隆庆四年，河决邳州、睢宁。起故官，再理河道，塞决口。明年，工竣，坐驱运船入新溜漂没多，为勘河给事中雒遵劾罢。

万历四年夏，再起官，巡抚江西。明年冬，召为刑部右侍郎。是时，河决崔镇，黄水北流，清河口淤淀，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坏，淮、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忧。河漕尚书吴桂芳议复老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欲塞决口，束水归漕，两人议不合。会桂芳卒，六年夏，命季驯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驯以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广必不能如今河，议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遂条上六事，诏如议。

明年冬，两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进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季驯初至河上，历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势。旧黄河上流，自新集经赵家圈、萧县，出徐州小浮桥，极深广。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浅，迁徙不常，曹、单、丰、沛常苦昏垫。上疏请复故河。给事中王道成以方筑崔镇高堰，役难并举。河南抚按亦陈三难，乃止。迁南京兵部尚书。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

季驯之再起也，以张居正援。居正殁，家属尽幽系，子敬修自缢死。季驯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又以治居正狱太急，宣言居正家属毙狱者已数十人。先是，御史李植、江东之辈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相讦。季驯力右时行、巍，痛诋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驯党庇居正，落职为民。十三年，御史李栋上疏讼曰：“隆庆间，河决崔镇，为运道梗。数年以来，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书功也。’昔先臣宋礼治会通河，至于今是赖，陛下允督臣万恭之请，予之谥廕。今季驯功不在礼下，乃当身存之日，使与编户齿，宁不隳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报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驯罪轻责重。诏俱夺其俸。

其后论荐者不已。

十六年，给事中梅国楼复荐，遂起季驯右都御史，总督河道。自吴桂芳后，河漕皆总理，至是复设专官。明年，黄水暴涨，冲入夏镇，坏田庐，居民多溺死。季驯复筑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季驯凡四奉治河命，前后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下及木石桩埽，综理纤悉，积劳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议者或欲开傅宁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浚周家桥入高、宝诸湖，或欲开寿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张福堤以泄淮口。季驯谓祖陵王气不宜轻泄，而巡抚周寀、陈于陛、巡按高举谓周家桥在祖陵后百里，可疏浚，议不合。都给事中杨其休请允季驯去。归三年卒，年七十五。

万恭，字肃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南京文选主事，历考功郎中。

寿王丧过南京，中贵欲令朝王妃，恭厉声曰：“礼不朝后，况妃乎！”遂止。就迁光禄少卿，入改大理。

四十二年，寇逼通州，帝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协理戎政侍郎喻时不胜任，调之南京，欲代以郑晓、杨顺、葛缙，手诏问徐阶。阶以晓文士，顺、缙匪人，请命吏部推择。帝乃谕尚书严讷越格求之，遂以湖广参政李燧代时，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选兵、议将、练兵车、火器诸事，皆报可。明年，燧罢，众将推恭，恭引疾。及用赵炳然，恭起视事。于是给事中胡应嘉劾恭奸欺。恭奏辩，部议调恭。

诏勿问。恭不自安，力请剧边自效。乃命兼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甫至，寇犯龙须墩，恭伏兵击却之。未几，寇五万骑至朔州川，恭与战老高墓。列车为阵，发火器，寇少却。忽风起，火反焚车，寇复大至。诸将殊死战，寇乃去。事闻，赉银币。巡抚故无旗牌，恭请得之。滨河州县患套寇东掠，岁凿冰以防，恭为筑墙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车法，民大利之。浃岁，以内艰归。

隆庆初，给事中岑用宾等拾遗及恭。吏部尚书杨博议，仍用之边方。暨服阕，恭遂不出。六年春，给事中刘伯燮荐恭异才。会河决邳州，运道大阻，已遣尚书硃衡经理，复命恭以故官总理河道。恭与衡筑长堤，北自磨脐沟迄邳州直河，南自离林迄宿迁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费帑金三万，六十日而成。高、宝诸河，夏秋泛滥，岁议增堤，而水益涨。恭缘堤建平水闸二十余，以时泄蓄，专令浚湖，不复增堤，河遂无患。

恭强毅敏达，一时称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职，竟罢归。家居垂二十年卒。孙燝，自有传。

吴桂芳，字子实，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有崔鉴者，年十三，忿父妾凌母，手刃之。桂芳为著论拟赦。尚书闻渊曰：“此董仲舒《春秋》断狱，柳子厚《复雠议》也。鉴遂得宥。及渊入吏部，欲任以言职。会闻继母病，遽请归，留之不可。起补礼部，历迁扬州知府。御倭有功，迁俸一级。又建议增筑外城。扬有二城，自桂芳始。历浙江左布政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父丧归。

起故官，抚治郧阳。寻进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未任。两广总督张臬以非军旅才被劾罢，部议罢总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

两广群盗河源李亚元、程乡叶丹楼连岁为患，潮州旧倭屯据邹塘。桂芳先讨倭。

以降贼伍端为前驱，官军继进，一日夜克三巢，焚斩四百余人。帝深嘉之，令与南赣提督吴百朋乘胜灭贼。而新倭寇福建省为戚继光所败，流入境。桂芳、百朋会调土、汉兵，乘其初至，急击之。倭惧，悉奔甲子崎沙，夺渔舟入海。暴风起，皆覆溺死。脱者还海丰，副总兵汤克宽擒斩殆尽。因建议海道副使辖东莞以西至琼州，领番夷市舶，更设海防佥事，巡东莞以东至惠潮，专御倭寇。又进讨亚元、丹楼，平之。

降贼王西桥、吴平已抚复叛。西桥掠东莞，败都指挥刘世恩兵，执肇庆同知郭文通以求抚。桂芳擒斩之，进讨平。平初据南澳，为戚继光、俞大猷所败，奔饶平凤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阳江奔安南。桂芳檄安南万宁宣抚司进剿，遣克宽以舟师会之，夹击平万桥山下。乘风纵火，平军死无算，擒斩三百九十余人。参将傅应嘉言平已擒，后复云溺死。福建巡抚汪道昆奏闻，桂芳不肯，曰：“风火交炽时，何以知其必死也？”平党林道乾复窥南澳，时议设参将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险而腴。元时曾设兵戍守，戍兵即据以叛，此御盗生盗也，不如戍柘林便。”从之。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寻改北部。隆庆初，转左，以疾乞归。言官数论荐。

万历三年冬，即家起故官，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明年春，桂芳以淮、扬洪潦奔流，惟云梯关一径入海，致海涌横沙，河流泛溢，而兴、盐、高、宝诸州县所在受灾，请益开草湾及老黄河故道以广入海之路，修筑高邮东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议行。未几，草湾河工告成。是年秋，河决曹县、徐州、桃源，给事中刘铉疏议漕河，语侵桂芳。桂芳疏辩曰：“草湾之开，以高、宝水患冲啮，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复涨也。今山阳以南诸州县，水落布种，斗米四分，则臣斯举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属，臣何与焉。”因请罢。御史邵陛言：“诸臣以河涨归咎草湾，阻任事气，乞策励桂芳，益底厥绩，而诘责河臣傅希挚旷职。”从之。

其明年，希挚议塞崔镇决口，束水归漕，而桂芳欲冲刷成河以为老黄河入海之道。廷议以二人意见不合，改希挚抚陕西，以李世达代。未几，又改世达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诏进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居职如故。未逾月，卒。

寻以高邮湖堤成，赠太子少保。

傅希挚，衡水人。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隆庆末，户部以饷乏议裁山东、河南民兵，希挚争之而止。改总理河道。以茶城淤塞，开梁山以下宁洋山，出右洪口。万历五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已迁户部右侍郎，坐陇右矿贼未靖，论罢。起总督漕运，历南京户、兵二部尚书。召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王宗沐，字新甫，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与同官李攀龙、王世贞辈，以诗文相友善。宗沐尤习吏治。历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洞书院，引诸生讲习其中。

三迁山西右布政使。所部岁祲，宗沐因入觐上疏曰：“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于兹，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命曰‘人市’。宗禄八十五万，累岁缺支，饥疫死者几二百人。夫山西京师右掖，自故关出真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过三日。宣、大之粮虽派各郡，而运本色者皆在太原。饥民一聚，蹂践劫夺，岁供宣、大两镇六十七万饷，谁为之办？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议常裁而为三，所免不过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谓存留者，二镇三关之输也。存留乃反急于起运，是山西终不蒙分毫之宽。此可深念者二也。开疆万山之中，岩阻巉绝，太原民不得至泽、潞，安望就食他所？独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负车运，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寿阳，则价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饥民相聚为盗，招之不可，势必扑杀。小则支库金，大则请内帑。与其发帑以赏杀盗之人，孰若发帑使不为盗？此可深念者四也。近丘富往来诱惑，边民妄传募人耕田不取租税。愚民何知，急不暇择，长边八百余里，谁要之者？彼诱而众，我逃而虚。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请缓征逋赋，留河东新增盐课以给宗禄。寻改广西左布政使，再补山东。

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请开胶莱河。宗沐以其功难成，不足济运，遗书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极陈运军之苦，请亟优恤。又以河决无常，运者终梗，欲复海运，上疏曰：“自会通河开浚以来，海运不讲已久。臣近官山东，尝条斯议。巡抚都御史梁梦龙毅然试之，底绩无壅，而虑者辄苦风波。夫东南之海，天下众水之委也，茫渺无山，趋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龙窟宅。故元人海运多惊，以其起自太仓、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东，引登、莱以泊天津，是谓北海，中多岛屿，可以避风。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龙有往来而无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气与水气相搏，映石而成，石气能达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浅，是其明验。可以佐运河之穷，计无便于此者。”因条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与梦龙俱进秩，赐金币。而南京给事中张焕言：“比闻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预计有此，私令人籴补。夫米可补，人命可补乎？宗沐掩饰视听，非大臣谊。”宗沐疏辩求勘。诏行前议，习海道以备缓急。未几，海运至即墨，扬飓风大作，覆七舟，都给事中贾三近、御史鲍希颜及山东巡抚傅希挚俱言不便，遂寝。时万历元年也。

宗沐以徐、邳俗犷悍，多奸猾，滨海盐徒出没，六安、霍山矿贼窃发，奏设守将。又召豪侠巨室三百余人充义勇，责令捕盗，后多以功给冠带。迁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寻进刑部左侍郎，奉敕阅视宣、大、山西诸镇边务。母丧归。九年，以京察拾遗罢，不叙。居家十余年卒。赠刑部尚书。天启初，追谥襄裕。

子士崧、士琦、士昌，从子士性，皆进士。士崧官刑部主事。士琦历重庆知府。

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承总督邢玠檄至松坎抚定之。遂进兵备副使，治其地。寻以山东参政监军朝鲜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应龙复叛，降湖广右参政。历山东右布政使，佐余宗浚封顺义王，进秩赐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被劾拟调。未几卒。

士昌由龙谿知县擢兵科给事中。寇犯固原、甘肃，方议诸将罪，而延绥两以捷闻。兵部请告庙宣捷，士昌奏止之。改礼科。矿税兴，疏言：“近日御题黄纛，遍布关津；圣旨硃牌，委亵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

且税以店名，无异北齐之市肆；官从内遣，何啻西苑之斜封！”不报。二十九年，帝将册立东宫，而故缓其期。士昌偕同官杨天民极谏，谪贵州镇远典史。屡迁大理右丞署事，与张问达共定张差狱。旋进右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归卒。

士性，字恒叔，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首陈天下大计，言朝廷要务二，曰亲章奏，节财用；官司要务三，曰有司文网，督学科条，王官考核；兵戎要务四，曰中州武备，晋地要害，北寇机宜，辽左战功。疏凡数千言，深切时弊，多议行。

诏制鰲山灯，未几，慈宁宫火，士性请停前诏，帝纳之。杨巍议黜丁此吕，士性劾巍阿辅臣申时行，时行纳巍邪媚，皆失大臣谊。寝不行。时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专取容身缄默，缓急不足恃者。请召还沈思孝、吴中行、艾穆、邹元标、黄道瞻、蔡时鼎、闻道立、顾宪成、孙如法、姜应麟、马应图、王德新、卢洪春、彭遵古、诸寿贤、顾允成等。忤旨，不报。迁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历太仆少卿。河南缺巡抚，廷推首王国，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辞，言资望不及国。帝疑其矫，且谓国实使之，遂出国于外，调士性南京。久之，就迁鸿胪卿，卒。

刘东星，字子明，沁水人。隆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大学士高拱摄吏部，以非时考察，谪蒲城县丞。徙卢氏知县，累迁湖广左布政使。万历二十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时朝鲜以倭难告。王师调集，悉会天津，而天津、静海、沧州、河间皆被灾。东星请漕米十万石平粜，民乃济。召为左副都御史。进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请侍养归，濒行而父卒。

二十六年，河决单之黄堌，运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漕。

初，尚书潘季驯议开黄河上流，循商、虞而下，历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桥，即元贾鲁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费巨未果。东星即其地开浚。起曲里铺至三仙台，抵小浮桥。

又浚漕渠自徐、邳至宿。计五阅月工竣，费仅十万。诏嘉其绩，进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渠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奉开泇河。泇界滕、峄间，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总督翁大立首议开浚，后尚书硃衡、都御史傅希挚复言之。朝廷数遣官行视，乞无成画。河臣舒应龙尝凿韩庄，工亦中辍。东星力任其役。初议费百二十万，及工起，费止七万，而渠已成十之三。会有疾，求去。屡旨慰留。卒官。

后李化龙循其遗迹，与李三才共成之，漕永便焉。

东星性俭约。历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天启初，谥庄靖。

胡瓚，字伯玉，桐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闸，驻济宁。泗水所注，瓚修金口坝遏之。造舟汶上，为桥于宁阳，民不病涉。河决黄堌，瓚忧之。会刘东星来总河漕，瓚与往复论难。谓黄堌不杜，势且易黄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运万千有奇之艘，使及期飞渡？赞东星浚贾鲁河故道，益治汶、泗间泉数百。寻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瓚治泉，一夫浚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赏罚之。冬则养其余力，不征于官。以疏浚运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璃河桥。三年桥成，省费七万有奇。累官江西左参政。予告归，久之卒。

徐贞明，字孺东，贵溪人。父九思，见《循吏传》。贞明举隆庆五年进士。知浙江山阴县，敏而有惠。万历三年，征为工科给事中。会御史傅应祯获罪，贞明入狱调护，坐贬太平府知事。十三年，累迁尚宝司丞。初，贞明为给事中，上水利、军班二议，谓：

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

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盖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今顺天、真定、河间诸郡，桑麻之区，半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于猫儿一湾，欲其不泛滥而壅塞，势不能也。今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滦州抵沧州、庆云，地皆萑苇，土实膏腴。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艺，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良田也。宜特简宪臣，假以事权，毋阻浮议，需以岁月，不取近功。或抚穷民而给其牛种，或任富室而缓其征科，或选择健卒分建屯营，或招徠南人许其占籍。俟有成绩，次及河南、山东、陕西。庶东南转漕可减，西北储蓄常充，国计永无绌矣。

其议军班则言：

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今数千里勾军，离其骨肉。而军壮出于户丁，帮解出于里甲，每军不下百金。而军非土著，志不久安，辄赂卫官求归。卫官利其赂，且可以冒饷也，因而纵之。是困东南之民，而实无补于军政也。宜仿匠班例，军户应出军者，岁征其钱，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

事皆下所司。兵部尚书谭纶言勾军之制不可废。工部尚书郭朝宾则以水田劳民，请俟异日。事遂寝。及贞明被谪，至潞河，终以前议可行，乃著《潞水客谈》以毕其说。其略曰：

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旸时若，庶乐岁无饥，此可常恃哉？惟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国家之全盛，独待哺于东南，岂计之得哉？水利兴则余粮栖亩皆仓庾之积，利二。东南转输，其费数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久则蠲租之诏可下，东南民力庶几稍苏，利三。西北无沟洫，故河水横流，而民居多没。修复水田，则可分河流，杀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旷，寇骑得以长驱。若沟洫尽举，则田野皆金汤，利五。

游民轻去乡土，易于为乱。水利兴则业农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归，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则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使田垦而民聚，则赋增而北徭可减，利八。沿边诸镇有积贮，转输不烦，利九。天下浮户依富家为佃客者何限，募之为农而简之为兵，屯政无不举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举则兵自足，可以省远募之费，苏班戍之劳，停摄勾之苦，利十一。宗禄浩繁，势将难继。今自中尉以下，量禄之田，使自食其土，为长子孙计，则宗禄可减，利十二。修复水利，则仿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养民之政渐可举行，利十三。民与地均，可仿古比闾族党之制，而教化渐兴，风俗自美，利十四也。

谭纶见而美之曰：“我历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而顺天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行之蓟州、永平、丰润、玉田，皆有效。及是贞明还朝，御史苏瓚、徐待力言其说可行，而给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论荐，帝乃进贞明少卿，赐之敕，令往会抚按诸臣勘议。

时瓚方奉命巡关，复献议曰：“治水与垦田相济，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垦者。畿辅为患之水莫如卢沟、滹沱二河。卢沟发源于桑乾，滹沱发源于泰戏，源远流长。

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桥、白洋诸淀，大者广围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当夏秋淫潦，膏腴变为泻卤，菽麦化为萑苇，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浚河以决水之壅，疏渠以杀淀之势，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并下贞明。

贞明乃躬历京东州县，相原隰，度土宜，周览水泉分合，条列事宜以上。户部尚书毕锵等力赞之，因采贞明疏，议为六事：请郡县有司以垦田勤惰为殿最，听贞明举劾；地宜稻者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责其成；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十；能垦田百亩以上，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旱潦则免；郡县民壮，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垦田则募专工。帝悉从之。其年九月，遂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有司挠者劾治。

贞明先诣永平，募南人为倡。至明年二月，已垦至三万九千余亩。又遍历诸河，穷源竟委，将大行疏浚。而奄人、勋戚之占闲田为业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也，争言不便，为蜚语闻于帝。帝惑之。三月，阁臣申时行等以风霾陈时政，力言其利。

帝意终不释。御史王之栋，畿辅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陈开滹沱不便者十二。

帝乃召见时行等，谕令停役。时行等请罢开河，专事垦田。已，工部议之栋疏，亦如阁臣言。帝卒罢之，而欲追罪建议者，用阁臣言而止。贞明乃还故官。寻乞假归。

十八年卒。

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京东水田实百世利，事初兴而即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初议时，吴人伍袁萃谓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无太尽耶？”贞明问故。袁萃曰：“北人惧东南漕储派于西北，烦言必起矣。”贞明默然。已而之栋竟劾奏如袁萃言。

袁萃，字圣起，吴县人。举万历五年会试。又三年释褐，授贵溪知县。擢兵部主事，进员外郎，署职方事。李成梁子如桢求为锦衣大帅，袁萃力争，寝之。出为浙江提学佥事。巡抚牒数十人寄学，立却还之。历广东海北道副使。中官李敬辖珠池，其参随擅杀人，袁萃捕论如法。请告归。所撰《林居漫录》、《弹园杂志》多贬斥当世公卿大夫，而于李三才、于玉立尤甚云。

赞曰：事功之难立也，始则群疑朋兴，继而忌口交铄，此劳臣任事者所为腐心也。盛应期诸人治漕营田，所规画为军国久远大计，其奏效或在数十年后。而当其时浮议滋起，或以辍役，或以罢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功。故曰：“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信夫！

## 列传第一百十二

严清 宋纁） 陆光祖 孙鑨（子如法） 陈有年 孙丕扬 蔡国珍杨时乔

严清，字公直，云南后卫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除富顺知县。公廉恤民，治声大起。忧归，补邯郸。入为工部主事，历郎中。董作京师外城，修九陵，吏无所侵牟，工成加俸。连丁内外艰。服除，补兵部，擢保定知府。故事，岁籍民充京师库役，清罢之。振荒弭盗，人以比前守吴岳。历迁易州副使，陕西参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并以清望，荐章十余上。隆庆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惮其风采，相率厉名行，少墨败者。郡县卒岁团操成都，清罢之。番人入贡，裁为定额。痛绝强宗悍吏，毁者亦众。陕西贼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纵寇。大学士赵贞吉言：“贼起郧、陕，贻害川徼，即有罪，当罪守土臣，不宜专责巡抚。臣蜀人，深知清约己爱人，省事任怨。今蜀地岁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弃之！任事臣欲为国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论者不察，动以深文求之。顷海瑞既去，若清复罢，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弹击，惟全躯保位为得计矣。”

疏奏，不允，命解官听调。清遂不出。

万历二年，起抚山西。未赴，改贵州。历两京大理卿，三迁刑部尚书。张居正当国，尚书不附丽者独清。居正既卒，籍冯保家，得廷臣馈遗籍，独无清名，神宗深重焉。会吏部尚书梁梦龙罢，即以清代。日讨故实，辨官材，自丞佐下皆亲署，无一幸进者。中外师其廉俭，书问几绝。甫半岁，得疾归。帝数问阁臣：“严尚书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书，用杨博故事，特诏起补。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肃。

清初拜尚书，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带以朝。或嘲之曰：“公释褐时，七品玳瑁带犹在耶？”清笑而已。

宋纁，字伯敬，商丘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永平推官。擢御史，出视西关，按应天诸府。隆庆改元，再按山西。俺答陷石州，将士捕七十七人，当斩。纁讯得其诬，释者殆半。静乐民李良雨化为女，纁言此阳衰阴盛之象，宜进君子退小人，以挽气运。帝嘉纳之。擢顺天府丞，寻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核缺伍，汰冗兵，罢诸道援兵防御，省饷无算。

万历初，与张居正不合，引疾归。居正卒，廷臣交荐，以故官抚保定。获鹿诸县饥，先振后以闻。帝以近畿宜俟命，令灾重及地远者便宜振贷，馀俱奏闻。寻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召还部，进左，改督仓场。请减额解赎银，民壮弓兵诸役已裁者，勿征民间工食。十四年，迁户部尚书。民壮工食已减半，复有请尽蠲者，纁因并历日诸费奏裁之。有司征赋惧缺额，鞭挞取盈，纁请有司考成，视灾伤为上下。山西连岁荒，赖社仓获济，纁请推行天下，以纸赎为籴本，不足则劝富人，或令民输粟给冠带。又言：“边储大计，最重屯田、盐策。近诸边年例银增至三百六十一万，视弘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商人垦荒中盐。”帝皆称善。圣节赏赉，诏取部帑银二十万两，纁执奏，不从。潞王将之国，复取银三十万两市珠宝，纁亦力争，乃减三之一。故事，金花银岁进百万两，帝即位之六年，增二十万，遂以为常。纁三请停加额，终不许。

纁为户部五年，值四方多灾。为酌盈虚，筹缓急，奏报无需时，上下赖之。而都御史吴时来以吏部尚书杨巍年老求去，忌纁名出己上，两疏劾，纁因杜门乞休，帝不许。及巍去，卒以纁代之。巍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辄请命政府。纁绝请寄，奖廉抑贪，罪黠吏百余人，于执政一无所关白。会文选员外郎缺官，纁拟起邹元标。奏不下，再疏趣之。大学士申时行遂拟旨切责，斥元标南京。顷之，以序班盛名昭注官有误，时行劾奏之。序班刘文润迁詹事府录事，时行又劾文润由输粟进，不当任清秩。时殿阁中书无不以赀进者，时行独争一录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

福建佥事李琯言：“时行庇巡抚秦燿，而纁议罢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议用之。以故假小事齮龁，使不得安其位。”帝不纳琯言，亦不允纁请。无何，纁卒官。诏赠太子太保，谥庄敬。

纁凝重有识，议事不苟。石星代为户部，尝语纁曰：“某郡有奇羡，可济国需。”

纁曰：“朝廷钱谷，宁蓄久不用，勿使搜括无余。主上知物力充羡，则侈心生矣。”

星怃然。有郎言漕粮宜改折，纁曰：“太仓之储，宁红腐不可匮绌，一旦不继，何所措手？”中外陈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辄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称帝宽大，纁愀然曰：“言官极论得失，要使人主动心；纵罪及言官，上意犹有所儆省。概置勿问，则如痿痹不可疗矣。”后果如其言。

陆光祖，字与绳，平湖人。祖淞，父杲，皆进士。淞，光禄卿。杲，刑部主事。

光祖年十七，与父同举于乡。寻登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浚县知县。兵部尚书赵锦檄畿辅民筑塞垣，光祖言不便。锦怒，劾之。光祖言于巡抚，请输雇值，民乃安。

郡王夺民产，光祖裁以法。

迁南京礼部主事，请急归。补祠祭主事，历仪制郎中。严讷为尚书，雅重光祖，议无不行。及讷改吏部，调光祖验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张瀚、方逢时、王一鹗挂物议，力雪之。既而改文选，益务汲引人才，登进耆硕几尽。又破格擢廉能吏王化、江东、邵元善、张泽、李珙、郭文通、蔡琮、陈永、谢侃。或由乡举贡士，或起自书吏。由是下僚竞劝，讷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左侍郎硃衡衔光祖，有后言，御史孙丕扬遂以专擅劾光祖。时已迁太常少卿，坐落职闲住。

大学士高拱掌吏部，谋倾徐阶。阶宾客皆避匿，光祖独为排解。及拱罢，杨博代为吏部，义之，特起南京太仆少卿。未上，擢本寺卿。又就进大理卿。半道丁父艰。万历五年，起故官。张居正以夺情杖言者，光祖遗书规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将中以危祸，光祖时入为大理卿，力解得免。居正与光祖同年相善，欲援为助，光祖无诡随。及迁工部右侍郎，以议漕粮改折忏居正，御史张一鲲论之，光祖遽引归。

十一年冬，荐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召为吏部。悉引居正所摈老成人，布九列。李植、江东之力求居正罪，光祖言居正辅翼功不可泯，与言路左。植辈以丁此吕故攻尚书杨巍，光祖右巍诋言者。言者遂群攻光祖，乃由左侍郎出为南京工部尚书。御史周之翰劾光祖附宗人炳得清华，帝不问。御史杨有仁遂劾光祖受赇请属，巍力保持之，事得寝，光祖竟引疾去。

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尚书，就改吏部。率同官劾东厂太监张鲸，且乞宥李沂。

已，言国本未定，由鲸构谋，请除之以安宗社。及帝召还鲸，复率同官极谏。入为刑部尚书。帝尝书其名御屏。吏部尚书宋纁卒，遂用光祖代，而以赵锦代光祖。御史王之栋言二人不当用。帝怒，贬之栋杂职。时部权为内阁所夺，纁力矫之，遂遭挫，光祖不为慑。尝以事与大学士申时行迕。时行不悦，光祖卒无所徇。时行谢政，特旨用赵志皋、张位，时行所密荐也。光祖言，辅臣当廷推，不当内降。帝命不为后例。

二十年，大计外吏，给事中李春开、王遵训、何伟、丁应泰，御史刘汝康皆先为外吏，有物议，悉论黜之。又举许孚远、顾宪成等二十二人，时论翕然称焉。顷之，以推用饶伸、万国钦忏旨，文选郎王教以下尽逐。光祖谓事由己，引罪乞休，为郎官祈宥，不许。及会推阁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诏报曰：“卿前请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怀去志。无何，以王时槐、蔡悉、王樵、沈节甫老成魁艾，特推荐之，给事中乔胤遂劾光祖及文选郎邹观光。光祖遂力求去，许驰驿。在籍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庄简。

光祖清强有识，练达朝章。每议大政，一言辄定。初官礼部，将擢尚宝少卿，力让时槐。丕扬劾罢光祖，后再居吏部，推毂之甚力。赵用贤、沈思孝以论此吕事与光祖左，后亦数推挽之。御史蔡时鼎、陈登云尝劾光祖，光祖引登云为知己。时鼎视鹾两淮，以建言罢，商人讦于南刑部，光祖时为尚书，雪其诬，罪妄诉者。人服其量。

孙鑨，字文中。父升，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严嵩枋国，升其门生也，独无所附丽。会南京礼部尚书缺，众不欲行，升独请往。卒，赠太子少保，谥文恪。升尝念父死宸濠之难，终身不书宁字，亦不为人作寿文。居官不言人过，时称笃行君子。四子，鑨、铤、錝、鑛。铤，南京礼部右侍郎。錝，太仆卿。鑛自有传。

鑨举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武库主事。历武选郎中，尚书杨博深器之。世宗斋居二十年，谏者辄获罪。鑨请朝群臣，且力诋近幸方士，引赵高、林灵素为喻。中贵匿不以闻，鑨遂引疾归。隆庆元年，起南京文选郎中。万历初，累迁光禄卿。引疾归。里居十年，坐卧一小楼，宾客罕见其面。起故官，进大理卿。都御史吴时来议律例，多纰盭，鑨力争之。帝悉从驳议。历南京吏部尚书，寻改兵部，参赞机务。

命甫下，会陆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召为吏部尚书。

吏部自宋纁及光祖为政，权始归部。至鑨，守益坚。故事，冢宰与阁臣遇不避道，后率引避。光祖争之，乃复故。然阴戒驺人异道行，至鑨益径直。张位等不能平，因欲夺其权。建议大僚缺，九卿各举一人，类奏以听上裁，用杜专擅。鑨言：“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类奏启幸途，非制。”

给事中史孟麟亦言之。诏卒如位议。自是吏部权又渐散之九卿矣。

二十一年，大计京朝官，力杜请谒。文选员外郎吕胤昌，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赵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贬黜殆尽，大学士赵志皋弟预焉。由是执政皆不悦。王锡爵方以首辅还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无憾。会言官以拾遗论劾稽勋员外郎虞淳熙、职方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

鑨议谪黄，留淳熙、于廷。诏黄方赞画军务，亦留之。给事中刘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当议留，乃下严旨责部臣专权结党。鑨言：“淳熙，臣乡人，安贫好学。于廷力任西事，尚书石星极言其才。今宁夏方平，臣不敢以功为罪。且既名议覆，不嫌异同。若知其无罪，以谏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谊不忍为也。”帝以鑨不引罪，夺其俸，贬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罢。

鑨遂乞休，且白南星无罪。左都御史李世达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独被谴，亦为南星、淳熙等讼。帝皆不听。于是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张纳升、贾严，助教薛敷教交章讼南星冤，而泰来词尤切，其略曰：臣尝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张居正以夺情故，用御史硃琏谋，借星变计吏，箝制众口。署部事方逢时、考功郎中刘世亨依违其间。如蔡文范、习孔教辈并挂察籍，不为众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国光唯诺惟谨，考功郎中孙惟清与吏科秦耀谋尽锢建言诸臣吴中行等。今辅臣赵志皋、张位、抚臣赵世卿亦挂名南北京察，公论冤之。丁亥，御史王国力折给事中杨廷相、同官马允登之邪议。而尚书杨巍素性模棱，考功郎徐一槚立调停之画。泾、渭失辩，亦为时议所议。独今春之役，旁咨博采，核实称情，邪谄尽屏，贪墨必汰；乃至鑨割渭阳之情，南星忍秦、晋之好，公正无逾此者。元辅锡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计典。今其亲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专权结党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议留一二庶僚为结党，则两都大僚被拾遗者二十有二人，而阁臣议留者六，詹事刘虞夔以锡爵门生而留，独可谓之非党耶？且部权归阁，自高拱兼摄以来，已非一日。尚书自张瀚、严清而外，选郎自孙鑛、陈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于杨巍，至刘希孟、谢廷寀而扫地尽矣。尚书宋纁稍欲振之，卒为故辅申时行齮龁以死。尚书陆光祖、文选郎王教、考功郎邹观光矢志澄清，辅臣王家屏虚怀以听，铨叙渐清。乃时行身虽还里，机伏垣墙，授意内榼张诚、田义及言路私人，教、观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遗以激圣怒，是内榼与阁臣表里，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

疏入，帝怒，谪孔兼、泰来等。世达又抗疏论救，帝怒，尽斥南星、淳熙、于廷黄为民。鑨乃上疏言：“吏部虽以用人为职，然进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权固有在，非臣部得专也。今以留二庶僚为专权，则无往非专矣；以留二司属为结党，则无往非党矣。如避专权结党之嫌，畏缩选忄耎，使铨职之轻自臣始，臣之大罪也。

臣任使不效，徒洁身而去，俾专权结党之说终不明于当时，后来者且以臣为戒，又大罪也。”固请赐骸骨，仍不允。鑨遂杜门称疾。疏累上，帝犹温旨慰留，赐羊豕、酒酱、米物，且敕侍郎蔡国珍暂署选事，以需鑨起。鑨坚卧三月，疏至十上，乃许乘传归。居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清简。

鑨尝曰：“大臣不合，惟当引去。否则有职业在，谨自守足矣。”其志节如此。

子如法，官刑部主事。以谏阻郑贵妃进封，贬潮阳典史。久之，移疾归。廷臣累荐，悉报寝。卒，赠光禄少卿。

陈有年，字登之，余姚人。父克宅，字即卿，正德九年进士。嘉靖中官御史。

哭争“大礼”，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项曰：“奈何先去为人望？”其人愧而止。

俄系狱廷杖。获释，先后按贵州、河南，多所弹劾。吏部尚书廖纪姻为所劾罢，恶之，出为松潘副使。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都匀苗王阿向作乱，据凯口囤。

克宅与总兵官杨仁攻斩阿向。论功，进秩。旋移抚苏、松。既行，而阿向党复叛，坐罢官候勘。巡抚汪珊讨平贼，推功克宅。克宅已卒，乃赐恤典。

有年举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历验封郎中。万历元年，成国公硃希忠卒，其弟锦衣都督希孝贿中官冯保援张懋例乞赠王，大学士张居正主之。

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殁，公赠王，侯赠公，子孙袭者，生死止本爵。

懋赠王，廷议不可，即希忠父辅亦言之。后竟赠，非制。且希忠无勋伐，岂当滥宠。”

左侍郎刘光济署部事，受指居正，为删易其稿。有年力争，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怿，有年即日谢病去。

十二年起稽勋郎中，历考功、文选，谢绝请寄。除目下，中外皆服。迁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尚方所需陶器，多奇巧难成，后有诏许量减，既而如故。有年引诏旨请，不从。内阁申时行等固争，乃免十之三。南畿、浙江大祲，诏禁邻境闭籴，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众。而江西亦岁俭，群乞有年禁遏。有年疏陈济急六事，中请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南京御史方万山劾有年违诏。帝怒，夺职归。荐起督操江，累迁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尚书孙鑨、左侍郎罗万化皆乡里，有年力引避，朝议不许。

寻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与吏部尚书温纯共典京察，所黜咸当。

未几，遂代纯位。其秋，鑨谢事，召拜吏部尚书。止宿公署中，见宾则于待漏所。

引用僚属，极一时选。明年，王锡爵将谢政，廷推阁臣，诏无拘资品。有年适在告，侍郎赵参鲁、盛讷、文选郎顾宪成往咨之，列故大学士王家屏、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鑨、礼部尚书沈一贯、左都御史孙丕扬、吏部侍郎邓以赞、少詹事冯琦七人名上。盖鑨丕扬非翰林，为不拘资，琦四品，为不拘品也。家屏以争国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尚书、左都御史非故事，严旨责让。谓：“不拘资品乃昔年陆光祖自为内阁地。今推鑨、丕扬，显属徇私。前吏部尝两推阁臣，可具录姓名以上。”于是备列沈鲤、李世达、罗万化、陈于陛、赵用贤、硃赓、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邓以竖等。而世达故左都御史也，帝复不悦。谓：“诏旨不许推都御史，何复及世达。家屏旧辅臣，不当擅议起用。”乃用命于陛、一贯入阁，而谪宪成及员外郎黄缙、王同休，主事章嘉祯、黄中色为杂职。锡爵首疏救，有年及参鲁等疏继之，帝并不纳。赵志皋张位亦佯为言。而二人者故不由廷推，因谓：“辅臣当出特简，廷推由陆光祖交通言路为之，不可为法。”帝喜。隆旨再谯责，遂免缙等贬谪，但停俸一年。给事中卢明诹疏救宪成。帝怒，贬明诹秩，斥宪成为民。

有年抗疏言：“阁臣廷推，其来旧矣。曩杨巍秉铨，臣署文选，廷推阁臣六人，今元辅锡爵即是年所推也。臣邑前有两阁臣，弘治时谢迁，嘉靖时吕本，并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闻渊则以吏部尚书居首。是廷推与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创也。

至不拘资品，自出圣谕，臣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得疏，以其词直，温旨慰答。有年自是累疏称疾乞罢。帝犹慰留，赉食物、羊酒。有年请益力。最后，以身虽退，遗贤不可不录，力请帝起废。帝报闻。有年遂杜门不出。数月中，疏十四上。

乃予告，乘传归。归装，书一箧，衣一笥而已。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有八。四月诏起南京右都御史，而有年已前卒。赠太子太保，谥恭介。

故事，吏部尚书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滽掌都察院，杨博、严清掌兵部，皆用原衔领之。南京兵部尚书杨成起掌南院，亦领以故衔。有年以右都御史起，盖帝欲用之，而政府阴抑之也。有年风节高天下。两世朊仕，无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

其归自江西，故庐火，乃僦一楼居妻孥，而身栖僧舍。其刻苦如此。

孙丕扬，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历按畿辅、淮、扬，矫然有风裁。隆庆中，擢大理丞。以尝劾高拱，拱门生给事中程文诬劾丕扬，落职候勘。拱罢，事白，起故官。

万历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守诸府。以严为治，属吏皆惴惴。按行关隘，增置敌楼三百余所，筑边墙万余丈。录功，进右副都御史。中官冯保家在畿内，张居正属为建坊，丕扬拒不应。知二人必怒，五年春引疾归。

其冬大计京官，言路希居正指劾之。诏起官时，调南京用。御史按陕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讽西安知府罗织其赃。知府遣吏报御史，吏为虎噬。及再报，则居正已死，事乃解。起应天府尹。召拜大理卿，进户部右侍郎。

十五年，河北大饥。丕扬乡邑及邻县蒲城、同官至采石为食。丕扬伤之，进石数升于帝，因言：“今海内困加派，其穷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宽赋节用，罢额外徵派有诸不急务，损上益下，以培苍生大命。”帝感其言，颇有所减罢。

寻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归。召拜刑部尚书。丕扬以狱多滞囚，由公移牵制。议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狱上刑部，次日即详谳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刑部，自是囚无淹系。寻奏：“五岁方恤刑，恐冤狱无所诉。请敕天下抚按，方春时和，令监司按行州县，大录系囚，按察使则录会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抚按以达于朝，期毋过夏月。轻者立遣，重者仍听部裁，岁以为常。”帝报从之。已，条上省刑省罚各三十二事。帝称善，优诏褒纳。自是刑狱大减。有内坚杀人，逃匿禁中。丕扬奏捕，卒论戍。改左都御史。陈台规三事，请专掌印、重巡方、久巡城，著为令。已，又言：“闾阎民瘼非郡邑莫济，郡邑吏治非抚按监司莫清。抚按监司风化，非部院莫饬。请立约束颁天下，奖廉抑贪，共励官箴。”帝咸优诏报许。

二十二年，拜吏部尚书。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

乃创为掣签法，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二十三年，大计外吏。九江知府沈铁尝为衡州同知，发巡抚秦耀罪，江西提学佥事马犹龙尝为刑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赃贿，遂为庇者所恶。考功郎蒋时馨黜之，丕扬不能察。及时馨为赵文炳所劾，丕扬力与辨雪。谓衅由丁此吕，此吕坐逮。丕扬又力诋沈思孝，于是思孝及员外郎岳元声连章讦丕扬。丕扬请去甚力。其冬，帝以军政故，贬两京言官三十余人。丕扬犹在告，偕九卿力谏，弗纳。

已而帝恶大学士陈于陛论救，谪诸言官边方。丕扬等复抗疏谏，帝益怒，尽除其名。

初，帝虽以夙望用丕扬，然不甚委信。有所推举，率用其次。数请起废，辄报罢。丕扬以志不行，已怀去志，及是杜门逾半岁。疏十三上，多不报。至四月，温谕勉留，乃复起视事。主事赵学仕者，大学士志皋族弟也，坐事议调，文选郎唐伯元辄注饶州通判。俄学仕复以前事被讦，给事中刘道亨因劾吏部附势，语侵丕扬。

博士周献臣有所陈论，亦颇侵之。丕扬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献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复三疏乞休。最后贻书大学士张位，恳其拟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扬闻，则大恚，谓位逐己，上疏诋位及道亨、孔教、献臣、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扬。

位亦疏辩求退，帝复诏慰留，而位同官陈于陛、沈一贯亦为位解。丕扬再被责让，许驰传去。

久之，起南京吏部尚书，辞不就。及吏部尚书李戴免，帝艰其代，以侍郎杨时乔摄之。时乔数请简用尚书。帝终念丕扬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屡辞，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三十八年大计外吏，黜陟咸当。又奏举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张亻思等二十余人，诏不次擢用。

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飐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飐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硃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飐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继芳巡按浙江，有伪为其书抵绍徽、国缙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斩断，吾辈可以得志”。

福清谓叶向高，耀州谓王国、王图，富平即丕扬也。国时巡抚保定，图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与丕扬皆秦人，故曰“秦脉”。盖小人设为挑激语，以害继芳辈，而其书乃达之丕扬所。丕扬不为意。会御史金明时居官不职，虑京察见斥，先上疏力攻图，并诋御史史记事、徐缙芳，谓为图心腹。及图、缙芳疏辩，明时再劾之，因及继芳伪书事。国缙疑书出缙芳及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手，因目为“五鬼”；五人皆选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当是时，诸人日事攻击，议论纷呶，帝一无所问，则益植党求胜，朝端哄然。

及明年三月，大计京官。丕扬与侍郎萧云举、副都御史许弘纲领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光京、协理御史乔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扬、徐大化，故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蔚，主事郑振先、张嘉言及宾尹、天飐、国缙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绍徽、应甲于外。群情翕服，而诸不得志者深衔之。当计典之初举也，兆京谓明时将出疏要挟，以激丕扬。丕扬果怒，先期止明时过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议罪，而明时辩疏复犯御讳。帝怒，褫其职。

其党大哗。谓明时未尝要挟兆京，只以劾图一疏实之，为图报复。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扬，为宾尹、大化、国缙、绍徽、应甲、嘉言辨。时部院察疏犹未下，丕扬奏趣之，因发聚奎前知绩溪、吴江时贪虐状。帝方向丕扬，亦褫聚奎职。由是党人益愤，谓丕扬果以伪书故斥绍徽、国缙，且二人与应甲尝攻三才、元翰，故代为修隙，议论汹汹。弘纲闻而畏之。累请发察疏，亦若以丕扬为过当者。党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扬。礼部主事丁元荐甫入朝，虑察疏终寝，抗章责弘纲，因尽发昆、宣党构谋状。于是一桂、继芳、永春、光魁、宗文争击元荐，为明时等讼冤。赖向高调获，至五月察疏乃下。给事中彭惟成、南京给事中高节，御史王万祚、曾成易犹攻讦不已。丕扬以人言纷至，亦屡疏求去，优诏勉留。先是，杨时乔掌察，斥科道钱梦皋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扬亦奏黜之，群情益快。

丕场以白首趋朝，非荐贤无以报国。先后推毂林居耆硕，若沈鲤、吕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冯从吾、于玉立、高攀龙、刘元珍、庞时雍、姜士昌、范涞、欧阳东凤辈。帝雅意不用旧人，悉寝不报。丕扬又请起故御史钱一本等十三人，故给事中钟羽正等十五人，亦报罢。丕扬齿虽迈，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丕扬乞去不已，疏复二十余上。既不得请，则于明年二月拜疏径归。向高闻之，急言于上。诏令乘传，且敕所司存问。既而丕扬疏谢，因陈时政四事，帝复优诏报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赠太保。天启初，追谥恭介。

蔡国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乡人严嵩当国，欲罗致门下。

国珍不应，乞就南，为刑部主事。盗七十余人久系，谳得其情，减释过半。就改吏部，进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以侍养归。遭母丧。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张居正既卒，朝议大起废籍。万历十一年，仍以故官莅福建。迁湖广右参政，分守辰沅。洞蛮乱，将吏议剿，国珍檄谕之，遂定。历浙江左布政使，以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召为左副都御史，历吏部左、右侍郎，与尚书孙鑨、陈有年综核铨政。

擢南京吏部尚书。

二十四年闰八月，孙丕扬去国，帝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

阁臣及言官数为言，明年二月，始命国珍为吏部尚书。三殿灾，率诸臣请修省。旋有诏起废。国珍列三等，人品正大、心术光明者，文选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录、过无可弃者，给事中乔允等三十三人；因人诖误、衅非己作者，给事中耿随龙等三十六人，并请录用。竟报寝。明年三月，倡廷臣诣文华门请举皇长子册立、冠婚，言必得请方退。帝遣中官谕曰：“此大典，稍需时耳，何相挟若是！”乃顿首出。给事中戴士衡劾文选郎白所知赃私，国珍为辨，且求罢。帝不听，除所知名。

御史况上进因谕国珍八罪。帝察其诬，不问。国珍遂称疾，累疏乞休。先是，丕扬坐忤张位去官，位欲援同己者为助，以国珍乡人，汲引甚力。及秉铨，一守成宪，不为位用。位恶之，国珍乃怀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贬黜诸郎二十二人。国珍求去益力，许乘传归。

初，杨巍为吏部，与内阁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陆光祖力与阁抗，权虽归部，身不容，故自纁至国珍卒未浃岁去，惟丕扬阅二年。时咸议阁臣怯，而惜纟熏等用未竟也。国珍素以学行称，风力不及孙鑨、陈有年，而清操似之，均为时望所属。家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恭靖。杨时乔，字宜迁，上饶人。

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工部主事。榷税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输之有司，无所预。

隆庆元年冬，上时政要务，言：“几之当慎者三，以日勤朝讲为修德之几，亲裁章奏为出令之几，听言能断为图事之几。弊之最重者九：曰治体怠弛，曰法令数易，曰赏罚无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滥，曰庄田扰民，曰习俗侈靡，曰士气卑弱，曰议论虚浮。势之偏重者三：宦寺难制也，宗禄难继也，边备难振也。”疏入，帝褒纳，中外传诵焉。

擢礼部员外郎，迁南京尚宝丞。万历初，以养亲去。服除，起南京太仆丞，复迁尚宝。移疾归。时乔雅无意荣进，再起再告。阅十七年始荐起尚宝卿，四迁南京太常卿。疏请议建文帝谥，祠礼死节诸臣。就迁通政使。秩满，连章乞休，不允。

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时李戴已致仕，时乔至即署部事。绝请谒，谢交游，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门。及大计京朝官，首辅沈一贯欲庇其所私，惮时乔方正，将令兵部尚书萧大亨主之，次辅沈鲤不可而止。时乔乃与都御史温纯力锄政府私人。

若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于永清辈，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给事中钟兆斗于外。一贯大愠，密言于帝，留察疏不下。梦皋亦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谓主察者为正域驱除。帝意果动，特留梦皋；已，尽留科道之被察者，而严旨责时乔等报复。

时乔等惶恐奏辨，请罢斥，帝不问。梦皋既留，遂合兆斗累疏攻纯，并侵时乔。时乔求去。已而员外郎贺灿然请斥被察科道，亦诋纯挟权斗捷，顾独称时乔。又言：“陛下睿断躬操，非阁臣所能窃弄”，意盖为一贯解。时乔以与纯共事，复疏请贬黜，不报。及纯去，梦皋、兆斗亦引归。帝复降旨谯让，谓“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揣疑君父，诬诋辅臣”。因责诸臣朋比，令时乔策励供职，而尽斥灿然及刘元珍、庞时雍辈。时乔叹曰：“主察者逐，争察者亦窜矣，尚可靦颜居此乎？”

九疏引疾，竟不得请。时中外缺官多不补，而群臣省亲养病给假，及建言诖误被谴者，充满林下，率不获召。时乔乃备列三百余人，三疏请录用。三十四年，皇长孙生，有诏起废，时乔复列上迁谪邹元标等九十六人，削籍范俊等一百十人。帝卒不省。

明年，大计外吏。时乔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数日，帝忽命户部尚书赵世卿代时乔，遂中辍；盖去冬所批察疏，至是误发之也。辅臣硃赓谓非体，立言于帝。

帝亦觉其误，即日收还。时乔坚辞不肯任，吏科陈治则劾其怨怼无人臣礼。有旨诘责，时乔乃再受事。永年伯王栋卒，其子明辅请袭。时乔以外戚不当传世，固争之，弗听。时一贯已罢，言路争击其党。而李廷机者，一贯教习门生也，阁臣阙，众多推之；惟给事中曹于汴、宋一韩、御史陈宗契持不可。时乔卒从众议。未几，又推黄汝良、全天叙为侍郎，诸攻一贯者益不悦。给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时乔。时乔疏辨，力求罢。

当是时，帝委时乔铨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独理部事，铨叙平允。然堂陛扞格，旷官废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议论方嚣，动见掣肘。时乔官位未崇，又自温纯去，久不置都御史，益无以镇厌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纪纲日紊，言路得收其柄。

时乔亦多委蛇，议者谅其苦心，不甚咎也。秉铨凡五年。最后起故尚书孙丕扬。未至，而时乔已卒。箧余一敝裘，同列赙襚以殓。诏赠吏部尚书，谥端洁。

时乔受业永丰吕怀，最不喜王守仁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官通政时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学，初不溷于儒。乃汝芳假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倡为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捷，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望敕所司明禁，用彰风教。”诏从其言。

赞曰：古者冢宰统百官，均四海，即宰相之任也。后代政柄始分，至明中叶，旁挠者众矣。严清诸人，清公素履，秉正无亏，彼岂以进退得失动其心哉。孙丕扬创掣签法，虽不能辨材任官，要之无任心营私之弊，苟非其人，毋宁任法之为愈乎！

盖与时宜之，未可援古义以相难也。

## 列传第一百十三

张瀚 王国光 梁梦龙 杨巍 李戴 赵焕 郑继之

张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庐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围京师，诏遣兵部郎中征畿辅民兵入卫。瀚立阅户籍，三十丁简一人，而以二十九人供其饷，得八百人。驰至真定，请使者阅兵，使者称其才。累迁陕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甫半岁，入为大理卿。进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总督漕运。

隆庆元年，改督两广军务，时两广各设巡抚官，事不关督府。瀚请如三边例，乃悉听节制。大盗曾一本寇掠广州，诏切责瀚，停总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一本浮海犯福建，官军迎击，大破之，赉银币。已，复犯广东，陷碣石卫，叛将周云翔等杀雷琼参将耿宗元，与贼合。廷议镌瀚一秩调用。已而成大破贼，获云翔。诏还瀚秩，即家俟召。再抚陕西。迁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书。

万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罢，召瀚代之。秩满，加太子少保。时廷推吏部尚书，首左都御史葛守礼，次工部尚书硃衡，次瀚。居正恶守礼戆，厌衡骄，故特拔瀚。

瀚资望浅，忽见擢，举朝益趋事居正，而瀚进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即出己意，舆论多不协。以是为御史郑准、王希元所劾。居正顾之厚，不纳也。御史刘台劾居正，因论瀚抚陕狼籍，又唯诺居正状。

比居正遭丧，谋夺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谕留居正，居正又自为牍，风瀚属吏，以覆旨请。瀚佯不喻，谓“政府奔丧，宜予殊典，礼部事也，何关吏部。”居正复令客说之，不为动，乃传旨责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廷臣惴恐，交章留居正，瀚独不与，抚膺太息曰：“三纲沦矣！”居正怒，嗾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摭他事劾之，勒致仕归。居正殁，帝颇念瀚。诏有司给月廪，年及八十，特赐存问。

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懿。

王国光，字汝观，阳城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吴江知县。邻邑有疑狱来质，讯辄得情。调仪封，擢兵部主事。改吏部，历文选郎中。屡迁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谢病去。隆庆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书。未上，改户部，再督仓场。神宗即位，还理部事。时簿牒繁冗，自州县达部，有缮书、输解、交纳诸费，公私苦之。国光疏请裁并，去繁文十三四，时称简便。户部十三司，自弘治来，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员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给，则委之吏胥，弊益滋。国光尽令入署，职务得修举。边饷告匮，而诸边岁出及屯田、监课无可稽。国光请敕边臣核实，且画经久策以闻。甘肃巡抚廖逢节等各条上其数，耗蠹为损。

万历元年，奏言：“国初，天下州县存留夏税秋粮可一千二百万石。其时议主宽大，岁用外，计赢银百万有余。使有司岁征无缺，则州县积贮自丰，水旱盗贼不能为灾患。今一遘兵荒，辄留京储，发内帑。由有司视存留甚缓，苟事催科，则谓扰民，弊遂至此。请行天下抚按官，督所司具报出入、存留、逋负之数，臣部得通融会计，以其余济边。有司催征不力者，悉以新令从事。”制可。京军支粮通州者，候伺甚艰。国光请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粮厅，投牒验发，无过三日，诸军便之。

天下钱谷散隶诸司，国光请归并责成：畿辅府州县归福建司，南畿归四川司，盐课归山东司，关税归贵州司，淮、徐、临、德诸仓归云南司，御马、象房及二十四马房刍料归广西司。遂为定制。

三年，京察拾遗。国光为南京给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罢，帝特留之。明年复固以请，乃诏乘传归。濒行，以所辑条例名《万历会计录》上之。帝嘉其留心国计，令户部订正。及书成，诏褒谕焉。五年冬，吏部尚书张瀚罢，起国光代。陈采实政、别繁简、责守令、恤卑官、罢加纳数事，皆允行。寻以考绩，加太子太保。八年，当考察外吏，请毋限日期。诏许之，且命诖误者听从公辩雪。明年大计京朝官，徇张居正意，置吴中行等五人于察籍。

国光有才智。初掌邦计，多所建白。及是受制执政，声名损于初。给事中商尚忠论国光铨选私所亲，而给事中张世则出为河南佥事，憾国光，劾其鬻官黩货。国光再奏辩，帝再慰留，责世则挟私，贬仪真丞。及居正卒，御史杨寅秋劾国光六罪。

帝遂怒，落职闲住。已，念其劳，命复官致仕。

梁梦龙，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首劾吏部尚书李默。帝方顾默厚，不问。出核陕西军储。劾故延绥巡抚王轮、督粮郎中陈灿等，废斥有差。历吏科都给事中。帝怒礼部尚书吴山，梦龙恶独劾山得罪清议，乃并吏部尚书吴鹏劾罢之。尝上疏，言：“相臣贤否，关治道污隆。请毋拘资格，敕在廷公举名德宿望之臣，以光圣治。”帝疑诸臣私有所推引，责令陈状。梦龙惶恐谢罪，乃夺俸。擢顺天府丞。坐京察拾遗，出为河南副使。河决沛县，尚书硃衡议开徐、邳新河，梦龙董其役。三迁河南右布政使。

隆庆四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是秋，河决宿迁，覆漕粮八百艘。朝议通海运，以属梦龙。梦龙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各有商艇往来其间。自胶州至海仓，岛人及商贾亦时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转粟二千石，自胶州转麦千五百石，入海达天津，以试海道，无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两旬可达。岁五月以前，风势柔顺，扬帆尤便。况舟由近洋，洋中岛屿联络，遇风可依。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无虞。较元人殷明略故道，安便尤甚。丘浚所称‘傍海通运’，即此是也。请以河为正运，海为备运。万一河未易通，则海运可济，而河亦得悉心疏浚，以图经久。又海防綦重，沿海卫所玩忄妻岁久，不加缮饬，识者有未然之忧。今行海运兼治河防，非徒足裨国计，兼于军事有补。”章下户部，部议海运久废，猝难尽复，请令漕司量拨粮十二万石，自淮入海以达天津。工部给银，为海艘经费。报可。已而海运卒不行，事具《王宗沐传》。明年冬，迁右副都御史，移抚河南。

神宗初，张居正当国。梦龙其门下士，特爱之，召为户部右侍郎。寻改兵部，出赉辽东有功将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李成梁大破土蛮于长定堡，帝为告庙宣捷，大行赏赉，官梦龙一子。已，给事中光懋言：“此乃保塞内属之部，游击陶承喾假犒赉掩袭之，请坐以杀降罪。”兵部尚书方逢时曲为解，梦龙等亦辞免恩廕。及土蛮三万骑入东昌堡，成梁击败之。宁前复警，梦能亲率劲卒三千出山海关为成梁声援，分遣两参将遮击，复移继光驻一片石邀之，敌引去。前后奏永奠堡、丁字泊、马兰峪、养善木、红土城、宽奠、广宁右屯、锦、义、大宁堡诸捷，累赐敕奖励，就加兵部尚书。以修筑黄花镇、古北口边墙，加太子少保，再廕子至锦衣世千户。召入掌部务，疏陈军政四事。寻录防边功，加太子太保。

十年六月，居正殁，吏部尚书王国光劾罢，梦龙代其位。逾月，御史江东之劾梦龙浼徐爵贿保得吏部，以孙女聘保弟为子妇，御史邓练、赵楷复劾之，遂令致仕。

家居十九年卒。天启中，赵南星讼其边功，赠少保。崇祯末，追谥贞敏。

杨巍，字伯谦，海丰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武进知县。擢兵科给事中。操江佥都御史史褒善已迁大理卿，巍言：“东南倭患方剧，参赞、巡抚俱论罪，褒善独幸免，又夤缘美迁，请并吏部罚治。”帝怒，停选司俸，还褒善故官。巍既忤吏部，遂出为山西佥事。已，迁参议，分守宣府。寇入犯，偕副将马芳击斩其部长，赉银币。寻为阳和兵备副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录捣巢功，进秩二级。逾年，以养母归。归二年，召起巡抚陕西。增补屯戍军伍，清还屯地之夺于籓府者。

隆庆初，进右副都御史，移抚山西。所部驿递银岁征五十四万，巍请减四之一。修筑沿边城堡，檄散大盗李九经党。复乞养母去。

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万历二年，改吏部，进左，又以终养归。母年逾百岁卒。十年，起南京户部尚书，旋召为工部尚书。有诏营建行宫，近功德寺。巍争之，乃止。明年，改户部，迁吏部尚书。明制，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至是，申时行当国。巍素厉清操，有时望，然年耄骫骳，多听其指挥。御史丁此吕论科场事，时行及余有丁、许国辈皆恶之。巍论谪此吕，为御史江东之、李植等所攻，与时行俱乞罢。帝从诸大臣请，慰留巍等而戒谕言者，巍乃起复视事。

当居正初败，言路张甚，帝亦心疑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发之以杜壅蔽。诸大臣惧见攻，政府与铨部阴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张居正令吏部尽除异己者。十五年，复当大计，都御史辛自修欲大有所澄汰，巍徇政府指持之。出身进士者，贬黜仅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给事、御史无一焉。贤否混淆，群情失望。

十七年夏，帝久不视朝，中外疑帝以张鲸不用故托疾。巍率同列请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复请。帝不悦，责以沽名。

巍初历中外，甚有声。及秉铨，素望大损。然有清操，性长厚，不为刻核行。

明年，以年几八十，屡疏乞归。诏乘传、给廪隶如故事。归十五年，年九十二而卒。

赠少保。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庆二年进士。除兴化知县，有惠政。擢户科给事中。

广东以军兴故，增民间税。至万历初乱定，戴奏正之。累迁礼科都给事中。出为陕西右参政，进按察使。张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风刻核，戴独行之以宽。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岁凶，累请蠲振。入为刑部侍郎。累进南京户部尚书，召拜工部尚书，以继母忧去。

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罢。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当是时，赵志皋、沈一贯辅政，虽不敢挠部权，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举听上裁，而吏部诸曹郎亦由九卿推举，尚书不得自择其属，在外府佐及州县正、佐官则尽用掣签法，部权日轻。戴视事，谨守新令，幸无罪而已。明年，京察。编修刘纲、中书舍人丁元荐、南京评事龙起雷尝以言事忤当路，咸置察中，时议颇不直戴。

而是时国本未定，皇长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谏。及矿税害剧，戴率九卿言：“陈增开矿山东，知县吴宗尧逮。李道抽分湖口，知府吴宝秀等又逮。天下为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频仍，田里萧耗，重以东征增兵益饷，而西事又见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窃发，奈何反为发其机，速其变哉！”不报。

山西税使张忠奏调夏县知县韩薰简僻。戴以内官不当擅举刺，疏争之。湖广陈奉屡奏逮有司，戴等又极论，且言：“奉及辽东高淮擅募劲卒横民间，尤不可不问。”

帝亦弗听。已，复偕同列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巡抚汪应蛟所奏饥民十八万人。加以频值寇警，屡兴征讨之师，按丁增调，履亩加租，赋额视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疮痍未起，而采榷之害又生。不论矿税有无，概勒取之民间，此何理也。天下富室无几，奸人肆虐何极。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罄矣。持无可究诘之说，用无所顾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穷且乱也。湖广激变已数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辈宁不爱性命哉？变亦死，不变亦死，与其吞声独死，毋宁与仇家俱糜。故一发不可遏耳。陛下可视为细故耶？”

亦不报。

三十年二月，帝有疾，诏罢矿税、释系囚、录建言谴谪诸臣。越日，帝稍愈，命矿税采榷如故。戴率同官力谏。时释罪、起废二事，犹令阁臣议行，戴即欲疏名上请，而刑部尚书萧大亨谓释罪必当奏闻。方具疏上，太仆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等不能将顺。帝怒，并停前诏。戴引罪求罢，帝不许。自是请起废者再，率九卿乞停矿税者四，皆不省。稽勋郎中赵邦清素刚介，为给事中张凤翔所劾，疑出文选郎中邓光祚、验封郎中侯执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给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愤，尽发光祚、执躬私事。光祚亦腾疏力攻，部中大哄，戴无所裁抑。

御史左宗郢、李培遂劾戴表率无状，戴引疾乞去。帝谕留，为贬邦清三秩，允光祚执躬归，群嚣乃息。

明年冬，妖书事起。锦衣官王之桢等与同官周嘉庆有隙，言妖书嘉庆所为，下诏狱穷治。嘉庆，戴甥也，比会鞫，戴引避。帝闻而恶之。会王士骐通书事发，下部议。士骐奏辨。帝谓士骐不宜辨，责戴不能钳属官。戴引罪，而疏纸误用印，复被谯让，罪其司属。戴疏谢，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夺郎中以下俸。

戴秉铨六年，温然长者，然声望出陆光祖诸人下。赵志皋、沈一贯柄政，戴不敢为异，以是久于其位，而铨政益颓废矣。卒赠少保。

赵焕，字文光，掖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乌程知县。入为工部主事，改御史。万历三年，中官张宏请遣其党榷真定材木，焕及给事中侯于赵执奏，不从。

张居正遭父丧，言官交章请留，焕独不署名。擢顺天府丞，累迁左佥都御史。

十四年三月，风霾求言。焕请恢圣度，纳忠言，谨频笑，信政令，时召大臣商榷治理，次第举行实政，弊在内府者一切报罢，而饬戒督抚有司务求民瘼。帝嘉纳焉。寻迁工部右侍郎。改吏部，进左。乞假去。起南京右都御史，以亲老辞。时焕兄辽东巡抚佥都御史燿亦乞归养。吏部言二人情同，燿为长子，且任封疆久，可听其归。乃趣焕就职。寻召为刑部尚书。议日本贡事，力言非策。男子诸龙光讦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并及其党陈仲登枷赤日中，期满戍瘴乡。焕以盛暑必毙，而二人罪不当死，两疏力争。忤旨，诘责。复以议浙江巡按彭应参狱失帝意，遂引疾归。

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书，皆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书，寻兼署兵部。

四十年二月，孙丕扬去，改署吏部。时神宗怠于于事，曹署多空。内阁惟叶向高，杜门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焕在，又兼署吏部，吏部无复堂上官。兵部尚书李化龙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户、礼、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温纯罢去，八年无正官。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过十人。焕累疏乞除补。帝皆不报。其年八月，遂用焕为吏部尚书，诸部亦除侍郎四人。既而考选命下，补给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称盛。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已，兵部主事卜履吉为署部事都御史孙玮所论。焕以履吉罪轻，拟夺俸三月。给事中赵兴邦劾焕徇私。焕疏辨，再乞罢。向高言：“今国事艰难，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赐环无期，在朝者复晨星无几，乃大小臣工，日寻水火，甚非国家福也。臣愿自今已后共捐成心，忧国事，议论听之言官，主张听之当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发舒而毋患当事之摧残，天下事尚可为也。”因请谕焕起视事，焕乃出。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给事中李成名复劾焕伐异党同，焕遂称疾笃，坚不起。逾月，乃许乘传归。

四十六年，吏部尚书郑继之去国。时党人势成，清流斥逐已尽。齐党亓诗教挚尤张。以焕为乡人老而易制，力引焕代继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听诗教指挥，不敢异同，由是素望益损。帝终以焕清操，委信之。及明年七月，辽东告警，焕率廷臣诣文华门固请帝临朝议政。抵暮，始遣中官谕之退，而诸军机要务废阁如故。

焕等复具疏趣之，且作危语曰：“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帝由是嗛焉。考满当增秩，寝不报。焕寻卒，恤典不及。光宗立，始赐如制。熹宗初，赠太子太保。

郑继之，字伯孝，襄阳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余干知县。迁户部主事，历郎中。迁宁国知府，进四川副使，以养亲归。服除，久之不出。万历十九年，用给事中陈尚象荐，起官江西，进右参政。召为太仆少卿，累迁大理卿。东征师罢，吏部尚书李戴议留戍兵万五千，令朝鲜供亿。继之曰：“既留兵，自当转饷，柰何疲敝属国。”议者韪之。为大理九年，擢南京户部尚书，就改吏部。

四十一年，吏部尚书赵焕罢。时帝虽倦勤，特谨铨部选，久不除代。以继之有清望，明年二月，乃召之代焕。继之久处散地，无党援。然是时言路持权，齐、楚、浙三党尤横，大僚进退，惟其喜怒。继之故楚产，习楚人议论，且年八十余，耄而愦，遂一听党人意指。文选郎中王大智者，继之所倚信。其秋以年例出御史宋匋、潘之祥，给事中张键，南京给事中张笃敬于外，皆尝攻汤宾尹、熊廷弼者也。时定制，科道外迁必会都察院吏科，继之不令与闻。比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当预，而持议颇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见抑，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赵国琦以为言。大智怒，构于继之逐之去。由是御史孙居相、张五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争，且为光房等五人称枉，吏科都给事中李瑾亦以失职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济则右吏部，诋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济。给事中、御史复助世济排击居相。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继之亦觉其非，不为辩。

至明年二月，胡来朝为文选，出兵科都给事中张国儒、御史马孟祯、徐良彦于外，复不咨都察院、吏科。国儒已陪推京卿，法不当出外；孟祯、良彦则素忤党人，故来朝抑之。继之不能禁。时居相等已去国，独瑾再争，诋继之、来朝甚力。来朝等不能难，其党思以众力胜之，于是诸御史群起攻瑾。瑾争之强，疏三上。来朝等亦三疏诋讦，词颇穷。来朝乃言：“年例协赞之旨，实秉国者调停两袒，非可为制，乞改前令从事。”帝一无所处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其秋，给事中梅之焕、御史李若星、张五典年例外转，所司复不预闻。吏科韩光裕、御史徐养量稍言之，然势孤，竟不能争也。时缙云李鋕以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亦浙党所推毂。四十五年，大计京官，继之与鋕司其事，考功郎中赵士谔、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绍吉等意，继之受成而已。一时与党人异趣者，贬黜殆尽，大僚则中以拾遗，善类为空。

继之以笃老累疏乞休，帝辄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阙下，出郊待命。帝闻，命乘传归。又数年卒，年九十二。赠少保。

赞曰：张瀚、王国光、梁梦龙皆以才办称，杨巍、赵焕、郑继之亦负清望，及秉铨政，蒙诟议焉。于时政府参怀，言路胁制，固积重难返，然以公灭私之节，诸人盖不能无愧云。

## 列传第一百十四 海瑞（何以尚） 丘橓 吕坤 郭正域

海瑞，字汝贤，琼山人。举乡试。入都，即伏阙上《平黎策》，欲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识者壮之。署南平教谕。御史诣学宫，属吏咸伏谒，瑞独长揖，曰：“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宗宪子过淳安，怒驿吏，倒悬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雚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过，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车马。懋卿恚甚。然素闻瑞名，为敛威去，而属巡盐御史袁淳论瑞及慈谿知县霍与瑕。与瑕，尚书韬子，亦抗直不谄懋卿者也。时瑞已擢嘉兴通判，坐谪兴国州判官。久之，陆光祖为文选，擢瑞户部主事。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亲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臣闻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称其任，亦惟以责寄臣工，使尽言而已。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陈之。

昔汉文帝贤主也，贾谊犹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责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虽有及民之美，将不免于怠废，此谊所大虑也。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节用爱人，使天下贯朽粟陈，几致刑措。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反刚明之质而误用之。至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

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迩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一时差快人意。然嵩罢之后，犹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徇私废公，得一官多以欺败，多以不事事败，实有不足当陛下意者。

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谓陛下厌薄臣工，是以拒谏。执一二之不当，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于过举，而恬不知怪，诸臣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此之谓也。

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

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奭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赐者，有手执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

陛下将谓悬刑赏以督责臣下，则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修真为无害已乎？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此陛下之计左也。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陛下诚知斋斋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懑不乐，召阁臣徐阶议内禅，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耶？”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寻移刑部，论死。狱上，仍留中。户部司务何以尚者，揣帝无杀瑞意，疏请释之。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越二月，帝崩，穆宗立，两人并获释。

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既释，复故官。

俄改兵部。擢尚宝丞，调大理。

隆庆元年，徐阶为御史刘康所劾，瑞言：“阶事先帝，无能救于神仙土木之误，畏威保位，诚亦有之。然自执政以来，忧勤国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鹰犬，捕噬善类，其罪又浮于高拱。”人韪其言。

历两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硃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

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飚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又裁节邮传冗费。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顿，由是怨颇兴。都给事中舒化论瑞，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帝犹优诏奖瑞。已而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庇奸民，鱼肉搢绅，沽名乱政，遂改督南京粮储。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将履新任，会高拱掌吏部，素衔瑞，并其职于南京户部，瑞遂谢病归。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拟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职。明年正月，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愿比古人尸谏之义，大略谓：“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礼，而民则何辜哉？”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其他规切时政，语极剀切。

独劝帝虐刑，时议以为非。御史梅鹍祚劾之。帝虽以瑞言为过，然察其忠诚，为夺鹍祚俸。

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

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学御史房寰恐见纠擿，欲先发，给事中钟宇淳复怂恿，寰再上疏丑诋。瑞亦屡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

瑞无子。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

瑞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

始救瑞者何以尚，广西兴业人，起家乡举。出狱，擢光禄丞。又以劾高拱坐谪。

拱罢，起雷州推官，终南京鸿胪卿。

丘橓，字茂实，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由行人擢刑科给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等闭城不敢出，阅二日引去。给事御史劾时彻及守备诸臣罪，时彻亦上其事，词多隐护。舜劾其欺罔，时彻及侍郎陈洙皆罢。帝久不视朝，严嵩专国柄。橓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严嵩深憾之。已，劾嵩党宁夏巡抚谢淮、应天府尹孟淮贪黩，谢淮坐免。

是年，嵩败，舜劾由嵩进者顺天巡抚徐绅等五人，帝为黜其三。迁兵科都给事中。

劾南京兵部尚书李遂、镇守两广平江伯陈王谟、锦衣指挥魏大经咸以贿进，大经下吏，王谟革任。已，又劾罢浙江总兵官卢镗。寇犯通州，总督杨选被逮。及寇退，橓偕其僚陈善后事宜，指切边弊。帝以橓不早劾选，杖六十，斥为民，余谪边方杂职。橓归，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隆庆初，起任礼科，不至。寻擢南京太常少卿，进大理少卿。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荐。张居正恶之，不召。

万历十一年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车就道。既入朝，陈吏治积弊八事，言：

臣去国十余年，士风渐靡，吏治转汙，远近萧条，日甚一日。此非世运适然，由风纪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官概与保留。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无所惩，贤亦安劝？此考绩之积弊，一也。

御史巡方，未离国门，而密属之姓名，已盈私牍。甫临所部，而请事之竿牍，又满行台。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听人颐指。此请托之积弊，二也。

抚按定监司考语，必托之有司。有司则不顾是非，侈加善考，监司德且畏之。

彼此结纳，上下之分荡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访察之积弊，三也。

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苟百足之虫，傅翼之虎，即赃秽狼籍，还登荐剡。严小吏而宽大吏，详去任而略见任。此举劾之积弊，四也。

惩贪之法在提问。乃豺狼见遗，狐狸是问，徒有其名。或阴纵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驳以相延，或朦胧以幸免。即或终竟其事，亦必博长厚之名，而以尽法自嫌。苞苴或累万金，而赃止坐之铢黍。草菅或数十命，而罚不伤其毫厘。此提问之积弊，五也。

荐举纠劾，所以劝儆有司也。今荐则先进士而举监，非有凭藉者不与焉。劾则先举监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晋接差委，专计出身之途。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诸人自分低昂，吏民观瞻顿异。助成骄纵之风，大丧贤豪之气。此资格之积弊，六也。

州县佐贰虽卑，亦临民官也，必待以礼，然后可责以法。今也役使谴诃，无殊舆隶。独任其污黩害民，不屑禁治。礼与法两失之矣。学校之职，贤才所关，今不问职业，而一听其所为。及至考课，则曰“此寒官也”，概与上考。若辈知上官不我重也，则因而自弃；知上官必我怜也，又从而日偷。此处佐贰教职之积弊，七也。

科场取士，故有门生、座主之称。若巡按，举劾其职也。乃劾者不任其怨，举者独冒为恩。尊之为举主，而以门生自居，筐篚问遗，终身不废。假明扬之典，开贿赂之门，无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见于天下也。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既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此餽遗之积弊，八也。

要此八者，败坏之源不在于外，从而转移亦不在于下也。昔齐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齐国大治。陛下诚大奋乾刚，痛惩吏弊，则风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

疏奏，帝称善。敕所司下抚按奉行，不如诏者罪。

顷之，言：“故给事中魏时亮、周世选，御史张槚、李复聘以忤高拱见黜，文选郎胡汝桂以忤尚书被倾，宜赐甄录。御史于应昌构陷刘台与王宗载同罪，宗载遗戍而应昌止罢官。劳堪巡抚福建，杀侍郎洪朝选。御史张一鲲监应天乡试，王篆子之鼎夤缘中式。钱岱监湖广乡试，先期请居正少子还就试，会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风宪，盛称冯保为顾命大臣。硃琏则结冯保为父，游七为兄。

此数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罢官。此纲纪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八台，誓扫除积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贪残，小民怨咨，四方赂遗如故，臣不职可见。请罢斥以儆有位。”时已迁刑部右侍郎。帝优诏报之。召时亮、世选、槚、复聘、汝桂还，削庆昌、堪、一鲲、一夔、琏籍，贬岱三秩。未几，偕中官张诚往籍张居正家。还，转左侍郎，增俸一秩。寻拜南京吏部尚书，卒官。赠太子太保，谥简肃。

橓强直好搏击，其清节为时所称云。

吕坤，字叔简，宁陵人。万历二年进士。为襄垣知县，有异政。调大同，征授户部主事，历郎中。迁山东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居三年，召为左佥都御史。历刑部左、右侍郎。

二十五年五月，书疏陈天下安危，其略曰：窃见元旦以来，天气昏黄，日光黯淡，占者以为乱徵。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时要务，为陛下陈之。

自古幸乱之民有四。一曰无聊之民。饱温无由，身家俱困，因怀逞乱之心，冀缓须臾之死。二曰无行之民。气高性悍，玩法轻生，居常爱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变则淫掠是图。三曰邪说之民。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四曰不轨之民。乘衅蹈机，妄思雄长。惟冀目前有变，不乐天下太平。陛下约己爱人，损上益上，则四民皆赤子，否则悉为寇仇。

今天下之苍生贫困可知矣。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今国家之财用耗竭可知矣。数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木费，又各几百万矣。土不加广，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涌金，安能为计？今国家之防御疏略可知矣。三大营之兵以卫京师也，乃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边之兵以御外寇也，皆勇于挟上，怯于临戎。外卫之兵以备征调资守御也，伍缺于役占，家累于需求，皮骨仅存，折冲奚赖？设有千骑横行，兵不足用，必选民丁。以怨民斗怨民，谁与合战？

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关陇气寒土薄，民生实艰。自造花绒，比户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无休，千手经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苏、松之锦绮，岁额既盈，加造不已。至饶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须，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诚一切停罢，而江南、陕西之人心收矣。

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艰，必成伤殒。

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价虽一株千两，比来都下，为费何止万金！臣见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苟损其数，增其直，多其岁月，减其尺寸，而川、贵、湖广之人心收矣。

以采矿言之。南阳诸府，比岁饥荒。生气方苏，菜色未变。自责报殷户，是半已惊逃。自供应矿夫工食、官兵口粮，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严旨切责，而抚按畏罪不敢言。今矿沙无利，责民纳银，而奸人仲春复为攘夺侵渔之计。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倍。诚敕戒使者，毋散砂责银，有侵夺小民若仲春者，诛无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

宫店租银收解，自赵承勋造四千之说，而皇店开。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权重。夫市井之地，贫民求升合丝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万方之富，何赖于彼？且冯保八店，为屋几何，而岁有四千金之课。课既四千，征收何止数倍。不夺市民，将安取之？今豪家遣仆设肆，居民尚受其殃，况特遣中贵，赐之敕书，以压卵之威，行竭泽之计，民困岂顾问哉？陛下撤还内臣，责有司输课，而畿甸之人心收矣。

天下宗室，皆九庙子孙。王守仁、王锦袭盖世神奸，藉隔数千里，而冒认王弼子孙；事隔三百年，而妄称受寄财产。中间伪造丝纶，假传诏旨，明欺圣主，暗陷亲王，有如楚王衔恨自杀，陛下何辞以谢高皇帝之灵乎？此两贼者，罪应诛殛，乃止令回籍，臣恐万姓惊疑。诚急斩二贼以谢楚王，而天下宗籓之心收矣。

崇信伯费甲金之贫，十厢珠宝之诬，皆通国所知也。始误于科道之风闻，严追犹未为过。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锢，实害无辜。请还甲金革去之禄，复五城厂卫降斥之官，而勋戚之人心收矣。

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轻其重，太祖既定为律，列圣又增为例。如轻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则例不得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见诏狱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从重者皆当圣心。如往年陈恕、王正甄、常照等狱，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废法，陛下犹以为轻，俱加大辟。然则律例又安用乎！诚俯从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

自古圣明之君，岂乐诽谤之语。然而务求言赏谏者，知天下存亡，系言路通塞也。比来驱逐既多，选补皆罢。天阍邃密，法座崇严，若不广达四聪，何由明照万里？今陛下所闻，皆众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闻矣。一人孤立万乘之上，举朝无犯颜逆耳之人，快在一时，忧贻他日。陛下诚释曹学程之系，还吴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别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

朝鲜密迩东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邻鸭绿，晋州直对登、莱。倘倭夷取而有之，籍众为兵，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也。乃彼请兵而二三其说，许兵而延缓其期；力穷势屈，不折入为倭不止。

陛下诚早决大计，并力东征，而属国之人心收矣。

四方输解之物，营办既苦，转运尤艰。及入内库，率至朽烂，万姓脂膏，化为尘土。倘岁一稽核，苦窳者严监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顿间，而一年可备三年之用，岁省不下百万，而输解之人心收矣。

自抄没法重，株连数多。坐以转寄，则并籍家资。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则亲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此岂尽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牵，百口难解。奸人又乘机恐吓，挟取资财，不足不止。半年之内，扰遍京师，陛下知之否乎？愿慎抄没之举，释无辜之系，而都下之人心收矣。

列圣在御之时，岂少宦官宫妾，然死于箠楚者，未之多闻也。陛下数年以来，疑深怒盛。广廷之中，狼籍血肉，宫禁之内，惨戚啼号。厉气冤魂，乃聚福祥之地。

今环门守户之众，皆伤心侧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憸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爱一身。陛下卧榻之侧，同心者几人？暮夜之际，防患者几人？臣窃忧之。愿少霁威严，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

祖宗以来，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视朝久，人心懈弛已极，奸邪窥伺已深，守卫官军祇应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军夫往来，谁识面貌？

万一不测，何以应之？臣望发宫钥于质明，放军夫于日昃。自非军国急务，慎无昏夜传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于今日，强半留中。设令有国家大事，邀截实封，扬言于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愿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于御前发一纸，下会极门，转付诸司照察，庶君臣虽不面谈，而上下犹无欺蔽。

臣观陛下昔时励精为治，今当春秋鼎盛，曾无夙夜忧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贫为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

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宫中虚无所有，谁忍使陛下独贫？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讟愁叹，难堪入听。陛下闻之，必有食不能咽，寝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复见太平，吁天叩地，斋宿七日，敬献忧危之诚。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圣心警悟者，则人心自悦，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虽悔，将何及耶！

疏入，不报。坤遂称疾乞休，中旨许之。于是给事中戴士衡劾坤机深志险，谓石星大误东事，孙鑛滥杀不辜，坤顾不言，曲为附会，无大臣节。给事中刘道亨言往年孙丕扬劾张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罢，悉置不问。

初，坤按察山西时，尝撰《闺范图说》，内侍购入禁中。郑贵妃因加十二人，且为制序，属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进书，结纳宫掖，包藏祸心。

坤持疏力辨。未几，有妄人为《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略言：“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其言绝狂诞，将以害坤。帝归罪于士衡等，其事遂寝。

坤刚介峭直，留意正学。居家之日，与后进讲习。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与吏部尚书孙丕扬善。后丕扬复为吏部，屡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亲见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举之罪，死且无憾。”已，又荐天下三大贤，沈鲤、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扬前后推荐，疏至二十余上，帝终不纳。

福王封国河南，赐庄田四万顷。坤在籍，上言：“国初分封亲籓二十有四，赐田无至万顷者。河南已封周、赵、伊、徽、郑、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万，占两河郡县且半，幸圣明裁减。”复移书执政言之。会廷臣亦力争，得减半。卒，天启初，赠刑部尚书。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修撰唐文献同为皇长子讲官。皆三迁至庶子，不离讲帷。每讲毕，诸内侍出相揖，惟二人不交一言。

出为南京祭酒。诸生纳赀许充贡，正域奏罢之。李成梁孙以都督就婚魏国徐弘基家，骑过文庙门，学录李维极执而抶之。李氏苍头数十人蹋邸门，弘基亦至。正域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先圣，人臣乃走马庙门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学习礼，亦国子生耳，学录非抶都督也。”令交相谢而罢。

三十年，征拜詹事，复为东宫讲官。旋擢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三十一年三月，尚书冯琦卒，正域还署部事。夏，庙飨，会日食，正域言：“《礼》，当祭日食，牲未杀，则废。朔旦宜专救日，诘朝享庙。”从之。方泽陪祀者多托疾。正域谓祀事不虔，由上不躬祀所致。请下诏饬厉，冬至大祀，上必亲行。帝然之，而不能用。

初，正域之入馆也，沈一贯为教习师。后服阕授编修，不执弟子礼，一贯不能无望。至是，一贯为首辅，沈鲤次之。正域与鲤善，而心薄一贯。会台官上日食占，曰：“日从上食，占为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国。”一贯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忧盛危明，顾不若瞽史邪？”一贯闻之怒。两淮税监鲁保请给关防，兼督江南、浙江织造，鲤持不可，一贯拟予之，正域亦力争。秦王以嫡子夭未生，请封其庶长子为世子，屡诏趣议。前尚书冯琦持不上，正域亦执不许。王复请封其他子为郡王，又不可。一贯使大珰以上命胁之，正域榜于门曰：“秦王以中尉进封，庶子当仍中尉，不得为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为世子。”一贯无以难。及建议欲夺黄光升、许论、吕本谥，一贯与硃赓皆本同乡也，曰：“我辈在，谁敢夺者！”正域援笔判曰：“黄光升当谥，是海瑞当杀也。许论当谥，是沈炼当杀也。吕本当谥，是鄢懋卿、赵文华皆名臣，不当削夺也。”议上，举朝韪之，而卒不行。

正域既积忤一贯，一贯深憾之。会楚王华奎与宗人华勣等相讦，正域复与一贯异议，由此几得危祸。先是，楚恭王得废疾，隆庆五年薨，遗腹宫人胡氏孪生子华奎、华壁。或云内官郭纶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为华奎，妃族人如纟孛奴王玉子为华壁。仪宾汪若泉尝讦奏之，事下抚按。王妃持甚坚，得寝。万历八年，华奎嗣王，华壁亦封宣化王。宗人华勣者，素强御忤王。华勣妻，如言女也。是年遣人讦华奎异姓子也，不当立。一贯属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余楚王劾华勣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议。未几，华勣入都诉通政司邀截实封及华奎行贿状，楚宗与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惧，召华勣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请敕抚按公勘，从之。

初，一贯属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华勣疏上，正域主行勘。一贯言亲王不当勘，但当体访。正域曰：“事关宗室，台谏当亦言之。”一贯微笑曰：“台谏断不言也。”及帝从勘议，楚王惧，奉百金为正域寿，且属毋竟楚事，当酬万金，正域严拒之。已而湖广巡抚赵可怀、巡按应朝卿勘上，言详审无左验，而王氏持之坚，诸郡主县主则云“罔知真伪”，乞特遣官再问。诏公卿杂议于西阙门，日晏乃罢。

议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单，言人人殊。李廷机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尽录诸人议，廷机以辞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贯遂嗾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劾礼部壅阏群议，不以实闻。正域疏辨，且发子木匿疏、一贯阻勘及楚王馈遗状。一贯益恚，谓正域遣家人导华勣上疏，议令楚王避位听勘，私庇华勣。

当是时，正域右宗人，大学士沈鲤右正域，尚书赵世卿、谢杰、祭酒黄汝良则右楚王。给事中钱梦皋遂希一贯指论正域，词连次辅鲤。应文又言正域父懋尝笞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报。一贯、鲤以楚事皆求去，廷机复请再问。帝以王嗣位二十余年，何至今始发，且夫讦妻证，不足凭，遂罢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大略如应文言；且讦其不法数事，请褫正域官。诏下部院集议。廷机微刺正域，而谓其已去，可无苛求。给事中张问达则谓籓王欲进退大臣，不可训，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讦以闻。

俄而妖书事起。一贯以鲤与己地相逼，而正域新罢，因是陷之，则两人必得重祸，乃为帝言臣下有欲相倾者为之。盖微引其端，以动帝意。亡何，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以妖书有名，指其同官周嘉庆为之。东厂又捕获妖人皦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扬为生光讼冤，言妖书、楚事同一根柢，请少缓其狱，贼兄弟可授首阙下。意指正域及其兄国子监丞正位。帝怒，以为庇反贼，除其名。一贯力救始免。丕扬乃先后捕僧人达观、医者沈令誉等，而同知胡化则告妖书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几，厂卫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尚文。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庆等皆下诏狱。

嘉庆旋以治无验，令革任回籍。令誉故尝往来正域家，达观亦时时游贵人门，尝为正域所搒逐，尚文则正域仆也。一贯、丕扬等欲自数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讦阮明卿，则钱梦皋婿。梦皋大恚，上疏显攻正域，言：“妖书刊播，不先不后，适在楚王疏入之时。盖正域乃沈鲤门徒，而沈令誉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乡同年，群奸结为死党。乞穷治根本，定正域乱楚首恶之罪，勒鲤闲住。”帝令正域还籍听勘，急严讯诸所捕者。达观拷死，令誉亦几死，皆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归德。归德，鲤所居县也。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讦之。正域举进士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我亦不知谁为归德者。”帝知化枉，释之。

都督陈汝忠掠讯尚文，遂发卒围正域舟于杨村，尽捕媪婢及佣书者男女十五人，与生光杂治，终无所得。汝忠以锦衣告身诱尚文曰：“能告贼，即得之。”令引令誉，且以乳媪龚氏十岁女为徵。比会讯，东厂太监陈矩诘女曰：“汝见妖书版有几？”

曰：“盈屋。”矩笑曰：“妖书仅二三纸，版顾盈屋邪？”诘尚文曰：“令誉语汝刊书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书王世扬曰；“妖书以初十日获，而十六日又刊，将有两妖书邪？”拷生光妻妾及十岁儿，以针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应。生光仰视梦皋、丕扬，大骂曰：“死则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都御史温纯等力持之，事渐解，然犹不能具狱。

光宗在东宫，数语近侍曰：“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诸人闻之皆惧。詹事唐文献偕其僚杨道宾等诣一贯争之，李廷机亦力为之地，狱益解。刑部尚书萧大亨具爰书，犹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稿于地，大亨乃止。遂坐生光极刑，释诸波及者，而正域获免。方狱急时，逻卒围鲤舍及正域舟，铃柝达旦。又声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当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既而幸无事，乃归。

归三年，巡按御史史学迁勘上楚王所讦事，无状。给事顾士琦因请召还正域，不报。

正域博通载籍，勇于任事，有经济大略，自守介然，故人望归之。扼于权相，遂不复起，家居十年卒。后四年，赠礼部尚书。光宗遗诏，加恩旧学，赠太子少保，谥文毅，官其子中书舍人。

赞曰：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丘橓、吕坤，虽非瑞匹，而指陈时政，炳炳凿凿，鲠亮有足称者。郭正域持楚狱，与执政异趣，险难忽发，慬而后免，危矣哉！以妖书事与坤相首尾，故并著焉。

## 列传第一百十五

庞尚鹏 宋仪望 张岳 李材 陆树德 萧廪 贾三近 李颐 硃鸿谟萧彦（弟雍 查鐸）孙维城 谢杰 郭惟贤 万象春 钟化民 吴达可

庞尚鹏，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江西乐平知县。擢御史。偕给事中罗嘉宾出核南京、浙江军饷，请罪参将戚继光、张四维，而尽发胡宗宪失律、贪淫及军兴督抚侵军需状。还朝，出按河南。巡抚蔡汝楠欲会疏进白鹿，尚鹏不可。

改按浙江。民苦徭役，为举行一条鞭法。按治乡官吕希周、严杰、茅坤、潘仲骖子弟僮奴，请夺希周等冠带。诏尽黜为民。尚鹏介直无所倚。所至搏击豪强，吏民震慑。已，督畿辅学政。隆庆元年，请帝时御便殿，延见大臣，恤建言得罪者马从谦等。已，又申救给事中胡应嘉，论大学士郭朴无相臣体。擢大理右寺丞。

明年春，朝议兴九边屯、盐。擢尚鹏右佥都御史，与副都御史邹应龙、唐继禄分理。尚鹏辖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兼理畿辅、河南、山东、江北、辽东屯务。

抵昌平，劾内侍张恩擅杀人，两淮巡盐孙以仁赃罪，皆获谴。其秋，应龙等召还，命尚鹏兼领九边屯务。疏列盐政二十事，鹾利大兴。乃自江北躬历九边，先后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四，蓟镇者九，辽东、宣、大者各十一，宁夏者四，甘肃者七。

奏辄报可。尚鹏权既重，自负经济才，慷慨任事。诸御史督盐政者以事权见夺，欲攻去之。河东巡盐郜永春劾尚鹏行事乖违，吏部尚书杨博议留之。会中官恶博，激帝怒，谯让，罢博而落尚鹏职，汰屯盐都御史官。时三年十二月也。明年，复坐按浙时验进宫币不中程，斥为民。

神宗立，御史计坤亨等交荐，保定巡抚宋纁亦白其无罪。万历四年冬，始以故官抚福建。奏蠲逋饷银，推行一条鞭法。劾罢总兵官胡守仁，属吏咸奉职。张居正夺情，重谴言者。尚鹏移书救，居正深衔之。会拜左副都御史，居正令吏科陈三谟以给由岁月有误劾之，遂罢去。家居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乡广东皆以徭轻故德尚鹏，立祠祀。天启中，赐谥惠敏。

宋仪望，字望之，吉安永丰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吴县知县。民输白粮京师，辄破家。仪望令诸区各出公田，计役授田赡之。禁火葬，创子游祠，建书院，惠绩甚著。征授御史。劾大将军仇鸾挟寇自重，疏留中。已，陈时务十二策。巡盐河东，请开桑乾河通宣、大饷道，言：“河发源金龙池下甕城驿古定桥，会众水，东流千余里，入卢沟桥。其间惟大同卜村有丛石，宣府黑龙湾石崖稍险，然不逾五十里，水浅者犹二三尺，疏凿甚易。曩大同巡抚侯钺尝乘小艇赴怀来，历卜村、黑龙湾，安行无虞。又自怀来溯流，载米三十石达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时方行挖运，率三十石致一石。仪望疏至，下廷议。兵部尚书聂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敌骑。”工部尚书欧阳必进言：“道远役重。”遂报罢。

仪望寻省母归。还朝，发胡宗宪、阮鹗奸贪状，鹗被逮。二人皆严嵩私人，嵩由是不悦。及受命督三殿门工，嵩子世蕃私贾人金，属必进俾与工事，仪望执不可。

工竣，叙劳，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为德，仪望请急归，无所谢，世蕃益怒。会灾异考察京官，必进迁吏部，遂坐以浮躁，贬夷陵判官。嵩败，擢霸州兵备佥事。请城涿州，除马户逋税。进大名兵备副使，改福建。与总兵官戚继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后事。诏从其请。隆庆二年，吏部尚书杨博欲黜仪望，考功郎刘一儒持之，乃镌二秩，补四川佥事。四迁大理少卿。

万历二年，张居正当国，雅知仪望才，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诸府。奏减属郡灾赋。海警稍定，将吏讳言兵，仪望与副使王叔果修战备。倭果至，御之黑水洋，斩获多，进右副都御史。先有诏雪建文诸臣，仪望创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杨邦晙，仪望乡人也，葬江宁，岁久渐湮，仪望为封其墓，载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宝皆不为居正所喜，仪望荐之朝，渐失居正意。四年，稍迁南京大理卿。

逾年改北，被劾罢归。

仪望少师聂豹，私淑王守仁，又从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游。守仁从祀，仪望有力焉。家居数年卒。

张岳，字汝宗，余姚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擢礼科给事中。巡视内府库藏，奏行厘弊八事。已，又陈时政，极言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谈虚论寂，靡然成风。又今吏治方清，独兵部无振刷，推用总兵黄印、韩承庆等，非庸即狡。曹司条例淆乱无章，胥吏朋奸，搏噬将校，其咎必有所归。时徐阶当国，为讲学会，而杨博在兵部，意盖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罢，帝慰留之。博自是恶岳。及掌吏部，岳已迁工科左给事中，遂出为云南参议。再迁河南参政。

万历初，张居正雅知岳，用为太仆少卿。再迁南京右佥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会居正父丧谋夺情，南京尚书潘晟及诸给事、御史，咸上疏请留居正。岳独驰疏请令驰驿奔丧，居正大怒。会大计京官，给事中傅作舟等承风劾岳，贬一秩调外，岳遂归。久之，操江佥都御史吕藿、给事中吴绾知居正憾未释，摭劾岳落职闲住。

甫两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万山荐岳，劾作舟。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参议。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入为左佥都御史，献时政四议。其一言宗籓宜以世次递杀，亲尽则停，俾习四民之业。其一言治河之策，夏镇固当开，沽头亦不可废。并报寝。进左副都御史，上疏评议廷臣贤否，为给事中袁国臣等所论。时已迁刑部右侍郎，坐罢归。

李材，字孟诚，丰城人，尚书遂子也。举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素从邹守益讲学。自以学未成，乞假归。访唐枢、王畿、钱德洪，与问难。隆庆中还朝。由兵部郎中稍迁广东佥事。罗旁贼猖獗，材袭破之周高山，设屯以守。贼有三巢在新会境，调副总兵梁守愚由恩平，游击王瑞由德庆入，身出肇庆中道，夜半斩贼五百级，毁庐舍千余，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五千攻陷电白，大掠而去。

材追破之石城，设伏海口，伺其遁而歼之，夺还妇女三千余。会奸人引倭自黄山间道溃而东。材声言大军数道至以疑贼，而返故道迎击，尽杀之。又追袭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贼渠许恩于阳江。录功，进副使。

万历初，张居正柄国，不悦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东。以才调辽东开原。寻迁云南洱海参政，进按察使，备兵金腾。金腾地接缅甸，而孟养、蛮莫两土司介其间，叛服不常。缅部目曰大曩长、曰散夺者，率数千人据其地。材谓不收两土司无以制缅，遣人招两土司来归，而间讨抗命夷阿坡。居顷之，缅遣兵争蛮莫，材合两土司兵败缅众，杀大曩长，逐散夺去。缅帅莽应里益兵至孟养，复击沈其舟，斩其将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缅境，数为缅侵夺，举族内徙，有司居之户碗。

至是，缅势稍屈，材资遣还故土。亡何，缅人驱象阵大举复仇，两土司告急。材遣游击刘天俸率把总寇崇德等出威缅，渡金沙江，与孟养兵会遮浪，迎击之。贼大败，生擒绣衣贼将三人。巡抚刘世曾、总兵官沐昌祚以大捷闻，诏令覆勘。未上，而材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

材好讲学，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诸生请，改参将公署为学宫。参将米万春讽门卒梅林等大噪，驰入城，纵囚毁诸生庐，直趋军门，挟赏银四千，汹汹不解。居二日，万春胁材更军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归罪副使丁惟宁、知府沈鈇等，材隐忍从之。惟宁责数万春，万春欲杀惟宁，跳而免，材遂复劾惟宁激变。诏下鈇等吏，贬惟宁三官，材还籍候勘。时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杨绍程勘万春首乱，宜罪。大学士申时行庇之，置不问，旋调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云南事被讦，遂获重谴。初，有诏勘征缅功，巡按御史苏赞阝言斩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无验，猛密地尚为缅据，材、天俸等虚张功伐，副使陈严之与相附和，宜并罪。帝怒，削世曾籍，夺昌祚禄一年，材、严之、天俸俱逮下诏狱。刑部尚书李世达、左都御史吴时来、大理少卿李栋等，当材、天俸徒，严之镌秩。帝不怿，夺郎中、御史、寺正诸臣俸，典诏狱李登云等亦解官。于是改拟遣戍。特旨引红牌说谎例，坐材、天俸斩，严之除名。大学士时行等数为解，给事中唐尧钦等亦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报偶虚，坐以死，假令尽虚无实，掩罪为功，何以罪之？设不幸失城池，全军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听。幽系五年，论救者五十余疏。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释令立功，时行等复为材申理，皆不省。

亡何，孟养使入贡，具言缅人侵轶，天朝救援，破敌有状，闻典兵者在狱，众皆流涕。而楚雄士民阎世祥等亦相率诣阙讼冤。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学士王锡爵等再疏为言，帝故迟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镇海卫。

材所至，辄聚徒讲学，学者称见罗先生。系狱时，就问者不绝。至戍所，学徒益众。许孚远方巡抚福建，日相过从，材以此忘羁旅。久之赦还。卒年七十九。

陆树德，字与成，尚书树声弟也。嘉靖末进士。除严州推官。行取当授给事、御史，会树声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隆庆四年，改礼科给事中。穆宗御朝讲，不发一语。树德言：“上下交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不报。屡迁都给事中。六年四月，诏辍东宫讲读，树德言：“自四月迄八月，为时甚遥，请非盛暑，仍御讲筵。”不听。穆宗颇倦勤，树德言：“日月交蚀，旱魃为灾，当及时修省。”及帝不豫，又请谨药饵，善保护，仲夏亢阳月，宜益慎起居。帝不悦，疏皆留中。内臣请祈福戒坛，已得旨，树德言：“戒坛度僧，男女扰杂，导淫伤化。

陛下欲保圣躬，宜法大禹之恶旨酒，成汤之不迩声色，何必奉佛。”未几，穆宗崩，神宗嗣位，中官冯保挤司礼孟冲而代之。树德言：“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

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保大恨。比议祧庙，树德请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格不行。

已，极陈民运白粮之患，请领之漕臣，从之。

树德居言职三年，疏数十上，率侃直。会树声掌礼部，乃量迁尚宝卿。历太常少卿，南京太仆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树德素清严，约束僚吏，屏绝声伎。

山东民壮改民兵，戍蓟门，隆庆末令岁输银二万四千，罢其戍役。寻命增输三万，树德请如河南例罢之。帝不从，而为免增输之数。德府白云湖故民田，为王所夺，后已还民，王复结中官谋复之。树德争不得，乞休归。久之卒。

萧廪，字可发，万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刘瑾，廷杖下狱，终云南副使。廪举嘉靖末进士，授行人。隆庆三年擢御史。因地震，请加礼中宫。已，出核陕西四镇兵食。斥将吏隐占卒数万人归伍。固原州海剌都之地，密迩松山，为楚府牧地。

廪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与寇接，王所收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弊甚大，宜谕使献之朝廷。诏可。已，改巡茶马。七苑牧地，养马八千七百余匹，而占地五万五千三百顷有奇。廪但给万二千二百余顷，岁益课二万。万历元年，巡按浙江。

请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从祀王守仁于文庙。寻擢太仆少卿，再迁南京太仆卿。九年，由光禄卿改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时方核天下隐田，大吏争希张居正指增赋，廪令如额而止。境内回回部常群行拾麦穗，间或草窃，耀州以变告。廪抚谕之，戮数人，变遂定；令拾麦毋带兵器，侪偶不得至十人。进右副都御史，移抚浙江。先以赏贡使，岁增造彩币二千。廪请均之福建及徽、宁诸府，从之。已，请减上供织造，不许。迁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进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赠尚书。

廪初从欧阳德、邹守益游。制行醇谨，故所至有立。

贾三近，字德修，峄县人。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四年六月，疏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甚而已。今庙堂之令不信于郡县，郡县之令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济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形格势制，莫可如何。且监司考课，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轻宽平和易之士，守令虽贤，安养之心渐移于苛察，抚字之念日夺于征输，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务守法。而监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体。”已，复疏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

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夫乡举岂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劝。”诏皆俞允。再迁左给事中，勘事贵州。中道罢遣，遂请急归。

神宗嗣位，起户科给事中。万历元年，平江伯陈王谟以太后家姻，夤缘得镇湖广。三近劾其垢秽，乃不遣。给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韩必显劾谭纶被谪，三近率同列救之，诏增供用库黄蜡岁二万五千，三近等又谏，皆不从。时方行海运，多覆舟，以三近言罢其役。肃王缙贵，隆庆间用贿以辅国将军袭封，至是又请复庄田，三近再疏争，遂弗予。初，有令征赋以八分为率，不及者议罚。三近请地凋敝者减一分，诏从之。中官温泰请尽输关税、盐课于内库，三近言课税本饷边，今屯田半芜，开中法坏，塞下所资惟此，苟归内帑，必误边计。议乃寝。顷之，擢太常少卿。

再迁南京光禄卿，请假归。十二年，召掌光禄，其秋，拜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

畿辅大饥，振贷有方。召拜大理卿。未上，以亲老归养。起兵部右侍郎，复以亲老辞，不许。寻卒。

李颐，字惟贞，余干人。隆庆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博习典故，负才名。万历初，擢御史。同官胡涍、景嵩、韩必显，给事中雒遵相继获谴，抗疏申救，不听。

清军湖广、广西，请免士民远戍，只充傍近卫所军，制可。忤张居正，出为湖州知府。迁苏松兵备副使、湖广按察使。郧阳兵变，知府沈鈇且得罪，颐为白其冤，而密歼首乱者。以母丧归。

起故官，莅陕西，进河南右布政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进右副都御史。

以定乱兵进兵部右侍郎。长昂桀骜，颐与总兵王保擒其心腹小郎儿等七人，贼遂軿。

已，别部伯牙入寇，督将士败之罗文峪，进左侍郎。久之，进右都御史。

时矿税使四出。马堂驻天津，王忠驻昌平，王虎驻保定，张晔驻通州。颐疏言：“燕京王气所钟，去陵寝近，开凿必损灵气。”又言：“畿辅地荒岁俭，而敕使诛求，不遗纤屑，恐临清激变之惨，复见辇毂下。”已，辽东税使高淮诬劾山海同知罗大器，颐复言：“内监外僚，初无统摄，且辽阳矿税，何预蓟门？若皆效淮所为，有司将无遗类。陛下奉天之权，制驭宇内，今尽落宦竖手，朝奏夕报，如响应声。

纵所劾当罪，尚非所以为名，何况无辜，暴加摧折。”皆不报。颐在镇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惮颐廉正，畿民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刘东星管理河道。议上筑决口，下疏故道，为经久计。甫两月，以劳卒。赠兵部尚书。

颐仕宦三十余年，敝车羸马，布衣蔬食。初为御史，首请祀胡居仁于文庙，寝未行。见居仁裔孙希祖幼且贫，字以女，养之于家。弟谦早卒，以己廕畀其子。

硃鸿谟，字文甫，益都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吉安推官。识邹元标于诸生，厚礼之。擢南京御史。元标及吴中行等得罪，鸿谟疏救，语侵居正，斥为民。鸿谟归，杜门讲学，不入城市。居正卒，起故官，出按江西。奏蠲水灾赋，请减饶州磁器，不报。又疏荐建言削籍者，忤旨，夺俸。擢光禄少卿。由大理少卿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抚应天、苏州十府。引二祖节俭之德，请裁上供织造，报闻。吴中徭役不均，令一以田为准，不及百亩者无役，县为立籍，定等差。贵游子弟恣里中，无赖者与共为非，远近讹言谓有不轨谋。鸿谟尽捕之，上疏告变。朝议将用兵，兵部主事伍袁萃亟言于尚书石星，令覆勘，乃解。鸿谟寻入为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敛，僚属醵金以办。赠刑部尚书，谥恭介。萧彦，字思学，泾县人。隆庆五年进士。除杭州推官。万历三年，擢兵科给事中。自塞上多警，边吏辄假招降幸赏。彦言：“议招逆党，为中国逋亡设耳，乃欲以此招漠北敌人。夫李俊、满四等休养百年，称乱一旦，降人不可处内地明矣。宜一切报罢。”从之。以工科左给事中阅视陕西四镇边务。还奏训兵、储饷十事，并允行。

寻进户科都给事中。初，行丈量法，延、宁二镇益田万八千余顷。总督高文荐请三年征赋，彦言：“西北垦荒永免科税，祖制也。况二镇多沙碛，奈何定永额，使初集流庸怀去志。”遂除前令。诏购金珠，已，停市，而命以其直输内库。彦言不当虚外府以实内藏，不听。寻上言：“察吏之道，不宜视催科为殿最。昨隆庆五年诏征赋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万历四年则又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有司惮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臣以为九分与带征二议，不宜并行。所谓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也。”部议允行。未几，浙江巡抚张佳胤复以旧例请，部又从之。彦疏争，乃诏如新令。诏取黄金三千二百两，彦请纳户部言减其半，不从。

擢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都匀答千岩苗叛，土官蒙诏不能制，彦檄副使杨寅秋破擒之。宣慰安国亨诡言献大木，被赉。及征木无有，为彦所劾。国亨惧，诬商夺其木，讦彦于朝。帝怒，欲罪彦。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国亨反噬，轻朝廷，帝乃止。

改抚云南。时用师陇川，副将邓子龙不善御军，兵大噪，守备姜忻抚定之。而其兵素骄，给饷少缓，遂作乱。鼓行至永昌，趋大理，抵澜沧，过会城。彦调土、汉兵夹攻之，斩首八十，胁从皆抚散。事闻，赉银币。自缅甸叛，孟养、车里二宣慰久不贡。至是修贡，彦抚纳之。

寻以副都御史抚治郧阳。进兵部右侍郎，总制两广军务。日本躏朝鲜。会暹罗入贡，其使请勤王，尚书石星因令发兵捣日本。彦言暹罗处极西，去日本万里，安能飞越大海，请罢其议。星执不从。既而暹罗兵卒不出。召拜户部右侍郎，寻卒。

彦从同县查鐸学，有志行。服官明习天下事，所在见称。后赠右都御史，谥定肃。

弟雍，广东按察使。宦绩亚于彦，而学过之。时称“二萧”。

查鐸，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进士。隆庆时，为刑科左给事中。忤大学士高拱，出为山西参议。万历初，官广西副使，移疾归。缮水西书院，讲王畿、钱德洪之学，后进多归之。

孙维城，字宗甫，丘县人。隆庆五年进士。历知浚、太康、任丘三县。万历十年，擢南京御史。初，张居正不奔丧，宁国诸生吴仕期欲上书谏。未发，太平同知龙宗武告之操江胡槚，以闻于居正。会有伪为海瑞劾居正疏者，播之邸抄。宗武意仕期，遂置狱，榜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讼冤，维城疏言状。槚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广参议，皆落职戍边，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督太和山，请兼行分守事，帝许之，维城援祖制力陈不可。

俄以救言官范俊，夺俸一年。忤座主大学士许国，出为永平知府。迁赤城兵备副使。缮亭障二百六十所，招史、车二部千余人。以功屡进按察使，兵备如故。部长安兔挟五千骑邀赏，维城请于督、抚，革其市赏而责之，戢不敢肆。寻以右布政使移守宣府，改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河套常犯顺，罢贡市十余年。后复松山，筑边城，诸部长恐，益侵轶。至是，吉囊、卜庄等乞款。

闻巡抚王见宾当去，请益切。在宁夏者曰著宰，亦请之巡抚杨时宁。两镇交奏，给事中桂有根请听边臣自主。维城方代见宾，时宁亦迁去，以黄嘉善代，二人并申约束。维城又条善后六事，款事复坚。

初，维城在宣府，与总兵官麻承恩不相能。会承恩亦移镇延绥。一日，维城见城外积沙及城，命余丁除之。承恩绐其众曰：“食不宿饱，且塞沙可尽乎？”卒遂噪。维城晓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谓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维城因自劾，帝慰留维城，治哗者。然维城竟坐是得疾，不数月卒。将吏入视其橐，仅俸数金，赙而归其丧。

谢杰，字汉甫，长乐人。万历初进士。除行人。册封琉球，却其馈。其使入谢，仍以金馈，卒言于朝而返之。历两京太常少卿。南京岁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司官代，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贱者将事，于礼为亵。请如哀冲、庄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佥书。累迁顺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属吏被荐者以贿谢，杰曰：“贿而后荐，干戈之盗；荐而后贿，衣冠之盗。”人以为名言。进南京刑部右侍郎。

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于政事，疏陈十规。言：“前此两宫色养维一，今则定省久旷，庆贺亦疏。孝安太后发引，并不亲送。前此太庙时飨皆躬亲，今则皆遣代。

前此经筵临御，圣学日勤，今则讲官徒设，讲席久虚。前此披星视朝，今则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岁旱步祷郊坛，今则圜丘大报，久缺斋居；宸宫告灾，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涝，多发帑金，今则采矿榷税。前此用财有节，今则岁进月输；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纟宁，西蜀之扇，关中之绒，率取之逾额。前此乐闻谠言，今则封事甫陈，严纶随降，但经废弃，永不赐环。前此抚恤宗室，恩义有加，今则楚籓见诬，中榼旋出，以市井奸宄，间骨肉懿亲。前此官盛任使，下无旷鳏，今则大僚屡虚，庶官不补。是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不报。召为刑部左侍郎，擢户部尚书督仓场。时四方遇灾，率请改折，杰请岁运必三百万以上方许议折，从之。三十二年，卒官。

初，杰父教谕廷衮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赋。县令刘禹龙言于御史逮之。杰代讯，几毙。后抚赣，禹龙家居，未尝修隙，时服其量。

郭惟贤，字哲卿，晋江人。万历二年进士。自清江知县拜南京御史。张居正既死，吴中行、赵用贤等犹未录。会皇长子生，诏赦天下，惟贤因请召诸臣。冯保恶其言，谪江山丞。保败，还故官。劾左都御史陈炌希权臣指，论罢御史赵耀、赵应元，不可总宪纪。炌罢去。又荐王锡爵、贾三近、孙鑨、何源、孙丕扬、耿定向、曾同亨、詹仰庇，皆获召。主事董基谏内操被谪，惟贤救之，忤旨，调南京大理评事。给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救。帝怒，夺俸有差。惟贤寻迁户部主事，历顺天府丞。

二十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景王封德安，土田倍诸籓，国绝赋额犹存。

及帝弟潞王之国卫辉，悉以景赋予王。王奏赋不及额，帝为夺监司以下俸，责抚按急奏报。惟贤言：“景府赋额皆奸民投献，妄张其数。臣为王履亩，增赋二万五千，非复如往者虚数，王反称不足，何也？且潞去楚远，莫若征之有司，转输潞府。

《会典》皇庄及勋戚官庄，遇灾蠲减视民田。今襄、汉水溢，王佃民流亡过半，请蠲如例。”又言：“长沙、宝庆、衡州三卫军戍武冈，而永州、宁远诸卫远戍广西，瘴疠死无数。请分番迭戍武冈，罢其戍广西者。”帝悉报许。承天守备中官以征兴邸旧赋，请罪潜江知县及诸佃民，旨下抚按勾捕。惟贤言：“臣抚楚，事无不当问。

今中官问，而臣等为勾捕，臣实不能。”帝直其言而止。寻请以太和山香税充王府逋禄，免加派小民，又请以周敦颐父辅成从祀启圣。诏皆从焉。

入为左佥都御史。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系，台员不宜久缺。已，复言天下多故，乃自大僚至监司率有缺不补，政日废弛，且建言获谴者不下百余人，效忠者皆永弃。帝不纳。寻迁左副都御史。请早建皇储，慎简辅弼，亟行考选，尽下推举诸疏。俱不报。久之，以忧归。起户部左侍郎，未上卒。赠右都御史。天启初，谥恭定。

万象春，字仁甫，无锡人。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皇女生，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象春力谏，不听。屡迁礼科都给事中。郑贵妃有盛宠，而帝耽于酒。象春因慈宁宫灾疏谏，报闻。时宗室繁衍，岁禄不继，象春议变通。会河南巡抚褚鈇亦奏其事，帝即命象春遍诣河南、山西、陕西诸王府，计画以闻。象春抵河南，方集议，而周府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挈意，群殴睦挈几死。

象春以状闻，帝为夺诸人岁禄。象春复以次诣秦、晋诸籓，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为令。真人张国祥乞三年一觐，象春言左道无民社寄，不当在述职之列。时诏许后父永年伯王伟乘肩舆，象春言：“勋戚不乘舆，祖制也。固安伯陈景行、武清伯李伟，太后父，衰白封，始赐肩舆。定国公徐文璧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

今伟非三人比，乞寝前命。”皆不许。孟秋将享庙，帝斋宿宫中，象春言当在便殿，不当于内寝。帝怒，停俸三月。已，因灾异，言：“外吏贪残不当遣缇骑逮问，宫禁邃密不当宿重兵，廷臣建言贬黜当叙迁，内臣有犯当付外廷按治。”帝报闻。象春在谏垣久，前后七十十余疏，多关军国计。请复建文年号，加景帝庙谥，尤为时所称。

出为山东参政。妖贼郭大通为乱，计擒之。历山西左布政使。二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倭躏朝鲜，滨海郡邑悉戒严。象春拊军民，供馈运，应机立办。

中使陈增以矿税至，象春疏论其害。福山知县韦国贤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持之，增遂劾国贤沮挠，象春党庇。诏逮国贤，夺象春俸，遂引疾归。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赠右都御史。

钟化民，字维新，仁和人。万历八年进士。授惠安知县，多异政。御史安九域荐于朝，以俸未及期，移知乐平，治复最。征授御史。与同官何卓、王慎德交章请建储，不报。出视陕西茶马，言：“边塞土寒，独畜马为业。今虑其阑出为厉禁，于是民间孳息与境内贸易俱废，公私缓急亦无所资。请听逾境贩鬻，特不得入番中。

又曩宁夏乏饷，岁发万金易米二万七千石，后所司干没，滥征之民。请以垦田粟补之，永停征派。”俱报可。巡按山东，岁旱，请蠲振先发后闻。坐宁夏时取官银交际，为尚宝丞周弘禴所劾，调行人司正。累迁仪制郎中。沈王珵尧由支庶嗣，请封其庶子为郡王，化民持不可。帝传谕曰：“第予虚名，令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沈王子与元子孰亲？王子不即封，虑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虑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辞直，无以难。帝命并封三王，化民与顾允成等面诘王锡爵于朝房。寻进光禄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饥，人相食，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举，民大悦。既竣，绘图以进。帝嘉之，褒谕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讨平南阳矿盗。夹河贼啸聚数千人，复督兵破之。时方采矿，抗疏力谏。

化民短小精悍，多智计。居官勤厉，所至有声。遍历八府，延父老问疾苦。劳瘁卒官，士民相率颂于朝。诏赠右副都御史，赐祠曰忠惠。

吴达可，字安节，宜兴人，尚书俨从孙也。万历五年进士。历知会稽、上高、丰城，并有声。选授御史。疏请御经筵勤学，时与大臣台谏面议政务，报闻。大学士赵志皋久疾乞休，未得请。达可力言志皋衰庸，宜罢，不纳。二十八年正月，请因始和布令，举皇长子册立冠婚礼，简辅臣补台谏，撤矿税中使，不报。视盐长芦。

岁侵，绘上饥民十四图，力请振贷。税使马堂、张日华议加盐税，奸商妄称嘉靖中大同用兵贷其赀三万六千金，请于盐课补给，户部许之。达可皆抗争，事得已。改按江西。税使潘相殴折辅国将军谋圮肢，并系宗人宗达，诬以劫课，劾上饶知县李鸿主使。帝切责谋圮等，夺鸿官。达可言：“宗人无故受刑，又重之以诘责，将使天潢人人自危。鸿无辜，不当黜。愿亟正相罪，复鸿官。”同官汤兆京亦极论相罪，且言辽东高淮、陕西梁永、山东陈增、广东李凤、云南杨荣皆元恶，为民害，不可一日留。皆弗听。鸿，吴人，大学士申时行之婿。万历十六年举北闱乡试，为吏部郎中高桂所攻。后七年成进士。至是，抗相，以强直称。相又请开广信铜塘山，采取大木，凿泰和斌姥山石膏，达可复极谏不可，阁臣亦争之，乃寝。还掌河南道事。

佐温纯大计京官。寻陈新政要机，痛规首辅沈一贯。疏留中。擢太仆少卿，再迁南京太仆卿。召改光禄，进通政使。镇抚史晋以罪罢，妄投封章诋朝贵。达可封其疏而劾之，晋寻得罪。奏请正疏式、屏谗邪、重驳正、惩奸宄数事，帝嘉纳焉。寻上疏乞休去。卒，赠右副都御史。

赞曰：庞尚鹏诸人历官中外，才谞干局，咸有可称。贾三近陈时政，多长者之言，其言资格，深中积弊。谢杰却属吏馈，亦无愧杨震云。

## 列传第一百十六

魏学曾（叶梦熊 梅国桢） 李化龙（江鐸）

魏学曾，字惟贯，泾阳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户部主事，迁郎中。中官为商人请支刍粮银巨万，学曾持不可，乃已。寻擢光禄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隆庆初，土蛮大入永平。学曾入驻山海，檄诸将王治道等追击至义院口，大捷。

进右副都御史。学曾乃易置将吏，招纳降附，厘屯田二千余顷，数破敌，被赏赉。

以疾去。起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枢营。旋改吏部，转左侍郎。

穆宗崩，大学士高拱欲去冯保，属言官论劾。学曾遗书大学士张居正曰：“外人皆言公与保有谋，遗诏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复护此阉。”居正怒。及拱被逐，举朝失色，学曾独大言曰：“上践阼伊始，辄逐顾命大臣，且诏出何人，不可不明示百官。”要诸大臣诣居正邸争之。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辞以疾。自是益忤。

出为南京右都御史。未上，给事中宗弘暹希居正指劾之。诏以故官候调，学曾遂归。

居正殁逾年，起南京户部右侍郎。召为右都御史，督仓场。寻以南京户部尚书致仕。

万历十八年，顺义王扯撦力克西赴青海，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总兵李奎、李联芳先后被杀。朝命尚书郑洛经略七镇，兼领总督，洛固辞总督。明年春，阁臣王锡爵荐学曾。起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时洛专主款，学曾至，与议不合，陕西巡抚叶梦熊助之。初，顺义王封，梦熊以谏沮坐得罪，学曾亦为高拱言不便。至是，撦力克助叛，学曾、梦熊欲遂讨之，诋洛玩寇。会撦力克东归，火落赤诸部亦徙去，学曾奏撦力克虽归，阴留精兵二万于嘉峪，欲助火落赤、真相。

其说本采诸道路，朝士乃争附和之。锡爵意悔，具疏言状，又遗书责梦熊。而兵部尚书石星以顺义既东，宣、大事急，召洛还定抚议，置学曾疏不问。未几，河套部长土昧明安入市毕，要请增赏。学曾令总兵官杜桐、神木参将张刚、孤山游击李绍祖出不意击斩明安，俘馘四百八十余级，夺马畜器械称是。学曾以功加太子少保。

而明安子摆言太声言复仇，号召诸部。

明年，哱拜反，遂煽诸部为乱。拜，西部人也。嘉靖中得罪其部长，父兄皆见杀，拜跳脱来降，骁勇屡立战功。前督抚王崇古、石茂华先后奏加副总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拜梦妖物入妻施胁而生，狼形枭啼，性狠戾。拜老，承恩袭父爵。

十九年，洮、河告警，御史周弘禴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拜义子哱云等。巡抚党馨檄文秀西援，拜谒经略郑洛，愿与子承恩从出师。馨恶其自荐，抑损之，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见诸镇兵皆出其下。比贼退，取道塞外还，寇骑遇之皆辟易，遂有轻中外心。馨数裁拜，且按承恩罪箠之二十，云、文秀亦以他故怨馨。会戍卒请衣粮久弗给，拜遂嗾军锋刘东旸、许朝作乱。二十年三月，杀馨及副使石继芳，逼总兵官张维忠缢死。云、文秀杀游击梁琦、守备马承光，东旸称总兵，奉拜为谋主，承恩、朝为左、右副总兵，云、文秀为左、右参将。承恩遂陷玉泉营、中卫、广武，河西望风靡。惟文秀徇平虏，参将萧如薰坚守不下。贼既取河西四十七堡，且渡河，复诱河套著力兔、宰僧犯平虏、花马池。全陕皆震动。

学曾檄副总兵李昫率游击吴显趋灵州，别遣游击赵武趋鸣沙州，沿河扼贼南渡，而自驻花马池，当贼卫。昫等渡河，贼将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复，惟宁夏镇城尚为贼据。著力兔等中外相呼应，拜、文秀攻赵武于玉泉。云引著力兔攻平虏，如薰设伏射杀云。昫救武，围亦解。四月，昫引兵与故总兵牛秉忠抵镇城下。帝已擢董一奎为总兵，李蕡副之，已，复擢如薰代一奎，而以麻贵代蕡。未至，昫等攻城。贼于东西二门各出骁骑三千搏战，步卒列火车为营。官军击之，夺其车百辆，追奔入湖，贼溺死无算。副总兵王通战尤力。家丁高益等乘胜入北门，后兵不继被杀，通亦负伤，榆林游击俞尚德战死。翼日，朝、文秀胁庆王上东城，乞暂罢兵，诡言愿献首恶。会官军粮尽，乃引退，休近堡。

学曾日夜趣刍饷，调延绥、庄浪、兰、靖、榆林兵。道回远，所治舟亦未具，乃驻花马池，俟军至移灵州。顷之，延绥游击姜显谟、都司萧如蕙，甘州故总兵张杰及麻贵军皆至，复抵镇城攻之。贼计延绥、榆林兵出内虚，勾黄台吉妻，令其子舍达大、从子火落赤、土昧铁雷掠旧安边、砖井堡以牵我兵。承恩复以间合寇兵，伏延汉渠，掠粮车二百。学曾自花马池还灵州，被围，救至而解。贵等数攻城不能克，贼杀庆王妃，尽掠其宫人金帛。牛秉忠战伤右股，乃复退师。帝用尚书星言，赐学曾尚方剑督战。会宁夏巡抚硃正色、甘肃巡抚叶梦熊、监军御史梅国桢，诸大将刘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后至军，六月复攻城，连战不下。

梦熊，字男兆，归善人。嘉靖四十年进士。由福清知县入为户部主事，转饷宁夏。改御史，以谏受把汉那吉降，贬郧阳丞。累迁赣州知府，平黄乡贼。迁浙江副使，改永平。万历十七年冬，由山东布政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寻改陕西，进右副都御史。以请讨撦力克，与经略洛议相左。廷议方右洛，绌其议不用。会撦力克东归，洛亦还宣、大，乃移梦熊甘肃，与学曾共事。梦熊有胆决，敢任事。会拜反，上疏自请讨贼，帝然之。以六月至灵州，与学曾合。

国桢，字克生，麻城人。少雄杰自喜，善骑射。举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固安知县。中官诣国桢请收责于民，国桢伪令民鬻妻以偿。民夫妇哀恸，中官为毁券。擢御史，会拜反，学曾师久无功。时宁远伯李成梁方被论，廷议欲遣为大将，未敢决，国桢独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为提督，将辽东、宣、大、山西诸镇兵以往。而国桢监其军，遂与如松至宁夏。

初，学曾欲招东旸、朝，令杀拜父子赎罪，遣卒叶得新往。四人方约同死，折得新胫，置之狱。巡抚硃正色以贼诡请降，而张杰尝总宁夏兵，故与拜善，遣杰入城招之。朝乃舁得新见杰，得新大骂贼，被杀，杰亦系不遣。而学曾以贼求抚为之请，帝切责。及是，城中百户姚钦、武生张遐龄射书城外，约内应，夜半举火。外兵不至，贼杀其党五十人，钦缒城出，来奔。当是时，贼外以求抚缓兵，而阴结寇为助，然粮尽，势且困。七月，学曾与梦熊、国桢定计，决黄河大坝水灌之，水抵城下。时套寇卜失兔、庄秃赖以三万骑犯定边、小盐池，用土昧铁雷为前锋，而别遣宰僧以万骑从花马池西沙湃口入，为拜声援。麻贵击之右沟，寇稍挫，分趋下马关及鸣沙洲。学曾令游击龚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绥总兵官董一元捣土昧铁雷巢，斩首百三十余级，寇大惊引去。遇子敬，围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贼援遂绝。

学曾益决大坝水。八月，河决堤坏，复缮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东西城崩百余丈。

著力兔、宰僧复入李刚堡。如松、贵等击败之，追奔至贺兰山。贼益惧求款，未决，会学曾得罪罢。朝命以梦熊代，梦熊遂成功。

初，学曾之遣人招东旸、朝也，留固原十余日以俟之，帝责其玩寇；李昫渡河又稍迟，松山、河套寇先入，官军用是再失利。学曾尝上疏令监军无与兵事，帝为饬国桢如其言，国桢颇憾之。及至军，劾诸将观望，而颇以玩寇为学曾罪。给事中许子伟亦劾学曾惑于招抚，误国事。国桢又言佥事随府从城上跃下，贼令四人下取，我军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数万断我粮道，杀戮无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学曾至京。然学曾逮未逾月，城坏而大军入，贼竟以破灭。

梦熊既代学曾，亦赐尚方剑。时调度灵州，独国桢监军宁夏。贼被围久，食尽无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国桢挟诸将趋南关。秉忠先登，国桢大呼，诸将毕登。

贼退据大城，攻数日不下。国桢使间绐东旸、朝、承恩互相杀，以降贳其罪。三人内猜疑，东旸、朝遂先诱杀承恩党文秀。承恩亦与其党周国柱诱东旸、朝杀之；尽悬东旸、朝、文秀首城上，开门降。如松率兵围拜家。拜仓皇缢，阖室自焚死。梦熊自灵州驰至，下令尽诛拜党及降人二千，慰问宗室士庶。宁夏平。梦熊、正色、国桢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献京师。帝御门受贺，诏磔承恩于市，梦熊、正色、国桢各廕世官，如松功第一，如薰、贵、秉忠等加恩有差。学曾初夺职为民，叙功，以原官致仕。

学曾任事劳勚。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志皋、位力为学曾解，尚书星以下多白学曾无罪。国桢亦上疏言：“学曾应变稍缓，臣请责诸将以振士气，而逮学曾之命，发自臣疏，窃自悔恨。学曾不早雪，臣将受万世讥。”如松亦言：“学曾被逮时，三军雨泣。”梦熊亦推功学曾。帝初不听，既而复其官。居家数年卒。梦熊以功进右都御史。

初，卜失兔为都督，其部长切尽台吉最用事。切尽台吉死，卜失兔不能制诸部。

经略郑洛专事羁縻。学曾以洮河之变，恶诸部为逆，袭杀明安。会拜反，著力兔、宰僧遂声言与拜为一家，而卜失兔、庄秃赖亦引兵助之。及拜诛，切尽台吉之比吉率著力兔、宰僧、庄秃赖等顿首花马池塞下，悔罪求款。梦熊为奏请。帝以梦熊初主学曾，责其前后异议，令要诸部缚叛赎罪。著力兔等求款益坚，梦熊乃与巡抚田乐奏上四镇款战机宜，俟朝议。中外相仗莫敢决，卜失兔遂率诸部大入定边。总兵官麻贵等击却之，梦熊以功加太子少保。未几，切尽台吉从子青把都儿犯甘肃，总兵官杨浚、副总兵何崇德御之，斩首六百余级。梦熊复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寻入为南京工部尚书，而以都御史李汶代。自洮河变后，寇颇轻中国。招抚议既绝，诸部数入犯，四镇遂频岁用兵云。梦熊虽功多，其品望远出学曾下。卒官。

国桢既招降承恩，以梦熊贪功杀降，劾其罪。梦熊奏辨，言：“拜所畜家人皆死士，缓一二日，东旸、朝党复集，必再乱。臣宁负杀降名，以绝祸本。”帝为下诏和解之。论功，擢国桢太仆少卿。逾年，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久之，迁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在镇三年，节省市赏银十五万两有奇。父丧归，未起而卒。赠右都御史。

李化龙，字于田，长垣人。万历二年进士。除嵩县知县。年甫二十，胥吏易之。

化龙阴察其奸，悉召置之法，县中大治。迁南京工部主事，历右通政使。

二十二年夏，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初，总兵官李成梁破杀泰宁速把亥，其子把兔儿弟炒花据旧辽阳以北，居两河之中，益结土蛮为患。其年四月，把兔儿围辽阳，朵颜小歹青、福余伯言儿分犯锦、义，掠清细河，巡抚韩取善坐免。化龙受事甫两月，把兔儿与伯言儿等寇镇武，又约土蛮子卜言台周犯右屯。把兔儿先至吴家坟。化龙与总兵官董一元定计先击把兔、伯言儿，伯言儿中流矢死，把兔被伤。

卜言台周至，攻右屯不利，亦解去。于是把兔、小歹青、卜言台周益相结，谋复前耻。化龙与一元严备之。一元又出塞，捣巢有功，而把兔伤重竟死，边塞袭服。详具一元传。化龙进兵部右侍郎。

明年，小歹青悔祸款塞，请开木市于义州，且告朵颜长昂将犯边。已，长昂果犯锦、义，副总兵李如梅击却之。歹青言既信，化龙遂许其请。上疏曰：环辽皆敌也，迤北土蛮种类多不可数。近边者，直宁前则长昂，直锦、义则小歹青，直广宁、辽、沈则把兔、炒花、花大，直开、铁则伯言、烧兔，其在东边海西则猛骨孛罗、那林孛罗、卜寨，皆与辽地项背相望。并墙围猎，则刁斗声相闻，盖肘腋忧也。自那卜被剿，数年东陲无事。去年把兔、伯言战死，炒花、花大一败涂地。今伯言子宰赛受罚，入市广宁，辽、沈、开、铁间警报渐希。所未驯伏者，惟小歹青与长昂耳。

小歹青素凶狡，雄长诸部。西助长昂，东助炒花。大举动以数万，小窃则飞骑出没锦、义间。自周之望、柏朝翠战殁，无敢以一矢加遗。凌河上下方数百里，野多暴骨，民无宁宇。远虑者每以河西不保为虞。今乃叩关求市，臣遍询将领及彼地居民，佥言木市开有五利。

河西无木，皆在边外，叛乱以来，仰给河东，以边警又不时至。故河西木贵于玉，市通则材木不可胜用。利一。所疑于歹青者，无信耳。彼重市为生路，当市时必不行掠。即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辽东马市，成祖所开，无他赏，本听商民与交易。木市与马市等，有利于民，不费于官。利三。大举之害酷而希，零窃之害轻而数。小歹青不掠锦、义，零窃少矣。又西不助长昂，东不助炒花，则敌势渐分。即宁前、广宁患亦渐减。且大举先报，又得预为备。利四。

零窃既希，边人益得修备。利五。

疏入，从之。化龙寻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后总兵官马林复议开市，与巡抚李植相左，论久不决，小歹青遂复为寇云。

二十七年三月，化龙起故官，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四川，讨播州叛臣杨应龙。应龙之先曰杨铿。明初内附，授宣慰使。应龙性猜狠嗜杀。数从征调，恃功骄蹇。知川兵脆弱，阴有据蜀志，间出剽州县。嬖小妻田雌凤，谗杀妻张氏，屠其家。用诛罚立威，所属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贵州告变。巡抚叶梦熊疏请大征。

诏不听，逮系重庆狱。应龙诡将兵征倭自效，得脱归。复逮，不出。四川巡抚王继光发兵讨，覆于白石，应龙诿罪诸苗。朝廷命邢玠总督。值东西用兵，势未能穷治，因招抚之。应龙益结生苗，夺五司七姓地，并湖广四十八屯以畀之，岁出侵掠。是年二月，败官军于飞练堡，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等皆死。已，复破杀綦江参将房嘉宠、游击张良贤，投尸蔽江下。伪军师孙时泰请直取重庆，捣成都，劫蜀王为质，而应龙迁延，声言争地界，冀曲赦如曩时。化龙至成都，征兵未至，亦谬为好语縻之。

帝闻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贵州巡抚谭希思、江东之职，而赐化龙剑，假便宜讨贼。贼焚东坡、烂桥，梗湖、贵路，又焚龙泉，走都司杨惟忠。化龙劾诸大帅不用命者，沈尚文逮治，童元镇、刘廷皆革职充为事官。诸军大集，化龙先檄水西兵三万守贵州，断招苗路，乃移重庆，大誓文武。明年二月，分八道进兵。川师四路：总兵官刘綎由綦江，总兵官马孔英由南川，总兵官吴广由合江，副将曹希彬受广节制，由永宁。黔师三路：总兵官童元镇由乌江，参将硃鹤龄受元镇节制，统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总兵官李应祥由兴隆。楚师一路分两翼：总兵官陈璘由偏桥，副总兵陈良玭受璘节制，由龙泉。每路兵三万，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贵州巡抚郭子章驻贵阳，湖广巡抚支可大移沅州，化龙自将中军策应。帝以楚地辽阔，又擢江鐸为佥都御史，巡抚偏、沅。湖广设偏沅巡抚，自鐸始也。

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进，据桑木镇，綎复自綦江入。应龙以劲兵二万属其子朝栋曰：“尔破綦江，驰南川，尽焚积聚，彼无能为也。”比抗诸路兵，皆大败，应龙顿足叹曰：“吾不用时泰计，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贼，化龙诘之疆臣，斩贼使，二氏交遂绝。乌江兵败绩，逮下元镇于理，诸将益奋。綎先入娄山关，直抵海龙囤，璘、疆臣兵亦至。贼势急，上囤死守，遣使诈降。化龙檄诸将斩使，焚书。

以綎与应龙有旧，谕无通贼，綎械其人以自明。八路兵皆会囤下，筑长围困之，更番迭攻。六月，綎破土、月二城，应龙窘，与二妾俱缢。明晨，官军入城，七子皆被执。诏磔应龙尸并子朝栋于市。自出师至灭贼，凡百有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杨氏，二十九世，八百余年，至应龙而绝，以其地置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川、贵。

化龙初闻父丧，以金革起复，至是乞归终制。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与淮、扬巡抚李三才奏开淤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镇二百六十里，避黄河吕梁之险。再以忧去，未代。叙前平播功，晋兵部尚书，加少保，廕一子世锦衣指挥使。

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书。化龙以京营根本，奏陈十一滥、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皆置不理。兵部自二十七年后，左、右侍郎皆空署。未几，尚书萧大亨亦致仕，化龙掌部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师讹言寇至，民争避匿，边民逃入都门者亦数万，九门昼闭。辅臣言兵部尚书惟一人，何以应猝变，帝亦不报。辽战士二万余皆老弱，而税监高淮肆虐，辽人切齿。化龙请停税课，且增兵万人，又条上兵食款战之策，帝皆不报。一品秩满，加柱国、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官，年七十。

谥襄毅，赠少师，加赠太师。

化龙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刘綎骄蹇，先摧挫之而荐其才，故綎为尽力。开河之功，为漕渠永利，详见《河渠志》。

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祖玭，景泰时为礼科给事中。劾石亨怙宠罔上，有直声。官至山东参政。曾祖澜，正德时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昭。祖晓，嘉靖中工部侍郎。父圻，万历初广西提学佥事。父母疾，尝药舐粪。居丧寝苫三年，经寝室必俯其首，妻经夫庐亦然。卒，门人私谥为孝端先生。自玭至鐸五世皆进士。而晓弟晖，正德中为庶吉士，与舒芬等谏南巡受杖。世宗时，由编修出为河南佥事。鐸登第在万历二年。授刑部主事。累官山西按察使，擢抚偏、沅。夹攻杨应龙有功，与郭子章皆廕一子世锦衣指挥。丁母艰去。夺情，命留讨皮林诸洞蛮，平之。详具《陈璘传》。以劳疾归。卒，赠兵部右侍郎。

赞曰：哱拜一降人耳，虽假以爵秩，而凭藉未厚。仓猝发难，据镇城，联外寇，边鄙为之骚然，武备之弛，有由来矣。杨应龙恶稔贯盈，自速殄灭。然盘踞积久，地形险恶，非师武臣力，奏绩岂易言哉！李化龙之功可与韩雍、项忠相埒，较宁夏之役，难易悬殊矣。

## 列传第一百十七

刘台（冯景隆 孙继先） 傅应祯 王用汲 吴中行（子亮 元 从子宗达）赵用贤（孙士春） 艾穆（乔璧星 叶春及） 沈思孝（丁此吕）

刘台，字子畏，安福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万历初，改御史。巡按辽东，坐误奏捷，奉旨谯责。四年正月，台上疏劾辅臣张居正，曰：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进退大臣以礼。先帝临崩，居正托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狱。及正论籍籍，则抵拱书，令勿惊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遗书以市德，徒使朝廷无礼于旧臣。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硃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郎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贿厚施，缘例陈乞，将无底极。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藉，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秽狼籍。及骤躇铨衡，唯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毋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

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

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败类者，常不举行，盖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气，莫敢展布，所惮独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迁转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迟，谁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龁，而尽死言事哉？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鰲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疏上，居正怒甚，廷辩之，曰：“在令，巡按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臣第请旨戒谕，而台已不胜愤。后傅应祯下狱，究诘党与。

初不知台与应祯同邑厚善，实有所主。乃妄自惊疑，遂不复顾藉，发愤于臣。且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计惟一去谢之。”因辞政，伏地泣不肯起。

帝为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诺，犹不出视事，帝遣司礼太监孙隆赍手敕宣谕，乃起。遂捕台至京师，下诏狱，命廷杖百，远戍。居正阳具疏救，乃除名为民，而居正恨不已。台按辽东时，与巡抚张学颜不相得。至是学颜为户部，诬台私赎锾，居正属御史于应昌巡按辽东覆之，而令王宗载巡抚江西，廉台里中事。应昌、宗载等希居正意，实其事以闻，遂戍台广西。台父震龙、弟国，俱坐罪。台至浔州未几，饮于戍主所，归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

明年，御史江东之讼台冤，劾宗载、应昌。诏复台官，罢宗载、应昌，下所司廉问。南京给事中冯景隆因言辽东巡抚周咏与应昌共陷台，应昌已罢，咏尚为蓟辽总督，亦宜罢。南京御史孙继先亦发学颜陷台罪。帝方向学颜。以景隆疏中并劾李成梁，学颜为成梁讼。继先又并劾学颜、成梁。乃谪景隆蓟州判官，继先临清州判官，置学颜不问。已而江西巡抚曹大埜、辽东巡抚李松，勘报宗载、应昌等朋比倾陷皆有状。刑部以故入论，奏宗载等遣戍、除名、降黜有差。赠台光禄少卿，廕一子。天启初，追谥毅思。

冯景隆，浙江山阴人。万历五年进士。尝讼赵世卿冤，且请召张位、习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贞，至是谪官。后量移南阳推官。

孙继先，字胤甫，盂人。隆庆五年进士。居正既败，继先请召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并及余懋学、赵应元、傅应祯、硃鸿谟、孟一脉、王用汲。

又荐魏学曾、宋纟熏、张岳、毛纲、胡执礼、王锡爵、贾三近、温纯、曹科、陈有年、硃光宇、赵参鲁等诸人。既坐谪，终南京吏部主事。

傅应祯，字公善，安福人。隆庆五年进士。除零陵知县。歼洞庭剧寇，论杀祁阳巨猾，民赖以安。调知溧水。万历三年，征授御史。张居正当国，应祯其门生也，有所感愤，疏陈重君德、苏民困、开言路三事，言：迩者雷震端门兽吻，京师及四方地震叠告，曾未闻发诏修省，岂真以天变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旧典，正统间尝暂行之，先帝纳李芳言，已诏罢遣，而陛下顾欲踵行失德之事，岂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给事中硃东光奏陈保治，初非折槛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报，岂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误宋，不可不深戒也。

陛下登极初，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恩至渥也。

乃上轸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担负相属者，何哉？小民一岁之入，仅足给一岁，无遗力以偿负也。近乃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诸臣畏谴，督趣倍严。致流离接踵，怨咨愁叹，上彻于天。是岂太平之象，陛下所乐闻者哉？请下明诏，自非官吏干没，并旷然除之。民困既苏，则灾沴自弭。

陛下登极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已，臣工无不庆幸。近则赵参鲁纠中涓而谪为典史，余懋学陈时政而锢之终身，他如胡执礼、裴应章、侯于赵、赵焕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请擢参鲁京职，还懋学故官，为人臣进言者劝。

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语侵己，大怒，调旨切责；以其词及懋学，执下诏狱，穷治党与。应祯濒死无所承，乃谪戍定海。给事中严用和、御史刘天衢等疏救，不听。方应祯下狱，给事中徐贞明偕御史李祯、乔岩入视之。锦衣帅余廕以闻，三人亦坐谪。

十一年，用御史孙继先言，召复官。帝将幸昌平阅寿宫，而蓟镇告警，应祯止帝勿行，且陈边备甚悉。优诏答之。俄擢南京大理寺丞。将行，奏荐海内知名士三十七人。寻移疾归，三年而卒。赠本寺右少卿。应祯与同邑刘台同举进士，为御史，同忤居正得祸，乡人并祠祀之。

王用汲，字明受，晋江人。为诸生时，郡被倭，客兵横市中。会御史按部至，用汲言状。知府曰：“此何与诸生事？”用汲曰：“范希文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矧乡井之祸乃不关诸生耶？”举隆庆二年进士，授淮安推官。稍迁常德同知，入为户部员外郎。

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归葬其亲，湖广诸司毕会。巡按御史赵应元独不往，居正嗛之。及应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请。佥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应元，且迎合居正意，属都御史陈炌劾应元规避，遂除名。用汲不胜愤，乃上言：御史应元以不会葬得罪辅臣，遂为都御史炌所论，坐托疾欺罔削籍，臣窃恨之。

夫疾病人所时有，今在廷大小诸臣，曾以病请者何限。御史陆万钟、刘光国、陈用宾皆以巡方事讫引疾，与应元不异也，炌何不并劾之？即炌当世宗朝，亦养病十余年。后夤缘攀附，骤列要津。以退为进，宜莫如炌。己则行之，而反以责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见炌论劾应元，以为恣情趋避，罪当罢斥。至其意所从来，陛下何由知之。如昨岁星变考察，将以弭灾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习孔教，则以邹元标之故；礼部张程，则以刘台之故；刑部浮躁独多于他部，则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后劣转赵志皋，又以吴中行、赵用贤而迁怒。盖能得辅臣之心，则虽屡经论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辅臣之心，则虽素负才名之张岳，难免以不及论调。臣不意陛下省灾塞咎之举，仅为宰臣酬恩报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为太息矣哉！

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纵圣明，从谏勿咈。诸臣熟知其然，争欲碎首批鳞以自见。陛下欲织锦绮，则抚臣、按臣言之；欲采珍异，则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仓光禄，则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见嘉纳，或遂停止，或不为例。至若辅臣意之所向，不论是否，无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结其欢，望风张其焰者，是臣所谓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恶者，炌特其较著者尔。

以臣观之，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听断，而委政于众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无所顾忌，小臣益苦行私而无所诉告，是驱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门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习之，内外章奏躬自省览，先以意可否焉，然后宣付辅臣，俾之商榷。阅习既久，智虑益弘，几微隐伏之间，自无逃于天鉴。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此又臣所日夜深虑，不独为应元一事已也。

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狱廷杖。会次辅吕调阳在告，张四维拟削用汲籍，帝从之。居正以罪轻，移怒四维，厉色待之者累日。用汲归，屏居郭外，布衣讲授，足不贱城市。居正死，起补刑部。未上，擢广东佥事。寻召为尚宝卿，进大理少卿。

会法司议胡槚、龙宗武杀吴仕期狱，傅以谪戍。用汲驳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盖谓如上文，罪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槚非主使者乎？宗武非听上司主使者乎？今仅谪戍，不知所遵何律也。”上欲用用汲言，阁臣申时行等谓仕期自毙，宜减等，狱遂定。寻迁顺天府尹。历南京刑部尚书，致仕。

用汲为人刚正，遇事敢为。自尹京后，累迁皆在南，以强直故也。卒，赠太子太保，谥恭质。

吴中行，字子道，武进人。父性，兄可行，皆进士。性，尚宝丞。可行，检讨。

中行甫冠，举乡试，性诫无躁进，遂不赴会试。隆庆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学士张居正，中行座主也。万历五年，居正遭父丧，夺情视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倡疏奏留，举朝和之，中行独愤。适彗出西南，长竟天，诏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訏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遽起视事者。

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进耶？”中行曰：“未进不敢白也。”

明日，赵用贤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居正怒，谋于冯保，欲廷杖之。

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俱具疏救，格不入。学士王锡爵乃会词臣数十人，求解于居正，弗纳。遂杖中行等四人。明日，进士邹元标疏争，亦廷杖，五人者，直声震天下。中行、用贤并称吴、赵。南京御史硃鸿谟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毕，校尉以布曳出长安门，舁以板扉，即日驱出都城。中行气息已绝，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

舆疾南归，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

九年，大计京官，列五人察籍，锢不复叙。居正死，士楚当按苏、松，怃然曰：“吾何面目见吴、赵二公！”遂引疾去。三谟已擢太常少卿，寻与士楚俱被劾削籍。

廷臣交荐中行，召复故官，进右中允，直经筵。大学士许国攻李植、江东之，诋中行、用贤为其党。中行奏辨，因乞罢，不许。再迁右谕德。御史蔡系周劾植，复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诏赐白金、文绮，驰传归。言者屡荐，执政抑不召。久之，起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同里佥事徐常吉尝讼中行，事已解，给事中王嘉谟复摭旧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寻卒。后赠礼部右侍郎。

子亮、元，从子宗达。亮官御史，坐累贬官，终大理少御。元，江西布政使。

宗达，少傅、建极殿大学士。亮尚志节，与顾宪成诸人善。而元深疾东林，所辑《吾徵录》，诋毁不遗力。兄弟异趣如此。

赵用贤，字汝师，常熟人。父承谦，广东参议。用贤举隆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万历初，授检讨。张居正父丧夺情，用贤抗疏曰：“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杨溥、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暌阻绝于十有九年者，得区区稍伸其痛于临穴凭棺之一恸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是之日淆也。”疏入，与中行同杖除名。用贤体素肥，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贤有女许御史吴之彦子镇。之彦惧及，深结居正，得巡抚福建。

过里门，不为用贤礼，且坐镇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贤。用贤怒，已察知其受居正党王篆指，遂反币告绝。之彦大喜。

居正死之明年，用贤复故官，进右赞善。江东之、李植辈争向之，物望皆属焉。

而用贤性刚，负气傲物，数訾议大臣得失，申时行、许国等忌之。会植、东之攻时行，国遂力诋植、东之，而阴斥用贤、中行，谓：“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于是用贤抗辨求去，极言朋党之说，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国，词甚激愤。帝不听其去。党论之兴，遂自此始。

寻充经筵讲官。再迁右庶子，改南京祭酒。荐举人王之士、邓元锡、刘元卿，清修积学。又请建储，宥言官李沂罪。居三年，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以吏部郎中赵南星荐，改北部。寻以本官兼教习庶吉士。

二十一年，王锡爵复入内阁。初，用贤徙南，中行、思孝、植、东之已前贬，或罢去，故执政安之。及是，用贤复以争三王并封语侵锡爵，为所衔。会改吏部左侍郎，与文选郎顾宪成辨论人才，群情益附，锡爵不便也。用贤故所绝婚吴之彦者，锡爵里人，时以佥事论罢，使其子镇讦用贤论财逐婿，蔑法弃伦。用贤疏辨，乞休。

诏礼官平议。尚书罗万化以之彦其门生，引嫌力辞。锡爵乃上议曰：“用贤轻绝，之彦缓发，均失也。今赵女已嫁，难问初盟；吴男未婚，无容反坐。欲折其衷，宜听用贤引疾，而曲贷之彦。”诏从之。用贤遂免归。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复力诋用贤，请据律行法。都御史李世达、侍郎李祯疏直用贤，斥两人谗谄，遂为所攻。

高攀龙、吴弘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辈皆坐论救褫职。自是朋党论益炽。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用贤长身耸肩，议论风发，有经济大略。苏、松、嘉、湖诸府，财赋敌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贤官庶子时，与进士袁黄商榷数十昼夜，条十四事上之。时行、锡爵以为吴人不当言吴事，调旨切责，寝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启初，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

孙士春、士锦，崇祯十年同举进士。士春，字景之。第三人及第，授编修。明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视事，未几入阁。少詹事黄道周劾之，下狱。士春上疏曰：“嗣昌墨衰视事，既已罔效，陛下简入纶扉，自应力辞新命。乃阅其奏牍，徒计岁月久近间，绝无哀痛恻怛之念，何奸悖一至此也！陛下破格夺情，曰人才不足故耳。

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爱功名、薄忠孝致之。且无事不讲储材，有事轻言破格，非用人无弊之道也。臣祖用贤，首论故相夺情，几毙杖下，腊败肉示子孙。臣敢背家学，负明主，坐视纲常扫地哉？”帝怒，谪广东布政司照磨。祖孙并以攻执政夺情斥，士论重之。后复故官，终左中允。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以乡举署阜城教谕，邻郡诸生赵南星、乔璧星皆就学焉。入为国子助教。张居正知穆名，欲用为诰敕房中书舍人，不应。万历初，擢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录囚陕西。时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穆与御史议，止决二人。御史惧不称，穆曰：“我终不以人命博官也。”还朝，居正盛气谯让。穆曰：“主上冲年，小臣体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

及居正遭丧夺情，穆私居叹息，遂与主事沈思孝抗疏谏曰：“自居正夺情，妖星突见，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陈三谟甘犯清议，率先请留，人心顿死，举国如狂。今星变未销，火灾继起。臣敢自爱其死，不洒血一为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动曰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例也；而万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弃先王之制，而从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颜就列矣。异时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义，欲出则伤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闻为所夺也。

以礼义廉耻风天下犹恐不足，顾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爱于其父，常纪坠矣。异时即欲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耶！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灾变无不可弭矣。”

时吴中行、赵用贤请令居正奔丧，葬毕还朝，而穆、思孝直请令终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贤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梏堣，置之诏狱。越三日，以门扉舁出城，穆遣戍凉州。创重不省人事，既而复苏，遂诣戍所。穆，居正乡人也。居正语人曰：“昔严分宜时未有同乡攻击者，我不得比分宜矣。”九年，大计，复置穆、思孝察籍。

及居正死，言官交荐，起户部员外郎。迁西川佥事，屡迁太仆少卿。十九年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故崇阳知县周应中、宾州知州叶春及行义过人，穆举以自代，不报。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者，贵州巡抚叶梦熊请征之。蜀人多言应龙强，未易轻举，穆亦不欲加兵，与梦熊异。朝命两抚臣会勘，应龙不愿赴贵州，乃逮至重庆，对簿论斩，输赎，放之还。穆病归，未几卒。后应龙复叛，议者追咎穆，夺其职。

乔璧星，临城人。官右佥都御史，亦巡抚四川。

叶春及，归善人。由乡举授福清教谕。上书陈时政，纚纚三万言。终户部郎中。

沈思孝，字纯父，嘉兴人。举隆庆二年进士。又三年，谒选。高拱署吏部，欲留为属曹，思孝辞焉，乃授番禺知县。殷正茂总制两广，欲听民与番人互市，且开海口诸山征其税，思孝持不可。

万历初，举卓异，又为刑部主事。张居正父丧夺情，与艾穆合疏谏。廷杖，戍神电卫。居正死，召复官，进光禄少卿。政府恶李植、江东之及思孝辈。思孝迁太常少卿，御史龚仲庆希指诋之，思孝遂求去，不许。寻迁顺天府尹，坐宽纵冒籍举人，贬三秩视事。思孝御三品服自若，被劾，调南京太仆卿，仍贬三秩。未几，谢病归。

吏部尚书陆光祖起为南京光禄卿。寻进右佥都御史，巡抚挟西。宁夏哱拜叛，诏思孝移驻下马关，为总督魏学曾声援。思孝以兵少，请募浙江及宣、大骑卒各五千，发内帑供军，并乞宥故都御史李材罪，令立功。诏思孝近地召募，而罢材勿遣。

思孝与学曾议军事不合，给事中侯庆远劾思孝舍门户而守堂奥，设逻卒以卫妻孥，不任封疆事。改抚河南，辞不赴。

顷之，召为大理卿。中官郝金诈传懿旨下狱，刑部薄其罪，思孝驳诛之。帝悦，进工部左侍郎。陕西织羊绒为民患，以思孝奏，减十之四。进右都御史，协理戎政。

初，廷推李祯为首，思孝次之，帝特用思孝。或疑有奥援，给事中杨东明、邹廷彦相继疏劾。帝以廷彦受东明指，谪东明，夺廷彦俸。

二十三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掌外察，黜参政丁此吕。思孝与东之素善此吕。会御史赵文炳劾文选郎蒋时馨受贿，时馨疑思孝嗾之，遂讦思孝先庇此吕，后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已，遂结江东之、刘应秋等，令李三才属文炳。帝恶时馨，罢其官。思孝等疏辨，且求去。丕扬言时馨无罪，此吕受赃有状，思孝不当庇。因上此吕访单，乞归。访单者，吏部当察时，咨公论以定贤否，廷臣因得书所闻以投掌察者。事率核实，然间有因以中所恶者。帝降诏慰留丕扬，逮此吕，诘让思孝。御史俞价、强思、冯从吾，给事中黄运泰、祝世禄，皆为时馨讼冤，语侵思孝、东之。

给事中杨天民、马经纶、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大抵言文炳之疏由思孝，藉以摇丕扬也。思孝屡乞罢，因诋丕扬负国。员外郎岳元声言大臣相攻，宜两罢，似并论丕扬、思孝，而其指特攻时馨以及丕扬。疏方上，文炳忽变其说，谓：“元声、东之述思孝意，迫之救此吕、劾时馨，非己意也。帝皆置不问。

思孝素以直节高天下，然尚气好胜，动辄多忤，以此吕故，颇被物议。然时馨、此吕皆非端人，丕扬、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其明年，御史林培请辨忠邪，又力诋思孝、东之；且言：“丕扬杜门半载，辞疏十上，意必得请而后已。思孝则杜门未几，近见从吾、运泰等罢，谓朝廷不难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去，为朝端害。”

帝顾思孝厚，谪培官。乾清宫灾，思孝请行皇长子冠礼以回天心。又以日本封事大坏，请亟修战守备，并论赵志皋、石星误国。其秋，丕扬去位，思孝亦引疾，诏驰传归，朝端议论始息。久之，丕扬复起为吏部，御史史记事复诋思孝与顾天飐合谋欲构陷丕扬。顾宪成、高攀龙力辨其诬，而思孝卒矣。天启中，赠太子少保。

丁此吕，字右武，新建人。万历五年进士。由漳州推官征授御史。慈宁宫灾，请撤鰲山，停织造、烧造，还建言谴谪诸臣，去张居正余党，速诛徐爵、游七。报闻。寻劾礼部侍郎高启愚命题示禅授意，谪潞安推官。语详《李植传》。寻迁太仆丞，历浙江右参政。考察论黜，复遣官逮之。大学士赵志皋等再疏乞宥，且言此吕有气节，未必果贪污。丕扬亦言此吕无逮问条，乞免送诏狱。帝皆不从，逮下镇抚，谪戍边。

赞曰：刘台诸人，皆以论张居正得罪。罚最重者，名亦最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论之，居正为相，于国事不为无功；诸人论之，不无过当。然闻谤而不知惧，忿戾怨毒，务快己意。亏盈好还，祸酿身后。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於戏难哉！

## 列传第一百十八

蔡时鼎 万国钦（王教） 饶伸（兄位 刘元震 元霖） 汤显祖（李琯）立（卢明诹） 杨恂（冀体 硃爵） 姜士昌（宋焘） 马孟祯 汪若霖

蔡时鼎，字台甫，漳浦人。万历二年进士。历知桐乡、元城，为治清严。征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时鼎言不可，并及玉不法状。御史丁此吕以劾高启愚被谪，时鼎论救，语侵杨巍、申时行。报闻。已，巡盐两淮。悉捐其羡为开河费，置属邑学田。

还朝，会戚畹子弟有求举不获者，诬顺天考官张一桂私其客冯诗、童维宁及编修史钶子记纯，又滥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诗、维宁荷枷，解一桂、钶官。时行等为之解。帝益怒，夺钶职，下诗、维宁吏。法司廷鞫无验，忤旨被让。卒枷二人一月，而调一桂南京。时鼎以事初纠发不由外廷，径从中出，极言“宵人蜚语直达御前，其渐不可长；且尽疑大臣言官有私，则是股肱耳目举不可信，所信者谁也？”

帝怒，手札谕阁臣治罪。会时行及王锡爵在告，许国、王家屏仅拟停俸，且请稍减诗、维宁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从，责时鼎疑君讪上，降极边杂职。又使人诇知发遣冒籍者多宽纵，责府尹沈思孝对状。国、家屏复上言：“人君贵明不贵察。

苟任一己见闻，猜防苛密，纵听断精审，何补于治；且使奸人乘机得中伤善类，害胡可言！愿停察访以崇大体，宥言官以彰圣度。”帝不怿，手诏诘让。是日，帝思时行，遣中使就第劳问。而国等既被责，具疏谢，执争如初。会帝意稍解，乃报闻。

时鼎竟谪马邑典史，告归。居二年，吏部拟序迁，不许。御史王世扬请如石星、海瑞、邹元标例，起之废籍，不报。已，起太平推官，进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

十八年冬，复疏劾时行，略言：“比年天灾民困，纪纲紊斁，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宫阙，臣民呼吁莫闻。然群工进言，犹蒙宽贷。乃辅臣时行则树党自坚，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即意向稍左，亦辄中伤。或显斥于当时，或徐退于后日。致天下谀佞成风，正气消沮。方且内托之乎雅量，外托之乎清明，此圣贤所以重似是之防，严乱德之戒也。夫营私之念重，则奉公之意必衰；巧诈之机熟，则忠诚之节必退。自张居正物故，张四维忧去，时行即为首辅。惩前专擅，矫以谦退；鉴昔严苛，矫以宽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养和平之福，无如患得患失之心胜，而不可则止之义微。貌退让而心贪竞，外包容而中忮刻。私伪萌生，欲盖弥著。夫居正之祸在徇私灭公，然其持法任事，犹足有补于国。今也改革其美，而绍述其私；尽去其维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术。徒思邀福一身，不顾国祸，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历数其十失，劝之省改。疏留中。寻进南京礼部郎中。卒官。贫不具含殓，士大夫赙而治其丧。

万国钦，字二愚，新建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婺源知县。征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权贵。十八年，劾吏部尚书杨巍，被诘让。里居尚书董份，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座主也，属浙江巡按御史奏请存问。国钦言份谄事严嵩，又娶尚书吴鹏已字子女，居乡无状，不宜加隆礼，事遂寝。

初，吏部员外郎赵南星、户部主事姜士昌疏斥政府私人。给事中李春开以出位纠南星、士昌，而其党陈与郊为助。刑部主事吴正志上疏，言春开、与郊媚政府，干清议，且论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于是御史赫瀛集诸御史于朝堂，议合疏纠正志，以台体为辞。国钦与周孔教独不署名。瀛大恚，盛气让国钦。国钦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倾善类为事，我不能苟同。”瀛气夺，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谪宜君典史。奄人袁进等殴杀平民，国钦再疏劾之。

十八年夏，火落赤诸部频犯临洮、巩昌。七月，帝召见时行等于皇极门，咨以方略，言边备废弛，督抚乏调度，欲大有所振饬。时行以款贡足恃为言。帝曰：“款贡亦不足恃。若专务媚敌，使心骄意大，岂有餍足时？”时行等奉谕而退。未几，警报狎至，乃推郑洛为经略尚书行边，实用以主款议也。国钦抗疏劾时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辅臣议战守，而辅臣于召对时乃饰词欺罔。陛下怒贼侵轶，则以为攻抄熟番。临、巩果番地乎？陛下责督抚失机，则以为咎在武臣。封疆偾事，督抚果无与乎？陛下言款贡难恃，则云通贡二十年，活生灵百万。西宁之败，肃州之掠，独非生灵乎？是陛下意在战，时行必不欲战；陛下意在绝和，时行必欲与和。

盖由九边将帅，岁馈金钱，漫无成画。寇已残城堡，杀吏民，犹谓计得。三边总督梅友松意专媚敌。前奏顺义谢恩西去矣，何又围我临、巩？后疏盛夸战绩矣，何景古城全军皆覆？甘肃巡抚李廷仪延贼入关，不闻奏报，反代请赎罪。计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杀掠何止万计！欲仍通市，臣不知于国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时行私党，故敢朋奸误国乃尔。”因列上时行纳贿数事。帝谓其淆乱国事，诬污大臣，谪剑州判官。初，国钦疏上，座主许国责之曰：“若此举，为名节乎，为国家乎？”国钦曰：“何敢为名节，惟为国事耳。即言未当，死生利害听之。”国无以难。

二十年，吏部尚书陆光祖拟量移国钦为建宁推官，饶伸为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贬，不宜迁，切责光祖，而尽罢文选郎中王教、员外郎叶隆光、主事唐世尧、陈遴玮等。大学士赵志皋疏救，亦被谯责。国钦后历南京刑部郎中，卒。

王教，淄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给事中胡汝宁承权要旨劾之，事旋白。竟坐推国钦、伸，斥为民。

饶伸，字抑之，进贤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庶子黄洪宪典顺天试，大学士王锡爵子衡为举首，申时行婿李鸿亦预选。礼部主事于孔兼疑举人屠大壮及鸿有私。尚书硃赓、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欲寝其事。礼部郎中高桂遂发愤谪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请得覆试。锡爵疏辨，与时行并乞罢。帝皆慰留之，而从桂请，命覆试。礼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壮文独劣，拟乙置之。都御史吴时来及朝阳不可。桂直前力争，乃如慎行议，列甲乙以上。时行、锡爵调旨尽留之，且夺桂俸二月。衡实有才名，锡爵大愤，复上疏极诋桂。伸乃抗疏言：“张居正三子连占高科，而辅臣子弟遂成故事。洪宪更谓一举不足重，居然置之选首。子不与试，则录其婿，其他私弊不乏闻。覆试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时来罔分优劣，蒙面与桂力争，遂朦胧拟请。至锡爵讦桂一疏，剑戟森然，乖对君之体。锡爵柄用三年，放逐贤士，援引憸人。今又巧护己私，欺罔主上，势将为居正之续。时来附权蔑纪，不称宪长。

请俱赐罢。”

疏既入，锡爵、时行并杜门求去。而许国以典会试入场，阁中遂无一人。中官送章奏于时行私第，时行仍封还。帝惊曰：“阁中竟无人耶？”乃慰留时行等，而下伸诏狱。给事中胡汝宁、御史林祖述等复劾伸及桂，以媚执政。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谓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罢。于是诏诸司严约所属，毋出位沽名，而削伸籍，贬桂三秩，调边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锡爵。锡爵不自安，屡请叙用。

起伸南京工部主事，改南京吏部。引疾归，遂不复出。熹宗即位，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天启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贤乱政，请告归。所辑《学海》六百余卷，时称其浩博。

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母年百岁，与伸先后以侍养归。

先是，任丘刘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岁，先后乞养亲归，与伸兄弟相类。一时皆以为荣。元震，字元东，隆庆五年进士。由庶吉士万历中历官吏部侍郎。天启中，赠礼部尚书，谥文庄。元霖，万历八年进士。历官工部尚书。福王开邸洛阳，有所营建。元霖执奏，罢之。卒，赠太子太保。

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上言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贵矣。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抵杭，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辅臣乃及其报命，擢首谏垣。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权门鹰犬，以其私人，猥见任用。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直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乞立斥文举、汝宁，诫谕辅臣，省愆悔过。”帝怒，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李维祯为监司，力争不得，竟夺官。

家居二十年卒。

显祖意气慷慨，善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后皆通显有建竖，而显祖蹭蹬穷老。三才督漕淮上，遣书迎之，谢不往。

显祖建言之明年，福建佥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时行十罪，语侵王锡爵。言惟锡爵敢恣睢，故时行益贪戾，请并斥以谢天下。帝怒，削其籍。甫两月，时行亦罢。

琯，丰城人。万历五年进士。尝官御史。既斥归，家居三十年而卒。

显祖子开远，自有传。

逯中立，字与权，聊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由行人擢吏科给事中。遇事敢言。

行人高攀龙，御史吴弘济，南部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咸以争赵用贤之罢被斥，中立抗疏曰：“诸臣率好修士，使跧伏田野，诚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则曰‘出朕独断’，辅臣王锡爵亦曰‘至尊亲裁’。臣谓所斥者非正人也，则断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拟自辅臣，亦大臣为国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于辅臣之调旨，而有心斥逐者为妒贤；即出于至尊之亲裁，而不能匡救者为窃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当如是乎？陛下欲安辅臣，则罢言者；不知言者罢，辅臣益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岁。

寻进兵科右给事中。有诏修国史，锡爵举故詹事刘虞夔为总裁。虞夔，锡爵门生也，以拾遗劾罢。诸御史言不当召。而中立诋虞夔尤力，并侵锡爵，遂寝召命。

未几，文选郎顾宪成等以会推阁臣事被斥，给事中卢明诹救之，亦贬秩。中立上言：“两年以来，铨臣相继屏斥。尚书孙鑨去矣，陈有年杜门求罢矣，文选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宪成又继之。臣恐今而后，非如王国光、杨巍，则不能一日为冢宰；非如徐一槚、谢廷寀、刘希孟，则不能一日为选郎。臧否混淆，举错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权门，用舍斥罚视一时喜怒，公议壅阏，烦言滋起。此人才消长之机，理道废兴之渐，不可不深虑也。且会推阁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员，而张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辅锡爵之入阁，亦会推也。盖特简与廷推，祖宗并行已久。廷推必谐于佥议，特简或由于私援。今辅臣赵志皋等不稽故典，妄激圣怒，即揭救数语，譬之强笑，而神不偕来，欲以动听难矣。方今疆埸交耸，公私耗敝，群情思乱，识者怀忧。乃朝议纷纭若尔，岂得不长叹息哉！”帝怒，严旨责让，斥明诹为民，而贬中立陕西按察司知事。引疾归，家居二十年卒。熹宗时，赠光禄少卿。

卢明诹，黄岩人。万历十四年进士。

杨恂，字伯纯，代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请大加裁汰，不用。累迁户科都给事中。朝鲜用兵，冒破帑金不赀。恂请严敕边臣，而劾武库郎刘黄裳侵耗罪。黄裳卒罢去。寻上节财四议，格不行。

王锡爵谢政，赵志皋代为首辅。御史柳佐、章守诚劾之。志皋乞罢，不许。御史冀体极论志皋不可不去。帝怒，责对状。体抗辞不屈，贬三秩，出之外，以论救者众，竟斥为民。恂复论志皋，并及张位。其略曰：“今之议执政者，佥曰拟旨失当也，贪鄙无为也。是固可忧，而所忧有大于是者。许茂橓罢闲锦衣，厚赍金玉为奸，被人缉获。使大臣清节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缉获者被责，而行贿者不问。

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忧者一。杨应龙负固不服，执政贪其重饵，与之交通。

如近日綦江捕获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书。其余四缄及黄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数十，不言所投。臣细询播人，始嗫嚅言曰‘求票拟耳’。夫票拟，辅臣事也，而使小丑得以利动哉？可忧者二。推升者，吏部职也。迩来创专擅之说以蛊惑圣聪，陛下入其言而疑之。于是内托上意，外诿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两者俱无当，则驳令更推；少不如意，谴谪加焉。倘谓简在帝心，非政府所预，何所用者非梓里姻亲，则门墙密契也？如是而犹曰吏部专擅乎？可忧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纠绳献纳，其职也。迩来进朋党之说以激圣怒，陛下纳其谮而恶之。于是假托天威，肆行胸臆。非显斥于建白之时，则阴中于迁除之日。倘谓断自宸衷，无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积怨，则近日深仇也？如是而犹谓言官结党乎？可忧者四。首辅志皋日薄西山，固无足责。位素负物望，乃所为若斯；且其机械独深，朋邪日众，将来之祸，更有难言者。请罢志皋而防位，严饬陈于陛、沈一贯，毋效二人所为。”

疏入，忤旨。命镌一级，出之外。志皋、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陛、一贯亦论救。

乃以原品调陕西按察经历。引疾归。久之，吏部尚书蔡国珍奉诏起废。及恂，未召卒。

冀体，武安人。被废，累荐不起，卒于家。

其时以论志皋获谴者又有硃爵，开州人。由茌平知县召为吏科给事中。尝论时政阙失，因疏志皋、位寝阁壅蔽罪，不报。寻切谏三王并封，且论救硃维京、王如坚等，复劾志皋、位私同年罗万化为吏部。坐谪山西按察知事，卒于家。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阳人。父宝，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编修。不附严嵩，出为四川提学佥事。再转福建提学副使，累迁南京国子监祭酒。请罢纳粟例，复积分法，又请令公侯伯子弟及举人尽入监肄业，诏皆从之。累官南京礼部尚书。

尝割田千亩以赡宗族。

士昌五岁受书，至“惟善为宝”，以父名辍读拱立。师大奇之。举万历八年进士，除户部主事，进员外郎。请帝杜留中，录遗直，举召对，崇节俭。寻进郎中。

以省亲去。还朝，言吏部侍郎徐显卿构陷张位，少詹事黄洪宪力挤赵用贤，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邹元标、参政吕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谠，宜拔擢以厉士节。又请复连坐之法，慎巡抚之选，旌苦节之士，重赃吏之罚。疏入，给事中李春开劾其出位。遂下诏禁诸司毋越职刺举。已，因风霾，请早建国本。贵妃父郑承宪乞改造父茔，诏与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陈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

弗纳。稍迁陕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

三十四年，大学士沈一贯、沈鲤相继去国。明年秋，士昌赍表入都，上疏曰：皇上听一贯、鲤并去，舆论无不快一贯而惜鲤。夫一贯招权罔利，大坏士风吏道，恐天下林居贞士与己龃龉，一切阻遏，以杜将来。即得罪张居正诸臣，皇上素知其忠义、注意拔擢者，皆摈不复用，甚则借他事处之。其直道左迁诸人、久经迁转在告者，一贯亦摈不复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彦，小有同异，亦巧计罢之。且空部院以便于择所欲用，空言路以便于恣所欲为，空天下诸曹与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于己所欲用所欲为者，又无不可置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辄流涕语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则归己，过则归君，人人知其不忠。

夫鲤不肥身家，不择利便，惟以众贤效之君，较一贯忠邪远甚。一贯既归，货财如山，金玉堆积；鲤家徒壁立，贫无余赀，较一贯贪廉远甚。一贯患鲤邪正相形，借妖书事倾害，非皇上圣明，几至大误。臣以为辅臣若一贯憸邪异常，直合古今奸臣卢巳、章惇而三矣。然竟无一人以鲤、一贯之贤奸为皇上正言别白者，臣窃痛之。

且一贯之用，由王锡爵所推毂。今一贯去，以锡爵代首揆，是一贯未尝去也。

锡爵素有重名，非一贯比。然器量褊狭，嫉善如仇。高桂、赵南星、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孙继有、安希范、谭一召、顾宪成、章嘉祯等一黜不复。顷闻锡爵有疏请录遗佚。谓宜如其所请，召还诸臣，然后敦趣就道，不然，恐锡爵无复出理也。至论劾一贯诸臣，如刘元珍、庞时雍、陈嘉训、硃吾弼，亦亟宜召复，以为尽忠发奸者之劝。至于他臣，以触忤被中伤异同致罢去者，请皆以次拂拭用之。

说者谓皇上于诸臣，虽三下明诏，意若向用，实未欲用者，臣独以为不然。皇上初尝罢傅应祯、余懋学、邹元标、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硃鸿谟、孟一脉、赵世卿、郭惟贤、王用汲等，后又尝谪魏允贞、李三才、黄道瞻、谭希恩、周弘禴、江东之、李植、曾乾亨、冯景隆、马应图、王德新、顾宪成、李懋桧、董基、张鸣冈、饶伸、郭实、诸寿贤、顾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吴正志、王之栋等，旋皆擢用。顷年改调铨曹邹观光、刘学曾、李复阳、罗朝国、赵邦柱、洪文衡等于南京，亦俱渐还清秩。而邹元标起自戍所，累蒙迁擢，其后未有一言忤主，而谓皇上忽复怒之，而调之南，而锢不复用，岂不厚诬皇上也哉。盖皇上本无不用诸臣之心，而辅臣实决不用诸臣之策也。说者谓俗流世坏，宜用洁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独推杨绾、杜黄裳，以其能推贤荐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学术驱斥诸贤，竟以祸宋。为辅臣者可不鉴于此哉。

其意以阴讽李廷机。廷机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权，亦何敢侵吏部职。”士昌见疏，复贻书规之，廷机益不悦，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会硃赓亦疏辨如廷机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杨时乔、副都御史詹沂请薄罚，不许。诏镌三秩为广西佥事。御史宋焘论救，复诋一贯，刺廷机。

帝益怒，谪焘平定判官，再谪士昌兴安典史。

士昌好学，励名检。居恒愤时疾俗，欲以身挽之。故虽居散僚，数有论建，竟龃龉以终。士昌谪之明年，礼部主事郑振先劾赓等大罪十二，亦镌三秩，调边方用。

宋焘，泰安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自庶吉士授御史，任气好搏击。出按应天诸府，疏斥首辅硃赓。廷臣继有请，皆责备辅臣，其端自焘发也。及坐谪，旋请假归。卒于家。天启初，赠士昌太常少卿，焘光禄少卿。

马孟祯，字泰符，桐城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分宜知县。将内召，以征赋不及四分，为户部尚书赵世卿所劾，诏镌二秩。甫三日，而民逋悉完。邹元标、万国钦辈亟称之。续授御史。文选郎王永光、仪制郎张嗣诚、都给事中姚文蔚、陈治则，以附政府擢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几八十未谢政，孟祯并疏论之。大学士李廷机被劾奏辨，言入仕以来，初无大谬。孟祯驳之曰：“廷机在礼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聂云翰建言忤时，则抑之至死。秉政未几，姜士昌、宋焘、郑振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滥授京堂，陈用宾等屡拟宽旨。犹不谓之谬哉？”王锡爵辞召，密疏痛诋言者。孟祯及南京给事中段然并上疏极论。寻陈佥商之害，发工部郎陈民志、范钫黩货罪。又陈通壅蔽、录直臣、决用舍、恤民穷、急边饷五事。请召用邹元标、赵南星、王德完，放廷机还田里。皆不报。

三十九年夏，怡神殿灾。孟祯言：“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其彻御览与果出圣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虑也。臣子分流别户，入主出奴，爱憎由心，雌黄信口，流言蜚语，腾入禁庭，此士习可虑也。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比岁旱饥。民间卖女鬻儿，食妻啖子，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一呼四应，则小盗合群，将为豪杰之藉，此民情可虑也。”

帝亦不省。

吏部侍郎萧云举佐京察，有所庇，孟祯首疏攻之。论者日众，云举引去。山海参将李获阳忤税监，下狱死，孟祯为讼冤，因请贷卞孔时、王邦才、满朝荐、李嗣善等之在狱者，且言：“楚宗一狱，死者已多，今被锢高墙者，谁非高皇帝子孙，乃令至是。”皆弗听。四十二年冬，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以言论忤时，抑不得与。孟祯不平，具疏论之。是时三党势张，忌孟祯谠直，出为广东副使。移疾不赴。天启初，起南京光禄少卿，召改太仆。以忧归。魏忠贤得志，为御史王业浩所论，遂削籍。崇祯初，复官。

孟祯少贫。既通显，家无赢资。惟衔赵世卿抑己，既入台即疏劾世卿，人以为隘。

汪若霖，字时甫，光州人。父治，保定知府。若霖举万历二十年进士，授行人。

三十三年，擢户科给事中。言“有司贪残，率从轻论，非律；边吏竭脂膏，外媚敌，内媚要津，而京军十万半虚冒，非计。”兵部尚书萧大亨被劾求去，吏部议留，若霖力诋部议。云南民变，杀税使杨荣，诏从巡抚陈用宾言，命四川丘乘云兼领。若霖言：“用宾养成荣恶，今不直请罢税，而倡议领于四川，负国甚。乞亟斥用宾，追寝前命。”皆不报。

进礼科右给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若霖上疏曰：“臣稽《洪范传》，言之不从，是谓不晙，厥罚恒旸。今郊庙宜亲，朝会宜举，东宫讲习宜开，此下累言之，而上不从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变者：税务归有司，权珰犹侵夺；起废有明诏，启事犹沉阁是也。有上屡言之而久不决、下数言之而上不断者：中外大僚之推补，被劾诸臣之进退是也。凡此皆言不从之类。积郁成灾，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时南京户、工二部缺尚书，礼部缺侍郎，廷推故尚书徐元泰、贵州巡抚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举者不能无私。请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众皆画诺。宜籍举主姓名，复祖宗连坐之法。”诏申饬如若霖言，所推悉报寝。兵部主事张汝霖，大学士硃赓婿也。典试山东，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杨致中枉法拷杀指挥郑光擢，若霖率同官列其十罪，不报。

硃赓独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独相一赓，而又画接无闻，补牍莫应，此最大患也。方今纪纲坏，政事壅，人才耗，庶职空，民力穷，边方废，宦竖横，盗贼繁，士大夫几忘廉耻礼义，而小民愁苦冤痛之声彻于宇内。辅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效之当宁。如徒谦让未遑，或以人言，轻怀去就，则陛下何赖焉？”

赓乃缘若霖指，力请帝急行新政。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谓用人不广，大臣专权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师久雨，坏田庐。若霖复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趋风，其流益甚；意复诋赓及新辅李廷机辈也。三十六年，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而外库萧然，诸边军饷逋至百余万。疏请集议长策，亦留中。

先是，吏部列上考选应授科道者，知县新建汪元功、进贤黄汝亨、南昌黄一腾与焉。赓党给事中陈治则推毂元功、汝亨。若霖劾二人嚣竞，吏部因改拟部曹。治则怒劾一腾交构。帝以言官纷争，留部疏。廷臣屡请乃下，而责若霖首昌烦言，并元功、汝亨、一腾各贬一级，出之外。廷臣论救，皆不省。若霖遂出为颍州判官，卒。

赞曰：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虽然，所言之是非，阁臣之贤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恶之所得而加，亦非可尽委之沽直好事，谓人言之不足恤也。

## 列传第一百十九

顾宪成（欧阳东凤 吴炯） 顾允成（张纳陛 贾岩 诸寿贤 彭遵古）钱一本（子春） 于孔兼（陈泰来） 史孟麟 薛敷教 安希范 （吴弘济）谭一召 孙继有 刘元珍庞时雍 叶茂才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四年，举乡试第一。八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

大学士张居正病，朝士群为之祷，宪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宪成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请告归三年，补验封主事。

十五年，大计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计事。工部尚书何起鸣在拾遗中，自修坐是失执政意。给事中陈与郊承风旨并论起鸣、自修，实以攻自修而庇起鸣。于是二人并罢，并责御史纠起鸣者四人。宪成不平，上疏语侵执政，被旨切责，谪桂阳州判官。稍迁处州推官。丁母忧，服除，补泉州推官。举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会有诏三皇子并封王。宪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因《祖训》立嫡之条，欲暂令三皇子并封王，以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

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见在论是也，待将来则非也。我朝建储家法，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廷臣言甚详，皇上概弗省，岂皇上创见有加列圣之上乎？有天下者称天子，天子之元子称太子。天子系乎天，君与天一体也；太子系乎父，父子一体也。主鬯承祧，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并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系乎？

无所系，则难乎其为名；有所系，则难乎其为实。

皇上以为权宜云耳。夫权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为太子，诸子为籓王，于理顺，于分称，于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钧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训》为法，子孙以皇上为法。皇上不难创其所无，后世讵难袭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无东宫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东宫也，无乃启万世之大患乎？皇后与皇上共承宗祧，期于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诸子，即皇后之元子诸子。恭妃、皇贵妃不得而私之，统于尊也。岂必如辅臣王锡爵之请，须拜皇后为母，而后称子哉？

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于二十一年，然犹可以岁月期也。今曰“待嫡”，是未可以岁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屡迁而愈缓。自并封命下，叩阍上封事者不可胜数，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窃议，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犹责辅臣以担当。锡爵夙夜趣召，乃排群议而顺上旨，岂所谓担当？

必积诚感悟纳皇上于无过之地，乃真担当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锡爵哉！

皇上神明天纵，非溺宠狎昵之比。而不谅者，见影而疑形，闻响而疑声，即臣等亦有不能为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业，比隆三五。而乃来此意外之纷纷，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储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庙之福，社稷之庆，悉在是矣。

宪成又遗书锡爵，反覆辨论。其后并封议遂寝。

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籥、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

及南星被斥，宪成疏请同罢，不报。寻迁文选郎中。所推举率与执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尚书，锡爵欲用罗万化，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后廷推阁臣，万化复不与。

锡爵等皆恚，万化乃获推，会帝报罢而止。及是，锡爵将谢政，廷推代者。宪成举故大学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归。事具有年传。

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禄少卿，力辞不就。四十年，卒于家。天启初，赠太常卿。魏忠贤乱政，其党石三畏追论之，遂削夺。崇祯初，赠吏部右侍郎，谥端文。

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既而淮抚李三才被论，宪成贻书叶向高、孙丕扬为延誉。御史吴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哗。而其时于玉立、黄正宾辈附丽其间，颇有轻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东林为口实。兆魁腾疏攻宪成，恣意诬诋。谓浒墅有小河，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馈；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馆谷供亿，非二百金不办；会时必谈时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图；及受黄正宾贿。其言绝无左验。光禄丞吴炯上言为一致辨，因言：“宪成贻书救三才，诚为出位，臣尝咎之，宪成亦自悔。今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而损，非细事也。”疏入，不报。嗣后攻击者不绝，比宪成殁，攻者犹未止。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

欧阳东凤，字千仞，潜江人。年十四丧父，哀毁骨立。母病呕血，跪而食之。

举于乡，县令悯其贫，遗以田二百亩，谢不受。万历十七年成进士，除兴化知县。

大水坏堤，请振于上官不应，遂自疏于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请。屡迁南京刑部郎中，擢平乐知府。抚谕生瑶，皆相亲如子弟。因白督学监司，择其俊秀者入学，瑶渐知礼让。税使横行，东凤力抗之。以才调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钱，擒奸人剧盗且尽。宪成辈讲学，为建东林书院。居四年，谢事归。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仆少卿，并辞不就。卒于家。

吴炯，字晋明，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成进士，授杭州推官。入为兵部主事，乞假归。恬静端介，不骛荣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久之，进光禄丞。天启中，累迁南京太仆卿。魏忠贤私人石三畏追论炯党庇宪成，落职闲住。崇祯初，复官。

炯家世素封，无子，置义田以赡族人。郡中贫士及诸生赴举者，多所资给。尝输万金助边，被诏旌奖。

顾允成，字季时，宪成弟。性耿介，厉名节，举万历十一年会试，十四年始赴殿试。对策中有曰：“陛下以郑妃勤于奉侍，册为皇贵妃，廷臣不胜私忧过计。请立东宫，进封王恭妃，非报罢则峻逐。或不幸贵妃弄威福，其戚属左右窃而张之，内外害可胜言！顷张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专，尚与陛下二。此属之专，遂与陛下一。二则易间，一难图也。”执政骇且恚，置末第。

会南畿督学御史德清人房寰连疏诋都御史海瑞，允成不胜愤。偕同年生彭遵古、诸寿贤抗疏劾之。略言：“寰妒贤丑正，不复知人间羞耽事。臣等自幼读书，即知慕瑞，以为当代伟人。寰大肆贪污，闻瑞之风，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诬，臣等所为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齿。而政府庇之，但拟旨谯让。

及得允成等疏，谓寰已切让，不当出位妄奏，夺三人冠带，还家省愆，且令九卿约束办事进士，毋妄言时政。南京太仆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来，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职加人罪，且移牒诸司约禁，而进士观政者，复令堂官钳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谠言直谏；教其砥行立节可也，而反教以缄默取容。此风一开，流弊何极。谏官避祸希宠不言矣，庶官又不当言；大臣持禄养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许言。万一权奸擅朝，倾危宗社，陛下安从闻之？臣历稽先朝故事，练纲、邹智、孙磐、张璁并以书生建言，未闻以为罪，独奈何锢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责，三人遂废。寰复诋瑞及思孝，其言绝狂诞，自是获罪清议，出为江西副使。给事中张鼎思劾其奸贪，寰亦讦鼎思请寄事。诸给事中不平，连章攻寰，寰与鼎思并谪，遂不复振。

久之，南京御史陈邦科请录用允成等，不许。巡按御史复言之，诏许以教授用。

允成历任南康、保定。入为国子监博士，迁礼部主事。三王并封制下，偕同官张纳陛、工部主事岳元声合疏谏曰：“册立大典，年来无敢再渎者，以奉二十一年举行之明诏。兹既届期，群臣莫不引领。而元辅王锡爵星驾趣朝，一见礼部尚书罗万化、仪制郎于孔兼，即戒之弗言，慨然独任，臣等实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锡爵私邸，而三王并封之议遂成，即次辅赵志皋、张位亦不预闻。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议。元子封王，祖宗以来未有此礼，锡爵安得专之，而陛下安得创之！”当是时，光禄丞硃维京、给事中王如坚疏先入。帝震怒，戍极边。维京同官涂杰、王学曾继之，斥为民。及是谏者益众，帝知不可尽斥，但报“遵旨行”。已而竟寝。

未几，吏部尚书孙鑨等以拾遗事被责。允成谓阁臣张位实为之，上疏力诋位，因及锡爵。纳陛亦抗章极论，并侵附执政者。帝怒，谪允成光州判官，纳陛邓州判官。皆乞假归，不复出。

纳陛，字以登，宜兴人。年十六，从王畿讲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由刑部主事改礼部。生平尚风节。乡邑有利害，辄为请于有司而后已。东林书院之会，纳陛为焉。又与同邑史孟麟、吴正志为丽泽大会，东南人士争赴之。

时与允成等同以部曹争三王并封，又争拾遗事者，户部主事滁人贾岩，亦贬曹州判官。投劾归，卒。天启中，赠允成、纳陛光禄少卿，岩尚宝丞。

诸寿贤，字延之，昆山人。既释褐，上疏愿放归田，力学十年，然后从政。章下所司，寝不奏。既斥归。久之，起南阳教授。入为国子助教，擢礼部主事。戚里中贵干请，辄拒之。遘疾，请告归，授徒自给。久之卒。

彭遵古，麻城人，终光禄少卿。

钱一本，字国瑞，武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庐陵知县，征授御史。入台即发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贪墨状，大舟至遣戍。已，论请从祀曹端、陈真晟、罗伦、罗洪先于文庙。出按广西。

帝以张有德请备大礼仪物，复更册立东宫期，而申时行柄国，不能匡救。一本上论相、建储二疏。其论相曰：

昨俞旨下辅臣，令辅臣总政。夫朝廷之政，辅臣安得总之？内阁代言拟旨，本顾问之遗，遇有章奏，阁臣宜各拟一旨。今一出时行专断。皇上断者十一，时行断者十九。皇上断谓之圣旨，时行断亦谓之圣旨。惟嫌怨所在，则以出自圣断为言，罪何可胜诛。所当论者一。

评事雒于仁进四药之箴，陛下欲见之施行，辅臣力劝留中。既有言及辅臣之章，亦尽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过如此，复安望其尽忠补过耶？所当论者二。

科场弊窦，污人齿颊，而敢拟原无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请执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与见从仕籍者，暂还里居，俟父致政，乃议进止。毋令犬马报主之心，不胜其牛马子孙之计。所当论者三。

大臣以身殉国，安复有家。乃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

开门受赂自执政始，而岁岁申馈遗之禁何为哉？所当论者四。

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启言事，先臣弗为。今阁臣或有救援之举，或有密勿之谋，类具揭帖以进，虽格言正论，谠议忠谋，已类斜封密启之为，非有公听并观之正。况所言公，当与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书之故事，启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当论者五。

我国家仿古为治，部院即分职之六卿，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

所当论者六。

三公职在论道。师，道之教训。今讲幄经年不御，是何师也？傅，傅之德义。

今外帑匮乏，私藏充盈，不能一为救正，是何傅也？保，保其身体。今圣躬常年静摄，尚以多疾为辞，是何保也？其兼衔必曰太子之师、傅、保，而册立皇元子之仪，至今又复改迟，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职矣。所当论者七。

翰林一途，谓之储相。累赀蹑级，循列卿位，以觊必得。遂使国家命相之大任，仅为阁臣援引之私物。庸者习软熟结纳之态，黠者恣凭陵侵夺之谋。外推内引，珰阁表里。始进不正，安望其终？故自来内阁之臣一据其位，远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败不止。嵩之鉴不远，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鉴不远，而时行又蹈之。继其后者庸碌罢驽，或甚于时行；褊隘执拗，又复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相道终未可言。所当论者八。

先民询刍荛之言，明王设诽谤之木。今大臣惧人攻己，而欲钳天下之口，不目之为奸、为邪、为浮薄，必詈之为谗、为谤、为小人。目前之耳目可涂，身后之是非难罔。所当论者九。

君臣之分，等于天地。今上名之曰总政，己亦居之曰总政。以其身居于宠利之极，耐弹忍辱，必老死于位而后已。古所谓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进退存亡者耶？

大臣既无难进易退之节，天下安有顽廉懦立之风！举一世之人心风俗，糜烂于乞祼登垄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数年不胜其操切惨刻，而势焰烁人；后数年不胜其姑息委靡，而贤愚共贯。前之政自居正总，今之政自时行总，而皆不自朝廷总故也。所当论者十。

然君道莫先论相，而取人亦在君身，愿陛下勿以国本为儿戏。昔孔子以九经告君，而先之修身、劝贤。大抵谗夫女谒货利之交，一有惑溺，则内之心志决不清明，外之身体决不强固。矧以艳处之褒姒，而为善谮之骊姬，狐媚既以蛊其心，鹿台又复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贵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

其论国本曰：

陛下所以迟迟建储者，谓欲效皇祖世宗之为耳。然皇祖中年尝立庄敬为太子，封皇考为裕王，非终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体又迥然不同。皇贵妃宠过皇后。其处心积虑，无一日而不萌夺嫡之心，无一日而不思为援立其子之计。此世宗时所无也。

凡子必依于母，皇元子之母压于皇贵妃之下。陛下曰“长幼有序”，皇贵妃曰“贵贱有等”。倘一日遂其夺嫡之心，不审陛下何以处此？此世宗时所无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则章服不别，名分不正。弟既凭母之宠而朝夕近幸，母又觊子之立而日夜树功。此世宗时所无也。传闻陛下先曾失言于皇贵妃，皇贵妃执此为信。

及今不断，蛊惑日深，刚断日馁，事体日难。此世宗时所无也。

前者有旨，不许诸司激扰，愈致迟延，非陛下预设机阱，以御天下言者乎！使届期无一人言及，则佯为不知，以冀其迟延。有一人言及，则御之曰“此来激扰我也”，改迟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则又曰“此又来激扰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庶几依违迁就，以全其衽席昵爱之私，而曾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臣以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此等机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妇，顾欲以欺天下万世耶！

疏入，留中。时廷臣相继争国本，惟一本言最戆直。帝衔之。无何，杖给事中孟养浩。中旨以养浩所逞之词根托一本，造言诬君，摇乱大典，遂斥为民。屡荐，卒不用。一本既罢归，潜心《六经》濂、洛诸书，尤研精《易》学。与顾宪成辈分主东林讲席，学者称启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预克卒日，赋诗志之，如期而逝。

天启初，赠太仆寺少卿。

子春，字若木，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高阳、献二县，征授御史。太仆少卿徐兆魁攻李三才，因痛诋顾宪成。春三疏首发其憸邪。出按湖广，请予礼部侍郎郭正域及光禄少卿顾宪成恤典。楚宗人以讦伪王事，锢高墙者甚众，春为讼冤，寻复请释回故宗家属，语甚切至。咸宁知县满朝荐久系，奏请释之，因请并释王邦才、卞孔时。又再疏劾守备中官杜茂，且备陈采榷之害，言：“臣不忍皇上听小人之谋，名出汉桓、唐德下，为我明基祸之主。”帝以湖广地为福王庄田。春三疏力争，帝降旨切责。叶向高致政去，方从哲为首辅。春抗疏言：“今天下人材则朝虚野实，货财则野虚朝实。从哲不能救正，而第于福王则无事不曲从。臣尝叹皇上有为尧、舜之资，而辅佐无人。仅得王家屏、沈鲤，又俱不信用。其余大抵庸恶陋劣，奸回媢嫉之徒，不意至从哲而风益下。臣闻从哲每向人言，辄云内相之意，是甘为万安、焦芳，曾赵志皋，沈一贯之不若也。”从哲疏辨乞去。帝慰留，而责春妄言渎奏，出为福建右参议。寻丁父艰。天启初，起故官。召为尚宝少卿，历迁光禄卿。五年，魏忠贤党门克新劾春倚恃东林，父作子述，削籍归。

崇祯九年，召拜通政使。迁户部右侍郎，历尚书。总督仓场，条行厘弊十事。

以劳瘁予告。未几，起南京户部尚书。疏请皇太子出阁，从之。累疏引疾，不允。

九年，条上战守之策，并论贼三可击状。帝如议敕行。十一年，黄道周、刘同升等谏杨嗣昌夺情，被贬谪。范景文等疏救，春名与焉。明年正月，削景文籍，置春不问。春为御史，甚有声。及居大僚，循职无咎。会上疏请改折白粮，忤旨，罢归。

是年卒。

于孔兼，字元时，金坛人。万历八年进士。授九江推官。入为礼部主事，再迁仪制郎中。疏论都御史吴时来晚节不终，不当谥忠恪，因请谥杨爵、陈瓚、孟秋。

乃夺时来谥，而谥爵忠介。大学士王家屏以争册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内嬖之情，而摇主鬯之器。不纳辅臣之言，反重谏官之罚。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万国钦获罪申时行，饶伸获罪王锡爵，非获罪于陛下也。辅臣于数千里外，能遥制朝权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复来共成他图耶！自陛下有近日之举，而善类寒心，邪臣鼓掌。将来逢君必巧，豫教无期，申生、杨广再见于今，此宗庙之不利，非直臣等忧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

明年正月，有诏并封三王。孔兼与员外郎陈泰来合疏争曰：“立嫡之训，自古有之。然历考祖宗以来，未有虚东宫之位以候嫡子者。昔陛下正位东宫，年甫六岁，仁圣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岂不省记乎？地逼则嫌生，礼殊则分定。愿收还新谕，建储、封王一时并举，宗社幸甚。”未报。孔兼又言：“陛下坚持待嫡之说，既疑群臣谤讪，又谓朝纲倒持，遂欲坐谏者以无礼于君之罪。夫谓元子当立不容缓者，君子也。此有礼于君者，王如坚诸人是也。谓并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无礼于君者，许梦熊一人是也。今欲以无礼之罪，而加之有礼于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国法？臣又惟巫蛊之谤启于尧母；承乾之诛成于偏爱。自古乱臣，未有不窥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始锡爵之两谕并拟，其负国误君大矣。既不能转移君心决计于初，乃以杜门求去为计。夫前无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后争，争而不得，虽去不足塞责矣。人谓锡爵言无不尽，特苦陛下听断之不行。臣则云陛下悔心已萌，特忧锡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视君父之过举，锡爵纵不为宗社计，独不为身名计乎？”会廷臣多谏者，其事竟寝。

亡何，考功郎中赵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来各疏救。帝积前恨，谪孔兼安吉判官，泰来饶平典史。孔兼投牒归。家居二十年，杜门读书，矩矱整肃，乡人称之无间言。

泰来，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举万历五年进士，授顺天教授，进国子博士。

见执政与言路相水火，上书规之，坐是五年不调。南京礼部郎中马应图，泰来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讥切执政，又力诋给事中齐世臣，御史龚懋贤、蔡系周、孙愈贤、吴定，而盛称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李植诸人。忤旨，谪大同典史。

给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执政意，复连章劾应图，且言泰来为点定奏章。帝以应图既贬不问。泰来引疾归。久之，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疏请建储，不报。逾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启中，孔兼、泰来俱赠光禄少卿。

于氏为金坛望族。孔兼祖湛，户部侍郎。兄文熙，大名兵备副使。再从弟仕廉，南京户部侍郎，有清望。史孟麟，字际明，宜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给事中。疏劾少詹事黄洪宪典试作奸，左都御史吴时来沮抑言路。执政庇之，格不行。员外郎赵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继劾两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执政滋不说。吏科都给事中陈与郊素附执政，属同官李春开三疏讦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开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发。给事中王继光、万自约不平，复抗章论时来等，词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开，语并侵执政，因求罢，不许。孟麟竟自引归。春开亦谢病去，后以考察罢。孟麟寻召为兵科右给事中。

二十年，大学士赵志皋、张位言：“凡会议会推，并令廷臣类奏，取自上裁，用杜专权。”孟麟疏争曰：“自臣通籍以来，窃见阁臣侵部院之权，言路希阁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责久矣。陛下更置辅臣，与天下更始，政事归六部，公论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罢中书省，分设六部，恐其专也；而官各有职，不相侵越，则又惟恐其不专。盖以一事任一官，则专不为害；即使败事，亦罪有所归。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诸臣各书所见，类奏以听上裁，则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于诸司；究以诸司之权，合而收之于禁密。事虽上裁，旨由阁拟。脱有私意奸其间，内托上旨，外诿廷言，谁执其咎？又脱有冯保、张居正者，夤缘为奸，授意外廷，小人趋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当官不能争其是，又谁执其咎？臣窃谓政权分之六部，不可以为专。惟六部不专，则必有专之者。是乃收揽威权之渐，必不可从也。”忤旨，不纳。

再迁吏科都给事中。三王并封议起，孟麟、于孔兼等诣王锡爵邸争之。又进《或问》一篇，别白尤力。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实佐之。

南星以谗言斥，孟麟亦引疾归。召拜太仆少卿，复以疾去。

孟麟素砥名节，复与东林讲会，时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馆。

会睹梃击事，疏请册立皇太孙，绝群小觊觎之望。且救御史刘光复。帝怒，谪两浙盐运判官。熹宗立，稍迁南京礼部主事。累擢太仆卿，卒。

薛敷教，字以身，武进人。祖应旗，字仲常。嘉靖十四年进士。由慈溪知县屡迁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学士严嵩尝为给事中王晔所劾，嘱尚宝丞诸杰贻书应旗，令黜晔。应旗反黜杰，嵩大怒。应旗又黜常州知府符验，嵩令御史桂荣劾应旗挟私黜郡守，谪建昌通判。历浙江提学副使。应旗雅工场屋文字，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淳齐名。其阅文所品题，百不失一。以大计罢归，顾宪成兄弟方少，从之学，敷教遂与善，用风节相期许。及举万历十七年进士，与高攀龙同出赵南星门，益以名教自任。

会南京御史王籓臣疏劾巡抚周继，不具揭都察院，为其长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吴时来因请申饬宪规，籓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时来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辅臣，曲学险诐，又故绳庶寀，以崇九列，塞主上聪明。宜严党邪之禁，更易两都台长，以清风宪。”疏上，大学士申时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即日投揭台长，南京则以三日。籓臣废故事，薄罚未为过。必如敷教言，将尽抑大臣而后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乱国是。诏敷教归，省过三年，以教职用。大学士许国以敷教其门生，而疏语侵己，尤愤，自请罢斥。因言：“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师讹言东南赤旱，臣未为忧，而独忧此区区者，彼止一时之灾，此则世道之虑也。”时来亦乞休，力诋敷教及主事饶伸。帝慰留国、时来。都给事中陈与郊复上疏极诋建言诸臣，帝亦不问。

二十年夏，起敷教凤翔教授，旋迁国子助教。明年，力争三王并封，又上书王锡爵。寻以救南星，谪光州学正。省母归，遂不复出。敷教禔身严苦，垢衣粝食，终身未尝受人馈。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议，大吏有举动，多用敷教言而止。后与宪成兄弟及攀龙辈讲学。卒，赠尚宝司丞。

安希范，字小范，无锡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行人。迁礼部主事，乞便养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龙以赵用贤去国，疏争之，与郑材、杨应宿相讦。

攀龙谪揭阳典史。御史吴弘济复争，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来，正直之臣不安于位。赵南星、孟化鲤为选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赵用贤节概震天下，止以吴镇竖子一疏而归，使应宿、材得窥意指，交章攻击。至如孙钅龙之清修公正，李世达之练达刚明，李祯之孤介廉方，并朝廷仪表。鑨、世达先后去国，祯亦坚怀去志，天下共惜诸臣不用，而疑阁臣媢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龙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辅臣诤友。至如应宿辨疏，涂面丧心，无复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议，未尝不是攀龙非应宿。及奉处分之诏，则应宿仅从薄谪，攀龙又窜炎荒。辅臣误国不忠，无甚于此。乃动辄自文，诿之宸断。坐视君父过举，弼违补衮之谓何！苟俟降斥之后，阳为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吴弘济辨别君子小人，较若苍素，乃与攀龙相继得罪。臣之所惜，不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进，谁为受其祸者。乞陛下立斥应宿、材，为小人媚灶之戒；复攀龙、弘济官，以奖忠良；并严谕阁臣王锡爵，无挟私植党，仇视正人。则相业光而圣德亦光矣。”

时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主事孙继有方以劾锡爵被谴。希范疏入，帝怒，斥为民。

希范恬静简易，与东林讲学之会。熹宗嗣位，将起官，先卒。赠光禄少卿。

吴弘济，字春阳，秀水人。希范同年进士。由蒲圻知县擢御史。连劾福建巡抚司汝济、大理卿吴定、戎政侍郎郝杰、蓟辽总督顾养谦，不纳。三王并封诏下，偕同官抗疏争。既而以论应宿、攀龙事，贬二秩调外。王锡爵等疏救，给事、御史、执政疏每上，辄重其罚，竟斥为民。未几卒。熹宗时，赠官如希范。

谭一召，大庾人。孙继有，余姚人。一召疏曰：“辅臣锡爵再辅政以来，斥逐言者无虚月。攀龙、弘济之黜，一何甚也。自赵南星秉公考察，锡爵含怒积愤。故南星一挂弹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张纳陛等以申救而斥，孟化鲤等以推张栋而斥，李世达、孙鑨又相继罢去矣。怒心横生，触事辄发，又安知是非公论耶！”继有疏曰：“吴弘济救攀龙则黜，黄纪贤、吴文梓救弘济则罚，郑材倾陷善类，而黜罚不加，何其舛也。今所指为攀龙罪者，以攀龙谓陛下不亲一事，批答尽出辅臣。

然疏内初无此语，何以服攀龙心？然此犹小者耳。本兵、经略，安危所系，乃以匪人石星、宋应昌任之，岂不误国家大计哉！”与一召疏并上。帝怒曰：“近罪攀龙，出朕独断。小臣无状，诋诬阁臣，朋奸党恶，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谪继有极边杂职。”给事中叶继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继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夺继美俸一年。锡爵力救，诏免逮。诸人遂废于家。继有终知府。

刘元珍，字伯先，无锡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初授南京礼部主事，进郎中，亲老归养。起南京职方，厘汰老弱营军，岁省银二万有奇。

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杨时乔、都御史温纯，尽黜政府私人钱梦皋等。大学士沈一贯密为地，诏给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阕需次，抗疏言：“一贯自秉政以来，比昵憸人，丛集奸慝，假至尊之权以售私，窃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于是！近见梦皋有疏，每以党加人。从古小人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者。所关治乱安危之机，非细故也。”疏奏，留中。一贯亟自辨，乞明示独断之意，以释群疑。梦皋亦诋元珍为温纯鹰犬。疏皆不报。未几，敕谕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贬元珍一秩，调边方。一贯佯救，给事、御史侯庆远、叶永盛等亦争之，不从。时员外郎贺灿然、南京御史硃吾弼相继论察典。而主事庞时雍则直攻一贯欺罔者十，误国者十，且曰：“一贯之富贵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坏。顷南郊雷震，正当一贯奏请颁行敕谕之时。意者天厌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谗慝乎！”

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灿然贬三秩，调极边。顷之，庆远及御史李柟等申救。帝益怒，夺其俸，谪元珍等极边杂职。俄御史周家栋指陈时政，语过激。帝迁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诸被留者皆自免去。

光宗即位，起元珍光禄少卿。时辽、沈既没，故赞画主事刘国缙入南四卫，以招抚军民为名，投牒督饷侍郎，令发舟南济。议者欲推为东路巡抚，元珍上疏言：“国缙乃李成梁义儿，成梁弃封疆，国缙为营免，遂基祸本。杨镐、李如柏丧师，国缙甫为赞画，即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违制。创议用辽人，冒官帑二十万金募土兵三万，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拥数万众，欲问道登、莱，窜处内地。

万一敌中间谍阑入其间，何以备之？”疏下兵部巡抚议，遂寝。

未几，元珍卒官。初，元珍罢归，以讲学为事。表节义，恤鳏寡，行义重于时。

时雍，汶上人。万历二十年进士。知丹徒县，历户、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叶茂才，字参之，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刑部主事，以便养改南京工部。

榷税芜湖，课登，辄纵民舟去。既而课羡，请以饷边卒，不取一钱。就改吏部，进郎中，三迁南京大理丞。复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仆少卿。时朝士方植党争权。

祭酒汤宾尹、修撰韩敬既败，其党犹力庇之。御史汤世济者，敬邑人也，疏陈时政，阴诋发敬奸弊者。茂才驰疏驳之。其党给事中官应震辈遂连疏力争。茂才更具揭发其隐，因移疾乞休。世济益恚，偕同年金汝谐、牟志夔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当是时，党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既去，党人益专，无复操异议者。天启初，召为太仆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时政日非，谢病归。友人高攀龙被逮，赴水死，使者将逮其子，茂才力救免之。未几卒。

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强半。始同邑顾宪成、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及攀龙并建言去国，直声震一时，茂才只以醇德称。及官太仆，清流尽斥，邪议益棼，遂奋身与抗，人由是服其勇。时称“东林八君子”，宪成、允成、攀龙、希范、元珍、武进钱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赞曰：成、弘以上，学术醇而士习正，其时讲学未盛也。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而名高速谤，气盛招尤，物议横生，党祸继作，乃至众射之的，咸指东林。甘陵之部，洛、蜀之争，不烈于是矣。宪成诸人，清节姱修，为士林标准。虽未尝激扬标榜，列“君宗”、“顾”、“俊”之目，而负物望者引以为重，猎时誉者资以梯荣，附丽游扬，薰莸猥杂，岂讲学初心实然哉？

语曰“为善无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处矣。

## 列传第一百二十

魏允贞（弟允中 刘廷兰） 王国 余懋衡 李三才

魏允贞，字懋忠，南乐人。万历五年进士。授荆州推官。大学士张居正归葬，群吏趋事恐后，允贞独不赴，且抶其奴。治行最，征授御史。吏部尚书梁梦龙罢。

允贞言：“铨衡任重。往者会推之前，所司率受指执政或司礼中官，以故用非其人。”

帝纳其言，特用严清，中外翕服。俄劾兵部尚书吴兑，兑引去。已，陈时弊四事，言：“自居正窃柄，吏、兵二部迁除必先关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与辅臣精察二部之长，而以其职事归之。使辅臣不侵部臣之权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辅臣之间以自行其私，则官方自肃。自居正三子连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请自今辅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后始许廷对，庶幸门稍杜。自居正恶闻谠言，每遇科道员缺，率择才性便给、工谄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闻，佞臣得志。自今考选时，陛下宜严敕所司，毋循故辙。俺答自通市以来，边备懈弛。三军月饷，既克其半以充市赏，复克其半以奉要人，士无宿饱，何能御寇？至辽左战功，尤可骇异。军声则日振于前，生齿则日减于旧。奏报失真，迁叙逾格，赏罚无章，何以能国哉！”疏入，下都察院。

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辅臣吕调阳子兴周，张四维子泰徵、甲徵，申时行子用懋，皆相继得举。甲徵、用懋将廷对，而允贞疏适上。四维大愠，言：“臣待罪政府，无所不当闻。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预闻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为子白诬，且乞骸骨。时行亦疏辨。帝并慰留，而责允贞言过当。户部员外郎李三才奏允贞言是，并贬秩调外。允贞得许州判官。给事中御史周邦杰、赵卿等论救，不纳。允贞虽谪，然自是辅臣居位，其子无复登第者。久之，累迁右通政。

二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允贞素刚果，清操绝俗。以所部地疹民贫，力裁幕府岁供及州县冗费，以其银数万缮亭障，建烽堠，置器市马易粟。又奏免平阳岁额站银八万，以所省邮传羡补之。雁门、平定军以逋屯粮窜徙，允贞奏除其租，招令复业。岢岚互市，省抚赏银六万。汾州有两郡王，宗人与军民杂处，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为府。自款市成，边政废。允贞视要害，筑边墙万有余丈。政声大著。

帝亦数嘉其能。会诏中官张忠矿山西，允贞抗疏极谏，不报。已，西河王知燧请开解州、安邑、绛县矿，以仪宾督之。指挥王守信请开平定、稷山诸矿。帝并报允。

允贞恐民愈扰，请令忠兼领，亦不纳。

三殿灾，诏求直言。允贞言咎在辅臣，历数赵志皋、张位罪。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逾月两宫灾。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复灾。天意昭然。”位等力辨，求罢。帝慰留，责允贞边臣不当言朝事，因屡推不用，遂肆狂言，夺俸五月。顷之，允贞疏举遗贤，请召还王家屏、陈有年、沈鲤、李世达、王汝训及小臣史孟麟、张栋、万国钦、马经纶、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等，疏留中。以久次，进右副都御史。

二十八年春，疏陈时政缺失，言：“行取诸臣，几经论荐，陛下犹不轻予一官。

彼鲁坤、马堂、高淮、陈朝辈，试之何事，举之何人，乃令其衔命横行，生杀予夺，恣出其口。廷臣所陈率国家大计，一皆寝阁，甚者严谴随之。彼报税之徒，悉无赖奸人，乡党不齿，顾乃朝奏夕报，如响应声。臣不解也。胥徒入乡，民间犹扰，况缇骑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吴宝秀、华钰诸人，祸至惨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钱谷出入，上下相稽，犹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权，动逾数万。有司不敢问，抚按不敢闻，岂无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罄不止；锦绮取于吴越，不极奇巧不止。乃元老听其投闲，直臣几于永锢，是陛下之爱贤士，曾不如爱珠玉锦绮也。”疏奏，亦不省。

先是，张忠以开矿至，后孙朝复至榷税，诛求百方，允贞每事裁抑。会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杰，朝使者逼杀建雄县丞李逢春，允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贞抗命沮挠。帝留允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吏部尚书李戴、都御史温纯等力称允贞贤，请下允贞疏平议。帝并留中。山西军民数千恐允贞去，相率诣阙诉冤，两京言官亦连章论救。帝乃两置不问。明年，忠以夏县知县彭应春抗礼，劾贬之。允贞请留应春，不报。

允贞父已九十余，允贞岁岁乞侍养，章二十上。廷议以敕使害民，非允贞不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请益力，始听归。士民为立祠。已，阅视者奏允贞守边劳，即家进兵部右侍郎。寻卒。天启初，追谥介肃。

弟允中、允孚。允中为诸生，副使王世贞大器之。岁乡试，世贞戒门吏曰：“非魏允中第一，无伐鼓以传也。”已而果然。时无锡顾宪成、漳浦刘廷兰并为举首，负俊才，时人称“三解元”。寻与廷兰举万历八年进士。张居正专政，灾异见，而中外方竞颂功德。允中、廷兰各上书座主申时行，劝之补救。时行不能用。允中寻授太常博士，擢吏部稽勋主事，调考功，未几卒。允孚官刑部郎中，亦有名。

廷兰与兄廷蕙、廷芥亦皆举进士，有名。世所称“南乐三魏”、“漳浦三刘”

者也。

王国，字子桢，耀州人。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出视畿辅屯田，清成国公硃允祯等所侵地九千六百余顷。张居正疾笃，疏荐其座主潘晟入内阁，帝从之。国与同官魏允贞、雷士桢及给事中王继光、孙炜、牛惟炳、张鼎思抗言不可，寝其命。已，极论中官冯保罪。且言：“居正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九、珠帘五、黄金三万、白金十万。居正子简修躬赍至保邸，而保扬言陛下取之，诬污圣德。”因发曾省吾、王篆表里结纳状。国疏自外至，与李植疏先后上。帝已纳植言罪保，植遂受知，而国亦由此显名。还朝，荐王锡爵、陆树声、胡执礼、耿定向、海瑞、胡直、颜鲸、魏允贞。寻出督南畿学政，以疾归。

起掌河南道。首辅申时行欲置所不悦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书杨巍等依违其间，国力持不可。时行以御史马允登资在国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国佐之。诸御史咸集，允登书十九人姓名，曰：“诸人可谓公论不容者矣。”国熟视，叱曰：“诸人独忤执政耳。天日监临，何出此语！”允登意不回。国怒，奋前欲殴允登。允登走，国环柱逐之，同列救解。事闻，两人并调外，国得四川副使。移疾归。而十九人赖国以免。

久之，起故官，莅山西。改督河南学政，迁山东参政。所在以公廉称。召为太仆少卿。复出为山西副使，历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岁凶，屡上宽恤事宜。大盗刘应第、董世耀聚众称王，剽劫远近，督兵讨灭之。进右都御史，巡抚如故。国刚介。与弟吏部侍郎图并负时望，为党人所忌。

乞休归，卒。

余懋衡，字持国，婺源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永新知县。征授御史。时以殿工，矿税使四出，骄横。懋衡上疏言：“与其骚扰里巷，榷及鸡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赋，共襄殿工。今避加赋之名，而为竭泽之计，其害十倍于加赋。”忤旨，停俸一年。

巡按陕西。税监梁永辇私物于畿辅，役人马甚众。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党乐纲贿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获所予贿及余蛊。遂上疏极论永罪，言官亦争论永，帝皆不省。永虑军民为难，召亡命擐甲自卫。御史王基洪声言永必反，具陈永斩关及杀掠吏民状。巡抚顾其志颇为永讳，永乃藉口辨。帝疑御史言不实。而咸宁、长安二知县持永益急。永党王九功辈多私装，恐为有司所迹，托言永遣，乘马结阵驰去。县棣追及之华阴，相格斗，已皆被系，懋衡遂以反逆闻。永窘甚，爪牙尽亡，独纲在，乃教永诬劾咸宁知县满朝荐，朝荐被逮。永不久亦撤还，关中始靖。懋衡寻以忧归。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

天启元年，起历大理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与尚书张世经共理京营戎政。进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书，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曹于汴副冯从吾。帝皆用副者。大学士叶向高等力言不可，弗听。懋衡、于汴亦以资后三才等，力辞新命，引疾归。明年十月，再授前职。

懋衡以珰势方张，坚卧不起。既而奸党张讷丑诋讲学诸臣，以懋衡、从吾及孙慎行为首，遂削夺。崇祯初，复其官。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与南乐魏允贞、长垣李化龙以经济相期许。及允贞言事忤执政，抗疏直之，坐谪东昌推官。

再迁南京礼部郎中。会允贞、化龙及邹元标并官南曹，益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

迁山东佥事。所部多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擒灭之。迁河南参议，进副使。两督山东、山西学政，擢南京通政参议，召为大理少卿。

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时矿税使四出。三才所部，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间。延引奸徒，伪锲印符，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夺。而增尤甚，数窘辱长吏。独三才以气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且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增为夺气。然奸民以矿税故，多起为盗。浙人赵一平用妖术倡乱。事觉，窜徐州，易号古元，妄称宋后。

与其党孟化鲸、马登儒辈聚亡命，署伪官，期明年二月诸方并起。谋泄，皆就捕。

一平亡之宝坻，见获。三才再疏陈矿税之害，言：“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

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逾月未报，三才又上言：“臣为民请命，月余未得请。

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塊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亦不报。三十年，帝有疾，诏罢矿税，俄止之。三才极陈国势将危，请亟下前诏，不听。

清口水涸阻漕，三才议浚渠建闸，费二十万，请留漕粟济之。督储侍郎赵世卿力争，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恶其委避，许之。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交章乞留。而学迁言：“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年来中使四出，海内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贞之去以孙朝，前漕臣李志之去亦以矿税事。他监司守令去者，不可胜数，今三才复继之。淮上军民以三才罢，欲甘心于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当去可知。”疏仍不答。

三才遂去淮之徐州。连疏请代，未得命。会侍郎谢杰代世卿督储，复请留。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

明年九月，复疏言：“乃者迅雷击陵，大风拔木，洪水滔天，天变极矣。赵古元方磔于徐，李大荣旋枭于亳，而睢州巨盗又复见告，人离极矣。陛下每有征求，必曰‘内府匮乏’。夫使内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谓貌病而天下肥也。而其实不然。陛下所谓匮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小民饔飧不饱，重以征求，箠楚无时，桁杨满路，官惟丐罢，民惟请死，陛下宁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谓臣祸乱之言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将置陛下何地哉！”亦不报。既而睢盗就获，三才因奏行数事，部内晏然。

翕人程守训以赀官中书，为陈增参随。纵横自恣，所至鼓吹，盛仪卫，许人告密，刑拷及妇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赃数十万。增惧为己累，并搜获其奇珍异宝及僭用龙文服器。守训及其党俱下吏伏法，远近大快。

三十四年，皇孙生。诏并矿税，释逮系，起废滞，补言官，既而不尽行。三才疑首辅沈一贯尼之，上疏阴诋一贯甚力。继又言：“恩诏已颁，旋复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过乘一时喜心，故旋开旋蔽。”又谓：“一贯虑沈鲤、硃赓逼己。既忌其有所执争，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行贿左右，多方蛊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严旨切责，夺俸五月。其明年，暨禄卒。三才因请尽撤天下税使，帝不从，命鲁保兼之。

是时顾宪成里居，讲学东林，好臧否人物。三才与深相结，宪成亦深信之。三才尝请补大僚，选科道，录遗佚。因言：“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途，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己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意为宪成诸人发。已，复极陈朝政废坏，请帝奋然有为，与天下更始。

且力言辽左阽危，必难永保状。帝皆置不省。

三才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及淮、徐岁侵，又请振恤，蠲马价。淮人深德之。屡加至户部尚书。会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内召。由是忌者日众，谤议纷然。工部郎中邵辅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继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相继为三才辨。大学士叶向高言三才已杜门待罪，宜速定去留，为漕政计。皆不报。

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钱策，南京给事中刘时俊，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徵、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硃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张邦俊、王万祚，复连章劾三才。而给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给事中段然，御史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又交章论救。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宪成乃贻书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贻书孙丕扬力辨之。御史吴亮素善三才，即以两书附传邸报中，由是议者益哗。应甲复两疏力讦，至列其十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请罢，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

三才既家居，忌者虑其复用。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劾其盗皇木营建私第至二十二万有奇。且言三才与于玉立遥执相权，意所欲用，铨部辄为推举。三才疏辨，请遣中官按问。给事中刘文炳、御史李徵仪、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复力攻三才。徵仪、心汤，三才尝举吏也。三才愤甚，自请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复再疏，并言其侵夺官厂为园囿。御史刘廷元遂率同列继之，而潘汝祯又特疏论劾。既而巡按御史颜思忠亦上疏如光复指。三才益愤，请诸臣会勘，又请帝亲鞫。乃诏徵仪偕给事中吴亮嗣往。

其明年，光复坐事下狱。三才阳请释之，而复力为东林辨白，曰：“自沈一贯假撰妖书，擅僇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继汤宾尹、韩敬科场作奸，孽由自取，于人何尤。而今之党人动与正人为仇，士昌、光复尤为戎首。挺身主盟，力为一贯、敬报怨。腾说百端，攻击千状。以大臣之贤者言之，则叶向高去矣，王象乾、孙玮、王图、许弘纲去矣，曹于汴、胡忻、硃吾弼、叶茂才、南企仲、硃国祯等去矣，近又攻陈荐、汪应蛟去矣。以小臣之贤者言之，梅之焕、孙振基、段然、吴亮、马孟祯、汤兆京、周起元、史学迁、钱春等去矣，李朴、鲍应鰲、丁元荐、庞时雍、吴正志、刘宗周等去矣。合于己则留，不合则逐。陛下第知诸臣之去，岂知诸党人驱之乎？今奸党仇正之言，一曰东林，一曰淮抚。所谓东林者，顾宪成读书讲学之所也。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岳元声、薛敷教，并束身厉名行，何负国家哉？偶曰东林，便成陷井。如邹元标、赵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进。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继偕诸人耳。人才邪正，实国祚攸关，惟陛下察焉。”疏入，众益恨之。亮嗣等既往勘，久之无所得。第如光复言还报，遂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辽阳失。御史房可壮连疏请用三才。有诏廷臣集议。通政参议吴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为盗臣。御史刘廷宣复荐三才，言：“国家既惜其才，则用之耳，又何议，然广宁已有王化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即欲用三才，而廷议相持未决。詹事公鼐力言宜用，刑部侍郎邹元标、佥都御史王德完并主之。已，德完迫众议，忽变前说。及署议，元标亦不敢主。议竟不决，事遂寝。三年，起南京户部尚书，未上卒。后魏忠贤乱政，其党御史石三畏追劾之。诏削籍，夺封诰。

崇祯初复官。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赞曰：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岐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

魏允贞、王国、余懋衡皆以卓荦闳伟之概，为众望所归。李三才英遇豪俊，倾动士大夫，皆负重名。当世党论之盛，数人者实为之魁，则好同恶异之心胜也。《易》曰：“涣其群，元吉。”知此者，其惟圣人乎！

##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姜应麟（从子思睿） 陈登云 罗大摐（黄正宾） 李献可（舒弘绪 陈尚象丁懋逊 吴之佳 叶初春 杨其休 董嗣成 贾名儒 张栋） 孟养浩 硃维京王如坚 王学曾涂杰 张贞观 樊玉衡子鼎遇 维城 孙自一谢廷赞兄廷谅 杨天民 何选冯生虞 任彦蘖

姜应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国华，嘉靖中进士。历陕西参议，有廉名。应麟举万历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贵妃郑氏有殊宠，生子常洵，诏进封为皇贵妃。而王恭妃育皇长子已五岁，无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欲立爱。十四年二月，应麟首抗疏言：“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然臣所议者末，未及其本也。

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长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遍召大珰谕曰：“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手击案者再。诸珰环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得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言之，并得罪。两京申救者疏数十上，皆不省。自后言者蜂起，咸执“立储自有长幼”之旨，以责信于帝。帝虽厌苦之，终不能夺也。

应麟居广昌四年，量移余干知县。以父忧归。服阕，至京，会吏部数以推举建言诸臣得重谴，应麟遂不复补。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给事中薛凤翔劾应麟老病失仪，遂引疾去。崇祯三年卒，赠太常卿。

从子思睿，字颛愚。少孤，事母孝。举天启二年进士，授行人。崇祯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陈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邮传过削，曰搜剔愈精，头绪愈乱，曰惩毖愈甚，颓废愈多，曰督责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责。其冬遣宦官监视边务，抗疏切谏。已，劾首辅周延儒以家人周文郁为副将，弟素儒为锦衣，叔父人瑞为中书，受赇行私，请罢斥。已，论救给事中魏呈润、御史李曰辅、王绩灿。巡按云南。陛辞，历指诸弊政，而言：“举朝拯焚救溺之精神，专用之摘抉细微，而以察吏诘戎予夺大柄仅付二三阉寺。厝火自安，不知变计，天下安望太平！”忤旨，切责。还朝，值帝撤还二部总理诸镇监视内臣。思睿请并撤监视京营关、宁者。因诋向来秉政大臣阿承将顺之罪，意指温体仁也。体仁二子俨、伉数请嘱提学佥事黎元宽。会元宽以文体险怪论黜，遂发其二子私书。思睿劾体仁纵子作奸，以元宽揭为据。体仁谓揭不出元宽手，思睿等群谋排陷。元宽上疏证明，思睿再劾体仁以“群谋”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夺俸五月。出视河东盐政。

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讲学书院，思睿为置田构学舍，公余亲莅讲授。代还，乞假归里。未几卒。

陈登云，字从龙，唐山人。万历五年进士。除鄢陵知县。政最，征授御史。出按辽东，疏陈安攘十策，又请速首功之赏。改巡山西。还朝，会廷臣方争建储。登云谓议不早决，由贵妃家阴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灾异抗疏，劾妃父郑承宪，言：“承宪怀祸藏奸，窥觊储贰。日与貂珰往来，绸缪杯酌，且广结山人、术士、缁黄之流。曩陛下重惩科场冒籍，承宪妻每扬言事由己发，用以恐喝勋贵，簧鼓朝绅。

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宫与太后家亦谨避其锋矣。陛下享国久长，自由敬德所致，而承宪每对人言，以为不立东宫之效。干挠盛典，蓄隐邪谋，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奋乾刚，断以大义，虽日避殿撤乐、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变未可弭也。”

疏入，贵妃、承宪皆怒，同列亦为登云危，帝竟留中不下。

久之，疏论吏部尚书陆光祖，又论贬四川提学副使冯时可，论罢应天巡抚李涞、顺天巡抚王致祥，又论礼部侍郎韩世能、尚书罗万化、南京太仆卿徐用检。朝右皆惮之。时方考选科道，登云因疏言：“近岁言官，壬午以前怵于威，则摧刚为柔；壬午以后昵于情，则化直为佞。其间岂无刚直之人，而弗胜龃龉，多不能安其身。

二十年来，以刚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党，逐嗜乞怜，如所谓‘七豺’、‘八狗’者，言路顾居其半。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锄大奸、歼巨蠹哉！与其误用而斥之，不若慎于始进。”因条数事以献。

出按河南。岁大饥，人相食。副使崔应麟见民啖泽中雁矢，囊示登云，登云即进之于朝。帝立遣寺丞钟化民赍帑金振之。登云巡方者三，风裁峻厉。以久次当擢京卿，累寝不下，遂移疾归。寻卒。

罗大纮，字公廓，吉水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迁礼科给事中。甫拜命，即上《定制书》数千言。已，复言视朝宜勤，语皆切直。先有诏以二十年春册立东宫，至是工部主事张有德以预备仪物请。帝怒，命夺俸三月，更缓册立事。尚书曾同亨请如前诏，忤旨，切让。大纮复以为言，诏夺俸如有德。大学士许国、王家屏连署阁臣名，乞收新命，纳诸臣请，帝益怒。首辅申时行方在告，闻帝怒，乃密揭言：“臣虽列名公疏，实不与知。”帝喜，手诏褒答，而揭与诏俱发礼科。故事，阁臣密揭无发科者。时行惭惧，亟谋之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遣使取揭。时独大纮守科，使者绐取之。及往索，时行留不发。大纮乃抗疏曰：“臣奉职无状，谨席稿以待。独念时行受国厚恩，乃内外二心，藏奸蓄祸，误国卖友，罪何可胜言。夫时行身虽在告，凡翰林迁改之奏，皆俨然首列其名，何独于建储一事深避如此。纵陛下赫然震怒，加国等以不测之威，时行亦当与分过。况陛下未尝怒，而乃沮塞睿聪，摇动国本，苟自献其乞怜之术，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国等得请，将行庆典而恩泽加焉，时行亦辞之乎？盖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牵系，故阳附廷臣请立之议，而阴缓其事，以为自交宫掖之谋。使请之而得，则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则别为集菀之计。其操此术以愚一世久矣，不图今日乃发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贬边方杂职。俄以六科钟羽正等论救，斥为民，羽正等夺俸。中书舍人黄正宾复抗疏力诋时行。帝怒，下狱拷讯，斥为民。时行亦不安，无何，竟引去。大纮志行高卓。乡人以配里先达罗伦、罗洪先，号为“三罗”。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正宾，歙人。以赀为舍人，直武英殿。耻由赀入官，思树奇节，至是遂见推清议。后李三才、顾宪成咸与游，益有声士大夫间。熹宗立，起故官。再迁尚宝少卿，引病归。魏忠贤下汪文言狱，词连正宾。坐赃千金，遣戍大同。庄烈帝嗣位，复官，致仕。崇祯元年六月，魏党徐大化、杨维垣已罢官，犹潜居辇下，交通奄寺，正宾在都，抗疏发其奸。勒两人归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潜通宦寺”语，帝令指名。

正宾以赵伦、于化龙对。帝以其妄，斥回籍。

李献可，字尧俞，同安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武昌推官。课最，征授户科给事中。屡迁礼科都给事中。二十年正月，偕六科诸臣疏请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当及首春举行。倘谓内庭足可诵读，近侍亦堪辅导，则禁闼幽闲，岂若外朝之清肃；内臣忠敬，何如师保之尊严。”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误书弘治年号，责以违旨侮君，贬一秩调外，余夺俸半岁。大学士王家屏封还御批，帝益不悦。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言：“献可之疏，臣实赞成之，请与同谪。”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亦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绪南京，而羽正及献可并以杂职徙边方。大学士赵志皋论救，被旨谯让。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复争之，坐斥为民。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御史邹德泳，户兵刑工四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张栋、吴之佳、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各上疏救。帝益怒，廷杖养浩百，除其名。

德泳、懋逊等六人并贬一秩，出之外。献可、羽正、弘绪亦除名。

当是时，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然谏者卒未已。礼悦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特疏争之，御史陈禹谟、吏科左给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僚论谏。

帝怒加甚，夺嗣成职，名儒谪边方，德泳、懋逊等咸削籍，禹谟等停俸有差。礼部尚书李长春等亦疏谏，帝复诘让。献可等遂废于家。久之，吏部尚书蔡国珍、侍郎杨时乔先后请收叙，咸报寝。

天启初，录先朝言事诸臣。献可已前卒，诏赠光禄卿。

弘绪、名儒皆献可同年进士。尚象、懋逊、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万历八年进士。

弘绪，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给事中。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尚象，都匀人。以中书舍人为给事中。尝劾罢尚书沈鲤，为士论所非。至是以直言去，国人始称焉。天启中，赠官如弘绪。

懋逊，沾化人。为余姚知县，有治绩，入为吏科给事中。既削籍，里居三十年。

光宗立，起太仆少卿，累迁工部左侍郎。卒，赠尚书。

之佳，长洲人。初为襄阳知县。初春，吴县人。初为顺德知县。并以治行征。

至是与张栋并斥，称“吴中三谏”。天启初，赠之佳太仆少卿，初春光禄少卿。之佳孙适，亦兵科给事中。敢言。

其休，青城人。由苏州推官擢吏科给事中。内官张德殴杀人，帝令司礼按问，蔽罪其下。其休乞并付德法司，竟报许。帝数不视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万邦入觐，请临御以风励诸臣。他论奏甚众。罢归，卒，赠太常少卿。

嗣成，乌程人。祖份，礼部尚书。父道醇，南京给事中。仍世贵显。嗣成以气节著，士论多之。

名儒，真定人。赠官如初春。

栋，字伯任，昆山人。万历五年进士。除新建知县。征授工科给事中。请尽蠲天下逋租，格不行。时蠲租例，相沿但蠲存留，不及起运。栋请无拘故事，从之。

再迁刑科左给事中。吴中白粮为累，民承役辄破家，栋请令出赀助漕舟附载。申时行、王锡爵绌其议，栋遂移疾归。起兵科都给事中。劾去南京户部尚书张西铭、刑部侍郎詹仰庇。军政拾遗，劾恭顺侯吴继爵、宣城伯卫国本、忻城伯赵泰修、宣府总兵官李迎恩。继爵留，余并罢。已，言边臣叙功不宜及内阁、部、科，帝亦从焉。

遣视固原边备。时经略郑洛方议和，栋言撦力克负固不归，卜失兔杰黠如故，火落赤、真相雄据海上，不可使洛委责以去。因论兵部尚书王一鹗。会一鹗已卒，洛亦报撦力克东归，遂寝其奏。栋又言：“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怒。命洛视师，岂止欲其虚词媚敌，博一顺义东归毕事耶？今火、真依海为窟，出没自如，不宜叙将吏功。”报闻。母卒，栋年已六十，毁瘠庐墓，竟卒于墓所。天启中，赠太常少卿。

德泳，祭酒守益孙。养浩、羽正自有传。

孟养浩，字义甫，湖广咸宁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户科给事中，迁左给事中。帝严谴李献可，养浩疏谏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于侮君者，陛下岂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献可甫跻礼垣，骤议巨典。一字之误，本属无心，乃遽蒙显斥。臣愚以为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请，实为宗社计。陛下不惟不听，且从而罚之，是坐忍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长幼定序，明旨森严，天下臣民既晓然谅陛下之无他矣。然豫教、册立？本非两事。今日既迟回于豫教，安知来岁不游移于册立，是重启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豫教之请，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爱。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槛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计，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万世谓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献可等所论，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实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献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实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还成命，亟行豫教。”帝大怒，言册立已谕于明年举行，养浩疑君惑众，殊可痛恶。令锦衣卫杖之百，削籍为民，永不叙用。中外交荐，悉报寝。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岁中迁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之官，卒。

硃维京，字大可，工部尚书衡子也。举万历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进右寺副。

九年京察，谪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为屯田主事，再迁光禄丞。火落赤败盟，经略郑洛主和，督抚魏学曾、叶梦熊主战。维京请召洛还，专委学曾等经理。及学曾以宁夏事被逮，复抗疏救之。

二十一年，三王并封诏下，维京首上疏曰：“往奉圣谕，许二十一年册立，廷臣莫不延颈企踵。今忽改而为分封，是向者大号之颁，徒戏言也，何以示天下？圣谕谓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既长，欲少迟册立，以待中宫正嫡之生，则祖宗以来，实无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宪宗之立，以正统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龄，多亦不过五六龄耳。维时中宫正位，嫡嗣皆虚，而祖宗曾不少待。即陛下册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远，何不取而证之。且圣人为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并举，冠服宫室混而无别，车马仪仗杂而无章，府僚庶寀淆而无辨。名既不正，弊实滋多。且令中宫苟耀前星，则元子退就籓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预计将来，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

夫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陛下虽有并封之意，犹不遽行，必以手诏咨大学士王锡爵，锡爵纵不能如李沆引烛之焚，亦当为李泌造膝披陈，转移圣心而后已。如其不然，王家屏之高踪自在，陛下优礼辅臣，必无韩瑗、来济之辱也。奈何噤无一语，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后。彼杨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岂不知有公论，惟是患得患失之心胜，遂至不能自持耳。”帝震怒，命谪戍极边。锡爵力救，得为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启时，赠太常少卿。

王如坚，字介石，安福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怀庆推官。入为刑科给事中，抗疏争三王并封，其略曰：

谨按十四年正月圣谕“元子幼小，册立事俟二三年举行”，是明言长子之为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诏旨“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是明示伦次之不可易也。

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册立之事，改于二十一年举行”，此则陛下虽怒群臣激聒，辄更定期，未尝遽寝册立之事。乃今已届期，忽传并封为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既而骇。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耶？曩者谓二三年举行，已迟至二十年矣，二十年举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倏改为并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坚，今日群臣，将何所取信？

夫立嫡之条，《祖训》为废嫡者戒也。今日有嫡可废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真待也。古王者後宫无偏爱，故適后多後嗣。后世爱有所专，则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後嗣之繁难矣。我祖宗以来，中宫诞生者有几？国本早定，惟元子是属。或二三龄而立，或五六龄而立。即陛下春宫受册时，止六龄耳，宁有待嫡之议与潞王并封之诏哉？今皇长子且十二龄矣，闻皇后抚育无间己出。元子早定一日，即早慰中宫一日之心。后素贤明，何有舍当前之冢嗣，而觊幸不可知之数耶？宫闱之内，衽席之间，左右近习之辈，见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窥陛下。即如昨岁册立之旨，方待举行，而宗室中已有并封之疏，安知非机事外泄，彼得量朝廷之浅深？

夫别名号，辨嫌疑，礼之善经也。元子与众子，其间冠服之制，齿簿之节，恩宠之数，接见之仪，迥然不齐矣。一日并封而同号，则有并大之嫌，逼长之患。执狐疑而来谗贼，几微之际，不可不慎。苟谓涣命新颁，难于遽改，则数年已定之明旨，尚可移易，今纶言初发，何不可中止也。

帝怒甚，命与硃维京皆戍极边。王锡爵疏救，免戍为民。寻卒。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王学曾，字唯吾，南海人。万历五年进士。授醴陵知县，调崇阳。擢南京御史。

时吏民有罪，辄遣官校逮捕。学曾疏请止之，不纳。十三年，慈宁宫成，诸督工内侍俱廕锦衣。学曾论其太滥，且劾工部尚书杨兆谀谄中官。兆惶恐，引罪。已，言龙江关密迩芜湖，芜湖已征税，龙江不宜复征，格不行。光山牛产一犊若麟，有司欲以闻，巡抚臧惟一不可。帝命礼部征之，尚书沈鲤谏，惟一亦疏论，不听。学曾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毙，则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尝上闻，陛下何自闻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圣心也？今四方灾旱，老稚流离，啼饥号寒之声，陛下不闻；北敌枭张，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状，陛下不闻；宗室贫穷，饔餐弗给，愁困涕洟之态，陛下不闻；而独已毙之麟闻。彼为左右者，岂诚忠于陛下乎？愿收还成命，内臣语涉邪妄者，即严斥之。”帝责其要名沽直，降兴国判官。时御史蔡时鼎亦以言获罪。南京御史王籓臣、给事中王嗣美等交章救两人。帝怒，夺俸一级。

学曾累迁南京刑部主事，召为光禄丞。与少卿涂杰合疏争三王并封，忤旨，皆削籍。后数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疏请起用，不纳。卒于家。杰，新建人。隆庆五年进士。由龙游知县入为御史。擢官光禄。熹宗时，赠学曾太仆少卿，杰太常少卿。

张贞观，字惟诚，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益都知县，擢兵科给事中。出阅山西边务。五台奸人张守清招亡命三千余人，擅开银矿，又缔姻潞城、新宁二王。

帝纳巡按御史言，敕守清解散徒党，谕二王绝姻。守清乞输课于官，开矿如故。贞观力争，乃已。前巡抚沈子木、李采菲皆贪。子木夤缘为兵部侍郎，贞观并追劾之。

子木坐贬，采菲夺职。还，进工科右给事中。泗州淮水大溢，几啮祖陵。贞观往视，定分黄道淮之策。

再迁礼科都给事中。三王并封制下，贞观率同列力争。沈王珵尧由郡王进封，其诸弟止应为将军，珵尧为营得郡王。贞观及礼部尚书罗万化守故事极谏。不纳。

时郊庙祭享率遣官代行，贞观力请帝亲祀。俄秋享，复将遣官。贞观再谏，不报。

明年正月，有诏皇长子出阁讲读。而兵部请护卫，工部奏仪仗，礼部进仪注，皆留中。又止令预告奉先殿，朝谒两宫，他礼皆废。于是贞观等上言：“礼官议，御门受贺、皇长子见群臣之礼，载在旧仪；即诸王加冠，亦以成礼而贺，贺毕谒见。元子初出，乃不当诸王一冠乎？且谒谢止两宫，而缺然于陛下及中宫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贺靳于二皇子，而漠然于兄弟长幼之间，非所以序别。”疏入，忤旨，夺俸一年。

工科给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傅，陛下宜示之身教。乃采办珠玉珍宝，费至三十六万有奇，又取太仆银十万充赏，非作法于初之意。且贞观等秉礼直谏，职也，不宜罚治。”给事中赵完璧等亦言之。帝怒，夺诸臣俸，谪贞观杂职。大学士王锡爵等切救，乃贬三秩。顷之，都给事中许弘纲、御史陈惟芝等连章申论，帝竟除贞观名，言官亦停俸。中外交荐，卒不起。天启中卒，赠太常少卿。

樊玉衡，字以齐，黄冈人。万历十一年进士。由广信推官征授御史。京察，谪无为判官。稍迁全椒知县。二十六年四月，玉衡以册立久稽，上言：“陛下爱贵妃，当图所以善处之。今天下无不以册立之稽归过贵妃者，而陛下又故依违，以成其过。

陛下将何以托贵妃于天下哉？由元子而观则不慈，由贵妃而观则不智，无一可者。

愿早定大计，册立、冠婚诸典次第举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为贵妃功，岂不并受其福，享令名无穷哉！”疏奏，帝及贵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拟，祸且不测。大学士赵志皋等力救，言自帝即位未尝杀谏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发。再逾月，以《忧危竑议》连及，遂永戍雷州。长子鼎遇伏阙请代者再，不许。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辞。疏陈亲贤、远奸十事，优诏答之。寻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于家。

子维城，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除海盐知县，迁礼部主事。天启七年，坐事谪上林苑典簿。庄烈帝即位，魏忠贤未诛，抗疏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胧奏请封爵者，所司及封受之人俱斩。今魏良卿、良栋、鹏翼，白丁乳臭儿，并叨封爵，皆当按律诛。忠贤所积财，半盗内帑，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

因请褒恤杨涟、万璟等一十四人，召还贺逢圣、文震孟、孙必显等三十二人，亟正张体乾、许显纯、杨寰等罪。其月，又言：“崔呈秀虽死，宜剖棺戮尸。‘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赐驰驿，或仅令还乡，何以服人心，昭国典。”末斥吏科陈尔翼请缉东林遗孽之非，乞释御史方震孺罪。帝并采纳之。

崇祯元年，迁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历泉州知府、福建副使。八年，以大计罢归。十六年，黄州城南门哭五日夜。众知祸必至，倾城走，妇女多不及行。三月二十四日，张献忠破黄冈，知县孙自一、县丞吴文燮死之。贼欲屈维城，抗声大骂，刃洞胸而死。贼遂驱妇女堕城，稍缓，辄断其腕，血淋漓土石间。三日而城平，复杀之以实堑焉。自一，光山人。

谢廷赞，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乡举为东安知县。初，岁饥，吏伪增户口冒振，继者遂按籍征赋，民困甚。相为请，得减户千三百。奸人杀四人，弃其尸，狱三年不决。相祷于神，得尸所在，狱遂成。廷赞举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未授官，即极论矿税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先是，诏二十八年春举行册立、冠婚之礼。将届期，都御史温纯、礼科给事中杨天民、御史冯应凤相继言，不报。廷赞上疏言阁员当补，台省当选，矿税当撤，冠婚、册立当速，诏令当信。持疏跪文华门，候命逾时。帝震怒，遣中官田义诘责。赵数日，命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拟敕谕，令礼部具仪。比拟谕进，竟不发。志皋、一贯趣之，帝乃言因廷赞出位邀功，以致少待，命示诸司静俟。遂褫廷赞职为民，并夺尚书萧大亨，侍郎邵杰、董裕俸一岁，贬郎中徐如珂、员外郎林耀，主事钟鸣陛、曹文伟三秩，调极边。是岁册立之礼不行，廷赞归。侨寓维扬，授徒自给。久之，卒。天启中，赠尚宝卿。

兄廷谅，字友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帝命李廷机入阁，又召王锡爵。廷谅言：“廷机才弱而暗，锡爵气高而扬，均不宜用。”又曰：“储君之立为王也，自锡爵始；举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机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赵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时行始；年例之不举，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贯始。此皆乱人国者也。”疏入，留中。终顺庆知府。

杨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朝城知县。调繁诸城，有异政，擢礼科给事中。时方纂修国史，与御史牛应元请复建文年号，从之。二十七年，狄道山崩，下成池，山南涌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间有之，而唐遂易为周。今虎狼之使吞噬无穷，狗鼠之徒攘夺难厌。不市而征税，无矿而输银。甚且毁庐坏冢，籍人赀产，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欢，藉润私橐。嗷嗷之众，益无所归命，怀乐祸心，有土崩之势。天心仁爱，亟示谴告，陛下尚不觉悟，翻然与天下更始哉！”不报。文选郎中梅守峻贪黩，将擢太常少卿，天民劾罢之。延绥总兵官赵梦麟潜师袭寇，以大捷闻，督抚李汶、王见宾等咸进秩予廕。寇乃大入，杀军民万计，汶等又妄奏捷。天民再疏论之，夺见宾职，梦麟戍边，汶亦被谴。

天民寻进右给事中。册立久稽，再疏请，不报。无何，贵妃弟郑国泰疏请皇长子先冠婚后册立，天民斥其非。国泰惧，委罪都指挥李承恩，夺其俸。顺天、湖广乡试文多用二氏语，天民请罪考官杨道宾、顾天飐等，疏留中。二十九年五月，天民复偕同官上言，请早定国本。帝大怒，谪天民及王士昌杂职，余夺俸一年，以士昌亦给事礼科也。时御史周盘等公疏请，亦夺俸。天民得贵州永从典史。至十月，帝迫廷议，始立东宫，而天民等卒不召。天民幽愤卒。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初，天民去诸城，民为立祠。其后长吏不职，父老率聚哭祠下。

何选，字靖卿，宛平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南昌知县，征授御史。廷臣争国本多获谴，选语郑贵妃弟国泰，令以朝野公论、郑氏祸福恳言于贵妃，俾妃自请。

国泰犹豫，选厉色责之曰：“若不及今为身家计，吾侪群击之，悔无及矣。”国泰惧，乃入告于妃，且疏请早定，以释危疑。帝意不怿。已，知出选指，深衔之。未几，吏部拟调验封员外郎邹元标于文选，疏六日不下，选以为言。帝忆前事，谪湖广布政司照磨。稍迁南京通政司经历。刑部缺员外郎，吏部拟用选。帝憾未释，谓特降官不当推举，切让尚书孙丕扬等，谪文选郎中冯生虞、员外郎冯养志等极边，而斥选为民。以阁臣言，稍宽生虞、养志等罚。南京给事中任彦蘖抗章论救，语侵阁臣。帝复怒，谪彦蘖于外，生虞仍以杂职调边方。旋以言官论救，并斥彦蘖为民。

于是御史许闻造上言：“陛下顷岁以来，谓公忠为比周，谓论谏为激扰；诎铨衡之所贤，挠刑官之所执。光禄太仆之帑，括取几空；中外大小之官，县缺不补。敲扑遍于宫闱，桁杨接于道路。论救忠良，则愈甚其罪；谏止贡献，则愈增其额。奏牍沉阁而莫稽，奄寺纵横而无忌。今欲摘陈一事，则虑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则虑陛下益罪其人。陛下执此以拒建言之臣，诸臣因此而塞进言之路。迩年以来，诸臣謇谔之风，视昔大沮矣。”不报。

生虞，大足人。彦蘖，任城人。天启中，赠选光禄少卿，生虞太常少卿。

赞曰：野史载神宗金合之誓。都人子之说，虽未知信否，然恭妃之位久居郑氏下，固有以滋天下之疑矣。姜应麟等交章力争，不可谓无羽翼功。究之郑氏非褒、骊之煽处，国泰亦无驷、钧之恶戾，积疑召谤，被以恶声。《诗》曰：“时靡有争，王心载宁。”诸臣何其好争也！

##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卢洪春（范俊 董基 王就学等） 李懋桧 李沂（周弘禴 潘士藻）雒于仁马经纶（林熙春 林培） 刘纲 戴士衡 曹学程（子正儒 郭实） 翁宪祥 徐大相

卢洪春，字思仁，东阳人。父仲佃，广西布政使。洪春举万历五年进士，授旌德知县，擢礼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月，帝久不视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后，连日免朝，前日又诏头眩体虚，暂罢朝讲。时享太庙，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礼’。臣愚捧读，惊惶欲涕。夫礼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虚。陛下春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以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闻，更有异者。先二十六日传旨免朝，即闻人言籍籍，谓陛下试马伤额，故引疾自讳。果如人言，则以一时驰骋之乐，而昧周身之防，其为患犹浅。倘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若乃为圣德之累，则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谓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岂有寂然无闻于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导陛下，则将顺之意多，而爱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颂谀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一涉宫闱，严谴立至，孰肯触讳，以蹈不测之祸哉？群臣如是，非主上福也。愿陛下以宗社为重，毋务矫托以滋疑。

力制此心，慎加防检。勿以深宫燕闲有所恣纵，勿以左右近习有所假借，饬躬践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则天下万世，将慕义无穷。较夫挟数用术，文过饰非，几以聋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传谕内阁百余言，极明谨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拟旨治罪。阁臣拟夺官，仍论救。帝不从，廷杖六十，斥为民。诸给事中申救，忤旨，切让。诸御史疏继之，帝怒，夺俸有差。洪春遂废于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赠太仆少卿。

御史范俊尝陈时政。帝方疾，见俊疏中“防人欲”语，斥之。主事董基以谏内操谪官。其后员外郎王就学因谏帝托疾不送梓宫，寻罢去。皆与洪春疏相类。

范俊，字国士，高安人。万历五年进士。为义乌知县，征授御史。十二年正月，陈时政十事，语皆切至，而中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麹蘖为戒”。先是，慈宁宫灾，给事中邹元标疏陈六事，忤帝意。及帝遘微疾，大臣方问安，而俊疏适入。帝恚曰：“向未罪元标，致俊复尔，当重惩之。”申时行等拟镌秩。帝犹怒，将各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门外水三尺余。帝怒少霁，时行等亦力救，乃斥为民。明年，给事中张维新请推用谴谪诸臣，诏许量移，惟俊不叙。给事中孙世祯、御史方万山等言俊不宜独遗，坐夺俸。自是屡荐不起，里居数十年卒。天启初，复官，赠光禄少卿。

董基，字巢雄，掖县人。万历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内竖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内廷。尚书张学颜谏，不纳。基抗疏曰：“内廷清严地，无故聚三千之众，轻以凶器尝试，窃为陛下危之。陛下以为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无恐乎？不知此皆无当实用。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车驾不可恃以轻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执锐衣坚，蒙寒犯暑，臣闻顷者竟日演练，中曷濒死者数人，若辈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于肘腋，危无逾此者。且自内操以来，赏赉已二万金。长此不已，安有殚竭？有用之财，糜之无用之地，诚可惜也。”疏入，忤旨，命贬二秩，调边方。九卿、给事、御史交章论救，且请纳基言，不听。竟谪基万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给事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卫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群不逞利器，出入禁门，祸不细。”大学士申时行亦语司礼监曰：“此事系禁廷，诸人擐甲执戈，未明而入。设奸人窜其中，一旦缓急，外廷不得闻，宿卫不及备，此公等剥肤患也。”中官悚然，乘间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即日罢之。

会谪降官皆量移，基亦迁南京礼部主事，终南京大理卿。致祥，忻州人。隆庆五年进士。历官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

王就学，字所敬，武进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三王并封议起，朝论大哗。就学，王锡爵门人也，偕同年生钱允元往规之，为流涕。会庶吉士李腾芳投锡爵书，与就学语相类。锡爵悟，并封诏得寝。就学改礼部，进员外郎，寻调吏部。二十四年，孝安陈太后梓宫发引，帝嫡母也，当送门外，以有疾，遣官代行。

吏部侍郎孙继皋言之，帝怒，抵其疏于地。就学抗疏曰：“人子于亲惟送死为大事。

今乃靳一攀送，致圣孝不终。岂独有乖古礼，即圣心岂能自安。于此而不用其情，乌乎用其情？于此而可忍，乌乎不可忍？恐难以宣诸诏谕，书诸简册，传示天下万世也。”疏奏，不省。逾二年，诏甄别吏部诸郎，斥就学为民。寻卒于家。

继皋抗疏未几，给事中刘道亨劾文选员外郎蔡梦麟紊铨政，并及继皋。乞罢，不报。及三殿灾，大臣自陈，皆慰留，独继皋致仕去。卒，赠礼部尚书。继皋，字以德，无锡人。万历二年进士第一。

李懋桧，字克苍，安溪人。万历八年进士。除六安知州，入为刑部员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忧旱，命所司条上便宜。懋桧及部郎刘复初等争言皇贵妃及恭妃册封事，章一日并上。帝怒，欲加重谴，言者犹不已。阁臣请帝诏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且不得专达，以慰解帝意。居数日，帝亦霁威，诸疏皆留中。而懋桧疏又有保圣躬、节内供、御近习、开言路、议蠲振、慎刑罚、重举刺、限田制七事，亦寝不行。

明年，给事中邵庶因论诚意伯刘世延，刺及建言诸臣。懋桧上言：“庶因世延条奏，波及言者，欲概绝之。‘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庶岂不闻斯语哉？今天下民穷财殚，所在饥馑，山、陕、河南，妇子仳离，僵仆满道，疾苦危急之状，盖有郑侠所不能图者，陛下不得闻且见也。迩者雷击日坛，星坠如斗，天变示儆于上；畿辇之间，子杀父，仆杀主，人情乖离于下。庶以为海内尽无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为言官者十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为言官者不必皆愚。无论往事，即如迩岁冯保、张居正交通乱政，其连章保留，颂功诩德，若陈三谟、曾士楚者，并出台垣，而请剑引裾杖谪以去者，非庶僚则新进书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无事则可，脱有不虞之变，陛下何从而知？庶复以堂上官禁止司属为得计，伏睹《大明律》，百工技艺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闻，但有阻遏者斩。《大明会典》及皇祖《卧碑》亦屡言之。百工技艺之人，有言尚不敢阻，况诸司百执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体，善言日壅，主上不得闻其过，群下无所献其忠，祸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职之禁，不若严言官失职之罚。当言不言，坐以负君误国之罪。轻则记过，重则褫官。科道当迁，一视其章奏多寡得失为殿最，则言官无不直言，庶官无事可言，出位之禁无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帝责其沽名，命贬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时麟、梅国楼、郭显忠复交章论劾，乃再降一秩，为湖广按察司经历。历礼部主事，以忧归，屡荐不起。

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进南京兵部郎中。天启初，终太仆少卿。

李沂，字景鲁，嘉鱼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冬，授吏科给事中。中官张鲸掌东厂，横肆无惮。御史何出光劾鲸死罪八，并及其党锦衣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论死，守有除名，鲸被切让，而任职如故。御史马象乾复劾鲸，诋执政甚力，帝下象乾诏狱。大学士申时行等力救，且封还御批，不报。许国、王锡爵复各申救，乃寝前命，而鲸竟不罪。外议谓鲸以金宝献帝获免。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冯保，近日逐宋坤，鲸恶百保而万坤，奈何独濡忍不去？

若谓其侍奉多年，则坏法亦多年；谓痛加省改，犹足供事，则未闻可驯虎狼使守门户也。流传鲸广献金宝，多方请乞，陛下犹豫，未忍断决。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为陛下富有四海，岂爱金宝；威如雷霆，岂徇请乞。及见明旨许鲸策励供事，外议藉藉，遂谓为真。亏损圣德，夫岂浅甚！且鲸奸谋既遂，而国家之祸将从此始，臣所大惧也。”是日，给事中唐尧钦亦具疏谏。帝独手沂疏，震怒，谓沂欲为冯保、张居正报仇，立下诏狱严鞫。时行等乞宥，不从。谳上，诏廷杖六十，斥为民。御批至阁，时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礼张诚出监杖。时行等上疏，俱诣会极门候进止。帝言：“沂置贪吏不言，而独谓朕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

竟杖之。太常卿李尚智、给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论救，俱不报。国、锡爵以言不见用，引罪乞归。锡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虽间一行之，亦未有诏狱、廷杖并加于一人者。故事，惟资贼大逆则有打问之旨，今岂可加之言官。”帝优诏慰留锡爵，卒不听其言。

初，冯保获罪，实鲸为之，故帝云然。或谓鲸罪不至如保。张诚掌司礼，素德保，授意言者发之，事秘莫能明也。其时，周弘禴、潘士藻皆以忤鲸得罪，而沂祸为烈。家居十八年，未召而卒。光宗嗣位，赠光禄少卿。

弘禴，字元孚，麻城人。倜傥负奇，好射猎。举万历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

降无为州同知，迁顺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贵，言：“兵部尚书张学颜被论屡矣。陛下以学颜故，逐一给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愤也。学颜结张鲸为兄弟，言官指论学颜而不敢及鲸，畏其势耳。若李植之论冯保，似乎忠谠矣，实张宏门客乐新声为谋主。其巡按顺天，纳娼为小妻，猖狂干纪，则恃宏为内援也。鲸、宏既窃陛下权，而植又窃司礼势，此公论所不容。《祖训》，大小官许至御前言事。

今吏科都给事中齐世臣乃请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窃权，台省群颂功德，而首发其奸者，顾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负于国哉？居正恶员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龚懋贤因诬以老疾；恶主事赵世卿之条奏也，尚书王国光遂锢以王官。论者切齿，为其附权奸而弃直言，长壅蔽之祸也。今学颜、植交附鲸、宏，鲸敢窃柄，世臣岂不闻？已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长吏垣者周邦杰、秦耀。当居正时，耀则甘心猎犬，邦杰则比迹寒蝉。今耀官太常，邦杰官太仆矣，谏职无补，坐陟京卿，尚谓台省足恃乎？而乃禁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严嵩及居正犹不敢明立此禁，何世臣无忌惮一至此哉！乞放学颜、植归里，出耀、邦杰于外，屏张鲸使闲居，而夺世臣谏职，严敕司礼张诚等止掌内府礼仪，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谪代州判官，再迁南京兵部主事。

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弘禴疏谏，且请早建皇储，不报。寻召为尚宝丞。明年冬，命监察御史阅视宁夏边务。巡抚佥都御史梁问孟、巡茶御史钟化民，取官帑银交际，弘禴疏发之。诏褫问孟职，调化民于外。河东有秦、汉二坝，弘禴请以石为之，浚渠北达鸳鸯诸湖，大兴水利。还朝，以将材荐哱承恩、土文秀、哱云。明年，承恩等反，坐谪澄海典史。投劾归，卒于家。天启初，以尝请建储，赠太仆少卿。

潘士藻，字去华，婺源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温州推官。擢御史，巡视北城。

慈宁宫近侍侯进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妇女。逻者执之，为所殴，诉于士藻。私牒司礼监治之。帝恚曰：“东厂何事？乃自外庭发。”杖两阉，毙其一。鲸方掌东厂，怒。会火灾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臣之意不通。宜仿祖制，及近时平台暖阁召对故事，面议所当施罢。撤大工以俟丰岁，蠲织造、烧造以昭俭德，免金花额外征以佐军食。且时召讲读诸臣，问以经史。对贤人君子之时多，自能以敬易肆，以义夺欲。修省之实，无过于此。”鲸乃激帝怒，谪广东布政司照磨。

科道交章论救，不听。寻擢南京吏部主事。再迁尚宝卿，卒官。

雒于仁，字少泾，泾阳人。父遵，吏科都给事中。神宗初即位，冯保窃权。帝御殿，保辄侍侧。遵言：“保一侍从之仆，乃敢立天子宝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无礼至此！”遵乃大学士高拱门生。保疑遵受拱指，遂谋逐拱。遵疏留中。寻劾兵部尚书谭纶，因荐海瑞。吏部尚书杨博称纶才，诋瑞迂滞，疏遂寝。顷之，纶陪祀日坛，咳不止。御史景嵩、韩必显劾纶衰病。居正素善纶，而冯保欲缘是为遵罪，因传旨诘嵩、必显欲用何人代纶，令会遵推举，遵等惶惧不敢承。俱贬三秩，调外。遵得浙江布政司照磨。保败，屡迁光禄卿。改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罢归，卒。

于仁举万历十一年进士。历知肥乡、清丰二县，有惠政。十七年，入为大理寺评事。疏献四箴以谏。其略曰：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

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

孟轲有取于法家拂士，今邹元标其人也。陛下弃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标入朝，必首言圣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贤，忌而弗用。独不思直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左右，深有利于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惟陛下垂察。

酒箴曰：耽彼麹蘖，昕夕不辍。心志内懵，威仪外缺。神禹疏狄，夏治兴隆。

进药陛下，醲醑勿崇。

色箴曰：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

进药陛下，内嬖勿厚。

财箴曰：“竞彼镠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

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

气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盩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

秦皇暴戾，群怨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

疏入，帝震怒。会岁暮，留其疏十日。所云“十俊”，盖十小阉也。明年正旦，召见阁臣申时行等于毓德宫，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将置之重典。时行等委曲慰解，见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发外，恐外人信以为真。愿陛下曲赐优容，臣等即传谕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颔之。居数日，于仁引疾，遂斥为民。久之卒。天启初，赠光禄少卿。

马经纶，字主一，顺天通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肥城知县，入为御史。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选军政。帝谓中有副千户者，不宜擅署四品职。责部臣徇私，兵科不纠发。降武选郎韩范、都给事中吴文梓杂职。镌员外郎曾伟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陈楚产、给事中刘仕瞻三秩，调极边。以御史区大伦、俞价、强思、给事中张同德言事常忤旨，亦镌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硃凤翔、涂乔迁、时偕行、杨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称旨，并谪边远典史。又以客用赀财匿崇信伯费甲金家，刑部拷讯无实，谪郎中徐维濂于外。一时严旨频下，且不得千户主名，举朝震骇。时东厂太监张诚失帝意。诚家奴锦衣副千户霍文炳当迁指挥佥事，部臣先已奏请，而帝欲寻端罪言官，遂用是为罪。旋移怒两京科道，以为缄默，命掌印者尽镌三秩。

于是给事中耿随龙、邹廷彦、黎道昭、孙羽侯、黄运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顾际明、彭可立、綦才、吴礼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给事中伍文焕、费必兴、卢大中，御史柳佐、聂应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调外，留者并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职名，再罢御史冯从吾、薛继茂、王慎德、姚三让四人。大学士赵志皋、陈于陛、沈一贯及九卿各疏争，尚书石星请罢职以宽诸臣，皆不纳。于陛又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诸人杂职，悉调边方。尚书孙丕扬等以诏旨转严，再疏乞宥。帝益怒，尽夺职为民。经纶愤甚，抗疏曰：

顷屡奉严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罚俸供职，今日乃臣谏诤之日矣。陛下数年以来，深居静摄，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隐忧。所恃言路诸臣，明目张胆为国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虽庙堂处分，未必尽协舆论，而缙绅公议，颇足维持世风，此高庙神灵实鉴佑之。所资台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为一旦自涂其耳目邪？

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于他给事，又波连于诸御史。

去者不明署其应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虽圣意渊微，未易窥测，而道路传说，啧有烦言。陛下年来厌苦言官，动辄罪以渎扰，今忽变而以箝口罪之。夫以无言罪言官，言官何辞。臣窃观陛下所为罪言官者，犹浅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闼以诤，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开至诚牵裾以诤，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辍朝不御，停讲不举，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复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决，任贤不笃，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货成癖，御不少恩，肘腋之间，丛怨蓄变，言官俱虑之，而卒不能批鳞谏止，是陷陛下甘弃初政，而弗犹克终。罪五。言官负此大罪，陛下肯奋然励精而以五罪罪之，岂不当哉！奈何责之箝口不言者，不于此而于彼也！

日者廷臣交章论救，不惟不肯还职，而且落职为民。夫诸臣本出草莽，今还初服，亦复何憾。独念朝廷之过举不可遂，大臣之忠恳不可拂。陛下不听阁疏之救，改降级而为杂职，则辅臣何颜？是自离其腹心也。不听部疏之救，改杂职而为编氓，则九卿何颜？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体，元首虽明，亦赖股肱腹心耳目之用。

今乃自塞其耳目，自离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将谁与共理天下事乎！

夫人君受命于天，与人臣受命于君一也。言官本无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职，无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万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帝、不朝不讲、不惜才、不贱货，咎失人君之职，而赫然降非常之灾，不知陛下尔时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独不思自为社稷计乎？

帝大怒，亦贬三秩，出之外。

经纶既获谴，工科都给事中海阳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缄默，斥逐三十余人，臣等不胜悚惧。今御史经纶慷慨陈言，窃意必温旨褒嘉，顾亦从贬斥。是以建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适从哉？陛下诚以不言为溺职，则臣等不难进忧危之苦词；诚以直言为忤旨，则臣等不难效喑默之成习。但恐庙堂之上，率谄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贵荣辱之念岂与人殊，然宁为此不为彼者，毋亦沐二百余年养士之恩，不负君父，且不负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谪熙春茶盐判官，加贬经纶为典史。熙春遂引疾去。是日，御史定兴鹿久徵等亦上疏，请与诸臣同罪，贬泽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数十人，悉夺俸。

顷之，南京御史东莞林培疏陈时政。帝追怒经纶，竟斥为民。既归，杜门却扫凡十年。卒，门人私谥闻道先生。

培由乡举为新化知县。县僻陋，广置社学教之。民有死于盗者，不得。祷于神，随蝴蝶所至获盗，时惊为神。征授南京御史，劾罪诚意伯刘世延，置其爪牙于法。

已，上书言徐维濂不当谪；陕西织花绒、购回青扰民，宜罢；湖广以鱼鲊、江南以织造并夺抚按官俸，苏州通判至以织造故褫官，皆不可训；并论及沈思孝等。帝怒，谪福建盐运知事。告归，卒。

天启初，复经纶官，赠太仆少卿。培赠光禄少卿，熙春亦还故职。屡迁大理卿，年老乞罢。时李宗延、柳佐辈咸官于朝，颂其先朝建言事。诏加户部右侍郎，致仕。

刘纲，邛州人。祖文恂，孝子。父应辰，举乡试，不仕，亦以孝义闻。纲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月，上疏曰：去岁两宫灾，诏示天下，略无禹、汤罪己之诚，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厌矣。比大工肇兴，伐木榷税，采石运瓷，远者万里，近者亦数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费，绝筋骨不足任劳，鬻妻子不能偿贷。加以旱魃为灾，野无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仇。而天下悔祸，三殿复灾。《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灾烧宫。”陛下试自省，昼之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

凡敬天法祖，亲贤远奸，寡欲保身，贱货慎德，俱谓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比年以来，简禋祀，罢朝讲，弃股肱，阂耳目，断地脉，忽天象，君臣有数载之隔，堂陛若万里而遥。陛下深居静摄，所为祈天永命者何状，即外廷有不知，上天宁不见邪？今日之灾，其应以类，天若曰：皇之不极，于谁会归，何以门为？朝仪久旷，于谁禀仰，何以殿为？元宰素餐，有污政地，何以阁为？其所以示警戒，劝更新者，至深切矣。尚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

臣闻五行之性，忌积喜畅。积者，灾之伏也，请冒死而言积之状。皇长子冠婚、册立久未举行，是曰积典。大小臣僚以职事请，强半不报，是曰积牍。外之司府有官无人，是曰积缺。罪斥诸臣，概不录叙，是曰积才。阃外有扬帆之丑，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积寇。守边治河，诸臣虚词罔上，恬不为怪，是曰积玩。诸所为积，陛下不能以明断决，元辅赵志皋不能以去就争，天应随之，毫发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台谏面议得失，见兔顾犬，未为晚也。若必专任志皋，处堂相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类，大之丛民怨而益大怒。天下大计奈何以此匪人当之！此不可令关白诸酋闻也。

帝得疏，恚甚，将罪之。以方遘殿灾，留中不报。

已而授编修。居二年，京察。坐浮躁，调外任，遂归。明年卒。故事，翰林与政府声气相属。纲直攻志皋短，故嗛之不置，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专疏建言者，前惟邹智，后则刘之纶与纲，并四川人。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新建知县，擢吏科给事中。蓟州总兵官王保滥杀南兵，士衡极论其罪。已，请亟补言官，劾石星误国大罪五。山东税使陈增请假便宜得举刺将吏，淮、扬鲁保亦请节制有司，士衡力争。仁圣太后梓宫发引，帝不亲送，士衡言：“母子至情，送死大事，奈何于内庭数武地，靳一举足劳。今山陵竣事，愿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圣母之灵，答臣民之望。”锦衣千户郑一麟奏开昌平银矿。士衡以地逼天寿山，抗疏争。皆不报。

二十五年正月，极陈天下大计，言：“方今事势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气运也。大可虑者五：纪纲废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动摇也，武备疏略也，府藏殚竭也。其切要而当亟正者一，则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师保之容，耳不闻丞弼之议，美丽当前，燕惰自佚，即欲殚聪明以计安社稷，其道无由。诚宜时御便殿，召执政大臣讲求化理，则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亦不报。

日本封事败，再劾星及沈惟敬、杨方亨，且列上防倭八事。多议行。俄劾南京工部尚书叶梦熊、刑部侍郎吕坤、蓟辽总督孙幰及通政参议李宜春。时幰已罢，宜春自引归，坤亦以直谏去。给事中刘道亨右坤，力诋士衡，谓其受大学士张位指。

士衡亦劾道亨与星同乡，为星报复。帝以言官互争，皆报寝。寻劾罢文选郎中白所知。帝恶吏部郎，贬黜者二十二人，因诘责吏科朋比。都给事中刘为楫、杨廷兰、张正学、林应元及士衡俱引罪。诏贬为楫一秩，与廷兰等并调外。士衡得蕲州判官。

无何，诏改远方，乃授陕西盐课副提举。未赴，会《忧危竑议》起，竟坐遣戍。

先是，士衡再劾坤，谓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因请举册立、冠婚诸礼。

帝不悦。至是有跋《闺范》后者，名曰《忧危竑议》，诬坤与贵妃从父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吏科给事中程绍、吏部员外郎邓光祚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结纳，羽翼贵妃子。承恩大惧。以坤、道亨、所知故与士衡有隙，而全椒知县樊玉衡方上疏言国本，指斥贵妃，遂妄指士衡实为之，玉衡与其谋。帝震怒，贵妃复泣诉不已，夜半传旨逮下诏狱拷讯。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赵之翰复言：“是书非出一人，主谋者张位，奉行者士衡，同谋者右都御史徐作、礼部侍郎刘楚先、国子祭酒刘应秋、故给事中杨廷兰、礼部主事万建昆也。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时位已落职闲住，署事侍郎裴应章、副都御史郭惟贤力为作等解，不听。夺楚先、作官，出应秋于外，廷兰、建昆谪边方，应章等复论救。帝不悦，斥位为民。

士衡等再更赦，皆不原。四十五年，士衡卒于戍所。巡按御史田生金请脱其戍籍，释玉衡生还，帝不许。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曹学程，字希明，全州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历知石首、海宁。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将援朝鲜。已而兵部尚书石星听沈惟敬言，力请封贡。乃以李宗城、杨方亨为正副使，往行册封礼。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渐不售，宗城先逃归。帝复惑星言，欲遣给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视情实。学程抗疏言：“迩者封事大坏，而方亨之揭，谓封事有绪。星、方亨表里应和，不足倚信。为今日计，遣科臣往勘则可，往封则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赵志皋碌碌依违，东事之溃裂，元辅、枢臣俱不得辞其责。”

初，朝鲜甫陷，御史郭实论经略宋应昌不足任，并陈七不可。帝以实沮挠，谪怀仁典史。后已迁刑部主事。会封贡议既罢，而朝鲜复恳请之。帝乃追怒前主议者，以实倡首，斥为民。并敕石星尽录异议者名，将大谴责。志皋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要领，因欲别遣，已而罢之，即以方亨为正使矣。而学程方督畿辅屯田，不知也。

疏入，帝大怒，谓有暗嘱关节，逮下锦衣卫严讯。榜掠无所得，移刑部定罪。尚书萧大亨请宥，帝不许，命坐逆臣失节罪斩。刑科给事中侯廷佩等讼其冤。志皋及陈于陛、沈一贯言尤切，皆不纳。自是救者不绝，多言其母年九十余，哭子待毙。帝卒弗听，数遇赦亦不原。

其子正儒，朝夕不离犴狴。见父憔悴骨立，呕血仆地，久之乃苏，因刺血书奏乞代父死，终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硃赓言，谪戍湖广宁远卫。久之，放归，卒。天启初，赠太仆少卿。崇祯时，旌正儒为孝子。

郭实，字伯华，高邑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朝邑知县，选授御史。御史王麟趾劾湖广巡抚秦耀结政府状，谪徐沟丞。实复劾耀，耀乃罢。比去任，侵赃赎银巨万，为衡州同知沈鈇所发，下吏戍边。故事，抚按赃赎率贮州县为公费，自耀及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润败。自是率预灭其籍，无可稽矣。实以论朝鲜事黜。久之，封贡不成，星下吏。给事中侯廷佩请还实官，不许。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主事，终大理右寺丞。

翁宪祥，字兆隆，常熟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为鄞县知县。课最，入为礼科给事中。以忧去。补吏科，疏陈铨政五事。其一论掣签法，言：“使尽付之无心，则天官之职一吏可代。苟为不然，则地本预拟，何必于大廷中为掩饰之术。请亟停罢。”

时不能从。故事，正郎不奉使，抚按必俟代，至是多反之。而江西巡抚许弘纲以父忧径归，广西巡抚杨芳亦以忧乞免代，宪祥极言非制。弘纲贬官，芳亦被责。言者诋硃赓、李廷机辄被谴，宪祥疏论。已，劾云南巡抚陈用宾、两广总督戴耀，并不报。是时大僚多缺。而侍郎杨时乔、杨道宾旬日间相继物故，吏、礼二部长贰遂无一人。兵部止一尚书，养疴不出。户、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

通政大理亦无见官。宪祥言九卿俱旷，甚伤国体。因陈补缺官、起遗佚数事，报闻。

屡迁刑科都给事中。吏部尚书孙丕扬、副都御史许弘纲以考察为言路所攻，求去。

宪祥言：“一时贤者，直道难容，相率引避。国是如此，可为寒心。”既而军政拾遗，疏为锦衣都督王之桢所挠，久不下。罪人陈用宾等已论死，疏亦留中。宪祥皆抗章论驳。知县满朝荐、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税使系狱，乃请释之。会冬至停决囚，复请推缓刑德意，宥捴臣、矜楚狱。帝皆不报。寻调吏科。四十一年，命辅臣叶向高典会试，给事中曾六德以论救被察官坐贬，旨皆从内出。宪祥力谏。中官黄勋、赵禄、李朝用、胡滨等不法，亦连疏弹劾。久之，擢太常少卿。居数年卒。

徐大相，字觉斯，江西安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东昌推官。改武学教授，稍迁国子博士。四十七年九月朔，百僚将早朝，司礼中官卢受传免。众趋出，受从后姗侮。大相愤，归草二疏。一论辽左事，一论受奸邪。时接疏者即受也。见辽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阅第二疏，顾受曰：“此即论汝罪者。”受错愕，叩头流血请罪，曰：“奴当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国子学录乔拱璧亦疏劾受，不报。明年，迁兵部主事。天启二年，调吏部稽勋主事，移考功。明年，进验封员外郎。进士薛邦瑞为其祖蕙请谥，大相与尚书张问达议如其请。熹宗方恶恤典冗滥，镌大相三秩，出之外。问达等引罪，不问。大学士叶向高、都御史赵南星等连疏救，乃改镌二秩。大相方候命，群奄党受者数十辈，持梃噪于门。比搜大相橐，止俸金七十两，乃哄然散。家居，杜门读书，里人罕见其面。

崇祯元年，起故官。俄改考功，迁验封郎中。历考功、文选。奏陈遵明旨、疏淹滞、破请托、肃官评、正选规、重掌篆、崇礼让、励气节、抑侥幸、核吏弊十事，帝即命饬行。故尚书孙丕扬等二十六人为魏忠贤削夺，大相请复其官，帝不许。旋以起废忤旨，贬秩视事。给事中杜三策言大相端廉，起废协舆论，不当谴，不听。

父忧归，卒于家。

赞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圮。怀忠发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词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讦摩上，君子弗为。谓其忠厚之意薄，而衒沽之情胜也。雒于仁、马经纶诋讥谯让，几为侪偶所不能堪矣。圣人取讽谏，意者殆不如是乎！

##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王汝训 余懋学 张养蒙 孟一脉 何士晋（陆大受 张庭 李俸） 王德完 蒋允仪 邹维琏（吴羽文）

王汝训，字古师，聊城人。隆庆五年进士。除元城知县。万历初，入为刑部主事。改兵部，累迁光禄少卿。吏科都给事中海宁陈与郊者，大学士王锡爵门生，又附申时行，恣甚。汝训抗疏数其罪，言：“与郊今日荐巡抚，明日荐监司。每疏一出，受贿狼籍。部曹吴正志一发其奸，身投荒徼。吏部尚书杨巍亦尝语侍郎赵焕，谓为小人。乞速罢谴。且科道以言为职，乃默默者显，谔谔者绌。直犯乘舆，屡荷优容。稍涉当途，旋遭摈斥。言官不难于批鳞，而难于借剑，此何为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论是非，被言者不论邪正，模棱两可，曲事调停，而曰务存大体。是惩议论之纷纭，而反致政体之决裂也。乞特敕吏部，自后迁转科道，毋恶异喜同，毋好谀丑正。”是时，巍以政府故，方厚与郊。闻汝训言引己且刺之，大恚，言：“臣未尝诋与郊。汝训以寺臣攻言路，正决裂政体之大者。”乃调汝训南京。

顷之，御史王明复劾与郊，并及巍，诏夺明俸，擢与郊太常少卿。都人为之语曰：“欲京堂，须弹章。”与郊寻以忧去。后御史张应扬追劾其交通文选郎刘希孟，考选纳贿，并免官。未几，其子杀人论死，与郊悒悒卒。

汝训入为太常少卿。孟秋飨庙，帝不亲行。汝训极谏。帝愠甚，以其言直，不罪也。寻进太仆卿，调光禄。汝训先为少卿，寺中岁费二十万，至是滥增四万有奇。

汝训据《会典》，请尽裁内府冗食，不许。

二十二年，改左佥都御史。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汝训性清介，方严疾恶。巡按御史南昌彭应参亦雅以强直名，相与力锄豪右。乌程故尚书董份、祭酒范应期里居不法，汝训将绳之。适应参行部至，应期怨家千人遮道陈牒。应参持之急，檄乌程知县张应望按之。应期自缢死，其妻吴氏诣阙诉冤。帝命逮应参、应望诏狱，革汝训职，诘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引罪，且论救。

帝意未释，谪救应参者给事中乔胤等于外。言官讼汝训、应参，亦及胤，帝愈怒。

疏入，辄重胤谴，至除名，而谪应望戍烟瘴，应参为民。

汝训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署部事。初，矿税兴，以助大工为名。后悉输内帑，不以供营缮。而四方采木之需多至千万，费益不訾。汝训屡请发帑佐工，皆不报。在部岁余，力清夙弊。中官请乞，辄执奏不予，节冗费数万。卒，赠工部尚书，谥恭介。

余懋学，字行之，婺源人。隆庆二年进士。授抚州推官，擢南京户科给事中。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进《白燕白莲颂》。懋学以帝方忧旱，下诏罪己，与百官图修禳。而居正顾献瑞，非大臣谊，抗疏论之。已，论南京守备太监申信不法，帝为罢信。久之，陈崇惇大、亲謇谔、慎名器、戒纷更、防佞谀五事。时居正方务综核，而懋学疏与之忤，斥为民，永不叙录。居正死，起懋学故官，奏夺成国公硃希忠王爵，请召还光禄少卿岳相、给事中魏时亮等十八人。帝俱报可。寻擢南京尚宝卿。

十三年，御史李植、江东之等以言事忤执政。同官蔡系周、孙愈贤希执政指，纷然攻讦，懋学上言：

诸臣之不能容植等，一则以科场不能无私，而恶植等之讦发；一则以往者常保留居正，而忌吴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于中，故百妒发于外也。夫威福自上，则主势尊。植等三臣，陛下所亲擢者也，乃举朝臣工百计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诸臣敢力挫之乎？臣谨以臣工之十蠹为陛下言之。

今执政大臣，一政之善，辄矜赞导之功，一事之失，辄诿挽回之难，是为诬上。

其蠹一。进用一人，执政则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则曰我所推毂也，选郎则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为招权。其蠹二。陛下天纵圣明，犹虚怀纳谏。乃二三大僚，稍有规正，辄奋袂而起，恶声相加，是为讳疾。其蠹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论。论人则毁誉视其爱憎，行政则举置徇其喜怒，是为承望。

其蠹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当路意有所主，则群相附和，敢于抗天子，而难于违大臣，是为雷同。其蠹五。我国家谏无专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则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长壅蔽之渐，是为阻抑。其蠹六。自张居正蒙蔽主聪，道路以目，今余风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驯之斥，大快人心，而犹累牍连章为之申雪，是为欺罔。其蠹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讦，始以自用之私，终之好胜之习。好胜不已，必致忿争，忿争不已，必致党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岂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为竞胜。其蠹八。佞谀成风，日以浸甚。言及大臣，则等之伊、傅；言及边帅，则拟以方、召；言及中官，则夸吕、张复出；言及外吏，则颂卓、鲁重生。非藉结欢，即因邀赂，是为佞谀。其蠹九。国家设官，各有常职。

近两京大臣，务建白以为名高，侵职掌而听民讼。长告讦之风，失具瞻之体，是为乖戾。其蠹十也。

懋学夙以直节著称，其摘季驯不无过当。然所言好胜之弊，必成朋党，后果如其言。累迁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理漕储。疏白程任卿、江时之冤，二人遂得释。二十二年，以拾遗论罢。卒，赠工部尚书。天启初，追谥恭穆。

张养蒙，字泰亨，泽州人。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吏科左给事中。少负才名，明习天下事。居言职，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条上治奸民、恤流民、爱富民三事，帝嘉纳之。锦衣都指挥罗秀营佥书，兵部尚书王遴格不行，失欢权要而去，秀竟夤缘得之。养蒙疏发其状，事具遴传。御史高维崧等言事被谪，养蒙偕同官论救，复特疏讼之。忤旨，夺俸。

寻迁工科都给事中。都御史潘季驯奏报河工，养蒙上言曰：“二十年来，河几告患矣。当其决，随议塞，当其淤，随议浚，事竣辄论功。夫淤决则委之天灾而不任其咎，浚塞则归之人事而共蒙其赏。及报成未久，惧有后虞，急求谢事，而继者复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后先异时也，人己异见也，功罪难执也。请仿边臣例，增秩久任，斯职守专而可责成功。”帝深然之。

有诏潞安进绸二千四百匹。未几，复命增五千。养蒙率同官力争，且曰：“从来传奉职造，具题者内臣，拟旨者阁臣，抄发者科臣。今径下部，非祖制。”不从。

出为河南右参政。寻召为太仆少卿，四迁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极谏时政阙失，言：

迩来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尽信，或疑外事未可尽从。君臣相猜，政事积废。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权。惟利是闻，祸将胡底。谨以三轻二重之弊为陛下陈之。

一、部院之体渐轻。或虚其位而不补，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亚卿专署，已为异事，乃冢宰何官，数月虚位。法司议刘世延罪，竟尔留中，主事刘冠南疏入即发。何小臣听而大臣不听，单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户曹三疏谏开矿，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报。议大事则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则十人而九不用。失大臣师表百僚，奈何轻之至此！

一、科道之职渐轻。五科都给事中久虚不补，御史曹学程一系不释，考选台谏，屡请屡格，乃至服阕补任，亦皆废阁。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无缺失，何惮人言。

徒使唯诺风成，謇谔意绝，国是将何定乎？

一、抚按之任渐轻。如开矿一事，抚按有言，咸蒙切责。于是郑一麟以千户而妄劾李盛春。夫阍人、武弁得以制巡抚之命，纪纲不倒置乎？一珰得志，诸珰效尤，抚按敛手，何有于监司？从此陛下之赤子将无人拊循矣。

一、进献之途渐重。下僚捐俸，儒士献资，名为助工，实怀觊幸。甚者百户王守仁以谋复世爵，妄构楚府，而使陛下恩薄于懿亲；主簿张以述以求复旧秩，妄献白鹿，而使陛下德损于玩物。部臣纠之不听，言官纠之不听，业已明示好恶，大开受献之门。将见媚子宵人，投袂竞起，今日献灵瑞，明日贡珍奇，究使败节文官、偾军武帅，凭藉钱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浊乱不止也。

一、内差之势渐重。中使纷然四出，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言不温。

左右藉武弁以营差，武弁藉左右以网利，共构狂言，诳惑天听。陛下方厌外臣沮挠，谓欲办家事，必赖家奴，于是有言无不立听。岂武弁皆急君，而朝绅尽误国乎？今奸宄实繁有徒。采矿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渐及皇庄。继而营市舶，继而复镇守，内可以谋坐营，外可以谋监军。正德敝风，其鉴不远。

凡此三轻二重，势每相因。德与财不并立，中与外不两胜，惟陛下早见而速图之。

不报。

又明年六月，两宫三殿继灾。养蒙复上疏曰：近日之灾，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风，恐虚文相谩，大祸必至。臣请陛下躬谒郊庙以谢严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国本以系人心。停银矿、皇店之役，杜四海乱阶；减宦官宫妾之刑，弭萧墙隐祸。然此皆应天实事，犹非应天实心也。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于躬临，章奏倦于省览。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则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则僚采不安于位。究且谋以疑败，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诚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胜。奋厉威严以震群工，喜谄谀而恶鲠直，厌封驳而乐顺从。古帝王予违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货。以聚敛为奉公，以投献为尽节。古帝王四海为家，似不如此。愿陛下戒此四者，亟图更张，庶天意可回，国祚可保。

帝亦不省。

寻迁户部右侍郎。时再用师朝鲜，命养蒙督饷。事宁，予一子官。三十年，尚书陈蕖称疾乞罢。诏养蒙署事。会养蒙亦有疾在告，固辞。给事中夏子阳劾其托疾，遂罢归。卒于家。天启初，赐谥毅敏。

孟一脉，字淑孔，东阿人。隆庆五年进士。为平遥知县。以廉能擢南京御史。

万历六年五月，上言：“近上两宫徽号，覃恩内外，独御史傅应祯、进士邹元标、部郎艾穆、沈思孝，投荒万里，远绝亲闱，非所以广锡类溥仁施也。”疏入，忤张居正，黜为民。居正死，起故官，疏陈五事，言：近再选宫女至九十七人，急征一时，辇下甚扰。一也。

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议覆，阁臣拟旨，脱有不当，台谏得纠驳之。今乃不任臣工，颛取宸断，明旨一出，臣下莫敢犯颜。二也。

士习邪正，系世道污隆。今廉耻日丧，营求苟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实行而后才华。三也。

东南财赋之区，靡于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遇圣节则有寿服，元宵则有灯服，端阳则有五毒吉服，年例则有岁进龙服。以至覃恩锡赉，小大毕沾；谒陵犒赐，耗费巨万。锱铢取之，泥沙用之。于是民间习为丽侈，穷耳目之好，竭工艺之能，不知纪极。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终岁之用。今一物而常兼中人数家之产。或刻沉檀，镂犀象，以珠宝金玉饰之。周鼎、商彝、秦铊、汉鉴，皆搜求于海内。穷岁月之力，专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资，取一盼之适。殊不知财贿易尽，嗜欲无穷。陛下诚能恭俭节约以先天下，禁彼浮淫，还之贞朴，则财用自裕，而风俗亦淳。四也。

边疆之臣，日弛戎备，上下蒙蔽，莫以实闻。由边臣相继为本兵，题覆处分，尽在其口。言出而中伤随之，谁肯为无益之谈，自取祸败哉？渔夫舍饵以得鱼，未闻以饵养鱼者也。今以中国之文帛绮绣为蕃戎常服，虽曰贡市，实则媚之。边臣假贡市以赂戎，戎人肆剽窃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诳君父。幸其不来，来则莫御。所谓以饵养鱼者也。请明诏枢臣，洗心易虑。战守之备，一一请求，付之边臣。使将识敌情，兵识将意，庶乎臂指如意，国可无虞。五也。

疏入，忤旨，谪建昌推官。屡迁南京右通政。移疾归。四十一年，起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居三年，廷推左副都御史。未得命，给事中官应震论其纵子骄恣。

疏虽留中，一脉竟引疾去。年八十一卒。

一脉初以直谏著声。晚膺节钺，年力已衰，不克有所表树云。

何士晋，字武莪，宜兴人。父其孝，得士晋晚。族子利其资，结党致之死。继母吴氏匿士晋外家。读书稍懈，母辄示以父血衣。士晋感厉，与人言，未尝有笑容。

万历二十六年举进士。持血衣诉之官，罪人皆抵法。初授宁波推官，擢工科给事中。

首疏请通章奏、缓聚敛。俄言：“衮职有阙，廷臣言虽逆耳，每荷优容。独论及辅臣，必欲借主威以泄愤。是陛下负拒谏之名，辅臣收固宠之实，天下所以积愤辅臣而不能平也。如孙幰、郭子章、戴耀、沈子木，宜舍不舍，公论乖违，辅臣赓安得不任其咎？”无何，劾左都督王之桢久掌锦衣，为内阁爪牙，中枢心腹。又劾大学士王锡爵逢君贼善，召命宜停；户部尚书赵世卿误国，无大臣体。已，复言：“朝端大政，宜及今早行者，在放辅臣以清政地，罢大臣被论者以伸公议。斥王之桢以绝祸源，释卞孔时、王邦才等以苏冤狱。”

初，皇长孙生，有诏起废，列上二百余人。阅三年，止用顾宪成等四人。士晋请大起废籍。瑞王将婚，诏典礼视福王，费当十九万。初，帝弟潞王婚费不及其半，士晋请视潞王。帝将崇奉太后，诏建灵应宫，士晋以非礼力争，且曰：“圣母所注念者东宫出讲，诸王早婚，与遗贤之登进也，乃诸臣屡请不应。而不时内降者，非中贵之营求，即鬼神之香火，何也？”帝皆不省。

未几，有张差梃击之事。王之寀钩得差供，帝迁延不决，士晋三上疏趣之。当是时，变起非常，中外咸疑谋出郑国泰，然无敢直犯其锋者。郎中陆大受稍及之，国泰大惧，急出揭自明，人言益籍籍。士晋乃抗疏曰：陛下与东宫，情亲父子，势共安危，岂有祸逼萧墙，不少动念者？候命逾期，旁疑转棘。窃详大受之疏，未尝实指国泰主谋，何张皇自疑乃尔？因其自疑，人益不能无疑，然人之疑国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试问国泰，三王之议何由起？《闺范》之序何由进？妖书之毒何由构？此基祸之疑也。孟养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锢？此挑激之疑也。南宗顺，刑余也，而阴募死士千人，谓何？

顺义王，外寇也，而各宫门守以重兵，谓何？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庞保、刘成名姓，谓何？此不轨之疑也。三者积疑至今日，忽有张差一事，正与往者举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国泰，又非张差一事已也。恐骑虎难下，骇鹿走险，一击不效，别有阴谋。陛下不急护东宫，则东宫为孤注。万一东宫失护，而陛下又转为孤注矣。

国泰欲释人疑，惟明告贵妃，力求陛下速执保、成下吏。如果国泰主谋，是乾坤之大逆，九庙之罪人，非但贵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也。借剑尚方，请自臣始。或别有主谋，无与国泰事，请令国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长孙起居悉属国泰保护，稍有疏虞，罪即坐之，则臣与在廷诸臣亦愿陛下保全国泰身，无替恩礼。若国泰畏有连引，预荧惑圣聪，久稽廷讯，或潜散党与，俾之远逃，或阴毙张差，以冀灭口，则罪愈不容诛矣。惟圣明裁察。

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迹，恐益致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晋为东林党，拟出为浙江佥事，候命三年未下。至是，帝急简部疏，命如前拟。吏部言阙官已补，请改命。帝不许，命调前补者。吏部又以士晋积资已深，秩当参议。帝怒，切责尚书，夺郎中以下俸。士晋之官四年，移广西参议。光宗立，擢尚宝少卿，迁太仆。

天启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安南入犯，督将吏屡击却之。四年，擢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明年四月，魏忠贤大炽，争梃击者率获罪。

御史田景新希旨，诬叛臣安邦彦贿士晋十万金，阻援兵。遂除士晋名，征贿助饷。

士晋愤郁而卒。有司征赃急，家人但输数百金，产已罄。会庄烈帝立，获免，复官赐恤。

陆大受，字凝远，武进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屡迁户部郎中。福王将之国，诏赐庄田四万顷。大受请大减田额，因劾郑国泰骄恣乱法状，疏留中。王之寀发张差事，大受抗疏言：“青宫何地，张差何人，敢白昼持梃，直犯储跸，此乾坤何等时耶！业承一内官，何以不知其名？业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里，而霸州武举高顺宁者，今皆匿于何地？奈何不严竟而速断耶？”户部主事蒲州张庭者，大受同年生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内，狙击青宫，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穷主谋。乃廷臣交章，一无批答，何也？君侧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见甚稀，而前此册立、选婚及近时东宫出讲、郭妃卜葬诸事，陛下皆弗胜迟回，强而后可。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测度，阴蓄不逞，以侥幸于万一哉！”皆不报。大受寻出为抚州知府，以清洁著闻。居二年，徐绍吉、韩浚以京察夺其官。庭再迁郎中，被齮龁。引退，抑郁以死。

又有闻喜李俸者，为刑部郎中。当诸司会鞫时，张差语涉逆谋，郎中胡士相等相顾不敢录。俸力争，乃得入狱词，遂为郑氏党所恶。及迁凤翔知府，诸党人以言慑之，竟不敢之任。后复中以京察，卒于家。

天启初，御史张慎言、方震孺、魏光绪、杨新期交章讼三人冤。乃赠庭、俸光禄寺少卿，大受起补韶州。已，都御史高攀龙请加庭、俸廕谥，不果。大受未几卒。

王德完，字子醇，广安人。万历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西陲失事，德完言：“诸边岁糜饷数百万，而士气日衰，戎备日废者，以三蠹未除，二策未审也。何为三蠹？一曰欺，边吏罔上也。二曰徇，市赏增额也。三曰虚，边防鲜实也。何谓二策？有目前之策，有经久之策。谨守誓盟，苟免搏噬，此计在目前。

大修战具，令贼不敢窥边，则百年可保无事，此计在经久。今经略郑洛主款，巡抚叶梦熊又言战，边臣不协，安望成功。”帝为饬二臣。石星为本兵，德完上十议以规时，帝纳之。已，请裁李成梁父子权，劾褫黔国公沐昌祚冠服，罢巡抚硃孟震、贾待问、郭四维、少卿杨四知、赵卿。又发广东总督刘继文、总兵官李栋等冒功罪。

半岁章数十上，率军国大计。

累迁户科都给事中。上筹画边饷议，言：“诸边岁例，弘、正间止四十三万，至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而今则三百八十余万。惟力行节俭，足以补救。盖耗蠹之弊，外易剔而内难除。宜严劾内府诸库，汰其不急。又加意屯田、盐法，外开其源，而内节其流，庶几国用可足。”时弗能用。倭寇久躏朝鲜，再议封贡。德完言：“封则必贡，贡则必市，是沈惟敬误经略，经略误总督，总督误本兵，本兵误朝廷也。”后封果不成。德完寻以疾归。

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极陈四川采木、榷税及播州用兵之患。又言三殿未营，不宜复兴玄殿、龙舟之役。皆不报。已，劾湖广税使陈奉四大罪。再疏极论，谓奉必激变。奉果为楚人所攻，仅以身免。寻因祷雨言：“今出虎兕以噬群黎，纵盗贼而吞赤子，幽愤沉结，叩诉无从，故雨泽缘天怒而屯，螟丱因人妖而出。愿尽撤矿税之使，释逮系之臣，省愆赎过，用弭灾变。”不报。四川妖人韩应龙奏请榷盐、采木。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以忤税使被逮。德完皆力争。复劾山东税使陈增、畿辅税使王虎罪。不报。已极陈国计匮乏，言：“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冗费如此，国何以支？”因请减织造，止营建，亟完殿工，停买珠宝，慎重采办，大发内帑，语极切至。帝亦不省。

时帝宠郑贵妃，疏皇后及皇长子。皇长子生母王恭妃几殆，而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窃意后崩，贵妃即正中宫位，其子为太子。中允黄辉，皇长子讲官也，从内侍微探得其状，谓德完曰：“此国家大事，旦夕不测，书之史册，谓朝廷无人。”德完乃属辉具草。十月，上疏言：“道路喧传，谓中宫役使仅数人，伊郁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胜惊疑。宫禁严秘，虚实未审。臣即愚昧，决知其不然。第台谏之官得风闻言事。果中宫不得于陛下以致疾与？则子于父母之怒，当号泣几谏。果陛下眷遇中宫有加无替欤？则子于父母之谤，当昭雪辨明。衡是两端，皆难缄默。敢效汉朝袁盎却坐之议，陈其愚诚。”疏入，帝震怒，立下诏狱拷讯。尚书李戴、御史周盘等连疏论救。忤旨，切责，御史夺俸有差。大学士沈一贯力疾草奏为德完解，帝亦不释。旋廷杖百，除其名。复传谕廷臣：“诸臣为皇长子耶？抑为德完耶？如为皇长子，慎无扰渎。必欲为德完，则再迟册立一岁。”廷臣乃不复言。然帝自是惧外廷议论，眷礼中宫，始终无间矣。

光宗立，召为太常少卿。俄擢左佥都御史。天启元年，京师获间谍，词连司礼中官卢受。德完请出受南京。

初，德完直声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论每与邹元标等异。杨镐、李如桢丧师论死，廷臣急欲诛之。德完乃上疏请酌公论，或遣戍立功，或即时正辟，盖设两途以俟帝宽之。且因荐顺天府丞邵辅忠、通政参议吴殿邦，以两人尝力攻李三才也。疏出，果宽镐等。于是给事中魏大中再疏论之，德完亦力辨。帝为诘责大中，事乃已。

德完寻进户部右侍郎。给事中硃钦相、倪思辉言事获罪，疏救之。明年，迁左。亡何卒官。其后辅忠、殿邦以党逆败，佥为德完惜之。

蒋允仪，字闻韶，宜兴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桐乡知县，移嘉兴。天启二年，擢御史。时广宁已失，熊廷弼、王化贞俱论死，而兵部尚书张鹤鸣如故，纠之者反获谴。允仪不平，疏诋其同罪佚罚。因言：“近言官稍进苦口，辄见龃龉，迁谪未已，申之戒谕。使诸臣不遵明谕，而引裾折槛以甘斥逐，天下事犹可为也；使诸臣果遵明谕，而箝口结舌以保禄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顷者恒旸不雨，二麦无秋，皇上于宫中祈祷，反得冰雹之灾。变不虚生，各以类应。夫以坤维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以胡眉之丈夫而交关于妇寺，以籍丛炀灶之奸而托之奉公洁己，是皆阴胁阳之徵也。”报闻。鹤鸣既屡被劾，因诋劾者为群奸朋谋，而反与前尚书黄嘉善、崔景荣并以边功晋宫保。允仪益愤，言：“鹤鸣既以斩级微功邀三次之赏，即当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榆关，兼旬而后至，畏缩无丈夫气，偃蹇无人臣礼。犹且靦颜哆口评经、抚功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试问鹤鸣，为本兵，功罪杀于边臣，今日经、抚俱论辟，鹤鸣应得何罪？又问鹤鸣，旧日经、抚俱论辟，嘉善、景荣应得何罪？赫然震怒，论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坏。”帝不用。

会议红丸事，力诋方从哲，请尽夺官阶、禄廕。其党恶之。徐州旧设参将，山东盗炽，以允仪请，改设总兵。寻疏论四川监司周著、林宰、徐如珂等功，请优叙。

而劾总督张我续退缩，请罢斥。不从。逾月，请杜传宣、慎爵赏、免立枷、除苛政。

且言：“向者丁巳之察，凡抗论国本系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罗织。阴邪盛而阳气伤，致有今日之祸。今计期已迫，愿当事者早伐邪谋，亟培善类。”疏入，魏忠贤、刘朝辈皆不悦。以丁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责令置对。允仪言：“丁巳主察者郑继之、李志也，考功科道则赵士谔、徐绍吉、韩浚也。当日八法之处分，台省之例转，大僚之拾遗，黑白颠倒，私意横行。凡抗论建籓，催请之国，保护先帝，有功国本者，靡不痛加摧抑；必欲败其名，锢其身，尽其伦类而后快。于是方从哲独居政府，亓诗教、赵兴邦等分部要津。凡疆圉重臣，皆贿赂请托而得，如李维翰、杨镐、熊廷弼、李如柏、如桢，何一不出其保举？迨封疆破坏，囹圄充塞，而此辈宴然无恙。

臣所以痛心辽事，追恨前此当轴之人也。”中旨将重谴允仪，以大学士叶向高言，停俸半岁。

已，复因灾祲上言：“内降当停，内操当罢。陵工束手，非所以展孝思；直臣久废，非所以光圣德。东南杼柚已空，重以屡次之加派；金吾冒滥已极，加以非分之袭封。圣心一转移，天下无不顺应。区区修禳虚文，安能格上穹哉！”帝不能用。

巡按陕西，条上筹边八事。太常少卿王绍徽家居，与里人冯从吾不协。允仪重从吾，薄绍徽。魏忠贤擢绍徽佐都察院用事。五年，允仪还朝，即出为湖广副使。

其冬又使给事中苏兆先劾其为门户渠魁，遂削籍。崇祯元年，荐起御史，言：“奸党王绍徽创《点将录》，献之逆奄。其后效之者有《同志》、《天监》、《盗柄》诸录，清流遂芟刈无遗。乞加削夺，为倾陷忠良之戒。”从之。其冬，掌河南道事，陈计吏八则。明年，佐都御史曹于汴，大计京官，贬黜者二百余人，坐不谨者百人，仕路为清。寻擢太仆少卿。

四年六月，以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诸府标兵止五百，饷六千，不及一大郡监司。且承平久，人不知兵，而属城率庳薄，无守具。六年，流贼将窥湖广。兵部令移镇襄阳，郧阳益虚。其冬，贼大至，陷郧西上津。明年，陷房县、保康。允仪兵少，不能御，上章乞援，且请罪。会贼入川，郧得少缓。中官陈大金与左良玉来援，副使徐景麟见其多携妇女，疑为贼，用砲击之，士马多死。大金怒，诉诸朝，命逮景麟，责允仪陈状。已而并逮允仪下狱，戍边，而以卢象升代。十五年，御史杨尔铭、给事中倪仁祯相继论荐，未及用而卒。

邹维琏，字德辉，江西新昌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延平推官。耿介有大节。

巡抚袁一骥以私憾摭布政窦子偁罪，维琏以去就争。监司欲为一骥建生祠，维琏抗词力阻。行取，授南京兵部主事，进员外郎。辽左用兵，疏陈数事。寻以忧去。

天启三年，起官职方，进郎中。刑部主事谭谦益荐妖人宋明时能役神兵复辽左地，魏忠贤阴主之。维琏极言其妖妄。忠贤怒，矫旨谯责。海内方用师，将帅悉贿进，职方尤冗秽。维琏素清严，请寄皆绝，因极论债帅之弊，讥切中官、大臣。

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贤，调为稽勋郎中。时言路横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乡居言路者。给事中傅櫆、陈良训、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共诟谇维琏。

及维琏调考功，櫆等益怒，交章力攻。又以江西有吴羽文，例不当用，两人迫羽文去，以窘辱维琏。维琏愤，拜疏求罢，即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苏轼、蔡京逐司马光为言，櫆等愈怒。櫆遂显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维琏。自是朝端水火，诸贤益不安其位矣。维琏欲去不得，诏留视事。乃严核官评，无少假借。

杨涟劾魏忠贤，被旨切责。维琏抗疏曰：“忠贤大奸大恶，罄竹难书。陛下怜其小信小忠，不忍割弃。岂知罪恶既盈，即不忍不可得。汉张让、赵忠，灵帝以父母称之；唐田令孜，僖宗亦以阿父称之；我朝王振、曹吉祥、刘瑾，亦尝宠之群臣之上。有一人老死牖下，获保富贵哉？今陛下以太阿授忠贤，非所以为宗社计，亦非所以为忠贤计也。若夫黄扉元老，九列巨卿，安可自处于商辂、刘健、韩文下？”

疏入，责其渎奏。崔呈秀坐赃被劾，维琏论戍边。诸媚珰者力别其是非，请托，拒不听，诸逆党交憾。及赵南星去国，维琏愿与俱去，忠贤即放归。无何，张讷劾南星，追论维琏调部非法，诏削籍。复构入汪文言狱，下吏，戍贵州。

崇祯初，起南京通政参议，就迁太仆少卿，疏陈卜相、久任、纳言、议谥、筹兵五事。五年二月，擢右佥都御史，代熊文灿巡抚福建。海寇刘香乱，遣游击郑芝龙击破之。海外红夷据彭湖，挟互市，后徙台湾，渐泊厦门。维琏屡檄芝龙防遏之，不听。明年夏，芝龙剿贼福宁，红夷乘间袭陷厦门城，大掠。维琏急发兵水陆进，芝龙亦驰援，焚其三舟，官军伤亦众。寇乃泛舟大洋，转掠青港、荆屿、石湾。诸将御之铜山，连战数日，始败去。维琏在事二年，劳绩甚著。会当国者温体仁辈雅忌维琏，而闽人宦京师者腾谤于朝，竟坐是罢官。八年春，叙却贼功，诏许起用。

旋召拜兵部右侍郎，遘疾不赴，卒于家。

吴羽文既谢病归，至崇祯六年始复出。历考功文选郎中。帝以积疑吏部有私，选郎十一人谴黜大半，迁者三人而已。羽文痛绝诸弊，数与温体仁牴牾。贼毁皇陵，有诏肆赦。体仁令刑部尚书冯英以逆案入诏内。羽文执止之，而议起钱龙锡、李邦华等。侦事者诬羽文纳二人赇，下狱。羽文用高凤翔为大名知府。凤翔故尝坐小罚，言者复谓其徇私，坐谪戍。侍郎吴甡等交荐，复官，未赴卒。羽文，字长卿，南昌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赞曰：王汝训诸人建言，挺謇谔之节，洊历卿贰，不陨厥问。余懋学之言十蠹，有以哉！邹维琏抗魏奄，拒逆党，仅坐谪戍，幸矣。

##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李植（羊可立） 江东之 汤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孙振基（子必显）丁元荐（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举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张居正卒，冯保犹用事。其党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禁中，为阅章奏，拟诏旨如故。居正党率倚爵以自结于保，爵势益张。而帝雅衔居正、保，未有以发。御史江东之首暴爵奸，并言兵部尚书梁梦龙与爵交欢，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狱，论死，梦龙罢去。植遂发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植、东之由是受知于帝。

明年，植巡按畿辅，请宽居正所定百官乘驿之禁，从之。帝用礼部尚书徐学谟言，将卜寿宫于大峪山。植扈行阅视，谓其地未善。欲偕东之疏争，不果。明年，植还朝。时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论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结，亦颇引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为重。执政方忌中行、用贤，且心害植三人宠。会争御史丁此吕事及论学谟卜寿宫之非，与申时行等相拄，卒被斥去。

初，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为乡会试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败，此吕发其事。又言：“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试策，而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至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显为劝进。”

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据文艺，安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请敕吏部核官评，以定去留。尚书杨巍议黜雒文，改调应科、檄，留启愚、光启，而言此吕不顾经旨，陷启愚大逆。此吕坐谪。植、东之及同官杨四知、给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语侵时行。东之疏言：“时行以二子皆登科，不乐此吕言科场事。巍虽庇居正，实媚时行。”时行、巍并求去。帝欲慰留时行，召还此吕，以两解之。有丁、国言不谪此吕，无以安时行、巍心。国反覆诋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贤为党。中行、用贤疏辨求去，语皆侵国，用贤语尤峻。国避位不出。

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鈇，大理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论时行、国、巍不宜去。主事张正鹄、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力攻请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迩者袭请留居正遗风，辅臣辞位，群起奏留，赞德称功，联章累牍。此谄谀之极，甚可耻也。祖宗二百余年以来，无谏官论事为吏部劾罢者，则又壅蔽之渐，不可长也。”帝竟留三臣，责言者如锦等指。其后，启愚卒为南京给事中刘一相劾去，时行亦不能救也。

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阴相庇，独植、东之、可立能发其奸，欲骤贵之，风示廷臣。一相又劾锦衣都督刘守有匿居正家资。帝乃谕内阁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丘橓、余懋学、赵世卿及植、东之凡五人。时行等力为守有解，言橓等不宜骤迁。帝重违大臣意，议虽寝，心犹欲用植等。顷之，植劾刑部尚书潘季驯朋党奸逆，诬上欺君，季驯坐削籍。帝遂手诏吏部擢植太仆少卿，东之光禄少卿，可立尚宝少卿，并添注。廷臣益忌植等。

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权臣，狱有冤囚，则旱。植数为人言：‘至尊呼我为儿，每观没入宝玩则喜我。’其无忌惮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书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实由于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国，以善其后；中行迫欲得植秉铨，而骋其私。倘其计得行，势必尽毒善类，今日旱灾犹其小者。”其他语绝狂诞。所称尚书，谓季驯也。疏上，未报，御史龚懋贤、孙愈贤继之。东之发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贤及张岳、邹元标数臣，忠义天植，之死不移，臣实安为之党，乐从之游。今指植与交欢为党，则植犹未若臣之密，愿先罢臣官。”不允。可立亦抗言：“奸党怀冯、张私惠，造不根之辞，以倾建言诸臣，势不尽去臣等不止。”乞罢职。章下内阁，时行等请诘可立奸党主名。帝仍欲两为之解，寝阁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谏官言事，当顾国家大体，毋以私灭公，犯者必罪。”植、东之求去，不许。给事御史齐世臣、吴定等交章劾可立不当代植辨。报曰：“朕方忧旱，诸臣何纷争？”乃已。七月，御史龚仲庆又劾植、中行、思孝为邪臣，帝恶其排挤，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顾钤等连章论救，不听。

是时，竟用学谟言，作寿宫于大峪山。八月，役既兴矣，大学士王锡爵，植馆师，东之、可立又尝特荐之于朝，锡爵故以面折张居正，为时所重。三人念时行去，锡爵必为首辅，而寿宫地有石，时行以学谟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奏请改图。乃学谟以私意主其议，时行以亲故赞其成。今凿石以安寿宫者，与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胧易徙，若弈棋然，非大臣谋国之忠也。”时行奏辨，言：“车驾初阅时，植、东之见臣直庐，力言形龙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其借事倾臣明甚。”帝责三人不宜以葬师术责辅臣，夺俸半岁。三人以明习葬法荐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两人方疏辞，锡爵忽奏言耻为植三人所引，义不可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张、冯之狱，上志先定，言者适投其会，而辄自附于用贤等撄鳞折槛之党。且谓舍建言别无人品；建言之中，舍采摭张、冯旧事，别无同志。以中人之资，乘一言之会，超越朝右，日寻戈矛。

大臣如国、巍、化辈，曩尝举为正人。一言相左，日谋事刂刃，皆不平之大者。”

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王敬民等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贬植户部员外郎，东之兵部员外郎，可立大理评事。张岳以诸臣纷争，具疏评其贤否，颇为植、东之、可立地，请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终始。于时行、国、锡爵、巍、化、光祖、世臣、定、愈贤皆褒中寓刺，而力诋季驯、懋贤、系周、仲庆，惟中行、用贤、思孝无所讥贬。帝责岳颂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国是，岳坐免。帝犹以植言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闰月，复躬往视之，终谓大峪吉，遂调三人于外。御史柯梃因自言习葬法，力称大峪之美，获督南畿学政。而植同年生给事中卢逵亦承风请正三人罪，士论哂之。

植、东之、可立自以言事见知，未及三岁而贬。植得绥德知州，旋引疾归。居十年，起沅州知州。屡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二十六年也。植垦土积粟，得田四万亩，岁获粮万石。户部推其法九边。以倭寇退，请因师旋，选主、客锐卒，驱除宿寇，恢复旧辽阳。诏下总督诸臣详议，不果行。奏税监高淮贪暴，请召还，不报。后淮激变，委阻挠罪于植。植疏辨乞休，帝慰留之。明年，锦、义失事，巡按御史王业弘劾植及诸将失律。植以却敌闻，且诋业弘。业弘再疏劾植欺蔽，诏解官听勘。勘已，命家居听用，竟不召。卒，赠兵部右侍郎。

可立，汝阳人。由安邑知县为御史，与植等并擢。已，由评事调大名推官。终山东佥事。

江东之，字长信，歙人。万历五年进士。由行人擢御史。首发冯保、徐爵奸，受知于帝。佥都御史王宗载尝承张居正指，与于应昌共陷刘台，东之疏劾之。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长官。东之持入署，宗载迎谓曰：“江御史何言？”曰：“为死御史鸣冤。”问为谁？曰：“刘台也。”宗载失气反走，遂与应昌俱得罪。

东之出视畿辅屯政，奏驸马都尉侯拱宸从父豪夺民田，置于理。先是，皇子生，免天下田租三之一，独不及皇庄及勋戚庄田。东之为言，减免如制。还朝，擢光禄少卿，改太仆。坐争寿宫事，与李植、羊可立皆贬。东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久之，起邓州，进湖广佥事。三迁大理寺右少卿。二十四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击高砦叛苗，斩首百余级。京察，被劾免官。复以遣指挥杨国柱讨杨应龙败绩事，黜为民。愤恨抵家卒。

东之官行人时，刑部郎舒邦儒阖门病疫死，遗孤一岁，人莫敢过其门。东之经纪其丧，提其孤归，乳之。舒氏卒有后。

汤兆京，字伯闳，宜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丰城知县。治最，征授御史。

连劾礼部侍郎硃国祚、蓟辽总督万世德，帝不问。巡视西城，贵妃宫阉竖涂辱礼部侍郎敖文祯，兆京弹劾，杖配南京。时矿税繁兴，奸人竞言利。有谓开海外机易山，岁可获金四十万者，有请征徽、宁诸府契税，鬻高淳诸县草场者，帝意俱向之。兆京偕同官金忠士、史学迁、温如璋交章力谏，不报。出按宣府、大同，请罢税使张晔、矿使王虎、王忠，亦不纳。掌河南道。佐孙丕扬典京察，所谴黜皆当，而被黜者之党争相攻击。兆京亦十余疏应之。其词直，卒无以夺也。详具丕扬传中。寻出按顺天诸府。守陵中官李浚诬军民盗陵木，逮系无虚日。兆京按宣府时奏之，浚亦诬讦兆京。帝遣使按验，事已白，而诸被系者犹未释，兆京悉纵遣之。东厂太监卢受纵其下横都市，兆京论如法。

还复掌河南道。福王久不之国，兆京倡给事御史伏阙固请，卒不得命。南京缺提学御史，吏部尚书赵焕调浙江巡按吕图南补之，寻以年例出三御史于外，皆不咨都察院。兆京引故事争。图南之调，为给事中周永春所劾，弃官归。兆京及御史王时熙、汪有功为图南申雪，语侵永春，并及焕，二人连章辨，兆京亦争之强。帝欲安焕，为稍夺兆京俸。兆京以不得其职，拜疏径归。御史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遂助兆京攻焕。帝亦夺其俸，然焕亦引去。

兆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时党势已成，正人多见齮龁。兆京力维持其间，清议倚以为重。屡遭排击，卒无能一言污之者。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金士衡，字秉中，长洲人。父应徵，云南参政，以廉能称。士衡举万历二十年进士，授永丰知县，擢南京工科给事中。疏陈矿税之害，言：“曩者采于山，榷于市，今则不山而采，不市而榷矣。刑余小丑，市井无藉，安知远谋，假以利柄，贪饕无厌。杨荣启衅于丽江，高淮肆毒于辽左，孙朝造患于石岭，其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盗贼，所在而有。萧、砀、丰、沛间河流决堤，居人为鱼鳖，乃复横征巧取以蹙之。兽穷则攫，鸟穷则啄，祸将有不可言者。”甘肃地震，复上疏曰：“往者湖广冰雹，顺天昼晦，丰润地陷，四川星变，辽东天鼓震，山东、山西则牛妖，人妖、今甘肃天鸣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乱徵，而泄泄从事，是以天下戏也。”

因极言边糈告匮，宜急出内帑济饷，罢撤税使，毋事掊克，引鹿台、西园为戒。帝皆不听。南京督储尚书王基、云南巡抚陈用宾拾遗被劾，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以渠等考察被黜，为沈一贯所庇，帝皆留之。士衡疏争。侍郎周应宾、黄汝良、李廷机当预推内阁。士衡以不协人望，抗章论。姜士昌、宋焘言事得罪，并申救之。给事中王元翰言军国机密不宜抄传，诏并禁章奏未下者。由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闻。士衡力陈其非便。疏多不行。帝召王锡爵为首辅，以被劾奏辨，语过愤激，士衡驰疏劾之。寻擢南京通政参议。时元翰及李三才先后为言者所攻，士衡并为申雪。三十九年，大计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吏部侍郎史继偕，齐、楚、浙人之党也，与孙丕扬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谪两浙盐运副使，不赴。天启初，起兵部员外郎。累迁太仆少卿。引疾去，卒于家。

先是，杨应龙伏诛，贵州宣慰使安疆臣邀据故所侵地。总督王象乾不许。士衡遂劾象乾起衅。后象乾弟象恒巡抚苏、松，以兄故颇衔士衡。廉知其清介状，称说不置云。

王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给事中。意气陵厉，以谏诤自任。时廷臣习偷惰，法度尽弛。会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数倍旧额。而建言诸臣，一斥不复。大臣被弹，率连章诋讦。元翰悉疏论其非。

寻进工科右给事中，巡视厂库，极陈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极言时事败坏，请帝味爽视朝，廷见大臣，言官得随其后，日陈四方利病。寻复陈时事，言：“辅臣，心膂也。硃赓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可痛哭者一。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

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废诸臣，久沦山谷。近虽奉诏叙录，未见连茹汇征。苟更阅数年，日渐销铄。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痛哭者四。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平居冻馁，脱巾可虞；有事怨愤，死绥无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师十余万兵，岁靡饷二百余万，大都市井负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驱使赴敌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只章疏耳，今一切高阁。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无济，第存此议论耳’。言路惟空存议论，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税使者满天下，致小民怨声彻天，降灾召异。

方且指殿工以为名，借停止以愚众。是天以回禄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禄剥万民也。

众心离叛，而犹不知变，可痛哭者七。郊庙不亲，则天地祖宗不相属；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无事者。且青宫辍讲，亦已经年，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

武定贼阿克作乱。元翰上言：“克本小丑，乱易平也。至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二事。民不堪命，至杀税使，而征榷如故。贡金请减，反增益之。众心愤怒，使乱贼假以为名。贼首纵扑灭，虐政不除，滇之为滇，犹未可保也。”俄言：“矿税之设，本为大工。若捐内帑数百万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万姓。”疏皆不报。

寻两疏劾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坚意割地，贻西南大忧。且尝著《妇寺论》，言人主当隔绝廷臣，专与宦官宫妾处，乃相安无患。子章罪当斩。”不纳。

先是，廷推阁臣。元翰言李廷机非宰相器。已而黄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叙推南京礼部侍郎。汝良，廷机邑人；天叙，硃赓同乡也。元翰极论会推之弊，讥切政府，二人遂不用。至是，将推两京兵部尚书萧大亨、孙幰为吏部尚书。元翰亦疏论二人，并言职方郎申用懋为大亨谋主，太常少卿唐鹤征为幰谋主，亦当斥。寻因灾异，乞亟罢赓、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变。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顾嗤笑，此一变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谴告亦悍然弗顾，此又一变也。有君心之变，然后臣工之变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贼之变易，挽君心与臣工之变难。”又言：“陛下三十年培养之人才，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半禁锢于沈一贯、硃赓。”因荐邹元标、顾宪成等十余人。无何，又劾给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橘败群丛秽，皆不报。掌厂内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听。

元翰居谏垣四年，力持清议。摩主阙，拄贵近，世服其敢言。然锐意搏击，毛举鹰鸷，举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与元翰不相能，御史郑继芳，其门人也，遂劾元翰盗库金，克商人赀，奸赃数十万。元翰愤甚，辨疏诋继芳北鄙小贼，语过激。于是继芳党刘文炳、王绍徽、刘国缙等十余疏并攻之，而史记事、胡忻、史学迁、张国儒、马孟祯、陈于廷、吴亮、金士衡、刘节、刘兰辈则连章论救。帝悉不省。元翰乃尽出其筐箧，舁置国门，纵吏士简括，恸哭辞朝而去。吏部坐擅离职守，谪刑部检校。后孙丕扬主京察，斥治则、国缙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贬湖广按察知事。方继芳之发疏也，即潜遣人围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赃无有，则谓寄之记事家。两党分争久不息。而是时劾李三才者亦指其贪，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党之势成矣。

天启初，累迁刑部主事。魏忠贤乱政，其党石三畏劾之，削籍。庄烈帝即位，复官。将召用，为尚书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归。卒，遂葬焉。

孙振基，字肖冈，潼关卫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除莘县知县，调繁安丘。三十六年四月，以治行征，与李成名等十七人当授给事中，先除礼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下，振基得户科。时吏部推举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请起废。

韩敬者，归安人也，受业宣城汤宾尹。宾尹分校会试，敬卷为他考官所弃。宾尹搜得之，强总裁侍郎萧云举、王图录为第一。榜发，士论大哗。知贡举侍郎吴道南欲奏之，以云举、图资深，嫌挤排前辈，隐不发。及廷对，宾尹为敬夤缘得第一人。后宾尹以考察褫官，敬亦称病去，事三年矣。会进士邹之麟分校顺天乡试，所取童学贤有私，于是御史孙居相并宾尹事发之。下礼官，会吏部都察院议，顾不及宾尹事。振基乃抗疏请并议，未得命。礼部侍郎翁正春等议黜学贤，谪之麟，亦不及宾尹等。振基谓议者庇之，再疏论劾。帝乃下廷臣更议。御史王时熙、刘策、马孟祯亦疏论其事，而南京给事中张笃敬证尤力。方宾尹之分校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之，竞相搜取，凡十七人。时宾尹虽废，中朝多其党，欲藉是宽敬。正春乃会九卿赵焕及都给事中翁宪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议坐敬不谨，落职闲住。

御史刘廷元、董元儒、过庭训，敬同乡也，谓敬关节果真，罪非止不谨，执不署名，意欲迁延为敬地。正春等不从，持初议上。廷元遂疏劾之，公议益愤。振基、居相、笃敬及御史魏云中等连章论列。给事中商周祚亦敬同乡，议并罪道南。孟祯以道南发奸，不当罪，再疏纠驳。帝竟如廷元等言，敕部更核。廷元党亓诗教遂劾正春首鼠两端，正春寻引去。

会熊廷弼之议亦起。初，宾尹家居，尝夺生员施天德妻为妾，不从，投缳死。

诸生冯应祥、芮永缙辈讼于官，为建祠，宾尹耻之。后永缙又发诸生梅振祚、宣祚朋淫状。督学御史熊廷弼素交欢宾尹，判牒言此施、汤故智，欲藉雪宾尹前耻。又以所司报永缙及应祥行劣，杖杀永缙。巡按御史荆养乔遂劾廷弼杀人媚人，疏上，径自引归。廷弼亦疏辨。都御史孙玮议镌养乔秩，令廷弼解职候勘。时南北台谏议论方嚣，各自所左右。振基、孟祯、云中策及给事李成名、麻僖、陈伯友，御史李邦华、崔尔进、李若星、潘之祥、翟凤翀、徐良彦等持勘议甚力。而笃敬及给事中官应震、姜性、吴亮嗣、梅之焕、亓诗教、赵兴邦，御史黄彦士，南京御史周远等驳之，疏凡数十上。振基及诸给事御史复极言廷弼当勘，斥应震等党庇，自是党廷弼者颇屈。帝竟纳玮言，令廷弼解职。其党大恨。吏部尚书赵焕者，惟诗教言是听，乃以年例出振基及云中、时熙于外。振基得山东佥事，玮亦引去。

振基劲直敢言。居谏垣仅半岁，数有建白。既去，科场议犹未定，策复上疏极论。而宾尹党必欲十七人并罪，以宽敬。孙慎行代正春，复集廷臣议。仍坐敬关节，而为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宾尹、敬有奥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议久不决。笃敬复上疏论敬，阴诋诸党人。诸党人旋出之外，并逐慎行。既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迁。孟祯不平，疏言：“廷弼听勘一事，业逐去一总宪，外转两言官矣，独介介于之祥。敬科场一案，亦去两侍郎、两言官矣，复断断于笃敬，毋乃已甚乎！”孟祯遂亦调外。凡与敬为难者，朝无一人。敬由是得宽典，仅谪行人司副。盖七年而事始竣云。振基到官，寻以忧去，卒于家。

子必显，字克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文选员外郎，为尚书赵南星所重。天启五年冬，魏忠贤罗织清流，御史陈睿谟劾其世投门户，遂削籍。崇祯二年，起验封郎中，移考功。明年，移文选。尚书王永光雅不喜东林，给事中常自裕因劾其推举不当数事，且诋以贪污。御史吴履中又劾其紊乱选法。必显两疏辨，帝不听，谪山西按察司经历，量移南京礼部主事。道出柘城、归德，适流贼来犯，皆为设守，完其城。一时推知兵。历尚宝司丞、大理左寺丞。十一年冬，都城被兵，兵部两侍郎皆缺，尚书杨嗣昌请不拘常格，博推才望者迁补，遂擢必显右侍郎。甫一月，无疾而卒。

丁元荐，字长孺，长兴人。父应诏，江西佥事。元荐举万历十四年进士。请告归。家居八年，始谒选为中书舍人。甫期月，上封事万言，极陈时弊。言今日事势可寒心者三：饥民思乱也，武备积弛也，日本封贡也。可浩叹者七：征敛苛急也，赏罚不明也，忠贤废锢也，辅臣妒嫉也，议论滋多也，士习败坏也，褒功恤忠未备也。坐视而不可救药者二，则纪纲、人心也。其所言辅臣，专斥首辅王锡爵，元荐座主也。

二十七年京察。元荐家居，坐浮躁论调。阅十有二年，起广东按察司经历，移礼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尚书孙丕扬力清邪党，反为其党所攻。副都御史许弘纲故共掌察，见群小横甚，畏之，累疏请竣察典，语颇示异。群小藉以攻丕扬。

察疏犹未下，人情杌陧，虑事中变，然无敢言者。元荐乃上言弘纲持议不宜前却，并尽发诸人隐状。党人恶之，交章论劾无虚日。元荐复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

其后邪党愈炽，正人屏斥殆尽，至有以“《六经》乱天下”语入乡试策问者。元荐家居不胜愤，复驰疏阙下，极诋乱政之叛高皇、邪说之叛孔子者。疏虽不报，党人益恶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复以不谨削籍。天启初，大起遗佚。元荐格于例，独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讼其冤，起刑部检校，历尚宝少卿。明年，朝事大变，复削其籍。

元荐初学于许孚远，已，从顾宪成游。慷慨负气，遇事奋前，屡踬无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后服官不满一载。同郡沈淮召入阁，邀一见，谢不往。尝过高攀龙，请与交欢，辞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别去。当东林、浙党之分，浙党所弹射东林者，李三才之次，则元荐与于玉立。

玉立，字中甫，金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陈时政阙失，言：“陛下宠幸贵妃，宴逸无度。恣行威怒，鞭笞群下，宫人奄竖无辜死者千人。夫人怀必死之心，而使处肘腋房闼间，倘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义本一奸竖，陛下宠信不疑。迩者奏牍或下或留，推举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谓义簸弄其间。盖义以陛下为城社，而外廷之憸邪又以义为城社。党合谋连，其祸难量。且陛下一惑于嬖幸，而数年以来，问安视膳，郊庙朝讲，一切不行。至边烽四起，祸乱成形，犹不足以动忧危之情，夺晏安之习。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于今日者矣。夫宫庭震惊，而陛下若罔闻，何以解两宫之忧？深拱禁中，开夤缘之隙，致邪孽侵权，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渐？万国钦辈未尝忤主，而终于禁锢，何以励骨鲠之臣？上下隔越，国议、军机无由参断，而陛下称旨下令，终不出闺闼之间，何以尽大臣之谋？忠良多摈，邪佞得名，何以作群臣之气？远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乐，不顾百姓涂炭，何以系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贵不可为大将，郑洛不当再起，石星不堪为本兵。疏入，不报。

寻进郎中，谢病归。久之，起故官。康丕扬辈欲以妖书陷郭正域，玉立独左右之。会有言医人沈令誉实为妖书者，搜其箧，得玉立与吏部郎中王士骐书，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问，而玉立遽疏辨。帝怒，褫其官。

玉立倜傥好事。海内建言废锢诸臣，咸以东林为归。玉立与通声气，东林名益盛。而攻东林者，率谓玉立遥制朝权，以是诟病东林。玉立居家久之，数被推荐。

三十七年，稍起光禄丞，辞不赴。言者犹齮龁不已，御史马孟祯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三年，以光禄少卿召，终不出。天启初，录先朝罪谴诸臣，玉立已前卒，赠尚宝卿。

李朴，字继白，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彰德推官入为户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党，清流废锢，疏请破奸党，录遗贤，因为顾宪成、于玉立、李三才、孙丕扬辨谤，而荐吕坤、姜士昌、邹元标、赵南星。帝不听。明年，再迁郎中。齐、楚、浙三党势盛，稍持议论者，群噪逐之。主事沈正宗、贺烺皆与相拄，坐贬官。朴性戆，积愤不平。其年十二月，上疏曰：朝廷设言官，假之权势，本责以纠正诸司，举刺非法，非欲其结党逞威，挟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结戚畹近坐，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赂遗；亵衣小车，遨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此盖明欺至尊不览章奏，大臣柔弱无为，故猖狂恣肆，至于此极。臣谓此辈皆可斩也。

孙玮、汤兆京、李邦华、孙居相、周起元各争职掌，则群攻之。今或去或罚，惟存一居相，犹谓之党。夫居相一人耳，何能为？彼浙江则姚宗文、刘廷元辈，湖广则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辈，山东则亓诗教、周永春辈，四川则田一甲辈，百人合为一心，以挤排善类，而赵兴邦辈附丽之。陛下试思居相一人敌宗文辈百人，孰为有党耶？乃攻东林者，今日指为乱政，明日目为擅权，不知东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谓无权，而林下投闲杜门乐道者，反谓有权，此不可欺三尺竖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黄克缵赃私钜万，已败犹见留；顾宪成清风百代，已死犹被论；而封疆坐死如陈用宾，科场作奸如韩敬，趋时鬻爵如赵焕，杀人媚人如熊廷弼，犹为之营护，为之称冤。国典安在哉！

望俯察臣言，立赐威断，先斩臣以谢诸奸，然后斩诸奸以谢天下，宗社幸甚。

疏奏，台谏皆大恨。宗文等及其党力诋，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罗织其赃私。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会大学士叶向高、方从哲亦谓朴言过当，乃下部院议罚。而朴再疏发亮嗣、应震、彦士、一甲赃私，及宗文、廷元庇韩敬、兴邦媚赵焕状，且言：“诗教为群凶盟主，实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帝为下诏切责言官，略如朴指。党人益怒，排击无虚日。侍郎李汝华亦以属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议镌朴三级，调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月，吏部奉诏起废，朴名预焉。于是党人益哗，再起攻朴，并及文选郎郭存谦。存谦引罪，攻者犹未已。朴益愤，复陈浙人空国之由，追咎沈一贯，诋宗文及毛一鹭甚力，以两人皆浙产也。顷之，又再疏劾宗文、一鹭及其党董定策等。帝皆置不问。其年六月，始用阁臣言，下部院疏，谪朴州同知。自后党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职。

天启初，起用，历官参议。卒，赠太仆少卿。魏忠贤窃柄，御史安伸追论，诏夺其赠。崇祯初，复焉。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保定推官。

四十五年，用治行征。当擢谏职，先注礼部主事。帝久倦勤，方从哲独柄国。

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惟言路一攻，则其人自去，不待诏旨。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

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骎曾、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徵仪、董元儒、李嵩辈，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其时考选久稽，屡趣不下，言路无几人，盘踞益坚。后进当入为台谏者，必钩致门下，以为羽翼，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

诗教者，从哲门生，而吏部尚书赵焕乡人也。焕耄昏，两人一听诗教。诗教把持朝局，为诸党人魁。武进邹之麟者，浙人党也。先坐事谪上林典簿，至是为工部主事，附诗教、浚。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诋从哲。诗教怒，焕为黜之麟。

时嘉遇及工部主事钟惺、中书舍人尹嘉宾、行人魏光国皆以才名，当列言职。诗教辈以与之麟善，抑之，俾不与考选。以故嘉遇不能无怨。

四十七年三月，辽东败书闻，嘉遇遂抗疏言：“辽左三路丧师，虽缘杨镐失策，揆厥所由，则以纵贷李维翰故。夫维翰丧师辱国，罪不容诛，乃仅令回籍听勘。谁司票拟？则阁臣方从哲也；谁司纠驳？则兵科赵兴邦也。参貂白镪，赂遗绎络，国典边防，因之大坏。惟陛下立断。”疏入，未报。从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诗教。于是诗教、兴邦及亮嗣、延登、壮丽辈交章力攻。诗教谓嘉遇不得考选，故挟私狂逞。嘉遇言：“诗教于从哲，一心拥戴，相倚为奸。凡枚卜、考选诸大政，百方挠阻，专务壅蔽，遏绝主聪。遂致纲纪不张，戎马驰突，臣窃痛之。今内治尽坏，纵日议兵食、谈战守，究何益于事？故臣为国击奸，冀除祸本，虽死不避，尚区区计升沉得丧哉！”

时兴邦以右给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辽东底宁，从优叙录。至是以嘉遇连劾，吏部遂立擢为太常少卿。嘉遇益愤，疏言：“四路奏功，兴邦必将预其赏。则今日事败，兴邦安得逃其罚？且不罚已矣，反从而超陟之。是臣弹章适为荐剡，国家有如是法纪哉！”疏奏，诸御史复合词攻嘉遇。嘉遇复疏言：“古人有云，见无礼于君者逐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教、兴邦谓臣不得台谏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所言，是考选予夺，二臣实专之。此无礼于君者一。事宁优叙，非明旨乎？乃竟蔑而弃之。此无礼于君者二。魏光国疏论诗教，为通政沮格。

夫要截实封者斩。自来奸臣不敢为，而诗教为之。此无礼于君者三。二奸每事请托，一日以七事属职方郎杨成乔。成乔不听，遂逐之去。诗教以旧憾欲去其乡知府，考功郎陈显道不从，亦逼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

此无礼于君者四。有臣如此，臣义岂与俱生哉！”

先是，三党诸魁交甚密，后齐与浙渐相贰。布衣汪文言者，素游黄正宾、于玉立之门，习知党人本末。后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诸党人所为，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齐、楚则应兵。成功之后，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构也。”

遂多方设奇间之，诸人果相疑。而邹之麟既见恶齐党，亦交斗其间。扬言齐人张凤翔为文选，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于是齐、浙之党大离。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诗教辈亦窘。而浙人唐世济、董元儒遂助嘉遇排击。自是亓、赵之势顿衰，兴邦竟不果迁，自引去。时论快焉。

光宗立，嘉遇乞改南部，就迁吏部员外郎。天启中，赵南星秉铨，召为考功员外郎，改文选署选事。时左光斗、魏大中以嘉遇与之麟、韩敬同年相善，颇疑之。

已，见嘉遇公廉，亦皆亲善。及陈九畴劾谢应祥，语连嘉遇，镌三级，调外，语具南星传。未几，党人张讷诬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寻锻炼光斗、大中狱，诬嘉遇尝行贿。逮讯论徒，愤恨发病卒。崇祯初，赠太常少卿。

赞曰：李植、江东之诸人，风节自许，矫首抗俗，意气横厉，抵排群枉，迹不违乎正。而质之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义，不能无疚心焉。“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圣人所为致慨于末世之益衰也。

##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傅好礼 姜志礼 包见捷 田大益 冯应京（何栋如 王之翰 卞孔时）吴宗尧 吴宝秀 华钰（王正志）

傅好礼，字伯恭，固安人。万历二年进士。知泾县，治最，入为御史。尝陈时政，请节游宴，停内操，罢外戚世封，止山陵行幸，又上崇实、杜渐诸疏。语皆剀直。巡按浙江。岁大侵，条上荒政。行部湖州，用便宜发漕折银万两，易粟振饥民。

改按山东。泰安州同知张寿朋当贬秩，文选郎谢廷寀用为永平推官，谓州同知六品，而推官七品也。好礼驰疏劾其非制，廷寀坐停俸，寿朋改调。好礼寻谢病归。召进光禄少卿，改太常。时税使四出，海内骚然。二十六年冬，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好礼极论其害，因言：“自朝鲜用兵，畿民富者贫，贫者死，思乱已久，奈何又虐征。国家纵贫，亦不当头会箕敛，括细民续命之脂膏；况奸徒所得千万，输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为之。”

奏入，四日未报，复具疏请。帝大怒，传旨镌三级，出之外。大理卿吴定疏救。帝益怒，谪好礼大同广昌典史，定镌三级，调边方。言官复交章论救，斥定为民。既而帝思好礼言，下其疏，命厂卫严缉，逮礼等二十八人诏狱，其害乃除。好礼之官，未几，请急归。家居十五年卒。天启中，赠太常卿。

姜志礼，字立之，丹阳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历建昌、衢州推官，入为大理评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瘐死，疏言：“犴狴之间，一日毙十五人。积日而计，亦何纪极！又况海内小民，罹灾寝而转死沟壑，及为矿税所罗织、貂珰所攫噬、含冤毕命者，又复何限！乞亟为矜宥，勿久淹系，且尽除矿税，毋使宵人窃弄魁柄，贼虐丞黎。”不报。历刑部员外，出为泉州知府，迁广东副使，并有声。进山东右参政，分守登、莱。福王封国河南，诏赐田二百万亩，跨山东、湖广境。既之国，遣中贵徐进督山东赋，势甚张。志礼抗疏曰：“臣所辖二郡，民不聊生，且与倭邻，不宜有籓府庄田以扰兹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余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赐田二万顷，延连数十郡者乎？继此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请，将予之乎，不予之乎？况国祚灵长，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请，臣恐方内土田，不足共诸籓分裂也。”帝大怒，贬三秩为广西佥事。久之，迁江西参议。

天启三年，由浙江副使入为尚宝少卿，寻进卿。河南进玉玺，魏忠贤欲志礼疏献之。

志礼不可。忠贤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诏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夺。崇祯初，复官。志礼性淳朴，所居多政绩，亦以行谊称于乡。

包见捷，云南临安卫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屡迁都给事中。奸人李本立请采珠广东，帝命中官李敬偕往。见捷极言其害，不听。时小人蜂起言利。千户李仁请税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主簿田应璧请卖两淮没官余盐，令税使鲁保兼理。见捷等并力争。顷之，令道、保节制有司。见捷又陈不便者数事。皆不报。益都知县吴宗尧劾税使陈增不法，见捷因请尽罢矿税。无已，先撤增还。未几，天津税使王朝死，见捷请勿遣代。忤旨，切责。以马堂代朝。见捷又劾堂、保及浙江刘忠。帝不纳，益遣高寀、暨禄、李凤榷税于京口、仪真、广东，并专敕行事。又以奸人阎大经言，命高淮征税辽东。见捷等累请停罢，至是言：“辽左神京肩臂，视他镇尤重。奸徒敢为祸首，陛下不惩以三尺，急罢开采，则辽事必不可为，而国步且随之矣。”辽东抚按及山海主事吴钟英相继争。皆不纳。时中外争矿税者无虑百十疏，见捷言尤数，帝心衔之。居数日，又率司官极论，乃谪见捷贵州布政司都事，余停俸一年。大学士沈一贯、给事中赵完璧等先后论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见捷寻引疾去。三十四年，起兴业知县。累迁太仆少卿。久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光宗即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官。

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远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钟祥知县。擢兵科给事中，疏论日本封贡可虞。又言：“东征之役，在将士，则当据今日之斩馘以论功；在主帅，则当视后日之成败以定议。”时韪其言。母丧除，起补户科。二十八年十月，疏言：“陛下受命日久，骄泰乘之，布列豺狼，殄灭善类，民无所措，靡不蓄怨含愤，觊一旦有事。愿陛下惕然警觉，敬天地，严祖宗，毋轻臣工，毋戕民命，毋任阉人，毋纵群小，毋务暴刻，毋甘怠荒，急改败辙，遵治规，用保祖宗无疆之业。”

未几，极陈矿税六害，言：

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供，反致缺损。即令有司威以刀锯，只足驱民而速之乱耳。此所谓敛巧必蹶也。

陛下尝以矿税之役为裕国爱民。然内库日进不已，未尝少佐军国之需。四海之人，方反脣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谓名伪必败也。

财积而不用，祟将随之。脱巾不已，至于揭竿，适为奸雄睥睨之资。此时虽家给人予，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谓贿聚必散也。

夫众心不可伤也。今天下上自簪缨，下至耕夫贩妇，茹苦含辛、搤諲侧目、而无所控诉者，盖已久矣。一旦土崩势成，家为仇，人为敌，众心齐倡，而海内因以大溃。此所谓怨极必乱也。

国家全盛二百三十余年，已属阳九，而东征西讨以求快意。上之荡主心，下之耗国脉。二竖固而良医走，死气索而大命倾。此所谓祸迟必大也。

陛下矜奋自贤，沈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药石之言，褎如充耳。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谓意迷难救也。

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则负陛下，陛下拒谏不纳，则危宗社。愿深察而力反之。

皆不报。明年，疏论湖广税监陈奉，救佥事冯应京。忤旨，切责。时武昌民以应京被逮，群聚鼓噪，欲杀奉，奉逃匿楚府以免。大益因上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衅自上开，愤由怨积，奈何欲涂民耳目，以自解释，谩曰权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抚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侦缓急，逾两月矣。四方观听，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旷然易虑，立罢矿税，以靖四方，奈何犹恋恋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为哉！今四方万姓，见陛下遇楚事而无变志，知祸必不解，必且群起为变。此时即尽戮诸珰以谢天下，宁有济耶？”帝怒，留中。

又明年迁兵科都给事中。时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大益力请简补，亦不听。

三十一年，江西税监潘相请勘合符牒勿经邮传。巡按御史吴达可驳之，不听。

大益复守故事力争，竟如相请。内使王朝尝言，近京采煤岁可获银五千，乃率京营兵劫掠西山诸处。煤户汹汹，朝以沮挠闻。有旨逮治，皆入都城诉失业状。沈一贯等急请罢朝，且拟敕谕抚按，未得命。大益言：“国家大柄，莫重于兵。朝擅役禁军，请急诛，为无将之戒。”御史沈正隆、给事中杨应文、白瑜亦疏谏。帝俱不纳。

俄用中官陈永寿奏，乃召朝还。辽东税监高淮拥精骑数百至都城。大益言：“祖制，人臣不得弄兵。淮本扫除之役，敢盗兵权，包祸心，罪当诛。”帝亦不问。

明年八月，极陈君德缺失，言：“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变异，罔不毕集。乃至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

天欲蹶我国家，章章明矣。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今圣谕补缺官矣，释系囚矣，然矿税不撤，而群小犹恣横，闾阎犹朘削，则百工之展布实难，而罪罟之罗织必众。缺官虽补，系囚虽释，曾何益哉！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居月余，复以星变乞固根本，设防御，罢矿税。帝皆不省。又明年，以久次添注太常少卿，卒官。

大益性骨鲠，守官无他营。数进危言，卒获免祸。盖时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

冯应京，字可大，盱眙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为户部主事。督蓟镇军储，以廉干闻。寻改兵部，进员外郎。二十八年，擢湖广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

绳贪墨，摧奸豪，风采大著。税监陈奉恣横，巡抚支可大以下唯诺惟谨，应京独以法裁之。奉掊克万端，至伐冢毁屋，刳孕妇，溺婴儿。其年十二月，有诸生妻被辱，诉上官。市民从者万余，哭声动地，蜂涌入奉廨，诸司驰救乃免。应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阳饷食而置金其中。应京复暴之，益惭恨。明年正月，置酒邀诸司，以甲士千人自卫，遂举火箭焚民居。民群拥奉门。奉遣人击之，多死，碎其尸，掷诸途。可大噤不敢出声，应京独抗疏列其十大罪。奉亦诬奏应京挠命，陵敕使。帝怒，命贬杂职，调边方。给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应京。帝益怒，除应京名。是时，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枣阳县知县王之翰亦忤奉被劾。

诏宅、之翰为民，栋如遣逮。俄以都给事中杨应文论救，遂并逮应京、宅、之翰三人。顷之，奉又诬劾武昌同知卞孔时抗拒，孔时亦被逮。

缇骑抵武昌，民知应京获重谴，相率痛哭。奉乃大书应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愤，聚数万人围奉廨，奉窘，逃匿楚王府，遂执其斥牙六人，投之江，并伤缇骑；詈可大助虐，焚其府门，可大不敢出。奉潜遣参随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杀数人，伤者不可胜计。日已晡，犹纷拏。应京囚服坐槛车，晓以大义，乃稍稍解散。奉匿楚府，逾月不敢出，亟请还京。大学士沈一贯因极言奉罪，请立代还。

言官亦争以为请。帝未许。俄江西税监李道亦奏奉侵匿状，乃召还，隶其事于承天守备杜茂。顷之，东厂奏缇骑有死者。帝愠甚，手诏内阁，欲究主谋。一贯言民心宜静，请亟遣重臣代可大拊循，因以侍郎赵可怀荐。帝乃褫可大官，令可怀驰往。

未至，可大已遣兵护奉行。舟车相衔，数里不绝。可怀入境，亦遣使护之。奉得迄逦去。

应京之就逮也，士民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既去，则家为位祀之。三郡父老相率诣阙诉冤，帝不省。吏科都给事中郭如星、刑科给事中陈维春更连章劾奉。帝怒，谪两人边方杂职，系应京等诏狱，拷讯久之不释。应京乃于狱中著书，昕夕无倦。三十二年九月，星变修省。廷臣多请释系囚，于是应京及宅、栋如获释。之翰先瘐死，而孔时系狱如故。

应京志操卓荦，学求有用，不事空言，为淮西士人之冠。出狱三年卒。天启初，赠太常少卿，谥恭节。

何栋如，无锡人。居官守正。既为奉所陷，襄阳人赴阙诉冤，不听。及出狱，削籍归，家居十七年。天启初，始起南京兵部主事。会辽阳陷，时议募兵，栋如自请行。遂赍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甫至而广宁复陷，又自请出关视形势。乃进太仆少卿，充军前赞画。栋如志锐而才疏。初在浙，不能无浮费。所募兵畏出关，多逃亡。及两疏论熊廷弼、王化贞功罪，给事中蔡思充、硃童蒙，御史陈保泰遂交章劾之。栋如疏辨，因请非时考察京官，用清朋党。朝贵大恨，遂下诏狱，榜掠备至。五年秋，坐赃戍滁阳。崇祯初，复官。致仕卒。

王之翰，绛州人。官枣阳。力阻开矿，遂被逮拷死。天启初，赠光禄少卿。

孔时既长系，廷臣救者数十上。帝皆不省。四十一年，万寿节，叶向高复以为言，乃削籍放还。熹宗立，起南京刑部员外郎。

吴宗尧，字仁叔，歙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益都知县。性强项。中官陈增以开矿至，诬奏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被逮削籍。守令多屈节如属吏，宗尧独具宾主礼。增党程守训，宗尧邑子也。宗尧恶其奸，不与通。驿丞金子登说增开孟丘山矿，宗尧叱其欺罔。子登惧，构于增。日征千人凿山，多捶死；又诬富民盗矿，三日捕系五百人。二十六年九月，宗尧尽发增不法事。帝得疏意动，持不下。会给事中包见捷极论增罪，请撤还。帝责增，令检下。见捷同官郝敬复请治增罪，帝乃不悦，责宗尧狂逞要名。已而山东巡抚尹应元劾增背旨虐民二十罪。帝遂发怒，切责应元，削宗尧籍。敬复抗疏谏，帝益怒，夺俸一年，并夺应元俸。增遂劾宗尧阻挠矿务，且令守训诬讦之。帝既遣逮治，御史刘景辰、给事中侯庆远争之，不听。

使者至，民大哗，欲杀增。宗尧行，民哭声震地。既至，下诏狱拷讯，系经年。礼部郎鲍应鰲等言于沈一贯曰：“南康守吴宝秀已得安居牖下，宗尧何独不然？”一贯揭入，即释为民，未几卒。天启时，赠光禄少卿，赐祭，录一子。

吴宝秀，字汝珍，平阳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大理评事。历寺正，出为南康知府。湖口税监李道横甚，宝秀不与通。漕舟南还，乘风扬帆入湖口。道欲榷其货，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遣吏捕漕卒，宝秀拒不发。道怒，劾宝秀及星子知县吴一元、青山巡检程资阻挠税务，诏俱逮治。给事中杨应文等请下抚按公勘。大学士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国子祭酒方从哲等交章为言，俱不报。宝秀妻陈氏恸哭，请偕行，宝秀不可。乃括余赀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为路费。”夜自经死。宝秀至京，下诏狱。大学士赵志皋上言：“顷臣卧病，闻中外人情汹汹，皆为矿税一事。南康守吴宝秀逮系时，其妻至投缳自尽，阖郡号呼，几成变乱。事关民生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将去之身，隐默而不言。”星子民陈英者，方庐墓，约儒士熊应凤等走京师，伏阙讼冤，乞以身代。于是抚按及南北诸臣论救者疏十余上，帝皆不省。一日，司礼田义汇诸疏进御前，帝怒掷地。义从容拾起，复进之，叩首曰：“阁臣跪候朝门外，不奉处分不敢退。”帝怒稍平，取阅阁臣疏，命移狱刑部。皇太后亦闻陈氏之死，从容为帝言。至九月，与一元等并释为民。归家，逾年卒。

初，南康士民建祠，特祀陈氏，后合宝秀祀之。天启中，赠太仆少卿，赐祭，录其一子。

华钰，字德夫，丹徒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荆州推官。税监陈奉仆直驰府署中，钰笞之。奉佯谢，衔之刺骨。奉所受敕止江税，乃故移之市，又倍蓰征之。

稍与辨，辄殴击破面。商贾怖匿，负担者不敢出其途。钰白御史严戢，奉益恨。奉欲榷沙市税，沙市人群起逐之，奉疑钰所使。已，欲榷黄州团风镇税，复为镇民所逐，奉又疑经历车任重教之。遂上疏极论钰、任重阻挠罪，并及巡按御史曹楷、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焕、荆门知州高则巽等数十人。帝切责楷，贬商耕等三人官，钰、任重皆被逮。时二十七年八月也。既至，下镇抚狱讯治，俾引御史楷。

钰坚不承，系狱中。初，吴宗尧、吴宝秀皆不久即释。帝欲痛折辱以惧之，于是钰与冯应京、王正志等先后十余人悉长系。廷臣论救章数上，皆不报。狱中有鸟，形类鹤而小，怪鸣，则逮者至。一夕，鸟鸣甚哀。钰起坐俟之，则应京至。居久之，语钰以主静穷理之学，日相与研究。三十二年六月，长陵灾，肆赦，钰与任并释为民。家居四年卒。天启中，赠尚宝少卿，赐祭，录一子。

王正志，祥符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除富平知县。二十八年，税使梁永、赵钦肆虐，正志捕其党李英，杖杀之，因极论二人不法罪。钦亦以李英事讦奏，帝怒，命逮之。给事中陈惟春言正志劾钦罪多，宜提讯；钦所劾正志事宜下抚按核实，免其逮系。御史李时华亦言近日所逮吴应鸿、劳养魁、蔡如川、甘学书及正志等，俱宜敕下抚按勘虚实，不得以一人单词枉害良善。皆不报。未几，梁永亦讦正志。帝命诸抗违欺隐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宦官盆张，长吏皆丧气。正志系诏狱四年，三十一年夏，瘐死。天启时，赠祭，廕子，皆视钰。

自矿税兴，中使四出，跆藉有司。谤书一闻，驾帖立下。二十四年，则辽东参将梁心；二十五年，则山东福山知县韦国贤；二十六年，则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二十七年，则江西南康知府吴宝秀、星子知县吴一元、山东临清守备王炀；二十八年，则广东新会在籍通判吴应鸿，举人劳养魁、钟声朝、梁斗辉，云南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及正志；二十九年，则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枣阳知县王之翰、武昌同知卞孔时、江西饶州通判陈奇可；三十年，则凤阳临淮知县林錝；三十四年，则陕西咸阳知县宋时际；三十五年，则陕西咸宁知县满朝荐；三十六年，则辽东海防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皆幽系诏狱，久者至十余年。炀、应鸿、获阳毙狱中，其他削籍、贬官有差。至士民幽系死亡者，尤不可胜纪也。

赞曰：神宗二十四年，军府千户仲春请开矿助大工，遂命户部锦衣官各一人同仲春开采。给事中程绍言嘉靖中采矿，费帑金三万余，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因罢其役。给事中杨应文继言之。皆不纳。由是卑秩冗僚，下至市井黠桀，奋起言利。而珰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至三十三年乃罢。嗣是军兴征发，加派再三。府库未充，膏脂已竭，明室之亡，于是决矣。

## 列传一百二十六

李成梁（子如松 如伯 如桢 如樟 如梅） 麻贵（兄锦）

李成梁，字汝契。高祖英自朝鲜内附，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遂家焉。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家贫，不能袭职，年四十犹为诸生。巡按御史器之，资入京，乃得袭。积功为辽东险山参将。隆庆元年，士蛮大入永平。成梁赴援有功，进副总兵，仍守险山。寻协守辽阳。三年四月，张摆失等屯塞下，成梁迎击斩之，歼其卒百六十有奇。馀众远徙，遂空其地。录功，进秩一等。四年九月，辛爱大入辽东。

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擢成梁署都督佥事代之。当是时，俺答虽款塞，而插汉部长土蛮与从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从弟暖兔、拱兔，子卜言台周，从子黄台吉势方强。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佐之。东则王杲、王兀堂、清佳砮、杨吉砮之属，亦时窥塞下。十年之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大将皆战死。成梁乃大修戎备，甄拔将校，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军声始振。

明年五月，敌犯盘山驿，指挥苏成勋击走之。无何，土蛮大入。成梁遇于卓山，麾副将赵完等夹击，断其首尾。乘胜抵巢，馘部长二人，斩首五百八十余级。进署都督同知，世廕千户。又明年十月，土蛮六百骑营旧辽阳北河，去边二百余里，俟众集大举，成梁击走之。万历元年，又击走之前屯。已，又破走之铁岭镇西诸堡。

增秩二等。朵颜兀鲁思罕以四千骑毁墙入，成梁御却之。

建州都指挥王杲故与抚顺通马市。及是，诱杀备御裴承祖，成梁谋讨之。明年十月，杲复大举入。成梁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参将曹簠挑战。

诸军四面起，敌大奔，尽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数栅，矢石雨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诸将继之。杲走高台，射杀志文。

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馘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进左都督，世廕都指挥同知。杲大创，不能军，走匿阿哈纳寨。曹簠勒精骑往，杲走南关。都督王台执以献，斩之。

三年春，土蛮犯长勇堡，击败之。其冬，炒花大会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暖兔、拱兔、堵剌儿等二万余骑，从平虏堡南掠。副将曹簠驰击，遂转掠沈阳。见城外列营，乃据西北高墩。成梁邀战，发火器。敌大溃，弃辎重走。追至河沟，乘胜渡河，击斩以千计。加太子太保，世廕锦衣千户。明年，黑石炭、大委正营大清堡边外，谋锦、义。成梁率选锋驰二百里，逼其营，攻破之。杀部长四人，获级六十有奇。五年五月，士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明年正月，速把亥纠土蛮大入，营劈山。成梁驰至丁字泊，敌方分骑绕墙入。成梁夜出塞二百里，捣破劈山营，获级四百三十，馘其长五人。加太保，世廕本卫指挥使。三月，游击陶承喾击敌长定堡，献馘四百七十有奇。帝已告谢郊庙，大行赏赉，廕成梁世指挥佥事。有言所杀乃土蛮部曲，因盗牛羊事觉，惧罪来归，承喾掩杀之。给事中光懋因请治承喾杀降罪，御史勘如懋言。兵部尚书方逢时，督抚梁梦龙、周咏先与承喾同叙功，力为解。卒如御史奏，尽夺诸臣恩命。六月，敌犯镇静堡，复击退之。十二月，速把亥、炒花、暖兔、拱兔会土蛮黄台吉，大、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太等三万余骑壁辽河，攻东昌堡，深入至耀州。成梁遣诸将分屯要害以遏之，而亲提锐卒，出塞二百余里，直捣圜山。斩首八百四十，及其长九人，获马千二百匹。敌闻之，皆仓皇走出塞。论功，封宁远伯，岁禄八百石。是时，土蛮数求贡市，关吏不许，大恨。七年十月，复以四万骑自前屯锦川营深入。成梁命诸将坚壁，自督参将杨粟等遏其冲。会戚继光亦来援，敌遂退。俄又与速把亥合壁红土城，声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锦、义。成梁逾塞二百余里，直抵红土城，击败之，获首功四百七十有奇。

迤东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宽奠，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明年三月，以六百骑犯叆阳及黄冈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奠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捷闻，并录红土城功，予成梁世袭。其秋，兀堂复犯宽奠，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土蛮数侵边不得志，忿甚，益征诸部兵分犯锦、义及右屯、大凌河。以城堡坚，不可克，而成梁及蓟镇兵亦集，乃引去。无何，复以二万余骑从大镇堡入攻锦州。

参将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将周之望、王应荣出战，颇有斩获。矢尽，皆战死。敌乃分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成梁驰援，始出境。九年正月，土蛮复与黑石炭，大、小委正，卜言台周，脑毛大，黄台吉，以儿邓，暖兔，拱兔，炒户儿聚兵塞下，谋入广宁。成梁帅轻骑从大宁堡出。去塞四百余里，至袄郎兔大战。自辰迄未，敌不支，败走。官军将还，敌来追。成梁逆击，且战且行。先后斩首三百四十，及其长八人。录功，增岁禄百石，世廕一等。四月，黑石炭、以儿邓、小歹青、卜言兔入辽阳。副将曹簠追至长安堡，遇伏，失千总陈鹏以下三百十七人，马死者四百六十匹，遂大掠人畜而去。簠等下吏，成梁不问。十月，土蛮复连速把亥等十余万骑攻围广宁，不克，转掠团山堡、盘山驿及十三山驿，攻义州。成梁御却之。十年三月，速把亥率弟炒花、子卜言兔入犯义州。成梁御之镇夷堡，设伏待之。速把亥入，参将李平胡射中其胁，坠马，苍头李有名前斩之。寇大奔，追馘百余级。炒花等恸哭去。速把亥为辽左患二十年，至是死。帝大喜，诏赐甲第京师，世廕锦衣指挥使。

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以王台献其父，尝欲报之。王台死，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获马五百。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去。成梁从抚顺出塞百余里，火攻古勒塞，射死阿台。连破阿海寨，击杀之，献馘二千三百。杲部遂灭。录功，增岁禄百石，世廕指挥佥事。

北关清佳砮、杨吉砮素仇南关。王台没，屡侵台季子猛骨孛罗，且藉土蛮、暖兔、慌忽太兵侵边境。其年十二月，巡抚李松使备御霍九皋许之贡市。清佳砮、杨吉砮率二千余骑诣镇北关谒。松、九皋见其兵盛，谯让之，则以三百骑入。松先伏甲于旁，约二人不受抚则砲举甲起。顷之，二人抵关，据鞍不逊，松叱之，九皋麾使下，其徒遽拔刀击九皋，并杀侍卒十余人。于是军中砲鸣，伏尽起，击斩二人并其从骑，与清佳砮子兀孙孛罗、杨吉砮子哈儿哈麻尽歼焉。成梁闻砲，急出塞，击其留骑，斩首千五百有奇。余众刑白马，攒刀，誓永受约束，乃旋师。录功，增岁禄二百石，改前廕指挥佥事为锦衣卫指挥使。方成梁之出塞也，炒花等以数万骑入蒲河及大宁堡。将士防御六日，始出塞。

十三年二月，把兔儿欲报父速把亥之怨，偕从父炒花、姑婿花大纠西部以儿邓等以数万骑入掠沈阳。既退，驻牧辽河，声犯开原、铁岭。成梁与巡抚李松潜为浮桥济师，逾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帐。寇已先觉，整众逆战。成梁为叠阵，亲督前阵击，而松以后阵继之，斩首八百有奇。捷闻，增岁禄百石，改廕锦衣指挥使为都指挥使。其年五月，敌犯沈阳，伏精骑塞下，诱官军。游击韩元功追袭之，败死。闰九月，诸部长复犯蒲河，杀裨将数人，大剽掠，而西部银灯亦窥辽、沈。成梁令部将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捣破银灯营，斩首一百八级。诸部长闻之，始引去。十四年二月，士蛮部长一克灰正纠把兔儿、炒花、花大等三万骑，约土蛮诸子共驰辽阳挟赏。成梁侦得之，率副将杨燮，参将李宁、李兴、孙守廉以轻骑出镇边堡。昼伏夜行二百余里，至可可毋林。大风雷，敌不觉。既至，风日晴朗，敌大惊，发矢如雨。将士冒死陷阵，获首功九百，斩其长二十四人。其年十月，敌七八万骑犯镇夷诸堡，阅五日始去。十五年春，东西部连营入犯。其秋八月，复以七八万骑犯镇夷堡。十月，把汉大成纠土蛮十万骑由镇夷、大清二堡入，数日始出。

北关既被创，后清佳砮子卜寨与杨吉砮子那林孛罗渐强盛，数与南关虎儿罕子歹商构兵。成梁以南关势弱，谋讨北关以辅翊之。明年五月，率师直捣其巢。卜寨走，与那林孛罗合，凭城守。城四重，攻之不下。用巨砲击之，碎其外郛，遂拔二城，斩馘五百余级。卜寨等请降，设誓不复叛，乃班师。

十七年三月，敌犯义州，复入太平堡，把总硃永寿等一军尽没。九月，脑毛大合白洪大、长昂三万骑复犯平虏堡，备御李有年、把总冯文升皆战死，成梁选锋没者数百人。敌大掠沈阳蒲河、榆林，八日始去。明年二月，卜言台周，黄台吉，大、小委正结西部叉汉塔塔儿五万余骑复深入辽、沈、海、盖。成梁潜遣兵出塞袭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乃报首功二百八十，得增禄廕。土蛮族弟士墨台猪借西部青把都、恰不慎及长昂、滚兔十万骑深入海州。成梁不敢击，纵掠数日而去。十九年闰三月，成梁乘给事侯先春阅视，谋邀捣巢功，使副将李宁等出镇夷堡潜袭板升，杀二百八十人。师还遇敌，死者数千人。成梁及总督蹇达不以闻。巡按御史胡克俭尽发其先后欺罔状，语多侵政府。疏虽不行，成梁由是不安于位。及先春还朝，诋尤力，帝意颇动。成梁再疏辞疾，言者亦踵至。其年十一月，帝竟从御史张鹤鸣言，解成梁任，以宁远伯奉朝请。明年，哱拜反宁夏，御史梅国桢请用成梁，给事中王德完持不可，乃寝。

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

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大者进官廕子，小亦增俸赉金。恩施优渥，震耀当世。而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共为蒙蔽，督抚、监司稍忤意，辄排去之，不得举其法。先后巡按陈登云、许守恩廉得其杀降冒功状，拟论奏之，为巡抚李松、顾养谦所沮止。既而物议沸腾，御史硃应毂、给事中任应徵、佥事李琯交章抨击。事颇有迹，卒赖奥援，反诘责言者。及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相继谢政，成梁失内主，遂以去位。

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又转相掊克，士马萧耗。迨成梁去辽，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

二十九年八月，马林获罪。大学士沈一贯言成梁虽老，尚堪将兵。乃命再镇辽东，年已七十有六矣。是时，土蛮、长昂及把兔儿已死，寇钞渐稀。而开原、广宁之前复开马、木二市。诸部耽市赏利，争就款。以故成梁复镇八年，辽左少事。以阅视叙劳，加至太傅。

当万历初元时，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剌佃，险山堡于宽佃，沿江新安四堡于长佃、长岭诸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于朝，报可。自是生聚日繁，至六万四千余户。

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悬难守，与督、抚蹇达、赵楫建议弃之，尽徙居民于内地。

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复逃人功，增秩受赏。兵科给事中宋一韩力言弃地非策。巡按御史熊廷弼勘奏如一韩言，一韩复连章极论。

帝素眷成梁，悉留中不下。久之卒，年九十。

弟成材，参将。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总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参将。

如松，字子茂，成梁长子。以父廕为都指挥同知，充宁远伯勋卫。骁果敢战，少从父谙兵机。再迁署都督佥事，为神机营右副将。万历十一年，出为山西总兵官。

给事中黄道瞻等数言如松父子不当并居重镇，大学士申时行请保全之，乃召佥书右府。寻提督京城巡捕。给事中邵庶尝劾如松及其弟副总兵如柏不法，且请稍抑，以全终始，不纳。十五年，复以总兵官镇宣府。巡抚许守谦阅操，如松引坐与并。参政王学书却之，语不相下，几攘臂。巡按御史王之栋因劾如松骄横，并诋学书，帝为两夺其俸。已复被论，给事中叶初春请改调之，乃命与山西李迎恩更镇。其后，军政拾遗，给事中阅视，数遭论劾。帝终眷之，不为动，召佥书中府。

二十年，哱拜反宁夏，御史梅国桢荐如松大将才，其弟如梅、如樟并年少英杰，宜令讨贼。乃命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即以国桢监之。武臣有提督，自如松始也。已命尽统辽东、宣府、大同、山西诸道援军。六月抵宁夏。如松以权任既重，不欲受总督制，事辄专行。兵科许弘纲等以为非制，尚书石星亦言如松敕书受督臣节度，不得自专，帝乃下诏申饬。先是，诸将董一奎、麻贵等数攻城不下。

如松至，攻益力。用布囊三万，实以土，践之登，为砲石所却。如樟夜攀云梯上，不克。游击龚子敬提苗兵攻南关，如松乘势将登，亦不克，乃决策水攻。拜窘，遣养子克力盖往勾套寇，如松令部将李宁追斩之。已，套寇以万余骑至张亮堡。如松力战，手斩士卒畏缩者，寇竟败去。水侵北关，城崩。如松及萧如薰等佯击北关诱贼，而潜以锐师袭南关，攀云梯而上。拜及子承恩自斩叛党刘东旸、许朝乞贷死。

于是如松先登，如薰及麻贵、刘承嗣等继之，尽灭拜族。录功，进都督，世廕锦衣指挥同知。

会朝鲜倭患棘，诏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克期东征。弟如柏、如梅并率师援剿。如松新立功，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故事，大帅初见督师，甲胄庭谒，出易冠带，始加礼貌。如松用监司谒督抚仪，素服侧坐而已。十二月，如松至军，沈惟敬自倭归，言倭酋行长愿封，请退平壤迄西，以大同江为界。如松叱惟敬憸邪，欲斩之。参谋李应试曰：“藉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如松以为然，乃置惟敬于营，誓师渡江。

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师次肃宁馆。行长以为封使将至，遣牙将二十人来迎，如松檄游击李宁生缚之。倭猝起格斗，仅获三人，余走还。行长大骇，复遣所亲信小西飞来谒，如松慰遣之。六日，次平壤。行长犹以为封使也，踔风月楼以待，群倭花衣夹道迎。如松分布诸军，抵平壤城，诸将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

是夜，袭如柏营，击却之。明旦，如松下令诸军无割首级，攻围缺东面。以倭素易朝鲜军，令副将祖承训诡为其装，潜伏西南。令游击吴惟忠攻迄北牡丹峰。而如松亲提大军直抵城下，攻其东南。倭砲矢如雨，军少却。如松斩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钩梯直上。倭方轻南面朝鲜军，承训等乃卸装露明甲。倭大惊，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将杨元等军自小西门先登，如柏等亦从大西门入。火器并发，烟焰蔽空。

惟忠中砲伤胸，犹奋呼督战。如松马毙于砲，易马驰，堕堑，跃而上，麾兵益进。

将士无不一当百，遂克之。获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风月楼。夜半，行长渡大同江，遁还龙山。宁及参将查大受率精卒三千潜伏东江间道，复斩级三百六十。乘胜逐北。十九日，如柏遂复开城。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复。酋清正据咸镜，亦遁还王京。

官军既连胜，有轻敌心。二十七日再进师。朝鲜人以贼弃王京告。如松信之，将轻骑趋碧蹄馆。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围数重。如松督部下鏖战。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挥李有声殊死救，被杀。如柏、宁等奋前夹击，如梅射金甲倭坠马，杨元兵亦至，斫重围入，倭乃退，官军丧失甚多。会天久雨，骑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汉水，联营城中，广树飞楼，箭砲不绝，官军乃退驻开城。二月既望，谍报倭以二十万众入寇。如松令元军平壤，扼大同江，接饷道；如柏等军宝山诸处为声援；大受军临津；留宁、承训军开城；而身自东西调度。闻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积粟数十万，密令大受率死士从间焚之。倭遂乏食。

初，官军捷平壤，锋锐甚，不复问封贡事。及碧蹄败衄，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刍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于是惟敬款议复行。四月十八日，倭弃王京遁，如松与应昌入城，遣兵渡汉江尾倭后，将击其惰归。倭步步为营，分番迭休，官军不敢击。倭乃结营釜山，为久留计。时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封贡，议撤兵，独留刘綎拒守。如松乃以十二月班师。论功，加太子太保，增岁禄百石。言者诋其和亲辱国，屡攻击之。帝不问。

二十五年冬，辽东总兵董一元罢，廷推者三，中旨特用如松。言路复交章力争，帝置不报。如松感帝知，气益奋。明年四月，土蛮寇犯辽东。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死。帝痛悼，令具衣冠归葬，赠少保、宁远伯，立祠，谥忠烈。以其弟如梅代为总兵官，授长子世忠锦衣卫指挥使，掌南镇抚司，仍充宁远伯勋卫，复廕一子本卫指挥使，世袭。恤典优渥，皆出特恩云。世忠未久卒，无子。弟显忠由廕历辽东副总兵，当嗣爵，朝臣方恶李氏，无为言者。至崇祯中，如松妻武氏诉于朝。

章下部议，竟寝。后庄烈帝念成梁功，显忠子尊祖得嗣宁远伯。闯贼陷京师，遇难。

如柏，字子贞，成梁第二子。由父廕为锦衣千户。尝与客会饮，砲声彻大内，下吏免官。再以廕为指挥佥事。数从父出塞有功，历密云游击，黄花岭参将，蓟镇副总兵。万历十六年，御史任养心言：“李氏兵权太盛。姻亲厮养分操兵柄，环神京数千里，纵横蟠据，不可动摇。如柏贪淫，跋扈尤甚。不早为计，恐生他变。”

帝乃解如伯任。于是成梁上书乞罢，并请尽罢子弟官，帝慰留不许。久之，起故官，署宣府参将。引疾归。

如松之御倭朝鲜也，诏如柏署都督佥事，先率师赴援。既拔平壤，如柏疾趋开城，攻克之，斩首百六十有奇。师旋，进都督同知，为五军营副将。寻出为贵州总兵官。二十三年，改镇宁夏。著力兔犯平虏、横城，如伯邀之，大获，斩首二百七十有奇。进右都督。再以疾归，家居二十余年。会辽东总兵官张承廕战殁，文武大臣英国公张惟贤等合疏荐如柏，诏以故官镇辽东。蒙古炒花入犯，督诸将击却之。

始成梁、如松为将，厚畜健儿，故所向克捷。至是，父兄故部曲已无复存，而如柏暨诸弟放情酒色，亦无复少年英锐。特以李氏世将，起自废籍中。顾如柏中情怯，惟左次避敌而已。我大清师临河，如柏故引军防懿路。及杨镐四路出师，令如柏以一军出鸦鹘关。甫抵虎拦路，镐闻杜松、马林两军已覆，急檄如柏还。大清哨兵二十人见之，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如柏军大惊，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御史给事中交章论劾，给事中李奇珍连疏争尤力。帝终念李氏，诏还候勘。既入都，言者不已。如柏惧，遂自裁。

如桢，成梁第三子。由父廕为指挥使。屡加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尝掌南、北镇抚司，提督西司房，列环卫者四十年。最后，军政拾遗，部议罢职，章久留不下。

如桢虽将家子，然未历行阵，不知兵。及兄如柏革任，辽人谓李氏世镇辽东，边人惮服，非再用李氏不可，巡抚周永春以为言。而是时如柏兄弟独如桢在，兵部尚书黄嘉善遂徇其请，以如桢名上，帝即可之。时万历四十七年四月也。

如桢藉父兄势，又自以锦衣近臣，不肯居人下。未出关，即遣使与总督汪可受讲钧礼，朝议哗然，嘉善亦特疏言之。如桢始怏怏去。既抵辽，经略杨镐使守铁岭。

铁岭故李氏宗族坟墓所在。当如柏还京，其族党部曲高赀者悉随之而西，城中为空。

后镐以孤城难守，令如桢还屯沈阳，仅以参将丁碧等防守，力益弱。大清兵临城，如桢拥兵不救，城遂失。言官交章论列，经略熊廷弼亦论如桢十不堪，乃罢任。天启初，言者复力攻，下狱论死。崇祯四年，帝念成梁勋，特免死充军。

如樟，亦由父廕，历都指挥佥事。从兄如松征宁夏，先登有功，累进都督佥事。

历广西、延绥总兵官。

如梅，字子清。亦由父廕，历都指挥佥事。从兄如松征日本，却敌先登。屡迁辽东副总兵。二十四年，炒花、卜言兔将入犯，如梅谋先袭之。督部将方时新等出塞三百里，直捣其庐帐，斩首百余级而还。明年，如梅与参政杨镐谋复从镇西堡出塞，潜袭敌营，失利，损部将十人，士卒百六十人。如梅以血战重创，免罪。

日本封事败，其年八月，进署都督佥事，充御倭副总兵，赴朝鲜援剿，时麻贵三路进师，令如梅将左军，与右军共攻蔚山。如梅偕参将杨登山骑兵先进，设伏海滨，而令游击摆赛以轻骑诱贼，斩首四百有奇，余贼遁归岛山。副将陈寅冒矢石奋呼上，破栅两重。至第三栅，垂拔，杨镐为总理，宿与如梅昵，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鸣金收军。翊日，如梅至，攻之，不能拔。已而贼援至，如梅军先奔，诸军亦相继溃。赞画主事丁应泰劾镐，并劾如梅当斩者二，当罪者十，帝不纳。旋用为御倭总兵官。会其兄如松战殁，即命如梅驰代之。逾年，坐拥兵畏敌，劾罢。久之，起佥书左府。四十年，镐巡抚辽东，力荐如梅为帅。不得，至以死争。给事中麻僖、御史杨州鹤力持不可，乃止。

成梁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风，其次称如梅。然躁动，非大将才，独杨镐深信。后复倚任其兄如柏，卒以致败。

麻贵，大同右卫人。父禄，嘉靖中为大同参将，从镇帅刘汉袭板升，大获。俺答围右卫，禄与副将尚表固守，乘间击斩其部长，寇乃引退。辛爱犯京东，禄以宣府副总兵入卫，与子游击锦并有却敌功。

贵由舍人从军，积功至都指挥佥事，充宣府游击将军。隆庆中，迁大同新平堡参将。寇大入，掠山阴、怀仁、应州。将吏并获罪，独贵与兄副将锦拒战有功，受赏。万历初，再迁大同副总兵。十年冬，以都督佥事充宁夏总兵官。无何，徙镇大同。时诸部纳款久，撦力克袭封顺义王，奉中国益虔。贵频以安边劳蒙赐赉。

十九年，为阅视少卿曾乾亨所劾，谪戍边。明年，宁夏哱拜反。廷议贵健将知兵，且多畜家丁，乃起戍中为副将，总兵讨贼。屡攻城不克。其五月，哱拜以套寇五百骑围平虏堡，贵选精卒三百间道驰却之。俄以总督魏学曾命抚著力兔、银定、宰僧于横城，啖以重利，皆不应，贵乃还攻城。宁夏总兵董一奎攻其南，固原总兵李昫攻其西，故总兵刘承嗣攻其北，牛秉忠攻其东，贵以游兵主策应。哱拜自北门出战，将往勾套部，贵逐之入城，别遣将马孔英、麻承诏等击套寇援兵，俘斩百二十人。拜初与套部深相结，诸部长称之为王。日坐著力兔帐中，主筹画，至是不敢复出。俄朝命萧如薰代董一奎，尽将诸道援兵，以贵为副。而李如松军亦至，攻益急。贼奉黄金、绣蟒于卜失兔等，请急徇灵州，先据下马关，沮饷道。卜失兔与庄秃赖果合兵犯定边，而宰僧从花马池西沙湃入。贵迎击，挫宰僧于石沟。会董一元捣土昧巢，诸部长俱解去。贼复乞援于著力兔，拥众大入。如松率劲骑迎战张亮堡，自卯迄巳，敌锐甚。会贵及李如樟等兵至，夹击之，寇乃却。逐北至贺兰山，获首级百二十余。持示贼，贼益汹惧。无何城破，贼尽平。贵以功增秩，子予。寻擢总兵官，镇守延绥。

二十二年七月，卜失兔纠诸部深入定边，营张春井。贵乘虚捣其帐于套中，斩首二百五十有奇。还自宁塞，复邀其零骑。会寇留内地久，转掠至下马关。宁夏总兵萧如薰不能御，总督叶梦熊急檄贵赴援。督副将萧如兰等连战晒马台、薛家洼，斩首二百三十有奇，获畜产万五千。帝为告庙宣捷，进署都督同知，予世廕。明年，卜失兔复入塞，掠八日而还。顺义王撦力克约之纳款，不从，复拟大入。贵勒兵万五千人：游击阎逢时等出红山为中军，参将师以律等出高家堡、神木、孤山为左军，参将孙朝梁等出定边、安边、平山为右军，而自以大军当一面。衔枚疾趋，逾塞六十里。寇莫知所防，大溃。俘斩四百有奇，获马驼牛羊千五百。再进秩，予廕。寻以病归。

二十五年，日本封事败，起贵备倭总兵官，赴朝鲜。已，加提督，尽统南北诸军。贵驰至王京，倭已入庆州，据闲山岛，围南原。守将杨元遁，全州守将陈愚衷亦遁，倭乘势逼王京。贵别遣副将解生守稷山，朝鲜亦令都体察使李元翼出忠清道遮贼锋。生颇有斩获功，参将彭友德亦破贼青山。倭将行长退屯井邑，清正还庆州。

经略邢玠、经理杨镐先后至，分兵三协：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贵与镐督左右协兵专攻清正。策驻宜宁，东援两协，西扼行长。诸军至庆州，倭悉退屯蔚山，如梅诱败之。清正退保岛山，筑三砦自固。游击茅国器率死士拔其砦，斩馘六百五十，诸军遂进围其城。城新筑以石，坚甚，将士仰攻多死。围十日，倭袭败生兵。明年正月二日，行长来援，九将兵俱溃。贼张旗帜江上，镐大惧，仓皇撤师，以捷奏。既而败状闻，帝罢镐，责贵以功赎。与刘綎、陈璘、董一元分四路。

贵居东，当清正，数战有功。会平秀吉死，官军益力攻。十一月，清正先遁，贵遂入岛山、西浦，诸路共俘斩二千二百有奇。明年三月，旋师。进右都督，予世廕。

三十八年，命贵镇辽东。泰宁炒花素桀骜，九子各将兵，他部宰赛、暖兔又助之。边将畏战，但以增岁赏为事，寇益无所忌。明年，临边要赏，将士出不意击之，拔营遁，徙额力素居焉。其地忽天鸣地震，炒花惊惧，再徙渡老河，去边几四百里，其第三子色特哂之，南移可可毋林，伺隙入犯。贵伏兵败之，追北至白云山，斩馘三百四十有奇。色特愤，谋复仇。纠宰赛、以儿邓，皆不应。乃东纠卜言顾、伯要儿，西纠哈剌汉乃蛮，合犯清河，皆溃。以儿邓等惧，代炒花求款，边境乃宁。明年，插汉虎墩兔以三万骑入掠穆家堡。御之，败去。其夏，贵引病乞罢，诏乘传归。

贵果毅骁捷，善用兵，东西并著功伐。先后承特赐者七，锡世廕者六。及殁，予祭葬。称一时良将焉。

兄锦，少从父行阵，有战功。累官千总，协守大同右卫。千户魏昂者，坐罪亡入沙漠，引寇至城下，挟取妻子，锦伏甲擒之。俺答围城，数突围，城卒完。寻以杀人，并父夺官下吏。当事以塞上方用兵，而锦父子兄弟并敢战，曲法贷之。屡迁宣府游击将军。以勤王功，进秩一等，迁大同参将。隆庆初，进本镇副总兵，从赵岢出塞败寇兵，与弟贵并有保境功。俺答纳款，锦招塞外叛人归者甚众。万历五年，擢山西总兵官。寻改镇宣府，卒。

锦子承勋，辽东副总兵，都督佥事，南京后府佥书。从子承恩，都督同知，宣府、延绥、大同总兵官。更历诸镇，以勇力闻。后起援辽东，屡退避，下狱当死。

诏纳马八百匹免罪，其家遂破。承诏，宁夏参将。从平哱拜有功。后为苍头所弑。

承训，蓟镇副总兵。承宣，洮、岷副总兵。承宗，辽东副总兵。天启初，战死沙岭。

麻氏多将才。人以方铁岭李氏，曰“东李西麻”。

赞曰：自俺答款宣、大，蓟门设守固，而辽独被兵。成梁遂擅战功，至剖符受封，震耀一时，倘亦有天幸欤！麻贵宣力东西，勋阀可称。两家子弟，多历要镇，是以时论以李、麻并列。然列戟拥麾，世传将种，而恇怯退避，隳其家声。语曰“将门有将”，诸人得无愧乎！

##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张臣（子承廕 孙应昌 全昌 德昌） 董一元（王保） 杜桐 （弟松子文焕 孙弘域） 萧如薰 达云（尤继先） 官秉忠 柴国柱 李怀信

张臣，榆林卫人。起行伍，为队长。蹻捷精悍，搏战好陷坚。从千总刘朋守黄甫川。朋遇寇丧马被围，臣单骑驰救，射中其魁，夺马载朋归，由此知名。旋代朋职，屡战跨马梁、李家沟、高家堡、田家梁、西红山，并有功，迁宣府膳房堡守备。

寇尝大入，环攻堡，欲生得臣。臣召麾下酌水为酒，欢呼歌饮，寇莫测所为，不敢登。臣夜决围出，取他道以归。上官壮之，擢延绥入卫游击将军。

隆庆元年九月，土蛮大入昌黎、抚宁、乐亭、卢龙，游骑至滦河。诸将莫敢战，臣独勒兵赴之。辽帅王治道曰：“敌众我寡，往必无利。”臣不顾，率所部千人擐甲直驰，呼声震山谷，寇以数骑尝，奋前斩之。追至棒槌崖，斩首百十余级，坠崖死伤者无算。事宁，蓟镇诸将悉获罪，臣以功增秩二级。无何，寇潜入场子岭，参将吴昂被杀，命臣代之。寻进副总兵，领总督标下事，改守蓟镇西协。

万历初，录秋防功，进署都督佥事。炒蛮潜入古北口，参将范宗儒追至十八盘山，战殁，余众被围。臣急偕游击高廷礼等驰救，寇始去，坐镌一秩。五年春，以总兵官镇守宁夏。顺义王俺答报怨瓦剌，欲取道贺兰，臣不可，俺答恚，语不逊。

臣夜决汉、唐二渠水，道不通，复陈兵赤水口，俺答乃从山后去。三岁互市，毋敢哗者。阅边给事中以苛礼责望，劾罢之。

十一年，小阿卜户犯黑峪关，守将陈文治以下俱逮系。诏起臣副总兵，驻守马兰峪。会朵颜长昂屡扰边，蓟镇总兵官杨四畏不能御，乃调四畏保定，而徙臣代之。

长昂雅惮臣，使其从母土阿、妻东桂款关乞降，乃抚赏如初。猛可真者，俺答弟老把都弃妾也，坐与小阿卜户犯黑峪关，罢岁赏。既纳款，复猖獗，以谩词报边臣，而令大嬖只代为谢罪。大嬖只者，顺义王乞庆哈弃妾也。臣等测其诈，令将士出塞捕二十三人，系之狱，令还我被掠人。猛可真以所爱者五人在俘中，许献还所掠，亲叩关索故赏。臣等并召大嬖只入演武场，谯责甚厉。两妇叩头请死，乃贷之。先后献还八十余人，中有被拘数十年者。臣以功纪录优叙。寻进署都督同知，召佥书左府事。出为陕西总兵官，镇守固原。

十八年春，移镇甘肃。火落赤犯洮、河，卜失兔将往助之，其母泣沮，不从，遂携妻女行，由永昌宋家庄穴墙入。臣逆战水泉三道沟，手格杀数人，夺其坐纛。

卜失兔及其党炒胡儿并中流矢走，臣亦被创。将士斩级以百数，生获其爱女及牛马羊万八百有奇。卜失兔仰天大恸曰：“伤哉我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也。”自是不敢归巢，与宰僧匿西海。已，属宰僧谢罪，其母及顺义王亦代为言，乃还其女，而使归套。臣以功进秩为真。

时诸部长桀骜甚，经略郑洛专主款。臣以为不足恃，上书陈八难、五要。大略云：边薄兵寡，饷绌寇骄，诸部顺逆难明，宜复额兵，严勾卒，足粮饷，分敌势，明赏罚。且以创重乞归，帝不许。后二年，谢病去。臣更历四镇，名著塞垣，为一时良将。

子承廕，由父廕积功至延绥副总兵。勇而有谋，尤精骑射，数鏖战未尝挫衄。

万历三十七年，代王威为延绥总兵官。沙计及猛克什力数犯边。是年冬，复犯波罗、神木。承廕邀却之，追斩八十余人。沙计欲修贡，守臣恶其反覆，拒之，益徙近边，以数千骑犯双山堡。承廕击走之，俘斩百二十有奇。四十年，沙计复入塞。承廕遮击之响水，斩首百七十余级。积前功，进署都督同知，世廕本卫副千户。是岁，辽东总兵官麻贵罢，敕承廕驰代之。蟒金诸部近宁前，守将祖天寿间出猎，被围曹庄，将士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余人，天寿以数骑免。事闻，论死。承廕初抵任，获免。敖克等犯中后所，拒斩其二长，余走出塞。时虎墩兔、炒花、暖兔、宰赛逼处辽境，无岁不犯边。承廕未至时，虎墩兔以三万骑犯穆家堡，参将郎名忠等遏斩其四十余骑。及再举，守将梁汝贵袭破其营。已而乃蛮诸部连犯中后所、连山驿，副总兵李继功等力战，殪其魁，徐引去。自是虎墩兔所属贵英哈等三十余部悉奉约束，辽西得少安。承廕旋以病去。甫岁余，起守蓟镇。未至，复改镇辽东。

四十六年四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拔抚顺，巡抚李维翰趣承廕赴援。承廕急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诸营并发，次抚顺。承廕据山险，分军三，立营浚濠，布列火器。甫交锋，大清兵蹴之，大溃。承廕、世芳皆战死。廷相、汝贵已溃围出，见失主将，亦陷阵死。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举朝震骇。

既而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连失，诏逮维翰，赠承廕少保，左都督，立祠曰精忠，世廕指挥佥事。廷相以下，赠廕有差。

承廕子应昌、全昌、德昌。应昌嗣祖臣职，当为指挥佥事。以父阵亡，增三秩为都司佥书，经略杨镐用为左翼游击。四路出师，使从李如柏。天启元年，迁大同井坪参将，调延绥。二年秋，河套入犯，不能御，免归。督师孙承宗召置麾下，命驻锦州。承宗去，高第尽撤松、锦守具，应昌亦归。

崇祯二年，总督杨鹤檄应昌署定边镇将事。河套入寇，击斩百二十余级，擢昌平副总兵，鹤遂荐应昌以副将镇定边。四年春，神一元陷保安，应昌偕左光先破斩一元。其弟一魁代领其众，围庆阳。应昌及杜文焕趋战，围始解。不沾泥围米脂，应昌偕王承恩击走之。杨鹤抚一魁，处之宁塞，而杀其党茹成名。贼党张孟金、黄友才惧，挟一魁以叛。延绥巡抚张福臻令应昌及马科击之，斩首千七百余级。友才走，一魁守不下。其冬，洪承畴代鹤，命参政戴君恩、总兵曹文诏同应昌讨之。数败贼，贼弃城走。文诏偕应昌击败之驸马沟。明年春，应昌擒友才。混天猴陷宜君、鄜州，袭靖边，应昌追败之，射伤贼将白广恩。八月，山西总兵官马士麟病免，擢应昌都督佥事代之。言者谓宁武卒善逃，宜令应昌率所部三千人以从，报可。王之臣陷临县。其地倚黄云山，榆林河水出焉，入于黄河。城三面峭壁，西阻水。巡抚许鼎臣、总督张宗衡督兵攻。贼与土寇田福、田科等相倚，久不拔。会王自用陷辽州，逼会城。鼎臣还，专以恢复责应昌。六年春，贼约福劫官军，抚标中军陈国威因伪称之臣往逆，斩福头悬城下，急击，贼始降。

应昌在关中，威名甚著。及是选懦逗挠，务与贼相避。总督宗衡五檄之不赴，奏诸朝，限应昌与文诏三月平贼。应昌避贼不击，杀良民冒功，为巡按御史李嵩、兵科祝世美所劾。帝乃遣近侍为应昌内中军。七月，部卒溃鸣谦驿。监视中官刘允中劾其避贼，帝犹贷之，令会剿畿南贼。久之，击贼平山，伪报首功，连为允中及巡按御史冯明玠、真定巡抚周堪赓所劾，帝令图功自赎。七年春，追贼灵宝，稍有功。已，击贼均州五岭山，败绩。身中一矢，退还河南。其弟全昌为宣府总兵官。

宣府有警，令应昌援，又无功，命解职候勘。

八年，洪承畴出师河南，令率私家士马以从。三月，抵信阳。会贼大入秦，承畴命应昌及邓、尤翟文防汉江南北。死，承畴以贼必由凤县栈道直入略阳，改命应昌、翟文自郧阳转赴兴安、汉中，以会左光先、赵光远诸军。至六月，艾万年、曹文诏相继战殁，贼尽趋西安，承畴急檄应昌及光先还救。八月，李自成陷咸阳。

越二日，应昌、光先兵至，击斩四百四十余级，获军师一人。及全昌兵败陷贼，其溃卒归关中，掠沿河州县。山西巡抚吴甡请令应昌收置麾下，应昌已得疾，不能军。

无何卒。

全昌由廕叙，历官灵州参将。崇祯四年，与同官赵大胤击点灯子于中部，已，连战合阝阳、韩城，首功多。巡抚练国事请加二将副将衔。大胤驻耀州、富平间，扼贼西路；全昌驻韩城、合阝阳间，扼贼东路。五年七月，代应昌为定边副总兵。

曹文诏追贼陇州、平、凤界，全昌及马科率千人应之，殄灭殆尽。

明年五月，擢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宣府。应昌方镇山西，兄弟接壤为大帅。明年七月，大清兵西征插汉，旋师入其境。攻围龙门、新城、赤城，克保安州，薄镇城，全昌婴城固守。已而大清兵西行，全昌进兵应州。帝以其孤军，敕吴襄、尤世威赴援，不应。全昌至浑源，以捷闻，还军葛峪、羊房口。襄等复不援。

八月，大清兵再入其境。闰八月四日，克万全右卫，他城堡多失守。既解严，兄应昌以罪解职，命全昌并将其军。兵科常自裕言文臣张宗衡等重论，而武臣轻贷，非法。于是全昌与文诏并戍边。用山西巡抚吴甡请，命全昌、文诏为援剿总兵官，与猛如虎等大破高加计。

八年春，会洪承畴于汝宁，击败汝州贼。俄西入关，与祖大弼败贼泾阳。未几，败贼醴泉。五月，与贺人龙败老回回于秦王岭。寻解凤翔围，走贼秦州，败之张家川。已而都司田应龙、张应龙战死，艾万年、曹文诏相继殁，官军益衰，贼尽趋西安。承畴急檄全昌及曹变蛟先赴渭、华格其前，亲督军尾其后，却贼红乡沟，贼乃南入商、雒。承畴又命全昌及赵光远提兵三千截潼关大峪口，部卒大哗，阑入荥泽，劫库杀人。河南巡抚玄默请急援卢氏，不听。光远擅归关中，全昌迤逦至颍州。九月中，追蝎子塊于沈丘瓦店，战败被执，贼挟之攻蕲、黄。全昌因代贼求抚，总理卢象升不许，责全昌丧师辱国，曰“贼果欲降，可灭其党示信”。贼不听命。久之，全昌脱归，谒象升阳和。象升令募兵山、陕。寻荐之朝，令赴军前立功，帝不许。

十年四月，以杨嗣昌言逮付法司，谪戍边卫。

德昌，崇祯初为清水营守备。三年夏，剿王嘉胤被伤，坐夺官。久之，起历保定参将，连破土寇仁义王。十四年春，总督杨文岳命从虎大威以五千人援开封，不敢进。其冬，擢保定副总兵，仍从文岳，数有功。十六年卒。赠特进荣禄大夫，左都督。

董一元，宣府前卫人。父旸，嘉靖中为宣府游击将军。俺答犯滴水崖，力战死。

赠官锡廕，春秋世祀。兄一奎，都督佥事。历镇山西、延绥、宁夏三边，以勇敢著。

一元勇如兄，而智略过之。嘉靖时，历蓟镇游击将军。土蛮、黑石炭等以万余骑犯一片石，总兵官胡镇御之，一元功最，超俸三级，迁石门寨参将。隆庆初，破敌棒槌崖，功复最。再进二级，迁副总兵，驻防古北口。移守宣府。万历十一年，以都督佥事为昌平总兵官，寻徙宣府。十五年，徙蓟州。久之，劾罢。郑洛经略洮、河，命一元练兵西宁。火落赤入犯，一元击之西川，多所斩获。寻以副总兵协守宁夏，擢延绥总兵官。哱拜之乱，套中诸部长悉助之。一元乘其西掠，轻骑捣土昧巢，获首功百三十，驱其畜产而还，寇内顾引去。进署都督同知，入为中府佥事。

辽东自李成梁后，代以杨绍勋，一岁三失事。尤继先继之，半岁病去。廷议择帅，乃以命一元。泰宁速把亥为官军所杀，其次子把兔儿常欲复仇。从父炒花及姑婿花大助之，势益强。西部卜言台周，故插汉土蛮子也，部众十余万，与把兔儿东西相倚，数侵边。至是卜言合一克灰正、脑毛大诸部，声犯广宁。而把兔儿以炒花、花大、暖兔、伯言儿之众营旧辽阳，将入掠镇武、锦、义。一元与巡抚李化龙策曰：“卜言虽众，然去边远，我特患把兔儿及炒花耳。今其众不过万骑，破之则西部将不战走。”乃遣副将孙守廉驰右屯御西部，而亲将大军匿镇武外，为空营待之。寇骑驰入营，大笑，以为怯，乃深入。官军忽从中起，奋呼陷阵，自午至酉。寇大奔，逐北七十余里，至白沙埚。俘斩五百四十有奇，获马驼二千计。伯言儿中矢死，把兔儿亦伤，余众终夜驰，天明驻马环哭。其明日，卜言台周入右屯，攻五日夜。守廉等固守，乃引去。时二十二年十月也。捷闻，帝大喜，祭告郊庙，宣捷行赏，进一元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廕本卫世指挥使。兵部尚书石星以下亦进秩有差。

伯言儿最忄票悍，诸部倚以为强。尝诱杀庆云守备王凤翔，坐革岁赏。至是被歼，诸部为夺气，其部下遂纳款。把兔儿、炒花及卜言台周、瓜兔儿、歹青复临边驻牧，期以明年正月略辽、沈东西。一元虑岁晏不备，为寇所乘，乃先西巡以遏其锋。化龙亦留弱卒广宁，数西发以疑寇。一元提健卒，踏冰渡河，监军杨镐与之俱。

度墨山，天大雪，将士气益奋。行四百里，三日夜乃抵其巢。斩首百二十级，获牛马甲仗无算，全师而还。把兔儿以镇武创重，叹曰：“我竟不获报父仇乎？”未几死，其众散乱，诸部悉远遁。一元以功进世廕二秩。久之，以病归，命王保代。

朝鲜再用师，诏一元隶总督邢玠麾下，参赞军事。寻代李如梅为御倭总兵官。

时兵分四路。一元由中路，御石曼子于泗州，先拔晋州，下望晋，乘胜济江，连毁永春、昆阳二寨。贼退保泗州老营，攻下之，游击卢得功阵殁。前逼新寨。寨三面临江，一面通陆，引海为濠，海艘泊寨下千计，筑金海、固城为左右翼。一元分马步夹攻。步兵游击彭信古用大棓击寨，碎其数处。众军进逼贼濠，毁其栅。忽营中砲裂，烟焰涨天。贼乘势冲击，固城援贼亦至。骑兵诸将先奔，一元亦还晋州。事闻，诏斩游击马呈文、郝三聘，落信古等职，充为事官；一元亦夺宫保，贬秩三等。

会关白死，倭遁走。石曼子为陈璘所歼，一元得还故秩，赉银币。久之卒。一元历镇冲边，并著劳绩。与麻贵、张臣、杜桐、达云为边将选云。

王保，榆林卫人。骁勇绝伦，起行伍，积功为延绥参将。万历十六年，迁延绥、定边副总兵。十九年冬，擢署都督佥事，充昌平总兵官，寻改山西。蓟镇总兵官张邦奇被劾，命保与易任。自嘉靖庚戌后，蓟镇重于他镇。穆宗有诏，获大小部长者破格酬，他镇不得比。迨俺答款塞，宣、大、山西三镇烽烟寂然。陕西四镇以火落赤败盟，始复用兵，然寇弱易御。独泰宁、插汉诸部时时犯辽东。而蓟门密迩王畿，与辽帅俱慎选。以保有威望，用之。朵颜长昂当张臣镇蓟时纳款。居五六年，复连寇石门路、木马峪、花场谷，遂罢其市赏。后偕银灯寇山海关。已，又驰喜峰口要赏。邦奇佯许增市，诱杀其通事二十五人。长昂益怒，犯大青山。顷之，遣其党小郎儿等潜伏喜峰口，射杀侦卒。会保已至，遂擒之。长昂每资小郎儿筹策，惧而谢罪，献还被掠人畜，保乃释还小郎儿。长昂补五贡，边吏始补二赏，互市如初。御史陈遇文援穆宗诏以请，进保署都督同知，副将张守愚以下皆进秩。

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调攻朝鲜，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

保诱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廕子。督抚孙幰、李颐等亦进官受赐，时论尤之。

二十三年冬，顺义王撦力克弟趕兔率三军犯白马关及东西台，为守备徐光启、副将李芳春、戴延春所却。明年秋，复偕部长倒布犯黑谷顶，败而去。保度其再至，分营开连口及横河儿。寇果驰横河。官军夜半疾抵石塘岭，袭其营。寇大惊溃，乘势追出塞。其冬，复犯罗文峪，败去。诏代一元镇辽东。朝鲜再用师，敕保防海，卒于海州。赠左都督。

子学书，宣府总兵官。学时、学礼并副总兵。学书既里居，守榆林城，拒李自成，不屈死。

杜桐，字来仪，昆山人，徙延安卫。万历初，由世廕累官清水营守备，以谋勇著。迁延绥入卫游击将军，改古北口参将。用总督梁梦龙荐，擢延绥副总兵。十四年，就拜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

时卜失兔以都督同知为套中主，威令不行，其下各雄长，志常叵测。朔漠素无痘症，自嘉靖庚戌深入石州，染此症，犯者辄死。打儿汉者，卜失兔祖吉能部落也，数将命奉贡，累官指挥同知。一日，互市还，与其侪秃退台吉等俱染痘死。秃退子阿计疑边吏其父，思乱。及卜失兔西助火落赤共扰河西，诸部遂蠢动。十九年冬，打儿汉子土昧与他部明安互市讫，复临边要赏，声犯内地。桐与巡抚贾仁元计先出兵袭之。乃令参将张刚自神木，游击李绍祖自孤山，桐率轻骑自榆林，三道并出。

遇寇力战，大破之，斩首四百七十余级，馘明安而还。延绥自吉能纳款，塞上息肩二十年，自此兵端复开。明安子摆言太日思报复，寇钞无已时矣。桐先被劾罢，以是役功，超授右都督，佥书后府。

二十一年，以总兵官镇保定。二十四年，徙延绥。明年，再徙镇宁夏。著力兔、宰僧入犯，逆战水塘沟，俘斩百二十。寇益纠诸部连犯平虏、兴武，桐督诸将马孔英、邓凤、萧如蕙等连破之，斩首二百余级。而延绥将士亦数捣巢，诸部长惧，乞款，词甚哀。三十年，二镇抚臣孙维城、黄嘉善协谋抚之，乃复贡市。论功，文臣自内阁以下悉进官。桐以先去职，但赉银币，许复用而已。久之，卒于家。桐自偏裨至大帅，积首功一千八百，时服其勇。

弟松，字来清。有胆智，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累功为宁夏守备。万历二十二年，卜失兔掠张春井，大入下马关。松偕游击史见、李经以二千余骑邀击马莲井，小胜，误入伏中，见战死，松、经皆重伤，士卒死过半。麻贵援军至，松复裹创力战，寇始败走。时松已进游击将军，论功迁延绥参将。贵大举捣巢，松以右军出清平塞，多所斩获，进副总兵。寻以本官改宁夏东路。松为将廉，尚气不能容物。尝因小忿，雉发为僧，部议听其归。寻起孤山副总兵。三十三年，擢署都督佥事，代李如樟镇延绥。明年，套寇犯安边、怀远，松大破之，改镇蓟州。

三十六年夏，代李成梁镇辽东。十二月，败敌连山驿。赖晕歹者，朵颜长昂子也。狡黠为边患。与从父蟒金潜入蓟镇河流口，大掠去。复结黄台吉谋犯喜峰口。

松受总督王象乾指，潜捣黄台吉帐，以牵蓟寇。乃从宁远中左所夜驰至哈流兔，掩杀拱兔部落百四十余级。以大捷闻，邀重赏。副使马拯谓拱兔内属，不当剿，彼且复仇，与松相讦。松忿，邀赏愈急，诏予之。拱兔果以无罪见剿怒，小歹青又数激之，乃以五千骑攻陷大胜堡，执守将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凌河，肆焚掠。游击于守志遇于山口，大败，死千余人，守志亦重创。松驻大凌河，不敢救。辽人多咎松，朝议谓松前仅抵锦州边十里，未尝出塞，所杀乃保塞部落，悉缚杀之，非阵斩。松愈忿，言抚按诸臣附会马拯，害其奇功。自提兵出塞，将捣巢以雪前耻，而所得止五级，士马多陷大凌河。松益惭愤，数欲自经，尽焚其铠胄器仗，置一切疆事弗问。

兵部以闻，乃勒松归里，而以王威代之。

松既废，时多惜其勇，然恶其偾事，无推毂之者。至四十三年，河套寇大入，令松以轻骑捣火落赤营。获首功二百有奇，复叙用。逾二年，蓟、辽多事，特设总兵官镇山海关，以松任之。四十六年，张承廕战殁，诏松驰援辽阳。明年二月，杨镐议四路出师。以抚顺最冲，令松以六万兵当之，故总兵赵梦麟、保定总兵王宣为佐。期三月二日抵二道关，会李如柏等并进。松勇而无谋，则愎使气。二十九日夜，出抚顺关，日驰百余里，抵浑河。半渡，河流急，不能尽渡。松醉趣之，将士多溺河中。松遂以前锋进，连克二小砦，松喜。三月朔，乘势趋撒尔湖谷口。时大清方筑城界凡山上，役夫万五千，以精骑四百护之。闻松军至，精骑则尽伏谷口以待。

松军过将半，伏兵尾击之，追至界凡渡口，与筑城夫合据山旁吉林崖。明日，松引大军围崖，别遣将营撒尔湖山上。松军攻崖，方战，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续遣二旗兵趋界凡以为援，而遣六旗兵攻松别将于撒尔湖山。明日，六旗兵大战，破撒尔湖山军，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驰下击松军，二旗兵亦直前夹击，松兵大败，松与梦麟、宣皆殁于阵。横尸亘山野，流血成渠。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还。时车营五百尚阻浑河，而松已败。顷之，马林、刘綎两军亦败，独李如柏一军遁还。事闻，朝议多咎松轻进。天启初，赠少保左都督，世廕千户，立祠赐祭。宣亦赠官，立祠，世廕指挥佥事。宣，榆林人。梦麟，见父岢传。

桐子文焕，字弢武。由廕叙，历延绥游击将军，累进参将、副总兵。四十三年，擢署都督佥事、宁夏总兵官。延绥被寇，文焕赴救，大破之。明年，遂代官秉忠镇延绥。屡败寇安边、保宁、长乐，斩首三百有奇。西路火落赤、卜言太惧，相率降。

沙计数盗边，为文焕所败，遂纳款。既而复与吉能、明爱合，驻高家、柏林边，要封王、补赏十事。文焕袭其营，斩首百五十。火落赤诸部落攒刀立誓，献罚九九。

九九者，部落中罚驼马牛羊数也。已，沙计又伏兵沙沟，诱杀都指挥王国安，纠猛克什力犯双山堡，复犯波罗。文焕击破之，追奔二十余里。当是时，套寇号十万。

然其众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及千骑，屡不得志。沙计乃与吉能、明爱、猛克什力相继纳款，延绥遂少事。文焕寻以疾归。

天启元年，再镇延绥。诏文焕援辽，文焕乃遣兵出河套，捣巢以致寇。诸部大恨，深入固原、庆阳，围延安，扬言必缚文焕，掠十余日始去。命解职候勘。奢崇明围成都，总督张我续请令文焕赴救。至则围已解，偕诸军复重庆。崇明遁永宁，文焕顿不进。寻擢总理，尽统川、贵、湖广军。度不能制贼，谢病去。坐延绥失事罪，戍边。七年，起镇宁夏。宁、锦告警，诏文焕驰援，俄令分镇宁远。进右都督，调守关门。寻引疾去。

崇祯元年，录重庆功，廕指挥佥事。三年，陕西群盗起，五镇总兵并以勤王行。

总督杨鹤请令文焕署延镇事，兼督固原军。数败贼，贼亦日益多。会山西总兵王国梁击王嘉胤于河曲，大败，贼入据其城。部议设一大将，兼统山、陕军协讨。乃令文焕为提督，偕曹文诏驰至河曲，绝饷道以困之。神一元陷宁塞，文焕家破。遂留文诏，令文焕西还。四年，御史吴甡劾其杀延川难民冒功，给事中张承诏复劾之，下狱褫职。十五年，用总督杨文岳荐，以故官讨贼。无功，复谢病归。

子弘域，天启初历延绥副总兵。七年夏，文焕援辽，即擢总兵官，代镇宁夏。

积资至右都督。崇祯中，提督池河、浦口二营练兵，遏贼南渡，颇有功。十三年，移镇浙江。寻谢病去。困变后，文焕父子归原籍昆山，卒。

萧如薰，字季馨，延安卫人。万历中，由世廕百户历官宁夏参将，守平虏城。

二十年春，哱拜、刘东旸据宁夏镇城反，谴其党四出略地。拜子承恩徇玉泉营，游击傅桓拒守，为其下所执。贼已徇中卫及广武，参将熊国臣等弃城奔，列城皆风靡。

贼党土文秀徇平虏，独如薰坚守不下。如薰妻杨氏，故尚书兆女也，贤而有智，赞夫死守，日具牛酒犒士。拜养子云最骁勇，引河套著力兔急攻。如薰伏兵南关，佯败，诱贼入，射云死，余众败去。又袭著力兔营，获人畜甚多。著力兔愤，复来攻，为麻贵所却，城获全。初，帝闻如薰孤城抗贼，大喜，厚赉银币，擢官副总兵。六月，遂以都督佥事为宁夏总兵官，尽统延绥、甘肃、固原诸援军。其秋，竟与李如松等共平贼，再进署都督同知，廕锦衣世指挥佥事；妻杨氏亦被旌。

二十二年八月，卜失兔西犯定边，阑入固原塞，副将姜直不能御，遂由沙梁聩墙入，直抵下马关，纵横内地几一月。如薰免官，直下吏。寻复以总兵官镇守固原。

套寇入犯，击却之。青海寇纠番族犯洮、岷，如薰及临洮总兵孙仁御之，擒斩三百四十有奇，抚叛番五千人，获驼马甲仗无算。再镇宁夏。银定、歹成数入犯，辄挫衄去。徙镇蓟州。久之，罢归。再起故官，镇延绥。

天启初，廷议京军不足用，召边将分营训练。如薰典神机营。陛见，帝赐食加奖劳焉。明年，出镇徐州。俄召还京，复以总兵官镇守保定。五年夏，魏忠贤党劾其与李三才联姻，遂夺职。祟祯初卒，赐恤如制。

如薰为将持重。更历七镇，所在见称。自隆庆后，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辇下视镇帅为外府。山人杂流，乞朝士尺牍往者，无不餍所欲。蓟镇戚继光有能诗名，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足军府。如薰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妻杨氏、继妻南氏皆贵家女，至脱簪珥供客犹不给。军中患苦之，如薰莫能却也。一时风会所尚，诸边物力为耗，识者叹焉。

如薰祖汉，凉州副总兵、都督佥事。父文奎，京营副将、都督同知。兄如兰，陕西副总兵、都督佥事，前府佥书；如蕙，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如芷，提督南京教场、都督佥事。

达云，凉州卫人。勇悍饶智略。万历中，嗣世职指挥佥事。擢守备，进肃州游击将军。炒胡儿入犯，偕参将杨浚击败之，迁西宁参将。永邵卜者，顺义王俺答从子也，部众强盛。先尝授都督同知，再进龙虎将军。自以贡市在宣府，守臣遇己厚，不可逞，乃随俺答西迎活佛，留据青海，与瓦剌他卜囊岁为西宁患。尝诱杀副将李魁。边臣不能报，益有轻中国心。二十三年九月九日，度将士必燕饮，拥劲骑直入南川。属番侦告，云设兵要害，令番人绕出朵尔硖口外，潜扼其背，而己提精卒二千与战。方合，伏忽起，寇首尾不相顾，番人夹击，大败之。云手馘其帅一人，斩首六百八十余级。其走峡外者，又为番人所歼。获驼马戎器无算。为西陲战功第一。

所馘把都尔哈，即前杀李魁者，其地即魁阵亡处，时又皆九月也。先是，副将李联芳为寇所杀，总兵尤继先生获其仇。边人以此二事为快。

云既胜，度寇必复至，厚集以待。逾月，寇果连真相、火落赤诸部，先围番剌卜尔寨以诱官军。番不能支，合于寇，寇遂逼西川。云督诸军营康缠沟，寇悉众围之，矢石如雨。云左右冲击，自辰至申，战数十合。寇死伤无算，乃以长枪钩杆专犯西宁军。西宁军坚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数十里而还。捷闻，帝大喜，遣官告郊庙，宣捷。大学士赵志皋以下悉进官。云擢都督同知，廕本卫世指挥使。寇岁掠诸番，番不敌则折而入寇。及寇败远徙，云急招番，复业者七千余户。永邵卜连犯明沙、上谷，云并击走之。初，南川奏捷，云已进副总兵，至是命以总兵官镇守延绥。

未几，镇甘肃。二十六年，永邵卜复犯西宁，参将赵希云等阵殁，云坐停俸。

甘、宁间有松山，宾兔、阿赤兔、宰僧、著力兔等居之，屡为两镇患。巡抚田乐决策恢复。云偕副将甘州马应龙、凉州姜河、永昌王铁塊等分道袭之。寇远窜，尽拔其巢，攘地五百里。云以功进右都督，廕世指挥佥事。无何，青海寇纠众分犯河西，五道俱有备，献首功百七十有奇。松山既复，为筑边垣，分屯置戍。录功进左都督。寇恋其故巢，乘官军撤防时潜兵入犯，云据险邀击之。寇大败，斩首百六十。加云太子少保。寇益纠其党犯镇番，云及诸将葛赖等大破之，斩首三百七十余级。帝为告庙，行赏，进云世廕二秩。寇复入犯，云破走之。是时，寇失松山，走据贺兰山。后连青海诸部寇钞不已，银定、歹成尤桀骜。三十三年，连营犯镇番。

云遣副将柴国柱击之，寇大败去。未几，青海寇复大入，将士分道遮击，生擒其长沙赖，余败奔。三十五年叙功，云增勋廕。是年，松山、青海二寇复连兵犯凉州，云逆战红崖，大获，斩首百三十有奇。

云为将，先登陷阵，所至未尝挫衄，名震西陲，为一时边将之冠。以秋防卒于军。赠太子太保。子奇勋，万历末为昌平总兵官。

尤继先，榆林卫人。万历中，积功为大同副总兵。十八年，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总兵李联芳等战死。诏进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代刘承嗣镇守固原。寇据莽剌、捏工二川，日蚕食番族，且扰西宁。闻官军大集，卜失兔又败于水泉，乃乘冰坚渡黄河北走，留其党可卜列、宗塔儿等五百余人牧莽剌川南山。南山即石门大山口，走乌思藏门户也。属番来告，继先乃令番以八百人前导，与故总兵承嗣、游击原进学、吴显等疾驰七百里，直抵南山。奋击，大破之，斩首百五十有奇。生获十二人。而拜巴尔的者，可卜列从子，前杀联芳，至是被擒。师旋，寇尾至撒川。

见有备，乃夜走。他寇犯镇羌、西宁、石羊亦俱败。火落赤遂徙帐西海。录功，进秩为真，增世廕一秩。寻以病归。起佥中军府事。

二十一年冬，为辽东总兵官。炒花二千骑入韩家路，继先督诸军奋击，寇乃去。

再引疾归。二十四年，起镇蓟州。自戚继光镇守十年，诸部虽叛服不常，然边警颇稀。寇尝一入青山口，辄败去。最后，长昂导班、白二部长入犯，道石门，阚山海关，京东民尽逃入通州。继先出关，寇已纵掠宁前去。总督蹇达怒继先不追击，而继先方收召降丁八百人，欲倚为用。达乃疏言番情难驭，恐遗后忧，请调继先别镇，俾降丁随往。部议以延绥杜松与易任，巡抚刘四科争之。达复疏言：“守边在自强，继先独言惟藉降丁。去岁出关，何竟不得降丁力？羽书狎至，边隘虚实，久为所窥。

呼吸变生，安所措手！”兵科宋一韩等力主达议，且劾继先他事。继先遂罢，卒于家。

继先眇一目，习兵敢战，时称“独目将军”。

官秉忠，榆林卫人。万历中起世廕，历官固原参将，擢宁夏、甘肃副总兵。尝与主将达云大破寇于红崖，银定、歹成屡被挫去。移守蓟镇东协，积功加署都督同知。四十年五月，擢总兵官，代张承廕镇延绥。套寇犯保宁，秉忠督参将杜文焕等败之白土涧。一日再捷，俘斩二百五十，馘其长十二人。无何，旗牌撒勒犯长乐，秉忠将轻骑追袭之。大获。猛克什力犯保宁，秉忠又破之。已而猛克挟赏不获，再寇保宁及怀远，秉忠随所向以劲骑遮击，先后斩首二百二十有奇。猛克及旗牌复以千余骑犯波罗，遥见保宁军，遂遁出塞。

吉能者，卜失兔子，为套中之主，士马雄诸部，见卜失兔袭顺义王，补其五年市赏，遂挟求封王，且还八年市赏。边臣不许，则大怨。会他部铁雷以痘疮死，妄言边吏毒杀之。而沙计盗边，又被衄去。吉能遂合套中诸部。大举入寇。东道高家、大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罗，西道砖井、宁塞，诸城堡尽被蹂躏。副将孙洪谟御之大柏油，中伏被围。游击万化孚等不救，士卒死伤过半，洪谟遂降。秉忠闻寇入，急遣游击张榜潜劫其营，又败，死四百余人。会故帅杜松、宁夏帅杜文焕援军至，并破敌，而秉忠所部亦有斩获，寇始退。然犹驻塞下，时钞掠。秉忠亦屡出袭击，多获首功，竟以前负被劾去官。方候代，沙计谋从双山、建安入犯，秉忠设伏待之。遂大败去，斩其首二百有奇。

四十六年，与刘綎、柴国柱等同被召，令佥书前府，寻赴援辽东。杨镐之四路出师也，令秉忠防守镇城。无何，辞疾归。久之卒。子抚民，亦为宁夏总兵官。

柴国柱，西宁卫人。万历中，由世廕历西宁守备。骁猛善射。从参将达云击寇南川，勇冠军。录功，进都指挥佥事。寇盗边，辄为国柱所挫。屡进凉州副总兵。

松山既复，方建堡置堠，寇数来扰，国柱频击却之。银定、歹成连兵寇镇番，国柱驰救，斩首二百有奇，获马驼甲仗无算。青海寇大掠镇羌、黑古城诸堡，守备杨国珍不能御，国柱急率游击王允中等击走之。银定、歹成复犯河西，国柱邀击，获首功百二十。擢署都督佥事，陕西总兵官。三十六年春，改镇甘肃。银定、歹成屡不得志，益寇钞永昌。国柱驰与大战，败之，追至麻山湖，斩首百六十有奇。其部落复入寇，守备郑崇雅等战殁，国柱坐夺俸一年。河套、松山诸部长合兵入寇，国柱檄诸将分道击，复斩首百六十。屡加右都督，世廕指挥佥事。久之，罢官。四十六年夏，召佥书都督府事。无何，代杜松镇山海关。松败殁，虎墩兔乘机犯边，国柱等力遏之。寻移镇沈阳。谢病归。天启初，追录边功，加左都督。卒，赐恤如制。

李怀信，大同人。由世廕历都指挥佥事，掌山西都司。廉勤，数被推荐。万历中，迁延绥中路参将，进定边副总兵。卜失兔、火落赤、铁雷、摆言太等岁扰边。

定边居延绥西，被患尤棘。怀信勇敢有谋，寇入辄败。其先后镇帅杜松、王威、张承廕、官秉忠又皆一时选，故边患虽剧，而士气不衰。四十三年，擢甘肃总兵官，延人为立生祠。松山寇入掠芦沟墩诸处，怀信邀击，大败之。斩首三百有奇，获驼马甲仗无算。已，复分三道犯镇番诸堡，怀信亦分遏之。寇引还，将士尾其后，获首功百九十有奇。自后寇入多失利去，威名著河西。先是，陕西止设四镇，自西宁多警，增设临洮总兵官，遂为五镇。然惟甘、延最当敌冲，故择帅常慎。而甘肃北有松山，南临青海，诸部落环居其外，尤难御。怀信在镇，边人恃以无恐。四十七年，辽东急，诏充援剿总兵官，驰赴辽东。时熊廷弼为经略，令怀信偕柴国柱、贺世贤以四万人守沈阳。暖兔、炒花谋入犯，廷弼急移怀信戍首山，寇不敢入。俄泛懿有警，檄怀信御却之。辽事益急，诸老将多引避。廷弼复负气凌诸将，怀信不能堪，亦坚卧引疾去。天启二年，起镇大同。明年罢。已，追录边功，进左都督。久之，卒于家。

赞曰：张臣诸人，勇略自奋，著效边陲，均一时良将选也。董一元白沙埚、墨山之捷，奇伟不下王越。至承廕与松，以将门子捐躯报国，视世所称“东李西麻”

者，相去何等也！

##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叶向高 刘一燝（兄一焜 一煜） 韩爌 硃国祚（硃国祯） 何宗彦 孙如游（孙嘉绩）

叶向高，字进卿，福清人。父朝荣，养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难，生道旁败厕中。数濒死，辄有神相之。举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改左中允，仍视司业事。二十六年，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矿税横行，向高上疏，引东汉西邸聚钱事为鉴，不报。寻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再陈矿税之害，又请罢辽东税监高淮，语皆切至。妖书狱兴，移书沈一贯力谏。一贯不悦，以故滞南京九年。后一贯罢，沈鲤亦去，硃赓独当国。帝命增阁臣。

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并命。

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锡爵坚辞不出。明年，首辅赓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

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党势渐成，而中官榷税、开矿，大为民害。帝又宠郑贵妃，福王不肯之国。向高用宿望居相位，忧国奉公，每事执争效忠荩。帝心重向高，体貌优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东宫辍讲者五年，廷臣屡请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择吉以请，亦不报。自是岁春秋必恳请，帝皆不纳。贵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发丧。向高以为言，乃发丧。而礼官上其仪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复争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国请，向高拟旨上。

帝不发，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请先饬仪卫舟车，帝不纳。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请，复谕改明春。已，忽传旨，庄田非四万顷不行，廷臣大骇。向高因进曰：“田四万顷，必不能足，之国且无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无有是事。曩惟世宗时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国，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报曰：“庄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谢，言：“皇考时，名位虽未正，然讲读不辍，情意通。今东宫辍讲八年，且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以故不能无疑。惟坚守明春期，而无以庄田藉口，天下疑自释。”帝报福王无一日两见事。

向高有裁断，善处大事。锦衣百户王曰乾者，京师奸人也，与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相讦告。刑官谳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砲上疏。刑官大惊，将拟曰乾死罪。

曰乾遂讦奏郑妃内侍姜严山与学等及妖人王三诏用厌胜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拥立福王。帝震怒，绕殿行半日，曰：“此大变事，宰相何无言？”内侍即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类往年妖书，然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具在，一讯即情得。

陛下当静处之，稍张皇，则中外大扰。至其词牵引贵妃、福王，尤可痛恨。臣与九卿所见皆同，敢以闻。”帝读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发。发则上惊圣母，下惊东宫，贵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天下帖然无事。”帝尽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贵妃终不欲福王之国，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寿，王宜留庆贺。帝令内阁宣谕。向高留上谕弗宣，请今冬预行庆寿礼，如期之国。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谕。向高言：“外廷喧传陛下欲假贺寿名留福王，约千人伏阙请。今果有此谕，人情益疑駴，将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静。圣母闻之，亦必不乐。且潞王圣母爱子，亦居外籓，何忄卷忄卷福王为？”因封还手谕。帝不得已从之，福王乃之国。

向高尝上疏言：“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其言绝痛切。帝知其忠爱，不能行。

初，向高入阁。未几，陈用人理财策，力请补缺官，罢矿税。见帝不能从，乃陈上下乖离之病。两疏乞罢，帝不允。向高自独相，即请增阁臣，帝不听。及吏部尚书孙丕扬以荐贤不用求去，向高特疏请留，亦不报，遂引疾。屡谕，乃出视事。

已，又言：“臣屡求去，辄蒙恩谕留。顾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国家治乱。今天下所在灾伤死亡，畿辅、中州、齐鲁流移载道，加中外空虚，人才俱尽。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则当行其言。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诚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余幸矣。”帝不省。

京师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帝亦不省。四十年春，向高以历代帝王享国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劝帝力行新政。因复以用人行政请，亦不报。向高志不行，无月不求去，帝辄优旨勉留。向高复言：“臣进退可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尽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先是，向高疾，阁中无人，章奏就其家拟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坚卧益久，即家拟旨如前，论者以为非体，向高亦自言其非，坚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鸿胪官慰留。至帝万寿节，始起视事。其后，向高主癸丑会试，章奏皆送闱中，尤异事云。

帝考选科道七十余人，命久不下。向高恳请数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击纷起。帝心厌之，章悉留中。向高请尽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纲。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责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补。向高请增置阁臣，章至百余上，帝始用方从哲、吴道南。

向高疏谢，因引退，优诏不允。

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国。向高乞归益数，章十余上。至八月，允其去。向高以三载考绩，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叙延绥战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一品三载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至是，命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赐白金百，彩币四，表里大红坐蟒一袭，遣行人护归。

向高在相位，务调剂群情，辑和异同。然其时党论已大起，御史郑继芳力攻给事中王元翰，左右两人者相角。向高请尽下诸疏，敕部院评曲直，罪其论议颠倒者一二人，以警其余，帝不报。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又争李三才之事，党势乃成。无锡顾宪成家居，讲学东林书院，朝士争慕与游。三才被攻，宪成贻书向高暨尚书孙丕扬，讼其贤。会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刘国缙以他过挂察典，乔应甲亦用年例出外，其党大哗。向高以大体持之，察典得无挠，而两党之争遂不可解。及后，齐、楚、浙党人攻东林殆尽。浸寻至天启时，王绍徽等撰所谓《东林点将录》，令魏忠贤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尝右东林，指目为党魁云。

向高归六年，光宗立，特诏召还。未几，熹宗立，复赐敕趣之。屡辞，不得命。

天启元年十月还朝，复为首辅。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

旋纳向高请，发帑金二百万，为东西用兵之需。

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冲年，不能辨忠佞。魏忠贤、客氏渐窃威福，构杀太监王安，以次逐吏部尚书周嘉谟及言官倪思辉等。大学士刘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复入，而一燝顾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奥穾不可知之地，其渐当防。”忠贤见向高疏刺己，恨甚。既而刑部尚书王纪削籍，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邹元标先后被攻致仕去。向高争不得，因请与元标同罢。

帝不听，而忠贤益恨向高。

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然犹数有匡救。给事中章允儒请减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论救者再，乃夺俸一年。御史帅众指斥宫禁，奄人请帝出之外，以向高救免。给事中傅櫆救王纪，将贬谪，亦以向高言仅夺俸。纪既罢去，御史吴甡、王祚昌荐之，部议以故官召。忠贤怒，将重谴文选郎，向高亦救免。给事中陈良训疏讥权奄，忠贤摘其疏中“国运将终”语，命下诏狱，穷治主使。向高以去就争，乃夺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贞论死，言官劝帝速决。向高请俟法司覆奏，帝从之。有请括天下布政司、府、州、县库藏尽输京师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籓库稍余。倘尽括之，猝有如山东白莲教之乱，何以应之？”帝皆不纳。

忠贤既默恨向高，而其时朝士与忠贤抗者率倚向高。忠贤乃时毛举细故，责向高以困之。向高数求去。四年四月，给事中傅櫆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权纳贿，命下文言诏狱。向高言：“文言内阁办事，实臣具题。光斗等交文言事暖昧，臣用文言显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宽其他，以消缙绅之祸。”因力求速罢。

当是时，忠贤欲大逞，惮众正盈朝，伺隙动。得櫆疏喜甚，欲藉是罗织东林，终惮向高旧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东林祸自此起。

至六月，杨涟上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向高谓事且决裂，深以为非。廷臣相继抗章至数十上，或劝向高下其事，可决胜也。向高念忠贤未易除，阁臣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乃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忠贤不悦，矫帝旨叙己功勤，累百余言。向高骇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为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忠贤虽愤，犹以外廷势盛，未敢加害。其党有导以兴大狱者，忠贤意遂决。于是工部郎中万燝以劾忠贤廷杖，向高力救，不从，死杖下。无何，御史林汝翥亦以忤奄命廷杖。汝翥惧，投遵化巡抚所。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群奄围其邸大噪。向高以时事不可为，乞归已二十余疏，至是请益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护归，所给赐视彝典有加。寻听辞太傅，有司月给米五石，舆夫八。

向高既罢去，韩爌、硃国祯相继为首辅，未久皆罢。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忠贤首诬杀涟，光斗等次第戮辱，贬削朝士之异己者，善类为一空云。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祯初，赠太师，谥文忠。

刘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进士，陕西左布政使。万历十六年，一燝与兄一焜、一煜并举于乡。越七年，又与一煜并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一焜为考功郎，掌京察。大学士沈一贯欲庇其私人钱梦皋、钟兆斗等，属一燝为请。一燝谢不可，梦皋等竟以中旨留，由是忤一贯意。寻历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党人用事，谋逐孙承宗、缪昌期等，一燝力保持得免。

故事，掌院无满岁不迁者，一景居四年，始迁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光宗即位，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偕何宗彦、韩爌并命。时内阁止方从哲一人。

万历末年，神宗欲用史继偕、沈纮。两人方在籍，帝命召之。未及至，帝复命宗彦、一燝、爌。明日，复命硃国祚及旧辅叶向高。而宗彦、国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燝、爌入直。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燝偕诸臣召见乾清宫。明日九月朔，帝崩。

诸臣入临毕，一燝诘群奄：“皇长子当柩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群奄东西走，不对。东宫伴读王安前曰：“为李选侍所匿耳。”一燝大声言：“谁敢匿新天子者？”

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趋入白选侍。选侍颔之，复中悔，挽皇长子裾。

安直前拥抱，疾趋出。一燝见之，急趋前呼万岁，捧皇长子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捧右手，掖升辇。及门，宫中厉声呼：“哥儿却还！”使使追蹑者三辈。一燝傍辇疾行，翼升文华殿，先即东宫位，群臣叩头呼万岁。

事稍定，选侍犹趋还乾清。时选侍居乾清。一燝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暂居慈庆。”皇长子心惮选侍，然之。一燝语安曰：“主上冲年，无母后。外庭有事，吾受过；宫中起居，公等不得辞责。”明日，周嘉谟及左光斗疏请移宫。时首辅从哲徘徊其间，已，又欲缓移宫。一燝曰：“本朝故事，仁圣，嫡母也，移慈庆；慈圣，生母也，移慈宁。今何日，可姑缓耶？”初五日，偕同官请即日降旨，踔立宫门以俟。选侍不得已，移哕鸾宫，天子复还乾清，事始大定。帝既践阼，从哲被劾在告，一燝遂当国，与爌相得甚欢。念内廷惟王安力卫新天子，乃引与共事。安亦倾心向之。所奏请，无不从。发内帑，抑近侍，搜遗逸，旧德宿齿布满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

明年，天启改元，沈阳失。廷臣多请复用熊廷弼。一燝亦言：“廷弼守辽一载，残疆宴然，不知何故翦除。及下廷议，又皆畏惧，不敢异同。嗣后军国大事，陛下当毅然主持，赖诸臣洗心涤虑，悉破雷同附和，其忧国奉公。”帝优旨褒答。寻有诏尽谪前排廷弼者姚宗文等官。言路多怨一燝。一燝尝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

言路张，则六官无实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事，言路得绳其愆，言官陈事，政府得裁其是，则天下治。”于是一切条奏悉下部议，有不经者，诏格之。

初，选侍将移宫，其内竖李进忠、刘朝、田诏等盗内府秘藏，过乾清门仆，金宝堕地。帝怒，悉下法司，案治甚急。群奄惧，构蜚语，言帝薄先朝妃嫔，致选侍移宫日，跣足投井，以摇惑外廷。御史贾继春遂上安选侍书。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李春晔、御史王业浩辈张大其辞，欲脱盗奄罪。帝恶继春妄言，且疑其有党，将严谴之。一燝谓天子新即位，辄疑臣下朋党，异时奸人乘间，士大夫必受其祸。

乃具疏开帝意，为继春解，而反覆言朋党无实。继春得削籍去。御史张慎言、高弘图疏救继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燝言而止。帝憾选侍甚，必欲诛盗奄。王安为司礼，亦恶之。诸奄百方救，卒不得。久而帝渐忘前事，安亦为魏忠贤排死，诸奄乃厚贿忠贤为地，而上疏辨冤。帝果免朝、诏死，下其疏法司。一燝执奏，诏等议诛久，无可雪，疏直下部，前无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于阁。一燝复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内不由会极门，例不当拟旨，谨封还原疏。”由是忠贤辈大恨，朝等亦竟免死，益任用。

定陵工成，忠贤欲以为功。一燝援故事，内臣非司礼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滥廕，止拟加恩三等。诸言官论客氏被谪者，一燝皆疏救，又请出客氏于外。及言官交章论沈纮，纮疑一燝主之，与忠贤、客氏等比，而齮一燝。一燝持大体，不徇言路意。

言路颇怨。又密窥魏、客等渐用事，一燝势孤，是年四月，候补御史刘重庆遂力诋一燝不可用。帝怒谪重庆。一燝再论救，不听。而职方郎中余大成、御史安伸、给事中韦蕃、霍维华交章劾一燝。帝不问。既而维华外转，其同官孙杰疑一燝属嘉谟为之，上疏力攻一燝。一燝疏辨求罢。帝已慰留，给事中侯震旸、御史陈九畴复劾之，并刺其结纳王安。于是一燝四疏乞归，忠贤从中主之，传旨允其去。

先是，从哲去，帝数称一燝为首辅，一燝不敢当，虚位俟叶向高。及向高至，入谗言，谓一燝尼己。至是，知其无他，力称一燝有翼卫功，不可去。帝复慰留，一燝坚卧不起。二年三月，疏十二上，乃令乘传归。既归，兵部尚书张鹤鸣兴奸细杜茂、刘一献狱，欲指一献为一燝族，株连之。刑部尚书王纪不可，遂被斥去，而一燝得白。鹤鸣，一燝向所推毂者也。已而忠贤大炽，矫旨责一燝误用廷弼，削官，追夺诰命，勒令养马。崇祯改元，诏复官，遣官存问。一燝在位，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八年卒，赠少师。福王时，追谥文端。

一焜，字元丙。万历二十年进士。授行人。历考功郎中，佐侍郎杨时乔典京察，尽斥执政私人。已，改文选，迁太常少卿，以忧去。久之，由故官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帝遣中官曹奉建镇海寺于普陀山。一焜偕巡按李邦华争不可，不听。织造中官刘成卒，一焜屡疏请勿遣代。已得请，会命中官吕贵护成遗装，奸人遂请留贵督织造，疏直达禁中。一焜与邦华极论其罪，帝卒命贵代之。一焜复疏争，不报。

贵既任，条行十事，多侵扰。一焜疏驳，且禁治其爪牙，贵为敛威。一焜以暇筑龛山海塘千二百丈，浚复余杭南湖，民赖其利。御史沈珣诬讦其赃私，一焜自引去。

卒，赠工部右侍郎。

一煜，兵部郎中。

韩爌，字象云，蒲州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进编修，历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四十五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久之，命教习庶吉士。

泰昌元年八月，光宗嗣位，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未几，光宗疾大渐，与方从哲、刘一燝同受顾命。时宫府危疑，爌竭诚翼卫，中外倚以为重。

大帅李如柏、如桢兄弟有罪，当逮治，中旨宽之。爌与一燝执奏，逮如律。以登极恩，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从哲去，一燝当国，爌协心佐理。

天启元年正月，两人以帝为皇孙时，未尝出阁读书，请于十二日即开经筵，自后日讲不辍，从之。辽阳失，都城震惊。爌、一燝以人情偷玩，拟御札戒励百官，共图实效，帝纳之。廷臣以兵饷大绌，合词请发帑，爌、一燝亦以为言，诏发百万两。大婚礼成，加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廕一子尚宝司丞。未几，以贵州平苗功，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帝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大婚成，当出外，仍留之宫中。御史毕佐周切谏，六科、十三道复连署争，皆不纳。爌、一燝引祖制为言，乃命俟梓宫发引，择日出宫。

二年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劾方从哲用李可灼红丸药，罪同弑逆，廷议纷然。

一燝已去位，爌特疏白其事，曰：先帝以去年八月朔践阼。臣及一燝以二十四日入阁。适鸿胪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进。从哲愕然，出所具问安揭，有“进药十分宜慎”语。臣等深以为然，即谕之去。二十七日召见群臣，先帝自言不用药已二十余日。至二十九日遇两内臣，言帝疾已大渐，有鸿胪寺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从哲及臣等皆言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见。诸臣问安毕，先帝即顾皇上，命臣等辅佐为尧、舜。又语及寿宫，臣等以先帝山陵封，则云：“是朕寿宫。”因问有鸿胪官进药。从哲奏云：“李可灼自谓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传宣。臣等出，移时可灼至，同入诊视，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进。臣等复出，令与诸医商榷。一燝语臣，其乡两人用此，损益参半。诸臣相视，实未敢明言宜否。须臾，先帝趣和药，臣等复同入。

可灼调以进，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顷，中使传圣体服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圣上恐药力不继，欲再进一丸。”诸医言不宜骤。乃传趣益急，因再进讫。臣等问再服复何状，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趋朝，而先帝已于卯刻上宾矣，痛哉！

方先帝召见群臣时，被衮凭几，俨然顾命。皇上焦颜侍侧，臣等环跪彷徨，操药而前，吁天以祷。臣子际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谓宜慎宜止者，岂不虑于心，实未出于口，抑且不以萌诸心。念先帝临御虽止旬月，恩膏实被九垓。为臣子者宜何如颂扬，何如纪述。乃礼臣忠愤之激谈，与远迩惊疑之纷议，不知谓当时若何情景，而进药始末实止如此。若不据实详剖，直举非命之凶称，加诸考终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灵不无恫怨，皇上终天之念何以为怀。乞涣发纶音，布告中外，俾议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编摹者勿以信史为谤史。

文震孟建言获谴，论救甚力。三年，以山东平妖贼功，加少师、太子太师。时叶向高当国，爌次之。及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忠贤颇惧，求援于爌。爌不应，忠贤深衔之。既向高罢，爌为首辅，每事持正，为善类所倚。然向高有智术，笼络群奄，爌惟廉直自持，势不能敌。而同官魏广微又深结忠贤，遍引邪党。其冬，忠贤假会推事逐赵南星、高攀龙，爌急率硃国祯等上言：“陛下一日去两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径宣，不复到阁，而攀龙一疏，经臣等拟上者，又复更易，大骇听闻，有伤国体。”忠贤益不悦，传旨切责。未几，又逐杨涟、左光斗、陈于廷，朝政大变，忠贤势益张。

故事，阁中秉笔止首辅一人。广微欲分其柄，嘱忠贤传旨，谕爌同寅协恭，而责次辅毋伴食。爌惶惧，即抗疏乞休。略言：“臣备位纶扉，咎愆日积。如诘戎宜先营卫，而观兵禁掖，无能纾宵旰忧。忠直尚稽召还，而榜掠朝堂，无能回震霆怒。

后先诸臣之罢斥，谕旨中出之纷更，不能先时深念，有调剂之方，又不能临事执持，为封还之戆。皆臣罪之大者。皇上释此不问，责臣以协恭，责同官以协赞。同官奉诏以从事，臣欲补过无由矣。乞亟褫臣官，为佐理溺职之戒。”得旨：“卿亲承顾命，当竭忠尽职。乃归非于上，退有后言。今复悻悻求去，可驰驿还籍。”诸辅臣请如故事，加以体貌，不报。爌疏谢，有“左右前后务近端良，重纶綍以重仕途，肃纪纲以肃朝宁”语。忠贤及其党益恨。爌去，硃国祯为首辅。李蕃攻去之，顾秉谦代其位。公卿庶僚，皆忠贤私人矣。

五年七月，逆党李鲁生劾爌，削籍除名。又假他事坐赃二千，毙其家人于狱。

爌鬻田宅，贷亲故以偿，乃栖止先墓上。

庄烈帝登极，复故官。崇祯元年，言者争请召用，为逆党杨维垣等所扼，但赐敕存问，官其一子。至五月，始遣行人召之。十二月还朝，复为首辅。帝御文华后殿阅章奏，召爌等，谕以拟旨务消异同，开诚和衷，期于至当。爌等顿首谢，退言：“上所谕甚善，而密勿政机，诸臣参互拟议，不必显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势不能报谢宾客。商政事者，宜相见于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际。”帝即谕百僚遵行。

二年正月，大学士刘鸿训以张庆臻敕书事被重谴，爌疏救，不听。温体仁讦钱谦益，御史任赞化亦疏讦体仁。帝召见廷臣，体仁力诋赞化及御史毛羽健为谦益死党。帝怒，切责赞化。爌请宽赞化以安体仁。帝因谓：“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自名东林，于朝事何补？”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但当论其才品臧否，职业修废，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横分于宫府，非国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赞化，不纳。皇长子生，请尽蠲天下积逋，报可。

时大治忠贤党，爌与李标、钱龙锡主之。列上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钦定逆案”，颁行天下。言者争击吏部尚书王永光，南京礼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将罪之。爌等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安，乃止夺俸一年。工部尚书张凤翔奏厂、库积弊。帝怒，召对廷臣诘责。巡视科道王都、高赉明二人力辨，帝命锦衣官执之，爌、标、龙锡并救解。而是日永光以羽健疏劾，请帝究主使者。爌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请究言官。帝不纳，然羽健卒获免。

初，熊廷弼既死，传首九边，尸不得归葬。至是，其子诣阙疏请。爌等因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杀杨涟、魏大中，诬以行贿，因尽杀涟等，复悬坐廷弼赃银十七万，刑及妻孥，冤之甚者。”帝乃许收葬。

时辽事急，朝议汰各镇兵。又以兵科给事中刘懋疏，议裁驿卒。帝以问爌，爌言：“汰兵止当清占冒及增设冗兵尔。冲地额兵不可汰也。驿传疲累，当责按臣核减，以苏民困，其所节省，仍还之民。”帝然之。御史高捷、史褷以罪免，永光力引之。都御史曹于汴持不可，永光再疏争。爌言，故事当听都察院咨用。帝方眷永光，不从。九月，以将行庆典，请停秋决，亦不从。

时逆案虽定，永光及袁弘勋、捷、褷辈日为翻案计。至十月，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严。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龙锡，东林党魁也，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焕杀毛文龙所致。捷遂首攻龙锡，逐之。明年正月，中书舍人加尚宝卿原抱奇故由输赀进，亦劾爌主款误国，招寇欺君，郡邑残破，宗社阽危，不能设一策，拔一人，坐视成败，以人国侥幸，宜与龙锡并斥。其言主款者，以爌，崇焕座主也。帝重去爌，贬抱奇秩。无何，左庶子丁进以迁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继上。爌即三疏引疾。诏赐白金彩币，驰驿遣行人护归，悉如彝典。进、逢申并爌会试所举士也。爌先后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党，天下称其贤，独尝庇王永光云。十七年春，李自成陷蒲州，迫爌出见，不从。贼执其孙以胁。广止一孙，乃出见，贼释其孙。爌归，愤郁而卒，年八十矣。

硃国祚，字兆隆，秀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第一。授修撰。进洗马，为皇长子侍班官，寻进谕德。日本陷朝鲜，石星惑沈惟敬言，力主封贡。国祚面诘星：“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星不能用。二十六年，超擢礼部右侍郎。湖广税监陈奉横甚。国祚贻书巡按御史曹楷，令发其状。帝怒，几逮楷，奉亦因此撤去。尚书余继登卒，国祚摄部事。

时皇长子储位未定，冠婚逾期，国祚屡疏谏。戚臣郑国泰请先冠婚，后册立。

国祚抗疏言：“本朝外戚不得与政事。册立大典，非国泰所宜言。况先册立，后冠婚，其仪仗、冠服之制，祝醮、敕戒之辞，升降、坐立之位，朝贺拜舞之节，因名制分，因分制礼，甚严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违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纶，犯天下清议，皆此言也。”又言：“册立之事，理不可缓。初谓小臣激聒，故迟之。

后群臣勿言，则曰待嫡。及中官久无所出，则曰皇长子体弱，须其强。今又待两宫落成矣。自三殿灾，朝廷大政令率御文华殿。三礼之行，在殿不在宫。顷岁趣办珠宝，户部所进，视陛下大婚数倍之。远近疑陛下借珠宝之未备，以迟典礼。且诏旨采办珠宝，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即不充国用，不给边需，犹当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后举大礼，几无时矣。”已，又言：“太祖、成祖、仁宗，即位初，即建储贰。宣宗、英宗册为皇太子时，止二岁，宪宗、孝宗止六岁，陛下亦以六岁。未闻年十九而不册立者。”国祚摄尚书近二年，争国本至数十疏，储位卒定。

陕西狄道山崩，其南涌小山五，国祚请修省。社稷坛枯树生烟，复陈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滥狱四事。云南巡抚陈用宾进土物，国祚劾之。寻转左侍郎，改吏部。御史汤兆京劾其纵酒逾检，帝不问，国祚遂引疾归。

光宗即位，以国祚尝侍潜邸，特旨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机务。天启元年六月还朝。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国祚素行清慎，事持大体，称长者。

明年会试，故事，总裁止用内阁一人，是科用何宗彦及国祚，有讥其中旨特用者。

国祚既竣事，即求罢，优诏不允。都御史邹元标侍经筵而踬，帝遣中使问状。国祚进曰：“元标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犹艰。”帝为之改容。刑部尚书王纪为魏忠贤所逐，国祚合疏救，复具私揭争之。纪为礼部侍郎时，尝以事忤国祚者也。

三年，进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诏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乘传归。明年卒。赠太傅，谥文恪。从子大启，文选郎中，终刑部左侍郎。

同时硃国祯，字文宁，乌程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累官祭酒，谢病归，久不出。

天启元年，擢礼部右侍郎，未上。三年正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顾秉谦、硃延禧、魏广微并命。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硃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六月，国祯还朝，秉谦、延禧以列名在后，谦居其次。改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贤窃国柄，国祯佐向高，多所调护。四年夏，杨涟劾忠贤，廷臣多劝向高出疏，至有诟者。向高愠甚，国祯请容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贤，决计去，谓国祯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敌，公亦当早归。”蒲州谓爌也。向高罢，爌为首辅，爌罢，国祯为首辅。广微与忠贤表里为奸，视国祯蔑如。

其冬为逆党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忠贤谓其党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恶，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赐银币，廕子中书舍人，遣行人送归，月廪、舆夫皆如制。崇祯五年卒。赠太傅，谥文肃。

何宗彦，字君美。其父由金谿客随州，遂家焉。宗彦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累官詹事。四十二年迁礼部右侍郎，署部事。福王之国河南，请求无已。宗彦上疏，言可虑者有六，帝不听。又屡疏请东宫讲学，皇孙就傅，及瑞、惠、桂三王婚礼。

太子生母王贵妃薨，不置守坟内官，又不置坟户赡地，宗彦力争之。梃击事起，宗彦因言：“天下疑陛下薄太子久。太子处积轻之势，致慈庆宫门止守以耄年二内侍，中门则寂无一人。乞亟下张差廷讯，凡青宫诸典礼，悉允臣部施行，宗社幸甚。”

不报。寻转左侍郎，署部如故。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灾，宗彦请通下情，修废政，补旷官。明年，皇长孙年十三，未就傅，宗彦再疏力言。自是频岁恳请，帝终不纳。

四十六年六月，京师地震。上修省三事。时帝不视朝已三十载，朝政积弛，庶官尽旷。明年秋，辽事益棘。宗彦率僚属上言：“自三路丧师，开原、铁岭相继没，沈阳孤危。请陛下临朝，与臣等面筹兵食大计。”帝亦不报。

宗彦清修有执。摄尚书事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时望甚隆。其年十二月，会推阁臣，廷臣多首宗彦，独吏科给事中张延登不署名，遂不获与。宗彦旋乞假去。御史薛敷政、萧毅中、左光斗、李徵仪、倪应春、彭际遇、张新诏等交章惜之，而延登同官亓诗教、薛凤翔又屡疏纠驳。其时齐党势盛，非同类率排去之。宗彦无所附丽，故终不安其位。明年，神宗崩，光宗立，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元年夏还朝。屡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四年正月卒官，赠太傅，谥文毅。

弟宗圣，由乡举历官工部主事。以附魏忠贤，骤加本部右侍郎。崇祯初，削籍，论配，名丽逆案。

孙如游，字景文，馀姚人，都御史燧曾孙也。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累官礼部右侍郎。四十七年冬，左侍郎何宗彦去位，署印无人，大学士方从哲屡以如游请。明年三月始得命。部事丛积，如游决遣无滞。时白莲、无为诸邪教横行，宗彦尝疏请严禁，如游复申其说。帝从之。七月，帝疾大渐，偕诸大臣受顾命。

帝崩，郑贵妃惧祸，深结李选侍，为请封后。选侍喜，亦为请封太后以悦之。

杨涟语如游曰：“皇长子非选侍所爱。选侍后，嫡矣，他日将若何？亟白执政，用遗诏举册立。登极三日，公即援诏以请。”如游然之。八月朔，光宗即位。三日，如游请建东宫，帝纳之。俄遵遗旨谕阁臣，封贵妃为皇太后。如游奏曰：“考累朝典礼，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祖宗以来，岂无抱衾之爱，而终引去席之嫌，此礼所不载也。先帝念贵妃劳，不在无名之位号；陛下体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义所不可，则遵命非孝，遵礼为孝。臣不敢曲徇，自蹈不忠之罪。”疏入，未报。

如游寻进本部尚书。帝既命建东宫，又言皇长子体质清弱，稍缓册立期。如游力持不可。二十三日，命封选侍为皇贵妃。期已定矣，越三日，帝又趣之。如游奏曰：“先奉谕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谥，又封郭元妃、王才人为皇后，礼皆未竣，贵妃之封宜在后。既圣谕谆切，且有保护圣储功，即如先所定期，亦无不可。”

帝许之。选侍以贵妃为未足，必欲得皇后。二十九日，再召廷臣，选侍迫皇长子言之。如游曰：“上欲封选侍为皇贵妃，当即具仪进。”帝漫应曰：“诺。”选侍闻，大不悦。明日，帝崩，朝事大变。如游请改册封期，报可。熹宗为皇孙时，未就傅。

即位七日，如游即请开讲筵，亦报可。

十月，命以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言者诋其不由廷推，交章论列。如游亦屡乞去，帝辄勉留。天启元年二月，上疏言：“祖宗任用阁臣，多由特简。远者无论，在世庙，则有张璁、桂萼、方献夫、夏言、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在穆庙，则有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在神庙，则有许国、赵志皋、张位。即皇考之用硃国祚，亦特简也。今陛下冲龄，臣才品又非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乞速赐骸骨，还田里。”帝仍留之。如游十四疏乞去，乃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遣官护送，廕子给赐悉如彝典。家居四年卒。赠少保，谥文恭。

孙嘉绩，字硕肤。崇祯十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大清兵薄都城，按营不动，众莫测。嘉绩曰：“此待后至者，即举众南下尔。”越三日，蒙古兵数万果从青山口入，即日南下。于是尚书杨嗣昌以嘉绩知兵，调为职方员外郎。进郎中。督师中官高起潜谮之，会有发其纳贿事，遂下狱。已，黄道周亦下狱。嘉绩躬亲饮食汤药，力调护之，因从受《易》。会诸生涂仲吉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狱锦衣严讯。诸生与道周往来者多诡词自脱，独嘉绩无所隐。拟杂犯死罪，继拟烟瘴充军，皆不允。保定总督张福臻陛见，荐嘉绩才，请用为参谋，不听。徐石麒为刑部尚书，具爰书奏，乃释之。福王时，起九江兵备佥事，未赴。鲁王监国绍兴，擢右佥都御史，累进东阁大学士。王航海，嘉绩从至舟山。其年遘疾卒。

赞曰：熹宗初，叶向高以宿望召起，海内正人倚以为重，卒不能有所匡救。盖政柄内移，非一日之积，势固无如何也。刘一燝、韩爌诸人，虽居端揆之地，而宵小比肩，权珰掣肘，纷挠杌陧，几不自全。硃国祚、何宗彦绌于党人，孙如游又皆以中旨特用，为外廷所诟。于是而知明良相遭，诚千载之一遇也夫！

##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周嘉谟 张问达（陆梦龙 傅梅） 汪应蛟） 王纪（杨东明 孙玮 钟羽正 陈道亨（子弘绪）

周嘉谟，字明卿，汉川人。隆庆五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历韶州知府。

万历十年迁四川副使，分巡泸州。穷治大猾杨腾霄，置之死。建武所兵燔总兵官沈思学廨，单车谕定之。寻抚白草番。督兵邛州、灌县，皆有方略。居五年，进按察使，移疾归。久之，起故官。榷税中官邱乘云播虐，逮系相属。嘉谟檄所司拒绝，而搒杀奸民助虐者，乘云为戢。

就迁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陇川宣抚多安民叛，入缅，据蛮湾。

嘉谟讨擒之，立其弟安靖而还。进兵部右侍郎，巡抚如故。黔国公沐昌祚侵民田八千余顷，嘉谟劾治之，复劾其孙启元罪状。久之，改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满考，加右都御史。广西土酋引交址兵内犯，官军拒退之，嘉谟为增兵置戍。南海、三水、高要、四会、高明诸邑大水，坏圩岸，留赎锾筑之。

迁南京户部尚书，寻召拜工部尚书。孝定后丧，内廷宣索不赀。嘉谟言丧礼有中制，不当信左右言，妄耗国帑，不纳。俄改吏部尚书。

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即位。郑贵妃据乾清宫，且邀封皇太后。嘉谟从言官杨涟、左光斗等言，以大义责贵妃从子养性，示以利害。贵妃乃移慈宁宫，封后事亦寝。外廷皆言贵妃进侍姬八人，致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谟因召见，以寡欲进规，帝注视久之，令皇长子谕外廷：“传闻不可信。”诸臣乃退。

二十九日，帝疾大渐，嘉谟偕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受顾命。其夕，帝崩。

质明，九月乙亥朔，光宗遗诏皇长子嗣位，而李选侍专制宫中，势颇张，廷臣虑不测。既入临，请见皇长子，呼万岁，奉至文华殿受朝，送居慈庆宫。嘉谟奏言：“殿下之身，社稷是托，出入不宜轻脱。大小殓，朝暮临，须臣等至乃发。”皇长子颔之。诸大臣定议：皇长子以九月六日即位。选侍居乾清自如，且欲挟皇长子同居。嘉谟亟草疏率廷臣请移宫，光斗、涟继之。五日，选侍始移哕鸾宫。时大故频仍，国势杌陧，首辅从哲首鼠两端，一燝、爌又新秉政，嘉谟正色立朝，力持大议，中外倚以为重。神宗末，齐、楚、浙三党为政，黜陟之权，吏部不能主。及嘉谟秉铨，惟才是任。光、熹相继践祚，嘉谟大起废籍，耆硕满朝。向称三党之魁及朋奸乱政者，亦渐自引去，中朝为清。已，极陈吏治敝坏，请责成抚、按、监司。上官注考，率用四六俪语，多失实，嘉谟请以六事定官评：一曰守，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五曰年，六曰貌。各注其实，毋饰虚词。帝称善，行之。

天启元年，御史贾继春得罪，其同官张慎言、高弘图疏救，帝欲并罪之。嘉谟等力为解，乃夺慎言、弘图俸而止。硃钦相、倪思辉被谪，嘉谟亦申救。给事中霍维华希魏忠贤指劾王安，置之死。嘉谟恶之，出维华于外。忠贤怒，嗾给事中孙杰劾嘉谟受刘一燝属为安报仇，且以用袁应泰、佟卜年等为嘉谟罪。嘉谟求退，忠贤矫旨许之。大学士叶向高等请留嘉谟竣大计事，不听。明年，广宁陷，嘉谟忧愤，驰疏劾兵部尚书张鹤鸣主战误国罪。五年秋，忠贤党周维持复劾嘉谟曲庇王安，遂削籍。

崇祯元年，荐起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赠少保。

张问达，字德允，泾阳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历知高平、潍二县，有惠政。征授刑科给事中。宁夏用兵，请尽蠲全陕逋赋，从之。父丧除，起故官，历工科左给事中。帝方营建两宫，中官利乾没，复兴他役，问达力请停止，不纳。俄陈矿税之害，言：“阉尹一朝衔命，辄敢纠弹郡守，甚且纠抚按重臣。而孙朝所携程守训、陈保辈，至箠杀命吏，毁室庐，掘坟墓。不一按问，若万方怨恫何！”典试山东，疏陈道中饥馑流离状，请亟罢天下矿税，皆不报。已，巡视厂库。故事，令商人办内府器物，佥名以进，谓之佥商。而诸高赀者率贿近幸求免，帝辄许之。问达两疏争执，又极论守训罪，并寝不行。进礼科都给事中。劾晋江李贽邪说惑众，逮死狱中。贽事具《耿定向传》。

三十年十月，星变，复请尽罢矿税。时比年日食皆在四月，问达以纯阳之月其变尤大，先后疏请修省，语极危切，帝终不纳。寻迁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所部水灾，数请蠲贷。帝方营三殿，采木楚中，计费四百二十万有奇，问达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召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

四十三年五月，谳问张差梃击事。问达从员外郎陆梦龙言，令十三司会讯，词连郑贵妃宫监庞保、刘成。中外籍籍，疑贵妃弟国泰为之。问达等奏上差狱。帝见保、成名，留疏不下。寻召方从哲、吴道南及问达等于慈宁宫，命并磔二人。甫还宫，帝意复变，乃先戮差，令九卿三法司会讯保、成于文华门。保、成供原姓名曰郑进、刘登云，而不承罪。方鞫时，东宫传谕曰：“张差情实风癫，误入宫门，击伤内侍，罪不赦。后招保、成系内官，欲谋害本宫。彼何益，当以仇诬，从轻拟罪。”

问达等以鞫审未尽，上疏曰：“奸人闯宫，事关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饰。文华门尊严之地，臣等不敢刑讯，何由得情？二囚偏词，何足为据？差虽死，所供词故在，其同谋马三道等亦皆有词在案，孰得而灭之？况慈宁召对，面谕并决。煌煌天语，通国共闻。若不付之外庭，会官严鞫，安肯输情？既不输情，安从正法？祖宗二百年来，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辄令拟罪者。且二人系内臣。法行自近，陛下尤当严其衔辔，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辨，不与天下共弃之也。”帝以二囚涉郑氏，付外庭，议益滋，乃潜毙之于内，言皆以创重身死。而马三道等五人，命予轻比坐流配。其事遂止。是年解都察院事。久之，迁户部尚书，督仓场。寻兼署刑部，拜左都御史。光宗疾大渐，同受顾命。

天启元年冬，代周嘉谟为吏部尚书。连掌内外大计，悉叶公论。当是时，万历中建言诖误获谴诸臣弃林下久，死者已过半。问达等定议：以廷杖、系狱、遣戍者为一等，赠官廕子；贬窜、削籍者为一等，但赠官。获恤者七十五人。

会孙慎行、邹元标追论“红丸”，力攻方从哲。诏廷臣集议，与议者百十余人。

问达既集众议，乃会户部尚书汪应蛟等上疏曰：按慎行奏，首罪李可灼进红丸。可灼先见从哲，臣等初未知。及奉召进乾清宫，候于丹墀，从哲与臣等共言李可灼进药，俱慎重未决。俄宣臣等至宫内跪御前，先帝自言“朕躬虚弱”，语及寿宫，并谕辅陛下为尧、舜，因问“可灼安在”。可灼趋入，和药以进，少顷又进。圣躬安舒就寝。此进药始末，从哲及文武诸臣所共见者。是时群情仓惶，凄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诸臣固谅从哲无是心，即慎行疏中亦已相谅。若可灼轻易进药，非但从哲未能止，臣与众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论可灼，从哲自应重拟，乃先止罚俸，继令养疾，则失之太轻。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升妄投凉药，罪亦当诛。请并下法司，与可灼并按。从哲则应如其自请，削去官阶，为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议也。

至选侍欲垂帘听政，群臣初入临，阍者阻不容入，群臣排闼而进。哭临毕，奉圣躬至文华殿，行朝谒嵩呼礼，复奉驾还慈庆宫。因议新主登极，选侍不当复居乾清。九卿即公疏请移，言官继之，从哲始具揭奏请，选侍遂即日移宫。然舆论犹憾从哲之奏，不毅然为百僚倡。倘非诸臣共挟大义，连章急趋，则乾清何地，犹然混居，令得假窃魁柄，将如陛下登极还宫何！

疏入，帝谓从哲心迹自明，不当轻议，止逮可灼下吏。文升已安置南京，弗问。

问达历更大任，“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并经其手。持议平允，不激不随。先以秩满，加太子太保，至是乞休，疏十三上。诏加少保，乘传归。

五年，魏忠贤擅国。御史周维持劾问达力引王之寀植党乱政，遂削夺。御史牟志夔复诬问达赃私，请下吏按问。命捐赀十万助军兴。顷之，问达卒。以巡抚张维枢言，免其半，问达家遂破。崇祯初，赠太保，予一子官。维持、志夔咸名挂逆案。

陆梦龙，字君启，会稽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

张差狱起，引凡向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等律当以斩。狱具，提牢主事王之寀奏差口词甚悉，乞敕会问，大理丞王士昌亦上疏趣之。时梦龙以典试广东杜门，主事邢台傅梅过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储皇。吾虽恤刑山右，当上疏极论，君能共事乎？”梦龙曰：“张公遇我厚，遽上疏，若张公何？当力争之耳。”乃偕见问达。时郎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问达具疏请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可遂寝。

梦龙得其情，止勿复请。众曰：“提马三爷、李外父辈，非得旨不可。”梦龙曰：“堂堂法司，不能捕一编氓，须天子诏耶？差所供，必当讯实。”问达以为然。

明日，会讯，士相、永嘉、会祯、梦龙、梅、之寀及邹绍先凡七人，惟之寀、梅与梦龙合。将讯，众咸嗫嚅。梦龙呼刑具三，无应者，击案大呼，始具。差长身骈胁，睨视傲语，无风癫状。梦龙呼纸笔，命画所从入路。梅问：“汝何由识路？”

差言：“我蓟州人，非有导者，安得入？”问：“导者谁？”曰：“大老公庞公，小老公刘公。”且曰：“豢我三年矣，予我金银壶各一。”梦龙曰：“何为？”曰：“打小爷。”于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问矣。”遂罢讯。梦龙必欲得内竖名。

越数日，问达再令十三司会审，差供逆谋及庞保、刘成名，一无所隐。士相主笔，踌躇不敢下，郎中马德沣趣之，永嘉复以为难。梦龙咈然曰：“陆员外不肯匿，谁敢匿？”狱乃具。给事中何士晋遂疏诋郑国泰。帝于是毙保、成于内，而弃差市，梅虑其潜易，躬请监刑。当是时，自梦龙、之寀、梅、德沣外，鲜不为郑氏地者。

已而之寀、德沣悉被罪，梅以京察罢官。梦龙赖问达力获免，由郎中历副使。

天启四年，贵州贼未靖，总督蔡复一荐梦龙知兵，改右参政，监军讨贼，安邦彦犯普定。梦龙偕总兵黄钺以三千人御之。晓行大雾中，直前薄贼，贼大败。三山苗叛，思州告急。梦龙夜遣中军吴家相进捣贼巢，挝苗鼓，声振山谷，苗大奔溃，焚其巢而还。寻改湖广监军，迁广东按察使。上官建忠贤祠，列梦龙名，亟遣使铲去之。

崇祯元年大计，忠贤党犹用事，镌二级调任。三年起副使，以故官分巡东兗道。

盗起曹、濮间，讨斩其魁，余众悉降。迁右参政，守固原。梦龙慷慨好谈兵，以廓清群盗自负。七年夏，贼来犯，击却之。闰八月，贼陷隆德，杀知县费彦芳，遂围静海州。梦龙率游击贺奇勋、都司石崇德御之，抵老虎沟。贼初不满千，已而大至。

梦龙所将止三百余人，被围数重，贼矢石如雨，突围不得出。二将抱梦龙泣，梦龙挥之曰：“何作此妇孺态！”大呼奋击，手馘数人，与二将俱战死。事闻，赠太仆卿。

而傅梅，崇祯中历台州知府，解职归。十五年冬，捐金佐知府吉孔嘉守城。城破殉难，赠太常少卿。

汪应蛟，字潜夫，婺源人。万历二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南京礼部郎中。

给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陆光祖与御史江东之等相讦，应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于政府多所讥切。

累迁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陈矿使王虎贪恣状，不报。朝鲜再用兵，移应蛟天津。及天津巡抚万世德经略朝鲜，即擢应蛟右佥都御史代之，屡上兵食事宜，扼险列屯，军声甚振。税使王朝死，帝将遣代。应蛟疏请止之，忤旨，切责。朝鲜事宁，移抚保定。岁旱蝗，振恤甚力。已，极言畿民困敝，请尽罢矿税。会奸人柳胜秋等妄言括畿辅税可得银十有三万，应蛟三疏力争，然仅得减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矿税，俄中止。应蛟复力争，不纳。

应蛟在天津，见葛沽、白塘诸田尽为污莱，询之土人，咸言斥卤不可耕。应蛟念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有利。乃募民垦田五千亩，为水田者十之四，亩收至四五石，田利大兴。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费饷六万，俱敛诸民间。留兵则民告病，恤民则军不给，计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连封，蒿莱弥望，若开渠置堰，规以为田，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近镇年例，可以兼资，非独天津之饷足取给也。”因条画垦田丁夫及税额多寡以请，得旨允行。

已，请广兴水利。略言：“臣境内诸川，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鄴下，西门豹尝用之，瀛海当诸河下流，视江南泽国不异。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请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

工部尚书杨一魁亟称其议，帝亦报许，后卒不能行。召为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进兵部左侍郎，以养亲不出。亲没，竟不召。

光宗立，起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元年改北部。东西方用兵，骤加赋数百万。应蛟在道，驰疏言：“汉高帝称萧何之功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吾不如萧何。’夫给馈饷而先以抚百姓，故能兴汉灭楚，如运诸掌也。今国家多难，经费不支，势不得缓催科，然弗爱养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财殚氓穷，变乱必起，安得不预为计？”因列上爱养十八事，帝嘉纳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饷千二百万，应蛟力阻之。廷议“红丸”事，请置崔文升、李可灼于法，而斥方从哲为编氓。

应蛟为人，亮直有守，视国如家。谨出纳，杜虚耗，国计赖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逾制，应蛟持不予，遂见忤。会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乞骸骨。诏加太子少保，驰传归。陛辞，疏陈圣学，引宋儒语，以宦官、宫妾为戒。久之，卒于家。应蛟学主诚敬，其出处辞受一轨于义。里居，谢绝尘事，常衣缊枲。

王纪，字惟理，芮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池州推官。入为祠祭主事，历仪制郎中。秉礼持正，时望蔚然。二十九年，帝将册立东宫，数迁延不决，纪抗疏极论。其冬，礼成，擢光禄少卿，引疾去。

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连岁水旱，纪设法救荒甚备。税监张晔请征恩诏已蠲诸税，纪两疏力争，晔竟取中旨行之。纪劾晔抗违诏书，沮格成命，皆不报。居四年，部内大治，迁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岁大凶，振救如畿辅。光宗立，召拜户部尚书，督仓场。

天启二年，代黄克缵为刑部尚书。时方会议“红丸”事，纪偕侍郎杨东明署议，言：“方从哲知有贵妃，不知有君父。李可灼进药驾崩，反慰以恩谕，赉之银币，国典安在？不逮可灼，无以服天下；不逮崔文升，无以服可灼；不削夺从哲官阶禄廕，无以泄天地神人之愤。”议出，群情甚竦。

主事徐大化者，素无赖，日走魏忠贤门，构陷善类，又显劾给事中周朝瑞、惠世扬。纪愤甚，劾大化溺职状，因言：“大化诚为朝廷击贼，则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弹文，而与正人日寻水火。”其言大臣，指大学士沈纮也。大化由此罢去，而纮及忠贤深憾之。御史杨维垣与大化有连，且素附纮，遂助纮诋纪，言纪所劾大臣无主名，请令指实。纪遂直攻纮，言：“纮与京，生不同时，而事实相类。其结纳魏忠贤，与京之契合童贯同也；乞哀董羽宸，与京之恳款陈瓘同也；要盟死友邵辅忠、孙杰，与京之固结吴居厚同也；逐顾命元臣刘一燝、周嘉谟，与安置吕大防、苏轼同也；斥逐言官江秉谦、熊德阳、侯震旸，与贬谪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传而上不悟，朝柄阴握而下不知，此又京迷国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闻之怒，为纮泣诉帝前。帝谓纪烦言，加谯责焉。

初，李维翰、熊廷弼、王化贞下吏，纪皆置之重辟。而与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化贞爰书，微露两人有可矜状，而言不测特恩，非法官所敢轻议。有千总杜茂者，赍登莱巡抚陶郎先千金，行募兵，金尽而兵未募，不敢归，返蓟州僧舍，为逻者所获，词连佟卜年。卜年，辽阳人，举进士，历知南皮、河间，迁夔州同知，未行，经略廷弼荐为登莱监军佥事。逻者搒掠。茂言尝客于卜年河间署中三月，与言谋叛，因挟其二仆往通李永芳。行边尚书张鹤鸣以闻。鹤鸣故与廷弼有隙，欲藉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及镇抚既成狱，移刑部，纪疑之，以问诸曹郎。员外郎顾大章曰：“茂既与二仆往来三千里，乃拷讯垂毙，终不知二仆姓名，其诬服何疑，卜年虽非间谍，然实佟养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纪议从之。逻者又获奸细刘一献，忠贤疑刘一燝昆弟，欲立诛一谳与卜年，因一谳以株连一燝。

纪皆执不可。纮遂劾纪护廷弼，缓卜年等狱，为二大罪。帝责纪陈状，遂斥为民。

以侍郎杨东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狱三上三却。给事中成明枢、张鹏云、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为发愤，摭他事连劾东明。卜年获长系，瘐死，而东明遂引疾去。

纪既斥，大学士叶向高、何宗彦、史继偕论救，皆不听。后阉党罗织善类，纪先卒，乃免。崇祯元年复官，赠少保，廕一子，谥庄毅。

杨东明，字启修，虞城人。官给事中。请定国本，出阁豫教，早朝勤政，酌宋应昌、李如松功罪之平。上《河南饥民图》，荐寺丞钟化民往振。掌吏科，协孙丕扬主大计。后以劾沈思孝，思孝与相诋，贬三官为陕西布政司照磨。里居二十六年。

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天启中，累迁刑部右侍郎。既归，遂卒。崇祯初，赠刑部尚书。

孙玮，字纯玉，渭南人。万历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劾中官魏朝及东厂办事官郑如金罪，如金坐下诏狱。二人皆冯保心腹也。

初，张居正以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选轻辽王罪，衔之。后劳堪巡抚福建，希居正意，讽同安知县金枝捃摭朝选事，堪飞章奏之。命未下，捕置之狱，绝其饭食三日，死，禁勿殓，尸腐狱中。堪寻召为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选子都察院检校竞诉冤阙下，堪复飞书抵冯保，削竞籍，廷杖遣归。至是，玮白发其事，并及堪诸贪虐状，堪免官。未几，朝选妻诉冤，邱橓亦为讼，竞复援胡贾、王宗载事，请与堪俱死，乃遣堪戍。当是时，厂卫承冯保余威，滥受民讼；抚按访察奸猾，多累无辜；有司断狱，往往罪外加罚；帝好用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玮皆极陈其害。诏立枷如故，余从玮言。以母病，不候命擅归，坐谪桃源主簿。久之，历迁太常卿。

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先任巡抚汪应蛟役军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饷。玮踵行之，田益垦，遂免加派，岁比不登，旱蝗、大水相继，玮多方振救，帝亦时出内帑佐之。所条荒政，率报允。

畿辅矿使倍他省，矿已竭而搜凿不已，至岁责民赔纳。玮累疏陈其害，且列天津税使马堂六大罪，皆不省。

就进兵部侍郎，召为右都御史，督仓场。进户部尚书，督仓场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已，又兼署兵部。玮言：“陛下以累累三印悉畀之臣，岂真国无人耶？

臣所知大僚则有吕坤、刘元震、汪应蛟，庶僚则有邹元标、孟一脉、赵南星、姜士昌、刘九经，台谏则有王德完、冯从吾辈，皆德立行修，足备任使。苟更阅数年，陛下即欲用之，不可得矣。”弗听。

都御史自温纯去后，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计期迫，始命玮以兵部尚书掌左都御史事。玮素负时望，方欲振风纪，而是时朋党势成，言路大横。会南畿巡按御史荆养乔与提学御史熊廷弼相讦，玮议廷弼解职候勘。廷弼党官应震、吴亮嗣辈遂连章攻玮。玮累疏乞休，帝皆慰留。无何，吏部以年例出两御史于外，不关都察院。玮以失职，求去益力，疏十余上。明年七月稽首文华门，出郭候命。至十月，始予告归。

天启改元，起南京吏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三年，召拜刑部尚书。囚系众，狱舍至不能容，玮请近畿者就州县分系。内使王文进杀人，下司礼议罪，其余党付法司。玮言一狱不可分两地，请并文进下吏，不听。其冬，以吏部尚书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辞，不允。明年秋，疾笃，上疏曰：“今者天灾迭见，民不聊生。内而城社可忧，外而牖户未固。法纪凌迟，人心瓦解。陛下欲图治平，莫如固结人心；欲固结人心，莫如登用善类。旧辅臣刘一燝，宪臣邹元标，尚书周嘉谟、王纪、孙慎行、盛以弘、钟羽正等，侍郎曹于汴，词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旸，台臣江秉谦，寺臣满朝荐，部臣徐大相，并老成蹇谔，跧伏草野，良可叹惜。倘蒙简擢，必能昭德塞违，为陛下收拾人心。尤望寡欲以保圣躬，勤学以进主德，优容以广言路，明断以揽大权。臣遘疾危笃，报主无期，敢竭微忱，用当尸谏。”遂卒，赠太子太保。魏忠贤用事，陕西巡抚乔应甲劾玮素党李三才、赵南星，不当叨冒恩恤。

诏追诰命，夺其廕。崇祯初，复之。后谥庄毅。

钟羽正，字叔濂，益都人。万历八年进士。除滑县知县。甫弱冠，多惠政，征授礼科给事中。疏言朝讲不宜辍，张鲸不宜赦，不报。

迁工科左给事中，出视宣府边务。哈剌慎老把都诸部挟增市赏二十七万有奇，羽正建议裁之。与参政王象乾詟以利害，莫敢动。兵部左侍郎许守谦先抚宣府，以贿闻，羽正劾去之。又劾罢副总兵张充实等，而悉置诸侵盗军资者于理。

还为吏科都给事中。劾礼部侍郎韩世能，蓟辽总督蹇达，大理少卿杨四知、洪声远不职，四知、声远坐贬谪。时当朝觐，请禁馈遗，言：“臣罪莫大于贪。然使内臣贪而外臣不应，外臣贪而内臣不援，则尚相顾畏莫敢肆。今内以外为府藏，外以内为窟穴，交通赂遗，比周为奸，欲仕路清、世运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阁部大臣公事议于朝房，毋私邸接宾客。吏部推孟一脉应天府丞，蔡时鼎江西提学，副以吕兴周、马犹龙。帝恶一脉、时鼎尝建言，皆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脉、时鼎，中外谓建白之臣，不惟一时见斥，而且复进无阶，销忠直之气，结谏诤之舌，非国家福。”疏入，忤旨，夺俸有差。

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献可等请皇长子出阁豫教。帝怒，谪献可官。羽正以己实主议，请与同谪，竟斥为民。杜门读书，士大夫往来其地，率辞不见。林居几三十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未至，进本寺卿。

天启二年，吏部将用为左副都御史，羽正辞曰：“冯公从吾佥院已久，吾后入先之，是长竞也。西台何地，可以是风有位乎？”乃受佥都御史而让从吾为副。甫入署，即言：“方从哲进药议谥，封后移宫，无谋鲜断，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使为法受过。沈纮结内援，招权贿，宜遄决其去。”群小多不悦。熊廷弼、王化贞之狱，众议纷呶。羽正言：“向者开原、铁岭之罪不明，致失辽阳；辽阳之罪不明，致失广宁。朝廷疆土，堪几番败坏！”由是二人皆坐大辟。会硃童蒙以讲学击邹元标及从吾，羽正言书院之设，实为京师首善劝，不当议禁，因自劾乞休。顷之，代从吾为左副都御史，俄改户部右侍郎，督仓场。

明年春，拜工部尚书。故事，奄人冬衣隔岁一给。是夏六月，群奄千余人请预给，蜂拥入署，碎公座，殴掾吏，肆骂而去。盖忌羽正者嗾奄使发难也。羽正疏闻，因求罢。诏司礼太监杖谪群奄，而谕羽正出视事。羽正求去益坚，因言：“今帑藏殚虚，九边壮士日夜荷戈寝甲，弗获一饱；庆陵工卒负重乘高，暴炎风赤日中，求佣钱不得；而独内官请乞，朝至夕从。此辈闻之，其谁不含愤？臣奉职不称，义当罢黜。”复三疏自引归。

逾年，逆党霍维华追理三案，言羽正委身门户，遂削夺。崇祯初，复官。久之，卒。赠太子太保。

陈道亨，字孟起，新建人。万历十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南京吏部郎中。

同里邓以赞、衷贞吉亦官南都，人号“江右三清”。遭母丧，家毁于火，僦屋以居。

穷冬无帏，妻御葛裳，与子拾遗薪爇以御寒，或有赠遗，拒弗受。由湖广参政迁山东按察使、右布政使，转福建为左，所至不私一钱。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光宗立，进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

天启二年，妖贼徐鸿儒作乱。道亨守济宁，扼诸要害，以卫漕舟。事平，增俸赐银币。寻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杨涟等群击魏忠贤，被谯责。道亨愤，偕九卿上言：“高皇帝定令，内臣止供扫除，不得典兵预政。陛下徒念忠贤微劳，举魁柄授之，恣所欲为，举朝忠谏皆不纳。何重视宦竖轻天下士大夫至此？”疏入，不纳。道亨遂连疏求去，诏许乘传归。逾年卒。

道亨贞亮有守。自参政至尚书，不以家累自随，一苍头执爨而已。崇祯初，赠太子少保，谥清襄。

子弘绪，字士业。为晋州知州，以文名。

赞曰：光、熹之际，朝廷多故，又承神宗颓废之余，政体怠弛，六曹罔修厥职。

周嘉谟、张问达诸人，恳恳奉公，《诗》所称“不懈于位”者，盖庶几焉。汪应蛟持国计，谨出纳，水田之议，凿凿可见施行。孙玮请登用善类，钟羽正请禁馈遗，韪哉，救时之良规也。

## 列传第一百三十

陈邦瞻 毕懋康（兄懋良） 萧近高 白瑜 程绍 翟凤翀（郭尚宾）洪文衡（何乔远） 陈伯友（李成名） 董应举 林材 硃吾弼（林秉汉） 张光前

陈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历南京吏部郎中，出为浙江参政。进福建按察使，迁右布政使。改补河南，分理彰德诸府。

开水田千顷，建滏阳书院，集诸生讲习。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上林土官黄德勋弟德隆及子祚允叛德勋，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纳之，袭破上林，杀德勋，掠妻子金帛。守臣问状，诡言德勋病亡，乞以祚允继。邦瞻请讨于朝。会光宗嗣位，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遂移师讨擒之。

海寇林莘老啸聚万余人侵掠海滨，邦瞻扼之，不得逞。澳夷筑室青州，奸民与通，时侵内地，邦瞻燔其巢。召拜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进左。

天启二年五月疏陈四事，中言：“客氏既出复入，乃陛下过举。辅臣不封还内降，引义固争，致罪谪言者，再蹈拒谏之失，其何解于人言？”疏入，忤旨谯让。

寻兼户、工二部侍郎，专理军需。明年卒官，诏赠尚书。

邦瞻好学，敦风节。服官三十年，吏议不及。

毕懋康，字孟侯，歙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以中书舍人授御史。言内阁不当专用词臣，边臣失律者宜重按，部郎田大年、贺盛瑞，中书舍人丁元荐以忤权要废，当雪，疏留中。视盐长芦。

畿辅多河渠，湮废不治。懋康言：“保定清河，其源发于满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则汤家口为上闸，又十里则清杨为下闸，顺流东下，直抵天津。旁近易、安诸州，新安、雄、完、唐、庆都诸县，并通舟楫仰其利。二闸创自永乐初，日久颓圮，急宜修复，岁漕临、德二仓二十万石饷保定、易州、紫荆诸军，足使士卒宿饱。往者，密云、昌平故不通漕，万历初，总督刘应节、杨兆疏潮、白二河，陵泉诸水，漕粟以饷二镇，二镇之军赖之。此可仿而行也。”诏从之。巡按陕西，疏陈边政十事，劾罢副总兵王学书等七人。请建宗学如郡县学制，报可。改按山东，擢顺天府丞，以忧去。天启四年起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

懋康雅负器局，扬历中外，与族兄懋良并有清誉，称“二毕”。

懋良，字师皋。先懋康举进士。由万载知县擢南京吏部主事。历副使，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振饥民，减加派，抚降海寇，以善绩称。懋康为巡抚之岁，懋良亦自顺天府尹擢户部右侍郎，督仓场。魏忠贤以懋康为赵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际逵劾其附丽邪党，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贤，为御史张讷所论，落职闲住。

兄弟相继去国，士论更以为荣。

崇祯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寻罢。而懋良亦起兵部左侍郎。会京师戒严，尚书张凤翔以下皆获罪，懋良得原，致仕去。懋康再起南京户部右侍郎，督粮储。旋引疾归。兄弟皆卒于家。

萧近高，字抑之，庐陵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礼科给事中。

甫拜官，即上疏言罢矿税、释系囚、起废弃三事，明诏已颁，不可中止。帝怒，夺俸一年。顷之，论江西税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报。既而停矿分税之诏下，相失利，擅移驻景德镇，请专理窑务。帝即可之，近高复力争。后江西抚按并劾相，相以为近高主之，疏诋甚力。近高疏辨，复劾相。疏虽不行，相不久自引去。

屡迁刑科都给事中。知县满朝荐、诸生王大义等皆忤中使，系狱三年。近高请释之，不报。辽东税使高淮激民变，近高劾其罪，请撤还，帝不纳。又以淮诬奏逮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近高复论救。会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征还，而邦才等系如故。无何，极陈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未几，又言王锡爵密揭行私，宜止勿召；硃赓被弹六十余疏，不当更留。皆不报。故事，六科都给事中内外递转。

人情轻外，率规避，近高自请外补。吏部侍郎杨时乔请亟许以成其美。乃用为浙江右参政，进按察使。以病归。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闻。

泰昌元年召为太仆卿。廷议“红丸”之案，近高言崔文升、李可灼当斩，方从哲当勒还故里，张差谋逆有据，不可蔽以疯癫。历工部左、右侍郎。天启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黄尊素因言近高暨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饶伸，太仆少卿刘弘谟、刘宗周并辞荣养志，清风袭人，亟宜褒崇，风励有位。诏许召还。五年冬，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力辞，不允。时魏忠贤势张，诸正人屏斥已尽。近高不欲出，迁延久之。给事中薛国观劾其玩命，遂落职。崇祯初，乃复。卒于家。

白瑜，字绍明，永平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帝既册立东宫，上太后徽号，瑜请推广孝慈，以敦俭、持廉、惜人才、省冤狱四事进，皆引《祖训》及先朝事以规时政，辞甚切。三十年，京师旱，陕西河南黄河竭。礼官请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实政。今逐臣久锢，累臣久羁，一蒙矜释，即可感格天心。”末言矿税之害。皆不报。

累迁工科都给事中。帝于射场营乾德台，瑜抗疏力谏，又再疏请斥中官王朝、陈永寿，帝不能无憾。会瑜论治河当专任，遂责其剿拾陈言，谪广西布政使照磨。

以疾归。光宗立，起光禄少卿，三迁太常卿。给事中倪思辉、硃钦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谪，瑜抗疏论救。

天启二年，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郑贵妃兄子养性奉诏还籍，逗遛不去，其家奴张应登讦其通塞外。永宁伯王天瑞者，显皇后弟也，以后故衔郑氏，遂偕其弟锦衣天麟交章劾养性不轨。瑜以郑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实诬，乃会都御史赵南星、大理卿陈于廷等谳上其狱，请抵奴诬告罪，勒养性居远方。制可。明年进左侍郎。卒官。赠尚书。

程绍，字公业，德州人。祖瑶，江西右布政使。绍举万历十七年进士。除汝宁推官，征授户科给事中。巡视京营。副将佟养正等五人行贿求迁，皆劾置于理。帝遣使采矿河南，绍两疏言宜罢，皆不报。

再迁吏科左给事中。会大计京官，御史许闻造讦户部侍郎张养蒙等，语侵吏部侍郎裴应章。绍言闻造挟吏部以避计典，且附会阁臣张位，闻造乃贬边方。主事赵世德考察贬官，廷议征杨应龙，兵部举世德知兵，绍驳止之。又劾文选郎杨守峻，守峻自引去。饶州通判沈榜贬官，夤缘税监潘相得留，绍极言非法。山西税使张忠以夏县知县韩薰忤己，奏调之僻地，绍又争之，帝怒，斥为民。以沈一贯救，诏镌一秩，出之外。给事中李应策、御史李炳等争之，帝益怒，并薰斥为民，而夺应策等俸。绍家居二十年。光宗即位，起太常少卿。

天启四年，历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宗室居仪封者为盗窟，绍列上其状，废徙高墙。临漳民耕地漳滨，得玉玺，龙纽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献绍。绍闻之于朝，略言：“秦玺不足征久矣。今玺出，适在臣疆，既不当复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间。欲遣官恭进阙廷，迹涉贡媚。且至尊所宝，在德不在玺，故先驰奏闻，候命进止。昔王孙圉不宝玉珩，齐威王不宝照乘，前史美之。陛下尊贤爱士，野无留良。尚有一代名贤，如邹元标、冯从吾、王纪、周嘉谟、盛以弘、孙慎行、钟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忧国奉公，白首魁艾。其他词林台谏一锢不起者，并皇国祯祥，盛朝珍宝。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献符贡瑞，臣窃羞之。愿陛下惟贤是宝。在朝之忠直，勿事虚拘；在野之老成，亟图登进。彼区区秦玺之真伪，又安足计哉。”魏忠贤方斥逐耆硕，见之不悦。后忠贤势益张，绍遂引疾归。

崇祯六年，荐起工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年老，四疏乞休去。卒，赠本部尚书。

翟凤翀，字凌元，益都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吴桥、任丘，有治声，征授御史。疏荐钟羽正、赵南星、邹元标等，因言：“宋季邪谄之徒，终日请禁伪学，信口诋諆。近年号讲学者，不幸类此。”出按辽东。宰赛、暖兔二十四营环开原而居，岁为边患。宰赛尤桀骜，数败官军，杀守将，因挟边吏增赏。庆云参将陈洪范所统止羸卒二千，又恇怯不任战。凤翀奏请益兵，易置健将，开原始有备。又请所在建常平仓，括赎锾，节公费，易粟备荒。帝善其议，命推行于诸边。故辽阳参将吴希汉失律听勘，以内援二十年不决，且谋复官，凤翀一讯成狱，置之大辟，边人快之。

帝因“梃击”之变，召见廷臣于慈宁宫。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无所言，御史刘光复方发口，遽得罪。凤翀上言：“陛下召对廷臣，天威开霁，千载一时。辅臣宜举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长孙讲学，福府庄田鹾引，大僚空虚，考选沉阁，以及中旨频降，边警时闻，水旱盗贼之相仍，流移饥殍之载道，一一缕奏于前，乃缄默不言，致光复以失仪获罪。光复一日未释，辅臣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责。山东大饥，以凤翀疏，遣御史过庭训赍十六万金振之。

中官吕贵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织造。冉登提督九门，诬奏市民殴门卒，下兵马指挥欧相之吏。邢洪辱御史凌汉翀于朝，给事中郭尚宾等劾之，帝释洪不问。汉翀为废将凌应登所殴，洪复曲庇应登。凤翀抗疏极论贵、登、洪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无从，小臣叩阍无路。宦寺浸用，政令多违，实开群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势。”帝大怒，谪山西按察使经历。而是时，尚宾亦上疏极言：“比来拟旨不由内阁，托以亲裁。言官稍涉同类，辄云党附，将使大臣不肯尽言，小臣不敢抗论，天下事尚可为哉？乞陛下明诏阁臣，封还内降，容纳直谏，以保治安。”忤旨，谪江西布政使检校。阁臣及言官论救，皆不纳。帝于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谏者久不被谴。至是二人同日谪官，时称“二谏”。

凤翀既谪，三迁。天启初，为南京光禄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魏忠贤党御史卓迈、汪若极连章论之，遂削籍。崇祯二年起兵部右侍郎，寻出抚天津。以疾归。卒，赠兵部尚书。

尚宾，字朝谔，南海人，凤翀同年进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给事中。遇事辄谏诤，尤愤中官之横。尝因事论税使李凤、高寀、潘相，颇称敢言。已，竟谪官。光宗时乃复起，累官刑部右侍郎，亦以不附忠贤削籍。崇祯初，为兵部右侍郎。卒，赠尚书。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帝将封皇长子为王，偕同官贾岩合疏争。寻改礼部。与郎中何乔远善，乔远坐诖误被谪，文衡已迁考功主事，竟引病归。

起补南京工部，历郎中。力按旧章，杜中贵横索，节冗费为多。官工部九年，进光禄少卿。改太常，督四夷馆。中外竞请起废，帝率报寝。久之，乃特起顾宪成。

宪成已辞疾，忌者犹惮其进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衡虑帝惑兆魁言，抗章申雪，因言：“今两都九列，强半无人，仁贤空虚，识者浩叹。所堪选择而使者，只此起废一途。今宪成尚在田间，已婴罗罔，俾圣心愈疑。连茹无望，贻祸贤者，流毒国家，实兆魁一疏塞之矣。”寻进大理少卿。以忧去。

泰昌元年起太常卿。光宗既崩，议升祔。文衡请祧睿宗，曰：“此肃宗一时崇奉之情，不合古谊。且睿宗尝为武宗臣矣，一旦加诸其上，礼既不合，情亦未安。

当时臣子过于将顺，因循至今。夫情隆于一时，礼垂于万世，更定之举正在今时。”

疏格不行。未几卒，赠工部右侍郎。

文衡天性孝友。居丧，断酒肉不处内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

乔远，字稚孝，晋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礼部仪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长子为王，乔远力争不可。同官陈泰来等言事被谪，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而朝鲜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误，致国人束手受刃者六万余人。乔远即以闻，因进累朝驭倭故事，帝颇心动。而星坚持己说，疏竟不行。坐累谪广西布政使经历，以事归。里居二十余年，中外交荐，不起。

光宗立，召为光禄少卿，移太仆。王化贞驻兵广宁，主战。乔远画守御策，力言不宜轻举。无何，广宁竟弃。天启二年进左通政。邹元标建首善书院，硃童蒙等劾之，乔远言：“书院上梁文实出臣手，义当并罢。”语侵童蒙。进光禄卿、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户部右侍郎致仕。崇祯二年，起南京工部右侍郎。给事中卢兆龙劾其衰庸，自引去。

乔远博览，好著书。尝辑明十三朝遗事为《名山藏》，又纂《闽书》百五十卷，颇行于世，然援据多舛云。

陈伯友，字仲恬，济宁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甫拜命，即罢河南巡抚李思孝。俄论邹之麟科场弊宜勘；奄竖辱驸马冉兴让，宜置之法；楚宗英憔、蕴钫，良吏满朝荐、王邦才等宜释。已，又言：“陛下清明之心，不幸中年为利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财匮民艰，家成彻骨之贫，人抱伤心之痛。今天下所以杌陧倾危而不可救药者，此也。”又言：“李廷机去国，操纵不出上裁。

至外而抚按，内而庶僚，去留无所断决。士大夫意见分岐，议论各异，陛下漫无批答。曷若尽付外廷公议，于以平曲直、定国是乎？”帝皆不省。熊廷弼为荆养乔所讦，伯友与李成名等力主行勘。

既又陈时政四事，言：“拟旨必由内阁。昨科臣曾六德之处分，阁臣叶向高之典试，悉由内降。而福王之国之旨，亦于他疏批行。非独亵天言，抑且贻阴祸。法者天下所共，黔国公沐昌祚请令其孙启元代镇，已非法矣。乃抚按据法请勘，而以内批免之，疑中有隐情。御史吕图南改提学，此争为贤，彼争为不肖，盍息两家戈矛，共图军国大计？福王久应之国，今春催请不下数百疏，何以忽易期？”疏亦留中。寻以艰去。及服除，廷议多排东林，遂不出。

至四十六年，以年例，即家除河南副使。天启四年，屡迁太常寺卿，治少卿事。

杨涟劾魏忠贤，伯友亦偕卿胡世赏等抗疏极论。明年十二月，御史张枢劾其倚附东林，遂削夺。庄烈帝即位，诏复官，未及用而卒。

成名，字寰知，太原卫人。祖应时，南京户部员外郎，以清白著。成名举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吏科给事中。疏陈铨政失平，语侵尚书赵焕。俄请释累臣满朝荐，言朝荐不释则诸珰日肆，国家患无已。吏部侍郎方从哲，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并及其子恣横状。从哲求去，帝不许。是时，党人日攻东林，成名遂移疾归。

家居五年，起山东副使。天启初，迁湖广参政，入为太仆少卿。四年春，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魏忠贤以成名为赵南星所用，因所属给由，犯御讳，除其名。为巡抚止八月，士民祠祀焉。崇祯改元，召拜户部右侍郎，以左侍郎专理边饷。

京师戒严，改兵部。帝召对平台，区画兵事甚悉。数月而罢，卒于家。

董应举，字崇相，闽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除广州教授。与税监李凤争学傍需地，凤舍人驰骑文庙前，絷其马，用是有名。

迁南京国子博士，再迁南京吏部主事。召为文选主事。历考功郎中，告归。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年闰四月，日中黑子相斗。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无光。时辽东抚顺已失，应举言：“日生黑眚，乃强敌侵凌之征。亟宜勤政修备，以消祸变。”

因条上方略。帝置不省。

天启改元，再迁太常少卿，督四夷馆。二年春，陈急务数事，极言天下兵耗民离，疆宇日蹙，由主威不立，国法不行所致。帝以为应举知兵，令专任较射演武。

已，上言保卫神京在设险营屯。遂擢应举太仆卿兼河南道御史，经理天津至山海屯务。应举以责太重，陈十难十利，帝悉敕所司从之。乃分处辽人万三千余户于顺天、永平、河间、保定，诏书褒美。遂用公帑六千买民田十二万余亩，合闲田凡十八万亩，广募耕者，畀工廪、田器、牛种，浚渠筑防，教之艺稻，农舍、仓廨、场圃、舟车毕具，费二万六千，而所收黍麦谷五万五千余石。廷臣多论其功，就进右副都御史。天津葛沽故有水陆兵二千，应举奏令屯田，以所入充岁饷，屯利益兴。

五年六月，朝议以屯务既成，当广鼓铸。乃改应举工部右侍郎，专领钱务，开局荆州。寻议给两淮盐课为铸本，命兼户部侍郎，并理盐政。应举至扬州，疏请厘正盐规，议商人补行积引，增输银视正引之半，为部议所格。应举方奏析，而巡盐御史陆世科恶其侵官，劾之，魏忠贤传旨诘让，御史徐扬先遂希指再劾，落职闲住。

崇祯初，复官。

应举好学善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家，好兴利捍患。比没，海滨人祠祀之。

林材，字谨任，闽县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舒城知县。擢工科给事中。吏部推郑洛戎政尚书，起张九一贵州巡抚，材极言两人不当用，九一遂罢。王锡爵赴召，材疏论，并及赵志皋、张位。再请建储豫教，又争三王并封之谬。

屡迁吏科都给事中。劾罢南京尚书郝杰、徐元泰。经略宋应昌惑沈惟敬，力请封贡，材乞斩应昌、惟敬，不报。志皋、位拟旨失当，材抗疏驳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华门灾，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时政缺失。帝愠甚，以方修省不罪。吏部推顾养谨总理河道，材论止之。兵部将大叙平壤功，材力诋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滥叙。

其冬，复率同官言成宪不当为祭酒，冯梦祯不当为詹事，刘元震不当为吏部侍郎。

帝积前怒，言材屡借言事诬谤大臣，今复暗伤善类，乃贬三官，余停俸一岁。会御史崔景荣等论救，再贬程乡典史。材遂归里不出。

光宗即位，始起尚宝丞，再迁太仆少卿。还朝未几，即乞归。天启中，起南京通政使，卒。崇祯初，赠右都御史。

硃吾弼，字谐卿，高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宁国推官。征授南京御史。

大学士赵志皋弟学仕为南京工部主事，以赃败。南京刑部因志皋故，轻其罪，议调饶州通判。吾弼疏论，竟谪戍之。奏请建国本，简阁臣，补言官，罢矿税，不报。山西巡抚魏允贞为税使孙朝所讦，吾弼乞治朝欺罔罪。广东税使李凤乾没，奸人王遇桂请税江南田契，吾弼皆疏论其罪。时无赖子蜂起言利，廷臣辄连章力争，帝虽不尽从，亦未尝不容其切直。雷震皇陵，吾弼请帝廷见大臣，讲求祖宗典制，次第举行，与天下更始。寻复言：“陛下孝敬疏于郊庙，惕厉弛于朝讲；土木盛宫苑，榛芜遍殿廷，群小横中外，正士困囹圄；闾阎以矿税竭，邮传以输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县以征求困；草泽生心，衣冠丧气；公卿不能补牍，台谏无从引裾。

不可不深察而改图也。”末言礼部侍郎郭正域疾恶严，居己峻，不可以楚事弃。

先是，楚假王议起，首辅沈一贯阴左右王，以正域请行勘，嗾其党钱梦皋阜辈逐之去。举朝无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独抗章申理，而御史林秉汉以楚宗人戕杀巡抚，亦请详勘。且言：“王既非假，何惮于勘？”吾弼、秉汉遂为一贯等所恶。

会梦皋京察将黜，遂讦秉汉为正域鹰犬，语侵沈鲤、杨时乔、温纯。秉汉坐贬贵州按察司检校，而梦皋得留。郎中刘元珍论之，反获谴。吾弼复疏直元珍，请黜梦皋，因力诋一贯，亦忤旨，停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禄少卿，召为大理右丞。齐、楚、浙三党用事，吾弼复辞疾归。熹宗立，召还。屡迁南京太仆卿。天启五年为御史吴裕中劾罢。

秉汉，字伯昭，长泰人。按广东，亦再疏劾李凤。既谪，寻移疾归，卒于家。

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张光前，字尔荷，泽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蒲圻知县，补安肃。甫四月，擢吏部验封主事。历文选员外郎、稽勋郎中。乞假去。

天启四年，赵南星为尚书，起为文选郎中。甫视事，魏忠贤欲逐南星，假廷推谢应祥事矫旨切责。南星时与推应祥者，员外郎夏嘉遇，非光前也。光前抗疏争之，曰：“南星人品事业昭灼人耳目，忽奉严旨责以不公忠，臣窃惑之。选郎，诸曹领袖，尚书臂指，南星所甄别进退，臣实佐之。功罪与共，乞先赐罢斥。”亦被旨切责。未几，以推乔允升等代南星，忤忠贤意，削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籍。光前又抗疏曰：“会推尚书，于廷主议，臣执笔，谨席稿待罪。”遂贬三秩，调外任。

光前操行清严，峻却请谒。知县石三畏赃私狼籍，得奥援，将授台谏，光前出之为王官，其党咸侧目。明年，光前兄右布政使光缙治兵遵化，为奄党门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并以忤奄去，见称于世。崇祯元年，起光禄少卿，不赴。三年，起太常。已，进大理少卿。累疏乞休，及家而卒。

赞曰：朝政弛，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实用。若陈邦瞻、毕懋康、翟凤翀、董应举，尚思有所建立，惜不逢明作之朝，故所表见止此耳。萧近高、洪文衡诸人皆以清素自矢，白瑜论郑氏狱能持平，固卿贰之铮铮者欤。

##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赵南星 邹元标 孙慎行 （盛以弘） 高攀龙 冯从吾

赵南星，字梦白，高邑人。万历二年进士。除汝宁推官。治行廉平，稍迁户部主事。张居正寝疾，朝士群祷，南星与顾宪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殁，调吏部考功。引疾归。

起历文选员外郎。疏陈天下四大害，言：“杨巍乞休，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之，忌户部尚书宋纟熏声望，连疏排挤。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谋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责小臣，是谓干进之害。礼部尚书沈鲤、侍郎张位、谕德吴中行、南京太仆卿沈思孝相继自免，独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词臣黄洪宪辈每阴谗之，言官唐尧钦、孙愈贤、蔡系周复显为诋诬。众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谓倾危之害。州县长吏选授太轻，部寺之官计日而取郡守，不问才行。而抚按论人赃私有据，不曰未甚，则曰任浅，概止降调，其意以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污，民生日瘁，是谓州县之害。乡官之权大于守令，横行无忌，莫敢谁何。如渭南知县张栋，治行无双，裁抑乡官，被谗不获行取，是谓乡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论韪之。而中所抨击悉时相所庇，于是给事中李春开起而驳之。其疏先下，南星几获谴。给事中王继光、史孟麟、万自约，部曹姜士昌、吴正志并助南星诋春开，且发时来、仰庇、洪宪谗谄状。春开气沮，然南星卒以病归。再起，历考功郎中。

二十一年大计京官，与尚书孙鑨秉公澄汰。首黜所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及钅龙甥文选员外郎吕廕昌，他附丽政府及大学士赵志皋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给事中刘道隆因劾吏部议留拾遗庶僚非法。得旨，南星等专权植党，贬三官。俄因李世达等疏救，斥南星为民。后论救者悉被谴，鑨亦去位，一时善类几空。事具鑨传。

南星里居，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中外论荐者百十疏，卒不起。

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进太常卿，至则擢工部右侍郎。居数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天启三年大计京官，以故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先朝结党乱政，议黜之，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论》，卒与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谨。他所澄汰，一如为考功时。浙江巡按张素养荐部内人材，及姚宗文、邵辅忠、刘廷元，南星劾其谬，素养坐夺俸。先是，巡方者有提荐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陕西高弘图、山西徐扬先、宣大李思启、河东刘大受，复踵行如故，南星并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

寻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当是时，人务奔竞，苞苴恣行，言路横尤甚。每文选郎出，辄邀之半道，为人求官，不得则加以恶声，或逐之去。选郎即公正无如何，尚书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有给事为赀郎求盐运司，即注赀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

知县石三畏素贪，夤缘将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时进士无为王官者，南星不恤也。

魏忠贤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贽见，南星麾之去。尝并坐弘政门，选通政司参议，正色语忠贤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忠贤默然，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南星友允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广微入内阁，尝三至南星门，拒勿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忠贤比而龁南星。

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侧目，滋欲去南星。给事中傅櫆以维琏改吏部己不与闻，首假汪文言发难，劾南星紊旧制，植私人。维琏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会涟劾忠贤疏上，宫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门乞休，不许。

攀龙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议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贤邸，叩头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忠贤大以为然，遂与定谋。会山西缺巡抚，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谢应祥有清望，首列以请。既得旨，而御史陈九畴受广微指，言应祥尝知嘉善，大中出其门，大中以师故，谋于文选郎嘉遇而用之，徇私当斥。大中、嘉遇疏辩，语侵九畴，九畴再疏力诋，并下部议。南星、攀龙极言应祥以人望推举，大中、嘉遇无私，九畴妄言不可听。忠贤大怒，矫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畴，而责南星等朋谋结党。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贤复矫旨切责，放归。明日，攀龙亦引去。给事中沈惟炳论救，亦出之外。俄以会推忤忠贤意，并斥于廷、涟、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摈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等置要地。

小人竞进，天下大柄尽归忠贤矣。

忠贤及其党恶南星甚，每矫敕谕，必目为元凶。于是御史张讷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维琏、国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并削籍。令再奏南星私党，讷复列上邦华及孙鼎相等十四人，并贬黜。自是为南星摈弃者，无不拔擢，其素所推奖者，率遭奇祸。诸干进速化之徒，一击南星，辄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为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顾宪成、孙丕扬、王图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夺，缙绅祸益烈。寻以汪文言狱词连及南星，下抚按提问。适郭尚友巡抚保定，而巡按马逢皋亦憾南星，乃相与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孙王钟庞，系之狱，坐南星赃万五千。南星家素贫，亲故捐助，始获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庄浪，钟庞永昌。嫡母冯氏、生母李氏，并哀恸而卒。子生七龄，惊怖死。南星抵戍所，处之怡然。

庄烈帝登极，有诏赦还。巡抚牟志夔，忠贤党也，故迟遣之，竟卒于戍所。崇祯初，赠太子太保，谥忠毅。櫆、呈秀、广微、九畴、兆魁、应甲、绍徽、讷、三畏、尚友、志夔，俱名丽逆案，为世大僇焉。

邹元标，字尔瞻，吉水人。九岁通《五经》。泰和胡直，嘉靖中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师欧阳德、罗洪先，得王守仁之传。元标弱冠从直游，即有志为学。举万历五年进士。观政刑部。

张居正夺情，元标抗疏切谏。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其设施乖张者，如州县入学，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损其数。是进贤未广也。诸道决囚，亦有定额，所司惧罚，数必取盈。

是断刑太滥也。大臣持禄苟容，小臣畏罪缄默，有今日陈言而明日获谴者。是言路未通也。黄河泛滥为灾，民有驾蒿为巢、啜水为餐者，而有司不以闻。是民隐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又不可枚数矣。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疏就，怀之入朝，适廷杖吴中行等。元标俟杖毕，取疏授中官，绐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

卫在万山中，夷獠与居，元标处之怡然。益究心理学，学以大进。巡按御中承居正指，将害元标。行次镇远，一夕，御史暴死。

元标谪居六年，居正殁，召拜吏科给事中。首陈培圣德、亲臣工、肃宪纪、崇儒行、饬抚臣五事。寻劾罢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

徐学谟者，嘉定县人。嘉靖中，为荆州知府。景恭王之籓德安，欲夺荆州城北沙市地。学谟力抗不予，为王所劾，下抚按逮问，改官。荆州人德之，称沙市为“徐市”。居正素与厚。万历中，累迁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居正归葬父，学谟事之谨，召为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礼部尚书。自弘治后，礼部长非翰林不授，惟席书以言“大礼”故，由他曹迁；万士和不由翰林，然先历其部侍郎。学谟径拜尚书，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学谟急缔姻于大学士申时行以自固。及奉命择寿宫，通政参议梁子琦劾其始结居正，继附时行，诏为夺子琦俸。元标复劾之，遂令致仕归。

慈宁宫灾，元标复上时政六事，中言：“臣曩进无欲之训，陛下试自省，果无欲耶？寡欲耶？语云：‘欲人勿闻，莫若勿为。’陛下诚宜翻然自省，加意培养。”

当是时，帝方壮龄，留意声色游宴，谓元标刺己，怒甚，降旨谯责。首辅时行以元标己门生，而劾罢其姻学谟，亦心憾，遂谪南京刑部照磨。就迁兵部主事。召改吏部，进员外郎，以病免。起补验封。陈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几万言。文选缺员外郎，尚书宋纟熏请用元标，久不获命，纟熏连疏趣之。给事中杨文焕、御史何选亦以为言。帝怒，诘责纟熏，谪文焕、选于外，而调元标南京。刑部尚书石星论救，亦被谯让。元标居南京三年，移疾归。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忧，里居讲学，从游者日众，名高天下。中外疏荐遗佚，凡数十百上，莫不以元标为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

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进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四月还朝，首进和衷之说，言：“今日国事，皆二十年诸臣酝酿所成。往者不以进贤让能为事，日锢贤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气，专务分门立户。臣谓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应。向之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今与诸臣约，论一人当惟公惟平，毋轻摇笔端，论一事当惩前虑后，毋轻试耳食，以天下万世之心，衡天下万世之人与事，则议论公，而国家自享安静和平之福。”因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八人。帝优诏褒纳。居二日，复陈拔茅阐幽、理财振武数事，及保泰四规。且请召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而恤录罗大纮、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纳。

初，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晚节务为和易。或议其逊初仕时，元标笑曰：“大臣与言官异。风裁踔绝，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可如少年悻动耶？”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思矫其弊，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尝欲举用李三才，因言路不与，元标即中止。王德完讥其首鼠，元标亦不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两人不和，请帝谕解。元标言：“臣与德完初无纤芥，此必有人交构其间。

臣尝语朝士曰：‘方今上在冲岁，敌在门庭，只有同心共济。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世自有无偏无党之路，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废死诸臣犹未赠恤，元标再陈阐幽之典，言益恳切。

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

御史潘汝桢、过庭训雅有物议，及庭训秩满，汝桢注考溢美。元标疏论之，两人并引疾去。已，言丁已京察不公，专禁锢异己，请收录章家祯、丁元荐、史记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诸臣多获昭雪。又言：“明诏收召遗佚，而诸老臣所处犹是三十年前应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旧至意。”帝纳其言。于是两京太常、太仆、光禄三卿各增二员。

孙慎行之论“红丸”也，元标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毁者，惟此纲常；纲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过南中，南中士大夫争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难以传信。臣初不谓然。及既入都，为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诸臣曰：‘言及先帝弥留大事，令人阁笔，谁敢领此？’臣始有疑于前日之言。元辅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无其心，何以自解于世？且从哲秉政七年，未闻建树何事，但闻马上一日三趣战，丧我十万师徒。讯问谁秉国成，而使先帝震惊，奸人闯宫，豺狼当路，憸邪乱政？从哲何词以对？从来惩戒乱贼，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时刑部尚书黄克缵希内廷意，群小和之，而从哲世居京师，党附者众，崔文升党复弥缝于内，格慎行与众议，皆不得伸。未几，慎行及王纪偕逐，元标疏救，不听。

元标自还朝以来，不为危言激论，与物无猜。然小人以其东林也，犹忌之。给事中硃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会元标与冯从吾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童蒙首请禁之。元标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复疏劾，语尤妄诞。而魏忠贤方窃柄，传旨谓宋室之亡由于讲学，将加严谴。叶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温旨。兴治及允厚复交章力攻，兴治至比之山东妖贼。元标连疏请益力，诏加太子少保，乘传归。陛辞，上《老臣去国情深疏》，历陈军国大计，而以寡欲进规，人为传诵。四年，卒于家。明年，御史张讷请毁天下讲坛，力诋元标，忠贤遂矫旨削夺。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介。

童蒙等既劾元标，遂得罪清议，寻以年例外迁。及忠贤得志，三人并召还。岁余，允厚至户部尚书、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母死不持服，为忠贤建生祠。兴治亦加至太仆卿。忠贤败，三人并丽逆案云。

孙慎行，字闻斯，武进人。幼习闻外祖唐顺之绪论，即嗜学。万历二十三年举进士第三人，授编修，累官左庶子。数请假里居，键户息交，覃精理学。当事请见，率不纳。有以政事询者，不答。

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礼部右侍郎，署部事。当是时，郊庙大享诸礼，帝二十余年不躬亲，东宫辍讲至八年，皇长孙九龄未就外傅，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锢未释，代王废长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庄田取盈四万顷，慎行并切谏。已，念东宫开讲，皇孙出阁，系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废长子鼎渭，立爱子鼎莎，李廷机为侍郎时主之，其后，群臣争者百余疏，帝皆不省。慎行屡疏争，乃获更置。楚宗人击杀巡抚赵可怀，为首六人论死，复锢英憔等二十三人于高墙，禁蕴钫等二十三人于远地。慎行力白其非叛，诸人由此获释。皇太子储位虽定，福王尚留京师，须庄田四万顷乃行，宵小多窥伺。廷臣请之国者愈众，帝愈迟之。慎行疏十余上，不见省。最后，贵妃复请帝留王庆太后七旬寿节，群议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诸臣伏阙力请，大学士叶向高亦争之强。帝不得已，许明年季春之国，群情始安。韩敬科场之议，慎行拟黜敬。而家居时素讲学东林，敬党尤忌之。会吏部缺侍郎，廷议改右侍郎李鋕于左，而以慎行为右，命俱未下。御史过廷训因言鋕未履任，何复推慎行，给事中亓诗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归，出城候命，帝乃许之。已而京察，御史韩浚等以趣福王之国，谓慎行邀功，列之拾遗疏中。帝察其无罪，获免。

熹宗立，召拜礼部尚书。初，光宗大渐，鸿胪寺丞李可灼以红铅丸药进。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学士方从哲拟旨令引疾归，赉以金币。天启元年四月，慎行还朝，上疏曰：

先帝骤崩，虽云夙疾，实缘医人用药不审。阅邸报，知李可灼红丸乃首辅方从哲所进。夫可灼官非太医，红丸不知何药，乃敢突然以进。昔许悼公饮世子药而卒，世子即自杀，《春秋》犹书之为弑。然则从哲宜何居？速引剑自裁以谢先帝，义之上也；合门席稿以待司寇，义之次也；乃悍然不顾，至举朝共攻可灼，仅令回籍调理，岂不以己实荐之，恐与同罪与？臣以为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实录中即欲为君父讳，不敢不直书方从哲连进药二丸，须臾帝崩，恐百口无能为天下后世解也。

然从哲之罪实不止此。先是则有皇贵妃欲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

倘非礼官执奏，言路力持，几何不遗祸宗社哉！继此则有谥皇祖为恭皇帝事。历考晋、隋、周、宋，其末世亡国之君率谥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岂真不学无术？

实乃咒诅君国，等于亡王，其设心谓何？后此则有选侍垂帘听政事。刘逊、李进忠幺么小竖，何遂胆大扬言。说者谓二竖早以金宝输从哲家，若非九卿、台谏力请移宫，选侍一日得志，陛下几无驻足所。闻尔时从哲濡迟不进，科臣趣之，则云迟数日无害。任妇寺之纵横，忍君父之杌陧，为大臣者宜尔乎？臣在礼言礼，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战误国，罔上行私，纵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义，酿成国家之祸患者，臣不能悉数也。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

时朝野方恶从哲，慎行论虽过刻，然争韪其言。顾近习多为从哲地，帝乃报曰：“旧辅素忠慎，可灼进药本先帝意。卿言虽忠爱，事属传闻。并进封移宫事，当日九卿、台谏官亲见者，当据实会奏，用释群疑。”于是从哲疏辨。刑部尚书黄克缵右从哲，亦曲为辨。慎行复疏折之，曰：“由前则过信可灼，有轻进药之罪，由后则曲庇可灼，有不讨贼之罪，两者均无辞乎弑也。从哲谓移宫有揭，但诸臣之请在初二，从哲之请在初五。尔时章疏入乾清不入慈庆者已三日，国政几于中断，非他辅臣访知，与群臣力请，其害可胜言哉！伏读圣谕‘辅臣义在体国，为朕分忧。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传谕一言，屏息纷扰，君臣大义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昼夜涕泣六七日。’夫从哲为顾命元臣，使少肯义形于色，何至令至尊忧危如此！

惟阿妇寺之意多，戴圣明之意少，故敢于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末复力言克缵之谬。章并下廷议。既而议上，惟可灼下吏戍边，从哲置不问。

山东巡抚奏，五月中，日中月星并见。慎行以为大异，疏请修省，语极危切。

秦王谊漶由旁枝进封，其四子法不当封郡王，厚贿近幸，遂得温旨。慎行坚不奉诏，三疏力争，不得。七月谢病去。

其冬，廷推阁臣，以慎行为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贤抑不用，用顾秉谦、硃国祯、硃延禧、魏广微，朝论大骇。叶向高连疏请用两人，竟不得命。已，忠贤大炽，议修《三朝要典》，“红丸”之案以慎行为罪魁。其党张讷遂上疏力诋，有诏削夺。未几，刘志选复两疏追劾，诏抚按提问，遣戍宁夏。未行，庄烈帝嗣位，以赦免。

崇祯元年，命以故官协理詹事府，力辞不就。慎行操行峻洁，为一时搢绅冠。

朝士数推毂入阁，吏部尚书王永光力排之，迄不获用。八年廷推阁臣，屡不称旨，最后以慎行及刘宗周、林釬名上，帝即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赠太子太保，谥文介。

盛以弘，字子宽，潼关卫人。父讷，字敏叔。讷父德，世职指挥也，讨洛南盗战死。讷号泣请于当事，水浆不入口者数日，为发兵讨斩之。久之，举隆庆五年进士。由庶吉士累官吏部右侍郎。与尚书陈有年、左侍郎赵参鲁共厘铨政。母忧归，以笃孝闻。卒，赠礼部尚书。天启初，谥文定。

以弘，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累官礼部尚书。天启三年谢病归。魏忠贤乱政，落其职。崇祯初，起故官，协理詹事府，卒官。明世，卫所世职用儒业显者，讷父子而已。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读书，辄有志程硃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初义》，诋程、硃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

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讦去位，朝论多咎大学士王锡爵。攀龙上疏曰：近见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去矣，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斥矣。迩者李祯、曾乾亨复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选郎孟化鲤又以推用言官张栋，空署而逐矣。

夫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废斥如此，后将焉继。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弹冠，世道人心何可胜慨！且今陛下朝讲久辍，廷臣不获望见颜色。天言传布，虽曰圣裁，隐伏之中，莫测所以。故中外群言，不曰：“辅臣欲除不附己”，则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诸臣贤否陈于左右；而陛下于诸臣，亦尝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为皆由圣怒，则诸臣自孟化鲤而外，未闻忤旨，何以皆罢斥？即使批鳞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尝收录，何独于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断，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遗以拒谏诤之诮。传之四海，垂诸史册，为圣德累不小。

辅臣王锡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张居正、申时行，察其用心，何以异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诸臣罢斥，果以为当然，则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视至尊之过举，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之尽乎？末力诋郑材、杨应宿谗谄宜黜。应宿亦疏讦攀龙，语极妄诞。疏并下部院，议请薄罚两臣，稍示惩创。帝不许，镌应宿二秩，谪攀龙揭阳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济等论救，并获谴。攀龙之官七月，以事归。

寻遭亲丧，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屡荐，帝悉不省。

熹宗立，起光禄丞。天启元年进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郑养性，言：“张差梃击实养性父国泰主谋。今人言籍籍，咸疑养性交关奸宄，别怀异谋，积疑不解，当思善全之术。至刘保谋逆，中官卢受主之，刘于简狱词具在。受本郑氏私人，而李如桢一家交关郑氏，计陷名将，失地丧师。于简原供，明言李永芳约如桢内应。

若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知先帝症虚，故用泄药，罪在不赦。陛下仅行斥逐，而文升犹潜住都城。宜勒养性还故里，急正如桢、文升典刑，用章国法。”疏入，责攀龙多言，然卒遣养性还籍。

孙慎行以“红丸”事攻旧辅方从哲，下廷议。攀龙引《春秋》首恶之诛，归狱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从哲解，攀龙遗书切责之。寻改太常少卿，疏陈务学之要，因言：“从哲之罪非止红丸，其最大者在交结郑国泰。国泰父子所以谋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张差之梃，继以美姝之进，终以文升之药，而从哲实左右之。力扶其为郑氏者，力锄其不为郑氏者；一时人心若狂，但知郑氏，不知东宫。此贼臣也，讨贼则为陛下之孝。而说者乃曰‘为先帝隐讳则为孝’，此大乱之道也。陛下念圣母则宣选侍之罪，念皇考则隆选侍之恩，仁之至义之尽也，而说者乃曰‘为圣母隐讳则为孝’。明如圣谕，目为假托；忠如杨涟，谤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观，此大乱之道也。惑于其说，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忠孝皆可变乱，何事不可妄为？故从哲、养性不容不讨，奈何犹令居辇毂下！”时从哲辈奥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语激帝怒，将加严谴。叶向高力救，乃夺禄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邹元标建书院，攀龙与焉。

元标被攻，攀龙请与同罢，诏留之。进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杨涟等群击魏忠贤，势已不两立。及向高去国，魏广微日导忠贤为恶，而攀龙为赵南星门生，并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扬还，攀龙发其秽状，南星议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贤所，乞为义儿，遂摭谢应祥事，谓攀龙党南星。严旨诘责，攀龙遽引罪去。顷之，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为知府，讦攀龙挟私排挤。诏复凤翔故官，削攀龙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杀之，窜名李实劾周起元疏中，遣缇骑往逮。攀龙晨谒宋儒杨龟山祠，以文告之。归与二门生一弟饮后园池上，闻周顺昌已就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入与夫人语，如平时。出，书二纸告二孙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户。移时诸子排户入，一灯荧然，则已衣冠自沈于池矣。发所封纸，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复别门人华允诚书云：“一生学问，至此亦少得力。”时年六十五。远近闻其死，莫不伤之。

呈秀憾犹未释，矫诏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闲其父，谪为徒。崇祯初，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授世儒官。

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

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攀龙削官之秋，诏毁东林书院。庄烈帝嗣位，学者更修复之。

冯从吾，字仲好，长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视中城，阉人修刺谒，拒却之。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倾邪狡猾，累劾不去。从吾发其奸，遂调外。时当大计，从吾严逻侦，苞苴绝迹。

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试观戊子以前，四裔效顺，海不扬波；己丑以后，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变人妖，叠出累告。励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颂敕谕，谓圣体违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愿陛下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危乱为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会仁圣太后寿辰，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起巡长芦盐政。洁己惠商，奸宄敛迹。既还朝，适帝以军政大黜两京言官。从吾亦削籍，犹以前疏故也。

从吾生而纯悫，长志濂、洛之学，受业许孚远。罢官归，杜门谢客，取先正格言，体验身心，造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践阼，起尚宝卿，进太仆少卿，并以兄丧未赴。俄改大理。

天启二年擢左佥都御史。甫两月，进左副都御史。廷议“三安”，从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尝试，而许其引疾，当国何心！至梃击之狱，与发奸诸臣为难者，即奸人也。”由是群小恶之。

已，与邹元标共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其中，给事中硃童蒙遂疏诋之。从吾言：“宋之不竞，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经》，天子经筵，皇太子出阁，皆讲学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己则不为，可乎？先臣守仁，当兵事倥偬，不废讲学，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毁誉，而为此也。”因再称疾求罢，帝温诏慰留。而给事中郭允厚、郭兴治复相继诋元标甚力。从吾又上言：“臣壮岁登朝，即与杨起元、孟化鲤、陶望龄辈立讲学会，自臣告归乃废。京师讲学，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为诟厉？”因再疏引归。

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辞未上，召拜工部尚书。会赵南星、高攀龙相继去国，连疏力辞，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贤党张讷疏诋从吾，削籍。乡人王绍徽素衔从吾，及为吏部，使乔应甲抚陕，捃摭百方，无所得。乃毁书院，曳先圣像，掷之城隅。从吾不胜愤悒，得疾卒。崇祯初，复官，赠太子太保，谥恭定。

赞曰：赵南星诸人，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诗》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谓欤？权枉盈廷，谴谪相继，“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悲夫！

##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杨涟 左光斗（弟光先） 魏大中（子学洢 学濂） 周朝瑞 袁化中 顾大章（弟大韶 ）王之寀

杨涟，字文孺，应山人。为人磊落负奇节。万历三十五年成进士，除常熟知县。

举廉吏第一，擢户科给事中，转兵科右给事中。

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见。涟偕诸给事、御史走谒大学士方从哲，御史左光斗趣从哲问安。从哲曰：“帝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涟曰：“昔文潞公问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将毋有他志，速下中书行法。’公诚日三问，不必见，亦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公更当宿阁中。”曰：“无故事。”涟曰：“潞公不诃史志聪，此何时，尚问故事耶？”越二日，从哲始率廷臣入问。及帝疾亟，太子尚踌躇宫门外。

涟、光斗遣人语东宫伴读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太子深纳之。

无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而是时，贵妃据乾清宫，与帝所宠李选侍相结，贵妃为选侍请皇后封，选侍亦请封贵妃为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谒朝士，泣朔宫禁危状，谓：“帝疾必不起，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郑、李交甚固，包藏祸心。”廷臣闻其语，忧甚。而帝果趣礼部封贵妃为皇太后。

涟、光斗乃倡言于朝，共诘责郑养性，令贵妃移宫，贵妃即移慈宁。涟遂劾崔文升用药无状，请推问之。且曰：“外廷流言，谓陛下兴居无节，侍御蛊惑。必文升藉口以掩其用药之奸，文升之党煽布以预杜外廷之口。既损圣躬，又亏圣德，罪不容死。至贵妃封号，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

请亟寝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见大臣，并及涟，且宣锦衣官校。众谓涟疏忤旨，必廷杖，嘱从哲为解。从哲劝涟引罪，涟抗声曰：“死即死耳，涟何罪？”

及入，帝温言久之，数目涟，语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涟。

涟自以小臣预顾命感激，誓以死报。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趋入，诸大臣周嘉谟、张问达、李汝华等虑皇长子无嫡母、生母，势孤孑甚，欲共托之李选侍。涟曰：“天子宁可托妇人？且选侍昨于先帝召对群臣时，强上入，复推之出，是岂可托幼主者？请亟见储皇，即呼万岁，拥出乾清，暂居慈庆。”语未毕，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至，涟趣诸大臣共趋乾清宫。阍人持梃不容入，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阍人却，乃入临。群臣呼万岁，请于初六日登极，而奉驾至文华殿，受群臣嵩呼。驾甫至中宫，内竖从寝阁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揽衣欲夺还者。涟格而诃之曰：“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乃拥至文华殿。礼毕，奉驾入慈庆宫。当是时，李选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暂居此，俟选侍出宫讫，乃归乾清宫。”群臣遂退议登极期，语纷纷未定，有请改初三者，有请于即日午时者。

涟曰：“今海宇清晏，内无嫡庶之嫌。父死之谓何？含敛未毕，衮冕临朝，非礼也。”

或言登极则人心安，涟曰：“安与不安，不在登极早暮。处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

议定，出过文华殿。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至，责涟误大事，唾其面曰：“事脱不济，汝死，肉足食乎！”涟为竦然。乃与光斗从周嘉谟于朝房，言选侍无恩德，必不可同居。

明日，嘉谟、光斗各上疏请选侍移宫。初四日得俞旨。而选侍听李进忠计，必欲皇长子同居，恶光斗疏中“武氏”语，议召皇长子，加光斗重谴。涟遇内竖于麟趾门，内竖备言状。涟正色曰：“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召？

且上已十六岁，他日即不奈选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视之，其人退。给事中惠世扬、御史张泼入东宫门，骇相告曰：“选侍欲垂帘处光斗，汝等何得晏然？”

涟曰：“无之。”出皇极门，九卿科道议上公疏，未决。

初五日传闻欲缓移宫期。涟及诸大臣毕集慈庆宫门外，涟语从哲趣之。从哲曰：“迟亦无害。”涟曰：“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即两宫圣母如在，夫死亦当从子。选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时中官往来如织，或言选侍亦顾命中人。涟斥之曰：“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何尝先顾其嬖媵？请选侍于九庙前质之，若曹岂食李家禄者？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谟助之，词色俱厉，声彻御前。皇长子使使宣谕，乃退。复抗疏言：“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亦惟今日。”其日，选侍遂移宫，居仁寿殿。明日庚辰，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涟与一燝、嘉谟定宫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余悉听涟指。涟须发尽白，帝亦数称忠臣，未几，迁兵科都给事中。御史冯三元等极诋熊廷弼，涟疏谕其事，独持平。旋劾兵部尚书黄嘉善八大罪，嘉善罢去。

当选侍之移宫也，涟即言于诸大臣曰：“选侍不移宫，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宫，又当有以安选侍。是在诸公调护，无使中官取快私仇。”既而诸奄果为流言。御史贾继春遂上书内阁，谓不当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构，罗织不休，俾先帝玉体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盖是时，选侍宫奴刘逊、刘朝、田诏等以盗宝系狱，词连选侍父。诸奄计无所出，则妄言选侍投缳，皇八妹入井，以荧惑朝士。继春藉其言，首发难。于是光斗上疏述移宫事。而帝降谕言选侍气殴圣母，及要挟传封皇后，与即日欲垂帘听政语，又言：“今奉养李氏于哕鸾宫，尊敬不敢怠。”大学士从哲封还上谕。帝复降谕言选侍过恶，而自白赡养优厚，俾廷臣知。未几，哕鸾宫灾。帝谕内阁，言选侍暨皇八妹无恙。而是时，给事中周朝瑞谓继春生事，继春与相诋諆，乃复上书内阁，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语。朝瑞与辨驳者再。涟恐继春说遂滋，亦上《敬述移宫始末疏》，且言：“选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语何自，臣安敢无言。臣宁使今日忤选侍，无宁使移宫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独览文书、称制垂帘之事。”帝优诏褒涟志安社稷，复降谕备述宫掖情事。继春及其党益忌涟，诋涟结王安，图封拜。涟不胜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复褒其忠直而许之归。天启元年春，继春按江西还，抵家，见帝诸谕，乃具疏陈上书之实。帝切责，罢其官。涟、继春先后去，移宫论始息。

天启二年起涟礼科都给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佥都御史。又明年春，进左副都御史。而是时魏忠贤已用事，群小附之，惮众正盈朝，不敢大肆。涟益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辈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憸邪。忠贤及其党衔次骨，遂兴汪文言狱，将罗织诸人。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其年六月，涟遂抗疏劾忠贤，列其二十四大罪，言：

高皇帝定令，内官不许干预外事，只供掖廷洒扫，违者法无赦。圣明在御，乃有肆无忌惮，浊乱朝常，如东厂太监魏忠贤者。敢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

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制，以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大罪一。

刘一燝、周嘉谟，顾命大臣也，忠贤令孙杰论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

先帝宾天，实有隐恨，孙慎行、邹元标以公义发愤，忠贤悉排去之。顾于党护选侍之沈纮，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

王纪、钟羽正先年功在国本。及纪为司寇，执法如山；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

忠贤构党斥逐，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岂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时名贤不安其位。

颠倒铨政，掉弄机权，大罪六。

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旸等，抗论稍忤，立行贬黜，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

然犹曰外廷臣子也。去岁南郊之日，传闻宫中有一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贵幸矣，大罪八。

犹曰无名封也。裕妃以有妊传封，中外方为庆幸。忠贤恶其不附己，矫旨勒令自尽。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

犹曰在妃嫔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乃忽焉告殒，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

先帝青宫四十年，所与护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仓卒受命，拥卫防维，安亦不可谓无劳。忠贤以私忿，矫旨杀于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内臣无罪而擅杀擅逐者，又不知几千百也，大罪十一。

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近又于河间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茔地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

今日廕中书，明日廕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应星等，滥袭恩廕，亵越朝常，大罪十三。

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

良乡生员章士魁，坐争煤窑，托言开矿而致之死。假令盗长陵一抔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

王思敬等牧地细事，责在有司。忠贤乃幽置槛阱，恣意搒掠，视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

给事中周士朴执纠织监。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大罪十七。

北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忠贤以不善锻炼，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

给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传旨诘责。及大中回奏，台省交章，又再亵王言。

毋论玩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语，朝夕纷更，大罪十九。

东厂之设，原以缉奸。自忠贤受事，日以快私仇、行倾陷为事。纵野子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辈，投匦设阱。片语稍违，驾帖立下，势必兴同文馆狱而后已，大罪二十。

边警未息，内外戒严，东厂访缉何事？前奸细韩宗功潜入长安，实主忠贤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祸，宗功事成，未知九庙生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与奸相沈纮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刺客为敌国窥伺者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可为深虑，大罪二十二。

忠贤进香涿州，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以为大驾出幸。及其归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乘舆矣。其间入幕效谋，叩马献策者，实繁有徒。忠贤此时自视为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

夫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忠贤走马御前，陛下射杀其马，贷以不死。忠贤不自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此又寸脔忠贤，不足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状败露，则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甚至无耻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纻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用消隐忧，臣死且不朽。

忠贤初闻疏，惧甚。其党王体乾及客氏力为保持，遂令魏广微调旨切责涟。先是，涟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机泄，遂于会极门上之，忠贤乃得为计。涟愈愤，拟对仗复劾之，忠贤诇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群阉数百人衷甲夹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涟乃止。

自是，忠贤日谋杀涟。至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涟注籍不与。

忠贤矫旨责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偕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并削籍。忠贤恨不已，再兴汪文言狱，将罗织杀涟。五年，其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涟、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命逮文言下狱鞫之。许显纯严鞫文言，使引涟纳熊廷弼贿。文言仰天大呼曰：“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涟别字也。显纯乃自为狱词，坐涟赃二万，遂逮涟。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比下诏狱，显纯酷法拷讯，体无完肤。其年七月遂于夜中毙之，年五十四。

涟素贫，产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谯楼，二子至乞食以养。征赃令急，乡人竞出赀助之，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其节义感人如此。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遗直，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除中书舍人。选授御史，巡视中城。捕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辇下震悚。

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与民尽矣。今欲使旱不为灾，涝不为害，惟有兴水利一法。”因条上三因十四议：曰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议浚川，议疏渠，议引流，议设坝，议建闸，议设陂，议相地，议筑塘，议招徠，议择人，议择将，议兵屯，议力田设科，议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备，诏悉允行。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邹元标尝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种水田利也。”阉人刘朝称东宫令旨，索戚畹废庄。光斗不启封还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阉人愤而去。

光宗崩，李选侍据乾清宫，迫皇长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事先皇无脱簪戒旦之德，于殿下无拊摩养育之恩，此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况睿哲初开，正宜不见可欲，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

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时选侍欲专大权，廷臣笺奏，令先进乾清，然后进慈庆。得光斗笺，大怒，将加严谴。数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选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议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取其笺视之，心以为善，趣择日移宫，光斗乃免。当是时，宫府危疑，人情危惧，光斗与杨涟协心建议，排阉奴，扶冲主，宸极获正，两人力为多。由是朝野并称为“杨左”。

未几，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言帝不当薄待庶母。光斗闻之，即上言：“先帝宴驾，大臣从乾清宫奉皇上出居慈庆宫，臣等以为不宜避选侍。故臣于初二日具《慎守典礼肃清宫禁》一疏，宫中震怒，祸几不测。赖皇上保全，发臣疏于内阁。

初五日，阁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宫。至初六日，皇上登极，驾还乾清。宫禁肃然，内外宁谧。夫皇上既当还宫，则选侍之当移，其理明白易晓。惟是移宫以后，自宜存大体，捐小过。若复株连蔓引，使宫闱不安，即于国体有损。乞立诛盗宝宫奴刘逊等，而尽宽其余。”帝乃宣谕百官，备述选侍凌虐圣母诸状。及召见，又言：“朕与选侍有仇。”继春用是得罪去。

时廷臣议改元。或议削泰昌弗纪，或议去万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为泰昌，或议以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启。光斗力排其说，请从今年八月以前为万历，以后为泰昌，议遂定。孙如游由中旨入阁，抗疏请斥之。出督畿辅学政，力杜请寄，识鉴如神。

天启初，廷议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应嘉等。光斗独抗疏争之，言廷弼才优而量不宏，昔以守辽则有余，今以复辽则不足。已而廷弼竟败。三年秋，疏请召还文震孟、满朝荐、毛士龙、徐大相等，并乞召继春及范济世。济世亦论“移宫”事与光斗异者，疏上不纳。其年擢大理丞，进少卿。

明年二月拜左佥都御史。是时，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郑三俊、李邦华、魏大中诸人咸居要地，光斗与相得，务为危言核论，甄别流品，正人咸赖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与给事中阮大铖同里，招之入京，会吏科都给事中缺，当迁者，首周士朴，次大铖，次大中。大铖邀中旨，勒士朴不迁，以为己地。赵南星恶之，欲例转大铖，大铖疑光斗发其谋，恨甚。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佥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为之，两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衔大中，遂共嗾给事中傅櫆劾光斗、大中与汪文言比而为奸。光斗疏辨，且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櫆恚，再疏讦光斗。光斗乞罢，事得解。

杨涟劾魏忠贤，光斗与其谋，又与攀龙共发崔呈秀赃私，忠贤暨其党咸怒。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斩罪，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忠贤诇知，先二日假会推事与涟俱削籍。群小恨不已，复构文言狱，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至则下诏狱酷讯。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光斗坐赃二万。忠贤乃矫旨，仍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容城孙奇逢者，节侠士也，与定兴鹿正以光斗有德于畿辅，倡议醵金，诸生争应之。得金数千，谋代输，缓其狱，而光斗与涟已同日为狱卒所毙，时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

光斗既死，赃犹未竟。忠贤令抚按严追，系其群从十四人。长兄光霁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应秋犹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诸人家族尽破。及忠贤定《三朝要典》，“移宫”一案以涟、光斗为罪魁，议开棺僇尸。有解之者，乃免。忠贤既诛，赠光斗右都御史，录其一子。已，再赠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谥忠毅。

弟光先，由乡举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满，既出境，许都反东阳。光先闻变疾返，讨平之。福王既立，马士英荐阮大铖，光先争不可。后大铖得志，逮光先。乱亟道阻，光先间行走徽岭。缇骑索不得，乃止。

魏大中，字孔时，嘉善人。自为诸生，读书砥行，从高攀龙受业。家酷贫，意豁如也。举于乡，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毁之。第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行人。数奉使，秋毫无所扰。

天启元年，擢工科给事中。杨镐、李如桢既论大辟，以佥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学士韩爌遽拟旨减死。大中愤，抗疏力争，诋德完晚节不振，尽丧典型，语并侵爌。

帝为诘责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举李三才为大中所怒。两人互诋讦，疏屡上，爌亦引咎辞位。御史周宗建、徐扬先、张捷、徐景濂、温皋谟，给事中硃钦相右德完，交章论大中，久而后定。

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两疏劾大学士沈纮，语侵魏进忠、客氏。及议“红丸”事，力请诛方从哲、崔文升、李可灼，且追论郑国泰倾害东宫罪。持议峻切，大为邪党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绍徽素与东林为难，营求巡抚，大中恶其人，特疏请斥绍徽，绍徽卒自引去。再迁礼科左给事中。是时恤典冒滥，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缘要路以请，无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

四年迁吏科都给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随，二苍头给爨而已，入朝则键其户，寂无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举发之，自是无敢及大中门者。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贤，事多咨访。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时牴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发难。

文言者，歙人。初为县吏，智巧任术，负侠气。于玉立遣入京刺事，输赀为监生，用计破齐、楚、浙三党。察东宫伴读王安贤而知书，倾心结纳，与谈当世流品。

光、熹之际，外廷倚刘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文言交关力为多。魏忠贤既杀安，府丞邵辅忠遂劾文言，褫其监生。既出都，复逮下吏，得末减。益游公卿间，舆马尝填溢户外。大学士叶向高用为内阁中书，大中及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与往来，颇有迹。

会给事中阮大铖与光斗、大中有隙，遂与允儒定计，嘱櫆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险，色取行违，与光斗等交通文言，肆为奸利。疏入，忠贤大喜，立下文言诏狱。大中时方迁吏科，上疏力辩，诏许履任。御史袁化中、给事中甄淑等相继为大中、光斗辨。大学士叶向高以举用文言，亦引罪求罢。狱方急，御史黄尊素语镇抚刘侨曰：“文言无足惜，不可使搢绅祸由此起。”侨颔之，狱辞无所连。文言廷杖褫职，牵及者获免。大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鸿胪报名面恩，忠贤忽矫旨责大中互讦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鸿胪报名状无批谕旨者，举朝骇愕。櫆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复视事。

未几，杨涟疏劾忠贤，大中亦率同官上言：“从古君侧之奸，非遂能祸人国也。

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于不可救。今忠贤擅威福，结党与，首杀王安以树威于内，继逐刘一燝、周嘉谟、王纪以树威于外，近且毙三戚畹家人以树威于三宫。深结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广布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辈，通朝中声息。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故涟不惜粉身碎首为陛下陈。今忠贤种种罪状，陛下悉引为亲裁，代之任咎。恐忠贤所以得温旨，即出忠贤手，而涟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览也。陛下贵为天子，致三宫列嫔尽寄性命于忠贤、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谓宫禁严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为’，未有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谓左右屏而圣躬将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拥卫，何藉于忠贤？若忠贤、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贤、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于上耳。”忠贤得疏大怒，矫旨切让，尚未有以罪也。大学士魏广微结纳忠贤，表里为奸，大中每欲纠之。会孟冬时享，广微偃蹇后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广微愠，益与忠贤合。忠贤势益张，以廷臣交攻，阳示敛戢，且曲从诸所奏请，而阴伺其隙。

迨吏部推谢应祥巡抚山西，广微遂嗾所亲陈九畴劾大中出应祥门，推举不公，贬三秩，出之外，尽逐诸正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天下大权一归于忠贤。

明年，逆党梁梦环复劾文言，再下诏狱。镇抚许显纯自削牍以上，南星、涟、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龙、袁化中、缪昌期、邹维琏、邓渼、卢化鰲、钱士晋、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彦、熊明遇、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李三才、惠世扬、施天德、黄正宾辈，无所不牵引，而以涟、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为受杨镐、熊廷弼贿，大中坐三千，矫旨俱逮下诏狱。乡人闻大中逮去，号泣送者数千人。

比入镇抚司，显纯酷刑拷讯，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狱卒受指，与涟、光斗同夕毙之，故迟数日始报。大中尸溃败，至不可识。庄烈帝嗣位，忠贤被诛，广微、櫆、九畴、梦环并丽逆案。大中赠太常卿，谥忠节，录其一子。

长子学洢，字子敬。为诸生，好学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学洢号恸欲随行。

大中曰：“父子俱碎，无为也。”乃微服间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洢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崇祯初，有司以状闻，诏旌为孝子。

次子学濂，有盛名。举崇祯十六年进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师，与同官吴尔壎慷慨有所论建，大学士范景文以闻。庄烈帝特召见两人，将任用之。无何，京师陷，不能死，受贼户部司务职，颓其家声。既而自惭，赋绝命词二章，缢死。去帝殉社稷时四十日矣。

文言之再下诏狱也，显纯迫令引涟等。文言备受五毒，不承，显纯乃手作文言供状。文言垂死，张目大呼曰：“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面质。”显纯遂即日毙之。

涟、大中等逮至，无可质者，赃悬坐而已。诸所诬赵南星、缪昌期辈，亦并令抚按追赃。衣冠之祸，由此遍天下。始熊廷弼论死久，帝以孙承宗请，有诏待以不死。

刑部尚书乔允升等遂欲因朝审宽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贤杀大中，乃坐以纳廷弼贿云。

周朝瑞，字思永，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

光宗嗣位，擢吏科给事中，疏请收录先朝遗直。俄陈慎初三要，曰信仁贤，广德泽，远邪佞。因请留上供金花银，以佐军兴。词多斥中贵。中贵皆恶之，激帝怒，贬秩调外，时列谏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诏复故官。疏请容纳直言，又陈考选诸弊。日讲将举，进君臣交警之规。帝并褒纳。贾继春之请安李选侍也，朝瑞力驳之，与继春往复者数四。

天启元年再迁礼科左给事中。时辽事方棘，朝瑞请于阁臣中推通晓兵事者二人专司其事，而以职方郎一人专理机宜，给事中二人专主封驳，帝可之。雄县知县王纳谏为阉人所诬，中旨镌秩。给事中毛士龙以纠驳阉人，为府丞邵辅忠所陷，中旨除名。朝瑞并抗疏论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压，忽大风扬沙，天尽赤，都人骇愕，所司不以闻。朝瑞请帝修省，而严敕内外臣工，毋斗争误国，更诘责所司不奏报之罪，帝纳之。时帝践祚岁余，未尝亲政，权多旁落，朝瑞请帝躬览万机。

帝降旨，言政委阁臣，祖宗旧制不可紊，然其时政权故不在阁也。

明年二月，广宁失，诏停经筵日讲。朝瑞等上言：“此果出圣意，辅臣当引义争。如辅臣阿中涓意，则其过滋大。且主上冲龄，志意未定，独赖朝讲不辍，诸臣得一觐天颜，共白指鹿之奸。今常朝已渐传免，倘并讲筵废之，九阍既隔，无谒见时，司马门之报格不入，吕大防之贬不及知，国家大事去矣。”会礼部亦以为言，乃命日讲如故。

已，偕诸给事御史惠世扬、左光斗等极论大学士沈纮结中官练兵，为肘腋之贼。

纮疏辨。朝瑞等尽发其贿交魏进忠、卢受、刘朝、客氏，而末复侵其私人邵辅忠、徐大化。语过激，夺疏首世扬俸。大化尝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恶之。无何，王化贞弃广宁逃，大化又请立诛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请令带罪守山海，疏四上，并抑不行。大化遂力诋朝瑞，朝瑞愤，亦丑诋大化，所司为两解之。朝瑞方擢太仆少卿，而大化为魏忠贤腹心，必欲杀朝瑞，窜其名汪文言狱中，与杨涟等五人并逮下镇抚狱，坐妄议“移宫”及受廷弼贿万金。五日再讯，搒掠备至，竟毙之狱。

崇祯初，赠大理卿，予一子官。福王时，谥忠毅。

袁化中，字民谐，武定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知内黄、泾阳，有善政。

泰昌元年擢御史。时熹宗冲龄践阼，上无母后，宫府危疑。化中上疏劾辅臣方从哲，报闻。天启元年二月，疏陈时事可忧者八：曰宫禁渐弛，曰言路渐轻，曰法纪渐替，曰贿赂渐章，曰边疆渐坏，曰职掌渐失，曰宦官渐盛，曰人心渐离。语皆剀切。出按宣、大，以忧归。服除，起掌河南道。

杨涟劾魏忠贤，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贤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视大臣如奴隶，斥言官若孤雏，杀内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愤，特陛下未之知，故忠贤犹有畏心。今涟已侃词入告矣，陛下念潜邸微劳，或贷忠贤以不死。而忠贤实自惧一死，惧死之念深，将挺而走险，骑虎难下，臣恐其横逞之毒不在搢绅，而即在陛下。陛下试思，深宫之内，可使多疑多惧之人日侍左右，而不为防制哉？”

疏入，忠贤大恨。

锦衣陈居恭者，忠贤爪牙也，为涟所论及，亦攻忠贤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职。毛文龙献俘十二人，而稚儿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请释之，因言文龙叙功之滥。

忠贤素庇文龙，益不悦。崔呈秀按淮、扬，赃私狼籍，回道考核，化中据实上之，崔呈秀大恨。会谢应祥廷推被讦，化中与其事，呈秀遂嗾忠贤贬化中秩，调之外。

已，窜入汪文言狱词中，逮下诏狱。呈秀令许显纯坐以杨镐、熊廷弼贿六千，酷刑拷掠，于狱中毙之。崇祯初，赠太仆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愍。

顾大章，字伯钦，常熟人。父云程，南京太常卿。大章与弟大韶，孪生子也。

大章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丧除，值朝中朋党角立，正士日摧。大章慨然曰：“昔贾彪不入‘顾’‘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难。余向与东林疏，可以彪自况也。”乃入都，补国子博士。与朝士通往来，阴察其交关肯綮，清流赖之。

稍迁刑部主事。以奉使归。还朝，天启已改元，进员外郎。尚书王纪令署山东司事。司辖辇毂，最难任。自辽阳失，五城及京营巡捕日以逻奸细为事，稍有踪迹，率论死。绝无左验者二百余人，所司莫敢谳，多徙官去，囚未死者仅四之一。大章言于纪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即日会谳，系三人，余悉移大理释放。纪大嗟服。佟卜年之狱，纪用大章言拟流卜年，未上而纪斥。侍郎杨东明署事，欲置之大辟，大章力争，卒拟流。忤旨，诘责，竟论卜年辟，瘐死狱中。

魏忠贤欲借刘一献株累刘一燝，大章力辨其非，忠贤大恨。卜年、一献事具《纪》、《一燝传》中。熊廷弼、王化贞之下吏也，法司诸属二十八人共谳，多有议宽廷弼者。大章因援“议能”、“议劳”例，言化贞宜诛，廷弼宜论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迁兵部去，无异议也。会王纪劾罢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党疑纪疏出大章手，恨之。大化令所亲御史杨维垣讦大章妄倡“八议”，鬻大狱，大章疏辨。维垣四疏力攻，言纳廷弼贿四万，且列其鬻狱数事，反覆诋讦不休。大章危甚，赖座主叶向高保持之，下所司验问，都御史孙玮等白其诬。帝以大章渎辨，稍夺其俸，大章遂引归。

五年起官。历礼部郎中，陕西副使。大化已起大理丞，与维垣为忠贤鹰犬，因假汪文言狱连及大章，逮下镇抚拷掠，坐赃四万。及杨涟等五人既死，群小聚谋，谓诸人潜毙于狱，无以厌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诏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狱，由是涟等惨死状外人始闻。比对簿，大章词气不挠。刑部尚书李养正等一如镇抚原词，以“移宫”事牵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书既上，忠贤大喜，矫诏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镇抚。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狱！”呼酒与大韶诀，趣和药饮之，不死，投缳而卒。崇祯初，赠太仆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裕愍。

初，大章等被逮，秘狱中忽生黄芝，光彩远映。及六人毕入，适成六瓣，或以为祥。大章叹曰：“芝，瑞物也，而辱于此，吾辈其有幸乎？”已而果然。

大韶，字仲恭，老于诸生。通经史百家及内典，于《诗》、《礼》、《仪礼》、《周官》多所发明，他辨驳者复数万言。尝以为宋、元以来述者之事备，学者但当诵而不述，将死，始缮所笺《诗》、《礼》、《庄子》，曰《炳烛斋随笔》云。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除清苑知县，迁刑部主事。

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硃雄等收之。慈庆宫者，皇太子所居宫也。明日，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按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鞫奏：“犯名张差，蓟州人。止称吃斋讨封，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请下法司严讯。”时东宫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顾未得事端，而方从哲辈亦颇关通戚畹以自固。差被执，举朝惊骇，廷元以疯癫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偕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讯，一如廷元指。

言：“差积柴草，为人所烧，气愤发癫。于四月内诉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绐令执梃作冤状。乃由东华门入，直至慈庆宫门。按律当斩，加等立决。”稿定未上。山东司主治京师事，署印侍郎张问达以属之。而士相、永嘉与廷元皆浙人，士相又廷元姻也，疯癫具狱，之寀心疑其非。

是月十一日，之寀值提牢散饭狱中，末至差，私诘其实。初言“告状”，复言“凉死罢，已无用”。之寀令置饭差前：“吐实与饭，否则饿死。”麾左右出，留二吏扶问之。始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遇人辄打死，死了我们救汝。’畀我枣木棍，导我由后宰门直至宫门上，击门者堕地。

老公多，遂被执。”之寀备揭其语，因问达以闻。且言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乞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问。疏入未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永济等连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戚”

二字，帝恶之，与之寀疏俱不报。廷元复请速检诸疏，下法司讯断。御史过庭训言祸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报。庭训遂移文蓟州踪迹之。知州戚延龄具言其致癫始末，言：“贵妃遣珰建佛寺，珰置陶造甓，居民多鬻薪获利者。差卖田贸薪往市于珰，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讼于珰，为所责，不胜愤，持梃欲告御状。”于是原问诸臣据为口实矣。

二十一日，刑部会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祯、劳永嘉、王之寀、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沣、硃瑞凤等再审。差供：“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吃有，著有。”小爷者，内监所称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谋，凡五人。”于是刑部行蓟州道，提马三道等，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鞫，而给事中何士晋与从哲等亦俱以为言。帝乃谕究主使，会法司拟罪。是日，刑部据蓟州回文以上。已，复谕严刑鞫审，速正典刑。时中外籍籍，语多侵国泰，国泰出揭自白。士晋复疏攻国泰，语具《士晋传》。

先是，百户王曰乾上变，言奸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皇太子，词已连刘成。

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至是，复涉成。帝心动，谕贵妃善为计。贵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无它；帝亦数慰谕，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连贵妃，大惧，乃缘帝及贵妃意，期速结。二十八日，帝亲御慈宁宫，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孙雁行立左阶下。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入，责以离间父子，谕令磔张差、庞保、刘成，无他及。因执太子手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既又手约太子体，谕曰：“自襁褓养成丈夫，使我有别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曰：“朕诸孙俱长成，更何说？”顾问皇太子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皇太子具言：“疯癫之人宜速决，毋株连。”又责诸臣云：“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帝又谓诸臣曰：“尔等听皇太子语否？”复连声重申之。诸臣跪听，叩头出，遂命法司决差。明日磔于市。又明日，司礼监会廷臣鞫保、成于文华门。时已无左证，保、成展转不承。会太子传谕轻拟，廷臣乃散去。

越十余日，刑部议流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从之，而毙保、成于内廷。其事遂止。

当是时，帝不见群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寀发保、成事，特一出以释群臣疑，且调剂贵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之寀也。四十五年京察，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用拾遗劾之寀贪，遂削其籍。

天启初，廷臣多为之讼冤，召复故官。二年二月上《复仇疏》，曰：《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曩李选侍气殴圣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贵妃之封，圣母在天之灵必有心安而目瞑者。

此复仇一大义也。

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试问：李可灼之误用药，引进者谁？崔文升之故用药，主使者谁？恐方从哲之罪不在可灼、文升下。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一也。

张差持梃犯宫，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时，乃刘廷元曲盖奸谋，以疯癫具狱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语，以卖薪成招矣。其后复谳，差供同谋举事，内外设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结党连谋，而士相辈悉抹去之。当时有内应，有外援。一夫作难，九庙震惊，何物凶徒，敢肆行不道乃尔！缘外戚郑国泰私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辈，珠玉金钱充满其室。言官结舌，莫敢谁何，遂无复顾惮，睥睨神器耳。

国泰虽死，罪不容诛。法当开棺戮尸，夷其族，赭其宫，而至今犹未议及。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二也。

总之，用药之术，即梃击之谋。击不中而促之药，是文升之药惨于张差之梃也。

张差之前，从无张差；刘成之后，岂乏刘成？臣见陛下之孤立于上矣。

又言：

郎中胡士相等，主疯癫者也。堂官张问达，调停疯癫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评无只字，讼多溢词。堂官张问达语转而意圆，先允疯癫，后宽奸宄。劳永嘉、岳骏声等同恶相济。张差招有“三十六头儿”，则胡士相阁笔；招有“东边一起干事”，则岳骏声言波及无辜；招有“红封票，高真人”，则劳永嘉言不及究红封教。今高一奎见监蓟州，系镇朔卫人。盖高一奎，主持红封教者也；马三道，管给红票者也；庞保、刘成，供给红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诸奸增减会审公单，大逆不道。

疏入，帝不问，而先主疯癫者恨次骨。

未几，之寀迁尚宝少卿。逾年，迁太仆少卿，寻转本寺卿。廷元及岳骏声、曾道唯以之寀侵己，先后疏辨。之寀亦连疏力折，并发诸人前议差狱时，分金红庙中，及居间主名甚悉。事虽不行，诸人益疾之。

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贤势大张，其党杨维垣首翻“梃击”

之案，力诋之寀，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狱中，下抚按提问。岳骏声复讦之，且言其逼取郑国泰二万金，有诏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梃击”事以之寀为罪首。

府尹刘志选复重劾之，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之寀竟瘐死。崇祯初，复官，赐恤。

自“梃击”之议起，而“红丸”、“移宫”二事继之。两党是非争胜，祸患相寻，迄明亡而后已。

赞曰：国之将亡也，先自戕其善类，而水旱盗贼乘之。故祸乱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异哉，明之所称“三案”者！举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恶大憝因用以剪除善类，卒致杨、左诸人身填牢户，与东汉季年若蹈一辙。国安得不亡乎！

##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周起元 缪昌期 周顺昌（子茂兰 硃祖文 颜佩韦等） 周宗 建（蒋英）黄尊素 李应升 万燝（丁乾学等）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万历二十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历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称。

行取入都，注湖广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御史刘国缙疑郑继芳假书出起元及李邦华、李炳恭、徐缙芳、徐良彦手，遂目为“五鬼”，继芳且入之疏中。起元愤，上章自明。居二年，御史命始下。

会太仆少卿徐兆魁以攻东林为御史钱春所劾，起元亦疏劾之。奸人刘世学者，诚意伯刘荩臣从祖也，疏诋顾宪成，起元愤，力斥其谬。荩臣遂讦起元，益诋宪成。

起元再疏极论，其同官翟凤翀、余懋衡、徐良彦、魏云中、李邦华、王时熙、潘之祥亦交章论列。且下令捕世学，世学遂遁去。吏部侍郎方从哲由中旨起官，起元力言不可，并刺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养正、郭士望等。吏部尚书赵焕出云中、时熙于外，起元劾其背旨擅权，坐停俸。焕去，郑继之代，又出之祥及张键。起元亦抗疏纠驳，因言张光房等五人不当摈之部曹。与党人牴牾，忌者益众。

寻巡按陕西，风采甚著。卒以东林故，出为广西参议，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饥，群盗蜂起，起元单骑招剧贼，而振恤饥民甚至。移四川副使，未上。会辽阳破，廷议通州重地，宜设监司，乃命起元以参政莅之。

天启三年入为太仆少卿。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十府。公廉爱民，丝粟无所取。遇大水，百方拯恤，民忘其困。织造中官李实素贪横，妄增定额，恣诛求。

苏州同知杨姜署府事，实恶其不屈，摭他事劾之。起元至，即为姜辨冤，且上去蠹七事，语多侵实。实欲姜行属吏礼，再疏诬逮之。起元再疏雪姜，更切直。魏忠贤庇实，取严旨责起元，令速上姜贪劣状。起元益颂姜廉谨，诋实诬毁，因引罪乞罢。

忠贤大怒，矫旨斥姜为民。起元复劾实贪恣不法数事，而为姜求宽。实以此敛威，而忠贤遂衔起元不置。分守参政硃童蒙者，先为兵科都给事中，以攻邹元标讲学外迁，失志狂暴，每行道辄鞭扑数十人，血肉狼籍。起元欲纠之，童蒙遂称病去，起元乃列其贪虐状以闻。忠贤遂矫旨削起元籍，擢童蒙京卿。

六年二月，忠贤欲杀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宗建六人，取实空印疏，令其党李永贞、李朝钦诬起元为巡抚时乾没帑金十余万，日与攀龙辈往来讲学，因行居间。矫旨逮起元，至则顺昌等已毙狱中。许显纯酷榜掠，竟如实疏，悬赃十万。罄赀不足，亲故多破其家。九月毙之狱中，吴士民及其乡人无不垂涕者。

庄烈帝嗣位，赠兵部右侍郎，官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惠。

缪昌期，字当时，江阴人。为诸生有盛名，举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扬言为于玉立所荐，自是有东林之目。

张差梃击事，刘廷元倡言疯癫，刘光复和之，疏诋发讦者，谓不当诧之为奇货，居之为元功。昌期愤，语朝士曰：“奸徒狙击青宫，此何等事，乃以‘疯癫’二字庇天下乱臣贼子，以‘奇货元功’四字没天下忠臣义士哉！”廷元辈闻其语，深疾之。给事中刘文炳劾大学士吴道南，遂阴诋昌期。时方授检讨，文炳再疏显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辈复思中之，学士刘一燝力持乃免。

天启元年还朝。一燝以次辅当国。其冬，首辅叶向高至。小人间一燝于向高，谓欲沮其来，向高不悦。会给事中孙杰承魏忠贤指，劾一燝及周嘉谟，忠贤遽传旨允放。昌期急诣向高，力言二人顾命重臣，不可轻逐，内传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传，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争，必可得也。若一传而放两大臣，异日天子手滑，不复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备言一燝质直无他肠，向高意少解。会顾大章亦为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两人故向高门下士也。

昌期寻迁左赞善，进谕德。杨涟劾忠贤疏上，昌期适过向高。向高曰：“杨君此疏太率易。其人于上前时有匡正。鸟飞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上。

有小珰赐绯者，叱曰：‘此非汝分，虽赐不得衣也。’其强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谁为此言以误公？可斩也。”向高色变，昌期徐起去。语闻于涟，涟怒。向高亦内惭，密具揭，请帝允忠贤辞，忠贤大愠。会有言涟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贤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韩爌秉政，忠贤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及涟、光斗，爌皆具揭恳留。忠贤及其党谓昌期实左右之。

而昌期于诸人去国，率送之郊外，执手太息，由是忠贤益恨。昌期知势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职闲住。

五年春，以汪文言狱词连及，削职提问。忠贤恨不置。明年二月复于他疏责昌期已削籍犹冠盖延宾，令缇骑逮问。逾月，复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昌期慷慨对簿，词气不挠，竟坐赃三千，五毒备至。四月晦，毙于狱。

庄烈帝即位，赠詹事兼侍读学士，录其一子，诏并予谥。而是时，姚希孟以词臣持物论，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应升、黄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皆不获谥。福王时，始谥文贞。

周顺昌，字景文，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税监高寀爪牙，不少贷。寀激民变，劫辱巡抚袁一骥，质其二子，并质副使吕纯如。或议以顺昌代，顺昌不可，纯如以此衔顺昌。擢吏部稽勋主事。天启中，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力杜请寄，抑侥幸，清操皭然。乞假归。

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巡抚周起元忤魏忠贤削籍，顺昌为文送之，指斥无所讳。魏大中被逮，道吴门，顺昌出饯，与同卧起者三日，许以女聘大中孙。

旂尉屡趣行，顺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因戟手呼忠贤名，骂不绝口。旂尉归，以告忠贤。御史倪文焕者，忠贤义子也，诬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顺昌尝语人，他日倪御史当偿夏御史命。文焕大恚，遂承忠贤指，劾顺昌与罪人婚，且诬以赃贿，忠贤即矫旨削夺。先所忤副使吕纯如，顺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挟前恨，数谮于织造中官李实及巡抚毛一鹭。

已，实追论周起元，遂诬顺昌请嘱，有所乾没，与起元等并逮。

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

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前谒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旗尉厉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锒铛于地，声琅然。众益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旂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一鹭、吉不能语。

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素得民，曲为解谕，众始散。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一鹭飞章告变，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已而一鹭言缚得倡乱者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乱已定，忠贤乃安。然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

顺昌至京师，下诏狱。许显纯锻炼，坐赃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骂忠贤。显纯椎落其齿，自起问曰：“复能骂魏上公否？”顺昌噀血唾其面，骂益厉。

遂于夜中潜毙之。时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

明年，庄烈帝即位，文焕伏诛，实下吏，一鹭、吉坐建忠贤祠，纯如坐颂珰，并丽逆案。顺昌赠太常卿，官其一子。给事中瞿式耜讼诸臣冤，称顺昌及杨涟、魏大中清忠尤著，诏谥忠介。

长子茂兰，字子佩，刺血书疏，诣阙诉冤，诏以所赠官推及其祖父。茂兰更上疏，请给三世诰命，建祠赐额。帝悉报可，且命先后惨死诸臣，咸视此例。茂兰好学砥行，不就廕叙。国变后，隐居不出，以寿终。

诸生硃祖文者，都督先之孙。当顺昌被逮，间行诣都，为纳饘粥、汤药。及征赃令急，奔走称贷诸公间。顺昌榇归，祖文哀恸发病死。

佩韦等皆市人，文元则顺昌舆隶也，论大辟。临刑，五人延颈就刃，语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监司张孝流涕而斩之。吴人感其义，合葬之虎丘傍，题曰：“五人之墓”。其地即一鹭所建忠贤普惠祠址也。

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尚书用曾孙也。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武康知县，调繁仁和，有异政，入为御史。

天启元年，为顾存仁、王世贞、陶望龄、顾宪成请谥，追论万历朝小人，历数钱梦皋、康丕扬、亓诗教、赵兴邦乱政罪，并诋李三才、王图。时辽事方棘，上疏责备辅臣。无何，沈阳破，宗建责当事大臣益急，因请破格用人，召还熊廷弼。已，论兵部尚书崔景荣不当信奸人刘保，辅臣刘一燝不当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禄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杨镐、李如桢，宗建为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论数与东林左。会是岁冬，奉圣夫人客氏既出宫复入，宗建首抗疏极谏，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圣朝举动有乖，内外防闲尽废。此辈一叨隆恩，便思逾分，狎溺无纪，渐成骄恣，衅孽日萌，后患难杜。王圣、硃娥、陆令萱之覆辙，可为殷鉴。”忤旨，诘责。清议由此重之。

明年，广宁失。廷臣多庇王化贞，欲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为剖两人罪案，颇右廷弼，诸庇化贞者乃深疾宗建。京师久旱，五月雨雹。宗建谓阴盛阳衰之征，历陈四事：一专讥大学士沈纮；一请宽建言废黜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当因此罗织朝士，阴刺兵部尚书张鹤鸣、给事中郭巩；一则专攻魏进忠，略言：“近日政事，外廷啧啧，咸谓奥窔之中，莫可测识，谕旨之下，有物凭焉。如魏进忠者，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况内廷之借端，与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离间之渐将起于蝇营，谗构之衅必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可胜言哉！”进忠者，魏忠贤故名也。

时方结客氏为对食，廷臣多阴附之，其势渐炽，见宗建疏，衔次骨，未发也。邹元标建首善书院，宗建实司其事。元标罢，宗建乞与俱罢，不从。巡视光禄，与给事中罗尚忠力剔奸弊，节省为多。寻请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诘责。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悦。

给事中郭巩者，先以劾廷弼被谪。廷弼败，复官，遂深结进忠。知进忠最恶宗建，乃疏诋廷弼，因诋朝廷之荐廷弼者，而宗建与焉。其锋锐甚，南京御史涂世业和之，诋宗建误廷弼，且误封疆。宗建愤，疏驳世业，语侵巩，抉其结纳忠贤事。

巩亦愤，上疏数千言，诋宗建益力，并及刘一燝、邹元标、周嘉谟、杨涟、周朝瑞、毛士龙、方震孺、江秉谦、熊德阳辈数十人，悉指为廷弼逆党。宗建益愤，抗疏力驳其谬，且曰：“李维翰、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皆坏封疆之人也；亓诗教力主催战，赵兴邦贿卖边臣，皆误封疆之人也；其他荐维翰、荐镐、荐应泰、化贞者，亦误封疆之人也。巩胡不一击之，而独苛求廷弼，且诋荐廷弼者为逆党哉？”当是时，忠贤势益盛。宗建虑内外合谋，其祸将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忠贤，略言：臣于去岁指名劾奏，进忠无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巩入都，嗾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巩乃创为“新幽大幽”之说，把持察典，编廷臣数十人姓名为一册，思一网中之。又为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投之道左，给事中则刘弘化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阳辈若而人，御史则方震孺为首，次及江秉谦辈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罗诸臣，以快报复之私，更欲独中臣，以释进忠之恨。是察典不出于朝廷，乃巩及进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巩说不行，始别借廷弼，欲一阱陷之。

巩又因臣论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异处，肉饱乌鸢，骨投黄犬，古今未有之惨也。巩即心昵进忠，何至背公灭理，且牵连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辈，谓尽安党。请陛下穷究安死果出何人倾害，则此事即进忠一大罪案。巩之媚进忠，即此可为证据矣。

先朝汪直、刘瑾，虽皆枭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绝，故非久即败。今权珰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声势，反借权珰以重。数月以来，熊德阳、江秉谦、侯震旸、王纪、满朝荐斥矣，邹元标、冯从吾罢矣，文震孟、郑鄤逐矣，近且扼孙慎行、盛以弘，而绝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举朝各爱一死，无敢明犯其锋者。臣若尚顾微躯，不为入告，将内有进忠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羽翼，外有刘朝辈为典兵示威，而又有巩辈蚁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进忠益怒。率刘朝等环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陈交通实状，将加重谴，宗建回奏益侃直。进忠议廷杖之，阁臣力争，乃止，夺俸。

会给事中刘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进忠、巩，巩复力诋诸人。诏下诸疏平议，廷臣为两解之。乃严旨切责，夺巩、宗建俸三月。是时，刘朝典内操，遂谋行边。廷臣微闻之，莫敢言。宗建曰：“巩自谓未尝通内，今诚能出片纸遏朝，吾请为洗交结之名。”巩噤不敢发。宗建乃抗疏极谏，历陈三不可、九害。会朝与进忠有隙，事亦中寝。其冬出按湖广，以忧归。

五年三月，大学士冯铨衔御史张慎言尝论己，属其门生曹钦程诬劾，而以宗建为首，并及李应升、黄尊素。忠贤遂矫诏削籍，下抚按追赃。明年以所司具狱缓，遣缇骑逮治。俄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毒讯。许显纯厉声骂曰：“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竟坐纳廷弼贿万三千，毙之狱。

宗建既死，征赃益急。其所亲副使蒋英代之输，亦坐削籍。忠贤败，诏赠宗建太仆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毅。

蒋英，嘉善人。举进士，历知松溪、漳浦、宜兴。天启时，由南京验封郎中，出为福建副使，遂遭珰祸。忠贤败，以故官分巡苏、松，坐事贬秩。未行而宜兴民变，上官以英先治宜兴，得民心，檄之抚治。宜兴非英所辖，辞不得，则单骑往谕，惩豪家僮客数人，令乱民自献其首恶，乱遂定。宜兴故多豪家，修撰陈于泰、编修陈于鼎兄弟尤横，遂激民变，群执兵鼓噪，势汹汹。赖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枋国，与陈氏有连，衔英，再贬两秩，遂归。

巩，迁安人。以附忠贤，骤迁至兵部侍郎。庄烈帝定逆案，削籍论配。我大清拔迁安，巩遁去，后诣阙自言拒聘，上所撰《却聘书》。兵部尚书梁廷栋论之，下狱坐死。巡抚杨嗣昌为讼冤，得遣戍。

黄尊素，字真长，余姚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宁国推官，精敏强执。

天启二年，擢御史，谒假归。明年冬还朝，疏请召还余懋衡、曹于汴、刘宗周、周洪谟、王纪、邹元标、冯从吾，而劾尚书赵秉忠、侍郎牛应元、通政丁启睿顽钝。

秉忠、应元俱引去。山东妖贼既平，余党复煽，巡抚王惟俭不能抚驭，尊素疏论之，因言：“巡抚本内外兼用，今尽用京卿，不若扬历外服者之练习。”又数陈边事，力诋大将马世龙，忤枢辅孙承宗意。时帝在位数年，未尝一召见大臣。尊素请复便殿召对故事，面决大政，否则讲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

四年二月，大风扬沙，昼晦，天鼓鸣，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师地震三，乾清宫尤甚。适帝体违和，人情惶惧。尊素力陈时政十失，末言：“陛下厌薄言官，人怀忌讳，遂有剽窃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敌国。廷无谋幄，边无折冲，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误国者护耻败之局。不于此进贤退不肖，而疾刚方正直之士如仇仇，陛下独不为社稷计乎？”疏入，魏忠贤大怒，谋廷杖之。韩爌力救，乃夺俸一年。

既而杨涟劾忠贤，被旨谯让。尊素愤，抗疏继之，略言：“天下有政归近幸，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汹汹，无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

陛下必以为曲谨可用，不知不小曲谨，不大无忌；必以为惟吾驾驭，不知不可驾驭，则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极以来，公卿台谏累累罢归，致在位者无固志。不于此称孤立，乃以去一近侍为孤立耶？今忠贤不法状，廷臣已发露无余，陛下若不早断，彼形见势穷，复何顾忌。忠贤必不肯收其已纵之缰，而净涤其肠胃；忠贤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犹与士大夫为仇，继将以至尊为注。柴栅既固，毒螫谁何？不惟台谏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难矣。”忠贤得疏愈恨。

万燝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诸言官诣阁争之。小珰数百人拥入阁中，攘臂肆骂，诸阁臣俯首不敢语。尊素厉声曰：“内阁丝纶地，即司礼非奉诏不敢至，若辈无礼至此！”乃稍稍散去。无何，燝以创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恶无死法。今以披肝沥胆之忠臣，竟殒于磨牙砺齿之凶竖。此辈必欣欣相告，吾侪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后世有秉董狐笔，继硃子《纲目》者，书曰‘某月某日，郎中万燝以言事廷杖死’，岂不上累圣德哉！进廷杖之说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刘瑾为之；世祖、神宗之朝，张璁、严嵩、张居正为之。奸人欲有所逞，惮忠臣义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谏之名，己受乘权之实，而仁贤且有抱蔓之形。于是乎为所欲为，莫有顾忌，而祸即移之国家。燝今已矣，辱士杀士，渐不可开。乞复故官，破格赐恤，俾遗孤得扶榇还乡，燝死且不朽。”

疏入，益忤忠贤意。

八月，河南进玉玺。忠贤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门进，行受玺礼，百僚表贺。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玺，蔡确等竞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竞。本朝弘治时，陕西献玉玺，止令取进，给赏五金。此祖宗故事，宜从。”事获中止。五年春，遣视陕西茶马。甫出都，逆党曹钦程劾其专击善类，助高攀龙、魏大中虐焰，遂削籍。

尊素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初入台，邹元标实援之，即进规曰：“都门非讲学地，徐文贞已丛议于前矣。”元标不能用。杨涟将击忠贤，魏大中以告，尊素曰：“除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之乎？一不中，吾侪无噍类矣。”万景死，尊素讽涟去，涟不从，卒及于祸。大中将劾魏广微，尊素曰：“广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则挺而走险矣。”大中不从，广微益合于忠贤，以兴大难。

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驳尚书南师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悦。尊素急言于大中，止之。最后，山西尹同皋、潘云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为山西巡抚，大中以尚友数问遗朝贵，执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数遗洛中贵要为言，大中卒不可，议用谢应祥，难端遂作。

汪文言初下狱，忠贤即欲罗织诸人。已，知为尊素所解，恨甚。其党亦以尊素多智虑，欲杀之。会吴中讹言尊素欲效杨一清诛刘瑾，用李实为张永，授以秘计。

忠贤大惧，遣刺事者至吴中凡四辈。侍郎乌程沈演家居，奏记忠贤曰：“事有迹矣。”

于是日遣使谯诃实，取其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苏州，适城中击杀逮周顺昌旗尉，其城外人并击逮尊素者。逮者失驾帖，不敢至。尊素闻，即囚服诣吏，自投诏狱。许显纯、崔应元搒掠备至，勒赃二千八百，五日一追比。

已，知狱卒将害己，叩首谢君父，赋诗一章，遂死，时六年闰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祯初，赠太仆卿，任一子。福王时，追谥忠端。

李应升，字仲达，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南康推官。出无辜十九人于死，置大猾数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为之谣曰：“前林后李，清和无比。”林谓晋江林学曾，卒官南京户部侍郎，以清慎著称者也。九江、南康间有柯、陈二大族，相传陈友谅苗裔，负固强梗，尝拒捕，有司议兵之。应升单骑往谕，皆叩头听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定。

天启二年，征授御史，谒假归。明年秋，还朝。时天子暗弱，庶政怠弛。应升上疏曰：“方今辽土沦没，黔、蜀用兵，红夷之焰未息，西部之赏日增；逃兵肆掠于畿辅，穷民待尽于催科。逗遛习惯，大将畏敌而不敢前；法纪陵夷，骄兵鼓噪而弗能问。在在增官，日日会议；覆疏衍为故套，严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发皇志气，群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犹时御便殿咨访时政。愿俯纳臣言，奋然力行，天下事尚可为也。”报闻。

顷之，复陈时政，略曰：“今天下敝坏极矣，在君臣奋兴而力图之。陛下振纪纲，则片纸若霆；大臣捐私曲，则千里运掌；台谏任纠弹，则百司饮冰。今动议增官，为人营窟，纷纭迁徙，名实乖张。自登、莱增巡抚，而侵冒百余万；增招练监军，而侵冒又十余万。边关内地，将领如蚁，剥军侵饟，又不知几十万。增置总督，何补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枢贰添注矣，孰慷慨以行边；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储备；大将添注矣，只工媒孽而纵逋逃；礼、兵司属添注二三十人矣，谁储边才而精典礼。滥开边俸，捷径燃灰，则吏治日坏；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则奸弁充斥。臣请断自圣心，一切报罢。”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寝阁，宜重申国典，明正将领之罪。锦衣旗尉，半归权要，宜遣官巡视，如京营之制。卫官袭职，比试不严，宜申明旧章，无使幸进将校蚕食。逃军不招，私募乞儿，半分其饟，宜力为创惩。穷民敲扑，号哭满庭，奸吏侵渔，福堂安坐，宜严其法制。”时不能用。俄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颠倒公论，永光寻自引去。

四年正月，疏陈外番、内盗及小人三患，讥切近习，魏忠贤恶之。已，复疏陈民隐，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为戒饬所司。京师一日地三震，疏请保护圣躬，速停内操。忠贤领东厂，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数日即死，先后死者六七十人。应升极言宜罢，忠贤大恨。应升知忠贤必祸国，密草疏列其十六罪，将上，为兄所知，攘其疏毁之，怏怏而止。

杨涟劾忠贤，得严旨，应升愤，即抗疏继之。中言：“从来奄人之祸，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结主心，根株既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赐包容。彼缓则图自全之计，急则作走险之谋。萧墙之间，能无隐祸？故忠贤一日不去，则陛下一日不安。臣为陛下计，莫如听忠贤引退，以全其命；为忠贤计，亦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盖之恩。不然恶稔贯盈，他日欲保首领，不可得矣。”又曰：“君侧不清，安用彼相。一时宠利有尽，千秋青史难欺。不欲为刘健、谢迁者，并不能为东阳。倘画策投欢，不几与焦芳同传耶？”

时魏广微方深结忠贤，为之谋主，知应升讥己，大恨。万燝之死也，应升极言廷杖不可再，士气不可折，讥切忠贤辈甚至。已，代高攀龙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门，长跪乞哀，应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十月朔，帝庙享颁历，广微后至，为魏大中等所纠。广微恚，辨疏诋言者。应升复抗疏论之，且曰：“广微父允贞为言官，得罪辅臣以去，声施至今。广微奈何比言官路马，斥为此辈？夫不与此辈为伍者，必别与一辈为缘。乞陛下戒谕广微，退读父书，保其家声，毋倚三窟，与言官为难，他日庶可见乃父地下。”广微益怒，谋之忠贤，将镌秩。首辅韩爌力救，乃夺禄一年。其月，赵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变。

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钦程劾应升护法东林，遂削籍。忠贤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实劾周起元疏，入应升名。遂逮下诏狱，酷掠，坐赃三千。寻于闰六月二日毙之，年甫三十四。崇祯初，赠太仆卿，录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毅。

万燝，字暗夫，南昌人，兵部侍郎恭孙也。少好学，砥砺名行。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尝疏论刑狱干和。

天启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调燝工部营缮主事。督治九门垣墉，市铜江南，皆勤于其职。迁虞衡员外郎，司鼓铸。时庆陵大工未竣，费不赀。燝知内府废铜山积，可发以助铸，移牒内官监言之。魏忠贤怒，不发，燝遂具疏以请。忠贤益怒，假中旨诘责。燝旋进屯田郎中，督陵务。

其时，忠贤益肆，廷臣杨涟等交击，率被严旨。燝愤，抗章极论，略言：“人主有政权，有利权，不可委臣下，况刑余寺人哉？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痏。廕子弟，则一世再世；赉厮养，则千金万金。毒痡士庶，毙百余人；威加搢绅，空十数署。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尽为忠贤所窃，陛下犹不觉悟乎？且忠贤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宠忠贤，亦以忠贤曾供事先帝也。乃于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尝屡请铜，靳不肯予。间过香山碧云寺，见忠贤自营坟墓，其规制弘敞，拟于陵寝。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题耀日，珠网悬星，费金钱几百万。为己坟墓则如此，为先帝陵寝则如彼，可胜诛哉！今忠贤已尽窃陛下权，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贤大怒，矫旨廷杖一百，斥为民。执政言官论救，皆不听。

当是时，忠贤恶廷臣交章劾己，无所发忿，思借燝立威。乃命群奄至燝邸，摔而殴之，比至阙下，气息才属。杖已，绝而复苏。群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时四年七月七日也。

忠贤恨犹不置，罗织其罪，诬以赃贿三百。燝廉吏，破产乃竣。崇祯初，赠光禄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谥忠贞。

燝杖死未几，巡城御史福清林汝翥尝笞内侍曹进、傅国兴，忠贤矫旨杖汝翥如燝。汝翥惧，逃之遵化，自归于巡抚邓渼。渼以闻，卒杖之。汝翥起家乡举，知沛县，徐鸿儒攻沛甚急，坚守不下，由此擢御史。崇祯时，仕至浙江副使。汝翥虽受杖，幸不死。而是时，丁乾学、夏之令、吴裕中、刘鐸、吴怀贤、苏继欧、张汶诸人，皆忤忠贤致死。

乾学，浙江山阴人，寄籍京师，官检讨。天启四年，偕给事中郝土膏典试江西，发策刺忠贤。忠贤怒，矫旨镌三秩，复除其名。已，使人诈为校尉往逮，挫辱之，竟愤郁而卒。崇祯初，赠侍读学士。

之令，光山人。知攸、歙二县，征授御史。尝疏论边事，力诋毛文龙不足恃。

忠贤庇文龙，传旨削之令籍，阁臣救免。及巡皇城，内使冯忠等犯法，劾治之，益为忠贤所衔，崔呈秀亦以事衔之。遂属御史卓迈劾之令党比熊廷弼，有诏削夺。顷之，御史倪文焕复劾之令计陷文龙，几误疆事。遂逮下诏狱，坐赃拷死。

裕中，江夏人。为顺德知县，征授御史。大学士丁绍轼陷熊廷弼死，裕中有疏诋绍轼。忠贤传旨诘裕中为廷弼姻戚，代之报仇，廷杖一百，创重卒。崇祯初，赐赠廕。

鐸，庐陵人。由刑部郎中为扬州知府。愤忠贤乱政，作诗书僧扇，有“阴霾国事非”句，侦者得之，闻于忠贤。倪文焕者，扬州人也，素衔鐸，遂嗾忠贤逮治之。

鐸雅善忠贤子良卿，事获解，许还故官。良卿从容问鐸：“曩锦衣往逮，索金几何？”

曰：“三千金耳。”良卿令锦衣还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隙，言鐸系狱时，与囚方震孺同谋居间，遂再下狱。会鐸家人有夜醮者，参将张体乾诬鐸咒诅忠贤，刑部尚书薛贞坐以大辟。忠贤诛，贞、体乾并抵罪，鐸赠太仆少卿。

怀贤，休宁人。由国子监生授内阁中书舍人。同官傅应升者，忠贤甥也，怀贤遇之无加礼，应升恨之。杨涟劾忠贤疏出，怀贤书其上曰：“宜如韩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时遣戍。”又与工部主事吴昌期书，有“事极必反，反正不远”语。忠贤侦知之，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谤我！”遂矫旨下诏狱，坐以结纳汪文言，为左光斗、魏大中鹰犬，拷掠死。崇祯初，赠工部主事。

继欧，许州人。历知元氏、真定、柏乡，入为吏部稽勋主事，累迁考功郎中。

将调文选，中旨谓为杨涟私党，削籍归。时缇骑四出，同里副使孙织锦素附忠贤，遣人怵继欧曰：“逮者至矣。”继欧自经死。崇祯初，赠太常寺卿。

汶，邯郸人。尚书国彦曾孙也。由廕叙为后军都督府经历。尝被酒诋忠贤，下狱拷掠死。亦获赠恤。

赞曰：自古阉宦之甘心善类者，莫甚于汉、唐之季，然皆仓卒一时，为自救计耳。魏忠贤之杀诸人也，扬毒焰以快其私，肆无忌惮。盖主荒政粃之余，公道沦亡，人心败坏，凶气参会，群邪翕谋，故搢绅之祸烈于前古。诸人之受祸也，酷矣哉！

##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满朝荐 江秉谦 侯震旸 倪思辉 硃钦相 王心一 王允成 李希孔 毛士龙

满朝荐，字震东，麻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咸宁知县，有廉能声。税监梁永纵其下劫诸生橐，朝荐捕治之。永怒，劾其擅刑税役，诏镌一官。大学士沈鲤等论救，不听。会巡抚顾其志极论永贪残状，乃复朝荐官，夺俸一岁。无何，永遣人蛊巡按御史余懋衡。事觉，朝荐捕获其人。永惧，率众擐甲入县庭。吏卒早为备，无所掠而去。城中数夜惊，言永反，或谓永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状，然蓄甲者数百。而朝荐助懋衡操之急，诸恶党多亡去。朝荐追之渭南，颇有所格伤。永惧，使使系书发中，入都讼朝荐劫上供物，杀数人，投尸河中。帝震怒，立遣使逮治，时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诏狱搒掠，遂长系。中外论救，自大学士硃赓以下，百十疏。最后，四十一年秋，万寿节将届，用大学士叶向高请，乃与王邦才、卞孔时并释归。

光宗立，起南京刑部郎中，再迁尚宝卿。天启二年，辽东地尽失，海内多故，而廷臣方植党逞浮议。朝荐深虑之，疏陈时事十可忧、七可怪，语极危切。寻进太仆少卿，复上疏曰：

比者，风霾曀晦，星月昼见，太白经天，四月雹，六月冰，山东地震，畿内霪潦，天地之变极矣。四川则奢崇明叛，贵州则安邦彦叛，山东则徐鸿儒乱，民人之变极矣。而朝廷政令乃颠倒日甚。

一乞骸耳，周嘉谟、刘一燝，顾命之元老，以中谗去；孙慎行，守礼之宗伯，以封典去；王纪，执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顾惜。独忄卷忄卷于三十疏劾之沈纮，即去而犹加异数焉。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辉、硃钦相等之削籍，已重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扬等之拂衣，又中一网之计。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边策耳，西部索百万之赀，边臣犹虑其未饱；健儿乞锱铢之饷，度支尚谓其过奢。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弃城耳，多年议确之犯或以庇厚而缓求，旬日矜疑之辈反以妒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缉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无滥条。辽阳之祸，起于袁应泰之大纳降人，降人尽占居民妇女，故辽民发愤，招敌攻城。事发仓卒，未闻有何人献送之说也。广宁之变，起于王化贞之误信西部，取饷金以啖插而不给卒伍，以故人心离散。敌兵过河，又不闻西部策应，遂至手足无措，抱头鼠窜。亦事发仓卒，未闻有何人献送之说也。深求奸细，不过为化贞卸罪地耳。

王纪不欲杀人媚人，反致削籍。祖宗朝有是颠倒乎？若夫阁臣之职，在主持清议。

今章疏有妒才坏政者，非惟不斥也，轻则两可，重则竟行其言矣。有殛奸报国者，非惟不纳也，轻则见让，重则递加黜罚矣。尤有恨者，沈纮贿卢受得进，及受败，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树威。振、瑾偾裂之祸，皆纮作俑，而放流不加。他若戚畹，岂不当检，何至以阉寺之谗，毙其三仆？三宫分有常尊，何至以倾国之昵，僭逼母仪。

此皆颠倒之甚者也。顾成于陛下者什之一二，成于当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诚不忍见神州陆沈，祈陛下终览臣疏，与阁部大臣更弦易辙，悉轨祖宗旧章，臣即从逢、干于地下，犹生之年。

既奏，魏忠贤激帝怒，降旨切责，褫职为民。大学士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纳。

已，忠贤党撰《东林同志录》，朝荐与焉，竟不复用。崇祯二年荐起故官，未上卒。

江秉谦，字兆豫，歙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除鄞县知县。用廉能征，拟授御史。久不得命，以葬亲归。光宗立，命始下，入台，侃侃言事。

天启元年，首陈君臣虚己奉公之道，规切甚至。户部尚书李汝华建议兴屯，请专遣御史，三年课绩，所垦足抵年例饷银，即擢京卿。秉谦力驳其谬，因言汝华尸素，宜亟罢。汝华疏辨，秉谦再劾之。

沈阳既失，朝士多思熊廷弼，而给事中郭巩独论廷弼丧师误国，请并罪阁臣刘一燝。秉谦愤，力颂廷弼保守危疆功，且曰：“今廷弼勘覆已明，议者犹以一人私情没天下公论，宁坏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议。会辽阳复失，廷弼旋起经略。巩坐妄议夺官，遂与秉谦为仇。廷弼既镇山海，议遣使宣谕朝鲜发兵牵制。

副使梁之垣请行，廷弼喜，请付二十万金为军赀。兵部尚书张鹤鸣不予，秉谦抗疏争。鹤鸣怒，力诋秉谦朋党。秉谦疏辨，帝不罪。

鹤鸣既抑廷弼，专庇巡抚王化贞，朝士多附会之。帝以经、抚不和，诏廷臣议。

秉谦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曰‘疆场事不从中制’。乃数月以来，廷弼不得措手足，呼号日闻，辨驳踵至。执为词者曰‘经、抚不和，化贞主战，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专言守，谓守定而后可战也。化贞锐意战，即战胜，可无事守乎？

万一不胜，又将何以守？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则无言不从，一则无策不弃。

岂真不明于战守之说，但从化贞、廷弼起见耳。陛下既命廷弼节制三方，则三方之进战退守当一一听其指挥。乃化贞欲进，则使廷弼从之进，欲退，则使廷弼随之退。

化贞倏进倏退，则使廷弼进不知所以战，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贞有节制廷弼之权，而廷弼未尝有节制三方之权也。故今日之事，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者不和；非战守之议论不合，乃左右经、抚者之议论不合。请专责廷弼，实图战守。”末讥首辅叶向高两可含糊，势必两可掣肘，安能责成功。语极切至。

后朝议方撤廷弼，而化贞已弃广宁遁。秉谦益愤，以职方郎耿如杞附和鹤鸣，力助化贞排廷弼，致封疆丧失，连疏攻之。并援世宗戮丁汝夔故事，乞亟置鹤鸣于法。帝以鹤鸣方行边，不当轻诋，夺秉谦俸半岁，如杞不问。秉谦复上疏言：“鹤鸣一入中枢，初不过卤莽而无远识，既乃至凶狠而动杀机。明知西部间谍俱虚，战守参差难合，乃顾自欺以欺朝廷。何处有机会？而曰机会可乘。何日渡河？而曰渡河必胜。既欲驱经略以出关，而不肯付经略以节制，既欲置廷弼于广宁，而未尝移化贞于何地。破坏封疆之罪，可置弗问哉？且化贞先弃地先逃，犹曰功罪相半。即此一言，纵寸斩鹤鸣，不足赎其欺君误国罪，乃犹敢哆口定他入罪案耶！”当是时，大学士沈纮潜结中官刘朝、乳媪客氏，募兵入禁中，兴内操。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等十二人再疏力攻，秉谦与焉，并诋朝及客氏。内外胥怨，遂假劾鹤鸣疏，出秉谦于外。无何，郭巩召还，交通魏忠贤，力沮秉谦。是冬，皇子生，言官被谪者悉召还，独秉谦不与。家居四年，闻忠贤益乱政，忧愤卒。

居数月，忠贤党御史卓迈追劾秉谦保护廷弼，遂削籍。崇祯初，复官。

侯震旸，字得一，嘉定人。祖尧封，监察御史。忤大学士张居正，外转。累官至福建右参政，有廉直声。震旸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

天启初，擢吏科给事中。是时，保姆奉圣夫人客氏方擅宠，与魏忠贤及大学士沈纮相表里，势焰张甚。既遣出宫，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谕复入。

震旸疏言：“宫闱禁地，奸珰群小睥睨其侧，内外钩连，借丛炀灶，有不忍言者。

王圣宠而煽江京、李闰之奸，赵娆宠而构曹节、皇甫之变。幺么里妇，何堪数昵至尊哉？”不省。

会辽事棘，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相牴牾，兵部尚书张鹤鸣右化贞，议者遂欲移廷弼，与化贞画地任事。震旸逆知其必败，疏言：“事势至此，陛下宜遣问经臣。果能加意训练，则进止迟速不从中制，虽撤抚臣，一以付之，无不可者。如不然，则督其条晰陈奏，以听吏议，摭拾残局，专任化贞。此一说也。不则移廷弼密云，而出本兵为经略。鹤鸣素慷慨自命，与其事败同罪，不若挺身报国。此又一说也。不则遂以经略授化贞，择沈深有谋者代任巡抚，以资后劲。此又一说也。不则直移廷弼于登、莱，终其三方布置之策，与化贞相犄角。此又一说也。若复迁延犹豫，必偾国事。”疏上，方有旨集议，而大清兵已破广宁矣。化贞、廷弼相率入关门，犹数奉温旨，责以戴罪立功。

震旸大愤懑，再疏言：“臣言不幸验矣，为今日计，论法不论情。河西未坏以前，举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贞，今不能为化贞惜也。河西既坏以后，举朝所宽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为廷弼宽也。策抚臣者，谓宜责令还赴广宁，联属西部。然而廥库已竭，其能赤手效包胥乎？策经臣者，谓宜仍责守关。然所谓守者，将如廷弼前议三十万兵数十万饷，以图后效乎？抑止令率残卒出关外，姑示不杀乎？凡此无一可者。及今不定逃臣之律，残疆其奚赖焉？”其后治失事罪，盖略如震旸疏云。

已，遂劾大学士沈纮结纳奉圣夫人及诸中官为朋党，具发其构杀故监王安状。

忠贤即日传旨谪震旸。震旸陛辞，复上田赋、河渠二议。以逐臣不当建议，再镌二级以归。

震旸在垣八月，章奏凡数十上。崇祯初，召复故官，震旸已前卒。因其子主事峒曾请，特赠太常少卿。

方震旸之论客氏也，给事中祁门倪思辉、临川硃钦相疏继之。帝大恚，并贬三官。大学士刘一燝、尚书周嘉谟等交章论救，皆不纳。御史吴县王心一言之尤切，帝怒，贬官如之。心一同官龙溪马鸣起复抗疏谏，且言客氏六不可留。帝议加重谴，用一燝等言，夺俸一年。

先是，元年正月，客氏未出宫，诏给土田二十顷，为护坟香火赀。又诏魏进忠侍卫有功，待陵工告竣，并行叙录。心一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给土田，明示优录，恐东征将士闻而解体。况梓宫未殡，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强入奄侍之勤劳，于理为不顺，于情为失宜。”不报。至是，与思辉、钦相并贬，廷臣请召还者十余疏。皇子生，诏思辉、钦相、心一、鸣起并复故官。

钦相寻擢太仆少卿。杨涟既劾魏忠贤，钦相亦抗疏极论。五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讨贼杨六、蔡三、钟六等有功。旋以忤忠贤，除名。思辉，崇祯时终南京督储尚书，心一终刑部侍郎，鸣起终南京右都御史。

王允成，字述文，泽州人。万历中举于乡，除获鹿知县。以治行异等，征授南京御史。时甲科势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体貌魁梧，才气飙发，欲凌甲科出其上，首疏论辽左失事诸臣，请正刑辟。

熹宗即位，廷臣方争论“梃击”、“移宫”事，而帝降两谕罪选侍，因言移宫后相安状。大学士方从哲封还上谕。允成陈保治十事，中言：“张差闯宫，说者谓疯癫。青宫岂发疯之地？庞保、刘成岂并疯之人？言念及此，可为寒心。今郑氏四十年之恩威犹在，卵翼心腹寔繁有徒，陛下当思所以防之。比者，圣谕多从中出，当，则开炀灶之端；不当，而臣下争执，必成反汗之势，孰若事无大小，尽归内阁。

至元辅方从哲，屡劾不去。陛下于选侍移宫后，发一敕谕，不过如常人表明心迹耳，从哲辄封还。夫封后之命，都督之命，贬谪周朝瑞之命，何皆不封还？司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姚宗文阅视辽左，与熊廷弼相失，归而鼓同列攻之。允成恶其奸，再疏论列。

天启元年，疏请恤先朝直臣，列杨天民等三十六人以上，帝纳之。俄陈任辅弼、择经略、慎中枢、专大帅、更戎政、严赏罚数事，末言：“方今最可虑者，陛下孤立禁中。先朝怙权恃宠诸奄，与今日左右近习，互相忌嫉，恐乘机肆毒，彼此相戕。

夫防护禁庭，责在内阁及司礼。务令潜消默化，俾圣躬与皇弟，并得高枕无忧，斯为根本至计。”时韪其言。

已，劾刑部尚书黄克缵倡言保护选侍，贻误贾继春，又曲庇盗宝内侍，至辨御史焦源溥纲常一疏，刺谬特甚。已，极论内降及留中之害，末复规切阁部大臣。忤旨，停俸。给事中毛士龙劾府丞邵辅忠，允成亦偕同官李希孔斥辅忠。已，极言纲纪废弛，请戒姑息、破因循，指斥时事甚悉。

当是时，中贵刘朝、魏进忠与乳媪客氏相倚为奸。允成抗疏历数其罪，略言：“内廷顾命之珰，犬食其余，不蒙帷盖之泽；外廷顾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见田里之收。以小马为驰骋之赀，谁启盘于游田之渐；以大臣为释忿之地，谁启咈其耇长之心。刘朝辈初亦不预外事，自沈纮、邵辅忠导之，遂恣肆无忌。浸假而王心一、倪思辉、硃钦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权在二竖也。近者弄权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纪、满朝荐并削职为编氓。是驱除大臣之权在二竖也。科臣迁改，自有定叙，给假推升，往例皆然。乃恶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许推用之旨。是转迁百官之权在二竖也。秦籓以小宗继大宗，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争之不获，相继而去。是进退诸籓之权在二竖也。招权纳贿，作福作威；二竖弄权于外，客氏主谋于中。王振、刘瑾之祸将复见今日。”

疏入，进忠辈切齿。允成复特疏论秦府滥恩之谬，帝终不省。

三年六月，允成又劾进忠，进忠益恨。明年，赵南星为吏部，知允成贤，调之于北。未几，南星被逐，御史张讷劾南星调允成非法，遂除名。后给事中陈维新复劾允成贪险，诏抚按提问，坐以赃私。庄烈帝嗣位，以允成尝请保护皇弟，识其名，召复故官。未几卒。

当天启初，东林方盛，其主张联络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与北相应和，时贵多畏其锋。然谔谔敢言，屡犯近幸，其风采足重云。

李希孔，字子铸，三水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南京御史。给事中姚宗文阅辽东军，排经略熊廷弼，希孔连疏劾之。已，又纠宗文阻抑考选，以“令旨”二字抗言缴还，遏先帝非常之德。泰昌元年冬，陈时政七事。天启改元，与允成劾邵辅忠。已，请宥言官倪思辉、硃钦相、王心一。三年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言：

昔郑氏谋危国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于三王并封之事。今秉笔者不谓非也，且推其功，至与陈平、狄仁杰并。此其说不可解也。当时并封未有旨，辅臣王锡爵盖先有密疏请也。迨旨下礼部，而王如坚、硃维京、涂一臻、王学曾、岳元声、顾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争，又共责让锡爵于朝房。于是锡爵始知大义之不可违，而天下之不我予，随上疏检举，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坚等不死争，不责让，将并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贵之说，且徐邀定策国老之勋。而乃饰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为锡爵讳乎哉！且闻锡爵语人曰：“王给事中遗悔否？”

以故事关国本，诸臣稿项黄馘，终锡爵世不复起。不知前代之安刘、复唐者，谁厄王陵，使之不见天日乎？曾剪除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而令赍志以没乎？臣所以折邪议者，一也。

其次，莫彰于张差闯宫之事。而秉笔者犹谓无罪也，且轻其事，而列王大臣、贯高事为辞。此其说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闯至乾清宫门也，冯保怨旧辅高拱，置刃其袖，挟使供之，非实事也。张差之梃，谁授之而谁使之乎？贯高身无完肤，而词不及张敖，故汉高得释敖不问。可与张差之事，造谋主使口招历历者比乎？

昔宽处之以全伦，今直笔之以存实，以戒后，自两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讳之？且讳之以为君父隐，可也；为乱贼辈隐，则何为？臣所以折邪议者，二也。

至封后遗诏，自古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过贵妃私人谋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状。

故称遗诏，以要必行。奈何犹称先志，重诬神祖，而阴为阿附传封者开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议者，三也。

帝之令德考终，自不宜谓因药致崩，被不美之名。而当时在内视病者，乌可于积劳积虚之后，投攻克之剂。群议汹汹，方蓄疑虑变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适有下药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顿足而深望之？乃讨奸者愤激而甚其词，庇奸者借题以逸其罚。君父何人，臣子可以侥幸而尝试乎？臣所以折邪议者，四也。

先帝之继神庙弃群臣也，两月之内，鼎湖再号。陛下孑然一身，怙恃无托，宫禁深閟，狐鼠实繁，其于杜渐防微，自不得不倍加严慎。即不然，而以新天子俨然避正殿，让一先朝宫嫔，万世而下谓如何国体。此杨涟等诸臣所以权衡轻重，亟以移宫请也。宫已移矣，涟等之心事毕矣，本未尝居以为功，何至反以为罪而禁锢之、摈逐之，是诚何心？即选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诸臣未必不力请于陛下，加之恩礼。今陛下既安，选侍又未尝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为无病之沈吟？臣所以折邪议者，五也。

抑犹有未尽者。神祖与先帝所以处父子骨肉之际，仁义孝慈，本无可以置喙。

即当年母爱子抱，外议喧哗，然虽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训立长之序，则愈足见神祖之明圣，与先帝之大孝。何足讳、何必讳，又何可讳？若谓言及郑氏之过，便伤神祖之明，则我朝仁庙监国危疑，何尝为成祖之累。而当时史臣直勒之汗青，并未闻有嫌疑之避也。何独至今而立此一说，巧为奸人脱卸，使昔日不能置之罪，今日不容著之书，何可训也！今史局开，公道明，而坐视奸辈阴谋，辨言乱义，将令三纲紊，九法灭，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诸臣，据事直书，无疑无隐，则继述大孝过于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赖之矣。

诏付史馆参酌，然其后卒不能改也。已，又请出客氏于外，请诛崔文升。忌者甚众，指为东林党。未几，卒官，故不与珰祸。

毛士龙，字伯高，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杭州推官。熹宗即位，擢刑科给事中，首劾姚宗文阅视乖张。杨涟去国，抗疏请留。天启改元正月疏论“三案”，力言孙慎行、陆梦龙、陆大受、何士晋、马德沣、王之寀、杨涟等有功社稷，而魏浚辈丑正害直之罪。帝是之。

李选侍之移宫也，其内竖刘朝、田诏、刘进忠等五人，以盗赀下刑部狱。尚书黄克缵庇之，数称其冤。帝不从，论死。是年五月，王安罢，魏进忠用事。诏等进重赂，令其下李文盛等上疏鸣冤，进忠即传旨贷死。大学士刘一燝等执奏者再。旨下刑科，士龙抄参者三，旨几中寝。克缵乃陈其冤状，而请付之热审。进忠不从，传旨立释。士龙愤，劾克缵阿旨骫法，不可为大臣，且数朝等罪甚悉。由是进忠及诸奄衔士龙次骨。进忠广开告密，诬天津废将陈天爵交通李承芳，逮其一家五十余人，下诏狱。士龙即劾锦衣骆思恭及诬告者罪。进忠憾张后抑己，诬为死囚孙二所出，布散流言。士龙请究治妖言奸党并主使逆徒，进忠益憾。

至九月，士龙劾顺天府丞邵辅忠奸贪，希孔、允成亦劾之，辅忠大惧。朝等因诱以超擢，令攻士龙。辅忠遂讦士龙官杭州时盗库纳妓，进忠从中下其疏。尚书周嘉谟等言两人所讦，风闻，请宽贷。进忠不从，削士龙籍，辅忠落职闲住。进忠后易名忠贤，显盗国柄，恨士龙未已。四年冬，令其私人张讷劾之，再命削籍。明年三月入之汪文言狱词，谓纳李三才贿三千，谋起南京吏部，下抚按提讯追赃，遣戍平阳卫。已而辅忠起用，骤迁兵部侍郎。六年十二月，御史刘徽复摭辅忠前奏，劾士龙纳访犯万金，下法司逮治。士龙知忠贤必杀己，夜中逾墙遁，其妾不知也，谓有司杀之，被发号泣于道，有司无如之何。士龙乃潜至家，载妻子浮太湖以免。

庄烈帝嗣位，忠贤伏诛。朝士为士龙称冤，诏尽赦其罪。士龙始诣阙谢恩，且陈被陷之故。帝怜之，命复官致仕，竟不召用。至崇祯十四年，里人周延儒再相，始起漕储副使，督苏、松诸郡粮。明年冬，入为太仆少卿。又明年春，擢左佥都御史。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惠世扬皆未至，士龙独掌院事。帝尝语辅臣：“往例御史巡方，类微服访民间。近高牙大纛，气凌巡抚，且公署前后皆通窦纳贿，每奉使，富可敌国，宜重惩。”士龙闻，劾逮福建巡按李嗣京。十月谢病归。国变后卒。

赞曰：满朝荐，健令也，出死力以抗凶锋，幽深牢而弗悔。及跻言路，益发愤时事，庶几强立不反者欤。江秉谦、侯震旸之论经抚，李希孔之论“三案”，皆切中事理。王允成直攻刘朝、魏进忠，而不与杨、左、周、黄诸人同难。毛士龙顾以谲免。盖忠贤杀人皆成于附阉邪党，彼其甘心善类，授之刃而假手焉且加功者，罪直浮于忠贤已。

##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刘綎（乔一琦） 李应祥（童元镇） 陈璘（吴广） 邓子龙 马孔英

刘綎，字省吾，都督显子。勇敢有父风，用廕为指挥使。

万历初，从显讨九丝蛮。先登，擒其酋阿大。以功迁云南迤东守备，改南京小教场坐营。

十年冬，缅甸犯永昌、腾越，巡抚刘世曾请济师。明年春，擢綎游击将军，署腾冲守备事。缅甸去云南远，自其酋莽瑞体以兵服诸番，势遂强，数扰边境。江西人岳凤者，商陇川，骁桀多智，为宣抚多士宁记室，士宁妻以妹。凤诱士宁往见瑞体，潜与子曩乌鸩杀之，并杀其妻子，夺金牌印符，受瑞体伪命，代士宁为宣抚。

瑞体死，子应里嗣。凤结耿马贼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参、芒市土舍放正堂，与应里从父猛别、弟阿瓦等，各率象兵数十万攻雷弄、盏达、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诸处，杀掠无算。窥腾越、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元江。已，陷顺宁，破盏达，又令曩乌引缅兵突猛淋。指挥吴继勋等战死。邓川土官知州何钰，凤僚婿也，使使招之，凤絷献应里。

当是时，车里、八百、孟养、木邦、孟艮、孟密、蛮莫皆以兵助贼，贼势益盛。

黔国公沐昌祚闻警，移驻洱海，巡抚刘世曾亦移楚雄。大征汉土军数万，令参政赵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腾冲，陆通霄壁赵州，佥事杨际熙壁永昌，与监军副使傅宠、江忻督参将胡大宾等分道进击。大小十余战，积级千六百有奇，猛别、落参皆殪。参将邓子龙击斩罕虔于姚关。应里趣凤东寇姚关，北据湾甸、芒市。会綎至军，军大振。凤惧，乃令妻子及部曲来降，綎责令献金牌印符及蛮莫、孟密地。乃以送凤妻子还陇川为名，分兵趋沙木笼山，据其险，而己驰入陇川境。凤度四面皆兵，遂诣军门降。綎复率兵进缅，缅将先遁，留少兵陇川。綎攻之，凤子曩乌亦降。綎乃携凤父子往攻蛮莫，乘胜掩击。贼窘，缚缅人及象马来献，蛮莫平。遂招抚孟养贼，贼将乘象走，追获之。复移师围孟琏，生擒其魁。

云南平，献俘于朝。帝为告谢郊庙，受百官贺。大学士申时行以下，悉进官廕子。綎亦进副总兵，予世廕。乃改孟密安抚司为宣抚，增设安抚二，曰蛮莫，曰耿马，长官司二，曰孟琏，曰孟养；千户所二，一居姚关，一居猛淋。皆名之曰“镇安”。命綎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初，凤降本以计诱，而巡抚世曾称阵擒，遂行献俘礼，叙功及阁部。

未几，缅人复大举寇孟密。孟密兵战败，贼遂围五章。把总高国春率五百人援，破贼数万，连摧六营，为西南战功第一，进官，世廕副千户。綎亦优叙。蛮莫设安抚，以土官思顺有功，特授之。綎纳其重贿，又纵部将谢世禄等淫虐，思顺大怨。

綎，将家子。父显部曲多健儿，綎拥以自雄。征缅之役，勒兵金沙江，筑将台于王骥故址，威名甚盛。然性贪，御下无法。兵还至腾冲，甲而噪，焚民居。綎在蛮莫，闻之驰至，犒以金钱，始定。思顺恐祸及，叛归莽酋。诏革纟廷任，以游击候调。

无何，罗雄变起。罗雄者，曲靖属州也，者氏世为知州。嘉靖时，者浚嗣职，杀营长而夺其妻，生子继荣。浚年老无他子，继荣得袭职，遂弑浚。妖僧王道、张道以继荣有异相，奉为主。用符术练丁甲，煽聚徒党，独外弟隆有义不从。十三年冬，继荣分党四剽，广西师宗、陆凉诸府州咸被患。巡抚刘世曾檄调汉土军，属监司程正谊、郑璧等分御之。会綎解官至沾益，世曾喜，令与裨将刘绍桂、万鏊分道讨。綎直捣继荣寨，拔之，获其妻妾数人，继荣逸去。綎连克三砦，斩王道、张道，追亡至阿拜江。隆有义部卒斩继荣首以献，贼尽平。时首功止五十余级，而抚降者万余人，论者称其不妄杀。初，綎破继荣，有论其私财物者，功不录。世曾为辨诬，乃赐白金。寻用为广西参将，移四川。

二十年召授五军三营参将。会朝鲜用师，綎请率川兵五千赴援，诏以副总兵从征。至则倭已弃王京遁，綎趋尚州乌岭。岭亘七十里，峭壁通一线，倭拒险。别将查大受、祖承训等间道逾槐山，出乌岭后。倭大惊，遂移驻釜山浦。纟廷及承训等进屯大邱、忠州，以金罗水兵布釜山海口，朝鲜略定。未几，倭遣小西飞纳款，遂犯咸安、晋州，逼全罗。提督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训、李宁屯咸阳，綎屯陕川，扼之。倭果分犯，请将并有斩获。倭乃从釜山移西生浦，送王子归朝鲜。帝命撤如松大军还，止留綎及游击吴惟忠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口。总督顾养谦力主尽撤，綎、惟忠亦先后还。

属播酋杨应龙作乱，擢綎四川总兵官。綎戍朝鲜二年，劳甚，觊勘功优叙，乃贿御史宋兴祖。兴祖以闻，法当褫。部议綎功多，请尽革云南所加功级，以副总兵镇四川。寻以应龙输款，而青海寇数扰边，特设临兆总兵官，移綎任之。

二十四年三月，火落赤、真相、昆都鲁、歹成、他卜囊等掠番窥内地。綎部将周国柱等击之莽剌川脑，斩首百三十有奇，获马牛杂畜二万计。帝为告郊庙宣捷。

綎等进秩予廕有差。

明年五月，朝鲜再用师。诏綎充御倭总兵官，提督汉土兵赴讨。又明年二月抵朝鲜，则杨镐、李如梅已败。经略邢玠乃分军为三，中董一元，东麻贵，西则綎，而陈璘专将水兵。綎营水源。倭亦分三路，西行长据顺天，壕砦深固。綎欲诱执之，遣使请与期会。使者三反，綎皆单骑俟道中。行长觇知之，乃信，期以八月朔定约。

至期，綎部卒泄其谋，行长大惊，逸去。綎进攻失利。监军参政王士琦怒，缚其中军。綎惧，力战破之，贼退不敢出。诸将三道进，綎挑战破之，驱贼入大城。已，贼闻平秀吉死，将遁。綎夜半攻夺栗林、曳桥，斩获多。石曼子引舟师救，陈璘邀击之海中。行长遂弃顺天，乘小艘遁。

班师，进綎都督同知，世廕千户。遂移师征杨应龙。会四川总兵官万鏊罢，即以綎代之。时兵分八道，川居其四。川东又分为二，以綦江道最要，令綎当之。应龙熟綎才，颇惧，益兵守要害。二十八年正月，诸将克丁山、铜鼓、严村，遂直捣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峒绝险，贼将穆照等众数万连营，诸将惮之。綎分兵攻其三面，大战于李汉坝，生擒其魁，余贼奔入峒。乘势克三关，直捣峒前，焚之，贼多死。尽克三峒，擒穆照及贼魁吴尚华。是日，綎督战，左持金，右挺剑，大呼曰：“用命者赏，不用命者齿剑！”斗死者四十人，遂大捷。应龙乃遣子朝栋、惟栋及其党杨珠统锐卒数万，由松坎、鱼渡、罗古池三道并进。綎伏万人罗古，待松坎贼；以万人伏营外，待鱼渡贼；而别以一军策应。贼果至，伏尽起。綎率部下转战，斩首数百，追奔五十里。贼聚守石虎关，纟廷亦掘堑守。

初，綎闻征播命，逗遛，多设难以要朝廷。言官交劾，议调南京右府佥书。綎至是闻之，即辞任。总督李化龙以平播非綎不可，固留之，力荐于朝。纟廷乃复受事，逾夜郎旧城，攻克贼滴泪、三坡、瓦窑坪、石虎诸隘，直抵娄山关。娄山万峰插天，丛箐中一径才数尺，贼设木关十三座，排栅置深坑，百险俱备。綎分奇兵为左右路，间道趋关后，而自督大军仰攻，夺其关，追至永安庄，两路军亦会。綎老将持重，虑贼冲突，联诸营：一据娄山关为老营，一据白石口为腰营，一据永安庄为前营。都指挥王芬者，勇而寡谋，每战辄请为前锋，连胜有轻敌心，独营松门垭之冲，距大营数里。贼方有乌江之胜，谋再夺娄山。适穆照遣使泄芬孤军状，贼乃袭杀芬，守备陈大刚、天全招讨杨愈亦死，失亡士卒二千人。綎闻，亲率骑卒往救，部将周以德、周敦吉分两翼夹攻，贼始大奔，追至养马城而还。是日，应龙几被获，乃不敢窥娄山。綎惩前失，答刂近关坚壁，且请济师。逾十余日，克后水囤，营于冠子山。寻会马孔英、吴广诸军，逼海龙囤下，与诸将共平贼，綎功为多。

初，李化龙荐綎，言官谓綎尝纳应龙贿，宜夺官从军。部议谪为事官，戴罪办贼。綎德化龙，使使赍玉带一、黄金百、白金千投化龙家，为化龙父所叱。投巡按御史崔景荣家，亦如之。化龙、景荣并奏其事，诏革綎任，永不收录，没其物于官。

已，录平播功，进左都督，世廕指挥使。

三十六年，云南阿克反，起綎讨贼总兵官。未至，贼已平，寝前命。四十年，四川建昌倮乱，命綎为总兵官讨之。偕参政王之机分八道督诸将攻，而己居中节制，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诸砦，大小五十六战，斩馘三千三百有奇，诸倮巢穴一空。

綎为将，数被黜抑，性骄恣如故。尝拳殴马湖知府詹淑，淑改调，綎夺禄半年。

久之，以军政拾遗罢归。

四十六年，帝念辽警，召为左府佥书。明年二月，经略杨镐令綎及杜松、李如柏、马林四路出师。綎兵四万，由宽佃，副使康应乾监之，游击乔一琦别监朝鲜军并进。綎镇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遂行。而所分道独险远，重冈叠岭，马不成列。次深河，连克牛毛、马家二砦。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闻纟廷军至，逆战。

綎纵兵围数重，大清兵众寡不敌，失二裨将，伤五十人，余溃围出。綎已深入三百里，杜松军覆犹不知。复整众进，遇大清兵，綎引军登阿布达里冈，将布阵，大清兵亦登冈，出其上，而别以一军趋綎西。冈上军自高驰下，奋击綎军，綎殊死战。

趋綎西者复从旁夹击，綎军不能支。大清兵乘势追击，遇綎后二营军。未及陈，复为大清兵所乘，大溃，綎战死。养子刘招孙者，最骁勇，突围，手格杀数人，亦死。

士卒脱者无几。

时应乾及朝鲜军营富察之野，大清遂移师邀之。应乾兵及朝鲜兵列械将战，狂风骤起，扬沙石。应乾发火器，反击己营，大乱。大清兵趋击，大破之，掩杀几尽，应乾以数百骑免。一琦亦为大清兵所破，走入朝鲜营。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惧，率众降，一琦投崖死。杨镐闻杜松、马林师败，驰召綎及李如柏还。骑未至，綎已覆，独如柏全。事闻，帝遣中使祭阵亡将士，恤綎家。

綎于诸将中最骁勇。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綎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綎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天启初，赠少保，世廕指挥佥事，立祠曰“表忠”。一琦，字伯珪，上海人。

李应祥，湖广九溪卫人。以武生从军，积功至广西思恩参将。

万历七年，巡抚张任大征十寨，应祥与有功。即其地设三镇，筑城列戍。应祥方职营建，会擢松潘副总兵，当事者奏留之，以新秩莅旧任。从总兵王尚文大破马平贼韦王明，寻以署都督佥事，入为五军营副将。

十三年，改南京左府佥事，出为四川总兵官。松、茂诸番列砦四十八，岁为吏民患。王廷瞻抚蜀时，尝遣副将吴子忠击破丢骨、人荒、没舌三砦，诸酋乃降。故事，诸番岁有赏赉，番恃强要索无已。其来堡也，有下马、上马、解渴、过堡酒及热衣气力偏手钱；戍军更番，亦奉以钱，曰新班、架梁、放狗、屣草、挂彩。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仅六七年，势复猖獗。是年夏，杨柳番出攻普安堡，犯归水崖、石门坎，遂入金瓶堡，杀守将。巡抚雒遵属应祥讨之。提卒三千入茂州，克一岩。番恃险，剽如故。

无何，遵罢，徐元泰代。檄谕之，使三反，番不应。窥蒲江关，断归水崖、黄土坎道，筑墙五哨沟，绝东南声援。见官军少，相顾笑曰：“如此磨子兵，奈我何？”

磨子者，谓屡旋转而数不增也。其冬突平夷堡，掠良民，刳其肠，绕二牛角，牛奔，肠寸裂。明年正月，遂围蒲江关，砲毁雉堞。守将硃文达出，斩数十人。贼稍解，东南路始通。

元泰决计大征。诸路兵悉集，乃命游击周于德将播州兵为前锋，游击边之垣将酉阳兵为后拒，故总兵郭成将叙、马兵扼其吭，参将硃文达将平茶兵击其胁，而应祥居中节制，参议王凤监之。应祥令军中各树赤、白帜一，良民陷贼者徒手立赤帜下，熟番不附贼者徒手立白帜下，即免罪。番虽多，遇急不相救。国师喇嘛者，狡猾，联姻青海酋丙兔与湾仲、占柯等，刻木连大小诸姓，歃血诅盟。至是，邀湾仲、占柯先犯归化以尝官军。于德诱擒喇嘛、湾仲，守备曹希彬复击斩占柯。丢骨、人荒、没舌三砦最强，于德皆攻克，复连破卜洞王诸砦。文达、成、之垣亦各拔数砦，与于德军合，遂攻破蜈蚣、茹儿诸巢。嘉靖初，之垣祖轮以指挥讨茹儿贼，被杀，漆其头为饮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还葬焉。

贼屡北，窘，悉弃辎重饵官军。官军不顾，斩关入，贼多死，河东平。寻渡河而西，连破西坡、西革、歪地、乾沟、树底诸巢。有小粟谷者，首乱，觇大军西，不设备。郭成夜袭之，大获。牛尾砦尤险恶，将士三路夹攻，火其栅，斩酋合儿结父子。河西亦平。诸军得所积稞粟，留十日，尽焚其砦，以六月班师。其逃穷谷者，求偏头结赛乞降，应祥令埋奴设誓，然后许之。埋奴者，番人反接其奴，献军前，呼天而誓，即牵至要路，掘坎埋之，露其首，凡埋二十三人。偏头结赛雅善天竺僧，僧言岁在鸡犬，番有厄。偏头信之，预匿山谷中，逸贼以为神，迹而拜求之，故偏头为之请。是役也，焚碉房千六百有奇，生擒贼魁三十余人，俘馘以千余计。自是群番震惊，不敢为患，边人树碑记绩焉。

建昌、越巂诸卫，番倮杂居。建昌逆酋曰安守，曰五咱，曰王大咱，与越巂邛部黑骨夷并起为乱。巡抚徐元泰议讨，征兵万八千。仍以文达、之垣分将，应祥统之，副使周光镐监其军。十一月，光镐先渡泸，黑骨与大咱已据相岭，焚三峡桥；五咱等亦寇礼州、德昌二所。时征兵未集，光镐先设疑，以尝相岭贼，贼果退据桐槽。桐槽者，大咱巢穴也。已而诸道兵尽抵越巂，应祥令文达攻五咱，之垣攻大咱，姑置黑骨夷弗问。夜半走三百里抵礼州，贼半渡，文达击败之，遂渡河捣其巢。之垣亦屡破桐槽，大咱亡入山峪中。

无何，五咱据磨旗山挑战。官军夹击，贼退保毛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连大小西番界，文达兵大破之。五咱西遁，与安守合，结砦西溪。会所征盐井剌马兵三千至，狰狞跳跃，类非人形，诸番所深畏。应祥侦贼将劫营，乃潜移己营，而令剌马兵屯其处。夜分贼来袭，剌马起击之，伏尸狼籍。诸将遂进攻西溪，逐北至磨砦七板番，连兵图五咱，而令裨将田中科营麦达，逼安守。会谍者报守谋袭中科，应祥夜饮材官高逢胜三巨觥，令率敢死士三百疾趋七十里，抵麦达而伏。守夜至，遇伏被擒。守为群寇魁，守殪，西南邛笮、苴兰、靡莫诸酋皆震怖。商山四堡番乞降于之垣，大小七板番乞降于文达，各埋奴道左，呼号顿首，誓世世不敢叛。五咱势穷，走昌州，亦为裨将王言所获。

土木安四儿者，居连昌城中，潜剽掠于外。至是知祸及，率党数百人走据虚郎沟。诸军既灭五咱，应祥遣之北，示将讨黑骨者，四儿遂弛备。将士忽还军袭之，获四儿。

复讨大咱。初，大咱败，匿所亲普雄酋姑咱所。大军至，姑咱惧，密告裨将王之翰，之翰搜得大咱；而黑夷酋阿弓等七人在大孤山，亦先为之翰所擒。于是建昌、越巂诸番尽平。上首功二千有奇，抚降者三千余人。时万历十五年七月也。

邛部属夷腻乃者，地近马湖。其酋撒假与外兄安兴、木瓜夷白禄、雷坡贼杨九乍等，数侵掠内地。巡抚曾省吾议讨之。会有都蛮之役，不果。乃建六堡，益戍兵千二百人，而诸蛮鸱张如故。及建、越兴师，又藏纳叛人。元泰乃令都指挥李献忠等分剿。贼诈降，诱执献忠等三将，杀士卒数千人，势益猖獗。应祥等师旋，元泰益征播州、酉阳诸土兵，合五万人，令应祥督文达、之垣及周于德诸将三道入，故总兵郭成亦从征。十一月，于德首败白禄兵，追至马蝗山，悬索以登，贼溃。乘势攻木瓜夷，射杀白禄。追至利济山，雪深数尺，于德先登，复大败贼，毁其巢。初，撒假与九乍率万人据山，播州兵击走之。至是，文达复破之大田坝，合于德兵追逐，所向皆捷。游击万鏊蹑击撒假于鼠囤，获其妻子。郭成复至三宝山大战，生擒撒假。

安兴据巢守，文达、鏊分道入，获其母妻。安兴掷金于途，以缓追者，遂得脱。已，诸军深入，竟获之。他夷倮畏威降者二千余人，悉献还土田，愿修职贡，兵乃罢。

凡斩首一千六百九十余，俘获七百三十有奇，以其地置屏山县。论功，应祥屡加都督同知，元泰亦至兵部尚书。

当是时，蜀中剧寇尽平，应祥威名甚著。御史傅霈按部，诘应祥冒饟。应祥贿以千金，为所奏，罢职。兵部举应祥佥书南京右府，给事中薛三才持不可。

二十八年大征播州。贵州总兵官童元镇逗遛，总督李化龙劾之，荐应祥代。时分兵八道，贵州分乌江、兴隆二道。诏元镇充为事官，由乌江入，应祥由兴隆入，诸道克二月望进兵。应祥未受事，副将陈寅等已连克数囤，拒贼四牌高囤下，别遣兵从间道直捣龙水囤。他将蔡兆吉又自乾坪抵箐冈，过四牌。贼首谢朝俸营其地，四面峭壁深箐，前二关。贼从高鼓噪，官军殊死战，俘朝俸妻子，乘势抵河畔。会乌江败书闻，敛兵不进者旬日。及应祥受任，益趣诸将急渡。寅等乃取他道渡河，而潜为浮桥以济师。诸军渡，贼失险，乞降者相继，应祥悉受之。贼所恃止黄滩一关，壁立，众死守。会贼徒石胜俸等率万余人降，告曰：“去黄滩三十里有三关，入播门户也，先袭破之，则黄滩孤难守。”应祥然其计，令偕陈寅率精卒四千夜抵关下。胜俸以数十骑诱开门，歼其戍卒。黄滩贼惧。寅督诸将渡河攻关前，胜俸由坟林暗渡袭关后，贼乃大败。应祥直抵海龙囤，合诸道兵共灭杨应龙。

播既平，还镇铜仁。明年，改镇四川。播遗贼吴洪、卢文秀等恶有司法严，而遵义知县萧鸣世失众心。洪等遂称应龙有子，聚众为乱。应祥偕副使傅光宅捕之，尽获。应祥寻卒于官。以平播功，赠左都督，世廕千户。

应祥为将，谋勇兼资，所至奏绩。平蜀三大寇，功最多。

童元镇，桂林右卫人。万历中为指挥，从讨平乐贼莫天龙有功，屡迁游击将军。

高江瑶反，从呼良朋破平之。历永宁、浔、梧参将，进副总兵。擢署都督佥事，为广西总兵官。未几，改广东。

二十三年，总督陈大科以元镇熟蛮事，仍移广西。岑溪西北为上、下七山，介苍藤间，有平田、黎峒、白板、九密等三十七巢。东南为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园、古榄、鱼修等百余巢，与广东罗旁接。山险箐深，环数百里无日色，贼首潘积善等据之，久为民患。及罗旁平，积善惧，乞降。为设参将于大峒，兵千余戍之。

其后，将领多掊克，士卒又疲弱，贼复生心，时出剽。会岁饥，粤东亡命浪贼数百人潜入七山，诱诸瑶为乱。元镇先以参将戍岑溪，得诸瑶心。至是，积善及其党韦月咸愿招抚自效，六十三山诸瑶多受约束。有讹言将剿北科瑶者，诸瑶谓绐己，大恨，遂与孔亮山贼攻月，杀之，火大峒参将署。督抚陈大科、戴耀属元镇讨之。时副将陈璘、参将吴广罢官里居，大科起令将兵，与元镇并进。贼伐大木塞道，环布箛签，元镇佯督军开道，而潜从小径上。孔亮山贼凭高，弩矢雨下。诸军用火器攻，大破之。俘馘千五百有奇，余招抚复业。时府江韦扶仲等亦据险乱，元镇与参政陆长庚谋，募瑶为间，乘夜获其妻子，诱出劫，伏兵擒之。余党悉平。元镇以功增秩赐金。

会日本破朝鲜。廷议由浙、闽泛海捣其巢，牵制之，乃改元镇浙江。既而事寝，移镇贵州。

二十八年，李化龙大征杨应龙，令元镇督永顺、镇雄、泗城诸土军，由乌江进。

元镇惮应龙，久驻铜仁不进，屡趣乃行。时刘綎、吴广诸军已进，群贼议分兵守，其党孙时泰曰：“兵分则力薄。乘官军未集，先破其弱者，余自退矣。”应龙善之。

闻元镇发乌江，应龙喜曰：“此易与耳。”谋纵之渡江，密以计取。监军按察使杨寅秋言乌江去播不远，宜俟诸道深入，与俱进，元镇不从。于是永顺兵先夺乌江，贼遣千余人沿江叫骂以诱之。诸军既济，复夺老君关。前哨参将谢崇爵乘势督泗城及水西兵再拔河渡关。三月望，贼以步骑数千先冲水西军，军中驱象出战，贼多伤。

俄驾象者毙，象反走，掷火器者又误击己营，阵乱。泗城兵先走，崇爵亦走，争浮桥，桥断，杀溺死者数千人。

河渡既败，乌江相去六十里，犹未知。明日，参将杨显发永顺兵三百出哨，道遇贼数万，咸为水西装。永顺兵不之疑，贼掩杀三百人，亦袭其装，直趋乌江。乌江军信为水西、永顺军，不设备，遂为贼所破，争先渡江。贼先断浮桥，士卒多溺死，显及二子与焉。元镇所部三万人，不存什一，将校止崇爵等三人，江水为不流。

贵阳闻警，居民尽避入城，远近震动。化龙用上方剑斩崇爵，益征兵，檄镇雄土官陇澄邀贼归路。陇澄者，即安尧臣，水西安疆臣弟也。军不与元镇合，独全，当事颇疑其通贼。寅秋以镇雄去播止二日，令捣巢立效，澄许之。河渡未败时，澄已遣部将刘岳、王嘉猷攻拔苦竹关及半坝岭。暨败，二将移新站。贼伏兵大水田，别以五千人来袭，败还。嘉猷乃扬声捣大水田，而潜以一军拔大夫关，直抵马坎，断贼归路，与疆臣合，贼遂遁。会都指挥徐成将兵至，合泗城土官岑绍勋兵，再克河渡关。贼将张守钦、袁五受据长箐、万丈林，永顺兵击破之，生擒守钦。攻清潭洞，复擒五受。会朝议责元镇败状，令李应祥并将其军，遂合水西、镇雄诸部，直抵海龙囤，竟灭贼。

兵初兴，元镇坐逗遛，谪为事官。及是，逮至京，下吏，罪当死。法司援前岑溪功，谪戍烟瘴。遇赦，广西巡抚戴耀为请，部议不许，竟卒于戍所。

陈璘，字朝爵，广东翁源人。嘉靖末，为指挥佥事。从讨英德贼有功，进广东守备。与平大盗赖元爵及岭东残寇。万历初，讨平高要贼邓胜龙，又平揭阳贼及山贼钟月泉，屡进署都指挥佥事，佥书广东都司。

官军攻诸良宝，副将李成立战败。总督殷正茂请假璘参将，自将一军。贼平，授肇庆游击将军，徙高州参将。总督凌云翼将大征罗旁，先下令雕剿。璘所破凡九十巢。已，分十道大征。璘从信宜入，会诸军，覆灭之，以其地置罗定州及东安、西宁二县。即迁璘副总兵，署东安参将事。未几，余孽杀吏民，责璘戴罪办贼。璘会他将硃文达攻破石牛、青水诸巢，斩捕三百六十余人，授俸如故。

时东安初定，璘大兴土木，营寺庙，役部卒，且勒其出赀。卒咸怒，因事倡乱，掠州县，为巡按御史罗应鹤所劾，诏夺璘官。既而获贼，乃除罪，改狼山副总兵。

璘有谋略，善将兵，然所至贪黩，复被劾褫官。废久之，朝士多惜其才，不敢荐。二十年，朝鲜用兵，以璘熟倭情，命添注神机七营参将，至则改神枢右副将。

无何，擢署都督佥事，充副总兵官，协守蓟镇。明年正月诏以本官统蓟、辽、保定、山东军，御倭防海。会有封贡之议，暂休兵，改璘协守漳、潮。坐贿石星，为所奏，复罢归。

二十五年，封事败，起璘故官，统广东兵五千援朝鲜。明年二月，擢御倭总兵官，与麻贵、刘綎并将。部卒次山海关鼓噪，璘被责。寻令提督水军，与贵、綎及董一元分道进，副将陈蚕、邓子龙，游击马文焕、季金、张良相等皆属焉，兵万三千余人，战舰数百，分布忠清、全罗、庆尚诸海口。初，贼泛海出没，官军乏舟，故得志。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会平秀吉死，贼将遁，璘急遣子龙偕朝鲜将李舜臣邀之。子龙战没，蚕、金等军至，邀击之，倭无斗志，官军焚其舟。贼大败，脱登岸者又为陆兵所歼，焚溺死者万计。时綎方攻行长，驱入顺天大城。璘以舟师夹击，复焚其舟百余。石曼子西援行长，璘邀之半洋，击杀之，歼其徒三百余。

贼退保锦山，官军挑之不出。已，渡匿乙山。崖深道险，将士不敢进。璘夜潜入，围其岩洞。比明，砲发，倭大惊，奔后山，凭高以拒。将士殊死攻，贼遁走。璘分道追击，贼无脱者。论功，璘为首，綎次之，贵又次之。进璘都督同知，世廕指挥佥事。

师甫旋，会有征播之役。命璘为湖广总兵官，由偏桥进，副将陈良玭由龙泉，受璘节制。二十八年二月，军次白泥，杨应龙子朝栋率众二万渡乌江迎战。璘前御之，而分两翼蹑其后。贼少挫，追奔至龙溪山，贼合四牌贼共拒。四牌在江外，与江内七牌皆五司遗种、九股恶苗，素助贼。璘广招抚，乃进军龙溪。侦知贼有伏，令游击陈策用火器击之，贼据险，矢石雨下。璘先登，斩小校退者以徇，把总吴应龙等陷阵，贼大溃，退四牌保儿囤。璘二裨将逼之，中伏。璘募死士从应龙等奋击，贼复溃，奔据囤巅，夜由山后遁。黎明追及于袁家渡，复败之。四牌之贼遂尽。

三月望，诸军为浮桥渡江。知贼将张佑、谢朝俸、石胜俸等营七牌野猪山，璘即夜发抵苦练坪。前锋与战，后军至，夹击之，贼败逃深箐，官军遂入苦菜关。会童元镇乌江师败，璘惧，请退师，总督李化龙不可。璘乃进营楠木桥，次湄潭。贼悉聚青蛇、长坎、玛瑙、保子四囤，地皆绝险，而青蛇尤甚。璘议，同日攻则兵力弱，止攻一囤，则三囤必相助，乃先攻三囤，次及青蛇。良玭师亦来会，令伏囤后，别以一军守板角关，防贼逸。璘督诸将力攻三日，贼死伤无算，三囤遂下。青蛇四面陡绝，璘围其三面，购死士从玛瑙后附葛至山背举砲，贼惶骇，诸军进攻，焚其茅屋。贼退入囤内，木石交下。将士冒死上，毁大栅二重，前后击之，贼大败，斩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贼亦尽。

乃分兵六道，攻克大小三渡关，乘胜抵海龙囤下。诸将俱攻囤前，独水西安疆臣攻其后，相持四十余日。其下受贼重贿，多与通，且潜以火药遗贼，故贼不备。

其后璘知之，与监军者谋，令疆臣退一舍，璘移其处，置铁牌百余，距囤丈许，贼强弩无所施，又为箛板于栅前，贼每夜出劫，为钉伤，不敢复出。应龙势穷，相聚哭。化龙初有令，诸将分日攻。六月六日，璘与吴广当进兵。璘夜四更衔枚上，贼鼾睡，斩其守关者，树白帜，鸣砲，贼大惊溃散，应龙自焚。广军亦至，贼尽平。

遂移师讨皮林。皮林在湖、贵交，与九股苗相接。有吴国佐者，洪州司特峒寨苗也，桀黠无赖，其从父大荣以叛诛，国佐收其妾。黎平府持之急，遂反，自称“天皇上将”，其党石纂太称“太保”，合攻上黄堡，诱败参将黄冲霄，追至永从县，杀守备张世忠，炙而啖之，掠屯堡七十余，焚五开南城，陷永从，围中潮所。

时方征播州，未暇讨。既平播，偏沅巡抚江鐸命璘与良玭合兵讨之，良玭失利。明年，鐸移驻靖州，命璘率副将李遇文等七道进，璘擒苗酋银贡等。游击宋大斌攻破特峒，焚之。国佐逃天浦四十八寨，复入古州毛洞，追获之。石纂太逃广西上岩山，指挥徐时达诱缚之。贼党杨永禄率众万余屯白冲。游击沈弘猷等夹攻，生擒永禄。

诸苗悉平。

征播时，璘投贿李化龙家。会刘綎使为化龙父所麾，璘使走。化龙疏于朝，綎获罪，璘独免。后兵部尚书田乐推璘镇贵州，给事中洪瞻祖遂劾璘营求。帝以璘东西积战功，卒如乐议。贵东西二路苗：曰仲家苗，盘踞贵龙、平新间，为诸苗巨魁；在水硍山介铜仁、思石者曰山苗，红苗之羽翼也。自平播后，贵州物力大屈，苗益生心，剽掠无虚日。三十三年冬，巡抚郭子章请于朝。明年四月，令璘军万人攻水硍，游击刘岳督宣慰安疆臣兵万人攻西路，并克之。乃令璘移新添，独攻东路，复克之。生获酋十二人，斩首三千余级，招降者万三千余人，部内遂靖。改镇广东，卒官。先叙平播功，加左都督，世廕指挥使。既卒，以平苗功，赠太子太保，再廕百户。

吴广，广东人。以武生从军，累著战功，历福建南路参将，坐事罢归。会岑溪瑶反，总督陈大科檄广从总兵童元镇讨之。将士少却，广手斩一卒以徇，遂大破之。

论功，复故官。

万历二十五年，以副总兵从刘綎御倭朝鲜，领水军与陈璘相犄角，俘斩甚众。

甫班师，大征播州，擢广总兵官，以一军出合江。副将曹希彬以一军出永宁，受广节制。广屯二郎坝，大行招徠。贼骁将郭通绪迎战，将士袭走之。陶洪、安村、罗村三砦土官各出降，他部来归者数万，广择其壮者从军。通绪扼穿崖囤，广督土汉军击破之。刘綎、马孔英已入播，广犹顿二郎，总督李化龙趣之。乃议分四哨进攻崖门，别遣永宁女土官奢世续等督夷兵二千，扼桑木垭诸要害，以防饟道。诸将连破数囤，进营母猪塘。杨应龙惧，令通绪尽发关外兵拒敌。广伏砲手五百于磨抢垭外南冈下，而遣裨将赵应科挑战。垭夹两山中，甚隘，通绪横槊冲应科，应科佯北。

通绪追出垭，遇伏，急旋马，中砲坠，方跃上他马，伏兵攒刺之殪，余贼大奔。官军逐北，贼尽降，遂薄崖门。径小止容一骑，贼众万余出关拒战。希彬悬赏千金，士攀崖竞进，追至第四关，关上男妇尽哭。贼党自杀其魁罗进恩，率万余人出降。

其第一关犹拒不下，广乘夜疾进，夺其关，关内民争献牛酒。刘綎、马孔英已入关，李应祥、陈璘犹在关外。广合希彬军连战红碗、水土崖、分水关皆捷，遂进营水牛塘，应龙大惧。知广军孤深入，谋欲袭之，乃遣人诈降。广测其诈，坚壁以待，应龙拥众三万直冲大营，诸将殊死战。会他将来援，贼乃退。广遂与诸道军逼海龙囤。

贼诈令妇人乞降，哭囤上，又诈报应龙仰药死，广信之。已，知其诈，急烧第二关，夺三山，绝贼樵汲，贼益窘。旋与陈璘从囤后登，应龙急自焚死。获其子朝栋，出应龙尸烈焰中。广中毒矢，失声，绝而复苏，遂以本官镇四川。逾年卒。

初，广之顿二郎也，有言其受贿养寇者，诏谪充为事官。后论功赠都督同知，世廕千户。

邓子龙，丰城人。貌魁梧，骁捷绝伦。嘉靖中，江西贼起，掠樟树镇。子龙应有司募，破平之。累功授广东把总。

万历初，从大帅张元勋讨平巨盗赖元爵。已，从平陈金莺、罗绍清。贼魁黄高晖逸，子龙入山生获之。迁铜鼓石守备。寻擢署都指挥佥事，掌浙江都司。被论当夺职，帝以子龙犯轻，会麻阳苗金道侣等作乱，擢参将讨之。大破贼，解散其党。

五开卫卒胡若卢等火监司行署，挞逐守备及黎平守。靖州、铜鼓、龙里诸苗咸响应为乱。子龙火其东门以致贼，而潜兵入北门，贼遂灭。

十一年闰二月，缅甸犯云南。诏移子龙永昌。木邦部耿马奸人罕虔与岳凤同为逆，说缅酋莽应里内侵，虔从掠千崖、南甸。已，引渡查理江，直犯姚关，湾甸土知州景宗真及弟宗材助之。子龙急战攀枝树下，阵斩宗真、虔，生获宗材。虔子招罕、招色奔三尖山，令叔罕老率蒲人药弩手五百阻要害，子龙饵蒲人以金，尽知贼间道。乃命裨将邓勇等提北胜、蒗渠诸番兵，直捣贼巢，而预伏兵山后夹击。夜半上，生擒招罕、招色、罕老及其党百三十余人，斩首五百余级，尖山巢空，乃抚流移数千人。会刘綎亦俘岳凤以献。帝悦，进子龙副总兵，予世廕。无何，缅人复寇猛密，把总高国春大破之。子龙以犄角功，亦优叙。自是，蛮人先附缅者，多来附。

永昌、腾冲夙号乐土，自岳、罕猖乱，始议募兵，所募多亡命，乃立腾冲、姚安两营。刘綎将腾军，子龙将姚军，不相能，两军斗。帝以两将皆有功，置不问。

既而綎罢，刘天俸代；天俸逮，遂以子龙兼统之。子龙抑腾兵，每工作，辄虐用之，而右姚兵。及用师陇川，子龙故为低昂，椎牛飨士，姚兵倍腾兵，腾兵大不堪，欲散去。副使姜忻令他将辖之，乃定。而姚兵久骄，因索饷作乱，由永昌、大理抵会城，所过剽掠。诸兵夹击之，斩八十四级，俘四百余人，乱始靖。子龙坐褫官下吏。

十八年，孟养贼思{固}叛。子龙方对簿，巡抚吴定请令立功自赎，帝许之。

命未至，定已与黔国公沐昌祚遣将却之。无何，丁改十寨贼普应春、霸生等作乱，势张甚。定大征汉土军，令子龙军其右，游击杨威军其左，大破之，斩首一千二百级，招降六千六百人。帝为告谢郊庙，宣捷受贺，复子龙副总兵，署金山参将事。

先是，猛广土官思仁烝其嫂甘线姑，欲妻之，弗克。偕其党丙测叛归缅，数导入寇。

二十年攻孟养，犯蛮莫，土同知思纪奔等练山。子龙击败之，乃去。子龙寻被劾罢归。

二十六年，朝鲜用师。诏以故官领水军，从陈璘东征。倭将渡海遁，璘遣子龙偕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督水军千人，驾三巨舰为前锋，邀之釜山南海。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欲得首功，急携壮士二百人跃上朝鲜舟，直前奋击，贼死伤无算。他舟误掷火器入子龙舟，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舜臣赴救，亦死。事闻，赠都督佥事，世廕一子，庙祀朝鲜。

马孔英者，宣府塞外降丁也，积战功为宁夏参将。

万历二十年，哱拜反，引套寇入掠，孔英屡击败之。卜失兔入下马关，从麻贵邀击，大获。进本镇副总兵。二十四年九月，着力兔、宰僧犯平虏、横城。孔英偕参将邓凤力战，斩首二百七十有奇，赐金币。令推大将缺，乃擢署都督佥事，以总兵官莅旧任，寻进秩为真。二十七年，着力兔、宰僧复犯平虏、兴武，孔英与杜桐等分道袭败之。再入，又败之。

会大征播州杨应龙。诏发陕西四镇兵，令孔英将以往。兵分八道，孔英道南川，独险远，去应龙海龙囤六七百里。未至，重庆推官高折枝监纪军事，请独当一面。

乃与参将周国柱先以石砫宣抚马千乘兵破贼金筑，复督酉阳宣抚冉御龙败贼于官坝。

孔英至军，平茶、邑梅兵亦集，军容甚壮。先师期一日入真州，用土官郑葵、路麟为乡道，别遣边兵千扼明月关。诸军鼓行前，连破四寨，次赤崖，抵清水坪、封宁关，破贼营十数，逼桑木关，关内民降者日千计。折枝结三大砦处之，禁杀掠，降者日众，贼益孤。关为贼要害，山险箐深，贼凭高拒。乃令千乘、御龙出关左右，国柱捣其中。贼用标枪药矢，锐甚。官军殊死战，夺其关，逐北至风坎关，贼复大败。连破九杵、黑水诸关，苦竹、羊崖、铜鼓诸寨。国柱攻金子坝，无一人，疑有伏，焚空砦十九，严兵以待，贼果突出，击败之。孔英乃留王之翰兵守白玉台，卫饟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关，而亲帅大军进营金子坝。

应龙闻桑木关破，大惧，遣弟世龙及杨珠以锐卒劫之翰营。之翰走，杀饟卒无算。平茶兵来援，贼始退，孔英还击世龙，复却。裨将刘胜奋击，贼乃奔。官军进朗山口，由郎山进蒙子桥，深箐蓊翳，贼处处设伏，悉剿平之。应龙益惧，遣其党诈降，谋为内应，折枝尽斩之，伏以待。珠果夜劫营，伏发，贼惊溃，追奔至高坪。

已，夺贼养马城，直抵海龙第二关下，贼守兵益多。孔英军已深入，而诸道未有至者。酉阳、延绥兵皆退，贼蹑杀官军六十人。居数日，刘綎兵至，乃合兵连克海崖、海门诸关。贼走保囤上，竟覆灭。

初，总督李化龙克师期，诸将莫利先入。孔英所将边卒及诸土兵，皆犷悍，监纪折枝勇而有谋，故师独先。八道围海龙，诸将以囤后易攻，争走其后，孔英独壁关前。录功，进都督同知，世廕千户。

久之，以总兵官镇贵州。平金筑、定番叛苗，生擒首恶阿包、阿牙等。已而欲袭黄柏山苗。苗知之，先发，败官兵，匿不报。又诱执苗酋石阿四，称阵擒冒功。

为巡抚胡桂芳所劾，罢归卒。

赞曰：播州之役，诸将用命，合八道师，历时五月，仅乃克之，可谓劳矣。刘綎勇略冠诸将，劳最多，其后死事亦最烈。邓子龙始事姚安，名与綎幹，垂老致命，庙祀海隅。昔人谓“武官不惜死”，两人者盖无愧于斯言也夫。

##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梅之焕 刘策（徐缙芳 陈一元） 李若星 耿如杞（胡士容） 颜继祖（王应豸等） 李继贞 方震孺 徐从治（谢琏 余大成等

梅之焕，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国桢从子也。年十四为诸生。御史行部阅武，之焕骑马突教场。御史怒，命与材官角射，九发九中，长揖上马而去。

万历三十二年举进士，改庶吉士。居七年，授吏科给事中。东厂太监李浚诬拷商人，之焕劾其罪。寻上言：“今天下民穷饷匮，寇横兵疲。言官舍国事争时局，部曹舍职掌建空言，天下尽为虚文所束缚。有意振刷者，不曰生事，则曰苛求。事未就而谤兴，法未伸而怨集，豪杰灰心，庸人养拙，国事将不可为矣。请陛下严综核以责实事，通言路以重纪纲，别臧否以惜人才，庶于国事有济。”时朝臣部党角立，之焕廉觚自胜，尝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蝇之附骥，即千里犹蝇耳。”时有追论故相张居正者，之焕曰：“使今日有综名实、振纪纲如江陵者，讠翕訿之徒敢若此耶？”其持平不欲傅会人如此。出为广东副使，擒诛豪民沈杀烈女者，民服其神。海寇袁进掠潮州，之焕扼海道，招散其党，卒降进。改视山东学政。天启元年以通政参议召迁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丁内外艰，家居。当此之时，魏、客乱政，应山杨涟首发忠贤之奸。忠贤恚甚，拷杀涟。

由此悍然益诛锄善类，忄买慀楚人矣。谓涟被逮时，过麻城，涟罪人也，之焕与盘桓流涕，当削籍，其实涟未尝过麻城也。无何，逆党梁克顺诬以赃私，诏征赃。

庄烈帝即位，乃免征，起故官，巡抚甘肃。大破套寇，斩首七百余级，生得部长三人，降六百余人。明年春，寇复大入，患豌豆创，环大黄山而病。诸将请掩之，之焕不可，曰：“幸灾不仁，乘危不武，不如舍之，因以为德焉。”遂不战。逾月，群寇望边城搏颡涕泣而去。冬，京师戒严，有诏入卫。且行，西部乘虚犯河西。之焕止留，遣兵伏贺兰山后，邀其归路，大兵出水泉峡口，再战再败之，斩首八百四十有奇，引军东。俄悍卒王进才杀参将孙怀忠等以叛，走兰州。之焕遂西定其变，复整军东。明年五月抵京师，已后时矣，有诏之焕入朝。翌日又诏之焕落职候勘，温体仁已柄政矣。初，体仁讦钱谦益，之焕移书中朝，右谦益。至是，体仁修隙，之焕遂得罪。

之焕虽文士，负材武，善射，既废，无所见。所居县，阻山多盗。之焕无事，辄率健儿助吏捕，无脱者。先是，甘肃兵变，其溃卒畏捕诛，往往亡命山谷间，为群盗，贼势益张。至是，贼数万来攻麻城，望见之焕部署，辄引去。帝追叙甘肃前后功，复之焕官，廕子，然终不召。明年病卒。

刘策，字范董，武定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保定新城知县入为御史，疏劾太仆少卿徐兆魁，复力争熊廷弼行勘及汤宾尹科场事。宾尹虽家居，遥执朝柄，嗾其党逐攻者孙振基、王时熙。

已而给事中刘文炳劾两淮巡盐御史徐缙芳，言策入叶向高幕，干票拟；策同官陈一元，向高姻亲，顾权利。时策按宣、大，疏言：“文炳为汤宾尹死友，代韩敬反噬。昔年发奸如振基、时熙辈，今皆安在？”向高亦以策无私交，为辨雪。文炳、策屡疏相诋，南京御史吴良辅言：“文炳一疏而弹御史缙芳、一元、策及李若星，再疏而弹词臣蔡毅中、焦竑及监司李维桢，他波及尚多。人才摧残甚易，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诋斥，天下宁有完人？”策复诋文炳倚方从哲为冰山，苟一时富贵，不顾清议。一元论铨政，尝讥切向高，时按江西，见文炳疏，愤甚，遂揭文炳阴事。

且曰：“向高行矣。今秉政者从哲，文炳乡人，奴颜婢膝，任好为之。”御史马孟桢亦言：“敬关节实真，既斥两侍郎、两给谏谢之矣。乃伉直之刘策，攻击不休，而同发奸之张笃敬复驱除将及，何太甚也！”疏入，帝皆不省。策愤，谢病去。时攻兆魁、廷弼、宾尹辈者，党人率指目为东林，以年例出之外。至四十六年秋，在朝者已无可逐，乃即家徙策为河南副使，策辞疾不赴。

天启元年春，起天津兵备。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召拜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五年冬，党人劾策为东林遗奸，遂削籍。崇祯二年夏，起故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理蓟、辽、保定军务。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内地，策不能御，被劾。祖大寿东溃，策偕孙承宗招使还。明年正月与总兵张士显并逮，论死，弃市。

缙芳，晋江人。为御史，首为顾宪成请谥，劾天津税监马堂九大罪，有敢言名。

巡两淮，颇通宾客赂遗，被劾，坐赃。天启中，遣戍。

一元，侯官人。在江西，振饥有法。移疾去。天启初，起历应天府丞。御史余文缙劾向高，及一元，遂落职。崇祯初，复官。温体仁柄国，恶其附东林，而以为己门生也，引嫌不召。卒于家。

李若星，字紫垣，息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枣强、真定。擢御史，首劾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巡视库藏，陈蠹国病商四弊，请得稽十库出纳，以杜侵渔，不报。巡按山西，请撤税使。因再劾克缵为沈一贯私人、汤宾尹死友，宜罢，不从。

还朝，出为福建右参议，移疾归。

天启初，起官陕西，召为尚宝少卿，再迁大理右少卿。三年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陛辞，发魏忠贤、客氏之奸。明年，遣将丁孟科、官维贤击河套松山诸部镇番，斩首二百四十余级。捷闻，未叙，有传若星将起义兵清君侧之恶者。忠贤闻之，即令许显纯入之汪文言狱词，诬其贿赵南星，得节钺。五年三月遂除若星名，下河南抚按提问。明年，狱上，杖之百，戍廉州。

庄烈帝即位，赦还。崇祯元年，起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追论甘肃功，进秩二品。黄河大决，淹泗州，没睢宁城。若星请修祖陵，移睢宁县治他所，从之。都城戒严，遣兵入卫。病归，遭父忧。久之，召为兵部右侍郎。十一年，以本官兼右佥都御史，代硃燮元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兼巡抚贵州。讨安位余孽安陇璧及苗仲诸贼有功。

福王时，解职。以乡邑残破，寓居贵州。桂王迁武冈，召为吏部尚书。未赴，遭乱，死于兵。

耿如杞，字楚材，馆陶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户部主事。

天启初，以才历职方郎中。军书旁午，日应数十事。出为陕西参议，迁遵化兵备副使。当是时，逆奄窃柄，谄子无所不至，至建祠祝禧。巡抚刘诏悬忠贤画像于喜峰行署，率文武将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岁。如杞见其像，冕旒也，半揖而出。

忠贤令诏劾之，逮下诏狱，坐赃六千三百，论死。

时又有胡士容者，蓟州参议也，数忤其乡官崔呈秀，呈秀衔之。将为忠贤建祠，士容又不奉命。及士容迁江西副使，道通州，遂诬以多乘驿马，侵盗仓储，捕下诏狱掠治，坐赃七千，论死。

至秋，将行刑，而庄烈帝即位，崔、魏相继伏诛。帝曰：“厂卫深文，附会锻炼，朕深痛焉。其赦耿如杞，予复原官。胡士容等改拟。”于是如杞上疏言：“臣自入镇抚司，五毒并施，缚赴市曹者，日有闻矣。幸皇上赦臣以不死，惊魂粗定，乞放臣还家养疾。”帝不许，立擢如杞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

插汉虎墩兔据顺义王地，为边患，战款无定策。如杞言守边为上，修塞垣，缮战垒，铲山堑谷，事有绪矣。二年，京师戒严，如杞率总兵官张鸿功以勍卒五千人赴援，先至京师。军令，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后乃给饷。如杞兵既至，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调昌平，又明日调良乡，汛地累更，军三日不得饷，乃噪而大掠。

帝闻之，大怒，诏逮如杞、鸿功，廷臣莫敢救者。四年竟斩西市。

方如杞之为职方郎也，与主事鹿善继党张鹤鸣，排熊廷弼而庇王化贞，疆事由是大坏，及是得罪。

士容既释出狱，二年除陕西副使，进右参政，卒于官。士容初令长洲，捕豪恶，筑娄江石塘，有政声。

福王时，赠如杞右佥都御史。子章光，进士，尚宝卿。士容，字仁常，广济人。

颜继祖，漳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工科给事中。崇祯元年正月，论工部冗员及三殿叙功之滥，汰去加秩寄俸二百余人。又极论魏党李鲁生、霍维华罪状。

又有御史袁弘勋者，劾大学士刘鸿训，锦衣张道浚佐之。继祖言二人朋邪乱政，非重创，祸无极。帝皆纳其言。

迁工科右给事中。三年，巡视京城十六门濠堑，疏列八事，劾监督主事方应明旷职。帝杖斥应明。外城庳薄，议加高厚，继祖言时绌难举赢而止。再迁吏科都给事中，疏陈时事十大弊。忧归。

八年起故官，上言：“六部之政筦于尚书，诸司之务握之正郎，而侍郎及副郎、主事止陪列画题，政事安得不废？督抚诸臣获罪者接踵，初皆由会推。然会推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翻异，何名会推？”帝称善。

寻擢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分兵扼境上，河南贼不敢窥青、济。

劾故抚李懋芳侵军饷二万有奇，被旨嘉奖。十一年，畿辅戒严，命继祖移驻德州。

时标下卒仅三千，而奉本兵杨嗣昌令，五旬三更调。后令专防德州，济南由此空虚。

继祖屡请敕诸将刘泽清、倪宠等赴援，皆逗遛不进。明年正月，大清兵克济南，执德王。继祖一人不能兼顾，言官交章劾继祖，继祖咎嗣昌，且曰：“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之功，不敢不分失济之罪。请以爵禄还朝廷，以骸骨还父母。”帝不从，逮下狱，弃市。

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

王应豸，掖县人。为户部主事，谄魏忠贤，甫三岁，骤至巡抚，加右都御史。

崇祯二年春，蓟卒索饷，噪而甲，参政徐从治谕散其众。应豸置毒饭中，欲诱而尽杀之，诸军复大乱。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其克饷状，论死。

李养冲，永年人。历兵部右侍郎，巡抚宣府，崇祯二年既谢事，御史吴玉劾其侵盗抚赏银七万，及冒功匿败诸状。论死，毙于狱。

张翼明，永城人。以兵部右侍郎巡抚大同。崇祯元年，插汉虎墩兔入犯，杀掠万计。翼明及总兵官渠家桢不能御，并坐死。

陈祖苞，海宁人。崇祯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明年坐失事系狱，饮鸩卒。帝怒祖苞漏刑，锢其子编修之遴，永不叙。

张其平，偃师人。历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十一年冬，坐属邑失亡多，与继祖骈死西市。

马成名，溧阳人。潘永图，金坛人，与成名为姻娅。崇祯十四年冬，成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永图亦起昌平兵备佥事，未浃岁，至巡抚。畿辅被兵，成名、永图并以失机，十六年斩西市。余自有传。

李继贞，字征尹，太仓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大名推官，历迁兵部职方主事。天启四年秋，典试山东，坐试录刺魏忠贤，降级，已而削籍。

崇祯元年，起武选员外郎，进职方郎中。时军书旁午，职方特增设郎中，协理司事。继贞干用精敏，尚书熊明遇深倚信之，曰：“副将以下若推择，我画诺而已。”

四年，孔有德反山东，明遇主抚，继贞疏陈不可，且请调关外兵入剿。明遇不能从，后讫用其言灭贼。初，延绥盗起，继贞请发帑金，用董抟霄人运法，籴米输军前。

且令四方赎锾及捐纳事例者，输粟于边，以抚饥民。又言：“兵法抚、剿并用，非抚贼也，抚饥民之从贼者耳。今斗米四钱，已从贼者犹少，未从贼而势必从贼者无穷。请如神庙特遣御史振济故事，赍三十万石以往，安辑饥民，使不为贼，以孤贼势。”帝感其言，遣御史吴甡以十万金往。继贞少之，帝不听，后贼果日炽。

继贞为人强项，在事清执，请谒不得行。大学士周延儒，继贞同年生，属总兵官于继贞。继贞瞠目谢曰：“我不奉命，必获罪。刑部狱甚宽，可容继贞也。”延儒衔之。已，加尚宝寺卿。当迁，帝辄令久任。田贵妃父弘遇以坐门功求优叙不获，屡疏诋继贞，帝不听。中官曹化淳欲用私人为把总，继贞不可；乃嘱戎政尚书陆完学言于尚书张凤翼以命继贞，继贞亦不可，凤翼排继贞议而用之。化淳怒，与弘遇日伺其隙，谗之帝，坐小误，贬三秩。会叙甘肃功，继贞请起用故巡抚梅之焕，帝遂发怒，削继贞籍。已，论四川桃红坝功，复官，致仕。

十一年用荐起，历两京尚宝卿。明年春召对，陈水利屯田甚悉，迁顺天府丞。

寻超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督蓟、辽军饷。乃大兴屯田，列上经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赋五议。白塘、葛沽数十里间，田大熟。

十四年冬，诏发水师援辽，坐战舰不具，除名。明年夏，召为兵部添注右侍郎。

得疾，卒于途。是夕，星陨中庭。赠右都御史，官一子。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移家寿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沙县知县入为御史。

熹宗嗣位，逆珰魏忠贤内结客氏。震孺疏陈三朝艰危，言：“宫妾近侍，嚬笑易假，窥瞷可虑。中旨频宣，恐蹈斜封隐祸。”元年陈《拔本塞源论》曰：“曩者梃击之案，王之寀、陆大受、张庭、李俸悉遭废斥，而东林如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诸贤，废锢终身，亟宜召复。至杨涟之争移宫，可幸无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说，又有交通之疑？将使天下后世谓尧、舜在上，而有交通矫旨之阉宦。”疏入，直声震朝廷。其春巡视南城。中官张晔、刘朝被讼，忠贤为请，震孺不从，卒上闻，忠贤益恚怨。

辽阳既破，震孺一日十三疏，请增巡抚，通海运，调边兵，易司马。日五鼓挝公卿门，筹画痛哭，而自请犒师。是时，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绝，军民尽窜，文武将吏无一骑东者。帝壮其言，发帑金二十万震孺犒师。六月，震孺出关，延见将士，吊死扶伤，军民大悦。因上言：“河广不七十步，一苇可航，非有惊涛怒浪之险，不足恃者一。兵来，斩木为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

河去代子河不远，兵从代子径渡，守河之卒不满二万，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筑城则不能，列栅则无用，不足恃者四。黄泥洼、张叉站冲浅之处，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转眼冰合，遂成平地，间次置防，犹得五十万人，兵从何来？不足恃者六。”又言：“我以退为守，则守不足；我以进为守，则守有余。专倚三岔作家，万一时事偶非，榆关一线遂足锁蓟门哉？”疏入，帝命震孺巡按辽东，监纪军事。

震孺按辽，居不庐、食不火者七月。议者欲弃三岔河，退守广宁，震孺请驻兵振武。军法不严，震孺请敕宁前监军，专斩逃军逃将。并从其言。然是时，经抚不和，疆事益坏。震孺再疏言山海无外卫，宜亟驻兵中前，以为眼目，不省。

明年正月，任满，候代前屯，而大清兵已再渡三岔河。先锋孙得功不战，而呼于振武曰“兵败矣”，遂走。巡抚王化贞在广宁，亦仓皇走。列城闻之皆走，惟震孺前屯无动。当是时，西平守将罗一贯已战死，参将祖大寿拥残兵驻觉华岛上。于是震孺召水师帅张国卿相与谋曰：“今东师四外搜粮，闻祖将军在岛上有米豆二十余万，兵十余万，人民数万，战舰、器仗、马牛无数，东师即媾得岛兵，得岛兵以攻榆关，岂有幸哉？”于是震孺、国卿航海见大寿，慷慨语曰：“将军归，相保以富贵；不归，震孺请以颈血溅将军。”大寿泣，震孺亦泣，遂相携以归，获军民辎重无算。

有主事徐大化者，忠贤党也，劾震孺曰“攘差”。都御史邹元标奋笔曰：“方御史保全山海，无过且有社稷功。”给事中郭兴治遂借道学以逐元标。元标去，震孺亦即罢归。明年，忠贤、广微兴大狱，再募劾方御史者，兴治再论震孺河西赃私。

逮问掠治，坐赃六千有奇，拟绞。而扬州守刘鐸咒诅之狱又起，遂诬震孺与交通，坐大辟，系狱。有逻卒时时佐震孺饮啖，问之，则曰：“小人有妻，闻公精忠，手治以献者也。”辄报珰曰：“某病革，某濒死。”珰以是防益疏。

明年，庄烈帝嗣位，得释还。八年春，流贼犯寿州，州长吏适迁秩去，震孺倡士民固守，贼自是不敢逼寿州。巡抚史可法上其功，用为广西参议。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京师陷，福王立南京，即日拜疏勤王。马士英、阮大铖惮之，敕还镇。震孺竟郁郁忧愤而卒。

徐从治，字仲华，海盐人。母梦神人舞戈于庭，寤而生。从治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除桐城知县。累官济南知府，以卓异迁兗东副使，驻沂州。

天启元年，妖贼徐鸿儒反郓城，连陷邹、滕、峄县。从治捕得其党之伏沂者杀之，请就家起故总兵杨肇基主兵事，而献捣贼中坚之策，遂灭鸿儒。事详《赵彦传》。

从治警敏通变，其御贼类主剿不主抚，故往往灭贼。旋以右参政分守济南。录功，从治最，进右布政使，督漕江南。妖贼再起，巡抚王惟俭奏留从治，仍守沂。

按臣主抚，从治议不合，遂告归。

中外计议调，崇祯初，以故秩饬蓟州兵备。蓟军久缺饷，围巡抚王应豸于遵化。

从治单骑驰入，阴部署夷丁、标兵，分营四门，按甲不动，登城而呼曰：“给三月粮，趣归守汛地，否将击汝！”众应声而散。其应变多类此。进秩左布政使，再请告归。

四年，起饬武德兵备。孔有德反山东，巡抚余大成檄从治监军。明年正月驰赴莱州，而登州已陷。大成削籍，遂擢从治右副都御史代之，与登莱巡抚谢琏并命。

诏琏驻莱州，从治驻青州，调度兵食。从治曰：“吾驻青，不足镇莱人心；驻莱，足系全齐命。”乃与琏同受事于莱。

有德者，辽人。与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辈皆毛文龙帐下卒也。文龙死，走入登州。登莱巡抚孙元化官辽久，素言辽人可用，乃用承禄为副将，有德、仲明为游击，九成为偏裨，且多收辽人为牙兵。是年，大凌河新城被围，部檄元化发劲卒泛海，趋耀州盐场，示牵制。有德诡言风逆，改从陆赴宁远。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总应元统千余人以行，经月抵吴桥，县人罢市，众无所得食。一卒与诸生角，有德抶之，众大哗。九成先赍元化银市马塞上，用尽无以偿，适至吴桥。闻众怨，遂与应元谋，劫有德，相与为乱，陷陵县、临邑、商河，残齐东，围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新城，整众东。

余大成者，江宁人也。不知兵。初为职方，尝奏发大学士刘一燝私书，齮之去。

后又以事忤魏忠贤，削籍归，有清执名。而巡抚山东，则白莲妖贼方炽，又有逃兵之变，皆不能讨。及闻有德叛，即托疾数日不能出，不得已遣中军沈廷谕参将陶廷鑨往御，则皆败而走。大成恐，遂定议抚，而元化军亦至。

元化者，故所号善西洋大砲者也，至是亦主抚，檄贼所过郡县无邀击。贼长驱，无敢一矢加者。贼佯许元化降。元化师次黄山馆而返，贼遂抵登州。元化遣将张焘率辽兵驻城外，总兵张可大率南兵拒贼。元化犹招降贼，贼不应。五年正月战城东，辽兵遽退，南兵遂败。焘兵多降贼，贼遣之归，士民争请拒勿内，元化不从，贼遂入。日夕，城中火起，中军耿仲明、都司陈光福等导贼入自东门，城遂陷。可大死之。元化自刎不殊，与参议宋光兰、佥事王征及府县官悉被执。大成驰入莱州。

初，登州被围，朝廷镌大成、元化三级，令办贼。及登失守，革元化职，而以谢琏代。有德既破登州，推九成为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抚印檄州县饷，趣元化移书求抚于大成曰：“畀以登州一郡，则解。”大成闻于朝。帝怒，命革大成职，而以从治代。

先是，贼攻破黄县，知县吴世扬死之。至是，攻莱，从治、琏与总兵杨御蕃等分陴守。御蕃，肇基子。肇基，从治所共剿灭妖贼邹、滕者也。御蕃积战功至通州副总兵。会登州陷，兵部尚书熊明遇奏署总兵官，尽将山东兵，与保定总兵刘国柱、天津总兵王洪兼程进。遇贼新城，洪先走。御蕃拒之二日，不胜，突围出，遂入莱城，从治、琏倚以剿贼。贼攻莱不下，分兵陷平度，知州陈所问自经。贼益攻莱，辇元化所制西洋大砲，日穴城，城多颓。从治等投火灌水，穴者死无算。使死士时出掩击之，毁其砲台，斩获多。而明遇卒惑大成抚议也，命主事张国臣为赞画往抚之，曰“安辑辽人之在山东者”，以国臣亦辽人也。国臣先遣废将金一鲸入贼营，已而国臣亦入，为贼移书，遣一鲸还报曰：“毋出兵坏抚局。”从治等知其诈，叱退一鲸，遣间使三上疏，言贼不可抚。最后言：“莱城被围五十日，危如累卵。日夜望援兵，卒不至，知必为抚议误矣。国臣致书臣，内抄诏旨并兵部谕帖，乃知部臣已据国臣报，达圣听。夫国臣桑梓情重，忍欺圣明而陷封疆。其初遣一鲸入贼营，何尝有止兵不攻之事？果止兵，或稍退舍，臣等何故不乐抚？特国臣以抚为贼解，而贼实借抚为缓兵计。一鲸受贼贿，对援师则诳言贼数万，不可轻进；对诸将则诳言贼用西洋砲攻，城将陷矣，赖我招抚，贼即止攻。夫一鲸三入贼营，每入，贼攻益急。而国臣乃云贼嗔我缒城下击，致彼之攻。是使贼任意攻击，我不以一矢加遗，如元化断送登城，然后可成国臣之抚耶？当贼过青州，大成拥兵三千，剿贼甚易。

元化遗书谓‘贼已就抚，尔兵毋东’，大成遂止勿追，致贼延蔓。今贼视臣等犹元化，乃为贼解，曰吴桥激变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杀也，闻天子诏遂止攻掠也。将谁欺！盈庭中国臣妄报，必谓一纸书贤于十万兵，援师不来，职是故矣。臣死当为厉鬼以杀贼，断不敢以抚谩至尊，淆国是，误封疆，而戕生命也。”疏入，未报。

当是时，外围日急，国柱、洪及山东援军俱顿昌邑不敢进，两抚臣困围城中。

于是廷议更设总督一人，以兵部右侍郎刘宇烈任之。调蓟门、四川兵，统以总兵邓，调密云兵，统以副将牟文绶，以右布政使杨作楫监之，往援莱。三月，宇烈、作楫、国柱、洪、及监视中官吕直，巡按御史王道纯，义勇副将刘泽清，新兵参将刘永昌、硃廷禄，监纪推官汪惟效等并集昌邑。、国柱、洪、泽清等至莱州，马步军二万五千，气甚盛。而宇烈无筹略，诸师懦怯，抵沙河，日十辈往议抚，纵还所获贼陈文才。于是贼尽得我虚实，益以抚愚我，而潜兵绕其后，尽焚我辎重。

宇烈惧，遂走青州，撤三将兵就食。等夜半拔营散，贼乘之，大败。洪、国柱走青、潍，走昌邑，泽清接战于莱城，伤二指，亦败走平度，惟作楫能军。三将既败，举朝哗然，而明遇见官军不可用，抚议益坚。

先是，登州总兵可大死，以副将吴安邦代之，安邦尤怯钝。奉令屯宁海，规取登州。仲明扬言以城降，安邦信之，离城二十五里而军。中军徐树声薄城被擒，安邦走还宁海。登既不能下，而贼困莱久，琏、从治、御蕃日坚守待救。至四月十六日，从治中砲死，莱人大临，守陴者皆哭。

山东士官南京者，合疏攻宇烈，请益兵。于是调昌平兵三千，以总兵陈洪范统之，洪范亦辽人。明遇日跂望曰：“往哉，其可抚也。”天津旧将孙应龙者，大言于众曰：“仲明兄弟与我善，我能令其缚有德、九成来。”巡抚郑宗周予之兵二千，从海道往。仲明闻之，伪函他死人头绐之曰：“此有德也。”应龙率舟师抵水城。

延之入，猝缚斩之，无一人脱者。贼得巨舰，势益张。岛帅黄龙攻之不克而还。遂破招远，围莱阳。知县梁衡固守，贼败去。

宇烈复至昌邑，洪范、文绶等亦至。莱州推官屈宜阳请入贼营讲抚，贼佯礼之。

宜阳使言贼已受命，宇烈奏得请，乃手书谕贼令解围。贼邀宇烈，宇烈惧不往。营将严正中舁龙亭及河，贼拥之去，而令宜阳还莱，文武官出城开读，围即解。御蕃不可，琏曰：“围且六月，既已无可奈何，宜且从之。”遂偕监视中官徐得时、翟升，知府硃万年出。有德等叩头扶伏，涕泣交颐，琏慰谕久之而还。明日复令宜阳入，请琏、御蕃同出。御蕃曰：“我将家子，知杀贼，何知抚事？”琏等遂出。有德执之，猝攻城，却令万年呼降。万年呼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骂不绝口而死。贼送琏及二中官至登囚之，正中、宜阳皆死。

初，抚议兴，独从治持不可。宇烈诸将信之，而尚书明遇主其议。从治死，琏遂被擒。于是举朝恚愤，逮宇烈下狱，调关外劲卒剿之，罢总督及登莱巡抚不设，专任代从治者硃大典以行。明遇坐主抚误国，罢归，遂绝抚议。八月，大典合兵救莱。兵甫接，贼辄大败，围解。有德走登州，九成杀琏及二中官。大典围登，九成战死。城破，追剿，有德、仲明入海遁。生擒承禄等，斩应元，贼尽平。事详《大典传》。诏赠从治兵部尚书，赐祭葬，廕锦衣百户，建祠曰“忠烈”；赠琏兵部右侍郎，亦赐祭葬，建祠，廕子；以御蕃功多，加署都督同知，总兵，镇登、莱。而宇烈以次年遣戍。琏，字君实，监利人。宇烈，绵竹人，大学士宇亮兄也。其戍也，人以为失刑。大成逮下狱，遣戍。赦还，卒于家。

元化，字初阳，嘉定人。天启间举于乡。所善西洋砲法，盖得之徐光启云。广宁覆没，条备京、防边二策。孙承宗请于朝，得赞画经略军前。主建砲台教练法，因请据宁远、前屯，以策干王在晋，在晋不能用。承宗行边，还奏，授兵部司务。

承宗代在晋，遂破重关之非，筑台制砲，一如元化言。还授元化职方主事，已，元化赞画袁崇焕宁远。还朝，寻罢。

崇祯初，起武选员外郎，进职方郎中。崇焕已为经略，乞元化自辅，遂改元化山东右参议，整饬宁前兵备。三年，皮岛副将刘兴治为乱，廷议复设登莱巡抚，遂擢元化右佥都御史任之，驻登州。明年，岛众杀兴治，元化奏副将黄龙代，汰其兵六千人。及有德反，朝野由是怨元化之不能讨也。贼纵元化还，诏逮之。首辅周延儒谋脱其死，不得也；则援其师光启入阁图之，卒不得，同张焘弃市。光兰、征充军。

赞曰：疆圉多故，则思任事之臣。梅之焕诸人，风采机略尚大异于巽懦恇怯之徒，而牵于文法，或废或死，悲夫！叛将衡行，缚而斩之，一偏裨力耳。中挠抚议，委坚城畀之，援师观望不进，徒扰扰焉。设官命将，何益之有？抚议之误国也，可胜言哉！

##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硃燮元（徐如珂 刘可训 胡平表 卢安世 林兆鼎） 李枟（史永安刘锡元）王三善（岳具仰等 硃家民） 蔡复一（沈儆炌）（袁善 周鸿图 段伯炌胡从仪

硃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大理评事。迁苏州知府、四川副使，改广东提督学校。以右参政谢病归。起陕西按察使，移四川右布政使。

天启元年，就迁左。将入觐，会永宁奢崇明反，蜀王要燮元治军。永宁，古兰州地。奢氏，倮罗种也，洪武时归附，世为宣抚使。传至崇周，无子，崇明以疏属袭，外恭内阴鸷，子寅尤骁桀好乱。时诏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征川兵援辽，崇明父子请行，先遣土目樊龙、樊虎以兵诣重庆。巡抚徐可求汰其老弱，饷复不继，龙等遂反。杀可求及参政孙好古、总兵官黄守魁等，时举、达负伤遁。时九月十有七日也。贼遂据重庆，播州遗孽及诸亡命奸人蜂起应之。贼党符国祯袭陷遵义，列城多不守。

崇明僭伪号，设丞相五府等官，统所部及徼外杂蛮数万，分道趋成都。陷新都、内江，尽据木椑、龙泉诸隘口。指挥周邦太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战死。成都兵止二千，饷又绌。燮元檄征石砫、罗纲、龙安、松、茂诸道兵入援，敛二百里内粟入城。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守。贼障革裹竹牌钩梯附城，垒土山，上架蓬荜，伏弩射城中。燮元用火器击却之，又遣人决都江堰水注濠。贼治桥，得少息，因斩城中通贼者二百人，贼失内应。贼四面立望楼，高与城齐，燮元命死士突出，击斩三贼帅，燔其楼。

既而援兵渐集。登莱副使杨述程以募兵至湖广，遂合安绵副使刘芬谦、石主女土官秦良玉军败贼牛头镇，复新都。他路援兵亦连胜贼。然贼亦愈增，日发冢，掷枯骸。忽自林中大噪，数千人拥物如舟，高丈许，长五十丈，楼数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发仗剑，上载羽旗，中数百人挟机弩毒矢，旁翼两云楼，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吕公车也。”乃用巨木为机关，转索发砲，飞千钧石击之，又以大砲击牛，牛返走，败去。

有诸生陷贼中，遣人言贼将罗象乾欲反正。燮元令与象乾俱至，呼饮戍楼中，不脱其佩刀，与同卧酣寝。象乾誓死报，复缒而出。自是，贼中举动无不知。乃遣部将诈降，诱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会诸道援军至，燮元策贼且走，投木牌数百锦江，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断桥，严兵待。象乾因自内纵火，崇明父子遁走泸州，象乾遂以众来归。城围百二日而解。

初，朝廷闻重庆变，即擢燮元佥都御史，巡抚四川，以杨愈懋为总兵官，而擢河南巡抚张我续总督四川、贵州、云南、湖广军。未至而成都围解，官军乘势复州县卫所凡四十余，惟重庆为樊龙等所据。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通陆，副使徐如珂率兵绕出佛图关后，与良玉攻拔之。崇明发卒数万来援，如珂迎战，檄同知越其杰蹑贼后，杀万余人。监军佥事戴君恩令守备金富廉攻斩贼将张彤，樊龙亦战死。帝告庙受贺，进君恩三官。燮元所遣他将复建武、长宁，获伪丞相何若海，泸州亦旋复。

先是，国祯陷遵义，贵州巡抚李枟已遣兵复之。永宁人李忠臣尝为松潘副使，家居，陷贼，以书约愈懋为内应，事觉，合门遇害。贼即用其家僮绐愈懋，袭杀之，并杀顺庆推官郭象仪等，再陷遵义，杀推官冯凤雏。

当是时，崇明未平，而贵州安邦彦又起。安氏世有水西，宣慰使安位方幼，邦彦以故得倡乱。朝议录燮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总督四川及湖广荆、岳、郧、襄、陕西汉中五府军务，兼巡抚四川，而以杨述中总督贵州军务，兼制云南及湖广辰、常、衡、永十一府，代我续共办奢、安二贼。然两督府分阃治军，川、贵不相应，贼益得自恣。三年，燮元谋直取永宁，集将佐曰：“我久不得志于贼，我以分，贼以合也。”乃尽掣诸军会长宁，连破麻塘坎、观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诸砦。与良玉兵会，进攻永宁。击败奢寅于土地坎，追至老军营、凉伞铺，尽焚其营。寅被二枪遁，樊虎亦中枪死。复追败之横山，入青岗坪，抵城下，拔之，擒叛将周邦太，降贼二万。副总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义。崇明父子逃入红崖大囤，官军蹙而拔之。

连拔天台、白崖、楠木诸囤，抚定红潦四十八砦。贼奔入旧蔺州城，五月为参将罗象乾所攻克。崇明父子率余众走水西龙场客仲坝，倚其女弟奢社辉以守。初，贼失永宁，即求救于安邦彦。邦彦遣二军窥遵义、永宁，燮元败走之。总兵官李维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父子窜深箐。维新偕副使李仙品、佥事刘可训、参将林兆鼎等捣龙场，生擒崇明妻安氏、弟崇辉，寅、国祯皆被创走。录功，进燮元右都御史。

时蜀中兵十六万，土、汉各半。汉兵不任战，而土兵骄淫不肯尽力。成都围解，不即取重庆；重庆复，不即捣永宁；及永宁、蔺州并下，贼失巢穴，又纵使远窜。

大抵土官利养寇，官军效之，贼得展转为计。崇明父子方窘甚，燮元以蜀已无贼，遂不穷追。永宁既拔，拓地千里。燮元割膏腴地归永宁卫，以其余地为四十八屯，给诸降贼有功者，令岁输赋于官，曰“屯将”，隶于叙州府，增设同知一人领之。

且移叙州兵备道于卫城，与贵州参将同驻，蜀中遂靖。而邦彦张甚。

四年春陷贵州，巡抚王三善军没。明年，总理鲁钦败于织金，贵州总督蔡复一军又败。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由川师不协助，议合两督府。乃命燮元以兵部尚书兼督贵州、云南、广西诸军，移镇遵义；而以尹同皋代抚四川。燮元赴重庆，邦彦侦知之。六年二月，谋乘官军未发，分犯云南、遵义，而令寅专犯永宁。未行，寅被杀，乃已。寅凶淫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钱，乘寅醉杀之。寅既死，崇明年老无能为，邦彦亦乞抚，燮元闻于朝，许之，乃遣参将杨明辉往抚。燮元旋以父丧归，偏沅巡抚闵梦得来代。

先是，贵州巡抚王瑊谓督臣移镇贵阳有十便，朝议从之。梦得乃陈用兵机宜，请自永宁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可屯兵，进白岩、层台、毕节、大方仅二百余里。我既宿重兵，诸番交通之路绝，然后贵阳、遵义军克期进，贼必不能支。疏未报，梦得召还，代以尚书张鹤鸣，议遂寝。鹤鸣未至，明辉奉制书，仅招抚安位，不云赦邦彦。邦彦怒，杀明辉，抚议由此绝。鹤鸣视师年余，未尝一战，贼得养其锐。

崇祯元年六月，复召燮元代之，兼巡抚贵州，仍赐尚方剑。录前功，进少保，世廕锦衣指挥使。时寇乱久，里井萧条，贵阳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而将士多杀降报功，苗不附。燮元招流移，广开垦，募勇敢；用梦得前议，檄云南兵下乌撒，四川兵出永宁，下毕节，而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总兵官许成名、参政郑朝栋由永宁复赤水。邦彦闻之，分守陆广、鸭池、三岔诸要害，别以一军趋遵义，自称四裔大长老，号崇明大梁王，合兵十余万，先犯赤水。燮元授计成名，诱贼至永宁，乃遣总兵官林兆鼎从三岔入。副将王国祯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合倾其巢。邦彦恃勇，拟先破永宁军，还拒诸将，急索战。四川总兵官侯良柱、副使刘可训遇贼十万于五峰山、桃红坝，大破之。贼奔据山巅。诸将乘雾力攻，贼复大败。

又追败之红土川，邦彦、崇明皆授首，时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捷闻，帝大喜。以成名与良柱争功，赏久不行。

乌撒安效良死，其妻安氏招故沾益土酋安远弟边为夫，负固不服。燮元乘兵威胁走边，遂复乌撒。燮元以境内贼略尽，不欲穷兵，乃檄招安位，位不决。燮元集将吏议曰：“水西地深险多箐篁，蛮烟僰雨，莫辨昼夜，深入难出。今当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贼乏食，将自毙。”于是攻之百余日，斩级万余。养鲲复遣人入大方，烧其室庐。位大恐，三年春，遣使乞降。燮元与约四事：一、贬秩，二、削水外六目地归之朝廷，三、献杀王巡抚者首，四、开毕节等九驿。位请如约，率四十八目出降。燮元受之，贵州亦靖。遂上善后疏曰：“水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图。沿河要害，臣筑城三十六所，近控蛮苗，远联滇、蜀，皆立邸舍，缮邮亭，建仓廪，贼必不敢猝入为寇。鸭池、安庄傍河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顷，人赋土使自赡，盐酪刍茭出其中。诸将士身经数百战，咸愿得尺寸地长子孙，请割新疆以授之，使知所激劝。”

帝报可。

初，崇明、邦彦之死，实川中诸将功，而黔将争之。燮元颇右黔将，屡奏于朝，为四川巡按御史马如蛟所劾。燮元力求罢，帝慰留之。其冬讨平定番、镇宁叛苗，乃通威清等上六卫及平越、清平、偏桥、镇远四卫道路，凡一千六百余里，缮亭障，置游徼。贵阳东北有洪边十二马头，故宣慰宋嗣殷地也。嗣殷以助邦彦被剿灭，乃即其地置开州，又奏复故施秉县，招流民实之。

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声作乱，陷弥勒州曲江所，又攻临安及宁州，远近震动。

巡抚王伉、总兵官沐天波不能御，伉逮戍。燮元遣兵临之，遂就抚。

龙场坝者，邻大方，邦彦以假崇明。崇明既灭，总兵侯良柱欲设官屯守以自广。

而安位谓己故地，数举兵争，燮元不之禁。会燮元劾良柱不职；良柱亦讦燮元曲庇安氏，纳其重贿。章下四川巡按御史刘宗祥。宗祥亦劾燮元受贿，且以龙场、永宁不置邑卫为欺罔。帝以责燮元，燮元乃上言：“御夷之法，来则安之，不专在攻取也。今水西已纳款，惟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输国赋。若设官屯兵，此地四面孤悬，中限河水，不利应援，筑城守渡，转运烦费。且内激蔺州必死之斗，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开，未易猝止，非国家久远计。”帝犹未许。后勘其地，果如所议。论桃红坝功，进少师，世廕锦衣指挥使。一品六年满，加左柱国。再议平贼功，世廕锦衣指挥佥事。

十年，安位死，无嗣，族属争立。朝议又欲郡县其地，燮元力争。遂传檄土目，布上威德。诸蛮争纳土，献重器。燮元乃裂疆域，众建诸蛮。复上疏曰：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还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户口，征其赋税，殊俗内响，等之编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筑城戍兵，足销反侧。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杨氏反播，奢氏反蔺，安氏反水西。

滇之定番，小州耳，为长官司者十有七，数百年来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顺也，地大者跋扈之资，势弱者保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长及有功汉人，咸俾世守。虐政苛敛，一切蠲除，参用汉法，可为长久计。

因言其便有九：

不设郡县置军卫，因其故俗，土汉相安，便一。地益垦辟，聚落日繁，经界既正，土酋不得侵轶民地，便二。黔地荒确，仰给外邦，今自食其地，省转输劳，便三。有功将士，酬以金则国币方匮，酬以爵则名器将轻，锡以土田，于国无损，便四。既世其土，各图久远，为子孙计，反侧不生，便五。大小相维，轻重相制，无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训农治兵，耀武河上，俾贼遗孽不敢窥伺，便七。

军民愿耕者给田，且耕且守，卫所自实，无勾军之累，便八。军耕抵饷，民耕输粮，以屯课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便九。

帝咸报可。无何，所抚土目有叛者，诸将方国安等军败，燮元坐贬一秩。已，竟破灭之。十一年春卒官，年七十三。

燮元长八尺，腹大十围，饮啖兼二十人。镇西南久，军赀赎锾，岁不下数十万，皆籍之于官。治事明决，军书络绎，不假手幕佐。行军务持重，谋定后战，尤善用间。使人各当其材，犯法，即亲爱必诛；有功，厮养不遗赏也。驭蛮以忠信，不妄杀，苗民怀之。初官陕西时，遇一老叟，载与归，尽得其风角、占候、遁甲诸术。

将别，语燮元曰：“幸自爱，他日西南有事，公当之矣。”内江牟康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时，语人曰：“蜀且有变，平之者硃公乎？”已而果然。

徐如珂，字季鸣，吴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郎中。主事谢廷赞疏请建储。帝怒，尽贬刑曹官，如珂降云南布政司照磨。累迁南京礼部郎中、广东岭南道右参议。暹罗贡使馈犀角、象牙，如珂不受。天启元年，迁川东兵备副使。击杀奢崇明党樊龙，复重庆。奉檄捣蔺州土城，贼借水西兵十万来援，前军少却，捍子军覃懋勋挽白竹弩连中之，贼大溃。转战数十里，斩首万余级，遂拔蔺州，崇明父子窜水西去。乃召如珂为太仆少卿，转左通政。

魏忠贤逐杨涟，如珂郊饯之，忠贤衔甚。迁光禄卿，修公廨竣，疏词无所称颂。

六年九月，廷推南京工部右侍郎，遂削籍。归里三月，治具饮客。顷之卒。崇祯初，以原推起用，死岁余矣。寻录破贼功，赐祭葬，进秩一等，官一子。

刘可训，澧州人。万历中举乡试。历官刑部员外郎。天启元年，恤刑四川。会奢崇明反，围成都，可训佐城守有功，擢佥事，监军讨贼。崇明走龙场坝，可训督诸将进剿，功最多。总督硃燮元汇奏文武将吏功，盛推可训，乃迁威茂兵备参议。

崇祯元年，改叙泸副使，仍监诸将军。二年，与总兵侯良柱破贼十万众于五峰山，斩崇明及安邦彦。御史毛羽健言：“可训将孤军，出入蛮烟瘴雨者多年。初无守土责，因奉命录囚，而乃见危授命，解围成都，奏捷永宁，扫除蔺穴，逆寅授首。五路大战，十道并攻，皆抱病督军，誓死殉国。畀以节钺，谁曰不宜？”帝颇纳其言。

未几，畿辅被兵，可训率师入卫。三年五月恢复遵化，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永平，督蓟镇边务。兵部尚书梁廷栋嘱私人沈敏于可训，敏遂交关为奸利。御史水佳允劾可训，落职归。后叙四川平寇功，复官，世廕锦衣千户。未及起用，卒于家。

胡平表，云南临安人。万历中举于乡，历忠州判官。天启元年秋，樊龙陷重庆，平表缒城下，诣石砫土官秦良玉乞师，号泣不食饮者五昼夜，良玉为发兵。巡抚硃燮元檄平表监良玉军。会擢新郑知县，燮元奏留之，改重庆推官，监军兼副总兵，尽护诸军将。战数有功，擢四川监军佥事，兼理屯田。迁贵州右参议。崇祯元年，总督张鹤鸣言：“平表偏州小吏，慷慨赴义。复新都，解成都围，连战白市驿、马庙，进据两岭，俘斩无算。夺二郎关，擒贼帅黑蓬头，追降樊龙，遂克重庆。用六千人败奢、安二酋十万兵。请以本官加督师御史衔，赐之专敕，必能枭逆贼首献阙下。”部议格不行，乃进秩右参政，分守贵宁道，廕子锦衣世千户。久之，擢贵州布政使。四年大计，坐不谨落职。十三年，督师杨嗣昌荐之，诏以武昌通判监标下军事。嗣昌卒，乃罢归。

卢安世，贵州赤水卫人。万历四十年举于乡，为富顺教谕。天启初，奢崇明反，遣贼逼取县印，署令弃城走。安世收印，率壮士击斩贼。无何，贼数万猝至，安世单骑斗，手馘数人，诣上官请兵复其城。帝用大学士孙承宗言，超擢佥事，监军讨贼，屡战有功。五年四月，总督硃燮元上言：“自遵义五路进兵，永宁破巢之后，大小数百战，擒获几四万人，降贼将百三十四人，招抚群贼及土、汉、苗仲二十九万三千二百余人，皆监司李仙品、刘可训、郑朝栋及安世等功，武将则林兆鼎、秦翼明、罗象乾，土官则陈治安、冉绍文、悦先民等。”帝纳之。安世进贵州右参议，迁四川副使、遵义监军，功复多。崇祯初，予世廕武职，进右参政。久之，解官，归卒。

林兆鼎，福建人。天启中，为四川参将，积功至总兵官，都督同知。崇祯三年，遣将讨定番州苗，连破十余寨，擒其魁。四年，遣将讨湖广苗黑酋，攻拔二百余寨。

加左都督，召佥南京右府。卒，赠太子少保。

李枟，字长孺，鄞人。曾祖循义，衡州知府。祖生威，凤阳推官。枟登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例转广东盐法佥事，历山东参议、陕西提学副使、山东参政、按察使。

四十七年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者，宣慰使尧臣族子。尧臣死，子位幼，其母奢社辉代领其事。社辉，永宁宣抚奢崇明女弟也，邦彦遂专兵柄。会朝议征西南兵援辽，邦彦素桀黠，欲乘以起事，诣枟请行，枟谕止之。邦彦归，益为反谋。枟累疏请增兵益饷，中朝方急辽事，置不问。

会枟被劾，乃六疏乞休。天启元年始得请，以王三善代。而奢崇明已反重庆，陷遵义，贵阳大震，枟遂留视事。时城中兵不及三千，仓库空虚。枟与巡按御史史永安贷云南、湖广银四万有奇，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治战守具，而急遣总兵官张彦方，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监军副使硃芹，提学佥事刘锡元等援四川。屡捷，遂复遵义、绥阳、湄潭、真安、桐梓。

二年二月，或传崇明陷成都，邦彦遂挟安位反，自称罗甸王。四十八支及他部头目安邦俊、陈其愚等蜂起相应，乌撒土目安效良亦与通。邦彦首袭毕节，都司杨明廷固守，击斩数百人。效良助邦彦陷其城，明廷败殁。贼遂分兵陷安顺平坝，效良亦西陷沾益，而邦彦自统水西军及罗鬼、苗仲数万，东渡陆广河，直趋贵阳，别遣王伦等下甕安，袭偏桥，以断援兵。洪边土司宋万化纠苗仲九股陷龙里。

枟、永安闻变，亟议城守。会籓臬、守令咸入觐，而彦方镇铜仁，运清驻遵义。

城中文武无几人，乃分兵为五，令锡元及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故副总兵刘岳分御四门，枟自当北门之冲。永安居谯楼，团街市兵，防内变。学官及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贼至，尽锐攻北城，枟迎战，败之。转攻东门，为锡元所却。乃日夕分番驰突，以疲官兵。为三丈楼临城，用妇人、鸡犬厌胜术。云、永安烹彘杂斗米饭投饲鸡犬，而张虎豹皮于城楼以祓之，乃得施砲石，夜缒死士烧其楼。贼又作竹笼万余，土垒之，高逾睥睨。永安急撤大寺钟楼建城上，贼弃笼去，官军出烧之。

数出城邀贼粮，贼怒，尽发城外冢，遍烧村砦。又先后攻陷广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诸卫。贵阳西数千里，尽为贼据。

初被围，彦方、运清来救，败贼于新添。贼诱入龙里，二将皆败，乃纵之入城曰“使耗汝粮”，城中果大困。川贵总督张我续、巡抚王三善拥兵不进，枟、永安连疏告急，诏旨督责之。会彦方等出战频得利，贼退保泽溪，乃遣裨将商士杰等率九千人分控威清、新添二卫，且乞援兵。贼谓城必拔，沿山列营栅隔内外，间旬日一来攻，辄败去。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赴援，遇贼甕城河。仲仁战不利，时逢拥兵不救，遂大败，诸将马一龙、白自强等歼焉，援遂绝。贼闻三善将进兵，益日夜攻击，长梯蚁附，城几陷者数矣。枟奋臂一呼，士卒虽委顿，皆强起斫贼，贼皆颠踣死城下。王三善屡被严旨，乃率师破重围而进。十二月七日，抵贵阳城下，围始解。枟乃辞兵事，解官去。三善既破贼，我续无寸功，乾没军资六十万，言官交劾，解职候勘。

我续，邯郸人，刑部尚书国彦子。其后夤缘魏忠贤起户部侍郎，进尚书，名丽逆案云。

方官廪之告竭也，米升直二十金。食糠核草木败革皆尽，食死人肉，后乃生食人，至亲属相啖。彦方、运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银一两。枟尽焚书籍冠服，预戒家人，急则自尽，皆授以刀缳。城中户十万，围困三百日，仅存者千余人。孤城卒定，皆枟及永安、锡元功。熹宗用都御史邹元标言，进枟兵部右侍郎，永安太仆少卿，锡元右参政。及围解，当再叙功，御史蒋允仪言安位袭职时，枟索其金盆，致启衅。章下贵州巡按侯恂核，未报，御史张应辰力颂枟功。恂核上，亦白其诬。

帝责允仪。

初，永安遣运清往新添、平越趣援兵，惧其不济，欲出城督之。锡元疑永安有去志，以咨枟，枟止永安。及锡元当绝食时，议发兵护枟、永安出城，身留死守，永安亦疑锡元。而运清因交构其间，三人遂相失。永安诋锡元议留身守城，欲输城于贼，枟亦与谋，两人上章辨。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孙玮等力为三人解，而言永安功第一，当不次大用；枟已进官，当召还；锡元已进参政，当更优叙。诏可之。然枟竟不召，锡元亦无他擢，二人并还里。独永安在朝，连擢太常卿、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再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枟及诸将吏功，迄不叙。六年秋，御史田景新颂枟功，不纳。

崇祯元年，给事中许誉卿再以金盆事劾枟。帝召咨廷臣，独御史毛羽健为枟解，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议如羽健言，给事中余昌祚诋羽健曲庇。帝下川贵总督硃燮元等再核，羽健乃上疏曰：“安、奢世为婚姻，同谋已久。奢寅寇蜀，邦彦即寇黔，何用激变？当贵阳告急，正广宁新破之日，举朝皇皇，已置不问。后知枟不死，孤城尚存，始命王三善往救，至则围已十月。安酋初发难，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彦欲图贵阳为窟，西取云南，东扰偏、沅、荆、襄，非枟扼其冲，东南尽涂炭。乃按臣永安不二三载跻卿贰，督师三边，枟则投闲林壑，又以永安谤书为枟罪。案金盆之说发自允仪，当年已自承风闻，何至今犹执为实事？”贵州人亦争为枟颂冤。燮元乃偕巡按御史越洪范交章雪其枉，枟事始白。

九年冬，叙守城功，进一秩，赉银币。久之，卒于家。

锡元，长洲人。崇祯中，任宁夏参政。

永安，武定人。共枟城守，功多。以在边时建魏忠贤祠，后为御史甯光先论罢，不为人所重云。

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荆州推官入为吏部主事。齐、楚、浙三党抨击李三才，三善自请单骑行勘，遂为其党所推。历考功文选郎中，进太常少卿。

天启元年十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李枟巡抚贵州。时奢崇明已陷重庆。明年二月，安邦彦亦反，围贵阳。枟及巡按御史史永安连章告急，趣三善驰援。三善始驻沅州，调集兵食。已次镇远，再次平越，去贵阳百八十里，方遣知府硃家民乞兵四川。兵未至，不敢进。疏请便宜从事，给空名部牒，得随才委任。帝悉报可。

至十二月朔，知贵阳围益困，集众计曰：“失城死法，进援死敌，等死耳，盍死敌乎？”乃分兵为三：副使何天麟等从清水江进，为右部；佥事杨世赏等从都匀进，为左部；自将二万人，与参议向日升，副总兵刘超，参将杨明楷、刘志敏、孙元谟、王建中等由中路，当贼锋。舟次新安，抵龙头营。超前锋遇贼，众欲退，斩二人乃定。贼酋阿成骁勇，超率步卒张良俊直前斩其头，贼众披靡。三善等大军亦至，遂夺龙里城。诸将议驻师观变，三善不可，策马先。邦彦疑三善有众数十万，乃潜遁，余贼退屯龙洞。官军遂夺七里冲，进兵毕节铺。元模、明楷连败贼，其渠安邦俊中砲死，生获邦彦弟阿伦，遂抵贵阳城下，贼解围去。云、永安请三善入城，三善曰：“贼兵不远，我不可即安。”营于南门外。明日，破贼泽溪，贼走渡陆广河。居数日，左右二部兵及湖广、广西、四川援兵先后至。

三善以二万人破贼十万，有轻敌心，欲因粮于敌。举超为总兵官，令渡陆广，趋大方，捣安位巢，以世赏监之；总兵官张彦方渡鸭池，捣邦彦巢，以天麟监之。

汉、土兵各三万。别将都司线补衮出黄沙渡。克期并进。超等至陆广，连战皆捷，彦方部将秦民屏亦破贼五大寨，诸将益轻敌。邦彦先合崇明、效良兵诱官军深入。

三年正月，超渡陆广，贼薄之，独山土官蒙诏先遁，官军大败，争渡河，超走免，明楷被执，诸将姚旺等二十六人歼焉。贼遂攻破鸭池军，部将覃弘化先逃，诸营尽溃，彦方退保威清，惟补衮军独全。

诸苗见王师失利，复蜂起。土酋何中尉进据龙里，而邦彦使李阿二围青岩，断定番饷道，令宋万化、吴楚汉为左右翼，自将趋贵阳，远近大震。三善急遣游击祁继祖等取龙里，王建中、刘志敏救青岩。继祖燔上、中、下三牌及贼百五十砦，建中亦燔贼四十八庄，龙里、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遣建中、继祖捣楚汉八姑荡，燔庄砦二百余，薄而攻之。贼溺死无算。万化不知楚汉败，诈降，三善佯许，而令诸将卷甲趋之。万化仓皇出战，被擒，邦彦为夺气。群苗复效顺，三善给黄帜，令树营中。邦彦望见不敢出，增兵守鸭池、陆广诸要害。

时崇明父子屡败，邦彦救之，为川师败走。总理鲁钦等剿擒中尉，彦方亦追贼鸭池，而贼复乘间陷普安。总督杨述中驻沅州，畏贼。朝命屡趣，始移镇远。议与三善左，三善屡求退，不许。会崇明为川师所窘，逃入贵州龙场，依邦彦。三善议会师进讨，述中暨诸将多持不可。三善排群议，以闰十月，自将六万人渡乌江，次黑石，连败贼，斩前逃将覃弘化以徇。贼乃栅漆山，日遣游骑掠樵采者。军中乏食，诸将请退师。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斩吾首诣贼降！”诸将乃不敢言。三善募壮士逼漆山。绯衣峨冠，肩舆张盖，自督阵，语将士曰：“战不捷，此即吾致身处也。”旁一山颇峻，麾左军据其颠。贼仓皇拔栅争山，将士殊死战，贼大败，邦彦狼狈走。

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继。师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偕母奢社辉走火灼堡，邦彦窜织金，先所陷将杨明楷乃得还。位窘，遣使诣述中请降。述中令缚崇明父子自赎，三善责并献邦彦，往返之间，贼得用计为备。三善以贼方平，议郡县其地，诸苗及土司咸惴恐，益合于邦彦。三善先约四川总兵官李维新灭贼，以饷乏辞。

三善屯大方久，食尽，述中弗为援，不得已议退师。四年正月，尽焚大方庐舍而东，贼蹑之。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战殁。官军行且战，至内庄，后军为贼所断。三善还救，士卒多奔。陈其愚者，贼心腹，先诈降，三善信之，与筹兵事，故军中虚实贼无不知。至是遇贼，其愚故纵辔冲三善坠马，三善知有变，急解印绶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群贼拥之去。骂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余人皆死。贼拘监军副使岳具仰以要抚，具仰遣人驰蜡书于外，被杀。

三善倜傥负气，多权略。家中州，好交四方奇士侠客，后辄得其用。救贵阳时，得邸报不视，曰：“吾方办贼，奚暇及此？且朝议战守纷纷，阅之徒乱人意。”其坚决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竟败。先以解围功，加兵部右侍郎，既殁，巡按御史陆献明请优恤，所司格不行。崇祯改元，赠兵部尚书，世廕锦衣佥事，立祠祭祀。九年冬，再叙解围功，赠太子少保。

大方之役，御史贵阳徐卿伯上言：“邦彦招四方奸宄，多狡计。抚臣得胜骤进，视蠢苗不足平。不知泽溪以西，渡陆广河，皆鸟道，深林丛箐，彼诱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断其邮书，阻饷道，遮援师，则彼不劳一卒，不费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

后悉如其言。

岳具仰，延安人。举于乡，历泸州知州、户部郎中。贵州乱，朝议具仰知兵，用为监军副使。内庄之败，监军四人，其三得脱还，惟具仰竟死。

田景猷，贵州思南人。天启二年甫释褐，愤邦彦反，疏请赍敕宣谕。廷议壮之，即擢职方主事。贼方围贵阳，景猷单骑往，晓以祸福，令释兵归朝。邦彦不听，欲屈景猷，日陈宝玩以诱之，不为动。贼乃留景猷，遣其徒恐以危祸，景猷怒，拔刀击之，其人走免。羁贼中二年，至是遇害。具仰赠光禄卿，景猷太常少卿，并录其一子。

杨明楷者，铜仁乌罗司人。内庄之败，明楷为中军，免死。后从鲁钦讨长田贼，功最，终副总兵。

硃家民，字同人，曲靖人。万历三十四年举于乡，为涪州知州。天启二年官贵阳知府。奉三善命，乞援兵于四川，又借河南兵，共解其围。乃抚伤残，招流移，宽徭赋，远迩悦服。丁父忧，夺情，擢安普监军副使，加右参政。崇祯时，就迁按察使、左布政，以平寇功，加俸一级。久之，致仕归，卒。自邦彦始乱，云、贵诸土酋尽反，攻陷安南等上六卫，云南路断。其后路虽通，群苗犹出没为患。家民率参将许成名等讨平盘江外阿野、鲁颇诸砦，于是相度盘江西坡、板桥、海子、马场诸要害，筑石城五，宿兵卫民。又于其间筑六城，廨舍庐井毕备。群苗惕息，行旅晏然。盘江居云、贵交，两山夹峙，一水中绝，湍激迅悍，舟济者多陷溺。家民仿澜沧桥制，冶铁为纟亘三十有六，长数百丈，贯两崖之石而悬之，覆以板，类于蜀之栈，而道始通。

蔡复一，字敬夫，同安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兵部郎中。居郎署十七年，始迁湖广参政，分守湖北。进按察使、右布政使，以疾归。光宗立，起故官，迁山西左布政使。

天启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岁大旱，布衣素冠，自系于狱，遂大雨。

奢崇明、安邦彦反，贵州巡抚王三善败殁，进复一兵部右侍郎代之。兵燹之余，斗米值一金，复一劳徠拊循，人心始定。寻代杨述中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兼巡抚贵州，赐尚方剑，便宜从事。复一乃召集将吏，申严纪律，遣总理鲁钦等救凯里，斩贼众五百余。贼围普定，遣参将尹伸、副使杨世赏救，却之，捣其巢，斩首千二百级。发兵通盘江路，斩逆酋沙国珍及从贼五百。钦与总兵黄钺等复破贼于汪家冲、蒋义寨，斩首二千二百，长驱织金。织金者，邦彦巢也，缘道皆重关叠隘，木石塞山径，将士用巨斧开之，或攀藤穿窦而入。贼战败，遁深箐，斩首复千级。

穷搜不得邦彦，乃班师。是役也，焚贼巢数十里，获牛马、甲仗无算。复一以邻境不协讨，致贼未灭，请敕四川出兵遵义，抵水西，云南出兵沾益，抵乌撒，犄角平贼。帝悉可之。因命广西、云南、四川诸郡邻贵州者，听复一节制。

五年正月，钦等旋师渡河。贼从后袭击，诸营尽溃，死者数千人。时复一为总督，而硃燮元亦以尚书督四川、湖广、陕西诸军，以故复一节制不行于境外。钦等深入，四川、云南兵皆不至。复一自劾，因论事权不一，故败。巡按御史傅宗龙亦以为言，廷议移燮元督河道，令复一专督五路师。御史杨维垣独言燮元不可易，帝从之，解复一任听勘，而以王瑊为右佥都御史，代抚贵州。

复一候代，仍拮据兵事，与宗龙计，剿破乌粟、螺虾、长田及两江十五砦叛苗，斩七百余级。贼党安效良首助邦彦陷沾益，云南巡抚沈儆炌遣兵讨之，未定，迁侍郎去。代者闵洪学，招抚之，亦未定。及是见云南出师，惧，约邦彦犯曲靖、寻甸。

复一遣许成名往援，贼望风遁。又遣刘超等讨平越苗阿秩等，破百七十砦，斩级二千三百有奇。至十月，复一卒于平越军中。讣闻，帝嘉其忠勤，赠兵部尚书，谥清宪，任一子官。

复一好古博学，善属文，耿介负大节。既殁，橐无遗赀。

瑊既至，见邦彦不易平，欲解去。夤缘魏党李鲁生，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崇祯初，被劾归。流贼陷应城，遇害。

沈儆炌，字叔永，归安人。父子木，官南京右都御史。儆炌登万历十七年进士。

历河南左布政使，入为光禄卿。四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神宗末，诏增岁贡黄金二千，儆炌疏争。会光宗立，如其请。

云龙州土舍段进志掠永昌、大理，儆炌讨擒之。安邦彦反，诸土目并起。安效良陷沾益，李贤陷平夷，禄千钟犯寻甸、嵩明，张世臣攻武定，邦彦女弟设科掠曲靖，转寇陆凉。儆炌起故参将云南人袁善，令率守备金为贵、土官沙源等驰救嵩明，大破之。贼转寇寻甸，复大败去。乃请复善故官，与诸将分讨贼，数有功。会儆蠙迁南京兵部右侍郎，而代者闵洪学至，乃以兵事委之去。后拜南京工部尚书，为魏忠贤党石三畏所劾，落职闲住。崇祯初，复官，卒于家。子允培，礼科都给事中。

洪学既至，亦任用袁善。贼陷普安，围安南，善攻破之，通上六卫道。王三善之殁，六卫复梗，善护御史傅宗龙赴黔，道复通。已而败安效良于沾益，又败贼于炎方、马龙。七年，御史硃泰祯核上武定、嵩明、寻甸破贼功，大小百三十三战，斩四千六百余级，请宣捷告庙，从之。魏忠贤等并进秩，廕子。善加都督同知，世廕锦衣指挥佥事。崇祯初，卒官。

周鸿图，字子固，即墨人。起家岁贡生，知宿迁县。以侯恂荐，迁贵阳同知，监纪军事，积军功至知府。会匀哈叛苗与邦彦相倚为乱。天启六年春，巡抚王瑊及御史傅宗龙使监胡从仪及都司张云鹏军，分道搜山，所向摧破。会闻鲁钦败，贼复趋龙场助邦彦。已而邦彦屡败，贼返故巢。鸿图、从仪等攻之，破焚一百余寨，斩首千二百余级。鸿图擢副使，分巡新镇道；从仪进副总兵。当是时，鸿图驻平越，辖下六卫，参议段伯炌驻安庄，辖上六卫。千余里间，奸宄屏息，两人力也。鸿图终陕西参政。

伯炌，云南晋宁人。由乡举为镇宁知州。力拒安邦彦，超擢佥事，分巡镇宁。

邦彦寇普定，偕从仪击破之，由此擢参议。

胡从仪，山西人。天启四年，以游击援普定，功多。既而破贼长田。以参将讨平匀哈，后又与诸将平老虫添。崇祯三年，讨平苗贼汪狂、抱角，召为保定总兵官，卒于京邸。赠都督佥事。黔人爱之，为立真将军碑。

赞曰：奢、安之乱，窃发于蜀，蔓延于黔，劳师者几十载。燮元戡之以兵威，因俗制宜，开屯设卫，不亟亟焉郡县其地，以蹈三善之覆辙，而西南由滋永宁，庶几可方赵营平之制羌、韦南康之镇蜀者欤。

##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孙承宗（子鉁等）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

万历三十二年，登进士第二人，授编修，进中允。“梃击”变起，大学士吴道南以谘承宗。对曰：“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事遂定。出典应天乡试，发策著其语。撄党人忌，将以大计出诸外，学士刘一景保持，乃得免。历谕德、洗马。

熹宗即位，以左庶子充日讲官。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天启元年进少詹事。时沈、辽相继失，举朝汹汹。御史方震孺请罢兵部尚书崔景荣，以承宗代。廷臣亦皆以承宗知兵，遂推为兵部添设侍郎，主东事。帝不欲承宗离讲筵，疏再上不许。二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

未几，大清兵逼广宁，王化贞弃城走，熊廷弼与俱入关。兵部尚书张鹤鸣惧罪，出行边。帝亦急东事，遂拜承宗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办事。越数日，命以阁臣掌部务。承宗上疏曰：“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因列上抚西部、恤辽民、简京军、增永平大帅、修蓟镇亭障、开京东屯田数策，帝褒纳焉。时边警屡告，阁部大臣幸旦暮无事，而言路日益纷呶。承宗乃请下廷弼于理，与化贞并谳，用正朝士党护。又请逮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以惩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请诘责辽东巡按方震孺、登莱监军梁之垣、蓟州兵备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骫骳者。诸人以次获谴，朝右耸然，而侧目怨咨者亦众矣。

兵部尚书王在晋代廷弼经略辽东，与总督王象乾深相倚结。象乾在蓟门久，习知西部种类情性，西部亦爱戴之，然实无他才，惟啖以财物相羁縻，冀得以老解职而已。在晋谋用西部袭广宁，象乾惎之曰：“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在晋乃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

其僚佐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力争不能得，奏记于首辅叶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请身往决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抵关，诘在晋曰：“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在晋曰：“否，当更设兵。”曰：“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曰：“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曰：“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曰：“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曰：“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籓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

在晋无以难。承宗乃议守关外。监军阎鸣泰主觉华岛，袁崇焕主宁远卫，在晋持不可，主守中前所。旧监司邢慎言、张应吾逃在关，皆附和之。

初，化贞等既逃，自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为哈喇慎诸部所据，声言助守边。

前哨游击左辅名驻中前，实不出八里铺。承宗知诸部不足信，而宁远、觉华之可守，已决计将自在晋发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终不应。还朝，言：“敌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罪也；我弃宁、前，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将吏匿关内，无能转其畏敌之心以畏法，化其谋利之智以谋敌，此臣与经臣罪也。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其他制置军事又十余疏。

帝嘉纳。无何，御讲筵，承宗面奏在晋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书，并斥逃臣慎言等，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

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诏给关防敕书，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而以鸣泰为辽东巡抚。承宗乃辟职方主事鹿善继、王则古为赞画，请帑金八十万以行。帝特御门临遣，赐尚方剑、坐蟒，阁臣送之崇文门外。既至关，令总兵江应诏定军制，佥事崇焕建营舍，废将李秉诚练火器，赞画善继、则古治军储，沈棨、杜应芳缮甲仗，司务孙元化筑砲台，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仑主市马，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而令游击祖大寿佐金冠于觉华，副将陈谏助赵率教于前屯，游击鲁之甲拯难民，副将李承先练骑卒，参将杨应乾募辽人为军。

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以之甲所救难民七千发前屯为兵。应乾所募辽卒出戍宁远，咨朝鲜使助声援。犒毛文龙于东江，令复四卫。檄登帅沈有容进据广鹿岛。欲以春防躬诣登、莱商进取，而中朝意方急辽，弗许也。应诏被劾，承宗请用马世龙代之，以尤世禄、王世钦为南北帅，听世龙节制，且为世龙请尚方剑。帝皆可之。世龙既受事，承宗为筑坛，拜行授钺礼。率教已守前屯，尽驱哈喇慎诸部，抚场犹在八里铺。象乾议开水关，抚之关内，承宗不可，乃定于高台堡。

时大清兵委广宁去，辽遗民入居之。插汉部以告有孚，有孚谋挟西部乘间歼之，冒恢复功。承宗下檄曰：“西部杀我人者，致罚如盟言。”是役也，全活千余人。

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及魏忠贤窃政，遣其党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赍内库神砲、甲仗、弓矢之属数万至关门，为军中用，又以白金十万，蟒、麒麟、狮子、虎、豹诸币颁赉将士，而赐承宗蟒服、白金慰劳之，实觇军也。承宗方出关巡宁远，中路闻之，立疏言：“中使观兵，自古有戒。”帝温旨报之。使者至，具杯茗而已。

鸣泰之为巡抚也，承宗荐之。后知其无实，军事多不与议。鸣泰怏怏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诋鸣泰，巡关御史潘云翼复论劾之。帝乃罢鸣泰，而以张凤翼代。凤翼怯，复主守关议。承宗不悦，乃复出关巡视。抵宁远，集将吏议所守。众多如凤翼指，独世龙请守中后所，而崇焕、善继及副将茅元仪力请守宁远，承宗然之，议乃定。令大寿兴工，崇焕、满桂守之。先是，虎部窃出盗掠，率教捕斩四人。象乾欲斩率教谢虎部，承宗不可。而承宗所遣王楹戍中右，护其兵出采木，为西部朗素所杀。承宗怒，遣世龙剿之。象乾恐坏抚局，令郎素缚逃人为杀楹者以献，而增市赏千金。承宗方疏争，而象乾以忧去。

承宗患主款者挠己权，言督师、总督可勿兼设，请罢己，不可，则弗推总督。

并请以辽抚移驻宁远。帝命止总督推，而凤翼谓置己死地也，因大恨。与其乡人云翼、有孚等力毁世龙，以撼承宗。无何，有孚为蓟抚岳和声所劾，益疑世龙与崇焕构陷，乃共为浮言，挠出关计。给事中解学龙遂极论世龙罪。承宗愤，抗疏陈守御策，言：“拒敌门庭之中，与拒诸门庭外，势既辨。我促敌二百里外，敌促我二百里中，势又辨。盖广宁，我远而敌近；宁远，我近而敌远。我不进逼敌，敌将进而逼我。今日即不能恢辽左，而宁远、觉华终不可弃。请敕廷臣杂议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饷可否久输，关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弃，屯筑战守可否兴举，再察敌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灭。臣不敢为百年久计，只计及五年间究竟何如。倘臣言不当，立斥臣以定大计，无纡回不决，使全躯保妻子之臣附合众喙，以杀臣一身而误天下也。”复为世龙辩，而发有孚等交构状。

有孚者，故侍郎世德子也，为广宁理饷同知。城陷逃归，象乾题为广宁道佥事，专抚插汉，乾没多。至是以承宗言被斥。凤翼亦以忧归，喻安性代。而廷臣言总督不可裁，命吴用先督蓟、辽，代象乾。承宗恶本兵越彦多中制，称疾求罢，举彦自代以困之，廷议不可而止。

时宁远城工竣，关外守具毕备。承宗图大举，奏言：“前哨已置连山大凌河，速畀臣饷二十四万，则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给之。兵、工二部相与谋曰：“饷足，渠即妄为，不如许而不与，文移往复稽缓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为饬诸曹，而师竟不果出。

初，方震孺、游士任、李达、明时举之谴，承宗实劾之，后皆为求宥。复称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之劳，请免死遣戍，朝端哗然。给事中顾其仁、许誉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论驳，帝皆置弗省。会承宗叙五防效劳诸臣，且引疾乞罢，乃遣中官刘应坤等赍帑金十万犒将士，而赐承宗坐蟒、膝襕，佐以金币。

当是时，忠贤益盗柄。以承宗功高，欲亲附之，令应坤等申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由是大憾。会忠贤逐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承宗方西巡蓟、昌。念抗疏帝未必亲览，往在讲筵，每奏对辄有入，乃请以贺圣寿入朝面奏机宜，欲因是论其罪。魏广微闻之，奔告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公立齑粉矣！”忠贤悸甚，绕御床哭。帝亦为心动，令内阁拟旨。次辅顾秉谦奋笔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令三道飞骑止之。又矫旨谕九门守阉，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闻命而返。

忠贤遣人侦之，一襆被置舆中，后车鹿善继而已，意少解。而其党李蕃、崔呈秀、徐大化连疏诋之，至比之王敦、李怀光。承宗乃杜门求罢。

五年四月，给事中郭兴治请令廷臣议去留，论冒饷者复踵至，遂下廷臣杂议。

吏部尚书崔景荣持之，乃下诏勉留，而以简将、汰兵、清饷三事责承宗。奏报，承宗方遣诸将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拓地复二百里，罢大将世钦、世禄，副将李秉诚、孙谏，汰军万七千余人，省度支六十八万。而言官论世龙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败，死者四百余人，语详《世龙传》。于是台省劾世龙并及承宗，章疏数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请。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廕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而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无何，安性亦罢，遂废巡抚不设。

初，第力扼承宗，请撤关外以守关内。承宗驳之，第深憾。明年，宁远被围，乃疏言关门兵止存五万，言者益以为承宗罪。承宗告户部曰：“第初莅关，尝给十一万七千人饷，今但给五万人饷足矣。”第果以妄言引罪。后忠贤遣其党梁梦环巡关，欲傅致承宗罪，无所得而止。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砲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后叙宁远功，廕子锦衣世千户。

庄烈帝即位，在晋入为兵部尚书，恨承宗不置，极论世龙及元仪荧惑枢辅坏关事，又嗾台省交口诋承宗，以沮其出。二年十月，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将薄都城，廷臣争请召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仍入朝陛见。承宗至，召对平台。帝慰劳毕，问方略。承宗奏：“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帝问：“卿欲守三河，何意？”对曰：“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帝称善，曰：“若何为朕保护京师？”承宗言：“当缓急之际，守陴人苦饥寒，非万全策。请整器械，厚犒劳，以固人心。”所条画俱称旨。帝曰：“卿不须往通，其为朕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趣首辅韩爌草敕下所司铸关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阅都城，五鼓而毕，复出阅重城。明日夜半，忽传旨守通州。时烽火遍近郊，承宗从二十七骑出东便门，道亡其三，疾驰抵通，门者几不纳。既入城，与保定巡抚解经传、御史方大任、总兵杨国栋登陴固守。而大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游击尤岱以骑卒三千赴援。旋遣副将刘国柱督军二千与岱合，而发密云兵三千营东直门，保定兵五千营广宁门。以其间遣将复马兰、三屯二城。

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寿之变。大寿，辽东前锋总兵官也，偕崇焕入卫。见崇焕下吏，惧诛，遂与副将何可纲等率所部万五千人东溃，远近大震。承宗闻，急遣都司贾登科赍手书慰谕大寿，而令游击石柱国驰抚诸军。大寿见登科，言：“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然后束身归命。”柱国追及诸军，其将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砲击毙我军，故至此。”

柱国复前追，大寿去已远，乃返。承宗奏言：“大寿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满桂节制，因讹言激众东奔，非部下尽欲叛也。当大开生路，曲收众心。辽将多马世龙旧部曲，臣谨用便宜，遣世龙驰谕，其将士必解甲归，大寿不足虑也。”帝喜从之。承宗密札谕大寿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赎督师罪，而己当代为剖白。大寿诺之，具列东奔之故，悉如将士言。帝优诏报之，命承宗移镇关门。诸将闻承宗、世龙至，多自拔来归者。大寿妻左氏亦以大义责其夫，大寿敛兵待命。

当溃兵出关，关城被劫掠，闭门罢市。承宗至，人心始定。关城故十六里，卫城止二里。今敌在内，关城无可守，卫城连关，可步屟而上也。乃别筑墙，横互于关城，穴之使砲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昼夜穿凿百井。旧汰牙门将侨寓者千人，穷而思乱，皆廪之于官，使巡行街衢，守台护仓，均有所事。内间不得发，外来者辄为逻骑所得，由是关门守完。乃遣世龙督步骑兵万五千入援，令游击祖可法等率骑兵四营西戍抚宁。三年正月，大寿入关谒承宗，亲军五百人甲而候于门。承宗开诚与语，即日列其所统步骑三万于教场，行誓师礼，群疑顿释。

时我大清已拔遵化而守之。是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迁安，遂下滦州。分兵攻抚宁，可法等坚守不下。大清兵遂向山海关，离三十里而营，副将官惟贤等力战。

乃还攻抚宁及昌黎，俱不下。当是时，京师道梗，承宗、大寿军在东，世龙及四方援军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达京师，始知关城尚无恙。关西南三县：曰抚宁、昌黎、乐亭，西北三城：曰石门、台头、燕河。六城东护关门，西绕永平，皆近关要地。

承宗饬诸城严守，而遣将戍开平，复建昌，声援始接。

方京师戒严，天下勤王兵先后至者二十万，皆壁于蓟门及近畿，莫利先进。诏旨屡督趣，诸将亦时战攻，然莫能克复。世龙请先复遵化，承宗曰：“不然，遵在北，易取而难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势，而先图滦。今当多为声势，示欲图遵之状以牵之。诸镇赴丰润、开平，联关兵以图滦。得滦则以开平兵守之，而骑兵决战以图永。得滦、永则关、永合，而取遵易易矣。”议既定，乃令东西诸营并进，亲诣抚宁以督之。五月十日，大寿及张春、邱禾嘉诸军先抵滦城下，世龙及尤世禄、吴自勉、杨麒、王承恩继至，越二日克之，而副将王维城等亦入迁安。我大清兵守永平者，尽撤而北还，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诸将谢尚政等亦入遵化。四城俱复。

帝为告谢郊庙，大行赏赉，加承宗太傅，赐蟒服、白金，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力辞太傅不受，而屡疏称疾乞休，优诏不允。

朵颜束不的反覆，承宗令大将王威击败之，复赉银币。先以册立东宫，加太保；及《神宗实录》成，加官亦如之。并辞免，而乞休不已。帝命阁臣议去留，不能决。

特遣中书赍手诏慰问，乃起视事。四年正月出关东巡，抵松山、锦州，还入关，复西巡，遍阅三协十二路而返。条上东西边政八事，帝咸采纳。五月以考满，诏加太傅兼食尚书俸，廕尚宝司丞，赉蟒服、银币、羊酒，复辞太傅不受。

初，右屯、大凌河二城，承宗已设兵戍守。后高第来代，尽撤之，二城遂被毁。

至是，禾嘉巡抚辽东，议复取广宁、义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广宁道远，当先据右屯，筑城大凌河，以渐而进。兵部尚书梁廷栋主之，遂以七月兴工，工甫竣，我大清兵大至，围数周。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宋伟往救。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城复被毁。廷臣追咎筑城非策也，交章论禾嘉及承宗，承宗复连疏引疾。十一月得请，赐银币乘传归。言者追论其丧师辱国，夺官闲住，并夺宁远世廕。承宗复列上边计十六事，而极言禾嘉军谋牴牾之失，帝报闻而已。家居七年，中外屡请召用，不报。

十一年，我大清兵深入内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阳，承宗率家人拒守。大兵将引去，绕城纳喊者三，守者亦应之三，曰“此城笑也，于法当破”，围复合。明日城陷，被执。望阙叩头，投缳而死，年七十有六。

子举人鉁，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鋡、镐，从子炼，及孙之沆、之滂、之澋、之洁、之氵宪，从孙之澈、之氵美、之泳、之泽、之涣、之瀚，皆战死。督师中官高起潜以闻。帝嗟悼，命所司优恤。当国者杨嗣昌、薛国观辈阴扼之，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时，始赠太师，谥文忠。

赞曰：承宗以宰相再视师，皆粗有成效矣，奄竖斗筲，后先齮扼，卒屏诸田野，至阖门膏斧钅质，而恤典不加。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

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李标（李国普（周道登） 刘鸿训 钱龙锡（钱士升 士晋 成基命）何如宠（兄如申 钱象坤） 徐光启（郑以伟 林钎）文震孟（周炳谟） 蒋德璟 黄景昉 方岳贡邱瑜 瑜子之陶1111

李标，字汝立，高邑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泰昌时，累迁少詹事。天启中，擢拜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标师同邑越南星，党人忌之，列名《东林同志录》中。标惧祸，引疾归。

庄烈帝嗣位，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元年三月入朝。未几，李国普、来宗道、杨景辰相继去，标遂为首辅。帝锐意图治，恒召大臣面决庶政。宣府巡抚李养冲疏言旗尉往来如织，踪迹难凭，且虑费无所出。帝以示标等曰：“边情危急，遣旗尉侦探，奈何以为伪？且祖宗朝设立厂卫，奚为者？”标对曰：“事固宜慎。养冲以为不赂恐毁言日至，赂之则物力难胜耳。”帝默然。同官刘鸿训以增敕事为御史吴玉所纠，帝欲置鸿训于法，标力辩其纳贿之诬。温体仁讦钱谦益引己结浙闱事为词，给事中章允儒廷驳之。帝怒，并谦益将重谴，又欲罪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标言：“陛下处分谦益、允儒，本因体仁言，体仁乃不安求罢。

乞陛下念谦益事经恩诏，姑令回籍；于允儒仍许自新，而式耜等概从薄罚。诸臣安，体仁亦安。”帝不从，自是深疑朝臣有党，标等遂不得行其志。是冬，韩爌还朝，标让为首辅，寻与爌等定逆案。

三年正月，爌罢，标复为首辅，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先是，与标并相者六人，宗道、景辰以附珰斥，鸿训以增敕戍，周道登、钱龙锡被攻去，独标在，遂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请。家居六年卒。赠少傅，谥文节。

李国普，字元治，高阳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官詹事。天启六年七月，超擢礼部尚书入阁。释褐十四年即登宰辅，魏忠贤以同乡故援之也。然国普每持正论。刘志选劾张国纪以撼中宫，国普言：“子不宜佐父难母，而况无间之父母乎！”国纪乃得免罪。御史方震孺及高阳令唐绍尧系狱，皆力为保全。崇祯初，以登极恩进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国子监生胡焕猷劾国普等褫衣冠，国普荐复之，时人称为长厚。元年五月得请归里，荐韩爌、孙承宗自代。卒，赠太保，谥文敏。宗道、景辰事见《黄立极传》中。

周道登，吴江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历迁少詹事。天启时，为礼部左侍郎，颇有所争执。以病归。五年秋，廷推礼部尚书，魏忠贤削其籍。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道登无学术，奏对鄙浅，传以为笑。御史田时震、刘士祯、王道直、吴之仁、任赞化，给事中阎可陛交劾之，悉下廷议。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道登党护枢臣王在晋及宗生硃统饰、乡人陈于鼎馆选事，俱有实迹，乃罢归。阅五年而卒。

刘鸿训，字默承，长山人。父一相，由进士历南京吏科给事中。追论故相张居正事，执政忌之，出为陇右佥事。终陕西副使。

万历四十一年，鸿训登第，由庶吉士授编修。神、光二宗相继崩，颁诏朝鲜。

甫入境，辽阳陷。朝鲜为造二洋舶，从海道还。沿途收难民，舶重而坏。跳浅沙，入小舟，飘泊三日夜，仅得达登州报命。遭母丧，服阕，进右中允，转左谕德，父丧归。天启六年冬，起少詹事，忤魏忠贤，斥为民。

庄烈帝即位，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遣行人召之。三辞，不允。

崇祯元年四月还朝。当是时，忠贤虽败，其党犹盛，言路新进者群起抨击之。诸执政尝与忠贤共事，不敢显为别白。鸿训至，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情大快。

而御史袁弘勋、史褵、高捷本由维垣辈进，思合谋攻去鸿训，则党人可安也。弘勋乃言所修、继春、维垣夹攻表里之奸，有功无罪，而诛锄自三臣始；又诋鸿训使朝鲜，满载貂参而归。锦衣佥事张道浚亦讦攻鸿训，鸿训奏辩。给事中颜继祖言：“鸿训先朝削夺。朝鲜一役，舟败，仅以身免。乞谕鸿训入直，共筹安攘之策。至弘勋之借题倾人，道浚之出位乱政，非重创未有已也。”帝是之。给事中邓英乃尽发弘勋赃私，且言弘勋以千金贽维垣得御史。帝怒，落弘勋职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鸿训斥击奸之维垣、所修、继春、大铖，而不纳孙之獬流涕忠言；谬主焚毁《要典》，以便私党孙慎行进用。帝责以妄言，停其俸。史褷复佐捷攻之。言路多不直两人，两人遂罢去。

七月，以四川贼平，加鸿训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帝数召见廷臣。鸿训应对独敏，谓民困由吏失职，请帝久任责成。以尚书毕自严善治赋，王在晋善治兵，请帝加倚信。帝初甚向之。关门兵以缺饷鼓噪，帝意责户部，而鸿训请发帑三十万，示不测恩，由是失帝指。

至九月而有改敕书之事。旧例，督京营者，不辖巡捕军。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敕有“兼辖捕营”语，提督郑其心以侵职论之。命核中书贿改之故，下舍人田佳璧狱。给事中李觉斯言：“稿具兵部，送辅臣裁定，乃令中书缮写。写讫，复审视进呈。兵部及辅臣皆当问。”十月，帝御便殿，问阁臣，皆谢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尚书自严等亦谢不知，帝益怒。给事中张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庆臻行贿有迹，不知谁主使。御史刘玉言：“主使者，鸿训也。”庆臻曰：“改敕乃中书事，臣实不预知。且增辖捕卒，取利几何，乃行重贿？”帝叱之。阅兵部揭有鸿训批西司房语，佳璧亦供受鸿训指，事遂不可解，而侍郎张凤翔诋之尤力。阁臣李标、钱龙锡言鸿训不宜有此，请更察访。帝曰：“事已大著，何更访为？”促令拟旨。标等逡巡未上，礼部尚书何如宠为鸿训力辩，帝意卒不可回。乃拟旨，鸿训、庆臻并革职候勘。无何，御史田时震劾鸿训用田仰巡抚四川，纳贿二千金；给事中阎可陛劾副都御史贾毓祥由赂鸿训擢用。鸿训数被劾，连章力辩，因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诡诓庆臻千金，致臣无辜受祸。”帝不听，下廷臣议罪。

明年正月，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鸿训、庆臻罪无可辞，而律有议贵条，请宽贷。兵部尚书王在晋、职方郎中苗思顺赃证未确，难悬坐。”帝不许。鸿训谪戍代州，在晋、思顺并削籍，庆臻以世臣停禄三年。觉斯、鼎延、道直、玉、时震以直言增秩一级。

鸿训居政府，锐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毕竟是冲主。”帝闻，深衔之，欲置之死。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七年五月卒戍所。福王时，复官。

钱龙锡，字稚文，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屡迁少詹事。天启四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明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忤魏忠贤，削籍。

庄烈帝即位，以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皆忠贤所用，不足倚，诏廷臣推举，列上十人。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年六月，龙锡入朝，立极等四人俱先罢，宗道、景辰亦以是月去。标为首辅，龙锡、鸿训协心辅理，朝政稍清。寻以蜀寇平，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

帝好察边事，频遣旗尉侦探。龙锡言：“旧制止行于都城内外，若远遣恐难委信。”海寇犯中左所，总兵官俞咨皋弃城遁，罪当诛。帝欲并罪巡抚硃一冯。龙锡言：“一冯所驻远，非弃城者比，罢职已足蔽辜。”瑞王出封汉中，请食川盐。龙锡言：“汉中食晋盐，而瑞籓独用川盐，恐奸徒借名私贩，莫敢讥察。”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采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乌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改适沾益土官安边，欲兼有乌撒，部议将听之。龙锡言：“效良有子其爵，立其爵以收乌撒，存亡继绝，于理为顺。

安边淫乱，不可长也。”帝悉从之。明年，帝以漕船违禁越关，欲复设漕运总兵官。

龙锡言：“久裁而复，宜集廷臣议得失。”事竟止。廷议汰冗官，帝谓学官尤冗。

龙锡言：“学官旧用岁贡生，近因举人乞恩选贡，纂修占缺者多，岁贡积至二千六百有奇，皓首以殁，良可悯。且祖宗设官，于此稍宽者，以师儒造士需老成故也。”

帝亦纳之。言官邹毓祚、韩一良、章允儒、刘斯琜获谴，并为申救。

御史高捷、史褷既罢，王永光力引之，颇为龙锡所扼，两人大恨。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及袁崇焕杀毛文龙，报疏云：“辅臣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复上善后疏言：“阁臣枢臣，往复商确，臣以是得奉行无失。”时文龙拥兵自擅，有跋扈声，崇焕一旦除之，即当宁不以为罪也。其冬十二月，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焕战不力，执下狱，而捷、褷已为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杀将为龙锡罪，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帝以龙锡忠慎，戒无过求。

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及崇焕以五年复辽自诡，往询方略，崇焕云：‘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迨崇焕突诛文龙，疏有‘臣低徊’一语。臣念文龙功罪，朝端共知，因置不理。奈何以崇焕夸诩之词，坐臣朋谋罪？”又辩挑激大寿之诬，请赐罢黜。帝慰谕之，龙锡即起视事。捷再疏攻，帝意颇动。龙锡再辩，引疾，遂放归。

时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焕狱。

至三年八月，褷复上疏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逭。龙锡出都，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内具狱。于是锦衣刘侨上崇焕狱词。帝召诸臣于平台，置崇焕重辟。责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是日，群议于中府，谓：“斩帅虽龙锡启端，而两书有‘处置慎重’语，意不在擅杀，杀文龙乃崇焕过举。至讲款，倡自崇焕，龙锡始答以‘酌量’，继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讲款’。然军国大事，私自商度，不抗疏发奸，何所逃罪？”帝遂遣使逮之。十二月逮至，下狱。复疏辩，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不省。时群小丽名逆案者，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谋既定，欲自兵部发之，尚书梁廷栋惮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议龙锡大辟，且用夏言故事，设厂西市以待。

帝以龙锡无逆谋，令长系。

四年正月，右中允黄道周疏言龙锡不宜坐死罪。忤旨，贬秩调外，而帝意浸解矣。夏五月大旱，刑部尚书胡应台等乞宥龙锡，给事中刘斯琜继言之，诏所司再谳。

乃释狱，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会周延儒再当国，尼不行。福王时，复官归里。未几卒，年六十有八。

钱士升，字抑之，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一，授修撰。天启初，以养母乞归。久之，进左中允，不赴。高邑赵南星、同里魏大中受珰祸，及江西同年生万燝杖死追赃，皆力为营护，破产助之，以是为东林所推。

崇祯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明年以詹事召。会座主钱龙锡被逮，送之河干，即谢病归。四年，起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尚书事。祭告凤阳陵寝，疏陈户口流亡之状甚悉。六年九月，召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明年春入朝。

请停事例，罢鼓铸，严赃吏之诛，止遣官督催新旧饷，第责成于抚按。帝悉从之。

帝操切，温体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嚣然。士升因撰《四箴》以献，大指谓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时病。帝虽优旨报闻，意殊不怿也。

无何，武生李璡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士升恶之，拟旨下刑部提问，帝不许，同官温体仁遂改轻拟。士升曰：“此乱本也，当以去就争之。”

乃疏言：“自陈启新言事，擢置省闼。比来借端幸进者，实繁有徒，然未有诞肆如璡者也。其曰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论之，富家数亩以对，百计者什六七，千计者什三四，万计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况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

《周礼》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圣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无宁宇，独江南数郡稍安。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疏入，而璡已下法司提问。帝报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前疏谓《四箴》也。士升惶惧，引罪乞休，帝即许之。

士升初入阁，体仁颇援之。体仁推毂谢升、唐世济，士升皆为助。文震孟被挤，士升弗能救，论者咎之。至是乃以谠言去位。

弟士晋，万历中由进士除刑部主事。恤刑畿辅，平反者千百人。崇祯时，以山东右布政擢云南巡抚。筑师宗、新化六城，浚金针、白沙等河，平土官岑、侬两姓之乱，颇著劳绩。已而经历吴鲲化讦其营贿，体仁即拟严旨，且属同官林钎弗泄，欲因弟以逐其兄。命下，而士晋已卒，事乃已。士升，国变后七年乃卒。

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后避宣宗讳，以字行。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历司经局洗马，署国子监司业事。天启元年，疏请幸学不先白政府，执政者不悦，令以原官还局，遂请告归。寻起少詹事。累官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六年，魏忠贤以基命为杨涟同门生，落职闲住。

崇祯元年，起吏部左侍郎。明年十月，京师戒严，基命请召还旧辅孙承宗，省一切浮议，仿嘉靖朝故事，增设枢臣，帝并可之。逾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庶吉士金声荐僧申甫为将。帝令基命阅其所部兵，极言不可用，后果一战而败。袁崇焕、祖大寿入卫，帝召见平台，执崇焕属吏，大寿在旁股栗。基命独叩头请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帝终不省。大寿至军，即拥众东溃，帝忧之甚。基命曰；“令崇焕作手札招之，当归命也。”时兵事孔棘，基命数建白，皆允行。及戒严，召对文华殿，帝言法纪废弛，宜力振刷。基命曰：“治道去太甚，譬理乱丝，当觅其绪，骤纷更益扰乱。”帝曰：“慢则纠之以猛，何谓纷更？”其后温体仁益导帝以操切，天下遂大乱。

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欲脱袁崇焕罪，故乞慎重。基命求罢，帝为贬逢申一秩。韩爌、李标相继去，基命遂为首辅，与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共事。

以恢复永平叙功，并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至六月，温体仁、吴宗达入，延儒、体仁最为帝所眷，比而倾基命，基命遂不安其位矣。方崇焕之议罪也，基命病足不入直。锦衣张道浚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陆澄源疏继上。基命奏辩曰：“澄源谓臣当两首廷推，皆韩爌等欲藉以救崇焕。当廷推时，崇焕方倚任，安知后日之败，预谋救之。其说祖逢申、道浚，不逐臣不止，乞放归。”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

基命性宽厚，每事持大体。先是，四城未复，兵部尚书梁廷栋衔总理马世龙，将更置之，以撼枢辅承宗，基命力调剂，世龙卒收遵、永功。尚书张凤翔、乔允升、韩继思相继下吏，并为申理。副都御史易应昌下诏狱，以基命言，改下法司。御史李长春、给事中杜齐芳坐私书事，将置重典。基命力救，不听，长跪会极门，言：“祖宗立法，真死罪犹三覆奏，岂有诏狱一讯遽置极刑？”自辰至酉未起。帝意解，得遣戍。逢申初劾基命，后以砲炸下狱拟戍，帝犹以为轻，亦以基命言得如拟。为首辅者数月，帝欲委政延儒，遂为其党所逐。八年卒于家。赠少保，谥文穆。

何如宠，字康侯，桐城人。父思鰲，知栖霞县，有德于民。如宠登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累迁国子监祭酒。天启时，官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五年正月，廷推左侍郎，魏广微言如宠与左光斗同里友善，遂夺职闲住。

崇祯元年，起为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礼部尚书。宗籓婚嫁命名，例请于朝。

贫者为部所稽，自万历末至是，积疏累千，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名者。

用如宠请，贫宗得嫁娶者六百余人。大学士刘鸿训以增敕事，帝怒不测，如宠力为剖析，得免死戍边。明年冬，京师戒严，都人桀黠者，请以私财聚众助官军，朝议壮之。如宠力言其叵测，不善用，必启内衅。帝召问，对如初。帝出片纸示之，则得之侦事，与如宠言合，由是受知。十二月，命与周延儒、钱象坤俱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帝欲族袁崇焕，以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累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四年春，副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陛辞，陈惇大明作之道。抵家，复请时观《通鉴》，察古今理乱忠佞，语甚切。六年，延儒罢政，体仁当为首辅。而延儒憾体仁排己，谋起如宠以抑之，如宠畏体仁，六疏辞，体仁遂为首辅。

如宠性孝友。母年九十，色养不衰。操行恬雅，与物无竞，难进易退，世尤高之。十四年卒。福王时，赠太保，谥文端。

兄如申，与如宠同举进士。官户部郎中，督饷辽东。有清操，军士请复留二载。

终浙江右布政使。

钱象坤，字弘载，会稽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进谕德，转庶子。泰昌改元，官少詹事，直讲筵。讲毕，见中官王安与执政议事，即趋出。

安使人延之，坚不入。天启中，给事中论织造，语侵中贵，诏予杖，阁臣救不得。

象坤语叶向高讲筵面奏之，乃免。时行立枷法，惨甚，象坤白之帝，多所宽释。再迁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

四年七月，向高辞位。御史黄公辅虑象坤柄政，请留向高，诋象坤甚力。象坤遂辞去。六年，廷推南京礼部尚书。魏忠贤私人指为缪昌期党，落职闲住。

崇祯元年，召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明年冬，都城被兵，条御敌三策。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觇知，遂与何如宠并相。明年，温体仁入，象坤其门生，让而居其下。累加少保，进武英殿。象坤在翰林，与龙锡、谦益、士升并负物望，有“四钱”之目。及体仁相，无附和迹。

四年，御史水佳允连劾兵部尚书梁廷栋，廷栋不待旨即奏辩。廷栋故出象坤门，佳允疑象坤泄之，语侵象坤。延儒以廷栋尝发其私人赃罪，恶之，并恶象坤。象坤遂五疏引疾去，廷栋落职。给事中吴执御、傅朝佑称象坤难进易退，不当以门生累，不听。家居十年，无病而卒。赠太保，谥文贞，廕一子中书舍人。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

杨镐四路丧师，京师大震。累疏请练兵自效，神宗壮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列上十议。时辽事方急，不能如所请。光启疏争，乃稍给以民兵戎械。

未几，熹宗即位。光启志不得展，请裁去，不听。既而以疾归。辽阳破，召起之。还朝，力请多铸西洋大砲，以资城守。帝善其言。方议用，而光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议不合，御史邱兆麟劾之，复移疾归。天启三年起故官，旋擢礼部右侍郎。

五年，魏忠贤党智铤劾之，落职闲住。

崇祯元年召还，复申练兵之说。未几，以左侍郎理部事。帝忧国用不足，敕廷臣献屯盐善策。光启言屯政在乎垦荒，盐政在严禁私贩。帝褒纳之，擢本部尚书。

时帝以日食失验，欲罪台官。光启言：“台官测候本郭守敬法。元时尝当食不食，守敬且尔，无怪台官之失占。臣闻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帝从其言，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

四年春正月，光启进《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复上测候四说。其辩时差里差之法，最为详密。

五年五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郑以伟并命。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赠少保。

郑以伟，字子器，上饶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少詹事。泰昌元年，官礼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光宗祔庙，当祧宪宗，太常少卿洪文衡以睿宗不当入庙，请祧奉玉芝宫，以伟不可而止，论者卒是文衡。寻以左侍郎协理詹事府。四年，以伟直讲筵，与珰忤，上疏告归。崇祯二年，召拜礼部尚书。久之，与光启并相，再辞，不允。以伟修洁自好，书过目不忘，文章奥博，而票拟非其所长。尝曰：“吾富于万卷，窘于数行，乃为后进所藐。”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人名也，拟旨提问，帝驳改始悟。自是词臣为帝轻，遂有馆员须历推知之谕，而阁臣不专用翰林矣。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赠太子太保。御史言光启、以伟相继没，盖棺之日，囊无余赀，请优恤以愧贪墨者。帝纳之，乃谥光启文定，以伟文恪。

其后二年，同安林钎为大学士，未半岁而卒。亦有言其清者，得谥文穆。钎，字实甫，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三人，授编修。天启时，任国子司业。监生陆万龄请建魏忠贤祠于太学旁，具簿醵金，强钎为倡。钎援笔涂抹，即夕挂冠棂星门径归，忠贤矫旨削其籍。崇祯改元，起少詹事。九年由礼部侍郎入阁，有谨愿诚恪之称。

久之，帝念光启博学强识，索其家遣书。子骥入谢，进《农政全书》六十卷。

诏令有司刊布，加赠太保，其孙为中书舍人。

文震孟，字文起，吴县人，待诏征明曾孙也。祖国子博士彭，父卫辉同知元发，并有名行。震孟弱冠以《春秋》举于乡，十赴会试。至天启二年，殿试第一，授修撰。

时魏忠贤渐用事，外廷应之，数斥逐大臣。震孟愤，于是冬十月上《勤政讲学疏》，言：“今四方多故，无岁不蹙地陷城，覆军杀将，乃大小臣工卧薪尝胆之日。

而因循粉饰，将使祖宗天下日销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杰心，天下事未知所终也。陛下昧爽临朝，寒暑靡辍，政非不勤，然鸿胪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场已耳。请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则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纠弹敷奏，陛下与辅弼大臣面裁决焉。则圣智日益明习，而百执事各有奋心。若仅揭帖一纸，长跪一诺，北面一揖，安取此鸳行豸绣、横玉腰金者为？经筵日讲，临御有期，学非不讲，然侍臣进读，铺叙文辞，如蒙师诵说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咨访军国重事，闾阎隐微，情形毕照，奸诈无所藏，左右近习亦无缘蒙蔽。若仅尊严如神，上下拱手，经传典谟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绅、展书簪笔者为？且陛下既与群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辈，岂知帝王宏远规模？于是危如山海，而阁臣一出，莫挽偷安之习；惨如黔围，而抚臣坐视，不闻严谴之施。近日举动，尤可异者。

邹元标去位，冯从吾杜门，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国以营私窟，几似浊流之投；詈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唐、宋末季，可为前鉴。”疏入，忠贤屏不即奏。

乘帝观剧，摘疏中“傀儡登场”语，谓比帝于偶人，不杀无以示天下，帝颔之。一日，讲筵毕，忠贤传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辅叶向高在告，次辅韩爌力争。会庶吉士郑鄤疏复入，内批俱贬秩调外。言官交章论救，不纳。震孟亦不赴调而归。六年冬，太仓进士顾同寅、生员孙文豸坐以诗悼惜熊廷弼，为兵马司缉获。御史门克新指为妖言，波及震孟，与编修陈仁锡、庶吉士郑鄤并斥为民。

崇祯元年以侍读召。改左中允，充日讲官。三年春，辅臣定逆案者相继去国，忠贤遗党王永光辈日乘机报复，震孟抗疏纠之。帝方眷永光，不报。震孟寻进左谕德，掌司经局，直讲如故。五月，复上疏曰：“群小合谋，欲借边才翻逆案。天下有无才误事之君子，必无怀忠报国之小人。今有平生无耻，惨杀名贤之吕纯如，且藉奥援思辩雪。永光为六卿长，假窃威福，倒置用舍，无事不专而济以狠，发念必欺而饰以朴，以年例大典而变乱祖制，以考选盛举而摈斥清才。举朝震恐，莫敢讼言。臣下雷同，岂国之福！”帝令指实再奏。震孟言：“杀名贤者，故吏部郎周顺昌。年例则抑吏科都给事中陈良训，考选则摈中书舍人陈士奇、潘有功是也。”永光窘甚，密结大奄王永祚谓士奇出姚希孟门，震孟，希孟舅也。帝心疑之。永光辩疏得温旨，而责震孟任情牵诋。然群小翻案之谋亦由是中沮。

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既忤权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归，遂不复出。

五年，即家擢右庶子。久之，进少詹事。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臲卼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后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忠贤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谬者数条，疏请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

八年正月，贼犯凤阳皇陵。震孟历陈致乱之源，因言：“当事诸臣，不能忧国奉公，一统之朝，强分畛域，加膝坠渊，总由恩怨。数年来，振纲肃纪者何事，推贤用能者何人，安内攘外者何道，富国强兵者何策？陛下宜奋然一怒，发哀痛之诏，按失律之诛，正误国之罪，行抚绥之实政，宽闾阎之积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盗，徐议浚财之源，毋徒竭泽而渔。尽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广集群策群力以定乱，国事庶有瘳乎！”帝优旨报之，然亦不能尽行也。

故事，讲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乱，令择人进讲。震孟，《春秋》名家，为体仁所忌，隐不举。次辅钱士升指及之，体仁佯惊曰：“几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进讲，果称帝旨。

六月，帝将增置阁臣，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震孟引疾不入，体仁方在告。

七月，帝特擢震孟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政。两疏固辞，不许。阁臣被命，即投刺司礼大奄，兼致仪状，震孟独否。掌司礼者曹化淳，故属王安从奄，雅慕震孟，令人辗转道意，卒不往。震孟既入直，体仁每拟旨必商之，有所改必从，喜谓人曰：“温公虚怀，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驺曰：“此人机深，讵可轻信？”

越十余日，体仁窥其疏，所拟不当，辄令改，不从，则径抹去。震孟大愠，以诸疏掷体仁前，体仁亦不顾。

都给事中许誉卿者，故劾忠贤有声，震孟及吾驺欲用为南京太常卿。体仁忌誉卿伉直，讽吏部尚书谢升劾其与福建布政使申绍芳营求美官。体仁拟以贬谪，度帝欲重拟必发改，已而果然。遂拟斥誉卿为民，绍芳提问。震孟争之不得，弗然曰：“科道为民，是天下极荣事，赖公玉成之。”体仁遽以闻。帝果怒，责吾驺、震孟徇私挠乱。吾驺罢，震孟落职闲住。

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旨撤镇守中官。及次辅王应熊之去，忌者谓震孟为之。

由是有谮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惜三月而斥，未竟其用。

归半岁，会甥姚希孟卒，哭之恸，亦卒。廷臣请恤，不允。十二年，诏复故官。

十五年，赠礼部尚书，赐祭葬，官一子。福王时，追谥文肃。二子秉、乘。乘遭国变，死于难。

周炳谟，子仲觐，无锡人。父子义，嘉靖中庶吉士，万历中仕至吏部侍郎，卒谥文恪。炳谟，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当重修《光宗实录》时，炳谟已先卒。崇祯初，赠礼部尚书，谥文简。父子皆以学行称于世。

蒋德璟，字申葆，晋江人。父光彦，江西副使。德璟，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崇祯时，由侍读历迁少詹事，条奏救荒事宜。寻擢礼部右侍郎。时议限民田，德璟言：“民田不可夺，而足食莫如贵粟。北平、山、陕、江北诸处，宜听民开垦，及课种桑枣，修农田水利。府县官考满，以是为殿最。至常平义仓，岁输本色，依令甲行之足矣。”十四年春，杨嗣昌卒于军，命九卿议罪。德璟议曰：“嗣昌倡聚敛之议，加剿饷、练饷，致天下民穷财尽，胥为盗，又匿失事，饰首功。宜按仇鸾事，追正其罪。”不从。

十五年二月，耕耤礼成，请召还原任侍郎陈子壮、祭酒倪元璐等，帝皆录用。

六月，廷推阁臣，首德璟。入对，言边臣须久任，蓟督半载更五人，事将益废弛。

帝曰：“不称当更。”对曰：“与其更于后，曷若慎于初。”帝问：“天变何由弭？”

对曰：“莫如拯百姓。近加辽饷千万，练饷七百万，民何以堪！祖制，三协止一督、一抚、一总兵，今增二督、三抚、六总兵，又设副将数十人，权不统一，何由制胜！”

帝颔之。首辅周延儒尝荐德璟渊博，可备顾问，文体华赡，宜用之代言。遂擢德璟及黄景昉、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入直。延儒、甡各树门户，德璟无所比。性鲠直，黄道周召用，刘宗周免罪，德璟之力居多。开封久被围，自请驰督诸将战，优诏不允。

明年，进《御览备边册》，凡九边十六镇新旧兵食之数，及屯、盐、民运、漕粮、马价悉志焉。已，进《诸边抚赏册》及《御览简明册》。帝深嘉之。诸边士马报户部者，浮兵部过半，耗粮居多，而屯田、盐引、民运，每镇至数十百万，一听之边臣。天津海道输蓟、辽岁米豆三百万，惟仓场督臣及天津抚臣出入，部中皆不稽核。德璟语部臣，合部运津运、各边民运、屯、盐，通为计画，饷额可足，而加派之饷可裁。因复条十事以责部臣，然卒不能尽厘也。

一日召对，帝语及练兵。德璟曰：“《会典》，高皇帝教练军士，一以弓弩刀枪行赏罚，此练军法。卫所总、小旗补役，以枪胜负为升降。凡武弁比试，必骑射精娴，方准袭替，此练将法。岂至今方设兵？”帝为悚然。又言：“祖制，各边养军止屯、盐、民运三者，原无京运银。自正统时始有数万，迄万历末，亦止三百余万。今则辽饷、练饷并旧饷计二千余万，而兵反少于往时，耗蠹乃如此。”又言：“文皇帝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又有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驭轻势。今皆虚冒。且自来征讨皆用卫所官军，嘉靖末，始募兵，遂置军不用。至加派日增，军民两困。愿宪章二祖，修复旧制。”帝是之，而不果行。

十七年，户部主事蒋臣请行钞法，言岁造三千万贯，一贯价一两，岁可得银三千万两。侍郎王鰲永赞行之。帝特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无一人应者。

德璟言：“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帝不听。又因局官言，责取桑穰二百万斤于畿辅、山东、河南、浙江。德璟力争，帝留其揭不下，后竟获免。先以军储不足，岁佥畿辅、山东、河南富户，给值令买米豆输天津，多至百万，民大扰。德璟因召对面陈其害，帝即令拟谕罢之。

二月，帝以贼势渐逼，令群臣会议，以二十二日奏闻。都御史李邦华密疏云辅臣知而不敢言。翼日，帝手其疏问何事。陈演以少詹事项煜东宫南迁议对，帝取视默然。德璟从旁力赞，帝不答。

给事中光时亨追论练饷之害。德璟拟旨：“向来聚敛小人倡为练饷，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帝不悦，诘曰：“聚敛小人谁也？”德璟不敢斥嗣昌，以故尚书李待问对。帝曰：“朕非聚敛，但欲练兵耳。”德璟曰：“陛下岂肯聚敛。然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余万，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臣部实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练四万五千，今止二万五千。保督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练一万，今止二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及陕西三边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饷七百余万，为民累耳。”帝曰：“今已并三饷为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户部虽并为一，州县追比，仍是三饷。”帝震怒，责以朋比。德璟力辩，诸辅臣为申救。尚书倪元璐以钞饷乃户部职，自引咎，帝意稍解。明日，德璟具疏引罪。帝虽旋罢练饷，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给事中汪惟效、检讨傅鼎铨等交章乞留，不听。德璟闻山西陷，未敢行。及知廷臣留己，即辞朝，移寓外城。贼至，得亡去。

福王立于南京，召入阁。自陈三罪，固辞。明年，唐王立于福州，与何吾驺、黄景昉并召。又明年以足疾辞归。九月，王事败，而德璟适病笃，遂以是月卒。

黄景昉，字太稚，亦晋江人。天启五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官庶子，直日讲。崇祯十一年，帝御经筵，问用人之道。景昉言“近日考选不公，推官成勇、硃天麟廉能素著，乃不得预清华选。”又言“刑部尚书郑三俊四朝元老，至清无俦，不当久系狱。”退复上章论之，三俊旋获释，勇等亦俱改官。

景昉寻进少詹事。尝召对，言：“近撤还监视中官高起潜，关外辄闻警报，疑此中有隐情。臣家海滨，见沿海将吏每遇调发，即报海警，冀得复留。触类而推，其情自见。”帝颔之。十四年以詹事兼掌翰林院。时庶常停选已久，景昉具疏请复，又请召还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皆不报。

十五年六月召对称旨，与蒋德璟、吴甡并相。明年并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书、文渊阁。南京操江故设文武二员，帝欲裁去文臣，专任诚意伯刘孔昭。副都御史惠世扬迟久不至，帝命削其籍。景昉俱揭争，帝不悦，遂连疏引归。唐王时，召入直，未几，复告归。国变后，家居十数年始卒。

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天启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进郎中。历典仓库，督永平粮储，并以廉谨闻。

崇祯元年，出为松江知府。海滨多盗，捕得辄杖杀之。郡东南临大海，飓潮冲击，时为民患，筑石堤二十里许，遂为永利。郡漕京师数十万石，而诸仓乃相距五里，为筑城垣护之，名曰“仓城”。他救荒助役、修学课士，咸有成绩，举卓异者数矣。薛国观败，其私人上海王陛彦下吏，素有隙，因言岳贡尝馈国观三千金，遂被逮。士民诣阙讼冤，巡抚黄希亦白其诬，下法司谳奏。一日，帝晏见辅臣，问：“有一知府积俸十余年，屡举卓异者谁也？”蒋德璟以岳贡对。帝曰：“今安在？”

德璟复以陛彦株连对，帝颔之。法司谳上，言行贿无实迹，宜复官。帝奖其清执，报可。

无何，给事中方士亮荐岳贡及苏州知府陈洪谧，乃擢山东副使兼右参议，总理江南粮储。所督漕艘，如期抵通州。帝大喜。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廉能监司五人，岳贡与焉。帝趣使入对，见于平台，问为政何先，对曰：“欲天下治平，在择守令；察守令贤否，在监司；察监司贤否，在巡方；察巡方贤否，在总宪。总宪得人，御史安敢以身试法。”帝善之，赐食，日晡乃出。越六日，即超擢左副都御史。尝召对，帝适以事诘吏部尚书李遇知。遇知曰：“臣正纠驳。”岳贡曰：“何不即题参？”

深合帝意。翼日，命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时十六年十一月也。故事，阁臣无带都御史衔者，自岳贡始。

岳贡本吏材。及为相，务勾检簿书，请核赦前旧赋，意主搜括，声名甚损。十七年二月命以户、兵二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屯田、练兵诸务，驻济宁。

已而不行。

李自成陷京师，岳贡及邱瑜被执，幽刘宗敏所。贼索银，岳贡素廉，贫无以应，拷掠备至。搜其邸，无所有，松江贾人为代输千金。四月朔日与瑜并释。十二日，贼既杀陈演等，令监守者并杀二人，监守者奉以缳，二人并缢死。

邱瑜，宜城人。天启五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中，屡迁少詹事。襄阳陷，瑜上恤难宗、择才吏、旌死节、停催征、苏邮困、禁劳役六事。帝采纳焉。历礼部左右侍郎。因召对，言：“督师孙传庭出关，安危所系，慎勿促之轻出。俾镇定关中，犹可号召诸将，相机进剿。”帝不能从。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同范景文入阁。都城陷，受拷掠者再，搜获止二千金，既而被害。

瑜子之陶，年少有干略。李自成陷宜城，瑜父民忠骂贼而死。之陶被获，用为兵政府从事，寻以本府侍郎守襄阳。襄阳尹牛亻全，贼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

之陶以蜡丸书贻传庭曰：“督师与之战，吾诡言左镇兵大至，摇其心，彼必返顾。

督师击其后，吾从中起，贼可灭也。”传庭大喜，报书如其言，为贼逻者所得。传庭恃内应，连营前进，之陶果举火，报左兵大至。自成验得其诈，召而示以传庭书，责其负己。之陶大骂曰：“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耶！”贼怒，支解之。

赞曰：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辅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数人而已，若标等是也。基命能推毂旧辅以定危难，震孟以风节显，德璟谙悉旧章。以陆喜之论薛莹者观之，所谓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乎。至于扶危定倾，殆非易言也。呜呼，国步方艰，人材亦与俱尽，其所由来者渐矣。

## 列传第一百四十 杨嗣昌 吴甡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改除杭州府教授。迁南京国子监博士，累进户部郎中。天启初，引疾归。

崇祯元年，起河南副使，加右参政，移霸州。四年，移山海关饬兵备。父鹤，总督陕西被逮，嗣昌三疏请代，得减死。五年夏，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嗣昌父子不附奄，无嫌于东林。侍郎迁安郭巩以逆案谪戍广西，其乡人为讼冤。嗣昌以部民故，闻于朝，给事中姚思孝驳之，自是与东林郄。

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时中原饥，群盗蜂起，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帝异其才。

以父忧去，复遭继母丧。

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三疏辞，不许。

明年三月抵京，召对。嗣昌通籍后，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辨。帝与语，大信爱之。凤翼故柔靡，兵事无所区画。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嗣昌乃议大举平贼。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福建巡抚熊文灿者，讨海贼有功，大言自诡足办贼。嗣昌闻而善之。

会总督洪承畴、王家桢分驻陕西、河南。家桢故庸材，不足任，嗣昌乃荐文灿代之。

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议上，帝乃传谕：“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寻议诸州县练壮丁捍本土，诏抚按饬行。

贼攻淅川，左良玉不救，城陷。山西总兵王忠援河南，称疾不进，兵噪而归。

嗣昌请逮戮失事诸帅，以肃军令，遂逮忠及故总兵张全昌。良玉以六安功，落职戴罪自赎。

嗣昌既建“四正六隅”之说，欲专委重文灿，文灿顾主抚议，与前策牴牾。帝谯让文灿，嗣昌亦心望。既已任之，则曲为之解，乃上疏曰：“网张十面，必以河南、陕西为杀贼之地。然陕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剿绝，法当驱关东贼不使合，而使陕抚断商、雒，郧抚断郧、襄，安抚断英、六，凤抚断亳、颍，而应抚之军出灵、陕，保抚之军渡延津。然后总理提边兵，监臣提禁旅，豫抚提陈永福诸军，并力合剿。若关中大贼逸出关东，则秦督提曹变蛟等出关协击。期三月尽诸剧寇。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简一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则人人效力，何贼不平。”乃克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灭贼之期。帝可其奏。

是时，贼大入四川，朝士尤洪承畴纵贼。嗣昌因言于帝曰：“熊文灿在事三月，承畴七年不效。论者绳文灿急，而承畴纵寇莫为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变色曰：“督、理二臣但责成及时平贼，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文灿既主抚议，所加饷天子遣一侍郎督之，本藉以剿贼，文灿悉以资抚。帝既不复诘，廷臣亦莫言之。

至明年三月，嗣昌以灭贼逾期，疏引罪，荐人自代。帝不许，而命察行间功罪，乃上疏曰：“洪承畴专办秦贼，贼往来秦、蜀自如，剿抚俱无功，不免于罪。熊文灿兼办江北、河南、湖广贼，抚刘国能、张献忠，战舞阳、光山，剿抚俱有功，应免罪。诸巡抚则河南常道立、湖广余应桂有功，陕西孙传庭、山西宋贤、山东颜继祖、保定张其平、江南张国维、江西解学龙、浙江喻思恂有劳，郧阳戴东旻无功过，凤阳硃大典、安庆史可法宜策励图功。总兵则河南左良玉有功，陕西曹变蛟、左光先无功，山西虎大威、山东倪宠、江北牟文绶、保定钱中选有劳无功，河南张任学、宁夏祖大弼无功过。承畴宜遣逮，因军民爱戴，请削宫保、尚书，以侍郎行事。变蛟、光先贬五秩，与大弼期五月平贼，逾期并承畴逮治。大典贬三秩，可法戴罪自赎。”议上，帝悉从之。

嗣昌既终右文灿，而文灿实不知兵。既降国能、献忠，谓抚必可恃。嗣昌亦阴主之，所请无不曲徇，自是不复言“十面张网”之策矣。是月，帝御经筵毕，嗣昌奏对有“善战服上刑”等语，帝怫然，诘之曰：“今天下一统，非战国兵争比。小丑跳梁，不能伸大司马九伐之法，奈何为是言？”嗣昌惭。

当是时，流贼既大炽，朝廷又有东顾忧，嗣昌复阴主互市策。适太阴掩荧惑，帝减膳修省，嗣昌则历引汉永平、唐元和、宋太平兴国事，盖为互市地云。给事中何楷疏驳之，给事中钱增、御史林兰友相继论列，帝不问。

六月，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嗣昌既以夺情入政府，又夺情起陈新甲总督，于是楷、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抗疏诋斥，修撰刘同升、编修越士春继之。帝怒，并镌三级，留翰林。刑部主事张若麒上疏丑诋道周，遂镌道周六级，并同升、士春皆谪外。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书范景文等言之，亦获谴。嗣昌自是益不理于人口。

我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口山，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方醉，不能军，败死。京城戒严，召卢象升帅师入卫。象升主战，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款，议不合，交恶。

编修杨廷麟劾嗣昌误国，嗣昌怒，改廷麟职方主事监象升军，而戒诸将毋轻战。诸将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观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象升既阵亡，嗣昌亦贬三秩，戴罪视事。

十二年正月，济南告陷，德王被执，游骑北抵兗州。二月，大清兵北旋，给事中李希沆言：“圣明御极以来，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语侵嗣昌。御史王志举亦劾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帝怒，希沆贬秩，志举夺官。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辄斥。嗣昌既有罪，帝又数逐言官，中外益不平。嗣昌亦不自安，屡疏引罪，乃落职冠带视事。未几，以叙功复之。

先是，京师被兵，枢臣皆坐罪。二年，王洽下狱死，复论大辟。九年，张凤翼出督师，服毒死，犹削籍。及是，亡七十余城，而帝眷嗣昌不衰。嗣昌乃荐四川巡抚傅宗龙自代。帝命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边失机，曰残破城邑，曰失陷籓封，曰失亡主帅，曰纵敌出塞。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而嗣昌贬削不及，物议益哗。

当戒严时，廷臣多请练边兵。嗣昌因定议：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三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

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兆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五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余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有奇，五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得十五万七千有奇，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又以畿辅重地，议增监司四人。于是大名、广平、顺德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间各一人。

蓟辽总督下增监军三人。议上，帝悉从之。嗣昌所议兵凡七十三万有奇，然民流饷绌，未尝有实也。

帝又采副将杨德政议，府汰通判，设练备，秩次守备，州汰判官，县汰主簿，设练总，秩次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捍乡土，不他调。嗣昌以势有缓急，请先行畿辅、山东、河南、山西，从之。于是有练饷之议。初，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至是，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帝虑失信，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皆赞之。于是剿饷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论者谓：“九边自有额饷，概予新饷，则旧者安归？边兵多虚额，今指为实数，饷尽虚糜，而练数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练之议，抽练而其余遂不问。且抽练仍虚文，边防愈益弱。至州县民兵益无实，徒糜厚饷。”

以嗣昌主之，事钜莫敢难也。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额溢之。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

五月，熊文灿所抚贼张献忠反谷城，罗汝才等九营皆反。八月，傅宗龙抵京，嗣昌解部务，还内阁。未几，罗犭英山败书闻。帝大惊，诏逮文灿。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九月朔，召见平台。嗣昌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军资甲仗望敕所司遄发。”帝悦，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翊日，赐白金百、大红絺丝四表里、斗牛衣一、赏功银四万、银牌千五百、币帛千。

嗣昌条七事以献，悉报可。四日召见赐宴，手觞三爵，御制赠行诗一章。嗣昌跪诵，拜且泣。越二日，陛辞，赐膳。二十九日抵襄阳，入文灿军。文灿就逮，嗣昌犹为疏辩云。

十月朔，嗣昌大誓三军，督理中官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炤，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毕会。贼贺一龙等掠叶，围沈丘，焚项城之郛，寇光山。副将张琮、刁明忠率京军逾山行九十里，及其巢。先驱射贼，殪绛袍而驰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斩首千七百五十。嗣昌称诏颁赐。十一月，兴世王王国宁以众千人来归，受之于襄阳，处其妻子樊城。表良玉平贼将军。诸将积骄玩，无斗志。献忠、罗汝才、惠登相等八营遁郧阳、兴安山间，掠南漳、谷城、房、竹山、竹溪。嗣昌鞭刁明忠，斩监军佥事殷大白以徇。檄巡抚方孔炤遣杨世恩、罗万邦剿汝才、登相，全军覆于香油坪。

嗣昌劾逮孔炤，奏辟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纪，从之。

当是时，李自成潜伏陕右，贺一龙、左金王等四营跳梁汉东，嗣昌专剿献忠。

献忠屡败于兴安，求抚，不许。其党托天王常国安、金翅鹏刘希原来降，献忠走入川，良玉追之。嗣昌牒令还，良玉不从。十三年二月七日，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夹击献忠于玛瑙山，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其党扫地王曹威等授首，十反王杨友贤率众降。是月也，帝念嗣昌，发银万两犒师，赐斗牛衣、良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国门，而玛瑙山之捷至，大悦，再发银五万，币帛千犒师。论功，加太子少保。而湖广将张应元、汪之凤败贼水石坝，获其军师。四川将张令、方国安败之千江河。李国奇、贺人龙等败之寒溪寺、盐井。川、陕、湖广诸将毕集，复连败之黄墩、木瓜溪，军声大振。汝才、登相求抚，献忠持之，敛兵南漳、远安间，杀安抚官姚宗中，走大宁、大昌，犯巫山，为川中患。献忠遁兴安、平利山中，良玉围而不攻，贼得收散亡，由兴安、房县走白羊山而西，与汝才等合。嗣昌以群贼合，其势复张，乃由襄阳赴夷陵，扼其要害。帝念嗣昌行间劳苦，赐敕发赏功银万，赐鞍马二。罢郧阳抚治王鰲永，诏废将猛如虎军前立功。黄得功、宋纪大破贼商城，贺一龙五大部降而复叛。郑嘉栋、贺人龙大破汝才、登相开县。

汝才偕小秦王东奔，登相越开县而西，自是二贼始分。

当是时，诸部士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物故十二三。京兵之在荆门、云南兵之在简坪、湖广兵之在马蝗坡者，久屯思归，夜亡多。关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陕西窦开远、河南李际遇为之魁，饥民从之，所在告警。嗣昌以闻。帝发帑金五万，营医药，责诸将进兵。而陕之长武，川之新宁、大竹，湖广之罗田又相继报陷。嗣昌乃下招抚令，为谕帖万纸，散之贼中。七月，监军孔贞会等大破汝才丰邑坪。其党混世王、小秦王率其下降，贼魁整十万及登相、王光恩亦相继降，于是群贼尽萃于蜀中。嗣昌遂入川，以八月泛舟上，谓川地厄塞，诸军合而蹙之，可尽殄。

而人龙以秦师自开县噪而西归，应元等败绩于夔之土地岭，献忠势复张，汝才与之合。闻督师西，遂急趋大昌，犯观音岩，守将邵仲光不能御，遂突净壁，陷大昌。

嗣昌斩仲光，劾逮四川巡抚邵捷春。贼遂渡河至通江，嗣昌至万县。贼攻巴州不下，嗣昌至梁山，檄诸将分击。贼已陷剑州，趋保宁，将由间道入汉中。赵光远、贺人龙拒之，贼乃转掠，陷梓潼、昭化，抵绵州，将趋成都。十一月，嗣昌至重庆。贼攻罗江，不克，走绵竹。嗣昌至顺庆，诸将不会师。贼转掠至汉州，去中江百里，守将方国安避之去，贼遂纵掠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间，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贼遂由水道下简州、资阳。嗣昌征诸将合击，皆退缩。屡征良玉兵，又不至。贼遂陷荣昌、永川。十二月，陷泸州。

自贼再入川，诸将无一邀击者。嗣昌虽屡檄，令不行。其在重庆也，下令赦汝才罪，降则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赉万金，爵侯。翌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题“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嗣昌骇愕，疑左右皆贼，勒三日进兵。会雨雪道断，复戒期。三檄人龙，不奉令。初，嗣昌表良玉平贼将军，良玉浸骄，欲贵人龙以抗之。既以玛瑙山功不果，人龙愠，反以情告良玉，良玉亦愠，语载良玉、人龙传。

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躬亲簿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王鰲永尝谏之，不纳。及鰲永罢官，上书于朝曰：“嗣昌用师一年，荡平未奏，此非谋虑之不长，正由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总挈大纲则易，独周万目则难。况贼情瞬息更变，今举数千里征伐机宜，尽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动逾旬月，坐失事机，无怪乎经年之不战也。其间能自出奇者，惟玛瑙山一役。若必遵督辅号令，良玉当退守兴安，无此捷矣。臣以为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与诸将同功罪，但责其提衡诸将之功罪。嗣昌之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但核其机宜之当否，则嗣昌心有余闲，自能决奇制胜。何至久延岁月，老师糜饷为哉？”先是，嗣昌以诸将进止不一，纳幕下评事元吉言，用猛如虎为总统，张应元副之。比贼入泸州，如虎及贺人龙、赵光远军至，贼复渡南溪，越成都，走汉州、德阳、绵州、剑州、昭化至广元，又走巴州、达州。诸军疲极，惟如虎军蹑其后。十四年正月，嗣昌知贼必出川，遂统舟师下云阳，檄诸军陆行追贼。人龙军既噪而西，顿兵广元不进，所恃惟如虎。比与贼战开县、黄陵城，大败，将士死亡过半。如虎突围免，马骡关防尽为贼有。

初，贼窜南溪，元吉欲从间道出梓潼，扼归路以待贼。嗣昌檄诸军蹑贼疾追，不得拒贼远，令他逸。诸将乃尽从泸州逐后尘。贼折而东返，归路尽空，不可复遏，嗣昌始悔不用元吉言。贼遂下夔门，抵兴山，攻当阳，犯荆门。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兴、房兵趋汉中，若相避然。贼所至，烧驿舍，杀塘卒，东西消息中断。郧阳抚治袁继咸闻贼至当阳，急谋发兵。献忠令汝才与相持，而自以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以二月十一日抵襄阳近郊，用二十八骑持军符先驰呼城门督师调兵，守者合符而信，入之。夜半从中起，城遂陷。

献忠缚襄王置堂下，属之酒，曰：“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俾嗣昌以陷籓伏法。王努力尽此酒。”遂害之。未几，渡汉水，走河南，与贺一龙、左金王诸贼合。嗣昌初以襄阳重镇，仞深沟方洫而三环之，造飞梁，设横互，陈利兵而讥诃，非符要合者不得渡。江、汉间列城数十，倚襄阳为天险，贼乃出不意而破之。嗣昌在夷陵，惊悸，上疏请死，下至荆州之沙市，闻洛阳已于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忧惧，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年五十四。

廷臣闻襄阳之变，交章论列，而嗣昌已死矣。继咸及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闻，其子则以病卒报，莫能明也。帝甚伤悼之，命丁启睿代督师。传谕廷臣：“辅臣二载辛劳，一朝毕命，然功不掩过，其议罪以闻。”定国公徐允祯等请以失陷城寨律议斩。上传制曰；“故辅嗣昌奉命督剿，无城守专责，乃诈城夜袭之檄，严饬再三，地方若罔闻知。及违制陷城，专罪督辅，非通论。且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乃昭雪嗣昌罪，赐祭，归其丧于武陵。嗣昌先以剿贼功进太子少傅，既死，论临、蓝平盗功，进太子太傅。廷臣犹追论不已，帝终念之。后献忠陷武陵，心恨嗣昌，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其子孙获半体改葬焉。

吴甡，字鹿友，扬州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知邵武、晋江、潍县。天启二年征授御史。初入台，赵南星拟以年例出之，甡乃荐方震孺等，而追论崔文升、李可灼罪，遂得留。后又谏内操宜罢，请召还邹元标、冯从吾、文震孟，乃积与魏忠贤忤。七年二月削其籍。

崇祯改元，起故官。温体仁讦钱谦益，周延儒助之。甡恐帝即用二人，言枚卜大典当就廷推中简用，事乃止。时大治忠贤党，又值京察，甡言此辈罪恶非考功法所能尽，宜先定其罪，毋混察典。御史任赞化以劾体仁谪，甡论救，而力诋王永光媚珰，请罢黜。皆不纳。出按河南。妖人聚徒劫村落，甡遍捕贼魁诛之。奉命振延绥饥，因谕散贼党。帝闻，即命按陕西。劾大将杜文焕冒功，置之法。数为民请命，奏无不允。迁大理寺丞，进左通政。

七年九月，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甡历陈防御、边寇、练兵、恤民四难，及议兵、议将、议饷、议用人四事。每岁暮扼河防秦、豫贼，连三岁，无一贼潜渡，以闲修筑边墙。八年四月上疏言：“晋民有三苦：一苦凶荒，无计糊口；一苦追呼，无力输租；一苦杀掠，无策保全。由此悉为盗，请蠲最残破地十州县租。”帝即敕议行。户部请税间架，甡力争，弗听。其秋，我大清平察哈尔国，旋师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将屡败。总督杨嗣昌遣副将自代州往侦，亦败走。甡镌五级，嗣昌及大同巡抚叶廷桂镌三级，俱戴罪视事。先是，定襄县地震者再，甡曰：“此必有东师也。”饬有司缮守具，已而果入。定襄以有备，独不被兵。山西大盗贺宗汉、刘浩然、高加计皆前巡抚戴君恩所抚，拥众自恣。甡阳为抚慰，而密令参将虎大威、刘光祚等图之，以次皆被歼。甡行军树二白旗，胁从及老弱妇女跪其下，即免死，全活甚众。在晋四年，军民戴若慈母。谢病归。

十一年二月，起兵部左侍郎。其冬，尚书杨嗣昌言边关戒严，甡及添注侍郎惠世杨久不至，请改推。帝怒，落职闲住。十三年冬起故官，明年命协理戎政。帝尝问京营军何以使练者尽精，汰者不哗，甡对曰：“京营边勇营万二千专练骑射，壮丁二万专练火器，廪给厚而技与散兵无异。宜行分练法，技精者，散兵拔为边勇，否则边勇降为散兵，壮丁亦然。老弱者汰补，革弊当以渐，不可使知有汰兵意。”

帝然之。又问别立战营，能得堪战者五万否，甡对：“京营兵合堪战。承平日久，发兵剿贼，辄沿途雇充。将领利月饷，游民利剽敚，归营则本军复充伍。今练兵法要在选将，有战将自有战兵，五万非难。但法忌纷更，不必别立战营也。”帝顾兵部尚书陈新甲，令速选将，而谕甡具疏以闻。赐果饵，拜谢出。

十五年六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周延儒再相，冯铨力为多，延儒许复其冠带。铨果以捐资振饥属抚按题叙，延儒拟优旨下户部。公议大沸，延儒患之。

冯元飙为甡谋，说延儒引甡共为铨地，延儒默援之，甡遂得柄用。及延儒语铨事，甡唯唯，退召户部尚书傅淑训，告以逆案不可翻，寝其疏不覆。延儒始悟为甡绐。

延儒欲起张捷为南京右都御史，甡力尼之。甡居江北，延儒居江南，各树党。延儒引用锦衣都督骆养性，甡持不可。后帝论诸司弊窦，甡言锦衣尤甚，延儒亦言缇骑之害，帝并纳之。

十六年三月，帝以襄阳、荆州、承天连陷，召对廷臣，陨涕谓甡曰：“卿向历岩疆，可往督湖广师。”甡具疏请得精兵三万，自金陵趋武昌，扼贼南下。帝方念湖北，览疏不悦，留中。甡请面对，帝御昭文阁，谕以所需兵多，猝难集。南京隔远，不必退守。甡奏：“左良玉跋扈甚，督师嗣昌九檄征兵，一旅不发。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汉甚于曩时，臣节制不行，徒损威重。南京从襄阳顺流下，窥伺甚易，宜兼顾，非退守。”大学士陈演言：“督师出，则督、抚兵皆其兵。”甡言：“臣请兵，正为督、抚无兵耳。使臣束手待贼，事机一失，有不忍言者。”帝乃令兵部速议发兵。尚书张国维请以总兵唐通、马科及京营兵共一万畀甡，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敌退始可调。帝命姑俟之。甡屡请，帝曰：“徐之，敌退兵自集，卿独往何益？”逾月，延儒出督师，朝受命，夕启行。蒋德璟谓倪元璐曰：“上欲吴公速行，缓言相慰者，试之耳，观首辅疾趋可见。”甡卒迟回不肯行。部所拨唐通兵，演又请留，云关门不可无备。甡不得已，以五月辞朝。先一日出劳从骑，帝犹命中官赐银牌给赏，越宿忽下诏责其逗遛，命辍行入直。甡惶恐，两疏引罪，遂许致仕。

既行，演及骆养性交构之，帝益怒。至七月，亲鞫吴昌时，作色曰：“两辅臣负朕，朕待延儒厚，乃纳贿行私，罔知国法。命甡督师，百方延缓，为委卸地。延儒被纠，甡何独无？”既而曰：“朕虽言，终必无纠者，锦衣卫可宣甡候旨。”甡入都，敕法司议罪。十一月，遣戍金齿。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驰疏救，不从。

明年，行次南康，闻都城变。未几，福王立于南京，赦还，复故秩。吏部尚书张慎言议召用甡，为勋臣刘孔昭等所阻。国变后，久之，卒于家。

赞曰：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于是嗣昌得以才显。然迄无成功者，得非功罪淆于爱憎，机宜失于遥制故耶？吴甡按山右有声，及为相，遂不能有为。进不以正，其能正邦乎？抑时势实难，非命世材，固罔知攸济也。

##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王应熊（何吾驺） 张至发（孔贞运 黄士俊 刘宇亮） 薛国观（袁恺）程国祥（蔡国用 范复粹 方逢年 张四知等）陈演 魏藻德（李建泰）

王应熊，字非熊，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中，历官詹事，以忧归。

崇祯三年，召拜礼部右侍郎。明年冬，帝遣宦官出守边镇，应熊上言：“陛下焦劳求治，何一不倚信群臣，乃群臣不肯任劳任怨，致陛下万不获已，权遣近侍监理。书之青史，谓有圣明不世出之主，而群工不克仰承，直当愧死。且自神宗以来，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有举《会典》律例告之者，反讶为申、韩刑名。近日诸臣之病，非临事不担当之故，乃平时未讲求之过也；亦非因循于夙习之故，实愆忘于旧章之过也。”语皆迎帝意，遂蒙眷注。尝酗酒，诟尚书黄汝良，为给事中冯元飙所劾，汝良为之隐，乃解。五年，进左侍郎，元飙发其贪污状，帝不省。

应熊博学多才，熟谙典故，而性谿刻强很，人多畏之。周延儒、温体仁援以自助，咸与亲善。及延儒罢，体仁援益力。六年冬，廷推阁臣，应熊望轻不与，特旨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何吾驺并入参机务。命下，朝野胥骇。给事中章正宸劾之曰：“应熊强愎自张，纵横为习，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济贪，今大用，必且芟除异己，报复恩仇，混淆毁誉。况狼籍封靡，沦于市行。愿收还成命，别选忠良。

且讹言谓左右先容，由他途以进，使天下薰心捷足之徒驰骋而起，为圣德累不小。”

帝大怒，下正宸诏狱，削籍归。有劝应熊为文彦博者，应熊咈然，佯具疏引退，语多愤激。屡为给事中范淑泰、御史吴履中所攻，帝皆不问。

八年正月，流贼陷凤阳，毁皇陵。巡抚杨一鹏，应熊座主；巡按吴振缨，体仁姻也。二人恐帝震怒，留一鹏、振缨疏未上，俟恢复报同奏之，遂拟旨令抚按戴罪。

主事郑尔说、胡江交章诋应熊、体仁朋比误国，帝怒谪二人，而给事中何楷、许誉卿、范淑泰，御史张缵曾、吴履中、张肯堂言之不已。淑泰言：“一鹏《恢复疏》以正月二十一日，《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复者哉？

应熊改填月日，欺诳之罪难辞。”且劾其他受贿事。帝顾应熊厚，皆不听，而镌楷、缵曾秩，慰谕应熊。应熊亦屡疏辩，谓：“座主门生，谊不容薄，敢辞比之名。票拟实臣起草，敢辞误之罪。”楷益愤，屡疏纠之，最后复疏言：“故事，奏章非发抄，外人无由闻；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臣疏六月初十日上，十四日始奉明旨，应熊乃于十三日奏辩，旨尚未下，应熊何由知？臣不解者一。且旨下必由六科抄发。

臣疏十四日下，而百户赵光修先送锦衣堂上官，则疏可不由科抄矣。臣不解者二。”

应熊始惧，具疏引罪。帝下其家人及直日中书七人于狱。狱具，家人戍边，中书贬二秩。应熊乃屡疏乞休去，乘传赐道里费，行人护行。帝亦知应熊不协人望，特己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

十二年遣官存问。其弟应熙横于乡，乡人诣阙击登闻鼓，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余万，词连应熊。诏下抚按勘究。会应熊复召，事得解。

时延儒再相，患言者攻己，独念应熊刚很，可藉以制之，力言于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应熊。明年六月，应熊未至，延儒已罢归。给事中龚鼎孳密疏言：“陛下召应熊，必因其秉国之日，众口交攻，以为孤立无党；孰知其同年密契，肺腑深联，恃延儒在也。臣去年入都，闻应熊贿延儒为再召计。延儒对众大言，至尊欲起巴县。

巴县者，应熊也。未几，召命果下。以政本重地，私相援引，是延儒虽去犹未去，天下事何堪再误！”帝得疏心动，留未下。已而延儒被逮，不即赴，俟应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顾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对曰：“需王应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月，应熊至，宿朝房。请入对，不许；请归田，许之，乃惭沮而返。

十七年三月，京师陷。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八月，张献忠陷四川。乃改应熊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湖、云、贵军务，专办川寇。时川中诸郡，惟遵义未下，应熊入守之，缟素誓师，开幕府，传檄讨贼。明年奏上方略，请敕川陕、湖贵两总督，郧阳、湖广、贵州、云南四巡抚出师合讨，并劾四川巡抚马体乾纵兵淫掠，革职提问。命未达而南都亡，体乾居职如故。已而献忠死，诸将杨展等各据州县自雄，应熊不能制。其部将曾英最有功，复重庆，屡破贼兵。王祥亦出师綦江相犄角。祥才武不及英，而应熊委任过之。又明年十月，献忠余党孙可望、李定国等南走重庆，英战殁。可望袭破遵义，应熊遁入永宁山中，旋卒于毕节卫。一子阳禧，死于兵，竟无后。

何吾驺，香山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官少詹事。崇祯五年，擢礼部右侍郎。六年十一月，加尚书，同王应熊入阁。温体仁久柄政，欲斥给事中许誉卿。已拟旨，文震孟争之，吾驺亦助为言。体仁讦奏，帝夺震孟官，兼罢吾驺。详见《震孟传》。

居久之，唐王自立于福州，召为首辅，与郑芝龙议事辄相牴牾。闽疆既失，踉跄回广州。永明王以原官召之，为给事中金堡、大理寺少卿赵昱等所攻。引疾辞去，卒于家。

张至发，淄川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历知玉田、遵化。行取，授礼部主事，改御史。时齐、楚、浙三党方炽，至发，齐党也，上疏陈内降之弊。因言：“陛下恶结党，而秉揆者先不能超然门户外。顷读科臣疏云：‘日来慰谕辅臣温旨，辅臣与司礼自相参定，方听御批。’果若人言，天下事尚可问耶？”语皆刺叶向高，帝不报。时言官争排东林，户部郎中李朴不平，抗疏争。至发遂劾朴背公死党，诳语欺君，帝亦不报。

寻出按河南。福王之籓洛阳，中使相望于道。至发以礼裁之，无敢横。宗禄不给，为置义田，以赡贫者。四十三年，豫省饥，请留饷备振，又请改折漕粮，皆报闻。还朝，引病归。

天启元年，进大理寺丞。三年请终养。魏忠贤党荐之，矫旨令吏部擢用，至发方养亲不出。

崇祯五年，起顺天府丞，进光禄卿。精核积弊，多所厘正，遂受帝知。八年春，迁刑部右侍郎。六月，帝将增置阁臣，以翰林不习世务，思用他官参之，召廷臣数十人，各授一疏，令拟旨。遂擢至发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文震孟同入直。

自世宗朝许赞后，外僚入阁，自至发始。

时温体仁为首辅，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驺次之。越二年，体仁辈尽去，至发遂为首辅。万历中，申时行、王锡爵先后柄政，大旨相绍述，谓之“传衣钵”。至发代体仁，一切守其所为，而才智机变逊之，以位次居首，非帝之所注也。尝简东宫讲官，摈黄道周，为给事中冯元飙所刺。至发怒，两疏诋道周，而极颂体仁孤执不欺，复为编修吴伟业所劾。讲官项煜论至发把持考选，庇儿女姻任浚而抑成勇。

至发上章辩，帝遂逐煜去。

内阁中书黄应恩悍戾，体仁、至发辈倚任之，恃势恣横。及为正字，不当复为东宫侍书，恐帝与太子开讲同日也。至发不谙故事，令兼之。应恩不能兼，讲官撰讲义送应恩缮录，拒不纳。检讨杨士聪论之，至发揭寝其疏，士聪复上书阁中，极论其事，至发终庇之。会复故总督杨鹤官，许给诰命，应恩当撰文。因其子嗣昌得君，力为洗雪。忤旨，将加罪，至发拟公揭救。同官孔贞运、傅冠曰：“曩许士柔事，吾辈未尝救，独救应恩何也？”至发咈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连上三揭。帝不听，特降谕削应恩籍，嗣昌疏救，亦不听。无何，大理寺副曹荃发应恩赇请事，词连至发。至发愤，连疏请勘。帝虽优旨褒答，卒下应恩狱。至发乃具疏，自谓当去者三，而未尝引疾，忽得旨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云。

至发颇清强。起自外吏，诸翰林多不服，又始终恶异己，不能虚公延揽。帝亦恶其泄漏机密，听之去。且不遣行人护行，但令乘传，赐道里费六十金、彩币二表里，视首辅去国彝典，仅得半焉。既归，捐赀改建淄城，赐敕优奖。俄以徽号礼成，遣官存问。十四年夏，帝思用旧臣，特敕召周延儒、贺逢圣及至发，独至发四疏辞。

明年七月病殁。先屡加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及卒，赠少保，祭葬，廕子如制。

代至发为首辅者，孔贞运。代贞运者，刘宇亮。贞运，句容人，至圣十三代孙也。万历四十七年以殿试第二人授编修。天启中，充经筵展书官，纂修《两朝实录》。

庄烈帝嗣位，贞运进讲《皇明宝训》，称述祖宗勤政讲学事，帝嘉纳之。

崇祯元年，擢国子监祭酒，寻进少詹，仍管监事。二年正月，帝临雍，贞运进讲《书经》。唐贞观时，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有释奠颂。孔氏子孙以国师进讲，至贞运乃再见。帝以圣裔故，从优赐一品服。冬十月，畿辅被兵，条上御敌城守应援数策。寻以艰归。六年服阕，起南京礼部侍郎。越二年，迁吏部左侍郎。

九年六月，与贺逢圣、黄士俊并入内阁。时体仁当国，欲重治复社，值其在告，贞运从宽结之。体仁怒语人曰：“句容亦听人提索矣。”自是不敢有所建白。及至发去位，贞运代之，乃揭救郑三俊、钱谦益，俱从宽拟。帝亲定考选诸臣，下辅臣再阅，贞运及薛国观有所更。迨命下，阁拟悉不从，而帝以所择十八卷下部议行。

适新御史郭景昌等谒贞运于朝房，贞运言所下诸卷，说多难行。景昌与辩，退即上疏劾之。帝虽夺景昌俸，贞运卒引归。十七年五月，庄烈帝哀诏至，贞运哭临，恸绝不能起。舁归，得疾遽卒。

黄士俊，顺德人。万历三十五年殿试第一。授修撰，历官礼部尚书。崇祯九年入阁，累加少傅，予告归。父母俱在堂，锦衣侍养，人以为荣。唐王以原官召，未赴。后相永明王，耄不能决事，数为台省论列。辞归而卒。

刘宇亮，绵竹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屡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常与家僮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座主钱士升为之援，又力排同乡王应熊，张己声誉，竟获大用。明年六月，贞运罢归，遂代为首辅。其冬，都城戒严，命阅视三大营及勇卫营军士，两日而毕。又阅视内城九门，外城七门，皆苟且卒事。

时大清兵深入，帝忧甚，宇亮自请督察军情。帝喜，即革总督卢象升任，命宇亮往代。字亮请督察，而帝忽改为总督，大惧，与国观及杨嗣昌谋，且具疏自言。

乃留象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镇勤王兵皆属焉。甫抵保定，闻象升战殁，过安平，侦者报大清兵将至，相顾无人色，急趋晋州避之，知州陈弘绪闭门不纳，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宇亮大怒，传令箭：亟纳师，否则军法从事。弘绪亦传语曰：“督师之来以御敌也，今敌且至，奈何避之？刍粮不继，责有司，欲入城，不敢闻命。”

宇亮乃驰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者千计，弘绪得镌级调用。

帝自是疑宇亮不任事，徒扰民矣。

明年正月至天津。愤诸将退避，疏论之，因及总兵刘光祚逗遛状。国观方冀为首辅，与嗣昌谋倾宇亮，遽拟旨军前斩光祚。比旨下，光祚适有武清之捷，宇亮乃系光祚于狱，而具疏乞宥，继上武清捷音。国观乃拟严旨，责以前后矛盾，下九卿科道议。佥谓宇亮玩弄国宪，大不敬。宇亮疏辩，部议落职闲住，给事中陈启新、沈迅复重劾之，改拟削籍。帝令戴罪图功，事平再议。宇亮竟以此去位，而国观代为首辅矣。已而定失事者五案，宇亮终免议。久之，卒于家。

薛国观，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擢户部给事中，数有建白。魏忠贤擅权，朝士争击东林。国观所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抚张凤翔、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皆东林也。寻迁兵科右给事中，于疆事亦多所论奏。忠贤遣内臣出镇，偕同官疏争。七年，再迁刑科都给事中。

崇祯改元，忠贤遗党有欲用王化贞，宽高，出胡嘉栋者，国观力持不可。奉命祭北镇医无闾，还言关内外营伍虚耗、将吏侵克之弊，因荐大将满桂才。帝褒以忠谠，令指将吏侵克者名，列上副将王应晖等六人，诏俱属之吏。陕西盗起，偕乡人仕于朝者，请设防速剿，并追论故巡抚乔应甲纳贿纵盗罪。削应甲籍，籍其赃。国观先附忠贤，至是大治忠贤党，为南京御史袁耀然所劾。国观惧，且虞挂察典，思所以挠之，乃劾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言：“两人主盟东林，与瞿式耜掌握枚卜。文华召对，陛下恶章允儒妄言，严旨处分。誉卿乃持一疏授惟炳，使同官刘斯珣邀臣列名，臣拒不应，遂使耀然劾臣。臣自立有品，不入东林，遂罹其害。今朝局惟论东林异同向背，借崔、魏为题，报仇倾陷。今又把持京察，而式耜以被斥之人，久居郭外，遥制察典，举朝无敢言。”末诋耀然贿刘鸿训得御史。帝虽以挠察典责之，国观卒免察。然清议不容，旋以终养去。

三年秋，用御史陈其猷荐，起兵科都给事中。遭母忧，服阕，起礼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少卿。九年，擢左佥都御史。明年八月，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国观为人阴鸷谿刻，不学少文。温体仁因其素仇东林，密荐于帝，遂超擢大用之。

十一年六月，进礼部尚书。其冬，首辅刘宇亮出督师，国观与杨嗣昌比，扌冓罢宇亮。明年二月代其位。叙剿寇功，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进文渊阁；叙城守功，加少保、吏部尚书，进武英殿。

先为首辅者，体仁最当帝意，居位久。及张至发、孔贞运、刘宇亮继之，皆非帝意所属，故旋罢去。国观得志，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而才智弥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初颇信响之，久而觉其奸，遂及于祸。

始帝燕见国观，语及朝士贪婪。国观对曰：“使厂卫得人，安敢如是。”东厂太监王德化在侧，汗流沾背，于是专察其阴事。国观任中书王陛彦，而恶中书周国兴、杨余洪，以漏诏旨、招权利劾之，并下诏狱。两人老矣，毙廷杖下，其家人密缉国观通贿事，报东厂。而国观前匿史褷所寄银，周、杨两家又诱褷苍头首告。由是诸事悉上闻，帝意渐移。

史褷者，清苑人。为御史无行，善结纳中官，为王永光死党。巡按淮、扬，括库中赃罚银十余万入己橐。摄巡盐，又掩取前官张锡命贮库银二十余万。及以少卿家居，检讨杨士聪劾吏部尚书田唯嘉纳周汝弼金八千推延绥巡抚，褷居间，并发褷盗盐课事。褷得旨自陈，遂讦士聪，而盐课则请敕淮、扬监督中官杨显名核奏。俄而锡命子沆讦褷，给事中刘焜芳复劾褷侵盗有据。又尝勒富人于承祖万金，事发，则遣家人赍重赀谋于黠吏，图改旧籍。帝乃怒，褫褷职，褷急携数万金入都，主国观邸。谋既定，出疏攻焜芳及其弟炳芳、炜芳。阁臣多徇褷，拟严旨，帝不听，止夺焜芳官候讯。及显名核疏上，力为褷解，而不能讳者六万金；褷下狱。会有兵事，狱久不结，瘐死。都人籍籍谓褷所携赀尽为国观有，家人证之，事大著。国观犹力辨褷赃为党人构陷，帝不听。

帝初忧国用不足，国观请借助，言：“在外群僚，臣等任之；在内戚畹，非独断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国瑞为言。国瑞者，孝定太后兄孙，帝曾祖母家也。国瑞薄庶兄国臣，国臣愤，诡言“父赀四十万，臣当得其半，今请助国为军赀”。帝初未允，因国观言，欲尽借所言四十万者，不应则勒期严追。或教国瑞匿赀勿献，拆毁居第，陈什器通衢鬻之，示无所有。嘉定伯周奎与有连，代为请。帝怒，夺国瑞爵，国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因皇五子病，交通宦官宫妾，倡言孝定太后已为九莲菩萨，空中责帝薄外家，诸皇子尽当殀，降神于皇五子。俄皇子卒，帝大恐，急封国瑞七岁儿存善为侯，尽还所纳金银，而追恨国观，待隙而发。

国观素恶行人吴昌时。及考选，昌时虞国观抑己，因其门人以求见。国观伪与交欢，拟第一，当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礼部主事。昌时大恨，以为卖己，与所善东厂理刑吴道正谋，发丁忧侍郎蔡奕琛行贿国观事。帝闻之，益疑。

十三年六月，杨嗣昌出督师，有所陈奏。帝令拟谕，国观乃拟旨以进。帝遂发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议奏。掌都督府魏国公徐允祯、吏部尚书傅永淳等不测帝意，议颇轻，请令致仕或闲住。帝度科道必言之，独给事中袁恺会议不署名，且疏论永淳徇私状，而微诋国观藐肆妒嫉。帝不怿，抵疏于地曰：“成何纠疏！”遂夺国观职，放之归，怒犹未已。

国观出都，重车累累，侦事者复以闻。而东厂所遣伺国观邸者，值陛彦至，执之，得其招摇通贿状。词所连及，永淳、奕琛暨通政使李梦辰、刑部主事硃永佑等十一人。命下陛彦诏狱穷治。顷之，恺再疏，尽发国观纳贿诸事，永淳、奕琛与焉。

国观连疏力辨，诋恺受昌时指使，帝不纳。

至十月，陛彦狱未成，帝以行贿有据，即命弃市，而遣使逮国观。国观迁延久不赴，明年七月入都。令待命外邸，不以属吏，国观自谓必不死。八月初八日夕，监刑者至门，犹鼾睡。及闻诏使皆绯衣，蹶然曰：“吾死矣！”仓皇觅小帽不得，取苍头帽覆之。宣诏毕，顿首不能出声，但言“吴昌时杀我”，乃就缢。明日，使者还奏。又明日许收敛，悬梁者两日矣。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云。法司坐其赃九千，没入田六百亩，故宅一区。

国观险忮，然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愤杀之，赃又悬坐，人颇有冤之者。

袁恺，聊城人。既劾罪国观，后为给事中宋之普所倾，罢去。福王时，起故官，道卒。

程国祥，字仲若，上元人。举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确山、光山二县，有清名。迁南京吏部主事，乞养归。服阕，起礼部主事。天启四年，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可任，调为己属，更历四司。发御史杨玉珂请属，玉珂被谪，国祥亦引疾归。其冬，魏忠贤既逐南星，御史张讷劾国祥为南星邪党，遂除名。

崇祯二年，起稽勋员外郎。迁考功郎中，主外计，时称公慎。御史龚守忠诋国祥通贿，国祥疏辩。帝褒以清执，下都察院核奏，事得白，守忠坐褫官。寻迁大理右寺丞。历太常卿、南京通政使，就迁工部侍郎，复调户部。

九年冬，召拜户部尚书。杨嗣昌议增饷，国祥不敢违。而是时度支益匮，四方奏报灾伤者相继。国祥多方区画，亦时有所蠲减，最后建议，借都城赁舍一季租，可得五十万，帝遂行之。勋戚奄竖悉隐匿不奏，所得仅十三万，而怨声载途。然帝由是眷国祥。

十一年六月，帝将增置阁臣，出御中极殿，召廷臣七十余人亲试之。发策言：“年来天灾频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昼见五旬，四月山西大雪。朝廷腹心耳目臣，务避嫌怨。有司举劾，情贿关其心。克期平贼无功，而剿兵难撤。外敌生心，边饷日绌。民贫既甚，正供犹艰。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热。若何处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对。”会天大雨，诸臣面对后，漏已深，终考者止三十七人。顾帝意已前定，特假是为名耳。居数日，改国祥礼部尚书，与杨嗣昌、方逢年、蔡国用、范复粹俱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时刘宇亮为首辅，傅冠、薛国观次之，又骤增国祥等五人。国观、嗣昌最用事，国祥委蛇其间，自守而已。明年四月召对，无一言。

帝传谕责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国祥遂乞休去。

国祥始受业于焦竑，历任卿相，布衣蔬食，不改儒素。与其子上俱撰有诗集。

国祥殁后，家贫，不能举火。上营葬毕，感疾卒，无嗣。

蔡国用，金溪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由中书舍人擢御史。天启五年陈时政六事，诋叶向高、赵南星，而荐亓诗教、赵兴邦、邵辅忠、姚宗文等七人，魏忠贤喜，矫旨褒纳。寻忤珰意，勒令闲住。

崇祯元年起故官，屡迁工部右侍郎。督修都城，需石甚急，不克办。国用建议取牙石用之。牙石者，旧列崇文、宣武两街，备驾出除道者也。帝阅城，嘉其功，遂欲大用。十一年六月，廷推阁臣，国用望轻，不获与，特旨擢礼部尚书，入阁办事。累加少保，改吏部尚书、武英殿。十三年六月卒于官，赠太保，谥文恪。国用居位清谨，与同列张四知皆庸才，碌碌无所见。

范复粹，黄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除开封府推官。崇祯元年为御史。廷议移毛文龙内地，复粹言：“海外亿万生灵谁非赤子，倘栖身无所，必各据一岛为盗，后患方深。”又言：“袁崇焕功在全辽，而尚宝卿董懋中诋为逆党所庇，持论狂谬。”

懋中遂落职，文龙亦不果移。

巡按江西，请禁有司害民六事。时大厘邮传积弊，减削过甚，反累民，复粹极陈不便。丁艰归。服阕，还朝，出按陕西。陈治标治本之策：以任将、设防、留饷为治标；广屯、蠲赋、招抚为治本。帝褒纳之。廷议有司督赋缺额，兼罪抚按，复粹力言不可。

由大理右寺丞进左少卿。居无何，超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时同命者五人，翰林惟方逢年，余皆外僚，而复粹由少卿，尤属异数。盖帝欲阁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简一人：首辅刘宇亮由吏部，国祥以户，逢年以礼，嗣昌以兵，国用以工，刑部无人，复粹以大理代之。累加少保，进吏部尚书、武英殿。

十三年六月，国观罢，复粹为首辅。给事中黄云师言“宰相须才识度三者”，复粹恚，因自陈三者无一，请罢，温旨慰留。御史魏景琦劾复粹及张四知学浅才疏，伴食中书，遗讥海内。帝以妄诋下之吏。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建极殿。贼陷洛阳，复粹等引罪乞罢，不允。帝御乾清宫左室，召对廷臣，语及福王被害，泣下。复粹曰：“此乃天数。”帝曰：“虽气数，亦赖人事挽回。”复粹等不能对。

帝疾初愈，大赦天下，命复粹录囚，自尚书傅宗龙以下，多所减免。是年五月致仕。

国变后，卒于家。

方逢年，遂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四年，以编修典湖广试，发策有“巨珰大蠹”语，且云“宇内岂无人焉？有薄士大夫而觅皋、夔、稷、契于黄衣阉尹之流者”。魏忠贤见之，怒，贬三秩调外。御史徐复阳希指劾之，削籍为民。

崇祯初，起原官，累迁礼部侍郎。十一年诏廷臣举边才，逢年以汪乔年应。未几，擢礼部尚书，入阁辅政。其冬，刑科奏摘参未完疏，逢年以犯赃私者，人亡产绝，亲戚坐累，几同瓜蔓，遂轻拟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书刘之凤，责逢年疏忽。

逢年引罪，即罢归。

福王时，复原官，不召。鲁王三召之，用其议，定称鲁监国。绍兴破，王航海，逢年追不及，与方国安等降于我大清。已而以蜡丸书通闽，事泄被诛。

张四知者，费县人。天启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中，历官礼部右侍郎。貌寝甚，尝患恶疡。十一年六月，廷推阁臣忽及之。给事中张淳劾其为祭酒时贪污状，四知愤，帝前力辨，言己孤立，为廷臣所嫉。帝意颇动，薛国观因力援之。

明年五月与姚明恭、魏照乘俱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明恭，蕲水人。出赵兴邦门，公论素不予。崇祯十一年，由詹事迁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给事中耿始然劾其与副都御史袁鲸比而为奸利，帝不听。明年遂柄用。

照乘，滑人。天启时，为吏部都给事中。崇祯十一年，历官兵部侍郎。明年，国观引入阁。

三人者，皆庸劣充位而已。四知加太子太保，进吏部尚书、武英殿。明恭加太子太保，进户部尚书、文渊阁。照乘加太子少傅，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帝自即位，务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弹章愈多，位愈固。四知秉政四载，为给事中马嘉植，御史郑昆贞、曹溶等所劾，帝皆不纳，十五年六月始致仕。照乘亦四载，御史杨仁愿、徐殿臣、刘之渤相继论劾，引疾去。明恭甫一载，乡人诣阙讼之，请告归。后四知降于我大清。

陈演，井研人。祖效，万历间以御史监征倭军，卒于朝鲜，赠光禄卿。演登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崇祯时，历官少詹事，掌翰林院，直讲筵。十三年正月，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

演庸才寡学，工结纳。初入馆，即与内侍通。庄烈帝简用阁臣，每亲发策，以所条对觇能否。其年四月，中官探得帝所欲问数事，密授演，条对独称旨，即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谢升同入阁。明年，进礼部尚书，改文渊阁。十五年，以山东平盗功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被劾乞罢，优旨慰留。明年五月，周延儒去位，遂为首辅。寻以城守功，加太子太保。十七年正月考满，加少保，改吏部尚书、建极殿。逾月罢政。再逾月，都城陷，遂及于难。

演为人既庸且刻。恶副都御史房可壮、河南道张煊不受属，因会推阁臣谗于帝，可壮等六人俱下吏。王应熊召至，旋放还，演有力焉。

自延儒罢后，帝最倚信演。台省附延儒者，尽趋演门。当是时，国势累卵，中外举知其不支。演无所筹画，顾以贿闻。及李自成陷陕西，逼山西，廷议撤宁远吴三桂兵入守山海关，策应京师。帝意亦然之，演持不可。后帝决计行之，三桂始用海船渡辽民入关，往返者再，而贼已陷宣、大矣。演惧不自安，引疾求罢。诏许之，赐道里费五十金，彩币四表里，乘传行。

演既谢事，蓟辽总督王永吉上疏力诋其罪，请置之典刑，给事中汪惟效、孙承泽亦极论之。演入辞，谓佐理无状，罪当死。帝怒曰：“汝一死不足蔽辜！”叱之去。演赀多，不能遽行。贼陷京师，与魏藻德等俱被执，系贼将刘宗敏营中。其日献银四万，贼喜，不加刑。四月八日，已得释。十二日，自成将东御三桂，虑诸大臣为后患，尽杀之。演亦遇害。

魏藻德，顺天通州人。崇祯十三年举进士。既殿试，帝思得异才，复召四十八人于文华殿，问：“今日内外交讧，何以报仇雪耻？”藻德即以“知耻”对，又自叙十一年守通州功。帝善之，擢置第一，授修撰。

十五年，都城戒严，疏陈兵事。明年三月，召对称旨。藻德有口才。帝以己所亲擢，且意其有抱负，五月，骤擢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藻德力辞部衔，乃改少詹事。正统末年，兵事孔棘，彭时以殿试第一人，逾年即入阁，然仍故官修撰，未有超拜大学士者。陈演见帝遇之厚，曲相比附。八月，补行会试引为副总裁，越蒋德璟、黄景昉而用之。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

十七年二月，诏加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道、屯田、练兵诸事，驻天津，而命方岳贡驻济宁，盖欲出太子南京，俾先清道路也。有言百官不可令出，出即潜遁者，遂止不行。

及演罢，藻德遂为首辅。同事者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邱瑜，皆新入政府，莫能补救。至三月，都城陷，景文死之，藻德、岳贡、瑜并被执，幽刘宗敏所。贼下令勒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戚无定数。藻德输万金，贼以为少，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复逮其子追征，诉言：“家已罄尽。父在，犹可丐诸门生故旧。今已死，复何所贷？”贼挥刃斩之。

李建泰，曲沃人。天启五年进士。历官国子祭酒，颇著声望。崇祯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与方岳贡并命。疏陈时政切要十事，帝皆允行。

明年正月，李自成逼山西。建泰虑乡邦被祸，而家富于赀，可藉以佐军，毅然有灭贼志，常与同官言之。会平阳陷，帝临朝叹曰：“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语毕痛哭。陈演、蒋德璟诸辅臣请代，俱不许。

建泰顿首曰：“臣家曲沃，愿出私财饷军，不烦官帑，请提师以西。”帝大喜，慰劳再三，曰：“卿若行，朕仿古推毂礼。”建泰退，即请复故御史卫桢固官；授进士凌駉职方主事，并监军；参将郭中杰为副总兵，领中军事；荐进士石釭联络延、宁、甘、固义士，讨贼立功。帝俱从之。加建泰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便宜从事。

二十六日，行遣将礼。驸马都尉万炜以特牲告太庙。日将午，帝御正阳门楼，卫士东西列，自午门抵城外，旌旗甲仗甚设。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立，鸿胪赞礼，御史纠仪。建泰前致辞，帝奖劳有加，赐之宴。御席居中，诸臣陪侍，酒七行，帝手金卮亲酌建泰者三，即以赐之，乃出手敕曰“代朕亲征”。

宴毕，内臣为披红簪花，用鼓乐导尚方剑而出。建泰顿首谢，且辞行，帝目送之。

行数里，所乘肩舆忽折，众以为不祥。

建泰以宰辅督师，兵食并绌，所携止五百人。甫出都，闻曲沃已破，家赀尽没，惊怛而病。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道亡。至定兴，城门闭不纳。留三日，攻破之，笞其长吏。抵保定，贼锋已逼，不敢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知府何复、乡官张罗彦等并死之。建泰自刎不殊，为贼将刘方亮所执，送贼所。

贼既败，大清召为内院大学士。未几，罢归。姜瓖反大同，建泰遥应之。兵败被擒，伏诛。

赞曰：天下治乱，系于宰辅。自温体仁导帝以刻深，治尚操切，由是接踵一迹。

应熊刚很，至发险忮。国观阴鸷，一效体仁之所为，而国家之元气已索然殆尽矣。

至于演、藻德之徒，机智弗如，而庸庸益甚，祸中于国，旋及其身，悲夫！

##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乔允升易应昌等 曹于汴 孙居相弟鼎相 曹珖 陈于廷 郑三俊 李日宣张玮金光辰111111

乔允升，字吉甫，洛阳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太谷知县。以治行高等征授御史。历按宣、大、山西、畿辅，并著风采。

三十九年，大计京官。允升协理河南道，力锄匪类。而主事秦聚奎、给事中硃一桂咸为被察者讼冤。察疏犹未下，允升虑帝意动摇，三疏别白其故，且劾吏部侍郎萧云举佐察行私，事乃获竣，云举亦引去。寻迁顺天府丞，进府尹。齐、楚、浙三党用事，移疾归。

天启初，起历刑部左、右侍郎。三年，进尚书。魏忠贤逐吏部尚书赵南星，廷推允升代。忠贤以允升为南星党，并逐主议者，允升复移疾归。既而给事中薛国观劾允升主谋邪党，诏落职闲住。

崇祯初，召拜故官。时讼狱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执法不挠，多所平反。

先是，钱谦益典试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时敏伪作关节，授举子钱千秋，千秋故有文，获荐，觉保元、时敏诈，与之哄。事传京师，为部、科磨勘者所发。谦益大骇，诘知二奸所为，疏劾之，并千秋俱下吏。罪当戍，二奸瘐死，千秋更赦释还。

事已七年矣，温体仁以枚卜不与，疑谦益主之，复发其事。诏逮千秋再讯。帝深疑廷臣结党，蓄怒以待，而体仁又密伺于旁，廷臣相顾惕息。允升乃会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卿康新民等谳鞫者再，千秋受拷无异词，允升等具以闻。帝不悦，命覆勘。体仁虑谦益事白，己且获谴，再疏劾法官六欺，且言狱词尽出谦益手。允升愤，求去。

帝虽慰留，卒如体仁言，夺谦益官闲住。千秋荷校死。

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狱囚刘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逾城，被获。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提牢主事敖继荣狱，欲置之死。中书沈自植乘间摭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问。副都御史掌院事易应昌以允升等无死罪，执奏再三，帝益怒，并下应昌狱，镌佥都御史高弘图、大理寺卿金世俊级，夺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谳。弘图等乃坐允升绞，而微言其年老可念。帝谓允升法当死，特高年笃疾减死，与继荣俱戍边，世赏赎杖为民。尚书胡应台等上应昌罪，帝以为轻。杖郎中徐元嘏于廷，镌应台秩视事，应昌论死。四年四月，久旱求言，多请缓刑，乃免应昌及工部尚书张凤翔、御史李长春、给事中杜齐芳、都督李如桢死，遣戍边卫。允升赴戍所，未几死。允升端方廉直，扬历中外，具有声绩，以诖误获重谴，天下惜之。

易应昌，字瑞芝，临川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熹宗时，由御史累迁大理少卿。

逆党劾为东林，削籍。崇祯二年，起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与曹于汴持史褷、高捷起官事，为时所重，至是获罪。福王时，召复故官，迁工部右侍郎。国变后卒。

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奄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系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去，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子庶吉士端并降。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万历十九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淮安推官。

以治行高第，授吏科给事中。疏劾两京兵部尚书田乐、邢玠及云南巡抚陈用宾，乐、玠遂引去。吏部郎赵邦清被诬，于汴疏雪之。谒告归，僦屋以居，不蔽风日。

起历刑科左、右给事中。朝房灾，请急补旷官，修废政。辽左有警，朝议增兵，于汴言：“国家三岁遣使者阅边，盛奖边臣功伐，蟒衣金币之赐，官秩之增，未尝或靳。今废防至此，宜重加按问。边道超擢，当于秩满时阅实其绩，毋徒循资俸，坐取建牙开府。”进吏科都给事中。给事中胡嘉栋发中官陈永寿兄弟奸，永寿反讦嘉栋。于汴极论永寿罪。故事，章疏入会极门，中官直达之御前，至是必启视然后进御。于汴谓乖祖制，泄事机，力请禁之。三十八年典外察，去留悉当。明年，典京察，屏汤宾尹、刘国缙等，而以年例出王绍徽、乔庆甲于外。其党群起力攻，于汴持之坚，卒不能夺。以久次擢太常少卿，疏寝不下，请告又不报，候命岁余，移疾归。

光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则改大理少卿，迁左佥都御史，佐赵南星京察。

事竣，进左副都御史。天启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廷推冯从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从吾名位先己，义不可越，四辞不得，遂引疾归。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辞不拜。时绍徽、应甲附魏忠贤得志，必欲害于汴，属其党石三畏以东林领袖劾之，遂削夺。

崇祯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举宪规，约敕僚吏，台中肃然。明年京察，力汰匪类，忠贤余党几尽，仕路为清。温体仁讦钱谦益，下钱千秋法司，讯不得实，体仁以于汴谦益座主也，并讦之。于汴亦发体仁欺罔状。帝终信体仁，谦益竟获罪。

先是，诏定逆案。于汴与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平心参决，不为已甚，小人犹恶之。故御史高捷、史褷素憸邪，为清议所摈，吏部尚书王永光力荐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恶其人，久弗咨。永光愤，再疏力争。已得请，于汴犹以故事持之，两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恶之，卒持不予。

两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谋倾于汴。

中书原抱奇者，贾人子也，尝诬劾大学士爌。至是再劾爌及于汴并及尚书孙居相、侍郎程启南、府丞魏光绪，目为“西党”，请皆放黜，以五人籍山西也。帝绌抱奇言不听。而工部主事陆澄源复劾于汴朋奸六罪。帝虽谪澄源，于汴卒谢事去。

及辞朝，以敦大进规。七年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太保。

于汴笃志正学，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奖名教，有古大臣风。

孙居相，字伯辅，沁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恩县知县。征授南京御史。负气敢言。尝疏陈时政，谓：“今内自宰执，外至郡守县令，无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日废，治道日乖，天变人怨，究且瓦解土崩。纵珠玉金宝亘地弥天，何救危乱！”

帝不省。诚意伯刘世延屡犯重辟，废为庶人，锢原籍。不奉诏，久居南京，益不法，妄言星变，将勒兵赴阙。居相疏发其奸，并及南京勋臣子弟暴横状。得旨下世延吏，安远、东宁、忻城诸侯伯子弟悉按问，强暴为戢。税使杨荣激变云南，守太和山中官黄勋嗾道士殴辱知府，居相皆极论其罪。

时中外多缺官，居相兼摄七差，署诸道印，事皆办治。大学士沈一贯数被人言，居相力诋其奸贪植党，一贯乃去，居相亦夺禄一年。连遭内外艰。服阕，起官，出巡漕运，还发汤宾尹、韩敬科场事。廷议当褫官，其党为营护，旨下法司覆勘。居相复发敬通贿状，敬遂不振。故事，御史年例外转，吏部、都察院协议。王时熙、魏云中之去，都御史孙玮不与闻。居相再疏劾尚书赵焕，焕引退。及郑继之代焕，复以私意出宋槃、潘之祥于外，居相亦据法力争。吏部侍郎方从哲由中旨起官，中书张光房等五人以持议不合时贵，摈不与科道选，居相并抗章论列。

当是时，朋党势成，言路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驱除异己，势张甚。居相挺身与抗，气不少沮。于是过庭训、唐世济、李征仪、刘光复、赵兴邦、周永春、姚宗文、吴亮嗣、汪有功、王万祚辈群起为难，居相连疏搘拄，诸人迄不能害。至四十五年，亦以年例出居相江西参政，引疾不就。

天启改元，起光禄少卿。改太仆，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四年春，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魏忠贤盗柄，复引疾归。无何，给事中陈序谓居相出赵南星门，与杨涟交好，序同官虞廷陛又劾居相力荐李三才，遥结史记事，遂削夺。

崇祯元年，起户部右侍郎，专督鼓铸。寻改吏部，进左侍郎，以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转漕多雇民舟，民惫甚，以居相言获苏。高平知县乔淳贪虐，为给事中杨时化所劾，坐赃二万有奇。淳家京师，有奥援，乞移法司覆讯，且讦时化请嘱致隙。

时化方忧居，通书居相，报书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语，为侦事者所得，闻于朝。帝大怒，下居相狱，谪戍边。七年，卒于戍所。

弟鼎相，历吏部郎中、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亦有名东林中。

曹珖，字用韦，益都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督皇城四门。仓卫军贷群珰子钱，偿以月饷，军不支饷者三年。及饷期，群珰抱券至，珖命减息，珰大哗。珖曰：“并私券奏闻，听上处分耳。”群珰请如命，军困稍苏。以忧去。

起补兵部武选主事，历职方郎中。大珰私人求大帅，珖不可。东厂太监卢受疏申职掌，珖亦请敕受约束部卒，毋陷良民。稍迁河东参政，引疾归。久之，起南京太常少卿。光宗骤崩，驰疏言：“先帝春秋鼎盛，奄弃群臣，道路咸知奸党阴谋，医药杂进，以至于此。天下之弑逆，有毒而非鸩、戕而非刃者，此与先年梃击，同一奸宄。乞明诏辅臣，直穷奸状，以雪先帝之仇。”报闻。

天启初，叙职方时边功，加光禄卿，进太常大理卿。魏忠贤乱政，大狱纷起，珖请告归。寻为给事中潘士闻所劾，落职闲住。御史卢承钦历攻东林，诋珖狎主邪盟，遂削夺。

崇祯元年，起户部右侍郎，督钱法，寻迁左侍郎。三年，拜工部尚书。珖初名珍，避仁宗讳，始改名。五年，陵工成，加太子少保。桂王重建府第，议加江西、河南、山东、山西田赋十二万有奇；浙江逋织造银十余万，巡抚陆完学请编入正额。

珖皆持不可。

中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事，议设座于部堂，珖不可。右侍郎高弘图履任，彝宪欲共设公座，珖与弘图约，比彝宪至，皆曰“事竣矣”，撤座去，彝宪怏怏。

及主事金铉、冯元飏交疏劾彝宪，彝宪疑出珖，日捃摭其隙。会山永巡抚刘宇烈请料价万五千两、铅五万斤，工部无给银例，与铅之半，宇烈怒，奏铅皆滥恶。彝宪取粗铅进曰“库铅尽然”，欲以罪珖。严旨尽熔库铅，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内外官多获罪。彝宪乃纠巡视科道许国荣等十一人，珖疏救，忤旨诘责。彝宪又指闸工冒破齮龁之，珖累疏乞骸骨归，五月得请。屡荐不起。家居十四年卒。

陈于廷，字孟谔，宜兴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知光山、唐山、秀水三县，征授御史。甫拜命，即论救给事中汪若霖，诋大学士硃赓甚力，坐夺俸一年。顷之，劾职方郎中申用懋、赵拱极、黄克谦为宰相私人，不宜处要地，又劾赓及王锡爵当斥。已，言谕德顾天飐素干清议，不宜久玷词林。语皆峻切。视鹾河东，劾税使张忠挠盐政。正阳门灾，极陈时政阙失。父丧归。服除，起按江西。时税务已属有司，而中官潘相欲亲督湖口税，于廷劾其背旨虐民。淮府庶子常洪作奸，论置之法。改按山东。

光宗立，擢太仆少卿，徙太常。议“红丸”事，极言崔文升、李可灼当斩。尚书王纪被斥，特疏申救。再进大理卿、户部右侍郎，改吏部，进左侍郎。尚书赵南星既逐，于廷署事。大学士魏广微传魏忠贤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许擢于廷总宪，于廷不可，以乔允升、冯从吾、汪应蛟名上。忠贤大怒，谓所推仍南星遗党，矫旨切责，并杨涟、左光斗尽斥为民。文选郎张可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壮亦坐贬黜。自是清流尽逐，小人日用事矣。

崇祯初，起南京右都御史。与郑三俊典京察，尽去诸不肖者。南御史差竣，便听北考，于廷请先考于南，报可。召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责重，列上纠大吏、荐人才、修荒政、核屯盐、禁耗羡、清狱囚、访奸豪、弭寇盗八事，请于回道日核实课功。优诏褒纳。给事中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缙坐事下吏，并抗疏救之。秩满，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

两浙巡盐御史祝徽、广西巡按御史毕佐周并擅挞指挥，非故事。事闻，帝方念疆场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参核。于廷等言：“军官起世胄，率不循法度，概列弹章，将不胜扰，故小过薄责以惩。凡御史在外者尽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挥秩崇，非御史得杖，令会兵部稽典制以闻，典制实无杖指挥事，乃引巡抚敕书提问四品武职语以对。帝以比拟不伦，责令再核，于廷等终右御史，所援引悉不当帝意。

疏三上三却，竟削籍归。家居二年卒。福王时，赠少保。

于廷端亮有守。周延儒当国，于廷其里人，无所附丽。与温体仁不合，故卒获重谴去。

郑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元氏知县。累迁南京礼部郎中、归德知府、福建提学副使。家居七年，起故官，督浙江粮储。

天启初，召为光禄少卿，改太常。未上，陈中官侵冒六事。时魏忠贤、客氏离间后妃，希得见帝，而三俊疏有“笃厚三宫，妖冶不列于御”语。忠贤遣二竖至阁中，摘“妖冶”语，令重其罪，阁臣力争，而拟旨则以先朝故事为辞。三俊复疏言：“近日麋烂荼毒，无逾中珰，阁臣悉指为故事。古人言奄竖闻名，非国之福。今闻名者已有人，内连外结，恃阁臣弹压抑损之，而阁臣辄阿谀自溺其职，可为寒心。”

忠贤益怒，以语侵内阁，留中不下。擢左佥都御史，疏陈兵食大计，规切内外诸司。

吏部郎中徐大相言事被谪，抗疏救之。

四年正月，迁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杨涟劾忠贤，三俊亦上疏极论。寻署仓场事。太仓无一岁蓄，三俊奏行足储数事。忠贤尽逐涟等，三俊遂引疾去。明年，忠贤党张讷请毁天下书院，劾三俊与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合污同流，褫职闲住。

崇祯元年，起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南京诸僚多忠贤遗党，是年京察，三俊澄汰一空。京师被兵，大臣大获谴。明年春，三俊以建储入贺，力言：“皇上忧劳少过，人情郁结未宣。百职庶司，救过不赡，上下睽孤，足为隐虑。愿保圣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帝褒纳之。南粮岁额八十二万七千有奇，积逋至数百万，而兵部又增兵不已。三俊初至，仓库不足一月饷。三俊力祛宿弊，纠有司尤怠玩者数人，屡与兵部争虚冒，久之，士得宿饱。万历时，税使四出，芜湖始设关，岁征税六七万，泰昌时已停。至是，度支益绌，科臣解学龙请增天下关税，南京宣课司亦增二万。三俊以为病民，请减其半，以其半征之芜湖坐贾，户部遂派芜湖三万，复设关征商。三俊请罢征，并于工部分司计舟输课，不税货物，皆不从，遂为永制。芜湖、淮安、杭州三关皆隶南户部，所遣司官李友兰、霍化鹏、任亻叔皆贪，三俊悉劾罢之。

居七年，就移吏部。八年正月，复当京察，斥罢七十八人，时服其公。旋上议官评、杜请属、慎差委三事，帝皆采纳。流寇大扰江北，南都震动，三俊数陈防御策。礼部侍郎陈子壮下狱，抗疏救之。

考绩入都，留为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帝以阴阳愆和，命司礼中官录囚，流徒以下皆减等。三俊以文武诸臣诖误久系者众，请令出外候谳。因论告讦株蔓之弊，乞敕“内外诸臣行恻隐实政。内而五城讯鞫，非重辟不必参送法司；外而抚按提追，非真犯不必尽解京师；刑曹决断，以十日为期。”帝皆从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变，请举寒审之典，帝命考故事。三俊稽历朝宝训，得祖宗冬月录囚数事，备列上奏，寝不行。前尚书冯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有一，三俊乞释还侍养，不许。

初，户部尚书侯恂坐屯豆事下狱，帝欲重谴之。三俊屡谳上，不称旨。谗者谓恂与三俊皆东林，曲法纵舍。工部钱局有盗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拟轻典。

帝大怒，褫其官下吏。应天府丞徐石麒适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责。帝御经筵，讲官黄景昉称三俊至清，又偕黄道周各疏救。帝不纳，切责三俊欺罔。以无赃私，令出狱候讯。宣大总督卢象升复救之，大学士孔贞运等复以为言，乃许配赎。

十五年正月，召复故官。会吏部尚书李日宣得罪，即命三俊代之。时值考选，外吏多假缮城、垦荒名，减俸行取，都御史刘宗周疏论之。诸人乃夤缘周延儒，嘱兵部尚书张国维以知兵荐，帝即欲召对亲擢。三俊言：“考选者部、院事，天子且不得专，况枢部乎？乞先考定，乃请圣裁。”帝不悦，召三俊责之，对不屈。宗周复言：“三俊欲俟部、院考后，第其优劣纯疵，恭请钦定。若但以奏对取人，安能得真品？”帝不从，由是幸进者众。帝下诏求贤，三俊举李邦华、刘宗周自代，且荐黄道周、史可法、冯元飏、陈士奇四人。姜埰、熊开元言事下狱，及宗周获严谴，三俊皆恳救。先后奏罢不职司官数人，铨曹悉廪廪。大僚缺官，三俊数引荐，贤士之废斥者多复用。刑部尚书徐石麒获罪，率同官合疏乞留。

三俊为人端严清亮，正色立朝。惟引吴昌时为属，颇为世诟病。时文选缺郎中，仪制郎中吴昌时欲得之。首辅周延儒力荐于帝，且以嘱三俊，他辅臣及言官亦多称其贤，三俊遂请调补。帝特召问，三俊复徇众意以对。帝颔之，明日即命下。以他部调选郎，前此未有也。帝恶言官不职，欲多汰之，尝以语三俊，三俊与昌时谋出给事四人、御史六人于外。给事、御史大哗，谓昌时紊制弄权，连章力攻，并诋三俊。三俊恳乞休致，诏许乘传归。国变后，家居十余年乃卒。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御史。

天启元年，辽阳破。请帝时召大僚，面决庶政。寻请宥侯震旸以开言路，厚中宫以肃名分。忤旨，切责。已，又荐丁元荐、邹维琏、麻僖等十余人，乞召还硃钦相、刘廷宣等，帝以滥荐逐臣，停俸三月。旋出理河东盐政。还朝，以族父邦华佐兵部，引嫌归。五年七月，逆党倪文焕劾邦华、日宣为东林邪党，遂削籍。

庄烈帝即位，复故官，以邦华在朝，久不出。崇祯三年，起故官，巡按河南。

还朝，掌河南道事。中官王坤讦大学士周延儒，日宣率同官言：“内臣监兵，不宜侵辅臣，且插款中疑，边情多故，坤责亦不可逭。”报闻。迁大理丞，屡进太常卿。

九年冬，擢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久之，进左侍郎，协理戎政。寻叙护陵功，加兵部尚书。十三年九月，擢吏部尚书。

十五年五月，会推阁臣，日宣等以蒋德璟、黄景昉、姜曰广、王锡衮、倪元璐、杨汝成、杨观光、李绍贤、郑三俊、刘宗周、吴甡、惠世扬、王道直名上。帝令再推数人，而副都御史房可壮、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张三谟与焉。大僚不获推者，为流言入内，且创二十四气之说，帝深惑之。逾月，召日宣及与推诸臣入中左门，偕辅臣赐食。已，出御中极殿，令诸臣奏对。玫陈九边形势甚辩，帝恶其干进，叱之，乃命德璟、景昉、甡入阁，而以徇情滥举责日宣等回奏。奏上，帝怒不解，复御中左门，太子及定、永二王侍。帝召日宣，声甚厉。次召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张煊，及玫、可壮、三谟，诘其妄举。日宣奏辩。帝曰：“汝尝言秉公执法，今何事不私？”正宸奏：“日宣多游移，臣等常劾之。然推举事，实无所徇。”

日宣复为玫等三人解。帝命锦衣官提下日宣等六人，并褫冠带就执。时帝怒甚，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璟、景昉、甡叩头辞新命，因言：“臣等并在会推中。若诸臣有罪，臣等岂能安。”大学士周延儒等亦乞优容。帝皆不许，遂下刑部。廷臣交章申救，不纳，帝疑其未就狱，责刑部臣克期三日定谳。侍郎惠世扬、徐石麒拟予轻比，帝大怒，革世扬职，镌石麒二秩，郎中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汉言：“枚卜一案，日宣等无私。陛下怀疑，重其罪，刑官莫知所执。”不听。狱上，日宣、正宸、煊戍边，玫、可壮、三谟削籍。久之，赦还，卒。

张玮，字席之，武进人。少孤贫，取糠秕自给，不轻受人一饭，为同里薛敷教所知。讲学东林书院，师孙慎行。其学以慎独研几为宗。

万历四十年，举应天乡试第一。越七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调兵部职方，历郎中，出为广东提学佥事。粤俗奢丽，督学至，宫室供张舆马饩牵之奉甲他省，象犀文石，名花珠具，磊砢璀璨，玮悉屏去弗视也。大吏建魏忠贤祠，乞上梁文于玮，玮即日引去。玮廉，归而布袍草履，授徒于家。

庄烈帝即位，起江西参议，历福建、山东副使。大学士吴宗达谓玮难进而易退，言之吏部，召为尚宝卿，进太仆少卿。坐事调南京大理丞，引疾去。久之，起应天府丞。是岁，四方大旱，玮以军食可虞，奏请：“禁江西、湖广遏籴，而令应天、常、镇、淮、扬五郡折输漕粮银，赴彼易米，则小民免催科之苦，太仓无颗粒之亏。

他十库所收铜、锡、颜料、皮布，非州县土产者，悉解折色，且尽改民解为官解，以救民汤火。”所司多议行。

迁南京光禄卿，召入为右佥都御史，迁左副都御史。时刘宗周、金光辰并总宪纪，玮乃上《风励台班疏》曰：“惩往正以监来。今极贪则原任巡按苏松御史王志举，极廉则原任南京试御史成勇。勇与臣曾不相知，家居闻勇被逮，士民泣送者万辈，百里不休。后入南都，始知勇在台不滥听一辞，不轻赎一锾，不受属吏一蔬一果；杰绅悍吏为民害者，不少假借；委曲开导民以孝弟。臣离南中，辄扳辕愿借成御史，惠我南人。虽前奉严谴，宜召为诸御史劝。”疏上，一时称快。诏下志举法司逮治，成勇叙用。

玮旋以病谢归，未几卒。福王时，赠左都御史，谥清惠。

金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视西城。内使周二杀人，牒司礼监捕之，其人方直御前，叩头乞哀。帝曰：“此国家法，朕不得私。”卒抵罪。出按河南，条奏至三百余章，弹劾不避权势。九年，还朝。京师戒严，光辰分守东直门，劾兵部尚书张凤翼三不可解，一大可忧。帝以凤翼方在行间，寝其奏。

时帝久罢内遣，然以边警，诸臣类萎腇不任，仍分遣中官卢维宁等总监通、津、临、德等处兵马粮饷，而意颇讳言之。光辰疏请罢遣，帝怒，召对平台。风雨骤至，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溜。久之，帝召光辰责之。光辰对曰：“皇上以文武诸臣无实心任事，委任内臣。臣愚以任内臣，诸臣益弛卸不任。”帝大怒，声色俱厉，将重谴光辰，而迅雷直震御座，风雨声大作。光辰因言：“臣往在河南，见皇上撤内臣而喜。”语未终，帝沉吟，即云“汝言毋复尔”，然意亦稍解。人谓光辰有天幸云。时张元佐以兵部右侍郎出守昌平，同时内臣提督天寿山者即日往。帝顾阁臣曰：“内臣即日往，侍臣三日未出，朕之用内臣过耶？”翼日有诏，光辰镌三级调外。

久之，由浙江按察司照磨召为大理寺正，进太仆丞。十三年五月，复偕诸大臣召对平台，咨以御边、救荒、安民之策。光辰班最后，时已夜，光辰独对烛影中，娓娓数百言，帝为耸然听。明日谕诸臣各缮疏以进。寻移尚宝丞。陈罢练总、换授、私派、佥报数事，报闻。历光禄少卿、左通政。十五年五月，复偕诸臣召对德政殿，备陈贼形势。帝悦，擢左佥都御史。无何，以救刘宗周，仍镌三级调外，事具《宗周传》。明年丁父忧。福王时，起故官。未赴，国变，家居二十余年卒。

赞曰：明自神宗而后，士大夫峻门户而重意气。其贤者敦厉名检，居官有所执争，即清议翕然归之。虽其材识不远，耳目所熟习，不能不囿于风会，抑亦一时之良也。遭时孔棘，至救过不暇，顾安得责以挽回干济之业哉？

##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刘宗周（祝渊 王毓蓍） 黄道周 （叶廷秀）

刘宗周，字起东，山阴人。父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贫，携之育外家。后以宗周大父老疾，归事之，析薪汲水，持药糜。然体孱甚，母尝忧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贫故，忍而不治。万历二十九年，宗周成进士，母卒于家。宗周奔丧，为垩室中门外，日哭泣其中。服阕，选行人，请养大父母。遭丧，居七年始赴补。母以节闻于朝。

时有昆党、宣党与东林为难。宗周上言：“东林，顾宪成讲学处。高攀龙、刘永澄、姜士昌、刘元珍，皆贤人。于玉立、丁元荐，较然不欺其志，有国士风。诸臣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党人大哗，宗周乃请告归。

天启元年，起仪制主事。疏言：“魏进忠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

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进忠者魏忠贤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寻以国法未伸请戮崔文升以正弑君之罪，戮卢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杨镐、李如桢、李维翰、郑之范以正丧师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栋、康应乾、牛维曜、刘国缙、傅国以正弃城逃溃之罪；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李朴等，诤臣杨涟、刘重庆等，以作仗节徇义之气。帝切责之。累迁光禄丞、尚宝、太仆少卿，移疾归。四年，起右通政，至则忠贤逐东林且尽，宗周复固辞。忠贤责以矫情厌世，削其籍。

崇祯元年冬，召为顺天府尹。辞，不许。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而陛下方锐意中兴，刻期出塞。当此三空四尽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博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也。

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非国计乎？陛下留心民瘼，恻然恫ＣＲ，而以司农告匮，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正供不足，继以杂派；科罚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敲扑日峻，道路吞声，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有司以掊克为循良，而抚字之政绝；上官以催征为考课，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不可得已。

功利之见动，而庙堂之上日见其烦苛。事事纠之不胜纠，人人摘之不胜摘，于是名实紊而法令滋。顷者，特严赃吏之诛，自宰执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而贪风未尽息，所以导之者未善也。贾谊曰：“礼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后。”诚导之以礼，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无狗彘之心，所谓禁之于未然也。今一切诖误及指称贿赂者，即业经昭雪，犹从吏议，深文巧诋，绝天下迁改之途，益习为顽钝无耻，矫饰外貌以欺陛下。士节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

且陛下所以劳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贤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发为精明，以告讦为正直，以便给为才谞，又安所得贤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或因过而成误。

且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起。夫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壅；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意见有时移。方且为内降，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数十年来，以门户杀天下几许正人，犹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气，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辙将复见于天下也。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诚能建中立极，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仁以育天下，义以正万民，自朝廷达于四海，莫非仁义之化，陛下已一旦跻于尧、舜矣。

帝以为迂阔，然叹其忠。

未几，都城被兵，帝不视朝，章奏多留中不报。传旨办布囊八百，中官竞献马骡，又令百官进马。宗周曰：“是必有以迁幸动上者。”乃诣午门叩头谏曰：“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明言宗庙山陵在此，固守外无他计。”俯伏待报，自晨迄暮，中官传旨乃退。米价腾跃，请罢九门税，修贾区以处贫民，为粥以养老疾，严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

时枢辅诸臣多下狱者，宗周言：“国事至此，诸臣负任使，无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汤罪己，兴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群臣，群臣尽在疑中，日积月累，结为阴痞，识者忧之。今日当开示诚心，为济难之本，御便殿以延见士大夫，以票拟归阁臣，以庶政归部、院，以献可替否予言官。不效，从而更置之，无坐锢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缚文吏如孤雏，而视武健士不啻骄子，渐使恩威错置。文武皆不足信，乃专任一二内臣，阃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又劾马世龙、张凤翼、吴阿衡等罪，忤帝意。

三年以疾在告，进祈天永命之说，言：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则刑罚宜当宜平。陛下以重典绳下，逆党有诛，封疆失事有诛。一切诖误，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伤国体者，无如诏狱。副都御史易应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锻炼为忠直，苍鹰乳虎接踵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诏狱，且宽应昌，则祈天永命之一道也。

法天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则赋敛宜缓宜轻。今者宿逋见征及来岁预征，节节追呼，闾阎困敝，贪吏益大为民厉。贵州巡按苏琰以行李被讦于监司。巡方黩货，何问下吏？吸膏吮脂之辈，接迹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饷，并严饬官方，则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

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辅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辅，率由特简。亦愿体一人好生之心，毋驱除异己，构朝士以大狱，结国家朋党之祸；毋宠利居成功，导人主以富强，酿天下土崩之势。

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不怿。以时方祷雨，而宗周称疾，指为偃蹇，激帝怒，拟旨诘之。且令陈足兵、足饷之策，宗周条画以对，延儒、体仁不能难。

为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阉人言事辄不应，或相诟谇，宗周治事自如。

武清伯苍头殴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门外。尝出，见优人笼箧，焚之通衢。周恤单丁下户尤至。居一载，谢病归，都人为罢市。

八年七月，内阁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孙慎行、林钎及宗周名上。诏所司敦趋，宗周固辞不许。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与钎入朝。帝问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状。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流寇本朝廷赤子，抚之有道，则还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为本，收拾人心在先宽有司。参罚重则吏治坏，吏治坏则民生困，盗贼由此日繁。”帝又问兵事。宗周言：“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平。”对毕趋出。帝顾体仁迂其言，命钎辅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逾月，上《痛愤时艰疏》，言：陛下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

首属意于边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复之说进，是为祸胎。己巳之役，谋国无良，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术尚刑名，政体归丛脞，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救。厂卫司讥察，而告讦之风炽；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甚；事事仰成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诏旨杂治五刑，岁躬断狱以数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笔治丝纶而王言亵，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参罚在钱谷而官愈贪，吏愈横，赋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严刑重敛交困而盗贼日起。总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监视遣而封疆之责任轻。督、抚无权而将日懦，武弁废法而兵日骄，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督、抚。朝廷勒限平贼，而行间日杀良报功，生灵益涂炭。一旦天牖圣衷，撤总监之任，重守令之选，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维新之化，方与二三臣工洗心涤虑，以联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难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单辞报罢，使大臣失和衷之谊；得一陈子壮而以过戆坐辜，使朝宁无吁咈之风。此关于国体人心非浅鲜者。

陛下必体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风雷；必念祖宗鉴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轻改作。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而且还内廷扫除之役，正懦帅失律之诛，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赍内帑巡行郡国为招抚使，赦其无罪而流亡者。陈师险隘，坚壁清野，听其穷而自归。诛渠之外，犹可不杀一人，而毕此役，奚待于观兵哉。

疏入，帝怒甚，谕阁臣拟严旨再四。每拟上，帝辄手其疏覆阅，起行数周。已而意解，降旨诘问，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且奖其清直焉。

时太仆缺马价，有诏愿捐者听，体仁及成国公硃纯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议罢明年朝觐。宗周以输赀、免觐为大辱国。帝虽不悦，心善其忠，益欲大用。体仁患之，募山阴人许瑚疏论之，谓宗周道学有余，才谞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

其秋，三疏请告去。至天津，闻都城被兵，遂留养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

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边防日坏。今日之祸，实己巳以来酿成之也。

且以张凤翼之溺职中枢也，而俾之专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边也，而责之戴罪，何以服刘策之死？诸镇勤王之师，争先入卫者几人，不闻以逗留蒙诘责，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县之生灵，结一饱飏之局，则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无罪者，又何以谢韩爌、张凤翔、李邦华诸臣之或戍或去？岂昔为异己驱除，今不难以同己相容隐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祸人国无已时也。

昔唐德宗谓群臣曰：“人言卢巳奸邪，朕殊不觉。”群臣对曰：“此乃巳之所以为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为万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频年以来，陛下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陛下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陛下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陛下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

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类，究其用心，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陛下不察而用之，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觉矣。天下即乏才，何至尽出中官下？而陛下每当缓急，必委以大任。三协有遣，通、津、临、德有遣；又重其体统，等之总督。中官总督，置总督何地？总督无权，置抚、按何地？是以封疆尝试也。

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独岸然自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终无党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诚欲进君子退小人，决理乱消长之机，犹复用中官参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争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伤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

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赃戍，何以肃惩贪之令？申绍芳，十余年监司也，而以莫须有之钻刺戍，何以昭抑竞之典？郑鄤之狱，或以诬告坐，何以示敦伦之化？此数事者，皆为故辅文震孟引绳批根，即向驱除异己之故智，而廷臣无敢言。

陛下亦无从知之也。呜呼，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语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体仁之谓也。

疏奏，帝大怒，体仁又上章力诋，遂斥为民。

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称旨。帝临朝而叹，谓大臣：“刘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辞不得，乃趋朝。道中进三札：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重圣学以需治化，凡数千言。帝优旨报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辞，有诏敦趋。逾月，入见文华殿。帝问都察院职掌安在，对曰：“在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诸中者，上可对君父，下可质天下士大夫，而后百僚则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纪纲振肃，职掌在是，而责成巡方其首务也。

巡方得人，则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六事以献，帝褒纳焉。俄劾御史喻上猷、严云京而荐袁恺、成勇，帝并从之。其后上猷受李自成显职，卒为世大诟。

冬十月，京师被兵。请旌死事卢象升，而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跋扈悍将左良玉；防关以备反攻，防潞以备透渡，防通、津、临、德以备南下。帝不能尽行。

闰月晦日召见廷臣于中左门。时姜埰、熊开元以言事下诏狱，宗周约九卿共救。

入朝，闻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谓众曰：“今日当空署争，必改发刑部始已。”

及入对，御史杨若桥荐西洋人汤若望善火器，请召试。宗周曰：“边臣不讲战守屯戍之法，专恃火器。近来陷城破邑，岂无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破乎？国家大计，以法纪为主。大帅跋扈，援师逗遛，奈何反姑息，为此纷纷无益之举耶？”因议督、抚去留，则请先去督师范志完。且曰：“十五年来，陛下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不追祸始，更弦易辙，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补目前罅漏，非长治之道也。”帝变色曰：“前不可追，善后安在？”宗周曰：“在陛下开诚布公，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宗周曰：“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针砭也。

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者。若徒以议论捷给，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何益成败哉？”帝曰：“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宗周曰：“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帝曰：“大将别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观之，操守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

于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戆直如臣黄道周，尚蒙使过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学有守，非二臣比。”

宗周曰：“二臣诚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应得之罪，亦当付法司。今遽下诏狱，终于国体有伤。”帝怒甚，曰：“法司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有如贪赃坏法，欺君罔上，皆可不问乎？”宗周曰：“锦衣，膏梁子弟，何知礼义？听寺人役使。即陛下问贪赃坏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党，岂堪宪职！”有间曰：“开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争之。帝叱光辰，并命议处。翼日，光辰贬三秩调用，宗周革职，刑部议罪。阁臣持不发，捧原旨御前恳救，乃免，斥为民。

归二年而京师陷。宗周徒步荷戈，诣杭州，责巡抚黄鸣骏发丧讨贼，鸣骏诫以镇静，宗周勃然曰：“君父变出非常，公专阃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励同仇，顾藉口镇静，作逊避计耶？”鸣骏唯唯。明日，复趣之。鸣骏曰：“发丧必待哀诏。”

宗周曰：“嘻，此何时也，安所得哀诏哉！”鸣骏乃发丧。问师期，则曰：“甲仗未具。”宗周叹曰：“嗟乎，是乌足与有为哉！”乃与故侍郎硃大典，故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义旅。将发，而福王监国于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自称草莽孤臣，疏陈时政，言：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

一曰据形胜以规进取。江左非偏安之业，请进图江北。凤阳号中都，东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顾荆、襄，而南去金陵不远，请以驻亲征之师。大小铨除，暂称行在，少存臣子负罪引慝之心。从此渐进，秦、晋、燕、齐必有响应而起者。

一曰重籓屏以资弹压。淮、扬数百里，设两节钺，不能御乱，争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贼。督漕路振飞坐守淮城，久以家属浮舟远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遂有家属寄江南之说。军法临阵脱逃者斩，臣谓一抚二镇皆可斩也。

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请分别各帅封赏，孰当孰滥，轻则收侯爵，重则夺伯爵。

夫以左帅之恢复而封，高、刘之败逃亦封，又谁不当封者？武臣既滥，文臣随之，外臣既滥，中珰随之，恐天下闻而解体也。

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燕京既破，有受伪官而叛者，有受伪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别定罪，为戒将来。

至于伪命南下，徘徊顺逆之间，实繁有徒；必且倡为曲说，以惑人心，尤宜诛绝。

又言：

当贼入秦流晋，渐过畿南，远近汹汹，独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抚不闻遣一骑以壮声援，贼遂得长驱犯阙。坐视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则封疆诸臣之当诛者一。

凶问已确，诸臣奋戈而起，决一战以赎前愆，自当不俟朝食。方且仰声息于南中，争言固圉之策，卸兵权于阃外，首图定策之功，则封疆诸臣之当诛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后，谓宜不俟终日，首遣北伐之师。不然，则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庙，厝梓宫，访诸王。更不然，则起闽帅郑芝龙，以海师下直沽，九边督镇合谋共奋，事或可为。而诸臣计不出此，则举朝谋国不忠之当诛者又一。罪废诸臣，量从昭雪，自应援先帝遗诏及之，今乃概用新恩。诛阉定案，前后诏书鹘突，势必彪虎之类，尽从平反而后已，则举朝谋国不忠之当诛者又一。臣谓今日问罪，当自中外诸臣不职者始。

诏纳其言，宣付史馆，中外为悚动。而马士英、高杰、刘泽清恨甚，滋欲杀宗周矣。

宗周连疏请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龙飞淮甸，天实予之。乃有扈跸微劳，入内阁，进中枢，宫衔世廕，晏然当之不疑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刘孔昭以功赏不均，发愤冢臣，朝端哗然聚讼，而群阴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则逆党可以然灰，宽反正之路，则逃臣可以汲引，而阁部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党论方兴，何暇图河北之贼？立国之本纪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杰一逃将也，而奉若骄子，浸有尾大之忧。淮、扬失事，不难谴抚臣道臣以谢之，安得不长其桀骜，则亦恃士英卵翼也。刘、黄诸将，各有旧汛地，而置若弈棋，汹汹为连鸡之势，至分剖江北四镇以慰之，安得不启其雄心，则皆高杰一人倡之也。京营自祖宗以来，皆勋臣为政，枢贰佐之。陛下立国伊始，而有内臣卢九德之命，则士英有不得辞其责者。

总之，兵戈盗贼，皆从小人气类感召而生，而小人与奄宦又往往相表里。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将帅能树功于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阴阳消长之机，出士英仍督凤阳，联络诸镇，决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还中枢，亦当自淮而北，历河以南，别开幕府，与士英相掎角。京营提督，独断寝之。书之史册，为弘光第一美政。

王优诏答之，而促其速入。

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辞位，且扬言于朝曰：“刘公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硃统钅类遂劾宗周疏请移跸凤阳：“凤阳，高墙所在，欲以罪宗处皇上，而与史可法拥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阳，当急备。”而泽清、杰日夜谋所以杀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辈往刺宗周。宗周时在丹阳，终日危坐，未尝有惰容，客前后至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黄鸣骏入觐，兵抵京口，与防江兵相击斗。

士英以统钅类言为信也，亦震恐。于是泽清疏劾：“宗周阴挠恢复，欲诛臣等，激变士心，召生灵之祸。”刘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三案”，为门户主盟，倡议亲征，图晁错之自为居守，司马懿之闭城拒君。疏未下，泽清复草一疏，署杰、良佐及黄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劝上亲征，谋危君父，欲安置陛下于烽火凶危之地。

盖非宗周一人之谋，姜曰广、吴甡合谋也。曰广心雄胆大，翊戴非其本怀，故阴结死党，翦除诸忠，然后迫劫乘舆，迁之别郡。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阙，面讦诸奸，正《春秋》讨贼之义。”疏入，举朝大骇，传谕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泽清疏出，遣人录示杰。杰曰：“我辈武人，乃预朝事耶？”

得功疏辨：“臣不预闻。”士英寝不奏。可法不平，遣使遍诘诸镇，咸云不知，遂据以入告，泽清辈由是气沮。

士英既嫉宗周，益欲去之，而荐阮大铖知兵。有诏冠带陛见。未几，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曰：“大铖进退，系江左兴亡，老臣不敢不一争之。不听，则亦将归尔。”疏入，不听，宗周遂告归，诏许乘传。将行，疏陈五事：一曰修圣政，毋以近娱忽远猷。国家不幸，遭此大变，今纷纷制作，似不复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优杂剧陈矣；内竖充廷，金吾满座，戚畹骈阗矣；谗夫昌，言路扼，官常乱矣。所谓狃近娱而忽远图也。

一曰振王纲，无以主恩伤臣纪。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从龙，则曰佐命。

一推恩近侍，则左右因而秉权；再推恩大臣，则阁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勋旧，则陈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则疆场视同儿戏。表里呼应，动有藐视朝廷之心；彼此雄长，即为犯上无等之习。礼乐征伐，渐不出自天子，所谓亵主恩而伤臣纪也。

一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朋党之说，小人以加君子，酿国家空虚之祸，先帝末造可鉴也。今更为一二元恶称冤，至诸君子后先死于党、死于徇国者，若有余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进用，动引三朝故事，排抑旧人。私交重，君父轻，身自树党，而坐他人以党，所谓长邪锋而危正气也。

一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颇尚刑名，而杀机先动于温体仁。杀运日开，怨毒满天下。近如贪吏之诛，不经提问，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赃罚。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权相，又孰辨之？又职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啧有烦言，虽卫臣有不敢问者，则厂卫之设何为？徒令人主亏至德，伤治体，所谓急刑名而忘教化也。

一曰固邦本，毋以外衅酿内忧。前者淮、扬告变，未几而高、黄二镇治兵相攻。

四镇额兵各三万，不以杀敌而自相屠毒，又日烦朝廷讲和，何为者！夫以十二万不杀敌之兵，索十二万不杀敌之饷，必穷之术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横征。蓄一二苍鹰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谓积外衅而酿内忧也。

优诏报闻。

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恸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劝以文、谢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此江万里所以死也。”出辞祖墓，舟过西洋港，跃入水中，水浅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绝食二十三日，始犹进茗饮，后勺水不下者十三日，与门人问答如平时。闰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其门人徇义者有祝渊、王毓蓍。

渊，字开美，海宁人。崇祯六年举于乡。自以年少学未充，栖峰巅僧舍，读书三年，山僧罕见其面。十五年冬，会试入都，适宗周廷诤姜埰、熊开元削籍。渊抗疏曰：“宗周戆直性成，忠孝天授，受任以来，蔬食不饱，终宵不寝，图报国恩。

今四方多难，贪墨成风，求一清刚臣以司风纪，孰与宗周？宗周以迂戆斥，继之者必淟涊；宗周以偏执斥，继之者必便捷。淟涊便捷之夫进，必且营私纳贿，颠倒贞邪。乞收还成命，复其故官，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怿，停渊会试，下礼官议。渊故不识宗周，既得命往谒。宗周曰：“子为此举，无所为而为之乎，抑动于名心而为之也？”渊爽然避席曰：“先生名满天下，诚耻不得列门墙尔，愿执贽为弟子。”

明年，从宗周山阴。礼官议上，逮下诏狱，诘主使姓名。渊曰：“男儿死即死尔，何听人指使为！”移刑部，进士共疏出渊。未几，都城陷，营死难太常少卿吴麟征丧，归其柩。诣南京刑部，竟前狱，尚书谕止之。上疏请诛奸辅，通政司抑不奏。

给事中陈子龙疏荐渊及待诏涂仲吉义士，可为台谏。仲吉者，漳浦人，以诸生走万里上书明黄道周冤，得罪杖谴者也。不许。

宗周罢官家居，渊数往问学。尝有过，入曲室长跪流涕自扌过。杭州失守，渊方葬母，趣竣工。既葬，还家设祭，即投缳而卒，年三十五也。逾二日，宗周饿死。

毓蓍，字元趾，会稽人。为诸生，跌宕不羁。已，受业宗周之门，同门生咸非笑之。杭州不守，宗周绝粒未死，毓蓍上书曰：“愿先生早自裁，毋为王炎午所吊。”

俄一友来视，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渊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

吾辈声色中人，虑久则难持也。”一日，遍召故交欢饮，伶人奏乐。酒罢，携灯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一月死。乡人私谥正义先生。

宗周始受业于许孚远。已，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辈讲习。冯从吾首善书院之会，宗周亦与焉。越中自王守仁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皆杂于禅。奭龄讲学白马山，为因果说，去守仁益远。宗周忧之，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且死，语门人曰：“学之要，诚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从为敬。

入朝，虽处暗室，不敢南向。或讯大狱，会大议，对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时。或谢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饭，乐道安贫。闻召就道，尝不能具冠裳。学者称念台先生。

子汋，字伯绳。

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

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独否，魏忠贤目摄之。未几，内艰归。

崇祯二年起故官，进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钱龙锡，降调，龙锡得减死。五年正月方候补，遘疾求去。濒行，上疏曰：臣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乱，百不失一。

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陛下思贤才不遽得，惩小人不易绝，盖陛下有大君之实，而小人怀干命之心。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览，旁稽载籍，自古迄今，决无数米量薪，可成远大之猷，吹毛数睫，可奏三五之治者。

彼小人见事，智每短于事前，言每多于事后。不救凌围，而谓凌城必不可筑；不理岛民，而谓岛众必不可用；兵逃于久顿，而谓乱生于无兵；饷糜于漏邑，而谓功销于无饷。乱视荧听，浸淫相欺，驯至极坏，不可复挽，臣窃危之。自二年以来，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创顽，而威滋殚。是亦反申、商以归周、孔，捐苛细以崇惇大之时矣。

帝不怿，摘“葛藤”、“株连”数语，令具陈。道周上言曰：迩年诸臣所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自前岁春月以后，盛谈边疆，实非为陛下边疆，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去岁春月以后，盛言科场，实非为陛下科场，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此非所谓“葛藤”、“株连”

乎？自古外患未弭，则大臣一心以忧外患；小人未退，则大臣一心以忧小人。今独以遗君父，而大臣自处于催科比较之末。行事而事失，则曰事不可为；用人而人失，则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谓舛也。三十年来，酿成门户之祸，今又取缙绅稍有器识者，举网投阱，即缓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绝饵而去者，必非鱼；恋栈而来者，必非骏马。以利禄豢士，则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驱人，则就驱者必驽骀之骨。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天下总此人才，不在廊庙则在林薮。

臣所知识者有马如蛟、毛羽健、任赞化，所闻习者有惠世扬、李邦华，在仕籍者有徐良彦、曾樱、硃大典、陆梦龙、邹嘉生，皆卓荦骏伟，使当一面，必有可观。

语皆刺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帝益不怿，斥为民。

九年用荐召，复故官。明年闰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斋宿，为百姓请命，而五日内系两尚书，未闻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乱除凶，赞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劳于上，小民展转于下，而诸臣括囊其间，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宽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载罔效、拥权自若者。积渐以来，国无是非，朝无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图事，诚可痛愤。然其视听一系于上。上急催科则下急贿赂；上乐锲核，则下乐巉险；上喜告讦，则下喜诬陷。当此南北交讧，奈何与市井细民，申勃谿之谈，修睚眦之隙乎。”时体仁方招奸人构东林、复社之狱，故道周及之。

旋进右谕德，掌司经局，疏辞。因言己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三罪、四耻，以自责。七不如者，谓“品行高峻，卓绝伦表，不如刘宗周；至性奇情，无愧纯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虑，远见深计，不如魏呈润；犯言敢谏，清裁绝俗，不如詹尔选、吴执御；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至圜土累系之臣，朴心纯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鄤方被杖母大诟，帝得疏骇异，责以颠倒是非。道周疏辩，语复营护鄤。

帝怒，严旨切责。

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鄤语为口实。其冬，择东宫讲官。体仁已罢，张至发当国，摈道周不与。其同官项煜、杨廷麟不平，上疏推让道周。至发言：“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谓不如，安可为元良辅导。”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许。

十一年二月，帝御经筵。刑部尚书郑三俊方下吏，讲官黄景昉救之，帝未许。

而帝适追论旧讲官姚希孟尝请漕储全折以为非。道周听未审，谓帝将宽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辅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盖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殁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对失实，责令回奏。再奏再诘，至三奏乃已。

凡道周所建白，未尝得一俞旨，道周顾言不已。

六月，廷推阁臣。道周已充日讲官，迁少詹事，得与名。帝不用，用杨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陈新甲，一劾辽抚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谓：

天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丧继母，宋世共指为人枭。今遂有不持两服，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宣大督臣卢象升以父殡在途，搥心饮血，请就近推补，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则闻丧者可不去；闻丧者可不去，则为子者可不父，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连苞引蘖，种其不祥以秽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张网溢地之谈，款市乐天之说，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与之表里。陛下孝治天下，缙绅家庭小小勃谿，犹以法治之，而冒丧斁伦，独谓无禁，臣窃以为不可也。

其论新甲，言：

其守制不终，走邪径，托捷足。天下即甚无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无济于艰难者，决未有不忠不孝而可进乎功名道德之门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养二人。四十余削籍，徒步荷担二千里，不解ＣＳ屦。今虽逾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仆之累。天下即无人，臣愿解清华，出管锁钥，何必使被棘负涂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

其论一藻，则力诋和议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缙绅”、“勃谿”语，欲为郑鄤脱罪，下吏部行谴。嗣昌因上言：“鄤杖母，禽兽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鄤，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饰前言之谬，立心可知。”因自乞罢免，帝优旨慰之。

七月五日，召内阁及诸大臣于平台，并及道周。帝与诸臣语所司事，久之，问道周曰：“凡无所为而为者，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者，谓之人欲。尔三疏适当廷推不用时，果无所为乎？”道周对曰：“臣三疏皆为国家纲常，自信无所为。”帝曰：“先时何不言？”对曰：“先时犹可不言，至简用后不言，更无当言之日。”

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为圣之清，若小廉曲谨，是廉，非清也。”时道周所对不合指，帝屡驳，道周复进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经纶天下，发育万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无，安有枝叶。”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岂不知父母？顾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固在父子前。况古为列国之君臣，可去此适彼；今则一统之君臣，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且仁不遗亲，义不后君，难以偏重。

臣四疏力辞，意词臣中有如刘定之、罗伦者，抗疏为臣代请，得遂臣志。及抵都门，闻道周人品学术为人宗师，乃不如郑鄤。”帝曰：“然，朕正拟问之。”乃问道周曰：“古人心无所为，今则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古之邪说，别为一教，今则直附于圣贤经传中，系世道人心更大。且尔言不如郑鄤，何也？”对曰：“匡章见弃通国，孟子不失礼貌，臣言文章不如鄤。”帝曰：“章子不得于父，岂鄤杖母者比。尔言不如，岂非朋比？”道周曰：“众恶必察。”帝曰：“陈新甲何以走邪径，托捷足？且尔言软美容悦，叩首折枝者谁耶？”道周不能对，但曰：“人心邪则行径皆邪。”帝曰：“丧固凶礼，岂遭凶者即凶人，尽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丧，君命不过其门。自谓凶与不祥，故军礼凿凶门而出。夺情在疆外则可，朝中则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内外？”道周曰：“我朝自罗伦论夺情，前后五十余人，多在边疆。故嗣昌在边疆则可，在中枢则不可；在中枢犹可，在政府则不可。止嗣昌一人犹可，又呼朋引类，竟成一夺情世界，益不可。”

帝又诘问久之。帝曰：“少正卯当时亦称闻人，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记丑而博，不免圣人之诛。今人多类此。”道周曰：“少正卯心术不正，臣心正无一毫私。”帝怒。有间，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帝曰：“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复跪奏：“臣敢将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独立敢言为佞，岂在君父前谗谄面谀为忠耶？忠佞不别，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尔以佞。但所问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顾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无正乎？”乃召文武诸臣，咸聆戒谕而退。

是时，帝忧兵事，谓可属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经，失帝意，及奏对，又不逊。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惮其名高，未敢决。会刘同升、赵士春亦劾嗣昌，将予重谴，而部拟道周谴顾轻。嗣昌惧道周轻，则论己者将无已时也，亟购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张若麒谋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臣闻人主之尊，尊无二上；人臣无将，将而必诛。今黄道周及其徒党造作语言，亏损圣德。举古今未有之好语尽出道周，无不可归过于君父。不颁示前日召对始末，背公死党之徒，鼓煽以惑四方，私记以疑后世，掩圣天子正人心息邪说至意，大不便。”帝即传谕廷臣，毋为道周劫持相朋党，凡数百言。贬道周六秩，为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

久之，江西巡抚解学龙荐所部官，推奖道周备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阅。而大学士魏照乘恶道周甚，则拟旨责学龙滥荐。帝遂发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并杖八十，究党与。词连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并系狱。户部主事叶廷秀、监生涂仲吉救之，亦系狱。尚书李觉斯谳轻，严旨切责，再拟谪戍烟瘴，帝犹以为失出，除觉斯名，移狱镇抚司掠治，乃还刑部狱。逾年，尚书刘泽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过此惟论死。论死非封疆则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无封疆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圣主覆载之量也。陛下所疑者党耳，党者，见诸行事。

道周抗疏，只托空言，一二知交相从罢斥，乌睹所谓党，而烦朝廷大法乎？且陛下岂有积恨道周，万一圣意转圜，而臣已论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拟请，乃永戍广西。

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经年。一日，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手一编从容问曰：“张溥、张采何如人也？”皆对曰：“读书好学人也。”帝曰：“张溥已死，张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称之？”对曰：“其胸中自有书，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

帝曰：“亦不免偏。”时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己方再入相，欲参用公议，为道周地也，即对曰：“张溥、黄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学，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宽大，独其家贫子幼，其实可悯。”帝微笑，演曰：“其事亲亦极孝。”行甡曰：“道周学无不通，且极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传旨复故官。道周在途疏谢，称学龙、廷秀贤。既还，帝召见道周，道周见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臣故有犬马之疾。”请假，许之。

居久之，福王监国，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趋朝。陈进取九策，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继去国，识者知其将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濒行，陈进取策，时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见唐王聿键于衢州，奉表劝进。王以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道周学行高，王敬礼之特甚，赐宴。郑芝龙爵通侯，位道周上，众议抑芝龙，文武由是不和。一诸生上书诋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龙意，下督学御史挞之。

当是时，国势衰，政归郑氏，大帅恃恩观望，不肯一出关募兵。道周请自往江西图恢复。以七月启行，所至远近响应，得义旅九千余人，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被执至江宁，幽别室中，囚服著书。临刑，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幕下士中书赖雍、蔡绍谨，兵部主事赵士超等皆死。

道周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铜山在孤岛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学者称为石斋先生。精天文历数皇极诸书，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玑》及《太函经》，学者穷年不能通其说，而道周用以推验治乱。殁后，家人得其小册，自谓终于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来也。

叶廷秀，濮州人。天启五年进士。历知南乐、衡水、获鹿三县，入为顺天府推官。英国公张惟贤与民争田，廷秀断归之民。惟贤属御史袁弘勋驳勘，执如初。惟贤诉诸朝，帝卒用廷秀奏，还田于民。

崇祯中，迁南京户部主事，遭内外艰。服阕，入都，未补官，疏陈吏治之弊，言：“催科一事，正供外有杂派，新增外有暗加，额办外有贴助，小民破产倾家，安得不为盗贼。夫欲救州县之弊，当自监司郡守始。不澄其源，流安能洁。乃保举之令行已数年，而称职者希觏，是连坐法不可不严也。”帝纳之，授户部主事。帝以傅永淳为吏部尚书。廷秀言永淳庸才，不当任统均。甫四月，永淳果败。道周逮下狱，廷秀抗疏救之。帝怒，杖百，系诏狱。明年冬，遣戍福建。

廷秀受业刘宗周门，造诣渊邃，宗周门人以廷秀为首。与道周未相识，冒死论救，获重罪，处之恬然。及道周释还，给事中左懋第、御史李悦心复相继论荐，执政亦称其贤，道周在途又为请。帝令所司核议，已而执政复荐。十六年冬，特旨起故官。会都城陷，未赴。福王时，兵部侍郎解学龙荐道周，并及廷秀，命以佥都御史用。及还朝，马士英恶之，抑授光禄少卿。南都覆，唐王召拜左佥都御史，进兵部右侍郎。事败，为僧以终。

赞曰：刘宗周、黄道周所指陈，深中时弊。其论才守，别忠佞，足为万世龟鉴。

而听者迂而远之，则救时济变之说惑之也。《传》曰：“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杀身成仁，不违其素，所守岂不卓哉！

##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崔景荣 黄克缵 毕自严 李长庚 （王志道） 刘之凤

崔景荣，字自强，长垣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平阳府推官。擢御史，劾东厂太监张鲸罪。巡按甘肃、湖广、河南，最后按四川，积台资十八年。

播州乱，景荣监大帅遇刘綎、吴广辈军。綎驰金帛至景荣家，为其父寿，景荣上疏劾之。播州平，或请以播北畀安氏，景荣不可。会总督李化龙忧去，景荣为请蠲蜀一岁租，恤上东五路，罢矿使。化龙疏叙监军功，弗及景荣。已，晋太仆少卿。

三年满，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银定素骄，岁入掠。景荣亲督战破之，因议革导贼诸部赏，诸部惧，请与银定绝。银定既失导，亦叩关求市。宁夏岁市费不赀，景荣议省之。在任三年，仅一市而已。其后延镇吉能等挟款求补市，卒勿许，岁省金钱十余万。

四十一年，入为兵部右侍郎，总京营戎政。改吏部，以疾辞去。逾年，起宣府大同总督。召还，晋兵部尚书。会辽、沈失，熊廷弼、王化贞议不协，命廷臣议经、抚去留，景荣数为言官所论。御史方震孺请罢景荣，以孙承宗代之。遂引疾归。

天启四年十一月，特起为吏部尚书。当是时，魏忠贤盗国柄，群小更相倚附，逐尚书赵南星。即家起景荣，欲倚为助。比至，忠贤饰大宅以待，景荣不赴。锦衣帅田尔耕来谒，又辞不见。帝幸太学，忠贤欲先一日听祭酒讲，议裁诸听讲大臣赐坐赐茶礼，又议减考选员额，汰京堂添注官。景荣皆力持不行，浸忤忠贤指。又移书魏广微，劝其申救杨涟、左光斗。广微不得已，为具揭。寻以景荣书为征，曰：“景荣教我也。”于是御史倪文焕、门克新先后劾景荣阴护东林，媚奸邪而邀后福。

得旨，削夺为民。崇祯改元，复原职。四年卒，赠少保。

黄克缵，字绍夫，晋江人。万历八年进士。除寿州知州，入为刑部员外郎。累官山东左布政使，就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请停矿税，论劾税使陈增、马堂，他惠政甚著。屡以平盗功，加至兵部尚书。四十年，诏以故官参赞南京机务，为御史李若星、魏云中所劾，还家候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灾，上疏陈时政，语极痛切。不报。

召理京营戎政，改刑部尚书，预受两朝顾命。李选侍将移宫，其内侍王永福、姚进忠等八人坐盗乾清宫珠宝下吏。克缵拟二人辟，余俱末减。帝不从，命辟六人，余遣戍。克缵言：“姜升、郑稳山、刘尚理不持一物，刘逊拾地上珠，还之选侍，而与永福、进忠同戮，轻重失伦。况选侍箧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赐？”当是时，诸珰罪重，谋脱无自，惟请帝厚待选侍，则狱情自缓。于是流言四布，谓帝薄待先朝妃嫔，而克缵首入其言。帝不悦，责克缵偏听，命如前旨。

已，杨涟陈“移宫”始末。帝即宣谕廷臣，备述选侍凌虐圣母状。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党，责备朕躬。”克缵皇恐上言：“礼，父母并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诚，迹或涉于彰父之过，必委曲周全，浑然无迹，斯为大孝。若谓党庇李氏，责备圣躬，臣万死不敢出。”御史焦源溥力驳其持论之谬，末言：“群竖持赀百万，借安选侍为名，妄希脱罪，克缵堕其术而不觉。”克缵奏辨，因乞罢。略言：“源溥谓在神宗时为元子者为忠，为福籓者非忠。臣敢广之曰：神宗既保护先帝，授以大位，则为神考而全其贵妃，富贵其爱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谓在先帝时为二后者为忠，为选侍者非忠。臣亦广之曰：圣母既正名定位，则光昭刑于之令德，勿虚传宫帏之忿争，尤忠之大也。若如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圣母不得正其终，方可议斯狱耳。”疏入，帝怒甚，责以轻肆无忌，不谙忠孝。克缵皇恐引罪，大学士刘一燝等亦代为言，乃已。无何，给事中董承业、孙杰、毛士龙，御史潘云翼、杨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并劾克缵是非舛谬。克缵不服，言曩不举李三才，故为诸人所恶。源溥复劾克缵借三才以倾言官。克缵奏辨，再乞休，帝不问。

天启元年冬，加太子太保。寻复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廷臣议“红丸”，克缵述进药始末，力为方从哲辨。给事中薛文周诋其灭伦常，昵私交，昧大义。克缵愤，援《春秋》不书隐公、闵公之弑，力诋文周，且白选侍无殴圣母事。给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复劾克缵。先是，帝宣谕百官，明言选侍殴崩圣母。及惟炳疏上，得旨：“选侍向有触忤，朕一时传谕，不无过激。追念皇考，岂能恝然？”于是外议纷纭，咸言前此上谕，悉出王安矫托，而诸请安选侍者，益得藉为词。盖是时王安已死，魏忠贤方窃柄，故前后谕旨牴牾如此。

克缵历官中外，清强有执。持议与争“三案”者异，攻击纷起。自是群小排东林，创《要典》，率推克缵为首功。时东林方盛，克缵移疾。诏加太子太傅，乘传归。四年十二月，魏忠贤尽逐东林，召克缵为工部尚书。视事数月，复移疾归。三殿成，加太子太师。崇祯元年，起南京吏部尚书。有劾之者，不就，卒于家。

毕自严，字景曾，淄川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松江推官。年少有才干，征授刑部主事。历工部员外郎中，迁淮徐道参议。内艰阕，分守冀宁。改河东副使，引疾去。起洮岷兵备参政。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进右布政使。泰昌时，召为太仆卿。

天启元年四月，辽阳覆。廷议设天津巡抚，专饬海防，改自严右佥都御史以往。

置水军，缮战舰，备戎器。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天津居其一，增设镇海诸营，用戚继光遗法，水军先习陆战，军由是可用。魏忠贤令锦衣千户刘侨逮天津废将，自严以无驾帖疏论之，报闻。四方所募兵日逃亡，用自严言，摄其亲属补伍。兵部主事来斯行有武略，自严请为监军。山东白莲妖贼起，令斯行率五千人往，功多。

初，万历四十六年，辽左用兵，议行登、莱海运。明年二月，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史，出督辽饷，语详《李长庚传》。及是，长庚迁，乃命自严代。

叙前平贼功，进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时议省天津巡抚，令督饷侍郎兼领其事，即以委自严。又议讨朝鲜，自严言不可遽讨，当俟请贡输诚，东征效力，徐许其封耳。京师数地震，因言内批宜慎，恩泽宜节，人才宜惜，内操宜罢，语甚切直。自严在事数年，综核撙节，公私赖之。

五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就改户部尚书。忠贤议鬻南太仆牧马草场，助殿工。自严持不可，遂引疾归。

崇祯元年，召拜户部尚书。自严以度支大绌，请核逋赋，督屯田，严考成，汰冗卒，停蓟、密、昌、永四镇新增盐菜银二十二万，俱报可。二年三月，疏言：“诸边年例，自辽饷外，为银三百二十七万八千有奇。今蓟、密诸镇节省三十三万，尚应二百九十四万八千。统计京边岁入之数，田赋百六十九万二千，盐课百一十万三千，关税十六万一千，杂税十万三千，事例约二十万，凡三百二十六万五千有奇。

而逋负相沿，所入不满二百万，即尽充边饷，尚无赢余。乃京支杂项八十四万，辽东提塘三十余万，蓟、辽抚赏十四万，辽东旧饷改新饷二十万，出浮于入，已一百十三万六千。况内供召买，宣、大抚赏，及一切不时之需，又有出常额外者。乞敕下廷臣，各陈所见。”于是廷臣争效计画。自严择其可者，先列上十二事，曰增盐引，议鼓铸，括杂税，核隐田，税寺产，核牙行，停修仓廒，止葺公署，南马协济，崇文铺税，京运拨兑，板木折价。已，复列上十二事，曰增关税，捐公费，鬻生祠，酌市税，汰冗役，核虚冒，加抵赎，班军折银，吏胥纳班，河滨滩荡，京东水田，殿工冠带。帝悉允行。

诏辑《赋役全书》。自严言：“《全书》之作，自行一条鞭始，距今已四十五年。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为混派；有司听奸吏暗洒瓜分，其弊为花派。当大为申饬。”因条八式以献。帝即命颁之天下。

给事中汪始亨极论盗屯损饷之弊。自严言：“相沿已久，难于核实。请无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帝是其议。先是，忠贤乱政，边饷多缺，自严给发如期。

又疏言：“最耗财者无如客饷。诸镇年例合三百二十七万，而客饷居三之一，宜大裁省。其次则有抚赏、召买、修筑诸费，皆不可不节。”帝褒纳之。其冬，京师被兵，帝忧劳国事，旨中夜数发。自严奏答无滞，不敢安寝，头目臃肿，事幸无乏。

明年夏，以六罪自劾，乞罢，优旨慰留。先以考满加太子少保，叙遵、永克复功，再进太子太保。

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天下田赋，自严不能止。于是旧增五百二十万之外，更增百六十五万有奇，天下益耗矣。已，陈时务十事，意主利民，帝悉采纳。又以兵饷日增，屡请清核，而兵部及督抚率为寝阁。复乞汰内地无用之兵，帝即令严饬，然不能尽行也。

御史余应桂劾自严殿试读卷，首荐陈于泰，乃辅臣周延儒姻娅。自严引疾乞休，疏四上，不允。时有诏，县令将行取者，户部先核其钱谷。华亭知县郑友元已入为御史，先任青浦，逋金花银二千九百。帝以诘户部，自严言友元已输十之七贮太仓。

帝令主库者核实，无有，帝怒责自严。自严饰词辨，帝益怒，遂下自严狱，遣使逮友元。御史李若谠疏救，不纳。逾月，给事中吴甘来复抗疏论救，帝乃释之。八年五月，叙四川平贼功，复官，致仕。又三年卒，赐恤如制。

李长庚，字酉卿，麻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在励清操。入为顺天府尹。改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尽心荒政，民赖以苏。盗蔓武定诸州县，讨擒其渠魁。

四十六年，辽东用兵，议行登、莱海运。长庚初言不便，后言：“自登州望铁山西北口，至羊头凹，历中岛、长行岛抵北信口，又历兔儿岛至深井，达盖州，剥运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宫，陆行至广宁一百八十里，至辽阳一百六十里，每石费一金。”部议以为便，遂行之。

明年二月，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史，出督辽饷，驻天津，即以长庚为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议牛车、酌海道、截帮运、议钱法、设按臣、开事例、严海防九事。时议岁运米百八十万石，豆九十万石，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银三百二十四万两，长庚请留金花，行改折，借税课，言：“臣考会计录，每岁本色、折色通计千四百六十一万有奇。入内府者六百余万，入太仓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余万。内府六百万，自金花籽粒外，皆丝绵布帛蜡茶颜料之类，岁久皆朽败。若改折一年，无损于上，有益于下。他若陕西羊绒，江、浙织造，亦当稍停一年，济军国急。”帝不悦，言：“金花籽粒本祖宗旧制，内供正额及军官月俸，所费不赀，安得借留？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广西上供税银，尽充军费。”于是户科给事中官应震上言：“考《会典》，于内库则云：金花银，国初解南京供武俸，诸边或有急，亦取给其中。正统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内库。嗣后除武官俸外，皆为御用。是金花银国初常以济边，而正统后方供御用也。《会典》于太仓库则云：嘉靖二十二年，题准诸处京运钱粮，不拘金花籽粒，应解内府者悉解贮太仓库，备各边应用。是世宗朝金花尽充兵饷，不知陛下初年何故敛之于内也。今不考各边取给应用之例，而反云正供旧额，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岁不过十余万，乃云所费不赀哉。且原数一百万，陛下始增二十万，年深日久，颠末都忘。以臣计之，毋论今年当借，即嗣后年年借用可也；毋论未来者当济边，即见在内帑者尽还太仓可也。

若夫物料改折，隆庆元年曾行之以解部济边，六年又行于南京监局，亦以济边。此则祖宗旧制，陛下独不闻耶？”帝卒不听。

时诸事创始，百务坌集，长庚悉办治。天启二年，迁南京刑部尚书，就移户部。

明年，召拜户部尚书，未任，以忧归。

崇祯元年，起工部尚书，复以忧去。久之，代闵洪学为吏部尚书。六年正月，修撰陈于泰疏陈时弊，宣府监视中官王坤力诋之，侵及首辅周延儒。长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览古今，曾见有内臣参论辅臣者否？自今以后，廷臣拱手屏息，岂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职，祈立赐谴黜，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为万世口实。”帝不怿。次日召对平台。时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语尤切，帝责令回奏。

奏上，帝益怒。及面对，诘责者久之，竟削其籍。

志道，漳浦人，天启时为给事中。议“三案”为高攀龙所驳，谢病归。其后附魏忠贤，历擢左通政，论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罢。

长庚不植党援，与温体仁不甚合。推郎中王茂学为真定知府，帝不允。复推为顺德知府，帝怒，责以欺蒙，并追咎冠带监生授职事，责令回奏。奏上，斥为民。

家居十年，国变，久之卒。

刘之凤，字雍鸣，中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南京御史。天启三年六月，上疏别白孙承宗、王象乾、阎鸣泰本末，请定去留，而撤毛文龙海外军，令居关内。

又请亟罢内操。忤魏忠贤，传旨切责，复宣谕廷臣，再渎奏者罪无赦。六年，之凤方视江防，期满奏报。忠贤夺其职。

崇祯二年，起故官。帝召周延儒燕见，宵分始出。之凤偕同官上疏曰：“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三百里，其立身居乡，不堪置齿颊。今乃特蒙眷注，必将曰举朝尽欺，独延儒一人捐躯为国，使陛下真若廷臣无可信，而延儒乃得翦所忌，树所私，曰为冯铨、霍维华等报怨。此一召也，于国事无纤毫益，而于圣德有丘山之损。”忤旨，诘责。已，复列上五事，曰举谋勇，止援兵，练土著，密侦探，选守令，俱见采纳。

累迁刑部侍郎，遂代郑三俊为本部尚书。之凤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审录，高墙罪独不与，上疏言之，报可。尝与左侍郎王命璿召对平台，论律例及狱情，帝申饬而退。时有火星之变，之凤特请修刑，言：“自今狱情大者，一月奏断，小者半月。

赃重人犯，结案在数年前者，大抵本犯无髓可敲，戚属亦无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从之。然之凤虽为此奏，其后每上狱词，帝必严驳，之凤惧甚，诸司呈稿，迟疑不敢遽发，屡疏谢病，帝不从。会尚书范景文劾南京给事中荆可栋贪墨，下部讯，之凤予轻比。帝疑其受贿，下之吏，法司希旨坐绞。给事中李清言于律未合，同官葛枢复论救。帝怒，镌枢级，调外。十三年四月，之凤狱中上书自白无赃贿，情可矜原。亦置不省，竟瘐死。

计崇祯朝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奄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乔允升坐逸囚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

郑三俊坐议狱逮系。之凤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系刑部，瘐死。

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子庶吉士端并降。

赞曰：崔景荣、黄克缵皆不为东林所与，然特不附东林耳。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毕自严、李长庚计臣中办治才，而自严增赋之议，识者病焉。刘之凤议狱不当，罪止谪罢，竟予重比，刑罚不中，欲求治得乎！

##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张鹤鸣（弟鹤腾） 董汉儒（汪泗论） 赵彦 王洽（王在晋 高第）梁廷栋熊明遇 张凤翼 陈新甲 冯元飙（兄元飏）

张鹤鸣，字元平，颍州人。中万历十四年会试，父病，驰归。越六年，始成进士。除历城知县，移南京兵部主事。累官陕西右参政，分巡临、巩，以才略闻。

再迁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自杨应龙平后，销兵太多，苗仲所在为寇。鹤鸣言：“仲贼乃粤西瑶种，流入黔中。自贵阳抵滇，人以三万计，砦以千四百七十计，分即为民，合即为盗。又有红苗，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数几十万，而镇远、清平间，大江、小江、九股诸种，皆应龙遗孽，众万余。臣部卒止万三千，何以御贼？”因列上增兵增饷九议。合诸土兵剿洪边十二马头，大破红苗，追剿猱坪。贼首老蜡鸡据峰巅仰天窝，窝有九井，地平衍，容数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关，老蜡鸡僭王号。鹤鸣夺其关，老蜡鸡授首，抚降余众而还。寻发兵击平定广、威平、安笼诸贼，威名甚著。迁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未上，转左侍郎，佐理部事。时兵事亟，兵部增设二侍郎，而鹤鸣与祁伯裕、王在晋并卧家园不赴。

至天启元年，辽阳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张经世督援师出关，部中遂无侍郎。

言官请趣鹤鸣等，章数十上，帝乃克期令兵部马上督催，鹤鸣等始履任。至则论平苗功，进本部尚书，视侍郎事。尚书王象乾出督蓟、辽军务，鹤鸣遂代其位。给事中韦蕃请留象乾，出鹤鸣督师。忤旨，谪外。时熊廷弼经略辽东，性刚负气，好谩骂，凌轹朝士。鹤鸣与相失，事多龃龉，独喜巡抚王化贞。化贞本庸才，好大言，鹤鸣主之，所奏请无不从，令无受廷弼节度。中外皆知经、抚不和，必误封疆，而鹤鸣信化贞愈笃，卒致疆事大坏。

二年正月，廷议经、抚去留。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议以鹤鸣代廷弼，其他多言经、抚宜并任，鹤鸣独毅然主撤廷弼，专任化贞。议甫上，化贞已弃广宁遁。鹤鸣内惭，且惧罪，乃自请行边，诏加太子太保，赐蟒玉及尚方剑。鹤鸣惮行，逗遛十七日，始抵山海关。至则无所筹画，日下令捕间谍，厚啖蒙古炒花、宰赛诸部而已。

初，广宁败书闻，廷臣集议兵事。鹤鸣盛气詈廷弼自解。给事中刘弘化首论之，坐夺俸。御史江秉谦、何荐可继劾，并贬官。廷臣益愤。御史谢文锦，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萧良佐、侯震旸、熊德阳等交章极论，请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与化贞并按。鹤鸣抵言廷弼偾疆事，由故大学士刘一燝、尚书周嘉谟党庇不令出关所致，因诋言者为一燝鹰犬。且曰：“祖宗故事，大司马不以封疆蒙功罪。”

于是朝瑞等复合疏劾之，御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帝不问。鹤鸣迁延数月，谢病归。

六年春，魏忠贤势大炽，起鹤鸣南京工部尚书。寻以安邦彦未灭，鹤鸣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书，总督贵州、四川、云南、湖广、广西军务，赐尚方剑。功未就，庄烈帝嗣位。给事中瞿式耜、胡永顺、万鹏以鹤鸣由忠贤进，连章击之。鹤鸣求去，诏加太子太师，乘传归。崇祯八年，流贼陷颍州，执鹤鸣，例悬于树，骂贼死，年八十五。

弟鹤腾，字元汉，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官云南副使。行谊醇笃，誉过其兄。

城陷被执，骂不绝口而死。

董汉儒，开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河南府推官，入为户部主事。疏陈减织造、裁冒滥诸事。且曰：“迩来九阍三殿间，惟闻纵酒、淫刑、黩货。时事可忧，不止国计日绌已也。”不报。朝鲜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饷务。

寻迁山东佥事，进副使，历湖广左右布政使，所在有声。四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帝赐福王庄田，责湖广四千四百余顷，汉儒以无所得田，请岁输万金代租，不听。楚宗五十余人，讦假王事获罪，囚十载，汉儒力言，王，假也，请释系者。又为满朝荐、卞孔时等乞宥。俱不报。忧归。

光宗立，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天启改元，辽阳失，简精卒二千入卫，诏褒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协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书。时辽地尽亡，汉儒请逮治诸降将刘世勋等二十九人家属，立诛逃将蔡汝贤等，报可。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诳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汉儒言文龙计画疏，虚声未可长恃；又请诛逃将管大籓、张思任、孟淑孔等，语甚切。帝命逮治思任等，而大籓卒置不问。诸镇援辽军多逃逸，有出塞投插部者，汉儒请捕获立诛，同伍相擒捕者重赏；且给饷以时，则逃者自少。帝亦嘉纳。

奄人王体乾、宋晋、魏忠贤等十二人有旧劳，命所廕锦衣官皆予世袭。汉儒据祖制力争，帝不从。给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论等合疏谏，给事中硃大典、周之纲，御史宋师襄、胡良机特疏继之，卒不纳。汉儒旋以母丧归。后忠贤大横，汉儒服阕，遂不召。追叙甘肃功，即家进太子太保，廕子锦衣百户。卒赠少保，谥肃敏。

汪泗论，字自鲁，休宁人。祖自，嘉靖中进士，历官福建兵备佥事，分守福宁。倭犯同安，自释重囚七人为军锋，击倭却之。捷闻，赉金币。

泗论中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漳浦知县，调福清，有惠政，清屯田，缮城堡。

征擢御史，首请杜内批以严履霜之渐，又请召还科臣杨涟等以作士气。巡按江西，敦重持大体，奸宄肃然。宗人禄不给，疏以桥税赎锾存留接济。历太仆寺少卿。尝识黄道周于诸生中，人服其精鉴。

赵彦，肤施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屡迁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辽阳既失，彦请增兵戍诸岛，特设大将登州，登、莱设镇，自此始。天启二年，广宁复失。彦以山东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诏多允行。

先是，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庄，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万历二十三年，有司捕系森，论死，用贿得释。乃入京师，结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后森徒李国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

两教相仇，事尽露。四十二年，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其子好贤及钜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辈踵其教，徒党益众。至是，好贤见辽东尽失，四方奸民思逞，与鸿儒等约是年中秋并起兵。会谋泄，鸿儒遂先期反，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用红巾为识。五月戊申陷郓城，俄陷邹、滕、峄，众至数万。

时承平久，郡县无守备，山东故不置重兵。彦任都司杨国栋、廖栋，而檄所部练民兵，增诸要地守卒。请留京操班军及广东援辽军，以备征调。荐起故大同总兵官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官，讨贼。贼乘肇基未至，袭兗州，为滋阳知县杨炳所却。栋等击败贼，复郓城。其别部犯钜野，知县赵延庆固守不下，国栋兵至，败之，又败其犯兗州者。遂偕栋等合攻邹县。兵溃，游击张榜战死，贼遂围曲阜、郯城。旋败去，遂复峄县。

七月，彦视师兗州。甫出城，遇贼万余，彦缒入城。肇基急迎战，而令国栋及栋夹击，大败之横河。时贼精锐聚邹、滕中道，彦欲攻邹、滕。副使徐从治曰：“攻邹、滕难下，不如捣其中坚，两城可图也。”彦乃与肇基令游兵缀贼邹城，而以大军击贼精锐于黄阴、纪王城，大败贼，蹙而殪之峄山，遂围邹。大小数十战，城未下，令天津佥事来斯行及国栋等乘间复滕县。国栋又大破贼沙河，乃筑长围以攻邹。鸿儒抗守三月，食尽，贼党尽出降；鸿儒单骑走，被擒。抚其众四万七千余人。彦乃纪绩，告庙献俘，磔鸿儒于市。鸿儒躏山东二十年，徒党不下二百万，至是始伏诛。

于弘志亦于是年六月据武邑白家屯，将取景州应鸿儒。斯行方赴援山东，还军讨之。弘志突围走，为诸生叶廷珍所获，凡举事七日而灭。好贤亦捕得伏诛。

彦已加兵部侍郎，论功，进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廕子锦衣世佥事，赉银币加等。奏请振济，且捐邹、滕赋三年，郓城、峄、滋阳、曲阜一年，钜野半之，皆报许。

三年八月，召代董汉儒为兵部尚书，极陈边将克饷、役军、虚伍、占马诸弊，因条列综核事宜。帝称善，立下诸边举行。参将王楹行边，为哈剌慎部袭杀，彦请核实论罪，并敕诸边抚赏毋增故额。有传我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彦忧之，画上八事，帝皆褒纳。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罪，彦亦抗疏劾之，自是为忠贤所恶。贵州征苗兵屡败，彦列八策以献，诏颁示军中。

彦有筹略，晓畅兵事。然征妖贼时，诸将多杀良民冒功，而其子官锦衣，颇招摇都市。给事、御史交劾之。彦三疏乞罢，忠贤挟前憾，令乘传归，子削籍。初，妖贼兴，辽东经略王在晋遣兵助讨，彦叙功不及在晋，在晋憾之，至是为南京吏部，数诋彦。给事中袁玉佩遂劾彦冒功滥廕，且言京观不当筑。诏削其世廕，并京观毁之。寻追叙兵部时边功，即家进太子太傅。未几卒。

王洽，字和仲，临邑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东光、任丘。服阕，补长垣。

治仪表颀伟，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为一方最。

擢吏部稽勋主事，历考功文选郎中。天启初，诸贤汇进，洽有力焉。迁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洽本赵南星所引，及魏忠贤逐南星，洽乞罢，不许。五年四月，御史李应公希忠贤指劾洽，遂夺职闲住。

崇祯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摄部事。兵部尚书王在晋罢，帝召见群臣，奇洽状貌，即擢任之。上疏陈军政十事，曰严债帅，修武备，核实兵，衡将材，核欺蔽，惩朘削，勤训练，厘积蠹，举异才，弭盗贼，帝并褒纳。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争插汉款战事，帝召诸大臣平台，诘问良久，洽及诸执政并主象乾策，定款议，详见《象乾》、《宗衡传》。

寻上言：“祖宗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屯田是也。今辽东、永平、天津、登、莱沿海荒地，及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诸县闲田百万顷。元虞集有京东水田之议，本朝万历初，总督张佳允、巡抚张国彦行之蓟镇，为豪右所阻。

其后，巡抚汪应蛟复行之河间。今已垦者荒，未垦者置不问，遗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讲生财之术，为养军资，不大失策乎！乞敕诸道监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垦之制，实心力行，庶国计有裨，军食无缺。”帝称善，即命行之。尝奏汰年深武弁无荐者四十八人，以边才举监司杨嗣昌、梁廷栋，后皆大用。

二年十月，我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严。洽急征四方兵入卫，督师袁崇焕，巡抚解经传、郭之琮，总兵官祖大寿、赵率教、满桂、侯世禄、尤世威、曹鸣雷等先后至，不能拒，大清兵遂深入。帝忧甚，十一月召对廷臣。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备御疏忽，调度乖张。”检讨项煜继之，且曰：“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帝颔之，遂下洽狱，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寻论罪，复坐大辟。

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而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又以廷臣玩祇，拟用重典，故于洽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

在晋，字明初，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自部曹历监司，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进督河道。泰昌时，迁添设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署部事。三月，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寻请告归。五年，起南京吏部尚书，寻就改兵部。

崇祯元年，召为刑部尚书，未几，迁兵部。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卒。

高第，字登之，滦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历官兵部尚书，经略蓟、辽。未数月，以恇怯劾罢去。崇祯二年冬，大清兵破滦州，第窜免。

梁廷栋，鄢陵人。父克从，太常少卿。廷栋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召改礼部，历仪制郎中。天启五年，迁抚治西宁参议。七年，调永平兵备副使。督抚以下为魏忠贤建祠，廷栋独不往，乞终养归。

崇祯元年起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右参政。十一月，大清兵克遵化，巡抚王元雅自缢，即擢廷栋右佥都御史代之。廷栋请赐对，面陈方略，报可。未几，督师袁崇焕下狱，复擢廷栋兵部右侍郎兼故官，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及四方援军。

廷栋有才知兵，奏对明爽，帝心异之。

三年正月，兵部尚书申用懋罢，特召廷栋掌部事。时京师虽解严，羽书旁午，廷栋剖决无滞。而廷臣见其骤用，心嫉之。给事中陈良训首刺廷栋，同官陶崇道复言：“廷栋数月前一监司耳，倏而为巡抚、总督、本兵，国士之遇宜何如报。乃在通州时，言遵、永易复，良、固难破，自以为神算。今何以难者易，易者难？且尝请躬履行间，随敌追击，以为此报主热血。今偃然中枢，热血何销亡也？谓制敌不专在战，似矣，而伐谋用间，其计安在？”帝不听崇道言。廷栋疏辨，乞一岩疆自效，优诏慰留之。未几，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廷栋虚名，崇道又言廷栋轻于发言，致临洮、固原入卫兵变。帝皆不纳。五月，永平四城复，赏廷栋调度功，加太子少保，世廕锦衣佥事。

其秋，廷栋以兵食不足，将加赋，因言：“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也。

一岁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而曰民穷于辽饷，何也？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余万，何忧不足。

故今日民穷之故，惟在官贪。使贪风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欢忻亦自若。”疏入，帝俞其言，下户部协议。户部尚书毕自严阿廷栋意，即言今日之策，无逾加赋，请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于是增赋百六十五万有奇，海内并咨怨。已，陈厘弊五事：曰屯田，曰盐法，曰钱法，曰茶马，曰积粟。又极陈陕西致寇之由，请重惩将吏贪污者以纾军民之愤，塞叛乱之源。帝皆褒纳。

廷栋居中枢岁余，所陈兵事多中机宜，帝甚倚任。然颇挟数行私，不为朝论所重。给事中葛应斗劾御史袁弘勋纳参将胡宗明金，请嘱兵部；廷栋亦劾弘勋及锦衣张道濬通贿状。两人遂下狱。两人者，吏部尚书王永光私人也。廷栋谋并去永光，以己代之，得释兵事，永光遂由此去。御史水佳允者，弘勋郡人也，两疏力攻廷栋，发其所与司官手书，且言其纵奸人沈敏交关蓟抚刘可训，纳贿营私。廷栋疏辩求去，帝犹慰留。有安国栋者，初以通判主插汉抚赏事，廷栋荐其才，特擢职方主事，仍主抚赏，颇为奸利，廷栋庇之。后佳允坐他事左迁行人司副，复上疏发两人交通状，并列其贿鬻将领数事，事俱有迹。廷栋危甚，赖中人左右之，得闲住去，以熊明遇代。八年冬，召拜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代杨嗣昌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明年七月，我大清兵由间道逾天寿山，克昌平，逼京师。山后地，乃廷栋所辖也，命戴罪入援。兵部尚书张凤翼惧罪，自请督师。两人忄匡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言官交章论劾。两人益惧，度解严后必罹重谴，日服大黄药求死。八月十九日，大清兵出塞。至九月朔，凤翼卒。逾旬日，廷栋亦卒。已，法司定罪，廷栋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

廷栋既殁，其父克从尚在。后贼破鄢陵，避开封。及开封被淹，死于水。

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知长兴县。四十三年，擢兵科给事中，旋掌科事。上疏极陈时弊，言：今春以来，天鼓两震于晋地，流星昼陨于清丰，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内女妖，辽东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东大昆，人相食，黄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经天，辅星湛没，荧惑袭月，金水愆行，或日光无芒，日月同晕，为恒风，为枯旱。天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诬天拂经之事，此诚禽息碎首、贾生痛哭之时也。敢以八忧、五渐、三无之说进。

今内库太实，外库太虚，可忧一。饷臣乏饷，边臣开边，可忧二。套部图王，插部觊赏，可忧三。黄河泛滥，运河胶淤，可忧四。齐苦荒天，楚苦索地，可忧五。

鼎铉不备，栋梁常挠，可忧六。群哗盈衢，讹言载道，可忧七。吴民喜乱，冠履倒置，可忧八。

八忧未已，五渐继之。太阿之柄，渐入中涓。魁垒之人，渐如陨箨。制科之法，渐成奸薮。武库之器，渐见销亡。商旅之途，渐至梗塞。

五渐未已，三无继之。匹夫可荧惑天子，小校可滥邀丝纶，是朝廷无纪纲。滇、黔之守令皆途穷，扬、粤之监司多规避，是远方无吏治。谗构之口甚于戈戟，倾危之祸惨于苏、张，是士大夫无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帝不省。亓诗教等以明遇与东林通，出为福建佥事，迁宁夏参议。

天启元年，以尚宝少卿进太仆少卿，寻擢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建营伏虎山，选练苍头军，以资守御。永乐中，齐王榑以罪废，其子孙居南京，号齐庶人。

有睿爁者，自负异表，与奸人谋不轨，明遇捕获之，置其党十余人于法。魏忠贤党谋尽逐东林，以明遇尝救御史游士任，五年三月，给事中薛国观遂劾其党庇徇私，忠贤即矫旨革职。未几，坐汪文言狱，追赃千二百金，谪戍贵州平溪卫。

庄烈帝即位，释还。崇祯元年，起兵部右侍郎。明年进左，迁南京刑部尚书。

四年，召拜兵部尚书，疏陈四司宿弊，悉见采纳。杨鹤被逮，明遇言：“秦中流寇，明旨许抚剿并行。臣谓渠魁乞降亦宜抚，胁从负固亦宜剿。今鹤以抚贼无功就逮，倘诸臣因鹤故欲尽戮无辜，被胁之人绝其生路。宜急敕新督臣洪承畴，谕贼党杀贼自效，即神一魁、刘金辈，果立奇功，亦一体叙录。而诸将善抚驭如吴弘器等，仍与升擢，庶贼党日孤。”帝亦纳之。

五年正月，山东叛将李九成等陷登州，明遇过信巡抚余大成言，力主抚议，久愈猖獗，莱城被围几陷，乃调关外军讨定之。语详《徐从治传》。当是时，我大清兵入宣府，巡抚沈棨与中官王坤等遣使议和，馈金帛牢醴，师乃旋。事闻，帝恶棨专擅，召对明遇等于平台。明遇曲为棨解，帝不悦，逮棨下吏。于是给事中孙三杰力诋明遇、棨交关误国，同官陈赞化、吕黄钟，御史赵继鼎连劾之。明遇再疏乞罢，帝责以疏庸偾事，命解任候勘。寻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荐起南京兵部尚书，改工部，引疾归。国变后卒。

张凤翼，代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广宁兵备副使，忧归。

天启初，起右参政，饬遵化兵备。三年五月，辽东巡抚阎鸣泰罢，擢凤翼右佥都御史代之。自王化贞弃广宁后，关外八城尽空，枢辅孙承宗锐意修复，而版筑未兴。凤翼闻命，疑承宗欲还朝，以辽事委之己，甚惧，即疏请专守关门。其座主叶向高、乡人韩爌柄政，抑使弗上。既抵关，以八月出阅前屯、宁远诸城，上疏极颂承宗经理功，且曰：“八城畚插，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载疮痍，非一时可起之疾。

今日议剿不能，言战不得，计惟固守。当以山海为根基，宁远为门户，广宁为哨探。”

其意专主守关，与承宗异议。

时赵率教驻前屯，垦田、练卒有成效。及袁崇焕、满桂守宁远，关外规模略定。

忽有传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汹汹思窜，凤翼心动，亟遣妻子西归。承宗曰：“我不出关，人心不定。”遂于四年正月东行。凤翼语人曰：“枢辅欲以宁前荒塞居我，是杀我也。国家即弃辽左，犹不失全盛，如大宁、河套，弃之何害？今举世不欲复辽，彼一人独欲复耶？”密令所知居言路者诋马世龙贪淫及三大将建阃之非，以撼承宗。承宗不悦，举其言入告。适凤翼遭内艰，遂解去。承宗复上疏为世龙等辨，因诋凤翼才鄙而怯，识暗而狡，工于趋利，巧于避患。廷议以既去不复问。

六年秋，起故官，巡抚保定。明年冬，蓟辽总督刘诏罢，进凤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崇祯元年二月，御史甯光先劾凤翼前抚保定，建魏忠贤生祠。凤翼引罪乞罢，不许。未几，谢病去。诸建祠者俱入逆案，凤翼以边臣故获宥。

三年起故官，代刘策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既复遵、永四城，叙功，进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世廕锦衣佥事。凤翼以西协单弱，条奏增良将、宿重兵、备火器、预军储、远哨探数事，从之。已，复谢病去。久之，召为兵部尚书。

明年二月，召对平台，与吏部尚书李长庚同奉“为国任事，洁己率属”之谕。

寻以宣、大兵寡，上言：“国初额军，宣府十五万一千，今止六万七千。大同十三万五千，今止七万五千。乞两镇各增募万人，分营训练。且月饷止给五钱，安能致赳桓之士，乞一人食二饷。”帝并从之。给事中周纯修、御史葛征奇等以兵事日棘，劾凤翼溺职。凤翼连疏乞休，皆不许。

七年以恢复登州功，加太子少保。七月，我大清西征插汉，师旋，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机，下兵部论罪。部议巡抚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职赎杖，总督张宗衡闲住。帝以为轻，责凤翼对状。于是总督、巡抚及三镇总兵睦自强、曹文诏、张全昌俱遣戍，监视中官刘允中、刘文中、王坤亦充净军。时讨贼总督陈奇瑜以招抚偾事，给事中顾国宝劾凤翼举用非人，帝亦不问。奇瑜既罢，即命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督河南、山西、湖广军务，剿中原群盗。言官以承畴势难兼顾，请别遣一人为总督，凤翼不能决，既而承畴竟无功。及贼将南犯，请以江北巡抚杨一鹏镇凤阳，防护皇陵，温体仁不听，凤翼亦不能再请。八年正月，贼果毁凤阳皇陵。言官交章劾凤翼，凤翼亦自危，引罪乞罢。帝不许，令戴罪视事。

初，贼之犯江北也，给事中桐城孙晋以乡里为忧。凤翼曰：“公南人，何忧贼？

贼起西北，不食稻米，贼马不饲江南草。”闻者笑之。事益急，始令硃大典镇凤阳。

寻推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讨南北贼，而贼已蔓延不可制矣。给事中刘昌劾凤翼推总兵陈壮猷，纳其重贿。凤翼力辩，昌贬秩调外。

已而凤翼言：“剿贼之役，原议集兵七万二千，随贼所向，以殄灭为期。督臣承畴以三万人分布豫、楚数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来朝俱溃。以二万人散布三秦千里内，势分，又孤军无援，故艾万年、曹文诏俱败。今既益以祖宽、李重镇、倪宠、牟文绶兵万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万有奇，兵力厚矣。请以贼在关内者属承畴，在关外者属象升，倘贼尽出关，则承畴合剿于豫，尽入关，则象升合剿于秦。臣更有虑者，贼号三四十万，更迭出犯，势众而力合；我零星四应，势寡而力分。贼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我所至樵苏后爨，动辄呼庚。贼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缓，三日而重茧难驰。众寡、饥饱、劳逸之势，相悬如此，贼何日平。乞严敕督、理二臣，选将统军，军各一二万人，俾前茅、后劲、中权联络相贯，然后可制贼而不为贼制。今贼大势东行，北有黄河，南有长江，东有漕渠，彼无舟楫，岂能飞越？我兵从西北穷追，犹易为力。此防河扼险，目前要策，所当申饬者也。”帝称善，命速行之。凤翼自请督师讨贼，帝优诏不允。

九年二月，给事中陈昌文上言：“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则行军机要不当中制。若今日议不许斩级，明日又议必斩级，今日议征兵援凤，明日又议撤兵防河，心至无所适从。愿枢臣自今凡可掣督、抚之肘者，俱宽之文法，俾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敌所不攻，攻敌所不守，奇正错出，灭贼何难。

今不惟不能灭，乃今日破军杀将，明日又陷邑残州，止罪守令而不及巡抚，岂法之平？愿枢臣自今凡可责诸抚之成者，勿宽文法，俾加磨砺可也。”帝纳其言。

江北之贼，自滁州、归德两败后，尽趋永宁、卢氏、内乡、淅川大山中，关中贼亦由阌乡、灵宝与之合。凤翼请敕河南、郧阳、陕西三巡抚各督将吏扼防，毋使轶出，四川、湖广两巡抚移师近界，听援剿，而督、理二臣以大军入山蹙之，且严遏米商通贩，贼可尽殄。帝深然之，克期五月荡平，老师费财，督抚以下罪无赦。

凤翼虽建此策，象升所部多骑军，不善入山，贼竟不能灭。

至七月，我大清兵自天寿山后入昌平，都城戒严。给事中王家彦以陵寝震惊，劾凤翼坐视不救。凤翼惧，自请督师。赐尚方剑，尽督诸镇勤王兵。以左侍郎王业浩署部事，命中官罗维宁监督通、津、临、德军务，而宣大总督梁廷栋亦统兵入援。

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凤翼忧甚。

己巳之变，尚书王洽下狱死，复坐大辟。凤翼知不免，日服大黄药，病已殆，犹治军书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严，凤翼即以九月朔卒。已而议罪夺其官。十一年七月，论前剿寇功，有诏叙复。

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凤翼善温体仁，独居位五载。

其督师也，意图逭责，乃竟以畏法死。

陈新甲，长寿人。万历时举于乡，为定州知州。崇祯元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进郎中。迁宁前兵备佥事。宁前，关外要地，新甲以才能著。四年，大凌新城被围，援师云集，征缮悉倚赖焉。及城破，坐削籍。巡抚方一藻惜其才，请留之，未报。

监视中官马云程亦以为言，乃报可。新甲言：“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不许。寻进副使，仍莅宁远。

七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代焦源清巡抚宣府。新甲以戎备久弛，亲历塞垣，经前人足迹所不到，具得士马损耗、城堡倾颓、弓矢甲仗朽敝状。屡疏请于朝，加整饬，边防赖之。杨嗣昌为总督，与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内艰归。

十一年六月，宣大总督卢象升丁外艰，嗣昌方任中枢，荐新甲堪代。诏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夺情任之。会大清兵深入内地，诏新甲受代，即督所部兵协御。未几，象升战殁，孙传庭代统其军，新甲与相倚仗，终不敢战。明年春，畿辅解严。顺天巡按刘呈瑞劾其前后逗挠。新甲历陈功状，且言呈瑞挟仇，帝不问。既赴镇，列上编队伍、严哨探、明训练、饬马政、练火器、禁侵渔诸事，报可。麾下卒夜哗，新甲请罪，亦不问。给事中戴明说尝劾之，帝以轻议重臣，停其俸。

十三年正月，召代傅宗龙为兵部尚书。自弘治初贾俊后，乙榜无至尚书者。兵事方亟，诸大臣避中枢，故新甲得为之。陛见毕，陈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尝言。惟言天寿山后宜设总兵，徐州亦宜设重镇，通两京咽喉，南护凤陵，中防漕运，帝并采用之。复陈枢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即命饬行。

十四年三月，贼陷雒阳、襄阳，福、襄二王被难，镌新甲三秩视事。旧制，府、州、县城郭失守者，长吏论死。宛平知县陈景建言村镇焚掠三所者，长吏当戍边。

新甲主其议，言：“有司能兼顾乡城，即与优叙。若四郊被寇，与失机并论。”帝即从之。然是时中原皆盗，其法亦不能行也。杨嗣昌卒于军中，新甲举丁启睿往代，议者尤其失人。然傅宗龙、孙传庭并以微罪系狱，新甲于召对时称其才，退复上章力荐，两人获用，亦新甲力也。寻论秋防功，复所镌秩。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计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诸将以八月次松山，为我大清兵所破，大溃，士卒死亡数万人。若麒自海道遁还，言官请罪之，新甲力庇，复令出关监军。锦州围未解，承畴又被围于松山，帝深以为忧，新甲不能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爃劾新甲寡谋误国，请速令举贤自代，不纳。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若麒复自宁远遁还。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屡乞罢，皆不从。

新甲雅有才，晓边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债帅。深结中贵为援，与司礼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当是时，闯贼蹂躏河南，开封屡被围，他郡县失亡相踵，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出关讨贼，先后陷殁，贼势愈张。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数十。新甲请罪章亦十余上，帝辄慰留。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与大清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升。升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升。升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骇愕，交章劾升，升遂斥去。

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新甲知不免，遍行金内外。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帝曰：“他且勿论，戮辱我亲籓七，不甚于薄城耶？”遂弃新甲于市。

新甲为杨嗣昌引用，其才品心术相似，军书旁午，裁答无滞。旁初甚倚之，晚特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杀之不疑。厥后给事中沈迅力诋其失，帝曰：“令尔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惭而退。新甲初自阳和入都门，黄雾四塞，识者以为不祥，及是果应。

冯元飙，字尔韬，慈溪人。父若愚，南京太仆少卿。天启元年，元飙与兄元飏同举于乡。明年，元飙成进士，历知澄海、揭阳。

崇祯四年，征授户科给事中。帝遣中官出镇，元飙力争。时元飏亦疏论中官，兄弟俱有直声。无何，上疏力诋周延儒，被切责。寻论山东总督刘宇烈纵寇主抚罪。

又言礼部侍郎王应熊无大臣体，宜罢。复荐词臣姚希孟孤忠独立，不当夺讲官；科臣赵东曦正词谠论，不当夺言路。皆不纳。应熊谋改吏部，元飙复摭劾其贪秽数事。

被旨谯责，遂乞假归。

八年春还朝。时凤阳皇陵毁，廷臣交论温体仁、王应熊朋比误国。元飙上言：“政本大臣，居实避名，受功辞罪。平时养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辄曰：‘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语，丛百欺。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有汉、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国初顾问之荣而兼隆位号，地亲势峻，言听志行，柄用专且重者莫如今日，犹可谢天下责哉？”迁礼科右给事中，再迁刑科左给事中。数言部囚多轻罪，请帝宽宥，并采纳之。诏简东宫讲官，左谕德黄道周为首辅张至发所扼，且疏诋之。元飙言：“道周至清无徒，忠足以动人主，惟不能得执政欢。”至发恚，两疏诋元飙，帝皆置不问。由户科都给事中擢太常少卿，改南京太仆卿，就迁通政使。

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转左。元飙多智数，尚权谲，与兄元飏并好结纳，一时翕然称“二冯”。然故与冯铨通谱谊。初在言路，诋周延儒，及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飙因与善。延儒欲以振饥为铨功，复冠带，惮众议，元飙令引吴甡入阁助之，既而甡背延儒议。熊开元欲尽发延儒罪，元飙沮止之，开元以是获重谴。兵部尚书陈新甲弃市，元飚署部事。一日，帝召诸大臣游西苑，赐宴明德殿，因论兵事。良久，出御马佳者百余匹，及内制火箭，次第示元飙，元飙为辨其良楛。帝曰：“大司马缺久，无逾卿者。”元飙以多病辞，乃用张国维。

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遂以元飙为尚书。帝倚之甚至，元飙顾不能有所为。

河南、湖广地尽陷，关、宁又日告警。至八月，以病剧乞休。帝慰留之，赐瓜果食物，遣医诊视。请益坚，乃允其去。

元飙颇能料事。孙传庭治兵关中，元飙谓不可轻战。廷臣多言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元飙谓将士习懦，未经行阵，宜致贼而不宜致于贼。乃于帝前争之曰：“请先下臣狱，俟一战而胜，斩臣谢之。”又贻书传庭，戒毋轻斗，白、高两将不可任。传庭果败。将归，荐李邦华、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都城遂不守。福王时，元飙卒，其家请恤。给事中吴适言：“元飙身膺特简，莫展一筹，予以祭葬，是使误国之臣生死皆得志也。”部议卒如所请。

元飏，字尔赓，举崇祯元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帝遣中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事。元飙抗疏谓：“内臣当别立公署，不当踞二部堂，二部司属亦不得至彝宪门，犯交结禁。”帝责以沽名，彝宁亦愠，元飏请告归。寻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中，迁苏松兵备参议。温体仁当国，唐世济为都御史，皆乌程人，其乡人盗太湖，以两家为奥主。元飏捕得其渠魁，则世济族子也，置之法。迁福建提学副使，巡抚张国维奏留之。太仓人陆文声讦其乡官张溥、张采倡复社，乱天下。巡按倪元珙以属元飏，元飏盛称溥等，元珙据以入告。体仁庇文声，两人并获谴，元飏谪山东盐运司判官。十一年，济南被兵，摄济宁兵备事。十四年，迁天津兵备副使。十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李继贞巡抚天津，兼督辽饷。明年叙军功，廕一子锦衣卫。时元飙已掌中枢。帝顾其兄弟厚，尝赐宫参疗元飏疾。而元飏以衰老乞休。诏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城陷，元飏乃由海道脱归。是秋九月卒。

赞曰：明季疆场多故，则重本兵之权，而居是位者乃多庸暗阘冗之辈。若张鹤鸣之任王化贞，陈新甲之举丁启睿，皆暗于知人。至松山之役，其误国可胜言哉！

梁廷栋谓民穷之故在官贪，似矣。而因以售其加派之说，是所谓亡国之言也。

##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许誉卿 华允诚 魏呈润（胡良机 李曰辅 赵东曦） 毛羽健（黄宗昌韩一良） 吴执御（吴彦芳 王绩灿）章正宸 黄绍杰（李世祺） 傅朝佑

庄鰲献 李汝璨 姜埰弟垓熊开元方士亮 詹尔选 汤开远 成勇 陈龙正许誉卿，字公实，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金华推官。

天启三年，征拜吏科给事中。疏言锦衣世职，不当滥畀保姆奄尹。织造中官李实诬劾苏州同知杨姜侵抚按职。中旨谓姜贿誉卿出疏，停誉卿俸半年。杨涟劾魏忠贤，誉卿亦抗疏极论忠贤大逆不道：“视汉之朋结赵娆，唐之势倾中外，宋之典兵矫诏、谋间两宫何异！”忠贤大怒。又言：“内阁政本重地，而票拟大权拱手授之内廷。厂卫一奉打问之旨，五毒备施。迩复用立枷法，士民槁项毙者不知凡几。又行数十年不行之廷杖，流毒缙绅，岂所以昭君德哉！祖制，宦官不典兵。今禁旅日繁，内操未罢，聚虎狼于萧墙之内，逞金革于禁闼之中，不为早除，必贻后患。”

于是忠贤怒益甚。会赵南星、高攀龙被逐，誉卿偕同列论救，遂镌秩归。

庄烈帝即位，诛崔、魏，将大计天下吏。奄党房壮丽、安伸、杨维垣之徒冀收余烬，屡诏起废，辄把持使不得进，引其同类。誉卿时已起兵科给事中，具疏争。

吏部尚书王永光素附珰，仇东林，尤阴鸷。诏定逆案，颂珰者即党逆。永光尝颂珰，治逆案，阴护持之。南京给事中陈尧言疏劾永光珰孽，不当正铨席。然帝方眷永光，责尧言。誉卿又抗疏争，于是都给事中薛国观以己亦珰孽也，遂讦誉卿及同官沈惟炳东林主盟，结党乱政。誉卿上疏自白，即日引去。

七年起故官，历工科都给事中。明年正月，流贼陷颍州，誉卿请急调五千人守凤阳。疏入而凤阳已陷，皇陵毁焉。誉卿痛愤，直发本兵张凤翼固位失事，及大学士温体仁、王应熊玩寇速祸罪。言：“贼在秦、晋时，早设总督，遏其渡河，祸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贼入楚、豫，人言交攻，然后不得已而议设之。侍郎汪庆百又避不行，乃推极边之陈奇瑜。鞭长不及，酿成今日之祸，非枢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发难已久，枢臣因东南震邻，始有淮抚操江移镇之疏，识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则曰不必移镇。臣观各地方稍有兵力，贼即不敢轻犯。凤阳何地，使巡抚早移，岂有今日！今枢臣以曾请移镇藉口，抚臣以不必移镇为词，则辅臣欲讳玩寇速祸，其可得哉！”帝以苛求责之。

而是时言官吴履中等复交章劾体仁、应熊交相赞美，“其拟旨慰留曰忠悃，曰荩画，曰绝私奉公，曰弘济时艰。不知时事至此，忠荩安在，而奉公济艰者何事也？”

誉卿再疏论，帝仍不问。誉卿曰：“皇上临驭有年，法无假贷，独于误国辅臣不一问。今者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且相继就逮矣。辅臣顾从容入直，退食委蛇，谓可超然事外乎？”帝终不听。

誉卿在天启时，谢升方为文选郎。及是，升长吏部，誉卿犹滞垣中。以资深当擢京卿，升希体仁意，出之南京。大学士文震孟愠语侵升，升亦愠。适山东布政使劳永嘉贿营登莱巡抚，主给事中宋之普家，升等列之举首，为给事中张第元所发。

帝以诘升，言路因欲攻升及都御史唐世济。誉卿以世济恃体仁，恶尤甚，当先去之。

御史张缵曾乃独劾升，升疑出誉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构之升。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绍芳亦欲得登莱巡抚，誉卿曾言之升。升遂疏攻誉卿，谓其营求北缺，不欲南迁，为把持朝政地，并及嘱绍芳事。体仁从中主之，誉卿遂削籍，绍芳逮问遣戍。十五年，御史刘逵及给事中杨枝起相继论荐，竟不果用。福王立，起光禄卿，不赴。国变，薙发为僧，久之卒。

华允诚，字汝立，无锡人。曾祖舜钦，瑞州知府。祖启直，四川参政。允诚举天启二年进士。从同里高攀龙讲学首善书院，先后旋里，遂受业为弟子，传其主静之学。四年春，从攀龙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龙去官，允诚亦告归。

崇祯改元，起营缮主事，进员外郎。二年冬，京师戒严，分守德胜门，四十余日不懈，帝微行察知之，赐白金，叙功，加俸一年，改职方员外郎。五年六月，以温体仁、闵洪学乱政，疏陈三大可惜、四大可忧。略言：当事借皇上刚严，而佐以舞文击断之术，倚皇上综核，而骋其讼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竞尚刑名，清明之躬浸成丛脞。以圣主图治之盛心，为诸臣斗智之捷径。可惜一。

帅属大僚，惊魂于回奏认罪；封驳重臣，奔命于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风裁徒征事件，长吏考课惟问钱粮。以多士靖共之精神，为案牍钩较之能事。可惜二。

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但有角户分门之念。意见互觭，议论滋扰。遂使剿抚等于筑舍，用舍有若举棋。以兴邦启圣之岁时，为即聋从昧之举动。可惜三。

人主所以总一天下者，法令也。丧师误国之王化贞，与杨镐异辟；洁己爱民之余大成，与孙元化并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误，执讯随之。遂使刑罚不中，鈇钺无威。一可忧也。

国家所恃以为元气者，公论也。直言敢谏之士一鸣辄斥，指佞荐贤之章目为奸党，不惟不用其言，并锢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忧也。

国家所赖以防维者，廉耻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群僚趋走，惟恐后时。

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幸窦已开；以操纵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谀成风，羞恶尽丧。三可忧也。

国家所藉以进贤退不肖者，铨衡也。我朝罢丞相，以用人之权归之吏部，阁臣不得侵焉。今次辅体仁与冢臣洪学，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夜以为常。黜陟大柄，只供报复之私。甚至庇同乡，则逆党公然保举，而白简反为罪案；排正类，则讲官借题逼逐，而荐剡遂作爰书。

欺莫大于此矣，擅莫专于此矣，党莫固于此矣。遂使威福下移，举措倒置。四可忧也。

疏入，帝诘其别有指使。允诚乃列上洪学徇私数事，且曰：“体仁生平，纟臂涂颜，廉隅扫地。陛下排众议而用之，以其悻直寡谐，岂知包藏祸心，阴肆其毒。

又有如洪学者，为之羽翼，遍植私人，戕尽善类，无一人敢犯其锋者，臣复受何人指使？”帝以体仁纯忠亮节，而摘疏中“握定机关”语，再令陈状。允诚复上言：“二人朋比，举朝共知。温育仁不识一丁，以家赀而首拔。邓英以论沈演而谪，罗喻义以‘左右非人’一语而逐。此非事之章明较著者乎？”帝亦悟两人同里有私，乃夺允诚俸半年，而洪学亦旋罢去。

其冬，以省亲归，孝养母。母年八十三而终。后为福王验封员外郎，十余日即引疾归。

允诚践履笃实，不慕荣达。延儒再召，遣人以京卿啖之，允诚拒不应。入南都，士英先造请，亦不报谢。国变后，屏居墓田，不肯薙发，与从孙尚濂骈斩于南京。

魏呈润，字中严，龙溪人。崇祯元年进士。由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

三年冬，疏陈兵屯之策：“请敕顺天、保定两巡抚简所部壮士，大邑五百人，小邑二三百人，分营训练。而天津翟凤翀、通州范景文、昌平侯恂并建节钺，宜令练兵之外兼营屯田。”又陈闽海剿抚机宜六事。并议行。

明年夏，久旱求言。疏言：“驿站所裁，才六十万，未足充军饷十一，而邮传益疲，势必再编里甲。是犹剜肉医疮，疮未瘳而肉先溃。关外旧兵十八万，额饷七百余万；今兵止十万七千，合蓟门援卒，非溢原数，加派五百九十万外，新增又百四十余万，犹忧不足，可不为稽核乎！边报告急，非臣子言功之日，而小捷频闻，躐加峻秩，门客厮养诡名戎籍，不阶而升，悉糜俸料，臣惧其难继也。江淮旱灾，五湖之间，海岸为谷，旧谷不登，新丝未熟，上供织造，宜且暂停。铨法坏于事例，正途日壅，不可不疏通。抚按诸臣捐赀助饷，大抵索之民间，顾奉急公之褒。上蒙而下削，不可不禁饬。”又条陈数策，请大修北方水政。帝皆纳其言。

熹宗时，司业硃之俊议建魏忠贤祠国学旁，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语，置籍，责诸生捐助。及帝即位，委过诸生陆万龄、曹代何以自解，首辅韩爌以同乡庇之，漏逆案。及是，之俊已迁侍讲。呈润发其奸，请与万龄弃西市，之俊由是废。

宣府监视中官王坤以册籍委顿，劾巡按御史胡良机。帝夺良机官，即令坤按核。

呈润上言：“我国家设御史巡九边，秩卑而任钜。良机在先朝以纠逆珰削籍，今果有罪，则有回道考核之法在，而乃以付坤。且边事日坏，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将帅，又有监司；既有督抚，有巡方，又有监视。一官出，增一官扰，中贵之威，又复十倍。御史偶获戾，且莫自必其命，谁复以国事抗者。异日九边声息，监视善恶，奚从而闻之？乞召还良机，毋使仰鼻息于中贵。”帝以呈润党比，贬三级，出之外。

良机者，南昌人也，字省之。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间为御史，尝纠魏忠贤之恶不减汪直、刘瑾。忠贤憾之，以年例迁广东参议。良机方按贵州，不候代而去，遂斥为民。崇祯元年起故官，按宣、大二镇。年满当代，以其敏练，再巡一年。至是，遂为坤劾罢。

时又有御史李曰辅者，亦以论中官获谴，廷臣交章论救，不听。而御史赵东曦又疏劾坤，亦获谴云。

曰辅，字元卿，亦南昌人也，与胡良机同里闬。万历中举于乡，为成都推官。

与巡抚硃燮元计兵事，偕诸将攻复重庆。崇祯四年，擢南京御史。时中官四出，张彝宪总理户、工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监饷宣府，刘文忠监饷大同，刘允中监饷山西。又命王应期监军关、宁，张国元监军东协，王之心监军中协，邓希诏监军西协，又命吴直监饷登岛，李茂奇监茶马陕西。曰辅上疏谏曰：“迩者一日遣内臣四，寻又遣用五，非兵机则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岛、陕西又有两阉之遣。假专擅之权，骇中外之听，启水火之隙，开依附之门，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实为寒心。陛下践阼初，尽撤内臣，中外称圣。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择将为先。陛下不筑黄金台招颇、牧，乃汲汲内臣是遣，曾何补理乱之数哉！”帝怒，谪曰辅广东布政司照磨。

东曦，字驭初，上海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崇祯五年，由知县人为刑科给事中，请兴屯塞下，以充军用，不报。适宣塞有私和事，王坤时监宣饷，且请代。东曦上言：“宣塞失事，陛下赫然震怒，逮巡抚沈棨，罢本兵熊明遇。乃监视王坤方会饮城楼，商榷和议，边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辞扶同罪，反侈边烽已熄为己功，且请代。夫内臣之遣，陛下一用之，非不易之典，今即尽撤之，犹谓不早。坤顾请代，图弥缝于去后。愿陛下正坤罪，撤各使还京。”帝言：“宣镇擅和，实坤奏发，何谓欺隐？”调东曦外任，谪福建布政司都事。

异时呈润起官，以光禄署丞终。良机起光禄典簿，终南京吏部主事。东曦稍迁行人司正、礼部郎中，奉使还里。福王时，召东曦为给事中，曰辅为御史，而二人者皆已死矣。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元年，由知县征授御史。好言事，首劾杨维垣八大罪及阮大铖反覆变幻状，二人遂被斥。

王师讨安邦彦久无功。羽健言：“贼巢在大方，黔其前门，蜀遵、永其后户。

由黔进兵，必渡陆广奇险，七昼夜抵大方，一夫当关，千人自废，王三善、蔡复一所以屡败也。遵义距大方三日程，而毕节止百余里平衍，从此进兵，何患不克？”

因画上足兵措饷方略，并荐旧总督硃燮元、闵梦得等。帝即议行，后果平贼。已，陈驿递之害：“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帝即饬所司严加厘革，积困为苏。

当是之时，阉党既败，东林大盛。而朝端王永光阴阳闪烁，温体仁猾贼，周延儒回佞。言路新进标直之徒，尤竞抨击以为名高。体仁之讦钱谦益也，以科场旧事，延儒助之恶，且目攻己者为结党欺君，帝怒而为之罢会推矣。御史黄宗昌疏纠体仁热中枚卜，欲以“结党”二字破前此公论之不予，且箝后来言路之多口。羽健亦愤朋党之说，曰：“彼附逆诸奸既不可用，势不得不用诸奸摈斥之人。如以今之连袂登进者为相党而来，抑将以昔之鳞次削夺者为相党而去乎！陛下不识在朝诸臣与奸党诸臣之孰正孰邪，不观天启七年前与崇祯元年后之天下乎，孰危孰安？今日语太平则不足，语剔弊则有余，诸臣亦何负国家哉！一夫高张，辄疑举朝皆党，则株连蔓引，不且一网尽哉！”帝责羽健疑揣，而以前条陈驿递原之。

太常少卿谢升求巡抚于永光，永光长吏部，升当推蓟镇，畏而引病以避，后推太仆则不病。羽健劾升、永光朋比，宜并罪。永光召对文华殿，力诋羽健，请究主使之者。大学士韩爌曰：“究言官，非体也。”帝不从，已而宥之。一日，帝御文华殿，独召延儒语良久，事秘，举朝疑骇。羽健曰：“召见不以盈廷而以独侍，清问不以朝参而以燕间；更漏已沉，阁门犹启。汉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责。羽健既积忤权要，其党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焕下狱，主事陆澄源以羽健尝疏誉崇焕，劾之，落职归。卒。

黄宗昌，字长倩，即墨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初，为御史，请斥矫旨伪官，言：“先帝宾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叙功止先一日，正当帝疾大渐之时，岂能安闲出诏？凡加衔进秩，皆魏氏官也。”得旨：“汰叙功冒滥者。”宗昌争曰：“臣所纠乃矫旨，非冒滥也。冒滥犹可容，矫伪不可贷。”遂列上黄克缵、范济世、霍维华、邵辅忠、吕纯如等六十一人，乞罢免。帝以列名多，不听。寻劾罢逆党尚书张我续、侍郎吕图南、通政使岳骏声、给事中潘士闻、御史王珙。又劾周延儒贪秽数事，帝怒，停俸半年。既而劾体仁，不纳。

二年冬，巡按湖广。岷王禋洪为校尉侍圣及善化王长子企鋀等所弑，参政龚承荐等不以实闻，狱不决者久之。宗昌至，群奸始伏辜。帝责问前诸臣失出罪，宗昌纠承荐等。时体仁、延儒皆已入阁，而永光意忌，以为不先劾承荐也。镌宗昌四级，宗昌遂归。

十五年，即墨被兵，宗昌率乡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二刘氏殉之，谓之“一门五烈”。

庄烈帝初在位，锐意图治，数召见群臣论事。然语不合，辄诃谴。而王永光长吏部，尤乐沮之。澄城人韩一良者，元年授户科给事中，言：“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

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两月来，辞却书帕五百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伏乞陛下大为惩创，逮治其尤者。”帝大喜，召见廷臣，即令一良宣读。读已，以疏遍视阁臣曰：“一良忠鲠，可佥都御史。”永光请令指实。

一良唯唯，如不欲告讦人者，则令密奏。五日不奏，而举周应秋、阎鸣泰一二旧事为言，语颇侵永光。帝乃再召见一良、永光及廷臣，手前疏循环颂，音琅然，而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则掩卷而叹。问一良：“五百金谁之馈也？”一良卒无所指。固问，则对如前。帝欲一良指实，将有所惩创，一良卒以风闻谢，大不怿。谓大学士刘鸿训曰：“都御史可轻授耶！”叱一良前后矛盾，褫其官。

吴执御，字朗公，黄岩人。天启二年进士。除济南推官。德州建魏忠贤祠，不赴。

崇祯三年，征授刑科给事中。明年请除掣签法，使人地相配，议格不行。请蠲畿辅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晓然知息肩有日，不至召乱。请罢捐助搜括，毋为贪墨藏奸薮。帝以沽名市德责之。

劾吏部尚书王永光比匪：“用王元雅而封疆误，听张道浚贿举尹同皋而祖制紊。

国家立法惩贪，而永光诲贪，官邪何日正，宠赂何日清。”帝以永光清慎，不纳其言。请召黄克缵、刘宗周、郑鄤，忤旨谯让。又言：“往者边警，袁崇焕、王元雅拥金钱数百万，士马数十万，狼狈失守，而史应聘、王象云、张星、左应选以一邑抗强敌。故曰筹边不在增兵饷，而在择人。请畿辅东北及秦、晋沿边州县，选授精敏甲科，赐玺书，畀本地租赋，抚练军民自御寇。边关文武吏缮修战守外，责以理财，如先臣王翱、叶盛辈所为。客兵可撤，饷省可数百万。”帝时未审执御所论畿辅、秦、晋也，而曰：“岁赋留本地，则国用何资？”不听。

又劾首辅周延儒揽权，其姻亲陈于泰及幕客李元功等交关为奸利。初，执御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至是竟劾延儒。又陈内外阴阳之说：“九边、中原、庙堂之上，无非阴气；心膂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称“阳刚君子”无主名，令指实。执御乃以前所荐刘宗周三人，及姜曰广、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扬、罗喻义、易应昌对。会御史吴彦芳言：“执御所举固真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华、毕懋康、倪思辉、程绍皆忠良当用，通政使章光岳邪媚当斥。”帝怒其朋比，执政复从中构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讯。时御史王绩灿方以荐李邦华、刘宗周等下狱，而执御、彦芳复继之，举朝震骇。言官为申救，卒坐三人赎徒三年。

彦芳，字延祖，歙县人，为御史。大凌被围，疏论孙承宗。又驳逆案吕纯如辨冤之谬。登州用兵，请设监岛中官。至是谴归。

绩灿，宇伟奏，安福人。与给事中邓英陈奸吏私派之弊，又进赐环、起废、容谏三说。荐张凤翔、李邦华、刘宗周、惠世扬，遂获罪卒。福王时，复官。

彦芳、绩灿两人者，皆以天启五年举进士。彦芳授莆田知县，绩灿授兴化知县，又皆以治行高等擢崇祯四年御史，并有声。其免官也，又皆以荐才不中，与吴执御同论谴云。

章正宸，字羽侯，会稽人。从学同里刘宗周，有学行。崇祯四年进士。由庶吉士改礼科给事中。劝帝法周、孔，黜管、商，崇仁义，贱富强。

礼部侍郎王应熊者，温体仁私人也，廷推阁臣，望轻不得与。体仁引为助，为营入阁。正宸上言：“应熊强愎自张，何缘特简。事因多扰，变以刻成，综核伤察，宜存浑厚。奈何使很傲之人，与赞平明之治哉？”帝大怒，下狱拷讯，竟削籍归。

九年冬，召为户科给事中，迁吏科都给事中。周延儒再相，帝尊礼之特重。正宸出其门，与搘拄。岁旦朝会，帝隆师傅礼，进延儒等而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正宸曰：“陛下隆礼阁臣，愿阁臣积诚以格君心。毋缘中官，毋修恩怨，毋以宠利居成功，毋以爵禄私亲昵。”语皆风刺延儒。延儒欲用宣府巡抚江禹绪为宣大总督，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延儒欲起江陵知县史调元，正宸止之。

延儒以罪辅冯铨力得再召，欲假守涿功复铨冠带，正宸争之，事遂寝。其不肯阿徇如此。未几，会推阁臣，救李日宣，谪戍均州。语在《日宣传》。

福王立，召复正宸故官。正宸痛举朝无讨贼心，上疏曰：“比者河北、山左各结营寨，擒杀伪官，为朝廷效死力。忠义所激，四方响应。宜亟檄江北四镇，分渡河、淮，联络诸路，一心齐力，互为声援。两京血脉通，而后塞井陉，绝孟津，据武关以攻陇右。陛下缟素，亲率六师，驻跸淮上，声灵震动，人切同仇，勇气将自倍。简车徒，选将帅，缮城堑，进寸则寸，进尺则尺，据险处要，以规中原。天下大矣，渠无人应运而出哉？”魏国公徐弘基荐逆案张捷，部议并起用邹之麟、张孙振、刘光斗，安远侯柳祚昌等荐起阮大铖，正宸并疏谏，不纳。改大理丞，正宸请假归。鲁王监国，署旧官。事败，弃家为僧。

黄绍杰，万安人。天启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

崇祯元年，考选给事中。需次，劾罢奄党南京御史李时馨、徐复阳。补授兵科。

五年，蓟辽总督曹文衡与监视中官邓希诏相讦。绍杰言：“文衡烈士，受内臣指摘，何颜立三军上。希诏内竖，讦边臣辱国，大不便。宜亟更文衡而罢希诏。”帝不听。

久之，文衡以闲住去，绍杰迁刑科左给事中。

七年五月，因旱求言。绍杰疏论大学士温体仁曰：“汉世灾异，策免三公，宰执亦引罪以求罢。今者久旱，陛下修明政治，纳谠言，可谓应天以实矣，而雨泽不降，何哉？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次辅温体仁者，秉政数载，上干天和，无岁不旱，无日不风霾，无处不盗贼，无人不愁怨。秉政既久，窥瞷益工，中外趋承益巧。

一人当用，则曰：‘体仁意未遽尔也。’一事当行，则曰：‘体仁闻恐不乐也。’覆一疏，建一议，又曰：‘虑体仁有他属。’不然，则：‘体仁忌讳，毋撄其凶锋也。’凡此召变之尤。愿陛下罢体仁以回天意。体仁罢而甘霖不降，杀臣以正欺君之罪。”帝方眷体仁，贬绍杰一秩。体仁辨，且讦其别有指授。绍杰言：“廷臣言事，指及乘舆，犹荷优容，一字涉体仁，必遭贬黜。谁不自爱，为人指授耶？”因列其罪状：东南不肯设立总督，庇兵部侍郎彭汝楠，致失机宜；用贪秽胡钟麟为职方郎，而黜李继贞；嘱尚书闵洪学起私人唐世济为南京总宪，锢正人瞿式耜等；庇姻娅沈棨为宣抚，私款辱国；庇主考丁进，从宽磨勘。且曰：“臣所仰祝圣明，洞烛体仁奸欺者，其说则有两端。下惟朋党一语，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类之祸；上惟票拟一语，可以激圣明之怒，盖偾误之愆。”体仁犹辨，且以朋党为言。绍杰遂言：“体仁受铜商王诚金，体仁长子受巡抚棨及两淮巡盐高钦顺等金，皆万计。体仁用门干王治，东南之利皆其转输。体仁私邸两被盗，失黄金宝玉无算，匿不敢言。”

帝怒，调为上林苑署丞，迁行人司副。八年，贼犯皇陵，绍杰再劾体仁误国召寇，再谪应天府检校。屡迁南京吏部郎中，卒。

先是，七年正月，给事中李世祺论温体仁及大学士吴宗达，并劾兵部尚书张凤翼溺职状。帝怒，谪福建按察司检校。世祺，字寿生，青浦人。天启二年进士，授行人。

崇祯三年，擢刑科给事中，陈大计之当定者二：曰兵食之计，民生之计；大弊之当厘者三：曰六曹之弊在吏胥，边吏之弊在欺隐，贪墨之弊在奢靡。夏旱，祷雨未应，乃进修政之说三：曰恤畿甸，议催科，预储备。帝并纳之。中官出镇，世祺上言：“祖宗立法，钱谷兵马，军民各分事权，防专擅。内阁入奉天颜，出司兵食，内廷意旨既得而阴伺之，外廷事权又得而显操之。魏忠贤盗弄神器，则赖圣天子躬翦除之，而奈何复躬自蹈之。”不听。

五年八月，淫雨损山陵，昌平地动。世祺上言：“日者辅理调燮无闻，精神为固宠之用；统军衡才无术，缓急无可恃之人。中枢决策，掩耳盗铃；主计持筹，医疮剜肉。州县迫功令，鞭策不前；六曹窘簿书，救过不赡。簪笔执简之臣，接迹囹圄；考槃絪轴之士，抗声鸿举。一人议，疑及众人；一事訾，疑及众事。黄衣之使，颉颃卿贰之堂；貂蝉之座，雄踞节钺之上。低眉则气折，强项则衅开。各边监视之遣，已将期月，初虽间有摘发，至竟同归模棱，效不效可概见。伏愿撤回各使，以明阴不干阳之分。然后采公论以进退大臣，酌事情以衡量小臣，释疑忌之根，开功名之路，庶天变可回，时艰可济。”帝以借端渎奏，切责之。

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谓：“延儒尝语人曰：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成何语？

臣闻之世祺。”帝诘世祺，则言闻之赞化。帝诘责者再三，世祺执如初，乃已。至是论体仁绝世之奸，大贪之尤，遂贬官。久之，起行人司副，屡迁太仆寺卿。遣祭鲁王，事竣旋里。国变，杜门不出，久之卒。

傅朝佑，字右君，临川人。有孝行。万历中举乡试第一，师事邹元标。天启二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

崇祯三年，考选给事中。永平初复，列上善后七事。帝采纳之，补授兵科。明年八月，疏劾首辅周延儒：“以机械变诈之心，运刑名督责之术。见佞则加之膝，结袁弘勋、张道浚为腹心；遇贤则坠之渊，摈钱象坤、刘宗周于草莽。倾陷正士，加之极刑，曰‘上意不测也’；攘窃明旨，播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皇上因旱求言，则恐其扬己过，故削言官以立威；皇上慎密兵机，则欲其箝人口，故挫直臣以怵众。往时纠其罪恶者尽遭斥逐，而亲知乡曲遍列要津。大臣之道固如是乎？”

忤旨切责。

屡迁工科左给事中，陈当务十二事：一纳谏，二恤民，三择相，四勿以内批用辅臣，五勿使中官司弹劾，六勿令法外加滥刑，七止缇骑，八停内操，九抑武臣骄玩，十广起废，十一敕有司修城积粟，十二讲圣谕六条。出封益籓，事竣还里。

九年，即家进刑科都给事中。还朝愆期，为给事中陈启新所劾，贬秩调外。未行，疏论温体仁六大罪。略言：

陛下当边警时，特简体仁入阁。体仁乃不以道事君，而务刑名。窥陛下意在振作，彼则借以快恩仇；窥陛下治尚精明，彼则托以张威福。此谓得罪于天子。凤阳、昌平钟灵之地，体仁曾无未雨绸缪，两地失守，陵寝震惊。此谓得罪于祖宗。燮理职在三公，体仁为相，日月交蚀，星辰失行，风霾迭见，四方告灾，岁比不登，地震河决，城陷井枯，曾莫之惩，则日寻恩怨，图报睚眦。此谓得罪于天地。强敌内逼，大盗四起，高丽旦暮且陷。体仁冒赏冒廕，中外解体因之。此谓得罪于封疆。

体仁子见屏于复社诸生，募人纠弹，株连不已。且七年又议裁减茂才，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经，一旦坏于体仁之手。此谓得罪于圣贤。同生天地，谁无本心，体仁自有肺肠，偏欲残害忠良。只今文武臣僚，几数百人，骈首囹圄，天良尽丧。此谓得罪于心性。

夫人主之辨奸在明，而人主之去奸在断。伏愿陛下大施明断，速去体仁。毋以天变为不足畏，毋以人言为不足恤，毋以群小之逢迎为必可任，毋以一己之清明为必可恃。大赦天下，除苛政，庶倒悬可解，太平可致。

帝怒，除名，下吏按治。逾月，体仁亦罢。

中官杜勋雅重朝佑，令其上疏请罪，而己从中主之，可复故官，朝佑不应。十一年冬，国事益棘，获罪者益众，狱几满。朝佑乃从狱中上书，请宽恤，语过激。

会有边警，未报也。明年春，责以颠倒贤奸，恣意讪侮，廷杖六十，创重而卒。

当时台省竞言事，言不中多获谴。章正宸、庄鰲献、李汝璨之徒好直谏，朝佑尝疏称之。

鰲献，字任公，晋江人。崇祯六年，由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上《太平十二策》，极论东厂之害。忤旨，贬浙江布政司照磨。

汝璨，字用章，南昌人。崇祯时为刑科给事中。十年闰月因旱求言，陈回天四要，论财用政事之弊。又言：“八、九年来，干和召灾，始于端揆，积于四海。水旱盗贼，频见叠出，势将未已，何怪其然。”帝怒，削籍归。国变，衰绖北面哀号，作《祈死文》祈死，竟死。

汝璨、朝佑既死，福王时，复官。鰲献事福王，复官，久之卒。

姜埰，字如农，莱阳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密云知县，调仪真，迁礼部主事。

十五年，擢礼科给事中。

山阳武举陈启新者，崇祯九年诣阙上书，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谈孝悌仁义，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士授布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犹三途并用，今惟一途。举贡不得至显官，一举进士，横行放诞。此资格之病也。旧制，给事、御史，教官得为之，其后途稍隘，而举人、推官、知县犹与其列，今惟以进士选。彼受任时，先以给事、御史自待，监司、郡守承奉不暇，剥下虐民，恣其所为。此行取考选之病也。请停科目以绌虚文，举孝廉以崇实行，罢行取考选以除积横之习，蠲灾伤田赋以苏民困，专拜大将以节制有司便宜行事。”捧疏跪正阳门三日，中官取以进。帝大喜，立擢吏科给事中，历兵科左给事中。刘宗周、詹尔选等先后论之。歙人杨光先讦其出身贱役，及徇私纳贿状。帝悉不究。然启新在事所条奏，率无关大计。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职，帝怒，谪聚奎。

以佥都御史李先春议聚奎罚轻，并夺其职。久之，御史伦之楷劾其请托受赇，还乡骄横，始诏行勘。未上而启新遭母忧，埰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诈。遂削启新籍，下抚按追赃拟罪。启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国变后，为僧以卒。

时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锋镝，建斋南城。埰上疏谏，不报。已，陈荡寇二策，曰明农业，收勇敢。帝善其言。

初，温体仁及薛国观排异己及建言者。周延儒再相，尽反所为，广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论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气之说，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达御前。帝适下诏戒谕百官，责言路尤至。埰疑帝已入其说，乃上言：“陛下视言官重，故责之严。

如圣谕云‘代人规卸，为人出缺’者，臣敢谓无其事。然陛下何所见而云？倘如二十四气蜚语，此必大奸巨憝，恐言者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人皆喑默，谁与陛下言天下事者？”先是，给事中方士亮论密云巡抚王继谟不胜任，保定参政钱天锡因夤缘给事中杨枝起、廖国遴，以属延儒，及廷推，遂得俞旨。适帝有“为人出缺”谕，盖举廷臣积习告戒之，非为天锡发也。埰探之未审，谓帝实指其事，仓卒拜疏。而帝于是时方忧劳天下，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颁戒谕，词旨哀痛，读者感伤。埰顾反覆诘难，若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埰敢诘问诏旨，藐玩特甚。”立下诏狱考讯。掌镇抚梁清宏以狱词上，帝曰：“埰情罪特重。且二十四气之说，类匿名文书，见即当毁，何故累腾奏牍？其速按实以闻。”

时行人熊开元亦以建言下锦衣卫。帝怒两人甚，密旨下卫帅骆养性，令潜毙之狱。

养性惧，以语同官。同官曰：“不见田尔耕、许显纯事乎？”养性乃不敢奉命，私以语同乡给事中廖国遴，国遴以语同官曹良直。良直即疏劾养性“归过于君，而自以为功。陛下无此旨，不宜诬谤；即有之，不宜泄。”请并诛养性、开元。养性大惧，帝亦不欲杀谏臣，疏竟留中。会镇抚再上埰狱，言掠讯者再，供无异词。养性亦封还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尚书徐石麒等拟埰戍，开元赎徒。帝责以徇情骫法，令对状。乃夺石麒及郎中刘沂春官，而逮埰、开元至午门，并杖一百。埰已死，埰弟垓口溺灌之，乃复苏，仍系刑部狱。明年秋，大疫，命诸囚出外收保。埰、开元出，即谒谢宾客。帝以语刑部尚书张忻，忻惧，复禁之狱。十七年二月始释埰，戍宣州卫。将赴戍所而都城陷。

福王立，遇赦，起故官。丁父艰，不赴。国变后，流寓苏州以卒。且死，语其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

垓，字如须，崇祯十三年进士。授行人。埰下狱，垓尽力营护。后闻乡邑破，父殉难，一门死者二十余人。垓请代兄系狱，释埰归葬，不许。即日奔丧，奉母南走苏州。初，垓为行人，见署中题名碑，崔呈秀、阮大铖与魏大中并列，立拜疏请去二人名。及大铖得志，滋欲杀垓甚。垓乃变姓名，逃之宁波。国亡乃解。

熊开元，字鱼山，嘉鱼人。天启五年进士。除崇明知县，调繁吴江。

崇祯四年，征授吏科给事中。帝遣中官王应期等监视关、宁军马，开元抗疏争，不纳。王化贞久系不决，奸人张应时等疏颂其功，请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功。开元疏驳之，言：“化贞家赀钜万，每会朝审，辄买燕市少年，杂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砾，嗟叹化贞不休，以此荧惑上听。今应时复敢为此请，宜立肆化上贞市朝。”化贞卒正法。

时有令，有司征赋不及额者不得考选。给事中周瑞豹考选而后完赋，帝怒，贬谪之，命如瑞豹者悉以闻。于是开元及御史郑友元等三人并贬二秩调外，开元不赴官。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迁光禄寺监事。

十三年，迁行人司副。左降官率骤迁，开元以淹久颇觖望。会光禄丞缺，开元诣首辅周延儒述己困顿状。延儒适以他事辄命驾出，开元大愠。会帝以畿辅被兵求言，官民陈事者，报名会极门，即日召对。

开元欲论延儒，次日即请见。帝召入文昭阁，开元请密论军事。帝屏左右，独辅臣在，开元不敢言，但奏军事而出。越十余日，复请见。帝御德政殿，秉烛坐，开元从辅臣入，奏言：“《易》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请辅臣暂退。”

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许。开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乱，必有其故。”

帝曰：“其故安在？”开元言：“今所谋画，惟兵食寇贼。不揣其本，而末是图，虽终日夜不寝食，求天下治无益也。陛下临御以来，辅臣至数十人，不过陛下曰贤，左右曰贤而已，未必诸大夫国人皆曰贤也。天子心膂股肱，而任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继为奸，人祸天殃，迄无衰止。迨言官发其罪状，诛之斥之，已败坏不可复救矣。”帝与诘问久之，疑开元有所为，曰：“尔意有人欲用乎？”开元辨无有，且奏且频目延儒。延儒谢，帝曰：“天下不治皆朕过，于卿等何与？”开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时面奏，而辅臣在左右，谁敢为异同之论以速祸？且昔日辅臣，繁刑厚敛，屏弃忠良，贤人君子攻之。今辅臣奉行德意，释累囚，蠲逋赋，起废籍，贤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叹而已。”帝责开元有私。开元辨，延儒等亦前为解。

开元复请遍召廷臣，问以辅臣贤否。“辅臣心事明，诸臣流品亦别。陛下若不察，将吏狃情面贿赂，失地丧师，皆得无罪，谁复为陛下捐躯报国者？”延儒等奏情面不尽无，贿赂则无有。开元复言：“敌兵入口四十余日，未闻逮治一督、抚。”

帝曰：“督、抚初推，人以为贤，数月后即以为不贤，必欲去之而后快。边方与内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开元言：“四方督、抚，率自监司。明日廷推，今日传单，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诸袖，诸臣唯唯而已。既推后，言官转相采访，而其人伎俩亦自露于数月间，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为贤，继以为不贤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请令补牍，从之。

当是时，开元欲发延儒罪，以其在侧不敢言。而延儒虑其补牍，谋沮之。大理卿孙晋、兵部侍郎冯元飙责开元：“首辅多引贤者。首辅退，贤者且尽逐。”开元意动。大理丞吴履中至，亦以开元言为骤。礼部郎中吴昌时者，开元知吴江时所拔士也，复致书言之。开元乃止述奏辞，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大清兵又未退，焦劳甚。得奏，大怒，令锦衣卫逮治。卫帅骆养性，开元乡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狱上。帝益怒，曰：“开元谗谮辅弼，必使朕孤立于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养性不加刑，溺职甚，其再严讯以闻。”十二月朔，严刑诘供主谋。开元坚不承，而尽发延儒之隐，养性具以闻。帝乃廷杖开元，系狱。

始，方士亮劾罢密云巡抚王继谟，参政钱天锡得巡抚。御史孙凤毛发其事，劾给事中杨枝起、廖国遴为天锡夤缘，因言开元面奏，实二人主之，欲令邱瑜秉政，陈演为首辅。御史李陈玉亦言之。帝以开元已下吏，不问，而责令凤毛陈奏。凤毛死，其子诉冤，谓国遴、枝起鸩杀之。两人及天锡并削职下狱。士亮又言恐代继谟者未能胜继谟，继谟得留任。十六年六月，延儒罢，言官多救开元者，不报。刑部拟赎徒，不许。明年正月，遣戍杭州。

未几，京师陷，福王召起吏科给事中。丁母艰，不赴。唐王立，起工科左给事中。连擢太常卿、左佥都御史，随征东阁大学士。乞假归。汀州破，弃家为僧，隐苏州之灵岩以终。

士亮，歙县人。崇祯四年进士。历嘉兴、福州推官，擢兵科给事中。与同官硃徽、倪仁祯等谒大学士谢升于朝房，升言：“人主以不用聪明为高。今上太用聪明，致天下尽坏。”又曰：“款事诸君不必言，皇上祈签奉先殿，意已决。”诸人退，谓升诽谤君父，泄禁中语。仁祯、国遴等交章论之，斥升大不道，无人臣礼。士亮及他言官继之，疏数十上。帝大怒，削升籍。已而士亮连劾诸督抚张福臻、徐世廕、硃大典、叶廷贵，及兵部侍郎吕大器、甘肃总兵马爌，事多施行。又请召旧谏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龙、张作楫、张焜芳、李模、詹尔选、李右谠、林兰友、成勇、傅元初，而恤已死者吴执御、魏呈润、傅朝佑、吴彦芳、王绩灿、葛枢，帝颇采纳。

周延儒出督师，请士亮赞画军务。延儒获谴，士亮亦削职下狱，久之释归。福王时，复官。国变后卒。

詹尔选，字思吉，抚安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太常博士。八年，擢御史。时诏廷臣举守令，尔选言：“县令多而难择，莫若精择郡守。郡守贤，县令无不贤。”

因请起用侍郎陈子壮、推官汤开远，报闻。

明年，疏劾陈启新：“宜召九卿科道，觌面敷陈，罄其底蕴。果有他长，然后授官。遽尔授官，非所以重名器。吏部尚书谢升、大学士温体仁不加驳正，尸素可愧。”帝怒。未几，大学士钱士升以争武生李璡搜括富户，忤旨，引罪乞休去。尔选上疏曰：

辅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谕。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辅臣肯言肯去，臣实荣之，独不能不为朝廷惜此一举也。璡以非法导主上，其端一开，大乱将至。辅臣忧心如焚，忽奉改拟之命，遂尔执奏。皇上方嘉许不暇，顾以为疑君要誉耶？人臣无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谓吾君万举万当者，第容悦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义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誉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宠，寡廉鲜耻，亦必非国家利。

况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将骄卒惰，尚方不灵，亿万民命，徒供武夫贪冒，则或疑过于右武。穿札与操觚并课，非是者弗录。人见卖牛买马，绌德齐力，徒使强寇混迹于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则或疑缓于敷文。免觐之说行，上意在苏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义，不敌数万路用之金钱；驳问之事烦，上意在惩奸顽也，而或疑明启之刑书，几禁加等之纷乱。

其君子忧驱策之无当，其小人惧陷累之多门，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对众欷歔。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发愤耳，而竟郁郁以去，恐后之大臣无复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难望其言矣。所日与皇上言者，惟苛细刻薄不识大体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痴，售则挺身招摇，败则潜形逋窜，骇心志而龠耳目，毁成法而酿隐忧，天下事尚忍言哉！祈皇上以远大宅心，以简静率宪，责大臣弼违之义，作言官敢谏之风。宁献可替否，毋藉口圣明独断，掩圣主之谦冲；宁进礼退义，毋藉口君恩未酬，饰引身之濡滞。臣愚不胜忄卷忄卷。

疏入，帝震怒，召见武英殿，诘之曰：“辅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为此言？”

对曰：“皇上大开言路，辅臣乃以言去国，恐后来大臣以言为戒，非皇上求言意。”

帝曰：“建言乃谏官事，大臣何建言？”对曰：“大臣虽在格心，然非言亦无由格。

大臣止言其大者，决无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谁当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劳，天下尚疑朕乎？即尚方剑何尝不赐，彼不能用，何言不灵？”对曰：“诚如圣谕。

但臣见督理有参疏，未蒙皇上大处分，与未赐何异？”帝曰：“刑官拟罪不合，朕不当驳乎？”对曰：“刑官不职，但当易其人，不当侵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为苟且？”对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贼未平，贼平何难停。汝尚有言乎？”对曰：“搜括抽扣亦是。”帝曰：“此供军国之用，非输之内帑。汝更何言？”对曰：“即捐助亦是。”帝曰：“本令愿捐者听，何尝强人？”

时帝声色俱厉，左右皆震慑，而尔选词气不挠。帝又诘发愤诸语，及帖黄简略，斥为欺罔，命锦衣提下。尔选叩头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听臣，事尚可为。即不听，亦可留为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测，诸大臣力救，乃命系于直庐。明日下都察院议罪，议止停俸。帝以语涉夸诩，并罪视草御史张三谟，令吏部同议。请镌五级，以杂职用。复不许，乃削籍归。自后言者屡荐，皆不听。十五年，给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继荐。有诏召还，未及赴而都城陷。

福王立，首起故官。未上，群小用事，惮尔选鲠直，令补外僚，遂不出。国变后，又十二年而终。

汤开远，字伯开，主事显祖子也。早负器识，经济自许。崇祯五年，由举人为河南府推官。帝恶廷臣玩忄妻，持法过严。开远疏谏曰：陛下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至大臣，蒙重谴下禁狱者相继，几于刑乱国用重典矣。见廷臣荐举不当，疑为党徇；恶廷臣执奏不移，疑为藐抗。以策励望诸臣，于是戴罪者多，而不开以立功之路；以详慎责诸臣，于是引罪者众，而不谅其致误之由。墨吏宜逮，然望稍宽出入，无绌能臣。至三时多害，五方交警，诸臣怵参罚，惟急催科，民穷则易为乱。陛下宽一分在臣子，即宽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计决者。尤望推诸臣以心，待诸臣以礼，谕中外法司以平允。至锦衣禁狱，非寇贼奸宄，不宜轻入。

帝怒，摘其疏中“桁杨惨毒，遍施劳臣”语，责令指实。乃上奏曰：时事孔棘，诸臣有过可议，亦有劳可准；有罪可程，亦有情可原。究之议过不足惩过，而后事转因前事以灰心；声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误者以实口。综核太过则要领失措，惩创太深则本实多缺。往往上以为宜详宜新之事，而下以为宜略宜仍之事；朝所为缧辱摈弃不少爱之人，又野所为推重忾叹不可少之人。上与下异心，朝与野异议，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

苏州佥事左应选任昌黎县令，率土著保孤城。事平之日，擢任监司。乃用小过，卒以赃拟。城池失守者既不少贷，捍御著绩者又不获原，诸臣安所适从哉？事急则钜万可捐，事平则锱铢必较。向使昌黎不守，同于遵、永，不知费朝廷几许金钱，安所得涓滴而问之？臣所惜者此其一。

给事中马思理、御史高倬，值草场火发，狂奔尽气，无救燎原，此不过为法受过耳，更欲以他罪论，则甚矣。今岁盛夏雪雹，地震京圻，草场不爇自焚。陛下不宽刑修省，反严鞫而长系之，非所以召天和，称善事也。臣所惜者此其一。

宣大巡按胡良机，陛下知其谙练，两任岩疆，寻因过误褫革，舆论惜之，岂成命终难反汗哉！臣所惜者此其一。

监兑主事吴澧，宵旦河干，经营漕事，运弁稽违，量行责戒，乃褫革之，又欲究治之。夫兵哗则为兵易将，将哗则为武抑文，勇于哗而怯于斗，安用此骄兵骄将为也！臣所惜者此又其一。

末复为都御史陈于廷、易应昌申辨。帝怒，切责之。

河南流贼大炽，开远监左良玉军，躬擐甲胄，屡致克捷。帝以天下用兵，意颇重武，督、抚失事多逮系，而大将率姑息。开远以为偏，八年十月上疏曰：比年寇贼纵横，抚、镇为要。乃陛下于抚臣则惩创之，于镇臣则优遇之。试观近日诸抚臣，有不褫夺、不囚系者乎？诸帅臣及偏裨，有一礼貌不崇、升廕不遂者乎？即观望败衄罪状显著者，有不宽假优容者乎？夫惩创抚臣，欲其惕而戒也；优遇武臣，欲其感而奋也。然而封疆日破坏、寇贼日蔓延者，分别之法少也。抚臣中清操如沈棨，干济如练国事，捍御两河、身自为将如元默，拮据兵事、沮贼长驱如吴甡，或丽爰书，或登白简，其他未可悉数。而武臣桀骜恣睢，无日不上条陈，争体统。一旦有警，辄逡巡退缩，即严旨屡颁，褒如充耳。如王朴、尤世勋、王世恩辈，其罪可胜诛哉！

秦抚甘学阔有《法纪全疏》一疏，请正纵贼诸弁以法，明旨顾切责之。然则自今以后，败将当不问矣。文臣未必无才能，乃有宁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不任之罪犹轻，而任之罪更重也。诚欲使诸臣踊跃任事，在宽文法，原情实，分别去留，毋以一眚弃贤才。至韎韐之夫，不使怯且欺者幸乎其间，则赏罚以平，文武用命矣。

帝以抚臣不任者，无所指实，责令再陈。乃上言曰：朝廷赏罚无章，于是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且其罪反重。劝惩无当，欲勘定大乱，未之前闻。从来无诎督臣以伸庸帅者，至今而杨嗣昌不得关其说；从来无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秩。王朴忄匡怯暴著，听敌饱去，犹得与吴甡并论，播之天下，不大为口实哉！若抚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了陕西之胡廷晏，山西之仙克谨、宋统殷、许鼎臣，何以当日处分视后皆轻？练国事、元默承大坏极敝之后，竭力撑持，何以当日处分较前更重？且近日为办寇而诛督臣者一，逮督臣抚臣者二，褫抚臣者亦二。甚至巡方与抚臣并议，而并逮两按臣；计典与失事牵合，而并褫南枢臣。若监司、守令之获重谴者，不可胜纪。

试问前后诸帅臣，有一诛且逮者乎？即降而偏裨，有一诛且逮者乎？甚至避寇、纵寇、养寇、助寇者，皆置弗问。即或处分，不过降级戴罪而已。然则诸将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谓之无罪可乎？是陛下于文武二途，委任同，责成不同。明旨所谓一体者，终非一体矣。

不特此也。按臣曾周当旧抚艰去，力障寇锋，初非失事，乃竟从逮配，将来无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祝万龄拮据兵食，寝饵俱废，至疽发于背，而遽行削籍，将来无肯任敢任之监司矣。史洪谟作令宜阳，战守素备，贼渡渑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复有全城之绩，而褫夺骤加，将来无肯任敢任之州县矣。贼薄永宁，旧蜀抚张论与子给事鼎延倾赀募士，夙夜登陴，及论物故，鼎延请恤，并其子官夺之，将来无肯任敢任之乡官矣。吏部惟杂职多弊，臣乡吴羽文竭力厘剔，致刀笔贾竖哄然而起，羽文略不为挠，乃以起废一事，长系深求，将来无肯任敢任之部曹矣。

臣读明旨，谓诸事皆经确核，以议处有铨部，议罪有法司，稽核纠举有按臣也。

不知诏旨一下，铨部即议降议革，有肯执奏曰“此不当处”者乎？一下法司，即拟配拟戍，有肯执奏曰“此不当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过据事上闻，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贷于朝廷者乎？是非诸臣不肯分别也，知陛下一意重创，言之必不听，或反以甚其罪也。所以行间失事，无日不议处议罪，而于荡寇安民毫无少补。则今日所少者，岂非大公之赏罚哉！

帝得奏大怒，命削籍，抚按解京讯治。河南人闻之，若失慈母。左良玉偕将士七十余人合奏乞留，巡按金光辰亦备列其功状以告。帝为动容，命释还戴罪办贼。

十年正月，讨平舞阳大盗杨四。论功当进秩，总理王家祯复荐之。乃擢按察佥事，监安、庐二郡军。其年冬，太子将出阁。奏言：“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请谨幽独，恤民穷，优大臣，容直谏，宽拙吏，薄货财，疏滞狱，俾太子得习见习闻，为他日出治临民之本。”帝深纳之。

是时，贼大扰江北，开远数有功。巡抚史可法荐其治行卓异，进秩副使，监军如故。十三年，与总兵官黄得功等大破革里眼诸贼，贼遂乞降。朝议将用为河南巡抚，竟以劳瘁卒官，军民咸为泣下。赠太仆少卿。

成勇，字仁有，安乐人。天启五年进士。授饶州推官。谒邹元标于吉水，师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郊迎，勇不往，且捕笞其从人。丁内外艰。历开封、归德二府推官。流贼攻归德，击走之。

崇祯十年，行取入京。时变考选例，优者得为翰林。公论首勇，而吏部尚书田唯嘉抑之，勇得南京吏部主事以去。明年二月，帝御经筵，问讲官保举考选得失，谕德黄景昉讼勇及硃天麟屈。帝亲策诸臣，天麟得翰林，而勇以先赴南京不与。寻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史。

杨嗣昌夺情入阁，言者咸获谴。勇愤，其年九月上疏言：“嗣昌秉枢两年，一筹莫展，边警屡惊，群寇满野。清议不畏，名教不畏，万世公义不畏，臣窃为青史虑。”疏入，帝大怒，削籍提讯，诘主使姓名。勇狱中上书言：“臣十二年外吏，数十日南台，无权可招，无贿可纳，不知有党。”帝怒，竟戍宁波卫。中外荐者十余疏，不召。后以御史张玮言，执政合词请擢用，帝以勇宥罪方新，不当复职，命以他官用。甫闻命，而京师陷。

福王时，起御史，不赴。披缁为僧，越十五年而终。

陈龙正，字惕龙，嘉善人。父于王，福建按察使。龙正游高攀龙门。崇祯七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时政尚综核，中外争为深文以避罪，东厂缉事尤冤滥。

十一年五月，荧惑守心，下诏修省，有“哀恳上帝”语。龙正读之泣，上《养和》、《好生》二疏。略曰：“回天在好生，好生无过减死。皋陶赞舜曰‘罪疑惟轻’，是圣人于折狱不能无失也。盖狱情至隐，人命至重，故不贵专信，而取兼疑，不务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见闻，四方罪犯，无甚穷凶奇谋者，及来京师，此等乃无虚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诛磔，亦宜有所惩戒，何犯者若此累累？臣愿陛下怀帝舜之疑，宁使圣主有过仁之举，臣下获不经之愆。”盖阴指东厂事也。越数日，果谕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轻视人命云。其冬，京师戒严，诏廷臣举堪任督、抚者。

御史叶绍颙举龙正。久之，刑部主事赵奕昌请访求天下真贤才。帝令奕昌自举，亦以龙正对。帝皆不用。

龙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见。是岁冬至，大雷电雨雹。十三年二月，京师大风，天黄日眚，浃旬不解。龙正皆应诏条奏，大指在听言省刑。

十五年夏，帝复下诏求言，云“拯困苏残，不知何道”。龙正上言：“拯困苏残，以生财为本，但财非折色之谓。以折色为财，则取于人而易尽，必知本色为财，则生于地而不穷。今持筹之臣曰设处，曰搜括，曰加派，皆损下之事，聚敛之别名也。民日病，国奚由足？臣谓宜专意垦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贾，尽垦荒田，使畿辅、河南、山东菽粟日多，则京仓之积，边军之饷，皆可随宜取给。

或平籴，或拜爵，或中监，国家命脉不专倚数千里外之转运，则民间加派自可尽除。”

然是时中原多残破，有田不得耕，龙正执常理而已。翌日复进《用人探本疏》，帝皆优容焉。

给事中黄云师劾其学非而博，言伪而辩，又以进垦荒议为陵竞。帝不问。时议欲用龙正为吏部，御史黄澍以伪学诋之。十七年正月，左迁南京国子监丞。甫抵家而京师陷。

福王立于南京，用为祠祭员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龙正已得疾，遂卒。

赞曰：崇祯时，佥壬相继枋政，天下多故，事之可言者众矣。许誉卿诸人，抨击时宰，有直臣之风。然傅朝佑死杖下，姜埰、熊开元得重谴，而詹尔选抗雷霆之威，顾获放免。言天子易，言大臣难，信哉。汤开远以疏远处僚，侃侃论事，愤惋溢于辞表。就其所列国势，亦重可慨矣夫！

##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杨镐（李维翰 周永春） 袁应泰（薛国用） 熊廷弼（王化贞） 袁崇焕（毛文龙） 赵光抃（范志完）

杨镐，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历知南昌、蠡二县。入为御史，坐事调大理评事。再迁山东参议，分守辽海道。尝偕大帅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袭蒙古炒花帐，大获。进副使。垦荒田百三十余顷，岁积粟万八千余石。进参政。

二十五年春，偕副将李如梅出塞，失部将十人，士卒百六十余人。会朝鲜再用兵，命免镐罪，擢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镐未至，先奏陈十事，请令朝鲜官民输粟得增秩、授官、赎罪，及乡吏奴丁免役，大氐皆苟且之事。又以朝鲜君臣隐藏储蓄不饷军，劾奏其罪。由是朝鲜多怨。

当是时，倭将行长、清正等已入据南原、全州，引兵犯全罗、庆尚，逼王京，锐甚。赖沈惟敬就擒，乡导乃绝。而朝鲜兵燹之余，千里萧条，贼掠无所得，故但积粟全罗，为久留计，而中国兵亦渐集。九月朔，镐始抵王京。会副将解生等屡挫贼，朝鲜军亦数有功，倭乃退屯蔚山。十二月，镐会总督邢玠、提督麻贵议进兵方略，分四万人为三协，副将高策将中军，李如梅将左，李芳春、解生将右，合攻蔚山。先以少兵尝贼，贼出战，大败，悉奔据岛山，结三栅城外以自固。镐官辽东时，与如梅深相得。及是，游击陈寅连破贼二栅，第三栅垂拔矣，镐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鸣金收军。贼乃闭城不出，坚守以待援。官兵四面围之，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肤，士无固志。贼日夜发砲，用药煮弹，遇者辄死，官兵攻围十日不能下。贼知官兵懈，诡乞降以缓之。明年正月二日，行长救兵骤至。镐大惧，狼狈先奔，诸军继之。贼前袭击，死者无算。副将吴惟忠、游击茅国器断后，贼乃还，辎重多丧失。

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

镐既奔，挈贵奔趋庆州，惧贼乘袭，尽撤兵还王京，与总督玠诡以捷闻。诸营上军籍，士卒死亡殆二万，镐大怒，屏不奏，止称百余人。镐遭父丧，诏夺情视事。御史汪先岸尝劾其他罪，阁臣庇之，拟旨褒美，旨久不下。赞画主事丁应泰闻镐败，诣镐咨后计。镐示以张位、沈一贯手书，并所拟未下旨，扬扬诩功伐。应泰愤，抗疏尽列败状，言镐当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并劾位、一贯扶同作奸。帝震怒，欲行法。首辅赵志皋营救，乃罢镐，令听勘，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之。已，东征事竣，给事中杨应文叙镐功，诏许复用。

三十八年，起抚辽东。袭炒花于镇安，破之，御史田生金劾其开衅。时辽左多事，镐力荐李如梅，请复用为大将，为给事中麻僖、御史杨州鹤所劾。镐疏辨乞休，帝不问，镐竟引去。

四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起，破抚顺，守将王命印死之。辽东巡抚李维翰趣总兵官张承允往援，与副总兵颇廷相等俱战殁，远近大震。廷议镐熟谙辽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经略。既至，申明纪律，征四方兵，图大举。至七月，大清兵由鸦鹘关克清河，副将邹储贤战死。诏赐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乃斩清河逃将陈大道、高炫徇军中。其冬，四方援兵大集，遂议进师。时蚩尤旗长竟天，彗见东方，星陨地震，识者以为败征。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皆以师久饷匮，发红旗，日趣镐进兵。

明年正月，镐乃会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定议，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总兵官马林出开原攻北，杜松出抚顺攻西，李如柏从鸦鹘关出趋清河攻南，东南则以刘綎出宽奠，由凉马佃捣后，而以朝鲜兵助之。号大兵四十七万，期三月二日会二道关并进。天大雪，兵不前，师期泄。松欲立首功，先期渡浑河，进至二道关，伏发，军尽覆。林统开原兵从三岔口出，闻松败，结营自固。大清兵乘高奋击，林不支，遂大败，遁去。镐闻，急檄止如柏、綎两军，如柏遂不进。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大清兵击之而不动。已，乃张松旗帜，被其衣甲，绐綎。既入营，营中大乱，綎力战死。惟如柏军获全。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败书闻，京师大震。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无何，开原、铁岭又相继失。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

李维翰，睢州人。万历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辽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税使高淮朘削十余年，军民益困。而先后抚臣皆庸才，玩忄妻苟岁月。

天子又置万几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致辽事大坏。及张承允覆没，维翰犹获善归。至天启初，始下吏论死。

周永春，金乡人。官礼科都给事中。齐党方炽，永春与亓诗教为之魁。寻由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代维翰为巡抚。值丧败之后，佐经略调度军食，拮据劳瘁。

越二年，罢归。天启初，言官追论开原失陷罪，遣戍。

袁应泰，字大来，凤翔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临漳知县。筑长堤四十余里，捍御漳水。调繁河内，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河决硃旺，役夫多死者。应泰设席为庐，饮食作止有度，民欢然趋事，治行冠两河。

迁工部主事，历兵部武选郎中。汰遣假冒世职数百人。迁淮徐兵备参议。山东大饥，设粥厂哺流民，缮城浚濠，修先圣庙，饥者尽得食。更搜额外税及漕折马价数万金，先后发振。户部劾其擅移官廪，时已迁副使，遂移疾归。

久之，起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辽事方棘，应泰练兵缮甲，修亭障，饬楼橹，关外所需刍茭、火药之属呼吸立应。经略熊廷弼深赖焉。

泰昌元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抚辽东。逾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廷弼为经略，而以薛国用为巡抚。应泰受事，即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

疏言：“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终始。有托故谢事者，罪无赦。”熹宗优诏褒答，赐尚方剑。乃戮贪将何光先，汰大将李光荣以下十余人，遂谋进取抚顺。议用兵十八万，大将十人，上奏陈方略。

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于是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潜行淫掠，居民苦之。议者言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叵测。应泰方自诩得计，将藉以抗大清兵。会三岔儿之战，降人为前锋，阵死者二十余人，应泰遂用以释群议。

明年，天启改元，三月十有二日，我大清兵来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出城力战，败还。明日，降人果内应，城遂破，二将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战死。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十有九日，大清兵临城。应泰身督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硃万良出城五里迎战，军败多死。其夕，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大清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兵，遂渡濠，大呼而进。鏖战良久，骑来者益众，诸将兵俱败，望城奔，杀溺死者无算。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人心离沮。又明日，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列楯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示盛饰迎门，或言降人导之也。应泰居城楼，知事不济，太息谓铨曰：“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剑印自缢死。妇弟姚居秀从之。仆唐世明凭尸大恸，纵火焚楼死。事闻，赠兵部尚书，予祭葬，官其一子。

国用，洛南人。历官山东右参政，分守辽海道，以右佥都御史代应泰巡抚辽东。

应泰死，廷议将起廷弼，道远未至，乃进国用兵部右侍郎，代应泰为经略。历官醇谨，久于辽，日夜忧战守备。会大清兵不至，得安其位。无何请告，竟卒于官。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

三十六年，巡按辽东。巡抚赵楫与总兵官李成梁弃宽奠新疆八百里，徙编民六万家于内地。已，论功受赏，给事中宋一韩论之。下廷弼覆勘，具得弃地驱民状，劾两人罪，及先任按臣何尔健、康丕扬党庇。疏竟不下。时有诏兴屯，廷弼言辽多旷土，岁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帝优诏褒美，命推行于诸边。边将好捣巢，辄生衅端。廷弼言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

岁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祷城隍神，约七日雨，不雨毁其庙。及至广宁，逾三日，大书白牌，封剑，使使往斩之。未至，风雷大作，雨如注，辽人以为神。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

督学南畿，严明有声。以杖死诸生事，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廷弼亦听勘归。

四十七年，杨镐既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镐经略。未出京，开原失，廷弼上言：“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

敌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疏入，悉报允，且赐尚方剑重其权。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乃上方略，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疏入，帝从之。

廷弼之初抵辽也，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惮不肯行。继命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恸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贺世贤以近敌沮之，廷弼曰：“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鼓吹入。时兵燹后，数百里无人迹，廷弼祭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所至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由是人心复固。

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

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明年五月，我大清兵略地花岭。六月，略王大人屯。八月，略蒲河。将士失亡七百余人，诸将世贤等亦有斩获功。而给事中姚宗文腾谤于朝，廷弼遂不安其位。

宗文者，故户科给事中，丁忧归。还朝，欲补官，而吏部题请诸疏率数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属当事荐己。疏屡上，不得命。宗文计穷，致书廷弼，令代请。廷弼不从，宗文由是怨。后夤缘复吏科，阅视辽东士马，与廷弼议多不合。

辽东人刘国缙先为御史，坐大计谪官。辽事起，廷议用辽人，遂以兵部主事赞画军务。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廷弼闻于朝，国缙亦怨。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宗文故出国缙门下，两人益相比，而倾廷弼。及宗文归，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且曰：“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

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廷弼益愤，再疏自明，云“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勘，言：“辽师覆没，臣始驱羸卒数千，踉跄出关，至杏山，而铁岭又失。廷臣咸谓辽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举朝帖席。此非不操练、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谓拥兵十万，不能斩将擒王，诚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岂易言。

令箭催而张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臣何敢复蹈前轨？”三元、应嘉、修德等复连章极论，廷弼即请三人往勘。帝从之。御史吴应奇、给事中杨涟等力言不可，乃改命兵科给事中硃童蒙往。廷弼复上疏曰：“臣蒙恩回籍听勘，行矣。但台省责臣以破坏之辽遗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陈之于上。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及童蒙还奏，备陈廷弼功状，末言：“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议起用。

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给事中郭巩力诋之，并及阁臣刘一燝。及辽阳破，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馀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

一燝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御史江秉谦追言廷弼保守危辽功，兼以排挤劳臣为巩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贬三元、修德、应嘉、巩三秩，除宗文名。御史刘廷宣救之，亦被斥。乃复诏起廷弼于家，而擢王化贞为巡抚。

化贞，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抚之，皆不敢动。硃童蒙勘事还，极言化贞得西人心，勿轻调，隳抚事。化贞亦言辽事将坏，惟发帑金百万，亟款西人，则敌顾忌不敢深入。会辽、沈相继亡，廷议将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请加化贞秩，便宜从事，令与薛国用同守河西。乃进化贞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广宁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为阻，而三岔之黄泥洼又水浅可涉。广宁止孱卒千，化贞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辽阳初失，远近震惊，谓河西必不能保。

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中朝亦谓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

而化贞又以登莱、天津兵可不设，诸镇入卫兵可止。当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请辄报可。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其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化贞请鼓舞诸人，优以爵禄，俾自奋于功名，诏谕朝鲜，褒以忠义，勉之同仇。帝亦从之。

至六月，廷弼入朝，首请免言官贬谪，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登、莱议设巡抚如天津，以陶朗先为之；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一事权。遂进廷弼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廷弼因请尚方剑，请调兵二十余万，以兵马、刍糗、器械之属责成户、兵、工三部。白监军道臣高出、胡嘉栋，督饷郎中傅国无罪，请复官任事。议用辽人故赞画主事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故临洮推官洪敷教为职方主事，军前赞画，用收拾辽人心，并报允。七月，廷弼将启行，帝特赐麒麟服一，彩币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饯，异数也。又以京营选锋五千护廷弼行。

先是，袁应泰死，薛国用代为经略，病不任事。化贞乃部署诸将，沿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各置戍设防。议即上，廷弼不谓然，疏言：“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

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掎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

疏上，优旨褒答。会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六不足恃，议乃寝。而化贞以计不行，愠甚，尽委军事于廷弼。廷弼乃请申谕化贞，不得藉口节制，坐失事机。先是，四方援辽之师，化贞悉改为“平辽”，辽人多不悦。廷弼言：“辽人未叛，乞改为‘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自是化贞与廷弼有隙，而经、抚不和之议起矣。

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息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而臣给与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生长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帝立从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赐一品服以宠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权、定职掌八事，帝亦报可。

之垣方与所司议兵饷，而化贞所遣都司毛文龙已袭取镇江，奏捷。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水师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命既下，经、抚、各镇互观望，兵不果进。顷之，化贞备陈东西情形，言：“敌弃辽阳不守，河东失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

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兵部尚书张鹤鸣以为然，奏言时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复趣之，请令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会化贞复驰奏：“敌因官军收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于是兵部愈促进师。化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关，次右屯，而驰奏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化贞卒无功而还。

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延绥入卫兵不堪用，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鹤鸣议宽之；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廷弼奏遣之垣，鹤鸣故稽其饷。两人遂相怨，事事龃龉。

而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

毛文龙镇江之捷，化贞自谓发踪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贻书京师，力诋化贞。

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服。廷弼又显诋鹤鸣，谓：“臣既任经略，四方援军宜听臣调遣，乃鹤鸣径自发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问调军之数，经今两月，置不答。臣有经略名，无其实，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鹤鸣益恨。至九月，化贞犹言虎墩兔兵四十万且至，请速济师。廷弼言：“抚臣恃西部，欲以不战为战计。西部与我，进不同进，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余里，敌分兵来应，亦须我自撑拒。臣未敢轻视敌人，谓可不战胜也。臣初议三方布置，必使兵马、器械、舟车、刍茭无一不备，而后克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以守。今临事中乱，虽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卜一举成功，而臣犹有万一不必然之虑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贞兵亦不敢进。

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给事中杨道寅谓出、嘉栋不宜用。

御史徐景濂极誉化贞，刺廷弼，诋之垣逍遥故乡，不称任使。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水师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立功赎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谮之，抗疏辨，语颇愤激。

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

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识者知其必偾事，以疆场事重，无敢言其短者。

至十月，冰合，广宁人谓大清兵必渡河，纷然思窜。化贞乃与震孺计，分兵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诸城堡，而以大军守广宁。鹤鸣亦以广宁可虑，请敕廷弼出关。廷弼上言：“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镇人心；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其动摇人心更甚。且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经、抚协心同力，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为今日计，惟枢部俯同于臣，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其言甚切至，鹤鸣益不悦。廷弼乃复出关，至右屯，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乃令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三千人守西平。复申令曰：“敌来，越镇武一步者，文武将吏诛无赦。敌至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部署甫定，化贞又信谍者言，遽发兵袭海州，旋亦引退。廷弼乃上言：“抚臣之进，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间屡进屡止，犹未有疏请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则拜疏辄行者也，臣疾趋出关，而抚臣归矣。

西平之会，相与协心议守，掎角设营，而进兵之书又以晦日至矣。抚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镇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军马又遣还矣。初五日，抚臣又欲以轻兵袭牛庄，夺马圈守之，为明年进兵门户。时马圈无一敌兵，即得牛庄，我不能守，敌何损，我何益？会将吏力持不可，抚臣亦怏怏回矣。兵屡进屡退，敌已窥尽伎俩，而臣之虚名亦以轻出而损。愿陛下明谕抚臣，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

化贞见疏不悦，驰奏辨。且曰：“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因请便宜行事。

时叶向高复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廷臣惟太仆少卿何乔远言宜专守广宁，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赏无益，给事中赵时用言永芳必不可信，与廷弼合。

余多右化贞，令毋受廷弼节制。而给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贞尚方剑，得便宜操纵。孙杰劾一燝以用出、嘉栋、卜年为罪，而言廷弼不宜驻关内。廷弼愤，上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帝以两臣争言，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往谕，抗违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乃下廷臣集议。

初，廷弼之出关也，化贞虑夺己兵权，佯以兵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广宁所得私。抚臣不宜卸责于臣。”会震孺奏经、抚不和，中有化贞心慵意懒语，廷弼据以刺化贞，化贞益不悦。及化贞请一举荡平，廷弼乃言：“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当是时，中外举知经、抚不和，必误疆事，章日上。

而鹤鸣笃信化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疏并下部，鹤鸣乃集廷臣大议。议撤廷弼者数人，余多请分任责成。鹤鸣独言化贞一去，毛文龙必不用命，辽人为兵者必溃，西部必解体，宜赐化贞尚方剑，专委以广宁，而撤廷弼他用。议上，帝不从，责吏、兵二部再奏。

会大清兵逼西平，遂罢议，仍兼任二臣，责以功罪一体。

无何，西平围急。化贞信中军孙得功计，尽发广宁兵，畀得功及祖大寿往会秉忠进战。廷弼亦驰檄渠撤营赴援。二十二日，遇大清兵平阳桥。锋始交，得功及参将鲍承先等先奔，镇武、闾阳兵遂大溃，渠、秉忠战没沙岭，大寿走觉华岛。西平守将一贯待援不至，与参将黑云鹤亦战殁。廷弼已离右屯，次闾阳。参议邢慎言劝急救广宁，为佥事韩初命所沮，遂退还。时大清兵顿沙岭不进。化贞素任得功为腹心，而得功潜降于大清，欲生缚化贞以为功，讹言敌已薄城。城中大乱奔走，参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贞方阖署理军书，不知也。参将江朝栋排闼入，化贞怒呵之，朝栋大呼曰：“事急矣，请公速走。”化贞莫知所为。朝栋掖之出上马，二仆人徒步从，遂弃广宁，踉跄走，与廷弼遇大凌河。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化贞惭，议守宁远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为殿，尽焚积聚。二十六日，偕初命护溃民入关。

化贞、出、嘉栋先后入，独邦佐自经死。得功率广宁叛将迎大清兵入广宁，化贞逃已两日矣。大清兵追逐化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还。报至，京师大震，鹤鸣恐，自请视师。

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四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奏上狱词，廷弼、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及杨涟等下狱，诬以受廷弼贿，甚其罪。

已，逻者获市人蒋应旸，谓与廷弼子出入禁狱，阴谋叵测。忠贤愈欲速杀廷弼，其党门克新、郭兴治、石三畏、卓迈等遂希指趣之。会冯铨亦憾廷弼，与顾秉谦等侍讲筵，出市刊《辽东传》谮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弃市，传首九边。已，御史梁梦环谓廷弼侵盗军资十七万。御史刘徽谓廷弼家资百万，宜籍以佐军。忠贤即矫旨严追，罄赀不足，姻族家俱破。江夏知县王尔玉责廷弼子貂裘珍玩，不获，将挞之。其长子兆珪自刭死，兆珪母称冤。尔玉去其两婢衣，挞之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崇祯元年，诏免追赃。其秋，工部主事徐尔一讼廷弼冤，曰：廷弼以失陷封疆，至传首陈尸，籍产追赃。而臣考当年，第觉其罪无足据，而劳有足矜也。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驻右屯，距广宁四十里耳。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廷弼五千人，不同溃足矣，尚望其屹然坚壁哉！廷弼罪安在？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屡疏争各镇节制不行，屡疏争原派兵马不与。徒拥虚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与九节度师同溃，自应收溃兵扼河阳桥，无再往河阳坐待思明缚去之理。

今计广宁西，止关上一门限，不趣扼关门何待？史称慕容垂一军三万独全，亦无再驻淝水与晋人决战之理。廷弼能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付与化贞，事政相类，宁得与化贞同日道乎！所谓劳有足矜者：当三路同时陷没，开、铁、北关相继奔溃，廷弼经理不及一年，俄进筑奉集、沈阳，俄进屯虎皮驿，俄迎扼敌兵于横河上，于辽阳城下凿河列栅埋砲，屹然树金汤。令得竟所施，何至举榆口关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摋不论，乃其所由必死则有故矣。其才既笼盖一时，其气又陵厉一世，揭辩纷纷，致撄众怒，共起杀机，是则所由必杀其躯之道耳。当廷弼被勘被逮之时，天日辄为无光，足明其冤。乞赐昭雪，为劳臣劝。

不从。明年五月，大学士韩爌等言：廷弼遗骸至今不得归葬，从来国法所未有。今其子疏请归葬，臣等拟票许之。

盖国典皇仁，并行不悖，理合如此。若廷弼罪状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申己酉间，廷弼以御史按辽东，早以辽患为虑，请核地界，饬营伍，联络南、北关，大声疾呼，人莫为应。十年而验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杨镐三路丧师，抚顺、清河陷没，皇祖用杨鹤言，召起廷弼代镐。一年余，修饬守具，边患稍宁。会皇祖宾天，廷议以廷弼无战功，攻使去，使袁应泰代，四阅月而辽亡。使廷弼在，未必至此，其可言者二。辽阳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之田间，复任经略。化贞主战，廷弼主守，群议皆是化贞。廷弼屡言玩师必败，奸细当防，莫有听者，徘徊踯躅，以五千人驻右屯。化贞兵十三万驻广宁。广宁溃，右屯乃与俱溃，其可言者三。

假令廷弼于此时死守右屯，捐躯殉封疆，岂非节烈奇男子。不然，支撑宁、前、锦、义间，扶伤救败，收拾残黎，犹可图桑榆之效。乃仓皇风鹤，偕化贞并马入关，其意以我固尝言之，言而不听，罪当末减。此则私心短见，杀身以此，杀身而无辞公论，亦以此。传首边庭，头足异处，亦足为临难鲜忠者之戒矣。然使诛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条，偕同事诸臣，一体伏法，廷弼九原目瞑。乃先以贿赃拷坐杨涟、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书惑众，借题曲杀。身死尚悬坐赃十七万，辱及妻孥，长子兆珪迫极自刎。斯则廷弼死未心服，海内忠臣义士亦多愤惋窃叹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讼陈皇上之前。

臣等平心论之，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脣敝舌，争言大计。魏忠贤盗窃威福，士大夫靡然从风。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屈曲则生，抗违则死，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独膺显戮，慷慨赴市，耿耿刚肠犹未尽泯。今纵不敢深言，而传首已逾三年，收葬原无禁例，圣明必当垂仁。

臣所以娓娓及此者，以兹事虽属封疆，而实阴系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纵英哲，或不以臣等为大谬也。

诏许其子持首归葬。五年，化贞始伏诛。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时关外地悉为哈剌慎诸部所据，崇焕乃驻守关内。未几，诸部受款，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在晋深倚重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

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承宗谋于总督王象乾。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驳重城议，集将吏谋所守。阎鸣泰主觉华，崇焕主宁远，在晋及张应吾、邢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焕议。已，承宗镇关门，益倚崇焕，崇焕内拊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

三年九月，承宗决守宁远。佥事万有孚、刘诏力阻，不听，命满桂偕崇焕往。

初，承宗令祖大寿筑宁远城，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筑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士。遭父忧，夺情视事。四年九月，偕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万二千，东巡广宁，谒北镇祠，历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寻以五防叙劳，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

崇焕之东巡也，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地，开疆复二百里。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

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崇焕遂乞终制，不许。

十二月进按察使，视事如故。

我大清知经略易与，六年正月举大军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宁远。崇焕闻，即偕大将桂，副将左辅、硃梅，参将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崇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维楧诘奸，通判启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明日，大军进攻，载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砲，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而启倧亦以然砲死。

启倧起小吏，官经历，主赏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为通判，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理军民词讼，大得众心。死，赠光禄少卿，世廕锦衣试百户。

初，中朝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经略第、总兵麒并拥兵关上，不救，中外谓宁远必不守。及崇焕以书闻，举朝大喜，立擢崇焕右佥都御史，玺书奖励，桂等进秩有差。

我大清初解围，分兵数万略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崇焕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镇关门，大反承宗政务，折辱诸将，诸将咸解体，遇麒若偏裨，麒至，见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并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赵率教代麒。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三月，复设辽东巡抚，以崇焕为之。魏忠贤遣其党刘应坤、纪用等出镇。崇焕抗疏谏，不纳。

叙功，加兵部右侍郎，赉银币，世廕锦衣千户。

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中朝虑偾事，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崇焕虞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帝优旨褒答。

其冬，崇焕偕应坤、用、率教巡历锦州、大、小凌河，议大兴屯田，渐复第所弃旧土。忠贤与应坤等并因是廕锦衣，崇焕进所廕为指挥佥事。崇焕遂言：“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砲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帝报从之。

先是，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驾，崇焕遣使吊，且以觇虚实。我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崇焕欲议和，以书附使者还报。我大清兵将讨朝鲜，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兴兵渡鸭绿江南讨。朝议以崇焕、之臣不相能，召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属崇焕，与镇守中官应坤、用并便宜从事。崇焕锐意恢复，乃乘大军之出，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书议和。会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援，崇焕以水师援文龙，又遣左辅、赵率教、硃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言官因谓和议所致。四月，崇焕上言：“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帝优旨报闻。

时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又以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

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锦州，四面合围。率教偕中官用婴城守，而遣使议和，欲缓师以待救，使三返不决，围益急。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四千，令世禄、大寿将，绕出大军后决战；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且请发蓟镇、宣、大兵，东护关门。朝廷已命山海满桂移前屯，三屯孙祖寿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关城；又发昌平、天津、保定兵驰赴上关；檄山西、河南、山东守臣整兵听调。世禄等将行，大清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趋宁远。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砲距击；而桂、世禄、大寿大战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数矢，大军亦旋引去，益兵攻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损伤，六月五日亦引还，因毁大、小凌河二城。时称宁、锦大捷，桂、率教功为多。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崇焕遂乞休。中外方争颂忠贤，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终不为所喜。七月，遂允其归，而以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宁远。及叙功，文武增秩赐廕者数百人，忠贤子亦封伯，而崇焕止增一秩。

尚书霍维华不平，疏乞让廕，忠贤亦不许。

未几，熹宗崩。庄烈帝即位，忠贤伏诛，削诸冒功者。廷臣争请召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

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然自失。顷之，帝出，即奏言：“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帝为饬四部臣，如其言。

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之臣、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帝悉从之，赐崇焕酒馔而出。崇焕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得竟其志，上言：“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

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优诏答之，赐蟒玉、银币，疏辞蟒玉不受。

是月，川、湖兵戍宁远者，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硃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自肃伤重，兵备副使郭广初至，躬翼自肃，括抚赏及朋椿二万金以散，不厌，贷商民足五万，乃解。自肃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经死。崇焕以八月初抵关，闻变驰与广密谋，宥首恶张正朝、张思顺，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斩知谋中军吴国琦，责参将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发正朝、思顺前锋立功，世荣、涵淳以贪虐致变，亦斥之。独都司程大乐一营不从变，特为奖励。一方乃靖。

关外大将四五人，事多掣肘。后定设二人，以梅镇宁远，大寿仍驻锦州。至是，梅将解任，崇焕请合宁、锦为一镇，大寿仍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梅驻宁远，而移蓟镇率教于关门，关内外止设二大将。因极称三人之才，谓：“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届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归死于司败。”帝可之，崇焕遂留镇宁远。自肃既死，崇焕请停巡抚，及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帝亦报可。哈剌慎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慰，皆听命。二年闰四月，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廕锦衣千户。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将，报巡抚王化贞，而不及经略熊廷弼，两人隙始开。用事者方主化贞，遂授文龙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

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为守将击败，众尽歼。

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觉，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丧其卒千余。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为大清守将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三月，大清兵克义州，分兵夜捣文龙于铁山。文龙败，遁归岛中。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

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

至是，遂以阅兵为名，泛海抵双岛，文龙来会。崇焕与相燕饮，每至夜分，文龙不觉也。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怫然。崇焕以归乡动之，文龙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益不悦。以六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山上，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龙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焕曰：“予诘朝行，公当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毕，登山。崇焕问从官姓名，多毛姓。文龙曰：“此皆予孙。”崇焕笑，因曰：“尔等积劳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为国家尽力。”众皆顿首谢。

崇焕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色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数毕，文龙丧魂魄不能言，但叩头乞免。崇焕召谕其部将曰：“文龙罪状当斩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崇焕叱之曰：“文龙一布衣尔，官极品，满门封廕，足酬劳，何悖逆如是！”乃顿首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

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乃出谕其将士曰：“诛止文龙，余无罪。”当是时，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惮崇焕威，无一敢动者，于是命棺敛文龙。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为下泪。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时崇祯二年五月也。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爪牙伏京师者，令所司捕。

崇焕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继盛摄之，于计便。”帝报可。

崇焕虽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增饷银至十八万。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崇焕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

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闻，即督大寿、可刚等入卫。以十一月十日抵蓟州，所历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城，皆留兵守。帝闻其至，甚喜，温旨褒勉，发帑金犒将士，令尽统诸道援军。俄闻率教战殁，遵化、三屯营皆破，巡抚王元雅、总兵硃国彦自尽，大请兵越蓟州而西。崇焕惧，急引兵入护京师，营广渠门外。帝立召见，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不许。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

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

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大寿尝有罪，孙承宗欲杀之，爱其才，密令崇焕救解。大寿以故德崇焕，惧并诛遂叛。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

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龙锡故主定逆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褷、弘勋继之，必欲并诛龙锡。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崇焕既缚，大寿溃而去。武经略满桂以趣战急，与大清兵战，竟死，去缚崇焕时甫半月。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赵光抃，字彦清，九江德化人。父赞化，工部郎中，光抃举天启五年进士。乡人曹钦程父事魏忠贤，骤得太仆少卿。光抃语之曰：“富贵一时，名节千古，君不可不审。”钦程恶之，即日出赞化为南宁知府。南宁恶地，赞化亻宅亻祭而死，光抃奔丧归。

崇祯初，服阕，除工部都水主事，历兵部职方郎中。十年秋，遣阅蓟、辽戎务，尽得边塞形势，战守机宜，列十二事以献。明年冬，大清兵入密云，总督吴阿衡败殁，廷议增设巡抚一人，驻密云，遂擢光抃右佥都御史任之。至即发监视中官邓希诏奸谋。帝召希诏还，而令分守中官孙茂霖核实。茂霖为希诏解，光抃反得罪，遣戍广东。

十五年，兵事益棘，廷臣荐光抃复官。光抃家素饶，闻命，持数万金入都为军资。既至，召见德政殿。奏对称旨，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而大清已克蓟州，分兵四出，命光抃兼督诸路援军。

诸援军观望，河间迤南皆失守，光抃不敢救，尾而南。已，闻塞上警，又驱而北。

廷臣交章劾光抃，谓列城被攻不救，退回高阳，坐视沦覆。明年，复论光抃及范志完。四月，大清兵北旋，光抃、唐通、白广恩等八镇兵邀于螺山，皆败走。帝闻，大怒。既解严，与志完并获谴。帝召见雷縯祚，縯祚诋志完，而称光抃。帝曰：“志完、光抃逗遛河间，独罪志完，渠服其心乎？”遂并逮光抃。光抃尝荐广恩，广恩抗不赴召，帝以是益恶光抃，卒与志完同日斩西市。

光抃才气豪迈，而于大虑亦疏。在职方，深为尚书杨嗣昌所倚，曰：“吾不及光抃。”先是，毛文龙据东江，海疆赖之。文龙死，陈继盛、黄龙、沈世魁代其部，往往为乱，中朝又素以糜饷为忧。及世魁死，岛中无帅，光抃怂臾嗣昌撤之。二十年积患一朝而除，而于边计亦左焉。光抃虽文士，有胆决，尝遇敌，诸将欲奔，光抃坐地不起，久之，乃引归。其起戍中也，将士不相习，猝遇大敌，先胆落，故所当辄败。然受事破军之余，身先被创，顾与志完同诛，人咸以为冤。福王时，太仆万元吉奏复其官。

范志完，虞城人。崇祯四年进士。授永平推官，专理插汉抚赏，意不欲行，上疏言权轻，请得特疏奏军事。当事者恶之，谪湖广布政司检校。擢宁国推官，历官分巡关内佥事。十四年冬，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其座主周延儒当国，遂拜志完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代杨绳武。

绳武者，云南弥勒人也。由庶吉士改授御史。十一年冬，用杨嗣昌荐召见，吐言如流，画地成图。帝伟之，遂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洪承畴困松山，遂擢绳武总督，寻以志完代之，而令绳武总督辽东、宁远诸军，出关救松、锦，加衔督师。

明年正月，绳武卒官，赠兵部尚书，廕锦衣、世袭百户。遂进志完左侍郎，督师出关如绳武，而以张福臻督蓟镇，驻关内。自王朴诸军败，兵力益单，松、锦相继失，志完乃筑五城宁远城南，护转输，募土著实之。又议修觉华岛城，为掎角势，帝甚倚之。六月易衔钦命督师，总督蓟、辽、昌、通等处军务，节制登、津抚镇。

辽事急则移驻中后、前屯，关内急则星驰入援，三协有警则会同蓟、昌二督并力策应。时关内外并建二督，而关外加督师衔，地望尤尊，又于昌平、保定设二督，于是千里之内有四督臣，又有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星罗棋置，无地不防，而事权反不一。

十五年，给事中方士亮劾福臻昏庸，因言移督师关内，则蓟督可裁，福臻可罢。

于是召还福臻，令志完兼制关内，移驻关门。志完辞，不许。求去，不许。上疏言不能兼蓟，请仍设蓟督。逾月，始以赵光抃任之。而大清兵已入自墙子岭，克蓟州而兵部劾志完疏防，廷臣亦言志完贪懦，帝以敌兵未退，责令戴罪立功。然志完无谋略，恇怯甚，不敢一战，所在州县覆没，惟尾而呵噪，兵所到剽虏。至德州，佥事雷縯祚劾之，自是论列者益众。帝犹责志完后效，志完终不敢战。

明年，大清兵攻下海州、赣榆、沭阳、丰县，已而北旋。志完、光抃卒观望，皆不进。事定，议罪，召縯祚廷质，问志完逗遛淫掠状，志完辨。问御史吴履中，对如縯祚言。时座主延儒督师亦无功，遂命下志完狱，以十二月斩志完。

先是，十二年封疆之案，伏罪者三十有六人。至是，失事甚于前，诛止志完、光抃及巡抚马成名、潘永图，总兵薛敏忠，副将柏永镇，其他悉置不问。而保定巡抚杨进得善去，山东巡抚王永吉反获迁擢。帝之用刑，至是穷矣。

赞曰：三路丧师，收降取败，镐与应泰同辜。然君子重绳镐而宽论应泰，岂不以士所重在节哉！惜乎廷弼以盖世之材，褊性取忌，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假使廷弼效死边城，义不反顾，岂不毅然节烈丈夫哉！广宁之失，罪由化贞，乃以门户曲杀廷弼，化贞稽诛者且数年。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庄烈帝又以谗间诛之。国步将移，刑章颠覆，岂非天哉！

##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杨鹤（从弟鹗） 陈奇瑜（元默） 熊文灿（洪云蒸） 练国事 丁启睿（从父魁楚） 郑崇俭（方孔炤） （杨一鹏） 邵捷春 余应桂 高斗枢张任学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雒南知县，调长安。

四十年擢御史，上疏请东宫讲学。且言：“顷者，爱女被躏于宫奴，馆甥受挞于朝市，叩阍不闻，上书不达，壅蔽极矣。”时寿宁主婿冉兴让为掌家宫人梁盈女、内官彭进朝等殴辱，公主三奏不达，兴让挂冠长安门去，故鹤言及之。

寻出督两淮盐法，巡按贵州。贵州接壤乌撒，去川南叙州千里，节制难。土官安云龙死，其族人与沾益安效良争印，构兵三十年，后竟为效良所据，其父绍庆又据沾益州，皆川、云、贵咽喉地。鹤请割乌撒隶贵州，地近节制便，可弭后患，朝议不决。未几，效良为乱，如其言。贵州土官以百数，水西安氏最大，而土地、户口、贡赋之属，无籍可稽。鹤乃檄宣慰安位尽著之籍，并首领目把主名、承袭源委，悉列上有司。自是簿牒始明，奸弊易核。事竣，不候命径归。久之，还朝。

杨镐四路师败，鹤荐熊廷弼、张鹤鸣、李长庚、薛国用、袁应泰，言：“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当事恶其直，将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丁外艰。天启初，起太仆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未任，丁内艰，而广宁又败。魏忠贤以鹤党护廷弼，除鹤名。

崇祯元年，召拜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鹤上言：“图治之要，在培元气。

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搢绅构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时以为名言。

先是，辽左用兵，逃军惮不敢归伍，相聚剽虏。至是，关中频岁昆，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张耀采。由是府谷王嘉允、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群贼蜂起，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当是时，承平久，卒被兵，人无固志。大吏恶闻贼，曰：“此饥氓，徐自定耳。”明年，总督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者，群推鹤。帝召见鹤，问方略。对曰：“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遂拜鹤兵部右侍郎，代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至则大梁、大旺、王二已前诛灭，而继起者益众。鹤素有清望，然不知兵。其冬，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绥兵中道逃归，甘肃兵亦哗，惧诛，并合于贼，贼益张。

三年正月，王左挂等攻宜川，为知县成材所却，转攻韩城。军中无帅，鹤命参政洪承畴御之。俘斩三百余人，围解，贼走清涧。鹤连疏请诸将还镇，不果，起故将杜文焕任之。二月，延安知府张辇、都司艾穆蹙贼延川，降其魁王子顺、张述圣、姬三儿。别贼王嘉允掠延安、庆阳，鹤匿不奏，而给降贼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免死牒，安置延绥、河曲间。贼淫掠如故，有司不敢问。寇患成于此矣。

七月，嘉允陷黄甫、清水、木瓜，遂陷府谷，文焕击走之，贼流入山西。已抚王左挂以白汝学攻绥德州，谋内应。事觉，巡按李应期与承畴计诛左挂等绥德，五十七人皆死。十二月，贼神一元攻陷新安、宁塞、柳树涧等堡。宁塞，文焕所居，宗人多死。

明年正月，贼弃宁塞，陷保安。一元死，弟一魁围庆阳，陷合水，鹤闻，移驻宁州。一魁求抚，送还合水知县蒋应昌，别贼拓先龄、金翅鹏、过天星、田近庵、独头虎、上天龙等亦先后降。鹤设御座于城楼，贼跪拜呼万岁。鹤宣圣谕，令设誓，或归伍，或归农，贼佯应之，则立赦其罪，群盗自是视总督如儿戏矣。鹤又以一魁最强，致其婿帐中，同卧起，而一魁果至。数以十罪，则稽首谢。即宣诏赦之，畀以官，处其众四千余人于宁塞，使守备吴弘器护焉。文焕闻之，叹曰：“宁塞之役，贼畏我而逃。今者贼伪降，杨公信之，借名城为盗资。我宗人，可与贼逼处此土乎！”

遂以其族行。

五月，鹤移驻耀州。贼攻破金锁关，杀都司王廉。七月，别贼李老柴、独行狼攻陷中部，田近庵以六百人守马栏山应之。而降渠一魁之党茹成名者，尤桀骜，鹤令一魁诱杀之于耀州，其党猜惧，挟一魁以叛。御史谢三宾言：“鹤谓庆阳抚局既毕，贼散遣俱尽。中部之贼，宁自天降？”疏下巡按御史吴甡核奏，甡奏鹤主抚误国。帝怒，逮鹤下狱，戍袁州。

七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疏辞，言：“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何心复居此职。”帝优诏答之，而不赦鹤罪。八年冬，鹤卒于戍所，嗣昌请恤。帝复鹤官，而不予恤。鹤初以尤世禄宁夏大捷功，进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世廕锦衣千户。十年，叙贺虎臣宁夏破贼功，追加太子少傅。十三年，又以甘肃叙功，任一子官。

从弟鹗，崇祯四年进士。官御史，有才名，擢顺天巡抚。京师陷，南归，福王以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川、湖军务。

陈奇瑜，字玉铉，保德州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洛阳知县。天启二年，擢礼科给事中。杨涟劾魏忠贤，奇瑜亦抗疏力诋。六年春，由户科左给事中出为陕西副使，迁右参政，分守南阳。

崇祯改元，加按察使职，寻历陕西左右布政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代张福臻巡抚延绥。时大盗神一魁、不沾泥等已歼，而余党犹众。岁大凶，民多从贼。明年五月，奇瑜上疏，极言鄜、延达镇城千余里饥荒盗贼状，诏免延安、庆阳田租。

奇瑜乃遣副将卢文善讨斩截山虎、柳盗跖、金翅鹏等。寻遣游击常怀德斩薛仁贵，参政戴君恩斩一条龙、金刚钻、开山鹞、黑煞神、人中虎、五阎王、马上飞，都司贺思贤斩王登槐，巡检罗圣楚斩马红狼、满天飞，参政张伯鲸斩满鹅，擒黄参耀、隔沟飞，守备阎士衡斩张聪、樊登科、樊计荣、一塊铁、青背狼、穿山甲、老将军、二将军、满天星、上山虎，把总白士祥斩扫地虎，守备郭金城斩扒地虎、括天飞，守备郭太斩跳山虎、新来将、就地滚、小黄莺、房日兔，游击罗世勋斩贾总管、逼上天、小红旗，他将斩草上飞、一只虎、一翅飞、云里手、四天王、薛红旗、独尾狼，诸渠魁略尽。奇瑜乃上疏曰：“流寇作难，始于岁饥，而成于元凶之煽诱，致两郡三路皆盗薮。今未顿一兵，未绝一弦，擒斩头目百七十七人，及其党千有奇。

头目既除，余党自散，向之斩木揭竿者，今且荷锄负耒矣。”帝嘉之，令录有功将士以闻。

延绥群贼多解，独钻天哨、开山斧据永宁关。永宁在镇城东，前阻山，下临黄河，数年不下。奇瑜谓是不可以力取，乃阴简锐士，阳言总制檄发兵，令贺人龙将之而西，身为后劲，直抵延川。俄策马东，曰：“视吾马首所向。”潜师疾走入山，贼不虞大兵至，惊溃。焚其巢，斩首千六百有奇，二贼俱馘。分兵击斩金翅鹏、一座城，获首五百五十。延水群盗尽平，奇瑜威名著关陕。于是群盗尽萃于山西，流突河北、畿南。冬冰坚，从渑池渡，躏河南、湖广，窥四川。

明年，廷议诸镇抚事权不一，宜设大臣统之，多推荐洪承畴。以承畴方督三边，不可易，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办流贼。奇瑜檄诸将会兵陕州。先是，老回回、过天星、满天星、闯塌天、混世王五大营自楚入蜀，陷夔州。阻险，复走还楚，分为三：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郧阳，往淅川；一犯金漆坪，渡河犯商南。奇瑜乃驰至均州，檄四巡抚会讨。

陕西练国事驻商南，遏其西北；郧阳卢象升驻房、竹，遏其西；河南元默驻卢氏，遏其东北；湖广唐晖驻南漳，遏其东南。奇瑜乃偕象升督将士由竹溪至平利之乌林关，十余战，斩贼千七百余级。越七日，大破之乜家沟，斩千八十余级，总兵邓功为多。已，设伏蚋溪，连战，斩三百余级。至狮子山，斩七百二十余级。别将杨化麟、杨世恩、周任凤、杨正芳等分道击杀贼，擒其魁闯王、翻山虎等。

奇瑜上言：“楚中屡捷，一时大盗几尽，其窜伏深山者，臣督乡兵为向道，无穴不搜，楚中渐有宁宇。”帝嘉劳之。乃督副将刘迁等搜竹溪、平利贼，追至五狼河，擒其魁十二人。遣参将贺人龙等追八昼夜至紫阳，贼死者万余人。

先是，贼入蜀，复自蜀入秦，由阳平关奔巩昌，承畴御之秦州。贼遂越两当，袭破凤县，分为二：一向汉中，取间道犯城固、洋县；一由凤县奔宝鸡、汧阳。于是贼在平利、洵阳间者数万，自四川入西乡者二三万。犯城固、洋县者，又东下石泉、汉阴，会汉、兴，窥商、雒。当是时，奇瑜以湖广贼尽，鼓行而西，谓贼不足平也。乃遣游击唐通防汉中，以护籓封；遣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扼略阳、沔县，防贼西遁；遣副将杨正芳、余世任扼褒城，防贼北遁；自督副将杨化麟、柳国镇等驻洋县，防贼东遁；又檄练国事、卢象升、元默各守要害，截贼奔逸。

贼见官军四集，大惧，悉遁入兴安之车厢峡，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

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贼误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击，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绝，无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

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自成等见势绌，用其党顾君恩谋以重宝贿奇瑜左右及诸将帅，伪请降。奇瑜无大计，遽许之，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悉劳遣归农。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诸将无邀挠抚事。诸贼未大创，降非实也，既出栈道，遂不受约束，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

奇瑜悔失计，乃委罪他人以自解。贼初叛，猝至凤翔，诱开城，守城知其诈，绐以缒城上，杀其先登者三十六人，余噪而去。其犯宝鸡，亦为知县李嘉彦所挫。

奇瑜遂劾嘉彦及凤翔乡官孙鹏等挠抚局，抚按官亦异心。帝怒，切责抚按，逮嘉彦、鹏及士民五十余人。奇瑜又请敕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山西五巡抚各守要害，有失则治诸臣罪，冀以分己过。又委罪巡抚练国事，国事亦被逮。给事中顾国宝劾奇瑜误封疆，诏解任候勘。御史傅永淳复劾奇瑜解陇州围报首功不实，诏除名，锦衣官逮讯。九年六月谪戍边。

初，奇瑜官南阳，唐王杀其世子，欲并废世子子聿键。赖奇瑜力，聿键得为世孙。后聿键自立于闽，召奇瑜为东阁大学士。道远，未闻命，卒于家。

元默，字中象，静海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除怀庆推官，擢吏科给事中。魏忠贤焰方炽，以乡里欲招致之，默谢不可。言路承忠贤意，劾罢归。

崇祯初，复官，历迁太常卿。六年春，以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流贼由均州犯河内，默率左良玉、汤九州、李卑、邓兵待境上；复率九州乘雪夜薄吴城贼营，大破之。嵩、雒以北名城数十，贼避勿敢攻。奇瑜既失李自成于车箱峡，默自汝州移驻卢氏，檄良玉、九州各陈兵守要害，得稍宁者数月。当是时，贼势张，良玉等承督师檄，守备尚固。默率诸将斩获多，贼多趋秦、楚境。已，分为三，自颍州犯凤阳皇陵，中州所在告急。八年夏，默被逮去。久之，得释归，八年卒。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贵州推官，迁礼部主事，历郎中。出封琉球还，擢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忧归，自是徙家蕲水。

崇祯元年，起福建左布政使。三月，就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海上故多剧盗，袁进、李忠既降，杨六、杨七及郑芝龙继起。总兵官俞咨皋招六、七降，芝龙猖獗如故。然芝龙常败都司洪先春，释不追；获一游击，不杀；咨皋战败，纵之走。

当事知其可抚，遣使谕降之。文灿至，善遇芝龙，使为己用。其党李魁奇再降，再叛去，芝龙击擒之。海警渐息，而钟斌又起。斌初亦就抚，后复叛，寇福州。文灿诱斌往泉州，令芝龙击败之。既而蹙之大洋，斌投海死。闽中屡平巨寇，皆芝龙力，文灿亦叙功增秩焉。

五年二月，擢文灿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先是，海寇钟灵秀既降复叛，为芝龙所擒，其党溃入长汀，转掠江西属邑，文灿檄芝龙屡败贼。而福建有红夷之患，海盗刘香乘之，连犯闽、广沿海邑，帝以责文灿。

文灿不能讨，乃议招抚，贼佯许之。参政洪云蒸，长沙人，初官广西参政，尝搜灵秀余党，斩三十余级，尽毁其巢。文灿乃令云蒸与副使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入贼舟宣谕，俱被执。文灿惧罪，奏诸臣信贼自陷。给事中硃国栋劾之，诏贬秩，戴罪自效。八年，芝龙合广东兵击香于田尾远洋。香胁云蒸止兵，云蒸大呼曰：“我矢死报国，急击勿失！”遂遇害。香势蹙，自焚溺死，承祖等脱还。贼党千余人诣浙江归款，海盗尽平。

文灿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中外权要，谋久镇岭南。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既至，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语及中原寇乱，文灿方中酒，击案骂曰：“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信有当世才，非公不足办此贼。”文灿出不意，悔失言，随言有五难四不可。中使曰：“吾见上自请之，若上无所吝，即公不得辞矣。”文灿辞穷，应曰“诺”。中使还朝，果言之帝。初，文灿徙蕲水，与邑人姚明恭为姻妮，明恭官詹事，又与杨嗣昌善。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贼，冀得一人自助，明恭因荐文灿，且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喜，遂荐之。

十年四月，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文灿拜命，即请左良玉所将六千人为己军，而大募粤人及乌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护，弓刀甲胄甚整。次庐山，谒所善僧空隐。僧迎谓曰：“公误矣。”文灿屏人问故，僧曰：“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曰：“不能。”

曰：“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当贼，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文灿却立良久，曰：“抚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灿去，抵安庆，帝所遣中官刘元斌、卢九德监勇卫营军者亦至。良玉宿将桀骜，不受文吏节制，会其下与粤军不和，大诟。文灿不得已，遣还南兵，然良玉军实不为用。嗣昌言于帝，乃以边将冯举、苗有才兵五千人隶焉。有才败于真阳，而京营将黄得功连破贼兵，威甚振。

当是时，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饷大半，期灭贼，贼颇惧。及文灿至，京军屡捷，益惧。文灿顾决计招降。初抵安庆，即遣人招张献忠、刘国能，二人听命。乃益刊招降檄，布通都。又请尽迁民与粟闭城中，贼无所掠，当自退。帝怒，谯让文灿。嗣昌亦心非之，既已任之，则曲为文灿解。因其请，畀以畿辅、山西兵各三千。明年，国能果降，而献忠袭据谷城。会得功又大破贼舞阳，马士秀、杜应金夜半降信阳城下。献忠为左良玉所创，几被擒，其下饥困多散去。献忠穷蹙，亦因陈洪范以降。于是嗣昌议功罪，绌洪承畴、曹变蛟等，而称文灿功焉。

已而京军解遂平围，斩获三千有奇。时文灿在裕州，马进忠、罗汝才十三家贼聚南阳，文灿下令，杀贼者偿死。贼不肯从，则赍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贼”。

帝诇得状，曰：“文灿大言无实。”文灿恐。孙传庭出关击贼，文灿不救，而嗣昌已入政府掌中枢矣。九月，文灿次襄阳，贼分踞郧、襄诸险。诸将请战，文灿议分兵。卢九德曰：“兵分则力弱，一失利，全军摇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击之。”众曰：“善。”乃以佥事张大经监大将左良玉、陈洪范军，以通判孔贞会监副将龙在田军，战于双沟，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罗汝才、惠登相率九营走均州，李万庆率三营走光、固。

十一月，京师戒严，召洪承畴、孙传庭入卫。汝才等以为讨己也，惧而叩太和山提督中官，求抚于文灿，许之。处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四营于郧县，处登相及王国宁、常德安、杨友贤、王光恩五营于均州。上言：“臣于李万庆、贺一龙、马光玉及顺天王主剿，他皆主抚。请赦汝才等罪，授之官。”可之。时京军、良玉军皆以入卫行，马士秀、杜应金遂叛于许州。初，士秀等降，良玉以其众处许之郊外。许，大州也，良玉诸将寄孥与贿焉。良玉久征不归，士秀、应金在文灿军中，伪请急，假良玉军号入城。夜半，兵从府第出，烧城南楼，劫库，杀官吏，挈其赀投万庆。万庆者，贼魁射塌天也。

十二年三月，良玉还，破降马进忠，使刘国能击降万庆，士秀、应金亦再降。

顺天王已前死，其党顺义王为其下所杀。文灿遂上言：“臣兵威震慑，降者接踵。

十三家之贼，惟革、左及马光玉三部尚稽天诛，可岁月平也。”帝优诏报之。

初，张献忠之降也，拥兵万人踞谷城，索十万人饷，文灿及中外要人曰与之。

为请官、请地、请关防矣，献忠列军状曰请备遣，既而三檄其兵不应，朝野知献忠必叛也。其后，汝才降，不肯释甲。及进忠、万庆等并降，文灿以为得策，谓天下且无贼也。五月，献忠遂反于谷城，劫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初，均州五营惧见讨，自疑，相与歃血拒献忠，无何亦叛去。帝闻变，大惊，削文灿官，戴罪视事。七月，良玉击献忠罗英山，败绩。帝大怒，命嗣昌来代。嗣昌已至军，即遣使逮文灿下狱，坐大辟，所亲姚明恭柄国而不能救也。十三年十月，文灿竟弃市。

练国事，字君豫，永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沛县知县，调山阳。

天启二年，征授御史。广宁失守，国事请蓟州、宣府、大同及山东、山西、河南抚臣各练兵万，以壮山海声援。又请捕诛杀大同妖人。又疏论魏忠贤使群阉辱尚书钟羽正，索冬衣，伤国体。国事在谏垣，匡救多。给事中赵兴邦，忠贤私人也，以国事为赵南星党，劾之，削籍。

崇祯元年复官，擢太仆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关中频岁饥，盗贼蜂起。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国事遣贺虎臣援延安，而身率副将张全昌连破点灯子于中部、合阝阳、韩城，又破别部于宜君、雒川，降其魁李应鰲。诸将张全昌、赵大允、王承恩、杜文焕、贺虎臣等分剿贼澄城、宜川、耀州、白水、合阝阳，斩首千九百有奇。总督杨鹤既受群贼降，已，复相继叛，田近庵、李老柴陷中部。国事偕承恩攻围五月，克之，而所部亦频失事，杨鹤被征，国事亦戴罪自赎。

五年，红军友、李都司等将犯平凉。国事自泾趋固原，檄大帅杨嘉谟杀贼塘马，断其侦探。贼乃走庆阳西壕，嘉谟、曹文诏邀击，大败之。自三月至五月，大小数十战，贼迄破灭。国事免戴罪。

当是时，关中五镇，大帅曹文诏、杨嘉谟、王承恩、杨麟、贺虎臣各督边军协讨，总督洪承畴尤善调度。贼魁多歼，余尽走山西，关中稍靖。

六年冬，贼既从渑池渡，入卢氏。明年，贼遂由河南、湖广入汉南。总督陈奇瑜檄国事驻商州，协剿商南、卢氏贼。汉南贼遂由宁羌至两当，掠凤县，出栈道，陷宝鸡，关中贼复炽。既而奇瑜受贼降，檄诸军勿击。贼出险，遂大掠凤翔、麟游、宝鸡、扶风、汧阳、乾州、泾阳、醴泉。奇瑜委罪国事以自解，国事上言：“汉南贼尽入栈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抚实数。及见奇瑜疏，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塊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臣不觉仰天长叹。夫一月内，抚强寇四万余，尽从栈道入内地，食饮何自出，安得无剽掠？且一大帅将三千人，而一贼魁反拥万余众，安能受纪律？即藉口回籍，延安州县骤增四万余人，安集何所？合诸征剿兵不满二万，而降贼逾四万，岂内地兵力所能支，宜其连陷名城而不可救也。若咎臣不堵剿，则先有止兵檄矣；若云贼已受抚，因误杀使人致然，则未误杀之先，何为破麟游、永寿。今事已至此，惟急调大军致讨，若仍以愿回原籍，禁兵勿剿，三秦之祸安所终极哉！”疏入，事已不可为，遂逮下狱。九年正月遣戍广西。久之，叙前功，赦还，复冠带。

福王时，召为户部左侍郎，寻改兵部。十二月加尚书，仍莅侍郎事。明年二月致仕，未几卒。

丁启睿，永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崇祯初，历山东右参政，坐事谪陕西副使。九年，宁夏兵变，启睿捕斩杀巡抚王楫者首恶六人，军中大定。再迁右布政使，分守关南，从巡抚孙传庭讨贼。

十一年冬，就拜右佥都御史，代传庭巡抚陕西。岁频旱，民益为盗，长武、环、白水、长安、临潼、咸阳贼起如蝟毛。十三年，用督师杨嗣昌荐，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郑崇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讨贼。明年，嗣昌死，加启睿兵部尚书，改称督师，代嗣昌尽督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山西及江南、北诸军，仍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赐剑、敕、印如嗣昌。

启睿自谪河西副使，数迁皆在陕西，然实庸才。为督、抚，奉督师期会，谨慎无功过；及督师任重专制，即莫知为计。启睿已受命出潼关，将由承天赴嗣昌军于荆州。湖广巡按汪承诏言大寇在河南，荆、襄幸息警，无烦大军，尽匿汉津船。启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邓州，州人闭门诟；过内乡，长吏闭之籴。军行荒山间，割马骡，燎以野草，士啖不得饱。是时李自成已陷洛阳，围开封，有众七十万，启睿惮不敢援。闻张献忠在光山、固始间，少弱，乃谋于诸将曰：“上命我剿豫贼，此亦豫贼也。”遂檄左良玉破之于麻城，斩首千二百。开封日告急，则曰：“我方有事于献忠，不赴矣。”闻傅宗龙将入关督秦师，启睿曰“三边已置总督矣”，乞帝更敕书，乃更敕书宗龙办自成。九月，宗龙败殁于项城，启睿不能救。贼乘胜陷南阳，杀唐王，开、汝二郡望风下。十二月，自成再围开封。河南巡抚高名衡飞檄至，启睿督兵赴之，避贼入城，部下大淫掠。总兵陈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明年正月，贼解围去。

启睿之在许州也，畏贼逼，始赴开封。离城三十里，而城即破。其抵开封，启门入，贼乘之，几陷。四月，自成合群贼复攻开封。六月，帝释侯恂于狱，命督援剿诸军救开封。未至，开封围益急。帝数诏切责启睿。启睿不得已，乃大集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之军，偕保定总督杨文岳，以七月会于硃仙镇，与贼垒相望。贼众百万，启睿欲战，良玉曰：“贼锋锐，未可击也。”启睿曰：“围已急，必击之。”诸将皆惧。良玉归营即先走，诸营俱走，启睿、文岳联骑奔汝宁。贼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丧马骡七千，将士数万，启睿敕书、印、剑俱失。事闻，诏褫职候代。九月，贼决马家口河灌开封，开封遂陷，乃征下吏，久之释归。自嗣昌死二年而启睿败，启睿败又二年而明亡矣。

福王时，启睿夤缘马士英充为事官，督河南劝农、剿寇诸务。寻以擒斩归德伪官，拜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官其一子。事败，脱身旋里，久之卒。

从父魁楚，崇祯四年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七年，擢兵部右侍郎，代傅宗龙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九年七月，畿辅被兵，魁楚坐下吏，久之放还。福王时，起故官，总督河南、湖广，兼巡抚承天、德安、襄阳。未赴，会两广总督沈犹龙入为侍郎，魁楚竟代其任。寻加兵部尚书。唐王自立于福州，命以故官协理戎政。

靖江王亨嘉反桂林，下梧州，执巡抚瞿式耜。魁楚檄思恩参将陈邦传等袭走之，获于桂林。封魁楚平粤伯，仍留镇两广。闽中事败，与式耜拥立桂王于肇庆，进东阁大学士，兼理戎政。大清兵下广州，渐迫肇庆。魁楚奉王走梧州，复弃之，走岑溪。

辎重多，舳舻相属，为大将李成栋追获，魁楚遂降。成栋与有隙，录其家数百人杀之，魁楚乞一子，成栋笑曰：“汝身且莫保，尚求活人耶？”并杀之。

郑崇俭，字大章，宁乡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河南府推官，历济南兵备副使。崇祯初，迁陕西右参政。屡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数败套寇，赉银币，世廕锦衣副千户。

十二年正月，擢兵部右侍郎，代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五月，张献忠反谷城，罗汝才等九营皆反，兴安告警。总理熊文灿请敕楚抚方孔炤防荆门、当阳，郧抚王鰲永防江陵、远安，陕抚丁启睿、蜀抚邵捷春各严兵于其境。而崇俭主提兵合击，时固原、临洮、宁夏三总兵左光先、曹变蛟、马科随承畴人卫，柴时华中道还甘肃，征之不应，崇俭乃檄副将贺人龙、李国奇等军发西安。国奇至洛阳，卒大噪，剽瑞王租。国奇已擢陕西总兵官，坐停新命，崇俭亦贬一秩。

献忠既叛，大败左良玉军于房县之罗英山，谋入陕。崇俭率人龙、国奇军扼之兴安，贼还走兴山、太平，处楚、蜀交。是时，杨嗣昌已出师，入文灿军而代之矣。

先是，尚书傅宗龙议令崇俭兼督蜀军，而嗣昌亦檄秦军入蜀。崇俭乃以十三年二月率人龙、国奇会良玉大败贼于玛瑙山，获首功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贼将二十有五人，获马骡、甲仗无算。是役也，崇俭身在行，而嗣昌远处襄阳。及论功，所赐半嗣昌，但增一秩，复先所降一秩而已。

献忠既败，窜柯家坪，蜀将张令追之，被围。崇俭遣兵击走贼，人龙、国奇等复追败之寒溪寺、盐井，先后斩首千五百级，其党顺天王、一条龙、一只龙皆降。

崇俭军五日三捷，威名甚振。以年衰乞骸骨，不许，令率总兵郑家栋还关中，留人龙、国奇讨贼。

当是时，献忠窜伏兴、归山中。秦、楚师俱集于夔，诸将协心穷搜深箐，千余残寇可尽歼。崇俭既去，未几，人龙军亦自开县噪而西归，楚师遂败绩于土地岭，蜀中由是大乱。嗣昌因言崇俭撤兵太早，致贼猖獗。帝初以崇俭不能驭军，不悦，及是命削籍，以启睿赴军前代理，而疑崇俭托疾，令按臣核实。明年春，献忠陷襄阳，嗣昌死，帝益恨崇俭不掎角平贼也，逮下狱，责以纵兵擅还，失误军律。不俟秋后，以五月弃市。

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也。帝愤寇日炽，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贷，而疆事寝坏，卒至于亡。福王时，给事中李清言：“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群臣微知其冤，无敢讼言者，臣甚痛之。”崇俭冤始白。

方孔炤，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为职方员外郎。忤崔呈秀，削籍。

崇祯元年，起故官。忧归。定桐城民变，还朝。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击贼李万庆、马光玉、罗汝才于承天，八战八捷。时文灿纳献忠降，处之谷城。

孔炤条上八议，言主抚之误，不听，而阴厉士马备战守。已而贼果叛，如孔炤言。

贼故畏孔炤，不敢东，文灿乃檄孔炤防荆门、当阳，鰲永防江陵、远安，秦、蜀各严兵。崇俭主合击，孔炤乃请专断德、黄，守承天，护献陵；而江、汉以南责鰲永。

会嗣昌代文灿，令孔炤仍驻当阳。惠王常润言：“孔炤遏献忠，有来家河、神通堡之捷，射中贼魁马光玉，陵寝得无虞。请增秩久任。”章下部，未奏，而部将杨世恩、罗安邦奉调，会川、沅兵剿竹山寇。两将深入，至香油坪而败。嗣昌既以孔炤抚议异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独劾孔炤，逮下诏狱。子检讨以智，国变后，弃家为僧，号无可者也，伏阙讼父冤，膝行沙塸者两年。帝为心动，下议，孔炤护陵寝功多，减死戍绍兴。久之，用荐复官，以右佥都御史屯田山东、河北。驰至济南，复命兼理军务，督大名、广平二监司御贼。命甫下而京师陷，孔炤南奔。马、阮乱政，归隐十余年而终。

先是，有以陵寝失守获重谴者，为杨一鹏。一鹏，临湘人。历官大理寺丞，削籍。崇祯六年，以兵部左侍郎拜户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江北四府。

凤阳军民素疾守陵太监杨泽贪虐，引贼来寇。八年正月，贼遂攻陷凤阳，焚皇陵，烧龙兴寺，燔公私邸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戮中都留守硃国相、指挥使程永宁等四十有一员，杀军民数万人。

先是，贼渐逼江北，兵部尚书张凤翼请敕一鹏移镇凤阳，温体仁格其议。贼骤至，一鹏在淮安，远不及救。帝闻变大惊，素服避殿，亲祭告太庙，遂逮一鹏及巡按御史吴振缨、守陵官泽。泽先自杀，一鹏弃市，振缨戍边。

邵捷春，字肇复，侯官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累官稽勋郎中。

崇祯二年，出为四川右参政，分守川南，抚定天全六番高、杨二氏。迁浙江按察使。大计，坐贬。久之，起四川副使，以十年秋抵成都。时秦贼已入蜀，巡抚王维章、总兵侯良柱悉众北拒，城中惟屯田军及蜀府护卫军，人情恇惧，捷春启门纳乡民避贼者。中尉奉鐕勾贼抵城下，捷春与御史陈廷谟擒击奉鐕，而募市人、起废将固守。贼去，蜀王疏其功。会维章罢，傅宗龙代，命捷春监军，偕总兵罗尚文击贼。明年，尚文及安锦副使吴麟征大破贼过天星等。捷春进右参政，仍监军。

十二年五月，宗龙入掌中枢，即擢捷春右佥都御史代之。时张献忠、罗汝才已叛，谋入秦。秦兵扼之兴安，乃犯兴山及蜀太平，遂窥大宁。捷春遣副将王之纶、方国安分道扼之。国安连破贼，贼遂还入秦、楚。十月朔，杨嗣昌誓师襄阳，檄蜀军受节度。嗣昌以楚地广衍，贼难制，驱使入蜀，蜀险阻，贼不得逞，蹙之可全胜，又虑蜀重兵扼险，贼将还毒楚，调蜀精锐万余为己用，蜀中卒自是益疲弱不足支矣。

捷春愤曰：“令甲失一城，巡抚坐。今以蜀委贼，是督师杀我也。”争之，不能得。

于是汝才、惠登相遂自兴山、远安犯大宁、大昌，献忠亦西至太平。明年二月，左良玉大破献忠玛瑙山，他将张应元、张令等复数败之。献忠乃逃兴、归山中。久之复振，由汝才入宁昌故道走而西。

初，汝才在宁昌阻江，为诸将刘贵、秦良玉、秦翼明、杨茂选等所拒，不得渡。

会献忠西，遂与合。贵等战皆却，贼乃渡江，营万顷山、苦桃湾，其别部营红茨崖、青平砦，归、巫间大震。嗣昌乃上夷陵，而檄捷春扼夔门。蜀大宁、大昌界楚竹溪、房县，有三十二隘口，嗣昌欲厚集兵力专守夔，弃宁、昌啖贼，官军环攻之。捷春曰：“弃隘口不守，是延贼入户也。”乃遣茂选及覃思岱等出关分守。二将不相得，思岱潜杀茂选，捷春令兼统其众，其众相率去。贼入隘，守者溃，贼夜斩夔关，将士大惊溃，新宁、大竹皆陷。而汝才、登相越巴雾河，陷开县，为郑嘉栋、贺人龙所破。汝才乃与小秦王、混世王东奔，而登相独过开县西。人龙及李国奇又西追之，汝才等遁还兴山，屡挫。会嗣昌下招降令，小秦王、混世王皆降，惟汝才逸去。嗣昌见楚地无贼，以八月终率师入蜀，于是群贼尽萃蜀中。

当是时，捷春提弱卒二万守重庆，所倚惟秦良玉、张令军。无何，秦师噪而西归，楚将张应元等败绩于夔州之土地岭。于是捷春以大昌上、中、下马渡水浅地平，难与持久，乃扼水寨观音岩为第一隘，以部将邵仲光守之。而夜叉岩、三黄岭、磨子岩、鱼河洞、下涌诸处，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万元吉以兵分力弱为忧，捷春不听。九月，献忠突败仲光军，破上马渡。元吉急檄诸将分邀之，复令张奏凯屯净壁，捷春遣二将罗洪政、沈应龙为助。十月，献忠突净壁，遂陷大昌，屯开县。良玉、令两军皆覆。贼行则哨探，止则息马抄粮。关隘侦候不明，防军或远离戍所，贼乘隙而过无人之境。嗣昌遂收斩仲光，上疏劾捷春失事。捷春收兵扼梁山。时登相已归正，而汝才复与献忠合，以梁山河深不能渡，乃自开县西走达州。捷春退保绵州，扼涪江。贼疾走，陷剑州，遂趋广元，将由间道入汉中，为秦兵所扼，乃复走巴西。

应元诸军邀之梓潼，战小利，既而衄，蜀将曹志耀等力战却之。降将张一川、张载福陷阵死，涪江师遂溃，贼屠绵州。捷春归成都，贼逼成都。十一月，逮捷春使者至，遂以军事付代者廖大亨而去。

捷春为人清谨，治蜀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载道，舟不得行，竞逐散官旗。蜀王为疏救，不听。敕巡按御史遣官送京师，下狱论死。捷春知不可脱，明年八月仰药死狱中。福王时，复官，赠兵部右侍郎。

余应桂，字二矶，都昌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知武康、龙岩、海澄三县。

崇祯四年，征授御史。劾户部尚书毕自严朋比，殿试读卷，取陈于泰第一。于泰者，首辅周延儒姻也。劾延儒纳孙元化参、貂，受杨鹤重赂。帝方眷延儒，责应桂。未几，贼陷登州，元化被执，应桂再疏劾延儒。帝怒，贬三秩视事，应桂引疾归。

七年还朝，出按湖广，居守承天。捐赎锾十余万募壮士，缮城治器，贼不敢逼献陵。帝闻而嘉之。期满，命再巡一年。贻赎锾万五千助卢象升军需，而奏报属城失事，具以实闻。帝以是知巡抚王梦尹诈，而益信应桂。期满，命再巡一年。十年，即擢应桂右佥都御史，代梦尹。

当是时，诸监司袁继咸、包凤起、高斗枢辈已削平湖南群贼，而江北贼势日炽，诸将虽奏捷，不能大创也。帝命熊文灿为总理，文灿主抚。明年，降其渠刘国能、张献忠。马进忠西走潼关，马光玉、贺一龙、李万庆、顺义王、九条龙众十余万萃麻城、黄安。应桂谕降光玉、一龙，未至，而遣将击顺天王等于黄福店，贼遂走黄安。会文灿至麻城，应桂请协击，不从。贼复东走江北，为左良玉所遏，折而走广济、蕲水。文灿檄诸道兵合击贼于茶山，贼逸于应桂所分地，文灿遂劾其后期误军。

兵部尚书杨嗣昌以应桂曾劾其父鹤也，奏逮之。应桂乃陈抚剿始末，白己无罪，而诋文灿，言：

正月初，议抚刘国能，其党李万庆等诸大贼尽走泌阳、枣阳。时文灿、良玉并在德安。臣以为兵势方盛，宜乘此追剿，而文灿调良玉诸军尽赴信阳剿马进忠。臣谓进忠小寇，胜之不武，文灿不听。自此机一失，贼走西，而文灿东，致张献忠攻陷谷城以要抚，李万庆五部收余烬，势复振。而豫、楚之患，遂自文灿之愎谏贻之矣。迨贼西溃之后，遮饰上闻，妄报斩级。其自恃所长惟火砲火攻，经过州县用夫至八百，死亡载道，未见其一试也。

且文灿办贼之策曰“先抚后剿”。乃茶山不效，麻城又不效，第见招抚之旗络绎于道。一遣使招贺一龙，而使者被杀；一遣使招李万庆，而馈盐椒运鱼肉与通市，贼反因之焚掠，未见一贼归顺也。天下有如是抚法乎！其一切军需，悉取于所历之有司，名曰“借办”，致城市空虚，孑遗尽绝。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跄而走。麻城，文灿婿家也，戚里如是，余可知矣。三月在蕲水，其兵杀乡民报捷，民家环哭，竟不敢治一兵。蕲水，文灿家园也，乡里如是，余可知矣。

是以捷报日张，寇势愈炽。十三家之贼蹂躏南阳、汝宁，如履无人之境。文灿驻宛、汝已久，调度不闻，天下有如是剿法乎！献忠在谷城招纳亡命，买马置器，人人知其叵测。文灿顾欲借之为前茅，遣官调之，非惟不应，复留解饷之官，求总兵湖广。

今已造浮桥跨汉水矣。文灿前既夸张而叙功，后复掩匿而不报，可不谓之欺君乎！

以总理之大柄畀之颠蹶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

帝不纳。逮至，下狱。

初，应桂贻书文灿，言献忠必反，可先未发图之。其书为献忠逻者所得，献忠腾牒郧阳巡抚戴东旻，言“抚军欲杀我”，东旻闻之文灿，文灿再纠应桂。应桂再疏辨，帝亦不纳。应桂竟遣戍。无何，献忠果反，廷臣交章荐应桂。

十六年，起应桂兵部右侍郎。十月，潼关陷，帝召问大臣。陈演言：“贼入关中，必恋子女玉帛，犹虎入陷阱。”应桂叱之曰：“壮士健马咸出关西。贼得之，必长驱横行，大臣安得面谩！”演股栗失色。十一月，督师孙传庭战殁，命应桂兼右佥都御史往代之。应桂以无兵无饷，入见帝而泣。帝但遣京军千人护行，给御用银万两、银花四百、银牌二百、蟒币二百、杂币倍之，为军前赏功之用而已。应桂既受命，日夜悲疑，将至山西，则伪官充斥，逡巡不得前。帝责以逗遛，夺职，命新擢陕西巡抚李化熙代之，化熙亦不能进也。未几，京师陷。应桂家居不出。久之，死于难。

高斗枢，字象先，鄞人。崇祯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坐议巡抚耿如杞狱，与同列四人下诏狱。寻复官，进员外郎。

五年，迁荆州知府。久之，擢长沙兵备副使。楚郡之在湖北者，尽罹贼祸，势且及湖南，临、蓝、湖、湘间土寇蜂起。长沙止老弱卫卒五百，又遣二百戍攸县，城库雉堞尽圮。斗枢至，建飞楼四十，大修守具。临、蓝贼艘二百余，由衡、湘抵城下，相拒十余日乃却去，转攻袁州。遣都司陈上才蹑其后，贼亦解去。寻击杀乱贼刘高峰等，抚定余众。诏录其功。巡抚陈睿谟大征临、蓝寇，斗枢当南面，大小十余战，贼尽平。诏赉银币。

十四年六月进按察使，移守郧阳。郧被寇且十载，属邑有六，居民不四千，数百里荆榛。抚治王永祚以襄阳急，移师镇之。斗枢至甫六日，张献忠自陕引而东。

斗枢与知府徐启元遣游击王光恩及弟光兴分扼之，战频捷，贼不敢犯。光恩者，均州降渠小秦王也。初与张献忠、罗汝才辈为贼，献忠、汝才降而复叛，均州五营惧见讨自疑。又以献忠强，虑为所并，光恩敛众据要害以拒献忠。居久之，乃有稍稍飏去者，光恩亦去，已而复降。光恩善用其下，下亦乐为之用。斗枢察其诚，招入郡守。当是时，斗枢、启元善谋，光恩善战，郧城危而复全。

十五年冬，李自成陷襄阳、均州，攻郧阳四日而去。明年春，复来攻，十余日不克，乃退屯杨溪。五月，斗枢召游击刘调元入城，旬日间杀贼三千余。自成将来攻，卒不克而去。乃令光恩复均州，调元下光化，躬率将士复谷城。将袭襄阳，闻孙传庭败，旋师，均州复为贼有。

十七年正月，自成遣将路应标等以三万人攻郧。斗枢遣人入均州，烧其蓄积，贼乏食而退。当是时，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独郧在。自十五年冬抚治王永祚被逮，连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绝不能至，中朝谓郧已陷，不复设抚治。十六年夏，斗枢上请兵疏，始知郧存，众议即任斗枢。而陈演与之有隙，乃擢启元右佥都御史任之，加斗枢太仆少卿，路阻亦不能达。是年二月，朝议设汉中巡抚，兼督川北军务，擢斗枢右副都御史以往，朝命亦不达。至三月始闻太仆之命，即以军事付启元。

七月而北都变闻，并闻汉中之命，地已失，不可往。

福王立，移斗枢巡抚湖广，代何腾蛟。复以道路不通，改用王骥，斗枢皆不闻也。国变后数年卒。启元、光恩亦皆以功名终。

张任学，安岳人，天启五年进士。授太原知县，以才调榆次。

崇祯四年，举治行卓异入为御史。陈蜀中私税、催科、讼狱三大苦，帝为饬行。

出视两浙盐法，数条奏利弊。八年，流贼陷凤阳，诏逮巡按吴振缨，命任学往代。

还朝，复按河南，监军讨贼。时群盗纵横，而诸将缩朒不敢击。任学慨然曰：“事不辞难，臣职也。贼势如此，我辈可雍容坐镇耶！”十一年二月，遂上疏极诋诸将。

请易武阶，亲执干戈，为国平贼。帝壮之，下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议。诸臣以文吏无改武职者，请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帝不从，命授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

河南旧无总兵，左良玉、陈永福并以客兵备援剿，至是大将特设，而麾下无一官，兵部乃以署镇许定国兵授之，使参将罗岱为中军。岱，健将，屡著战功，任学倚以自强。时熊文灿专主抚，刘国能、张献忠俱降，罗汝才、马进忠、李万庆等躏中原如故。河南人据坞壁自保者数十，贼悉摧破之，踞息县、光州，磔人投汝水，水为赤，任学不能大创也。进忠势衰，佯求抚，文灿及巡抚常道立许之，乘间逸去。事闻，任学与文灿、道立并镌秩。

七月，任学督岱等赴罗山，合左良玉军击汝才、万庆及紫微星、顺义王，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一千四百有奇，获黑虎狼、满天星，贼奔遂平。九月，进忠寇开封，至瓦子坡。岱奋击，贼尽弃辎重遁入大隗山，获其妻子。

其冬，京师戒严，任学入卫，道谒文灿，言：“献忠狼子野心，终为国患，我以勤王为名，出其不意，可立缚也。”文灿不能用。抵畿南，有诏却还。巡抚道立调良玉兵于陕州，贼乘卢氏虚，遁入内乡、淅川，为文灿所劾。明年除道立名，任学亦镌一秩。游击宋怀智、都司孔道兴再破贼陈州，部将王应龙、尤之龙等破贼襄城，五战皆胜。副将岱与应龙、怀智等复破贼叶县，十日奏八捷，帝诏所司核实。

已，又挫贼裕州。而是时总兵孙应元、黄得功统京军讨贼，屡奏大捷。凯旋录功，任学亦叙复二秩。

寻与左良玉、陈洪范蹙李万庆于内乡。万庆方降，献忠已叛，文灿尽调河南军援剿，独任学留汝南。川贵总督李若星论文灿主抚之谬，请复任学原官，摄行大将，督察军事。不从。七月，献忠合汝才自房县西走，岱偕良玉追之。良玉令岱为前锋，己随其后。至罗犭英山，军乏食。贼伏兵要害，岱与副将刘元捷鼓勇直上，伏四起。

岱马足挂于藤，抽刀断之，蹶而复进，乃弃马步斗，久之矢尽，陷于贼，良玉军亦大败。事闻，任学坐褫职。十五年，言官请起废，任学与焉，未及用而卒。

赞曰：流贼之肆毒也，祸始于杨鹤，成于陈奇瑜，而炽于熊文灿、丁启睿。然练国事、郑崇俭先罹其罚，而邵捷春、余应桂亦或死或戍。疆场则剿抚乖方，庙堂则赏罚不当，偾师玩寇，贼势日张，谓非人谋不臧实使之然乎！

## 列传一百四十九

卢象升（弟象晋 象观 从弟象同） 刘之纶 邱民仰（邱禾嘉）

卢象升，字建斗，宜兴人。祖立志，仪封知县。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举天启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稍迁大名知府。

崇祯二年，京师戒严，募万人入卫。明年，进右参政兼副使，整饬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号“天雄军”。又明年举治行卓异，进按察使，治兵如故。象升虽文士，善射，娴将略，能治军。

六年，山西贼流入畿辅，据临城之西山。象升击却之，与总兵梁甫、参议寇从化连败贼。贼走还西山，围游击董维坤冷水村。象升设伏石城南，大破之，又破之青龙冈，又破之武安。连斩贼魁十一人，歼其党，收还男女二万。三郡之民，安堵者数岁。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逐贼危崖，一贼自巅射中象升额，又一矢仆夫毙马下，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象升以是有能兵名。贼惧，南渡河。

明年，贼入楚，陷郧阳六县。命象升以右佥都御史，代蒋允仪抚治郧阳。时蜀寇返楚者驻郧之黄龙滩，象升与总督陈奇瑜分道夹击，自乌林关、乜家沟、石泉坝、康宁坪、狮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诸处，连战皆捷，斩馘五千六百有奇，汉南寇几尽。因请益郧主兵，减税赋，缮城郭，贷邻郡仓谷，募商采铜铸钱，郧得完辑。

八年五月，擢象升右副都御史，代唐晖巡抚湖广。八月，命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总督洪承畴办西北，象升办东南。寻解巡抚任，进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陕西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汝、洛告警，象升倍道驰入汝。贼部众三十余万，连营百里，势甚盛。象升督副将李重镇、雷时声等击高迎祥于城西，用强弩射杀贼千余人。迎祥、李自成走，陷光州，象升复大破之确山。先是，大帅曹文诏、艾万年阵亡，尤世威败衄，诸将率畏贼不敢前，象升每慷慨洒泣，激以忠义。军中尝绝三日饷，象升亦水浆不入口，以是得将士心，战辄有功。

九年正月，大会诸将于凤阳。象升乃上言曰：“贼横而后调兵，贼多而后增兵，是为后局；兵至而后议饷，兵集而后请饷，是为危形。况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又言：“总督、总理宜有专兵专饷。请调咸宁、甘、固之兵属总督，蓟、辽、关、宁之兵属总理。”又言：“各直省抚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贼警即求援求调。不应则吴、越也，分应则何以支。”又言：“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臣与督臣，有剿法无堵法，有战法无守法。”言皆切中机宜。

于是迎祥围庐州，不克，分道陷含山、和州，进围滁州。象升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救滁州，大战城东五里桥，斩贼首摇天动，夺其骏马。贼连营俱溃，逐北五十里，硃龙桥至关山，积尸填沟委堑，滁水为不流。贼乃北趋凤阳，围寿州，突颍、霍、萧、砀、灵璧、虹，窥曹、单。总兵刘泽清拒河，乃掠考城、仪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归德。永宁总兵官祖大乐邀击之，贼乃北向开封。陈永福败之硃仙镇，贼遂走登封，与他贼合，分趋裕州、南阳。象升合宽、大乐、岱兵大破之七顶山，歼自成精骑殆尽。已，次南阳，令大乐备汝宁，宽备邓州，而躬率诸军蹙贼。遣使告湖广巡抚王梦尹、郧阳抚治宋祖舜曰：“贼疲矣，东西邀击，前阻汉江，可一战歼也。”两人竟不能御，贼遂自光化潜渡汉入郧。象升遣总兵秦翼明、副将雷时声由南漳、谷城入山击贼。宽等骑军，不利阻隘，副将王进忠军哗，罗岱、刘肇基兵多逃，追之则弯弓内向。象升乃调四川及筸子土兵，搜捕均州贼。是时，楚、豫贼及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之交万山中，象升自南阳趋襄阳进兵。贼多兵少，而河南大饥，饷乏，边兵益汹汹。承畴、象升议，关中平旷，利骑兵，以宽、重镇军入陕，而襄阳、均、宜、谷、上津、南漳，环山皆贼。七月，象升渡淅河而南。九月，追贼至郧西。

京师戒严，有诏入卫，再赐尚方剑。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既解严，诏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大兴屯政，谷熟，亩一钟，积粟二十余万。天子谕九边皆式宣、大。

明年春，闻宣警，即夜驰至天城。矢檄旁午，言二百里外乞炭马蹄阔踏四十里。

象升曰：“此大举也。”问：“入口乎？”曰：“未。”象升曰：“殆欲右窥云、晋，令我兵集宣，则彼乘虚入耳。”因檄云、晋兵勿动，自率师次右卫，戒边吏毋轻言战。持一月，象升曰：“懈矣，可击。”哨知三十六营离墙六十里，潜召云师西来，宣师东来，自督兵直子午，出羊房堡，计日鏖战。乞炭闻之遂遁。象升在阳和，乞炭不敢近边。五月，丁外艰，疏十上，乞奔丧。时杨嗣昌夺情任中枢，亦起陈新甲制中，而令象升席丧候代。进兵部尚书。新甲在远，未即至。

九月，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口山，杀总督吴阿衡，毁正关，至营城石匣，驻于牛兰。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三赐象升尚方剑，督天下援兵。象升麻衣草履，誓师及郊，驰疏报曰：“臣非军旅才。愚心任事，谊不避难。但自臣父奄逝，长途惨伤，溃乱五官，非复昔时；兼以草土之身踞三军上，岂惟观瞻不耸，尤虞金鼓不灵。”已闻总监中官高起潜亦衰绖临戎，象升谓所亲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无亲，安有君。枢辅夺情，亦欲予变礼以分諐耶？处心若此，安可与事君。他日必面责之。”当是时，嗣昌、起潜主和议。象升闻之，顿足叹曰：“予受国恩，恨不得死所，有如万分一不幸，宁捐躯断脰耳。”及都，帝召对，问方略。对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抚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起潜议。”出与议，不合。明日，帝发万金犒军，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战，遂别去。师次昌平，帝复遣中官赍帑金三万犒军。明日，又赐御马百，太仆马千，银铁鞭五百。象升曰：“果然外廷议也，帝意锐甚矣。”决策议战，然事多为嗣昌、起潜挠。疏请分兵，则议宣、大、山西三帅属象升，关、宁诸路属起潜。

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次顺义。

先是，有瞽而卖卜者周元忠，善辽人，时遣之为媾。会嗣昌至军，象升责数之曰：“文弱，子不闻城下盟《春秋》耻之，而日为媾。长安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其能免乎？”嗣昌颊赤，曰：“公直以尚方剑加我矣。”象升曰：“既不奔丧，又不能战，齿剑者我也，安能加人？”嗣昌辞遁。象升即言：“元忠讲款，往来非一日，事始于蓟门督监，受成于本兵，通国闻之，谁可讳也？”嗣昌语塞而去。又数日，会起潜安定门，两人各持一议。新甲亦至昌平，象升分兵与之。当是时，象升自将马步军列营都城之外，冲锋陷阵，军律甚整。

大清兵南下，三路出师：一由涞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兴攻安肃。象升遂由涿进据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大战于庆都。编修杨廷麟上疏言：“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赞画行营，夺象升尚书，侍郎视事。命大学士刘宇亮辅臣督师，巡抚张其平闭闉绝饷。俄又以云、晋警，趣出关，王朴径引兵去。

象升提残卒，次宿三宫野外。畿南三郡父老闻之，咸叩军门请曰：“天下汹汹且十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三军捧出关之檄，将士怀西归之心，栖迟绝野，一饱无时。脱巾狂噪，云帅其见告矣。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象升泫然流涕而谓父老曰：“感父老义。虽然，自予与贼角，经数十百战未尝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

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十二月十一日，进师至钜鹿贾庄。起潜拥关、宁兵在鸡泽，距贾庄五十里而近，象升遣廷麟往乞援，不应。师至蒿水桥，遇大清兵。象升将中军，大威帅左，国柱帅右遂战。夜半，觱篥声四起。旦日，骑数万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砲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杨陆凯惧众之残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以死。仆顾显者殉，一军尽覆。大威、国柱溃围乃得脱。

起潜闻败，仓皇遁，不言象升死状。嗣昌疑之，有诏验视。廷麟得其尸战场，麻衣白网巾。一卒遥见，即号泣曰：“此吾卢公也。”三郡之民闻之，哭失声。顺德知府于颍上状，嗣昌故靳之，八十日而后殓。明年，象升妻王请恤。又明年，其弟象晋、象观又请，不许。久之，嗣昌败，廷臣多为言者，乃赠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葬，世廕锦衣千户。福王时，追谥忠烈，建祠奉祀。

象升少有大志，为学不事章句。居官勤劳倍下吏，夜刻烛，鸡鸣盥栉，得一机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必中。爱才惜下如不及，三赐剑，未尝戮一偏裨。

高平知县侯弘文者，奇士也。侨寓襄阳，散家财，募滇军随象升讨贼。象升移宣、大，弘文率募兵至楚，巡抚王梦尹以扰驿闻。象升上疏救，不得，弘文卒遣戍。

天下由是惜弘文而多象升。

象升好畜骏马，皆有名字。尝逐贼南漳，败，追兵至沙河，水阔数丈，一跃而过，即所号五明骥也。

方象升之战殁也，嗣昌遣三逻卒察其死状。其一人俞振龙者，归言象升实死。

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张目曰：“天道神明，无枉忠臣。”于是天下闻之，莫不欷歔，益恚嗣昌矣。

其后南都亡，象观赴水死，象晋为僧，一门先后赴难者百余人。从弟象同及其部将陈安死尤烈。

象观，崇祯十五年，乡荐第一，成进士。官中书。象晋、象同皆诸生。

象升死时，年三十九。

刘之纶，字元诚，宜宾人。家世务农。之纶少从父兄力田，间艾薪樵，卖之市中。归而学书，铭其座曰“必为圣人”，里中由是号之纶刘圣人。天启初，举乡试。

奢崇明反，以策干监司扼贼归路，监司不能用。

崇祯元年第进士，改庶吉士。与同馆金声及所客申甫三人者相与为友，造单轮火车、偏厢车、兽车，刳木为西洋大小砲，不费司农钱。

明年冬，京师戒严。声上书得召见，荐之纶及甫。帝立召之纶、甫。之纶言兵，了了口辨。帝大悦，授甫京营副总兵，资之金十七万召募；改声御史，监其军；授之纶兵部右侍郎，副尚书闵梦得协理京营戎政。于是之纶宾宾以新进骤跻卿贰矣。

初，正月元日有黑气起东北亘西方。甫见之大惊，趋语之纶、声曰：“天变如此，汝知之乎？今年当喋血京城下，可畏也。”闻者皆笑。及冬十一月三日，大清兵破遵化，十五日至坝上，二十日薄都城，自北而西。都人从城上望之，如云万许片驰风，须臾已过。遂克良乡，还至芦沟，夜杀甫一军七千余人，黎明掩杀大帅满桂、孙祖寿，生擒黑云龙、麻登云以去。之纶曰：“元日之言验矣。”请行，无兵，则请京营兵，不许；则请关外川兵，不许；则议召募，召募得万人，遂行。抵通州，时永平已陷，天大雨雪。之纶奏军机，七上，不报。

明年正月，师次蓟。当是时，大清兵蒙古诸部号十余万，驻永平；诸勤王军数万在蓟。之纶乃与总兵马世龙、吴自勉约，由蓟趋永平，牵之无动，而自率兵八路进攻遵化。既由石门至白草顶，距遵化八里娘娘山而营，世龙、自勉不赴约。二十二日，大清兵自永平趋三屯营，骁骑三万，望见山上军，纵击之。之纶发砲，砲炸，军营自乱。左右请结阵徐退，以为后图，之纶叱曰：“毋多言！吾受国恩，吾死耳！”

严鼓再战，流矢四集。之纶解所佩印付家人，“持此归报天子”，遂死。一军皆哭，拔营野战，皆死之。尸还，矢饮于颅，不可拔，声以齿啮之出，以授其家人。

初，讲官文震孟入都，之纶、声往见之，震孟教以持重。之纶既受命视师，骤贵，廷臣抑之。震孟使人讽之，谓宜辞侍郎而易科衔以行，不听。既行，通州守者不纳，雨雪宿古庙中，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之纶曰：“小人意忌，有事则委卸，无事则议论，止从一侍郎起见耳。乞削臣今官，赐骸骨。”不许。及战死，天子嘉其忠，从优恤，赠兵部尚书。震孟止之曰：“死绥，分也，侍郎非不尊。”遂不予赠，赐一祭半葬，任一子。之纶母老，二子幼，贫不能返柩，请于朝，给驿还。久之，赠尚书。后十五年，声死难。

邱民仰，字长白，渭南人。万历中举于乡。以教谕迁顺天东安知县，厘宿弊十二事。河啮，岁旱蝗，为文祭祷。河他徙，蝗亦尽。调繁保定之新城。

崇祯二年，县被兵，晨夕登陴守。四方勤王军毕出其地，民仰调度有方，民不知扰。擢御史，号敢言。时四方多盗，镇抚率怯懦不敢战，酿成大乱。吴桥兵变，列城多陷，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皆主抚。流贼扰山西，巡抚宋统殷下令，杀贼者抵死。民仰先后疏论其非，后皆如民仰言。遭妻丧，告归。出为河间知府，迁天津副使，调大同监军汝宁，迁永平右参政，移督宁前兵备。民仰善理剧，以故所移皆要地。

十三年三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方一藻巡抚辽东，按行关外八城，驻宁远。十四年春，锦州被围，填壕毁堑，声援断绝。有传其帅祖大寿语者：“逼以车营，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民仰转饷，未发。帝忧之。朝议两端。命郎中张若麒就行营计议，若麒至，则趣进师。七月，师次乳峰，去锦州五六里而营，旦日，杨国柱之军溃。逾月，王朴军亦溃。未几，马科等五将皆溃。大清兵掘松山，断我归路，遂大败，蹂躏杀溺无算，退保松山。围急，外援不至，刍粮竭。至明年二月，且半年矣，城破，承畴降，民仰死，若麒跳从海上荡渔舟而还，宁远、关门劲旅尽丧。

事闻，帝惊悼甚，设坛都城，承畴十六，民仰六，赐祭尽哀。赠民仰右副都御史，官为营葬，录其一子。寻命建祠都城外，与承畴并列，帝将亲临祭焉。将祭，闻承畴降，乃止。

邱禾嘉，贵州新添卫人。举万历四十一年乡试，好谈兵。天启时，安邦彦反，捐资制器，协擒其党何中蔚。选祁门教谕，以贵州巡抚蔡复一请，迁翰林待诏，参复一军。

崇祯元年，有荐其知兵者，命条上方略。帝称善，即授兵部职方主事。三年正月，蓟辽总督梁廷栋入主中枢，衔总理马世龙违节制，命禾嘉监纪其军。时永平四城失守，枢辅孙承宗在关门，声息阻绝。蓟辽总督张凤翼未至，而顺天巡抚方大任老病不能军，惟禾嘉议通关门声援，率军入开平。二月，大清兵来攻，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已，分略古治乡，禾嘉令副将何可纲、张洪谟、金国奇、刘光祚等迎战，抵滦州。甫还，而大清兵复攻牛门、水门，又督参将曹文诏等转战，抵遵化而返。

无何，四城皆复。

宁远自毕自肃遇害，遂废巡抚官，以经略兼之，至是议复设。廷栋力推禾嘉才，超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兼辖山海关诸处。禾嘉初莅镇，大清兵以二万骑围锦州，禾嘉督诸将赴救，城获全。登莱巡抚孙元化议彻岛上兵于关外，规复广宁及金、海、盖三卫，禾嘉议用岛兵复广宁、义州、右屯。廷栋虑其难，以咨承宗。承宗上奏曰：“广宁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陆运难。义州地偏，去广宁远，必先据右屯，聚兵积粟，乃可渐逼广宁。”又言：“右屯城已隳，修筑而后可守。筑之，敌必至，必复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锦州。锦州绕海而居敌，难陆运。而右屯之后即海，据此则粮可给，兵可聚，始得为发轫地。”奏入，廷栋力主之，于是有大凌筑城之议。

会禾嘉讦祖大寿，大寿亦发其赃私。承宗不欲以武将去文臣，抑使弗奏，密闻于朝，请改禾嘉他职。四年五月，命调南京太仆卿，以孙谷代。谷未至，部檄促城甚急。大寿以兵四千据其地，发班军万四千人筑之，护以石硅土兵万人。禾嘉往视之，条九议以上。工垂成，廷栋罢去。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撤班军赴蓟，责抚镇矫举，令回奏。禾嘉惧，尽撤防兵，留班军万人，输粮万石济之。

八月，大清兵抵城下，掘濠筑墙，四面合围，别遣一军截锦州大道。城外堠台皆下，城中兵出，悉败还。禾嘉闻之，驰入锦州，与总兵官吴襄、宋伟合兵赴救。

离松山三十余里，与大清兵遇，大战长山、小凌河间，互有伤损。九月望，大清兵薄锦州，分五队直抵城下。襄、伟出战不胜，乃入城。二十四日，监军张春会襄、伟兵，过小凌河东五里，筑垒列车营，为大凌声援。大清兵扼长山，不得进。禾嘉遣副将张洪谟、祖大寿、靳国臣、孟道等出战五里庄，亦不胜。夜趋小凌河，至长山接战，大败。春及副将洪谟、杨华征、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执，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战殁。大寿不敢出，凌城援自此绝。败书闻，举朝震骇。孙谷代禾嘉，未至而罢，改命谢琏。琏畏惧，久不至。后兵事亟，召琏驻关外，禾嘉留治中。

及是闻败，移驻松山，图再举，言官以推委诋之帝。帝以禾嘉独守松山，非卸责，戒饬而已。

大凌粮尽食人马。大清屡移书招之，大寿许诺，独副将可纲不从。十月二十七日，大寿杀可纲，与副将张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书约降。是夕出见，以妻子在锦州，请设计诱降锦州守将，而留诸子于大清。禾嘉闻大凌城砲声，谓大寿得脱，与襄及中官李明臣、高起潜发兵往迎。适大寿伪逃还，遂俱入锦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万有奇，仅存三之一，悉为大清所有，城亦被毁。十一月六日，大清复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砲击，乃退。大寿入锦州，未得间，而禾嘉知其纳款状，具疏闻于朝。因初奏大寿突围出，前后不雠，引罪请死。于是言官交劾，严旨饬禾嘉。而帝于大寿欲羁縻之，弗罪也。

新抚琏已至，禾嘉犹在锦州，会廷议山海别设巡抚。诏罢琏，令方一藻抚宁远，禾嘉仍以佥都御史巡抚山海、永平。寻论筑城召衅罪，贬二秩，巡抚如故。禾嘉请为监视中官设标兵。御史宋贤诋其谄附中人，帝怒，贬贤三秩。禾嘉持论每与承宗异，不为所喜，时有诋諆。既遭丧败，廷论益不容，遂坚以疾请。五年四月，诏许还京，以杨嗣昌代。令其妻代陈病状。乃命归田，未出都卒。

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庄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邱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最显。

赞曰：危乱之世，未尝乏才，顾往往不尽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驱之必死。

若是者，人实为之，要之亦天意也。卢象升在庄烈帝时，岂非不世之才，乃困抑之以至死，何耶！至忠义激发，危不顾身，若刘之纶、邱民仰之徒，又相与俱尽，则天意可知矣。

## 列传第一百五十

傅宗龙 汪乔年（张国钦等） 杨文岳（傅汝为等） 孙传庭

傅宗龙，字仲纶，昆明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除铜梁知县，调巴县，行取，入为户部主事。久之，授御史。

天启元年，辽阳破，帝下募兵之令，宗龙请行。一月余，得精卒五千。明年，安邦彦反，围贵阳，土寇蜂起。请发帑金济滇将士，开建昌，通由蜀入滇之路，别设偏沅巡抚，罢湖广退怯总兵薛来允。帝多采纳之。又上疏自请讨贼，言：“为武定、寻甸患者，东川土酋禄千钟。为沾益、罗平患者，贼妇设科及其党李贤辈。攻围普安，为滇、黔门户患者，龙文治妻及其党尹二。困安南，据关索岭者，沙国珍及罗应魁辈。困乌撒者，安效良。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敌。臣愿以四川巡按兼贵州监军，灭此群丑。”帝大喜，下所司议。会宗龙以疾归，不果行。

四年正月，贵州巡抚王三善为降贼陈其愚所绐，败殁。其夏即家起宗龙巡按其地，兼监军。初，部檄滇抚闵洪学援黔，以不能过盘江而止。宗龙既被命，洪学令参政谢存仁、参将袁善及土官普名声、沙如玉等以兵五千送之。宗龙直渡盘江，战且行，寇悉破。乃谢遣存仁、善，以名声等土兵七百人入贵阳，擒斩其愚，军民大快。宗龙尽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顺，将士勇怯。巡抚蔡复一倚信之，请敕宗龙专理军务，设中军旗鼓，裨将以下听赏罚，可之。宗龙乃条上方略，又备陈黔中艰苦，请大发饷金，亦报可。初，三善令监军道臣节制诸将，文武不和，进退牵制。宗龙反其所为，令监军给刍粮，核功罪，不得专进止。由是诸将用命，连破贼汪家冲、蒋义寨，直抵织金。

五年正月，总理鲁钦败绩于陆广河。宗龙上言：“不合滇、蜀，则黔不能平贼；不专总督任，则不能合滇、蜀兵。请召还硃燮元，以复一兼督四川，开府遵义，而移蜀抚驻永宁，滇抚驻沾益，黔抚驻陆广，沅抚驻偏桥，四面并进，发饷二百万金给之。更设黔、蜀巡抚。”帝以复一新败，令解官，即以燮元代，而命尹同皋抚蜀，王瑊抚黔，沅抚闵梦得移镇，一如宗龙议。

陆广败后，诸苗复蠢动。复一、宗龙谋，讨破乌粟、螺蛳、长田诸叛苗，大破平越贼，毁其砦百七十，贼党渐孤。宗龙乃条上屯守策，言：蜀以屯为守，黔则当以守为屯。盖安酋土地半在水外，仡佬、龙仲、蔡苗诸杂种，缓急与相助。贼有外籓，我无边蔽，黔兵所以分力愈诎。臣谓以守为屯者，先发兵据河，夺贼所恃。然后抚剿诸种，随渡口大小，置大小寨，深沟高垒，置烽墩砲台。小渡则塞以木石，使一粟不入水内，一贼不出水外，贼无如我何。又令沿河兵习水战，当贼耕耨时，频出奇兵，渡河扰之。贼不敢附河而居，而后我可以议屯也。

屯之策有二：一曰清卫所原田，一曰割逆贼故壤，而以卫所之法行之。盖黔不患无田，患无人。客兵聚散无常，不能久驻，莫若仿祖制，尽举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为官高下，自指挥至总、小旗，畀以应得田为世业，而禁其私卖买。不待招徠，户口自实。臣所谓以守为屯者如此。然兵当用四万八千人，饷当岁八十余万，时当阅三年，如此而后贼可尽灭也。

部议从之。

复一卒，王瑊代，事悉倚办。宗龙乃渐剪水外逆党，将大兴屯田。邦彦惧，谋沮之，六年三月，大举渡河入寇。宗龙击破邦彦赵官屯，斩老虫添，威名大著。当是时，大帅新亡，全黔震动，燮元远在蜀，瑊拥虚位，非宗龙，黔几殆。诏加太仆少卿。忧归。

崇祯三年起故官。用孙承宗荐，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未几，拜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

用小故夺官矣。居久之，十年十月流寇大入蜀，陷蜀三十余州县，帝拊髀而思宗龙曰：“使宗龙抚蜀，贼安至是哉！”趣即家起宗龙。宗龙至蜀，代王维章与总兵罗尚文御却贼。十二年五月，以杨嗣昌荐，召为兵部尚书，去蜀。宗龙自定黔乱后，凡十有四年，辄起用，用不久辄迁去。八月至京，入见帝。宗龙为人伉直任气，不能从谀承意。帝愤中枢失职，嗣昌以权诡得主知。宗龙朴忠，初入见，即言民穷财尽。帝颇然之，顾豤言不已，遂怫然曰：“卿当整理兵事尔。”既退，语嗣昌曰：“何哉？宗龙善策黔，而所言卑卑，皆他人唾余，何也？”自是所奏请，多中格。

熊文粲既罢，宗龙乃言：“向者贼流突东西，嗣昌故建分剿之策。今则流突者各止其所，臣请收势险节短之效。总理止辖楚、豫，秦督兼辖四川，凤督兼辖安庆，各率所辖抚镇，期十二月成功。”因荐湖广巡抚方孔炤堪代文灿。帝不用，用嗣昌督师。

嗣昌既督师，上章请兵食，不悉应，劾中枢不任。宗龙亦劾嗣昌徒耗敝国家，不能报效，以气凌廷臣。会蓟辽总督洪承畴请用刘肇基为团练总兵官，中官高起潜又揭肇基恇怯，宗龙不即覆。帝遂发怒，责以抗旨，令对状。奏上，复以戏视封疆下吏。法司拟戍边，不许，欲置之死。在狱二年矣，十四年春，嗣昌死，尚书陈新甲荐其才，帝未有以应也，良久曰：“朴忠，吾以夙负用之，宜尽死力。”遂释之出狱，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丁启睿，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当是之时，李自成有众五十万，自陷河、洛，犯开封，罗汝才复自南阳趋邓、淅，与合兵。帝命宗龙专办自成。议尽括关中兵饷以出，然属郡旱蝗，已不能应。

九月四日，以川、陕兵二万出关，次新蔡，与保督杨文岳兵会。贺人龙、李国奇将秦兵，虎大威将保兵，共结浮桥，东渡汝，合兵趋项城。五日，两军毕渡，走龙口。自成、汝才亦结浮桥于上流，将趋汝宁。觇两督兵至，尽伏精锐于林中，阳驱诸贼自浮桥西渡。人龙使后骑觇贼，还报曰：“贼向汝矣，结浮桥将渡矣。”宗龙、文岳夜会诸将于龙口，诘朝将战。

六日，两军并进，中道一骑驰而告曰：“贼毕渡矣。”复进，一骑驰而告曰：“贼半渡矣，三分渡其二矣。”宗龙、文岳曰：“驱之。”走三十里，至于孟家庄，日卓午。人龙、大威曰：“马力乏矣，诘朝而战，止兵为营。”诸军弛马甲，植戈錞，散行墟落求刍牧。贼觇之，尘起于林中，伏甲并出搏我兵。人龙有马千骑不战，国奇以麾下兵迎击之，不胜。秦兵、保兵俱溃，人龙、大威奔沈丘，国奇从之，三帅师溃。宗龙、文岳合兵屯火烧店，贼以步兵攻其营。诸军鸣大砲，震死贼百余。

日暮，贼引去。宗龙军西北，文岳军东南，画堑而守。保兵宵溃，保督副将挟文岳骑而驰，夜奔于项城。宗龙复分秦兵立营于东南，诸将分壁当贼垒。

九日，檄人龙、国奇还兵救，二帅不应。宗龙曰：“彼避死，宜不来，吾岂避死哉！”语其麾下曰：“宗龙老矣，今日陷贼中，当与诸军决一死战，不能效他人卷甲走也。”召裨校李本实，即文岳壁穿堑筑垒以拒贼。贼亦穿壕二重以围之。

十一日，秦师食尽，宗龙杀马骡以享军。明日，营中马骡尽，杀贼取其尸分啖之。十八日，营中火药、铅子、矢并尽。宗龙简士卒，夷伤死丧之余，有众六千。

夜半，潜勒诸军突贼营，杀千余人，溃围出。诸军星散，宗龙徒步率诸军且战且走。

十九日，日卓午，未至项城八里，贼追及之，执宗龙，呼于门曰：“秦督围随官丁也，请启门纳秦督。”宗龙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堕贼手，左右皆贼耳。”贼唾宗龙。宗龙骂贼曰：“我大臣也，杀则杀耳，岂能为贼赚城以缓死哉！”贼抽刀击宗龙，中其脑而仆，ＣＵ其耳鼻死城下。事闻，帝曰：“若此，可谓朴忠矣。”

复官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谥忠壮，廕子锦衣世百户，予祭葬。

人龙、国奇兵溃归陕，贼遂屠项城。分兵屠商水、扶沟，遂攻叶县。

汪乔年，字岁星，遂安人。天启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母忧归。

崇祯二年起工部，迁青州知府。以治行卓异，迁登莱兵备副使，乞终养归。父丧除，起官平阳，迁陕西右参政，提督学校。再以卓异，就迁按察使。乔年清若自励，恶衣菲食，之官，携二仆，不以家自随。为青州，行廊置土锉十余，讼者自炊候鞫，吏无敢索一钱。自负才武，休沐辄驰骑，习弓刀击刺，寝处风露中。

十四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时李自成已破河南，声言入关。乔年疾驱至商、洛，不见贼。贼围开封，而三边总督傅宗龙亦至陕，议抽兵括饷，则关中兵食已尽，无以应。宗龙、乔年握手欷歔而别。未几，宗龙败殁于项城，乔年流涕叹曰：“傅公死，讨贼无人矣。”已，又闻诏擢乔年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代宗龙。部檄踵至，趣出关。是时，关中精锐尽没于项城。乔年曰：“兵疲饷乏，当方张之寇。我出，如以肉喂虎耳。然不可不一出，以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调边卒，得马步三万人。

十五年正月，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出潼关。先是，临颍为贼守，左良玉破而屠之，尽获贼所掳。自成闻之怒，舍开封而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贼围之急。乔年诸将议曰：“郾城危在旦夕。吾趋郾，贼方锐，难与争锋。吾闻襄城距郾四舍，贼老砦咸在。吾舍郾而以精锐攻其必应，贼必还兵救，则郾城解矣。郾城解，我击其前，良玉乘其背，贼可大破也。”诸将皆曰：“善。”乃留步兵火器于洛阳，简精骑万人兼程进。次郏县，襄城人张永祺等迎乔年。

二月二日，乔年入襄城，分人龙、嘉栋、成虎军三路，驻城东四十里，逼郾城而军，而自勒兵驻城外。贼果解郾城而救襄城。贼至，三帅奔，良玉救不至，军大溃。乔年叹曰：“此吾死所也。”率步卒千余入城守。贼穴地实火药攻城，乔年亦穿阱，视所凿，长矛刺之。贼砲击乔年坐纛，雉堞尽碎，左右环泣请避之，乔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十七日，城陷，巷战，杀三贼，自刭不殊，为贼所执，大骂。贼割其舌，磔杀之。襄城人建祠而祀之。

时张国钦、张一贯、党威、李万庆及监纪西安同知孙兆禄、材官李可从、襄城知县曹思正从乔年，皆死之。万庆者，降将射塌天也。又有马帅某者，逸其名。兆禄，盐山人。可从，盩厔人。党威，神木人。余莫考。党威则尝击贼于西雒峪，擒贼首窦阿婆者也。

自成购永祺不得，屠其族，劓刖诸生刘汉臣等百九十人。自成数月之间再败秦师，获马二万，降秦兵又数万，威震河雒。

初，乔年之抚陕西也，奉诏发自成先冢。米脂令边大受，河间静海举人，健令也，诇得其族人为县吏者，掠之。言：“去县二百里曰李氏村，乱山中，十六冢环而葬，中其始祖也。相传，穴，仙人所定，圹中铁灯檠，铁灯不灭，李氏兴。”如其言发之蝼蚁数石，火光荧荧然。ＣＵ棺，骨青黑，被体黄毛，脑后穴大如钱，赤蛇盘，三四寸，角而飞，高丈许，咋咋吞日光者六七，反而伏。乔年函其颅骨、腊蛇以闻，焚其余，杂以秽，弃之。自成闻之，啮齿大恨曰：“吾必致死于乔年。”

既杀乔年，由西华攻陈州。

杨文岳，字斗望，南充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天启五年，擢兵科给事中，屡迁礼科都给事中。

崇祯二年，出为江西右参政，历湖广、广西按察使，云南、山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登、莱。十二年擢兵部右侍郎，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代孙传庭。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犯开封，文岳率总兵虎大威以众二万赴救。渡河，贼先遁，追击于鸣皋。还，驻兵开封。疫作，乃顿兵于汝宁，出屯西平、新蔡间。

七月，自成走内乡、淅川，与罗汝才合。文岳趋邓州，自成还攻之。文岳战三捷，斩其魁一条龙、一只龙，贼遁去。

九月，会陕西总督傅宗龙于新蔡，与贼遇，大溃于孟家庄，再溃于火烧店。部将挟文岳夜入于项城。明日奔陈州，宗龙遂覆没。事闻，文岳革职，充为事官，戴罪自赎。乃收集散亡，率所部就巡抚高名衡防巳。贼遂破叶县，拔泌阳，乘胜陷南阳，杀唐王，下邓州等十四城，再围开封。

明年正月，文岳驰救开封，论功复官。临颍为贼守，左良玉破而屠之，退保郾城。自成围郾城。二月，督师丁启睿及文岳、大威救郾城。贼溃，距官军数里而营。

文岳、启睿相掎角，持十一昼夜。总督汪乔年出关，贼引去，再攻开封。六月，诏起侯恂兵部右侍郎，总督保定、山东、河南、湖北军务，代文岳。命所司察文岳罪状。七月朔，文岳、启睿合良玉、大威及杨德政、方国安四总兵之师，次硃仙镇。

诸军尽溃，启睿、文岳奔汝宁。贼渡河，追奔四百里，官军失亡数万。诏褫官候勘。

九月，文岳在汝宁，夜袭贼营有功。贼既灌开封，旋败孙传庭兵，以闰十一月悉众薄汝宁，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毕会。文岳遣都司康世德以轻骑侦贼，世德走还汝，将其步骑五百，夜纵火噪而奔。十三日，群贼并至，压汝宁五里而军。

监军佥事孔贞会以川兵屯城东，文岳以保兵屯城西。贼兵进攻，相持一昼夜。川兵溃，杀伤数百。贼夺其马骡，悉众攻保兵，渐不支。佥事王世琮、知府傅汝为、通判硃国宝缒将士入城，副将贾悌、参将冯名圣亦掖文岳、贞会登城。

明日，贼四面环攻，戴扉以阵，矢石云梯堵墙而立。城头矢砲擂石雨集，贼死伤山积，而攻不休。一鼓百道并登，执文岳及世琮、国宝、悌、名圣于城头，杀汝阳知县文师颐于城上。汝为闻变，赴水死。贼拥文岳等见自成，大骂，贼怒，缚之城南三里铺，以大砲击之，洞胸糜骨而死。士民屠戮数万，焚公私廨舍殆尽。贞会执去，不知所终。自成以文岳死忠，备礼敛之。遂拔营走确山、信阳、泌阳，向襄阳，虏崇王由樻、崇世子、诸王妃及河南怀安诸王以行。

汝为，字于宣，江陵人。崇祯七年进士。世琮，字仲发，达州人。国宝，成都人。师颐，全州人。皆举人。世琮尝为汝宁推官，讨土寇，流矢贯耳不为动，时号王铁耳者也。师颐莅任甫三日。

孙传庭，字百雅，代州振武卫人。自父以上，四世举于乡。传庭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授永城知县，以才调商丘。天启初，擢吏部验封主事，屡迁稽勋郎中，请告归。家居久不出。

崇祯八年秋，始迁验封郎中，超迁顺天府丞。陕西巡抚甘学阔不能讨贼，秦之士大夫哗于朝，乃推边才用传庭，以九年三月受代。传庭莅秦，严征发期会，一从军兴法。秦人爱之不如总督洪承畴，然其才自足办贼。贼首整齐王据商、雒，诸将不敢攻，檄副将罗尚文击斩之。

当是时，贼乱关中，有名字者以十数，高迎祥最强，拓养坤党最众，所谓闯王、蝎子塊者也。传庭设方略，亲击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录功，增秩一等。而贼党自是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矣。明年，养坤及其党张耀文来降。已而养坤叛去，谕其下追斩之。击贼惠登相于泾阳、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贼马进忠、刘国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关，复合河南兵夹击之，先后斩首千余级。进忠等复扰商、雒、蓝田，叛卒与之合，将犯西安。遣左光先、曹变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条龙，招还胁从。募健儿击余贼，斩圣世王、瓦背、一翅飞，降镇天王、上山虎，又歼白捍贼渠魁数人。关南稍靖。遣副将盛略等败贼大天王于宝鸡，贼走入山谷，传庭追之凤翔。他贼出栈道，谋越关犯河南，还军击，贼走伏斜谷，复大败之，降其余众。西安四卫，旧有屯军二万四千，田二万余顷，其后田归豪右，军尽虚籍。传庭厘得军万一千有奇，岁收屯课银十四万五千余两，米麦万三千五百余石。帝大喜，增秩，赉银币。

会杨嗣昌入为本兵，条上方略。洪承畴以秦督兼剿务，而用广抚熊文灿为总理。

分四正六隅，马三步七，计兵十二万，加派至二百八十万，期百日平贼。传庭移书争之，曰：“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必尽，而害中于国家。”累数千言，嗣昌大忤。部议，秦抚当一正面，募土著万人，给饷银二十三万，以商、雒等处为汛守。传庭知其不可用也，乃核帑藏，蠲赎锾，得银四万八千，市马募兵，自办灭贼具，不用部议。会诸抚报募兵及额，传庭疏独不至。嗣昌言军法不行于秦，自请白衣领职，以激帝怒。传庭奏曰：“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上之，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且逾万，何尝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雒，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剿事者必非臣。”嗣昌无以难，然衔之弥甚。传庭两奉诏进秩，当加部衔，嗣昌抑弗奏。十一年春，贼破汉阴、石泉，则坐传庭失援，削其所加秩。

传庭出扼商、雒。大天王等犯庆阳、宝鸡，还军战合水，破走之，获其二子，追击之延安。过天星、混天星等从徽、秦趋凤翔，逼澄城。传庭分兵五道击之杨家岭、黄龙山，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大天王知二子不杀，遂降。贼引而北，犯延安。传庭策鄜州西、合水东三四百里，荒山邃谷，贼入当自毙，乃率标兵中部遏其东，檄变蛟、庆阳拒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间。贼饥，出掠食，则大张旗帜，鸣鼓角以邀之，一日夜驰二百五十里。贼大惊，西奔，至职田庄，遇伏而败；复走宝鸡，取栈道，再中伏大败；折而走陇州关山道，又为伏兵所挫。三败，贼死者无算，过天星、混天星并降。又逐贼邠、宁间，陷阵，获其渠。河南贼马进忠、马光玉驱宛、洛之众，箕张而西。传庭击之，贼还走。又设伏于潼关原，变蛟逐贼入伏。而闯王李自成者，为洪承畴所逐，尽亡其卒，以十八骑溃围遁。关中群盗悉平，是为崇祯之十一年春也。捷闻，大喜，先叙澄城之捷，命加传庭部衔。嗣昌仍格不奏。

当是时，总理熊文灿主抚。湖广贼张献忠已降，惟河南贼如故。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窥潼关，联营数十里。传庭计曰：“天下大寇尽在此矣。我出击其西，总理击其东，贼不降则灭。此贼平，天下无贼矣。献忠即狙伏，无能为也。”乃遂引兵东，大败贼阌乡、灵宝山间，贯其营而东，复自东以西。贼窘甚，以文灿招降手谕上，言旦夕且降。传庭曰：“尔曹日就熊公言抚，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伪也。降即解甲来，有说即非真降，吾明日进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灿檄于途中曰：“毋妒吾抚功。”又进，得本兵嗣昌手书，亦云。传庭怏怏撤兵还。然贼迄不就抚，移瞰商、雒。文灿悔，期传庭夹击。属吏王文清等三战三败之，贼奔内乡、淅川而去。传庭既屡建大功，其将校数奉旨优叙，嗣昌务抑之不为奏。传庭恳请上其籍于部，嗣昌曰：“需之。”

十月，京师戒严，召传庭及承畴入卫，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总督卢象升督诸镇援军，赐剑。当是时，传庭提兵抵近郊，与嗣昌不协，又与中官高起潜忤，降旨切责，不得朝京师。承畴至，郊劳，且命陛见，传庭不能无觖望。无何，嗣昌用承畴以为蓟督，欲尽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蓟、辽。传庭曰：“秦军不可留也。

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秦军妻子俱在秦，兵日杀贼以为利，久留于边，非哗则逃，不复为吾用，必为贼用，是驱民使从贼也。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

传庭初受命，疏言：“年来疆事决裂，由计画差谬。事竣，当面请决大计。”

明年，帝移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既解严，疏请陛见。嗣昌大惊，谓传庭将倾之，斥来役赍疏还之传庭。传庭愠，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托疾，非真聋，帝遂发怒，斥为民，下巡抚杨一俊核真伪，一俊奏言：“真聋，非托疾。”并下一俊狱。传庭长系待决，举朝知其冤，莫为言。在狱三年，文灿、嗣昌相继败。而是时，闯王李自成者，已攻破河南矣，犯开封，执宗龙，杀唐王，兵散而贼益横。帝思传庭言，朝士荐者益众。

十五年正月，起传庭兵部右侍郎，亲御文华殿问剿贼安民之策，传庭侃侃言。

帝嗟叹久之，燕劳赏赉甚渥，命将禁旅援开封。开封围已解，贼杀陕督汪乔年，帝即命传庭往代。大集诸将于关中，缚援剿总兵贺人龙，坐之麾下，数而斩之。谓其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出柙也；又谓其遇敌先溃，新蔡、襄城连丧二督也。诸将莫不洒然动色者。

传庭既已诛杀人龙，威詟三边，日夜治军为平贼计，而贼遂已再围开封。诏御史苏京监延、宁、甘、固军，趣传庭出关。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传庭不得已出师，以九月抵潼关。大雨连旬，自成决马家口河灌开封。开封已陷，传庭趋南阳，自成西行逆秦师。传庭设三覆以待贼：牛成虎将前军，左勷将左，郑嘉栋将右，高杰将中军。成虎阳北以诱贼，贼奔入伏中，成虎还兵而斗，高杰、董学礼突起翼之，左勷、郑嘉栋左右横击之。贼溃东走，斩首千余。追三十里，及之郏县之冢头，贼弃甲仗军资于道，秦兵趋利。贼觇我军嚣，反兵乘之，左勷、萧慎鼎之师溃，诸军皆溃。副将孙枝秀跃马以追贼，击杀数十骑，贼兵围之，驰突不得出，马蹶被执，植立不挠。以刃临之，瞠目不答。一人曰：“此孙副将也。”遂杀之。参将黑尚仁亦被执不屈而见杀，覆军数千，材官小将之殁者，张渼奎、李栖凤、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贼倍获其所丧马。传庭走巩，由孟入关，执斩慎鼎；罚勷马以二千，以勷父光先故，贷勷。是役也，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豫人所谓“柿园之役”也。

传庭既已败归陕西，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我军新集，不利速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火车载火砲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督工苛急，夜以继日，秦民不能堪。而关中频岁饥，驻大军饷乏，士大夫厌苦传庭所为，用法严，不乐其在秦。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

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收者至矣。”明年五月，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寻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剑。

趣战益急。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顷之，不得已遂再议出师。总兵牛成虎将前锋，高杰将中军，王定、官抚民将延、宁兵为后劲，白广恩统火车营，檄左良玉赴汝宁夹击。当是时，自成已据有河南、湖北十余郡，自号新顺王，设官置戍，营襄阳而居之。将由内、淅窥商、雒，尽发荆、襄兵会于氾水、荥泽，伐竹结筏，人佩三葫芦，将谋渡河。传庭分兵防御。

八月十日，传庭出师潼关，次于阌乡。二十一日，师次陕州，檄河南诸军渡河进剿。

九月八日，师次汝州，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降。养纯言贼虚实：诸贼老营在唐县，伪将吏屯宝丰，自成精锐尽聚于襄城。遂破贼宝丰，斩伪州牧陈可新等。遂捣唐县，破之，杀家口殆尽，贼满营哭。转战至郏县，遂擒伪果毅将军谢君友，斫贼坐纛，尾自成几获。贼奔襄城，大军遂进逼襄城。贼惧谋降，自成曰：“无畏！我杀王焚陵，罪大矣，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而降未晚也。”而大军时皆露宿与贼持，久雨道泞，粮车不能前。士饥，攻郏破之，获马骡啖之立尽。雨七日夜不止，后军哗于汝州。贼大至，流言四起。不得已还军迎粮，留陈永福为后拒。前军既移，后军乱，永福斩之不能止。贼追及之南阳，官军还战。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战破其三重。贼骁骑殊死斗，我师阵稍动，广恩军将火车者呼曰：“师败矣！”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马挂于衡不得前，贼之铁骑凌而腾之，步贼手白棓遮击，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蹑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传庭单骑渡垣曲，由阌乡济。贼获督师坐纛，乘胜破潼关，大败官军。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跃马大呼而殁于阵，广恩降贼。传庭尸竟不可得。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

初，传庭之出师也，自分必死，顾语继妻张夫人曰：“尔若何？”夫人曰：“丈夫报国耳，毋忧我。”及西安破，张率二女三妾沉于井，挥其八岁儿世宁亟避贼去之。儿逾墙堕民舍中，一老翁收养之。长子世瑞闻之，重趼入秦，得夫人尸井中，面如生。翁归其弟世宁，相扶携还。道路见者，知与不知皆泣下。传庭死时，年五十有一矣。传庭再出师皆以雨败也。或言传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赠廕。

传庭死而明亡矣。

赞曰：流贼蔓延中原，所恃以御贼者独秦兵耳。傅宗龙、孙传庭远近相望，倚以办贼。汪乔年、杨文岳奋力以当贼锋，而终于溃偾。此殆有天焉，非其才之不任也。传庭败死，贼遂入关，势以愈炽。存亡之际，所系岂不重哉！

## 列传第一百五十一

宋一鹤（沈寿崇 萧汉） 冯师孔（黄絅等） 林日瑞（郭天吉等）蔡懋德（赵建极等） 卫景瑗（硃家仕等） 硃之冯（硃敏泰等） 陈士奇（陈纁等龙文光 刘佳引 刘之勃 刘镇籓

宋一鹤，宛平人。为诸生，见天下大乱，即究心兵事。崇祯三年举于乡。授教谕，以荐迁丘县知县，复以荐加东昌同知，仍知县事。

巡按御史禹好善以一鹤知兵，荐之。授兵部员外郎，寻擢天津兵备佥事，改饬汝南兵备，驻信阳。

时熊文灿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主抚议。一鹤降其盗魁黄三耀，又降其死贼顺天王之党刘喜才。一鹤先后剿剧贼，斩首七百有奇。从副将龙在田破贼固始，一鹤毒杀其贼千人。左良玉降其贼李万庆，一鹤抚而定之数万。文灿屡上其功，荐之，进副使，调郧阳。

文灿诛，杨嗣昌代，以一鹤能，荐之，擢右佥都御史，代方孔炤巡抚湖广。时湖广贼为诸将所逼，多窜入四川。一鹤以云南军移镇当阳，中官刘元斌以京军移镇荆门，相掎角。左良玉等大破贼于玛瑙山，一鹤叙功增俸。遣副将王允成、孙应元等大破贼汝才五大营于丰邑坪，斩首三千余级。嗣昌署一鹤荆楚第一功。献忠陷襄阳，与革里眼、左金王等东萃黄州、汝宁间。一鹤移驻蕲州，焚舟，遏贼渡。贼移而北，一鹤又断横江，贼不敢渡。

嗣昌卒，丁启睿代。启睿破献忠于麻城，会一鹤及凤阳总督硃大典、安庆巡抚郑二阳蹙贼左金王、老回回等于潜山、怀宁山中。一鹤又督参将王嘉谟等追破左金王、争世王、治世王于灯草坪，斩首千八百级。十五年，遣部将陈治等合江北兵，破贼于桐城、舒城。

一鹤起乡举，不十年秉节钺，廷臣不能无忮。御史卫周允上疏丑诋一鹤。一鹤屡建功，然亦往往蒙时诟。嗣昌父名鹤，一鹤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鸟”，楚人传笑之。一鹤亦连疏引疾，帝疑其伪，下所司严核。先以襄阳陷，夺职戴罪，至是许解官候代。

趋救汝宁，汝宁城已陷。十二月，襄阳、德安、荆州连告陷，一鹤趋承天护献陵。陵军栅木为城，贼积薪烧之，烟窨纯德山。城穿，一鼓而登，犯献陵，毁禋殿。

守陵巡按御史李振声、总兵官钱中选皆降，遂攻承天，岁除，明年正月二日，有以城下贼者。城陷，一鹤自经，故留守沈寿崇、钟祥知县萧汉俱死，分巡副使张凤翥走入山中。先是左良玉军扰襄、樊，一鹤疏纠之。既，良玉自襄走承天，军饥而掠，乞饷于一鹤，不许。良玉衔之。至是，一鹤谋留良玉兵，良玉走武昌，故及于难。

寿崇，宣城人，都督有容子。崇祯初武进士。忤巡按，被劾罢，未行而贼至，遂及于难。赠都督佥事，廕子锦衣百户。

汉，字云涛，南丰人。崇祯十年进士。秩满将行，贼薄城，即辞家庙，授帨于妾媵曰：“男忠女烈，努力自尽。”遂出登陴，拒守五昼夜。元旦，突围出，趋献陵。贼骑环之，汉大呼：“钟祥令在，谁敢惊陵寝者！”贼挟之去，不杀，说降，不听。明日，城陷，送汉吉祥寺，谨视之，求死不得。越三日，从僧榻得剃刀，藏之，取敝纸书杨继盛绝命词，纸尽，投笔起，复拾土塊画“钟祥县令萧汉愿死此寺”

十字于壁，即对壁自刭，血正溅字上，死矣。贼嘉其义，用锦衣敛而瘗之。贼退，其门人改敛之以时服，曰：“呜呼，大白其无黩乎！吾师肯服贼服乎！”悉易之。

诏赠汉大理寺丞。

振声，米脂人。与自成同县而同姓，自成呼之为兄，后复杀之。将发献陵，大声起山谷，若雷震虎嗥，惧，乃止。

冯师孔，字景鲁，原武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

恤刑陕西，释疑狱百八十人。天启初，出为真定知府，迁井陉兵备副使，忧归。

崇祯二年，起临巩兵备，改固原，再以忧归。服阕，起怀来兵备副使，移密云。

忤镇守中官邓希诏。希诏摭他事劾之，下吏，削籍归。

十五年诏举边才，用荐起故官，监通州军。勤王兵集都下，剽劫公行，割妇人首报功。师孔大怒，以其卒抵死。明年，举天下贤能方面官，郑三俊荐师孔。六月，擢右佥都御史，代蔡官治巡抚陕西，调兵食，趣总督孙传庭出关。

当是之时，贼十三家七十二营降，师殆尽，惟李自成、张献忠存。自成尤强，据襄阳。以河洛、荆襄四战之地，关中其故乡，士马甲天下，据之可以霸，决策西向。惮潼关天险，将自淅川龙车寨间道入陕西。传庭闻之，令师孔率四川、甘肃兵驻商、雒为掎角，而师孔趣战。无何，我师败绩于南阳，贼遂乘胜破潼关，大队长驱，势如破竹。师孔整众守西安，人或咎师孔趣师致败也。贼至，守将王根子开门入之。十月十一日，城陷，师孔投井死。同死者，按察使黄絅，长安知县吴从义，秦府长史章尚絅，指挥崔尔达。

炯，字季侯，光州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中，以淮海兵备副使忧归。流贼陷州城，絅方庐墓山中，子彝如死于贼，其妹亦被难。服除，起临巩兵备副使，调番兵，大破李自成潼关原。寻以右参政分守洮岷，擢陕西按察使。自成劝之降，叱曰：“潼关之役，汝，我戮余也，今日肯降汝耶？”妻王赴井，絅得间亦赴井，皆死。

赠太常卿，谥忠烈。

尚絅，会稽人。闻城陷，投印井中，冠服趋王府端礼门雉经。赠按察司副使。

从义，山阴人。儿时梦一人拊其背曰：“岁寒松柏，其在斯乎。”崇祯十三年成进士，之官，兵荒，从义练丁壮三百人杀贼。贼破秦，从义曰：“嗟乎，岂非天哉！吾唯昔梦是践矣。”遂投井死。赠按察司佥事。

尔达，不知何许人，亦投井死之。自是长安多义井。

贼遂执秦王存枢，处其宫署，置百官，称王西安。坐王府中，日执士大夫拷掠，索金钱，分兵四出攻抄。有小吏邱从周者，长不及三尺，乘醉骂自成曰：“若一小民无赖，妄踞王府，将僭伪号，而所为暴虐若此，何能久！”贼怒，斫杀之。而布政使平湖陆之祺及里居吏部郎乾州宋企郊、提学佥事真宁巩焴皆降贼，得宠用。

先是，户部尚书倪元璐奏曰：“天下诸籓，孰与秦、晋？秦晋山险，用武国也。

请谕二王，以剿贼保秦责秦王，以遏贼不入责晋王。王能杀贼，假王以大将军权；不能杀贼，悉输王所有饷军，与其赍盗。贼平，益封王各一子如亲王，亦足以明报矣。二王独不鉴十一宗之祸乎？贤王忠而熟于计，必知所处矣。”书上，不报。至是，贼果破秦，悉为贼有焉。

林日瑞，字浴元，诏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初，以江西右参政忧归。

服阕，起故官，分守湖广。属县铅山界闽，妖人聚山中谋不轨，围铅山。日瑞击败之，捣其巢。屡迁陕西左、右布政使。

十五年夏，迁右佥都御史，代吕大器巡抚甘肃。明年十一月，李自成屠庆阳。

其别将贺锦犯兰州，兰州人开城迎贼。贼遂渡河。凉州、庄浪二卫降，即进逼甘州。

日瑞闻贼急，结西羌，严兵以待，而自率副将郭天吉等扼诸河干。十二月，贼踏冰过，直抵甘州城下。日瑞入城，战且守。大雪深丈许，树尽介，角干折，手足皲瘃，守者咸怨。贼乘夜坎雪而登，城陷，执日瑞。诱以官，不从，磔于市。

初，日瑞抚甘肃，廷议以其不任也，遣杨汝经代之。未至，日瑞遂及于难。

天吉及总兵官马爌，抚标中军哈维新、姚世儒，监纪同知蓝台，里居总兵官罗俊杰、赵宦，并死之。贼杀居民四万七千余人。三边既陷，列城望风降，惟西宁卫固守不下。贼无后顾，乃长驱而东。福王时，赠日瑞兵部尚书，台太仆寺少卿，皆赐祭葬。

蔡懋德，字维立，昆山人。少慕王守仁为人，著《管见》，宗良知之说。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杭州推官。天启间，行取入都。同乡顾秉谦柄国，懋德不与通，秉谦怒，以故不得显擢。授礼部仪制主事，进祠祭员外郎。尚书率诸司往谒魏忠贤祠，懋德托疾不赴。

崇祯初，出为江西提学副使，好以守仁《拔本塞源论》教诸生，大抵释氏之绪论。迁浙江右参政，分守嘉兴、湖州。剧盗屠阿丑有众千余，出没太湖。懋德曰：“此可计擒也。”悉召濒湖豪家，把其罪，简壮士与同发，遂擒阿丑。皆曰：“懋德知兵。”内艰，服除，起井陉兵备。旱，懋德祷，即雨。他乡争迎以祷，又辄雨。

调宁远，以守松山及修台堡功，数叙赉。会灾异求言，懋德上《省过》、《治平》二疏，规切君相，一时咸笑为迂。

懋德好释氏，律身如苦行头陀。杨嗣昌谓其清修弱质，不宜处边地，改济南道。

济南新残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摄两司及三道印。迁山东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田荒谷贵，民苦催科，贼复以先服不输租相煽诱。懋德亟檄州县停征，上疏自劾，诏镌七级视事。十四年冬，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召对，赐酒馔、银币。明年春，抵任，讨平大盗王冕。十月，统兵入卫京师，诏扼守龙泉、固关二关。李自成已陷河南，懋德御之河上。

十六年冬，自成破潼关，据西安，尽有三秦。十二月，懋德师次平阳，遣副将陈尚智扼守河津。山西、京师右背、蒲州北抵保德，悉邻贼，依黄河为险。然穷冬冰合，贼骑得长驱。懋德连章告急，请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疾赴河干合拒。

中朝益积忧山西，言防河者甚众，然无兵可援。懋德以疲卒三千，当百万狂寇。时太原汹汹，晋王手教趣懋德还省。十八日，懋德去平阳。二十日，贼抵河津，自船窝东渡，尚智走还平阳。二十二日，贼攻平阳，拔之。尚智奔入泥源山中。二十八日，懋德还太原。

明年正月，自成称王于西安。贼既渡河，转掠河东，列城皆陷。于是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上言曰：“晋河二千里，平阳居其半。抚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遽尔平阳返旆，贼即于明日报渡矣。随行马步千人，即时倍道西向，召集陈尚智叛卒，移檄各路防兵援剿，乃不发一兵。岁终至省，臣言宜提一旅，星驰而前，张疑声讨，尚冀桑榆之收，无如不听何。贼日遣伪官，匝月，余郡皆失，是谁之过欤！”有诏夺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

二十三日，尚智叛降于贼。于是懋德誓师于太原，布政使赵建极，监司毛文炳、蔺刚中、毕拱辰，太原知府孙康周，署阳曲县事长史范志泰等官吏军民咸在。懋德哭，众皆哭。罢官命适至，或请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办一死矣，景昌即至，吾亦与俱死。”调阳和兵三千协守东门。刚中虑其内应，移之南关之外。遣部将张雄分守新南门，召中军副总兵应时盛入参谋议。懋德等登城。

二月五日，贼至城下。遣部将牛勇、硃孔训、王永魁出战，死之。明日，自成具卤簿，督众攻城，阳和兵叛降贼。又明日，昼晦，懋德草遗表。须臾大风起，拔木扬砂。调张雄守大南门，雄已缒城出降，语其党曰：“城东南角楼，火器火药皆在，我下即焚楼。”夜中火起，风转烈，守者皆散。贼登城，懋德北面再拜，出遗表付友人贾士璋间道达京师，语人曰：“吾学道有年，已勘了死生，今日吾致命时也。”即自刭，麾下持之。时盛请下城巷战，顾懋德曰：“上马。”懋德上马，时盛持矛突杀贼数十人。至炭市口，贼骑充斥，时盛呼曰：“出西门。”懋德遽下马曰：“我当死封疆，诸君自去。”众复拥懋德上马，至水西门。懋德叱曰：“诸君欲陷我不忠耶！”复下马，据地坐。时盛已出城，杀妻子，还顾不见，复斫门入，语懋德曰：“请与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缢未绝，时盛释甲加其肩，乃绝。时盛取弓弦自经。建极危坐公堂，贼拥之见自成，不屈，将斩之。下阶呼万岁者再，曰：“臣失守封疆，死有余罪。”自成以为呼己也，曳还。建极瞋目曰：“我呼大明皇帝，宁呼贼耶！”立射杀之。时自成执晋王，据王宫云。

文炳被杀，妻赵、妾李亦投井死，子兆梦甫数岁，贼掠去。士民以其忠臣子也，赎而归之。欲降刚中，不从，杀之。首即堕，复跃起丈余，贼皆辟易。贼适得新刀，拱辰睨之。问：“何睨！”曰：“欲得此斫头耳。”遂取斩之。康周巷战死，志泰不食死。自懋德而下，太原死事凡四十有六人，贼皆尸之城上。自成恨懋德之不降也，验其尸，以刃断颈而去。福王时，以懋德不守河为失策，乃谥忠襄，赐祭葬而不予赠廕，余赐恤有差。间考四十六人，行事多缺，姓名不传，莫得而次云。

建极，河南永宁人。贼掠永宁时，建极五子皆死，后生三子又夭，至是赵氏一门竟绝。

文炳，字梦石，郑州人。以吏科给事中出为山西兵备副使。为给事时，杨嗣昌督师，议调民兵讨贼。文炳言：“民兵可守不可调，不若官军乘马便杀贼。”又言：“当大计，主计者喜奔竞，抑廉静，宜令官得互纠不公者。”帝皆纳其言。

刚中，字坦生，陵县人。为南京给事中，奏保护留都六事，又陈漕事救弊之要。

山东饥，疏言：“民死而丁存，田荒而赋在，安得不为盗！宜清户口并里甲。”皆切时病。迁山西副使。

拱辰，字星伯，掖县人。知朝邑、盐城二县，数迁数贬。历淮徐兵备佥事，督漕侍郎史可法谓其不任，移之冀宁。

建极、文炳、刚中、拱辰由进士。康周，字晋侯，安丘人，由乡举。时盛，辽阳诸生。为懋德所知，拔隶幕下，至都督佥事。志泰，虞城人。余莫考。

太原既破，贼移檄远近，所至郡县望风结寨以拒官兵。而其仗义死难，陷胸断脰而甘心者，则有若安邑知县房之屏，宛平人，起家乡举。城陷，北向拜天子，入署拜其母，命妻子各自尽，遂投井，贼曳出斩之。忻州知州杨家龙，字惕若，曲阳人。为宁乡知县，凡七年，流亡复其业。迁忻，贼即至，曰：“此城必不守，我出，尔民可全也。”出城骂贼而死。州人祠祀之。代州参将阎梦夔，鹿邑人，汾州知州侯君昭，皆城亡与亡。汾阳知县刘必达袖出骂贼文，贼诵而杀之。其义勇范奇芳，刺杀一伪都尉而自刭。宁武兵备副使王孕懋，字有怀，由太原知府迁。自成既陷太原，遣使说降，孕懋斩之，与总兵官周遇吉共守，城陷自杀，妻杨投井殉之。孕懋，霸州人，进士。遇吉自有传。宁武失，贼破三关，犯大同。

卫景瑗，字仲玉，韩城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河南推官。

崇祯四年征授御史，劾首辅周延儒纳贿行私数事，复劾吏部侍郎曾楚卿憸邪。

帝不纳。出按真定诸府。父丧，不俟命竟归。服阕，起故官。疏救给事中傅朝佑、李汝璨以论温体仁下吏，故帝不怿，左迁行人司正。历尚宝、大理丞，进少卿。十五年春，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岁饥疫，疏乞振济。搜军实，练火器，戢豪宗，声绩甚著。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将犯山西，宣大总督王继谟檄大同总兵官姜瓖扼之河上，瓖潜使纳款而还。景瑗不知其变也，及山西陷，景瑗邀瓖歃血守。瓖出告人曰：“卫巡抚，秦人也，将应贼矣。”代王疑之，不见景瑗，永庆王射杀景瑗仆。会景瑗有足疾，不时出，兵事，瓖主之。瓖兄瑄，故昌平总兵也，劝瓖降贼。瓖虑其下不从，人犒之银，言励守城将士，代王信之。诸郡王分门守，瓖每门遣卒二百人助守。

至三月朔，贼抵城下。瓖即射杀永庆王，开门迎贼入。绐景瑗计事，景瑗乘马出，始知其变也，自坠马下。贼执之见自成，自成欲官之。景瑗据地坐，大呼皇帝而哭，贼义之，曰“忠臣也”，不杀。景瑗猝起，以头触阶石，血淋漓。贼引出，顾见瓖，骂曰：“反贼，与我盟而叛，神其赦汝耶！”贼使景瑗母劝之降。景瑗曰：“母年八十余矣，当自为计。儿，国大臣，不可以不死。”母出，景瑗谓人曰：“我不骂贼者，以全母也。”初六日自缢于僧寺。贼叹曰：“忠臣！”移其妻子空舍，戒毋犯。杀代王传齐及其宗室殆尽。

分巡副使硃家仕，尽驱妻妾子女入井，而己从之，死者十有六人。督储郎中徐有声、山阴知县李倬亦死之。诸生李若蔡自题其壁曰：“一门完节”，一家九人自经。家仕，河州人。

福王时，赠景瑗兵部尚书，谥忠毅。

贼既陷大同，以兵徇阳和，长驱向宣府。

硃之冯，字乐三，大兴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榷税河西务。课赢，贮公帑无所私。以外艰去。

崇祯二年起故官，进员外郎。坐罣误，谪浙江布政司理问。稍迁行人司副，历刑部郎中，浙江驿传佥事，青州参议。盗劫沂水民，株连甚众。之冯捕得真盗，大狱尽解。擒治乐安土豪李中行，权贵为请，不听。进副使，赍表入都，寄家属济南。

济南破，妻冯匿姑及子于他所，而自沉于井。姑李闻之，为绝粒而死。柩还，之冯庐墓侧三年。起河东副使。河东大猾硃全宇潜通秦贼，之冯至则执杀之，部内以宁。

之冯自妻死不再娶，亦不置妾媵，一室萧然。

十六年正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司饷主事张硕抱以克饷激变，群缚硕抱。之冯出抚谕，贷商民赀给散，而密捕诛首恶七人，劾硕抱下吏。军情帖然。

明年三月，李自成陷大同。之冯集将吏于城楼，设高皇帝位，歃血誓死守，悬赏格励将士。而人心已散，监视中官杜勋且与总兵王承允争先纳款矣，见之冯叩头，请以城下贼。之冯大骂曰：“勋，尔帝所倚信，特遣尔，以封疆属尔，尔至即通贼，何面目见帝！”勋不答，笑而去。俄贼且至，勋蟒袍鸣驺，郊迎三十里之外，将士皆散。之冯登城太息，见大砲，语左右：“为我发之！”默无应者。自起爇火，则砲孔丁塞，或从后掣其肘。之冯抚膺叹曰：“不意人心至此！”仰天大哭。贼至城下，承允开门入之，讹言贼不杀人，且免徭赋，则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

左右欲拥之冯出走，之冯叱之，乃南向叩头，草遗表，劝帝收人心，厉士节，自缢而死。贼弃尸濠中，濠旁犬日食人尸，独之冯无损也。

同日死者，督粮通判硃敏泰、诸生姚时中、副将宁龙及系狱总兵官董用文、副将刘九卿及里居知县申以孝，其他妇女死义者又十余人。福王时，赠之冯兵部尚书，谥忠壮。

勋既降贼，从攻京师，射书于城中。城中初闻勋死宣府，帝为予赠廕立祠，至是以为鬼。守城监王承恩倚女墙而与语，缒勋入见帝，盛称自成，“上可自为计”。

复缒之出，笑语诸守监曰：“吾辈富贵自在也。”

陈士奇，字平人，漳浦人也。好学，有文名，不知兵。举天启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崇祯四年考选，授礼部主事，擢广西提学佥事。父忧归。服阕，起重庆兵备，寻改贵州，复督学政。母忧阕，起赣州兵备参议，进副使，督四川学政。廷臣交章荐士奇知兵。

十五年秋，擢右佥都御史，代廖大奇巡抚四川。松潘兵变，众数万，士奇谕以祸福，咸就抚。摇、黄贼十三家，纵横川东北十余年，杀掠军民无算；执少壮，文其面为军，至数十万。士奇檄副使陈其赤、葛征奇，参将赵荣贵等进讨，屡告捷。

而贼狡，迄不能制。士奇本文人，再督学政，好与诸生谈兵，朝士以士奇知兵。及秉节钺，反以文墨为事，军政废弛。石砫女将秦良玉尝图全蜀形势，请益兵分守十三隘，扼贼奔突。置不问，蜀以是扰。

明年十二月，朝议以其不任，命龙文光代之。士奇方候代，而阳平将赵光远拥兵二万，护瑞王常浩自汉中来奔，士民避难者又数万，至保宁，蜀人震骇。士奇驰责光远曰：“若退守阳平关，为吾捍卫，不惜二万金犒军。如顿此，需厚饷，吾头可断，饷不可得也。”光远退屯阳平，王以三千骑奔重庆。明年四月，文光受代，士奇将行，京师告变。士奇自以知兵也，曰：“必报国仇。”遂留驻重庆，遣水师参将曾英击贼于忠州，焚其舟；遣赵荣贵御贼于梁山。献忠由葫芦坝左步右骑，翼舟而上，二将败奔，遂夺佛图关，陷涪州。士奇征石砫援兵不至。或劝：“公已谢事，宜去。”士奇不可。贼抵城下，击以滚砲，贼死无数。二十日夜，黑云四布，贼穴地轰城。城陷，王、士奇及副使陈纟熏、知府王行俭、知县王锡俱被执。士奇大骂，贼缚于教场，将杀之，忽雷雨晦冥，咫尺不见。献忠仰而诟曰：“我杀人，何与天事！”用大砲向天丛击。俄晴霁，遂肆僇。士奇骂不绝口而死，王亦遇害，贼集军民三万七千余人，斫其臂。遂犯成都。

纟熏，本关南兵备副使，护瑞王入蜀，及于难。行俭，字质行，宜兴人。崇祯十年进士，守重庆，善抚驭，为贼脔死。锡，新建人，崇祯十三年进士，除巴县知县。尝从士奇歼土寇彭长庚之党，又斩摇、黄贼魁马超。至是，贼蒙巨板穴城，锡灌以热油，多死。及被执，大骂，抉其齿，骂不已。捶膝使跪，益仡立。舁至教场，缚树上射之，又脔而烙之。既死，复毁其骨。

指挥顾景闻城陷，入瑞王府，以己所乘马乘王，鞭而走，遇贼呼曰：“贼宁杀我，无犯帝子。”贼刺杀王，景遂死之。

龙文光，马平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十七年，以川北参政擢右佥都御史，代陈士奇巡抚四川。闻命，与总兵官刘佳引率兵三千，由顺庆驰赴之。部署未定，数日而城陷。贼尽驱文武将吏及军民男妇于东门之外，将戮之，忽有龙尾下垂，贼以为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贼杀文光于濯锦桥，佳引自投于浣花溪。

刘之勃，字安侯，凤翔人。崇祯七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上节财六议，言：“先朝马万计，草场止五六所，今马渐少，场反增二倍，可节省者一。水衡工役费，岁几百万，近奉明旨，朝廷不事兴作，而节慎库额数袭为常，可节省者二。诸镇兵马时败溃而饷额不减，虚伍必多，可节省者三。光禄宴享赐赉，大抵从简，而监局厨役多冗滥，可节省者四。三吴织造，泽、潞机杼，以及香蜡、药材、陶器，无岁不贡，积之内为废物，输之下皆金钱，可节省者五。军前监纪、监军、赞画之官，不可胜纪，平时则以一人而縻千百人之饷，临敌又以千百人而卫一人之身，耗食兼耗兵，可节省者六。”又疏陈东厂三弊，言：“东厂司缉访，而内五城，外巡按，以及刑部、大理皆不能举其职，此不便于官守。奸民千里首告，假捏姓名，一纸株连，万金立罄，此不便于民生。子弟讦父兄，奴仆讦家主，部民讦官长，东厂皆乐闻，此不便于国体。”帝皆纳其言。

十五年出按四川。十六年秋，类报灾异，请缓赋省刑，亦弭灾一术，时不能用。

明年正月，张献忠大破川中郡邑。四月，闻都城失守，人心益恟惧。举人杨锵、刘道贞等谋拥蜀王至澍监国，之勃不可，跃入池中，议乃寝。八月，贼逼成都，之勃与巡抚龙文光、建昌兵备副使刘士斗等分陴拒守，总兵官刘镇籓出战而败。贼穴城，实以火药；又刳大木长数丈者合之，缠以帛，贮药，向城楼。之勃厉众奋击，贼却二三里，皆喜，以为将去也。初九日黎明，火发，北楼陷，木石飞蔽天，守陴者皆散，贼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沉于菊井。镇籓突围出，赴浣花溪死之。之勃等被执，贼以之勃同乡，欲用之，之勃劝以不杀百姓，辅立蜀世子。不从，遂大骂，贼攒箭射杀之。时福王立于南京，擢之勃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已不及闻矣。

赞曰：潼关既破，李自成乘胜遂有三秦，渡河而东，势若燎原。宣、大继覆，明亡遂决。一时封疆诸臣后先争死，可不谓烈哉！然平阳之旆甫东，船窝之警旋告。

死非难，所以处死为难，君子不能无憾于懋德焉已。若夫一鹤之死显陵，士奇之死夔州，刘之勃、龙文光之死成都，不亦得死所者欤！

## 列传第一百五十二

贺逢圣（傅冠 尹如翁） 南居益（族父企仲（族弟居业 周士朴 吕维祺（弟维祮） 王家祯 焦源溥（兄源清） 李梦辰 宋师襄麻僖 王道纯

田时震硃崇德 崇德子国栋

贺逢圣，字克繇，江夏人。与熊廷弼少同里闬，而不相能。为诸生，同受知于督学熊尚文。尚文并奇二生，曰：“熊生，干将、莫邪也；贺生，夏瑚、商琏也。”

举于乡。家贫，就应城教谕。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二人，授翰林编修。

天启间，为洗马。当是时，廷弼已再起经略辽东矣。广宁之败，同乡官将揭白廷弼之冤，意逢圣且沮之。逢圣作色曰：“此乃国家大事，吾安敢小嫌介介，不以明！”即具草上之。湖广建魏忠贤生祠，忠贤闻上梁文出逢圣手，大喜，即日诣逢圣。逢圣曰：“误，借衔陋习耳。”忠贤咈然去。翌日削逢圣籍。

庄烈帝即位，复官，连进秩。九年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十一年致政。十四年再入阁。明年再致政。

逢圣为人廉静，束修砥行。帝颇事操切，逢圣终无所匡言。其再与周延儒同召，帝待之不如延儒。及予告，宴饯便殿，赐金，赐坐蟒。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汍澜动容焉。

是时，湖广贼大扰。明年春，张献忠连陷蕲、黄，逼江夏。有大冶人尹如翁，逢圣门生，走三百里，持一僧帽、一袈裟来贻逢圣。逢圣反其衣曰：“子第去，毋忧我。”如翁去。五月，壬戌晦，贼陷武昌，执逢圣，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敢无礼！”贼麾使去，遂投墩子湖死也。贼来自夏，去以秋云。大吏望衍而祭，有神梦于湖之人，“我守贺相殊苦，汝受而视之，有黑子在其左手，其征是。”觉而异之，俟于湖，赫然而尸出，验之果是，盖沉之百有七十日，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殓，大吏挥泪而葬之。

初，城之陷也，逢圣载家人以其句鹿出墩子，凿其氐艡，皆溺。贺氏死者，妻危氏，子觐明，子妇曾氏、陈氏，孙三人，次子光明自他所来，凡二十余人。

福王时，赠少傅，谥文忠，祭葬廕子如制。

如翁去，归大冶。大冶城破，其慷慨而死者，如翁也。

其后有傅冠。冠，字元甫，进贤人。祖炯，南京刑部尚书。天启二年，冠举进士第二，授翰林编修。崇祯十年秋，由礼部右侍郎拜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性简易，有章奏发自御前，冠以为揭帖，援笔判其上。既知误，惶恐引罪，帝即放归。唐王时，命以原官督师江西。嗜酒，或劾之，乃致仕。大清下江西，冠走匿门人泰宁汪亨龙家。亨龙执而献之有司，杀之汀州，血渍地，久而犹鲜。

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尚书企仲族子、师仲从子也。曾祖从吉与曾伯祖大吉皆进士。两人子姓，科第相继。

企仲，大吉孙，万历八年进士。以祖母年高，请终养。祖母既殁，授刑部主事。

客寓赀其家，夫妇并殁，企仲呼其子还之。吏部尚书孙丕扬以为贤，调为己属。历文选郎，擢太仆少卿，进太仆卿。三十年，帝以疾诏免矿税，释系囚，录建言贬斥诸臣。既而悔之，命矿税如故，余所司议行。吏、刑二部尚书李戴、萧大亨迟数日未奏，企仲请亟罢二人，而敕二部亟如诏奉行。帝大恚，传谕亟停二事，落企仲一官。给事中萧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亦请信明诏，帝益怒，并夺其俸，且命益重前贬谪官邹元标等罚，欲以钳言者。诸阁臣力争，乃止。而给事中张凤翔迎帝意，劾企仲他事，遂削籍。天启初，起太常卿，累迁南京吏部尚书，以老致仕。师仲父轩，吏部郎中，尝著《通鉴纲目前编》。师仲至南京礼部尚书。

居益少厉操行，举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三迁广平知府，擢山西提学副使，雁门参政，历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并在山西。

天启二年，入为太仆卿。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红毛夷者，海外杂种，绀眼，赤须发，所谓和兰国也，自昔不通中土，由大泥、咬留吧二国通闽商。万历中，奸民潘秀引其人据彭湖求市，巡抚徐学聚令转贩之二国。二国险远，商舍而之吕宋。夷人疑吕宋邀商舶，攻之，又寇广东香山澳，皆败，不敢归国，复入彭湖求市，且筑城焉。巡抚商周祚拒之，不能靖。会居益代周祚，贼方犯漳、泉，招日本、大泥、咬留吧及海寇李旦等为助。居益使人招旦，说携大泥、咬留吧。贼帅高文律惧，遣使求款，斩之，筑城镇海港，逼贼风柜。贼穷蹙，泛舟去，遂擒文律，海患乃息。五年迁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魏忠贤衔居益叙功不及己，格其赏。

给事中黄承昊复论居益倚傍门户，躐跻通显，遂削籍去。闽人诣阙讼之，不听。乃立祠以祀，勒碑于彭湖及平远台。

崇祯元年，起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陕西镇缺饷至三十余月，居益请以陕赋当输关门者留三十万，纾其急，报可。畿辅戒严，居益在通州，为城守计甚备。会工部尚书张凤翔坐军械不具下吏，四司郎中瘐死者三，遂诏居益代凤翔。未几，试砲而炸，兵部尚书梁廷栋劾郎中王守履失职。守履惧，诋兵部郎中王建侯诬己。廷议不如守履言，遂下狱。居益疏捄，帝以为徇私，削籍归。廷杖守履六十，斥为民。

寻叙城守功，复居益冠带。

十六年，李自成陷渭南，责南氏饷百六十万。企仲年八十三矣，遇害。诱降居益及企仲子礼部主事居业，皆不从。明年正月，贼遣兵拥之去，加砲烙。二人终不屈，绝食七日而死。

周士朴，字丹其，商丘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曲沃知县。泰昌元年征授礼科给事中。中官王添爵选净身男子，索贿激变。守陵刘尚忠鼓陵军挟赏。刘朝等假赍送军器名，出行山海外，势汹汹。织造李实讦周起元。群珰索冬衣，辱尚书钟羽正。士朴皆疏争。士朴性刚果，不能委蛇随俗，尤好与中官相搘柱，深为魏忠贤所恶。会当擢京卿，忠贤持不下，士朴遂谢病归。

崇祯元年，起太常少卿，历户部左、右侍郎，拜工部尚书。帝命中官张彝宪监户、工二部出纳，士朴耻之，数与龃龉。彝宪讦于帝，士朴疏对辞直，帝无以难。

未几，驸马都尉齐赞元以遂平长公主茔价，士朴不引瑞安大长公主例，而寿宁大长公主薨则引瑞安例，上疏丑诋之，遂削其籍。

十五年，廷臣交荐，不召。其年八月，李自成陷商丘，与妻曹、妾张、子举人业熙、子妇沈同日缢死。

吕维祺，字介孺，新安人。祖母牛氏以守节被旌。父孔学，事母孝，捐粟千二百石振饥，两旌孝义。维祺举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兗州推官，擢吏部主事，更历四司。光宗崩，皇长子未践阼，内侍导幸小南城。维祺谒见慈庆宫，言梓宫在殡，乘舆不得轻动，乃止。天启初，历考功、文选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告归。开封建魏忠贤生祠，遗书士大夫戒勿预。忠贤毁天下书院，维祺立芝泉讲会，祀伊洛七贤。

崇祯元年，起尚宝卿，迁太常少卿，督四夷馆。明年四月，廷议军饷，维祺陈奏十五事。其冬，奏防微八事，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留中，留中多则疑虑起，当防一。初虚怀商榷，及拟旨一不当，改拟径行，岂无当执奏，当防二。初无疑厌，疑厌诸臣自取，今且共、夔并进，当防三。初日御讲筵，今始传免，当防四。初寡嗜欲，慎宴游，今或偶涉，当防五。初慎刑狱，今有下诏狱者，且登闻频击，恐长嚚讼风，当防六。初重廷推，今间用陪，非常典，当防七。初乐谠言，今或谴诃时及，当防八。”帝优旨报之。

三年，擢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设会计簿，钩考隐没侵欺，及积逋不输，各数十百万，大者弹奏，小者捕治。立法严督屯课，仓庾渐充。条上六议，曰稽出入以杜侵渔，增比较以完积案，设本科以重题覆，时会计以核支收，定差序以杜营私，禁差假以修职业。帝称善，即行之。

六年，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清冒伍八千余名。请申饬江防，凤陵单外为忧，弗省。八年正月，贼犯江北，遣参将薛邦臣防全椒，赵世臣戍浦口。世臣溃走，南京震动，凤阳亦旋告陷。大计拾遗，言官复劾他事，遂除名。时维祺父孔学避贼洛阳，维祺乃归留洛，立伊洛会，及门二百余人。著《孝经本义》成，上之。

十二年，洛阳大饥。维祺劝福王常洵散财饷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尽出私廪，设局振济。事闻，复官。然饥民多从贼者，河南贼复大炽。无何，李自成大举来攻，维祺分守洛阳北城。夜半，总兵王绍禹之军有骑而驰者，周呼于城上，城外亦呼而应之，于是城陷。贼有识维祺者曰：“子非振饥吕尚书乎？我能活尔，尔可以间去。”维祺弗应，贼拥维祺去。时福王常洵匿民舍中，贼迹而执之，遇维祺于道。维祺反接，望见王，呼曰：“王，纲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于贼！”王瞠不语。见贼渠于周公庙，按其项使跪，不屈，延颈就刃而死。时十四年之正月某日也。

维祺年五十有五，赠太子少保，祭葬，廕子如制。而维祺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

弟维祮，字泰孺，由选贡生为乐平知县者也。至是解职归，亦抗节死。赠按察佥事。福王立南京，加赠维祺太傅，谥忠节。

王家祯，长垣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天启间，历官左佥都御史，巡抚甘肃。

松山部长银定、歹成扰西鄙二十余年，家祯至，三犯三却之，先后斩首五百四十。

擢户部右侍郎，转左。崇祯元年摄部事，边饷不以时发。秋，辽东兵鼓噪，巡抚毕自肃自缢死。帝大怒，削家祯籍。已，叙甘肃功，复其冠带。

九年七月，京师被兵，起兵部左侍郎，寻以本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南、湖广、山西、陕西、四川、江北军务，代卢象升讨贼。会河南巡抚陈必谦罢，即命兼之。督将士会剿贼马进忠等于南阳，复遣兵救襄阳，大战牌楼阁。其冬，家丁鼓噪，烧开封西门。家祯夜自外归，慰谕犒赏，诘旦，发往南阳讨土寇杨四以去。杨四者，舞阳剧盗也。初，四与其党郭三海、侯驭民等降于必谦，至是复叛，故家祯有是遣。

其后南阳同知万年策与监纪推官汤开远，诸将左良玉、牟文绶等连破四，四焚死，其党亦为诸将所擒诛云。

当是时，流贼尽趋江北，留都震惊。言者谓家祯奉命讨安庆贼，未尝一出中州。

帝亦以家丁之变心轻之。明年四月乃以总理授熊文灿，令家祯专抚河南。文灿未至，诏遣左良玉援安庆，家祯不遣。秋，刘国能犯开封，裨将李春贵等战殁。议罪，家祯落职闲住。久之，李自成陷京师，遣兵据长垣，设伪官。家祯与其子元炌并自经死。

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知沙河、浚二县，考最，召为御史。

熹宗嗣位，移宫议起，刑部尚书黄克缵请宽盗宝诸奄。源溥折之曰：“光宗，神宗元子也；为元子者为忠，则为福籓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为二后者为忠，则为郑贵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为二后者为忠，则为李选侍者非忠。贵妃三十年心事，人谁不知？张差持梃，危在呼吸，尚忍言哉！况当先帝御极之初，忽传皇祖封后之命，请封不得，冶容进矣。张差之梃不中，则投以女优之惑；崔文升之药不速，则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讳言进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即厚待贵妃，始终恩礼，而郑养性之都督不可不夺也，崔文升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问，不几于忘父乎！李选侍一宫人，更非贵妃比，如圣谕阻陛下于暖阁，挟陛下以垂帘，及凌虐圣母状，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为选侍乞怜，第可求曲宥前辜，量从优典，而移宫始末不可得而抹摋也，盗宝诸奄不可得而宽宥也。若竟置诸奄弗问，不几于忘母乎！”疏上，举朝寒惧。

天启二年忧归。服阕还朝，出按真定诸府，例转凤阳兵备副使。时崔文升出镇两淮，欲甘心源溥，遂移疾归。

崇祯二年起故官，分巡河东道，迁宁武参政，有平寇功，就迁山西按察使。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时边事日棘，兵缺伍，饷又久乏，岁洊饥，民淘马粪以食。源溥请蠲振增饷，当事不能应。逾年，自劾求去，遂罢归。十六年冬，李自成陷关中，与从兄源清同被执，勒令输金。源溥瞋目大骂，贼拔其舌，支解之。

源清，字湛一，由进士历官宣府巡抚。七年秋，坐万全左卫失守，夺官谪戍。

久之释还，年七十。至是抗节，不食七日死。

李梦辰，字元居，睢州人。崇祯元年进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时盗起陕西，山东曹、濮间之盗，道梗三百余里，河北有回贼。梦辰历陈其状，请敕将吏急防。五年，上疏言：“中外交讧，秦、晋、齐、鲁多乱，两河居中尤要地。铅硝久市直未偿，漕米岁输累无已，宗禄并征，南阳加派，河决岁歉，邮传催科之患百出，民室如悬罄，生计日不支，急难谁肯用命？两河标兵、磁兵，新旧不满七千，一有警，防御何资？今日之务急防河，缮城，备器，练乡兵，治甲胄，尤以收拾人心为本。”帝命所司严饬。六年冬，钜盗尽萃河北。梦辰虑其南犯，请敕河南诸道监司急防渡口，而巡抚移驻卫辉，与山西、保定二抚臣掎角急击。帝方下兵部议，贼已从渑池潜渡。自是中州郡县无日不告警矣。

累迁本科左给事中。复言：“将骄军悍，邓、张外嘉之兵弑主而叛，曹文诏、艾万年之兵望贼而奔，尤世威、徐来朝之兵离汛而遁，今者，张全昌、赵光远之兵且倒戈为乱矣。荥泽劫库杀人，偃师列营对垒。且全昌等会剿豫贼，随处逗遛，及中途兵变，全昌竟东行，光远始西向。骄抗如此，安可不重治。”帝颇采其言。进吏科都给事中。都御史唐世济荐霍维华，福建巡按应喜臣荐周维京，冀并翻逆案。

梦辰疏驳之，世济、喜臣皆下吏谪戍。

寻擢太常少卿，累迁至通政使。坐代人削章奏，贬秩调任。未几，有持金嘱中书舍人某贿大学士，求为副都御史者。逻卒廉得之，词连梦辰。帝令梦辰自奏，事得白。然梦辰竟坐是削籍。

十五年春，贼攻开封，不克，遂去，陷西华，屠陈州，逼睢州。时州缺正官，梦辰归，即乘城主守。无何，贼从他门入，拥梦辰见罗汝才。汝才问所欲，曰：“我大臣，但欲死尔。”汝才去，遣其客说降，且进之酒。梦辰覆杯于地，太息起，扼吭而卒。妻王氏，方病，闻之，不食死。

宋师襄，耀州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官御史。

天启三年五月请罢内操，言：“自刘朝营脱死，与沈纮谋为固宠计。纮以募兵为朝外护，朝以内操为纮内援。宫府内外，知有朝而不知天子。天牖圣聪，一旦发露，屏之南京。然朝虽去，而三千虎旅安归？世未有蓄怨藏怒之人潜布左右而不为患者，今惟有散之而已。夫平日卵翼朝者，黄克缵也，亡何以戎政内宣；抄参朝者，毛士龙也，未几以构陷削籍。岂非握兵据要，转相恐喝，以至是乎？”帝以内操祖宗故事，不纳。又陈足财之策，请减上供，汰冗官，核营造，省赉赏。皆宦官所不便，格不行。奉圣夫人客氏子及中官王体乾、宋晋、魏进忠等十二人俱世袭锦衣。

进忠者，魏忠贤也。师襄力谏。又言左都御史熊尚文、工部侍郎周应秋、登莱巡抚袁可立当去不去，光禄卿须之彦、太常卿吕纯如不当来而来。帝皆不听。

四年，巡按河南。陛辞，言：“今之言者，皆曰治平要务，乃终日筹边事、商国计、饬吏治、计民生、弭盗贼，而漫无实效。所以然者，台谏以进言为责，条奏一入，即云尽职，言之行否，置弗问矣。六曹以题覆为责，题覆一上，即云毕事，事之行否，置弗问矣。内阁以票拟为责，票拟一定，即为明纶，旨之行否，置弗问矣。上谩下欺，酿成大患。今人怨已极，天怒已甚，灾害并至，民不聊生，相聚思乱，十而八九。臣恐今日之患，不在辽左、黔、蜀，而在数百年休养之赤子也。”

明年复命荐部内人才，首及尚书盛以弘。魏忠贤责以徇私，贬一秩调任，师襄遂归。

崇祯元年召复官，擢太仆少卿，累迁至太常卿，致仕。奸人宋梦郊假师襄手书营兵部。事觉，师襄被逮，系狱者二年。至徐石麒为刑部，始得雪。十六年冬，贼陷耀州，师襄死之。

麻僖，庆阳人。父永吉，由庶吉士为御史，终湖广按察使，以清操闻。僖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代王长子鼎渭讦父废长立幼，僖劾代王无君鼎渭无父。四十年，疏陈纳谏诤、举枚卜、补大僚、登遗佚、速考选数事，不报。已，复请重武科、复比试、清纳级、汰家丁、恤班操、急边饷，时亦不能用。

辽东巡抚杨镐请用旧将李如梅，以僖言，改用张承廕。承廕未至而镇远堡、曹庄相继失事，镐皆不以实闻。僖两疏劾之，镐旋引去。已，与同官孙振基等劾熊廷弼杀人媚人。又言汤宾尹取韩敬，关节显然，语具《振基传》。寻乞假归。四十五年京察，宾尹党用事，以僖倚附东林，谪山西按察知事。

天启二年，起兵部主事，历尚宝丞、少卿，改太常。五年六月，魏忠贤党御史陈世飐劾之，遂落职。崇祯初，复官，致仕家居。十六年冬，李自成陷庆阳，僖死之。

王道纯，字怀鞠，蒲城人。天启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崇祯三年擢御史。疏陈破资格之说，言铨除、举劾、考选，甲乙科太低昂，宜变通，则贤才日广。帝命所司即行，而甲科势重，卒不能返。流贼躏关中，道纯请急振饥民，毋使从贼，报可。已，劾罢光禄卿苏晋、参政张尔基。四年，劾吏部尚书王永光当去者三，不可留者四，不纳。

巡按山东。其时李九成、孔有德叛于吴桥，南下。道纯移书巡抚余大成，令讨捕，大成不信。再促之，遂托疾请告，与登莱巡抚孙元化遣使招抚。道纯以为非，请敕二抚速剿。及贼陷登州，元化被絷，大成犹主招抚。道纯愤，抗疏力争，帝即命道纯监军。及徐从治代大成，谢琏代元化，并入莱州，为贼困。在外调度，止道纯一人。贼遣人伪乞抚，道纯焚书斩使，驰疏言：“贼日以抚愚我，一抚而六城陷，再抚而登州亡，三抚而黄县失，今四抚而莱州被围。我军屡挫，安能复战？乞速发大军，拯此危土。”时周延儒、熊明遇主抚议，道纯反被责让。明遇遣职方主事张国臣赞画军事，国臣入贼中招谕。贼佯许之，攻围如故。及总督刘宇烈至，进兵沙河，道纯与之俱。宇烈中情怯，顿兵不进，日议抚，寻弃军奔。道纯复请速讨，不纳。迨巡抚谢琏被执，帝震怒，逮宇烈，召道纯还京，而明遇亦罢去。宇烈下吏，引道纯分过。道纯疏驳其所奏十余事，命所司并按。又劾明遇、国臣交通误国十罪，语侵延儒。疏未下，延儒泄之国臣，国臣亦劾道纯十罪，道纯遂并劾延儒。帝皆不问。已而贼平，道纯竟坐监军溺职，斥为民。

十五年以廷臣荐，将起用，未果。及李自成陷蒲城，道纯抗节死。福王时，赠恤如制。

田时震，富平人。天启二年进士。历知光山、灵宝。崇祯二年入为御史，疏劾南京户部尚书范济世、顺天巡抚单明诩、御史卓迈党逆罪，而请免故御史夏之令诬坐赃，并从之。劾刘鸿训纳田仰金，嘱吏部尚书王永光用为四川巡抚，仰迄罢去。

时震以发鸿训私，进秩一等。未几，又劾永光及温体仁，忤旨切责。御史袁弘勋者，永光心腹也，被劾罢职，永光力援之。时震言：“弘勋因阁臣刘鸿训贿败，辄肆渎辩。不知鸿训之差快人意者，正以能别白徐大化、霍维华诸人之奸而斥去之，安得借此为翻案之端耶？弘勋计行，大化、维华辈将乘间抵隙，害不可胜言。”因荐故光禄少卿史记事，萧然四壁，讲学著书，亟宜召用，帝不纳。

时震既屡忤永光，遂以年例出为江西右参议，调山西，就迁左参政，罢归。十六年冬，流贼陷富平，授以伪职，不屈死。

同邑硃崇德，字淳庵，侍郎国栋父也。国栋中天启二年进士，历户科给事中。

吏部侍郎张捷荐逆案吕纯如，国栋上疏力诋。已，又劾两广总督熊文灿，招抚海盗刘香，奏词掩饰欺罔五罪，帝切责文灿。而国栋累迁巡抚山东右佥都御史，督治昌平。十五年卒。

国栋卒之明年，富平陷于贼。贼驱崇德往长安，中道称病。贼见其老，以为果病也，听之归。崇德曰：“始吾所以隐忍者，为九族计也，今得死所矣。”乃北面再拜，自缢死。是时关中诸死节者甫议恤，而国变至。福王立，始赠崇德右副都御史。

赞曰：流贼荼毒中原，所至糜烂。士大夫遘难者，不死则辱。然当其时，徘徊隐忍、蒙垢而终以自戕者，亦不少矣。贺逢圣诸人从容就义，临患难而不易其节，一死顾不重哉！逢圣与南居益、周士朴公方清正，吕维祺邃学纯修，固中朝贤士大夫。宋师襄所谓“上谩下欺，酿成大患”，末季之习，痛哉其言之也。

## 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华 王家彦 孟兆祥（子章明） 施邦曜 凌义渠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王家彦、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义渠、吴麟征、周凤翔、马世奇、刘理顺、汪伟、吴甘来、王章、陈良谟、申佳允、许直、成德、金铉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范景文，字梦章，吴桥人。父永年，南宁知府。景文幼负器识，登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东昌推官。以名节自励，苞苴无敢及其门。岁大饥，尽心振救，阖郡赖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勋主事，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泰昌时，群贤登进，景文力为多，寻乞假去。

天启五年二月，起文选郎中，魏忠贤暨魏广微中外用事，景文同乡，不一诣其门，亦不附东林，孤立行意而已。尝言：“天地人才，当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当为朝廷守之。天下万世是非公论，当与天下万世共之。”时以为名言。视事未弥月，谢病去。

崇祯初，用荐召为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京师戒严，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饷皆自赍。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独河南军无所犯。移驻都门，再移昌平，远近恃以无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练兵通州。通镇初设，兵皆召募，景文综理有法，军特精。尝请有司实行一条鞭法，徭役归之官，民稍助其费，供应平买，不立官价名。帝令永著为例。居二年，以父丧去官。

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几，就拜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屡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庐州，扼滁阳，有警辄发，节制精明。尝与南京户部尚书钱春以军食相讦奏，坐镌秩视事。已，叙援剿功，复故秩。十一年冬，京师戒严，遣兵入卫。杨嗣昌夺情辅政，廷臣力争多被谪，景文倡同列合词论救。帝不悦，诘首谋，则自引罪，且以众论佥同为言。帝益怒，削籍为民。

十五年秋，用荐召拜刑部尚书，未上，改工部。入对，帝迎劳曰：“不见卿久，何癯也！”景文谢。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未几，李自成破宣府，烽火逼京师。有请帝南幸者，命集议阁中。景文曰：“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趋至宫门，宫人曰：“驾出矣。”复趋朝房，贼已塞道。从者请易服还邸，景文曰：“驾出安归？”就道旁庙草遗疏，复大书曰：“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遂至演象所拜辞阙墓，赴双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时，犹谓帝南幸也。赠太傅，谥文贞。本朝赐谥文忠。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冻，历知抚州、淮安、荆州、琼州四府，有当官称。

天启二年，元璐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册封德府，移疾归。还朝，出典江西乡试。暨复命，则庄烈帝践阼，魏忠贤已伏诛矣。杨维垣者，逆奄遗孽也，至是上疏并诋东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祯元年正月上疏曰：臣顷阅章奏，见攻崔、魏者必与东林并称邪党。夫以东林为邪党，将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党矣，击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哉！东林，天下才薮也，而或树高明之帜，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议论，宁假借，必不可失名义；士人行己，宁矫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矫激为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义，决裂廉隅。颂德不已，必将劝进；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犹且宽之曰：“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乃议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所谓舛也。今大狱之后，汤火仅存，屡奉明纶，俾之酌用，而当事者犹以道学封疆，持为铁案，毋亦深防其报复乎？然臣以为过矣。年来借东林媚崔、魏者，其人自败，何待东林报复？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乔岳矣，虽百东林乌能报复哉？

臣又伏读圣旨，有“韩爌清忠有执，朕所鉴知”之谕。而近闻廷臣之议，殊有异同，可为大怪。爌相业光伟，他不具论，即如红丸议起，举国沸然，爌独侃侃条揭，明其不然。夫孙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毂不及，点灼横加，则徒以其票拟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当诛，爌不为无说，封疆失事，累累有徒，乃欲独杀一廷弼，岂平论哉？此爌所以阁笔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则又不可谓后之人能杀廷弼，而爌独不能杀之也。又如词臣文震孟正学劲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获罪，人以方之罗伦、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谬悠之谭不已，将毋门户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书院、生祠，相胜负者也，生祠毁，书院岂不当修复！

时柄国者悉忠贤遗党，疏入，以论奏不当责之。于是维垣复疏驳元璐。元璐再疏曰：

臣前疏原为维垣发也。陛下明旨曰：“分别门户，已非治征”，曰“化异为同”，曰“天下为公”，而维垣则倡为孙党、赵党、熊党、邹党之说。是陛下于方隅无不化，而维垣实未化；陛下于正气无不伸，而维垣不肯伸。

维垣怪臣盛称东林，以东林尝推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抑知东林有力击魏忠贤之杨涟，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龙乎！忠贤穷凶极恶，维垣犹尊称之曰“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知为国为民”，而何责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仅拟削夺，维垣不驳正，又何诛乎廷弼？维垣又怪臣盛称韩爌。夫舍爌昭然忤珰之大节，而加以罔利莫须有之事，已为失平。至廷弼行贿之说，乃忠贤借以诬陷清流，为杨、左诸人追赃地耳，天下谁不知，维垣犹守是说乎？维垣又怪臣盛称文震孟。夫震孟忤珰削夺，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驰驿语，何可非？维垣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之辈，较超阶躐级之俦，孰为荣辱。自此义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颂德建祠，希蟒玉驰驿者呼父、呼九千岁而不怍，可胜叹哉！维垣又怪臣盛称邹元标。夫谓都门聚讲为非则可，谓元标讲学有他肠则不可。当日忠贤驱逐诸人，毁废书院者，正欲箝学士大夫之口，恣行不义耳。自元标以伪学见驱，而逆珰遂以真儒自命，学宫之内，俨然揖先圣为平交。使元标诸人在，岂遂至此！维垣又驳臣假借矫激。夫当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颂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矫激，而不颂不建，岂不犹赖是人哉！维垣以为真小人，待其贯满可攻去之，臣以为非计也。必待其贯满，其败坏天下事已不可胜言，虽攻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魏，贯满久矣，不遇圣明，谁攻去之？维垣终以无可奈何为颂德建祠者解，臣以为非训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称臣于逆珰，诸臣亦以为无可奈何而从之乎？又令逆珰以兵劫诸臣使从叛逆，诸臣亦靡然从之，以为无可奈何而然乎？维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当以崔、魏为对案”，臣谓正当以崔、魏为对案也。夫人品试之崔、魏而定矣，故有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恨其牴触、畏其才望而必欲杀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东林之人，虽为崔、魏所借，而劲节不阿，或远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犹以明镜别妍媸。

维垣不取证于此，而安取证哉！

总之东林之取憎于逆珰独深，其得祸独酷。在今日当曲原其被抑之苦，不当毛举其尺寸之瑕。乃归逆珰以首功，代逆珰而分谤，斯亦不善立论者矣。

疏入，柄国者以互相诋訾两解之。当是时，元凶虽殛，其徒党犹盛，无敢颂言东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

元璐寻进侍讲。其年四月，请毁《三朝要典》，言：“梃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事起议兴，盈廷互讼。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总在逆珰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埙篪，此一局也。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

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又一局也。

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其翻局。崔、魏诸奸始创立私编，标题《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惟有毁之而已。”帝命礼部会词臣详议。议上，遂焚其板。侍讲孙之獬，忠贤党也，闻之，诣阁大哭，天下笑之。

元璐历迁南京司业、右中允。四年，进右谕德，充日讲官，进右庶子。上制实八策：曰间插部，曰缮京邑，曰优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饷，曰储边才，曰奠辇毂，曰严教育。又上制虚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议，曰宣义问，曰一条教，曰虑久远，曰昭激劝，曰励名节，曰假体貌。其端政本，悉规切温体仁；其伸公议，则诋张捷荐吕纯如谋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问。八年，迁国子祭酒。

元璐雅负时望，位渐通显。帝意向之，深为体仁所忌。一日，帝手书其名下阁，令以履历进，体仁益恐。会诚意伯刘孔昭谋掌戎政，体仁饵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陈尚存，而妾王冒继配复封，败礼乱法。诏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元珙，咸言陈氏以过被出，继娶王非妾，体仁意沮。

会部议行抚按勘奏，即拟旨云：“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遂落职闲住。孔昭京营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偿之。

十五年九月，诏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明年春抵都，陈制敌机宜，帝喜。

五月，超拜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仍充日讲官。祖制，浙人不得官户部。元璐辞，不许。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赐对。因奏：“陛下诚用臣，臣请得参兵部谋。”帝曰：“已谕枢臣，令与卿协计。”当是时，冯元飙为兵部，与元璐同志，钩考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两人晚，而时事益不可为，左支右诎，既已无可奈何。故事，诸边饷司悉中差，元璐请改为大差，兼兵部衔，令清核军伍，不称职者即遣人代之。先是，屡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赋，元璐以为扰民无益，罢之，而专责抚按。户部侍郎庄祖诲督剿寇饷，忧为盗劫，远避之长沙、衡州。元璐请令督抚自催，毋烦朝使。自军兴以来，正供之外，有边饷，有新饷，有练饷，款目多，黠吏易为奸，元璐请合为一。帝皆报可。时国用益诎，而灾伤蠲免又多。元璐计无所出，请开赎罪例，且令到官满岁者，得输赀给封诰。帝亦从之。

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扬者，献海运策，元璐奏闻。命试行，乃以庙湾船六艘听运进。月余，廷扬见元璐，元璐惊曰：“我已奏闻上，谓公去矣，何在此？”廷扬曰：“已去复来矣，运已至。”元璐又惊喜闻上。上亦喜，命酌议。乃议岁粮艘，漕与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摄吏部事。陈演忌元璐，风魏藻德言于帝曰：“元璐书生，不习钱谷。”元璐亦数请解职。

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专直日讲。逾月，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赠少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本朝赐谥文正。

李邦华，字孟暗，吉水人。受业同里邹元标，与父廷谏同举万历三十一年乡试。

父子自相镞砺，布衣徒步赴公车。明年，邦华成进士，授泾县知县，有异政。行取，拟授御史。值党论初起，朝士多诋顾宪成，邦华与相拄，遂指目邦华东林。以是，越二年而后拜命，陈法祖用人十事：曰内阁不当专用词臣，曰词臣不当专守馆局，曰词臣不当教习内书堂，曰六科都给事中不当内外间阻，曰御史升迁不当概论考满，曰吏部乞假不当积至正郎，曰关仓诸差不当专用举贡任子，曰调简推知不当骤迁京秩，曰进士改教不当概从内转，曰边方州县不当尽用乡贡。疏上，不报。

四十一年，福王之籓已有期，忽传旨庄田务足四万顷。廷臣相顾愕眙，计田数必不足，则期将复更，然无敢抗言争之者。邦华首疏谏，廷臣乃相继争，期得毋易。

巡视银库，上祛弊十事，中贵不便，格不行。巡按浙江，织造中官刘成死，命归其事于有司，别遣中官吕贵录成遗赀。贵族奸民纪光诡称机户，诣阙保留贵代成督造。邦华极论二人交关作奸罪。光疏不由通政，不下内阁，以中旨行之。邦华三疏争，皆不报。是时神宗好货，中官有所进奉，名为孝顺。疏中刺及之，并劾左右大奄之党贵者，于是期满久不得代。

四十四年引疾归。时群小力排东林，指邹元标为党魁。邦华与元标同里，相师友，又性好别黑白。或劝其委蛇，邦华曰：“宁为偏枯之学问，不作反覆之小人。”

闻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出为山东参议。其父廷谏时为南京刑部郎中，亦罢归。邦华乃辞疾不赴。天启元年起故官，饬易州兵备。明年迁光禄少卿，即还家省父。四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毕自严巡抚天津。军府新立，庶务草创，邦华至，极力振饬，津门军遂为诸镇冠。进兵部右侍郎，复还家省父。四年夏抵京，奄党大哗，谓枢辅孙承宗以万寿节入觐，将清君侧之恶，邦华实召之。乃立勒承宗还镇，邦华引疾去。

明年秋，奄党劾削其官。

崇祯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寻改兵部，协理戎政。还朝，召见，旋知武会试，事竣入营。故事，冬至郊，列队扈跸，用军八万五千人。至是，增至十万有奇。时方郊，总督勋臣缺，邦华兼摄其事。所设云辇、龙旌、宝纛、金鼓、旗帜、甲胄、剑戟，焕然一新，帝悦。明年春，幸学，亦如之。命加兵部尚书。时戎政大坏，邦华先陈更操法、慎拣选、改战车、精火药、专器械、责典守、节金钱、酌兑马、练大砲九事。

京营故有占役、虚冒之弊。占役者，其人为诸将所役，一小营至四五百人，且有卖闲、包操诸弊。虚冒者，无其人，诸将及勋戚、奄寺、豪强以苍头冒选锋壮丁，月支厚饷。邦华核还占役万，清虚冒千。三大营军十余万，半老弱。故事，军缺听告补，率由贿得。邦华必亲校，非年壮力强者不录，自是军鲜冒滥。三营选锋万，壮丁七千，饷倍他军，而疲弱不异。邦华下令，每把总兵五百，月自简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砲，月一解送，补选锋壮丁之缺，自是人人思奋。三大营领六副将，又分三十六营，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计，所用掾史皆积猾。邦华按罪十余人，又行一岁二考察之令，自是诸奸为戢。

营马额二万六千，至是止万五千。他官公事得借骑，总督、协理及巡视科道，例有坐班马，不肖且折橐入钱，营马大耗。邦华首减己班马三之一，他官借马，非公事不得骑，自是滥借为希。

京营岁领太仆银万六千两，屯田籽粒银千六十两，犒军制器胥徒工食取给焉。

各官取之无度，岁用不敷。邦华建议，先协理岁取千四百，总督巡视递节减，自是营帑遂裕。

营将三百六十，听用者称是。一官缺，请托纷至。邦华悉杜绝，行计日省成法。

每小营各置簿，月上事状于协理，以定殿最。旧制，三大营外复设三备兵营，营三千人，饷视正军，而不习技击，益为豪家隐冒。邦华核去四千余人，又汰老弱千，疏请归并三大营不另设，由是戎政大厘。

仓场总督南居益言：“京营岁支米百六十六万四千余石，视万历四十六年增五万七千余石，宜减省。”邦华因上议军以十二万为额，饷以百四十四万石为额，岁省二十二万有奇。帝亦报可，著为令。帝知邦华忠，奏无不从，邦华亦感帝知，不顾后患。诸失利者衔次骨，而怨谤纷然矣。

其年十月，畿辅被兵，简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蓟州，自督诸军营城外，军容甚壮。俄有命邦华军撤还守陴，于是侦者不敢远出，声息遂断，则请防寇贼，缉间谍，散奸宄，禁讹言。邦华自闻警，衣不解带，捐赀造砲车及诸火器，又以外城单薄，自请出守。而诸不逞之徒，乃构蜚语入大内。襄城伯李守锜督京营，亦衔邦华扼己，乘间诋諆。邦华自危，上疏陈情，归命于帝。会满桂兵拒大清兵德胜门外，城上发大砲助桂，误伤桂兵多。都察院都事张道泽遂劾邦华，言官交章论列，遂罢邦华闲住。自是代者以为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问矣。邦华前后罢免家居二十年。父廷谏无恙。

十二年四月，起南京兵部尚书，定营制，汰不急之将，并分设之营。谓守江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历滁、全椒、和，相形势，绘图以献。

于浦口置沿江敌台，于滁设戍卒，于池河建城垣，于滁、椒咽喉则筑堡于藕塘。和遭屠戮，请以隶之太平。又请开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大垦当涂闲田数万顷资军储。徐州，南北要害，水陆交会，请宿重兵，设总督，片檄征调，奠陵京万全之势。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忧去。

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俄代刘宗周为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请督东南援兵入卫，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溃兵数十万，声言饷乏，欲寄帑于南京，艨艟蔽江东下。留都士民一夕数徙，文武大吏相顾愕眙。邦华叹曰：“中原安静土，东南一角耳。身为大臣，忍坐视决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责以大义。良玉气沮，答书语颇恭。邦华用便宜发九江库银十五万饷之，而身入其军，开诚慰劳。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杀贼报国，一军遂安。帝闻之，大喜，陛见嘉劳。邦华跪奏移时，数诏起立，温语如家人，中官屏息远伏。其后召对百官，帝辄目注邦华云。旧例，御史出巡，回道考核。邦华谓回道而后黜，害政已多。论罢巡按、巡盐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试御史，黜冒滥者一人，追黜御史无显过而先任推官著贪声者一人。台中始畏法。

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华密疏请帝固守京师，仿永乐朝故事，太子监国南都。居数日未得命，又请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宁国二府，拱护两京。帝得疏意动，绕殿行，且读且叹，将行其言。会帝召对群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泄密纠之。帝曰：“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罢邦华策不议。未几，贼逼都城，亟诣内阁言事。魏藻德漫应曰：“姑待之。”邦华太息而出。已，率诸御史登城，群奄拒之不得上。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国祠。明日，内城亦陷，乃三揖信国曰：“邦华死国难，请从先生于九京矣。”为诗曰：“堂堂丈夫兮圣贤为徒，忠孝大节兮誓死靡渝，临危授命兮吾无愧吾。”遂投缳而绝。赠太保、吏部尚书，谥忠文。本朝赐谥忠肃。

王家彦，字开美，莆田人。天启二年进士。授开化知县，调兰溪。擢刑科给事中，弹击权贵无所避。

崇祯四年，请释大学士钱龙锡于狱，龙锡得减死。请推行按月奏报例于四方，狱囚得无久淹。闽海盗刘香扰郡邑，抚镇追剿多失利，朝议召募，将大举。家彦言：“旧制，卫所军饩于官，无别兵亦无别将，统于各卫之指挥。寨设号船，聊络呼应，又添设游击等官，虽支洋穷港，戈船相望。臣愚以今日策防海，莫若复旧制，勤训练。练则卫所军皆劲卒，不练虽添设召募兵，犹驱市人而战之，糜饷扰民无益，贼终不能尽。”时以为名言。奉命巡青，所条奏多议行。

先是，隆庆间太仆种马额存十二万五千，边马至二十六万。言者以民间最苦养马，所纳马又不足用，议马征银十两，加草料银二两，岁可得银百四十四万两。中枢杨博持不可，诏折其半，而马政始变。万历九年议尽行改折，南寺岁征银二十二万，北寺五十一万，银入冏寺而马政日弛。家彦极陈其弊，请改国初种马及西番茶马之制。又班军旧额十六万，后减至七万，至是止二万有奇，更有建议尽征行粮、月粮，免其番上者。家彦时巡京营，力陈不可，且请免其工役，尽归行伍。帝皆褒纳其言。遵化铁冶久废，奸民请开之，家彦言有害无利。复有请开开化云雾山以兴屯者，亦以家彦言而止。

屡迁户科都给事中。军兴饷诎，总督卢象升有因粮加饷之议，户部尚书侯恂请于未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赋银两者，加二钱；民间五两以上者，两加一钱。家彦言：“民赋五两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户，非富民，不可以朘削。”军食不足，畿辅、山东、河南、江北召买米豆输天津，至九十余万石，吏胥侵耗率数十万。家彦请严治，帝并采纳焉。忧归。

十二年起吏科都给事中。流寇日炽，缘墨吏朘民，民益走为盗。盗日多，民生日蹙。家彦上疏曰：“臣见秦、晋之间，饥民相煽，千百为群。其始率自一乡一邑，守令早为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为盗，盗何至溃裂以极？

论者谓功令使然，催科急者书上考，督责严者号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湿济其饕餮，一二贤明吏束于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宽文网，壹令抚绥，盗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复聚。又旧制捕蝗令，吏部岁九月颁勘合于有司，请实意举行。”帝皆纳之。擢大理丞，进本寺少卿。

十五年迁太仆卿。家彦向言马政，帝下兵部檄陕西督抚，未能行。至是，四疏言马耗之故，请行官牧及金牌差发遗制。且言：“课马改折，旧增至二十四万两，已重困。杨嗣昌不恤民，复增三十七万，致旧额反逋，不可不厘正。”帝手其疏，语执政曰：“家彦奏皆善。”敕议行。然军兴方亟，不能尽举也。

顷之，擢户部右侍郎。都城被兵，命协理戎政。即日登陴，阅视内外城十六门。

雪夜，携一灯，步巡城堞，人无知者。翊日校勤惰，将士皆服，争自励。初，分守阜成门，后移安定门，寝处城楼者半岁。解严，赐宴午门，增秩一等。

十七年二月，廷推户部尚书。帝曰：“戎政非家彦不可。”特留任。贼逼京师，襄城伯李国祯督京营，又命中官王德化尽督内外军。国祯发三大营军城外，守陴益少。诸军既出城，见贼辄降，降卒反攻城，城上人皆其侪，益无固志。廷臣分门守，家彦守安定门。号令进止由中官，沮诸臣毋得登城，又缒叛监杜勋上，与密约而去。

帝手敕兵部尚书张缙彦登城察视，家彦从，中官犹固拒，示之手敕，问勋安在，曰：“去矣。”秦、晋二王欲上城，家彦曰：“二王降贼，即贼也。贼安得上！”顿足哭。偕缙彦诣宫门请见，不得入。黎明，城陷，家彦投城下，不死，自缢于民舍，遭贼焚，残其一臂，仆收其余体焉。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端。本朝赐谥忠毅。

孟兆祥，字允吉，山西泽州人也。世籍交河，举于乡，九赴会试。天启二年始擢第，除大理左评事。

崇祯初，迁吏部稽勋主事，历文选员外郎。门生谒选请善地，兆祥正色拒之，其人悚然退。进稽勋郎中，历考功。忤权要，贬行人司副，稍迁光禄丞，进少卿。

历左通政、太仆卿，旋进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

贼薄都城，兆祥分守正阳门。襄城伯李国祯统京营军，稽月饷不予，士无固志。

城陷，兆祥曰：“社稷已覆，吾将安之！”自经于门下。

长子章明，字纲宜，甫成进士，兆祥挥之曰：“我死，汝可去。”对曰：“君父大节也，君亡父死，我何生为！”乃投缳于父之侧。兆祥妻吕，章明妻王相向哭，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独不能死乎！”皆自缢。兆祥赠刑部尚书，谥忠贞，章明河南道御史，谥节愍。本朝赐兆祥谥忠靖，章明贞孝。

施邦曜，字尔韬，余姚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不乐为吏，改顺天武学教授，历国子博士、工部营缮主事，进员外郎。魏忠贤兴三殿工，诸曹郎奔走其门，邦曜不往。忠贤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适大风拔屋，免谯责。又使作兽吻，仿嘉靖间制，莫考。梦神告之，发地得吻，嘉靖旧物也，忠贤不能难。

迁屯田郎中，稍迁漳州知府，尽知属县奸盗主名，每发辄得，阖郡惊为神。盗刘香、李魁奇横海上，邦曜絷香母诱之，香就擒。魁奇援郑芝龙事请抚，邦曜言于巡抚邹维琏讨平之。迁福建副使、左参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并有声。

或馈之硃墨竹者，姊子在旁请受之。曰：“不可。我受之，即彼得以乘间而尝我，我则示之以可欲之门矣。”性好山水。或劝之游峨嵋，曰：“上官游览，动烦属吏支应，伤小民几许物力矣。”其洁己爱民如此。

历两京光禄寺卿，改通政使。黄道周既谪官，复逮下诏狱。国子生涂仲吉上书讼之，邦曜不为封进，而大署其副封曰：“书不必上，论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曜以副封上。帝见其署语，怒，下仲吉狱，而夺邦曜官。逾年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陛见，陈学术、吏治、用兵、财赋四事，帝改容纳焉。出都三日，命中使召还，曰：“南京无事，留此为朕效力。”吏部推刑部右侍郎。帝曰：“邦曜清执，可左副都御史。”时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也。

明年，贼薄近郊。邦曜语兵部尚书张缙彦檄天下兵勤王，缙彦慢弗省，邦曜太息而去。城陷，趋长安门，闻帝崩，恸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带自经。仆救之苏，恨曰：“是儿误我！”贼满衢巷，不得还邸舍，望门求缢，辄为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杂浇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

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以理学、文章、经济三分其书而读之，慕义无穷。鲁时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殁京师。邦曜手治含敛，以女妻其子。尝买一婢，命洒扫，至东隅，捧篲凝视而泣。怪问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时堕环兹地，不觉凄怆耳。”邦曜即分嫁女资，择士人归之。其笃于内行如此。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谥忠介。本朝赐谥忠愍。

凌义渠，字骏甫，乌程人。天启五年进士。除行人。崇祯三年授礼科给事中，知无不言。三河知县刘梦炜失饷银三千，责偿急，自缢死，有司责其家。义渠言：“以金钱殒命吏，恐天下议朝廷重金，意不在盗也。”帝特原之。宜兴、溧阳及遂安、寿昌民乱，焚掠巨室。义渠言：“魏羽林军焚领军张彝第，高欢以为天下事可知，日者告密渐启，籓国悍宗入京越奏，里闾小故叫阍声冤，仆竖侮家长，下吏箝上官，市侩持缙绅，此《春秋》所谓六逆也。天下所以治，恃上下之分。防维决裂，即九重安所藉以提挈万灵哉！”义渠与温体仁同里，无所附丽。给事中刘含辉劾体仁拟旨失当，被贬二秩。义渠言：“谏官不得规执政失，而委申饬权于部院，反得制言路。大臣以揽权为奉旨，小臣以结舌为尽职，将贻国家无穷忧。”兵部尚书张凤翼叙废将陈状猷功，为给事中刘昌所驳，昌反被斥。义渠言：“今上下尽相蒙，疆埸欺蔽为甚。官方尽滥徇，武弁幸功为甚。中枢不职，舍其大，摘其细，已足为言者羞。辨疏一入，调用随之。自今奸弊丛生，功罪倒置，言者将杜口。”不纳。

三迁兵科都给事中。东江自毛文龙后，叛者接踵。义渠言：“东岛孤悬海外，转饷艰，向仰给朝鲜。今路阻绝不得食，内溃可虑。”居无何，众果溃，挟帅求抚。

义渠言：“请阳抚阴剿，同恶必相戕。”及命新帅出海，义渠言：“歼渠散党宜速，速则可图功，迟则更生他衅。”后其语皆验。

义渠居谏垣九年，建白多。吏科给事中刘安行恶之，以年例出义渠福建参政。

寻迁按察使，转山东右布政使，所至有清操。召拜南京光禄寺卿，署应天尹事。

十六年，入为大理卿。明年三月，贼犯都城，有旨召对。趋赴长安门，旦不启扉。俄传城陷，还。已，得帝崩问。负墙哀号，首触柱，血被面。门生劝无死，义渠厉声曰：“尔当以道义相勖，何姑息为！”挥使去。据几端坐，取生平所好书籍尽焚之，曰：“无使贼手污也。”旦日具绯衣拜阙，作书辞父。已，自系，奋身绝吭而死，年五十二。赠刑部尚书，谥忠清。本朝赐谥忠介。

赞曰：范景文、倪元璐等皆庄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图社稷者，国亡与亡，正也。

当时壎颜屈节，侥幸以偷生者，多被刑掠以死，身名俱裂，贻诟无穷。而景文等树义烈于千秋，荷褒扬于兴代，名与日月争光。以彼洁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 列传第一百五十四

马世奇 吴麟征 周凤翔 刘理顺 汪伟 吴甘来 王章 陈良谟 陈纯德 申佳允 成德 许直 金铉

马世奇，字君常，无锡人。祖濂，进士，桂林知府。世奇幼颖异，嗜学有文名。

登崇祯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一年，帝遣词臣分谕诸籓。世奇使山东、湖广、江西诸王府，所至却馈遗。还，进左谕德。父忧归。

久之还朝，进左庶子。帝数召廷臣问御寇策。世奇言：“闯、献二贼，除献易，除闯难。人心畏献而附闯，非附闯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敕督抚镇将严束部伍，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则乱可弭。”帝善其言，为下诏申饬。时寇警日亟，每召对，诸大臣无能画一策。世奇归邸，辄太息泣下，曰：“事不可为矣。”十七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箸起，问帝安在、东宫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又言东宫二王被执。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仆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将自经，二妾硃、李盛饰前。世奇讶曰：“若以我死，将辞我去耶？”对曰：“闻主人尽节，我二人来从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并自经，世奇端坐，引帛自力缢乃死。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将死，贻书世奇，以慷慨从容二义质焉。世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见危授命，吾不为其难，谁为其难者！与君携手黄泉，预订斯盟，无忘息壤矣。”世奇修颐广颡，扬眉大耳，砥名行，居馆阁有声，好推奖后进。为人廉，父死，苏州推官倪长圩以赎锾三千助丧。世奇辞曰：“苏饥，留此可用振。”座主周延儒再相，世奇同郡远嫌，除服不赴都。及还朝，延儒已赐死，亲昵者率避去，世奇经纪其丧。其好义如此。

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忠。本朝赐谥文肃。

吴麟征，字圣生，海盐人。天启二年进士。除建昌府推官，擒豪猾，捕剧盗，治声日闻。父忧归。补兴化府，廉公有威，僚属莫敢以私进。

崇祯五年，擢吏科给事中，请罢内遣，言：“古用内臣以致乱，今用内臣以求治。君之于臣，犹父之于子，未有信仆从，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县令不敢贪；郡守慈，县令不敢虐；郡守精明，县令不敢丛脞。宜仿宣宗用况钟故事，精择而礼遣之，重以玺书，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达天子。”时不能行。麟征在谏垣，直声甚著。寻上疏乞假葬父。

既去，贻言路公揭，谓：“自言官积轻，庙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奸人窥见此旨，明告君父，目为朋党，自称孤立，下背公论，上窃主权。诸君子宜尽化沾沾之意，毋落其彀中，使清流之祸再见明时。”居久之，还朝。劾吏部尚书田唯嘉赃污，唯嘉罢去。再迁刑科给事中，丁继母忧。服阕，起吏科都给事中，时货赂公行，铨曹资格尽废。麟征上言：“限年平配，固铨政之弊，然舍此无以待中才。今迁转如流，不循资格，巧者速化，拙者积薪，开奔竞之门，无益军国之计。”帝深然之。

十七年春，推太常少卿。未几，贼薄京师。麟征奉命守西直门。门当贼冲，贼诈为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纳之，麟征不可，以土石坚塞其门，募死士缒城袭击之，多所斩获。贼攻益急，麟徵趋入朝，欲见帝白事。至午门，魏藻德引麟征手曰：“国家如天之福，必无他虞。旦夕兵饷集，公何遽为？”引之出，遂还西直门。

明日城陷，欲还邸，已为贼所据。乃入道旁祠，作书诀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余年宗社，一旦至此，虽上有亢龙之悔，下有鱼烂之殃，而身居谏垣，无所匡救，法当褫服。殓用角巾青衫，覆以单衾，以志吾哀。”解带自经。家人救之苏，环泣请曰：“待祝孝廉至，一诀可乎？”许之。祝孝廉名渊，尝救刘宗周下狱，与麟征善者也。明日，渊至。麟征慷慨曰：“忆登第时梦隐士刘宗周吟文信国《零丁洋诗》，今山河碎矣，不死何为！”酌酒与渊别，遂自经，渊为视含殓而去。赠兵部右侍郎，谥忠节。本朝赐谥贞肃。

方贼之陷山西也，蓟辽总督王永吉请撤宁远吴三桂兵守关门，选士卒西行遏寇，即京师警，旦夕可援。天子下其议，麟征深然之。辅臣陈演、魏藻德不可，谓：“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引汉弃凉州为证。麟征复为议数百言，六科不署名，独疏昌言，弗省。及烽烟彻大内，帝始悔不用麟征言，旨下永吉，永吉驰出关，徙宁远五十万众，日行数十里，十六日入关，二十日抵丰润，而京师已陷矣。

城破，八门齐启，惟西直门坚塞不能通。至五月七日，集民夫发掘乃开。

周凤翔，字仪伯，浙江山阴人。崇祯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灵璧侯奴辱诸生，凤翔执付法司。历中允、谕德，为东宫讲官。尝召对平台，陈灭寇策，言论慷慨，帝为悚听。军需急，议税间架钱。凤翔曰：“事至此，急宜收人心，尚可括民财摇国势耶！”亡何，京师陷，庄烈帝殉社稷，有讹传驾南幸者。凤翔不知帝所在，趋入朝。见魏藻德、陈演、侯恂、宋企郊等群入，而贼李自成据御坐受朝贺。凤翔至殿前大哭，急从左掖门趋出，贼亦不问。归至邸，作书辞二亲，题诗壁间自经。诗曰：“碧血九原依圣主，白头二老哭忠魂。”天下悲之，去帝崩才两日也。后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节。本朝赐谥文忠。

刘理顺，字复礼，杞县人。万历中举于乡。十赴会试，至崇祯七年始中式。及廷对，帝亲擢第一，还宫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硕矣。”拜修撰。益勤学，非其人不与交。

十二年春，畿辅告警，疏陈作士气、矜穷民、简良吏、定师期、信赏罚、招胁从六事。历南京司业、左中允、右谕德，入侍经筵兼东宫讲官。杨嗣昌夺情入阁，理顺昌言于朝，嗣昌夺其讲官。开封垂陷，理顺建议河北设重臣，练敢死士为后图，疏格不行。嗣昌、薛国观、周延儒迭用事，理顺一无所附丽。出温体仁门，言论不少徇。

贼犯京师急，守卒缺饷，阴雨饥冻。理顺诣朝房语诸执政，急请帑，众唯唯。

理顺太息归，捐家赀犒守城卒。僚友问进止，正色曰：“存亡视国，尚须商酌耶！”

城破，妻万、妾李请先死。既绝，理顺大书曰：“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书毕投缳，年六十三。仆四人皆从死。群盗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后赠詹事，谥文正。

本朝赐谥文烈。

汪伟，字叔度，休宁人，寄籍上元。崇祯元年进士。十一年，由慈溪知县行取。

帝以国家多故，朝臣词苑起家，儒缓不习吏事，无以理纷御变，改旧例，择知推治行卓绝者入翰林。伟擢检讨，给假归。还朝，充东宫讲官。

十六年，贼陷承天、荆、襄。伟以留都根本之地，上《江防绸缪疏》，言：“金陵城周围百二十里，虽十万众不能守。议者谓无守城法，有防江法。贼自北来，淮安为要；自上游来，九江为要；御淮所以御江，守九江所以守金陵也。淮有史可法，屹然保障；九江一郡，宜设重臣镇之。自是而上之至于武昌，下之至于太平、采石、浦口，命南京兵部大臣建牙分阃，以接声援，而金陵之门户固矣。南京兵部有重兵而无用，操江欲用兵而无人，宜使缓急相应。而府尹、府丞之官，重其权，久其任，联百万士民心，以分兵部操江之责。”帝嘉纳之，乃设九江总督。又言：“兵额既亏，宜以卫所官舍余丁补伍操练，修治兵船，以资防御。额饷不足，暂借盐课、漕米给之。”所条奏皆切时务。

明年三月，贼兵东犯。伟语阁臣：“事急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城守，文自内阁，武自公侯伯以下，各率子弟画地守。庶民统以绅士，家自为守。而京军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师。”魏藻德笑曰：“大僚守畿辅，谁肯者？”伟曰：“此何等时，犹较尊卑、计安危耶？请以一剧郡见委。”藻德哂其早计。未几，真定游击谢加福杀巡抚徐标迎贼。伟泣曰：“事至此乎！”作书寄友人曰：“贼据真定，奸人满都城，外郡上供丝粟不至，诸臣无一可支危亡者，如圣主何！平时误国之人，终日言门户而不顾朝廷，今当何处伸狂喙耶！”贼薄都城，守兵乏饷，不得食，伟市饼饵以馈。已而城陷，伟归寓，语继室耿善抚幼子。耿泣曰：“我独不能从公死乎！”因以幼子属其弟，衣新衣，上下缝，引刀自刭不殊，复投缳遂绝，时年二十三。伟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尸于堂，贻子观书，勉以忠孝，乃自经。赠少詹事，谥文烈。本朝赐谥文毅。

吴甘来，字和受，江西新昌人。父之才，西安府同知。甘来与兄泰来同举乡试。

崇祯改元，甘来成进士，授中书舍人。后三年，泰来亦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

五年，甘来擢刑科给事中。七年，西北大旱，秦、晋人相食，疏请发粟以振，而言：“山西总兵张应昌等半杀难民以冒功，中州诸郡畏曹变蛟兵甚于贼。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杀之而不顾，臣实痛之。”又言：“赏罚者，将将大机权也。陛下加意边陲，赏无延格。乃红夷献俘，黔、蜀争功，昌黎死守，功犹待勘，急则用其死绥，缓则束以文法。且封疆之罚，武与文二，内与外二，士卒与将帅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以封疆罪罪之；而跋扈将帅，罪状已暴，止于戴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将帅不能令偏裨，督抚不能令将帅，将听贼自来自去，谁为陛下翦凶逆者？”

忧归。服阕，起吏科，进兵科右给事中，乞假归。

十五年，起历户科都给事中。中外多故，荆、襄数郡，贼未至而抚道诸臣率称护籓以去。甘来曰：“若尔，则是弃地方而逃也。城社人民，谁与守者？”乃上疏曰：“天子众建亲亲，将使屏籓帝室，故曰‘宗子维城’。乃烽火才传，一朝委去以为民望，而诸臣犹哓哓以拥卫自功，掩其失地之罪。是维城为可留可去之人，名都为可守可弃之土，抚道为可有可无之官。功罪不明，赏罚不著，莫此为甚！”疏入，帝大嘉叹。一日，帝诘户部尚书倪元璐饷额，甘来曰：“臣科与户曹表里，饷可按籍稽。臣所虑者，兵闻贼而逃，民见贼而喜，恐非无饷之患，而无民之患。宜急轻赋税，收人心。”帝颔之。

甘来遘疾，连请告。会帝命编修陈名夏掌户科，甘来喜得代。不数日，贼薄都城。时泰来官礼部员外郎矣，甘来属兄归事母，而自誓必死。明日，城陷，有言驾南幸者，甘来曰：“主上明决，必不轻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检几上疏草曰：“当贼寇纵横，徒持议论，无益豪末。”尽取焚之，毋钓后世名，遂投缳死。

赠太常卿，谥忠节。本朝赐谥庄介。

王章，字汉臣，武进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诸暨知县。少孤，母训之严。及为令，祖帐归少暮，母诃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视。

亲友为力解，乃已。治诸暨有声。甫半岁，以才调鄞县。诸暨民与鄞民争挽章，至相哗。治鄞益有声，数注上考。

十一年，行取入都。时有考选翰林之命，行取者争奔竞，给事中陈启新论之。

帝怒，命吏部上访册，罪廷臣滥徇者。尚书姜逢元、王业浩，给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闲住；给事中孙晋、御史李右谠等三人降调；给事中刘含辉、御史刘兴秀等十一人贬二秩视事。吏部尚书田维嘉等乃请先推部曹，凡推二十二人，章与焉，授工部主事。章及任浚、涂必泓、李嗣京欲疏辨，惮为首获罪。李士淳者耄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之，惧且怒，与章等大诟。而帝知维嘉有私，诏许与考。

又以为首者必良士也，擢士淳编修，章等皆御史。章上疏请罢内操，宽江南逋赋。

明年出按甘肃，持风纪，饬边防。西部寇庄浪，巡抚急征兵。章曰：“贫寇索食耳。”策马入其帐，众罗拜乞降，乃稍给之食。两河旱，章檄城隍神：“御史受钱或戕害人，神殛御史，毋虐民。神血食兹土，不能请上帝苏一方，当奏天子易尔位。”檄焚，雨大注。边卒贷武弁金，偿以贼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数召边衅。章著令，非大举毋得以零级冒功。劾罢巡抚刘镐贪惰。又所部十道监司，劾罢其四。

母忧归。服阕，还朝，巡视京营，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喜曰：“兵至十万，犹可为也。”及阅视，半死者，余冒伍，惫甚，矢折刀缺，闻砲声掩耳，马未驰辄堕。

而司农缺饷，半岁不发。章屡疏请帑，不报。

逾月，贼陷真定，京师大震。襄城伯李国祯发营卒五万营城外，章与给事中光时亨守阜成门。城内外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三堞一卒。三月初登陴，阅十日始一还邸，栉沐易新衣冠。家人大骇，章不应。贼傅城下，章手发二砲，贼少却。顷之，各门砲声绝。时亨摄章走，章厉声曰：“事至此，犹惜死耶！”时亨曰：“死此与士卒何别？入朝访上所在，不获则死，死未晚也。”章从之，与时亨并马行。俄贼突至，呼下马。时亨仓皇下马跪，章持鞭不顾，叱曰：“吾视军御史也，谁敢犯！”

贼刺章股，堕。章骂曰：“逆贼！勤王兵且至。我死，尔灭不旋踵矣。”贼怒，攒槊刺杀章而去。抵暮，家人觅尸，犹一手据地坐，张口怒目，勃勃如叱贼状。妻姜在籍，闻之，一恸而绝。赠大理寺卿，谥忠烈。本朝赐谥节愍。次子之栻仕闽为职方主事，亦死难。

陈良谟，字士亮，鄞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大理推官。初名天工。庄烈帝虔事上帝，诏群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良谟。在职六年，两注上考。行取陛见，擢御史。

十二年，出按四川。期满当代，再留任。时流寇大入蜀，诏良谟专护蜀王，巡抚邵捷春专办贼。良谟饬守具，坚壁清野。贼犯成都，遣将据要害为掎角。一再战，贼溃奔。帝闻贼扰蜀，下诏责良谟，已闻其善守御，乃优旨赐银币。及还朝，贼势益迫，所规画率不行，而京师陷矣。

良谟尝梦拜文文山于堂下，文山揖之上：“公与予先后一揆，何下拜为？”觉而异之。及是城陷，良谟方移疾卧邸中，一恸几绝，自是水浆不入口。或劝良谟无死，不答。谓邑子李天葆曰：“吾为国死，义不顾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继嗣未定，须一言耳。”因赋诗付天葆。未几，闻帝崩煤山，大恸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带乎！吾巾亵，安所得明巾。”天葆以巾进。良谟著巾，蓝便服，起入户。妾时氏随之，遂与妾俱自缢死。时氏，京师人，年十八。良谟逾五十无子，以礼纳之，侍良谟百三日耳。良谟既卒，其族人以其兄之子久枢为之后。未几，久枢亦卒，良谟竟无后。赠太仆卿，谥恭愍。本朝赐谥恭洁。

陈纯德，字静生，零陵人。为诸生，以学行称。尝夜泊洞庭，为盗窘，跃出堕水，再跃入洲渚。比晓，坐芦苇中，去泊舟数十丈。

崇祯十三年成进士，年已六十矣。庄烈帝召诸进士，咨以时事。纯德奏称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七月，部内严霜，民冻馁。纯德上疏请恤，因陈抽练之弊，言：“兵抽则人失故居，无父母妻子之依，田园丘垅之恋，思归则逃，逢敌则溃。

抽余者即以饷薄而安于无用，抽去者又以远调而不乐为用。伍虚而饷仍在，不归主帅，则归偏裨，乐其逃而利其饷，凡藉以营求迁秩，皆是物也。精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饷；厚饷不以养士，而以求官。伍虚则无人，安望其练；饷糜则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间大弊也。”帝不能用。

还朝，督畿辅学政。将出按部，都城陷。贼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见，众摄纯德入，还邸恸哭，遂自经。京山人秦嘉系买地葬之永定门外，立石表墓焉。赠太仆卿，谥恭节。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祯四年进士。授仪封知县。县故多盗，佳允严保甲法，盗无所容。霪雨河决，舣舟怒涛中，塞其口。捕大猾置之法。以才调杞县。

八年，贼扫地王率万人来攻，城土垣多圮。佳允募死士击走贼，因甓其城。唐王聿键勤王，将抵开封。诸大吏惴恐，集议曰：“留之，不听。行，守土者且得罪。”

佳允曰：“惟周王可留之。”众称善，用其计。

治行卓异，擢吏部文选主事，上备边五策。进考功员外郎，佐京察。大学士薛国观倾少詹事文安之。安之，佳允座主也，事连佳允，左迁南京国子博士。

久之，迁大理评事，进太仆丞，阅马近畿。闻李自成破居庸，叹曰：“京师不守矣！君父有难，焉逃死？”驰入都，遍谒大臣为画战守策，皆不省。贻子涵光书曰：“行己曰义，顺数曰命；义不可背也，命不可违也。天下事莫不坏于贪生而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戮，于房帏，于斗战，均死也，死数者不死君父，盖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义也，犹命也，我则行之。”京师陷，冠带辞母，策马至王恭厂，从者请易服以避贼。佳允曰：“吾起微贱，食禄十三年。

国事至此，敢爱死乎！”两仆环守不去，绐之曰：“吾不死也，我将择善地焉。”

下马，旁见灌畦巨井，急跃入。仆号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过伤也。”遂死，年四十二，赠太仆少卿，谥节愍。本朝赐谥端愍。

成德，字元升，霍州人，依舅氏占籍怀柔。崇祯四年进士。除滋阳知县。性刚介，清操绝俗，疾恶若仇。文震孟入都，德郊迎，执弟子礼，语刺温体仁，体仁闻而恨之。兗州知府增饷额，德固争，又尝捕治其牙爪吏。知府怒，谗于御史禹好善。

好善，体仁客也，诬德贪虐，逮入京。滋阳民诣阙讼冤。震孟在阁，亦为之称枉。

德道中具疏极论体仁罪，，而震孟已被体仁挤而去之。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张伺体仁长安街，绕舆大骂，拾瓦砾掷之。体仁恚，疏闻于朝。

诏五城御史驱逐，移德镇抚狱掠治。杖六十午门外，戍边。坐赃六千有奇。而给体仁校尉五十人护出入。

德居戍所七年，用御史詹兆恒荐，起如皋知县。寻擢武库主事。以母老辞，不允，乃就道。至则上言：“年来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禄迷心，廉耻道丧。陛下御极十七年，何仗节死义之寥寥也！宋臣张栻有言：‘仗节死义之臣，当于犯颜谏诤中求之。’夫犯颜谏诤何难，在朝廷养之而已。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于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诛乱臣贼子于未死。苟死敌者无功，则媚敌者且无罪；死贼者褒扬不亟，则从贼者恬而不知畏也。”未几，城破，不知帝所在，旁皇厅事。已，趋至午门，见兵部尚书张缙彦自贼所出。德以头触缙彦胸，且詈之，俄闻帝崩，痛哭。

持鸡酒奔东华门，奠梓宫于茶棚之下，触地流血。贼露刃胁之，不为动。奠毕归家，有妹年二十余未嫁，德顾之曰：“我死，汝何依？”妹曰：“兄死，妹请前。”德称善，哭而视其缢。入别其母，哭尽哀，出而自缢。母见子女皆死，亦投缳死。先是，怀柔城破，德父文桂遇害，家属尽没。妻刘在京，以征德赃急，忧悸死。至是，又阖门死难，惟幼子先寄友人家获存。赠德光禄卿，谥忠毅。本朝赐谥介愍。

许直，字若鲁，如皋人。崇祯七年成进士。出文震孟之门，以名节自砥，除义乌知县。母忧归，哀毁骨立，终丧蔬食，寝柩旁。补广东惠来县。用清望，征授吏部文选主事，进考功员外郎。

贼薄都城，约同官出赀飨士，为死守计。城陷，贼令百官报名。直曰：“身可杀，志不可夺。”有传帝南狩者，直将往从。见贼骑塞道，出门辄返，曰：“四方兵戈，驾焉往？国乱不匡，君危无济，我何生为！”已，知帝崩，一恸几绝。客以七十老父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赋绝命诗六章，阖户自经。越旦视之，神气如生。赠太仆卿，谥忠节。本朝赐谥忠愍。

直有族子德溥者，在南，闻庄烈帝崩，大哭数日。扬州陷，又哭数日。每独坐辄恸哭，食必以崇祯钱一枚置几上，祭而后食，食已复哭。又刺其两臂曰：“生为明臣，死为明鬼。”事发，死西市。

金铉，字伯玉，武进人，占籍顺天之大兴。祖汝升，南京户部郎中。父显名，汀州知府。铉少有大志，以圣贤自期许。年十八举乡试第一。明年，崇祯改元，成进士。不习为吏，改扬州府教授，日训诸生阐濂、洛正学。燕居言动，俱有规格，诸生严惮之。历国子博士、工部主事。

帝方锐意综核，疑廷臣朋党营私。度支告匮，四方亟用兵，饷不敷，遣中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建专署，檄诸曹谒见，礼视堂官。铉耻之，再疏争，不纳。

乃约两部诸僚，私谒者众唾其面，彝宪愠甚。铉当榷税杭州，辞疾请假。彝宪摭火器不中程，劾铉落职。铉杜门谢客，躬爨以养父母。

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视皇城。闻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师北门。

大同陷则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请急撤回监宣中官杜勋，专任巡抚硃之冯。

勋二心偾事，之冯忠恳，可属大事。”不报，未几，勋以宣府下贼，贼杀之冯，烽火逼京师。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儿受国恩，义当死。”铉母章时年八十余矣，呵曰：“尔受国恩，我不受国恩乎！庑下井，是我死所也。”铉哭而去。

城破，趋入朝，宫人纷纷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家人争前挽之，铉怒，口啮其臂，得脱，遂跃入水。水浅，濡首泥中乃绝。母闻即投井，妾王随之，皆死。贼踞大内，逾月始去。金水河冠袍泛泛见水上，内官群指之曰：“此金兵部也。”弟錝辨其尸，验网巾环，得铉首归，合以木身，如礼而殓。事竣，錝自经。后赠铉太仆少卿，谥忠节。本朝赐谥忠洁。

右范景文至铉二十有一人，皆自引决。其他率委蛇见贼。贼以大僚多误国，概囚絷之。庶官则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铨除，不用者诸伪将搒掠取其赀，大氐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时，以六等罪治诸从逆者。而文武臣殉难并予赠廕祭葬，且建旌忠祠于都城焉。曰正祀文臣，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大同巡抚卫景瑗、宣府巡抚硃之冯、布衣汤文琼、诸生许琰四人。曰正祀武臣，祀新乐侯刘文炳、惠安伯张庆臻、襄城伯李国桢、驸马都尉巩永固、左都督刘文耀、山西总兵官周遇吉、辽东总兵官吴襄七人。曰正祀内臣，祀太监王承恩一人。曰正祀妇人，祀烈妇成德母张氏，金铉母章氏，汪伟妻耿氏，刘理顺妻万氏、妾李氏，马世奇妾硃氏、李氏，陈良谟妾时氏，吴襄妻祖氏九人。曰附祀文臣，祀进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声，给事中顾鋐、彭琯，御史俞志虞，总督徐标，副使硃廷焕七人。曰附祀武臣，祀成国公硃纯臣、镇远侯顾肇迹、定远侯邓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阳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锡登、西宁侯宋裕德、怀宁侯孙维籓、彰武伯杨崇猷、宣城伯卫时春、清平伯吴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乡伯张光灿、右都督方履泰、锦衣卫千户李国禄十五人。曰附祀内臣，祀太监李凤翔、王之心、高时明、褚宪章、方正化、张国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然顾鋐、彭琯、俞志虞辈，特为贼拷死，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而郎中周之茂、员外郎宁承烈、中书宋天显、署丞于腾云、兵马指挥姚成、知州马象乾皆以不屈死，顾未邀赠恤也。

徐有声，字闻复，金坛人。登乡荐，崇祯十三年特擢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督饷大同。城陷，被执不屈死。福王时，赠太仆少卿。

徐标，字准明，济宁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时，历官淮徐道参议。十六年二月，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陛见，请重边防，择守令，用车战御敌，招流民垦荒。帝深嘉之。李自成陷山西，警日逼，加标兵部侍郎，总督畿南、山东、河北军务，仍兼巡抚，移驻真定以遏贼。无何，贼遣使谕降，标毁檄戮其使。贼别将掠畿辅，真定知府邱茂华移妻孥出城，标执茂华下之狱。中军谢加福伺标登城画守御策，鼓众杀之，出茂华于狱。数日而贼至，以城降。福王时，赠标兵部尚书。

硃廷焕，单县人。崇祯七年进士。除工部主事，历知庐州、大名二府，即以兵备副使分巡大名。十七年，贼逼畿辅，廷焕严守备。贼传檄入城，怒而碎之。三月四日，贼来攻，军民皆走，城遂陷。被执不屈死。福王时，赠右副都御史。

周之茂，字松如，黄麻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官工部郎中。服阕，需次都下。

贼搜得之，迫使跪，不屈，折其臂而死。

宁承烈，字养纯，大兴人。举于乡，历魏县教谕，户部司务，进本部员外郎，管太仓银库。城陷，自经于官廨。

宋天显，松江华亭人。由国子生官内阁中书舍人。为贼所获，自经。

于腾云，顺天人。为光禄置丞。贼至，语其妻曰：“我朝臣，汝亦命妇，可污贼耶！”夫妇并服命服，从容投缳死。

姚成，字孝威，余姚人。由礼部儒士为北城兵马司副指挥。城陷，自缢死。

马象乾，京师人。举于乡，官濮州知州。方里居，贼入，率妻及子女五人并自缢。

至若御史冯垣登、兵部员外郎郑逢兰、行人谢于宣皆拷死，郎中李逢甲，拷掠久之，逼令缢死。与鋐、琯、志虞皆获赠太仆少卿，而垣登、于宣至谥忠节。行取知县邹逢吉拷死，赠太仆寺丞。时南北阻绝，皆未能核实也。汤文琼、许琰事载《忠义传》。

赞曰：《传》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夫忠贞之士，临危授命，岂矫厉一时，邀名身后哉！分谊所在，确然有以自持而不乱也。马世奇等皆负贞亮之操，励志植节，不欺其素，故能从容蹈义，如出一辙，可谓得其所安者矣。

## 列传第一百五十五

马从聘（耿廕楼） 张伯鲸 宋玫（族叔应亨 陈显际 赵士骥等） 范淑泰） 高名衡（王汉） 徐汧（杨廷枢） 鹿善继（薛一鹗）

马从聘，字起莘，灵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青州推官，擢御史。勋卫李宗城册封平秀吉逃归，从聘言其父言恭不当复督戎政，不从。出理两淮盐课，言近日泰山崩离，坼者里余，由开矿断地脉所致，当速罢，不报。奸人田应璧请掣卖没官余盐助大工，帝遣中官鲁保督之。从聘极陈欺罔状，不从。还朝，改按浙江，又按苏、松，请免增苏、松、常镇税课，亦不报。以久次擢太仆少卿，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失事夺俸。既而有捣巢功，未叙，引疾归。加兵部右侍郎。家居凡二十余年，终熹宗世不出。

崇祯十一年冬，大清破灵寿。从聘年八十有二矣，谓其三子曰：“吾得死所矣。”

又曰：“吾大臣，义不可生，汝曹生无害也。”三子不从。从聘缢，三子皆缢。赠兵部尚书，谥介敏，官其一子。

耿廕楼，从聘同邑人也，字旋极。天启中，任临淄知县。久旱，囚服暴烈日中，哭于坛，雨立澍。摄寿光，祷雨如临淄。崇祯中，入为兵部主事，调吏部，历员外郎，乞假归。城破，偕子参并死之。赠光禄少卿。

张伯鲸，字绳海，江都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知会稽、归安、鄞三县。天启中，大计，调补卢氏。

崇祯二年，稍迁户部主事，出督延、宁二镇军储。自黄甫川西抵宁夏千二百里，不产五谷，刍粟资内地。贺兰山沿黄河汉、唐二渠，东抵花马池，素沃野，亦荒芜甚。伯鲸疏陈其状，为通商惠工，转菽麦。又仿边商中盐意，立官市法以招之，军民称便。大盗起延绥，擢伯鲸兵备佥事，辖榆林中路。击破贺思贤，斩一座城、金翅鹏，败套寇于长乐堡。巡抚陈奇瑜上其功，诏进三阶，为右参政，仍视兵备事。

七年春，奇瑜迁总督，遂擢伯鲸右佥都御史代之。督总兵王承恩等分道击破插汉部长及套寇于双山、鱼河二堡，斩首三百。明年，以拾遗论罢。寻论延绥功，诏起用，廕子锦衣千户。

十年秋，杨嗣昌议大举讨贼，遣户部一侍郎驻池州，专理兵食。帝命傅淑训。

明年，淑训忧去，即家起伯鲸代之，如淑训官。又明年，熊文灿抚事败，嗣昌自出督师，移伯鲸襄阳。文灿之被逮也，言剿饷不至者六十余万，伯鲸坐贬秩。

十五年，召为兵部左侍郎。明年，尚书冯元飙在告，伯鲸摄部事。召对万岁山，疾作，中官扶出，遂乞休。又明年，京城陷，微服遁还。福王立于南京，伯鲸家居不出。久之，扬州被围，与当事分城守。城破，自经死。

宋玫，字文玉，莱阳人。父继登，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官陕西右参议。天启五年大计谪官。玫即以是年偕族叔应亨同举进士，玫授虞城知县，应亨得清丰。

崇祯元年，玫兄琮亦举进士，知祥符，而玫以才调繁杞县，三人壤地相接，并有治声。应亨迁礼部主事，玫亦擢吏科给事中。尝疏论用人，谓：“陛下求治之心愈急，则浮薄喜事之人皆饰诡而钓奇；陛下破格之意愈殷，则巧言孔壬之徒皆乘机而斗捷。”众韪其言。时应亨已改吏部，累迁稽勋郎中，落职归。玫方除母丧，起故官，历刑科都给事中。请热审概行于天下。又言狱囚稽滞瘐死，与刑死几相半，宜有矜释。帝采纳之。迁太常少卿，历大理卿、工部右侍郎。玫父继登已久废，至是为浙江右参政。大学士周延儒客盛顺者，为浙江巡抚熊奋渭营内召，果擢南京户部侍郎，继登父子信之。

十五年夏，廷推阁臣，顺为玫营推甚力。会诏令再推，玫与焉。帝已中流言，疑诸臣有私。比入对，玫冀得帝意，侃侃敷奏。帝发怒，叱退之，与吏部尚书李日宣等并下狱。日宣等遣戍，玫除名，顺乃惊窜。

闰十一月，临清破，应亨与知县陈显际谋城守。应亨以城北庳薄，出千金建甕城，浃旬而毕。玫及邑人赵士骥亦出赀治守具。无何，大清兵薄城，城上火砲矢石并发，围乃解。明年二月复至，城遂破，玫、应亨、显际、士骥并死之。显际，真定人，士骥官中书舍人，并起家进士。玫、应亨有文名。

沈迅，亦莱阳人也。崇祯四年举进士，历知新城、蠡二县，与胶州张若骐同年友善。十一年行取入都。帝以吏部考选行私，亲策诸臣，迅、若骐并得刑部主事。

两人大恚恨，结杨嗣昌，得改兵部。其年冬，畿辅被兵，迅请于广平、河间、定州、蠡县各设兵备一人。又请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

他条奏甚多。章下兵部，嗣昌盛称迅言可用，乃命为兵科给事中。

迅欲自结于帝，数言事，皆中旨。当是时，军兴方棘，廷臣言兵者即以为知兵，大者推督抚，小者兵备，一当事任，罪累立至。于是上下讳言兵，章奏无敢及者。

迅极言其弊，乞敕廷臣五日内陈方略。帝即从其言。迅考选时为掌河南道御史王万象所抑，因事劾罢万象，势益张，与若骐尽把持山东事。会顺天府丞戴澳诬劾平远知县王凝命、嘉兴推官文德翼贪，迅上疏颂二人廉能，澳下吏削籍。迅累迁礼科都给事中。陈新甲主款，迅面斥其非，廷辨良久，又言：“杨嗣昌死有余戮，借久案以邀功，陈新甲负罪不遑，移边劳而录廕，非论功议罪法。”帝是其言。迅本由嗣昌进，随众诋毁，时论訾薄之。

寻以保举高斗光为凤阳总督不当，谪国子博士，乞假归。及新甲诛，命追论兵科不纠发罪，吏部上迅名。帝曰：“迅御前驳议，朕犹识之，可复故官。”未赴而京师陷。迅家居，与弟迓设砦自卫。迓短小精悍，马上舞百斤铁椎。兄弟率里中壮士，捕剿土寇略尽。大清兵至，破砦，迅阖门死之。

若骐劾黄道周以媚嗣昌。历职方郎中，新甲遣赴宁、锦督战，覆洪承畴等十余万军，独渡海逃还，论死系狱。李自成陷都城，出降。

范淑泰，字通也，滋阳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行人。五年冬，擢工科给事中。

上疏陈刑狱繁多，乞敕刑官疏理，帝褒纳之。流贼犯河南，追论先任巡抚樊尚璟罪，劾总兵邓淫掠状。时中官张彝宪言天下逋赋至一千七百余万，请遣科道官督征。

帝大怒，责抚按回奏。淑泰言民贫盗起，逋赋难以督追，不从。给事中庄鰲献、章正宸建言下吏，抗疏救之。

吏部张捷荐逆党吕纯如，淑泰极论其谬，并论大学士王应熊朋比行私，劾捷徇应熊意，用其私人王维章抚蜀。言：“维章官西宁，坐加征激变，落职闲住。捷朦胧启事，明肆奸欺。”帝责捷自陈。捷诋淑泰党同伐异，帝不问。时皇陵被毁，巡抚杨一鹏得罪。应熊以座主故，力庇之。淑泰发其停匿章奏状，帝亦不究。淑泰乃摭应熊纳贿数事上之，应熊损赀助陵工，淑泰又劾其召寇庇奸。帝责以挟私求胜，终不纳。

十一年冬，上疏言：“今以措饷故，至搜括借助。即行之而得，再有兵事，能复行乎！治不规其可久，徒仓皇于补救之术，非所以为忠也。陛下方以清节风天下，而乃条叙百官金钱于多寡之间，是教之贪也。至借贷之说，尤不可行。京师根本重地，迩者物力困竭，富商大贾大半旋归。内不安，何以攘外！乞立寝其说。”又言：“强兵莫如行法。今之兵，索饷则强，赴敌则弱；杀良冒功则强，除暴救民则弱。

请明示法令，诸将能用命杀贼者，立擢为大将，否则死无赦。毋以降级戴罪，徒为不切身之痛痒。”帝是其言。

十五年迁吏科，典浙江乡试，事竣还家。十二月，大清兵围兗州，淑泰竭力固守。城破，死之。诏赠太仆少卿，官一子。

高名衡，字仲平，沂州人。崇祯四年进士。除如皋知县，以才调兴化，征授御史。十二年出按河南。明年期满，留再巡一年。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乘胜遂围开封。巡抚李仙风时在河北，名衡集众守。周王恭枵发库金百万两，募死士杀贼，烝米屑麦，执爨以饷军，凡七昼夜。仙风驰还开封，副将陈永福背城而战，斩首二千。游击高谦夹击，斩首七百。贼解去。

仙风既还，与名衡互讦奏。帝以陷福籓罪诏逮仙风，以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代。克俭已前死难，即擢名衡右佥都御史代之。以永福充总兵官都督佥事，镇守河南。

当是时，贼连陷南阳、邓、汝十余州县，唐、徽二王遇害，名稀不能救。开封周邸图书文物之盛甲他籓，士大夫ＣＶ富，蓄积充牣。自成攻之不能克，然欲得而甘心焉。十二月杪，贼再围开封。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砲殪上天龙等。自成大怒，急攻之。开封故宋汴都，金帝南迁所重筑也，厚数丈，内坚致而疏外。贼用火药放迸，火发即外击，瓳飞鸣，贼骑皆糜烂，自成大惊。会杨文岳援兵亦至，乃解围去。西华、郾、襄、睢、陈、太康、商丘、宁陵、考城俱陷。

十五年四月复至开封，围而不攻，欲坐困之。六月，帝诏释故尚书侯恂于狱，命督保定、山东、河北、湖北诸军务，并辖平贼等镇援剿官兵。拔知县苏京、王汉、王燮为御史。诏苏京监延、宁、甘、固军，趣孙传庭出关；王汉监平贼镇标楚、蜀军，同侯恂等急击；王燮监阳、怀东晋军，刻期渡河。总兵许定国以晋军次沁水，一夕溃去，宁武兵亦溃于怀庆，诏逮定国。七月，河上之兵溃。督师丁启睿、保督杨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诸军，次于硃仙镇。良玉走还襄阳，诸军皆溃，启睿、文岳奔汝宁。诏山东总兵官刘泽清援开封。城中食尽，名衡、永福偕监司梁炳、苏壮、吴士讲，同知苏茂灼，通判彭士奇，推官黄澍等守益坚。泽清以兵来援，诸军并集河北硃家寨不敢进。泽清曰：“硃家寨去开封八里。我以兵五千南渡，依河而营，引水环之。以次结八营，直达大堤。筑甬道输河北之粟，以饷城中。贼兵已老，可一战走也。”诸军皆曰：“善。”乃以兵三千人先渡立营。贼攻之，战三昼夜，诸军无继者，甬道不就，泽清拔营归。日夜望传庭出关，不至。

贼图开封者三，士马损伤多，积愤，誓必拔之。围半年，师老粮匮，欲决黄河灌之。以城中子女货宝，犹豫不决。闻秦师已东，恐诸镇兵夹击，欲变计。会有献计于巡按御史严云京者，请决河以灌贼。云京语名衡、澍，名衡、澍以为然。周王恭枵募民筑羊马墙，坚厚如高岸。贼营直傅大堤，河决贼可尽，城中无虞。我方凿硃家寨口，贼知，移营高阜，艨艟巨筏以待，而驱掠民夫数万反决马家口以灌城。

九月癸未望，夜半，二口并决。天大雨连旬，黄流骤涨，声闻百里。丁夫荷锸者，随堤漂没十数万，贼亦沉万人。河入自北门，贯东南门以出，流入于涡水。名衡、永福乘小舟至城头，周王率其宫眷及宁乡诸郡王避水栖城楼，坐雨绝食者七日。王燮以舟迎王，王从城上泛舟出，名衡等皆出。茂灼、士奇久饿不能起，并溺死。贼浮舰入城，遗民俱尽，拔营而西。城初围时百万户，后饥疫死者十二三。汴梁佳丽甲中州，群盗心艳之，至是尽没于水。帝闻，痛悼。犹念诸臣拒守劳，命叙功。加名衡兵部右侍郎，名衡辞以疾。即擢王汉右佥都御史，代名衡巡抚河南。名衡归，未几，大清兵破沂州，名衡夫妇殉难。

王汉，字子房，掖县人。崇祯十年进士。除高平知县。调河内，擒巨寇天坛山刘二。又乘雪夜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贼杨六郎。李自成围开封，汉然火金龙口柳林为疑兵，遣死士入贼中，声言：“诸镇兵来援，各数十万至矣。”贼闻则惊走。

汉为人负气爱士。人有一长，嗟叹之不容口。僚属绅士陈民疾苦，或言己过，则瞿然下拜。用兵士卒同甘苦，人乐为之死。好用间，贼中虚实莫不知。攻天坛山贼，山陡绝，登者挽以布。汉持刀直上，人服其勇。时贼氛日炽，帝每临朝而叹汉前后破贼功，降旨优叙。

十五年春，以减俸行取入都，与苏京、王燮同召对，称旨。命三臣皆以试御史监军。汉监平贼镇标楚、蜀军，与督臣侯恂南援汴。

时兵部奏援剿兵十万，十之四以属京、燮，属汉以其六。汉所监凡五万九千，然大半已溃散，兵部空名使之。汉乃请自立标营兵千人，骑二百，报可。乃简保营兵百余人，募邯郸、钜鹿壮士三百人，又取故治河内所练义兵及修武、济源素从征剿者五百人，及亲故子弟，合千人。八月朔夜半，袭贼范家滩，斩一红甲贼目。檄诸将合剿。自走襄阳，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关，有诏汉巡按河南。时贼灌开封，汉闻，趣诸将自柳园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檄卜从善等夹攻之，斩首九十余级，遂入汴，大张旗鼓为疑兵。追贼至硃仙镇，连战皆捷。巡抚高名衡谢病，即擢汉右佥都御史代之。汉乃广间谍，收土豪，议屯田，谋所以图贼。

无何，刘超反永城。超，永城人，跛而狡，为贵州总兵，坐罪免。上疏言兵计，陈新甲用为河南总兵。以私怨杀其乡官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余人，惧罪，遂据城反。

汉上疏请讨，语泄，超得为备。明年正月，汉入永城，声言招抚，为贼所杀。参将陈治邦、游击连光耀父子皆战死。游击马魁负汉尸以出，面如生。诏赠兵部尚书，廕锦衣世百户，建祠致祭。既而超伏诛，传首九边。

徐汧，字九一，长洲人。生未期而孤。稍长砥行，有时名，与同里杨廷枢相友善。廷枢，复社诸生所称维斗先生者也。天启五年，魏大中被逮过苏州，汧贷金资其行。周顺昌被逮，缇骑横索钱，汧与廷枢敛财经理之。当是时，汧、廷枢名闻天下。

崇祯元年，汧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三年，廷枢举应天乡试第一。中允黄道周以救钱龙锡贬官。倪元璐，道周同年生，请以己代谪，帝不允。汧上疏颂道周、元璐贤，且自请罢黜，帝诘责汧。汧曰：“推贤让能，荩臣所务；难进易退，儒者之风。间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察之权辄逮阍寺，默窥圣意，疑贰渐萌。

万一士风日贱，宸向日移，明盛之时为忧方大。”帝不听。汧寻乞假归。还朝，迁右庶子，充日讲官。

十四年奉使益王府，便道还家。当是时，复社诸生气甚盛，汧与廷枢、顾杲、华允诚等往复尤契。居久之，京师陷。福王召汧为少詹事。汧以国破君亡，臣子不当叨位，且痛宗社之丧亡，由朋党相倾，移书当事，劝以力破异同之见。既就职，陈时政七事，忄卷忄卷以化恩仇、去偏党为言。而安远侯柳祚昌疏攻汧，谓：“朝服谒潞王于京口，自恃东林巨魁，与复社杨廷枢、顾杲诸奸狼狈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为《讨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国指马’是何语？乞置汧于理，除廷枢、杲名，其余徒党，容臣次第纠弹。”时国事方棘，事亦竟寝。汧移疾归。

明年，南京失守，苏、常相继下。汧慨然太息，作书戒二子，投虎丘新塘桥下死。郡人赴哭者数千人。时又有一人儒冠蓝衫而来，跃虎丘剑池中，土人怜而葬之，卒不知何人也。

于是廷枢闻变，走避之邓尉山中。久之，四方弄兵者群起，廷枢负重名，咸指目廷枢。当事者执廷枢，好言慰之，廷枢嫚骂不已，杀之芦墟泗洲寺。首已堕，声从项中出，益厉。门人迮绍原购其尸葬焉。

汧子枋，字昭法，举十五年乡试。枋依隐，有高行云。

鹿善继，字伯顺，定兴人。祖久征，万历中进士，授息县知县。时诏天下度田，各署上中下壤，息独以下田报，曰：“度田以纾民，乃病民乎！”调襄垣，擢御史，以言事谪泽州判官，迁荥泽知县，未任而卒。父正，苦节自砺。县令某欲见之，方粪田，投锸而往。急人之难，倾其家不惜，远近称鹿太公。

善继端方谨悫。由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内艰除，起故官。辽左饷中绝，廷臣数请发帑，不报。会广东进金花银，善继稽旧制，金花贮库，备各边应用。乃奏记尚书李汝华曰：“与其请不发之帑，何如留未进之金？”汝华然之。帝怒，夺善继俸一年，趣补进。善继持不可，以死争。乃夺汝华俸二月，降善继一级，调外。汝华惧，卒补银进。泰昌改元，复原官，典新饷。连疏请帑百万，不报。

天启元年，辽阳陷，以才改兵部职方主事。大学士孙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

及阅视关门，以善继从。出督师，复表为赞画。布衣羸马，出入亭障间，延见将卒相劳苦，拓地四百里，收复城堡数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关四年，累进员外郎、郎中。承宗谢事，善继亦告归。

先是，杨、左之狱起，魏大中子学洢、左光斗弟光明，先后投鹿太公家。太公客之，与所善义士容城举人孙奇逢谋，持书走关门，告其难于承宗。承宗、善继谋借巡视蓟门，请入觐。奄党大哗，谓阁部将提兵清君侧，严旨阻之。狱益急，五日一追赃，搒掠甚酷。太公急募得数百金输之，而两人者则皆已毙矣。至是，善继归，而周顺昌之狱又起。顺昌，善继同年生，善继又为募得数百金，金入而顺昌又毙。

奄党居近善继家，难家子弟仆从相望于道。太公曰：“吾不惧也。”崇祯元年，逆榼既诛，善继起尚宝卿，迁太常少卿，管光禄丞事，再请归。

九年七月，大清兵攻定兴。善继家在江村，白太公请入捍城，太公许之。与里居知州薛一鹗等共守。守六日而城破，善继死。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曰：“嗟乎，吾儿素以身许国，今果死，吾复何憾！”事闻，赠善继大理卿，谥忠节，敕有司建祠。子化麟，举天启元年乡试第一，伏阙讼父忠。逾年亦卒。

薛一鹗，字百当，由贡生为黄州通判。荆王姬诬他姬鸩世子，一鹗白其诬。奄人传太妃命，欲竟其狱，卒直之。迁兰州知州。州北有田没于番，吏派其赋于他户，后田复归，为卫卒所据，而民出赋三十年，一鹗核除其害。至是佐善继城守，遂同死。

赞曰：士大夫致政里居，无封疆民社之责，可逊迹自全，非以必死为勇也。然而慷慨捐躯，冒白刃而不悔，湛宗覆族，君子哀之。岂非名义所在，有重于生者乎！

气节凛然，要于自遂其志。其英风义烈，固不可泯没于宇宙间矣。

## 列传第一百五十六 曹文诏（弟文耀） 周遇吉 黄得功

曹文诏，大同人。勇毅有智略。从军辽左，历事熊廷弼、孙承宗，积功至游击。

崇祯二年冬，从袁崇焕入卫京师。明年二月，总理马世龙畀所赐尚方剑，令率参将王承胤、张叔嘉、都司左良玉等伏玉田、枯树、洪桥，鏖战有功，迁参将。自大堑山转战逼遵化，又从世龙等克大安城及鲇鱼诸关。以与复四城功，加都督佥事。七月，陕西贼炽，擢延绥东路副总兵。

贼渠王嘉胤入据河曲。四年四月，文诏克其城。嘉胤脱走，转掠至阳城南山。

文诏追及之，其下斩以降，以功擢临洮总兵官。

点灯子自陕入山西。文诏追之，及于稷山，谕降七百人。点灯子遁，寻被获，伏诛。

李老柴、独行狼陷中部，巡抚练国事、延绥总兵王承恩围之。五月，庆阳贼郝临庵、刘道江援之。会文诏西旋，与榆林参政张福臻合剿，馘老柴及其党一条龙，余党奔摩云谷。副将张弘业、游击李明辅战死。文诏乃与游击左光先、崔宗廕、李国奇分剿绥德、宜君、清涧、米脂贼，战怀宁川、黑泉峪、封家沟、绵湖峪，皆大捷，扫地王授首。

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者，神一魁余党也，屯镇原，将犯平凉。国事檄甘肃总兵杨嘉谟、副将王性善扼之，贼走庆阳。文诏从鄜州间道与嘉谟、性善合。

五年三月，大战西濠，斩千级，生擒杜三、杨老柴。余党纠他贼掠武安监，陷华亭，攻庄浪。文诏、嘉谟至，贼屯张麻村。官军掩击，贼走高山。游击曹变蛟、冯举、刘成功、平安等噪而上，贼溃走。变蛟者，文诏从子也。会性善及甘肃副将李鸿嗣、参将莫与京等至，共击斩五百二十余级。追败之咸宁关，又败之关上岭。追至陇安，嘉谟、变蛟夹击，复败之。贼余众数千欲走汉南，为游击赵光远所遏，乃由长宁驿走张家川。其逸出清水者，副将蒋一阳遇之败，都司李宫用被执。文诏乃纵反间，绐其党，杀红军友，遂蹙败之水落城。追至静宁州，贼奔据唐毛山，变蛟先登，殄其众。

可天飞、郝临庵，刘道江为王承恩所败，退保铁角城。独行狼、李都司走与合，可天飞、刘道江遂围合水。文诏往救。贼匿精锐，以千骑逆战，诱抵南原，伏大起。

城上人言曹将军已殁。文诏持矛左右突，匹马萦万众中。诸军望见，夹击，贼大败，僵尸蔽野，余走铜川桥。文诏率变蛟、举、嘉谟及参将方茂功等追及之，大战陷阵，贼复大败。寻与宁夏总兵贺虎臣、固原总兵杨麒破贼甘泉之虎兕凹。麒复追贼安口河、崇信窑、白茅山，皆大获。总督洪承畴斩可天飞、李都司于平凉，降其将白广恩，余贼分窜。文诏追击之陇州、平、凤间。十月三战三败之，遂蹙贼耀州锥子山，其党杀独行狼、郝临庵以降。承畴戮四百人，余散遣。关中巨寇略平。

巡抚御史范复粹汇奏首功凡三万六千六百有奇，文诏功第一，嘉谟次之，承恩、麒又次之。文诏在陕西，大小数十战，功最多，承畴不为叙。巡按御史吴甡推奖甚至，复粹疏复上。兵部抑其功，卒不叙。

当是时，贼见陕兵盛，多流入山西，其魁紫金梁、混世王、姬关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兴加哈利七大部，多者万人，少亦半之，蹂躏汾州、太原、平阳。

御史张宸极言：“贼自秦中来。秦将曹文诏威名宿著，士民为之谣曰‘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且尝立功晋中，而秦贼灭且尽。宜敕令入晋协剿。”于是命陕西、山西诸将并受文诏节制。

六年正月抵霍州，败贼汾河、盂系，追及于寿阳。巡抚许鼎臣遣谋士张宰先大军尝贼，贼惊溃。二月，文诏追击之，斩混世王于碧霞村。余党为猛如虎逐走，遇文诏兵方山，复败。五台、盂、定襄、寿阳贼尽平。鼎臣命文诏军平定，备太原东，张应昌军汾州，备太原西。文诏连败贼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贼几尽。

帝以文诏功多，敕所过地多积糗粮以犒，并敕文诏速平贼。山西监视中官刘中允言文诏剿贼徐沟、盂、定襄，所司不给米，反以砲石伤士卒。帝即下御史按问。

三月，贼从河内上太行，文诏大败之泽州。贼走潞安，文诏至阳城遇贼不击，自沁水潜师，还击之芹地、刘村寨，斩首千余。四月，贼屯润城，其他部陷平顺，杀知县徐明扬。文诏至，贼走，乃夜半袭润城，斩贼千五百。紫金梁、老回回自榆社走武乡，过天星走高泽山，文诏皆击败。他贼围涉县，闻文诏破贼黎城，解去。

五月，帝遣中官孙茂霖为文诏内中军。贼犯沁水，文诏大败之，擒其魁大虎，又败之辽城毛岭山西。贼既屡败，乃避文诏锋，多流入河北。帝乃命文诏移师往讨。

而贼已败邓兵于林县，文诏率五营军夜袭破之。七月大败怀庆贼柴陵村，馘其魁滚地龙，又追斩老回回于济源。

文诏在洪洞时，与里居御史刘令誉忤。及是，令誉按河南，而四川石硅土官马凤仪军败没于侯家庄，赖文诏驰退贼。甫解甲，与令誉，语复相失。文诏拂衣起，面叱之。令誉怒，遂以凤仪之败为文诏罪。部议文诏怙胜而骑，乃调之大同。

七年七月，大清兵西征插汉，还师入大同境，攻拔得胜堡、参将李全自经，遂攻围怀仁县及井坪堡、应州。文诏偕总督张宗衡先驻怀仁固守。八月，围解，即移驻镇城，挑战败还。已而灵丘及他屯堡多失陷，大清兵亦旋。十一月论罪，文诏、宗衡及巡抚胡沾恩并充军边卫。令甫下，山西巡抚吴甡荐文诏知兵善战，请用之晋中。乃命为援剿总兵官，立功自赎。当是时，河南祸尤剧，帝已允兵部议，敕文诏驰剿河南贼。甡复抗疏力争，请令先平晋贼，后入豫，帝不许。而文诏以甡有恩，竟取道太原，为甡所留。

会贼高加计已歼，而凤阳告陷，遂整兵南，以八年三月会总督洪承畴于信阳。

承畴大喜，即令击贼随州，文诏追斩贼三百八十有奇。四月，承畴次汝州。以贼尽入关中，议还顾根本。分命诸将扼要害，檄文诏入关，文诏乃驰至灵宝谒承畴。承畴以贼在商、雒，闻官兵至，必先走汉中，而大军由潼关入，反在其后，乃令文诏由阌乡取山路至雒南、商州，直捣贼巢，复从山阳、镇安、洵阳驰入汉中，遏其奔轶。曰：“此行也，道路回远，将军甚劳苦，吾集关中兵以待将军。”拊其背而遣之，文诏跌马去。五月五日抵商州。贼去城三十里，营火满山。文诏夜半率从子参将变蛟、守备鼎蛟、都司白广恩等败贼深林中，追至金岭川。贼据险以千骑逆战，变蛟大呼陷阵，诸军并进，贼败走。变蛟勇冠三军，贼中闻大小曹将军名，皆怖慑。

已而闯王、八大王诸贼犯凤翔，趋氵幵阳、陇州，文诏自汉中驰赴。贼尽向静宁、泰安、清水、秦州间，众且二十万。承畴以文诏所部合张全昌、张外嘉军止六千，众寡不敌，告急于朝，未得命。六月，官军遇贼乱马川。前锋中军刘弘烈被执，俄副将艾万年、柳国镇复战死。文诏闻之，瞋目大骂，亟诣承畴请行。承畴喜曰：“非将军不能灭此贼。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由泾阳趋淳化为后劲。”文诏乃以三千人自宁州进，遇贼真宁之湫头镇。变蛟先登，斩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诏率步兵继之。贼伏数万骑合围，矢蝟集。贼不知为文诏也，有小卒缚急，大呼曰：“将军救我！”贼中叛卒识之，惎贼曰：“此曹总兵也。”贼喜，围益急。

文诏左右跳荡，手击杀数十人，转斗数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游击平安以下死者二十余人。承畴闻，拊膺大哭，帝亦痛悼，赠太子太保、左都督，赐祭葬，世廕指挥佥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文诏忠勇冠时，称明季良将第一。其死也，贼中为相庆。

弟文耀，从兄征讨，数有功。河曲之战，斩获多。后击贼忻州，战死城下。诏予赠恤。从子变蛟，自有传。

周遇吉，锦州卫人。少有勇力，好射生。后入行伍，战辄先登，积功至京营游击。京营将多勋戚中官子弟，见遇吉质鲁，意轻之。遇吉曰：“公等皆纨裤子，岂足当大敌。何不于无事时练胆勇，为异日用，而徒糜廪禄为！”同辈咸目笑之。

崇祯九年，都城被兵。从尚书张凤翼数血战有功，连进二秩，为前锋营副将。

明年冬，从孙应元等讨贼河南，战光山、固始，皆大捷。十一年班师，进秩受赉。

明年秋，复出讨贼，破胡可受于淅川，降其全部。杨嗣昌出师襄阳，遇吉从中官刘元斌往会。会张献忠将至房县，嗣昌策其必窥渡郧滩，遣遇吉扼守槐树关，张一龙屯光化，贼遂不敢犯。十二月，献忠败于兴安，将走竹山、竹溪，遇吉复以嗣昌令至石花街、草店扼其要害，贼自是尽入蜀。遇吉乃从元斌驻荆门，专护献陵。明年与孙应元等大破罗汝才于丰邑坪。又明年与黄得功追破贼凤阳。已而旋师，败他贼李青山于寿张，追至东平，歼灭几尽，青山遂降。屡加太子少保、左都督。

十五年冬，山西总兵官许定国有罪论死，以遇吉代之。至则汰老弱，缮甲仗，练勇敢，一军特精。明年十二月，李自成陷全陕，将犯山西。遇吉以沿河千余里，贼处处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蒲坂属之巡抚蔡懋德，而请济师于朝。朝廷遣副将熊通以二千人来赴。十七年正月，遇吉令通防河。会平阳守将陈尚智已遣使迎贼，讽通还镇说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国厚恩，宁从尔叛逆！且尔统兵二千，不能杀贼，反作说客邪！”立斩之，传首京师。至二月七日，太原陷，懋德死之。贼遂陷忻州，围代州。

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乃凭城固守，而潜出兵奋击。连数日，杀贼无算。会食尽援绝，退保宁武。贼亦踵至，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遇吉四面发大砲，杀贼万人，火药且尽，外围转急。或请甘言绐之，遇吉怒曰：“若辈何怯邪！今能胜，一军皆忠义。即不支，缚我予贼。”于是设伏城内，出弱卒诱贼入城，亟下闸杀数千人。贼用砲攻城，圮复完者再，伤其四骁将。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前队死，后复继。官军力尽，城遂陷。遇吉巷战，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蝟，竟为贼执，大骂不屈。贼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义，巷战杀贼，不可胜计。其舍中儿，先从遇吉出斗，死亡略尽。夫人刘氏素勇健，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毙一贼，贼不敢逼。纵火焚之，阖家尽死。

自成集众计曰：“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

刻期将遁，而大同总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总兵王承廕表亦至，自成益喜。遂决策长驱，历大同、宣府抵居庸。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复开门延之，京师遂不守矣。贼每语人曰：“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福王时，赠太保，谥忠武，列祀旌忠祠。

黄得功，号虎山，开原卫人，其先自合肥徙。早孤，与母徐居。少负奇气，胆略过人。年十二，母酿酒熟，窃饮至尽。母责之，笑曰：“偿易耳。”时辽事急，得功持刀杂行伍中，出斩首二级，中赏率得白金五十两，归奉母，曰：“儿以偿酒也。”由是隶经略为亲军，累功至游击。

崇祯九年，迁副总兵，分管京卫管。十一年以禁军从总督熊文灿击贼于舞阳，鏖光、固间，最。八月又从击贼马光玉于淅川之吴村、王家寨，大破之。诏加太子太师，署总兵衔。十三年从太监卢九德破贼于板石畈，贼革里眼等五营降。十四年以总兵与王宪分护凤阳、泗州陵，得功驻定远。张献忠攻桐城，挟营将廖应登至城下诱降。得功与刘良佐合兵击之于鲍家岭，贼败遁，追至潜山，擒斩贼将闯世王马武、三鹞子王兴国。三鹞子，献忠养子，最号骁勇者也。得功箭伤面，愈自奋，与贼转战十余日，所杀伤独多。明年移镇庐州。十七年封靖南伯。福王立江南，进封侯。旋命与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为四镇。

初，督辅史可法虑杰跋扈难制，故置得功仪真，阴相牵制。适登莱总兵黄蜚将之任，蜚与得功同姓，称兄弟，移书请兵备非常。得功率骑三百由扬州往高邮迎之，杰副将胡茂桢驰报杰。杰素忌得功，又疑图己，乃伏精卒道中，邀击之。得功行至土桥，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马举铁鞭，飞矢雨集，马踣，腾他骑驰。有骁骑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斗，挟其槊而抶之，人马皆糜。复杀数十人，跳入颓垣中，哮声如雷，追者不敢进，遂疾驰至大军，得免。方斗时，杰潜师捣仪真，得功兵颇伤，而所俱行三百骑皆殁。遂诉于朝，愿与杰决一死战。可法命监军万元吉和解之，不可。会得功有母丧，可法来吊，语之曰：“土桥之役，无智愚皆知杰不义。今将军以国故捐盛怒，而归曲于高，是将军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终以所杀亡多为恨。可法令杰偿其马，复出千金为母赗。得功不得已，听之。明年，杰欲趋河南，规取中原。诏得功与刘良佐守邳、徐。杰死，得功还仪真。杰家并将士妻子尚留扬州，得功谋袭之。朝廷急遣卢九德谕止，得功遂移镇庐州。四月，左良玉东下，以请君侧为名，至九江，病死，军中立其子梦庚。命得功趋上江御之，驻师荻港。得功破梦庚于铜陵，解其围。命移家镇太平，一意办贼，论功加左柱国。

时大清兵已渡江，知福王奔，分兵袭太平。得功方收兵屯芜湖，福王潜入其营。

得功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到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王曰：“非卿无可仗者。”得功泣曰：“愿效死。”得功战荻港时，伤臂几堕。衣葛衣，以帛络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总兵结束前迎敌。而刘良佐已先归命，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飞矢至，中其喉偏左。得功知不可为，掷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闻之，亦自经。总兵翁之琪投江死，中军田雄遂挟福王降。

得功粗猛不识文义。江南初立，王诏书指挥，多出群小。得功得诏纸或对使骂裂之。然忠义出天性，闻以国事相规诫者，辄屈己改不旋踵。北来太子之狱，得功抗疏争曰：“东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无证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颜者少，即明白识认，亦不敢抗词取祸矣。”时太子真伪莫敢决，而得功忠愤不阿如此。得功每战，饮酒数斗，酒酣气益厉。喜持铁鞭战，鞭渍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脱，军中呼为黄闯子。始为偏裨，随大帅立功名，未尝一当大敌。及专镇封侯，不及一年余而南北转徙，主逃将溃，无所一用其力，束手就殪，与国俱亡而已。其军行纪律严，下无敢犯，所至人感其德。庐州、桐城、定远皆为立生祠。葬仪真方山母墓侧。

赞曰：曹文诏等秉骁猛之资，所向摧败，皆所称万人敌也。大命既倾，良将颠蹶。三人者忠勇最著，死事亦最烈，故别著于篇。

## 列传第一百五十七

艾万年 李卑 汤九州（杨正芳 杨世恩） 陈于王（程龙等） 侯良柱（子天锡） 张令（汪之凤） 猛如虎（刘光祚等） 虎大威 孙应元 姜名武王来聘等 邓祖禹 尤世威王世钦等 侯世禄子拱极 刘国能 李万庆

艾万年，米脂人。由武学生从军，积功至神木参将。崇祯四年从曹文诏复河曲。

点灯子入山西，万年从文诏连败之桑落镇、花地窊、雾露山。都司王世虎、守备姚进忠战死。贼退屯石楼之康家山，西距河三十里。绥德知州周士奇、守备孙守法伏兵含峪，渡河袭杀之。五年从参政樊一蘅讨平不沾泥。山西告警，隶文诏东讨，与李卑一月奏五捷。又与贺人龙败八大王、扫地王兵。明年，贼将东遁，连破之延家山、亢义村、贾寨村，擢副总兵。

初，山西既中贼，其土寇亦乘间起，三关王刚、孝义通天柱、临县王之臣皆残破城邑。后见贼衰，相继归顺，然阴结党不散。巡抚戴君恩新视事，谋诛之。七年正月迎春，召王刚宴，杀之，并杀通天柱于他所，而万年亦捕杀王豹五与其党领兵王，生擒翻山动，姬关锁、掌世王，献俘京师，晋中巨盗略靖。豹五即之臣也。有议君恩杀降者，给事中张第元力言诸贼蹂躏之惨，请录万年功。万年适遘疾告归，寻加署都督佥事。

八年二月，上疏言：

臣仗剑从戎七载，复府谷，解孤山围，救清水、黄甫、木瓜十一营堡。转战高山，设伏河曲，有马镇、虎头岩、石台山、西川之捷。战平阳、汾州、太原，复临县及虒亭驿。大小数十战，精力尽耗。与臣共事者李卑，溘先朝露。臣病势奄奄，犹力战冀北。又抚剿王刚、豹五、领兵王、通天柱，解散贼一万三千有奇。蒙恩许臣养病，而督臣洪承畴檄又至，臣不敢不力疾上道。但念灭贼之法，不外剿抚，今剿抚俱未合机宜，臣不得不极言。

夫剿贼不患贼多，患贼走。盖叠嶂重峦，皆其渊薮，兵未至而贼先逃，所以难灭，其故则兵寡也。当事非不知兵寡，因糗粮不足，为苟且计，日引月长，以至于今，虽多措饷，多设兵，而已不可救矣。宜合计贼众多寡，用兵若干，饷若干，度其足用，然后审察地利，用正用奇，用伏用间，或击首尾，或冲左右，有不即时殄灭者，臣不信也。

次则行坚壁清野之法，困贼于死地，然后可言抚。盖群贼携妻挈子，无城栅，无辎重，暮楚朝秦，传食中土，以剽掠为生。诚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储精兵火器以待之，贼衣食易尽，生理一绝，鸟惊鼠窜。然后选精锐，据要害以击之；或体陛下好生之心，诛厥渠魁，宥其协从，不伤仁，不损威，乃抚剿良策。

帝深嘉之，下所司议行，然卒不能用其策也。

寻授孤山副总兵，戍平凉。当是时，总督洪承畴迫六月灭贼之期，急进战。诸将见贼众兵寡，咸自揣不敌，而势不可止。万年及副将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合兵三千，以六月十四日至宁州之襄乐，遇贼大战，斩首数百。伏兵骤起，围之数重。万年、国镇力战不支，皆战殁。成功、锡命负重伤归。士卒死者千余人。事闻，赠恤如制。

李卑，字侍平，榆林人。由千总擢守备。天启初，总督王象乾设蓟镇车营五，以卑为都司佥书，统西协后车营。迁山海关游击，坐事罢归。

崇祯二年，陕西巡抚刘广生议讨延庆回贼，三道进兵，命卑与游击伍维籓等由西路入。卑简精骑二百，追击两昼夜，行四百里抵保安宁塞，连破之，共获首功一千有奇。旋起延安参将。时群盗蜂起，延发尤甚，卑连败之富家湾、松树屯。四年，神一元陷保安，卑与宁夏总兵贺虎臣守延安，贼不敢犯。寻擢孤山副总兵。谭雄陷安塞，据其城，卑与王承恩击降雄，戮之，斩首五百三十余级。五年春，混天猴陷宜君、鄜州，其夏攻合水。卑及参将马科追至甘泉山。七月破之延水关，斩首六百二余级。其地东限黄河，贼溺死者无算，科部卒斩混天猴以献。初，卑及游击吴国俊等斩贼魁三人于甘泉桥子沟，寻剿贼固原，斩其魁薛仁贵等三人。

时陕西贼多流入山西。诏卑及贺人龙各率部卒千，隶总督张宗衡麾下。会王自用陷辽州，闻官兵至，弃城走。六年春，诸军入城，多杀良民冒功，卑独严戢其下无所扰。已，败贼阳城之郎家山，又与艾万年连败之南独泉土河村，复败之芃塸村。

贼入济源山中，巡抚许鼎臣檄卑、万年合剿，卑破之天井关。七月，临洮总兵曹文诏改大同，命卑代署其事，协讨河北贼，加都督佥事，数有功。其冬，贼尽走河南，命卑援剿。七年春，败贼内乡，驰至光化，与楚兵败贼莲花坪、白沟坪，实授临洮总兵官，讨贼湖广，贼多聚郧、襄，总理卢象升方倚卑办贼，六月卒于官。

卑善持纪律，所至军民安堵。为人有器度，当仓猝，镇静如常。赠右都督，赐祭葬。

汤九州，石埭人。崇祯时，为昌平副总兵。六年夏，流贼大扰河北、畿南。命九州协剿，与左良玉等屡破贼兵，贼悉渡河而南。其冬，大败过天星于吴城镇，斩首四百二十级。追贼闯天王等五华集，又败之，斩首六百四十余级。七年击贼嵩县之潭头，斩首三百二十级。贼驻商、雒，谋再入山西。左良玉迎击于商南，九州遣部将赵柱、周尔敬逆之雒南。贼至商州返。已，复侵阌乡。九州病，遣部将凌元机、胡良翰等搜山，悉败殁。九州寻赴援山西。未几，以河南剿贼功，加署都督佥事。

八年春，被劾褫官，从军自效。洪承畴入关，以吴村、瓦屋为商南贼走内乡、淅川要地，令九州偕良玉扼之。寻移驻洛阳。九年二月，贼走登封石阳关，与伊、嵩贼合。九州期良玉夹击，良玉半道归。九州以孤军千二百人由嵩县深入。贼屡败，穷追四十余里，误入深崖。遇贼数万，据险攻围。九州势不敌，夜移营，为贼所乘，遂战殁。从孙文琼伏阙三上书请恤，不报。文琼后亦殉难。

时有杨正芳者，天启间以小校从军，屡剿贵州贼，积功至副总兵。叙桃红坝功，加署都督同知。崇祯三年击破定番叛苗。七年，贼陷当阳，正芳以镇筸兵败贼班鸠滩，复其城。湖广巡抚唐晖以献陵、惠籓为重，令正芳及总兵许成名专护荆州、承天。正芳连奏金沙铺、莲花坪、白沟坪、官田、石门山之捷。陈奇瑜出师郧阳，正芳偕成名、邓从竹山、竹溪、白河分道进，皆大获。至十月，正芳督筸兵千余援雒南，战败，及部将张上选皆死焉，一军尽殁。赠太子少师、左都督，世廕指挥同知，再廕一子守备，赐祭葬，有司建祠。

又有杨世恩者，崇祯时，历官湖广副总兵。七年春，败贼竹溪。大雨，山水骤发，贼多漂溺死，余溃走。世恩疾击，斩镇山虎等四十余人。已，追贼石河口，连战康家坪、蚋溪，功最。八年冬，败贼孝感。九年春，祖宽大破贼滁州。世恩从卢象升驰至，复大破之。十年春，与秦翼明破刘国能于细石岭，获其魁新来虎。贼陷随州，责戴罪自赎。十二年冬，督师杨嗣昌令守宜城。会贼罗汝才、惠登相分屯兴山、远安，夷陵告急。嗣昌檄世恩及荆门守将罗安邦赴救。至洋坪猴儿洞，道险甚，嗣昌再檄召还，而安邦由祚峪，世恩由重阳坪已两道深入，期至马良坪合兵。汝才、登相围之香油坪，嗣昌连发数道兵往援，皆以道远不能进。世恩等被困久，突围走黄连坪，绝地无水，士饥渴甚。贼至，两军尽覆，世恩、安邦并死。

陈于王，字丹衷，吴县人。世为苏州卫千户。既袭职，两举武乡试，授奇兵营守备。以捕获海盗功，迁都司佥书，守崇明蛇山。盗王一爵等乱海滨，于王率战船数十击之羊山，持刀跌入其舟，生擒一爵，歼其党殆尽。上官交荐，遂知名。天启初，经略熊廷弼用为标下参将。代者至，余于王酒暴卒。其子诉于王毒杀之，逮系久不释。

崇祯二年，京师有警。巡抚曹文衡贳其罪，署前锋游击，将兵勤王。既至，兵事已解，遂南还。久之，巡抚张国维用为中军守备。九年，贼入江北，围庐州，陷和州。国维遣于王守六合，守备蒋若来守江浦。贼方围江浦，若来急入与知县李维越固守。贼登城，若来拒却之。缒下角贼，矢著其颊，左臂伤，裹血还战，贼乃退。六合无城，若来与于王掎角捍贼，二邑赖以全。贼犯宿松，于王弟国计偕指挥包文达等以二千人往救。文达败殁，于王骤马入，拔其弟而出。

十年正月，贼分犯江浦、六合及安庆。国维遣部将张载赓等援安庆，而以新募兵二千令副将程龙及于王、若来分戍二邑。已而贼不至，国维议赴安庆，城太湖，乃提龙等三将兵西上。三月，贼犯太湖，副将潘可大将安庆兵九百，龙等三将将吴中兵三千六百，御之酆家店。贼先犯可大营，龙等至，夹击之，贼多死。夜复至，中伏，亦败去。监军史可法欲退扼要害，诸将不从，掘堑守二十四日。罗汝才、刘国能等七营数万众齐至，围数重。诸将突击，颇有杀伤。可法偕副将许自强驰救，扼于贼，鸣大砲遥为声援，诸将亦呼噪突围。会天雨，甲重不得出。明日日中，贼四面入，将士短兵接战。可大战死，龙引火自焚死。于王手执大刀，左右杀贼，伤重力竭，北面叩头自刎死，阅十日面色如生。若来服圉人衣以免。同死者，武举詹兆鹏首触石死。陆王猷杀贼过当，贼脔分其肉死。莫是骅、唐世龙及千户王定远皆力战死。百户王弘猷为贼所执，锯齿断足，骂不绝声死。士卒脱者仅千余人。事闻，赠于王昭勇将军、指挥使，世廕副千户。余赠廕有差。

侯良柱，字朝石，永宁卫人。天启初，累官四川副总兵。讨奢崇明父子，复遵义城。又与参议赵邦清招降奢寅党安銮。六年五月代李维新为四川总兵官，镇永宁。

时崇明败奔水西，与安邦彦合，贵州兵数讨不克。

崇祯二年，总督硃燮元遣贵州总兵许成名复赤水卫，崇明、邦彦以十余万众来争。成名还永宁，贼追之锐甚。良柱偕监军副使刘可训出战小却，成名等来援，贼乃据五峰山桃红坝。越数日，良柱乘贼不备，与副将邓等侵早雾迫之，贼大溃。

成名闻山上呼噪声亦出。贼奔鹅项岭，径长而狭，人马不能容。良柱、军至，贼复大败，死者数万人。崇明、邦彦与邦彦党伪都督莫德并授首，俘其党杨作等数千人。积年巨寇平，时称西南奇捷。

四川巡抚张论上其功不及黔将。成名等怒，言邦彦、德乃己部将赵国玺所斩，且崇明犹未死。燮元信之，奏于朝。兵部不能决，赏久不行。御史孙征兰言：“讯俘囚阿痴、杨作等，咸云邦彦即时授首，灼然非黔兵力。”帝即命献俘告庙，传首九边。川中抚按及御史毛羽健皆讼良柱、可训功，诋燮元。燮元疏辩且求去，赏遂格不行。良柱怨燮元，不为用，至与相讦奏，解职侯勘。久之，御史刘宗祥列上功状。七年八月，始录前功，进良柱左都督，世廕锦衣指挥佥事；成名等亦优叙。未几，复为四川总兵官。

八年夏，总督洪承畴大举讨贼，令良柱扼贼入川路。战凤县三江口，斩首三百七十有奇。明年冬，贼犯汉中，瑞王遣使乞师。良柱督兵援，与他将同却贼。十年四月，川中地震者七，地鸣者一，占主兵。贼果入犯，陷南江、通江。帝切责良柱及巡抚王维章。时良柱驻广元，尽召诸地兵九千有奇，分防扼险，止余二千人。贼知其势弱，五月复寇川北。维章告急于朝。会贼转掠他所，良柱乃撤还守隘兵，专守广元。维章以为非计，上章言之。十月，李自成、过天星、混天星等陷宁羌，分三道入寇。良柱急拒战于绵州，众寡不敌，阵亡。贼直逼成都，维章方守保宁，反在外，连失三十余州县。帝大怒，命逮二人下诏狱，犹未知良柱死。狱成，维章遣戍，追夺良柱官。

十三年，良柱子指挥天锡伏阙言：“臣与贼不共戴天。愿捐赀缮甲，选募劲旅及臣父旧将，自当一队，与贼血战，下雪父耻，上报国恩。”帝深嘉之，命授游击，赴嗣昌军立功。已，嗣昌言天锡所将亲丁二百六十人及召募精卒五六百人皆剽悍敢战。帝益嘉之，再增一秩。

张令，永宁宣抚司人。天启元年，奢崇明反，令为伪总兵，从攻成都。令虽为贼用，非其志。崇明败归永宁，令结宋武等乘间擒其伪丞相何若海，率众以降。崇明怒，杀令一家，夷其先墓。巡抚硃燮元言令等为国忘家，请优擢示劝，命与武并授参将。后屡从大军征讨，频有功，加副总兵，仍视参将事，后实授建武游击。崇祯中，屡迁副总兵，镇川北。七年，流贼入犯，总兵张尔奇以令为先锋，副将陈一龙、武声华为左右翼，拒之员山。令追至龙潭，一龙等不至，面中三矢，斩贼百余级而还。贼犯略阳，令又击败之，扼保宁、汉中诸要害，秦贼不敢犯。十年冬，李自成等陷四川三十余州县，总兵侯良柱阵亡，令获免。杨嗣昌之督师也，张献忠等悉奔兴安，为令所扼，不得入汉中，乃转寇夔州。十三年二月大败玛瑙山，走岔溪千江河，令复与副将方国安大破之。令时年七十余，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军中号“神弩将”。

献忠转入柯家坪，其地乱峰错峙，箐深道险。令率众追及之，分其下为五，鼓勇争利。贼众官军寡，国安为后拒，他道逸去。令独深入，被围，居绝阪中，屡射贼营，应弦毙者甚众。水远士渴，赖天雨以济，围终不解。襄阳监军佥事张克俭言于总督郑崇俭曰：“张令健将，奈何弃之！”急令参将张应元、汪之凤从八台山进，总兵贺人龙从满月嶆进。三月八日，应元等先至。令方与贼斗，呼声动山谷。应元等应之，内外夹击，贼乃败去。令与贼万余相持十三日，所杀伤过当，其卒仅五千耳。时巡抚邵捷春驻重庆，遣守黄泥洼，倚令及秦良玉为左右手。后捷春移大昌，以令守竹箘坪，防贼逸。九月，献忠兵大至。令力战，中矢死，军遂败。

之凤既解柯家坪围，后与应元同守夔州之土地岭，部卒多新募。献忠尽锐来攻，之凤、应元力战。贼分兵从后山下，突入其营。应元突围出。之凤走他道免，山行道渴，饮斗水卧，血凝臆而死。逾月，令亦战死。军中失二将，为夺气。

猛如虎，本塞外降人，家榆林，积功至游击。崇祯五年，击邢红狼于高平，解其围。明年败贼寿阳黑山，覆姬关锁军。已，从曹文诏追贼西偃、碧霞村，斩混世王。与颇希牧逐贼寿阳东。又与陈国威、马杰破来远寨。从文诏大破贼范村。国威以步卒三百夜劫贼红山岭，如虎、杰及虎大威、和应诏击杀九条龙。寻以巡抚许鼎臣命，由文水入山剿贼。又与大威、应诏、杰由皋落山剿东犯之贼，并有功。贼流入畿南，山西警渐息，如虎仍隶鼎臣。七年剿贼沁源，馘五条龙。

如虎骁勇善战，与虎大威齐名。戴君恩、吴甡相继为巡抚，并委任之。以功进参将。其年冬，贼在河南，欲乘冰北渡，如虎、大威扼之河滨。八年二月与大威、国威斩剧贼高加计。山西贼尽平，用甡荐加副总兵。其冬以防河功，加署都督佥事。

连岁防河及援剿河南贼，劳绩甚著。十一年冬，京师有警，如虎督兵勤王。明年四月擢蓟镇中协总兵官。

十三年坐事落职，发边方立功。督师杨嗣昌请于朝，令从入蜀。十一月，监军万元吉大飨将士于保宁。以诸军进止不一，擢如虎为正总统，张应元副之，率军趋绵州。分遣诸将屯要害。而元吉自间道走射洪，扼蓬溪以待贼。贼方屯安岳界，侦官军且至，宵遁，抵内江。如虎简骁骑追之。元吉、应元营安岳城下，以扼其归路。

十二月，张献忠陷泸州，其地三面阻江，惟立石站可北走。元吉以贼居绝地，将遣大兵南捣其老巢，而伏兵旁塞玉蟾寺，蹙贼北窜永川，逆而击之，可尽殄。永川知县已先遁，城中止丞簿一二人。如虎觅向导不可得，夜宿西关空舍。及抵立石，贼已先渡南溪返走。关中将贺人龙军隔水不击，贼遂越成都，走汉川、德阳，渡绵河入巴州。

明年正月，嗣昌亲统舟师下云阳，檄诸将陆追贼，诸军乃尽蹑贼後。贼折而东返，归路悉空，不可复遏。如虎所将止六百骑，余皆左良玉部兵，骄悍不可制，所过肆焚掠，惟参将刘士杰勇敢思立功。诸军从良玉，多优闲不战。改隶如虎，驰逐山谷风雪中，咸怨望。谣曰：“想杀我左镇，跑杀我猛镇。”时贺人龙兵已大噪西归，所恃止如虎，元吉深忧之。贼自巴州至开县，官军追之，遇诸黄陵城。日晡雨作，诸将疲乏，请诘朝战。士杰奋曰：“四旬逐贼，今始及之。舍弗击，我不能也。”

执戈先，如虎激诸军继之。士杰所当，辄摧陷。献忠登高望官军，见无後继，密抽壮骑潜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驰下。良玉兵先溃，士杰及游击郭开、如虎子先捷并战死。如虎率亲兵力战，部将挟上马，溃围出，旗纛军符尽失。乃收残卒从嗣昌下荆州。及嗣昌死，率所部扼德安、黄州。会疽发背，不能战，退屯承天，寻移驻南阳。

十一月，李自成覆傅宗龙兵，乘势来攻。如虎与刘光祚凭城固守，用计杀贼精卒数千。已而城破，如虎持短兵巷战，大呼冲击，血盈袍袖。过唐府门，北面叩头谢上恩，自称力竭，为贼揕死。光祚及分守参议艾毓初、南阳知县姚运熙并死之，唐王亦遇害。

光祚，字鸿其，榆林卫人。初为诸生，弃去。承祖廕，历官延绥游击。崇祯三年奉诏勤王，与何可纲等战滦州有功，迁汾州参将。五年与游击王尚义败贼张有义于临县。贼还兵犯之，军尽覆，光祚仅以身免。被征，未行，偕诸将复临县，诏除其罪。六年，贼犯石楼，光祚分三道击，大败之，斩隔沟飞、扑天虎等六人，获首功三百七十。又数败贼于临县、永宁。扑天飞等诈降，光祚设伏斩之。已，击败贼魏家湾、黑茶山。七年剿败王刚余党，斩四百余级，加署都督佥事，为山西副总兵。

败贼崞县，复其城。八年，贼渠贺宗汉号活地草者，见其党刘浩然、高加计破灭，伪乞降。光祚伏兵斩之。晋中群盗皆尽，乃移光祚于宣府。久之，命率兵援剿河南。

十一年连败贼白果园、襄城。已，擢保定总兵官，仍协讨河南贼。其冬，畿辅有警，驰还镇。大清兵薄保定，以光祚坚守，不攻而去。光祚寻从总督孙传庭南下。明年二月，大清兵还至浑河，值水涨，辎重难渡，诸将王朴、曹变蛟等相顾不敢击，光祚恇怯尤甚。视师大学士刘宇亮劾之，诏即军前正法。光祚适报武清捷，宇亮乃系之武清狱，而拜疏请宽。帝怒罢宇亮，论光祚死。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录囚，力言光祚才武，命充为事官，戴罪办贼。光祚举废将尤翟文等，帝亦从之。

当是时，贼已陷河南、襄阳，中原郡县大抵残破。光祚士马无几，督师丁启睿尤怯，光祚虽少有克捷，而贼势转盛。及傅宗龙败殁于项城，南阳震恐。光祚适经其地，唐王邀与共守，城陷遂死。

虎大威，榆林人。本塞外降卒，勇敢娴将略，从军有功，累官山西参将。崇祯三年冬，从总兵尤世禄击王嘉胤于河曲，力战被伤。五年从总督张宗衡剿贼临川、潞安、阳城、沁水，连胜之。明年从巡抚许鼎臣击贼介休，歼其魁九条龙。时贼去山西，遁据辉林、武陟山中，约二万余。鼎臣令曹文诏自黎城入，大威、猛如虎诸将自皋落山入，贼屡败。寻移大威守平阳。七年，巡抚吴甡至，察诸将中惟大威、如虎沈毅可属兵事，委任之。其冬与如虎扼贼渡河。高加计据岢岚，四出剽掠。明年三月，二将追至忻、代山中。加计马上舞三十斤长梃突阵，大威射杀之，追斩其众五百人，余党悉平。甡荐二人忠勇，进大威副总兵。其冬以扼贼功，加署都督佥事。

九年八月，畿辅被兵，率师入援。明年春，命援剿陕西贼，遂代王忠为山西总兵官。上疏言诸将讨贼，零级不可取，生口不可贪，封域不可限。帝采纳之。十一年诏兵部甄别诸大将，大威以称职增秩。其年冬，京师戒严。命总督卢象升统大威及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入卫。寻从象升转战至钜鹿贾庄，被围数匝，象升死焉，大威等溃围出。督师刘宇亮、总督孙传庭皆言大威、国柱敢勇，身入重围，视他将异，乞令立功自赎。大威亦上章请罪。帝不从，卒解其任。寻令从军办贼。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围开封。总督杨文岳遣大威及副将张德昌先率五千人渡河。

会贼已解围去，乃会河南巡抚李仙风于偃师，以兵少未敢击贼。待文岳军至，与贼战鸣皋，大破之，又与监军道任栋挫贼平峪。七月，自成及张献忠、罗汝才攻邓州，大威从文岳击破之，斩首千余级。陕西总督傅宗龙出关讨贼，文岳、大威会之。九月次新蔡，抵孟家庄。将战，秦帅贺人龙军先溃，大威军亦溃，遂奔沈丘。贼连陷河南邓、许，再围开封。大威从文岳援之，贼引去。明年二月，师次郾城。督师丁启睿、总兵左良玉方与贼鏖战，文岳督大威及冯大栋、张鹏翼等合击，贼大败。相持十一昼夜，俘斩数千。贼遂东陷陈州、归德，已，复围开封。七月朔，启睿、文岳、大威及良玉、杨德政、方国安之师毕会。启睿欲急击，良玉不从，先走。大威诸军亦走。帝大怒，立诛德政，黜谴启睿诸人。大威时奔汝宁，出攻贼寨，中砲死，乃免其罪。

大威为偏裨，最有声。及为大帅，值贼势益张，所将止数千人，不能大有所挫。

然身经数十战，卒死王事，论者贤之。

孙应元，不知何许人。历官京营参将，督勇卫营。勇卫营即腾骧、武骧四卫也，其先隶御马监，专牧马。庄烈帝锐意修武备，简应元及黄得功、周遇吉等训练，遂成劲旅。崇祯九年秋，从张凤翼军畿辅，有功，进副总兵。再以功增秩一等。明年，河南贼炽，应元、得功慷慨请行。帝壮之。发卒万人，监以中官刘元斌、卢九德，戒毋扰民。诸将奉命，军行肃然。十二月大破贼郑州，再破之密县，先后斩首千七百。明年正月大破之舞阳、光山、固始。四日三捷，斩首二千九百有奇，贼乃谋犯江北。元斌、九德南趋颍州，护凤陵，密遣应元、得功督骑兵扼贼前。自南而北，破之方家集。贼遂由固始走商城。录功，加都督佥事。已，复破之新野，又大破之遂平。熊文灿方主抚不战。而贼惮应元等，多降，降者亦不遽叛。文灿以此擅抚贼功。已而京师有警，召应元等还，贼遂无所忌。帝初闻禁军屡破贼，大喜，累加应元都督同知，赐银币蟒服，至是论功，遂进左都督，加衔总兵官，世廕锦衣副千户。

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复叛，仍命元斌、九德监应元、得功军南征。应元等驰至南阳。会马光玉屯淅川之吴村，伪乞抚，规渡汉江应献忠。淅川知县郭守邦说降其党许可变、胡可受。可变即贼改世王，可受则安世王也。可变夜至，处之东关。可受为光玉所持，约未定。应元、得功趋内乡掩其背，令副将周遇吉等分道别击之。文灿所遣陈洪范亦至。八月至小黄河口，参将马文豸等力战，可受败，呼曰：“始与许王约降者我也，今归命。”遇吉驻马受之。应元、得功遂进兵王家寨。

贼分屯南北两山，用木石塞道。应元率文豸战其南，得功率副将林报国战其北，河南兵又扼华阳关，贼遂大败，光玉遁免。元斌至军，檄除可变、可受罪，授以官，报先后首功三千人。

及杨嗣昌督师襄阳，令元斌、应元戍荆门，护献陵。十三年七月与副将王允成、王之纶、监军佥事孔贞会等大破罗汝才于丰邑坪，斩首二千三百，生擒五百有奇。

混世王、小秦王皆降。时称荆楚第一功。十五年春，击贼罗山，力战。孤军无援，遂阵殁。赠恤如制。

应元善战，在行间多与黄得功偕。应元死，得功勋益显，故其名尤震于世。

姜名武，字我扬，保德州人。举天启二年武会试，授大同威远守备。崇祯初，迁大水峪游击。筑杏山城有功，迁宣府西城参将，击斩大盗王科。移守宣府右卫，擢通州副总兵。护诸陵有功，以故官典保定总督杨文岳中军，兼忠勇营团练事。

十五年，李自成围开封急，名武从文岳往援。时诸军壁硃仙镇者十余万，左良玉最强。一夕，其军大噪，突诸营，诸营惊溃。其军遂乘乱掠诸营马骡以去，于是诸营悉奔，独名武一军坚壁不动。侵晨，贼大至，督麾下血战。杀数百人，力竭被执，大骂，为贼磔死。赠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廕外卫世袭总旗。其子援王来聘、甄奇杰例，乃议赠特进光禄大夫、左都督，世袭锦衣百户。疏上，逾月而都城陷，不果行。

来聘，京师人。崇祯四年，中武会试。时帝锐意重武，举子运百斤大刀者止来聘及徐彦琦二人，而彦琦不与选。帝下考官及监试御史狱，悉贬兵部郎二十二人。

遣词臣倪元璐等覆阅，取百人，视文榜例，分三甲传胪锡宴，以前三十卷进呈，钦定一甲三人，来聘居首，即授副总兵。武榜有状元，自来聘始也。来聘既拜命，泫然流涕曰：“上重武若此，欲吾侪效命疆场尔，不捐躯杀贼，何以报上恩！”明年，孔有德据登州叛，官军攻之久不下。又明年二月以火药轰城，城坏。将士踊入，辄为贼击退。来聘复先登，中伤而死。天子惜之，赠廕有加。奇杰亦官副总兵，隶杨文岳麾下，从击贼河南，战死。

先是，又有邓祖禹者，蕲水人，举万历四十七年武会试，授沈阳守备。尝出战，中矢死，夜半复苏，创甚告归。崇祯初，起宣府游击，入卫京师。副将申甫军殁，祖禹力战卢沟桥，擢涿州参将。疏请召对，不许。入朝上书，声甚厉，为御史所纠下狱，然帝颇采其言。久之赦出，为辰沅参将，擒苗酋飞天王、张五保，斩首千五百级，夷其巢。擢副总兵，辖德安、黄州。攻贼土壁山，尽掩所获为己有。当事将劾之，请剿寇自赎。乃令援应城，将七百人入城。贼大至，围数重。祖禹突围保西城外，贼复围之，军败被执。贼说降，怒骂不屈。贼言之再三，复骂曰：“若此，须换却心肝。”贼笑曰：“换不难。”遂剖心剜肝而死。

尤世威，榆林卫人。与兄世功、弟世禄并勇敢知名。天启中，世威积官建昌营参将，调守墙子路。七年迁山海中部副总兵。宁远告警，从大帅满桂赴援，力战城东有功，增秩受赐。崇祯二年擢总兵官，镇守居庸、昌平。其冬，京师戒严，命提兵五千防顺义。俄命还镇，防护诸陵。四年代宋伟为山海总兵官，积资至左都督。

七年命偕宁远总兵官吴襄驰援宣府。坐拥兵不进，褫职论戍。未行，会流贼躏河南，诏世威充为事官，与副将张外嘉统关门铁骑五千往剿。

明年正月，贼陷凤阳。世威以二千五百骑赴之，抵亳州。会总督洪承畴出关讨贼，次信阳，命世威趋汝州。甫二日，承畴亦至。时贼见河南兵盛，悉奔入关中。

承畴将入关征讨，乃大会诸将，令分防汝、雒诸要害。以世威部下皆劲旅，令与参将徐来朝分驻永宁、卢氏山中，以扼雒南兰草川、硃阳关之险。戒之曰：“灵、陕，贼所出入，汝勿懈！”及承畴既入关，贼避之而南，复由蓝田走卢氏。扼于世威，仍入商、雒山中。来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噪。贼至，来朝逃，一军尽殁。世威军暴露久，大疫，与贼战失利。世威及游击刘肇基、罗岱俱负重伤，军大溃。贼遂越卢氏，走永宁。事闻，命解任侯勘。十年，宣大总督卢象升言：“世威善抚士卒，晓军机，徒以数千客旅久戍荒山，疾作失利。今当用兵时，弃之可惜。”乃命赴象升军自效。及象升战殁，自免归。

十五年以廷臣荐，命与弟世禄赴京候调。召对中左门，复告归。明年十月，李自成陷西安，传檄榆林招降。总兵官王定惧，率所部精兵弃城走。时巡抚张凤翼未至，城中士马单弱，人心汹汹。布政使都任亟集副将惠显、参将刘廷杰等与里居将帅世威及王世钦、王世国、侯世禄、侯拱极、王学书、故延绥总兵李昌龄议城守。

众推世威为主帅。无何，贼十万众陷延安，下绥德，复遣使说降。廷杰大呼曰：“长安虽破，三边如故。贼皆中州子弟，杀其父兄而驱之战，必非所愿。榆林天下劲兵，一战夺其气，然后约宁夏、固原为三师迭进，贼可平也。”众然其言，乃歃血誓师，简卒乘，缮甲仗，各出私财佐军。守具未备，贼已抵城下。

延杰募死士，乞师套部。师将至，贼分兵却之，攻城甚力。官军力战，杀贼无算。贼益众来攻，起飞楼逼城中，矢石交至，世威等战益厉。守七昼夜，贼乃穴城，置大砲轰之，城遂破。世威等犹督众巷战，妇人竖子亦发屋瓦击贼，贼尸相枕藉。

既而力不支，任死之，侯世禄父子及学书俱不屈死。贼怒廷杰勾套部，磔之，至死骂不绝口。世威、世钦、世国、昌龄并被执，缚至西安。自成坐秦王府欲降之，四人不屈膝。自成曰：“诸公皆名将，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众骂曰：“汝驿卒，敢大言侮我！”自成笑，前解其缚，世钦唾曰：“驿卒毋近前，污将军衣！”

自成怒，皆杀之。时显亦被执，大骂贼。贼惜其勇，系至神木，服毒死。

王世钦，大将威子，历山海左部总兵官，谢病去。崇祯八年，洪承畴起之家，击李自成有功，即谢归。十六年召对中左门，未及用而归，遂死于贼。世国，威弟，保定总兵官继子，由柳沟总兵官罢归。甫数日，竟拒贼以死。

世威弟世禄，为宁夏总兵官，累著战功，至是与世威同死。世威从弟翟文为靖边营副将。尝从洪承畴败闯贼于凤翔之官亭，斩首七百余级。至是，率敢死士出南门奋击，杀伤甚众，中矢死。

又有尤岱者，由步卒起家，至山海铁骑营参将，数有功。忤上官，弃职归，守水西门，城陷自杀。

廷杰既死，其父副使彝鼎闻之不哭，曰：“吾有子矣。”其弟廷夔收兄尸，亦自投阁死。

昌龄，字玉川，镇番卫人。为延绥总兵官，数有功，以刚直罢，徙居榆林。贼至，或劝之去，昌龄曰：“贼至而遁，非勇也。见难而避，非义也。”起偕世威等同守城，卒同死。

侯世禄，榆林人。由世职累官凉州副总兵。辽事亟，诏擢总兵官，提兵赴援。

世禄勇敢精悍，为经略熊廷弼所知。及袁应泰代廷弼，亦倚任之。天启元年，应泰议复抚顺、清河。以世禄及姜弼、梁仲善各将兵一万驻清河。未行，辽阳破，仲善阵亡，世禄、弼俱负重伤，溃围出。世禄以伤重，命立功自效。寻用为固原总兵官。

六年以军政拾遗罢。明年，宁、锦告警，命率家丁赴关听调。旋命出守前屯，甫至，令以故官镇山海。崇祯元年，移镇宣府。明年冬，京师戒严，率师入卫。兵再溃，世禄被创。部卒剽民间，奔还镇。事闻，当重坐，以勤王先至，减死戍边。九年八月，京师被兵。率子弟从军，叙功免戍，还籍。廷臣多推荐，卒不复用。十六年，李自成围榆林，世禄与子拱极固守新添门。城陷，父子被执，俱不屈死。

拱极历官参将，常从总兵尤世禄破贼河曲有功。九年冬，任山海总兵官，寻谢病归。后以廷臣荐，应诏入都，与王洪、王世钦、尤世威召对中左门，未用遣归。

卒与父同死。

刘国能，延安人。始与李自成、张献忠辈同为盗，自号闯塌天。崇祯三年大乱陕西。已，渡河而东，寇山西，转掠畿南、河北。六年冬，入河南，遂由内乡、淅川犯湖广郧、襄，破数县。明年正月入四川，陷夔州。折而东，入郧阳境，为总督陈奇瑜所蹙。走汉南，同困车箱峡。已得出，复大乱陕西，再入河南，躏江北。官军逼之，与整齐王屯商、雒山间。九年复偕闯王、蝎子塊等由郧、襄趋兴安、汉中，总督洪承畴奔命不暇。寻南走荆、襄，与总兵秦翼明数战。其冬，与蝎子塊等十七营窥潼关，巡抚孙传庭扼之，引而南。明年闻马光玉等将犯蕲、黄，率众会之，直趋江北。官军数道邀击，乃不敢东。还走黄陂，入木兰山，转寇河南，败参将李春贵兵，将迫开封。诏诸将发兵援，乃南走黄、麻。

当是时，总理熊文灿新至，贼惮之。见其下招降令，颇有欲归正者。国能先与张献忠有隙，虑为所并，後又与左良玉战败，乃以十一年正月四日率先就抚于随州，顿首文灿前曰：“愚民陷不义且十载，赖公湔洗更生。愿悉众入军籍，身隶麾下尽死力。”文灿大喜，慰抚之，署为守备，令隶良玉军。国能受约束，无异志。已而张献忠、罗汝才亦降，皆据邑自固。独国能从军征剿，数有功。明年二月从良玉勤王。有诏，还讨贼，奖励之。命兵部授官，录其部下将士，曰：“献忠能立功，视此。”遂授国能副总兵。四月，良玉会师南阳，击李万庆。国能分击，贼溃奔，遂招万庆降。其秋，献忠、汝才并反。文灿遣国能率万庆兵会讨，遂并守郧阳。既而李自成扰河南，复移守叶县。

初，国能为盗时，与自成、汝才辈结为兄弟。及国能归正，自成辈深恨之。十四年九月围其城，四面力攻，国能不能支，城遂陷，被执。贼犹好谓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降？”国能瞋目骂曰：“我初与若同为贼，今则王臣也，何故降贼！”

遂杀之。事闻，赠左都督，特进荣禄大夫，建祠。

李万庆，延安人。崇祯初，与张献忠、罗汝才等并反，贼中所称射塌天者是也。

起陕西，蔓山西、畿南、河北，渡河残河南，出没湖广、四川，还趋郧阳，入兴安，困于车箱峡。出险，益大肆。八年春，贼七十二营会荥阳，议分兵随所向，令万庆及许可变助马进忠、横天王西当陕兵。已而诸路之贼尽萃于陕，总督洪承畴弥岁不能定，益恣，出没于河南、湖广，凡十五家。

迨十一年春，国能、献忠降，万庆等大噪而去，改称十三家，势颇衰。而文灿拥兵德安，不敢击，万庆等复大振。李自成向关中，万庆及马光玉、马进忠、罗汝才、惠登相、贺一龙、蔺养成、顺天王、顺义王九家最著。八月，进忠、光玉大挫于潼关。九月，郧、襄贼又大败于双沟，汝才率九营走均州，万庆率三营走光、固。

十一月，汝才亦降，自成又大败关内，势益衰，惟万庆、光玉、一龙、顺天王最劲。

而万庆得马士秀、杜应金所劫左良玉贿，富且强，营麻城，徙信阳。

十二年正月战败，徙应山、德安。会光玉、进忠等皆大败，进忠惧而降，而顺天王已死。一龙、养成伏深山，登相远掠秦、蜀，万庆势益孤。文灿檄良玉击之唐县姚梁，分三营肄贼，逐入三山，裨将王修政趋利战死。文灿收二营卒，令良玉蹙之内乡。万庆等在赤眉城四平冈，依山结垒请降。良玉虑其诈，谋之文灿，益调诸将陈永福、罗岱、金声桓之兵会于贾宋，大剿万庆及光玉、可变。副将国能亦至，由张家林、七里河分击，贼大奔。良玉遣国能以二十骑往侦，且谕万庆降。万庆驰见，输情国能，遂执许州叛党于汝虎以降，处内乡城下者四千人。士秀、应金见进忠、万庆降而惧，复来归。有刘喜才者，夜取顺义王首以献，余党推可变为主，与胡可受皆降。自是群盗大衰。至五月，献忠复叛，汝才率其党九营应之，复大炽。

而万庆、进忠以徒众既散，无二心。万庆愿从征自效，比国能给饷。遂授为副总兵，与国能守郧阳。献忠等方大乱蜀中，郧境得无事。

十四年，献忠突陷襄阳，郧守如故。明年正月，总督汪乔年讨贼，以万庆从。

至襄城，军溃，入城。贼攻围之，固守五日。城陷，乔年死，万庆亦不屈死。事闻，赠都督同知、荣禄大夫，立祠襄城。

赞曰：明至末季，流寇蔓延，国势坐困，虽有奋威御敌之臣，而兵孱饷绌，徒使贼乘其敝，溃陷相属，无救乱亡。如艾万年等之捐躯尽节，其可悲者矣。此非其勇不具，略不娴也。兵力耗顿，加以统驭失宜，应援不及，求无败衄，得乎！

## 列传第一百五十八

马世龙（杨肇基） 贺虎臣（子赞 诚） 沈有容 张可大（弟可仕）鲁钦（子宗文） 秦良玉 龙在田

马世龙，字苍元，宁夏人。由世职举武会试，历宣府游击。

天启二年抉永平副总兵。署兵部孙承宗奇其才，荐授署都督佥事，充三屯营总兵官。承宗出镇，荐为山海总兵，俾领中部，调总兵王世钦、尤世禄分领南北二部。

明年正月赐尚方剑，实授府衔。承宗为筑坛拜大将，代行授钺礼，军马钱谷尽属之。

寻定分地，世龙居中，驻卫城，世钦南海，世禄北山，并受世龙节制，兵各万五千人。世龙感承宗知已，颇尽力，与承宗定计出守关外诸城。四年，偕巡抚喻安性及袁崇焕东巡广宁，又与崇焕、世钦航海抵盖套，相度形势而还。叙劳，加右都督。

当是时，承宗统士马十余万，用将校数百人，岁费军储数百万。诸有求于承宗者，率因世龙，不得则大恚。而世龙貌伟，中实怯，忌承宗者多击世龙以撼之。承宗抗辩于朝曰：“人谓其贪淫朘削，臣敢以百口保其必无。”帝以承宗故，不问。

五年九月，世龙误信降人刘伯漒言、遣前锋副将鲁之甲、参将李承先率师袭取耀州，败没。言官交章劾奏，严旨切责，令戴罪图功。时魏忠贤方以清君侧疑承宗，其党攻世龙者并及承宗。承宗不安其位去，以兵部尚书高第来代。职方主事徐日久者，先佐第挠辽事，及从第赞画，力攻世龙。世龙阴结忠贤，反削日久籍。其冬，世龙亦谢病去。

崇祯元年，王在晋为尚书。世龙上疏极论其罪，有诏逮世龙，久不至。在晋罢，始诣狱。二年冬，都城戒严。刑部尚书乔允升荐世龙才，诏图功自赎。会祖大寿师溃，京师大震。承宗再起督师，以便宜遣世龙驰谕大寿听命。及满桂战死，遂令世龙代为总理，赐尚方剑，尽统诸镇援师。

三年三月进左都督。时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失守已三月。承宗、大寿隔关门，与世龙诸军声息断绝。帝急诏四方兵勤王，昌平尤世威、蓟镇杨肇基、保定曹鸣雷、山海宋伟、山西王国樑、固原杨麒、延绥吴自勉、临洮王承恩、宁夏尤世禄、甘肃杨嘉谟，所将皆诸边锐卒；内地则山东、河南、南都、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四川诸军，亦先后至。并壁蓟门，观望不进。给事中张第元上言：“世龙在关数载，绩效无闻，非若卫、霍之俦，功名足以服人也。诸帅宿将，非世龙偏裨，欲驱策节制，谁能甘之。师老财匮，锐气日消，延及夏秋，将有不可言者。”

帝以世龙方规进取，不纳其言。时大寿于五月十日薄滦州。明日，世龙等以师会。

又明日复其城。十三日，游击靳国臣复迁安。明日，副将何可纲复永平。又二日，别将复遵化。阅五月，四城始复。论功，大寿最，世禄次之。世龙加太子少保，廕本卫世千户。八月复谢病归。

六年五月，插汉虎墩兔合套寇犯宁夏，总兵贺虎臣战殁，诏起世龙代之。世龙生长宁夏，习其形势，大修战备。明年正月，二部入犯，遣参将卜应第大破之，斩首二百有奇。逾月，套寇犯贺兰山。世龙遣降丁潜入其营，馘其长撒儿甲，斩级如前。未几，插部大举入寇。世龙遣副将娄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而己中道待之，夹击，斩首八百有奇。巡抚王振奇亦斩三百余级。寇复犯河西玉泉宫，世龙复邀斩五百余。其年七月犯枣园堡，世龙又大败之，俘斩一千有奇。世龙半岁中屡奏大捷，威名震西塞。无何，卒于官，年四十余。后论功，赠太子太傅，世锦衣佥事，赐恤如制。

杨肇基，沂州卫人。起家世职，积官至大同总兵。天启二年，妖贼徐鸿儒反山东，连陷郓、钜野、邹、滕、峄，众至数万。巡抚赵彦任都司杨国栋、廖栋檄所部练民兵，增诸要地守卒。时肇基方家居，彦因即家荐起之，为山东总兵官讨贼。未至，栋及国栋等攻邹，兵溃，游击张榜战死。彦方视师兗州，遇贼。肇基至，急迎战，而令国栋及栋夹击，大败之横河。时贼精锐聚邹、滕中道，肇基令游兵缀贼邹城，而以大军击贼黄阴、纪王城，大败贼，蹙而殪之峄山，遂围邹。国栋等亦先后收复郓、钜野、峄、滕诸县，又大破之于沙河。乃筑长围攻邹。围三月，贼食尽，其党出降，遂擒鸿儒。献俘，磔于市，贼平。肇基由署都督佥事进右都督，廕本卫世千户。寻代沈有容镇登、莱。改延绥，以击套寇功，进左都督，廕锦衣千户，屡加太子太保。崇祯元年移蓟镇西协。二年冬，大清兵克三屯营。肇基乘间收复，困守数月，卒全孤城。廕锦衣世千户。已，录恢复四城功，加太子太师，改廕锦衣佥事。明年卒官。子御蕃，见《徐从治传》。

贺虎臣，保定人。天启初，历天津海防游击，登莱参将，移兗州。六年迁延绥副总兵。河套寇大举入犯，从帅杨肇基协击，大破之。加署都督佥事。崇祯二年，捕诛阶州叛卒周大旺等。擢总兵官，镇守宁夏。关中贼大起，王嘉胤陷清水营，杀游击李显宗，遂陷府谷。其党李老柴应之，啸聚三千余人，攻合水。总督杨鹤檄虎臣往讨，击之盘谷，俘馘六百有奇。已，击斩庆阳贼渠刘六。四年，神一元陷保安。

延安告急，延绥抚镇皆东援陕西。巡抚练国事檄虎臣及副将李卑援剿。虎臣等遂进围保安，贼引河套数千骑挫虎臣军。会张应昌击败之，贼众弃城去。虎臣等前后获首功一千九百。明年，可天飞、郝临庵、刘道江、李都司再围合水。虎臣偕临洮曹文诏、甘肃杨嘉谟、固原杨麒合击，大破贼甘泉之虎兕凹，斩首七百有奇，贼大困。

六年五月，插汉虎墩兔合套寇五万骑自清水、横城分道入。守备姚之夔等不能御，沙井驿副将史开先、临河堡参将张问政、岳家楼守备赵访皆溃逃。寇遂进薄灵州，虎臣急领千骑入守。旋尽勒城中兵出击，次大沙井。寇从汉伯堡突至，虎臣军未及布陈，且众寡不敌，遂战死。子赞挟五十骑突重围出。事闻，赠虎臣都督佥事，赐祭葬，世廕指挥佥事。寻录先后剿寇功，再赠都督同知，世廕锦衣副千户。

赞，勇敢有父风。既承廕，寻举武进士。积官至京营副将。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薄京师，京军六大营分列城外，皆不敢战，或弃甲降。赞独率部卒迎击，中矢死。

弟诚，身长七尺，美须髯，为诸生，以忠义自许。兄诫袭副千户，早卒，无子，诚当袭，以让其弟诠。及贼陷保定，家人劝易衣遁。叱曰：“吾忠臣子，偷生而逃，何以见先将军地下！”遂偕妻女投井死。

沈有容，字士弘，宣城入。佥事宠之孙也。幼走马击剑，好兵略。举万历七年武乡试。蓟辽总督梁梦龙见而异之，用为昌平千总。复受知总督张佳胤，调蓟镇东路，辖南兵后营。十二年秋，朵颜长昂以三千骑犯刘家口。有容夜半率健卒二十九人迎击，身中二矢，斩首六级，寇退乃还，由是知名。辽东巡抚顾养谦召隶麾下，俾练火器。十四年从李成梁出塞，抵可可毋林，斩馘多。明年再出，亦有功。成梁攻北关，有容陷阵，马再易再毙，卒拔其城。录功，世廕千户。迁都司佥书，守浮屠谷。

从宋应昌援朝鲜，乞归。日本封事坏，福建巡抚金学曾欲用奇捣其穴，起有容守浯屿、铜山。二十九年，倭掠诸寨，有容击败之。逾月，与铜山把总张万纪败倭彭山洋。倭据东番。有容守石湖，谋尽歼之，以二十一舟出海，遇风，存十四舟。

过彭湖，与倭遇，格杀数人，纵火沈其六舟，斩首十五级，夺还男妇三百七十余人。

倭遂去东番，海上息肩者十年。捷闻，文武将吏悉叙功，有容赉白金而已。

三十二年七月，西洋红毛番长韦麻郎驾三大艘至彭湖，求互市，税使高寀召之也。有容白当事，自请往谕。见麻郎，指陈利害。麻郎悟，呼寀使者，索还所赂寀金，扬帆去。改佥书浙江都司。由浙江游击调天津，迁温处参将，罢归。四十四年，倭犯福建。巡抚黄承元请特设水师，起有容统之，擒倭东沙。寻招降巨寇袁进、李忠，散遣其众。

泰昌元年，辽事棘，始设山东副总兵，驻登州，以命有容。天启改元，辽、沈相继覆。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议，以陶朗先巡抚登、莱，而擢有容都督佥事，充总兵官，登、莱遂为重镇。八月，毛文龙有镇江之捷。诏有容统水师万，偕天津水师直抵镇江策应。有容叹曰：“率一旅之师，当方张之敌，吾知其不克济也。”无何，镇江果失，水师遂不进。明年，广宁覆，辽民走避诸岛，日望登师救援。朗先下令，敢渡一人者斩。有容争之，立命数十艘往，获济者数万人。时金、复、盖三卫俱空无人，有欲据守金州者。有容言金州孤悬海外，登州、皮岛俱远隔大洋，声援不及，不可守。迨文龙取金州，未几复失。四年，有容以年老乞骸骨，归，卒。赠都督同知，赐祭葬。

张可大，字观甫，应天人。世袭南京羽林左卫千户，举万历二十九年武会试，授建昌守备。迁浙江都司佥书，分守瓜洲、仪真，江洋大盗敛迹。税监鲁保死，淮抚李三才令可大录其赀。保家馈重贿，却不受。叶向高赴召过仪，见而异之，曰：“此不特良将，且良吏也。”迁刘河游击，改广东高肇参将。调浙江舟山。奉命征黎，与总兵王鸣鹤用黑番为导，捣其巢，黎乃灭。

舟山，宋昌国城也，居海中，有七十二墺，为浙东要害。可大条上八议，皆硕画。倭犯五罩湖、白沙港、茶山，潭头，连败之，加副总兵。城久圮，可大与副使蔡献臣筑之，两月工竣。城内外田数千亩，海潮害稼。可大筑碶蓄淡水，遂为膏腴。

民称曰：“张公碶”。天启元年以都指挥使掌南京锦衣卫。六年擢都督佥事，佥书南京右府。崇祯元年出为登莱总兵官。会议裁登、莱抚镇，乃命以总兵官视登州副总兵事，而巡抚遂罢不设。可大尽心海防，亲历巡视，图沿海地形、兵力强弱，为《海防图说》上之。二年冬，白莲贼余党围莱阳，可大击破之，焚其六砦，斩伪国公二人，围遂解。京师被兵，可大入卫，守西直、广宁诸门。明年，以勤王功，升都督同知。

刘兴治反东江，遂奉诏还镇。已而四城并复，朝议复设登莱巡抚，以孙元化为之。元化率关外八千人至，强半皆辽人。可大虑有变，屡言于元化，不听。

四年七月，录前守城功，进右都督。十月，佥书南京左府，兼督池河、浦口二军，登人泣留之。未行而孔有德反吴桥，东陷六城。可大急往剿，元化檄止之，不听。次莱州，遇元化，复为所阻，乃还镇。岁将晏，有德暮薄城。可大请击之，元化持抚议，不许。可大陈利害甚切，元化期明岁元日发兵合击。至期，元化兵不发。

明日，合兵战城东，可大兵屡胜。元化部卒皆辽人，亲党多，无斗志。其将张焘先走，可大兵亦败。中军管维城，游击陈良谟，守备盛洛、姚士良皆战死。焘兵半降有德，遣归为内应。元化开门纳之，可大谏，不听。夜半贼至，城遂陷。可大时守水城，抚膺大恸。解所佩印付旗鼓，间道走济南上之。还家辞母，令弟可度、子鹿征奉母航海趋天津。而以佩剑付部将，尽斩诸婢妾，遂投缳死。事闻，赠特进荣禄大夫、太子少傅，谥庄节，赐祭葬，予世廕，建祠曰：“旌忠”。

可大好学能诗，敦节行，有儒将风。为南京锦衣时，欧阳晖由刑部主事谪本卫知事，尝赋诗有“阴霾国事非”句，扬州知府刘鐸书之扇，赠一僧。恶鐸者谮之魏忠贤，晖、鐸俱被逮。可大约束旗尉，捐奉助之，卜室处其妻子。其尚义类如此。

弟可仕，字文峙，以字行。隐居博学，尝辑明布衣诗一百卷。

鲁钦，长清人。万历中，历山西副总兵。天启元年迁神机营左副将。寻擢署都督佥事，充保定总兵官。奢崇明、安邦彦并反，贵州总兵张彦方在围中，而总理杜文焕称病。明年十月用钦代文焕，命总川、忠、湖广汉土军刻期解围。未至，围已解，钦驰赴贵阳。三年正月，巡抚王三善大败于陆广，群苗宋万化、何中尉等蜂起。

钦佐三善防剿，率诸将擒中尉、万化，遂进营红崖。红崖者，崇明败走处也。三善谋大举深入，钦及总兵官马炯、张彦方，诸道监司尹伸、岳具仰、向日升、杨世赏各以兵从，五战，斩首万八千，直抵大方。四年正月，三善败殁于内庄，钦等以残卒还。命戴罪办贼。

都匀凯里土司者，运道咽喉也，邦彦结诸蛮困其城，长官杨世蔚不能守。总督蔡复一遣钦及总兵官刘超救之，拔贼岩头寨，遂移师克平茶。已而邦彦尽驱罗鬼，结四十营于斑鸠湾后寨，互二十余里，分犯普定。复一令钦与总兵官黄钺分道御之。

钦率部将张云鹏、刘志敏、邓等大败贼汪家冲。钺及参政陆梦龙、副使杨世赏亦大败贼蒋义寨。合追至河，斩首千五百余级。搜山，复斩六百余级。尹伸守普定，亦败贼兵，与大军会，共剪水外逆苗。邦彦势窘，渡河西奔。钦、钺督诸将穷追，梦龙等分驻三岔河岸为后劲。前锋云鹏、等深入织金，先后斩首千余级。

复一上其功，言：“钦廉勇。虽名总理，权力不当一偏裨。旧抚臣三善及诸监军，人人为大帅，内庄失律，钦不当独任大帅罪。臣至黔，以诸道监军兵尽属钦，每战身先士卒。钦败可原，胜足录。当免其戴罪，仍以功论。”从之。明年正月，钦等渡河还，中伏，败死者数千人。充为事官，立功自赎。

自平越至兴隆、清平二卫，苗二百余寨盘踞其间，以长田之天保、阿秧为魁。

邦彦初反，授二酋都督，使通下六卫声息。是年春，寇石阡、余庆。监军按察使来斯行啖阿秧，使图天保，阿秧反以情告。斯行乃诱斩阿秧，议讨天保，会以疾去。

复一令贵阳同知周鸿图代为监军，阿秧弟阿买与天保请兵邦彦，复兄仇。复一以兵事属鸿图及钦，而遣参将胡从仪、杨明楷等佐之。钦等三道进，大战米墩山，生擒天保及阿买，先后斩贼魁五十四人，获首功二千三百五十，破焚百七十四寨。盛夏兴师，将士冒暑雨，冲岚瘴。剧寇尽除，土人谓二百年所未有。复一既奏功，未报而卒。监军御史傅宗龙复以为言，乃命钦总理如故，鸿图授平越知府。

六年三月，邦彦复大举入寇。钦御之河上，连战数日，杀伤相当。夜半，贼直逼钦垒。将十逃窜，钦遂自刎。诸营尽溃，贼势复张。

钦勇敢善战，为西南大将之冠。庄烈帝嗣位，赠少保、左都督，世廕指挥佥事，赐祭葬，建祠曰：“旌忠”。

子宗文承廕。崇祯中，以蓟镇副总兵为总督吴阿衡中军。十一年冬，墙子岭失事，与阿衡并力战死。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万历二十七年，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良玉别统精卒五百裹粮自随，与副将周国柱扼贼邓坎。明年正月二日，贼乘官军宴，夜袭。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贼平，良玉不言功。其后，千乘为部民所讼，瘐死云阳狱，良玉代领其职。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

泰昌时，征其兵援辽。良玉遣兄邦屏、弟民屏先以数千人往。朝命赐良玉三品服，授邦屏都司佥书，民屏守备。天启元年，邦屏渡浑河战死，民屏突围出。良玉自统精卒三千赴之，所过秋毫无犯。诏加二品服，即予封诰。子祥麟授指挥使。良玉陈邦屏死状，请优恤。因言：“臣自征播以来，所建之功，不满谗妒口，贝锦高张，忠诚孰表。”帝优诏报之。兵部尚书张鹤鸣言：“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邦屏既殁，良玉即遣使入都，制冬衣一千五百，分给残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关。上急公家难，下复私门仇，气甚壮。宜录邦屏子，进民屏官。”

乃赠邦屏都督佥事，锡世廕，与陈策等合祠；民屏进都司佥书。

部议再征兵二千。良玉与民屏驰还，抵家甫一日，而奢崇明党樊龙反重庆，赍金帛结援。良玉斩其使，即发兵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溯流西上，度渝城，奄至重庆南坪关，扼贼归路。伏兵袭两河，焚其舟。分兵守忠州，驰檄夔州，令急防翟塘上下。贼出战，即败归。良玉上其状，擢民屏参将，翼明、拱明守备。”

已而奢崇明围成都急，巡抚硃燮元檄良玉讨。时诸土司皆贪贼赂，逗遛不进。

独良玉鼓行而西，收新都，长驱抵成都，贼遂解围去。良玉乃还军攻二郎关，民屏先登，已，克佛图关，复重庆。良玉初举兵，即以疏闻。命封夫人，锡诰命，至是复授都督佥事，充总兵官。命祥麟为宜慰使，民屏进副总兵，翼明、拱明进参将。

良玉益感奋，先后攻克红崖墩、观音寺、青山墩诸大巢，蜀贼底定。复以援贵州功，数赉金币。

三年六月，良玉上言：“臣率翼明、拱明提兵裹粮，累奏红崖墩诸捷。乃行间诸将，未睹贼面，攘臂夸张，及乎对垒，闻风先遁。败于贼者，唯恐人之胜；怯于贼者，唯恐人之强。如总兵李维新，渡河一战，败衄归营，反闭门拒臣，不容一见。

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静夜思之，亦当愧死。”帝优诏报之，命文武大吏皆以礼待，不得疑忌。

是年，民屏从巡抚王三善抵陆广，兵败先遁。其冬，从战大方，屡捷。明年正月，退师。贼来袭，战死。二子佐明、祚明得脱，皆重伤。良玉请恤，赠都督同知，立祠赐祭，官二子。而是时翼明、拱明皆进官至副总兵。

崇祯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与翼明奉诏勤王，出家财济饷。庄烈帝优诏褒美，召见平台，赐良玉彩币羊酒，赋四诗旌其功。会四城复，乃命良玉归，而翼明驻近畿。明年筑大凌河城。翼明以万人护筑，城成，命撤兵还镇。七年，流贼陷河南，加翼明总兵官，督军赴讨。明年，邓死，以所部皆蜀人，命翼明将之，连破贼于青崖河、吴家堰、袁家坪，扼贼走郧西路。翼明性恇怯，部将连败，不以实闻，革都督衔，贬二秩办贼。已，从卢象升逐贼谷城。贼走均州，翼明败之青石铺。贼入山自保，翼明攻破之。连破贼界山、三道河、花园沟，擒黑煞神、飞山虎。贼出没郧、襄间，抚治郧阳苗胙土遣使招降，翼明赞其事，为贼所绐，卒不绛。翼明、胙土皆被劾。已而贼犯襄阳，翼明连战得利，屯兵庙滩，以扼汉江之浅。而罗汝才、刘国能自深水以渡，遂大扰蕲、黄间。帝以郧、襄属邑尽残，罢胙土，切责翼明，寻亦被劾解官。而良玉自京师还，不复援剿，专办蜀贼。

七年二月，贼陷夔州，围太平，良玉至乃走。十三年扼罗汝才于巫山。汝才犯夔州，良玉师至乃去。已，邀之马家寨，斩首六百，追败之留马垭，斩其魁东山虎。

复合他将大败之谭家坪北山，又破之仙寺岭。良玉夺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塌天，贼势渐衰。

当是时，督师杨嗣昌尽驱贼入川。川抚邵捷春提弱卒二万守重庆，所倚惟良玉及张令二军。绵州知州陆逊之罢官归，捷春使按营垒。见良玉军整，心异之。良玉为置酒。语逊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妇人，受国恩，谊应死，独恨与邵公同死耳。”逊之问故，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驻重庆仅三四十里，而遣张令守黄泥洼，殊失地利。贼据归、巫万山巅，俯瞰吾营。铁骑建瓴下，张令必破。令破及我，我败尚能救重庆急乎？且督师以蜀为壑，无愚智知之。邵公不以此时争山夺险，令贼无敢即我，而坐以设防，此败道也。”逊之深然之。已而捷春移营大昌，监军万元吉亦进屯巫山，与相应援。其年十月，张献忠连破官军于观音岩、三黄岭，遂从上马渡过军。良玉偕张令急扼之竹箘坪，挫其锋。会令为贼所殪，良玉趋救不克，转斗复败，所部三万人略尽。乃单骑见捷春请曰：“事急矣，尽发吾溪峒卒，可得二万。我自廪其半，半饩之官，犹足办贼。”捷春见嗣昌与己左，而仓无见粮，谢其计不用。良玉乃叹息归。时摇、黄十三家贼横蜀中。有秦缵勋者，良玉族人也，为贼耳目，被擒，杀狱卒遁去。良玉捕执以献，无脱者。

张献忠尽陷楚地，将复入蜀。良玉图全蜀形势上之巡抚陈士奇，请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复上之巡按刘之勃，之勃许之，而无兵可发。十七年春，献忠遂长驱犯夔州。良玉驰援，众寡不敌，溃。及全蜀尽陷，良玉慷慨语其众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

悉召所部约曰：“有从贼者，族无赦！”乃分兵守四境。贼遍招土司，独无敢至石砫者。后献忠死，良玉竟以寿终。

翼明既罢，崇祯十六年冬，起四川总兵官。道梗，命不达。而拱明值普名声之乱，与贼斗死，赠恤如制。

龙在田，石屏州土官舍人也。天启二年，云南贼安效良、张世臣等为乱。在田与阿迷普名声、武定吾必奎等征讨，数有功，得为土守备。新平贼剽石屏，安效良攻沾益，在田俱破走之。巡抚闵洪学上其功，擢坐营都司。

崇祯二年与必奎收复乌撒。八年，流贼犯凤阳，诏征云南土兵。在田率所部应诏，击贼湖广、河南，频有功，擢副总兵。总理卢象升檄讨襄阳贼，至则象升已奉诏勤王，命属熊文灿。十年三月击擒大盗郭三海。十一年九月大破贺一龙、李万庆于双沟，进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贼固始，斩首三千五百有奇。张献忠之叛也，文灿命在田驻谷城，遏贼东突。诸将多忌在田，谗言日兴。及文灿被逮，在田亦罢归，还至贵州，击平叛贼安陇壁。

十五年夏，中原盗益炽。在田上疏曰：“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奋激国难，捐赀募精卒九千五百，战象四，战马二千，入楚、豫破贼。贼不敢窥江北陵寝，滇兵有力焉。五载捷二十有八，忌口中阻，逼臣病归。自臣罢，亲籓辱，名城屡陷。

臣妄谓讨寇必须南兵。盖诸将所统多乌合，遇寇即逃，乏饷即噪。滇兵万里长驱，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军易溃也。且一岁中，秋冬气凉，贼得驰骋。春夏即入山避暑，养锐而出，故其气益盛。夫平原战既不胜，山蹊又莫敢撄，师老财殚，荡平何日。滇兵轻走远跳，善搜山。臣愿整万众，力扫秦、楚、豫、皖诸寇，不灭不止。

望速给行粮，沿途接济。臣誓捐躯报国，言而不效，甘伏斧钅质。”帝壮之，下兵部议，寝不行。

逾二载，乙酉八月，吾必奎叛。黔国公沐天波檄在田及宁州土知州禄永命协讨，击擒之。未几，沙定洲作乱，据云南府，在田不敢击。明年，定州攻在田不下，移攻宁州，寻陷嶍峨，在田走大理。又明年，孙可望等至贵州，在田说令攻定洲，定洲迄破灭。在田归，卒于家。

赞曰：马世龙等值边陲多事，奋其勇略，著绩戎行，或捐躯力战，身膏原野，可谓无忝爪牙之任矣。夫摧锋陷敌，宿将犹难，而秦良玉一土舍妇人，提兵裹粮，崎岖转斗，其急公赴义有足多者。彼仗钺临戎，缩朒观望者，视此能无愧乎！

## 列传第一百五十九

贺世贤（尤世功） 童仲揆（陈策 周敦吉等 张神武等） 罗一贯（刘渠祁秉忠） 满桂（孙祖寿） 赵率教（硃国彦） 官惟贤（张奇化） 何可纲黄龙李惟鸾 金日观楚继功等

贺世贤，榆林卫人。少为厮养，后从军，积功至沈阳游击，迁义州参将。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清河被围，副将邹储贤固守。城破，率亲丁鏖战城南，与参将张俱死。部将二十人、兵民万余歼焉。世贤驻叆阳，闻变，疾驰出塞，得首功百五十有四级，进副总兵。

明年，杨镐四路出师。世贤副李如柏出清河。刘綎深入中伏，劝如柏往救，不从，綎遂覆殁。寻擢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驻虎皮驿。铁岭被围，世贤驰援，城已破，邀获首功百余级。泰昌元年九月连战灰山、抚安堡，获首功二百有奇。当是时，四方宿将鳞集辽左，率缩朒不敢战，独世贤数角斗有功，同列多忌之。移镇沈阳。

经略袁应泰下纳降令。广宁总兵李光荣疑世贤所纳多，以状闻。巡抚薛国用亦奏三可虑，兵部尚书崔景荣请拒勿纳，而置己纳于他所。然世贤所纳卒不可散，同列遂谤其有异志。

天启元年三月，我大清以重兵薄沈阳。世贤及总兵尤世功掘堑浚壕，树大木为栅，列楯车火器木石，环城设兵，守城法甚具。大清先以数十骑来侦，世功兵蹑之，杀四人。世贤勇而轻，嗜酒。旦日饮酒，率亲丁千，出城逆击，期尽敌而反。大清兵佯败，世贤乘锐进。倏精骑四合，世贤战且却，抵西门，身被十四矢。城中闻世贤败，各鸟兽窜，而降丁复叛，断城外吊桥。或劝世贤走辽阳，曰：“吾为大将，不能存城，何面目见袁经略乎！”挥铁鞭驰突围中，击杀数人，中矢坠马而死。世功引兵援，亦战死。

世功亦榆林人。万历中，举武乡试，历沈阳游击。张承廕之败也，世功脱归，坐褫职。经略杨镐言其身负重伤，才堪策励，乃补武精营游击。镐四路出师，世功隶李如柏麾下，得全。寻以副总兵守沈阳。熊廷弼代镐，爱其才，与副将硃万良并倚任。廷弼罢，袁应泰代，议三路出师，用为总兵官。未行，而沈阳被兵，死于战。

赠少保、左都督，增世廕三级，再廕指挥佥事，世袭，赐祭葬，建祠曰“愍忠”。

世贤既殁，或疑其叛降，恤典故不及。四川副使车朴为讼冤，格众议不果。

童仲揆，南京人。举武会试，历都指挥，掌四川都司。万历末，擢副总兵，督川兵援辽，与同官陈策并充援剿总兵官。熹宗初立，经略袁应泰招蒙古诸部，处之辽、沈二城。仲揆力谏，不听。

明年，天启改元，应泰欲城清河、抚顺。议三路出师，用大将十人，各将兵万余，仲揆、策当其二。未行，而大清兵已逼沈阳。两人驰救，次浑河。游击周敦吉曰：“事急矣，请直抵沈阳，与城中兵夹击，可以成功。”已，闻沈阳陷，诸将皆愤曰：“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敦吉固请与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营桥北，仲揆、策及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统浙兵三千营桥南。邦屏结阵未就，大清兵来攻，却复前者三，诸军遂败。敦吉、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死。

他将走入浙兵营，被围数匝。副将硃万良、姜弼不救，及围急始前，一战即败走。

大清兵尽锐攻浙营。营中用火器，多杀伤。火药尽，短兵接，遂大溃。策先战死，仲揆将奔，金止之，乃还兵斗。力尽矢竭，挥刀杀十七人。大清兵万矢齐发，仲揆与金、名世及都司袁见龙、邓起龙等并死焉。万良既遁，经略将斩之，乞勚罪自效。

及辽阳被攻，果陷阵死。

自辽左用兵，将士率望风奔溃，独此以万余人当数万众。虽力绌而覆，时咸壮之。事闻，赠策少保、左都督，增世廕三级，再廕本卫指挥佥事，世袭，赐祭葬，建祠曰：“愍忠”。仲揆赠都督同知，增世廕三级，祀祀。金、起龙赠都督佥事，增世廕三级，附祀。名世先有罪系狱，尚书薛三才荐其善火器，命从征立功。文杰亦先褫职。及死，并得复官，赠三级，增世廕二级。见龙等皆予赠廕，他副将至把总战死者百二十余人，赠廕有差。

敦吉，先为四川永宁参将。永宁宣抚奢效忠卒，子崇明幼，其妻奢世统与妾奢世续争印，相攻者十余年。后崇明袭职，世续犹匿印不予。都司张神武与敦吉谋，尽掠其积聚子女，擒世续以归。其部目阎宗传怒，以求主母为名，大掠永宁、赤水、普市、麾尼，数百里成兵墟。事闻，敦吉、神武并论死。辽东告警，命敦吉从军自效，及是鏖战死，赠恤如制。

神武，新建人。万历中举武会试第一。授四川都司佥书。既论死，辽左兵兴，用经略袁应泰荐，诏谕从征立功。神武率亲丁二百四十余，疾驰至广宁。会辽阳已失，巡抚薛国用固留之，不可，曰：“奉命守辽阳，非守广宁也。”曰：“辽阳殁矣，若何之？”曰：“将以歼敌。”曰：“二百人能歼敌乎？”曰：“不能，则死之。”前至辽河，遇逃卒十余万。神武以忠义激其帅，欲与还战，帅不从。乃独率所部渡河，抵首山，去辽阳十七里而军。将士不食已一日，遇大清兵，疾呼奋击，孤军无援，尽殁于阵。监军御史方震孺绘神武像，率将士罗拜，为文祭之。诏赠都督佥事，世廕千户，立祠祀之。

又有杨宗业、梁仲善者，皆援辽总兵官。宗业历镇浙江、山西。杨镐四路败后，命提兵赴援，至是父子并战死。仲善亦战死辽阳城下。宗业赠都督同知，世廕千户；仲善赠都督佥事，增世廕三级。并从祠附祀。

罗一贯，甘州卫人。以参将守西平堡。辽阳陷，西平地最冲，一贯悉力捍御。

巡抚王化贞言于朝，加副总兵。时化贞驻广宁，经略熊廷弼驻右屯，总兵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而一贯帅三千人守西平。已，定议，各缮隍坚垒，急则互相援，违者必诛。明年正月，大清兵西渡河，经抚戒勿轻战。兵渐近，参将黑云鹤出击。一贯止之，不从。明日，云鹤战败，奔还城，追兵歼焉。一贯凭城固拒，用砲击伤者无算。大清树旗招降，且遣使来说，一贯不从。又明日，骑益众，环城力攻。一贯流矢中目，不能战。火药矢石尽，乃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刭。都司陈尚仁、王崇信亦死之。化贞知城未下，信游击孙得功语，尽发广宁兵。以得功及中军游击祖大寿为前锋，令会秉忠赴援，廷弼亦遣使督渠进战，遇大清兵于平阳。得功怀异志，欲引去。乃分兵为左右翼，稍却，推渠、秉忠前。

渠等力战，颇有杀伤。得功及副将鲍承先走，后军见之亦奔，遂大溃。渠战死。秉忠被二刀三矢，家众扶上马，夺围出，创重，卒于途。副将刘征击杀十余人，乃死。

大寿走觉华岛。得功遂降。越二日，广宁即破。事闻，赠一贯都督同知，世廕副千户；渠、秉忠少保，左都督，增世廕三级，再廕指挥佥事。皆赐祭葬，建祠并祀。

一贯子俊杰承廕，崇祯中仕至宣府总兵官，免归。李自成犯甘州，城陷，死之。

渠，京城巡捕营副将也，以御史杨鹤荐，擢总兵官，援剿辽东。辽阳被围，广宁总兵李光荣不能救，反断河桥截军民归路，总督文球劾罢之，即以渠代。西平告急，帅镇武兵往援，遂战殁。

秉忠，陕西人。万历四十四年为永昌参将。银定、歹青以二千余骑人塞，秉忠提兵三百拒之，转战两昼夜。援军至，始遁。秉忠追还所掠人畜，边人颂之。擢凉州副总兵。经略袁应泰荐其智勇，令率私卒守蒲河。至则辽阳已破，命为援剿总兵官，驻防闾阳，援西平，竟死。

自辽左军兴，总兵官阵亡者凡十有四人：抚顺则张承廕，四路出师则杜松、刘綎、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仲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是役，渠与秉忠继之。朝端恤典，俱极优崇。而偾军之将，若李如柏、麻承恩辈，竟有未膺显戮者。

满桂，蒙古人，幼入中国，家宣府。稍长，便骑射。每从征，多斩馘。军令，获敌首一，予一官，否则赉白金五十。桂屡得金，不受职。年及壮，始为总旗。又十余年为百户。后屡迁潮河川守备。杨镐四路师败，荐小将知兵者数人，首及桂。

移守黄土岭。为总督王象乾所知，进石塘路游击、喜峰口参将。

天启二年，大学士孙承宗行边，桂入谒。壮其貌，与谈兵事，大奇之。及出镇山海，即擢副总兵，领中军事。承宗幕下，文武辐辏，独用桂。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

明年，承宗议出关修复宁远。问谁可守者。马世龙荐孙谏及李承先，承宗皆不许。袁崇焕、茅元仪进曰：“满桂可。但为公中军，不敢请耳。”承宗曰；“既可，安问中军。”呼桂语之，慨然请行。世龙犹疑其不可，承宗不听。即日置酒，亲为之饯。桂至宁远，与崇焕协心城筑，屹然成重镇。语具《崇焕传》中。

时蒙古部落驻牧宁远东鄙，辽民来归者悉遭劫掠，承宗患之。四年二月，遣桂及总兵尤世禄袭之大凌河。诸部号泣西窜，东鄙以宁。拱兔、炒花、宰赛诸部阳受款而阴怀反侧。桂善操纵，诸部咸服，岁省抚赏银不赀。初，城中郭外，一望丘墟。

至是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承宗上其功。诏擢都督佥事，加衔总兵。承宗乃令典后部，与前部赵率教相掎角。督饷郎中杨呈秀侵克军粮，副将徐涟激之变，围崇焕署。惮桂家卒勇猛，不敢犯，结队东走。桂与崇焕追斩首恶，抚余众而还。

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远迩大震，桂与崇焕死守。始攻西南城隅，发西洋红夷砲，伤攻者甚众。明日转攻南城，用火器拒却之，围解。帝大喜，擢都督同知，实授总兵官。再论功，加右都督，廕副千户，世袭。桂疏谢，并自叙前后功。优诏褒答，再进左都督。

桂初与率教深相得。是役也，怒其不亲救，相责望。帝闻之，下敕戒勉。而崇焕复与桂不和，言其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举朝皆知桂可用，虑同城或偾事，遂召还。督师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而召命已下。又请用之关门。崇焕皆不纳。闰六月乃命以故秩佥书中军府事。未几，崇焕亦自悔，请仍用之臣言，帝可之，命桂挂印移镇关门，兼统关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诸军，赐尚方剑以重事权。

七年五月，大清兵围锦州，分兵略宁远。桂遣兵救，被围笊篱山。桂与总兵尤世禄赴之，大战相当。遂入宁远城，与崇焕为守御计。俄大清兵进薄城下，桂率副将尤世威等出城迎，颇有杀伤，桂亦身被重创。捷闻，加太子太师，世廕锦衣佥事。

及崇焕休去，之臣再督师，盛推桂才，请仍镇宁远。会蒙古炒花诸部离散，桂与之臣多收置之麾下。

庄烈帝已嗣位，诏之臣毋蹈袁应泰、王化贞故辙，并责桂阿之臣意。桂遂请病乞休，不允。崇祯元年七月，言官交劾之臣，因及桂。之臣罢，桂亦召还府。适大同总兵渠家桢失事，命桂代之。大同久恃款弛备，插部西侵，顺义王遂入境大掠。

家桢及巡抚张翼明论死，插部遂挟赏不去。桂至，遍阅八路七十二城堡，边备大修，军民恃以无恐。

明年冬十月，大清兵入近畿。十一月诏谕勤王。桂率五千骑入卫，次顺义，与宣府总兵侯世禄俱战败，遂趋都城。帝遣官慰劳，犒万金，令与世禄俱屯德胜门。

无何，合战，世禄兵溃，桂独前斗。城上发大砲佐之，误伤桂军，桂亦负伤，令入休甕城。旋与袁崇焕、祖大寿并召见，桂解衣示创，帝深嘉叹。十二月朔复召见，下崇焕狱，赐桂酒馔，令总理关、宁将卒，营安定门外。

桂骁勇敢战。所部降丁间扰民，桂不能问。副将申甫所统多市人，桂军凌之。

夜发矢，惊其营，有死者。御史金声以闻，帝亦不问。及大寿军东溃，乃拜桂武经略，尽统入卫诸军，赐尚方剑，趣出师。桂曰：“敌劲援寡，未可轻战。”中使趣之急，不得已，督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大将，以十五日移营永定门外二里许，列栅以待。大清兵自良乡回，明日昧爽，以精骑四面蹙之。诸将不能支，大败，桂及祖寿战死，云龙、登云被执。帝闻，震悼，遣礼部侍郎徐光启致祭，赠少师，世廕锦衣佥事，袭升三级，赐祭葬，有司建祠。

孙祖寿，字必之，昌平人。万历中举武乡试，授固关把总。天启二年历官署都督佥事，为蓟镇总兵官。

孙承宗行边，议于蓟镇三协十二路分设三大将。以祖寿领西协，辖石匣、古北、曹家、墙子四路，驻遵化。而江应诏领东协，驻关门，辖山海关、一片石、燕河、建昌四路。马世龙领中协，驻三屯营，辖马兰、松棚、喜峰、太平四路。经略王在晋、总督王象乾佥谓：“永平设镇，本以卫山海。今移之三屯，则去山海四百里，于应援为疏。遵化去三屯止六十里，今并列两镇，于建牙为赘。请令世龙仍镇永平，以东协四路分隶世龙、应诏，而以中、西二协专隶之祖寿，仍镇三屯。”章下兵部，署事侍郎张经世议如其言，承宗坚执如初。乃命祖寿移镇遵化。七年，锦州告警，祖寿赴援，不敢战，被劾罢归。及是都城被兵，散家财，招回部曲，从满桂赴斗，竟死，赠恤如制。

祖寿初守固关，遘危疾，妻张氏割臂以疗，绝饮食者七日。祖寿生，而张氏旋死，遂终身不近妇人。为大帅，部将以五百金遗其子于家，却不受。他日来省，赐之卮酒曰：“却金一事，善体吾心，否则法不汝宥也。”其秉义执节如此。

赵率教，陕西人。万历中，历官延绥参将，屡著战功。已，劾罢。辽事急，诏废将蓄家丁者赴军前立功。率教受知于经略袁应泰，擢副总兵，典中军事。

天启元年，辽阳破，率教潜逃，罪当死，幸免。明年，王化贞弃广宁，关外诸城尽空。率教请于经略王在晋，愿收复前屯卫城，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蒙古据其地，不敢进，抵中前所而止。其年，游击鲁之甲以枢辅孙承宗令，救难民六千口，至前屯，尽驱蒙古于郊外。率教乃得入，编次难民为兵，缮雉堞，谨斥堠，军府由是粗立。既而承宗令裨将阵练以川、湖土兵来助，前屯守始固。而率教所招流亡至五六万。择其壮者从军，悉加训练。余给牛种，大兴屯田，身自督课，至手足胼胝。

承宗出关阅视，大喜，以己所乘舆赠之。

蒙古虎墩兔素为总督王象乾所抚。其部下抽扣儿者，善为盗，率教捕斩四人。

招抚佥事万有孚与率教有隙，遂以故败款事诉之象乾。象乾告兵部尚书董汉儒，将斩之，赖承宗贻书汉儒，得不死。

时承宗分关内外为五部。以马世龙、王世钦、尤世禄领中、左、右部，而令率教与副将孙谏领前、后部，部各万五千人。率教仍驻前屯。四年九月，承宗暴其功于朝。擢署都督佥事，加衔总兵。五年冬，承宗去，高第来代，诸将多所更置。率教善事第，第亦委信之。

六年二月，蒙古以宁远被围，乘间入犯平川、三山堡。率教御之，斩首百余级，夺马二百匹，追至高台堡乃还。捷闻，帝大喜，立擢都督同知，实授总兵官，代杨麒镇山海关。寻论功，再进右都督，世廕本卫副千户。时满桂守宁远，亦有盛名，与率教深相得。及宁远被围，率教遣一都司、四守备东援。桂恶其稽缓，拒不纳，以袁崇焕言，乃令入。既解围，率教欲分功。桂不许，且责其不亲援，两人遂有隙。

中朝闻之，下敕戒谕。而桂又与崇焕不和。乃召还桂，令率教尽统关内外兵，移镇宁远。

七年正月，大清兵南征朝鲜。率教督兵抵三岔河为牵制，卒无功。三月，崇焕议修筑锦州、大凌河、中左所三城，渐图恢复。率教移镇锦州护工，再加左都督。

五月，大清兵围锦州，率教与中官纪用、副将左辅、硃梅等婴城固守。发大砲，颇多击伤。相持二十四日，围始解。时桂亦著功宁远，因称“宁、锦大捷”。魏忠贤等蒙重赏。率教加太子少傅，廕锦衣千户，世袭。

崇祯元年八月移镇永平，兼辖蓟镇八路。逾月，挂平辽将军印，再移至关门。

明年，大清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驰援，三昼夜抵三屯营。总兵硃国彦不令入，遂策马而西。十一月四日战于遵化，中流矢阵亡，一军尽殁。帝闻痛悼，赐恤典，立祠奉祀。

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国彦以崇祯二年四月为蓟镇中协总兵官，驻三屯营。十一月六日，大清兵临城，副将硃来同等挈家潜遁。国彦愤，榜诸人性名于通衢。以所积俸银五百余、衣服器具尽给部卒。具冠带西向稽首，偕妻张氏投缳死。

官惟贤，万历未，为甘肃裴家营守备。天启二年以都司佥书署镇番参将事，历宣府游击、延绥西路参将，仍移镇番。五年春，河套、松山诸部入犯，惟贤偕参将丁孟科大败之，斩首二百四十余级。明年春，班记刺麻台吉复纠松山银定、歹成及矮木素、三儿台吉，以三千骑来犯。惟贤再败之，获首功二百有奇。三儿台吉被创死。进惟贤副总兵。其冬，银定等以三儿之死挟愤图报，益纠河套土巴台吉等分道入掠。惟贤及镇将徐永寿等亦分道拒之，共获首功百有六十。七年春，银定、宾兔、矮木素、班记刺麻合土卖火力赤等由黑水河入。惟贤及西路副将陈洪范大破之，斩首百八十余级。当是时，西部频寇边，惟贤屡挫其锋。其秋，王之臣督师辽东，乞惟贤赴关门。

明年，崇祯改元，惟贤至，用为山海北路副总兵。二年冬，京师有警。惟贤入卫，总理马世龙令急援宝坻、漷县。明年正月九日，大清兵自抚宁向山海。翼日，至凤凰店，离关三十里列三营。惟贤与参将陈维翰等设两营以待，合战，互有杀伤。

已，大清兵返抚宁，世龙令惟贤率维翰及游击张奇化、李居正、王世选、王成等往袭遵化。至城西波罗湾，城中兵出击，前锋殊死战。大清兵收入城，后队乘势进攻，城上矢石如雨。寻复遣兵出战，惟贤陷阵，中箭死，士卒杀伤者三百余人，奇化亦战殁。

何可纲，辽东人。天启中，以守备典袁崇焕宁远道中军，廉勇善抚士卒。六年，宁远被围，佐崇焕捍御有功，进都司佥书。明年再被兵，复坚守。迁参将，署宁远副将事。崇祯元年，巡抚毕自肃令典中军。及崇焕再出镇，复以副将领中军事，靖十三营之变。崇焕欲更置大将，上言：“臣昔为巡抚，定议关外止设一总兵。其时魏忠贤窃柄，崔呈秀欲用其私党，增设三四人，以致权势相衡，臂指不运。乃止留宁远及前锋二人，而臂指之不运犹故也。臣以为宁远一路，断宜并归前锋。总兵驻关内者，挂平辽将军印，辖山、石二路，而以前屯隶之。驻关外者，挂征辽前锋将军印，辖宁远一卫，而以锦州隶之。蓟辽总兵赵率教久习辽事，宜与山海麻登云相易，挂平辽将军印。关外总兵旧有硃梅、祖大寿。梅已解任，宜并归大寿，驻锦州，而以臣中军何可纲专防宁远。可纲仁而有勇，廉而能勤，事至善谋，其才不在臣下。

臣向所建竖，实可纲力，请加都督佥事，仍典臣中军。则一镇之费虽裁，一镇之用仍在。臣妄谓五年奏凯者，仗此三人之力，用而不效，请治臣罪。”帝悉从之。可纲佐崇焕更定军制，岁省饷百二十万有奇。以春秋二防功，进职右都督。

二年冬，京师被兵，与大寿从崇焕入卫，数有功。崇焕下吏，乃随大寿东溃，复与归朝。明年正月，永平、滦州失守，可纲战古冶乡及双望，颇有斩获。四月，枢辅孙承宗令可纲督诸将营双望诸山，以缀永平之师。令大寿诸军直趋滦州。滦州既复，大清兵弃永平去，可纲遂入其城。论功，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已而锦州被围，可纲督诸将赴救，立功邮马山，复进秩。四年筑城大凌河，命可纲偕大寿护版筑。八月甫竣工，大清以十万众来攻，可纲等坚守不下。久之，粮尽援绝。大寿及诸将皆欲降，独可纲不从，令二人掖出城外杀之，可纲颜色不变，亦不发一言，含笑而死。

黄龙，辽东人。初以小校从复锦州，积功至参将。崇祯三年从大军复滦州，功第一，迁副总兵。寻论功进秩三等，为都督佥事，世廕副千户。登莱巡抚孙元化以刘兴治乱东江，请龙往镇。兵部尚书梁廷栋亦荐龙为总兵官，与元化恢复四卫，从之。

先是，毛文龙死，袁崇焕分其兵二万八千为四协，命副将陈继盛，参将刘兴治、毛承祚、徐敷奏主之。后改为两协，继盛领东协，兴治摄西协。语详《崇焕传》。

兴治凶狡好乱，与继盛不相能。其兄参将兴祚阵亡，继盛误听谍报，谓未死。兴治愤，择日为兴祚治丧，诸将咸吊。继盛至，伏兵执之，并执理饷经历刘应鹤等十一人。袖出一书，宣于众，诡言此继盛诬兴祚诈死，及以谋叛诬陷己者，遂杀继盛及应鹤等。又伪为岛中商民奏一通，请优恤兴祚，而令兴治镇东江。举朝大骇，以海外未遑诘也。兴冶与诸弟兄放舟长山岛，大肆杀掠。岛去登州四十里。时登莱总兵官张可大赴援永平，帝用廷栋言，趣可大还登州，授副将周文郁大将印，令抚定兴冶。会永平已复，兴治稍戢，返东江。龙莅皮岛受事，兴治犹桀骜如故。四年三月复作乱，杖其弟兴基，杀参将沈世魁家众。世魁率其党夜袭杀兴治，乱乃定。

游击耿仲明之党李梅者，通洋事觉，龙系之狱。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龙军，谋作乱。十月率部卒假索饷名围龙署，拥至演武场，折股去耳鼻，将杀之。诸将为救免。

未几，龙捕斩仲裕，疏请正仲明罪。会元化劾龙克饷致兵哗，帝命充为事官，而核仲明主使状。仲明遂偕孔有德反，以五年正月陷登州，招岛中诸将。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之。龙急遣尚可喜、金声桓等抚定诸岛，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诛叛党，纵火焚其舟。贼党高成友者据旅顺，断关宁、天津援师。龙令游击李维鸾偕可喜等击走之，即移驻其地，援始通。其冬，有德等欲弃登州走入海，龙遣副将龚正祥率舟师四千邀之庙岛。飓风破舟，正祥陷贼中。后居登州，谋为内应，事露被杀。初，龙驻旅顺大治兵。贼拘龙母妻及子以胁之，龙不顾。

六年二月，有德、仲明屡为巡抚硃大典所败，航海遁去。龙度有德等必遁，遁必经旅顺，邀击之。有德几获而逸。斩贼魁李九成子应元，生擒毛承禄、苏有功、陈光福及其党高志祥等十六人，获首级一千有奇，夺还妇女无算，献俘于朝。帝大喜，磔承禄等，传首九边，复龙官。承禄，文龙族家子也。

有德等大愤，欲报龙。会贼舟泊鸭绿江，龙尽发水师剿之。七月，有德等侦知旅顺空虚，遂引大清兵来袭。龙数战皆败，火药矢石俱尽，语部将谭应华曰：“敌众我寡，今夕城必破。若速持吾印送登州，不能赴，即投诸海可也。”应华出，龙率惟鸾等力战。围急，知不能脱，自刭死。惟鸾及诸将项祚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俱死之。事闻，赠龙左都督，赐祭葬，予世廕，建祠曰：“显忠”。惟鸾等附祀。以副总兵沈世魁代龙为总兵官。

世魁本市侩，其女有殊色，为毛文龙小妻。世魁倚势横行岛中，至是为大帅。

七年二月，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降于我大清，岛中势益孤。十年，朝鲜告急，世魁移师皮岛为声援。有德等来袭，世魁战败，率舟师走石城，副将金日观阵殁。登莱总兵陈洪范来援，不战而走。世魁亦阵亡，士卒死伤者万余。从子副将志科集溃卒至长城岛，欲得世魁敕印。监军副使黄孙茂不予，志科怒杀之，并杀理饷通判邵启。

副将白登庸遂率所部降大清。诸岛虽有残卒，不能成军，朝廷亦不置大帅，以登莱总兵遥领之而已。明年夏，杨嗣昌决策尽徙其兵民宁、锦，而诸岛一空。

金日观，不知何许人。天启五年以将才授守备，效力关门。擢镇标中军游击，加参将行蓟镇东路游击事，专领南兵。崇祯初，加副总兵，守马兰峪。三年正月，大清兵破京东列城。兵部侍郎刘之纶遣部将吴应龙等结营毛山，规取罗文谷关。师败，日观遣二将驰援，亦败殁。大清兵乘胜据府君、玉皇二山，进攻马兰城甚急。

日观坚守，亲然大砲。砲炸，焚头目手足，意气不衰。乞援于总理马世龙。令参将王世选等赴救，兵乃退。寻复以二千余骑来攻，日观偕世选等死守不下。朝廷奖其功，骤加都督同知。四月，与副将谢尚政、曹文诏等攻复大安城，遂偕诸军复遵化。

录功，进左都督。时总兵邓辖马兰、松棚二路，日观应受节制。以衔都督同知，不屑为之下。总督曹文衡劾日观器小易盈，恃功骄纵，帝特戒饬而已。久之，移莱州副总兵。十年春，大清兵攻朝鲜，命从登莱总兵陈洪范往救，驻师皮岛。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攻铁山。四月分兵攻皮岛，水陆夹攻。副将白登庸先遁，洪范亦避走石城。登庸寻帅所部降。日观偕诸将楚继功等相持七昼夜，力不支，阵殁，岛城随破。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世廕锦衣副千户，建祠。继功等赠恤有差。

赞曰：古人有言，彼且为我死，故我得与之俱生。故死封疆之臣，君子重之。

观辽左诸帅，委身许国，见危不避，可谓得死所者与！于时优恤之典非不甚渥，然而无救于危亡者，庙算不定，偾事者不诛，文墨议论之徒从而挠之，徒激劝忠义无益也。

## 列传第一百六十

金国凤（杨振 杨国柱） 曹变蛟（硃文德 李辅明） 刘肇基（乙邦才马应魁 庄子固）

金国凤，宣府人。崇祯中，以副总兵守松山。十二年二月，大清以重兵来攻，环城发砲，台堞俱摧。城中人负扉以行。国凤间出兵突击，辄败还，乃以木石甃补城坏处。大清兵屡登屡却，遂分兵攻塔山、连山，令锐卒分道穴城。国凤多方拒守，终不下，阅四旬围解。帝大喜，立擢署都督佥事，为宁远团练总兵官。再论功，署都督同知，廕锦衣卫千户。是年十月，大清兵复攻宁远。国凤愤将士忄匡怯，率亲丁数十人出据北山冈鏖战。移时矢尽力竭，与二子俱死。帝闻痛悼，赠特进荣禄大夫，左都督，赐祭葬，有司建祠，增世职三级。总督洪承畴上言：“国凤素怀忠勇。

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乃能力抗强敌，卒保孤城。非其才力优也，以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迨擢任大将，兵近万人，反致陨命。非其才力短也，由营伍纷纭，号令难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设连营节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统兵出战，惟总兵官令是听。庶军心齐肃，战守有资，所系于封疆甚大。”帝即允行之。及国凤父子柩归，帝念其忠，命所过有司给以舟车，且加二祭。其妻张氏援刘綎例，乞加宫保。部议格不行，而请于世职增级外，再廕本卫试百户世袭，以劝忠臣。帝可之。

当松山被围，巡抚方一藻议遣兵救援，诸将莫敢应。独副将杨振请行，至吕洪山遇伏，一军尽覆。振被执，令往松山说降。未至里许，踞地南向坐，语从官李禄曰：“为我告城中人坚守，援军即日至矣。”禄诣城下致振语，城中守益坚。振、禄皆被杀。事闻，命优恤。

振，义州卫人。世为本卫指挥使。天启二年，河东失守，归路梗，其母自缢。

振随父及弟夜行昼伏，渡鸭绿江入皮岛。毛文龙知其父子才，并署军职。文龙死，振归袁崇焕，为宁远千总。崇祯二年从入卫。救开平有功，进都司佥书。邮马山之战，以游击进参将。久之，擢副总兵。监视中官高起潜招致之，不往。中以他事，落职。用一藻荐，复官，及是死难。

振从父国柱，崇祯九年为宣府总兵官。十一年冬，入卫畿辅，从总督卢象升战贾庄。象升败殁，国柱当坐罪。大学士刘宇亮、侍郎孙传庭皆言其身入重围，非临敌退却者比。乃充为事官，戴罪图功。十四年，祖大寿被困锦州，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往救。国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国柱太息，语其下曰：“此吾兄子昔年殉难处也，吾独为降将军乎！”突围，中矢堕马卒。事闻，赠恤如制。

国柱二子俱殀。妻何氏以所遗甲胄弓矢及战马五十三匹献诸朝。帝深嘉叹，命授一品夫人，有司月给米石，饩之终身。

曹变蛟，文诏从子也，幼从文诏积军功至游击。崇祯四年从复河曲。明年连破贼红军友等于张麻村、陇安、水落城、唐毛山，又破刘道江等于铜川桥，勇冠诸军。

以御史吴甡荐，进参将。文诏移山西，变蛟从战辄胜。及文诏改镇大同，山西巡抚许鼎臣言：“晋贼紫金梁虽死，老回回、过天星、大天王、蝎子塊、闯塌天诸渠未灭。变蛟骁勇绝人，麾下健儿千百，才乃文诏亚，乞留之晋中。”从之。

七年，群贼入湖广，命变蛟南征。文诏困于大同，又命北援。七月遇大清兵广武，有战功。其冬，文诏失事论戍，变蛟亦以疾归。明年，文诏起讨陕西贼，变蛟以故官从。大捷金岭川，鏖真宁之湫头镇，皆为军锋。文诏既战殁，变蛟收溃卒，复成一军。总督洪承畴荐为副总兵，置麾下，与高杰破贼关山镇，逐北三十余里。

又与副将尤翟文、游击孙守法追闯王高迎祥，与战凤翔官亭，斩首七百余级。又与总兵左光先败迎祥乾州。迎祥中箭走，斩首三百五十余级。已而迎祥自华阴南原绝大岭，夜出硃阳关。光先战不利，赖变蛟陷阵，乃获全。九年破闯将澄城。偕光先等追至靖虏卫，转战安定、会宁，抵静宁、固宁，贼屡挫。其秋追混天星等，败之蒲城。贼西走平凉、巩昌，复击破之。

十年二月，巡抚孙传庭部卒许忠叛，勾贼混十万谋犯西安。变蛟方西追过天星，闻乱急还，贼遂遁。传庭已诛迎祥，其党闯将混天星、过天星踞洮、岷、阶、文深谷间。承畴遣变蛟、光先及祖大弼、孙显祖合击。四月望，入山，遇贼郭家坝，大雨。诸将力战，贼死伤无算，食尽引还。九月，阶州陷，与光先并停俸。俄擢都督佥事，为临洮总兵官。当是时，承畴、传庭共矢灭贼。传庭战于东，承畴战于西，东贼几尽。贼在西者，复由阶、成出西和、礼县。光先、显祖皆无功，独变蛟降小红狼。余贼窜走徽州、两当、成、凤间，不敢大逞。十月，贼瞷蜀中虚，陷宁羌州，分三道，连陷三十余州县。承畴率变蛟等由沔县历宁羌，过七盘、朝天二关。山高道狭，士马饥疲，岁暮抵广元，贼已走还秦。变蛟等回军邀击，斩首五百余级。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创“四正六隅”之说，限三月平贼。十一年四月以灭贼逾期，普议降罚，变蛟、光先并镌五级，戴罪办贼。

贼之再入秦也，其渠魁号六队者，与大天王、混天王、争管王四部连营东犯，混天星、过天星二部仍伏阶、文，独闯将李自成以三月自洮州出番地。承畴令变蛟偕贺人龙追之，连战斩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乏食，贼多死亡。变蛟转战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昼夜。余贼溃入塞。大弼驻洮州，扼战不力。乃走入岷州及西和、礼县山中。变蛟还剿，贼伏匿不敢出，惟六队势犹张。六月，光先自固原进兵，贼已奔陇州、清水。光先追至秦州，六队及争管王复走成县、阶州，为变蛟所扼。其别部号三队及仁义王、混天王降于光先，而自成、六队及其党祁总管避秦兵，复谋犯蜀，副将马科、贺人龙拒之。将还走阶、文及西乡，惮变蛟，乃走汉中，又为光先所扼。六队、祁总管皆降，惟自成东遁。承畴令变蛟穷追，而设三伏于潼关之南原。变蛟追及，大呼斫贼。伏尽起，贼尸相枕藉。村民用大棒击逃者。自成妻女俱失，从七骑遁去。余皆降。是时，曹兵最强，各镇依之以为固，录关中平贼功，进变蛟左都督。

十一月，京师戒严，召承畴入卫，变蛟及光先从之。明年二月，抵近畿，帝遣使迎劳，将士各有赐。未几，战浑河，无功。再战太平砦北，小有斩获。及解严，留屯遵化。麾下皆秦卒，思归，多逃亡者，追斩之乃定。时张献忠、罗汝才既降复叛，陕西再用兵。总督郑崇俭乞令变蛟兵西还，帝不许，寻用为东协总兵官。

十三年五月，锦州告急。从总督承畴出关，驻宁远。七月与援剿总兵左光先、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辽东总兵刘肇基，遇大清兵于黄土台及松山、杏山，互有杀伤。大清兵退屯义州。承畴议遣变蛟、光先、科之兵入关养锐，留三桂、肇基于松、杏间，佯示进兵状。又请解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光先西归，代以白广恩。部议咸从之，而请调旁近边军，合关内外见卒十五万人备战守。用承畴言，师行粮从，必刍粮足支一岁，然后可议益兵。帝然之，敕所司速措给。

征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各拣精兵赴援。以十四年三月偕变蛟、科、广恩先后出关，合三桂、廷臣凡八大将，兵十三万，马四万，并驻宁远。

承畴主持重，而朝议以兵多饷艰，职方郎张若麒趣战。承畴念祖大寿被围久，乃议急救锦州。七月二十八日，诸军次松山，营西北冈。数战，围不解。八月，国柱战殁，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承畴命变蛟营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两山间列七营，环以长壕。俄闻我太宗文皇帝亲临督阵，诸将大惧。及出战，连败，饷道又绝。朴先夜遁。通、科、三桂、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驰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先后丧士卒凡五万三千七百余人。自是锦州围益急，而松山亦被围，应援俱绝矣。九月，承畴、变蛟等尽出城中马步兵，欲突围出，败还。守半年，至明年二月，副将夏成德为内应，松山遂破。承畴、变蛟、廷臣及巡抚丘民仰，故总兵祖大乐，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桢，副将江翥、饶勋、硃文德，参将以下百余人皆被执见杀，独承畴与大乐获免。

文德，义州卫人，后家锦州。崇祯时，积功至松山副将。忤监视中官高起潜，为所中，斥罢。十一年起故官。及城被围，领前锋拒守甚力，城破竟死。

三月，大寿遂以锦州降。杏山、塔山连失，京师大震。诏赐诸臣祭葬，有司建祠。变蛟妻高氏以赠廕请，乃赠荣禄大夫、太子少保，世廕锦衣指挥佥事。

法司会鞫王朴罪。御史郝晋言：“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主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请独斩朴，勒科军令状，再失机即斩决。三桂失地应斩，念守宁远功，与辅明、广恩、通皆贬秩，充为事官。

辅明，辽东人，累官副总兵。崇祯八年从祖宽击贼，连蹙之嵩县、汝州、确山。

明年追破贼于滁州。叙功，加都督佥事。十二年擢山西总兵官，被劾罢。明年从承畴出关，使代国柱，竟败。十六年为援剿总兵。是冬，大清兵薄宁远，辅明驰援，军败犹力战，殁于阵。事闻，赠特进荣禄大夫、左都督，世廕锦衣副千户，赐祭葬，列坛前屯祀之。

朴，榆林卫人。父威，官左都督，九佩将印，为提镇者五十年。兄世钦，里居殉难，见《尤世威传》中。朴由父廕屡迁京营副将。崇祯六年，贼躏畿南，命朴与倪宠为总兵官，将京军六千，监以中官杨应朝、卢九德，屡有斩获功，进右都督。

明年代曹文诏镇大同，进左都督。九年秋，都城被兵，诏朴入卫，赉蟒衣彩币，竟无功。十一年加太子太保。是冬，从总督卢象升入卫，方战栾城、束鹿间。或言大同有警即引兵归。及是救锦州，以首逃下诏狱。十五年五月伏诛。

科，起偏裨至大帅，战功亚变蛟，与三桂同守宁远有功。十六年春，督兵入卫，赐宴武英殿，命从大学士吴甡南征，不果行。明年三月从李建泰西征。李自成兵至，科遂降，封怀仁伯。

广恩，初从混天猴为盗。既降，屡立战功。松山败还，代马科镇山海关。是年十一月，京师戒严，广恩入卫，赉银币羊酒。俄战龙王口，稍有斩获，以捷闻。帝始恶广恩观望，降旨谯责，而冀其后效，特命叙功。明年四月合八镇兵战螺山，悉溃败。总督赵光抃请帝召之入，用为武经略。广恩以帝频戮大将，己又多过，惧不敢至，假索饷名，顿真定。大学士吴甡将南征，密请帝严旨逮治，而己力救，率之剿寇。广恩感甚。无何，帝遣中官赍二万金犒其军，且谕以温旨。广恩遂骄，不为甡用，大掠临洺关，径归陕西。帝不得已，命隶督师孙传庭办贼。十月，郏县师覆，加广恩荡寇将军，俾缘道收溃卒以保潼关。未几，潼关亦破，广恩西奔固原。贼将追蹑及之，即开门降。自成大喜，握手共饮，封桃源伯。

通，口辩无勇略。既败归，仍镇密云。其年冬，奉诏入卫，命守御三河、平谷。

大清兵下山东，通尾之而南，抵青州，迄不敢一战。明年复尾而北，战螺山，败绩。

已，命从甡南征。甡未行而斥，乃令通辖蓟镇西协。五月汰密云总兵官，命兼辖中协四路。寻用孔希贵于西协，而命通专辖中协。十月，关外有警，命率师赴援，以银牌二百为赏功用。事定，复移镇西协。帝顾通厚，有蟒衣玉带之赐，召见称卿而不名，锡之宴，奖劳备至。明年，贼逼宣府，命移守居庸，封定西伯。无何，贼犯关，即偕中官杜之秩迎降，京师遂陷。

光先，枭将也，与贼角陕西，功最多。自辽左遣还，废不用。后闻广恩从贼，亦诣贼降。

又有陈永福者，守开封，射李自成中目。及自成陷山西，令广恩谕之降。永福惧诛，意犹豫。自成折箭以示信，乃降，封为文水伯。后自成败还山西，永福为守太原，杀晋府宗室殆尽。

刘肇基，字鼎维，辽东人。嗣世职指挥佥事，迁都司佥书，隶山海总兵官尤世威麾下。崇祯七年从世威援宣府，又从剿中原贼。进游击，戍雒南兰草川。明年遇贼，战败伤臂。未几，世威罢，肇基及游击罗岱分将其兵，与祖宽大破贼汝州，斩首千六百有奇。后从宽数有功，而其部下皆边军，久戍思归，与宽军噪而走。总理卢象升乃遣之入秦。其秋，畿辅有警，始还山海，竟坐前罪解职，令从征自效。俄以固守永平功复职，屡迁辽东副总兵。

十二年冬，蓟辽总督洪承畴请用为署总兵官，分练宁远诸营卒。兵部尚书傅宗龙稍持之，帝怒，下宗龙狱，擢肇基都督佥事任之。明年三月，锦州有警。承畴命吴三桂偕肇基赴松山为声援。三桂困松、杏间，肇基救出之，丧士卒千人。七月与曹变蛟等战黄土台及松山、杏山。九月，复战杏山，肇基军稍却。承畴甄别诸将，解肇基职，代以王廷臣。十七年春，加都督同知，提督南京大教场，及福王立，史可法督师淮、扬，肇基请从征自效。屡加左都督、太子太保。可法议分布诸将，奏荐李成栋、贺大成、王之纲、李本身、胡茂桢为总兵官。成栋镇徐州，大成扬州，之纲开封。本身、茂桢隶高杰麾下，为前锋。而令肇基驻高家集，李楼凤驻睢宁，以防河。栖凤本甘肃总兵，以地失留淮、扬间也。阁标前锋，则用张天禄驻瓜洲。

十一月，肇基、栖凤以可法命谋取宿迁。初八日渡河，复其城。越数日，大清兵围邳州，军城北，肇基军城南，相持半月，大清兵引去。

顺治二年三月，大清兵抵扬州，可法邀诸将赴援。独肇基自白洋河趋赴，过高邮不见妻子。既入城，请乘大清兵未集，背城一战。可法持重，肇基乃分守北门，发砲伤围者。已而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战，格杀数百人。后骑来益众，力不支，一军皆没。副将乙邦才、马应魁、庄子固等皆同死。

乙邦才，青州人。崇祯中，以队长击贼于河南、江北间。大将黄得功与贼战霍山，单骑逐贼，陷淖中。贼围而射之，马毙，得功徒步斗。天将暮，仅余二矢。邦才大呼冲贼走，得功乃得出。邦才授以己马，分矢与之，且走且射，殪追骑十余人，始得及其军。得功自是知邦才。

时有张衡者，亦以骁敢名。贼围六安急，总督马士英救之。甫至，斥其左右副将，而号于军中曰：“孰为乙邦才、张衡者？”两人入谒，即牒补副将，以其兵授之，曰：“为我入六安，取知州状来报。”两人出，即简精骑二百，夜冲贼阵而入，绕城大呼，曰：“大军至矣，固守勿懈！”城中人喜，守益坚。两人促知州署状，复夺围出，不损一骑。

时颍、寿、六安、霍山诸州县数被寇，邦才大小十余战，咸有功。及可法镇扬州，携之行。至是战败，自刎死。

马应魁，字守卿，贵池入。初为小将，率家丁五十人巡村落间。猝遇贼，众惧欲奔。应魁大声曰：“勿怖死！死，命也。”连发二矢殪二贼，贼即退。可法因拔为副总兵，俾领旗鼓。每战披白甲，大书“尽忠报国”四字于背，至是巷战死。

庄子固，字宪伯，辽东人，年十三，杀人亡命。后从军有功，积官至参将。尝从山西总兵许定国救开封，军半道噪归，定国获罪。子固辑余众，得免议。后可法出镇，用为副总兵，俾兴屯于徐州、归德间。　子固募壮士七百人，以赤心报国为号。闻扬州被围，率众驰救，三日而至。城将破，欲拥可法出城，遇大清兵，格斗死。

他若副将楼挺、江云龙、李豫，参将陶国祚、许谨、冯国用、陈光玉、李隆、徐纯仁，游击李大忠、孙开忠，都司姚怀龙、解学曾等十余人，皆以巷战死。

赞曰：金国凤之善守，曹变蛟之力战，均无愧良将材。然而运移事易，难于建功，而易于挫败，遂至谋勇兼绌，以身殉之。盖天命有归，莫之为而为者矣。

## 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左良玉（邓 贺人龙） 高杰（刘泽清） 祖宽

左良玉，字昆山，临清人。官辽东车右营都司。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巡抚毕自肃自经死，良玉坐削职回卫。已，复官。总理马世龙令从游击曹文诏援玉田、丰润，连战洪桥、大堑山，直抵遵化。论恢复四城功，与文诏等俱进秩，隶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麾下。大凌河围急，诏昌平军赴援，总兵尤世威护陵不得行，荐良玉可代率兵往。已，恂荐为副将，战松山、杏山下，录功第一。

良玉少孤，育于叔父。其贵也，不知其母姓。长身赪面，骁勇，善左右射。目不知书，多智谋，抚士卒得其欢心，以故战辄有功。时陕西贼入河南，图怀庆。廷议令良玉将昌平兵往剿，大指专办河南。会贼寇修武、清化者窜入平阳，因檄良玉入山西御之，颇有斩获。河南巡抚樊尚璟以良玉驻泽州，扼豫、晋咽侯，可四面为援兵。诏从之。时曹文诏将陕西兵，帝令良玉受尚璟节制，与文诏同心讨贼，有急则秦兵东，豫兵西，良玉兵从中横击。

六年正月，贼犯隰州，陷阳城。良玉败之于涉县之西陂。二月，良玉兵与贼战武安，大败。尚璟罢，以太常少卿玄默代之。三月，贼再入河内，良玉自辉县逐之。

贼奔修武，杀游击越效忠，追参将陶希谦，希谦坠马死。良玉击之万善驿，至柳树口大败之，擒贼首数人，贼遂西奔。河南额兵仅七千，数被贼，折亡殆尽。良玉将昌平兵二千余，数战，虽有功，势孤甚。总兵邓方立功莱州，乃命将川兵益以石砫土司马凤仪兵驰赴良玉，与共角贼。已而凤仪以孤军战没于侯家庄。

当是时，贼势已大炽，纵横三晋、畿辅、河北间。诸将曹文诏、李卑、艾万年、汤九州、邓、良玉等先后与贼战，胜负略相当。良玉、办河南，屡破之于官村，于沁河，于清化，于万善。良玉又扼之武安八德，斩获尤多。会帝命倪宠、王朴为总兵，将京营兵六千赴河南，以中官杨进朝、卢九德监其军，而别遣中官监良玉等军。职方郎中李继贞曰：“良玉、李卑身经百战，位反在宠、朴下，恐闻而解体。”

乃令良玉、卑署都督佥事，为援剿总兵官，与宠、朴体相敌。京营兵至，共击贼，数有功。良玉败贼济源、河内，又败之永宁青山岭银洞沟，又自叶县追至小武当山，皆斩贼魁甚众。然诸将以中官监军，意弗善也。

其冬，贼西奔者复折而东。良玉、九州扼其前，京营兵尾其后，贼大困，官军连破之柳泉、猛虎村。贼张妙手、贺双全等三十六家诡词乞抚于分巡布政司常道立，因监军进朝以请。诸将俟朝命，不出战。会天寒河冰合，贼遂从渑池径渡，巡抚默率良玉、九州、卑、兵待之境上。贼乃窜卢氏山中，由此自郧、襄入川中，折而掠秦陇，复出没川中、湖北，以犯河南，中原益大残破，而三晋、畿辅独不受贼祸者十年。

贼既渡河去，良玉与诸将分地守。陈奇瑜、卢象升方角贼秦、楚，七年春夏间，中州幸无事。既而奇瑜失李自成于车箱，廷议合晋、豫、楚、蜀兵四面剿之。贼乃分军三：一向庆阳，一趋郧阳，而一出关趋河南。趋河南者又分为三，郡邑所在告急。良玉扼新安、渑池，他将陈治邦驻汝州，陈永福扼南阳，皆坐甲自保而已，不能大创贼也。贼每营数万，兵番进，皆因粮宿饱；我兵寡备多，馈饷不继。贼介马驰，一日夜数百里；我步兵多，骑少，行数十里辄疲乏，以故多畏贼。而良玉在怀庆时，与督抚议不合，因是生心，缓追养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抚檄调，不时应命，稍稍露跋扈端矣。十二月遇贼于磁山，大战数十，追奔百余里。

八年正月，河南贼破颍州，毁凤阳皇陵。其陷鹿邑、柘城、宁陵、通许者，良玉在许州不能救。四月，督师洪承畴在汝州，令诸将分地遮贼。尤世威守雒南，陈永福控卢氏、永宁，邓、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遏湖广。以吴村、瓦屋乃内乡、淅川要地，令良玉与汤九州以五千人扼之。未几，邓圯以兵哗死，而曹文诏讨陕贼，败没于真宁。贼益张，遂超卢氏，奔永宁。巡抚默被逮未去，檄良玉自内乡与陈治邦、马良文等援卢氏。八月败贼于鄢陵。九月蹑贼于郏之神垕山。贼连营数十里，番休更战，以疲我兵，良玉收其军而止。贼再攻密，良玉自郏援之，乃去。十月，良玉抵灵宝，合辽东总兵祖宽兵剪贼于涧口、焦村。焦村，硃阳关地也。十一月，李自成出硃阳关，张献忠久据灵宝，闯王高迎祥亦与合。良玉、宽御之灵宝，不能支，陕州陷。贼东下攻洛阳，良玉、宽从巡抚陈必谦救洛阳，贼乃去。迎祥、自成走偃师、巩。献忠走嵩、汝。良玉出雒追迎祥、自成。宽分击献忠救汝。会总理卢象升至自湖广，与宽大败贼汝西，令裨将破贼于宜阳黄涧口。

九年二月，贼败于登封郜城镇，走石阳关，与伊、嵩之贼合。故总兵九州由嵩县深入，与良玉夹剿。良玉中道遁归，九州乘胜穷追四十里，无援败殁，良玉反以捷闻。五月，象升遣祖宽、李重镇随陕西总督洪承畴西行。良玉军最强，又率中州人，故独久留之。而以其骄亢难用，用孔道兴代其偏将赵柱驻灵宝，防雒西；良玉与罗岱驻宜、永，防雒东。七月，良玉兵抵开封，由登封之唐庄深入击贼，自辰鏖至申，贼不支西走。陈永福方败贼于唐河，贼至田家营，良玉渡河击之，斩获颇众。

九月，巡抚杨绳武劾良玉避贼，责令戴罪自赎。

十年正月，贼老回回合曹操、闯塌天诸部沿流东下，安庆告警，诏良玉从中州救之。良玉道剿杀南阳土寇杨四、侯驭民、郭三海，急抵六安，与贼遇。部将岱、道兴乘胜连战，大破贼。贼走霍、潜山。会马爌、刘良佐亦屡败贼于桐城、庐州、六安，贼在滁、和者亦西遁，江北警少息。应天巡抚张国维三檄良玉入山搜剿，不应，放兵掠妇女。屯舒城月余，河南监军太监力促之，始北去，贼已饱掠入山矣。

已，淅川陷，良玉拥兵不救。以六安破贼功，诏落职戴罪，寻复之。贼东下袭六合，攻天长，分掠瓜洲、仪真，破盱眙。良玉坚不肯救，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留己。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夺也。十月，总理熊文灿至安庆，部檄以良玉军隶焉，良玉轻文灿不为用。

十一年正月，良玉与总兵陈洪范大破贼于郧西。张献忠假官旗号袭南阳，屯于南关。良玉适至，疑而急召之，献忠逸去。追及，发两矢，中其肩，复挥刀击之，面流血。其部下救以免，遂逃之谷城。未几，请降，良玉知其伪，力请击之，文灿不许。九月，文灿剿郧、襄诸贼，良玉与洪范及副将龙在田击破之双沟营，斩首二千余级。十二月，河南巡抚常道立调良玉于陕州。贼乘卢氏虚，遁入内、淅。是月，许州兵变，良玉家在许，歼焉。

十二年二月，良玉率降将刘国能入援京师，诏还讨河南贼。兵过灞头、吴桥，大掠，太监卢九德疏闻，诏令戴罪。已而破贼马进忠于镇平关。进忠降。又与国能再破贼李万庆于张家林、七里河，万庆亦降。七月，献忠叛去，良玉与罗岱追之，使岱为前锋，己随其后。逾房县八十里，至罗猴山，军乏食。伏起，岱马挂于藤，抽刀断之，蹶而复进，弃马登山，贼围急，矢尽被获。良玉大败奔还，军符印信尽失，弃军资千万余，士卒死者万人。事闻，以轻进贬三秩。

十三年春，督师杨嗣昌荐良玉虽败，有大将才，兵亦可用，遂拜平贼将军。当是时，贼分为三：西则张献忠，踞楚、蜀郊；东则革里眼、左金王等四营，豕突随、应、麻、黄；南则曹操、过天星等十营，伏漳、房、兴、远间。闰正月，良玉合诸军击贼于枸坪关，献忠败走，良玉乃请从汉阳、西乡入蜀追之。嗣昌谋以陕西总督郑崇俭率贺人龙、李国奇从西乡入蜀，而令良玉驻兵兴平，别遣偏将追剿，良玉不从。嗣昌檄良玉曰：“贼势似不能入川，仍当走死秦界耳。将军从汉阳、西乡入川，万一贼从旧路疾趋平利，仍入竹、房，将何以御？不则走宁昌，入归、巫，与曹操合，我以大将尾追，促贼反楚，非算也。”良玉报曰：“蜀地肥衍，贼渡险任其奔轶，后难制。且贼入川则有粮可因，回郧则无地可掠，其不复窜楚境明矣。夫兵合则强，分则弱。今已留刘国能、李万庆守郧，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即驻兴平，兵力已薄，贼来能遏之耶？今当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创自然瓦解，纵折回房、竹间，人迹断绝，彼从何得食？况郧兵扼之于前，秦抚在紫、兴扼之于右，势必不得逞。

若宁昌、归、巫险且远，曹操、献忠不相下。倘穷而归曹，必内相吞，其亡立见。”

良玉已于二月朔涉蜀界之渔溪渡矣。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计良是，遂从之。

时献忠营太平县大竹河，良玉驻渔溪渡。未几，总督崇俭引其兵来会。贼移军九滚坪，见玛瑙山峻险，将据之。良玉始抵山下，贼已踞山颠，乘高鼓噪。良玉下马周览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贼矣。”分所进道为三，己当其二，秦兵当其一。

令曰：“闻鼓声而上。”两军夹击，贼阵坚不可动。鏖战久之，贼大溃，坠崖涧者无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斩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献忠妻妾亦被擒，遁入兴山、归州之山中，寻自盐井窜兴、归界上。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事闻，加太子少保。四月，良玉进屯兴安、平利诸山，连营百里。诸军惮山险，围而不攻。久之，献忠自兴、房走白羊山而西，与罗汝才合。七月，良玉乘胜击过天星，降之。过天星者，名惠登相，既降，遂始终为良玉部将。

初，良玉受平贼将军印，浸骄，不肯受督师约束。而贺人龙屡破贼有功，嗣昌私许以人龙代良玉。及良玉奏玛瑙山捷，嗣昌语人龙须后命。人龙大恨，具以前语告良玉，良玉亦内恨。当献忠之败走也，追且及，遣其党马元利操重宝啖良玉曰：“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

良玉心动，纵之去。监军万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劝嗣昌令前军蹑贼，后军继之，而身从间道出梓潼扼归以俟济师，嗣昌不用。贼既入蜀之巴州，人龙兵噪而西归。

召良玉兵合击，九檄皆不至。

十四年正月，诸军追贼开县之黄陵城。参将刘士杰深入，所当披靡。献忠登高望，见无秦人旗帜，而良玉兵前部无斗志，独士杰孤军。乃密选壮士潜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驰下，良玉兵先溃，总兵猛如虎溃围出。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献忠已席卷出川，西绝新开驿置，楚、蜀消息中断，遂以计绐入襄阳城。襄王被执，嗣昌不食卒。贼濒死复纵，迄以亡国者，以良玉素骄蹇不用命故也。二月，诏良玉削职戴罪，平贼自赎。五月，献忠陷南阳，即攻沁阳破之。良玉至南阳，贼遁去。良玉不戢士，沁人脱于贼者，遇官军无噍类。既而献忠陷郧西，掠地至信阳，屡胜而骄。

良玉乃从南阳进兵，复大破之，降其众数万。献忠中股，负重伤夜遁。而是时，李自成方残襄城，围良玉于郾城，几陷。会陕西总督汪乔年出关，自成乃辍围，与乔年战襄阳城外。乔年军尽覆，良玉不能救。帝既斩贺人龙以肃军攻，专倚良玉办贼。

十五年四月，自成复围开封，乃释故尚书初荐良玉者侯恂于狱，起为督师，发帑金十五万犒良玉营将士，激劝之。良玉及虎大威、杨德政会师硃仙镇，贼营西，官军营北。良玉见贼势盛，一夕拔营遁，众军望见皆溃。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过，从后击之。官军幸追者缓，疾驰八十里。贼已于其前穿堑深广各二寻，环绕百里，自成亲率众遮于后。良玉兵大乱，下马渡沟，僵仆溪谷中，趾其颠而过。贼从而蹂之，军大败，弃马骡万匹，器械无算，良玉走襄阳。帝闻良玉败，诏恂拒河图贼，而令良玉以兵来会。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九月，开封以河决而亡。帝怒恂，罢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开封既亡，自成无所得，遽引兵西，谋拔襄阳为根本。

时良玉壁樊城，大造战舰，驱襄阳一郡人以实军，诸降贼附之，有众二十万。

然亲军爱将大半死，而降人不奉约束，良玉亦渐衰多病，不复能与自成角矣。自成乘胜攻良玉，良玉退兵南岸，结水寨相持，以万人扼浅洲。贼兵十万争渡，不能遏。

良玉乃宵遁，引其舟师，左步右骑而下。至武昌，从楚王乞二十万人饷，曰：“我为王保境。”王不应，良玉纵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窜山谷，多为土寇所害。驿传道王扬基夺门出，良玉兵掠其赀，并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正月中，兵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过矣！”

良玉既东，自成遂陷承天，傍掠诸州县。

当是时，降兵叛卒率假左军号恣剽掠，蕲州守将王允成为乱首，破建德，劫池阳，去芜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盐舶尽夺以载兵。声言诸将寄帑南京，请以亲信三千人与俱。南京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陈师江上为守御。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都御史李邦华被召，道湖口，草檄告良玉，以危词动之。而令安庆巡抚发九江库银十五万两，补六月粮，军心乃定。邦华入见帝，论良玉溃兵之罪，请归罪于王允成。帝乃令良玉诛允成，而奖其能定变。良玉卒留允成于军中，不诛也。良玉留安庆久之，徐溯九江上。闻献忠破湖广，沉楚王于江，坐视不救。

八月乃入武昌，立军府招徠，下流粗定，分命副将吴学礼援袁州。江西巡抚郭都贤恶其淫掠，檄归之，而自募土人为戍守。会贼陷长沙、吉州，复陷袁州、岳州，良玉遣马进忠援袁州，马士秀援岳州。士秀率水师败贼岳州城下，二城遂并复。时帝命兵部侍郎吕大器代侯恂为总督，恂解任，中道逮下狱。良玉知其为己故，心鞅鞅，与大器龃龉。贼连陷建昌诸府，大器无兵不能救，良玉亦不援。进忠与贼战嘉鱼，再失利，良玉军遂不振。会献忠从荆河入蜀，良玉遣兵追之，距荆州七十里。

荆、襄诸贼因自成入关，尽懈。良玉侦知，乃遣副将卢光祖上随、枣、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刘洪起自南阳，掎贼后，收其空虚地以自为功。

十七年三月，诏封良玉为宁南伯，畀其子梦庚平贼将军印，功成世守武昌。命给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战，良玉乃条日月进兵状以闻。疏入，未奉旨，闻京师被陷，诸将汹汹，以江南自立君，请引兵东下。良玉恸哭，誓不许。副将士秀奋曰：“有不奉公令复言东下者，吾击之！”以巨舰置砲断江，众乃定。

福王立，晋良玉为侯，廕一子锦衣卫正千户，且并封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为诸镇，俱廕子世袭，而以上流之事专委良玉，寻加太子太傅。时李自成败于关门，良玉得以其间稍复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湖广巡抚何腾蛟及总督袁继咸居江西，皆与良玉善，南都倚为屏蔽。

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军法用两人夹马驰，曰：“过对”。马足动地殷如雷，声闻数里。诸镇兵惟高杰最强，不及良玉远甚。然良玉自硃仙镇之败，精锐略尽，其后归者多乌合，军容虽壮，法令不复相慑。良玉家歼于许州，其在武昌，诸营优娼歌舞达旦，良玉塊然独处，无姬侍。尝夜宴僚佐，召营妓十余人行酒，履濆交错，少焉左顾而欬，以次引出。宾客肃然，左右莫敢仰视。其统驭有体，为下所服多此类。而是时，良玉已老且病，无中原意矣。

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东林也。马士英、阮大铖用事，虑东林倚良玉为难，谩语修好，而阴忌之，筑板矶城为西防。良玉叹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

会朝事日非，监军御史黄澍挟良玉势，面触马、阮。既返，遣缇骑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与诸将日以清君侧为请，良玉踌躇弗应。亡何，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自汉口达蕲州，列舟二百余里。良玉疾已剧，至九江，邀总督袁继咸入舟中，袖中出密谕，云自皇太子，劫诸将盟，继咸正辞拒之。部将郝效忠阴入城，纵火残其城而去。良玉望城中火光，曰：“予负袁公。”呕血数升，是夜死。时顺治二年四月也。诸将秘不发丧，共推其子梦庚为留后。七日，军东下，朝命黄得功渡江防剿。

初，梦庚自立，佯语继咸至池州侯旨。抵池，继咸密以疏闻，道梗不得达。惠登相者，初为贼，既降，为良玉副将。诸军自彭泽下，连陷建德、东流，残安庆城，独池州不破，贻书登相曰：“留此以待后军。”登相大诟曰：“若此，则我反不如前为流贼时矣，如先帅末命何！”檄其军返。梦庚见黑旗船西上，索轻舸追及之，登相与相见大恸。以梦庚不足事，引兵绝江而去，诸将乃议旋师。时大清兵已下泗州，逼仪真矣。梦庚遂偕澍以众降于九江。

邓，四川人。天启初，从军，积功得守备。安邦彦反，追贼织金，勇冠诸将。已，败织绩河滨。鲁钦败殁，贼犯威清。夜斫营走贼，进都司佥书。讨败苗酋李阿二。自贵州用兵，裨将杨明楷、刘志敏、张云鹏并骁勇，不得为大将，惟以功名闻。

崇祯初，屡迁四川副总兵，与侯良柱共斩安邦彦。京师有警，率六千人勤王，共复遵、永四城。加署都督佥事，世廕千户。寻擢总兵官，镇守遵化。战喜峰口及洪山，并有功，进秩为真。五年春，叛将乱登、莱，王洪等无功。自请行，命为援剿总兵官，与洪及刘国柱御贼沙河，战相当。已而遁走，贼乘之，大败。寻与诸将金国奇等复登、莱二城，录功进署都督同知。

戍遵化久，思归。及登、莱事竣，复以为言。会贼入河北，言者请令剿，怏怏而行。给事中范淑泰劾虐民，帝不问，旋遣近侍监其军。至济源，射杀王自用于善阳山，即贼紫金梁也。顷之，贼逼磁州，拒却之彭城镇。与左良玉击贼清池、柳庄，贼走林县。部将杨遇春邀贼，中伏死。贼用其旗，并诱杀他将，自是轻。俄与良玉逐贼沙河，贼围汤阴，被困土樵窝，良玉救乃免。已，共破贼官村、沁河、清化、万善，移师畿南，败贼白草关。贼犯平山，败之红子店、马种川。贼遁青石岭败之红涧村、醉汉口。贼犯临城，败之鱼桂岭。

当是时，贼蔓河溯及畿南，天子特遣倪宠、王朴将京军，而保定梁甫，河南左良玉，汤九州合军足殄贼。群帅势相轧，彼此观望，托山深道岐以自解，莫利先入，贼遂由渑池南渡。而诸帅各有近侍为中军，事易掩饰，所报功多不以实也。十一月，贼南遁，追败之渑池扣子山，至宜阳、卢氏而还。是月以为保定总兵官，代梁甫。

七年正月以贼尽入郧、襄，命援剿，解南漳围。寻败贼胡地冲，斩闯天王、九条龙、草上飞、抓山虎、双翼虎。剿房县、竹山、南漳贼，战狮子崖、石漳山，斩一只虎、满天飞。已，击贼洵阳乜家沟，连战皆捷，获首功一千有奇。八月叙五峰山破贼功，进右都督。不善驭军，军心亦不附，噪于郧西，渡河以避之，总督陈奇瑜犒慰乃定。奇瑜集诸将讨竹山、竹溪诸贼，频有功。十一月，贼大入河南，命援剿。

八年春，贼陷新蔡，知县王信骂贼死，追败贼　罗山。是时，贼陷凤阳，命自黄州速援安庆。及桐城被围，竟不至。御史钱守廉劾剿贼罗山，杀良冒功，命总督洪承畴核之。四月，承畴至汝州，令戍樊城，防汉江。是月，部将王允成以克饷鼓噪，杀其二仆。惧，登楼越墙堕地死。

由小校，大小数百战，所向克捷。以久戍觖望，恣其下淫掠。大学士王应熊以乡里庇之，益无所惮。其死也，人以为逸罚云。

贺人龙，米脂人。初以守备隶延绥巡抚洪承畴麾下。崇祯四年，承畴受贼降，命人龙劳以酒，伏兵击斩三百二十人。其冬，张福臻代承畴，遣人龙剿贼党雄，斩获二百有奇。明年夏，从福臻擒贼孙守法。其秋，以所部援剿山西。六年春，与总兵尤世禄复辽州。已，败贼垣曲、绛县。进都司佥书。又连破贼水头镇、花池塞、汤湖村。会山西贼几尽，乃还陕西。从巡抚陈奇瑜讨平延川贼，浮斩一千有奇。奇瑜擢总督，以人龙自随。

七年四月击贼隰州，擒克天虎，进参将。奇瑜追贼郧、襄、兴、汉，人龙并有功。贼轶车箱峡，陷陇州西去，奇瑜遣人龙救之。甫入陇州，李自成复至，环攻。

以人龙同里闬，遣其将高杰移书令反，人龙不报。固守两月，左光先救至，围始解。

十二月败贼中庄。明年正月，凤阳陷，总督洪承畴遣人龙驰救，败贼睢州。进副总兵。承畴以陕西急，率人龙入关。商、洛贼马光玉等薄西安，距大军五十里。承畴命人龙入子午谷，邀贼之南；别将刘成功、王永祥邀贼之北；张全昌从咸阳绕兴平东。贼以此不敢南遁，尽走武功、扶风，又渡渭走郿县。承畴追至王渠镇，贼方掠南山。人龙、成功等与战，追奔三十里，至大泥峪，贼弃马登山走。七月，高迎祥、张献忠掠秦安、清水，人龙偕全昌破之张家川。已而失利，都司田应龙等死。八月，高杰降，承畴令人龙及游击孙守法挟之趋富平，乘夜击败贼。人龙寻移守延绥。

九年七月从巡抚孙传庭大破贼盩啡，擒迎祥。九月，惠登相等屯宝鸡，承畴遣人龙等往击，战于贾家村。追奔，为贼所截。川将曾荣耀等来援，败去，人龙坐褫官立功。十年，小红狼围汉中，瑞王告急。承畴率人龙兵由两当趋救，贼解去，诏复人龙官。徽、秦逸贼东趋平、凤，人龙蹑至柳林，不利。贼窥西安，人龙御之，斩获多。其冬，自成、登相入四川，承畴率人龙等往援。岁暮至广元，贼已逼成都，自成别由松潘还陕右。

十一年，承畴督人龙等自阶、文穷追，自成走入西羌界，人龙与曹变蛟等大战二十七日。自成引残卒入塞，窜山中，谋入四川，为人龙及马科所追。突汉中，扼于左光先。其党祁总管降，自成几灭。详《变蛟传》。其冬，京师戒严，擢人龙总兵官，帅师入卫。人龙所部多降贼，至山西而噪，寻抚定。抵京，与变蛟等奏捷于太平。明年事定，还陕西。其秋，张献忠、罗汝才叛，谋入陕。人龙及副将李国奇等扼之兴安，乃入川东。杨嗣昌檄陕西总督郑崇俭率人龙、国奇军会剿。十二月，人龙击贼，大败之。

十三年二月与左良玉大破贼玛瑙山，人龙得一千三百余级，降贼将二十五人。

六月，汝才、登相犯开县，总兵郑嘉栋击之仙寺岭，人龙击之马弱溪，共斩首一千二百。汝才、登相东西走，追之不能及。时贼尽集于川，监军万元吉令川将守巴、巫诸隘，人龙、国奇及楚将张应元、汪云龙、张奏凯专主追击。及应元军入夔，营土地岭，人龙逗留不至，诸军遂大败，人龙竟还陕。已而献忠、汝才陷剑州，趋广元，将从间道入汉中。人龙拒之阳平、百丈二关，贼乃退。十二月，嗣昌至重庆，三檄人龙会师，不至。

初，嗣昌恶左良玉，许人龙代为平贼将军。及战玛瑙山，良玉功第一，嗣昌语人龙姑待之。人龙大觖望，效良玉所为，不奉约束，嗣昌亦不能制。贼陷泸州而北，人龙屯小市厢，隔一水不击。贼遂越成都走汉州德阳，人龙军大噪而归。

十四年三月，嗣昌卒，丁启睿代，令人龙、国奇出当阳，击败自成于灵宝山中。

人龙子大明战殁。九月，总督傅宗龙统人龙、国奇军出关，次新蔡，遇贼孟家庄。

将战，人龙先走，国奇战不胜，亦走，宗龙遂殁。十五年正月，总督汪乔年出关击贼，人龙及郑嘉栋、牛成虎从。至襄城遇贼，复不战走，乔年亦殁。帝大怒，欲诛之，虑其为变，姑夺职，戴罪视事。及孙传庭督师陕西，帝授以意。人龙驻咸阳虞祸，晓夜为备。传庭以人龙家米脂，其宗族多在贼中，未可轻发，在道佯上疏曰：“人龙臣旧将，愿贳其罪，俾从臣自效。”帝亦佯许之。人龙稍自安。传庭至陕，密与巡抚张尔忠谋，以五月朔召人龙计事，数其罪斩之。其部将周国卿将精卒二百人与同党魏大亨、贺国贤、高进库等将逃还泾阳取其孥，与贼为乱。尔忠遣参将孙守法先入泾阳，质其妻子。国卿穷，谋斩大亨等以降。尔忠密闻之大亨，遂斩国卿，函送其首。他部将高杰、高汝利、贺勇、董学礼等十四人俱仍故官，一军乃定。

高杰，米脂人。与李自成同邑，同起为盗。崇祯七年闰八月，总督陈奇瑜遣参将贺人龙救陇州，被围大困。自成令杰遗书约人龙反，不报。使者归，先见杰，后见自成。比围城两月不拔，自成心疑杰，遣别部将往代，杰归守营。自成妻邢氏武多智，掌军资，每日支粮仗。杰过氏营，分合符验。氏伟杰貌，与之通，恐自成觉，谋归降。次年八月遂窃邢氏来归。洪承畴以付人龙，使其游击孙守法挟以破贼，取立效为信，自是杰常隶人龙麾下。十三年，张献忠败于玛瑙山，窜兴、归界上，杰随人龙及副将李国奇大败之盐井。

十五年，人龙以罪诛，命杰为实授游击。十月，陕西总督孙传庭至南阳，自成与罗汝才西行逆之。传庭以杰与鲁某为先锋，遇于冢头，大战败贼，追奔六十里。

汝才见自成败来救，绕出官军后。后军左勷望见贼，怖而先奔，众军皆奔，遂大溃，杰所亡失独少。

十六年进副总兵，与总兵白广恩为军锋，两人皆降将也。广恩鸷鰲，素不奉约束，而杰尤凶暴。朝廷以杰为自成所切齿，故命隶传庭办贼。九月从传庭克宝丰，复郏县。时官军乘胜深入，乏食。降将李际遇通贼，自成帅精骑大至。传庭问计于诸将，杰请战，广恩不可。传庭以广恩为怯，广恩不怿，引所部遁去。官军接战，陷伏中。杰登岭上望之曰：“不可支矣。”亦麾众退。军遂大奔，死者数万。广恩走汝州不救，杰乃随传庭走河北。已而自山西渡河，转入潼关，广恩已先至。十一月，自成攻关，广恩力战。而杰怨广恩以宝丰之败不救己，亦拥众不肯救。广恩战败，关遂破，传庭被杀。自成破西安，据之。杰北走延安，贼将李过追杰。杰东走宜川，河冰适合，遂渡，入蒲津以守。贼至，冰解不得渡，乃免。广恩既败，走固原，为贼将追及，遂以城降。十七年进杰总兵。帝令总督李化熙率杰兵驰救山西，而蒲州、平阳已陷久，杰退至泽州，沿途大掠，贼遂薄太原。

京师陷，杰南走，福王封杰兴平伯，列于四镇，领扬州，驻城外。杰固欲入城，扬州民畏杰不纳。杰攻城急，日掠厢村妇女，民益恶之。知府马鸣騄、推官汤来贺坚守月余。杰知不可攻，意稍怠。阁部史可法议以瓜州予杰，乃止。九月命杰移驻徐州，以左中允卫胤文兼兵科给事中监其军西讨。徐州土贼程继孔被擒至京师，乘李自成乱逃归，十二月，杰擒斩之。加太子少傅，廕一子，世袭锦衣佥事。

初，杰伏兵要击黄得功于土桥，得功几不免，两镇遂相仇怨，事见《得功传》。

杰争扬州时，可法颇为所窘。至是，杰感可法忠，与谋恢复。议调得功与刘泽清二镇赴邳、宿防河，杰自提兵直趋归、开，且瞰宛、洛、荆、襄，以为根本。遂具疏上之，语激切。且云：“得功与臣犹介介前事。臣知报君雪耻而已，安能与同列较短长哉！”然得功终不欲为杰后劲，而泽清尤狡横难任。可法不得已，调刘良佐赴徐与杰为声援。

顺治二年正月，杰抵归德。总兵许定国方驻睢州，有言其送子渡河者。杰招定国来会，不应。复邀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同往睢州，定国始郊逆。其杰讽杰勿入城，杰心轻定国，不听，遂入城。十一日，定国置酒享杰。杰饮酣，为定国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国益疑，无离睢意。杰固促之行，定国怒，夜伏兵传砲大呼。

其杰等急遁走，杰醉卧帐中未起，众拥至定国所杀之。先是，杰以定国将去睢，尽发兵戍开封，所留亲卒数十人而已。定国伪恭顺，多选妓侍杰，而以二妓偶一卒寝。

卒尽醉，及闻砲欲起，为二妓所掣不得脱，皆死。明日，杰部下至，攻城，老弱无孑遗。定国走降大清军。

杰为人淫毒，扬民闻其死，皆相贺。然是行也，进取意甚锐，故时有惜之者。

始朝廷许诸镇与闻国是，故杰屡条奏救降贼者，及请释武愫于狱，不允。复疏荐吴甡、郑三俊、金光辰、姜埰、熊开元、金声、沈正宗等。大抵其时武臣风尚多类此。

杰死，赠太子太保，以其子元爵袭兴平伯。

刘泽清，曹县人。以将材授辽东宁、前卫守备，迁山东都司佥书，加参将。崇祯三年，大清兵攻铁厂，欲据以绝丰润粮道。援守三屯总兵杨肇基遣泽清来援，未至铁厂一十五里，遇大兵，力战，自辰至午不决。得济师，转战至遵化，夹击，遂得入城。叙功，加二级至副总兵。五年以侵克军粮被劾，诏立功冲要地。六年迁总兵。其冬加左都督，恢复登州有功。八年诏统山东兵防漕。九年，京师戒严，统兵入卫，令驻新城为南北控扼，复命留守通州。加左都督、太子太师。

十三年五月，山东大饥，民相聚为寇，曹、濮尤甚。帝命泽清会总兵杨御蕃兵剿捕之。八月降右都督，镇守山东防海。泽清以生长山东，久镇东省非宜，请辞任。

帝令整旅渡河，合诸镇星驰援剿。

十六年二月，贼围开封久，泽清赴援。以硃家寨去汴八里，提五千人南渡，倚河为寨，疏水环之，欲以次结八寨达大堤，筑甬道，馈饟城中。壁垒未成，贼来争。

相持三日，互有杀伤。泽清即命拔营去，惶扰奔迸，士争舟，多溺死者。

泽清为人性恇怯，怀私观望。尝妄报大捷邀赏赐，又诡称堕马被伤，诏赉药资四十两。命赴保定剿贼，不从，日大掠临清。率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寇氛日急，给事中韩如愈、马嘉植皆谋奉使南归。如愈常劾泽清，过东昌，泽清遣人杀之于道，无敢上闻者。

京师陷，泽清走南都，福王以为诸镇之一，封东平伯，驻庐州。时武臣各占分地，赋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问。与廷臣互分党援，干预朝政，排挤异已，奏牍纷如，纪纲尽裂，而泽清所言尤狂悖。王初立，即援靖康故事，请以今岁五月改元，又请宥故辅周延儒助饷脏银。都御史刘宗周劾诸将跋扈状，泽清遂两疏劾宗周，且曰：“上若诛宗周，臣即卸职。”朝廷不得已，温诏解之。又请禁巡按不得拿访追脏，请法司严缉故总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朝廷皆曲意从之。

顺治二年四月，扬州告急，命泽清等往援，而泽清已潜谋输款矣。大清恶其反覆，磔诛之。

泽清颇涉文艺，好吟咏。尝召客饮酒唱和。幕中蓄两猿，以名呼之即至。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瓯中，瓯可容三升许，呼猿捧酒跪送客。猿狰狞甚，客战掉，逡巡不敢取。泽清笑曰：“君怖耶？”命取囚扑死阶下，剜其脑及心肝，置瓯中，和酒，付猿捧之前。饮酹，颜色自若。其凶忍多此类。

祖宽，辽东人。少有勇力。给侍祖大寿家，从军有功，累官宁远参将。部卒多塞外降人，所向克捷。

崇祯五年七月，叛将李九成等围莱州急，诏发关外兵讨之。宽与靳国臣、祖大弼、张韬率兵抵昌邑。巡抚硃大黄典获贼书，约宽等为内应，以示宽等。皆誓灭贼以自明，乃用宽、国臣为前锋。宽至沙河与贼遇，众寡不敌，稍却。会国臣至，拔刀大呼直前，宽、大弼、韬咸殊死战，大败贼兵，逐北抵城下，立解莱州围。是月晦，进兵黄县。贼倾巢出战，宽等复大败之，遂与刘泽清等筑长围以困登州。明年二月，贼始平。语详《大典传》。宽以解围功，进都督佥事。再叙功，世廕外卫副千户，进副总兵。

八年秋，命为援剿总兵官，督关外兵三千讨流贼。十月至河南，巡抚陈必谦、监纪推官汤开远令与左良玉抵灵宝，至则挫张献忠于焦村。无何，高迎祥、李自成至，与献忠合攻阌乡。宽赴救，贼解而趋灵宝，断良玉、宽军不相应，遂东陷陕州，攻洛阳。良玉、宽至，迎祥、自成、献忠皆走。良玉追迎祥，而宽分击献忠，夜督副将祖克勇等趋葛家庄，黎明遇贼，大破之。贼奔嵩县九皋山，宽伏二军于山沟诱之。贼趋下，伏发，斩馘九百有奇。寻与副将刘肇基、罗岱遇贼汝州圪料镇，复大败贼，伏尸二十余里，斩馘千六百有奇。献忠愤，合迎祥、自成兵，与宽战龙门、白沙，截官军为二。宽自断后，士卒殊死斗，自晨至夜分，复大捷，斩馘一千有奇。

迎祥、自成乃走窥光州，宽督副将李辅明蹑其后。贼走攻确山，宽等驰救，大破之，斩馘五百八十有奇。自成等遂东走庐州，攻围七昼夜。明年正月，宽等至，贼奔全椒，遂围滁州。南京太仆卿李觉斯、知州刘大巩力御之。而宽等军至，奋击大呼，诸军无不一当百，自晨至晡，贼大败。从城东五里追至关山之硃龙桥，横尸枕藉，水为不流。二月，又从总理卢象升破贼七顶山，歼自成精卒殆尽。象升移军南阳，命宽备邓州。会贼渡汉江，入郧、襄，余众三万匿内乡、淅川山中。象升命宽与祖大乐等入山搜讨。

边军强憨，性异他卒，不可以法绳。往时官军多关中人，与贼乡里，临阵相劳苦，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谓之“打活仗”。边军不通言语，逢贼即杀，故多胜。然所过焚庐舍，淫妇女，恃功不戢；又利野战，惮搜山；且见贼远窜，非旬朔可定，自以为客将，无持久心。宽卒方过河，噪而逸。象升激劝再三，始听命。

至党子口，仍按甲不行。而总兵李重镇素恇怯，冀卸责，众益思归。象升乃力陈入山搜剿之难，请令宽、重镇赴关中讨贼。会总督洪承畴亦请之，宽等遂移军陕西，隶承畴麾下。八月，京师被兵，召入卫。钅录滁州功，进右都督，赉银币。事定，命赴宁远协守。

十一年冬，诏宽率师援畿辅。及山东告急，宽逗遛。明年正月，济南失守，褫职被逮，坐失陷籓封，竟弃市。

宽敢战有功，称骁将。性刚使气，不为文吏所喜，卒致大辟，莫为论救。

赞曰：左良玉以骁勇之材，频歼剧寇，遂拥强兵，骄亢自恣，缓则养寇以贻忧，急则弃甲以致溃。当时以不用命罪诸将者屡矣，而良玉偃蹇偾事，未正刑章，姑息酿患，是以卒至称兵犯阙而不顾也。高杰、祖宽皆刚悍难驯，恃功不戢，而杰尤为凶骜。然杰被戕于锐意进取之时，宽受诛于力战赴援之后，死非其罪，不能无遗憾焉。

##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史可法（任民育等 何刚等） 高弘图 姜曰广（周镳 雷縯祚）

史可法，字宪之，大兴籍，祥符人。世锦衣百户。祖应元举于乡，官黄平知州，有惠政。语其子从质曰：“我家必昌。”从质妻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闻。举崇祯元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

八年，迁右参议，分守池州、太平。其秋，总理侍郎卢象升大举讨贼。改可法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黄梅贼掠宿松、潜山、太湖，将犯安庆，可法追击之潜山天堂寨。明年，祖宽破贼滁州，贼走河南。十二月，贼马守应合罗汝才、李万庆自郧阳东下。可法驰驻太湖，扼其冲。十年正月，贼从间道突安庆石牌，寻移桐城。参将潘可大击走贼，贼复为庐、风军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县陈尔铭婴城守，可法与可大剿捕。贼走庐江，犯潜山，可法与左良玉败之枫香驿，贼乃窜潜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将程龙败殁于宿松。贼分其党摇天动别为一营，而合八营二十余万众，分屯桐城之练潭、石井、陶冲。总兵官牟文绶、刘良佐击败之挂车河。

当是时，陕寇聚漳、宁，分犯岷、洮、秦、楚、应、皖，群盗遍野。总理卢象升既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祯，祖宽关外兵亦北归。未几，上复以熊文灿代家祯，专抚贼。贼益狂逞，盘牙江北，南都震惊。七月擢可法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诸县，提督军务，设额兵万人。贼已东陷和州、含山、定远、六合，犯天长、盱眙，趋河南。可法奏免被灾田租。冬，部将汪云凤败贼潜山，京军复连破老回回舒城、庐江，贼遁入山。时监军佥事汤开远善击贼，可法东西驰御，贼稍稍避其锋。十一年夏，以平贼逾期，戴罪立功。

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连败贼英山、六合，顺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艰去。服阕，起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硃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劾罢督粮道三人，增设漕储道一人，大浚南河，漕政大厘。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因武备久弛，奏行更新八事。

十七年四月朔，闻贼犯阙，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都既陷，缟衣发丧。

会南都议立君，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常讠芳，神宗侄也，贤明当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为然。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谒孝陵、奉先殿，出居内守备府。群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议战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议监国事。张慎言曰：“国虚无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来若何？”诚意伯刘孔昭曰：“今日既定，谁敢复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监国，廷推阁臣，众举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孔昭攘臂欲并列，众以本朝无勋臣入阁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议起废，推郑三俊、刘宗周、徐石麒。孔昭举大铖，可法曰：“先帝钦定逆案，毋复言。”越二日，拜可法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士英、弘图并命。

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师凤阳。乃定京营制，如北都故事，侍卫及锦衣卫诸军，悉入伍操练。锦衣东西两司房，及南北两镇抚司官，不备设，以杜告密，安人心。

当是时，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辞，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士英即以是日入直，议分江北为四镇。

东平伯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总兵官高杰辖徐、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总兵官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可法启行，即遣使访大行帝后梓宫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凤、泗二陵。

可法去，士英、孔昭辈益无所惮。孔昭以慎言举吴甡，哗殿上，拔刀逐慎言。

可法驰疏解，孔昭卒扼甡不用。可法祭二陵毕，上疏曰：“陛下践阼初，祗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躬谒二陵，亲见泗、凤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

愿慎终如始，处深宫广厦，则思东北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则思东北诸陵麦饭之无展；膺图受箓，则念先帝之集木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罢，则念先帝之克俭克勤，何以卒隳大业。战兢惕厉，无时怠荒，二祖列宗将默佑中兴。若晏处东南，不思远略，贤奸无辨，威断不灵，老成投簪，豪杰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潜移，东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

得功、泽清、杰争欲驻扬州。杰先至，大杀掠，尸横野。城中恟惧，登陴守，杰攻之浃月。泽清亦大掠淮上。临淮不纳良佐军，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泽清皆听命。乃诣杰。杰素惮可法，可法来，杰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帐中，辞色俱变，汗浃背。可法坦怀待之，接偏裨以温语，杰大喜过望。然杰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卫，文檄必取视而后行。可法夷然为具疏，屯其众于瓜洲，杰又大喜。杰去，扬州以安，可法乃开府扬州。

六月，大清兵击败贼李自成，自成弃京师西走。青州诸郡县争杀伪官，据城自保。可法请颁监国、登极二诏，慰山东、河北军民心。开礼贤馆，招四方才智，以监纪推官应廷吉领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阅泽清士马。返扬州，请饷为进取资。士英靳不发，可法疏趣之。因言：“迩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胜而实意不修，议论多而成功少。今事势更非昔比，必专主讨贼复仇。舍筹兵筹饷无议论，舍治兵治饷无人才。有摭拾浮谈、巧营华要者，罚无赦！”王优诏答之。

初，可法虞杰跋扈，驻得功仪真防之。九月朔，得功、杰构兵，曲在杰。赖可法调剂，事得解。北都降贼诸臣南还，可法言：“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录用，否则恐绝其南归之心。”又言：“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在北者应从死，岂在南者非人臣？即臣可法谬典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能悉东南甲疾趋北援，镇臣泽清、杰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臣等罪也。乃因圣明继统，钅未钺未加，恩荣叠被。而独于在北诸臣毛举而概绳之，岂散秩闲曹，责反重于南枢、凤督哉。宜摘罪状显著者，重惩示儆。若伪命未污，身被刑辱，可置勿问。其逃避北方、俳徊而后至者，许戴罪讨贼，赴臣军前酌用。”廷议并从之。

杰居扬州，桀骜甚。可法开诚布公，导以君臣大义。杰大感悟，奉约束。十月，杰帅师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诸镇分汛地，自王家营而北至宿迁，最冲要，可法自任之，筑垒缘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鹤镇，谍报我大清兵入宿迁。可法进至白洋河，令总兵官刘肇基往援。大清兵还攻邳州，肇基复援之，相持半月而解。

时自成既走陕西，犹未灭，可法请颁讨贼诏书，言：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东也，其君臣日图中原，而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变之初，黔黎洒泣，绅士悲哀，犹有朝气。今则兵骄饷绌，文恬武嬉，顿成暮气矣。河上之防，百未经理，人心不肃，威令不行。复仇之师不闻及关、陕，讨贼之诏不闻达燕、齐。君父之仇，置诸膜外。夫我即卑宫菲食，尝胆卧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尚虞无救。以臣观庙堂谋画，百执事经营，殊未尽然。夫将所以能克敌者，气也；君所以能御将者，志也。庙堂志不奋，则行间气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窦之辱，汉光武不忘爇薪之时。

臣愿陛下为少康、光武，不愿左右在位，仅以晋元、宋高之说进也。

先皇帝死于贼，恭皇帝亦死于贼，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诸臣，死节者无多；在南诸臣，讨贼者复少。此千古未有之耻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杀，尚思穴胸断豆，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顾可漠置。臣愿陛下速发讨贼之诏，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悬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丝纶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内忠臣义士，闻而感愤也。

国家遘此大变，陛下嗣登大宝，与先朝不同。诸臣但有罪之当诛，曾无功之足录。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滥觞。自后宜慎重，务以爵禄待有功，庶猛将武夫有所激厉。兵行最苦无粮，搜括既不可行，劝输亦难为继。请将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费，朝夕之燕衎，左右之进献，一切报罢。即事关典礼，亦宜概从节省。

盖贼一日未灭，即有深宫曲房，锦衣玉食，岂能安享！必刻刻在复仇雪耻，振举朝之精神，萃万方之物力，尽并于送将练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

可法每缮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泣。

比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飞章报。士英谓人曰：“渠欲叙防河将士功耳。”

慢弗省。而诸镇逡巡无进师意，且数相攻。明年，是为大清顺治之二年，正月，饷缺，诸军皆饥。顷之，河上告警。诏良佐、得功率师扼颍、寿，杰进兵归、徐。杰至睢州，为许定国所杀。部下兵大乱，屠睢旁近二百里殆尽。变闻，可法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如徐州，以总兵李本身为提督，统杰兵。本身者，杰甥也。以胡茂顺为督师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诸将各分地，又立杰子元爵为世子，请恤于朝。军乃定。杰军既还，于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土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卫胤文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军，以夺可法权。胤文，杰同乡也，陷贼南还，杰请为己监军。杰死，胤文承士英旨，疏诮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驻扬州。二月，可法还扬州。未至，得功来袭兴平军，城中大惧。可法遣官讲解。乃引去。

时大兵已取山东、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军驻泗州，护祖陵。将行，左良玉称兵犯阙，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矶，得功已败良玉军。可法乃趋天长，檄诸将救盱眙。俄报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将侯方岩全军没。可法一日夜奔还扬州。

讹传定国兵将至，歼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斩关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镇兵，无一至者。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园。明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城中势益单。诸文武分陴拒守。旧城西门险要，可法自守之。作书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侧。”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砲击城西北隅，城遂破。

可法自刎不殊，一参将拥可法出小东门，遂被执。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

遂杀之。扬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从直、王缵爵，江都知县周志畏、罗伏龙，两淮盐运使杨振熙，监饷知县吴道正，江都县丞王志端，赏功副将汪思诚，幕客卢渭等皆死。

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叙江北战功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擒剧盗程继孔功加太傅，皆力辞，不允。后以宫殿成，加太师，力辞，乃允。可法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年四十余，无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岁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报殽肉已分给将士，无可佐者，乃取盐鼓下之。可法素善饮，数斗不乱，在军中绝饮。是夕，进数十觥，思先帝，泫然泪下，凭几卧。比明，将士集辕门外，门不启，左右遥语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

命鼓人仍击四鼓，戒左右毋惊相公。须臾，可法寤，闻鼓声，大怒曰：“谁犯吾令！”

将士述民育意，乃获免。尝孑处铃阁或舟中，有言宜警备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觅其遗骸。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辩识。逾年，家人举袍笏招魂，葬于扬州郭外之梅花领。其后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号以行，故时谓可法不死云。

可法无子，遗命以副将史德威为之后。有弟可程，崇祯十六年进士。擢庶吉士。

京师陷，降贼。贼败，南归，可法请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养母。可程遂居南京，后流寓宜兴，阅四十年而卒。

任民育，字时泽，济宁人。天启中乡举，善骑射。真定巡抚徐标请于朝，用为赞画，理屯事。真定失，南还。福王时，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扬州知府，可法倚之。

城破，绯衣端坐堂上，遂见杀，阖家男妇尽赴井死。

从直，辽东人，与其子死东门。缵爵，鄞人，工部尚书佐孙。志畏，亦鄞人，进士，年少好气，数遭杰将士窘辱，求解职。会伏龙至，可法命代之。伏龙，新喻人。故梓潼知县，受代甫三日。振熙，临海人。道正，余姚人。志端，孝丰人。思诚，字纯一，贵池人。

渭，字渭生，长洲诸生，可法出镇淮、扬，谓等伏阙上书，言：“秦桧在内，李纲居外，宋终北辕。”不纳。居礼贤馆久，可法才渭。渭方岁贡，当得官，不受职，而拟授昆山归昭等二十余人为通判、推官、知县。甫二旬，城陷，渭监守钞关，投于河。昭死西门，从死者十七人。

时同守城死者，又有遵义知府何刚、庶吉士吴尔壎。而扬州诸生殉养者，有高孝缵、王士琇、王缵、王绩、王续等。又有武生戴之籓、医者陈天拔、画士陆愉、义兵张有德、市民冯应昌、舟子徐某，并自尽。他妇女死节者，不可胜纪。

何刚，字悫人，上海人。崇祯三年举于乡。见海内大乱，慨然有济世之志。交天下豪俊，与东阳许都善，语之曰：“子所居天下精兵处，盍练一旅以待用。”都诺而去。

十七年正月，入都上书，言：“国家设制科，立资格，以约束天下豪杰。此所以弭乱，非所以戡乱也。今日救生民，匡君国，莫急于治兵。陛下诚简强壮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习之，讲韬钤，练筋骨，拓胆智，时召而试之。学成优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臣读戚继光书，继光数言义乌、东阳兵可用。诚得召募数千，加之训练，准继光遗法，分布河南郡县，大寇可平。”因荐都及钱塘进士姚奇胤、桐城诸生周岐、陕西诸生刘湘客、绛州举人韩霖。帝壮其言，即擢刚职方主事，募兵金华。而都作乱已前死，霖亦为贼用，刚不知，故并荐之。

刚出都，都城陷，驰还南京。先是，贼逼京师，刚友陈子龙、夏允彝将联海舟达天津，备缓急，募卒二千人，至是令刚统之。子龙入为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师，更乞广行召募，委刚训练，从之。刚乃上疏言：“臣请陛下三年之内，宫室不必修，百官礼乐不必备。惟日救天下才，智者决策，廉者理财，勇者御敌。爵赏无出此三者，则国富兵强，大敌可服。若以骄悍之将驭无制之兵，空言恢复，是却行而求前也。优游岁月，润色偏安，锢豪杰于草间，迫枭雄为盗贼，是株守以待尽也。惟庙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实绩课人，则真才皆为国用，而议论亦省矣。分遣使者罗草泽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赏，则枭杰皆毕命封疆，而盗魁亦少矣。东南人满，徙之江北，或赐爵，或赎罪，则豪右皆尽力南亩，而军饷亦充矣。”时不能用。

寻进本司员外郎，以其兵隶史可法。可法大喜得刚，刚亦自喜遇可法知已。士英恶之，出刚遵义知府。可法垂涕曰：“子去，吾谁仗？”刚亦泣，愿死生无相背。

逾月，扬州被围，佐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

吴尔壎，崇德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庶吉士。贼败南还，谒可法，请从军赎罪，可法遂留参军事。其父子屏方督学福建，尔壎断一指畀故人祝渊曰：“君归语我父母，悉出私财畀我饷军。我他日不归，以指葬可也。”从高杰北征至睢州，杰被难，尔壎流寓祥符。遇一妇人，自言福王妃。尔壎因守臣附疏以进，诏斥其妄言，逮之，可法为救免。后守扬州新城，投井死。

高弘图，字研文，胶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御史。柧棱自持，不依丽人。天启初，陈时政八患，请用邹元标、赵南星。巡按陕西，题荐属吏，赵南星纠之，弘图不能无望，代还，移疾去。魏忠贤亟攻东林，其党以弘图尝与南星有隙，召起弘图故官。入都，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已下诏狱，锻炼严酷。

弘图果疏论南星，然言“国是已明，雷霆不宜频击”，“诏狱诸臣，生杀宜听司败法”，则颇谓忠贤过当者。疏中又引汉元帝乘船事，忠贤方导帝游幸，不悦，矫旨切责之。后谏帝毋出跸东郊，又极论前陕西巡抚乔应甲罪，又尝语刺崔呈秀。呈秀、应甲皆忠贤党，由是忠贤大怒，拟顺天巡按不用。弘图乞归，遂令闲住。

庄烈帝即位，起故官。劾罪田诏、刘志选、梁梦环。擢太仆少卿，复移疾去。

三年春，召拜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五年迁工部右侍郎。方入署，总理户、工二部中官张彝宪来会，弘图耻之，不与共坐，七疏乞休。帝怒，遂削籍归，家居十年不起。

十六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就迁户部尚书。明年三月，京师陷，福王立，改弘图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疏陈新政八事。一，宣义问。请声逆贼之罪，鼓发忠义。一，勤圣学。请不俟释服，日御讲筵。一，设记注。请召词臣入侍，日记言动。一，睦亲籓。请如先朝践极故事，遣官赍玺书慰问。一，议庙祀。请权附列圣神主于奉先殿，仍于孝陵侧望祀列圣山陵。一，严章奏。请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脱罪侥幸。一，收人心。请蠲江北、河南、山东田租，毋使贼徒藉口。一，择诏使。

请遣官招谕朝鲜，示牵制之势。并褒纳焉。

当是时，朝廷大议多出弘图手。马士英疏荐阮大铖，弘图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乃命大铖假冠带陛见。大铖入见，历陈冤状，以弘图不附东林引为证。

弘图则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铖、士英并怒。一日，阁中语及故庶吉士张溥，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广笑曰：“公哭东林者，亦东林耶？”士英曰：“我非畔东林者，东林拒我耳。”弘图因纵臾之，士英意解。而刘宗周劾疏自外至，大铖宣言曰广实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而荐张捷、谢升之疏出，朝端益水火矣。

内札用户部侍郎张有誉为尚书，弘图封还，具奏力谏，卒以廷推简用。中官议设东厂，弘图争不得。遂乞休，不许，加太子少师，改户部尚书，文渊阁。寻以太后至，进太子太保。

其年十月，弘图四疏乞休，乃许之。弘图既谢政，无家可归，流寓会稽。国破，逃野寺中，绝粒而卒。

姜曰广，字居之，新建人。万历末，举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天启六年奉使朝鲜，不携中国一物往，不取朝鲜一钱归，朝鲜人为立怀洁之碑。明年夏，魏忠贤党以曰广东林，削其藉。崇祯初，起右中充。九年，积官至吏部右侍郎。坐事左迁南京太常卿，遂引疾去。十五年，起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庄烈帝尝言：“曰广在讲筵，言词激切，朕知其人。”每优容之。

北都变闻，诸大臣议所立。曰广、吕大器用周镳、雷縯祚言，主立潞王，而诸帅奉福籓至江上。于是文武官并集内官宅，韩赞周令各署名籍。曰广曰：“无遽，请祭告奉先殿而后行。”明日至奉先殿，诸勋臣语侵史可法，曰广呵之，于是群小咸目摄曰广。廷推阁臣，以曰广异议不用，用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及再推词臣，以王鐸、陈子壮、黄道周名上，而首曰广。乃改曰广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鐸并命。鐸未至，可法督师扬州，曰广与弘图协心辅政。而士英挟拥戴功，内结勋臣硃国弼、刘孔昭、赵之龙，外连诸镇刘泽清、刘良佐等，谋擅朝权，深忌曰广。

未几，士英特荐起阮大铖。曰广力争不得，遂乞休，言：前见文武交竞，既惭无术调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寝弭。遂弃先帝十七年之定力，反陛下数日前之明诏。臣请以前事言之。臣观先帝之善政虽多，而以坚持逆案为尤美；先帝之害政间有，而以频出口宣为乱阶。用阁臣内传矣，用部臣勋臣内传矣，用大将用言官内传矣。而所得阁臣，则淫贪巧猾之周延儒也，逢君朘民奸险刻毒之温体仁、杨嗣昌也，偷生从贼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则阴邪贪狡之王永光、陈新甲；所得勋臣，则力阻南迁尽撤守御狂稚之李国祯；所得大将，则纨绔支离之王朴、。倪宠；所得言官，则贪横无赖之史褷、陈启新也。凡此皆力排众议，简目中旨，后效可睹。

今又不然。不必佥同，但求面对，立谈取官。阴夺会推之柄，阳避中旨之名，决廉耻之大防，长便佞之恶习。此岂可训哉！

臣待罪纶扉，苟好尽言，终蹈不测之祸。聊取充位，又来鲜耻之讥。愿乞骸骨还乡里。

得旨慰留，士英、大铖等滋不悦。国弼、孔昭遂以诽谤先帝，诬蔑忠臣李国祯为言，交章攻之。

刘泽清故附东林，拥立议起，亦主潞王。至是入朝，则力诋东林以自解免。且曰：“中兴所恃在政府。今用辅臣，宜令大帅佥议。”曰广愕然。越数日，泽清疏劾吕大器、雷縯祚，而荐张捷、邹之麟、张孙振、刘光斗等。已，又请免故辅周延儒脏。曰广曰：“是欲渐干朝政也。”乃下部议，竟不许。

曰广尝与士英交诋王前。宗室硃统钅类者，素无行，士英啖以官，使击曰广。

泽清又假诸镇疏攻刘宗周及曰广，以三案旧事及迎立异议为言，请执下法司，正谋危君父之罪。顷之，统钅类复劾曰广五大罪，请并刘士桢、王重、杨廷麟、刘宗周、陈必谦、周镳、雷縯祚置之理，必谦、镳以是逮。曰广既连遭诬蔑，屡疏乞休，其年九月始得请。入辞，诸大臣在列。曰广曰：“微臣触忤权奸，自分万死，上恩宽大，犹许归田。臣归后，愿陛下以国事为重。”士英熟视曰广，詈曰：“我权奸，汝且老而贼也。”既出，复于朝堂相诟詈而罢。

曰广骨鲠，扼于憸邪，不竟其用，遂归。其后左良玉部将金声桓者，已降于我大清，既而反江西，迎曰广以资号召。声桓败，曰广投偰家池死。

周镳，字仲驭，金坛人。父秦峙，云南布政使。镳举乡试第一，崇祯元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榷税芜湖。忧归，服阕，授南京礼部主事。极论内臣言官二事，言：“张彝宪用而高弘图、金铉罢，王坤用而魏呈润、赵东曦斥，邓希诏用而曹文衡罢闲，王弘祖、李曰辅、熊开元罹罪。每读邸报，半属内侍温纶。自今锻炼臣子，委亵天言，祗徇中贵之心，臣不知何所极也。言官言出祸随，黄道周诸臣荐贤不效，而惠世扬、刘宗周勿获进；华允诚诸臣驱奸无济，而陈于廷、姚希孟、郑三俊皆蒙谴。每奉严谕，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弃忠良，奖成宵小，祗快奸人之计，臣益不知何所极矣。”帝怒斥为民，镳由是名闻天下。

初，镳世父尚书应秋、叔父御史维持，以附魏忠贤并丽逆案，镳耻之。通籍后，即交东林，矫矫树名节。及被放，与宣城沈寿民读书茅山，廷臣多论荐之。十五年起礼部主事，进郎中，为吏部尚书郑三俊所倚。然为人好名，颇饰伪，给事中韩如愈疏论之，罢归。

福王立于南京。马士英既逐吕大器，以镳及雷縯祚曾立潞王议，令硃统钅类劾曰广，因言镳、縯祚等皆曰广私党，请悉置于理，遂令逮治。而士英劾镳从弟钟从逆，并及镳。钟亦逮治。阮大铖居金陵时，诸生顾杲等出《留都防乱公揭》讨之，主之者镳也，大铖以故恨镳。镳狱急，属御史陈丹衷求解于士英，为缉事者所获，丹衷出为长沙知州。于是察处御史罗万爵希大铖指，上疏痛诋镳。而光禄卿祁逢吉，镳同邑人，见人辄詈镳，遂得为户部侍郎。亡何，左良玉称兵檄讨士英罪，言引用大铖，构陷镳、縯祚，锻炼周内。士英、大铖益怒。大铖谓镳实召良玉兵，王乃赐镳、縯祚自尽，钟弃市。

雷縯祚，太湖人。崇祯三年举于乡。十三年夏，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选止及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用。而縯祚得刑部主事。明年三月劾杨嗣昌六大罪可斩，凤阳总督硃大典、安庆巡抚郑二阳、河南巡抚高名衡、山东巡抚王公弼宜急易，帝不悦。十五年擢武德道兵备佥事。山东被兵，縯祚守德州，有诏奖励。乃疏劾督师范志完纵兵淫掠，折除军饷，构结大党。帝心善其言，以淫掠事责兵部，而令纟寅祚再陈。志完者，首辅周延儒门生也，縯祚意有所忌，久不奏。

明年五月，延儒下廷议，寅祚乃奏言：“志完两载佥事，骤陟督师，非有大党，何以至是。大僚则尚书范景文等，词林则谕德方拱乾等，言路则给事中硃徽、沈胤培、袁彭年等，皆其党也。方德州被攻，不克去，掠临清，又五日，志完始至。闻后部破景州，则大惧，欲避入德州城。漏三下，邀臣议。臣不听，志完乃偕流寓词臣拱乾见臣南城古庙。臣告以督师非入城官，蓟州失事，由降丁内溃，志完不怿而去。若夫座主当朝，罔利曲庇，只手有燎原之势，片语操生死之权，称功颂德，遍于班联。臣不忍见陛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严嵩、傅国观自待也。臣外籓小吏，乙榜孤踪，不言不敢，尽言不敢，感陛下虚怀俯纳，故不避首辅延儒与举国媚附时局，略进一言。至中枢主计请饷必馈常例，天下共知，他干没更无算。”

疏入，帝益心动。命议旧计臣李待问、傅淑训，枢臣张国维及户科荆永祚，兵科沈迅、张嘉言罪，而召縯祚陛见。越数日，抵京。又数日入封，召志完、拱乾质前疏中语，拱乾为志完辨，帝颔之。问縯祚称功颂德者谁，对曰：“延儒招权纳贿，如起废、清狱、蠲租，皆自居为功。考选台谏，尽收门下。凡求总兵巡抚者，必先贿幕客董廷献。”帝怒，逮廷献，诛志完，而令縯祚还任。纟寅祚寻以忧去。

福王时，统钅类劾曰广，因及之，遂逮治。明年四月与镳同赐自尽。故事，小臣无赐自尽者。因良玉兵东下，故大铖辈急杀之。

赞曰：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曰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高弘图、姜曰广皆蕴忠谋，协心戮力，而扼于权奸，不安其位。盖明祚倾移，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

## 列传第一百六十三

张慎言（子履旋） 徐石麒 解学龙 高倬（黄端伯等） 左懋第 祁彪佳

张慎言，字金铭，阳城人。祖升，河南参政。慎言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除寿张知县，有能声。调繁曹县，出库银籴粟备振，连值荒岁，民赖以济。泰昌时，擢御史。逾月，熹宗即位。时方会议三案，慎言言：“皇祖召谕百工，不究张差党与，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发奸谋，所以明君臣之义。至先皇践阼，蛊惑之计方行，药饵之奸旋发。崔文升投凉剂于积惫之余，李可灼进红丸于大渐之际，法当骈首，恩反赐金。谁秉国成，一至此极！若夫鼎湖再泣，宗庙之鼎鬯为重，则先帝之簪履为轻。虽神庙郑妃且先徙以为望，选侍不即移宫，计将安待。”无何，贾继春以请安选侍被谴，慎言抗疏救之。帝怒，夺俸二年。

天启初，出督畿辅屯田，言：“天津、静海、兴济间，沃野万顷，可垦为田。

近同知卢观象垦田三千余亩，其沟洫庐舍之制，种植疏浚之方，犁然具备，可仿而行。”因列上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五法。又言：“广宁失守，辽人转徙入关者不下百万。宜招集津门，以无家之众，垦不耕之田便。”诏从之。尝疏荐赵南星，劾冯铨，铨大恨。五年三月，慎言假归，铨属曹钦程论劾，诬盗曹县库银三千，遂下抚按征脏，编戍肃州。

庄烈帝即位，赦免。崇祯元年起故官。会当京察，请先治媚珰者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报可。旋擢太仆少卿，历太常卿、刑部右侍郎。谳耿如杞狱，不称旨，并尚书韩继思下吏，寻落职归。久之，召为工部右侍郎。国用不支，廷议开采、鼓铸、屯田、盐法诸事。慎言屡疏陈奏，悉根本计。大学士杨嗣昌议改府州县佐为练备、练总，慎言以更制事大，历陈八议，其后卒不能行。由左侍郎迁南京户部尚书，七疏引疾，不允。就改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

十七年三月，京师陷。五月，福王即位南京，命慎言理部事。上中兴十议：曰节镇，曰亲籓，曰开屯，曰叛逆，曰伪命，曰褒恤，曰功赏，曰起废，曰惩贪，曰漕税。皆嘉纳。时大起废籍，慎言荐吴甡、郑三俊。命甡陛见，三俊不许，大学士高弘图所拟也。勋臣刘孔昭，赵之龙等一日朝罢，群诟于廷，指慎言及甡为奸邪，叱咤彻殿陛。给事中罗万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为奸邪？”

孔昭等伏地痛哭，谓慎言举用文臣，不及武臣，嚣争不已。又疏劾慎言，极诋三俊。

且谓：：“慎言当迎立时，阻难怀二心。乞寝牲陛见命，且议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万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镇也。新改京营，又加二镇衔，何尝不用武。年来封疆之法，先帝多宽武臣，武臣报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拟归阁臣，参驳归言官，不闻委勋臣以纠劾也。使勋臣得兼纠劾，文臣可胜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荐无不当。诸臣痛哭喧呼，灭绝法纪，恐骄弁悍卒益轻朝廷。”御史王孙蕃言：“用人，吏部职掌。奈何廷辱冢宰。”弘图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乞休，不允。

甡既不出，慎言乞休得请，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山西尽陷于贼，慎言无家可归，流寓芜湖、宣城间。国亡后，疽发于背，戒勿药，卒，年六十九。

慎言少丧二亲，鞠于祖母。及为御史，讣闻，引义乞归，执丧三年以报。

子履旋，举崇祯十五年乡试。贼陷阳城，投崖死。事闻，赠御史。

徐石麒，字宝摩，嘉兴人。天启二年进士。授工部营缮主事，筦节慎库。魏忠贤兼领惜薪司，所需悉从库发，石麒辄持故事格之。其党噪于庭，不为动。御史黄尊素坐忤忠贤下诏狱，石麒为尽力。忠贤怒，执新城侯王升子下狱，令诬贿石麒，捕系其家人，勒完脏而削其籍。

崇祯三年，起南京礼部主事，就迁考功郎中。八年佐尚书郑三俊京察，澄汰至公。历尚宝卿、应天府丞。十一年春入贺。三俊时为刑部尚书，议侯恂狱不中，得罪。石麒疏救，释之。石麒官南京十余年，至是始入为左通政，累迁光禄卿、通政使。十五年擢刑部右侍郎，谳吏部尚书李日宣等狱。帝曰：“枚卜大典，日宣称诩徇私。”石麒予轻比，贬二秩。先是，会推阁臣，日宣一再推，因及副都御史房可壮、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张三谟，石麒与焉。召对便殿，石麒独不赴。及是帝怒，戍日宣及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张煊，夺可壮、玫、三谟及谳狱左侍郎惠世扬官。石麒代世扬掌部事，旋进左。

当是时，帝以威刑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附会，予重比。石麒奉命清狱，推明律意，校正今断狱之不合于律者十余章，先以白同官。以次审理十三司囚，多宽减。然廉公，一时大法赫然，无敢幸免者。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朝士多营救。

石麒持之曰：“人臣无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国，当失陷城寨律，斩。”帝曰：“未中，可覆拟。”乃论新甲陷边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亲籓七，从来未有之奇祸。当临敌缺乏，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者斩。奏上，新甲弃市，新甲党皆大恨。

石麒寻擢本部尚书。中官王裕民坐刘元斌党，元斌纵军淫掠，伏诛，裕民以欺隐不举下狱。帝欲杀之，初令三法司同鞫，后专付刑部，石麒议戍烟瘴。奏成，署院寺名以进。帝怒其失出，召诘都御史刘宗周，对曰：“此狱非臣谳。”徐曰：“臣虽不与闻，然阅谳同，已曲尽情事。刑官所执者法耳。法如是止，石麒非私裕民也。”帝曰：“此奴欺罔实甚，卿等焉知？”令石麒改谳词，弃之市。无何，宗周以救姜埰，熊开元获严谴，佥都御史金光辰救之，夺职。石麒再疏留，不纳。、开元既下诏狱，移刑部定罪。石麒据原词拟开元赎徒，埰谪戍，不复鞫讯。帝责对状，石麒援故事对。帝大怒，除司官三人名，石麒落职闲住。

福王监国，召拜右都御史，未任，改吏部尚书。奏陈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严起废、明保举、交堂廉七事。时方考选，与都御史刘宗周矢公甄别，以年例出御史黄耳鼎、给事中陆朗于外。朗贿奄入得留用，石麒发其罪。朗恚，诋石麒，石麒称疾乞休。耳鼎亦两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杀陈新甲。石麒疏辩，求去益力。

马士英拟严旨，福王不许，命驰驿归。

石麒刚方清介，扼于权奸，悒悒不得志。士英挟定策功，将图封，石麒议格之。

中官田成辈纳贿请嘱，石麒悉拒不应。由是中外皆怨，构之去。去后以登极恩，加太子太保。

明年，南都亡。石麒时居郡城外，城将破，石麒曰：“吾大臣也，城亡与亡！”

复入居城中，以闰月二十六日朝服自缢死，年六十有八。

解学龙，字石帆，扬州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金华、东昌二府推官。

天启二年，擢刑科给事中。辽东难民多渡海聚登州，招练副使刘国缙请帑金十万振之，多所干没。学龙三疏发其弊，国缙遂获谴。王纪忤魏忠贤削籍，学龙言：“纪亮节弘猷，召置廊庙，必能表正百僚，裁决大务。”失忠贤意，不报。已，劾川、贵旧总督张我续贪淫漏网，新总督杨述中缩朒卸责，帝不罪。学龙通晓政务。上言：辽左额兵旧九万四千有奇，几饷四十余万。今关上兵止十余万，月饷乃二十二万。辽兵尽溃，关门宜募新兵。蓟镇旧有额兵，乃亦给厚糈召募。旧兵以其饷厚，悉窜入新营，而旧额又如故，漏卮可胜言。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矣。今不知又增几倍。诚度冗者汰之，岁可得饷数十万。裁冗吏，核旷卒，俾卫所应袭子弟袭职而不给俸，又可得数十万。

京边米一石，民输则非一石也。以民之费与国之收衷之，国之一，民之三。关饷一斛银四钱，以易钱则好米值钱百，恶米止三四十钱，又其下腐臭不可食。以国之费与兵之食衷之，兵之一，国之三。总计之，民费其六，而兵食其一。况小民作奸欺漕卒，漕卒欺官司，官司欺天子，展转相欺，米已化为糠粃沙土；兼湿热蒸变，食不可咽，是又化有用之六，为无用之一矣。臣以为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则地辟而民有乐土，粟积而人有固志。昔吴璘守天水，纵横凿渠，绵亘不绝，名曰“地网”，敌骑不能逞。今仿其制，沟涂之界，各树土所宜木，小可获薪果之饶，大可得抗扼之利，敌虽强，何施乎。

帝亟下所司，而议竟中格。稍进右给事中。五年九月，御史智铤劾学龙及编修侯恪为东林鹰犬，遂削籍。

崇祯元年起历户科都给事中。以民贫盗起，请大清吏治。寻劾蓟抚王应豸克饷激变，又上足饷十六事。帝皆采纳。迁太常少卿、太仆卿。五年改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疏言：“臣所部州县七十八，而坐逋赋降罚者至九十人。由数岁之逋责于一岁，数人之逋责于一人，故终无及额之日也。请别新旧，酌多寡，立带征之法。”

可之。四方盗贼蜂起，江西独无重兵，学龙以为言，诏增置千人。讨平都昌、萍乡诸盗，合闽兵击破封山妖贼张普薇等，贼遂殄灭。

十二年冬，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春，将解任，遵例荐举属吏，并及迁谪官黄道周。帝怒，征下狱，责其党庇行私，廷杖八十，削其籍，移入诏狱，竟坐遣戍。

十五年秋，道周召还，半道请释学龙，不听。

十七年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召拜兵部左侍郎。十月擢刑部尚书。时方治从贼之狱，仿唐制六等定罪。学龙议定，以十二月上之：其一等应磔者：吏部员外郎宋企郊，举人牛金星，平阳知府张嶙然，太仆少卿曹钦程，御史李振声、喻上猷，山西提学参议黎志升，陕西左布政使陆之祺，兵科给事中高翔汉，潼关道佥事杨王休，翰林院检讨刘世芳十一人也。

二等应斩秋决者：刑科给事中光时亨，河南提学佥事巩焴，庶吉士周锺，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也。

三等应绞拟赎者：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陈名复，户科给事中杨枝起、廖国遴，襄阳知府王承曾，天津兵备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胤光，少詹事项煜七人也。

四等应戍拟赎者：礼部主事王孙蕙，翰林院检讨梁兆阳，大理寺正钱位坤，总督侍郎侯恂，山西副使王秉鉴，御史陈羽白、裴希度、张懋爵，礼部郎中刘大巩，吏部员外郎郭万象，给事中申芝芳、金汝砺，举人吴达，修撰扬廷鉴及黄继祖十五人也。

五等应徒拟赎者：通政司参议宋学显，谕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缪沅，给事中吕兆龙、傅振鐸，进士吴刚思，检讨方以智、傅鼎铨，庶吉士张家玉及沈元龙十人也。

六等应杖拟赎者：工部员外郎潘同春，礼部员外郎吴泰来，主事张琦，行人王于曜，行取知县周寿明，进士徐家麒及向列星、李八人也。

其留北俟后定夺者：少詹事何瑞征、杨观光，太仆少卿张若麒，副使方大猷，户部侍郎党崇雅，吏部侍郎熊文举，太仆卿叶初春，给事中龚鼎孳、戴明说、孙承泽、刘昌，御史涂必泓、张鸣骏，司业薛所蕴，通政参议赵京仕，编修高尔俨，户部郎中卫周祚及黄纪、孙襄十九人也。

其另存再议者：给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鲁栗、吴尔壎、史可程、王自超、白胤谦、梁清标、杨栖鹗、张元琳、吕崇烈、李化麟、硃积、赵颎、刘廷琮，吏部郎中侯佐，员外郎左懋泰，礼部郎中吴之琦，兵部员外郎邹明魁，行人许作梅，进士胡显，太常博士龚懋熙及王之牧、王皋、梅鹗、姬琨、硃国寿、吴嵩胤二十八人也。

其已奉旨录用者：兵部尚书张缙彦，给事中时敏，谕德卫胤文、韩四维，御史苏京，行取知县黄国琦、施凤仪，兵部郎中张正声，内阁中书舍人顾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

得旨：“周锺等不当缓决，陈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学显、吴刚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拟罪未合。新榜进士尽污伪命，不当复玷班联。”令再议。惟方拱乾结纳马、阮，特旨免其罪。

明年正月，学龙奉诏拟周锺、光时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诸臣皆侯补小臣，受伪无据，仍执前律。当是时，马、阮必欲杀周锺。学龙欲缓其死，谋之次辅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请停刑。鐸即拟俞旨，褒以详慎平允。士英闻之大怒，然事已无及。大铖暨其党张捷、杨维垣声言欲劾学龙，学龙引疾。命未下，保国公硃国弼、御史张孙振等诋其曲庇行私，遂削籍。

大铖既杀锺、时亨，即传旨二等罪斩者谪允充南金齿军，三等罪绞者充广西边卫军，四等以下俱为民，永不叙用。然学龙所定案亦多漏网，而所拟一等诸犯，皆随贼西行，实未尝正刑辟也。黄继祖、沈元龙、向列星、李、黄纪、孙襄、王之牧、王皋、梅鹗、姬琨、硃国寿、吴嵩胤、姜荃林，皆未详其官。

学龙归，南都旋失。久之卒于家。

高倬，字枝楼，忠州人。天启五年进士。除德清知县，调金华。崇祯四年，征授御史。蓟辽总督曹文衡与总监邓希诏相讦奏。诏殚力干济，以副委任。倬乃上疏言：“文衡亢脏成性，必不能仰鼻息于中官；希诏睚眦未忘，何能化戈矛为同气。

封疆事重，宜撤希诏安文衡心。若文衡不足用，宜更置，勿使中官参之。诸边镇臣如希诏不少，使人效希诏，督抚之展布益难。即诸边督抚如文衡亦不少，使人效文衡，将边事之废坏愈甚。”疏入，贬一秩视事。巡视草场，坐失火下吏。廷臣申救，不纳。逾年热审，给事中吴甘来以为言，始释归。起上林署丞，稍迁大理右寺副。

十一年五月，火星逆行，诏修省。倬以近者刑狱滋繁，法官务停阁，请敕诸司克期奏报，大者旬，小者五日。其奉旨覆谳者，或五日三日，务俾积案尽疏，囹圄衰减。帝为采纳。屡迁南京太仆卿。太仆故驻滁州，滁为南都西北门户。请募州人为兵，保障乡土，从之。十六年二月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操江改任武臣刘孔昭，召倬别用，未赴而京师陷。

福王立南京，拜倬工部右侍郎。御用监内官请给工料银，置龙凤几榻诸器物及宫殿陈设金玉诸宝，计赀数十万，倬请裁省。光禄寺办御用器至万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为言。皆不纳。明年二月，由左侍郎拜刑部尚书。国破，倬投缳死。

是时，大臣殉难者：倬与张捷、杨维垣、庶僚则有黄端伯、刘成治、吴嘉胤、龚廷祥。

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祯元年进士。历宁波、杭州二府推官。行取赴都，母忧归。服阕入都，疏陈益王居建昌不法状。王亦劾端伯离间亲籓，及出妻酗酒诸事。有诏侯勘，避居庐山。福王立，大学士姜曰广荐起之。明年三月授仪制主事。五月，南都破，百官皆迎降。端伯不出，捕系之。阅四月，谕之降，不从，卒就戮。

成治，字广如，汉阳人。崇祯七年进士。福王时，历官户部郎中。国破，忻城伯赵之龙将出降，入户部封府库。成治愤，手搏之，之龙跳而免。成治自经。

嘉胤，字绳如，松江华亭人。由乡举历官户部主事。奉使出都，闻变，还谒方孝孺祠，投缳死。

廷祥，字伯兴，无锡人。马世奇门人也。崇祯十六年进士。为中书舍人。城破，衣冠步至武定桥投水死。

时又有钦天监博士陈于阶、国子生吴可箕、武举黄金玺、布衣陈士达，并死焉。

左懋第，字萝石，莱阳人。崇祯四年进士。授韩城知县，有异政。遭父丧，三年不入内寝，事母尽孝。十二年，擢户科给事中。疏陈四弊，谓民困、兵弱、臣工委顿、国计虚耗也。又陈贵粟之策，令天下赎罪者尽输粟，盐筴复开中之旧，令输粟边塞充军食。彗星见，诏停刑，懋第请马上速传。又请严禁将士剽掠，有司朘削。

请散米钱，振辇下饥民，收养婴孩。明年正月，剿饷罢征，亦请马上速行，恐远方吏不知，先已征，民不沾实惠。帝并采纳。

三月，大风霾。帝布袍斋居，祷之不止。懋第言：“去秋星变，朝停刑而夕即灭。今者不然，岂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实乎？臣敢以实进。练饷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减兵以省饷，天下共知之，而饷犹未省，何也？请自今因兵征饷，预使天下知应加之数，官吏无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诏。而刑狱则以睿虑之疑信，定诸囚之死生，诸疑于心与疑信半者，悉从轻典。岂停刑可止彗，解网不可以返风乎？且陛下屡沛大恩，四方死者犹枕藉，盗贼未见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赋，有司迫考成，催征未敢缓，是以莫救于凶荒。请于极荒州县，下诏速停，有司息讼，专以救荒为务。”帝曰：“然。”于是上灾七十五州县新、旧、练三饷并停。中灾六十八州县止征练饷，下灾二十八州县秋成督征。

十四年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又言：“臣自鱼台至南阳，流寇杀戮，村市为墟。其他饥疫死者，尸积水涯，河为不流，振扌求安可不速。”已又陈安民息盗之策，请核荒田，察逋户，予以有生之乐，鼓其耕种之心。

又言：“臣有事河干一载，每进父老问疾苦，皆言练饷之害。三年来，农怨于野，商叹于途。如此重派，所练何兵？兵在何所？剿贼御边，效安在？奈何使众心瓦解，一至此极乎！”又言：“臣去冬抵宿迁，见督漕臣史可法，言山东米石二十两，而河南乃至百五十两，漕储多逋。朝议不收折色，需本色。今淮、凤间麦大熟，如收两地折色，易麦转输，岂不大利。昔刘晏有转易之法。今岁河北大稔，山东东、兗二郡亦有收。诚出内帑二三十万，分发所司，及时收籴，于国计便。”帝即命议行。

屡迁刑科左给事中。

十六年秋，出察江防。明年五月，福王立，进兵科都给事中，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徽州诸府。时大清兵连破李自成，朝议遣使通好，而难其人。懋第母陈殁于燕，懋第欲因是返柩葬，请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与左都督陈弘范、太仆少卿马绍愉偕，而令懋第经理河北，联络关东诸军。马绍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尝为陈新甲通款事至义州而还。新甲既诛，绍愉以督战致衄，为懋第劾罢。及是绍愉已起官郎中，乃进为少卿，副懋第。懋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宫，访东宫二王踪迹。臣既充使臣，势不能兼理封疆。且绍愉臣所劾罢，不当复与臣共事。必用臣经理，则乞命弘范同绍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东抚臣收拾山东以待，不敢复言北行。如用臣与弘范北行，则去臣经理，但衔命而往，而罢绍愉勿遣。”阁部议止绍愉，改命原任蓟督王永吉。王令仍遵前谕。

懋第濒行言：“臣此行，生死未卜。请以辞阙之身，效一言。愿陛下以先帝仇耻为心，瞻高皇之弓剑，则思成祖列圣之陵寝何存；抚江上之残黎，则念河北、山东之赤子谁恤。更望时时整顿士马，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众韪其言。王令赍白金十万两、币帛数万匹，以兵三千人护行。

八月，舟渡淮。十月朔，次张家湾，本朝传令止许百人从行。

懋第衰纟至入都门，至则馆之鸿胪寺。请祭告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则陈太牢于旅所，哭而奠之。即以是月二十有八日遣还出都。弘范乃请身赴江南招诸将刘泽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自沧州追还懋第，改馆太医院。顺治二年六月，闻南京失守，恸哭。其从弟懋泰先为吏部员外郎，降贼，后归本朝授官矣，来谒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至闰月十二日，与从行兵部司务陈用极，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刘统、王廷佐俱以不降诛，而绍愉获免。

祁彪佳，字弘吉，浙江山阴人。祖父世清白吏。彪佳生而英特，丰姿绝人。弱冠，第天启二年进士，授兴化府推官。始至，吏民易其年少。及治事，剖决精明，皆大畏服。外艰归。崇祯四年，起御史。疏陈赏罚之要，言：“黔功因一级疑，稽三年之叙，且恩及督抚总帅帷幄大臣，而陷敌冲锋之士不预，何以励行间。山东之变，六诚连陷，未尝议及一官，欺蒙之习不可不破。”帝即命议行。又言：“九列之长，诘责时闻，四朝遗老或蒙重谴。诸臣怵严威，竞迎合以保名位。臣所虑于大臣者此也。方伯或一二考，台员或十余载，竟不得迁除，监司守令多贬秩停俸。臣子精神才具无余地，展布曷由。急功赴名之民不胜其掩罪匿瑕。臣所虑于小臣者此也。国家闻鼙鼓思将帅，苟得其人，推毂筑坛，礼亦宜之。若必依序循资，冒滥之窦虽可清，奖拔之术或未尽。臣所虑于武臣者此也。抚按则使中官监视会同，隙开水火，其忠显；潜通交结，其患深。臣所虑于内臣者此也。”忤旨谯责。

寻上《合筹天下全局疏》，以策关、宁，制登海为二大要。分析中州、秦、晋之流贼，江右、楚、粤之山贼，浙、闽、东粤之海贼，滇、黔、楚、蜀之土贼为四大势。极控制驾驭之宜，而归其要于戢行伍以节饷，实卫所以销兵。复陈民间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虚粮，曰行户，曰搜赃，曰钦提，曰隔提，曰讦讼，曰窝访，曰私税，曰私铸，曰解运，曰马户，曰盐丁，曰难民。帝善其言，下之所司。出按苏、松诸府，廉积猾四人杖杀之。宜兴民发首辅周延儒祖墓，又焚翰林陈于鼎、于泰庐，亦发其祖墓。彪佳捕治如法，而于延儒无所徇，延儒憾之。回道考核，降俸，寻以侍养归。家居九年，母服终，召掌河南道事。十六年佐大计，问遗莫敢及门。刷卷南畿，乞休，不允，便道还家。

北都变闻，谒福王于南京。王监国，或请登极。彪佳请发丧，服满议其仪，从之。高杰兵扰扬州，民奔避江南，奸民乘机剽敚，命彪佳往宣谕，斩倡乱者数人，一方遂安。迁大理寺丞，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苏州诸生檄讨其乡官从贼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项煜及大理寺正钱位坤、通政司参议宋学显、礼部员外郎汤有庆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给事中时敏家，毁其三代四棺。彪佳请议从逆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从之。

诏设厂卫缉事官。彪佳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系锦衣卫，高皇帝见非法凌虐，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无诏狱也。后乃以罗织为事，虽曰朝廷爪牙，实为权奸鹰狗。举朝尽知其枉，而法司无敢雪。惨酷等来、周，平反无徐、杜。此诏狱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仪銮司为锦衣卫，耑掌直驾侍卫等事，未尝令缉事也。永乐间设立东厂，始开告密门。凶人投为厮役，赤手钜万。飞诬及于善良，招承出于私拷，怨愤满乎京畿。欲绝苞苴，而苞苴弥盛；欲清奸宄，而奸宄益多。

此缉事之弊也。古者刑不上大夫。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本无可杀之罪，乃蒙必死之刑。朝廷受愎谏之名，天下反归忠直之誉。此廷杖之弊也。”疏奏，乃命五城御史体访，而缉事官不设。

督辅部将刘肇基、陈可立、张应梦、于永绶驻京口，浙江入卫都司黄之奎亦部水陆兵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御军严。四将兵恣横，刃伤民，浙兵缚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备李大开统浙兵斫镇兵马，镇兵与相击，射杀大开。乱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彪佳至，永绶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将罪，赒恤被难家，民大悦。

高杰驻瓜洲，跋扈甚，彪佳克期往会。至期，风大作，杰意彪佳必无来。彪佳携数卒冲风渡，杰大骇异，尽撤兵卫，会彪佳于大观楼。彪佳披肝膈，勉以忠义，共奖王室。杰感叹曰：“杰阅人多矣，如公，杰甘为死！公一日在吴，杰一日遵公约矣。”共饭而别。

群小疾彪佳，竞诋諆，以沮登极、立潞王为言，彪佳竟移疾去。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杭州继失，彪佳即绝粒。至闰月四日，绐家人先寝，端坐池中而死，年四十有四。唐王赠少保、兵部尚书，谥忠敏。

赞曰：张慎言、徐石麒等皆北都旧臣，刚方练达，所建白悉有裨时政。令其受事熙朝，从容展布，庶几乎列卿之良也。而遭时不造，内外交讧，动辄龃龉，虽老成何能设施干济哉！左懋第仗节全贞，蹈死不悔，于奉使之义，亦无愧焉。

## 列传第一百六十四

硃大典（王道焜等） 张国维 张肯堂（李向中 吴钟峦 硃永佑等）曾樱硃继祚（汤芬等） 余煌（陈函辉） 王瑞栴 路振飞 何楷（林兰友） 熊汝霖钱肃乐刘中藻 郑遵谦 沈宸荃邑子履祥

硃大典，字延之，金华人。家世贫贱。大典始读书，为人豪迈。登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章丘知县。天启二年擢兵科给事中。中官王体乾、魏忠贤等十二人及乳妪客氏，假保护功，廕锦衣世袭，大典抗疏力谏。五年出为福建副使，进右参政，以忧归。

崇祯三年，起故官，莅山东，寻调天津。五年四月，李九成、孔有德围莱州。

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砲死，擢大典右佥都御史代之，诏驻青州，调度兵食。七月，登莱巡抚谢琏复陷于贼，总督刘宇烈被逮。乃罢总督及登莱巡抚不设，专任大典，督主、客兵数万及关外劲旅四千八百余人合剿之。以总兵金国奇将，率副将靳国臣、刘邦域，参将祖大弼、祖宽、张韬，游击柏永福及故总兵吴襄、襄子三桂等，以中官高起潜监护军饷，抵德州。贼复犯平度，副将牟文绶、何维忠等救之，杀贼魁陈有时，维忠亦被杀。八月，巡按监军御史谢三宾至昌邑，请斩王洪、刘国柱，诏逮治之。兵部尚书熊明遇亦坐主抚误国，罢去。三宾复抗疏请绝口勿言抚事。

国奇等至昌邑，分三路。国奇等关外兵为前锋，邓步兵继之，从中路灰埠进。

昌平总兵陈洪范，副将刘泽清、方登化，从南路平度进。参将王之富、王文纬等从北路海庙进。檄游击徐元亨等率莱阳师来会，以牟文绶守新河。诸军皆携三日粮，尽抵新河东岸，乱流以济。祖宽至沙河，有德迎战。宽先进，国臣继之，贼大败，诸军乘胜追至城下。贼夜半东遁，围始解。守者疑贼诱，砲拒之。起潜遣中使入谕，阖城相庆。明日，南路兵始至。国奇等遂击贼黄县，斩首万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坠海死者数万。

贼窜归登州，国臣等筑长围守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墙三十里而遥，东西俱抵海。分番戍，贼不能出，发大砲，官军多死伤。李九成出战相当。十一月，九成搏战，降者泄其谋。官军合击之，馘于阵，贼乃晓夜哭。贼渠魁五，九成、有德、有时、耿仲明、毛承禄也，及是杀其二。帝嘉解围功，进大典右副都御史，将吏升赏有差。是月，国奇卒，以襄代。攻围既久，贼粮绝，恃水城可走，不降。及王之富、祖宽夺其水门外护墙，贼大惧。

六年二月中旬，有德先遁，载子女财帛出海。仲明以水城委副将王秉忠，已亦以单舸遁，官军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游击刘良佐献轰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药，发之，城崩，官军入。贼退保蓬莱阁，大典招降，始释甲，俘千余人，获秉忠及伪将七十五人，自缢及投海死者不可胜计，贼尽平。有德等走旅顺，岛帅黄龙邀击，生擒其党毛承禄、陈光福、苏有功，斩李应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献承禄等于朝。磔之先一日，有功脱械走。帝震怒，斩监守官，刑部郎多获罪。未几被执，伏诛。叙功，进大典兵部右侍郎，世廕锦衣百户，巡抚如故。

八年二月，流贼陷凤阳，毁皇陵，总督杨一鹏被逮。诏大典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郡，移镇凤阳。时江北州县多陷。明年正月，贼围滁州，连营百余里，总兵祖宽大破之。大典会总理卢象升追袭，复破之。急还兵遏贼众于凤阳，贼始退。

十一年，贼复入江北，谋窜茶山。大典与安庆巡抚史可法提兵遏之，贼乃西遁。大典先坐失州县，贬秩视事。是年四月以平贼逾期，再贬三秩。寻叙援剿及转漕功，尽复其秩。

十三年，河南贼大入湖广。大典遣将救援，屡有功，进左侍郎。明年六月命大典总督江北及河南、湖广军务，仍镇凤阳，专办流贼，而以可法代督漕运。贼帅袁时中众数万，横颍、亳间。大典率总兵刘良佐等击破之，叙赉有差。大典有保障功，然不能持廉，屡为给事中方士亮、御史郑昆贞等所劾，诏削籍侯勘。事未竟，而东阳许都事发。

许都者，诸生，负气，愤县令苛敛，作乱，围金华。大典子万化募健儿御之，贼平而所募者不散。大典闻，急驰归。知县徐调元阅都兵籍有万化名，遂言大典纵子交贼。巡按御史左光先闻于朝，得旨逮治，籍其家充饷，且令督赋给事中韩如愈趣之。

已而京师陷，福王立。有白其诬者，而大典亦自结于马士英、阮大铖，乃召为兵部左侍郎。逾月，进尚书，总督上江军务。左良玉兴兵，命监黄得功军御之。福王奔太平，大典与大铖入见舟中，誓力战。得功死，王被擒，两人遂走杭州。会潞王亦降，大典乃还乡郡，据城固守。唐王闻，就加东阁大学士，督师浙东。逾年，城破，阖门死之。

其时浙东西郡县前后失守死事者，抗州则有同知王道焜、钱塘知县顾咸建、临安知县唐自彩，绍兴则有兵部主事高岱、叶汝厓，衢州则有巡按王景亮、知府伍经正、推官邓岩忠、江山知县方召。若夫诸生及布衣殉义者，会稽潘集、周卜年，山阴硃玮，诸暨傅日炯，鄞县赵景麟，浦江张君正，瑞安邹钦尧，永嘉邹之琦，其尤著云。

王道焜，字昭平，钱塘人。以天启元年举于乡。崇祯时，为南平知县，迁南雄同知。会光泽寇发，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抚按为请，诏改邵武同知，知光泽县事。抚剿兼施，境内底定。庄烈帝破格求贤，尽征天下贤能吏，抚按以道焜名闻。

方待命而都城陷，微服南还。及杭州失守，遂投缳死。

顾咸建，字汉石，昆山人，大学士鼎臣曾孙也。崇祯十六年进士。授钱塘知县。

甫之官，闻京师陷，人情恟恟。咸建戢奸宄，严警备。巡按御史彭遇颽以贪残激变，赖咸建调护，事宁而民免株连。及南都失守，镇江守将郑彩等率众还闽，缘道劫掠。

咸建出私财迎犒，乃敛威去。亡何，马士英拥兵至。顷之，大将方国安兵亦至。咸建谋于上官，先期遣使行赂，兵乃不入城。四乡多被淫掠，城中得无扰。时监司及郡县长吏悉逋窜，咸建散遣妻子，独守官不去。潞王既降，咸建不至。寻被执，死之。

唐自彩，达州人。为临安知县。杭州失守，自彩与从子阶豫逃山中。有言其受鲁王敕，阴部署为变，遂被捕获。自彩麾阶豫走，不从，竟同死。

高岱，字鲁瞻，会稽人。崇祯中，以武学生举顺天乡试，鲁王授为职方主事。

及绍兴失守，即绝粒祈死。子朗知父意不可回，先跃入海中死。岱闻之曰：“儿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复言，数日亦卒。

叶汝厓，字衡生，岱同邑人，由举人为兵部主事。闻变，与妻王氏出居桐坞墓所，并赴水死。

王景亮，字武侯，吴江人。崇祯末登进士。仕福王为中书舍人。唐王立，擢御史，巡抚金、衢二府，兼视学政。伍经正，安福人。由贡生为西安知县，唐王超擢知府事。邓岩忠，江陵人。由乡举为推官。衢州破，经正赴井死，景亮、岩忠皆自缢死。鲁王所遣镇将张鹏翼亦死之。

方召，宣城人。署江山县事。金华被屠，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义不当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阖城被殃。”遂封其印，冠带向北拜，赴井死。士民为收葬，立祠祀焉。

张国维，安玉笥，东阳人。天启二年进士。授番禺知县。崇祯元年，擢刑科给事中，劾罢副都御史杨所修、御史田景新，皆魏忠贤党也。已，陈时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锐，综核太严。拙者跼艴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谁能展布四体，为国家营职业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谊实薄，此英察宜敛也。祖宗朝，阁臣有封还诏旨者，有疏揭屡上而争一事者。今一奉诘责，则俯首不遑；一承改拟，则顺旨恐后。倘处置失宜，亦必不敢执奏，此将顺宜戒也。召对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获罪者。今则惟传天语，莫睹拜扬。臣同官熊奋渭还朝十日，旁措一词，遂蒙谴谪。不可稍加薄罚，示优容之度乎？此上下宜洽也。”其二条，请平刑罚，溥膏泽。帝不能尽用。进礼科都给事中。京师地震，规弊政甚切，迁太常少卿。

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庆等十府。其冬，流贼犯桐城，官军覆没。

国维方壮年，一夕须发顿白。明年正月率副将许自强赴援，游击潘可大、知县陈尔铭等守桐不下。贼乃攻潜山，知县赵士彦重伤卒。攻太湖、知县金应元、训导扈永宁被杀。国维至，解桐围，遣守备硃士胤趋潜山，把总张其威趋太湖。士胤战死，自强遇贼宿松，杀伤相当。安庆山民桀石以投贼，贼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

九月，贼复由宿松入潜山、太湖，他贼扫地王亦陷宿松等三县。国维乃募土著二千人戍之，而以兵事属监军史可法。明年正月，贼围江浦，遣守备蒋若来、陈于王战却之。十二月，贼分兵犯怀宁，可法及左良玉、马爌遏之。复犯江浦，副将程龙及若来、于王等拒守。诸城并全。又围望江，遣兵援之，亦解去。

十年三月，国维率龙等赴安庆，御贼酆家店，龙军数千悉没。贼东陷和州、含山、定远，攻陷六合，知县郑同元溃走，贼遂攻天长。国维见贼势日炽，请于朝，割安庆、池州、太平，别设巡抚，以可法任之。安庆不隶江南巡抚，自此始也。议者欲并割江浦、六合，俾国维专护江南，不许。

国维为人宽厚，得士大夫心。属郡灾伤，辄为请命。筑太湖、繁昌二城，建苏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长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浚镇江及江阴漕渠，并有成绩。迁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岁大旱，漕流涸，国维浚诸水以通漕。山东饥，振活穷民无算。

十四年夏，山东盗起，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徐、临、通四镇兵，护漕运。大盗李青山众数万，据梁山泺，遣其党分据韩庄等八闸，运道为梗。周延儒赴召北上，青山谒之，言率众护漕，非乱也。延儒许言于朝，授以职。而青山竟截漕舟，大焚掠，迫临清。国维合所部兵击降之，献俘于朝，磔诸市。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帝召国维代之。乃定战守赏罚格，列上严世职、酌推升、慎咨题等七事，帝皆报可。

会开封陷，河北震动，条防河数策，帝亦纳之。

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入畿辅，国维檄赵光抃拒螺山，八总兵之师皆溃。言者诋国维，乃解职，寻下狱。帝念其治河功，得释。召对中左门，复故官，兼右佥都御史，驰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出都十日而都城陷。

福王召令协理戎政。寻叙山东讨贼功，加太子太保，廕锦衣佥事。吏部尚书徐石麒去位，众议归国维。马士英不用，用张捷。国维乃乞省亲归。

南都覆，逾月，潞王监国于杭州，不数日出降。闰六月，国维朝鲁王于台州，请王监国。即日移驻绍兴，进国维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总兵官方国安亦自金华至。马士英素善国安，匿其军中，请入朝。国维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连复富阳、于潜，树木城缘江要害，联合国安及王之仁、郑遵谦、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诸营，为持久计。顺治三年五月，国安等诸军乏饷溃，王走台州航海，国维亦还守东阳。六月知势不可支，作绝命词三章，赴水死，年五十有二。

张肯堂，字载宁，松江华亭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浚县知县。崇祯七年，擢御史。明年春，贼陷凤阳，条上灭贼五事。俄以皇陵震惊，疏责辅臣不宜作秦、越之视，帝不问。出按福建，数以平寇功受赉。还朝，言：“监司营竞纷纭，意所欲就，则保留久任；意所欲避，则易地借才。今岁燕、秦，明岁闽、粤，道路往返，动经数千，程限稽迟，多逾数月。加一番更移，辄加一番扰害。”帝是其言。十二年十月，杨嗣昌出督师。肯堂奏言：“从古戡乱之法，初起则解散，势成则剪除，未有专任抚者。今辅臣膺新命而出，贼必仍用故技，佯摇尾乞怜。而失事诸臣，冀掩从前败局，必多方荧惑，仍进抚议。请特申一令，专务剿除。有进招抚说者，立置重典。”帝以偏执臆见责之。

十四年四月言：“流寇隳城破邑，往来纵横，如入无人之境，此督师嗣昌受事前所未有。目前大计，在先释嗣昌之权。”疏入而嗣昌已死。十二月复言：“今讨贼不可谓无人，巡抚之外更有抚治，总督之上又有督师。位号虽殊，事权无别。今楚自报捷，豫自报败，甚至南阳失守，祸中亲籓，督师职掌安在。试问今为督师者，将居中而运，以发踪指示为功乎，抑分贼而办，以焦头烂额为事乎？今为秦、保二督者，将兼顾提封，相为掎角之势乎，抑遇贼追剿，专提出境之师乎？今为抚者，将一禀督师之令，进退惟其指挥乎，抑兼视贼势之急，战守可以择利乎？凡此肯綮，一切置不问，中枢冥冥而决，诸臣瞆瞆而任。至失地丧师，中枢纠督抚以自解，督抚又互相委以谢愆，而疆事不可问矣。”帝纳其言，下所司详议。十五年请召还建言谴谪诸臣，乃复给事中阴润、李清、刘昌，御史周一敬官。肯堂迁大理丞，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

总兵郑鸿逵拥唐王聿键入闽，与其兄南安伯芝龙及肯堂劝进，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曾樱至，言官请令樱掌吏部，乃令肯堂掌都察院。肯堂请出募舟师，由海道抵江南，倡义旅，而王由仙霞趋浙东，与相声援。乃加少保，给敕印，便宜从事。芝龙怀异心，阴沮之，不成行。

顺治三年，王败死，肯堂飘泊海外。六年至舟山，鲁王用为东阁大学士。八年，大清兵乘天雾集螺头门。定西侯张名振奉王航海去，属肯堂城守。城中兵六千，居民万余，坚守十余日。城破，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妇、一女孙先死，乃从容赋诗自经。

时同死者，兵部尚书李向中、礼部尚书吴锺峦、吏部侍郎硃永佑、安洋将军刘世勋、左都督张名扬。又有通政使会稽郑遵俭，兵科给事中鄞县董志宁，兵部郎中江阴硃养时，户部主事福建林瑛、苏州江用楫，礼部主事会稽董元，兵部主事福建硃万年、长洲顾珍、临山卫李开国，工部主事长洲顾中尧，中书舍人苏州苏兆人，工部所正鄞县戴仲明，定西侯参谋顺天顾明楫，诸生福建林世英，锦衣指挥王朝相，内官监太监刘朝。凡二十一人。

李向中，锺祥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长兴知县，调秀水。福王时，历车驾郎中，苏松兵备副使。唐王以为尚宝卿。闽事败，避海滨。鲁王监国，召为右佥都御史，从航海，进兵部尚书，从至舟山。及是破，大帅召向中，不赴。发兵捕之，以衰纟至见。大帅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即至，何也。？”向中从容曰：“前则辞官，今就戮耳。”

吴钟峦，字峦稚，武进人。崇祯七年进士。授长兴知县。以旱潦，征练饷不中额，谪绍兴照磨。逾年，移桂林推官。闻京师变，流涕曰：“马君常必能死节。”

已而世奇果死。福王立，迁礼部主事。抵南雄，闻南都失，转赴福建，痛陈国计。

鲁王起兵，以钟峦为礼部尚书，往来普陀山中。大清兵至宁波，钟峦慷慨谓人曰：“昔仲达死珰祸，吾以诸生不得死。君常死贼难，吾以远臣不得从死。今其时矣！”

乃急渡海，入昌国卫之孔庙，积薪左庑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仲达者，江阴李应升，锺峦弟子，忤魏忠贤死党祸者也。

硃永佑，字爰启。崇祯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罢归。事唐王，后至舟山。城破被执，愿为僧，不许，乃就戮。

名扬，名振弟。城破，母范以下自焚者数十人。

朝相闻城失守，护王妃陈氏、贵嫔张氏、义阳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自刎其旁。开国母，瑛、明楫妻皆自尽。

曾樱，字仲含，峡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历郎中。天启二年，稍迁常州知府。诸御史巡盐、仑、江、漕及提学、屯田者，皆操举劾权，文牒日至。

樱牒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奔命一巡按，独南畿奔命数巡按。请一切戒饬，罢钩访取赎诸陋习。”都御史熊明遇为申约束焉。

樱持身廉，为政恺悌公平，不畏强御。屯田御史索属吏应劾者姓名，樱不应。

御史危言恐之，答曰：“僚属已尽，无可纠，止知府无状。”因自署下考，杜门待罪。抚按亟慰留，乃起视事。织造中官李实迫知府行属礼，樱不从。实移檄以“尔”

“汝”侮之，樱亦报以“尔”“汝”，卒不屈。无锡高攀龙，江阴缪昌期、李应升被逮，樱助昌期、应升赀，而经纪攀龙死后事，为文祭之，出其子及僮仆于狱。宜兴毛士龙坐忤魏忠贤遣戍，樱讽士龙逃去。上官捕其家人，赖樱以免。武进孙慎行忤忠贤，当戍，樱缓其行。忠贤败，事遂解。

崇祯元年以右参政分守漳南。九莲山贼犯上杭，樱募壮士击退之，夜捣其巢，歼馘殆尽。士民为樱建祠。母忧归。服阕，起故官，分守兴、泉二郡。进按察使，分巡福宁。先是，红夷寇兴、泉，樱请巡抚邹维琏用副总兵郑芝龙为军锋，果奏捷。

及刘香寇广东，总督熊文灿欲得芝龙为援，维琏等以香与芝龙有旧，疑不遣。樱以百口保芝龙，遂讨灭香，芝龙感樱甚。

十年冬，帝信东厂言，以樱行贿谋擢官，命械赴京。御史叶初春尝为樱属吏，知其廉，于他疏微白之。有诏诘问，因具言樱贤，然不知贿所从至。诏至闽，巡抚沈犹龙、巡按张肯堂阅厂檄有奸人黄四臣名。芝龙前白曰：“四臣，我所遣。我感樱恩，恐迁去，令从都下讯之。四臣乃妄言，致有此事。”犹龙、肯堂以入告，力白樱冤，芝龙亦具疏请罪。士民以樱贫，为醵金办装，耆老数千人随至阙下，击登闻鼓讼冤。帝命毋入狱，俟命京邸。削芝龙都督衔，而令樱以故官巡视海道。

寻以衡、永多寇，改樱湖广按察使，分守湖南，给以敕。故事，守道无敕，帝特赐之。时贼已残十余州县，而永州知府推官咸不任职。樱荐苏州同知晏日曙、归德推官万元吉才。两人方坐事罢官，以樱言并起用。樱乃调芝龙剿贼，贼多降，一方遂安。迁山东右布政使，分守登、莱。

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龙巡抚其地。明年迁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归。山东初被兵，巡抚王永吉所部济、兗、东三府州县尽失，匿不以闻。兵退，以恢复报。而樱所部青、登、莱三府失州县无几，尽以实奏。及论罪，永吉反擢总督，而樱夺官，逮下刑部狱。不十日而京师陷，贼释诸囚，樱乃遁还。

其后唐王称号于福州。芝龙荐樱起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无何，令掌使部，寻进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文渊阁。王驻延平，令樱留守福州。大清兵破福州，樱挈家避海外中左卫。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缢死。

硃继祚，莆田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天启中，与修《三朝要典》，寻罢去。崇祯初，复官。累迁礼部右侍郎，充实录总裁。给事中葛枢言继祚尝纂修《要典》，得罪清议，不可总裁国史，不听。继祚旋谢病去。起南京礼部尚书，又以人言罢去。福王时起故官，未赴。南都失，唐王召为东阁大学士，从至汀州。王被擒，继祚奔还其乡。鲁王监国，继祚举兵应王，攻取兴化城。既而大清兵至，城复破。继祚及参政汤芬、给事中林嵋、知县都廷谏并死之。

芬，字方侯，嘉善人。崇祯十六年进士。福王时，为史可法监纪推官。唐王以为御史。寻以监司分守兴泉道。城破，绯衣坐堂上，被杀。嵋，字小眉，继祚同邑人。由进士为吴江知县。苏州失，归仕唐王。至是自缢死。廷谏，杭州人，莆田知县。

王自监国二年正月至长垣，迨次年正月，连克建宁、邵武、兴化三府，福宁一州，漳浦、海澄、连江、长乐等二十七县，军声颇振。及是得者复失。海澄失，知县洪有文死之。永福失，邑人给事中鄢正畿、御史林逢经俱投水死。长乐失，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宁失，守将王祈巷战不胜，自焚死。

余煌，字武贞，会稽人。天启五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与修《三朝要典》。

崇祯时，以内艰归。服阕，起左中允，历左谕德、右庶子，充经筵讲官。给事中韩源劾礼部侍郎吴士元、御史华琪芳及煌皆与修《要典》，宜斥，帝置不问。煌疏辩，帝复温旨慰谕之。户部崇尚书程国祥请借京城房租，煌争，乞假归。遂丁外艰。服除，久不起。鲁王监国绍兴，起礼部右侍郎，再起户部尚书，皆不就。明年以武将横甚，拜煌兵部尚书，始受命。时诸臣竞营高爵，请乞无厌。煌上言：“今国势愈危，朝政愈纷，尺土未复，战守无资。诸臣请祭，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廕，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谥，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时以为名言。大清兵过江，王航海遁。六月二日，煌赴水，舟人拯起之。居二日，复投深处，乃死。

陈函辉，字木叔，临海人。崇祯七年进士。授靖江知县，为御史左光先劾罢。

北都陷，誓众倡义。会福王立，不许草泽勤王，乃已。寻起职方主事，监军江北。

事败归，鲁王擢为礼部右侍郎。从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云峰山，作绝命词十章，投水死。

王瑞栴，字圣木，永嘉人。天启五年进士。授苏州推官，兼理兑运。军民交兑，桓相轧启衅。瑞梅调剂得宜，岁省浮费三万金，上官为勒石著令。贵人弟奸法，执问如律。其人中之当道，将议调，遂归。崇祯七年，起河间推官，迁工部主事，调兵部，转职方员外郎，擢湖广兵备佥事，驻襄阳。十一年春，张献忠据谷城乞抚，总理熊文灿许之。瑞栴以为非计，谋于巡按林铭球、总兵官左良玉，将俟其至，执之。文灿固执以为不可。瑞栴言：“贼以计愚我，我不可为所愚。今良玉及诸将贾一选、周仕凤之兵俱在近境，诚合而击之，何患不捷。”文灿怒，责以挠抚局。瑞栴曰：“贼未创而遽抚，彼将无所惧。惟示以必剿之势，乃心折不敢贰。非相挠，实相成也。”文灿不从。瑞栴乃列上从征、归农、解散三策，文灿亦不用。瑞栴自为檄谕献忠，献忠恃文灿庇己，不听。明年，献忠叛，瑞栴先己丁忧归。献忠留书于壁，言己之叛，总理使然。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贿月日，而题其末曰：“不纳我金者，王兵备一人耳。”由是瑞栴名大著。服阕，未及用而都城陷。福王时，乃为太仆少卿，极陈有司虐民之状，旋告归。唐王召赴福建，仍故官，未几复归。及闽地尽失，温州亦不守，避之山中。有欲荐令出者，乃拜辞家庙，从容入室自经死。

路振飞，字见白，曲周人。天启五年进士。除泾阳知县。大吏陷魏忠贤，将建祠泾阳，振飞执不从。邑人张问达忤奄，坐追赃十万。振飞故迁延，奄败事解。流贼入境，击却之。崇祯四年，征授御史。疏劾周延儒卑污奸险，党邪丑正，祈立斥以清揆路，被旨切责。未几，陈时事十大弊，曰务苛细而忘政体，丧廉耻而坏官方，民愈穷而赋愈亟，有事急而无事缓，知显患而忘隐忧，求治事而鲜治人，责外重而责内轻，严于小而宽于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诏旨而无奉行。疏入，诏付所司。

山东兵叛，劾巡抚余大成、孙元化，且论延儒曲庇罪，帝不问。已，劾吏部尚书闵洪学结权势，树私人，秉铨以来，吏治日坏，洪学自引去。廷推南京吏部尚书谢升为左都御史，振飞历诋其丑状，升遂不果用。六年，巡按福建。海贼刘香数勾红夷入犯，振飞悬千金励将士，遣游击郑芝龙等大破之，诏赐银币。俸满，以京卿录用。

初，振飞论海贼情形，谓巡抚邹维琏不能办，语侵之。维琏罢去，命甫下，数奏捷，振飞乃力暴其功，维琏复召用。

八年夏，帝将简辅臣。振飞言：“枚卜盛典，使夤缘者窃附则不光。如向者周延儒、温体仁等公论俱弃，宅揆以后，民穷盗兴，辱己者必不能正天下。”时延儒已斥，而体仁方居首揆，衔之。已而振飞按苏、松，请除输布、收银、白粮、收兑之四大患，民困以苏。会常熟钱谦益、瞿式耜为奸民张汉儒所讦，体仁坐振飞失纠，拟旨令陈状。振飞白谦益无罪，语刺体仁。体仁恚，激帝怒，谪河南按察司检校。

入为上林丞，屡迁光禄少卿。

十六年秋，擢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明年正月，流贼陷山西。

振飞遣将金声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迁至安东、沭阳。且团练乡兵，犒以牛酒，得两淮间劲卒数万。福、周、潞、崇四王避贼，同日抵淮。大将刘泽清、高杰等亦弃汛地南下。振飞悉延接之。四月初，闻北都陷，福王立于南京。河南副使吕弼周为贼节度使来代振飞，进士武愫为贼防御使招抚徐、沛，而贼将董学礼据宿迁。振飞击擒弼周、愫，走学礼。竿弼周法场，命军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缚愫徇诸市，鞭八十，槛车献诸朝，伏诛。五月，马士英欲用所亲田仰，乃罢振飞。

振飞亦遭母丧，家无可归，流寓苏州。寻录功，即家加右副都御史。

振飞初督漕，谒凤阳皇陵。望气者言高墙有天子气。唐王聿键方以罪锢守陵，中官虐之。振飞上疏乞概宽罪宗，竟得请。顺治二年，大兵破南京，聿键自立于福州，拜为左都御史。募能致振飞者官五宫，赐二千金。振飞乃赴召，道拜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至则大喜，与宴，抵夜分，撤烛送归，解玉带赐之，官一子职方员外郎。又录守淮功，廕锦衣世千户。王每责廷臣怠玩，振飞因进曰：“上谓臣僚不改因循，必致败亡。臣谓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兴也。上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见群臣庸下而过于督责，因博鉴书史而务求明备，凡上所长，皆臣所甚忧也。”其言曲中王短云。三年，大清兵进仙霞关，聿键走汀州，振飞追赴不能及。汀州破，走居海岛，明年赴永明王召，卒于途。

何楷，字元子，漳州镇海卫人。天启五年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

崇祯时，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改刑科给事中。流贼陷凤阳，毁皇陵。楷劾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罪，而刺辅臣温体仁、王应熊，言：“振缨，体仁私人；一鹏，应熊座主也。逆贼犯皇陵，神人共愤。陛下辍讲避殿，感动臣民。二辅臣独漫视之，欲令一鹏、振缨戴罪自赎。情面重，祖宗陵寝为轻；朋比深，天下讥刺不恤。”忤旨，镌一秩视事。又言：“应熊、体仁奏辩，明自引门生姻娅。刑官瞻徇，实由于此。乞宣谕辅臣，毋分别恩仇，以国事为戏。”应熊复奏辩。楷言：“臣疏未奉旨，应熊先一日摭引臣疏词，必有漏禁中语者。”帝意动，令应熊自陈，应熊竟由是去。

吏部尚书谢ＣＤ言登、莱要地，巡抚陈应元引疾，宜允其去。及推劳永嘉代应元，则言登莱巡抚本赘员。楷亦疏驳之。楷又请给赠都御史高攀龙官，诰赐左光斗诸臣谥，召还惠世扬。疏多见听。屡迁工科都给事中。

十一年五月，帝以火星逆行，减膳修省。兵部尚书杨嗣昌方主款议，历引前史以进。楷与南京御史林兰友先后言其非。楷言：“嗣昌引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赏之说，引元和田兴事，欲借以申招抚之说，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事，欲借以申不可用兵之说，徒巧附会耳。至永平二年马皇后事，更不知指斥安在。”帝方护嗣昌，不听。逾月，嗣昌夺情入阁，楷又劾之，忤旨，贬二秩为南京国子监丞。母忧归。

服阕，廷臣交荐，召入京，都城已陷。

福王擢楷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命兼工部右侍郎。连疏请告，不许。顺治二年，南都破，楷走杭州。从唐王入闽，擢户部尚书。郑芝龙、鸿逵兄弟横甚，郊天时，称疾不出，楷言芝龙无人臣礼。王奖其凤节，命掌都察院事。鸿逵扇殿上，楷呵止之，两人益怒。楷知不为所容，连请告去。途遇贼，截其一耳，乃芝龙所使部将杨耿也。漳州破，楷遂抑郁而卒。

楷博综群书，寒暑勿辍，尤邃于经学。

林兰友，字翰荃，仙游人。崇祯四年进士。授临桂知县。擢南京御史。疏劾大学士张至发、薛国观，吏部尚书田惟嘉等，因论嗣昌忠孝两亏。贬浙江按察司照磨，与楷及黄道周、刘同升、赵士春称“长安五谏”。迁光禄署丞。京师陷，薙发自匿。

为贼所执，拷掠备至。贼败，南还。唐王用为太仆少卿，迁佥都御史。事败，挈家遁海隅，十余年卒。

熊汝霖，字雨殷，余姚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同安知县。擢户科给事中。疏陈用将之失，言：“自偏裨至副将，历任有功，方可授节钺。今足未履行阵，幕府已上首功。胥吏提虎旅，纨裤子握兵符，何由奋敌忾。若大将之选，宜召副将有功者，时赐面对，择才者用之。廷臣推择有误，宜用文吏保举连坐法。”帝纳其言。已，言：“杨嗣昌未罪，卢象升未褒，殊挫忠义气。至为嗣昌画策练饷、驱中原万姓为盗者，原任给事中沈迅也。为嗣昌运筹、以三千人驻襄阳、城破辄走者，监纪主事余爵也。为嗣昌援引、遭襄籓之陷、重赂陈新甲、嫁祸郧抚袁继咸者，今解任侯代之宋一鹤也。皆误国之臣，宜罪。”不报。

京师戒严，汝林分守东直门。尝召对，言：“将不任战。敌南北往返，谨随其后，如厮隶之于贵官，负弩前驱，望尘靡及。何名为将，何名为督师。”帝深然之。

已，言：“有司察处者，不得滥举边才；监司察处者，不得遽躐巡抚。庶封疆重任，不为匪人借途。”又言：“自戒严以来，臣疏凡二十上。援剿机宜，百不行一。而所揣敌情，不幸言中矣。比者外县难民纷纷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敌。霸州之破，敌犹不多杀掠，官军继至，始无孑遗。朝廷岁费数百万金钱以养兵，岂欲毒我赤子。”

帝恶其中有“饮泣地下”语，谪为福建按察司照磨。

福王立，召还。上疏言：“臣自丹阳来，知浙兵为边兵所击，火民居十余里。

边帅有言，四镇以杀掠获封爵，我何惮不为。臣意四镇必毅然北征，一雪此耻，今恋恋淮、扬，何也？况一镇之饷多至六十万，势必不能供。即仿古籓镇法，亦当在大河以北开屯设府，曾奥窔之内，而遽以籓篱视之。”顷之，言：“臣窃观目前大势，无论恢复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宜日讨究兵饷战守，乃专在恩怨异同。勋臣方镇，舌锋笔锷是逞，近且以匿名帖逐旧臣，以疏远宗人劾宰辅，中外纷纷，谓将复厂卫。夫厂卫树威牟利，小民鸡犬无宁日，先帝止此一节，未免府怨。前事不远，后事之师。且先帝笃念宗籓，而闻寇先逃，谁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勋臣，而京营锐卒徒为寇藉；先帝倚任内臣，而开门延敌，众口喧传；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边才督抚，谁为捍御，超迁宰执，罗拜贼庭。知前日之所以失，即知今日之所以得。及今不为，将待何时。”疏奏，停俸。寻补吏科右给事中。

初，马士英荐阮大铖，汝霖争不可。及大铖起佐兵部，汝霖又言：“大铖以知兵用，当置有用地，不宜处中朝。”不听。逾月，以奉使陛辞，言：“朝端议论日新，宫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枢贰悉废廷推，四品监司竟晋詹尹。蹊径叠出，谣诼繁兴。一人未用，便目满朝为党人；　一官外迁，辄訾当事为可杀。置国恤于罔闻，逞私图而得志。黄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丽，复见今时。独不思他日税驾何地耶？”不报。

未几，南京破，士英窜杭州。汝霖责其弃主，士英无以应。杭州亦破，与孙嘉绩同起兵。鲁王监国，擢右佥都御史，督师防江，战屡败。入海宁募兵万人，进兵部右侍郎。唐王立闽中，遣刘中藻颁诏，汝霖出檄严拒之。顺治三年进兵部尚书，从鲁王泛海。明年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又明年春，郑彩憾汝霖，遣兵潜害之，并其幼子投海中。

钱肃乐，字希声，鄞县人。临江知府若赓孙，宁国知府敬忠兄子也。崇祯十年成进士，授太仓知州。豪家奴与黠吏为奸，而凶徒结党杀人，焚其尸。肃乐痛惩，皆敛手。又以硃白榜列善恶人名，械白榜者阶下，予大杖。久之，杖者日少。尝摄昆山、崇明事，两县民皆立碑颂德。迁刑部员外郎，寻丁内外艰。

顺治二年，大兵取杭州，属郡多迎降。闰六月，宁波乡官议纳款，肃乐建议起兵。诸生华夏、董志宁等遮拜肃乐倡首，士民集者数万人，肃乐乃建牙行事。郡中监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治府事。肃乐索取仓库籍，缮完守具，与总兵王之仁缔盟共守。闻鲁王在台州，遣举人张煌言奉表请监国。会绍兴、余姚亦举兵，王乃赴绍兴行监国事。召肃乐为右佥都御史，画钱塘而守。寻进右副都御史。当是时，之仁及大将方国安并加封爵，其兵食用宁波、绍兴、台州三郡田赋，不能继，恒缺食。

已，加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军食尽，悉散去。鲁王航海，肃乐亦之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王已没。遂隐海坛山，采山薯为食。明年，鲁王次长垣，召为兵部尚书，荐用刘沂春、吴钟峦等。明年拜肃乐东阁大学士。

唐王虽殁，而其将徐登华为守富宁，鲁王遣大学士刘中藻攻之。登华欲降，疑未决，曰：“海上岂有天子？舟中岂有国公？”肃乐致书：“将军独不闻南宋之末二帝并在舟中乎？”登华遂降。郑彩专柄，连杀熊汝霖、郑遵谦。肃乐忧愤卒于舟，故相叶向高曾孙进晟葬之福清黄檗山。

刘中藻，福安人。由进士官行人。贼陷京师，薙发，被搒掠。贼败南还，事唐王。既事鲁王，攻降福宁守之，移驻福安。大清兵破城，冠带坐堂上，为文自祭，吞金屑死。

郑遵谦，会稽人。为诸生。潞王以杭州降大清，遵谦倡众起兵，事鲁王，崎岖浙、闽间。从王航海，与汝霖并为彩害。

沈宸荃，慈谿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行人，奉使旋里。福王立，复命。擢御史，疏陈五事，皆切时病。已，论群臣丑正党邪，请王卧薪尝胆，为雪耻报仇之计。

寻荐词臣黄道周、刘同升、葛世俊、徐氵幵、吴伟业等。又言：“经略山东、河南者，王永吉、张缙彦也。永吉失机，先帝拔为总督，拥兵近甸，不救国危。缙彦官部曹，先帝骤擢典中枢，乃率先从贼。即加二人极刑，不为过。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观望逗遛，缙彦狼狈南窜。死何以对先帝，生何以对陛下。昌平巡抚何谦失陷诸陵，罪亦当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厉兵秣马，以报国仇，乃贼尘未扬，辄先去以为民望。如河道总督黄希宪、山东巡抚丘祖德，尚可容偃卧家园乎！”疏入，谦、祖德等皆命逮治，永吉、缙彦不罪。时朝政大乱，宸荃独持正，要人多疾之。

明年以年例出为苏松兵备佥事。未赴，南都破，宸荃举兵邑中。鲁王监国，擢右佥都御史。已而事败，宸荃弃家从王海外。王次长垣，连擢至大学士。从王于舟山，又从泛海抵厦门、金门。后舣舟南日山，遭风，没于海。

其邑子沈履祥尝为知县，监国时，以御史督饷台州。城破，避山中，被获死之。

赞曰：自甲申以后，明祚既终，不逾年而南都亦覆，势固无可为矣。硃大典、张国维等抱区区之义，徒假名号于海滨，以支旦夕。而上替下陵，事无统纪，欲以收偏安之效，何可得乎。

## 列传第一百六十五

袁继咸（张亮） 金声（江天一） 丘祖德（温璜 吴应箕 尹民兴等）沈犹龙（李待问 章简） 陈子龙（夏允彝 徐孚远） 侯峒曾（阎应元等

硃集璜等 杨文骢孙临等 陈潜夫陆培 沈廷扬 林汝翥林惣郑为虹黄大鹏 王士和 胡上琛 熊纬

袁继咸，字季通，宜春人。天启五年进士。授行人。崇祯三年冬，擢御史，监临会试，坐纵怀挟举子，谪南京行人司副，迁主客员外郎。七年春，擢山西提学佥事。未行，总理户、工二部中官张彝宪有朝觐官赍册之奏。继咸疏论之，谓：“此令行，上自籓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参谒，屏息低眉，跪拜于中官之座，率天下为无耻事，大不便。”彝宪大恚，与继咸互讦奏。帝不听，乃孑身赴任。久之，巡抚吴甡荐其廉能。而巡按御史张孙振以请属不应，疏诬继咸脏私事。帝怒，逮继咸，责甡回奏。甡贤继咸，斥孙振。诸生随至都，伏阙诉冤，继咸亦列上孙振请属状及其赃贿数事。诏逮孙振，坐谪戍；继咸得复官。十年，除湖广参议，分守武昌。以兵捣江贼巢兴国、大冶山中，擒贼首吕瘦子，降其党十余人。诏兼佥事，分巡武昌、黄州。击退贼老回回、革里眼等七大部黄陂、黄安，筑黄冈城六千余丈。

十二年，移淮阳，忤中官杨显名，奏镌二秩调用。督师杨嗣昌以其知兵，引参军事。明年四月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未一年，襄阳陷，被逮，戍贵州。十五年，廷臣交荐，起故官，总理河北屯政。未赴，贼逼江西。廷议设重臣总督江西、湖广、应天、安庆军务，驻九江。擢继咸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以行。贼已陷武昌，左良玉拥兵东下。继咸遇良玉于芜湖，激以忠义。良玉即还，恢复武昌。廷议吕大器来代，继咸仍督屯政。大器、良玉不协，长沙、袁州俱陷，仍推继咸代之。

甫抵镇而京师陷。

福王立南都，颁诏武昌，良玉不拜诏。继咸致书言伦序正，良玉乃拜受诏。继咸入朝，高杰新封兴平伯。继咸曰：“封爵以劝有功。无功而封，有功者不劝。跋扈而封，跋扈愈多。”王曰：“事已行，奈何？”继咸曰：“马士英引杰渡江，宜令往辑。”王曰：“彼不欲往，辅臣史可法愿往。”继咸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泽收人心，尤宜以纪纲肃众志。乞振精神，申法纪。冬春间，淮上未必无事。臣虽驽，愿奉六龙为澶渊之举。”王有难色。因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虽无异图，然所部多降将，非孝子顺孙。陛下初登大宝，人心危疑，意外不可不虑，臣当星驰回镇。”许之。因赴阁责可法不当封杰，士英嗛之。俄陈致治守邦大计，引宋高宗用黄潜善、汪伯彦事，语复侵士英。会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劾奏士英十大罪，士英拟旨逮治。澍与良玉谋，阴讽将士大哗，欲下南京索饷，保救澍。继咸为留江漕十万石、饷十三万金给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依仗澍为言。士英不得已，免逮澍。继咸既与士英隙，所奏悉停寝。

明年正月，继咸言：“元朔者，人臣拜手称觞之日，陛下尝胆卧薪之时。念大耻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问夜为可法，以晚近长夜之饮、角牴之戏为可戒。省土木之功，节浮淫之费。戒谕臣工，后私斗而急公仇。臣每叹三十年来，徒以三案葛藤血战不已。若《要典》一书，已经先帝焚毁，何必复理其说。书苟未进，宜寝之；即已进，宜毁之。至王者代兴，从古亦多异同。平、勃迎立汉文，不闻穷治硃虚之过；房、杜决策秦邸，不闻力究魏征之非。固其君豁达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谋，翊赞其美。请再下宽大之诏，解圜扉疑入之囚，断草野株连之案。”王降旨俞其言。

群小皆不喜继咸，汰其军饷六万，军中有怨言，继咸疏争不得。又以江上兵寡，郑鸿逵战舰不还，议更造，檄九江佥事叶士彦于江流截买材木。士彦家芜湖，与诸商昵，封还其檄。继咸以令不行，疏劾士彦。士彦同年御史黄耳鼎亦劾继咸，言继咸有心腹将校劝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从云。良玉尝不拜监国诏，闻之益疑惧，上疏明与继咸无隙，耳鼎受指使而言，《要典》宜再焚。江东人乃由是交口言继咸、良玉倡和，胁制朝廷矣。会都下又有伪太子之事，良玉争不得，遂与士英辈有隙。

继咸疏言：“太子真伪，非臣所能悬揣。真则望行良玉言，伪则不妨从容审处，多召东宫旧臣辨识，以解中外之疑。”疏未达，良玉已反。

初，继咸闻李自成兵败南下，命部将郝效忠、陈麟、邓林奇守九江，自统副将汪硕画、李士元等援袁州，防贼由岳州、长沙入江西境。既已登舟，闻良玉反，复还九江。良玉舟在北岸，贻书继咸，愿握手一别，为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请继咸往，纾一方难。继咸会良玉于舟中，良玉语及太子下狱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谕，劫诸将盟。继咸正色曰：“密谕何从来？先帝旧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负，密谕何从来？”良玉色变，良久乃曰：“吾约不破城，改檄为疏，驻军侯旨。”继咸归，集诸将于城楼而洒泣曰：“兵谏非正。晋阳之甲，《春秋》恶之，可同乱乎？”遂约与俱拒守。而效忠及部将张世勋等则已出与良玉合兵，入城杀掠。继咸闻之，欲自尽。黄澍入署拜泣曰：“宁南无异图。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将李士春亦密白继咸隐忍，至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图也。继咸以为然，遂出责良玉。良玉已疾笃，夜望见城中火起，大哭曰：“予负临侯！”临侯，继咸别号也。呕血数升，遂死。其子梦庚秘不发丧，诸将推为帅，移舟东。中朝皆疑继咸、良玉同反。而南都时已破，诸镇多纳款。继咸劝梦庚旋师，不听。遣人语林奇、硕画、士元毋为不忠事，林奇、硕画、士元避皖湖中，遣人阴逆继咸。继咸已为效忠绐赴其军。将及湖口，而梦庚、效忠降于我大清，遂执继咸北去，馆内院。

至明年三月，终不屈，乃杀之。

有张亮者，四川人。举于乡。崇祯时，历榆林兵备参议，用荐改安庐兵备，监禁军讨贼，频有功。十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福王既立，亮闻李自成兵败西奔，奏言贼势可乘，请解职视贼所向，督兵进讨，从之。寻召入京议事，复遣还任。明年四月，左梦庚陷安庆，亮被执。梦庚北行，挟亮与俱，乘间赴河死。

金声字正希，休宁人。好学，工举子业，名倾一时。崇祯元年成进士，授庶吉士。明年十一月，大清兵逼都城，声慷慨乞面陈急务，帝即召对平台。退具疏言：“臣书生素矢忠义，遭遇圣明，日夜为陛下忧念天下事。今兵逼京畿，不得不急为君父用。夫通州、昌平，都城左右翼，宜戍以重兵。而天津漕艘所聚，尤宜亟防。

今天下草泽之雄，欲效用国家者不少，在破格用之耳。臣所知申甫有将才。臣愿仗圣天子威灵，与练敢战士，为国家捍强敌，惟陛下立赐裁许。”

申甫者，僧也，好谈兵，方私制战车火器。帝纳声言，取其车入览，授都司佥书。即日召见，奏对称旨，超擢副总兵，敕募新军，便宜从事。改声御史，参其军。

甫仓猝募数千人，皆市井游手，所需军装戎器又不时给。而是时大清兵在郊圻久，势当速战，急出营柳林。总理满桂节制诸军，甫不肯为下。桂卒掠民间，甫军捕之，桂辄索去。声以两军不和闻，帝即命声调护。亡何，桂殁，甫连败于柳林、大井，乃结车营卢沟桥。大清兵绕出其后，御车者惶惧不能转，歼戮殆尽，甫亦阵亡。声痛伤之，言甫受事日浅，直前冲锋，遗骸矢刃殆遍，非喋血力战不至此。帝亦伤之，命予恤典。

声耻无功，请率参将董大胜兵七百人，甫遗将古壁兵百人，及豪杰义从数百人，练成一旅，为刘之纶奇兵，收桑榆之效，不许。俄以清核军需告竣，奏缴关防，请按律定罪，再疏请罢斥，皆不许。东江自毛文龙被杀，兵力弱，势孤。声因东宫册立，自请颁诏朝鲜，俾联络东江，张海外形势。帝虽嘉其意，亦不果用。

寻上疏言：“陛下晓夜焦劳，日亲天下之事，实未尝日习天下之人。必使天下才不才，及才长短，一一程量不爽，方可斟酌位置。往者，陛下数召对群臣，问无所得，鲜当圣心，遂厌薄之。臣愚妄谓陛下泰交尚未殷，顾问尚未数，不得谓召对无益也。愿自今间日御文华，令京卿、翰林、台谏及中行、评博等官，轮番入直，博咨广询。而内外有职业者，亦得不时进见。政事得失，军民利病，庙堂举错，边塞情形，皆与臣工考究于燕闲之间。岁月既久，品量毕呈。诸臣才不才，及才长短，岂得逃圣鉴。”帝未及报，声再疏恳言之，终不用，遂屡疏乞归。

后大学士徐光启荐声同修历书，辞不就。以御史召，亦不赴。八年春，起山东佥事，复两疏力辞。乡郡多盗，声团练义勇，为捍御。十六年，风阳总督马士英遣使者李章玉征贵州兵讨贼，迂道掠江西，为乐平吏民所拒击。比抵徽州境，吏民以为贼，率众破走之。章玉讳激变，谓声及徽州推官吴翔风主使。士英以闻，声两疏陈辨。帝察其无罪，不问。其年冬，廷臣交荐，即命召用，促入都陛见，未赴而京师陷。

福王立于南京，超擢声左佥都御史，声坚不起。大清兵破南京，列郡望风迎降。

声纠集士民保绩溪、黄山，分兵扼六岭。宁国丘祖德、徽州温璜、贵池吴应箕等多应之。乃遣使通表唐王，授声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诸道军。拔旌德、宁国诸县。九月下旬，徽故御史黄澍降于大清，王师间道袭破之。

声被执至江宁，语门入江天一日：“子有老母，不可死。”对曰：“天一同公起兵，可不同公殉义乎！”遂偕死。唐王赠声礼部尚书，谥文毅。天一，歙诸生。

丘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宁国推官，以才调济南。用荐超擢佥事，分巡东昌。山东土寇猖獗，帝因给事中张元始言，令祖德及东兗道李恪专任招抚，寇多解散。十五年调官沂州。其冬用兵部尚书张国维荐，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十六年罣察典，解职侯勘。事白，以故官代王永吉抚山东。京师覆，贼遣使招降。祖德斩之，谋发兵拒守。会中军梅应元叛，率部卒索印，祖德乃南奔。

福王时，御史沈宸荃劾祖德及河南总督黄希宪轻弃封疆，诏削籍提讯，久之获释。而成都亦陷，无家可归，流寓宁国。金声起兵绩溪，祖德与宁国举人钱文龙，诸生麻三衡、沈寿荛等各举兵应之。时郡城已失，祖德驻华阳，三衡驻稽亭，他蜂起者又十余部，约共攻郡城。不克，寿荛阵殁，祖德退还山中。大清兵攻拔其寨，被获，磔死，其子亦死。越四日，三衡军败，亦死。寿荛，都督有容子。三衡，布政使溶孙也。三衡兵既起，旁近吴太平、阮恒、阮善长、刘鼎甲、胡天球、冯百家与俱起，号七家军，皆诸生也。三衡既败，太平等亦死。

温璜，初名以介，字于石，乌程人。大学士体仁再从弟也。母陆守节被旌。璜久为诸生，有学行。崇祯十六年秋举进士。授徽州推官。甫莅任，闻京师陷，亟练民兵，为保障计。明年，南京亦覆。知府秦祖襄及诸僚属皆遁，璜乃尽摄其印，召士民慰谕之。金声举兵绩溪，璜与掎角，且转饷给其军，而徙家属于村民舍。未几，声败，璜严兵自守。郡中故御史黄澍以城献，璜趋归村舍，刃其妻茅氏及长女，遂自刭死。

吴应箕，字次尾，贵池人。善今古文，意气横厉一世。阮大铖以附珰削籍，侨居南京，联络南北附珰失职诸人，劫持当道。应箕与无锡顾杲、桐城左国材、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义、长洲杨廷枢等为《留都防乱公揭》讨之，列名者百四十余人，皆复社诸生也。后大铖得志，谋杀周镳，应箕独入狱护视。大铖闻，急遣骑捕之，应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应金声，败走山中，被获，慷慨就死。其同时举兵者有尹民兴、吴汉超、庞昌胤、谢球、司石磐、王湛、鲁之玙。

民兴，字宣子，崇祯初举进士。历知宁国、泾二县，除奸厘蠹，有神明之称。

行取入都，为陈启新所讦，谪福建按察司检校。十五年春，疏陈时务十四事，帝喜，召为职方主事。数召对，言多当帝意，即擢本司郎中。周延儒出督师，命从军赞画。

延儒被谴，下民兴吏，除名，久之始释。福王立，起故官，寻谢病归，流寓泾县。

南京失，与诸生赵初浣等据城拒守，大清兵攻破城，初浣死之，民兴走免。唐王以为御史，事败归，卒于家。

汉超，宣城诸生。崇祯十七年闻都城变，谋募兵赴难，会福王立，乃已。明年，南都覆，弃家走泾县，从尹民兴起兵。兵败，匿华阳山中。先是，丘祖德、麻三衡诸军溃，保华阳，有徐淮者部署之。汉超与合，连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阳、泾、太平诸县。明年正月袭宁国，夜缘南城登。兵溃，城中按首事者。汉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见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胆长三寸。妻戚自掷楼下死。

昌胤，西充人。崇祯十年进士。授青阳知县。南京覆，走匿九华山，谋举兵。

事泄被执，夜死旅店中。

球，溧阳诸生，佥事鼎新子也。毁家募兵。兵散，被执而死。

石磐，盐城诸生，与都司酆某同举兵，兵败被执。酆言：“此儒生，吾劫之为书记耳。”石磐曰：“吾首事，奈何讳之！”系狱六十余日，与酆偕死。

湛，太仓诸生。城已下，与兄淳复集里人数百围城。城中兵出击，淳赴水死，湛被斫死。

之玙，历官副总兵，驻福山。苏州既降，诸生陆世钥聚众焚城楼。之玙率千人入城，与大清兵战，溃走，之玙战死。

其时以诸生死者，有六合马纯仁、邳州王台辅。南京既下，六合即归附，纯仁题铭桥柱，抱石投水死。台辅，当崇祯末，闻宦官复出镇，将草疏极谏。甫入都，都城陷，乃还。福王时，东平伯刘泽清、御史王燮张乐大宴于睢宁。台辅衰纟至直入，责之曰：“国破君亡，此公等卧薪尝胆、食不下咽时，顾置酒大会耶！”左右欲鞭之，燮曰：“狂生也。”命引去。及南京覆，台辅视其廪曰：“此吾所树，尽此死。”明年，粟尽，北面再拜，自缢死。

沈犹龙，字云升，松江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鄞县知县。天启初，征授御史，出为河南副使。崇祯元年，召复故官，进太仆少卿，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江西妖贼张普薇等作乱，犹龙遣游击黄斌卿协剿，大破之。增秩赐金，以忧归。服阕，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广东巡抚。

十七年冬，福王召理部事，不就，乞葬亲归。明年，南京失守，列城望风下。

闰六月，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官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与合。犹龙乃偕里人李待问、章简等，募壮士数千人守城，与二将相掎角，而参将侯承祖守金山。八月，大清兵至，二将败于春申浦，城遂被围。未几破，犹龙出走，中矢死。待问守东门，简守南门，城破，俱被杀。华亭教谕眭明永题诗明伦堂，投缳死。诸生戴泓赴池死。嘉定举人傅凝之参志葵军事，兵败，赴水死。大清兵遂攻金山，承祖与子世禄犹固守。城既破，巷战逾时，世禄中四十矢，被获，死之。承祖亦被获，说之降，不从，遂被杀。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

待问，字存我，崇祯末进士。授中书舍人。工文章，兼精书法。简，字坤能。

举于乡，官罗源知县。

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崇祯十年进士。选绍兴推官。

东阳诸生许都者，副使达道孙也。家富，任侠好施，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思得一当。子龙尝荐诸上官，不用，东阳令以私憾之。适义乌奸人假中贵名招兵事发，都葬母山中，会者万人。或告监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遽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间聚众数万，连陷东阳、义乌、浦江，遂逼郡城，既而引去。巡抚董象恒坐事逮，代者未至，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抚标兵，命子龙为监军讨之，稍有俘获。而游击蒋若来破其犯郡之兵，都乃率余卒三千保南砦。雄欲抚贼，语子龙曰：“贼聚粮据险，官军不能仰攻，非旷日不克。我兵万人，止五日粮，奈何？”子龙曰：“都，旧识也，请往察之。”乃单骑入都营，责数其罪，谕令归降，待以不死。遂挟都见雄。复挟都走山中，散遣其众，而以二百人降。光先与东阳令善，竟斩都等六十余人于江浒。子龙争，不能得。

以定乱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京师陷，乃事福王于南京。其年六月，言防江之策莫过水师，海舟议不可缓，请专委兵部主事何刚训练，从之。太仆少卿马绍愉奉使陛见，语及陈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当恤。”廷臣无应者，独少詹事陈盟曰可。因命予恤，且追罪尝劾新甲者。廷臣惩刘孔昭殿上相争事，不敢言。子龙与同官李清交章力谏，事获已。

未几，列上防守要策，请召还故尚书郑三俊，都御史易应昌、房可壮、孙晋，并可之。又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

明旨未经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纪。”乃命禁讹传诳惑者。子龙又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

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终。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亦不听。明年二月乞终养去。

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为僧。

寻以受鲁王部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

夏允彝，字彝仲。弱冠举于乡，好古博学，工属文。是时东林讲席盛，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徐孚远、王光承等亦结几社相应和。崇祯十年，与子龙同成进士，授长乐知县，善决疑狱。他郡邑不能决者，上官多下长乐。居五年，邑大治。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廉能知县七人，以允彝为首。帝召见，大臣方岳贡等力称其贤，将特擢。会丁母忧，未及用。

北都变闻，允彝走谒尚书史可法，与谋兴复。闻福王立，乃还。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请终制，不赴。御史徐复阳希要人旨，劾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居丧授职为非制，以两人皆东林也。两人实未尝赴官，无可罪。吏部尚书张捷遽议贬秩调用。

未几，南都失，彷徨山泽间，欲有所为。闻友人侯峒曾、黄淳耀、徐氵幵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允彝死后二年，子完淳、兄之旭并以陈子龙狱词连及，亦死。而同社徐孚远，举于乡，因松江破，遁入海，死于岛中。

侯峒曾，字豫瞻，嘉定县人。给事中震旸子也。天启五年成进士，授南京武选司主事，丁父忧。崇祯七年入都。兵部尚书张凤翼荐为职方郎中，峒曾力辞，乃改南京文选司主事。由稽勋郎中迁江西提学参议。给事中耿始然督赋至，他监司以属礼见，峒曾独与抗礼。益王势方炽，岁试黜两宗生，王怒，使人诮让，峒曾不为动。

迁广东副使，不赴。起浙江右参政，分守嘉、湖。漕卒击伤秀水知县李向中，峒曾请于抚按，捕戮首恶，部内肃然。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贤能监司五人，峒曾与焉。

召为顺天府丞，未赴而京师陷。

福王时，用为左通政，辞不就。及南京覆，州县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峒曾为倡，偕里人黄淳耀、张锡眉、董用圆、马元调、唐全昌、夏云蛟等誓死固守。大清兵来攻，峒曾乞师于吴淞总兵官吴志葵。志葵遣游击蔡祥以七百人来赴，一战失利，束甲遁，外援遂绝，城中矢石俱尽。七月三日大雨，城隅崩，架巨木支之。明日雨益甚，城大崩，大清兵入。峒曾拜家庙，挈二子元演、元洁并沈于池。锡眉、用圆、元调、全昌、云蛟皆死之。锡眉、用圆皆举人。用圆官秀水教谕。元调、全昌、云蛟并诸生。

其时聚众城守而死者有江阴阎应元、昆山硃集璜之属。

应元，字丽亨，顺天通州人。崇祯中，为江阴典史。十七年，海贼顾三麻入黄田港，应元往御，手射杀三人。贼退，以功迁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阴。

明年五月，南京亡，列城皆下。闰六月朔，诸生许用倡言守城，远近应者数万人。典史陈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公为将。而前都司周瑞龙泊江口，相掎角。战失利，大清兵逼城下。徽入程璧尽散家赀充饷，而身乞师于吴淞总兵官吴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战不胜，瑞龙水军亦败去，明遇乃请应元入城，属以兵事。

大清兵力攻城，应元守甚固。东平伯刘良佐用牛皮帐攻城东北，城中用砲石力击。良佐乃移营十方庵，令僧陈利害。良佐旋策马至，应元誓以大义，屹不动。及松江破，大清兵来益众，四围发大砲，城中死伤无算，犹固守。八月二十一日，大清兵从祥符寺后城入，众犹巷战，男妇投池井皆满。明遇、用皆举家自焚。应元赴水，被曳出，死之。

训导冯厚敦冠带缢于明伦堂，娣及妻王结礻任投井死。里居中书舍人戚勋令妻及子女、子妇先缢，乃举火自焚，从死者二十人。举人夏维新，诸生王华、吕九韶自刎死。

贡生黄毓祺者，好学，有盛名，精释氏学。与门人徐趋举兵行塘，以应城内兵。

及城陷，两人逸去。明年冬，趋侦江阴无备，率壮士十四人袭之。不克，皆死。毓祺既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方争死。而毓祺以敕印事发，逮系江宁狱，将刑，其门人告之期，命取袭衣自敛，趺坐而逝。

硃集璜，字以发，昆山贡生。学行为乡里所推，教授弟子数百人。南京既亡，昆山议拒守，而县丞阎茂才已遣使迎降。县人共执杀茂才，以六月望，推旧将王佐才为帅，集璜及周室瑜、陶琰、陈大任等共举兵。参将陈宏勋、前知县杨永言率壮士百人为助。佐才亦邑人，尝官狼山副总兵，年老矣。大清兵至，宏勋率舟师迎战，败还，游击孙志尹战殁。城陷，永言遁去。佐才纵民出走，而己冠带坐帅府，被杀。

集璜投东禅寺后河死。门人孙道民、张谦同日死。室瑜、琰、大任亦死之。室瑜子朝矿、大任子思翰皆同死。室瑜举于乡，官仪封知县。琰、大任皆诸生。

时以守御死者，苏达道、庄万程、陆世镗、陆云将、归之甲、周复培、陆彦冲。

代父死者，沈征宪、硃国轼。救母死者，徐洺。自尽者，徐溵、王在中、吴行贞。

杨文骢，字龙友，贵阳人。浙江参政师孔子。万历末，举于乡。崇祯时，官江宁知县。御史詹兆恒劾其贪污，夺官侯讯。事未竟，福王立于南京，文骢戚马士英当国，起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皆监军京口。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制南北，请筑城以资守御，从之。文骢善书，有文藻，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缘以进。其为人豪侠自喜，颇推奖名士，士亦以此附之。

明年迁兵备副使，分巡常、镇二府，监大将郑鸿逵、郑彩军。及大清兵临江，文骢驻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兼督沿海诸军。文骢乃还驻京口，合鸿逵等兵南岸，与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编大筏，置灯火，夜放之中流，南岸军发砲石，以为克敌也，日奏捷。初九日，大清兵乘雾潜济，迫岸。

诸军始知，仓皇列阵甘露寺。铁骑冲之，悉溃。文骢走苏州。十三日，大清兵破南京，百官尽降。命鸿胪丞黄家鼒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遂走处州。时唐王已自立于福州矣。

初，唐王在镇江时，与文骢交好。至是，文骢遣使奉表称贺。鸿逵又数荐，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令图南京。加其子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

鼎卿，士英甥也。士英遣迎福王，遇王于淮安。王贫ＣＩ甚，鼎卿赒给之，王与定布衣交，以故宠鼎卿甚。及鼎卿上谒，王以故人子遇之，奖其父子，拟以汉朝大、小耿。然其父子以士英故，多为人诋諆。

明年，衢州告急。诚意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骢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

临，字武公，桐城人，兵部侍郎晋之弟。文骢招入幕，奏为职方主事，竟与同死。

其时起兵旁掠郡县者有吴易，字日生，吴江人。生有膂力，跅弛不羁。崇祯末，成进士。福王时，谒史可法于扬州。可法异其才，题授职方主事，为己监军。明年，奉檄征饷江南，未还而扬州失，已而吴江亦失。易走太湖，与同邑举人孙兆奎，诸生沈自駉、自炳，武进吴福之等谋举兵。旬日得千余人，屯于长白荡，出没旁近诸县，道路为梗。唐王闻之，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南诸军。文骢奏易斩获多，进为兵部尚书。鲁王亦授易兵部侍郎，封长兴伯。八月，大清兵至，易遂败走。父承绪、妻沈及女皆投水死，自駉、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获，一军尽歼。明年，易乡人周瑞复聚众长白荡，迎易入其营。八月，事泄被获，死之。福之，钟峦子也。兆奎兵败时，虑易妻女被辱，视其死而后行，故被获。械至江宁，死之。

陈潜夫，字元倩，钱塘人。家贫落魄，好大言以駴俗。崇祯九年举于乡，益广交游，为豪举，好臧否人，里中人恶之。友人陆培兄弟为文逐潜夫，潜夫乃避居华亭。十六年冬，授开封推官。大河南五郡尽为贼据，开封被河灌，城虚无人，长吏皆寄居封丘。有劝潜夫弗往者，不听，驰之封丘。会叛将陈永福率贼兵出山西，其子德为巡抚秦所式部将，缚巡按御史苏京去。潜夫募民兵千，请于所式及总兵卜从善、许定国，令共剿，皆不肯行。潜夫乃以十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杞县，檄召旁近长吏，设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贼所设伪巡抚梁启隆居开封，他伪官散布郡邑间甚众，而开封东西诸土寨剽掠公行，相攻杀无已。潜夫转侧杞、陈留间，朝夕不自保。闻西平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躬往说之。五月五日方誓师，而都城失守。报至，乃恸哭，令其下缟素。洪起兵万，号五万，潜夫兵三千，俘杞伪官，启隆闻风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贼将陈德于柳园。时李自成已败走山西，而南阳贼乘间犯西平，洪起引还，潜夫亦随而南。

福王立南京，潜夫传露布至，朝中大喜，即擢监军御史，巡按河南。潜夫乃入朝言：“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豪杰结寨自固者，引领待官军。诚分命籓镇，以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则众心竞奋，争为我用。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抚将帅屯锐师要害以策应之。

宽则耕屯为食，急则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后救援，长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联络素定，旬日可集十余万人。诚稍给糗粮，容臣自将，臣当荷戈先驱，诸籓镇为后劲，河南五郡可尽复。五郡既复，画河为固，南连荆楚，西控秦关，北临赵、卫，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两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抚纷纭，并为虚设。若不思外拒，专事退守，举土地甲兵之众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

当是时，开封、汝宁间列寨百数，洪起最大；南阳列寨数十，萧应训最大，洛阳列寨亦数十，李际遇最大。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潜夫请予挂印为将军。马士英不听，而用其姻娅越其杰巡抚河南。潜夫自九月入觐，便道省亲，甫五日即驰赴河上。所建白皆不用，诸镇兵无至者。其杰老惫不知兵。兵部尚书张缙彦总督河南、山东军务，止提空名，不能驭诸将。其冬，应训复南阳及泌阳、舞阳、桐柏，遣子三杰献捷。潜夫授告身，饮之洒，鼓吹旌旗前导出。三杰喜过望，往谒其杰。其杰故为尊严，厉辞诘责，诋为贼。三杰泣而出，萌异心。潜夫过诸寨，皆铙吹送迎；其杰间过之，诸寨皆闭门不出。其杰恚，谮潜夫于士英。士英怒，冬尽，召潜夫还，以凌駉代。潜夫亦遭外艰归。

明年三月，给事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颽，并及潜夫。士英以遇颽己私人，置不问，独令议潜夫罪。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继妃，广昌伯刘良佐具礼送之。

潜夫至寿州，见车马驺从传呼皇后来，亦称臣朝谒。及童氏入都，王以为假冒，下之狱。遂责潜夫私谒妖妇，逮下狱治之。

未几，南都不守，潜夫得脱归。闻鲁王监国绍兴，渡江往谒，命复故官，加太仆少卿，监军，乃自募三百人列营江上。寻进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顺治三年五月晦，江上师尽溃，潜夫走至山阴化龙桥，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年三十七。

始为文逐潜夫者陆培，字鲲庭，举进士，为行人，奉使事竣归省。南京既覆，闻潞王又降，以绳授二仆，从容就缢而死，年二十九。培少负俊才，有文名，行谊修谨，客华亭，尝却奔女于室云。

沈廷扬，字季明，崇明人。好谈经济。崇祯中，由国子生为内阁中书舍人。十二年冬，帝以山东多警，运道时梗，议复海运。廷扬生海滨，习水道，上疏极言其便，且辑海运书五卷以呈。帝喜，即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由淮安出海，抵天津，仅半月。帝大喜，即加户部郎中，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海运事。初，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自登州侯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侯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请从登州直达宁远，帝用其议，省费多。十五年命再赴淮安督海运，事竣，加光禄少卿，仍领其事。

及京师陷，福王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饷务，馈江北诸军。南京失守，走还乡里。后航海至舟山，依黄斌卿。唐王在福建，授兵部右侍郎，总督水师。鲁王授官亦如之。鲁王航海之明年，廷扬督舟师北上，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飓风大作，舟胶于沙，为大清兵所执。谕之降，不从，乃就戮。

林汝翥，字大葳，福清人。举于乡，授沛县知县。天启二年，战却徐鸿儒兵，缉妖人王普光党有功，特擢御史。四年六月，巡视京城。民曹大妻与人奴角口，服毒死。火者曹进、傅国兴率众大掠奴主家，用大锥锥其主，刑官不敢问。汝翥捕得进，进惧劾，请受杖，遂杖之五十。国兴邀于道，骂不已，汝翥收系之，亦请受杖，复杖之。魏忠贤大怒，立传旨廷杖汝翥。先数日，群奄殴杀万璟。汝翥大惧，逸至遵化。巡抚邓氵美为代题，都御史孙玮、御史潘云翼等交章论救。不听，卒杖之，削籍归。崇祯初，起官右参议，分守温处道，不赴。久之，起琼州道，坐奸民煽乱，贬秩归。福王时，起云南佥事，已而解职。鲁王次长垣，召为兵部右侍郎，与员外郎林惣攻福宁，战败被执，谕降不从，系之，吞金屑而死。

惣，字子野，汝翥同邑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海宁知县。邑有妖人以剑术惑众，聚千人，惣捕杀之。南都覆，杭州亦不守，卒乘机乞饷，环署大噪。惣罪为首者，而如其请。以城孤不能存，引去。唐王以为御史，改文选员外郎，募兵福宁。

闻王被杀，大恸，走匿山中。及鲁王航海至长垣，福清乡兵请惣为主，与汝翥共攻城，殁于阵。

郑为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祯十六年进士。除浦城知县。唐王道浦城，知其廉，及自立，召为御史。部民相率乞留，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视仙霞关，驻浦城。寻令巡抚上游四府，兼领关务。郑芝龙部将夺民舟，为虹叱责之。芝龙诉于王，王为谕解。然是时芝龙已怀异志，尽撤守关将，仙霞岭二百里间无一人。顺治三年八月，大清兵长驱直入，为虹亟还浦城，纵士民出走，自守空城。无何，被执，与给事中黄大鹏并死之，年二十有五。

大鹏，字文若，建阳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为义乌知县，有能声。唐王召为兵科给事中，从至建宁，令与为虹共守仙霞岭，竟同死。时王在延平，闻仙霞关失守，仓猝走汀州。守延平者为王士和，从走汀州者有胡上琛、熊纬，皆以死事著。

士和，字万育，金溪人。崇祯中，举于乡。南京既覆，江西亦被兵，士和避入闽，授吏部司务。疏陈时政阙失，凡数千言，唐王刊赐文武诸臣，且召士和入对，嘉奖备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八月，王走汀州，留兵部侍郎曹覆泰偕士和居守。俄警报叠至，士和召父老曰：“吾虽一月郡守，当与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数万生灵尽膏斧锧。”众泣，士和亦泣。退入内署，谓友人曰：“吾一介书生，数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其友劝止之，正色曰：“君子爱人以德，姑息何为。”从容正衣冠，闭户投缳死。

上琛，字席公。世袭福州右卫指挥使。好读书，能诗。既袭职，复举武乡试。

唐王时，官锦衣卫指挥，迁署都督佥事，充御营总兵官，从至汀州。王被执，上琛奔还福州，谓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为我采毒草来。”妾刘年二十，愿同死。上琛喜曰：“汝幼妇亦能死耶！”遂整冠带与妾共饮药酒而卒。

纬，字文江，南昌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行人。两京既覆，每饮酒，辄涕泗交横下。友人语之曰：“昔狼瞫有言‘吾未获死所’，子既有志，曷求所乎？”乃赴延平谒唐王，擢给事中。寻扈行至汀州，遘变，从官皆散，纬仍奔赴。遇大清兵，死之。

赞曰：废兴之故，岂非天道哉。金声等以乌合之师，张皇奋呼，欲挽明祚于已废之后，心离势涣，败不旋踵，何尺寸之能补。然卒能致命遂志，视死如归，事虽无成，亦存其志而已矣。

## 列传第一百六十六

杨廷麟（彭期生等） 万元吉（杨文荐　梁于氵矣） 郭维经　（姚奇胤）詹兆恒　（胡梦泰 周定仍等）陈泰来　（曹志明） 王养正（夏万亨等）曾亨应弟和应 子筠 揭重熙傅鼎铨 陈子壮麦而炫 硃实莲 霍子衡张家玉陈象明等 陈邦彦 苏观生

杨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祯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勤学嗜古，有声馆阁间，与黄道周善。十年冬，皇太子将出阁，充讲官兼直经筵。延麟具疏让道周，不许。明年二月，帝御经筵，问保举考选何者为得人。廷麟言：“保举当严举主，如唐世济、王维章乃温体仁、王应熊所荐。今二臣皆败，而举主不问。是连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欲收保举效得乎？”帝为动色。

其冬，京师戒严。廷麟上疏劾兵部尚书杨嗣昌，言：“陛下有挞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嗣昌及蓟辽总督吴阿衡内外扶同，朋谋误国。

与高起潜、方一藻倡和款议，武备顿忘，以至于此。今可忧在外者三，在内者五。

督臣卢升以祸国责枢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

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将士畏法，无有二心。召见大小诸臣，咨以方略。谕象升集诸路援师，乘机赴敌，不从中制。此今日急务也。”时嗣昌意主和议，冀纾外患，而廷麟痛诋之。嗣昌大恚，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象升军。象升喜，即令廷麟往真定转饷济师。无何，象升战死贾庄。嗣昌意廷麟亦死，及闻其奉使在外，则为不怿者久之。

初，张若麒、沈迅官刑曹，谋改兵部，御史涂必泓沮之。必泓，廷麟同里也。

两人疑疏出廷麟指，因与嗣昌比而构廷麟。会廷麟报军中曲折，嗣昌拟旨责以欺罔。

事平，贬廷麟秩，调之外。黄道周狱起，词连廷麟，当逮。未至而道周已释，言者多荐廷麟。十六年秋，复授职方主事，未赴，都城失守，廷麟恸哭，募兵勤王。福王立，用御史祁彪佳荐，召为左庶子，辞不就。宗室硃统钅类诬劾廷麟召健儿有不轨谋,以姜曰广为内应。王不问，而廷麟所募兵亦散。

顺治二年，南都破，江西诸郡惟赣州存。唐王手书加廷麟吏部右侍郎，刘同升国子祭酒。同升自雩都至赣，与廷麟谋大举。乃偕巡抚李永茂集绅士于明伦堂，劝输兵饷。九月，大兵屯泰和，副将徐必达战败，廷麟、同升乘虚复吉安、临江。加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赐剑，便宜从事。十月，大兵攻吉安，必达战败，赴水死。

会广东援兵至，大兵退屯峡江。已而万元吉至赣。十二月，同升卒。

三年正月，廷麟赴赣，招峒蛮张安等四营降之，号龙武新军。廷麟闻王将由汀赴赣，将往迎王，而以元吉代守吉安。无何，吉安复失，元吉退保赣州。四月，大兵逼城下，廷麟遣使调广西狼兵，而身往雩都趣新军张安来救。五月望，安战梅林，再败，退保雩都。廷麟乃散其兵，以六月入赣，与元吉凭城守。未几，援兵至，围暂解，已，复合。八月，水师战败，援师悉溃。及汀州告变，赣围已半年，守陴者皆懈。十月四日，大兵登城。廷麟督战，久之，力不支，走西城，投水死。同守者郭维经、彭期生辈皆死。

期生，字观我，海盐人，御史宗孟子。登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初，为济南知府，坐失囚谪布政司照磨，量移应天推官，转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十六年，张献忠乱江西，迁湖西兵备佥事，驻吉安。吉安不守，走赣州，偕廷麟招降张安等，加太常寺卿，仍视兵备事。城破，冠带自缢死。

一时同殉者，职方主事周瑚，磔死。通判王明汲，编修兼兵科给事中万发祥，吏部主事龚棻，户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狖、黎遂球、柳昂霄、鲁嗣宗、钱谦亨，中书舍人袁从鹗、刘孟鍧、刘应试，推官署府事吴国球，监纪通判郭宁登，临江推官胡缜，赣县知县林逢春，皆被戮。乡官卢观象尽驱男妇大小入水，乃自沉死。

举人刘日佺偕母妻弟妇子侄同日死。参将陈烈数力战，众以其弟已降，疑之，烈益奋勇疾斗。及见执，不屈，顾谓赣人曰：“而后乃今知我无二心也。”遂就戮。

万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潮州推官，补归德。捕大盗李守志，散其党。崇祯四年大计，谪官。十一年秋，用曾樱荐，命以永州检校署推官事。

居二年，督师杨嗣昌荐其才，改大理右评事，军前监纪。嗣昌倚若左右手，诸将亦悦服，驰驱兵间，未尝一夕安枕。嗣昌卒，元吉丁内艰归。十六年起南京职方主事，进郎中。

福王立，仍故官。四镇不和，元吉请奉诏宣谕。又请发万金犒高杰于扬州，谕以大义，令保江、淮。乃渡江诣诸将营。杰与黄得功、刘泽清方争扬州，元吉与得功书，令共奖王室。得功报书如元吉指，乃录其藁示泽清、杰，嫌渐解。廷议以元吉能辑诸镇，擢太仆少卿，监视江北军务。元吉身在外，不忘朝廷，数有条奏。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并还懿文追尊故号，祀之寝园，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难死事诸臣，及近日北都四方殉难者，以作忠义之气。从之。又言：先帝天资英武，锐意明作，而祸乱益滋。宽严之用偶偏，任议之途太畸也。

先帝初惩逆珰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宽大。诸臣狃之，争意见之异同，略绸缪之桑土，敌入郊圻，束手无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间，中以用严。于是廷杖告密，加派抽练，使在朝者不暇救过，在野者无复聊生，庙堂号振作，而敌强如故，寇祸弥张。十余年来，小人用严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从宽大，悉反前规，天下以为太平可致。诸臣复竞贿赂，肆欺蒙，每趋愈下，再撄先帝之怒，诛杀方兴，宗社继殁。盖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宽；而先帝之严，亦每激于诸臣之玩。臣所谓宽严之用偶偏者此也。

国步艰难，于今已极。乃议者求胜于理，即不审势之重轻；好伸其言，多不顾事之损益。殿上之彼己日争，阃外之从违遥制，一人任事，众口议之。如孙传庭守关中，识者俱谓不宜轻出，而已有以逗挠议之者矣。贼既渡河，臣语史可法、姜曰广急撤关、宁吴三桂兵，随枢辅迎击。先帝召对时，群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蹙地议之者矣。及贼势燎原，廷臣或劝南幸，或劝皇储监国南都，皆权宜善计，而已有以邪妄议之者矣。由事后而观，咸追恨议者之误国。倘事幸不败，必共服议者之守经。大抵天下事，无全害亦无全利，当局者非朴诚通达，谁敢违众独行；旁持者竞意气笔锋，必欲强人从我。臣所谓任议之途太畸者此也。

乞究前事之失，为后事之师，以宽为体，以严为用。盖崇简易、推真诚之谓宽，而滥赏纵罪者非宽；辨邪正、综名实之谓严，而钩距索隐者非严。宽严得济，任议乃合。仍请于任事之人，严核始进，宽期后效，无令行间再踵藏垢，边才久借然灰，收之以严，然后可任之以宽也。诏褒纳之。

明年五月，南京覆，走福建，归唐王。六月，我大清兵已取南昌、袁州、临江、吉安。逾月，又取建昌。惟赣州孤悬上游，兵力单寡。会益府永宁王慈炎招降峒贼张安，所号龙武新军者也，遣复抚州。南赣巡抚李永茂乃命副将徐必达扼泰和，拒大兵。未几，战败，至万安，遇永茂。永茂遂奔赣。

八月，叛将白之裔入万安，江西巡抚旷昭被执，知县梁于涘死之。于涘，江都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时唐王诏适至赣，永茂乃与杨廷麟、刘同升同举兵。未几，王召永茂为兵部右侍郎，以张朝綖代。甫任事，擢元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西、湖广诸军，召朝綖还，以同升代。元吉至赣，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抚。

顺治三年三月，廷麟将朝王，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祯末，命中书舍人张同敞调云南兵，至是抵江西，两京已相继失，因退还吉安。廷麟留与共守，用客礼待之。

其将赵印选、胡一青频立功，而元吉约束甚严，诸将渐不悦。时有广东兵亦以赴援至。而新军张安者，汀、赣间峒贼四营之一，骁勇善战，既降，有复抚州功，且招他营尽降。元吉以新军足恃也，蔑视云南、广东军，二军皆解体。然安卒故为贼，居赣淫掠，遣援湖西，所过残破。及是，大兵逼吉安，诸军皆内携，新军又在湖西。

城中军不战溃，城遂破。元吉退屯皁口，檄谕赣州极言云南兵弃城罪，其众遂西去。

四月，大兵逼皁口，元吉不能御，入赣城。大兵乘胜抵城下。给事中杨文荐奉命湖南，过赣，入城共守御，城中赖之。文荐，元吉门生也。

元吉素有才，莅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对将吏不交一言。

隔河大营遍山麓，指为空营。兵民从大营中至，言敌势盛，辄叱为间谍，斩之。江西巡抚刘远生令张琮者，将兵趋湖东。及赣围急，远生自出城，召琮于雩都。赣人曰“抚军遁矣”，怒焚其舟，拘远生妻子。俄远生率琮兵至，赣人乃大悔。琮军渡河，抵梅林，中伏大败，还至河，争舟，多死于水。远生愤甚，五月朔，渡河再战，身先士卒，遇大兵，被获，复逃归。而新军先往湖西者，闻吉安复失，仍还雩都。

廷麟躬往邀之，与大兵战梅林，再败，乃散遣其军，而身入城，与元吉同守。自远生败，援军皆不敢前。六月望，副将吴之蕃以广东兵五千至，围渐解，未几复合，城中守如初。

王闻赣围久，奖劳之，赐名忠诚府，加元吉兵部尚书，文荐右佥都御史，使尚书郭维经来援。维经与御史姚奇胤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部将汪起龙率师数千，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青率师三千，大学士苏观生遣兵如之。两广总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数千。先后至赣，营于城外。诸将欲战，元吉待水师至并击。而中书舍人来从谔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龚棻、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师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主事王其狖谓元吉曰：“水师帅罗明受海盗也，桀骜难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骄子。且今水涸，臣舟难进，岂能如约。”不听。及八月，大兵闻水师将至，即夜截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无算，明受遁还，舟中火药戎器尽失。于是两广、云南军不战而溃，他营亦稍稍散去。城中仅起龙、维经部卒四千余人，城外仅水师后营二千余人。参将谢志良拥众万余雩都不进，廷麟调广西狼兵八千人逾岭，亦不即赴。会闻汀州破，人情益震惧。

十月初，大兵用向导夜登城，乡勇犹巷战。黎明，兵大至，城遂破，元吉死之。

先是，元吉禁妇女出城。其家人潜载其妾缒城去，元吉遣飞骑追还，捶其家人，故城中无敢出者。及城破，部将拥元吉出城。元吉叹曰：“为我谢赣人，使阖城涂炭者我也，我何可独存！”遂赴水死，年四十有四。

杨文荐，字幼宇，京山人。由进士为兵科给事中。城破时，病困不能起，执送南昌，绝粒而卒。

郭维经，字六修，江西龙泉人。天启五年进士。授行人。崇祯三年迁南京御史，疏陈时弊，中有所举刺。帝责令指实，乃极称顺天府尹刘宗周之贤，力诋吏部尚书王永光溪刻及用人颠倒罪，帝置不问。六年秋，温体仁代周延儒辅政，维经言：“执政不患无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筹国事。国事日非，则委曰我不知，坐视盗贼日猖，边警日急，止与二三小臣争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几成聚讼，可谓有才邪？”帝切责之。忧去。久之，起故官。

北都变闻，南都诸臣有议立潞王者，维经力主福王。王立，进应天府丞，仍兼御史，巡视中城。俄上言：“圣明御极将二旬，一切雪耻除凶、收拾人心之事，丝毫未举。令伪官纵横于凤、泗，悍卒抢攘于瓜、仪，焚戮剽掠之惨，渐逼江南，而廊庙之上不闻动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务，盈庭而议。乞令内外文武诸臣洗涤肺肠，尽去刻薄偏私及恩怨报复故习，一以办贼复仇为事。”报闻。寻迁大理少卿，左佥都御史。命专督五城御史，察非常，情辇毂。明年二月，隆平侯张拱日、保国公硃国弼相继以他事劾罢维经，维经回籍。唐王召为吏部右侍郎。

顺治三年五月，大兵围赣州。王乃命维经为吏、兵二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湖广、江西、广东、浙江、福建军务，督师往援。维经与御史姚奇胤募兵八千人入赣州，与杨廷麟、万元吉协守。及城破，维经入嵯峨寺自焚死，奇胤亦死之。

奇胤，字有仆，钱塘人。由进士授南海知县。地富饶，多盗贼。奇胤绝苞苴，力以弭盗为事，政声大起。入为兵部主事，改监察御史，巡按广东。未任，与维经赴援，遂同死。

詹光恒，字月如，广信永丰人。父士龙，顺天府尹。光恒举崇祯四年进士。由甄宁知县征授南京御史，疏陈盗铸之弊，帝下所司察核。十四年夏，言燕、齐二千里间，寇盗纵横，行旅阻绝，四方饷金滞中途者，至数百万，请急发京军剿灭。又言楚、豫之疆尽青燐白骨，新征旧逋，断无从出，请多方蠲贷。帝并采纳。明年，贼陷含山，犯无为，劾总督高斗光。又明年秋，贼陷庐州，临江欲渡，陈内外合防策。再劾斗光，请以史可法代，斗光遂获谴。时江北民避乱，尽走南京。光恒虑贼谍阑入，处之城外，为严保伍，察非常，奸宄无所匿。

福王立，擢光恒大理寺丞。马士英荐阮大铖，令冠带陛见。光恒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群凶，第一美政。今者大仇未报，乃忽召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先皇灵，下短忠义气哉！”疏奏，命取逆案进览，光恒即上进。而士英亦以是日进《三朝要典》，大铖竟起用。其秋，奉命祭告，寻进本寺少卿。使事竣，即旋里。

唐王立，拜光恒兵部左侍郎，佐黄道周协守广信。广信破，奔怀玉山，聚众数千人自保。寻进攻衢州之开化县，兵败，殁于阵。

胡梦泰，字友蠡，广信铅山人。崇祯十年进士。除奉化知县。邑人戴澳官顺天府丞，怙势不输赋。梦泰捕治其子，其子走京师，醖澳，令劾去梦泰。澳念州民不当劾长吏，而劫于其子，姑出一疏，言天下不治由守令贪污，以阴诋梦泰。及得旨，令指实。其子即欲讦梦泰，而澳念梦泰无可劾，乃以嘉兴推官文德翼、平遥知县王凝命实之。给事中沈迅为两人诉枉，发澳隐情。澳下诏狱，除名。梦泰声益起。

十六年夏，吏部会廷臣举天下贤能有司十人，梦泰与焉，行取入都。帝以畿辅州县残破，欲得廉能者治之，诸行取者悉出补。梦泰得唐县。京师陷，南归。

唐王时，授兵科给事中，奉使旋里。顺治三年，大兵逼城下，梦泰倾家募士，与巡抚周定仍等守城。围数月，城破，夫妇俱缢死。

定仍，南昌人。崇祯十六年进士。与万文英、胡奇伟、胡甲桂举兵保广信，唐王即以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城破，死之。

文英，亦南昌人。初为凤阳推官，以子元亨代死，得脱归。福王时，起礼部主事，丁艰不赴。唐王授为兵部员外郎，监黄道周诸军，协守广信。诸军败于铅山，文英举家赴水死。

奇伟，进贤人。历官兵部主事。唐王授为湖东副使，守广信，兵败，死之。

田桂，字秋卿，昆山人。崇祯十二年以乡试副榜贡入国学，授南昌通判。迁永州同知，以道梗改广信。至则南昌、袁州、吉安俱失。广信止疲卒千人，士民多窜徙。会黄道周以募兵至，相与议城守。已而道周败殁，势益孤，甲桂效死不去。城破被执，谕降不从，幽别室，自经死。

有毕贞士者，贵溪人，举于乡。同守广信，城破，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桥，望拜祖茔，触桥柱死。

陈泰来，字刚长，江西新昌人。崇祯四年进士。由宣城知县入为户科给事中。

十五年冬，都城戒严，泰来陈战守数策。总督赵光抃言泰来与同官荆祚永素晰边情，行间奏报，宜敕二臣参预，报可。泰来又自请假兵一万，肃清辇毂。帝壮之，即改授兵科，出视诸军战守方略，召对中左门。至军中，奏界岭失事状，劾副将柏永镇论死。以功迁吏科右给事中，乞假归。福王时，起刑科左给事中，不赴。唐王擢为太仆寺少卿，与万元吉同守赣州。再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江西义军。李自成败走武昌，其部下散掠新昌境，泰来大破之。初，益王起兵建昌，泰来欲从之。同邑按察使漆嘉祉、举人戴国士持不可。已而新昌破，国士出降，泰来恶之。会上高举人曹志明等兵起。泰来与相结。十二月攻取上高、新昌、宁州，杀国士妻子，遂取万载。

已而大兵逼新昌，守将出降，泰来走界埠，志明等从上高移军会之，进攻抚州，兵败皆死。

王养正，字圣功，泗州人。崇祯元年进士。授海盐知县。遭父丧，服除，起官秀水，中大计，补河南按察司照磨，累迁南康知府。计歼巨寇邓毛溪、熊高，一方赖之。福王时，进副使，分巡建昌。南都既覆，大兵下江西。巡抚旷昭弃南昌遁，走瑞州，列城望风溃。养正乃与布政夏万亨、知府王域、推官刘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起兵拒守。阅三日，有客兵内应，城即破。养正等被执，械至南昌，与万亨等同死。其妻张氏闻之，绝粒九日而死。

万亨，字元礼，昆山人，起家举人。南昌失守，避建昌，与养正同死。妻顾、子妇陆及一孙、一孙女先赴井死。仆婢死者复十余人。

域，字元寿，松江华亭人。举于乡，授宿州学正。流贼至，佐有司捍御有功。

屡迁工部主事，榷税芜湖。都城陷，诸榷税者多以自入。域叹曰：“君父遭非常祸，臣子反因以为利邪！”悉归之南京户部。寻由郎中迁建昌知府。城破，械至南昌，与允浩、夏隆同日死。

允浩，掖县人。夏隆，宜兴人。皆崇祯十六年进士。时同死者六人，其一人失其姓名。建昌人哀其忠，裒而瘗之，表曰：“六君子之墓”。

初，建昌南城诸生有邓思铭者，闻北都陷，集其侪数十人为庠兵，期朔望习射，学技击，为国报仇。请于有司，有司笑曰：“庠可兵邪？”众志遂懈。思铭郁郁不得志。明年，城破，死之。

建昌既破，新城知县谭梦开迎降，民潜导守关兵杀之。梦开党与民互相残，弥月不靖。唐王以邵武贡生李翔为新城知县。翔至，擒杀余党，众遂散。然民习于乱，佃人以田主征租斛大，聚数千人，噪县庭。翔潜遣义兵三百，诡称郑彩军，杀乱民。

明日复斩百余级，乱乃靖。彩兵数万驻新城，畏大兵，遁入关。独监军张家玉、新城人徐伯昌与翔共守。及大兵逼，家玉亦战败入关。翔率民兵千余出城拒击。大兵从间道入城，民兵皆散，翔与伯昌皆死之。伯昌，字子期，唐王时，由举人授兵部主事，改御史者也。

时江西郡邑吏城守者，又有李时兴、高飞声。时兴，福清人，举于乡，历官袁州同知，摄府事。会城已降，时兴力城守。无何，守将蒲缨兵溃，湖广援将黄朝宣五营亦噪归。时兴度不能守，自缢于萍乡官舍，一仆亦同死。飞声，字克正，长乐人。崇祯中，由乡举授玉山知县，迁同知，气养去。唐王时，黄道周出督师，邀与偕，令摄抚州事。大兵至，遣家人怀印走谒王，而身守城死焉。

曾亨应，字子喜，临川人。父栋，广东布政使。亨应举崇祯七年进士。历官吏部文选主事。十五年秋，有诏起废，亨应以毛士龙、李右谠、乔可聘等十人上。御史张懋爵劾其纳贿行私，亨应疏辨。懋爵三疏力攻，遂被谪去。福王立之明年，江西列城皆不守。亨应命弟和应奉父入闽，而己与艾南英、揭重熙谋城守。会永宁王慈炎招连子峒土兵数万复建昌，入抚州，寓书亨应。亨应募兵数百，与相掎角。一日，方置酒宴客，大兵至。亨应避右室，其从弟指示之，遂被执，并执其长子筠。

亨应顾筠曰：“勉之，一日千秋，毋自负！”筠曰：“诺。”先受刑死。释亨应缚，谕之降，不答，被戮。和应闻兄死，曰：“烈哉！兄为忠臣，兄子为孝子，复何憾！”

既奉父入闽，又走避之肇庆，乃拜辞其父，投井死。先是，栋弟栻为蒲圻知县，栻兄益为贵州佥事，并死难，人称“曾氏五节”云。

始，亨应为懋爵所讦，朝士颇疑之。后亨应死节，而懋爵竟降李自成为直指使。

揭重熙，字祝万，临川人。崇祯十年以五经登进士，授福宁知州。福王时，擢吏部考功主事。外艰归。抚州破，与同里曾亨应先后举兵。唐王命以故官联络建昌兵，战败被劾。用大学士曾樱荐，以考功员外郎兼兵科给事中，从大学士傅冠办湖东兵事。泸溪告警，冠不能救，重熙劾解冠任，兵事遂皆委重熙。江西巡抚刘广胤战败被执，复用樱荐，擢右佥都御史，代广胤。攻抚州，不克而退。俄闻汀州失，解兵入山。永明王拜重熙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西兵，召募万余人，薄邵武，败还。

金声桓，左良玉将也，已降于大清，复乘间为乱，据南昌。大兵攻讨之，声桓死，诸军尽散，独张自盛众数万走闽。重熙入其军，约广信曹大镐并进。自盛掠邵武，战败被执。重熙走依大镐百丈霡。适大镐还军铅山，惟空营在，众就营炊食。

大兵侦得之，率众至，射重熙中项，执至建宁，下之狱。重熙日呼高皇帝，祈死不得。至冬十一月，昂首受刃，颜色不改。

傅鼎铨，字维新，重熙同邑人。崇祯十三年进士。除翰林检讨。李自成陷京师，鼎铨出谒，贼败南还。唐王时，曾樱荐鼎铨，命予知府衔，赴赣州军自效，寻复其故官。赣州破，退隐山中。已，闻金声桓叛，鼎铨举兵以应。永明王命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声桓灭，鼎铨往来自盛、大镐军。顺治八年，至广信张村，为守将所执，系南昌狱。谕之降，不从。令作书招重熙，亦不从。八月朔，乃从容就刑。

鼎铨自降流贼，为乡人非笑，尝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乡人更贤鼎铨。已，重熙、大镐相继败，都昌督师余应桂亦以是岁亡，江右兵遂尽。

陈子壮，字集生，南海人。万历四十七年以进士第三人授翰林编修。天启四年典浙江乡试，发策刺阉竖。魏忠贤怒，假他事削子壮及其父给事中熙昌籍。崇祯初，起子壮故官，累迁礼部右侍郎。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子壮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乃会诸臣，列上蠲租、清狱、使过、宥罪等十二事。帝以海内多故，思广罗贤才，下诏援《祖训》，郡王子孙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验授职。子壮虑为民患，立陈五不可。会唐王上疏，历引前代故事，诋子壮，遂除子壮名，下之狱，坐赎徒归。久之，廷臣交荐，起故官，协理詹事府。未上，京师陷。

福王立，起礼部尚书。至芜湖，南京亦失守，乃归。唐王立福建，召相子壮。

以前议宗室事，有宿憾，辞不行。

顺治三年，汀州遘变，丁魁楚等拥立桂王子永明王由榔于肇庆。苏观生又议立唐王弟聿，子壮沮不得，退居邑之九江村。永明王授子壮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广东、福建、江西、湖广军务。会大兵入广州，聿被执死，子壮止不行。

明年春，张家玉、陈邦彦及新会王兴、潮阳赖其肖先后起兵，子壮亦以七月起兵九江村。兵多蜒户番鬼，善战。乃与陈邦彦约共攻广州，结故指挥使杨可观等为内应。事泄，可观等死。子壮驻五羊驿，为大兵击败，走还九江村。长子上庸阵殁。

会故御史麦而炫破高明，迎子壮，以故主事硃实莲摄县事。实莲，子壮邑子也。九月，大兵克高明，实莲战死。子壮、而炫俱执至广州，不降，被戮。子壮母自缢。

永明王赠子壮番禺侯，谥文忠，廕子上图锦衣卫指挥使。

而炫，字章闇，高明人。由进士历上海、安肃知县。唐王时，擢御史。

实莲，字子洁。由举人历官刑部主事。

初，聿之自立于广州也，召南海霍子衡为太仆卿。子衡，字觉商，举万历中乡试，历袁州知府。及官太仆时，而广州不守。子衡乃召妾莫氏及三子应兰、应荃、应芷语之曰：“《礼》，‘临难毋苟免’，若辈知之乎？”三子皆应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笔大书“忠孝节烈之家”六字，悬中堂，易朝服，北向拜。又易绯袍，谒家庙。先赴井死。妾从之，应兰偕妻梁氏及一女继之，应荃、应芷偕其妻徐氏、区氏又继之。惟三孙得存。有小婢见之，亦投井死。

张家玉，字元子，东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李自成陷京师，被执。

上书自成，请旌己门为：“翰林院庶吉士张先生之庐”，而褒恤范景文、周凤翔等，隆礼刘宗周、黄道周，尊养史可程、魏学濂。自称殷人从周，愿学孔子，称自成大顺皇帝。自成怒，召之入，长揖不跪。缚午门外三日，复胁之降，怵以极刑，卒不动。自成曰：“当磔汝父母！”乃跪。时其父母在岭南，家玉遽自屈，人咸笑之。

贼败南归。阮大铖等攻家玉荐宗周、道周于贼，令收人望，集群党。家玉遂被逮。明年，南都失守，脱归。从唐王入福建，擢翰林侍讲，监郑彩军。出杉关，谋复江西，解抚州之围。

顺治三年，风闻大兵至，彩即奔入关，家玉走新城。大兵来攻，出战，中矢，堕马折臂，走入关。令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信。广信已失，请募兵惠、潮，说降山贼数万，将赴赣州急。会大兵克汀州，乃归东莞。

四年，家玉与举人韩如璜结乡兵攻东莞城，知县郑霖降，乃籍前尚书李觉斯等赀以犒士。甫三日，大兵至，家玉败走。奉表永明王，进兵部尚书。无何，大兵来击，如璜战死，家玉走西乡。祖母陈、母黎、妹石宝俱赴水死。妻彭被执，不屈死，乡人歼焉。西乡大豪陈文豹奉家玉取新安，袭东莞，战赤冈。未几，大兵大至，攻数日，家玉败走铁冈，文豹等皆死。

觉斯怨家玉甚，发其先垄，毁及家庙，尽灭家玉族，村市为墟。家玉过故里，号哭而去。道得众数千，取龙门、博罗、连平、长宁，遂攻惠州，克归善，还屯博罗。大兵来攻，家玉走龙门，复募兵万余人。家玉好击剑，任侠，多与草泽豪士游，故所至归附。乃分其众为龙、虎、犀、象四营，攻据增城。

十月，大兵步骑万余来击。家玉三分其兵，掎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战十日，力竭而败，被围数重。诸将请溃围出，家玉叹曰：“矢尽砲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毙，欲战无人。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人手哉！”因遍拜诸将，自投野塘中以死，年三十有三。明年，永明王赠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增城侯，谥文烈。其父兆龙犹在，以子爵封之。

陈象明，字丽南，家玉同邑人。崇祯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榷税淮安，以清操闻。屡迁饶州知府。忤巡按御史，被劾。谪两浙盐运副使，累迁湖南道副使。唐王时，总督何腾蛟令征饷广西。会永明王立，广东地尽失。象明征调土兵，与陈邦传连营，东至梧州榕树潭，遇大兵，战败，死之。

广东之失也，龙门破，里人廖翰标以二幼子托从父，从容自缢死。番禺破，里人梁万爵曰“此志士尽节之秋也”，赴水死。翰标，天启中举人，官江西新城知县，廉惠，民为建祠。万爵，字天若，唐王时举人。

陈邦彦，字令斌，顺德人。为诸生，意气豪迈。福王时，诣阙上政要三十二事，格不用，唐王聿键读而伟之。既自立，即其家授监纪推官。未任，举于乡。以苏观生荐，改职方主事，监广西狼兵，援赣州。至岭，闻汀州变，劝观生东保潮、惠，不听。

会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监国于肇庆，观生遣邦彦入贺。王因赣州破，惧逼己，西走梧州。邦彦甫入谒，而观生别立唐王聿于广州，邦彦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余辈召入舟中。王太后垂帘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语以广州事。邦彦请急还肇庆，正大位以系人心。命南雄勍卒取韶，制粤东十郡之七，而委其三于唐王，代我受敌，从而乘其敝。王大悦，立擢兵科给事中，赍敕还谕观生。抵广州，闻使臣彭耀被杀，乃遣从人授观生敕，而自以书晓利害。观生犹豫累日，欲议和，会闻永明王兵大败，不果。邦彦遂变姓名入高明山中。

顺治三年冬十二月，大兵破广州，观生死，列城悉下，邦彦乃谋起兵。初，赣州万元吉遣族人万年募兵于广，得余龙等千余人，未行而赣州失。龙等无所归，聚甘竹滩为盗，他溃卒多附，至二万余人。　总督硃治忄间招降之，既而噪归。四年春，大兵定广州，克肇庆、梧州，败走治忄间，杀魁楚，前驱抵平乐。永明王方自梧道平乐，走桂林，势危甚。邦彦乃说龙乘间图广州，而己发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与龙会。且遣张家玉书曰：“桂林累卵，但得牵制毋西，浔、平间可完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家玉以为然。然龙卒故无纪律，大兵自桂林还救，扬言取甘竹滩，龙等顾其家，辄退，邦彦亦却归。既，乃遣门人马应芳会龙军取顺德。无何，大兵至，龙战败，应芳被执，赴水死。四月，龙再战黄连江，亦败殁。大兵攻家玉于新安。邦彦乃弃高明，收余众，徇下江门据之。

初，广州之围，大兵知谋出邦彦，求其家，获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为书招邦彦。邦彦判书尾曰：“妾辱之，子杀之。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七月与陈子壮密约，复攻广州。子壮先至，谋泄，将引退。邦彦军亦至，谋伏兵禺珠洲侧，伺大兵还救会城，而纵火以焚舟。子壮如其计，果焚舟数十。大兵引而西，邦彦尾之。

会日暮，子壮不能辨旗帜，疑皆敌舟也，阵动。大兵顺风追击，遂大溃。子壮奔高明，邦彦奔三水。八月，清远指挥白常灿以城迎邦彦。乃入清远，与诸生硃学熙婴城固守。

邦彦自起兵，日一食，夜则坐而假寐，与其下同劳苦，故军最强，尝分兵救诸营之败者。至是精锐尽丧，外无援军。越数日，城破，常灿死。邦彦率数十人巷战，肩受三刃，不死，走硃氏园，见学熙缢，拜哭之。旋被执，馈之食，不食，系狱五日，被戮。邦彦死，子壮被执。逾月，家玉亦自沉。永明王赠邦彦兵部尚书，谥忠愍，廕子锦衣指挥。

苏观生，字宇霖，东莞人。年三十始为诸生。崇祯中，由保举授无极知县。总督范志完荐其才，进永平同知，监纪军事，寻迁户部员外郎。十七年，京师陷，脱还南京，进郎中，催饷苏州。明年五月，南京破，走杭州。会唐王聿键至，观生谒王。王与语大悦，联舟入福建。与郑芝龙、鸿逵兄弟拥立王，擢为翰林学士，旋进礼部右侍郎兼学士。设储贤馆，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观生领之。观生矢清操，稍有文学，而时望不属。王以故人，恩眷出廷臣右，乃超拜东阁大学士，参机务。

观生数赞王出师。见郑氏不足有为，事权悉为所握，请王赴赣州，经略江西、湖广。王乃议观生先行。明年，观生赴赣州，大征甲兵。饷不继，竟不能出师。

时顺治三年三月，大兵破吉安，总督万元吉乞援，观生遣二百人往。元吉令协守绵津滩，遇大兵，溃走。元吉乃退回赣州，大兵遂围城。观生走南康，赣人数告急，不敢援。六月，大兵退屯水西，观生发三千人助赣守。久之，他将战败。九月，大兵再攻赣州，三千人皆引去。时观生移驻南安，闽中急，不能救。聿键死于汀州，赣州亦破，观生退入广州。监纪主事陈邦彦劝观生疾趋惠、潮，扼漳、泉、两粤可自保。观生不从。

会丁魁楚等议立永明王，观生欲与共事。魁楚素轻观生，拒不与议，吕大器亦叱辱之。适唐王弟聿与大学士何吾驺自闽至，南海关捷先、番禺梁朝钟首倡兄终弟及议。观生遂与吾驺及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以十一月二日拥立王，就都司署为行宫。即日封观生建明伯，掌兵部事，进吾驺等秩，擢捷先吏部尚书，旋与元镜、应华、道唯并拜东阁大学士，分掌诸部。时仓卒举事，治宫室、服御、卤簿，通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云。

永明王监国肇庆，遣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赍敕往谕。耀，顺德人，过家拜先庙，托子于友人。至广州，以诸王礼见，备陈天潢伦序及监国先后，语甚切至，因历诋观生诸人。观生怒，执杀之，嘉谟亦不屈死。乃治兵日相攻，以番禺人陈际泰督师，与永明王总督林佳鼎战于三水。兵败，复招海盗数万人，遣大将林察将。

十二月二日，战海口，斩佳鼎。观生意得，务粉饰为太平事，而委任捷先及朝锺。

捷先，由进士历官监司，小有才，便笔札。朝锺举于乡，善谈论，浃旬三迁至祭酒。有杨明竞者，潮州人，好为大言，诡称精兵满惠、潮间，可十万，即特授惠潮巡抚。朝锺语人：“内有捷先，外有明竞，强敌不足平矣。”观生亦器此三人，事必咨之。又有梁鍙者，妄人也，观生才之，用为吏科都给事中，与明竞大纳贿赂，日荐用数十人。

观生本乏猷略，兼总内外任，益昏瞀。招海盗资捍御，其众白日杀人，县肺肠于贵官之门以示威，城内外大扰。时大兵已下惠、潮，长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广州，报无警。观生信之。

是月十五日，聿视学，百僚咸集，或报大兵已逼。观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斩之！”如是者三。大兵已自东门入，观生始召兵搏战。兵精者皆西出，仓卒不能集。观生走鍙所问计。曰：“死尔，复何言！”观生入东房，鍙入西房，各拒户自缢。观生虑其诈，稍留听之。鍙故扼其吭，气涌有声，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观生信为死，遂自经。明日，鍙献其尸出降。朝钟闻变赴池，为邻人救出，自经死，聿方事阅射，急易服逾垣匿王应华家。俄缒城走，为追骑所获。馈之食，不受，曰：“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地下！”投缳而绝。吾驺、应华等悉降。

赞曰：自南都失守，列郡风靡。而赣以弹丸，独凭孤城，誓死拒命。岂其兵力果足恃哉，激于义而众心固也。迨汀、赣继失，危近目睫，而肇庆、广州日治兵相攻，自取两败。盖天速其祸，如发蒙振槁，无烦驱除矣。

## 列传第一百六十七

吕大器 文安之 樊一蘅（范文光 詹天颜） 吴炳（侯伟时） 王锡兗堵胤锡 严起恒 硃天麟（张孝起） 杨畏知 吴贞毓（高勣等）

吕大器，字俨若，遂宁人。崇祯元年进士。援行人，擢吏部稽勋主事，更历四司，乞假归。以邑城庳恶，倡议修筑。工甫竣，贼至，佐有司拒守，城获全。诏增秩一等。出为关南道参议，迁固原副使。巡抚丁启睿檄大器讨长武贼，用穴地火攻法灭之。

十四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劾总兵官柴时华不法，解其职，立遣副将王世宠代之。时华乞兵西部及土鲁番为变，大器令世宠讨败时华及西部，时华自焚死。塞外尔迭尼、黄台吉等拥众乞赏，谋犯肃州，守臣拒走之。大器假赏犒名，毒饮马泉，杀其众无算。又遣总兵官马爌督副将世宠等讨群番为乱者，斩首七百余级，抚三十八族而还。又击败其余党。西陲略定。

十五年六月，擢兵部添注右侍郎。大器负才，性刚躁，善避事。见天下多故，惧当军旅任，力辞，且投揭吏科，言已好酒色财，必不可用。帝趣令入京，诡称疾不至。严旨切责，亦不至，命所司察奏。明年三月始至，命以本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时畿辅未解严，大器及诸将和应荐、张汝行驰扼顺义牛栏山。总督赵光抃集诸镇师大战螺山，应荐阵亡，他将亦多败。大器所部无失事，增俸一等。

五月，以保定息警，罢总督官，特设江西、湖广、应天、安庆总督，驻九江，大器任之。湖北地已失，武昌亦陷，左良玉驻九江，称疾不进。以侯恂故疑大器图己，语具良玉传中。大器诣榻前与慰劳，疑稍释。而张献忠大躏湖南，分兵陷袁州、吉安。大器急遣部将及良玉军连破之樟树镇，峡江、永新二郡皆复。已而建昌、抚州陷，良玉、大器不和，兵私斗，焚南昌关厢。廷议因改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袁继咸代。

十七年四月，京师报陷，南京大臣议立君。大器主钱谦益、雷縯祚言，立潞王。

议未定而马士英及刘泽清诸将拥福王至。福王立，迁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异议绌，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拥兵入朝，靦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跻阮大铖中枢。其子以铜臭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阵，授总戎，姻娅越其杰、田仰、杨文骢先朝罪人，尽登膴仕，乱名器。“夫吴甡、郑三俊，臣不谓无一事失，而端方谅直，终为海内正人之归；士英、大铖，臣不谓无一技长，而奸回邪慝，终为宗社无穷之祸”。疏入，以和衷体国答之。

未几，泽清入朝，劾大器、縯祚怀异图。大器遂乞休去，以手书监国告庙文送内阁，明无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复命法司逮治之。

以蜀地尽失，无可踪迹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都御史。谦益亦以附士英、大铖，得为礼部尚书。独縯祚论死。

明年，唐王召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道梗，久之至。汀州失，奔广东，与丁魁楚等拥永明王监国，令以原官兼掌兵部事。久之，进少傅，尽督西南诸军，代王应熊，赐剑，便宜从事。至涪州，与将军李占春深相结。他将杨展、于大海、胡云风、袁韬、武大定、谭弘、谭诣、谭文以下，皆受大器约束。宗室硃容籓自称天下兵马副元帅，据夔州。大器檄占春、大海、云风讨杀容籓。大器至思南得疾，次都匀而卒，王谥为文肃。

文安之，夷陵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除南京司业。崇祯中，就迁祭酒，为薛国观所构，削藉归。久之，言官交荐，未及召而京师陷。

福王时，起为詹事。唐王复召拜礼部尚书。安之方转侧兵戈间，皆不赴。永明王以瞿式耜荐，与王锡兗并拜东阁大学士，亦不赴。顺治七年六月，安之谒王梧州。

安之敦雅操，素淡宦情，遭国变，绝意用世。至是见国势愈危，慨然思起扶之，乃就职。时严起恒为首辅，王化澄、硃天麟次之，起恒让安之而自处其下。

孙可望再遣使乞封秦王，安之持不予。其后桂林破，王奔南宁。大兵日迫，云南又为可望据，不可往。安之念川中诸镇兵尚强，欲结之，共奖王室，乃自请督师，加诸镇封爵。王从之，加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诸处军务，赐剑，便宜从事。进诸将王光兴，郝永忠、刘体仁、袁宗第、李来亨、王友进、塔天宝、马云翔、郝珍、李复荣、谭弘、谭诣、谭文、党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之赍敕印行。可望闻而恶之，又素衔前阻封议，遣兵伺于都匀，邀止安之，追夺光兴等敕印。留数月，乃令人湖广。安之远客他乡，无所归，复赴贵州，将谒王于安龙。

可望坐以罪，戍之毕节卫。

先是，可望欲设六部、翰林等官，虑人议其僭，乃以范矿、马兆义、任僎、万年策为吏、户、礼、兵尚书，并加行营之号。后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最宠，与方于宣屡劝进，可望令待王入黔议之。王久驻安龙，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以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安之不为用，久之走川东，依刘体仁以居。

李赤心，高必正等久窜广西宾、横、南宁间。赤心死，养子来亨代领其众，推必正为主。必正又死，其众食尽，且畏大兵逼，率众走川东，分据川、湖间，耕田自给。川中旧将王光兴、谭弘等附之，众犹数十万。

顺治十六年正月，王奔永昌。安之率体仁、宗第、来亨等十六营由水道袭重庆。

会谭弘、谭诣杀谭文，诸将不服。安之欲讨弘、诣，弘、诣惧，率所部降于大兵，诸镇遂散。时王已入缅甸，地尽失，安之不久郁郁而卒。

樊一蘅，字君带，宜宾人。父垣，常德知府。一蘅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知安义、襄阳，累官吏部郎中，请告归。崇祯三年秋，迁榆林兵备参议。流贼多榆林人，又久荒，饥民益相挻为盗。一蘅抚创残，修戎备，讨斩申在庭、马丙贵，平不沾泥。

累被荐，迁监军副使，再迁右参政，分巡关南。总兵曹文诏败殁，群贼迫西安。总督洪承畴令一蘅监左光先、张应昌军，连破贼，击走混天星。贼逼汉中，瑞王告急，一蘅偕副将罗尚文往救。会承畴大军至，贼乃走。进按察使，偕副将马科、贺人龙屡挫祁总管于汉中，降之。十二年，擢右佥都御史，代郑崇俭巡抚宁夏，被劾罢归。

十六年冬，用荐起兵部右侍郎，总督川、陕军务，道阻，命不达。

顺治元年，福王立于南京，复申前命。时张献忠已据全蜀，惟遵义未陷，一蘅与王应熊避其地。既拜命，檄诸郡旧将会师大举。会巡抚马乾复重庆，松潘副将硃化龙、同知詹天颜击斩贼将王运行，复龙安、茂州。一蘅乃起旧将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明年三月攻叙州，应试、朝宗先登，展等继至，斩馘数千级。伪都督张化龙走，遂复其城。一蘅乃犒师江上。

初，乾复重庆，贼将刘廷举走，求救于献忠。献忠命养子刘文秀攻重庆，水陆并进。副将曾英与参政刘麟长自遵义至，与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夹击，破贼兵数万。英威名大振，诸别将皆属，兵二十余万，奉一蘅节制。

杨展既复叙州，贼将冯双礼来寇，每战辄败，孙可望以大众援之。隔江持一月，粮尽，一蘅退屯古蔺州，展退屯江津。贼退截硃化龙及佥事蔡肱明于羊子岭，化龙率番骑数百冲贼兵，贼惊溃，死者满山谷。化龙以军孤，还守旧地。他将复连败贼于摩泥、滴水。

一蘅乃命展、应试取嘉定、邛、眉，故总兵官贾连登及其中军杨维栋取资、简，天锡、高明佐取泸州，占春、大海守忠、涪。其他据城邑奉征调者，洪、雅则曹勋及监军副使范文光，松、茂则监军佥事詹天颜，夔、万则谭弘、谭诣。一蘅乃移驻纳溪，居中调度，与督师应熊会泸州，檄诸路刻欺并进。献忠颇惧，尽屠境内民，沈金银江中，大焚宫室，火连月不灭，将弃成都走川北。

明年春，展尽取上川南地，屯嘉定，与勋等相声援。而应熊及王祥在遵义，乾、英在重庆，皆宿重兵。贼势日蹙，惟保宁、顺庆为贼将刘进忠所守，进忠又数败。

献忠怒，遣孙可望、刘文秀、王尚礼、狄三品、王复臣等攻川南郡县。应熊、一蘅急令展、天锡、龙、应试及顾存志、莫宗文、张登贵连营犍为、叙州以御之。贼连战不利，英、祥乘间趋成都，献忠立召可望等还。又闻大清兵入蜀境，刘进忠降，大惧。七月，弃成都走顺庆，寻入西充之风凰山。至十二月，大清兵奄至，射杀献忠，贼降及败死者二三十万。可望等率残卒南奔，骤至重庆。英出不意，战败，死于江。贼遂陷綦江，应熊避之毕节卫。逾月，贼陷遵义，入贵州。大清兵追至重庆，巡抚乾败死，遂入遵义。以饷乏，旋师。王祥等复取保、宁二郡。一蘅再驻江上，为收复全蜀计，乃列上善后事宜及诸将功状于永明王。拜一蘅户、兵二部尚书，加太子太傅，祥、展、天锡等进爵有差。时应熊已卒，而宗室硃容籓、故偏沅巡抚李乾德并以总制至，杨乔然、江尔文以巡抚至，各自署置，官多于民。诸将袁韬据重庆，于大海据云阳，李占春据涪州，谭诣据巫山，谭文据万县，谭弘据天字城，侯天锡据永宁，马应试据芦卫，王祥据遵义，杨展据嘉定，硃化龙、曹勋仍据故地。

摇、黄诸家据夔州夹江两岸，而李自成余孽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县。一蘅令不行，保叙州一郡而已。

顺治五年，容籓自称楚世子，建行台夔州，称制封拜。时乔然已进总督，而范文光、詹天颜巡抚川南、北，吕大器以大学士来督师，皆恶容籓，谋诛之。六年春，容籓遂为占春所败，走死云阳。初，展与祥有隙，遣子璟新攻之。璟新先袭杀应试，与祥战败归。乾德利展富，说韬、大定杀展，分其赀。一蘅诮乾德，诸镇亦皆愤，有离心。

秋九月，孙可望遣白文选攻杀祥，降其众二十余万，尽得遵义、重庆。一蘅益孤。七年秋，可望又使刘文秀大败武大定兵，长驱至嘉定。大定、韬皆降，乾德投水死。文秀兵复东，谭弘、谭诣、谭文尽降。占春、大海降于大清。明年正月，文秀还云南，留文选守嘉定，刘镇国守雅州。三月，大清兵南征，文选、镇国挟曹勋走，文光、天颜、化龙相继死。一蘅时已谢事，避山中。至九月，亦遘疾死。文武将吏尽亡。

范文光，内江人。天启初，举于乡。崇祯中，历官工部主事，南京户部员外郎，告归。十七年，张献忠乱蜀，文光偕邛州举人刘道贞，芦山举人程翔风，雅州诸生傅元修、洪其仁等举义兵，奉镇国将军硃平檙为蜀王，推黎州参将曹勋为副总兵，统诸将，而文光以副使为监军，道贞等授官有差。勋败贼雅州龙鹳山，追至城下，反为所败，退守小关山。十一月，文光督参将黎神武攻雅州，不克。明年九月，神武合雅州土、汉兵再击贼将艾能奇于雅州，败绩。伪监司郝孟旋守锦州，文光、翔凤遣间使招之，孟旋袭杀守雅州贼，以城来归，文光等入居之。献忠死，文光保境如故。永明王命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川南，而以安绵道詹天颜巡抚川北。总督李乾德杀杨展，文光恶之，遂入山不视事。大清兵克嘉定，文光赋诗一章，仰药死。天颜兵败被执，亦死之。天颜，龙岩人，起家选贡生。

吴炳，宜兴人。万历末进士。授蒲圻知县。崇祯中，历官江西提学副使。江西地尽失，流寓广东。永明王擢为兵部右侍郎，从至桂林，令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仍掌部事。又从至武冈。大兵至，王仓猝奔靖州，令炳扈王太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伟时从之。既至，城已为大兵所据，遂被执，送衡州。炳不食，自尽于湘山寺，伟时亦死之。

伟时，公安人。崇祯中进士，历官吏部考功主事，罢官。至是补官数月，即遘难。

王锡衮，禄丰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中，累官少詹事。

十三年擢礼部右侍郎。明年秋，尚书林欲楫出视孝陵，锡衮以左侍郎掌部事。帝禁内臣干预外政，敕礼官稽先朝典制以闻。锡衮等备列诸监局职掌，而不及东厂。提督内臣王德化言：“东厂之设，始永乐十八年，《国朝典汇》可据。礼官覆议不及，请解臣职，停厂不设。”锡衮等言：“《典汇》虽载此条，但系下文笺注。臣等以正史无文，故不敢妾引。”帝不听。锡衮复抗疏，请罢厂，亦不允。二月，帝再耕耤田。锡衮因言频岁旱蝗，三饷叠派，请量除加征，严核蠹饷，俾农夫乐生。又以时方急才，请召还故侍郎陈子壮、顾锡畴，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黄道周永戍。给事中沈胤培请增天下解额，锡衮因言南畿、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又言举人不第，有三十年不谒选者，宜定制。数科不售，即令服官。从之。

欲楫还朝，锡衮调吏部尚书。李日宣下狱，遂掌部事。帝性纯孝，尝以秋夜感念圣母孝纯太后，遂欲终身蔬食。锡衮疏谏，帝嘉其寓爱于规，进秩一等。寻解部务，直讲筵。十六年忧归。

唐王立，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至。土酋沙定洲作乱，执至会城，诡草锡衮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忠勇，请代黔国公镇云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锡衮大恨，诉上帝祈死。居数日，竟卒。

堵胤锡，字仲缄，无锡人。崇祯十年进士。历官长沙知府。山贼掠安化、宁乡，官军数败，胤锡督乡兵破灭之，又杀醴陵贼魁，遂以知兵名。十六年八月，贼陷长沙。胤锡朝觐还，贼已退。明年六月，福王命为湖广参政，分守武昌、黄州、汉阳。

左良玉称兵，总督何腾蛟奔长沙，令摄湖北巡抚事，驻常德。唐王立，拜右副都御史，实授巡抚。

李自成死，众拥其兄子锦为主，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骤至澧州。拥众三十万，言乞降，远近大震。胤锡议抚之，腾蛟亦驰檄至。乃躬入其营，开诚慰谕，称诏赐高氏命服，锦、一功蟒玉金银器，犒其军，皆踊跃拜谢。乃即军中宴之，导以忠孝大义数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谓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负！”别部田见秀、刘汝魁等亦来归。唐王大喜，加胤锡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制其军，手书奖劳。授锦御营前部左军，一功右军，并挂龙虎将军印，封列侯。赐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赏赉有差，号其营曰忠贞。封高氏贞义夫人，赐珠冠彩币，命有司建坊，题曰：“淑赞中兴”。胤锡遂与赤心等深相结，倚以自强。然赤心书疏犹称自成先帝，称高氏太后云。

已而袁宗第、刘体仁诸营先归腾蛟者，亦引与赤心合，众益盛。胤锡以刍粮难继，令散处江北就食。明年正月，腾蛟大举，期诸军尽会岳州。独赤心先至，余逗遛，卒不进。永明王立，进胤锡兵部尚书，总制如故。

顺治四年，永明王令赤心等攻荆州。月余，大清兵援荆州。赤心等大败，步走入蜀，数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卫，声言就食湖南。时王在武冈，刘承胤惧为赤心所并，计非胤锡不能御，乃加胤锡东阁大学士，封光化伯，赐剑，便宜从事。胤锡疏请得给空敕铸印，颁赐秦中举兵者，时颇议其专。承胤欲杀腾蛟，胤锡劾其罪。

八月，大兵破武冈及宝庆、常德、辰、沅、胤锡走永顺土司。寻赴贵阳，抵遵义，乞师于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请忠贞营军。会楚宗人硃容籓伪称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擅居夔州，御史钱邦芑传檄讨之。五年正月，胤锡见容籓，责以大义，晓譬　利害，散其党。

未几，金声桓、李成栋叛我大清，以江西、广东附永明王。于是马进忠、王进才、曹志建、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间取常德、桃源、澧州、临武、蓝山、道州、靖州、荆门、宜城诸州县，进忠、赤心，必正皆封公。胤锡与进忠有隙，令赤心、必正争进忠所取常德，进忠尽焚庐舍而去。赤心等弃空城引而东，所至守将皆烧营弃城走，湖南已复州县为一空。胤锡乃率赤心等入湘潭，与腾蛟会。腾蛟令胤锡向江西，而自率进忠等向长沙。六年正月，兵方逼长沙，腾蛟在湘潭被执，诸军遂散。

赤心等走广西，缘道掠衡、永、郴、桂。胤锡与胡一青守衡州，战败走桂阳。

初，赤心等入广西，龙虎关守将曹志建恶其淫掠，并恶胤锡。胤锡不知也。或说志建，胤锡将召忠贞营图志建。志建夜发兵围胤锡，杀从卒千余。胤锡及子逃入富川瑶峒。志建索之急，瑶潜送胤锡于监军佥事何图复，间关达梧州。会王遣大臣严起恒、刘湘客安辑忠贞营。至梧而赤心等已走宾、横二州，乃载胤锡谒王于肇庆。

志建迁怒图复，诱杀之，阖门俱尽。

胤锡至肇庆，时马吉翔及李元胤、袁彭年等皆专柄，各树党。胤锡乃结欢于吉翔，激赤心等东来，与元胤为难。移书瞿式耜，欲间元胤，托言王有密敕，令己与式耜图元胤，王颇不悦。元胤党丁时魁、金堡又论其丧师失地，乃令总统兵马，移驻梧州。胤锡以赤心等不足恃，欲遥结孙可望为强援，矫王命封为平辽王。胤锡寻至浔州，自恨发病，十一月卒。王赠胤锡浔国公，谥文忠。

严起恒，浙江山阴人。崇祯四年进士。历广州知府，迁衡永兵备副使。十六年，张献忠躏湖南，吏民悉逋窜。起恒独坚守永州。贼亦不至。唐王时，擢户部右侍郎，总督湖南钱法。永明王立，令兼督湖南军饷。顺治四年，王驻武冈，拜起恒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领钱法。王走靖州，起恒从不及，避难万村。已知王在柳州，闲道往从之。从返桂林，复从至柳州、南宁。李成栋叛大清，以广东附于王。起恒从王至肇庆，与王化澄、硃天麟同入直。无何，化澄、天麟相继罢。黄士俊继何吾驺为首辅，起恒次之。

时朝政决于成栋子元胤，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刘湘客，给事中丁时魁、金堡、蒙正发五人附之，揽权植党，人目为五虎。起恒居其间，不能有所匡正。然起恒洁廉，遇事持平，与文安侯马吉翔、司礼中官庞天寿共患难久，无所忤。而五虎憾起恒，竞诋为邪党。王在梧州，尚书吴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狱，欲置之死。起恒顾跪王舟力救，贞毓等并恶之，乃请召还化澄，而合攻起恒。给事中雷德复劾其二十余罪，比之严嵩。王不悦，夺德复官。起恒力求罢，王挽留之不得，放舟竟去。

会郧国公高必正入觐王，贞毓欲藉其力以倾起恒，言：“朝事坏于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见，请除君侧奸，数言决矣。”必正许之。有为起恒解者，谓必正曰：“五虎攻严公，严公反力救五虎。此长者，奈何以为奸？”必正见王，乃力言起恒虚公可任，请手敕邀与俱还。文安之入朝，起恒让为首辅。桂林破，从王奔南宁。

先是，孙可望据云南，遣使乞封王。天麟议许之，起恒持不可。后胡执恭矫诏封为秦王，可望知其伪，遣使求真封。起恒又持不可，可望大怒。至是，可望知王播迁，遣其将贺九仪、张胜等率劲卒五千，迎王至南宁，直上起恒舟，怒目攘臂，问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远迎主上，功甚伟，朝廷自有隆恩。若专问此事，是挟封，非迎主上也。”九仪怒，格杀之，投尸于江。遂杀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追杀兵部尚书杨鼎和于昆仑关，皆以阻封议故。时顺治八年二月也。

起恒既死，尸流十余里，泊沙渚间。虎负之登崖，葬于山麓。

硃天麟，字游初，昆山人。崇祯元年进士。授饶州推官，有惠政。考选入都，贫不能行赂，拟授部曹。帝御经筵，讲官并为称屈。及临轩亲试，乃改翰林编修。

十七年正月，奉命祭淮王，抵山东而京师陷。及南都破，走福州，唐王擢少詹事，署国子监事。天麟见郑芝龙跋扈，乞假至广东。闻汀州变，又走广西，入安平土州。

顺治四年，永明王居武冈，以礼部侍郎召。天麟疏请王自将，倡率诸镇，毋坐失事机。辞不至。明年，王在南宁，擢礼部尚书，寻拜东阁大学士。天麟请亲率士兵略江右，不听，乃趋谒王。会李成栋反大清，从王至浔州。而浔帅陈邦传请世居广西如黔国公故事，天麟执不允。邦传怒，以庆国公印、尚方剑掷天麟舟中，要必得，仍执不允。已而成栋奉王驻肇庆，天麟谓机可乘，复劝王亟颁亲征诏，规取中原。王优诏答之。

当是时，朝臣各树党。从成栋至者，曹晔、耿献忠、洪天擢、潘曾纬、毛毓祥、李绮，自夸反正功，气凌朝士。从广西扈行至者，天麟及严起恒、王化澄、晏清、吴贞毓、吴其雷、洪士彭、雷德复、尹三聘、许兆进、张孝起，自恃旧臣，诋曹、耿等尝事异姓。久之复分吴、楚两党。主吴者，天麟、孝起、贞毓、李用楫、堵胤锡、王化澄、万翱、程源、郭之奇，皆内结马吉翔，外结陈邦传。主楚者，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刘湘客、金堡，皆外结瞿式耜，内结李元胤。元胤者，惠国公成栋子，为锦衣指挥使，进封南阳伯，握大权。彭年等倚为心腹，势张甚。

彭年尝论事王前，语不逊。王责以君臣之义，彭年勃然曰：“傥向者惠国以五千铁骑，鼓行而西，君臣义安在？”王变色，大恶之。彭年等谋攻去吉翔、邦传，权可独擅也。而堡居言路，有锋气，乃疏陈八事，劾庆国公邦传十可斩，文安侯吉翔，司礼中官庞天寿，大学士起恒、化澄与焉。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堡与给事中时魁等复相继劾起恒、吉翔、天寿无已。太后召天麟面谕，武冈危难，赖吉翔左右，令拟谕严责堡等。天麟为两解，卒未尝罪言者，而彭年辈怒不止。王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庙，然党益固不能解。

明年春，邦传讦堡官临清尝降流贼，受其职，且请堡为己监军。天麟因拟谕讥堡，堡大愤。时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诣阁诋天麟，至登殿陛大哗，弃官掷印而出。王方坐后殿，与侍臣论事，大惊，两手交战，茶倾于衣，急取还天麟所拟而罢。天麟遂辞位，王慰留再三，不可。陛辞，叩头泣。王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

初，时魁等谓所拟出起恒意，欲入署殴之。是日，起恒不入，而天麟独自承。

遂移怒天麟，逐之去，天麟移居庆远。化澄贪鄙无物望，亦为时魁等所攻，碎冠服辞去。王乃召何吾驺、黄士俊入辅。未几，吾驺亦为堡等排去，独士俊、起恒在，乃复召天麟，天麟不至。堡等既连逐三相，益横，每阑入阁中，授阁臣以意指。王不　得已，建文华殿于正殿旁，令阁臣侍坐拟旨以避之。堡又连劾堵胤锡及侍郎万翱、程源、郭之奇，尚书吴贞毓。贞毓等欲排去之，畏元胤为援，不敢发。

七年春，王赴梧州，元胤留肇庆，陈邦传适遣兵入卫。贞毓、之奇、翱、源乃合诸给事御史劾彭年、湘客、时魁、堡、正发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王谓彭年反正有功，免议，下堡等狱。堡又以语触忌，与时魁并谪戍。湘客、正发赎配追脏。

王乃再召天麟，天麟疏言：“年来百尔构争，尽坏实事。昔宋高宗航海，犹有退步。

今则何地可退？当奋然自将，文武诸臣尽擐甲胄。臣亦抽峒丁，择土豪，募水手，经略岭北、湖南，为六军倡。若徒责票拟，以为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

时大兵益逼，孙可望请王赴云南。初，起恒持可望封，天麟及化澄独谓宜许。

及可望使至，天麟力请从之。请臣以起恒被杀故，皆不可。天麟乃奉命经略左、右两江土司，以为勤王之助。兵未集，大兵逼南宁，王仓皇出走，天麟扶病从之。明年四月抵广南，王已先驻安龙。天麟病剧，不能入觐，卒于西坂村。

张孝起，吴江人。举于乡，授廉州推官。大兵至，逼海滨，举兵谋恢复。战败被获，妻妾俱投海死。孝起羁军中，会李成栋叛大清，孝起乃脱去。永明王以为吏科给事中。　清真介直，不与流俗伍。王至梧州。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以失李元胤援，并辞职。王报许，以孝起代时魁，掌吏科印。俄与廷臣共排去湘客等，遂为其党所疾。高必正，湘客乡人也，尤疾之，怒骂于朝，王为解乃已。久之，擢孝起右佥都御史，巡抚高、雷、廉、琼四府。城破，走避龙门岛。岛破，被执，不食七日死。

杨畏知，宝鸡人。崇祯中，历官云南副使，分巡金沧。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连陷禄丰、广通诸县及楚雄府。畏知督兵复楚雄，驻其地。必奎伏诛，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继乱，据云南，黔国公沐天波走楚雄。巡抚吴兆元不能制，许为奏请镇云南。定洲遂西追天波，畏知说天波走永昌，而己以楚雄当定洲。定洲至，畏知复绐之曰：“若所急者，黔国尔，今已西。待尔定永昌还，朝命当已下，予出城以礼见。今顺逆未分，不能为不义屈也。”定洲恐失天波，与盟而去。分兵陷大理、蒙化。畏知乘间清野缮堞，征邻境援兵，姚安、景东俱响应。定洲闻，不敢至永昌，还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贼懈，辄出击，杀伤多。乃引去，还攻石屏、宁州、嶍峨，皆陷之。复西攻楚雄，迄不能下。明年，孙可望等入云南，定洲还救，大败，遁归阿迷，可望等遂据会城。

初，唐王闻畏知抗贼，进授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以巡抚吴兆元为总督。及可望等至，以畏知同乡，甚重之。寻与刘文秀西略，畏知拒战败，投水不死，踞而骂。可望下马慰之曰：“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视之曰：“绐我尔。”可望曰：“不信，当折矢誓。”畏知曰：“果尔，当从我三事：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

可望皆许诺。乃与至楚雄，略定大理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归。迤西八府免屠戮，畏知力也。

时永明王已称号于肇庆，而诏令不至。前御史临安任僎议尊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畏知愤甚，有所忤，辄抵掌谩骂。可望数欲杀之，李定国、刘文秀为保护得免。可望与刘、李同辈，一旦自尊，两人不为下。闻肇庆有君，李锦、李成栋等并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乃议遣使奉表。畏知亦素以尊主为言。岁已丑，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龚彝赴肇庆进可望表，请王封，为金堡等所持。畏知乃曰：“可望欲权出刘、李上尔。今晋之上公，而卑刘、李侯爵可也。”乃议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定国、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卿赵昱为使，加畏知兵部尚书，彝兵部侍郎，同行。

时堵胤锡曾赐空敕，得便宜行事。昱乃就与谋，矫命改封可望平辽王，易敕书以往。武康伯胡执恭者，庆国公陈邦传中军也，守泗城。州与云南接，欲自结可望，言于邦传，先矫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传乃铸金章曰：“秦王之宝”，填所给空敕，令执恭赍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骇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伪也。”执恭亦曰：“彼亦伪也，所封实景国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辞敕使，下畏知及执恭狱，而遣使至梧州问故，廷臣始知矫诏事。文安侯马吉翔请封可望澄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复命。

大学士严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杨鼎和助之，且请却所献白金玉带。会郧国公高必正等入朝，召使者言：“本朝无异姓封王例。我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宥赦，亦止公爵尔。张氏窃据一隅，罪固减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毋欺朝廷孱弱，我两家士马足相当也。”又致书可　望，词义严正。使者唯唯退，议遂寝。必正者，李自成妻弟，同陷京师者也。

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亲率兵至贵州。十一月，大兵破广州、桂林，王走南宁。事急，遣编修刘襜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尔，假何如真？”可望不听。定国等劝可望遣畏知终其事，可望许之。明年二月先遣部将贺九仪、张胜、张明志赴南宁索沮“秦”封者起恒、鼎和及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杀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语多侵可望。遂留为东阁大学士，与吴贞毓同辅政。可望闻之怒，使人召至贵阳，面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楚雄人以畏知守城功，为立祠以祀。

吴贞毓，字元声，宜兴人。崇祯十六年进士。事唐王为吏部文选主事。事败，拥立永明王，进郎中。王驻全州，加太常少卿，仍掌选事。已，擢吏部右侍郎，从至肇庆，拜户部尚书。广东、西会城先后失，王徙浔州，再徒南宁，贞毓并从。贞毓与严起恒共阻孙可望秦王封，可望杀起恒，贞毓以奉使获免。及还，进东阁大学士，代起恒。可望自云南迁贵阳，议移王自近，挟以作威。其将掌塘报者曹延生惎贞毓，言不可移黔。

时顺治八年，大兵南征，势日迫。王召诸臣议，有请走海滨就李元胤者，有议入安南避难者，有议泛海抵闽依郑成功者。惟马吉翔、庞天寿结可望，坚主赴黔。

贞毓因前阻封议，且入延生言，不敢决。元胤疏请出海。王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滨远，再下廷议，终不决。亡何，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殿后军，战败奔还。

请王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濑湍。二将报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罗江土司，追骑相距止一舍。会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龙英，抵广南，岁己暮。

可望遣兵以明年二月迎王入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奉王居之。宫室庳陋，服御粗恶，守护将悖逆无人臣礼，王不堪其忧。吉翔掌戎政，天寿督勇卫营，谄事可望，谋禅代。恶贞毓不附己，令其党冷孟銋、吴象元、方祚亨交章弹击。且语孟銋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启，以内外事尽付戎政、勇卫二司。大权归我，公等为羽翼，贞毓何能为！”吉翔遂遣门生郭璘说主事胡士瑞拥戴秦王。士瑞怒，历声叱退之。

他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画《尧舜禅受图》以献可望，其品拒不从。吉翔谮于可望，杖杀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尽委吉翔、天寿。于是士瑞与给事中徐极，员外郎林青阳、蔡縯，主事张镌连章发其奸谋。王大怒。两人求救于太后，乃免。

前御史任僎、中书方于宣劝可望设内阁九卿科道官，改印交为八叠，尽易其旧，立太庙，定朝仪，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夕谋篡位。王闻忧惧，密谓中官张福禄、全为国曰：“闻晋王李定国已定广西，军声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统兵入卫。

若等能密图乎？”二人言徐极、林青阳、张镌、蔡縯、胡士瑞曾疏劾吉翔、天寿，宜可与谋，王即令告之。五人许诺，引以告贞毓。贞毓曰：“主上忧危，正我辈报国之秋。诸君中谁能充此使者？”青阳请行。乃令佯乞假归葬，而使员外郎蒋乾昌撰予定国敕，主事硃东旦书之，福禄等持入用宝。青阳于岁尽间道驰至定国所。定国接敕感泣，许以迎王。

明年夏，青阳久未还，王将择使往促，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对。都督郑胤元曰：“吉翔晨夕在侧，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济。”王乃令吉翔奉使祭先王及王太后陵于梧州、南宁，而遣周官诣定国。吉翔在道，微知青阳密敕事，遣人至定国营侦之。

主事刘议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预谋也，告以两使赍敕状。吉翔惊骇，启报可望。

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预谋，遣其将郑国赴南宁逮之。会镌、士瑞及李元开以王亲试，极、縯、东旦及御史林锺以久次，皆予美官。天寿及吉翔弟都督雄飞忌甚，与其党郭璘方谋陷之。而锺、縯、极、镌、士瑞亦知事泄，仓皇劾吉翔、天寿表里为奸。

王见事急，即下廷臣议罪。天寿惧，与雄飞驰贵阳，告可望。

初，青阳还至南宁，为守将常荣所留，密遣亲信刘吉告之王。王喜，改青阳给事中，谕贞毓再撰敕，铸“屏翰亲臣”金印，令吉还付青阳。至廉州，周官与青阳遇，偕至高州赐定国，定国拜受命。

而是时郑国已械吉翔至安龙，与诸臣面质。贞毓谢不知，国怒，因挟贞毓直入王所居文华殿，迫胁王，索主谋者。王惧，不敢正言，谓必外人假敕宝为之。国遂努目出，与天寿至朝房，械贞毓并胤元、锺、縯、乾昌、元开、极、镌、士瑞、东旦及太仆少卿赵赓禹，御史周允吉、硃议篸，员外郎任斗墟，主事易士佳系私室。

又入宫擒福禄、为国而出。其党冷孟銋、蒲缨、宋德亮、硃企鋘等迫王速具主名，王悲愤而退。翊日，国等严刑拷掠，独贞毓以大臣免。众不胜楚，大呼二祖列宗，且大骂。时日已暮，风雷忽震烈。縯厉声曰：“今日縯等直承此狱，稍见臣子报国苦衷。”由是众皆自承。国又问曰：“主上知否？”縯大声曰：“未经奏明。”乃复收系，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为罪，报可望。可望请王亲裁，王不胜愤，下廷议。

吏部侍郎张佐辰及缨、德亮、孟銋、企鋘、蒋御曦等谓国曰：“此辈尽当处死。傥留一人，将为后患。”于是御曦执笔，佐辰拟旨，以镌、福禄、为国为首罪，凌迟，余为从罪，斩。王以贞毓大臣，言于可望罪绞。吉翔以福禄等内侍，谓王后知情，将废之，令主事萧尹历陈古废后事。后泣诉于王，乃已。诸人就刑，神色不变，各赋诗大骂而死。其家人合瘗于安龙北关之马场。已而青阳逮至，亦被杀，独官走免。

时顺治十一年三月也。

居二载，定国竟奉前敕护王入云南。乃赠贞毓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赐祭，谥文忠，廕子锦衣，世千户，余赠恤有差。已，建庙于马场，勒碑大书“十八先生成仁处”以旌其忠。

定国既奉王居滇，即捕吉翔及其家人，令部将靳统武收系，将杀之。吉翔日媚统武，定国客诣统武，吉翔复媚之。因相与誉吉翔于定国，而微为辨冤。定国召吉翔，吉翔入谒，即叩头言：“王再造功，千古无两。吉翔幸望见颜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国乃大喜。吉翔因日谄定国客，令说定国荐己入内阁，遂与定国客蟠结，尽握中外权，天寿亦复用事。后从王入缅甸，天寿先死，吉翔为缅人所杀。

高勣，字无功，绍兴人。事永明王，历官光禄少卿。马吉翔、庞天寿构杀吴贞毓等，李定国奉王至云南，捕吉翔将杀之。已，为其所谀，遂免死，且荐入阁，遂得尽握中外权，而天寿亦用事。定国与刘文秀时诣二人家，定国时封晋王，文秀蜀王也。勣与御史邬昌期患之，合疏言二人功高望重，不当往来权佞之门，恐滋奸弊，复蹈秦王故辙。疏上，二王遂不入朝。吉翔激王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国客金维新走告定国曰：“勣等诚有罪，但不可有杀谏官名。”定国即偕文秀入救，乃复官。

及定国败孙可望兵，自以为无他患，武备尽弛。勣与郎官金简进谏曰：“今内难虽除，外忧方大。伺我者顿刃待两虎之毙，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爇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于兵事，胡泄泄如死。”定国诉之王前，颇激。王拟杖二臣以解之，朝士多争不可，移时未能决。而三路败书至，定国始逡巡引谢，二臣获免。

简，字万藏，勣乡人。后王入缅甸，二人扈行，并死之。

有李如月者，东莞人，官御史。王驻安龙时，孙可望获叛将陈邦传父子，去其皮，传尸至安龙。如月劾可望不请旨，擅杀勋镇，罪同莽、操，而请加邦传恶谥，以惩不忠。王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谕以谥本褒忠，无恶谥理。小臣妄言乱制，杖四十，除名，意将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王所，执如月至朝门外，抑使跪。如月向阙叩头，大呼太祖高皇帝，极口大骂。其人遂剔其皮，断手足及首，实草皮内纫之，悬于通衢。

又有任国玺者，官行人。顺治十五年，永明王将出奔，国玺独请死守。章下廷议，李定国等言：“行人议是。但前途尚宽，暂移跸，卷土重来，再图恢复，未晚也。”乃扈王入缅甸。缅俗以中秋日大会群蛮，令黔国公沐天波偕诸酋椎髻跣足，以臣礼见。天波不得已从之，归泣告众曰：“我所以屈辱者，惧惊忧主上耳。否则彼将无状，我罪益大。”国玺与礼部侍郎杨在抗疏劾之。

时庞天寿已死，李国泰代掌司礼监印，吉翔复与表里为奸。国玺集宋末大臣贤奸事为一书，进之王，吉翔深恨之。王览止一日，国泰即窃去。国玺寻进御史，疏论时事三不可解，中言祸急然眉，当思出险。吉翔不悦，即令国玺献出险策。国玺忿然曰：“时事至此，犹抑言官使不言耶！”

时缅甸弟弑兄自立，欲尽杀文武诸臣，遣人来言曰：“蛮俗贵诅盟，请与天朝诸公饮咒水。”吉翔、国泰邀诸臣尽往。至则以兵围之，令诸臣以次出外，出辄杀之，凡杀四十二人。国玺及在、天波、吉翔、国泰、华亭侯王维恭、绥宁伯蒲缨、都督马雄飞、吏部侍郎邓士廉等皆预焉。惟都督同知邓凯以伤足不行，获免。时顺冶十八年七月也。自是由榔左右无人。至十二月，缅人遂送之出境，事具国史。

初，由榔之走缅甸也，昆明诸生薛大观叹息曰：“不能背城战，君臣同死社稷，顾欲走蛮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顾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躯，为天下明大义，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儿当死孝。”大观曰：“汝有母在。”时其母适在旁，顾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两人独不能死节义耶？”其侍女方抱幼子，问曰：“主人皆死，何以处我？”大观曰：“尔能死，甚善。”于是五人偕赴城北黑龙潭死。次日，诸尸相牵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怀中，两手坚抱如故。大观次女已适人，避兵山中，相去数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有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为知府。嵩嗣职，循法无过。王走缅甸，过沅江，嵩与子焘迎谒，供奉甚谨，设宴皆金银器。宴毕，悉以献，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后李定国号召诸土司兵，嵩即起兵应之。已而城破，登楼自焚，阖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战死。

赞曰：明自神宗而后，浸微浸灭，不可复振。揆厥所由，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都翻案之故态也。颠覆之端，有自来矣，于当时任事诸臣何责哉。

##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 何腾蛟（章旷　傅作霖）　瞿式耜（汪皞等）

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卫人。天启元年举于乡。崇祯中授南阳知县。地四达，贼出没其间，数被挫去。已，从巡抚陈必谦破贼安皋山，斩首四百余级，又讨平土寇，益知名。迁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出为怀来兵备佥事，调口北道。才谞精敏，所在见称。遭母忧，巡抚刘永祚荐其贤，乞夺情任事。腾蛟不可，固辞归。服除，起淮徐兵备佥事。讨平土寇，部内宴然。

十六年冬，拜右佥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时湖北地尽失，止存武昌，屯左良玉大军，军横甚。腾蛟与良玉交欢，得相安。明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复德安、随州。

五月，福王立。诏至，良玉驻汉阳，其部下有异议，不欲开读。腾蛟曰：“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以死殉之。”抵良玉所，而良玉已听正纪卢鼎言，开读如礼。正纪者，良玉所置官名也。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侍郎，兼抚湖南，代李乾德。寻以故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召总督杨鹗还。明年三月，南京有北来太子事，中外以为真，朝臣皆曰伪。腾蛟力言不可杀，与当国者大忤。

无何，良玉举兵反，邀腾蛟偕行，不可，则尽杀城中人以劫之。士民争匿其署中，腾蛟坐大门纵之入。良玉破垣举火，避难者悉焚死。腾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将自刭，为良玉部将拥去。良玉欲与同舟，不从，乃置之别舟，以副将四人守之。舟次汉阳门，乘间跌入江水。四人惧诛，亦赴水。腾蛟漂十余里，渔舟救之起，则汉前将军关壮缪侯庙前也。家人怀印者亦至，相视大惊。觅渔舟，忽不见。远近谓腾蛟忠诚得神佑，益归心焉。

腾蛟乃从宁州转浏阳，抵长沙。集诸属吏堵胤锡、傅上瑞、严起恒、章旷、周大启、吴晋锡等，痛哭盟誓。分士马舟舰糗粮，各任其一。令胤锡摄湖北巡抚，上瑞摄湖南巡抚，旷为总督监军，大启提督学政。起恒故衡永道，即督二郡军食，晋锡以长沙推官摄郴桂道事。即遣旷调副将黄朝宣、张先璧、刘承胤兵。朝宣自燕子窝，先璧自溆浦，承胤自武冈，先后至，兵势稍振。而是时良玉已死。

顺治二年五月，大兵下南都。唐王聿键自立于福州。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任益至。李自成毙于九宫山，其将刘体仁、郝摇旗等以众无主，议归腾蛟。率四五万人骤入湘阴，距长沙百余里。城中人不知其求归也，惧甚。朝宣即引兵还燕子窝。上瑞请腾蛟出避，腾蛟曰：“死于左，死于贼，一也，何避焉。”长沙知府周二南请往侦之，以千人护行。贼谓其迎敌也，射杀之，从行者尽死。城中益惧，士女悉窜。腾蛟与旷谋，遣部将万人鹏等二人往抚。贼见止二骑，迎入演武场，饮之酒。二人不交一言，与痛饮。饮毕，贼问来意，答言督师以湘阴褊小，不足容大军，请即移长沙。因致腾蛟手书召之曰：“公等归朝，誓永保富贵。”摇旗等大喜，与大鹏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犒从官牛酒。命先璧以卒三万驰射，旌旗蔽天。摇旗等大悦，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来归，骤增兵十余万，声威大震。

未几，自成将李锦、高必正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胤锡抚降之，置之荆州。

锦，自成从子，后赐名赤心。必正则自成妻高氏弟也。高氏语锦曰：“汝愿为无赖贼，抑愿为大将邪？”锦曰：“何谓也？”曰：“为贼无论，既以身许国，当爱民，受主将节制，有死无二，吾所愿也。”锦曰：“诺。”腾蛟虑锦跋扈，他日过其营，请见高氏，再拜，执礼恭。高氏悦，戒其子毋忘何公，锦自是无异志。

自成乱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庙社，其众数十万悉归腾蛟。而腾蛟上疏，但言元凶已除，稍泄神人愤，宜告谢郊庙，卒不言己功。唐王大喜，立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而疑自成死未实。腾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烂。

不敢居功，因固辞封爵。不允，令规取江西及南都。

当是时，降卒既众，腾蛟欲以旧军参之，乃题授朝宣、先璧为总兵官，与承胤、赤心、郝永忠、宗第、进才及董英、马进忠、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卢鼎并开镇湖南、北，时所谓十三镇者也。永忠即摇旗，英，腾蛟中军，志建则故巡按刘熙祚中军，余皆良玉旧将也。

腾蛟锐意东下，拜表出师。明年正月与监军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阴，期大会岳州。

先璧逗遛，诸营亦观望，独赤心自湖北至，为大兵所败而还，诸镇兵遂罢，腾蛟威望由此损。时诸将皆骄且贪残，朝宣尤甚，劫人而剥其皮。永忠效之，杀民无虚日。

腾蛟不能制。故总督杨鹗者，克饷失军心，至是复夤缘为偏沅总督。腾蛟以为言，乃召鹗还。

王数议出关，为郑氏所阻。腾蛟屡请幸赣，协力取江西。王遣使征兵，腾蛟发永忠精骑五千往。永忠不肯前，五月始抵郴州。会大兵破汀州，聿键被执死，赣州亦失。腾蛟闻王死，大恸，厉兵保境如平时。已，闻永明王立，乃稍自安。王寻以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王进才故守益阳，闻大兵渐逼，还长沙。

四年春，进才扬言乏饷，大掠，并及湘阴。适大兵至长沙，进才走湖北。腾蛟不能守，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并失。卢鼎时守衡州，而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挟腾蛟走祁阳，又间道走辰州。腾蛟脱还，走永州。甫至，鼎部将复大掠。鼎走道州，腾蛟与侍郎严起恒走白牙市，大兵遂下衡、永。初，腾蛟建十三镇以卫长沙，至是皆自为盗贼。大兵入衡州，守将黄朝宣降。数其罪，支解之，远近大快。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副将周金汤瞷城虚，夜鼓噪而登，知府出走，金汤遂入永。

六月，腾蛟在白牙。王密遣中使告以刘承胤罪，令入武冈除之。腾蛟乃走谒王，王及太后皆召见。承胤由小校，以腾蛟荐至大将，已渐倨。腾蛟在长沙征其兵，承胤大怒，言：“先调朝宣、先璧军，皆章旷亲行，今乃折箠使我。”遂驰至黎平，执腾蛟子，索饷数万。子走诉腾蛟，腾蛟遣旷行，承胤乃以众至。腾蛟为请于王，得封定蛮伯，且与为姻，承胤益骄。至是爵安国公，勋上柱国，赐尚方剑，益坐大。

忌腾蛟出己上，欲夺其权，请用为户部尚书，专领饷务，王不许。王召腾蛟图承胤，腾蛟无兵，命以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青兵隶之。及辞朝，赐银币，命廷臣郊饯。

承胤伏千骑袭腾蛟，印选卒力战，尽歼之，腾蛟乃还驻白牙。

八月，大兵破武冈，承胤降。王走靖州，又走柳州。时常德、宝庆已失，永亦再失。王将返桂林，而城中止焦琏军，腾蛟率印选、一青入为助。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拥众万余至，与琏兵欲斗，会宜章伯卢鼎兵亦至，腾蛟为调剂，桂林以安。乃遣琏、永忠、鼎、印选、一青分扼兴安、灵川、永宁、义宁诸州县。十一月，大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合御。

五年正月，王居桂林，加腾蛟太师，进爵为侯，子孙世袭。二月，大兵破全州，至兴安。永忠兵大溃，奔桂林，逼王西，纵兵大掠。腾蛟自永福至。大兵知桂林有变，直抵北门。腾蛟督琏、一青等分三门拒守，大兵乃还全州。会金声桓、李成栋叛大清，以兵附。大兵在湖南者姑退，腾蛟遂取全州。复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卢鼎、新兴侯焦琏、新宁侯赵印选攻永州，围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战，十一月朔克之。未几，监军御史余鲲起、职方主事李甲春取宝庆，诸将亦取衡州，马进忠取常德，所失地多复。

腾蛟议进兵长沙。会督师堵胤锡恶进忠，招忠贞营李赤心军自夔州至，令进忠让常德与之。进忠大怒，尽驱居民出城，焚庐舍，走武冈。宝庆守将王进才亦弃城走，他守将皆溃。赤心等所至皆空城，旋弃走，东趋长沙。腾蛟时驻衡州，大骇。

六年正月檄进忠由益阳出长沙，期诸将毕会，而亲诣忠贞营，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惧忠贞营掩袭，不护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将至，闻其军已东，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腾蛟乃入居之。大兵知腾蛟入空城，遣将徐勇引军入。勇，腾蛟旧部将也，率其卒罗拜，劝腾蛟降。腾蛟大叱，勇遂拥之去。

绝食七日，乃杀之。永明王闻之哀悼，赐祭者九，赠中湘王，谥文烈，官其子文瑞佥都御史。

章旷，字于野，松江华亭人。崇祯十年进士。授沔阳知州。十六年三月，贼将郝摇旗陷其城，同知马飙死之。旷走免，谒总督袁继咸于九江，署为监纪。从诸将方国安、毛宪文、马进忠、王允成等复汉阳。武昌巡按御史黄澍令署汉阳推官兼摄府事，承德巡抚王扬基令署分巡道事。明年四月，宪文偕惠登相复德安，扬基檄旷往守。城空无人，卫官十数人赍印送贼将白旺。旷收斩之，日夕为警备。居三月，代者李藻至，巡抚何腾蛟檄旷署荆西道事。旷去，藻失将士心，城复陷。给事中熊汝霖、御史游有伦劾旷沔阳失城罪，侯讯黄州。用腾蛟荐，令戴罪立功。

福王立南京，左良玉将犯阙。腾蛟至长沙，以旷为监军。副将黄朝宣者，故巡抚宋一鹤部将，驻燕子窝，腾蛟令旷召之来。副将张先璧屯精骑三千于溆浦，复属旷召之，留为亲军，而以朝宣戍茶陵。又令旷调刘承胤兵于武冈。会李自成死，其下刘体仁、郝摇旗、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六大部各拥数万兵至。腾蛟与旷计，尽抚其众，军容大壮。左良玉死，其将马进忠、王允成无所归，突至岳州。

偏沅巡抚傅上瑞大惧，旷曰：“此无主之兵，可抚也。”入其营，与进忠握手，指白水为誓，进忠等皆从之。进忠即贼中渠魁混十万也。时南京已破，大兵逼湖南，诸将皆畏怯，旷独悉力御。唐王擢为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恢剿湖北。

旷有智略，行军不避锋镝。身扼湘阴、平江之冲，湖南恃以无恐。尝战岳州，以后军不继而还。已，又大战大荆驿。永明王加兵部右侍郎。长沙守将王进才与狼兵将覃遇春哄，大掠而去。腾蛟奔衡州，旷亦走宝庆，长沙遂失。腾蛟驻祁阳，旷来会。腾蛟以兵事属旷，而谒王武冈。旷移驻永州，见诸大将拥兵，闻警辄走，抑郁而卒。

傅作霖，武陵人。由乡举仕唐王，大学士苏观生奏为职方主事，监纪其军。观生殁，倚何腾蛟长沙，改监军御史。永明王在全州，超拜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寻进尚书，从至武冈。时刘承胤擅政，作霖与相善，故骤迁。及大兵逼武冈，承胤议迎降，作霖勃然责之。承胤遣使纳款，大兵入城，作霖冠带坐堂上。承胤力劝之降，不从，遂被杀。妾郑有殊色，被执，驱之过桥，跃入水中死。

有萧旷者，武昌诸生，为承胤坐营参将。腾蛟题为总兵官，管黎平参将事。及承胤降，令降将陈友龙招旷，旷不从。已而城破，死之。

傅上瑞，初为武昌推官，贼围城，遁走。久之，腾蛟荐为长沙佥事，又令摄偏沅巡抚事。劝腾蛟设十三镇，卒为湖南大害。唐王时，用腾蛟荐，擢右佥都御史，实授偏沅巡抚。性反覆，弃腾蛟如遗。武冈破，大兵逼沅州，上瑞出降。逾年，与刘承胤并诛死。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礼部侍郎景淳孙，湖广参议汝说子也。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吉安永丰知县，有惠政。天启元年调江陵。永丰民乞留，命再任。以忧归。崇祯元年，擢户科给事中，疏言李国普宜留内阁，王永光宜典铨，曹于汴宜秉宪，郑三俊、毕懋良宜总版曹，李邦华宜主戎政。帝多采其言。俄陈朝政不平，为王之寀请恤，孙慎行讼冤，速杨镐、王化贞之诛，白杨涟、左光斗结毒之谤，追论故相魏广微、顾秉谦、冯铨、黄立极之罪。因言夺情建祠之硃童蒙不可宽，积愆久废之汤宾尹不可用。帝亦纳之。又极论来宗道、杨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二人旋罢去。御史袁弘勋劾大学士刘鸿训，逆党徐大化实主之。川贵总督张鹤鸣先已被废，其复用由魏忠贤。式耜并疏论。已，颂杨涟、魏大中、周顺昌为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遂赐谥。未几，陈时务七事，言：“起废不可不核，升迁不可不渐，会推不可不慎。谥典宜严，刑章宜饬，论人宜审，附珰者宜区分。”又极论馆选奔竞之弊，请临轩亲试。末言：“古有左右史，记天子言动。今召对时勤，宜令史官入侍纪录，昭示朝野。”事多议行。时将定逆案，请尽发红本，定其情罪轻重。又言宣府巡抚徐良彦不附逆奄，为崔呈秀诬劾遣戍，亟当登用。良彦遂获起。

式耜矫矫立名，所建白多当帝意，然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十月诏会推阁臣，礼部侍郎钱谦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虑并推则己绌，谋沮之。式耜，谦益门人也，言于当事者，摈延儒弗推，而列谦益第二。温体仁遂发难，延儒助之。

谦益夺官闲住，式耜坐贬谪。式耜尝颂贵宁参政胡平表杀贼功，请优擢。其后平表为贵州布政使，坐不谨罢。式耜再贬二秩，遂废于家。久之，常熟奸民张汉儒希体仁指，讦谦益、式耜贪肆不法。体仁主之，下法司逮治。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交章白其冤，不听。比两人就狱，则体仁已去位，狱稍解。谦益坐削籍，式耜赎徒。

言官疏荐，不纳。

十七年，福王立于南京。八月起式耜应天府丞。已，擢右佥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抚广西。明年夏，甫抵梧州，闻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谋僭号，召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参将陈邦传助防。止狼兵，勿应亨嘉调。亨嘉至梧，劫式耜，幽之桂林，遣入取其敕印。初，式耜议立桂端王子安仁王。及唐王监国，式耜以为伦序不当立，不奉表劝进。至是为亨嘉所幽，乃遣使贺王，因乞援。王喜，而亨嘉为丁魁楚所攻，势窘，乃释式耜。式耜与中军官焦琏召邦传共执亨嘉，乱遂定。唐王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以晏日曙来代。式耜不入朝，退居广东。

顺治三年九月，大兵破汀州。式耜与魁楚等议立永明王由榔，乃迎王梧州，以十月十日监国肇庆。进式耜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未几，赣州败报至，司礼王坤迫王赴梧州。式耜力争，不得。十一月朔，苏观生立唐王聿于广州。式耜乃与魁楚等定议迎王还肇庆，遣总督林佳鼎御观生兵，败殁。式耜视师峡口。十二月望，大兵破广州。王坤趣王西走。式耜趋赴王，王已越梧而西。

四年正月，大兵破肇庆，逼梧州，巡抚曹晔迎降。王欲走依何腾蛟于湖广，丁魁楚、吕大器、王化澄皆弃王去，止式耜及吴炳、吴贞毓等从，乃由平乐抵桂林。

二月，大兵袭平乐，分兵趋桂林。王将走全州，式耜极陈桂林形势，请留，不许。

自请留守，许之。进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赐剑，便宜从事。平乐、浔州相继破，桂林危甚。总督侍郎硃盛浓走灵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县，布政使硃盛氵调、副使杨垂云、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式耜与通判郑国籓，县丞李世荣及都司林应昌、李当瑞、沈煌在焉。王令兵部右侍郎丁元晔代盛浓，御史鲁可藻代延泰。未赴而大兵已于三月薄桂林，以骑数十突入文昌门，登城楼瞰式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将焦琏拒战。

初，永明王为贼执，琏率众攀城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琏负王以行。王以此德琏，用破靖江王功，命为参将。及是战守三月，琏功最多，元晔、可藻亦尽力。式耜身立矢石中，与士卒同甘苦。积雨城坏，吏士无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无叛志。援兵索饷而哗，式耜括库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既而琏兵主客不和，噪而去，城几破者数矣。会陈邦彦等攻广州，大兵引而东，桂林获全。琏亦复阳朔及平乐，陈邦传亦由浔复梧州。王闻捷，封式耜临桂伯，琏新兴伯，元晔等进秩有差。

式耜初请王返全州，不听。已，请还桂林。王已许之，会武冈破，王由靖州走柳州，式耜复请还桂林。十一月，大兵自湖南逼全州，式耜偕腾蛟拒却。已，梧州复破，王方在象州，欲走南宁。以大臣力争，乃以十二月还桂林。

五年二月，南安侯郝永忠驻桂林，恶城外团练兵，尽破水东十八村，杀戮无算，与式耜构难。式耜力调剂，永忠乃驻兴安。大兵前驱至灵川，永忠战败，奔入桂林，请王即夕西走。式耜力争，不听。左右皆请速驾，式耜又争。王曰：“卿不过欲予死社稷尔。”式耜为泣下沾衣。王甫行，永忠即大掠，捶杀太常卿黄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矫腾蛟令箭，乃出城。日中，赵印选诸营自灵川至，亦大掠，城内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选等走永宁。明日，式耜息城中余烬，安抚远近。焦琏及诸镇周金、汤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腾蛟军亦至。三月，大兵知桂林有变，来袭，抵北门。腾蛟督诸将拒战，城获全。时王驻南宁，式耜遣使慰三宫起居。王始知式耜无恙，为泣下。

闰三月，广东李成栋、江西金声桓皆叛大清，据地归，式耜请王还桂林。王从成栋请，将赴广州。式耜虑成栋挟王自专，如刘承胤事，力争之，乃驻肇庆。十一月，永州、宝庆、衡州并复。式耜以机会可乘，请王还桂林，图出楚之计，不纳。

庆国公陈邦传守浔州，自称世守广西，欲如黔国公例。式耜特疏劾之，会中外多争者，邦传乃止。广西巡抚鲁可藻自署衔巡抚两广，式耜亦疏驳之。式耜身在外，政有阙，必疏谏。尝曰：“臣与主上患难相随，休戚与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与闻。”王为褒纳。而是时成栋子元胤专朝政，知敬式耜，袁彭年、丁时魁、金堡等遂争相倚附。六年正月，时魁等逐硃天麟，不欲何吾驺为首辅。召式耜入直，以文渊印畀之，式耜终不入也。未几，腾蛟、声桓、成栋相继败殁，国势大危。朝士方植党相角，式耜不能禁。

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惧，走梧州。诸大臣讦时魁等下狱，式耜七疏论救。胡执恭之擅封孙可望也，式耜疏请斩之。皆不纳。九月，全州破。开国公赵印选居桂林，卫国公胡一青守榕江，与宁远伯王永祚皆惧不出兵，大兵遂入严关。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饷，榕江无戍兵，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选出，不肯行，再趣之，则尽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杨国栋、绥宁伯蒲缨、宁武伯马养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无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将戚良勋请式耜上马速走，式耜坚不听，叱退之。俄总督张同敞至，誓偕死，乃相对饮酒，一老兵侍。召中军徐高付以敕印，属驰送王。是夕，两人秉烛危坐。黎明，数骑至。式耜曰：“吾两人待死久矣”，遂与偕行，至则踞坐于地。谕之降，不听，幽于民舍。两人日赋诗倡和，得百余首。至闰十一月十有七日，将就刑，天大雷电，空中震击者三，远近称异，遂与同敞俱死。同敞，大学士居正曾孙，事见《居正传》。

时桂林殉难者光禄少卿汪皞投水死。其破平乐也，守将镇西将军硃旻如自刭。

有周震者，官中书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气节，武冈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将吏盟于神，誓死拒守。条城守事宜，上之留守瞿式耜。式耜即题为御史，监全州军。

无何，郝永忠、卢鼎自全州撤兵还桂林。守全诸将议举城降，震力争不可，众怒杀之，全州遂失。

赞曰：何腾蛟、瞿式耜崎岖危难之中，介然以艰贞自守。虽其设施经画，未能一睹厥效，要亦时势使然。其于鞠躬尽瘁之操，无少亏损，固未可以是为訾议也。

夫节义必穷而后见，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谓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余年养士之报，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 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循吏

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府州县吏来朝，陛辞，谕曰：“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

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朘人以肥己，尔等戒之。”洪武五年，下诏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日照知县马亮善督运，无课农兴士效，立命黜之。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嘉、隆以后，资格既重甲科，县令多以廉卓被征，梯取台省，而龚、黄之治，或未之觏焉。神宗末年，征发频仍，矿税四出，海内骚然烦费，郡县不克修举厥职。而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既以日媮，民生由之益蹙。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复追，而太祖之法蔑如矣。重内轻外，实政不修，谓非在上者不加之意使然乎！

汉史丞相黄霸，唐史节度使韦丹，皆入《循吏传》中。今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勋德者，事皆别见，故采其终于庶僚，政绩可纪者，作《循吏传》。

○陈灌 方克勤 吴履廖钦等 高斗南余彦诚等 史诚祖吴祥等谢子襄黄信中夏升 贝秉彝刘孟雍等万观 叶宗人 王源 翟溥福李信圭孙浩等 张宗琏 李骥王莹等 李湘 赵豫赵登等 曾泉范衷 周济 范希正刘纲段坚 陈钢 丁积田鐸 唐侃 汤绍恩 徐九思 庞嵩 张淳 陈幼学

陈灌，字子将，庐陵人也。元末，世将乱，环所居筑场种树，人莫能测。后十年，盗蜂起。灌率武勇结屯林中，盗不敢入，一乡赖以全。太祖平武昌，灌诣军门谒见。与语奇之，擢湖广行省员外郎，累迁大都督府经历。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寻命筑城泰州，工竣，除宁国知府。时天下初定，民弃《诗》《书》久。灌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受业。访问疾苦，禁豪右兼并。创户帖以便稽民。帝取为式，颁行天下。伐石筑堤，作水门蓄泄，护濒江田，百姓咸赖。有坐盗麦舟者，论死数十人。灌覆按曰：“舟自漂至，而愚民哄取之，非谋劫也。”坐其首一人，余悉减死。

灌丰裁严正，而为治宽恤类此。洪武四年召入京，病卒。

方克勤，字去矜，宁海人。元末，台州盗起，吴江同知金刚奴奉行省命，募水兵御之。克勤献策弗纳，逃之山中。洪武二年辟县训导，母老辞归。四年征至京师，吏部试第二，特授济宁知府。时始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又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中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

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谪，过济宁者，克勤辄周恤之。永嘉侯硃亮祖尝率舟师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浚河。

克勤不能止，泣祷于天。忽大雨，水深数尺，舟遂达，民以为神。八年入朝，太祖嘉其绩，赐宴，遣还郡。寻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江浦，复以空印事连，逮死。

子孝闻、孝孺。孝闻，十三丧母，蔬食终制。孝孺，自有传。

吴履，字德基，兰溪人。少受业于闻人梦吉，通《春秋》诸史。李文忠镇浙东，聘为郡学正。久之，举于朝，授南康丞。南康俗悍，谓丞儒也，易之。居数月，摘发奸伏如老狱吏，则皆大惊，相率敛迹。履乃改崇宽大，与民休息。知县周以中巡视田野，为部民所詈。捕之不获，怒，尽絷其乡邻。履阅狱问故，立释之，乃白以中。以中益怒，曰：“丞慢我。”履曰：“犯公者一人耳，其邻何罪？今絷者众，而捕未已，急且有变，奈何？”以中意乃解。邑有淫祠，每祀辄有蛇出户，民指为神。履缚巫责之，沉神像于江，淫祠遂绝。为丞六年，百姓爱之。

迁安化知县。大姓易氏保险自守，江阴侯吴良将击之，召履计事。履曰：“易氏逃死耳，非反也，招之当来。不来，诛未晚。”良从之，易氏果至。良欲籍农故为兵者，民大恐。履曰：“世清矣，民安于农。请籍其愿为兵者，不愿，可勿强。”

迁潍州知州。山东兵常以牛羊代秋税，履与民计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输粟便。”

他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陕西，他县民多破家，潍民独完。会改州为县，召履还，潍民皆涕泣奔送。履遂乞骸骨归。

是时河内丞廖钦并以廉能称。居八年，调吴江，后坐事谪戍。久之，以老病放归。道河内，河内民竞持羊酒为寿，且遗之缣，须臾裒数百匹。钦固辞不得，一夕遁去。

他若兴化丞周舟以绩最，特擢吏部主事。民争乞留，乃遣还之。归安丞高彬、曹县主簿刘郁、衡山主簿纪惟正、沾化典史杜濩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复其官，而惟正立擢陕西参议。其后州县之佐贰知名者，在仁、宣时则易州判官张友闻、寿州判官许敏、许州判官王通、灵璧丞田诚、安平丞耿福缘、嘉定丞戴肃、大名丞贺祯、昌邑主簿刘整、襄垣主簿乔育、贵池典史黄金兰、深泽典史高闻；英、景时则养利判官汪浩、泰州判官王思旻、上海丞张祯、吴江丞王懋本、历城丞熊观、黔阳主簿古初、云南南安州琅井巡检李保。或超迁，或迁任，皆因部民请云。

高斗南，字拱极，陕西徽州人。貌魁梧，语音若钟。洪武中，由荐举授四川定远知县。才识精敏，多善政。二十九年，与知府永州余彦诚，知县齐东郑敏、仪真康彦民、岳池王佐、安肃范志远、当涂孟廉及丞怀宁苏亿、休宁甘镛、当涂赵森并坐事，先后被征。其耆民奔走阙下，具列善政以闻。太祖嘉之，赐袭衣宝钞遣还，并赐耆民道路费。诸人既还任，政绩益著。寻举天下廉吏数人，斗南与焉，列其名于《彰善榜》、《圣政记》以示劝。九载绩最，擢云南新兴知州，新兴人爱之不异定远。居数年，以衰老乞归，荐子吏科给事中恂自代，成祖许之。年七十而卒。

恂，字士信，博学能诗文。官新兴，从大军征交址，有协赞功。师旋，卒于官。

彦诚，德兴人。初知安陆州，以征税愆期，当就逮，其父老伏阙乞留。太祖赐宴嘉赏，遣还，父老亦预宴。久之，擢知永州府，终河东盐运使。

敏，常坐事被逮，部民数千人守阙下求宥。帝宴劳，复其官，赐钞百锭，衣三袭。居数年，考满入朝。部民复走京师，乞再任，帝从其请。及是，再获宥。

彦民，泰和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先知青田，调仪真，后历巴陵、天台，并著名绩。永乐初罢归。洪熙元年，御史巡按至天台。县民二百余人言彦民廉公有为，乞还之天台，慰民望。御史以闻，宣宗叹曰：“彦民去天台二十余年，民犹思之，其有善政可知。”乃用为江宁县丞。

亿、廉、森三人既释还，明年复以事当逮。县民又走阙下颂其廉勤，帝亦释之。

时太祖操重典绳群下，守令坐小过辄逮系。闻其贤，旋遣还，且加赏赉，有因以超擢者。二十九年，知县灵璧周荣、宜春沈昌、昌乐于子仁，丞新化叶宗并坐事逮讯，部民为叩阍。太祖喜，立擢四人为知府，荣河南，昌南安，子仁登州，宗黄州。由是长吏竞劝，一时多循良之绩焉。

荣，字国华，蓬莱人。初为灵璧丞，坐累逮下刑部，耆老群赴辇下称其贤。帝赐钞八十锭，绮罗衣各一袭。礼部宴荣及耆老而还之。无何，擢荣灵璧知县。及知河南，亦有声。后建言称旨，擢河南左布政使。

史诚祖，解州人。洪武末，诣阙陈盐法利弊。太祖纳之，授汶上知县，为治廉平宽简。永乐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考核郡县长吏贤否，还言诚祖治第一。赐玺书劳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统御天下，夙夜求贤，共图治理。

往往下询民间，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实鲜。尔敦厚老成，恪共乃职；持身励志，一于廉公。平赋均徭，政清讼简，民心悦戴，境内称安。方古良吏，亦复何让。

特擢尔济宁知州，仍视汶上县事。其益共乃职，慎终如始，以永嘉誉，钦哉。”并赐内酝一尊，织金纱衣一袭，钞千贯。御史又言贪吏虐民无若易州同知张腾，遂征下狱。诚祖既得旌，益勤于治。土田增辟，户口繁滋，益编户十四里。成祖过汶上，欲徙其民数百家于胶州，诚祖奏免之。屡当迁职，辄为民奏留。阅二十九年，竟卒于任。士民哀号，留葬城南，岁时奉祀。

是时，县令多久任。蠡县吴祥，永乐时知嵩县，至宣德中，阅三十二年卒于任。

临汾李信，永乐时由国子生授遵化知县，至宣德中，阅二十七年始擢无为知州。以年老不欲赴，遂乞归。涓县房岩，宣德间为邹县知县，至正统中，阅二十余年卒于任，吏民皆爱戴之。而吉水知县武进钱本忠有廉名，诖误罢官。父老奔走，号泣乞留，郡人胡广力保之，得还任。民闻本忠复来，空闾井迎拜。永乐中卒官，民哀慕，留葬吉水，争负土营坟，其得民如诚祖云。

谢子襄，名衮，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中，由荐举授青田知县。永乐七年，与钱塘知县黄信中、开化知县夏升并九载课最，当迁。其部民相率诉于上官，乞再任，上官以闻。帝嘉之，即擢子襄处州知府，信中杭州，升衢州，俾得治其故县。子襄治处州，声绩益著。郡有虎患。岁旱蝗。祷于神，大雨二日，蝗尽死，虎亦循去。

有盗窃官钞，子襄檄城隍神。盗方阅钞密室，忽疾风卷堕市中，盗即伏罪。民鬻牛于市，将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俯首若有诉，乃捐俸赎还其主。叛卒吴米据山谷为乱，朝廷发兵讨之，一郡汹汹。子襄力止军城中毋出，而自以计掩捕之，获其魁，余悉解散。为人廉谨，历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随。二十二年卒。

信中，余干人。先知乐清县。奸人绐寡妇至京，诬告乡人谋叛，而己逸去。有司系其妇以闻，诏行所司会鞫。信中廉得其情，力诋为诬，获全者甚众。盗杀一家三人，狱久不决。信中祷于神，得真盗，远近称之。升，盐城人。

贝秉彝，名恒，以字行，上虞人。永乐二年进士。授邵阳知县，以忧去，补东阿。善决狱，能以礼义导民。岁大侵，上平籴备荒议。帝从之，班下郡县如东阿式。

邑西南有巨浸，积潦为田害。秉彝相视高下，凿渠，引入大清河，涸之，得沃壤数百顷，民食其利。尤善综画，凡废铁、败皮、朽索、故纸悉藏之。暇令工匠煮胶、铸杵、捣纸、绞索贮于库。会成祖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贮济用，工遂速竣。帝将召之，东阿耆老百余人诣阙自言，愿留贝令，帝许之。九载考满入都，诏进一阶，仍还东阿。尝坐累，罚役京师。民竞代其役，三罚三代，乃复官。秉彝为吏明察而仁恕。素善饮，已仕，遂已之。宣德元年卒官。

时龙溪知县南昌刘孟雍、邹县知县龙溪硃瑶、建安知县昆山张准、婺源知县建安吴春、歙县知县江西乐平石启宗，皆有惠利，民率怀思不忘云。

万观，字经训，南昌人。弱冠成永乐十九年进士。帝少之，令归肄学。寻召为御史，改严州知府。府东境七里泷，有渔舟数百艇，时剽行旅。观编十舟为一甲，令画地巡警。不匝月，盗屏迹。乃励学校，劝农桑，奏减织造，以银代丝税，民皆便之。九年考绩，治行为海内第一。既以忧去，将除服，严州民豫上章愿复得观为守，金、衢民亦上章乞之。朝廷异焉，补平阳府，政绩益茂。有芝生尧祠栋上，士民皆言使君德化所致。观曰：“太守知奉职而已，芝，非吾事也。”考满，擢山东布政使，卒于官。

叶宗人，字宗行，松江华亭人。永乐中，尚书夏原吉治水东南。宗人以诸生上疏，请浚范家港引浦水入海，禁濒海民毋作坝以遏其流。帝令赴原吉所自效。工竣，原吉荐之，授钱塘知县。县为浙江省会，徭重，豪有力往往构黠吏得财役贫民。宗人令民自占甲乙，书于册，以次签役，役乃均。尝视事，有蛇升阶，若有所诉。宗人曰：“尔有冤乎？吾为尔理。”蛇即出，遣隶尾之，入饼肆炉下。发之，得僵尸，盖肆主杀而瘗之也。又常行江中，有死人挂舟舵，推问，则里无赖子所沉者。遂俱伏法，邑民以为神。按察使周新，廉介吏也，尤重宗人。一日，伺宗人出，潜入其室，见厨中惟银鱼腊一裹。新叹息，携少许去。明日召宗人共食，饮至醉，用仪仗导之归。时呼为“钱塘一叶清”。十五年督工匠往营北京，卒于涂，新哭之累日。

王源，字启泽，龙岩人。永乐二年擢进士，授庶吉士。改深泽知县。修学舍，筑长堤，劝民及时嫁娶，革其争财之俗。数上书论事，被诏征入都，又论时政得失，忤旨下吏。会赦复官，奏免逋负。岁饥，辄发粟振救，坐是被逮。民争先输纳，得赎还。召为春坊司直郎，侍诸王讲读。迁卫府纪善，移松江同知，奏捐积逋数十万石。以母老乞归养，服阕，除刑部郎中。

英宗践阼，择廷臣十一人为知府，赐宴及敕，乘传行。源得潮州府。城东有广济桥，岁久半圮坏，源敛民万金重筑之。以其余建亭，设先圣、四配、十哲像。刻《蓝田吕氏乡约》，择民为约正、约副、约士，讲肄其中，而时偕僚寀董率焉。西湖山上有大石为怪，源命凿之，果获石骷髅，怪遂息。乃琢为碑，大书“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会杖一民死，民子诉诸朝，并以筑桥建亭为源罪。逮至京，罪当赎徒。潮人相率叩阍，乃复其官。久之，乞休。潮人奏留不获，祠祀之。

翟溥福，字本德，东莞人。永乐二年进士。除青阳知县。九华虎为患，溥福檄山神，虎即殄。久之，移新淦，迁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为尚书魏源所器。正统元年七月诏举廷臣堪为郡守者，源以溥福应，乃擢南康知府。

先是岁歉，民擅发富家粟，及收取漂流官木者，前守悉坐以盗，当死者百余人。

溥福阅实，杖而遣之。地滨鄱阳湖，舟遇风涛无所泊，为筑石堤百余丈，往来者便之。庐山白鹿书院废，溥福倡众兴复，延师训其子弟，朔望躬诣讲授。考绩赴部，以年老乞归。侍郎赵新尝抚江西，大声曰：“翟君此邦第一贤守也，胡可听其去。”

恳请累日，乃许之。辞郡之日，父老争赆金帛，悉不受。众挽舟涕泣，因建词湖堤祀之，又配享白鹿书院之三贤祠。三贤者，唐李渤，宋周敦颐、硃熹也。

李信圭，字君信，泰和人。洪熙时举贤良，授清河知县。县瘠而冲，官艘日相衔，役夫动以千计。前令请得沐阳五百人为助，然去家远，艰于衣食。信圭请免其助役，代输清河浮征三之二，两邑便之。俗好发冢纵火，信圭设教戒十三条，令里民书于牌，月朔望儆戒之。且令书其民勤惰善恶以闻，俗为之变。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广人稀，地当冲要，使节络绎，日发民挽舟。丁壮既尽，役及老稚，妨废农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予五人，缓者则否。今此令不行，役夫无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者。凶威所加，谁敢诘问。或遇快风，步追不及，则官舫人役没其所赍衣粮，俾受寒馁。乞申明前令，哀此惮人。”从之。八年春，又言：“自江、淮达京师，沿河郡县悉令军民挽舟，若无卫军则民夫尽出有司，州县岁发二三千人，昼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别杂泛差役，一体派及。致土田荒芜，民无蓄积。稍遇歉岁，辄老稚相携，缘道乞食，实可悯伤。请自仪真抵通州，尽免其杂徭，俾得尽力农田，兼供夫役。”帝亦从之。自是，他郡亦蒙其泽。

正统元年，用侍郎章敞荐，擢知蕲州。清河民诣阙乞留，命以知州理县事。民有湖田数百顷，为淮安卫卒所夺，民代输租者六十年。信圭奏之，诏还民。饥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论死八人。信圭奏之，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没庐舍畜产甚众。信圭奏请振贷，并停岁辨物件及军匠厨役、浚河人夫，报可。南北往来道死不葬者，信圭为三大冢瘗之。十一年冬，尚书金濂荐擢处州知府，其在清河已二十二年矣。处州方苦旱，信圭至辄雨。未几，卒于官。清河民为立祠祀之。

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为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其秩满奏留者，不可胜纪，略举数人列于篇。

孙浩，永乐中知邵阳，遭丧去官。洪熙元年，陕西按察使颂浩前政，请令补威宁。宣宗嘉叹，即命起复。久之，超擢辰州知府。

薛慎知长清，以亲丧去。洪熙元年，长清民知慎服阕，相率诣京师乞再任。吏部尚书蹇义以闻，言长清别除知县已久，即如民言，又当更易。帝曰：“国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民心不得，虽屡易何害。”遂还之。

吴原知吴桥，洪熙中，九载考绩赴部。县民诣阙乞留，帝从之。

陈哲知博野，以旧官还职，解去。宣德元年，部民恳诉于巡按御史，乞还哲。

御史以闻，报可。

畅宣知泰安，以母忧去。民颂于副使邝埜，以闻，仁宗命服阕还任。宣德改元，宣服阕，吏部以请。帝曰：“民欲之，监司言之，固当从，况有先帝之命乎。”遂如其请。

刘伯吉知砀山，以亲丧去。服除，砀山民守阙下，求再任。吏部言新令已在砀山二年矣。帝曰：“新者胜旧，则民不复思。今久而又思，其贤于新者可知矣。”

遂易之。

孔公朝，永乐时知宁阳，坐与同僚饮酒忿争，并遣戍。部民屡叩阍乞还，皆不许。宣德二年诏求贤，有以公朝荐者，宁阳人闻之，又相率叩阍乞公朝。帝顾尚书蹇义曰：“公朝去宁阳已二十余载，民奏乞不已，此非良吏耶？可即与之。”

郭完知会宁，为奸人所讦被逮。里老伏阙讼冤乞还，帝亦许之。

徐士宗知贵溪，宣德六年三考俱最。民诣阙乞留，诏增二秩还任。

郭南知常熟，正统十二年以老致仕。父老乞还任，英宗许之。

张璟知平山，秩满，士民乞留，英宗命进秩复任。景泰初，母忧去。复从士民请，夺情视事。

徐荣知藁城，亲丧去官。服阕，部民乞罢新令而还荣，英宗如其请。景泰初，秩满。复徇民请，留之。

何澄知安福，被劾。民诣阙乞留，英宗命还任。乃筑寅陂，浚渠道，复密湖之旧，大兴水利。秩满当迁，侍讲刘球为民代请，帝复留之。

田玉知桐乡，丁艰去。英宗以部民及巡抚周忱请，还其任。

其他若内丘马旭、桐庐杨信、北流李禧、洋县王黼、保安张庸、获鹿吴韫、扶风宋端，皆当宣宗之世，以九载奏最。为民乞留，即加秩留任者也。时帝方重循良，而吏部尚书蹇义尤慎择守令，考察明恕。沿及英宗，吏治淳厚，部民奏留率报可。

然其间亦有作奸者。永宁税课大使刘迪刲羊置酒，邀耆老请留。宣宗怒，下之吏。

汉中同知王聚亦张宴求属吏保奏为知府。事闻，宣宗并属吏罪之。自后，部民奏留，率下所司核实云。

张宗琏，字重器，吉水人。永乐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录囚广东。

仁宗即位，擢左中允。会诏朝臣举所知，礼部郎中况钟以宗琏名上。帝问少傅杨士奇曰：“人皆举外吏，钟举京官，何也？”对曰：“宗琏贤，臣与侍读学士王直将举之，不意为钟所先耳。”帝喜，曰：“钟能知宗琏，亦贤矣。”由是知钟，而擢宗琏南京大理丞。宣德元年，诏遣吏部侍郎黄宗载等十五人出厘各省军籍，宗琏往福建。明年坐奏事忤旨，谪常州同知。朝遣御史李立理江南军籍，檄宗琏自随。立受黠军词，多逮平民实伍，宗琏数争之。立怒，宗琏辄卧地乞杖，曰“请代百姓死”，免株累甚众。初，宗琏使广东，务廉恕。至是见立暴横，心积不平，疽废背卒。常州民白衣送丧者千余人，为建祠君山。宗琏莅郡，不携妻子，病亟召医，室无灯烛。

童子从外索取油一盂入，宗琏立却之，其清峻如此。

李骥，字尚德，郯城人。举洪武二十六年乡试。入国学，居三年，授户科给事中。时关市讥商旅，发及囊箧，骥奏止之。寻坐事免。建文时，荐起新乡知县，招流亡，给以农具，复业者数千人。内艰去官，民相率奏留者数四，不许。永乐初，服阕，改知东安。事有病民，辄奏于朝，罢免之。有嫠妇子啮死，诉于骥。骥祷城隍神，深自咎责。明旦，狼死于其所。侍郎李昶等交荐，擢刑部郎中。奏陈十余事，多见采纳。坐累，谪役保安。

洪熙时，有诏求贤，荐为御史。陈经国利民十事，仁宗嘉纳。宣德五年巡视仓场，军高祥盗仓粟，骥执而鞫之。祥父妾言，祥与张贵等同盗，骥受贵等贿故独罪祥。刑部侍郎施礼遂论骥死。骥上章自辨，帝曰：“御史即擒盗，安肯纳贿！”命偕都察院再讯，骥果枉。帝乃切责礼，而复骥官。其年十一月，择廷臣二十五人为郡守，奉敕以行。骥授河南知府，肇庆则给事中王莹〗，琼州则户部郎中徐鉴，汀州则礼部员外郎许敬轩，宁波则刑部主事郑珞，抚州则大理寺正王升，后皆以政绩著。

河南境多盗，骥为设火甲，一户被盗，一甲偿之。犯者，大署其门曰盗贼之家。

又为《劝教文》，振木鐸以徇之。自是人咸改行，道不拾遗。郡有伊王府，王数请嘱，不从。中官及校卒虐民，又为骥所抑，恨甚。及冬至，令骥以四更往陪位行礼。

及骥如期往，诬骥后期，执而桎梏之，次日乃释。骥奏闻，帝怒，贻书让王，府中承奉、长史、典仪悉逮置于理。

骥持身端恪，晏居虽几席必正。莅郡六年卒，年七十。士民赴吊，咸哭失声。

王莹，鄞人，起家举人。居肇庆九年，进秩二等，后徙知西安。

徐鉴，宜兴人。在琼四年卒，郡人祀之九贤祠。

许敬轩，天台人。起家国子生。守汀特纠参政陈羽贪暴，宣宗为逮治羽。卒官，士民争赙之。

郑珞，闽县人。起家进士。守宁波，以艰去。会海寇入犯，民数千诣阙乞留，诏夺情复任。尝劾中使吕可烈无状，帝为诛可烈。久之，擢浙江参政。

王升，龙溪人。起家进士。在郡九载，以部民乞留，增秩还任。以疾归。

李湘，字永怀，泰和人。永乐中，由国子生理刑都察院。以才擢东平知州，常禄外一无所取，训诫吏民若家人然。城东有大村坝，源出岱岳，雨潦辄为民患，奏发丁夫堤之。州及所辖五邑，地多荒芜，力督民垦辟，公私皆实。会旧官还任，将解去。民群乞于朝，帝从其请。成祖晚年数北征，令山东长吏督民转饷，道远多死亡，惟东平人无失所。奸人诬湘苛敛民财，讦于布政司。县民千三百人走诉巡按御史暨布、按二司，力白其冤。耆老七十人复奔伏阙下，发奸人诬陷状。及布政司系湘入都，又有耆老九十人随湘讼冤。通政司以闻，下刑曹阅实，乃复湘官，而抵奸人于法。莅州十余年，至正统初，诏大臣举郡守，尚书胡莅以湘应，遂擢怀庆知府。

东平民扶携老幼，泣送数十里。怀庆有军卫，素挟势厉民。湘随时裁制，皆不敢犯。

居三年卒。

赵豫，字定素，安肃人。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诸生督赋守城。永乐五年授泌阳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内艰起复。洪熙时进郎中。宣德五年五月简廷臣九人为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时卫军恣横，豫执其尤者，杖而配之边，众遂贴然。一意拊循，与民休息。择良家子谨厚者为吏，训以礼法。均徭节费，减吏员十之五。巡抚周忱有所建置，必与豫议。及清军御史李立至，专务益军，勾及姻戚同姓。稍辨，则酷刑榜掠。人情大扰，诉枉者至一千一百余人。盐司勾灶丁，亦累及他户，大为民害。豫皆上章极论之，咸获苏息。有诏灭苏、松官田重租，豫所辖华亭、上海二县，减去十之二三。

正统中，九载考绩。民五千余人列状乞留，巡按御史以闻，命增二秩还任。及十年春，大计群吏，始举卓异之典。豫与宁国知府袁旭皆预焉，赐宴及袭衣遣还。

在职十五年，清静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辕，留一履以识遗爱，后配享周忱祠。

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好言谕之曰：“明日来。”众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及讼者逾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

始与豫同守郡者，苏州况钟、常州莫愚、吉水陈本深、温州何文渊、杭州马仪、西安罗以礼、建昌陈鼎，并皦皦著名绩，豫尤以恺悌称。

是时，列郡长吏以惠政著闻者：湖州知府祥符赵登，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统，先后在官十七年。登同里岳璿继之，亦有善政，民称为赵、岳。淮安知府南昌彭远被诬当罢，民拥中官舟，乞为奏请，宣帝命复留之。正统六年超擢广东布政司。荆州知府大庾刘永遭父丧，军民万八千余人乞留，英宗命夺情视事。巩昌知府鄞县戴浩擅发边储三百七十石振饥，被劾请罪，景帝原之。徽州知府孙遇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英宗令进秩视事。先后在官十八年，迁至河南布政使。惟袁旭在宁国为督学御史程富所诬劾，逮死狱中。而宁国人惜之，立祠祀焉。

曾泉，泰和人。永乐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宣德初，都御史邵甄别属僚，泉谪汜水典史，卒。

正统四年，河南参政孙原贞上言：“泉操行廉洁，服官勤敏，不以降黜故有偷惰心。躬督民辟荒土，收谷麦，伐材木，备营缮，通商贾，完逋责，官有储积，民无科扰。造舟楫，置棺椁，胆民器用。百姓婚丧不给者，咸资于泉。死之日，老幼巷哭。臣行部汜水，泉没已三年矣，民怀其惠，言辄流涕，虽古循吏，何以加兹。

若使海内得泉等数十人分治郡邑，可使朝廷恩泽滂流，物咸得所。虽在异代，犹宜下诏褒美。而奖录未及，官阶未复，使泉终蒙贬谪之名，不获显于当世，良可矜恤。

请追复泉爵，褒既往以风方来。”帝从之。

范衷，字恭肃，丰城人。永乐十九年进士。除寿昌知县。辟荒田二千六百亩，兴水利三百四十有六区。正统五年三考报最，当迁。邑人颂德乞留，御史以闻，朝廷许之。寻以外艰去，服阕，起知汝州。吏部尚书王直察举天下廉吏数人，衷为第一。性至孝，庐父墓，瓜生连枝，有白兔三，驯扰暮侧。乡人莫不高其行。

周济，字大亨，洛阳人。永乐中，以举人入太学，历事都察院。都御史刘观荐为御史，固辞。宣德时，授江西都司断事。艰归，补湖广。正统初，擢御史。大同镇守中官以骄横闻，敕济往廉之。济变服负薪入其宅，尽得不法状，还报，帝大嘉之。已，巡按四川。威州土官董敏、王允相仇杀，诏济督官兵进讨。济曰：“朝廷绥安远人，宜先抚而后征。”驰檄谕之，遂解。十一年出为安庆知府，岁比不登，民间鬻子女充衣食，方舟而去者相接。济借漕粮以振，而禁鬻子女者。且上疏请免租，诏许之，全活甚众。又为定婚丧制，禁侈费，愆嫁葬期者有罚，风俗一变。

饥民聚掠富家粟，富家以盗劫告。济下令曰：“民饥故如此，然得谷当报太守数，太守当代尔偿。”掠者遂解散。济卒官，民皆罢市巷哭云。

范希正，字以贞，吴县人。宣德三年举贤良方正，授曹县知县。有奸吏受赇，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师。吏反诬希正他事，坐逮。曹民八百余人诣京白通政司，言希正廉能，横为奸吏诬枉。侍郎许廓以公事过曹，曹父老二百余人遮道稽颡，泣言朝廷夺我贤令。事并闻，帝乃释希正使还县。正统十年，山东饥。惟曹以希正先积粟，得无患。大理寺丞张骥振山东，闻之。因请升曹县为州，而以希正为知州，从之。时州民负官马不能偿，多逃窜。希正节公费代偿九十余匹，逃者皆复业。吉水人诬曹富民杀其兄，连坐甚众。希正密移吉水，按其人姓名皆妄，事得白。治曹二十三年，历知州，再考乃致仕。

当是时，潞州知州咸宁燕云、徐州知州杨秘、全州知州钱塘周健、霸州知州张需、定州知州王约，皆大著声绩。秘、健进秩视事，约赐诏旌异。需忤太监王振戍边，人尤惜之。而得民最久者，无若希正与宁州知州刘纲。纲，字之纪，禹州人。

建文二年进士。由府谷知县迁是职。莅州三十四年，仁宗尝赐酒馔，人以为荣。正统中，请老去，民送之，涕泣载道。及卒，宁民祀之狄仁杰祠中。其孙，即大学士宇也。

段坚，字可大，兰州人。早岁受书，即有志圣贤。举于乡，入国子监。景泰元年，上书请悉征还四方监军，罢天下佛老宫。疏奏，不行。五年成进士，授福山知县。刊布小学，俾士民讲诵。俗素陋，至是一变，村落皆有纟玄诵声。成化初，赐敕旌异，超擢莱州知府。期年，化大行。以忧去，服除，改知南阳。召州县学官，具告以古人为学之指，使转相劝诱。创志学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及濂、洛诸儒遗书。建节义祠，祀古今烈女。讼狱徭赋，务底于平。居数年，大治，引疾去。士民号泣送者，逾境不绝。及闻其卒，立祠，春秋祀之。

坚之学，私淑河东薛瑄，务致知而践其实，不以谀闻取誉，故能以儒术饰吏治。

子炅，进士，翰林检讨。谄附焦芳，刘瑾败，落职，隤其家声焉。

陈钢，字坚远，应天人。举成化元年乡试，授黔阳知县。楚俗，居丧好击彭歌舞。钢教以歌古哀词，民俗渐变。县城当沅、湘合流，数决，坏庐舍。钢募人采石甃堤千余丈，水不为害。南山崖官道数里，径窄甚，行者多堕崖死。钢积薪烧山，沃以醯，拓径丈许，行者便之。钢病，民争吁神，愿减已算益钢寿。迁长沙通判，监修吉王府第。工成，王赐之金帛，不受。请王故殿材修岳麓书院，王许之。弘治元年丁母忧归。卒，黔阳、长沙并祠祀之。子沂，官侍讲，见《文苑传》。

丁积，字彦诚，宁都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新会知县，至即师事邑人陈献章。

为政以风化为本，而主于爱民。中贵梁芳，邑人也，其弟长横于乡，责民逋过倍，复诉于积。积追券焚之，且收捕系狱，由是权豪屏迹。申洪武礼制，参以《硃子家礼》，择耆老诲导百姓。良家子堕业，聚庑下，使日诵小学书，亲为解说，风俗大变。民出钱输官供役，名均平钱。其后吏贪，复令甲首出钱供用，曰当月钱，贫者至鬻子女。积一切杜绝。俗信巫鬼，为痛毁淫祠。既而岁大旱，筑坛圭峰顶。昕夕伏坛下者八日，雨大澍。而积遂得疾以卒，士民聚哭于途。有一妪夜哭极哀，或问之，曰：“来岁当甲首，丁公死，吾无以聊生矣。”

田鐸，字振之，阳城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弘治二年奉诏振四川，坐误遗敕中语，谪蓬州知州。州东南有江洲八十二顷，为豪右所据，鐸悉以还民。建大小二十四桥，又凿三溪山以便行者。御史行部至蓬，寂无讼者，讶之。已，乃知州无冤民也，太息而去。荐于朝，擢广东佥事。迁四川参议，不赴，以老疾告归。正德时，刘瑾矫诏，言鐸理广东盐法，簿牒未明，逮赴广。未就道而瑾诛，或劝鐸毋行，鐸不听，行次九江卒，年八十二矣。

唐侃，字廷直，丹徒人。正德八年举于乡，授永丰知县。之官不携妻子，独与一二童仆饭蔬豆羹以居。久之，吏民信服。永丰俗刁讼，尚鬼，尤好俳优，侃禁止之。进武定知州。会清军籍，应发遣者至万二千人。侃曰：“武定户口三万，是空半州也”。力争之。又有议徙州境徒骇河者，侃复言不宜朘民财填沟壑。事并得寝。

章圣皇太后葬承天，诸内奄迫胁所过州县吏，索金钱，宣言供张不办者死，州县吏多逃。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则经至棺所，指而造之曰：“吾办一死，金钱不可得也。”诸奄皆愕眙去。稍迁刑部主事，卒。

初，侃少时从丁玑学。邻女夜奔之，拒勿纳。其父坐系，侃请代不得，藉草寝地。逾岁，父获宥，乃止。其操行贞洁，盖性成也。

汤绍恩，安岳人。父佐，弘治初进士，仕至参政。绍恩以嘉靖五年擢第。十四年由户部郎中迁德安知府，寻移绍兴。为人宽厚长者，性俭素，内服疏布，外以父所遗故袍袭之。始至，新学宫，广设社学。岁大旱，徒步祷烈日中，雨即降。缓刑罚，恤贫弱，旌节孝，民情大和。山阴、会稽、萧山三邑之水，汇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拥沙积如丘陵。遇霪潦则水阻，沙不能骤泄，良田尽成巨浸，当事者不得已决塘以泻之。塘决则忧旱，岁苦修筑。绍恩遍行水道，至三江口，见两山对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于此建闸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脉横互两山间，遂兴工。先投以铁石，继以笼盛甃屑沉之。工未半，潮冲荡不能就，怨讟烦兴。绍恩不为动，祷于海神，潮不至者累日，工遂竣。修五十余寻，为闸二十有八，以应列宿。于内为备闸三，曰经溇，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闸之溃。闸外筑石堤四百余丈扼潮，始不为闸患。刻水则石间，俾后人相水势以时启闭。自是，三邑方数百里间无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庙闸左，岁时奉祀不绝。屡迁山东右布政使，致仕归，年九十七而卒。

初，绍恩之生也，有峨嵋僧过其门，曰：“他日地有称绍者，将承是儿恩乎？”

因名绍恩，字汝承，其后果验。

徐九思，贵溪人。嘉靖中，授句容知县。始视事，恂恂若不能。俄有吏袖空牒窃印者，九思摘其奸，论如法。郡吏为叩头请，不许，于是人人惴恐。为治于单赤务加恩，而御豪猾特严。讼者，抶不过十。诸所催科，预为之期，逾期，令里老逮之而已，隶莫敢至乡落。县东西通衢七十里，尘土积三尺，雨雪，泥没股。九思节公费，甃以石，行旅便之。朝廷数遣中贵醮神三茅山，县民苦供应。九思搜故牒，有盐引金久贮于府者，请以给尝，民无所扰。岁侵，谷涌贵。巡抚发仓谷数百石，使平价粜而偿直于官。九思曰：“彼籴者，皆豪也。贫民虽平价不能籴。”乃以时价粜其半，还直于官，而以余谷煮粥食饿者。谷多，则使称力分负以去，其山谷远者，则就旁富人谷，而官为偿之，全活甚众。尝曰：“即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蠲租赐复，第在吾曹酌缓急而已。”久之，与应天府尹不合，为巡抚所劾，吏部尚书熊浃知其贤，特留之。

积九载，迁工部主事，历郎中，治张秋河道。漕河与盐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则泛滥为田患。九思议筑减水桥于沙湾，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则有所泄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则有所限而不至于涸。工成，遂为永利。时工部尚书赵文华视师东南，道河上。九思不出迎，遣一吏赍牒往谒，文华嫚骂而去。会迁高州知府。文华归，修旧怨，与吏部尚书吴鹏合谋构之，遂坐九思老，致仕。句容民为建祠茅山。九思家居二十二年，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子贞明，自有传。

庞嵩，字振卿，南海人。嘉靖十三年举于乡。讲业罗浮山，从游者云集。二十三年历应天通判，进治中，先后凡八年。府缺尹，屡摄其事。始至，值岁饥，上官命督振。公粟竭，贷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万七千余人。乃蠲积逋，缓征徭，勤劳徠，复业者又十万余人。留都民苦役重，力为调剂，凡优免户及寄居客户、诡称官户、寄庄户、女户、神帛堂匠户，俾悉出以供役，民困大苏。江宁县葛仙、永丰二乡，频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户。嵩为治堤筑防，得田三千六百亩，立惠民庄四，召贫民佃之，流移尽复。屡剖冤狱，戚畹王涌、举人赵君宠占良人妻，杀人，嵩置之法。

早游王守仁门，淹通《五经》。集诸生新泉书院，相与讲习。岁时单骑行县，以壶浆自随。京府佐贰鲜有举其职者，至嵩以善政特闻。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复与外察。嵩谓非体，疏请止之，遂为永制。迁南京刑部员外郎，进郎中。撰《原刑》、《司刑》、《祥刑》、《明刑》四篇，曰《刑曹志》，时议称之。迁云南曲靖知府，亦有政声。中察典，以老罢，而年仅五十。复从湛若水游，久之卒。应天、曲靖皆祠之名宦，葛仙乡专祠祀之。

张淳，字希古，桐城人。隆庆二年进士，授永康知县。吏民素多奸黠，连告罢七令。淳至，日夜阅案牍。讼者数千人，剖决如流，吏民大骇，服，讼浸减。凡赴控者，淳即示审期，两造如期至，片晷分析无留滞。乡民裹饭一包即可毕讼，因呼为“张一包”，谓其敏断如包拯也。巨盗卢十八剽库金，十余年不获，御史以属淳。

淳刻期三月必得盗，而请御史月下数十檄。及檄累下，淳阳笑曰：“盗遁久矣，安从捕。”寝不行。吏某妇与十八通，吏颇为耳目，闻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

淳乃令他役诈告吏负金，系吏狱。密召吏责以通盗死罪，复教之请以妇代系，而己出营赀以偿。十八闻，亟往视妇，因醉而擒之。及报御史，仅两月耳。

民有睚眦嫌，辄以人命讼。淳验无实即坐之，自是无诬讼者。永人贫，生女多不举。淳劝诫备至，贫无力者捐俸量给，全活无数。岁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夺者死。有夺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杀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众旨慑服。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车，顾其下曰：“某盗已来，去此数里，可为我缚来。”如言迹之，盗正濯足于河，系至，盗服辜。永人骇其事，谓有神告。淳曰：“此盗捕之急则遁，今闻吾去乃归耳。以理卜，何神之有。”

擢礼部主事，历郎中，谢病去。起建宁知府，进浙江副使。时浙江有召募兵，抚按议散之，兵皆汹汹。淳曰：“是憍悍者，留则有用，汰则叵测。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壮勇，则留者不思乱，汰者不能乱矣。”从之，事遂定。官终陕西布政。

陈幼学，字志行，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确山知县。政务惠民，积粟万二千石以备荒，垦莱田八百余顷，给贫民牛五百余头，核黄河退地百三十余顷以赋民。里妇不能纺者，授纺车八百余辆。置屋千二百余间，分处贫民。建公廨八十间，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节公费六百余两，代正赋之无征者。栽桑榆诸树三万八千余株，开河渠百九十八道。

布政使刘浑成弟灿成助妾杀妻，治如律。行太仆卿陈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

汝宁知府邱度虑幼学得祸，言于抚按，调繁中牟。秋成时，飞蝗蔽天。幼学捕蝗，得千三百余石，乃不为灾。县故土城，卑且圮。给饥民粟，俾修筑，工成，民不知役。县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难垦。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几，草尽，得沃田数百顷，悉以畀民。有大泽，积水，占膏腴地二十余里。幼学疏为河者五十七，为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获利。大庄诸里多水，为筑堤十三道障之。给贫民牛种，贫妇纺具，倍于确山。越五年，政绩茂著。以不通权贵，当考察拾遗，掌道御史拟斥之，其子争曰：“儿自中州来，咸言中牟治行无双。今予殿，何也？”

乃已。

稍迁刑部主事。中官采御园果者，怒杀园夫母，弃其尸河中。幼学具奏，逮置之法。嘉兴人袁黄妄批削《四书》、《书经集注》，名曰《删正》，刊行于时。幼学驳正其书，抗疏论列。疏虽留中，镂板尽毁。以员外郎恤刑畿辅，出矜疑三百余人。进郎中。

迁湖州知府，甫至，即捕杀豪恶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杨升者，人奴也，横郡中。幼学执敏置诸狱。敏赂贵人嘱巡抚檄取亲鞫，幼学执不予，立杖杀之。敏狱辞连故尚书潘季驯子廷圭，幼学言之御史，疏劾之，下狱。他奸豪复论杀数十辈，独杨升畏祸敛迹，置之。已，念己去，升必复逞，遂捕置之死，一郡大治。霪雨连月，禾尽死。幼学大举荒政，活饥民三十四万有奇。御史将荐之，征其治行，推官阎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闻。诏加按察副使，仍视郡事。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备。幼学年已七十，其母尚在，遂以终养归。母卒，不复出。天启三年起南京光禄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年卒，年八十四矣。中矣、湖州并祠祀之。

## 列传第一百七十 儒林一

粤自司马迁、班固创述《儒林》，著汉兴诸儒修明经艺之由，朝廷广厉学官之路，与一代政治相表里。后史沿其体制，士之抱遗经以相授受者，虽无他事业，率类次为篇。《宋史》判《道学》、《儒林》为二，以明伊、雒渊源，上承洙、泗，儒宗统绪，莫正于是。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是以载籍虽繁，莫可废也。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

吴与弼以名儒被荐，天子修币聘之殊礼，前席延见，想望风采，而誉隆于实，诟谇丛滋。自是积重甲科，儒风少替。白沙而后，旷典缺如。

原夫明初诸儒，皆硃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硃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硃，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今差别其人，准前史例，作《儒林传》。有事功可见，列于正传者，兹不复及。

其先圣、先贤后裔，明代亟为表章，衍圣列爵上公，与国终始。其他簪缨逢掖，奕叶承恩，亦儒林盛事也。考其原始，别自为篇，附诸末简，以备一代之故云。

○范祖干叶仪等 谢应芳 汪克宽 梁寅 赵汸 陈谟 薛瑄阎禹锡 周蕙等胡居仁余祐 蔡清陈琛 林希元等 罗钦顺 曹端 吴与弼胡九韶等 陈真晟吕柟吕潜等 邵宝王问 杨廉 刘观孙鼎 李中 马理 魏校王应电 王敬臣 周瑛 潘府 崔铣 何瑭唐伯元 黄淳耀弟渊耀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从同邑许谦游，得其指要。其学以诚意为主，而严以慎独持守之功。太祖下婺州，与叶仪并召。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命二人为谘议，祖干以亲老辞归。

李文忠守处州，特加敬礼，恒称之为师。祖干事亲孝，父母皆八十余而终。家贫不能葬，乡里共为营办，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闻，命表其所居曰纯孝坊，学者称为纯孝先生。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受业于许谦，谦诲之曰：“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朝夕惕厉，研究奥旨。已而授徒讲学，士争趋之。

其语学者曰：“圣贤言行，尽于《六经》、《四书》，其微词奥义，则近代先儒之说备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从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

太祖克婺州，召见，授为谘议，以老病辞。已而知府王宗显聘仪及宋濂为《五经》师，非久亦辞归，隐居养亲。所著有《南阳杂藁》。吴沉称其理明识精，一介不苟。

安贫乐道，守死不变。

门人何寿朋，字德龄，亦金华人。穷经守志，不妄干人。洪武初，举孝廉，以二亲俱老辞。父殁，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学者因其自号，称曰归全先生。

同邑汪与立，字师道，祖干门人。其德行与寿朋齐名而文学为优。隐居教授，以高寿终。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也。自幼笃志好学，潜心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隐白鹤溪上。构小室，颜曰“龟巢”，因以为号。郡辟教乡校子弟，先质后文，诸生皆循循雅饬。疾异端惑世，尝辑圣贤格言、古今明鉴为《辨惑编》。有举为三衢书院山长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久之，江南底定，始来归，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萧然，晏如也。有司征修郡志，强起赴之。年益高，学行益劭。达官缙绅过郡者，必访于其庐，应芳布衣韦带与之抗礼。议论必关世教，切民隐，而导善之志不衰。诗文雅丽蕴藉，而所自得者，理学为深。卒年九十七。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祖华，受业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克宽十岁时，父授以双峰问答之书，辄有悟。乃取《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习，专勤异凡儿。后从父之浮梁，问业于吴仲迂，志益笃。元泰定中，举应乡试，中选。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春秋》则以胡安国为主，而博考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易》则有《程硃传义音考》。

《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礼经补逸》。《纲目》有《凡例考异》。

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至正间，蕲、黄兵至，室庐赀财尽遭焚掠。箪瓢屡空，怡然自得。洪武初，聘至京师，同修《元史》。书成将授官，固辞老疾。赐银币，给驿还。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业农，家贫，自力于学，淹贯《五经》、百氏。累举不第，遂弃去。辟集庆路儒学训导，居二岁，以亲老辞归。明年，天下兵起，遂隐居教授。太祖定四方，征天下名儒修述礼乐。寅就征，年六十余矣。时以礼、律、制度，分为三局，寅在礼局中，讨论精审，诸儒皆推服。书成，赐金币，将授官，以老病辞，还。结庐石门山，四方士多从学，称为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邻邑子初入官，诣寅请教。寅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问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笃敬，天德也。不伤财，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后以不检败，语人曰：“吾不敢再见石门先生。”寅卒，年八十二。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生而姿禀卓绝。初就外傅，读硃子《四书》，多所疑难，乃尽取硃子书读之。闻九江黄泽有学行，往从之游。泽之学，以精思自悟为主。

其教人，引而不发。汸一再登门，乃得《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已，复往，留二岁，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后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

乃筑东山精舍，读书著述其中。鸡初鸣辄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诣精深，诸经无不通贯，而尤邃于《春秋》。初以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因《礼记》经解有“属辞比事《春秋》教”之语，乃复著《春秋属辞》八篇。又以为学《春秋》者，必考《左传》事实为先，杜预、陈傅良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乃复著《左氏补注》十卷。当是时，天下兵起，汸转侧干戈间，颠沛流离，而进修之功不懈。太祖既定天下，诏修《元史》，征汸预其事。书成，辞归。未几卒，年五十有一。学者称东山先生。

陈谟，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诗文，邃于经学，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纯驳，犁然要于至当。隐居不求仕，而究心经世之务。尝谓：“学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伦，莫先于变化气质。若礼乐、刑政、钱谷、甲兵、度数之详，亦不可不讲习。”一时经生学子多从之游。事亲孝，友于其弟。乡人有为不善者，不敢使闻。洪武初，征诣京师，赐坐议学。学士宋濂、待制王祎请留为国学师，谟引疾辞归。屡应聘为江、浙考试官，著书教授以终。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父贞，洪武初领乡荐，为元氏教谕。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

及贞改任荥阳，瑄侍行。时年十二，以所作诗赋呈监司，监司奇之。既而闻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贞乃并礼为瑄师。由是尽焚所作诗赋，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后贞复改官鄢陵。瑄补鄢陵学生，遂举河南乡试第一，时永乐十有八年也。明年成进士。以省亲归。居父丧，悉遵古礼。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出监湖广银场，日探性理诸书，学益进。以继母忧归。

正统初还朝，尚书郭璡举为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王振语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者？”以瑄对，召为大理左少卿。三杨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见，李贤语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

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祖嗣等末减有差。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子三人，愿一子代死，二子充军，不允。及当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振大感动。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

景帝嗣位，用给事中程信荐，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门有功。寻出督贵州军饷，事竣，即乞休，学士江渊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杀人，狱久不决，瑄执置之法。召改北寺。苏州大饥，贫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屡疏告老，不许。英宗复辟，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下群臣议，石亨等将置之极刑。瑄力言于帝，后二日文、谦死，获减一等。帝数见瑄，所陈皆关君德事。已，见石亨、曹吉祥乱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许之归。

瑄学一本程、硃，其修已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皆自言其所得，学者宗之。天顺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中，给事中张九功请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已，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先圣庙庭。

其弟子阎禹锡，字子与，洛阳人。父端，举河南乡试第一，为教谕，卒。禹锡方九岁，哭父几灭性。长博涉群书，领正统九年乡荐，除昌黎训导。以母丧归，庐墓三年，诏以孝行旌其闾。闻河津薛瑄讲濂、洛之学，遂罢公车，往受业。久之，将归，瑄送至里门，告之曰：“为学之要，居敬穷理而已。”禹锡归，得其大指，益务力行。

天顺初，大学士李贤荐为国子学正。请严监规以塞奔竞，复武学以讲备御，帝皆从之。寻升监丞，忤贵幸，左迁徽州府经历。诸生伏阙乞留，不允。再迁至南京国子监丞，掌京卫武学，四为同考官，超拜监察御史。督畿内学，取周子《太极图》、《通书》为士子讲解，一时多士皆知响学。成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

周蕙，字廷芳，泰州人。为临洮卫卒，戍兰州。年二十，听人讲《大学》首章，惕然感动，遂读书。州人段坚，薛瑄门人也，时方讲学于里。蕙往听之。与辨析，坚大服。诲以圣学，蕙乃研究《五经》。又从学安邑李昶。昶，亦瑄门人也，由举人官清水教谕。学使者叹其贤，荐昶代己，命未下而卒。蕙从之久，学益邃。恭顺侯吴瑾镇陕西，欲聘为子师，固辞不赴。或问之，蕙曰：“吾军士也，召役则可。

若以为师，师岂可召哉？”瑾躬送二子于其家，蕙始纳贽焉。后还居泰州之小泉，幅巾深衣，动必由礼。州人多化之，称为小泉先生。以父久游江南不返，渡扬子江求父，舟覆溺死。蕙门人著者，薛敬之、李锦、王爵、夏尚朴。

敬之，字显思，渭南人。五岁好读书，不逐群儿戏。长从蕙游，鸡鸣候门启，辄洒扫设座，跪而请教。尝语人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学近伊、洛，吾以为师。

陕州陈云逵忠信狷介，事必持敬，吾以为友。”宪宗初，以岁贡生入国学，与同舍陈献章并有盛名。会父母相继殁，号哭徒行大雪中，遂成足疾。母嗜韭，终身不食韭。成化末，选应州知州，课绩为天下第一。弘治九年迁金华同知。居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四。所著有《道学基统》、《洙泗言学录》、《尔雅便音》、《思庵埜录》诸书。思庵者，敬之自号也。其门人吕柟最著，自有传。

锦，字名中，咸宁人。举天顺六年乡试。入国学，为祭酒邢让所知。让坐事下吏，锦率众抗章白其非辜。幼丧父，事母色养，执丧尽礼，不作浮屠法。巡抚余子俊欲延为子师，锦以齐衰不入公门，固辞。所居仅蔽风雨，布衣粝食，义不妄取。

成化中选松江同知，卒官。

爵，字锡之，泰州人。弘治初，由国学生授保安州判官，有平允声。其教门人也，务以诚敬为本。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闻吴与弼讲学崇仁，往从之游，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考。鹑衣箪食，晏如也。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甚众，皆告之曰：“学以为己，勿求人知。”语治世，则曰：“惟王道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业录》，盖取修辞立诚之义。每言：“与吾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误认存心多流于禅，或欲屏绝思虑以求静。不知圣贤惟戒慎恐惧，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故卑者溺于功利，高者骛于空虚，其患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尝作《进学箴》曰：“诚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体皆仁。举而措之，家齐国治，圣人能事毕矣。”

居仁性行淳笃，居丧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寝门。与人语，终日不及利禄。与罗伦、张元祯友善，数会于弋阳龟峰。尝言，陈献章学近禅悟，庄昶诗止豪旷，此风既成，为害不细。又病儒者撰述繁芜，谓硃子注《参同契》、《阴符经》，皆不作可也。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主白鹿书院。过饶城，淮王请讲《易传》，待以宾师之礼。是时吴与弼以学名于世，受知朝廷，然学者或有间言。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终其身，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万历十三年从祀孔庙，复追谥文敬。其弟子余祐最著。

祐字子积，鄱阳人。年十九，师事居仁，居仁以女妻之。弘治十二年举进士。

为南京刑部员外郎，以事忤刘瑾，落职。瑾诛，起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市物不予直，民群诉于祐。涕泣慰遣之，云将列状上闻。镇守惧，稍戢，然恚甚，遣人入京告其党曰：“不去余祐，镇守不得自遂也。”然祐素廉，摭拾竟无所得。未几，迁山东副使。父忧，服阕，补徐州兵备副使。中官王敬运进御物入都，多挟商船，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诟。良发其违禁物，敬惧，诣祐求解，祐不听。敬诬奏准等殴己，遂并逮祐，谪为南宁府同知。稍迁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初，历云南布政使，以太仆寺卿召，未行，改吏部右侍郎，祐已先卒。祐之学，墨守师说，在狱中作《性书》三卷。其言程、硃教人，专以诚敬入。学者诚能去其不诚不敬者，不患不至古人。时王守仁作《硃子晚年定论》，谓其学终归于存养。祐谓：“硃子论心学凡三变，存斋记所言，乃少时所见，及见延平，而悟其失。后闻五峰之学于南轩，而其言又一变。最后改定已发未发之论，然后体用不偏，动静交致其力，此其终身定见也。安得执少年未定之见，而反谓之晚年哉？”其辨出，守仁之徒不能难也。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少走侯官，从林玭学《易》，尽得其肯綮。举成化十三年乡试第一。二十年成进士，即乞假归讲学。已，谒选，得礼部祠祭主事。王恕长吏部，重清，调为稽勋主事，恒访以时事。清乃上二札：一请振纪纲，一荐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皆纳用。寻以母忧归，服阕，复除祠祭员外郎。乞便养，改南京文选郎中。一日心动，急乞假养父，归甫两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恣，遇朔望，诸司先朝王，次日谒文庙。清不可，先庙而后王。王生辰，令诸司以朝服贺。清曰“非礼也”，去蔽膝而入，王积不悦。会王求复护卫，清有后言。王欲诬以诋毁诏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许以女妻其子，竞力辞去。刘瑾知天下议己，用蔡京召杨时故事，起清南京国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时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

清之学，初主静，后主虚，故以虚名斋。平生饬躬砥行，贫而乐施，为族党依赖。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远以所著《易经》、《四书蒙引》进于朝，诏为刊布。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部右侍郎。其门人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逮、蔡烈并有名，而陈琛最著。

琛，字思献，晋江人，杜门独学。清见其文异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

琛因介友人见清，清曰：“吾所发愤沉潜辛苦而仅得者，以语人常不解。子已尽得之，今且尽以付子矣。”清殁十年，琛举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户部，就擢考功主事，乞终养归。嘉靖七年，有荐其恬退者，诏征之，琛辞。居一年，即家起贵州佥事，旋改江西，皆督学校，并辞不赴。家居，却扫一室，偃卧其中，长吏莫得见其面。

同郡林希元，字懋贞，与琛同年进士。历官云南佥事，坐考察不谨罢归。所著《存疑》等书，与琛所著《易经通典》、《四书浅说》，并为举业所宗。

王宣，晋江人。弘治中举于乡，一赴会试不第，以亲老须养，不再赴。尝曰：“学者混硃、陆为一，便非真知。”为人廓落豪迈，俯视一世。

易时中，字嘉会，亦晋江人。举于乡，授东流教谕，迁夏津知县，有惠政。稍迁顺天府推官。以治胡守中狱失要人意，将中以他事，遂以终养归。道出夏津，老稚争献果脯。将别，有哭失声者。母年九十一而终，时中七十矣，毁不胜丧而卒。

赵逮，字子重，东平人。弘治中举乡试，受《易》于清。蔡氏《易》止行于闽南，及是北行齐、鲁矣。居母丧毁瘠，后会试不第，遂抗志不出。生平好濂、洛诸子之学，于明独好薛氏《读书录》。

蔡烈，字文继，龙溪人。父昊，琼州知府。烈弱冠为诸生，受知于清及莆田陈茂烈。隐居鹤鸣山之白云洞，不复应试。嘉靖十二年诏举遣佚，知府陆金以烈应，以母老辞。巡按李元阳檄郡邑建书院，亦固辞。忽山鸣三日，烈遂卒。主簿詹道尝请论心，烈曰：“宜论事。孔门求仁，未尝出事外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学士丰熙戍镇海，见烈，叹曰：“先生不言躬行，熙已心醉矣。”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摄尚书事。上疏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时张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工夫哉？”

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钦顺再以书辨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

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

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因知记》，自号整庵。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曹端，字正夫，渑池人。永乐六年举人。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

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释氏，端为《夜行烛》一书进之，谓：“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从之。继遭二亲丧，五味不入口。

既葬，庐墓六年。

端初读谢应芳《辨惑编》，笃好之，一切浮屠、巫觋、风水、时日之说屏不用。

上书邑宰，毁淫祠百余，为设里社、里谷坛，使民祈报。年荒劝振，存活甚众。为霍州学正，修明圣学。诸生服从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知府郭晟问为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谩，廉则吏不敢欺。”晟拜受。遭艰归，渑池、霍诸生多就墓次受学。服阕，改蒲州学正。霍、蒲两邑各上章争之，霍奏先得请。先后在霍十六载，宣德九年卒官，年五十九。诸生服心丧三年，霍人罢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贫不能归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户端墓，相继死，葬暮侧，后改葬渑池。

端尝言：“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上立根脚。”又曰：“为人须从志士勇士不忘上参取。”又曰：“孔、颜之乐仁也，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不改其乐，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

初，伊、洛诸儒，自明道、伊川后，刘绚、李辈身及二程之门，至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苏门，北方之学者翕然宗之。洎明兴三十余载，而端起崤、渑间，倡明绝学，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著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诸书。

霍州李德与端同时，亦讲学于其乡。及见端，退语诸生曰：“学不厌，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达事变，末学鲜或及之。古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诸生得人师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谊，命诸生延致之，讲明正学。初，端作《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学者称月川先生。及殁，私谥静修。正德中，尚书彭泽、河南巡抚李桢请从祀孔子庙庭，不果。

吴与弼，字子传，崇仁人。父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永乐中为翰林修撰。与弼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响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中岁家益贫，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四方来学者，约己分少，饮食、教诲不倦。正统十一年，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于朝，请授以文学高职。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复荐之，俱不出。尝叹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景泰七年，御史陈述又请礼聘与弼，俾侍经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诏江西巡抚韩雍备礼敦遣，竟不至。天顺元年，石亨欲引贤者为己重，谋于大学士李贤，属草疏荐之。帝乃命贤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赐玺书，赍礼币，征与弼赴阙。比至，帝问贤曰：“与弼宜何官？”对曰：“宜以宫僚，侍太子讲学。”遂授左春坊左谕德，与弼疏辞。贤请赐召问，且与馆次供具。于是召见文华殿，顾语曰：“闻处士义高，特行征聘，奚辞职为？”对曰：“臣草茅贱士，本无高行，陛下垂听虚声，又不幸有狗马疾。束帛造门，臣惭被异数，匍匐京师，今年且六十八矣，实不能官也。”帝曰：“宫僚优闲，不必辞。”赐文绮酒牢，遣中使送馆次。顾谓贤曰：“此老非迂阔者，务令就职。”时帝眷遇良厚，而与弼辞益力。又疏称：“学术荒陋，苟冒昧徇禄，必且旷官。”诏不许。乃请以白衣就邸舍，假读秘阁书。帝曰：“欲观秘书，勉受职耳。”命贤为谕意。与弼留京师二月，以疾笃请。贤请曲从放还，始终恩礼，以光旷举。帝然之，赐敕慰劳，赍银币，复遣行人送还，命有司月给米二石。与弼归，上表谢，陈崇圣志、广圣学等十事。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

与弼始至京，贤推之上座，以宾师礼事之。编修尹直至，令坐于侧。直大愠，出即谤与弼。及与弼归，知府张璝谒见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讼与弼，立遣吏摄之，大加侮慢，始遣还。与弼谅非弟意，友爱如初。编修张元桢不知其始末，遣书诮让，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语。直后笔其事于《琐缀录》。又言与弼跋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士大夫用此訾与弼。后顾允成论之曰：“此好事者为之也。”与弼门人后皆从祀，而与弼竟不果。所著《日录》，悉自言生平所得。

其门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陈献章、娄谅，次曰胡九韶、谢复、郑伉。胡九韶，字凤仪，少从与弼学。诸生来学者，与弼令先见九韶。及与弼殁，门人多转师之。

家贫，课子力耕，仅给衣食。成化中卒。谢复，字一阳，祁门人。闻与弼倡道，弃科举业从之游。身体力行，务求自得。居家孝友，丧祭冠婚，悉遵古礼。或问学，曰：“知行并进，否则落记诵诂训矣。”晚卜室西山之麓，学者称西山先生。弘治末年卒，年六十五。郑伉，字孔明，常山人。为诸生，试有司，不偶，即弃去，师与弼。辞归，日究诸儒论议，一切折衷于硃子。事亲孝。设义学，立社仓，以惠族党。所著《易义发明》、《读史管见》、《观物余论》、《蛙鸣集》，多烬于火。

陈真晟，字晦德，漳州镇海卫人。初治举赴乡试，闻有司防察过严，无待士礼，耻之弃去，由是笃志圣贤之学。读《大学或问》，见硃子重言主敬，知“敬”为《大学》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说，专心克治，叹曰：“《大学》，诚意为铁门关，主一二字，乃其玉钥匙也。”天顺二年诣阙上《程硃正学纂要》。其书首取程氏学制，次采硃子论说，次作二图，一著圣人心与天地同运，一著学者之心法天之运，终言立明师、辅皇储、隆教本数事，以毕图说之意。书奏，下礼部议，侍郎邹干寝其事。真晟归，闻临川吴与弼方讲学，欲就问之。过南昌，张元祯止之宿，与语，大推服曰：“斯道自程、硃以来，惟先生得其真。如康斋者，不可见，亦不必见也。”

遂归闽，潜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卒于成化十年，年六十四。真晟学无师承，独得于遗经之中。自以僻处海滨，出而访求当世学者，虽未与与弼相证，要其学颇似近之。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别号泾野，学者称泾野先生。正德三年登进士第一，授修撰。刘瑾以柟同乡欲致之，谢不往。又因西夏事，疏请帝入宫亲政事，潜消祸本。瑾恶其直，欲杀之，引疾去。瑾诛，以荐复官。乾清宫灾，应诏陈六事，其言除义子，遣番僧，取回镇守太监，尤人所不敢言。是年秋，以父病归。都御史盛应期，御史硃节、熊相、曹珪累疏荐。适世宗嗣位，首召柟。上疏劝勤学以为新政之助，略曰：“克己慎独，上对天心；亲贤远谗，下通民志，庶太平之业可致。”大礼议兴，与张、桂忤。以十三事自陈，中以大礼未定，谄言日进，引为己罪。上怒，下诏狱，谪解州判官，摄行州事。恤茕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求子夏后，建司马温公祠。四方学者日至，御史为辟解梁书院以居之。三年，御史卢焕等累荐，升南京宗人府经历，历官尚宝司卿。

吴、楚、闽、越士从者百余人。晋南京太仆寺少卿。太庙灾，乞罢黜，不允。选国子监祭酒，晋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吏部事。帝将躬祀显陵，累疏劝止，不报。值天变，遂乞致仕归。年六十四卒，高陵人为罢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位，持心丧。讣闻，上辍朝一日，赐祭葬。

柟受业渭南薛敬之，接河东薛瑄之传，学以穷理实践为主。官南都，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终身未尝有惰容。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硃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所著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南省奏藁》、《泾野诗文集》。万历、崇祯间，李祯、赵锦、周子义、王士性、蒋德璟先后请从祀孔庙，下部议，未及行。柟弟子泾阳吕潜，字时见，举于乡。官工部司务。张节，字介夫。咸宁李挺，字正五。皆有学行。

潜里人郭郛，字维籓，由举人官马湖知府。蓝田王之士，字欲立。由举人以赵用贤荐，授国子博士。两人不及柟门，亦秦士之笃学者也。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年十九，学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许州知州。月朔，会诸生于学宫，讲明义利公私之辨。正颍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庙以祠汉愍帝，不称献而称愍，从昭烈所谥也。巫言龙骨出地中为祸福，宝取骨，毁于庭，杖巫而遣之。躬课农桑，仿硃子社仓，立积散法，行计口浇田法，以备凶荒。

弘治七年入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释菜周元公祠。修白鹿书院学舍，处学者。其教，以致知力行为本。江西俗好阴阳家言，有数十年不葬父母者。宝下令，士不葬亲者不得与试，于是相率举葬，以千计。宁王宸濠索诗文，峻却之。后宸濠败，有司校勘，独无宝迹。迁浙江按察使，再迁右布政使。与镇守太监勘处州银矿，宝曰：“费多获少，劳民伤财，虑生他变。”卒奏寝其事。进湖广布政使。

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擅政，宝至京，绝不与通。瑾怒漕帅平江伯陈熊，欲使宝劾之，遣校尉数辈要宝左顺门，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张彩、曹元自内出，语宝曰：“郡第劾平江，无后患矣。”宝曰：“平江功臣后，督漕未久，无大过，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给事中劾熊并及宝，勒致仕去。瑾诛，起巡抚贵州，寻迁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命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

及会勘通州城濠归，奏称旨。寻疏请终养归，御史唐凤仪、叶忠请用之留都便养，乃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世宗即位，起前官，复以母老恳辞。许之，命有司以礼存问。久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宝三岁而孤，事母过氏至孝。甫十岁，母疾，为文告天，愿减己算延母年。及终养归，得疾，左手不仁，犹朝夕侍亲侧不懈。学以洛、闽为的，尝曰：“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举南畿，受知于李东阳。为诗文，典重和雅，以东阳为宗。至于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则其所自得也。博综群籍，有得则书之简，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学史》、简端二录，巡抚吴廷举上于朝，外《定性书说》、《漕政举要》诸集若干卷。学者称二泉先生。

其门人，同邑王问，字子裕，以学行称。嘉靖十七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监徐州仓，减羡耗十二三。以父老，乞便养，改南京职方，迁车驾郎中、广东佥事。

行未半道，乞养归。父卒，遂不复仕。筑室湖上，读书三十年，不履城市，数被荐不起。工诗文书画，清修雅尚，士大夫皆慕之。卒年八十，门人私谥曰文静先生。

子鉴，字汝明。嘉靖末年进士。累官吏部稽勋郎中。念父老，谢病归，奉养不离侧。父殁久之，进尚宝卿，改南京鸿胪卿，引年乞休。进太仆卿，致仕。鉴亦善画，有言胜其父者，遂终身不复作。

杨廉，字方震，丰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业吴与弼门人胡九韶。廉承家学，早以文行称。举成化末年进士，改庶吉士。弘治三年，授南京户科给事中。明年，京师地震，劾用事大臣。五年以灾异上六事。一，经筵停罢时，宜日令讲官更直待问。二，召用言事迁谪官，不当限台谏及登极以后。三，治两浙、三吴水患，停额外织造。四，召林下恬退诸臣。五，删法司条例。六，灾异策免大臣。末言，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议，给事、御史随入驳正。帝颇纳之。吏部尚书王恕被谗，廉请斥谗邪，无为所惑。母丧，服阕，起任刑科。请祀薛瑄，取《读书录》贮国学。明年三月有诏以下旬御经筵。廉言：“故事，经筵一月三举，苟以月终起以月初罢，则进讲有几？且经筵启而后日讲继之，今迟一日之经筵，即辍一旬之日讲也。”报闻。

以父老欲便养，复改南京兵科。中贵李广死，得廷臣通贿籍。言官劾贿者，帝欲究而中止。廉率同官力争，竟不纳。已，请申明祀典，谓宋儒周、程、张、硃从祀之位，宜居汉、唐诸儒上。阙里庙，当更立木主。大成本乐名，不合谥法。皆不果行。

迁南京光禄少卿。正德初，就改太仆，历顺天府尹。时京军数出，车费动数千金，廉请大兴递运所余银供之。奏免夏税万五千石，虑州县巧取民财，置岁办簿，吏无能为奸。乾清宫灾，极陈时政缺失，疏留中。明年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上疏谏南巡，不报。帝驻南京，命百官戎服朝见。廉不可，乞用常仪，更请谒见太庙，俱报许。

世宗即位，就迁尚书。

廉与罗钦顺善，为居敬穷理之学，文必根《六经》，自礼乐、钱谷至星历、算数，具识其本末。学者称月湖先生。尝以帝王之道莫切于《大学》，自为给事即上言，进讲宜先《大学衍义》，至是首进《大学衍义节略》。帝优诏答之。疏论大礼，引程颐、硃熹言为证，且言：“今异议者率祖欧阳修。然修于考之一字，虽欲加之于濮王，未忍绝之于仁宗。今乃欲绝之于孝庙，此又修所不忍言者。”报闻。八疏乞休，至嘉靖二年，赐敕、驰驿，给夫廪如制。家居二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刘观，字崇观，吉水人。正统四年成进士。方年少，忽引疾告归。寻丁内艰，服除，终不出。杜门读书，求圣贤之学。四方来问道者，坐席尝不给。县令刘成为筑书院于虎丘山，名曰“养中”。平居，饭脱粟，服浣衣，翛然自得。每日端坐一室，无懈容。或劝之仕，不应。又作《勤》、《俭》、《恭》、《恕》四《箴》，以教其家，取《吕氏乡约》表著之，以教其乡。冠婚丧祭，悉如《硃子家礼》。族有孤嫠不能自存者周之。或请著述，曰：“硃子及吴文正之言，尊信之足矣。复何言。”吴与弼，其邻郡人也，极推重之。

观前有孙鼎，庐陵人。永乐中为松江府教授，以孝弟立教。后督学南畿，人称为贞孝先生。又有李中，吉水人，官副都御史，号谷平先生，在观后。是为吉水三先生。

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书王恕家居，讲学著书。理从之游，得其指授。

杨一清督学政，见理与吕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马生、吕生之经学，皆天下士也。”登乡荐，入国学，与柟及林虑马乡，榆次寇天叙，安阳崔铣、张士隆，同县秦伟，日切劘于学，名震都下。高丽使者慕之，录其文以去。连遭艰，不预试。安南使者至，问主事黄清曰：“关中马理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为外裔所重如此。

正德九年举进士。一清为吏部尚书，即擢理稽勋主事。调文选，请告归。起考功主事，偕郎中张衍瑞等谏南巡。诏跪阙门，予杖夺俸。未几，复告归。教授生徒，从游者众。嘉靖初，起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等伏阙争大礼。下诏狱，再予杖夺俸。屡迁考功郎中。故户部郎中庄绎者，正德时首导刘瑾核天下库藏。瑾败，落职。

至是奏辨求复，当路者属理，理力持不可，寝其事。五年大计外吏，大学士贾咏、吏部尚书廖幻以私憾欲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萧鸣凤、陕西副使唐龙。理力争曰：“三人督学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请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计京官，黜张总、桂萼党吏部郎中彭泽，总、萼竟取旨留之。理擢南京通政参议，请急去。居三年，起光禄卿，未几告归。阅十年，复起南京光禄卿，寻引年致仕。三十四年，陕西地震，理与妻皆死。

理学行纯笃，居丧取古礼及司马光《书仪》、硃熹《家礼》折衷用之，与吕柟并为关中学者所宗。穆宗立，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宪。

魏校，字子才，昆山人。其先本李姓，居苏州葑门之庄渠，因自号“庄渠”。

弘治十八年成进士。历南京刑部郎中。守备太监刘郎藉刘瑾势张甚，或自判状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己意，无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疾归。嘉靖初，起为广东提学副使。丁忧，服阕，补江西兵备副使。累迁国子祭酒，太常卿，寻致仕。

校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学，而贯通诸儒之说，择执尤精。尝与余祐论性，略曰：“天地者，阴阳五行之本体也，故理无不具。人物之性，皆出于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圣贤论性有二：其一，性与情对言，此是性之本义，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与习对言，但取生字为义，非性之所以得名，盖曰天所生为性，人所为曰习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语，遂谓性兼气质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才著气质，便不得谓之性矣。荀子论性恶，杨子论性善恶混，韩子论性有三品，众言淆乱，必折之圣。若谓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论性之所以得名，则前后说皆不谬于圣人，而孟子道性善，反为一偏之论矣。孟子见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为何物，故荀、杨、韩诸儒得以其说乱之。伊川一言以断之，曰‘性，即理也’，则诸说皆不攻自破矣。”所著有《大学指归》、《六书精蕴》。

卒，谥恭简。唐顺之、王应电、王敬臣，皆其弟子也。顺之，自有传。

王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受业于校，笃好《周礼》，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而余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未尝亡，杂见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而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以为百世继周而治，必出于此。嘉靖中，家毁于兵燹，流寓江西泰和。以其书就正罗洪先，洪先大服。翰林陈昌积以师礼事之。胡松抚江西，刊行于世。

应电又研精字学，据《说文》所载为讹谬甚者，为之订正，名曰《经传正讹》。

又著《同文备考》、《书法指要》、《六义音切贯珠图》、《六义相关图》。卒于泰和。昌积为经纪其丧，归之昆山。

时有李如玉者，同安儒生，亦精于《周礼》，为《会要》十五卷。嘉靖八年诣阙上之，得旨嘉奖，赐冠带。

王敬臣，字以道，长洲人，江西参议庭子也。十九为诸生，受业于校。性至孝，父疽发背，亲自吮舐。老得瞀眩疾，则卧于榻下，夜不解衣，微闻响咳声，即跃起问安。事继母如事父，妻失母欢，不入室者十三载。初，受校默成之旨，尝言议论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居常杜口不谈。自见耿定向，语以圣贤无独成之学，由是多所诱掖，弟子从游者至四百余人。其学，以慎独为先，而指亲长之际、衤任席之间为慎独之本，尤以标立门户为戒。乡人尊为少湖先生。万历中，以廷臣荐，征授国子博士，辞不行。诏以所授官致仕。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士价复荐。吏部以敬臣年高，请有司时加优礼，诏可。年八十五而终。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五年进士。知广德州，以善政闻，赐敕旌异。迁南京礼部郎中，出为抚州知府，调知镇远。秩满，省亲归。弘治初，吏部尚书王恕起瑛四川参政，久之，进右布政使，咸有善绩，尤励清节。给事、御史交章荐，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丧归。服除，遂引年乞致仁。孝宗嘉之，诏进一阶。正德中卒，年八十七。瑛始与陈献章友，献章之学主于静。瑛不然之，谓学当以居敬为主，敬则心存，然后可以穷理。自《六经》之奥，以及天地万物之广，皆不可不穷。积累既多，则能通贯，而于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谓求诸万殊而后一本可得也。

学者称翠渠先生。子大谟，登进士，未仕卒。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进士。值宪宗崩，孝宗践阼甫二十日，礼官请衰服御西角门视事，明日释衰易素，翼善冠、麻衣腰绖。帝不许，命俟二十七日后行之。至百日，帝以大行未葬，麻衣衰绖如故。府因上疏请行三年丧，略言：“子为父，臣为君，皆斩衰三年，仁之至，义之尽也。汉文帝遗诏短丧，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纲常一坠不振。晋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尽，宋孝宗锐志复古，易月之外，犹执通丧，然不能推之于下，未足为圣王达孝也。先帝奄弃四海，臣庶衔哀，陛下恻恒由衷，麻衣视朝，百日未改。望排群议，断自圣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礼官参考载籍，使丧不废礼，朝不废政，勒为彝典，传之子孙，岂不伟哉。”疏入，衰绖待罪。诏辅臣会礼官详议，并持成制，寝不行。

谒选，得长乐知县，教民行《硃子家礼》。躬行郊野，劳问疾苦，田夫野老咸谓府亲己，就求笔札，府辄欣然与之。迁南京兵部主事，陈军民利病七事。父丧除，补刑部。值旱蝗、星变，北寇深入，孔庙灾，疏请内修外攘，以谨天戒。又上救时十要。以便养乞南，改南京兵部，迁武选员外郎。尚书马文升知其贤，超拜广东提学副使。云南昼晦七日，楚妇人须长三寸，上弭灾三术。以母老乞休，不待命辄归。

已而吏部尚书杨一清及巡按御史吴华屡荐其学行，终不起。嘉靖改元，言官交荐，起太仆少卿，改太常，致仕。既归，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发明经传为事。时王守仁讲学其乡，相去不百里，颇有异同。尝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谗私，明之本也。”又曰：“荐贤当惟恐后，论功当惟恐先。”年七十三卒。故事，四品止予祭。世宗重府孝行，特诏予葬。

崔铣，字子钟，安阳人。父升，官参政。铣举弘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孝宗实录》，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是忤瑾。书成，出为南京吏部主事。瑾败，召复故官，充经筵讲官，进侍读。引疾归，作后渠书屋，读书讲学其中。世宗即位，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年集议大礼，久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俱以执议去位，其他摈斥杖戍者相望，而张总、桂萼等骤贵显用事。铣上疏求去，且劾总、萼等曰：“臣究观议者，其文则欧阳修之唾余，其情则承望意响，求胜无已。悍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动听。非有元功硕德，而遽以官赏之，得毋使侥幸之徒踵接至与？臣闻天子得四海欢心以事其亲，未闻仅得一二人之心者也。赏之，适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为忠，忠则逆旨；希旨为邪，邪则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乱邦，况可使富哉！”帝览之不悦，令铣致仕。阅十五年，用荐起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擢南京礼部右侍郎。未几疾作，复致仕。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敏。

铣少轻俊，好饮酒，尽数斗不乱。中岁自厉于学，言动皆有则。尝曰：“学在治心，功在慎动。”又曰：“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爱亲敬长，性之本也。若去良能，而独挈良知，是霸儒也。”又尝作《政议》十篇，其《序》曰：“三代而上，并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县，其民散，故道难成。况沿而下趋至今日乎。然人心弗异，系乎主之者而已。”凡篇中所论说，悉仿此意。世多有其书，故不载。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年七岁，见家有佛像，抗言请去之。十九读许衡、薛瑄遗书，辄欣然忘寝食。弘治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阁试《克己复礼为仁论》，有曰：“仁者，人也。礼则人之元气而已，则见侵于风寒暑湿者也。人能无为邪气所胜，则元所复，元年复而其人成矣。”宿学咸推服焉。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曰：“修撰何瑭。”知必不为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后瑾诛，复官。以经筵触忌讳，谪开州同知。修黄陵冈堤成，擢东昌府同知，乞归。嘉靖初，起山西提学副使，以父忧不赴。服阕，起提学浙江。

敦本尚实，士气丕变。未几，晋南京太常少卿。与湛若水等修明古太学之法，学者翕然宗之。历工、户、礼三部侍郎，晋南京右都御史，未几致仕。

是时，王守仁以道学名于时，瑭独默如。尝言陆九渊、杨简之学，流入禅宗，充塞仁义。后学未得游、夏十一，而议论即过颜、曾，此吾道大害也。里居十余年，教子姓以孝弟忠信，一介必严。两执亲丧，皆哀毁。后谥文定。所著《阴阳律吕》、《儒学管见》、《柏斋集》十二卷，皆行于世。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二年进士。历知万年、泰和二县，并有惠政，民生祠之。迁南京户部主事，进郎中。伯元受业永丰吕怀，践履笃实，而深疾王守仁新说。及守仁从祀文庙，上疏争之。因请黜陆九渊，而跻有若及周、程、张、硃五子于十哲之列，祀罗钦顺、章懋、吕柟、魏校、吕怀、蔡清、罗洪先、王艮于乡。

疏方下部，旋为南京给事中钟宇淳所驳，伯元谪海州判官。屡迁尚宝司丞。吏部尚书杨巍雅不喜守仁学，心善伯元前疏，用为吏部员外郎。历考功、文选郎中，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苞苴不及其门。秩满，推太常少卿，未得命。时吏部推补诸疏皆留中，伯元言：“贤愚同滞，朝野咨嗟，由臣拟议不当所致，乞赐罢斥。”帝不怿，特允其去，而诸疏仍留不下。居二年，甄别吏部诸郎，帝识伯元名，命改南京他部，而伯元已前卒。伯元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为岭海士大夫仪表。

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为诸生时，深疾科举文浮靡淫丽，乃原本《六经》，一出以典雅。名士争务声利，独澹漠自甘，不事征逐。崇祯十六年成进士。归益研经籍，缊袍粝食，萧然一室。京师陷，福王立南都，诸进士悉授官，淳耀独不赴选。

及南都亡，嘉定亦破。忾然太息，偕弟渊耀入僧舍，将自尽。僧曰：“公未服官，可无死。”淳耀曰：“城亡与亡，岂以出处贰心。”乃索笔书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鸣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与渊耀相对缢死，年四十有一。

淳耀弱冠即著《自监录》、《知过录》，有志圣贤之学。后为日历，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凡语言得失，念虑纯杂，无不备识，用自省改。晚而充养和粹，造诣益深。所作诗古文，悉轨先正，卓然名家。有《陶庵集》十五卷。其门人私谥之曰贞文。渊耀，字伟恭，诸生，好学敦行如其兄。

## 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儒林二

○陈献章李承箕 张诩 娄谅夏尚朴 贺钦 陈茂烈 湛若水蒋信等 邹守益子善等 钱德洪徐爱等 王畿王艮等 欧阳德族人瑜 罗洪先程文德 吴悌子仁度何廷仁刘邦采 魏良政等王时槐 许孚远 尤时熙张后觉等 邓以赞张元忄卞孟化鲤孟秋来知德邓元锡刘元卿 章潢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举正统十二年乡试，再上礼部，不第。从吴与弼讲学。居半载归，读书穷日夜不辍。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久之，复游太学。祭酒邢让试和杨时《此日不再得》诗一篇，惊曰：“龟山不如也。”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给事中贺钦听其议论，即日抗疏解官，执弟子礼事献章。献章既归，四方来学者日进。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硃英交荐。召至京，令就试吏部。屡辞疾不赴，疏乞终养，授翰林院检讨以归。至南安，知府张弼疑其拜官，与与弼不同。对曰：“吴先生以布衣为石亨所荐，故不受职而求观秘书，冀在开悟主上耳。时宰不悟，先令受职然后观书，殊戾先生意，遂决去。献章听选国子生，何敢伪辞钓虚誉。”自是屡荐，卒不起。

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

门人李承箕，字世卿，嘉鱼人。成化二十二年举乡试。往师献章，献章日与登涉山水，投壶赋诗，纵论古今事，独无一语及道。久之，承箕有所悟，辞归，隐居黄公山，不复仕。与兄进士承芳，皆好学，称嘉鱼二李。卒年五十四。

张诩，字廷实，南海人，亦师事献章。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寻丁忧，累荐不起。正德中，召为南京通政司参议，一谒孝陵即告归。献章谓其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卒年六十。

娄谅，字克贞，上饶人。少有志绝学。闻吴与弼在临川，往从之。一日，与弼治地，召谅往视，云学者须亲细务。谅素豪迈，由此折节。虽扫除之事，必身亲之。

景泰四年举于乡。天顺末，选为成都训导。寻告归，闭门著书，成《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谓《周礼》皆天子之礼，为国礼。《仪礼》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礼，为家礼。以《礼记》为二经之传，分附各篇，如《冠礼》附《冠义》之类。

不可附各篇者，各附一经之后。不可附一经者，总附二经之后。其为诸儒附会者，以程子论黜之。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采三传事实，言：“是非必待三传而后明，是《春秋》为弃书矣。”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然其时胡居仁颇讥其近陆子，后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云。

子忱，字诚善，传父学。女为宁王宸濠妃，有贤声，尝劝王毋反。王不听，卒反。谅子姓皆捕系，遗文遂散轶矣。

门人夏尚朴，字敦夫，广信永丰人。正德初，会试赴京。见刘瑾乱政，慨然叹曰：“时事如此，尚可干进乎？”不试而归。六年成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岁饥，条上救荒数事。再迁惠州知府，投劾归。嘉靖初，起山东提学副使。擢南京太仆少卿，与魏校、湛若水辈日相讲习。言官劾大学士桂萼，语连尚朴。吏部尚书方献夫白其无私，寻引疾归。早年师谅，传主敬之学，常言“才提起，便是天理。才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称之。所著有《中庸语》《东岩文集》。王守仁少时，亦尝受业于谅。

贺钦，字克恭，义州卫人。少好学，读《近思录》有悟。成化二年以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已而师事陈献章。既归，肖其像事之。

弘治改元，用阁臣荐，起为陕西参议。檄未至而母死，乃上疏恳辞，且陈四事。

一，谓今日要务莫先经筵，当博访真儒，以资启沃。二，荐检讨陈献章学术醇正，称为大贤，宜以非常之礼起之，或俾参大政，或任经筵，以养君德。三，内官职掌，载在《祖训》，不过备洒扫、司启闭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或参预机宜，干政令，招权纳宠，邀功启衅。或引左道，进淫巧，以荡上心。误国殃民，莫此为甚。宜慎饬将来，内不使干预政事，外不使镇守地方掌握兵权。四，兴礼乐以化天下。“陛下绍基之初，举行硃子丧葬之礼，而颓败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礼，革去教坊俗乐，以广治化。”疏凡数万言。奏入，报闻。正德四年，刘瑾括辽东田，东人震恐，而义州守又贪横，民变，聚众劫掠。顾相戒曰：“毋惊贺黄门。”钦闻之，急谕祸福，以身任之，乱遂定。钦学不务博涉，专读《四书》、《六经》、《小学》，期于反身实践。谓为学不必求之高远，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卒年七十四。子士谘，乡贡士，尝陈十二事论王政，不报。终身不仕。

陈茂烈，字时周，莆田人。年十八，作《省克录》，谓颜之克己，曾之日省，学之法也。弘治八年举进士。奉使广东，受业陈献章之门，献章语以主静之学。退而与张诩论难，作《静思录》。寻授吉安府推官，考绩过淮，寒无絮衣，冻几殆。

入为监察御史，袍服朴陋，乘一疲马，人望而敬之。以母老终养。供母之外，不办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太守闻其劳，进二卒助之，三日遣之还。吏部以其贫，禄以晋江教谕，不受。又奏给月米，上书言：“臣素贫，食本俭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逭其贫，非有及人之廉，尽己之孝也。古人行备负米，皆以为亲，臣之贫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艰苦，今年八十有六，来日无多。臣欲自尽心力，尚恐不及，上烦官帑，心窃未安。”奏上不允。母卒，茂烈亦卒。

茂烈为诸生时，韩文问莆田人物于林俊，曰：“从吾。”谓彭时也。又问，曰：“时周。”且曰：“与时周语，沉疴顿去。”其为所重如此。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五年举于乡，从陈献章游，不乐仕进。母命之出，乃入南京国子监。十八年会试，学士张元祯、杨廷和为考官，抚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置第二。赐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若水与相应和。寻丁母忧，庐墓三年。筑西樵讲舍，士子来学者，先令习礼，然后听讲。嘉靖初，入朝，上经筵讲学疏，谓圣学以求仁为要。已复上疏言：“陛下初政，渐不克终。左右近侍争以声色异教蛊惑上心。大臣林俊、孙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为寒心。亟请亲贤远奸，穷理讲学，以隆太平之业。”又疏言日讲不宜停止，报闻。明年进侍读，复疏言：“一二年间，天变地震，山崩川涌，人饥相食，殆无虚月。夫圣人不以屯否之时而后视贤之训，明医不以深锢之疾而废元气之剂，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华，以裨圣学。”已，迁南京国子监祭酒，作《心性图说》以教士。拜礼部侍郎。仿《大学衍义补》，作《格物通》，上于朝。历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南京欲尚侈靡，为定丧葬之制颁行之。老，请致仕。年九十五卒。

若水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年九十，犹为南京之游。过江西，安福邹守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来，吾辈当宪老而不乞言，慎毋轻有所论辨。”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又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

湛氏门人最著者，永丰吕怀、德安何迁、婺源洪垣、归安唐枢。怀之言变化气质，迁之言知止，枢之言求真心，大约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垣则主于调停两家，而互救其失。皆不尽守师说也。怀，字汝德，南京太仆少卿。迁，字益之，南京刑部侍郎。垣，字峻之，温州府知府。枢，刑部主事，疏论李福达事，罢归，自有传。

蒋信，字卿实，常德人。年十四，居丧毁瘠。与同郡冀元亨善，王守仁谪龙场，过其地，偕元亨事焉。嘉靖初，贡入京师，复师湛若水。若水为南祭酒，门下士多分教。至十一年，举进士，累官四川水利佥事。却播州土官贿，置妖道士于法。迁贵州提学副使。建书院二，廪群髦士其中。龙场故有守仁祠，为置祠田。坐擅离职守，除名。信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后从若水游最久，学得之湛氏为多。信践履笃实，不事虚谈。湖南学者宗其教，称之曰正学先生。卒年七十九。时宜兴周冲，字道通，亦游王、湛之门。由举人授高安训导，至唐府纪善。尝曰：“湛之体认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与信集师说为《新泉问辨录》。两家门人各相非笑，冲为疏通其旨焉。

邹守益，字谦之，安福人。父贤，字恢才，弘治九年进士。授南京大理评事，数有条奏，历官福建佥事，擒杀武平贼渠黄友胜。居家以孝友称。

守益举正德六年会试第一，出王守仁门。以廷对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逾年告归，谒守仁，讲学于赣州。宸濠反，与守仁军事。世宗即位，始赴官。嘉靖三年二月，帝欲去兴献帝本生之称。守益疏谏，忤旨，被责。逾月，复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屡下群臣会议，群臣据礼正言，致蒙诘让，道路相传，有孝长子之称。昔曾元以父寝疾，惮于易箦，盖爱之至也。而曾子责之曰：“姑息”。

鲁公受天子礼乐，以祀周公，盖尊之至也。而孔子伤之曰“周公其衰矣”。臣愿陛下勿以姑息事献帝，而使后世有其衰之叹。且群臣援经证古，欲陛下专意正统，此皆为陛下忠谋，乃不察而督过之，谓忤且慢。臣历观前史，如冷褒、段犹之徒，当时所谓忠爱，后世所斥以为邪媚也。师丹、司马光之徒，当时所谓欺慢，后世所仰以为正直也。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古。望陛下不吝改过，察群臣之忠爱，信而用之，复召其去国者，无使奸人动摇国是，离间宫闱。

昔先帝南巡，群臣交章谏阻，先帝赫然震怒，岂不谓欺慢可罪哉。陛下在籓邸闻之，必以是为尽忠于先帝。今入继大统，独不容群臣尽忠于陛下乎。

帝大怒，下诏狱拷掠，谪广德州判官。废淫祠，建复初书院，与学者讲授其间。

稍迁南京礼部郎中，州人立生祠以祀。闻守仁卒，为位哭，服心丧，日与吕柟、湛若水、钱德洪、王畿、薛侃辈论学。考满入都，即引疾归。久之，以荐起南京吏部郎中，召为司经局洗马。守益以太子幼，未能出阁，乃与霍韬上《圣功图》，自神尧茅茨土阶，至帝西苑耕稼蚕桑，凡为图十三。帝以为谤讪，几得罪，赖韬受帝知，事乃解。明年迁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出掌南京翰林院，夏言欲远之也。御史毛恺请留侍东宫，被谪。寻改南京祭酒。九庙灾，守益陈上下交修之道，言：“殷中宗、高宗，反妖为祥，亨国长久。”帝大怒，落职归。

守益天姿纯粹。守仁尝曰：“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谦之近之矣。”里居，日事讲学，四方从游者踵至，学者称东廓先生。居家二十余年卒。隆庆初，赠南京礼部右侍郎，谥文庄。

先是，守仁主山东试，堂邑穆孔晖第一，后官侍讲学士，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孔晖端雅好学，初不肯宗守仁说，久乃笃信之，自名王氏学，浸淫入于释氏。而守益于戒惧慎独，盖兢兢焉。

子善，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以刑部员外郎恤刑湖广，矜释甚众。擢山东提学佥事，时与诸生讲学。万历初，累官广东右布政使，谢病归。久之，以荐即家授太常卿，致仕。子德涵、德溥。德涵，字汝海，隆庆五年进士。历刑部员外郎。张居正方禁讲学，德涵守之自若。御史傅应祯、刘台相继论居正，皆德涵里人，疑为党，出为河南佥事。御史承风指劾之，贬秩归。善服习父训，践履无怠，称其家学。而德涵从耿定理游，定理不答。发愤湛思，自觉有得，由是专以悟为宗，于祖父所传，始一变矣。德溥，由万历十一年进士。历司经局洗马。善从子德泳，万历十四年进士。官御史。给事中李献可请预教太子，斥为民。德泳偕同官救之，亦削籍。家居三十年，言者交荐。光宗立，起尚宝少卿，历太常卿。魏忠贤用事，乞休归。所司将为忠贤建祠，德泳涂毁其募籍，乃止。

钱德洪，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余姚人。王守仁自尚书归里，德洪偕数十人共学焉。四方士踵至，德洪与王畿先为疏通其大旨，而后卒业于守仁。

嘉靖五年举会试，径归。七年冬，偕畿赴廷试，闻守仁讣，乃奔丧至贵溪。议丧服，德洪曰：“某有亲在，麻衣布绖弗敢有加焉。”畿曰：“我无亲。”遂服斩衰。丧归，德洪与畿筑室于场，以终心丧。十一年始成进士。累官刑部郎中。郭勋下诏狱，移部定罪，德洪据狱词论死。廷臣欲坐以不轨，言德洪不习刑名。而帝雅不欲勋死，因言官疏，下德洪诏狱。所司上其罪，已出狱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梏勋，德洪故违之，与勋不领敕何异。”再下狱。御史杨爵、都督赵卿亦在系，德洪与讲《易》不辍。久之，斥为民。德洪既废，遂周游四方，讲良知学。时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而德洪、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德洪彻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云。

穆宗立，复官，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复进一阶。卒年七十九。学者称绪山先生。

初，守仁倡道其乡，邻境从游者甚众，德洪、畿为之首。其最初受业者，则有余姚徐爱，山阴蔡宗衮、硃节及应良、卢可久、应典、董涷之属。

爱，字曰仁，守仁女弟夫也。正德三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良知之说，学者初多未信，爱为疏通辨析，畅其指要。守仁言：“徐生之温恭，蔡生之沉潜，硃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爱卒，年三十一，守仁哭之恸。一日讲毕，叹曰：“安得起曰仁九泉闻斯言乎！”率门人之其墓所，酹酒告之。

蔡宗衮，字希渊。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四川提学佥事。

硃节，字守中。正德八年进士。为御史，巡按山东。大盗起颜神镇，蔓州县十数。驱驰戎马间，以劳卒。赠光禄少卿。

应良，字原忠，仙居人。正德六年进士。官编修。守仁在吏部，良学焉。亲老归养，讲学山中者将十年。嘉靖初，还任，伏阙争大礼，廷杖。张总黜翰林为外官，良得山西副使，谢病归，卒。

卢可久，字一松。程粹，字养之。皆永康诸生。与同邑应典，皆师守仁。粹子正谊，历顺天府尹。

应典，字天彝。进士。官兵部主事。居家养母，不希荣利。通籍三十年，在官止一考。

可久传东阳杜惟熙，惟熙传同邑陈时芳、陈正道。惟熙以克己为要，尝言：“学者一息不昧，则万古皆通；一刻少宽，即终朝欠缺。”卒年八十余。时芳博览多闻，而归于实践。岁贡不仕。正道为建安训导，年八十余，犹徒步赴五峰讲会。

其门人吕一龙，永康人，言动不苟，学者咸宗之。

董涷，字子寿，海宁人。年六十八矣，游会稽，肩瓢笠诗卷谒守仁，卒请为弟子。子谷，官知县，亦受业守仁。

王畿，字汝中，山阴人。弱冠举于乡，跌宕自喜。后受业王守仁，闻其言，无底滞，守仁大喜。嘉靖五年举进士，与钱德洪并不就廷对归。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书院。已，奔守仁丧，经纪葬事，持心丧三年。久之，与德洪同第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给事中戚贤等荐畿。夏言斥畿伪学，夺贤职，畿乃谢病归。

畿尝云：“学当致知见性而已，应事有小过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请，以不谨斥。

畿既废，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

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而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学者称心斋先生。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

艮，字汝止。初名银，王守仁为更名。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父灶丁，冬晨犯寒，役于官。艮哭曰：“为人子，令父至此，得为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谨。艮读书，止《孝经》、《论语》、《大学》，信口谈说，中理解。有客闻艮言，诧言：“何类王中丞语。”艮乃谒守仁江西，与守仁辨久之，大服，拜为弟子。明日告之悔，复就宾位自如。已，心折，卒称弟子。从守仁归里，叹曰：“吾师倡明绝学，何风之不广也！”还家，制小车北上，所过招要人士，告以守仁之道，人聚观者千百。抵京师，同门生骇异，匿其车，趣使返。守仁闻之，不悦。

艮往谒，拒不见，长跪谢过乃已。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

艮传林春、徐樾，樾传颜钧，钧传罗汝芳、梁汝元，汝芳传杨起元、周汝登、蔡悉。

樾，字子直，贵溪人。举进士。历官云南左布政使。元江土酋那鉴反，诈降。

樾信之，抵其城下，死焉。诏赠光禄寺卿，予祭葬，任一子官。

春，字子仁，泰州人。闻良知之学，日以硃墨笔识臧否自考，动有绳检，尺寸不逾。嘉靖十一年会试第一，除户部主事，调吏部。缙绅士讲学京师者数十人，聪明解悟善谈说者，推王畿，志行敦实推春及罗洪先。进文选郎中，卒官，年四十四。

发其箧，仅白金四两，僚友棺敛归其丧。

汝芳，字维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太湖知县。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迁刑部主事，历宁国知府。民兄弟争产，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已。创开元会，罪囚亦令听讲。入觐，劝徐阶聚四方计吏讲学。阶遂大会于灵济宫，听者数千人。父艰，服阕，起补东昌，移云南屯田副使，进参政，分守永昌，坐事为言官论罢。初，汝芳从永新颜钧讲学，后钧系南京狱当死，汝芳供养狱中，鬻产救之，得减戍。汝芳既罢官，钧亦赦归。汝芳事之，饮食必躬进，人以为难。钧诡怪猖狂，其学归释氏，故汝芳之学亦近释。

杨起元、周汝登，皆万历五年进士。起元，归善人。选庶吉士，适汝芳以参政入贺，遂学焉。张居正方恶讲学，汝芳被劾罢，而起元自如，累官吏部左侍郎。拾遗被劾，帝不问。未几卒。天启初，追谥文懿。汝登，嵊人。初为南京工部主事，榷税不如额，谪两淮盐运判官，累官南京尚宝卿。起元清修姱节，然其学不讳禅。

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

蔡悉，字士备，合肥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常德推官。筑郭外六堤以免水患。擢南京吏部主事，累官南京尚宝卿，移署国子监。尝请立东宫，又极论矿税之害。有学行，恬宦情。仕五十年，家食强半。清操亮节，淮西人宗之。

欧阳德，字崇一，泰和人。甫冠举乡试。之赣州，从王守仁学。不应会试者再。

嘉靖二年策问阴诋守仁，德与魏良弼等直发师训无所阿，竟登第。除知六安州，建龙津书院，聚生徒论学。入为刑部员外郎。六年诏简朝士有学行者为翰林，乃改德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作讲亭，进诸生与四方学者论道其中。寻改南京尚宝卿。

召为太仆少卿。以便养，复改南京鸿胪卿。父忧，服阕，留养其母，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日讲学。以荐起故官。累迁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母忧归，服未阕，即用为礼部尚书。丧毕之官，命直无逸殿。时储位久虚，帝惑陶仲文“二龙不相见”之说，讳言建储，德恳请。会有诏，二王出邸同日婚。德以裕王储贰不当出外，疏言：“曩太祖以父婚子，诸王皆处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府。

今事与太祖同，请从初制。”帝不许。德又言：“《会典》醮词，主器则曰承宗，分籓则曰承家。今裕王当何从？”帝不悦曰：“既云王礼，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册立耶？”德即具册立仪上。帝滋不悦，然终谅其诚，婚亦竟不同日。裕王母康妃杜氏薨，德请用成化朝纪淑妃故事，不从。德遇事侃侃，裁制诸宗籓尤有执。

或当利害，众相顾色战，德意气自如。

当是时，德与徐阶、聂豹、程文德并以宿学都显位。于是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与论良知之学。赴者五千人。都城讲学之会，于斯为盛。德器宇温粹，学务实践，不尚空虚。晚见知于帝，将柄用，而德遽卒。赠太子少保，谥文庄。

族人瑜，字汝重，亦学于守仁。守仁教之曰：“常舀然无自是而已。”瑜终身践之。举于乡，不就会试，曰：“老亲在，三公不与易也。”母死，庐墓侧。虎环庐嗥，不为动。历官四川参议，所至有廉惠声。年近九十而卒。

罗洪先，字达夫，吉水人。父循，进士。历兵部武选郎中。会考选武职，有指挥二十余人素出刘瑾门，循罢其管事。瑾怒骂尚书王敞，敞惧，归部趣易奏。循故迟之，数日瑾败，敞乃谢循。循历知镇江、淮安二府，徐州兵备副使，咸有声。

洪先幼慕罗伦为人。年十五，读王守仁《传习录》好之，欲往受业，循不可而止。乃师事同邑李中，传其学。嘉靖八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即请告归。外舅太仆卿曾直喜曰：“幸吾婿成大名。”洪先曰：“儒者事业有大于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洪先事亲孝。父每肃客，洪先冠带行酒、拂席、授几甚恭。居二年，诏劾请告逾期者，乃赴官。寻遭父丧，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继遭母忧，亦如之。

十八年简宫僚，召拜春坊左赞善。明年冬，与司谏唐顺之、校书赵时春疏请来岁朝正后，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时帝数称疾不视朝，讳言储贰临朝事，见洪先等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诏百余言切责之，遂除三人名。

洪先归，益寻求守仁学。甘淡泊，炼寒暑，跃马挽强，考图观史，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逮阴阳、算数，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国计、民情，悉加意谘访。曰：“苟当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赋多宿弊，请所司均之，所司即以属。洪先精心体察，弊顿除。岁饥，移书郡邑，得粟数十石，率友人躬振给。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为画策战守，寇引去。素与顺之友善。顺之应召，欲挽之出，严嵩以同乡故，擢假边才起用，皆力辞。

洪先虽宗良知学，然未尝及守仁门，恒举《易大传》“寂然不动”、周子“无欲故静”之旨以告学人。又曰：“儒者学在经世，而以无欲为本。惟无欲，然后出而经世，识精而力钜。”时王畿谓良知自然，不假纤毫力。洪先非之曰：“世岂有现成良知者耶？”虽与畿交好，而持论始终不合。山中有石洞，旧为虎穴，葺茅居之，命曰石莲。谢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户。

初，告归，过仪真，同年生主事项乔为分司。有富人坐死，行万金求为地，洪先拒不听。乔微讽之，厉声曰：“君不闻志士不忘在沟壑耶？”江涨，坏其室，巡抚马森欲为营之，固辞不可。隆庆初卒，赠光禄少卿，谥文庄。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初受业章懋，后从王守仁游。登洪先榜进士第二，授翰林编修。坐同年生杨名劾汪鋐事，下诏狱，谪信宜典史。鋐罢，量移安福知县，迁兵部员外郎。父忧，庐墓侧，终丧不入内。起兵部郎中，擢广东提学副使，未赴，改南京国子祭酒。母忧，服阕，起礼部右侍郎。俺答犯京师，分守宣武门，尽纳乡民避寇者。调吏部为左。已，改掌詹事府。三十三年，供事西苑。所撰青词，颇有所规讽，帝衔之。会推南京吏部尚书，帝疑文德欲远己，命调南京工部右侍郎。文德疏辞，劝帝享安静和平之福。帝以为谤讪，除其名。既归，聚徒讲学。卒，贫不能殓。万历间，追赠礼部尚书，谥文恭。

吴悌，字思诚，金溪人。嘉靖十一年进士。除乐安知县，调繁宣城，征授御史。

十六年，应天府进试录，考官评语失书名，诸生答策多讥时政。帝怒，逮考官谕德江汝璧、洗马欧阳衢诏狱，贬官，府尹孙懋等下南京法司，寻得还职，而停举子会试。悌为举子求宽，坐下诏狱，出视两淮盐政。海溢，没通、泰民庐，悌先发漕振之而后奏闻。寻引疾归，还朝，按河南。伊王典楧骄横，惮悌，遗书称为友。悌报曰：“殿下，天子亲籓，非悌所敢友。悌，天子宪臣，非殿下所得友。”王愈惮之。

夏言、严嵩当国，与悌乡里。尝谒言，众见言新服宫袍，竞前誉之，悌却立不进。

言问故，徐曰：“俟谈少间，当以政请。”言为改容。及嵩擅政，悌恶之，引疾家居垂二十年。嵩败，起故官，一岁中累迁至南京大理卿。时吴岳、胡松、毛恺并以耆俊为卿贰，与悌称“南都四君子”。隆庆元年就迁刑部侍郎。明年卒。

悌为王守仁学，然清修果介，反躬自得为多。万历中，子仁度请恤。吏部尚书孙丕扬曰：“悌，理学名臣，不宜循常格。”遂用黄孔昭例，赠礼部尚书，谥文庄。

乡人建祠，与陆九渊、吴澄、吴与弼、陈九川并祀，曰五贤祠，学者称疏山先生。

仁度，字继疏。万历十七年进士。授中书舍人。三王并封议起，抗疏争之。久之，擢吏部主事，历考功郎中。稽勋郎中赵邦清被劾，疑同官邓光祚等嗾言路，愤激力辨。章下考功，仁度欲稍宽邦清罚，给事中梁有年遂劾仁度党比。时光祚引疾去，而仁度代为文选，御史康丕扬复劾仁度倾光祚而代之，诏改调之南京。自邦清被论后，言路讦不已，都御史温纯恚甚，请定国是，以剖众疑，而深为仁度惜。仁度寻补南京刑部郎中，擢太仆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砥廉隅，务慈爱，与魏允贞齐名。居四年，以疾归。熹宗初，起大理卿，进兵部右侍郎，复称疾去。

再起工部左侍郎。天启五年，魏忠贤以仁度与赵南星、杨涟等善，勒令致仕，寻卒。

仁度，名父子，克自振励，邹元标亟称之。

何廷仁，初名秦，以字行，改字性之。黄弘纲，字正之。皆雩都人。廷仁和厚，与人接，诚意盎溢。而弘纲难近，未尝假色笑于人。然两人志行相准。廷仁初慕陈献章，后闻王守仁之学于弘纲。守仁征桶冈，诣军门谒，遂师事焉。嘉靖元年举于乡，复从守仁浙东。廷仁立论尚平实，守仁殁后，有为过高之论者，辄曰：“此非吾师言也。”除新会知县，释菜献章祠，而后视事。政尚简易，士民爱之。迁南京工部主事，分司仪真，榷芜湖税，不私一钱。满考，即致仕。弘纲由乡举官刑部主事。

守仁之门，从游者恒数百，浙东、江西尤众，善推演师说者称弘纲、廷仁及钱德洪、王畿。时人语曰：“江有何、黄，浙有钱、王。”然守仁之学，传山阴、泰州者，流弊靡所底极，惟江西多实践，安福则刘邦采，新建则魏良政兄弟，其最著云。

邦采，字君亮。族子晓受业守仁，归语邦采，遂与从兄文敏及弟侄九人谒守仁于里第，师事焉。父忧，蔬水庐墓。免丧，不复应举。提学副使赵渊檄赴试，御史储良才许以常服入闱，不解衣检察，乃就试，得中式。久之，除寿宁教谕，擢嘉兴府同知，弃官归。邦采识高明，用力果锐。守仁倡良知为学的，久益敝，有以揣摩为妙悟，纵恣为自然者，邦采每极言排斥焉。

文敏，字宜充。父丧除，绝意科举。尝曰：“学者当循本心之明，时见己过，刮磨砥砺，以融气禀，绝外诱，征诸伦理、事物之实，无一不慊于心，而后为圣门正学，非困勉不可得入也。高谈虚悟，炫未离本，非德之贼乎？”晓，字伯光。举于乡，后为新宁知县，有善政。

良政，字师伊。守仁抚江西，与兄良弼，弟良器、良贵，咸学焉。提学副使邵锐、巡按御史唐龙持论与守仁异，戒诸生勿往谒，良政兄弟独不顾，深为守仁所许。

良政功尤专，孝友敦朴，燕居无惰容，尝曰：“不尤人，何人不可处；不累事，何事不可为。”举乡试第一而卒。良弼尝言，“吾梦见师伊，辄汗浃背”，其为兄惮如此。良器，字师颜。性超颖绝人，虽宗良知，践履务平实。良弼，自有传。良贵，官右副都御史。

王时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礼部郎中、福建佥事。累官太仆少卿，降光禄少卿。隆庆末，出为陕西参政。张居正柄国，以京察罢归。万历中，南赣巡抚张岳疏荐之。吏部言：“六年京察，祖制也。若执政有所驱除，非时一举，谓之闰察。时槐在闰察中，群情不服，请召时槐，且永停闰察。”报可。久之，陆光祖掌铨，起贵州参政，旋擢南京鸿胪卿，进太常，皆不赴。

时槐师同县刘文敏，及仕，遍质四方学者，自谓终无所得。年五十，罢官，反身实证，始悟造化生生之几，不随念虑起灭。学者欲识真几，当从慎独入。其论性曰：“孟子性善之说，决不可易。使性中本无仁义，则恻隐羞恶更何从生。且人应事接物，如是则安，不如是则不安，非善而何？”又曰：“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废一。要之，居敬二字尽之。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而言，谓之穷理，即考索讨论，亦居敬中之一事。敬无所不该，敬外更无余事也。”年八十四卒。

庐陵陈嘉谟，字世显，与时槐同年进士。为给事中，不附严嵩，出之外。历湖广参政，乞休归，专用力于学。凡及其门者，告之曰：“有塘南在，可往师之。”

塘南，时槐别号也。年八十三卒。

许孚远，字孟中，德清人，受学同郡唐枢。嘉靖四十一年成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就改吏部。已，调北部。尚书杨博恶孚远讲学，会大计京朝官，黜浙人几半，博乡山西无一焉。孚远有后言，博不悦，孚远遂移疾去。隆庆初，高拱荐起考功主事，出为广东佥事，招大盗李茂、许俊美，擒倭党七十余辈以降，录功，赉银币。

旋移福建。神宗立，拱罢政，张居正议逐拱党，复大计京官。王篆为考功，诬孚远党拱，谪两淮盐运司判官。历兵部郎中，出知建昌府，暇辄集诸生讲学，引贡士邓元锡、刘元卿为友。寻以给事中邹元标荐，擢陕西提学副使，敬礼贡士王之士，移书当路，并元卿、元锡荐之。后三人并得征，由孚远倡也。迁应天府丞，坐为李材讼冤，贬二秩，由广东佥事再迁右通政。二十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倭陷朝鲜，议封贡，孚远请敕谕日本，擒斩平秀吉，不从。吕宋国酋子讼商人袭杀其父，孚远以闻，诏戮罪人，厚犒其使。福州饥，民掠官府，孚远擒倡首者，乱稍定，而给事中耿随龙、御史甘士价等劾孚远宜斥，帝不问。所部多僧田，孚远入其六于官。

又募民垦海坛地八万三千有奇，筑城建营舍，聚兵以守，因请推行于南日、彭湖及浙中陈钱、金塘、玉环、南麂诸岛，皆报可。居三年，入为南京大理卿，就迁兵部右侍郎，改左，调北部。甫半道，被论。乞休，疏屡上，乃许。又数年，卒于家，赠南京工部尚书，后谥恭简。

孚远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知建昌，与郡人罗汝芳讲学不合。及官南京，与汝芳门人礼部侍郎杨起元、尚宝司卿周汝登，并主讲席。汝登以无善无恶为宗，孚远作《九谛》以难之，言：“文成宗旨，原与圣门不异，以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立论至为明析。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盖指其未发时，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止形容得一静字，合下三语，始为无病。今以心意知物，俱无善恶可言者，非文成之正传也。”彼此论益龃龆。而孚远抚福建，与巡按御史陈子贞不相得，子贞督学南畿，遂密讽同列拾遗劾之。从孚远游者，冯从吾、刘宗周、丁元荐，皆为名儒。

尤时熙，字季美，洛阳人。生而警敏不群，弱冠举嘉靖元年乡试。时王守仁《传习录》始出，士大夫多力排之，时熙一见叹曰：“道不在是乎？向吾役志词章，末矣。”已而以疾稍从事养生家。授元氏教谕，父丧除，改官章丘，一以致良知为教，两邑士亦知新建学。入为国子博士，徐阶为祭酒，命六馆士咸取法焉。居常以不获师事守仁为恨，闻郎中刘魁得守仁之传，遂师事之。魁以直言锢诏狱，则书所疑，时时从狱中质问。寻以户部主事榷税浒墅，课足而止，不私一钱。念母老，乞终养归，遂不出，日以修己淑人为事，足未尝涉公府。斋中设守仁位，晨兴必焚香肃拜，来学者亦令民谒。晚年，病学者凭虚见而忽躬行，甚且越绳墨自恣，故其论议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卒于万历八年，年七十有八，学者称西川先生。

其门人，孟化鲤最著，自有传。

张后觉，字志仁，茌平人。父文祥，由乡举官广昌知县。后觉生有异质，事亲考，居丧哀毁，三年不御内。早岁，闻良知之说于县教谕颜钥，遂精思力践，偕同志讲习。已而贵溪徐樾以王守仁再传弟子来为参政，后觉率同志往师之，学益有闻。

久之，以岁贡生授华阴训导，会地大震，人多倾压死，上官令署县事，救灾扶伤，人胥悦服。及致仕归，士民泣送载道。

东昌知府罗汝芳、提学副使邹善皆宗守仁学，与后觉同志。善为建愿学书院，俾六郡士师事焉。汝芳亦建见泰书院，时相讨论。犹以取友未广，北走京师，南游江左，务以亲贤讲学为事，门弟子日益进。凡吏于其土及道经茌平者，莫不造庐问业。巡抚李世达两诣山居，病不能为礼，乃促席剧谈，饱蔬食而去。平生不作诗，不谈禅，不事著述，行孚远近，学者称之为弘山先生。年七十六，以万历六年卒。

其门人，孟秋、赵维新最著。秋，自有传。维新，亦茌平人，年二十，闻后觉讲良知之学。遂师事之。次其问答语，为《弘山教言》。性纯孝，居丧，五味不入口，柴毁骨立，杖而后起。乡人欲举其孝行，力辞之。丧偶，五十年不再娶。尝筑垣得金一箧，工人持之去，维新不问。家贫，或并日而食，超然自得。亦以岁贡生为长山训导，年九十二，无疾而终。

邓以赞，字汝德，新建人。张元忭，字子荩，绍兴山阴人。二人皆生有异质，又好读书。以赞幼，见父与人论学，辄牵衣尾之，间出语类夙儒。父闵其勤学，尝扃之斗室。元忭素羸弱，母戒毋过劳，乃藏灯幕中，俟母寝始诵。十余岁时以气节自负，闻杨继盛死，为文遥诔之，慷慨泣下。父天复，官云南副使，击武定贼凤继祖有功。已，贼还袭武定，官军败绩，巡抚吕光洵讨灭之。至隆庆初，议者追理前失亡状，逮天复赴云南对簿，元忭适下第还，万里护行，发尽白。已，复驰诣阙下白冤，当事怜之，天复得削籍归。

隆庆五年，以赞举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而元忭以廷试第一，授修撰。

万历初，座主张居正枋国政，以赞时有匡谏，居正弗善也，移疾归。久之，补原官，旋引退。诏起中允，至中途复以念母返。再起南京祭酒，就擢礼部右侍郎，复就转吏部，再疏请建储，且力斥三王并封之非，中言：“中宫钟爱元子，其愿早正春宫，视臣民尤切。陛下以厚中宫而缓册立，殆未谅中宫心。况信者，国之大宝，建储一事，屡示更移，将使诏令不信于天下，非所以重宗庙，安社稷也。”会廷臣多谏者，事竟寝。寻召为吏部右侍郎，力辞不拜。以赞登第二十余年，在官仅满一考。居母忧，不胜丧而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洁。

元忭尝抗疏救御史胡涍，又请进讲《列女传》于两宫，修《二南》之化，皆不省。万历十年奉使楚府还，过家省母，既行心动，辄驰归，仅五日，母卒。元忭奉二亲疾，汤药非口尝弗进，居丧毁瘠，遵用古礼，乡人多化之。服阕，起故官，进左谕德，直经筵。先是，元忭以帝登极恩，请复父官，诏许给冠带。至是复申前请，格不从。元忭泣曰：“吾无以下见父母矣。”遂悒悒得疾卒。天启初，追谥文恭。

以赞、元忭自未第时即从王畿游，传良知之学，然皆笃于孝行，躬行实践。以赞品端志洁，而元忭矩矱俨然，无流入禅寂之弊。元忭子汝霖，江西参议。汝懋，御史。

孟化鲤，字叔龙，河南新安人。孟秋，字子成，茌平人。化鲤年十六，慨然以圣贤自期。而秋儿时受《诗》，至《桑中》诸篇，辄弃去不竟读。化鲤举万历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时相欲招致之，辞不往。榷税河西务，与诸生讲学，河西人尸祝之。南畿、山东大饥，奉命往振，全活多。改吏部，历文选郎中，佐尚书孙鑨黜陟，名籍甚。时内阁权重，每铨除必先白，化鲤独否，中官请托复不应，以故多不悦。都给事中张栋先以建言削籍，化鲤奏起之，忤旨，夺堂官俸，谪化鲤及员外郎项复弘、主事姜仲轼杂职。阁臣疏救，命以原品调外。顷之，言官复交章救，帝益怒，夺言官俸，斥化鲤等为民。既归，筑书院川上，与学者讲习不辍，四方从游者恒数百人。久之卒。

秋举隆庆五年进士。为昌黎知县，有善政。迁大理评事，去之日，老稚载道泣留。以职方员外郎督视山海关。关政久驰，奸人出入自擅，秋禁之严。中流言，万历九年京察坐贬，归涂与妻孥共驾一牛车，道旁观者咸叹息。许孚远尝过张秋，造其庐，见茆屋数椽，书史狼藉其中，叹曰：“孟我疆风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我疆者，秋别号也。后起官刑部主事，历尚宝丞少卿，卒。秋既殁，廷臣为请谥者章数十上。天启初，赐谥清宪。

化鲤自贡入太学，即与秋道义相勖，后为吏部郎，而秋官尚宝，比舍居，食饮起居无弗共者，时人称“二孟”。化鲤之学得之洛阳尤时熙，而秋受业于邑人张后觉。时熙师曰刘魁，后觉则颜钥、徐樾弟子也。

来知德，字矣鲜，梁山人。幼有至行，有司举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举于乡。

二亲相继殁，庐墓六年，不饮酒茹荤。服除，伤不及禄养，终身麻衣蔬食，誓不见有司。其学以致知为本，尽伦为要。所著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心学晦明解》诸书，而《周易集注》一篇用功尤笃。自言学莫邃于《易》。初，结庐釜山，学之六年无所得。后远客求溪山中，覃思者数年，始悟《易》象。又数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杂卦》之意。又数年始悟卦变之非。盖二十九年而后书成。万历三十年，总督王象乾、巡抚郭子章合词论荐，特授翰林待诏。知德力辞，诏以所授官致仕，有司月给米三石，终其身。

邓元锡，字汝极，南城人。十五丧父，水浆不入口。十七行社仓法，惠其乡人。

已为诸生，游邑人罗汝芳门，又走吉安，学于诸先达。嘉靖三十四年举于乡，复从邹守益、刘邦采、刘阳诸宿儒论学。后不复会试，杜门著述，逾三十年，《五经》皆有成书，闳深博奥，学者称潜谷先生。

休宁范涞知南城时，重元锡。后为南昌知府，万历十六年入觐，荐元锡及刘元卿、章潢于朝。南京祭酒赵用贤亦请征聘，如吴与弼、陈献章故事。得旨，有司起送部试，元锡固辞。明年，御史王道显复以元锡、元卿并荐，且请仿祖宗征辟故事，无拘部试。诏令有司问病，痊可起送赴部，竟不行。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秦大夔复并荐二人，诏以翰林待诏征之，有司敦遣上道，甫离家而卒。乡人私谥文统先生。

元锡之学，渊源王守仁，不尽宗其说。时心学盛行，谓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九容、九思、四教、六艺皆桎梏也。元锡力排之，故生平博极群书，而要归于《六经》。所著《五经绎》、《函史上下编》、《皇明书》，并行于世。

元卿，字调父，安福人。举隆庆四年乡试，明年会试，对策极陈时弊，主者不敢录。张居正闻而大怒，下所司申饬，且令人密诇之，其人反以情告，乃获免。既归，师同邑刘阳，王守仁弟子也。万历二年，会试不第，遂绝意科名，务以求道为事。既累被荐，乃召为国子博士。擢礼部主事，疏请早朝勤政，又请从祀邹守益、王艮于文庙，厘正外蕃朝贡旧仪。寻引疾归，肆力撰述，有《山居草》、《还山续草》、《诸儒学案》、《贤弈编》、《思问编》、《礼律类要》、《大学新编》、诸书。

潢，字本清，南昌人。居父丧，哀毁血溢。构此洗堂，联同志讲学。辑群书百二十七卷，曰《图书编》。又著《周易象义》、《时经原体》、《书经原始》、《春秋窃义》、《礼记》答刂言》、《论语约言》诸书。从游者甚众。数被荐，从吏部侍郎杨时乔请，遥授顺天训导，如陈献章、来知德故事，有司月给米三石赡其家。卒于万历三十六年，年八十二。其乡人称潢自少迄老，口无非礼之言，身无非礼之行，交无非礼之友，目无非礼之书，乃私谥文德先生。自吴与弼后，元锡、元卿、潢并蒙荐辟，号“江右四君子”。

## 列传第一百七十二 儒林三

○孔希学孔彦绳 颜希惠 曾质粹 孔闻礼 孟希文 仲于陛 周冕 程接道程克仁 张文运 邵继祖 硃梴 硃墅孔希学，字士行，先圣五十六代孙也，世居曲阜。祖思晦，字明道，仕元为教谕，有学行。仁宗时，以思晦袭封衍圣公，卒谥文肃，子克坚袭。

克坚，字璟夫。至正六年，中书言衍圣公阶止嘉议大夫，与爵不称，乃进通奉大夫，予银印。十五年有荐其明习礼乐者，征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子希学袭封。

克坚累迁国子祭酒。二十二年，克坚谢病还阙里，后起集贤学士、山东廉访使，皆不赴。洪武元年三月，徐达下济宁，克坚称疾，遣希学来见，达送之京师。希学奏父病不能行，太祖敕谕克坚，末言“称疾则不可”。会克坚亦来朝，遇使者淮安，惶恐兼程进，见于谨身殿问以年，对曰：“臣年五十有三。”曰：“尔年未迈，而病婴之。今不烦尔以官。尔家，先圣后，子孙不可不学。尔子温厚，俾进学。”克坚顿首谢。即日赐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复召见，命以训厉族人。因顾侍臣曰：“先圣后，特优礼之，养以禄而不任以事也。”

十一月命希学袭封衍圣公。置官属，曰掌书，曰典籍，曰司乐，曰知印，曰奏差，曰书写，各一人。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学录、学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复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徭役。又命其族人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而进衍圣公秩二品，阶资善大夫。赐之诰曰：“古之圣人，自羲、农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并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随时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虽不得其位，会前圣之道而通之，以垂教万世，为帝者师。

其孙子思，又能传述而名言之，以极其盛。有国家者，求其统绪，尊其爵号，盖所以崇德报功也。历代以来，膺袭封者或不能绳其祖武，朕甚闵焉。当临驭之初，访世袭者得五十六代孙孔希学，大宗是绍，爰行典礼，以致褒崇。尔其领袖世儒，益展圣道之用于当世，以副朕之至望，岂不伟欤！”希大阶承事郎，赐之敕。

三年春，克坚以疾告归，遣中使慰问。疾笃，诏给驿还家，赐白金文绮，舟次邳州卒。

六年八月，希学服阕入朝，命所司致廪饩，从人皆有赐，复劳以敕，赐袭衣冠带。九月辞归，命翰林官饯于光禄寺，赉白金文绮。明年二月，希学言：“先圣庙堂廊庑圮坏，祭器、乐器、法服不备，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后多芜，而征赋如故，乞减免。”并从之。自是，每岁入朝，班亚丞相，皆加宴赉。

希学好读书，善隶法，文词尔雅。每宾客宴集，谈笑挥洒，烂然成章。承大乱之后，庙貌服物，毕力修举，尽还旧观。十四年卒。命守臣致祭。

子讷，字言伯，十七年正月袭封。命礼官以教坊乐导送至国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自后，每岁入觐，给符乘传。帝既革丞相官，遂令班文臣首。

讷性恭谨，处宗党有恩。建文二年卒。子公鉴袭。

公鉴，字昭文，有孝行，嗣爵二年卒。成祖即位，遣使致祭。

子彦缙，字朝绅，永乐八年袭，甫十岁，命肄业国学，久之遗归。十五年修阙里文庙成，御制碑文勒石。仁宗践阼，彦缙来朝。仁宗语侍臣曰：“外蕃贡使皆有公馆。衍圣公假馆民间，非崇儒重道意。”遂赐宅东安门外。宣德四年，彦缙将遣使福建市书，咨礼部，部臣以闻，命市与之。已，奏阙里雅乐及乐舞生冠服敝坏，诏所司修治。景泰元年，帝幸学。彦缙率三氏子孙观礼，赐坐彝伦堂听讲。幸学必先期召衍圣公，自此始。彦缙幼孤，能自立，然与族人不睦。景泰六年，族祖克昫等与彦缙相讦，帝置不问。彦缙子承庆，先卒。孙弘绪，字以敬，甫八岁，而彦缙卒。妾江诉弘绪幼弱，为族人所侵。诏遣礼部郎为治丧，而命其族父公恂理家事。

驿召弘绪至京袭封，赐玉带金印，简教授一人课其学。英宗复辟，入贺。朝见便殿，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弘绪才十岁，进止有仪，帝甚悦。每岁入贺圣寿。帝闻其赐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赏花、西苑较射，皆与焉。

公恂，字宗文。景泰五年举会试。闻母疾，不赴廷对。帝问礼部，得其故，遣使召之。日且午，不及备试卷，命翰林院给笔札。登第，即丁母忧归。天顺初，授礼科给事中。大学士李贤言：“公恂，至圣后，赞善司马恂，宋大贤温国公光后，宜辅导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东宫讲读。入语孝肃皇后曰：“吾今日得圣贤子孙为汝子傅。”孝肃皇后者，宪宗生母，方以皇贵妃有宠，于是具冠服拜谢，宫中传为盛事云。成化初，以言事谪汉阳知府，未至，丁父忧。服阕，还故秩，莅南京詹事府。久之卒。

弘绪少贵，又恃妇翁大学士李贤，多过举。成化五年被劾，按治，夺爵为庶人，令其弟弘泰袭。弘泰殁，爵仍归弘绪子。

弘泰，字以和。既嗣爵，弘治十一年，山东按臣言弘绪迁善改行，命复冠带。

明年六月，圣殿灾，弘泰方在朝，弘绪率子弟奔救，素服哭庙，蔬食百日。弘泰还，亦斋哭如居丧。弘泰生七月而孤，奉母孝，与弘绪友爱，无间言。十六年卒，弘绪子闻韶袭。

闻韶，字知德。明年，新庙建，规制逾旧，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御制碑文勒石。正德三年以尼山、洙泗二书院及邹县子思子庙各有礼事，奏请弟闻礼主之。帝授闻礼《五经》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圣公弟为之。两书院各设学录一人，荐族之贤者充焉。六年，山东盗起，闻韶与巡抚赵璜请城阙里，迁曲阜县治以卫庙，不果行。嘉靖二十五年，闻韶卒，子贞干袭。

贞干，字用济。三十五年入朝。卒，子尚贤袭。

尚贤，字象之。巡抚丁以忠言：“尚贤冲年，宜如弘泰例，国学肄业。”从之。

万历九年，庶母郭氏讦尚贤。帝为革供奉女乐二十六户，令三岁一朝。十七年，尚贤仍请比岁入贺，许之。尚贤博识。天启元年卒。子廕椿先卒，无嗣，从弟子廕植袭。

廕植，字对寰。祖贞宁，衍圣公贞干弟也，仕为《五经》博士。父尚坦，国学生，追封衍圣公。廕植先为博士，尚贤既丧子，遂育为嗣。天启四年以覃恩加太子太保。崇祯元年加太子太傅。

孔彦绳，字朝武，衢州西安人，先圣五十九代孙也。宋建炎中，衍圣公端友扈跸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学为家庙，赐田五顷，以奉祭祀。五传至洙。元至元间，命归曲阜袭封。洙让爵曲阜之弟治。弘治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奏言：“衢州圣庙，自孔洙让爵之后，衣冠礼仪，猥同氓庶。今访得洙之六世孙彦绳，请授以官，俾主祀事。”又言：“其先世祭田，洪武初，轻则起科，后改征重税，请仍改轻，以供祀费。”帝可之。正德元年授彦绳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并减其祭田之税。

彦绳卒，子承美，字永实，十四年袭。卒，子弘章，字以达，嘉靖二十六年袭。

卒，子闻音，字知政，万历五年袭。卒，子贞运，字用行，四十三年袭。时以在曲阜者为孔氏北宗，在西安者为南宗云。

颜希惠，复圣五十九代孙也。洪武初，以颜子五十七代孙池为宣德府学教授。

十五年改三氏学教授，以奉祀事。池，字德裕。子拳，字克膺。拳子希仁，字士元。

景泰三年诏以颜、孟子孙长而贤者各一人，至京官之。其年，希仁为巡按御史顾躭所劾。诏黜希仁，召希惠以为翰林院《五经》博士。未几，以希惠非嫡子，仍以希仁长子议为之。议，字定伯，成化元年赐第京师，入觐，驰驿以为常。议卒，子鋐，字宗器，十八年袭。卒，子重德，字尚本，正德二年袭。卒，子从祖，字守嗣，袭。

卒，无子，嘉靖四十一年以从祖从父重礼之长子肇先为嗣。肇先，字启源。卒，子嗣慎，字用修袭。卒，长子尹宗先卒，次子尹祚，字永锡，万历年袭。尹祚为人博学好义，尹宗之子伯贞既长，遂以其职让之。伯贞，字叔节，二十七年袭。卒，子幼，弟伯廉，字叔清，三十四年袭。卒，子绍绪，崇祯十四年袭。

曾质粹，字好古，吉安永丰人，宗圣五十九代孙也。其先，都乡侯据避新莽之乱，徙家豫章，子孙散居抚、吉诸郡间。成化初，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县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有渔者陷入穴中，得悬棺，碣曰曾参之墓。”诏加修筑。正德间，山东佥事钱鋐访得曾子之后一人于嘉祥山中，未几而没。嘉靖十二年，以学士顾鼎臣言，诏求嫡嗣。于是江西抚按以质粹名闻，命回嘉祥，以衣巾奉祀。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三十九年卒。子昊，未袭卒。昊子继祖，字绳之，少病目，江西族人衮谋夺其职，为给事中刘不息、御史刘光国所纠，于是罢衮官，而继祖仍主祀事。卒，子承业，字洪福，万历五年袭。卒，子弘毅，字泰东，崇祯元年袭。卒，子闻达，字象舆，十四年袭。

孔闻礼，字知节，衍圣公闻韶弟也。正德二年诏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以奉述圣祀事。自后，世以衍圣公弟为之。闻礼卒，嘉靖二十五年，贞宁字用致袭。卒，万历二十二年，廕桂袭。卒，天启二年，廕隆袭。卒，八年，尚达袭。卒，崇祯十年，廕相袭。卒，十四年，廕锡袭。卒，十六年，廕钰袭。

孟希文，字士焕，亚圣五十六代孙也。洪武元年诏以孟子五十四代孙思谅奉祀，世复其家。思谅，字友道，子克仁，字信夫。克仁子希文。景泰三年授希文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卒，子元，字长伯，弘治二年袭。卒，子公棨幼，嘉靖二年以元弟亨之子公肇袭。公肇，字先文，少好学，事继母孔氏，以孝闻。卒，十二年，仍以公棨袭。公棨，字橐文。卒，子彦璞，字朝玺，隆庆元年袭。卒，子承光，万历二十九年袭。卒，子弘誉，天启三年袭。卒，子闻玉，崇祯二年袭。

仲于陛，先贤仲子六十二代孙也。万历十五年诏以仲子五十九代孙吕为奉祀。

吕子铨。铨子则显。则显子于陛。崇祯十六年以衍圣公孔廕植言，诏授于陛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赐泗水县、济宁州田六十余顷，庙户三十一，以奉其祭祀焉。

周冕，先贤元公周子十二代孙也。其先，道州人，熙宁中，周子葬母江州，子孙因家庐山莲花峰下。景泰七年，授冕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还乡以奉周子祀事。卒，子绣麟袭。卒，子道袭。卒，子联芳袭。卒，子济袭。卒，从弟汝忠袭。卒，子莲应袭。

程接道，先贤正公程子后也。宋淳熙间，纯公程子五世孙有居江宁者，尝主金陵书院祀事。卒，以名幼学者承之。明初失传。崇祯三年，河南巡按李日宣请以正公之后为之嗣，诏许之，遂以接道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十四年，土贼于大忠作乱，接道力拒，死之。

程克仁，先贤正公程子十七代孙也，世居嵩县之六浑。景泰六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程子祀事。卒，子继祖袭。卒，仲子世宥袭。卒，子心传袭。心传庄重寡言，为乡党所称。卒，弟宗益袭。卒，从子佳引袭。卒，从弟佳祚袭。崇祯十四年为土贼于大忠所杀。

张文运，郿人，先贤明公张子十四代孙也。天启二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张子祀事。崇祯三年卒，子承引，以父忧未袭。六年卒，子元祥，本朝康熙元年袭。

邵继祖，洛阳人，先贤康节公邵子二十七代孙也。崇祯三年，河南巡按吴甡请以继祖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邵子祀事。诏从之。卒，子养醇袭。

硃梴，字孟龄，先贤文公硃子九世孙也，世居福建建安县之紫霞洲。景泰六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硃子祀事。梴为人淳谨，言动有则。卒，子燉，字孔晖袭。燉以事入都，中途遇盗。未几，有遗金道上者，燉守之，以还其人，人称其廉介。卒，子茔，字元厚袭。卒，子鎏袭。卒，子法，字兆祖袭。法为人孝友。卒，子楗，字士启袭。卒，子莹，字惟玉袭。卒，子之俊，字乔之袭。

硃墅，先贤文公硃子十一世孙也。正德间，给事中戴铣、汪元锡，御史王完等相继言：“硃子，继孔子者也。孔子之后有曲阜、西安，硃子之后亦有建安、婺源。

今建安恩典已隆，在婺源者，请依阙里之例，录其子孙一人，量授以官，俾掌祠事。”

诏许之。嘉靖二年授墅翰林院《五经》博士。三十八年以本学训导席端言，令其世袭。墅卒，子镐袭。卒，子德洪袭。卒，子邦相袭。卒，子煜袭。卒，子坤袭。

## 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文苑一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

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今博考诸家之集，参以众论，录其著者，作《文苑传》。

○杨维桢陆居仁 钱惟善 胡翰 苏伯衡 王冕郭奎 刘炳 戴良王逢 丁鹤年 危素 张以宁石光霁 秦裕伯 赵壎宋僖等 徐一夔 赵捴谦乐良等 陶宗仪顾德辉等 袁凯 高启杨基等 王行唐肃 宋克等 孙蕡王佐等 王蒙郭传

杨维桢，字廉夫，山阴人。母李，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少时，日记书数千言。父宏，筑楼铁崖山中，绕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去其梯，俾诵读楼上者五年，因自号铁崖。元泰定四年成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调。会修辽、金、宋三史成，维桢著《正统辩》千余言，总裁官欧阳元功读且叹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将荐之而不果，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上，会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士诚累招之，不赴，遣其弟士信咨访之，因撰五论，具书复士诚，反覆告以顺逆成败之说，士诚不能用也。又忤达识丞相，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

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便例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史馆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宋濂赠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盖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

维桢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羽、锡山倪瓚、昆山顾瑛为诗文友，碧桃叟释臻、知归叟释现、清容叟释信为方外友。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免。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维桢徙松江时，与华亭陆居仁及侨居钱惟善相倡和。惟善，字思复，钱塘人。至正元年，省试《罗刹江赋》，时锁院三千人，独惟善据枚乘《七发》辨钱塘江为曲江，由是得名，号曲江居士。官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乡试，隐居教授，自号云松野衲。两人既殁，与维桢同葬干山，人目为三高士墓。

胡翰，字仲申，金华人。幼聪颖异常儿。七岁时，道拾遗金，坐守侍其人还之。

长从兰溪吴师道、浦江吴莱学古文，复登同邑许谦之门。同郡黄溍、柳贯以文章名天下，见翰文，称之不容口。游元都，公卿交誉之。与武威余阙、宣城贡师泰尤善。

或劝之仕，不应。既归，遭天下大乱，避地南华山，著书自适。文章与宋濂、王祎相上下。太祖下金华，召见，命与许元等会食中书省。后侍臣复有荐翰者，召至金陵。时方籍金华民为兵，翰从容进曰：“金华人多业儒，鲜习兵，籍之，徒糜饷耳。”

太祖即罢之。授衢州教授。洪武初，聘修《元史》，书成，受赉归。爱北山泉石，卜筑其下，徜徉十数年而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义》，文曰《胡仲子集》，诗曰《长山先生集》。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宋门下侍郎辙之裔也。父友龙，受业许谦之门，官萧山令，行省都事。明师下浙东，坐长子仕闽，谪徙滁州。李善长奏官之，力辞归。

伯衡警敏绝伦，博洽群籍，为古文有声。元末贡于乡。太祖置礼贤馆，伯衡与焉。

岁丙午用为国子学录，迁学正。被荐，召见，擢翰林编修。力辞，乞省觐归。洪武十年，学士宋濂致仕，太祖问谁可代者，濂对曰：“伯衡，臣乡人，学博行修，文词蔚赡有法。”太祖即征之，入见，复以疾辞，赐衣钞而还。二十一年聘主会试，事竣复辞还。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下吏死。二子恬、怡，救父，并被刑。

王冕，字元章，诸暨人。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墓乃返，亡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然。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称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屡应举不中，弃去，北游燕都，客秘书卿泰不花家，拟以馆职荐，力辞不就。既归，每大言天下将乱，携妻孥隐九里山，树梅千株，桃杏半之，自号梅花屋主，善画梅，求者踵至，以幅长短为得米之差。尝仿《周官》著书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谘议参军，一夕病卒。

同时郭奎、刘炳皆早参戎幕，以诗名。奎，字子章，巢县人。从余阙学，治经，阙亟称之。太祖为吴国公，来归，从事幕府。硃文正开大都督府于南昌，命奎参其军事，文正得罪，奎坐诛。炳，字彦昺，鄱阳人。至正中，从军于浙。太祖起淮南，献书言事，用为中书典签。洪武初，从事大都督府，出为知县。阅两考，以病告归，久之卒。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通经、史百家暨医、卜、释、老之说。学古文于黄溍、柳贯、吴莱。贯卒，经纪其家。太祖初定金华，命与胡翰等十二人会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讲经、史，陈治道。明年，用良为学正，与宋濂、叶仪辈训诸生。太祖既旋师，良忽弃官逸去。辛丑，元顺帝用荐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学提举。良见时事不可为，避地吴中，依张士诚。久之，见士诚将败，挈家泛海，抵登、莱，欲间行归扩廓军，道梗，寓昌乐数年。洪武六年始南还，变姓名，隐四明山。太祖物色得之。

十五年召至京师，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

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元亡后，惟良与王逢不忘故主，每形于歌诗，故卒不获其死云。良世居金华九灵山下，自号九灵山人。

逢，字原吉，江阴人。至正中，作《河清颂》，台臣荐之，称疾辞。张士诚据吴，其弟士德用逢策，北降于元以拒明。太祖灭士诚，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洪武十五年以文学征，有司敦迫上道。时子掖为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头泣请，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卒，年七十，有《梧溪诗集》七卷。

逢自称席帽山人。

时又有丁鹤年者，回回人。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世商。元世祖征西域，军乏饟，老丁杖策军门，尽以赀献。论功，赐田宅京师，奉朝请。乌马儿累官甘肃行省左丞。父职马禄丁，以世廕为武昌县达鲁花赤，有惠政，解官，留葬其地。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鹤年年十八，奉母走镇江。母殁，盐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

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为童子师，或寄僧舍，卖浆自给。及海内大定，牒请还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瘗东村废宅中，鹤年恸哭行求，母告以梦，乃啮血沁骨，敛而葬焉。乌斯道为作《丁孝子传》。鹤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顺帝北遁后，饮泣赋诗，情词凄恻。晚学浮屠法，庐居父墓，以永乐中卒。

鹤年好学洽闻，精诗律，楚昭、庄二王咸礼敬之。正统中，宪王刻其遗文行世。

危素，字太仆，金溪人，唐抚州刺史全讽之后。少通《五经》，游吴澄、范梈门。至正元年用大臣荐授经筵检讨。修宋、辽、金三史及注《尔雅》成，赐金及宫人，不受。由国子助教迁翰林编修。纂后妃等传，事逸无据，素买饧饼馈宦寺，叩之得实，乃笔诸书，卒为全史。迁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工部侍郎，转大司农丞、礼部尚书。

时乱将亟，素每抗论得失。十八年参中书省事，请专任平章定住总西方兵，毋迎帝师悮军事，用普颜不花为参政，经略江南，立兵农宣抚使司以安畿内，任贤守令以抚流窜之民。且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尝胆，力图中兴。”寻进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二十年拜参知政事，俄除翰林学士承旨，出为岭北行省左丞。言事不报，弃官居房山。素为人侃直，数有建白，敢任事。上都宫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阁，素谏止之。请亲祀南郊，筑北郊，以斥合祭之失。因进讲陈民间疾苦，诏为发钱粟振河南、永平民。淮南兵乱，素往廉问，假便宜发楮币，振维扬、京口饥。居房山者四年。明师将抵燕，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起为承旨如故。素甫至而师入，乃趋所居报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库，往告镇抚吴勉辈出之，《元实录》得无失。

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讲学士，数访以元兴亡之故，且诏撰《皇陵碑》文，皆称旨。

顷之，坐失朝，被劾罢。居一岁，复故官，兼弘文馆学士，赐小库，免朝谒。尝偕诸学士赐宴，屡遣内官劝之酒，御制诗一章，以示恩宠，命各以诗进，素诗最后成，帝独览而善之曰：“素老成，有先忧之意。”时素已七十余矣。御史王著等论素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诏谪居和州，守余阙庙，岁余卒。

先是，至元间，西僧嗣古妙高欲毁宋会稽诸陵。夏人杨辇真珈为江南总摄，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裒帝后遗骨，瘗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厌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颅骨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素在翰林时，宴见，备言始末。帝叹息良久，命北平守将购得颅骨于西僧汝纳所，谕有司厝于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绍兴以永穆陵图来献，遂敕葬故陵，实自素发之云。

张以宁，字志道，古田人。父一清，元福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以宁年八岁，或讼其伯父于县系狱，以宁诣县伸理，尹异之，命赋《琴堂诗》，立就，伯父得释，以宁用是知名。泰定中，以《春秋》举进士，由黄岩判官进六合尹，坐事免官，滞留江、淮者十年。顺帝征为国子助教，累至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在朝宿儒虞集、欧阳元、揭傒斯、黄溍之属相继物故，以宁有俊才，博学强记，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

明师取元都，与危素等皆赴京，奏对称旨，复授侍讲学士，特被宠遇。帝尝登钟山，以宁与硃升、秦裕伯等扈从拥翠亭，给笔札赋诗。洪武二年秋，奉使安南，封其主陈日煃为国王，御制诗一章遣之。甫抵境，而日煃卒，国人乞以印诏授其世子，以宁不听，留居洱江上，谕世子告哀于朝，且请袭爵。既得令，俟后使者林唐臣至，然后入境将事。事竣，教世子服三年丧，令其国人效中国行顿首稽首礼。天子闻而嘉之，赐玺书，比诸陆贾、马援，再赐御制诗八章。及还，道卒，诏有司归其柩，所在致祭。

以宁为人洁清，不营财产，奉使往还，补被外无他物。本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学尤专《春秋》，多所自得，撰《胡传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岁，始卒业。元故官来京者，素及以宁名尤重。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

素宋、元史藁俱失传，而以宁《春秋》学遂行。

门人石光霁，字仲濂，泰州人。读书五行俱下。洪武十三年以明经举，授国子学正，进博士，作《春秋钩玄》，能传以宁之学。

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遭世乱，弃官，客扬州。

久之，复避地上海。居母丧尽礼。张士诚据姑苏，遣人招之，拒不纳。吴元年，太祖命中书省檄起之。裕伯对使者曰：“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不忠也。母丧未终，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中书省固辞。洪武元年复征，称病不出。帝乃手书谕之曰：“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裕伯拜书，涕泗横流，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读学士，固辞，不允。与张以宁等扈从，登钟山拥翠亭，给笔札赋诗，甚见宠待。二年改待制，旋为治书侍御史。三年始诏设科取士，以裕伯与御史中丞刘基为京畿主考官。裕伯博辨善论说，占奏悉当帝意，帝数称之。出知陇州，卒于官。

赵壎，字伯友，新喻人，好学，工属文。元至正中举于乡，为上犹教谕。洪武二年，太祖诏修《元史》，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官，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官，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为纂修官，而壎与焉。以是年二月，开局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用资参考。至八月成，诸儒并赐赍遣归。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祐等往北平采遗事。明年二月还朝，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征四方文学士硃右、贝琼、硃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及壎为纂修官。先后纂修三十人，两局并与者，壎一人而已。阅六月，书成，诸儒多授官，惟壎及硃右、硃廉不受归。

寻召修日历，授翰林编修。高丽遣使朝贡，赐宴，乐作，使者以国丧辞。熏进曰：“小国之丧，不废大国之礼。”太祖甚悦，命与宋濂同职史馆，濂兄事之。

尝奉诏撰《甘露颂》，太祖称善。出为靖江王府长史，卒。

始与壎同纂修者汪克宽、陶凯、曾鲁、高启、赵汸、贝琼、高逊志并有传，今自宋僖以下可考者，附著于篇。

宋僖，字无逸，余姚人。元繁昌教谕，遭乱归。史事竣，命典福建乡试。

陈基，字敬初，临海人。少与兄聚受业于义乌黄溍，从溍游京师，授经筵检讨。

尝为人草谏章，力陈顺帝并后之失，顺帝欲罪之，引避归里。已，奉母入吴，参太尉张士诚军事。士诚称王，基独谏止，欲杀之，不果。吴平，召修《元史》，赐金而还。洪武三年冬卒。初，士诚与太祖相持，基在其幕府，书檄多指斥，及吴亡，吴臣多见诛，基独免。世所传《夷白集》，其指斥之文犹备列云。

张文海，鄞人，与同里傅恕并入史馆。

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元史》成，受赐归，复同修日历。后以宋濂荐授翰林应奉，文字草制，悉称旨。寻以老疾辞还。

傅恕，字如心，鄞人。学通经史，与同郡乌斯道、郑真皆有文名。洪武二年诣阙陈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驭外蕃、增禄秩、均民田、更法役、黜异端、易服制、兴学校、慎选举、罢榷盐、停榷茶。太祖嘉纳之，遂命修《元史》。

事竣，授博野知县，后坐累死。

斯道，字继善，慈溪人，与兄本良俱有学行。洪武中，斯道被荐授石龙知县，调永新，坐事谪役定远，放还，卒。斯道工古文，兼精书法。子缉，亦善诗文。洪武四年举乡试第一，授临淮教谕。入见，赐之宴，赋诗称旨，除广信教授，自号荣阳外史。

傅著，字则明，长洲人。史成，归为常熟教谕。魏观行乡饮酒礼，长洲教谕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观礼者以为盛事焉。历官知府，卒。

谢徽，字元懿，长洲人。史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寻擢吏部郎中，力辞不拜，归。复起国子助教，卒。徽博学工诗文，与同邑高启齐名。弟恭，字元功，亦能诗。

硃右，字伯贤，临海人。史成，辞归。已，征修日历、宝训，授翰林编修。迁晋府右长史。九年卒官。

硃廉，字伯清，义乌人。幼力学，从黄溍学古文。知府王宗显辟教郡学。李文忠镇严州，延为钓台书院山长。洪武初，《元史》成，不受官归。寻征修日历，除翰林编修。八年扈驾中都，进诗十章，太祖称善，为和六章赐之。已而授楚王经，迁楚府右长史。久之，辞疾归。廉好程、硃之学，尝取《硃子语类》，摘其精义，名曰《理学纂言》。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为昆山教授，遂卜居嘉定。少孤贫，读书天台山中，师事王贞文，得兰溪金履祥之传，学有端绪。尝著论力诋杨维桢，目为文妖。

《元史》成，赐银币还。又以荐入翰林，母老乞归。坐知府魏观事，与高启俱被杀。

张孟兼，浦江人，名丁，以字行。史成，授国子学录，历礼部主事、太常司丞。

刘基尝为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太祖颔之。孟兼性傲，尝坐累谪输作。已，复官，太祖顾孟兼谓濂曰：“卿门人邪？”濂对：“非门人，乃邑子也。其为文有才，臣刘基尝称之。”太祖熟视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乃可耳。”未几，用为山西佥事。廉劲疾恶，纠摘奸猾，令相牵引，每事辄株连数十人。吏民闻张佥事行部，凛然堕胆。声闻于朝，擢山东副使。

布政使吴印者，僧也，太祖骤贵之，宠眷甚，孟兼易之。印谒孟兼，由中门入，孟兼杖守门卒。已，又以他事与相拄。太祖先入印言，逮笞孟兼。孟兼愤，捕为印书奏者，欲论以罪。印复上书言状，太祖大怒曰：“竖儒与我抗邪！”械至阙下，命弃市。

李汶，字宗茂，当涂人。博学多才，史成，除巴东知县，移南和。晚年归里，以经学训后进。

张宣，字藻重，江阴人。洪武初，以考礼征。寻预修《元史》，太祖亲书其名，召对殿廷，即日授翰林编修，呼为小秀才。奉诏归娶，年已三十矣。六年坐事谪徙濠梁，道卒。

张简，字仲简，吴县人。初师张雨为道士，隐居鸿山。元季兵乱，以母老归养，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荐修《元史》。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钜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

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一镒。

杜寅，字彦正，吴县人。史成，官岐宁卫知事。洪武八年，番贼既降复叛，寅与经历熊鼎俱被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文，与义乌王祎善。洪武二年八月诏纂修礼书，一夔及儒士梁寅、刘于、曾鲁、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并与焉。明年书成，将续修《元史》，祎方为总裁官，以一夔荐。一夔遗书曰：迩者县令传命，言朝廷以续修《元史》见征，且云执事谓仆善叙事，荐之当路，私心窃怪执事何忄卷忄卷于不材多病之人也。仆素谓执事知我，今自审终不能副执事之望，何也？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

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

元朝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于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

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此书可以参稽，而一时纂修诸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辈皆有史才史学，{厂堇}而成书。至若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也，言未必驯也，首尾未必穿贯也。而向之数公，或受官，或还山，复各散去。

乃欲以不材多病如仆者承之于后，仆虽欲仰副执事之望，曷以哉！谨奉状左右，乞赐矜察。

一夔遂不至。未几，用荐署杭州教授。召修《大明日历》，书成，将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辞，赐文绮遣还。

赵捴谦，名古则，更名谦，余姚人。幼孤贫，寄食山寺，与硃右、谢肃、徐一夔辈定文字交。天台郑四表善《易》，则从之受《易》。定海乐良、鄞郑真明《春秋》，山阴赵俶长于说《诗》，迮雨善乐府，广陵张昱工歌诗，无为吴志淳、华亭硃芾工草书篆隶，捴谦悉与为友。博究《六经》、百氏之学，尤精六书，作《六书本义》，复作《声音文字通》，时目为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词臣修《正韵》，捴谦年二十有八，应聘入京师，授中都国子监典簿。久之，以荐召为琼山县学教谕。

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其后，门人柴钦，字广敬，以庶吉士与修《永乐大典》，进言其师所撰《声音文字通》当采录，遂奉命驰传，即其家取之。

乐良，字季本。迮雨，字士霖。赵俶，字本初。洪武中，官国子监博士。以年老乞归，加翰林待制。

张昱，字光弼，庐陵人。仕元，为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

留居西湖寿安坊，贫无以葺庐，酒间为瞿佑诵所作诗，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太祖征至京，悯其老，曰“可闲矣”，厚赐遣还，乃自号可闲老人。年八十三卒。

吴志淳，字主一，元末知靖安、都昌二县。奏除待制翰林，为权幸所阻，避兵于鄞。

硃芾，字孟辨，洪武初，官编修，改中书舍人。

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人。父煜，元福建、江西行枢密院都事。宗仪少试有司，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出游浙东、西，师事张翥、李孝光、杜本。为诗文，咸有程度，尤刻志字学，习舅氏赵雍篆法。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驴举为行人，又辟为教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署为军谘，亦不赴。洪武四年诏征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举人才，皆及宗仪，引疾不赴。晚岁，有司聘为教官，非其志也。

二十九年率诸生赴礼部试，读《大诰》，赐钞归，久之卒。所著有《辍耕录》三十卷，又葺《说郛》、《书史会要》、《四书备遗》，并传于世。

顾德辉，字仲瑛，昆山人。家世素封，轻财结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节读书，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筑别业于茜泾西，曰玉山佳处，晨夕与客置酒赋诗其中。四方文学士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张雨、于彦、成琦、元璞辈，咸主其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饩馆声伎，并冠绝一时。而德辉才情妙丽，与诸名士亦略相当。尝举茂才，授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欲强以官，去隐于嘉兴之合溪。寻以子元臣为元水军副都万户，封德辉武略将军、飞骑尉、钱塘县男。母丧归绰溪，士诚再辟之，遂断发庐墓，自号金粟道人。及吴平，父子并徙濠梁。洪武二年卒。士诚之据吴也，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

孙作，字大雅，江阴人。为文醇正典雅，动有据依。尝著书十二篇，号《东家子》，宋濂为作《东家子传》。元季，挈家避兵于吴，尽弃他物，独载书两簏。士诚廪禄之，旋以母病谢去，客松江，众为买田筑室居焉。洪武六年聘修《大明日历》，授翰林编修，乞改太平府教授。召为国子助教，寻分教中都，逾年还国学，抉授司业，归卒于家。

元末文人最盛，其以词学知名者，又有张宪、周砥、高明、蓝仁之属。

张宪，字思廉，山阴人。学诗于杨维桢，最为所许。负才不羁，尝走京师，恣言天下事，众骇其狂。还入富春山，混缁流以自放。一日，升高呼所亲，语曰：“祸至矣，亟去！”三日而寇至，死者五百家。后仕张士诚，为枢密院都事。吴平，变姓名，寄食杭州报国寺以殁。

周砥，字履道，吴人，侨无锡。博学工文词，与宜兴马治善，遭乱客治家，治为具舟车，尽穷阳羡山溪之胜。其乡多富人，与治善者咸置酒招砥。砥心厌之，一日贻书别治，夜半遁去，游会稽，殁于兵。治，字孝常，亦能诗。洪武时为内丘知县，终建昌知府。

高明，字则诚，永嘉人。至正五年进士，授处州录事，辟行省掾。方国珍叛，省臣以明谙海滨事，择以自从，与论事不合。及国珍就抚，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栎社。太祖闻其名，召之，以老疾辞，还卒于家。

蓝仁，字静之。弟智，字明之，崇安人。元时，清江杜本隐武夷，崇尚古学，仁兄弟俱往师之，授以四明任士林诗法，遂谢科举，一意为诗。后辟武夷书院山长，迁邵武尉，不赴。内附后，例徙濠梁，数月放归，卒。智，洪武十年被荐，起家广西佥事，著廉声。

袁凯，字景文，松江华亭人。元末为府吏，博学有才辨，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洪武三年荐授御史。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凯上言：“诸将习兵事，恐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通经学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帝敕台省延名士直午门，为诸将说书。后帝虑囚毕，命凯送皇太子覆讯，多所矜减。凯还报，帝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言：“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

帝以凯老猾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免，告归，久之以寿终。凯工诗，有盛名。

性诙谐，自号海叟。背戴乌巾，倒骑黑牛，游行九峰间，好事者至绘为图。初，在杨维桢座，客出所赋《白燕诗》，凯微笑，别作一篇以献。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人遂呼袁白燕云。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博学工诗。张士诚据吴，启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丘。

洪武初，被荐，偕同县谢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

三年秋，帝御阙楼，启、徽俱入对，擢启户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明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

基，字孟载，其先蜀嘉州人，祖宦吴中，生基，遂家焉。九岁背诵《六经》，及长著书十万余言，名曰《论鉴》。遭乱，隐吴之赤山。张士诚辟为丞相府记室，未几辞去，客饶介所。明师下平江，基以饶氏客安置临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归。寻起为荥阳知县，谪居钟离。被荐为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职。六年起官，奉使湖广。召还，授兵部员外郎，迁山西副使。进按察使，被谗夺官，谪输作，竟卒于工所。初，会稽杨维桢客吴中，以诗自豪。基于座上赋《铁笛歌》，维桢惊喜，与俱东，语从游者曰：“吾在吴，又得一铁矣。若曹就之学。优于老铁学也。”

张羽，字来仪，后以字行，本浔阳人。从父宦江浙，兵阻不获归，与友徐贲约，卜居吴兴。领乡荐，为安定书院山长，再徙于吴。洪武四年征至京师，应对不称旨，放还。再征授太常司丞。太祖重其文，十六年自述滁阳王事，命羽撰庙碑。寻坐事窜岭南，未半道，召还。羽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羽文章精洁有法，尤长于诗，作画师小米。

徐贲，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工诗，善画山水。张士诚辟为属，已谢去。吴平，谪徙临濠。洪武七年被荐至京。九年春，奉使晋、冀，有所廉访。暨还，检其橐，惟纪行诗数首，太祖悦，授给事中。改御史，巡按广东。又改刑部主事，迁广西参议。以政绩卓异，擢河南左布政使。大军征洮、岷，道其境，坐犒劳不时，下狱瘐死。

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小说，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未弱冠，谢去，授徒齐门，名士咸与交。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镒计，行辄麾去曰：“使富而可守，则然脐之惨不及矣。”

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诛，行父子亦坐死。

始吴中用兵，所在多列砲石自固，行私语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刚，若植大竹于地，系布其端，砲石至，布随之低昂，则人不能害，而砲石无所用矣。”后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行亦自负知兵，以及于祸云。

初，高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启、贲、逊志、羽自有传。

唐肃，字处敬，越州山阴人。通经史，兼习阴阳、医卜、书数。少与上虞谢肃齐名，称会稽二肃。至正壬寅举乡试。张士诚时，为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迁嘉兴路儒学正。士诚败，例赴京。寻以父丧还。洪武三年用荐召修礼乐书，擢应奉翰林文字。其秋，科举行，为分考官，免归。六年谪佃濠梁，卒。子之淳，字愚士，宋濂亟称之。建文二年，用方孝孺荐，擢翰林侍读，与孝孺共领修书事，卒于官。

谢肃，官至福建佥事，坐事死。

宋克，字仲温，长洲人。伟躯干，博涉书史。少任侠，好学剑走马，家素饶，结客饮博。迨壮，谢酒徒，学兵法，周流无所遇，益以气自豪。张士诚欲罗致之，不就。性抗直，与人议论期必胜，援古切今，人莫能难也。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时有宋广，字昌裔，亦善草书，称二宋。洪武初，克任凤翔同知，卒。

尧臣，字唐卿，永嘉人。入吴，为士诚客。城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

吕敏，字志学，无锡人。元时为道士，洪武初，官无锡教谕。十三年举人才，不知其官所终。

陈则，字文度，昆山人。洪武六年举秀才，授应天府治中。俄擢户部侍郎，以阅实户口，出为大同府同知，进知府。

孙蕡，字仲衍，广东顺德人。性警敏，书无所不窥。诗文援笔立就，词采烂然。

负节概，不妄交游。何真据岭南，开府辟士，与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并受礼遇，称五先生。廖永忠南征，蕡为真草降表，永忠辟典教事。洪武三年始行科举，蕡与其选，授工部织染局使，迁虹县主簿。兵燹后，蕡劳徠安辑，民多复业。居一年，召为翰林典籍，与修《洪武正韵》。九年遣监祀四川。居久之，出为平原主簿。坐累逮系，俾筑京师望都门城垣。蕡讴唫为粤声，主者以奏。召见，命诵所歌诗，语皆忠爱，乃释之。十五年起为苏州经历，复坐累戍辽东。已，大治蓝玉党，蕡尝为玉题画，遂论死。临刑，作诗长讴而逝。时门生黎贞亦戍辽东，蕡尸乃得收敛。贞，字彦晦，新会人。工诗文，尝为本邑训导，以事被诬，戍辽阳十八年，从游者甚众。

放还卒。蕡所著，有《通鉴前编纲目》、《孝经集善》、《理学训蒙》及《西庵集》、《和陶集》，多佚不传。番禺赵纯称其究极天人性命之理，为一时儒宗云。

王佐，字彦举，先河东人，元末侍父官南雄，经乱不能归，遂占籍南海。与蕡结诗社。构辞敏捷，佐不如蕡，句意沉著，蕡亦不如佐。何真使佐掌书记，参谋议。

真归朝，佐亦还里。洪武六年被荐，征为给事中。太祖赐宋濂黄马，复为歌，命侍臣属和，佐立成。性不乐枢要，将告归。时告者多获重谴，或尼之曰：“君少忍，独不虞性命邪？”佐乃迟徊二年，卒乞骸归。

赵介，字伯贞，番禺人。博通六籍及释、老书。气豪迈，无仕进意。行以囊自随，遇景，赋诗投其中，日往来西樵泉石间。有司累荐，皆辞免。洪武二十二年坐累逮赴京，卒于南昌舟次。四子，洁、绚、绎、纯，皆善诗文，工篆隶。绚，隐居不出，有父风。纯，仕御史。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三年以明经荐授洛阳典史，历南阳、西安二府幕官，并能其职。以年衰乞改汉阳教谕，秩满，调义宁。义宁在粤西，荒陋甚，德为振举，文教渐兴，解官归卒。德初好为诗，晚究洛、闽之学，谓诚意为古圣喆心要，故岭南人称理学，必曰李仲修云。黄哲，亦番禺人。历仕州郡，以治行称。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赵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榘度。工画山水，兼善人物。少时赋宫词，仁和俞友仁见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问，遇乱，隐居黄鹤山，自称黄鹤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尝谒胡惟庸于私第，与会稽郭传、僧知聪观画。惟庸伏法，蒙坐事被逮，瘐死狱中。

郭传，一名正传，字文远。洪武七年，帝御武楼，赐学士宋濂坐，谓曰：“天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学之士，卿知其人乎？”对曰：“会稽有郭传者，学有渊源，其文雄赡新丽，其议论根据《六经》，异才也。”既而濂持其文以进，帝召见于谨身殿，授翰林应奉，直起居注。迁兵部主事，再迁考功监丞，进监令，出署湖广布政司参政。

##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文苑二

○林鸿郑定等 王绂夏昶 沈度弟粲 滕用亨等 聂大年 刘溥苏平等张弼张泰 陆釴 陆容 程敏政 罗 储巏 李梦阳康海 王九思 王维桢 何景明徐祯卿杨循吉 祝允明 唐寅 桑悦边贡 顾璘 弟瑮 陈沂等 郑善夫殷云霄方豪等 陆深王圻王廷陈 李濂林鸿，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才荐，授将乐县训导，历礼部精膳司员外郎。性脱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归。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十才子者，闽郑定，侯官王褒、唐泰，长乐高棅、王恭、陈亮，永福王偁及鸿弟子周玄、黄玄，时人目为二玄者也。

鸿论诗，大指谓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少秋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闽人言诗者率本于鸿。

晋府引礼舍人浦源，字长源，无锡人也。慕鸿名，逾岭访之。造其门，二玄请诵所作，曰：“吾家诗也。”鸿延之入社。

郑定，字孟宣，尝为陈友定记室。友定败，浮海亡交、广间。久之，还居长乐。

洪武中，征授延平府训导，历国子助教。

王褒，字中美，鸿之兄子婿也。为长沙学官，迁永丰知县。永乐中，召入，预修《大典》，擢汉府纪善。

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进士。历陕西副使。

高棅，字彦恢，更名廷礼，别号漫士。永乐初，以布衣召入翰林，为待诏，迁典籍。性善饮，工书画，尤专于诗。其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

王恭，字安中，隐居七岩山，自称皆山樵者。永乐初，以儒士荐起待诏翰林，年六十余，与修《大典》。书成，授翰林院典籍。

陈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兴累诏不出，作《陈抟传》以见志。结草屋沧洲中，与三山耆彦为九老会，终其身不仕。

王偁，字孟易攵。父翰仕元，抗节死，偁方九岁，父友吴海抚教之。洪武中，领乡荐，入国学，陈情养母。母殁，庐墓六年。永乐初，用荐授翰林检讨，与修《大典》。学博才雄，最为解缙所重。自负无辈行，独推让同官王洪。

王洪者，字希范，钱塘人。八岁能文，十八成进士，授吏科给事中。改翰林检讨，偕偁等与修《大典》。历修撰、侍讲。帝颁佛曲于塞外，命洪为文，逡巡不应诏。为同列所排，不复进用，卒官。而偁后坐累谪交址，复以缙事连及，系死狱中。

黄玄，字玄之，将乐人。闻鸿弃官归，遂携妻子居闽县，以岁贡官泉州训导。

周玄，字微之，闽县人。永乐中，以文学征，授礼部员外郎。尝挟书千卷止高棅家，读十年，辞去，尽弃其书，曰：“在吾腹笥矣。”同时赵迪、林敏、陈仲宏、郑关、林伯璟、张友谦亦以能诗名，皆鸿之弟子。

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博学，工歌诗，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乐初，用荐，以善书供事文渊阁。久之，除中书舍人。

绂未仕时，与吴人韩奕为友，隐居九龙山，遂自号九龙山人。于书法，动以古人自期。画不苟作，游览之顷，酒酣握笔，长廊素壁淋漓沾洒。有投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纳，虽豪贵人勿顾也。有谏之者，绂曰：“丈夫宜审所处，轻者如此，重者将何以哉！”在京师，月下闻吹箫声，乘兴写《石竹图》，明旦访其人赠之，则估客也。客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一日退朝，黔国公沐晟从后呼其字，绂不应。同列语之曰：“此黔国公也。”绂曰：“我非不闻之，是必与我索画耳。”晟走及之，果以画请，绂颔之而已。逾数年，晟复以书来，绂始为作画。既而曰：“我画直遗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友故与之，俟黔公与求则可耳。”其高介绝俗如此。

昆山夏昶者，亦善画竹石，亚于绂。画竹一枝，直白金一锭，然人多以馈遗得之。昶，字仲昭，永乐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太常寺卿。昶与上元张益，同中进士，同以文名，同善画竹。其后，昶见益《石渠阁赋》，自谓不如，遂不复作赋。益见昶所画竹石，亦遂不复画竹。益死土木之难。

仲微，名显，钱塘人。尝知滕县事，谪戍云南。其为诗颇豪放自喜，云南诗人称平、居、陈、郭，显其一也。

沈度，字民则。弟粲，字民望。松江华亭人。兄弟皆善书，度以婉丽胜，粲以遒逸胜。度博涉经史，为文章绝去浮靡。洪武中，举文学，弗就。坐累谪云南，岷王具礼币聘之，数进谏，未几辞去。都督瞿能与偕入京师。成祖初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给廪禄，度与吴县滕用亨、长乐陈登同与选。是时解缙、胡广、梁潜、王琏皆工书，度最为帝所赏，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遂由翰林典籍擢检讨，历修撰，迁侍讲学士。粲自翰林待诏迁中书舍人，擢侍读，进阶大理少卿。兄弟并赐织金衣，镂姓名于象简，泥之以金。赠父母如其官，驰传归，告于墓。

昆山夏昺者，字孟晹，与其弟昶以善书画闻，同官中书舍人，时号大小中书，而度、粲号大小学士。

度性敦实，谦以下人，严取与。有训导介其友求书，请识姓字于上。度沈思曰：“得非曩讦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固请，终不肯书姓名。其在内廷备顾问，必以正对。粲笃于事兄，己有赐，辄归其兄。

滕用亨，初名权，字用衡。精篆隶书。被荐时年七十矣，召见，大书麟凤龟龙四字以进，又献《贞符诗》三篇。授翰林待诏，与修《永乐大典》。用亨善鉴古，尝侍帝观画卷，未竟，众目为赵伯驹，用亨曰：“此王诜笔也。”至卷尾，果然。

陈登，字思孝。初仕罗田县丞，改兰溪，再改浮梁。选入翰林，仍给县丞禄，历十年始授中书舍人。登于六书本原，博考详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来，残碑断碣，必穷搜摩搨审度而辨定之。得其传者，太常卿南城程南云也。

聂大年，字寿卿，临川人。父同文，洪武中，官翰林侍书、中书舍人。燕王入京师，迎谒，道曷死，死后五月而大年生，母胡抚之。比长，博学，善诗古文。

叶盛称其诗，谓三十年来绝唱也。书得欧阳率更法。宣德末，荐授仁和训导。母卒，归葬，哀感行路。里人列其母子贤行上之有司，诏旌其门。服阕，分教常州，迁仁和教谕。景泰六年荐入翰林，未几得疾卒。

始，尚书王直以诗寄钱塘戴文进索画，自序昔与文进交，尝戏作诗一联，至是十年始成之。大年题其后曰：“公爱文进之画，十年不忘。使以是心待天下贤者，天下宁复有遣贤哉。”直闻其言，不怒亦不荐。及大年疾笃，作诗贻直，有“镜中白发孰怜我，湖上青山欲待谁”句，直曰，“此欲吾志其墓耳”，遂为之志。

刘溥，字原博，长洲人。祖彦，父士宾，皆以医得官。溥八岁赋《沟水诗》，时目为圣童。长侍祖父游两京，研究经史兼通天文、历数。宣德时，以文学征。有言溥善医者，授惠民局副使，调太医院吏目。耻以医自名，日吟咏为事。其诗初学西昆，后更奇纵，与汤胤勣、苏平、苏正、沈愚、王淮、晏鐸、邹亮、蒋忠、王贞庆号“景泰十才子”，溥为主盟。

胤勣，东瓯王和曾孙，自有传。苏平，字秉衡，弟正，字秉贞，海宁人。兄弟并以布衣终。沈愚，字通理，昆山人，业医终其身。王淮，字柏源，慈溪人。晏鐸，字振之，富顺人。由庶吉士授御史，历按两畿、山东，所至有声。坐言事谪上高典史，邻境寇发，官兵不能讨，鐸捕灭之，归所掠于民。邹亮，字克明，长洲人。用况钟荐，擢吏部司务，迁御史。蒋忠，字主忠，仪真人，徙居句容。王贞庆，字善甫，驸马都尉宁子也。折节好士，有诗名，时称金粟公子。

张弼，字汝弼，松江华亭人。成化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进员外郎。迁南安知府，地当两广冲，奸人聚山谷为恶，悉捕灭之。毁淫祠百数十区，建为社学。谢病归，士民为立祠。弼自幼颖拔，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自号东海。张东海之名，流播外裔。为诗，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以书故，辄为人持去。与李东阳、谢鐸善。尝自言：“吾平生，书不如诗，诗不如文。”东阳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鐸称其好学不倦，诗文成一家言。子弘至，自有传。

张泰，字亨父，太仓人。陆釴，字鼎仪，昆山人。陆容，字文量，亦太仓人。

三人少齐名，号“娄东三凤”。泰举天顺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修撰。

为人恬淡自守，诗名亚李东阳。弘治间，艺苑皆称李怀麓、张沧洲，东阳有《怀麓堂集》，泰有《沧洲集》也。釴与泰同年进士，殿试第二。授编修，历修撰、谕德。

孝宗立，以东宫讲读劳，进太常少卿兼侍读，得疾归。泰、釴皆早卒。容，成化中进士。授南京主事，进兵部职方郎中。西番进狮子，奏请大臣往迎，容谏止之。迁浙江参政，罢归。

程敏政，字克勤，休宁人，南京兵部尚书信子也。十岁侍父官四川，巡抚罗绮以神童荐。英宗召试，悦之，诏读书翰林院，给廪馔。学士李贤、彭时咸爱重之，贤以女妻焉。成化二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历左谕德，直讲东宫。翰林中，学问该博称敏政，文章古雅称李东阳，性行真纯称陈音，各为一时冠。孝宗嗣位，以宫僚恩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直经筵。

敏政名臣子，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颇为人所疾。弘治元年冬，御史王嵩等以雨灾劾敏政，因勒致仕。五年起官，寻改太常卿兼侍读学士，掌院事。进礼部右侍郎，专典内阁诰敕。十二年与李东阳主会试，举人徐经、唐寅预作文，与试题合。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时榜未发，诏敏政毋阅卷，其所录者令东阳会同考官覆校。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东阳以闻，言者犹不已。敏政、昶、经、寅俱下狱，坐经尝贽见敏政，寅尝从敏政乞文，黜为吏，敏政勒致仕，而昶以言事不实调南太仆主簿。敏政出狱愤恚，发痈卒。后赠礼部尚书。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罗，字景鸣，南城人。博学，好古文，务为奇奥。年四十困诸生，输粟入国学。丘浚为祭酒，议南人不得留北监。固请不已，浚骂之曰：“若识几字，倔强乃尔！”仰对曰：“惟中秘书未读耳。”浚姑留之，他日试以文，乃大惊异。成化末，领京闱乡试第一。明年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益肆力古文，每有作，或据高树，或闭坐一室，瞑目隐度，形容灰槁。自此文益奇，亦厚自负。

尤尚节义。台谏救刘逊尽下狱，言当优容以全国体。中官李广死，遗一籍，具识大臣贿交者。帝怒，命言官指名劾奏。上言曰：“大臣表正百僚，今若此，固宜置重典。然天下及四裔皆仰望之，一旦指名暴其恶，启远人慢朝廷心。言官未见籍记，凭臆而论，安辨玉石？一经攻摘，且玷终身。臣请降敕密谕，使引疾退，或斥以他事，庶不为朝廷羞，而仕路亦清。”李梦阳下狱，言：“寿宁侯托肺腑，当有以保全之。梦阳不保，为侯累。”帝深纳焉。秩满，进侍读。

正德初，迁南京太常少卿。刘瑾乱政，李东阳依违其间。，东阳所举士也，贻书责以大义，且请削门生之籍。寻进本寺卿，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遇事严谨，僚属畏惮。畿辅盗纵横，而皇储未建，疏论激切，且侵执政者。七年冬，考绩赴都，遂引疾致仕归。宁王宸濠慕其名，遣使馈，避之深山。及叛，已病，驰书守臣约讨贼，事未举而卒。嘉靖初，赐谥文肃，学者称圭峰先生。

储巏，字静夫，泰州人。九岁能属文。母疾，刲股疗之，卒不起。家贫，力营墓域。旦哭冢，夜读书不辍。成化十九年乡试，明年会试，皆第一。授南京考功主事。孝宗嗣位，疏荐前直谏贬谪者，主事张吉、王纯，中书舍人丁玑，进士李文祥，吉等皆录用。久之，进郎中。吏部尚书耿裕知其贤，调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

尝核实一官，裕欲改其评，巏正色曰：“公所执，何异王介甫！”群僚咸在侧，裕大惭，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擢太仆少卿，请命史官记注言动，如古左右史，时不能用。进本寺卿。武宗立，塞上有警，条御边五事，又陈马政病民者四事，多议行。正德二年改左佥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召为户部右侍郎，寻转左，督仓场，所至宿弊尽厘。刘瑾用事，数陵侮大臣，独敬巏，称为先生。巏愤其所为，五年春，引疾求去。诏许乘传，有司俟疾痊以闻。其秋，瑾败，以故官召，辞不赴。后起南京户部左侍郎，就改吏部，卒官。

巏体貌清羸，若不胜衣；淳行清修，介然自守。工诗文。好推引知名士，辟远非类，不恶而严。进士顾璘尝谒尚书邵宝，宝语曰：“子立身，当以柴墟为法。”

柴墟者，巏别号也。嘉靖初，赐谥文懿。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母梦日堕怀而生，故名梦阳。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榷关，格势要，构下狱，得释。

十八年，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凡五千余言，极论得失。末言：“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鹤龄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张氏”语，诬梦阳讪母后为张氏，罪当斩。时皇后有宠，后母金夫人泣诉帝，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寻宥出，夺俸。金夫人诉不已，帝弗听，召鹤龄闲处，切责之，鹤龄免冠叩头乃已。左右知帝护梦阳，请毋重罪，而予杖以泄金夫人愤。帝又弗许，谓尚书刘大夏曰：“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吾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梦阳途遇寿宁侯，詈之，击以马箠，堕二齿，寿宁侯不敢校也。

孝宗崩，武宗立，刘瑾等八虎用事，尚书韩文与其僚语及而泣。梦阳进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群奄，阁臣持其章甚力，公诚率诸大臣伏阙争，阁臣必应之，去若辈易耳。”文曰：“善”，属梦阳属草。

会语泄，文等皆逐去。瑾深憾之，矫旨谪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仕。既而瑾复摭他事下梦阳狱，将杀之，康海为说瑾，乃免。瑾诛，起故官，迁江西提学副使。令甲，副使属总督，梦阳与相抗，总督陈金恶之。监司五日会揖巡按御史，梦阳又不往揖，且敕诸生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御史江万实亦恶梦阳。淮王府校与诸生争，梦阳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梦阳恐万实右王，讦万实。诏下总督金行勘，金檄布政使郑岳勘之。梦阳伪撰万实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构岳子涷通贿事。宁王宸濠者浮慕梦阳，尝请撰《阳春书院记》，又恶岳，乃助梦阳劾岳。万实复奏梦阳短，及伪为奏章事。参政吴廷举亦与梦阳有隙，上疏论其侵官，不俟命径去。诏遣大理卿燕忠往鞫，召梦阳，羁广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不听。劾梦阳陵轹同列，挟制上官，遂以冠带闲住去。亦褫岳职，谪戍澐，夺廷举俸。

梦阳既家居，益跅弛负气，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宸濠反诛，御史周宣劾梦阳党逆，被逮。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力救之，坐前作《书院记》，削籍。顷之卒。子枝，进士。

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硃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书，愿为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华州王维桢以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而后有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授修撰。与梦阳辈相倡和，訾议诸先达，忌者颇众。正德初，刘瑾乱政。以海同乡，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会梦阳下狱，书片纸招海曰：“对山救我。”对山者，海别号也。海乃谒瑾，瑾大喜，为倒屣迎。海因设诡辞说之，瑾意解，明日释梦阳。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

王九思，字敬夫，鄠人。弘治九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寻调吏部，至郎中，亦以瑾党谪寿州同知。复被论，勒致仕。

海、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党废。每相聚沜东鄠、杜间，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九思尝费重赀购乐工学琵琶。海搊弹尤善。后人传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

王维桢，字允宁。嘉靖十四年进士。擢庶吉士，累官南京国子祭酒。家居，地大震，压死。维桢颀而晰，自负经世才，职文墨，不得少效于世，使酒谩骂，人多畏而远之。于文好司马迁，于诗好杜甫，而其意以梦阳兼此二人。终身所服膺效法者，梦阳也。

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八岁能诗古文。弘治十一年举于乡，年方十五，宗籓贵人争遗人负视，所至聚观若堵。十五年第进士，授中书舍人。与李梦阳辈倡诗古文，梦阳最雄骏，景明稍后出，相与颉颃。正德改元，刘瑾窃柄。上书吏部尚书许进劝其秉政毋挠，语极激烈。已，遂谢病归。逾年，瑾尽免诸在告者官，景明坐罢。瑾诛，用李东阳荐，起故秩，直内阁制敕房。李梦阳下狱，众莫敢为直，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之。九年，乾清宫灾，疏言义子不当畜，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留中。久之，进吏部员外郎，直制敕如故。钱宁欲交欢，以古画索题，景明曰：“此名笔，毋污人手。”留经年，终掷还之。寻擢陕西提学副使。廖鹏弟太监銮镇关中，横甚，诸参随遇三司不下马，景明执挞之。其教诸生，专以经术世务。遴秀者于正学书院，亲为说经，不用诸家训诂，士始知有经学。嘉靖初，引疾归，未几卒，年三十有九。

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两人为诗文，初相得甚欢，名成之后，互相诋諆。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两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说者谓景明之才本逊梦阳，而其诗秀逸稳称，视梦阳反为过之。

然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又与边贡、徐祯卿并称四杰。其持论，谓：“诗溺于陶，谢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文靡于隋，韩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钱谦益撰《列朝诗》，力诋之。

徐祯卿，字昌谷，吴县人。资颖特，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自为诸生，已工诗歌，与里人唐寅善，寅言之沈周、杨循吉，由是知名。举弘治十八年进士。孝宗遣中使问祯卿与华亭陆深名，深遂得馆选，而祯卿以貌寝不与。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贬国子博士。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征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

其为读，喜白居易、刘禹锡。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然故习犹在，梦阳讥其守而未化。卒，年二十有三。祯卿体癯神清，诗熔炼精警，为吴中诗人之冠，年虽不永，名满士林。子伯虬，举人，亦能诗。

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善病，好读书，每得意，手足踔掉不能自禁，用是得颠主事名。一岁中，数移病不出。弘治初，奏乞改教，不许。遂请致仕归，年才三十有一。结庐支硎山下，课读经史，旁通内典、稗官。父母殁，倾赀治葬，寝苫墓侧。性狷隘，好持人短长，又好以学问穷人，至颊赤不顾。清宁宫灾，诏求直言，驰疏请复建文帝尊号，格不行。武宗驻跸南都，召赋《打虎曲》，称旨，易武人装，日侍御前为乐府、小令。帝以优俳畜之，不授官。循吉以为耻，阅九月辞归。既复召至京，会帝崩，乃还。嘉靖中，献《九庙颂》及《华阳求嗣斋仪》，报闻而已。晚岁落寞，益坚癖自好。尚书顾璘道吴，以币贽，促膝论文，欢甚。俄郡守邀璘，璘将赴之，循吉忽色变，驱之出，掷还其币。明日，璘往谢，闭门不纳。卒，年八十九。其诗文，自定为《松筹堂集》，他所作又十余种，几及千卷。

祝允明，字希哲，长洲人。祖显，正统四年进士。内侍传旨试能文者四人，显与焉，入掖门，知欲令教小内竖也，不试而出。由给事中历山西参政。并有声。允明以弘治五年举于乡，久之不第，授广东兴宁知县。捕戮盗魁三十余，邑以无警。

稍迁应天通判，谢病归。嘉靖五年卒。

允明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集，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涌泉。尤工书法，名动海内。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所著有诗文集六十卷，他杂著百余卷。子续，正德中进士，仕至广西左布政使。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时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怿，尤怪妄，亦以才名吴中。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敢为大言，以孟子自况。或问翰林文章，曰：“虚无人，举天下惟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罗。”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监司大骇，延之较书，预刊落以试悦，文义不属者，索笔补之。年十九举成化元年乡试，试春官，答策语不雅训，被斥。三试得副榜，年二十余耳，年籍误二为六，遂除泰和训导。学士丘浚重其文，属学使者善遇之。使者至，问：“悦不迎，岂有恙乎？”

长吏皆衔之，曰：“无恙，自负才名不肯谒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两使促之。

悦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有之。与若期，三日后来，渎则不来矣。”

使者恚，欲收悦，缘浚故，不果。三日来见，长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阶谢，乃已。迁长沙通判，调柳州。会外艰归，遂不出。居家益狂诞，乡人莫不重其文，而骇其行。初，悦在京师，见高丽使臣市本朝《两都赋》，无有，以为耻，遂赋之。居长沙，著《庸言》，自以为穷究天人之际。所著书，颇行于世。

边贡，字廷实，历城人。祖宁，应天治中。父节，代州知州。贡年二十举于乡，第弘治九年进士。除太常博士，擢兵科给事中。孝宗崩，疏劾中官张瑜，太医刘文泰、高廷和用药之谬，又劾中官苗逵、保国公硃晖、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改太常丞，迁卫辉知府，改荆州，并能其官。历陕西、河南提学副使，以母忧家居。嘉靖改元，用荐，起南京太常少卿，三迁太常卿，督四夷馆，擢刑部右侍郎，拜户部尚书，并在南京。贡早负才名，美风姿，所交悉海内名士。久官留都，优闲无事，游览江山，挥毫浮白，夜以继日。都御史劾其纵酒废职，遂罢归。

顾璘，字华玉，上元人。弘治九年进士。授广平知县，擢南京吏部主事，晋郎中。正德四年出为开封知府，数与镇守太监廖堂、王宏忤，逮下锦衣狱，谪全州知州。秩满，迁台州知府。历浙江左布政使，山西、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所至有声。迁吏部右侍郎，改工部。董显陵工毕，迁南京刑部尚书。罢归，年七十余卒。

璘少负才名，与何、李相上下。虚己好士，如恐不及。在浙，慕孙太初一元不可得见。道衣幅巾，放舟湖上，月下见小舟泊断桥，一僧、一鹤、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往还无间。抚湖广时，爱王廷陈才，欲见之，廷陈不可。侦廷陈狎游，疾掩之，廷陈避不得，遂定交。既归，构息园，大治幸舍居客，客常满。

从弟瑮，字英玉，以河南副使归，居园侧一小楼，教授自给。璘时时与客豪饮，伎乐杂作。呼瑮，瑮终不赴，其孤介如此。

初，璘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俊”。其后宝应硃应登继起，称四大家。

璘诗，矩矱唐人，以风调胜。韦婉丽多致，颇失纤弱。沂与韦同调。应登才思泉涌，落笔千言。然璘、应登羽翼李梦阳，而韦、沂则颇持异论。三人者，仕宦皆不及璘。

陈沂，字鲁南。正德中进士。由庶吉士历编修、侍讲，出为江西参议，量移山东参政。以不附张孚敬、桂萼，改行太仆卿致仕。

王韦，字钦佩。父徽，成化时给事中，直谏有声。韦举弘治中进士，由庶吉士历官太仆少卿。子逢元，亦能诗。

硃应登，字升之。弘治中进士，历云南提学副使，迁参政。恃才傲物，中飞语，罢归。子日籓，嘉靖间进士，终九江知府。能文章，世其家。

南都自洪、永初，风雅未畅。徐霖、陈鐸、金琮、谢璿辈谈艺正德时，稍稍振起。自璘王词坛，士大夫希风附尘，厥道大彰。许谷，陈凤，璿子少南，金大车、大舆、金銮，盛时泰，陈芹之属，并从之游。谷等皆里人，銮侨居客也。仪真蒋山卿、江都赵鹤亦与璘遥相应和。沿及末造，风流未歇云。

郑善夫，字继之，闽县人。弘治十八年进士。连遭内外艰，正德六年始为户部主事，榷税浒墅，以清操闻。时刘瑾虽诛，嬖幸用事。善夫愤之，乃告归，筑草堂金鰲峰下，为迟清亭，读书其中，曰：“俟天下之清也。”寡交游，日晏未炊，欣然自得。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武宗将南巡，偕同列切谏，杖于廷，罚跪五日。

善夫更为疏草，置怀中，属其仆曰：“死即上之。”幸不死，叹曰：“时事若此，尚可靦颜就列哉！”乞归未得，明年力请，乃得归。嘉靖改元，用荐起南京刑部郎中，未上，改吏部。行抵建宁，便道游武夷、九曲，风雪绝粮，得病卒，年三十有九。善夫敦行谊，婚嫁七弟妹，赀悉推予之，葬母党二十二人。所交尽名士，与孙一元、殷云霄、方豪尤友善。作诗，力摹少陵。

云霄，字近夫，寿张人，善夫同年进士。作蓄艾堂，聚书数千卷，以作者自命。

正德中，官南京给事中。武宗纳有娠女子马姬宫中，云霄偕同官疏谏，引李园、吕不韦事为讽，不报。卒官，年三十有七。乡人穆孔晖畏云霄峭直，曰：“殷子耻不善，不啻负秽然。”

方豪，字思道，开化人。正德三年进士。除昆山知县，迁刑部主事。谏武宗南巡，跪阙下五日，复受杖。历官湖广副使，罢归。一元，见《隐逸传》。

闽中诗文，自林鸿、高棅后，阅百余年，善夫继之。迨万历中年，曹学佺、徐勃辈继起，谢肇淛、邓原岳和之，风雅复振焉。

学佺详见后传。勃，字兴公，闽县人。兄熥，万历间举人。勃以布衣终。

博闻多识，善草隶书。积书鰲峰书舍至数万卷。

肇淛，字在杭。万历三十年进士。官工部郎中，视河张秋，作《北河纪略》，具载河流原委及历代治河利病。终广西右布政使。原岳，字汝高，亦闽县人，肇淛同年进士，终湖广副使。

陆深，字子渊，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刘瑾嫉翰林官亢己，悉改外，深得南京主事。瑾诛，复职，历国子司业、祭酒，充经筵讲官。奏讲官撰进讲章，阁臣不宜改窜。忤辅臣，谪延平同知。晋山西提学副使，改浙江。累官四川左布政使。松、茂诸番乱，深主调兵食，有功，赐金币。嘉靖十六年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笔删侍读二字，进詹事府詹事，致仕。卒，谥文裕。深少与徐祯卿相切磨，为文章有名。工书，仿李邕、赵孟頫。尝鉴博雅，为词臣冠。然颇倨傲，人以此少之。

同邑有王圻者，字元翰。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清江知县，调万安。擢御史，忤时相，出为福建按察佥事，谪邛州判官。两知进贤、曹县，迁开州知州。历官陕西布政参议，乞养归，筑室淞江之滨，种梅万树，目曰梅花源。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犹篝灯帐中，丙夜不辍。所撰《续文献通考》诸书行世。

初，圻以奏议为赵贞吉所推。张居正与贞吉交恶，讽圻攻之，不应。高拱为圻座主，时方修隙徐阶，又以圻为私其乡人不助己，不能无恚，遂摭拾之。

王廷陈，字穉钦，黄冈人。父济，吏部郎中。廷陈颖慧绝人，幼好弄，父抶之，辄大呼曰：“大人奈何虐天下名士！”正德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益恃才放恣。

故事，两学士为馆师，体严重，廷陈伺其退食，独上树杪，大声叫呼。两学士无如之何，佯弗闻也。武宗下诏南巡，与同馆舒芬等七人将疏谏，馆师石珤力止之。廷陈赋《乌母谣》，大书于壁以刺，珤及执政皆不悦。已而疏上，帝怒，罚跪五日，杖于廷。时已改吏科给事中，乃出为裕州知州。廷陈不习为吏，又失职怨望，簿牒堆案，漫不省视。夏日裸跣坐堂皇，见飞鸟集庭树，辄止讼者，取弹弹之。上官行部，不出迎。已而布政使陈凤梧及巡按御史喻茂坚先后至，廷陈以凤梧座主，特出迓。凤梧好谓曰：“子候我固善，御史即来，候之当倍谨。”廷陈许诺。及茂坚至，衔其素骄蹇，有意裁抑之，以小过榜州吏。廷陈为跪请，茂坚故益甚。廷陈大骂曰：“陈公误我。”直上堂搏茂坚，悉呼吏卒出，锁其门，禁绝供亿，且将具奏。茂坚大窘，凤梧为解，乃夜驰去。寻上疏劾之，适裕人被案者逸出，奏廷陈不法事，收捕系狱，削籍归。世宗践阼，前直谏被谪者悉复官，独廷陈以畦吏议不与。

屏居二十余年，嗜酒纵倡乐，益自放废。士大夫造谒，多蓬发赤足，不具宾主礼。时衣红紫窄袖衫，骑牛跨马，啸歌田野间。嘉靖十八年诏修《承天大志》，巡抚顾璘以廷陈及颜木、王格荐。书成，不称旨，赐银币而已。廷陈才高，诗文重当世，一时才士鲜能过之。木，应山人，官亳州知州。格，京山人，官河南佥事。

李濂，字川父，祥符人。举正德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沔阳知州，稍迁宁波同知，擢山西佥事。嘉靖五年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濂少负俊才，时从侠少年联骑出城，搏兽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为人。一日作《理情赋》，友人左国玑持以示李梦阳，梦阳大嗟赏，访之吹台，濂自此声驰河、雒间。既罢归，益肆力于学，遂以古文名于时。初受知梦阳，后不屑附和。里居四十余年，著述甚富。

##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文苑三

○文徵明蔡羽等 黄佐欧大任 黎民表 柯维骐 王慎中屠应埈等 高叔嗣蔡汝楠 陈束任瀚 熊过 李开先 田汝成子艺蘅皇甫涍弟冲 汸濂 茅坤子维 谢榛卢柟 李攀龙梁有誉等王世贞 汪道昆 胡应麟 弟世懋 归有光子子慕 胡友信

文徵明，长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父林，温州知府。

叔父森，右佥都御史。林卒，吏民醵千金为赙。徵明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渊，而记其事。

徵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辈相切劘，名日益著。其为人和而介。巡抚俞谏欲遗之金，指所衣蓝衫，谓曰：“敝至此邪？”徵明佯不喻，曰：“遭雨敝耳。”

谏竟不敢言遗金事。宁王宸濠慕其名，贻书币聘之，辞病不赴。

正德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徵明亦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院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而是时专尚科目，徵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

先是，林知温州，识张璁诸生中。璁既得势，讽征明附之，辞不就。杨一清召入辅政，徵明见独后。一清亟谓曰：“子不知乃翁与我友邪？”徵明正色曰：“先君弃不肖三十余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实不知相公与先君友也。”一清有惭色，寻与璁谋，欲徙徵明官。徵明乞归益力，乃获致仕。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徵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矣。长子彭，字寿承，国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学正。并能诗，工书画篆刻，世其家。

彭孙震孟，自有传。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ＣＷ、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

蔡羽，字九逵，由国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自号林屋山人，有《林屋》、《南馆》二集。自负甚高。文法先秦、两汉。或谓其诗似李贺，羽曰：“吾诗求出魏、晋上，今乃为李贺邪！”其不肯屈抑如此。

黄省曾，字勉之。举乡试。从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学诗于李梦阳。所著有《五岳山人集》。子姬水，字淳父，有文名，学书于祝允明。

袁ＣＷ，字永之，七岁能诗。举嘉靖五年进士，改庶吉士。张璁恶之，出为刑部主事，累迁广西提学佥事。两广自韩雍后，监司谒督府，率庭跪，ＣＷ独长揖。

无何，谢病归。子尊尼；字鲁望，亦官山东提学副使，有文名。

王宠，字履吉，别号雅宜。少学于蔡羽，居林屋者三年，既而读书石湖。由诸生贡入国子，仅四十而卒。行楷得晋法，书无所不观。

陆师道，字子传。由进士授工部主事，改礼部，以养母请告归。归而游徵明门，称弟子。家居十四年，乃复起，累官尚宝少卿。善诗文，工小楷古篆绘事。人谓徵明四绝，不减赵孟頫，而师道并传之，其风尚亦略相似。平居不妄交游，长吏罕识其面。女字卿子，适赵宦光，夫妇皆有闻于时。

陈道复，名淳，以字行。祖璚，副都御史。淳受业徵明，以文行著，善书画，自号白阳山人。

王谷祥，字禄之。由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吏部员外郎。忤尚书汪鋐，左迁真定通判以归。与师道俱有清望。

彭年，字孔嘉，其人亦长者。周天球，字公瑕；钱谷，字叔宝。天球以书，谷以画，皆继徵明表表吴中者也。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生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徐献忠，字伯臣。嘉靖中，举于乡，官奉化知县。著书数百卷。卒年七十七，王世贞私谥曰贞宪。

董宜阳，字子元。

张之象，字月鹿。祖萱，湖广参议。父鸣谦，顺天通判。之象由诸生入国学，授浙江按察司知事，以吏隐自命。归益务撰著。晚居秀林山，罕入城市。卒年八十一。

黄佐，字才伯，香山人。祖瑜，长乐知县，以学行闻。正德中，佐举乡试第一。

世宗嗣位，始成进士，选庶吉士。嘉靖初，授编修，陈初政要务，又请修举新政，疏皆留中。寻省亲归，便道谒王守仁，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辨难，守仁亦称其直谅。还朝，会出诸翰林为外僚，除江西佥事。旋改督广西学校，闻母病，引疾乞休，不俟报竟去，下巡抚林富逮问。富言佐诚有罪，第为亲受过，于情可原，乃令致仕。家居九年，简宫僚，命以编修兼司谏，寻进侍读，掌南京翰林院。召为右谕德，擢南京国子祭酒。母忧除服，起少詹事。谒大学士夏言，与论河套事不合。会吏部缺左侍郎，所司推礼部右侍郎崔桐及佐。给事中徐霈、御史艾朴言：“桐与左侍郎许成名竞进，至相诟詈；而佐及同官王用宾亦争觊望，惟恐或先之，宜皆止勿用。”言从中主之，遂皆赐罢。

佐学以程、硃为宗，惟理气之说，独持一论。平生譔述至二百六十余卷。所著《乐典》，自谓泄造化之秘。年七十七卒。穆宗诏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佐弟子多以行业自饬，而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诗名最著云。欧大任，字桢伯，顺德人。由岁贡生历官南京工部郎中，年八十而终。黎民表，字惟敬，从化人，御史贯子也。举乡试，久不第，授翰林孔目，迁吏部司务。执政知其能文，用为制敕房中书，供事内阁，加官至参议。

柯维骐，字奇纯，莆田人。高祖潜，翰林学士。父英，徽州知府。维骐举嘉靖二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满三年者，概罢免，维骐亦在罢中。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久之，门人日进，先后四百余人，维骐引掖靡倦。慨近世学者乐径易而惮积累，窃二氏之说以文其固陋也，作左右二铭，训学者务实。以辨心术、端趋向为实志，以存敬畏、密操履为实功，而其极则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为实用，作讲义二卷。《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著《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及所作诗文集并行于世。

维骐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燬，家困甚，终不妄取。

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抚按监司时有论荐，不复起。隆庆初，廷臣复荐。所司以维骐年高，但授承德郎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孙茂竹，海阳知县。茂竹子昶，副都御史，巡抚山西。

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四岁能诵诗，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寻改礼部祠祭司。时四方名士唐顺之、陈束、李开先、赵时春、任瀚、熊过、屠应埈、华察、陆铨、江以达、曾忭辈，咸在部曹。慎中与之讲习，学大进。十二年，诏简部郎为翰林，众首拟慎中。大学士张孚敬欲一见，辞不赴，乃稍移吏部，为考功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忌者谗之孚敬，因覆议真人张衍庆请封疏，谪常州通判。

稍迁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并在南京。久之，擢山东提学佥事，改江西参议，进河南参政。侍郎王杲奉命振荒，以其事委慎中，还朝，荐慎中可重用。会二十年大计，吏部注慎中不及。而大学士夏言先尝为礼部尚书，慎中其属吏也，与相忤，遂内批不谨，落其职。

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又曰晋江、毘陵。家居，问业者踵至。年五十一而终。李攀龙、王世贞后起，力排之，卒不能掩。攀龙，慎中提学山东时所赏拔者也。慎中初号遵岩居士，后号南江。

屠应埈，字文升，平湖人，刑部尚书勋子也。举嘉靖五年进士。由郎中改翰林，官至右谕德。

华察，字子潜，无锡人。应埈同年进士。累官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

陆铨，字选之，鄞人。嘉靖二年进士。与弟编修釴争大礼，并系诏狱，被杖，后官广西布政使。釴终山东提学副使，兄弟皆能文。

江以达，字子顺，贵溪人。嘉靖五年进士。累官福建提学佥事。

高叔嗣，字子业，祥符人。年十六，作《申情赋》几万言，见者惊异。十八举于乡，第嘉靖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吏部。历稽勋郎中。出为山西左参政，断疑狱十二事，人称为神。迁湖广按察使，卒官，年三十有七。

叔嗣少受知邑人李梦阳，及官吏部，与三原马理、武城王道同署，以文艺相磨切。其为诗，清新婉约，虽为梦阳所知，不宗其说。陈束序其《苏门集》，谓有应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沈雄，体王、孟之清适，具高、岑之悲壮。王世贞则曰：“子业诗，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叶尽脱，石气自青；又如卫洗马言愁，憔瘁婉笃，令人心折。”而蔡汝楠至推为本朝第一云。兄仲嗣，官知府，亦有才名。

汝楠，字子木。儿时随父南京，听祭酒湛若水讲学，辄有解悟。年十八，成嘉靖十一年进士，授行人。从王慎中、唐顺之及叔嗣辈学为诗。寻进刑部员外郎，徙南京刑部。善皇甫涍兄弟，尚书顾璘引为忘年友。廷议改归德州为府，擢汝楠知其府事。以母忧归，聚诸生石鼓书院，与说经。治民有惠政，既去，士民祠祀之。历官江西左、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召为兵部右侍郎，从诸大僚祝釐西宫，世宗望见其貌寝，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未几卒。

汝楠始好为诗，有重名。中年好经学，及官江西，与邹守一、罗洪先游，学益进，然诗由此不工去。

陈束，字约之，鄞人。生而聪慧绝伦，好读古书。会稽侍郎董官翰林时，闻束才，召视之。东垂髫而前，试词赋立就，遂字以女，携至京，文誉益起。嘉靖八年廷对，世宗亲擢罗洪先、程文德、杨名为一甲，而置唐顺之及束、任瀚于二甲，皆手批其卷。无何，考庶吉士，得胡经等二十人，以束及顺之、瀚曾奉御批，列经等首。座主张璁、霍韬以前此馆选悉改他曹，引嫌，亦议改，乃寝前令，束授礼部主事。时有“嘉靖八才子”之称，谓束及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也。四郊改建，都御史汪鋐请徙近郊居民坟墓，束疏谏，不报。迁员外郎，改编修。

束出璁、韬门，不肯亲附。岁时上寿，望门投刺，辄驰马过之。为所恶，出为湖广佥事。分巡辰、沅，治有声。稍迁福建参议，改河南提学副使。束故有呕血疾，会科试期近，试八郡之士，三月而毕，疾增剧，竟不起，年才三十有三。妻董，亦能诗，束卒未几亦卒，束竟无后。

当嘉靖初，称诗者多宗何、李，束与顺之辈厌而矫之。束早世，且藁多散逸，今所传《后冈集》，仅十之一二云。

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未上，授吏部主事。屡迁考功郎中。十八年，简宫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明年，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报，复自引还。给事中周来劾瀚举动任情，蔑视官守。帝令自陈，瀚语侵掌詹事霍韬。帝怒，勒为民。久之，遇赦，复官致仕。终世宗朝，中外屡荐，不复用。神宗嗣位，四川巡抚刘思洁、曾省吾先后疏荐，优旨报闻而已。瀚少怀用世志，百家二氏之书，罔不搜讨。被废，益反求《六经》，阐明圣学。晚又潜心于《易》，深有所得。文亦高简。卒年九十三。

熊过，字叔仁，富顺人。瀚同年进士。累官祠祭郎中，坐事贬秩，复除名为民。

李开先，字伯华，章丘人。束同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书，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

吕高，字山甫，丹徒人。亦束同年进士。历官山东提学副使。乡试录文，旧多出学使者手，巡按御史叶经乞顺之文。高心憾，寓书京师友人言经纰缪。严嵩恶经，遂置之死。及后大计，诸御史谓经祸由高，乃斥归，于八子中，名最下。

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寻召改礼部。十年十二月上言：“陛下以青宫久虚，祈天建醮，复普放生之仁，凡羁蹄钅杀羽禁在上林者，咸获纵释。顾使囹圄之徒久缠徽纆，衣冠之侣流窜穷荒，父子长离，魂魄永丧，此独非陛下之赤子乎！望大广皇仁，悉加宽宥。”忤旨，切责，停俸二月。

屡迁祠祭郎中，广东佥事，谪知滁州。复擢贵州佥事，改广西右参议，分守右江。

龙州土酋赵楷、凭祥州土酋李寰皆弑主自立，与副使翁万达密讨诛之。努滩贼侯公丁为乱，断藤峡群贼与相应。汝成复偕万达设策诱擒公丁，而进兵讨峡贼，大破之，又与万达建善后七事，一方遂靖，有银币之赐。迁福建提学副使。岁当大比，预定诸生甲乙。比榜发，一如所定。

汝成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撰《炎徼纪闻》。归田后，般桓湖山，穷浙西诸名胜，撰《西湖游览志》，并见称于时。他所论著甚多，时推其博洽。子艺蘅，字子。十岁从父过采石，赋诗有警句。性放诞不羁，嗜酒任侠。以岁贡生为徽州训导，罢归。作诗有才调，为人所称。

皇甫涍，字子安，长洲人。父录，弘治九年进士。任重庆知府。生四子，冲、涍、汸、濂。冲、汸同登嘉靖七年乡荐，明年，汸第进士。又三年，涍第进士。又十三年，濂亦第进士。而冲尚为举子。兄弟并好学工诗，称“皇甫四杰”。

冲，字子浚，善骑射，好谈兵。遇南北内讧，譔《几策》、《兵统》、《枕戈杂言》三书，凡数十万言。涍，初授工部主事，改礼部。历仪制员外郎，主客郎中。

在仪制时，夏言为尚书，连疏请建储，皆涍起草，故言深知涍才。比简宫僚，遂用为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言者论涍改官有私，谪广平通判，量移南京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迁浙江佥事。大计京官，以南曹事论罢，邑邑发病卒。涍沈静寡与，自负高俊，稍不当意，终日相对无一言。居官砥廉隅，然颇操切，多忤物，故数被谗谤云。

汸，字子循，七岁能诗。官工部主事，名动公卿，沾沾自喜，用是贬秩为黄州推官。屡迁南京稽勋郎中，再贬开州同知，量移处州府同知。擢云南佥事，以计典论黜。汸和易，近声色，好狎游。于兄弟中最老寿，年八十乃卒。

濂，字子约，初授工部主事，母丧除，起故官，典惜薪厂。贾人伪增数罔利，濂按其罪。贾人女为尚书文明妾，明召濂切责之。濂抗言曰：“公掌邦政，纵奸人干纪，又欲夺郎官法守邪？”明为敛容谢。大计，谪河南布政司理问，终兴化同知。

濂兄弟与黄鲁曾、省曾为中表兄弟，文藻亦相似。其后，里人张凤翼、燕翼、献翼并负才名。吴人语曰：“前有四皇，后有三张。”凤翼、燕翼终举人。而献翼为太学生，名日益高，年老矣，狂甚，为雠家所杀。

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青阳、丹徒二县。母忧，服阕，迁礼部主事，移吏部稽勋司，坐累，谪广平通判。屡迁广西兵备佥事，辖府江道。

坤雅好谈兵。瑶贼据鬼子诸砦，杀阳朔令。朝议大征，总督应槚以问坤。坤曰：“大征非兵十万不可，饷称之，今猝不能集，而贼已据险为备。计莫若雕剿。条入歼其魁，他部必袭，谋自全，此便计也。”槚善之，悉以兵事委坤。连破十七砦，晋秩二等。民立祠祀之。迁大名兵备副使，总督杨博叹为奇才，特荐于朝。为忌者所中，追论其先任贪污状，落职归。时倭事方急，胡宗宪延之幕中，与筹兵事，奏请为福建副使。吏部持之，乃已。家人横于里，为巡按庞尚鹏所劾，遂褫冠带。坤既废，用心计治生，家大起。年九十，卒于万历二十九年。

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鹿门，坤别号也。少子维，字孝若，能诗，与同郡臧懋循、吴稼竳、吴梦阳，并称四子。尝诣阙上书，希得召见，陈当世大事，不报。

谢榛，字茂秦，临清人。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入京师，脱卢柟于狱。

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攀龙遂贻书绝交。世贞辈右攀龙，力相排挤，削其名于七子之列。然榛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赵康王卒，榛乃归。万历元年冬，复游彰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酒阑乐止，命所爱贾姬独奏琵琶，则榛所制竹枝词也。榛方倾听，王命姬出拜，光华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请更制，以备房中之奏。”诘朝上新词十四阕，姬悉按而谱之。

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礼而归姬于榛。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八十余首，投笔而逝。

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各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经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合力摈榛，其称诗指要，实自榛发也。

卢柟，字少楩，浚县人。家素封，输赀为国学生。博闻强记，落笔数千言。为人跅驰，好使酒骂座。常为具召邑令，日晏不至，柟大怒，彻席灭炬而卧。令至，柟已大醉，不具宾主礼。会柟役夫被榜，他日墙压死，令即捕柟，论死，系狱，破其家。里中儿为狱卒，恨柟，笞之数百，谋以土囊压杀之，为他卒救解。柟居狱中，益读所携书，作《幽鞫》、《放招》二赋，词旨沈郁。

谢榛入京师，见诸贵人，泣诉其冤状曰：“生有一卢柟不能救，乃从千古哀沅而吊湘乎！”平湖陆光祖迁得浚令，因榛言平反其狱。柟出，走谒榛。榛方客赵康王所，王立召见柟，礼为上宾。诸宗人以王故争客柟，柟酒酣骂座如故。及光祖为南京礼部郎，柟往访之，遍游吴会无所遇，还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柟骚赋最为王世贞所称，诗亦豪放如其为人。

李攀龙，字于鳞，历城人。九岁而孤，家贫，自奋于学。稍长为诸生，与友人许邦才、殷士儋学为诗歌。已，益厌训诂学，日读古书，里人共目为狂生。举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稍迁顺德知府，有善政。上官交荐，擢陕西提学副使。乡人殷学为巡抚，檄令属文，攀龙怫然曰：“文可檄致邪？”拒不应。会其地数震，攀龙心悸，念母思归，遂谢病。故事，外官谢病不再起，吏部重其才，用何景明便，特予告归。予告者，例得再起。

攀龙既归，构白雪楼，名日益高。宾客造门，率谢不见，大吏至，亦然，以是得简傲声。独故交殷、许辈过从靡间。时徐中行亦家居，坐客恒满，二人闻之，交相得也。归田将十年，隆庆改元，荐起浙江副使，改参政，擢河南按察使。攀龙至是摧亢为和，宾客亦稍稍进。。无何，奔母丧归，哀毁得疾，疾少间，一日心痛卒。

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自号沧溟。

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皆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有誉除刑部主事，居三年，以念母告归，杜门读书。大吏至，辞不见。卒年三十六。

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由刑部主事调考功，谢病归，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起故官，移文选。进稽勋员外郎，严嵩恶之，出为福建参议。倭薄城，臣守西门，纳乡人避难者万人。或言贼且迫，曰：“我在，不忧贼也。”与主者共击退之。寻迁提学副使，卒官，士民皆哭。

徐中行，字子舆，长兴人。美姿容，善饮酒。由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稍迁汀州知府。广东贼萧五来犯，御之，有功。策其且走，俾武平令徐甫宰邀击之，让功甫宰，甫宰得优擢。寻以父忧归，补汝宁，坐大计，贬长芦盐运判官。行湖广佥事，掩捕湖盗柯彩凤，得其积贮，活饥民万余。累官江西左布政使，万历六年卒官。中行性好客，无贤愚贵贱，应之不倦，故其死也，人多哀之。

吴国伦，字明卿，兴国人。由中书舍人擢兵科给事中。杨继盛死，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量移南康推官，调归德，居二岁弃去。嵩败，起建宁同知，累迁河南左参政，大计罢归。国伦才气横放，好客轻财。归田后声名籍甚，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则西走兴国。万历时，世贞既没，国伦犹无恙，在七子中最为老寿。

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右都御史忬子也。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

年十九，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倡和，绍述何、李，名日益盛。屡迁员外郎、郎中。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杨继盛下吏，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用为青州兵备副使。父忬以泺河失事，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既除服，犹却冠带，苴履葛巾，不赴宴会。

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阙讼父冤，言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左右之，复忬官。世贞意不欲出，会诏求直言，疏陈法祖宗、正殿名、庆恩义、宽禁例、修典章、推德意、昭爵赏、练兵实八事，以应诏。无何，吏部用言官荐，令以副使涖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服除，补湖广，旋改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卿。

万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条奏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有奸僧伪称乐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世贞曰：“宗籓不得出城，而讠寿张如此，必伪也。”捕讯之，服辜。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所部荆州地震，引京房占，谓臣道太盛，坤维不宁，用以讽居正。居正妇弟辱江陵令，世贞论奏不少贷。居正积不能堪，会迁南京大理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即取旨罢之。后起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殁，起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所善王锡爵秉政，起南京兵部右侍郎。先是，世贞为副都御史及大理卿、应天尹与侍郎，品皆正三。世贞通理前俸，得考满阴子。比擢南京刑部尚书，御史黄仁荣言世贞先被劾，不当计俸，据故事力争。世贞乃三疏移疾归。二十一年卒于家。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也。

世贞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为标目。曰前五子者，攀龙、中行、有誉、国伦、臣也。后五子则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汪道昆、铜梁张佳胤、新蔡张九一也。广五子则昆山俞允文、浚卢柟、濮州李先芳、孝丰吴维岳、顺德欧大任也。续五子则阳曲王道行、东明石星、从化黎民表、南昌硃多火煃、常熟赵用贤也。末五子则京山李维桢、鄞屠隆、南乐魏允中、兰溪胡应麟，而用贤复与焉。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

余曰德，字德甫，张佳胤，字肖甫，张九一，字助甫，世贞诗所谓“吾党有三甫”也。魏裳，字顺甫，与曰德俱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曰德终福建副使，裳终济南知府。九一，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终巡抚宁夏佥都御史。佳胤自有传。

汪道昆，字伯玉，世贞同年进士。大学士张居正亦其同年生也，父七十寿，道昆文当其意，居正亟称之。世贞笔之《艺苑卮》曰：“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道昆由是名大起。晚年官兵部左侍郎，世贞亦尝贰兵部，天下称“两司马”。世贞颇不乐，尝自悔奖道昆为违心之论云。

胡应麟，幼能诗。万历四年举于乡，久不第，筑室山中，构书四万余卷，手自编次，多所撰著。携诗谒世贞，世贞喜而激赏之，归益自负。所著《诗薮》二十卷，大抵奉世贞《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谓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贡谀如此。

世贞弟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成进士，即遭父忧。父雪，始选南京礼部主事。历陕西、福建提学副使，再迁太常少卿，先世贞三年卒。好学，善诗文，名亚其兄。世贞力推引之，以为胜己，攀龙、道昆辈因称为“少美”。

世贞子士骐，字冏伯，举乡试第一，登万历十七年进士，终吏部员外郎，亦能文。

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师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

学徒常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授长兴知县。用古教化为治。

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遣去，不具狱。大吏令不便，辄寝阁不行。有所击断，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调顺德通判，专辖马政。明世，进士为令无迁卒者，名为迁，实重抑之也。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赵贞吉雅知有光，引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卒官。

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触排，目为妄庸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为之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

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举万历十九年乡试，再被放，即屏居江村，与无锡高攀龙最善。其殁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请于朝，赠翰林待诏。

有光制举义，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

友信，字成之，隆庆二年进士。授顺德知县。岁赋率奸胥揽输，稍以所入啖长吏，谓之月钱。友信与民约，岁为三限，多寡皆自输，不取赢，闾里无妄费，而公赋以充。海寇窃发，官军往讨，民间驿骚。部内乌洲、大洲，贼所巢穴，诸恶少为贼耳目。友信悉勾得之，捕诛其魁，余党解散。乡立四应社，一乡有警，三乡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贼，贼不敢发。岁大凶，民饥死无敢为恶者。

初，友信虑民轻法，涖以严，后令行禁止，更为宽大，或旬日不笞一人。其治县如家，弊修堕举，学校城池，咸为更新。督课邑子弟，教化兴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

友信博通经史，学有根柢。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别号也。

##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文苑四

○李维桢郝敬 徐渭屠隆 王穉登俞允文 王叔承 瞿九思唐时升娄坚 李流芳 程嘉燧 焦竑黄辉 陈仁锡 董其昌莫如忠邢侗 米万钟 袁宏道钟惺 谭元春王惟俭李日华 曹学佺曾异撰王志坚 艾南英章世纯 罗万藻 陈际泰 张溥张采

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父裕，福建布政使。维桢举隆庆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万历时，《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出为陕西右参议，迁提学副使。浮沉外僚，几三十年。天启初，以布政使家居，年七十余矣。会朝议登用耆旧，召为南京太仆卿，旋改太常，未赴。闻谏官有言，辞不就。时方修《神宗实录》，给事中薛大中特疏荐之，未及用。四年四月，太常卿董其昌复荐之，乃召为礼部右侍郎，甫三月进尚书，并在南京。维桢缘史事起用，乃馆中诸臣惮其以前辈压己，不令入馆，但超迁其官。维桢亦以年衰，明年正月力乞骸骨去。又明年卒于家，年八十。

崇祯时，赠太子太保。

维桢弱冠登朝，博闻强记，与同馆许国齐名。馆中为之语曰：“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

邑人郝敬，字仲舆。父承健，举于乡，官肃宁知县。敬幼称神童，性跅弛，尝杀人系狱。维桢，其父执也，援出之，馆于家。始折节读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

历知缙云、永嘉二县，并有能声。征授礼科给事中，乞假归养。久之，补户科，数有所论奏。

山东税监陈增贪横，为益都知县吴宗尧所奏，帝不罪。敬上言：“开采不罢，则陛下明旨不过为愚弄臣民之虚文。乞先停止，然后以宗尧所奏下抚按勘核，正增不法之罪。”不听。顷之，山东巡抚尹应元亦极论增罪，帝怒，切责应元，斥完尧为民。敬再上言：“陛下处陈增一事，甚失众心。”帝怒，夺俸一年。帝遣中官高寀榷税京口，暨禄榷税仪真，敬复力谏。宗尧之劾增也，增怒甚，诬讦其赃私，词连青州一府官僚，旁引商民吴时奉等，请皆籍没，帝辄可之。敬复力诋增，乞速寝其奏，亦不纳。坐事，谪知江阴县。贪污不检，物论皆不予，遂投劾归，杜门著书。

崇祯十二年卒。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十余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长师同里季本。

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宪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学士，择其尤上之。学士以渭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宗宪尝宴将吏于烂柯山，酒酣乐作，明臣作《铙歌》十章，中有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即命刻于石，宠礼与渭埒。督府势严重，将吏莫敢仰视。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寅、明臣亦颇负崖岸，以侃直见礼。

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藉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乃游金陵，抵宣、辽，纵观诸边厄塞，善李成梁诸子。入京师，主元忭。元忭导以礼法，渭不能从，久之怒而去。后元忭卒，白衣往吊，抚棺恸哭，不告姓名去。

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后二十年，公安袁宏道游越中，得渭残帙以示祭酒陶望龄，相与激赏，刻其集行世。

寅，字仲房。明臣，字嘉则。皆有诗名。

屠隆者，字长卿，明臣同邑人也。生有异才，尝学诗于明臣，落笔数千言立就。

族人大山、里人张时彻方为贵官，共相延誉，名大噪。举万历五年进士，除颍上知县，调繁青浦。时招名士饮酒赋诗，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许，然于吏事不废，士民皆爱戴之。迁礼部主事。

西宁侯宋世恩兄事隆，宴游甚欢。刑部主事俞显卿者，险人也，尝为隆所诋，心恨之。讦隆与世恩淫纵，词连礼部尚书陈经邦。隆等上疏自理，并列显卿挟仇诬陷状。所司乃两黜之，而停世恩俸半岁。隆归，道青浦，父老为敛田千亩，请徙居。

隆不许，欢饮三日谢去。

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

子妇沈氏，修撰懋学女，与隆女瑶瑟并能诗。隆有所作，两人辄和之。两家兄弟合刻其诗，曰《留香草》。

王穉登，字伯谷，长洲人。四岁能属对，六岁善擘窠大字，十岁能诗，长益骏发有盛名。嘉靖末，游京师，客大学士袁炜家。炜试诸吉士紫牡丹诗，不称意。命穉登为之，有警句。炜召数诸吉士曰：“君辈职文章，能得王秀才一句耶？”将荐之朝，不果。隆庆初，复游京师，徐阶当国，颇修憾于炜。或劝穉登弗名袁公客，不从，刻《燕市》、《客越》二集，备书其事。

吴中自文征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征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穉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王世贞与同郡友善，顾不甚推之。及世贞殁，其仲子士肃坐事系狱，穉登为倾身救援，人以是重其风义。万历中，诏修国史，大学士赵志皋辈荐穉登及其同邑魏学礼、江都陆弼、黄冈王一鸣。有诏征用，未上，而史局罢。卒年七十余。子留，字亦房，亦以诗名。

俞允文，字仲蔚，昆山人。其父举进士，官大理评事。允文年十五为《马鞍山赋》，援据该博。年未四十，谢去诸生，专力于诗文书法。与王世贞善，而不喜李攀龙诗，其持论不苟同如此。

王叔承，字承父，吴江人。少孤，治经生业，以好古谢去。贫，赘妇家，为妇翁所遂，不予一钱，乃携妇归奉母，贫益甚。入都，客大学士李春芳所。性嗜酒，春芳有所撰述，觅之，往往卧酒楼，欠伸弗肯应。久之，乃谢归。太仓王锡爵，其布衣交也。再召，会有三王并封之议，叔承遗书数千言，谓当引大义以去就力争，不当依违两端，负主恩，辜物望。锡爵得书叹服。其诗，极为世贞兄弟所许。卒于万历中。

瞿九思，字睿夫，黄梅人。父晟，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历官广平知府。凿长渠三百里，引水为四闸，得田数十万亩。卒于官。九思十岁从父宦吉安，事罗洪先。

十五作《定志论》。后从同郡耿定向游，学益进。举万历元年乡试。居二年，县令张维翰违制苛派，民聚殴之，维翰坐九思倡乱。巡按御史向程劾维翰激变。吏部尚书张瀚言御史议非是，九思遂长流塞下。子甲，年十三，为书数千言，历抵公卿，讼父冤。甲弟罕，亦伏阙上书求宥。屠隆作《讼瞿生书》，遍告中外，冯梦祯亦白于楚中当事，而张居正故才九思，乃获释归。三十七年，以抚按疏荐，授翰林待诏，力辞不受。诏有司岁给米六十石，终其身。乃撰《乐章》及《万历武功录》，遣罕诣阙上之。卒年七十一。九思学极奥博，其文章不雅驯，然一时嗜古笃志之士亦鲜其俦。甲，字释之，年十九举于乡，早卒。罕，字曰有，七岁能文。白父冤时，往返徒步，不避寒馁，天下称双孝。崇祯时，辟举知州。

唐时升，字叔达，嘉定人。父钦训，与归有光善，故时升早登有光之门。年未三十，谢举子业，专意古学。王世贞官南都，延之邸舍，与辨晰疑义。时升自以出归氏门，不肯复称王氏弟子。及王锡爵枋国，其子衡邀时升入都，值塞上用兵，逆断其情形虚实，将帅胜负，无一爽者。家贫，好施予，灌园艺蔬，萧然自得。诗援笔成，不加点窜，文得有光之传。与里人娄坚、程嘉燧并称曰“练川三老”。卒于崇祯九年，年八十有六。

娄坚，字子柔。幼好学，其师友皆出有光门。坚学有师承，经明行修，乡里推为大师。贡于国学，不仕而归。工书法，诗亦清新。四明谢三宾知县事，合时升、坚、嘉燧及李流芳诗刻之，曰《嘉定四先生集》。

流芳，字长蘅，万历三十四年举于乡。工诗善书，尤精绘事。天启初，会试北上，抵近郊闻警，赋诗而返，遂绝意进取。

程嘉燧，字孟阳，休宁人，侨居嘉定。工诗善画。与通州顾养谦善。友人劝诣之，乃渡江寓古寺，与酒人欢饮三日夜，赋《咏古》五章，不见养谦而返。崇祯中，常熟钱谦益以侍郎罢归，筑耦耕堂，邀嘉燧读书其中。阅十年返休宁，遂卒，年七十有九。谦益最重其诗，称曰松圆诗老。

焦竑，字弱侯，江宁人。为诸生，有盛名。从督学御史耿定向学，复质疑于罗汝芳。举嘉靖四十三年乡试，下第还。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读书崇正书院，以竑为之长。及定向里居，复往从之。万历十七年，始以殿试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益讨习国朝典章。二十二年，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欲竑专领其事，竑逊谢，乃先撰《经籍志》，其他率无所撰，馆亦竟罢。翰林教小内侍书者，众视为具文，竑独曰：“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取古奄人善恶，时与论说。

皇长子出阁，竑为讲官。故事，讲官进讲罕有问者。竑讲毕，徐曰：“博学审问，功用维均，敷陈或未尽，惟殿下赐明问。”皇长子称善，然无所质难也。一日，竑复进曰：“殿下言不易发，得毋讳其误耶？解则有误，问复何误？古人不耻下问，愿以为法。”皇长子复称善，亦竟无所问。竑乃与同列谋先启其端，适讲《舜典》，竑举“稽于众，舍己从人”为问。皇长子曰：“稽者，考也。考集众思，然后舍己之短，从人之长。”又一日，举“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长子曰：“此无他，即天命之谓性也。”时方十三龄，答问无滞，竑亦竭诚启迪。尝讲次，群鸟飞鸣，皇长子仰视，竑辍讲肃立。皇长子敛容听，乃复讲如初。竑尝采古储君事可为法戒者为《养正图说》，拟进之。同官郭正域辈恶其不相闻，目为贾誉，竑遂止。竑既负重名，性复疏直，时事有不可，辄形之言论，政府亦恶之，张位尤甚。二十五年主顺天乡试，举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险诞语，竑被劾，谪福宁州同知。岁余大计，复镌秩，竑遂不出。

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集名《澹园》，竑所自号也。讲学以汝芳为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万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熹宗时，以先朝讲读恩，复官，赠谕德，赐祭廕子。福王时，追谥文端。子润生，见《忠义传》。

黄辉，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竑同年进士。幼颖异，父子元，官湖广，御史属讯疑狱，辉检律如老吏。御史闻而异之，命负以至，授钱谷集，一览辄记。

稍长，博极群书。年十五举乡试第一。久之，成进士，改庶吉士。馆课文字多沿袭熟烂，目为翰林体，及李攀龙、王世贞之学行，则又改而从之。辉刻意学古，一以韩、欧为师，馆阁文稍变。时同馆中，诗文推陶望龄，书画推董其昌，辉诗及书与齐名。至征事，辉十得八九，竑以闳雅名，亦自逊不如也。

由编修迁右中允，充皇长子讲官。时帝宠郑贵妃，疏皇后、长子，长子生母王恭妃几殆。辉从内竖征知其状，谓同里给事中王德完曰：“此国家大事，旦夕不测，书之史册，谓朝廷无人，吾辈为万世僇矣。”德完奋然，属辉具草上之，下狱，廷杖濒死。辉周旋橐饘，不避险阻，人或危之。辉曰：“吾陷人于祸，可坐视乎？”

辉雅好禅学，多方外交，为言者所论。时已为庶子掌司经局，遂请告归。已，起故官，擢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卒官。

陈仁锡，字明卿，长洲人。父允坚，进士。历知诸暨、崇德二县。仁锡年十九，举万历二十五年乡试。闻武进钱一本善《易》，往师之，得其指要。久不第。益究心经史之学，多所论著。天启二年以殿试第三人授翰林编修。时第一为文震孟，亦老成宿学。海内咸庆得人。明年丁内艰，庐墓次。服阕，起故官，寻直经筵，典诰敕。魏忠贤冒边功，矫旨锡上公爵，给世券。仁锡当视草，持不可，其党以威劫之，毅然曰：“世自有视草者，何必我！”忠贤闻之怒。不数日，里人孙文豸以诵《步天歌》见捕，坐妖言锻炼成狱，词连仁锡及震孟，罪将不测。有密救者，得削籍归。

崇祯改元，召复故官。旋进右中允，署国子司业事，再直经筵。以预修神、光二朝实录，进右谕德，乞假归。越三年，即家起南京国子祭酒，甫拜命，得疾卒。福王时，赠詹事，谥文庄。仁锡讲求经济，有志天下事，性好学，喜著书，一时馆阁中博洽者鲜其俦云。

董其昌，字玄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迁授编修。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旭。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并不赴。

光宗立，问：“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乃召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天启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庆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籓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宣付史馆。明年秋，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寻转左侍郎。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时政在奄竖，党祸酷烈。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崇祯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居三年，屡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赠太子太传。福王时，谥文敏。

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

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洒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儗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刑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刑、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莫如忠，字子良。嘉靖十七年进士。累官浙江布政使。洁修自好。夏言死，经纪其丧。善草书，诗文有体要。是龙，字云卿，后以字行，更字廷韩。十岁能文，长善书。皇甫汸、王世贞辈亟称之。以贡生终。刑侗，字子愿。万历二年进士。终陕西行太仆卿。家资钜万，筑来禽馆于古犁丘，减产奉客，遂致中落。妹慈静，善仿兄书。米万钟，字友石。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官江西按察使。天启五年，魏忠贤党倪文焕劾之，遂削籍。崇祯初，起太仆少卿，卒官。张瑞图者，官至大学士，逆案中人也。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宗道，字伯修。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授庶吉士，进编修，卒官右庶子。泰昌时，追录光宗讲官，赠礼部右侍郎。

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

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顺天教授，历国子助教、礼部主事，谢病归。久之，起故官。寻以清望擢吏部验封主事，改文选。寻移考功员外郎，立岁终考察群吏法，言：“外官三岁一察，京官六岁，武官五岁，此曹安得独免？”疏上，报可，遂为定制。迁稽勋郎中，后谢病归，数月卒。

中道，字小修。十余岁，作《黄山》、《雪》二赋，五千余言。长益豪迈，从两兄宦游京师，多交四方名士，足迹半天下。万历三十一年始举于乡。又十四年乃成进士。由徽州教授，历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进南京吏部郎中，卒于官。

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其后，王、李风渐息，而钟、谭之说大炽。钟、谭者，钟惺、谭元春也。

惺，字伯敬，竟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稍迁工部主事，寻改南京礼部，进郎中。擢福建提学佥事，以父忧归，卒于家。惺貌寝，羸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官南都，僦秦淮水阁读史，恒至丙夜，有所见即笔之，名曰《史怀》。晚逃于禅以卒。

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元春，字友夏，名辈后于惺，以《诗归》故，与齐名。至天启七年始举乡试第一，惺已前卒矣。

王惟俭，字损仲，祥符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潍县知县，迁兵部职方主事。

三十年春，辽东总兵官马林以忤税使高淮被逮，兵部尚书田乐等救之。帝怒，责职方不推代者，空司而逐，惟俭亦削籍归。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光禄丞。三迁大理少卿。

天启三年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值徐鸿儒之乱，民多逃亡，辽人避难来者，亦多失所，惟俭加意绥辑。五年三月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入为工部右侍郎，魏忠贤党御史田景新劾之，落职闲住。

惟俭资敏嗜学。初被废，肆力经史百家。苦《宋史》繁芜，手删定，自为一书。

好书画古玩。万历、天启间，世所称博物君子，惟俭与董其昌并，而嘉兴李日华亚之。日华，字君实，嘉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恬澹和易，与物无忤。惟俭则口多微词，好抨击道学，人不能堪。尝与时辈宴集，征《汉书》一事，具悉本末，指其腹笑曰：“名下宁有虚士乎！”其自喜如此。

曹学牷，字能始，侯官人。弱冠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中察典，调南京添注大理左寺正。居冗散七年，肆力于学。累迁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政、按察使。蜀府毁于火，估修资七十万金，学牷以《宗籓条例》却之。又中察典，议调。天启二年起广西右参议。初，梃击狱兴，刘廷元辈主疯颠。学牷著《野史纪略》，直书事本末。至六年秋，学牷迁陕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贤大幸，乃劾学牷私撰野史，淆乱国章，遂削籍，毁所镂板。巡按御史王政新，以尝荐学牷，亦勒闲住。广西大吏揣学牷必得重祸，羁留以待。已，知忠贤无意杀之，乃得释还。崇祯初，起广西副使，力辞不就。

家居二十年，著书所居石仓园中，为《石仓十二代诗选》，盛行于世。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采撷四库书，因类分辑，十有余年，功未及竣，两京继覆。唐王立于闽中，起授太常卿。寻迁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进尚书，加太子太保。及事败，走入山中，投缳而死，年七十有四。诗文甚富，总名《石仓集》。万历中，闽中文风颇盛，自学牷倡之，晚年更以殉节著云。

其同邑后起者，曾异撰，字弗人，晋江人，家侯官。父为诸生，早卒。母张氏，以遗腹生。家ＣＩ甚，纺绩给晨夕。异撰起孤童，事母至孝。岁饥，采薯叶杂糠籺食之，母妻尝负畚锄乾草给爨。然性介甚，长吏知其贫，欲为地，不屑也。吴兴潘曾纮督学政，上其母节行，获旌于朝。及曾纮巡抚南、赣，得王惟俭所撰《宋史》，招异撰及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异撰久为诸生，究心经世学，所为诗，有奇气。崇祯十二年举乡试，年四十有九矣，再赴会试还，遂卒。

王志坚，字弱生，昆山人。父临亨，进士。杭州知府。志坚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暇日要同舍郎为读史社，撰《读史商语》。

迁贵州提学佥事，不赴，乞侍养归。天启二年起督浙江驿传，奔母丧归。崇祯四年复以佥事督湖广学政，礼部推为学政第一。六年卒于官。

志坚少与李流芳同学，为诗文，法唐、宋名家。通籍后，卜居吴门古南园，杜门却扫，肆志读书，先经后史，先史后子、集。其读经，先笺疏而后辨论。读史，先证据而后发明。读子，则谓唐、宋而后无子，当取说家之有裨经史者补之。读集，则定秦、汉以后古文为五编，考核唐、宋碑志，援史传，捃杂说，以参核其事之同异、文之纯驳。其于内典，亦深辨性相之宗。作诗甚富，自选止七十余首。

弟志长，字平仲，举于乡，亦深于经学。

艾南英，字千子，东乡人。七岁作《竹林七贤论》。长为诸生，好学无所不窥。

万历末，场屋文腐烂，南英深疾之，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天启四年，南英始举于乡。座主检讨丁乾学、给事中郝土膏发策诋魏忠贤，南英对策亦有讥刺语。

忠贤怒，削考官籍，南英亦停三科。

庄烈帝即位，诏许会试。久之，卒不第，而文日有名。负气陵物，人多惮其口。

始王、李之学大行，天下谈古文者悉宗之，后钟、谭出而一变。至是钱谦益负重名于词林，痛相纠驳。南英和之，排诋王、李不遗余力。两京继覆，江西郡县尽失，南英乃入闽。唐王召见，陈十可忧疏，授兵部主事，寻改御史。明年八月卒于延平。

章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博闻强记。举天启元年乡试。崇祯中，累官柳州知府，年已七十矣，闻京师变，悲愤，遘疾卒。

罗万藻，字文止，世纯同县人。天启七年举于乡。崇祯中行保举法，祭酒倪元璐以万藻应诏，辞不就。福王时为上杭知县。唐王立于闽，擢礼部主事。南英卒，哭而殡之，居数月亦卒。

陈际泰，字大士，亦临川人，父流寓汀州武平，生于其地。家贫，不能从师，又无书，时取旁舍儿书，屏人窃诵。从外兄所获《书经》，四角已漫灭，且无句读，自以意识别之，遂通其义。十岁，于外家药笼中见《诗经》，取而疾走。父见之，怒，督往田，则携至田所，踞高阜而哦，遂毕身不忘。久之，返临川，与南英辈以时文名天下。其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后所作至万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崇祯三年举于乡。又四年成进士，年六十有八矣。又三年除行人。居四年，护故相蔡国用丧南行，卒于道。

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伯父辅之，南京工部尚书。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

崇祯元年以选贡生入都，采方成进士，两人名彻都下。已而采官临川。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日复社。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葬亲乞假归，读者若经生，无间寒暑。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里人陆文声者，输赀为监生，求入社不许，采又尝以事抶之。文声诣阙言：“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方枋国事，下所司。迁延久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扬、太仓知州周仲连言复社无可罪。三人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闽人周之夔者，尝为苏州推官，坐事罢去，疑溥为之，恨甚。闻文声讦溥，遂伏阙言溥等把持计典，己罢职实其所为，因及复社恣横状。章下，巡抚张国维等言之夔去官，无预溥事，亦被旨谯让。

至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犹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党薛国观系狱，未知溥卒也，讦溥遥握朝柄，己罪由溥，因言采结党乱政。诏责溥、采回奏，采上言：“复社非臣事，然臣与溥生平相淬砺，死避网罗，负义图全，谊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当是时，体仁已前罢，继者张至发、薛国观皆不喜东林，故所司不敢复奏。及是，至发、国观亦相继罢，而周延儒当国，溥座主也，其获再相，溥有力焉，故采疏上，事即得解。

明年，御史刘熙祚、给事中姜埰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帝御经筵，问及二人，延儒对曰：“读书好秀才。”帝曰：“溥已卒，采小臣，言官何为荐之？”延儒曰：“二人好读书，能文章，言官为举子时读其文，又以其用未竟，故惜之耳。”帝曰：“亦未免偏。”延儒言：“诚如圣谕，溥与黄道周皆偏，因善读书，以故惜之者众。”帝颔之，遂有诏征溥遗书，而道周亦复官。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帝悉留览。

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卒时，年止四十。

采，字受先，与溥善。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知临川，摧强扶弱，声大起。移疾归，士民泣送载道。知州刘士斗、钱肃乐严重之，以奸蠹询采，片纸报，咸置之法。福王时，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乞假去。南都失守，奸人素衔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避之邻邑，又三年卒。

##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忠义一

从古忠臣义士，为国捐生，节炳一时，名垂百世，历代以来，备极表章，尚已。

明太祖创业江左，首褒余阙、福寿，以作忠义之气。至从龙将士，或功未就而身亡，若豫章、康郎山两庙及溪笼山功臣庙所祀诸人，爵赠公侯，血食俎豆，侑享太庙，恤录子孙，所以褒厉精忠，激扬义烈，意至远也。建文之变，群臣不惮膏鼎镬，赤姻族，以抗成祖之威棱，虽《表忠》一录出自传疑，亦足以知人心天性之不泯矣。

仁宣以降，重熙累洽，垂二百余载，中间如交阯之征，土木之变，宸濠之叛，以暨神、熹两朝，边陲多故，沉身殉难者，未易更仆数。而司勋褒恤之典，悉从优厚。

或所司失奏，后人得自陈请。故节烈之绩，咸得显暴于时。迨庄烈之朝，运丁阳九，时则内外诸臣，或陨首封疆，或致命阙下，蹈死如归者尤众。今就有明一代死义死事之臣，博采旁搜，汇次如左。同死者，各因事附见。其事实繁多及国家兴亡所系，或连属他传，本末始著，与夫直谏死忠，疏草传诵人口，概具前帙。至若抒忠胜国，抗命兴朝，稽诸前史，例得并书。我太祖、太宗忠厚开基，扶植名教，奖张铨之守义，释张春而加礼，洪量同天地，大义悬日月，国史所载，焕若丹青。诸臣之遂志成仁，斯为无忝，故备列焉。

○花云硃文逊 许瑗等 王恺 孙炎王道同 硃文刚 牟鲁裴源硃显忠 王均谅等 王纲子彦达 王祎吴云 熊鼎 易绍宗 琴彭陈汝石等 皇甫斌子弼 吴贵等 张瑛熊尚初等 王祯 万琛王祐 周宪子干 杨忠李睿等吴景王源 冯杰 孙玺等 霍恩段豸 张汝舟等 孙燧 许逵 黄宏马思聪 宋以方万木 郑山 赵楠等

花云，怀远人。貌伟而黑，骁勇绝伦。至正十三年癸巳，杖剑谒太祖于临濠。

奇其才，俾将兵略地，所至辄克。破怀远，擒其帅。攻全椒，拔之。袭缪家寨，群寇散走。太祖将取滁州，率数骑前行，云从。猝遇贼数千，云举铍翼太祖，拔剑跃马冲阵而进。贼惊曰：“此黑将军勇甚，不可当其锋。”兵至，遂克滁州。甲午从取和州，获卒三百，以功授管勾。乙未，太祖渡江，云先济。既克太平，以忠勇宿卫左右。从下集庆，获卒三千，擢总管。徇镇江、丹阳、丹徒、金坛，皆克之。过马驮沙，剧盗数百遮道索战。云且行且斗三日夜，皆擒杀之，授前部先锋。从拔常州，守牛塘营。太祖立行枢密院于太平，擢云院判。丁酉克常熟，获卒万余。命趋宁国，兵陷山泽中八日，群盗相结梗道。云操矛鼓噪出入，斩首千百计，身不中一矢。还驻太平。庚子闰五月，陈友谅以舟师来寇。云与元帅硃文逊、知府许瑗、院判王鼎结阵迎战，文逊战死。贼攻三日不得入，以巨舟乘涨，缘舟尾攀堞而上。城陷，贼缚云。云奋身大呼，缚尽裂，起夺守者刀，杀五六人，骂曰：“贼非吾主敌，盍趣降！”贼怒，碎其首，缚诸樯丛射之，骂贼不少变，至死声犹壮，年三十有九。

瑗、鼎亦抗骂死。太祖即吴王位，追封云东丘郡侯，瑗高阳郡侯，鼎太原郡侯，立忠臣祠，并祀之。

方战急，云妻郜祭家庙，挈三岁儿，泣语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义不独存，然不可使花氏无后，若等善抚之。”云被执，郜赴水死。侍儿孙瘗毕，抱儿行，被掠至九江。孙夜投渔家，脱簪珥属养之。及汉兵败，孙复窃儿走渡江，遇偾军夺舟弃江中，浮断木入苇洲，采莲实哺儿，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逾年达太祖所。孙抱儿拜泣，太祖亦泣，置儿膝上，曰：“将种也。”赐雷老衣，忽不见。赐儿名炜，累官水军卫指挥佥事。其五世孙为辽复州卫指挥，请于世宗，赠郜贞烈夫人，孙安人，立祠致祭。

文逊者，太祖养子也。尝与元帅秦友谅攻克无为州。瑗，字栗夫，乐平人。元末，两举乡第一。太祖驻婺州，瑗谒曰：“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揽英雄，难以成功。”

太祖喜，置幕中，参军事。已，命守太平。鼎，仪征人。初为赵忠养子。忠为总管，克太平，授行枢密院判，镇池州。赵普胜来寇，忠阵殁。鼎嗣职，复故姓，驻太平。

至是，三人皆死之。

时有刘齐者，以江西行省参政守吉安。守将李明道开门纳友谅兵，杀参政曾万中、陈海，执齐及知府宋叔华，胁之降，皆不屈。又破临安，执同知赵天麟，亦不屈，并送友谅所。友谅方攻洪都，杀三人徇城下。及陷无为州，执知州董曾，曾抗骂不屈，沉之江。

王恺，字用和，当涂人。通经史，为元府吏。太祖拔太平，召为掾。从下京口，抚定新附民。及建中书省，用为都事。杭州苗军数万降，待命严州境。恺驰谕之，偕其帅至。太祖克衢州，命总制军民事。恺增城浚濠，置游击军，籍丁壮，得万余人。常遇春屯兵金华，部将扰民，恺械而挞诸市。遇春让恺，恺曰：“民者国之本，挞一部将而民安，将军所乐闻也。”乃谢恺。时饥疫相仍，恺出仓粟，修惠济局，全活无算。学校毁，与孔子家庙之在衢者，并新之。设博士弟子员，士翕然悦服。

开化马宣、江山杨明并为乱，先后讨擒之。迁左司郎中，佐胡大海治省事。苗军作乱，害大海。其帅多德恺，欲拥之而西。恺正色曰：“吾守士，议当死，宁从贼邪！”

遂并其子行杀之。年四十六。

恺善谋断，尝白事，未听，却立户外，抵暮不去。太祖出，怪问之，恺谏如初，卒从其议。后赠奉直大夫、飞骑尉，追封当涂县男。

孙炎，字伯融，句容人。面铁色，跛一足。谈辨风生，雅负经济。与丁复、夏煜游，有诗名。太祖下集庆，召见，请招贤豪成大业。时方建行中书省，用为首掾。

从征浙东，授池州同知，进华阳知府，擢行省都事。克处州，授总制。太祖命招刘基、章溢、叶琛等，基不出。炎使再往，基遗以宝剑。炎作诗，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封还之。遗基书数千言，基始就见，送之建康。时城外皆贼，城守无一兵。苗军作乱，杀院判耿再成，执炎及知府王道同、元帅硃文刚，幽空室，胁降，不屈。贼帅贺仁德燖雁斗酒啖炎，炎且饮且骂。贼怒，拔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绮裘，主上所赐，吾当服以死。”遂与道同、文刚皆见害，时年四十。

追赠丹阳县男，建像再成祠。

道同，由中书省宣使在处州，赠太原郡侯。

文刚，太祖养子，小字柴舍。变起，欲与再成聚兵杀贼，不及，遂被难。赠镇国将军，附祭功臣庙。

牟鲁，乌程人，为莒州同知。洪武三年秋，青州民孙古朴为乱，袭州城，执鲁欲降之。鲁曰：“国家混一海字，民皆乐业。若等悔过自新，可转祸为福。不然，官军旦夕至，无遗种矣。我守土臣，义唯一死。”贼不敢害，拥至城南。鲁大骂，遂杀之。贼破，诏恤其家。

又有白谦、裴源、硃显忠、王均谅、王名善、黄里、顾师胜、陈敬、吴得、井孚之属。

谦，婺源知州。信州盗萧明来寇，谦力不能御，怀印出北门，赴水死。

源，肇庆府经历。以公事赴新兴，遇山贼陈勇卿，被执，勒令跪。源大骂曰：“我命官，乃跪贼邪！”遂被杀。洪武三年赠官二等。

显忠，如皋人。为张士诚将，来降。以指挥佥事从邓愈下河州，抵吐番。从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洪武四年，蜀将丁世珍召番数万来攻。食尽无援，或劝走避，显忠叱不听。攻益急，裹创力战，城破，为乱兵所杀。均谅时为千户，被执不屈，磔死。事闻，赠恤有差。

名善，义乌人，高州通判。有海寇何均善曾被戮，洪武四年，其党罗子仁率众潜入城，执名善，不屈死。

里，云内州同知。洪武五年秋，蒙古兵突入城。里率兵苍战，死之。

师胜，兴化人，峨眉知县。洪武十三年率民兵讨贼彭普贵，战死。诏褒恤。

敬，增城人。洪武十四年举贤良，为曲靖府经历，署剑川州事。邻寇来攻，敬御之。官兵寡，欲退，敬瞋目大呼，力战死。命恤其家。

得，全椒人，龙里守御所千户。洪武三十年，古州上婆洞蛮作乱，得与镇守将井孚守城。贼烧门急攻，二人开门奋击，得中毒弩死，孚战死。赠得指挥佥事，孚正千户，子孙世袭。

王纲，字性常，余姚人。有文武才。善刘基，常语曰：“老夫乐山林，异时得志，勿以世缘累我。”洪武四年以基荐征至京师，年七十，齿发神色如少壮。太祖异之，策以治道，擢兵部郎。潮民弗靖，除广东参议，督兵饷，叹曰：“吾命尽此矣。”以书诀家人，携子彦达行，单舸往谕，潮民叩首服罪。还抵增城，遇海寇曹真，截舟罗拜，愿得为帅。纲谕以祸福，不从，则奋骂。贼舁之去，为坛坐纲，日拜请。纲骂不绝声，遂遇害。彦达年十六，骂贼求死，欲并杀之。其酋曰：“父忠子孝，杀之不详。”与之食，不顾，令缀羊革裹父尸而出。御史郭纯以闻，诏立庙死所。彦达以廕得官，痛父，终身不仕。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幼敏慧，及长，身长岳立，屹有伟度。师柳贯、 黄溍，遂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敝，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危素、张起岩并荐，不报。隐青岩山，著书，名日盛。太祖取婺州，召见，用为中书省掾史。征江西，祎献颂。

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创礼贤馆，李文忠荐祎及许元、王天锡，召置馆中。旋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累迁侍礼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赐金带宠之。太祖将即位，召还，议礼。坐事忤旨，出为漳州府通判。

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法天道，顺人心。雷霆霜雪，可暂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敛当减。”太祖嘉纳之，然不能尽从也。明年修《元史》，命祎与濂为总裁。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

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奉诏预教大本堂，经明理达，善开导。召对殿廷，必赐坐，从容宴语。未久，奉使吐蕃，未至，召还。

五年正月议招谕云南，命祎赍诏往。至则谕梁王，亟宜奉版图归职方，不然天讨旦夕至。王不听，馆别室。他日，又谕曰：“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歼于锋刃。若恃险远，抗明命，龙骧鹢舻，会战昆明，悔无及矣。”梁王骇服，即为改馆。

会元遣脱脱征饷，胁王以危言，必欲杀祎。王不得已出祎见之，脱脱欲屈祎，祎叱曰：“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余烬，敢与日月争明邪！且我与汝皆使也，岂为汝屈！”或劝脱脱曰：“王公素负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虽孔圣，义不得存。”祎顾王曰：“汝杀我，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矣。”遂遇害，时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敛之。建文中，祎子绅讼祎事，诏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

绅，字仲缙。祎死时，年十三，鞠于兄绶，事母兄尽孝友。长博学，受业宋濂。

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献王聘绅，待以客礼。绅启王往云南求父遗骸，不获即死所致祭，述《滇南恸哭记》以归。建文帝时，用荐召为国子博士，预修《太祖实录》，献《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二章。与方孝孺友善，卒官。

子稌，字叔丰。师方孝孺。孝孺被难，与其友郑珣辈潜收遣骸，祸几不测，自是绝意仕进。初，绅痛父亡，食不兼味。稌守之不变，居丧，不饮酒，不食肉者三年，门人私谥曰孝庄先生。

子汶，字允达。成化十四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谢病归，读书齐山下。弘治初，言者交荐，与检讨陈献章同召，未抵京卒。

祎死云南之三年，死事者又有吴云。云，宜兴人。元翰林待制，仕太祖，为湖广行省参政。洪武八年九月，太祖议再遣使招谕梁王，召云至，语之曰：“今天下一家，独云南未奉正朔，杀我使臣，卿能为我作陆贾乎？”云顿首请行。时梁王遣铁知院辈二十余人使漠北，为大将军所获，送京师，太祖释之，令与云偕行。既入境，铁知院等谋曰：“吾辈奉使被执，罪且死。”乃诱云，令诈为元使，改制书，共绐梁王。云誓死不从，铁知院等遂杀云。梁王闻其事，收云骨，送蜀给孤寺殡之。

云子黻，上云事于朝。诏驰传返葬，以黻为国子生。弘治四年五月赠云刑部尚书，谥忠节，与祎并祠，改祠额曰二忠。

熊鼎，字伯颍，临川人。元末举于乡，长龙溪书院。江西寇乱，鼎结乡兵自守。

陈友谅屡胁之，不应。邓愈镇江西，数延见，奇其才，荐之。太祖欲官之，以亲老辞，乃留愈幕府赞军事。母丧除，召至京师，授德清县丞。松江民钱鹤皋反，邻郡大惊，鼎镇之以静。

吴元年召议礼仪，除中书考功博士。迁起居注，承诏搜括故事可惩戒者，书新宫壁间。舍人耿忠使广信还，奏郡县官违法状，帝遣御史廉之。而时已颁赦书，丞相李善长再谏不纳，鼎偕给事中尹正进曰：“朝廷布大信于四方，复以细故烦御史，失信，且亵威。”帝默然久之，乃不遣物史。

洪武改元，新设浙江按察司，以鼎为佥事，分部台、温。台、温自方氏窃据，伪官捍将二百人，暴横甚。鼎尽迁之江、淮间，民始安。平阳知州梅镒坐赃，辨不已，民数百咸诉知州无罪。鼎将听之，吏白鼎：“释知州，如故出何？”鼎叹曰：“法以诛罪，吾敢畏谴，诛无罪人乎！”释镒，以情闻，报如其奏。宁海民陈德仲支解黎异，异妻屡诉不得直。鼎一日览牒，有青蛙立案上，鼎曰：“蛙非黎异乎？

果异，止勿动。”蛙果勿动，乃逮德仲，鞫实，立正其罪。是秋，山东初定，设按察司，复以鼎为佥事。鼎至，奏罢不职有司数十辈，列部肃清。鼎欲稽官吏利弊，乃令郡县各置二历，日书所治讼狱钱粟事，一留郡县，一上宪府，递更易，按历钩考之，莫敢隐者。寻进副使，徙晋王府右傅。坐累左迁，复授王府参军，召为刑部主事。

八年，西部朵儿只班率部落内附，改鼎岐宁卫经历。既至，知寇伪降，密疏论之。帝遣使慰劳，赐裘帽，复遣中使赵成召鼎。鼎既行，寇果叛，胁鼎北还。鼎责以大义，骂之，遂与成及知事杜寅俱被杀。帝闻，悼惜，命葬之黄羊川，立祠，以所食俸给其家。

易绍宗，攸人。洪武时，从军有功，授象山县钱仓所千户。建文三年，倭登岸剽掠。绍宗大书于壁曰：“设将御敌，设军卫民。纵敌不忠。弃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为臣！为臣不职，何以为人！”书毕，命妻李具牲酒生奠之，诀而出，密令游兵间道焚贼舟。贼惊救，绍宗格战，追至海岸，陷淖中，手刃数十贼，遂被害。其妻携孤奏于朝，赐葬祭，勒碑旌之。

琴彭，交阯人。永乐中，以乂安知府署茶笼州事，有善政。宣德元年，黎利反，率众围其城。彭拒守七月，粮尽卒疲，诸将无援者，巡按御史飞章请救。宣宗驰敕责荣昌伯陈智等曰：“茶笼守彭被困孤城，矢死无贰，若等不援，将何以逃责！急发兵解围，无干国宪。”敕未至而城陷，彭死之。诏赠交阯左布政使，送一子京师官之。

时交阯人陈汝石、硃多蒲、陶季容、陈汀亦皆以忠节著。汝石初为陈氏小校，大军南征，率先归附，积功至都指挥佥事。永乐十七年，四忙士官车绵子等叛。汝石从方政讨之，深入贼阵，中流矢坠马，与千户硃多蒲皆死。多蒲，亦交址人。事闻，遣行人赐祭，赙其家，官为置冢。

皇甫斌，寿州人。先为兴州右屯卫指挥同知，以才调辽海卫。忠勇有智略，遇警，辄身先士卒。宣德五年十月勒兵御寇，至密城东峪，自旦及晡力战，矢尽援绝，子弼以身卫父，俱战死。千户吴贵，百户吴襄、毛观并骁勇，出必冲锋，至是皆死。

斌等虽死，杀伤过当，寇亦引退。事闻，诏有司褒恤。

张瑛，字彦华，浙江建德人。永乐中，举于乡，历刑部员外郎。正统时，擢建宁知府。邓茂七作乱，贼二千余迫城结砦，四出剽掠。瑛率建安典史郑烈会都指挥徐信军，分三路袭之，斩首五百余，遂拔其砦。进右参议，仍知府事。烈亦迁主簿。

茂七既诛，其党林拾得等转掠城下，瑛与从父敬御之。贼败，乘胜逐北，陷伏中，敬死，瑛被执，大骂不屈死。诏赠福建按察使，赐祭，官其子。弘治中，建宁知府刘玙请于朝，立祠致祭。

时泉州守熊尚初亦以拒贼被执死。尚初，南昌人。初为吏，以才擢都察院都事，进经历。正统中，用都御史陈镒荐，擢泉州知府。盗起，上官檄尚初监军，不旬日降贼数百。已而贼逼城下，守将不敢御。尚初愤，提民兵数百，与晋江主簿史孟常、阴阳训术杨仕弘分统之，拒于古陵坡。兵败，皆遇害。郡人哀之，为配享忠臣庙。

王祯，字维祯，吉水人。祖省，死建文难，自有传。成化初，祯由国子生授夔州通判。二年，荆、襄石和尚流劫至巫山，督盗同知王某者怯不救。祯面数之，即代勒所部民兵，昼夜行。至则城已陷，贼方聚山中。祯击杀其魁，余尽遁，乃行县抚伤残，招溃散，久乃得还。甫三日，贼复劫大昌。祯趣同知行，不应。指挥曹能、柴成与同知比，激祯曰：“公为国出力，肯复行乎？”祯即请往，两人伪许相左右。

祯上马，挟二人与俱，夹水阵。既渡，两人见贼即走。祯被围半日，误入淖中，贼执欲降之，祯大骂。贼怒，断其喉及右臂而死。从行者奉节典史及部卒六百余人皆死。

自死所至府三百余里，所乘马奔归，血淋漓，毛尽赤。众始知祯败，往觅尸，面如生。子广鬻马为归赀，王同知得马不偿直。榇既行，马夜半哀鸣。同知起视之，马骤前啮项，捣其胸，翼日呕血死，人称为义马。事闻，赠祯佥事，录一子。

万琛，字廷献，宣城人。慷慨负气节，举于乡。弘治中，知瑞金县。十八年正月，剧盗大至，县人汹汹逃窜。有劝琛急去者，琛斥之，率民兵数十人迎敌，杀贼二十余人。相持至明日，力屈被执，骂不绝口，贼攒刺之，乃死。赠光禄少卿，赐祭葬，予廕。

时有王祐者，为广昌知县，贼至，民尽逃，援兵又不至。祐拔刀自刲其腹曰：“有城不能守，何生为！”左右奔夺其刀。后援兵集，贼稍退。越七日复突至，祐仓皇赴敌，死之。

周宪，安陆人。弘治六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十七年坐事下诏狱，谪衮州通判。正德初，复故官，历江西副使。华林、马脑贼方炽，总督陈金檄宪剿之，平马脑砦及仙女、鸡公岭诸寨，先后斩获千余人。华林贼窘，遣谍者诡言饥困状。宪信之，移檄会师夹击。他将多观望，宪攻北门，三战，贼稍却，与子干先登逼之。贼下木石如雨，军溃，宪中枪，干前救，力战堕崖死。宪创重被执，骂不绝口，贼支解之。事始闻，赠按察使，予祭葬，谥节愍，廕一子，旌干门曰孝烈。嘉靖二年，江西巡抚盛应期请与黄宏、马思聪并旌，诏附礼忠烈祠。后从给事中李鐸言，命有司岁给其家米二石，帛二匹。

杨忠，宁夏人。世官中卫指挥，以功进都指挥佥事，廉介有谋勇。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其党丁广将杀巡抚安惟学，忠在侧，骂曰：“贼狗敢犯上邪！”广怒，杀之，迄死骂益厉。忠同官李睿闻变，驰至寘鐇所。门闭不得入，大骂，为贼所杀。百户张钦不从逆，走至雷福堡，亦被杀。皆赠官予廕，表忠、睿曰忠烈之门，钦曰忠节之门。

吴景，南陵人。弘治九年进士。正德中，历官四川佥事，守江津。重庆人曹弼亡命播州，纠众寇川南，谋与大盗蓝廷瑞合。六年正月逼江津。御史俞缁遁去，属景及都指挥庞凤御之。凤邀景俱走，景不可，率典史张俊迎击，手杀三贼，矢被面。

急收兵入保，城已陷，大呼曰：“宁杀我，毋杀士民！”贼强之跪，不屈，遂被杀，俊亦死。巡抚林俊上其事，诏赠景副使，赐祭葬，立祠江津，予世廕。

是月，佥事王源行部川北，会蓝廷瑞、鄢本恕等掠通、巴至营山，源率典史邓俊御之，皆被杀。赠源副使，廕其子。源，五台人，弘治十二年进士。

明年正月，贼麻六儿将逼川东。副使冯杰追击于苍溪，俘斩颇众。日晡，移营铁山关，贼乘夜冲突，杰死之。赠按察使，赐祭葬，谥恪愍，世廕百户。

是时，略阳知县孙玺、剑州判官罗明、梁山主簿时植亦皆死于贼。

玺，字廷信，代州人。举于乡，知扶风县。都御史蓝章以略阳汉中要地，旧无城，檄玺往城之。工未毕，贼至，县令严顺欲去，玺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视此！”

乃率僚属坚守，数日城陷，玺被执，大骂不屈，贼脔杀之。顺逃去，诬玺俱逃，滋于江，以他人尸敛。玺子启视，非是，讼于朝。勘得死节状，赠光禄少卿，赐祭予廕，抵顺罪。

明，以吏起家。鄢本恕逼其城，与子介拒守。城陷，父子皆骂贼死。

植，字良材，通许人。由国子生授官，时摄县事。贼方四等略地，植拒却之，斩获数十级。逾月复至，相拒数日，城陷，说之降，不屈。胁取其印，不予，大骂被杀。妻贾闻变即自缢，女九岁，赴火死。明、植皆赠恤如制，而表植妻女为贞烈。

其时，士民冒死杀贼者，有赵趣、徐敬之、雷应通、袁璋之属。

趣，梁山诸生。贼攻城，同友人黄甲、李凤、何璟、萧锐、徐宣、杨茂宽、赵采誓死拒守。城陷，皆死。都物史林俊嘉其义，立祠祀之。

敬之，亦梁山人。众推为部长，以拒贼陷阵死。

应通，嘉州人。贼冲百丈关，父子七人倡义死战。被执，俱慷慨就杀。

璋，江南人。素以勇侠闻。巡抚林俊委剿贼所在有功。后为所执，其子袭挺身救之，连杀七贼，亦被执，俱死。袭死三日，两目犹瞠视其父。林俊表其门曰父子忠节。总制彭泽为勒石城隍庙，祀于忠孝祠。

霍恩，字天锡，易州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正德中，历知上蔡县。六年，贼四起，中原郡邑多残破。畿内则枣强知县段豸、大城知县张汝舟，河南则恩及典史梁逵，西平知县王佐、主簿李铨，叶县知县唐天恩，永城知县王鼎，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挥詹济、乡官任贤，固始丞曾基，夏邑丞安宣，息县主簿刑祥，睢宁主簿金声、丘绅，西华教谕孔环，山东则莱芜知县熊骖，莱州卫指挥佥事蔡显，南畿则灵譬主簿蒋贤，皆抗节死，而恩、佐、采、环死尤烈。

恩与梁逵共守，当贼至时，语妻刘曰：“脱有急，汝若何？”刘愿同死，乃筑台廨后，约曰：“见我下城，即贼入矣。”及城陷，恩拔刀下城，刘台上见之，即缢，未绝，以簪刺心死。恩被执，贼胁之跪。骂曰：“吾此膝肯为贼屈乎！”贼日杀人以慑之，骂益厉。贼以刀抉其口，支解之。逵自经死。

豸，字世高，泽洲人。起家进士。正德中，授兵科都给事中，谪枣强令。贼至，连战却之。及城陷，中四矢一枪，瞋目大呼，杀贼而死，贼屠其城。汝舟官大城时，与主簿李铨迎战，皆被杀。

佐，字汝弼。潞州举人，授西平令。手杀贼数十人，矢毙其渠帅。贼忿，急攻三日，佐力屈被执，骂不绝口。贼悬诸竿，杀而支解之。天恩知叶县，贼至，与父政等七人俱死。鼎知永城，城陷，系印于肘，端坐待贼，不屈死。

采，字亮之，浙江山阴人，进士。由主事谪教谕，迁裕州同知。与济、贤共坚守，斩获多，城陷被执。采骂不辍，贼碎其辅颊而死。济亦不屈死。贤尝为御史，方里居，招邑子三千人拒守，骂贼死，一家死者十三人。基为固始丞，被执，使驭马不从，被害。宣，初授夏邑丞。贼杨虎逼其境，或劝毋往，宣兼程进。抵任七日，贼大至，拒守有功。城陷，死之。祥已致仕，城陷，骂贼死。声、绅与义士硃用之迎战死。

环，南宫人。由岁贡生授来安知县，为刘瑾党所陷，左迁西华教谕。被执，贼曰：“呼我王，即释汝。”厉声曰：“我恨不得碎汝万段，肯媚汝求活耶！”遂被杀。骖为贼所执，与主簿韩塘俱不屈死。显与三子淇、英、顺俱御盗力战死。

诸人死节事闻，皆赠官赐祭予廕立祠如制。恩妻刘赠宜人，建忠节坊旌之。天恩、鼎、基、宣、祥诸人，里贯无考。

时有郑宝，为郁林州同知，署北流县事。妖贼李通宝犯北流，宝与子宗珪出战，皆死。

王振者，为福建黄崎镇巡检。海寇大至，率三子臣、朝、实迎战竞日。伏兵起，振被杀，尸僵立。三子救之，臣重伤，朝、实皆死。亦予恤有差。

孙燧，字德成，余姚人。弘治六年进士。历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正德中，历河南右布政使。宁王宸濠有逆谋，结中官幸臣，日夜诇中朝事，幸有变。又劫持群吏，厚饵之，使为己用。恶巡抚王哲不附己，毒之，得疾，逾年死。董杰代哲，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为幸。代杰者任汉、俞谏，皆岁余罢归。

燧以才节著治声，廷臣推之代。

十年十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燧闻命叹曰：“是当死生以之矣。”遣妻子还乡，独携二僮以行。时宸濠逆状已大露，南昌人汹汹，谓宸濠旦暮得天子。燧左右悉宸濠耳目，燧防察密，左右不得窥，独时时为宸濠陈说大义，卒不悛。阴察副使许逵忠勇，可属大事，与之谋。先是，副使胡世宁暴宸濠逆谋，中官幸臣为之地，世宁得罪去。燧念讼言于朝无益，乃托御他寇预为备。先城进贤，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县多盗，割其地，别置安义县，以渐弭之。而请复饶、抚二州兵备，不得复，则请敕湖东分巡兼理之。九江当湖冲，最要害，请重兵备道权，兼摄南康、宁州、武宁、瑞昌及湖广兴国、通城，以便控制。广信横峰、青山诸窑，地险人悍，则请设通判驻弋阳，兼督旁五县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讨贼，尽出之他所。宸濠瞷燧图己，使人赂朝中幸臣去燧，而遣燧枣梨姜芥以示意，燧笑却之。逵劝燧先发后闻，燧曰：“奈何予贼以名，且需之。”

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贼凌十一、吴十三、闵念四等出没鄱阳湖，燧与逵谋捕之。三贼遁沙井，燧自江外掩捕，夜大风雨，不克济。三贼走匿宸濠祖墓间，于是密疏白其状，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辄为宸濠遮狱，不得达。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又不许，忧惧甚。

明年，宸濠胁镇巡官奏其孝行，燧与巡按御史林潮冀藉是少缓其谋，乃共奏于朝。朝议方降旨责燧等，会御史萧淮尽发宸濠不轨状，诏重臣宣谕，宸濠闻，遂决计反。

六月乙亥，宸濠生日，宴镇巡三司。明日，燧及诸大吏入谢，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为李广所误，抱民间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诏，令我起兵讨贼，亦知之乎？”众相顾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请出诏示我。”

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当扈驾。”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无二日，吾岂从汝为逆哉！”宸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内殿，易戎服出，麾兵缚燧。逵奋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贼并缚逵。二人且缚且骂，不绝口，贼击燧，折左臂，与逵同曳出。逵谓燧曰：“我劝公先发者，知有今日故也。”燧、逵同遇害惠民门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以下，咸稽首呼万岁。

宸濠遂发兵，伪署三贼为将军，首遣娄伯徇进贤，为知县刘源清所斩。招窑贼，贼畏守吏，不敢发。大索兵器于城中，不得，贼多持白梃。伍文定起义兵，设两人木主于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南赣巡抚王守仁与共平贼。诸逋贼走安义，皆见获，无脱者。人于是益思燧功。

燧生有异质，两目烁烁，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阴惨，烈风骤起凡数日，城中民大恐。走收两人尸，尸未变，黑云蔽之，蝇蚋无近者。明年，守臣上其事于朝，未报。世宗即位，赠礼部尚书，谥忠烈，与逵并祀南昌，赐祠名旌忠，各廕一子。

燧子堪闻父讣，率两弟墀、升赴之，会宸濠已擒，扶柩归。兄弟庐墓蔬食三年，有芝一茎九葩者数本产墓上。服除，以父死难，更墨衰三年，世称三孝子。

堪，字志健。为诸生，能文，善骑射。既廕锦衣，中武会试第一，擢署指挥同知。善用强弩，教弩卒数千人以备边。历都督佥事。事母杨至孝，母年九十余，殁京师。堪年亦七十，护丧归，在道，以毁卒。巡按御史赵炳然上堪孝行，得旌。堪子钰，亦举武会试，官都督同知。钰子如津，都督佥事。

墀，字仲泉，以选贡生历官尚宝卿。升，官尚书。墀孙如游，大学士。如游孙嘉绩，佥事。升子，鑨、鑛皆尚书，铤侍郎，錝太仆卿。鑨子，如法主事，如洵参政。并以文章行谊世其家。升、鑨、鑛、如游、如法、嘉绩，事皆别见。

许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进士。长身巨口，猿臂燕颔，沈静有谋略。

授乐陵知县。六年春，流贼刘七等屠城邑，杀长吏。诸州县率闭城守，或弃城遁，或遗之刍，粟弓马乞贼毋攻。逵之官，慨然为战守计。县初无城，督民版筑，不逾月，城成。令民屋外筑墙，墙高过帘，启圭窦，才容人。家选一壮者执刃伺窦内，余皆入队伍，日视旗为号，违者军法从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开城门。贼果至，旗举伏发，窦中人皆出，贼大惊窜，斩获无遗。后数犯，数却之，遂相戒不敢近。

事闻，进秩二等。

时知县能抗贼者，益都则牛鸾，郯城则唐龙，汶上则左经，浚则陈滞，亦所当贼少。而逵屡御大贼有功，遂与鸾俱超擢兵备佥事。逵驻武定州，州城圮濠平，不能限牛马。逵筑城凿池，设楼橹，置巡卒。明年五月，贼杨寡妇以千骑犯潍县，指挥乔刚御之，贼少却。逵追败之高苑，令指挥张勋邀之沧州，先后俘斩二百七十余余人。未几，贼别部掠德平，逵尽歼之，咸名大著。十二年迁江西副使。时宸濠党暴横，逵以法痛绳之。尝言于孙燧曰：“宁王敢为暴者，恃权臣也。权臣左右之者，贪重贿也。重贿由于盗薮，今惟翦盗则贿息，贿息则党孤。”燧深然之，每事辄与密议。及宸濠缚燧，逵争之。宸濠素忌逵，问许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赤心耳。”

宸濠怒曰：“我不能杀汝邪？”逵骂曰：“汝能杀我，天子能杀汝。汝反贼，万段磔汝，汝悔何及！”宸濠大怒，并缚之，曳出斫其颈，屹不动。贼众共推抑令跪，卒不能，遂死，年三十六。

初，逵以文天祥集贻其友给事中张汉卿而无书。汉卿语人曰：“宁邸必反，汝登其为文山乎？”逵父家居，闻江西有变，杀都御史及副使，即为位，易服哭。人怪问故。父曰：“副使，必吾儿也。”世宗即位，赠左副都御史，谥忠节，廕一子。

又录山东平贼功，复廕一子。嘉靖元年诏逵死事尤烈，改赠逵礼部尚书，进廕指挥佥事。

长子易，好学有器识。既葬父，日夜号泣，六年而后就廕。人或趣之，易曰：“吾父死，易乃因得官。”痛哭不能仰视。易子安阝，事亲孝。隆庆中举于乡，数试礼部不第。有试官与瑒婚姻，慕安阝才，欲收罗之。安阝曰：“若此，何以见先忠节地下？”许氏子孙不如孙氏贵显，亦能传其家。

黄宏，字德裕，鄞人。弘治十五年进士。知万安县。民好讼，讼辄祷于神，宏毁其祠曰：“令在，何祷也。”讼者至，辄片言折之。累迁江西左参议，按湖西、岭北二道。王守仁讨横水、桶冈贼，宏主饷有功。贼闵念四既降，复恃宸濠势，剽九江上下。宏发兵捕之，走匿宸濠祖墓中，尽得其辎重以归。宸濠逆节益露，士大夫以为忧，宏正色曰：“国家不幸有此，我辈守士，死而已。”有持大义不从宸濠党者，宏每阴左右之。宸濠反，宏被执，愤怒，以手梏向柱击项，是夕卒，贼义而棺敛之。子绍文奔赴，求得其棺，以伪命治敛，非父志，亟易之，扶归。

时主事马思聪亦抗节死。思聪，字懋闻，莆田人。弘治末举进士，为象山知县，复二十六渠，溉田万顷。累迁南京户部主事，督粮江西，驻安仁。值宸濠反，被执系狱，不屈，绝食六日死。

世宗立，赠宏太常少卿，思聪光禄少卿，并配享旌忠祠。时有谓宏、思聪死节非真者。给事中毛玉勘江西逆党，复请表章宏、思聪及承奉周仪，而宏子绍武诉于朝。巡按御史穆相列上二人死节状甚悉，遂无异议。

宋以方，字义卿，靖州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历户部郎中。正德十年迁瑞州知府。时华林大盗甫平，疮痍未复，以方悉心抚字，吏民爱之。宸濠逆谋萌，而瑞故无城郭，以方筑城缮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训练。宸濠深忌之，有征索又不应，遂迫镇守劾系南昌狱。明日，宸濠反，出以方，胁之降，不可，械舟中。至安庆，兵败，问地何名，舟子云“黄石矶”，江西人音，则“王失机”也。宸濠以为不祥，斩以方祭江。后贼平，其子崇学求遗骸不得，敛衣冠归葬。嘉靖六年，巡抚陈洪谟上其事，诏赠光禄卿，廕一子，立祠瑞州。

方宸濠之谋为变也，江西士民受害者不可胜纪。初遣阉校四出，籍民田庐，收缚豪强不附者。有万木、郑山，俱新建人，集乡人结砦自固。贼党谢重一驰入村，二人执之，积苇张睢阳庙前，缚人马，生焚之，濠党不敢犯。二人饮江上，为盗凌十一所逼，趣见宸濠，烙而椎之，皆骂贼死。

赵楠，南昌诸生。兄模，尝捐粟佐振。宸濠捕模索金，楠代往，胁之，不屈，被掠死。同邑辜增见迫，抗节不从，一家百口皆死。诸生刘世伦、儒士陈经官、义士李广源，皆被掠，不屈死。

叶景恩者，以侠闻，族居吴城。宸濠将作难，捕景恩，胁降之，不从，死狱中。

宸濠兵过吴城，景恩弟景允以三百人邀击贼。贼分兵焚劫景允家，其族景集、景修等四十九人皆死。

又有阎顺者，为宁府典宝副。宸濠将反，顺与典膳正陈宣、内使刘良微言不可，为典宝正涂钦所谮，三人惧诛，潜诣京师上变。群小庇宸濠，下之狱，搒掠备至。

宸濠闻三人赴都，虑事泄，诬奏其罪，且嗾群小必杀之，会已遣戍孝陵，乃免。世宗立，复官。

## 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忠义二

○王冕龚谅陈闻诗董伦 王鈇钱泮 钱錞唐一岑硃裒齐恩 孙镗 杜槐 黄钏陈见等王德 叔沛 汪一中王应鹏 唐鼎苏梦暘韦宗孝 龙旌 张振德章文炳等董尽伦李忠臣 高光等龚万禄李世勋 翟英等 管良相李应期等徐朝纲杨以成 孙克恕郑鼎 姬文胤孟承光硃万年 秦三辅等 张瑶王与夔等何天衢杨于陛

王冕，字服周，洛阳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除万安知县。宸濠反，长吏多奔窜。

冕募勇壮士，得死士数千人，从王守仁攻复南昌。宸濠解安庆围，还救，至鄱阳湖，两军相拒。濠尽出金制犒士，殊死战，官军不利。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实苇于中，拟建昌人语，就贼舰，乘风举火。濠兵大惊，遂溃败，焚溺死者无算。濠易舟，挟宫人遁。冕部卒棹渔舟，追执之。宸濠平，守仁封新建伯，而冕未及叙，坐他事落职。既而录前功，擢兵部主事，巡视山海关。

嘉靖三年十二月，辽东妖贼陆雄、李真等作乱，突入关。侍吏欲扶冕趋避，冕不可，曰：“吾有亲在。”急趋母所，执兵以卫。贼至，母被伤，冕奋前救之，被执。胁以刃，大骂，遂见害。诏赠光禄少卿，有司祠祀。

世宗嗣位之岁，宁津盗起，转掠至德平。知县龚谅率吏民御之，力屈，被杀。

赠济南通判，恤其家。

陈闻诗，字廷训，柘城人。嘉靖中举于乡，以亲老，绝意仕进。亲殁，居丧哀毁。三十二年秋，贼师尚诏陷归德，闻闻诗名，欲劫为帅。已，陷柘城，拥之至，诱说百端，不屈。引其家数人斩之，曰：“不从，灭而族。”闻诗绐曰：“必欲吾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以行。闻诗遂不食，至鹿邑自经死。

董伦，归德检校也。尚诏入归德，知府及守卫官皆遁。伦率民兵巷战，被执，垂死犹手刃数贼。妻贾及童仆皆从死。诏赠闻诗凤阳同知，伦归德同知，并立祠死所。

王鈇，字德威，顺天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常熟知县。滨海多大猾，匿亡命作奸，鈇悉贳其罪。倭患起，鈇语诸猾曰：“何以报我？”咸请效死，于是立耆长，部署子弟得数百人，合防卒训练。县故无城，鈇率士卒城之。倭来薄，数御却之。已，自三丈浦分掠常熟、江阴。参政任环令鈇与指挥孔焘分统官民兵三千，破其寨，斩首百五十有奇，焚二十七艘，余倭皆遁。复掠劳县，将由尚湖还海。鈇愤曰：“贼尚敢涉吾地邪！必击杀之。”

会邑人钱泮，字鸣声者，以江西参政里居，仇倭爇其父柩，力从臾赞鈇。乃用小艇数十蹑倭，倭夹击之隘中，独耆长数人从，皆力斗死。鈇陷淖，瞋目大呼，腹中刃死。泮被数枪，杀三贼而死。时三十四年五月也。诏赠泮光禄卿，鈇太仆少卿，并廕锦衣世百户，遣官谕祭，立祠死所，岁时奉祀。

钱錞，字鸣叔，钟祥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江阴知县。初至官，倭已炽。

三十三年入犯，乡民奔入城者万计，兵备道王从古不纳。錞曰：“民死不救，守空城奚为！”遂开门纵之入，而身自搏战于斜桥，三战却之。明年六月，倭据蔡泾闸，分众犯塘头。錞提狼兵战九里山，薄暮，雷雨大作，伏四起，狼兵悉奔，錞战死。

时唐一岑知崇明县，建新城成，议徙居，为千户高才、翟钦所沮。倭突入，一岑战且詈，遂为乱军所杀。诏赠錞、一岑光禄少卿，錞世廕锦衣百户，岑廕国子生，并建祠祀。

硃裒，字崇晋，郧西人。嘉靖中举于乡，署巩县教谕事。迁武功知县，抑豪强，祛积弊，关中呼为铁汉。迁扬州同知，吏无敢索民一钱。三十四年，倭入犯，击败之沙河，歼其酋，还所掠牲畜甚众。未几，复大至，薄城东门。督兵奋击，兵溃，死焉。赠左参政，录一子。

明年，倭犯无为州，同知齐恩率舟师败倭于圌山北等港，斩首百余级。子嵩，年十八，最骁勇，击倭至安港，伏发被围，恩家二十余人俱力战死，惟嵩等三人获全。赠恩光禄丞，录一子，厚恤其家，建祠祀之。

孙镗，莒州人。商贩吴、越。倭扰松江，谒郡守自请输赀佐军。守荐之参政翁大立，试以只刀，若飞，录为士兵。击走倭，出参政任环围中。遣人还莒，括家赀，悉召里儿为爪牙，吴中倚镗若长城。倭舟渡泖浒，镗突出，酣战竟日，援兵不至，还至石湖桥，半渡，伏大起，镗堕死，中刃死。赠光禄丞，录一子，亦建祠祀。

杜槐，字茂卿，兹溪人。倜傥任侠。倭寇至，县佥其父文明为部长，令团结乡勇。槐伤父老，以身任之，数败倭。副使刘起安委槐守余姚、慈溪、定海。遇倭定海之白沙，一日战十三合，斩三十余人，馘一酋，身被数枪，堕马死。文明击倭鸣鹤场，斩一人，倭惊遁，称为杜将军。无何，追至奉化枫树岭，战殁。文明赠府经历，槐赠光禄丞，建祠并祀，廕槐子国子生。

黄钏，字珍夫，安溪人。由举人历官温州同知。嘉靖三十四年，倭入犯，钏击走之。知倭必复来，日夜为备。又三年，倭果大至。钏出城逆击，分军为三，钏将中军，其二军帅皆纨袴子，约左右应援。及与倭遇，倭遣众分掩二军，而以锐卒当中军。钏发劲弩巨礮，战良久，倭方不支，二军帅望敌而溃。倭合兵击钏，钏腹背受敌，遂被执。胁之降，不屈，责以金赎，钏笑且骂曰：“尔不知黄大夫不爱钱邪！”

倭怒，裸而寸斩之。子购尸不获，具衣冠葬。事闻，赠浙江参议，官一子，有司建祠。

是年，倭陷福清，举人陈儿率众御之，与训导邬中涵被执，大骂而死。倭乘胜犯惠安，知县番禺林咸拒守五昼夜，倭引去。已，复至，咸击之鸭山，穷追逐北，陷伏死。赠泉州同知，赐祠，任一子。

其陷兴化，延平同知奚世亮署府事，守逾月，城陷，力战死。赠右参议，廕子，赐葬。世亮，字明仲，黄冈人。

先是，三十一年，台州知事溧水武追倭钓鱼岭，力战死，上官不以闻。其子尚宝诉于朝，乃赠太仆丞，而廕尚实为国子生。

王德，字汝修，永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户科给事中。定国公徐延德丐无极诸县闲田为业，且言私置庄田，不宜以灾伤免赋。德抗疏劾之，俺答围都城，屡陈军国便宜，悉报可。时城门尽闭，避难者不得入，号呼彻西内。德以为言，民始获入。寇退，命募兵山东，所得悉骁勇，为诸道最。还朝，会李默长吏部，怒德投刺倨，出为岭南兵备佥事。与巡抚争事，投劾径归。默复起吏部，用前憾，落职闲住。德乡居，以倭乱，奉母居城中，倾赀募健儿为保障计。三十七年夏，倭自梅头至，大掠。德偕族父沛督义兵击之，宵遁。俄一舟突来犯，沛及族弟崇尧、崇修歼焉。亡何，倭复至，大掠。德愤怒，勒所部追袭至龙湾，军败，手射杀数人，骂贼死。然倭自是不敢越德乡侵郡城矣。事闻，赠太仆少卿，世廕锦衣百户，立祠曰愍忠。沛赠太仆丞，立祠，予廕。

汪一中，字正叔，歙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由开封推官历江西副使。四十年，邻境贼入寇，薄泰和。一中方宴，投著起曰：“贼鼓行而西，掩我不备，不早计，且无唯类，岂饮酒时乎！”当路遂以讨贼属之。先是，泰和巡检刘芳力战死，贼怒磔其尸。一中至，率诸将吏祭曰：“尔职抱关，犹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灭贼，何以生为！”遂誓师，列阵鼓之，俘五人，斩首以徇。旦日，阵如前，会贼至，左右军皆溃，贼悉赴中军，中军亦溃。一中跃马当贼锋，射杀二人，手刃一人，而左胁中枪二，臂中刃三，与指挥王应鹏、千户唐鼎皆死。妻程投于井，家人出之，丧至，不食五日死。一中赠光禄卿，给祭葬，谥忠愍，妻程并赠恤如制。

苏梦暘，万历间，为云南禄丰知县。三十五年十二月，武定贼凤腾霄反，围云南府城，转寇禄丰。梦暘率民兵出城力战，贼退去。明年元旦，方朝服祝厘，贼出不意袭陷其城，执之去，不屈死。赠光禄少卿，有司建祠，录一子。

当禄丰之未陷也，贼先犯嵩明州，吏目韦宗孝出御而败，合门死之。赠本州同知，廕子入国学。

有龙旌者，赵州人，由岁贡生为嵩明州学正。贼薄城，被执，骂贼死。赠国子博士。

张振德，字季修，昆山人。祖情，从祖意，皆进士。情福建副使，意山东副使。

振德由选贡生授四川兴文知县。县故九丝蛮地，万历初，始建士墙数尺，户不满千。

永宁宣抚奢崇明有异志，潜结奸人，掠卖子女。振德捕奸人，论配之，招还被掠者三百余人。崇明贿以二千金，振德怒却之，裂其牍。

天启元年方赴成都与乡闱事，而崇明部将樊龙杀巡抚徐可求，副使骆日升、李继周等。重庆知府章文炳、巴县知县段高选皆抗节死，贼遂据重庆。时振德兼署长宁，去贼稍远，从者欲走长宁。振德曰：“守兴文，正也。”疾趋入城。长宁主簿徐大礼与振德善，以骑来迎，振德却之。督乡兵与战，不敌，退集居民城守。会大风雨，贼毁士城入。振德命妻钱及二女持一剑坐后堂，曰：“若辈死此，吾死前堂。”

乃取二印系肘后，北向拜曰：“臣奉职无状，不能杀贼，惟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剑死。乃命家人举火，火炽自刭。一门死者十二人。贼至火所，见振德面如生，左手系印，右手握刀，忿怒如赴敌状，皆骇愕，罗拜而去。事闻，赐祭葬，赠光禄卿，谥烈愍。敕有司建祠，世廕锦衣千户。

振德既死，兴文教谕刘希文代署县事。甫半载，贼复薄城，誓死不去。妻白亦慷慨愿同死。城破，夫妇骂贼，并死。

大礼守长宁，城亦陷。大礼曰：“吾不可负张公。”一家四人仰药死。赠重庆同知，世廕百户。

文炳，长泰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户部郎中，迁知府，治行廉洁，吏民爱之。贼既杀巡抚可求等，文炳骂贼亦被杀。后知其贤，为觅尸殡而归之，丧出江上，夹岸皆大哭。赠太仆少卿，再赠太常卿，世廕外卫副千户。

高选，云南剑川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适在演武场，闻变，立遣吏归印于署，厉声叱贼。贼魁戒其下勿杀，而高选骂不绝声，遂遇害。父汝元，母刘，侧室徐及一子一女，闻变，皆自尽。仆冒死觅主尸，亦被害。初赠尚宝卿，世廕百户。

崇祯元年，子暄援振德例，叩阍请优恤，赠光禄卿，世廕锦衣千户，建祠奉礼。汝元等亦获旌。十五年复以谥请，赐谥恭节。

时先后殉难者，灌县知县左重，率壮士追贼成都，力战马蹶，骂贼死。南溪知县王硕辅，城陷自尽，贼支解之。桐梓知县洪维翰，城陷，夺印，不屈死。典史黄启鸣亦死。郫县训导赵恺，率众击贼，被刺死。遵义推官冯凤雏，挺身御贼，被创死。遵义司狱苏朴、威远经历袁一修，义不污贼，坠城死。大足主簿张志誉、典史宁应皋，集兵奋战，力屈死。所司上其状，赠重、硕辅、维翰尚宝卿，世廕千户。

启鸣重庆通判，恺重庆同知，俱世廕试百户。崇祯十二年，重子廷皋援高选例乞恩，命如其请。

崇明父子据永宁，贵阳同知嘉兴王昌胤分理永宁卫事，死难。赠佥事，赐祭。

崇祯初，其子监生世骏言：“贼踞永宁，臣父刺血草三揭，缴印上官，以次年五月再拜自缢。贼恨之，焚其尸。二孙、一孙女及仆婢十三人，同日被害。乞如张振德例，优加恤典。”报可。

董尽伦，字明吾，合州人。万历中举于乡，除清水知县，调安定，咸有惠政。

秩满，安定人诣阙奏留，诏加巩昌同知，仍视县事。久之，以同知理甘州军饷，解职归。天启初，奢崇明反，率众薄城。尽伦偕知州翁登彦固守。贼遣使说降，尽伦大怒，手刃贼使，抉其晴啖之，屡挫贼锋，城获全。复率众援铜梁有功，寻被檄捣重庆，孤军深入，伏四起，遂虞死。赠光禄少卿，世廕百户，建祠奉祀，寻改廕指挥佥事。崇祯初，论全城功，改廕锦衣千户。

其时里居士大夫死节者，有李忠臣，永宁人，官松潘参政。家居，陷贼。募死士，密约总兵官杨愈懋，令以大兵薄城，己为内应。事泄，合门遇害。高光，泸州人，尝为应天通判。城陷，薙发为僧，与子在昆募壮士，杀贼百余。贼怒，追至大叶壩，光骂贼不屈，与家众十二人同死。胡缜，永宁举人。预策崇明必反，上书当事，不纳。贼起，被执，严刑锢狱中。弟纬倾家救免，乃纠义徒，潜结贼将张令等，执其伪相。部勒行阵，自当一面，数斩馘，贼甚畏之。既而为火药焚死。聂绳昌，富顺举人。毁家募义勇御贼，战死。吴长龄，泸州监生。率众恢复泸州，寻中伏，父子俱战死。胡一夔，兴文人。仕龙阳县丞，被执，不屈死。皆未予恤。

龚万禄，贵州人。目不知书，有胆志，膂力过人。从刘綎征杨应龙，先登海龙囤，署守备，戍建武所。奢崇明反，众推万禄游击将军，主兵事。指挥李世勋，名位先万禄，亦受节制，戮力固守。崇明谋犯成都，惮万禄牵其后，遣部将张令说降。

令与万禄结，绐崇明以降。崇明果遣他将来戍，万禄胁降之，诱杀无算。复微服走叙州，说副使徐如珂曰：“贼精骑萃成都，留故巢者悉老弱，诚假万禄万人捣其巢，彼必还救，成都围立解矣。”如珂奇其计，而不能用。未几，贼悉众攻建武，万禄邀击十里外，兵少败还，城遂陷。世勋具衣冠再拜，率家属自焚死。万禄手刃两妾、两孙，自刎不殊，乃握槊驰出，大呼：“我龚万禄也，孰能追我者！”贼相视不敢逼。走至叙州，乞师巡抚硃燮元，遂以兵复建武。会官军败于江门，贼四面来攻，万禄力战三日，手刃数十人，与子崇学并死。诏赠都督佥事，立祠赐祭，世廕百户。

时成都卫指挥翟英扼贼龙泉驿，成都后卫指挥韩应泰赴援成都，遇贼草堂寺，小河所镇抚郁联若鏖贼城西，茂州百户张羽救援郫县，皆力战死。

管良相者，乌撒卫指挥也，为人慷慨负奇节。天启初，樊龙等反于四川，巡抚李枟召至麾下，与筹军事。良相策安邦彦必反，佐枟为固守计。寻以祖母疾，乞假妇，泣语枟曰：“乌撒孤城，密迩水西，且与安效良相仇。水西有变，祸必首及，良相无子，愿以死报国。乞建长策，保此一方。”逾月，邦彦果反，围其城，良相固守不下。久之，外援不至，城陷，自缢死。

同官李应期、硃运泰、蒋邦俊亦遇害。时普定卫王明重、威清卫丘述尧、平壩卫金绍勋、壩阳把总简登、龙里故守备刘皋、皋子景并死难，而训导刘三畏，贼至不避，兀坐斋中，见杀，人称“龙里三刘”。

徐朝纲，云南晋宁人。万历二十八年举于乡。天启元年，授安顺推官，至即署府事。明年，安邦彦反，来攻城，朝纲督兵民共守。士官温如璋等开门迎贼，朝纲奋怒督战，贼执之，逼降，不屈。索其印，骂曰：“死贼奴，吾头可断，印不可得！”

贼怒，刀斧交下而死。其妻闻之，登楼自缢。长子妇急举火焚舍，挈十岁女跃烈焰中死。孙应魁，年十六，持矛溃围出城觅其祖，遇贼被杀。婢仆从死者十一人。

五年正月恤殉难诸臣，赠朝纲光禄少卿，廕子入国学。子天凤甫第进士，即奔丧归，服阕，授户部主事。疏言：“臣家一门，臣死忠，妻死节，妇死姑，孙死祖，婢仆死主。此从来未有之节烈，乞如张振德例，再加优恤。臣母、臣嫂，一体旌表。”

帝深嘉之，再赠光禄卿，改廕锦衣世千户，赐祭葬，立祠建坊，诸从死者皆附祀。

同时殉难者：

杨以成，云南路南人。万历中，由贡生授贵阳通判，理毕节卫事。秩满，进同知，仍治毕节。邦彦围贵阳，以成具蜡书乞援于云南巡抚沈儆炌。书发而贼已至，战却之。贼来益众，以成遣吏怀印间道趋省，身督吏民拒守。会援兵至，贼方夜逃，而卫吏阮世爵为内应，城遂陷。以成仓皇投缳，贼系之去。乃为书述贼中情形，置竹筒中，遣弟以恭赴云南告变，至散纳溪，贼搜得其书，并以成杀之，家属死者十三人。赠按察佥事，赐葬。

郑鼎，字尔调，龙溪人。由乡举为广顺知州。策安邦彦必反，上书当事言状。

州故无城，督民树栅实以士。无何，邦彦果反，来攻城，鼎誓死固守。或言贼势盛，宜走定番。鼎曰：“吾守土吏也，义当与城存亡。”及贼入，与士官金粲端坐堂上，并为贼所杀，婢仆从死者六人。吏目胡士统被执，亦不屈死。巡抚李枟上于朝，赠佥事，赐祭。崇祯元年，以成子举人兴南，鼎子举人昆祯皆援朝纲例，请加恤，并赠光禄卿，世廕锦衣千户，予祭葬，有司建祠立坊，以恭亦附祀。昆祯后举进士，历御史，尚宝卿。

时有孙克恕者，字推之，马平人。举于乡，历官贵州副使，分巡思石道。御贼战死，有虎守其骸不去，蛮人嗟异。事闻，赠太仆卿，赐祭葬。

姬文胤，字士昌，华州人。举于乡。天启二年授滕县知县。视事甫三日，白莲贼徐鸿儒薄城，民什九从乱。文胤徒步叫号，驱吏卒登陴，不满三百，望贼辄走，存者才数十。问何故从贼，曰：“祸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也，居乡贪暴，民不聊生，故从贼。文胤凭城谕曰：“良民以董二故，挺而从贼。吾将执二置诸法，为若雪愤，可乎？”文胤身长赤面，须髯戟张，贼望见，骇为神人，皆欢呼罗拜。俄而发箭西隅，毙二贼。视之，延绥沙柳竿也。贼谓文胤绐之，大愤，肉薄登城，众悉溃。文胤绯衣坐堂皇，嚼齿骂贼。贼前，搏裂冠裳，械系之，骂不屈。三日潜解印，畀小吏魏显照及家僮李守务，北向拜阙，遂自经。贼搒掠显照索印，显照潜授其父，而与守务骂贼，并死之。事闻，赠太仆少卿，立祠致祀，录一子，优恤显照、守务家。董二逾城遁去。

时贼陷邹县，博士孟承光被执，诟詈不屈死。赠尚宝少卿，世廕锦衣千户。承光，字永观，亚圣裔，世廕《五经》博士也。

硃万年，黎平人。万历中，举于乡。历莱州知府，有惠政。崇祯五年，叛将李九成等陷登州，率众来犯。万年率吏民固守。时山东巡抚徐从治、登莱巡抚谢琏并在城中，被围，坚守数月，从治中礮死。贼诡乞降，琏率万年往受，为所执。万年曰：“尔执我无益，盍以精骑从我，呼守者出降。”贼以精骑五百拥万年至城下，万年大呼曰：“我被擒，誓必死。贼精锐尽在此，急发礮击之，毋以我为念！”守将杨御蕃不忍，万年复顿足大呼，贼怒杀之。城上人见万年已死，遂发畐駮，贼死过半。事闻，赠太常卿，赐祭葬，有司建祠，官一子。

初，贼掠新城，知县秦三辅、训导王协中御之，并死。其陷黄县，知县吴世扬骂贼死，县丞张国辅、参将张奇功、守备熊奋渭皆力战死。陷平度，知州陈所闻自缢死。三辅、世扬赠光禄少卿，所闻赠太仆少卿，并赐祭葬，建祠，廕子。协中、国辅、奇功亦赠恤有差。三辅，三原人。世扬，洛阳人。所闻，畿辅人。并起家乙榜。

张瑶，蓬莱人。天启五年进士。授开封府推官，绝请寄，抑豪强，吏民畏如神。

崇祯四年行取入都，吏科宋鸣梧力援宋玫为给事，而抑瑶，授府同知。瑶怒，疏摭玫行贿状。吏部尚书闵洪学劾瑶馈遗奔竞，鸣梧复极论之，谪河州判官，未赴。明年正月，李九成等逼登州，瑶率家众登陴拒守。城陷，瑶犹挥石奋击。贼拥执之，大骂不屈，被杀。妻女四人并投井死。赠光禄少卿。

先是，贼陷新城，举人王与羲、张俨然死之。其陷他县者，贡生张联台、蒋时行亦死之。皆格于例，不获旌。礼部侍郎陈子壮上言：“举贡死难，无恤典，旧制也。然名既登于天府，恩独后于流官，九泉之下，能无怨恫。比者，武举李调御贼捐躯，已蒙赠恤。武途如此，文儒安得独遗。乞量赠一官，永为定制。”可之。乃赠与夔、俨然宛平知县，联台、时行顺天府教授。其后地方死难，若举人李让、吴之秀、贾煜、张庆云，贡生张茂贞、张茂恂，皆赠官如前制。

何天衢，字升宇，阿迷州人。有勇略，土酋普名声招为头目，使驻三乡。崇祯三年，名声反，谋出三路兵，至昆明会战。令天衢自维摩罗平入，以礮手三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夫报国秋也，吾岂为逆贼用哉！”坑杀礮手数十人，率众归附，署维摩州同知李嗣泌开城纳之。名声已陷弥勒，闻大惧，急撤两路兵归。

巡抚王伉上其事，授为守备。后数与嗣泌进剿有功。及名声死，妻万氏代领其众，屡攻天衢。天衢屡挫之，录功，进参将。十三年擢副总兵。万氏赘沙定洲为婿，益以南安兵，且厚赂黔国公用事者，令毁天衢。天衢请兵饷皆不应，贼悉力攻之，食尽，举家自焚死。

初，名声之乱，有杨于陛者，剑州人。举于乡。历官武定府同知。巡抚伉令监纪军事，兵败被执，死之。赠太仆少卿，建祠曰精忠。

## 列传第一百七十九 忠义三

○潘宗颜窦永澄等 张铨 何廷魁徐国全 高邦佐顾颐 崔儒秀陈辅尧 段展郑国昌张凤奇 卢成功等 党还醇安上达 任光裕等 李献明何天球 徐泽 武起潜 张春 阎生斗李师圣等 王肇坤王一桂 上官荩等 孙士美白慧元 李祯宁等乔若雯李崇德等 张秉文宋学硃等彦胤绍赵珽等 吉孔嘉王端冕等 刑国玺冯守礼等张振秀刘源清等 邓籓锡王维新等 张焜芳潘宗颜，字士瓚，保安卫人。善诗赋，晓天文、兵法。举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户部郎中。数上书当路言辽事，当路不能用。以宗颜知兵，命督饷辽东。旋擢开原兵备佥事。四十六年，马林将出师，宗颜上书经略杨镐曰：“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镐不从。宗颜监林军，出三岔口，营稗子峪，夜闻杜松败，林军遂哗。及旦，大清兵大至。林恐甚，一战而败，策马先奔。

守颜殿后，奋呼冲击，胆气弥厉。自辰至午，力不支，与游击窦永澄、守备江万春、赞理通判董尔砺等皆死焉。事闻，赐祭葬，赠光禄卿，再赠大理卿，廕锦衣世百户，谥节愍，立祠奉祀。永澄等亦赐恤如制。

张铨，字宇衡，沁水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巡视陕西茶马。以忧归，起按江西。时辽东总兵官张承廕败殁，而经略杨镐方议四道出师。

铨驰奏言：“敌山川险易，我未能悉知，悬军深入，保无抄绝？且突骑野战，敌所长，我所短。以短击长，以劳赴逸，以客当主，非计也。昔胪朐河之战，五将不还，奈何轻出塞。为今计，不必征兵四方，但当就近调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抚北关以树其敌，多行间谍以携其党，然后伺隙而动。若加赋选丁，骚扰天下，恐识者之忧不在辽东。”因请发帑金，补大僚，宥直言，开储讲，先为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松、刘綎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唐九节度相州之溃，可为明鉴。”又言：“廷议将恤承廕，夫承廕不知敌诱，轻进取败，是谓无谋。猝与敌遇，行列错乱，是谓无法。率万余之众，不能死战，是谓无勇。臣以为不宜恤。”

又论镐非大帅才，而力荐熊廷弼。

四十八年夏复上疏言：“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辟之一身，辽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驱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之请，叫阍不应，加派之议，朝奏夕可。

臣殊不得其解。”铨疏皆关军国安危，而帝与当轴卒不省。綎、松败，时谓铨有先见云。

熹宗即位，出按辽东，经略袁应泰下纳降令，铨力争，不听，曰：“祸始此矣。”

天启元年三月，沈阳破，铨请令辽东巡抚薛国用帅河西兵驻海州，蓟辽总督文球帅山海兵驻广宁，以壮声援。疏甫上，辽阳被围，军大溃。铨与应泰分城守，应泰令铨退保河西，以图再举，不从。守三日，城破，被执不屈，欲杀之，引颈待刃，乃送归署。铨衣冠向阙拜，又遥拜父母，遂自经。事闻，赠大理卿，再赠兵部尚书，谥忠烈。官其子道浚锦衣指挥佥事。

铨父五典，历官南京大理卿，时侍养家居。诏以铨所赠官加之，及卒，赠太子太保。初，五典度海内将乱，筑所居窦庄为堡，坚甚。崇祯四年，流贼至，五典已殁，独铨妻霍氏在，众请避之。曰：“避贼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贼，身更不保。

等死耳，盍死于家。”乃率僮仆坚守。贼环攻四昼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乡人避贼者多赖以免。

道浚既官锦衣，以忠臣子见重，屡加都指挥佥事，佥书卫所。顾与阉党杨维垣等相善，而受王永光指，攻钱龙锡、成基命等，为公论所不予。寻以纳贿事败，戍雁门。流贼起，山西巡抚宋统殷檄道浚军前赞画。道浚家多壮丁，能御贼。

崇祯五年四月，贼犯沁水，宁武守备猛忠战死。道浚遣游击张瓚驰援，贼乃退。

八月，紫金樑、老回回、八金刚等以三万众围窦庄，谋执道浚以胁巡抚。道浚屡败贼，贼乃欲因道浚求抚。紫金樑请见，免胄前曰：“我王自用也，误从王佳胤至此。”

又一人跽致辞曰：“我宜川廪生韩廷宪，为佳胤所获，请誓死奉约束。”道浚劳遣之，而阴使使啗廷宪图贼。贼至旧县，守约不动，廷宪日惎紫金樑就款，未决。官军袭之，贼怒，尤廷宪，遂败约，南突济源，陷温阳。

九月，廷宪知紫金樑疑己，思杀之以归，约道浚伏兵沁河以待。道浚遣所部刘伟佐之。是夕，贼攻诸生盖汝璋楼，掘地深丈余，楼不毁。贼怒，誓必拔。鸡鸣不得间，廷宪知事且泄，偕伟仓卒奔。贼追之及河，伏起，杀追者滚山虎等六人，皆贼腹心也。贼临沁河，索廷宪。窦庄东面河，道浚潜渡上流，绕贼后大噪，贼骇遁去。未几，官军扼贼陵川，师溃，道浚据九仙台以免。十二月，廷宪知紫金樑、乱世王有隙，纵谍遣书间之。乱世王果疑，遣其弟混世王就道浚乞降。时统殷以失贼罢，许鼎臣来代，主进讨。道浚权词难之曰：“斩紫金樑以来，乃得请。”混世王怏怏去，贼众遂分部掠诸郡县。

明年三月，官军蹑贼，自阳城而北。道浚设伏三缠凹，擒贼渠满天星等，巡抚鼎臣奏道浚功第一。八月，贼陷沁水。沁水当贼冲，去来无时，道浚倡乡人筑堡五十四以守，贼五犯皆却去，至是乃陷。道浚率家众三百人驰赴击贼，贼退徙十五里。

道浚收散亡，捕贼众，倾家囷以饷。副使王肇生列状上道浚功。道浚故得罪清议，冀用军功自湔祓，而言者劾其离伍冒功。巡按御史冯明玠覆劾，谓沁城既失，不可言功，乃更戍海宁卫。

何廷魁，字汝谦，山西威远卫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泾县知县，调宁晋，迁刑部主事，历归德、卫辉、河南知府，西宁副使。坐考功法，复为黎平知府。会辽事棘，迁副使，分巡辽阳。袁应泰纳降，廷魁争，不听。及沈阳破，同事者遣孥归，廷魁曰：“吾不敢为民望。”大清兵渡濠，廷魁请乘半济急击之。俄薄城，围未合，又请尽锐出御。应泰并不从。辽阳破，廷魁怀印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仆从死者六人。都司徐国全闻之，亦自经公署。事闻，赠光禄卿，再赠大理卿，赐祭葬，谥忠愍，世廕锦衣百户。国全赠恤如制。

高邦佐，字以道，襄陵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寿光知县，教民垦荒，招集流亡三千家。历户部主事、员外郎。迁永平知府，浚泺河，筑长堤。裁抑税使高淮，不敢大横。迁天津兵备副使，平巨盗董时耀。转神木参政，屡破套寇沙计。以嫡母忧归，补蓟州道，坐调兵忤主者意，被劾归。天启元年，辽阳破，起参政，分守广宁。以母年八十余，涕泣不忍去，母责以大义乃行。熊廷弼、王化贞构隙，邦佐知辽事必败，累乞归。方报允，而化贞弃广宁逃。众谓邦佐既请告，可入关。邦佐叱曰：“吾一日未去，则一日封疆臣也，将安之！”夜作书诀母，策骑趋右屯谒廷弼，言：“城中虽乱，敌尚未知。亟提兵入城，斩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即不行，请授邦佐兵赴难。”廷弼不纳，偕化贞并走。邦佐仰天长叹，泣语从者曰：“经、抚俱逃，事去矣。松山吾守地，当死此。汝归报太夫人。”遂西向拜阙，复拜母，解印缓自经官舍。仆高永曰：“主死，安可无从者。”亦自经于侧。事闻，赐祭葬，赠光禄卿，再赠太仆卿，谥忠节，世廕锦衣百户。邦佐与张铨、何廷魁皆山西人，诏建祠宣武门外，颜曰三忠。

同时顾颐，以右参政分守辽海道。广宁之变，力屈自经。赠太仆少卿，世廕本卫副千户。

崔儒秀，字儆初，陕州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历户部郎中，迁开原兵备佥事。

时开原已失，儒秀募壮士，携家辞墓行。经略袁应泰以兵马甲仗不足恃为忧，儒秀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应泰深然之。辽阳被围，分守东城，矢集如雨，不少却。会兵溃，儒秀痛哭，戎服北向拜，自经。事闻，赐恤视何廷魁，赐祠曰愍忠，以陈辅尧、段展配祀。

辅尧，扬州人。万历中举于乡。历永平同知，转饷出关，与自在知州段展驻沈阳。天启元年，日晕异常。展牒应泰言天象示警，宜豫防。逾月，沈阳破，展死之。

辅尧方奉命印烙，左右以无守土责，劝之去。辅尧曰：“孰非封疆臣，何去为。”

望阙拜，拔刀自刭，与展并赠按察佥事。辅尧官胶州时，有馈山茧者，受而悬之公币中。展，泾阳举人。

郑国昌，邠州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山西参政。崇祯元年以按察使治兵永平，迁山西右布政使，上官奏留之。三年正月，大清兵自京师东行，先使人伏文庙承尘上，主者不觉也。初四日黎明登城，有守将左右之，国昌觉其异，捶之至死。

须臾，北楼火发，城遂破。国昌自缢城上，中军守备程应琦从之。应琦妻奔告国昌妻，与之偕死。

知府张凤奇，推官卢成功，卢龙教谕赵允殖，副总兵焦延庆，东胜卫指挥张国翰及里居中书舍人廖汝钦，武举唐之俊，诸生韩洞原、周祚新、冯维京、胡起鸣、胡光奎、田种玉等十数人皆死。国昌、凤奇一门尽死。事闻，赠国昌太常卿，凤奇光禄卿，并赐祭葬，廕一子。成功等赠恤有差。凤奇，阳曲人，起家乡举。

党还醇，字子贞，三原人。天启五年进士。授休宁知县，有善政，以父忧归。

崇祯二年服阕，起官良乡。十二月，大清兵薄城，督吏民乘城拒守。或言县小无兵，盍避去。还醇毅然曰：“吾守土吏也，去将安之！”救兵不至，力屈城破，与教谕安上达、训导李廷表、典史史之栋、驿丞杨其礼并死焉。事定，父老觅还醇尸，得之草间，赤身面缚，体被数枪，群哭而殓之。上达，贵州安顺人。万历末年举于乡，谒选得教谕，至日阖门死难。事闻，赠还醇光禄丞，予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

之栋等亦赠恤，给驿归其丧。已而吏科上言：“还醇城亡与亡，之死靡贰，犹曰有守土责也。上达、之栋等，微员末秩，亦能致命遂志，有死无陨。宜破格褒崇，以为世劝。朝廷必不惜今日之虚名，作将来之忠义，乃仅赠国学教职、良乡主簿，于圣主忧恤之典谓何！”帝感其言，下部更议，乃赠上达、廷表《五经》博士，与之栋等及千户萧如龙、何秉忠，百户李廕并配祀还醇祠。武举陈蠡测、诸生梅友松等十五人，烈妇硃氏等十七人，并建坊旌表。顺天府尹刘宗周以上达得死难之正，请赠翰苑宫坊，不报。

是时，列城以死事闻者，更有香河知县任光裕、泺州知州杨燫。光裕赠恤如还醇，燫赠光禄少卿，并任一子。

李献明，字思皇，寿光人。崇祯元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明年十一月，大清兵临遵化，巡抚王元雅与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及先任知县武起潜等凭城拒守。

时献明以察核官库驻城中。或谓此邑非君所辖，去无罪。献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见危避难。”请守东门，城破死之。

元雅，太原人。为巡抚数月即遇变，自缢死。天球以永平推官理遵化军饷。泽，字兑若，襄阳人，献明同年进士。涖任七日，与天球、起潜并殉难。

起潜，字用潜，进贤人。天启五年进士。初为武清知县，有诸生为人所讦，纳金酒甕以献。起潜召学官及诸生贫者数人，置甕庭中，谓之曰：“美酒不可独享，与诸生共之。”酒尽，金见，其人惶恐请罪，即以金分畀贫者。治县一年，有声，调繁遵化。坐事被劾，解官候代，遂及于难。

巡抚方大任论畿辅诸臣功罪，因言元雅有失城罪，而一死节概凛然，足以盖愆。

枢辅孙承宗请恤殉难诸臣，亦首元雅。帝赠献明、天球光禄少卿，泽光禄丞，俱廕一子。元雅以大吏失城，赠恤不及。

张春，字泰宇，同州人。万历二十八年举于乡。历刑部主事，励操行，善谈兵。

天启二年，辽东西尽失，廷议急边才，擢山东佥事，永平、燕建二路兵备道。时大军屯山海关，永平为孔道，士马络绎，关外难民云集。春运筹有方，事就理而民不病。累转副吏、参政，仍故官。七年，哈刺慎部长汪烧饼者，拥众窥桃林口，春督守将擒三人。烧饼叩关愿受罚，春等责数之，誓不敢叛。

崇祯元年改关内道。兵部尚书王在晋惑浮言，劾春嗜杀，一日枭斩十二人。春具揭辩，关内民亦为讼冤。在晋复劾其通奄克饷，遂削籍，下法司治。督师袁崇焕言春廉惠，不听。御史李炳言：“春疾恶过甚，为人中伤。夫杀之滥否，一勘即明，乞免提问。”不从。明年，法司言春被劾无实，乃释之。

三年正月，永平失守，起春永平兵备参议。春言：“永平统五县一州，今郡城及泺州、迁安并失，昌黎、乐亭、抚宁又关内道所辖。臣寄迹无所，当驻何城？臣以兵备名官，而实无一兵，操空拳入虎穴，安能济事。乞于赴援大将中，敕一人与臣同事，臣亦招旧日义勇率之自效。臣身已许此城，不敢少规避。但必求实济封疆，此臣区区之忠，所以报圣明而尽臣职也。”因言兵事不可预泄，乞赐陛见，面陈方略，帝许之。既入对，帝数称善，进春参政。已而偕诸将收复永平诸城，论功加太仆少卿，仍涖兵备事，候巡抚缺推用。时乙榜起家者多授节钺，而春独需后命，以无援于朝也。永平当兵燹之余，闾阎困敝，春尽心抚恤，人益怀之。

四年八月，大清兵围大凌河新城，命春监总兵吴襄、宋伟军驰救。九月二十四日渡小凌河。越三日次长山，距城十五里，大清兵以二万骑来逆战。两军交锋，火器竞发，声震天地。春营被冲，诸军遂败，襄先败，春复收溃众立营。时风起，黑云见，春命纵火，风顺，火甚炽，天忽雨反风，士卒焚死甚众。少顷雨霁，两军复鏖战，伟力不支亦走。春及参将张洪谟、杨华征，游击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执，部卒死者无算。诸人见我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礼，春独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赐以珍馔。春曰：“忠臣不事二君，礼也。我若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三日，复以酒馔赐之，春仍不食，守者恳劝，感太宗文皇帝恩，始一食。令薙发，不从。居右庙，服故衣冠，迄不失臣节而死。

初，襄等败书闻，以春守志不屈，遥迁右副都御史，恤其家。春妻翟闻之，恸哭，六日不食，自缢死。当春未死时，我大清有议和意，春为言之于朝，朝中哗然诋春。诚意伯刘孔昭遂劾春降敌不忠，乞削其所授宪职。朝议虽不从，而有司系其二子死于狱。

阎生斗，字文澜，汾西人。由岁贡生，历保安知州。大清兵入保安，生斗集吏民固守。城破，被执死之。判官李师圣、吏目王本立、训导张文魁亦同死，时崇祯七年七月也。八月入灵丘，知县蒋秉采募兵坚守，力屈众溃，投缳死，合门殉之。

守备于世奇，把总陈彦武、马如豸，典史张标，教谕路登甫并斗死。事闻，赠生斗太仆少卿，余赠恤如制。秉采，字衷白，全州举人。

王肇坤，字亦资，兰溪人。崇祯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改御史。初，流贼破凤阳，疏言兵骄将悍之弊，请假督抚重权，大将犯军令者，便宜行戳。得旨申饬而已。出巡山海、居庸二关。九年七月，大清兵入喜峰口，肇坤激众往御，不敌，退保昌平。被围，与守陵太监王希忠，总兵官巢丕昌，户部主事王一桂、赵悦，摄知州事保定通判王禹佐分门守。有降丁二千为内应，城遂破，肇坤被四矢两刃而死。

丕昌出降。一桂、悦、禹佐、希忠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学正解怀亮、训导常时光、守备咸贞吉皆死之。禹佐子亦从父死。

一桂，黄冈举人，督饷昌平，以南城最冲，身往扼之。俄西城失守，被执死。

妻妾子女暨家众二十七人悉赴井死。悦以公事赴昌平，遂遇难。未几，大清兵攻顺义。知县上官荩，字忠赤，曲沃人。起家乡举，廉执有声，在官三年，荐章十余上。

与游击治国器、都指挥苏时雨等拒守。城破，荩自经。国器、时雨及训导陈所蕴皆死。寻破宝坻，知县赵国鼎、主簿樊枢、典史张六师、训导赵士秀皆死。国鼎，山西乐平人。乡试第一，崇祯七年进士。破定兴，教谕泺州熊嘉志殉节死。破安肃，知县临清郑延任与妻同殉。教谕灵寿耿三麟亦死之。事闻，赠肇坤大理卿，予祭葬，官一子。一桂、悦并赠太仆少卿，廕子祭葬，余赠恤如制。

孙士美，青浦人。由乡举授舒城教谕。崇祯八年春，贼来犯，县令以公事出，士美代守七十余日，城以全。明年擢知深州。十一年冬，大清兵至，力守三日，城破，自刭于角楼。父讷亦自缢，一家死者十三人。赠太仆少卿，讷亦被旌。

是时，畿辅诸郡悉被兵，长吏多望风遁，失城四十有八。任丘白慧元、庆都黄承宗、灵寿冯登鰲、文安王钥、蠡县王采、新河崔贤、盐山陈志、故城王九鼎，皆以殉难闻。他若青县张文焕、兴济钱珍、庆云陈缄，城破被杀。教官死难者则有刘廷训、张纯儒、唐一中。乡官则乔若雯、李祯宁最著。而弃城者，吴桥知县李綦隆等十人，皆坐死。

白慧元，青涧人。崇祯七年进士。居官善祛蠹，吏民畏之。九年以守城功，命减俸行取。会与大阉有隙，摭其罪于帝，逮治之，未行，大兵已抵城下，乃与代者李廉仲共守。无何，廉仲缒城遁，慧元躬擐甲胄，防御甚力。及城破，一门俱死，赠佥事。

乡官李祯宁，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山西按察使，罢归，佐慧元拒守。城破，率家众格斗，身中数槊而死，一门从死者数人。承宗，未详何许人。冯登鰲，肤施举人，其从父大纬为蠡县训导，亦死。王钥，武功举人。王采，泽州人，进士。崔贤，弋州举人。志、九鼎，亦未详何许人，志自经死，九鼎战死城上，各赠恤有差。

刘廷训，顺天通州人。岁贡生，为吴桥训导。崇祯十一年，大清兵入畿内，知县李綦隆欲遁，廷训止之，与共守。外围将合，綦隆缒城走。廷训急趋城上，语守者曰：“守死，逃亦死，盍死于守，为忠义鬼乎！”众泣诺，乃坚拒三昼夜。廷训中流矢，束胸力战，又中六矢乃死。逾月，其子启棺更殓，面如生。

张纯儒，新安人，为临城训导，率诸生共城守，城破死之。唐一中，全州人，为钜鹿教谕，抗节死。

乔若雯，临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迁礼部主事。崇祯元年春，廷臣争击魏忠贤党，若雯亦两疏劾兵部侍郎秦士文，御史张讷、智铤，备列其倾邪状。寻言：“故辅魏广微，罪恶滔天，致先帝冒桓、灵之名，罪不下忠贤。其徒陈九畴、张讷、智铤为之鹰犬，专噬善类，罪不下彪、虎。乞死者削其官阶，生者投之荒裔。”帝责其诋毁先帝，而九畴等下所司行遣。若雯寻改吏部，迁员外郎。出为衮州知府，剔除积弊，豪猾敛手，以疾归，士民遮道泣送。及城陷，若雯端坐按剑以待，遂被杀。

时乡官李崇德、董祚、魏克家并以城亡殉难。崇德，青县人。祚，隆平人。克家，高阳人。皆举人。崇德历户部员外郎。祚未仕。克家为邹平知县，有善政。若雯赠太常少卿，余赠恤有差。

张秉文，字含之，桐城人。祖淳，官参政，事具《循吏传》。秉文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福建右参政，与平海寇李魁奇。崇祯中，历广东按察使，右布政使，调山东为左。十一年冬，大清兵自畿辅南下。本兵杨嗣昌檄山东巡抚颜继祖移师德州，于是济南空虚，止乡兵五百，莱州援兵七百，势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学硃方行部章丘，闻警驰还，与秉文及副使周之训、翁鸿业，参议邓谦，盐运使唐世熊等议守城，连章告急于朝。嗣昌无以应，督师中官高起潜拥重兵临清不救，大将祖宽、倪宠等亦观望。大清兵徇下州县十有六，遂临济南。秉文等分门死守，昼夜不解甲，援兵竟无至者。明年正月二日，城溃，秉文擐甲巷战，已被箭，力不能支，死之。

妻方、妾陈，并投大明湖死。学硃、之训、谦、世熊及济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陈虞胤、通判熊烈献、历城知县韩承宣皆死焉，德王由枢被执。秉文赠太常寺卿，之训、谦光禄卿，承宣光禄少卿，皆建特祠，余赠恤如制。学硃死，不得尸，疑未实，独格不予，福王时，赠大理卿。鸿业及推官陆粲不知所终，赠恤亦不及。

学硃，字用晦，长洲人。崇祯四年进士。为御史，尝抗疏劾杨嗣昌、田维嘉，时论壮之。之训，黄冈人，进士。累官浙江按察使，坐事贬官，被荐未擢而遘难。

望阙再拜，与妻刘偕死，阖门殉之。谦，孝感人，进士。战于城上，与季父有正偕死，母莫氏匿民间不食死，族戚傔从，死者四十余人。世熊，灌阳举人，分守西门，被杀。好善，醴泉人，进士。虞胤，未详。烈献，黄陂贡生，城破，与二子俱死。

承宜，大学士爌孙，进士，与妻妾同死。有刘大年者，江西广昌人。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还朝，道历城，城破抗节死。赠光禄少卿。

时大清兵所破州县，守令失城者，皆论死。而临邑宋希尧、博平张列宿、茌平黄建极、武城李承芳、丘县高重光，皆以死节蒙赠恤。重光，字秀恒，保定人。由贡生为柏乡训导，率苍头击盗以全城，遂擢为令。及大军至，吏民欲负之逃，重光不可，抱印赴井死。

其缙绅殉难者，恩县李应荐，天启时，官御史。以附魏忠贤，丽名逆案。至是，捐赀募士，佐有司力守城，城破，身被数刃而死。历城刘化光与子汉仪先后举于乡，父子俱守城力战死，赠恤有差。

颜胤绍，字赓明，曲阜人，复圣六十五代孙也。崇祯四年进士。历知凤阳、江都、邯郸，迁真定同知，守城剿寇有功。十五年擢河间知府，比岁大饥，死亡载道，寇盗充斥，拊循甚至。闰十一月，大清兵至，与参议赵廷、同知姚汝明、知县陈三接等坚守。援兵云集，率逗遛。胤绍知城必破，豫集一家老稚于室中，积薪绕之，而身往城上策战守。城破，趋归官舍，举火焚室，衣冠北向再拜，跃入火中同死。

廷，字秉珪，慈溪人。崇祯元年进士。知南安、侯官二县，屡迁河间兵备佥事，一门十四人悉被难。

汝明，夏县人。天启初，举于乡。性孝友。崇祯间岁大寝，倾廪振济，立义冢，瘗暴骨。授蠡县知县，闻乡邑又饥，贻书其子，令振救如初。后官河间，与妾任同死。

三接，文水人。举崇祯六年乡试，知河间县。岁旱饥，人相食。三接至，雨即降。有疑狱，数年不决，至即决之。妻武氏贤，三接见封疆多故，遣之归，答曰：“夫死忠，妻死节，分也。”三接巷战死，武从之。

廷赠太仆卿，胤绍光禄卿，汝明、三接并佥事。

有周而淳者，掖县人。由进士拜兵科给事中，与同官六人分督畿辅诸郡城守事。

而淳甫至河间，城即被围，遂与诸臣同死，赠太常少卿。

先是，大兵入霸州，兵备副使赵辉偕知州丁师羲、里居参政李时茪等督士民固拒。援军不至，城遂破。辉整冠带自尽，子琬同死。师羲、时茪皆死之。辉，字黄如，河津人，崇祯七年进士，赠光禄卿。师羲，字象先，楚雄人。选贡生，赠参议。

时茪，进士，累官参政，赠太常卿。

吉孔嘉，洋县人。幼时诉父冤于巡按御史，获释，以孝称。举崇祯三年乡试。

授宁津知县，蠲繁苛，除寇贼，阖邑颂德。累迁顺德知府。十五年冬，大清兵临城，与乡官知府傅梅，中书舍人孟鲁钵、张凤鸣募兵，悉力拒守，力屈城破，孔嘉与妻张、长子惠迪、次子妇王俱死。赠太仆少卿，妻子皆获旌。梅，刑台人。万历十九年举于乡。除知登封，有善政。迁刑部主事，治张差梃击案，事别见。死，赠太常少卿。鲁钵，工部主事。

时以守城殉难者，有王端冕，字服先，江陵举人。知赵州，以廉惠得民。城破，被执死之。教谕陈广心，元城人，起家乙榜。城将破，衣冠危坐，诸子环泣请避，厉声曰：“吾平生所学何事，岂为儿女恋恋耶！”遂被杀。训导王一统，成安人。

居家多义行，死节明伦堂。唐铉，字节玉，睢州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定州知州，死之。高维岱，昌邑人。举于乡，知永清县，视事甫旬余即遇变，一门死之。典史李时正、教谕邸养性、乡官刘维蕙同死。清丰破，教谕曹一贞、训导董调元皆死。

乡官吏部郎中李其纪、黄州推官侣鹤举、富阳知县杜斗愚亦死之。而南乐监生郑献书、河间襄阳知县贾太初、永年山东副使申为宪皆抗节死。铉赠右参议。维岱佥事，余赠恤有差。

邢国玺，长葛人。崇祯七年进士。授潍县知县，改建石城，尽心民事。时帝以修城郭、练民兵、储糗粮、备戎器四事课天下，有司率视为具文，惟国玺奉行如诏。

上官交荐，迁户部主事。运道梗于盗，有议开胶莱河者，国玺力陈其便。擢登莱兵备剑事，经度河道。十五年，畿辅戒严，部檄征山东兵入卫。国玺监督至龙冈，猝遇大清兵。部卒惊惧欲冲，国玺叱止之，身先搏战，矢刃交加，堕马死。抚按不奏，帝降旨严责，乃具闻，赠恤如制。

时大兵下山东，直抵海州、赣榆、汱阳、丰、沛，列城将吏，或遁或降。其身死封疆者，有冯守礼、张百新、张予卿、硃迥添、任万民等。

守礼，猗氏人，举于乡。县令有疑狱，语诉者得冯孝廉一剌，狱即解。其人怀金以告，拒不听。选平定州学正，诸生兄弟争彦相讦，馈以金，守礼严却之，劝以友悌，感悟去。历迁知莱芜县。城破，与二子摅奇、拱奇并自杀。

日新，浙江建德人。由岁贡为训导，造齐东教谕。见海内寇起，与诸生讲艺习射，招土寇安守夏降之。及齐东被围，与守夏登陴守，力屈及子光裔死之，妻方氏自刎，守夏亦从死。予卿知阳信，城陷殉难。迥添者，沈阳宗室也，居潞安。由宗学贡生为邹平知县，城失，全节以死。万民，阳曲诸生。见乡郡被寇，草救时八议、守城十二策，献之当事，果得其用。以保举授武城知县，在职三年，有能声，竟殉城死。

又文昌时，全州举人。知临淄县，以廉慎得民。及大清兵东下，城受围，与训导申周辅共守。城破，举家自焚，周辅亦殉难。同时，寿光知县李耿，大兴人。崇祯中进士，自缢城上。吴良能，辽东盖州人。举于乡，知滕县，城将破，尽杀家属，拜母出，力战死。吴汝宗，宁洋人。知东阿，城失守，死之。周启元，黄冈举人，知高苑县，城破，硃衣坐堂上，死之。

刘光先，未详里居，知丰县。大兵二千骑营西城外，不攻。夜一人自营逸出，语城上人曰：“得梯即攻。”不信。又有逸者曰：“梯成，立攻矣。”妇人亦自营出曰：“尽甲矣。”昧爽突攻西南陬，方力御，已登西北陬，光先殉焉。刘士璟，亦不知何许人，知沐阳，有强干声。竭力捍城，城破死之。赠山东佥事。

张振秀，临清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知肥乡、永平，迁兵部主事。泰昌元年改吏部，更历四司，至文选员外郎，乞假归。崇祯改元，起验封郎中，历考功、文选，擢太常少卿，坐事落职归。崇祯十五年，大清兵围河间，远近震恐。临清总兵官刘源清偕榷关主事陈兴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应芳、吏目陈翔龙、在籍兵部侍郎张宗衡员外郎刑泰吉、临汾如县尹任及振秀等合力备御。未几，城被围，力拒数日，援不至，城破，并死之。兴言，南靖人。如瀛，陵川人。应芳，临川人。翔龙，萧山人。泰吉、任皆进士。宗衡自有传。源清，泽清弟，赠太子少保。

其时，城破殉难者，寿张王大年、曹州楚烟、滕县刘弘绪数人。大年举进士，历御史，加太仆少卿，以附魏忠贤名持逆案，至是尽节死。烟举进士，历户部主事，解职归。及城失守，力抗，子凤苞以身翼之，皆被杀。妻赵触柱死。弘绪历车驾郎中，遇变死。

邓籓锡，字晋伯，金坛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南京兵部主事。十五年迁衮州知府，甫抵任，已闻大清兵入塞，亟缮守具。未几，四万骑薄城下，籓锡走告鲁王曰：“郡有吏，国有王，犹同舟也。列城失守，皆由贵家惜金钱，而令窭人、饿夫列陴捍御。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财贿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王诚散积储以鼓士气，城犹可存。不然，大事一去，悔无及矣。”王不能从。

籓锡与监军参议王维新，同知谭丝、曾文蔚，通判阎鼎，推官李昌期，滋阳知县郝芳声，副将丁文明，长史俞起蛟及里居给事中范淑泰等分门死守。至十二月八日，力不支，城破，维新犹力战，被二十一创乃死。籓锡受缚不降，被杀，其妾携稚子投井死。鲁王以派亦被杀。

昌期，永年人。芳声，忻州人。并起家进士。昌期尝监军破土寇万，众推其才。

芳声治县有声。至是皆死。

起蛟，钱塘人。由贡生历官鲁府左长史，相宪王。及惠王立，欲易世子，起蛟力谏乃已。世子嗣位，值岁凶，劝王振贷，自出粟二千石佐之。大盗李青山率众来犯，偕淑泰出击，大破其众。及王被难，起蛟率亲属二十三人殉之。文明亦战死。

事闻，赠维新光禄卿，籓锡太仆少卿，昌期佥事，余赠恤有差。

有樊吉人者，元城人。由进士知滋阳，累擢山东兵备佥事。未行遇变，自刎死。

淑泰自有传。

张焜芳，会稽人。崇祯元年进士。历南京户科给事中。十一年春，疏荐黄道周、惠世扬、陈子壮、金光辰，而为旧抚文震孟请恤。帝以沽名市恩，切责之。又纠太仆少卿史涘，为涘所讦，遂罢职，事具《薛国观传》。十六年正月，焜芳北上，抵临清，遇大清兵，与诸生马之騆，之駉俱被执死之。其妻妾闻之，赴井死。

时又有天津参将贺秉钺者，泰宁左卫人。崇祯四年第武科一甲第三，亦以扶父柩至临清，巷战终日，矢尽，被执死。

## 列传第一百八十 忠义四

○张允登郭景嵩 郭应响 张光奎杨于楷等 李中正马足轻等方国儒王绍正常存畏 刘定国 何承光高日临等 庞瑜董三谟等尹梦鰲赵士宽等 卢谦张有俊等龚元祥子炳衡 姚允恭 王信史记言李君赐等 梁志仁单思仁等 王国训胡尔纯等 黎弘业马如蛟等 张绍登张国勋等 王焘魏时光 蒋佳徵吴畅春等徐尚卿王时化等 阮之钿 郝景春子鸣銮等 张克俭邝曰广等 徐世淳子肇梁 余塙等张允登，汉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知咸宁、咸阳，有善政。其成进士，出汤宾尹之门，宾尹弗善也，而东林以宾尹故，恶之。举卓异，得刑部主事，累迁河西兵备副使。鄜、延岁饥，亟遭盗，允登拊循备至，士民德之。崇祯四年闰十一月督饷至甘泉，降卒潜与流贼通，杀知县郭永固，劫饷。允登力御，不敌死。鄜人素服迎其丧，哭声震十里，罢市三日。

当是时，流贼日炽，总督洪承畴往来奔击，日不暇给。逾月陷宜君，又陷葭州，佥事郭景嵩死之。明年二月陷鄜州，兵备副使郭应响死之。应响，福清人，万历丙午举乡试第一。宁塞余贼来犯，应响御之，斩贼常山虎等十五人。至是，混天猴率众夜突至，应响登北关，集士卒拒守，手杀三贼，力不支遂死。事闻，赠光禄寺少卿，谥忠烈，予祭葬，廕一子入监读书。

张光奎，泽州人。仕至山东右参政。崇祯五年，流贼躏山西，监司王肇生以便宜署歙人吴开先为将，使击贼，战泽州城西。贼败去，从沁水转掠阳城。开先恃勇渡沁，战北留墩下，击斩数百人，砲尽无援，一军尽没。贼乃再犯泽州，光奎方里居，与兄守备光玺、千总刘自安等率众固守八日，援兵不至，城陷，并死之。泽，大州也，远近为震动。事闻，赠光禄卿，光玺等赠恤有差。

是岁，紫金梁等寇辽州，里居行人杨于楷与主事张友程，佐知州信阳李呈章拒守，力屈城陷，于楷被执，骂贼死。呈章、友程及举人赵一亨、侯标并死之。明年六月，贼陷和顺，里居昌平副使乐济众被伤，不屈，投井死。赠于楷光禄少卿，济众太仆少卿。有徐明扬者，浮梁人，由选贡生为平顺知县。六年四月，贼来犯，设策守御，城破不屈死。

李中正，卢氏人。万历末，举会试，以天启二年赴廷对，授承天府推官，迁兵部主事。崇祯初，谢病归。六年，群盗大乱河北。其冬，乘冰渡河，遂由渑池犯卢氏。中州承平久，不设备。骤闻贼至，吏民惶駴，知县金会嘉弃城遁。十二月，贼入城，中正勒家众及里中壮士奋击，众寡不敌，力战死。贼纵掠城中，执举人靳谦书，使跪，不屈，大骂而死。

贼以是冬始入河南，自是屡陷名城，杀将吏无算，乡官举贡多被难。其宜阳马足轻，灵宝许煇，新安刘君培、马山、李登英，偃师裴君合，陕州张我正、张我德，孟津孙挺生，嵩县傅世济、李佩玉，上蔡刘时宠辈，则先后以布衣抗节显。

足轻，性孝友。弟惑妇言，迫分产，乃取田硗薄者自予。万历末，岁大凶，出粟六百石以振，焚券千余。崇祯六年冬，流贼渡河而南，挈家避之石龙崖。三女皆殊色，虑贼污，悉投崖死。足轻被执，厉声大骂。贼怒，并三子杀之。家众皆遇害，惟存次子骏一人，后登乡荐。煇为县阴阳官，为贼所掠，大骂见杀。

君培有义行，携子及从孙避难，道遇贼，欲杀其从孙。君培曰：“我尚有男，此子乃遗孤，幸舍之而杀我。”贼如其言，二子获免。

山性刚直，土寇于大中陷新安，获山，使负米。叱曰：“我天朝百性，肯为贼负米邪！”大骂而死。登英亦以骂贼死。

君合幼孤，母苦节，孝养惟谨。贼至，聚众保沙岸寨。攻围十昼夜不克，说之降，大骂不从。寨破，被磔。

我正素豪侠，集众保乡里，一方赖之。十四年勒众御贼，馘三人。俄贼大至，众悉奔，奋臂独战。贼爱其男，欲生致之，诟骂自刎死。我德知贼至，恐妻子受辱，驱一家二十七人登楼自焚。

挺生精星术，预卜十五年有寇祸，编茅河渚以居。贼踪迹得之，语其妻梁氏曰：“此匹夫徇义之秋也。”夫妇对泣，诟贼而死。世济与兄世舟并为土寇于大中所执，将杀之。兄弟相抱泣，贼议释其一，世济即夺贼刀自杀，世舟获免。

佩玉者，御史兴元孙也。崇祯末，中州尽残，佩玉结遗民捍乡井，与邻寨相掎角，往往尾贼后，夺其辎重。贼惮之，不敢出其境。后大举围别寨，佩玉往救，力战而死，里人聚哭之。

时宠有孝行。贼陷城，其父宗祀以年老不能行，命之速避，遂自杀。时宠恸哭，刺杀一子、三女，夫妇并自刭。其妹适归宁，亦从死，一家死者八人。

方国儒，字道醇，歙县人。四岁失父，奉母以孝闻。天启元年举于乡。崇祯间，授保康知县。流贼大入湖广，将吏率望风先奔。保康小邑素无兵，七年正月贼至，国儒急率乡兵出御，力不支，城遂陷。亡何，贼退，国儒还入城。逾月复至，督吏民固拒。贼至益众，复陷。国儒官服坐堂上，被执大骂，身中七刃死。

贼陷竹谿，训导王绍正死之。谷城举人常存畏会试赴京，道遇贼，欲劫为首领，骂不绝口死。他贼犯兴山，知县刘定国坚守。城将陷，遣吏怀印送上官，骂贼死。

何承光，贵州镇远人。万历四十年举于乡。崇祯中，历夔州同知。七年二月，贼由荆州入夔门，犯夔州。副使周士登在涪州，城中仓猝无备，通判、推官、知县悉遁。承光摄府事，率吏民固守，力竭城陷。承光整冠带危坐，贼入杀之，投尸于江。事闻，赠承光夔州知府。

自贼起陕西，转寇山西、畿辅、河南、北及湖广、四川，陷州县以数十许，未有破大郡者，至是天下为震动。

其他部自汉中犯大宁，知县高日临见势弱不能守，啮指书牒乞援上官，率众御之北门。兵败被执，大骂不屈，贼碎其体焚之。训导高锡及妻女，巡检陈国俊及妻，皆遇害。日临，字俨若，鄱阳恩贡生。

贼陷夔州，他贼即以次日陷巫山，通江巡检郭缵化阵没，通江指挥王永年力战死。至四月，守备郭震辰、指挥田实击贼百丈关，兵败被执，骂贼死。

庞瑜，字坚白，公安人。家贫，躬耕自给。夏转水灌田，执书从牛后，朗诵不辍。由岁贡生授京山训导。崇祯七年擢陕西崇信知县。县无城，兵荒，贫民止百余户。瑜知贼必至，言于监司陆梦龙，以无兵辞。瑜集士民筑土垣以守，流涕誓死职。

闰八月天大雨，土垣尽圮。贼掩至，瑜急解印遣家人赍送上官，端坐堂上以待。贼至，捽令跪。瑜骂曰：“贼奴敢辱官长！”拔刀胁之，骂益厉。贼掠城中无所有，执至野外，剖心裂尸而去。赠固原知州。

时贼尽趋秦中，长吏多殉城者。

山阳陷，知县董三谟，黎平举人也，及父嗣成、弟三元俱死之，妻李氏亦携子女偕死。赠光禄丞，立祠，与嗣成、三元并祀，妻女建坊旌表。

吉永祚，辉县人。为凤县主簿，谢事将归。会贼至，知县弃城遁，永祚倡义拒守。城陷，北面再拜曰：“臣虽小吏，尝食禄于朝，不敢以谢事逃责。”大骂死之。

子士枢、士模皆死。教谕李之蔚、乡官魏炳亦不屈死。永祚赠汉中卫经历，余赠恤有差。

娄琇知泾州。闰八月，城陷死，赠太仆少卿。

蒲来举知甘泉。贼来犯，守备孙守法等拥兵不救。城破，来举手刃一贼，伤六贼而后死。赠光禄少卿。

吕鸣世，福建人。由恩贡生为麟游知县。兵燹后，拊居民有恩。城陷，贼不忍加害，自绝食六日卒。

有宋绪汤者，耀州诸生，被获，大骂死。

尹梦鰲，云南太和人。万历时举于乡。崇祯中知颍州。八年正月方谒上官于凤阳，闻流贼大至，立驰还。贼已抵城下，乃偕通判赵士宽率民固守。城北有高楼瞷城中，诸生刘廷传请先据之，梦鰲以为然。而廷传所统皆市人，不可用。贼遂据楼以攻，且凿城，颓数丈，城上人皆走，止之不可。梦鰲持大刀，独当城坏处，杀贼十余人，身被数刃。贼众毕登，遂投城下乌龙潭死，弟侄七人皆死之。

廷传者，故布政使九光从子，任侠好义，亦骂贼死。九光子廷石分守西城，中贼刃未绝，口授友人方略，令缮牍上当事，旋卒。

士宽，字汝良，掖县人。由门廕为凤阳通判，驻颍州。以正旦诣郡城，闻警，一日夜驰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众巷战，力竭，亦投乌龙潭死。妻李携三女登楼自焚，仆王丹亦骂贼死。乡官尚书张鹤鸣、弟副使鹤胜、子大同，中书舍人田之颖，知县刘道远，光禄署正李生白，训导丁嘉遇，举人郭三杰，诸生韩光禄等，皆死之。

光祖，进士献策父也，被执，贼捽使跪。叱曰：“吾生平读书，止知忠义。”

遂大骂。贼杀之，碎其尸。妻武偕一妹、一女并献策妻李赴井死。妾李方有娠，贼剖腹剔胎死。次子定策、孙日曦骂贼死，独献策获存。时被难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妇人死节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颍州忠烈，称独盛云。

颍州卫隶河南，流贼至，指挥李从师、王廷俊，千户孙升、田三震，百户罗元庆、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战死。贼既陷颍州，屠其民。其别部即以是月由寿州犯凤阳。

凤阳故无城，中都留守硃国相率指挥袁瑞徵、吕承廕、郭希圣、张鹏翼、周时望、李郁、岳光祚，千户陈弘祖、陈其忠、金龙化等，以兵三千逆贼上窑山，多斩获。俄贼数万至，矢集如蝟，遂败，国相自刎死，余皆阵没。贼遂犯皇陵，大肆焚掠。

知府颜容暄囚服匿于狱，释囚获之，容暄大骂，贼杖杀之。血浸石阶，宛如其像，涤之不灭。士民乃取石立冢，建祠奉祀。

推官万文英卧病，贼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泣语父曰：“儿不得复事亲矣！”

出门呼曰：“若索官，何为？我即官也。贼絷之。顾见其师万师尹亦被絷，绐贼曰：“若欲得者，官尔。何絷此贱隶？”贼遂释之。元亨乃极口大骂。贼怒，断胫死，文英获免。

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皆进士。一时同死者，千户陈永龄、百户盛可学等四十一人，诸生六十六人。举人蒋思宸闻变，投缳死。

后给事中林正亨录上其状，赠梦鰲光禄少卿，士宽光禄丞，余赠恤有差。

卢谦，字吉甫，庐江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永丰知县。擢御史，出为江西右参政，引疾归。崇祯八年二月，流贼犯庐江，士民具财帛求免，贼伪许之。俄袭陷其城，谦服命服，危坐中门。贼至，欲屈之，骂曰：“吾朝廷宪臣，肯为贼屈邪？

鼠辈灭亡在即，安敢无礼！”贼怒杀之，投尸于池，池水尽赤。举人张受、毕尹周亦不屈被杀。是年正月，贼陷霍丘，县丞张有俊，教谕倪可大，训导何炳，乡官田既庭、戴廷对，举人王毓贞死焉。贼陷巢县，知县严觉被执不屈，一门皆死。二月犯太湖，知县金应元据城东大濠以守。奸人导贼渡濠，执应元，斫之未殊，自经死。

训导扈永宁亦死之。谦赠光禄卿，余赠恤如制。觉，归安人。应元，浙江山阴人。

皆举人。

龚元祥，字子祯，长洲人。举于乡。崇祯四年为霍山教谕，厉廉隅，以名教自任，与训导姚允恭友善。八年，贼陷凤阳，元祥偕县令守御。贼掩至，令逸去，元祥督士民固守。或劝之避，元祥曰：“食禄而避难，不忠。临危而弃城，不义。吾平日讲说者谓何？倘不测，死尔。”及贼陷城，元祥整衣冠危坐。贼至，侃侃谕以大义。贼欲屈之，厉声曰：“死即死，贼辈何敢辱我！”贼怒，执之去，骂不绝口，遂遇害。子炳衡号呼骂贼，贼又杀之。阅五日，允恭敛其尸，即自缢，适令至，解免。越日，贼复入，允恭卒死之。事闻，赠元祥国子助教，建祠曰忠孝，以其子配。

允恭亦被旌。

王信，陕西宁州人。父殁，庐墓三年。母殁，信年已六十，足不逾阈者三年。

崇祯初，由岁贡生除灵璧训导，迁真阳知县。八年二月出抚土寇，会流贼猝至，被执，使谕降罗山、真阳。信大骂不从，断头剖腹而死。阅四日，其子来觅，犹舒指握子手。赠光禄丞，建祠奉祀。

史记言，字司直，当涂人。崇祯中举人，由长沙知县迁知陕州。陕当贼冲，记言出私财募士，聘少室僧训练之。八年冬十一月，流贼犯陕，记言御之，斩数十级，生擒二十余人。老回回愤，率数万人攻城，不克，乘雪夜来袭，而所练士方调他郡，城遂陷。记言纵火自焚，两僧掖之出曰：“死此，何以自明？”乃越女墙下。贼追获之，令降，叱曰：“有死知州，无降知州也！”遂被杀。指挥李君赐杀数贼而死。

训导王诚心，里居教谕张敏行、姚良弼，指挥杨道泰、阮我疆，镇抚陈三元，亦不屈死。是月，贼陷卢氏，知县白楹自刭。十年九月陷渑池，知县李迈林死之。记言赠光禄少卿，余赠恤有差。

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铭之裔也。万历末年举于乡。崇祯六年授衡阳知县，调罗田。贼大扰湖广，志仁日夕儆备。罗汝才谓左右曰：“罗田城小易克，然梁君长者，吾不忍加兵。俟其去，当取之。”会邑豪江犹龙与贼通，志仁捕下狱。犹龙知必死，潜导汝才别校来攻。八年二月猝攻城。志仁急偕典史单思仁、教谕吴凤来、训导卢大受督民守御。城陷，志仁持长矛巷战，杀六贼。力屈被絷，抑使跪。骂曰：“我天子命官，肯屈膝贼辈邪！”贼怒，碎其支体，焚之。妻唐被逼，大骂，夺贼刀不得，口啮贼手，遂遇害。思仁等亦不屈死。汝才在英山，闻之，驰至罗田，斩其别校，曰：“奈何擅害长者！”以锦绣敛其夫妇尸。凤来，福建举人。大受，宝庆贡生。诏赠志仁蕲州知州，思仁罗田主簿，凤来国子助教，大受学录，廕子，祭葬有差。

王国训，字振之，解州人。天启二年进士。历知金乡、寿张、滋阳、武清。坐大计，久之，补调扶风。国训性刚严，耻干进，故官久不迁。崇祯八年秋，贼来犯，偕主簿夏建忠、典史陈绍南、教谕张弘纲、训导陈繻婴城固守。阅两月，外援不至，城陷，骂贼死。建忠等亦不屈死。赠国训光禄少卿，建忠等皆赠恤。

当是时，大帅曹文诏、艾万年等并战殁，贼势益张，关中诸州县悉残破。八月，贼陷永寿，杀知县薄匡宇。寻陷咸阳，杀知县赵跻昌。

其时长吏以死闻者，陇州知州胡尔纯，自经死。延长知县万代芳与教谕谭恩、驿丞罗文魁协力守城，城陷皆死之。代芳妻刘、妾梁从死。尔纯，山东人，赠光禄少卿。代芳赠光禄丞，妻妾建坊旌表。恩等亦赐祭。

有孙仲嗣者，肤施人，由贡生为阶州学正。当事知其才，委以城守。贼大至，尽瘁死守。城破，与妻子十余人并死之。赠国子博士。又有杨呈秀，华阴人。由进士历官顺庆知府，大计罢归。贼攻城，佐有司御贼以死，赠恤如制。

黎弘业，字孟扩，顺德人。由举人知和州。崇祯八年，流贼犯和州，御却之。

十二月复至，与乡官马如蛟募死士，登陴固守。城将陷，弘业系印于肘，跪告其母曰：“儿不肖，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李泣谕曰：“汝勿以我为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缢。妻杨、妾李及女四人继之。弘业北面恸哭再拜，自刎未殊，濡颈血大书曰：“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何惜一死。”贼入，伤数刃而死。赠太仆少卿，任一子。判官钱大用偕妻妾子妇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创死。学正康正谏，祁门人，举人。偕妻汪、子妇章赴水死，赠国子监丞。训导赵世选不屈死，赠国子学录。

马如蛟，字腾仲，州人。天启二年进士。授浙江山阴知县，有清操。崇祯元年征授御史，劾罢魏忠贤党徐绍吉、张讷。出按四川，蜀中奸民悉以他人田产投势家，如蛟列上十事，永革其弊。还朝，监武会试。武举董姓者，以技勇闻于帝，及入试，文不中程，被黜。帝怒，黜考官，如蛟亦落职。八年论平邦彦功，复故官，以父忧未赴。流贼至，如蛟倾赀募士，佐弘业固守。麾壮士出击，两战皆捷。贼将奔，会风雪大作，不辨人色，守者皆溃，贼遂入城。如蛟急下令，能击贼者，予百金，须臾得百余人。巷战，贼多伤，力屈，遂战死。兄盐运司判官如虬、诸生如虹及家属十四人皆死。事闻，赠太仆少卿，官一子。

张绍登，字振夫，南城人。崇祯中举人，知应城县。九年，贼来犯，偕训导张国勋、乡官饶可久悉力御之。国勋曰：“贼不一创，城不易守。”率壮士出击，力战一日夜，斩获甚众。贼去，邑侍郎王瑊之子权结怨于族党，怨家潜导贼复来攻。

国勋佐绍登力守，而乞援于上官。副将邓祖禹来救，守西南，国勋守东北，绍登往来策应。会贼射书索权，权惧，斩北关以出，贼乘间登南城。绍登还署，端坐堂上，贼至，奋拳击之。群贼大至，乃被杀。贼渠叹其忠，以冠带覆尸，埋堂侧。

国勋，黄陂岁贡生。贼既入，朝服北面拜，走捧先圣神主，拱立以待。贼遂焚文庙，投国勋于烈焰中。祖禹亦不屈死。

可久，幼孤，事母孝，举于乡。知大兴县。崇祯初，疏请更《三朝要典》，时奄宦擅权，谪光禄典簿。迁应天府推官、刑部主事，历知府，丁艰归。贼入，语妻程曰：“臣死忠，妇死节，分也。”于是妻女相对自经。可久被执，贼强之拜，曰：“头可断，膝不可屈也！”遂遇害。瑊为贼支解。

事闻，赠绍登尚宝少卿，国勋国子学正。

王焘，字浚仲，昆山人。少孤贫，九岁为人后。族人有谋其产者，焘举以让之，迎养嗣祖母及母惟谨。万历末，举于乡，由教谕历随州知州。州经群盗焚掠，户不满千。焘训民兵，缮守具。土寇李良乔为乱，歼灭之。十年正月，大贼奄至。焘且守且战，击斩三百余人。贼攻益力，相持二十余日。天大风雪，守者多散。焘知必败，入署，整冠带自经。贼焚其署，火烛不及焘死所，尸直立不仆，贼望见骇走。

已，觅州印，得之焘所立尺士下。事闻，赠太常少卿。福王时，赐谥烈愍，建双忠祠，与同邑蔡懋德并祀。

有魏时光者，南昌人。善舞双刀。崇祯九年夏，为广济典史。邑遭残破，长吏设排兵三百人，委之教练。其冬，贼据蕲州河口，惮时光不敢渡。时光益募死士，夜袭其营，手杀数贼，贼不敢逼。俄贼大至，部卒皆散，时光单骑据高坡，又杀数人。贼环绕之，靷断被执，不屈死。其兄陈于上官，却不奏。兄愤发病死，友人收殓之，哭尽哀，曰：“弟为国死，兄为弟死，吾独不能表暴之乎！”具牍力陈，乃奏闻。赠广济主簿，予恤典。

蒋佳徵，灌阳人。天启四年举于乡。崇祯中，知盱眙县，有声。县故无城，佳徵知贼必至，训民为兵。十年秋，贼果来犯，设伏要害，亲率兵往诱，贼歼甚众。

贼怒，环攻之，力战死。母闻之，亦投缳死。兵部议赠奉训大夫、尚宝少卿。未几，巡按御史言佳徵子忠母义，宜赐谥廕，以植伦常。乃建表忠祠，并母奉祀。

同时江北死难者，有吴畅春。崇祯八年为潜山天堂寨巡检，练乡兵防贼。明年冬，贼至，夜设燎，大惊去之。逾年，贼再至，畅春死守，力屈，仰天叹曰：“吾得死所矣！”手刃数贼，被执不屈死。赠迪功郎、安庆府经历，廕子所镇抚。

又有王寅，钱塘人。膂力绝人，举武乡试，以父征播功为千户。崇祯中，擢抚标守备。见步卒脆弱，诧曰：“曩戚将军练浙兵，闻天下，今若尔邪！”督教之，卒始可用。十年迁龙江都司，调赴泗州护祖陵。贼来犯，寅曰：“贼众我寡，及其未集，可破也。”卷甲疾趋，至盱眙，斩其先锋一人。战自午迄申，贼来益众，与守备陈正亨陷阵死。赠镇国将军、都指挥佥事。正亨赠昭勇将军、指挥使。并官一子。

徐尚卿，南平人。举于乡，知剑州。崇祯十年十月，李自成、惠登相等以数十万众入四川，大将侯良柱败殁于广元，遂攻陷昭化，知县王时化死之。尚卿知贼必至，集士民泣曰：“城必不能守，若辈速去，吾死此。”众泣，请偕去，尚卿不可。

阅二日，城陷，投缳死，吏目李英俊从之。贼遂长驱陷江油、彰明、安县、罗江、德阳、汉州，吏民皆先遁。寻掠郫县，主簿张应奇死之。陷金堂，典史潘孟科死之。

是月也，贼陷州县三十六，以死事闻者四人。事定，赠尚卿右参议，时化光禄丞，应奇按察司知事，孟科将仕郎，并赐恤典。时化，湖广人，举乡试第一。

阮之钿，字实甫，桐城诸生。崇祯中，下诏保举人才，同郡谕德刘若宰以之钿应，授谷城知县。十一年正月，之钿未至，张献忠袭陷其城，据以求抚。总理熊文灿许之，处其众数万于四郊，居民汹汹欲窜。之钿至，尽心调剂，民稍安，乃上疏言：“献忠虎踞邑城，其谋叵测。所要求之地，实兵饷取道咽喉，秦、蜀交会脉络，今皆为所据。奸民甘心效用，善良悉为迫胁。臣守土牧民之官，至无土可守，无民可牧。库藏殚虚，民产被夺，无赋可征。名虽县令，实赘员尔。乃庙堂之上专主抚议，臣愚妄谓抚剿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损国威，而挫士气。”时不能用。贼众渐出野外行劫，之钿执之以告其营将，稍置之法。及再告，皆不应，曰：“官司不给饷耳，得饷自止。”由是村民徙亡殆尽，遂掠及阛阓。稍拒，辄挺刃相向，日有死者，一城大嚣。监军佥事张大经奉文灿令来镇抚，亦不能禁。

明年，献忠反形渐露，之钿往说之曰：“将军始所为甚悖，今幸得为王臣，当从军立功，垂名竹帛。且不见刘将军国能乎？天子手诏进宫，厚赍金帛，此赤诚效也。将军若疑天朝有异论，之钿请以百口保。何嫌何疑，而复怀他志。”献忠素衔之钿，遂恶言极骂之。之钿忧愤成病，题数语于壁，自誓以死，遂不视事。至五月，献忠果反，劫库纵囚，毁其城。之钿仰药未绝，献忠遣使索印，坚不予，贼遂杀之。

旋纵火焚公署，骸骨为烬。而大经为贼劫去，不能死。迨玛瑙山战败，偕贼将曹威等出降，士论丑之。之钿后赠尚宝少卿。

郝景春，字和满，江都人。举于乡，署盐城教谕，坐事罢归。起陕西苑马寺万安监录事，量移黄州照磨，摄黄安县事。甫三日，群贼奄至，坚守八日夜，始解去。

崇祯十一年，擢知房县。罗汝才率九营之众请降于熊文灿，文灿受之。汝才犹豫，景春单骑入其营，偕汝才及其党白贵、黑云祥歃血盟。汝才诣军门降，分诸营于竹谿、保康、上津，而自与贵、云祥居房县之野。当是时，郧阳诸属邑，城郭为墟，独房赖景春拊循，粗可守。及大众杂处，居民日惴惴。景春乃与主簿硃邦闻、守备杨道选修守具，辑诸营。

明年五月，张献忠反谷城，约汝才同反。景春子鸣銮，诸生也，力敌万夫，谓父曰：“吾城当贼冲，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守？”乃擐甲诣汝才曰：“若不念香火盟乎？慎毋从乱。”汝才佯诺。鸣銮觉其伪，归与道选授兵登陴，而献忠所遣前锋已至，击斩其将上天龙。遣使缒城乞援于文灿，凡十四往，不报。

已而贼大至，献忠兵张白帜，汝才兵张赤帜，俄二帜相杂，环城力攻。贵、云祥策马呼曰：“以城让我，保无他也。”献忠又以张大经檄谕降，景春大骂碎之。

鸣鸾且守且战，阅五日，贼多死。乃负板穴城，城将崩，鸣銮热油灌之。又击伤献忠左足，杀其所爱善马。乃用间入贼垒，阴识献忠所卧帐，将袭擒之。指挥张三锡启北门揖汝才入，道选巷战死。大经使汝才说景春降，怒不答。问库藏储蓄安在，叱曰：“库藏若有物，城岂为汝陷！”贼怒，杀一典史、一守备恐之，卒不屈，与鸣銮俱被杀。仆陈宜赤死之。邦闻及其家人并不屈死。事闻，赠景春尚宝少卿，建祠奉祀，道选等亦赠恤。已，帝召见辅臣贺逢圣，备述其死事状，改赠太仆少卿。

三锡后为官军所获，磔死。

张克俭，字禹型，屯留人。崇祯四年进士。授辉县知县。六年春，贼犯武安，守备曹鸣鹗战死，遂犯辉县。克俭乘城固守，贼不能下，屯百泉书院，三日而去。

迁兵部主事，被荐召对，称旨。十二年擢湖广佥事，监郧、襄诸军。杨嗣昌镇襄阳，深倚仗之。张献忠、罗汝才之败也，小秦王、浑世王、过天星等皆降，嗣昌处之房、竹山中，命克俭安辑。而诸贼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择便地，连营数百里。时河南、北大饥，流民就食襄、汉者日数万，降卒多阑入流民中。克俭深忧之，上书嗣昌曰：“襄阳自古要区，本朝筦钥献陵，视昔尤重。近两河饥民云集，新旧降丁逼处其间，一夫叫呼，即足致乱。况秦兵以长、武之变，西归郧、房。军府粗立，降营棋置，奚啻放虎自卫。紫、汉、西、兴，初无重门之备，何恃不恐。”嗣昌不以为意，报曰：“昔高仁厚六日降贼百万，迄擒阡能，监军何怯耶？”及嗣昌入蜀，委克俭以留务。录破贼功，加右参议，监军如故。未几，以本官移守下川南道，郧阳巡抚袁继咸奏留之。

十四年二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未闻命，献忠令人假督府军符诳入襄阳城。克俭不能辨，夜分，贼从中起，焚襄王府。克俭仓皇奔救，为贼所执，大骂死。

推官邝曰广、摄县事李大觉、游击黎民安死焉。

曰广，番禺人。崇祯十年进士。居官有守。奉檄核军储于荆州，甫还任而难作，中刃死，妻子女俱遇害。大觉，字觉之，金谿人。由乡举知谷城，兼署襄阳县。闻变，系印于肘，缢死堂上。民安，大觉同县人。城中火起，率所部千余人搏战，矢尽被缚，抗骂死。独知府夏邑王承曾遁免。

初，献忠败于玛瑙山，其妻敖氏、高氏被获，他将搜山，又获其军师潘独鰲，皆系襄阳狱。承曾年少轻佻，每夕托问贼中情形，与献忠二妻笑语。狱吏又多纳贼金，禁防尽弛，独鰲等脱桎梏恣饮。嗣昌移牒戒之，承曾笑曰：“是岂能飞至耶？”

及是，独鰲果从狱中起，承曾率众夺门走。事闻，命逮治。时河南亦大乱，久逮不至，未知所终。

徐世淳，字中明，秀水人。父必达，字德夫，万历二十年进士。知溧水县，筑石臼湖堤，奏除齐泰姻戚子孙军籍二十六家。累迁吏部考功郎中，与吏科给事中储纯臣同领察事。纯臣受赃吏赇，当大计日，必达进状请黜纯臣，面揖之退，一座大惊。迁光禄丞，陈白粮利弊十一事，悉允行。进少卿，巡漕御史孙居相以船坏不治，请雇民船济运，必达争止之。天启初，以右佥都御史督操江军。白莲贼将窥徐州，必达募锐卒会山东兵击破之。迁兵部右侍郎，以拾遗罢归，卒。

世淳，崇祯中举人。十三年冬，历随州知州。州尝被贼，居民萧然。世淳知贼必复至，集士民誓以死守。会岁大荒，士多就食粥厂，叹曰：“可使士以馁失礼乎？”

分粟振之。溃兵过随索饷，世淳授兵登陴，而单骑入见军帅曰：“军食不供，有司罪也。杀我足矣，请械我以见督师。”帅气夺，敛众去。

明年三月，张献忠自襄阳来犯，世淳寝食南城谯楼，晓夜固守，告急于巡抚宋一鹤。一鹤遣兵来援，为监司守承天者邀去。守月余，援绝力穷，贼急攻南城，而潜兵堕北城以入。世淳命子肇梁薶印廨后，勒马巷战，矢贯颐，耳鼻横断，坠马，乱刃斫死。肇梁奔赴，且哭且骂，贼将杀之，呼州人告以薶印处，乃死。世淳妾赵、王及臧获十八人皆死。后赠太仆少卿，建祠，以肇梁祔。

随自十年正月陷，及是再陷，至七月复陷，判官余塙死焉。三陷之后，城中几无孑遗。

## 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忠义五

○武大烈徐日泰等 钱祚徵 盛以恒高孝志等 颜日愉艾毓初等潘弘刘振世等陈豫抱许宣等 刘振之杜邦举 费曾谋等 李乘云余爵等 关永杰侯君擢等 张维世姚若时等 王世琇颜则孔等许永禧高斗垣等 李贞佐周卜历等 鲁世任张信等刘禋陈显元等 何燮左相申等 赵兴基郑元绶等武大烈，临潼人。举天启七年乡试。崇祯中，授永宁知县。奸人倚万安郡王恣不法，大烈痛惩之。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自南阳陷宜阳，知县唐启泰被害，遂攻永宁。大烈与乡官四川巡抚张论协力捍御。论殁，子吏部郎中鼎延及从父治中讠赞继之。有狱囚勾贼入，都司马有义弃城走。大烈、鼎延等固守三日，贼夜半登城，执大烈。自成以同乡欲活之，大烈不屈，索印又不予，乃燔灼以死。鼎延匿眢井免。

讠赞及子国学生祚延死之。主簿魏国辅、教谕任维清、守备王正己、百户孙世英并不屈死。万安王采钅轻亦被害。

贼移攻偃师，一日而陷。知县徐日泰大骂不屈，为贼脔割死。启泰，掖县人。

日泰，金谿人。并起家乡举。

明年正月，贼陷宝丰，知县硃由椷死之。陷密县，知县硃敏汀及里居太仆卿魏持衡、举人马体健死之。由椷，益府镇国将军常澈子，敏汀亦宗室，并由贡生。敏汀妾张，一女一孙及臧获数人俱死，与由椷并赠佥事。

是月，陷洛阳，乡官来秉衡、刘芳奕、常克念、郭显星、韩金声、王明、杨萃、荀良翰等抗节死。秉衡，天启四年举于乡，未仕。城陷，为贼将刘宗敏所执，令易服，欲官之，不可。羁南郊民舍，顾见其友，谓之曰：“贼勒我以官，我义不受辱，恨母老子幼，死不瞑目尔。”贼闻，烧铁索加其胫，终不从，遂被杀，并其母刘、妾吴及幼子俱杀之。芳奕，慷慨负智略，与秉衡同举于乡，为昌乐知县。解官归，岁大歉，人相食，倾橐济之。贼渐逼，集义士为干城社，佐有司保障。及城陷，缢死西城戍楼。克念举进士，为平阳推官，有声。显星举于乡，为翰林待诏。金声、明，皆进士。金声官邯郸知县，明官行人。萃、良翰皆举人。萃官辰州知府，良翰未仕。

钱祚徵，字锡吉，掖县人。崇祯中，由乡举历官汝州知州。汝为流贼往来孔道，土寇又窃据山中。祚徵欲先除土寇，募壮士千人训练，而遣人为好言招抚，夜半取间道直捣其巢，寇大败。乃令民千家立一大寨，有急鸣钲相救，寇势衰息，其魁遂降。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骤来犯，祚徵乘城守，身中流矢，守益力。月余，大风霾，砲炸楼焚，城遂陷，骂贼而死。汝人立庙祀之。

盛以恒，潼关卫人。崇祯十三年举人。知商城县。视事月余，流贼突至，却之。

明年，张献忠陷襄阳，邻境大恐。以恒已迁开封同知，将行，士民恳留之，乃登陴，与乡官杨所修、洪胤衡、马刚中、段增辉共城守。二月中，贼奄至，适雨雪，守者冻馁不能战。以恒督家众射贼十七人坠马，贼怒，并力攻，矢中以恒右额，犹裹创拒敌。贼登北城，家众巷战死且尽，乃被执，骂贼不屈，为贼支解。孙觉及典史吕维显、教谕曹维正皆死。

所修，故魏忠贤党也。历左副都御史，入逆案，赎徒为民，至是骂贼死。胤衡，万历中进士。历官阳和兵备副使，分守北门，力战死。刚中，字九如。崇祯七年进士。除大同知县，行取授检讨，乞假归。贼入，大骂，被磔死。增辉，字含素，为诸生，以学行称。朝廷下保举令，被荐，不乐为吏，拟除教授，未谒选归。遇变，骂贼死。

贼既陷商城，即疾驱犯信阳。城陷，知州高孝志，训导李逢旭、程所闻，里居静海知县张映宿死之。其陷光山，典史魏光远亦死之。所司请赠恤，未报。

十五年七月，帝下诏曰：“比州县有司不设守备，贼至即陷，与冲锋陷阵，持久力诎者殊科。若概援天启间例，优予赠廕，何由旌劝劳臣。自今五品以下，止赠监司，四品及方面，始赠京卿。著为令。”乃赠以恒副使，孝志参议，维显等赠恤有差。天启中，州县长吏殉难者，率赠京卿，廕锦衣世职，赐祭葬，有司建祠。崇祯初，改廕国子生，俾之出仕，而京卿之赠如故，至是始改赠外僚云。

颜日愉，字华阳，上虞人。万历中，举于乡。崇祯初，除知叶县，有惠政，为上官所恶，劾罢。部民争诣阙讼冤，乃获叙用。后为静宁知州。罗贼乱，驰请固镇五道兵合剿。而先率敢死士数人招谕之，贼弛备，遂遣精卒捣其营，贼仓皇溃，斩数百级。黎明，五道兵继至，复大破之。迁开封同知。流贼势方炽，上官以南阳要冲，举日愉为知府，大治守具，人心稍固。十四年五月，贼猝至，百余人冒雨登城。

日愉击杀之几尽，余贼引去，城获全。日愉手中一矢，头项被二刃，死城上。事闻，赠太仆卿。贼既不得志去，遂纵掠旁近州县。其冬再围南阳，攻陷之，参议艾毓初死焉。

毓初，字孩如，米脂人，户部侍郎希淳曾孙也。崇祯四年进士。授内乡知县。

生长边陲，习战事。六年冬，流寇来犯。埋大砲名“滚地龙”者于城外，城中燃线发之，贼死无算，遂解去。内乡与领邑淅川多深山邃谷，为盗窟，民居懔懔。毓初至，为设守备，民得少安。明年冬，唐王聿键上言：“祖制，亲王所封地，有司早晚必谒见。今艾毓初等皆不谒。”帝怒，悉逮下法司，而敕礼部申典制。已而王被逮，毓初获补官。屡迁至右参议，分守南阳，与日愉却贼有功。自成用宋献策计，欲取南阳以图关中，复率大众来寇。毓初偕总兵官猛如虎等坚守。贼攻入南门，会总督杨文岳援军至，贼引退。文岳去，贼复攻之，食尽援绝，毓初题诗城楼，遂自缢。南阳知县姚运熙、主簿门迎恩、训导杨气开亦死之。

明年十月，自成再陷南阳，知府丘懋素骂贼不屈，阖门被害。是月，贼过扶沟，众议城守，举人刘恩泽初尝以策干当事，多见用。县令騃不解事，恩泽痛哭曰：“吾不幸从木偶人死。”自题楼壁曰：“千古纲常事，男儿肯让人。”明日，城陷，掷楼下以死。

潘弘，字若稚，淮安山阳人。起家贡生。崇祯十三年为舞阳知县。时流贼披猖，土寇亦间发，弘数讨败之。明年十一月，李自成、罗汝才既陷南阳，纵兵覆所属州县，将攻舞阳，弘谕士民共拒。诸生虑贼屠城，请委曲纾祸，弘叱之去。贼薄城，发砲击之，多毙。有小校善射，屡却贼。诸生潜遣人约降，贼复至。弘作告先圣文，自誓必死。诸生潜开门，缚弘以献。贼索印，弘不予。胁降，怒骂不屈，乃支解之。

子澄澜痛愤大哭，投井死。

时邓州、镇平、内乡、沁阳、新野相继陷。邓州知州刘振世，吏目李国玺，千户余承廕、李锡，诸生丁一统、张五美、王钟、王子章、海宽、傅彦皆抗节死。镇平知县成县钟其硕被执，骂贼死。内乡知县南昌龚新、新野知县四川韩醇，并不屈死。

泌阳凡再陷。是年五月，张献忠破信阳，获左良玉旗帜，假之以登城。知县云南南宁王士昌怀印端坐，被缚，谩骂死。临昌姚昌祚代之，甫数月，复陷。昌祚手斩数贼，力屈死。典史雷晋暹率捕卒战死。又有武职王衍范、钱继功、海成俱死难。

而邓州于十年春为张献忠所破，知州孙泽盛、同知薛应龄皆战死，至是亦再陷云。

陈豫抱，舞阳人。母段早寡，抚豫抱及其弟豫养、豫怀，皆为诸生，力田好学，善承母志。崇祯十四年，流贼陷舞阳，母先赴井，三子从之。豫抱妻黄携其子默通，豫养妻马携子默恒、默言俱从之。三世九人，一时尽节。

时郡邑诸生死者甚众，录其著者。内乡许宣及二弟寀、宫，慷慨好义。贼陷邓州，宣兄弟结里中壮士，直入其城，擒伪官，坚守许家寨。贼怒，攻破之，寀从母常先投井死，宣、宫皆詈贼被杀，宫妻钟、寀妻陈并自经，其妹亦骂贼被杀。时称“许氏七烈”。

贼之攻偃师也，张毓粹率二子佐有司固守，城陷，大骂，俱被杀。妻蔺与三女、二孙悉赴井死。贼杀武同芳母，同芳喷血大骂，支解而死。刘芳名、刘芳世、蔺之粹、乔于昆、蔺完馪、王光显、乔国屏、王邦纪、蔺相裔、张一鹭、张一鹏、牛一元皆抗节死。芳名、完馪妻皆张氏，与邦纪妻高并从死。一鹭、一鹏父亦骂贼死。

唐县许曰琮，早丧父。母殁，庐墓三年。城破，遁居南山。贼徵之不出，胁以死，镌其背曰：“誓不从贼”，遂呕血而死。

刘振之，字而强，慈谿人。性刚方，敦学行，乡人严重之。崇祯初，举于乡，以教谕迁鄢陵知县。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许州。知州王应翼被害，都司张守正，乡官魏完真，诸生李文鹏、王应鹏皆死。自许以南无坚城。有奸人素通贼，倡言城小宜速降，振之怒叱退之。典史杜邦举曰：“城存与存，亡与亡，人臣大义，公言是。”振之乃与集吏民共守。贼大至，城陷，振之秉笏坐堂上。贼索印，不与，缚置雪中三日夜，骂不绝口，乱刃交下乃死。初，振之书一小简，藏箧中，每岁元旦取视，辄加纸封其上。及死，家人发箧，乃“不贪财、不好色、不畏死”三语也，其立志如此。赠光禄寺丞。邦举，富平人。许被屠，鄢陵人恟惧，守者或遁走，邦举捕得，斩以徇。及城陷，自成欲降之，邦举骂曰：“朝廷臣子，岂为贼用！”贼抉其舌，含血喷之，遂遇害。

开封属邑多陷，殉难者，有费曾谋、魏令望、柴荐禋、杨一鹏、刘孔晖、王化行、姚文衡之属。

曾谋，铅山人，少师宏裔也。由乡举知通许，甫四旬，贼猝至。曾谋召父老曰：“我死，若辈以城降，可免屠戮。”北向再拜，抱印投井死。令望，字于野，武乡人。举进士，授商丘知县，调太康。寇至，固守不下。贼怒，攻破之，屠其城，令望阖门自焚。荐禋，江山举人，知洧川，城陷，大骂死。一鹏，河津人。举崇祯九年乡试，为尉氏知县，甫数月，政声四起。城破，骂贼死。孔晖，邵阳人。举天启元年乡试，知新郑，固守不能支，遂死之。士民祀之子产祠。化行，知商水，城陷，被杀。代者文衡，莅任数月，贼复至，携印赴井死。其小吏，则临颍千总贾廕序、长葛典史杜复春，乡居则长葛举人孟良屏、诸生张范孔等，汜水举人张治载、马德茂，皆死之。

李乘云，高阳人，举于乡。崇祯初，知浮山县。流贼数万来寇，乘云手发一矢毙其魁，众遂遁。屡迁山西佥事。十四年秋，以才调河南大梁道，驻禹州。十二月，李自成连陷鄢陵、陈留诸县，遂寇禹州。乘云誓死固守，贼多毙于砲。俄以十万众攀堞登，执乘云使跪，乘云怒叱贼，贼捽而杖之，大骂不绝声。缚诸树攒射之，骂不已，断其舌，乱刃交下而死。赠光禄卿。州先有徽王府，嘉靖时，王载埨有罪，爵绝，而延津等五郡王皆被难。

明年，贼犯开封，监军主事余爵、监军佥事任栋先后战死。栋，永寿人，由贡生为莱州通判。崇祯四年，李九成等叛，栋佐知府硃万年共守。万年与巡抚谢琏为贼所诱执，栋与同知寇化、掖县知县洪恩炤助大帅杨御蕃力拒。围解，论功进秩，屡迁保定监军佥事。十四年从总督杨文岳南征，鸣皋镇之捷，与有功。寻与总兵虎大威破贼平峪，再破之邓州。明年正月，从解开封围。寻战郾城，大捷。后从援开封，会左良玉大溃于硃仙镇，贼来追，栋力战，殁于阵。余爵，禹州人。崇祯元年进士。历知抚宁、章丘。迁职方主事，罢归。杨嗣昌出督师，请爵以故官参谋军事。

嗣昌入蜀，命与张克俭同守襄阳。城陷，爵脱走，从督师丁启睿于河南，破贼邓州。

十五年，开封围急，监左良玉军往援，战败被执，骂贼死。侄敦华亦遇害。栋赠太仆卿，爵太仆少卿。

关永杰，字人孟，巩昌卫人。世官百户。永杰好读书，每遇忠义事，辄书之壁。

状貌奇伟，类世人所绘壮缪侯像。崇祯四年会试入都，与侪辈游壮缪祠。有道士前曰：“昨梦神告：‘吾后人当有登第者，后且继我忠义，可语之。’”永杰愕然，颇自喜。已果登第，授开封推官，强植不阿，民畏爱之。忧归，起官绍兴。迁兵部主事，督师杨嗣昌荐其才，请用之军前，乃擢睢陈兵备佥事，驻陈州。陈故贼冲，岁被蹂躏，永杰日夜为儆备。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数十万众来攻，永杰与知州侯君擢、乡官崔泌之、举人王受爵等率士民分堞守。贼遣使说降，斩其头，悬之城上。

贼怒，攻破之，永杰格杀数贼，身中乱刃而死。

君擢，字际明，成安人，起家举人。城围时，身先士卒，运木石击贼，城濠皆满。后被缚，骂不绝口死。泌之，鹿邑人。进士。知雄县，调清苑，多所建竖。旧令黄宗昌为御史，劾周延儒，延儒属保定知府摭宗昌罪。知府以属泌之，泌之曰：“杀人媚人可乎！”知府愧且怒。会泌之迁户部主事，知府谓其侵陷钱粮三万，不听行。御史行部至，泌之直前与知府角。御史以闻，下狱遣戍，久之释还。至是，遭变，用铁杖毙贼数人，自刭死。守备张鹰扬力战被擒，不屈。受爵亦击杀数贼，大骂。并死之。赠永杰光禄卿，君擢右参议，泌之复故官。受爵，宛平知县。

有龚作梅者，年十七，父母俱亡，殡于舍。贼火民居，作梅跪柩前焚死。

张维世，太康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平阳知府，捕治绛州奸猾数十人，迁副使。累官右佥都御史，代陈新甲巡抚宣府，视事甫旬日，坐失防，削籍遣戍，已而释还。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睢州，犯太康。维世佐知县魏令望竭力拒守。

城陷，抗节死。

时中州缙绅先后死难者甚众。十三年，登封土寇李际遇因岁饥倡乱，旬日间众数万。前凤阳通判姚若时居鲁庄，被执，诱之降，大骂死。族诸生不显亦死之。若时子诸生城，思报父仇，数请兵讨贼。贼执之于路，亦抗骂死。陕州赵良栋，仕蓬莱教谕，罢归，寓渑池。寇陷渑池，父子挺身骂贼死，子妇与孙亦赴井以殉。陕州之陷，平定知州梁可栋大骂而死，淮安同知万大成投井死。商水陷，临汾知县张质抗贼死。西平陷，怀仁知县杨士英死之，子妇王亦死。睢州陷，太平知府杜时髦不屈死。时髦，字观生，崇祯七年进士。息县陷，贼召前项城教谕王多福欲官之，坚拒不赴。贼逼之，投缳死。其后以国变死者，有洛阳阮泰，知广灵，解职归。闻京师陷，不食死，妻硃氏从之。睢州杨汝经，崇祯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擢井陉兵备佥事。十七年，甘肃陷，巡抚林日瑞殉难，超拜汝经右佥都御史，代之。行次林县，闻京师陷，将赴南京，至东明，率壮士百余骑还讨林县伪官。遇贼，战败被执。

伪官释其缚，屡说之降，不从，毙之狱。

王世琇，字昆良，清苑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归德推官，迁工部主事。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陈州，乘胜犯归德。世琇将行，僚属邀共守，慨然曰：“久官其地，临难而去之，非谊也。”遂与同知颜则孔、经历徐一源、商丘知县梁以樟、教谕夏世英、里居尚书周士朴等誓众坚守。贼攻围七日，总督侯恂家商丘，其子方夏率家众斩关出，伤守者，众遂乱。贼乘之入，世琇、则孔并遇害。则孔女闻之，即自缢。

一源分守北城，杀贼多，城陷，巷战，骂贼死。以樟中贼刃，久而复苏，妻张及子女仆从皆死，以樟竟获免。世英持刀骂贼，死于明伦堂，妻石亦自刎。同死者，尚书士朴，工部郎中沈试，主事硃国庆，中书侯忻，广西知府沈仔，威县知县张儒及举人徐作霖、吴伯胤、周士美等六人，官生沈佖、侯矣等三人，贡生侯恒、沈诚、周士贵等八人，国学生侯悰、沈倜等四人，诸生吴伯裔、张渭、刘伯愚等一百十余人。试，商丘人，大学士鲤之孙。作霖、伯胤、伯裔、渭、伯愚，皆郡中名士。则孔，忻州人。一源，海盐人。世英，祥符人。士朴自有传。贼既破归德，寻陷鹿邑，知县纪懋勋死之。陷虞城，署县事主簿孔亮死之。

许永禧，曲沃人。由乡举为上蔡知县，多惠政。性耿介，嚬笑无所假。崇祯十五年春，李自成遣数骑抵城下，胁降，永禧即督吏民城守。贼大呼曰：“今日不降，明日屠！”众惧，永禧叹曰：“贼势披猖，弹丸邑岂能守，吾一死尽职而已！”众皆泣。明日，贼果大至，守者惊溃。永禧具袍笏，北面再拜，据案秉烛端坐。贼入，遂自刭。

时西平、遂平先后皆陷。西平知县高斗垣，繁峙人。崇祯十二年由贡生授官。

为人孤鲠，以清慎得名。城陷，被执不屈死。遂平知县刘英，贵州贡生，誓众死守。

城陷，骂贼死。

上蔡既陷，有官篆者，以汝宁通判往摄县事。城中民舍尽毁，篆广招流亡，众观望不敢入。会左良玉驻城南，兵士恣淫掠，众始入城依篆。村民遭难来醖，篆即入良玉营，责以大义，夺还之。悍卒挟弓刃相向，篆坦腹当之，不敢害，民获完家室者甚众。是年冬，汝宁陷，贼党贺一龙掠地上蔡。讹传土寇剽掠，篆出御之，陷阵死。篆，胶州人，起家任子。

李贞佐，字无欲，安邑人。少受业同里曹于汴之门，以学行著，后举于乡。崇祯十四年除知郏县。初，李自成焚掠至郏，土寇导之，害前令邵可灼。贞佐至，则练乡兵，括土寇财充饷，时出郊劳耕者，月课士。邑有姊妹二人抗贼死，拜其冢，祀以少牢。民王锡胤有孝行，造庐礼之。士民大悦。明年二月，自成复来寇，贞佐集众死守。汝州吏目顾王家，仁和人，抚贼有功，当迁，汝人乞留以助之。城陷，贞佐走拜其母曰：“儿不忠不孝，陷母至此。”有劝微服遁者，不可，贼执之去，大骂。见贼杀人，辄厉声曰：“驱百姓固守者，我也，妄杀何为！”贼割其舌，支解而死，母乔亦死。友人王昱，相随不去，贼义之。昱收葬贞佐于南郊。岁寒食，乡人倾邑祭奠，广其冢至二亩余。赠河南佥事。王家亦大声叱贼，贼乱刃斫死。子国诱贼发金墟墓间，用巨石击杀之，贼遂尽杀郏人。

郏有陈心学者，授知县，不谒选而归。其友周卜历举乡试，知内黄，以父丧归里。自成陷郏，执两人欲官之，心学不从被杀。自成谓卜历曰：“为我执知县来，可代汝死。”曰：“戕人以利己，仁者不为。”贼怒，并杀之。

汝所辖四邑并陷。宝丰知县张人龙，遵化人。城陷，不屈死。妻年少，悍奴四人欲乱之。妻饮以酒俾极欢，潜遣婢告丞尉，捕杀奴，乃扶榇旋里。鲁山知县杨呈芳，山海卫人，有惠政。练总詹思鸾与进士宗麟祥等谋不轨，呈芳捕斩之。城陷，死。伊阳知县孔贞璞，曲阜人。贼薄城，以守御坚，解围去。他日有事汝阳，道遇贼，被执，亦不屈死。

宝丰之陷也，举人李得笥短衣杂众中，为所执。贼谋主牛金星者，故举人也，劝贼重用举人，贼所至获举人，即授以官。得笥终不自言，贼莫知其为举人也，役使之，不肯，伺贼寐将刺之，贼觉，被杀。或告贼曰：“此举人也。”贼惧，弃其尸而去。

时中州举人尽节者，南阳张凤翷、王明物，洛阳张民表，永城夏云醇，商城余容善，光州王者琯，光山胡植，嵩县王翼明，并骂贼死。

鲁世任，字愧尹，垣曲人。性端方，事亲孝。从安邑曹于汴学，又交绛州辛全，学日有闻。天启末举于乡。崇祯十年知郑州，建天中书院，集士子讲肄其中，远近从学者千人。十三年秋，给事中范士髦荐世任及临城诸生乔己百、内丘太原通判乔中和于朝，称为德行醇儒，堪继薛瑄、陈献章之后。乞召试平台，置左右备顾问，不报。十五年，流贼来犯，世任勒民兵御之河干，战败自刭死。士民祀之书院中。

其年正月，贼陷襄城，知县曹思正被杀，训导张信骂贼不屈死，典史赵凤豸拒贼死。复陷西华，知县刘伯骖怀印投井死。明年，汜水陷，知县周腾蛟亦死焉。

伯骖，河间人。由岁贡生得官。贼信急，遣妻奉母归。及城被困，有劝出降者，立斩之，登陴死守。贼驱其下为十覆，迭攻之，城遂陷，抗节死。

腾蛟，香河举人。邑兵荒，抚字有术，以其间厘定徭役，民甚便之。城孤悬河畔，县人吴邦清等于城南立七砦相掎角，摩天砦最险。土寇李际遇伺腾蛟往河北，急据之，遂攻县城。腾蛟闻，力请于上官，救兵至，始解去。腾蛟念故城难守，迁县治于摩天砦以扼贼冲。未几，贼大至，持十余日，势且不支，砦临河，可渡以免。

腾蛟曰：“吾何忍舍众独生！”遂自投于河。贼退，人从河滨获其尸，印悬肘间。

河南凡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躏后，贼未再犯。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县，靡不残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丘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复设官。间有设者，不敢至其地，遥寄治他所。其遗黎仅存者，率结山寨自保，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

最大者，洛阳则际遇，汝宁则沈万登，南阳则刘洪起兄弟，各拥众数万，而诸小寨悉归之。或附贼，或受朝命，阴阳观望。独洪起尝官副总兵，颇恭顺。其后诸人自相吞并，中原祸乱于是为极。至十六年四月，帝特下诏蠲五郡赋三年，谕诸人赦其罪，斩伪官者受职，捕贼徒者赍金，复城献俘者不次擢用，然事已不可为矣。

刘禋，字诚吾，中部人。祖仕，刑部郎中，以诤大礼廷杖。后与定李福达狱，下吏遣戍。穆宗朝起太仆少卿，不就。父尔完，历知商丘、名山，有学行。禋性孝，母殁于名山，四千里扶榇，过剑阁云栈，以肩任之。父少寐，爱听《史记》，禋每夕朗诵，俟父熟寝乃已，崇祯四年，贼陷中部，禋负父走免。十四年由乡举授登封知县。土寇为乱，禋练壮士，且守且战，寇不敢近。十五年，李自成陷其城，禋被缚。自成以同郡故欲降之，禋叱曰：“岂有奕世清白吏肯降贼耶！”自成义之，遣贼将反覆说，禋执弥厉，乃见杀。赠佥事。

陈显元者，由副榜授新安知县。恶衣粝食，徒步咨疾苦。以城堞倾颓，寇至不能守，率士民入保阙门寨。贼檄降，立碎其檄。及来犯，死守月余，力竭而陷。见贼怒骂。贼大杀寨中人，显元叱曰：“守寨者，我也。百姓何辜，宁杀我！”贼怒，遂支解而死。

当是时，河南被贼尤酷，故死事者尤多，其传隶未详者，开封之陷，则同知苏茂均，通判彭士奇，大使徐升、阎生白皆死之。士奇，高要人，由乡举。河南之陷，则先后知府亢孟桧、王廕长，通判白守文，训导张道脉，灵宝知县硃挺，或被执不屈，或陷城自尽。孟桧，临汾人。廕长，吴桥人。并由乡举。南阳之陷，则叶县知县张我翼被害，新野先后知县陈公、丘茂表皆死之。汝宁之陷，武臣则游击硃崇祖，千户刘懋勋、杨绍祖、袁永基同子世廕，百户叶荣廕、张承德、李衍寿、阎忠国，皆力战死。崇祖妻孙、永基母王亦死之。岁贡生林景暘，国学生赵得庚、杨道临等，诸生赵重明、费明栋、杨应祯、李士谔等，皆死之。巡按御史苏京奉诏录上，凡二百四十九人。后因国变，诸籍散佚。盖武职及州县末秩、举贡诸生，所遗者几什之五六。

何燮，字中理，晋江人。举于乡。崇祯中，知亳州。州自八年后，寇贼交横，益以饥馑，民死徙过半。燮尽心拊循，营战守具甚备。未几，山东、河南土寇迭至，燮战卢家庙，生擒贼魁二人，刳其肠示众，抚降者数千人。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河南，居民望风逃窜，城空不能守。贼至，执燮欲降之，骂不屈，断足剖胸而死，悬首市上三日，耳鼻犹动。贼遂纵兵四出，霍丘、灵璧、盱眙皆陷。

霍丘，八年春尝陷，至是再陷。知县左相申率兵巷战，力屈死之。巡检吴姓者，斗死。灵璧知县唐良锐，全州举人。城陷，抗骂死。盱眙，先被陷，贼至，士民悉走，独主簿胡渊不去。县故无城，渊持戟至龟山寺力斗，殪数人。贼骇欲遁，会马蹶被执，奋骂而死。渊，永年人，起家贡生。

赵兴基，云南太和人。崇祯初，以乡举通判庐州。贺一龙、左金王等五部据英、霍二山，暑入秋出以为常。督师杨嗣昌遣监军佥事杨卓然招之，受侮而返。十四年六月袭陷英山，知县高在飖抗贼死。十二月陷潜山，知县李胤嘉、典史沈所安素苛急，奸民导贼执之，并不屈死。所安子亦死焉。

十五年，张献忠为左良玉所败，走与诸部合，遂以三月攻舒城。逾月城陷，改为得胜州，据之。遣其党分掠旁邑，游骑日抵庐州城下。兴基与知府郑履祥、经历郑元绶、合肥知县潘登贵、指挥同知赵之璞、里居参政程楷分门守。监司蔡如蘅贪戾，民不附，贼谍满城中不能知。五月，提学御史徐之垣以试士至，献忠遣其徒伪为诸生，袭儒冠以入，夜半举砲，城中大扰。之垣、如蘅及履祥、登贵并缒城走。

兴基时守水西门，闻变，挺刃下戍楼与斗，斩数人，被创死。元绶、楷共守南薰门，元绶力斗死，楷不屈死。之璞守东门，巷战死。

贼乘势连陷含山、巢县、庐江及无为、六安，又陷太湖。知县杨春芳、典史陈知训、教谕沈鸿起、训导娄懋履并死焉。

庐州城池高深。八年春，贼百方力攻，知府吴太朴坚守不下。后屡犯，终不得志，至是以计得之。履祥、登贵惧罪，委之兴基。总督史可法察其冤以闻，乃治守令罪，而赠兴基河南佥事，楷光禄卿，元绶亦赠恤。

方贼攻舒城，县令适以忧去，里居编修胡守恒与游击孔廷训督民兵共守。会游击纵所部淫掠，士民遂叛降贼。城将陷，悍卒杀守恒。事闻，赠少詹事，谥文节。

## 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忠义六

○夏统春薛闻礼等 陈美郭裕等 谌吉臣张国勋等 卢学古硃士完等 陈万策李开先 许文岐李新等 郭以重岳璧 郭金城崔文荣硃士鼎 徐学颜李毓英等 冯云路熊 明睿 易道暹 傅可知 蔡道宪周二南等 张鹏翼欧阳显宇等 刘熙祚王孙兰 程良筹程道寿 黄世清 杨暄硃一统等 唐时明薛应玢 唐梦鲲 段复兴靳圣居等 简仁瑞何相刘等 司五教张凤翮 都任王家录等祝万龄王徵等 陈瑸周凤岐 王徵俊宋之俊等 丁泰运尚大伦等夏统春，字元夫，桐城人。为诸生，慷慨有才志。用保举授黄陂丞，尝摄县事，著廉能声。十五年，贼犯黄陂。统春已迁麻阳知县，未赴，乃督众拒守，凡十五昼夜，贼忽解去。统春度贼必再至，而众已疲甚，休于家。阅五日，贼果突至，城遂陷。统春巷战，力竭被执，欲屈之。统春指贼魁大骂，贼怒，断其右手。复以左手指贼骂，贼又断之。骂不已，乃割其舌，目怒视，眦欲裂，贼又剜其目。犹以头触贼，遂支解之。

有薛闻礼者，武进人。由府吏官黄陂典史。岁歉，民逋漕粟。闻礼奉使过汉口，贷于所知得千金，以代民逋。十六年，张献忠陷黄陂，爱闻礼才，挟与俱去，暮即亡归。会贼所设伪官为士民杀死，闻礼曰“祸大矣”，令士民远避，而己独留以当之。俄贼至，将屠城。闻礼挺身曰：“杀伪官者，我也。”贼欲活之，詈不止，乃见杀。

当是时，贼延蔓中原，覆名城不可胜数。其以小吏死难，有何宗孔、贾儒秀、张达、郝瑞日诸人。宗孔，紫阳典史。十一年五月，流贼再陷其城，死之。儒秀，商南典史，城陷，抗节死。达，兴山典史。十四年二月，张献忠自蜀来攻，都司徐日耀战殁，达被缚，骂贼不屈死。瑞日，陕西人，为固始巡检。罗山为贼陷，上官令瑞日摄县事。单骑携二童以往，至则止僧寺，将招流移为守御计。未逾月，贼遣伪官至，土寇万朝勋与之合。诱执瑞日，说之降，不从，拘于家。一日，朝勋置酒宴群贼，醉卧，瑞日潜入其室，杀之。将奔凤阳，雨阻，复见絷。贼爱其勇，欲留之，叱曰：“我虽小吏，亦朝廷臣子，肯为贼用耶！”遂被害，二仆亦死。

有硃耀者，固始人。与父允义、兄炳、思成并以勇力闻。八年，贼来犯，耀父子力战却之。明年，贼复至。耀出战，手馘数十人，追之，陷伏中，大骂死。允义曰：“我必报子仇。”炳谓思成曰：“我二人必报弟仇。”三人率众奋击，贼解去，城获全。

陈美，字在中，新建人。崇祯时由乡举知宜城县。兵燹之余，民生凋瘵。及张献忠据谷城，人情益惧，美安辑备至。襄阳陷，贼兵来犯。美偕守备刘相国迎击，贼中伏败去。巡按御史上其功，获叙录。抚治都御史王永祚以六等课所部有司，美居上上。荐于朝，未及擢用。十五年冬，李自成长驱犯襄阳，左良玉先奔，永祚及知府以下俱遁。贼入城，乡官罗平、知州蔡思绳、福州通判宋大勋殉节。贼分兵寇宜城、枣阳、谷城、光化、均州。美守宜城，固拒八昼夜。城陷，抗骂不已，为贼磔死。训导阳城田世福亦死之。

枣阳知县郭裕，清江举人。甫视事，张献忠至。左良玉屯近邑，裕单骑邀与共御，贼却去。至是，贼将刘福来攻，裕发砲石，击伤多。贼愤，攻益力，城陷。身被数槊，大骂。贼支解之，阖门遇害。

光化知县万敬宗，南昌人，贡生，到官以死自誓。贼薄城，遂自尽。贼义之，引去，城获全。乡官韩应龙，举人，历长芦盐运使，不受伪职，自缢死。谷城知县周建中亦殉节。均州知州胡承熙被热不屈，与其子尔英俱死。承熙有能声，永祚课属吏，亦列上上，迁刑部员外郎，未行，遇难。贼犯郧阳，同知刘璇死之。保康陷，知县万惟坛与妻李氏俱列之。璇，永年人。惟坛，曹县人。俱贡生。

谌吉臣，字仲贞，南昌人。父应华，万历时，以参将援朝鲜，战殁。吉臣由举人为云梦知县。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阳，其党贺一龙陷德安。吉臣急遣孥归，身誓死勿去。明年正月，云梦陷，被执，不食累日。贼临以兵，吉臣乞速死。

贼壮之，授以官，不屈。驱上马，曰：“我失守封疆，当死此，更安往。”乃见杀。

福王时，赠太仆寺丞。

贼分兵犯旁邑，应城陷，训导张国勋死之。国勋，黄陂人。城将陷，诣文庙抱先师木主大哭，为贼所执，大骂不屈，支解死。妻子十余人皆殉节。

袁启观者，云梦诸生也。贼据城，启观立寨自守。贼执去，出题试之。启观曰：“汝既知文，亦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耶？”贼怒，杀之。

安陆城陷，知县分水濮有容一门十九人皆死。乡民结寨自保，贼将白旺连破数十寨，诸生廖应元守益坚。奸人执送旺，旺问：“汝欲何为？”厉声曰：“欲杀贼耳！”贼怒，射杀之。应山举人刘申锡养死士百人，城陷，谋恢复。兵败，为旺所杀，百人皆战死。沔阳陷，同知马飚死之。

卢学古，夏县人。举人。历承天府同知，摄荆门州事。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寇荆门，学古誓死守。学正黄州张郊芳、训导黄冈程之奇亦盟诸生于大成殿，佐城守。贼环攻四日，无援，城陷。学古骂贼不绝口，剖腹而死。郊芳、之奇亦不屈死。

有硃士完者，潜江举人。乡试揭榜夕，梦墨帜堕其墓门，粉书“乱世忠臣”四字。至是，贼破承天，长驱陷潜江。士完被执，械送襄阳，道由泗港，啮指血书己尽节处，遂自经。贼所过焚毁，士完所题壁独存。

彭大翮者，竟陵之青山人。贼逼承天，大翮出所著《平贼权略》上之当事，不能用。遂自集一旅保乡曲，邀斩贼过当。贼怒，雨夜袭之。大融太息曰：“吾子孙阵亡已尽，吾何用生为！”赴水死。

贼既陷荆门，遂向荆州。巡抚陈睿谟急渡江入城，奉惠王常润南奔，监司以下皆奔，士民遂开门迎贼。训导撖君锡正衣冠端坐明伦堂。贼至，欲屈之，诟骂而死。

君锡，字宾王，绛县人。贼大索缙绅，故相张居正子尚宝丞允修不食死。户部员外郎李友兰不屈死。诸生王维籓率妻硃及二女避难，为贼所掠。维籓令妻女赴井死，遂见杀。诸生王图南被执，抗骂死。

夷陵李云，由乡举知颍川州，州人祠祀之。谢事归。流贼炽，大书“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二语于牖以自警。及城陷，不屈。执至江陵，绝食死。吕调元者，归州千户也。城陷，士民悉归附，调元独率部卒格斗，陷重围中。招之降，大骂，死乱刀下。

陈万策，江陵人。天启中，与同邑李开先先后举于乡，并有时名。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据襄阳，设伪官。其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先为御史，降贼，荐两人贤可用。自成遣使具书币征之。万策隐龙湾市，贼使至，叹曰：“我为名误，既不能奋身灭贼，尚可惜顶踵耶？”夜自经。贼使至开先家，开元瞋目大骂，头触墙死。福王时，俱命优恤。

许文岐，字我西，仁和人。祖子良，巡抚贵州右佥都御史。父联枢，广西左参政。文岐，崇祯七年进士。历南京职方郎中。贼大扰江北，佐尚书范景文治戎备，景文甚倚之。迁黄州知府，射杀贼前锋一只虎，夺大纛而还。狱有重囚七人，纵归省，克期就狱，皆如约至，乃请于上官贷之。十三年迁下江防道副使，驻蕲州。贼魁贺一龙、蔺养成等萃蕲、黄间，文岐设备严。贼党张雄飞将南渡，命游击杨富焚其舟，贼乃却。巡抚宋一鹤上其功。副将张一龙善驭兵，文岐重之。尝共宿帐中，军中夜呼噪，文岐曰“此奸人乘夜思遁耳”，坚卧不出。质明，叛兵百余人夺门遁，一龙追获尽斩之，一军肃然。杨富既久镇蕲，一鹤复遣参将毛显文至，不相得，兵民汹汹。文岐会二将，以杯酒释之，始无患。十五年，左良玉溃兵南下大掠。文岐立马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时警报日急，人无固志，会擢督粮参政当行，文岐叹曰：“吾为天子守孤城二载矣，分当死封疆，虽危急，奈何弃之。”遣妻奉母归，檄富、显文出屯近郊，为固守计。无何，荆王府将校郝承忠潜通张献忠。明年大举兵来攻，文岐发砲毙贼甚众。夜将半，雪盈尺，贼破西门入，文岐巷战。雪愈甚，砲不得发，遂被执。献忠闻其名，不杀，击之后营。时举人奚鼎铉等数十人同系，文岐密谓曰：“观贼老营多乌合，凡此数万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义，同心协力，贼可歼也。”

于是阴相结，期四月起事，以柳圈为信。谋泄，献忠索之，果得柳圈，缚文岐斩之。

将死，语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灭贼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死，时文岐陷贼中已七十余日矣。事闻，赠太仆卿。

贼既陷蕲州，遂屠其民。乡官陕西佥事李新举家被执，贼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秦中，尔辈方为厮养，今日肯屈膝厮养耶！”贼怒，新抱父尸就刃。其时属吏死节者，惟麻城教谕定远萧颂圣、蕲水训导施州童天申。

郭以重，黄州人。世为卫指挥。崇祯十六年，城陷，自他所来赴难。其妻欲止之，叱曰：“朝家畀我十三叶金紫，不能易一死哉！吾将先杀汝。”妻乃不敢言。

既至，遇贼欲胁之去，坚不从。露刃慑之，乃好谓贼曰：“从汝非难，但抱小儿者，吾妻也，汝为我杀之，吾无累矣。”贼如其言。以重即夺贼刀击斩一贼，群贼拥至，遂赴水死。

先是，蕲州破，指挥岳璧自屋堕地，不死。贼执至城上，欲降之。厉声曰：“我世臣也，城亡与亡，岂降贼！”贼刃之，仆地。气将绝，瞋目曰：“我死为鬼，当灭汝！”时大雪，血流丈余，目眦不合。

同时，郭金城为罗田守将，贼逼城，率所部五百人战，斩级百余，追之英山。

贼大集，困三日，突围不得出，被执。胁降不从，见杀。

崔文荣，海宁卫人。世指挥佥事，举武会试，授南安守备。崇祯中，临、蓝盗起，逼桂阳，桂王告急。文荣督所部会剿，却贼四万人。以功，擢武昌参将。十六年四月，张献忠犯汉阳，文荣渡江袭斩六百级。已而城陷，武昌震惧。巡抚宋一鹤既死，承天新任巡抚王聚奎未至，武昌素不宿重兵，城空虚。或议撤江上兵以守，文荣曰：“守城不如守江，团风、煤炭、鸭蛋诸洲，浅不及马腹，纵之飞渡，而坐守孤城，非策也。”当事不从。贼果从团风渡江，陷武昌县。县无人，贼出营樊口，文荣军洪山寺扼之。既，敛兵入城，以他将代守。贼全军由鸭蛋洲毕渡，抵洪山，守将亦退入城。文荣以武胜门当贼冲，偕故相贺逢圣协守，贼攻之不能下。

监军参政王扬基时已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承天、德安二郡，未闻命，尚驻武昌。

见势急，与推官傅上瑞诡言有事汉阳，开门遁去，人情益汹汹。先是，楚王出资募兵，应募者率蕲、黄溃卒及贼间谍，至是开文昌、保安二门纳贼。文荣方出斗还，阖城扉不及，跃马大呼，杀三人。贼攒槊刺之，洞胸死。有硃士鼎者，起家武进士，为巡江都司。城陷被执，贼喜其勇敢，欲大用之。戟手大骂，贼断其右手，乃以左手染血洒贼，贼又断之，不死。贼退，令人缚笔于臂，能作楷字。招集旧卒，训练如常。

徐学颜，字君复，永康人。母疾，祷于天，请以身代。夜梦神人授药，旦识其形色，广觅之，得荆沥，疾遂愈。父为中城兵马指挥，忤权要人下吏。学颜三疏讼冤，所司格不上，遍叩诸公卿莫为雪，将置重辟。学颜号泣争于刑部，不能得，至啮臂血溅于庭，乃获释归。推所居大宅让其弟，尚义疏财，族党德之。崇祯三年建东宫，诏举孝友廉洁、博物洽闻可励俗维风者，有司以学颜应，寝不行。十二年以恩贡生授楚府左长史，引义匡辅，王甚敬之。十五年冬，诸司长官及武昌知府、江夏知县并以朝觐行，学颜摄江夏事，缮修守具。楚府新募兵，即令学颜将之。明年五月晦，新军内叛，城陷。学颜格斗，断左臂，大骂不屈，为贼支解，一家二十余人殉之。通判固安李毓英亦举家自缢。

武昌知县邹逢吉被害。同死者，武昌卫经历汪文熙、巡检戴良瑄及僧官一人，俱骂贼不屈，腰斩。贼既陷武昌，分兵陷属邑，于是嘉鱼知县霍山王良鉴、蒲圻知县临川曾栻俱抗节死。事闻，学颜赠佥事，毓英等赠恤有差。

冯云路，字渐卿，黄冈人。好学励行，年三十，即弃诸生，从贺逢圣讲学，遂寓居武昌，著书数百卷。崇祯三年，巡按御史林鸣球荐其贤，并上所著书，不用。

及贼将渡江，云路贻书逢圣曰：“在内，以宁湖为止水。在外，以汉江为汩罗。”

宁湖者，云路谈经处也。城既陷，乘桴入宁湖。贼遣使来聘，遥应曰：“我平生只读忠孝书，未尝读降贼书也。”遂投湖死。从游诸生汪延陛亦死焉。

其同邑熊寔，字渭公，亦移居武昌。喜邵子《皇极书》，颇言未来事。十六年元旦，尽以所撰《性理格言》、《图书悬象》、《大易参》诸书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贻书云路，言“明日当觅我某树下。”及期行树傍，贼追至，跃入荷池以死。

有诸生明睿者，江夏人。城破，贼独不入其门。睿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语家人：“速从我入井，否则速去。”于是妻及二子、二女并诸婢以次投井。睿笑曰：“吾今旷然无累矣。”从容榜诸门，赴井死，时人号为明井。

先是，贼陷黄冈，诸生易道暹者，字曦侯。好学尚气节，居深山中，积书满家。

贼氛渐逼，道暹惜所积书，又以己所著书多，不忍弃，逡巡未行。及贼至，子为瑚急奉母走青峰岩，道暹携幼子为琏担事以行。遇贼，绐曰：“余书贾也。贼笑曰：“汝易曦侯，何绐我。”道暹曰：“若既知我，当听我一言，慎毋杀人焚庐舍。”

贼曰：“若身不保，尚为他人言耶！”道暹厉色叱贼，贼怒杀之。为琏请代，贼并杀之。未几，为瑚亦被杀。

时黄陂诸生傅可知亦以叱贼死。可知幼丧父，卧柩下三年。六十丧母，啜粥三年。黄陂陷，被执，可知年已逾八十。贼悯其老不杀，俾养马，叱曰：“我为士数十年，肯役于贼耶！”延颈就刃，贼杀之。

蔡道宪，字元白，晋江人。崇祯十年进士。为长沙推官。地多盗，察豪民通盗者，把其罪而任之。盗方劫富家分财，收者已至。召富家还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

恶少年闭户谋为盗，启户，捕卒已坐其门，惊逸去。吉王府宗人恣为奸，道宪先治而后启王。王召责之，抗声曰：“今四海鼎沸，寇盗日滋。王不爱民，一旦铤而走险，能独与此曹保富贵乎？”王悟，谢遣之。

十六年五月，张献忠陷武昌，长沙大震。承天巡抚王扬基率所部千人，自岳州奔长沙。道宪请还驻岳州，曰：“岳与长沙脣齿也，并力守岳则长沙可保，而衡、永亦无虞。”扬基曰：“岳，非我属也。”道宪曰：“弃北守南，犹不失为楚地。

若南北俱弃，所属地安在？”扬基语塞，乃赴岳州。及贼入蒲圻，即遁去。湖广巡抚王聚奎远驻袁州，惮贼不敢进。道宪亦请移岳，聚奎不得已至岳，数日即徙长沙。

道宪曰：“贼去岳远，可缮城以守。彼犯岳，犹惮长沙援。若弃岳，长沙安能独全。”

聚奎不从。贼果以八月陷岳州，直犯长沙。先是，巡按御史刘熙祚令道宪募兵，得壮丁五千训练之，皆可用。至是亲将之，与总兵官尹先民等扼罗塘河。聚奎闻贼逼，大惧，撤兵还城。道宪曰：“去长沙六十里有险，可栅以守，毋使贼逾此。”又不从。

时知府堵胤锡入觐未返，通判周二南摄攸县事，城中文武无几。贼薄城，士民尽窜。聚奎诡出战，遽率所部遁。道宪独拒守，贼绕城呼曰：“军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道宪命守卒射之毙。越三日，先民出战，败还。贼夺门入，先民降。道宪被执，贼啖以官，嚼齿大骂。释其缚，延之上坐，骂如故。贼曰：“汝不降，将尽杀百姓。”道宪大哭曰：“愿速杀我，毋害我民。”贼知终不可夺，磔之，其心血直溅贼面。健卒林国俊等九人随不去，贼亦令说道宪降。国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贼曰：“尔主不降，尔辈亦不得活。”国俊曰：“我辈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贼并杀之，四卒奋然曰：“愿瘗主尸而死。”贼许之，乃解衣裹道宪骸，瘗之南郊醴陵坡，遂自刎。道宪死时年二十九，赠太仆少卿，谥忠烈。

二南，字汝为，云南人。由选贡为长沙通判，尽职业，与道宪深相得。擢岳州知府，士民固留，乃以新秩还长沙，后亦死。

邑中举人冯一第走湘乡，将乞师他所，贼系其母与兄招之。一第归就缚，贼将斩之，一老僧伏地哭请免。贼乃去其两手置营中，一夕死，母兄获免。贼陷东安，举人唐德明仰药死。犯耒阳，诸生谢如珂拒战死。

张鹏翼，西充人。崇祯中，由选贡生授衡阳知县。十六年八月，张献忠逼衡州，巡抚王聚奎、李乾德及监司以下皆遁，士民尽奔窜。鹏翼独守空城，贼至即陷。胁使降，戟髯诟詈，贼缚而投诸江，妻子赴水死。

贼之趋岳州也，巴陵教谕桂阳欧阳显宇时摄县事，死焉。其趋临湘也，知县莆田林不息抗骂不屈，断其两手杀之。湘阴陷，知县大埔杨开率家属十七人投水死。

其丞赖万耀摄醴陵县事，城破亦死之。长沙府照磨莫可及，宜兴人，摄宁乡县事，殉城死。二子若鼎、若钰号恸奔赴，遇害。衡州既陷，属县衡山亦失守，知县富顺董我前、教谕分宜彭允中，皆尽节。府教授永明蒋道亨摄武陵县事，抱印骂贼，见杀。其他文武将吏，非降则逃。长沙史可镜，官给事中，丁艰归，降贼，贼用为湖广巡抚。及贼弃湖广入四川，李乾德复还长沙，执可镜，加榜掠，械送南都伏法。

乾德者，亦鹏翼同邑人。崇祯四年进士。十六年历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未赴，改湖南。时武昌已陷，乾德守岳州。献忠攻急，乾德弃城走长沙，岳州遂陷。转徙衡、永，贼至，辄先避，长沙、衡、永皆随陷。献忠入四川，乃还长沙，以失地，谪赴督师王应熊军前自效。永明王立，擢兵部侍郎，巡抚川南。乾德入蜀，其乡邑已陷，父亦被难，乃说诸将袁韬攻佛图关，复重庆。韬及武大定久驻重庆，食尽。

乾德说嘉定守将杨展与大定结为兄弟，资之食。已而恶展，构韬杀之，据嘉定，蜀人咸不直乾德。会刘文秀自云南至，擒韬，陷嘉定，乾德乃驱家人及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

刘熙祚，字仲缉，武进人。父纯仁，泉州推官。熙祚举天启四年乡试。崇祯中，为兴宁知县。奸民啖断肠草，胁人财物。熙祚令赎罪者必以草，以是致死者勿问，草以渐少，弊亦止，课最，征授御史。十五年冬巡按湖南。李自成陷荆、襄诸郡，张献忠又破蕲、黄，临江欲渡。熙祚以明年二月抵岳州，檄诸将分防江浒，偏沅、郧阳二抚联络形势。会贼马守应据澧州，窥常德，土寇甘明扬等助之。熙祚驰至常德，击斩明扬。五月还长沙。

及武昌、岳州相继陷，急令总兵尹先民、副将何一德督万人守罗塘河，扼要害。

而巡抚王聚奎乃撤守长沙，贼遂长驱至。聚奎率溃将孔全彬、黄朝宣、张先璧等走湘潭，长沙不能守。惠王避地至长沙，与吉王谋出奔，熙祚奉以奔衡州。衡州，桂王封地也，聚奎兵至，大焚劫，王及吉、惠二王皆登舟避乱。熙祚单骑赴永州为城守计。未几，聚奎复走祁阳，衡州遂陷。永士民闻之，空城逃。三王至永州，聚奎继至，越日全彬等亦至，劫库金去。熙祚乃遣部将护三王走广西，而己返永州拒守。

贼骑追执之，献忠踞桂王宫，叱令跪，不屈。贼群殴之，自殿墄曳至端礼门，肤尽裂。使降将尹先民说之，终不变，见杀。事闻，赠太常少卿，谥忠毅。弟永祚，字叔远，由选贡生屡迁兴化同知，擒贼曾旺。后以副使知兴化府事。大清兵入城，仰药死。弟绵祚，字季延。崇祯四年进士。为吉安永丰知县。邻境九莲山，界闽、粤，贼窟其中，绵祚请会剿。贼怒，率众攻。绵祚出击，三战三捷。贼益大至，绵祚伏兵黄牛峒，大破之。积劳得疾，请告归卒。兄弟三人并死王事。

王聚奎既失永州，后伺贼退，潜还武昌，为代者何腾蛟所劾，夤缘免。

王孙兰，字畹仲，无锡人。崇祯四年进士。累迁成都知府。蜀宗人虐民，民相聚，将焚内江王第。孙兰抚谕之，乃解。父扰，服阕，起官绍兴，修荒政。迁广东副使，分巡南雄、韶州二府。连州瑶贼为乱，驰剿，三战皆捷。十六年，张献忠大乱湖南，湖南之郴州宜章与韶接壤。孙兰乞援督府，不应，最后以七百人至，一宿复调去。及贼陷衡州，肆屠戮。韶所辖乐昌、乳源、仁化，逋窜一空。连州守将先据城叛，韶士民闻之，空城逃，而贼所设伪官传檄将至。孙兰仰天叹曰：“失封疆当死，贼陷城又当死，吾盍先死乎！”遂自缢。既死，贼竟不至，朝廷悯其忠，予赠恤。

程良筹，字持卿，孝感人，工部尚书注子也。天启五年进士。时注为太常少卿，不附魏忠贤。御史王士英劾其为赵南星、李三才私党，忠贤遂矫旨并良筹除名，永不叙录。未出仕而除名，前此未有也。崇祯元年起官，历文选员外郎，掌选事。麻城李长庚为尚书，以同乡故，甚倚之。正郎久缺不推补，同列多忌，朝论亦少之。

长庚用推举失当削籍，良筹亦下吏遣戍，久乃释归。

十六年，李自成犯承天，孝感亦陷。良筹以白云山险峻，与同邑参政夏时亨筑垒聚守。贼使说降，良筹毁其书。贼怒，设长围攻之，相持四十余日，解去。时汉阳、武昌亦为张献忠所陷，四面皆贼，独白云孤处其间，贼颇患之。已，武昌为官军所复，良筹号召远近诸寨，掎角进兵。其冬，遂复孝感、云梦。十二月，进薄德安，兵败，退保白莲寨。寨中人素通贼，为内应，良筹遂被执。说降，不屈，羁之密室。明年正月，左良玉遣将攻德安。贼惧，拥良筹令止外兵，不从。贼弃城去，逼良筹偕行，又不从，逐被杀。赠太常少卿。程道寿者，良筹里人也，尝为来安知县。贼陷孝感，置掌旅守之。道寿结里中壮士，击杀掌旅。贼复至，杖之，系狱，令为书招良筹。道寿曰：“我不能助白云灭汝，肯助汝耶？”遂见杀。

黄世清，字澄海，滕县人。父中色，吏部员外郎。世清登崇祯七年进士，除户部主事，榷浒墅关，有清操。历员外郎，屡迁右参议，分守商、雒，驻商州。城屡遭兵，四野萧然，民皆入保城中。而客兵所过淫掠，民苦兵甚于贼。世清下令兵不得阑入城。未几，关中兵经其地，有二卒挝门，榜以徇。督抚发兵，诫毋犯黄参议令。李自成躏荆、襄，远近震动。世清一子方幼，属友人养人，誓身殉。十六年十月，自成败孙传庭军，长驱入关，遣右营十万人从南阳犯商州。世清凭城守，有奸民投贼，至城下说降，世清佯与语，发砲毙之，悬其首城上曰：“怀二心者视此！”

士民皆效死，砲矢尽，继以石，石尽，妇人掘街砌继之。城陷，世清坐堂上，麾其仆硃化凤去，化凤愿同死。贼牵世清下，化凤叱曰：“奴才不得无礼！”贼批其颊，化凤声色愈厉。执至贼帅袁宗第营，世清植立，贼欲屈之，化凤曰：“吾主堂堂宪司，肯拜贼耶！”贼先杀之，授世清以防御札。骂不受，与一家十三人皆遇害。赠光禄卿。

杨暄，高平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渭南知县。岁大凶，毕力拯救，民稍获安。

十六年冬，李自成入潼关，兵备佥事杨王休降。教授许嗣复分守上南门，城破，持梃斗，詈贼死，妻女被掠皆自杀。贼遂抵渭南。暄已擢兵部主事，未行，与训导蔡其城同守。会举人王命诰开门迎贼，暄被缚，索印不与，诟骂死。其城亦死之。

贼遂陷西安，咸阳知县赵跻昌被害。属邑望风降。蒲城知县硃一统独谋拒守，曰：“吾家七世衣冠，安可臣贼。”或言他州县甲榜者皆已纳款，一统曰：“此事宁论资格耶。”以体肥，令家人扩井口以待。会衙兵叛，夺印趣迎降。一统瞋目叱曰：“吾一日未死，印不可得！”日暮，左右尽散，从容赴井死。县丞沁源姚启崇亦死焉。一统，平定人，起家乙榜。

有硃迥滼者，沈府宗室也，由宗贡生为白水知县。明习吏事，下不敢欺。贼潜入城，犹手弓射贼，与学官魏岁史、刘进并被难。

唐时明，字尔极，固始人。举于乡。崇祯中，为长垣教谕。子路墓祀田为豪家夺，时明复其故。由国子学正屡迁凤翔知府。十六年十月闻李自成入潼关，亟治战守备。俄溃兵大掠，西入无固志。及自成据西安，分兵来冠，典史董尚质开门迎贼，时明被执。伪相牛金星曰：“吾主求贤若渴，君至西京，不次擢用。”时明叱曰：“我天朝命吏，肯臣贼耶！”金星令尚质说降，厉声责之。贼令缚赴西安，时明托妻子于友人，至兴平，乘间自缢。凤翔既陷，属城叛降。陇州同知薛应玢，武进人。

时摄州事，勒兵守城。城陷，詈贼死。宝鸡知县唐梦鲲，番禺举人。历知仙居、天台、富川、分水四县。在富川，有抚瑶功。坐累，谪池州经历，摄贵池县事。左良玉拥兵下，乡民奔入城，守者拒，梦鲲令悉纳之。及改宝鸡，贼已过潼关，星驰抵任。贼逼县，知不可守，自经死。

段复兴，字仲方，阳谷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右参议，分守庆阳。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据西安，传檄谕降。复兴裂其檄，集众守。逾月，贼薄城，围数匝，发砲石杀贼满濠。久之，势不支。拜辞其母，聚妻妾子女于楼，置薪其上，复乘城督战。

城陷，趋归火其楼，母亦赴火死。乃持铁鞭走北门，击杀数贼，遂自刎。士民葬之西河坪，立祠祀之。同时死难者，庆阳推官靳圣居、安化知县袁继登。圣居，字淑孔，长垣人。崇祯元年进士，历知济源、莱阳二县。屡谪复起，莅庆阳时，已授刑部主事，未行，遇贼，佐复兴死守。城破被执，骂不绝口死。继登，南畿人。起家选贡，莅任未浃岁即遘变，见贼求速死，贼杀之。

其陷宁州也，知州董琬死之。宗室硃新鍱者，以贡生授中部知县。自成使人持檄招降，新鍱碎之。叹曰：“城小无兵，空令士民受祸，计惟自靖耳。”令妻妾子女尽缢，乃投缳死。

简仁瑞，字季麟，荣县人。由举人历安西官同知，迁平凉知府。十六年冬，贼入关，诸王及监司以下官谋遁走。仁瑞谒韩王曰：“长安有重兵，讹言不足信。殿下轻弃三百年宗社，欲何之？纵贼压境，延、宁、甘、凉诸军足相援，必不能支，同死社稷，亦不辱二祖列宗。”王不从。是夕，其护卫卒噪，挟王及诸郡王、宗室斩关出奔，胁仁瑞行。仁瑞曰：“吾平凉守也，吾去，谁与守？”众遂去。仁瑞乃撤四关居民入城，以土石塞门为死守计。未几，贼檄至，乃召所活死囚数辈，谓之曰：“吾昔尝生汝，汝亦有以报我乎？”皆对曰：“唯命。”即托以幼子，令卫出。

明日，贼抵城下，士民数人草降书，乞佥名署印。仁瑞怒叱责之，正衣冠，自经堂上。平凉既陷，属城悉降。华亭教谕邹姓者，援曾子居武城义，欲避去。训导何相刘止之曰：“吾辈委质为臣，安可以宾师自待？”乃率诸生共守，乃城陷，与教谕皆殉难。

司五教，字敬先，内黄人。笃学有志行。崇祯时，以岁贡为内丘训导。十一年，邑被兵，佐长吏拒守有功。迁城固知县，剿山寇灭之。十六年冬，贼据关中，郡县风靡，五教激士民固守。有诸生谋内应，捕斩之，竿其首城上。无何，伪帅田见秀拥兵至，五教且战且守。贼悉兵攻四日而城陷，既见执，厉声骂贼。贼去其冠带，辄自取冠之，骂益厉，乃被磔。

乡官张凤翮，字健冲。天启五年进士。崇祯中官御史，极论四川巡抚王维章贪劣，而请召还给事中章正宸，不纳。出按云南，还朝，言：“陛下议均输再征一年，民力已竭，讨贼诸臣泄泄沓沓，徒糜数百万金钱。”帝纳其言，敕兵部飞骑勒熊文灿进兵，而张献忠已叛矣。十五年迁浙江右参政，未任而罢。贼陷城，胁之仕，不屈死。

都任，字弘若，祥符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屡迁四川右参政。天启五年大计，左迁江西佥事，复屡迁陕西左布政使。崇祯五年又谪山东右参政。再迁山西按察使。任性刚严，多忤物，数谪徙，终不变。月朔，同僚朝晋王，任据《会典》争，不赴。巡按御史张孙振诬劾提学佥事袁继咸，任数慰问继咸，赆其行。孙振怒，复中以大计，贬秩归。后复起，历右布政使兼副使，饬榆林兵备。

十六年九月，巡抚崔源之罢去，代者张凤翼未至，总兵官王定从孙传庭出关，大败奔还，远近震恐。李自成遂据西安，遣其将李过以精卒数万徇三边，延安、绥德相继陷。定惧，诡言讨河套寇，率所部遁去，榆林益空虚。任急集军民，慷慨流涕，谕以大义，与督饷员外郎王家录、副将惠显等议城守。城中多废将，任以尤世威知兵，推为主帅，率诸将王世钦等数十人誓死守。贼遣使招降，任斩以徇。贼大众麕至，十一月望，城被围，至二十七日，城陷，任犹巷战，力不支，被执。欲降之，大骂不屈，遂见杀。世威等皆死，详见世威传中。

家录，黄冈人，举于乡。时已擢关南兵备佥事，未行，与任协守。围急，男子皆乘城，家录令妇人运水灌城，水厚数寸，贼不能攻。攻城陷，家录自刭死。

一时同死者，里居户部主事张云鹗，知州彭卿、柳芳，湖广监纪赵彬，皆不屈死。指挥崔重观自焚死，傅佑与妻杜氏自缢死。中军刘光祐骂贼死。材官李耀，善射，矢尽，自刎死。同营李光裕趣家人死，亦自刎死；张天叙焚其积贮，自缢死。

指挥黄廷政与弟千户廷用、百户廷弼奋力杀贼，同死。千户贺世魁偕妻柳氏自缢死。

参将马鸣节聚妻子室中，自焚死。里居战死则山海副总兵杨明、定边副总兵张发、孤山副总兵王永祚、西安参将李应孝。在官死事则游击傅德、潘国臣、李国奇、晏维新、陈二典、刘芳馨、文侯国，都司郭遇吉，中军杨正韡、柳永年、马应举，旗鼓文经国，守备尤勉、惠渐、贺大雷、杨以伟，指挥李文焜、文灿。而副将常怀、李登龙，游击孙贵、尤养鲲，守备白慎衡、李宗叙，亦以守乡土遭难。诸生则陈义昌、沈浚、沈演、白拱极、白含章骂贼死，张连元、连捷、李可柱、胡一奎、李廕祥自经死。一城之中，妇女死义者数千人，井中尸满，贼遂屠其城。

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饷又最乏，士常不宿饱。

乃慕义殉忠，志不少挫，无一屈身贼庭，其忠烈又为天下最。事闻，天子嗟悼，将大行褒恤，国亡不果。

祝万龄，咸宁人。父世乔。有至行，以父远游不归，年十五即独身访求，濒死，历数千里，卒得之。后由选贡通判南康，以清慎著。万龄师乡人冯从吾，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官保定知府。天启六年，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万龄愤。逆党李鲁生遂劾万龄倡讹言，谓天变、地震、物怪、人妖，悉由毁书院所致，非圣诬天实甚。

万龄遂落职。崇祯初，用荐起黄州知府，集诸生定惠书院，迪以正学。居三年，迁河南副使，监军磁州。辉县之北与山西陵川之南，有村曰水峪，回贼窃据数十年，大为民患。万龄与山西监司王肇生合兵击，六战焚其巢三百余，贼遂平。录功，加右参政。流贼自山西入河北，掠新乡。万龄邀击之，贼走陵川。已，复大至，坐失事，削籍归。汤开远讼其冤，不纳。久之，廷臣交荐，未及用，而西安陷。万龄深衣大带，趣至关中书院，哭拜先圣，投缳死。佥事泾阳王徵、太常寺卿耀州宋师襄、怀庆通判咸宁窦光仪、仪封知县长安徐方敬、芮城知县咸宁徐芳声、举人宗室硃谊巉及席增光皆里居，城破，并抗节死。

陈瑸，漳浦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慈谿知县。崇祯十年为袁州推官，拒楚贼有功。屡迁右参议，分守湖南，讨平八排贼。十六年，张献忠陷长沙，围参政周凤岐于澧州。瑸督兵往救，军败，被执。欲降之，不屈，断手割肝而死。凤岐，永康人。

万历末年进士。历工部郎中，掌节慎库，忤奄人，落职归。崇祯初，起故宫，进四川副使。苗人争界，为立碑画疆以定之。改右参政，分守澧州。贼来犯，援军败没，城遂陷。贼帅亲解其缚，说以降，怒骂而死。

王徵俊，字梦卜，阳城人。天启五年进士。授韩城知县。崇祯初，流贼来犯，御却之。坐大计，谪归德照磨。巡按御史李日宣荐于朝，给事中吕黄钟请用天下必不可少之人，亦及徵俊，乃量移滕县知县。累官右参政，分守宁前，以忧归。十七年二月，贼陷阳城，被执不屈，系之狱。士民争颂其德，贼乃释之。抵家北面再拜，投缳卒。

其时士大夫居家尽节者，灵石宋之俊、翼城史可观、阳曲硃慎镂。之俊举进士，历官登莱监军副使，忤巡按谢三宾，互讦于朝，落职归。三宾亦贬秩。及遇变，之俊受刑死。妻乔詈贼撞阶死。女敛尸毕，拔簪刺喉死。可观，太常少卿学迁子。官中书舍人，加鸿胪少卿。城陷，自缢死。慎镂，晋府宗室，摄灵丘郡王府事。贼陷太原，冠带祀家庙，驱家人入庙中，焚之，己亦投火死。

丁泰运，字孟尚，泽州人。崇祯十三年进士。除武陟知县，调河内，著廉直声。

十七年二月，贼将刘方亮自蒲坂渡河。巡按御史苏京托言塞太行道，先遁去，与陕西巡抚李化熙同抵宁郭驿。俄兵变，化熙被伤走。兵执京，披以妇人服，令插花行，稍违，辄抶之以为笑乐。叛将陈永福引贼至，京即迎降。贼遂逼怀庆，监司以下皆窜。泰运独守南城，力不支，被执。贼拥见方亮，使跪不屈，烧铁锁炙之，亦不从，乃遇害。

贼既陷怀庆，寻陷彰德。安阳人尚大伦，字崇雅。由进士历官刑部郎中。有国学生白梦谦以救黄道周系狱，大伦议宽之，忤尚书意，遂罢归。城陷，抗节死。参将榆林王荣乃其子师易，皆死之。又有王橓徵，由乡举历官蒲州知州，忤豪宗，谢事归。为贼所执，传诣李自成，道愤恨不食死。

## 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忠义七

○何复邵宗元等 张罗俊弟罗彦等 金毓峒韩东明等 汤文琼范箴听等 许琰曹肃等 王乔栋 张继孟陈其赤等 刘士斗沈云祚等 王励精刘三策等 尹伸庄祖诰等 高其勋王士杰等 张耀吴子骐 曾异撰等 米寿图 耿廷箓马乾 席上珍孔师程等 徐道兴罗国瓛等 刘廷标王运开 王运闳何复，字见元，平度人。邵宗元，字景康，砀山人。复，崇祯七年进士。知高县，有却贼功。忤上官，被劾谪戍。后廷臣多论荐，起英山知县，累迁工部主事，进员外郎。十七年二月擢保定知府。宗元，由恩贡生历保定同知，有治行。

李自成陷山西，遣伪副将军刘方亮由固关东犯，畿辅震动。及真定游击谢嘉福杀巡抚徐标反，遣使迎贼，人情益汹汹。宗元时摄府事，亟集通判王宗周，推官许曰可，清苑知县硃永康，后卫指挥刘忠嗣及乡官张罗彦、尹洗等，议城守。复闻，兼程驰入城，宗元授以印。复曰：“公部署已定，印仍佩之，我相与僇力可也。”

乃谒文庙，与诸生讲《见危致命章》，词气激烈。讲毕，登城分守。

都城陷之次日，贼使投书诱降，宗元手裂之。明日，贼大至，络绎三百里。有数十骑服妇人衣，言：“所过百余城，皆开门远迎，不降即屠。且京师已破，汝为谁守？”城上人闻之，发竖眦裂。贼环攻累日，宗元等守甚坚，贼稍稍引却。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率残卒数百，辇饷银十余辆，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许。建泰举敕印示之，宗元等曰：“荷天子厚恩，御门赐剑，酌酒饯别。今不仗钺西征，乃叩关避贼耶？”建泰怒，厉声叱呼，且举尚方剑胁之。或请启门，宗元曰：“脱贼诈为之，若何？”众以御史金毓峒尝监建泰军，识建泰，推出视之信，乃纳之。建泰入，贼攻益厉。建泰倡言曰：“势不支矣，姑与议降。”书牒，迫宗元用印。宗元抵印厉声曰：“我为朝廷守土，义不降，欲降者任为之。”大哭，引刀将自刎，左右急止之，皆雨泣。罗彦前曰：“邪说勿听，速击贼。”复自起巘西洋巨砲，火发，被燎几死。贼攻无遗力，雉堞尽倾。俄贼火箭中城西北楼，复遂焚死。南郭门又焚，守者多散。南城守将王登洲缒城出降，贼蜂拥而上。建泰中军副将郭中杰等为内应，城遂陷。宗元及中官方正化不屈死。建泰率曰可、永康出降。忠嗣分守东城，城将陷，召女弟适杨千户者归，与妻毛、子妇王同处一室，俱以弓弦缢杀之，复登城拒守。城破被执，怒詈，夺贼刀杀二贼。贼麇至，剜目劓鼻支解死。

一时武臣死事者，守备则张大同与子之坦力战死。指挥则文运昌、刘洪恩、戴世爵、刘元靖、吕九章、吕一照、李一广，中军则杨儒秀，镇抚则管民治，千户则杨仁政、李尚忠、纪动、赵世贵、刘本源、侯继先、张守道，百户则刘朝卿、刘悦、田守正、王好善、强忠武、王尔祉，把总则郝国忠、申锡，皆殉城死。

有吕应蛟者，保定右卫人，历官密云副总兵，谢事归。贼至，总监正化知其能，延与共守，昼夜戮力。城破，短兵斗杀十余贼而死。

张罗俊，字元美，清苑人。父纯臣，由武进士历官署参将、神机营左副将。生六子：罗俊、罗彦、罗士、罗善、罗喆、罗辅。

罗俊娶瞽女，终身不置妾。罗彦，字仲美，举崇祯二年进士。累迁吏部文选郎中。杨嗣昌数借封疆事引用匪人，罗彦多驳正。帝疑吏部行私，厂卒常充庭，曹郎多罹谴者，罗彦独无所染。秩满，迁光禄少卿，被诬落职归。罗俊以十六年秋举进士，罗辅亦以是年举武进士。而罗彦少从父塞上，习兵事。初官行人，奉使旋里，乡郡三被兵，佐当事守御，三著功。给事中时敏奉使过其地，夜半欲入城，罗彦不许。敏劾其擅司锁钥，罗彦疏辩，帝不问。

十七年二月，贼逼京师，众议守御。罗彦兄弟与同知邵宗元等歃血盟，誓死守。

总兵官马岱谒罗彦曰：“贼分两道，一出固关，一趋河间。吾当出屯蠡县扼其冲，先杀妻子而后往，其城守悉属公。”罗彦曰：“诺。”诘旦，岱果杀妻孥十一人，率师去。罗彦等纠乡兵二千分陴守。罗俊守东城，罗彦西北，罗辅为游兵。公廪不足，出私财佐之。贼遣骑呼降，罗俊顾其下曰：“欲降者，取我首去。”后卫指挥刘忠嗣挺剑曰：“有不从张氏兄弟死守者，齿此剑。”怒目，发上指。闻者咸愤厉，守益坚，贼为引却。

已，闻京师变，众皆哭，北向拜，又罗拜相盟誓。而贼攻益急，城中多异议。

罗彦谓宗元曰：“小民无知，非鼓以大义，气不壮。”乃下令人缀崇祯钱一枚于项，以示戴主意。贼谓罗彦主谋，呼其名大诟，且射书说降，罗彦不顾。贼死伤多，攻愈力。李建泰亲军为内应，城遂陷。罗俊犹持刀砍贼，刀脱，两手抱贼啮其耳，血淋漓口吻间。贼至益众，大呼“我进士张罗俊也”，遂遇害。罗彦见贼入，急还家，大书官阶、姓名于壁，投缳死；子晋与罗俊子伸并赴井死。

罗善，字舜卿，为诸生，佐两兄守城。城将陷，两兄戒勿死，罗善曰：“有死节之臣，不可无死节之士。”妻高携三女投井死，罗善亦投他井死。罗辅多力善射，昼夜乘城，射必杀贼。城破，与罗俊夺围走，罗俊不可，罗辅连射杀数人，矢尽，持短兵杀数人乃死。

张氏兄弟六人，罗士早卒，其妻高守节十七年，至是自经死。惟罗喆从水门走免，其妻王亦缢死。罗俊伯母李骂贼死。罗彦妻赵、二妾宋、钱及晋妻师，当围急时，并坐井傍以待。贼入，皆先罗彦投井死，独赵不沈，家人出之。罗辅妻白在母家，闻变欲死，侍者止之，绐以汲井，推幼女先入，已从之。罗俊再从子震妻徐，巽妻刘，亦投井死，一门死者凡二十三人。

金毓峒，字稚鹤，保定卫人。父铨，户部员外郎。毓峒举崇祯七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十四年面陈漕务，称旨，授御史。疏论兵部尚书陈新甲庸才误国，户部尚书李待问积病妨贤。又请涣发德音，自十五年始，蠲除繁苛，与海内更新。因言复社一案，其人尽缝掖，不可以一夫私怨开祸端。帝多采纳。明年出按陕西。孙传庭治兵关中，吏民苦征缮，日夜望出关，天子亦屡诏督趣。毓峒独谓将骄卒悍，未可轻战，抗疏争。帝不纳，师果败。

十六年冬，期满得代，甫出境，而贼入关。复还至朝邑，核上将吏功罪而后行。

明年三月召对，命监李建泰军。驰赴山西，抵保定，贼骑已逼，遂偕邵宗元等共守。

毓峒分守西城，散家赀千余金犒士，其妻王亦出簪珥佐之。京师变闻，贼射书说降，众颇懈。毓峒厉声曰：“正当为君父复仇，敢异议者斩！”悬银牌，令击贼者自取。

众争奋，毙贼多。城陷，一贼挽毓峒往谒其帅，且骂且行，遇井。推贼仆地，自堕井死。妻闻，即自经。其从子振孙有勇力，以武举佐守城。贼至，众皆散，独立城上，大呼曰：“我金振孙，前日杀数贼魁者，我也。”群贼支解之。振孙兄肖孙、子妇陈与侍儿桂春，亦投井死。肖孙匿毓峒二子，为贼搒掠无完肤，终不言，二孤获免。

同时守城殉难者，邠州知州韩东明、武进士陈国政赴井死。平凉通判张维纲，举人张尔翚、孙从范，不屈死。举人高经负母避难，遇贼求释母，母获释而经被执，乘间赴水死。贡生郭鸣世寝疾，闻城陷，整衣端坐。贼至，持棒奋击而死。诸生王之珽，先城陷一日，置酒会家人，饮达旦。城破，偕妻齐及三子、二女入井死。诸生韩枫、何一中、杜日芳、王法等二十九人，布衣刘宗向、田仰名、刘自重等二十人，或自经，或溺，或受刃，皆不屈死。妇人尽节者一百十五人。他若都给事中尹洗、举人刘会昌、贡生王联芳，以城陷次日为贼收获，亦不屈死。贼揭其首于竿，书曰：“据城抗节，恶官逆子。”见者饮泣。

汤文琼，字兆鰲，石埭人。授徒京师，见国事日非，数献策阙下，不报。京师陷，慨然语其友曰：“吾虽布衣，独非大明臣子耶？安忍见贼弑君篡国。”乃书其衣衿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投缳而卒。福王时，给事中熊汝霖上疏曰：“北都之变，臣传询南来者，确知魏藻德为报名入朝之首，梁兆阳、杨观光、何瑞徵为从逆献谋之首，其他皆稽首贼庭，乞怜恐后。而文琼以闾阎匹夫，乃能抗志捐生，争光日月。贼闻其衣带中语，以责陈演，即斩演于市。文琼布衣死节，贼犹重之，不亟表章，何以慰忠魂，励臣节。”乃赠中书舍人，祀旌忠祠。

时都城以布衣尽节者，又有范箴听、杨铉、李梦禧、张世禧辈。福王建国，丧乱益甚，且见闻不详，未尽表章。

箴听，端方有义行。高攀龙讲学都下，受业其门。魏国公徐允祯延为馆宾，数进规谏。允祯或倨见他客，箴听至，辄敛容。贼入，置一棺，偃卧其上，绝食七日死。铉，善写真。京师陷，携二子赴井死。梦禧，负志节，与妻杜、二子、二女、一婢俱缢死。世禧，儒士也，亦与二子懋赏、懋官俱缢死。

又有周姓者，悲愤槌胸，呕血数升而死。而柏乡人郝奇遇，居京师，闻变，谓妻曰：“我欲死难，汝能之乎？”妻曰：“能。”遂先死。奇遇瘗毕，服药死。

许琰，字玉仲，吴县人。幼有至性，尝刲臂疗父疾。为诸生，磊落不羁。闻京师陷，帝殉社稷，大恸，誓欲举义兵讨贼。走告里荐绅，皆不应。端午日过友人，出酒饮之，琰掷杯大诟曰：“今何日，我辈读圣贤书，尚纵酒如平日耶！”拂衣径去。已，聚哭明伦堂，琰衰杖擗踊，号泣尽哀。御史谒文庙，犹吉服。琰率诸生责以大义，御中惶悚谢罪去。及南都颁监国诏，而哀诏犹未颁。琰益愤恸，趋古庙自经，为人所解，乃步至胥门，投于河。潞王舟至，拯之出，询其故，嗟叹良久。识琰者掖以归，家人旦夕守，不得死，遂绝粒。寻闻哀诏至，即庭中稽首号恸，并不复言，以六月三日卒。乡人私谥曰潜忠先生。南中赠《五经》博士，祀旌忠祠。

是时诸生殉义者，京师则曹肃、蔺卫卿、周谠、李汝翼，大同则李若葵，金坛则王明灏，丹阳则王介休，鸡泽则殷渊，肥乡则宋汤齐、郭珩、王拱辰。

肃，曾祖子登，仕为甘肃巡抚。贼入，肃与祖母姜、母张、嫂李及弟持敏、妹持顺、弟妇邓并自缢。卫卿止一幼女，托其友，亦自缢，谠被执，骂贼不屈死。汝翼，布政使本纬子。亦骂贼，被磔死。若蔡与亲属九人皆自缢，题曰一门完节。明灏闻变，日夕恸哭，家人解慰之。托故走二十里外，投水死。介休，不食七日死。

渊，字仲弘。父大白，官监军副使，为杨嗣昌所杀。渊负奇气。从父兵间，善技击，尝欲报父仇。及贼破鸡泽，谋起兵恢复。俄闻京师陷，即同诸生黄祐等悲号发丧，约山中壮士，诛贼所置官。伪令秦植踉跄走，乃入城，行哭临礼，义声大震。

为奸人所乘，被杀，远近悼之。汤齐、珩、拱辰亦起兵讨贼，为贼将张汝行所害。

王乔栋，雄县人。举进士，授朝邑知县。县人王之寀为魏忠贤党所恶，坐以赃，下乔栋严征。乔栋不忍，封印于库而去。巡抚怒，将劾之。士民拥署号呼，乃止。

崇祯初，起顺天教授，累迁湖广参政。楚中大乱，诸道监司多不至，乔栋兼绾数篆。

乙酉夏，李自成据武昌，乔栋时驻兴国州。城为贼陷，自经城楼上。

张继孟，字伯功，扶风人。万历末年进士。知潍县。天启三年擢南京御史，未出都，奏筹边六事，末言己被抑南台，由钱神世界，公道无权，宜严禁馈遗。帝令实指，继孟以风闻对，诏诘责之。左都御史赵南星言：“今天下进士重而举贡轻，京官重而外官轻，在北之科道重而南都轻。乞因继孟言，思偏重之弊。敕下吏部极力挽回，于用人不为无补。”于是忌者咸指目继孟为东林。寻以不建魏忠贤祠，斥为邪党，削夺归。

崇祯二年起故官，上言：

近见冢臣王永光“人言踵至”一疏，语语谬戾。其曰“惠世扬等借题当议”。

夫云借者，无其事而借名也。世扬与杨涟、左光斗同事同心，但未同死耳。今杨、左业有定议，世扬方昭揭于天下后世，奈何以借名之，谬一。

又曰“高捷、史褷发奸已验，特用宜先。”夫捷、褷之纠刘鸿训也，为杨维垣等报仇耳。鸿训辅政，止此一事快人意。其后获罪以纳贿，非以捷、褷劾也。今指护奸者为发奸，谬二。

又曰“诸臣所拥戴者，钱谦益、李腾芳、孙慎行。”夫谦益本末，陛下近亦洞然。至腾芳、慎行，天下共推服。会推之时，永光身主其议。乃指公论为拥戴，谬三。

又曰“欲诸臣疏一面网，息天下朋党之局。”信斯言也，则部议漏张文熙等数十人，是为疏网，而陛下严核议罪，反开朋党之局乎？谬四。

且永光先为御史李应升所纠，今又为御史马孟正、徐尚勋等所论。而推毂永光者先为崔呈秀、徐大化，今则霍维华、杨维垣、张文熙，其贤不肖可知矣。

后又劾南京兵部尚书胡应台贪污。帝并不纳。永光深疾之，出为广西知府。土酋普名声久乱未靖，继孟设计鸩之，一方遂安。稍迁浙江盐运使，忤视盐内官崔璘，左迁保宁知府。寻进副使，分巡川西。

十七年八月，张献忠寇成都，与陈其赤、张孔教、郑安民、方尧相等佐巡抚龙文光协守，城陷被执。献忠僭帝号，欲用诸人备百官。继孟等不为屈，乃被杀，妻贾从之。

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崇祯元年进士。历兵备副使，辖成都。城陷，投百花潭死，家人同死者四十余人。孔教，字鲁生，会稽人。举于乡。历四川佥事，不屈死。子以衡，奉母孔南窜，匿不使知。逾年母诣以衡书室，见副使周梦尹请孔教恤典疏，陨绝，骂以衡曰：“父死二载，我尚偷生，使我无颜见汝父地下！”遂取刀断喉死。安民，浙江贡生，历蜀府左长史。贼围成都，分守南城，城陷，不屈死。

尧相，字绍虞，黄冈人。官成都同知，监纪军事，兵食不足，泣请于蜀王，王不允，自投于池，以救免。次日城陷，被杀于万里桥下。总兵刘佳胤亦尽节。

刘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崇祯四年进士。知太仓州，有政声。忤上官，中许典，谪江西按察司知事，擢成都推官。十六年，御史刘之勃荐为建昌兵备佥事。明年八月，贼将入境，之勃促之行。士斗曰：“安危生死与公共，复何往。”城陷被执，见之勃与张献忠语，大呼曰：“此贼也，公不可少屈！”献忠怒，命捽以上，士斗又返顾之勃，语如前，遂阖门被杀。

同时沈云祚，字子凌，太仓人。崇祯十三年进士。知华阳县。有奸民为摇、黄贼耳目，设策捕戮之。贼破夔门，成都大震，云祚走谒蜀王，陈守御策，不听。闻内江王至渌贤，往说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货财山积，不及今募士杀贼，疆场沦丧，谁为王守？”至渌言于王，不听。贼迫成都，王始出财佐军，已无及。

城陷，献忠欲用之，幽之大慈寺而遣其党馈食，以刃胁降，不屈，遂遇害。

王励精，蒲城人。崇祯中，由选贡生授广西府通判，仁恕善折狱。岁凶，毁银带易粟，减价粜。富人闻之，争出粟，价遂平。迁崇庆知州，多善政。十七年，张献忠陷成都，州人惊窜。励精朝服北面拜，又西向拜父母，从容操笔书文信国成仁取义四语于壁，登楼缚利刃柱间，而置火药楼下，危坐以俟。俄闻贼骑渡江，即命举火，火发，触刃贯胸而死。贼叹其忠，敛葬之。其墨迹久逾新，涤之不灭。后二十余年，州人建祠奉祀，祀甫毕，壁即颓，远近叹异。

先是，十三年贼犯仁寿，知县鄱阳刘三策拒守，城陷不屈死，赠尚宝司丞。及是再陷，知县顾绳贻遇害。贼陷郫县，主簿山阴赵嘉炜守都江堰，贼诱降，不从，投江死。陷绵竹，典史卜大经与其仆俱缢死，乡官户部郎中刁化神亦死之。他若荣县知县汉阳秦民汤、蒲田知县江夏硃蕴罗、兴文知县汉川艾吾鼎、南部知县郑梦眉、中江教谕摄剑州事单之宾，皆殉难。梦眉夫妇并缢。蕴罗、吾鼎阖家被难。宗室硃奉钅尹，由进士历御史，劾督师丁启睿诸疏，为时所称。时里居，并及于难。

尹伸，字子求，宜宾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承天推官。屡迁南京兵部郎中、西安知府、陕西提学副使、苏松兵备参政。公廉强直，不事媕阿，三任皆投劾去。

天启时，起故官，分守贵州威清道。贵阳围解，巡抚王三善将深入，伸颇赞之，监军西征。三善败殁，伸突围归，坐夺官，戴罪办贼。四年，贼围普安，伸赴援，贼解去，遂移驻其地。贼复来攻，率参将范邦雄破走之，逐北至三岔河。总督蔡复一上其功，免戴罪，贬一秩视事。崇祯五年历河南右布政使，以失御流贼，罢归。伸所至与长吏迕，然待人有始终，笃分义，工诗善书，日课楷书五百字，寒暑不辍。

张献忠陷叙州，匿山中，搜得之，骂不肯行。贼重其名，不杀。至并研，骂益厉，遂攒杀之。福王时，起太常卿，伸已先死。

蜀中士大夫在籍死难者，成都则云南按察使庄祖诰，广元则户科给事中吴宇英，资县则工部主事蔡如蕙，郫县则举人江腾龙。而安岳进士王起峨、渠县礼部员外郎李含乙，皆举义兵讨贼，不克死。

高其勋，字懋功。初袭千户，后举武乡试，为黔国公标下中军。吾必奎反，擢参将，守御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来攻。固守月余，城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

时有陈正者，世为大理卫指挥，未嗣职。沙贼陷城，督众巷战，手馘数贼而死。

王承宪者，袭祖职为楚雄卫指挥，擢游击，为副使杨畏知前锋。定洲来攻，凡守御备悉，畏知深倚之。贼去复至，承宪偕土官那龠等出城冲击，贼皆披靡，俄为流矢所中死。弟承瑱力战死，一军尽殁。

贼进围大理时，太和县丞王士杰佐上官毕力捍御，城陷，死城上。同死者，大理府教授段见锦、经历杨明盛及子一甲、司狱魏崇治。而故永昌府同知萧时显，解任，以道阻，寓居大理，亦自经。

士人同死者，举人则高拱极投池死，杨士俊同母妻妹自焚死。诸生则尹梦旗、梦符、冯大成倡义助守，骂贼死，杨宪偕妻女、子妇、侄女、孙女、弟妇一门自焚死。杨{孙心}既死复苏，妻竟死。人称太和节义为独盛云。

单国祚者，会稽人，为通海典史。城陷，握印坐堂上，骂贼被杀，印犹在握。

县人葬之诸葛山下。

张耀，字融我，三原人。万历中，举于乡。知闻喜县，慈惠抚民，民为立祠。

崇祯中，历官贵州布政使。张献忠死，其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等率众奔贵州。耀急言于巡抚，请发兵民守御，巡抚以众寡不敌难之。俄贼众奄至，耀率家众乘城拒击。

城陷被执，贼帅与耀皆秦人，说之曰：“公若降，当用为相。”耀怒詈不屈，贼执其妾媵述之曰：“降则免一家死。”耀詈益甚，贼杀之，并其家属十三人。时乡官吴子骐、刘琯、杨元瀛等率乡兵败贼，贼来益众，战败被执，俱不屈死。

子骐，字九逵，贵阳人。万历中，举于乡，知兴宁县。天启时，安邦彦围贵阳，子骐以母在城内，仓皇弃官归。崇祯十年，蛮贼阿乌谜叛，陷大方城，逐守将。总督硃燮元属子骐诣六广，走书召诸目，晓以利害，果乞降。燮元上其功，优旨奖赏。

琯户部主事，元瀛府同知，并起家乡举。同时谭先哲，平坝卫人，子骐同年生也。

官户部郎中。贼陷其城，与里人石声和皆阖家殉难。声和，天启中，举于乡，官宁前兵备参议。

有顾人龙者，定番州人，尝出仕，解职家居。流贼来犯，率士民拒守，杀贼甚众。城破，大骂而死。可望寇安平，佥事临川曾益集众拒守，城陷死之。

曾异撰，荣昌人。举于乡，知永宁州。可望既陷贵州，将长驱入云南。异撰与其客江津进士程玉成、贡生龚茂勋谋曰：“州据盘江天险，控扼滇、黔，弃之不守，事不可为矣。”遂集众登陴守，城陷，自焚死。

米寿图，宛平人。崇祯中，由举人知新乡县。土寇来犯，督吏民破走之，斩首千二百余级。以治行征授南京御史。十五年四月极论监军张若骐罪，言：“若骐本不谙军旅，谄附杨嗣昌，遂由刑曹调职方。督臣洪承畴孤军远出，若骐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恃乡人谢升为内援。升奸险小人，非与若骐骈斩，何以慰九庙之灵。”会廷臣多纠若骐，遂论死，升亦除名。初，嗣昌倡练兵之议，扰民特甚。寿图疏陈十害，又言：“往时督抚多用京卿，今封疆不靖，遇卿贰则争先，推督抚则引避，宜严加甄别，内外兼补。”因劾偏沅巡抚陈睿谟、广西巡抚林贽贪黩。帝纳其言。十七年五月，福王立，马士英荐用阮大铖，寿图论劾。七月，出按四川。时川地已为张献忠所据，命吏部简堪任监司守令者从寿图西行。至则与督师王应熊、总督樊一蘅等联络诸将，号召远近，渐复川南郡县。

唐王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大清顺治四年，献忠遗党孙可望等陷贵阳，寿图出奔沅州。十一月，沅州亦陷，寿图死之。

耿廷箓，临安河西人。天启四年举于乡。崇祯中，知耀州，有能声。十五年夏，疏陈时政，言：“将多不若将良，兵多不若兵练，饷多不若饷核。”又言：“诸臣恩怨当忘，廉耻当励。小怨必报，何不大用于断头饮血之元凶；私恩必酬，何不广用于鹄面鸠形之赤子。”优旨褒纳。擢山西佥事，改监宣府军。十七年，京师陷，走南都。十一月以张献忠乱四川，命加太仆少卿赴云南监沙定洲军，由建昌入川讨贼。明年三月，四川巡抚马乾罢，即拜廷箓右佥都御史代之。未赴，而定洲作乱，蜀地亦尽失，遂止不行。后李定国掠临安，过河西，廷箓闻之赴水死。妻杨被执，亦不屈死。

马乾者，昆明人。举崇祯六年乡试，为四川广安知州。夔州告警，巡抚邵捷春檄乾摄府事。张献忠攻围二十余日，固守不下。督师杨嗣昌兵至，围始解。擢川东兵备佥事。成都陷，巡抚龙文光死，蜀人共推乾摄巡抚事。贼陷重庆，留其将刘廷举戍守。乾击走之，复其城。督师王应熊劾乾淫掠，夺职提讯。会蜀地大乱，诏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乃传檄远近，协力讨贼。廷举既败去，贼遣刘文秀等以数万众来攻，乾固守。曾英等援兵至，贼败还。及献忠死，其党孙可望等南奔，大清兵追至重庆，乾战败而死。

席上珍，姚安人。崇祯中，举于乡。磊落尚节义，闻孙可望、李定国等入云南，与姚州知州何思、大姚举人金世鼎据姚安城拒守。可望遣张虎攻陷之，世鼎自杀，上珍、思被执至昆明。可望呵之，上珍厉声曰：“我大明忠臣，肯为若屈耶！”可望怒，命引出斩之，大骂不绝，遂磔于市。思亦不屈死。

有孔师程者，昆明人，以从事得官。至是纠合晋宁、呈贡诸州县，起兵拒贼。

定国率众奄至，师程遁，晋宁知州石阡冷阳春、呈贡知县嘉兴夏祖训并死之。晋宁举人段伯美，诸生余继善、耿希哲助阳春城守，亦殉难。贼陷富民，贡生李开芳妻及二子俱赴井死。开芳走至松花坝自经，其友王朝贺掩埋讫，亦自经。在籍知县陈昌裔不受伪职，为贼杖死。楚雄举人杜天祯，初佐杨畏知拒沙贼，频有功。后畏知督兵击可望败绩，天祯闻之即自尽。临安之陷，进士廖履亨赴水死。

徐道兴，睢州人。崇祯末，官云南都司经历，署师宗州事，廉洁爱民。孙可望等入云南，破曲靖。巡按罗国瓛方按部其地，与知府焦润生被执。可望欲降之，国瓛不屈，携至昆明，自焚死。润生亦不屈死。道兴见贼逼，集士民谕之曰：“力薄兵寡，不能抗贼，吾死分也。若等可速去。”民请偕行，道兴厉声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将安之！”众雨泣辞去。舍中止一仆，出俸金二锭授之曰：“一以赐汝，一买棺敛我。”仆大哭，请从死。道兴曰：“尔死，谁收吾骨？”仆叩头号泣乃去。

及贼入署，令出迎其将。道兴大骂，掷酒杯击之，骂不绝口，遂被杀。

国瓛，嘉定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润生，修撰竑子。同时张朝纲，广通人，由贡生授浑源州同知，解职归。可望等兵至，与共妻冯并缢死，子诸生耀葬亲讫，亦缢死。

刘廷标，字霞起，上杭人。王运开，字子朗，夹江人。廷标由贡生历永昌府通判。运开举于乡，授永昌推官。沙定洲之乱，黔国公沐天波走永昌。及孙可望等入云南，驰檄谕天波降。时运开摄监司事，廷标摄府事，方发兵守澜沧，而天波将遣子纳款，谕两人以印往。两人坚不予，各遣家人走腾越。永昌士民闻贼所至屠戮，号泣请运开纳款纾祸，运开不可，慰遣之。又诣廷标，廷标亦不可，众大哭。廷标取毒酒将饮，乃散去。两人相谓曰：“众情如此，吾辈惟一死自靖耳。”是夕，运开先自经。廷标闻之曰：“我老当先死，王乃先我。”遂沐浴，赋诗三章，亦自经。

两家子弟自腾越来奔丧，厝毕复返。可望等重两人死节，求其后，或以运开弟运闳对，即聘之。行至潞江，谓其仆曰：“吾兄弟可异趣耶！吾死，若收吾骨与兄合葬。”

遂跃入江死。

##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孝义

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壁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之首务。旌劝之典，贲于闾阎，下逮委巷。布衣之氓、匹夫匹妇、儿童稚弱之微贱，行修于闺闼之中，而名显于朝廷之上。观其至性所激，感天地，动神明，水不能濡，火不能爇，猛兽不能害，山川不能阻，名留天壤，行卓古今，足以扶树道教，敦厉末俗，纲常由之不泯，气化赖以维持。是以君子尚之，王政先焉。至或刑政失平，复仇泄忿，或遭时不造，荒盗流离，誓九死以不回，冒白刃而弗顾。时则有司之辜，民牧之咎，为民上者，当为之恻然动念。故史氏志忠孝义烈之行，如恐弗及，非徒以发侧陋之幽光，亦以觇世变，昭法戒焉。

明太祖诏举孝弟力田之士，又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孝廉士至京师。百官闻父母丧，不待报，得去官。割股卧冰，伤生有禁。其后遇国家覃恩海内，辄以诏书从事。

有司上礼部请旌者，岁不乏人，多者十数。激劝之道，綦云备矣。实录所载，莫可殚述，今采其尤者辑为传。余援《唐书》例，胪其姓氏如左。

其事亲尽孝，或万里寻亲，或三年庐墓，或闻丧殒命，或负骨还乡者，洪武时，则有丽水祝昆，上元徐真童、李某女，龙江卫丁歪头，怀宁曹镛、镛妻王氏，徐州王僧儿，广德姚观寿，广武卫陈礼关，桃源张注，江浦张二女胜奴，上海沈德，溧阳史以仁，丹徒唐川，邳州李英，北平东安王重，遵化张拾，保定顾仲礼，乐亭杜仁义妻韩氏，昌平刘驴儿，保定新城王兴，祁阳郝安童，山东宁海姜瑜，汶上侯昱，孟县李德，巩县给事中魏敏，登封王中，舞阳周炳，临桂李文选。而钧州张宗鲁以瞽子有孝行，十七年被旌。

永乐间，则有大兴王万僧奴，东光回满住，金吾右卫何黑厮，金吾后卫包三，武功中卫蒋小保、周阿狗，锦州卫赵兴祖，旗手卫周来保，大宁前卫滑中，保安卫徐宗贤，羽林前卫孙志，汉府左护卫千户许信男斌，江宁浦阿住、沈得安、严分保，上元冯添孙、邵佛定，上海沈氏妙兰，仪真韩福缘，江阴卫徐佛保，府军卫浦良儿，府军后卫王保儿、潘丑儿，水军右卫黄阿回，广武卫百户刘玉，苏州卫张阿童，广洋卫郑小奴，大河卫硃阿金，兴武卫张彦昇，龙江提举司匠张贵、胡佛保、聂广，永新左兴儿，济阳张思名，泰安张翼，肥城赵让，安邑张普圆，永宁王仕能，阳武刘大，灵宝贺贰，钧州袁节，肤施陈七儿，凤翔梁准。

洪熙间，则有江阴越铉。

宣德间，则有庆都边靖，南乐康祥、杨鐸，内黄崔克昇，江宁张继宗，定远王絅，舒城钱敏，徐州卫张文友，归德卫任贵，浮梁洪信文，堂邑赵岩，汶上马威，翼城刘原真，太康顺孙陈智，钧州杨鼐，延安卫指挥王永、安岳、李遇中。

正统间，则有大兴刘怀义，元城谷真，邢台刘镛，献县崔鉴，通州左卫总旗孙雄，昌黎侯显，新乐孙礼，定兴魏整，交河田畯，柏乡张本，归德杨敬，井陉毕鸾，永年杨忠，永清右卫穆弘，武骧左卫成贵，江宁顾暘，舒城吏部主事胡纪、御史王绍，庐江张政，武进胡长宁，徐州金暠、王豫，桐城檀郁，归德卫吕仲和，麻城赵说，聊城裴俊，陵县虎贲左卫经历张让，费县葛子成，乐安孙整，冠县陈勉，临清贾贵，郯城郭秉，东平张琛，德州张泰，平阴王福缘，猗氏王约，高平王起孝、太仆丞王璲，介休杨智，兴县郭安，朔州卫吴顺，杞县高朗，太康轩茂良，郑州邢恭，祥符李斌，凤翔石玫，肤施刘友得、张信，邠州郭元，延安卫薛广，兰州吴仕坤。

景泰间，则有成安张宪，威县傅海，邳州岑义，凤阳李忠，徐州硃环，宿州郭兴、李宽，泗州卫蔡兴，龙泉顾佛僧，龙游常州通判徐珙，武昌卫吴绶，靖州卫方观，郓城李逵，朝城王礼，聊城硃举，洛阳昌黎训导阎禹锡。

天顺间，则有宛平龚然胜，迁安蒋盛，永清贾懋，任丘黄文，唐县寇林、大宁指挥张英，平山卫房镇，忠义卫总旗钟通，潼关卫杨顺通、顺素，蒙城汪泉，六合胡琛，合肥高兴、张俊，和州获嘉知县薛良，上元龙景华，杭州姚文、姚得，平湖夔州知府沈琮，金华宗祉，德州尹纶，东昌许通，临汾续凤，绛州陈玺，鄢陵解礼、顺孙张缙，上蔡硃俭，同州侯智，醴泉张琏，西安前卫张轸，延安卫指挥柏英，太和杨宁，金齿卫徐讷。

成化间，则有神机营指挥方荣，大医院生安阳郭本，顺天举人万盛，顺天东安昌乐训导周尚文，武清柳芳，玉田李茂，无极李皑，开州任勉、陈璋、佥事侯英及弟侃、副使甘泽，赞皇刘哲，平山光禄署丞李杰，莘县李志及子忱，邢台井澍，丰润马敬，柏乡高明，定州窦文真、王达，平乡张翱、史谏、史谊，永平秦良、硃辉，武平卫成纲、杨升，隆庆左卫卫瑾，宣府左卫何文，潼关卫千户蓝瑄，辽东定辽左卫刘定、东宁卫序班刘鼎，江宁福建参议卢雍，徐州吴友直、路车、张栋，山阳杨旻、顺孙王鋐，滁州黄正，长洲硃灏，无锡秦永孚、仲孚，合肥沈諲，六安黄用贤，沭阳支俭，休宁吴仲成，怀宁吴本清，沛县蔡清，归德卫沈忠，杭州右卫金洪，黄岩项茂，富阳何讷，浙江西安锦衣百户郑得，丽水叶伯广，海宁董谦，浙江建德蔡廷茶，奉化陆洪，余干桃源训导张宪，永丰吕盛，晋江史惠，平谿汪浩，江夏傅实、周玺，监利刘祥，湘阴邵敏，东昌张锐，莘县孔昭、赵全，恩县王弘，汶上张鄜，堂邑王欢，阳谷钱道，单县徐洲，聊城王安、孙良，历城湖广布政使王允，曹州黄表、张伦，临清刘端，寿阳吴宗，潞州张伦，大同杨茂、杨瑞、焦鉴，浑源庆都县丞王诚，高平李振民，平阳卫指挥佥事杨辅，安东中屯卫王经，许州何清，汜水张俊，信阳王纲、袁洪，汲县张琛，封丘陈瑛，光州太平通判刘进，罗山王宾，卫辉徐宁，郏县刘济，西平尹冕，新乡王兴，确山刘政，长葛蒙阴训导罗贵，阳武举人萧盛，弘农卫习润，泾阳赵谧、骆森、赵遂，同州张鼎，洋县武全，甘州左卫毛纲，华阴周禄，保安李端，合州陈伯刚，临桂刘本，姚州土官高紫、潼赐。

弘治间，则有大兴钱福，宛平序班夏琮，青县张俸，南和张彪，曲周赵象贤，长垣王鼐，开州甘润、马宗范，蓟州孟振，迁安韩廷玉，元氏王懋，深州王宁，天津卫郑海，武平卫王矩，广宁右卫李周，霍丘徐汝楫，海州定边卫经历徐谧，邳州丁友，怀远徐本忠、刘澄，宣城吴宗周，颍上王翊，凤阳卫张全，凤阳张钦、王澄，嘉定县沈辅、沈珵，昆山徐协祥，丰县周潭，徐州权宇、杨辅，绩谿许钦，英山段弘仁，六安张时厚，萧县唐鸾、南杰，钱塘硃昌，仁和陈璋、璋妻钱氏，余姚黄济之，桐庐王瑁，江西乐安谢绅，南昌左卫黄琏，安福刘珍，丰城余寿，湖广宁乡同知刘端，湘阴甘准，祁阳张机，闽县高惟一，龙谿王彝，济南序班谷珍，莘县白溥，邹平辛恕，堂邑李尚质，益都冀琮，文登致仕县丞刘鉴，临清王祐，宁海州卜怀，陵川徐河、徐瑛，平遥赵澄，泽州宋甫、裴春、举人李用，兴县白好古，解州李锦，阳曲薛敬，检次赵复性，屯留卫李清，仪封谢钦，祥符陈铠、周府仪宾史经，西平张文佐，河南唐县李扩，登封王祺，嵩县杜端，裕州刘宗周，阌乡薛璋，洛阳护卫军余章瀚，钧州阵希全，新郑张遂，郏县黄锦，咸宁举人杨时敷，泾阳熊玻、张宪，陇西李琦，甘州后卫徐行，博罗何宇新，云南芮城李锦及子泽、泽子柄，太和杨谪仙，靖安陈伯瑄及子恩。

正德间，则有高邑湘潭驿丞董玹，藁城刘强，定州赵鹏，吴桥段兴，直隶新城李瑟，沙河王得时，青阳李希仁，永康归德训导应刚，进贤赵氏郡珍，宜春易直，善化陈大用，湘阴苏纯，侯官黄文会，邵武谢思，长山许嗣聪，聊城梁瑾，曲阜孔承夏，日照张旻，临汾李大经及子承芳，新郑王科，蒲城雷瑜，嵩明陈大韶。

嘉靖以后，国史不详载，姓名所可考者，嘉靖间，则有直隶赵进、黄流、张节，冀州王国臣，六安顺孙李九畴，望江顺孙龙涌，太湖吕腆，沛县杨冕，颍上王敷政，华亭徐亿，浙江龚昙、王晁、孙堪、楼阶、丘叙、吴燧，江西余冠雄、曾柏，福建吴毓嘉、孙炳、丘子能，莆田举人方重杰，山东宫守礼、王选，河南冯金玉、刘一魁，信阳赵谟，孝妇韩氏、安氏，杞县边云鹉，陕西黄骥、张琛、李实，环县赵璋，新会容璊，四川李应麒，嘉定州举人王表，禄丰唐文炳、文蔚，蒙化举人范运吉、黄岩。又有旌表天下孝子鲍灿、陆爻、徐亿等，俱轶其乡里。

隆庆间，则有大兴李彪，静海周一念、周斐，迁安杨腾，松江举人冯行可，新乡张登元，兴业何世锦，崇善何珵。

万历间，则有直隶韩锡，深州林基，井陉张民望，清丰侯灿，河间吴应奎，平山举人邢云衢，邳州张缜，直隶华亭杨应祈、高承顺，太湖顾槐，盱眙蒋胪，六安何金，遂安毛存元，江西余钥、徐信，都昌曹珊，万安刘静，新建樊儆、舒泰，会昌欧于复，鄱阳李岐，奉新周勃，南昌曹必和，湖广贾应进，光化蔡玉、蔡佩，黄冈唐治，浦城徐彪，泉州训导王熺及熺子文升，晋江韦起宗，山东马致远，冠县申一琴、一攀，岳阳王应科，河南侯鹤龄，归德贾洙，密县陈邦宠，舞阳杨愈光，汜水王谦，淅川刘待徵，陕西刘燧，泾阳韩汝复，宁州周大贤，成都后卫杨茂勋，井研曾海，大姚金鲤，蒙化范润，四川孝女解氏。又有马锦、张浩、杜惠、孝女杨氏等，不详邑里。

天启间，则有安州邵桂，枣强先自正，晋州张兰，高邑孙乔，上海张秉介，高淳葛至学，旌德江景宗，山阳张致中，歙县吴荣让、孝童女胡之宪、玉娥，慈谿冯象临，吉水郭元达，宜春钟名扬，峡江黄国宾，临川傅合，万载彭梦瑞，南康杨可幸，万安罗应赍，江西乐安曹希和，安福孝妇王三重妻谢氏，孝感施文星，福建李跃龙，瓯宁陈荣，晋江丘应宾，浦城吴昂，禹城给事中杨士衡，泰安范希贤，曹县王治宁，曲阜孔弘传，德州纪绍尧，闻喜张学孔，陈州郭一肖，虞城吕桂芳，淅川何大缙，华州孙绳祖，梁山李资孝，又有王锡光不详邑里。

崇祯间，则有应天王之卿，故城李华先，仁和沈尚志，江西王之范，福建吴宗烜，山东硃文龙，忻州赵裕心，稷山举人史宗禹，淳化高起凤，云南赵文宿。又有王宅中、任万库、武世捷、孔维章、浦某、褚咸、孙良辅等，不详邑里。皆以孝行旌其门。

其同居敦睦者，则有洪武时龙游夏文昭，四世同居。成化间，霸州秦贵，建德何永敬，蒲圻李，句容戴睿，饶阳耿宽，俱七世同居，石首王宗义五世同爨，宿迁张宾八世同爨，安东苏勒，潞城韩锦、李昇，永州唐汝贤，丰城刘志清，俱六世同居。弘治间，密云李琚，合肥郑元，陵川徐梁，安东硃勇，五世同居，庆都黄钟，定边卫韩鹏，俱六世同居，孝感程昂七世同居，泰州王玉八世同爨。正德间，山阳丁震五世同居。嘉靖间，石伟十一世同居，遂安毛彦恭六世同居。万历间，萧梅七世同居，滁州卢守一，长治仇大，六世同居，先后得节烈贞女二十三人，太平杨乙六累世同居。天启间，南城吴焕八世同居。皆旌曰义门。

其输财助官振济者，则有正统间千户胡文郁，训术李昺，训科刘文胜，吉安胡有初、谢子宽，浮梁范孔孙，榆次于敏，邳州巩得海、岑仲晖、高兴、叶旺、高宗泰，沭阳葛祯，清河王仲英，山阳鲍越，怀远廖冠平、张简，石州张雷，淮安梁辟、李成、俞胜、徐成，潞州李廷玉，罗山王必通，溧阳陆旺，余干舒彦祥，温州李伦、邹有真，四安何仕能、王清。景泰间，江阴陈安常。天顺间，潮阳郭吾，太原栗仲仁，代州李斌。弘治中，归善吴宗益、宗义及宗义子璋。隆庆间，永宁王洁、胥瓚。

万历间，少卿吴炯，浙江董钦等，临清张氏，江西胡士琇、丁果、娄世洁、黎金球，山西孙光勋、高自修，亳州李文明，顺义杨惟孝。天启间南城吴焕。崇祯间席本桢等。皆旌为义门，或赐玺书褒劳。

○孝义一

郑濂王澄 徐允让石永寿 钱瑛曾鼎 姚玭 丘鐸李茂崔敏刘镐 顾琇 周琬虞宗济等 伍洪刘文焕 硃煦危贞昉刘谨 李德成 沈德四 谢定住包实夫 苏奎章 权谨 赵绅向化 陆尚质 麹祥郑濂，字仲德，浦江人。其家累世同居，几三百年。七世祖绮载《宋史·孝义传》。六传至文嗣，旌为义门，载《元史·孝友传》。弟文融，字太和，部使者余阙表为东浙第一家。郑氏家法，代以一人主家政。文融卒，嗣子钦继之，尝刺血疗本生父疾。钦卒，弟钜继。钜卒，弟铭当主家政，以兄子渭宗子也，相让久之，始受事。铭受业于吴莱。铭卒，弟铉继。父丧，恸哭三日，发须尽白。元末兵起，大将数入其境，相戒无犯义门。枢密判官阿鲁灰军夺民财，铉以利害折之，引去。明兵临婺州，铉挈家避，右丞李文忠为扃钥其家，而遣兵护之归。至正中卒，渭继。

渭卒，弟濂继。

濂受知于太祖，昆弟由是显。濂以赋长诣京师，太祖问治家长久之道。对曰：“谨守祖训，不听妇言。”帝称善，赐之果，濂拜赐怀归，剖分家人。帝闻嘉叹，欲官之，以老辞。时富室多以罪倾宗，而郑氏数千指独完。会胡惟庸以罪诛，有诉郑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争欲行，濂弟湜竟往。时濂在京师，迎谓曰：“吾居长，当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争入狱。太祖召见曰：“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宥之，立擢湜为左参议，命举所知。湜举同郡王应等五人，皆授参议。湜，字仲持，居官有政声。南靖民为乱，诖误者数百家，湜言于诸将，尽释免。居一岁，入觐，卒于京。

十九年，濂坐事当逮，从弟洧曰：“吾家称义门，先世有兄代弟死者，吾可不代兄死乎？”诣吏自诬服，斩于市。洧，字仲宗，受业于宋濂，有学行，乡人哀之，私谥贞义处士。

濂卒，弟渶继。二十六年，东宫缺官，命廷臣举孝弟敦行者，众以郑氏对。太祖曰：“其里王氏亦仿郑氏家法。”乃徵两家子弟年三十上者，悉赴京，擢濂弟济与王懃为春坊左、右庶子。后又徵濂弟沂，自白衣擢礼部尚书，年余，致仕。永乐元年入朝，留为故官。未几，复谢去。濂从子干官御史，棠官检讨。他得官者复数人，郑氏愈显。济、棠皆学于宋濂，有文行。

初，渶尝仕元为浙江行省宣使，主家政数年。建文帝表其门，渶朝谢，御书“孝义家”三字赐之。燕兵既入，有告建文帝匿其家者，遣人索之。渶家厅事中，列十大柜，五贮经史，五贮兵器备不虞。使者至，所发皆经史，置其半不启，乃免于祸，人以为至行所感云。成化十年，有司奏郑永朝世敦行义，复旌以孝义之门。

自文融至渶，皆以笃行著。文融著《家范》三卷，凡五十八则，子钦增七十则，从子铉又增九十二则，至濂弟涛与从弟泳、澳、湜，白于兄濂、源，共相损益，定为一百六十八则，刊行焉。

王澄，字德辉，亦浦江人。岁俭，出粟贷人，不取其息。有鬻产者，必增直以足之。慕义门郑氏风，将终，集子孙诲之曰：“汝曹能合食同居如郑氏，吾死目瞑矣。”子孙咸拜受教。澄生三子子觉、子麟、子伟，克承父志。子觉生应，即为郑湜所举擢参议者。子伟生懃，即与郑济并擢庶子者。义门王氏之名，遂埒郑氏。

又有王焘者，蕲水人，七世同居，一家二百余口，人无间言。洪武九年十一月，诏旌为孝义之门。

徐允让，浙江山阴人。元末，贼起，奉父安走避山谷间。遇贼，欲斫安颈。允让大呼曰：“宁杀我，勿杀我父！”贼遂舍安杀允让。将辱其妻潘，潘绐曰：“吾夫已死，从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则无憾也。”贼许之，潘聚薪焚夫，投烈焰中死。

贼惊叹去，安获全。洪武十六年，夫妇并旌。

同时石永寿者，新昌人。负老父避贼，贼执其父将杀之，号泣请代，贼杀永寿而去。

钱瑛，字可大，吉水人。生八月而孤，年十三能应秋试。及长，值元季乱，奉祖本和及母避难，历五六年。遇贼，缚本和，瑛奔救，并缚之。本和哀告贳其孙，瑛泣请代不已，贼怜而两释之。时瑛母亦被执，瑛妻张从伏莽中窥见，即趋出，谓贼曰：“姑老矣，请缚我。”贼从之，既就缚，掷袖中奚与姑，诀曰：“妇无用此矣。”且行且睨姑，稍远即骂贼不肯行。贼持之急，骂益厉，贼怒，攒刃刺杀之。

是定，有司知瑛贤，凡三荐，并以亲老辞。子遂志成进士，官山东佥事。

同时曾鼎，字元友，泰和人。祖怀可、父思立，并有学行。元末，鼎奉母避贼。

母被执，鼎跪而泣请代。贼怒，将杀母，鼎号呼以身翼蔽，伤顶肩及足，控母不舍。

贼魁继至，悯之，携其母子入营疗治，获愈。行省闻其贤，辟为濂谿书院山长。洪武三年，知县郝思让辟教设学。鼎好学能诗，兼工八分及邵子数学。

姚玭，松江人。元至正中，苗帅杨完者兵入境。玭奉母避于野，阻河不可渡。

母泣曰：“兵至，吾誓不受辱。”遂沉于水。玭急投水救之，负母而出。已，数遇盗，中矢，玭佯死伏尸间以免，以奉母过湖、淮。后母疾思食鱼，暮夜无从得，家养一乌，忽飞去攫鱼以归。洪武初，行省闻其贤，辟之，以亲老不就。

丘鐸，字文振，祥符人。元末，父为湖广儒学提举。值兵乱，鐸奉父母播迁，卖药供甘旨。母卒，哀恸几绝。葬鸣凤山，结庐墓侧，朝夕上食如生时。当寒夜月黑，悲风萧瑟，鐸辄绕墓号曰：“儿在斯！儿在斯！”山深多虎，闻鐸哭声避去。

时称真孝子。鐸初避寇庆元，从祖父母居故乡者八人，贫不能自存，鐸悉迎养之。

有姑年十八，夫亡守节，鐸养之终身。

后有李茂者，澄城诸生也。母患恶疮。茂日吮脓血，夜则叩天祈代。及卒，结庐墓旁，朝夕悲泣。天大雨，惧冲其墓，伏墓而哭，雨止乃已。父卒，庐墓如之。

成化二生旌。二子表、森，森为国子生。茂卒，兄弟同庐于墓。弘治五年旌。表子俊亦国子生，表卒，俊方弱冠，庐墓终丧。母卒，亦如初。正德四年旌。

崔敏，字好学，襄陵人。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为绵竹尹，父子隔绝者三十年。

敏依母兄以居。元季寇乱，母及兄俱相失。乱定，入陕寻母不得。由陕入川，抵绵竹，求父冢，无知者。复还陕，访诸亲故，始知父殡所在，乃启攒负骸归。时称崔孝子。

同时刘镐，江西龙泉人。父允中，洪武五年举人，官凭祥巡检，卒于任。镐以道远家贫，不能返柩，居常悲泣。父友怜之，言于广西监司，聘为临桂训导。寻假公事赴凭祥，莫知葬处。镐昼夜环哭，一苍头故从其父，已转入交址。忽暮至，若有凭之者，因得冢所在。刺血验之良是，乃负归葬。

有顾琇者，字季粟，吴县人。洪武初，父充军凤翔，母随行，留琇守丘墓。越六年，母殁。琇奔赴，负母骨行数千里，寝则悬之屋梁，涉则戴之于顶。父释归卒。

水浆不入口五日，不胜丧而死。

周琬，江宁人。洪武时，父为滁州牧，坐罪论死。琬年十六，叩阍请代。帝疑受人教，命斩之，琬颜色不变。帝异之，命宥父死，谪戍边。琬复请曰：“戍与斩，均死尔。父死，子安用生为，顾就死以赎父戍。”帝复怒，命缚赴市曹，琬色甚喜。

帝察其诚，即赦之，亲题御屏曰“孝子周琬。”寻授兵科给事中。

同时子代父死者，更有虞宗济、胡刚、陈圭。宗济，字思训，常熟人。父兄并有罪，吏将逮治。宗济谓兄曰：“事涉徭役，国法严，往必死。父老矣，兄冢嗣，且未有后，我幸产儿，可代死。”乃挺身诣吏，白父兄无所预。吏疑而讯之，悉自引伏。洪武四年竟斩于市，年二十二。刚，浙江新昌人。洪武初，父谪役泗上，以逃亡当死，敕驸马都尉梅殷监刑。刚时方走省，立河上俟渡。闻之，即解衣泅水而往，哀号泣代。殷悯之，奏闻，诏宥其父，并宥同罪者八十二人。圭，黄岩人。父为仇人所讦当死，圭诣阙上章曰：“臣为子不能谏父，致陷不义，罪当死，乞原父使自新。”帝大喜曰：“不谓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觐官至，播告之，以风励天下。”刑部尚书开济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开侥幸路。”乃听圭代，而戍其父云南。

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言：“太平府民有殴孕妇至死者，罪当绞，其子请代。”

章下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固可嘉。然死妇系二人之命，冤曷由申；犯人当二死之条，律何可贷。与其存犯法之父，孰若全无罪之儿。”诏从其议。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洪武四年进士。授绩谿主簿，擢上元知县。丁外艰，服除，以母老不复仕。推资产与诸弟，而己独隐居养母。有异母弟得罪逃，使者捕弗获，执其母，洪哭诉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吾自当之。”洪曰：“安有子在而累母者。”遂行，竟死于市。

时有刘文焕者，广济人。与兄文煇运粮愆期，当死。兄以长坐，文焕诣吏请代，叩头流血。所司上其状，命宥之，则兄已死矣。太祖特书“义民”二字奖之。

时京师有兄坐法，两弟各自缚请代。太祖遣使问故，同词对曰：“臣少失父，非兄无以至今日。兄当死，弟安敢爱其生。”帝阳许之，而戒行刑者曰：“有难色者杀之，否则奏闻。”两人皆引颈就刃，帝大嗟异，欲并其兄贳之。左都御史詹徽持不可，卒杀其兄。

硃煦，仙居人。父季用，为福州知府。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积岁官吏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季用居官仅五月，亦被逮，病不能堪，谓煦曰：“吾办一死耳，汝第收吾骨归葬。”煦惶惧不敢顷刻离。时诉枉令严，诉而戍极边者三人，抵极刑者四人矣。煦奋曰：“诉不诉，等死耳，万一父缘诉获免，即戮死无恨。”即具状叩阙。太祖悯其意，赦季用，复其官。

有危贞昉者，字孟阳，临海诸生。父孝先，洪武四年进士。官陵川县丞，坐法输作江浦。贞昉诣阙上疏曰：“臣父絓吏议输作，筋力向衰，不任劳苦，而大母年逾九十，恐染霜露之疾，贻臣父终天之恨。臣犬马齿方壮，愿代父作劳，俾父获归养，死且不朽。”诏从之。贞昉力作不胜劳，阅七月病卒。

刘谨，浙江山阴人。洪武中，父坐法戍云南。谨方六岁，问家人“云南何在？”

家人以西南指之，辄朝夕向之拜。年十四，矍然曰：“云南虽万里，天下岂有无父之子哉！”奋身而往，阅六月抵其地，遇父于逆旅，相持号恸。俄父患疯痹，谨告官乞以身代。法令戍边者必年十六以上，嫡长男始许代。时谨未成丁，伯兄先死，乃归家携兄子往。兄子亦弱未能自立，复归悉鬻其产畀兄子，始获奉其父还，孝养终身。

李德成，浃水人。幼丧父。元末，年十二，随母避寇至河滨。寇骑迫，母投河死。德成长，娶妇王氏。抟土为父母像，与妻朝夕事之。方严冬，大雪，水坚至河底。德成梦母曰：“我处水下，寒不得出。”觉而大恸，旦与妻徒跣行三百里，抵河滨。卧水七日，水果融数十丈，恍惚若见其母，而他处坚冻如故。久之，乃归。

洪武十九年举孝廉，屡擢尚宝丞。二十七年旌为孝子。建文中，燕兵逼济南。德成往谕令还兵，燕兵不退。德成归，以辱命下吏，已而释之。永乐初复官，屡迁陕西布政使。

沈德四，直隶华亭人。祖母疾，刲股疗之愈。己而祖父疾，又刲肝作汤进之，亦愈。洪武二十六年被旌。寻授太常赞礼郎。上元姚金玉、昌平王德儿亦以刲肝愈母疾，与德四同旌。

至二十七年九月，山东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肋肉以疗，不愈。

祷岱岳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帝大怒曰：“父子天伦至重。《礼》父服长子三年。今小民无知，灭伦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儿，仗之百，遣戍海南。因命议旌表例。

礼臣议曰：“人子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医药吁祷，迫切之情，人子所得为也。至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冰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疗治罔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制曰：“可。”

永乐间，江阴卫卒徐佛保等复以割股被旌。而掖县张信、金吾右卫总旗张法保援李德成故事，俱擢尚宝丞。迨英、景以还，即割股者亦格于例，不以闻，而所旌，大率皆庐墓者矣。

谢定住，大同广昌人。年十二，家失牛。母抱幼子追逐，定住随母后。虎跃出噬其母，定住奋前击之，虎逸去。取弟抱之，扶母行。虎复追啮母颈，定住再击之，虎复去。行数武，虎还啮母足。定住复取石击，虎乃舍去，母子三人并全。永乐十二年，帝召见嘉奖，赐米十石、钞二百锭，旌其门。

先是，洪武中，有包实夫者，进贤人。授徒数十里外，途遇虎，衔衣入林中，释而蹲。实夫拜请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养何？”虎即舍去。后人名其地为拜虎冈。其后，嘉靖中，筠连诸生苏奎章，从父入山，猝遇虎。奎章仓皇泣告，愿舍父食己，虎曳尾徐去。后为岷府教授。

权谨，字仲常，徐州人。十岁丧父，即哀毁，奉母至孝。永乐四年荐授乐安知县，迁光禄署丞，以省侍归。母年九十终，庐墓三年，致泉涌免驯之异。有司以闻，仁宗命驰驿赴阙，出其事状，令侍臣朗诵大廷，以示百僚，即拜文华殿大学士。谨辞，帝曰：“朕擢卿以风天下为子者，他非卿责也。”寻扈从皇太子监国南京。宣宗嗣位，以疾乞归，改通政司右参议，赐白金文绮致仕。子伦，举永乐中乡试。养亲二十年，亲终不仕。伦子宇，父母卒，皆庐墓。成化十二年亦获旌。

赵绅，字以行，诸暨人。父秩，永乐中为高邮州学正，考满赴京，至武城县堕水。绅奋身下救，河流湍悍，俱不能出。明日尸浮水上，绅两手抱父臂不释。宣德五年旌其门。

有向化者，静海卫人。父上为卫指挥，堕海死。化号泣求尸不得，亦投于海。

忽父尸浮出，衣服尽脱。天方晴霁，雷雨骤作。既息，化首顶父衣，浮至一处。众异而收葬之。

陆尚质者，山阴人。父渡江遇风，飘舟将入海。尚质自崖见之，即跃入涛中，欲挽舟近岸。父舟获济，而尚质竟溺死。里人呼其处为陆郎渡。

麹祥，字景德，永平人。永乐中，父亮为金山卫百户。祥年十四，被倭掠。国王知为中国人，召侍左右，改名元贵，遂仕其国，有妻子，然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屡讽王入贡。宣德中，与使臣偕来，上疏言：“臣夙遭俘掠，抱衅痛心，流离困顿，艰苦万状。今获生还中国，夫岂由人。伏乞赐归侍养，不胜至愿。”天子方怀柔远人，不从其请，但许给驿暂归，仍还本国。祥抵家，独其母在，不能识，曰：“果吾儿，则耳阴有赤痣。”验之信，抱持痛哭。未几别去，至日本，启以帝意。国王允之，仍令入贡。祥乃复申前请，诏许袭职归养。母子相失二十年，又有华夷之限，竟得遂其初志，闻者异之。

##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孝义二

○王俊刘准 杨敬 石鼐任镗 史五常 周敖 郑荣瑄叶文荣 傅檝 杨成章谢用 何竞 王原 黄玺 归钺族子绣何麟孙清宋显章 李豫 刘宪罗璋等 容师偃刘静 温钺俞孜张震孙文 崔鉴 唐俨 丘绪 张钧张承相等 王在复王抃等夏子孝 阿寄 赵重华谢广 王世名 李文咏王应元等孔金子良 杨通照弟通杰浦邵等 张清雅白精忠等

王俊，城武人。父为顺天府知事。母卒于官舍，俊扶榇还葬，刈草莱为茇舍，寝处茔侧。野火延巘将及，俊叩首恸哭，火及茔树而止。正统三年被旌。

刘准者，唐山诸生。父丧，庐墓。冬月野火将及冢树，准悲号告天，火遂息。

正统六年旌表。

杨敬者，归德人。父殁于阵，为木主招魂以葬。每读书至战阵之事，辄陨涕不止。母殁，柩在堂。邻家失火，烈焰甚迫，敬抚柩哀号，风止火灭。正统十三年旌表。

石鼐，浑源诸生。父殁，庐墓。墓初成，天大雨，山水骤涨。鼐仰天号哭，水将及墓，忽分两道去，墓获全。弘治五年旌表。

任镗，夏邑人。嫡母卒，庐于墓。黄河冲溢，将啮茔域。镗伏地号哭，河即南徙。嘉靖二十五年旌表。

史五常，内黄人。父萱，官广东佥事。卒，葬南海和光寺侧。五常方七岁，母携以归。比长，奉母至孝，常恨父不得归葬。母语之曰：“尔父杉木榇内，置大钱十，尔谨志之。”母殁，庐墓致毁，既终丧，往迎父榇。时相去已五十年，寺没于水久矣。五常泣祷，有老人以杖指示寺址。发地，果得父榇，内置钱如母言，乃扶归，与母合葬，复庐墓侧。正统六年旌表。

周敖，河州卫军家子也。正统末，闻英宗北狩，大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诸生路方读书别墅，闻父死，恸哭奔归，以头触庭槐亦死。乡人异之，闻于州。知州躬临其丧，赙麦四十斛、白金一斤。路妻方氏，厉志守节，抚子堂成立，后为知县。

郑韺，石康人。父赐，举人，兄頀，进士。天顺中，母为瑶贼所掠。韺年十六，挺身入贼垒，绐之曰：“吾欲丐吾母，岂惜金，第金皆母所瘗，愿代母归取之。”

贼遂拘韺而释母，然其家实无金也，韺遂被杀。廉州知府张岳建祠祀之。

荣瑄，琼州人。三岁而孤，与兄琇并以孝闻。天顺四年，土贼据琼城，瑄兄弟扶母走避。遇贼，琇谓瑄曰：“我以死卫母，汝急去。”瑄从之，琇与母遂陷贼中。

官军至，琇被执。主将将杀琇,瑄趋至，叩头流血， 泣请曰：“兄以母故陷贼，母老家贫，恃兄为命，愿杀瑄存兄养母。”主将不察，竟杀瑄。

后有叶文荣，海宁人。弟杀人论死，母日悲泣不食。文荣谓母曰：“儿年已长，有子，请代弟死。”遂诣官服杀人罪，弟得释，而文荣坐死。

傅檝，字定济，泉州南安人。祖凯，父浚，并进士。为部郎。檝年十六举乡试，二十成进士。弘治中，授行人，出行襄府。半道闻母病，请入京省视再往竣事。礼部尚书刘春曰：“无害于若，而可教孝。”奏许之。浚后迁山东盐运司同知。娶继妻，私其二奴。浚闻将治之，遂暴卒。檝心疑未发，奴遽亡去。久之，侦一奴逃德化县，佣巨姓家。檝微行往伺奴出，袖铁椎击杀之，而其一不可迹矣。檝不欲见继母，葬父毕，号恸曰：“父仇尚在，何以为人！”乃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墟间，蓬首垢面，饥寒风雨，不知就避。亲戚故人率目之为狂，檝终不自明也。子焘卒，不哭。或诘之，则垂涕曰：“我不能为子，敢为父乎！”继母卒，乃归。盖自废自罚者三十五年，又十五年而卒。

杨成章，道州人。父泰，为浙江长亭巡检。妻何氏无出，纳丁氏女为妾，生成章。甫四岁，泰卒。何将扶榇归，丁氏父予之子，而夺其母。母乃剪银钱与何别，约各藏其半，俟成章长授之。越六年，何临殁，授成章半钱，告之故。成章呜咽受命。既冠，娶妇月余，即执半钱之浙中寻母。母先已适东阳郭氏，生子曰珉，而成章不知也。遍访之，无所遇而还。弘治十一年，东阳典史李绍裔以事宿珉家。珉母知为道州人，遣珉问成章存否，知成章已为诸生，乃令珉执半钱觅其兄。会有会稽人官训导者，尝设教东阳，为珉师，与成章述珉母忆子状。成章亦往寻母，遇珉于江西舟次。兄弟悲且喜，各出半钱合之，益信，遂俱至东阳，母子始相聚。自是成章三往迎母不遂，弃月廪，赴东阳侍养。及母卒，庐墓三载始返。至嘉靖十年，成章以岁贡入都，珉亦以事至，乃述成章寻亲事，上之吏部，请进一官。部臣言：“成章孝行，两地已勘实，登之朝觐宪纲，珉言非谬。昔硃寿昌弃官寻母，宋神宗诏令就官。今所司知而不能荐，臣等又拘例而不请旌，真有愧于古谊。请量授成章国子学录，赐珉花红羊酒。”制曰：“可。”

谢用，字希中，祁门人。父永贞。生母马氏方妊，永贞客外，嫡母汪氏妒而嫁之，遂生用。永贞还，大恨，抱用归，寄乳邻媪。汪氏收而自鞠之，逾年亦生子，均爱无厚薄。用既冠，始知所生。密访之，则又改适，不知其所矣。用遍觅几一载。

一夕宿休宁农家，有寡妪出问曰：“若为谁？”用告以姓名，及寻母之故。曰：“若母为谁？”曰：“马氏。”曰：“若非永贞之子乎？”曰：“然。”媪遂抱用曰：“我即汝母也。”于是母子相持而哭，时弘治十五年四月也。用归告父，并其同母弟迎归，居别室。孝养二母，曲尽其诚。后汪感悔，令迎马同居，讫无间言。

永贞卒，用居丧以孝闻。邻人失火，延数十家，将至用舍，风反火息。用时为诸生，督学御史廉其孝，列之德行优等，月廪之。

何竞，字邦植，萧山人。父舜宾，为御史，谪戍广西庆远卫，遇赦还。好持吏短长。有邹鲁者，当涂人。亦以御史谪官，稍迁萧山知县，贪暴狡悍。舜宾求鲁阴事讦之，两人互相猜。县中湘湖为富人私据，舜宾发其事于官，奏核之。富人因奏舜宾以戍卒潜逃，擅自冠带。章并下所司核治。鲁隐其文牒，诡言舜宾遇赦无验，宜行原卫查核。上官不可，驳之。会舜宾门人训导童显章为鲁所陷论死，下府覆验，道经舜宾家，入与谋。鲁闻之，大诟曰：“舜宾乃敢窜重囚。”发卒围其门，辄捕舜宾，径解庆远。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余干，宿昌国寺，夜以湿衣闭其口，压杀之。鲁复捕舜宾妻子。竞与母逃常熟，匿父友王鼎家。—已而鲁迁山西佥事，将行。竞乃潜归与族人谋，召亲党数十人饮之酒，为舜宾称冤。中坐，竞出叩首哭以请，皆踊跃愿效命。乃各持器伏道旁，伺鲁过，竞袖铁捶奋击，驺从骇散。仆其舆，裸之，杖齐下，矐两目，须发尽拔。竞拔佩刀砍其左股，必欲杀之，为众所止。乃与鲁连锁赴按察司，而预令族父泽走阙下诉冤。佥事萧翀故党鲁，严刑讯竞。竞大言曰：“必欲杀我，我非畏死者。顾人孰无父母，且我已讼于朝，非公辈所得擅杀。”

噬臂肉掷案上，含血噀翀面，一堂皆惊。

会竞疏已上，遣刑部郎中李时、给事中李举，会巡按御史邓璋杂治。诸人持两端，拟鲁故屏人衣食至死，竞部民殴本属知县笃疾，律俱绞，余所逮数百人，拟罪有差。竞母硃氏复挝登闻鼓诉冤，鲁亦使人驰诉，乃命大理寺正曹廉会巡按御史陈铨覆治。廉曰：“尔等何殴县官？”竞曰：“竞知父仇，不知县官，但恨未杀之耳。”

廉以致死无据，遣县令揭棺验之。验者报伤，而解役任宽慷慨首实，且出舜宾临命所付血书。于是众皆辞伏，改拟鲁斩，竞徒三年。法司议竞遣戍，且曰：“鲁已成笃疾，竞为父报仇，律意有在，均俟上裁。”帝从其议，戍竞福宁卫，时弘治十四年二月也。后武宗登极肆赦，鲁免死，竞赦归，又九年卒。竞自父殁至死，凡十六年，服衰终其身。

王原，文安人。正德中，父珣以家贫役重逃去。原稍长，问父所在。母告以故，原大悲恸。乃设肆于邑治之衢，治酒食舍诸行旅。遇远方客至，则告以父姓名、年貌，冀得父踪迹。久之无所得。既娶妇月余，跪告母曰：“儿将寻父。”母泣曰：“汝父去二十余载，存亡不可知。且若父氓耳，流落何所，谁知名者？无为父子相继作羁鬼，使我无依。”原痛哭曰：“幸有妇陪母，母无以儿为念，儿不得父不归也。”号泣辞母去，遍历山东南北，去来者数年。

一日，渡海至田横岛，假寐神祠中，梦至一寺，当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惊觉。原告之梦，请占之。老父曰：“若何为者？”曰：“寻父。”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脍也。求诸南方，父子其会乎？”原喜，谢去，而南俞洺、漳，至辉县带山，有寺曰梦觉，原心动。天雨雪，寒甚，卧寺门外。及曙，一僧启门出，骇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寻父而来。”

曰：“识之乎？”曰：“不识也。”引入禅堂，怜而予之粥。珣方执爨灶下，僧素知为文安人，谓之曰：“若同里有少年来寻父者，若倘识其人。”珣出见原，皆不相识，问其父姓名，则王珣也。珣亦呼原乳名。相抱持恸哭，寺僧莫不感动。珣曰：“归告汝母，我无颜复归故乡矣。”原曰：“父不归，儿有死耳。”牵衣哭不止。

寺僧力劝之，父子相持归，夫妻子母复聚。后原子孙多仕宦者。

黄玺，字廷玺，余姚人。兄伯震，商十年不归。玺出求之，经行万里，不得踪迹。最后至衡州，祷南岳庙，梦神人授以“缠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二句。一书生告之曰：“此杜甫《舂陵行》诗也，舂陵今道州，曷往寻之。”玺从其言，既至，无所过。一日入厕，置伞道旁。伯震适过之曰：此吾乡之伞也。”循其柄而观，见有“余姚黄廷玺记”六字。方疑骇，玺出问讯，则其兄也，遂奉以归。

归钺，字汝威，嘉定县人。早丧母。父娶继妻，有子，钺遂失爱。父偶挞钺，继母辄索大杖与之，曰：“毋伤乃翁力也。”家贫，食不足，每炊将熟，即諓諓数钺过，父怒而逐之，其母子得饱食。钺饥困，匍匐道中。比归，父母相与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贼耳。”辄复杖之，屡濒于死。及父卒，母益摈不纳，因贩盐市中，时私其弟，问母饮食，致甘鲜焉。正德三年，大饥，母不能自活。钺涕泣奉迎，母内自惭不欲往，然以无所资，迄从之。钺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饥色。弟寻卒，钺养母终其身，嘉靖中卒。族子绣，亦贩盐，与二弟纹、纬友爱。纬数犯法，绣辄罄赀护之，终无愠色。绣妻硃，制衣必三袭，曰：“二叔无室，岂可使郎君独暖耶？”里人称为归氏二孝子。

何麟，沁水人，为布政司吏。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门闭，不得入。怒而还京，遣中官逮守臣不启门者，巡抚以下皆大惧。麟曰：“朝廷未知主名。请厚贿中官，麟与俱往。即圣怒不测，麟一身独当之。”及抵京，上疏曰：“陛下巡幸晋阳，司城门者实臣麟一人，他官无预也。臣不能启门迎驾，罪当万死。但陛下轻宗庙社稷而事巡游，且易服微行，无清道警跸之诏，白龙鱼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汉光武夜猎，至上东门，守臣郅恽拒弗纳，光武以恽能守法而赏之。今小臣欲守郅恽之节，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诛。臣恐天下后世以为臣之不幸不若郅恽，陛下宽仁之量亦远逊光武也。”疏入，帝怒稍解，廷杖六十，释还，余不问。巡抚以下郊迎，礼敬之。

孙清，睢阳诸生也。幼孤，事母孝。母殁未葬，流贼入其境，居民尽逃，清独守柩不去。贼两经其门，皆不入，里人多赖以全。正德九年四月，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贵奏闻，并言：“清同邑徐仪女雪梅、严清女锐儿皆不受贼污，愤骂见杀。沭阳诸生沈麟以知府刘祥、县丞程俭为贼所执，挺身诣贼，开陈利害，愿以身代。贼义之，二人获释。凡此义烈，有关风化，宜如制旌表。”章下礼官。先是，八年二月，山东巡按御史张璿奏，贼所过州县，有子救父，妇卫夫，罹贼兵刃者，凡百十九人，皆宜旌表。时傅珪代费宏为礼部，言：“所奏人多费广。宜准山西近例，于所在旌善亭侧，建二石碑，分书男妇姓名、邑里及其孝义、贞烈大略，以示旌扬，有司量给殡殓费。厥后地方有奏，悉以此令从事。”帝可之。至是，良贵奏下，刘春代珪为礼部，竟不请旌，但用珪前议，并给银建坊之令亦不复行，而旌善之意微矣。

当是时，濮州诸生宋显章、淅川诸生李豫，皆以孝行著闻，流贼过其门不敢犯，里人亦多赖以全。而显章之死也，其妻辛氏自缢以殉。知州李缉为建孝节坊，并祠祀。嘉靖七年，豫独被旌。

刘宪，灵石诸生也。父先亡。母年七十余，两目俱瞽，宪奉事惟谨。正德六年，流贼入城，宪负母避之城外。贼追至，欲杀母，宪哀告曰：“宁杀我，毋害我母。”

贼乃释之，行至岭后，宪竟为他贼所杀。贼纵火焚民居，独宪宅随爇随灭。同时罗璋，遂宁诸生。大盗乱蜀中，母为贼所获，璋手挺长枪，连毙三贼，贼舍母去。后贼追至，璋力捍贼，久之力疲，竟被执。贼愤甚，剜心剖肝，裂其尸。并正德中旌表。有李壮丁者，安定县人。嘉靖中，北寇入犯，从父母奔避山谷。遇贼缚母去，壮丁取石奋击，母得脱。前行复遇五贼，一贼缚其母，母大呼曰：“儿速去，毋顾我！”壮丁愤，手提铁器击仆贼，母得逃，而壮丁竟为贼所杀。正德中，贼掠巨鹿，执赵智、赵慧之母，将杀之。智追至，跪告曰：“母年老，愿杀我。”慧亦至，泣曰：“兄年长，愿留养母而杀我。”智方与争死，而母复请曰：“吾老当死，乞留二子。”群贼笑曰：“皆好人也。”并释之。

容师偃，香山人。父患瘫疾，扶持不离侧。正德十二年，寇掠其乡，师偃负父而逃。追者急，父麾使遁，泣曰：“父子相为命，去将安之。”俄被执，贼灼其父，师偃号泣请代。贼从之，父得释，而师偃焚死。后有刘静者，万安诸生。嘉靖间，流贼陷其县，负母出奔。遇贼，将杀母，静以身翼蔽求代死。贼怒，攒刃杀之，犹抱母不解，尸阅七日不变。万历元年旌表。又有温钺者，大同人。父景清有胆力。

嘉靖三年，镇兵叛，杀巡抚张文锦。其后，巡抚蔡天佑令景清密捕首恶，戮数人，其党恨之。十二年复叛，杀总兵李瑾，因遍索昔年为军府效命者。景清深匿不出，遂执钺及其母王氏以去，令言景清所在。钺曰：“尔欲杀我父，而使我言其处，是我杀父也。如仇不可解，则杀我舒愤足矣。”贼不听，逼母使言，母大骂不辍。贼怒，支解以怵钺。钺大哭且骂，并被杀。事平，母子并获旌。

俞孜，字景修，浙江山阴人。为诸生，敦行谊。嘉靖初，父华充里役，解流人徐鐸至口外。鐸毒杀华，亡走。孜扶榇归，誓必报仇，纵迹数十郡不可得。后闻已还乡，匿其甥杨氏家。乃结力士十数人，佯为卖鱼，往来侦伺，且谒知府南大吉乞助。大吉义之，遣数健卒与俱，夜半骤率卒入杨氏家，呼鐸出见，缚送于官，置诸法。孜自是不复应举，养继母以终。

有张震者，余姚农家子也。生周岁，父为人所陷将死，啮震指语曰：“某，吾仇也，汝勿忘。”震长而指疮不愈，母告以故，震誓必报。其友谓曰：“汝力弱，吾为汝杀之。”未几，仇乘马出，友以田器击之，即死。震喜，走告父墓。已而事发，有司伤其志，减死论戍，遇赦归。孙文，亦余姚人也。幼时，父为族人时行箠死。长欲报之，而力不敌，乃伪与和好，共武断乡曲。时行坦然不复疑。一日，值时行于田间，即以田器击杀之。坐戍，未几，遇赦获释。

崔鉴，京师人。父嗜酒狎娼，召与居。娼恃宠，时时陵鉴母，父又被酒，数侵辱之。一日，娼恶言詈母，母复之，娼遂击败母面。母不胜愤，入室伏床而泣，将自尽。鉴时年十三，自学舍归，问之，母告以故。鉴曰：“母无死。”即走至学舍，挟刃还。娼适扫地，且扫且詈。鉴拔刃刺其左胁，立毙，乃匿刃牖下，亡走数里，忽自念曰：“父不知我杀娼，必累我母。”急趋归，父果诉于官，将絷其母矣。鉴至，告捕者曰：“此我所为，非母也。”众见其幼，不信。鉴曰：“汝等不信，请问凶器安在？”自出刃示之，众乃释母，絷鉴置狱。事闻，下刑部谳。尚书闻渊等议，鉴志在救母，且年少可矜，难拘常律。帝亦贷其罪。

唐俨，全州诸生也。父廕，郴州知州，归老得危疾。俨年十二，潜割臂肉进之，疾良已。及父殁，哀毁如成人。其后游学于外，嫡母寝疾。俨妻邓氏年十八，奋曰：“吾妇人，安知汤药。昔夫子以臂肉疗吾舅，吾独不能疗吾姑哉？”于是割胁肉以进，姑疾亦愈。俨闻母疾，驰归，则无恙久矣，拜其妻曰：“此吾分也，当急召我，何自苦如此！”妻曰：“子事父，妇事姑，一也。方危急时，召子何及。且事必待子，安用妇为。”俨益叹异。嫡母殁二十年，而生母殁，俨庐墓三年。嘉靖四年贡至京，有司奏旌其门。

丘绪，字继先，鄞县诸生他。生母黄，为嫡余所逐，适江东包氏。未几转适他所，遂不复相闻。绪年十五，父殁，事余至孝。余疾，谨奉汤药，不解衣带者数月。

余重感其孝，病革，与诀曰：“我即死，汝无忘若母。”时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梦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鰲寺前。”觉而识之。次日，与一人憩于途，诘之，则包氏故养马厮也。叩以母所向，曰：“有周平者曾悉其事，今已戍京卫矣。”绪姊婿谒选在京，遗书嘱访平，久之未得。一日，有避雨于邸门者，其声类鄞人，叩之，即周平也，言黄已适台州李副使子。绪得报，即之台，而李已殁，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绪彷徨掩泣于道，有伤之者，导谒老媒妁王四，曰已再适仙居吴义官。吴，仙居巨族也。绪至，历瞷数十家，无所遇。已而抵一儒生吴秉朗家，语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叔母闻所留者异乡人也，恚而咻之。生告以绪意。叔母者，黄故主母也，颇忆前事，然不详所往。呼旧苍头问之，云金鰲寺前，去岁经之，棺已殡寺旁矣。绪以其言与梦合，信之，行且泣，牛触之坠于沟，则舆夫马长之门也。骇而出，问所从来。绪以情告。长曰：“吾前舆一妇至缙云苍岭下，殆是也。”舆绪至其处。绪遍物色，无所遇，伥伥行委巷中。一媪立门外，探之，知为鄞人，告以所从来。妪亦转询丘氏耗，则绪母也。抱持而哭，闾里皆感动。寺旁棺者，盖其姒氏云。所适陈翁，贫而无子，且多负。绪还取金偿之，并迎翁以归，备极孝养。嘉靖十四年，知县赵民顺入觐，疏闻于朝，获旌表。

张钧，石州人。父赦，国子生。以二亲早亡，矢志不仕，隐居城北村。钧，正德末举于乡。以亲老亦不仕，读书养亲，远近皆称其孝。嘉靖二十年，俺答犯石州。

钧虑父遭难，自城中驰一骑号泣赴救。寇射中其肩，裹疮疾驰，至则父已被杀。钧陨绝，尽餂父血，水浆不入口三日，不胜悲痛而卒。越二年，有司上其状，获旌。

是时杀掠甚惨，石州为亲死者十一人，而张承相、于博、张永安尤著。承相少孤，及长为诸生，养母二十余年，以孝闻。寇至，负母出逃，为所得，叩头号泣，乞免其母。寇怒，并杀之，抱母首死。博二岁而孤，奉母尽孝。寇抵城下，博方读书城中。母居村舍，亟下城号泣求母。母已被执，遇诸途，博取石奋击寇。寇就剖其心，母得逸去，年止十有八。永安，石州吏也。父为寇所逐，永安持梃追击之，伤二贼，趣父逸去，而身自后卫之，被数十创死。与钧同被旌。有温继宗者，沁州诸生。父卒，不能葬，日守柩哀泣。嘉靖二十一年，寇入犯，或劝出城避难，以父殡不肯去。

寇至，与叔父渊等力御，击伤一贼，中矢死柩旁，渊等皆死。亦与钧同被旌。

王在复，太仓人。年二十一，从父读书城外。倭寇入犯，父子亟奔入城。父体肥不能速行，中道遇贼，遂相失。在复走二里许，展转寻父。闻父被执，急趋贼所，叩头求免。贼不听，拔刃拟其父，在复以身蔽之，痛哭哀求。贼怒，并杀之，两首坠地，而手犹抱父不释。时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也。当是时，倭乱东南，孝子以卫父母见杀者甚众，其得旌于朝者，在复及黄岩王蒐、慈谿向叙、无锡蔡元锐、丹徒殷士望。蒐随父显避贼。显被执，将杀之。蒐亟趋前请代，贼遂杀蒐而释显。叙为慈谿诸生。倭入寇，以县无城，掖母出避。遇贼，踣叙而斫其母，叙急起抱母颈，大呼曰：“宁杀我，毋杀我母！”贼如其言，母获全。俱嘉靖三十五年旌表。元锐，无锡人，与弟元鐸并孝友。倭犯无锡，入元锐家，兄弟急扶父升屋避匿。而元锐为贼执，令言父所在，坚不从，遂见杀。元鐸不知兄死，明日持重赀往赎，并见杀。

嘉靖三十八年旌表。士望，丹徒人，事亲孝。倭犯京口，父被掠，士望请代死。贼笑而试之，火炙刀刺，受之怡然，贼两释之。嘉靖四十三年旌表。其他未及旌表者，又有陈经孚、龚可正、伍民宪。经孚，平阳人。倭至，负母出逃，遇贼索母珥环，欲杀之。经孚以身翼蔽，贼怒，挥刃截耳及肩而死，手犹抱母颈不解。可正，嘉定诸生。负祖母避贼，天雨泥泞，猝遇贼。贼恶见妇人，欲杀其祖母，叱可正去。可正跪泣请代，贼不从。可正以身覆祖母，贼并杀之。民宪，晋江人。扶父避难，遇贼，长跪哀告曰：“勿惊我父，他物任取之。”贼不听，竟杀其父。民宪愤，挺身杀二贼，伤数贼。贼至益多，断民宪右手。卧草中，犹一手执戈，呼其父三日而绝。

夏子孝，字以忠，桐城人。六岁失母，哀哭如成人。九岁父得危疾，祷天地，刲股六寸许，调羹以进，父食之顿愈。翌日，子孝痛创，父诘其故，始知之。里老以闻于官，知府胡麟先梦王祥来谒，诘旦而县牒至，诧曰：“孺子其祥后身耶？”

召见，易其旧名“恩”曰“子孝”。督学御史胡植即令入学为诸生，月廪之。麟复属贡士赵简授之经。嘉靖末，父卒，庐墓，独居荒山，身无完衣，形容槁瘁。后历事王畿、罗汝芳、史桂芳、耿定向，获闻圣贤之学。定向为督学御史，将疏闻于朝，固辞曰：“不肖不忍以亡亲贾名。”乃止。将死，命其子曰：“葬我父墓侧。”

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析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阿寄，时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老仆何益。”寄叹曰：“主谓我不若牛马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尽脱簪珥，得白金十二两，畀寄。

寄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致矣。”历二十年，积资巨万，为寡妇嫁三女，婚二子，赍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二子，输粟为太学生。自是，寡妇财雄一邑。及寄病且死，谓寡妇曰：“老奴牛马之报尽矣。”出枕中二籍，则家钜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可世守也。”既殁，或疑其有私，窃启其箧，无一金蓄。所遗一妪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

赵重华，云南太和人。七岁时，父廷瑞游江湖间，久不返。重华长，谒郡守请路引，榜其背曰：“万里寻亲。”别书父年貌、邑里数千纸，所历都会州县遍张之。

西祷武当山，经太子岩，岩阴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赵廷瑞朝山至此。”重华读之，恸曰：“吾父果过此，今吾之来月日正同，可卜相逢矣。”遂书其后曰：“万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赵廷瑞之子重华，寻父至此。”久之竟无所遇。过丹阳，盗攫其资，所遗独路引。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呼问其故，笑曰：“汝父客无锡南禅寺中。”语讫忽不见。重华急趋至寺，果其父，出路引示之，相与恸哭。留数日，乃还云南。

是时，有谢广者，祁门人。父求仙不返，广娶妇七日即别母求父，遇于开封逆旅中。父乘间复脱去。广跋涉四方者垂二十年，终不得父，闻者哀之。

王世名，字时望，武义人。父良，与族子俊同居争屋，为俊殴死。世名年十七，恐残父尸，不忍就理，乃佯听其输田议和。凡田所入，辄易价封识。俊有所馈，亦佯受之。而潜绘父像悬密室，绘己像于旁，带刀侍，朝夕泣拜，且购一刃，铭“报仇”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阕，为诸生。及生子数月，谓母妻曰：“吾已有后，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归，世名挺刃迎击之，立毙。出号于众，入白母，即取前封识者诣吏请死。时万历九年二月，去父死六年矣。知县陈某曰：“此孝子也，不可置狱。”别馆之，而上其事于府。府檄金华知县汪大受来讯。世名请死，大受曰：“检尸有伤，尔可无死。”曰：“吾惟不忍残父尸，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乞放归辞母乃就死。”许之。归，母迎而泣。世名曰：“身者，父之遗也。以父之遗为父死，虽离母，得从父矣，何憾。”顷之，大受至，县人奔走直世名者以千计。大受乃令人舁致父棺，将开视之。世名大恸，以头触阶石，血流殷地。大受及旁观者咸为陨涕，乃令舁柩去，将白上官免检尸，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无君，何以生为。”遂不食而死。妻俞氏，抚孤三载，自缢以殉，旌其门曰孝烈。

李文咏，昆山诸生。父大经，沂水知县。万历二十七年，父寝室被火。文咏突入，将父抱出，而榱栋尽覆，父子俱焚死。火息，入视，尸犹覆其父，父存全体，文咏但余一股。

王应元，武隆人。力农养父。父醉卧，家失火。应元自外趋烈焰中，竟不能出，抱父死。

唐治，黄冈人。父柩在堂，邻居火，治尽出资财募人舁柩，人各自顾，无应者。

或挽之出，泣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后堂岿然独存，柩亦无恙，而治竟熏灼伏柩死。万历中旌表。

许恩，蕲水人。夜半邻家失火，恩惊出，遍寻母不得，复突入，遂与母俱焚。

冯象临，慈谿诸生。家被火，遍觅父母，烟焰弥空，迷失庭户。象临大呼，初得母，即从火中负出。再入负父，并挟一弟以出，半体已焦烂。闻妹尚留卧内，母号呼，将自入，亟止之，触烈焰携妹出，竟灼烂而死。事闻，赐旌。

后有龚作梅者，陈州人。年十七，父母俱亡，殡于舍。闯贼火民居，作梅跪柩前焚死。

孔金，山阳人。父早亡，母谢氏，遗腹三月而生金。母为大贾杜言逼娶，投河死。金长，屡讼于官，不胜。言行贿欲毙金，金乃乞食走阙下，击登闻鼓诉冤，不得达。还墓所，昼夜号泣。里人刘清等陈其事于府，知府张守约异之，召闾族媒氏质实，坐言大辟。未几守约卒，言夤缘免。金复号诉不已，被箠无完肤。已而抚按理旧牍，仍坐言大辟，迄死狱中。金子良亦有孝行，父病，刲股为羹以进，旋愈。

比卒，庐墓哀毁。万历四十三年，父子并得旌。

杨通照、通杰，铜仁人。母周氏有疾，兄弟争拜祷，求以身代。阅三年，不入内室。万历三十六年，群苗流劫，至其家，母被执去。二人追斗数十里，被伤不顾。

至鬼空溪，见贼絷母，大骂，声震山谷，横击万众中，为贼所磔死。通照年二十五，通杰年二十二。泰昌元年，巡抚李枟、巡按史永安上其事，旌曰双孝之门。

时无锡民浦邵，贼缚其父虞，将杀之。邵以首迎刃而死，父得免。宁化民林上元，贼掠其继母李氏出城，上元从城上持枪一跃而下，直奔贼垒，刺死二人。贼避其锋，立出李氏，因引去，城赖以全。皆万历四十三年旌。

崇祯七年，流贼陷竹谿，执知县余霄将杀之。子诸生伯麟请代，乃免。

张清雅，潜山人。家贫，力学养亲。崇祯十年，张献忠来犯。清雅以父年老卧病，守之不去。无何，父卒。敛甫毕，贼入其家，疑棺内藏金银，欲剖视之。清雅据棺哀泣，贼断其手，仆地。幼子超艺年十六，号哭求代。贼复砍之，父子俱死，而棺得不剖。仆云满，具两棺敛之，亦不食死。

时有白精忠者，颍州人。五岁而孤，母袁氏抚之。家贫，母食糠核，而以精者哺儿。精忠知之，每餐必先啖其恶者。天启中，举于乡。崇祯八年，流贼陷颍州，家人劝逃匿。精忠以母年老，不忍独去，遂遇害。

州有檀之槐者，护母柩下去。与贼格斗，杀数人，被磔死。

又有李心唯，素敦孝行。贼至，泣守母丧。贼掠其室，将缚之，不出，被杀。

子果，见父死，厉声骂贼，贼又杀之。

有余承德者，无为人。崇祯十五年，流贼突至，掖其祖母刘氏、母魏氏及妻杨氏、妹玉女出避。祖母、母行迟，为盗所获，欲刃之。承德号呼救护，并遇害。杨氏见之，急投河死。贼将犯玉女，玉女大骂，坚不从，寸磔而死。

##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隐逸

韩愈言：“《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而《蛊》之上九曰‘高尚其事’，由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夫圣贤以用世为心，而逸民以肥遁为节，岂性分实然，亦各行其志而已。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人。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浃，巍科显爵，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瑰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由是观之，世道升降之端，系所遭逢，岂非其时为之哉。凡征聘所及，文学行谊可称者，已散见诸传。兹取贞节超迈者数人，作《隐逸传》。

○张介福 倪瓚 徐舫 杨恒 陈洄 杨引 吴海 刘闵 杨黼 孙一元沈周 陈继儒

张介福，字子祺，自怀庆徙吴中。少受学于许衡。二亲早终，遂无仕进意。家贫，冬不能具夹襦，或遗以纟宁絮，不受，纤介必以礼。张士诚入吴，有卒犯其家，危坐不为起。刀斫面，仆地，醒复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为异物，走去。介福恐发其先墓，往庐焉。士诚闻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问，答曰：“无乐乱，无贪天祸，无忘国家。”馈之，力辞。已，病革，谓其友曰：“吾志希古人，未能也。惟无污于时，庶几哉。”遂卒。

倪瓚，字元镇，无锡人也。家雄于赀，工诗，善书画。四方名士日至其门。所居有阁曰清閟，幽迥绝尘。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萦绕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居士。时与客觞咏其中。为人有洁癖，盥濯不离手。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求缣素者踵至，瓚亦时应之。至正初，海内无事，忽散其赀给亲故，人咸怪之。未几兵兴，富家悉被祸，而瓚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独不罹患。张士诚累欲钩致之，逃渔舟以免。其弟士信以币乞画，瓚又斥去。士信恚，他日从宾客游湖上，闻异香出葭苇间，疑为瓚也，物色渔舟中，果得之。抶几毙，终无一言。及吴平，瓚年老矣，黄冠野服，混迹编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徐舫，字方舟，桐庐人。幼轻侠，好击剑、走马、蹴踘。既而悔之，习科举业。

已，复弃去，学为歌诗。睦故多诗人，唐有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宋有高师鲁、滕元秀，号睦州诗派，舫悉取步聚之。既乃游四方，交其名士，诗益工。行省参政苏天爵将荐之，舫笑曰：“吾诗人耳，可羁以章绂哉。”竟避去。筑室江皋，日苦吟于云烟出没间，翛然若与世隔，因自号沧江散人。宋濂、刘基、叶琛、章溢之赴召也，舟溯桐江，忽有人黄冠鹿裘立江上，招基而笑，且语侵之。基望见，急延入舟中。琛、溢竞欢谑，各取冠服服之，欲载上黟川，其人不可乃止。濂初未相识，以问。基曰：“此徐方舟也。”濂因起共欢笑，酌酒而别。舫诗有《瑶林》、《沧江》二集。年六十八，丙午春，卒于家。

杨恒，字本初，诸暨人。外族方氏建义塾，馆四方游学士，恒幼往受诸经，辄领其旨要。文峻洁，有声郡邑间。浦江郑氏延为师，阅十年退居白鹿山，戴棕冠，披羊裘，带经耕烟雨间，啸歌自乐，因自号白鹿生。太祖既下浙东，命栾凤知州事。

凤请为州学师，恒固让不起。凤乃命州中子弟即家问道。政有缺失，辄贻书咨访。

后唐鐸知绍兴，欲辟起之，复固辞。宋濂之为学士也，拟荐为国子师，闻不受州郡辟命，乃已。恒性醇笃，与人语，出肺肝相示。事稍乖名义，辄峻言指斥。家无儋石，而临财甚介，乡人奉为楷法焉。

时有陈洄者，义乌人。幼治经，长通百家言。初欲以功名显，既而隐居，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复与尘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自号竹溪逸民。常乘小艇，吹短箫，吹已，叩舷而歌，悠然自适。宋濂俱为之传。

杨引，吉水人。好学能诗文，为宋濂、陶安所称。驸马都尉陆贤从受学，入朝，举止端雅。太祖喜，问谁教者，贤以引对，立召见，赐食。他日，贤以亵服见，引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久居此矣。”复以纂修征，亦不就。其教学者，先操履而后文艺。尝揭《论语乡党》篇示人曰：“吾教自有养生术，安事偃仰吐纳为。”

乃节饮食，时动息，迄老视听不衰。既殁，安福刘球称其学探道原，文范后世，去就出处，卓然有陶潜、徐穉之风。

吴海，字朝宗，闽县人。元季以学行称。值四方盗起，绝意仕进。洪武初，守臣欲荐诸朝，力辞免。既而徵诣史局，复力辞。尝言：“杨、墨、释、老，圣道之贼，管、商、申、韩，治道之贼，稗官野乘，正史之贼，支词艳说，文章之贼。上之人，宜敕通经大臣，会诸儒定其品目，颁之天下，民间非此不得辄藏，坊市不得辄粥。如是数年，学者生长不涉异闻，其于养德育才，岂曰小补。”因著书一编曰《书祸》，以发明之。与永福王翰善。翰尝仕元，海数劝之死，翰果自裁。海教养其子偁，卒底成立。平居虚怀乐善，有规过者，欣然立改，因颜其斋曰闻过。为文严整典雅，一归诸理，后学咸宗仰之。有《闻过斋集》行世。

刘闵，字子贤，莆田人。生而纯悫。早孤，绝意科举，求古圣贤禔躬训家之法，率而行之。祖母及父丧未举，断酒肉，远室家。训邻邑，朔望归，则号哭殡所，如是三年。妇失爱于母，出之，独居奉养，疾不解衣。母或恚怒，则整衣竟夕跪榻前。

祭享奠献，一循古礼，乡人莫不钦重。副使罗璟立社学，构养亲堂，延闵为师。提学佥事周孟中捐俸助养。知府王弼每祭庙社，必延致斋居，曰：“此人在座，私意自消。”置田二十余亩赡之，并受不辞。及母殁，即送田还官，庐墓三年。弟妇求分产，闵阖户自挝，妇感悟乃已。

弘治中，佥都御史林俊上言：“伏见皇太子年逾幼学，习处宫中，罕接外傅，豫教之道似为未备。今讲读侍从诸臣固已简用，然百司众职，山林隐逸，不谓无人。

以臣所知，则礼部侍郎谢鐸、太仆少卿储巏、光禄少卿杨廉，可备讲员。其资序未合，德行可取者二人，则致仕副使曹时中、布衣刘闵是也。闵，臣县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无二粥，身无完衣，处之晏如。监司刘大夏、徐贯等恒敬礼之。臣谓可礼致时中为宫僚，闵以布衣入侍，必能涵育薰陶，裨益睿质。”时不能用。其后，巡按御史宗彝、饶瑭欲援诏例举闵经明行修，闵力辞。知府陈效请遂其志，荣以学职。正德元年，遥授儒学训导。

杨黼，云南太和人也。好学，读《五经》皆百遍。工篆籀，好释典。或劝其应举，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树，缚板树上，题曰桂楼。偃仰其中，歌诗自得。躬耕数亩供甘膬，但求亲悦，不顾余也。注《孝经》数万言，证群书，根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砚乾，将下楼取水，砚池忽满，自是为常，时人咸异之。父母殁，为佣营葬毕，入鸡足，栖罗汉壁石窟山十余年，寿至八十。子逊迎归，一日沐浴，令子孙拜，曰：“明日吾行矣。”果卒。

孙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许人，问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尝栖太白之巅，故号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轨诛，故变姓名避难也。一元姿性绝人，善为诗，风仪秀朗，踪迹奇谲，乌巾白帢，携铁笛鹤瓢，遍游中原，东逾齐、鲁，南涉江、淮，历荆抵吴越，所至赋诗，谈神仙，论当世事，往往倾其座人。铅山费宏罢相，访之杭州南屏山，值其昼寝，就卧内与语。送之及门，了不酬答。宏出语人曰：“吾一生未尝见此人。”时刘麟以知府罢归，龙霓以佥事谢政，并客湖州，与郡人故御史陵昆善，而长兴吴珫隐居好客，三人者并主于其家。珫因招一元入社，称“苕溪五隐”。一元买田溪上，将老焉。举人施侃雅善一元，妻以妻妹张氏，生一女而卒，年止三十七。珫等葬之道场山。

沈周，字启南，长洲人。祖澄，永乐间举人材，不就。所居曰西庄，日置酒款宾，人拟之顾仲瑛。伯父贞吉，父恒吉，并抗隐。构有竹居，兄弟读书其中。工诗善画，臧获亦解文墨。邑人陈孟贤者，陈五经继之子也。周少从之游，得其指授。

年十一，游南都，作百韵诗，上巡抚侍郎崔恭。面试《凤凰台赋》，援笔立就，恭大嗟异。及长，书无所不览。文摹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并为世所爱重。尤工于画，评者谓为明世第一。

郡守欲荐周贤良，周筮《易》，得《遁》之九五，遂决意隐遁。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书鼎彝充牣错列，四方名士过从无虚日，风流文彩，照映一时。奉亲至孝。父殁，或劝之仕，对曰：“若不知母氏以我为命耶？奈何离膝下。”居恒厌入城市，于郭外置行窝，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迹惟恐不深，先后巡抚王恕、彭礼咸礼敬之，欲留幕下，并以母老辞。

有郡守征画工绘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摄。或劝周谒贵游以免，周曰：“往役，义也，谒贵游，不更辱乎！”卒供役而还。已而守入觐，铨曹问曰：“沈先生无恙乎？”守不知所对，漫应曰：“无恙。”见内阁，李东阳曰：“沈先生有牍乎？”守益愕，复漫应曰：“有而未至。”守出，仓皇谒侍郎吴宽，问“沈先生何人？”宽备言其状。询左右，乃画壁生也。比还，谒周舍，再拜引咎，索饭，饭之而去。周以母故，终身不远游。母年九十九而终，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

陈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继儒通明高迈，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之，谢弗往。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征请诗文者无虚日。性喜奖掖士类，屦常满户外，片言酬应，莫不当意去。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其昌为筑来仲楼招之至。黄道周疏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谓继儒道高齿茂，宜如聘吴与弼故事。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卒年八十二，自为遗令，纤悉毕具。

##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方伎

左氏载医和、缓、梓慎、裨灶、史苏之属，甚详且核。下逮巫祝，亦往往张其事以神之。论者谓之浮夸，似矣。而《史记》传扁鹊、仓公，日者，龟策，至黄石、赤松、仓海君之流，近于神仙荒忽，亦备录不遗。范蔚宗乃以方术名传。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圣之绪余，其精者至通神明，参造化，讵曰小道可观已乎！

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子，要非妄诞取宠者所可几。张中、袁珙，占验奇中。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浅见鲜闻不足道也。

医与天文皆世业专官，亦本《周官》遗意。攻其术者，要必博极于古人之书，而会通其理，沈思独诣，参以考验，不为私智自用，乃足以名当世而为后学宗。今录其最异者，作《方伎传》。真人张氏，道家者流，而世蒙恩泽，其事迹关当代典故，撮其大略附于篇。

○滑寿 葛乾孙 吕复 倪维德 周汉卿 王履 周颠 张中 张三丰 袁珙子忠彻 戴思恭 盛寅 皇甫仲和 仝寅 吴杰许绅 王纶 凌云李玉 李时珍缪希雍 周述学 张正常 刘渊然等滑寿，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仪真，后又徙余姚。幼警敏好学，能诗。京口王居中，名医也。寿从之学，授《素问》、《难经》。既卒业，请于师曰：“《素问》详矣，多错简。愚将分藏象、经度等为十类，类抄而读之。《难经》又本《素问》、《灵枢》，其间荣卫藏府与夫经络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误亦多。愚将本其义旨，注而读之可乎？”居中跃然称善。自是寿学日进。寿又参会张仲景、刘守真、李明之三家而会通之，所治疾无不中。既学针法于东平高洞阳，尝言：“人身六脉虽皆有系属，惟督任二经，则苞乎腹背，有专穴。诸经满而溢者，此则受之，宜与十二经并论。”乃取《内经骨空》诸论及《灵枢篇》所述经脉，著《十四经发挥》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读伤寒论抄》、《诊家枢要》、《痔瘘篇》又采诸书《本草》为《医韵》，皆有功于世。晚自号撄宁生。江、浙间无不知撄宁生者。年七十余，容色如童孺，行步蹻捷，饮酒无算。天台硃右摭其治疾神效者数十事，为作传，故其著述益有称于世。

葛乾孙，字可久，长洲人。父应雷，以医名。时北方刘守真、张洁古之学未行于南。有李姓者，中州名医，官吴下，与应雷谈论，大骇叹，因授以张、刘书。自是江南有二家学。乾孙体貌魁硕，好击刺战阵法。后折节读书，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屡试不偶，乃传父业。然不肯为人治疾，或施之，辄著奇效，名与金华硃丹溪埒。富家女病四支痿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罔效。乾孙命悉去房中香奁、流苏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吕复，字元膺，鄞人。少孤贫，从师受经。后以母病求医，遇名医衢人郑礼之，遂谨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脉药论诸书，试辄有验。乃尽购古今医书，晓夜研究，自是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于《内经》、《素问》、《灵枢》、《本草》、《难经》、《伤寒论》、《脉经》、《脉诀》、《病原论》、《太始天元玉册公诰》、《六微旨》、《五常政》、《玄珠密语》、《中藏经》、《圣济经》等书，皆有辨论。前代名医如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至张子和、李东垣诸家，皆有评骘。所著有《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五色诊奇眩》、《切脉枢要》、《运气图说》、《养生杂言》诸书甚众。浦江戴良采其治效最著者数十事，为医案。历举仙居、临海教谕，台州教授，皆不就。

倪维德，字仲贤，吴县人。祖、父皆以医显。维德幼嗜学，已乃业医，以《内经》为宗。病大观以来，医者率用裴宗元、陈师文《和剂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

乃求金人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书读之，出而治疾，无不立效。周万户子，八岁昏眊，不识饥饱寒暑，以土炭自塞其口。诊之曰：“此慢脾风也。脾藏智，脾慢则智短。”以疏风助脾剂投之，即愈。顾显卿右耳下生瘿，大与首同，痛不可忍。

诊之曰：“此手足少阳经受邪也。”饮之药，逾月愈。刘子正妻病气厥，或哭或笑，人以为崇。诊之曰：“两手脉俱沉，胃脘必有所积，积则痛。”问之果然，以生熟水导之，吐痰涎数升愈。盛架阁妻左右肩臂奇痒，延及头面，不可禁，灼之以艾，则暂止。诊之曰：“左脉沉，右脉浮且盛，此滋味过盛所致也。”投以剂，旋愈。

林仲实以劳得热疾，热随日出入为进退，暄盛则增剧，夜凉及雨则否，如是者二年。

诊之曰：“此七情内伤，阳气不升，阴火渐炽。故温则进，凉则退。”投以东垣内伤之剂，亦立愈。他所疗治，多类此。常言：“刘、张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调护中气主补，盖随时推移，不得不然。”故其主方不执一说。常患眼科杂出方论，无全书，著《元机启微》，又校订《东垣试效方》，并刊行于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五。

周汉卿，松阳人。医兼内外科，针尤神。乡人蒋仲良，左目为马所踶，睛突出如桃。他医谓系络已损不可治。汉卿封以神膏，越三日复故。华州陈明远瞽十年。

汉卿视之，曰：“可针也。”为翻睛刮翳，焱然辨五色。武城人病胃痛，奋掷乞死。汉卿纳药于鼻，俄喷赤虫寸许，口眼悉具，痛旋止。马氏妇有娠，十四月不产，尪且黑。汉卿曰：“此中蛊，非娠也。”下之，有物如金鱼，病良已。永康人腹疾，佝偻行。汉卿解衣视之，气冲起腹间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砉然鸣，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长山徐妪痫疾，手足颤掉，裸而走，或歌或笑。汉卿刺其十指端，出血而痊。钱塘王氏女生瘰疬，环头及腑，凡十九窍。窍破白沈出，将死矣。汉卿为剔窍母深二寸，其余烙以火，数日结痂愈。山阴杨翁项有疣如瓜大，醉仆阶下，溃血不能止。疣溃者必死。汉卿以药糁其穴，血即止。义乌陈氏子腹有塊，扪之如罂。汉卿曰：“此肠痈也。”用大针灼而刺之，入三寸许，脓随针迸出有声，愈。诸暨黄生背曲，须杖行。他医皆以风治之，汉卿曰：“血涩也。”刺两足昆仑穴，顷之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王履，字安道，昆山人。学医于金华硃彦修，尽得其术。尝谓张仲景《伤寒论》为诸家祖，后人不能出其范围。且《素问》云“伤寒为病热”，言常不言变，至仲景始分寒热，然义犹未尽。乃备常与变，作《伤寒立法考》。又谓《阳明篇》无目痛，《少阴篇》言胸背满不言痛，《太阴篇》无嗌乾，《厥阴篇》无囊缩，必有脱简。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者二百三十八条，复增益之，仍为三百九十七法。

极论内外伤经旨异同，并《中风》、《中暑辨》，名曰《溯洄集》，凡二十一篇。

又著《百病钩玄》二十卷，《医韵统》一百卷，医家宗之。履工诗文，兼善绘事。

尝游华山绝顶，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

自滑寿以下五人，皆生于元，至明初始卒。

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及长，有异状，数谒长官，曰“告太平”。时天下宁谧，人莫测也。后南昌为陈友谅所据，颠避去。太祖克南昌，颠谒道左。洎还金陵，颠亦随至。一日，驾出，颠来谒。问“何为”，曰“告太平”。自是屡以告。太祖厌之，命覆以巨缸，积薪煅之。薪尽启视，则无恙，顶上出微汗而已。太祖异之，命寄食蒋山僧寺。已而僧来诉，颠与沙弥争饭，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视颠，颠无饥色。乃赐盛馔，食已闭空室中，绝其粒一月，比往视，如故。诸将士争进酒馔，茹而吐之，太祖与共食则不吐。太祖将征友谅，问曰：“此行可乎？”对曰：“可。”曰：“彼已称帝，克之不亦难乎？”颠仰首视天，正容曰：“天上无他座。”太祖携之行，舟次安庆，无风，遣使问之，曰：“行则有风。”遂命牵舟进，须臾风大作，直抵小孤。

太祖虑其妄言惑军心，使人守之。至马当，见江豚戏水，叹曰：“水怪见，损人多。”

守者以告。太祖恶之，投诸江。师次湖口，颠复来，且乞食。太祖与之食，食已，即整衣作远行状，遂辞去。友谅既平，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中，帝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

张中，字景华，临川人。少应进士举不第，遂放情山水。遇异人，授数学，谈祸福，多奇中。太祖下南昌，以邓愈荐召至，赐坐。问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对曰：“未也。旦夕此地当流血，庐舍毁且尽，铁柱观亦仅存一殿耳。”未几，指挥康泰反，如其言。寻又言国中大臣有变，宜豫防。至秋，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伏甲北门为乱，事觉伏诛。陈友谅围南昌三月，太祖伐之，召问之。曰：“五十日当大胜，亥子之日获其渠帅。”帝命从行，舟次孤山，无风不能进。乃以洞玄法祭之，风大作，遂达鄱阳。大战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敌舟围之数重，众忧之。曰：“无忧，亥时当自出。”已而果然。连战大胜，友谅中流矢死，降其众五万。自启行至受降，适五十日。始南昌被围，帝问“何日当解”，曰“七月丙戌”。报至，乃乙酉，盖术官算历，是月差一日，实在丙戍也。其占验奇中，多若此。为人狷介寡合。与之言，稍涉伦理，辄乱以他语，类佯狂玩世者。

尝好戴铁冠，人称为铁冠子云。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尽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于兵，三丰与其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

太祖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觅之，不得。后居宝鸡之金台观。一日自言当死，留颂而逝，县人共棺殓之。及葬，闻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乃游四川，见蜀献王。复入武当，历襄、汉，踪迹益奇幻。永乐中，成祖遣给事中胡濙偕内侍硃祥赍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璡、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以守，竟符三丰言。

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

天顺三年，英宗赐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终莫测其存亡也。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镛，宋季举进士。元兵至，不屈，举家十七人皆死。

父士元，翰林检阅官。珙生有异禀，好学能诗。尝游海外洛伽山，遇异僧别古崖，授以相人术。先仰视皎日，目尽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悬五色缕窗外，映月别其色，皆无讹，然后相人。其法以夜中燃两炬视人形状气色，而参以所生年月，百无一谬。

珙在元时已有名，所相士大夫数十百，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日，无不奇中。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由闽海道见珙。珙曰：“公神气严肃，举动风生，大贵验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气，到官一百十四日当夺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后世，愿自勉。”普署台事于越，果为张士诚逼取印绶，抗节死。见江西宪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黄紫再见，千日内有二美除。但冷笑无情，非忠节相也。”徐于一年后拜兵部侍郎，擢尚书。又二年降于明，为吏部侍郎。尝相陶凯曰：“君五岳朝揖而气色未开，五星分明而光泽未见，宜藏器待时。不十年以文进，为异代臣，官二品，其在荆、扬间乎！”凯后为礼部尚书、湖广行省参政。其精类如此。洪武中，遇姚广孝于嵩山寺，谓之曰：“公，刘秉忠之俦也，幸自爱。”后广孝荐于燕王，召至北平。王杂卫士类己者九人，操弓矢，饮肆中。珙一见即前跪曰：“殿下何轻身至此。”九人者笑其谬，珙言益切。王乃起去，召珙宫中，谛视曰：“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已见籓邸诸校卒，皆许以公侯将帅。王虑语泄，遣之还。及即位，召拜太常寺丞，赐冠服、鞍马、文绮、宝钞及居第。帝将建东宫，而意有所属，故久不决。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

珙相人即知其心术善恶。人不畏义，而畏祸患，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为人孝友端厚，待族党有恩。所居鄞城西，绕舍种柳，自号柳庄居士，有《柳庄集》。永乐八年卒，年七十有六。赐祭葬，赠太常少卿。

子忠彻，字静思。幼传父术。从父谒燕王，王宴北平诸文武，使忠彻相之。谓都督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气浮，布政使张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挥谢贵拥肿蚤肥而气短，都督耿瓛颧骨插鬓，色如飞火，佥都御史景清身短声雄，于法皆当刑死。王大喜，起兵意益决。及为帝，即召授鸿胪寺序班，赐赍甚厚。迁尚宝寺丞，已，改中书舍人，扈驾北巡。驾旋，仁宗监国，为谗言所中，帝怒，榜午门，凡东宫所处分事，悉不行。太子忧惧成疾，帝命蹇义、金忠偕忠彻视之。还奏，东宫面色青蓝，惊忧象也，收午门榜可愈。帝从之，太子疾果已。帝尝屏左右，密问武臣硃福、硃能、张辅、李远、柳升、陈懋、薛禄，文臣姚广孝、夏原吉、蹇义及金忠、吕震、方宾、吴中、李庆等祸福，后皆验。九载秩满，复为尚宝司丞，进少卿。

礼部郎周讷自福建还，言闽人祀南唐徐知谔、知诲，其神最灵。帝命往迎其像及庙祝以来，遂建灵济宫于都城，祀之。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仙方以进，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忠彻一日入侍，进谏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忠彻叩首哭，内侍二人亦哭。帝益怒，命曳二内侍杖之，且曰：“忠彻哭我，我遂死耶？”忠彻惶惧，趋伏阶下，良久始解。帝识忠彻于籓邸，故待之异于外臣。

忠彻亦以帝遇己厚，敢进谠言，尝谏外国取宝之非，武臣宜许行服，衍圣公诰宜改赐玉轴，闻之韪之。

宣德初，睹帝容色曰：“七日内，宗室当有谋叛者。”汉王果反。尝坐事下吏罚赎。正统中，复坐事下吏休致。二十余年卒，年八十有三。

忠彻相术不殊其父，世所传轶事甚多，不具载。其相王文，谓“面无人色，法曰沥血头”。相于谦，谓“目常上视，法曰望刀眼”。后果如其言。然性阴险，不如其父，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于上前齮龁之。颇好读书，所著有《人相大成》及《凤池吟稿》、《符台外集》，载元顺帝为瀛国公子云。

戴思恭，字原礼，浦江人，以字行。受学于义乌硃震亨。震亨师金华许谦，得硃子之传，又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震亨医学大行，时称为丹溪先生。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洪武中，征为御医，所疗治立效，太祖爱重之。燕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见他医所用药良是，念何以不效，乃问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剂，夜暴下，皆细蝗也。晋王疾，思恭疗之愈。已，复发，即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诸医。思恭从容进曰：“臣前奉命视王疾，启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复作不可疗也。’今果然矣。”诸医由是免死。思恭时已老，风雨辄免朝。太祖不豫，少间，出御右顺门，治诸医侍疾无状者，独慰思恭曰：“汝仁义人也，毋恐。”已而太祖崩，太孙嗣位，罪诸医，独擢思恭太医院使。永乐初，以年老乞归。三年夏，复征入，免其拜，特召乃进见。其年冬，复乞骸骨，遣官护送，赍金币，逾月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证治要诀》、《证治类元》、《类证用药》诸书，皆ＤＡ括丹谿之旨。又订正丹谿《金匮钩玄》三卷，附以己意。人谓无愧其师云。

盛寅，字启东，吴江人。受业于郡人王宾。初，宾与金华戴原礼游，冀得其医术。原礼笑曰：“吾固无所吝，君独不能少屈乎？”宾谢曰：“吾老矣，不能复居弟子列。”他日伺原礼出，窃发其书以去，遂得其传。将死，无子，以授寅。寅既得原礼之学，复讨究《内经》以下诸方书，医大有名。永乐初，为医学正科。坐累，输作天寿山。列侯监工者，见而奇之，令主书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鸟于江南，主寅舍，病胀，寅愈之。适遇诸途，惊曰：“盛先生固无恙耶！予所事太监，正苦胀，盍与我视之。”既视，投以药立愈。会成祖较射西苑，太监往侍。成祖遥望见，愕然曰：“谓汝死矣，安得生？”太监具以告，因盛称寅，即召入便殿，令诊脉。寅奏，上脉有风湿病，帝大然之，进药果效，遂授御医。一日，雪霁，召见。帝语白沟河战胜状，气以甚厉。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怿，起而视雪。寅复吟唐人诗“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句，闻者咋舌。他日，与同官对弈御药房。帝猝至，两人敛枰伏地，谢死罪。帝命终之，且坐以观，寅三胜。帝喜，命赋诗，立就。

帝益喜，赐象牙棋枰并词一阕。帝晚年犹欲出塞，寅以帝春秋高，劝毋行。不纳，果有榆木川之变。

仁宗在东宫时，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众医以妊身贺。寅独谓不然，出言病状。妃遥闻之曰：“医言甚当，有此人何不令早视我。”及疏方，乃破血剂。东宫怒，不用。数日病益甚，命寅再视，疏方如前。妃令进药，而东宫虑堕胎，械寅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当寅之被系也，阖门惶怖曰：“是殆磔死。”既三日，红仗前导还邸舍，赏赐甚厚。

寅与袁忠彻素为东宫所恶，既愈妃疾，而怒犹未解，惧甚。忠彻晓相术，知仁宗寿不永，密告寅，寅犹畏祸。及仁宗嗣位，求出为南京太医院。宣宗立，召还。

正统六年卒。两京太医院皆祀寅。寅弟宏亦精药论，子孙传其业。

初，寅晨直御医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疗寅，莫能应。一草泽医人应之，一服而愈。帝问状，其人曰：“寅空心入药房，猝中药毒。能和解诸药者，甘草也。”

帝问寅，果空腹入，乃厚赐草泽医人。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学。永乐中，成祖北征，仲和与袁忠彻扈从。

师至漠北，不见寇，将引还，命仲和占之，言：“今日未申间，寇当从东南来。王师始却，终必胜。”忠彻对如之。比日中不至，复问，二人对如初。帝命械二人，不验，将诛死。顷之，中官奔告曰：“寇大至矣。”时初得安南神砲，寇一骑直前，即以砲击之，一骑复前，再击之，寇不动。帝登高望之曰：“东南不少却乎？”亟麾大将谭广等进击，诸将奋斫马足，寇少退。俄疾风扬沙，两军不相见，寇始引去。

帝欲即夜班师，二人曰：“明日寇必降，请待之。”至期果降，帝始神其术，授仲和钦天监正。

英宗将北征，仲和时已老，学士曹鼐问曰：“驾可止乎？胡、王两尚书已率百官谏矣。”曰：“不能也，紫微垣诸星已动矣。”曰：“然则奈何？”曰：“盍先治内。”曰：“命亲王监国矣。”曰：“不如立储君。”曰：“皇子幼，未易立也。”

曰：“恐终不免立。”及车驾北狩，景帝遂即位。寇之薄都城也，城中人皆哭。仲和曰：“勿忧，云向南，大将气至，寇退矣。”明日，杨洪等入援，寇果退。一日出朝，有卫士请占。仲和辞，卫士怒。仲和笑曰：“汝室中妻妾正相斗，可速返。”

返则方斗不解。或问：“何由知？”曰：“彼问时，适见两鹊斗屋上，是以知之。”

其占事率类此。

仝寅，字景明，安邑人。年十二岁而瞽，乃从师学京房术，占祸福多奇中。父清游大同，携之行塞上。石亨为参将，颇信之，每事咨焉。英宗北狩，遣使问还期。

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为初之应，初潜四跃，明年岁在午，其干庚。午，跃候也。庚良，更新也。龙岁一跃，秋潜秋跃，明年仲秋驾必复。但繇勿用，应在渊，还而复，必失位。然象龙也，数九也。四近五，跃近飞。龙在丑，丑曰赤奋若，复在午。午色赤，午奋于丑，若，顺也，天顺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岁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帝其复辟乎？”

已而悉验。

石亨入督京营，挟自随。及也先逼都城，城中人恟惧，或请筮之，寅曰：“彼骄我盛，战必胜。”寇果败去。明年，也先请遣使迎上皇，廷臣疑其诈。寅言于亨曰：“彼顺天仗义，我中国反失奉迎礼，宁不贻笑外蕃。”亨乃与于谦决计，上皇果还。景泰三年，指挥卢忠告变，事连南宫。帝杀中官阮浪，犹穷治不已，外议汹汹。忠一日屏人请筮，寅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赎。”忠惧而徉狂，事得不竟。已而忠果伏诛。英宗复辟，将官寅，寅固辞。命赐金钱金卮诸物。其父官指挥佥事，将赴徐州。英宗虑寅偕行，乃授锦衣百户，留京师。寅见石亨势盛，每因筮戒之，亨不能用，卒及于祸。寅以筮游公卿贵人间，莫不信重之，然无一语及私。

年几九十乃卒。

吴杰，武进人。弘治中，以善医征至京师，试礼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药房，次入太医院，下者遣还。杰言于尚书曰：“诸医被征，待次都下十余载，一旦遣还，诚流落可悯。杰愿辞御药房，与诸人同入院。”尚书义而许之。正德中，武宗得疾，杰一药而愈，即擢御医。一日，帝射猎还，惫甚，感血疾。服杰药愈，进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辄进一官，积至太医院使，前后赐彪虎衣、绣春刀及银币甚厚。

帝每行幸，必以杰扈行。帝欲南巡，杰谏曰：“圣躬未安，不宜远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驾还，渔于清江浦，溺而得疾。至临清，急遣使召杰，比至，疾已深，遂扈归通州。时江彬握兵居左右，虑帝晏驾己得祸，力请幸宣府。杰忧之，语近侍曰：“疾亟矣，仅可还大内。倘至宣府有不讳，吾辈宁有死所乎！”近侍惧，百方劝帝，始还京师。甫还而帝崩，彬伏诛，中外晏然，杰有力焉。未几致仕。子希周，进士，户科给事中；希曾，举人。

又有许绅者，京师人。嘉靖初，供事御药房，受知于世宗，累迁太医院使，历加工部尚书，领院事。二十年，宫婢杨金英等谋逆，以帛缢帝，气已绝。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帝德绅，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赐赍甚厚。未几，绅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已而果卒，赐谥恭僖，官其一子，恤典有加。明世，医者官最显，止绅一人。

其士大夫以医名者，有王纶、王肯堂。纶，字汝言，慈谿人，举进士。正德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精于医，所在治疾，无不立效。有《本草集要》、《名医杂著》行于世。肯堂所著《证治准绳》，为医家所宗，行履详父《樵传》。

凌云，字汉章，归安人。为诸生，弃去。北游泰山，古庙前遇病人，气垂绝，云嗟叹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针其左股，立苏，曰：“此人毒气内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云针术，治疾无不效。

里人病嗽，绝食五日，众投以补剂，益甚。云曰：“此寒湿积也，穴在顶，针之必晕绝，逾时始苏。”命四人分牵其发，使勿倾侧，乃针，果晕绝。家人皆哭，云言笑自如。顷之，气渐苏，复加补，始出针，呕积痰斗许，病即除。有男子病后舌吐。云兄亦知医，谓云曰：“此病后近女色太蚤也。舌者心之苗，肾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阴虚。其穴在右股太阳，是当以阳攻阴。”云曰：“然。”如其穴针之，舌吐如故。云曰：“此知泻而不知补也。”补数剂，舌渐复故。

淮阳王病风三载，请于朝，召四方名医，治不效。云投以针，不三日，行步如故。金华富家归，少寡，得狂疾，至裸形野立。云视曰：“是谓丧心。吾针其心，心正必知耻。蔽之帐中，慰以好言释其愧，可不发。”乃令二人坚持，用凉水喷面，针之果愈。吴江妇临产，胎不下者三日，呼号求死。云针刺其心，针出，儿应手下。

主人喜，问故。曰：“此抱心生也。手针痛则舒。”取儿掌视之，有针痕。

孝宗闻云名，召至京，命太医官出铜人，蔽以衣而试之，所刺无不中，乃授御医。年七十七，卒于家。子孙传其术，海内称针法者，曰归安凌氏。

有李玉者，官六安卫千户，善针灸。或病头痛不可忍，虽震雷不闻。玉诊之曰：“此虫啖脑也。”合杀虫诸药为末，吹鼻中，虫悉从眼耳口鼻出，即愈。有跛人扶双杖至，玉针之，立去其仗。两京号“神针李玉”。兼善方剂。或病痿，玉察诸医之方，与治法合而不效，疑之。忽悟曰：“药有新陈，则效有迟速。此病在表而深，非小剂能愈。”乃熬药二锅倾缸内，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药浇之，逾时汗大出，立愈。

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好读医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时珍病之。乃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曰《本草纲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厘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标正名为纲，余各附释为目，次以集解详其出产、形色，又次以气味、主治附方。书成，将上之朝，时珍遽卒。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谿知县。

又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

而希雍常谓《本草》出于神农，硃氏譬之《五经》，其后又复增补别录，譬之注疏，惜硃墨错互。乃沈研剖析，以本经为经，别录为纬，著《本草单方》一书，行于世。

周述学，字继志，山阴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尤邃于历学，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纬细行，为《星道五图》，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

与武进唐顺之论历，取历代史志之议，正其讹舛，删其繁芜。又撰《大统万年二历通议》，以补历代之所未及。自历以外，图书、皇极、律吕、山经、水志、分野、舆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风角、鸟占、兵符、阵法、卦影、禄命、建除、葬术、五运六气、海道针经，莫不各有成书，凡一千余卷，统名曰《神道大编》。

嘉靖中，锦衣陆炳访士于经历沈炼，炼举述学。炳礼聘至京，服其英伟，荐之兵部尚书赵锦。锦就访边事，述学曰：“今岁主有边兵，应在乾艮。艮为辽东，乾则宣、大二镇，京师可无虞也。”已而果然。锦将荐诸朝，会仇鸾闻其名欲致之，述学识其必败，乃还里。总督胡宗宪征倭，招至幕中，亦不能荐，以布衣终。

张正常，字仲纪，汉张道陵四十二世孙也。世居贵谿龙虎山。元时赐号天师。

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谒，已而两入朝。洪武元年入贺即位。太祖曰：“天有师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设寮佐，曰赞教，曰掌书。定为制。

长子宇初嗣。建文时，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宇初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相诋讦。永乐八年卒，弟宇清嗣。宣德初，渊然进号大真人，宇清入朝恳礼部尚书胡濙为之请，亦加号崇谦守静。

再传至曾孙元吉，年幼，敕其祖母护持，而赠其父留纲为真人，封母高氏为元君。景泰五年入朝，乞给道童四百二十人度牒。濙复为请，许之。寻欲得大真人号，濙为请，又许之。天顺七年再乞给道童三百五十人度牒，礼部尚书姚夔持不可，诏许度百五十人。

宪宗立，元吉复乞加母封，改太元君为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许，乃止。初，元吉已赐号冲虚守素昭祖崇法安恬乐静玄同大真人，母慈惠静淑太元君，至是加元吉号体玄悟法渊默静虚阐道弘法妙应大真人，母慈和端惠贞淑太真君。然元吉素凶顽，至僭用乘舆器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事闻，宪宗怒，械元吉至京，会百官廷讯，论死。于是刑部尚书陆瑜等请停袭，去真人号，不许。命仍旧制，择其族人授之，有妄称天师，印行符箓者，罪不贷。时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系二年，竟以夤缘免死，杖百，发肃州军，寻释为庶人。

族人元庆嗣，弘治中卒。子彦嗣，嘉靖二年进号大真人。彦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余人乘传诣云南、四川采取遗经、古器进上方，且以蟒衣玉带遗镇守中贵，为云南巡抚欧阳重所劾，不问。十六年祷雪内庭有验，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易金印，敕称卿不名。彦入朝所经，邮传供应或后期，常山知县吴襄等至下按臣治。

传子永绪，嘉靖末卒，无子。吏部主事郭谏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请夺其世封。

下江西守臣议，巡抚任士凭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号，改授上清观提点，秩五品，给铜印，以其宗人国祥为之。万历五年，冯保用事，复国祥故封，仍予金印。国祥传至应京。崇祯十四年，帝以天下多故，召应京有所祈祷。既至，命赐宴。礼臣言：“天顺中制，真人不与宴，但赐筵席。今应京奉有优旨，请仿宴法王佛子例，宴于灵济宫，以内官主席。”从之。明年三月，应京请加三官神封号，中外一体尊奉。

礼官力驳其谬，事得寝。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

刘渊然者，赣县人。幼为祥符宫道士，颇能呼召风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社闻其名，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永乐中，从至北京。仁宗立，赐号长春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宣德初，进大真人。七年乞归朝天宫，御制山水图歌赐之。卒年八十二，阅七日入殓，端坐如生。渊然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其徒有邵以正者，云南人，早得法于渊然。渊然请老，荐之，召为道箓司左玄义。正统中，迁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景泰时，赐号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天顺三年，将行庆成宴。故事，真人列二品班末，至是，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与。”其送筵席与之，遂为制。

又有沈道宁者，亦有道术。仁宗初，命为混元纯一冲虚湛寂清静无为承宣布泽助国佐民广大至道高士，阶正三品，赐以法服。

时有浮屠智光者，亦赐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赐以金印。智光，武定人。洪武时，奉命两使乌斯藏诸国。永乐时，又使乌斯藏，迎尚师哈立麻，遂通番国诸经，多所译解。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与渊然辈淡泊自甘，不失戒行。迨成化、正德、嘉靖朝，邪妄杂进，恩宠滥加，所由与先朝异矣。

##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外戚

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而高、文二后贤明，抑远外氏。太祖访得高后亲族，将授以官。后谢曰：“国家爵禄，宜与贤士大夫共之，不当私妾家。”且援前世外戚骄佚致祸为辞。帝善后言，赐金帛而已。定国之封，文皇后谓非己志，临终犹劝帝，毋骄畜外家。诒谋既远，宗社奠安，而椒房贵戚亦藉以保福庆逮子孙，所全不已多乎。惟英宗时，会昌侯孙继宗以夺门功，参议国是。自兹以下，其贤者类多谨身奉法，谦谦有儒者风。而一二怙恩负乘之徒，所好不过田宅、狗马、音乐，所狎不过俳优、伎妾，非有军国之权，宾客朋党之势。而在廷诸臣好为危言激论，汰如寿宁兄弟，庸驽如郑国泰，已逐影寻声，抨击不遗余力。故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然而惠安、新乐，举宗殉国，呜呼卓矣！成祖后家，详《中山王传》，余采其行事可纪者，作《外戚传》。

○陈公 马公 吕本 马全 张麒子昶 升等 胡荣 孙忠子继宗吴安 钱贵汪泉 杭昱 周能子寿 彧 王镇子源等 万贵邵喜张峦 夏儒 陈万言 方锐陈景行 李伟 王伟 郑承宪 王昇 刘文炳弟文燿等 张国纪 周奎陈公，逸其名，淳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扬王，媪为王夫人，立祠太庙东。

明年有言王墓在盱眙者，中都守臣按之信。帝乃命中书省即墓次立庙，设祠祭署，奉祀一人，守墓户二百一十家，世世复。帝自制《扬王行实》，谕翰林学士宋濂文其碑，略曰：

王姓陈氏，世维扬人，不知其讳。当宋季，名隶尺籍伍符中，从大将张世杰扈从祥兴。至元己卯春，世杰与元兵战，师大溃，士卒多溺死。王幸脱死达岸，与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遗粮以疗饥。已而绝粮，同行者闻山有死马，将其烹食之。王疲极昼睡，梦一白衣人来曰：“汝慎勿食马肉，今夜有舟来共载也。”王未之深信，俄又梦如初。至夜将半，梦中仿佛闻橹声，有衣紫衣者以杖触王胯曰：“舟至矣。”王惊寤，身已在舟上，见旧所事统领官。

时统领已降于元将，元将令来附者辄掷弃水中。统领怜王，藏之艎板下，日取乾糇从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复与王约，以足撼板，王即张口从板隙受浆。居数日，事泄，彷徨不自安。飓风吹舟，盘旋如转轮，久不能进，元将大恐。统领知王善巫术，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齿，若指麾鬼神状，风涛顿息。元将喜，因饮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

王归维扬，不乐为军伍，避去盱眙津里镇，以巫术行。王无子，生二女，长适季氏，次即皇太后。晚以季氏长子为后，年九十九薨，遂葬焉，今墓是已。

臣濂闻君子之制行，能感于人固难，而能通于神明为尤难。今当患难危急之时，神假梦寐，挟以升舟，非精诚上通于天，何以致神人之佑至于斯也。举此推之，则积德之深厚，断可信矣。是宜庆钟圣女，诞育皇上，以启亿万年无疆之基，于乎盛哉！

臣濂既序其事，复再拜稽首而献铭曰：皇帝建国，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亲而推。锡爵维扬，地迩帝畿，立庙崇祀，玄冕衮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闾师来告，今在盱眙。皇情悦豫，继以涕洟，即诏礼官，汝往葺治，毋俾荛竖，跳踉以嬉。

惟我扬王，昔隶戎麾，狞风荡海，粮绝阻饥。天有显相，梦来紫衣，挟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为生，寿跻期颐。积累深长，未究厥施，乃毓圣女，茂衍皇支。萝图肇开，鸿祚峨巍，日照月临，风行霆驰。自流徂源，功亦有归，无德弗酬，典礼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广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镇，王灵所依，于昭万年，视此铭诗。

马公，逸其名，高皇后父也，宿州人。元末杀人，亡命定远。与郭子兴善，以季女属子兴，后归太祖，即高皇后也。

公及妻郑媪皆前卒，洪武二年追封徐王，媪为王夫人，建祠太庙东。皇后亲奉安神主，祝文称“孝女皇后马氏，谨奉皇帝命致祭。”四年命礼部尚书陶凯即宿州茔次立庙，帝自为文以祭。

文曰：“朕惟古者创业之君，必得贤后以为内助，共定大业。及天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报其德。惟外舅、外姑实生贤女，正位中宫。朕既追封外舅为徐王，外姑为王夫人，以王无继嗣，立庙京师，岁时致祭。然稽之古典，于礼未安。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游故乡，故即茔所立庙，俾有司春秋奉祀。兹择吉辰，遣礼官奉安神主于新庙，灵其昭格，尚鉴在兹。”

二十五年设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人。王无后，以外亲武忠、武聚为之，置洒扫户九十三家。永乐七年北巡，亲谒祠下。守冢武戡为建阳卫镇抚，犯法，责而宥之。十五年，帝复亲祭，以戡为徐州卫指挥佥事。

吕本，寿州人，懿文太子次妃父也。仕元，为元帅府都事。后归太祖，授中书省令史。洪武五年历官吏部尚书。六年改太常司卿。明年四月，御史台言：“本奉职不谨，郊坛牲角非茧栗，功臣庙坏不修。”诏免官，罚役功臣庙。已，释为北平按察司佥事。帝召本及同时被命杨基、答禄与权，谕之曰：“风宪之设，在肃纪纲，清吏治，非专理刑名。尔等往修厥职，务明大体，毋效俗吏拘绳墨。善虽小，为之不已，将成全德；过虽小，积之不已，将为大憝。不见干云之台，由寸土之积，燎原之火，由一爝之微，可不慎哉！”本等顿首受命，寻复累迁太常司卿。逾二年卒，无子，赐葬钟山之阴。

马全，洪武中为光禄少卿。其女，乃惠帝后也。燕兵陷都城，全不知所终。

张麒，永城人。洪武二十年以女为燕世子妃，授兵马副指挥。世子为太子，进京卫指挥使，寻卒。仁宗即位，追封彭城伯，谥恭靖，后进侯。二子昶、升，并昭皇后兄也。

昶从成祖起兵取大宁，战郑村坝，俱有功，授义勇中卫指挥同知。已，援苏州，败辽东军，还佐世子守北平。永乐初，累官锦衣卫指挥使。昶尝有过，成祖戒之曰：“戚畹最当守法，否则罪倍常人。汝今富贵，能不忘贫贱，骄逸何自生。若奢傲放纵，陵虐下人，必不尔恕，慎之。”昶顿首谢。仁宗立，擢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俄封彭城伯，子孙世袭。洪熙改元，命掌五军右哨军马。英宗嗣位，年幼，太皇太后召昶兄弟诫谕之，凡朝政弗令预。昶兄弟素恭谨，因训饬益自敛。正统三年卒。

长子辅病废，子瑾嗣。以伯爵封辅，命未下而辅卒。初，昶私蓄奄人，瑾匿不举。事发，下狱，已，获释。瑾从弟，天顺中，官锦衣卫副千户。饮千户吕宏家，醉抽刀刺宏死，法当斩，有司援议亲末灭。诏不从，迄如律。成化十六年，瑾卒，子信嗣。其后裔嗣封，见《世表》。

升，字叔晖。成祖起兵，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户，历官府军卫指挥佥事。

永乐十二年从北征。仁宗即位，拜后府都督同知。宣德初，进左都督掌左府事。四年二月敕论升曰：“卿舅氏至亲，日理剧务，或以吏欺谩连，不问则废法，问则伤恩，其罢府事，朝朔望，官禄如旧，称朕优礼保全之意。”九年北征，命掌都督府事，留守京师。英宗立，太皇太后令勿预政。大学士杨士奇称升贤，宜加委任，终不许。正统五年，兄昶已前卒，太后念外氏惟升一人，封惠安伯，予世袭。明年卒。

子沄早亡，孙琮嗣。琮卒，弟瑛嗣。瑛卒，无子，庶兄瓚嗣。瓚卒，子伟嗣。

弘治十二年充陕西总兵官，镇守固原。明年五月，孝宗御平台，出兵部推举京营大将疏，历询大学士刘健等，佥称伟才。命提督神机营，御书敕以赐。正德元年令参英国公张懋、保国公硃晖提督团营。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三月充总兵官，偕都御史马中锡督京兵讨流贼刘六等。朝议以伟拥兵自卫，责其玩寇殃民，召还。御史吴堂复劾其罪，兵部请逮伟及中锡，下狱论死。遇赦获释，停禄闲住。十年请给禄，诏给其半。十五年复督神机营。嘉靖初，兼提督团营。二年叙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十四年卒，赠太傅，谥康靖。

子镧嗣。二十年，言官劾勋戚权豪家置店房、科私税诸罪，镧亦预，输赎还爵。

二十七年掌后府事。居三年卒。子元善嗣。隆庆四年佥书后府事。万历三十七年卒。

子庆臻嗣。四十八年掌左府事。崇祯元年七月命提督京营。庆臻私请内阁，于敕内增入兼管捕营。捕营提督郑其心讦庆臻侵职，帝怒，诘改敕故。大学士刘鸿训至遣戍，庆臻以世臣停禄三年。后复起，掌都督府。十七年，贼陷都城，庆臻召亲党尽散赀财，阖家自燔死。南渡时，赠太师、惠安侯，谥忠武，合祀旌忠祠。初，世宗嘉靖八年革外戚世爵，惟彭城、惠安获存，庆臻卒殉国难。

胡荣，济宁人。洪武中，长女入宫为女官，授锦衣卫百户。永乐十五年将册其第三女为皇太孙妃，擢光禄寺卿，子安为府军前卫指挥佥事，专侍太孙，不莅事。

后太孙践阼，妃为皇后，安亦屡进官。宣德三年，后废，胡氏遂不振。

孙忠，字主敬，邹平人。初名愚，宣宗改曰忠。初，以永城主簿督夫营天寿山陵，有劳，迁鸿胪寺序班，选其女入皇太孙宫。宣宗即位，册贵妃，授忠中军都督佥事。三年，皇后胡氏废，贵妃为皇后，封忠会昌伯。尝谒告归里，御制诗赐之，命中官辅行。比还，帝后临幸慰劳。妻董夫人数召入宫，赐赍弗绝。正统中，皇后为皇太后。忠生日，太后使使赐其家。时王振专权，祭酒李时勉荷校国学门，忠附奏曰：“臣荷恩厚，愿赦李祭酒使为臣客。坐无祭酒，臣不欢。”太后立言之帝，时勉获释。忠家奴贷子钱于滨州民，规利数倍，有司望风奉行，民不堪，诉诸朝，言官交章劾之。命执家奴戍边，忠不问。景泰三年卒，年八十五，赠会昌侯，谥康靖。英宗复辟，加赠太傅、安国公，改谥恭宪。成化十五年再赠太师、左柱国。子五人：继宗、显宗、绍宗、续宗、纯宗。

纯宗官锦衣卫指挥佥事，早卒。

继宗，字光辅，章皇后兄也。宣德初，授府军前卫指挥使，改锦衣卫。景泰初，进都指挥佥事，寻袭父爵。天顺改元，以夺门功，进侯，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世袭侯爵；诸弟官都指挥佥事者，俱改锦衣卫。复自言：“臣与弟显宗率子、婿、家奴四十三人预夺门功，乞加恩命。”

由是显宗进都指挥同知，子琏授锦衣卫指挥使，婿指挥使武忠进都指挥佥事，苍头辈授官者十七人。五月，命督五军营戎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

左右又有为绍宗求官者，帝召李贤谓曰：“孙氏一门，长封侯，次皆显秩，子孙二十余人悉得官，足矣。今又请以为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时，请于太后，数请始允，且不怿者累日，曰：‘何功于国，滥授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贤稽首颂太后盛德，因从容言祖宗以来，外戚不典军政。帝曰：“初内侍言京营军非皇舅无可属，太后实悔至今。”贤曰：“侯幸淳谨，但后此不得为故事耳。”帝曰：“然。”已，锦衣逯杲奏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及继宗、绍宗并侵官地，立私庄。命各首实，懋等具服，乃宥之，典庄者悉逮问，还其地于官。石亨之获罪也，继宗为显宗、武忠及子孙、家人、军伴辞职，帝止革家人、军伴之授职者七人，余不问。五年，曹钦平，进太保。寻以疾奏解兵柄，辞太保，不允。

宪宗嗣位，命继宗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知经筵事，监修《英宗实录》。

朝有大议，必继宗为首。再核夺门功，惟继宗侯如故。乞休，优诏不许。三年八月，《实录》成，加太傅。十年，兵科给事中章镒疏言：“继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宠，亟宜罢退，以全终始。”于是继宗上疏恳辞，帝优诏许解营务，仍莅后府事，知经筵，预议大政。复辞，帝不许，免其奏事承旨。自景泰前，戚臣无典兵者，帝见石亨、张軏辈以营军夺门，故使外戚亲臣参之，非故事也。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赠郯国公，谥荣襄。再传至曾孙杲，详《世表》中。

吴安，丹徒人。父彦名，有女入侍宣宗于东宫，生景帝。宣德三年册为贤妃，彦名已卒，授安锦衣卫百户。景帝嗣位，尊妃为皇太后，安进本卫指挥使。屡迁前府左都督，弟信亦屡擢都督佥事。景泰七年封安安平伯。信早亡，官其弟敬为南京前军左都督。英宗复辟，太后复称贤妃，降安为府军前卫指挥佥事。敬及其群从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智、府军前卫指挥同知喜山、指挥佥事广林、锦衣卫千户诚，俱革职原籍闲住。寻命安为锦衣卫指挥使，子孙世袭。

钱贵，海州人，英宗睿皇后父也。祖整，从成祖起兵，为燕山护卫副千户。父通嗣职，官至金吾右卫指挥使。贵嗣祖职，数从成祖、宣宗北征，屡迁都指挥佥事。

正统七年，后将正位中宫，擢贵中府都督同知。英宗数欲封之，后辄逊谢，故后家独不获封。

贵卒，长子钦为锦衣卫指挥使，与弟钟俱殁于土木。钦无子，以钟遗腹子雄为后，年幼，以父锦衣故秩予优给。天顺改元，累擢都督同知。成化时，后崩。宪宗优生母外家周氏，而薄钱氏，故后家又不获封。雄卒，子承宗亦屡官锦衣卫都指挥使。弘治二年，承宗祖母王氏援宪宗外家王氏例，请封。乃封承宗安昌伯，世袭。

先是，勋臣庄田租税皆有司代收，至是王氏乞自收，始命愿自收者听，而禁管庄者横肆。嘉靖五年，承宗卒，谥荣僖。子维圻嗣。寻卒，承宗母请以庶长子维垣嗣，诏授锦衣卫指挥使。已又请嗣伯爵。世宗以外戚世封非祖制，下廷臣议。八年十月上议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洪熙时，都督张昶封彭城伯，弟升亦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循习至今，有一门数贵者，岁糜厚禄，逾分非法。臣等谨议：魏、定二公虽系戚里，实佐命元勋，彭城、惠安二伯即以恩泽封，而军功参半。其余外戚恩封，毋得请袭。有出特恩一时宠锡者，量授指挥，千、百户之职，终其身。”

制曰：“可。”命魏、定、彭城、惠安袭封如故，余止终本身，著为令。维垣遂不得袭，以锦衣终。

汪泉，世为金吾左卫指挥使，家京师。正统十年，其子瑛有女将册为郕王妃，授瑛为中城兵马司指挥，食禄不视事。妃正位中宫，进泉都指挥同知府军卫，带俸，瑛锦衣卫指挥使。寻并擢左都督，瑛弟亦授锦衣千户有差。英宗复位，泉仍居金吾旧职，瑛锦衣旧职，其四弟皆夺官还故里。寻命瑛锦衣指挥佥事，子孙世袭。

杭昱，女为景帝妃，生子见济。景泰三年，帝欲废英宗子而立己子，乃废皇后汪氏，册妃为后。昱累官锦衣卫指挥使。兄聚授锦衣千户。聚寻卒，赐赙及祭葬。

七年，后崩，官其弟敏锦衣百户。英宗复辟，尽夺景帝所授外亲官，尤恶杭氏，昱已前卒，敏削职还里。

周能，字廷举，昌平人。女为英宗妃，生宪宗，是为孝肃皇太后。英宗复位，授能锦衣卫千户，赐赍甚渥。能卒，长子寿嗣职。宪宗践阼，擢左府都督同知。成化三年封庆云伯，赠能庆云侯。寿以太后弟，颇恣横。时方禁勋戚请乞庄田，寿独冒禁乞通州田六十二顷，不得已与之。尝奉使，道吕梁洪，多挟商艘。主事谢敬不可，寿与哄，且劾之，敬坐落阳。十七年进侯，子弟同日授锦衣官者七人，能追赠太傅、宁国公，谥荣靖。孝宗立，寿加太保。时寿所赐庄田甚多，其在宝坻者已五百顷，又欲得其余七百余顷，诡言以私财相易。部劾其贪求无厌，执不许，孝宗竟许之。又与建昌侯张延龄争田，两家奴相殴，交章上闻。又数挠盐法，侵公家利，有司厌苦之。十六年加太傅，弟长宁伯彧亦加太保，兄弟并为侯伯，位三公，前此未有也。武宗立，汰传奉官，寿子侄八人在汰中，寿上章乞留，从之。正德四年卒，赠宣国公，谥恭和。

子瑛嗣，封殖过于父。嘉靖中，于河西务设肆邀商货，虐市民，亏国课，为巡按御史所劾，停禄三月。而瑛怙恶如故，又为主事翁万达所劾，诏革其廛肆，下家人于法司。时已革外戚世爵，瑛卒，遂不得嗣。

彧，太后仲弟也。成化时，累官左府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封长宁伯，世袭。弘治中，外戚经营私利，彧与寿宁侯张鹤龄至聚众相斗，都下震骇。九年九月，尚书屠滽偕九卿上言：

宪宗皇帝诏，勋戚之家，不得占据关津陂泽，设肆开廛，侵夺民利，违者许所在官司执治以闻。皇上践极，亦惟先帝之法是训是遵。而勋戚诸臣不能恪守先诏，纵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货，都城内外，所在有之。观永乐间榜例，王公仆从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今勋戚多者以百数，大乖旧制。其间多市井无赖，冒名罔利，利归群小，怨丛一身，非计之得。迩者长宁伯周彧、寿宁侯张鹤龄两家，以琐事忿争，喧传都邑，失戚里之观瞻，损朝廷之威重。伏望纶音戒谕，俾各修旧好。凡在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扰商贾、夺民利者，听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执治。仍考永乐间榜例，裁定勋戚家人，不得滥收。

科道亦以为言，帝嘉纳之。十八年进太保。彧求为侯，吏部言封爵出自朝廷，无请乞者，乃止。武宗立，悉擢彧子瑭等六人为锦衣官。彧寻卒。传子瑭，孙大经，及曾孙世臣，降授锦衣卫指挥同知。

先是，孝肃有弟吉祥，儿时出游，去为僧，家人莫知所在，孝肃亦若忘之。一夕，梦伽蓝神来，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时梦。旦遣小黄门，以梦中言物色，得之报国寺伽蓝殿中，召入见。后且喜且泣，欲爵之不可，厚赐遣还。宪宗立，为建大慈仁寺，赐庄田数百顷。其后，周氏衰落，而慈仁寺庄田久犹存。

王镇，字克安，上元人，宪宗纯皇后父也。成化初，授金吾左卫指挥使。未几，后将正位中宫，拜中军都督同知。四年进右都督。镇为人厚重清谨，虽荣宠，不改其素，有长者称。十年六月卒。弘治六年追封阜国公，谥康穆。子三人：源，清，浚。

源，字宗本，后弟也。父卒，授锦衣卫都指挥使。外戚例有赐田，源家奴怙势，多侵静海县民业。十六年，给事中王垣等言：“永乐、宣德间，许畿辅八郡民尽力垦荒，永免其税，所以培国本重王畿也。外戚王源赐田，初止二十七顷，乃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占夺民产至二千二百余顷。及贫民赴告，御史刘乔徇情曲奏，致源无忌惮，家奴益横。今户部郎中张祯叔等再按得实，乞自原额外悉还氏，并治乔罪。”

帝不悦，切责之。后诏禁外戚侵民产，源悉归所占于民，人多其能改过。十八年擢中军都督同知。二十年封瑞安伯。弘治六年进侯。十六年加太保。武宗登极，进太傅，增禄至七百石。嘉靖三年卒，赠太师，谥荣靖。清，成化十八年授锦衣卫千户，累官中军都督同知。弘治十年封崇善伯。武宗嗣位，加太保。嘉靖十三年卒。浚，成化十八年授锦衣卫百户。兄清每迁职，辄以浚代，历官中军左都督。正德二年封安仁伯，逾月卒，赠侯。浚兄弟三人并贵显，皆谦慎守礼，在戚里中以贤称。源子桥、浚子桓，皆嗣伯。嘉靖中并清子极皆以例降革。

万贵，宪宗万贵妃父也，历官锦衣卫指挥使。贵颇谨饬，每受赐，辄忧形于色曰：“吾起掾史，编尺伍，蒙天子恩，备戚属，子姓皆得官。福过灾生，未知所终矣。”时贵妃方擅宠，贵子喜为指挥使，与弟通、达等并骄横。贵每见诸子屑越赐物，辄戒曰：“官所赐，皆著籍。他日复宣索，汝曹将重得罪。”诸子笑以为迂。

成化十年卒，赙赠祭葬有加。十四年进喜都指挥同知，通指挥使，达指挥佥事。通少贫贱，业贾。既骤贵，益贪黩无厌，造奇巧邀利。中官韦兴、梁芳等复为左右，每进一物，辄出内库偿，辇金钱络绎不绝。通妻王出入宫掖，大学士万安附通为同宗，婢仆朝夕至王所，谒起居。妖人李孜省辈皆缘喜进，朝野苦之。通死，帝眷万氏不已，迁喜都督同知，达指挥同知。通庶子方二岁，养子方四岁，俱授官。宪宗崩。言官劾其罪状。孝宗乃夺喜等官，而尽追封诰及内帑赐物，如贵言。

邵喜，昌化人，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也。世宗立，封喜昌化伯，明年卒。子蕙嗣，嘉靖六年卒，无子，族人争嗣。初，太后入宫时，父林早殁。太后弟四人：宗、安、宣、喜。宗、宣无后，及蕙卒，帝令蕙弟萱嗣。蕙侄锦衣指挥辅、千户茂言，萱非嫡派，不当袭，蕙母争之，议久不决。大学士张璁等言：“邵氏子孙已绝，今其争者皆旁枝，不宜嗣。”时帝必欲为喜立后，乃以喜兄安之孙杰为昌化伯。明年，《明伦大典》成，命武定侯郭勋颁赐戚畹，弗及杰。杰自请之，帝诘勋。勋怒，录邵氏争袭章奏，讦杰实他姓，请覆勘，帝不听。会给事中陆粲论大学士桂萼受杰赂，使奴隶冒封爵。帝怒，下粲狱，而尽革外戚封，杰亦夺击。

张峦，敬皇后父也。弘治四年封寿宁伯。立皇太子，进为侯。卒赠昌国公，子鹤龄嗣侯。十六年，其弟延龄亦由建昌伯进爵侯。峦起诸生，虽贵盛，能敬礼士大夫。

鹤龄兄弟并骄肆，纵家奴夺民田庐，篡狱囚，数犯法。帝遣侍郎屠勋、太监萧敬按得实，坐奴如律。敬复命，皇后怒，帝亦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

赐之金。给事中吴世忠、主事李梦阳皆以劾延龄几得罪。他日，帝游南宫，鹤龄兄弟入侍。酒半，皇后、皇太子及鹤龄母金夫人起更衣，因出游览。帝独召鹤龄语，左右莫得闻，遥见鹤龄免冠首触地，自是稍敛迹。正德中，鹤龄进太傅。世宗入继，鹤龄以定策功，进封昌国公。时敬皇后已改称皇伯母昭圣皇太后矣。帝以太后抑其母蒋太后故，衔张氏。嘉靖十二年，延龄有罪下狱，坐死，并革鹤龄爵，谪南京锦衣卫指挥同知，太后为请不得。

初，正德时，日者曹祖告其子鼎为延龄奴，与延龄谋不轨。武宗下之狱，将集群臣廷鞫之，祖仰药死。时颇以祖暴死疑延龄，而狱无左证，遂解。指挥司聪者，为延龄行钱，负其五百金。索之急，遂与天文生董昶子至谋讦祖前所首事，胁延龄贿。延龄执聪幽杀之，令聪子升焚其尸，而折所负券。升噤不敢言，常愤詈至。至虑事发，乃摭聪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龄及诸奴杂治。延龄尝买没官第宅，造园池，僭侈逾制。又以私憾杀婢及僧，事并发觉。刑部治延龄谋不轨，无验，而违制杀人皆实，遂论死。系狱四年，狱囚刘东山发延龄手书讪上，东山得免戍，又阴构奸人刘琦诬延龄盗宫禁内帑，所告连数十百人。明年，奸人班期、于云鹤又告延龄兄弟挟左道祝诅，辞及太后。鹤龄自南京赴逮，瘐死，期、云鹤亦坐诬谪戍。又明年，东山以射父亡命，为御史陈让所捕获，复诬告延龄并构让及遂安伯陈鏸等数十人，冀以悦上意而脱己罪。奏入，下锦衣卫穷治，让狱中上疏言：“东山扇结奸党，图危宫禁。陛下有帝尧既睦之德，而东山敢为陛下言汉武巫蛊之祸。陛下有帝爵底豫之孝，而东山敢导陛下以暴秦迁母之谋。离间骨肉，背逆不道，义不可赦。”疏奏，帝颇悟。指挥王佐典其狱，钩得东山情，奏之。乃械死东山，赦让、鏸等，而延龄长系如故。太后崩之五年，延龄斩西市。

夏儒，毅皇后父也。正德二年以后父封庆阳伯。为人长厚，父瑄疾，三年不去左右。既贵，服食如布衣时，见者不知为外戚也。十年以寿终，子臣嗣伯。嘉靖八年罢袭。

陈万言，肃皇后父也，大名人，起家诸生。嘉靖元年授鸿胪卿，改都督同知，赐第黄华坊。明年诏复营第于西安门外，费帑金数十万。工商尚书赵璜以西安门近大内，治第毋过高。帝怒，逮营缮郎翟璘下狱。言官余瓚等谏，不省。寻封万言泰和伯，子绍祖授尚宝司丞。又明年，万言乞武清、东安地各千顷为庄田，诏户部勘闲地给之。给事中张汉卿言：“万言拔迹儒素，联婚天室，当躬自检饬，为戚里倡，而僭冒陈乞，违越法度。去岁深冬冱雪，急起大第，徒役疲劳，怨咨载道。方今灾沴相继，江、淮饿死之人，掘穴掩埋，动以万计。万言曾不动念，益请庄田。小民一廛一亩，终岁力作，犹不足于食，若又割而畀之贵戚，欲无流亡，不可得也。伏望割恩以义，杜渐以法，一切裁抑，令保延爵禄。”帝竟以八百顷给之。巡抚刘麟、御史任洛复言不宜夺民地，弗听。七年，皇后崩，万言亦绌。十四年卒，子不得嗣封。

方锐，世宗孝烈皇后父也，应天人。后初为九嫔，锐授锦衣正千户。嘉靖十三年，张后废，后由妃册为皇后，迁锐都指挥使。扈跸南巡，道拜左都督。既封安平伯，寻进封侯。卒，子承裕嗣。隆庆元年用主事郭谏臣言，罢袭。

陈景行，穆宗继后陈皇后父也。先世建昌人，高祖政以军功世袭百户，调通州右卫，遂家焉。景行故将门，独嗜学，弱冠试诸生高等。穆宗居裕邸，选其女为妃，授景行锦衣千户。隆庆元年封固安伯。景行素恭敬，每遇遣祀、册封诸典礼，必斋戒将事。家居，诫诸子以退让。万历中卒，太后、帝及中宫、潞王、公主赙赠优厚，人皆荣之。子昌言、嘉言、善言、名言，皆官锦衣。昌言先景行卒，其子承恩引李文全例，请袭祖封。帝曰：“承恩，孙，文全，子也，不可比。”以都督同知授之。

李伟，字世奇，漷县人，神宗生母李太后父也。儿时嬉里中，有羽士过之，惊语人曰：“此儿骨相，当位极人臣。”嘉靖中，伟梦空中五色彩辇，旌幢鼓吹导之下寝所，已而生太后。避警，携家入京师。居久之，太后入裕邸，生神宗。隆庆改元，立皇太子，授伟都督同知。神宗立，封武清伯，再进武清侯。太后能约束其家，伟尝有过，太后召入宫切责之，不以父故骫祖宗法。以是，伟益小心畏慎，有贤声。

万历十一年卒，赠安国公，谥庄简。子文全嗣侯，卒，子铭诚嗣。天启末，铭诚颂魏忠贤功德，建祠名鸿勋。庄烈帝定逆案，铭诚幸获免。久之，大学士薛国观请勒勋戚助军饷。时铭诚已卒，子国瑞当嗣爵，其庶兄国臣与争产，言父遗赀四十万，愿输以佐军兴。帝初不允，至是诏借饷如国臣言，国瑞不能应。帝怒，夺国瑞爵，遂悸死，有司复系其家人。国瑞女字嘉定伯周奎孙，奎请于庄烈后，后曰：“但迎女，秋毫无所取可也。”诸戚畹人人自危。会皇五子疾亟，李太后凭而言。帝惧，悉还李氏产，复武清爵，而皇五子竟殇。或云中人构乳媪，教皇五子言之也。未几，国观遂以事诛。

王伟，神宗显皇后父也。万历五年授都督。寻封永年伯。帝欲加恩伟子栋及其弟俊，阁臣请俱授锦衣正千户。帝曰：“正德时，皇亲夏助等俱授锦衣指挥使，世袭，今何薄也？”大学士张居正等言：“正德时例，世宗悉已厘革，请授栋锦衣卫指挥佥事，俊千户，如前议。”帝意未慊，居正固奏，乃止。伟卒，传子栋及曾孙明辅，袭伯如制。

郑承宪，神宗郑贵妃父也。贵妃有宠，郑氏父子、宗族并骄恣，帝悉不问。承宪累官至都督同知，卒。子国泰请袭，帝命授都指挥使。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不报。是时，廷臣疑贵妃谋夺嫡，群以为言。国泰不自安，上疏请立太子，其从子承恩亦言储位不宜久虚。大学士沈一贯左右于帝，弗听。诏夺国泰俸，而斥承恩为民，然言者终不息。

万历二十六年，承恩复上疏劾给事中戴士衡、知县樊玉衡，妄造《忧危竑议》，离间骨肉，污蔑皇贵妃。帝怒。《忧危竑议》者，不知谁所作，中言侍郎吕坤构通宫掖，将与国泰等拥戴福王。而士衡前尝论坤与承恩相结，玉衡方抗言贵妃沮立太子，疏并留中，故承恩指两人。帝怒，士衡、玉衡皆永戍。廷臣益贫郑氏。久之，皇太子立。四十三年，男子张差持梃入东宫，被擒。言者皆言国泰谋刺皇太子。主事王之寀鞫差，差指贵妃宫监。主事陆大受、给事中何士晋遂直攻国泰。帝以贵妃故，不欲竟事，详之寀等传。国泰官左都督，病死，子养性袭职。天启初，光禄少卿高攀龙、御史陈必谦追论其罪，且言养性结白莲贼将为乱。诏勒养性出京师，随便居住。魏忠贤用事，宥还。

王升，熹宗生母孝和太后弟也。父钺。天启元年封升新城伯。寻以皇子生，进俟。卒，子国兴嗣。崇祯十七年，京师陷，被杀。

刘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祖应元，娶徐氏，生女，入宫，即庄烈帝生母孝纯皇太后也。应元早卒，帝即位，封太后弟效祖新乐伯，即文炳父也。崇祯八年卒，文炳嗣。是年，文炳大母徐年七十，赐宝钞、白金、文绮。帝谓内侍曰：“太夫人年老，犹聪明善饭，使太后在，不知若何称寿也。”因怆然泣下。九年进文炳为新乐侯，其祖、父世赠爵如之。

十三年，宫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帝不怿，遣司礼监太监王裕民同武英殿中书至文炳第，敕徐口授，绘像以进，左右咸惊曰：“肖。”帝大喜，命卜日具卤簿，帝俯伏归极门，迎入，安奉奉慈殿，朝夕上食如生。因追赠应元瀛国公，封徐氏瀛国太夫人，文炳晋少傅，叔继祖，弟文燿、文照俱晋爵有差。

文炳母杜氏贤，每谓文炳等曰：“吾家无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当尽忠报天子。”帝遣文炳视凤阳祖陵，密谕有大事上闻。文炳归，奏史可法、张国维忠正有方略，宜久任，必能灭贼，后两人果殉国难。文炳谨厚不妄交，独与宛平太学生申湛然、布衣黄尼麓及驸马都尉巩永固善。时天下多故，流贼势益张，文炳与民麓等讲明忠义，为守御计。及李自成据三秦，破榆林，将犯京师。文炳知势不支，慷慨泣下，谓永固曰：“国事至此，我与公受国恩，当以死报。”

十七年正月，帝召文炳、永固等回国事。二人请早建籓封，遣永、定二王之国。

帝是之，以内帑乏，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贼警益急，命文武勋戚分守京城。继祖守皇城东安门，文燿守永定门，永固守崇文门。文炳以继祖、文燿皆守城，故未有职事。十六日，贼攻西直门，势益急。尼麓踉跄至，谓文炳曰：“城将陷，君宜自为计。”文炳母杜氏闻之，即命侍婢简笥绦于楼上，作七八缳，命家僮积薪楼下，随遣老仆郑平迎李氏、吴氏二女归，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国太夫人年笃老，不可俱烬，因与文炳计，匿之申湛然家。

十八日，帝遣内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归白母曰：“有诏召儿，儿不能事母。”

母拊文炳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与若妻妹死耳，复何憾。”文炳偕永固谒帝，时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纠家丁，能巷战否？”文炳以众寡不敌对，帝愕然。

永固奏曰：“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帝曰：“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两人皆涕泣誓效死，出驰至崇文门。须臾贼大至，永固射贼，文炳助之，杀数十人，各驰归第。

十九日，文照方侍母饭，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照碗脱地，直视母。母遽起登楼，文照及二女从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楼。悬孝纯皇太后像，母率众哭拜，各缢死。文照入缳堕，拊母背连呼曰：“儿不能死矣，从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家人共焚楼。文炳归，火烈不得入，入后园，适湛然、尼麓至，曰：“巩都尉已焚府第，自刎矣。”文炳曰：“诺。”将投井，忽止曰：“戎服也，不可见皇帝。”湛然脱己帻冠之，遂投井死。继祖归，亦投井死。继祖妻左氏见大宅火，亟登楼自焚，妾董氏、李氏亦焚死。初，文燿见外城破，突出至浑河，闻内城破，复入，见第焚，大哭曰：“文燿未死，以君与母在。今至此，何生为！”遂觅文炳死所，大书版井旁曰“左都督刘文燿同兄文炳毕命报国处”，亦投井死，阖门死者四十二人。是时，惠安伯张庆臻集妻子同焚死。新城侯王国兴亦焚死。宣城伯卫时春怀铁券，阖门赴井死。与永固射贼杨光陛者，驸马都尉子也，被甲驰突左右射，与永固相失，矢尽，投观象台下井中死。而湛然以匿瀛国为贼所拷掠，终不言，体糜烂以死。福王时，谥文炳忠壮，文燿忠果。

张国纪，祥符人，熹宗张皇后父也。天启初，封太康伯。魏忠贤与客氏忌皇后，因谋陷国纪，使其党刘志选、梁梦环先后劾国纪谋占宫婢韦氏，矫中宫旨鬻狱。忠贤将从中究其事，以撼后。大学士李国普曰：“君后，犹父母也，安有劝父构母者？”国纪始放归故郡，忠贤犹欲掎之，庄烈帝立，乃得免。崇祯末，以输饷进爵为侯，旋死于贼。

周奎，苏州人，庄烈帝周皇后父也。崇祯三年封嘉定伯，赐第于苏州之葑门。

帝尝谕奎及田贵妃父弘遇、袁贵妃父祐，宜恪遵法度，为诸戚臣先。祐颇谨慎，惟弘遇骄纵，奎居外戚中，碌碌而已。李自成逼京师，帝遣内侍徐高密谕奎倡勋戚输饷，奎坚谢无有。高愤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奎不得已奏捐万金，且乞皇后为助。及自成陷京师，掠其家得金数万计，人以是笑奎之愚云。

## 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列女一

妇人之行，不出于闺门，故《诗》载《关雎》、《葛覃》、《桃夭》、《芣苜》，皆处常履顺，贞静和平，而内行之修，王化之行，具可考见。其变者，《行露》、《柏舟》，一二见而已。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

盖挽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国制所褒，志乘所录，与夫里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胥以至奇至苦为难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俶傥非常之行，以发其伟丽激越跌宕可喜之思，故其传尤远，而其事尤著。然至性所存，伦常所系，正气之不至于沦澌，而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载笔者宜莫之敢忽也。

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类从，具著于篇，视前史殆将倍之。然而姓名湮灭者，尚不可胜计，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劝云。

○月娥 刘孝妇甄氏 诸娥 丁氏石氏 杨氏张氏等贞女韩氏黄善聪 姚孝女蔡孝女 招远孝女 卢佳娘施氏吴氏毕氏 石孝女 汤慧信 义婢妙聪 徐孝女高氏孙义妇 梁氏 马氏 义姑万氏陈氏郭氏幼谿女 程氏王妙凤唐贵梅 张氏杨泰奴张氏 陈氏秀水张氏 欧阳金贞庄氏唐氏 王氏易氏 钟氏四节妇 宣氏孙氏徐氏义妾张氏 龚烈妇江氏 范氏二女丁美音 成氏兴安二女子章银儿茅氏 招囊猛 凌氏杜氏 义妇杨氏 史氏林端娘汪烈妇窦妙善 石门丐妇 贾氏 胡氏陈宗球妻史氏叶氏 胡贵贞 孙氏 江氏严氏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职马禄丁女也。少聪慧，听诸兄诵说经史，辄通大义。

长适芜湖葛通甫，事上抚下，一秉礼法。长姒卢率诸妇女，悉受其教。太祖渡江之六年，伪汉兵自上游而下，卢曰：“太平有城郭，且严兵守，可恃。”使月娥挟诸妇女往避之。未几，寇至，城陷，月娥叹曰：“吾生诗礼家，可失节于贼邪！”抱幼女赴水死。诸妇女相从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尸七日不浮，颜色如生。乡人为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题曰十女墓。娥弟丁鹤年，幼通经史，皆娥口授也。后通甫与卢皆死于寇。

刘孝妇，新乐韩太初妻。太初，元时为知印。洪武初，例徙和州，挈家行。刘事姑谨，姑道病，刺血和药以进。抵和州，夫卒，刘种蔬给姑食。越二年，姑患风疾不能起，昼夜奉汤药，驱蚊蝇不离侧。姑体腐，蛆生席间，为啮蛆，蛆不复生。

及姑疾笃，刲肉食之，少苏，逾月而卒，殡之舍侧。欲还葬舅冢，力不能举丧，哀号五载。太祖闻之，遣中使赐衣一袭、钞二十锭，命有司还其丧，旌门闾，复徭役。

同时甄氏，栾城李大妻，事姑孝。姑寿九十一卒，甄庐墓三年，旦暮悲号，亦被旌。

孝女诸娥，山阴人。父士吉，洪武初为粮长。有黠而逋赋者，诬士吉于官，论死，二子炳、焕亦罹罪。娥方八岁，昼夜号哭，与舅陶山长走京师诉冤。时有令，冤者非卧钉板，勿与勘问。娥辗转其上，几毙，事乃闻，勘之，仅戍一兄而止。娥重伤卒，里人哀之，肖像配曹娥庙。

唐方妻，浙新昌丁氏女，名锦孥。洪武中，方为山东佥事，坐法死，妻子当没为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监护者见丁色美，借梳掠发，丁以梳掷地，其人取掠之，持还丁。丁骂不受，谓家人曰：“此辈无礼，必辱我，非死无以全节。”肩舆过阴泽，崖峭水深，跃出赴水，衣厚不能沈，从容以手敛裙，随流而没，年二十八，时称其处为夫人潭。

郑煁妻石氏。煁，浦江郑泳孙也。洪武初，李文忠荐诸朝，屡迁藏库提点，坐法死。石当遣配，泣曰：“我义门妇也，可辱身以辱门乎！”不食死。

杨氏，慈谿人，字同邑郑子琜。洪武中，子琜父仲徽戍云南。明制，子成丁者随遣，子琜亦在戍中。杨年甫十六，闻子琜母老弟幼，请于父母，适郑养姑，以待子琜之返。子琜竟卒戍所，杨与姑抚诸叔成立，以夫从子孔武为嗣，苦节五十余年。

其后，郑焕妻张氏，嫁未旬日；泰然妻严氏生子一兰，方孩抱；栻妻王氏事夫痫病，狂不省人事，服勤八年弗怠；三人皆杨氏夫族，先后早寡，皆以节闻。万历中，知府邹希贤题曰郑氏节门，以比浦江郑氏义门云。

贞女韩氏，保宁人。元末明玉珍据蜀，贞女虑见掠，伪为男子服，混迹民间。

既而被驱入伍，转战七年，人莫知其处女也。后从玉珍破云南还，遇其叔父赎归成都，始改装而行，同时从军者莫不惊异。洪武四年嫁为尹氏妇。成都人以韩贞女称。

其后有黄善聪者，南京人。年十三失母，父贩香庐、凤间，令善聪为男子装从游数年。父死，善聪习其业，变姓名曰张胜。有李英者，亦贩香，与为伴侣者逾年，不知其为女也。后偕返南京省其姊。姊初不之识，诘知其故，怒詈曰：“男女乱群，辱我甚矣。”拒不纳。善聪以死自誓。乃呼邻妪察之，果处子也。相持痛哭，立为改装。明日，英来，知为女，怏怏如失，归告母求婚。善聪不从，曰：“若归英，如瓜李何？”邻里交劝，执益坚。有司闻之，助以聘，判为夫妇。

姚孝女，余姚人，适吴氏。母出汲，虎衔之去，女追掣虎尾，虎欲前，女掣益力，尾遂脱，虎负痛跃去。负母还，药之获愈，奉其母二十年。后成化间，武康有蔡孝女，随母入山采药。虎攫其母，女折树枝格斗三百余步。虎舍其母，伤女，血歕丈许，竹叶为赤，女亦获全。后招远有孝女，不知其姓。父采石南山，为蟒所吞。

女哭之，愿见父尸同死。俄顷大雷电击蟒堕女前，腹裂见父尸。女负土掩埋，触石而死。

卢佳娘，福清李广妻。婚甫十月，广暴卒，卢恸绝复苏，见广口鼻出恶血，悉餂食之。既殓，哭辄僵仆，积五六日，家人防懈，潜入寝室自经。后其县有游政妻倪氏殉夫，亦然。又有施氏，滁州彭禾妻。正德元年，禾得疾不起，握手诀曰：“疾惫甚，知必死。汝无子，择婿而嫁，毋守死，徒自苦也。”施泣曰：“君尚不知妾乎！愿先君死。”禾固止之，因取禾所呕血尽吞之，以见志。及禾殁，即自经。

吴氏，潞州廪生卢清妻。舅姑殁于临洺，寄瘗旅次。清授徒自给，后失廪，充掾于汴，愤耻发狂死。吴闻讣，痛绝，哭曰：“吾舅姑委骨于北，良人死，忍令终不返乎！”乃寄幼孤于姊兄，鬻次女为资，独抵临洺，觅舅姑瘗处不得，号泣中野。

忽一丈夫至，则清所授徒也，为指示，收二骸以归。复冒暑之汴，负夫骨还。三丧毕举，忍饿无他志。学正刘崧言于知州马暾，赎其女，厚恤之。年七十五乃卒。后有毕氏，河间邓节妻。年饥，携家景州就食，舅姑相继亡，节亦寻殁，俱藁葬景州。

氏年三十三，无子女，独归里中，忍饥冻，昼夜纺织，积数年，市地城北八里庄，独之景州，负舅姑及夫骨还葬。

石孝女，新昌人。襁褓时，父潜坐事籍没，系京狱。母吴以漏籍获免，依兄弟为生。一日，父脱归，匿吴家。吴兄弟惧连坐，杀置大窖中，母不敢言。及女长，问母曰：“我无父族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愤。永乐初，年十六，舅氏主婚配族子。女白母曰：“杀我父者，吴也。奈何为父仇妇？”母曰：“事非我主，奈何？”

女颔而不答。嫁之日，方礼宾，女自经室中。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不欲为仇人妇也。”号恸数日亦死。有司闻之，治杀潜者罪。汤慧信，上海人。通《孝经》、《列女传》，嫁华亭邓林。林卒，妇年二十五，一女七岁。邓族利其居，迫使归家，妇曰：“我邓家妇，何归乎？”族知不可夺，贸其居于巨室。妇泣曰：“我收夫骨于兹土，与同存亡，奈何弃之。”欲自尽，巨室义而去之。妇寻自计曰：“族利我财耳。”乃出家资，尽畀族人，躬绩纟任以给。

岁大水，居荒野沮洳中。其女适人者，操舟来迎，不许。请暂憩舟中，亦不许，曰：“我守此六十年，因巨浸以从汝父，所甘心焉，复何往！”母女方相牵未舍，水至，汤竟溺死。

义婢妙聪，保安右卫指挥张孟喆家婢也。永乐中，调兵操宣府。孟喆在行。北寇入掠，妻李谓夫妹曰：“我命妇，与若皆宦门女，义不可辱。”相挈投井中，妙聪亦随入，见二人俱未死，以李有娠，恐水冷有所害，遂负之于背。贼退，孟喆弟仲喆求三人井中，以索引嫂妹出，而婢则死矣。

徐孝女，嘉善徐远女也。年六岁，母患臁疮。女问母何以得愈，母谩曰：“儿吮之乃愈。”女遂请吮，母难之。女悲啼不已，母不得已听之，吮数日，果愈。

高氏女，武邑人，适诸生陈和。和早卒，高独持门户，奉翁姑甚孝。及宣德时，翁姑并殁，氏以礼殡葬，时年五十矣。泣谓子刚曰：“我父，洪武间举家客河南虞城。父死，旋葬城北，母以刺木小车辋识之。比还家，母亦死，弟懦不能自振。吾三十年不敢言者，以汝王母在堂，当朝夕侍养也。今大事已毕，欲舁吾父遗骸归合葬。”刚唯唯，随母至虞城，抵葬所，冢累累不能辨。氏以发系马鞍逆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冢，鞍重不能前，即开其冢，所识车辋宛然。远近观者咸惊异，助之归，启母窆同葬。

孙义妇，慈谿人。归定海黄谊昭，生子湑。未几夫卒，孙育之成立，求兄女为配。甫三年，生二子，湑亦卒。时田赋皆令民自输，孙姑妇相率携幼子输赋南京，诉尚书蹇义，言：“县苦潮患，十年九荒，乞筑海塘障之。”义见其孤苦，诘曰：“何为不嫁？”对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义嗟叹久之，次日即为奏请，遣官偕有司相度成之，起自龙山，迄于观海，永免潮患。慈谿人庙祀之塘上。

梁氏，大城尹之路妻。嫁岁余，夫乏食出游山海关，卖熟食为生。又娶马氏，生子二，十余年不通问。氏事翁姑，艰苦无怨言。夫客死，氏徒步行乞，迎夫丧，往返二千里，迄扶柩携后妻二子以归，里人叹异。

余亻布妻马氏，吴县人。归五年，夫死无子，家酷贫。姑欲夺其志，有田二亩半，得粟不以与妇，马不为动。姑潜纳他人聘，一夕鼓吹临门，趣治妆，马入卧室自经死，几上食器，糠籺尚存。

义姑万氏，名义颛，字祖心，鄞人，宁波卫指挥佥事钟女也。幼贞静，善读书。

两兄文、武，皆袭世职，战死，旁无期功之亲。继母曹氏，两嫂陈氏、吴氏，皆盛年孀居。吴遗腹仅六月，姑旦暮拜天哭告曰：“万氏绝矣，愿天赐一男，续忠臣后。

我矢不嫁，共抚之。”已果生男，名之曰全。姑喜曰：“万氏有后矣。”乃与诸嫠共守，名阀来聘，皆谢绝之，训全读书，迄底成立。全嗣职，传子禧、孙椿，皆奉姑训惟谨。姑年七十余卒。姑之祖斌及父兄并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贞数十年，姑更以义著。乡人重之，称为四忠三节一义之门。

后有陈义姑者，沙县陈穗女。年十八，父母相继卒，遗二男，长七岁，次五岁。

亲族利其有，日眈眈于旁。姑矢志抚弟，居常置帚数十。族兄弟暮夜叩门，姑燃帚照之，亟启户具酒食款。叩者告曰：“吾辈夜行灭火，就求烛耳。”自此窥伺者绝意。及二弟毕婚，年四十五乃嫁，终无子。二弟迎归，母事之。

郭氏，大田人。邓茂七之乱，乡人结寨东岩。寨破，郭褓幼儿走，且有身，为贼所驱。郭奋骂，投百尺岩下，与儿俱碎乱石间，胎及肠胃迸出，狼籍岩下。贼据高瞰之，皆叹曰：“真烈妇也！”瘗之去。同时有幼溪女，失其姓名。茂七破沙县，匿草间，为二贼所获。遇溪桥，贞女曰：“扶我过，当从一人而终。”二贼争趋挽，至桥半，女视溪流湍急，拽二贼投水中，俱溺死。

程氏，扬州胡尚絅妻。尚絅婴危疾，妇刲腕肉啖之，不能咽而卒。妇号恸不食二日。怀孕四月矣，或曰：“得男可延夫嗣，徒死何为？”答曰：“吾亦知之，倘生女，徒苟活数月耳。”因复食，弥月果生男。明年殇，即前语翁姑曰：“媳不能常侍奉，有娣姒在，无悲也。”复绝食，越二日其姑抚之曰：“尔父母家二百里内，若不俟面诀乎？”妇曰：“可急迎之。”日饮米沈一匙以待。逾十有二日，父母遣幼弟至，妇曰：“是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徐简ＤＢ中簪珥，令办后事，以其余散家人并邻妪尝通问者，复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当逝。向曾刲肉救夫，夫不可救，以灰和之置床头，附吾左腕，以示全归。”遂卒。

王妙凤，吴县人。适吴奎。姑有淫行。正统中，奎商于外。姑与所私饮，并欲污之，命妙凤取酒，挈瓶不进。频促之，不得已而入。姑所私戏纟其臂。妙凤愤，拔刀斫臂不殊，再斫乃绝。父母欲讼之官，妙凤曰：“死则死耳，岂有妇讼姑理邪？”

逾旬卒。

唐贵梅者，贵池人。适同里硃姓。姑与富商私，见贵梅悦之，以金帛贿其姑，诲妇淫者，百端勿听，加箠楚勿听，继以砲烙，终不听。乃以不孝讼于官。通判某受商赂，拷之几死者数矣。商冀其改节，复令姑保出之。亲党劝妇首实，妇曰：“若尔，妾之名幸全，如播姑之恶何？”夜易服，自经后园梅树下。及旦姑起，且将挞之。至园中乃知其死，尸悬树三日，颜如生。

其后，嘉靖二十三年，有嘉定张氏者，嫁汪客之子。其姑多与人私，诸恶少中有胡岩者，最桀黠，群党皆听其指使。于是与姑谋，遣其子入县为卒，而岩等日夕纵饮。一日，呼妇共坐，不应。岩从后攫其梳，妇折梳掷地。顷之，岩径入犯妇。

妇大呼杀人，以杵击岩。岩怒走出，妇自投于地，哭终夜不绝，气息仅属。诘旦，岩与姑恐事泄，絷诸床足守之。明日召诸恶少酣饮。二鼓共缚妇，槌斧交下。妇痛苦宛转曰：“何不以利刃刺我。”一人乃前刺其颈，一人刺其胁，又豕其阴。举尸欲焚之，尸重不可举，乃火其室。邻里救火者蹋门入，见赫然死人，惊闻于官。

官逮小女奴及诸恶少鞫之，具得其实，皆以次受刑。妇死时年十九。邑故有烈妇祠，妇死前三日，祠旁人闻空中鼓乐声，火炎炎从祠柱中出，人以为贞妇死事之征云。

杨泰奴，仁和杨得安女。许嫁未行。天顺四年，母疫病不愈。泰奴三割胸肉食母，不效。一日薄幕，剖胸取肝一片，昏仆良久。及苏，以衣裹创，手和粥以进，母遂愈。母宿有膝挛疾，亦愈。后有张氏，仪真周祥妻。姑病，医百方不效。一方士至其门曰：“人肝可疗。”张割左胁下，得膜如絮，以手探之没腕，取肝二寸许，无少痛，作羹以进姑，病遂瘳。

陈氏，祥符人。字杨瑄，未嫁而瑄卒。女请死，父母不许，欲往哭，又不许。

私剪发，属媒氏置瑄怀。汴俗聘女，以金书生年月日畀男家，号定婚帖。瑄母乃以帖裹其发，置瑄怀以葬。女遂素服以居。亡何，父母谋改聘，女缢死。后五十三年，至正德中，瑄侄永康改葬瑄，求陈骨合焉。二骨朽矣，发及定婚帖鲜完如故。葬三年，岐谷、丫瓜产墓上。

张氏，秀水人。年十四，受同邑诸生刘伯春聘。伯春负才名，必欲举于乡而后娶。未几卒，女号泣绝发，自为诗祭之。持服三年，不逾阃，不茹荤。服阕，即绝饮食，父母强谕之，终不食，旬日而卒。年二十，舅姑迎柩合葬焉。又有江夏欧阳金贞者，父梧，授《孝经》、《列女传》。稍长，字罗钦仰，从梧之官柘城。梧艰归，舟次仪真，钦仰坠水死。金贞年甫十四，惊哭欲赴水从之，父母持不许。又欲自缢，父母曰：“汝未嫁，何得尔？”对曰；“女自分无活理，即如父母言，愿终身称未亡人。”大声哀号不止。及殓，剪发系夫右臂以殉。抵家，告父母曰：“有妇，以事姑也。姑既失子，可并令无妇乎？愿归罗，以毕所事”。”父母从之。后父知广元县，姑病卒，女乃归宁。有讽他适者，曰：“事姑毕矣，更何待？”女曰：“我昔殓罗郎时，有一束发缠其手，谁能掘冢开棺，取发还我，则易志矣。”遂止。

生平独卧一楼，年六十余卒。

庄氏，海康吴金童妻。成化初，广西流寇掠乡邑，庄随夫避新会，佣刘铭家。

铭见庄美，欲犯之，屡诱不从。乃令党梁狗同金童入海捕鱼，没水死。越三日不还，庄求之海宾，尸浮岸侧，手足被缚，肿腐莫可辨。庄以衣识之，归携女赴水，抱夫尸而没。翼日，三尸随流绕铭门，去而复还。士人感异殡祭之，然莫知铭杀也，后梁狗漏言，有司并捕考，处以极刑。

唐氏，汝阳陈旺妻，随其夫以歌舞逐食四方。正德三年秋，旺携妻及女环儿、侄成儿至江夏九峰山。有史聪者，亦以傀儡为业。见妇、女皆艳丽，而旺且老，因绐旺至青山，夜杀之。明日，聪独返，携其妇、女、幼侄入武昌山吴王祠，持利刃胁唐。唐曰：“汝杀吾夫，吾不能杀汝以复仇，忍从汝乱邪？”遂遇害。贼裹以席，置荆棘中。明日，徙蓑衣园，贼又迫环儿，临以刃。环儿哭且詈，声振林木，贼亦杀之，瘗粪壤中而去。其年冬至，贼被酒，成儿潜出告官，擒于葛店市，伏诛。

王氏，慈谿人。聘于陈，而夫佳病，其父母娶妇以慰之。及门，即入侍汤药。

未几，佳卒，王年甫十七，矢志不嫁。姑张氏曰：“未成礼而守，无名。”女曰：“入陈氏门，经事君子，何谓无名？”姑乃使其二女从容讽之。妇不答，截发毁容。

姑终欲强之，窘辱万状。二小姑陵之若婢，稍不顺即爪其面，姑闻复加构楚。女口不出怨言，曰：“不逼嫁，为婢亦甘也。”夜寝处小姑床下，受湿得伛疾，私自幸曰：“我知免矣。”鞠从子梅为嗣，教之。成化初领乡荐，卒昌其家。后有易氏，分宜人，嫁安福王世昌。时世昌已遘疾，奄奄十余月，易事之，衣不解带。世昌死，除丧犹缟素。姑怜之，谓：“汝犹处子，可终累乎？”跪泣曰：“是何言哉？父母许我王氏，即终身王氏妇矣。”自是独处一楼，不窥外户四十余年。方世昌疾，所吐痰血，辄手一布囊盛之。卒后，用所盛囊为枕，枕之终身。

钟氏，桐城陶镛妻。镛以罪被戍，卒于外。钟年二十五，子继甫在抱，负镛骨四千余里归葬。乃断发杜门，年八十二以节终。继亦早卒，妻方氏年二十七，子亮甫二岁。其兄怜之，微叩其意，方以死誓。景泰中，亮举乡试，业于太学，卒。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吴氏二十二，皆无子，扶榇归葬。贫不能支，所亲劝之嫁，两人哭曰：“而不知我之为节妇妇乎！”乃共以纺绩自给。越二十六年，县令陈勉以闻，诏旌三代。人称之曰四节里。

宣氏，嘉定张树田妻。夫素狂悖，与宣不睦。夫病，宣晨夕奉事。及死，誓身殉。时树田友人沈思道亦死，其妇孙与宣以死相要，各分尺帛。孙自经，或劝宣曰：“彼与夫相得，故以死报，汝何为效之？”宣叹曰：“予知尽妇道而已，安论夫之贤不贤。”卒缢死。

徐氏，慈谿人，定海金杰妻也。成化中，杰兄以罪逮入京，杰往请代。濒行，徐已有身，杰谓曰：“予去，生死不可知，若生男善抚之，金氏鬼庶得食也。”已而悔曰：“我几误汝，吾去无还理，即死，善事后人。”徐泣曰：“君以义往，上必义君，君兄弟当同归，无过苦也。即如君言，妾有死耳，敢忘付托乎？”已果生男，无何兄得还，杰竟瘐死。徐抚孤恸曰：“我本欲从汝父地下，奈金氏何？”强营葬事。服阕，父母劝他适，截发断指自誓，食澹茹苦六十余年，视子孙再世成立，乃卒。

义妾张氏，南京人。松江杨玉山商南京，娶为妾。逾月以妇妒，遣之归。张屏居自守，杨亦数往来，所赠千计。后二十余年，杨坐役累，罄其产，怏怏失明。张闻之，直造杨庐，拜主母，捧杨袂大恸。乃悉出向所赠金珠，具装，嫁其二女，并为二子娶妇，留侍汤药。逾年杨死，守其柩不去。既免丧，父母强之归，不从，矢志以殁，终身不见一人。

龚烈妇，江阴人。年十七嫁刘玉，家贫，力作养姑。姑亡，相夫营葬。夫又亡，无以为敛。里有羡妇色者，欲助以棺。龚觉其意，辞之。既又强之，龚恐无以自脱，乃以所生六岁男、三岁女寄食母家。是夜，积麦稿屋中，举火自焚，抱夫尸死。又江氏，蒙城王可道妻。夫贫，负贩糊口，死不能敛。比邻诸生李云蟾合钱敛之，卜日以葬。及期，率众至其家，阒然无声，厨下灯微明，趋视之饮食毕具，盖以待舁棺者，妇已缢死灶旁矣。众惊叹，复合钱并葬之。

会稽范氏二女，幼好读书，并通《列女传》。长适江，一月寡。次将归傅，而夫亡。二女同守节，筑高垣，围田十亩，穿井其中，为屋三楹以居。当种获，父启圭窦率佣以入，余日则塞其窦，共汲井灌田。如是者三十年。自为茔于屋后，成化中卒，竟合葬焉。族人即其田立祠以祀。

又有丁美音，溆浦丁正明女。幼受夏学程聘，年十八将嫁，学程死，美音誓不再嫁。父母曰：“未嫁守节，非礼也。何自苦如此？”美音啮指滴血，吁天自矢。

当道交旌之，赍以银币约百金，乃构室独居，鬻田自赡，事舅姑，养父母。乡人名其田为贞女田。

成氏，无锡人，定陶教谕缯女，登封训导尤辅妻也。辅游学靖江，成从焉。江水夜溢，家人仓卒升屋，成整衣欲上，问：“尔等衣邪？”众谢不暇。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尚可俱生邪？我独留死耳。”众号哭请，不应。厥明，水退，坐死榻上。

后崇祯中，兴安大水，漂没庐舍。有结筏自救者，邻里多附之。二女子附一朽木，倏沈倏浮，引筏救之，年皆十六七，问其姓氏不答。二女见筏上男子有裸者，叹曰：“吾姊妹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为！”携手跃入波中死。

章银儿，兰谿人。幼丧父，独与母居。邑多火灾，室尽毁，结茅以栖母。母方疾，邻居又火，银儿出视，众呼令疾避。银儿曰：“母疾不能动，何可独避。”亟返入庐，欲扶母出，烈焰忽覆其庐，众莫能救。火光中，遥见银儿抱其母，宛转同焚死，时弘治元年三月也。

义妹茅氏，慈谿人。年十四，父母亡，独与兄嫂居。其兄病痿卧。值倭入县，嫂出奔，呼与偕行。女曰：“我室女，将安之！且俱去，谁扶吾兄者！”贼至，纵火，女力扶其兄避于空室，竟被燔灼并死。

招囊猛，云南孟琏长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罗妻也。年二十五，夫死，守节二十八年。弘治六年九月，云南都指挥使奏其事。帝曰：“朕以天下为家，方思励名教以变夷俗。其有趋于礼义者，乌可不亟加奖励。招囊猛贞节可嘉，其即令有司显其门闾，使远夷益知向化，无俟核报。”

张维妻凌氏，慈谿人。弘治中，维举于乡，卒。妇年二十五，子四岁亦卒。其兄讽之改图，妇痛哭啮脣，噀血洒地，终身不归宁。舅姑慰之曰：“不幸绝嗣，日计无赖，吾二人景逼矣，尔年尚远，何以为活？”妇曰：“耻辱事重，饿死甘之。”

乃出簪珥为舅纳妾，果得子，喜曰：“张氏不绝，亡夫墓门且有寒食矣。”后舅病疯，姑双目瞽，妇纺绩供养，二十年不衰。后有杜氏，贵池曹桂妻。年二十四，夫亡，遗腹生女，悲苦无计。日讽姑为舅纳妾，果生一子。产后，妾死，杜以己女托于族母，而自乳其叔。逾年翁丧，劝者曰：“汝辛苦抚孤，宁能以叔后汝乎？”杜曰：“叔后吾翁，异日生二子，即以一子后我夫，吾志毕矣。”后卒如其言。

义妇杨氏，王世昌妻，临漳人。弘治中，世昌兄坐事论死。世昌念兄为嫡子，请代其刑。时杨未笄，谋于父母宗族曰：“彼代兄死为义士，我顾不能为义妇邪？

愿诉于上代夫死。”遂入京陈情，敕法司议，夫妻并得释。

史氏，杞县人。字孔弘业，未嫁而夫卒。欲往殉之，母不许。女七日不食，母持茗逼之饮，双蛾适堕杯中死，女指示曰：“物意尚孚我心，母独不谅人邪！”母知不可夺，翌日制素衣缟裳，送之孔氏。及暮，辞舅姑，整衣自经死。白气缕缕胜屋上，达旦始消。又有林端娘者，瓯宁人，字陈廷策。闻廷策讣，寄声曰：“勿殓，吾将就死。”父曰：“而虽许字，未纳币也。”对曰：“既诈矣，何币之问？”父谨防之。曰：“女奚所不可死，顾死夫家韪耳。”父曰：“婿家贫，无以周身。”

曰：“身非所恤。”又曰：“婿家贫，孰为标名？”曰：“名非所求。”遂往哭奠毕，自克死期，理帛自经，三拱而绝。陈故家青阳山下，山下人言妇将尽时，山鸣三昼夜。

汪烈妇，晋江诸生杨希闵妻也。年二十三，夫死，无子，欲自经。家人防之谨，不得间。氏闻茉莉有毒能杀人，多方求之，家人不知也，日供数百朵。逾月，家人为亡者斋祭，妇自撰祭文，辞甚悲。夜五鼓，防者稍懈，取所积花煎饮之，天明死。

窦妙善，京师崇文坊人。年十五，为工部主事余姚姜荣妾。正德中，荣以瑞州通判摄府事。华林贼起，寇瑞，荣出走。贼入城，执其妻及婢数人，问荣所在。时妙善居别室，急取府印，开后窗投荷池。衣鲜衣前曰：“太守统援兵数千，出东门捕尔等，旦夕授首，安得执吾婢？”贼意其夫人也，解前所执数人，独舆妙善出城。

适所驱隶中，有盛豹者父子被掠，其子叩头乞纵父，贼许之。妙善曰：“是有力，当以舁我，何得遽纵。”贼从之。行数里，妙善视前后无贼，低语豹曰：“我所以留汝者，以太守不知印处，欲藉汝告之。今当令汝归，幸语太守，自此前行遇井，即毕命矣。”呼贼曰：“是人不善舁，可仍纵之，易善舁者。”贼又从之。行至花坞遇井，妙善曰：“吾渴不可忍，可汲水置井傍，吾将饮。”贼如其言，妙善至井傍，跳身以入，贼惊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荣取印，引至花坞，觅井，果得妙善尸。

越七年，郡县上其事，诏建特祠，赐额贞烈。

石门丐妇，湖州人，莫详其姓氏。正德中，湖大饥，妇随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门市乞食。三人偶相失。妇有色，市人争挑之。与之食不顾，诱之财亦不顾。寓东高桥上，不复乞食者二日。伺夫与姑皆不至，聚观者益众，妇乃从桥上跃入水中死。

贾氏，庆云诸生陈俞妻。正德六年，兵变，值舅病卒，家人挽之避，痛哭曰：“舅尚未敛，妇何惜一死。”身服斩衰不解。兵至，纵火迫之出，骂不绝口，刃及身无完肤，与舅尸同烬。年二十五。

鄞县诸生李珂妻胡氏，年十八归珂。阅七年，珂死，遗男女各一，胡誓不逾阈。

邻火作，珂兄珮往救之，曰：“阿姆来，吾乃出。”珮使妻陈往，妇以七岁男自牖付之，属曰：“幸念吾夫，善视之。”陈曰：“婶将何如？”绐之曰：“取少首饰即出。”陈去，胡即累衣箱塞户，抱三岁女端坐火中死。

陈宗球妻史氏，南安人。夫死将殉有期矣，尚为姑酿酒。姑曰：“妇已决死，生存岂多日，何辛苦为？”曰：“政为日短，故酿而奉姑。”将死，告舅曰：“妇有丧，幸毋髹棺。”遂缢。

叶氏，定海人。许聘慈谿翁姓，而父母俱殁，遂育于翁。年十四，翁资产日落，且失其姑，舅待之如奴，劳勚万状，略无怨色。舅以子幼，欲鬻之罗姓者，叶恚曰：“我非货也，何辗转贸易为？”日哽咽垂涕。既知不可免，伪为喜色，舅遂宽之。

夜月上，绐诸姒曰：“月色甚佳，盍少犹夷乎？”趋门外良久。诸姒并劝曰：“夜既半矣，盍就寝。”遂入，及晨觅之，则氏已浮尸于河矣，起之色如生。

胡贵贞，乐平人。生时，父母欲不举，其邻曾媪救之归，与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长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继亡，家甚落。贵贞父将夺以姻富家，女曰：“我鞠于曾，妇于曾，分姑媳，恩母子，可以饥寒弃之邪？”乃依从姑以居，荜舍单浅，外人未尝识其面。其兄乘天福未婚，曳以归，出视求聘者金宝笄饰。女知不免，潜入房缢死。

孙氏，吴县卫廷珪妻。随夫商贩，寓浔阳小江口。宁王陷九江，廷珪适他往，所亲急邀孙共逃。孙谓两女金莲、玉莲曰：“我辈异乡人，汝父不在，逃将安之？

今贼已劫邻家矣，奈何？”女曰：“生死不相离，要当为父全此身耳。”于是母子共一长绳自束，赴河死。

江氏，余干夏璞妻。正德间，贼至，抱方晬弟走，不得脱。贼将缚之，曰：“诚愿与将军俱，顾吾父年老，惟一弟，幸得全之。”贼以为信，纵令置所抱儿，出遂大声骂贼，投桥下死。

后隆庆中，有高明严氏，贼掠其境，随兄出避，遇贼，刃及其兄。女跪泣曰：“父早丧，孀母坚守，恃此一兄，杀之则祀殄矣，请以身代。”贼悯然为纳刃。既而欲污之，则曰：“请释吾兄即配汝。”及兄去，执不从，竟剖腹而死。

## 列传第一百九十 列女二

○欧阳氏徐氏 冯氏 方氏叶氏 潘氏 杨氏 张烈妇蔡氏 郑氏王烈妇许烈妇 吴氏 沈氏六节妇 黄氏张氏 张氏叶氏 范氏刘氏二女 孙烈女蔡烈女 陈谏妻李氏 胡氏 戴氏胡氏许元忱妻胡氏郃阳李氏 吴节妇杨氏徐亚长 蒋烈妇杨玉英张蝉云 倪氏 彭氏刘氏 刘氏二孝女 黄氏 邵氏婢杨贞妇倪氏 杨氏 丁氏 尤氏 李氏 孙氏方孝女解孝女 李氏 项贞女 寿昌李氏 玉亭县君 马氏王氏刘氏杨氏 谭氏张氏 李烈妇黄烈妇须烈妇陈节妇马氏 谢烈妇 张氏王氏 戚家妇 金氏杨氏 王氏李孝妇洪氏 倪氏 刘氏

欧阳氏，九江人，彭泽王佳傅妻也。事姑至孝。夫亡，氏年方十八，抚遗腹子，纺绩为生。父母迫之嫁，乃针刺其额，为誓死守节字，墨涅之，深入肤里，里人称为黑头节妇”又徐氏，乌程人。年十六，嫁潘顺。未期而夫病笃，顾徐曰：“母老，汝年少，奈何？”徐泣下，即引刀断左小指，以死誓。夫死，布衣长斋。年七十八卒。遗命取断指入棺中。家人出其指，所染爪红色尚存。

冯氏，宣城刘庆妻。年十九，夫亡，誓守节。其娣姒讽之曰：“守未易言，非咬断铁钉者不能。”冯即投袂起，拔壁上钉啮之，ＤＣ然有齿痕。复抉臂肉，钉著壁上曰：“脱有异志，此即狗彘肉不若。”已而遗腹生子，曰大贤。长娶李氏，大贤又夭，姑妇相守至老。卒，取视壁钉肉，尚韧不腐，齿痕如新。

方氏，金华军士袁坚妻。坚嗜酒败家，卒殡城北濠上。方贫无所依，乃即殡处置棺，寝处其中，饥则出饮于濠。久之不复出，则死矣。郡守刘郤为封土祭之。

又叶氏，兰谿人。适神武中卫舍人许伸。伸家素饶于财，以不检，荡且尽，携妻投所亲，卒于通州。氏守尸，昼夜跪哭。或遗之食，或馈金，或劝以改嫁，俱却不应。水浆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尸傍，年二十余，州人为买棺合葬。

潘氏，海宁人。年十六，归许钊，生子淮。甫期年，钊卒，既殓，潘自经。死已两日矣，有老妪过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药，更苏。钊族兄欲不利于孤，嗾潘改适，潘毁容自矢。族兄者，夜率势家仆数十人诬以债，椎门入。潘负子，冒风雨，逾垣逸。前距大河，追者迫，潘号恸投于河。适有木浮至，凭以渡，达母家，遂止不归。淮年十九，始归。淮补诸生，娶妇生五子。潘年五十，宗人聚而祝，族兄者亦至。潘曰：“氏所以得有今日，赖伯氏玉成。”目淮酌酒饮伯，卒爵，北向拜曰：“未亡人，三十年来濒死者数矣，而顾强生，独以淮故耳。今幸成立，且多子，复何憾。”语毕入室。顷之宴彻，诸宗人同淮入谢，则缢死室中矣。

杨氏，桐城吴仲淇妻。仲淇卒，家贫，舅欲更嫁之。杨曰：“即饥死，必与舅姑俱。”舅不能夺。数年，家益贫，舅谋于其父母，将以偿债。杨仰天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无所助于贫，不仁。失节则不义。吾有死而已。”因咽发而死。

张烈妇，芜湖诸生缪釜妻。年十八，归釜。越四年，釜病，属张善自托。张泣曰：“夫以吾有二心乎？有子则守志奉主，妻道也。无子则洁身殉夫，妇节也。”乃沐浴更衣，阖户自缢。阅日，而釜乃卒。又蔡烈妇，松阳叶三妻。三负薪为业，蔡小心敬事。三久病，织纟任供药饵。病笃，执妇手诀曰：“及我生而嫁，无受三年苦。”

妇梳洗更衣，袖刀前曰：“我先嫁矣。”刎颈死。三惊叹，寻死。又郑氏，安陆赵鈓妻。性刚烈，闺房中言动不涉非礼。某寡妇更适人，馈以茶饼。郑怒，命倾之。

夫戏曰：“若勿骂，幸夫不死耳。”郑正色曰：“君勿忧，我岂为此者。”后鈓疾将死，回视郑，瞪目不瞑。郑曰：“君得毋疑我乎？”即自缢于床楣。鈓少苏，回盼，出泪而绝。

王烈妇，上元人。夫嗜酒废业，僦居破屋一间，以竹篷隔内外。妇日塞户，坐门扉绩麻自给。夫与博徒李游。李悦妇姿，谋乱之。夫被酒，以狂言餂妇，妇奔母家避之。夫逼之归，夜持酒脯与李俱至，引妇坐，妇骇走且骂。夫以威挟之，妇坚拒，大被搒笞。妇度不免，夜携幼女坐河干，恸哭投河死。是夜，大风雨，尸不漂没。及曙，女尚熟睡草间。

又许烈妇，松江人许初女。夫饮博不治生。诸博徒聚谋曰：“若妇少艾，曷不共我辈欢，日可得钱治酒。”夫即以意喻妇，妇叱之，屡加箠挞不从。一日，诸恶少以酒肴进。妇走避邻妪家，泣顾怀中女曰：“而父不才，吾安能靦颜自存，俟汝之成民也。”少间，闻阖户声。妪觇之，则拔刀刎颈仆地矣。父挈医来视，取热鸡皮封之，复抓去。明旦气绝，年二十五。

吴氏，永丰人，名姞姑。年十八，适宁集略。未一年，夫卒，六日不食。所亲百方解譬，始食粥，朝暮一溢米。服除，母怜其少，欲令改适。往视之，同寝食三年，竟不敢出一语。归谓诸妇曰：“此女铁石心，不可动也。”

慈谿沈氏六节妇。章氏，祚妻。周氏，希鲁妻。冯氏，信魁妻。柴氏，惟瑞妻。

孟氏，弘量妻。孙氏，琳妻。所居名沈思桥，近海。族众二千人，多骁黠善斗。嘉靖中，倭贼入犯，屡歼其魁，夺还虏掠。贼深仇之。一日，贼大至，沈氏豪誓于众曰：“无出妇女，无辇货财，共以死守，违者诛。”章亦集族中妇女誓曰：“男子死斗，妇人死义，无为贼辱。”众竦息听命。贼围合，群妇聚一楼以待。既而贼入，章先出投于河，周与冯从之。紫方为夫砺刃，即以刃斫贼，旋自刃。孟与孙为贼所得，夺贼刃自刺死。时宗妇死者三十余人，而此六人尤烈。

黄氏，沙县王珣妻。嘉靖中，倭乱，流劫其乡。乡之比邻，皆操舟为业。贼至，众妇登舟，匿舱中，黄兀坐其外。众妇呼之曰：“不虞贼见乎？”黄曰：“篷窗安坐，恐贼至不得脱，我居外，便投水耳。”贼至，黄跃入水中死。时同县罗举妻张氏，从夫避乱岩穴间。贼至，张与妾及妾子俱为所获。贼见张美，欲犯之，不从。

至中途，张解发自缢，贼断之。张又解行缠，贼又觉之，徒跣驱至营。贼魁欲留之，张厉声曰：“速赐一死。”贼曰：“不畏死，吾杀汝妾。”张引颈曰：“请代妾，留抚孩婴。”贼曰：“吾杀孩婴。”张引颈曰：“请代孩婴，存夫嗣。”贼令牵出杀之。张先行，了无惧色。贼方犹豫，张骂不绝口，遂遇害。投尸于河，数日尸浮如生。

张氏，政和游铨妻。倭寇将至，妇数语其女曰：“妇道惟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汝谨识之。”铨闻，以为不祥。妇曰：“使妇与女能如此，祥孰大焉。”

未几，贼陷政和，张度不脱，连呼女曰：“省前诲乎？”女颔之，即赴井。张含笑随之，并死。

又叶氏，松溪江华妻，陈氏，叶弟惠胜妻，偕里人避倭长潭。值岁除，里妪觅刀为幼男薙发弗得，叶出诸怀中。众问故，曰：“以备急耳。”及倭围长潭，执二妇，共系一绳。叶谓陈曰：“我二人被絷，纵生还，亦被恶名，死为愈。”陈唯唯。

叶探刀于怀，则已失，各抱幼女跳潭中死。同时林寿妻范氏，亦与众妇匿山坞。倭搜得众妇，偕至水南，范独与抗。或谓姑顺之，家且来赎。答曰：“身可赎，辱可赎哉！我则宁死。”贼闻言，杀其幼女恐之，不为勋。曰：“并及汝矣。”厉声曰：“固我愿也！”贼杀之。

刘氏二女，兴化人。嘉靖四十一年与里中妇同为倭所掠，系路傍神祠中。倭饮酣，遍视系中，先取其姊。姊厉声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贼乎？”倭笑慰之曰：“若从我，当询父母归汝。”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时尚论归耶？”倭尚抚背作款曲状。女怒，大骂。时黄昏，倭方纵火，女即赴火死。已复侵其妹，妹又大骂。

倭露刃胁之，不为动，曰：“欲杀，即杀。”倭欲强犯之，女绐曰：“吾固愿从，俟姊骨烬乃可，否则不忍也。”倭喜负薪益火，火炽，女又赴火死。时同死者四十七人，二女为最。

孙烈女，五河人。性贞静，不苟嬉笑。母硃卒，继母李携前夫子郑州儿来。州儿恃母欲私女，尝以手挑之，忿批其颊。一日，女方治面，州儿从后搂之。女揪发觅刃，州儿啮其臂得脱。女奔诉于姊，触地恸哭曰：“母不幸，父又他出，贼子敢辱我，必刃之而后死。”姊曲抚慰。乃以臂痕示李，使戒戢之。州儿不悛，绐李曰：“儿采薪，臂力不胜，置遗束于路。”李往取之，归则户扃甚严。从母舒氏亦趋至，曰：“初闻如小犊悲鸣，继又响震如雷，必有异。”并力启之，州儿死阈下，项几断，女亦倚壁死。盖州儿诳母出，调女。女阳诺而使之闭门，既蹑其后杀之也。又蔡烈女，上元人。少孤，与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仆为僧者来乞食，挑之，不从。挟以刃，女徒手搏之，受伤十余处，骂不绝，宛转死灶下。贼遁去，官行验，忽来首伏。官怪问故。贼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

陈谏妻李氏，番禺人。谏，嘉靖十一年进士。为太平推官，两月卒，其弟扶榇归。李曰：“吾少嫠也，岂可与叔万里同归哉！”遂不食死。

胡氏，会稽人。字同里沈ＤＤ。将嫁，而ＤＤ遘父炼难，二兄衮、褒杖死塞上，ＤＤ与兄襄并逮系宣府狱。总督杨顺逢严嵩意，必欲置二子死，搒掠数百，令夜分具二子病状。会顺为给事中吴时来所劾，就槛车去，襄等乃得释。自是病呕血，扶父丧归，比服阕始婚，胡年已二十七。逾六月，ＤＤ卒，胡哀哭不绝声，尽出奁具治丧事。有他讽者，断发剺面绝之。终日一室中，即同产非时不见。晚染疾，家人将迎医，告其父曰：“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不药而卒，年五十一。以襄子嗣。

戴氏，莆田人，名清。归蔡本澄，年甫十四。居二年，本澄以世籍戍辽东，买妾代妇行。戴父与约曰：“辽左天末，五年不归，吾女当改嫁矣。”至期，父语清如约。泣不从，独居十有五年。本澄归，生一子，未晬，父子相继亡。清哀毁几绝。

父潜受吴氏聘，清闻之曰：“人呼女蔡本澄妇耳，何又云吴耶？”即往父家，使绝婚。吴讼之官，令守节，表曰寡妇清之门。时莆又有欧茂仁妻胡氏，守节严苦，内外重之。郡有狱久不断，人曰：“太守可问胡寡妇。”守乃过妇问之，一言而决。

胡氏，鄞许元忱妻。元忱为徐祝师养子，习巫祝事。胡鄙之，劝夫改业，且劝归许宗。未果，而元忱疫死。氏殡之许氏庐，苫卧柩傍，夜拥一刀卧。里某求氏为偶，氏毁面截鬓发，断左手三指，流血淋漓，某惊遁。族妇尊行抱持之，大恸，因立应后者，令子之。氏服丧三年，不浣不栉。毕葬，乃为子娶妇。夫有弟少流移于外，复为返之，许氏赖以复起。

李氏，郃阳安尚起妻。尚起商河南，病亡。氏闻讣，尽变产完夫债，且置棺以待夫榇归，跪告族党曰：“烦举二棺入地。”闭户将自缢，邻妇欲生之，排闼曰：“尔尚有所逋，何遽死？”氏启门应曰：“然吾资已尽，奈何？请复待一日。”乃纫履一双往畀之，曰：“得此足偿矣。”归家，遂缢死。

吴节妇，无为周凝贞妻。凝贞卒，妇年二十四，毁容誓死，不更适，佣女工以奉孀姑。姑老卧病，齿毁弗能食。妇绝其儿乳以乳姑，冬月卧拥姑背以暖之，宛转床席者三年。姑卒，哀毁骨立，年七十五终。又杨氏，清苑刘寿昌妻。年十九，夫卒，誓死殉。念姑病无依，乃不死。母家来迎，以姑老不忍去侧，竟不归宁。阅三十年，姑卒，葬毕，哀号夫墓曰：“妾今得相从地下矣。”遂绝粒。家人问遗言。

曰：“姑服在身，殓以布素。”遂瞑。

徐亚长，东莞徐添男女。添男为徐姓仆，生亚长四岁而死。母以亚长还其主，去而别适。比长，贞静寡言笑，居群婢中，凛然有难犯之色。家童进旺欲私之，不可。亚长奉主命薙草豆田中，进旺迹而迫之，力拒获免，因哭曰：“闻郎君读书，有寡妇手为人所引，斧断其手，况我尚女也，何以生为！”遂投江死。

蒋烈妇，丹阳姜士进妻。幼颖悟，喜读书。弟文止方就外傅。夜归，辄以饼饵啖之，令诵日所授书，悉能记忆，久之遂能文。归士进数年，士进病瘵死。妇屑金和酒饮之，并饮盐卤。其父数侦知，奔救免。不食者十二日，父启其齿饮之药，复不死。礼部尚书宝，士进从父也，知妇嗜读书，多置古图史于其寝所，令续刘向《列女传》。妇许诺，家人备之益谨。一日，妇命于纟惠帐前掘坎埋大缸贮水，笑谓家人：“吾将种白莲于此，此花出泥淖无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于是日纂辑不懈。书将成，防者稍不戒，则濡首缸中死矣。为文脱稿即毁，所存《列女传》及《哭夫文》四篇、《梦夫赋》一篇，皆文止窃而得之者。御史闻于朝，榜其门曰文章贞节。初，其兄见女能文，以李易安、硃淑真比之，辄嚬蹙曰：“易安更嫁，而淑真不慊其夫，虽能文，大节亏矣。”其幼时志操已如此。

杨玉英，建宁人。涉猎书史，善吟咏。年十八，许字官时中。时中有非意之狱，父母改受他聘。玉英闻之，嘱其婢曰：“吾箧有佩囊、布奚诸物，异日以遗官官人。”婢弗悟，诸之。于是窃入寝室，自经死，目不瞑。时中闻讣，具礼往祭，以手掩之，遂瞑。婢出所遗物，付父母启之，得诗云：“昆山一片玉，既售与卞和。

和足苦被刖，玉坚不可磨。若再付他人，其如平生何！”又张蝉云，蒲城人，许字俞桧。万历中，桧被诬系狱。女闻可贿脱，谋诸母，欲货妆奁助之。母不可，曰：“汝未嫁，何为若此。”女方食，即以碗掷地，恚不语。入暮自缢死。

陈襄妻倪氏。襄为鄞诸生，早卒。妇年三十，无子，家贫，力女红养姑。有慕其姿者，遣媒白姑。妇煎沸汤自渍其面，左目爆出，又以烟煤涂伤处，遂成狞恶状。

媒过之，惊走，不敢复以聘告。历二十年，姑寿七十余卒，妇哀恸不食死。

彭氏，安丘人。幼字王枚皋。未嫁，枚皋卒，誓不再适。潍县丁道平密嘱其父欲娶之。彭察知，六日不食。道平悔而止，心敬女节烈，后闻其疾革不起，赠以棺。

彭语父曰：“可束苇埋我，亟还丁氏棺，地下欲见王枚皋也。”遂死。又刘氏，颍州刘梅女，许聘李之本。之本殁，女泣血不食，语父曰；“儿为李郎服三年，需弟稍长，然后殉。寄语翁，且勿为郎置椁。”遂尽去铅华，教弟读书，亲正句读。越一年，梅潜许田家。女闻，中夜开箧，取李币，挑灯制衣，衣之，缢死。知府谢诏临其丧，邻里吊者如市。田家亦具奠赙，举酒方酹，柩前承灌瓦盆划然而碎，起高丈余，绕檐如蝶坠。观者震色。

刘氏二孝女，汝阳人。父玉生七女，家贫力田。尝至陇上，叹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犁不辍。”其第四、第六女闻之恻然，誓不嫁，著短衣代父耕作。及父母相继卒，无力营葬，二女即屋为丘，不离亲侧。隆庆四年，督学副使杨俊民、知府史桂芳诣其舍请见，二女年皆逾六十矣。

黄氏，江宁陈伯妻。年十八，归伯。父死，母欲改节，氏苦谏不从。一日，母来省，女闭门不与相见，母惭去。后伯疾笃，黄誓不独生。一日，姑扶伯起坐，黄熟视曰：“嗟乎！病至此，吾无望矣。”走灶下，碎食器刺喉不殊，以厨刀自刎死，年二十一。

邵氏，丹阳大侠邵方家婢也。方子仪，令婢视之。故相徐阶、高拱并家居，方以策干阶，阶不用，即走谒拱，为营复相，名倾中外。万历初，拱罢，张居正属巡抚张佳胤捕杀方，并逮仪。仪甫三岁，捕者以日暮未发，闭方所居宅，守之。方女夫武进沈应奎，义烈士，负气有力，时为诸生，念仪死，邵氏绝，将往救之。而府推官与应奎善，固邀饮，夜分乃罢。武进距方居五十里，应奎逾城出，夜半抵方家，逾墙入，婢方坐灯下，抱仪泣曰：“安得沈郎来，属以此子。”应奎仓卒前，婢立以仪授之，顿首曰：“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无憾。”应奎匿仪去，晨谒推官。旦日，捕者失仪，系婢毒掠，终无言。或言于守曰：“必应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冤哉！应奎夜饮于余，晨又谒余也。”会有为方解者，事乃寝，婢抚其子以老。

杨贞妇，潼关卫人，字郭恒。万历初，客游湖南，久不归。父议纳他聘，女不可，断发自守。家有岩壁，穴墙居之，垂橐以通饮食，如是者二十六年。恒归，乃成礼。又有倪氏，归安人，许聘陈敏。敏从征，传为已死。逾五十载始归。倪守志不嫁，至是成婚，年六十一矣。

杨氏，宁国饶鼎妻。鼎以单衣溺死湖中，杨招魂葬之，课二子成立，冬不衣袷。

万历初，年八十，竟单衣入宅旁池中，端坐死。

丁氏，五河王序礼妻。序礼弟序爵客外，为贼所杀，其妻郭氏怀孕未即殉。及生子越月，投缳死。时丁氏适生女，泣谓序礼曰：“叔不幸客死，婶复殉，弃孤不养，责在君与妾也。妾初举女，后尚有期，孤亡则斩叔之嗣，且负婶矣。”遂弃女乳侄。未几，序礼亦死，竟无子女。氏年方少，抚侄长，绝无怨悔。

尤氏，昆山贡生镛女。嫁诸生赵一凤，早死，将殉之，顾二子方襁褓，为强食。

二子复殇，恸曰：“可以从夫矣。”痛夫未葬，即营窀穸。恶少年艳其色，訾其目曰：“彼盼美而流，乌能久也。”妇闻之，夜取石灰手挼目，血出立枯。置棺自随。

夫葬毕，即自缢，或解之，乃触石裂额，趋卧棺中死。

李氏，王宠麟继妻。宠麟仕知府卒，氏年二十余，哭泣不食，经四十日疾革。

知族人利其资，必以恶语倾前妻子，预戒家人置己棺中，勿封殓。众果蝟集，噪孤杀母。氏从棺中言：“已知汝辈计必出此也。”众大惭而去，然后瞑。

孙氏，瓯宁人。幼解经史，字吴廷桂。廷桂死，孙欲左丧，家人止不得，父为命舆。曰：“奔丧而舆，可乎？”入夜，徒步往，挟纳采双金雀以见舅姑。拜毕，奠柩侧，遂不离次，期必死。吴家故贫，所治棺，取具而已。好事者助以美槚，孙视之曰：“木以美逾吾夫，非礼矣。”却之。以槥椟来，乃许。届期缢死，书衣带中云：“男毋附尸，女毋启衣。”

方孝女，莆田人。父澜，官仪制郎中，卒京师。女年十四，无他兄弟，与叔父扶榇归。渡扬子江，中流舟覆，榇浮。女时居别舟，皇遽呼救，风涛汹怒，人莫敢前。女仰天大哭，遂赴水死。经三日，尸浮，傍父榇，同泊南岸。又有解孝女，宁陵人。年十四，同母浣衣。母误溺水，女四顾无人，号泣投水。俄兄绍武至，泅而得之，母女皆死。女手挽母甚坚，兄救母，久之复苏。女手仍不解，兄哭抚之曰：“母已生，妹可慰矣。”乃解。

李氏，东乡何璇妻。璇客死。李有殊色，父迫之嫁。遂以簪入耳中，手自拳之至没，复拔出，血溅如注。姑觉，呼家人救，则已死矣。

项贞女，秀水人。国子生道亨女，字吴江周应祁。精女工，解琴瑟，通《列女传》，事祖母及母极孝。年十九，闻周病瘵，即持斋、燃香灯礼佛，默有所祝，侍女辈窃听，微闻以身代语。一日，谓乳媪曰：“未嫁而夫亡，当奈何？”曰：“未成妇，改字无害。”女正容曰：“昔贤以一剑许人，犹不忍负，况身乎？”及讣闻，父母秘其事，然传吴江人来，女已喻。祖母属其母入视，女留母坐，色甚温，母释然去。夜伺诸婢熟睡，独起以素丝约发，衣内外悉易以缟，而纫其下裳。检衣物当劳诸婢者，名标之，列诸床上。大书于几日：“上告父母，儿不得奉一日驩，今为周郎死矣。”遂自缢。两家父母从其志，竟合葬焉。

李氏，寿昌人。年十三，受翁应兆聘。应兆暴卒，女尽取备嫁衣饰焚之，以身赴火，为父母救止。乃赴翁家，哀告舅姑乞立嗣，复乞一小楼，设夫位，坐卧于旁，奠食相对，非姑不接面。舅亡，家落，忍饥纺绩以养姑。未几，姑亦亡，邻火大起，夜半达旦，延百余家。邻妇趋上楼，劝之避，妇曰：“此正我授命时也。”抱夫木主待焚。须臾四面皆烬，小楼独存。

玉亭县君，伊府宗室典柄女。年二十四，适杨仞。不两月仞卒，号恸不食。或劝以舅姑年老，且有遗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家日落。万历二十一年，河南大饥，宗禄久缺，纺绩三日，不得一飧，母子相持恸哭。夜分梦神语曰：“汝节行上闻于天，当有以相助。”晨兴，母子述所梦皆符，颇怪之。其子曰：“取屋后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钱数百。自是，每掘辄得钱。一日，舍傍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两月余，官俸亦至，人以为苦节所感。

马节妇，年十六，归平湖诸生刘濂。十七而寡。翁家甚贫，利其再适，必欲夺其志。不与饮食，百计挫之，志益厉。尝闭门自经，或救之，则系绝而坠于地死矣。

急解之，渐苏。翁又阴纳沈氏聘，其姑诱与俱出，令女奴抱持纳沈舟。妇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须臾风雨昼晦，疾雷击舟，欲覆者数四。沈惧，乃旋舟还之。事闻于县，县令妇别居。时父兄尽殁，无可归，假寓一学舍，官赡之以老。

王氏，东莞叶其瑞妻。其瑞贫，操舟往来邻境，一月一归。妇纺绩易食。万历二十四年，岭南大饥，民多鬻妻子。其瑞将鬻妇博罗民家，券成，载其人俱来。入门见氏羸甚，问之，不饘粥数日矣。其瑞泣语之故，且示之金，妇笑而许之。及舟发宝潭，跃入潭中死。两岸观者如堵，皆谓水迅，尸流无所底。其瑞至，从上流哭数声，尸忽涌出，去所投处，已逆流数十步矣。

刘氏，博平吴进学妻。杨氏，进性妻。进学疫死，既葬，刘夜匍匐缢于墓所。

未几，进性亦疫死，杨一恸几绝。姑议嫁之，杨曰：“我何以不如姒。”遂缢死。

谭氏，南海方存业妻。生子三月，夫亡，悲号欲殉。母乃姑交止之，且讽改适。

氏垂涕曰：“吾久不乐生，特念姑与儿耳。”哽咽流涕不止，二人不敢复言。及子七岁，遣就塾师，先令拜姑，微示付托意，窃自喜曰：“吾今可以遂志矣。”一日，媒氏至，复劝改适，氏愈愤，中夜缢死。又张氏，临清林与岐妻。夫亡，欲自缢，舅姑慰之曰：“尔死，如遗孤何？”氏以衣物倩乳妪育其子，三月，知子安乳妪，遂不食死。

李烈妇，余姚吴江妻。年二十，夫与舅俱卒，家酷贫，妇纺绩养姑，己恒冻馁。

有黄某者，谋娶之，贿夫族某使铒其姑，未即从。某乃阴与黄及父家约，诡称其母暴病，肩舆来迎。妇仓卒升舆，既及门，非父家也。姑亦寻至，布几席，速使成礼。

妇佯曰：“所以不欲嫁者，为姑老无依耳。姑既许，复何言。然妾自夫殁未尝解带，今愿一洗沐。”又问：“聘财几何？”姑以数对。曰：“亟怀之去。姑在，我即从人，殊赧颜也。”众喜，促姑行，为具汤。汤至，久不出，辟户视之，则缢死矣。

其后，崇祯十五年，余姚又有黄烈妇者，金一龙妻。夫早殁，黄截指自誓，立从子为嗣，与姑相依。熊氏子欲娶之，母党利其财，绐令还家，间道送于熊。黄知势不可挽，愿搜括所有以偿聘金，不听，相持至夜深，引刀自刎未殒。其姑闻之，急趋视，黄曰：“妇所以未即死者，欲姑一面耳，今复何求。”遂剜喉以绝。郡邑闻之，毙熊氏子狱中。

须烈妇，吴县人。夫李死，市儿悦其色，争欲娶之。妇泣曰：“吾方送一夫，旋迎一夫。且利吾夫之死而妻我，不犹杀我夫耶！”市儿乃纠党聚谋，将掠之。妇惊奔母，母惧不敢留。返于姑，姑惧知母。投姊，姊益不敢留，妇泣而归。邻人劝之曰：“若即死，谁旌若节者，何自苦若此？”妇度终不免，自经死。

陈节妇，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逾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目乃瞑。

马氏，山阴刘晋啸妻。万历中，晋啸客死，马年二十许，家无立锥。伯氏有楼，遂与母寄居其上，以十指给养，不下梯者数十年。常用瓦盆贮新土，以足附之。邻妇问故，曰：“吾以服土气耳。”年六十五卒。

谢烈妇，名玉华，番禺曹世兴妻。世兴为冯氏塾师，甫成婚，即负笈往。亡何病归，不能起，妇誓不改适。曹族之老嘉之，议分祭田以赡。或谓妇年方盛，当俟襄事毕，令归宁，妇佯诺。及期，驾舆欲行，别诸姒，多作诀语，徐入室闭户，以刀自断其颈。家人亟穴板入，血流满衣，尚未绝，见诸人入，亟以左手从断处探喉出之，右手引刀一割，乃瞑。

张氏，桐城李栋妻。栋死无子，张自经于床。母救之，奋身起，引斧斫左臂者三。家人夺斧，抑而坐之蓐间，张瞆闷不语。家人稍退，张遽揜身出户投于水。水方冰，以首触穴入，遂死。”邑又有烈妇王氏，高文学妻。文学死，父道美来吊，谓王曰：“无过哀。事有三等，在汝自为之。”王辍泣问之，父曰：“其一从夫地下为烈，次则冰霜以事翁姑为节，三则恒人事也。”王即键户，绝粒不食，越七日而死。又有戚家妇者，宝应人。甫合卺，而夫暴殁。妇哭之哀，投门外汪中死。后人名其死所为戚家汪云。

金氏，通渭刘大俊妻。年十九，夫病风痹，金扶浴温泉。暴风雨，山水陡发，夫不能动，令金急走。金号泣坚持不肯舍，并溺死。尸流数十里而出，手犹挽夫不释云。又应山诸生王芳妻杨氏。芳醉坠塘中，氏赴水救之。夫入水益深，氏追深处偕死。

王氏，山阴沈伯燮妻。议婚数年，伯燮病厉，手挛发秃，父母有他意。女问：“沈郎病始何日？”父曰：“初许时固佳儿，今乃病。”女曰：“既许而病，命也，违命不祥。”竟归之。伯燮病且惫，王奉事无少怠。居八年卒，嗣其从子。更出簪珥佐舅买妾，更得子。逾年，舅姑相继亡，王独抚二幼孤，鬻手食之，并成立。

李孝妇，临武人，名中姑，适江西桂廷凤。姑邓患痰疾，将不起，妇涕泣忧悼。

闻有言乳肉可疗者，心识之。一日，煮药，巘香祷灶神，自割一乳，昏仆于地，气已绝。廷凤呼药不至，出视，见血流满地，大惊呼救，倾骇城市，邑长佐皆诣其庐，命亟治。俄有僧踵门曰：“以室中蕲艾傅之，即愈。”如其言，果苏，比求僧不复见矣。乃取乳和药奉姑，姑竟获全。又洪氏，怀宁章崇雅妻。崇雅早卒，洪守志十年。姑许，疾不能起，洪剜乳肉为羹而饮之，获愈，余肉投池中，不令人知。数日后，群鸭自水中衔出，鸣噪回翔，小童获以告姑。姑起视之，乳血犹淋漓也。其夫兄崇古亦早亡，姒硃氏誓死靡他，妯娌相守五十年云。

倪氏，兴化陆鰲妻。性纯孝，舅早世，悯姑老，朝夕侍寝处，与夫睽异者十五年。姑鼻患疽垂毙，躬为吮治，不愈，乃夜焚香告天，割左臂肉以进，姑啖之愈。

远近称孝妇。

刘氏，张能信妻，太仆卿宪宠女，工部尚书九德妇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汤药不离侧。及病剧，举刀刲臂，侍婢惊持之。舅闻，嘱医言病不宜近腥腻，力止之。逾日，竟刲肉煮糜以进，则乃姑已不能食，乃大悔恨曰：“医绐我，使姑未鉴我心。”复刲肉寸许，恸哭奠箦前，将阖棺，取所奠置棺中曰：“妇不获复事我姑，以此肉伴姑侧，犹身事姑也。”乡人莫不称其孝。

##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列女三

○徐贞女 刘氏 余氏 虞凤娘 林贞女 王贞女 倪美玉刘烈女 上海某氏谷氏 白氏 高烈妇 于氏台氏 胡氏王氏 刘孝女 崔氏 高陵李氏烈妇柴氏周氏王氏 荆娲宋氏 李氏陈氏 蕲水李氏婢阿来 万氏王氏五烈妇 明伦堂女陈氏泽二李氏 姜氏 六安女 石氏女谢氏 庄氏 冯氏唐烈妻陈氏刘氏 唐氏颜氏 卢氏 于氏萧氏 杨氏仲氏女何氏 赵氏 倪氏王氏 韩氏 邵氏李氏 江氏 杨氏张氏石氏王氏等 郭氏 姚氏 硃氏徐氏女定州李氏 胡敬妻姚氏熊氏 丘氏乾氏黄氏 洗马畈妇 向氏 雷氏 商州邵氏吕氏 曲周邵氏 王氏 吴之瑞妻张氏韩鼎允妻刘氏江都程氏六烈 江都张氏兰氏等 张秉纯妻刘氏陶氏田氏 和州王氏方氏 陆氏子道弘妻于氏 项淑美王氏甬上四烈妇 夏氏徐贞女，宣城人。少字施之济。年十五，里豪汤一泰艳之，倚从子祭酒宾尹，强委禽焉。女父子仁不受，夜趣施舁女归。一泰恚甚，胁有司摄施妇，欲庭夺以归，先使人捽之济父子及媒妁数人，殴之府门，有司莫能制。徐氏被摄，候理，次城东旅舍，思不免，夜伺人静，投池中死，衣上下缝纫不见寸体。观者皆泣下，共舁古庙，盛夏郁蒸，蝇不敢近。郡守张德明临视，立祠城东祀之。

刘氏，京师人。有松江人戍边者，诈称无妻，娶刘。既而遇赦归，绐刘曰：“吾暂归省。”久之不复至，刘抵松访之，夫拒不纳。刘哭曰：“良人弃我，我将安归。”乃翦发为尼，行乞市上，人多怜而周之。刘置一棺，夜卧棺中数十年。邻火起，刘入棺，呼曰：“乞与阖棺，以毕吾事。”遂焚死。

余氏，黄冈宋蒙妾。蒙妻刘，举子女各一人，余无所出。及蒙卒，刘他适，妾辛勤育之。日事纺绩，非丙夜不休。壶政严肃，亲属莫敢窥其门。逾二十年，忽谓子女曰：“吾命将尽，不能终视若辈，惟望若辈为上流人尔。”越数日，无疾而逝。

虞凤娘，义乌人。其姊嫁徐明辉而卒，明辉闻凤娘贤，恳其父欲聘为继室。女知，泣谓父母曰：“兄弟未尝同妻，即姊妹可知。”父执不听，女绝口不言，自经死。

林贞女，侯官人。父舜道，官参政。女幼许长乐副都御史陈省子长源，既纳币，长源卒。女蓬首削脂泽，称疾卧床，哭无声而神伤。或谓未成妇，何自苦。答曰：“子名氏、岁月饰而椟之以归陈，忍自昧哉！”固请于父，欲赴陈丧，父为达其意。

陈父答曰：“以凶归，所不忍，以好归，畴与主之？姑俟丧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缓之，觊夺吾志也。”遂不食，积七日，呕血死。

王贞女，昆山人，太仆卿宇之孙，诸生述之女，字侍郎顾章志孙同吉。未几，同吉卒。女即去饰，白衣至父母前，不言亦不泣，若促驾行者。父母有难色，使妪告其舅姑，舅姑扫庭内待之。女既至，拜柩而不哭，敛容见舅姑，有终焉之意。姑含泪曰：“儿不幸早亡，奈何累新妇。”女闻姑称新妇，泪簌簌下，遂留执妇道不去。早晚跪奠柩前，视姑眠食外，辄自屏一室，虽至戚遣女奴候视，皆谢绝，曰：“吾义不见门以外人。”后姑病，女服勤，昼夜不懈。及病剧，女人候床前，出视药灶，往来再三，若有所为。群婢窥之而莫得其迹，姑既进药则睡，觉而病立间，呼女曰：“向饮我者何药？乃速愈如是。”欲执其手劳之，女缩手有难进之状。姑怪起视，已断一指煮药中矣。姑叹曰：“吾以天夺吾子，常忧老无所倚。今妇不惜支体以疗吾疾，岂不胜有子耶！”流涕久之。人皆称贞孝女云。

倪美玉，年十八归董绪。绪居丧过毁得疾，谓妻曰：“吾无兄弟，又无子。吾死，父母祀绝矣。当以吾屋为小宗祠，置祀田数亩，小宗人递主之，春秋享祀，吾父母获与焉，吾无憾矣。汝必以此意告我叔父而行之。”绪卒，倪立从子为后。治丧毕，携其女及田二十亩嘱其姒曰：“以此累姆。”及夫叔父自外郡至，泣拜致夫命，叔父如其言。事竣，妇出拜谢，即入室卧不食。居数日，沐浴整衣曰：“亡夫召我矣。”举手别父母亲属而逝，年二十二。

刘烈女，钱塘人。少字吴嘉谏。邻富儿张阿官屡窥之，一夕缘梯入。女呼父母共执之，将讼官。张之从子倡言刘女诲淫，缚人取财。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贼污我名，不可活矣，我当诉帝求直耳。”即自缢。盛暑待验，暴日下无尸气。

嘉谏初惑人言，不哭。徐察之，知其诬也，伏尸大恸。女目忽开，流血泪数行，若对泣者。张延讼师丁二执前说，女傅魂于二曰：“若以笔污我，我先杀汝。”二立死。时江涛震吼，岸土裂崩数十丈，人以为女冤所致。有司遂杖杀阿官及从子。

上海某氏，既嫁，夫患疯癞，舅姑谋夺以妻少子。妇觉，密告其夫，夫泣遣之归宁。妇潜制殓具，夫既死，舅姑不以告，不阖棺，露置水滨，以俗忌恶疾也。妇闻，盂饭沦鸡，偕幼妹至棺所，抱尸浴之，敛以衣衾，阖棺设祭。祭毕，与妹诀，以巾幕面，投水死。

谷氏，余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学，赘之于家。数日，邻人宋思徵责于父，见氏美，遂指逋钱为聘物，讼之官。知县马从龙察其诬，杖遣之。及谷下阶，茂将扶以行。谷故未尝出闺阁，见隶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己，惭发赪，推茂远之。从龙望见，以谷意不属茂也，立改判归思。思即率众拥舆中而去，谷母随之至思舍。谷呼号求速死，断发属母遗茂。思族妇十余人，环相劝尉，不可解，乘间缢死。从龙闻之大惊，捕思，思亡去。茂感妻义，终身不娶。

白氏，清涧惠道昌妻。年十八，夫亡。怀娠六月，欲以死殉。众谕之曰：“胡不少待，举子以延夫嗣。”氏泣曰：“非不念良人无后，但心痛不能须臾缓耳。”

七日不食而死。

高烈妇，博平诸生贾垓妻。垓卒，氏自计曰：“死节易，守节难。况当兵乱之际，吾宁为其易者。”执姑手泣曰：“妇不能奉事舅姑，反遗孤孙为累。然妇殉夫为得正，勿过痛也。”遂缢。

于氏，颍州邓任妻。任病，家贫，药饵不给，氏罄嫁笥救之。阅六月病革，氏聘簪二，绾一于夫发，自绾其一，抚任颈哽咽曰：“妾必不负君。”纳指任口中，令啮为信。任殁三日，缢死。

州又有台氏，诸生张云鹏妻。夫病，氏单衣蔬食，祷天愿代，割臂为糜以进。

夫病危，许以身殉，订期三日。夫付红帨为诀，氏号泣受之。越三日，结所授帨就缢，侍婢救不死，恨曰：“何物奴，败我事！令我负三日约。”自是，水浆不入口，举声一号，热血迸流。至七日，顿足曰：“迟矣，郎得毋疑我。”母偶出栉沐，扃户缢死。

胡氏，诸城人，遂平知县丽明孙女也。年十七，归诸生李敬中，生一女而夫卒。

初哭踊甚哀，比三日不哭，盥栉拜舅姑堂下，家人怪之，从容答曰：“妇不幸失所天，无子，将从死者地下，不得复事舅姑，幸强饭自爱。他日叔有子，为亡人立嗣，岁时奠麦饭足矣。”姑及其母泣止之，不可，乃焚香告柩前，顾家人曰：“洗含汝等亲之，不可近男子。”遂入户自经，母与姑槌门痛哭疾呼，终不顾而死。

王氏，淄川成象妻。夫死，痛哭三日，脣焦齿黑。父不忍，予之水，谢勿饮。

又三日，气息渐微，强起语父曰：“翁姑未葬，夫亦露殡，奈何？”父许任其事，氏就枕叩头而瞑，年十七。

刘孝女，京师人。父兰卒，矢志不嫁，以养其母。崇祯元年，年四十六矣，母病殁，女遂绝粒殉之。

崔氏，香河王锡田妻。崇祯二年，城破，氏与众诀曰：“我义不受辱。”涕泣乳其女，将自缢，家人力持不得遂。兵及门，众俱奔，氏仓皇缢于户后，恐贼见其貌，或解之也。

高陵李氏，镇抚刘光灿妻。夫殁，励志苦守。崇祯四年，贼陷高陵。年七十九，其家掖之走，曰：“未亡人弃先夫室何往？”语未已，贼露刃入。即取刀自刺，流血淋漓。贼壮其烈，与饮食，怒不受，以碗击贼，骂曰：“吾忍死四十九年，今啜贼食耶！”遂遇害。

烈妇柴氏，夏县孙贞妻。崇祯四年，夫妇避贼山中。贼搜山，见氏悦之，执其手。氏以口啮肉弃之曰：“贼污吾手。”继扳其肱，又以口啮肉弃之曰：“贼污吾肱。”贼舍之去，氏骂不绝声，还杀之。

周氏，新城王永命妻，登州都督遇吉兄女也。幼通《孝经》、《列女传》。崇祯五年，叛将耿仲明、李九成等据登州反，纵兵淫掠。一小校将辱之，氏绐之去，即投缳死。明日，贼至，怒其诳己，支解之。事平，永命侦贼所在，击斩之，以其首祭墓。时蓬莱浦延禧妻王氏，年二十，守节抚孤。九成叛，城陷，叔允章至其家，问所向。答曰：“儿岂向患难中求活。”时有麻索在床头，叔以手振之曰：“欲决计于此乎？”氏首肯，从容就缢。

荆娲，陕西淳化人，姓高氏。兄起凤，邑诸生。崇祯五年，流贼掠继母秦氏及荆娲去，起凤驰赴贼营请赎。贼索二马，起凤倾赀得一马，予之。贼止还其母。起凤与妹诀曰：“我去，汝即死。”贼令劝妹从己，且欲留为书记。起凤大骂不从，被杀。百计胁荆娲，大骂求死。贼悦其色，割发裂衣以恐之。娲益骂不已，贼乃杀之，年甫十六。巡按吴甡上其事，兄妹皆旌。

陈丹余妻宋氏。丹余为郧阳诸生。崇祯六年，贼至被掠，并执其女，迫令入空室。前有古槐，母女抱树立，骂曰：“吾母子死白日下，岂受污暗室中。”大骂不行。贼断其手，益大骂，俱被害。

黄日芳妾李氏、陈氏。日芳知霍丘县，崇祯八年，赍计簿入郡。流贼突至，围城。二人相谓曰：“主君未还，城必不守，我两人独有一死耳。”密缝内外衣甚固，城陷，南望再拜，携赴藏天涧死。越三日，日芳至，号哭涧侧。两尸应声浮出，颜色如生，手尚相援。

蕲水李氏，诸生何之旦妻。流贼至蕲，执而逼之去，不从，则众挟之。李骂益厉，啮贼求死。贼怒，刺之，创遍体，未尝有惧色，贼断其颈死。从婢阿来抱李幼女，守哭。贼夺女将杀之，不与，伏地以身庇之。刺数十创，婢、女俱死。

万氏，和州儒士姚守中妻，泉州知府庆女孙也。生六子，皆有室。崇祯八年，流贼陷其城，恸哭孀姑前，命诸妇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节。”诸子环泣，急麾之曰：“汝辈男子，当图存宗祀，何泣焉？”长子承舜泣曰：“儿读书，惟识忠孝字耳，愿为厉鬼杀贼，何忍母独死。”遂负母投于塘。诸妇女孙相随死者十数人，仅存子希舜，求其尸，其聚塘坳，无一相离者。

流贼陷和州，王氏一时五烈妇；王用宾妻尹氏，用贤妻杜氏，用聘妻鲁氏，用极妻戴氏，又王氏良器女，刘台妻也。五人同匿城西别墅，誓偕死。及贼登陴，呼声震地。五人相持泣曰：“亟死亟死，毋污贼刃。”结缳，缳断，适用贤所佩剑挂壁上，杜趋拔之，争磨以刭，次第死。州又有女，失其姓，与诸妇共匿明伦堂后。

其四人已为贼执，用帛牵之。独此女不肯就执，多方迫之不得。四妇劝之，泣曰：“我处女也，可同男子去耶？”以头抢地。贼搴其足而曳之，女大骂。贼怒，一手搴足，以刀从下劈之，体裂为四。

陈氏，泾阳王生妻。有子方晬，生疾将死，以遗孩属陈。陈曰：“吾当生死以之。”流贼至，陈抱子避楼上。贼烧楼，陈从楼檐跳下，不死。贼视其色丽，挟之马上，陈跃身坠地者再。最后以索缚之，行数里，陈力断所系索，并鞍坠焉。贼知不可夺，乃杀之。贼退，家人收其尸，子呱呱怀中，两手犹坚抱如故。

鸡泽二李氏。一同邑田蕴玺妻。遇乱，蕴玺兄弟被杀。李抱女同姒王抱男而逃。

王足创难行，令李速去。李曰：“良人兄弟俱死，当存此子以留田氏后。”遂弃己女，抱其子赴城，得无恙。一嫁曲周郭某。遭乱，举家走匿。翁姑旋被杀，李携幼男及夫弟方七岁者共逃，力罢，不能俱全。或教之舍叔而抱男，李曰：“翁姑死矣，叔岂再得乎！子虽难舍，然吾夫在外，或未死，尚可期也。”竟弃男，负叔而走。

宋德成妻姜氏，临清人。德成知赞皇县，寇入署，姜投井。贼出之，逼令食，骂曰：“待官兵剿汝，醢为脯，吾当食之。”以簪自剔一目示贼曰：“吾废人也，速杀为幸。”贼怒杀之。

六安女，失其姓。崇祯中，流贼入境，见其美，将犯之。以帕蒙其头，辄坏之，曰：“毋污我发。”被以锦衣，又掷之曰：“毋污吾身。”强拥诸马上，复投地大骂请死。贼怒刃之，既而叹曰：“真烈女。”

石氏女，失其邑里，随父守仁寓五河。崇祯十年，流贼突至，执欲污之。女抱槐树厉声骂贼。贼使数人牵之不解，剒其两手，骂如初。又断其足，愈骂不绝，痛仆地佯死。贼就褫其衣，女以口啮贼指，断其三，含血升许喷贼，乃瞑。贼拥薪焚之，厥后所焚地，血痕耿耿，遇雨则燥，旸则湿。村人骇异，掘去之，色亦入土三尺许。

又当涂举人吴昌祚妻谢氏，为乱卒所掠。谢以手抱树，大骂不止。卒怒，断其附树之指，复拾断指掷卒面，卒磔杀之。

周彦敬妻庄氏。彦敬，栖霞知县。氏读书知大义，乱起，乡人悉窜山穴中。庄以男女无别，有难色。彦敬强之曰：“不入，且见杀。”庄曰：“无礼不如死，君疑我难死乎！”既引刀自裁。彦敬感其义，终身不复娶。

梁凝禧妻冯氏。凝禧，随州诸生。崇祯十年，闻贼警，夫妇买舟避难。行至西河，贼追急，登岸奔魏家砦。夫妇要同死，氏诀凝禧曰：“同死固甘，但君尚无子，老母在堂，幸速逃，明早可于此地寻我。”凝禧遂逃，次早果得尸于分手处。

唐烈妻陈氏。烈，孝感诸生。崇祯十年，从夫避难山砦。贼突至，夫与子俱奔散，陈独行山谷间。砦人曰：“非唐氏妪乎？事迫矣，可急入保。”陈问夫与子至未，曰：“未也。”陈泣曰：“我茕茕一妇人，靡因而至。诸君虽怜而生我，我何面目安兹土耶！夫存亡未知，依人以生不贞，弃夫之难不义。失贞与义，何以为人！

吾其行也。”卒不入。已，贼至，逼去不从，大骂死。

又刘氏，怀宁人，应天府丞颜素之孙妇也。崇祯末，乱兵焚掠江市。其舅与夫先在南京。刘孑身出避，仓皇无所之，见男妇杂走登舟，慨然曰：“吾侪妇人，保姆不在，义不出帷，敢乱群乎！”遂投江死。

唐氏，广济潘龙跃妻。崇祯十三年避贼灵果山。贼至，加刃龙跃颈，索钱。唐跪泣，乞以身代夫，不许。女巽跪泣，乞以身代父，不许。唐知夫不免，投于塘，女从之。贼怆然释其夫。

又颜氏，长乐诸生黄应运妻。城陷，兵至其家，欲杀应运生母詹氏，颜泣诉，愿身代。及颜方受刃，妾曾又奔号曰：“此我主母，无所出，愿杀我以全其命。”

卒感其义，两释之。

颍州卢氏，王瀚妻。家贫，舂织终岁。崇祯十四年大饥，夫患疫。氏语夫曰：“君死，我当从。”及夫死，时溽暑，氏求亲戚敛钱以葬曰：“我当死，但酷热无衣棺，恐更为亲戚累，迟之秋爽耳。”闻者咳之。及秋，尽粜其新谷，置粗布衣，余买酒蔬祀夫墓。归至家，市梨数十进姑，并贻妯娌，语人曰：“我可死矣。”夜半自缢。

于氏，汝州张鐸妻。崇祯十四年，贼破城，氏谓两婢曰：“吾辈今日必死，曷若先出击贼，杀贼而毙，不失为义烈鬼。”于是执梃而前，贼先入者三，出不意，悉为所踣。群贼怒，攒刺之，皆死。

萧氏，万安赖南叔妻。夫早丧，无子，遗一女。寇大起，筑室与女共居。盗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门，詈曰：“昔宁化曾氏妇，立砦杀贼。汝谓我刃不利邪！犯我必杀汝。”贼怒，纵火焚之，二人咸烬。

又杨氏，安定举人张国纮妾。崇祯十六年，贼贺锦攻城急。国纮与守者议，丁壮登陴，女子运石。杨先倡，城中女子从之，须臾四城皆遍。及城陷，杨死谯楼旁。

事定，家人获其尸，两手犹抱石不脱。

仲氏女，湖州人，随父贾汉阳。崇祯中，汉阳陷，从群妇将出城，贼守门者止之。有顷，贼大肆淫掠，见女美，执之。女■面披发，大骂。贼具马，命二贼挟之上，连坠伤额，终不肯往。贼露刃迫之曰：“身往何如头往？”笑曰：“头往善。”

遂被害。

邝抱义妻何氏。抱义，临武诸生。崇祯末，氏为贼所执，乃垢面蓬发绐以病疫，贼惧释之。及贼退，家人咸喜，何泣曰：“平昔谒拜伯叔，犹赭颜汗发。今匿身不固，以面目对贼，牵臂引裾，虽免污辱，何以为人！”竟忿恚不食死。

汤祖契妻赵氏。祖契，睢州诸生。氏知书，有志节。崇祯十五年，贼陷太康，将抵睢。氏语家人曰：“州为兵冲，未易保也。脱变起，有死耳。”及城破，属祖契负其母以逃，而己阖户自经，家人解之，投井，复为家人所阻，怒曰：“贼至不死，非节也，死不以时，非义也。”贼至，环刃相向，牵之出，厉声诃贼，遂遇害。

萧来凤妻倪氏。来凤，商城贡生，慷慨有大节。贼逼受职，不屈死，倪自经从之。又有宋愈亨，深泽举人，寇至投井死。妻王氏曰：“夫既如此，吾敢相负。”

媳韩生男甫六日，愿从死，相对缢。

邵氏，邹县张一桂妻，同妾李氏遇贼。欲迫李行，邵骂曰：“亡夫以妾托我，岂令受贼辱。”贼怒杀之。李知不免，绐曰：“我有簪珥埋后园井旁。”贼随李发之，至则曰：“主母为我死，我岂独生。”即投井。贼下井扶之，李披发破面骂不已，扭其衣欲令并死井底，叫声若雷。贼知不可强，乃刃之。

宗胤芳妻江氏，鲁山人。子麟祥，进士。流贼之乱，江与麟祥妻袁氏率孙女、孙妇九人登楼，俱悬于梁。视其已死，乃引刀自刭。

曹复彬妻杨氏。复彬，江都诸生。城破，复彬创仆地，杨匿破屋中。长女蒨文，年十四，趣母决计。次女蒨红，年十二，请更衣死。杨止之，复彬执不可，乃为三缳，次第而缢。

梁以樟妻张氏，大兴人。以樟知商丘县。崇祯十五年，流贼围商丘，急积薪楼下，集婢女其上，俱令就缢。谓子燮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赖。”

属乳媪匿民家。自缢死。家人举火，诸尸俱烬。

郑完我母石氏，甘州卫人。完我，南阳府同知，既之官，妻王氏奉石家居。崇祯十六年，贼围甘州，石预戒家人积薪室中。及城陷，携王及一孙女纵火自焚。寇退，出尸灰烬间，姑媳牵挽不释手。女距三尺许，覆以甕，启视色如生。

郭氏，长治宋体道妻。崇祯十五年，任国琦作乱，同居诸妇皆罗跪，呼郭不出，独匿垝垣。贼怒，诘其不跪，瞪目厉声曰：“我跪亦死，不跪亦死，已安排不活矣。”

贼加数刃，迄死骂不绝口。

姚氏，桐城人，湘潭知县之骐女，诸生吴道震妻。年十九，夫亡，以子德坚在襁褓，忍死抚之。越二十六年，至崇祯末，流贼掠桐城。兄孙林奉母避潜山，氏偕行。贼奄至，孙林格斗死，德坚负氏逃。氏曰：“事急矣，汝书生焉能负我远行，倘贼追及，即俱死，汝不能全母，顾反绝父祀乎！”叱之去，德坚泣弗忍，氏推之坠层崖下。须臾贼至，叱曰：“出金可免。”氏曰：“我流离远道，安得有金。”

贼令解衣验之，骂曰：“何物贼奴，敢作此语！”贼怒，刃交下死。

硃氏，无为人，徐毕璋妻。年十七，归璋。璋有妹名京，年十五，未字。崇祯十五年，流贼破城。硃方怀孕，奔井边，谓京曰：“吾妊在怀，井口狭，可推而纳之。”京曰：“唯。”纳毕，即哭呼曰：“父母安在乎，吾伴嫂死矣！”跃而入。

李氏，定州人，广平教授元荐女，归同里郝生。崇祯十六年，州被兵。生将奉亲避山中，留李与二子居其母家。生控马将发，李哭拜马前，指庭中井诀曰：“若有变，即洁身此中，以衣袂为识，旁有白线一行者，即我也。”比城破，藏二子他所，入井死。兵退，生出其尸，颜色如生。

胡敬妻姚氏。敬，孝感贡生。流贼陷孝感，姚乘舟避难南湖，欷歔不已。邻舟妇解之曰：“贼入黄，从未杀人，何畏也？”姚曰：“我非畏杀，畏其不杀耳。”

闻贼将入湖，叹曰：“贼至而死，辱矣。”遂携二女僮投水死。

熊氏，武昌李荩臣妻，大名知县正南女。荩臣父周华，官赣州知官，荩臣从父之任，留妇于家。崇祯十六年，武昌陷，妇匿林薮中，为贼所得，夺刀自刎。贼去，邻妪救活之。明年，李自成率残卒南奔，妇只身窜山谷。有胡姓者，欲为子娶之。

妇曰：“吾颈可断，汝不闻前事乎！”已，荩臣自江西归，遇贼被杀。妇恸三日，自缢死。

丘氏，孝感刘应景妻。崇祯末，为贼所执，逼从，不可。贼曰：“刃汝。”丘曰：“得死为幸。”贼注油满甕，渍其衣，语同类曰：“此妇倔强，将巘之。”丘哂曰：“若谓死溺、死焚、死刃有间乎？官兵旦夕至，若求如我，得哉！”贼怒，束于木焚之，火炽，骂不绝口。同邑乾氏，年十七，归高文焕。文焕卒，无子，拔刀自裁。母及姑救之，越三日复苏。自是断荤，日不再食。崇祯十六年，闻贼陷德安，将及孝感。从子高骞将扶避山砦，氏曰：“吾老矣，岂复出门求活。行吾四十年前之志，可也。”投后园池中死。

邑又有黄氏，张挺然妻。崇祯末，贼帅白旺陷德安，授挺然伪掌旅。黄泣止之，不听。贼令挺然取妇为质，黄携十岁儿匿青山砦。挺然诱以利，劫以兵，且使亲戚招之，皆不应。已而破砦，焚己居以穷黄，黄匿愈深，竟不可得。挺然寄儿金簪，儿以绾发，黄怒，拔弃之曰：“何为以贼物污首！”久之，贼败，挺然走死襄阳，黄耕织以抚其子，乡人义之。

蕲水洗马畈某氏，为贼所执，不从。贼刃其腹，一手抱婴儿，一手捧腹，使气不即尽以待夫。夫至，付儿，放手而毙。

向氏，黄陂人。年十八，归王旦士。未久，贼陷黄陂，被执。贼持刀迫之，氏骂不绝口。贼指众曰：“若非汝父母，即舅姑兄弟，必尽杀，而后及汝。”氏曰：“我义不辱，与家人何与！”夺刃自刎。贼怒，立磔之。

刘长庚妾雷氏。长庚为同州诸生。贼陷潼关，将及州，长庚拜家庙，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长，且有子，当逃。”召雷及所生女曰：“汝年少，当从吾死。”雷曰：“妾志也。”长庚携酒登楼，谓妾曰：“汝平日不饮，今当共醉。”妾欣然引满。长庚且饮且歌，夜半遍题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对曰：“请先之。”

夺刀自刎。长庚乃解所系条，缢于梁。女方七岁，横刀于壁，以颈就之而死。

邵氏，商州人，布政使可立女，侍郎雒南薛国用子匡伦妻也。流贼将至，避之母家。商州陷，贼驱使执爨，骂曰：“吾大家女，嫁大臣子，肯为狗贼作饭耶！”

贼怒，斫其足，骂益厉，断舌寸磔之。

关陈谏妻吕氏。陈谏，云梦诸生。族有安氏者，殉其夫关坤，吕每谈及，辄感慨欷歔曰：“妇人义当如是。”崇祯末，寇陷邻郡，吕谓夫曰：“贼焰方张，不如早为之所。”取鱼网结其体甚固。俄寇至，俾缝衣，吕投剪破贼面，骂曰：“贼敢辱我针黹乎！手可断，衣不可缝。”贼怒，磔之，投于水。

邵氏，曲周李纯盛妻。寇至，姑姊妹俱避地洞中。邵为寇所得，问洞所在。绐之行，寇喜随之，径往井傍，投井死。洞中五十余人俱获免。

王氏，宛平刘应龙妻。年十六，嫁应龙。家贫，以女红养舅姑。应龙父子相继亡，王事姑抚子。阅二十年，贼陷都城，泣拜其姑曰：“留长孙奉事祖母，妇死已决。”遂携幼子投井死。

吴之瑞妻张氏。之瑞，宿松诸生。福王时，城陷，军士欲污之。张恐祸及夫与子，绐曰：“此吾家塾师，携其子在此。吾丑之，若遣去，则惟命。”夫与二子去已远，张乃厉声唾骂，撞石死。

韩鼎允妻刘氏。鼎允为怀宁诸生。福王时，城溃。舅姑双柩殡于堂，刘守不去。

贼欲剖棺，刘抱棺号哭，贼释之。一女年十三，贼欲纵火，而数盼其女。刘绐之曰：“苟不惊先柩，女非所惜也。”贼喜投炬，携女去。刘送女，目门外池示之，女即投池死。贼怒，刃刘，刘骂不绝口死。

江都程氏六烈。程煜节者，江都诸生也。其祖姑有适林者，其姑有适李者，其叔母曰刘氏、邹氏、胡氏。而煜节之妹曰程娥，未字。城被围，与刘约俱死，各以大带置袖中。城破，女理发更衣，再拜别其母，遂缢死。刘有女甫一岁，啼甚惨。

刘乳之，复以糕饵一器置女侧，乃死。邹与胡亦同死。适林者，投井死。适李者，遭掠，绐卒至井旁，大骂投井死。时称一门六烈。

张氏，江都史著馨妻。年二十六，夫亡。及城陷，抚其子泣曰：“向也抚孤为难，今也全节为大。儿其善图，吾不能顾矣。”遂赴水死。

又兰氏，孙道升继妻。其前妻女曰四，兰所生女曰七，皆嫁古氏。次曰存，孙女曰巽，皆未嫁。其弟道乾、道新并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妻丁氏，道新妻古氏，其从弟子启先妻董氏。江都之围，诸妇女各手一刃一绳自随。城破，巽先缢死。

兰时五十四，引绳自缢死。王氏、丁氏投舍后汪中死。古氏亦五十四，守节三十年，头尽白，投井死。有女嫁于吴，生女曰睿，方八岁，适在外家，从死于井。董氏以带系门枢，缢死。存病足，力疾投井死。董氏之娣，有祖母曰陈氏，方寄居，与董氏同处，亦自缢死。四与七同缢于床死。

同时有张廷铉者，妻薛氏，城破自缢死。廷铉之妹曰五，遇卒鞭挞使从己，大呼曰：“杀即杀，何鞭为！”遂杀死。

张秉纯妻刘氏。秉纯，和州诸生。家故贫，氏操井臼，处之怡然。国亡，秉纯绝粒死。氏一勺水不入口，阅十有六日，肌骨销铄，命子扶至柩前祭拜，痛哭而绝。

陶氏，当涂孙士毅妻，守节十年。南都覆，为卒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否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不忍杀，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陶母奔护，亦被杀。

田氏，仪真李铁匠妻，姿甚美。高杰步卒掠江上，执犯之，田以死拒。挟马上，至城南小桥，马不能渡。田绐卒牵衣行，睹中流急湍，曳二卒赴水，并溺死。

王氏，和州诸生张侣颜妻。南都不守，刘良佐部卒肆掠。氏同母匿朝阳洞，卒攻洞急，氏以子付母曰：“贼势汹汹，我少妇，即苟免，何面目回夫家。此张氏一线，善抚之。”言讫，挺身跳洞外，洞高数十仞，乱石巉岩若锋刃，碎身死焉。

方氏，桐城钱秉镫妻。避寇寓南都。岁祎，饘粥不给，以女红易米食其夫，己与婢仆杂食糠籺。客过，洁茗治馔，取诸簪珥，与秉镫游者，未尝知其贫也。秉镫与阮大铖同里，有隙，避吴中。方挈子女追寻，得之。已而吴中亦乱，方知不免，乃密纫上下服，抱女赴水死。

陆氏，嘉定黄应爵妻。少丧夫，家贫，纺绩自给逾三十年。甫殁，嘉定城破。

子道弘妻，亡其姓，持二女仓卒欲赴井。长女曰：“若使母先投，必恋念吾二女，不如先之。”乃挽妹亟入，道弘妻继之，并溺死。

于氏，丹阳荆潹妻。潹父大澈为乱兵所杀。于闻变，知不免，谓潹曰：“请先杀妾。”潹不忍，怒曰：“君不自杀，欲留为乱兵污耶！”潹恸哭从之。

项淑美，淳安人，适方希文。希文好蓄书。杭州不守，大帅方国安溃兵掠江浒，数百里无宁宇。希文避山间，载书以往。会幼子病疹，希文出延医，淑美与一妪一婢处。是夕，乱兵突至，纵火肆掠。婢挽淑美衣，欲与俱出，正色叱曰：“出则死于兵，不出死于火，等死耳，死火不辱。”时妪已先去，见火炽复入，呼曰：“火至，奈何弗出？”淑美不应，急取书霍左右，高与身等，坐其中。须臾火迫，书尽焚，遂死。贼退，希文归，则余烬旋而成堆，若护其骨者。一恸，灰即散，乃收骨瘗先兆。

先是，有慈谿王氏，归同里方姓。甫逾月，火起，延及其屋。夫适他出，氏坚坐小楼不下，遂被焚，骸骨俱烬，惟心独存。夫归，捧之长号，未顷即化。

甬上四烈妇。钱塘张氏，鄞县举人杨文瓚妻。国变后，文瓚与兄文琦，友华夏、屠献宸，俱坐死。张纫箴联其首，棺殓毕，即盛服题绝命诗，遍拜族戚。吞脑子不死，以佩带自缢而卒。文琦妻沈氏亦自缢。夏继妻陆氏结帨于梁，引颈就缢，身肥重，帨绝堕地。时炎暑，流汗沾衣，乃坐而摇扇，谓其人曰：“余且一凉。”既复取帨结之而尽。有司闻杨、华三妇之缢，遣丐妇四人至献宸家，防其妻硃氏甚严。

硃不得间，阳为欢笑以接之，且时时诮三妇之徒自苦也。数日，防者稍懈，因谓之曰：“我将一浴，汝侪可暂屏。”丐妇听之，阖户自尽。时称“甬上四烈妇。”

夏氏，黔国公沐天波侍女也。沙定州之乱，天波出走，母陈、妻焦亦避外舍。

惧贼迫，焦谓姑曰：“吾辈皆命妇，可陷贼手乎！”举火自焚死。夏归其母家，获免。后天波自永昌还，夏复归府，则已薙为尼矣。天波感其义，俾佐内政。及天波从亡缅甸，夏遂自经。时城中大乱，死者载道，尸为乌犬所食，血肉狼籍，夏尸弃十余日，独无犯者。

##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宦官一

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尝用杜安道为御用监。安道，外臣也，以镊工侍帝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太祖爱之，然亡他宠异，后迁出为光禄寺卿。有赵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马。其后以市马出者，又有司礼监庆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窃。建文帝嗣位，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

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今摭其有关成败者，作《宦官传》。

○郑和侯显 金英兴安 范弘等 王振 曹吉祥刘永诚 怀恩覃吉 汪直 梁芳钱能等 何鼎邓原等 李广 蒋琮 刘瑾 张永谷大用魏彬等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籓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帝大悦，爵赏有差。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其酋陈祖义，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献俘，戮于都市。

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

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

十年十一月，复命和等往使，至苏门答剌。其前伪王子苏干剌者，方谋弑主自立，怒和赐不及己，率兵邀击官军。和力战，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朝。帝大喜，赉诸将士有差。

十四年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南京设守备，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见奉天殿，宠赉优渥，仪仗鞍马什器多以金银为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或言卿云、天花、甘露、甘雨、青鸟、青狮、白象、白鹤及舍利祥光，连日毕见，又闻梵呗天乐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贺，学士胡广等咸献《圣孝瑞应歌》诗。乃封哈立麻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给印诰制如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顶大国师，再宴奉天殿。显以奉使劳，擢太监。

十一年春复奉命，赐西番尼八剌、地涌塔二国。尼八剌王沙的新葛遣使随显入朝，表贡方物。诏封国王，赐诰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帝大悦，锡予有加。榜葛剌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剌。赛佛丁告于朝。十八年九月命显往宣谕，赐金币，遂罢兵。宣德二年二月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途遇寇劫，督将士力战，多所斩获。还朝，录功升赏者四百六十余人。

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

金英者，宣宗朝司礼太监也，亲信用事。宣德七年赐英及范弘免死诏，辞极褒美。英宗立，与兴安并贵幸。及王振擅权，英不敢与抗。正统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狱囚，筑坛大理寺。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审录，制皆如此。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震。郕王使英、安等召廷臣问计。侍读徐珵倡议南迁，安叱之，令扶珵出，大言曰：“敢言迁者斩！”遂入告太后，劝郕王任于谦治战守。或曰叱珵者，英也。

也先入寇，至德胜门，景帝敕安与李永昌同于谦、石亨总理军务。永昌，亦司礼近侍也。景泰元年十一月，英犯赃罪，下狱论死。帝令禁锢之，终景帝世废不用，独任安。也先遣使议和，请迎上皇，廷议报使。帝不怿，令安出，呼群臣曰：“公等欲报使，孰可者？孰为文天祥、富弼！”词色俱厉。尚书王直面折之，安语塞。

及遣都给事中李寔往，敕书不及迎上皇。寔惊，走白内阁，遇安。安复诟曰：“若奉黄纸诏行耳，他何预！”及易储诸，人遂疑安预谋矣。

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英宗复辟，盖磔景帝所用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谓其与黄厷扌冓邪议，易太子，且与于谦、王文谋立外籓。于是给事、御史皆言安与诚、良等为党，宜同罪。帝宥之，但夺职。是时，中官坐诛者甚众，安仅获免云。安佞佛，临殁，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

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院浪等与焉。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宣德初，为更名，累迁司礼太监，偕英受免死诏，又偕英及御用太监王瑾同赐银记。正统时，英宗眷弘，尝目之曰蓬来吉士。十四年从征，殁于土木，丧归，葬香山水安寺，弘建也。而王瑾至景泰时始卒。

瑾，初名陈芜。宣宗为皇太孙时，朝夕给事。及即位，赐姓名。从征汉王高煦还，参预四方兵事，赏赉累巨万，数赐银记曰“忠肝义胆”，曰“金貂贵客”，曰“忠诚自励”，曰“心迹双清。”又赐以两宫人，官其养子王椿。其受宠眷，英、弘莫逮也。

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统时，重建三殿，治杨村河，并有功。景泰中，治张秋河，道卒，囊无十金。

阮浪至景帝时，为御用监少监。英宗居南宫，浪入侍，赐镀金绣袋及镀金刀。

浪以赠门下皇城使王瑶。锦衣卫指挥卢忠者，险人也，见瑶袋刀异常制，醉瑶而窃之，以告尚衣监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变，言浪传上皇命，以袋刀结瑶谋复位。景帝下浪、瑶诏狱，忠证之，浪、瑶皆磔死，词终不及上皇。英宗复辟，磔忠及平，而赠浪太监。

王振，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初，太祖禁中官预政。

自永乐后，渐加委寄，然犯法辄置极典。宣宗时，袁琦令阮巨队等出外采办。事觉，琦磔死，巨队等皆斩。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诛之。诸中官以是不敢肆。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然是时，太皇太后贤，方委政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惮之未敢逞。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荣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论死不出，溥老病，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陈得失，语刺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素不礼振。振摭他事陷瑄几死，时勉至荷校国子监门。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怒霸州知州张需禁饬牧马校卒，逮之，并坐需举主王鐸。又械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于长安门。

所忤恨，辄加罪谪。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书暴振罪状。

事发，磔于市，不覆奏。

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谄擢本部侍郎，兵部尚书徐晞等多至屈膝。其从子山、林至廕都督指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并肆行无忌。久之，构衅瓦剌，振遂败。瓦剌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师也先贡马，振减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举入寇，振挟帝亲征。廷臣交谏，弗听。至宣府，大风雨，复有谏者，振益虓怒。成国公硃勇等白事，咸膝行进。尚书邝埜、王佐忤振意，罚跪草中。其党钦天监正彭德清以天象谏，振终弗从。八月己酉，帝驻大同，振益欲北。镇守太监郭敬以敌势告，振始惧。班师，至双寨，雨甚。

振初议道紫荆关，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乡稼，复改道宣府。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败报闻，百官恸哭，都御史陈镒等廷奏振罪，给事中王竑等立击杀马顺及毛、王二中官。郕王命脔王山于市，并振党诛之，振族无少长皆斩。振擅权七年，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先是，郭敬镇大同，几造箭镞数十甕，以振命遗瓦剌，瓦剌辄报以良马。及帝亲征，西宁侯宋瑛、驸马都尉井源为前锋，遇敌阳和，敬又挠使败。至是逃归，亦坐诛。

英宗复辟，顾念振不置。用太监刘恒言，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而振门下曹吉祥复以夺门功，有宠颛政。

曹吉祥，滦州人。素依王振。正统初，征麓川，为监军。征兀良哈，与成国公硃勇、太监刘永诚分道。又与宁阳侯陈懋等征邓茂七于福建，吉祥每出，辄选达官、跳荡卒隶帐下，师还畜于家，故家多藏甲。

景泰中，分掌京营。后与石亨结，帅兵迎英宗复位。迁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

嗣子钦，从子铉、钅睿等皆官都督，钦进封昭武伯，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进者，权势与石亨埒，时并称曹、石。二人恶言官有言，共谮于帝，命吏部尚书王翱察核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不及者调用。于是给事何等十三人改州判官，御史吴祯等二十三人改知县。会有风雷雨雹之变，帝乃悟，悉还其职。未几，二人争宠有隙，御史杨瑄、张鹏劾之，吉祥乃复与亨合，乘间醖帝。帝为下瑄等诏狱，而逮治阁臣徐有贞、李贤等。事具贤传。承天门灾，帝命阁臣岳正草罪己诏，诏语激切。吉祥、亨复醖正谤讪，帝又谪正。焰益张，朝野仄目。

久之，帝觉其奸，意稍稍疑。及李贤力言夺门非是，始大悟，疏吉祥。无何，石亨败，吉祥不自安，渐蓄异谋，日犒诸达官，金钱、穀帛恣所取。诸达官恐吉祥败而己随黜退也，皆愿尽力效死。钦问客冯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

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钦大喜。天顺五年七月，钦私掠家人曹福来，为言官所劾。帝令锦衣指挥逮杲按之，降敕遍谕群臣。钦惊曰：“前降敕，遂捕石将军。

今复尔，殆矣。”谋遂决。是时甘、凉告警，帝命怀宁侯孙镗西征，未发。吉祥使其党掌钦天监太常少卿汤序择是月庚子昧爽，钦拥兵入，而已以禁军应之。谋定，钦召诸达官夜饮。是夜，镗及恭顺侯吴瑾俱宿朝房。达官马亮恐事败，逸出，走告瑾。瑾趣镗由长安右门隙投疏入。帝急絷吉祥于内，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门闭弗启。

钦知亮逸，中夜驰往逮杲家，杀杲，斫伤李贤于东朝房。以杲头示贤曰：“杲激我也。”又杀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攻东、西长安门不得入，纵火。守卫者拆河需砖石塞诸门。贼往来叫呼门外。镗遣二子急召西征军击钦于东长安门。钦走攻东安门，道杀瑾。复纵火，门毁。门内聚薪益之，火炽，贼不得入。天渐曙，钦党稍稍散去。镗勒兵逐钦，斩铉、钅睿，镗子軏斫钦中膊。钦走突安定诸门，门尽闭。奔归家，拒战。会大雨如注，镗督诸军大呼入，钦投井死。遂杀鐸，尽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于市。汤序、冯益及吉祥姻党皆伏诛。马亮以告反者，授都督。

英宗始任王振，继任吉祥，凡两致祸乱。其他宦者若跛儿干、亦失哈、喜宁、韦力转、牛玉之属，率凶狡。土木之败，跛儿干、喜宁皆降敌。跛儿干助敌反攻，射内使黎定。既又为敌使至京，有所需索，景帝执而诛之。喜宁数为也先画策，索赏赐，导入边寇掠。上皇患之，言于也先；使宁还京索礼物，而命校尉袁彬以密书报边臣。至独石，参将杨俊擒宁送京师，景泰元年二月磔于市。亦失哈镇辽东。敌犯广宁，亦失哈禁官军勿出击。百户施带儿降敌，为脱脱不花通于亦失哈。正统十四年冬，带儿逃归，巡按御史刘孜并劾亦失哈及他不法事。景帝命诛带儿，而置亦失哈不问。韦力转者，性淫毒，镇守大同，多过恶。衔军妻不与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射杀养子。天顺元年，工部侍郎霍瑄发力转僭用金器若王者，及强娶所部女为妾诸不法事。帝怒，执之下锦衣卫狱，既而宥之。牛玉事，详《吴废后传》。

其与吉祥分道征兀良哈者刘永诚，永乐时，尝为偏将，累从北征。宣德、正统中，再击兀良哈。后监镇甘、凉，战沙漠，有功。景泰末，掌团营。英宗复辟，勒兵从，官其嗣子聚。成化中，永诚始卒。

怀恩，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纶族弟也。宣宗杀纶，并籍恩父太仆卿希文家。恩方幼，被宫为小黄门，赐名怀恩。宪宗朝，掌司礼监。时汪直理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恩班在前，性忠鲠无所挠，诸阉咸敬惮之。员外郎林俊论芳及僧继晓下狱，帝欲诛之，恩固争。帝怒，投以砚曰：“若助俊讪我。”恩免冠伏地号哭。帝叱之出。恩遣人告镇抚司曰：“汝曹谄芳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径归，称疾不起。

帝怒解，遣医视恩，卒释俊。会星变，罢诸传奉官。御马监王敏请留马房传奉者，帝许之。敏谒恩，恩大骂曰：“星变，专为我曹坏国政故。今甫欲正之，又为汝坏，天雷击汝矣！”敏愧恨，遂死。进宝石者章瑾求为锦衣卫镇抚，恩不可，曰：“镇抚掌诏狱，奈何以贿进。”当是时，尚书王恕以直谏名，恩每叹曰：“天下忠义，斯人而已。”宪宗末，惑万贵妃言，欲易太子，恩固争。帝不怿，斥居凤阳。孝宗立，召归，仍掌司礼监，力劝帝逐万安，用王恕。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卒，赐祠额曰显忠。

同时有覃吉者，不知所由进，以老阉侍太子。太子年九岁，吉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宪宗赐太子庄田，吉劝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从内侍读佛经，吉入，太子惊曰：“老伴来矣。”亟手《孝经》。吉跪曰：“太子诵佛书乎？”曰：“无有。《孝经》耳。”吉顿首曰：“甚善。佛书诞，不可信也。”

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汪直者，大藤峡瑶种也。初给事万贵妃于昭德宫，迁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二年，黑眚见宫中，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事发，伏诛。帝心恶之，锐欲知外事。直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将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独都御史王越与结欢。明年设西厂，以直领之，列官校刺事。南京镇监覃力朋进贡还，以百艘载私盐，骚扰州县。武城县典史诘之，力朋击典史，折其齿，射杀一人。直廉得以闻，逮治论斩。力朋后得幸免，而帝以此谓直能摘奸，益幸直。直乃任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

建宁卫指挥杨晔，故少师荣曾孙也，与父泰为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玙所。玙为请瑛，瑛阳诺而驰报直。直即捕晔、玙考讯，三琶之。琶者，锦衣酷刑也。

骨节皆寸解，绝而复苏。晔不胜苦，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士伟所。直不复奏请，捕士伟下狱，并掠其妻孥。狱具，晔死狱中，泰论斩，士伟等皆谪官，郎中武清、乐章，行人张廷纲，参政刘福等皆无故被收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

五月，大学士商辂与万安、刘珝、刘吉奏其状。帝震怒，命司礼太监怀恩、覃吉、黄高至阁下，厉色传旨，言：“疏出谁意？”辂口数直罪甚悉，因言：“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无有先后。”珝慷慨泣下。恩遂据实以奏。顷之，传旨慰劳。

翼日，尚书忠及诸大臣疏亦入。帝不得已，罢西厂，使怀恩数直罪而宥之，令归御马监，调韦瑛边卫，散诸旗校还锦衣。中外大悦。然帝眷直不衰。直因言阁疏出司礼监黄赐、陈祖生意，为杨晔报复。帝即斥赐、祖生于南京。御史戴缙者，佞人也，九年秩满不得迁。窥帝旨，盛称直功。诏复开西厂，以千户吴绶为镇抚，直焰愈炽。

未几，令东厂官校诬奏项忠，且讽言官郭镗、冯贯等论忠违法事。帝命三法司、锦衣卫会问。众知出直意，无敢违，竟勒忠为民。而左都御史李宾亦失直旨褫职，大学士辂亦罢去。一时九卿劾罢者，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

以所善王越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十五年秋，诏直巡边，率飞骑日驰数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箠挞守令。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直大悦。惟河南巡抚秦纮与直抗礼，而密奏直巡边扰民。帝弗省。

兵部侍郎马文升方抚谕辽东，直至不为礼，又轻钺，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势倾天下。

直年少喜兵。陈钺讽直征伏当加，立边功自固。直听之，用抚宁侯硃永总兵，而自监其军。师还，永封保国公，钺晋右都御史，直加禄米。又用王越言，诈称亦思马因犯边。诏永同越西讨，直为监军。越封威宁伯，直再加禄米。已，伏当加寇辽东，亦思马因寇大同，杀掠甚众。辽东巡按强珍发钺奸状，直右钺谪珍。于是恶直者，指王越、陈钺为二钺。小中官阿丑工俳优，一日于帝前为醉者谩骂状。人言驾至，谩如故。言汪太监至，则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又为直状，操两钺趋帝前。旁人问之，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曰：“王越、陈钺也。”帝听然而笑，稍稍悟，然廷臣犹未敢攻直也。会东厂尚铭获贼得厚赏，直忌，且怒铭不告。铭惧，乃廉得其所泄禁中秘语奏之，尽发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始疏直。

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御敌。敌退，直请班师。不许，徙镇大同，而尽召将吏还，独留直、越。直既久镇不得还，宠日衰。给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扰，请仍罢西厂。阁臣万安亦力言之。而大同巡抚郭镗复言直与总兵许宁不和，恐误边事。帝乃调直南京御马监，罢西厂不复设。中外欣然。寻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而褫逐其党王越、戴缙、吴绶等。陈钺已致仕，不问。韦瑛后坐他事诛，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缙由御史不数年至南京工部尚书。越、钺颇以材进。缙无他能，工侧媚而已。

西厂废，尚铭遂专东厂事。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帝寻觉之，谪充南京净军，籍其家，辇送内府，数日不尽。而陈准代为东厂。准素善怀恩，既代铭，诫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预也。”

都人安之。

梁芳者，宪宗朝内侍也。贪黩谀佞，与韦兴比。而谄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也。妖人李孜省、僧继晓皆由芳进，共为奸利。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传奉官，有白衣躐至太常卿者。陕西巡抚郑时论芳被黜，陕民哭送之。帝闻颇悔，斥传奉官十人，系六人狱，诏自后传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刑部员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继晓下狱。久之，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谓芳及韦兴曰：“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兴不敢对。芳曰：“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帝不怿曰：“吾不汝瑕，后之人将与汝计矣”。芳大惧，遂说贵妃劝帝废太子，而立兴王。会泰山累震，占者言应在东朝。帝惧，乃止。孝宗立，谪芳居南京，寻下狱，兴亦斥退。正德初，群阉复荐兴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广行都司地方。尚书刘大夏、给事中周玺、御史曹来旬谏，不听。兴遂复用，而芳卒废以死。

钱能，芳党也。宪宗时，郑忠镇贵州，韦朗镇辽东，能镇云南，并恣纵，而能尤横。贵州巡抚陈宣劾忠，因请尽撤诸镇监，帝不允。而云南巡按御史郭阳顾上疏誉能，请留之云南。旧制，安南贡道出广西，后请改由云南，弗许也。能诈言安南捕盗兵入境，请遣指挥使郭景往谕其王，诏从之。能遂令景以玉带、彩缯、犬马遗王，绐其贡使改道云南。边吏格之不得入，乃去。复遣景与指挥卢安等索宝货于干崖、孟密诸土司，至逼淫曩罕弄女孙，许为奏授宣抚。逾三年，事发。诏巡抚都御史王恕廉之，捕景，景赴井死。再遣刑部郎中锺蕃往按，事皆实。帝宥能，而致其党九人于法。指挥姜和、李祥不就逮，能复上疏为二人求宥，帝曲从之。巡按御史甄希贤复劾能杖守矿千户一人死，亦不罪。召归，安置南京。复夤缘得南京守备。

时恕为南京参赞尚书，能心惮恕不敢肆。久之卒。

韦眷、王敬亦芳党。眷为广东市舶太监，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富。请以广南均徭户六十隶市舶。布政使彭韶争之，诏给其半。眷又诬奏布政使陈选，被逮道卒，自是，人莫敢逆眷者。弘治初，眷因结蔡用妄举李父贵冒纪太后族，降左少监，撤回京。事详《纪太后传》。

王敬好左道，信妖人王臣。使南方，挟臣同行。伪为诏，括书画、古玩，聚白金十万余两。至苏州，召诸生使录妖书，且辱之。诸生大哗。巡抚王恕以闻。东厂尚铭亦发其事。诏斩臣，而黜敬充孝陵卫净军。

何鼎，余杭人，一名文鼎，性忠直。弘治初，为长随，上疏请革传奉官，为侪辈所忌。寿宁侯张鹤龄兄弟出入宫禁，尝侍内庭宴。帝如厕，鹤龄倚酒戴帝冠，鼎心怒。他日鹤龄复窥御帷，鼎持大瓜欲击之，奏言：“二张大不敬，无人臣礼。”

皇后激帝怒，下鼎锦衣狱。问主使，鼎曰：“有。”问为谁，曰：“孔子、孟子也。”

给事中庞泮、御史吴山及尚书周经、主事李昆、进士吴宗周先后论救，帝以后故，俱不纳。后竟使太监李广杖杀鼎。帝追思之，赐祭勒其文于碑。是时，中官多守法，奉诏出镇者，福建邓原、浙江麦秀、河南蓝忠、宣府刘清，皆谦洁爱民。兵部上其事，赐敕旌励。又有司礼太监萧敬者，历事英宗、宪宗，谙习典故，善鼓琴。帝尝语刘大夏曰：“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独李广、蒋琮得帝宠任，后二人俱败，而敬至世宗朝，年九十余始卒。

李广，孝宗时太监也。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后绕之。给事叶绅、御史张缙等交章论劾，帝不问。十一年，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幼公主殇，未几，清宁宫灾。日者言广建亭犯岁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广惧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诸交结广者，走寿宁侯张鹤龄求解，乃寝勿治。广初死时，司设监太监为请祠额葬祭，及是以大学士刘健等言，罢给祠额，犹赐祭。

蒋琮，大兴人。孝宗时，守备南京。沿江芦场，旧隶三厂。成化初，江浦县田多沉于江，而濒江生沙洲六，民请耕之，以补沉江田额。洲与芦场近，又瓦屑坝废地及石城门外湖地，故不隶三厂。太监黄赐为守备时，受奸民献，俱指为芦场，尽收其利。民已失业，而岁额租课仍责偿之民。孝宗立，县民相率醖于朝，下南京御史姜绾等覆按。弘治二年，绾等劾琮与民争利，且用揭帖抗诏旨。琮条辨绾疏，而泛及御史刘恺、方岳等及南京诸司违法事。给事中韩重因星变请斥琮及太监郭镛等，以弭天怒，未报。而太监陈祖生复奏户部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私种南京后湖田事。

后湖者，洪武时置黄册库其中，令主事、给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岁久湖塞，锦、向于湖滩稍种蔬伐苇，给公用，故为祖生所奏。事下南京法司。适郭镛奉使两广，道南京，往观焉。御史纮等因劾镛擅游禁地。镛怒，归醖于帝，言府尹杨守随勘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独绳内臣。帝乃遣太监何穆、大理寺少卿杨谧再勘后湖田，并覆绾、琮讦奏事。

明年，奏上，褫锦职，谪守随、向以下官有差。又勘琮不当受献地，私嘱勘官，所讦事皆诬，绾等劾琮亦多不实，并宜逮治。诏逮绾等。御史伊宏、给事中陈璚等皆言不宜以一内臣而置御史十人于狱，不听。绾等镌级调外，而宥琮不问。时刘吉窃柄，素恶南京御史劾己，故兴此狱。尚书王恕、李敏，给事中赵竑，御史张宾先后言琮、绾同罪异罚，失平，亦不纳。琮由是益无忌。久之，广洋卫指挥石文通奏琮僭侈杀人，掘聚宝山伤皇陵气，及殴杀商人诸罪。琮竟免死，充孝陵净军。

刘瑾，兴平人。本谈氏子，依中官刘姓者以进，冒其姓。孝宗时，坐法当死，得免。已，得侍武宗东宫。武宗即位，掌钟鼓司，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八虎”，而瑾尤狡狠。尝慕王振之为人，日进鹰犬、歌舞、角牴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孝宗遗诏罢中官监枪及各城门监局，瑾皆格不行，而劝帝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又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

外廷知八人诱帝游宴，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骤谏，不听。尚书张升，给事中陶谐、胡煜、杨一瑛、张襘，御史王涣、赵佑，南京给事御史李光翰、陆昆等，交章论谏，亦不听。五官监候杨源以星变陈言，帝意颇动。健、迁等复连疏请诛瑾，户部尚书韩文率诸大臣继之。帝不得已，使司礼太监陈宽、李荣、王岳至阁，议遣瑾等居南京。三反，健等执不可。尚书许进曰：“过激将有变。”健不从。王岳者，素謇直，与太监范亨、徐智心嫉八人，具以健等语告帝，且言阁臣议是。健等方约文及诸九卿诘朝伏阙面争，而吏部尚书焦芳驰白瑾。瑾大惧，夜率永成等伏帝前环泣。帝心动，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礼监，永成掌东厂，大用掌西厂，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净军。旦日诸臣入朝，将伏阙，知事已变，于是健、东阳皆求去。帝独留东阳，而令焦芳入阁，追杀岳、亨于途，箠智折臂。时正德元年十月也。

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郤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守备南京武靖伯赵承庆、府尹陆珩、尚书林瀚，皆以传翀、郤疏得罪，珩、瀚勒致仕，削承庆半禄。南京副都御史陈寿，御史陈琳、王良臣，主事王守仁，复以救铣等谪杖有差。瑾势日益张，毛举官僚细过，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赡。因颛擅威福，悉遣党阉分镇各边。叙大同功，迁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官数百员。《通鉴纂要》成，瑾诬诸翰林纂修官誊写不谨，皆被谴，而命文华殿书办官张骏等改誊，超拜官秩。骏由光禄卿擢礼部尚书，他授京卿者数人，装潢匠役悉授官。创用枷法，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并摭小过，枷濒死，始释而戍之。其余枷死者无数。锦衣狱徽纆相属。恶锦衣佥事牟斌善视狱囚，杖而锢之。府丞周玺、五官监候杨源杖至死。源初以皇变陈言，罪瑾者也。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

二年三月，瑾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示奸党，大臣则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则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部曹则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词臣则检讨刘瑞，言路则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郤、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卓、硃廷声、刘玉等，皆海内号忠直者也。又令六科寅入酉出，使不得息，以困苦之。令文臣毋辄予封诰，痛绳文吏。宁王宸濠图不轨，赂瑾求复护卫，瑾予之，濠反谋遂成。瑾不学，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辞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东阳頫首而已。

当是时，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有罪人溺水死，乃坐御史匡翼之罪。尝求学士吴俨贿，不得，又听都御史刘宇谗，怒御史杨南金，乃以大计外吏奏中，落二人职。授播州土司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令奴婿闾洁督山东学政。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都察院奏谳误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滽率属跪谢乃已。遣使察核边仓，都御史周南、张鼐、马中锡、汤全、刘宪，布政以下官孙禄、冒政、方矩、华福、金献民、刘逊、郭绪、张翼，郎中刘绎、王荩等，并以赦前罪，下狱追补边粟，宪至瘐死。又察盐课，杖巡盐御史王润，逮前运使甯举、杨奇等。察内甲字库，谪尚书王佐以下百七十三人。复创罚米法，尝忤瑾者，皆擿发输边。故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任良弼，御史张津，陈顺、乔恕、聂贤、曹来旬等数十人悉破家，死者系其妻孥。

其年夏，御道有匿名书诋瑾所行事，瑾矫旨召百官跪奉天门下。瑾立门左诘责，日暮收五品以下官尽下狱。明日，大学士李东阳申救，瑾亦微闻此书乃内臣所为，始释诸臣。而主事何釴、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已暍死。是日酷暑，太监李荣以冰瓜啖群臣，瑾恶之。太监黄伟愤甚，谓诸臣曰：“书所言皆为国为民事，挺身自承，虽死不失为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荣闲住，而逐伟南京。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尤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又悉逐京师客佣，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辇下汹汹几致乱。都给事中许天锡欲劾瑾，惧弗克，怀疏自缢。

瑾故急贿，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钥勘事归，以无金自杀。其党张彩曰：“今天下所馈遗公者，非必皆私财，往往贷京师，而归则以库金偿。公奈何敛怨贻患。”瑾然之。会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以故事入赂，瑾皆举发致罪。乃遣给事、御史十四人分道盘察，有司争厚敛以补帑。所遣人率阿瑾意，专务搏击，劾尚书顾佐、侣钟、韩文以下数十人。浙江盐运使杨奇逋课死，至鬻其女孙。而给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赵时中、阮吉、张彧、刘子厉，以无重劾下狱。奎、彧枷且死，李东阳疏救，始释为民。希曾等亦皆杖斥，忤意者谪斥有差。又矫旨籍故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景、尚书秦纮家。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起大狱，冤号遍道路。《孝宗实录》成，翰林预纂修者当迁秩，瑾恶翰林官素不下己，调侍讲吴一鹏等十六人南京六部。

是时，内阁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皆为瑾腹心。变更旧制，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都指挥以下求迁者，瑾第书片纸曰“某授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复奏。边将失律，赂入，即不问，有反升擢者。又遣其党丈边塞屯地，诛求苛刻。边军不堪，焚公廨，守臣谕之始定。

给事中高淓丈沧州，所劾治六十一人，至劾其父高铨以媚瑾。又以谢迁故，令余姚入毋授京官。以占城国使人亚刘谋逆狱，裁江西乡试额五十名，仍禁授京秩如余姚，以焦芳恶彭华故也。瑾又自增陕西乡试额至百名，亦为芳增河南额至九十五名，以优其乡士。其年，帝大赦，瑾峻刑自如。刑部尚书刘璟无所弹劾，瑾诟之。璟惧，劾其属王尚宾等三人，乃喜。给事中郗夔核榆林功，惧失瑾意，自缢死。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请编瑾行事，著为律令。

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鐇反，檄数瑾罪。瑾始惧，匿其檄，而起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讨之。初，与瑾同为八虎者，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瑾。又欲逐永，永以谲免。及永出师还，欲因诛瑾，一清为画策，永意遂决。瑾好招致术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从孙二汉当大贵。兵仗局太监孙和数遗以甲仗，两广镇监潘午、蔡昭又为造弓弩，瑾皆藏于家。永捷疏至，将以八月十五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永虑有变，遂先期入，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负我。”永曰：“此不可缓。”永成等亦助之。遂执瑾，系于菜厂，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

次日晏朝后，帝出永奏示内阁，降瑾奉御，谪居凤阳。帝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张彩狱毙，磔其尸。阁臣焦芳、刘宇、曹元而下，尚书毕亨、硃恩等，共六十余人，皆降谪。已，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

张永，保定新城人。正德初，总神机营，与瑾为党。已而恶其所为，瑾亦觉其不附己也，言于帝，将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趋帝前，诉瑾陷己。帝召瑾与质，方争辩，永辄奋拳殴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为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及寘鐇反，命永及右都御史杨一清往讨。帝戎服送之东华门，赐关防、金瓜、钢斧以行，宠遇甚盛。

瑾亦忌之，而帝方永，不能间也。师出，寘鐇已擒，永遂率五百骑抚定余党。还次灵州，与一清言，欲奏瑾不法事。一清曰：“彼在上左右，公言能必入乎？不如以计诛之。”因为永画策，永大喜，语详一清传。是时，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京师籍籍谓瑾将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乱。适永捷疏至，将以是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欲俟事成并擒永。或以告永，永先期入献俘，是夜遂奏诛瑾。

于是英国公张懋、兵部尚书王敞等，奏永辑宁中外，两建奇勋，遂封永兄富为泰安伯、弟容为安定伯。涿州男子王豸尝刺龙形及“人王”字于足，永以为妖人，擒之。兵部尚书何鉴乞加永封，下廷臣议。永欲身自封侯，引刘永诚、郑和故事风廷臣，内阁以非制格之。永意沮，乃辞免恩泽。吏部尚书杨一清言宜听永让，以成其贤，事竟已。久之，坐库官盗库银事，闲住。九年，北边有警，命永督宣府、大同、延绥军御之，寇退乃还。

宁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边兵二千先行。时王守仁已擒宸濠，槛车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纵宸濠于鄱阳湖，俟帝至与战。守仁不可，至杭州诣永。永拒不见，守仁叱门者径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来与公议国家事，何拒我！”永为气慑。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极，王师至，乱将不测。永大悟，乃曰：“群小在侧，永来，欲保护圣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槛车曰：“此宜归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而与永偕还江西。时太监张忠等已从大江至南昌，方穷治逆党，见永至，大沮。永留数旬，促忠同归，江西赖以安。忠等屡谗守仁，亦赖永营解获免。武宗崩，永督九门防变。世宗立，御史萧淮奏谷大用、丘聚辈蛊惑先帝，党恶为奸，并及永。诏永闲住。已而淮复劾永在江西不法事，再降永奉御，司香孝陵，然永在江西，实非有不法也。嘉靖八年，大学士杨一清等言，永功大，不可泯，乃起永掌御用监，提督团营。未几卒。

谷大用者，瑾掌司礼监时提督西厂，分遣官校远出侦事。江西南康民吴登显等，五月五日为竞渡，诬以擅造龙舟，籍其家，天下皆重足屏息。建鹰房草场于安州，夺民田无数。瑾诛，大用辞西厂。未几，帝复欲用之，大学士李东阳力谏乃止。六年，刘六、刘七反，命大用总督军务，偕伏羌伯毛锐、兵部侍郎陆完讨之。大用驻临清，召边将许泰、郤永、江彬、刘晖等入内地，听调遣。久之无功，会贼过镇江狼山，遇飓风舟覆，陆完兵至歼之，遂封大用弟大亮为永清伯。而先是平寘鐇时，其兄大宽已封高平伯矣，义子冒升赏者，不可胜纪。世宗立，以迎立功赐金币。给事中阎闳极论之，寻降奉御，居南京。已，召守康陵。嘉靖十年籍其家。

魏彬，当瑾时，总三千营。瑾诛，代掌司礼监。其年，叙宁夏功，封弟英镇安伯，马永成兄山亦封平凉伯。世宗立，彬不自安，为英辞伯爵。诏改都督同知，世袭锦衣指挥使。给事中杨秉义、徐景嵩、吴严皆言彬附和逆瑾，结姻江彬，宜置极典。帝宥不问。已而御史复论之，始令闲住。

张忠，霸州人。正德时御马太监，与司礼张雄、东厂张锐并侍豹房用事，时号三张，性皆凶悖。忠利大盗张茂财，结为弟，引入豹房，侍帝蹴鞠。而雄至怨其父不爱己致自宫，拒不见。同侪劝之，乃垂帘杖其父，然后相抱泣，其无人理如此。

锐以捕妖言功，加禄至一百二十石。每缉事，先令逻卒诱人为奸，乃捕之，得贿则释，往往以危法中人。三人并交通宸濠，受臧贤、钱宁等贿，以助成其叛。宁王反，忠劝帝亲征。其遮王守仁捷，欲纵宸濠鄱阳，待帝自战，皆忠之谋也。

是时，又有吴经者，尤亲暱。帝南征，经先至扬州。尝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许以金赎，贫者多自经。先是，又有刘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乌斯藏僧，所赍金宝以百余万计。廷臣交章谏，不听。允至成都，治装几余，费又数十万，公私匮竭。既至，为番人所袭。允走免，将士死者数百人，尽亡其所赍。及归，武宗已崩，世宗用御史王钧等言，张忠、吴经发孝陵卫充军，张雄、张锐下都察院鞫治、允亦得罪。

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

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

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

##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李芳 冯保 张鲸 陈增陈奉 高淮 梁永杨荣 陈矩 王安魏忠贤 王体乾李永贞等 崔文升 张彝宪 高起潜 王承恩 方正化李芳，穆宗朝内官监太监也。帝初立，芳以能持正见信任。初，世宗时，匠役徐杲以营造躐官工部尚书，修卢沟桥，所侵盗万计。其属冒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隆庆元年二月，芳劾之。时杲已削官，乃下狱遣戍，尽汰其所冒冗员。又奏革上林苑监增设皁隶，减光禄岁增米盐及工部物料，以是大为同类所嫉。

而是时，司礼诸阉滕祥、孟冲、陈洪方有宠，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意，作鰲山灯，导帝为长夜饮。芳切谏，帝不悦。祥等复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闲住。二年十一月复杖芳八十，下刑部监禁待决。尚书毛恺等言：“芳罪状未明，臣等莫知所坐。”

帝曰：“芳事朕无礼，其锢之。”芳锢，祥等益横。前司礼太监黄锦已革廕，祥辄复予之。工部尚书雷礼劾祥：“传造采办器物及修补坛庙乐器，多自加徵，糜费巨万。工厂存留大木，斩截任意。臣礼力不能争，乞早赐罢。”帝不罪祥，而令礼致仕。冲传旨下海户王印于镇抚司，论戍，法司不预闻。纳肃籓辅国将军缙贵贿，越制得嗣封肃王。洪尤贪肆，内阁大臣亦有因之以进者。三人所糜国帑无算。帝享太庙，三人皆冠进贤冠，服祭服以从，爵赏辞谢与六卿埒。廷臣论劾者，太常少卿周审怡以外补去，给事中石星、李已、陈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宝丞郑履淳，皆廷杖削籍。三人各廕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独久系狱。四年四月，刑科都给事中舒化等以热审届期，请宥芳，乃得释，充南京净军。

冯保，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

时司礼掌印缺，保以次当得之，适不悦于穆宗。大学士高拱荐御用监陈洪代，保由是疾拱。及洪罢，拱复荐用孟冲。冲故掌尚膳监者，例不当掌司礼。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谋去之。会居正亦欲去拱专柄，两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属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拱益恶保，思逐之。

穆宗甫崩，保言于后妃，斥孟冲而夺其位，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及帝登极，保升立宝座旁不下，举朝大骇。保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势益张。

拱讽六科给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交章数其奸，而给事中雒遵、陆树德又特疏论列，拱意疏下即拟旨逐保。而保匿其疏，亟与居正定谋，遂逐拱去。

初，穆宗崩，拱于阁中大恸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谮于后妃曰：“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迨拱去，保憾犹未释。万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伪为内侍服，入乾清宫，被获下东厂。保欲缘此族拱，与居正谋，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

大臣许之。逾日，锦衣都督硃希孝等会鞫。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

且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不敢鞫而罢。会廷臣杨博、葛守礼等保待之，居正亦迫众议微讽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喑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由是举朝皆恶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进。

慈圣太后遇帝严。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所昵孙海、客用为乾清宫管事牌子，屡诱帝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又数进奇巧之物，帝深宠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责。帝长跪受教，惶惧甚。保属居正草帝罪己手诏，令颁示阁臣。词过挹损，帝年已十八，览之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谏。又缘保意劾去司礼秉笔孙德秀、温太及掌兵伏局周海，而令诸内侍俱自陈。由是保所不悦者，斥退殆尽，时八年十一月也。

保善琴能书。帝屡赐牙章曰“光明正大”，曰“尔惟盐梅”，曰“汝作舟楫”，曰“鱼水相逢”，曰“风云际会”，所以待之甚隆。后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帝积不能堪，而保内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然保亦时引大体。内阁产白莲，翰林院有双白燕，居正以进。保使使谓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又能约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

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然保性贪，其私人锦衣指挥徐爵、内官张大受，为保、居正交关语言。且数用计使两人相疑，旋复相好，两人皆在爵术中。事与筹画，因恃势招权利，大臣亦多与通。爵夜至禁门，守卫者不敢诘，其横如此。居正之夺情及杖吴中行等，保有力焉。已而居正死，其党益结保自固。居正以遗疏荐其座主潘晟入阁，保即遣官召之。御史雷士桢、王国，给事中王继光相继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辞。内阁张四维度申时行不肯为晟下，拟旨允之，帝即报可。保时病起，诟曰：“我小恙，遽无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维以无故事难之，拟廕弟侄一人都督佥事。保怒曰：“尔由谁得今日，而负我！”

御史郭惟贤请召用吴中行等，保责其党护，谪之。吏部尚书王国光罢，保辄用其乡人梁梦龙代。爵、大受等窃权如故。

然是时太后久归政，保失所倚，帝又积怒保。东宫旧阉张鲸、张诚间乘陈其过恶，请令闲住。帝犹畏之，曰：“若大伴上殿来，朕奈何？”鲸曰：“既有旨，安敢复入。”乃从之。会御史李植、江东之弹章入，遂谪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从子邦宁并官都督，削职下狱，瘐死。大受其党周海、何忠等八人，贬小火者，司香孝陵。爵与大受子，烟瘴永戍。尽籍其家，保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称是。

保之发南京也，太后问故。帝曰：“老奴为张居正所惑，无他过，行且召还。”

时潞王将婚，所需珠宝未备，太后间以为言。帝曰：“年来无耻臣僚，尽货以献张、冯二家，其价骤贵。”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窃而逃，未能尽得也。”而其时，锦衣都督刘守有与僚属张昭、庞清、冯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隐没，得罪。

张鲸，新城人，太监张宏名下也。内竖初入宫，必投一大当为主，谓之名下。

冯保用事，鲸害其宠，为帝画策害保。宠谓鲸曰：“冯公前辈，且有骨力，不宜去之。”鲸不听。既谮逐保，宏遂代保掌司礼监，而鲸掌东厂。宏无过恶，以贤称，万历十二年卒。张诚代掌司礼监。十八年，鲸罢东厂，诚兼掌之。二十四年春，以诚联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侄皆削职治罪。

鲸性刚果，帝倚任之。其在东厂兼掌内府供用库印，颇为时相所惮。而其用事司房邢尚智，招权受赇。万历十六年冬，御史何出光劾鲸及其党鸿胪序班尚智与锦衣都督刘守有相倚为奸，专擅威福，罪当死者八。帝命鲸策励供事，而削尚智、守有职，余党法司提问。给事中陈尚象、吴文梓、杨文焕，御史方万策、崔景荣复相继论列，报闻。法司奏鲸等赃罪，尚智论死，鲸被切责。给事中张应登再疏论之，御史马象乾并劾大学士申时行阿纵。帝皆不听，命下象乾诏狱。以时行及同官许国、王锡爵等申救，象乾疏乃留中。给事中李沂至谓帝纳鲸金宝，故宽鲸罪。帝大怒，言沂等为张居正、冯保报复，杖六十，削其官，鲸亦私家闲住。已而南京兵部尚书吴文华率南九卿请罪鲸而宥言者，帝亦不听。寻复召鲸入。给事中陈与郊、御史贾希夷、南京吏部尚书陆光祖、给事中徐常吉、御史王以通等言益力，俱不报。最后大理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指鲸以贿复进。帝怒甚，召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命治于仁罪，而召鲸，令时行等传谕责训之，鲸宠遂衰。尚智后减死充军。

陈增，神宗朝矿税太监也。万历十二年，房山县民史锦奏请开矿，下抚按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五台山，还言紫荆关外广昌、灵丘有矿砂，可作银冶。帝闻之喜，以大学士申时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张世才复言阜平、房山各产矿砂，请遣官开矿。时行等仍执不可。

至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乎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真、保、蓟、永则王亮，昌黎、迁安则田进，昌平、横岭、涞水、珠宝窝山则王忠，真定复益以王虎，并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则赵钦，山西则张忠，河南则鲁坤，广东则李凤、李敬，云南则杨荣，辽东则高淮，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湖广则陈奉，而增奉敕开采山东。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增及陈奉、高淮。

二十四年，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抗增，被陷几死诏狱。巡抚尹应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罚俸。已，复命增兼徵山东店税，与临清税监马堂相争。帝为和解，使堂税临清，增税东昌。增益肆无忌，其党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ＤＥ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御史刘曰梧具以状闻，盐务少监鲁保亦奏守训等阻塞盐课，帝俱弗省。久之，凤阳巡抚李三才劾守训奸赃。增惧，因搜得守训违禁珍宝及赇银四十余万，闻于朝。命械入京鞫治，乃论死。而增肆恶山东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死。

陈奉，御马监奉御也。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徵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奉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奉走免，遂诬襄阳知府李商畊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煽乱。帝为逮钰、任重，而谪商畊等官。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讦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且悉发境内诸墓。巡按御史王立贤言所掘墓乃元吕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讦奏，语多不仇，请罢不治，而停他处开掘，不报。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天下祸乱，将何所底！”大学士沈一贯亦言：“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皆置不问。

奉复使人开谷城矿，不获，胁其库金，为县所逐。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劾奉十大罪，奉随诬奏，降应京杂职。奉又开枣阳矿，知县王之翰以显陵近，执不可。奉劾之翰及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缇骑逮讯，并追逮应京。应素有惠政，民号哭送之。奉又榜列应京罪状于衢。民切齿恨，复相聚围奉署，誓必杀奉。奉逃匿楚王府，众乃投奉党耿文登等十六人于江，以巡抚可大护奉，焚其辕门。事闻，一贯及给事中姚文蔚等请撤奉，不报。而御马监监丞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税，亦奏奉水沮商舟，陆截贩贾，徵三解一，病国剥民。帝始召奉归，而用一贯请，革可大职。奉在湖广二年，惨毒备至。及去，金宝财物巨万计，可大惧为民所掠，多与徒卫，导之出疆，楚民无不毒恨者。奉至京师，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复极言其罪。帝不怿，降二人杂职。三十二年始释应京归，之翰卒瘐死。

当奉劾商畊等时，临清民亦噪而逐马堂。马堂者，天津税监也，兼辖临清。始至，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夺人产，抗者辄以违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为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皆黥臂诸偷也。事闻，诏捕首恶，株连甚众。有王朝佐者，素仗义，慨然出曰：“首难者，我也。”临刑，神色不变。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临清民立祠以祀。后十余年，堂擅往扬州，巡盐御史徐缙芳劾其九罪，不问。

高淮，尚膳监监丞也。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而淮及梁永尤甚。淮与陈奉同时采矿徵税辽东。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淮诬系诸生数十人。巡按杨宏科救之，不报。参随杨永恩婪贿事发，奉旨会勘，卒不问。淮又恶辽东总兵马林不为己下，劾罢之。给事中候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谪先春杂职。巡按何尔健与淮互讦奏，淮遣人邀于路，责其奏事人，锢之狱，匿疏不以闻。又请复辽东马市，巡抚赵楫力争，始得寝。

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余，张飞虎帜，金鼓震天，声言欲入大内谒帝，潜住广渠门外。给事中田大益、孙善继、姚文蔚等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数十万，招纳诸亡命降人，意欲何为？”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皆劾淮擅离信地，挟兵潜住京师，乃数百年未有之事。御史袁九皋、刘四科、孔贞一，给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淮，不报。巡抚楫劾淮罪恶万端，且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亦不报。淮因上疏自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奏其妄。帝心护淮，谬曰：“朕固命之矣。”

淮自是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蓟辽总督蹇达再疏暴淮罪，乃召归，而以通湾税监张晔兼领其事。获阳竟死狱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释。

梁永，御马监监丞也。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陕西徵收名马货物。税监故不典兵，永独畜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户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发其奸，并劾矿监赵钦。诏逮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廉吏也。永责赂，箠毙县吏卒，斗牛愤恨自缢死。巡抚贾待问奏之，帝顾使永会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劾待问有私，请皆勘。帝从之，而宥待问。永又请兼镇守职衔。又请率兵巡花马池、庆阳诸盐池，徵其课。缘是帅诸亡命，具旌盖鼓吹，巡行陕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纵乐纲等肆为淫掠，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蓝田等七关岁得十万。复用奸人胡奉言，索咸阳冰片五十斤、羊毛一万斤、麝香二十斤。知县宋时际怒，勿予。

咸宁人道行遇盗，迹之，税使役也，知县满朝荐捕得之。永诬时际、朝荐劫税银，帝命逮时际，而以朝荐到官未久，镌秩一级。陕西巡抚顾其志尽发其奸，且言秦民万众，共图杀永。大学士沈鲤、硃赓请械永归，以安众心。帝悉置不报，而释时际勿逮，复朝荐官。

会御史余懋衡方按陕西，永惧，使纲鸩懋衡几死。讼于朝，言官攻永者数十疏，永部下诸亡命乃稍稍散。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赍重宝，辎軿盈路，诈为上供物，持剑戟弓弩，结阵以行。而永所遣人解马匹者，已乘邮传先发。九功等急驰，欲追及与同出关。朝荐疑其盗，见九功等后至无验，逻兵与格斗，追至渭南，杀数人，尽夺其装。御史懋衡以捕盗杀伤闻。永大窘，听乐纲谋，使人系疏发中驰奏：“九功等各贡名马、金珠、睛绿诸宝物，而咸宁知县朝荐承余御史指，伏兵渭南遮劫之，脔君章等，诬以盗。”帝怒曰：“御史鸩无恙，而朝荐代为报复，且劫贡物。”敕逮朝荐，而令抚按护永等还京。三十四年事也。

是年，杨荣为云南人所杀。初，荣妄奏阿瓦、猛密诸番愿内属，其地有宝井，可岁益数十万，愿赐敕领其事。帝许之。既而荣所进不得什一，乃诬知府熊鐸侵匿，下法司。又请诏丽江土知府木增献地听开采。巡按御史宋兴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兹土，限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土蕃，奈何自撤籓蔽，生远人心。”不报。

荣由是愈怙宠，诬劾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皆下诏狱。已，又诬劾云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问。百姓恨荣入骨，相率燔税厂，杀委官张安民。荣弗悛，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至是怒指挥使樊高明后期，榜掠绝觔，枷以示众。又以求马不获，系指挥使贺瑞凤，且言将尽捕六卫官。于是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事闻，帝为不食者数日，欲逮问守土官。大学士沈鲤揭争，且密属太监陈矩剖示。帝乃止诛世勋等，而用巡抚陈用宾议，令四川税使丘乘云兼摄云南事。

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

湖口税监李道劾降九江府经历樊圃充，又劾逮南康知府吴宝秀、星子知县吴一元，降临江知府顾起淹。

山西税监孙朝劾降夏县知县韩薰。给事中程绍以救薰镌一级，给事中李应策等复救之，遂削绍、薰职。巡抚魏允贞以阻挠罢去。

广东税监李凤劾逮乡官通判吴应鸿等。凤与珠池监李敬相仇，巡按李时华恃敬援劾凤。给事中宋一韩言凤乾没五千余万，他珍宝称是。吏部尚书李戴等言凤酿祸，致潮阳鼓噪，粤中人争欲杀之。帝不问。而敬恶亦不减于凤，采珠七八年，岁得珠近万两。其后珠池盗起，敬乃请罢采。

山西矿监张忠劾降夏县知县袁应春，又劾逮西城兵马戴文龙。

江西矿监潘相激浮梁景德镇民变，焚烧厂房。饶州通判陈奇可谕散之，相反劾逮奇可。相檄上饶县勘矿洞，知县李鸿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饥渴，惫而归，乃螫鸿，罢其官。

横岭矿监王虎以广昌民变，劾降易州知州孙大祚。

苏、杭织造太监兼管税务孙隆激民变，遍焚诸札委税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

福建税监高寀荐布政使陈性学，立擢巡抚。居闽十余年，广肆毒害。四十二年四月，万众汹汹欲杀寀，寀率甲士二百余人入巡抚袁一骥署，露刃劫之，令谕众退。

复挟副使李思诚、佥事吕纯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释一骥。复拘同知陈豸于署者久之。

事闻，帝召寀还，命出豸，而一骥由此罢。

他若山东张晔、河南鲁坤、四川丘乘云辈，皆为民害。迨帝崩，始下遗诏罢矿税，撤诸中使还京。

陈矩，安肃人。万历中，为司礼秉笔太监。二十六年提督东厂。为人平恕识大体。尝奉诏收书籍，中有侍郎吕坤所著《闺范图说》，帝以赐郑贵妃，妃自为序，锓诸木。时国本未定，或作《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大指言贵妃欲夺储位，坤阴助之，并及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人，语极妄诞。逾三年，皇太子立。

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各有匿名书一帙，名曰《续忧危竑议》，言贵妃与大学士硃赓，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结，谋易太子，其言益妄诞不经。矩获之以闻，大学士赓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锦衣卫大索，必得造妖书者。时大狱猝发，缉校交错都下，以风影捕系，所株连甚众。之桢欲陷锦衣指挥周嘉庆，首辅沈一贯欲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属矩。矩正色拒之。

已而百户蒋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师无赖人也，尝伪作富商包继志诗，有“郑主乘黄屋”之句，以胁国泰及继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讯不承，妻妾子弟皆掠治无完肤。矩心念生光即冤，然前罪已当死，且狱无主名，上必怒甚，恐辗转攀累无已。礼部侍郎李廷机亦以生光前诗与妖书词合。乃具狱，生光坐凌迟死。鲤、正域、嘉庆及株连者，皆赖矩得全。

三十三年掌司礼监，督厂如故。帝欲杖建言参政姜士昌，以矩谏而止。云南民杀税监杨荣，帝欲尽捕乱者，亦以矩言获免。明年奉诏虑囚，御史曹学程以阻封日本酋关白事，系狱且十年，法司请于矩求出，矩谢不敢。已而密白之，竟重释，余亦多所平反。又明年卒，赐祠额曰清忠。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王安，雄县人，初隶冯保名下。万历二十二年，陈矩荐于帝，命为皇长子伴读。

时郑贵妃谋立己子，数使人摭皇长子过。安善调护，贵妃无所得。“梃击”事起，贵妃心惧。安为太子属草，下令旨，释群臣疑，以安贵妃。帝大悦。光宗即位，擢司礼秉笔太监，遇之甚厚。安用其客中书舍人汪文言言，劝帝行诸善政，发帑金济边，起用直臣邹元标、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称贤。大学士刘一燝、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皆重之。

初，西宫李选侍怙宠陵熹宗生母王才人，安内忿不平。及光宗崩，选侍与心腹阉李进忠等谋挟皇长子自重，安发其谋于涟。涟偕一燝等入临，安绐选侍抱皇长子出，择吉即位，选侍移别宫去。事详一燝等传。熹宗心德安，言无不纳。

安为人刚直而疏，又善病，不能数见帝。魏忠贤始进，自结于安名下魏朝，朝日夕誉忠贤，安信之。及安怒朝与忠贤争客氏也，勒朝退，而忠贤、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天启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礼监，安以故事辞。客氏劝帝从其请，与忠贤谋杀之。忠贤犹豫未忍，客氏曰：“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耶？”忠贤意乃决，嗾给事中霍维华论安，降充南海子净军，而以刘朝为南海子提督，使杀安。刘朝者，李选侍私阉，故以移宫盗库下狱宥出者。既至，绝安食。安取篱落中芦菔啖之，三日犹不死，乃扑杀之。安死三年，忠贤遂诬东林诸人与安交通，兴大狱，清流之祸烈矣。庄烈帝立，赐祠额曰昭忠。

魏忠贤，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云。忠贤自万历中选入宫，隶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字库，又求为皇长孙母王才人典膳，谄事魏朝。朝数称忠贤于安，安亦善遇之。长孙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

光宗崩，长孙嗣立，是为熹宗。忠贤、客氏并有宠。未逾月，封客氏奉圣夫人，廕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忠贤兄钊俱锦衣千户。忠贤寻自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

天启元年诏赐客氏香火田，叙忠贤治皇祖陵功。御史王心一谏，不听。及帝大婚，御史毕佐周、刘兰请遣客氏出外，大学士刘一燝亦言之。帝恋恋不忍舍，曰：“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祖大葬议之。”忠贤颛客氏，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谋杀之，尽斥安名下诸阉。客氏淫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

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用司礼临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既而客氏出，复召入。御史周宗建、侍郎陈邦瞻、御史马鸣起、给事中侯震暘先后力诤，俱被诘责。给事中倪思辉、硃钦相、王心一复言之，并谪外，尚未指及忠贤也。忠贤乃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密结大学士沈纮为援。

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刑部主事刘宗周首劾之，帝大怒，赖大学士叶向高救免。

初，神宗在位久，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国本之争，指斥营禁。宰辅大臣为言者所弹击，辄引疾避去。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盈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而徐大化、霍维华、孙杰首附忠贤，刘一燝及尚书周嘉谟并为杰劾去。然是时叶向高、韩爌方辅政，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在言路，皆力持清议，忠贤未克逞。

二年叙庆陵功，廕忠贤弟侄锦衣卫指挥佥事。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论沈纮交通客、魏，俱被谴去。会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以时，忠贤谗慝所致。修撰文震孟、太仆少卿满朝荐相继言之，亦俱黜。

三年春，引其私人魏广微为大学士。令御史郭巩讦宗建、一燝、元标及杨涟、周朝瑞等保举熊廷弼，党邪误国。宗建驳巩受忠贤指挥，御史方大任助宗建攻巩及忠贤，皆不胜。其秋，诏忠贤及客氏子国兴所廕锦衣官并世袭。兵部尚书董汉儒、给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论交谏，不从。忠贤益无忌，增置内操万人，衷甲出入，恣为威虐。矫诏赐光宗选侍赵氏死。裕妃张氏有娠，客氏谮杀之。又革成妃李氏封。

皇后张氏娠，客氏以计堕其胎，帝由此乏嗣。他所害宫嫔冯贵人等，太监王国臣、刘克敬、马鉴等甚众。禁掖事秘，莫详也。是冬，兼掌东厂事。

四年，给事中傅櫆结忠贤甥傅应星为兄弟，诬奏中书汪文言，并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镇抚狱，将大行罗织。掌镇抚刘侨受叶向高教，止坐文言。忠贤大怒，削侨籍，而以私人许显纯代。是时御史李应升以内操谏，给事中霍守曲以忠贤乞祠额谏，御史刘廷佐以忠贤滥廕谏，给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谏，忠贤皆矫旨诘责。于是副都御史杨涟愤甚，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贤惧，求解于韩广不应，遂趋帝前泣诉，且辞东厂，而客氏从旁为剖析，体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谕留忠贤，而于次日下涟疏，严旨切责。涟既绌，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抚宁侯硃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七十余人，交章论忠贤不法。向高及礼部尚书翁正春请遣忠贤归私第以塞谤，不许。

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顾秉谦因阴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贤，使以次斥逐。王体乾复昌言用廷杖，威胁廷臣。未几，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刺忠贤，立杖死。

又以御史林汝翥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翥亦予杖。廷臣俱大詟。一时罢斥者，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后数十人，已又逐韩爌及兵部侍郎李邦华。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乃矫中旨召用例转科道。以硃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丞，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为之爪牙。未几，复用拟戍崔呈秀为御史。呈秀乃造《天鉴》、《同志》诸录，王绍徽亦造《点将录》，皆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等为魁，尽罗入不附忠贤者，号曰东林党人，献于忠贤。忠贤喜，于是群小益求媚忠贤，攘臂攻东林矣。

初，朝臣争三案及辛亥、癸亥两京察与熊廷弼狱事，忠贤本无预。其党欲藉忠贤力倾诸正人，遂相率归忠贤，称义儿，且云：“东林将害翁。”以故，忠贤欲甘心焉。御史张讷、倪文焕，给事中李鲁生，工部主事曹钦程等，竞搏击善类为报复。

而御史梁梦环复兴汪文言狱，下镇抚司拷死。许显纯具爰书，词连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涟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至牵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于狱。又杀廷弼，而杖其姻御史吴裕中至死。又削逐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朝署一空。而特召元诗教、刘述祖等为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于是忠贤之党遍要津矣。

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戚臣李承恩者，宁安大长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赐器。忠贤诬以盗乘舆服御物，论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廷弼讼冤，立诛死。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其年，叙门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又廕其族叔魏志德都督佥事。擢傅应星为左都督，且旌其母。而以魏良卿佥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

六年二月，卤簿大驾成，廕都督佥事。复使其党李永贞伪为浙江太监李实奏，逮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诸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攀龙赴水死，顺昌等六人死狱中。苏州民见顺昌逮，不平，殴杀二校尉，巡抚毛一鹭为捕颜佩韦等五人悉诛死。刑部尚书徐兆魁治狱，视忠贤所怒，即坐大辟。又从霍维华言，命顾秉谦等修《三朝要典》，极意诋诸党人恶。御史徐复阳请毁讲学书院，以绝党根。御史卢承钦又请立东林党碑。海内皆屏息丧气。霍维华遂教忠贤冒边功矣。

辽阳男子武长春游妓家，有妄言，东厂擒之。许显纯掠治，故张其辞云：“长春敌间，不获且为乱，赖厂臣忠智立奇勋。”诏封忠贤侄良卿为肃宁伯，赐宅第、庄田，颁铁券。吏部尚书王绍徽请崇其先世，诏赠忠贤四代如本爵。忠贤又矫诏遣其党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山海关，收揽兵柄。再叙功，廕都督同知，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各一人。浙江巡抚潘汝桢奏请为忠贤建祠。仓场总督薛贞言草场火，以忠贤救，得无害。于是颂功德者相继，诸祠皆自此始矣。

编修吴孔嘉与宗人吴养春有仇，诱养春仆告其主隐占黄山，养春父子瘐死。忠贤遣主事吕下问、评事许志吉先后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残酷。知府石万程不忍，削发去，徽州几乱。其党都督张体乾诬扬州知府刘鐸代李承恩谋释狱，结道士方景阳诅忠贤，鐸竟斩。又以睚眦怨，诬新城侯子锦衣王国兴，论斩，并黜主事徐石麒。

御史门克新诬吴人顾同寅、孙文豸诔熊廷弼，坐妖言律斩。又逮侍郎王之寀，毙于狱。凡忠贤所宿恨，若韩爌、张问达、何士晋、程注等，虽已去，必削籍，重或充军，死必追赃破其家。或忠贤偶忘之，其党必追论前事，激忠贤怒。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

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心忌张皇后，其年秋，诬后父张国纪纵奴不法，矫中宫旨，冀摇后。帝为致奴法，而诮让国纪。忠贤未慊，复使顺天府丞刘志选、御史梁梦环交发国纪罪状，并言后非国纪女。会王体乾危言沮之，乃止。

其冬，三殿成。李永贞、周应秋奏忠贤功，遂进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时已晋肃宁侯矣，亦晋宁国公，食禄如魏国公例，再加恩廕锦衣指挥使一人，同知一人。

工部尚书薛凤翔奏给赐第。已而太监陶文奏筑喜峰隘口成，督师王之臣奏筑山海城，刑部尚书薛贞奏大盗王之锦狱，南京修孝陵工竣，甘镇奏捷，蕃育署丞张永祚获盗，并言忠贤区画方略。忠贤又自奏三年缉捕功，诏书褒奖。半岁中，所廕锦衣指挥使四人、同知三人、佥事一人。授其侄希孟世袭锦衣同知，甥傅之琮、冯继先并都督佥事，而擢崔呈秀弟凝秀为蓟镇副总兵。名器僭滥，于是为极。其同类尽镇蓟、辽，山西宣、大诸厄要地。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岁时赂名马、珍玩绝。

七年春，复以崔文升总漕运，李明道总河道，胡良辅镇天津。文升故侍光宗药，为东林所攻者也。海内争望风献谄，诸督抚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下及武夫、贾竖、诸无赖子亦各建祠。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斩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以忠贤父配启圣公。

初，潘汝祯首上疏，御史刘之待会藁迟一日，即削籍。而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巳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宗室若楚王华煃、中书硃慎鉴，勋戚若丰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书邵辅忠、李养德、曹思诚，总督张我续及孙国桢、张翌明、郭允厚、杨维和、李时馨、汪若极、何廷枢、杨维新、陈维新、陈欢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辈，佞词累牍，不顾羞耻。忠贤亦时加恩泽以报之。所有疏，咸称“厂臣”不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图象以闻。立极等票旨云：“厂臣修德，故仁兽至。”其诬罔若此。前后赐奖敕无算，诰命皆拟九锡文。

是年自春及秋，忠贤冒款汪烧饼、擒阿班歹罗銕等功，积廕锦衣指挥使至十有七人。其族孙希孔、希孟、希尧、希舜、鹏程，姻戚董芳名、王选、杨六奇、杨祚昌，皆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官。又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魏抚民又从锦衣改尚宝卿。而忠贤志愿犹未极，会袁崇焕奏宁远捷，忠贤乃令周应秋奏封其从孙鹏翼为安平伯。再叙三大工功，封从子良栋为东安侯，加良卿太师，鹏翼少师，良栋太子太保。因遍赉诸廷臣。用呈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独绌崇焕功不录。

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飨南北郊，祭太庙。于是天下皆疑忠贤窃神器矣。

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岁数出，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百司章奏，置急足驰白乃下。

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客氏居宫中，胁持皇后，残虐宫嫔。偶出归私第，驺从赫奕照衢路，望若卤簿。忠贤故騃无他长，其党日夜教之，客氏为内主，群凶煽虐，以是毒痡海内。

七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王素稔忠贤恶，深自儆备，其党自危。杨所修、杨维垣先攻崔呈秀以尝帝，主事陆澄原、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遂交章论忠贤。帝犹未发。于是嘉兴贡生钱嘉徵劾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籓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疏上，帝召忠贤，使内侍读之。忠贤大惧，急以重宝啖信邸太监徐应元求解。应元，故忠贤博徒也。帝知之，斥应元。十一月，遂安置忠贤于凤阳，寻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并弃市，籍其家。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宫女八人，盖将效吕不韦所为，人尤疾之。

崇祯二年命大学士韩爌等定逆案，始盖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诸丽逆案者日夜图报复。其后温体仁、薛国观辈相继柄政，潜倾正人，为翻逆案地。帝亦厌廷臣党比，复委用中当。而逆案中阮大铖等卒肆毒江左，至于灭亡。

王体乾、李永贞、涂文辅，皆忠贤党。体乾，昌平人，柔佞深险。熹宗初，为尚膳太监，迁司礼秉笔。王安之辞司礼掌印也，体乾急谋于客、魏夺之，而置安于死。用是，一意附忠贤，为之尽力。故事，司礼掌印者位东厂上。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故忠贤一无所忌。杨涟劾忠贤疏上，帝命体乾诵之，置疏中切要语不读，涟遂得谴。万燝之死，出体乾意。忠贤不识字，体乾与永贞等为之谋主，遇票红文书及改票，动请御笔，体乾独奏，忠贤默然也。及忠贤冒陵工、殿工、边功等赏，体乾、永贞辈亦各廕锦衣官数人。尝疑选人受益、黄愿素为钱谦益、黄尊素兄弟，欲并柰锢，其阿媚忠贤如此。及庄烈帝定逆案，革体乾职，籍其家。

永贞，通州人。万历中为内侍，犯法被系者十八年，光宗立，得释。忠贤用事，引其党诸栋、史宾等为秉笔。永贞入栋幕，与忠贤掌班刘荣为死友。栋死，夤缘得通于忠贤，由文书房升秉笔太监，匝月五迁，与体乾、文辅及石元雅共为忠贤心腹。

凡章奏入，永贞等先钤识窾要，白忠贤议行。崔呈秀所献诸录，永贞等各置小册袖中，遇有处分，则争出册告曰：“此某录中人也。”故无得免者。永贞性贪，督三殿工，治信王邸，所侵没无算。庄烈帝立，永贞阳引退，行十五万金于体乾及司体王永祚、王本政求援。三人恶其反覆，首于帝。永贞惧，遂亡去。既而被获，谪凤阳，寻以伪草李实奏，逮至，伏诛。

文辅，初为客氏子侯国兴授读，谄附忠贤，由司礼秉笔历掌御马监，总督太仓、节慎二库。夺宁安大长公主第为廨，署曰“户工总部。”驺从常数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参，势焰出群阉上。庄烈帝立，复附徐应元，谪南京。

时有刘若愚者，故隶陈矩名下。善书，好学有文。天启初，李永贞取入内直房，主笔札。永贞多密谋，若愚心识之，不敢与外廷通。忠贤败，若愚为杨维坦所劾，充孝陵净军。已，御史刘重庆以李实诬高攀龙等七人事劾实。实疏辨言系空印纸，乃忠贤逼取之，令永贞填书者。帝验疏，墨在硃上，遂诛永贞，坐若愚大辟。久之，得释。若愚当忠贤时，禄赐未尝一及，既幽囚，痛己之冤，而恨体乾、文辅辈之得漏网也，作《酌中志》以自明，凡四卷，见者邻之。

崔文升者，郑贵妃宫中内侍也。光宗立，升司礼秉笔，掌御药房。时贵妃进帝美女四人，帝幸焉，既而有疾。文升用大黄药，益剧，不视朝。外廷汹汹，皆言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给事中杨涟言：“陛下哀毁之余，万几劳瘁。文升误用伐药，又构造流言，谓侍御蛊惑，损陛下令名。陛下奈何置贼臣于肘腋间哉！”然构造之说，涟疑文升误用药，故为此以图御罪，其实出于文升果否，未知也。未几，光宗服鸿胪丞李可灼红丸，遂崩。言者交攻可灼及阁臣方从哲，惟御史郑宗周等直指文升。给事中魏大中言文升之恶不下张差，御史吴甡亦谓其罪浮河灼。下廷议，可灼论戍，文升谪南京。及忠贤用事，召文升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庄烈帝即位，召回。

御史吴焕复劾之。疏甫上，文升即结同党伏宫门号哭，声彻御座。帝大怒，并其党皆杖一百，充孝陵净军。

张彝宪，庄烈帝朝司礼太监也。帝初即位，鉴魏忠贤祸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崇祯四年九月，遣王应朝等监视关、宁，又遣王坤宣府，刘文忠大同，刘允中山西，监视军马。

而以彝宪有心计，令钩校户、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辅故事，为之建署，名曰户工总理，其权视外总督，内团营提督焉。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飙等十余人论谏，不纳。

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具公疏争，帝曰：“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众莫敢对。南京侍郎吕维祺疏责辅臣不能匡救，礼部侍郎李孙宸亦以召对力谏，俱不听。彝宪遂按行两部，踞尚书上，命郎中以下谒见。工部侍郎高弘图不为下，抗疏乞归，削籍去。彝宪益骄纵，故勒边镇军器不发。管盔甲主事孙肇兴恐稽滞军事，因劾其误国。帝命回奏，罪至遣戍。主事金铉、周镳皆以谏斥去。工部尚书周士朴以不赴彝宪期，被诘问，罢去。

是时，中珰势复大振。王坤至宣府，甫逾月，即劾巡按御史胡良机。帝落良机职，命坤按治。给事中魏呈润争之，亦谪外。坤性狂躁敢言，朝中大吏有欲倚之相倾挤者。于是坤抗疏劾修撰陈于泰，谓其盗窃科名，语侵周延儒。给事中傅朝佑言坤妄干弹劾之权，且其文词练达，机锋挡激，必有阴邪险人主之，其意指温体仁。

帝置不问。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内臣举动，几于手握皇纲，而辅臣终不敢一问。至于身被弹击，犹忍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备责延儒，欲以动帝。

帝怒，削其籍。时帝方一意用内臣，故言者多得罪。

到八年八月始下诏曰：“往以廷臣不职，故委寄内侍。今兵制粗立，军饷稍清，尽撤监视总理。”又明年，命彝宪守备南京，寻死。然帝卒用高起潜辈典兵监镇，驯至开关延贼，遂底灭亡。

高起潜，在内侍中，以知兵称，帝委任之。五年命偕其侪吕直督诸将征孔有德于登州，明年凯旋。时流贼大炽，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入大帅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诸营，名曰监军，在边镇者，悉名监视。

而起潜得监视宁、锦诸军。已而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八年尽撤诸镇内臣，惟起潜监视如故。

九年七月复遣太监李国辅、许进忠等分守紫荆、倒马诸关，孙惟武、刘元斌防马水河。时兵部尚书张凤翼出督援军，宣大总督梁廷栋亦引兵南，特命起潜为总监，给金三万、赏功牌千，以司礼大珰张云汉、韩赞周副之。然起潜实未尝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潜行部视师，令监司以下悉用军礼。永平道刘景耀、关内道杨于国疏争，被黜。既而与兵部尚书杨嗣昌比，致宣大总督卢象升孤军战殁，又匿不言状，人多疾之。

十七年，李自成将犯阙，帝复命起潜监宁、前诸军，而以杜勋镇宣府。勋至镇即降贼。事闻，廷臣请急撤城守太监，忽传旨云：“杜勋骂贼殉难，予廕祠。”盖为内臣蒙蔽也。未几，勋从贼至，自成设黄幄坐广宁门外，秦、晋二王左右席地坐，勋侍其下，呼城上请入见。守城诸珰缒之上，同入大内，盛称贼势，劝帝自为计。

左右请留之，勋曰：“不返，则二王危。”乃纵之出，复缒下，语守城诸珰曰：“吾曹富贵固在也。”俄而城陷，诸珰皆降。及贼败将遁，乃下令尽逐内竖，无贵贱老弱皆号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门。贼遂捆载其金帛珠宝西去。

初，内臣奉命守城，已有异志，令士卒皆持白杨杖，硃其外，贯铁环于端使有声，格击则折，至是贼即以其杖驱焉。广宁门之启，或日太监曹化淳献之，或曰化淳实守东直门，而化淳入国朝，上疏奏辨甚力，时仓卒莫能明也。起潜赴宁、前，中道弃关走。福王召为京营提督，后亦降于我大清。

王承恩，太监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礼秉笔太监。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阙，帝命承恩提督京营。是时，事势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贼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三门。承恩见贼坎墙，急发砲击之，连毙数人，而诸珰泄泄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内官，备亲征。夜分，内城陷。天将曙，帝崩于寿皇亭，承恩即自缢其下。

福王时，谥忠愍。本朝赐地六十亩，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侧。

方正化，山东人。崇祯时，为司礼太监。十五年冬，畿辅被兵，命总监保定军务，有全城功，已而撤还。十七年二月复命出镇，正化顿首辞，帝不许。又顿首曰：“奴此行万无能为，不过一死报主恩尔。”帝亦垂涕遣之。既至，与同知邵宗元等登陴共守。有请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乱，诸公好为之。”及城陷，击杀数十人，贼问：“若为谁？”厉声曰：“我总监方公也！”贼攒刀斫杀之，其从奄皆死。时内臣殉难者，更有故司礼掌印太监高时明，司礼秉笔太监李凤翔，提督诸监局太监褚宪章、张国元四人。督东厂太监王之心家最富，既降，贼勒其赀，拷死。南渡时，建旌忠祠祀诸死难者，以王承恩为正祀，内臣正化等附祀，而之心亦滥与焉。

##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阉党

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憸，窜身妇寺。淫刑痡毒，快其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

迄乎恶贯满盈，亟伸宪典，刑书所丽，迹秽简编，而遗孽余烬，终以覆国。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今录自焦芳、张彩以下，迄天启朝，为《阉党列传》，用垂鉴诫。其以功名表见，或晚节自盖，如王骥、王越、杨维垣、张捷之徒，则仍别见焉。

○焦芳 刘宇 曹元 张彩韩福等 顾秉谦 魏广微等 崔呈秀吴淳夫等 刘志选梁梦环等 曹钦程石三畏等 王绍徽周应秋霍维华徐大化等 阎鸣泰 贾继春田尔耕 许显纯

焦芳，泌阳人。天顺八年进士。大学士李贤以同乡故，引为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满九年考，当迁学士。或语大学士万安：“不学如芳，亦学士乎？”芳闻大恚曰：“是必彭华间我也。我不学士，且刺华长安道中。”华惧，言于安，乃进芳侍讲学士。先是，诏纂《文华大训》，进讲东宫，其书皆华等所为。芳耻不与，每进讲，故摘其疵，扬言众中。翰林尚文采，独芳粗陋无学识，性阴很，动辄议讪，人咸畏避之。尹旻之罢也，芳与其子龙相比，谪桂阳州同知。芳知出华、安二人指，衔次骨。

弘治初，移霍州知州，擢四川提学副使，调湖广。未几，迁南京右通政，以忧归。服阕，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寻擢礼部右侍郎。怨刘健尼己，日于众中嫚骂。

健判牒不可意，即引笔抹去，不关白尚书。俄改吏部，转左侍郎。马文升为尚书，芳辄加姗侮，阴结言官，使抨击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又上言御边四事以希进用，为谢迁所抑，尤憾迁。每言及余姚、江西人，以迁及华故，肆口诟詈。芳既积忤廷臣，复锐进，乃深结阉宦以自固，日夜谋逐健、迁，代其位。

正德初，户部尚书韩文言会计不足。廷议谓理财无奇术，唯劝上节俭。芳知左右有窃听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须用度，况县官耶？谚云‘无钱拣故纸’。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武宗闻之大喜。会文升去，遂擢为吏部尚书。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以告芳。芳阴泄其谋于瑾。瑾遂逐文及健、迁辈，而芳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居内阁数年，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每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曰门下。裁阅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赂瑾者先赂芳。子黄中，亦傲很不学，廷试必欲得第一。李东阳、王鏊为置二甲首，芳不悦。言于瑾，径授翰林检讨，俄进编修。芳以黄中故，时时詈东阳。瑾闻之曰：“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

瑾怒翰林官傲己，欲尽出之外，为张彩劝沮。及修《孝家实录》成，瑾又持前议，彩复力沮。而芳父子与检讨段炅辈，教瑾以扩充政事为名，乃尽出编修顾清等二十余人于部曹。有司应诏举怀材抱德之士，以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彪四人名上。瑾以礼等皆迁乡人，而诏草出健，因下四人诏狱，欲并逮健、迁。东阳力解之。芳厉声曰：“纵贳其罪，不当除名耶？”乃黜健、迁为民，而榜逐余姚人之为京官者。

满剌加使臣亚刘，本江西万安人，名萧明举。以罪叛入其国，与其国人端亚智等来朝。既又谋入浡泥国索宝，且杀亚智等。事闻，方下所司勘奏。芳即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华、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等，多被物议。宜裁减解额五十名，通籍者勿选京职，著为令。”且言：“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杨廷和解之曰：“以一盗故，祸连一方，至裁解额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案耶？”乃止。

芳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尝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瑾。其总裁《孝宗实录》，若何乔新、彭韶、谢迁皆肆诬诋，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

始张彩为郎时，芳力荐以悦瑾，觊其为奸利。比彩为尚书，芳父子荐人无虚日，彩时有同异，遂有隙。而段炅见瑾暱彩，芳势稍衰，转附彩，尽发芳阴事于瑾。瑾大怒，数于众中斥芳父子。芳不得已，乃乞归。

黄中頠阁廕，以侍读随父还。瑾败，给事、御史交劾，削其官，黜黄中为民。

久之，芳使黄中赍金宝遗权贵，上章求湔雪复官，为吏科所驳。于是吏部覆奏，请械系黄中法司，以彰天讨。黄中狼狈遁走。

芳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大盗赵鐩入泌阳，火之，发窖多得其藏金，乃尽掘其先人冢墓，杂烧以牛马骨。求芳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树，拔剑斫其首，使群盗糜之，曰：“吾为天子诛此贼。”鐩后临刑叹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谢天下，死有余恨！”瑾从孙二汉当死，亦曰：“吾死固当，第吾家所为，皆焦芳与张彩耳。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芳父子竟良死。

刘宇，字至大，钧州人。成化八年进士。由知县入为御史，坐事谪，累迁山东按察使。弘治中，以大学士刘健荐，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召为左副都御史。

正德改元，吏部尚书马文升荐之，进右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宇初抚大同，私市善马赂权要。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孝宗召见，语及之。帝密遣锦衣百户邵琪往察，宇厚赂琪，为之抵讳。后大夏再召对，帝曰：“健荐宇才堪大用，以朕观之，此小人，岂可用哉？由是知内阁亦未可尽信也。”宇闻，以大夏不为己地，深憾之。

刘瑾用事，宇介焦芳以结瑾。二年正月入为左都御史。瑾好摧折台谏，宇缘其意，请敕箝制御史，有小过辄加笞辱，瑾以为贤。瑾初通贿，望不过数百金，宇首以万金贽，瑾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寻转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子仁应殿试，求一甲不得。厚贿瑾，内批授庶吉士，逾年迁编修。时许进为吏部尚书，宇谗于瑾，遂代其位，而曹元代宇为兵部。宇在兵部时，贿赂狼籍。及为吏部，权归选郎张彩，而文史赠遗又不若武弁，尝悒悒叹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后瑾欲用彩代宇，乃令宇以原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宇宴瑾阁中，极驭，大喜过望。明日将入阁办事。瑾曰：“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可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逾年瑾诛，科道交章劾奏，削官致仕，子仁黜为民。

曹元，字以贞，大宁前卫人。柔佞滑稽，不修士行。举成化十一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正德二年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分守中官张昭奉命捕虎豹，元以军士出境搜捕，恐启边衅，上疏请止，不从。改抚陕西。逾年，召为兵部右侍郎，转左，寻代宇为尚书兼督团营，加太子少保。将校迁除，皆惟瑾命。元所入亦不赀。

五年拜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元与刘瑾有连，自瑾侍东宫，即与相结。及瑾得志，遂夤缘躐至卿相，然琐刺无能，在阁中饮酒谐谑而已。瑾败，元即日上疏请罪，词极哀。诏许致仕，言官交劾，黜为民。元无子，病中自作墓志，叹曰：“我死，谁铭我者！”

当刘瑾时，廷臣党附者甚众。瑾诛，言官交劾。内阁则焦芳、刘宇、曹元。尚书则吏部张彩、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澯、礼部硃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侍郎则吏部柴升、李瀚，前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都察院则副都御史杨纶、佥都御史萧选。巡抚则顺天刘聪、应天魏讷、宣府杨武、保定徐以贞、大同张禴、淮扬屈直、两广林廷选，操江王彦奇。前总督文贵、马炳然。大理寺则卿张纶，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张桧。通政司则通政吴釴、王云凤，参议张龙。太常则少卿杨廷仪、刘介。尚宝卿则吴世忠，丞屈铨。府尹则陈良器，府丞则石禄。翰林则侍读焦黄中，修撰康海，编修刘仁，检讨段炅。吏部郎则王九思、王纳诲。给事中则李宪、段豸。御史则薛凤鸣、硃衮、秦昂、宇文钟、崔哲、李纪、周琳。其他郎署监司又十余人。于是彩论死，福谪戍，元、恩、震、聪、讷、武、恬、介、黄中、海、仁、宪、凤鸣、钟除名，亨、昂闲住，善、岩、谅、志淳、纶、直、彦奇、良器、哲致仕，选、以贞、礻龠、中孚、龙、禄、铨、炅、豸、衮、纪、琳、九思，纳诲谪外，朝署为清。

张彩，安定人。弘治三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历文选司郎中。彩议论便利，善伺权贵指。初矫饰彻声誉，尚书马文升等皆爱之。给事中刘郤尝劾其颠倒选法数事，文升悉为辩析，且誉其聪明刚正，为上下所推服。诏令办事如故。彩即五疏移疾去，文升固留不得，时论称之。越数日，给事李贯荐彩有将略。杨一清总制三边，亦荐彩自代。而焦芳以彩与刘瑾同乡，力荐于瑾。瑾欲致之，因著令，病过期不赴者，斥为民。彩乃就道。既见瑾，高冠鲜衣，貌白晳修伟，须眉蔚然，词辩泉涌。瑾大敬爱，执手移时，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时文选郎刘永已迁通政，次当验封郎石确。疏既入，瑾令尚书许进追原疏，以彩易之。彩自是一意事瑾。瑾恶进不附己，彩因媒孽去进，以刘宇代之。宇虽为尚书，铨政率由彩，多不关白宇，即白宇，宇必温言降接。彩抱案立语，宇俯偻不敢当。居文选半载，擢左佥都御史，与户部右侍郎韩鼎同廷谢。鼎老，拜起不如仪，为谷大用、张永辈所窃笑。瑾方惭，而彩丰采英毅，大用等皆称羡，瑾乃喜。越二日罢鼎，而彩逾年超拜吏部右侍郎。

鼎，合水人。弘治时，为给事中，负直声。后迁右通政，治水安平有劳绩，以通政使家居。至是为瑾所引，复挫归，遂失其素望。

瑾欲大贵彩，乃命刘宇入内阁，以彩代之。一岁中，自郎署长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咸惴惴白事尚书前，彩厉色无所假借。寻加太子少保。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哺未得见。彩故徐徐来，直入瑾小阁，欢饮而出，始揖众人。众以是益畏彩，见彩如瑾礼。彩与朝臣言，呼瑾为老者。凡所言，瑾无不从。因不时考察内外官，纠摘严急，间一用薄罚，而诸司台谏谪辱日甚。变乱旧格，贿赂肆行，海内金帛奇货相望涂巷间。性尤渔色。抚州知府刘介，其乡人也，娶妾美。彩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贺曰：“子何以报我？”介皇恐谢曰：“一身外，皆公物。”彩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内，牵其妾，舆戴而去。又闻平阳知府张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张禴按致其罪，拟戍。恕献妾，始得论减。

彩既衔瑾恩，见瑾擅权久，贪冒无厌，天下怨之，因乘间说曰：“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官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瑾大然之。会御史胡节巡按山东还，厚遗瑾。瑾发之，捕节下狱。少监李宣、侍郎张鸾、指挥同知赵良按事福建还，馈瑾白金二万。瑾疏纳金于官，而按三人罪。其他因贿得祸者甚众。苛敛之害为少衰，中外或称彩能导瑾为善矣。及瑾伏诛，彩以交结近侍论死，遇赦当免。改拟同瑾谋反，瘐死狱中，仍剉尸于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韩福者，西安前卫人也。成化十七年进士。为御史，按宣府、大同，数条奏军民利病，边人悦之。弘治中，迁大名知府，奸盗屏迹，道不拾遗，政绩为畿辅冠。

以卓异举，迁浙江左参政，病免。

武宗立，言官交荐，召为大理右少卿。正德二年以右佥都御史督苏、松粮储。

未几，召入为右副都御史。坐累，下诏狱。狱上，刘瑾以同乡故，立命出之。召与语，大悦，即用为户部左侍郎。福强结干吏，所在著能声。至是受挫，为瑾所拔擢，遂精心事瑾，为效力。瑾亦时召与谋，委寄亚于彩。会湖广以缺饷告，命兼佥都御史往理之。瑾喜操切，福希指，益务为严苛。湖广民租自私弘治改元后，逋六百余万石，皆遇灾蠲免。福欲追徵之，劾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抚郑时以下凡千二百人。

奏至，举朝骇愕，户部尚书刘玑等议如福言。瑾忽怒福，取诏旨报曰：“湖广军民困敝，朕甚悯之。福任意苛敛，甚不称朕意，令自劾，吏部举堪代者以闻。”福引罪求罢，乃召还。四年复命核辽东屯田。福性故刻深，所携同知刘玉等又奉行过当。

军士不能堪，焚掠将吏及诸大姓家。守臣发帑抚慰之。乱始定。给事中徐仁等极论之。瑾迫公议，勒福致仕。明年瑾败，籍其赀，则福在湖广时所馈白金数十万两，封识宛然，遂遣戍固原。

李宪，岐山人。为吏科给事中，谄事瑾，每率众请事于瑾，盛气独前，自号六科都给事中。时袖白金示同列曰：“此刘公所遗也。”瑾败，虞祸及，亦劾瑾六事。

瑾在狱，笑曰：“李宪亦劾我乎？”卒坐除名。

张龙，顺天人。官行人，邪媚无赖，与寿宁侯通谱系，因得交诸中人、贵戚，恃势夺人田宅。正德三年夤缘为兵科给事中，出核辽东军饷，得腐豆四石。请逮问监守诸臣，罚郎中徐琏以下米三百石有差。瑾以为能，擢通政参议。瑾败，谪知滦州。后又结硃宁为父，起嘉兴同知，迁登州知府。言官弹射无虚月。与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陈逵、右参议孙清并贪残，天下目为“四害”。龙朝觐入都，中旨擢右通政，为宁通中外贿，所乾没不赀。后以私取贿，为宁所觉，斥逐之。嘉靖初，下狱论死。

顾秉谦，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累官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天启元年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二年，魏忠贤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

忠贤于是谋结外廷诸臣，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明年春，秉谦、广微遂与硃国祯、硃延禧俱入参机务。

广微，南乐人，侍郎允贞子也。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南京礼部侍郎。

忠贤用事，以同乡同姓潜结之，遂召拜礼部尚书。至是，与秉谦俱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七月，秉谦晋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十一月晋少保、太子太傅。五年正月晋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改建极殿。九月晋少师。

秉谦为人，庸劣无耻，而广微阴狡。赵南星与其父允贞友善，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闻之，恨刺骨。既柄政，三及南星门，阍人辞不见。广微怫然曰：“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益恨南星。杨涟之劾忠贤二十四罪也，忠贤惧，属广微为调旨，一如忠贤意。而秉谦以涟疏有“门生宰相”语，怒甚。会孟冬飨庙，且颁朔，广微偃蹇后至，给事中魏大中、御史李应升连劾之。

广微益愤，遂决意倾善类，与秉谦谋尽逐诸正人，点《缙绅便览》一册，若叶向高、韩爌、何如宠、成基命、缪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乔允升、李邦华、郑三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升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六十余人为正人，由阉人王朝用进之，俾据是为黜陟。忠贤得内阁为羽翼，势益张。秉谦、广微亦曲奉忠贤，若奴役然。

叶向高、韩爌相继罢，何宗彦卒，秉谦遂为首辅。自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倾害忠直，皆秉谦票拟。《三朝要典》之作，秉谦为总裁，复拟御制序冠其首，欲用是钳天下口。朝廷有一举动，辄拟旨归美忠贤，褒赞不已。广微以札通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时称曰“外魏公”。先是，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议论而已。广微欲擅柄，谋之忠贤，令众辅分任，政权始分，后遂沿为故事。

杨涟等六人之逮也，广微实与其谋，秉谦调严旨，五日一追比。尚书崔景荣惧其立死杖下，亟请广微谏止。广微不自安，疏言：“涟等在今日，诚为有罪之人，在前日实为卿寺之佐。纵使赃私果真，亦当辅付法司，据律论罪，岂可逐日严刑，令镇抚追赃乎？身非木石，重刑之下，就死直须臾耳。以理刑之职，使之追赃，官守安在？勿论伤好生之仁，抑且违祖宗之制，将朝政日乱，与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

疏入，大忤忠贤意。广微惧，急出景荣手书自明，而忠贤怒已不可解。乃具疏乞休，不许。居两月，矫诏切责廷臣，中言“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大不相侔’”，盖即指广微疏语。广微益惧，丐秉谦为解，忠贤意少释。然广微卒不自安，复三疏乞休，五年八月许之去。广微先已加少保、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至是复加少傅、太子太师，廕子中书舍人，赐白金百、坐蟒一、彩币四表里，乘传，行人护归。典礼优渥，犹用前好故也。居二年，卒于家，赠太傅，恤典如制。

秉谦票拟，事事徇忠贤指。初矫旨罪主考丁乾学，又调旨杀涟、光斗等。惟周顺昌、李应升等下诏狱，秉谦请付法司，毋令死非其罪。内臣出镇，秉谦撰上谕，已复与丁绍轼请罢。二事微有执争。冯铨既入阁，同党中日夜交辄，群小亦各有所左右。秉谦不自安，屡疏乞休，后广微一年致仕去。崇祯元年，为言官祖重晔、徐尚勋、汪应元所纠，命削籍。已，坐交结近侍，入逆案中，论徒三年，赎为民。二年，昆山民积怨秉谦，聚众焚掠其家。秉谦年八十，仓皇窜渔舟得免，乃献窖藏银四万于朝，寄居他县以死。广微亦追论削夺，列逆案遣戍中。

自秉谦、广微当国，政归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

黄立极，字中五，元城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累官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五年八月，忠贤以同乡故，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丁绍轼、周如磐、冯铨并参机务。时魏广微、顾秉谦皆以附忠贤居政府。未几广微去，如磐卒。明年夏，绍轼亦卒，铨罢。其秋，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入。己而秉谦乞归，立极遂为首辅。

施凤来，平湖人。张瑞图，晋江人。皆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凤来殿试第二，瑞图第三，同授编修，同积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以礼部尚书入阁。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瑞图会试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其悖妄如此。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庄烈帝即位，山阴监生胡焕猷劾立极、凤来、瑞图、国普等，“身居揆席，漫无主持。甚至顾命之重臣，毙于诏狱；五等之爵，尚公之尊，加于阉寺；而生祠碑颂，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复何辞？”帝为除焕猷名，下吏。立极等内不自安，各上疏求罢，帝犹优诏报之。十一月，立极乞休去，来宗道、杨景辰并入阁，凤来为首辅。御史罗元宾复疏纠，凤来、瑞图俱告归。

宗道，萧山人。立极同年进士，累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以本官兼内阁大学士，预机务。宗道官礼部时，为崔呈秀父请恤典，中有“在天之灵”语。编修倪元璐屡疏争时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词林故事，止香茗耳。”时谓宗道清客宰相云。

景辰，瑞图同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积官吏部右侍郎，与宗道同入阁。官翰林时，为《要典》副总裁，一徇奸党指，又三疏颂忠贤。及朝局已变，乃请毁《要典》，给事、御史交劾之，与宗道同日罢。

其后定逆案，瑞图、宗道初不与，庄烈帝诘之，韩爌等封无实状。帝曰：“瑞图为忠贤书碑，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非实状耶？”乃以瑞图、宗道与顾秉谦、冯铨等坐赎徒为民，而立极、凤来、景辰落职闲住。

崔呈秀，蓟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行人。天启初，擢御史，巡按淮、扬。

卑污狡狯，不修士行。见东林势方盛，将出都，力荐李三才，求入其党，东林拒不纳。在淮、扬，赃私狼籍。霍丘知县郑延祚贪，将劾之，以千金贿免。延祚知其易与，再行千金，即荐之。其行事多类此。

四年九月还朝，高攀龙为都御史，尽发其贪污状。吏部尚书赵南星议戍之，诏革职候勘。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廷为助。涿州人冯铨，少年官侍从家居，与熊廷弼有隙，遗书魏良卿劝兴大狱。忠贤冀假事端倾陷诸害己者，得呈秀，恨相见晚，遂用为腹心，日与计画。明年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为呈秀讼冤。中旨即言呈秀被诬，复其官。呈秀乃首疏荐张鹤鸣、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许弘纲等；而再疏请令京官自陈，由是清流多屏斥。寻督三殿工，忠贤以阅工故，日至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语，以间进《同志》诸录，皆东林党人。又进《天鉴录》，皆不附东林者。令忠贤凭以黜陟，善类为一空。暮夜乞怜者，莫不缘呈秀以进，绳集蚁附，其门如市。累擢工部右侍郎并兼御史，督工如故。御史田景新言，侍郎兼御史非便，请改佥都御史，从之。

忠贤尝修乡县肃宁城，呈秀首上疏称美。六年二月，复疏颂忠贤督工功，请赐敕奖谕，末言：“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讥万骂，臣固甘之。”疏出，朝野轰笑。

阁臣顾秉谦辈撰敕八百余言，褒忠贤，极口扬诩，前代九锡文不能过也。自是，中外章疏，无不颂忠贤德者矣。时方创《三朝要典》，呈秀疏陈耍典之源，追论并封、妖书、之籓三事，凡拥卫光宗者，悉加丑诋。忠贤悦，宣付史馆。其年七月，进本部尚书。十月，皇极殿成，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母死，不奔丧，夺情视事。呈秀负忠贤宠，嗜利弥甚。朝士多拜为门下士，以通于忠贤。其不附己及势位相轧者，辄使其党排去之，时有“五虎”之目，以呈秀为魁。请所倾陷，不可悉数，虽其党亦深畏之。子鐸不能文，属考官孙之獬，获乡荐。用其弟凝秀为浙江总兵官，女夫张元芳为吏部主事，妾弟优人萧惟中为密云参将，所司皆不敢违。明年八月冒宁、锦功，加太子太傅。俄叙三殿功，加少傅，世廕锦衣指挥佥事。其月迁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并绾两篆，握兵权宪纪，出入亘赫，势倾朝野。无何，熹宗崩，廷臣入临。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

庄烈帝即位，其党知忠贤必败，内相携。副都御史杨所修首请允呈秀守制，御史杨维垣、贾继春相继力攻，呈秀乞罢。帝犹慰留。章三上，温旨令乘传归。已而言者劾呈秀及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号称“五虎”，宜肆市朝。诏逮治，籍其赀。时忠贤已死，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罗诸奇异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坏之，饮已自缢。诏戮其尸，子鐸除名，弟凝秀遣戍。后定逆案，以呈秀为首。

淳夫，晋江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官陕西佥事，以京察罢。五年夤缘起兵部郎中，与文焕、吉、夔龙并由呈秀进，为忠贤义子。大学士冯铨释褐十三年登宰辅，为忠贤所暱。呈秀妒之，淳夫即为攻铨。六年冬，擢太仆少卿，视职方事。旋擢太仆卿，历工部添注右侍郎。冒宁、锦及三殿功，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

岁中六迁，至极品。

倪文焕，江都人。由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视南城。山东多大猾，事发则走匿京师。参政王维章数牒文焕，文焕纳其贿，反劾罢维章。尝误挞皇城守卒，为中官所纠，大惧，走谒呈秀求救，遂引入忠贤幕，为鹰犬。首劾兵部侍郎李邦华，御史李日宣，吏部员外郎周顺昌、林枝桥。再劾户部侍郎孙居相、御史夏之令及故吏部尚书崔景荣、吏部尚书李宗延等数十人。轻者削夺，重者拷死。呈秀首颂忠贤，文焕即继之。出按畿辅，为忠贤建三祠。河南道缺掌印官，呈秀为悬缺待文焕，至越十余人任之。冒宁、锦、殿功，加太仆卿，掌道如故。寻改太常卿。忠贤败，文焕惧，乞终养归。

田吉者，故城人。万历三十八年廷对怀挟，罚三科，以县佐录用。已，补试，由知县历兵部郎中。六年冬，迁淮扬参议，取中旨，擢太常少卿，视职方事。明年擢太常卿。未匝岁，连擢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诸逆党超擢，未有如吉者。

李夔龙，福建南安人。由进士历吏部主事，被劾罢去。天启五年夤缘复官，进郎中。专承呈秀指，引用邪人以媚忠贤。擢太常少卿，仍署选事。寻迁左佥都御史。

三殿成，进左副都御史。

庄烈帝嗣位，淳夫、文焕、吉、夔龙，并以上林典薄樊维城、户部员外郎王守履言，逮治论死。

方忠贤败时，庄烈帝纳廷臣言，将定从逆案。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锡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议，又以数十人上。帝不怿，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且曰：“内侍同恶者亦当入。”爌等以不知内侍对，帝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帝召吏部尚书王永光问之，永光以不习刑名对，乃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于是案名罗列无脱遗者。崇祯二年三月上之，帝为诏书颁示天下。

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

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

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呜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

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风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

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

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

案既定，其党日谋更翻，王永光、温体仁阴主之，帝持之坚，不能动。其后，张捷荐吕纯如，被劾去。唐世济荐霍维华，福建巡按应喜臣荐部内闲住通政使周维京，罪至谪戍。其党乃不敢言。福王时，阮大铖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于是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濂，给事中虞廷陛、郭如暗，御史周昌晋、陈以瑞、徐复阳，编修吴孔嘉，参政虞大复辈相继而起，国亡乃止。

刘志选，慈谿人。万历中，与叶向高同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偕同官刘复初、李懋桧争郑贵妃、王恭妃册封事。后懋桧因给事中邵庶请禁诸曹言事，抗疏力争，贬二秩。志选言：“陛下谪懋桧，使人箝口结舌，蒙蔽耳目，非国家福也。”帝怒，谪福宁州判官。稍迁合肥知县，以大计罢归，家居三十年。光宗、熹宗相继立，诸建言得罪者尽起，志选独以计典不获与。会向高赴召，道杭州，志选与游宴弥月。

还朝，用为南京工部主事，进郎中，时已七十余，嗜进弥锐，上疏追论“红丸”，极诋孙慎行不道。魏忠贤喜，天启五年九月召为尚宝少卿。在道，复力攻慎行，遂并及向高。忠贤益喜，出两疏宣史馆。

明年擢顺天府丞。冬十月遂上疏劾张国纪。国纪者，后父也。忠贤忌后贤明，欲倾之。会有张匿名榜于厚载门者，列忠贤反状，并其党七十余人。忠贤疑出国纪及被逐诸人手。邵辅忠、孙杰谋因此兴大狱，尽杀东林诸人，而借国纪以摇中宫，事成则立魏良卿女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诸人虑祸不敢承。志选惑家人言，谓己老必先忠贤死，竟上之。极论国纪罪，而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蓝田之种。”

盖前有死囚孙二言张后己所生，非国纪女也。疏上，事叵测。帝伉俪情笃，但令国纪自新而已。后为故司礼刘克敬所选，忠贤迁怒克敬，谪发凤阳，缢杀之。未几，志选疏颂《要典》，言：“命德讨罪，无微不彰，即尧、舜之放四凶，举元、恺，何以加焉，洵游、夏无能赞一词者。”因力诋王之寀、孙慎行、杨涟、左光斗，而极誉刘廷元、岳骏声、黄克缵、徐景濂、范济世、贾继春并及傅櫆、陈九畴。且言：“慷慨忧时，力障狂澜于既倒者，魏广微也，当还之揆席，以继五臣之盛事。赤忠报国，弼成巨典于不日者，厂臣也，当增入简端，以扬一德之休风。”又言：“之寀宜正典刑，慎行宜加谪戍。”忠贤大悦，于是骏声等超擢，之寀被逮，慎行遣戍，悉如志选言。

七年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其年，熹宗崩，忠贤败，言官交劾，诏削籍。

后定逆案，律无倾摇国母文，坐子骂母律，与梁梦环并论死。志选先自经。

梦环，广东顺德人。举进士。历官御史。父事忠贤，兴汪文言狱，杀杨涟等。

出巡山海关，会宁远叙功，崔呈秀不获与，梦环力叙其贤劳，遂进侍郎。劾熊廷弼乾没军资十七万，廷弼已死，家益破。志选之劾国纪也，忠贤意未逞。梦环侦知之，七年二月驰疏极论国纪罪，且故诘“丹山、蓝田”二语，冀倾后。顾事重，忠贤亦不能骤行，而国纪竟勒还籍。梦环建祠祀忠贤，三疏颂功德。宁、锦之役，复称忠贤“德被四方，勋高百代”，于是有安平之封，梦环擢太仆卿。

又刘诏者，杞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卢龙知县。天启二年超擢山东佥事。

七年代阎鸣泰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寻进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诏嗜利无耻，父事忠贤。释褐九年，骤至极品。建四祠祀忠贤。忠贤败，仅罢官听勘。御史高弘图言：“倾危社稷，摇动宫闱，如诏及刘志选、梁梦环三贼者，罪实浮于‘五虎’‘五彪’，而天讨未加。且诏建祠蓟州，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岁。及闻先帝弥留，诏即整兵三千，易置将领，用崔呈秀所亲萧惟中主邮骑，直接都门，此其意何为。”由是三人皆被逮，论死。

邵辅忠，定海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为工部郎中，首劾李三才贪险假横四大罪。寻谢病去，久之起故官。天启五年附忠贤，骤迁至兵部尚书，视侍郎事。诸奸党攻击正人，多其所主使。七年三月护桂王之籓衡州，加太子太保。还朝，时事已变，移疾归。寻丽逆案，赎徒为民。

孙杰，钱塘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官刑科右给事中，以附忠贤劾刘一燝、周嘉谟，为清议所弃。出为江西参议，引疾归。忠贤召为大理丞，累擢工部右侍郎。

大学士冯铨由李鲁生、李蕃拥戴为首辅，素与崔呈秀珰。而杰与霍维华以呈秀最得忠贤欢，欲令入阁，谋之吴淳夫等，先击去铨。又恐王绍徽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袁鲸疏攻绍徽，而龚萃肃上阁臣内外兼用疏以坚之。自是，鲁生、蕃与杰等分途，其党日相辄矣。杰官亦至尚书，加少保。忠贤诛，杰被劾罢，名丽逆案，赎徒三年。

辅忠、杰本谋摇中宫，而事发于志选、梦环，故得轻论云。

曹钦程，江西德化人。举进士。授吴江知县，赃污狼籍，以淫刑博强项声。巡抚周起元劾之，贬秩，改顺天教授，调国子助教。谄附汪文言，得为工部主事。及文言败，钦程力挤之，由座主冯铨父事魏忠贤，为“十狗”之一。铨欲害御史张慎言、周宗建，令李鲁生草疏，属钦程上之，因及李应升、黄尊素，而荐鲁生及傅櫆、陈九畴、张讷、李蕃、李恒茂、梁梦环辈十余人。慎言等四人并削籍。钦程于群小中尤无耻，日夜走忠贤门，卑谄无所不至，同类颇羞称之。钦程顾骄众人以忠贤亲己。给事中吴国华劾之，忠贤怒，除国华名，钦程益得志。给事中杨所修缘忠贤指，力荐其贤，遂由员外郎擢太仆少卿。后忠贤亦厌之，六年正月为给事中潘士闻所劾。

忠贤责以败群，削其籍。濒行犹顿首忠贤前曰：“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

絮泣而去。忠贤诛，入逆案首等，论死。系狱久之，家人不复馈食，钦程掠他囚余食，日醉饱。李自成陷京师，钦程首破狱出降。自成败，随之西走，不知所终。福王时，定从贼案，钦程复列首等。

当忠贤盛时，其党争搏击清流，献谄希宠。最著者，石三畏、张讷、卢承钦、门克新、刘徽、智铤。

三畏，交河人。知文登、曹二县，大著贪声。以御史陈九畴荐，得行取。赵南星秉铨，出为王府长史。故事，外吏行取无为王官者，三畏以是大恨。及忠贤得志，三畏谄附之，遂授御史。首劾都给事中刘弘化护熊廷弼，太仆卿吴炯党顾宪成，两人获严谴。追论京察三变，力诋李三才、王图、孙丕扬、曹于汴、汤兆京、王宗贤、顾宪成、胡忻、王元翰、王淑抃、赵南星、张问达、王允成、涂一榛、王象春等十五人，而荐乔应甲、徐兆魁等十三人。于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追夺。已，极论三案，请以其疏付史馆，而劾礼部侍郎周炳谟、南京尚书沈儆炌、大理丞张廷拱，三人亦获谴。三畏为忠贤“十孩儿”之一。又倚呈秀为荐主，锻成杨、左之狱，咆哮特甚。一日，赴戚畹宴，魏良卿在焉。三畏醉，误令优人演《刘瑾酗酒》一剧。

忠贤闻，大怒，削籍归。忠贤殛，借忤廕名，起故官，为南京御史硃纯所劾，罢去。

讷，阆中人。由行人擢御史，承忠贤指，首劾赵南星十大罪，并及御史王允成，吏部郎邹维琏、程国祥、夏嘉遇。忠贤大喜，立除南星等名，且令再奏。乃罗织兵部侍郎李邦华，湖广巡抚孙鼎相，旧给事中毛士龙、魏大中，光禄少卿史记事等十七人，诬以贿南星得官，诸人并获罪。寻请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诸书院。痛诋邹元标、冯从吾、余懋衡、孙慎行并及侍郎郑三俊、毕懋良等，亦坐削夺。复劾罢江西巡抚韩光祐。讷为忠贤鹰犬，前后搏击用力多。忠贤深德之，用其兄太仆少卿朴至南京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朴官宣大总督，为忠贤建四祠。兄弟并入逆案。

承钦，余姚人。由中书舍人擢御史，首劾罢户部侍郎孙居相等，因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承钦官至太仆少卿卒。

克新，汝阳人。由青州推官擢御史，劾右庶子叶灿、光禄卿钱春、按察使张光缙倚傍门户，且请速诛熊廷弼。忠贤大喜，立传旨行刑。以阁臣固争，乃令俟秋后，而除灿等名。御史吴裕中，廷弼姻也，愤曰：“廷弼已死人，何必疏促。”与克新绝，逆党由此衔之。廷弼之祸，大学士丁绍轼有力焉。冯铨因使人嗾裕中劾绍轼，而先报忠贤曰：“裕中必为廷弼报仇。”裕中疏上，遂命于午门杖之百，舁至家死。

魏广微将谢政，克新言：“广微砥柱狂澜，厥功甚伟，宜锡之温纶，优以礼数。”

以是稍失忠贤意。太仓人孙文豸，与同里武进士顾同寅尝客廷弼所。廷弼死，文豸为诗诔之，同寅题尺牍亦有追惜语，为逻卒所获。克新遽以诽谤闻，两人遂弃市，连及同郡编修陈仁锡、故修撰文震孟，并削籍。克新寻巡按山东，崇祯初，引疾去。

徽，清苑人。由临淮知县擢御史。陈朝辅劾冯铨，徽出疏继之，且曰：“臣与铨同乡，痛恶群小之误铨，不忍铨坐失燕、赵本色。”闻者笑之。出督辽饷，乾没不赀。初，梁梦环巡关，诬熊廷弼侵盗军赀十七万。徽言：“廷弼原领帑金三十万，茫无所归。其家赀不下百万，而仅以十七万还公家，何以申国法？”因诬给事中刘弘化、毛士龙，御史樊尚燝、房可壮赃贿事。忠贤喜，削弘化等籍，敕所司徵廷弼赃。寻加徽太仆少卿，先后颂忠贤至十一疏。忠贤败，被劾回籍。

铤，元氏人。举乡试，受业赵南星门，授知县。由魏广微通于忠贤，得擢御史，遂疏诋南星为元恶。先后劾罢礼部侍郎徐光启等。铤以乙榜起家，欲得忠贤欢，搏击弥锐。忠贤大喜，加太仆少卿，以忧归。崇祯初，礼部主事乔若雯劾铤及陈九畴、张讷为魏广微爪牙，诏夺职。后与三畏、讷、承钦、克新、徽并入逆案，讷遣戍，三畏等论徒。

当忠贤横时，宵小希进干宠，皆陷善类以自媒。始所击皆东林也，其后凡所欲去者，悉诬以东林而逐之。自四年十月迄熹宗崩，毙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他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

王绍徽，咸宁人，尚书用宾从孙也。举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邹平知县，擢户科给事中。居官强执，颇以清操闻。汤宾尹号召党与，图柄用。吏部尚书孙丕扬以绍徽其门生，用年例出为山东参议，绍徽辞疾不就。泰昌时，起通政参议，迁太仆少卿，被劾引疾。寻以拾遗罢。

天启四年冬，魏忠贤既逐去左光斗，即召绍徽代为左佥都御史。明年六月进左副都御史。寻进户部侍郎，督仓场，甫视事，改左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书。忠贤为从子良卿求世封，绍徽即为奏请良卿封伯。请推崇其三世，绍徽亦议如其言。

至忠贤遣内臣出镇，绍徽乃偕同官陈四不可。王恭厂、朝天宫并灾，绍徽言诛罚过多。忤忠贤意，得谯让。已复上言：“四方多事，九边缺饟，难免催科，乞定分数，宽年限，以缓急之宜付抚按。正殿既成，两殿宜缓，请敕工部裁省织造、瓷器诸冗费，用佐大工。奸党削除已尽，恐藏祸蓄怨，反受中伤。逮系重刑，加于封疆、显过、三案巨奸，则人心悦服，余宜少宽贷。”复忤忠贤意。

初，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既而奸党转盛，后进者求速化，妒诸人妨己，拟次第逐之。孙杰乃谋使崔呈秀入阁，先击去绍徽，令御史袁鲸、张文熙诋绍徽朋比。鲸再疏列其鬻官秽状，遂落绍徽职，而以周应秋代。逆案既定，绍徽削籍论徒。

应秋，金坛人。万历中进士。历官工部侍郎，生平无持操。天启三年避东林谢病去。明年冬，魏忠贤起为南京刑部左侍郎。五年召拜刑部添注尚书。时忠贤广树私人，悉饵以显爵，故两京大僚多添注。寻改左都御史。家善烹饪，每魏良卿过，进豚蹄留饮，良卿大欢，时号“煨蹄总宪”。明年七月代绍徽为吏部尚书，与文选郎李夔龙鬻官分贿。清流未尽逐者，应秋毛举细故，削夺无虚日。忠贤门下有“十狗”，应秋其首也。冒三殿功，屡加太子太师。初，杨涟等拷死，应秋夜半叩户，语其馆客曰：“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矣。”庄烈帝嗣位，被劾归。已，入逆案，遣戍死。弟维持。天启中为御史，请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俄劾兵部尚书赵彦等，并削籍。以兄应秋在位，引嫌归。崇祯初，起按浙江，被劾罢。兄弟并丽逆案。

霍维华，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金坛知县，徵授兵科给事中。天启元年六月，中官王安当掌司礼监印，辞疾居外邸，冀得温旨即视事。安与魏忠贤有隙，阉人陆荩臣者，维华内弟也，侦知之以告。维华故与忠贤同郡交好，遂乘机劾安，忠贤辄矫旨杀之。刘一燝、周嘉谟咸恶维华，用年例出为陕西佥事。其同官孙杰言，维华三月兵垣无过失，一燝、嘉谟仰王安鼻息，故摈于外。忠贤大喜，立逐两人，而维华亦以外艰归。

四年冬，朝事大变，南京御史吕鹏云以外转请告。忠贤传旨令与被察徐大化、年例外转孙杰俱擢京卿，维华及王志道、郭兴治、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并复故官。维华得刑科。诸为赵南星斥者，竞起用事。维华益锐意攻东林，劾罢御史刘璞、南京御史涂世业、黄公辅、万言扬。追论三案，痛诋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而誉范济世、王志道、汪庆百、刘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张捷、唐嗣美、岳骏声、曾道唯。请改《光宗实录》，宣其疏史馆。

忠贤立传旨削一燝等五人籍，逮之寀，免李可灼戍，擢济世巡抚、志道等京卿，嗣美以下悉起用，实录更撰，而以阁臣言免一燝等罪。寻言，总督张我续宜罪，尚书赵彦宜去，御史方震孺不宜逮，韩敬宜复官，汤宾尹宜雪。忤忠贤意，传旨谯责之。

五年冬擢太仆少卿。明年擢本寺卿。寻擢兵部右侍郎，署部事。每陈奏，必颂忠贤。

七年，延绥奏捷，进右都御史，廕子锦衣千户。宁、锦叙功，进兵部尚书，视侍郎事，廕子如之。俄叙三殿功，加太子太保。

维华性憸邪，与崔呈秀为忠贤谋主。所亲为近侍，宫禁事皆预知，因进仙方灵露饮。帝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忠贤颇以咎维华。维华甚惧，而虑有后患，欲先自贰于忠贤，乃力辞宁、锦恩命，让功袁崇焕，乞以己廕授之。忠贤觉其意，降旨颇厉。无何，熹宗崩，忠贤败，维华与杨维垣等弥缝百方。其年十月，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

崇祯改元，附珰者多罢去，维华自如。辽东督师王之臣免，代者袁崇焕未至，维华谋行边自固。帝已可之，给事中颜继祖极论其罪，言“维华狡人也，珰炽则借珰，珰败则攻珰。击杨、左者，维华也。杨、左逮，而阳为救者，亦维华也。以一给事中，三年躐至尚书，无叙不及，有赉必加，即维华亦难以自解。”乃寝前命。

顷之，言者踵至，维华乃引退。逆案既定，维华戍徐州，气势犹盛。七年，骆马湖淤，维华言于治河尚书刘荣嗣，请自宿迁抵徐州，穿渠二百余里，引黄河水通漕，冀叙功复职。荣嗣然其计，费金钱五十余万，工不成，下狱论死，维华意乃沮。九年，边事急，都御史唐世济荐维华边才，至，下狱遣戍。维华遂忧愤死。

福王时，杨维坦翻逆案，为维华等讼冤，章下吏部。尚书张捷重述三朝旧事，力称维华等忠，追赐恤典。赠廕祭葬谥全者，维华及刘廷元、吕纯如、杨所修、徐绍吉、徐景濂六人。赠廕祭葬不予谥者，徐大化、范济世二人。赠官祭葬者，徐扬先、刘廷宣、岳骏声三人。复官不赐恤者，王绍徽、徐兆魁、乔应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黄克缵、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陆澄源，名不丽逆案，而为清议所抑者，亦赐恤有差。

徐大化，会稽人，家京师。由庶吉士改御史，以京察贬官，再起再贬，至工部主事。孙丕扬典京察，坐不谨落职。故事，大计斥退官无复起者。万历末，群邪用事，文选郎陆卿荣破例起之。天启初，屡迁刑部员外郎，结魏忠贤、刘朝，为之谋主。给事中周朝瑞劾其奸贪，御史张新诏抉其闺房之隐，大化颇愧沮。已，承要人指，力诋熊廷弼。及廷弼入关，又请速诛，与朝瑞相讦，尚书王纪劾罢之。寻复罹察典，削职。四年冬，中旨起大理丞，益与魏广微比，助忠贤为虐。疏荐邵辅忠、姚宗文、陆卿荣、郭巩等十三人，即召用。俄迁少卿。左佥都御史杨涟等之下狱也，大化献策于忠贤曰：“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若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忠贤大悦，从之，由是诸人皆不免。寻进左副都御史，历工部左、右侍郎。皇极殿成，加尚书，贪恣无忌，忠贤亦厌之。七年四月那移金钱事发，遂勒闲住。后入逆案，戍死。

李蕃，日照人。与李鲁生皆万历四十一年进士。蕃由庐江知县入为御史，鲁生亦方居垣中，皆为魏忠贤心腹。孙承宗请入朝，蕃以王敦、李怀光为比，承宗遂还镇。硃国祯当国，不为忠贤所喜，蕃希指劾去之。同官排击忠良，多其代草。始与鲁生谄事魏广微，广微败，改事冯铨，铨宠衰，又改事崔呈秀，时号两人为四姓奴。

出督畿辅学政，建祠天津、河间、真定，呼忠贤九千岁。加太仆卿，视御史事。忠贤败，被劾罢。

鲁生，沾化人，知邢台、邯郸、仪封、祥符四县。擢兵科给事中，由座主广微通于忠贤，卑污奸险，常参密谋。周起元劾硃童蒙，鲁生希忠贤指，攻罢起元。时中旨频出，朝端以为忧。鲁生独上言：“执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从中出而谁出？”

举朝大骇。内阁缺人，诏举老成干济者。冯铨资浅，年未及四十，鲁生、蕃欲令入阁。鲁生遂上言：“成即为老，而非必老乎年。干乃称济，而即有济于国。”铨果柄用。时有“十孩儿”之号，鲁生其一也。尝荐阮大铖、陈尔翼、张素养、李嵩、张捷辈十一人，悉其私党。疏诋家居大学士韩爌，削其籍。主事吕下问治徽州吴养春狱，株累者数百家，知府石万程不能堪，弃官去。鲁生反劾罢万程。迁左给事中，典试湖广，发策诟杨涟，因历诋屈原、宋玉等。冒宁、锦功，进太仆少卿。庄烈帝即位，鲁生知祸及，疏请免涟等追赃。给事中汪始亨、颜继祖，御史张三谟交章发其奸，始罢去。御史汪应元再劾之，乃削籍。

又有李恒茂者，邢台人。为礼科给事中，荐呈秀复官，与深相得。劾罢侍郎扶克俭、太仆少卿孙之益、太常少卿庄钦邻，皆不附忠贤者也。恒茂、鲁生、蕃日走吏、兵二部，交通请托，时人为之语曰：“官要起，问三李。”后忽与呈秀交恶，削籍归。忠贤败，起故官，为御史邹毓祚劾罢。逆案既定。鲁生遣戍，蕃、恒茂赎徒为民。

阎鸣泰，清苑人。万历中进士。除户部主事，屡迁辽东参政，拾遗被劾罢归。

久之，起佥事，分巡辽海。开原既失，经略熊廷弼遣抚沈阳，半道恸哭而返。寻托疾谢归。天启二年，起故官，监军山海关。旋进副使，受知孙承宗，屡疏推荐，而鸣泰实无才略，工谄佞，以虚词罔上而已。其年八月，廷推鸣泰辽东经略，会承宗自请督师，乃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自王化贞弃地后，巡抚罢不设。至是承宗以重臣当关，事权独操，鸣泰不能有所为。明年五月复移疾去，家居三年。魏忠贤窃柄，鸣泰潜结之，用御史智铤荐，召为兵部右侍郎。

六年正月，宁远告警，畿辅震惊。内阁顾秉谦等以顺天巡抚吴中伟非御侮才，荐鸣泰代之。未几，代王之臣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宁远叙功，进本部尚书。以缮修山海关城，进太子太傅。寻召还，协理戎政。叙锦州功，加少保。三殿成，加少师兼太子太师。熹宗崩，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鸣泰由忠贤再起，专事谄谀。每陈边事，必颂功德，于蓟、辽建生祠，多至七所。其颂忠贤，有“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语，闻者咋舌。崇祯初，为言者劾罢。后丽逆案，遣戍死。

生祠之建，始于潘汝祯。汝祯巡抚浙江，徇机户请，建祠西湖。六年六月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自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其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总督张朴、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张素养建之宣府、大同，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王珙建之虎丘。二月，鸣泰与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建之景忠山，宣大总督朴、大同巡抚王点、巡按素养又建之大同。三月，鸣泰与诏、文焕，巡按御史梁梦环建之西协密云丫髻山，又建之昌平、通州，太仆寺卿何宗圣建之房山。四月，鸣泰与巡抚袁崇焕又建之宁前，宣大总督朴、山西巡抚曹尔祯、巡按刘弘光又建之五台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国祯建之卢沟桥。五月，通政司经历孙如冽、顺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门外，巡抚硃童蒙建之延绥，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王大年、汪若极、张枢、智铤等建之顺天，户部主事张化愚建之崇文门，武清侯李诚铭建之药王庙，保定侯梁世勋建之五军营大教场，登莱巡抚李嵩、山东巡抚李精白建之蓬莱阁、宁海院，督饷尚书黄运泰，保定巡抚张凤翼、提督学政李蕃、顺天巡按文焕建之河间、天津，河南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建之开封，上林监丞张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博平侯郭振明等建之都督府、锦衣卫。六月，总漕尚书郭尚友建之淮安。是月，顺天巡按卢承钦、山东巡按黄宪卿、顺天巡按卓迈，七月，长芦巡盐龚萃肃、淮扬巡盐许其孝、应天巡按宋祯汉、陕西巡按庄谦，各建之所部。八月，总河李从心、总漕尚友、山东巡抚精白、巡按黄宪卿、巡漕何可及建之济宁，湖广巡抚姚宗文、郧阳抚治梁应泽、湖广巡按温谟建之武昌、承天、均州。三边总督史永安。陕西巡抚胡廷晏，巡按谦、袁鲸建之固原太白山。楚王华奎建之高观山。山西巡抚牟志夔，巡按李灿然、刘弘光建之河东。

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参政周锵、祥符知县季寓庸恣为之，巡抚增光俯首而已。锵与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犹抵书良卿，为忠贤设渗金像。而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有建之内城东街者，工部郎中叶宪祖窃叹曰：“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贤闻，即削其籍。上林一苑，至建四祠。童蒙建祠延绥，用琉璃瓦。诏建祠蓟州，金像用冕旒。

几疏词揄扬，一如颂圣，称以“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而阁臣辄以骈语褒答，中外若响应。运泰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已，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还就班，复稽首如初礼。运泰请以游击一人守祠，后建祠者必守。其孝等方建祠扬州，将上梁，而熹宗哀诏至，既哭临，释缞易吉，相率往拜。监生陆万龄至谓：“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司业硃之俊辄为举行，会熹宗崩，乃止。而华奎、诚铭辈，以籓王之尊，戚畹之贵，亦献谄希恩，祝厘恐后。最后，巡抚杨邦宪建祠南昌，毁周、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熹宗已崩，庄烈帝且阅且笑。忠贤觉其意，具疏伪辞，帝辄报允。无何，忠贤诛，诸祠悉废，凡建祠者概入逆案云。

贾继春，新乡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知临汾、任丘二县，入为御史。李选侍移哕鸾宫，一时颇逼迫，然故无恙也。继春听流言，上书内阁方从哲等，略言：“新君御极，首导以违忤先皇，逼逐庶母，通国痛心。昔孝宗不问昭德，先皇优遇郑妃，何不辅上取法？且先皇弥留，面以选侍谕诸臣，而玉体未寒，爱妾莫保。忝为臣子，夫独何心。”给事中周朝瑞驳之，继春再揭，谓“选侍雉经，皇八妹入井”，至称选侍为未亡人。杨涟乃上移宫始末疏，谓：“宸宫未定，先帝之社稷为重，则平日之宠爱为轻。及宸居已安，既尽臣子防危之忠，即当体圣主如天之度。臣所以请移宫者如此。而蜚语谓选侍踉跄徒跣，屡欲自裁，皇妹失所投井。恐酿今日之疑端，流为他年之实事。”帝于是宣敕数百言，极言选侍无状，严责廷臣党庇。

时继春出按江西，便道旋里，驰疏自明上书之故，中有“威福大权，莫听中涓旁落”语。王安激帝怒，严旨切责，令陈状。于是御史张慎言、高弘图连章为求宽。

帝益怒，下廷臣杂议。尚书周嘉谟等言：“臣等意陛下笃念圣母，不能忘选侍。及诵敕谕，知圣心自体恤。而继春误听风闻，慎言等又连疏渎奏。然意本无他，罪当宥。”未报。御史王大年、张捷、周宗建、刘廷宣，给事中王志道、倪思辉等交章论救，给事、御史复合词为请，诸阁臣又于讲筵救之，乃停慎言、弘图、大年俸，宥志道等。既而继春回奏，词甚哀，且隐“雉经、入井”二语。帝严旨穷诘，令再陈。嘉谟等复力救，帝不许。继春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风闻。乃除名永锢，时天启元年四月也。其后言者屡请召还，帝皆不纳。

四年冬，魏忠贤既逐杨涟等，即以中旨召复官。至则重述移宫事，极言：“涟与左光斗目无先皇，罪不容死。且涟因傅櫆发汪文言事，知祸及，故上劾内疏，先发制人，天地祖宗所必殛。而止坐纳贿结党，则涟等当死之罪未大暴天下。宜速定爰书布中外，昭史册，使后世知朝廷之罪涟等以不道无人臣礼也。”疏娓娓数百言，且请用杨所修言，亟修《三朝要典》，忠贤大喜。

庄烈帝即位，继春方督学南畿，知忠贤必败，驰疏劾崔呈秀及尚书田吉、顺天巡抚单明诩、副都御史李夔龙，群小始自贰。旋由太常少卿进左佥都御史，与霍维华辈力扼正人。崇祯改元五月，给事中刘斯球极言其反覆善幻，乃自引归。已，杨涟子之易疏讦之，诏削籍。初，继春以移宫事诋涟结王安图封拜，后见公议直涟，畏涟向用，俯首乞和，声言疏非己意。还朝则极诋涟。及忠贤殛，又极誉高弘图之救涟，且荐韩爌、倪元璐，以求容于清议。帝定逆案，继春不列名，帝问故。阁臣言继春虽反覆，持论亦可取。帝曰：“惟反覆，故为真小人。”遂引交结近侍律，坐徒三年，自恨死。

田尔耕，任丘人，兵部尚书乐孙也。用祖廕，积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十月代骆思恭掌锦衣卫事。狡黠阴贼，与魏良卿为莫逆交。魏忠贤斥逐东林，数兴大狱。

尔耕广布侦卒，罗织平人，锻练严酷，入狱者率不得出。宵人希进者，多缘以达于忠贤，良卿复左右之，言无不纳，朝士辐辏其门。魏广微亦与缔姻，时有“大儿田尔耕”之谣。又与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有“五彪”之号。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廕锦衣世职者数人，岁时赏赉不可胜纪。显纯等加官亦如之。忠贤败，言者交劾，下吏论死。崇祯元年六月与显纯并伏诛。

显纯，定兴人，驸马都尉从诚孙也。举武会试，擢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天启四年，刘侨掌镇抚司，治汪文言狱，失忠贤指，得罪，以显纯代之。显纯略晓文墨，性残酷，大狱频兴，毒刑锻练，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余人，皆死其手。诸人供状，皆显纯自为之。每谳鞫，忠贤必遣人坐其后，谓之听记，其人偶不至，即袖手不敢问。

应元，大兴人。市井无赖，充校尉，冒缉捕功，积官至锦衣指挥。云鹤，霸州人，为东厂理刑官。寰，吴县人。隶籍锦衣，为东司理刑。凡显纯杀人事，皆应元等共为之。而寰为田尔耕心腹。及显纯论死，法司止当应元、云鹤、寰戍。后定逆案，三人并论死，寰先死戍所。

## 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佞幸

汉史所载佞幸，如藉孺、闳孺、邓通、韩嫣、李延年、董贤、张放之属，皆以宦寺弄臣贻讥千古，未闻以武夫、健儿、贪人、酷吏、方技、杂流任亲暱承宠渥于不衰者也。明兴，创设锦衣卫，典新军，暱居肘腋。成祖即位，知人不附己，欲以威詟天下，特任纪纲为锦衣，寄耳目。纲刺廷臣阴事，以希上指，帝以为忠，被残杀者不可胜数。英宗时，门达、逮杲之徒，并见亲信。至其后，厂卫遂相表里，清流之祸酷焉。宪宗之世，李孜省、僧继晓以祈祷被宠任，万安、尹直、彭华等至因之以得高位。武宗日事般游，不恤国事，一时宵人并起，钱宁以锦衣幸，臧贤以伶人幸，江彬、许泰以边将幸，马昂以女弟幸。祸流中外，宗社几墟。世宗入继大统，宜矫前轨，乃任陆炳于从龙，宠郭勋于议礼，而一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节、蓝道行之辈，纷然并进，玉杯牛帛，诈妄滋兴。凡此诸人，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虽以成祖、世宗之英武聪察，而嬖幸酿乱，几与昏庸失道之主同其蒙蔽。彼第以亲己为可信，而孰知其害之至于此也。至顾可学、盛端明、硃隆禧之属，皆起家甲科，致位通显，乃以秘术干荣，为世戮笑。此亦佞幸之尤者，附之篇末，用以示戒云。

○纪纲 门达逮杲 李孜省 继晓 江彬许泰 钱宁 陆炳 邵元节 陶仲文 顾可学盛端明等

纪纲，临邑人，为诸生。燕王起兵过其县，纲叩马请自效。王与语，说之。纲善骑射，便辟诡黠，善钩人意向。王大爱幸，授忠义卫千户。既即帝位，擢锦衣卫指挥使，令典亲军，司诏狱。

都御史陈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纲觇帝旨，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帝悉下纲治，深文诬诋。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擢都指挥佥事，仍掌锦衣。纲用指挥庄敬、袁江，千户王谦、李春等为羽翼，诬逮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之死。帝所怒内侍及武臣下纲论死，辄将至家，洗沐好饮食之，阳为言，见上必请赦若罪，诱取金帛且尽，忽刑于市。

数使家人伪为诏，下诸方盐场，勒盐四百余万。还复称诏，夺官船二十、牛车四百辆，载入私第，弗予直。构陷大贾数十百家，罄其资乃已。诈取交址使珍奇。

夺吏民田宅。籍故晋王、吴王，乾没金宝无算。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优童奏乐奉觞，呼万岁，器物僭乘舆。欲买一女道士为妾，都督薛禄先得之，遇禄大内，挝其首，脑裂几死。恚都指挥哑失帖木不避道，诬以冒赏事，捶杀之。腐良家子数百人，充左右。诏选妃嫔，试可，令暂出待年，纲私纳其尤者。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赀尚富。其子文度蒲伏见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宝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纲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文度因挟纲势，什五而中分之。

纲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万计。端午，帝射柳，纲属镇抚庞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噪，以觇众意。”瑛如其言，无敢纠者。纲喜曰：“是无能难我矣。”

遂谋不轨。十四年七月，内侍仇纲者发其罪，命给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状。即日磔纲于市，家属无少长皆戍边，列罪状颁示天下。其党敬、江、谦、春、瑛等，诛谴有差。

门达，丰润人。袭父职为锦衣卫百户。性机警沉鸷。正统末，进千户，理镇抚司刑。久之，迁指挥佥事，坐累解职。景泰七年复故官，佐理卫事兼镇抚理刑。天顺改元，与“夺门”功，进指挥同知。旋进指挥使，专任理刑。千户谢通者，浙江人也，佐达理司事，用法仁恕，达倚信之。重狱多平反，有罪者以下禁狱为幸，朝士翕然称达贤。然是时英宗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官校为耳目，由是逯杲得大幸，达反为之用。

逯杲者，安平人也，以锦衣卫校尉为达及指挥刘敬腹心，从“夺门”。帝大治奸党，杲缚锦衣百户杨瑛，指为张永亲属，又执千户刘勤于朝，奏其讪上，两人并坐诛。用杨善荐，授本卫百户。以捕妖贼功，进副千户。又用曹吉祥荐，擢指挥佥事。帝以杲强鸷，委任之，杲乃摭群臣细故以称帝旨。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外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并侵官田，杲劾奏，还其田于官。懋等皆服罪，乃已。石亨恃宠不法，帝渐恶之，杲即伺其阴事。亨从子彪有罪下狱，命杲赴大同械其党都指挥硃谅等七十六人。杲因发彪弟庆他罪，连及者皆坐，杲进指挥同知。明年复奏亨怨望，怀不轨，亨下狱死。有诏尽革“夺门”功，达、杲言臣等俱特恩，非以亨故。

帝优诏留任，以杲发亨奸，益加倚重。

杲益发舒，势出达上。白遣校尉侦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门多进伎乐货贿以祈免，亲籓郡王亦然。无贿者辄执送达，锻炼成狱。天下朝觐官大半被谴，逮一人，数大家立破。四方奸民诈称校尉，乘传纵横，无所忌。鼓城伯张瑾以葬妻称疾不朝，而与诸公侯饮私第。杲劾奏，几得重罪。杲所遣校尉诬宁府弋阳王奠壏母子乱，帝遣官往勘，事已白，靖王奠培等亦言无左验。帝怒责杲，杲执如初，帝竟赐奠壏母子死。方舁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数尺，人咸以为冤。指挥使李斌尝构杀弘农卫千户陈安，为安家所诉，下巡按御史邢宥覆谳，石亨嘱宥薄斌罪。至是，校尉言：“斌素藏妖书，谓其弟健当有大位，欲阴结外番为石亨报仇。”杲以闻，下锦衣狱，达坐斌谋反。帝两命廷臣会讯，畏杲不敢平反。斌兄弟置极刑，坐死者二十八人。

杲本由石亨、曹吉祥进，讦亨致死，复奏吉祥及其从子钦阴事，吉祥、钦大恨。

五年七月，钦反，入杲第斩之，取其首以去。事平，赠杲指挥使，给其子指挥佥事俸。

时达已掌卫事，仍兼理刑。杲被杀，达以守卫功，进都指挥佥事。初，杲给事达左右，及得志恣甚。达怒，力逐之。杲旋复官，欲倾达，达惴惴不敢纵。杲死，达势遂张。欲踵杲所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讦者日盛，中外重足立，帝益以为能。

外戚都指挥孙绍宗及军士六十七人冒讨曹钦功，达发其事。绍宗被责让，余悉下狱。盗窃户部山西司库金，巡城御史徐茂劾郎中赵昌、主事王珪、徐源疏纵。达治其事，皆下狱谪官。达以囚多，狱舍少，不能容，请城西武邑库隙地增置之，报可。御史樊英、主事郑瑛犯赃罪。给事中赵忠等报不以实。达劾其徇私，亦下狱谪官。给事中程万里等五人直登闻鼓，有军士妻醖冤，会斋戒不为奏。达劾诸人蒙蔽，诏下达治。已，劾南京户部侍郎马谅，左都御史石璞，掌前府忻城伯赵荣，都督同知范雄、张斌老聩，皆罢去。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黄衣阅兵。帝怒，命达遣官核，籍其赀，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中以下及先后巡按御史吴琬等四人下狱，臣等停俸，琬等谪县丞。御史李蕃按宣府，或告蕃擅挞军职，用军容迎送。御史杨璡按辽东，韩琪按山西，校尉言其妄作威福。皆下达治，蕃、琪并荷校死。陕西督储参政娄良，糊广参议李孟芳，陕西按察使钱博，福建佥事包瑛，陕西佥事李观，四川巡按田斌，云南巡按张祚，清军御史程万钟及刑部郎中冯维、孙琼，员外郎贝钿，给事中黄甄，皆为校尉所发下狱。瑛守官无玷，不胜愤，自缢死，其他多遣戍。湖广诸生马云罪黜，诈称锦衣镇抚，奉命葬亲，布政使孙毓等八人咸赙祭。事觉，法司请逮问，卒不罪云。达初欲行督责之术，其同列吕贵曰：“武臣不易犯，曹钦可鉴也。独文吏易裁耳。”达以为然，故文吏祸尤酷。

都指挥袁彬恃帝旧恩，不为达下。达深衔之，廉知彬妾父千户王钦诓人财，奏请下彬狱，论赎徒还职。有赵安者，初为锦衣力士役于彬，后谪戍铁岭卫，赦还，改府军前卫，有罪，下诏狱。达坐安改补府军由彬请托故，乃复捕彬，搒掠，诬彬受石亨、曹钦贿，用官木为私第，索内官督工者砖瓦，夺人子女为妾诸罪名。军匠杨埙不平，击登闻鼓为彬讼冤，语侵达，诏并下达治。当是时，达害大学士李贤宠，又数规己，尝谮于帝，言贤受陆瑜金，酬以尚书。帝疑之，不下诏者半载。至是，拷掠埙，教以引贤，埙即谬曰：“此李学士导我也。”达大喜，立奏闻，请法司会鞫埙午门外。帝遣中官裴当监视。达欲执贤并讯，当曰：“大臣不可辱。”乃止。

及讯，埙曰：“吾小人，何由见李学士，此门锦衣教我。”达色沮不能言，彬亦历数达纳贿状，法司畏达不敢闻，坐彬绞输赎，埙斩。帝命彬赎毕调南京锦衣，而禁锢埙。

明年，帝疾笃，达知东宫局丞王纶必柄用，预为结纳。无何，宪宗嗣位，纶败，达坐调贵州都匀卫带俸差操。甫行，言官交章论其罪。命逮治，论斩系狱，没其赀巨万，指挥张山同谋杀人，罪如之。子序班升、从子千户清、婿指挥杨观及其党都指挥牛循等九人，谪戍、降调有差。后当审录，命贷达，发广西南丹卫充军，死。

李孜省，南昌人。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赃事发，匿不归。时宪宗好方术，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成化十五年，特旨授太常丞。御史杨守随、给事中李俊等劾孜省赃吏，不宜典祭祀，乃改上林苑监丞。日宠幸，赐金冠、法剑及印章二，许密封奏请。益献淫邪方术，与芳等表里为奸，渐干预政事。

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监事。同官王昶轻之，不加礼。孜省谮昶，左迁太仆少卿。故事，寄俸官不得预郊坛分献，帝特以命孜省。廷臣惩昶事，无敢执奏者。

初，帝践位甫逾月，即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及奸僧继晓辈，皆尊显，与孜省相倚为奸，然权宠皆出孜省下。居二年，进左通政。给事中王瑞、御史张稷等交劾之。乃贬二秩，为本司左参议，他贬黜者又十二人。盖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孜省宠固未尝替也。顷之，复迁左通政。

二十一年正月，星变求言。九卿大臣、给事御史皆极论传奉官之弊，首及孜省、常恩等。帝颇感悟，贬孜省上林监丞，令吏部录冗滥者名凡五百余人。帝为留六十七人，余皆斥罢，中外大说。孜省缘是恨廷臣甚，构逐主事张吉、员外郎彭纲，而益以左道持帝意。其年十月，再复左通政，益作威福。构罪吏部尚书尹旻及其子侍讲龙。又假扶鸾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刘敷、礼部郎中黄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书李裕、礼部侍郎谢一夔，皆因之以进。间采时望，若学士杨守陈、倪岳，少詹事刘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诸名臣，悉密封推荐。搢绅进退，多出其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从而附丽之。通政边镛为佥都御史，李和为南京户部侍郎，皆其力也。所排挤江西巡抚闵珪、洗马罗璟、兵部尚书马文升、顺天府丞杨守随，皆被谴，朝野侧目。

吏部奏通政使缺，即以命孜省，而右通政陈政以下五人，递进一官。时张文质方以尚书掌司事，通政故未尝缺使也。已，复擢礼部右侍郎，掌通政如故。

常恩，临江人，因中官陈喜进。玉芝，番禺人，因中官高谅进。并以晓方术，累擢太常卿。玉芝丁母忧，特赐祭葬，大治茔域，制度逾等。玒、中不知何许人。

玒以扶鸾术，累官太常少卿，丧母赐祭，且给赠诰。故事，四品未三载无给诰赐祭者，宪宗特予之。吏部尚书尹旻因请并赠其父。未几，进本寺卿。其二子经、纶，亦官太常少卿。中以善书供事文华殿，不数年为太常卿。逾月，以谏官言，降寺丞。

孜省以星变贬，常恩亦贬本寺丞，而玉芝、玒、中并如故。孜省复通政，常恩亦复太常卿。

有李文昌者，试术不效，杖五十，斥还。岳州通判沈政以绘事夤缘至太常少卿，请敛天下货财充内府。帝怒，下狱，杖谪广西庆远通判。人颇以为快。

然群奸中外蟠结，士大夫附者日益多。进士郭宗由刑部主事，以篆刻为中人所引，擢尚宝少卿，日与市井工技伍，趋走阙廷。兵科左给事中张善吉谪官，因秘术干中官高英，得召见，因自陈乞复给事中，士论以为羞。大学士万安亦献房中术以固宠。而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

宪宗崩，孝宗嗣位，始用科道言，尽汰传奉官，谪孜省、常恩、玉芝、玒、中、经戍边卫。又以中官蒋琮言，逮孜省、常恩、玉芝等下诏狱，坐交结近侍律斩，妻子流二千里。诏免死，仍戍边。孜省不胜搒掠，瘐死。

继晓，江夏僧也。宪宗时，以秘术因梁芳进，授僧录司左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元翊教广善国师。日诱帝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员外郎林俊请斩芳、继晓以谢天下，几得重谴。继晓虞祸及，乞归养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帝悉从之。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孙道玉为真人。其后西番僧答刂巴坚参封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其徒答刂实巴、锁南坚参、端竹也失皆为国师，锡诰命。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梭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锦衣玉食几千人。取荒冢顶骨为数珠，髑髅为法碗。给事中魏元等切谏，不纳。寻进答刂实巴为法王，班卓儿藏卜为国师，又封领占竹为万行清脩真如自在广善普慧弘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答刂失藏卜、答刂失坚参、乳奴班丹、锁南坚参、法领占五人为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珪、银章。

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立从。成化二十一年，星变，言官极论其罪，始勒为民，而诸番僧如故。

孝宗初，诏礼议汰。礼官言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刺麻诸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请俱贬黜。诏法王、佛子递降国师、禅师、都纲，余悉落职为僧，遣还本土，追夺诰敕、印章、仪仗诸法物。真人降左正一，高士降左演法，亦追夺印章及诸玉器。僧录司止留善世等九员，道录司留正一等八员，余皆废黜。

而继晓以科臣林廷玉言，逮治弃市。

江彬，宣府人。初为蔚州卫指挥佥事。正德六年，畿内贼起，京军不能制，调边兵。彬以大同游击隶总兵官张俊赴调。过蓟州，杀一家二十余人，诬为贼，得赏。

后与贼战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镞出于耳，拔之更战。武宗闻而壮之。七年，贼渐平，遣边兵还镇大同、宣府。军过京师，犒之，遂并宣府守将许泰皆留不遣。

彬因钱宁得召见。帝见其矢痕，呼曰：“彬健能尔耶！”彬狡黠强很，貌魁硕有力，善骑射，谈兵帝前，帝大说，擢都指挥佥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尝与帝弈不逊，千户周骐叱之。彬陷骐搒死，左右皆畏彬。彬导帝微行，数至教坊司；进铺花氈幄百六十二间，制与离宫等，帝出行幸皆御之。

宁见彬骤进，意不平。一日，帝捕虎，召宁，宁缩不前。虎迫帝，彬趋扑乃解。

帝戏曰：“吾自足办，安用尔。”然心德彬而嗛宁。宁他日短彬，帝不应。彬知宁不相容，顾左右皆宁党，欲籍边兵自固，固盛称边军骁悍胜京军，请互调操练。言官交谏，大学士李东阳疏称十不便，皆不听。于是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号外四家，纵横都市。每团练大内，间以角牴戏。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铠甲相错，几不可辨。

八年命许泰领敢勇营，彬领神威营。改太平仓为镇国府，处边兵。建西官厅于奋武营。赐彬、泰国姓。越二年，迁都督佥事。彬荐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勇略，并召侍豹房，同赐姓为义儿。毁积庆、鸣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四镇军，彬兼统之。帝自领群阉善射者为一营，号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帝时临阅，名过锦。诸营悉衣黄罩甲，泰、琮、周等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喜甚。

彬既心忌宁，欲导帝巡幸远宁。因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帝然之。十二年八月，急装微服出幸昌平，至居庸关，为御史张钦所遮，乃还。数日，复夜出。先令太监谷大用代钦，止廷臣追谏者。因度居庸，幸宣府。彬为建镇国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彬从帝，数夜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未几，幸阳和。迤北五万骑入寇，诸将王勋等力战。至应州，寇引去。斩首十六级，官军死数百人，以捷闻京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硃寿，又自称镇国公，所驻跸称军门。中外事无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岁。廷臣前后切谏，悉置不省。

十三年正月还京，数念宣府。彬复导帝往，因幸大同。闻太皇太后崩，乃还京发丧。将葬，如昌平，祭告诸陵，遂幸黄花、密云。彬等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有死者。永平知府毛思义忤彬，下狱谪官。典膳李恭疏请回銮，指斥彬罪。未及止，彬逮恭死诏狱。帝驻大喜峰口，欲令朵颜三卫花当、把儿孙等纳质宴劳，御史刘士元陈四不可，不报。帝既还，下诏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硃寿统率六军，而命彬为威武副将军。录应州功，封彬平虏伯；子三人，锦衣卫指挥；泰，安边伯；琮、周，俱都督。升赏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赏赐亿万计。

彬又导帝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还，由西安历偏头关，抵太原，大徵女乐，纳晋府乐工杨腾妻刘氏以归。彬与诸近幸皆母事之，称曰刘娘娘。初，延绥总兵官马昂罢免，有女弟善歌，能骑射，解外国语，嫁指挥毕春，有娠矣。昂因彬夺归，进于帝，召入豹房，大宠。传升昂右都督，弟炅、昶并赐蟒衣，大珰皆呼为舅，赐第太平仓。给事、御史谏，不应。尝幸昂第，召其妾。昂不听，帝怒而起。昂复结太监张忠进其妾杜氏，遂传升炅都指挥，昶仪真守备。昂喜过望，又进美女四人谢恩。及是，纳钦女，皆彬所导也。

十四年正月自太原还至宣府，命彬提督十二团营。帝东西游幸，历数千里，乘马腰弓矢，涉险阻，冒风雪，从者多道病，帝无倦容。及还京，复欲南幸。刑部主事汪金疏陈九不可，且极言酣酒当戒，帝不省。廷臣百余人伏阙谏，彬故激帝怒，悉下狱，多杖死者。彬亦意沮，议得寝。

会宁王宸濠反，彬复赞帝亲征，下令谏者处极刑。命彬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并督东厂锦衣官校办事。是时，张锐治东厂，钱宁治锦衣，彬兼两人之任，权势莫与比，遂扈帝以行。寻止宁，令董皇店役，不得从。八月发京师。彬在途，矫旨辄缚长吏，通判胡琮惧，自缢死。十二月至扬州，即民居为都督府，遍刷处女、寡妇，导帝渔猎。以刘姬谏，稍止。至南京，又欲导帝幸苏州，下浙江，抵湖、湘。诸臣极谏，会其党亦劝沮，乃止。当是时，彬率边兵数万，跋扈甚。成国公硃辅为长跪，魏国公徐鹏举及公卿大臣皆侧足事之。惟参赞尚书乔宇、应天府丞寇天叙挺身与抗，彬气稍折。

十五年六月幸牛首山。诸军夜惊，言彬欲为逆，久之乃定。时宸濠已就擒，系江上舟中，民间数讹传将为变。帝心疑，欲归。闰八月发南京。至清江浦，渔积水池，帝舟覆被溺，遂得疾。十月，帝至通州。彬尚欲劝帝幸宣府，矫旨召勋戚大臣议宸濠狱。又上言：“赖镇国公硃寿指授方略，擒宸濠逆党申宗远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乃下诏褒赐镇国公，岁加彬禄米百石，廕一子锦衣千户。会帝体惫甚，左右力请乃还京。彬犹矫旨改团练营为威武团练营，自提督军马，令泰、周、琮等提督教场操练。

及帝崩，大学士杨廷和用遗命，分遣边兵，罢威武团练营。彬内疑，称疾不出，阴布腹心，衷甲观变，令泰诣内阁探意。廷和以温语慰之，彬稍安，乃出成服。廷和密与司礼中官魏彬计，因中官温祥入白太后，请除彬。会坤宁宫安兽吻，即命彬与工部尚书李鐩入祭。彬礼服入，家人不得从。事竟将出，中官张永留彬、鐩饭，太后遽下诏收彬。彬觉，亟走西安门，门闭。寻走北安门，门者曰：“有旨留提督。”

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门者。门者执之，拔其须且尽。收者至，缚之。有顷，周、琮并缚至，骂彬曰：“奴早听我，岂为人擒！”世宗即位，磔彬于市，周、琮与彬子勋、杰、鰲、熙俱斩，绘处决图，榜示天下，幼子然及妻、女俱发功臣家为奴。时京师久旱，遂大雨。籍彬家，得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他珍珤不可数计。许泰，江都人。都督宁子，袭职为羽林前卫指挥使。中武会举第一，擢署都指挥同知。寻充副总兵，协守宣府。正德六年，与郤永、江彬俱调剿流贼，败贼霸州，追败之东光半壁店。未几，复败贼枣强。刘六寇曹州，泰与冯桢、郤永击却之，乘胜擒斩千八百人。贼犯蠡县、临城，泰等不敢击，被劾停俸。既而贼奔卫辉，泰为所败。调赴莱阳，逗遛不进，诏革署都督佥事新衔，仍以都指挥同知办贼。贼平，进署都督同知，留京师，与彬日侍左右，赐国姓，历迁左都督。冒应州功，封安边伯。

宸濠反，帝以泰为威武副将军，偕中官张忠率禁军先往。宸濠已为王守仁所擒。

泰欲攘其功，疾驰至南昌，穷搜逆党，士民被诬陷者不可胜计。诛求刑戮，甚于宸濠之乱。嫉守仁功，排挤之百方。执伍文定，窘辱备至。居久之，始旋师。世宗即位，廷臣交劾，文定亦备以虐民妒功状上闻，下狱论死。夤缘贵近，减死徙边”马昂亦罢，炅等戍边。

钱宁，不知所出，或云镇安人。幼鬻太监钱能家为奴，能嬖之，冒钱姓。能死，推恩家人，得为锦衣百户。正德初，曲事刘瑾，得幸于帝。性蝟狡，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赐国姓，为义子，传升锦衣千户。瑾败，以计免，历指挥使，掌南镇抚司。累迁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典诏狱，言无不听，其名刺自称皇庶子。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及诸番僧，以秘戏进。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

太监张锐领东厂缉事，横甚，而宁典诏狱，势最炽，中外称曰“厂、卫”。司务林华、评事沈光大皆以杖系校尉，为宁所奏，逮下锦衣狱，黜光大，贬华一级。

锦衣千户王注与宁暱，挞人至死，员外郎刘秉鉴持其狱急。宁匿注于家，而属东厂发刑部他事。尚书张子麟亟造谢宁，立释注，乃已。厂卫校卒至部院白事，称尚书子麟辈曰老尊长。太仆少卿赵经初以工部郎督乾清宫工，乾没帑金数十万。经死，宁佯遣校尉治丧，迫经妻子扶榇出，姬妾、帑藏悉据有之。中官廖常镇河南，其弟锦衣指挥鹏肆恶，为巡抚邓庠所劾，诏降级安置。鹏惧，使其嬖妾私事宁，得留任。

宁子永安，六岁为都督。养子钱杰、钱靖等，俱冒国姓，授锦衣卫官。念富贵已极，帝无子，思结强籓自全。为宁王宸濠营复护卫，又遣人往宸濠所，有异谋。

又令宸濠数进金银玩好于帝。谋召其世子司香太庙，为入嗣地。又以玉带、彩纟宁附其典宝万锐归，诈称上赐。凡宸濠所遣私人行贿京师，皆主伶人臧贤家，由宁以达帝左右。

宸濠反，帝心疑宁。宁惧，白帝收宸濠所遣卢孔章，而归罪贤，谪戍边，使校尉杀之途以灭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然卒中江彬计，使董皇店役。彬在道，尽白其通逆状。帝曰：“黠奴，我固疑之。”乃羁之临清，驰收其妻子家属。帝还京，裸缚宁，籍其家，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石。世宗即位，磔宁于市。养子杰等十一人皆斩，子永安幼，免死，妻妾发功臣家为奴。

陆炳，其先平湖人。祖墀，以军籍隶锦衣卫为总旗。父松，袭职，从兴献王之国安陆，选为仪卫司典仗。世宗入承大统，松以从龙恩，迁锦衣副千户。累官后府都督佥事，协理锦衣事。

世宗始生，松妻为乳媪，炳幼从母入宫中。稍长，日侍左右。炳武健沉鸷，长身火色，行步类鹤。举嘉靖八年武会试，授锦衣副千户。松卒，袭指挥佥事。寻进署指挥使，掌南镇抚事。十八年从帝南幸，次卫辉。夜四更，行宫火，从官仓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闼负帝出，帝自是爱幸炳。屡擢都指挥同知，掌锦衣事。

帝初嗣位，掌锦衣者硃宸，未久罢。代者骆安，继而王佐、陈寅，皆以兴邸旧人掌锦衣卫。佐尝保持张鹤龄兄弟狱，有贤声。寅亦谨厚不为恶。及炳代寅，权势远出诸人上。未几，擢署都督佥事。又以缉捕功，擢都督同知。炳骤贵，同列多父行，炳阳敬事之，徐以计去其易己者。又能得阁臣夏言、严嵩欢，以故日益重。尝捶杀兵马指挥，为御史所纠，诏不问。言故暱炳，一日，御史劾炳诸不法事，言即拟旨逮治。炳窘，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长跪泣谢罪，乃已。炳自是嫉言次骨。及嵩与言构，炳助嵩，发言与边将关节书，言罪死。嵩德炳，恣其所为，引与筹画，通赇赂。后仇鸾得宠，陵嵩出其上，独惮炳。炳曲奉之，不敢与钧礼，而私出金钱结其所亲爱，得鸾阴私。及鸾病亟，炳尽发其不轨状。帝大惊，立收鸾敕印，鸾忧惧死，至剖棺戮尸。

炳先进左都督，录擒哈舟儿功，加太子太保。以发鸾密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岁给伯禄。三十三年命入直西苑，与严嵩、硃希忠等侍修玄。三十五年三月赐进士恩荣宴。故事，锦衣列于西。帝以炳故，特命上坐，班二品之末。明年疏劾司礼中官李彬侵盗工所物料，营坟墓，僭拟山陵，与其党杜泰三人论斩，籍其赀，银四十余万，金珠珍宝无算。寻加炳太保兼少傅，掌锦衣如故。三公无兼三孤者，仅于炳见之。

炳任豪恶吏为爪牙，悉知民间铢两奸。富人有小过辄收捕，没其家。积赀数百万，营别宅十余所，庄园遍四方，势倾天下。时严嵩父子尽揽六曹事，炳无所不关说。文武大吏争走其门，岁入不赀，结权要，周旋善类，亦无所吝。帝数起大狱，炳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二十九年卒官。赠忠诚伯，谥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绎为本卫指挥佥事。隆庆初，用御史言，追论炳罪，削秩，籍其产，夺绎及弟太常少卿炜官，坐赃数十万，系绎等追偿，久之赀尽。万历三年，绎上章乞免。张居正等言，炳救驾有功，且律非谋反叛逆奸党，无籍没者；况籍没、追赃，二罪并坐，非律意。帝悯之，遂获免。

邵元节，贵谿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也。师事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咸尽其术。宁王宸濠召之，辞不往。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

谏官屡以为言，不纳。嘉靖三年，徵元节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雨雪愆期，祷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银、象牙印各一。

六年乞还山，诏许驰传。未几，趋朝。有事南郊，命分献风云雷雨坛。预宴奉天殿，班二品。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给事中高金论之，帝下金诏狱。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于贵谿，赐名仙源宫。既成，乞假还山。中途上奏，言为大学士李时弟员外旼所侮。时上章引罪，旼下狱获谴。比还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赐蟒服及“阐都辅国”玉印。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

帝幸承天，元节病不能从。无何死，帝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衣护丧还，有司营葬，用伯爵礼。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荣靖。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隆庆初，削元节称谥。

陶仲文，初名典真，黄冈人。尝受符水诀于罗田万玉山，与邵元节善。

嘉靖中，由黄梅县吏为辽东库大使。秩满，需次京师，寓元节邸舍。寓节年老，宫中黑眚见，治不效，因荐仲文于帝。以符水噀剑，绝宫中妖。庄敬太子患痘，祷之而瘥，帝深宠异。

十八年南巡，元节病，以仲文代。次卫辉，有旋风绕驾，帝问：“此何祥也？”

对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众。帝益异之，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监国，专事静摄。

太仆卿杨最疏谏，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婿吴浚、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仲文起筦库，不二岁登三孤，恩宠出元节上。乃请建雷坛于乡县，祝圣寿，以其徒臧宗仁为左至灵，驰驿往，督黄州同知郭显文监之。工稍稽，谪显文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趋甚急，公私骚然。

御史杨爵、郎中刘魁言及之。给事中周怡陈时事，有“日事祷祠”语。帝大怒，悉下诏狱，拷掠长系。吏部尚书熊浃谏乩仙，即命削籍。自是，中外争献符瑞，焚修、斋醮之事，无敢指及之者矣。

帝自二十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议己，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顾可学、盛端明、硃隆禧辈，皆缘以进。其后，夏言以下冠香叶冠，积他衅至死。而严嵩以虔奉焚修蒙异眷者二十年。大同获谍者王三，帝归功上玄，加仲文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

久之，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廕子世恩为尚宝丞。复以圣诞加恩，给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为高士。时都御史胡缵宗下狱，株连数十人。二十九年春，京师灾异频见，帝以咨仲文。封言虑有冤狱，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缵宗等爰书，帝悉从轻典，果得雨。乃以平狱功，封仲文恭诚伯，岁禄千二百石，弘经、永宁封真人。仇鸾之追戮也，下诏称仲文功，增禄百石，廕子世昌国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齐河县道士张演建大清桥，浚河得龙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长数丈，类有神相。”帝即发帑银助之。时建元岳湖广太和山，既成，遣英国公张溶往行安神礼，仲文偕顾可学建醮祈福。明年，圣诞，加恩，廕子锦衣百户。

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重，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又创二龙不相见之说，青宫虚位者二十年。

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真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明年，仲文有疾，乞还山，献上历年所赐蟒玉、金宝、法冠及白金万两。既归，帝念之不置，遣锦衣官存问，命有司以时加礼，改其子尚宝少卿世恩为太常丞兼道录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

仲文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余。

帝闻痛悼，葬祭视邵元节，特谥荣康惠肃。世恩后至太常卿。隆庆元年坐与王金伪制药物，下狱论死。仲文秩谥亦追削。

段朝用，合肥人。以烧炼干郭勋，言所化银皆仙物，用为饮食器，当不死。勋进之帝，帝大悦。仲文亦荐之，献万金助雷坛工费。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

朝用请岁进数万金以资国用，帝益喜。已而术不验，其徒王子岩攻发其诈。帝执子岩、朝用，付镇抚拷讯，朝用所献银，故出勋资。事既败，帝亦浸疏勋。明年，勋亦下狱，朝用乃胁勋贿，捶死其家人，复上疏渎奏。帝怒，遂论死。

龚可佩，嘉定人。出家昆山为道士，通晓道家神名，由仲文进。诸大臣撰青词者，时从可佩问道家故事，俱爱之，得为太常博士。帝命入西宫，教宫人习法事，累迁太常少卿。为中官所恶，诬其嗜酒，使使侦之，报可佩醉员外郎邵畯所。执下诏狱，并逮畯，俱杖六十。可佩杖死，尸暴潞河，为群犬所食，畯亦夺官。畯与可佩故无交，无敢白其枉者。

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有所问，辄密封遣中官诣坛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秽亵，中官惧，交通道行，启视而后焚，答始称旨。帝大喜，问：“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恶严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会御史邹应龙劾嵩疏上，帝即放嵩还。已，嵩诇知道行所为，厚赂帝左右，发其怙宠招权诸不法事。下诏狱，坐斩，死狱中。

胡大顺者，仲文同县人也。缘仲文进，供事灵济宫。仲文死，大顺以奸欺事发，斥回籍。后觊复用，伪撰万寿金书一帙，诡称吕祖所作，且言吕祖授三元大丹，可却疾不老。遣其子元玉从妖人何廷玉赍入京，因左演法蓝田玉、左正一罗万象以通内官赵楹，献之帝。

田玉者，铁柱观道士。严嵩罢归，至南昌，值圣诞，田玉为帝建醮。会御史姜儆访秘法至，嵩索田玉诸符箓进献。田玉亦自以召鹤术托儆附奏，得召为演法，与万象并以扶鸾术供奉西内，因交观楹。时帝方幸此三人，故大顺书由三人进。帝览书问：“既云乩书，扶乩者何不来？”田玉遂诈为圣谕徵之，至则屡上书求见。帝语徐阶曰：“自蓝道行下狱，遂百孽扰宫。今大顺来，可复用乎？”对曰：“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久，似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必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帝悟，报曰：“田玉无状，去冬代廷玉进水银药，遂诈传密旨，徵取大顺，不治无以儆将来。”阶对：“水银不可服食，诈传诏旨罪尤重。倘置不问，群小互相朋结，恐酿大患。”乃命执大顺、田玉、万象等下锦衣狱，不知其奸由楹也。锦衣上狱词，帝有意宽之，以问阶。阶力言不可不重治，乃下诸人法司，令重拟。楹伺间，具密奏，为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礼拷讯，具得其交通状，遂与大顺、田玉、万象、廷玉、元玉并论死。楹瘐死。帝以逆囚当显戮，怒所司不如法，诏停刑部司官俸。嘉靖四十四年也。

世宗朝，奏章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奏者，诸司章奏也；他方士杂流有所陈靖，则从后朝入，前朝官不与闻，故无人摘发。赖帝晚年渐悟其妄，而政府力为执奏，诸奸获正法云。

王金者，鄠县人也。为国子生，杀人当死。知县阴应麟雅好黄白术，闻金有秘方，为之解，得末减。金遂逃京师，匿通政使赵文华所。以仙酒献文华，文华献之帝。及文华视师江南，金落魄无所遇。一日，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采芝天下。四方来献者，皆积苑中；中使窃出市人，复进之以邀赏。金厚结中使，得芝万本，聚为一山，号万岁芝山，又伪为五色龟，欲因礼部以献，尚书吴山不为进。山罢，金自进之。帝大喜，遣官告太庙礼官袁炜率廷臣表贺，而授金太医院御医。

先是，总督胡宗宪献白鹿者再。帝喜，告谢玄极宝殿及太庙，进宗宪秩，百官表贺。已，宗宪献灵芝五、白龟二。帝益喜，赐金币、鹤衣，告庙表贺如初。不数日，龟死，帝曰：“天降灵物，朕固疑处尘寰不久也。”淮王献白雁二，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庙。”严嵩孙鹄献玉兔一、灵芝六十四，蓝道行献瑞龟。俱遣中官献太庙，廷臣表贺。未几，兔生二子，礼官请谢玄告庙。是月，兔又生二子，帝以为延生之祥，特建谢典告庙。已又生数子，皆称贺。其他西苑嘉禾，显陵甘露，无不告庙称贺者。当是时，陶仲文已死，严嵩亦罢政，蓝道行又以诈伪诛，宫中数见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乐，中官因诈饰以娱之。四十三年五月，帝夜坐庭中，获一桃御幄后，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赐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复降一桃，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谢玄告庙。未几，寿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贺。

帝以奇祥三锡，天眷非常，手诏褒答。

时遣官求方士于四方，至者日众。丰城人熊显进仙书六十六册，方士赵添寿进秘法三十二种，医士申世文亦进三种。帝知其多妄，无殊锡。金思所以动帝，乃与世文及陶世恩、陶仿、刘文彬、高守中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七元天禽护国兵策》，与所制金石药并进。其方诡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发能愈。世恩竟得迁太常卿，仿太医院使，文彬太常博士。未几，帝大渐，遗诏归罪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并论死系狱。隆庆四年十月，高拱柄国，尽反徐阶之政，乃宥金等死，编口外为民。

顾可学，无锡人。举进士，历官浙江参议。言官劾其在部时盗官帑，斥归，家居二十余年。瞷世宗好长生，而同年生严嵩方柄国，乃厚贿嵩，自言能炼童男女溲为秋石，服之延年。嵩为言于帝，遣使赍金币就其家赐之。可学诣阙谢，遂命为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超拜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时盛端明亦以方术承帝眷，可学独扬扬自喜，请属公事，人咸畏而恶之。帝惑乩仙言，手诏问礼部：“古用芝入药，今产何所？”尚书吴山博引《本草》、《黄帝内经》、《汉旧仪》、王充《论衡》、《瑞命记》，言：“历代皆以芝为瑞，然服食之法未有传，所产地亦未敢预拟。”乃诏有司采之五岳及太和、龙虎、三茅、齐云、鹤鸣诸山。无何，宛平民献芝五本。帝悦，赉银币。自是，来献者接踵。时又采银矿、龙涎香，中使四出，论者咸咎可学。可学寻以年老乞休。卒，赐祭葬，谥荣僖。

端明，饶平人。举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劾罢，家居十年。自言通晓药石，服之可长生，由陶仲文以进，严嵩亦左右之，遂召为礼部右侍郎。寻拜工部尚书，改礼部，加太子少保，皆与可学并命。二人但食禄不治事，供奉药物而已。端明颇负才名，晚由他途进，士论耻之。端明内不自安，引去，卒于家。赐祭葬，谥荣简。隆庆初，二人皆褫官夺谥。

硃隆禧者，昆山人。由进士历顺天府丞，坐大计黜。二十七年，陶仲文赴太和山，隆禧邀至其家，以所传长生秘术及所制香衲祈代进。仲文还朝，奏之。帝悦，即其家赐白金、飞鱼服。隆禧入朝谢恩，帝以大计罢闲官例不复起，加太常卿致仕。

居二年，加礼部右侍郎。会有边警，仲文乘闲荐隆禧知兵。帝曰：“祖宗法不可废。”

卒不用。既卒，其妻请恤典，所司执不予，帝特谕予之。隆庆初，褫官。

帝晚年求方术益急，仲文、可学辈皆前死。四十一年冬，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访求方士及符箓秘书。儆，江南、山东、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大任，畿辅、河南、湖广、四川、山西、陕西、云南、贵州。至四十三年十月还朝，上所得法秘数千册，方士唐秩、刘文彬等数人。儆、大任擢侍讲学士，秩等赐第京师。儆不自安，寻引退。大任入翰林，不为同官所齿。隆庆元年正月，言官劾两人所进刘文彬等已正刑章，宜并罪，遂夺职。

##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奸臣

《宋史》论君子小人，取象于阴阳，其说当矣。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陈瑛在成祖时，以刻酷济其奸私，逢君长君，荼毒善类。此其所值，皆英武明断之君，而包藏祸心，久之方败。令遇庸主，其为恶可胜言哉！厥后权归内竖，怀奸固宠之徒，依附结纳，祸流搢绅。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ＤＦ无厌。庄烈帝手除逆党，而周延儒、温体仁怀私植党，误国覆邦。南都末造，本无足言，马士英庸琐鄙夫，饕残恣恶。之数人者，内无阉尹可依，而外与群邪相比，罔恤国事，职为乱阶。究其心迹，殆将与巳、桧同科。吁可畏哉！作《奸臣传》。

○胡惟庸陈宁 陈瑛马麟等 严嵩赵文华等 周延儒 温体仁马士英阮大铖胡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已，代汪广洋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帝难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独专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进左丞相，复以广洋为右丞相。

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惟庸遂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基死，益无所忌。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学士吴伯宗劾惟庸，几得危祸。

自是，势益炽。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惟庸益喜自负，有异谋矣。

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责捕盗于代县。

平谅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

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

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至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

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陈宁，茶陵人。元末为镇江小吏，从军至集庆，馆于军帅家，代军帅上书言事。

太祖览之称善，召试檄文，词意雄伟，乃用为行省掾吏。时方四征，羽书帝午，宁酬答整暇，事无留滞，太祖益才之。淮安纳款，奉命徵其兵，抵高邮，为吴人所获。

宁抗论不屈，释还，擢广德知府。会大旱，乞免民租，不许。宁自诣太祖奏曰：“民饥如此，犹征租不已，是为张士诚驱民也。”太祖壮而听之。

辛丑除枢密院都事。癸卯迁提刑按察司佥事。明年改浙东按察使。有小隶讼其隐过，宁已擢中书参议，太祖亲鞫之，宁首服，系应天狱一岁。吴元年，冬尽将决，太祖惜其才，命诸将数其罪而宥之，用为太仓市舶提举。洪武元年召拜司农卿，迁兵部尚书。明年出为松江知府。用严为治，积蠹弊，多所厘革。寻改山西行省参政。

召拜参知政事，知吏、户、礼三部事。宁，初名亮，至是赐名宁。

三年，坐事出知苏州。寻改浙江行省参政，未行，用胡惟庸荐，召为御史中丞。

太祖尝御东阁，免冠而栉。宁与侍御史商暠入奏事，太祖见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宁毋入。栉已，整冠出阁，始命入见。六年命兼领国子监事。俄拜右御史大夫。

八月遣释奠先师。丞相胡惟庸、参政冯冕、诚意伯刘基不陪祀而受胙，太祖以宁不举奏，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预祭者不颁胙。久之，进左御史大夫。

宁有才气，而性特严刻。其在苏州徵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及居宪台，益务威严。太祖尝责之，宁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数谏，宁怒，捶之数百，竟死。太祖深恶其不情，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宁闻之惧，遂与惟庸通谋。十三年正月，惟庸事发，宁亦伏诛。

陈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贡入太学。擢御史，出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北平佥事。汤宗告瑛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燕王称帝，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

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

帝曰：“朕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后二十九人中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与此数者，勿问。”后瑛阅方孝孺等狱词，遂簿观、叔英等家，给配其妻女，疏族、外亲莫不连染。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

永乐元年擢左都御史，益以讦发为能。八月劾历城侯盛庸怨诽，当诛，庸自杀。

二年劾曹国公李景隆谋不轨，又劾景隆弟增枝知景隆不臣不谏，多置庄产，蓄佃仆，意叵测，俱收系。又劾长兴侯耿炳文僭，炳文自杀。劾驸马都尉梅殷邪谋，殷遇害。

三年，行部尚书雒佥言事忤帝意，瑛劾佥贪暴，佥坐诛死。又劾驸马都尉胡观强取民间女子，娶娼为妾，预景降逆谋，以亲见宥不改。帝命勿治，罢观朝请。已，又劾其怨望，逮下狱。八年劾降平侯张信占练湖及江阴官田，命三法司杂治之。

瑛为都御史数年，所论劾勋戚、大臣十余人，皆阴希帝指。其他所劾顺昌伯王佐，都督陈俊，指挥王恕，都督曹远，指挥房昭，佥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复，御史车舒，都督王瑞，指挥林泉、牛谅，通政司参议贺银等，先后又数十人，俱得罪。帝以为能发奸，宠任之，然亦知其残刻，所奏谳不尽从。中书舍人芮善弟夫妇为盗所杀，心疑其所亲，讼于官。刑部验非盗，纵之。善白帝刑部故出盗，帝命御史鞫治，果非盗。瑛因劾善妄奏，当下狱。帝曰：“兄弟同气，得贼惟恐逸之，善何罪，其勿问。车里宣慰使刀暹答侵威远州地，执其知州刀算党以归。帝遣使谕之，刀暹答惧，归地及所执知州，遣弟刀腊等贡方物谢罪。瑛请先下刀腊法司，且逮治刀暹答。帝曰：“蛮僚之性稍不相得则相仇，改则已。今服罪而复治之，何以处不服者。”遂赦弗问。知嘉兴县李鉴廷见谢罪，帝问故。瑛言：“鉴籍奸党姚瑄，瑄弟亨当连坐，而鉴释亨不籍，宜罪。”鉴言：“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名。”帝曰：“院文无名而不籍，不失为慎重。”鉴得免。户部人材高文雅言时政，因及建文事，辞意率直，帝命议行之。瑛劾文雅狂妄，请置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讳，其言有可采，奈何以直而废之。瑛刻薄，非助朕为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海运粮漂没，瑛请治官军罪，责之偿。帝曰：“海涛险恶，官军免溺死，幸矣。”悉释不问。瑛之奸险附会，一意苛刻，皆此类也。

帝北巡，皇太子监国。瑛言兵部主事李贞受皁隶叶转等四人金，请下贞狱。无何，贞妻击登闻鼓诉冤。皇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之，自辰至午，贞等不至，惟叶转至。讯之，云贞不承，不胜拷掠死，三皁录皆笞死三日矣，贞实未尝受金。先是，袁纲、覃珩两御史俱至兵部索皁隶，贞猝无以应，两御史衔之，兴此狱。于是刑科给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纲、珩朋奸蒙蔽，擅杀无辜，请罪瑛。皇太子曰：“瑛大臣，盖为下所欺，不能觉察耳。”置勿问，械系纲、珩，以其罪状奏行在。又有学官坐事谪充太学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与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刘子春等复劾瑛方命自恣。皇太子谓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体，殊非大臣之道。”时太子深恶瑛，以帝方宠任，无如何。久之，帝亦浸疏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狱死，天下快之。

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一时臣工多效其所为，如纪纲、马麟、丁珏、秦政学、赵纬、李芳，皆以倾险闻。纲在《佞幸传》。

麟，巩人。洪武末为工科给事中，建文时坐罪谪云南为吏。成祖即位，悉复建文朝所罢官，麟得召还。寻进兵科都给事中。麟无他建白，专以讦发为能。帝久亦厌之，谕麟等曰：“奏牍一字之误皆喋喋，烦碎甚矣。伪谬即改正，不必以闻。”

麟等言：“奏内有不称臣者，不可宥。”帝曰：“彼亦偶脱漏耳。言官当陈军国大务，细故可略也。”久之，擢右通政。帝一日顾侍臣曰：“四方频奏水旱，朕甚不宁。”麟遽进曰：“水旱天数，尧、汤不免。一二郡有之，未害。”帝曰：“《洪范》恒雨恒暘，皆本人事，可委天数哉？尔此言，不学故也。”麟惭而退。麟居言路，纠弹诸司无虚日。尝署兵部事，甫一日，辄有过，为人所奏，自是稍戢。居通政八年，卒于官。

珏，山阳人。永乐四年，里社赛神，诬以聚众谋不轨，坐死者数十人。法司因称珏忠，特擢刑科给事中。伺察百僚小过，辄上闻。居官十年，贪黩不顾廉耻。母丧未期，起复视事，辄随众大祀斋宫，复与庆成宴，为御史俞信等所劾，论大不敬当死。帝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廷臣岂有一人免耶？”遂谪戍边。

政学，慈谿人。永乐二年进士。历行在礼部郎中，务掇人过失，肆为奸贪。十六年春，有罪伏诛。

纬初为大兴教谕，燕兵起，与城守有劳。擢礼科给事中，坐罪谪思南宣慰司教授。永乐七年，复原官，务捃摭朝士过。久之，迁浙江副使。后入朝，仁宗见其名曰：“此人尚在耶！是无异蛇蝎。”遂谪嘉兴典史。

芳，颍上人。永乐十三年进士。历刑科给事中。宣宗数御便殿，与大臣议事。

芳言：“洪武中，大臣面议时政，必给事中二人与俱，请复其旧。”帝是之。芳辄自矜，百司所为，少不如意，即诣帝前奏之，人比之纪纲。久之，帝亦恶其奸，黜为海盐丞，弃官归。

严嵩，字惟中，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历礼部右侍郎，奉世宗命祭告显陵，还言：“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帝大悦，从之。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

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内阁，命嵩还掌部事。帝将祀献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礼成，赐金币。自是，益务为佞悦。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寻加太子太保，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

嵩归日骄。诸宗籓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子世蕃又数关说诸曹。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嵩科第先夏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谨，尝置酒邀言，躬诣其第，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启，跽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

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嵩遂倾言，斥之。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时嵩年六十余矣。

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久之，请解部事，遂专直西苑。帝尝赐嵩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寻加太子太傅。翟銮资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讽言官论之，銮得罪去。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闻票拟事，政事一归嵩。赞尝叹曰：“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

嵩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显夏言短，乃请凡有宣召，乞与成国公硃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赞、璧偕入，如祖宗朝謇、夏、三杨故事，帝不听，然心益喜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久之，帝微觉嵩横。时赞老病罢，璧死，乃复用夏言，帝为加嵩少师以慰之。

言至，复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

言欲发其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知陆炳与言恶，遂与比而倾言。

世蕃迁太常少卿，嵩犹畏言，疏遣归省墓。嵩寻加特进，再加华盖殿大学士。窥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构言及曾铣，俱弃市。已而南京吏部尚书张治、国子祭酒李本以疏远擢入阁，益不敢预可否。嵩既倾杀言，益伪恭谨。言尝加上柱国，帝亦欲加嵩，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而以世蕃为太常卿。

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

俺答薄都城，慢书求贡。帝召嵩与李本及礼部尚书徐阶入对西苑。嵩无所规画，委之礼部。帝悉用阶言，稍轻嵩。嵩复以间激帝怒，杖司业赵贞吉而谪之。兵部尚书丁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诸将战。寇退，帝欲杀汝夔。嵩惧其引己，谓汝夔曰：“我在，毋虑也。”汝夔临死始知为嵩绐。

大将军仇鸾，始为曾铣所劾，倚嵩倾铣，遂约为父子。已而鸾挟寇得帝重，嵩犹儿子蓄之，浸相恶。嵩密疏毁鸾，帝不听，而颇纳鸾所陈嵩父子过，少疏之。嵩当入直，不召者数矣。嵩见徐阶、李本入西内，即与俱入。至西华门，门者以非诏旨格之。嵩还第，父子对泣。时陆炳掌锦衣，与鸾争宠，嵩乃结炳共图鸾。会鸾病死，炳讦鸾阴事，帝追戮之。于是益信任嵩，遣所乘龙舟过海子召嵩，载直西内如故。世蕃寻迁工部左侍郎。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遣嵩，致寇乱益甚。及胡宗宪诱降汪直、徐海，文华乃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

遂命嵩兼支尚书俸无谢，自是褒赐皆不谢。

帝尝以嵩直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嵩父子独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ＤＧ，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

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厌之，而渐亲徐阶。会阶所厚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各疏论嵩，嵩因密请究主使者，下诏狱，穷治无所引。帝乃不问，而慰留嵩，然心不能无动，阶因得间倾嵩。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救。有诏二王就婚邸第，嵩力请留内。帝不悦，嵩亦不能力持。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

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经此积失帝欢。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也，帝不悦。而徐阶营万寿营甚称旨，帝益亲阶，顾问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嵩惧，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阶谢不敢。

未几，帝入方士蓝道行言，有意去嵩。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知其事，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嵩溺爱世蕃，负眷倚，令致仕，驰驿归，有司岁给米百石，下世蕃于理。嵩为世蕃请罪，且求解，帝不听。法司奏论世蕃及其子锦衣鹄、鸿，客罗龙文，戍边远。诏从之，特宥鸿为民，使侍嵩，而锢其奴严年于狱，擢应龙通政司参议。时四十一年五月也。龙文官中书，交关为奸利，而年最黠恶，士大夫竞称萼山先生者也。

嵩既去，帝追念其赞玄功，意忽忽不乐，谕阶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

阶极陈河，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辅玄修乃可。严嵩既退，其子世蕃已伏法，敢更言者，并应龙俱斩。”嵩知帝念己，乃赂帝左右，发道行阴事，系刑部，俾引阶。道行不承，坐论死，得释。嵩初归至南昌，值万寿节，使道士蓝田玉建醮铁柱宫。田玉善召鹤，嵩因取其符箓，并己祈鹤文上之，帝优诏褒答。嵩因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鹄皆远戍，乞移便地就养，终臣余年。”不许。

其明年，南京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居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后，与龙文日诽谤时政。其治第役众四千，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诏下润逮捕，下法司论斩，皆伏诛，黜嵩及诸孙皆为民。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其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世蕃，短项肥体，眇一目，由父任入仕。以筑京师外城劳，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然颇通国典，晓畅时务。

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为三。炳死，益自负。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虽大僚或父执，虐之酒，不困不已。

居母丧亦然。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之属，所到辄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被应龙劾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园亭。其监工奴见袁州推官郭谏臣，不为起。

御史林润尝劾懋卿，惧相报，因与谏臣谋发其罪，且及冤杀杨继盛、沈练状。

世蕃喜，谓其党曰：“无恐，狱且解。”法司黄光升等以谳词白徐阶，阶曰：“诸公欲生之乎？”佥曰：必欲死之。”曰：“若是，适所以生之也。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为手削其草，独按龙文与汪直姻旧，为交通贿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制拟王者。又结宗人典楧阴伺非常，多聚亡命。龙文又招直余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先所发遣世蕃班头牛信，亦自山海卫弃伍北走，诱致外兵，共相响应。即日令光升等疾书奏之。世蕃闻，诧曰：“死矣。”

遂斩于市。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

赵文华，慈谿人。嘉靖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以考察谪东平州同知。久之，累官至通政使。性倾狡，未第时在国学，严嵩为祭酒，才之。后仕于朝，而嵩日贵幸，遂相与结为父子。嵩念己过恶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预为计，故以文华任之。文华欲自结于帝，进百华仙酒，诡曰：“臣师嵩服之而寿。”帝饮甘之，手敕问嵩。嵩惊曰；“文华安得为此！”乃宛转奏曰：“臣生平不近药饵，犬马之寿诚不知何以然。”嵩恨文华不先白己，召至直所詈责之。文华跪泣，久不敢起。

徐阶、李本见之为解，乃令去。嵩休沐归，九卿进谒，嵩犹怒文华，令从吏扶出之。

文华大窘，厚赂嵩妻。嵩妻教文华伺嵩归，匿于别室，酒酣，嵩妻为之解，文华即出拜，嵩乃待之如初。以建议筑京师外城，加工部右侍郎。

东南倭患棘，文华献七事。首以祭海神为言，请遣官望祭于江阴、常熟。次讼有司掩骼轻徭。次增募水军。次苏、松、常、镇民田，一夫过百亩者，重科其赋，且预徵官田税三年。次募富人输财力自效，事宁论功。次遣重臣督师。次招通番旧党并海盐徒，易以忠义之名，令侦伺贼情，因以为间。兵部尚书聂豹议行其五事，惟增田赋、遣重臣二事不行。帝怒，夺豹官，而用嵩言即遣文华祭告海神，因察贼情。当是时，总督尚书张经方征四方及狼士兵，议大举，自以位文华上，心轻之。

文华不悦。狼兵稍有斩获功，文华厚犒之，使进剿，至漕泾战败，亡头目十四人。

文华恚，数趣经进兵。经虑文华轻浅泄师期，不以告。文华益怒，劾经养寇失机，疏方上，经大捷王江泾。文华攘其功，谓己与巡按胡宗宪督师所致，经竟论死。又劾浙江巡抚李天宠罪，荐宗宪代，天宠亦论死。帝益以文华为贤，命铸督察军务关防，即军中赐之。文华自此出总督上，益恣行无忌。欲分苏松巡抚曹邦辅浒墅关破贼功，不得，则以陶宅之败，重劾邦辅。陶宅之战，实文华、宗宪兵先溃也。兵科给事中夏栻得其情，劾文华欺诞。吏科给事中孙浚亦白邦辅冤状。帝终信文华言，邦辅坐遣戍。文华既杀经、天宠，复先后论罢总督周琉、杨宜，至是又倾邦辅，势益张。文武将吏争输货其门，颠倒功罪，牵制兵机，纪律大乖，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文华又陈防守事宜，请籍闲田百万亩给兵，为屯守计，而令里居缙绅，分督郡邑兵事。为兵部所驳而寝。

官军既屡败，文华知贼未易平，欲委责去。会川兵破贼周浦，俞大猷破贼海洋，文华遂言水陆成功，江南清晏，请还朝。帝悦，许之。比还，败报踵至，帝疑其妄，数诘嵩，嵩曲为解，帝意终不释。会吏部尚书李默发策试选人，中言“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而晚业不终。”文华劾其谤讪，默坐死。帝以是谓文华忠，进工部尚书，且加太子太保。是时，嵩年老，虑一旦死，有后患，因荐文华文学，宜供奉青词，直内阁。帝不许。而东南警遝至，部议再遣大臣督师，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材矣，嵩令文华自请行，为帝言江南人矫首望文华。帝以为然，命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浙江诸军事。时宗宪先以文华荐代杨宜为总督，及文华再出，宗宪欲藉文华以通于嵩，谄奉无不至。文华素不知兵，亦倚宗宪，两人交甚欢。已而宗宪平徐海，俘陈东，文华以大捷闻，归功上玄。帝大喜，祭告郊庙社稷，加文华少保，廕子锦衣千户。召还朝，文华乃推功元辅嵩，辞升廕，帝优诏不允。

文华既宠贵，志日骄，事中贵及世蕃，渐不如初，诸人憾之。帝尝遣使赐文华，值其醉，拜跪不如礼，帝闻恶其不敬。又尝进方士药，帝服之尽，使小珰再索之，不应。西苑造新阁，不以时告成。帝一日登高，见西长安街有高甍，问谁宅。左右曰：“赵尚书新宅也。”旁一人曰：“工部大木，半为文华作宅，何暇营新阁。”

帝益愠。会三殿灾，帝欲建正阳门楼，责成甚亟，文华猝不能办。帝积怒，且闻其连岁视师黩货要功状，思逐之，乃谕嵩曰：“门楼庀材迟，文华似不如昔。”嵩犹未知帝意，力为掩覆，且言：“文华触热南征，因致疾，宜增侍郎一人专督大工。”

帝从之。文华因上章称疾，请赐假静摄旬月。帝手批曰：“大工方兴，司空是职。

文华既有疾，可回籍休养。”制下，举朝相贺。

帝虽逐文华犹以为未尽其罪，而言官无攻者，帝怒无所泄。会其子锦衣千户怿思以斋祀停封章日请假送父，帝大怒，黜文华为民，戍其子边卫。以礼科失纠劾，令对状。于是都给事中谢江以下六人，并廷杖削籍。文华故病蛊，及遭谴卧舟中，意邑邑不自聊，一夕手扪其腹，腹裂，脏腑出，遂死。后给事中罗嘉宾等核军饷，文华所侵盗以十万四千计。有诏征诸其家，至万历十一年征犹未及半，有司援恩诏祈免。神宗不许，戍其子慎思于烟瘴地。

鄢懋卿，丰城人。由行人擢御史，屡迁大理少卿。三十五年，转左佥都御史。

寻进左副都御史。懋卿以才自负，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暱。会户部以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不举，请遣大臣一人总理，嵩遂用懋卿。旧制，大臣理盐政，无总四运司者。至是懋卿尽握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

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嵊时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

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淳安知县海瑞、慈谿知县霍与瑕，以抗忤罢去。御史林润尝劾懋卿要索属吏，馈遗巨万，滥受民讼，勒富人贿，置酒高会，日费千金，虐杀不辜，怨咨载路，苛敛淮商，几至激变，五大罪。帝置不问。四十年召为刑部右侍郎。两淮余盐，岁征银六十万两，及懋卿增至一百万。懋卿去，巡盐御史徐爌极言其害，乃复六十万之旧。嵩败，御史郑洛劾懋卿及大理卿万寀朋奸黩货，两人皆落职。既而寀匿严氏银八万两，懋卿绐得其二万，事皆露，两人先后戍边。

时坐严氏党被论者，前兵部右侍郎柏乡魏谦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刘伯跃、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迁、右副都御史信阳董威、佥都御史万安张雨、应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进白启常、右谕德兰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国子监事新城王材、太仆丞新喻张春及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植与嵩乡里，尝劝嵩杀杨继盛。启常官礼部郎，匿丧迁光禄，与材、汝楫俱为世蕃狎客。启常至以粉墨涂面供欢笑。而材、汝楫俱出入嵩卧内，关通请属，尤为人所恶云。

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与同年生冯铨友善。天启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寻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

庄烈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祯元年冬，锦州兵哗，督师袁崇焕请给饷。帝御文华殿，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延儒揣帝意，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

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十一月，大学士刘鸿训罢，命会推，廷臣以延儒望轻置之，列成基命、钱谦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十一人名上。帝以延儒不预，大疑。及温体仁讦谦益，延儒助之。

帝遂发怒，黜谦益，尽罢会推者不用。二年三月召对延儒于文华殿，漏下数十刻乃出，语秘不得闻。御史黄宗昌劾其生平秽行，御史李长春论独对之非。延儒乞罢，不允。南京给事中钱允鲸言：“延儒与冯铨密契，延儒柄政，必为逆党翻局。”延儒疏辨，帝优诏褒答。其年十二月，京师有警，特旨拜延儒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机务。明年二月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六月，体仁亦入。九月，成基命致仕，延儒遂为首辅。寻加少保，改武英殿。

体仁既并相，务为柔佞，帝意渐响之。而体仁阳曲谨媚延儒，阴欲夺其位，延儒不知也。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谋起逆案王之臣、吕纯如等。或谓延儒曰：“彼将翻逆案，而外归咎于公。”延儒愕然。会帝以之臣问，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体仁益欲倾延儒。四年春。延儒姻娅陈于泰廷对第一，及所用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皆有私，时论籍籍。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热其庐，发其先垄，为言官所纠。兄素儒冒锦衣籍，授千户，又用家人周文郁为副总兵，益为言者所诋11111

五年正月，叛将李九成等陷登州，囚元化。侍郎刘宇烈视师无功，言路咸指延儒庇宇烈。于是给事中孙三杰、冯元飚，御史余应桂、卫景瑗、尹明翼、路振飞、吴执御、王道纯、王象云等，屡劾延儒。应桂并谓延儒纳巨盗神一魁贿。而监视中官邓希诏与总督曹文衡相讦奏，语侵延儒。给事中李春旺亦论延儒当去。延儒数上疏辩，帝虽慰留，心不能无动。已而延儒令于泰陈时政四事，宣府太监王坤承体仁指，直劾延儒庇于泰。给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当劾首揆，轻朝廷，疑有邪人交构，副都御史王志道亦言之。帝怒，削志道籍，延儒不能救。体仁各处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摇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为延儒功，索狱囚赇谢。而延儒至目陛下为羲皇上人，语誖逆。”帝怒，下元功诏狱，且穷诘赞化语所自得。赞化言得之上林典簿姚孙渠、给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张凤翼亦具述延儒语。

帝益怒。锦衣卫帅王世盛拷掠元功无所承。狱上，镌世盛五级，令穷治其事。延儒觊体仁为援，体仁卒不应，且阴黜与延儒善者，延儒大困。六年六月引疾乞归，赐白金、彩缎，遣行人护行。体仁遂为首辅矣。

始延儒里居，颇从东林游，善姚希孟、罗喻义。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及主会试，所取士张溥、马世奇等，又皆东林也。至是归，失势，心内惭。而体仁益横，越五年始去。去而张至发、薛国观相继当国，与杨嗣昌等并以娼嫉称。一时正人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等，皆得罪。溥等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溥友吴昌时为交关近侍，冯铨复助为谋。会帝亦颇思延儒，而国观适败。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寻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延儒被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宥戍罪以下，皆得还家。复注误举人，广取士额及召还言事迁谪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从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轻弃。”于是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长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废籍。其他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布满九列。释在狱傅宗龙等，赠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称贤。尝燕侍，帝语及黄道周，时道周方谪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气质少偏，然学与守皆可用。”

蒋德璟请移道周戍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即日复道周官。其因事开释如此。

帝尊礼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因遍及诸阁臣。然延儒实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当边境丧师，李自成残掠河南，张献忠破楚、蜀，天下大乱，延儒一无所谋画。用侯恂、范志完督师，皆偾事，延儒无忧色。而门下客盛顺、董廷献因缘为奸利。又信用文选郎吴昌时及给事中曹良直、廖国遴、杨枝起、曾应遴辈。

昌时，嘉兴人。有干材，颇为东林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通厂卫，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行人司副熊开元廷劾延儒纳贿状，触帝怒，与给事中姜埰俱廷杖，下诏狱。左都御史宗周、佥都御史光辰以救开元、埰罢，尚书石麒又以救宗周等罢，延儒皆弗救，朝议皆以咎延儒。会昌时以年例出言路十人于外，言路大哗。掌科给事中吴麟徵、掌道御史祁彪佳劾昌时挟势弄权，延儒颇不自安。

初，延儒奏罢厂卫缉事，都人大悦。朝士不肖者因通赂遗，而厂卫以失权，胥怨延儒。又傲同官陈演，演衔刺骨。掌锦衣者骆养性，延儒所荐也，养性狡狠背延儒，与中官结，刺延儒阴事。十六年四月，大清兵略山东，还至近畿，帝忧甚。大学士吴甡方奉命办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帝大喜，降手敕，奖以召虎、裴度，赐章服、白金、文绮、上驷，给金帛赏军。延儒驻通州不敢战，惟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帝辄赐玺书褒励。侦大清兵去，乃言敌退，请下兵部议将吏功罪。既归朝，缴敕谕，帝即令藏贮，以识勋劳。论功，加太师，廕子中书舍人，赐银币、蟒服。延儒辞太师，许之。居数日，养性及中官尽发所刺军中事。帝乃大怒，谕府部诸臣责延儒蒙蔽推诿，事多不忍言，令从公察议。陈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请戍边。帝犹降温旨，言“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及廷臣议上，帝复谕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议。延儒遂归。

既去，给事中郝絅疏请除奸，以指延儒。帝不听。山东佥事雷縯祚纠范志完，亦及延儒。已而御史蒋拱宸劾吴昌时赃私巨万，大抵牵连延儒，而中言昌时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机密，重贿入手，辄预揣温旨告人。给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御中左门，亲鞫昌时，折其胫，无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讦其通内，帝察之有迹，乃下狱论死，始有意诛延儒。初，薛国观赐死，谓昌时致之。其门人魏藻德新入阁有宠，恨昌时甚，因与陈演共排延儒，养性复腾蜚语。帝遂命尽削延儒职，遣缇骑逮入京师。时旧辅王应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应熊先入，冀为请。帝知之，应熊既抵京，命之归。延儒至，安置正阳门外古庙，上疏乞哀，不许。法司以戍请，同官申救，皆不许。冬十二月，昌时弃市，命勒延儒自尽，籍其家。

温体仁，字长卿，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崇祯初迁尚书，协理詹事府事。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

崇祯元年冬，诏会推阁臣，体仁望轻，不与也。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对称旨，亦弗及。体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讦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先是，天启二年，谦益主试浙江，所取士钱千秋者，首场文用俚俗诗一句，分置七义结尾，盖奸人绐为之。为给事中顾其仁所摘，谦益亦自发其事。法司戍千秋及奸人，夺谦益俸，案久定矣。至是体仁复理其事，帝心动。次日，召对阁部科道诸臣于文华殿，命体仁、谦益皆至。谦益不虞体仁之劾己也，辞颇屈，而体仁盛气诋谦益，言如涌泉，因进曰：“臣职非言官不可言，会推不与，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系。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者，臣不忍见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党，闻体仁言，辄称善。而执政皆言谦益无罪，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争尤力，且言：“体仁热中觖望，如谦益当纠，何俟今日。”体仁曰：“前此，谦益皆闲曹，今者纠之，正为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党也。”帝怒，命礼部进千秋卷，阅意，责谦益，谦益引罪。叹曰：“微体仁，朕几误！”遂叱允儒下诏狱，并切责诸大臣。时大臣无助体仁者，独延儒奏曰：“会推名虽公，主持者止一二人，余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祸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复问诸臣。”

帝乃即日罢谦益官，命议罪。允儒及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皆坐谦益党，降谪有差。

亡何，御史毛九华劾体仁居家时，以抑买商人木，为商人所诉，赂崔呈秀以免。

又困杭州建逆祠，作诗颂魏忠贤。帝下浙江巡抚核实。明年春，御史任赞化亦劾体仁娶娼、受金，夺人产诸不法事。帝怒其语亵，贬一秩调外。体仁乞罢，因言：“比为谦益故，排击臣者百出。而无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见。”帝再召内阁九卿质之，体仁与九华、赞化诘辩良久，言二人皆谦益死党。帝心以为然，独召大学士韩爌等于内殿，谕诸臣不忧国，惟挟私相攻，当重绳以法。体仁复力求去以要帝，帝优诏慰答焉。已，给事中祖重晔、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南京御史沈希诏相继论体仁热中会推，劫言者以党，帝皆不听。法司上千秋狱，言谦益自发在前，不宜坐。

诏令再勘。体仁复疏言狱词皆出谦益手。于是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仆寺卿蒋允仪，府丞魏光绪，给事中陶崇道，御史吴甡、樊尚璟、刘廷佐，各疏言：“臣等杂治千秋，观听者数千人，非一手一口所能掩。体仁顾欺冈求胜。”体仁见于汴等词直，乃不复深论千秋事，惟诋于汴等党护而已。谦益坐杖论赎，而九华所论体仁媚珰诗，亦卒无左验。当是时，体仁以私憾撑拒诸大臣，展转不肯诎。帝谓体仁孤立，益响之。未几，延儒入阁。其明年六月，遂命体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体仁既藉延儒力得辅政，势益张。逾年，吏部尚书王永光去，用其乡人闵洪学代之，凡异己者，率以部议论罢，而体仁阴护其事。又用御史史褷、高捷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为腹心，忌延儒居己上，并思倾之。初，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将兴大狱，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事详龙锡传。比龙锡减死出狱，延儒言帝盛怒解救殊难，体仁则佯曰：“帝固不甚怒也。”

善龙锡者，因薄延儒。其后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先后劾延儒，体仁默为助，延儒遂免归。始与延儒同入阁者何如宠，钱象坤逾岁致政去，无何，如宠亦去。延儒既罢，廷臣恶体仁当国，劝帝复召如宠。如宠屡辞，给事中黄绍杰言：“君子小人不并立，如宠瞻顾不前，则体仁宜思自处。”帝为谪绍杰于外，如宠卒辞不入，体仁遂为首辅。

体仁荷帝殊宠，益忮横，而中阻深。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为之移，初未尝有迹。姚希孟为讲官，以才望迁詹事。体仁恶其逼，乃以冒籍武生事，夺希孟一官，使掌南院去。礼部侍郎罗喻义，故尝与基命、谦益同推阁臣，有物望。会进讲章中有“左右未得人”语，体仁欲去之，喻义执不可。体仁因自劾：“日讲进规例从简，喻义驳改不从，由臣不能表率。”帝命吏部议，洪学等因谓：“圣聪天亶，何俟喻义多言。”喻义遂罢归。时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逆案，攻东林。会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缺，体仁阴使侍郎张捷举逆案吕纯如以尝帝。言者大哗，帝亦甚恶之。捷气沮，体仁不敢言，乃荐谢升、唐世济为之。世济寻以荐逆案霍维华得罪去。维华之荐，亦体仁主之也，体仁自是不敢讼言用逆党，而愈侧目诸不附己者。

文震孟以讲《春秋》称旨，命入阁。体仁不能沮，荐其党张至发以间之，而日伺震孟短，遂用给事中许誉卿事，逐之去。先是，秦、楚盗起，议设五省总督，兵部侍郎彭汝楠、汪庆百当行，惮不敢往，体仁庇二人，罢其议。贼犯凤阳，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等议，令淮抚、操江移镇，体仁又却不用。既而贼大至，焚皇陵。誉卿言：“体仁纳贿庇私，贻忧要地，以皇陵为孤注，使原庙震惊，误国孰大焉。”

体仁素忌誉卿，见疏益憾。会谢升以营求北缺劾誉卿，体仁拟旨降调，而故重其词。

帝果命削籍，震孟力争之，大学士何吾驺助为言。体仁讦奏震孟语，谓言官罢斥为至荣，盖以朝廷赏罚为不足惩劝，悖理蔑法。帝遂逐震孟并罢吾驺。震孟既去，体仁憾未释。庶吉士郑鄤与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从母舅大学士吴宗达谢政归。

体仁劾鄤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宗达。帝震怒，下鄤狱。其后体仁已去，而帝怒鄤甚，不俟左证，磔死。滋阳知县成德，震孟门人，以强直忤巡按御史禹好善，被诬劾，震孟为不平。体仁劾德，杖戍之。

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

然当是时，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诚意伯刘孔昭劾倪元璐，给事中陈启新劾黄景昉，皆奉体仁指。礼部侍郎陈子壮尝面责体仁，寻以议宗籓事忤帝指，竟下狱削籍。其所引与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己长，固上宠。帝每访兵饷事，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有诋其窥帝意旨者，体仁言：“臣票拟多未中窾要，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帝以为朴忠，愈亲信之。

自体仁辅政后，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独体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恩礼优渥无与比。

而体仁专务刻核，迎合帝意。帝以皇陵之变，从子壮言，下诏宽恤在狱诸臣，吏部以百余人名上。体仁靳之，言于帝，仅释十余人。秋决论囚，帝再三谘问，体仁略无平反。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麟涖任甫七日，以城陷论死，帝颇疑之。体仁不为救，竟弃市。帝忧兵饷急，体仁惟倡众捐俸助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帝率报可。

体仁自念排挤者众，恐怨归己，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泄，凡阁揭皆不发，并不存录阁中，冀以灭迹，以故所中伤人，廷臣不能尽知。当国既久，劾者章不胜计，而刘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实。宗籓如唐王聿键，勋臣如抚宁侯硃国弼，布衣如何儒显、杨光先等，亦皆论之，光先至舆榇待命。帝皆不省，愈以为孤立，每斥责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庶吉士张溥、知县张采等倡为复社，与东林相应和。体仁因推官周之夔及奸人陆文声讦奏，将兴大狱。严旨察治，以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不承风指，皆降谪之。最后复有张汉儒讦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事。体仁故仇谦益，拟旨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等危甚，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帝，请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案治，乃尽得汉儒等奸状及体仁密谋。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会国弼再劾体仁，帝命汉儒等立枷死。体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归，体仁方食，失匕箸，时十年六月也。逾年卒，帝犹惜之，赠太傅，谥文忠。

崇祯末，福王立于南京，以尚书顾锡畴议，削其赠谥，天下快焉。寻用给事中戴英言，复如初。体仁虽前死，其所推荐张至发、薛国观之徒，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国事日坏，以至于亡。

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士英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寻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

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四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大铖次当迁，光斗招之。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察典近，大铖轻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铖至，使补工科。

大铖心恨，阴结中珰寝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铖名，即得请。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死友，造《百官图》，因文焕达诸忠贤。然畏东林攻己，未一月遽请急归。而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诩诩自矜。寻召为太常少卿，至都，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居数月，复乞归。忠贤既诛，大铖函两疏驰示维垣。其一专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为言，谓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传语维垣，若时局大变，上劾崔、魏疏，脱未定，则上算疏。会维垣方并指东林、崔、魏为邪党，与编修倪元璐相诋，得大铖疏，大喜，为投合算疏以自助。崇祯元年，起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ＤＨＤＨ不得志。

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馀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兗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

永城人刘超者，天启中以征安邦彦功，积官至四川遵义总兵官，坐罪免，数营复官不得。李自成围开封，超请募士冠协击，乃用为保定总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惮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杀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据城反。巡抚王汉讨之，被杀。帝乃命士英偕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讨。明年四月，围其城，连战，贼屡挫，筑长围困之。超官贵州时，与士英相识，缘旧好乞降。士英佯许之，超出见，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归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潜去其亲信，遂就缚。献俘于朝，磔死。时流寇充斥，士英捍御数有功。

十七年三月，京师陷，帝崩，南京诸大臣闻变，仓卒议立君。而福王由崧、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时士英督师庐、凤，独以为不可，密与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结，而公致书于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言伦序亲贤，无如福王。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

王之立，士英力也。

当王监国时，廷推阁臣，刘孔昭攘臂欲得之，可法折以勋臣无入阁例。孔昭乃讼言：“我不可，士英何不可？”于是进士英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与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并命，士英仍督师凤阳。士英大愠，令高杰、刘泽清等疏趣可法督师淮、扬，而士英留辅政，仍掌兵部，权震中外。寻论定策功，加太子太师，廕锦衣卫指挥佥事。九月，叙江北历年战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廕子如前。十二月，进少师。明年，进太保。当是时，中原郡县尽失，高杰死睢州，诸镇权侔无统。左良玉拥兵上流，跋扈有异志。而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

初，可法、弘图及姜曰广、张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将以次引海内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铖。有诏广搜人材，独立逆案不可轻议。士英令孔昭及侯汤国祚、伯赵之龙等攻慎言去之，而荐大铖知兵。初，大铖在南京，与守备太监韩赞周暱。京师陷，中贵人悉南奔，大铖因赞周遍结之，为群奄言东林当日所以危贵妃、福王者，俾备言于王，以潜倾可法等。群奄更极口称大铖才，士英亦言大铖从山中致书与定策谋，为白其附珰赞导无实迹。遂命大铖冠带陛见。大铖乃上守江策，陈三要、两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诋孙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为大逆。于是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怀远侯常延龄等并言大铖逆案巨魁，不可召。士英为大铖奏辨，力攻曰广、大器，益募宗室统昚、建安王统镂辈，连疏交攻。而以大学士高弘图为御史时尝诋东林，必当右己，乃言“弘图素知臣者。”弘图则言先帝钦定逆案一书，不可擅改。士英与争，弘图因乞罢。士英意稍折，迟回月余，用安远侯柳祚昌荐，中旨起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左都御史刘宗周言：“杀大中者魏珰，大铖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虑党邪害正之才，终病世道。大铖进退，实系江左兴亡，乞寝成命。”有旨切责。未几，大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寻转左侍郎。

明年二月进本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仍阅江防。

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徐石麒皆与士英龃龉，先后罢归。士英独握大柄，内倚中官田成辈，外结勋臣刘孔昭、硃国弼、柳祚昌，镇将刘泽清、刘良佐等，而一听大铖计。尽起逆案中杨维垣、虞廷陛、郭如暗、周昌晋、虞大复、徐复阳、陈以瑞、吴孔嘉；其死者悉予赠恤，而与张捷、唐世济等比；若张孙振、袁弘勋、刘光斗皆得罪先朝，复置言路为爪牙。朝政浊乱，贿赂公行。四方警报狎至，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

初，举朝以逆案攻大铖，大铖憾甚。及见北都从逆诸臣有附会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与之对。”以李自成伪国号曰顺也。士英因疏纠从逆光时亨等；时亨名附东林，故重劾之。大铖又诬逮顾杲及左光斗弟光先下狱，劾周镳、雷縯祚杀之。时有狂僧大悲出语不类，为总督京营戎政赵之龙所捕。大铖欲假以诛东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书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姓名，内大悲袖中，海内人望，无不备列。钱谦益先已上疏颂士英，且为大铖讼冤修好矣，大铖憾不释，亦列焉，将穷治其事。狱词诡秘，朝士皆自危，而士英不欲兴大狱，乃当大悲妖言律斩而止。

张缙彦以本兵首从贼，贼败，缙彦窜归河南，自言集义勇收复列城，即授原官，总督河北、山西、河南军务，便宜行事。其他大僚降贼者，贿入，辄复其官。诸白丁、录役输重赂，立跻大帅。都人为语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其刑赏倒乱如此。大清兵抵宿迁、邳州，未几引还。史可法以闻，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杨士聪问故。士英曰：“君以为诚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岁将暮，防河将吏应叙功，耗费军资应稽算，此特为序功、稽算地耳。”侍讲卫胤文兼给事中，监高杰军。杰死，胤文窥士英指，论可法督师为赘。士英即擢胤文兵部右侍郎，总督杰营将士以分其权，可法益不得展布。

先是，左良玉接监国诏书，不肯拜，袁继咸强之，乃开读如礼。而属承天守备何志孔、巡按御史黄澍入贺，阴伺朝廷动静。澍挟良玉势，当陛见，面数士英奸贪不法，且言尝受张献忠伪兵部尚书周文江重贿，为题授参将，罪当斩。志孔亦论士英冈上行私诸罪。司礼太监韩赞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处分，澍举笏直击其背曰：“愿与奸臣同死。”士英大号呼，王摇首不言者久之，赞周即执志孔候命。王因澍言意颇动，夜谕赞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赂福邸旧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马公不得立，逐马公，天下将议上背恩矣。且马公去，谁念上者？”王默然，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请释志孔，而命澍速还湖广。故都督掌锦衣卫刘侨者，尝遣戍，由周文江贿张献忠，受伪命，为锦衣指挥使。及良玉复蕲、黄，侨削发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纳侨贿，令讦澍，遂复侨官，削澍职。寻以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令部将群哗，欲下南京索饷，因保救澍。袁继咸为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军中，良玉与士英由此有隙。及伪太子狱起，良玉遂假为兵端。

太子之来也，识者指其伪，而都下士民哗然是之。时又有童氏者，自称王妃，亦下狱。督抚、镇将交章争太子及童妃事。王亟出狱词，遍示中外，众论益籍籍，谓士英等朋奸，导王灭绝伦理。澍在良玉军中，日夜言太子冤状，请引兵除君侧恶。

良玉亦上疏请全太子，斥士英等为奸臣。又以士英裁其饷，大憾，移檄远近，声士英罪。复上疏言：“自先帝之变，士英利灾擅权，事事为难。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复修之。越其杰贪焚遣戍滥授节钺。张孙振赃污绞犯，骤畀京卿。他如袁弘勋、杨文、刘泌、王燧、黄鼎等，或行同狗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当路。己为首辅，用腹心阮大铖为添注尚书。又募死士伏皇城，诡名禁军，动曰废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俭明仁，士英百计诳惑，进优童艳女，伤损盛德。复引用大铖，睚眦杀人，如雷縯祚、周镳等，锻炼周内，株连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为题，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网打尽。令天下士民，重足解体。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大铖一手握定抹杀识认之方拱乾，而信朋谋之刘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诸幽囚。凡有血气，皆欲寸磔士英、大铖等，以谢先帝。乞立肆市朝，传首抒愤。”疏上，遂引兵而东。士英惧，乃遣阮大铖、硃大黄、黄得功、刘孔昭等御良玉，而撤江北刘良佐等兵，从之西。时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请无撤江北兵，亟守淮、扬。士英厉声叱曰：“若辈东林，犹藉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力排思孝等议，淮、扬备御益弱。会良玉死，其子梦庚连陷郡县，率兵至采石。得功等与相持，大铖、孔昭方虚张捷音，以邀爵赏，而大清兵已破扬州，逼京城。

五月三日，王出走太平，奔得功军。孔昭斩关遁。明日，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浙江。经广德州，知州赵景和疑其诈，闭门拒守。士英攻破，执景和杀之，大掠而去。走杭州，守臣以总兵府为母妃行宫。不数日，大铖、大典、方国安俱仓皇至，则得功已兵败死，王被擒，次日，请潞王监国，不受。未几，大兵至，王率众降，寻同母妃北去。此即大器等之所议欲立者也。

杭州既降，士英欲谒监国鲁王，鲁王诸臣力拒之。大铖投硃大典于金华，亦为士民所逐，大典乃送之严州总兵方国安军。士英，国安同乡也，先在其军中。大铖掀髯指掌，日谈兵，国安甚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己居恶名，颇以为恨。已，我兵击败士英、国安。无何，士英、国安率众渡钱塘，窥杭州，大兵击败之，溺江死者无算。士英拥残兵欲入闽，唐王以罪大不许。明年，大兵巢湖贼，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大铖偕谢三宾、宋之晋、苏壮等赴江干乞降，从大兵攻仙霞关，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大铖方游山，自触石死，仍戮尸云。

##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

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永乐中，唐赛儿倡乱山东。厥后乘瑕弄兵，频见窃发，然皆旋就扑灭。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几危宗社，而卒以扫除。庄烈帝励精有为，视武宗何啻霄壤，而顾失天下，何也？明兴百年，朝廷之纲纪既肃，天下之风俗未浇。孝宗选举贤能，布列中外，与斯民休养生息者十余年，仁泽深而人心固，元气盛而国脉安。虽以武之童昏，亟行稗政，中官幸夫，浊乱左右，而本根尚未尽拔，宰辅亦多老成。迨盗贼四起，王琼独典中枢，陆完、彭泽分任阃帅，委寄既专，旁挠绝少，以故危而不亡。庄烈帝承神、熹之后，神宗怠荒弃政，熹宗暱近阉人，元气尽澌，国脉垂绝。

向使熹宗御宇复延数载，则天下之亡不再传矣。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

○李自成 张献忠

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父守忠，无子，祷于华山，梦神告曰：“以破军星为若子。”已，生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很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天启末，魏忠贤党乔应甲为陕西巡抚，硃童蒙为延绥巡抚，贪黩不诘盗，盗由是始。

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延绥缺饷，固原兵劫州库。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宜川贼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时并起。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二年春，诏以杨鹤为三边总督，捕之。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王大梁，参政洪承畴击破王左挂，贼稍稍惧。

会京师戒严，山西巡抚耿如巳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亦溃，与群盗合。延绥巡抚张梦鲸恚死，承畴代之，召故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兵，便宜剿贼。

三年，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战屡败，乞降。而王嘉胤掠延安、庆阳间，杨鹤抚之，不听，从神木渡河犯山西。是时，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以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俱从贼，贼转盛。兵部郎中李继贞奏曰：“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帝不听。而嘉胤已袭破黄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陷府谷、河曲。

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诸贼，所在蜂起，或掠秦，或东入晋，屠陷城堡。官兵东西奔击，贼或降或死，旋灭旋炽。延安贼张献忠亦聚众据十八寨，称八大王。

四年，孤山副将曹文诏破贼河曲，王嘉胤遁去。已，复自岳阳突犯泽、潞，为左右所杀，其党共推王自用号紫金梁者为魁。自用结群贼老回回、曹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刑红狼、上天老、蝎子塊、过天星、混世王等及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聚山西。自成乃与兄子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未有名。杨鹤抚贼不效被逮，洪承畴代鹤，张福臻代承畴，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剿贼，所向克捷，陕地略定。而山西贼大盛，剽掠宁乡、石楼、稷山、闻喜、河津间。

五年，贼分道四出，连陷大宁、隰州、泽州、寿阳诸州县，全晋震动。乃罢巡抚宋统殷，以许鼎臣代之，与宣大总督张宗衡分督诸将。宗衡督虎在威、驾人龙、左良玉等兵八千人，驻平阳，责以平阳、泽、潞四十一州县。鼎臣督张应昌、颇希牧、艾万年兵七千人，驻汾州，责以汾、太、沁辽三十八州县。贼亦转入磨盘山，分众为三：“阎正虎据交城、文水，窥太原；邢红狼、上天龙据吴城，窥汾州；自用、献忠突沁州、武乡，陷辽州。

六年春，官兵共进力击。自用惧，乞降于故锦衣佥事张道浚。约未定，阳和兵袭之。贼怒，败约去。会总兵官曹文诏率陕西兵至，偕诸将猛如虎、虎大威、颇希牧、艾万年、张应昌等合剿，屡战皆大克，前后杀混世王、满天星、姬关锁、翻山动，掌世王、显道神等，破自用、献忠、老回回、蝎子塊、扫地王诸贼。其后，自用又为川将邓射杀之。山西三大盗俱败。初，贼之破泽州也，分其众，南逾太行，掠济源、清化、修武，围怀庆。官军击之，贼遁走。别贼复阑入西山，大掠顺德、真定间。大名道卢象升力战劫贼。贼自邢台摩天岭西下，抵武安，败总兵左良玉，河北三府焚劫殆遍。潞王上疏告急，兼请卫凤、泗陵寝。诏特遣总兵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六千人，与诸将并进。贼闻之，欲从河内走太行。文诏邀击之，不敢进。贼之败于山西者，亦奔河北合营，迎祥、自成、献忠、曹操、老回回等俱至。京兵蹙其后，左良玉，汤九州等扼其前，连战于青店、石冈、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屡败之。贼欲逸，阻于河，大困。贼素畏文诏、道浚，道浚先坐事遣戍，文诏转战秦、晋、河北，遇贼辄大克，御史复劾其骄倨，调大同总兵去。贼遂诡辞乞降，监军太监杨进朝信之，为入奏。会天寒河冰合，贼突从毛家寨策马径渡。河南诸军无扼河者，贼遂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河南巡抚玄默率诸将盛兵待之，贼窜入卢氏山中，由间道直走内乡，掠郧阳，又分掠南阳、汝宁，入枣阳、当阳，逼湖广。

巡抚唐晖敛兵守境。犯归、巴、夷陵等处，破夔州，攻广元，逼四川，所在告急。

七年春，特设山、陕、河南、湖广、四川总督，专办贼，以延绥巡抚陈奇瑜为之，以卢象升抚治郧阳，为奇瑜破贼延水关有威名，而象升历战阵知兵也。于是奇瑜自均州入，与象升并进，师次乌林关，斩贼数千级。贼走汉南，奇瑜以湖广不足忧，引兵西击。始，贼自渑池渡河，高迎祥最强，自成属焉。及入河南，自成与兄子过结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自为一军。过、杰善战，君恩善谋。及奇瑜兵至，献忠等奔商、雒，自成等陷于兴安之车箱峡。会大雨两月，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自成用君恩计，贿奇瑜左右，诈降。奇瑜意轻贼，许之，檄诸将按兵毋杀，所过州县为具糗传送。贼甫渡栈，即大噪，尽屠所过七州县。而略阳贼数万亦来会，贼势愈张。奇瑜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已，洪承畴代奇瑜，李乔巡抚陕西，吴甡巡抚山西。大学士温体仁谓甡曰：“流贼癣疥疾，勿忧也。”

未几，西宁兵变，承畴甫受命而东，闻变遽返。迎祥、自成遂入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败贺人龙、张天礼军，杀固原道陆梦龙。围陇州四十余日，承畴檄总兵左光先与人龙合击，大破之。会朝廷亦命豫、楚、晋、蜀兵四道入陕，迎祥、自成遂窜入终南山。已而东出，陷陈州、灵宝、汜水、荥阳。闻左良玉将至，移壁梅山、溱水间。部贼拔上蔡，烧汝宁郛。乃命承畴出关追贼，与山东巡抚硃大典并力击，贼侦知之。

八年正月，大会于荥阳。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拒敌，未决。自成进曰：“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皆曰：“善。”乃议革里眼、左金王当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当陕兵，曹操、过天星扼河上，迎祥、献忠及自成等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陕兵锐，益以谢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众如自成言。先是，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惧贼南犯，请加防凤阳陵寝，不报。及迎祥、献忠东下，江北兵单。固始、霍丘俱失守。贼燔寿州，陷颍州，知州尹梦鰲、州判赵士宽战死，杀故尚书张鹤鸣。乘胜陷凤阳，焚皇陵，留守署正硃国相等皆战死。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硃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贼乃大书帜曰古元真龙皇帝，合乐大饮。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献忠不与。自成怒，偕迎祥西趋归德，与曹操、过天星合，复入陕西。献忠独东下庐州。

承畴方驰至汝州，命诸将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陈永福、邓、张应昌分扼湖广、河南、郧阳诸关隘，召曹文诏为中军。文诏未至，以兵乱死。

迎祥、自成从终南山出，大掠富平、宁州。老回回、献忠、曹操、蝎子塊、过天星诸贼，闻承畴出关，先后皆走陕西，焚掠西安、平凉、凤翔诸郡。承畴亟还救，分遣诸将击老回回等，令副总兵刘成功、艾万年击迎祥、自成于宁州。万年中伏战死，文诏怒，复击之，亦中伏战死。群贼乘胜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畴力御之泾阳、三原间，决死战，贼不得过。献忠、老回回等由他道转突硃阳关，守关将徐来臣军溃死，尤世威中箭遁。于是群贼皆出关，分十三营东犯，而迎祥、自成独留陕西。

时卢象升已改湖广巡抚，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诸军务。诏承畴督关中，象升督关外。贼亦分兵，迎祥略武功、扶风以西，自成略富平、固州以东。

承畴遣将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贼将高杰通于自成妻邢氏，惧诛，挟之来降。承畴身追自成，大战渭南、临潼，自成大败东走。迎祥亦屡败，东逾华阴南原，绝岭，偕自成出硃阳关，与献忠合。冬十一月，群贼薄阌乡，左良玉、祖宽御之不克，遂陷陕州，进攻雒阳。河南巡抚陈必谦督良玉、宽援雒阳，献忠走嵩、汝。迎祥、自成走偃师、巩县，略鲁山、叶县，陷光州，象升击败之确山。

九年春，迎祥、自成攻庐州，不拔。陷含山、和州，杀知州黎弘业及在籍御史马如蛟等。又攻滁州，知州刘大巩、太仆卿李觉斯坚守不下。象升亲督祖宽、罗岱、杨世恩等来援，战于硃龙桥，贼大败，尸咽水不流。北攻寿州，故御史方震孺坚守。

折而西，入归德，边将祖大乐破之。走密、登封，故总兵汤九州战死。分道犯南阳、裕州，必谦援南阳，象升援裕，令大乐等击贼，杀迎祥、自成精锐几尽。贼复分兵再入陕，迎祥由郧、襄趋兴安、汉中，自成由南山逾商、雒，走延绥，犯巩昌北境。

诸将左光先、曹变蛟破之，自成走环县。未几，官军败于罗家山，尽亡士马器仗，总兵官俞冲霄被执。自成执复振，进围绥德，欲东渡河，山西兵遏之。复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将袭榆林，河水骤长，贼淹死甚众，乃改道，从韩城而西。时象升及大乐、宽等皆入援京师。

孙传庭新除陕西巡抚，锐意灭贼。秋七月，擒迎祥于盩啡，献俘阙下，磔死。于是贼党乃共推自成为闯王矣。是月，犯阶、徽。未几，出、陇，犯凤翔，渡渭河。

十年，犯泾阳、三原。蝎于塊、过天星俱来会。传庭督变蛟连战七日，皆克，蝎子塊降。自成与过天星奔秦州。入蜀，陷宁羌，破七盘关，陷广元，总兵官侯良柱战死，遂连陷昭化、剑州、梓潼、江油、黎雅、青川等州县。剑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昭化知县王时化、郫县主簿张应奇、金堂典史潘梦科皆死。进攻成都，七日不克，巡抚王维章坐避贼征。

十一年春，官军败贼梓潼，自成奔白水，食尽。承畴、传庭合击于潼关原，大破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其年，献忠降，自成势益衰。承畴改蓟辽总督，传庭改保定总督。传庭以疾辞，逮下狱。

二人去，自成稍得安。总理熊文灿方主抚，谍者或报自成死，益宽之。

十二年夏，献忠反穀城。自成大喜，出收众，众复大集。陕西总督郑崇俭发兵围之，令曰“围师必缺。”自成乃由缺走，突武关，往依献忠。献忠欲图之，觉，遁去。杨嗣昌督师夷陵，檄令降，自成出谩语。官军围自成于巴西、鱼复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双喜劝而止。贼将多出降。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最骁勇，亦欲降。自成与步入丛祠，顾而叹曰：“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不吉，断我头以降。”宗敏诺，三卜三吉。宗敏还，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

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由郧、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遂自南阳出，攻宜阳，杀知县唐启泰。攻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戕万安王采钅轻。攻偃师，知县徐日泰骂贼死。时十三年十二月也。

自成为人高颧深，鸱目曷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所过，民皆保坞堡不下。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振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

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振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营卒勾贼，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王世子由崧裸而逃。自成发王邸金振饥民，遂移攻开封。

时张献忠亦陷襄阳，戕襄王翊铭。王开封者周王恭枵，闻贼至，急发库金募死士，与巡抚都御史高名衡等固守。自成攻七昼夜，解去，屠密县。贼魁罗汝才、土寇袁时中皆归自成。时中众二十万，号小袁营。汝才即曹操，与献忠同降复叛去者也。

自成初为迎祥裨将，至是势大盛。帝以故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使专办自成，别敕保定总督杨文岳会师。宗龙驰入关，与巡抚汪乔年调兵，兵已发尽，乃檄河南大将李国奇、贺人龙兵隶部下，亟出关。文岳率虎大威军俱至新蔡，与自成遇。人龙卒先奔，国奇、大威继之，宗龙、文岳以亲军筑垒自固。夜，文岳兵溃奔陈州，宗龙与贼持数日，食尽，突围走，被执死。自成陷叶县，杀副将刘国能，遂围左良玉于郾城。乔年代宗龙总督，出关，次襄城，自成尽锐攻之，乔年与副将李万庆皆死。自成劓刖诸生百九十人。遂乘胜陷南阳、邓州十四城，再围开封。巡抚名衡、总兵陈永福力拒之，射中自成目，砲殪上天龙等，自成益怒。

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冲法，专取瓴甋，得一砖即归营卧，后者必斩。取砖已，即穿穴穴城。初仅容一人，渐至百十，次第傅土以出。过三五步，留一土柱，系以巨纟亘。穿毕，万人曳纟亘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名衡于城上凿横道，听其下有声，用毒秽灌之，多死。贼乃即城坏处用火攻法，实药甕中，火燃药发，当者辄糜碎，名曰放迸。

十五年正月，城半圮，贼用放迸法攻之，铁骑数千驰噪，伺城颓即拥入城。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筑也。厚数丈，土坚，火外击，贼骑多歼，自成骇而去。南陷西华，寻屠陈州，副使关永杰、知州侯君擢皆骂贼死。归德、睢州、宁陵、太康数十郡县，悉残毁。商丘知县梁以樟创死复苏，全家歼焉。已，复攻开封，筑长围为持久计。诏起孙传庭为总督，释故尚书侯恂命督师，召左良玉援开封。良玉至硃仙镇，大败，奔襄阳。诸军皆屯河北，不敢进。开封食尽。山东总兵刘泽清亦奉诏至。

传庭知开封急，大会诸将西安，亟出关来救。未至，名衡等议决硃家寨口河灌贼，贼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贼亦漂没万余，乃拔营西南去。

先是，有马守应称老回回、贺一龙称革里眼、贺锦称左金王、刘希尧称争世王、蔺养成称乱世王者，皆附自成，时号“革左五营。”自成乃西迎传庭兵，遇于南阳，传庭军溃走，豫人所谓柿园之败也。是时大清兵南侵，京师方告急，朝廷不暇复讨贼。自成乃收群贼，连营五百余里，再屠南阳，进攻汝宁。总兵虎大威中砲死，杨文岳被杀。自成乃胁崇王由樻使从军，遂由确山、信阳、泌阳向襄阳。左良玉望风南走，自成入襄阳。分徇属城及德安诸州县，皆下，再破夷陵、荆门州。自成自攻荆州，湘阴王俨钅尹遇害，烧献陵木城，穿毁宫殿。

十六年春陷承天。将发献陵，有声震山谷，惧而止。帝掠潜山、京山、云梦、黄陂、孝感等州县，皆下。先驱逼汉阳，良玉走九江。攻郧阳，抚治都御史徐起元及王光恩力守不下。光恩，贼反正者也。

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分其众，曰标营，领兵百队；曰先、后、左、右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标营白帜黑纛，自成独白鬃大纛银浮屠；左营帜白，右绯，前黑，后黄，纛随其色。五营以序直昼夜，次第休息，巡徼严密。逃者谓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为兵。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砲不能入。一兵倅马三四匹，冬则以茵褥籍其蹄。剖人腹为马槽以饲马，马见人，辄锯牙思噬若虎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崇冈峻坂，腾马直上。水惟惮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马蹄所壅阏，水为不流。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杀人，束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环堞下，马兵巡徼，无一人得免。献忠虽至残忍，不逮也。诸营较所获，马骡者上赏，弓夭铅铳者次之，币帛又次之，珠玉为下。

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汝才众数十万，用山西举人吉珪为谋主。自成善攻，汝才善战，两人相须若左右手。自成下宛、叶，克梁、宋，兵强士附，有专制心，顾独忌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贺一龙宴，缚之，晨以二十骑斩汝才于帐中，悉兼其众。

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辄焚毁之。及渡汉江，谋以荆、襄为根本，改襄阳曰襄京，修襄王宫殿居之。改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扬武州，他府县多所更易。

牛金星教以创官爵名号，大行署置。自成无子，兄子过及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亲信用事。田见秀、刘宗敏为权将军，李岩、贺锦、刘希尧等为制将军，张鼐、党守素等为威武将军，谷可成、任维荣等为果毅将军，凡五营二十二将。又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要地设防御使，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封崇王由樻襄阳伯、邵陵王在城枣阳伯、保宁王绍圮宣城伯、肃宁王术受顺义伯。以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来仪为右弼。国绅，安定人，尝官参政。

既降，献文翔凤妻邓氏以媚自成。自成恶其伤同类，杀之，而归邓氏于其家。六政府侍郎则石首喻上猷、江陵萧应坤、招远杨永裕、米脂李振声、江陵邓岩忠、西安姚锡胤，寻以宣城丘之陶代振声为兵政府侍郎。其余受伪职者甚众，不具载。

使高一功、冯雄守襄阳，任继光守荆州，蔺养成、牛万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陆，萧云林守荆门，谢应龙守汉川，周凤梧守万禹州。于是河南、湖广、江北诸贼莫不听命。自成既杀汝才、一龙，又袭杀养成，夺守应兵，击杀袁时中于杞县。献忠方据武昌，自成遣使贺，且胁之曰：“老回回已降，曹操辈诛死，行及汝矣。”献忠大惧，南入长沙。当是时，十三家七十二营诸大贼，降死殆尽，惟自成、献忠存，而自成独劲，遂自称曰新顺王。集牛金星等议兵所向。金星请先取河北，直走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断燕都粮道。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自成从之。

传庭之败于柿园而归陕也，大治兵，制火车二万辆，募壮士，使白广恩、高杰将，欲俟贼饥而击之。朝议日督战，不得已出关。以牛成虎、卢光祖为前锋，由灵宝入洛。高杰为是中军，檄广恩从新安来会。河南将陈永福守新滩，四川将秦翼明出商、洛，为掎角。前锋败贼渑池，至宝丰，再拔其城。次郏。自成率万骑还战，复大败，几被擒。会天大雨，道泞，粮车不进。自成遣轻骑出汝州，要截粮道。传庭乃分军三，令广恩从大道，令高杰亲随从间道，迎粮，令永福守营。传庭既行，永福兵亦争发，不可禁，遂为贼所蹑。至南阳，传庭还战，贼阵五重，官军克其三。

已而稍却，火车奔，骑兵亦大奔。贼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自成空壁追，一日夜逾四百里，官军死者四万余人，失兵器辎重数十万。传庭奔河北，转趋潼关，气败沮不复振。

冬十月，自成陷潼关，传庭死，遂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守将王根子开东门纳贼。自成执秦王存枢以为权将军，永寿王谊曈为制将军。巡抚冯师孔以下死者十余人，布政使陆之祺等俱降。自成大掠三日，下令禁止。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赐顾君恩女乐一部，赏入关策也。大发民，修长安城，开驰道。

自成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百姓望见黄龙纛，咸伏地呼万岁。诸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行后皆降。陈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保山巅不敢下，自成折箭为誓，招之，亦降。惟高杰以窃自成妻走延安，为李过所追，折而东，渡宜川，绝蒲津以守。

自成兵所至风靡，乃诣米脂祭墓。向为军所发，焚弃遗骴，筑土封之。求其宗人，赠金封爵以去。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凤翔不下，屠之。始，自成入陕西，自谓故乡，毋有侵暴，未一月抄掠如故。又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诸荐绅，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榆林故死守，李过等不能克，自成大发兵攻陷之。副使都任，总兵王世国、尤世威等，俱不屈死。乘胜取宁夏，屠庆阳，执韩王亶脊。移攻兰州，甘肃巡抚林日端等亦死。进陷西宁，于是肃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皆降，陕西地悉归自成。又遣贼渡河，陷平阳，杀宗室三百余人。高杰奔泽州。诏以余应桂总督三边，收边兵剿贼，然全陕已没，应桂不能进。

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

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以牛金星为之。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乾州宋企郊为吏政尚书、平湖陆之祺为户政尚书、真宁巩焴为礼政尚书、归安张嶙然为兵政尚书。复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军制。有一马儳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兵政侍郎杨王休为都肄，出横门，至渭桥，金鼓动地。令弘文馆学士李化鳞等草檄驰谕远近，指斥乘舆。是日，大风霾，黄雾四塞。事闻，帝大惊，召廷臣议。大学士李建泰请督师，帝许之。

时山西自平阳陷，河津、稷山、荥河皆陷，他府县多望风送款。二月，自成渡河，破汾州，徇河曲、静乐，攻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蔡懋德死之。北徇忻、代，宁武总兵周遇吉战死。自成先遣游兵入故关，掠大名、真定而北。身率众贼并边东犯，陷大同，巡抚卫景瑗、总兵硃三乐死。自成杀代王传齐，代籓宗室殆尽。犯宣府，总兵姜环迎降，巡抚硃之冯死。遂犯阳和，由柳沟逼居庸，总兵官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

三月十三日，焚昌平，总兵官李守鑅死。始，贼欲侦京师虚实，往往阴遣人辇重货，贾贩都市，又令充部院诸掾吏，探刺机密。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及抵昌平，兵部发骑探贼，贼辄勾之降，无一还者。贼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

十七日，帝召问群臣，莫对，有泣者。俄顷贼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贼。

京师久乏饷，乘陴者少，益以内侍。内侍专守城事，百司不敢问。

十八日，贼攻益急，自成驻彰义门外，遣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帝，求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皇后自尽。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呜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

太监王承恩缢于侧。

自成毰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升、张嶙然等骑而从。登皇极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见。文臣自范景文、勋戚自刘文炳以下，殉节者四十余人。宫女魏氏投河，从者二百余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泪。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后拥至，皆不屈，自成羁之宫中。长公主绝而复苏，舁至，令贼刘宗敏疗治。

已，乃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百姓过者皆掩泣。

越三日己酉，味爽，成国公硃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贺，皆素服坐殿前。

自成不出，群贼争戏侮，为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相笑乐，百官慑伏不敢动。

太监王德化叱诸臣曰：“国亡君丧，若曹不思殡先帝，乃在此耶！”因哭，内侍数十人皆哭，藻德等亦哭。顾君恩以告自成，改殓帝后，用兗冕祎翟，加苇厂云。大学士陈演劝进，不许。封太子为宋王。放刑部、锦衣卫系囚。

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尽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从事，六科曰谏议，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馆，太仆寺曰验马寺，巡抚曰节度使，兵备曰防御使，知府州县曰尹、曰牧、曰令。召见朝官，自成南响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杂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职。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绍阳、杨观光等无不污伪命，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其余勋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藻德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藻德遇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为若主，今求死不得。”贼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征诸勋戚大臣金，金足辄杀之。焚太庙神主，迁太祖主于帝王庙。

时贼党已陷保定，李建泰降，畿内府县悉附。山东、河南遍设官吏，所至无违者。及淮，巡抚路振飞发兵拒之，乃去。自成谓真得天命，金星率贼众三表劝进，乃从之，令撰登极仪，诹吉日。及自成升御座，忽见白衣人长数丈，手剑怒视，座下龙爪鬣俱动，自成恐，亟下。铸金玺及永昌钱，皆不就。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兵起，乃谋归陕西。

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自成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以别将从一片石越关外。三桂惧，乞降于我大清。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万，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我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搏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我兵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跃，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自成方挟太子登高冈观战，知为我兵，急策马下冈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驱至永平，自成杀吴襄，奔还京师。

时牛金星居守，诸降人往谒，执门生礼甚恭。金星曰：“讹言方起，诸君宜简出。”由是降者始惧，多窜伏矣。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二十九日丙戌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礼。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诘旦，挟太子、二王西走，而使伪将军左光先、谷可成殿。

五月二日，我大清兵入京师，下令安辑百姓，为帝后发丧，议谥号，遣将偕三桂追自成。时福王已监国南京，大学士史可法督师讨贼。自成至定州，我兵追之，与战，斩谷可成，左光先伤足，贼负而逃。自成西走真定，益发众来攻，我兵复击之。自成中流矢创甚，西逾故关，入山西。会我兵东返，自成乃鸠合溃散，走平阳。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自成归西安，复遣贼陷汉中，降总兵赵光远，进略保宁。时献忠以兵拒之，乃还。八月建祖祢庙成，将往祀，忽寒栗不能就礼。自成始以岩言，谬为仁义，及岩死，又屡败，复强很自用，伪尚书张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制铜镆，官吏坐赇，即镆斩。民盗一鸡者死。西人大惧。

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自成遂弃西安，由龙驹寨走武冈，入襄阳，复走武昌。我兵两道追蹑，连蹙之邓州、承天、德安、武昌，穷追至贼老营，大破之者八。当是时，左良玉东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屯五十余日，贼众尚五十余万，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宁、蒲圻，至通城，窜于九宫山。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鉏死。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也。时我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获自成两从父伪赵侯、伪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获伪汝侯刘宗敏、伪总兵左光先、伪军师宋献策。于是斩自成从父及宗敏于军。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

自成兄子过改名锦，偕诸贼帅奉高氏降于总督何腾蛟。时唐王立于闽，赐锦名赤心，封高氏忠义夫人，号其军曰忠贞营，隶腾蛟麾下。永明王时，赤心封兴国侯，寻死。

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与李自成同岁生。长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乃逃去。

崇祯三年，陕西贼大起，王嘉胤据府谷，陷河曲。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应之，自称八大王。明年，嘉胤死，其党王自用复聚众三十六营，献忠及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皆为之渠。其冬，洪承畴为总督，献忠及汝才皆就抚。已而叛入山西，偕群贼焚掠。寻扰河北，又偕渡河。自是，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江北数千里地，皆被蹂躏。当此之时，贼渠率众无专主，遇官军，人自为斗，胜则争进，败则窜山谷不相顾。官军遇贼追杀，亦不知所逐何贼也。贼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日强盛。

八年，十三家会荥阳，议敌官军。守应欲北渡，献忠嗤之，守应怒，李自成为解，乃定议。献忠始与高迎祥并起作贼，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与献忠并。及是遂相颉颃，与俱东掠，连破河南、江北诸县，焚皇陵。已而迎祥、自成西去。献忠独东，围庐州、舒城，俱不下。攻桐城，陷庐江，屠巢、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应天巡抚张国维御之。献忠从英、霍遁，道麻城，合守应等入关，会迎祥于凤翔。已，复出商、洛，屯灵宝，以待迎祥。迎祥至，则合兵复东。总兵官左良玉、祖宽击之，献忠与迎祥分道走。宽追献忠，战于嵩县及九皋山，三战皆克，俘斩甚众。献忠恚，再合迎祥众还战，复大败。迎祥寻与自成入陕西，而守应、汝才诸贼，各盘踞郧阳、商、洛山中，不能救，献忠亦遁山中。

明年秋，总督卢象升去，苗胙土巡抚湖广，不习兵。于是献忠自均州，守应自新野，蝎子塊自唐县，并犯襄阳，众二余万。总兵秦翼明兵寡不能御，湖广震动。

献忠纠汝才、守应及闯塌天诸贼，顺流东下，与江北贼贺一龙、贺锦等合，烽火达淮、扬。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操江都御史黄道直、总兵官杨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副使史可法亲率兵当贼冲。贼从间道犯安庆，连营百里，巡抚国维告警。诏左良玉、马爌、刘良佐合兵援之，遂大破贼。贼走潜山之天王古寨，国维檄良玉搜山，良玉不应，寻北去。贼乃复出太湖，连蕲、黄，败官军于酆家店，杀参将程龙、陈于王等四十余人。会总兵官牟文绶偕良佐来援，复破贼。贼皆遁，献忠入湖广。是时，河南、湖广贼十五家，惟献忠最狡黠骁勍，次则汝才。献忠尝伪为官兵，欲给宛城，良玉适至，献忠仓皇走，前锋罗岱射之中额，良玉马追及，刃拂献忠面，马驰以免。会熊文灿为总理，刊檄抚贼。闯塌天者，本名刘国能，与献忠有郤，诣文灿降。献忠创甚，不能战，大恐。

十一年春，侦知陈洪范隶文灿麾下为总兵，大喜，因遣间赍重币献洪范曰：“献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岂忘之邪？愿率所部降以自效。”洪范亦喜，为告文灿，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栴与良玉谋，俟献忠至执之，文灿不可。

献忠遂据谷城，请十万人饷，文灿不敢决。时群贼皆聚南阳，屠掠旁州县。文灿赴裕州，益大发檄抚贼。汝才以战败乞降于太和山监军太监李继改。明年，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关索、王光恩等十三家渠帅，先后俱降。陕西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复大破李自成，自成窜崤、函山中，朝廷皆谓贼扑剪殆尽。

献忠在谷城，训卒治甲仗，言者颇疑其欲反。帝方信兵部尚书杨嗣昌言，谓文灿能办贼，不复忧也。夏五月，献忠叛，杀知县阮之钿，隳谷城，陷房县，合汝才兵，杀知县郝景春。十三家降贼一时并叛，惟王光恩不从。献忠去房县，左良玉追击之，罗岱为前锋，至罗犭英山，岱中伏死，良玉大败。

嗣昌已拜大学士，乃自请督师，帝大悦。十月朔，嗣昌至襄阳，集诸将议进兵。

时群贼大掠，贺一龙、贺锦犯随、应、麻、黄，与官军相持。汝才及过天星窜伏漳、房、兴、远，献忠踞湖广、四川界，将西犯。嗣昌视东略稍缓，乃宿辎重襄阳，浚濠筑城甚固，令良玉专力剿献忠。

十三年闰正月，良玉击贼枸坪关，献忠遁，追至玛瑙山。贼据山拒敌，良玉先登，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大败之，斩首千三百余级，擒献忠妻妾。湖广将张应元、汪之凤追败之水右坝。川将张令、方国安又邀击于岔溪。献忠奔柯家坪，张令逐北深入，被围，应元、之凤援之，复破贼。献忠率千余骑窜兴、归山中，势大蹙。

初，良玉之进兵也，与嗣昌议不合。献忠遣间说良玉，良玉乃围而弗攻。献忠因得与山民市盐刍米酷，收溃散，掩旗息鼓，益西走白羊山。时汝才及过天星从宁昌窥大昌、巫山，欲渡江，为官兵所扼。献忠至，遂与之合。献忠虽累败，气益盛，立马江岸，有不前赴者，辄戮之。贼争死斗，官军退走。贼毕渡，屯万顷山，归、巫大震。已而汝才、过天星犯开县不利，汝才东走，过天星复轶开县而西。诸将往复追逐，献忠乃悉众攻楚兵于土地岭，副将汪之凤战死。遂陷大昌，进屯开县，张令战死，石砫女土司秦良玉亦败。汝才复自东至，与献忠转趋达州。川抚邵捷春退扼涪江。贼北陷剑州，将入汉中。总兵官赵光远、贺人龙守阳平、百丈险。贼不得过，乃复走巴西。涪江师溃，捷春论死。献忠屠绵州，越成都，陷沪州，北渡隐永川，走汉川、德阳，入巴州。又自巴走达州，复至开县。

先是，嗣昌闻贼入川，进驻重庆。监军万元吉曰：“贼或东突，不可无备，宜分中军间道出梓潼，扼归路。”嗣昌不听，拟令诸将尽赴沪州追贼。

十四年正月，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追之开县之黄陵城，贼还战，官军大败，士杰及游击郭开等皆死。献忠果东出，令汝才拒郧抚袁继咸兵，自率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绐陷襄阳城。献忠缚襄王翊铭置堂下，属之酒曰：“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籓诛，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并杀郧襄道张克俭、推官邝曰广，复得其所失妻妾。又去，陷樊城、当阳、郏。合汝才入光州，残商城、罗山、息县、信阳、固始。分军犯茶山、应城，陷随州。伪张良玉帜，入泌阳。再攻应山，不克，去。攻郧阳，守将王光恩力战，始解。又拔郧西，群盗附者万计，遂东略地。献忠自玛瑙山之败，心畏良玉，及屡胜，有骄色。秋八月，良玉追击之信阳，大破之，降贼众数万。献忠伤股，乘夜东奔，良玉急追之。会大雨，江溢道绝，官军不能进，献忠走免。已，复出商城，将向英山，又为副将王允成所破，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时汝才已先与自成合，献忠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汝才谏曰：“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军兵力。”乃阴与献忠五百骑，使遁去。道纠土贼一斗谷、瓦罐子等，众复盛，然犹佯推自成。先是，贼营革、左二贺陷含、巢、潜诸县，欲西合献忠，以湖广官兵沮不得达。及汴围急，督师丁启睿及左良玉皆往援汴，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中，与革、左、二贺相见，皆大喜。

明年合攻，陷舒城、六安，掠民益军。陷庐州，知府郑履祥死。陷无为、庐江，习水师于巢湖。太监卢九德以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之兵战于夹山，败绩，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逮治，诏起马士英代斗光。是秋，得功、良佐大破贼于潜山，献忠腹心妇竖尽走蕲水，革、左二贺北投自成。已，献忠复袭陷太湖。会良玉避自成东下，尽撤湖广兵自从。献忠闻之，又袭陷黄梅。

十六年春，连陷广济、蕲州、蕲水。入黄州，黄民尽逃，乃驱妇女铲城，寻杀之以填堑。麻城人汤志者，大姓奴也，杀诸生六十人，以城降贼。献中改麻城为州。

又西陷汉阳，全军从鸭蛋洲渡，陷武昌，执楚王华奎，笼而沈诸江，尽杀楚宗室。

录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为兵，余皆杀之。由鹦鹉洲至道士洑，浮胔蔽江，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以兴国州柯、陈两姓土官悍勇，招降之。题诗黄鹤楼。下令发楚邸金振饥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附。

时李自成在襄阳，闻之忌且怒，贻书谯责。左良玉兵复西上，伪官吏多被擒杀。

献忠惧，乃悉众趋岳州、长沙。于是监军道王质、沔阳知州章旷、武昌生员程天一、白云寨长易道三皆起兵讨贼，蕲、黄、汉阳三府皆反正。献忠遂陷咸宁、蒲圻，逼岳州。沅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据城陵矶拒战，三战三克，歼其前部。献忠怒，百道并进，乾德等不支，皆走，岳州陷。献忠欲渡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珓而訽。将渡，风大作，献忠怒，连巨舟千艘，载妇女焚之，水光夜如昼。骑而逼长沙，巡按刘熙祚奉吉王、惠王走衡州，总兵尹先民降，长沙陷。寻破衡州，吉王、惠王、桂王俱走永州。乃拆桂府材，载至长沙，造伪殿，而自追三王于永。熙祚命中军护三王入广西，身入永死守，城陷见杀。又陷宝庆、常德，发故督师杨嗣昌祖墓，斩其尸见血。攻道州，守备沈至绪战殁，其女再战，夺父尸还，城获全。遂东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抚州、永新、安福、万载、南丰诸府县。广东大震，南、韶属城官民尽逃。贼有献计取吴、越者，献忠惮良玉在，不听，决策入川中。

十七年春陷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已，破涪州，败守道刘麟长、总兵曾英兵。进陷佛图关。破重庆，瑞王常浩遇害。是日，天无云而雷，贼有震者。

献忠怒，发巨砲与天角。遂进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于井，巡抚龙文光被杀。是时我大清兵已定京师，李自成遁归西安。南京诸臣尊立福王，命故大学士王应熊督川、湖军事，兵力弱，不能讨贼。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用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皆为将军，赐姓张氏，分徇诸府州县，悉陷之。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遂据有全蜀。惟遵义一郡及黎州土司马金坚不下。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

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当是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议兵并起，故献忠诛杀益毒。川中民尽，乃谋窥西安。

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故统川兵，闻之，率一军逃。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进忠来奔，乞为乡导。

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

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不食久，遍体皆生毛。献忠既诛，贼党可望、能奇、文秀、定国等溃入川南，杀曾英、李乾德等，后皆降于永明王。

## 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土司

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原其为王朝役使，自周武王时孟津大会，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蛮皆与焉。及楚庄蹻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实录》载成化十八年马平主簿孔性善言：“谿峒蛮僚，虽常梗化，乱岂无因。昔陈景文为令，瑶、僮皆应差徭，厥后抚字乖方，始仍反侧。诚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谕以祸福，亦当革心。”帝嘉纳之，惜未能实究其用，此可为治蛮之宝鉴矣。

尝考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天顺末，许土官缴呈勘奏，则威柄渐弛。成化中，令纳粟备振，则规取日陋。孝宗虽发愤厘革，而因循未改。

嘉靖九年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其间叛服不常，诛赏互见。兹据其事绩尤著者，列于篇。

○湖广土司

湖南，古巫郡、黔中地也。其施州卫与永、保诸土司境，介于岳、辰、常德之西，与川东巴、夔相接壤，南通黔阳。谿峒深阻，易于寇盗，元末滋甚。陈友谅据湖、湘间，啖以利，资其兵为用。诸苗亦为尽力，有乞兵旁寨为之驱使者，友谅以此益肆。及太祖歼友谅于鄱阳，进克武昌，湖南诸郡望风归附，元时所置宣慰、安抚、长官司之属，皆先后迎降。太祖以原官授之，已而梗化。

洪武三年，慈利安抚使覃垕连构诸蛮入寇，征南将军周德兴平之。五年，复命邓愈为征南将军，率师平散毛等三十六洞，而副将军吴良复平五开、古州诸蛮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万五千，收集溃散士卒四千五百余人，平其地。未几，五开、五谿诸蛮乱，讨平之。十八年，五开蛮吴面儿反，势獗甚。命楚王桢将征虏将军汤和，击斩九谿诸处蛮僚，俘获四万余人，诸苗始惧。而靖、沅、道、澧之间，十年内亦寻起寻灭。虽开国之初，师武臣力，实太祖控制之道恩威备焉。

永乐初，苗告继绝，袭冠带，益就衔勒。垂百年，而五开、铜鼓间又纷纷多警。

时英宗北狩，中原所在侵扰，苗势殊炽。景泰初，总兵官宫聚奏：“蛮贼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北至武冈，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万，围困焚掠诸郡邑。

臣所领官军不及二万，前后奔赴不能解平越之围。乞急调京边军及征麓川卒十万前来，以资调遣。”久而师征不至，更易他帅，浸淫六七载。至天顺元年，总督石璞调总兵官方瑛，始克期征剿。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擒伪王侯伯等百余人，斩贼首千四百余级，夺回军人男妇千三百余口，于是苗患渐平。盖萌发于贵州，而蔓衔于湖南，皆生苗为梗。诸土司初无动摇，而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伐，辄愿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雄。嘉、隆以还，徵符四出，而湖南土司均备臂指矣。

△施州施南宣抚司 散毛宣抚司 忠建宣抚司 容美宣抚司 永顺军民宣慰使司 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

施州，隋为清江郡，改施州。明初仍之。洪武十四年改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属湖广都司。领军民千户所一：曰大田。领宣抚司三：日施南，曰散毛，曰忠建。

领安抚司八：曰东乡五路，曰忠路，曰忠孝，曰金峒，曰龙潭，曰大旺，曰忠峒，曰高罗。领长官司七：曰摇把峒，曰上爱茶峒，曰下爱茶峒，曰剑南，曰木册，曰镇南，曰唐崖。领蛮夷长官司五：曰镇远，曰隆奉，曰西泙，曰东流，曰腊壁峒。

又有容美宣抚司者，亦在境内，领长官司四：曰椒山玛瑙，曰五峰石宝，曰石梁下峒，曰水尽源通塔平。

初，太祖即吴王位，甲辰六月，湖广安定宣抚使向思明遣长官硬彻律等，以元所授宣抚敕印来上，请改授。乃命仍置安定等处宣抚司二，以思明及其弟思胜为之。

又置怀德军民宣抚司一，以向大旺为之，统军元帅二，以南木、潘仲玉为之。抽拦、不用、黄石三洞，各置长官一，以没叶、大虫、硬彻律为之。簳坪洞设元帅府一，以向显祖为之。梅梓、麻寮二洞，各置长官一，以向思明、唐汉明为之。皆新降者。

丙午二月，，容美洞宣抚使田光宝遣弟光受等，以元所授宣抚敕印来上。命光宝为四川行省参政，行容美洞等处军民宣抚司事，仍置安抚元帅治之。并立太平、台宜、麻寮等十寨长官司。

洪武四年，宣宁侯曹良臣帅兵取桑植，容美洞元施南道宣慰使覃大胜弟大旺、副宣慰覃大兴、光宝子答谷等皆来朝，纳元所授金虎符。命以施州宣慰司为从三品，东乡诸长官司为正六品，以流官参用。五年，忠建元帅墨池遣其子驴吾，率所部溪洞元帅阿巨等来归附，纳元所授金虎符并银印、铜章、诰敕。置忠建长官司及沿边溪洞长官司，以墨池等为长官。二月，容美宣抚田光宝复遣子答谷来朝。征南将军邓愈平散毛、柿谿、赤谿、安福等三十九峒，散毛宣慰司都元帅覃野旺上伪夏所授印。

十四年，江夏侯周德兴移师讨水尽源、通塔平、散毛诸峒，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十五年，置施南宣抚司，隶施州卫。十七年，散毛、沿边安抚司安抚覃野旺之子起刺来朝，命为本司佥事。景川侯曹震言：“散毛等洞蛮时寇掠为民患，已令施州卫及施南宣抚覃大胜招之，如负固，请发兵讨。”

二十二年命忠建宣抚田思进之子忠孝代父职。时思进年八十余，乞致仕，故有是命。明年，凉国公蓝玉克散毛洞，擒刺惹长官覃大旺等万余人。置大田军民千户所，隶施州卫。以蓝玉奏散毛、镇南、大旺、施南等洞蛮叛服不常，黔江、施州卫兵相去远，难应援。今散毛地与大水田连，宜置千户所守御，乃改散毛为大田，命千户石山等领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镇之。时忠建、施南叛蛮结寨于龙孔，玉遣指挥徐玉将兵攻之，擒宣抚覃大胜，余蛮退走。玉复分兵搜之，杀获男女一千八百余人，械大胜及其党八百二十人送京师。磔大胜于市，余戍开元，给衣粮遣之。

永乐二年复设散毛、施南二长官司。先是，洪武初，诸土司长官来降者，皆予原官。蛮苗吴面儿之难，诸土司地多荒废，长官亦罢承袭。至是，故土官之子覃友谅等以招复蛮民，请仍设治所。以其户少，降为长官司，隶大田军民千户所。以友谅为散毛，长官，覃添富为施南长官。四年，改施南、散毛仍为宣抚司，以友谅、添富来朝故也。以田应虎为龙潭安抚。时应虎来朝，言其祖父自宋、元来，俱为安抚，自蛮乱并其地入散毛隔远难治，乞仍旧，从之。时高罗安抚田大民言，招复蛮民四百余户，乞还原职治所。木册长官田谷佐、唐崖长官覃忠孝，并言父祖世为安抚，洪武时大军平蜀，民惊溃，治所废，今谷佐等招集三百余户，请袭，许之。五年，镇南长官覃兴等来朝，称系世职，洪武中废，今招来蛮民三百户，乞仍旧，既五峰石宝长官张再武亦以袭职请，从之。同时，设东乡五路安抚，以覃忠为之，隶施南。设石梁下峒、椒山玛瑙、水尽源通塔平三长官司，以向潮文、刘再贵、唐思文为之，隶容美。既复设忠路、忠孝、金峒三安抚司，隶施州卫，以覃英、田大英、覃添贵为之。皆因洪武间蛮乱民散，废其治，今忠等以故官子侄来朝，奏请复设，并从之，各赐印章冠带。

宣德二年设剑南长官司，隶忠路安抚；摇把峒、上爱下爱二茶峒三长官司及镇边、隆奉二蛮夷官司，皆隶东乡五路安抚；东流、腊壁峒二蛮夷官司，隶散毛宣抚；石关峒长官司、西泙蛮夷官司，隶金峒安抚。皆以其酋长为之。先是，忠路安抚司等各奏，前元故土官子孙牟酋蛮等，各拥蛮民，久据谿洞，今就招抚，请设官司，授以职事。兵部以闻，帝以驭蛮当顺其情，所授诸司，宜有等杀。兵部议以四百户以上者设长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设蛮夷官司。元土官子孙量授以职，从所招官司管属。皆从之。令三年一朝贡如故事。九年，木册长官田谷佐奏：“高罗安抚常倚势凌轹，侵夺其土地人民，已蒙朝廷分理，然彼宿怨未平，恐复加害。乞径隶施州卫。”

从之。正统三年命散毛宣抚覃友谅子瑄试职。初，友谅以罪械赴京，中路逃匿，后为官军所获，毙狱。至是，本司以其子为蛮民信服，乞袭职。帝以友谅罪重宜革，第以蛮故诎法信恩，命瑄试职图后效。景泰二年，礼部奏：“散毛宣抚司副使黄缙瑄谋杀亲兄，律应斩。其妻谭氏遣子忠等贡马赎罪，然缙瑄罪重，法不可宥。宜给钞以酬马直。”从之。天顺元年，容美宣抚田潮美老疾，请子保富代职，从之。五年，礼部奏：“施州木册长官司土舍谭文寿凶暴，并造不法诽谤之言，罪当刑。今其母向氏进马以赎，恐不可从。”帝命给钞百锭以慰其母，其子仍禁锢之。

成化二年，摇把洞长官向麦答踵奏：“邻近洗罗峒长，窥知本洞土兵调征两广，村寨空虚，煽诱土蛮攻劫，乞调官军剿治。”五年，礼部奏：“容美宣抚司田保富等，遣人进贡方物不及数，恐使者侵盗，宜停其赏，仍移知所司。”施州等卫八安抚司各奏，成化五年朝觐进马，已付边卫骑操，而诸卫收马文移不至，恐有虚诈，宜勘实给赏，皆从之。弘治二年，木册长官田贤及容美致在田保富各进马，为土人谭敬保等赎罪。刑部言：“蛮民纳马赎罪，轻者可原，重者难宥，宜下按臣察核。”

八年，容美宣抚贡马及香，礼部以香不及数，马多道毙，又无文验，命予半赏。九年，金峒安抚覃彦龙奏：“境内产杉木，尝鬻金三千贮库。今彦龙年老，子惟一人，恐身后土人争夺，乞解部。”工部议非贡典，却之。

正德四年，容美宣抚并椒山玛瑙长官司所遣通事刘思朝等赴京进贡，沿途驿传多需索，为侦事所发，自鲁桥以北计千余金。部臣以闻，帝以远蛮宥之。散毛宣抚并五峰石宝、水尽源通塔平长官司入贡后期，部议半赏，从之。九年命大田千户所冉霖彡子舜卿为指挥佥事，以自陈讨川寇功也。十一年，容美宣抚田秀爱其幼子，将逐其兄白俚俾，而以幼子袭。白俚俾恨之，贼杀其父及其弟。事闻，下镇巡官验治，磔死。土官唐胜富、张世英等为白俚俾奏辨，罪亦当坐。诏以蛮僚异类，难尽绳以法，免其并坐，戒饬之。十五年，容美宣抚司同知田世瑛，奏获镇南军民府古印，为始祖田始进开熙二年颁给，乞改升宣抚司为军民府。礼部议，以开设宣抚，颁印已久，不当更，古印宜缴，从之。

嘉靖七年，容美宣抚司、龙潭安抚司每朝贡率领千人，所过扰害，凤阳巡抚唐龙以闻。礼部按旧制，进贡不过百人，赴京不过二十人，命所司申饬。忠孝安抚司把事田春者数十人称入贡，伪造关文，骚扰驿传，应天巡抚以闻。兵部议，土司违例入贡，且所过横索，恐有他虞，宜严禁谕。二十六年，腊壁峒等长官司入贡，礼部验印文诈伪，诏革其赏，并下按臣勘问。

三十三年诏湖广川贵总督并节制容美十四司。初，容美土官田世爵与土官向元楫累世相仇。元楫幼，世爵佯为讲好，以女嫁之，谋夺其产，因诬元楫以奸。有司恐激变，令自捕元楫，下狱论死。世爵遂发兵，尽俘向氏，并籍其土，皆没入之。

久之，抚按知其谋，责与元楫对状，世爵不出，阴与罗峒土舍黄中等谋叛。于是湖广巡按御史周如斗请移荆南道分巡施州卫，以便控制，调广西清浪等戍军，以实行伍。疏下督臣冯岳等议，岳等言：“施州地势孤悬，不可久居，戍军亦非一时可集。

当移荆瞿守备于施州，九永守备于九谿，上荆南道备巡历。至世爵骄横，有司不能摄治，独久系元楫何为。宜假督臣以节制容美之权，问世爵抗违之罪，如不悛，即绳以法。”从之。

时龙潭安抚黄俊素贪暴，据支罗洞寨，以睚爔杀人，系狱。会白草番反，俊子中请立功为父贳罪，已又自求为副指挥，贿当事者许之。俊出益骄，乃与中及群盗李仲实等，恣行于四川之云阳、奉节间，副使熊逵等计擒俊与仲实。俊死于狱，中自缚出降，执余党谭景雷等自赎。帝命追戮俊，枭示，仲实等论斩，中谪戍，而赏有功者。三十五年，命容美宣抚田九霄袭职，赐红纟宁衣一袭，以浙江黄宗山击倭之功也。

隆庆元年，吏科给事硃绘等言，湖广施州卫忠路安抚覃大宁一日奏五上，语多不实，请究治。都察院议，金峒安抚上舍覃璧争印相杀，及磁峒不当辖四川。俱下抚按官勘报。四年，覃璧作乱，伤官军，抚按请治失事诸臣罪。兵部言：“本卫孤悬境外，事起仓猝，宜从宽贳，以责后功。”帝然之，命所司相机剿抚。五年，巡抚刘悫以覃璧平，条议五事：“一，请以川东所辖巫山、建始、黔江、万县改属上荆道。一，以荆州去施州卫远，不便巡历。夷陵西有傅友德所辟取蜀故道，名百里荒者，抵卫仅五百余里。请以巴东之石砫司巡检、施州卫之州门驿、三会驿并移近地，俾闾井联络。而于百里荒及东卜垅仍创建哨堡，令千户一员，督班军百人戍守。

一，施州卫延袤颇广，物产最饶，卫官朘削，致民逃夷地为乱。宜裁通判设同知，抚治民蛮，均平徭赋，勿额外横索。一，金峒世官不宜遽绝，贷覃胜罪，降安抚为峒长，听支罗所百户提调。一，施州所辖十四司应袭官舍，必先白道院，始许理事。

其擅立名号者，请严治，并令兵巡道每岁经历施州，豫行调集各官舍奖谕，令赴学观化。”俱从之。

万历十一年，湖广抚按奏：“施州卫施南等宣抚司各官，仍听镇筸参将节制，载入敕书，以一事权。”从之。

崇祯十二年，容美宣抚田元疏言：“六月间，谷贼复叛，抚治两臣调用土兵。

臣即捐行粮战马，立遣土兵七千，令副长官陈一圣等将之前行。悍军邓维昌等惮于征调，遂与谭正宾结七十二村，鸠银万七千两，赂巴东知县蔡文升以逼民从军之文上报，阻忠义而启边衅。”帝命抚按核其事。时中原寇盗充斥，时事日非，即土司征调不至，亦不能问矣。

永顺，汉武陵、隋辰州、唐溪州地也。宋初为永顺州。嘉祐中，溪州刺史彭仕羲叛，临以大兵，仕羲降。熙宁中，筑下溪州城，赐名会溪。元时，彭万潜自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洪武五年，永顺宣慰使顺德汪伦、堂厓安抚使月直遣人上其所受伪夏印，诏赐文绮袭衣。遂置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隶湖广都指挥使司。领州三，曰南渭，曰施溶，曰上谿；长官司六，曰腊惹洞，曰麦著黄洞，曰驴迟洞，曰施溶溪，曰白崖洞，曰田家洞。九年，永顺宣慰彭添保遣其弟义保等贡马及方物，赐衣币有差。自是，每三年一入贡。永乐十六年，宣慰彭源之仲率土官部长六百六十七人贡马。

宣德元年，礼部以永顺宣慰彭仲子英朝正后期，请罪之。帝以远人不无风涛疾病之阻，仍赐予如例。总兵官萧绶奏：“西阳宋农里、石提洞军民被腊惹洞长谋古赏等连年攻劫，又及后溪，招之不从，乞调兵剿之。”谋古赏等惧，愿罚人马赎罪，乃罢兵。正统元年命彭仲子世雄袭职。天顺二年谕世雄调士兵会剿贵州东苗。

成化三年，兵部尚书程信请调永顺兵征都掌蛮。十三年以征苗功，命宣慰彭显英进散官一阶，仍赐敕奖劳。十五年免永顺赋。弘治七年，贵州奏平苗功，以宣慰彭世麒等与有劳，世麒乞升职。兵部言非例，请进世麒阶昭勇将军，仍赐敕褒奖，从之。八年，世麒进马谢恩。十四年，世麒以北边有警，请帅土兵一万赴延绥助讨贼。兵部议不可，赐敕奖谕，并赐奏事人路费钞千贯，免其明年朝觐，以方听调征贼妇米鲁故也。

正德元年以世麒从征有功，赐红织金麒麟服，世麒进马谢恩。二年进马贺立中宫，命给赏如例。五年，永顺与保靖争地相攻，累年不决，诉于朝，命各罚米三百石。六年，四川贼蓝廷瑞、鄢本恕等及其党二十八人倡乱两川，鸟合十余万人，僭王号，置四十八营，攻城杀吏，流毒黔、楚。总制尚书洪钟等讨之，不克。已而为官军所遏，乏食，乃佯听抚，劫掠自如。廷瑞以女结婚于永顺土舍彭世麟，冀缓兵。

世麟伪许之，因与约期。廷瑞、本恕及王金珠等二十八人皆来会，世麟伏兵擒之，余贼溃渡河，官兵追围之，擒斩及溺死者七百余人。总制、巡抚以捷闻，奖赉有差，论者以是役世麟为首功云。七年，贼刘三等自遂平趋东皋，宣慰彭明辅及都指挥曹鹏等以土军追击之，贼仓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斩首八十余级。巡抚李士实以闻。

命永顺宣慰格外加赏，仍给明辅诰命。

十年，致仕宣慰彭世麒献大木三十，次者二百，亲督运至京，子明辅所进如之。

赐敕褒谕，赏进奏人钞千贯。十三年，世麒献大楠本四百七十，子明辅亦进大木备营建。诏世麒升都指挥使，赏蟒衣三袭，仍致仕；明辅授正三品散官，赏飞鱼服三袭，赐敕奖励，仍令镇巡官宴劳之。时政出权幸，恩泽皆由于干请。于是郴州民颂世麒征贼时号令严明，其土官彭芳等亦颂世麒功，乞蟒衣玉带。兵部格不可，乃已。

世麒辞赏，请立坊，赐名曰表劳。会有保靖两宣慰争两江口之议，词连明辅，主者议逮治。明辅乃令蛮民奏其从征功，悉辞香炉山应得升赏，以赎逮治之辱。部议悉已之。

嘉靖六年，论擒岑猛功，免应袭宣慰彭宗汉赴京，而加宗汉父明辅、祖世麒银币。二十一年，巡抚陆杰言：“酉阳与永顺以采木仇杀，保靖又煽惑其间，大为地方患。”乃命川、湖抚臣抚戢，勿酿兵端。是年，免永顺秋粮。

三十三年冬，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明年，永顺宣慰彭翼南统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辅统兵二千，俱会于松江。时保靖兵败贼于石塘湾。永顺兵邀击，贼奔王江泾，大溃。保靖兵最，永顺次之，帝降敕奖励，各赐银币，翼南赐三品服。

先是，永顺兵剿新场倭，倭故不出，保靖兵为所诱遽先入，永顺土官田菑、田丰等亦争入，为贼所围，皆死之。议者皆言督抚经略失宜，致永顺兵再战再北。及王江泾之战，保靖掎之，永顺角之，斩获一千九百余级，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云。时邀功者方行赏，翼南遂授昭毅将军。已，升右参政管宣慰事，与明辅俱受银币之赐。时保、永二宣慰破倭后，兵骄，所过皆劫掠，缘江上下苦之。御史请究治，部议以土兵新有功，遽加罚，失远人心，宜谕责之。并令浙、直练乡勇，嗣后不得轻调土兵。

四十二年以献大木功再论赏，加明辅都指挥使，赐蟒衣，其子掌宣慰司事，右参政彭翼南为右布政使，赐飞鱼服，仍赐敕奖励。四十四年，永顺复献大木，诏加明辅、翼南二品服。

万历二十五年，东事棘，调永顺兵万人赴援。宣慰彭元锦请自备衣粮听调，既而支吾，有要挟之迹，命罢之。三十八年赐元锦都指挥衔，给蟒衣一袭，妻汪氏封夫人。四十七年，永顺贡马后期，减赏。兵部言：“前调宣慰元锦兵三千援辽，已半载，至关者仅七百余人。”命究主兵者。四十八年进元锦都督佥事。先是，元锦以调兵三千为不足立功，愿以万兵往。朝廷嘉其忠，加恩优渥。既而檄调八千，仅以三千，塞责，又上疏称病，为巡抚所劾，得旨切责。元锦不得已行，兵抵通州北，闻三路败恤，遂大溃。于是巡抚徐兆魁言：“调永顺兵八千，费逾十万，今奔溃，虚糜无益。”罢之。

保靖，唐溪州地，宋置保静州，元为保靖州安抚司。明太祖之初起也，安抚使彭世雄率其属归附，命仍为保靖安抚使。洪武元年，保靖安抚使彭万里遣子德胜奉表贡马及方物，诏升安抚司为保靖宣慰司，以万里为之，隶湖广都指挥使司。自是，朝贡如制。

永乐元年以保靖族属大虫可宜等互仇杀，遣御史刘从政赍敕抚谕之。三年，辰州卫指挥龚能等招谕筸子坪等三十五寨生苗廖彪等，各遣子入贡，因设筸子坪长官司，以彪为之，隶保靖。九年，宣慰彭勇烈遣人来贡。十二年，筸子坪贼吴者泥自称苗玉，与蛮民苗金龙等为乱，总兵梁福平之。未几，者泥子吴担竹复诱苗吴亚麻纠贵州答意诸蛮叛，都督萧授斩平之。二十一年，宣慰彭药哈俾遣人贡马。

宣德元年，宣慰彭大虫可宜遣子顺来贡。四年，兵部奏：“保靖旧有二宣慰，一为人所杀，一以杀人当死，其同知以下官皆缺，请改流官治之。”帝以蛮性难驯，流官不谙土俗，令都督萧授择众所推服者以闻。正统十四年，保靖宣慰与族人彭南木答等相讦奏，既而讲和，愿输米赎诬奏罪，从之。

景泰七年命调保靖土兵协剿铜鼓、五开、黎平诸蛮，先颁赏犒之。天顺二年敕宣慰彭舍怕俾即选兵进讨。三年，保靖奏夏灾。成化二年，以保靖宣慰彭显宗征蛮有功，命给诰命。三年复调保靖兵征都掌蛮。五年免保靖宣慰诸土司成化二年税粮八百五十三石，以屡调征广西及荆、襄、贵州有功也。七年，显宗老不任事，命其子仕珑代。十三年，以平苗功，显宗、仕珑皆进一阶。十五年以灾免保靖租赋。仁珑奏，两江口长官彭胜祖违例进贡，下部臣议，宜逮问，命镇巡官谕之。

弘治十二年，永顺宣慰司奏，仕珑擅率兵攻长官彭世英，仇杀多年，构祸不已，乞发兵征剿。部覆以屡行按问不报，宜谕镇巡官速勘奏闻，从之。十四年，以保靖宣慰等方听调，免明年朝觐，时有征贵州贼妇米鲁之役故也。初，保靖安抚彭万里以洪武元年归附，即其地设保靖宣慰司，授万里宣慰使，领白崖、大别、大江、小江等二十八村寨。万里卒，子勇烈嗣。勇烈卒，子药哈俾嗣，年幼。万里弟麦谷踵之子大虫可宜，讽土人奏己为副宣慰，同理司事，因杀药哈俾而据其十四寨。事觉，逮问，死狱中，革副宣慰，而所据寨如故。其后，勇烈之弟勇杰嗣，传子南木杵，孙显宗，曾孙仕珑；与大虫可宜之子忠，忠子武，武子胜祖及其子世英，代为仇敌。

而武以正统中随征有功，授两江口长官，胜祖成化中亦以功授前职，并随司理事，无印署。弘治初，胜祖以年老，世英无官，恐仕珑夺其地，援例求世袭，奏行核实，仕珑辄沮之，以是仇恨益甚，两家所辖土人亦各分党仇杀。永顺宣慰使彭世麒取胜祖女，复左右之，以是互相攻击，奏诉无宁岁。弘治十年，巡抚沈晖奏言，令世英入粟嗣父职，将以平之，而仕珑奏讦不止。是时，敕调世英从征贵州，而兵部移文有“两江口长官司”字，仕珑疑世英得设官署，将不听约束，复奏言之。于是巡抚阎仲宇、巡按王约等请以前后章奏下兵部、都察院，议：“令世英归所据小江七寨于仕珑，止领大江七寨，听仕珑约束。其原居两江口系襟喉要地，请调清水溪堡官兵守之。而徙世英于沱埠，以绝争端。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世麒党于世英，法当治，但从征湖广颇效忠勤，已有旨许以功赎。仕珑、世英并逮问，胜祖照常例发遣。”奏上，从之。弘治十六年六月事也。

正德十四年，保靖两江口土舍彭惠既以祖大虫可宜与彭药哈俾世仇，至是与宣慰彭九霄复构怨。永顺宣慰彭明辅与之连姻，助以兵力，遂与九霄往复仇杀，数年不息，死者五百余人，前后讦奏累八十余章。守巡官系惠于狱，明辅率众劫之去，寻复捕系。事闻，诏都御史吴廷举勘处。廷举乃令镇巡议，以为惠罪当诛，但土蛮难尽以法绳，宜徙惠置辰、常城中，令九霄出价以易两江口故地。仍用文官左迁者二人为首领官，以劝相之。俟数年后革心向化，请敕奖谕，仍擢用为首领。下兵部议，以惠徙内地，恐贻后患，令廷举再议。于是廷举等复请以大江之右五寨归保靖，大江之左二寨属辰州，设大刺巡检司，流官一人主之。惠免迁徙，仍居沱埠，以土舍名目协理巡检事。部覆如廷举言。

嘉靖六年以擒岑猛功进九霄湖广参政，赐银币。长子虎臣战殁，赠指挥佥事，次子良臣袭职时，免赴京。二十六年免保靖秋粮。三十三年诏调宣慰彭荩臣帅所部三千人赴苏、松征倭。明年遇倭于石塘弯，大战，败之。贼北走平望，诸军尾之于王江泾，大破之。录功，以保靖为首，敕赐荩臣银币并三品服，令统兵益击贼。先是，都司李经率保靖兵追倭至新场，倭二千人伏不出，保靖土舍彭翅引军探之，中伏，与所部皆死，赠翅一官并赐棺殓具。及是，以王江泾捷，进荩臣为昭毅将军。

既又调保靖土兵六千赴总督军前，从胡宗宪请也。时已叙赵文华、宗宪功，复加荩臣右参政，管宣慰司事，仍赏银币。

万历四十七年调保靖兵五千，命宣慰彭象乾亲统援辽。四十八年加象乾指挥使。

象乾至涿州病，中夜兵逃散者三千余人，部臣以闻。帝严旨责统兵者，并敕监军道沿途招抚。明年，象乾病不能行，遣其子侄率亲兵出关，战于浑河，全军皆殁。天启二年进象乾都督佥事，赠彭象周、彭绲、彭天祐各都司佥书，以浑河之役一门殉战，义烈为诸土司冠云。

## 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四川土司

四川土司诸境，多有去蜀远，去滇、黔近者。如乌蒙、东川近于滇，乌撒、镇雄、播州近于黔。明太祖略定边方，首平蜀夏，置四川布政司，使招谕诸蛮，次第归附。故乌蒙、乌撒、东川、芒部旧属云南者，皆隶于四川，不过岁输贡赋，示以羁縻。然夷性犷悍，嗜利好杀，争相竞尚，焚烧劫掠，习以为恒。去省窎远，莫能控制，附近边民，咸被其毒。皆由规模草创，未尝设立文武为之钤辖，听其自相雄长。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以故终明之世，常烦挞伐。唯建昌、松、茂等处设立卫所，播州改遵义、平越二府以后，稍安戢云。

○四川土司一

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四军民府 马湖 建昌卫宁番卫 越巂卫 盐井卫 会川卫茂州卫 松潘卫 天全六番招讨司 黎州安抚司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古为窦地、的巴、东川、大雄诸甸，皆唐乌蒙裔也。

宋有封乌蒙王者。元初置乌蒙路，遂以东川、芒部皆隶于乌蒙、乌撒等处宣慰司。

乌撒富盛甲诸部，元时尝置军民总管府，而于东川置万户府。地势并在蜀之东南，与滇、黔坏土相接，皆据险阻深，与中土声教隔离。

明太祖既平蜀，规取云南，大师皆集于辰、沅，欲并剪诸蛮以通蜀道。洪武十四年遣内臣赍敕谕乌蒙、乌撒诸部长曰：“西南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

朕受天命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建昌诸部长犹桀骜不朝。

朕已遣征南将军颍川侯、左副将军永昌侯、右副将军西平侯率师往征。犹恐诸部长未喻朕意，故复遣内臣往谕。如悔罪向义，当即躬亲来朝，或遣人入贡，亟摅诚款，朕当罢兵，以安黎庶。尔共省之。”时征南将军傅友德已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帅师五万，由永宁趋乌撒，复自率师由曲靖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宁之兵，捣乌撒。时元右丞实卜闻海洋兵至，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闻大军继进，皆遁。友德令诸军筑城，版ＢＥ方具，蛮寇大集。友德屯兵山冈，持重以待。既知士勇可用，乃纵兵接战。有芒部土酋率众来援，实卜兵与合，锋甚锐。大军鼓噪而前，其酋长多中槊坠马死。大军益奋，蛮众力不支，大溃，斩首三千，获马六百，实卜率众遁。遂城乌撒，克七星关以通毕节，又克可渡河，于是东川、乌蒙、芒部诸蛮震詟，皆望风降附。

十五年置东川、乌撒、乌蒙、芒部诸卫指挥使司，诏谕诸部人民。以云南已降附，宜益效顺中国，以享升平。复谕诸部长曰：“今置邮传通云南，宣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又敕征南将军友德等曰：“乌蒙、乌撒、东川、芒部诸酋长虽已降，恐大军一还，仍复啸聚。符到日，悉送其酋长入朝。”又谕以贵州已设都指挥使，然地势偏东，今宜于实卜所居之地立司，以便控制，卿其审之。”已，乌撒诸蛮复叛，帝谕友德曰：“乌撒诸蛮伺官军散处，即有此变，朕前已虑之，今果然。然云南之地如曲靖、普安、乌撒、建昌，势在必守，其东川、芒部、乌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屯大军荡埽诸蛮，戮其渠长，方可分兵守御耳。”乃命安陆侯吴复为总兵，平凉侯费聚副之，征乌撒、乌蒙诸叛蛮。并谕勿与蛮战于关索岭上，当分兵掩袭，直捣其巢，使彼各奔救其家不暇，必不敢出以抗大师。俟三将军至，破擒之。是月，副将军西平侯沐英自大理还军，会友德击乌撒，大败其众，斩首三万余级，获马牛羊万计，余众悉遁，复追击破之。帝谕友德等，师捷后，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惧。搜其余党，绝其根株，使彼智穷力屈，诚心款附，方可留兵镇守。又谕宜乘兵势修治道途，令土酋谕其民，各输粮一石以给军，为持久计。

十六年以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使司。乌蒙、乌撒、东川、芒部诸部长百二十人来朝，贡方物。诏各授以官，赐朝服、冠带、锦骑、钞锭有差。

其乌撒女酋实卜，加赐珠翠。芒部知府发绍、乌蒙知府阿普病卒，诏赐绮衣并棺殓之具，遣官致祭，归其柩于家。十七年割云南东川府隶四川布政府司，并乌撒、乌蒙、芒部皆改为军民府，而定其赋税。乌撒岁输二万石，氈衫一千五百领；乌蒙、东川、芒部皆岁输八千石，氈衫八百领。又定茶盐布疋易马之数，乌撒岁易马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马一匹，给布三十疋，或茶一百斤，盐如之。实卜复贡马，赐绮钞。十八年，乌蒙知府亦德言，蛮地刀耕火种，比年霜旱疾疫，民饥窘，岁输之粮无从徵纳。诏悉免之。二十年徵乌撒知府阿能赴京。

二十一年命西平侯沐英南征。英言，东川强盛，据乌山路作乱，罪状已著，必先加兵。但其地重关衤复岭，上下三百余里，人迹阻绝，须以大兵临之。帝命颍国公傅友德仍为征南将军，英与陈醒为左桓副将军，率诸军进讨。敕友德等曰：“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若唐时阁罗凤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经芒部诸境，君蛮聚众据险设伏。唐将不备，遂堕其计，丧师二十万，皆将帅无谋故也。今须预加防闲，严为之备。”乌撒军民府叶原常献马三百匹、米四百石于征南将军，以资军用，且愿收集士兵从征。英等以闻，从之。

复命景川侯曹震、靖宁侯叶升等分讨东川，平之，捕获叛蛮五千五百三十八人。

二十三年，乌撒土知府阿能，乌蒙、芒部土官，各遣子弟入监读书。二十七年，乌撒知府卜穆奏，沾益州屡侵其地，命沐春谕之。二十八年，户部言：“乌撒、乌蒙、芒部、东川岁赋氈衫不如数，诏已免徵。今有司仍追之，宜申明。”从之。二十九年，乌蒙军民府知府实哲贡马及氈衫。自是，诸土知府三年一入贡，以为常，或有恩赐，则进马及方物谢恩。

宣德七年，兵部侍郎王骥言，乌蒙、乌撒土官禄昭、尼禄等，争地仇杀，宜遣官按问。八年遣行人章聪、侯琏赍敕往谕，仍敕巡按与三司官往平之。设乌蒙儒学教授、训导各一员。以通判黄甫越言，元时本府向有学校，今文庙虽存，师儒未建。

乞除教官，选俊秀子弟入学读书，以广文治，从之。

正统七年裁乌撒军民府通判、推官、知事、检校各一员。十一年裁乌蒙、东川知事、检校各一员，并革乌撒、乌蒙递运所。景泰元年敕谕乌撒、乌蒙诸府土官普茂等，以贵州诸苗叛乱，恐滋蔓邻近，宜戒严防守，毋听贼众诱惑，倘来逼犯，便当剿杀。时乌撒进万寿表逾期，部议宜究，诏以远人宥之。嗣后，朝贡过期及表笺不至者，朝廷率以土官多从宽贷，应赏者给其半。天顺元年，镇守四川中官陈清等奏，芒部所辖白江蛮贼千余备作乱，攻围筠连县治，敕御史项愫会镇巡官捕之。

成化十二年，乌撒知府陇旧等奏，同知刚正抚字有方，蛮民信服，今九年秩满，乞再任三年，以慰群望。从之。弘治十四年，乌撒所辖可渡河巡检司言：“自闰七月二十七日，大雷雨不止，至二十九日，水涨山崩地裂，山呜如牛吼，地陷涌出清泉数十派，冲坏庐舍桥梁及压死人口牲畜无算。又本府阿都地方，八月亦暴风雨，田土渰没二百余处，死者三百余人。”

正德十五年讨斩芒部僰蛮阿又磉等。初，芒部土舍陇寿，与庶弟陇政及兄妻支禄争袭仇杀。所部僰蛮阿又磉等乘机倡乱流劫。事闻，命镇守中官会抚按官捕治。

至是，贵州参政傅习、都指挥许诏，督永宁宣抚司女土官奢爵等，讨擒阿又磉等四十三人，斩一百十九级，事乃定。

嘉靖元年命芒部护印土舍陇寿袭知府，免赴京。故事，土官九品以上，皆保送至京乃袭。时寿、政等争袭，不敢离任。朝廷以嫡故立寿，恐寿赴京而政等北隙为乱，故有是命。然政与支禄倚乌撒土舍安宁等兵力，仇杀如故。坝底参将何卿请于巡抚许廷光，发土兵二万五千人，命贵州参将杨仁等将之，受何卿节制，相机进剿政、禄佯听抚，乞缓师，而令贼党阿黑等掠周泥站、七星关，复遣阿核等纠集诸苗，剽掠毕节诸处，杀伤官军，毁官民房屋甚众。兵部言贼势猖獗，宜速征。于是可卿等进剿，斩首二百余级，俘二十余人，降其众数百，政败奔乌撒，卿檄乌撒土舍安宁、土妇奢勿擒之。安宁佯许诺，仅以阿核等尸献，竟不出政，兵久不解。都御史汤沐以闻，诏切责诸将及守巡官罪，而革何卿冠带，令剿贼自赎。

四年，政诱杀寿，夺其印。巡抚王軏、巡按刘黻各上其事。黻言从蛮情，立支禄便。軏以陇政、支禄怙终稔恶，戕朝廷命吏，罪不可赦。乃命镇巡官谕安宁，缚政、禄及诸助恶者。时政已为官军擒于水西，追获芒部印信，前后斩首六百七十四级，生擒一百六十七人，招抚白乌石等四十九寨，以捷闻。贵州巡按刘廷簠言：“乌撒所献阿核等尸，及水西所缚陇政，真伪未可信，恐首恶尚在，不无后虑，请核实。”五年，兵部奏：“芒部陇氏，衅起萧墙，骚动两省，王师大举，始克荡平。

今其本属亲支已尽，无人承袭，请改为镇雄府，设流官知府统之。分属夷良、毋响、落角利之地，为怀德、归化、威信、安静四长官司，使陇氏疏属阿济、白寿、祖保、阿万四人统之。如程番府例，令三年一入朝，贡马十二匹，而以通判程洸为试知府。”

六年，芒部贼沙保等谋复珑氏，拥陇寿子胜纠众攻陷镇雄城，执程洸，夺其印，杀伤数百人，洸奔毕节。事闻，兵科给事中郑自壁等言：“镇雄初设流官，蛮情未服，而有司失先事之防，不亟收遣裔陇胜，而令沙保得拥孺子，致煽祸一方。宜速遣总兵何卿并力剿寇。”于是兵部覆言：“陇胜非真陇寿子，故议设流官，有司抚循失策，遂生叛乱。沙保罪不容诛，当剿。何卿方守松潘，势难相援，宜亟趣都御史王廷相之任，并敕总兵牛桓调兵速进。”时沙保出镇雄府印乞降，然尚持两端，欲立土官如故。四川抚按以保狡悍不可驯，檄泸州守备丁勇击之。又遣使劳赐芒部抚夷郤良佐，使计擒沙保。保怒，复叛。

七年，川、贵诸军会剿，败沙保等，擒斩三百余级，招抚蛮罗舅妇以千计。捷闻，设镇雄流官如旧。而芒部、乌撒、毋响苗蛮陇革等复起，攻劫毕节屯堡，杀掠士民，纷纷见告。兵部尚书李承勋以伍文定专主用兵为失计，疏及之。而御史杨彝复言芒部改土易流非长策，又时值荒馑，小民救死不赡，何能趣战。时帝亦轸念灾伤，令罢芒部兵，俟有秋再议征讨。于是四川巡抚唐凤仪言：“乌蒙、乌撒、东川诸土官，故与芒部为脣齿。自芒部改流，诸部内怀不安，以是反者数起。今怀德长官阿济等虽自诡擒贼，其心固望陇胜得一职，以存陇后。臣请如宣德中复安南故事，俯顺舆情，则不假兵而祸源自塞。”川、贵巡按戴金、陈讲等奏如凤仪言。金又以首恶如毋响、祖保等，宜剿诛以折其骄气，始下抚处之令，许生献沙保等，待阿济以不死，然后复陇胜故职，或降为知州。其长官或因或革，或分隶，庶操纵得宜，恩威并著。章下部覆，乃革镇雄流官知府，而以陇胜为通判，署镇雄府事。令三年后果能率职奉贡，准复知府旧衔。时嘉靖九年四月也。

三十九年命勘东川阿堂之乱。初，东川土知府禄庆死，子位幼，妻安氏摄府事。

有营长阿得革颇擅权，谋夺其官。因先求烝安氏不得，乃纵火焚府治，走武定州，为土官所杀。得革子堂奔水西，贿结乌撒土官安泰，入东川，囚安氏，夺其印。贵州宣慰安万铨故与禄氏姻连，乃起兵攻阿堂所居寨，破之。堂妻阿聚携幼子奔沾益州土官安九鼎。万铨胁九鼎，取阿聚及幼子杀之。堂以是怨九鼎，时相攻击。堂兵侵罗雄州境，九鼎及禄位与罗雄土官者浚等，各上书讼堂罪。诏下云、贵、四川抚按官会勘。堂听勘于车洪江，具服罪，愿献所劫府印并沾益、罗雄人口牲畜及侵地，乞贷死。时位及弟僎已前殁，官府因讯禄氏所当袭者，堂以己幼子诡名禄哲以报。

据府印如故，复与九鼎治兵相攻。九鼎诉之云南巡抚游居敬，谓堂怙乱，请致讨，且自诡当率所部为前锋，必擒堂以献。居敬信之，遂上疏言堂念恶不悛，请专意进剿，为地方除害。帝允部议，行川、贵抚按会勘具奏。居敬遽调土汉兵五万余进剿。

云南承平久，一旦兵动，费用不赀，赋敛百出，诸军卫及有司土官舍等乘之为奸利，远近骚动。巡按王大任言：“逆堂夺印谋官，法所必诛。第彼犹借朝廷之印以约土蛮，冒禄氏之宗以图世职，而四川之差税办纳以时，云、贵之邻坏未见侵越，此其非叛明矣。其与九鼎治兵相攻，彼此俱属有罪。居敬乃信一偏之诡辞，违会勘之明旨，轻动大众，恐生意外患。且外议籍籍，谓居敬入九鼎重贿，欲为雪怨，及受各土官赂，攘盗帑积，皆有实迹。请亟罢居敬，暂停征剿为便。”乃命逮居敬。时堂闻大兵至东川，逃深箐，诸将分兵于新旧诸城，穷搜不获，地方民夷大遭屠掠。

四十年，营长者阿易谋于堂之心腹母勒阿济等，掩杀堂于戛来矣石之地，其子阿哲就擒，哲时年八岁。事虽定，而府印不知所在。于是安万铨取东川府经历印，畀禄位妻宁著署之，以照磨印畀罗雄土官者浚，而以宁著女妻者浚子。仍留水西兵三千于东川，为宁著防卫。水西与东川邻，万铨本水西土官，故议者谓其有阴据东川之志。巡按王大任以诛阿堂闻，因言：“东川地方残伤，该府三印悉为土官部置，请通敕川、贵总督及镇巡官，按究各土官私擅标署之罪。并访禄氏支派之宜立，与所以处阿哲者。”部覆报可。

四十一年铸给四川东川府印。初，阿堂既诛，索府印不获，人疑为安万铨所匿，及是屡勘，印实亡失。而禄位近派悉绝，惟同六世祖有幼男阿采。抚按官雷贺、陈瓚请以采袭禄氏职，姑予同知衔，令宁著署掌，后果能抚辑其众，仍进袭知府。其新印请更名，以防奸伪。有旨不必更，余如议。先是，乌撒与永宁、乌蒙、沾益、水西诸土官，境土相连，世戚亲厚，既而以各私所亲，彼此构祸，奏讦纷纭，详四川《永宁土司传》中，当事者颇厌苦之。万历六年乃令照蛮俗罚牛例处分，务悔祸息争，以保境安民，然终不能靖也。

三十八年诏东川土司并听云南节制。时巡按邓氵美疏称：“蜀之东川逼处武定、寻甸诸郡，只隔一岭，出没无时，朝发夕至。其酋长禄寿、禄哲兄弟，安忍无亲，日寻干戈。其部落以劫杀为生，不事耕作。蜀辖辽远，法纪易疏。滇以非我属内，号令不行。以是骄蹇成习，目无汉法。今惟改敕滇抚兼制东川。”因条三利以进，诏从之。

先是，四川乌撒军民府，云南沾益州，虽滇、蜀异辖，宗派一源。明初大军南下，女土官实卜与夫弟阿哥二人，率众归顺，授实卜以乌撒土知府，授阿哥以沾益土知州。其后，彼绝此继，通为一家。万历元年，沾益女土官安素仪无嗣，奏以土知府禄墨次子继本州，即安绍庆也。已，禄墨及长子安云龙与两孙俱殁，安绍庆奏以次子安效良归宗，袭土知府。安云龙之妻陇氏，即镇雄女土官者氏之女也，以云龙虽故，尚有遗孤，且挟外家兵力，与绍庆为敌。绍庆则以陇氏所出，明系假子，亦倚沾益兵力，与陇氏为难。彼此仇杀，流毒一方。士民连名上奏，事行两省会勘，历十有四年不结。是年，安云翔奏称：“陇氏有子官保，今已长成。效良倚父兵，强图窃据，杀戮无辜。”因极言效良不可立者数事。

三十九年，廷臣议行川、贵大吏勘报。贵州抚臣以土官争职在云南，而为害在黔、蜀，必得三省会勘，始可定狱。帝命速勘，乃命陇鹤书承袭镇雄土知府。鹤书，原名阿卜，自其始祖陇飞沙献土归顺，授为世职知府，五传而为庶鲁卜，别居于果利地，又四传而为庶禄姑，别居夷良、七欠头地，又五传而陇氏之正支斩矣。水西安尧臣赘于禄，欲奄有之，众论不平，始有驱安立陇之奏，奉旨察立陇后。女官者氏以阿固应。阿固者，鲁卜之六世孙，而易名陇正名者也。于是主立阿固，而先立其父阿章。章寻病死，阿固不为夷众所服，往复察勘。者氏及四十八目、十五火头等共推阿卜。阿卜者，禄姑之五世孙，咸以为长且贤，而者氏且以印献，遂定立阿卜，而以阿固充管事，从巡抚乔应星之议也。

四十一年，乌撒土舍安效良初与安云翔争立，朝廷以嫡派立效良。云翔数为乱，谋逐效良，焚劫乌撒。四川抚按上其事，以效良为云龙亲侄，云翔乃其堂弟，亲疏判然，效良自当立。云翔扰害地方，欺冈朝廷，罪原难赦，但为奸人指使，情可原，姑准复冠带。从之。

四十三年，云南巡按吴应琦言：“东川土官禄寿、禄哲争袭以来，各纵部众，越境劫掠。拥众千余，剽掠两府，浃旬之间，村屯并扫，荼毒未有如此之甚者。或抚或剿，毋令养祸日滋。”下所司勘奏。贵州巡按御史杨鹤言：“乌撒土官，自安云龙物故，安咀与安效良争官夺印，仇杀者二十年。夷民无统，盗寇蜂起，堡屯焚毁，行贾梗绝者亦二十年。是争官夺印者蜀之土官，而蹂践糜烂者黔之赤子。诚改隶于黔，则弹压既便，干戈可戢。”又言：“《乌撒者，滇、蜀之咽喉要地。臣由普安入滇，七日始达乌撒。见效良之父安绍庆据沾益，当曲靖之门户。效良据乌撒，又扼滇、蜀之咽喉。父子各据一方，且坏地相接，无他郡县上司以隔绝钤制之，将来尾大不掉，实可寒心。盖黔有可制之势，而无其权；蜀有遥制之名，而无其实。

诚以为隶黔中便。”帝命所司速议。

泰昌元年，云南抚按沈儆炌等言：蜀之东川，业奉朝命兼制，然事权全不相关。

禄千钟、禄阿伽纵贼披猖，为患不已。是东川虽隶蜀，而相去甚远，虽不隶滇，而祸实震邻。宜特敕蜀抚按，凡遇袭替，务合两省会勘。蜀察其世次，滇亦按无侵犯，方许起送，亦羁縻绥静之要术也。”诏下所司。时诸土司皆桀骜难制，乌撒、东川、乌蒙、镇雄诸府地界，复相错于川、滇、黔、楚之间，统辖既分，事权不一，往往轶出为诸边害。故封疆大吏纷纷陈情，冀安边隅，而中枢之臣动诿勘报，弥年经月，卒无成画，以致疆事日坏。播州初平，永宁又叛，水西煽起，东川、乌蒙、镇雄皆观望骑墙，心怀疑二。于是安效良以乌撒首附逆于邦彦，并力攻陆广，复合沾益贼围罗平，陷沾益，为云南巡抚闵洪学所败。洪学以兵力不继，好语招之，令擒贼自赎，效良亦佯为恭顺。又见黔师出陆广，滇师出沾益，水、乌之势已成骑虎，遂合永宁、水西诸部三十六营，直抵沾益，对垒城下五日。副总兵袁善、宣抚使沙源等督将士力战，出奇兵破之，效良败死。妻安氏无子，妾设白生其爵、其禄。二妇素不相能，安氏居盐仓，设白母子居抱渡。安氏遂代效良为土官，然亦未绝其爵，其爵亦以安氏为安位姐，不敢抗。

崇祯元年，四川巡抚差官李友芝赍冠带奖赏其爵母子，令管乌撒。安氏恶分，始绝其爵。其爵夜袭安氏盐仓，不克，与设白、其禄逃东川界，为东川所拒，而抱渡又失。李友芝为请于制府，发滇兵三千援其爵，滇抚不应。安氏惧，谋迎沾益土官安边为婚，授之乌撒以拒其爵。安边亦欲偶安氏以拒其禄，以催粮为名至建昌。

安氏遂迎边至盐仓成婚。一时皇皇谓水西必纠沾、乌入犯。云南巡抚谢存仁以闻，存仁因移镇曲靖以观变。安边、安氏请复乌撒卫以自赎。

二年，总督硃燮元调集汉土兵，列营沾益，趣滇抚会兵进乌撒境。安边、安氏逃避偏桥。大兵入盐仓，拔难民一千余人。师还，安边、安氏复还盐仓，遣人至军前，请俟乌城克复，束身归命，意实缓师。乃复发兵逐安边、安氏，以盐仓授其爵。

兵至望城坡，遇贼哨骑百余，麾兵奋击，贼尽奔箐中，遂复乌撒城。安边驻三十里外，拥兵求见，谕令束身归诚。边夜遁，遂弃盐仓，入九龙囤。乌撒陷贼八年，至是始复。乃召其爵来盐仓，令约束九头目以守，且令图献安边、安氏。其爵以盐仓残毁，乞移乌撒城，从之。时其爵署乌撒知府，其禄署沾益知州，虽懦稚颇忠顺，其母亦颇有主持，能得众。安边屡乞降于总督硃燮元，用藉水西安位代申，以边实绍庆嫡孙，宜袭知州，请罪其爵、其禄。燮元曲为调护，欲予以职衔，分乌撒安置之。云南抚按坚执不可，以安边令其党勒兵于野马川，复以千金诱其爵头目，日为并吞沾、乌计。万一其爵被袭，则乌撒失，而前功尽弃。乌撒失，沾益危，而全滇动摇，非但震邻，实乃切肤。竟不行。安边乃乞师于安位，纳之沾益，而逐其禄，时安氏在也。既而安氏死。安位与之贰，其禄乃假手罗彩令者布发难，边遄死。不移日，其禄率兵至，诡言为其叔报仇，士民归者如流，于是其禄复有沾益。而庙堂之上方急流寇，不复能问云。

马湖，汉牂牁郡内地也，有龙马湖，因名焉。唐为羁縻州四，总名马湖部。洪武四年冬，马湖路总管安济，遣其子仁来归附，诏改马湖路为马湖府。领长官司四：“曰泥溪，曰平夷，曰蛮夷，曰沭川。以安济为知府，世袭。六年，安济以病告，乞以子安仁代职，诏从之。自是，三年一入贡。七年，马湖知府珉德遣其弟阿穆上表贡马，廷臣言：“洪武四年，大兵下蜀，珉德叔安济遣子入朝，朝廷授以世袭知府，恩至渥矣。今珉德既袭其职，不自来朝而遣其弟，非奉上之道。”帝却其所贡马。十二年，珉德贡香楠木，诏赐衣钞。十六年，珉德来朝，献马十八匹，赐衣一袭、米二十石、钞三十锭。

永乐十二年，泥溪、平夷、蛮夷、沐川四长官司遣人贡方物，赐钞币。宣德八年，平夷长官司奏，比者火延公廨，凡朝廷颁降榜文、仓库税粮钱帛及案牍皆救免，乞宥罪，并献马二匹。帝曰：“远蛮能恭谨畏法如此。”置不问。正统二年，泥溪土官医学正科田玑盗官藏丝钞，援永、宣时例，边夷有犯，听以马赎，许之。三年，免马湖府举人王有学弃吏。先是，有学会试，过期不至，例充吏。有学原籍长官司，因遣通事贡马，乞宥罪，仍肄习太学，许之。

弘治八年，土知府安鰲有罪，伏诛。鰲性残忍虐民，计口赋钱，岁入银万计。

土民有妇女，多淫之。用妖僧百足魇魅杀人。又令人杀平夷长官王大庆，大庆闻而逃，乃杀其弟。为横二十年。巡按御史张鸾请治之，得实，伏诛，遂改马湖府为流官知府。

建昌卫，本邛都地。汉武帝置越巂郡。随、唐皆为巂州。至德初，没于吐番。

贞元中收复。懿宗时，为蒙诏所据，改建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元至元间，置建昌路，又立罗罗斯宣慰司以统之。

洪武五年，罗罗斯宣慰安定来朝，而建昌尚未归附，十四年遣内臣赍敕谕之，乃降。十五年置建昌卫指挥使司。元平章月鲁帖木儿等自云南建昌来贡马一百八十匹，并上元所授符印。诏赐月鲁帖木儿绮衣、金带、靴袜，家人绵布一百六十疋、钞二千四百四十锭。以月鲁帖木儿为建昌卫指挥使，月给三品俸赡其家。十六年，建昌土官安配及土酋阿派先后来朝，贡马及方物，皆赐织金文绮、衣帽、靴袜。十八年，月鲁帖木儿举家来朝，请遣子入学，厚赐遣之。二十一年，建昌府故土官安思正妻师克等来朝，贡马九十九匹。诏授师克知府，赐冠带、袭衣、文绮、钞锭，因命师克讨东川、芒部及赤水河叛蛮。二十三年，安配遣子僧保等四十二人入监读书。二十五年，致仕指挥安配贡马，诏赐配及其把事五十三人币纱有差。

已而月鲁帖木儿反，合德昌、会川、迷易、柏兴、邛部并西番土军万余人，杀官军男妇二百余口，掠屯牛，烧营屋，劫军粮，率众攻城。指挥使安的以所部兵出战，败之，斩八十余级，擒其党十余人。贼退屯阿宜河，转攻苏州。指挥佥事鲁毅率精骑出西门击之，贼众大集，毅且战且却，复入城拒守。贼围城，毅乘间遣壮士王旱突入贼营，斫贼，贼惊遁。于是置建昌、苏州二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余人往戍之。仍谕将士互相应援，设伏出奇，并谕擒首献者赏千金。复谕总兵官凉国公蓝玉，以月鲁帖木儿诡诈，不可信其降，致缓师养祸。四川都指挥使瞿能率各卫兵至双狼寨，擒伪千户段太平等，贼众大溃，月鲁帖木儿败遁。能督兵追捕，攻托落寨，拔之。转战而前，进至打冲河三里所，与月鲁帖木儿遇，大战，又败之。俘其众五百余人，溺死者千余，获牛马无算。官军入德昌，能遂调指挥同知徐凯分兵入普济州搜捕。复驾桥于打冲河，遣指挥李华引兵追托落寨余孽，进至水西，斩月鲁帖木儿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蛮长沙、纳的皆中矢死。能还攻天星、卧漂诸寨，皆克之，先后俘杀千八百余人。月鲁帖木儿遁入柏兴州。

帝遣谕蓝玉曰：“月鲁帖木儿信其逆党达达、杨把事等，或遣之先降，或亲来觇我，不可不密为防。其柏兴州贾哈喇境内麽些等部，更须留意。”贾哈喇者，麽些洞土酋也。初，王师克建昌，授以指挥之职，自是从月鲁帖木儿叛。玉率兵至柏兴州，遣百户毛海以计诱致月鲁帖木儿并其子胖伯，遂降其众，送月鲁帖木儿京师，伏诛。玉因奏：“四川地旷山险，控扼西番。松、茂、碉、黎当吐番出入之地，马湖、建昌、嘉定俱为要道，皆宜增屯卫。”报可，命玉班师。

二十七年，麽些洞蛮寇打冲河西守堡，都督徐凯击败之。二十九年，威龙土知州普习叛。普习，月鲁帖木儿妻兄也。官军捕之，普习中流矢死。三十一年，徐凯等平卜木瓦寨，执贾哈喇，送京师，诛之。寨地峻险，三百陡绝，下临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仅可通人行。官军至，辄自上投石，不得进。凯乃断其汲道困之，寇穷促，凯督将士抵其寨，力攻破之，遂就擒。因改建昌路为建昌卫，置军民指挥使司。安氏世袭指挥使，不给印，置其居于城东郭外里许。所属有四十八马站，大头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作佫鹿、保罗、鞑靼、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千余里。以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有把事四人，世辖其众，皆节制于四川行都指挥使司。西南土官，安氏殆为称首。配六世孙安忠无后，妻凤氏管指挥使事。凤氏死，族人安登继袭，复无子，妻瞿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世隆复无子，继妻禄氏管事。禄死，以族侄安崇业嗣。崇业与禄氏不相能，因养那固为假子，其奴禄祈从臾构难，岁仇杀。

镇巡官谳之，杀那固而戍禄祈，事遂平。安氏所辖四驿，曰禄马、阿用、白水、泸沽，各百里有差。其凉山拖郎、桐槽、热水诸番，则以强弱为向背。所领昌州等三长官司，皆在卫东、西、南三百里内。洪武十八年，土官卢尼姑、吉撒加、白氐等归附，皆令世袭为知州。月鲁帖木儿之乱，诸州皆废革。永乐元年复置，悉改为长官司，仍隶建昌。其千户所之隶于卫者有三：曰礼州，曰打冲河，曰德昌。礼州，汉苏示县；打冲河，唐沙野城；德昌，元定昌路也。

宁番卫，元时立于邛都之野，曰苏州。洪武间，土官怕兀它从月鲁帖木儿为乱，废州置卫。环而居者，皆西番种，故曰宁番。有冕山、镇西、礼州中三千户所。

越巂卫，汉邛都及阑二县地。有奴诺城，即蜀汉时诸葛亮征蛮所筑以憩军者也。

元置邛部安抚招讨司，已，改邛部州。满武中，岭真伯以招讨使来归，因改为邛部军民州。洪武二十五年置越巂军民指挥使司于邛部州，命指挥佥事李质领谪戍军士守之。二十六年置越巂卫。永乐元年改邛部为长官司，隶越巂卫。万历中，土官岭柏死，孽子应升负印去，柏妾沙氏争之不得。土目阿堆等拥沙氏，焚利济站庐舍，拥兵临城。总兵刘显率兵往抚之，沙氏悔祸，杀阿堆等自赎，显遂以印授之。后沙氏淫于族人阿祭，印复为升所夺。祭死。其子岭凤起嗾他番刺杀应升。镇守官因平蛮之师，诱凤起絷之，收其印，而诛从凤起为乱者百余人。印无所归，缄于库。部众无统，肆行为盗。普雄部众姑咱等乘势蜂起，邮传不通，远近震恐。十五年，镇巡官会师讨之，斩馘千数，凤起病死，其众争归附，因置平夷、归化二堡以居之。

有镇西千户所。

盐井卫，古定笮县也。元初为落兰部。至元中，于黑、白盐井置闰盐县，于县置柏兴府。洪武中，改为柏兴千户所，旋改盐井卫，又于二井置盐课司。永乐五年设马刺长官司；其村落多白夷居之。长官民阿氏，洪武时归附，授世职。地接云南北胜州，称庶富，人亦扰驯。

打冲河守御中左千户所，其土千户刺兀，于洪武二十五年征贾哈喇顺来归。其子马刺非复贡马赴京，授本所副千户。永乐十一年升正，以别于四所。地与丽江、永宁二府邻，丽江土官木氏侵削其地几半。

会川卫，越巂之会无县也。唐上元中，移邛都县于会川镇，以川原并会故名。

宋属大理，为会川府。元置会川路，治武安州，隶罗罗斯宣慰司。洪武十七年，会川土同知马诚来朝，复立会川府，领武安、永昌、麻龙等州。二十六年革会川府。

初，月鲁帖木儿反，土知府王春陷会川，毁民居府治，至是遂堕其城。寻改为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领迷易千户所。土官贤姓，其先云南景东僰种也，徙其属来田种。

洪武十六归附，以随征东川、芒部劳，授世袭副千户。居所治城外，所辖僰蛮仅八百户。

茂州，古冉龙国地。汉武帝置汶山郡，宣帝为北部都尉。隋为蜀州，寻改会州。唐贞观改茂州。宋、元仍旧，治汶山县。洪武六年，茂州权知州杨者七及陇木头、静州、岳希蓬诸土官来朝贡。十一年置茂州卫指挥使司。时四川都司遣兵修灌县桥梁至陶关，汶川土酋孟道贵疑之，集部落阻陶关道。都司遣指挥胡渊、童胜等统兵分二道击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进次陶关，蛮众伏两山间，投石崖下，兵不能进。适汶川土官来降，得其间道。乃选勇士卷旗甲，乘夜潜出两山后，迟明从山顶张旗帜，发火砲，蛮惊溃。师进雁门关，道险，蛮复据之。乃驻平野，得小舟渡，至龙止铁冶寨，击破之。其由石泉者次泥池，蛮悉众拒。千户薛文突阵射却之，士卒奋击，大败其众。两军遂会于茂州，杨者七迎降，以者七仍领其州。

乃诏立茂州卫，留指挥楚华将兵三千守之。十五年，者七阴结生番，约日伏兵陷城。

有小校密告于官，遂发兵捕斩者七。生番不之觉，如期入寇，官军掩击败之，于是尽徙羌民于城外。

正德二年，太监罗籥奏，茂州所辖卜南村、曲山等寨，乞为白人，愿纳粮差。

其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礼部覆，番人向化，宜令入贡给赏。从之。十四年，巡抚马昊调松潘兵，攻小东路番寨，而茂州核桃沟上、下关番蛮惧，遂纠白石、罗打鼓诸寨生番，攻围城堡，游击张杰败绩。十五年，巡抚盛应期奏，绰头番犯松州，总兵张杰克之，复犯雄溪屯，指挥杜钦败之，烟崇等寨皆降。万历十九年，威、茂诸番作乱，攻破新桥，乘势围普安等堡。四川巡抚李尚忠檄诸路兵追剿过河，普安诸堡得以保全。

茂州地方数千里，自唐武德改郡会州，领羁縻州九，前后皆蛮族，向无城郭。

宋熙宁中，范百常知茂州，民请筑城，而蛮人来争。百常与之拒，且战且筑，城乃得立。自宋迄元，皆为羌人所据，不置州县者几二百年。洪武十一年平蜀，置垒溪右千户所，隶茂州卫。而置威茂道，开府茂州，分游击以驻叠溪，规防始立。然东路生羌，白草最强，又与松潘黄毛鞑相通，出没为寇，相沿不绝云。其通西域要路，为桃坪，即古桃关也，有绳桥渡江。守桃坪者，为陇木司。

茂州长官司三：曰陇木，曰静州，曰叠溪。陇木长官司，其长官即陇木里人也。

洪武时归附，授承直郎，世袭长官，岁贡马二匹。所属玉亭、神溪十二寨，俱为编氓，有保长统之。静州长官司，其地即唐之悉唐县，其长官亦静州里人也。袭官贡马，与陇木同。正德间，与岳希蓬、节孝为乱，攻茂城，断水道七日。节孝弟车勺潜引水以济我军。事平，使车勺袭职，辖法虎、核桃沟八寨，俱编户为氓，亦有保长统之。叠溪千户所，永乐四年置。领长官司二：曰叠溪，在治北一里；曰郁即，在治西十五里。叠溪郁氏，洪武十五年归附，给印世袭，凡三年贡马四匹。长官所辖河东熟番八寨，皆大姓，及马路、小关七族。其土舍辖河西小姓六寨。地土广远。

饶畜产，稞麦路积。人皆枭黠，名虽熟番，与生番等。郁即长官啖保，万历十八年与黑水、松坪称兵，攻新桥，明年伏诛。汉关墩附近诸小姓，旧属郁即，至是改属叠溪。初，都督方政平历日诸寨，设长宁安抚司，隶松潘。至正统元年，总兵蒋贵言其辽阔，亦改隶于叠溪守御千户。

松潘，古氐羌地。西汉置护羌校尉于此。唐初置松州都督，广德初，陷于吐蕃。

宋时，吐蕃将潘罗支领之，名潘州。元置吐蕃宣慰司。

洪武十二年，命平羌将军御史大夫丁玉定其地，敕之曰：“松潘僻在万山，接西戎之境，朕岂欲穷兵远讨，但羌戎屡寇边，征之不获已也。今捷至，知松州已克，徐将资粮于容州，进取潘州。若尽三州之地，则叠州不须穷兵，自当来服。须择士勇者守纳都、叠溪路，其驿道无阻遏者，不可守也。来降诸戎长，必遣入朝，朕亲抚谕之。”遂并潘州于松州，置松州卫指挥使司。丁玉遣宁州卫指挥高显城其地。

十三年，帝以松州卫远在山谷，屯种不给，馈饷为难，命罢之。未几，指挥耿忠经略其地，奏言松州为番蜀要害地，不可罢，命复置。

十四年置松潘等处安抚司，以龙州知州薛文胜为安抚使，秩从五品。又置十三族长官司，秩正七品：曰勒都，曰阿昔洞，曰北定，曰牟力结，曰蛒匝，曰祈命，曰山洞，曰麦匝，曰者多，曰占藏先结，曰包藏先结，曰班班，曰白马路。棋后复隶松潘者，长官司四，曰阿思，曰思囊儿，曰阿用，曰潘斡寨；安抚司四，曰八郎，曰阿角寨，曰麻儿匝，曰芒儿者。后又以思曩日安抚司附焉。诸长官司每三年入贡，赏赐如例。十五年，占藏先结等土酋来朝，贡马一百三匹，诏赐绮钞有差。十六年，秋忠言：“臣所辖松潘等处安抚司属各长官司，宜以其户口之数，量其民力，岁令纳马置驿，而籍其民充驿夫，供徭役。”从之。既而松潘羌民作乱，官兵讨平之。

甃松州及叠溪城。

十七年，松潘八积族老虎等寨蛮乱。官兵击破之，获马一百二十，犏牛三百，牦牛九十。景川侯曹震请择良马贡京师，余给军，其犏牛、牦牛非中国所畜，令易粮饷犒军，从之。十八年，松州羌反。成都卫指挥成信等率兵攻其牟力等寨，破之。

兵还，又遇贼三千人于道，复击败之，追至乞刺河乃还。

二十年改松州卫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改松潘安抚司为龙州。二十一年，杂贡生番则路、南向等引草地生番千余人寇潘州阿昔洞长官司，杀伤人口。指挥周助率马步军同松潘卫军讨之，番寇率众迎战，千户刘德破之，斩首三十四级，获马三十余匹。贼溃，渡河四十余里，复收败卒屯聚。指挥周能追击之，斩首一百三十余级，获马六十余匹，溺死甚众，群番远遁。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来归，进马百三十匹，命给金铜信符并赐文绮袭衣。

宣德二年，麻儿匝顺化，喇嘛著八让卜来归。置麻儿匝安抚司，以喇嘛著八让卜为安抚。麻儿匝在阿乐地，去松潘七百余里。初，著八让卜时侵掠边民及遮八郎安抚司朝贡路。松潘卫指挥吴玮遣人招之，因遣其侄完卜来贡献，言其地广民众，过于八郎，请置宣抚司以辖之。帝命置安抚，遣敕谕之。四川巡按等奏松潘卫所辖阿用等寨蛮寇，拥众万余，伤败官军，请讨之。帝意边将必有激之者。既四川都司奏至，言并非番寇。实由千户钱宏因调发松潘官军往征交址，众惮行，宏诡言番寇至，当追捕，冀免调。又领军突入麦匝诸族，逼取牛马，致番人忿怨。复以大军将致讨慑之，番众惊溃，约黑水生番为乱。帝命逮宏等，而责诸司怠玩边务，亟捕诸伤官军者。遣都指挥佥事蒋贵往，同松潘卫指挥吴玮招抚番寇，令调附近诸卫军二万人以行。时贼围松潘、叠溪、茂州，断索桥，官军与战皆败，出掠绵竹诸县，官署民居皆被焚毁，镇抚侯琏死之。蜀王护卫官校七千人来援，命都督陈怀与指挥蒋贵等合师亟讨之，而枭宏于松潘以徇，并窜诸将之贪淫玩寇者。三年，陈怀等率诸军屡败贼于圪答坝、叶棠关，夺永镇等桥，复叠溪，抚定祁命等十族，又招降渴卓等二十余寨，松潘平。

八年，八部安抚司及思囊儿十四族朝贡之使陛辞，令赍敕还谕其土官，俾约束所辖蛮民，安分循理，毋作过以取罪戾。九年，敕指挥佥事方政、蒋贵等抚剿松潘。

政等至，榜谕祸福，威、茂诸卫俱听命，惟松潘、叠溪所辖任昌、巴猪、黑虎等寨梗化。政令指挥赵得、宫聚等以次进兵，平龙溪等三十七寨，班师还。命蒋贵佩平蛮将军印，镇守松潘。十年，贵奏，比因番人不靖，松潘、叠溪诸处仓粮，销殆尽，别无储积。帝命户部于四川岁运之数，量益二分给之。

正统三年，岩州长官司让达作乱，侵杂道诸边，要道长官安白诉于朝。帝命四川三司往谕之，皆归服。四年，松潘指挥赵得奏：“祁命族番寇商巴作乱，官军捕擒之。其弟小商巴复聚浦江、新塘等关，据险劫掠，乞发大军剿除。”帝命李安弃总兵官，王翱参赞军务，调成都左卫官军及松潘土兵，合二万人征之。已，翱知商巴为都指挥赵谅所陷，乃按诛谅而释商巴等，事遂已。

九年，松潘指挥佥事王杲奏：“比者，黑虎等寨番蛮攻围椒园、松溪等关堡，杀伤官民。欲行擒剿，恐各寨惊疑，应谕能擒贼者重赏之。”报可。十年，黑虎寨贼首多儿太伏诛。初，多儿太掠茂州境，为官军所获，诚而释之。未几，复纠诸寨入掠。帝命序班祁全往谕诸寨，擒多儿太至京，枭其首。十一年以寇深为佥都御史，提督松潘兵备。时松潘皆已向化，惟歪地骨鹿簇二十寨不服，命督高广、王杲等剿之。设思曩日安抚司，以阿思观为之使，隶松潘卫。先是，阿思观父端葛，洪武中归顺，给金牌抚番，至阿思观又能招抚，故有是命。

景泰三年，镇守松潘刑部左侍郎罗绮等奏：“雪儿卜寨贼首卓时芳等，烟崇寨贼首阿儿结等，累年纠合于安化关劫掠。臣会师抵其巢穴，斩首不计其数，生擒卓时芳、阿儿结等，枭斩于市。”七年，提督松潘罗绮复奏：“松潘土番王永习性儿犷，尝杀其土官高茂林男妇五百余口，及故土官董敏子伯浩等二十余人。今又纠合番蛮，攻劫地方。臣与指挥周贵等统领官军，直抵桑坪，已将永等诛灭，边境肃清。”

降敕褒赏。天顺五年，番众入龙安、石泉等处，扰粮道。六年敕松潘总兵许贵曰：“叙州蛮贼出没为患，比松潘尤甚，其驰往会剿。”贵闻命，会兵叙州，追讨昔乖件、莫洞、都夜三寨，分兵两哨，克硬寨四十余，斩首一千一百余级。

成化二年，镇守太监阎礼奏：“松、茂、叠溪所辖白草坝等寨，番羌聚众五百人，越龙州境剽掠。白草番者，唐吐蕃赞普遗种，上下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夺为患。”四年，礼复奏：“白草诸番拥众寇安县、石泉诸处，因各军俱调征山都掌蛮，致指挥王璟备御不谨。命副总兵卢能剿之。能遣指挥阎斌巡边至庙子沟，番贼三百突至，杀伤相当。斌以失机逮治。九年，巡抚夏埙奏：“黑虎寨贼首夜合等攻关堡，左参将宰用、兵备副使沈琮督兵驰诣松溪堡败之，斩获夜合等三十六级。”松潘指挥佥事尧彧奏：“臣与兵备沈琮分剿白马路水土、茹儿等番寨，大克之。

弘治二年，松潘番寇杀伤平夷堡官军，命逮指挥以下各官治之。三年免思曩日安抚等十六族明年朝觐，以守臣言其地方灾伤也。七年，松潘空心寨番贼犯边，都指挥佥事李镐败之。十三年，番贼入犯松潘坝州坡抵关，势益獗。”命逮指挥汤纲等，而敕巡抚张瓚调汉、土官兵五万，由东南二路分剿，破白羊岭、鹅饮溪等三十一寨，斩四百余级。商巴等二十六族皆纳款。十四年复攻黄头、青水诸寨，前后杀获男妇七百余人，赭其碉房九百，坠崖死者不可胜计，诸番稍靖。

正德元年，巡抚刘洪奏：“祈命族八长官司所摄番众多至三十寨，少亦二十余寨，环布松潘两河。其土官已故子孙，自应承袭。今宜察勘，有原降印信者，方许袭。”报可。十六年，松潘卫熟番八大禳等作乱，同知杜钦平之。

嘉靖五年命都督佥事何卿镇守松潘。时黑虎五寨及乌都、鹁鸽诸番叛，卿次第平之，降者日至。卿有威望，在镇十七年，松潘以宁。二十三年以北警召卿入卫，继之者李爵、高冈凤，未几皆为巡抚劾罢。二十六年复命卿往镇。时白草番乱，卿会巡抚张时彻讨擒渠恶数人，俘斩九百七十余级，克营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获马牛器械储积无算。终嘉靖世，松潘镇号得人，边境安堵焉。初，龙州薛文胜于洪武六年来降，命仍知龙州。既置松潘安抚司，命文胜为安抚使。既置松州卫，仍以松潘为龙州。宣德七年升龙州为宣抚司，以土知州薛忠义为宣抚使。龙州者，汉阴平道也。宋景定间，临邛进士薛严来守是州，捍卫有功，得世袭。自文胜归附，其部长李仁广、王祥皆输粮饷有功，亦得世袭。及宣德中，以征松潘功，升州为宣抚使，仁广为副使，祥为佥事，各统兵五百世守白马、白草、木瓜番地。至嘉靖四十四年，宣抚薛兆乾与副使李蕃相仇讦，兆乾率众围执蕃父子，殴杀之。抚按檄兵备佥事赵教勘其事。兆乾惧，与母陈氏及诸左右纠白草番众数千人，分据各关隘拒命，绝松潘饷道。胁佥事王华，不从，屠其家。居民被焚掠者无算。是年春，与官军战，不利，求救于上下十八族番蛮，皆不应。兆乾率其家属奔至石坝，官军追及之，就擒。四十五年，兆乾伏诛，籍其家，母及其党二十二人皆以同谋论斩，余党悉平。遂改龙州宣抚司为龙安府，设立流官如马湖，而割保宁之江油、成都之石泉二县分隶之。

万历八年，雪山国师喇嘛等四十八寨，勾北边部落为寇，围漳腊，守备张良贤破之。犯镇虏，百户杜世仁力战，城得全，世仁死焉。又犯制台，良贤复击之，追至思答弄，连战大破之，火落赤之侄小王子死焉。十九年，巡按李化龙言：“松潘为四川屏蔽，叠、茂为松潘咽喉。番戎作梗，松潘力不能支，宜移四川总兵于松潘以备防御。”是时叠、茂诸番众纠结为乱，镇巡官率兵剿之，俘馘八百余级，番寇亦斩其部长黑卜、白什等，献功赎罪。而松坪诸恶屯据大雪山顶，诸将卒搜讨，亦有斩获。以捷闻，遂设平武县于龙安府。

松潘以孤城介绝域，寄一线馈运路于龙州，制守为难。洪武时欲弃者数，以形胜扼险，不可罢，乃内修屯务，外辑羌戎，因俗拊循，择人为理，番众相安者垂四十余年。及宣德初，调兵启衅，致动干戈，自是置镇建牙，宿重兵以资弹压，亦时服时叛。自漳腊以北即为大荒，斯筹边者之所亟图也。

天全，古氐羌地。五代孟蜀时，置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安抚司。宋因之，隶雅州。元置六安抚司，属土番等处宣慰司，后改六番招讨，又分置天全招讨司。明初并为天全六番招讨司，隶四川都司。

洪武六年，天全六番招讨使高英遣子敬严等来朝，贡方物。帝赐以文绮龙衣。

以英为正招讨，杨藏卜为副招讨，秩从五品，每三岁入贡，赐予甚厚。二十一年，杨藏卜来朝，言茶户向与西番贸易，岁收其课。近在官收买，额遂亏，乞从民便，许之。先是，高敬严袭招讨使，偕杨藏卜奏请简土民为兵，以守边境，诏许之。敬严等遂招选土民，教以战阵，得马步卒千余人。至是藏卜来朝，奏其事，诏更天全六番招讨司为武职，令戍守边界，控制西番。三十一年，帝谕左都督徐增寿曰：“曩因碉门拒长河西口，道路险隘，以致往来跋涉艰难，市马数少。今闻有路自碉门出枯木任场径抵长河西口，通杂道长官司，道路平坦，往来径直，可即檄所司开拓，以便往来。”

永乐二年，高敬让来朝，并贺立皇太子，且遣其子虎入国子学，赐虎衣衾等物。

十年，敬让遣子虎贡马。初，虎入国学读书，以丁母忧去，至是服阕还监，皇太子命礼部赐予如例。

宣德五年，六番招讨司奏：“旧额岁办乌茶五万斤，二年一次，运付碉门茶马司易马。今户部令再办芽茶二千二百斤，山深地瘠，艰于采办，乞减其数。”帝令免乌茶只办芽茶。十年命高凤署天全六番招讨司事。先是，敬让以罪下狱死。至是，其子凤乞袭父职。帝念其祖有抚绥功，命暂理招讨事。正统四年命凤袭。

正德十五年，招讨高文林父子称兵乱，副招讨杨世仁亦助恶。命四川抚按官讨之。初，文林等与芦山县民争田构衅，知县处置失宜，致叛乱。逾年，讨斩文林，擒其子继恩，择其宗人承袭。

初，天全招讨司治碉门城，元之碉门安抚司也，在雅州境。明初，宣慰余思聪、王德贵归附，始降司为州，设雅州千户所，而设碉门百户，近天全六番之界。又置茶课司以平互市。盖其地为南诏咽喉，三十六番朝贡出入之路。三十六番者，皆西南诸部落，洪武初，先后至京，授职赐印。立都指挥使二：曰乌斯藏，曰朵甘。为宣慰司者三：曰朵甘，曰董卜韩胡，曰长河西鱼通宁远。为招讨司者六，为万户府者四，为千户所者十七，是为三十六种。或三年，或五年一朝贡，其道皆由雅州入，详《西番传》。

黎州，汉沈黎郡地。《史记》称越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筰都最大。自唐蒙通夜郎，邛、筰之君请为内臣，因置筰都县，复曰旄牛县。元鼎中，以为沈黎郡。

唐割雅、巂二州置黎州。天宝初，改为洪源郡，寻改汉源。宋属成都路。元属土番等处宣慰司。

洪武八年省汉源县，置黎州长官司，以芍德为长官。德，云南人，马姓。祖仕元，世袭邛部州六番招讨使。明氏据蜀，德兄安复为黎州招讨使。明氏亡，蛮民溃散，德奉母还居邛部。至是，四川布政司招之，德遂来朝贡马，请置长官司。诏以德为黎州长官，赐印及衣服绮帛，十一年升为黎州安抚司，即以德为使。十四年，德遣使贡马。诏赐德钞五十四锭、文绮七疋。自是，三年一入贡。弘治十四年命黎州安抚隶四川都司。

万历十九年，安抚马祥无后，妻瞿氏掌司事，取瞿姓子抚之，将有他志。祥侄上舍居松坪者，遂兴兵攻城，夺印，番众乘机剽掠。时参将吴文杰方有征东之役，移师剿平之。二十四年降黎州安抚司为千户所，立所治于司南三十里大田山坝。分上七枝编户，属大渡河千户所，下七枝仍属松坪马氏约束。松坪在司之东南，自炒米城直接峨眉，高山峻坂三百余里，皆安抚族人居之。

黎、雅诸蛮，宋时屡为边患。明兴，以诸蛮皆天全六番诸部，散居于二州之境，遂于黎州设安抚，于天全六番设招讨，以示羁縻。而雅州所属，与招讨所辖之蛮民，境土相连，时有争讼。徼外大、小木瓜种分三枝，腻乃卜最强，世居西河。初属马湖土官安氏钤辖，自马湖改流，诸瓜叛入邛部，归岭氏。其地自西河至凉山、雪山诸处，周围蟠据。嘉靖末，诸瓜畜牧蕃盛，时窥边，邛部长官岭柏不能制，嘉、峨、犍为诸边皆为侵扰。镇巡官督邛部兵捕之，瓜兵益炽，乃议大征，分建昌、越巂、马湖三路兵进讨。瓜部始惶骇请降，愿岁贡马方物，乃定。其地四千八百四十余亩，徵粮四百四十余石，输峨眉县。明初与安抚司同置者，有大渡河守御千户所。唐时，河平广可通漕，戍将一不守，则黎、雅、邛、嘉、成都皆动摇。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复越巂，艺祖以玉斧画图曰：“外此，吾不有也。”

自是之后，河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汹涌如空中落，船筏不通，名为噎口，殆天设险以限内外云。

## 列传第二百 四川土司二

△播州宣慰司 永宁宣抚司 酉阳宣抚司 石砫宣抚司遵义府即播州。秦为夜郎且兰地。汉属牂牁。唐贞观中，改播州。乾符初，南诏陷播，太原杨端应募复其城，为播人所怀服，历五代，子孙世有其地。宋大观中，杨文贵纳土，置遵义军。元世祖授杨邦宪宣慰使，赐其子汉英名赛因不花，封播国公。

洪武四年平蜀，遣使谕之。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相率来归，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章。诏赐铿衣币，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领安抚司二，曰草塘，曰黄平；长官司六，曰真州，曰播州，曰余庆，曰白泥，曰容山，曰重安。以婴等为长官。七年，中书省奏：“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帝以其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已，复置播州黄平宣抚。播州江渡蛮黄安作乱，贵州卫指挥张岱讨平之。八年，铿遣其弟锜来贡，赐衣币。自是，每三岁一入贡。十四年遣使赍谕铿：“比闻尔听浮言，生疑贰。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宜率兵二万、马三千为先锋，庶表尔诚。”十五年城播州沙溪，以官兵一千人、土兵二千人戍之。

改播州宣慰司隶贵州，改黄平卫为千户所。十七年，铿子震卒于京，命有司归其丧。

二十年征铿入朝，贡马十匹。帝谕以守土保身之道，赐钞五百锭。二十一年，播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帝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

永乐四年免播州荒田租，设重安长官司，隶播州宣慰司，以张佛保为长官，以佛保尝招辑重安蛮民响化故也。七年，宣慰使杨升招谕草塘、黄平、重安所辖当科、葛雍等十二寨蛮人来归。宣德三年，升贺万寿节后期，礼部议予半赏。帝以道远，勿夺其赐。七年，草塘所属谷亻散等四十一寨蛮作乱，总兵陈怀剿抚之，旋定。

正统十四年，宣慰使杨纲老疾，以其子辉代。景泰三年，辉奏：“湖、贵所辖臻、剖、五坌等苗贼，纠合草塘、江渡诸苗黄龙、韦保等，杀掠人民，屡抚复叛，乞调兵征剿，以靖民患。”帝命总督王来、总兵梁珤等，会同四川巡抚剿之。七年，调辉兵征铜鼓、五开叛苗，赐敕颁赏。

成化十年以播州贼赍果等屡岁为患，敕责川、贵镇巡官。正统末，苗蛮聚众寇边，土官同知罗宏奏，辉有疾，乞以其子爱代。帝命爱袭职，仍敕爱即率兵从总兵官剿贼。先是，辉奏所属夭坝干地五十三寨及重安所辖湾溪等寨，屡被苗蛮占据，乞令湖、贵会兵征之。命如辉言。部议以爱年幼，请仍起辉暂理军事。又以辉难独任，宜敕都御史张瓚亲至播州督理，励辉等振扬威武，以备征调，其机宜悉听瓚裁处。

十二年，瓚督诸军及辉攻败湾溪、夭坝干地诸苗，凡破山寨十六，斩首四百九十六级，抚男妇九千八百余口。事下兵部，以苗就抚者多，宜量为处分。瓚议设安宁宣抚司，并怀远、宣化二长官司，建靖南、龙场二堡，命辉董其役。辉调兵民五千余，立治所，委所属黄平诸长官，分甓城垣。将竣，辉因奏：“各寨苗蛮，近颇知惧，但大军还后，难保无虞。播州向设操守土兵一千五百人，今拨守怀远、靖南、夭漂、龙场各二百人，宣化百人，安宁六百人，其家属宜徙之同居，为固守计。其工之未毕者，宜命臣子爱董之，而听臣致仕如故。”诏从之。时湾溪既立安宁宣抚，烂土诸蛮恶其逼，遂引赍果等攻陷夭漂、靖南城堡，围安宁。爱新袭，力弗能支，求援于川、贵二镇。兵部奏起辉再统兵剿之，又敕川、贵兵为助。十五年，贵州巡抚陈俨奏：“苗贼赍果转横，乞调川、湖等官军五万五千，剋期会贵州，听俨节制。”

兵部言：“贼作于四川，而贵州守臣自欲节制诸军，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兴师五万，以半年计，须军储十三万五千石，山路险峻，谕运之夫须二十七万众，况天将暑，瘴疠可虞。”帝然其奏。

二十二年，爱兄宣抚杨友讦奏爱，帝命刑部侍郎何乔新往勘。二十三年，乔新奏：“辉在日，溺其庶子友，欲令承袭，长官张渊阿顺之。安抚宋韬谓杨氏家法，立嗣以嫡，爱宜立。辉不得已立爱，又欲割地以授友，谋于渊，因以夭坝干乃本州怀远故地，为生苗所据，请兵取之。容山长官韩瑄以土民安辑日久，不宜征。渊与辉计执瑄，杖杀之。前巡抚张瓚受辉赂，以其地设安宁宣抚司，冒以友任宣抚。辉立券，以所有金玉、服用、庄田召诸子均分之。辉没，渊乃与友潜谋刺爱，渊弟深亦与谋，不果，友遂奏爱居处器用僭拟朝廷，又通唐府，密书往来，私习兵法、天文，谋不轨，事皆诬。”帝命斩渊、深。以爱信谗薄兄，友因公擅杀，且谋嫡，盗官钱，皆有罪。爱赎复任，友迁保宁羁管，仍敕乔新从宜处治。

弘治元年增设重安守御千户所，命播州岁调土兵一千助戍守。七年，以平苗功，赐敕劳爱。十四年，调播州兵五千征贵州贼妇米鲁等。

正德二年升播州宣慰使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仍理宣慰事。旧制，土官有功，赐衣带，或旌赏部众，无列衔方面者。斌狡横，不受两司节制，讽安抚罗忠等上其平普安等战功，重赂刘瑾，得之。逾年，巡按御史俞缁言不宜授，乃裁之，仍原职。

初，友既编置保宁，爱益恣，厚敛以贿中贵，征取友向所居凯里地者独苛。同知杨才居安宁，乘之，朘剥尤甚，诸苗愤怨。凯里民为友奏复官，弗得，乃潜入保宁，以友还，纠众作乱，攻播州，焚爱居第及公私廨宇略尽，遂杀才，多所残戮。爱屡奏于朝，帝命镇巡官调兵征之。会友死，遂缓师。已而镇巡官言：“友子弘能悔过自新，且善抚驭，蛮众愿听其约束。其前为友所焚杀者，俱已随土俗折偿，且还所侵夺于官。乞授弘冠带为土舍，协同播州经历司抚辑诸蛮。其家众置保宁者仍归之，隶播州管辖。并谕斌与弘协和，不得再造衅端。”报可。未几，播州安抚宋淮奏：“贵州凯口烂土苗婚于凯里草塘诸寨，阴相构结，诱出苗为乱。乞赐斌敕，令每年巡视边境，会湖广镇巡官抚处。”部议，土官向无领敕出巡者。谕斌宜抚绥土众，辑睦亲族，以副朝廷优待之意。因授致仕宣慰爱为昭毅将军，给诰命，赐麒麟服。

时斌又为其父请进阶及服色，礼科驳之，以服色等威所系，不可假。兵部以爱旧有剿贼功，皆许之。斌复为其子相请入学，并得赐冠带。

十二年，播州安抚罗忠、宋淮等奏：“斌有父丧，欲援文臣例守制，但边防为重，乞仍令掌印理事。”初，杨弘既归凯里，与重安土舍冯纶等有怨。弘卒，纶等诱苗蛮攻之，更相仇杀，侵轶贵州境。巡抚邹文盛言状，且请移文四川，会官抚处，逾岁不报。文盛乃遣参议蔡潮入播州，督致仕杨斌抚平之。因言：“宜复安宁宣抚，俾弘子弟袭之。斌未衰，宜仍起任事，以制诸蛮寨。潮有抚蛮劳，宜量擢。”兵部议：“安宁已革不可复，斌子既代，亦不可起。土官应袭与否，属四川，非黔所得专。盛所请难行，而功不可诬。”十六年赐斌蟒衣玉带。

嘉靖元年赐播州儒学《四书集注》，从宣慰杨相奏也。弘既死，其弟张求袭职不得，时盗边，劫白泥司印信，复与相构兵。守臣乞改凯里属贵州，以张为土知州解释之。兵部议：“张习父兄之恶，幸免于辜；敢肆然执印信以要挟，当命川、贵守臣按其前后争产杀人诸罪，置于理。若张悔过输情，还所获印，尚可量授一官，听调杀贼以自效。倘或怙终，必诛以为玩法戒。”既，遂许张袭宣抚，而改安宁为凯里，隶贵川。初，杨相之祖父皆以嫡庶相争，梯祸数世。至是，相复宠庶子煦。

嫡子烈母张，悍甚，与烈盗兵逐相，相走，客死水西。烈求父尸，宣慰安万铨因要挟水烟、天旺故地，而后予尸，烈阳许之。及相丧还，烈靳地不予，遂与水西构难，又杀其长官王黻。时嘉靖二十三年也。烈既代袭，遂与黻党李保治兵相攻，垂十年，总督冯岳调总兵石邦宪讨平之。真州苗卢阿项者亦久称乱，邦宪以兵七千击败之。

有言贼求援于播者，邦宪曰：“吾方调水西兵，声扬烈助逆罪，烈暇救人乎。”已，擒阿项父子，斩获四百余人。初，嘉靖初，议分凯里属贵州，既，又以播地多在贵州境，并改属思石兵备。及真州盗平，地方安靖，播人以为非便。川、贵守臣异议不决，命总督会勘。总督奏，仍以播归四川，而贵州思石兵备仍兼制播、酉、平、邑诸土司事，报可。

隆庆五年，烈死，子应龙请袭，命予职。万历元年给应龙宣慰使敕书。八年赐故宣慰杨烈祭葬，从应龙请也。十四年，应龙献大木七十，材美，赐飞鱼服，又复引其祖斌赐蟒例。部议，以斌有军功，且出特恩，未可为比。帝命以都指挥使衔授应龙。

十八年，贵州巡抚叶梦熊疏论应龙凶恶诸事，巡按陈效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

时方防御松潘，调播州土兵协守，四川巡按李化龙疏请暂免勘问，俾应龙戴罪图功。

由是，川、贵抚按疏辨，在蜀者谓应龙无可勘之罪，在黔者谓蜀有私暱应龙之心。

于是给事中张希皋等，以事属重大，两省利害，岂漫不相关者，乞从公会勘，无执成心。十九年，梦熊主议，播州所辖五司改土为流，悉属重庆，与化龙意复相左。

化龙遂引嫌求斥。盖应龙本雄猜，阻兵嗜杀，所辖五司七姓悉叛离。嬖妾田屠妻张氏，并及其母。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变，告应龙反。梦熊请发兵剿之，蜀中士大夫悉谓蜀三面邻播，属裔以什伯数，皆其弹压，且兵骁勇，数征调有功，剪除未为长策。以故，蜀抚按并主抚。朝议命勘，应龙愿赴蜀，不赴黔。

二十年，应龙诣重庆对簿，坐法当斩，请以二万金赎。御史张鹤鸣方驳问，会倭大入朝鲜，征天下兵，应龙因奏辨，且愿将五千兵征倭自赎，诏释之。兵已启行，寻报罢。巡抚王继光至，严提勘结，应龙抗不出。张时照等复诣奏阙下，继光用兵之议遂决。二十一年，继光至重庆，与总兵刘承嗣等分兵三道进娄山关，屯白石口。

应龙佯约降，而统苗兵据关冲击。承嗣兵败，杀伤大半。会继光论罢，即撤兵，委弃辎重略尽。黔师协剿，亦无功。时四川新抚谭希忠与贵州镇、抚再议剿，御史薛继茂主抚。应龙上书自白，遣其党携金入京行间，执原奏何恩诣綦江县。

二十二年，以兵部侍郎刑玠总督贵州。二十三年，玠至蜀，察永宁、酉阳皆应龙姻媾，而黄平、白泥久为仇仇，宜剪其枝党。乃檄应龙，谓当待以不死。会水西宣慰安疆臣请父国亨恤典，兵部尚书石星手札示疆臣，趣应龙就吏得贳，疆臣奉札至播招应龙。时七姓恐应龙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窜匿其间，又幸龙反，因以为利，驿传文移，辄从中阻。玠檄重庆知府王士琦诣綦江，趣应龙安稳听勘。应龙使弟兆龙至安稳，治邮舍，储Я叩头郊迎，致饩牵如礼，言：“应龙缚渠魁，待罪松坎。

所不敢至安稳者，恐堕安稳仇民不测祸也，幸请至松坎受事。”士琦曰，“松坎亦曩奏勘地。”即单骑往。应龙果面缚道旁，泣请死罪，愿执罪人，献罚金，得自比安国亨。国亨者，曩亦被讦惧罪不出界，故应龙引之。士琦为请于玠，许之，应龙乃缚献黄元等十二人。案验，抵应龙斩，论赎，输四万金助采木，仍革职，以子朝栋代，次子可栋羁府追赎，黄元等斩重庆市，总督以闻。时倭气未靖，兵部欲缓应龙，事东方，朝廷亦以应龙向有积劳，可其奏，于松坎设同知治焉，以士琦为川东兵备副使弹治之。应龙获宽，益怙终不悛。寻可栋死于重庆，益痛恨。促丧归不得，复檄完赎，大言曰：“吾子活，银即至矣。”拥兵驱千余僧招魂去。分遣土目，署关据险。厚抚诸苗，名其健者为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没入其赀以养苗。苗人咸愿为出死力。

二十四年，应龙残余庆，掠大阡、都坝，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又遣其党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势复大炽。二十五年流劫江津及南川，临合江，索其仇袁子升，缒城下，磔之。时兵备王士琦调征倭，应龙益统苗兵，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已，又侵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诇原奏仇民宋世臣、罗承恩等挈家匿偏桥卫，袭破之。大索城中，戮其父母，淫其妻女，备极惨酷。

二十七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部卒三千剿应龙，夺三百落。贼佯北，诱师歼焉，国柱等尽死。东之罢，以郭子章代，而起李化龙节制川、湖、贵州诸军事，调东征诸将刘綎、麻贵、陈璘、董一元南征。时应龙乘大兵未集，勒兵犯綦江。

城中新募兵不满三千，贼兵八万奄至，游击张良贤巷战死，綦江陷。应龙尽杀城中人，投尸蔽江，水为赤。益结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为助，屯官坝，声窥蜀。已，遂焚东坡、烂桥，楚、黔路梗。

二十八年，应龙五道并出，破龙泉司。时总督李化龙已移驻重庆，征兵大集，遂以二月十二月誓师，分八路进。每路约三万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旗鼓甲仗森列，苗大惊。总兵刘綎破其前锋，杨朝栋仅以身免，贼胆落。遂连克桑木、乌江、河渡三关，夺天都、三百落诸囤。贼连败，乃乘隙突犯乌江，诈称水西陇澄会哨，诱永顺兵，断桥，淹死将卒无算。寻綎破九盘，入娄山关。关为贼前门，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綎从间道攀藤毁栅入，陷焉。四月朔，师屯白石，应龙率诸苗决死战。

綎亲勒骑冲中坚，分两翼夹击，败之。追奔至养马城，连破龙爪、海云险囤，压海龙囤，贼所倚天险，谓飞鸟腾猿不能逾者。时偏沅师已破青蛇囤，安疆臣亦夺落濛关，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贼见势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每路投降文缓师。

总兵吴广入崖门关，营水牛塘，与贼力战三日，却之。贼诡令妇人于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复许为应龙仰药死报广，广轻信按兵。已，觇贼诈，益厉兵攻，烧二关，夺贼樵汲路。八路师大集海龙囤，遂筑长围，更番迭攻。贼知必死。会化龙闻父丧，诏以缞墨视师。化龙念贼前囤险不能越，令马孔英率勍兵并力攻其后。

天苦雨，将士驰泥淖中苦战。六月四日，天忽霁，綎先士卒，克土城。应龙益迫，散金募死土拒战，无应者。起，提刀巡垒，见四面火光烛天，大兵已登囤，破土城入。应龙仓皇同爱妾二阖室缢，且自焚。吴广获其子朝栋，急觅应龙尸，出焰中。

贼平。计出师至灭贼，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斩级二万余，生获朝栋等百余人。化龙露布以闻，献俘阙下彩应龙尸，磔朝栋、兆龙等于市。播州自唐入杨氏，传二十九世，八百余年，至应龙而亡。三十一年，播州余逆吴洪、卢文秀等叛，总兵李应祥等讨平之。分播地为二，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为平越府。

永宁，唐兰州地。宋为沪州江安、合江二县境。元置永宁路，领筠连州及腾川县，后改为永宁宣抚司。

洪武四年平蜀，永宁内附，置永宁卫。六年，筠连州滕大寨蛮编张等叛，诈称云南兵，据湖南长宁诸州县，命成都卫指挥袁洪讨之。洪引兵至叙州庆符县，攻破清平关，擒伪千户李文质等。编张遁走，复以兵犯江安诸县。洪追及之，又败其众，焚其九寨，获编张子伪镇抚张寿。编张遁匿溪洞，余党散入云南。帝闻之，敕谕洪曰：“南蛮叛服不常，不足罪。既获其俘，宜编为军。且驻境上，必以兵震之，使詟天威，无遗后患。”未几，张复聚众据滕大寨，洪移兵讨败之。追至小芒部，张遁去，遂取得花寨，擒阿普等。自是，张不敢复出，其寨悉平。遂降筠连州为县，属叙州，以九姓长官司隶永宁安抚司。

七年升永宁等处军民安抚司为宣抚使司，秩正三品。八年以禄照为宣抚使。十七年，永宁宣抚使禄照贡马，诏赐钞币冠服，定三年一贡如例。十八年，禄照遣弟阿居来朝，言比年赋马皆已输，惟粮不能如数。缘大军南征，蛮民惊窜，耕种失时，加以兵后疾疫死亡者多，故输纳不及。命蠲之。二十三年，永宁宣抚言，所辖地水道有一百九十滩，其江门大滩有八十二处，皆石塞其流。诏景川侯曹震往疏凿之。

二十四年，震至泸州按视，有枝河通永宁，乃凿石削崖，以通漕运。

二十六年，以禄照子阿聂袭职。先是，禄照坐事逮至京，得直，还卒于途。其子阿聂与弟智皆在太学，遂以庶母奢尾署司事。至是，奢尾入朝，请以阿聂袭，从之。永乐四年，免永宁荒田租。

宣德八年，故宣抚阿聂妻奢苏朝贡。九年，宣抚奢苏奏：“生儒皆土僚，朝廷所授官言语不通，难以训诲。永宁监生李源资厚学通，乞如云南鹤庆府例，授为儒学训导。”诏从之。景泰二年，减永宁宣抚司税课局钞，以苗贼窃发，客商路阻，从布政司请也。

成化元年，山都掌大坝等寨蛮贼分劫江安等县，兵部以闻。二年，国子学录黄明善奏：“四川山都掌蛮屡岁出没，杀掠良民。景泰元年招之复叛，天顺六年抚之又反。近总兵李安令永宁宣抚奢贵赴大坝招抚，亦未效。恐开衅无已，宜及大兵之集，早为定计，毋酿边患。”三年，明善复言：“宋时多刚县蛮为寇，用白芀子兵破之。白芀子者，即今之民壮；多刚县者，即今之都掌多刚寨也。前代用乡兵有明效，宜急募民壮，以助官军。都掌水稻十月熟，宜督兵先时取其田禾，则三月之内蛮必馁矣。军宜分三路：南从金鹅池攻大坝，中从戎县攻箐前，北从高县攻都掌。

小寨破，大寨自拔。又大坝南百余里为芒部，西南二百里为乌蒙，令二府土官截其险要。更用火器自下而上，顺凤延热，寨必可攻。且征调土兵，须处置得宜，招募民壮，须赏罚必信。”诏总兵官参用之。时总督尚书程信亦奏：“都掌地势险要，必得士兵响道。请敕东川、芒部、乌蒙、乌撒诸府兵，并速调湖广永顺、保靖兵，以备征遣。”又请南京战马一千应用。皆报可。四年，信奏：“永宁宣抚奢贵开通运道，擒获贼首，宜降玺书奖赍。”从之。

十六年，白罗罗羿子与都掌大坝蛮相攻，礼部侍郎周洪谟言：“臣叙人也，知叙蛮情。戎、珙、筠、高诸县，在前代皆土官，国朝始代以流，言语性情不相习，用激变。洪、永、宣、正四朝，四命将徂征，随服随叛。景泰初，益滋蔓，至今为梗。臣向尝言仍立土官治之，为久远计。而都御史汪浩儌幸边功，诬杀所保土官及寨主二百余人，诸蛮怨入骨髓，转肆劫掠。及尚书程信统大兵，仅能克之。臣以谓及今顺蛮人之情，择其众所推服者，许为大寨主，俾世袭，庶可相安。”又言：“白罗罗者，相传为广西流蛮，有众数千，无统属。景泰中，纠戎、珙苗，攻破长宁九县，今又侵扰都掌。其所居，崖险箐深，既难剪灭，亦宜立长官司治之。地近芒部，宜即隶之。羿子者，永宁宣抚所辖。而永宁乃云、贵要冲，南跨赤水、毕节六七百里，以一柔妇人制数万强梁之众，故每肆劫掠。臣以为宣抚土僚，仍令宣抚奢贵治之。其南境寨蛮近赤水、毕节要路者，宜立二长官司，仍隶永宁宣抚。夫土官有职无俸，无损国储，有益边备。”从之。二十五年，永宁宣抚司女土官奢禄献大木，给诰如例。

万历元年，四川巡抚曾省吾奏：“都蛮叛逆，发兵征讨，土官奢效忠首在调，但与贵州土官安国亨有仇。请并令总兵官刘显节制，使不得藉口复仇，妄有骚动。”

从之。初，乌撒与永宁、乌蒙、水西、沾益诸土官境相连，复以世戚亲厚。既而安国亨杀安信，信兄智结永宁宣抚奢效忠报仇，彼此相攻。而安国亨部下吏目与智有亲，恐为国亨所杀，因投安路墨。墨诈称为土知府安承祖，赴京代奏。已而国亨亦令其子安民陈诉，与奢效忠俱奉命听勘于川贵巡抚。议照蛮俗罚牛赎罪，报可。效忠死，妻世统无子，妾世续有幼子崇周。世统以嫡欲夺印，相仇杀。方奏报间，总兵郭成、参将马呈文利其所有，遽发兵千余，深入落红。奢氏九世所积，搜掠一空。

世续亦发兵尾其后。效忠弟沙卜出拒战，且邀水西兵报仇。成兵败绩，乃檄取沙卜于世统，统不应，复杀把总三人，聚苗兵万余，欲攻永宁泄怨。巡按劾成等邀利起衅，宜逮；而议予二土妇冠带，仍分地各管所属，其宣抚司印俟奢崇周成立，赴袭理事。报可。十四年，奢崇周代职，未几死。

奢崇明者，效忠亲弟尽忠子也。幼孤，依世统抚养一十三年。至是，送之永宁，世续遗之氈马，许出印给之。事已定，而诸奸阎宗传等自以昔从世续逐世统，杀沙卜，惧崇明立，必复前恨，遂附水西，立阿利以自固。安疆臣阴阳其间，蛮兵四出，焚劫屯堡，官兵不能禁。总督以闻，朝议命奢崇明暂管宣抚事，冀崇明蠲夙恨，以收人心。而阎宗传等攻掠永宁、普市、麾尼如故。崇明承袭几一载，世续印竟不与，且以印私安疆臣妻弟阿利。巡抚遣都司张神武执世续索印，世续言印在镇雄陇澄处。

陇澄者，水西安尧臣也。陇氏垂绝，尧臣入赘，遂冒陇姓，称陇澄。叙平播州、叙州功，澄与焉，中朝不知其为尧臣也。尧臣外怙播功，内仗水西，有据镇雄制永宁心。蜀抚按以尧臣非陇氏种，无授镇雄意。尧臣以是怀两端，阴助世续。意世续得授阿利，则己据镇雄益坚。又朝廷厌兵，宗传、阿利等方驿骚，己可卧取陇氏也。

而阎宗传等每焚掠，必称镇雄兵，以怖诸部。川南道梅国楼所俘蛮丑者言，镇雄遣将鲁大功督兵五营屯大坝，水西兵已渡马铃堡，约攻永宁，普市遂溃，宗传等以空城弃去。奢崇明又言，尧臣所遣目把彭月政、鲁仲贤六大营助逆不退，声言将抵叙南，攻永宁、沪州。于是总兵侯国弼等，皆归恶于尧臣。都司张神武等所俘唤者、朗者，皆镇雄土目，尧臣亦不能解。

黔中抚按以西南多事，兵食俱诎，无意取镇雄。尧臣因以普市、摩尼诸焚掠，皆归之蜀将。议者遂以贪功起衅，为蜀将罪。四川巡抚乔璧星言：“尧臣狡谋，欲篡镇雄，垂涎兰地有年矣。宗传之背逆恃镇雄，犹镇雄之恃水西也。水西疆臣不助兵，臣已得其状，宜乘逆孽未成，令贵州抚按调兵与臣会剿。倘尧臣稔恶如故，臣即移师击之，毋使弗摧之虺复为蛇，弗窒之罅复为河也。”疏上，廷议无敢决用师者。久之，阿利死，印亦出，蜀中欲逐尧臣之论，卒不可解。时播州清疆之议方沸腾，黔、蜀各纷纷。至是，永宁议兵又如聚讼矣。时朝廷已一意休兵。三十五年，命释奢世续，赦阎宗传等罪，访求陇氏子孙为镇雄后。并令安疆臣约束尧臣归本土司，听遥授职衔，不许冒袭陇职。于是宗传降，尧臣请避去，黔督遂请撤师。旧制，永宁卫隶黔，土司隶蜀。自水、兰交攻，军民激变，奢崇明虽立，而行勘未报。摩尼、普市千户张大策等复请将永宁宣抚改土为流。兵部言，无故改流，置崇明何地，命速完前勘诸案。于是蜀抚拟张大策以失守城池罪，应斩，黔抚拟张神武以擅兵劫掠，罪亦应斩。策斩策，黔人，武，蜀人也。由是两情皆不平，诸臣自相构讼，复纷结不解。会奢崇明子寅与水西已故土官妻奢社辉争地，安兵马十倍奢，而奢之兵精，两相持。蜀、黔抚按不能制，以状闻。四十八年，黔抚张鹤鸣以赤水卫白撒所屯地为永宁占据，宜清还，皆待勘未决。

天启元年，崇明请调马步兵二万援辽，从之。崇明与子寅久蓄异志，借调兵援辽，遣其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至重庆，久驻不发。巡抚徐可求移镇重庆，趣永宁兵。樊龙等以增行粮为名乘机反，杀巡抚、道、府、总兵等官二十余员，遂据重庆。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沪州，陷遵义，兴文知县张振德死之。兴文，故九丝蛮地也。进围成都，伪号大梁，布政使硃燮元、周著，按察使林宰分门固守。石砫土司女官秦良玉遣弟民屏、侄翼明等，发兵四千，倍道兼行，潜渡重庆，营南坪关。

良玉自统精兵六千，沿江上趋成都。诸援兵亦渐集。时寅攻城急，阴纳刘勋等为内应，事觉伏诛。复造云梯及旱船，昼夜薄城，城中亦以砲石击毁之。相持百日，会贼将罗乾象遣人输款，愿杀贼自效。是夜，乾象纵火焚营，贼兵乱，崇明父子仓皇奔，钱帛谷米委弃山积，穷民赖以得活。乾象因率其党胡汝高等来降。时燮元已授巡抚，率川卒追崇明，江安、新都、遵义诸郡邑皆复。时二年三月也。樊龙收余众数万，据重庆险塞。燮元督良玉等夺二郎关，总兵杜文焕破佛图关，诸将迫重庆而军。奢寅遣贼党周鼎等分道来救，鼎败走，为合江民所缚。官军与平茶、酉阳、石砫三土司合围重庆，城中乏食。燮元遂以计擒樊龙，杀之，张彤亦为乱兵所杀，生擒龙子友邦及其党张国用、石永高等三十余人，遂复重庆。

时安邦彦反于贵州，崇明遥倚为声援。三年，川师复遵义，进攻永宁，遇奢寅于土地坎，率兵搏战。大兵奋击，败之。寅被创遁，樊虎亦战死。进克其城，降贼二万。得进拔红崖、天台诸囤寨，降者日至。崇明势益蹙，求救于水西，邦彦遣十六营过河援之。罗乾象急破兰州，焚九凤楼，覆其巢。崇明踉跄走，投水西。邦彦与合兵，分犯遵义、永宁。川师败之于芝麻塘，贼遁入青山。诸将逼渭河，鏖入龙场阵，获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辉等，斩获万计。兰州平。总督硃燮元请以赤水河为界，河东龙场属黔，河西赤水、永宁属蜀。永宁设道、府，与遵义、建武声势联络。未几，贵州巡抚王三善为邦彦所袭死，崇明势复张，将以逾春大举寇永宁。会奢寅为其下所杀，而燮元亦以父丧去，崇明、邦彦得稽诛。崇明称大梁王，邦彦号四裔大长老，诸称元帅者不可胜计，合兵十余万，规先犯赤水。崇祯初，起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诸军务，大会师。燮元定计诱贼深入向永宁，邀之于五峰山桃红坝，令总兵侯良柱大败之，崇明、邦彦皆授首。是役也，扫荡蜀、黔数十年巨憝，前后皆燮元功云。

酉阳，汉武陵郡酉阳县地，宋为酉阳州。元属怀德府。洪武五年，酉阳军民宣慰司冉如彪遣弟如喜来朝贡。置酉阳州，以如彪为知州。八年改为宣抚司，仍以冉如彪为使。置平茶、邑梅、麻免、石耶四洞长官司，以杨底纲、杨金奉、冉德原、杨隆为之，每三年一入贡。石耶不能亲至京，命附于酉阳。二十七年，平茶洞署长官杨再胜，谋杀兄子正贤及洞长杨通保等。正贤等觉之，逃至京师，诉其事，且言再胜与景川侯谋反。帝命逮再胜鞫之，再胜辞服，当族诛，正贤亦应缘坐。帝诛再胜，释正贤，使袭长官。酉阳宣抚冉兴邦以袭职来朝，命改隶渝州。

永乐三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四年免酉阳荒田租。五年，兴邦遣部长龚俊等贡方物，并谢立儒学恩。

景泰七年调宣抚佥事冉廷璋兵，征五开、铜鼓叛苗，赐敕谕赏赍。天顺十三年命进宣抚冉云散官一阶，以助讨叛苗及擒石全州之功也。

弘治七年，宣抚冉舜臣以征贵州叛苗功，乞升职。兵部以非例，请进舜臣阶明威将军，赐敕褒之。十二年，舜臣秦宋农寨蛮贼纠胁诸寨洞蛮，杀掠焚劫，乞剿捕。

保靖、永顺二宣慰亦奏，邑梅副长官杨胜刚父子谋据酉阳，结俊倍洞长杨广震等，号召宋农、后溪诸蛮，聚兵杀掠，请并讨。兵部议，酉阳溪洞连络，易煽动，宜即扑灭，请行镇巡官酌机宜。十四年调酉阳兵五千协剿贵州贼妇米鲁。

正德三年，酉阳宣抚司护印舍人冉廷玺及邑梅长官司奏，湖广镇溪所洞苗聚众攻劫，请兵剿捕。八年，宣抚冉元献大木二十，乞免男维翰袭职赴京，从之。二十年，元再献大木二十，诏量加服色酬赏。

万历十七年，宣抚再维屏献大木二十，价逾三千。工部议，应加从三品服，以为土官输诚之劝，从之。四十六年调酉阳兵四千，命宣抚冉跃龙将之援辽。四十七年，跃龙遣子天胤及文光等领兵赴辽阳，驻虎皮、黄山等处三载，解奉集之围。再援沈阳，以浑河失利，冉见龙战没，死者千余人。撤守辽阳，又以降敌纵火，冉文焕等战没，死者七百余人。兵部尚书张鹤鸣言：“跃龙遣子弟万里勤王，见龙既杀身殉国，跃龙又自捐金二千两，运军器至山海关，振困招魂，忠义可嘉。臣在贵州时，跃龙亦自捐饷征红苗，屡建奇功。今又著节于边，宜加优恤，以风诸边。”

天启元年授跃龙宣慰使，并妻舒氏，皆给诰命，仍恤阵亡千七百余家。二年，奢崇明叛，跃龙率援师合围重庆。及崇明诛，其土舍冉绍文与有功。四年，跃龙以东西赴调效命，为弟见龙及诸阵亡者请赍恤。命下所司。崇祯九年，宣慰使冉天麟疏言：“庶孽天胤假旨谋夺臣爵土，不遂，擅兵戕杀。”下抚按察勘。时蜀方忧盗，大吏自顾不暇，土官事多寝阁云。

石砫，以石潼关、砫薄关而名。后周置施州。唐改青江郡。宋末，置石砫安抚司。元改石砫军民府，寻仍为安抚司。

洪武七年，石砫安抚使马克用遣其子付德与同知陈世显入朝，贡方物。八年，改石砫安抚司为宣抚司，隶重庆府。十六年，石砫溪蛮寇施州，黔江守御官军击破之。十八年，石砫宣抚同知陈世显遣子兴潮等奉表贡方物，贺明年正旦。二十四年赐石砫宣抚同知陈兴潮及其子文义白金百两，以从征散毛洞有功故也。

宣德五年命宣抚马应仁子镇为宣抚。初，应仁有罪应死，贷谪戍。至是，帝念其祖克用尝效力先朝，命求其子孙之良者用之，故有是命。

成化十八年，四川巡抚孙仁奏：“三月内盗三百人入石砫，杀宣抚马澄及隶卒二十余人，焚掠而去。以石砫地邻酆都，互争银场相讦，有司不为区治，致相仇杀。”

命责有司捕贼。仁奏：“石砫岁办铅课五千一百三十斤，正统后停之。邻境军民假以征课，乘机窃取，酿成祸阶。请除其课，闭其洞，仍移忠州临江巡检于酆都南宾里之姜池，以便防守。”从之。是年，命马徽为宣抚。

万历二十二年，石砫女土官覃氏行宣抚事。土吏马邦聘谋夺其印，与其党马斗斛、斗霖等，集众数千，围覃氏，纵火焚公私庐舍八十余所，杀掠一空。覃氏上书言：“臣自从征叠、茂，击贼大雪山，斩首捕寇，皆著有成劳，屡膺上官奖赏。今邦聘无故虔刘孤寡，臣岂不能出一旅与之角胜负，诚以非朝命，不敢也。今叛人斯在，请比先年楚金洞舍覃碧谋篡事，愿与邦聘同就吏。”二十三年命四川抚，按谳其狱，事未决。会杨应龙反播州，覃与应龙为姻，而斗斛亦结应龙，两家观望，狱遂解。覃氏有智计，性淫，故与应龙通。长子千乘失爱，暱次子千驷，谓应龙可恃，因聘其女为千驷妻。千驷入播，同应龙反。千乘袭马氏爵，应调，与酉阳冉御同征应龙。应龙败。千驷伏诛，而千乘为宣抚如故。千乘卒，妻秦良玉以功封夫人，自有传。

## 列传第二百一 云南土司

明洪武十四年，大军至滇，梁王走死，遂置云南府。自是，诸郡以次来归，垂及累世，规制咸定。统而稽之，大理、临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孟艮、孟定等处则为司，新化、北胜等处则为州，或设流官，或仍土职。今以诸府州概列之土司者，从其始也。盖滇省所属，多蛮夷杂处，即正印为流官，亦必以土司佐之。而土司名目淆杂，难以缕析，故系之府州，以括其所辖。而于土司事迹，止摭其大纲有关乎治乱兴亡者载之，俾控驭者识所鉴焉。

○云南土司一

云南 大理 临安 楚雄 澄江 景东 广南 广西 镇沅 永宁 顺宁蒙化孟艮 孟定耿马安抚司附 曲靖云南，滇国也。汉武帝时始置益州郡。蜀汉置云南郡。隋置昆州，唐仍之。后为南诏蒙氏所据，改鄯阐府。历郑、赵、杨三氏，至大理段氏，以高智升领鄯阐牧，遂世其地。元初，置鄯阐万户府。既改置中庆路，封子忽哥为云南王镇之，仍录段氏子孙守其土。忽哥死，其子嗣封为梁王。

洪武六年，遣翰林待制王祎等赍诏谕梁王，久留不遣，卒遇害。八年复遣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往，中途为梁使所害。十四年，征南将军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师至云南城，梁王赴滇池死，定其地。改中庆路为云南府，置都指挥使司，命都督佥事冯诚署司事。二月诏谕云南诸郡蛮。十五年，友德等分兵攻诸蛮寨之未服者，土官杨苴乘隙作乱，集蛮众二十余万攻云南城。时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寇至，都督谢熊、冯诚等撄城固守，贼不能攻，遂远营为久困计。时沐英方驻师乌撒，闻之，将骁骑还救。至曲靖，遣卒潜入报城中，为贼所得，绐之曰：“总兵官领三十万众至矣。”贼众惊愕，拔营宵遁，走安宁、罗次、邵甸、富民、普宁、大理、江川等处，复据险树栅，谋再寇。英分调将士剿降之，斩首六万余级，生擒四千余人，诸部悉定。二十五年，英卒，命其子春袭封西平侯，仍镇云南。

自英平云南，在镇十年，恩威著于蛮徼；每下片楮，诸番部具威仪出郭叩迎，盥而后启，曰：“此令旨也。”沐氏亦皆能以功名世其家。每大征伐，辄以征南将军印授之，沐氏未尝不在行间。数传而西平裔孙当袭侯，守臣争之，谓滇人知有黔国公，不知西平侯也。孝宗以为然，许之。自是，遂以公爵佩印，为故事。诸土司之进止予夺，皆咨禀。及承平久，文网周密，凡事必与太监抚、按、三司会议后行，动多掣肘，土官子孙承袭有积至二三十年不得职者。土官复慢令玩法，无所忌惮；待其罪大恶极，然后兴兵征剿，致军民日困，地方日坏。大学士杨一清等因武定安铨之乱，痛切陈之。黔国公沐绍勋亦以为言。虽得旨允行，亦不能更革。驯至神宗之世，朝廷惰媮，封疆败坏日甚一日。缅、莽之叛，皆土官之失职者导之。虽稍奏肤功，而滇南丧败，卒由土官沙定洲之祸。

沙定洲者，王弄山长官司沙源之子也。源骁勇有将材，万历中，数从征调有功，巡抚委以王弄副长官事。继以征建水功，以安南长官司废地畀之。后征东川、水西、马龙山等处，全云南会城，称首功，累加至宣抚使，时号沙兵。定洲，其仲子也。

崇祯中，元谋土知州吾必奎叛。总兵官沐天波剿之，调定洲从征。定洲不欲行，出怨言。会奸徒饶希之、余锡朋者逋天波金，无以偿。锡朋常出入土司家，夸黔府富盛。定洲心动，阴结都司阮韵嘉诸人为内应。既定洲入城辞行，天波以家讳日不视事，定洲噪而入，焚劫其府。天波闻变，由小窦遁。时宁州土司禄永命在城，方巷战拒贼，从官周鼎止天波，留讨贼。天波疑鼎为定洲诱己，杀之，其母妻皆走城北自焚死。定洲据黔府，盘踞会城。劫巡抚吴兆元，使题请代天波镇滇，传檄州县，全滇震动。禄永命与石屏州龙在田俱引所部去。

天波走楚雄，金沧副使杨畏知奉调驻城中，谓天波曰：“公何不走永昌，使楚得为备，而公在彼掎角，首尾牵制之，上策也。”天波从之。定洲至楚雄，城闭不得入，乃去。遣其党王翔、李日芳等，攻陷大理、蒙化。畏知乘间檄城外居民尽入城，筑陴浚隍，调土、汉兵守之。定洲闻禄永命等各固守，不敢至永昌，恐畏知截其归路，急还兵攻楚雄。畏知坐城楼，贼发巨砲击之，烟焰笼城橹，众谓畏知已死，而畏知端坐自如，贼相惊谓神。畏知伺贼间，辄出奇兵杀贼甚众。贼引去，攻石屏不下，还攻宁州，禄永命战死。贼计迤东稍稍定，乃复攻楚雄。分兵为七十二营，环城掘濠，为久困计。

会张献忠死，其部将孙可望率余众由遵义入黔，称黔国焦夫人弟来复仇。民久困沙兵，喜其来，迎之。定洲解楚雄围，迎战于草泥关，大败，遁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陆凉、宜良入云南城，分遣李定国徇迤东诸府。而可望自率兵西出，畏知御于启明桥，兵败，被执。可望闻其名，不杀，语之曰：“吾与尔共讨贼，何如？”畏知要以三事：“不用献忠伪号，不杀百姓，不掳妇女，吾从尔。”

可望皆许之。即折箭相誓，乃以书谕天波如畏知言，天波亦来归。而李定国之徇临安者，定洲部目李阿楚拒战甚力。定国穴地置砲，砲发城陷，遂入。驱城中官民于城外白场杀之，凡七万八千余人，斩获不与焉。当时皆意定国破临安，必袭阿迷，取定洲，乃仅掠临安子女而回，所过无不屠灭。迤西以畏知在军，得保全。

始定洲归，屯兵洱革龙，且借安南援自固。会可望与定国不协，声其罪，杖之百，责以取定洲自赎。定国既至，定洲土目杨嘉方迎定洲就其营宴。定国侦知之，率兵围营，相拒数日，乃出降。遂械定洲及妻万氏数百人回云南，剥其皮市中。可望遂据滇，而天波卒走死于缅甸。

大理，唐叶榆县境也。麟德初，置姚州都督府。开元末，蒙诏皮罗阁建都于此，为南诏，治太和城。至阁罗凤，号大蒙国，异牟寻改大礼国。其后，郑买赐、赵善政、杨干贞互篡夺，至五代晋时，段思平得之，更号大理国。元宪宗取云南，至大理，段智兴降附，乃设都元帅，封智兴为摩诃罗嵯，管领八方。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同智兴安辑其民。段氏有大理，传十世至宝。闻太祖开基江南，遣其叔段真由会川奉表归款。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克云南，授段明为宣慰使。明遣都使张元亨贻征南将军书曰：“大理乃唐交绥之外国，鄯阐实宋斧画之余邦，难列营屯，徒劳兵甲。请依唐、宋故事，宽我蒙、段，奉正朔，佩华篆，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友德怒，辱其使。明再贻书曰：“汉武习战，仅置益州。元祖亲征，祗缘鄯阐。乞赐班师。”友德答书曰：“大明龙飞淮甸，混一区宇。陋汉、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浅图。大兵所至，神龙助阵，天地应符。汝段氏接武蒙氏，运已绝于元代，宽延至今。我师已歼梁王，报汝世仇，不降何待？”

十五年，征南左将军蓝玉、右将军沐英率师攻大理。大理城倚点苍山，西临洱河为固。闻王师至，聚众扼下关。下关者，南诏皮罗阁所筑龙尾关也，号极险。玉等至品甸，遣定远侯王弼以兵由洱水东趋上关，为掎角势，自率众抵下关，造攻具。

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门间道夜渡河，绕出点苍山后，攀木援崖而上，立旗帜。昧爽，军抵下关者望见，皆踊跃讠雚噪，蛮众惊乱。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遂斩关入。蛮兵溃，拔其城，酋长段世就擒。世与明皆段宝子也。至京师，帝传谕曰：“尔父宝曾有降表，朕不忍废。”赐长子名归仁，授永昌卫镇抚；次子名归义，授雁门镇抚。大理悉定，因改大理路为大理府，置卫，设指挥使司。

十六年，品甸土酋杜惠来朝，命为千夫长。命六安侯王志、安庆侯仇成、凤翔侯张龙督兵往云南品甸，缮城池，立屯堡，置邮传，安辑人民。十七年以土官阿这为邓川知州，阿散为太和府正千夫长，李硃为副千夫长，杨奴为云南县丞。十九年置云南洱海卫指挥使司，以赖镇为指挥佥事。洱海，本品甸也。兵燹后，人民流亡，室庐无复存者。镇至，复城池，建谯楼，治庐舍市里，修屯堡、堤防、斥堠，又开白盐井，民始安辑。二十年诏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屯种，以俟征讨。永乐以后，云南诸土官州县，率按期入贡，进马及方物，朝廷赐予如制。嘉靖元年改十二关长官司于一泡江之西，从巡抚何孟春奏也。

临安，古句町国。汉置县。唐为羁縻牁州地。天宝末，南诏蒙氏于此置通海郡。

元时内附，置阿僰部万户府。至元中改临安路，属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

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下云南，遣宣德侯金朝兴分道取临安。元右丞兀卜台、元帅完者都及土官杨政降，改路为府，废宣慰司，置临安卫指挥使司。十七年以土官和宁为阿迷知州，弄甥为宁州知州，陆羡为蒙自知县，普少为纳娄茶甸副长官；俱来朝贡，因给诰敕冠带以命之。十八年，临安府千户纳速丁等来朝，人赐米十石。

永乐九年，溪处甸长官司副长官自恩来朝，贡马及金银器，赐赉如例。自恩因言：“本司岁纳海七万九千八百索，非土所产，乞准钞银为便。”户部以洪武中定额，难准折输。帝曰：“取有于无，适以厉民，况彼远夷，尤当宽恤，其除之。”

宣德五年，中官云仙还自云南，奏设东山口巡检司，以故土官后普觉为巡检。

八年，亏容甸长官司奏：“河底自洪武中官置渡船，路通车里、八百。近年军民有逃逸出境诈称使者，迫令乘载，往往被害，又沿河时有劫盗出没。乞置巡检司，以故把事袁凯之子瑀为巡检。”从之。嘉靖元年复设宁州流官知州，掌州事，土知州禄氏专职巡捕。宁州旧设流官，正德初，土官禄俸阴贿刘瑾罢之。遂交通弥勒州十八寨强贼为乱，为官军捕诛，其子禄世爵复以罪谕死。抚按请仍设流官，从之。初，临安阿迷州土官普柱，洪武中为土知州。后设流，录其后觉为东山巡检，既而以他事废。正德二年以广西维摩、王弄山与阿迷接壤，盗出没，仍令普觉后纳继前职。

普维籓者，与宁州禄氏构兵，师歼焉。维籓子名声，幼育于官，既长，有司俾继父职。名声收拾旧部，勇于攻战，从讨奢安有功，仍授土知州，渐骄恣。崇祯五年，御史赵洪范按部，名声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帜列数里。洪范大怒，谋之巡抚王伉，请讨，得旨。官军进围州城，名声恐，使人约降，而阴以重贿求援于元谋土官吾必奎。时官军已调必奎随征，必奎与名声战，兵始合，佯败走。官军望见，遂大溃，布政使周士昌战死。朝廷以起衅罪伉，逮治，而名声就抚。然骄恣益甚，当事者颇以为患。已而广西知府张继孟道出阿迷，以计毒杀之。必奎闻名声死，遂反，连陷武定、禄丰、楚雄诸城。宁州土官禄永命、石屏州土目龙在田，俱与必奎、名声从征著名，至是，黔国公沐天波檄之统兵，合剿擒必奎。名声妻万氏，本江西寄籍女，淫而狡。名声死后，改嫁王弄山副长官沙源之子定洲。名声有子曰服远，与万氏分寨居，定洲诱杀服远，并其地。天波檄定洲取必奎，定洲不欲行，遂反，详前传。

临安领州四，县四。其长官司有九，曰纳楼茶甸，曰教化三部，曰溪处甸，曰左能寨，曰王弄山，曰亏容甸，曰思陀甸，曰落恐甸，曰安南，其地皆在郡东南。

西平侯征安南，取道于此。莲花滩之外即交荒外，而临安无南面之虞者，以诸甸为之备也。但地多瘴，流官不欲入，诸长官亦不请代袭，自相冠带，日寻干戈。纳楼部内有矿场三，曰中场、鹅黄、摩诃。封闭已久，亡命多窃取之。其安南长官司，本阿僰蛮所居，旧名褒古，后名舍资。元为舍资千户所。以地近交址，改安南，属临安路。正德八年，蒙自土舍禄祥争袭父职，鸩杀其嫡兄禄仁，安南长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称乱，守臣讨平之。事闻，命革蒙自土官，改长官司为新安守御千户所，调临安卫中所官军戍之。

楚雄，昔为威楚。元宪宗置威楚万户府。至元后，置威楚开南路宣抚司。洪武十五年，南雄侯赵庸取其地。十七年以土官高政为楚雄府同知，阿鲁为定边县丞。

永乐元年，楚雄府言：“所属蛮民，不知礼义。惟僰种赋性温良，有读书识字者。

府州已尝设学教养，其县学未设。县所辖六里，僰人过半，请立学置官训诲。”从之。

宣德五年命故土知府高政女袭同知。政初为同知，永乐中来朝，时仁宗监国，嘉其勤诚，升知府，子孙仍袭同知。政卒，无子，妻袭。又卒，其女奏乞袭知府。

帝曰：“皇考有成命。”令袭同知。

八年升南安州琅井土巡检李保为州判官；以乡老言：“本州俱罗舞、和泥、乌蛮杂类，禀性顽犷，以无土官管束，多致流移，差役赋税，俱难理办。众尝推保署州事，抚绥得宜，民皆向服，流移复归，乞授本州土官。”吏部言：“南安旧无土官，难从其请。”帝以为治在顺民情，从之。九年，黔国公沐晟等奏：“楚雄所属黑石江及泥坎村银场，军民盗矿，千百为群，执兵攘夺。楚雄县贼首者些纠合武定贼者惟等，劫掠军民，杀巡检张祯。又定边县阿苴里诸处强贼，聚众抄掠景东等卫。

大理、蒙化、楚雄、姚州皆有盗出没。”帝敕责晟等，期以三年，讨靖诸为乱者。

嘉靖四十三年，楚雄叛蛮阿方等兵起，先攻易门所，流劫嶍峨、昆阳、新化各州县，僭称王，约土官王一心、王行道为援。一心后悔，诣军门请讨贼自效。巡抚吕光洵许之，招降数百人。官军分道进，擒获贼党。乘胜攻大、小木址二寨，克之，斩阿方首，余贼悉平。

澄江，唐为南宁、昆二州地。天宝末，没于蛮，号罗伽甸。宋时，大理段氏号罗伽部。元置罗伽万户府。至元中，改澄江路。洪武十五年，云南平，澄江归附，改澄江府。地居滇省之中，山川明秀，蚕衣耕食，民安于业。近郡之罗罗，性虽顽狠，然恭敬上官。官至，争迎到家，刲羊击豕，罄所有以供之，妇女皆出罗拜，故于诸府独号安静云。

景东，古柘南也，汉尚未有其地。唐南诏蒙氏始置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据。

元中统三年讨平之，以所部隶威楚万户。至元中，置开南州。洪武十五年平云南，景东先归附。土官俄陶献马百六十匹、银三千一百两、驯象二。诏置景东府，以俄陶知府事，赐以文绮袭衣。十八年，百夷思伦发叛，率众十余万攻景东之北吉寨。

俄陶率众御之，为所败，率其民千余家避于大理府之白崖川。事闻，帝嘉其忠，遣通政司经历杨大用赍白金文绮赐之。二十三年，沐英讨平思伦发，复景东地，因奏景东百夷要冲，宜置卫。以锦衣卫佥事胡常守之，俄陶仍旧职。二十四年，帝以景东为云南要害，且多腴田，调白崖川军士屯守。二十六年命洱海卫指挥同知赖镇守景东，从沐春请也。

宣德五年置孟缅长官司。时景东奏所辖孟缅、孟梳，地方遐远，屡被外寇侵扰。

乞并孟梳于孟缅，设长官司，授把事姜嵩为长官，以隶景东，岁增贡银五十两。六年，大侯土知州刀奉汉侵据孟缅地，敕黔国公沐晟遣官抚谕。

正统中，思任发叛，官军征麓川，知府陶瓚从征有功，进阶大中大夫。弘治十五年正月，景东卫云雾黑暗，昼夜不别者凡七日，巡抚陈金以闻。命廷臣议考察，以谢天变。南京刑部、都察院承旨，考黜文武官千二百员。嘉靖中，者东甸称乱，劫景东府印去。土舍陶金追斩其头目，夺印归。

景东部皆僰种，性淳朴，习弩射，以象战。历讨铁索、米鲁、那鉴、安铨、凤继祖诸役，皆调其兵及战象。天启六年，贵州水西安邦彦反，率众二十万入滇境，至马龙后山，去会城十五里。总兵官调景东土舍陶明卿率兵伏路左。贼分道并至，官兵御之，贼拒战，势甚锐。明卿乃以象阵从左翼冲出横击，贼溃，追奔十余里。

巡抚上功，推明卿第一。景东每调兵二千，必自效千余，饷士之费，未尝仰给公家，土司中最称恭顺。其府治东有邦泰山，颇险峻，土官陶姓所世居也。

广南，宋时名特磨道。土酋侬姓，智高之裔也。元至元间，立广南西路宣抚司。

初领路城等五州，后惟领安宁、富二州。洪武十五年归附，改广南府，以土官侬郎金为同知。十八年，郎金来朝，赐锦绮钞锭。二十八年，都指挥同知王俊奉命率云南后卫官军至广南，筑城建卫。郎金父贞佑不自安，结众据山寨拒守。俊遣人招之，不服，时伏草莽中劫掠，觇官军进退。俊乃遣指挥欧庆等分兵攻各寨，自将取贞佑；又以兵扼间道，绝其救援。诸寨悉破，众溃，贞佑穷促就擒，械送京师。降郎金为府通判。

永乐六年，富州土知州沈弦经入贡，值仁孝皇后丧，弦经奉香币致祭。宣德元年，土官侬郎举来朝，贡马。正统六年，广南贼阿罗、阿思等劫掠，命总兵官沐昂等招抚之。时富州土官沈政与郎举互讦纠众侵地，帝命昂等勘处。七年，昂奏二人叛逆无实迹，因有隙相妄奏。兵部请治政等罪，帝以蛮人宥之。政、举相仇杀已十余年，时方征麓川，惮兵威不敢动。未几，郎举以从征功升同知，死无嗣，四门舍目共推侬文举署事，屡立战功。万历七年，实授同知。子应祖从征三乡，亲获贼首，诏赏银百两。播州之役，征其兵三千讨寻甸叛目，皆有功，赐四品服。

侬氏自文举藉四门舍目推拥之力得授职，后侬氏袭替必因之。土官之政出于四门，租税仅取十之一。道险多瘴，知府不至其地，印以临安指挥一人署之。指挥出，印封一室，入取，必有瘟疠死亡。万历末，知府廖铉者，避瘴临安，以印付同知侬仕英子添寿。添寿死，家奴窃印并经历司印以逃，既而归印于其族叔侬仕祥。时仕英亲弟仕獬例得袭，索仕祥印，仕祥不与，遂献地与泗城土官岑接，与连婚构兵，灭仕獬家。及仕祥死，子琳以府印送接，而经历司印又为琳弟琼所有。巡抚王懋中调兵往问，琼惧，还印于通判周宪，接亦出府印献于官。时兵方调至境，遽遣归。

廷议治铉擅离与守巡失抚之罪，琼、接已输服，勿问，诏可。未几，侬绍汤兄弟争袭，各纠交阯丘象，焚掠一空。

广西，隋属牂州，后为东僰、乌蛮等部所居。唐隶黔州都督府。后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段皆莫能制。元宪宗时始内属。至元十二年籍二部为军，置广西路。

洪武十四年归附，以土官普德署府事。二十年，普德及弥勒知州赤善、师宗知州阿的各遣人贡马，诏赐文绮钞锭。二十四年，布政使张紞奏：“维摩、云龙、永宁、浪渠、越顺等州县蛮民顽恶，不遵政教，宜置兵戍守，以控制之。”是后，朝贡赐予如制。

正统六年，总兵官沐昂奏师宗州及广南府贼阿罗、阿思纠合为乱，命昂等招谕，未几平。成化中，土知府昂贵有罪，革其职，安置弥勒州，乃置流官，始筑土城。

嘉靖元年设云南弥勒州十八寨守御千户所。其部众好掳掠，无纪律，至水西、乌撒用兵，始征调之。崇祯间，巡按御史傅宗龙由滇入黔，招普兵以行。时滇中最勍称沙普兵，亦曰昂兵。

镇沅，古濮、洛杂蛮所居，《元史》谓是和泥、昔朴二蛮也。唐南诏蒙氏银生府地。其后，金齿僰蛮据之。元时为威远蛮棚府，属元江路总管。洪武十五年，总管刀平与兄那直归附，授千夫长。建文四年置镇沅州，以刀平为知州。永乐三年，刀平率其子来朝，贡方物，赐钞文绮。从征八百，又从攻石崖、者达寨外部。整线来降，入贡方物。升为府，以刀平为知府，置经历、知事各一员。贡赐皆如例。成化十七年，以地方未平，免镇沅诸土官朝觐。正统元年复免。

嘉靖中征安铨，调镇沅兵千人，命刀宁息领之。复调其子刀仁，亦率兵千人，征那鉴，克鱼复寨。初，镇沅印为那氏所夺，至是得印以献，命给之。领长官司一，曰禄谷寨，永乐十年置。

永宁，昔楼头夹地，接吐蕃，又名答蓝。唐属南诏，后为麽些蛮所据。元宪宗时内附，至元间，置答蓝管民官，寻改永宁州，隶北胜府。洪武平云南时，属鹤庆府。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十二月，土贼卜百如加劫杀军民，前军都督佥事何福遣指挥李荣等讨之。其子阿沙遁入革失瓦都寨，官军赍三日粮，深入追之，会天大雨，众饥疲，引还。

永乐四年设四长官司，隶永宁土官，以土酋张首等为长官，各给印章，赐冠带彩币。寻升永宁为府，隶布政司，升土知州各吉八合知府，遣之赍敕往大西番抚谕蛮众。宣德四年，永宁蛮寨矢不剌非纠四川盐井卫土官马剌非杀各吉八合，官军抚定之。命卜撒袭知府，复为矢不剌非所杀。已，命卜撒之弟南八袭，马剌非又据永宁节卜、上、下三村，逐南八，大掠夜白、尖住、促卜瓦诸寨。事闻，帝命都督同知沐昂勒兵谕以祸福，并移檄四川行都司下盐井卫谕马剌非还所据村寨。正统二年，马剌非为南八所攻，拔乌节等寨，南八亦言马剌非杀害。诏镇巡官验问，令各归侵地，乃寝。

永宁界，东至四川盐井卫十五里，西至丽江宝山州，南至浪渠州，北至西番。

领长官司四，曰剌次和，曰瓦鲁之，曰革甸，曰香罗。

顺宁府，本蒲蛮地，名庆甸。宋以前不通中国，虽蒙氏、段氏不能制。元泰定间始内附。天历初，置顺宁府并庆甸县，后省入府。洪武十五年，顺宁归附，以土酋阿悦贡署府事。十七年命阿日贡为顺宁知府。二十三年，土酋猛丘、土知府子丘等，不输征赋，自相仇杀。大理卫指挥郑祥征蒙化贼，移师至甸头，破其寨。猛丘请降输赋，乃还。猛丘死，把事阿罗等复起兵相攻击。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遣郑祥与指挥李荣等，分道进讨，擒阿罗等诛之。后贡赐如制。

顺宁与大侯接境。万历中，大侯土舍奉赦、奉学兄弟不相能。奉学倚妻父土知府猛廷瑞，与兄赦日构兵。巡抚陈用宾檄参将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处。以仁袭执廷瑞，因请改顺宁为流官。先著被檄，极言不可讨，被谤语，逮下狱庾死。然廷瑞实无反谋，以参将吴显忠觇其富，诬以助恶，索金不应，遂谗于巡按张应扬，转告巡抚陈用宾。廷瑞大恐，不得已斩奉学以献。显忠益诬其阴事，傅以反状，抚按会奏，得旨大剿。廷瑞出，献印献子以候命，不从。显忠帅兵入其寨，尽取猛氏十八代蓄赀数百万，诱廷瑞至会城执之，献捷于朝。于是所部十三寨尽愤，始聚兵反，官兵悉剿除之，并杀其子。以仁超擢右都御史，廕子。未几坐大辟，系狱，应扬亦病卒。人以为天道云。

顺宁附境有猛猛、猛撒、猛缅，所谓三猛也。猛猛最强，部落万人，时与二猛为难。其地田少箐多，射猎为业。猛缅地虽广，而人柔弱。部长赐冠带，最忠顺。

猛撒微弱，后折入于耿马云。

蒙化，唐属姚州都督府。蒙氏时，细奴逻筑城居之，号蒙舍诏。段氏改开南县。

元为州，属大理。洪武十七年以土酋左禾为蒙化州判官、施生为正千夫长。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以蒙化所属蛮火头字青等梗化不服，请置卫。命指挥佥事李聚守蒙化。贼高天惠作乱，大理卫指挥使郑祥捕斩之，传首云南。

永乐九年，土知州左禾、正千夫长阿束来朝，贡马，赐予如例。既，左伽从征麓川，战于大侯，功第一，进秩临安知府，掌州事。正统中，升州为府，以左伽为知府，世袭。所部江内诸蛮，性柔，颇驯扰，江外数枝，以勇悍称。每应征调，多野战，无行伍。

成化十七年，巡抚奏地方未宁，免蒙化土官明年朝贡。正统元年诏复免。万历四十八年，云龙土知州段龙死，子嘉龙立，养子进忠杀嘉龙争袭，流劫杀掠。官军进讨，进忠从间道欲趋大理，官军擒诛之，改设流官，授段氏世吏目一人。

孟艮，蛮名孟掯，自古不通中国。永乐三年来归，设孟艮府，隶云南都司，以土酋刀哀为知府，给印诰冠带。时刀哀遣人来朝，请设治所，岁办差发黄金六十两。

六年，土知府刀交遣弟刀哈哄贡象及金银器。礼部言：“刀交尝构兵攻劫邻境，诈谲不诚，宜却其贡。”帝曰：“蛮夷能悔过来朝，往事不足责。”命赐钞及绒锦绮帛。是后，贡赐皆如例。宣德六年，命内官杨琳赍彩币往赐孟艮知府刀光。正统间，孟艮地多为木邦所并。景泰中，入贡知府名庆马辣，不知于刀氏何属也。

孟艮在姚关东南二千里外，沃野千里，最殷富。地多虎，农者于树杪结草楼以护稼。云南知府赵混一尝入其境，待之礼慢，后无复至者。

孟定，蛮名景麻。至元中，立孟定路军民总管府，领二甸，隶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洪武十五年，土酋刀名扛来朝，贡方物，赐绮帛钞币，设孟定府，以刀浑立为知府。永乐二年，孟定土官刀景发遣人贡马，赐钞罗绮。遣使往赐印诰、冠带、袭衣，复颁信符、金字红牌。四年，帝以孟定道里险远，每岁朝贡不便，令自今三年一贡，如庆贺谢恩不拘例。

初，孟琏与孟定皆麓川地，其土目皆故等夷，恶相属；后改孟琏隶云南，多以互侵土地仇杀。宣德六年，土知府罕颜法以为言，敕黔国公沐晟遣官抚谕，俾各归侵掠。正统中，麓川叛，孟定知府刀禄孟遁走。木邦土官罕葛从征有功，总督王骥奏令食孟定之土。嘉靖间，木邦罕烈据地夺印，令土舍罕庆守之，名为耿马；地之所入，悉归木邦。万历十二年，官兵取陇川，平孟定故地，以罕葛之后为知府。十五年颁孟定府印。崇祯末，孟定叛，降于缅甸。其地，自姚关南八日程，西接陇川，东连孟琏，南木邦，北镇康。土瘠人稀，有马援城在焉。领安抚司一，曰耿马。万历十二年置，以们罕为安抚使。与孟定隔喳哩江。孟定居南，耿马居北。罕死，弟们罕金护印，屡奉朝贡。时木邦思礼作乱，侵湾甸、镇康，倚罕金为声援。天启二年，缅人攻猛乃、孟艮，罕金欲救之。缅移兵攻金，金厚赂之，乃解。后与木邦罕正构难不绝云。

曲靖，隋恭、协二州地。唐置南宁州，改恭州为曲州，分协州置靖州，至元初，置磨弥部万户，后改为曲靖路宣慰司。

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下云南，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帅张麟、行省平章刘辉等来降。十五年改曲靖千户所为曲靖军民指挥使司，置曲靖军民府。十六年，沾益州土官安索叔、安磁等贡马及罗罗刀甲、氈衫、虎皮。诏赐磁、冠带、绮罗衣各一袭并文绮、钞锭。罗雄州土酋纳居来朝，赐钞币。十七年，亦佐县土酋安伯作乱，西平侯沐英发兵讨降之。

二十年，越州土酋阿资与罗雄州营长发束等叛。阿资者，土官龙海子也。越州，蛮呼为苦麻部。元末，龙海居之，所属俱罗罗斯种。王师征南时，英驻兵其地之汤池山。龙海降，遂遣子入朝，诏以龙海为知州。寻为乱，英擒之，徙辽东，至盖州病死。阿资继其职，益桀骜，至是叛。帝命英会征南将军傅友德进讨。道过平夷，以其山险恶，宜驻兵屯守，遂迁其山民往居卑午村，留神策卫千户刘成等将千人置堡其地，后以为平夷千户所。阿资等率众寇普安，烧府治，大肆剽掠。友德率兵击之，斩其营长。二十二年，友德等进攻，土官普旦来降。阿资退屯普安，倚崖壁为寨。友德以精兵蹙之，蛮众皆缘壁攀崖，坠死者不可胜数，生擒一千三百余人，获马畜甚众。阿资遁还越州，复追击败之，斩其党五十余人。阿资穷蹙请降。初，阿资之遁也，扬言曰：“国家有万军之勇，我地有万山之险，岂能尽灭我辈。”英乃请置越州、马龙二卫，扼其险要，复分兵追捕，至是遂降。

英等以陆凉西南要地，请设卫屯守。命洱海卫指挥佥事滕聚于古鲁昌筑城，置陆凉卫指挥使司。英又言：“曲靖指挥千户哈刺不花，乃故元守御陆凉千户。今陆凉置卫，宜调于本卫镇守，庶绝后患。”诏从之。帝以平夷尤当要冲，四面皆诸蛮部落，乃遣开国公常升往辰阳集民间丁壮五千人，统以右军都督佥事王成，即平夷千户所改置卫。二十三年置越州卫。二十四年徙越州卫于陆凉州；以英言云南诸蛮皆降，惟阿资恃险屡叛，宜徙卫军守御。已，阿资复叛。命都督佥事何福为平羌将军，率师进讨，屡败贼众。会连月淫雨水溢，阿资援绝，与其众降。福择旷地列栅，以置其众。西南有木蓉菁，贼常出没处，复调普安卫官军置宁越堡镇之，然阿资终不悛。

二十七年，阿资复反。西平侯沐春及福率兵营于越州城北，遣壮士伏于岐路，而以兵挑战。蛮兵悉众出，伏起，大败之，阿资脱身遁。初，曲靖土军千户阿保、张琳所守地，与越州接壤，部众多相与贸易。春使人结阿保等，觇阿资所在及其经行地，星列守堡，绝其粮道，贼益困。二十八年，福潜引兵屯赤窝铺，遣百户张忠等捣贼巢，擒阿资，斩之，俘其党，越州乃平。自是以后，诸土官按期朝贡，西南晏然。

正统二年，曲靖军民知府晏毅言四事：一，土官承袭，或子孙，或兄弟，或妻继夫，或妾继嫡，皆无豫定次序，致临袭争夺，仇杀连年。乞敕该部移文所司，豫为定序造册，土官有故，如序袭职。一，请恤阵亡子孙。一，请云南官俸，悉如四川之例。一，均户口田地。事下所司议行。毅复请设沾益州松韶巡检，从之。

嘉靖中，罗雄知州者浚杀营长，夺其妻，生子继荣，稍长即持刀逐浚。浚欲置之死，以其母故不忍。及浚请老，以继荣代袭，继荣遂逐浚。浚诉之镇巡官，命迎浚归。继荣阳事之，实加禁锢。万历九年调罗雄兵征缅。继荣将行，恐留浚为难，遂弑浚。时沾益土知州安世鼎死，妻安素仪署州事，亦提兵赴调。继荣与之合营，通焉，且倚沾益兵力为助。师过越州，留土官资氏家，淫乐不进。知州越应奎白于兵备，将擒之，继荣走，遂聚众反。攻破陆凉鸭子塘、陡陂诸寨，筑石城于赤龙山，据龙潭为险，广六十里。名己所居曰“龙楼凤阁”，环以群寨，实诸军士妻女其中。

十三年，巡抚刘世曾乃檄诸道进兵。适刘綎破缅解官回，世曾以兵属綎。綎遂驰赴普鲊营，直捣赤龙寨，斩贼渠帅，继荣遁去。綎复连破三寨，降其众一万七千人，追奔至阿拜江，斩继荣，贼平。世曾请筑城，改设流官，乃以何倓为知州，者继仁为巡检。未几，蛮寇必大反，杀继仁，执倓。参将蔡兆吉等讨定之，乃改罗雄州曰罗平，设千户所曰定雄。

时沾益安素仪无子，以乌撒土官子安绍庆为嗣。庆死，孙安远袭。土妇设科作乱，逐安远，纠众焚掠沾益诸堡站，陷平夷卫。天启三年，官兵擒设科，诛之。五年，安边据沾益，从水西叛。事详《乌撒传》中。

初，越州阿资罪诛，永乐间以其子禄宁为土县丞，与亦佐沙氏分土而居。其地南北一百二十里，士马精强，征调银至三千八百两。

曲靖境内有交水，去平夷卫二舍，与黔接壤，滇师出上六卫必由之道。天启初，水西用兵，抚臣议：“曲靖锁钥全滇，交水当黔、滇之冲，乃厄塞要地。平夷右所宜移置交水，去险筑城，俾与平夷卫相望，互为声援，便。”报可。

## 列传第二百二 云南土司二

○姚安 鹤庆 武定 寻甸 丽江 元江 永昌 新化 威远 北胜 湾甸镇康 大侯 澜沧卫 麓川

姚安，本汉弄栋、蜻蛉二县地。唐置姚州都督府，以民多姚姓也。天宝间，南诏蒙氏改为弄栋府。宋时，段氏改姚州。元立统矢千户所，天历间，升姚安路。

洪武十五年定云南，改为府。十六年，姚安土官自久作乱。官兵往讨，师次九十九庄，自久遁去。明年复寇品甸。西平侯沐英奏以土官高保为姚安府同知、高惠为姚安州同知。保、惠从英击自久，平之。二十年命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往云南总制诸军，于定边、姚安等处立营屯种。二十六年，保以袭职，遣其弟贡马谢恩。

宣德九年，姚安土知府高贤遣使贡马。弘治中，土官高栋与普安叛贼战，死于板桥驿。嘉靖三十年，土官高鹄当元江之变布政司徐樾遇害，奋身赴救，死之。万历中，同知高金以征缅功，赐四品服。所属大姚县，有铁索箐者，本倮种。依山险，以剽掠为业，旁郡皆受其害。弘治间，稍有归命者，分隶于姚安、姚州。嘉靖中，乃专属姚安。其渠罗思者，有幻术，造伪印称乱。万历元年，巡抚邹应龙与总兵官沐昌祚讨平之，诸郡乃安。

鹤庆，唐时名鹤川，南诏置谋统郡。元初，置鹤州。至元中，升鹤庆府，寻改为路。

洪武中，大军平云南，分兵拔三营、万户砦，获伪参政宝山帖木儿等六十七人。

置鹤庆府，以土官高隆署府事。十七年以董赐为知府、高仲为同知、赐子节为安宁知州、杨权为剑川知州。赐率其属来朝，贡马及方物，诏赐冠带并织金文绮、布帛、钞锭。十八年以赐为云南前卫世袭指挥佥事。赐，安宁州人，世为酋长。大军入滇，率众来降，复从军讨贼有功，故与子节并有世袭知府、知州之命。及赐来朝，以父子俱受显荣，无以仰报，子幼冲，不达政治，乞还父子所授官，而自为安宁知州。

帝曰：“尔能绥靖边鄙，授尔官以酬尔勋。今辞尊居卑，奈何？”命颍国公傅友德及诸大臣议之。皆以赐既有功，不可听其辞，而节之官则可免。乃改赐明威将军云南前卫世袭指挥佥事，谕曰：“云南前卫密迩安宁，特命尔是职。尔其绥辑远人，以安边鄙，其毋再辞。”

二十年，剑川土官杨奴叛。大理卫指挥郑祥讨之，斩八十余人，杨奴遁。未几，还剑川，复聚蛮为乱，祥复以兵击斩之。二十四年置鹤庆卫。三十年改鹤庆府为军民府。永乐十五年，顺州知州王义言：“沾被圣化三十余年，声教所郕，言语渐通，子弟亦有俊秀，请建学教育。”从之。

正统二年，副使徐训奏鹤庆土知府高伦与弟纯屡逞凶恶，屠戮士庶，与母杨氏并叔宣互相贼害。敕黔国公沐昂谕使输款，如恃强不服，即调军擒捕。五年复敕昂等曰：“比闻土知府高伦妻刘氏同伦弟高昌等，纠集罗罗、麽些人众，肆行凶暴。

事发，不从逮讯。敕至，即委官至彼勘实，量调官军擒捕首恶，并逮千户王蕙及高宣等至京质问。”八年，鹤庆民杨仕洁妻阿夜珠告伦谋杀其子，复命法司移文勘验。

已而大理卫千户奏报，伦擅率军马欲谋害亲母，又称其母告伦不孝及私敛民财，多造兵器，杀戮军民，支解枭令等罪。遂敕黔国公沐晟等勘覆。及奏至，言伦所犯皆实，罪应死。伦复屡诉，因与叔宣争袭，又与千户王蕙争娶妾，以致挟仇诬陷。所勘杀死，皆病死及强盗拒捕之人。伦母杨亦诉伦无不孝，实由宣等陷害。复敕晟及御史严恭确访。既而奏当伦等皆伏诛。高氏族人无可继者，帝命于流官中择人，以绥远蛮。乃擢泸州知府林遒节为知府。鹤庆之改流官自此始。

武定，南诏三十七部之一。宋淳熙间，大理段氏以阿历为罗武部长。三传至矣格，当元世祖时，为北部土官总管。至元七年改武定路，置南甸县。

洪武十四年，云南下，武定女土官商胜首先归附。十五年改为武定军民府，以胜署府事。十六年，胜遣人来朝，贡马。诏赐胜诰命、朝服及锦币、钞锭。十七年以和曲土官豆派为知州。二十一年发内帑，令于武定、德昌、会川诸处，市马三千匹。宣德元年，元谋县故土知县吾忠子政来朝。

正德二年四月，武定雨雹，溪水涨，决堤坏田，陨霜露杀麦。七月废武定所属之南甸县改隶和曲州，石旧县改隶禄劝州。三年，土知府凤英以从征功，进秩右参政，仍知府事，请赐金带，部议不可。帝以英有军功，给之。明年，英贡马谢恩，赐如例。

嘉靖七年，土舍凤朝文作乱。杀同知以下官吏，劫州印，举兵与寻甸贼安铨合犯云南府，抚臣以闻。时安铨未平，朝文复起，滇中大扰。诏以右都御史伍文定为兵部尚书，提督云、贵、川、湖军务，调四镇土汉官军讨贼。五月，黔国公沐绍勋疏言：“臣奉命会同巡抚等调发官军，分道剿抚。诸贼抗逆，执留所遣官军二人，所调集各土舍，又重自疑畏。臣谨以便宜榜示，先给冠带，待后奏请承袭，众始感奋。于二月进兵，击斩强贼十余人，贼奔回武定。乞敕部授臣方略，俾获便宜行事，并宥各土舍往罪，凡有功者，俱许承袭，作其敌忾之气。”帝纳之，赐敕奖励。贼既败归，其党稍散。初，朝文绐其众，谓武定知府凤诏母子已戮，朝廷且尽剿武定蛮众。至是，凤诏同其母率众自会城往，蛮民相顾错愕，咸投凤诏降。朝文计无所出，绝普渡而走，官兵追及，复败之。朝文率家奴数人，取道沾益州，奔至东川之汤郎箐，为追兵所及，磔死。铨众犹盛，遁据寻甸故巢，列寨数十。官兵分哨夹攻之，诸寨先后破，乃并力攻拔其必古老巢。铨奔东川，入芒部，为土舍禄庆所执，贼平。是役也，生擒渠贼千余人，斩首二千九百余级，俘获男妇千二百余，抚散蛮党二万有奇，夺器械牛马无算。捷闻，铨、朝文皆枭示，籍其产，家属戍边。

十六年命土知府瞿氏掌印。初，府印自洪武以来俱掌于土官，正德间有司议以畀流官同知，土知府职专巡捕、征粮而已。及凤诏死，瞿氏以母袭子官，所辖四十七马头阿台等，数请以印属瞿氏。吏部覆言，系旧例，宜如其请，从之。

四十二年，瞿氏老，举凤诏妻索林自代。比索林袭，遂失事姑礼。瞿氏大恚，乃收异姓儿继祖入凤氏宗，挟其甥婿贵州水西土舍安国亨、四川建昌土官凤氏兵力，欲废索林，以继祖嗣。不克，乃具疏自称为索林囚禁，令继祖诣阙告之。继祖归，诈称受朝命袭职，驱目兵逼夺府印。索林抱印奔会城，抚按官谕解之。索林归武定，视事如故，而复听继祖留瞿氏所，于是妇姑嫌隙益甚。索林谋诛继祖，事泄，继祖遂大发兵围府，行劫和曲、禄劝等州县，杀伤调至土官王心一等兵。索林复抱印走云南，巡抚曹忭下令收印，逮其左右郑竤系狱，令瞿氏暂理府事；贷继祖，责其自新。

四十四年添设府通判一员。四十五年筑武定新城成，巡抚吕光洵遣郑竤回府复业。郑竤者，前为索林谋杀继祖者也。继祖执而杀之，纠众攻新城。临安通判胡文显督百户李鰲、土舍王德隆往援，至鸡溪子隘，遇伏，鰲及德隆俱死。佥事张泽督寻甸兵二千余驰救，亦败，泽及千户刘裕被执。镇巡官促诸道兵并进，逼继祖东山寨，围之。继祖惧，携泽及索林走照姑。已，复杀泽。官军追之急，由直勒渡过江，趋四川，依东川妇家阿科等。巡按刘思问以状闻，敕云南、四川会兵讨贼。

初，继祖之走东川也，土官凤氏与之通。已而见滇、蜀官军与土舍禄绍先等兵皆会，乃背继祖，发卒七千人来援，继祖益穷。贼帅者色赴绍先营降，斩继祖以献。

姚县土官高继先复擒其余党，姚安府同知高钦及第钧，谋主赵士杰等皆伏诛。守臣议改设流官，犹不欲绝凤氏，授索林支属凤历子思尧经历，给庄百余。凤历以不得知府怨望，阴结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国亨谋作乱。流官知府刘宗寅遣谕之，不听，遂聚众称思尧知府，夜袭府城。城中严备不能入，退屯鲁墟。宗寅夜出兵，砍其营，贼溃，追至马刺山，擒凤历，伏诛。

万历三十五年，继祖侄阿克久徙金沙江外，贼党郑举等诱阿克作乱，阴结江外会川诸蛮，直陷武定，大肆劫掠。连破元谋、罗次诸城，索府印。会流官知府携印会城，不能得。贼以无印难号召，劫推官，请冠带、印信。镇抚以兵未集，惧，差人以府印授之。贼退入武定，立阿克为知府。镇抚调集土兵，分五路进剿，克复武定、元谋、罗次、禄丰、嵩明等州县，擒阿克及其党至京师，砾于市。武定平，遂悉置流官。

寻甸，古滇国地，ＤＩ刺蛮居之，号仲扎溢源部，后为乌蛮裔斯丁所夺，号斯丁部。蒙氏为寻甸，至段氏，改仁德部。元初，置仁德万户，后改府。洪武十五年定云南，仁德土官阿孔等贡马及方物，改为寻甸军民府。十六年，土官安阳来朝，贡马及虎皮、氈衫等物，诏赐衣服、锦绮、钞锭。十七年以寻甸土官沙琛为知府。

二十三年置木密关守御千户所于寻甸之甸头易龙驿，又置屯田所于甸头里果马里，联络耕种，以为边备。是后，土官皆按期入贡。

成化十二年，兵部奏，土官舍人安宣聚众杀掠，命镇守官相机抚捕。十四年，土知府安晟死，兄弟争袭，遂改置流官。嘉靖六年，安铨作乱，乃土舍之失职者也，侵掠嵩明、木密、杨林等处。巡抚傅习檄守巡官讨之，大败，贼遂陷寻甸、嵩明，杀指挥王升、唐功等，知府马性鲁弃城走。时武定凤朝文叛，铨与之合，久之伏诛，事详前传。

丽江，南诏蒙氏置丽水节度。宋时麽些蛮蒙醋据之。元初，置茶罕章宣慰司。

至元中，改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后改宣抚司。洪武十五年置丽江府。十六年，蛮长木德来朝贡马，以木德为知府，罗克为兰州知州。十八年，巨津土酋阿奴聪叛，劫石门关，千户浦泉战死。吉安侯陆仲亨率指挥李荣、郑祥讨之，贼战败，遁入山谷，捕获诛之。时木德从征，又从西平侯沐英征景东、定边，皆有功，予世袭。二十四年，木德死，子初当袭。初守巨津州石门关，与西番接境。既袭职，英请以初弟亏为千夫长，代守石门，从之。二十六年十月，西平侯沐春奏，丽江土民每岁输白金七百六十两，皆麽些洞所产，民以马易金，不谙真伪，请令以马代输，从之。

三十年改为丽江军民府，从春请也。永乐十六年，检校庞文郁言，本府及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从之。

宣德五年，丽江府奏浪沧江寨蛮者保等聚众劫掠。黔国公沐晟委官抚谕，不服，部议再行招抚。已，兰州土官罗牙等奏，者保拒命，请发兵讨之。帝命黔国公及云南三司相机行，勿缘细故激变蛮民。正统五年，赐知府木森诰命，加授大中大夫资治少尹，以征麓川功也。成化十一年，知府木嵚奏，鹤庆千夫长赵贤屡纠群贼越境杀掠，乞调旁卫官军擒剿，命移知守臣计画。嘉靖三十九年，知府木高进助殿工银二千八百两，诏加文职三品服色，给诰命。四十年又进木植银二千八百两，诏进一级，授亚中大夫，给诰命。

万历三十一年，巡按御史宋兴祖奏：“税使内监杨荣欲责丽江土官退地，听采。

窃以丽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藉为屏籓。

今使退地听采，必失远蛮之心。即令听谕，已使国家岁岁有吐籓之防；倘或不听，岂独有伤国体。”疏上，事得寝。

三十八年，知府木增以征蛮军兴，助饷银二万余两，乞比北胜土舍高光裕例，加级。部覆赐三品服色，巡按御史劾其违越，请夺新恩，从之。四十七年，增复输银一万助辽饷。泰昌元年，录增功，赏白金表里，其子懿及舍目各赏银币有差。天启二年，增以病告，加授左参政致仕。五年，特给增诰命，以旌其忠。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

元江，古西南夷极边境，曰惠笼甸，又名因远部。南诏蒙氏以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戍之。又开威远等处，置威远夹。后和泥侵据其地。

宋时，侬智高之党窜居于此，和泥又开罗槃甸居之，后为麽些、徒蛮、阿僰诸部所据。元时内附。至元中，置元江万户府。后于威远更置元江路，领罗槃、马笼等十二部，属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

洪武十五年改元江府。十七年，土官那直来朝贡象，以那直为元江知府，赐袭衣冠带。十八年置因远罗必甸长官司隶之，以土酋白文玉为副长官。二十年遣经历杨大用往元江等府练兵，时百夷屡为边患，帝欲发兵平之故也。二十六年置元江府儒学。二十七年，知府那荣及白文玉等来朝贡。

永乐三年，荣复入朝贡。帝厚加赐予，遂改为元江军民府，给之印信。荣请躬率兵及馈运，往攻八百，帝嘉劳之。元江府又奏，石屏州洛夹桥，每岁江水冲坏，止令本府修理，民不堪，乞命石屏州协治，从之。九年，那荣率头目人等来朝，贡马及金银器，赐予如例。十二年，故土知府那直子那邦入贡方物。

宣德五年，黔国公沐晟奏，元江土知府那忠，被贼刀正、刀龙等焚其廨宇及经历印信。今获刀龙、刀洽赴京，乞如永乐故事，发辽东安置，以警边夷，从之。命礼部铸印给之。正统元年，因远罗必甸长官司遣人来朝贡马。正德二年以那端袭土知府。

嘉靖二十五年，土舍那鉴杀其侄土知府那宪，夺其印，并收因远驿印记。巡抚应大猷以闻，命镇巡官发兵剿之。二十九年，那鉴惧，密约交蛮武文渊谋乱。抚按官胡奎、林应箕，总兵官沐朝弼以闻，请以副使李维、参政胡尧时督兵剿之，制可。

那鉴益纵兵攻掠村寨。沐朝弼与巡抚石简调武定、北胜、亦佐等土、汉兵，分五哨。

调兵既集，朝弼与简驻临安，分部进兵。破木龙寨，降甘庄，贼势渐蹙。那鉴遣经历张维及生儒数人诣南羡监督王养浩所乞降。时左布政徐樾以督饷至南羡，樾迂暗，闻维言，谓鉴诚计穷，乃约翼日今鉴面缚出城来降。左右咸谓夷诈不可信，樾不听，如期亲率百人往城下受降。鉴纵象马夷兵突出冲之，樾及左右皆死。巡按赵炳然以闻，并参朝弼、简及养浩等失事罪。帝降敕切责，褫简职，养浩等各住俸，克期捕贼赎罪。朝弼与简乃督集五哨兵，环元江而壁。令南羡哨督兵渡江攻城，选路通哨、甘庄哨各精卒二千佐之。那鉴知二哨精卒悉归南羡，潜遣兵象乘虚冲路通哨。官兵不意贼至，仓猝烧营走。监督郝维岳奔入甘庄哨，甘庄亦大溃，督哨李维亦遁，惟余南羡逼城而军。武定女土官瞿氏、宁州土舍禄绍先、广南侬兵头目陆友仁咸恨那鉴戕主夺嫡，誓死不退。督哨王养浩因激奖之，翼日鼓噪攻城，贼大败，闭门不出。

官兵围之，鉴乞降。官兵惩徐樾之败，不应。城中析屋而爨，斗米银三四钱。时瘴毒起，大兵乃复撤，期秋末征之，朝弼以事闻。帝定二哨失事诸臣罪，行抚臣厚赏瞿氏、禄绍先、陆友仁等，敕朝弼会同新抚臣鲍象贤鸠兵讨贼。

三十二年，象贤至镇，调集土、汉兵七万人，广集粮运，克期分哨进剿元江，为必取计。那鉴惧，伏药死。象贤檄百户汪辅入城，抚谕其众，擒其贼首，及戕土官那宪之阿捉，杀布政徐樾之光龙、光色等，皆斩首以献。鉴子恕输所占那旂、封銮等村寨，并出所掠镇沅府印，纳象十二只，输屡岁逋赋。象贤命官民推那氏当立者，众举前土官那端从孙从仁。象贤疏言其状，请废恕，贷其死，命从仁暂统其众，加汪辅以千户职，从之。万历十三年以元江土舍那恕招降车里功，许袭祖职，赏银币。领长官司一，曰因远罗必甸。

永昌，古哀牢固。汉武帝时，置不韦县。东汉置澜沧郡，寻改永昌郡。唐属姚州，后为南诏蒙氏所据，历段氏、高氏皆为永昌府。元初，于永昌立三千户所，隶大理万户府。至元间置永昌州，寻为府，隶大理路，置金齿等处宣抚司治。洪武十五年定云南，立金齿卫。以元云南右丞观音保为金齿指挥使，赐姓名李观。十六年，永昌州土官申保来朝，诏赐锦二匹、织金文绮二匹、衣一袭及钑花银带、鞾袜。十七年以申保为永昌府同知。四月，金齿土官段惠遣把事及其子弟来贡，赐绮帛钞有差。置施甸长官司，以土酋阿干为副长官，赐冠带。

十八年置金齿卫指挥使司。二十年，遣使谕金齿卫指挥储杰、严武、李观曰：“金齿远在边徼，土民不遵礼法。尔指挥李观处事宽厚，名播蛮中，为诸蛮所爱。

然其下多恃功放恣，有乖军律，故特命杰、武辅之。观之宽，可以绥远；杰、武之严，可以驭下。敕至，其整练诸军，以观外变。”

二十三年罢永昌府，改金齿卫为军民指挥使司。时西平侯沐英言，永昌居民鲜少，宜以府卫合为军民使司，从之。置凤溪长官司，以永昌府通判阿凤为长官。二十四年置永平卫。永乐元年，赐金齿土官百户汪用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以西平侯沐晟遣用招安罕的法，故赏之。洪熙元年，金齿军民指挥司及腾冲守御千户所等土官贡马，赐钞币。

宣德五年设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州，置土知州一员。时腾冲守御所土官副千户张铭言，其地远在极边，麓川宣慰思任发不时侵扰，乞设州治。帝从之，即以铭为腾冲知州。八年置腾冲州库扛关、库刀关、库勒关、古涌二关。先是，腾冲州奏，本州路通麓川、缅甸诸处，人民逃徙者多，有误差发贡献。旧四百夫长隶腾冲千户所，其库扛关等五处，皆军民兼守。今四百夫已隶本州，止州民守之。乞于五处置巡检司，以土军尹黑、张保、李辅、郭节等为巡检。正统二年以非额革之。嘉靖元年复设永昌军民府。领州一、县二。其长官司二，曰施甸，曰凤溪。

新化，本马龙、他郎二甸，阿僰诸部蛮据之。元宪宗时内附，立为二千户所，隶宁州万户府。至元间，以马龙等甸管民官并于他郎甸，置司，隶元江路。洪武初，改名马龙他郎甸长官司，直隶云南布政司。后升为新化州。十七年以普赐为马龙他郎甸副长官。宣德八年，故长官普赐弟土舍普宁等来朝，贡马，赐钞币。八月，黔国公沐晟奏，摩沙勒寨万夫长刀甕及弟刀眷纠蛮兵侵占马龙他郎甸长官司衙门，杀掠人民，请遣都督同知沐昂讨之。帝命遣人抚谕，但得刀甕，毋扰平民。正统二年，晟等奏甕不服招抚，请调附近官土兵，令都督昂剿捕。帝以蛮众仇杀乃其本性，可仍抚谕之，事遂不竟。其地有马龙诸山，居摩沙勒江右。两岸束隘如峡，地势极险，故改州以镇之。

威远，唐南诏银生府地，旧为濮落杂蛮所居。大理时，为百夷所据。元至元中，置威远州。洪武十五年平云南后，改威远蛮棚府为威远州。三十五年，以土官刀算党为威远知州。永乐二年，算党为车里所掳，夺其地，命西平侯谕之，乃还算党并侵地。三年，算党进象马方物谢，颁降敕谕金字红牌，赐之金带、织金文绮、袭衣及银钞、锦币。二十二年，土官刀庆罕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庆罕钞八十锭，纟宁丝、罗纱，及头目以下，皆有加。

宣德三年，刀庆罕遣头目招刚、刀著中等来贡，赐予如例，就令赍敕及织金纟宁丝、纱罗赐之，仍给信符、勘合底簿。八年，威远州奏其地与车里接境，累被各土官劫掠，播孟实当要冲，乞置巡检司，以把事刘禧为巡检，从之。

正统二年，土知州刀盖罕遣人贡马及银器，赐彩币等物，并以新信符给之。正统六年给威远土知州刀盖罕金牌，命合兵剿麓川叛寇，以捷闻。敕曰：“叛寇思任发侵尔境土，胁尔从逆。尔母招曩猛能秉大义，效忠朝廷，悉出金赀，分赉头目。

尔母子躬擐甲胄，贾勇杀贼，斩其头目派罕，追逐余贼过江，溺死数千，斩首数百，得其战舰战象，仍留兵守贼所据江口地。忠义卓然，深足嘉尚。今特升尔正五品，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封尔母为太宜人，俱锡诰命、银带及彩币表里，酬尔母子勋劳。陶孟、刀孟经等亦赐赉有差。尔宜益勉忠义，以副朕怀。”

时西南诸部多相仇杀，所给金牌、信符，烧毁不存。景泰六年，刀盖罕、随乃吾等来朝贡，因命其管属本州人民，复给与金牌、信符、织金文绮，赐敕谕遣之。

成化元年，威远州土舍刀朔罕遣头目刀昔思贡象马并金银器，赐予如例。其俗勇健，男女走险如飞。境内有河，汲水练炭上即成盐。无秤斗，以篓计多寡量之。

北胜，唐贞元中，南诏异牟寻始开其地，名北方夹，徙瀰河白蛮及罗落、麽些诸蛮，以实其地，号成偈夹，又改名善巨郡。宋时，大理段氏改为成纪镇。元初，内附。至元中，置施州，寻改北胜州。后为府，隶丽江路军民宣抚司。洪武十五年改为州，隶鹤庆府，后属澜沧卫。永乐五年，土官百夫长杨克即牙旧来贡马，赐钞币。宣德四年，土判官高琳子瑛来贡方物，请袭父职。十年，土知府高瑛来朝贡，赐钞币。正统七年，以北胜州直隶云南布政司，设流官吏目一员，以州蛮苦于澜沧卫官军侵渔也。

万历四十八年，北胜州土同知高世懋死，异母弟世昌袭。其族侄兰妄称世昌奸生，讼之官，不听。世昌惧逼，走丽江避之。寻还至澜沧，宿客舍，兰围而纵火，杀其家七十余人，发其祖父墓，自称钦授把总，大掠。丽江知府木增请讨之，谓法纪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将有隐忧。上官嘉其义，调增率其部进剿，获兰枭之。

湾甸，蛮名细夹。元中统初，内附，属镇康路。洪武十七年置湾甸县。永乐元年三月设湾甸长官司，以西平侯沐晟奏地近麓川，地广人稠故也。寻仍改为湾甸州，以土官刀景发为知州，给印章、金牌并置流官吏目一员。四年，帝以湾甸道里险远，每岁朝贡，令自今三年一贡，著为令。如庆贺、谢恩之类，不拘此例。六年，刀景发遣人来朝，贡马及方物，赐钞币。七年，刀景发子景悬等来朝，贡马，赐予如例。宣德八年以土官刀景项弟景办法继兄职。州有流官吏目一员。州邻木邦、顺宁，日以侵削。成化五年，湾甸州土官舍人景拙法遣使刀胡猛等来朝，贡象马并金银器，赐宴并衣服彩币有差。

万历十一年，土官景宗真率弟宗材导木邦叛贼罕虔入寇姚关，宗真死于阵，擒宗材斩之。景真子幼，贷死，降为州判官。后从讨猛廷瑞有功，复旧职。湾甸地多瘴。有黑泉，涨时，飞鸟过之辄堕。

镇康，蛮名石夹，本黑僰所居。元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镇康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洪武十五年，改为镇康府，十七年改为州。永乐二年遣官颁信符及金字红牌于镇康州。七年以湾甸同知曩光为知州。初，镇康地隶湾甸，曩光请增设署所，故有是命。九年以中官徐亮使西南蛮，曩光阻道，诏责之，至是，遣人来朝谢罪。十四年，镇康州长官司遣人贡马，赐钞币。二十一年，知府刀孟广来朝，贡马。宣德三年赐镇康州土目刀门渊等钞币有差。成化五年，知州刀门戛遣使贡马及金银器，赐予如例，及妻。

镇康后亦为木邦、顺宁所侵削。隆庆间，知州闷坎者，罕虔妻以女，因附虔归缅。坎败死，其弟闷恩归义。恩死，子闷枳袭，木邦思礼诱之归缅，不从。天启二年，木邦兵据喳哩江，枳奔姚关，守备遣官抚之，乃退。

大侯，蛮名孟祐，百夷所居。元中统初内附，属麓川路。洪武二十四年置大侯长官司。永乐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三年，大侯长官司长官刀奉偶遣子刀奉董贡马及银器，赐钞币。六年，长官刀奉偶遣弟不纳狂来贡，赐予如例。

宣德四年升大侯长官司为大侯州，以土官刀奉汉为知州。时刀奉汉奏：“大侯蛮民复业者多，岁纳差发银二百五十两。湾甸、镇康二长官民少，岁纳差发银各百两，永乐中俱升为州，乞援二州例。”帝谕吏部曰：“大侯民多复业，亦其长官善抚绥也，宜增秩旌之。”故有是命。八年，大侯州入贡，遣内官云仙往抚之，并赐锦绮有差。

正统三年，土官刀奉汉子刀奉送来贡，命赍敕并织金文绮绒锦诸物，赐刀奉汉并及其妻。初，奉汉令把事傅永瑶来朝，贡马，奏欲与木邦宣慰罕门法共起土兵十万，协同征剿麓川，乞赐金牌、信符，以安民心。特赐之，复降敕嘉奖。七年，敕刀奉汉子刀奉送袭大侯知州，赐冠带、印章、彩段表里，以奉送能率土兵助讨麓川也。十一年，大侯知州奉外法等贡银器、象马，赐彩币、衣服有差。十二年敕赐大侯州奉敬法、刀奉送等并其妻彩币，命来使赍与之。

万历中，土目奉学婿于顺宁知府猛廷瑞，后巡抚陈用宾诬奏廷瑞与学反状，廷瑞斩奉学首以献，学兄赦守大侯如故。子奉先与其族舍猛麻、奉恭争杀抗命，次年讨平之，改为云州，设流官。

澜沧，元为北胜州地。洪武中，属鹤庆府。二十八年置澜沧卫。二十九年于州南筑城，置今卫司。领北胜、浪渠、永宁三州。永乐四年以永宁州升为府。正统七年以北胜州直隶布政司，今卫只领州一。弘治十一年，福建布政李韶以前任云南参议，知土俗事宜，上疏言四事。一谓澜沧卫与北胜州同一城，地域广远，与四川建昌西番野番相通。迩年西番土舍章輗等倚恃山险，招服野番千余家为庄户，遂致各番生拗，动辄杀人，州官无兵不能禁止。卫官大废军政，恬不加意。又姚安府、大罗卫、宾川州地方有贼穴六七，军民受害。请添设兵备副使于澜沧卫城，以姚安、大罗、宾川、鹤丽、大理、洱海、景东诸府州卫所，皆令属之。于野番则用抚流民法，于贼巢则用立保甲法，朝夕经理，则内外寇患皆可弭矣。因从其议，设兵备副使一员于澜沧城。

麓川、平缅，元时皆属缅甸。缅甸，古硃波地也。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之名自此始。缅在云南之西南，最穷远。与八百国、占城接境。有城郭室屋，人皆楼居，地产象马。元时最强盛。元尝遣使招之，始入贡。

洪武六年遣使田俨、程斗南、张祎、钱允恭赍诏往谕。至安南，留二年，以道阻不通。有诏召之，惟俨还，余皆道卒。十五年，大兵下云南，进以大理，下金齿。

平缅与金齿壤地相接，土蛮思伦发闻之惧，遂降。因置平缅宣慰使司，以纶发为宣慰使。十七年八月，伦发遣刀令孟献方物，并上元所授宣慰使司印。诏改平缅宣慰使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赐伦发朝服、冠带及织金文绮、钞锭。寻改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麓川与平缅连境，元时分置两路以统其所部，至是以伦发遣使贡，命兼统麓川之地。

十八年，伦发反，率众寇景东。都督冯诚率兵击之，值天大雾，猝遇寇，失利，千户王升战死。

二十年，敕谕西平侯沐英等曰：“近御史李原名归自平缅，知蛮情诡谲，必为边患。符到，可即于金齿、楚雄、品甸及澜沧江中道，葺垒深池，以固营栅，多置火铳为守备。寇来。勿轻与战。又以往岁人至百夷，多贪其财货，不顾事理，贻笑诸蛮。继今不许一人往平缅，即文移亦慎答之，毋忽。”明年，伦发诱群蛮入寇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斩首千五百余级。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象百余，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新附诸蛮皆为尽力。英选师三万亟趋至，贼列象阵搏战。英列弩注射，突阵大呼，象多伤，其蛮亦多中矢毙，蛮气稍缩。

次日，英率将士，益置火枪、神机箭，更番射，象奔，贼大败。捣其寨，斩首三万余级，降卒万余人。象死者半，生获三十有七。伦发遁，以捷闻。帝遣使谕英移师逼景东屯田，固垒以待大军集，勿轻受其降。

二十二年，伦发遣把事招纲等来言：“往者逆谋，皆由把事刀厮郎、刀厮养所为。乞贷死，愿输贡赋。”云南守臣以闻。乃遣通政司经历杨大用赍敕往谕思伦发修臣礼，悉偿前日兵费，庶免问罪之师。伦发听命，遂以象、马、白金、方物入贡谢罪，大用并令献叛首刀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平缅遂平。自是，三年每来朝贡。

二十七年，伦发来朝，贡马、象、方物。已，遣京卫千户郭均英往赐思伦发公服、幞头、金带、象笏。

二十八年，缅国王使来言，百夷屡以兵侵夺其境。明年，缅使复来诉。帝遣行人李思聪等使缅国及百夷。思伦发闻诏，俯伏谢罪，愿罢兵。适其部长刀干孟叛，思聪听朝廷威德谕其部众，叛者稍退。思伦发欲倚使者服其下，强留之，以象、马、金宝为赂，思聪谕却之。归述其山川、人物、风俗、道路之详，为《百夷传纪》以进，帝褒之。初，平缅俗不好佛。有僧至自云南，善为因果报应之说，伦发信之。

又有金齿戍卒逃入其境，能为火硫、火砲之具，伦发喜其技能，俾系金带，与僧位诸部长上。刀干孟等不服，遂与其属叛，攻腾冲。伦发率其家走云南，西平侯沐春遣送至京师。帝悯之，命春为征南将军，何福、徐凯为副将军，率云南、四川诸卫兵往讨刀干孟。并遣伦发归，驻潞江上，招谕其部众。赐伦发黄金百两、白金百五十两、钞五百锭。又敕春曰：“思伦发穷而归我，当以兵送还。若至云南，先遣人往谕干孟毋怙终不臣，必归而主。倘不从，则声罪讨之。”

时干孟既逐伦发，亦惧朝廷加兵，乃遣人诣西平侯请入贡，春以闻。三十一年奏：“干孟欲假朝廷威以拒忽都，其言入贡，未可信。”帝遣人谕春曰：“远蛮诡诈诚有之，姑从所请，审度其宜，毋失事机。”春以兵送伦发于金齿，使人谕刀干孟，干孟不从。遣左军都督何福、瞿能等，将兵五千讨之。逾高良公山，直捣南甸，大破之，杀刀名孟，斩获甚众。回兵击景罕寨。寨凭高据险，坚守不下，官军粮械俱尽，贼势益张。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骑往救，乘夜至潞江，诘旦渡。率骑驰躏，扬尘蔽天。贼不意大军至，惊惧，遂破之。乘胜击崆峒寨，贼夜溃。干孟遣人乞降，事闻，朝廷以其狡诈，命春俟变讨之。春寻病卒，干孟竟不降。又命都督何福往讨，未几，擒干孟归，伦发始还平缅，逾年卒。

永乐元年，思伦发子散朋来朝，贡马。赐绒锦、织金文绮、纱罗并傔从钞有差。

二年遣内官张勤等颁赐麓川。麓川、平缅、木邦、孟养俱遣人来贡，各赐之钞币。

时麓川平缅宣慰使思行发所遣头目刀门赖诉孟养、木邦数侵其地。礼部请以孟养、木邦朝贡使付法司，正其罪。帝谓蛮众攻夺常事，执一二人罪之，不足以革其俗，且曲直未明，遽罪其使，失远人心。命西平侯谕之，遣员外郎左缉使八百国，并使赐麓川平缅宣慰冠带、袭衣。

五年，麓川平缅所隶孟外头目刀发孟来朝，贡象及金器，散朋亦贡马，各赐钞币。六年，思行发贡马、方物谢，赐金牌、信符。黔国公沐晟言：“麓川、平缅所隶孟外、陶孟，土官刀发孟之地，为头目刀薛孟侵据，请命思行发谕刀薛孟归侵地。”

从之。七年，行发来贡，遣中官云仙等赍敕，赐金织文绮、纱罗。至麓川，行发失郊迎礼，仙责之。行发惶惧，九年遣刀门奈来贡谢罪。帝贷之，仍命宴劳其使，并遣赐行发文锦、金织纟宁丝纱罗。

十一年，行发请以其弟思任发代职，从之。任发遣头目刀弄发贡象六、马百匹及金银器皿等物谢恩。二十年，任发遣使奉表来贡，并谢侵南甸州罪，遣中官云仙赍赐并敕戒之。洪熙元年遣内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诏谕麓川。宣德元年遣使谕西南夷，赐麓川锦绮有差，以其勤修职贡也。时麓川、木邦争界，各诉于朝，就令使者谕解之，俾安分毋侵越。黔国公沐晟奏，麓川所属思陀甸火头曲比为乱，请发兵讨，帝命姑抚之。置麓川平缅宣慰司所辖大店地驿丞一员，以土人刀捧怯为之，从宣慰刀暗发奏也。

三年，云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夺南甸州地，请发兵问罪。帝命晟同三司、巡抚详计以闻。敕任发保境安民，不得侵邻疆，陷恶逆，以滋罪咎。晟以任发侵夺南甸、腾冲之罪不可宥，请发官军五万及诸土兵讨之。帝以交址、四川方用兵，民劳未息，宜再行招谕。不得已，其调云南土官军及木邦宣慰诸蛮兵剿之。八年遣内官云仙赍敕至麓川，赐思任发币物，谕其勿与木邦争地抗杀。

正统元年，免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所欠差发银二千五百两。以任发奏其地为木邦所侵，百姓希少，无从办纳。部执不可，帝特蠲之。初，洪武间，克平云南，惟百夷部长思伦发未服，后为头目刀干孟所逐，赴京陈诉。命为宣慰，回居麓川。分其地，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隶云南；设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长官司，隶金齿。永乐元年升孟养、木邦为宣慰司。孟养宣慰刀木旦与邻境仇杀而死，缅甸乘机并其地。未几，缅甸宣慰新加斯又为木邦宣慰所杀。时伦发已死，子行发袭，亦死。次子任发袭为麓川宣慰，狡狯愈于父兄，差发金银，不以时纳，朝廷稍优容之。会缅甸之危，任发侵有其地，遂欲尽复其故地，称兵扰边，侵孟定府及湾甸等州，杀掠人民。而南甸知州刀贡罕亦奏麓川夺其所辖罗卜思庄等二百七十八村。于是晟奏：“思任发连年累侵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自立头目刀珍罕、土官早亨等相助为暴，叛形已著。近又侵及金齿，势甚猖獗。已遣诸卫马步官军至金齿守御，乞调大兵进讨。”朝命选将，廷臣举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往云南，协同镇守右都督昂率兵讨之。任发方修贡冀缓师，而晟遽信其降，无渡江意。任发乃遣众万余夺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云龙，又杀死甸顺、江东等处军余殆尽。帝以贼势日甚，责晟等玩寇养患。政亦至军，欲出战，晟不可。政造舟欲济师，晟又不许。政不胜愤，乃独率麾下与贼将缅简战，破贼旧大寨。贼奔景罕，指挥唐清复击破之。又追之高黎共山下，共斩三千余级。乘胜深入，逼任发上江。上江，贼重地也。政远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其违节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夹象石，又不进。政追至空泥，知晟不救，贼出象阵冲击，军歼，政死焉。晟闻败，乃请益军。帝遣使者责状，仍调湖广官军三万一千五百人、贵州一万人、四川八千五百人，令吴亮、马翔统之，至云南，听晟节制，仍敕晟豫筹粮Я。

而晟惧罪，暴卒。

时任发兵愈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孟琏长官司诸处皆降之。任发仍遣人以象马金银来修贡，复致番书于云南总兵官，谓：“始因潞江安抚司线旧法相邀报仇，其后线旧法乃诬己为入寇，致大军压境，惶恐无地。今欲遣使谢罪，乞为导奏。”帝降敕许赦其罪。时刑部侍郎何文渊疏请罢麓川师，命下廷臣议。于是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及英国公张辅等，皆以为“麓川负恩怙恶，在所必诛，须更选将练兵，以昭天讨。如思任发早自悔祸，缚诣军门，生全之恩，取自上裁。”帝然之。已而侍讲刘球复以息兵请如文渊议。部覆以麓川之征，已有成命，报闻。

六年以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副之，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时任发遣贼将刀令道等十二人，率众三万余，象八十只，抵大侯州，欲夺景东、威远。而骥将抵金齿，任发遣人乞降，骥受之，密令诸将分道入。右参将冉保从东路攻细甸、湾甸水寨，入镇康，趋孟定。骥与贵由中路至上江，会腾冲。左参将宫聚自下江据夹象石。至期，合攻之。贼拒守严，铳弩飞石，交下如雨。次日，乘风焚其栅，火竟夜不息。官军力战，拔上江寨，斩刀放戛父子，擒刀孟项，前后斩馘五万余，以捷闻。

七年，骥率兵渡下江，通高黎贡山道。至腾冲，留都督李安领兵提备。骥由南甸至罗卜思庄，前军抵杉木笼。时任发率众二万余据高山，立硬寨，连环七营，首尾相应。骥遣宫聚、刘聚分左右翼缘岭上，骥将中军横击之，贼遁。军进马鞍山，捣贼寨。寨两面拒江壁立，周回三十里皆立栅开堑，军不可进，而贼从间道潜师出马鞍山后。骥戒中军毋动，命指挥方瑛率精骑六千突入贼寨，斩首数百级，复诱败其象阵。而从东路者，合木邦人马，招降孟通诸寨。元江同知杜凯等亦率车里及大侯蛮兵五万，招降孟琏长官司并攻破乌木弄、戛邦等寨，斩首二千三百余级。齐集麓川，守西峨渡，就通木邦信息。百道环攻，复纵火焚其营，贼死不可胜算。任发父子三人并挈其妻孥数人，从间道渡江，奔孟养。搜获原给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及所掠腾冲千户等印三十二。麓川平。捷闻，命还师。时任发败走孟蒙，复为木邦宣慰所击，追过金沙江，走孟广。缅甸宣慰卜剌当亦起兵攻之。帝命木邦、缅甸能效命擒任发献者，即以麓川地与之。未几，任发为缅人擒，缅人挟之求地。

其子思机发穷困，乞来朝谢罪，先遣其弟招赛入贡，帝命遣还云南安置。机发窥大兵归，图恢复，据麓川出兵侵扰。于是复命王骥、蒋贵等统大军再征麓川。骥率师至金齿，机发遣头目刀笼肘偕其子诣军门求降。骥遣人至缅甸索任发，缅佯诺不遣。

骥至腾冲，与蒋贵、沐昂分五营进，缅人亦聚众待。骥欲乘大师攻之，见其众盛，未易拔，又恐多一麓川敌，乃宣言犒师，而命贵潜焚其舟数百艘，进师薄之。缅甸坚执前诏，必予地乃出任发，复诡以机发致仇为解。骥乃趋者蓝，捣机发巢，破之。

机发脱走，俘其妻子部众，立陇川宣慰司而归。时思机发窃据孟养，负固不服，自如也。

十一年，缅甸始以任发及其妻孥三十二人献至云南。任发于道中不食，垂死。

千户王政斩之，函首京师。其子机发屡乞降，遣头目刀孟永等修朝贡，献金银。言蒙朝廷调兵征讨，无地逃死，乞贷余生，词甚哀。帝命受其贡，因敕总兵官沐斌及参赞军务侍郎杨宁等，以朝廷既贷思机发以不死，经画善后长策以闻，并赐敕谕思机发。十二年，总兵官黔国公沐斌奏：“臣遣千户明庸赍敕招谕思机发，以所遣弟招赛未归，疑惧不敢出。近缅甸以机发掠其牛马、金银，欲进兵攻取。臣等议遣人分谕木邦、缅甸诸宣慰司，令集蛮兵，克期过江，分道讨机发。臣等率官军万人驻腾冲，以助其势。贼四面受敌，必成擒矣。”从之。已，命授机发弟招赛为头目，给冠带、月粮、房屋，隶锦衣卫，其从人俱令于驯象所供役。先是，招赛安置云南，其党有欲称乱者，乃命招赛来京，且冀以招徠机发也。帝既命云南出兵剿机发，及沐斌等至腾冲，督诸军追捕，机发终不出，潜匿孟养，遣其徒来贡。许以恩贷，复不至。斌以春瘴作，江涨不可渡，粮亦乏，引兵还。帝以斌师出无功，复命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总督军务，都督同知宫聚佩平蛮将军印，率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官军、土军十三万人往讨之。至是，骥凡三征麓川矣。帝密谕骥曰：“万一思机发远遁，则先擒刀变蛮，平其巢穴。或遁入缅地，缅人党蔽，亦相机擒之。庶蛮众知惧，大军不为徒出。”又敕谕斌，军事悉与骥会议而行。又敕谕木邦、缅甸、南甸、干崖、陇川等宣慰司罕盖发等，各整兵备船，积粮以俟调度。

十四年，骥率诸将自腾冲会师，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陆行，抵沙坝，复造舟至金沙江。机发于西岸埋栅拒守。大军顺流下至管屯，适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力攻破其栅寨，得积谷四十万余石。军饱，锐气增倍。贼领众至鬼哭山，筑大寨于两峰上，筑二寨为两翼，又筑七小寨，绵亘百余里。官军分道并进，皆攻拔之，斩获无算，而思机发、思卜发复奔遁。

时王师逾孟养至孟那。孟养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部皆震詟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捷闻，帝为告庙云。

景泰元年，云南总兵官沐璘奏：“缅甸宣慰已擒获思机发，又将思卜发放归孟养，恐缅人复挟为奇货，不若缓之，听其自献便。”从之。五年，缅人索旧地，左参将胡志等谕以戛等处地方与之，乃送思机发及其妻孥六人至金沙江村，志等槛送京师。南宁伯毛福寿以闻，乃诛思机发于京师。七年，任发子思卜发奏：“臣父兄犯法，时臣幼无知。今不敢如父兄所为，甚畏朝廷法，谨备差发银五百两、象三、马六及方物等，遣使人入贡，惟天皇帝主哀怜。”因赐敕戒谕，并赉思卜发与妻锦币及其使钞币有差。

成化元年，总兵官沐瓚等以思任发之孙思命发至京师，乃逆贼遗孽，不可留，请发沿海登州卫安置，月给米二石，从之。麓川亡。先是，麓川之初平也，分其地立陇川宣抚使司，因以恭项为宣抚使。恭项者，故麓川部长，首先归顺效力有功，因命于麓川故地开设宣抚。已，头目曩涣等复来归，愿捕贼自效。帝命还守本土，有功，即加叙。诸凡来归者视此例。遂以刀歪孟为本司同知，刀落曩为副使，陇帚为佥事，俱赐冠带，从宣抚恭项请也。恭项子恭立来贡，给赐如例，并授恭立为长史。未几，陇川宣抚失印，请再给。帝责恭项以不能宣扬国威，反失印，罪应不宥，姑从宽颁。时板蹇据者蓝寨，侵扰陇川，百夫长刀门线、刀木立进兵围之，斩板蹇等二十三人。命赐有功者皆为冠带把事，并赉织金文绮。

正统十一年，木邦宣慰罕盖发来求麓川故地。有司以已设陇川宣抚司，建官分管，以孟止地予之，报可。十二年敕谕恭项，言：“比者，总兵奏尔与百夫长刀木立相仇杀，人民怀怨，欲谋害尔父子。今迁尔于云南，俾不失所，且遣官护尔家属完聚，其体悯恤，无怀疑惧。”既而总兵官言：“陇川致乱，皆由恭项暴杀无辜，刻虐蛮人。同知刀歪孟为蛮众信服，乞安置项于别卫，以刀歪孟代。”帝以恭项来归，屈法宥之，命于曲靖安置，并遣敕往谕。

景泰七年，陇川宣抚多外闷遣人贡象、马及金银器皿、方物，赐彩币、袭衣如例。仍命赍敕赐之，以多外闷初修朝贡故也。成化十九年，以陇川宣抚司多歪孟子亨法代职。初，陇川与木邦相邻，争地仇杀，构兵不息。嘉靖中，土舍多鲸刃兄自袭，下镇巡官按问，伏辜，还职兄子多参。诏贳其罪，并戒木邦罕孟毋得复党鲸争职。

万历初，缅甸莽瑞体叛，来招陇川宣抚多士宁，士宁不从。其记室岳凤者，江西抚州人，黠而多智，商于陇川，士宁信任之，妻以妹。凤曲媚士宁，阴夺其权，与三宣六慰各土舍罕拔等歃血盟，诱士宁往摆古，归附缅酋。阴使其子曩乌鸩士宁并杀其妻女，夺印投缅，受缅伪命，代士宁为宣抚。及瑞体死，子应里嗣，凤父子臣服之。诱败官军，献士宁母胡氏及亲族六百余人于应里，尽杀之，多氏之宗几尽。

初，凤之附于缅也，为瑞体招诸部，拒中国，伤官军，逆势浸成，缅深倚之。久之，以缅不足恃。而邓川土知州何钰，凤友婿也，初使人招凤，凤执使献缅。及是，钰复开示百方，与之盟誓。时官军亦大集，诸将刘綎、邓子龙各率劲师至，环壁四面。

凤惧，乃令妻子及部曲来降。綎责令献金牌、符印及蛮莫、猛密地。乃以送凤妻子还陇川为名，分兵趋沙木笼山，先据其险，而自领大兵驰入陇川。凤度无可脱，遂诣军门降。綎复率兵进缅，缅将先遁，留少兵陇川，綎攻之，凤子曩乌亦降，綎乃携凤父子往攻蛮莫，蛮莫贼知凤降，驰报应里，发兵图陇川。綎乘机掩杀，贼窘，乞降，缚缅人及象马来献。遂招抚孟养贼，贼将乘象走，追获之。复移师围孟琏，生擒其魁，陇川平。献俘于朝，帝为告谢郊庙，时万历十二年九月也。逾年复铸陇川宣抚司及孟定府印，升孟密安抚为宣抚司。添设安抚司二，曰蛮莫，曰耿马；长官司二，曰孟琏，曰孟养；千户所二，一居姚关，一居孟淋砦，皆名之曰镇安；并铸印记，建大将行署于蛮莫。从云南巡抚刘世曾之议也。于是，多士宁之子思顺袭陇川宣抚使。

二十九年，莽应里分道入犯，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腊撒蛮颡，一入杉木笼，并出陇川。多思顺不敌，奔猛卯。缅初以猛卯同知多俺为向导，寇东路。至是大军遣木邦罕钦擒多俺杀之。未几，思顺死，蛮莫思正乘丧袭陇川，据其妻罕氏。三十五年，思顺子安民以守将索赂，叛入缅。已而缅听抚，遣安民归。安民久据蛮湾，桀骜甚，署永腾参将周会遣二指挥袭之，败绩。王师亟讨，其族人挟其弟多安靖诛之以献。时安靖尚幼，势孤，诏俟其长给之印。安民弟安邦治亦附缅，后寄居蛮莫。

其地有马安、摩黎、罗木等山，极险峻，麓川之所恃为巢穴者也。

## 列传第二百三 云南土司三

△缅甸二宣慰司 干崖宣抚 潞江 南甸二宣抚司 芒市 者乐甸 茶山 孟琏即猛脸 里麻 钮兀 东倘 瓦甸 促瓦 散金 木邦孟密安抚司附 孟养 车里 老挝 八百二宣慰司

缅甸，古硃波地。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地在云南西南，最穷远。有城郭庐舍，多楼居。元至元中，屡讨之，乃入贡。

明太祖即位，遣使赍诏谕之。至安南，留二年，以道阻不能达而返，使者多道卒。洪武二十六年，八百国使人入贡，言缅近其地，以远不能自达。帝乃令西平侯沐春遣使至八百国王所，谕意。于是缅始遣其臣板南速剌至，进方物，劳赐之。二十七年置缅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发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帝遣行人李思聪、钱古训谕缅及百夷各罢兵守土，伦发听命。会有百夷部长刀干孟之乱，逐伦发，以故事得已。

永乐元年，缅酋那罗塔遣使入贡。因言缅虽遐裔，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诏设缅甸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内臣张勤往赐冠带、印章。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入贡不绝。五年，那罗塔遣使贡方物，谢罪。先是，孟养宣慰使刀木旦与戛里相攻，那罗塔乘衅袭之，杀刀木旦及其长子，遂据其地。事闻，诏行人张洪等赍敕谕责。那罗塔惧，归其境土，而遣人诣阙谢罪。帝谕礼部曰：“蛮既服辜，其释不问。”仍给以信符，令三年一朝贡。初，卜剌浪分其地，使长子那罗塔管大甸，次子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罗塔尽收其弟土地人民。已而其弟复入小甸，遣人来朝，且诉其情。敕谕那罗塔兄弟和好如初，毋干天讨。六年，那罗塔复遣人入贡，谢罪，并谢赐金牌、信符，劳赐遣之。七年复遣中官云仙等赍敕赐缅酋金织文绮。十二年，缅人来言为木邦侵掠。帝以那罗塔素强横，遣人谕之，使修好邻封，各守疆界。

洪熙元年遣内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诏谕缅甸。宣德元年遣使往谕云南土官，赐缅甸锦绮。二年以莽得剌为宣慰使。初，缅甸宣慰使新加斯与木邦仇杀而死，子弟溃散。缅共推莽得剌权袭，许之。自是来贡者只署缅甸，而甸中之称不复见。八年，莽得剌遣人来贡，复遣云仙赍敕赐之，并谕其勿侵木邦地。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待。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献贼首者，予以麓川地。八年，总督尚书王骥奏，缅甸酋马哈省、以速剌等已擒获思任发，不解至，唯以麓川地为言，朝命遂有并征缅甸之命。是时，大师已集腾冲，缅使致书，期以今冬送思任发至贡章交付。骥与克期，遣指挥李仪等率精骑通南牙山路，抵贡章，受献，而缅人送思任发者竟不至。九年，骥驻师江上，缅人亦严兵为备，遣人往来江中，觇官军虚实。骥以麓川未平，缅难不可复作，乃令总兵官蒋贵等潜焚其舟数百，缅人溃，骥亦班师。于是总兵官沐昂奏：“缅恃险党贼，应加兵，但滇中方连年征讨，财力困弊，旱涝相仍，粮饷不给，未可轻举。臣已遣人谕缅祸福，俾献贼首。缅宜听从。”

十二年，木邦宣慰罕盖法，缅甸故宣慰子马哈省、以速剌，遣使偕千户王政等献思任发首及诸俘馘至京，并贡方物。帝命马哈省、以速剌并为宣慰使，赐敕奖劳，给冠带、印信。未几，以速剌奏求孟养、戛里地，且请大军亟灭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兄弟，而己出兵为助。帝谕以机发可不战擒，宜即灭贼以求分地，弗为他人得也。

景泰二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时以速剌久获思机发不献，又放思卜发归孟养。朝廷知其要挟，故缓之。五年，缅人来索地，参将胡志以银戛等地与之，乃送机发及其妻孥。帝以思卜发既远遁，不必穷追，仍加赏锦币，降敕褒奖。

成化七年，镇守太监钱能言，缅甸宣慰称贡章、孟养旧为所辖，欲复得之。帝命往勘，贡章系木邦、陇川分治，孟养系思洪发所掌，非缅境，乃令云南守臣传饬诸部。而缅甸以所求地乃前朝所许，贡章乃朝贡必由之途，乞与之。又乞以金齿军余李让为冠带把事，以备任使。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以思洪发不闻有过，岂可夺其地，李让中国人，而与为把事，亦非体，宜勿许。帝命兵部谕其使，孟养、贡章是尔朝贡所由，当饬边臣往谕思洪发，以通道往来，不得阻遏，余勿多望。

弘治元年，缅甸来贡，且言安南侵其边境。二年遣编修刘戬谕安南罢兵。然缅地邻孟养，而孟养以缅先执思任发，故怨缅。嘉靖初，孟养酋思陆子思伦纠木邦及孟密，击破缅，杀宣慰莽纪岁并其妻子，分据其地。缅诉于朝，不报。六年始命永昌知府严时泰、卫指挥王训往勘。思伦夜纵兵鼓噪，焚驿舍，杀赍金牌千户曹义，时泰仓皇遁，乃别立土舍莽卜信守之而去。值安凤之乱，不暇究其事。

莽纪岁有子瑞体，少奔匿洞吾母家，其酋养为己子。既长，有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滨海，与佛郎机邻。古喇酋兄弟争立，瑞体和解之，因德瑞体，争割地为献，受其约束，号瑞体为哒喇。瑞体乃举众绝古喇粮道，杀其兄弟，尽夺其地，诸蛮皆畏服之。时灭缅者木邦、孟养，而与缅相抗者孟密也。孟密土舍兄弟争立，诉于瑞体。瑞体乃纳其弟为婿，改名思忠，遣归孟密，夺其兄印，因假道攻孟养及迤西诸蛮，以复前仇，又使其党卓吉侵孟养境。后卓吉为思真婿猛乃头目别混所杀，瑞体怒，自将攻别混父子，擒之。遂招诱陇川、干崖、南甸诸土官，欲入寇。既觇知有备，又虑他蛮袭其后，乃遁归。于是镇巡官沐朝弼等上其事。兵部覆，荒服之外，治以不治。哒喇已畏威远遁，传谕诸蛮，不许交通结纳。诏可。时嘉靖三十九年也。

木邦土舍罕拔求袭不得，怒投于缅，潞江宣抚纟泉贵闻之，亦入缅。瑞体自以起孤微，有兵众，威加诸部，中国复禁绝之，遂谋内侵，乃命纟泉贵趣召陇川土官多士宁。士宁言中国广大，诫勿妄动，瑞体稍稍寝。未几，士宁为其下岳凤所杀，干崖宣抚刀怕举亦死。罕拔乃请瑞体入干崖，干崖举，则陇川可坐定也。瑞体子应里桀黠多智，言于瑞体曰：“陇川、干崖虽无主，远难猝取。孟养思个近在肘腋，又吾世仇，万一乘虚顺流下，祸不测。”瑞体深然之，因借木邦兵一万取干崖，而自率兵侵孟养。既至，屡为思个所败，思个亦退保孟伦，相持久之。而陇川书记岳凤欺其主幼，私赍赂投缅，结为父子。蛮莫土目思哲亦迎附瑞体，调缅兵万余，出入于迤西界上，以牵制思个。复征木邦罕拔兵，会岳凤于陇川，袭孟密。

万历元年，缅兵至陇川，入之。岳凤遂尽杀士宁妻子族属，受缅伪命，据陇川为宣抚。乃与罕拔、思哲盟，必下孟密，奉瑞体以拒中国。伪为锦囊象函贝叶缅文，称西南金楼白象主莽哒喇弄王书报天皇帝，书中嫚辞无状。罕拔又为缅招干崖土舍刀怕文，许代其兄职。怕文拒之，与战。适应里率众二十万分戍陇、干间，以其兵骤临之，怕文溃奔永昌。遂取干崖印，付罕拔妹，以女官摄宣抚，召盏达副使刀思管、雷弄经历廖元相佐之，同守干崖，以防中国。于是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缅，独孟养未下。

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益拒缅。缅大发兵攻之，思个告急。会天琦卒，署事罗汝芳犒思个使，令先归待援，遂调兵至腾越。个闻援兵至，喜，令土目马禄喇送等领兵万余，绝缅粮道，且导大兵伏戛撒诱缅兵深入。

个率蛮卒冲其前，而约援兵自陇川尾击之。缅兵既败，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窘甚。会有陈于巡抚王凝，言生事不便者，凝驰使止援军。汝芳闻檄退，思个待援不至。岳凤侦知之，集陇川兵二千兼程进，导瑞体由间道遁去。思个追击之，缅兵大败，当是时几获瑞体。

六年，廷议遣使至孟养，俾思个还所俘缅兵象，并赉以金帛，好言慰谕之。瑞体不谢。七年，永昌千户辛凤奉使买象于孟密，思忠执凤送缅，缅遣回。是年，缅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以无援败，将走腾越，中途为其下所执，送瑞体，杀之，尽并孟养地。八年，巡抚饶仁侃遣人招缅，缅不应。

十年，岳凤导缅兵袭破干崖，夺罕氏印，俘之。俄，瑞体死，子应里嗣。岳凤嗾应里杀罕拔，尽俘其众。又说应里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十一年焚掠施甸，寇顺宁。凤子曩乌领众六万，突至孟淋寨，指挥吴继勋、千户祁维垣战死。又破盏达，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属皆尽。且窥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诸郡。巡抚刘世曾请以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提兵五千赴剿，并调诸土军应援。缅亦合兵犯姚关，綎与子龙大破之于攀枝花地，乘胜追击，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斩首万余。复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缅将猛勺诣綎降。勺，瑞体弟也。缅将之守陇川、孟养、蛮莫者，皆遁去，岳凤及其子皆伏诛。官军定陇川，遂归。应里乃以其子思斗守阿瓦，复攻孟养、蛮莫，声言复仇。副使李材备兵腾冲，遣兵援之，战于遮浪，大破其象阵，生擒五千余人。

先是，蛮莫酋思化投缅。材遣人招之，思化降。十九年，应里复率缅兵围蛮莫，思化告急。会天暑，军行不前，裨将万国春夜驰至，多设火炬为疑兵，缅人惧而退，追败其众。二十二年，巡抚陈用宾设八关于腾冲，留兵戍守，募人至暹罗约夹攻缅。

缅初以猛卯酋多俺为向导，寇东路。至是遣木邦罕钦擒多俺杀之，前筑堡于猛卯，大兴屯田。是年，缅帅思仁寇蛮莫，败之，斩其渠丙测。

二十三年，应里属孟琏、孟艮二土司求朝贡，镇巡以闻。朝议令原差官黎景桂赍银币赐之，至境，不受。诏以景桂首事贪功纳侮，下于理。三十一年，阿瓦雍罕、木邦罕拔子罕衤盍俱入贡，缅势顿衰。暹罗得楞复连岁攻缅，杀缅长子莽机挝，古喇残破。自此不敢内犯，然近缅诸部附之如初。崇祯末，蛮莫思绵为缅守曩木河。

及黔国公沐天波等随永明王走蛮莫，思绵使告缅。缅遣人迎之，传语述万历时事，并出神宗玺书，索今篆合之，以为伪。天波出己印与先所颁文檄相比无差，始信。

盖自天启后，缅绝贡职，无可考验云。

干崖，奋名干赖夹，僰人居之。东北接南甸，西接陇川，有平川众冈。境内甚热，四时皆蚕，以其丝织五色土锦充贡。元中统初，内附。至元中，置镇西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洪武十五年改镇西府。永乐元年设干崖长官司。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并赐冠服。三年，干崖长官曩欢遣头目奉表贡马及犀、象、金银器，谢恩，赐钞币。五年设古剌驿，隶干崖。曩欢复遣子刀思曩朝贡，赐赉如例。自是，三年一朝贡不绝。宣德六年改隶云南都司。时长官刀弄孟奏，其地近云南都司，而岁纳差发银于金齿卫，路远，乞改隶，而输银于布政司。从之。正统三年命仍隶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六年升干崖副长官刀怕便为长官司，赐彩币，以归附后屡立功，从总兵官沐昂请也。九年升干崖为宣抚司，以刀怕便为宣抚副使，刘英为同知，从总督王骥请也。

弘治三年，干崖土舍刀愈怕欺其侄刀怕落幼，劫印夺职。蛮众不服，遂起兵相攻。四年，按察司副使林俊同参将沐详移文往谕，始释兵归印。事闻，帝以镇巡官不以时奏报，责之。嘉靖三十九年，缅酋莽瑞体叛，招干崖诸土官入寇。万历初，宣抚刀怕举死，妻罕氏，木邦宣慰罕拔妹也。拔既叛附缅，召怕举弟怕文袭职以臣缅，且许以妹。怕文不受，与战。缅兵十万骤临，怕文溃奔永昌。罕拔遂取干崖印付罕氏。十年，陇川岳凤破干崖，夺罕氏印。十一年，游击刘綎破陇川，凤降，追印竟不得。而干崖部众自相承代，亦莫得而考云。

潞江，地在永昌、腾越之间，南负高仑山，北临潞江，为官道咽喉。地多瘴疠，蛮名怒江甸。至元间，隶柔远路。永乐元年内附，设潞江长官司。其地旧属麓川平缅，西平侯奏其地广人稠，宜设长官司治之。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九年，潞江长官司曩璧遣子维罗法贡马、方物，赐钞币，寻升为安抚司。曩璧来朝，贡象、马、金银器，谢恩。

宣德元年，曩璧遣人贡马，请改隶云南布政司，从之。遣中官云仙赍敕及绮币赐曩璧。三年，黔国公沐晟奏，潞江千夫长刀不浪班叛归麓川，劫潞江，逐曩璧入金齿，据潞江驿，逐驿丞周礼，立寨固守，断绝道路，请发兵讨。帝敕晟与三司计议。五年，晟奏，刀不浪班惧罪，还所据地，归旧部，输役如故，乞宥之。报可。

是年置云南广邑州。时云仙还言：“金齿广邑寨，本永昌副千户阿干所居。干尝奉命招生蒲五千户向化。今干孙阿都鲁同蒲酋莽塞等诣京贡方物，乞于广邑置州，使阿都鲁掌州事，以熟蒲并所招生蒲属之。”帝从之，遂以阿都鲁为广邑州知州，莽塞为同知，铸印给之。八年改金齿永昌千户所为潞江州，隶云南布政司，以千夫长刀珍罕为知州，刀不浪班为同知，置吏目及清水关巡检各一员。

正统三年从黔国公沐晟奏，改潞江安抚司仍隶金齿，悉还旧制。五年，安抚使纟泉旧法以麓川思任发叛来告，谕整兵以俟。未几，麓川贼遣部众夺据潞江，杀伤官军，潞江遂削弱。

正德十六年，安抚司土官安捧夺其从弟掩庄田三十八所，掩讼于官，不报。捧遂集蛮兵围掩寨，纵火屠掠，掩母子妻妾及蛮民男妇死者八十余人，据有其地。官军诱执之，捧死于狱。帝命戮尸弃市，其子诏及党与皆斩。天启间，有纟泉世禄者，继袭安抚。

南甸宣抚司，旧名南宋，在腾越南半个山下，其山巅北多霜雪，南则炎瘴如蒸。

元置南甸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乐十一年改为州，隶布政司。宣德三年，南甸为麓川侵夺，有司请讨。不许，降敕诫谕麓川，俾还侵地。

五年，南甸州奏：“先被麓川宣慰司夺其境土，赖朝廷威力复之，若不置官司以正疆界，恐侵夺未厌，乞置四巡检司镇之。”帝命吏部除官。八年又奏：“与麓川接境，旧十二百夫长在腾冲千户所时，赖邦哈等处军民兼守。后麓川侵据，不守者十余年。今蒙敕谕还，窃恐再侵，百姓逃移，乞于赖邦哈、九浪、莽孟洞三处各置巡检，以土军杨义等三人为之。”命下三司勘覆，授之。

正统二年，土知州刀贡罕奏：“麓川思任发夺其所辖罗卜思庄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赍金牌、信符谕之退还。”帝敕沐晟处置奏闻。麓川之役自是起。九年升州为宣抚司，以知州刀落硬为宣抚使，通判刘思勉为土同知。六年颁给金牌、信符、勘合，加敕谕之。十年免所欠差发银两，令安业后，仍前科办。

天顺二年复置南甸驿丞一人，以土人为之。时宣抚刀落盖奏南宁伯毛胜遣腾冲千户蔺愈占其招八地，逼民逃窜。敕云南三司官同巡按御史诣其地体勘，以所占田寨退还，治胜、愈罪。

南甸所辖罗卜思庄与小陇川，皆百夫长之分地。知事谢氏居曩宋，闷氏居盏西，属部直抵金沙江，地最广。司东十五里曰蛮干，宣抚世居之。南百里有关，立木为栅，周一里。曰南牙，甚高，山势延袤一百余里，官道经之。上有石梯，蛮人据以为险。

芒市，旧曰怒谋，又曰大枯夹、小枯夹，在永昌西南四百里，即唐史所谓茫施蛮也。元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军民总管府，领二甸。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统七年，总兵官沐晟奏：“芒市陶孟刀放革遣人来诉，与叛寇思任发有仇。今任发已遁去，思机发兄弟三人来居麓川者蓝地方，愿擒以献。”兵部言：“放革先与任发同恶，今势穷乃言结衅，谲诈难信。宜敕谕放革，如能去逆效顺，当密调土兵助剿机发。”从之。八年，机发令其党涓孟车等来攻芒市，为官军所败。

放革来降，靖远伯王骥请设芒市长官司，以陶孟刀放革为长官，隶金齿卫。成化八年，木邦曩罕弄乱，掠陇川。敕芒市等长官司整兵备调。万历初，长官放福与陇川岳凤联姻，导缅寇松坡营。事觉，伏诛，立舍目放纬领司事，辖于陇川。芒市川原广邈，田土富饶，而人稍脆弱云。

者乐甸，本马龙他郎甸猛摩地，名者岛。洪武末内附，隶云南布政司。永乐元年设者乐甸长官司，改隶云南都司，以沐晟言其地广人稠也。十八年，长官刀谈来朝，贡马。自是，皆以刀氏世领司事。其地山险多瘴，介于镇沅、元江、景东间。

日事攻战，铠械犀利，兵寡而敕，诸部畏惮之。

茶山长官司，永乐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八年，长官早张遣人贡马。宣德五年置滇滩巡检司。以长官司奏滇滩当茶山瓦高之冲，蛮寇出没，民不能安，通事段胜颇晓道理，能安人心，乞置司，以胜为巡检。从之。

孟琏长官司，永乐四年四月设。时孟琏头目刀派送遣子坏罕来言，孟琏旧属麓川平缅宣慰司，后隶孟定府。而孟定知府刀名扛亦故平缅头目，素与等夷，乞改隶。

遂设长官司，隶云南都司，命刀派送为长官，赐冠带、印章。正统四年，思任发反，以兵破孟琏，遂降于麓川，为木邦宣慰罕盖法击败。七年，总督王骥征麓川，招降孟琏、亦保等寨。敕赐孟琏故长官司刀派罕子派乐等彩币，以麓川平故也。嘉靖中，孟琏与孟养、孟密诸部仇杀数十年，司废。至万历十三年，陇川平，复设，称猛脸云。

里麻长官司，永乐六年设，隶云南都司，以刀思放为长官。时思放为里麻招刚。

招刚者，故西南蛮官名。思放籍其地来朝，请授职事，遂有是命，仍赐印章、冠带。

八年遣头目贡马。

钮兀长官司，宣德八年置。钮兀、五隆诸寨在和泥之地，其酋任者、陀比等朝贡至京，奏地远蛮多，请授职以总其众。兵部请设长官司，从之。遂以任者为长官，陀比为副。

东倘长官司，宣德八年置，隶缅甸宣慰。时缅甸宣慰昔得谋杀当荡头目新把的，而夺其地。新把的遣子莽只贡象、马、方物，乞置司，庶免侵杀，从之。置东倘长官司，命新把的为长官。

瓦甸长官司，初隶金齿，永乐九年改隶云南都司。土官刀怕赖言金齿远，都司近，故改隶焉。宣德八年置曲石、高松坡、马缅三巡检司。初，长官司言其地山高林茂，寇盗出没，人民不安，乞置巡检司，以授通事杨资、杨中、范兴三人，从之。

命资于曲石，中于高松坡，兴于马缅。正统五年，长官早贵为思任发所获，杀其守者十七人，挈家来归。帝嘉其忠顺，命所司褒赏，以早贵为安抚，赐彩币、诰命。

促瓦、散金二长官司，皆永乐五年设，隶云南都司。其地旧属麓川，平缅。土蛮注甸八等来朝，请别设长官司，从之。命注甸八等为长官，各给印章。

木邦，一名孟邦。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洪武十五年平云南，改木邦府。建文末，土知府罕的法遣人贡马及金银器，赐钞币。永乐元年遣内官杨瑄赍敕谕木邦诸土官。明年遣人来贡。时麓川诉木邦侵地，命西平侯谕之，因改木邦为军民宣慰使司，以知府罕的法为使，赐诰印。时官军征八百，罕的法发兵助战，攻江下等十余寨，斩首五百余级。诏遣镇抚张伯恭、经历唐复往赐白金、锦币，及其部领有差。明年遣使贡象马、方物，谢恩。颁赐如例，复加赐其母及妻锦绮。罕的法卒，其子罕宾发来朝，请袭，命赐冠服。七年遣使谢恩。又遣人奏缅甸宣慰使那罗塔数诱宾发叛，宾发不敢从逆，若天兵下临，誓当效命。帝嘉其忠，遣中官徐亮赍敕劳之，赐白金三千两、锦绮三百表里，祖母、母、妻织金文绮、纱罗各五十疋。自是，每三年遣使贡象马。十一年，宾发遣使献缅甸俘。时木邦攻破缅甸城寨二十余，多所杀获，献于京师。

宣德三年遣中官徐亮赍敕及文绮赐袭职宣慰罕门法并及祖母、母、妻。八年，木邦与麓川、缅甸各争地，诉于朝，帝命沐晟并三司巡按公勘。

正统三年征麓川，敕谕木邦以兵会剿。五年，总兵官沐昂遣人间道达木邦，得报，知宣慰祖母美罕板、其孙宣慰罕盖法与麓川战于孟定、孟琏地，杀部长二十人，斩首三万余级，获马象器械甚众。帝嘉其功，加授罕盖法怀远将军，封美罕板太淑人，赉以金带、彩币。七年，总督王骥奏，罕盖法遣兵攻拔麓川板罕、贡章等寨，追至孟蒙，获其孥七人，象十二，麓川酋思任发父子遁孟广。帝命指挥陈仪往劳之，且曰：“木邦能自效，生絷贼首献，其酬以麓川土地人民。”八年免木邦岁办金万四千两。木邦遣人谢恩，并献所获思任发家属，复赐敕及彩币奖劳。十一年，缅甸献任发首，木邦亦遣使与同献，且修贡职，因求麓川地。兵部以麓川已设陇川宣抚司，请以孟止地给之，并遣官谕祭其母，以表忠勤，免木邦岁办银八锭三年，从之。

暴泰元年，罕盖法奏乞陇川界者阑景线地，未服，盖法子罕落法辄发兵据之。

陇川宣抚刀歪孟诉于总兵官沐璘。璘遣使谕归之，而与以底麻之地。四年，罕落法袭父职。族人构难，落法避于孟更，遣人赴总兵官求救。璘以闻，诏左参将胡志调兵抚谕之，与其族人部众设盟而还。然落法犹避居孟都不敢归。孟都蛮者，地近陇川，岁调蛮兵二百更番护之。

天顺元年，镇守中官罗珪奏：“罕落法与所部交攻，遣人求援。臣等议委南宁伯毛胜、都督胡志量调官军，相机剿捕。”帝以非犯边疆，不许。二年，落法奏为思坑、曩罕弄等所攻，乞兵剿除，命总兵官区处。六年，总兵官沐瓚奏罕落法屡侵陇川地，欲以拨守贵州兵八千调回防御，诏留其半。

成化十年，木邦所辖孟密蛮妇曩罕弄等侵掠陇川，黔国公沐琮以闻。曩罕弄者，故木邦宣慰罕揲法之女，嫁其孟密部长思外法。地有宝井。罕揲法卒，孙落法嗣。

曩罕弄以尊属不乐受节制，嗾族人与争。景泰中，叛木邦，逐宣慰，据公署，杀掠邻境陇川、孟养，兵力日盛，自称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称宣慰。黔国公琮奏委三司官往抚，曩罕弄骄蹇不服，且欲外结交址兵，逼胁木邦、八百诸部，琮等复以闻。

兵部尚书张鹏主用兵。诏廷臣集议，皆以孟密与木邦仇杀，并未侵犯边境，止宜抚谕。因命副都御史程宗驰传与译者序班苏铨往。时成化十八年也。逾年，孟密思柄遣人入贡，宴赐如土官例。已，孟密奏为木邦所扰，乞别设安抚司。张鹏以太监覃平、御史程宗抚驭已有成绪，遂命宗巡抚云南，敕平偕诣金齿劝谕之，其孟密地或仍隶木邦，或别设安抚，区处具奏。初，曩罕弄窃据孟密，贰于木邦。畏邻境不平，遣人从间道抵云南，至京，献宝石、黄金，乞开设治所，直隶布政司。阁臣万安欲许之，刘珝、刘吉皆以孟养原木邦属夷，今曩罕弄叛，而请命于朝，若许之，则土官谁不解体。苏铨私以告于宗。宗复奏曩罕弄与木邦仇杀已久，势难再合，已喻诸蛮，示以朝廷德意，宥其罪，开设衙门，令还其所侵地，皆踊跃奉命，木邦亦已允服，乞遂行之。部覆，从之。二十年遂设孟密安抚司，以思柄为使。时孟密据宝井之利，资为结纳，而木邦为孟密所侵，兵力积弱，不能报，虽屡奏诉，竟不得直云。

弘治二年，云南守臣奏，孟密曩罕弄先后占夺木邦地二十七处，又诱其头目放卓孟等叛，其势必尽吞后已。乞敕八百宣慰司俾与木邦和好，互相救援。亦敕木邦宣慰收复人心，亲爱骨肉，勿使孟密得乘间诱叛，自致孤弱。如孟密听谕，方许曩罕弄孙承袭。报可，并敕云南守臣亲诣金齿晓谕，复降敕诘责前镇巡官所以受赂召侮启衅者。三年追论致仕南京工部尚书程宗罪。先是，宗以右副都御史奉命率苏铨往抚谕，而铨受思柄金，绐宗奏为设孟密安抚司。铨复教思柄伪归木邦地，而占据如故，思柄益横。至是，木邦宣慰罕挖法发其事，时宗已致仕，巡按请追罪之。狱具，帝以事在赦前，不问。六年，云南守臣奏孟密侵夺木邦，兵连祸结，垂四十余年，屡抚屡叛，势愈猖肆，请调兵往讨。兵部议以孟密安抚，初隶布政司，今改隶木邦，以致争杀，仍如初隶可息兵，从之。

初，孟密之复叛木邦也，因木邦宣慰罕挖法亲迎妇于孟乃寨，孟密土舍思揲乘虚袭之，据木邦，诱降其头目高答落等，聚兵阻路。罕挖法不得归，依孟乃寨者三年。于是巡抚张诰等会奏，议遣文武大员诣孟密抚谕，思揲犹不服。诰乃遣官督率陇川、南甸、干崖三宣抚司，积粮开道，示以必征之势，又令汉土官舍耀兵以威之。

高答落等惧，谋归罕挖法。思揲欲杀之，罕挖法乞救于邻部，调土兵合陇川等三宣抚兵至蛮遮，共围之。思揲惧，乃罢兵。诰等奏其事，且乞赏有功者。兵部议，罕挖法虽还木邦，思揲犹未悔罪，必令歃血同盟，归地献叛，永息争端，乃可论功行赏，报闻。

九年，罕挖法及思揲各遣使来贡，报赐如例。初，思揲围蛮遮，木邦宣慰妻求救于孟养思陆。孟密素畏思陆之兵，闻其将至，遂解去。木邦与思陆谋共取孟密，于是蛮中之患，又在孟养矣。自万安、程宗勘处失宜，诸酋长纷纭进退，中国用兵且数十年。

嘉靖初，思陆子思伦与木邦宣慰罕烈同击杀缅酋莽纪岁，而分其地。后莽瑞体强，将修怨于木邦。隆庆二年，木邦土舍罕拔告袭，有司索赂不为请。拔怒，与弟罕章集兵梗往来道，商旅不前，而己食盐亦乏绝，乞于缅。缅以五千籝馈之，自是反德缅，携金宝象马往谢之。瑞体亦厚报之，欢甚，约为父子。瑞体死，子应里用岳凤言诱拔杀之。时万历十一年也。

拔子进忠守木邦，应里遣弟应龙袭之，其孽子罕凤与耿马舍人罕虔欲擒进忠献应龙。进忠携妻子内奔，虔等追至姚关，焚顺宁而去。十二年，官军破缅于姚关，立其子钦。钦死，其叔罕衤盍约暹罗攻缅，缅恨之。三十四年，缅以三十万众围其城。请救于内地，不至，城陷，罕衤盍被掳。缅伪立孟密思礼领其众。事闻，黜总兵官陈宾，木邦遂亡。

孟密自思柄授安抚，继之者曰思揲，曰思真，真年至百十岁。嘉靖中，土舍兄弟争袭，走诉于缅。缅人为立其弟，改名思忠，忠遂以其地附缅。万历十二年，忠赍伪印来归，命授为宣抚。已而复投缅，乃以其母罕烘代掌司印。缅攻孟密，罕烘率子思礼、从子思仁奔孟广，而孟密遂失。十八年，缅复攻孟广，罕烘、思礼奔陇川，思仁奔工回，而孟广又失。先是，思仁从罕烘奔孟广时，有甘纟泉姑者，思忠妻也。思忠既投缅，思仁通于线姑，遂欲妻之，而罕烘不许。至是，罕烘携纟泉姑走陇川，思仁奔雅盖，率兵象犯陇川，欲掳纟泉姑去。会陇川有备，弗克，思仁亦走归缅，缅伪署思仁于孟密，食其地。初，孟密宝井，朝廷每以中官出镇，司采办。

武宗朝钱能最横，至嘉靖、隆庆时犹然。万历二十年，巡抚陈用宾言，缅酋拥众直犯蛮莫，其执词以奉开采使命令，杀蛮莫思正以开道路。全滇之祸，皆自开采启之。

时税使杨荣纵其下，以开采为名，恣暴横，蛮人苦之。且欲令丽江退地听采，缅酋因得执词深入。巡按宋兴祖极言其害，请追还荣等，帝皆不纳。凡采办必先输官，然后与商贾贸易，每往五六百人。其属有地羊寨，在孟密东，往来道所必经。人工幻术，采办人有强索其饮食者，多腹痛死；己所乘马亦毙，剖之，则马腹皆木石也。

思真尝剿之，杀数千人，不得绝。至是，复议剿，以兵少中止。

孟养，蛮名迤水，有香柏城。元至元中，于孟养置云远路军民总管府。洪武十五年改为云远府。其地故属平缅宣慰司。平缅思伦发为其下所逐，走京师。帝命西平侯沐春以兵纳之，还故地。成祖即位，改云远府为孟养府，以土官刀木旦为知府。

永乐元年，刀木旦遣人贡方物及金银器，赐赉遣归。二年改升军民宣慰使司，以刀木旦为使，赐诰印。四年，孟养与戛里相仇杀，缅甸宣慰那罗塔乘衅劫之，杀刀木旦及子思栾发而据其地。事闻，诏行人张洪等赍敕谕责缅。那罗塔惧，仍归其境土。

会木邦宣慰使罕宾法以那罗塔侵据孟养，请自率兵讨，遂破缅甸城寨二十余，获其象、马献京师。十四年复设孟养宣慰司，命刀木旦次子刀得孟为使，以木旦侄玉宾为同知。自木旦被害，司遂废，孟养之人从玉宾散居干崖、金沙江诸处者三千余人。

朝廷尝命玉宾署宣慰使以抚之，故仍命为本司同知，令其率众复业。十五年，刀得孟遣使贡马及方物。

宣德五年，刀玉宾奏：“伯父刀木旦被杀，蒙朝廷遣官访玉宾，授同知，又阻于缅难，寄居金齿者二十余年。今孟养地又为麓川宣慰思任发所据，乞遣兵送归本土。”帝命黔国公沐晟遣还之，然其地仍为任发所有。时为孟养宣慰者名刀孟宾，亦寄居云南。及任发败奔缅甸，子机发潜匿孟养，求抚。

正统十三年敕孟养头目伴送思机发来朝，许以升赏，机发疑畏竟不至。帝以孟养宣慰头目刀变蛮等匿机发，敕数其罪，曰：“孟养乃朝廷开设，尔刀变蛮等敢违朝命，一可伐。思机发系贼子，故纵不捕，二可伐。尔孟养被思任发夺地，逐尔宣慰，见在云南优养，尔等与仇为党，三可伐。云南总兵官世世管属尔地，奉命捕取贼子，尔等不从调度，四可伐。尔等不过以为山川险阻，官军未易遽到，又以为气候瘴疠，官军不可久居。势强则拒敌，力弱则奔遁。殊不知昔马援远标铜柱，险阻无伤，诸葛亮五月渡泸，炎蒸无害，皆能破灭蛮众，开拓境土。况今大军有必胜之机，麓川之师可为前鉴。尔等速宜悔过自图，令思机发亲自前来，仍与一官一地，令享生全。如不肯出，尔等即擒为上策；迹思机发所在，报与官军捕取为中策；若代彼支吾，令其逃匿，则并尔等剿灭，悔无及矣。”时已三征麓川，内旨必欲生擒机发，已密谕总督王骥，又敕谕以云南安置孟养旧宣慰刀孟宾为向导。及兵出穷征，机发卒遁去，不可得。于是乃以孟养地给缅甸宣慰马哈省管治，命捕思机发。时正统十四年也。

景泰二年，任发之子思卜发遣使来贡，求管孟养旧地。廷臣议，孟养地已与缅甸，岂可移易。时朝命虽不许，然卜发已潜据之，即缅甸不能夺也。卜发死，子思洪发嗣，自天顺、成化，每朝贡辄署孟养地名，俨然自有其地矣。

成化中，孟养金沙江思陆发遣人贡象马，宴赐皆如例。思陆发者，思任发之遗孽也。太监钱能镇云南，思陆发数以珍宝遗能，因得入贡，称孟养金沙江思陆发，常规立功以袭祖职。适孟密安抚土舍思揲侵据木邦地，争杀累年，守臣议征之，思陆发乃请自效。时蛮众相传孟密畏思陆兵，参政毛科请于总兵镇巡官，许之。思陆兵未至，思揲解去。巡抚张诰议调思陆兵，令戮力捕思揲，乃遣使促之发兵。思陆遣大陶孟伦索领蛮兵象马过江，伦索既过江，指鹰谓使者曰：“我曹犹此鹰，夺得土地，即管食之耳。”科闻之忧甚。时思揲令陶孟思英以兵守蛮莫。孟养兵至，思英坚守不出，已而请和。孟养兵闻官军听思英约降，颇有怨言。官军粮绝，遽引退。

伦索亦恐思英绝其归路，取道干崖而还。科念伦索前语，急戒令孟养还兵守疆界，孟养不听。初，靖远伯王骥与之约誓，非总兵官符檄不得渡江。自是遂犯约，数兴兵过江与孟密战。

弘治十二年，云南巡按谢朝宣奏：孟养思陆本麓川叛种，窜居金沙江外。成化中，尝据缅甸之听盏。弘治七年征调其兵渡江，遂复据腾冲之蛮莫。又纠木邦兵，攻烧孟密安抚司，杀掠蛮民二千余人，劫象马金宝，有并吞孟密觊觎故土之志。迤西人恭们、腾冲人段和为之谋主，屡抚不听。云南会城去孟养远，声势难接。曩于金腾添设镇守太监，为抚蛮安民之计。而近时太监吉庆贪暴无状，虽尝阳却思陆之贽，然蛮知其贪，又乌知不因其却而更进之。臣闻蛮莫等处，乃水陆会通之地，蛮方器用咸自此出，江西、云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云南差官每多赍违禁物往彼馈送，漏我虚实，为彼腹心。镇夷关一巡检耳，安能禁制。臣计孟养甲兵不能当中原一大县，以云南之势临之，易于压卵。柰何一调即来，屡抚不退，皆镇巡失之于初，逋逃奸人谋之于中，抚蛮中官坏之于后。伏望垂念边民困苦，将云南镇守太监止存一员，另用指挥一员守备镇夷关，驱思陆退归江外，而移腾冲司于蛮莫，并木邦、孟密不得窥伺，乃为万全之策。设思陆冥顽不听抚谕，便当决策用兵，使无噍类，以为土官不法之戒。

先是，吉庆已为思陆请朝贡，至是因朝宣疏，并下镇巡官议剿抚之宜，数年不决。

十六年，巡抚陈金乃遣金腾参将卢和抚谕思陆。和至腾冲，思陆遣陶孟投书，致方物。和谕以祸福，令掣兵过江，归所占蛮莫等地，且调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司蛮兵及战象，随官军分道至金沙江。思陆乃遣大陶孟伦索、怕卓等率所部来见，和等再申谕之。思陆听命，退还前所据蛮莫等地十三处，撤回象马蛮兵，渡金沙江而归。又遣陶孟、招刚等贡象六、银六百两并金银器纳款。镇巡官以闻，并奏言：“蛮莫等地原隶木邦，成化间始为孟密所有，近又为思陆所据，连年构祸，今始平定。既不可复与木邦、孟密，又不可割畀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宜暂于腾冲岁檄官军四百分番守之。思陆前有助平思揲功，今悔祸纳款，请赐以名目、冠带，仍降敕奖谕。”部议以蛮莫等处本木邦分地，在大义宜归之木邦。其名目、冠带，贡使已言思陆不愿受，不宜轻畀，请赐敕厚劳遣归之。报可。时思陆觊得宣慰司印，部执不予，于是仍数出兵与木邦、孟密仇杀无宁岁。

嘉靖七年，总兵官沐绍勋、巡抚欧阳重遣参政王汝舟等遍历诸蛮，谕以祸福。

孟养思伦等各愿贡象牙、土锦、金银器，退地赎罪。乃以蛮莫等十三处地方宽广，诸蛮历年所争，属之腾冲司，檄军轮守，则烟瘴可虞；属之木邦，则地势辽远，蛮心不顺。莫若仍属孟密管领，岁征差发银一千两，而割孟乃等七处仍归木邦罕烈，则分愿均而忿争息矣。报可。

万历五年，云南巡按陈文燧言，孟养思个与缅世仇，今更归顺于缅。因引弘治朝先臣刘健尝议孟养事状，谓思陆有官犹可制，即无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以抗缅。报可。十一年，缅为游击刘綎所败，孟养思威亦杀缅使降于纟廷。十三年，陇川平，乃于孟养立长官司。未几，长官思真复为缅所掳，部长思远奉思真妻来归，给以冠带，令归守。思远乘乱自立为宣慰，贡象进方物。然远暴虐，诸部恨之，引缅兵至，声言还思真，思远奔盏西。有思轰者，内附，与蛮莫酋思正共据险抗缅。三十年，缅攻思正，轰率兵倍道驰救，至则正已被杀。三十二年，缅攻入迤西，轰走死，缅以头目思华守其地。华死，妻怕氏代理。缅人更番戍守，连年征发，从行甚苦，曰：“孟养不亡，蛮何得至此！”轰之后曰放思祖，有众千余，不敢归，寄食于干崖云。

旧制，宣慰遣人俱称头目，唯木邦及缅甸又有陶孟及招刚等称，孟养又有招八称，皆见于奏章，因其俗不改。

车里，即古产里，为倭泥、貂党诸蛮杂居之地，古不通中国。元世祖命将兀良吉禋伐交阯，经所部，降之，置撒里路军民总管府，领六甸，后又置耿冻路耿当、孟弄二州。洪武十五年，蛮长刀坎来降，改置车里军民府，以坎为知府。坎遣侄丰禄贡方物，诏赐刀坎及使人衣服、绮币甚厚，以初奉贡来朝故也。十七年复遣其子刀思拂来贡，赐坎冠带、钞币，改置军民宣慰使司，以坎为使。二十四年，子刀暹答嗣，遣人贡象及方物。二十八年以赐诰命谢恩，予赐皆如例。

永乐元年，刀暹答令其下剽掠威远知州刀算党及民人以归。西平侯沐晟请发兵讨，帝命晟移文谕之，如不悛，即以兵继。又以车里已纳威远印，是悔过之心已萌，不必加兵。晟使至，暹答果惧，还刀算党及威远之地，遣人贡马谢罪。帝以其能改过，宥之。自是频入贡。朝廷遣内官往车里者，道经八百大甸，为宣慰刀招散所阻。

三年，刀暹答遣使请举兵攻八百，帝嘉其忠。八百伏罪，敕车里班师，复加奖劳。

四年遣子刀典入国学，实阴自纳质。帝知其隐，赐衣币慰谕遣还，以道里辽远，命三年一贡，著为令。十一年，暹答卒。长子刀更孟自立，骄狠失民心，未几亦卒。

更孟长子霸羡年幼，众推刀赛署司事。刀赛者，更孟弟刀怕汉也。怕汉死，妻以前夫子刀弄冒为暹答孙，请袭。十五年命刀弄袭宣慰使，以更孟从弟刀双孟为本司同知。十九年，双孟言刀弄屡以兵侵劫蛮民，乞别设治所，以抚其众。诏分其地，置靖安宣慰使司，升双孟为宣慰使，命礼部铸印给之。

宣德三年，云南布政司奏刀弄、双孟相仇杀，弄弃地投老挝，请差官招抚。帝命黔国公计议。六年，黔国公奏，谓奉命招抚刀弄，其母具言布政司差官刘亨征差发金，亨已取去，本司复来征，蛮民因而激变逐弄，弄逃入老挝，寻还境内以死。

未尝弃地外投，亦未尝与双孟仇杀。帝命法司执刘亨等罪之。七年，车里土舍刀霸羡请袭，许之，遣行人陆埙赍敕赐冠带、袭衣。九年，靖安宣慰刀霸供言：“靖安原车里地，今析为二，致有争端，乞仍并为一，岁贡如例。”帝从其请，革靖安宣慰，仍归车里，命刀霸供、刀霸羡共为宣慰使，俾上所授靖安宣慰司印。

正统五年命贡使赍敕及绮帛归赐刀霸羡及妻，嘉其勤修职贡也。六年，麓川宣慰思伦发叛，诏给车里信符、金牌，命合兵剿贼。景泰三年以刀霸羡奉调有功，免其积欠差发金。天顺元年，总兵官沐璘奏：“刀霸羡自杀，弟板雅忠等已推兄三宝历代承职。今板雅忠又作乱，纠合八百相仇杀。”帝命璘亟为抚谕，并勘奏应袭者。

二年，帝以三宝历代者，虽刀更孟之子，乃庶孽夺嫡，谋害刀霸羡，致板雅忠借兵攻杀，不当袭。但蛮民推立，姑从众愿，命袭宣慰使。

成化十六年，交阯黎灏叛，颁伪敕于车里，期会兵共攻八百，车里持两端。云南守臣以闻，遣使敕车里诸土官互相保障，勿怀二心。二十年复敕车里等部，惧固封疆，防交人入寇，不得轻与文移，启衅纳侮。嘉靖十一年，缅酋莽应里据摆古，蚕食诸蛮。车里宣慰刀糯猛折而入缅，有大、小车里之称，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万历十三年命元江土舍那恕往招，糯猛复归，献驯象、金屏、象齿诸物，谢罪。诏受之，听复职。

天启七年，巡抚闵洪学奏，缅人侵孟艮，孟艮就车里求救，宣慰刀韫猛遣兵象万余赴之。缅人以是恨车里，兴兵报复，韫猛年已衰，重赂求和。缅闻韫猛子召河璇有女名召乌冈色美，责献乌冈。河璇别以女绐之。缅知其诈，大愤，攻车里愈急。

韫猛父子不能支，遁至思毛地，缅追执之以去。中朝不及问，车里遂亡。

老挝，俗呼为挝家，古不通中国。成祖即位，老挝土官刀线歹贡方物，始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以刀线歹为宣慰使，给之印。五年遣人来贡。既而帝以刀线歹潜通安南季犛，遣使诘责，谕其悔过。六年，刀线歹遣人贡象马、方物。七年复进金银器、犀象、方物谢罪。自是连年入贡，皆赉予如例。帝遣中官杨琳往赐文绮。十年来贡，命礼部加赐焉。

宣德六年遣使赍敕奖谕宣慰刀线达。九年，老挝贡使还，恐道中为他部所阻，给信符，敕孟艮、车里诸部遣人护之。景泰元年请赐土官衣服。故事，无加赐衣服者，命加赐锦币并及其妻。成化元年颁金牌、信符于老挝。七年铸给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印，以皆为贼焚毁也。十六年，贡使至，会安南攻老挝，镇守内官钱能以闻。

因敕其使兼程回，并量给道里费。明年，安南黎灏率兵九万，开山为三道，进兵破哀牢，入老挝境，杀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季子怕雅赛走八百，宣慰刀揽那遣兵送至景坎。黔国公沐琮以闻，命怕雅赛袭父职，免其贡物一年，赐冠带、彩币，以示优恤。既怕雅赛欲报安南之仇，觊中国发兵为助。帝以老挝、交阯皆服属中国久，恤灾解难，中国体也，令琮慎遣人谕之。

弘治十一年，宣慰舍人招揽章应袭职，遣人来贡，因请赐冠带及金牌、信符。

赉赏如制，其金牌、信符，俟镇巡官勘奏至日给之。十一月，招揽章遣使入贡。吏部言：“招揽章系舍人，未授职，僭称宣慰使，云南三司官冒奏违错，宜治罪。”

宥之。

嘉靖九年，招揽章言：“交阯应袭长子光绍，为叔所逐，出亡老挝，欲调象马送回。”守臣言：“据招揽章之言，惧纳亡之罪，且假我为制服之资，留之启衅，遣之招兵，宜听光绍自归，并责其私纳罪。”报可。二十四年，云南巡抚汪文盛言：“老挝土舍怕雅闻征讨安南，首先思奋，且地广兵多，可独当一面。八百、车里与老挝相近，孟艮在老挝上流，皆多兵象，可备征讨。请免其察勘，就令承袭，以备征调。”从之。四十四年，土舍怕雅兰章遣人进舞牌牙象二、母象三、犀角十，云南守臣以闻。礼部以非贡期，且无汉、缅公文，第来路险远，跋涉逾年，宜受其所贡，给赏遣之，毋令赴京。报可。时缅势方张，剪除诸部，老挝亦折而入缅，符印俱失。

万历二十六年，缅败，老挝来归，奉职贡，请颁印。命复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印给之。四十年贡方物，言印信毁于火，请复给，抚镇官以闻。明年再颁老挝印。

时宣慰犹贡象及银器、缅席，赐予如例。自是不复至云。其俗与木邦同，部长不知姓，有三等：一曰招木弄，一曰招木牛，一曰招木化。而为宣慰者，招木弄也，代存一子，绝不嗣。其地东至水尾，南至交阯，西至八百，北至车里，西北六十八程至云南布政司。

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还，后遣使招附。元统初，置八百等处宣慰司。洪武二十一年，八百媳妇国遣人入贡，遂设宣慰司。二十四年，八百土官刀板冕遣使贡象及方物。先是，西平侯沐英遣云南左卫百户杨完者往八百招抚，至是来贡。帝谕兵部尚书茹玮曰：“闻八百与百夷构兵，仇杀无宁日。朕念八百宣慰远在万里外，能修职奉贡，深见至诚。今与百夷构兵，当有以处之。可谕意八百，令练兵固守，俟王师进讨。”自是及永乐初，频遣使入贡，赐予如例。

永乐二年设军民宣慰使司二，以土官刀招你为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为八百大甸宣慰使，遣员外郎左洋往赐印诰、冠带、袭衣。刀招散遣人贡马及方物谢恩，命五年一朝贡。是岁，遣内官杨瑄赍敕谕孟定、孟养等部，道经八百大甸，为土官刀招散所阻，弗克进。三年遣使谕刀招散曰：“朕特颁金字红牌，敕谕与诸边为信，以禁戢边吏生事扰害，用福尔众。诸宣慰皆敬恭听命，无所违礼。惟尔年幼无知，惑于小人孟乃朋、孟允公等，启衅生祸，使臣至境，拒却不纳。廷臣咸请兴师问罪，朕念八百之人岂皆为恶，兵戈所至，必及无辜，有所不忍。兹特遣司宾田茂、推官林桢赍敕往谕，尔能悔过自新，即将奸邪之人擒送至京，庶境土可保。其或昏迷不悛，发兵讨罪，孥戮不贷！”并敕西平侯沐晟严兵以待。以马军六百、步军一千四百护内官杨安、郁斌前往。又虑老挝乘车里空虚，或发兵掩袭，或与八百为援，可遣其部长率兵一万五千往备。三年，刀招你等遣使奉金缕表文，贡金结丝帽及方物。帝命受之，仍加赐予。西平侯沐晟奏：“奉命率师及车里诸宣慰兵至八百境内，破其猛利石厓及者答二寨，又至整线寨。木邦兵破其江下等十余寨。八百恐，遣人诣军门伏罪。”乃以所陈词奏闻。因遣使敕谕车里、木邦等曰：“曩者八百不恭朝命，尔等请举兵诛讨。嘉尔忠诚，已从所请。今得西平侯奏，言八百已伏罪纳款。夫有罪能悔，宜赦宥之。敕至，其悉止兵勿进。”遂敕晟班师。四年降敕诫谕刀招散，刀招散遣人贡方物谢罪。帝以不诚，却之。五年贡使复来谢罪，命礼部受之。

洪熙元年遣内官洪仔生赍敕谕刀招散。宣德七年遣人来贡，因奏波勒土酋常纠土雅之兵入境杀掠，乞发兵讨之。帝以八百大甸去云南五千余里，波勒、土雅皆未尝归化，劳中国为远蛮役，非计，止降敕抚谕而已。

正统五年，八百贡使奏：“递年进贡方物，土民不识礼法，不通汉语。乞依永乐间例，仍令通事赍捧金牌、信符，催督进贡，驿路令军卒护送，庶无疏失。”从之。十年，给八百大甸宣慰司金牌、信符各一，以前所给牌符为暹罗国寇兵焚毁也。

成化十七年，安南黎灏已破老挝，颂伪敕于车里，期会兵攻八百。其兵暴死者数千，传言为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归路，袭杀万余，交败还。土官刀揽那以报。

黔国公沐琮奏：“揽那能保障生民，击败交贼，救护老挝。交人尝以伪敕胁诱八百，八百毁敕，以象蹴之，请颁赏以旌忠义。”帝命云南布政司给银百两、彩币四表里以奖之。二十年，刀揽那遣人入贡。云南守臣言：“交兵虽退，宜令八百诸部饬兵为备。”弘治二年，刀揽那孙刀整赖贡方物，求袭祖职。兵部言：“八百远离云南，瘴毒之地，宜免勘予袭。”从之，仍给冠带。其地东至车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喇，与缅邻，北至孟艮，自姚关东南行五十程始至。平川数千里，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属八百，北属车里。好佛恶杀，寺塔以万计。有见侵，乃举兵，得仇即已，俗名慈悲国。嘉靖间，为缅所并，其酋避居景线，名小八百。自是朝贡遂不至。缅酋应里以弟应龙居景迈城，倚为右臂焉。万历十五年，八百大甸上书请恢复，不报。

初，四译馆通事惟译外国，而缅甸、八百如之，盖二司于六慰中加重焉。

## 列传第二百四 贵州土司

贵州，古罗施鬼国。汉西南夷牂牁、武陵诸傍郡地。元置八番、顺元诸军民宣慰使司，以羁縻之。明太祖既克陈友谅，兵威远振，思南宣慰、思州宣抚率先归附，即令以故官世守之，时至正二十五年也。及洪武五年，贵州宣慰霭翠与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適尔等先后来归，皆予以原官世袭。帝方北伐中原，未遑经理南荒。

又田仁智等岁修职贡，最恭顺，乃以卫指挥佥事顾成筑城以守，赋税听自输纳，未置郡县。

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置贵州都指挥使，领十八卫，而以长官司七隶焉，属兵部。府以下参用土官。其土官之朝贡符信属礼部，承袭属吏部，领土兵者属兵部。其后府并为六，州并为四，长官司或分或合，厘革不一。其地西接滇、蜀，东连荆、粤。太祖于《平滇诏书》言：“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则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然贵州地皆崇山深菁，鸟道蚕丛，诸蛮种类，嗜淫好杀，畔服不常。霭翠归附之初，请讨其陇居部落。帝曰：“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及仁智入朝，帝谕之曰：“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各安其生，则汝可长享富贵。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二十一年，部臣以贵州逋赋请，帝曰：“蛮方僻远，来纳租赋，是能遵声教矣。逋负之故，必由水旱之灾，宜行蠲免。自今定其数以为常，从宽减焉。”二十九年，清水江之乱既平，守臣以贼首匿宣慰家，宜并罪。帝曰：“蛮人鸱张鼠伏，自其常态，勿复问。”明初御蛮之道，其后世之龟鉴也夫。

○贵阳 思南思州附 镇远 铜仁 黎平 安顺 都匀 平越 石阡新添金筑安抚司附

贵阳府，旧为程番长官司。洪武初，置贵州宣慰司，隶四川。永乐十一年改隶贵州。成化十二年置程番府。隆庆三年移程番府为贵阳府，与宣慰司同城，府辖城北，司辖城南。万历时，改为贵阳军民府。领安抚司一，曰金筑；领长官司十八，曰贵竹，曰麻向，曰本瓜，曰大华，曰程番，曰韦番，曰方番，曰洪番，曰卧龙番，曰金石番，曰小龙番，曰罗番，曰大龙番，曰小程番，曰上马桥，曰卢番，曰卢山，曰平伐。其贵州宣慰司所领长官司九，曰水东，曰中曹，曰青山，曰札佐，曰龙里，曰白纳，曰底寨，曰乖西，曰养龙坑。

自蜀汉时，济火从诸葛亮南征有功，封罗甸国王。后五十六代为宋普贵，传至元阿画，世有土于水西宣慰司。霭翠，其裔也，后为安氏。洪武初，同宣慰宋蒙古歹来归，赐名钦，俱令领原职世袭。及设布政使司，而宣慰司如故。安氏领水西，宋氏领水东。八番降者，皆令世其职。六年诏霭翠位各宣慰之上。霭翠每年贡方物与马，帝赐锦绮钞币有加。十四年，宋钦死，妻刘淑贞随其子诚入朝，赐米三十石、钞三百锭、衣三袭。时霭翠亦死，妻奢香代袭。都督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诸罗果怒，欲反。刘淑贞闻止之，为走醖京师。帝既召问，命淑贞归，招香，赐以绮钞。十七年，奢香率所属来朝，并诉晔激变状，且愿效力开西鄙，世世保境。帝悦，赐香锦绮、珠翠、如竟冠、金环、袭衣，而召晔还，罪之。香遂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二十年，香进马二十三匹，每岁定输赋三万石。子安的袭，贡马谢恩。帝曰：“安的居水西，最为诚恪。”命礼部厚赏其使。二十五年，的来朝，赐三品服并袭衣金带、白金三百两、钞五十锭。香复遣其子妇奢助及其部长来贡马六十六匹，诏赐香银四百两，锦绮钞币有差。自是每岁贡献不绝，报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所敢望也。二十九年，香死，朝廷遣使祭之，的贡马谢恩。

正统七年，水西宣慰陇富自陈：“祖父以来，累朝皆赐金带。臣蒙恩受职，乞如例。”从之。是时，宋诚之子斌年老，以子昂代，昂死，然代。十四年赐敕陇富母子，嘉其调兵保境之功。陇富颇骄。天顺三年，东苗之乱，富不时出兵，闻朝廷有意督之，乃进马谢罪，赐敕警之。富死，侄观袭。观老，子贵荣袭。巡抚陈仪以西堡狮子孔之平，由观与子贵荣统部众二万攻白石崖，四旬而克，家自馈饷，口不言功，特给观正三品昭勇将军诰。初，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宋氏世居贵州城侧，管水东、贵竹等十长官司，皆设治所于城内，衔列左右。而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至是总兵官为之请，许其以时巡历所部，趣办贡赋，听暂还水西，以印授宣慰宋然代理。贵荣老，请以子佐袭，命赐贵荣父子锦纟宁。

先是，宋然贪淫，所管陈湖等十二马头科害苗民，致激变。而贵荣欲并然地，诱其众作乱。于是阿朵等聚众二万余，署立名号，攻陷寨堡，袭据然所居大羊肠，然仅以身免。贵荣遽以状上，冀令己按治之。会阿朵党泄其情，官军进讨。贵荣惧，乃自率所部为助。及贼平，贵荣已死，坐追夺，然坐斩。然奏世受爵土，负国厚恩。

但变起于荣，而身陷重辟，乞分释。因从末减，依土俗纳粟赎罪。都御史请以贵筑、平伐七长官司地设立府县，皆以流官抚理。巡抚覆奏以蛮民不愿，遂寝。宋氏亦遂衰，子孙守世官，衣租食税，听征调而已。

时安万钟应袭，骄纵不法。汉民张纯、土目乌挂等导之游猎，酒酣，辄射人为戏。又尝挞其左右，为所杀。无子，其从弟万镒宜袭，镒以贼未获辞。乌挂等遂以疏族幼子普者冒万钟弟曰万钧告袭，承勘官入其贿，遂暂委钟妻奢播摄事。万镒悔不立，而恨乌挂之主其谋也，遂以兵袭乌挂，乌挂亦发兵相仇杀，皆以万钟之死为辞。巡按御史上其状，以万镒宜袭，但与乌挂相诬讦，宜各宥输赎。而枭杀钟者，并戍纯等，受其贿者亦罚治，诏如之。未几，镒死，子阿写幼，命以万铨借袭。万铨有助平阿向功，提督尚书伍文定为之请。万铨亦自陈其功，乞加参政衔，赐蟒衣，帝命赐以应得之服。后阿写长，袭职，改名仁。未几死，子国亨袭。淫虐，乃以事杀万铨之子信。信兄智与其母别居于安顺州，闻之，因告国亨反。巡抚王诤遽请发兵诛国亨，智遂为总兵安大朝画策，且约输兵粮数万。及师至陆广河，智粮不至。

诤乃令人谕国亨，而止大朝毋进。兵已渡河，为国亨所败。国亨惧大诛，遣使哀辞乞降，朝廷未之许。巡抚阮文中至，檄捕诸反者，密使语国亨，亟出诸奸徒，割地以处安智母子，还所费兵粮，朝廷当待汝以不死。于是国亨悉听命，帝果赦不诛，而命国亨子民袭。国亨事起于隆庆四年，至成历五年乃已。国亨既革任，日遣人至京纳赂，为起复地。十三年，播州宣慰杨应龙以献大木得赐飞鱼服，国亨亦请以大木进，乞还给冠带诰封如播例。既而木竟不至，乃诿罪于木商。上怒，命夺所赉。

国亨请补贡以明不欺，上仍如所请。

万历二十六年，国亨子疆臣袭职。会播州杨应龙反，疆臣亦以戕杀安定事为有司所案。科臣有言其逆节渐萌者，诏不问，许杀贼图功。疆臣奏称：“播警方殷，臣心未白。”上复优诏报之。巡抚郭子章许疆臣以应龙平后还播所侵水西乌江地六百里以酬功，于是疆臣兵从沙溪入。有蜚语水西佐贼者，总督李化龙檄诘之，疆臣遂执贼二十余人，率所部夺落濛关，至大水田，焚桃溪庄。应龙伏诛。初，应龙之祖以内难走水西，客死。宣慰万铨挟之，索水烟、天旺地，听还葬，其地遂为水西所据。及播州平，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隶蜀、黔，以渭河中心为界。总督王象乾代化龙，命疆臣归所侵播州地。子章奏言：“侵地始于万铨，而非疆臣。安氏迫取于杨相丧乱之时，非擅取于应龙荡平之日。且臣曾许其裂土，今反夺其故地，臣无面目以谢疆臣，愿罢去。”象乾疏言：“疆臣征番，歼应龙子惟楝不实，首功可知。至佯败弃阵，送药往来，欺君助逆，迹已昭然。令还侵地，不咎既往，已属国家宽大。若因其挟而予之，彼不为恩，我且示弱。疆臣既无功，不与之地，正所以全抚臣之信。宜留抚臣罢臣，以为重臣无能与蕞尔苗噂沓者之戒。”于是清疆之议，累年不决。兵部责令两省巡按御史勘报，而南北言官交章诋象乾贪功起衅。科臣吕邦耀复劾子章纳贿纵奸，子章求去益力。象乾执疆臣所遣入京行贿之人与金，以闻于朝。然议者多右疆臣，尚书萧大亨遂主巡按李时华疏，谓：“征播之役，水西不惟假道，且又助兵。矧失之土司，得之土司，播固输粮，水亦纳赋，不宜以土地之故伤字小之仁，地宜归疆臣。”于是疆臣增官进秩，其母得赐祭，水西尾大之患，亦于是乎不可制矣。

三十六年，疆臣死，弟尧臣袭。四十一年，乌撒土舍谋逐安效良，尧臣以追印为名，领兵数万长驱入滇，直薄沾益州，所过焚掠，备极惨毒。朝廷方以越境擅兵欲加尧臣罪，而尧臣死。子位幼，命其妻奢社辉摄事。社辉，永宁宣抚奢崇明女弟。

崇明子寅犷悍，与社辉争地，相仇恨。而安邦彦者，位之叔父也，素怀异志，阴与崇明合。及崇明反，调兵水西，邦彦遂挟位叛以应之，位幼弱不能制。邦彦更招故宣慰土舍宋万化为助，率兵趋毕节，陷之，分兵破安顺、平坝、沾益。而万化亦率苗仲九股陷龙里，遂围贵阳，自称罗甸王，时天启二年二月也。巡抚李枟方受代，闻变，与巡按御史史永安悉力拒守。贼攻不能克，则沿岩制栅，断城中出入。镇将张彦芳将兵二万赴援，隔龙里不得进。贵州总兵杨愈懋、推官郭象仪与贼战于江门而死。外援既绝，攻益急，城中粮尽，人相食，而拒守不遗余力。中朝方急辽，不之省。已，以王三善为巡抚，仓卒调兵食，大会将士，分兵二道进。三日抵龙头营，屡败贼兵，遂夺龙里。邦彦闻新抚自将大兵数十万，惧甚，遂退屯龙洞。前锋杨明楷率乌罗兵击死安邦俊，遂乘胜抵贵阳城下，先以五骑传呼曰：“新抚至矣。”举城欢呼更生。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

详《李枟》及《三善传》中。

贵阳围既解，邦彦远遁陆广河外。三善遣使谕社辉母子缚邦彦以降。大军至者日益众，三善欲因粮于敌。又诸军视贼过易，杨明楷营于三十里外。邦彦复纠诸苗来攻，师败，明楷为所执。邦彦势复张，合众欲再围贵阳。三善遣兵三路御之，破生苗寨二百余，擒万化等，焚其积聚数万。龙里、定番四路并通，诸苗畔者相继降。

邦彦气夺不敢出，于鸭池、陆广诸要地掘堑屯兵，为自守计。时奢崇明为蜀兵所败，计穷投水西，与邦彦合。

三年，三善督兵攻大方贼巢，擒土司何中尉等，进营红崖。连破天台、水脚等七囤，夺其天险。别将亦破贼于羊耳，追至鸭池河，夺其战象。遂深入至红鸟冈，诸苗奔溃。三善率兵直入大方，奢社辉、安位焚其巢，窜火灼堡，邦彦奔织金。位遂遣人赴镇远，乞降于总督杨述中。许之，令擒崇明父子自赎，一意主抚。而三善责并献邦彦，当并用剿，议不合。往返间已逾数月，邦彦得益兵为备。三善粮不继，焚大方，还贵州，道遇贼，三善为所害。邦彦率数万众来追，总理鲁钦力御之，大战数日，大军无粮，乘夜皆溃，钦自刭。贼烧劫诸堡，苗兵复助逆，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城中复大震。初，大方东倚播，北倚蔺，相为掎角。后播、蔺既平，贼惟恃乌撒为援，而毕节为四夷交通处。当三善由贵阳陆广深入大方百七十里，皆罗鬼巢窟，以失地利而陷。天启间，硃燮元为蜀督，建议滇兵出沾益，遏安效良应援，分兵于天生桥、寻甸等处，以绝其走；蜀兵临毕节，扼其交通之路，而别出龙场岩后，以夺其险；黔兵由普定渡思腊河，径趋邦彦巢，由陆广、鸭池捣其虚；粤西兵出泗城，分道策应；然后大军由遵义鼓行而前。寻以忧去，未及用。总督闵梦得继之，亦以贵州抵大方路险，贼惟恃毕节一路外通。我兵宜从永宁始，自永宁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凭而守，宜结营进逼。四十里为白岩，六十里为层台，又六十里为毕节。毕节至大方不及六十里，贼必并力来御，须重兵扼之，断其四走之路，然后遵义、贵阳克期而进，亦不果用。及是黔事棘，诏起燮元总督贵、云、川、广。于是燮元再莅黔，时崇祯元年也。

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自号四裔大长老，其部众悉号元帅。悉力趋永宁，先犯赤水。燮元授意守将佯北，诱深入，度贼已抵永宁，分遣别将林兆鼎从三岔入，王国祯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邦彦分兵四应，力不支。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其背，急击之，贼大惊溃，崇明、邦彦皆授首。邦彦乱七年而诛。燮元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许归附。位竖子不能决，其下谋合溃兵来拒。燮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斩首万余级。复得向导，辄发窖粟就食，贼益饥。复遣人至大方烧其室庐，位大恐，遂率四十八目出降。燮元奏请许之，报可。而前助邦彦故宣慰宋万化之子嗣殷亦至是始剿灭。乃以宋氏洪边十二马头地置开州，建城设官。燮元复遣兵平摆金五洞诸叛苗，水西势益孤。十年，安位死，无嗣，族属争立。朝议欲乘其敝郡县之。燮元奏未可骤，乃传檄土目，谕以威德，诸苗争纳土献印。贵阳甫定，而明亦旋亡矣。

思南，即唐思州。宋宣和中，番部田祐恭内附，世有其地。元改宣慰司。明洪武初，析为二宣慰，属湖广。永乐十一年置思南府，领长官司四：曰水德江，曰蛮夷，曰沿河祐溪，曰朗溪。思州领长官司四：曰都坪峨异溪，曰都素，曰施溪，曰黄道溪。

初，太祖起兵平伪汉，略地湖南。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都事杨琛来归附，并纳元所授宣慰诰。帝以率先来归，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以三品银印给之，并授琛为宣抚使。思州宣抚使田仁厚亦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温来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宁等十县，龙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于是命改思州宣抚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仁厚为使，俱岁朝贡不绝。

二年，仁厚死，子弘正袭。帝以思南土官世居荒服，未尝诣阙，诏令率其部长入朝。九年，仁智入觐，加赐织金文绮，并谕以敬上爱下保守爵禄之道。仁智辞归，至九江龙城驿病卒。有司以闻，遣官致祭，并敕送柩归思南。时思州田弘正与其弟弘道等来朝，帝命礼部皆优赐。十一年，仁智子大雅袭，奉表谢恩。命思南收集各洞弩手二千人，备征调。十四年，大雅入朝。十八年，思州诸洞蛮作乱，命信国公汤和等讨之。时寇出没不常，闻师至，辄窜山谷间，退则复出剽掠。和等师抵其地，恐蛮人惊溃，乃令军士于诸洞分屯立栅，与蛮人杂耕，使不复疑。久之，以计擒其魁，余党悉定，留兵镇之。二十年移思南宣慰于镇远。大雅来谢恩。思州宣慰弘正死，子琛袭。三十年，大雅母杨氏来朝。

永乐八年，大雅死，子宗鼎袭。初，宗鼎凶暴，与其副使黄禧构怨，奏讦累年。

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土，又先归诚，曲与保全，改禧为辰州知府。未几，思州宣慰田琛与宗鼎争沙坑地有怨。禧遂与琛结，图宗鼎，构兵。琛自称天主，禧为大将，率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杀其弟，发其坟墓，并戮其母尸。宗鼎诉于朝，屡敕琛、禧赴阙自辨，皆拒命不至，潜使奸人入教坊司，伺隙为变。事觉，遣行人蒋廷瓚召之，命镇远侯顾成以兵压其境，执琛、禧械送京师，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强悍，遣人招诱台罗等寨苗普亮为乱，冀朝廷遣琛还招抚，以免死。帝闻而锢之。

以宗鼎穷蹙来归，得未减，令复职，还思南。而宗鼎必得报怨，以绝祸根。帝以宗鼎幸免祸，不自惩，乃更逞忿，亦留之。宗鼎出诽言，因发祖母阴事，谓与禧奸，实造祸本。祖母亦发宗鼎缢杀亲母渎乱人伦事。帝命刑部正其罪，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道，已正其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地，可更郡县，设贵州布政使司总辖之。”命顾成剿台罗诸寨。成斩苗贼普亮，思州乃平。十二年遂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地，自是始。两宣慰废，田氏遂亡。

正统初，蛮夷长官司奏土官衙门婚姻，皆从土俗，乞颁恩命。帝以土司循袭旧俗，因亲结婚者，既累经赦宥不论，继今悉依朝廷礼法，违者罪之。景泰间，思南府奏府四面皆山，关隘五处，无城可守，乞发附近土军修筑。命巡抚王来经画之。

镇远，故为竖眼大田溪洞。元初，置镇远沿边溪洞招讨使，后改为镇远府。洪武五年改为州，隶湖广。永乐十一年仍改府，属贵州。领长官司二：曰遍桥，曰邛水十五洞。领县二：曰镇远，即金容金达、杨溪公俄二长官司地；曰施秉，即施秉长官司地也。洪武二十年，土官赵士能来朝，贡马。三十年，镇远鬼长菁等处苗民作乱，指挥万继、百户吴彬战死。都指挥许能率兵会偏桥卫军击败之，众散走。永乐初，镇远长官何惠言：“每岁修治清浪、焦溪、镇远三桥，工费浩大。所部临溪部民，皆佯、儣、亻苗、佬，力不胜役，乞令军民参助。”从之。

宣德初，镇远邛水奥洞蛮苗章奴劫掠清浪道中，为思州都坪峨异溪长官司所获。

其父苗银总劫取之，聚兵欲攻思州。因令赤溪洞长官杨通谅往抚，银总伏兵杀谅，又掠埂洞。命总兵官萧授调辰、沅诸卫兵万四千人剿之，会于清浪卫，指挥张名讨银总，克奥洞，尽杀其党，银总遁。正统三年革镇远州，以镇远、施秉二长官司隶镇远府。十二年，巡按御史虞祯奏：“贵州蛮贼出没，抚之不从，捕之不得，若非设策，难以控制。臣观清水江等处，峭壁层崖，仅通一径出入，彼得恃险为恶。若将江外山口尽行闭塞，江内山口并津渡俱设关堡，屯兵守御，又择寨长有才干者为办事官，庶毋疏虞。”从之。十四年命振偏桥卫，以被苗寇杀掠，不能自存，有司以请，从之。

天顺七年，镇守湖广太监郭闵奏：“贵州洪江贼苗虫虾等纠合二千余人，伪称王侯，攻劫镇远屯寨。抚谕不服，请合兵进讨。”命总兵官李震、李安等分道入，贼退守平坤寨，官兵追至清水江，获虫虾，并斩贼首飞天侯、苗老底、额头等六百四十余人，并复黎平之赤溪湳洞，贼平。弘治十年改镇远金容金达长官司为镇远州，设流官。时土官碖父子罪死，土人思得流官，守臣以闻，报可。

万历末，邛水长官司杨光春贪暴，土目彭必信济之箕敛。苗不堪，将上诉改设流官，光春与必信遂谋反，言官兵欲剿诸苗，当敛金赎，得金五百余。都御史何起鸣诇知之，捕光春下狱，瘐死。于是每四户择壮兵一人，立四哨，不为兵者佐糗粮鱼盐，简土吏何文奎等掌之。必信复醵诸苗金，诉于朝，言巴也、梁止诸寨为乱，指挥使陶效忠不问，反索土官杨光春金而杀之。改旧例用新法，不便。书上，意自得，归谒知府王一麟。一麟缚之下狱，檄诸苗，言：“若等十五洞所苦者，以兵饷月米三斗过甚耳。然岁给白虫铺米，每洞月八斗，他于平溪驿剩余征银两，皆可足饷。我为若通之，毋为必信所诬。”苗皆悦服，乃坐必信罪。时有土舍杨载清者应袭推官，尝中贵州乡试，命于本卫加俸级优异之。

天启五年，巡抚傅宗龙奏：“苗寇披猖，地方受害，乞敕偏沅抚臣移镇偏桥，勿复回沅，凡思、石、偏、镇等处俾练兵万余人，平时以之剿苗，大征即统为督臣后劲，庶苗患宁而西贼之气亦渐夺矣。”报可。

铜仁，元为铜人大小江等处军民长官司。洪武初，改为铜仁长官司。永乐十一年置铜仁府。万历二十六年始改铜仁长官司为县治。领长官司五：曰省溪，曰提溪，曰大万山，曰乌罗，曰平头著可。乌罗者，本永乐时分置贵州八府之一也，所属有朗溪长官司、答意长官司、治古长官司，而平头著可长官司亦隶焉。

宣德五年，乌罗知府严律己言：“所属治古、答意二长官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甕桥诸处，诱胁蛮贼石鸡娘并筸子坪长官吴毕郎等共为乱，招抚不从。

缘其地与镇溪、酉阳诸蛮接境，恐相煽为乱。请调官土军分据要地，绝其粮道，且捕且抚。事平之后，宜置卫所巡司以守之。”事闻，命总兵官萧授及镇巡诸司议。

于是授筑二十四堡，环其地守之。兵力分，卒难扞御。贼四出劫掠，杀清浪卫镇抚叶受，势益獗。七年，巡按御史以闻，且言生苗之地不过三百余里，乞别遣良将督诸军殄灭。授言：“残苗吴不尔等遁入筸子坪，结生苗龙不登等攻劫湖广五寨及白崖诸寨，为患滋甚。宜令川、湖、贵州接境诸官军、土兵分路并力攻剿，庶除边患。”

从之。既降敕谕授，言：“暴师久，恐蹉跌为蛮羞，或抚或剿，朕观成功，不从中制。

八年，授奏言：“臣受命统率诸军进攻贼巢，破新郎等寨，前后生擒贼首吴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斩吴不尔、王老虎、龙安轴等五百九十余级，皆枭以徇，余党悉平。还所掠军民男妇九十八口，悉给所亲。获贼妇女幼弱一千六百余口，以给从征将士。”并械吴不跳等献京师。帝顾谓侍臣曰：“蛮苗好乱，自取灭亡，然于朕心，不能无恻然也。”授威服南荒，前后凡二十余年。

正统三年革乌罗府，所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乱后残民无几，亦并革之，以乌罗、平头著可隶铜仁，以朗溪隶思南，从巡按御史请也。景泰七年，平头著可长官司奏其地多为蛮贼侵害，乞立土城固守，从之。成化十一年，总兵官李震奏：“乌罗苗人石全州，妄称元末明氏子孙，僭称明王，纠众于执银等处作乱，邻洞多应之。因调官军往剿，石全州已就擒，而诸苗攻劫未已。”命镇巡官设策抚捕，未几平。嘉靖二十二年，平头苗贼龙桑科作乱，流劫湖广桂阳间，甚獗。帝以诸苗再叛，责激乱者，而起都御史万镗往讨之。明年，镗奏叛苗以次殄灭，惟龙母叟虽降，然其罪大，宜置重典。命安置辽东。未几，龙子贤复叛。二十六年，湖贵巡按御史奏官军讨贼不力，降旨切责。三十九年，总兵官石邦宪剿之，擒首恶龙老罗等，遂平。

黎平，元潭溪地也。洪武初，仍各长官司。永乐十一年改置黎平、新化二府。

宣德十年并新化入黎平。领长官司十三：曰潭溪，曰八舟，曰洪舟泊里，曰曹滴洞，曰古州，曰西山阳洞，曰湖耳，曰亮寨，曰欧阳，曰新化，曰中林验洞，曰赤溪湳洞，曰龙里。

初，洪武三年，辰州卫指挥刘宣武率兵招降湖耳、潭溪、新化、万平江、欧阳诸洞，于是诸洞长官皆来朝，纳元所授印敕。帝命皆仍其原官，以辖洞民，隶辰州卫。既改龙里长官司为龙里卫，又增立五开卫以镇之，隶思州。二十九年，清水江蛮金牌黄作乱，都司发兵捕之，金牌黄遁去。捕获其党五百余人，械至京，以其胁从，宥死，戍远卫。既有言金牌黄匿宣慰家者，诏勿问。三十年，古州洞蛮林宽者，自号小师，聚众作乱，攻龙里。千户吴得、镇抚井孚力战死之。宽遂犯新化，突至平茶，千户纪达率壮士击之。达突阵杀数人，以枪横挑一人掷之，流矢中臂，达拔矢复战。贼惊曰：“是平茶纪蒙邪？”遁去。蛮称官为蒙云。已，复炽，命湖广都指挥使齐让为平羌将军，统兵五万征之。既以让逗遛，命杨文代之。又命楚王桢、湘王柏各率护卫兵进讨，城铜鼓卫。未几，让擒宽等，械入京，诛之。三十一年复平其余党，并俘获三十冈等处洞蛮二千九百人以归，遂班师。

永乐五年，寨长韦万木来朝，自陈所统四十七寨，乞设官。因设西山阳洞长官司，以万木为屯长。宣德六年改永从蛮夷长官司为永从县，置流官，以土官李瑛绝故也。又割思州新溪等十一寨隶黎平赤溪湳洞长官司。正统四年，计砂苗贼苗金虫等纠合洪江生苗，伪立统千侯、统万侯名号，劫掠四出，命都督萧授调兵剿之。贼首苗总牌等为都督吴亮所戮，洪江生苗遂诣军门降。授谕遣之，命千户尹胜诱执苗金虫，斩以徇。

景泰五年，巡抚王永寿以苗贼蒙能攻围龙里、新化、铜鼓诸城，乞调兵剿之。

时贼欲取龙里为巢穴，攻破亮寨、铜鼓、罗围堡诸城，都指挥汪迪为贼所杀。朝议以南和伯方瑛为平蛮将军，统湖广诸军讨之。蒙能纠贼众三万出攻平溪卫，瑛遣指挥郑泰等以火枪攻，毙贼三千人，能亦死。而能党李珍等尚煽惑苗众，官军计擒之，克复铜鼓、藕洞，连破鬼板等一百六十余寨，覃洞、上隆诸苗悉降。

天顺元年，镇守太监阮让言：“东苗为贵州诸苗之首，负固据险，僭号称王，逼胁他种，东苗平则诸苗服。臣会同方瑛计议，并请师期。”于是颁谕四川、湖广诸宣慰、宣抚会师讨贼。三年，督理军务都御史白圭以谷种山箐，乃东苗羽翼，宜先剿。因同瑛进青崖，令总兵李贵进牛皮箐，参将刘玉进谷种，参将李震进鬼山。

所向皆捷，克水车坝等一百十七寨。诸将复合兵青崖，攻石门山，克摆伤等三十九寨。仍分兵四路，进攻董农、竹盖、甲底等四百三十七寨。贼首干把猪退守六美山。

合兵大进，斩五千余级，生擒干把猪，送京师伏诛。先是，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赋逃入苗中，诡称唐后，聚众万余，僭称王，建元武烈。署故贼首蒙能子聪为总兵官，遗之银印敕书，纵兵剽掠，震动远近。至是为李震所败，余贼大溃。添保仅以身免，潜入鬼池及绞洞诸寨，复煽诸苗劫攻中林、龙里，亦为震擒，伏诛。

万历二十八年，皮林逆苗吴国佐、石纂太等作乱。国佐本洪州司特洞寨苗，颇知书，尝入永从学为生员，素桀黠，皮林诸苗推服之。因娶叛人吴大荣妾，为黎平府所持，遂反。自称天皇上将，阳听抚而阴与播贼通。纂太亦自称太保，杀百户黄钟等百余人，与国佐合兵围上黄堡。参将黄冲霄讨之，败绩。杀守备张世忠，焚五开，破永从县，围中潮所。总兵陈良玭、陈璘合湖、贵兵进讨，亦失利，国佐益横。

二十九年命巡抚江鐸会兵分七路进剿，苗据险不出。陈璘潜师夺隘，纵火焚其巢。

国佐逃，擒之，纂太亦为他将诱缚，皆伏诛。

安顺，普里部蛮所居。元世祖置普定府，成宗时改普定路，又为普安路，并属云南。洪武初为普定府，十六年改为安顺州，隶四川。正统三年改属贵州。万历中改安顺军民府，以普安等州属焉。普安，故军民府也，初隶云南，寻废为卫。永乐间改为州，始隶贵州，领长官司二：曰宁谷，曰西堡。

洪武五年，普定府女总管适尔及其弟阿甕来朝，遂命适尔为知府，许世袭。六年设普定府流官二员。十四年城普定。十五年，普定军民知府者额来朝，赐米及衣钞，命谕其部众，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十六年，者额遣弟阿昌及八十一砦长阿窝等来朝。二十年诏征普定、安顺等州六长官赴京，命以银二十万备籴，遣普定侯陈桓等率诸军驻普安屯田，明年，越州叛苗阿资率众寇普安，烧府治，大肆剽掠。征南将军傅友德击走之，旦诣军门降，遂改军民府为指挥使司。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奏普安百夫长密即叛，杀屯田官军及驿丞试百户。调指挥张泰讨之于盘江木窄关，官军失利。更调指挥蒋文统乌撒、毕节、永宁三卫军剿之，乃遁。二十六年，普定西堡长官司阿德及诸寨长作乱，命贵州都指挥顾成讨平之。二十八年，成讨平西堡土官阿傍。三十一年，西堡沧浪寨长必莫者聚众乱，阿革傍等亦纠三千余人助恶。

成皆击斩之，其地悉平。

永乐元年，故普安安抚者昌之子慈长言：“建文时父任是职，宜袭，吏部罢之。

本境地阔民稠，输粮三千余石，乞仍前职报效。”命仍予安抚。十三年改普安安抚司为普安州。十四年，慈长谋占营长地，且强娶民人妻为妾，杀其夫，阉其子。事闻，命布政司孟骥按状。慈长纠兵万余围骥，骥以计擒之，逮至京，死于狱。

天顺四年，西堡蛮贼聚众焚劫，镇守贵州内官郑忠、右副总兵李贵请调川云都司官兵二万，并贵州宣慰安陇富兵二万进剿。至阿果，擒贼首楚得隆等，斩首二百余级。余贼奔白石崖，复斩级七百余，焚其巢而还。十年，安顺土知州张承祖与所属宁谷寨长官顾钟争地仇杀。下巡抚究治，命各贡马赎罪。

成化十四年，贵州总兵吴经奏，西堡狮子孔洞等苗作乱，先调云南军八千助防守。闻云南有警，乞改调沅州、清浪诸军应援。十五年，经奏已擒斩贼首阿屯、坚娄等，以捷闻。

弘治十一年，普安州土判官隆畅妻米鲁反。米鲁者，沾益州土知州安民女也，适畅被出，居其父家。畅老，前妻子礼袭，父子不相能。米鲁与营长阿保通，因令阿保讽礼迎己，礼与阿保同烝之。畅闻怒，立杀礼，毁阿保寨。阿保挟鲁与其子阿鲊等攻畅，畅走云南。时东宁伯焦俊为总兵官，与巡抚钱钺和解之。鲁于道中毒畅死，遂与保据寨反。畅妾曰适乌，生二子，别居南安。米鲁欲并杀之，筑寨围其城。

又别筑三寨于普安，而令阿鲊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号无敌天王，出入建黄纛，官兵不能制，镇巡以闻。发十卫及诸土兵万三千人分道进，责安民杀贼自赎。

民乃攻斩阿保父子于查剌寨，米鲁亡走。焦俊等责安民献鲁，民阴资鲁兵五百袭杀适乌及其二子，据别寨杀掠，又自请袭为女土官。镇巡官皆受鲁赂，请宥鲁。严旨切责，必得鲁乃已。贵州副使刘福阴索赂于鲁，故缓师。贼益炽，官兵败于阿马坡，都指挥吴远被掳，普安几陷。帝命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巡抚陈金、都指挥李政进剿，破二十余寨。鲁窜马尾笼，官兵围之，就擒，伏诛。安民自辨，得赦。正德元年，畅族妇适擦袭土判官，赴京朝贡，帝嘉之。或曰适擦亦畅妾云。

西堡阿得、狮子孔阿江二种，皆革僚也。初据沧浪六寨，不供常赋。土官温恺惧罪自缢，其子廷玉请免赋，不允。往征，为其寨长乜吕等所杀。六年，廷玉弟廷瑞诉于守臣，会乜吕死，指挥杨仁抚其众。巡抚萧翀请令其输赋，免用兵，从之。

都匀，元曰都云。洪武十九年置都匀安抚司。二十九年改为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永乐十一年改隶贵州。弘治七年置府，领州二，曰麻哈，曰独山，即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地。领县一，曰清平，即清平长官司地也。领长官司八：属府者曰都匀，曰平浪，曰邦水，曰平州六洞；属独山者曰九名九姓，曰丰宁；属麻哈者曰乐平，曰平定。洪武二十二年，都督何福奏讨都匀叛苗，斩四千七百余级，擒获六千三百九十余人，收降寨洞一百五十二处。二十三年城都匀卫，命指挥同知董庸守之。二十五年，九名九姓蛮乱，命何福平之。二十八年，丰宁三蓝等寨乱，命顾成平之。二十九年，平浪蛮杀土官王应名，都指挥程暹平之。应名妻吴携九岁子阿童来诉，诏予袭。永乐四年，镇远侯顾成招谕合江州十五寨来归。

宣德元年，平浪贼纪那、阿鲁等占副长官地，杀掠叶果诸寨，招谕不听。诏萧授平之。七年，陈蒙烂土副长官张勉奏，所司去卫远，地连古州生苗，与广西僚洞近，化从寨长韦翁同等煽乱，乞立堡，并请调泗城州土兵一千镇守，从之。九年，翁同纠下高太刀蛮合广西贼韦万良等恣杀掠。指挥陈原讨擒万良等三人，翁同遂听抚，而落昌、蔡郎等四十寨仍聚众拒敌。总兵萧授遣指挥顾勇进讨，平之。

成化十四年，陈蒙烂土长官司张镛奏：“夭坝干贼首赍果侵掠，请于所侵大陈、大步等寨设一司，隶安宁宣抚。”而丰宁长官司杨泰亦奏峰峒陆光翁等聚烂土为乱。

先是，宣慰杨辉平夭坝干后，即湾溪立安宁宣抚司。烂土诸苗恶其逼己，至是果等既攻陷夭漂，遂围丰宁。时辉已致仕，子爱承袭，力弗支，求援于川、贵二镇。各奏闻，命仍起辉，会兵讨之。十六年，镛复奏赍果纠合九姓、丰宁并荔波贼万人，攻剽愈亟。帝责诸守臣玩寇。于是巡抚谢杲言：“自天顺四年以来，诸苗攻劫舟溪等处，不靖至今。”乃命镇守太监张成、总兵吴经相机剿抚。二十年，烂土苗贼龙洛道潜号称王，声言犯都匀、清平诸卫。丰宁长官杨泰与土目杨和有隙，诱广西泗城州农民九千，于銕坑等一百余寨杀掠，于是苗患愈盛。弘治二年，苗贼七千人攻围杨安堡，都指挥刘英统兵觇之，为所困。命镇巡官往援，乃得出。五年命镇远侯顾溥率官兵八万人，巡抚邓廷瓚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诸军，往征之。七年，诸军分道进剿，令熟苗诈降于贼，诱令入寇，伏兵擒之，直捣其巢，凡破一百十余寨，以捷闻。于是开置都匀府及独山、麻哈二州。

正德三年，都匀长官司吴钦与其族吴敏争袭仇杀，镇巡以闻，言：“钦之祖赖洪武间立功为长官，阵亡。子琮幼，弟贵署之。及琮长，仍袭，传至钦三世。敏不得以贵故妄争。”诏可之。

嘉靖十五年，平浪叛苗王聪攻夺凯口屯，执参将李佑等。初，王阿向先世为土官，为王仲武先人所夺，至阿向，与仲武争印煽乱。总兵杨仁、巡抚陈克宅平之，斩阿向等，尽逐其党，以地属都匀府，改名灭苗镇。仲武因诸苗失业，阴为招复，旋科索之。诸苗不胜怨，遂推阿向余孽王聪、王佑为主。巡按杨春芳遣李佑等抚谕之，贼质佑等，乞还土田官印，乃释之三月不克，复调宣慰安万铨兵合剿。万铨力战破贼，聪等皆伏诛，前后斩首二百六十余级，降苗寨一百五十余，男妇二万余口。

捷闻，叙功赏赉有差。又有黑苗曰夭漂者，在湖、贵、川、广界，与者亚鼎足居。

万历六年，夭漂请内附。都御史遣指挥郭怀恩及长官金篆往问状，而阻于者亚，乃远从丹彰间道通夭漂。会苗坪、党银等亦以格于者亚不得通，都御史王缉遣使责者亚部长阿斗。斗愿归附平定，缉谓斗故养善牌部，何故欲属平定，必有他谋。下吏按验，果得实，盖欲往平定借诸蒙兵袭养善，皆内地奸人夭金贵等导之。遂治金贵罪，以者亚仍属养善，路遂通。于是苗坪、夭漂皆请奉贡赋，比编氓，名其地曰归化，隶都匀府。凡使命往来，自生齿以上，悉跪拜迎送，夹驺从行，前吹芦笙，唱蛮歌，呼导而驰。事闻，帝嘉之。七年，者亚、阿斗以反诛，乃罢乐平吏目，增设麻哈州州判一员，令居乐平司，以养鹅、者亚、羊肠诸苗属之。

初，者亚、阿斗反，答干寨阿其应之。斗诛，阿其屡犯顺。十四年，土舍吴楠、王国聘虑阿其叵测祸及己，请以答干、鸡贾、甲多诸寨属蒙诏，立宣威营，岁输赋。

独阿其不服，引者亚残苗围宣威营大噪，曰：“此我地，谁令尔营此？”蒙诏常征秋税，阿其度使至，以血衅门，令勿通。居常张伞鼓角，绘龙凤器，遂与鸡贾、甲多、仰枯诸苗击牛酒为誓，劫归化，官兵不敢近。独山土吏蒙天眷愿以兵进剿，乃使人佯言，汉已黜蒙诏，令以宣威营地还阿其，旦暮撤兵去矣。阿其乃亲驰乐邦牛场诇视，言人人同，遂弛备。天眷骤入，斩阿其，鸡贾、甲多皆降。其属蒙诏者，自答干、鸡贾、甲多外，有塘蛙、当井、斗坡等十七寨。小桥熟苗龙木恰视寨事，年老，子俸袭，颁粮者遂不及恰，恰辄夺俸之有以为养。俸诉于官，官逮问恰，非罪之也。恰辄锁汉使，已而逐之曰：“速去，此我家事，再来我当以乌鸡诸寨践汉边矣。”官以计擒之，死狱中。无何，龙化龙羊山苗引川苗作乱，曰：“汉无故杀苗，苗请报之。”官军战不利。既而都司蔡兆吉招谕令降，待以不死，于是诸苗皆散，俸视事如故。

四十三年，平州长官杨进雄凶恶，土人苦之。雄无子，以兄继禄子珂为后，既生子治安，而疏珂。珂怨雄，雄乃夺珂财产，并其父逐之。珂颇得民心，遂为乱，据唐宿坉，攻雄。雄败走，屠其家。各上疏讦奏，诏推问。都御史赵釴以雄不法，逮之狱，檄独山土酋蒙继武谕珂归命，许改土为流以安之。治安计不便，乃阴许以六洞赂继武借兵。继武乃发兵攻珂，复平州，珂走广西之泗城。继武遂屯耕六洞地，六洞民不服，复助珂，与继武相攻。珂复据平州。巡抚吴岳招降其父继禄，六洞乃安。

平越，古黎峨里。元为平月长官司。洪武十四年置卫。十七年改为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万历中，始置府，置贵州。领州一，曰黄平，即黄平安抚司地。领县四：曰平越，曰湄潭，曰甕安，即甕水、草塘二长官司地；曰余庆，即白泥、余庆二长官司地。领长官司一，曰扬义。初，洪武八年，贵州江力、江松、剌回四十余寨苗把具、播共桶等连结苗、僚二千作乱，平越安抚司乞兵援，命指挥同知胡汝讨之。九年，黄平蛮僚都麻堰乱，宣抚司捕之，不克，千户所以兵讨之，亦败。乃命重庆诸卫合击，大破之，平其地。十九年，平越卫麻哈苗杨孟等作乱，命傅友德平之。时麻哈长官宋成阵殁，命其子袭。二十二年，察陇、牛场、乾溪苗乱，傅友德平之。二十三年命延安侯唐胜宗往黄平、平越、镇远、贵州诸处训练军士，提督屯田，相机剿寇。

正统末，镇远蛮苗金台伪称顺天王，与播州苗相煽乱，遂围平越、新添等卫。

半年城中粮尽，官兵逃者九千余人，贵州东路闭。时王骥征麓川，班师过其地，不之顾。景泰元年命保定伯梁珤佩平蛮将军印督师进剿，大破之，平八十余寨，擒贼首王阿同等，平越诸卫围乃解。二年，都御史王来奏，贵州苗韦同烈聚众于兴隆之截洞，复攻平越、清平等卫。梁珤自沅州发兵由东路，都督方瑛由西路，合兵兴隆，击破之，同烈退保香炉山。瑛由龙场，都督陈友由万潮山，都督毛福寿由重安江，攻破黎树、翁满等三百余寨，斩三千余级，招抚衮水等二百余寨，合兵香炉山下。

众缚同烈降，械至京。五年，副总兵李贵奏，黎从等寨贼首阿拿、王阿傍、苗金虎等伪号苗王，与铜鼓诸贼相应，乞加兵。七年，巡抚蒋琳奏，剿苗贼于平越，斩四百余级。其阿傍等据车碗寨，仍为乱于清平、平越地方，杀指挥王巳，据香炉山，掠偏桥。

正德十一年命巡抚秦金剿之。初，黔、楚之交，群苗啸聚，连寨相望。而香炉山周回四十里，高数百寻，四面徒绝，其上平衍，向为叛苗巢穴。阿傍等据之，纠诸寨苗作乱。巡抚邹文盛、总兵官李昂等分汉、土兵为五，克其前栅。密遣人援崖先登，杀贼守路者，众蚁附而上，焚贼巢，擒阿傍，余贼犹坚守不下。参将洛忠等诡言招抚，自山后击之，歼焉。遂移师龙头、黎、兰等寨，悉破之，贼遂平。

天启四年，凯里土司杨世慰叛，合安邦彦兵与平茶群苗来修怨，复窥香炉山，摇动四卫，梗塞粮运。总督杨述中檄总兵鲁钦驰至清平，相机进剿，调副使颜欲章等为后援。钦督将领攻破岩头，分遣朗溪司田景祥截平茶贼援。用药弩及砲杀伤贼众，贼乘夜远遁。自是不敢再窥炉山，四卫得安。

石阡，本思州地。永乐十一年置府，隶贵州，领长官司四：曰石阡，曰苗民，曰葛彰葛商，曰龙泉坪。宣德六年，葛彰葛商长官安民奏：“前以官钞籴粮储备，令蛮民守视。溪洞险僻，无所支用，恐岁外腐烂，赔纳实难，请以充有司祭祀过使廪给之用。”纵之。万历中，改龙泉坪为县。

新添卫，故麦新地也。宋时克麦新地，乃改为新添。元置新添葛蛮安抚司。洪武四年置长官司。二十三年改为卫。二十九年置新添卫军民指挥使司，领长官司五：曰新添，曰小平伐，曰把平寨，曰丹平，曰丹行。洪武五年春，新添安抚宋亦怜真子仁来朝。其秋，平伐、芦山、山木等砦长来降。七年，平伐、谷霞、谷浪等苗攻劫的敖诸寨，指挥佥事张岱讨之。岱攻谷峡、剌向关破之，追至的敖，大破之，擒的令、的若而还，蛮大詟。

永乐二年置丹行、丹平二长官。宣德元年，新添土舍宋志道纠洞蛮肆掠，萧授讨擒之。九年，丹行土舍罗朝煽诱寨长卜长、逃民罗阿记等侵占卧龙番长官龙保地，又攻猱平寨焚劫。时苗民素惮指挥李政，尚书王骥因奏遣政往抚谕。景泰二年，苗贼有在新添行劫，聚于西庐者，官军破之以闻。成化九年，以旱灾免新添卫粮。

万历三十四年，贵州巡抚郭子章讨平贵州苗，斩获苗长吴老乔、阿伦、阿皆等十二人，招降男妇甚众。先是，东西二路苗名曰仲家者，盘踞贵龙、平新之间，为诸苗渠帅。其在水硍山介于铜仁、思、石者，曰山苗，红苗之羽翼也，窥黔自平播后财力殚竭，有轻汉心，经年剽掠无虚日。子章奏讨之，命相机进兵。子章乃命总兵陈璘、参政洪澄源率官军五千，益以土兵五千，攻水硍山。监军布政赵健率宣慰土兵万人，使游击刘岳等督之。及两路会师，皆九十余日而克。二寇既平，专命总兵陈璘率汉、土兵五千移营新添，进攻东路苗，不一月复克其六箐，诸苗尽平。

金筑安抚司，洪武四年，故元安抚密定来朝贡马，诏赐文绮三匹，置金筑长官司，秩正六品，隶四川行省，以密定为长官，世袭。十四年敕劳密定曰：“西南诸部虽归附，然暂入贡而已。尔密定首献马五百匹，以助征讨，其诚可嘉，故遣特使往谕，俟班师之日，重劳尔功。”升金筑长官司为安抚司，仍以密定为安抚使，予世袭。十六年，密定遣使贡方物。十八年，密定遣弟保珠来贡。二十九年以金筑安抚司隶贵州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初年，金筑安抚得垛来朝，赐绒锦文绮。洪熙、宣德改元，皆贡马。十年，直隶贵州布政司。正统五年，安抚金镛贡马。成化、弘治、隆庆时历朝贡。万历四十年，吏部覆巡抚胡桂芳奏：“金筑安抚土舍金大章乞改土为流，设官建治，钦定州名，铸给印信，改州判为流官。授大章土知州，予四品服色，不许管事。子孙承袭，隶州于贵阳府。”遂改金筑安抚司为广顺州。

## 列传第二百五 广西土司

广西瑶、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蛮势之众，与滇为埒。今就其尤著者列于篇。

观其叛服不常，沿革殊致，可以觇中国之德威，知夷情之顺逆，为筹边者之一助云。

○广西土司一

△桂林 柳州 庆远 平乐 梧州 浔州 南宁桂林，自秦置郡，汉始安，唐桂州，天宝改建陵，宋静江府，元静江路。明初，改桂林府为广西布政司治所，属内地，不当列于土司。然广西惟桂林与平乐、浔州、梧州未设土官，而无地无瑶、僮。桂林之古田，平乐之府江，浔州之藤峡，梧州之岑溪，皆烦大征而后克，卒不能草薙而兽狝之，设防置戍，世世为患，是亦不得而略焉。

洪武七年，永、道、桂阳诸州蛮窃发，命金吾右卫指挥同知陆龄率兵讨平之。

二十二年，富川县逃吏首赐纠合苗贼盘大孝等为乱，杀知县徐元善等，往来劫掠。

广西都指挥韩观遣千户廖春等讨之，擒杀大孝等二百余人。观因言：“灵亭乡乃瑶蛮出入地，虽征剿有年，未尽殄灭，宜以桂林等卫赢余军士，置千户所镇之。”诏从其请。二十七年，全州灌阳等县平川诸源瑶民，聚众为乱。命湖广、广西二都司发兵讨之，擒杀千四百余人，诸瑶奔窜遁去，置灌阳守御千户所。初，灌阳县隶湖广，因广西平川等三十六源瑶贼作乱，攻击县治，诏宝庆卫指挥孙宗总兵讨平之。

县丞李原庆因奏灌阳去湖广远，隶广西近，遂以灌阳隶桂林府千户所，命广西都指挥同知陶瑾领兵筑城守之。

永乐二年，总兵韩观奏：“浔、桂、柳三郡蛮寇黄田等累行劫掠，杀掳人畜。

已调都指挥硃辉追剿，斩获颇多。寻蒙遣官赍敕抚安，其黄田等瑶皆已向化，悉归所掳人畜。”帝命观，复业者善抚恤之。宣德六年，都督山云奏：“广西左、右两江设土官衙门大小四十九处，蛮性无常，仇杀不绝。朝廷每命臣同巡按御史三司官理断，缘诸处皆瘴乡，兼有蛊毒，三年之间，遣官往彼，死者凡十七人，事竟不完。

今同众议，凡土官衙门军务重事，径诣其处。其余争论词讼，就所近卫理之。”报可。

景泰五年，广西古丁等洞贼首蓝伽、韦万山等，纠合蛮类，劫掠南宁、上林、武缘诸处。镇守副总兵陈旺以闻，诏令总督马昂等剿捕之。初，桂林、古田僮种甚繁，最强者曰韦，曰闭，曰白，而皆并于韦。贼首韦朝威据古田，县官窜会城，遣典史入县抚谕，烹食之。弘治间，大征，杀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正德初再征，杀通判、知县、指挥等官。嘉靖初，又征之，杀指挥舒松等。时韦银豹与其从父朝猛攻陷洛容县，据古田，分其地为上、下六里。银豹出掠，挟下六里人行，而上六里不与焉。四十五年，提督吴桂芳因其闲，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抚谕之，诸僮复业者二千人，银豹势孤请降。久之，复猖獗，尝挟其五子据凤皇、连水二寨，袭杀昭平知县魏文端。更自永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库，杀署事参政黎民衷，缒城而去，官军追不及。久之，临桂、永福各县兵群起捕贼，始得贼党扶嫩、土婆显等三十余人于各山寨中。

时首恶未获，隆庆三年，朝议以广西专设巡抚，推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佥都御史以往。正茂至，奏请剿贼，合土汉兵十万，集众议。时八寨助逆，众议先剿，敕书亦有先平八寨，徐图古田之语。正茂独不谓然，先给榜谕八寨，八寨听命。然后分兵七哨，以总兵俞大猷统之，使副总兵门崇文，参将王世科、黄应甲，都司董龙、鲁国贤，游击丁山等各领一哨，复分土兵为二队，更番清道，必先清数里而后行。

及至其巢，合营攻之，斩七千四百六十余级，生擒朝猛，枭于军，俘获男女千余口。

银豹穷蹙，择肖己者斩首献，捷闻。既而生缚银豹并其子扶枝胶送京师，斩之。古田平。乃并八寨与龙哈、咘咳为十寨，立长官司，以黄昌等为长官及土舍，听守御调度。更升古田县为永宁州。已而永宁僮韦狼要与其党黄银成有隙，相仇杀，常安巡检欲穷治之。狼要遂与右江荔浦山湾诸僮称乱。命指挥徐民瞻将兵捕之，民瞻伏兵执狼要，诸瑶大讧。总制殷正茂、巡抚郭应聘乃檄征田州、向武、都康诸土兵，属参将王瑞进剿，斩廖金鉴、廖金盏、韦银花、韦狼化等。万历六年，总制潜云翼、巡抚吴文华大征河池、咘咳诸瑶，斩首四万八百余级，岭表悉平。

柳州置自唐贞观中，明初移治于马平。所属州二，县十。内属千余年，惟上林县尚为土官，而宾、象、融、罗诸瑶蛮蟠结为寇，城外五里即贼巢，军民至无地可田。后屡加征剿，置土巡检于各峒隘，稍称宁焉。

洪武二年，中书省臣言：“广西诸峒虽平，宜迁其人入内地，可无边患。”帝曰：“溪洞蛮僚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日渐教化，数年后，可为良民，何必迁也。”

永乐七年，柳州道村寨蛮韦布党等作乱，都指挥周谊率兵讨擒之。命斩布党，枭其首于寨。广西洞蛮韦父、融州罗城洞蛮潘父旂各聚众为乱，柳州等卫官军捕斩之。九年，宾州迁江县、象州武仙县古逢等洞蛮僚作乱。诏发柳州、南宁、桂林等卫兵讨之。十四年，融州瑶民作乱，官军讨平之。十七年，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时常任本州巡检，有兵僮二百人，今皆为民，请收集为军。帝不许。

十九年，融县蛮贼五百余人，群聚剽掠，广西参政耿文彬率民兵会桂林卫指挥平之。

柳州等府上林等县僮民梁公竦等六千户，男女三万三千余口，及罗城县土酋韦公、成乾等三百余户复业。初，韦公等倡乱，僮民多亡入山谷，与之相结。事闻，遣御史王煜等招抚复业，至是俱至，仍隶籍为民。

宣德初，蛮寇覃公旺作乱，据思恩县大、小富龙三十余峒，固守险阻，以拒官军。总兵官顾兴祖等督兵分道攻之，斩公旺并其党千五十余人。捷至，帝曰：“蛮民亦朕赤子，杀至千数，岂无胁从非辜者。以后宜开示恩信，抚慰而降之，如贾琮戍交州可也。”元年，柳州僮首韦敬晓等归附。二年，广西三司奏：“柳庆等府贼首韦万黄、韦朝传等聚众劫杀为民害。”敕兴祖进兵剿平之。

怀远为柳州属邑，在右江上游，旁近靖绥、黎平，诸瑶窃据久。隆庆时，大征古田，怀远知县马希武欲乘间筑城，召诸瑶役之，许犒不与。诸瑶遂合绳坡头、板江诸峒，杀官吏反。总制殷正茂请于朝，遣总兵官李锡、参将王世科统兵进讨。官兵至板江，瑶贼皆据险死守。正茂知诸瑶独畏永顺钩刀手及狼兵，乃檄三道兵数万人击太平、河里诸村，大破之，连拔数寨，斩贼首荣才富、吴金田等，前后捕斩凡三千余，俘获男妇及牛马无算。事闻，议设兵防，改万石、宜良、丹阳为土巡司，屯土兵五百人，且耕且守。

万历元年，洛容知县邵廷臣以养归，主簿谢漳行县事。会上元夜，单骑巡檄山中。僮蛮韦朝义率上油、古底诸僮夜半出掠，逐漳，追至城，杀漳，夺县印去。是夜，指挥硃昌胤、土巡检韦显忠共提兵决战，斩首三十一级，兵校文斌获朝义，夺还县印，守巡官以闻。乃命总兵李锡，参将王瑞、康仁等剿之，破上油、古底诸寨，斩覃金狼等二千八百三十余级，俘二百二十余人，牛马器械称是。后残僮黄朝贵复合融县瑶号万人，声言欲入富福镇。王世科复引兵击之，斩五十余人。始洛容在万山中，城小无雉堞，县官皆寓府城，知县余涵请迁城于白龙岩，不果，至是谢漳遂及于难。

又韦王朋者，马平僮也。初平马平时，因建营堡，使土舍韦志隆提兵屯其地。

王朋视堡兵如仇，常率东欧、大产诸蛮要挟营堡。兵备周浩使千总往抚，遂杀千总，劫村落，总兵王尚父剿平之。

庆远，秦象郡，汉交阯、日南二郡界，后沦于蛮。唐始置粤州，天宝初，改龙水郡，属岭南道，乾符中，更宜州。宋升庆远军节度，咸淳初，改庆远府。元为庆元路。洪武元年仍改庆远府。时征南将军杨文既平广西，二年，行省臣言：“庆远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辖南丹、宜山等处，宋、元皆用其土酋安抚使统之。天兵下广西，安抚使莫天护首来款附，宜如宋、元制，录用以统其民，则蛮情易服，守兵可灭。”帝从之，诏改庆远府为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置安抚使、同知、副使、经历、知事各一员，以天护为同知，王毅为副使。三年，行省臣言：“庆远故府也，今为安抚司，其地皆深山旷野，其民皆安抚莫天护之族。天护素庸弱，宗族强者，动肆跋扈，至杀河池县丞盖让，与诸蛮相煽为乱，此岂可姑息以胎祸将来。乞罢安抚司，仍设府置卫，以守其地。”报可。乃命莫天护赴京。七年，赐广西土官莫金文绮六匹，置南丹州，隶庆远府，以莫金为知州。八年，那地县土官罗貌来朝，以貌知县事。

二十八年，都指挥韩观率兵捕获宜山等县蛮寇二千八百余人，斩伪大王韦召，伪万户赵成秀、韦公旺等，传首京师。时岭南盛暑，官军多病瘴，帝命观班师。南丹土官莫金叛，帝命征南将军杨文，龙州平后，移师讨南丹、奉议等处。龙州赵宗寿来朝谢罪，贡方物。大军进征奉议，调参将刘真分道攻南丹，破之，执莫金并俘其众。后遣宝庆卫指挥孙宗等分兵击巴兰等寨，蛮僚惧，焚寨遁去，官兵追捕斩之，蛮地悉定。诏置南丹、奉议、庆远三卫，以官军守之。

二十九年，广西布政司言：“新设南丹等三卫及富川千户所，岁用军饷二十余万石，有司所征，不足以给。”帝命俱置屯田，给耕种。寻遣中使至桂林等府市牛给南丹、奉议诸卫军士。都指挥姜旺、童胜率兵抵思恩县镇宁等村洞，杀获叛蛮三千余人，降一千一百余户，得故宋铜印一来上。

永乐二年，庆远府言：“忻城、宜山二县洞蛮陈公宣等出没为寇，请剿捕。”

帝命都指挥硃辉亲往抚谕，公宣等相率归附，凡千三十五户。荔波县民覃真保上言：“县自洪武至今，人民安业，惟八十二洞瑶民未隶编籍。今闻朝廷加恩抚绥，咸愿为民，无由自达，乞遣使招抚。”乃命右军都督府移文都督韩观遣人抚谕，其愿为民者，量给赐赉，复其徭役三年。

宣德五年，总兵官山云讨庆远蛮寇，斩首七千四百，平之。九年，云奏：“思恩县蛮贼覃公砦等累年作乱，今委都指挥彭义等率兵剿捕，斩贼首梁公成、潘通天等枭之，仍督官军搜捕余党。”帝赐敕慰劳。又奏：“庆远、郁林等州县蛮寇出没，必宜剿除，而兵力不足。”帝命广东都司调附近卫所精锐士卒千五百人，委都指挥一员，赴广西，听云调用。十年，南丹土官莫祯来朝，贡马，赐彩币。正统四年，莫祯奏：“本府所辖东兰等三州，土官所治，历年以来，地方宁靖。宜山等六县，流官所治，溪峒诸蛮，不时出没。原其所自，皆因流官能抚字附近良民，而溪峒诸蛮恃险为恶者，不能钤制其出没。每调军剿捕，各县居民与诸蛮结纳者，又先漏泄军情，致贼潜遁。及闻招抚，诈为向顺，仍肆劫掠，是以兵连祸结无宁岁。臣窃不忍良民受害，愿授臣本州土官知府，流官总理府事，而臣专备蛮贼，务擒捕殄绝积年为害者。其余则编伍造册，使听调用。据岩险者，拘集平地，使无所恃。择有名望者立为头目，加意抚恤，督励生理。各村寨皆置社学，使渐风化。三五十里设一堡，使土兵守备，凡有寇乱，即率众剿杀。如贼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诳罔之罪。”

帝览其奏，即敕总兵官柳溥曰：“以蛮攻蛮，古有成说。今莫祯所奏，意甚可嘉，彼果能效力，省我边费，朝廷岂惜一官，尔其酌之。”

弘治九年，总督邓廷瓚言：“广西瑶、僮数多，土民数少，兼各卫军士十亡八九，凡有征调，全倚土兵。乞令东兰土知州韦祖鋐子一人，领土兵数千于古田、兰麻等处拨田耕守，候平古田，改设长官司以授之。”廷议以古田密迩省治，其间土地多良民世业，若以祖鋐子为土官，恐数年之后，良民田税皆非我有。欲设长官司，祗宜于土民中选补。廷瓚又言：“庆远府天河县旧十八里，后渐为僮贼所据，止余残民八里，请分设一长官司治之。”部议增设永安长官司，授土人韦万妙等为正、副长官，并流官吏目一员。是年，裁忻城县流官，留土官知县掌县事，亦从廷瓚奏也。十二年，韦祖鋐率兵五千助思恩岑浚攻田州，杀掠男女八百余人，驱之溺水死者无算。副总兵欧磐诣田州，兵乃解。

嘉靖二十七年，那地州土官罗廷凤听调有劳，命袭替，免赴京。四十二年录平瑶功，授东兰州、那地州土官职。

庆远领州四。河池，弘治中以县升州，改流官。其东兰、那地、南丹皆土官。

县五，忻城土官。又长官司二，曰永安，永顺。

东兰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二十里。宋时有韦君朝者，居文兰峒为蛮长，传子宴闹。崇宁五年内附，因置兰州，以宴闹知州事，俾世其官。元改为东兰州，韦氏世袭如故。洪武十二年，土官韦富挠遣家人韦钱保诣阙，上元所授印，贡方物。钱保匿富挠名，以己名上，因以钱保知东兰州。既而钱保征敛暴急，民不堪命，拥富挠作乱。广西都司讨平之，执钱保正其罪，仍以其地归韦氏。

那地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宋熙宁初，土人罗世念来降，授世职。崇宁五年，诸蛮纳土，遂置地、那二州，以罗氏世知地州。大观中，析地州置孚州。元仍为地、那二州。洪武元年，土官罗黄貌归附，诏并那入地，为那地州，予印，授黄貌世袭土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南丹州，宋开宝初，土官莫洪胭内附。元丰三年置南丹州，管辖诸蛮，历世承袭。元至正末，莫国麒纳土，命为庆远南丹溪洞安抚使。明洪武初，安抚使莫天让归附。七年置州，授莫金知州，世袭，佐以流官吏目。金以叛诛，废州置卫。后因其地多瘴，迁之宾州。既而蛮民作乱，复置土官知州，以金子莫禄为之。

忻城，宋庆历间置县，隶宜州。元以土官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洪武初，设流官知县，罢管兵官，籍其屯兵为民，莫氏遂徙居忻城界。宣、正后，瑶、僮狂悻，知县苏宽不任职。瑶老韦公泰等举莫保之孙诚敬为土官，宽为请于上官，具奏，得世袭知县。由是邑有二令，权不相统，流官握空印，僦居府城而已。弘治间，总督邓廷瓚奏革流官，土人韦保为内官，阴主之，始独任土官。

永顺司、永安司，旧为宜山县。正统六年，因蛮民弗靖，有司莫能控御，耆民黄祖记与思恩土官岑瑛交结，欲割地归之思恩，因谋于知县硃斌备。时瑛方雄两江，大将多右之，斌备亦欲藉以自固，遂为具奏，以地改属思恩。土民不服，韦万秀以复地为名，因而倡乱。成化二十二年，覃召管等复乱，屡征不靖。弘治元年委官抚之，众愿取前地，别立长官司。都御史邓廷瓚为奏，置永顺、永安二司，各设长官一，副长官一，以邓文茂等四人为之，皆宜山洛口、洛东诸里人也。自是宜山东南弃一百八十四村地，宜山西南弃一百二十四村地。议者以忻城自唐、宋内属已二百余年，一旦举而弃之于蛮，为失策云。

平乐，初为县，元大德中改平乐府，明因之。洪武二十一年，广西都指挥使言：“平乐府富川县灵亭山、破纸山等洞瑶二千余人，占耕内地，啸聚劫夺，居民被扰，恭城、贺县及湖广道州、永明等县之民亦被害。比调卫兵收捕，即逃匿岩谷，兵退复肆跳梁。臣等欲于秋成时，统所部会永、道诸军，列屯贼境，扼其要路，收其所种谷粟。彼无粮食，势必自穷，乘机擒戮，可绝后患。”。从之。二十九年迁富川县于富川千户所。时富川千户所新立于矮石城，典史言：“县治无城，恐蛮寇窃发，无以守御，宜迁城内为便。”从之。弘治元九年，总督邓廷瓚言：“平乐府之昭平堡介在梧州、平乐间，瑶、僮率出为患，乞令上林土知县黄琼、归德土知州黄通各选子弟一人，领土兵各千人，往驻其地。仍筑城垣，设长官司署领，拨平乐县仙回峒闲田与之耕种。其冠带千夫长龙彪改授昭平巡检，造哨船三十，使往来府江巡哨，流官停选。”廷议以昭平堡系内地，若增土官，恐贻后患。况府江一带，近已设按察司副使一员，整饬兵备，土官不必差遣，止令每岁各出土兵一千听调。诏从其议。

府江有两崖三洞诸僮，皆属荔浦，延袤千余里，中间巢峒盘络，为瑶、僮窟穴。

江上诸贼倚为党援，日与府江酋长杨公满等掠荔浦、平乐及峰门、南源，执永安知州杨惟执，杀指挥胡翰、千户周濂、土舍岑文及兵民无算。而迁江之北三，来宾之北五，皆右江僮，亦时与东欧、西里及三都、五都诸贼相倚附，马多人劲，俗号为划马贼。常陈兵走岭东，掠三水、清远诸县，还入南宁、平南、武宣、来宾、藤、贵，劫府库。已而劫来宾所千户黄元举，杀土吏黄胜及其子四人，兵七十余人，又杀明经诸生王朝经、周松、李茂、姜集等，白昼劫杀，道绝行人。隆庆六年，巡抚郭应聘、总督殷正茂请讨。诏总兵官李锡督军进剿，并调东兰、龙英、泗城、南丹、归顺诸土兵，而以土吏韦文明等统之，攻古西、岩口、笋山、古造及两峰、黄洞等寨，斩获贼渠，余党窜入仙回、古带诸山，搜捕殆尽。乃移檄北三、北五，趣其归降。峒老韦法真同被掳来宾、迁江民蒙演等诣军前乞降，许之，乃定善后六策以闻。

初，荔浦之峰门、南源，修仁之丽壁，永安之古眉诸巡司，为诸僮所夺。至是议改土巡检，推择有才武者，给冠带管事，三载称职，始世袭。

万历六年，北山蛮谭公柄挟毒弩，肆伤行旅，每一出十百为群。自杀黄胜后，复聚党以三千人出ＤＪ凤山、龟鳖塘，与河塘韦宋武傍江结寨。时义宁、永宁、永福诸僮群起，相杀掠，道路不通。会咘咳寨蓝公潺执土吏黄如金，夺其司。巡抚吴文华檄守巡道吴善、陈俊征永顺白山兵及狼兵剿之，平横山、咘咳诸巢。诸瑶请还侵地及所掳生口，愿输赋为良民，遂班师。

右江十寨，隆庆中，总督殷正茂击破古田，即以檄趣八寨归降，得贷死。于是寨老樊公悬、韦公良等踵军门上谒，自言十寨共一百二十八村，环村而居者二千一百二十余家，皆请受赋。右江兵备郑一龙、参将王世科，谓十寨既请为氓，当以十家为率，赋米一石。村立一甲长，寨立一峒老，为征赋计。而以思古、周安、落红、古卯、龙哈立一州，属向武土官黄九畴；罗墨、古钵、古凭、都北、咘咳立一州，属那地土官黄旸；皆为土知州。已，移思恩守备于周安堡，而布政使以为不便，总制乃议立八寨为长官司，以兵八千人属黄旸为长官，黄昌、韦富皆给冠带为土舍，亦各引兵二百守焉。久之，十寨复聚党作乱，据民田产，白昼入都市剽掠，甚至攻城劫库，戕官民。总制刘尧诲、巡抚张任急统兵进剿，斩首一万六千九百有奇，获器仗三千二百，牛马二百三十九。帝乃升赏诸土吏功，复分八寨为三镇，各建一城，而以东兰州韦应鲲、韦显能及田州黄冯克为土巡检，留兵一千人戍之。于三里增建二堡，自杨渡水为界，垦田屯种，给南丹卫，通道庆远、宾州，使思恩、三里联络不绝，于是右江十寨复安辑输赋。

三十二年，桂林、平乐瑶、僮据险肆乱，杀知县张士毅，焚劫无虚月。总督应槚檄总兵官顾寰督兵进剿，擒斩四百八十四，俘获男女三百四十，牛马器械甚众。

守臣以捷闻，并上佥事茅坤、参将王宠、都指挥钟坤秀、参政张谦、百户吴通等功状，各升廕有差。

平乐界桂、梧，西北近楚，清湘、九嶷，郁相樛结。东南入梧，溪洞林箐，多为瑶人盘据。自数经大征后，刊山通道，展为周行，而又增置楼船，缮修校垒，居民行旅皆帖席，瑶、僮亦骎骁驯习于文治云。

梧州，汉之苍梧郡也。元至元中，改置梧州路。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参政硃亮祖等既平广东，引兵至梧州境。元达鲁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亮祖驻兵滕州。于是浔、贵等州县以次降附。二年并南流县于郁林州，普宁县于容州，并藤绵皆隶梧州府。四年置梧州守御千户所。二十三年置容县守御千户所。

广西全省惟苍梧一道无土司，瑶患亦稀。万历初，岑溪有潘积善者，僭号平天王，与六十三山、六山、七山诸瑶、僮据山为寇，居民请剿。会大兵征罗旁不暇及，总制凌云翼檄以祸福，积善愿归降输赋，乃贷其死，且以其子入学。议者谓七山为苍、藤信地，六山为容县、北流中冲，北科为六十三山咽喉，怀集为贺县诸村出入之所。因立五大营，营六百人，合得三千人，设参将及屯堡三十治焉。而怀集瑶贼，在正德中已雄据十五寨，环二百余里，为州县患。官军屡讨之，归降，然盘互如故，往往相结诸峒蛮劫掠，杀百户硃裳及把总罗定朝，村民畏之，东西走匿。都御史吴善檄总兵戚继光征兵于罗定、泗城、都康诸土司，分五道，命参将戴应麟等击金鸡、松柏诸寨，斩渠魁，抚四百余人。时郁林瑶亦桀骜，数纠诸生瑶破诸村寨，入寇兴业县。兵巡道副使王原相告于总制，调兵击破之，诸瑶悉平。

浔州，江曰浔江，东城门曰浔阳，郡名取焉。洪武八年，浔州大藤峡瑶贼窃发，柳州卫官军擒捕之。二十年，知府沈信言：“府境接连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险峻，瑶贼出没不常。近者广西布政司参议杨敬恭为大亨、老鼠、罗碌山生瑶所杀，官军讨之，贼登岩攀树，捷如猿狖，追袭不及。若久驻兵，则瘴疠时发，兵多疾疫，又难进取，兵退复出为患。臣以为桂平、平南二县，旧附瑶民，皆便习弓弩，惯历险阻。若选其少壮千余人，免其差徭，给以军器衣装，俾各团村寨置烽火，与官兵相为声援，协同捕逐，可以歼之。”帝以蛮夷梗化，夙昔固然，但当谨其防御，使不为患。如为寇不已，则发兵讨之，何必团寨。

永乐三年，总兵韩观奏桂平县蛮民为乱，请发兵剿捕。帝命姑抚之，勿用兵。

宣德四年，总兵山云讨浔、柳二州寇，并诛从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枭首境上。七年，云奏斩获桂平等县蛮寇覃公专等首级数。帝顾左右曰：“蛮寇害我良民，譬之蟊贼害稼，不可不去。然杀之过多，亦所不忍。虽彼自取灭亡，朕自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九年，云奏浔州等处蛮寇劫掠良民，指挥田真率兵于大藤峡等处，前后斩首九十六级，归所掠男妇二百三人。

正统元年，兵部尚书王骥奏：“桂平大藤峡等处蛮寇，攻劫乡村。因调广东官军二千人，今已逾年，军器衣装损坏，宜如贵州诸军例，予践更。”从之。二年，山云奏：“浔州府平南等县耆民言：‘大藤峡等山，瑶寇不时出没，劫掠居民，阻绝行旅。近山荒田，为贼占耕，而左、右两江，人多食少，其狼兵素勇，为贼所惮。

若选委头目，屯种近山荒田，断贼出没之路，不过数年，贼徒坐困，地方宁靖矣。’臣已会同巡按诸司计议，量拨田州等府族目土兵，分界耕守，即委土官都指挥黄竑领之。遇贼出没，协同剿杀。”从之。七年，瑶贼蓝受贰等恃所居大藤峡山险，纠集大信等山山老、山丁数百人，递年杀掠。千户满智等诱杀十人，帝命枭之，家口给赐有功之家。十一年，大藤峡蛮贼流劫乡村，侵犯诸县，巡按万节以闻。景泰七年，大藤峡贼纠合荔浦等处贼，劫掠县治，杀掳居民，命总兵柳溥等剿之。

天顺五年，镇守广东中官阮随奏：“大藤峡瑶贼出没两广，为恶累年，迩来愈甚。虽常会兵剿捕，缘地里辽远，且两广军马不相统属，未易成功，宜大举捣其巢穴，庶绝民患。”乃命都督佥事颜彪佩征夷将军印，调南京、江西及直隶九江等卫官军一万隶之。六年，彪奏：“臣率军进剿大藤，攻破七百二十一寨，斩首三千二百七十一级，复所掠男妇五百余口。”帝敕奖之。

七年，大藤峡贼夜入梧州城。时总兵官泰宁侯陈泾驻兵城中，会太监硃祥、巡按吴璘、副使周璹、佥事董应轸、参议陆祯、都指挥杜衡、土官都指挥岑瑛等议调兵。夜半，贼驾梯上城，泾等不觉，遂入府治，劫库放囚，杀死军民无算，大掠城中，执副使周璹为质，杀训导任璩。泾等仓卒无计，惟拥兵自卫，随军器械并备赏银物，皆为贼有。布政使宋钦时致仕家居，挺身出，以大义谕贼，为所害。黎明，贼声言官军若动，则杀周副使。泾等乃遣人与贼讲解，晡时，纵之出城。贼既出，乃纵璹还。时官军数千，贼仅七百而已。都指挥邢斌奏至，帝曰：“梧州蕞尔小城，总兵、镇、巡、三司俱拥重兵驻城中，乃为小贼所蔑视，况遇大敌乎！尔兵部其即议处行。”

八年，国子监生封登奏：“浔州夹江诸山，含岈ＤＫ，峡中有大藤如斗，延亘两崖，势如徒杠，蛮众蚁渡，号大藤峡，最险恶，地亦最高。登藤峡巅，数百里皆历历目前，军旅之聚散往来，可顾盼尽，诸蛮倚为奥区。桂平大宣乡崇姜里为前庭，象州东乡、武宣北乡为后户，藤县五屯障其左，贵县龙山据其右，若两臂然。

峡北岩峒以百计，仙人关、九层崖极险峻，峡以南有牛肠、大岵诸村，皆缘江立寨。

藤峡、府江之间为力山，力山之险倍于藤峡。又南则为府江，其中多冥岩奥谷，绝壁层崖，十步九折，失足陨身。中产瑶人，蓝、胡、侯、槃四姓为渠魁。力山又有僮人，善傅毒药弩矢，中人无不立毙，四姓瑶亦惮之。自景泰以来，啸聚至万人，隳城杀吏。而修仁、荔浦、平乐、力山诸瑶应之，其势益张。渠长侯大狗尝悬千金购，莫能得。郁林、博白、新会、信宜、兴安、马平、来宾亦煽动，所至丘墟，为民害。乞选良将，多调官军、狼兵急灭贼。”报闻。

成化元年，编修丘浚条上两广用兵机宜。兵部尚书王竑奏言：“峡贼称乱日久，皆由守臣以招抚为功，致酿大患，非大创不止。”因荐浙江参政韩雍有文武才。命以雍为佥都御史，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和勇为游击将军，率师讨之。时大藤峡贼三千余陷平南县，杀典史周诚，掳其妻子，并劫县印。又入藤县城，掠官库，劫县印，镇守总兵欧信以闻。于是总兵官赵辅率军至，奏言：“大藤蛮贼以修仁、荔浦为羽翼，今大军压境，宜先剿之。”乃合诸军十六万人，分五道进，先破修仁，穷追至力山，生擒千二百余人，斩首七千三百余级。

二年，赵辅、韩雍等奏：“元年十一月，师次浔州，谋深入以覆其巢。遂调总兵官欧信等分兵五哨，取道山北以进。臣及指挥白全分兵八哨，直抵浔州，以捣山南。复令参将孙震分兵二哨，从水路入。别遣指挥潘鐸等以兵分守诸山隘口，克期十二月朔日，水陆并进，腹背交攻。贼知师至，先移妻子钱米入桂州横石塘等处藏匿。乃于山南各寨，立栅自固，用木石镖枪药弩，凭险拒守。官军用团牌、扒山虎等器，鱼贯而进。士殊死战，一日之间，攻破山南、石门、林峒、沙田、古营诸巢，纵火焚其积聚，贼皆奔溃。复督兵追蹑，剷山开路，直抵横石塘及九层楼等山。贼已据险立栅数重，复用木石、枪弩拒守。臣等多设疑兵，诱贼抛掷木石几尽，别遣壮士于贼所不备处，高山绝顶，举砲为号。诸军缘木攀萝，蚁附而上，四面夹攻，连日鏖战，贼不能支。破贼寨三百二十四所，斩首三千二百七级，生擒七百八十二人，获贼妇女二千七百一十八人，战溺死者不可胜计。已将大藤峡改为断藤峡，刻石纪之，以昭天讨。”捷闻，帝降敕褒谕，仍敕辅计议长策，永绝后患。未几，雍奏断藤峡残贼侯郑昂等七百余人，夜入浔州府城，焚军营城楼，夺百户所印三颗，杀掠男妇数十人。旋为参将孙震、指挥张英率军击斩贼魁，余党仍奔入巢。既雍又奏：“诸瑶之性，惮见官吏，摄以流官，终难靖乱。请改设武宣县东乡等巡检司，以土人李升等为副巡检；设武靖州于峡内，以上隆州知州岑鐸知州事，土人覃仲英世袭土官吏目。”然府江东西两岸，大、小桐江、洛口与断藤峡、朦胧、三黄等处，村巢接壤，路道崎岖，聚众劫掠，终不能除。

正德十一年，总督陈金复督调两广官军土兵，分为六大哨，按察使宗玺，布政使吴廷举，副总兵房闰，镇守太监傅伦，参将牛桓，都指挥鲁宗贯、王瑛将之，水陆并进，斩七千五百六十余级。金谓诸蛮利鱼盐耳，乃与约，商船入峡者，计船大小，给之鱼盐。蛮就水滨受去，如榷税然，不得为梗。蛮初获利听约，道颇通。金以此法可久，易峡名永通。诸蛮缘此无忌，大肆掠夺，稍不惬，即杀之。因循猖獗，江路为断。时总督王守仁定田州还，两江父老遮道言峡贼阻害状。守仁上疏请讨，报可。守仁率湖南兵至南宁，约日会兵。寇闻湖兵且至，皆逃匿。守仁故为散遣诸兵状，寇弛不为备，乃令官军突进，连破油窄、石壁、大皮等寨，贼奔断藤峡，复追击破之。贼奔渡横石江，溺死六百余人，俘斩甚众，贼溃散。遂移兵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罗凤诸处，贼不支，奔入永安力山，官军次第破之，擒斩三千余，俘获无算。八寨平，两江悉定。守仁遂以土官岑猛子邦佐为武靖知州，使靖遗孽。

邦佐不能辑众，且贪得贼贿，峡北贼复獗。有侯胜海者为首，指挥潘翰臣诱杀之，胜海弟公丁聚众噪城下。佥事邬阅、参议孙继祖言于都御史潘旦，请讨之。参将沈希仪以为宜需春江涨，顺流下，乃可破贼，不听。阅与继祖以千人往击，贼遁，斩一尪寇还。漫言贼退，请置堡。堡成，阅令土目黄贵、韦香以三百人往戍。初，贵、香利胜海田庐，故说翰臣杀海，至是往戍，遂夺胜海田庐。于是诸瑶俱恚，邦佐又阴党之，公丁遂啸聚二千余人，乘夜陷堡城，杀戍兵二百人，贵、香走免。巡按以闻，乃罢阅与继祖，旦亦代去，命侍郎蔡经督兵讨之。会朝议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横，时出杀掠。久之，经乃会安远侯柳珣决计发兵，以兵事属副使翁万达。万达廉得百户许雄通贼状，诘之。雄惧，请自效。万达佯庇公丁，捕系讦讼公丁者数人。公丁果遣人自列，万达佯许之，又令雄假称贷为贿，公丁喜，益信雄。

会万达巡他郡，以事属参议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饬之，雄绐公丁诣汝成自列，言寇堡事由他瑶，汝成亦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贼害者家，出殴公丁，一市皆哗，游檄并逮公丁入系狱。遣雄谕其党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诸瑶，果否？”诸瑶遂言事自公丁，听论坐，不敢党。乃槛致公丁于军门，砾之。汝成因言于经，谓首恶既诛，宜乘势进兵讨贼。乃以副总兵张经、都指挥高乾分将左右二军，万达及副使梁廷振监之，副使萧畹纪功，参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饷。

嘉靖十八年二月，两军齐发：左军三万五千人，分六道，攻紫荆、石门、梅岭、木昴、藤冲、大坑等巢；右军万六千人，分四道，攻碧滩，罗渌上、中、下洞等巢。

南北夹击，贼大窘，遂拥众奔林峒而东。王良辅邀击之，中断，复西奔。诸军合击，大破之，斩首千二百级，追至罗运山，又斩百余级。平南县有小田、罗应、古陶、古思诸瑶亦据险勿靖。万达等移兵剿之，招降贼党二百余人，江南胡姓诸瑶归顺者亦千余人，藤峡复平。

隆庆三年，右江诸瑶、僮复乱，巡抚郭应聘请给饷剿除。给事中梁问孟以贼党众，不可尽灭，宜令守臣熟计。兵部言：“府江自正德十二年都御史陈金征讨之后，且六十年。而右江北三、北五等巢，素未惩创，生齿日繁，遂肆猖獗。顷者大征古田，各巢咸畏威敛戢，独府江、右江恃险为乱，若复纵之，非惟无以固八寨怀远之招，亦恐以启古田携贰之渐，剿之便。但兵在万全，宜即以科臣所虑，备行提督殷正茂及巡抚郭应骋等便宜行之。”应聘遂檄总兵官李锡等将兵往讨，以捷闻。南宁，唐之邕州也。元，邕州路。泰定中，改南宁路。洪武二年命潭州卫指挥同知丘广为总兵官，宝庆卫指挥佥事胡海、广西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副之，率兵讨左江上思州蛮贼黄龙冠等。龙冠一名英杰，时聚众万余，寇郁林州。知州赵鉴、同知王彬集民丁拒守，贼围半月不下。海北等卫官军来援，贼夜遁，追至上思州境，破之，贼走还，仍结聚不解。事闻，故命广等讨之。广等兵至上思州，贼拒战，击败之，擒从贼黄权等。英杰走十万山，官军追及，斩之，上思州平。

三年，置南宁、柳州二卫。时广西省臣言：“广西地接云南、交阯，所治皆溪洞苗蛮，性狼戾多畔。府卫兵远在靖江数百里外，卒有警，难相援，乞立卫置兵以镇。”又言：“广海俗素犷戾，动相仇杀，盖缘郡县无兵以驭之。近盗寇郁林，同知集民兵拒守，浔州经历徐成祖亦以民兵千余败贼，是土兵未始不可用。乞令边境郡县辑民丁之壮者，置衣甲器械，籍之有司，有事则捕贼，无事则务农。”诏从之。

遂置卫，益兵守御，赏王彬、徐成祖等有功者。

五年，宣化盗起，劫掠南宁府，诏发广西官军讨平之。初，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核民之无藉者为军，又纵所部入山伐木，民多扰，遂相构为盗。至是讨平，命大都督府按君弼罪。

南宁故称邕管，牂牁峙其西北，交阯踞其西南，三十六洞错壤而居，延袤几千里，横山、永平尤要害。历唐及宋，建牙置帅，与桂州等。又郡地夷旷，可宿数万师。成化时，征田州及经略安南，举弭节兹土。后因瑶蛮不靖，往往仗狼兵，急则藉为前驱，缓则檄为守御。诸瑶乃稍稍骄恣，不可尽绳以法。议邕事者谓宜开重镇，以复邕州督府之旧云。南宁领州四。曰新宁，曰横州，为流官。曰上思州，曰下雷州，为土官。县三，曰宣化，曰隆化，曰永淳。

归德州，宋熙宁中置。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黄隍城归附，授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果化州，宋始置。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赵荣归附，授世袭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洪熙元年，果化州土官赵英遣族人赵诚等贡马及方物。弘治间，州与归德皆为田州所侵削，因改隶于南宁。

上思州，唐始置。元属思明路，洪武初，土官黄中荣内附，授知州，子孙畔服不常。弘治十八年改流官，属南宁府。正德六年，土目黄锱聚众攻城，都御史林廷选捕之，下狱。已，越狱复叛，官军御之，诈降，攻破州城，复捕获之，伏诛。嘉靖元年，都御史张嵿言：“上思州本土官，后改流，遂致土人称乱。宜仍其旧，择土吏之良者任之。”议以为然，仍以土官袭。

下雷州，宋置。明初，印失，废为峒，在湖润寨，属镇安府。峒长许永通奉调有功，给冠带。传世烈、国仁继袭峒事。嘉靖十四年获旧印。国仁及子宗廕屡立战功。四十三年改属南宁府。万历十八年以地逼交南，奏升为州，颁印，授宗廕子应珪为土判官，流官吏目佐之。

## 列传第二百六 广西土司二

△太平 思明 思恩 镇安 田州 恩城 上隆 都康太平，汉属交阯，号丽江。唐为羁縻州，隶邕州都督府。宋平岭南，于左、右二江溪峒立五寨。其一曰太平，与古万、迁隆、永平、横山四寨各领州、县、峒，属邕州建武军节度。元仍为五寨。后废，乃置太平路于丽江。

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下广西，左江太平土官黄英衍等遣使赍印诣平章杨璟降。璟还自广海，帝问黄、岑二氏所辖情形。璟言：“蛮僚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帝曰：“蛮瑶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靖，待之以诚，谕之以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

遣中书照磨兰以权赍诏，往谕左、右两江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眷兹两江，地边南徼，风俗质朴。

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良由其审时知几，故能若此。顷者，朕命将南征，八闽克靖，两广平定。尔等不烦师旅，奉印来归，向慕之诚，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谕，尔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职，宣布朕意，以安居民。”以权至广西卫，镇抚彭宗、万户刘维善以兵护送。将抵两江，适来宾洞蛮寇掠杨家寨居民。以权谓彭宗等曰：“奉诏远来，欲以安民，今见贼不击，何以庇民？”乃督宗等击之。贼败走，遂安辑其地，两江之民由是慑服。二年，黄英衍遣使奉表贡马，乃改为太平府。以英衍为知府，世袭。

宣德元年，崇善县土知县赵暹谋广地界，遂招纳亡叛，攻左州，执故土官，夺其印，杀其母，大肆掳掠，占据村洞四十余所。造火器，建旗帜，僭称王，署伪官，流劫州县。事闻，帝命总兵官顾兴祖会广西三司剿捕。兴祖等招之，不服，遣千户胡广率兵进。暹扼寨拒守，广进围之，绐出所夺各州印，抚谕胁从官民，使复职业。

暹计穷，从间道遁。伏兵邀击，及其党皆就擒。时左州土官黄荣亦奏：“蛮人李圆英劫掠居民，伪称官爵，乞发兵剿捕。”帝谓兵部曰：“蛮民愚犷，或挟私仇忿争戕杀，来告者必欲深致其罪，未可遽信。其令镇远侯并广西三司勘实，先遣人招抚，如叛逆果彰，发兵未晚也。”二年斩南宁百户许善。初，善知赵暹谋逆，与之交通。

及总兵官遣善追暹，又受暹马十匹、银百两，故延缓之，冀幸免。事觉，下御史，鞫问得实，斩之，余党皆伏诛。

太平领州县以十数。明初，皆以世职授土官，而设流官佐之。

太平州，旧名瓠阳，为西原、农峒地。唐为波州，宋隶太平寨，元隶太平路。

洪武元年，土官李以忠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镇远州，旧名古陇，宋置，隶邕州。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赵胜昌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茗盈州，宋置，隶邕州。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李铁钉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安平州，旧名安山，亦西原、农峒地。唐置波州，宋析为安平州，元隶太平路。

洪武初，土官李郭佑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思同州，旧名永宁，为西原地，唐置，隶邕州。宋隶太平寨。洪武元年，土官黄克嗣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属太平府。万历二十八年，省入永康州。

养利州，元属太平路。洪武初，土官赵日泰归附，授知州，以次传袭。宣德间，稍侵其邻境，肆杀掠。万历三年讨平之，改流官。

万承州，旧名万阳。唐置万承、万形二州。宋省万形，隶太平寨。元隶太平路。

洪武初，土官许郭安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永乐间，郭安从征交阯，死于军，子永诚袭。

全茗州，旧名连冈，为西原地，宋置，隶邕州。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李添庆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结安州，旧名营周，亦西原、农峒地。宋置结安峒，隶太平寨。元改州，属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张仕荣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龙英州，旧名英山，宋为峒。元改州，属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李世贤归附，授世袭知州，割上怀地益其境，设流官吏目佐之。

结伦州，旧名邦兜，亦西原、农峒地。宋置结安峒，隶太平寨。元改州，属太平路。洪武二年，峒长冯万杰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都结州，元属太平路，土官农姓。洪武初内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上、下冻州，旧名冻江。宋置冻州。元分上、下冻二州，寻合为一，属龙州万户府。洪武元年，土官赵贴从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属太平府。贴从死，子福瑀袭。永乐四年从征交阯，死于军。

思城州，亦西原、农峒地，唐置州。宋分为上、下思城二州，隶太平寨。元至正间，并为一，属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赵雄杰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永康州，宋置县，隶迁隆寨。元隶太平路，土官杨姓。成化八年，其裔孙杨雄杰纠合峒贼二千余人，入宣化县劫掠，且伪署官职。总兵官赵辅捕诛之，因改流官。

万历二十八年升为州。

左州，旧名左阳，唐置，隶邕州。宋隶古万寨。元属太平路。洪武初，土官黄胜爵归附，授世袭知州。再传，子孙争袭，相仇杀。成化十三年改流官。

罗阳县，旧名福利，陀陵县，旧名骆陀，皆宋置。元隶太平。洪武初，土官黄宣、黄富归附，并授世袭知县，设流官典史佐之。

思明，唐置州，隶邕州。宋隶太平寨。元改思明路。洪武初，改为府。二年，土官黄忽都遣使贡马及方物。诏以忽都为思明府知府，世袭。十五年，忽都复遣其弟禄政奉表来贡，诏赐钞锭。二十三年，忽都子黄广平遣思州知州黄志铭率属部，偕十五州土官李圆泰等来朝。明年，广平以服阕，遣知州黄忠奉表贡马及方物。诏广平袭职，赐冠带袭衣，及文绮十匹、钞百锭。二十五年，凭祥洞巡检高祥奏，思明州知州门三贵谋杀思明府知府黄广平，广平觉而杀之，乃以病死闻于朝，所言不实。诏逮广平鞫之。既至，帝谓刑部曰：“蛮寇相杀，性习固然，独广平不以实言，故绳以法。今姑宥之，使其改过。”命给道里费遣还，是后朝贡如例。

二十九年，土官黄广成遣使入贡，因奏言：“本府自故元改思明路军民总管所，辖左江一路州县峒寨，东至上思州，南至铜柱。元兵征交阯，去铜柱百里，设永平寨军民万户府，置兵戍守，命交人供其军饷。元季扰乱，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属地丘温、如嶅、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以是五县岁赋皆土官代输。前者本府失理于朝，遂致交人侵迫益甚。及告礼部，任尚书立站于洞登，洞登实思明地，而交阯乃称属铜柱界。臣尝具奏，蒙朝廷遣刑部尚书杨靖核其事，《建武志》尚可考。乞敕安南，俾还旧封，庶疆域复正，岁赋不虚。”

帝令户部录所奏，遣行人陈诚、吕让往谕安南。三十年，诚、让至安南，谕其王陈日焜，令还思明地。议论往复，久而不决。以译者言不达意，复为书晓之。安南终辨论不已，出黄金二锭、白金西锭及沉檀等香以贿，诚却之。安南复咨户部，无还地意。廷臣议其抗命当诛，帝曰：“蛮人怙顽不悛，终必取祸，姑待之。”

永乐二年，凭祥巡检李升言，其地濒安南，百姓乐业，生齿日繁，请改为县，以便抚辑，从之。以升为知县，设流官典史一员。三年，升以新设县治来朝，贡马及方物谢恩。广成奏安南侵夺其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地，请遣使谕还，从之。九年，免思明税粮，以广成言去秋雨水伤稼也。

宣德元年，思明贺天寿节奉表逾期，礼部请罪之。帝以远蛮既至，毋问。土官知府黄冈奏凭祥岁凶民饥，命发龙州官仓粮振之。正统七年，冈遗使入贡。九年，贡解毒药味，赐钞锦。

景泰三年，冈致仕，以子钧袭。冈庶兄都指挥矰欲杀钧，代以己子。矰守备浔州，托言征兵思明府，令其子纠众结营于府三十里外，驰至府，袭杀冈一家，支解冈及钧，甕葬后圃，仍归原寨。明日，乃入城，诈发哀，遣人报矰捕贼，以掩其迹。方杀冈时，冈仆福童得免，走宪司诉其事，且以征兵檄为证。郡人亦言杀冈一家者，矰父子也。副总兵武毅以闻，将逮治之。矰自度祸及，及谋迎合朝廷意，遣千户袁洪奏永固国本事，请易储。奏入，帝曰：“此天下国家重事，多官其会议以闻。”矰为此举，众皆惊愕，谓必有受其赂而教之者，或疑侍郎江渊云。

事成，矰得释罪，且进秩。英宗复辟，矰闻自杀。帝命发棺戮其尸，其子震亦为都督韩雍捕诛。

成化十八年，土知府黄道奏所辖思明州土官孙黄义为族人黄绍所杀，乞发兵捕剿。帝命两广守臣区处以闻。

弘治十年，况村贼黄绍侵占思明、上石、下石三州，复谋杀知府黄道父子。道妻赵氏累诉于朝，且谓屡经委官勘问，俱被赂免，乞发兵诛之。十一年，绍集众数千人焚劫乡村，据三州，屡抚不下，总镇请发兵捕剿。嘉靖四十一年，以剿平瑶、僮功，命土官知州男黄承祖暂袭本职。隆庆四年，忠州土官黄贤相等据南宁府属四都地作乱，永康典史李材计诱其党，缚贤相以降。万历十六年，思明州土官黄拱圣谋夺袭，杀其母兄拱极等五人。而思明知府黄承祖乘乱掠村寨，为之援。按臣请以拱圣及诸凶正法，思明州改属流府，革承祖冠带，立功自赎，而追其所掠；更令族人黄恩护拱极妻许氏抚遗孤世延，待其长官之。

三十三年，总督戴耀奏：“思明叛目已擒，土官黄应雷纵仆起衅，弃印而逃，断难复官。黄应宿争地，杀戮六哨成仇，且系义子，不应袭职。黄应聘系承祖幼子，人心推戴，似应承袭知府，以存黄氏宗祀。但年甫七岁，暂令流官同知署府事，待至十五岁，交印接管。应雷既废，不宜同城，应降为土舍，其后永袭土舍，给田养赡，制其出入。应宿仍管故业，俱属思明府节制。于府治设教授一员，量给廪生六名，其寄附太平府者，悉归本学，嗣后续增其祭祀廪饩之用，则地方可安，文教可兴。”诏悉从之。

崇祯十一年，总督张镜心疏报土官杀职官思明州黄日章、黄德志等，鼓众叛逆。

帝令速擒首恶以靖地方。论者以黄矰神奸，身逭大盩，世济其凶，传及四世，犹并思明州而有之，王纲隳矣。然骨肉相屠，至是四见，盖天道云。

思明州，东抵思明府，西抵交阯界，南抵西平州，北抵龙英州。土官黄姓，与思明府同族。洪武初，黄君寿归附，授世袭知州，属思明府，后为黄矰所并。万历十六年，黄拱圣之乱，改属太平。

上石西州，宋属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明初属思明府，至万历三十八年改属太平府。州更土官赵氏、何氏、黄氏凡三姓，皆绝，始改流官。下石西州，宋分石西州置，元属思明路。洪武二年，土官闭贤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忠州，宋置，隶邕州。元属思明路。洪武初，土官黄威庆率子中谨归附，授威庆江州知州，中谨忠州知州，皆世袭，设流官同知吏目佐之。其邻地有四峒者，界于南宁、思明、忠江之间，思明、忠州屡肆侵夺。副使翁万达议改峒名四都，隶之南宁，地方稍定。隆庆三年冬，思明府土官黄承祖奏取四都地，忠州土官黄贤相争之，遂擅立总管诸名目，分兵数千戍守，因纵令剽掠，为祸甚烈。佥事谭惟鼎调永康典史李材以计擒贤相，毙之于狱。议改流官，不果，遂改隶州于南宁，仍以州印予贤相子有瀚，俾袭职。

凭祥，宋为凭祥洞，属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洪武十八年，土蛮李升归附。置凭祥镇，授升巡检，属思明府。永乐二年置县，以升为知县。成化八年升为州，以升孙广宁为知州，直隶布政司。广宁有十子，广宁死，诸子争立不决，凡三四年，乃以孙珠袭知州职。嘉靖十年，珠死，族弟珍、珏争立，珍挈印走况村，珏摄州事。

十四年，州目李清、赵琪等谋纳珍，许思明府黄朝以州属之。朝遂以兵纳珍于凭祥，珏奔罄柳。既珍悔属思明，与朝隙，朝乃以外妇所生子时芳，诡云广宁孙，以兵千人纳之。时珍淫纵，为部民所怨，于是广宁季子寰以尊属谋废立。十七年，寰遂杀珍而附于安南，莫登庸藉为向导。总督蔡经属副使翁万达擒之，论死。于是珏与时芳复争立，时芳倚思明势，州民皆右之。万达黜珏而论时芳死，更立李佛嗣珍为知州，凭祥遂定。

思恩，汉属交阯。唐为思恩州，属邕，乃澄州止戈县地。宋开宝间，废澄州，以止戈、贺水、无虞三县省入上林。治平间，以上林之止戈入武缘，隶邕。无属田州路。历代羁縻而已。

明洪武二十二年，田州府知府岑坚遣其子思恩州知州永昌贡方物。二十八年，归德州土官黄碧言，思恩州知州岑永昌既匿五县民，不供赋税，仍用故元印章。帝以不奉朝命，命左都督杨文相机讨之，既以荒远不问。永乐初，改属布政司，时居民仅八百户。永昌死，子瑛袭。宣德二年，瑛遣弟璥贡马。正统三年进瑛职为知府，仍掌州事。瑛有谋略，善治兵，从征蛮寇，屡有功，故有是命。因与知府岑绍交恶，各具奏，下总兵官及三司议。于是安远侯柳溥等请升思恩为府，俾瑛、绍各守疆土，以杜侵争，从之。六年，瑛受属挟诈事觉，帝以土蛮宥不问，令法司移文戒之。瑛以府治僻隘，桥利堡正当瑶寇出没之所，且有城垣公廨，乞徙置，许之。以思恩府为思恩军民府。十二年设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俱从瑛请也。

景泰四年，总兵官陈旺奏：“思恩土兵调赴桂林哨守者，离本府辽远，不便耕种，税粮宜暂免。”从之。六月，以瑛亲率本部狼兵韦陈威等赴城操练，协助军威，敕授奉议大夫，赐彩缎，韦陈威等俱给冠带。五年从瑛请建庙学，造祭祀乐器。又以瑛征剿瑶寇功，免土军今年应输田粮之半，进瑛从二品散官。瑛屡领兵随征，以子镔代为知府。镔招集无赖，肆为不法。瑛举发其事，请于总兵，回府治之。镔闻其父将至，自缢死。事闻，嘉其能割爱效忠，降敕慰谕。又以柳溥奏，免思恩调用土军千五百人、秋粮二千三百余石。

天顺元年，户部奏：“思恩存留广西操练军一千五百人，有误种田纳粮。乞分为三班，留五百人操练，免其粮七百七十余石。放回千人耕种，征其粮千五百四十余石，俟宁靖日放回全征。”从之。三年，镇守中官硃祥奏请量迁瑛都司军职。帝以瑛历练老成，累有军功，改授都指挥同知，仍听总兵官镇守调用，以其子鐩为知府。

成化元年遣兵科给事中王秉彝赍敕奖谕瑛父子，并赐银币。二年命给瑛父母妻诰命，从总兵赵辅请也。十四年，瑛卒。瑛自袭父职，频年领兵于外，多所斩获。

历升知府、参政、都指挥使。年且八十，尚在军中。既卒，鐩以诰请，帝念其劳，特赐之。十六年，田州府土目黄明作乱，知府岑溥避入思恩，鐩会镇守等官讨平之。

巡抚硃英请奖鐩功。鐩死，子浚袭。

弘治十二年，田州土官岑溥为子猇所杀，猇亦死。次子猛幼，头目黄骥、李蛮构难，督府命浚调众护猛。骥厚赂浚，并献其女，且约分地与浚。浚以兵属骥，送猛至田州。不得入，猛遂久留浚所。及总镇诸官摄浚，乃出猛袭知府。浚从索故分地，不得，怒，约泗城、东兰二州攻劫田州，杀掠万计，城郭为墟。浚兵二万据旧田州，劫龙州印，纳故知府赵源妻岑氏。及总兵官诣田州勘治，黄骥惧，匿浚所。

先是，浚筑石城于丹良庄，屯兵千余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官命毁之，不听。会官军自田州还，乘便毁其城。浚兵来拒，杀官军二十余人。官军败之，俘其目兵九人。

总镇及巡按等官请治浚罪，而参政武清纳浚赂，曲护之。

浚从弟业少从中官京师，仕为大理寺副三司。总镇请敕业往谕，兵部以浚稔恶，非业所能谕责，宜敕镇巡召浚至军门，谕以朝廷威德，罪其首恶，反侵地，纳所劫印，并官私财物，乃可赦。总督邓廷瓚奏：“浚屡抚不服，请调官军土兵分哨逐捕按问。如集兵拒敌，相机剿杀，并将田州土官岑猛一并区处，以靖边疆。”十六年，总督潘蕃奏：“浚僭叛，当用兵诛剿。今浚从弟业以山东布政司参议在内阁制敕房办事，禁密之地，恐有泄漏。”吏部拟改调，而业亦奏乞养去。十七年，浚掠上林、武缘等县，死者不可胜计。又攻破田州，猛仅以身免，掠其家属五十人。总镇以闻，兵部请调三广兵剿之。十八年，总督潘蕃、太监韦经、总兵毛锐调集两广、湖广官军土兵十万八千余人，分六哨。副总兵毛伦、右参政王璘由庆远，右参将王震、左参将王臣及湖广都指挥官缨由柳州，左参将杨玉、佥事丁隆由武缘，都指挥金堂、副使姜绾由上林，都指挥何清、参议詹玺由丹良，都指挥李铭、泗城州土舍岑接由工尧，各取道共抵巢寨。贼分兵阻险拒敌，官军奋勇直前，援崖而进。浚势蹙，遁入旧城，诸军围攻之。浚死，城中人献其首，思恩遂平。前后斩捕四千七百九十级，俘男女八百人，得思恩府印二，向武州印一。自进兵及班师仅逾月。捷闻，帝以蕃等有功，玺书劳之。兵部议浚既伏诛，不宜再录其后，改设流官，择其可者。以云南知府张凤升广西右参政，掌思恩府事，赐敕。

正德七年增设凤化县治。时初设流官，诸蛮未服，相继作乱。嘉靖四年，都御史盛应期遣官军平之。六年，土目王受与田州卢苏谋煽乱，势复炽。新建伯王守仁受命至，一意招抚，而檄受等破八寨贼，因列思恩地为九土巡检司，管以头目，授王受白山司巡检，得比于世官。又以思恩旧治瘴雾昏塞，宜更之爽垲。于是择地荒田建新郡，割武缘止戈二里益之；又议割上林三里，而移凤化县治于其处。盖寓犬牙相错之意。巡抚林富谓迁郡及割止戈里应如守仁议，至以三里当设卫，而并凤化县裁之，遂令府治益孤。其后九司头目日恣，所辖蛮民不堪，知府陈璜曲加绥戢。

目把刘观、卢回以复土为名，鼓众作乱。副使翁万达因有事安南，计擒卢回杀之，招回从乱者三十余人。最后东兰岑瑄诈称岑浚子起云，谋复土官，为九司头目所缚。

万历七年，督抚吴文华谓九司日以骄黠，编氓甚少，缓急难恃，奏割南宁武缘县属思恩，自是思恩称巨镇云。

思恩府土巡检九司，皆嘉靖七年设，曰兴隆，曰那马，曰白山，曰定罗，曰旧城，曰下旺，曰安定，曰都阳，曰古零。

镇安，宋时于镇安峒建右江军民宣抚司，元改镇安路。明洪武元年，镇安归附。

以旧治僻远，移建废冻州，改为府。授土官岑添保知府，朝贡如例。二十七年，添保上言：“往者征南将军傅友德令郡民岁输米三千石，运云南普安卫。镇安僻处溪洞，南接交阯，孤立一方，且无所属。州县人民鲜少，舟车不通，陆行二十五日始到普安。道远而险，一夫负米三斗，给食余所存无几，往往以耕牛及他物至其地易米输纳。而普安荒远，米不易得，民甚病之。又岁输本卫米四百石，尤极艰难。旧以白金一两，折纳一石。今愿依前例，以苏民困。”从之。

永乐中，向武知州黄世铁侵夺镇安高寨等地，朝廷遣兵讨平之，以其地属镇安。

成化八年，知府岑永寿侄宗绍纠集土兵，攻破府治，杀伤嫡母，流劫乡村，有司抚谕不服，都指挥岑瑛擒斩之。嘉靖十四年，田州卢苏作乱，纠归顺州土官岑瓛攻毁镇安府，目兵遇害者以万计。按臣曾守约以闻，帝命守臣治之。时苏倡乱，田州无主，镇安府土官男岑真宝以兵纳岑邦佐于田州。归顺州岑瓛，苏婿也，及向武州黄仲金皆与真宝隙，乘真宝入田州，苏遣瓛及仲金袭破镇安。真宝闻乱，走还。苏会目兵追围之武陵寨，瓛等遂发真宝父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据诸洞寨。真宝诉之军门，督谕瓛等不退。久之乃解，官军归真宝，于是瓛与真宝互相讦。巡按御史言，土蛮自相仇，非有所侵犯，从末减。于是苏、瓛、仲金各降罚有差，真宝亦革冠带，许立功自赎。二十二年以瑶、僮作乱，防御需人，免真宝诸土官来朝。

镇安所属有上映洞、湖润寨。巡检皆土人，世官。

田州，古百粤地。汉属交阯郡。唐隶邕州都督府。宋始置田州，属邕州横山寨。

元改置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明兴，改田州府，省来安府入焉。后改田州，领县一，曰上林。

洪武元年，大兵下广西，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颜遣使赍印诣平章杨璟降。二年，伯颜遣使奉表贡马及方物，诏以伯颜为田州知府，世袭，自是朝贡如制。六年，田州溪峒蛮贼窃发，伯颜讨平之。伯颜请振安州、顺龙州、侯州、阳县、罗博州、龙威寨人民，诏有司各给牛米，仍蠲其税二年。十六年，伯颜死，子坚袭。十七年，都指挥使耿良奏：“田州知府岑坚、泗州知州岑善忠率其土兵，讨捕瑶寇，多树功绩。臣欲令选取壮丁各五千人，立二卫，以善忠之子振，坚之子永通为千户，统众守御，且耕且战，此古人以蛮攻蛮之术也。”诏行其言。二十年，坚遣子思恩知州永昌朝贡，如例给赐。

永乐元年，坚死，子永通袭。永通，上隆州知州也，州以琼代，而己袭父职。

正统八年，赐知府岑绍诰命，并封赠其父母妻。

天顺元年，田州头目吕赵伪称敌国大将军，张旗帜，鸣钲鼓，率众劫掠南丹州，又据向武州。武进伯硃瑛以闻，兵部请命瑛及土官岑瑛剿捕。三年，巡抚叶盛奏：“田州叛目吕赵势愈獗，杀知府岑鉴，占据地方，伪称太平王，图谋岑氏宗族，冒袭知府职事。”帝命总兵速讨。四年，巡按御史吴祯奏：“奉敕剿捕反贼吕赵，选调官军土兵，攻破功饶、婪凤二关，直捣府城。吕赵携妻子，挟知州岑鐸等宵遁。

官军追至云南富州，夺回鐸等及其子若婿。斩首四十九级，贼众悉降。赵以数骑走镇安府，追及之，斩赵及其子四人，从贼十八人，获其妻孥及伪太平王木印、无敌将军铜印，并凤旗盔甲等物。复委知府岑镛仍掌府事，抚安人民。”田州平，帝遣使赍敕奖谕祯等，并敕镛谨守法度，保全宗族。

成化元年，遣兵科给事中王秉彝赍敕谕镛，并赐银币，以兵部言其所部土官狼兵，屡调剿有劳，且有事于大藤峡也。二年，总兵官赵辅奏镛从征有功，请给诰命，旌其父母并妻，从之。五年，复以辅言，予镛官诰。十六年，田州头目黄明聚众为乱，知府岑溥走避思恩。总督硃英调参将马义率军捕明，明败走，为恩城知州岑钦所执，并族属诛之。已，溥复与钦交恶。钦攻夺田州，逐溥，杀五十余家。时泗城州岑应方恃兵强，复党钦，杀掳人民二万六千余，与钦分割田州而据其地。

弘治三年，总制遣官护溥之子猇入田，为钦所遏，居浔州。按察使陶鲁率官军次南宁，钦拒敌，败走。而应复援之入城，陈兵以备。巡抚秦纮请合贵州、湖广及两广兵剿之，钦势蹙，乞兵于应，遂匿应所，总镇官因檄应捕钦。钦从应饮，杀应父子于坐，收其兵以拒官军。已而应弟岑接佯以兵送钦至田州界，亦杀其父子以报。

事闻，廷议仍命溥还田州。九年，总督邓廷瓚言溥前以罪革职，比随征有功，乞复其冠带，领土兵赴梧州听调，从之。十二年，溥为子猇所弑，猇亦自杀。次子猛方四岁，溥母岑氏及头目黄骥护之，赴制府告袭。归至南宁，头目李蛮来迎。骥虑蛮夺己权，杀其使。蛮率兵至旧田州，骥惧，诬蛮将为变，乞以兵纳，乃调思恩岑浚率兵卫猛。浚受骥赂，纳其女，挟猛，约分其六甲地。比至田州，蛮拒不纳，骥复以猛奔思恩，幽之。事觉，廷瓚檄副总兵欧磐等摄浚，久乃出猛，置于会城。得奏，命猛袭知府。骥、浚怒其事之不由己出也，要泗城岑接、东兰韦祖鋐各起兵攻蛮。

接兵二万先入田州，杀掠男女八百余人，驱之溺水死者无算，括府库，放兵大掠，城郭为墟。浚兵二万攻旧田州，据之，杀掠男女五千三百余人，蛮逃去。副总兵欧磐、参政武清等诣田州府勘治，遣兵送猛还府。骥惧罪，匿浚家，有司请治浚罪。

初，蛮之迎猛也，无他念，及猛在外，蛮守土以待其归。骥争权首乱，浚、接、祖鋐党恶，以致兹变。清受浚赂，曲右之，且诬蛮占据府治，阻兵弄权，事竟不直。

于是廷瓚言思恩岑浚罪恶，正在逐捕，而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区画，降府为州，毋基异日尾大之患，从之。十八年，廷议以思、田既平，宜设流官；岑猛世济凶恶，致陷府治，宜降授千户，而遴选才望者假以方面职衔，守田州，仍赐敕以重其权。帝然之，于是以平乐知府谢湖为右参政，掌府事。

时岑猛已降福建平海卫千户，迁延不行。及湖至，复陈兵自卫，令祖母岑氏奏乞于广西极边率部下立功，以便祭养，诏总镇官详议以闻。总督陈金奏：“猛据旧巢，要求府佐，不赴平海卫。参政谢湖不即赴任，为猛所拒，纳馈遗而徇其要求，宜逮间。”时猛遣人重赂刘瑾，得旨，留猛而褫湖，并及前抚潘蕃、刘大夏，猛竟得以同知摄府事。猛抚辑遗民，兵复振，稍复侵旁郡自广。尝言督抚有调发，愿立功，冀复旧职。会江西盗起，都御史陈金檄猛从征，猛所至剽掠。然以贼平故论功，迁指挥同知。非猛初意，颇犯望。

正德十五年，猛奏：“田州土兵每征调，辄许户留一二丁耕种，以供常税。其久劳于外者，乞量振给，免其输税。”从之。

嘉靖二年，猛率兵攻泗城，拔六寨，遂克州治。岑接告急于军门，言猛无故兴兵攻寨。猛言接非岑氏后，据其祖业，欲得所侵地。时方有上思州之役，征兵皆不至，总督张嵿以状闻。四年，提督盛应期、巡按谢汝仪议大征猛，条征调事宜，诏报可。而应期以他事去，诏以都御史姚镆代，命悬金购猛。然镆知猛无反心，猛方奏辩，镆亦欲缓师。而巡按谢汝仪与镆却，乃诬镆之子涞纳猛万金，廉得涞书献之。

镆惶恐，乃再疏请征。于是部趣镆克期进，镆偕总兵官硃麒发兵八万，以都指挥沈希仪、张经等统之，分道并入。猛闻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书冤状，陈军门乞怜察。镆不听，督兵益急，沈希仪斩猛长子邦彦于工尧隘。猛惧，谋出奔，而归顺州知州岑璋，猛妇翁也，其女失爱，璋欲藉此报猛，乃甘言诱猛走归顺，鸩杀之，斩首以献。

六年，镆以田州平，告捷京师，乃请改田州为流官，并陈善后七事，诏俱从之。

镆留参议汪必东、佥事申惠、参将张经以兵万人镇其地，知府王熊兆署府事。

会必东、惠皆移疾他驻，惟经、熊兆在府，兵势分，防守稍懈。于是逆党卢苏、王受等乃为伪印，诳言猛在，且借交阯兵二十万，以图兴复。蛮民信之，聚众薄府城。

经出击，兵少不敌，欲引还，而城中阴为内应，呼噪四出，官军腹背受攻，力战不支，突围渡江走，贼逼其后，争舟溺死者甚众。贼沿江置阑索，伏药弩，夹岸并起。

官军且战且行，抵向武，失士卒三四百人。贼遂入据府城，烧仓粟以万计。御史石金上其事，颇委罪前抚盛应期生事召衅，而给事中郑自璧因请仍檄湖广永顺、保靖兵并力剿贼。帝以四方兵数万方归休，岂可复调，命再计机宜以闻。

时卢苏等虽据府叛，佯听抚，遣人迎署府事王熊兆。而其党王受等纠众万余，攻据思恩城，执知府吴期英、守备指挥门祖廕等。已而释期英等，亦投牒上官，愿听招抚。都御史姚镆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缓其谋。遣谍者檄东兰、归顺、镇安、泗城、向武诸土官，各勒兵自效，且责失事守巡参将等官立功自赎。复疏调湖广永、保土兵，江西汀、赣畬兵，俱会于南宁，并力进剿。帝以蛮乱日久，镇巡官受命大征，未及殄绝，辄奏捷散兵，使余孽复滋，罪不容逭。姑赦前过，益图新功。乃起原任兵部尚书新建伯王守仁总督军务，同镆讨之。

时受既入思恩，封府库，以贼兵守之，而自攻武缘。守巡官邹輗等率兵至思恩，思恩千夫长韦贵、徐伍等遣壮士由间道入城为内应，夜引官兵夺门，杀贼二十余人，收府印及库物，护送期英于宾州，因招抚城中未下者。时受攻武缘甚急，参将张经坚壁拒守。镇守头目许用与战，斩其渠帅一人。贼见援兵大集，乃遁去。镆以闻。

帝以田州、思恩贼锋虽挫，首恶未擒，仍令守仁亟督兵剿抚。守仁威名素重，及督军务，调兵数万人至，诸蛮心慑。守仁至南宁，道中见受等势盛，度亦未可卒灭，上疏极陈用兵利害。兵部议以守仁所见未确，复陈五事，令守仁详计其宜，于是守仁又疏云：

臣奉命于去年十二月至广西平南县，与巡按御史石金及籓臬诸将领等会议。思、田祸结两省，已逾二年。今日必欲穷兵尽剿，则有十患。若罢兵行抚，则有十善。

臣与诸臣，摅心极论，今日之局，抚之为是。

臣抵南宁，遂下令尽撤调集防守之兵。数日内解归者数万，惟湖兵数千，道阻远，不易即归，仍使分留南宁，解甲休养，待间而动。而卢苏、王受先遣其头目黄富等诉告，愿得归境投生，乞宥一死。臣等谕以朝廷威德，令赍飞牌，归巢晓谕，期以速降无死。苏、受等得牌，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

寻率众至南宁城下，分屯四营。苏、受等囚首自缚，与头目数百人赴军门请命。

臣等复谕之曰：“朝廷既赦尔罪，尔等拥众负固，骚动一方。若不示罚，何以雪愤？”

于是下苏、受于军门，各杖一百，乃解其缚。又谕之曰：“今日宥尔死者，朝廷好生之德；必杖尔者，人臣执法之义。”众皆叩首悦服，愿杀贼立功。臣随至其营，抚定其众七万余人，复委布政使林富等安插，于二月二十六日悉命归业。是皆皇上至孝达顺之德，神武不杀之威，未期月而蛮民率服，不折一矢，不伤一人；而全活数万生灵，即古舞干之化，奚以加焉。

疏闻，帝嘉之，遣行人赍敕奖赉。于是守仁复疏言：思、田久构祸，荼毒两省，已逾二年。兵力尽于哨守，民脂竭于转输，官吏疲于奔走。地方臲卼，如破坏之舟，漂泊风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必欲穷兵雪愤，以歼一隅，无论不克，纵使克之，患且不测。况田州外捍交阯，内屏各郡，深山绝谷，瑶、僚盘据。使尽诛其人，异日虽欲改土为流，谁为编户？非惟自撤其籓篱，而拓土开疆以资邻敌，非计之得也。

今岑氏世效边功，猛独诖误触法，虽未伏诛，闻已病死。臣谓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请降田州府为田州，而官其子，以存岑氏之后。查猛有二子，长邦佐，自幼出继为武靖州知州。武靖当瑶贼之冲，邦佐才足制驭，宜仍旧职。而今所建州，请以猛幼子邦相授吏目，署州事，俟后递升为知州，以承岑氏之祀。设土巡检诸司，即以卢苏、王受等九人为之，以杀其势。添设田宁府，统以流官知府，以总其权。

从之。惟以守仁所奏岑猛子，与抚按所报异，令再覆。

于是守仁言：“臣初议立岑氏后，该府土目及耆老俱言岑猛本有四子：长邦佐，妻张氏出；次邦彦，妾林氏出；次邦辅，外婢所生；次邦相，妾韦氏出。猛嬖溺林氏而张失爱，故邦佐自幼出继武靖。邦彦既死，邦佐得武靖民心，更代亦难其人。

欲立邦辅，土目谓外婢所生，名实不正。惟邦相系猛正派，质貌厚重，堪继岑氏。

故当时直谓猛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后日之争也。”疏上，如议行。

八年，守仁于思、田既议设流官，又议移南丹卫于八寨，改思恩府城于荒田，改设凤化县治于三里，添设流官县于思龙，增筑五镇城堡于五屯。及侍郎林富继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宁、泗城，交通云、贵、交阯，为备非一，不宜改设流官。南丹卫设在宾州，既不足以遥制八寨，迁八寨又不得以还护宾州。为今日计，独上林之三里，守仁所议设县者，可迁南丹卫于此。夫设县则割宾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顾彼而失此也。迁卫则扼八寨之吭以还护宾州，是一举而两得也。然不宜属田州，而仍属南宁为便。”其议与守仁颇有异同，诏从富言。

初，邦相兄邦彦有子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给养田。其后邦相恶苏专擅，密与头目卢玉等谋诛苏及芝。苏知之，会邦相又侵削二氏原食庄田，二氏遂与苏合谋，以芝奔梧州，赴军门告袭，苏又为芝疏请。寻令人剌邦相，邦相觉，杀行剌者。

而苏遂伏兵杀卢玉等，以兵围邦相宅，诱邦相出，乘夜与瓦氏缢杀之。巡按御史曾守约以闻，帝命守臣亟为勘处。苏之杀邦相也，归顺、镇安、泗城、向武诸土官群起构难，互相讦奏。当事者谓以岑芝承袭未定，田州无主，致令邻封觊觎，当给札付令芝管事。苏又请早给芝冠带，以抚田州，而自悔罪，愿里粮立功，及追补累年所逋粮赋。巡按御史诸演疏闻，部议以土蛮自相仇杀，当从末减，皆令立功，方准赎罪复官。

三十二年，芝死，子大寿方四岁。土人莫苇冒岑姓，及土官岑施，相煽构乱，提督郎槚奏令思恩守备张启元暂驻田州镇之，报可。三十四年，田州土官妇瓦氏以狼兵应调至苏州剿倭，隶于总兵俞大猷麾下。以杀贼多，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大禄银币，余令军门奖赏。四十二年以平广西瑶、僮功，准岑大禄实受知州职。

泰昌元年，总督许弘纲奏：“田州土官岑懋仁肆恶起衅，窥占上林，纳叛人黄德隆等，纠众破城，擅杀土官黄德勋，掳其妻女印信，乞正其罪。”诏令岑懋仁速献印，执送诸犯，听按臣分别正法，违则进剿。天启二年，巡抚何士晋请免懋仁逮问，各率土兵援剿，有功优叙，从之。

田州世岑氏，改流者再，而终不果。卢苏再叛弑主，终逸于罚，论者以为失刑云。

上林在田州东，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黄嵩归附，授世袭知县，流官典史佐之。

恩城州，唐置，宋、元仍旧。明初因之，隶广西布政司，朝贡如例。成化十九年，知州岑钦，田州土官岑溥叔也，相仇杀。溥败，钦入田州，焚府治，大肆杀掠。

溥诉于制府，下三司官鞫理。弘治三年，钦复入田州，与泗城土官岑应分据其地。

巡抚秦纮请调兵剿之。兵部言兵不可轻动，惟令守臣谕令应缚钦自赎。五年，钦走岑应所借兵，总镇檄应捕之，钦遂杀应父子。已而应弟接佯以兵送钦，亦杀钦父子。

有司以恩城宜裁革，从之，州遂废。

上隆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明因之。后改隶布政司。洪武十九年，上隆知州岑永通遣从子岑安来贡，赐绮帛钞锭。洪熙元年，土官知州岑琼母陈氏来朝，贡马，赐钞币。宣德四年以陈氏为知州。时琼已卒，无子，土人诉于朝，愿得陈氏袭职，故有是命。

都康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洪武间，为蛮僚所据。三十二年复置，隶布政司。土官冯姓。其界东南抵龙英，西至镇安，北至向武。

## 列传第二百七 广西土司三

△泗城 利州 龙州 归顺 向武 奉议 江州 思陵广东琼州府附泗城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其界东抵东兰，西抵上林长官司，南抵田州，北抵永宁州。

洪武五年，征南副将军周德兴克泗城州，土官岑善忠归附，授世袭知州。十三年，善忠子振作乱，寇利州，广西都司讨平之。十四年，善忠来贡方物。二十六年，振遣人贡马及方物，诏赐以钞锭。

宣德元年，女土官卢氏遣族人岑台贡马及银器等物，赐赉有差。八年，致仕女土官卢氏奏，袭职土官岑豹率土兵千五百余人谋害己，又弃毁故土官岑瑄塑像，所为不孝，难俾袭职。豹叔利州知州颜亦奏豹兴兵谋杀卢氏，州民被害。都督山云奏：“豹实故土官瑄侄，人所信服，应袭职。卢氏，瑄妻，豹伯母，初借袭，今致仕，宜量拨田土以赡终身。仍请敕豹无肆侵扰。”兵部请从云奏。帝命行人章聪、侯璡赍敕，谕云会三司巡按究豹与卢氏是非，从公判决。

正统元年，豹遣人入贡。二年，豹攻利州，掠其叔颜妻子财物。朝廷官至抚谕，负固不服，增兵拒守。云以闻，乞发兵剿之。帝敕云曰：“蛮夷梗化，罪固难容，然兴师动众，事亦不易，其更遣人谕之。”五年，颜奏豹侵占及掠掳罪。头目黄祖亦奏豹杀其弟，籍其家。瑄女亦奏豹占夺田地人民，囚其母卢氏。帝复遣行人硃升、黄恕斋敕谕之，并敕广西、贵州总兵官亲诣其地，令速还所侵掠，如不服，相机擒捕。六年，总兵官柳溥奏：“行人恕、升同广西三司委官谕豹退还原占利州地，豹时面从，及回，占如故。今颜欲以利州、利甲等庄易泗城、古那等甲，开设利州衙门，宜从其请，发附近官军送颜赴彼抚治蛮民。倘豹仍拒逆，则率兵剿捕。”从之。

八年，豹遣人奉贡，赐彩币。十年，豹复奏颜占据其地，帝令速予议处，不可因循，贻边方害。

成化元年，豹聚众四万，攻劫上林长官司，杀土官岑志威，据其境土。兵部言：“豹强犷如此，宜调兵擒捕，明正典刑。”从之。未几，豹死。

弘治三年，土官知州岑应复据上林长官司及贵州镇宁等处一十八城。时恩城土官岑钦攻夺田州府，逐知府岑溥。应与钦党，既复相仇，两家父子交相仇杀。事闻，兵部奏：“钦连年构祸，而应党之，复据上林长官司，流毒不少，今天厌祸，假手相残，实地方之幸。应所占邻壤及土官印信数多，亦宜勘断，以除祸本，并令应弟接退还侵地及印信，乃许承袭。泗城地广兵多，宜选头目，量授职衔，分辖以杀其势。”诏下总镇官区处。接遣人朝正，赐彩缎钞锭。

十年，总督邓廷瓚奏：“接往年随征都匀、府江等处有功，乞略其祖父罪，令承袭世职，以图报效。”廷臣议：“劫印侵地，虽系接祖父罪，然再四抚谕，接不肯归之于官，遽使袭职，则志益骄，非驭土官法。”

十二年，田州土目黄骥作乱，要接为声援，杀掠男妇，劫烧仓库民庐，又劫府学及横山驿印记，遂据兴仁。十四年，贵州贼妇米鲁作乱，提督王轼请调接领土兵二万营于砦布河，因敕接自备两月饷，克期赴调。

十八年，泗城土官族人岑九仙奏：“自始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至豹子应罹钦之祸，子孙灭亡殆尽，其弟接，众推护印，累著劳勚，乞令袭职，俾掌辖蛮众。”

兵部尚书刘大夏等议：“豹乃叛臣余孽，子应复自取灭亡。今接者，人皆传称为梁接，非应亲枝，又不知岑九仙是何逋逃，冒为奏扰。臣大夏先在两广，见岑氏谱。

岑之始祖木纳罕于元至正年间，与田州知府之祖伯颜，一时受官。今九仙妄援汉岑彭世次，尘渎圣听，请治其罪。其岑接应袭与否，前已令镇巡官勘奏，岑九仙虽蛮人难以深究，亦当摘发以破其奸。”从之。

正德十二年，泗城及程县各遣官族来贡。后期，赏减半。泗城贡厚，仍全给之。

嘉靖二年，田州岑猛率兵攻泗城，拔六寨，进薄州城，克之。接告急军门，言猛无故攻寨。猛言接非岑氏后，据其祖业，欲得所侵地。诏下勘处。

十六年，田州卢苏作乱。泗城土舍岑施以兵纳岑邦佐。兵败，弗克纳。二十七年诏土舍施袭替，免赴京，以尝听调有劳也。隆庆二年，泗城蛮黄豹、黄豸等据贵州程番府麻向、大华等司，时出掳掠，官军剿之，豹等遁去。

万历二年，泗城土官岑承勋等贡马及香炉等物。四十一年，土官岑云汉贡方物。

初，云汉乃绍勋嫡嗣，绍勋宠庶孽雷汉，头目黄玛等从中煽祸，以至焚劫称兵。云汉绐母出印，扶弟以奔，抚按以闻。廷议请释绍勋罪以存大伦，权雷汉、黄玛等以息嚣孽，云汉从宽削衔，戴罪管事。诏可。天启二年，巡抚何士晋请复云汉知州职，量加都司职衔，令率土兵援黔。从之。

泗城延袤颇广，兵力亦劲，与庆远诸州互相雄长。其流恶自豹而应而接，且三世。领县一，曰程县；长官司二，曰安隆，曰上林。

程县在泗城州之东北，旧号程丑庄。明初归附，隶泗城州。洪武二十一年改为县，编户一里。后改属庆远府，寻复隶泗城州，设流官知县。正统间，为岑豹所逼，弃官遁去，典史摄印，旋亦罹害。豹遂夺其印，据县治。事闻，屡遣官谕之，历岑应、岑接凡七十余年不服。嘉靖二年，接为诸土官攻杀，督府遣官按问，得县印，贮于官，后仅存荒土。泗城、南丹、那地俱欲得之，时治兵相攻云。

安隆长官司，东抵泗城，西抵云南，南抵上林长官司，北抵贵州宣慰司，元泗城州地也。洪武元年，泗城州土官岑善忠以次子子得领安隆峒。三十年，子得来朝，贡马。设治所。永乐元年设安隆长官事，以子得为长官，抚其众。十二年贡马，赐钞币，予世袭。

上林长官司，东北俱抵泗城界，西抵安隆长官司，南抵云南。宋、元号上林峒，属泗城州，明兴因焉。永乐实置长官司，以泗城州土官岑善忠三子子成为长官，抚其民。永乐四年，子成遣子保贡方物，赐钞币，自是贡赐不绝。成化元年，泗城岑豹攻劫上林，杀长官志威，灭其族，劫印，占其境上。兵部移文议豹罪，仍以地与印给上林。弘治三年，上林长官司遣头目入贡，礼部以过期至，给半赏。既而泗城岑应复夺据上林长官司，然正、嘉、隆、万间朝贡犹时至。

利州，汉属交阯，号阪丽庄。宋建利州，隶横山寨，元因焉。土官亦岑姓，洪武初归附。授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直隶布政司。宣德二年，利州知州岑颜遣头目罗向贡马。正统元年，泗城岑豹侵据利州地，并掠颜妻子财物。总兵官山云以闻，帝敕镇、巡官抚谕之。四年，颜遣族人岑忻贡银器方物。五年，颜奏：“本州地二十五甲，被豹兴兵攻占，母覃被囚，妻财被掠，累奉敕抚谕，猖獗不服。”帝遣行人黄恕、硃升敕谕豹，事具前传。七年，豹复与颜相仇杀，帝敕总兵官吴亮宣布恩威，令各罢兵，而豹终杀颜及其子得，夺州印去，遂以流官判州事。数十年间，屡经诸司勘奏，移檄督追，历岑应、岑接二世如故。嘉靖二年归并泗城。

龙州，古百粤地。汉属交阯。宋置龙州，隶太平寨。元大德中，升州为万户府。

洪武二年，龙州土官赵帖坚遣使奉表，贡方物。诏以帖坚为龙州知州，世袭。八年改隶广西布政司。时帖坚言：“地临交阯，所守关隘二十七处，有警须申报太平，达总司，比报下，已涉旬月，恐误事机，乞依奉议、泗城二州，隶广西便。”从之。

十六年，帖坚以孝慈皇后丧，上慰表，贡马及方物，赐绮帛钞锭有差。

二十一年，帖坚病，无子，以其从子宗寿代署州事。帖坚卒，宗寿袭。郑国公常茂以罪谪居龙州。帖坚妻黄氏有二女，一为太平州土官李圆泰妻，茂纳其一为妾。

时宗寿虽袭职，帖坚妻犹持土官印，与茂、圆泰专擅州事，数陵逼宗寿。会茂以病卒，其阍者赵观海等亦肆侮宗寿。宗寿乃与把事等以计取土官印，上奏，言茂已死，并械观海等至京。于是帖坚妻惶惧，使人告宗寿掳掠，又与圆泰谋劫茂妾并其奴婢往太平州，又尽掠赵氏祖父官诰诸物，又欲并取龙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寿实从子，不应袭，宗寿亦上章言状。帝乃诏宗寿勿问，下吏议帖坚妻与圆泰罪，既而以远蛮俱释之。

久之，复有人告茂匿龙州未死，前宗寿所言皆妄。遂诏右军都督府榜谕宗寿及龙州官民，言：“昔郑国公常茂有罪，上以开平王之功，不忍遽置于法，安置龙州。

土官赵帖坚故，其妻与茂结为婚姻，诱合诸蛮，肆为不道。帖坚侄宗寿袭职，与黄氏互相告讦，言茂已死。上以功臣子，犹加怜悯，释二人告讦罪。今有人言茂实未死，宗寿等知状。已遣散骑舍人谕宗寿捕茂，延玩使者久不复命，其意莫测。特命榜谕尔宗寿等知之，如茂果存，则送至京师以赎罪，如茂果死，宗寿亦宜亲率大小头目至京，具陈其由。”

广西布政司言宗寿屡诏赴京，拒命不出，又言南丹、奉议等蛮梗化。帝复命致仕兵部尚书唐鐸往谕宗寿，讫不从命。诏发湖广、江西所属卫所马步官军六万余，各赍三月粮，期以秋初俱赴广西。命都督杨文佩征南将军印，为总兵官，都指挥韩观为左将军，都督佥事宋晟为右将军，刘真为参将，率京卫马步军三万人至广西，会讨龙州及奉议、南丹、向武等州叛蛮。师行，帝撰文遣使祭岳镇海渎，复遣礼部尚书任亨泰、监察御史严震直安南，谕以讨龙州赵宗寿之故，令陈日焜慎守边境，毋助逆，勿纳叛。遣人谕文调南宁卫兵千人，江阴侯吴高领之，柳州卫兵千人，安陆侯吴杰领之，皆令其建功自赎。又诏文等，如兵至龙州，宗寿亲来见，具陈茂已死之由，则宥其罪。若诈遣人来，则进兵讨之。既，鐸还京，言宗寿伏罪来朝，乞罢兵勿征。诏文移兵于奉议，仍命鐸至军参军事。宗寿偕耆民农里等六十九人来朝谢罪，贡方物。

宗寿死，子景升袭。景升死，无嗣，以叔仁政袭。仁政再传为赵源，源死无子。

思恩土官岑浚率兵攻田州回，劫龙州，夺其印，纳故知府源妻岑氏。诏下镇巡官剿贼，而议立为源后者。以源庶兄浦有二子，相居长当立。相弟楷不能无望，则谋于岑氏，以仆韦队子璋诡云遗腹。岑氏恃兄子猛方兵雄，楷遂奏言，璋实源子，当立，为相所篡。事下督府勘，未决。璋赂镇守太监傅伦舍人，诡称有诏，檄猛调二万兵，纳璋入龙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况村。都御史杨旦讨璋，猛杀之，相乃归。相二子，长遂，次宝。相枝拇，宝亦枝拇，相绝爱之，曰：“肖我当立。”猛乃以宝去，髡为奴。

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遂。楷弑之，州人立其族弟暖。时王守仁提督两广，幕客岑伯高用事，楷赂伯高，言暖非赵氏裔，当立者楷也。遣上思州知州黄熊兆核之。熊兆党伯高，言楷当立，以州印畀楷。楷遂杀暖，龙州大乱。州目黄安等潜往田州购宝。宝时为奴杨布家十三年矣，安等行百金购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谓楷势已张，毋持之急，乃令楷摄职，俟宝长让之。楷复，时时谋杀宝。富谕楷，令以印还宝，宝谢以五千金，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计宝弱易与，不如邀厚利而徐图之，遂听命。楷复求韦璋之子应育之，令往来宝所。宝妻黄氏，思明府土官黄朝女也，贰于宝而与应通。应乃厚结州目，又数遣人与向武州缔好，乞兵为卫。宝日荒悍，刑狡男子王良为阍。楷知良恨宝，激使内应，良许之。楷以千人夜至宝寝门呼良，良开门纳楷兵，执宝寝所，斩之，以他盗闻。应以兵千人据州，并结朝自援。

都御史蔡经属副使翁万达谋之。万达谓楷狙诈，未可速图。韦应巽懦寡虑，可旦夕擒，断其中坚，然后可次第获，督抚善之。万达行部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朝，谕之计，论应当死，言楷才勇，正须藉为龙州当一面耳。时诸言楷事者，故不为理，州人大哗。万达愈厚楷，楷信之，遂统精兵千人诣万达言状，并以三十一村地献。

万达召楷及州目邓瑀等入见，伏壮士劫之，曰：“汝罪大，宜自为计。诚死，尚可为尔子留一官。”楷自分无生理，乃手书谕其党曰：“业已如此，乱无益也，可善辅我子以存赵。”万达即杖楷，毙之，以楷书谕其州人。时楷子匡时，生四年矣，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还龙州，十八村隶崇善县，于是龙州赵氏仍得袭。

归顺州，旧为峒，隶镇安府。永乐间，镇安知府岑志纲分其第二子岑永纲领峒事，传子瑛，屡率兵报效。弘治九年，总督邓廷瓚言：“镇安府之归顺峒，旧为州治，洪武初裁革。今其峒主岑瑛每效劳于官，乞设州治，授以土官知州。凡出兵令备土兵五千，仍岁领土兵二千赴梧州听调。”诏从之，增设流官吏目一员。瑛死，子璋袭。复从璋奏，以本州改隶布政司。

璋多智略。田州岑猛以不法获谴，都御史姚镆将举兵讨之。璋，猛妇翁也。镆虑璋党猛，召都指挥沈希仪谋。希仪雅知璋女失宠，恨猛，又知部下千户赵臣雅善璋。希仪因使赵臣语璋图猛，璋受命。时猛子邦彦守工尧隘，璋诈遣兵千人助邦彦，言：“天兵至，以姻党故，且与尔同祸。今发精兵来，幸努力坚守。”邦彦欣纳之。

璋遣人报希仪曰：“谨以千人内应矣。”时田州兵殊死拒战，诸将莫利当隘者，希仪独引兵当之。约战三合，归顺兵大呼曰：“败矣！”田州兵惊溃，希仪麾兵乘之，斩首数千级，邦彦死焉。猛闻败，欲自经。而璋先已筑别馆，使人请猛。时猛仓皇不知所出，遂挈印从璋，使走归顺。璋诡为猛草奏，促猛出印实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鸩杀猛，斩其首，并府印函之，间道驰军门。为谗言所阻，竟不论功。

璋死，次子瓛袭。嘉靖四年，提督盛应期以瓛先助猛逆攻泗城，许自新，出兵讨贼自赎。从之。十四年，四州卢苏叛，纠瓛攻镇安府。瓛破镇安，并发岑真宝父母坟墓。事闻，革冠带，许立功赎。瓛后从征交阯，率于军。子代袭，万历间以贡马违限，给半赏。

向武州，宋置，隶横山寨。元隶田州路。其界东北抵田州，西抵镇安，南抵镇远。洪武二年七月，土官黄世铁遣使贡马及方物。诏以世铁为向武州知州，许世袭。

二十一年，广西布政司言向武州叛蛮梗化。时都督杨文佩征南将军印，讨龙州、奉议等处，复奉命移师向武。文调右副将军韩观分兵进讨都康、向武、富劳诸州县，斩世铁。以兵部尚书唐鐸言，置向武州守御千户所。

永乐二年，土官知州黄彧遣头目罗以得贡马，赐钞币。宣德四年，故土官知州黄谦昌子宗廕贡马，赐钞。嘉靖四年，田州岑猛叛，向武土官以兵助猛。提督盛应期议大征，檄向武出兵讨贼，以功赎罪。十六年，田州卢苏叛，镇安土官岑真宝以兵纳岑邦佐，苏求助于向武。时土官黄仲金怨真宝，遂与合兵，破镇安。事闻，革仲金冠带。二十七年，以仲金听调有劳，诏许承袭原职，免赴京。四十二年，又以剿平瑶寇功，加仲金四品服。

向武领县一，曰富劳，元置。洪武间，为蛮僚所据。建文时复置，仍隶向武州。

永乐初，省武林入焉。土官亦黄氏世袭。

奉议州，宋置。初属静江军，后属广西经略安抚司。元属广西两江道宣慰司。

洪武初，土官黄志威旧为田州府总管，来归附。二年诏授其子世铁为向武州知州，世袭。三年，志威入朝贡。六年招抚奉议等州百十七处人民，皆款服。帝嘉志威功，命以安州、侯州、阳县属之。七年以志威为奉议州知州兼守御，直隶广西行省。二十六年，奉议州知州黄嗣隆遣人贡马及方物，赐以钞锭。

二十八年，广西布政司言，奉议、南丹等处蛮人梗化。时都督杨文讨龙州，伏罪，帝命移兵奉议剿贼，遣使谕文等：“近闻奉议、两江溪峒等处，林木阴翳，蛇虺遗毒草莽中，雨过，流毒溪涧，饮之令人死。师入其地，行营驻札，勿饮山溪水泉，恐余毒伤人。宜凿井以饮，尔等其慎察之。”文发广西都司及护卫官军二万人，调田州、泗城等土兵三万八千九百人从征。师至奉议州，蛮寇闻官军至，悉窜入山林，据险自固。文督诸将分兵捕之，复调参将刘真等领兵分道攻南丹叛寇。初，文等驻师奉议州之东南，分兵追捕贼党，且遣人招降其胁从者。贼皆焚庐舍，走山谷，凭险阻立栅自固。文督将士屡攻破之，贼众溃散。左副将军韩观等遂分兵追讨都康、向武、富劳、上林诸州县，破其更吾、莲花、大藤峡等寨，斩向武土官黄世铁并其党万八千三百余人，招降蛮民复业者六百四十八户，徙置象州武山县，蛮寇遂平。

时兵部尚书致仕唐鐸参议军事，以朝廷尝命征剿毕日，置卫守之。乃会诸将相度形势，置奉议等卫并向武、河池、怀集、武仙、贺县等处守御千户所，设官军镇守。

诏从其言。

宣德二年，署州事土官黄宗廕遣头目贡马。正统五年，宗廕科敛劫杀，甚且欲戕其母。母避之，杀母侍者以泄怒，为母所告。佥事邓义奏其事，帝敕总兵官柳溥及三司按验以闻。嘉靖四年，田州岑猛叛，奉议土官尝助猛攻泗城州。至是提督盛应期言，许其自新，令出兵讨贼，以功赎罪。后土官知州死，皆以土判官掌州事。

论者以奉议弹丸地，三面交迫田州，独南界镇安，其势甚蹙。明初置卫，铨官如宋、元故事，盖欲中断田、镇，以伐其谋云。

江州界，东抵忠州，西抵龙州，南抵思明，北抵太平府。其州宋置，隶古万寨。

元属思明路。明初，土官黄威庆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以佐之，直隶布政司。嘉靖四十二年，以平瑶、僮功，准江州土官子黄恩暂署本职。领县一，曰罗白。

洪武初，土官梁敬宾归附，授世袭知县。敬宾死，子复昌袭。永乐间，从征交阯被陷，子福里袭。

思陵州，宋置，属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洪武初，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复置思陵州。二十七年，土官韦延寿贡马及方物。宣德四年，护印土官韦昌来朝，贡马，赐钞币。正统间，贡赐如制。其界东至忠州，西北至思明，南至交阯。

琼州，居环海中。汉武帝平南粤，始置珠崖、儋耳二郡。历晋、隋、唐、宋叛服不一，事具前史。元改置琼州路，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天历初，改乾宁军民安抚司。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平广东，改乾宁安抚司为琼州府，以崖州吉阳军、儋州万安军俱为州，南建州为定安县隶焉。

六年，儋州宜伦县民陈昆六等作乱，攻陷州城。广东指挥使司奏言：“近儋州山贼乱，已调兵剿。其儋、万二州，山深地旷，宜设兵卫镇之。”诏置儋、万二州守御千户所。七年，儋州黎人符均胜等作乱，海南卫指挥张仁率兵讨平之。又海南罗屯等洞黎人作乱，千户周旺等讨平之。澄迈县贼王官舍乱，典史彭祯领民兵捕斩之。十五年，万、崖二州民陈鼎叔等作乱，陷陵水县，为海南卫官军击败，追至藤桥，斩鼎叔等三百余人，余党悉平。十七年，儋州宜伦县黎民唐那虎等乱，海南卫指挥张信发兵讨之。那虎及其党郑银等败遁，信追擒之，送京师。知州魏世吉受贿，纵银去。帝谓兵部曰：“知州不能捕贼，及官军捕至而反纵之乎？”命遣力士即其州杖世吉，责捕所纵者。

永乐三年，广东都司言：“琼州所属七县八洞生黎八千五百人，崖州抱有等十八村一千余户，俱已向化，惟罗活诸洞生黎尚未归附。”帝命遣通判刘铭赍敕抚谕之。御史汪俊民言：“琼州周围皆海，中有大、小五指，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比岁军民有逃入黎洞者，甚且引诱生黎，侵扰居民。朝廷屡使招谕，黎性顽狠，未见信从。又山水峻恶，风气亦异，罹其瘴毒，鲜能全活。近访宜伦县熟黎峒首王贤祐、尝奉命招谕黎民，归化者多。请仍诏贤祐，量授以官，俾招谕未服，戒约诸峒，无纳逋逃。其熟黎则令随产纳税，悉免差徭；其生黎归化者，免税三年；峒首则量所招民数多寡授以职。如此庶几黎人顺服。”从之。遣知县潘隆本赍敕抚谕。

四年，琼州属县生黎峒首罗显、许志广、陈忠等三十三人来朝。初以生黎多未向化，遣铭招抚。至是向化者万余户，显等从铭来朝，且乞以铭抚其众。帝遂授铭琼州知府，专职抚黎，仍授显等知县、县丞、巡检等官，赐冠带钞币，遣还。自是诸黎感悦，相继来归。琼山、临高诸县生黎峒首王罚、钟异、王琳等来朝，命为主簿、巡检。六年，铭复率土黎峒首王贤祐、王惠、王存礼等来朝，贡马。命贤祐为儋州同知，惠、存礼为万宁县主簿。八年，文昌县斩脚寨黎首周振生等来归，赐以钞币，俾仍往招诸峒。九年，临高县典史王寄扶奉命招至生黎二千余户，而以峒首王乃等来朝。命寄扶为县主簿，并赐王乃等钞。十一年，琼山县东洋都民周孔洙招谕包黎等村黎人王观巧等二百三十户，愿附籍为民。从之。临高民黄茂奉命招抚深峒、那呆等二十四峒生黎，率黎首王聚、符喜等来朝贡马，黎民来归者户四百有奇。

通计前后所抚诸黎共千六百七十处，户三万有奇，盖皆本庙算云。

十四年，王贤祐率生黎峒首王撒、黎佛金等来朝贡，帝嘉纳之。命礼部曰：“黎人远处海南，慕义来归，若朝贡频繁，非存抚意。自今生黎土官峒首俱三年一贡，著为令。”十六年，感恩土知县楼吉禄率峒首贡马。十九年，宁远土县丞邢京率峒首罗淋朝贡。时崖州民以私忿相战斗，卫将利渔所欲，发兵剿之。琼州知州王伯贞执不可，曰：“彼自相仇杀耳，非有寇城邑杀良民之恶，不足烦官军。”卫将不从，伯贞乃遣宁远县丞黄童按视。果仇杀，逮治数人，黎人遂安。

宣德元年，乐会土主簿王存礼等遣黎首黎宁及万州黎民张初等来贡，帝谓尚书胡濙曰：“黎人居海岛，不识礼仪，叛服不常，昔专设官抚绥，今来朝，当加赉之。”

九月，澄迈县黎王观珠、琼山县黎王观政等聚众杀琼山土知县许志广，流劫乡村，杀掠人畜，命广东三司勘实讨之。二年，指挥王瑀等追捕黎贼，兵至金鸡岭，贼率众拒敌，败之，生擒贼首王观政及从贼二百六十二人，斩首二百六十七级，余众溃，奔走入山，招抚复业黎八百一十二户，以捷闻，械送观政等至京。帝谓尚书蹇义曰：“蛮性虽难驯，然至为变，必有激。宜严戒抚黎诸官，宽以驭之，若生事激变，国有常刑。”

正统九年，崖州守御千户陈政闻黎贼出没，偕副千户洪瑜领军搜捕贼，乃围熟黎村，黎首出见，政等辄杀之。又令军旗孙得等十五人焚其庐舍，杀其妻孥数人，掳其财物。各黎激变，政及官军百人，皆为所杀。巡按御史赵忠以闻，坐瑜激变律斩。

景泰三年敕万州判官王琥曰：“以尔祖父能招抚黎人，特授土官。尔能继承父志，亦既有年。兹特降敕付尔，抚谕该管村峒黎人，各安生业，不得仿效别峒生黎所为。其官军亦不得擅入村峒，扰害激变。”

天顺五年敕两广巡抚叶盛，以海南贼五百余占据城池，可驰至琼，相机抚捕，勿使滋蔓。

弘治二年，崖州故土官陈迪孙、冠带舍人陈崇祐朝贡。以其能抚黎人之逋逃复业者，厚赐之。十五年，黎贼符南蛇反，镇兵讨之，不下。户部主事冯颙奏：“府治在大海南。有五指山峒，黎人杂居。外有三州、十县、一卫、十一所。永乐间，置土官州县以统之，黎民安堵如故。成化间，黎人作乱，三度征讨。将领贪功，杀戮无辜。迨弘治间，知府张桓、余浚贪残苛敛，大失黎心，酿成今日南蛇之祸。臣本土人，颇知事势，乞仍考原设应袭土官子舍，使各集土兵，可得数万，听镇巡官节制。有能擒首恶符南蛇者，复其祖职。以蛮攻蛮，不数月可奏绩矣。”诏从之。

嘉靖十九年，总督蔡经以崖、万二州黎岐叛乱，攻逼城邑，请设参将一员，驻札琼州分守。二十八年，崖州贼首那燕等聚众四千人为乱，诏发两广官军九千剿之。

给事郑廷鹄言：

琼州诸黎盘居山峒，而州县反环其外。其地彼高而我下，其土彼膏腴而我咸卤，其势彼聚而我散。故自开郡来千六百余年，无岁不遭黎害，然无如今日甚矣。今日黎患，非九千兵可办，必添调狼土官兵，兼召募打手，集数万众，一鼓而四面攻之，然后可克。

尝考剿除黎患，其大举有二。元至元辛卯，曾空其穴，勒石五指山。其时虽建屯田府，立定安、会同二县，惜其经略未尽，故所得旋失。嘉靖庚子，又尝大渡师徒，攻毁巢冈，无处不至。于是议者谓德霞地势平衍，拟建城立邑，招新民耕守。

业已举行，中道而废，旋为贼资，以至复有今日。谨条三事：一，崖黎三面郡县，惟东面连郎温、岭脚二峒岐贼，实当万州陵水之冲。崖贼被攻，必借二峒东讧以分我兵势。计须先分奇兵攻二峒，而以大兵径捣崖贼。彼此自救不暇，莫能相顾，则歼灭可期。传闻贼首那燕已入凡阳构集岐贼。此必多方误我，且讹言摇惑，以坚诸部助逆之心。宜开示慰安，以解狐疑之党。

一，隋、唐郡县，舆图可考，今多陷入黎中。荡平后悉宜恢复，并以德霞、千家、罗活等膏腴之地尽还州县，设立屯田，且耕且守。仍由罗活、磨斩开路，以达定安，由德霞沿溪水以达昌化。道路四达，井邑相望，非徒慑奸销萌，而王路益开拓矣。

一，军威既振，宜建参将府于德霞，各州县许以便宜行事，以镇安人心。其新附之民中有异志者，或迁之海北地方屯田，或编入附近卫所戎籍，如汉徙潳山蛮故事。又择仁明慈惠之长，久任而安辑之，则琼人受万世利矣。

疏下兵部议，诏悉允行。

二十九年，总兵官陈圭、总督欧阳必进等督兵进剿，斩贼五千三百八十级，俘一千四十九人，夺牛羊器械倍之，招抚三百七十六人。捷闻，帝嘉其功，赐圭、必进禄米廕袭有差。

万历十四年，长田峒黎出掠，兵备道遣兵执戮之。草子坡诸黎召众来报复，战于长沙营，斩黎首百余级，于是黄村、田尾诸峒黎皆出降。

琼州黎人，居五指山中者为生黎，不与州人交。其外为熟黎，杂耕州地。原姓黎，后多姓王及符。熟黎之产，半为湖广、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恩、藤、梧、高、化之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各称酋首。成化间，副使涂棐设计犁扫，渐就编差。

弘治间，符南蛇之乱，连郡震惊，其小丑侵突，无时而息云。

## 列传第二百八 外国一

○朝鲜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

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其秋，颛遣总部尚书成惟得、千牛卫大将军金甲两上表谢，并贺天寿节，因请祭服制度，帝命工部制赐之。惟得等辞归，帝从容问：“王居国何为？城郭修乎？

兵甲利乎？宫室壮乎？”顿首言：“东海波臣，惟知崇信释氏，他未遑也。”遂以书谕之曰：“古者王公设险，未尝去兵。民以食为天，而国必有出政令之所。今有人民而无城郭，人将何依？武备不修，则威弛；地不耕，则民艰于食；且有居室，无厅事，无以示尊严。此数者朕甚不取。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苟阙斯二者，而徒事佛求福，梁武之事，可为明鉴。王国北接契丹、女直，而南接倭，备御之道，王其念之。”因赐之《六经》、《四书》、《通监》。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

三年正月命使往祀其国之山川。是岁颁科举诏于高丽，颛表谢，贡方物，并纳元所授金印。中书省言：“高丽贡使多赍私物入货，宜征税；又多携中国物出境，禁之便。”俱不许。五年表请遣子弟入太学，帝曰：“入学固美事，但涉海远，不欲者勿强。”贡使洪师范、郑梦周等一百五十余人来京，失风溺死者三十九人，师范与焉。帝悯之，遣元枢密使延安答里往谕入贡毋数。而颛复遣其门下赞成事姜仁裕来贡马，其贺正旦使金湑等已先至，帝悉遣还。谓中书省臣曰：“高丽贡献繁数，既困敝其民，而涉海复虞覆溺。宜遵古诸侯之礼，三年一聘。贡物惟所产，毋过侈。

其明谕朕意。”

六年，颛遣甲两等贡马五十匹，道亡其二，甲两以闻。及进，以私马足之。帝恶其不诚，却之。七年遣监门护军周谊、郑庇等来贡，表请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其贡物称“送太府监”。中书省言：“元时有太府监，本朝未尝有，言涉不诚。”帝命却其贡。是岁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颛无子，以宠臣辛肫之子禑为子，于是仁人立禑。

八年，禑遣判宗簿事崔原来告哀，且言前有贡使金义杀朝使蔡斌，今嗣王禑已诛义，籍其家。帝疑其诈，拘原而遣使往祭吊。十年，使来请故王颛谥号，帝曰：“颛被杀已久，今始请谥，将假吾朝命，镇抚其民，且掩其弑逆之迹，不可许。前所留使者，其遣之。”于是释原归。其夏，复遣周谊贡马及方物，却不受。冬，又遣使贺明年正旦。帝曰：“高丽王颛被弑，奸臣窃命，《春秋》之义，乱臣必诛，夫又何言。第前后使者皆称嗣王所遣，中书宜遣人往问嗣王如何，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为羁囚，则当依前王言，岁贡马千匹，明年贡金百斤、银万两、良马百、细布万，仍悉送还所拘辽东民，方见王位真而政令行，朕无惑已。否则弑君之贼，必讨无赦。”

十一年四月，禑复命谊来贡。十二年敕辽东守将潘敬、叶旺等谨饬边备。其冬，禑遣李茂芳等来贡，以不如约却之。十三年，辽东送高丽使谊至京师，帝敕敬等曰：“高丽弑君，又杀朝使，前坚请入贡又不如期，今遣谊来，以虚文饰诈，他日必为边患。自今来者，其绝勿通。”因留谊于京师。十六年来贡，却之，命礼部责其朝贡过期、陪臣侮慢之罪；诚欲听约者，当以前五岁违约不贡之物并至。十七年六月，禑遣司仆正崔涓、礼仪判书金进宜贡马二千匹。且言金非地所产，愿以马代输，余皆如约。辽东守将唐胜宗为之请，帝许之。然请颛谥号，袭王爵，未允也。

十八年正月，贡使至。帝谕礼臣曰：“高丽屡请约束，朕数不允，而其请不已，故索岁贡以试其诚伪，非以此为富也。今既听命，宜损其贡数，令三年一朝，贡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贡。”七月，禑上表请袭爵，并请故王谥。命封禑为高丽国王，赐故王颛谥恭愍。

十九年二月遣使贡布万匹、马千匹。九月，表贺，贡方物。其后贡献辄逾常额，且未尝至三年也。冬，诏遣指挥佥事高家奴以绮布市马于高丽。二十年三月，高家奴还，陈高丽表辞马直，帝敕如数偿之。先是，元末辽、沈兵起，民避乱，转徙高丽。至是因市马，帝令就索之，遂以辽、沈流民三百余口来归。十二月命户部咨高丽王：“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者，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者，本国统之。各正疆境，毋侵越。”

二十一年四月，禑表言，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旧便。帝曰：“高丽旧以鸭绿江为界，今饰辞铁岭，诈伪昭然。其以朕言谕之，俾安分，毋生衅端。”八月，高丽千户陈景来降，言：“是年四月，禑欲寇辽东，使都军相崔莹、李成桂缮兵西京。成桂使陈景屯艾州，以粮不继退师。王怒，杀成桂之子。成桂还兵攻破王城，囚王及莹。”景惧及，故降。帝敕辽东严守备，仍遣人侦之。十月，禑请逊位于其子昌。帝曰：“前闻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谋，姑俟之以观变。”

二十二年，权国事昌奏乞入朝，帝不许。是岁，成桂废昌，而立定昌国院君瑶。

二十三年正月遣使来告。二十四年三月诏市马高丽。八月，权国事瑶进所市马千五百匹。帝曰；“三韩君臣悖乱，二纪于兹。今王瑶嗣立，乃王氏苗裔，宜遣使劳之。”

十二月，瑶遣其子奭朝贺明年正旦。奭未归而成桂自立，遂有其国，瑶出居原州。

王氏自五代传国数百年，至是绝。

二十五年九月，高丽知密直司事赵胖等持国都评议司奏言：“本国自恭愍王薨，无嗣，权臣李仁人以辛肫子禑主国事，昏暴好杀，至欲兴师犯边，大将李成桂以为不可而回军。禑负罪惶惧，逊位于子昌。国人弗顺，启请恭愍王妃安氏择宗亲瑶权国事。已及四年，昏戾信谗，戕害勋旧，子奭痴騃不慧，国人谓瑶不足主社稷。今以安氏命，退瑶于私第。王氏子姓无可当舆望者，中外人心咸系成桂。臣等与国人耆老共推主国事，惟圣主俞允。”帝以高丽僻处东隅，非中国所治，令礼部移谕：“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不启边衅，使命往来，实尔国之福，我又何诛。”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二十六年二月遣使进马九千八百余匹，命运纟宁丝绵布一万九千七百余匹酬之。

六月表谢，贡马及方物，并上前恭愍王金印，请更己名曰旦。从之。是月，辽东都指挥使司奏，朝鲜国招引女直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谕，示以祸福。旦得敕，惶惧陈谢，上贡，并械送逋逃军民三百八十余人至辽东。

二十七年，旦遣子入贡。二十八年遣使柳珣贺明年正旦。帝以表文语慢，诘责之。珣言表文乃门下评理郑道传所撰，遂命逮道传，释珣归。二十九年送撰表人郑总等三人至，云表实总等所撰，道传病不能行。帝以总等乱邦构衅，留不遣。三十年冬，复以表涉讥讪，拘其使。建文初，旦表陈年老，以子芳远袭位。许之。

成祖立，遣官颁即位诏。永乐元年正月，芳远遣使朝贡。四月复遣陪臣李贵龄入贡，奏芳远父有疾，需龙脑、沈香、苏合、香油诸物，赍布求市。帝命太医院赐之，还其布。芳远表谢，因请冕服书藉。帝嘉其能慕中国礼，赐金印、诰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坠，及经籍彩币表里。自后贡献，岁辄四五至焉。

二年十二月诏立芳远子禔为世子，从其请也。五年十二月，贡马三千匹至辽东，命户部运绢布万五千匹偿之。六年，世子禔来朝，赐织金文绮。及归，帝亲制诗赐之。时朝鲜纳女后宫，立为妃嫔者四人。其秋，遣陪臣郑擢来告其父旦之丧。命官吊祭，赐谥康献。

十六年奏世子禔不肖，第三子祹孝弟力学，国人所属，请立为嗣，诏听王所择。

因上表谢，并陈己年老，请以祹理国事。命光禄少卿韩确、鸿胪丞刘泉封祹为朝鲜国王。时帝已迁北都，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

二十年，芳远卒，赐谥恭定。二十一年七月，祹请立嫡子珦为世子，从之。先是，敕祹贡马万匹，至是如数至，赐白金绮绢。

宣德二年三月遣中官赐白金纟宁纱，别敕进马五千匹，资边用。九月如数至。

四年祹赐书：“珍禽异兽，非朕所贵，其勿献。”后又敕祹：“金玉之器，非尔国所产，宜止之，土物效诚而已。”八年，祹奏遣子弟诣太学或辽东学，帝不许，赐《五经》、《四书》、《性理》、《通鉴纲目》诸书。

正统元年三月放朝鲜妇女金黑等五十三人还其国。金黑等自宣德初至京师，至是遣中官送回。三年八月赐祹远游冠、绛纱袍、玉佩、赤舄。先是，建州长童仓避居朝鲜界，已复还建州。朝鲜言：“昔以穷归臣，臣遇之善。今负恩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建州长言，所部为朝鲜追杀，阻留一百七十余家。五年诏祹还之。七年五月谕祹曰：“鸭绿江一带东宁等卫，密迩王境，中多细人逃至王国，或被国人诱胁去者，无问汉人、女直，至即解京。”初，瓦剌密令女直诸部诱朝鲜，使背中国。祹拒之，白其事于朝。帝嘉其忠，敕奖之，并赐彩币。九年春，倭寇犯边，祹命将擒获五十余人，械送京师。十年又获余党来献。帝连敕奖谕，赐赉加等。

十三年冬，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时英宗北狩，郕王即位，遣官颁诏于其国。

景泰元年贡马五百匹。奏称奉敕办马二三万匹，比因邻寇构衅，马畜踣毙，一时未能。诏曰：“寇今少息。马已至者，偿其直。未至者，止勿贡。”是年夏，祹卒，赐吊祭，谥庄宪，封子珦为国王。会辽东奏报开原、沈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向导，因谕珦相为掎角截杀之。其秋，续贡马千五百余匹。赐冕服，并偿其直。冬又赐珦及妃权氏诰命，封其子弘为世子。

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珦绝其使。三年秋，珦卒，来告哀。遣中官往吊祭，赐谥恭顺，命子弘嗣立。弘立三年，以年幼且婴夙疾，请以叔瑈权国事。

七年上表逊位，乃封瑈为国王。瑈请立子暲为世子，从之。

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因敕瑈毋作不靖，贻后悔。瑈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四年复谕瑈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于邻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瑈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宜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分安法，庶弭边衅。”从之。

成化元年冬，陪臣李门炯来朝，卒于道。命给棺赐祭，并赐彩币慰其家。时朝鲜频贡异物，三年春，敕谕瑈修常贡，勿事珍奇。是时朝廷用兵征建州，敕瑈助兵进剿。瑈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统众万余渡鸭绿、泼猪二江，攻破九狝府诸寨，斩获多。

四年正月遣官来献俘。诏从厚赉，敕奖谕之。是年，瑈卒，赐谥惠庄。遣太监郑同、崔安封世子晄为王，给妃韩氏诰命。既行，巡按辽东御史侯英奏曰：“辽东连年被寇，疮痍未起，今复禾稼不登，军民乏食。太监郑同等随从人员所过驿骚。

臣考先年曾于翰林院中，选有学行文望者出使。今同、安俱朝鲜人，坟墓宗族皆在，见其国王，不免屈节，殊亵中国体。乞寝成命，或翰林，或给事中及行人内推选一员，往使为便。”帝曰：“英所言良是。自后赏赉遣内臣，其册封正副使，选廷臣有学行者。”

六年，晄病笃，以所生子幼，命其兄故世子暲女子娎子权国事，遣陪臣以闻。

及卒，赐谥襄悼，命娎嗣位，娎妻韩氏封王妃。十年追赠娎父世子暲为国王，谥怀简，母韩氏为王妃，从所请也。

十一年四月，娎奏建州野人纠聚毛怜等卫侵扰边境不已，乞朝命戒饬。十二年十月，娎为继妻尹氏请封，赐诰命冠服。时禁外国互市兵器，娎奏：“小邦北连野人，南邻倭岛，五兵之用，不可缺一。而弓材所需牛角，仰于上国。高皇帝时尝赐火药、火砲，今望特许收买弓角，不与外番同禁。”兵部议岁市弓角五十，后以不足于用，请无限额，诏许倍市。

十五年十月命娎出兵夹击建州女直。娎遂遣右赞成鱼有沼率兵至满浦江，以水泮后期。复遣左议政尹弼商、节度使金峤等渡江进剿。十六年春遣陪臣来献捷，帝命内官赍敕奖其能继先烈，赐金币，领兵官赏赉如例。后使还，遣其臣许熙伴送。

熙归至开州，建州骑二千邀之，掠其从卒三十余人，马二百三十余匹，他所亡物称是。奏闻，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尹旻等以辽东连年用兵，未可轻动，宜以此意谕娎。敕辽东守臣整饬边备，更令译者穷究所掠，期在必得，仍赐熙白金彩币慰安之。

十七年，娎奏继妃尹氏失德，废置，乞更封副室尹氏。从之。十九年四月封娎长子忄隆为世子。

弘治七年十二月，娎卒，赐谥康靖。明年四月，封忄隆为国，妻慎氏为王妃。

十二年，忄隆奏：“本国人屡有违禁匿海岛，诱引军民，渐至滋蔓。乞许本国自行搜刷。其系上国地方，请敕官追捕。”时辽东守臣亦奏如忄隆言，报可。十五年冬，封忄隆长子为世子。

正德二年，忄隆以世子夭亡，哀恸成疾，奏请以国事付其弟怿，其国人复奏请封怿。礼部议命怿权理国事，俟忄隆卒乃封。既，陪臣卢公弼等以朝贡至京，复请封怿，廷议不允。十二月，忄隆母妃奏怿长且贤，堪付重寄。于是礼部奏：“忄隆以痼疾辞位，怿以亲弟承托，接受既明，友爱不失。通国臣民举无异词，宜顺其请。”

上乃允怿嗣位，遣中官敕封，并赐其妃尹氏诰命。初，成桂之自立也，与宰相李仁人本异族。永乐间，降祭海岳祝文，称成桂为仁人子，而《祖训》亦载仁人子成桂更名旦。后成桂子芳远奏辨，太宗许令改正。至是修《大明会典》，仍列《祖训》于朝鲜国。贡使市以归，怿上疏备陈世系，辨先世无弑逆事，乞改正。礼部议：“《会典》详载本朝制度，事涉外国，疑似之际，在所略。况成桂得国出皇祖命，其不系仁人后，太宗诏可征，宜从其请。”诏曰：“可。”

十五年冬，命内官封怿子峼为世子，赐怿金帛珠玉，令括取异物及童男女以进。

十六年，世宗即位，礼官言：“天子初践祚，宜正中国之体，绝外裔狎侮之端。请谕怿非朝廷意，召内臣还，毋有所索取。”帝从之。

嘉靖二年八月，以俘获倭夷来献，并送还中国被掠八人。赐白金锦纟宁。

八年八月，陪臣柳溥上言：国祖李旦系本国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瀚仕新罗为司空。新罗亡，六世孙兢休入高丽。十三世孙安社仕元为南京千户所达鲁花赤。元季兵兴，安曾孙子春与男成桂避地东迁。至正辛丑，当恭愍王之十年，有红巾贼入境，成桂击贼有功，授武班职事，时尚未知名。恭愍无嗣，阴蓄宠臣辛肫之子禑为子，晚为嬖臣洪伦、内竖崔万生所弑。权臣李仁人诛伦、万生而立禑，擢成桂为门下侍中。禑遣成桂侵辽东，成桂不从，返兵。禑惧，逊位于子昌。昌以伪姓见黜，复立王氏裔定昌君瑶，窜仁人于外。瑶复不道，国人戴成桂，请于高皇帝，立为王，更名旦，赡瑶别邸，终其身，实未尝为弑。前永乐、正德间屡经奏请，俱蒙俞允，而迄未改正。今遇重修《会典》，乞赐昭雪。”诏送史馆编纂。

十八年二月，睿宗祔太庙，配享明堂礼成，怿表贺。帝特御奉天门引见，赐宴礼部。

二十三年冬，怿卒。二十四年正月来讣，赐谥恭僖。诏立其子峼。峼未逾年卒，赐谥荣靖。九月，峼弟权国事峘遣使谢祭谥，并请袭封，诏许之。

二十五年，峘遣使送下海番人六百余至边，赐金币。二十六年正月，峘咨称：“福建人从无泛海至本国者，因往日本市易，为风所漂，前后共获千人以上，皆挟军器货物，致中国火砲亦为倭有，恐起兵端。”诏：“顷年沿海奸民犯禁，福建尤甚，往往为外国所获，有伤国体。海道官员令巡按御史察参。仍赐王银币，以旌其忠。”

三十一年冬，以洪武、永乐间所赐乐器敝坏，奏求律管，更乞遣乐官赴京校习，许之。

三十五年五月有倭船四自浙、直败还，漂入朝鲜境。峘遣兵击歼之，得中国被俘及助逆者三十余人来献，因贺冬至节，帝赐玺书褒谕。三十八年十一月奏：“今年五月，有倭寇驾船二十五只来抵海岸，臣命将李鐸等剿杀殆尽，获中国民陈春等三百余人，内招通倭向导陈得等十六人，俱献阙下。”复降敕奖励，厚赉银币，并赐鐸等有差。

四十二年九月，峘复上书辨先世非李仁人后，今修《会典》虽蒙厘正，乞著始祖旦、父子春之名，帝令附录《会典》。

隆庆元年六月遣官颁即位诏。时帝将幸太学，来使乞留观礼，许之。是年冬，峘卒，赐谥恭宪，命其侄昖袭封。

万历元年正月上穆宗尊谥、两宫徽号礼成，昖表贺，献方物马匹。时昖屡请赐《皇明会典》，为其先康献王旦雪冤。十六年正月，《会典》成，适贡使愈泓在京，请给前书，以终前命。许之。十七年十一月，陪臣奇芩等入贺冬至，奏称本年六月，大琉球国船遭风至海岸，所有男妇合解京，给文放归。从之。

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关白平秀吉声言明年三月来犯，诏兵部申饬海防。平秀吉者，萨摩州人，初随倭关白信长。会信长为其下所弑，秀吉遂统信长兵，自号关白，劫降六十余州。朝鲜与日本对马岛相望，时有倭夷往来互市。二十年夏五月，秀吉遂分渠帅行长、清正等率舟师逼釜山镇，潜渡临津。时朝鲜承平久，兵不习战，111111

昖又湎酒，弛备，猝岛夷作难，望风皆溃。昖弃王城，令次子珲摄国事，奔平壤。已，复走义州，愿内属。七月，兵部议令驻札险要，以待天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而是时倭已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请援之使络绎于道。廷议以朝鲜为国籓篱，在所必争。遣行人薛潘谕昖以兴复大义，扬言大兵十万且至。而倭业抵平壤，朝鲜君臣益急，出避爱州。

游击史儒等率师至平壤，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之，仅以身免。中朝震动，以宋应昌为经略。八月，倭入丰德等郡，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议遣人侦探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惟敬者，市中无赖也。是时秀吉次对马岛，分其将行长等守要害为声援。惟敬至平壤，执礼其卑。行长绐曰：“天朝幸按兵不动，我不久当还。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属朝鲜耳。”惟敬以闻。廷议倭诈未可信，乃趣应昌等进兵。而星颇惑于惟敬，乃题署游击，赴军前，且请金行间。十二月，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明年正月，如松督诸将进战，大捷于平壤。行长渡大同江，遁还龙山。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并复，清正亦遁还王京。如松既胜，轻骑趋碧蹄馆，败，退驻开城。事具《如松传》。

初，如松誓师，欲斩惟敬，以参军李应试言而止。至是败，气缩，而应昌急图成功，倭亦乏食有归志，因而封贡之议起。应昌得倭报惟敬书，乃令游击周弘谟同惟敬往谕倭，献王京，返王子，如约纵归。倭果于四月弃王城遁。时汉江以南千有余里朝鲜故土复定，兵部言宜令王还国居守，我各镇兵久疲海外，以次撤归为便。

诏可。应昌疏称：“釜山虽濒海南，犹朝鲜境，有如倭觇我罢兵，突入再犯，朝鲜不支，前功尽弃。今拨兵协守为第一策，即议撤，宜少需，俟倭尽归，量留防戍。”

部议留江浙兵五千，分屯要害，仍谕昖搜练军实，毋恃外援。已而沈惟敬归自釜山，同倭使来请款，而倭随犯咸安、晋州，逼全罗，声复汉江以南，以王京、汉江为界。

如松计全罗饶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诸将分守要害。已，倭果分犯，我师并有斩获。兵科给事中张辅之、辽东都御史赵耀皆言款贡不可轻受。七月，倭从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时师久暴露，闻撤，势难久羁。应昌请留刘綎川兵，吴惟忠、骆尚志等南兵，合蓟、辽兵共万六千，听綎分布尚之大丘，月饷五万两，资之户兵二部。先是，发帑给军费，已累百万。廷臣言虚内实外非长策，请以所留川兵命綎训练，兵饷令本国自办。于是诏撤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谕朝鲜世子临海君珒居全庆，以顾养谦为经略。九月，昖以三都既复，疆域再造，上表谢恩。然时倭犹据釜山也，星益一意主款。九月，兵部主事曾伟芳言：“关白大众已还，行长留待。知我兵未撤，不敢以一矢加遗。欲归报关白卷土重来，则风不利，正苦冬寒。故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于倭营讲购，咸安、晋州随陷，而俗恃款冀来年不攻，则速之款者，正速之来耳。故款亦来，不款亦来。宜令朝鲜自为守，吊死问孤，练兵积粟，以图自强。”帝以为然，因敕谕昖者甚至。

二十二年正月，昖遣金晬等进方物谢恩。礼部郎中何乔远奏：“晬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鲜束手受刃者六万余人。倭语悖慢无礼，沈惟敬与倭交通，不云和亲，辄曰乞降。臣谨将万历十九年中国被掠人许仪所寄内地书、倭夷答刘綎书及历年入寇处置之宜，乞特敕急止封贡。”诏兵部议。时廷臣交章，皆以罢封贡、议战守为言。

八月，养谦奏讲贡之说，贡道宜从宁波，关白宜封为日本王，谕行长部倭尽归，与封贡如约。九月，昖请许保国。帝乃切责群臣阻挠，追褫御史郭实等。诏小西飞入朝，集多官面议，要以三事：一，勒倭尽归巢；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

倭俱听从，以闻。帝复谕于左阙，语加周复。十二月，封议定，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王给金印，行长授都督佥事。

二十三年九月，昖奏立次子珲为嗣。先是，昖庶长子临海君珒陷贼中，惊忧成疾，次子光海君珲收集流散，颇著功绩，奏请立之。礼部尚书范谦言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许。至是复奏，引永乐间恭定王例上请，礼臣执奏，不从。

二十四年五月，昖复疏请立珲，礼部仍执不可，诏如议。时国储未建，中外恫疑，故尚书范谦于朝鲜易封事三疏力持云。

九月，封使至日本。先是，沈惟敬抵釜山，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图、武经、良马。而李宗城以贪淫为倭守臣所逐，弃玺书夜遁。事闻，逮问。乃以方亨充正使，加惟敬神机营衔副之。及是奉册至，关白怒朝鲜王子不来谢，止遣二使奉白土绸为贺，拒其使不见，语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约付还，今以卑官微物来贺，辱小邦邪？辱天朝邪？且留石曼子兵于彼，候天朝处分，然后撤还。”翌日奉贡，遣使赍表文二道，随册使渡海至朝鲜。廷议遣使于朝鲜，取表文进验，其一谢恩，其一乞天子处分朝鲜。

初，方亨诡报去年从釜山渡海，倭于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方责备朝鲜，仍留兵釜山如故，谢表后时不发，方亨徒手归。至是，惟敬始投表文，案验潦草，前折用丰臣图书，不奉正朔，无人臣礼。而宽奠副总兵马楝报清正拥二百艘屯机张营。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后手书。帝大怒，命逮石星、沈惟敬案问。以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改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经理朝鲜；佥都御史杨镐驻天津，申警备；杨汝南、丁应泰赞画军前。

五月，玠至辽。行长建楼，清正布种，岛倭窖水，索朝鲜地图，玠遂决意用兵。

麻贵望鸭绿江东发，所统兵仅万七千人，请济师。玠以朝鲜兵惟娴水战，乃疏请募兵川、浙，并调蓟、辽、宣、大、山、陕兵及福建、吴淞水师，刘綎督川、汉兵听剿。贵密报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备，掩釜山，则行长擒，清正走。玠以为奇计，乃檄杨元屯南原，吴惟忠屯忠州。

六月，倭数千艘泊釜山，戮朝鲜郡守安弘国，渐逼梁山、熊川。惟敬率营兵二百，出入釜山。玠阳为慰藉，檄杨元袭执之，缚至贵营，惟敬执而向导始绝。七月，倭夺梁山、三浪，遂入庆州，侵闲山。统制元均兵溃，遂失闲山。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籓，一失守则沿海无备，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

而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顺，闲山破，经略檄守王京西之汉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运道。

八月，清正围南原，乘夜猝攻，守将杨元遁。时全州有陈愚衷，去南原仅百里，南原告急，愚衷不敢救，闻已破，弃城走。麻贵遣游击牛伯英赴援，与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庆，逼王京。王京为朝鲜八道之中，东阻乌岭、忠州，西则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东西皆倭，我兵单弱，因退守王京，依险汉江。麻贵请于玠欲弃王京退守鸭绿江。海防使萧应宫以为不可，自平壤兼程趋王京止之。麻贵发兵守稷山，朝鲜亦调都体察使李元翼由乌岭出忠清道遮贼锋。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参军李应试问计，应试请问庙廷主画云何。玠曰：“阳战阴和，阳剿阴抚，政府八字密画，无泄也。应试曰：“然则易耳。倭叛以处分绝望，其不敢杀杨元，犹望处分也。直使人谕之曰沈惟敬不死，则退矣。”因请使李大谏于行长，冯仲缨于清正，玠从之。九月，倭至汉江，杨镐遣张贞明持惟敬手书往，责其动兵，有乖静候处分之实。行长、正成亦尤清正轻举，乃退屯井邑。麻贵遂报青山、稷山大捷。萧应宫揭言：“倭以惟敬手书而退，青山、稷山并未接战，何得言功？”玠、镐怒，遂劾应宫恇怯，不亲解惟敬，并逮。

十一月，玠征兵大集，帝发帑金犒军，赐玠尚方剑，而以御史陈效监其军。玠大会诸将，分三协。镐同贵率左右协，自忠州、乌岭向东安，趋庆州，专攻清正。

使李大谏通行长，约勿往援。复遣中协屯宜城，东援庆州，西扼全罗。以余兵会朝鲜合营，诈攻顺天等处，以牵制行长东援。十二月，会庆州。麻贵遣黄庆赐贿清正约和，而率大兵奄至其营。时倭屯蔚山，城依山险，中一江通釜寨，其陆路由彦阳通釜山。贵欲专攻蔚山，恐釜倭由彦阳来援，乃多张疑兵，又遣将遏其水路，遂进逼倭垒。游击摆寨以轻骑诱倭入伏，斩级四百余，获其勇将，乘胜拔两栅。倭焚死者无算，遂奔岛山，连筑三寨。翌日，游击茅国器统浙兵先登，连破之，斩获甚多，倭坚壁不出。岛山视蔚山高，石城坚甚，我师仰攻多损伤。诸将乃议曰：“倭艰水道，饷难继，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战缚也。”镐等以为然，分兵围十日夜，倭饥甚，伪约降缓攻。俄行长援兵大至，将绕出军后。镐不及下令，策马西奔，诸军皆溃。

遂撤兵还王京，士卒物故者二万。上闻之，震怒。乃罢镐听勘，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事详《镐传》。

二十六年正月，邢玠以前役乏水兵无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议海运，为持久计。

二月，都督陈璘以广兵，刘綎以川兵，邓子龙以浙、直兵先后至。玠分兵三协，为水陆四路，路置大将。中路如梅，东路贵，西路綎，水路璘，各守汛地，相机行剿。

时倭亦分三窟。东路则清正，据蔚山。西路则行长，据粟林、曳桥，建砦数重。中路则石曼子，据泗州。而行长水师番休济饷，往来如驶。我师约日并进，寻报辽阳警，李如松败没，诏如梅还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

当应泰之劾镐也，昖请回乾断，崇励镇抚，以毕征讨。上不许。又应泰曾以筑城之议为镐罪案，谓坚城得志，启朝鲜异日之患，于是昖奏辨。帝曰：“连年用兵发饷，以尔国素效忠顺故也，毋以人言自疑。”

九月，将士分道进兵，刘綎进逼行长营，约行长为好会。翌日，攻城，斩首九十二。陈璘舟师协堵击，毁倭船百余。行长潜出千余骑扼之，綎不利，退，璘亦弃舟走。麻贵至蔚山，颇有斩获，倭伪退诱之。贵入空垒，伏兵起，遂败。董一元进取晋州，乘胜渡江，连毁二寨。倭退保泗州老营，鏖战下之，前逼新寨。寨三面临江，一面通陆，引海为濠，海艘泊寨下千计，筑金海、固城为左右翼。十月，董一元遣将四面攻城，用火器击碎寨门，兵竞前拔栅。忽营中火药崩，烟焰涨天。倭乘势冲击，固城倭亦至，兵遂大溃，奔还晋州。帝闻，命斩二游击以徇，一元等各带罪立功。是月，福建都御史金学曾报七月九日平秀吉死，各倭俱有归志。十一月，清正发舟先走，麻贵遂入岛山、酉浦，刘綎攻夺曳桥。石曼子引舟师救行长，陈璘邀击败之。诸倭扬帆尽归。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

二十七年闰四月，以平倭诏告天下，又敕谕昖曰：“倭奴平秀吉肆为不道，蹂躏尔邦。朕念王世笃忠贞，深用悯恻。七年之中，日以此贼为事。始行薄伐，继示包容，终加严讨。盖不杀乃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安疆靖乱，宜取荡平。神恶凶盈，阴歼魁首，大师乘之，追奔逐北，鲸鲵尽戮，海隅载清，捷书来闻，忧劳始释。惟王虽还旧物，实同新造，振凋起敝，为力倍艰。倭虽遁归，族类尚在。兹命邢玠振旅归京，量留万世德等分布戍守。王宜卧薪尝胆，无忘前耻，惟忠惟孝，缵绍前休。”五月，玠条陈东征善后事宜十事。一，留戍兵，马步水陆共计三万四千有奇，马三千匹。一，定月饷，每年计银九十一万八千有奇。一，定本色，合用米豆，分派辽东、天津、山东等处，每年十三万石。一，留中路海防道。一，裁饷司。

一，重将领。一，添巡捕。一，分汛地。一，议操练。一，责成本国。廷臣议：“数年疲耗，今始息肩，自宜内固根本，不当更为繁费。况彼国兵荒之后，不独苦倭之扰，兼苦我兵。故今日善后事宜，仍当商之彼国，先量彼饷之赢绌，始可酌我兵之去留。至于增买马匹，添补标兵，创立巡捕，及至管饷府佐，悉宜停止。”帝命督抚会同国王酌奏。八月，昖献方物，助大工，褒赏如例。十月，请留水兵八千，以资戍守。其撤回官兵，驻札辽阳备警。二十八年四月请将义州等仓遗下米豆运回辽阳。户部议：“输运维艰，莫若径与彼国，振其雕敝，以昭皇仁。”诏曰：“可。”

二十九年二月，兵部覆奏经督条陈七事：“一，练兵士。丽人鸷悍耐寒苦，而长衫大袖，训练无方，宜以束伍之法教之。一，守冲要。朝鲜三面距海，釜山与对马相望，巨济次之，宜各守以重兵，并蔚山、开山等处皆宜戍守。一，修险隘。王京北倚丛山，南环沧海。忠州左右乌、竹二岭，羊肠绕曲，有一夫当关之险。今营垒遗址尚存，亟宜修葺。一，建城池。朝鲜八道，十九无城。平壤西北鸭、浿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别遣一旅占据平壤，则王京声援断绝，皆应修筑屯聚。一，造器械。

倭战便陆不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击。今准福唬造百十艘为奇兵，并添造神机百子火箭。一，访异材。朝鲜贵世官，贼世役，一切禁锢，往往走倭走敌，为本国患，宜破格搜采。一，修内治。国家东南临海，以登、旅为门户，镇江为咽喉，应援之兵，不宜尽撤。我自固，亦所以固朝鲜也。”诏朝鲜刻励以行。九月，奏所颁诰命冕服遭变沦失，祈补给，从之。

时倭国内乱，对马岛主平义智悉遣降人还朝鲜，遗书乞和，且扬言秀吉将家康将输粮数十万石为军兴资，以胁朝鲜。朝鲜与对马岛一水相望，岛地不产五谷，资米于朝鲜。兵兴后，绝开市，因百计胁款。秀吉死，我军尽撤，朝鲜畏倭滋甚。欲与倭通款，又惧开罪中国。十二月，昖以岛倭求款来请命。兵部以事难遥度，令总督世德酌议，诏可。三十年十一月，昖言倭使频来要挟和款，兵端渐露，乞选将率兵，督同本国训练修防。帝曰：“曾留将士教习，成法具在，无容再遣。因命其使臣赍敕诫励。三十三年九月，昖复请封珲为世子，礼部仍执立长之议。三十五年四月，昖以家康求和来告，兵部议听王自计而已。由是和款不绝，后三年始画开市之事。

三十六年，昖卒。光海君珲自称署国事，追陪臣来讣，且请谥。帝恶其擅，不允，令该国臣民公义以闻。时我大清兵征服各部，渐近朝鲜。兵部议令该王大修武备，整饬边防，并请敕辽左督抚镇臣，遣官宣达毋相侵犯之意。从之。十月，封珲为国王，从其臣民请也。三十七年二月，谥昖曰昭敬，遣官赐珲及妃柳氏诰命。

初，朝鲜失守，赖中国力得复，倭弃釜山遁。然阴谋启疆，为患不已。于是海上流言倭图釜山，朝鲜与之通。四十一年九月，总兵官杨宗业以闻。珲疏辨，诏慰解之。

四十二年四月，奏请追封生母金氏。礼部按《会典》，嫡母受封而生母先亡者得追赠，乃命封为国王次妃。四十三年十一月，表贺冬至，因奏买回《吾学编》、《弇山堂别集》等书，载本国事与《会典》乖错，乞改正。礼部言：“野史不足凭。

今所请耻与逆党同讥，宜悯其诚，宣付史馆。”报可。初，珲为生母已得封，至是复祈给冠服。礼臣以金氏侧室，礼有隆杀，执不可。四十五年正月，珲请至再，帝以珲屡次恳陈，勉从之。

四十七年，杨镐督马林、杜松、刘綎等出师，为我大清兵所败。朝鲜助战兵将，或降或战死。珲告急，诏加优恤。十一月，兵部覆：朝鲜入贡之道，宜添兵防守。

诏镇江等处设兵将，令经略熊廷弼调委。四十八年正月，珲奏：“敌兵八月中攻破北关，金台吉自焚，白羊出降。铁岭之役，蒙古宰赛亦为所灭。闻其国谋议以朝鲜、北关、宰赛皆助兵南朝，今北关、宰赛皆灭，不可使朝鲜独存。又闻设兵牛毛寨、万遮岭，欲略宽奠、镇江等处。宽奠、镇江与昌城、义州诸堡隔水相望，孤危非常。

敌若从叆阳境上鸦鹘关取路绕出凤凰城里，一日长驱，宽镇、昌城俱莫自保。内而辽左八站，外而东江一城，彼此隔断，声援阻绝，可为寒心。望速调大兵，共为掎角，以固边防。”时辽镇塘报称朝鲜与大清讲和，朝议遂谓珲阳衡阴顺，宜遣官宣谕，或命将监护，其说纷拿。珲疏辨：“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词极剀挚。

礼、兵二部请降敕令晓谕，以安其心。帝是其议，然敕令陪臣往，不遣官也。

天启元年八月，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时毛文龙以总兵镇皮岛，招集逃民为兵，而仰给于朝鲜。十一月，珲奏力难馈饷，乞循万历东征例，发运山东粟，从之。三年四月，国人废珲而立其侄绫阳君倧，以昭敬王妃之命权国事，令议政府移文督抚转奏，文龙为之揭报。登州巡抚袁可立上言：“珲果不道，宜听太妃具奏，以待中国更立。”疏留中。八月，王妃金氏疏请封倧，礼部尚书林尧俞言：“朝鲜废立之事，内外诸臣抒忠发愤，有谓宜声罪致讨者，有谓勿遽讨且受方贡核颠末者，或谓当责以大义，察舆情之向背者，或谓当令亻宗讨敌自洗者，众论咸有可采。其谓珲实悖德，倧讨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者，惟文龙一人耳。皇上奉天讨逆，扶植纲常，此正法也。毋亦念彼素称恭顺，迥异诸裔，则更遣贞士信臣，会同文龙，公集臣民，再四询访。勘辨既明，再请圣断。”报可。十二月，礼部复上言：“臣前同兵部移咨登抚，并札毛师，遣官往勘。今据申送彼国公结十二道，自宗室至八道臣民共称倧为恭顺。且彼之陪臣相率哀吁，谓当此危急之秋，必须君国之主。乞先颁敕谕，令倧统理国事，仍令发兵索赋，同文龙设伏出奇，俟渐有次第，始遣重臣往正封典。庶几字小之中，不失固圉之道。”从之。四年四月，封倧为国王。

五年十二月，文龙报：“朝鲜逆党李适、韩明琏等起兵昌城，直趋王京，被臣擒获。余孽韩润、郑梅等窜入建州，有左议府尹义立约为内应，期今冬大举犯朝鲜。

臣已咨国王防守，暂移铁山之众就云从岛柴薪。”登莱巡抚武之望奏：“毛帅自五月以来，营室于须弥，所谓云从岛是也。今十月又徙兵民商贾以实之，而铁山之地空矣。故朝鲜各道疑其有逼处之嫌，甚至布兵以防御之。今镇臣所称李适等之叛，尹义立之内应，臣等微闻之，而未敢遽信焉。信之则益重鲜人之疑，不信则恐贻后来之患。”兵部言：“牵制敌国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今抚臣与镇臣不和，以至镇臣与属国不和，大不利。”帝乃饬勉镇抚同心，而韩润、尹义立等令朝鲜自处。倧又请撤辽民安插中土，兵部言：“辽人去留，文龙是视。文龙一日不去，则辽人一日不离。鲜人驱之入岛可也，驱之离岛不可也。

宜令镇臣将辽民尽刷过岛，登抚刻期运粮朝鲜，量行救振，以资屯牧。”帝是之。

六年十月，倧上疏曰：

皇朝之于小邦，覆帱之恩，视同服内。顷遭昏乱，潜通敌国，皇天震怒，降黜厥命。臣自权署之初，不敢遑宁，即命陪臣张晚为帅，李适副之，付以国中精锐，进屯宁边，一听毛镇节制，以候协剿之期。而适重兵在握，潜蓄觊觎，遂与龟城府使明琏举兵内叛，直犯京城。晚收余兵蹑其后，与京辅官兵表里夹攻，贼皆授首，而西边军实及列镇储偫罄于是役矣。

毛镇当全辽沦没之后，孤军东渡，寄寓海上，招集辽民前后数十万，亦小邦所仰藉也。顾以封疆多故，土瘠民贫，内供本国之军需，外济镇兵之待哺，生谷有限，支给实难。辽民迫于饥馁，散布村落，强者攫夺，弱者丐乞。小邦兵民被挠不堪，抛弃乡邑，转徙内地。辽民逐食，亦随而入。自昌、义以南，安、肃以北，客居六七，主居三四。向者将此情形具奏，见兵部题覆处分已定，何敢再干。

至韩润及弟潭系逆贼明琏子侄，亡命潜逃，因而勾引来寇。贼既叛国而去，制命已不在臣。尹义立曾任判书，本非议政。顷年差为毛镇接伴官，不称任使，褫职归家，并无怨叛之事。毛镇据王仲保等所诉，都无实事。意必有谗邪之臣，欺妄督抚，以售其交构之计者。

毛帅久镇海外，臣与周旋已近十稔。虽饩牵将竭，彼此俱困，而情谊之殷，实无少损。且其须弥之迁，直为保护累重，将以就便刍薪。一进一退，兵家常事。讹言噂沓，本不介意。窃见部抚移咨曰“虞其逼处”，曰“驱其民，驱其帅”，甚至有“布兵以防，属国携贰”之语，似海外情事，未尽谅悉。臣之请刷辽民，因力不足济，初非虑及逼处也。臣方与毛镇同心一力，建功报主，岂敢有一毫猜防意乎。

帝报曰：“王和协东镇，爱戴中朝，忠贞之忱，溢乎言表。镇军久悬，鲜、辽杂处。久客累主，生寡食多。微王言，朕有不坐照万里之外者。然毛帅在中朝为牵制之师，在王国则脣齿之形也。海上刍輓，已令该部区画，刻期运济。逃难边民，亦令毛帅悉心计处，俾无重为王累。传讹之言，未足介怀，并力一心，王其勉之。”

七年三月，兵部上文龙揭言：“丽官、丽人招敌攻铁山，伤我兵千人，杀丽兵六万，焚粮百余万，敌遂移兵攻丽矣。”帝敕文龙速相机应援。登抚李嵩奏：“朝鲜叛臣韩润等引敌入安州，节度使南以兴自焚死，中国援兵都司王三桂等俱阵亡。”

既复奏：“义州及郭山、凌汉、山城俱破，平壤、黄州不战自溃，敌兵直抵中和，游骑出入黄、凤之间，又分向云从，攻掠毛帅，国王及士民迁于江华以避难。”时大清兵所至辄下，朝鲜列城望风奔溃，乃遣使谕倧。倧输款，遂班师。九月，倧奏被兵情形。时熹宗崩，庄烈帝嗣位，优诏励勉焉。

崇祯二年，改每岁两贡为一贡。先是，辽路阻绝，贡使取道登、莱，已十余年矣。自袁崇焕督师，题改觉华，迂途冒险，其国屡请复故。至是遣户曹判书郑斗源从登海来，移书登抚孙元化，属其陈请。元化委官伴送，仍疏闻。帝以水路既有成命，改途嫌于自便，不许。是年六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

六年六月，倧遗书总兵黄龙言：“文龙旧将孔有德、耿仲明率士卒二万投顺大清，向朝鲜征粮。本国以有德等曩在皮岛为本国患，故未之应。”龙以闻。十年正月，太宗文皇帝亲征朝鲜，责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城悉溃。朝鲜告急，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三月，洪范奏官兵出海。越数日，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世子被擒，国王出降。今大治舟舰，来攻皮岛、铁山，其锋甚锐。宜急敕沈世魁、陈洪范二镇臣，以坚守皮岛为第一义。帝以继祖不能协图匡救，切责之。

亡何，皮岛并为大清兵所破，朝鲜遂绝，不数载而明亦亡矣。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止著其有关治乱者于篇。至国之风土物产，则具载前史，兹不复录。

## 列传第二百九 外国二

○安南

安南，古交阯地。唐以前皆隶中国。五代时，始为土人曲承美窃据。宋初，封丁部领为交阯郡王，三传为大臣黎桓所篡。黎氏亦三传为大臣李公蕴所篡。李氏八传，无子，传其婿陈日炬。元时，屡破其国。

洪武元年，王日煃闻廖永忠定两广，将遣使纳款，以梁王在云南未果。十二月，太祖命汉阳知府易济招谕之。日煃遣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奉表来朝，贡方物。明年六月达京师。帝喜，赐宴，命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往封为安南国王，赐驼纽涂金银印。诏曰：“咨尔安南国王陈日煃，惟乃祖父，守境南陲，称籓中国，克恭臣职，以永世封。朕荷天地之灵，肃清华夏，驰书往报。卿即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法前人之训，安遐壤之民。眷兹勤诚，深可嘉尚。是用遣使赍印，仍封尔为安南国王。于戏！视广同仁，思效哲王之盛典；爵超五等，俾承奕叶之遗芳。益茂令猷，永为籓辅，钦哉。”赐日煃《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四十匹，同时敏以下皆有赐。

以宁等至，日煃先卒，侄日熞嗣位。遣其臣阮汝亮来迎，请诰印，以宁等不予。

日熞乃复遣杜舜钦等请命于朝，以宁驻安南俟命。时安南、占城构兵，帝命翰林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谕令罢兵，两国皆奉诏。明年，舜钦等至告哀。帝素服御西华门引见，遂命编修王廉往祭，赙白金五十两、帛五十匹。别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熞为王，赐金印及织金文绮纱罗四十匹。廉既行，帝以汉马援立铜柱镇南蛮，厥功甚伟，命廉就祀之。寻颁科举诏于其国，且以更定岳渎神号及廓清沙漠，两遣官诏告之。日熞遣上大夫阮兼、中大夫莫季龙、下大夫黎元普等谢恩，贡方物。兼卒于道，诏赐其王及使臣，而送兼柩归国。顷之，复仁等还，言却其赆不受，帝嘉之，加赐季龙等。

四年春，遣使贡象，贺平沙漠，复遣使随以宁等来朝。其冬，日熞为伯父叔明逼死。叔明惧罪，贡象及方物。逾年至京，礼官见署表非日熞名，诘得其实，诏却之。叔明复朝贡谢罪，且请封。其使者抵言日熞实病死，叔明逊避于外，为国人所推。帝命国人为日熞服，而叔明姑以前王印视事。七年，叔明遣使谢恩，自称年老，乞命弟耑摄政，从之。耑遣使谢恩，请贡期。诏三年一贡，新王世见。寻复遣使贡，帝令所司谕却，且定使者毋过三四人，贡物无厚。

十年，耑侵占城，败没。弟炜代立，遣使告哀，命中官陈能往祭。时安南怙强，欲灭占城，反致丧败。帝遣官谕前王叔明毋构衅贻祸，以叔明实主国事也，叔明贡方物谢罪。广西思明土官诉安南犯境，安南亦诉思明扰边。帝移檄数其奸诳罪，敕守臣勿纳其使。炜惧，遣使谢罪，频年贡奄竖、金银、紫金盘、黄金酒尊、象马之属。帝命助教杨盘往使，令馈云南军饷，炜即输五千石于临安。二十一年，帝复命礼部郎中邢文伟赍敕及币往赐。炜遣使谢，复进象。帝以其频烦，且贡物侈，命仍三岁一贡，毋进犀象。时国相黎季ＢＸ窃柄，废其主炜，寻弑之，立叔明子日焜昆主国事，仍假炜名入贡。朝廷不知而纳之，越数年始觉，命广西守臣绝其使。季ＢＸ惧，二十七年遣使由广东入贡。帝怒，遣宜诘责，却其贡。季ＢＸ益惧，明年复诡词入贡。帝虽恶其弑逆，不欲劳师远征，乃纳之。大军方讨龙州赵宗寿，命礼部尚书任亨泰、御史严震直谕日焜，毋自疑。季ＢＸ闻言，稍自安。帝又遣刑部尚书杨靖谕令输米八万石，饷龙州军。季ＢＸ输一万石，馈金千两、银二万两，言龙州陆道险，请运至凭祥洞。靖不可，令输二万石于沲海江，江距龙州止半日。靖因言：“日焜年幼，国事皆决季ＢＸ父子，乃敢观望如此。”时帝以宗寿纳款，移兵征向武诸蛮，遂谕靖令输二万石给军，而免其所馈金银。明年，季ＢＸ告前王叔明之讣。帝以叔明本篡弑，吊祭则奖乱，止不行，移檄使知之。

思明土官黄广成言：“自元设思明总管府，所辖左江州县，东上思州，南铜柱为界。元征交阯，去铜柱百里立永平寨万户府，遣兵戍守，令交人给其军。元季丧乱，交人攻破永平，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所属丘温、如嶅、庆远、渊、脱等五县地，近又告任尚书置驿思明洞登地。臣尝具奏，蒙遣杨尚书勘实。乞敕安南以五县地还臣，仍画铜柱为界。”帝命行人陈诚、吕让往谕，季ＢＸ执不从。诚自为书谕日焜，季ＢＸ贻书争，且为日焜书移户部。诚等复命，帝知其终不肯还，乃曰：“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必召祸，姑俟之。”建文元年，季ＢＸ弑日焜，立其子颙。又弑颙，立其弟案，方在襁褓中，复弑之。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为胡一元，名其子苍曰胡，谓出帝舜裔胡公后，僭国号大虞，年号元圣，寻自称太上皇，传位，朝廷不知也。111111成祖既承大统，遣官以即位诏告其国。永乐元年，自署权理安南国事，遣使奉表朝贡，言：“高皇帝时安南王日煃率先输诚，不幸早亡，后嗣绝。臣陈氏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于今四年。望天恩赐封爵，臣有死无二。”事下礼部，部臣疑之，请遣官廉访。乃命行人杨渤等赍敕谕其陪臣父老，凡陈氏继嗣之有无，胡推戴之诚伪，具以实闻。赉使者遣还，复命行人吕让、丘智赐绒锦、文绮、纱罗。

既而使随渤等还，进陪臣父老所上表，如所以诳帝者，乞即赐封爵。帝乃命礼部郎中夏止善封为安南国王。遣使谢恩，然帝其国中自若也。

思明所辖禄州、西平州、永平寨为所侵夺，帝谕令还，不听。占城诉安南侵掠，诏令修好。阳言奉命，侵掠如故，且授印章逼为属，又邀夺天朝赐物。帝恶之，方遣官切责，而故陪臣裴伯耆诣阙告难，言：“臣祖父皆执政大夫，死国事。臣母，陈氏近族。故臣幼侍国王，官五品，后隶武节侯陈渴真为裨将。洪武末，代渴真御寇东海。而贼臣黎季ＢＸ父子弑主篡位，屠戮忠良，灭族者以百十数，臣兄弟妻孥亦遭害。遣人捕臣，欲加诛醢。臣弃军遁逃，伏处山谷，思诣阙庭，披沥肝胆，展转数年，始睹天日。窃惟季ＢＸ乃故经略使黎国髦之子，世事陈氏，叨窃宠荣，及其子苍，亦蒙贵任。一旦篡夺，更姓易名，僭号改元，不恭朝命。忠臣良士疾首痛心，愿兴吊伐之师，隆继绝之义，荡除奸凶，复立陈氏后，臣死且不朽。敢效申包胥之忠，哀鸣阙下，惟皇帝垂察。”帝得奏感动，命所司周以衣食。会老挝送陈天平至，言：“臣天平，前王日烜孙，奣子，日煃弟也。黎贼尽灭陈族，臣越在外州获免。臣僚佐激于忠义，推臣为主以讨贼。方议招军，贼兵见迫，仓皇出走，窜伏岩谷，万死一生，得达老挝。恭闻皇帝陛下入正大统，臣有所依归。匍匐万里，哀诉明庭。陈氏后裔止臣一人，臣与此贼不共戴天。伏祈圣慈垂怜，迅发六师，用章天讨。”帝益感动，命所司馆之。

方遣使贺正旦，帝出天平示之，皆错愕下拜，有泣者。伯耆责使者以大义，惶恐不能答。帝谕侍臣：“父子悖逆，鬼神所不容，而国中臣民共为欺蔽。一国皆罪人也，朕乌能容。”三年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枢赍敕责，令具篡弑之实以闻。

云南宁远州复诉侵夺七寨，掠其婿女。遣其臣阮景真从琦等入朝谢罪，抵言未尝僭号改元，请迎天平归，奉为主，且退还禄州、宁远地。帝不虞其诈，许之。命行人聂聪赍敕往谕，言：“果迎还天平，事以君礼，当建尔上公，封以大郡。”复遣景真从聪等还报，迎天平。聪力言诚可信，帝乃冬天平还国，敕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将兵五千送之。

四年，天平陛辞，帝厚加赉，敕封顺化郡公，尽食所属州县。三月，中等护天平入鸡陵关，将至芹站，伏兵邀杀天平，中等败还。帝大怒，召成国公硃能等谋，决意讨之。七月命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四平侯沐晟佩征夷副将军印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丰城侯李彬、云阳伯陈旭为左、右参将，督师南征。能至龙州病卒，辅代将其军。入安南坡垒关，传檄数一元父子二十大罪，谕国人以辅立陈氏子孙意。师次芹站，遂造浮桥于昌江以济。前锋抵富良江北嘉林县，而辅由芹站西取他道至北江府新福县，谍晟、彬军亦自云南至白鹤，乃遣骠骑将军硃荣往会之。时辅等分道进兵，所至皆克。贼乃缘江树栅，增筑土城于多邦隘，城栅连九百余里，大发江北民二百余万守之。诸江海口皆下木桩，所居东都，严守备，水陆兵号七百万，欲持久以老官军。辅等乃移营三带州个招市江口，造战舰。帝虑贼缓师以待瘴疠，敕辅等必以明年春灭贼。十二月，晟次洮江北岸，与多邦城对垒。

辅遣旭攻洮江州，造浮桥济师，遂俱抵城下，攻拔之。贼所恃惟此城，既破，胆裂。

大军循富良江南下，遂捣东都。贼弃城走，大军入据之，薄西都。贼大烧宫室，驾舟入海。郡县相继纳款，抗拒者辄击破之。士民上书陈黎氏罪恶，日以百数。

五年正月大破季ＢＸ于木丸江，宣诏访求陈氏子孙。于是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

辅等以闻。寻大破贼于富良江，季ＢＸ父子以数舟遁去。诸军水陆并追，次茶笼县，知季ＢＸ走乂安，遂循举厥江，追至日南州奇罗海口，命柳升出海追之。贼数败，不能军。五月获季ＢＸ及伪太子于高望山，安南尽平。群臣请如耆老言，设郡县。

六月朔，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阯，设三司：以都督佥事吕毅掌都司事，黄中副之，前工部侍郎张显宗、福建布政司左参政王平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为按察使，裴伯耆授右参议，又命尚书黄福兼掌布、按二司事。设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镇蛮、谅山、新平、演州、乂安、顺化十五府，分辖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又设太原、宣化、嘉兴、归化、广威五州，直隶布政司，分辖二十九县。其他要害，咸设卫所控制之。乃敕有司，陈氏诸王被弑者咸予赠谥，建祠治冢，各置洒扫二十户。宗族被害者赠官，军民死亡暴露者瘗埋之。居官者仍其旧，与新除者参治。黎氏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悉放免。礼待高年硕德。鳏寡孤独无告者设养济院。怀才抱德之彦敦遣赴京。又诏访求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及容貌魁岸、诏言便利、膂力勇敢、阴阳术数、医药方脉诸人，悉以礼敦致，送京录用。于是张辅等先后奏举九千余人。九月，季ＢＸ、苍父子俘至阙下，与伪将相胡杜等悉属吏。赦苍弟卫国大王澄、子芮，所司给衣食。

六年六月，辅等振旅还京，上交阯地图，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象、马、牛二十三万五千九百有奇，米粟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船八千六百七十余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于是大行封赏，辅进英国公，晟黔国公，余叙赉有差。

时中朝所置吏，务以宽厚辑新造，而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陈氏故官简定者，先降，将遣诣京师，偕其党陈希葛逃去，与化州伪官邓悉、阮帅等谋乱。定乃僭大号，纪元兴庆，国曰大越。出没乂安、化州山中，伺大军还，即出攻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孔道，寇交州近境。慈廉、威蛮、上洪、天堂、应平、石室诸州县皆向应，守将屡出讨，皆无功。事闻，命沐晟为征夷将军，统云南、贵州、四川军四万人，由云南征讨。而遣使赍敕招降者予世官。贼不应，晟与战生厥江，大败，吕毅及参赞尚书刘俊死之。

七年，败书闻，益发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广西军四万七千人，从英国公辅征之。辅以贼负江海，不利陆师，乃驻北江仙游，大造战舰，而抚诸遭寇逋播者，遂连破慈廉、广威诸营栅。侦其党邓景异扼南策州卢渡江太平桥，乃进军咸子关。伪金吾将军阮世每众二万，对岸立寨栅，列船六百余艘，树桩东南以扞蔽。时八月，西北风急，辅督陈旭、硃广、俞让、方政等舟齐进，砲矢飙发，斩首三千级，生擒伪监门将军潘低等二百余人，获船四百余艘。遂进击景异，景异先走，乃定交州、北江、谅江、新安、建昌、镇蛮诸府。追破景异太平海口，获其党范必栗。

时阮帅等推简定为太上皇，别立陈季扩为帝，纪元重光。乃遣使自称前安南王孙，求封爵。辅叱斩之，由黄江、阿江、大安海口至福成江，转入神投海口，尽去贼所树桩栅。十余日抵清化，水陆毕会。定已奔演州，季扩走乂安，帅、景异等亦散亡。于是驻军，捕余党。定走美良县吉利栅，辅等穷追及之。定走入山，大索不得，遂围之，并其伪将相陈希葛、阮汝励、阮晏等俱就擒。

先是，贼党阮师桧僭王，与伪金吾上将军杜元措等据东潮州安老县之宜阳社，众二万余人。八年正月，辅进击之，斩首四千五百余级，擒其党范支、陈原卿、阮人柱等二千余人，悉斩之，筑京观。辅将班师，言：“季扩及党阮帅、胡具、邓景异等尚在演州、晙安，逼清化。而邓熔塞神投福成江口，据清化要路，出没乂安诸处。若诸军尽还，恐沐晟兵少不敌。请留都督江浩，都指挥俞让、花英、师祐等军，佐晟守御。”从之。五月，晟追季扩至虞江，贼弃栅遁。追至古灵县及会潮、灵长海口，斩首三千余级，获伪将军黎弄。季扩大蹙，奉表乞降。帝心知其诈，姑许之，诏授交阯布政使，阮帅、胡具、邓景异、邓熔并都指挥，陈原樽右参政，潘季祐按察副使。诏既下，念贼无悛心，九年复命辅督军二万四千，合晟军讨之。贼据月常江，树桩四十余丈，两崖置栅二三里，列船三百余艘，设伏山右。秋，辅、晟等水陆并进，阮帅、胡具、邓景异、邓钅容等来拒。辅令硃广等连舰拔桩以进，自率方政等以步队剿其伏兵，水陆夹攻。贼大败，帅等皆散走。生擒伪将军邓宗稷、黎德彝、阮忠、阮轩等，获船百二十艘。辅乃督水军剿季扩，闻石室、福安诸州县伪龙虎将军黎蕊等断锐江浮桥阻生厥江交州后卫道路，遂往征之。蕊及范慷来拒，蕊中矢死。斩伪将军阮陀，获伪将军杨汝梅、防御使冯翕，斩首千五百级，追杀余贼殆尽。慷及杜个旦、邓明、阮思瑊等亦就擒。

十年，辅督方政等击贼舟于神投海，大败之，擒伪将军陈磊、邓汝戏等。阮帅等远遁，追之不及。辅军至乂安土黄，伪少保潘季祐等请降，率伪官十七人上谒。

辅承制授季祐按察副使，署乂安府事。于是伪将军、观察、安抚、招讨诸使陈敏、阮士勤、陈全勖、陈全敏等相继降。明年，辅及晟合军至顺州。阮帅等设伏爱子江，而据昆传山险，列象阵迎敌。诸军大破之，生擒伪将军潘径、阮徐等五十六人，追至爱母江。贼溃散，邓钅容弟伪侯铁及将军潘鲁、潘勤等尽降。明年春，进军政和。

贼帅胡同降，言伪大将军景异率党黎蟾等七百人逃暹蛮昆蒲栅。遂进罗蒙江，舍骑步行，比至，贼已遁。追至叱蒲捺栅，又遁。昏夜行二十余里，闻更鼓声，辅率政等衔枚疾趋，黎明抵叱蒲干栅，江北贼犹寨南岸。官军渡江围之，矢中景异胁，擒之。镕及弟鈗亡走，追擒之，尽获其众。别将硃广追伪大将军阮帅于暹蛮，大搜暹人关诸山，获帅及季扩等家属。帅逃南灵州，依土官阮茶汇。指挥薛聚追获帅，斩茶汇。初，邓镕之就执也，季扩逃乂安竹排山。辅遣都指挥师祐袭之，走老挝。祐踵其后，老挝惧官军躏其地，请自缚以献。辅檄索之，令祐深入，克三关，抵金陵个，贼党尽奔，遂获季扩及其弟伪相国驩国王季揝，他贼尽平。明年二月，辅、晟等班师入京。四月复命辅佩征夷将军印，出镇。十四年召还。明年命丰城侯李彬代镇。

交人故好乱。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陆那阮贞，顺州黎核、潘强与土官同知陈可论、判官阮昭、千户陈忷、南灵州判官阮拟、左平知县范伯高、县丞武万、百户陈已律等一时并反。

彬皆遣将讨灭之，而反者犹不止。俄乐巡检黎利、四忙故知县车绵之子三、乂安知府潘僚、南灵州千户陈顺庆、乂安卫百户陈直诚，亦乘机作乱。其他奸宄，范软起俄乐，武贡、黄汝曲起偈江，侬文历起丘温，陈木果起武定，阮特起快州，吴巨来起善誓，郑公证、黎侄起同利，陶强起善才，丁宗老起大湾，范玉起安老，皆自署官爵，杀将吏，焚庐舍。有杨恭、阮多者，皆自称王，署其党韦五、谭兴邦、阮嘉为太师、平章，与群寇相倚，而潘僚、范玉尤猖獗。僚者，故乂安知府季祐子也，嗣父职，不堪马骐虐，遂反。土官指挥路文律、千户陈苔等从之。玉为涂山寺僧，自言天降印剑，遂僭称罗平王，纪元永宁，与范善、吴中、黎行、陶承等为乱，署为相国、司空、大将军，攻掠城邑。彬东西征剿，日不暇给。中朝以贼久未平，十八年命荣昌伯陈智为左参将，助之。又降敕责彬曰：“叛寇潘僚、黎利、车三、侬文历等迄今未获，兵何时得息，民何时得安。宣广为方略，速奏荡平。”彬皇恐，督诸将追剿。明年秋，贼悉破灭，惟黎利不能得。

利初仕陈季扩为金吾将军，后归正，用为清化府俄乐县巡检，邑邑不得志。及大军还，遂反，僭称平定王，以弟石为相国，与其党段莽、范柳、范晏等放兵肆掠。

官军讨之，生擒晏等，利遁去。久之，出据可蓝栅行劫。诸将方政、师祐剿获其伪将军阮个立等，利逃匿老挝。及政等还，利潜出，杀玉局巡检。已，复出掠磊江，每追击辄遁去。及群盗尽灭，利益深匿。彬奏言：“利窜老挝，老挝请官军毋入，党尽发所部兵捕利。今久不遣，情叵测。”帝疑老挝匿贼，令彬送其使臣至京诘问，老挝乃逐利。二十年春，彬卒，诏智代彬。二十一年，智追利于宁化州车来县，败之，利复远窜。明年秋，智奏利初逃老挝，后被逐归瑰县。官军进击，其头目范仰等已率男妇千六百人降，利虽求抚，愿以所部来归，而止俄乐不出，造国器未已，必当进兵。奏至，会仁宗以践阼大赦天下，因敕智善抚之，而利已寇茶笼州，败方政军，杀指挥伍云。

利未叛时，与镇守中官山寿善。至是寿还朝，力言利与己相信，今往谕之，必来归。帝曰：“此贼狡诈，若为所绐，则其势益炽，不易制也。”寿叩头言：“如臣往谕，而利不来，臣当万死。”帝颔之，遣寿赍敕授利清化知府，慰谕甚至。敕甫降，利已寇清化，杀都指挥陈忠。利得敕，无降意，即借抚愚守臣，佯言俟秋凉赴官，而寇掠不已。时洪熙改元，铸将军印分颁边将，智得征夷副将军印，又命安平伯李宁往佐之。智素无将略，惮贼，因借抚以愚中朝，且与方政迕，遂顿兵不进。

贼益无所忌，再围茶笼，智等坐视不救。阅七月，城中粮尽，巡按御史以闻，奏至而仁宗崩。宣宗初即位，敕责智及三司官。智等不为意，茶笼遂陷，知州琴彭死之。

尚书掌布按二司陈洽言：“利虽乞降，内携贰，既陷茶笼，复结玉麻土官、老挝酋长与之同恶。始言俟秋凉，今秋已过，复言与参政梁汝笏有怨，乞改授茶笼州，而遣逆党潘僚、路文律等往嘉兴、广威诸州招集徒众，势日滋蔓。乞命总兵者速行剿灭。”奏上，为降敕切责，期来春平贼。智始惧，与政薄可留关，败还，至茶笼又败。政勇而寡谋，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寿专招抚，拥兵晙安不救，是以屡败。

宣德元年春，事闻，复降敕切责。时渠魁未平，而小寇蜂起，美留潘可利助逆，宣化周庄、太原黄庵等结云南宁远州红衣贼大掠。帝敕沐晟剿宁远，又发西南诸卫军万五千、弩手三千赴交阯，且敕老挝不得容叛人。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都督马瑛为参将，往讨黎利。削陈智、方政职，充为事官。通未至，贼犯清化。

政不出战，都指挥王演击败之。诏大赦交阯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职；停采办金银、香货，冀以弭贼，而贼无悛心。政督诸军进讨，李安及都指挥于瓚、谢凤、薛聚、硃广等先奔，政由此败，俱谪为事官，立功赎罪。未几，智遣都指挥袁亮击贼黎善于广威州，欲渡河，土官何加伉言有伏。亮不从，遣指挥陶森、钱辅等渡河，中伏并死，亮亦被执。善遂分兵三道犯交州，其攻下关者为都督陈浚所败，攻边江小门者为李安所败，善夜走。通闻之，亦分兵三道出击。马瑛败贼清威，至石室与通会，俱至应平宁桥。士卒行泥泞中，遇伏兵，大败。尚书陈洽死焉，通亦中胁还。

利在乂安闻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进围东关。通素无战功，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误用之。一战而败，心胆皆丧，举动乖张，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予贼，尽撤官吏军民还东关。惟清化知州罗通不从，利移兵攻之不下。贼分兵万人围隘留关，百户万琮奋击，乃退。帝闻通败，大骇，命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保定伯梁铭副之，督师赴讨，又命沐晟为征南将军，兴安伯徐亨、新宁伯谭忠为左、右副将军，从云南进兵，两军共七万余人。复敕通固守，俟升。

二年春，利犯交州。通与战，斩伪太监黎秘及太尉、司徒、司空等官，获首级万计。利破胆奔遁，诸将请乘势追之，通逗留三日。贼知其怯，复立寨浚濠，四出剽掠。三月复发三万三千人，从柳升、沐晟征讨。贼分兵围丘温，都指挥孙聚力拒之。先是，贼以昌江为大军往来要道，发众八万余人来攻，都指挥李任等力拒，杀贼甚众。阅九月，诸将观望不救，贼惧升大军至，攻益力。夏四月，城陷，任死之。

时贼围交州久，通闭城不敢出，贼益易之，致书请和。通欲许之，集众议，按察使杨时习曰：“奉命讨贼，与之和，而擅退师，何以逃罪！”通怒，厉声叱之，众不敢言，遂以利书闻。

升奉命久，俟诸军集，九月始抵隘留关。利既与通有成言，乃诡称陈氏有后，率大小头目具书诣升军，乞罢兵，立陈氏裔。升不启封，遣使奏闻。无何，升进薄倒马坡，陷殁，后军相继尽殁。通闻，惧甚，大集军民官吏，出下哨河，立坛与利盟誓，约退师。遂遣官偕贼使奉表及方物进献。沐晟军至水尾，造船将进，闻通已议和，亦引退，贼乘之，大败。

鸿胪寺进贼与升书，略言：“高皇帝龙飞，安南首朝贡，特蒙褒赏，锡以玉章。

后黎贼篡弑，太宗皇帝兴师讨灭，求陈氏子孙。陈族避祸方远窜，故无从访求。今有遗嗣皓，潜身老挝二十年，本国人民不忘先王遗泽，已访得之。倘蒙转达黼宸，循太宗皇帝继绝明诏，还其爵土，匪独陈氏一宗，实蛮邦亿万生民之幸。”帝得书颔之。明日，皓表亦至，称“臣皓，先王暊三世嫡孙”，其词与利书略同。帝心知其诈，欲藉此息兵，遂纳其言。初，帝嗣位，与杨士奇、杨荣语交阯事，即欲弃之。

至是，以表示廷臣，谕以罢兵息民意。士奇、荣力赞之，惟蹇义、夏原吉不可。然帝意已决，廷臣不敢争。十一月朔，命礼部左寺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罗汝敬为正使，右通政黄骥、鸿胪卿徐永达为副使，赍诏抚谕安南人民，尽赦其罪，与之更新，令具陈氏后人之实以闻。因敕利以兴灭继绝之意，并谕通及三司官，尽撤军民北还。

诏未至，通已弃交阯，由陆路还广西，中官山寿、马骐及三司守令，由水路还钦州。

凡得还者止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天下举疾通弃地殃民，而帝不怒也。

三年夏，通等至京，文武诸臣合奏其罪，廷鞫具服，乃与陈智、马瑛、方政、山寿、马骐及布政使弋谦，俱论死下狱，籍其家。帝终不诛，长系待决而已。骐恣虐激变，罪尤重，而谦实无罪，皆同论，时议非之。廷臣复劾沐晟、徐亨、谭忠逗留及丧师辱国罪，帝不问。

琦等还朝，利遣使奉表谢恩，诡言皓于正月物故，陈氏子孙绝，国人推利守其国，谨俟朝命。帝亦知其诈，不欲遽封，复遣汝敬、永达谕利及其下，令访陈氏，并尽还官吏人民及其眷属。明年春，汝敬等还，利复言陈氏无遗种，请别命。因贡方物及代身金人。又言：“臣九岁女遭乱离散，后知马骐携归充宫婢，臣不胜儿女私，冒昧以请。”帝心知陈氏即有后，利必不言，然以封利无名，复命琦、汝敬敕谕再访，且以利女病死告之。

五年春，琦等还，利遣使贡金银器方物，复饰词具奏，并具头目耆老奏请令利摄国政。使臣归，帝复以访陈氏裔，还中国遗民二事谕之，词不甚坚。明年夏，利遣使谢罪，以二事饰词对，复进头目耆老奏，仍为利乞封。帝乃许之，命礼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赍敕印，命利权署安南国事。利遣使赍表及金银器方物，随敞等入贡。七年二月达京师，比还，利及使臣皆有赐。明年八月来贡，命兵部侍郎徐琦等与其使偕行，谕以顺天保民之道。是年，利卒。利虽受敕命，其居国称帝，纪元顺天，建东、西二都，分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阳、安邦、谅山、太原、，明光、谅化、清华、晙安、，顺化、广南。各设承政司、宪察司、总兵使司，拟中国三司。东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华府。置百官，设学校，以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彬彬有华风焉。僭位六年，私谥太祖。子麟继，麟一名龙。自是其君长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贡献不绝如常制。麟遣使告讣，命侍郎章敞、行人侯璡敕麟权署国事。明年遣使入贡谢恩。

正统元年四月以宣宗宾天，遣使进香。又以英宗登极及尊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位号，并遣使表贺，贡方物。闰六月复贡。帝以陈氏宗支既绝，欲使麟正位，下廷议，咸以为宜。乃命兵部右侍郎李郁、左通政李亨赍敕印，封麟为安南国王。明年遣使入贡谢恩。时安南思郎州土官攻掠广西安平、思陵二州，据二峒二十一村。帝命给事中汤鼐、行人高寅敕麟还侵地。麟奉命，遣使谢罪，而诉安平、思陵土官侵掠思郎。帝令守臣严饬。七年，安南贡使还，令赍皮弁冠服、金织袭衣赐其王。是岁，麟卒，私谥太宗。改元二：绍平六年，大宝三年。子浚继，一名基隆，遣使告讣。命光禄少卿宋杰、兵科都给事中薛谦持节册封为国王。浚遣将侵占城，夺新州港，掳其王摩诃贲该以归。帝为立新王摩诃贵来，敕安南使，谕浚归其故王。浚不奉诏，侵掠人口至三万三千余，占城入诉。

景泰元年赐敕戒浚，迄不奉诏。四年遣使贺册立皇太子。天顺元年遣使入贡，乞赐衮冕，如朝鲜例，不从。其使者乞以土物易书籍、药材，从之。二年遣使贺英宗复辟。三年十月，其庶兄谅山王琮弑之而自立。浚改元二：大利十一年，延宁六年。私谥仁宗。琮，一名宜民，篡位九月，改元天与，为国人所诛，贬厉德侯，以浚弟灏继。灏，一名思诚。初，琮弑浚，以游湖溺死奏。天朝不知，将遣官吊祭。

琮恐天使至觉其情，言礼不吊溺，不敢烦天使，帝即已之。使者言浚无子，请封琮。

命通政参议尹旻、礼科给事中王豫往封。未入境，闻琮已诛，灏嗣位，即却还。灏连遣使朝贡请封，礼官疑其诈，请命广西守臣核实奏请，从之。使臣言：“礼，生有封，死有祭。今浚死既白，请赐祭。”乃命行人往祭。六年二月命侍读学士钱溥、给事中王豫封灏为国王。

宪宗践阼，命尚宝卿凌信、行人邵震赐王及妃彩币。灏遣使来贡，因请冕服，不从，但赐皮弁冠服及纱帽犀带。成化元年八月以英宗宾天，遣使进香，命赴裕陵行礼。

灏雄桀，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四年侵据广西凭祥。帝闻，命守臣谨备之。

七年破占城，执其王盘罗茶全，逾三年又破之，执其王盘罗茶悦，遂改其国为交南州，设兵戍守。安南贡道，故由广西。时云南镇守中官钱能贪恣，遣指挥郭景赍敕取其货。灏素欲窥云南，遂以解送广西龙州罪人为词，随景假道云南入京，索夫六百余，且发兵继其后，云南大扰。兵部言云南非贡道，龙州罪人宜解广西，不必赴京。乃令守臣檄谕，且严边备。灏既得凭祥，灭占城，遂侵广东琼、雷，盗珠池。

广西之龙州、右平，云南之临安、广南、镇安，亦数告警。诏守臣诘之，辄诡词对。

庙堂务姑息，虽屡降敕谕，无厉词。灏益玩侮无畏忌，言：“占城王盘罗茶全侵化州道，为其弟盘罗茶悦所弑，因自立。及将受封，又为子茶质苔所弑。其国自乱，非臣灏罪。”中朝知其诈，不能诘，但劝令还其土宇。灏奏言：“占城非沃壤，家鲜积贮，野绝桑麻，山无金宝之收，海乏鱼盐之利，止产象牙、犀角、乌木、沉香。

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其货不足富，此臣不侵夺占城故也。明诏令臣复其土宇，乞遣朝使申画郊圻，俾两国边陲休息，臣不胜至愿。”时占城久为所据，而其词诞如此。

先是，安南入贡，多携私物，道凭祥、龙州，乏人转运，辄兴仇衅。会遣使贺册立皇太子，有诏禁饬之。十五年冬，灏遣兵八百余人，越云南蒙自界，声言捕盗，擅结营筑室以居。守臣力止之，始退。灏既破占城，志意益广，亲督兵九万，开山为三道，攻破哀牢，侵老挝，复大破之，杀宣慰刀板雅、兰、掌父子三人，其季子怕雅赛走八百以免。灏复积粮练兵，颁伪敕于车里，征其兵合攻八百。将士暴死者数千，咸言为雷霆所击。八百乃遏其归路，袭杀万余人，灏始引还。帝下廷议，请令广西布政司檄灏敛兵，云南、两广守臣戒边备而已。既而灏言未侵老挝，且不知八百疆宇何在，语甚诳诞。帝复慰谕之，迄不奉命。十七年秋，满剌加亦以被侵告，帝敕使谕令睦邻保国。未几，使臣入贡，请如暹罗、爪哇例赐冠带。许之，不为例。

孝宗践阼，命侍读刘戬诏谕其国。其使臣来贡，以大丧免引奏。弘治三年，时占城王古来以天朝力得还国，复诉安南见侵。兵部尚书马文升召安南使臣曰：“归谕尔主，各保疆土享太平。不然，朝廷一旦赫然震怒，天兵压境，如永乐朝事，尔主得无悔乎？”安南自是有所畏。十年，灏卒，私谥圣宗。其改元二：光顺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子晖继，一名鏳，遣使告讣，命行人徐钰往祭。寻赐晖皮弁服、金犀带。其使臣言，国主受王封，赐服与臣下无别，乞改赐。礼官言：“安南名为王，实中国臣也。嗣王新立，必赐皮弁冠服，使不失主宰一国之尊，又赐一品常服，俾不忘臣事中国之义。今所请，紊乱祖制，不可许。然此非使臣罪，乃通事者导之妄奏，安惩。”帝特宥之。十七年，晖卒，私谥宪宗，其改元曰景统。子氵牵继，一名敬甫，七月而卒，私谥肃宗。弟谊继，一名璿。

武宗践阼，命修撰伦文叙、给事中张弘至诏谕其国。谊亦遣使告讣，命官致祭如常仪。正德元年册为王。谊宠任母党阮种、阮伯胜兄弟，恣行威虐，屠戮宗亲，鸩杀祖母。种等怙宠窃权，四年逼谊自杀，拥立其弟伯胜，贬谊为厉愍王。国人黎广等讨诛之，立灏孙晭，改谥谊威穆帝。谊在位四年，改元端庆。晭，一名滢，七年受封，多行不义。十一年，社堂烧香官陈皓与二子昺、升作乱，杀晭而自立。诡言前王陈氏后，仍称大虞皇帝，改元应天，贬晭为灵隐王。晭臣都力士莫登庸初附皓，后与黎氏大臣阮私裕等起兵讨之。皓败走，获昺及其党陈璲等。皓与升奔谅山道，据长宁、太原、清节三府自保。登庸等乃共立晭兄灏之子譓，改谥晭襄翼帝。

晭在位七年，改元洪顺。譓将请封，因国乱不果。以登庸有功，封武川伯，总水陆诸军。既握兵柄，潜蓄异志。黎氏臣郑绥，以譓徒拥虚位，别立其族子酉榜，发兵攻都城。譓出走，登庸击破绥兵，捕酉榜杀之，益恃功专恣，遂逼妻譓母，迎譓归，自为太傅仁国公。十六年率兵攻陈皓，皓败走死。

嘉靖元年，登庸自称安兴王，谋弑譓。譓母以告，乃与其臣杜温润间行以免，居于清华。登庸立其庶弟广，迁居海东长庆府。世宗践阼，命编修孙承恩、给事中俞敦诏谕其国。至龙州，闻其国大乱，道不通，乃却还。四年夏，譓遣使间道通贡，并请封，为登庸所阻。明年春，登庸赂钦州判官唐清，为广求封。总督张嵿逮清，死于狱。六年，登庸令其党危范嘉谟伪为广禅诏，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子方瀛为皇太子。旋鸩杀■，谥为恭皇帝。逾年，遣使来贡，至谅山城，被攻而还。九年，登庸禅位于方瀛，自称太上皇，移居都斋、海阳，为方瀛外援，作《大诰》五十九条，颁之国中。方瀛改元大正。其年九月，黎譓卒于清华，国亡。

十五年冬，皇子生，当颁诏安南。礼官夏言言：“安南不贡已二十年，两广守臣谓黎譓、黎■均非黎晭应立之嫡，莫登庸陈皓俱彼国纂逆之臣，宜遣官按问，求罪人主名。且前使既以道阻不通，今宜暂停使命。帝以安南叛逆昭然，宜急遣官往勘，命言会兵部议征讨。言及本兵张瓚等力言逆臣篡主夺国，朝贡不修，决宜致讨。

乞先遣锦衣官二人往核其实，敕两广、云南守臣整兵积饷，以俟师期，制可。乃命千户陶凤仪、郑玺等，分往广西、云南，诘罪人主名，敕四川、贵州、湖广、福建、江西守臣，预备兵食，候征调。户部侍郎唐胄上疏，力陈用兵七不可，语详其传中，末言：“安南虽乱，犹频奉表笺，具方物，款关求入。守臣以其姓名不符，拒之。

是彼欲贡不得，非负固不贡也。”章下兵部，亦以为然，命俟勘官还更议。

十六年，安南黎宁遣国人郑惟僚等赴京，备陈登庸篡弑状，言：“宁即譓子。

譓卒，国人立宁为世孙，权主国事。屡驰书边臣告难，俱为登庸邀杀。乞兴师问罪，亟除国贼。”时严嵩掌礼部，谓其言未可尽信，请羁之，待勘官回奏，从之。寻召凤仪等还，命礼、兵二部会廷臣议，列登庸十大罪，请大振宸断，克期徂征。乃起右都御史毛伯温于家，参赞军务，命户部侍郎胡琏、高公韶先驰云、贵、两广调度军食，以都督佥事江桓、牛桓为左、右副总兵，督军征讨，其大将需后命。兵部复奉诏，条用兵机宜十二事。独侍郎潘珍持不可，抗疏切谏。帝怒，褫其职。两广总督潘旦亦驰疏请停前命，言：“朝廷方兴问罪之师，登庸即有求贡之使，宜因而许之，戒严观变，以待彼国之自定。”严嵩、张瓚窥帝旨，力言不可宥，且言黎宁在清都图恢复，而旦谓彼国俱定，上表求贡，决不可许。旦疏遂寝。五月，伯温至京，奏上方略六事，以旦不可共事，请易之，优旨褒答。及兵部议上，帝意忽中变，谓黎宁诚伪未审，令三方守臣从宜抚剿，参赞、督饷大臣俱暂停，旦调用，以张经代之。时御史徐九皋、给事中谢廷■以修省陈言，亦请罢征南之师。八月，云南巡抚汪文盛以获登庸间谍及所撰伪《大诰》上闻。帝震怒，命守臣仍遵前诏征讨。时文盛招纳黎氏旧臣武文渊得其进兵地图，谓登庸以可破，遂上之朝。广东按臣余光言：“莫之篡黎，犹黎之篡陈，不足深较。但当罪其不庭，责以称臣修贡，不必远征，疲敝中国。臣已遣使宣谕，彼如来归，宜因以抚纳。”帝以光轻率，夺禄一年。文盛即传檄安南，登庸能束身归命，籍上舆图，待以不死。于是登庸父子遣使奉表乞降，且投牒文盛及黔国公沐朝辅，具述黎氏衰乱，陈皓叛逆，己与方瀛有功，为国人归附，所有土地，已载《一统志》中，乞贳其罪，修贡如制。朝辅等以十七年三月奏闻，而黎宁承前诏，惧天朝竟纳其降，备以本国篡弑始末及军马之数、水陆进兵道里来上。俱下兵部，集廷臣议。佥言莫氏罪不可赦，亟宜进师。请以原推咸宁侯仇鸾总督军务，伯温仍为参赞，从之。张经上言：“安南进兵之道有六，兵当用三十万，一岁之饷当用百六十万，造舟、市马、制器、犒军诸费又须七十余万。况我调大众，涉炎海，与彼劳逸殊势，不可不审处也。”疏方上，钦州知州林希元又力陈登庸可取状。兵部不能决，复请廷议。及议上，帝不悦曰：“朕闻卿士大夫私议，咸谓不当兴师。尔等职司邦政，漫无主持，悉委之会议。既不协心谋国，其已之。鸾、伯温别用。”

十八年册立皇太子，当颁诏安南。特起黄绾为礼部尚书，学士张治副之，往使其国。命甫下，方瀛遣使上表降，并籍其土地、户口，听天朝处分，凡为府五十有三，州四十有九，县一百七十有六。帝纳之，下礼、兵二部协议。至七月，绾犹未行，以忤旨落职，遂停使命。初，征讨之议发自夏言，帝既责绾，因发怒曰：“安南事，本一人倡，众皆随之。乃讪上听言计，共作慢词。此国应弃应讨，宜有定议，兵部即集议以闻。”于是瓚及廷臣惶惧，请如前诏，仍遣鸾、伯温南征。如登庸父子束手归命，无异心，则待以不死，从之。登庸闻，大喜。

十九年，伯温等抵广西，传檄谕以纳款宥罪意。时方瀛已卒，登庸即遣使请降。

十一月率从子文明及部目四十二人入镇南关，囚首徒跣，匍匐叩头坛上，进降表，伯温称诏赦之。复诣军门匍匐再拜，上土地军民藉，请奉正朔，永为籓臣。伯温等宣示威德，令归国俟命。疏闻，帝大喜，命削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授登庸都统使，秩从二品，银印。旧所僭拟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各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听都统黜陟。广西岁给《大统历》，仍三岁一贡以为常。更令核黎宁真伪，果黎氏后，割所据四府奉其祀事，否则已之。制下，登庸悚惕受命。

二十二年，登庸卒，方瀛子福海嗣，遣宣抚同知阮典敬等来朝。二十五年，福海卒，子宏瀷嗣。初，登庸以石室人阮敬为义子，封西宁侯。敬有女嫁方瀛次子敬典，因与方瀛妻武氏通，得专兵柄。宏瀷立，方五岁，敬益专恣用事。登庸次子正中及文明避之都斋，其同辈阮如桂、范子仪等亦避居田里。敬举兵逼都斋，正中、如桂、子仪等御之，不胜。正中、文明率家属奔钦州，子仪收残卒遁海东。敬诡称宏瀷殁，以迎立正中为词，犯钦州，为参将俞大猷所败，诛死。宏瀷初立时，遣使黎光贲来贡，至南宁，守臣以闻。礼官以其国内乱，名分未定，止来使勿进，而令守臣核所当立者。至三十年事白，命授宏瀷都统使，赴关领牒。会部目黎伯骊与黎宁臣郑检合兵来攻，宏瀷奔海阳，不克赴。光贲等留南宁且十五年，其偕来使人物故大半。宏瀷祈守臣代请，诏许入京，其都统告身，仍俟宏瀷赴关则给。四十三年，宏瀷卒，子茂洽嗣。万历元年授都统使。三年遣使谢恩，贺即位，进方物，又补累年所缺之贡。

时莫氏渐衰，黎氏复兴，互相构兵，其国益多故。始黎宁之据清华也，仍僭帝号，以嘉靖九年改元元和。居四年，为登庸所攻，窜占城界。国人立其弟宪，改元光照。十五年廉知宁所在，迎归清华，后迁于漆马江。宁卒，其臣郑检立宁子宠。

宠卒，无子，国人共立黎晖四世孙维邦。维邦卒，检子松立其子维潭，世居清华，自为一国。

万历十九年，维潭渐强，举兵攻茂洽，茂洽败奔嘉林县。明年冬，松诱土人内应，袭杀茂洽，夺其都统使印，亲党多遇害。有莫敦让者，奔防城告难，总督陈蕖以闻。松复擒敦让，势益张。茂洽子敬恭与宗人履逊等奔广西思陵州，莫履机奔钦州。独莫敬邦有众十余万，起京北道，击走黎党范拔萃、范百禄诸军，敦让得复归。

众乃推敬邦署都统，诸流寓思陵、钦州者悉还。黎兵攻南策州，敬邦被杀，莫氏势益衰。敬恭、敬用屯谅山高平，敬璋屯东海新安，惧黎兵追索，窜至龙州、凭祥界，令土官列状告当事。维潭亦叩关求通贡，识以国王金印。

二十一年，广西巡抚陈大科等上言：“蛮邦易姓如弈棋，不当以彼之叛服为顺逆，止当以彼之叛我服我为顺逆。今维潭虽图恢复，而茂洽固天翰外臣也，安得不请命而扌间然戮之。窃谓黎氏擅兴之罪，不可不问。莫氏孑遗之绪，亦不可不存。

倘如先朝故事，听黎氏纳款，而仍存莫氏，比诸漆马江，亦不翦其祀，于计为便。”

廷议如其言。明年，大科方遣官往察，敬用即遣使叩军门告难，且乞兵。明年秋，维潭亦遣使谢罪，求款。时大科已为两广总督，与广西巡抚戴耀并以属左江副使杨寅秋，寅秋窃计曰：“不拒黎，亦不弃莫，吾策定矣。”两遣官往问，以敬恭等愿居高平来告，而维潭求款之使亦数至。寅秋乃与之期，具报督抚。会敬璋率众赴永安，为黎氏兵击败，海东、新安地尽失，于是款议益决。时维潭图恢复名，不欲以登庸自处，无束身入关意。寅秋复遣官谕之，其使者来报如约，至期忽言于关吏曰：“士卒饥病，款仪未备。且莫氏吾仇也，栖之高平，未敢闻命。”遂中宵遁去。大科等疏闻，谓其臣郑松专权所致。维潭复遣使叩关，自己非遁。大科等再遣官谕之，维潭听命。

二十五年遣使请期，寅秋示以四月。郕期，维潭至关外，译者诘以六事。首擅杀茂洽，曰：“复仇急，不遑请命。”次维潭宗派，曰：“世孙也，祖晖，天朝曾锡命。”次郑松，曰：“此黎氏世臣，非乱黎氏也。”然则何宵遁，曰：“以仪物之不戒，非遁也。”何以用王章，曰：“权仿为之，立销矣。”惟割高平居莫氏，犹相持不绝。复谕之曰：“均贡臣也，黎昔可栖漆马江，莫独不可栖高平乎？”乃听命。授以款关仪节，俾习之。维潭率其下入关谒御幄，一如登庸旧仪。退谒寅秋，请用宾主礼，不从，四拜成礼而退。安南复定。诏授维潭都统使，颁历奉贡。一如莫氏故事。先是，黎利及登庸进代身金人，皆囚首面缚，维潭以恢复名正，独立而肃容。当事嫌其倨，令改制，乃为俯伏状，镌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孙，臣黎维潭不得蒲伏天门，恭进代身金人，悔罪乞恩。”自是，安南复为黎氏有，而莫氏但保高平一郡。

二十七年，维潭卒，子维新嗣，郑松专其柄。会叛酋潘彦构乱，维新与松移保清化。三十四年遣使入贡，命授都统使。时莫氏宗党多窜处海隅，往往僭称公侯伯名号，侵轶边境，维新亦不能制。守臣檄问，数发兵夹剿，虽应时破灭，而边方颇受其害。维新卒，子维祺嗣。天启四年，发兵击莫敬宽，克之，杀其长子，掠其妻妾及少子以归。敬宽与次子逃入山中，复回高平，势益弱。然迄明之世，二姓分据，终不能归一云。

安南都会在交州，即唐都护治所。其疆域东距海，西接老挝，南渡海即占城，北连广西之思明、南宁，云南之临安、元江。土膏腴，气候热，谷岁二稔。人性犷悍。驩、演二州多文学，交、爱二州多倜傥士，较他方为异。

## 列传第二百十 外国三

○日本

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地环海，惟东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岛，共一百十五州，统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国数十，皆服属焉。国小者百里，大不过五百里。户小者千，多不过一二万。国主世以王为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帅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后屡招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

明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杨载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谓：“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日本王良怀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

三年三月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责让之，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关者拒弗纳。

秩以书抵良怀，良怀延秩入。谕以中国威德，而诏书有责其不臣语。良怀曰：“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訹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訹我以好语而袭我也。”

自左右将兵之。秩不为动，徐曰：“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能兵，兵我。”良怀气沮，下堂延秩，礼遇甚优。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赉其使者，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诱之也，乃命僧祖阐、克勤等八人送使者还国，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是年掠温州。五年寇海盐、氵敢浦，又寇福建海上诸郡。六年以于显为总兵官，出海巡倭，倭寇莱、登。祖阐等既至，为其国演教，其国人颇敬信。而王则傲慢无礼，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还京。倭寇胶州。

时良怀年少，有持明者，与之争立，国内乱。是年七月，其大臣遣僧宣闻溪等赍书上中书省，贡马及方物，而无表。帝命却之，仍赐其使者遣还。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遣僧奉表来贡。帝以无国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却之，而赐其使者，命礼臣移牒，责以越分私贡之非。又以频入寇掠，命中书移牒责之。乃以九年四月，遣僧圭廷用等来贡，且谢罪。帝恶其表词不诚，降诏戒谕，宴赉使者如制。十二年来贡。十三年复贡，无表，但持其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书辞又倨。乃却其贡，遣使赍诏谯让。十四年复来贡，帝再却之，命礼官移书责其王，并责其征夷将军，示以欲征之意。良怀上言：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

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十六年，倭寇金乡、平阳。十九年遣使来贡，却之。明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滨海四郡，相视形势。卫所城不当要害者移置之，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又命信国公汤和行视浙东、西诸郡，整饬海防，乃筑城五十九。民户四丁以上者以一为戍卒，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分戍诸卫，海防大饬。闰六月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以九月会浙江捕倭，既而不行。

先是，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然其时王子滕祐寿者，来入国学，帝犹善待之。二十四年五月特授观察使，留之京师。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

自是，朝贡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渐息。

成祖即位，遣使以登极诏谕其国。永乐元年又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往。将行，而其贡使已达宁波。礼官李至刚奏：“故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宜敕所司核其舶，诸犯禁者悉籍送京师。”帝曰：“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十月，使者至，上王源道义表及贡物。帝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赉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

明年十一月来贺册立皇太子。时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

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帝益嘉之，遣鸿胪寺少卿潘赐偕中官王进赐其王九章冕服及钱钞、锦绮加等，而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使者至宁波，尽置其人于甑，烝杀之。明年正月又遣侍郎俞士吉赍玺书褒嘉，赐赉优渥。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立其上。六月，使来谢，赐冕服。五年、六年频入贡，且献所获海寇。使还，请赐仁孝皇后所制《劝善》、《内训》二书，即命各给百本。十一月再贡。十二月，其国世子源义持遣使来告父丧，命中官周全往祭，赐谥恭献，且致赙。又遣官赍敕，封义持为日本国王。时海上复以倭警告，再遣官谕义持剿捕。

八年四月，义持遣使谢恩，寻献所获海寇，帝嘉之。明年二月复遣王进赍敕褒赉，收市物货。其君臣谋阻进不使归，进潜登舶，从他道遁还。自是，久不贡。是年，倭寇盘石。十五年，倭寇松门、金乡、平阳。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者。廷臣请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宜还之。”乃命刑部员外郎吕渊等赍敕责让，令悔罪自新。中华人被掠者，亦令送还。明年四月，其王遣使随渊等来贡，谓：“海寇旁午，故贡使不能上达。其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容其朝贡。”帝以其词顺，许之，礼使者如故，然海寇犹不绝。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岛，都督刘荣率精兵疾驰入望海埚。贼数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马雄岛，进围望海埚。荣发伏出战，奇兵断其归路。贼奔樱桃园，荣合兵攻之，斩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召荣至京，封广宁伯。自是，倭不敢窥辽东。二十年，倭寇象山。

宣德七年正月，帝念四方蕃国皆来朝，独日本久不贡，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转谕日本，赐之敕。明年夏，王源义教遣使来。帝报之，赉白金、彩币。秋复至。十年十月以英宗嗣位，遣使来贡。

正统元年二月，使者还，赉王及妃银币。四月，工部言：“宣德间，日本诸国皆给信符勘合，今改元伊始，例当更给。”从之。四年五月，倭船四十艘连破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二千户所，又陷昌国卫，大肆杀掠。八年五月，寇海宁。先是，洪熙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困于徭役，叛入倭。倭每来寇，为之乡导。至是，导倭犯乐清，先登岸侦伺。俄倭去，二人留村中丐食，被获，置极刑，枭其首于海上。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景泰四年入贡，至临清，掠居民货。有指挥往诘，欧几死。所司请执治，帝恐失远人心，不许。先是，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后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而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例当给直。礼官言：“宣德间所贡硫黄、苏木、刀扇、漆器之属，估时直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无多，然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宜大减其直，给银三万四千七百有奇。”从之。使臣不悦，请如旧制。诏增钱万，犹以为少，求增赐物。诏增布帛千五百，终怏怏去。

天顺初，其王源义政以前使臣获罪天朝，蒙恩宥，欲遣使谢罪而不敢自达，移书朝鲜王令转请，朝鲜以闻。廷议敕朝鲜核实，令择老成识大体者充使，不得仍前肆扰，既而贡使亦不至。

成化四年夏，乃遣使贡马谢恩，礼之如制。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宁波村民，幼为贼掠，市与日本，今请便道省祭，许之。戒其勿同使臣至家，引中国人下海。十一月，使臣清启复来贡，伤人于市。有司请治其罪，诏付清启，奏言犯法者当用本国之刑，容还国如法论治。且自服不能钤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无忌。

十三年九月来贡，求《佛祖统纪》诸书，诏以《法苑珠林》赐之。使者述其王意，请于常例外增赐，命赐钱五万贯。二十年十一月复贡。弘治九年三月，王源义高遣使来，还至济宁，其下复持刀杀人。所司请罪之，诏自今止许五十人入都，余留舟次，严防禁焉。十八年冬来贡，时武宗已即位，命如故事，铸金牌勘合给之。

正德四年冬来贡。礼官言：“明年正月，大祀庆成宴。朝鲜陪臣在展东第七班，日本向无例，请殿西第七班。”从之。礼官又言：“日本贡物向用舟三，今止一，所赐银币，宜如其舟之数。且无表文，赐敕与否，请上裁。”命所司移文答之。五年春，其王源义澄遣使臣宋素卿来贡，时刘瑾窃柄，纳其黄金千两，赐飞鱼服，前所未有也。素卿，鄞县硃氏子，名缟，幼习歌唱。倭使见，悦之，而缟叔澄负其直，因以缟偿。至是，充正使，至苏州，澄与相见。后事觉，法当死，刘瑾庇之，谓澄已自首，并获免。七年，义澄使复来贡，浙江守臣言：“今畿辅、山东盗充斥，恐使臣遇之为所掠，请以贡物贮浙江官库，收其表文送京师。”礼官会兵部议，请令南京守备官即所在宴赉，遣归，附进方物，皆予全直，毋阻远人向化心。从之。

嘉靖二年五月，其贡使宗设抵宁波。未几，素卿偕瑞佐复至，互争真伪。素卿贿市舶大监赖恩，宴时坐素卿于宗设上，船后至又先为验发。宗设怒，与之斗，杀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绍兴城下，素卿窜匿他所免。凶党还宁波，所过焚掠，执指挥袁璡，夺船出海。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战没。巡按御史欧珠以闻，且言：“据素卿状，西海路多罗氏义兴者，向属日本统辖，无入贡例。因贡道必经西海，正德朝勘合为所夺。我不得已，以弘治朝勘合，由南海路起程，比至宁波，因诘其伪，致启衅。”章下礼部，部议：“素卿言未可信，不宜听入朝。但衅起宗设，素卿之党被杀者多，其前虽有投番罪，已经先朝宥赦，毋容问。惟宣谕素卿还国，移咨其王，令察勘合有无，行究治。”帝已报可，御史熊兰、给事张翀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贷，请并治赖恩及海道副使张芹、分守参政硃鸣阳、分巡副使许完、都指挥张浩。闭关绝贡，振中国之威，寝狡寇之计。”事方议行，会宗设党中林、望古多罗逸出之舟，为暴风飘至朝鲜。朝鲜人击斩三十级，生擒二贼以献。给事中夏言因请逮赴浙江，会所司与素卿杂治，因遣给事中刘稍、御史王道往。至四年，狱成，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罗并论死，系狱。久之，皆瘐死。时有琉球使臣郑绳归国，命传谕日本以擒献宗设，还袁璡及海滨被掠之人，否则闭关绝贡，徐议征讨。

九年，琉球使臣蔡瀚者，道经日本，其王源义晴附表言：“向因本国多事，干戈梗道。正德勘合不达东都，以故素卿捧弘治勘合行，乞贷遣。望并赐新勘合、金印，修贡如常。”礼官验其文，无印篆，言：“倭谲诈难信，宜敕琉球王传谕，仍遵前命。”十八年七月，义晴贡使至宁波，守臣以闻。时不通贡者已十七年，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核，果诚心效顺，如制遣送，否则却回，且严居民交通之禁。明年二月，贡使硕鼎等至京申前请，乞赐嘉靖新勘合，还素卿及原留贡物。部议：“勘合不可遽给，务缴旧易新。贡期限十年，人不过百，舟不过三，余不可许。”

诏如议。二十三年七月复来贡，未及期，且无表文。部臣谓不当纳，却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滨不去。巡按御史高节请治沿海文武将吏罪，严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

而内地诸奸利其交易，多为之囊橐，终不能尽绝。

二十六年六月，巡按御史杨九泽言：“浙江宁、绍、台、温皆滨海，界连福建福、兴、漳、泉诸郡，有倭患，虽设卫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备倭都指挥，但海寇出没无常，两地官弁不能通摄，制御为难。请如往例，特遣巡视重臣，尽统海滨诸郡，庶事权归一，威令易行。”廷议称善，乃命副都御史硃纨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未几，其王义晴遣使周良等先期来贡，用舟四，人六百，泊于海外，以待明年贡期。守臣沮之，则以风为解。十一月事闻，帝以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额，敕守臣勒回。十二月，倭贼犯宁、台二郡，大肆杀掠，二郡将吏并获罪。

明年六月，周良复求贡，纨以闻。礼部言：“日本贡期及舟与人数虽违制，第表辞恭顺，去贡期亦不远，若概加拒绝，则航海之劳可悯，若稍务含容，则宗设、素卿之事可鉴。宜敕纨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余留嘉宾馆，量加犒赏，谕令归国。

若互市防守事，宜在纨善处之。”报可。纨力言五十人过少，乃令百人赴都。部议但赏百人，余罢勿赏。良诉贡舟高大。势须五百人。中国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岛中为寇，故增一舟防寇，非敢违制。部议量增其赏，且谓：“百人之制，彼国势难遵行，宜相其贡舟大小，以施禁令。”从之。

日本故有孝、武两朝勘合几二百道，使臣前此入贡请易新者，而令缴其旧。至是良持弘治勘合十五道，言其余为素卿子所窃，捕之不获。正德勘合留十五道为信，而以四十道来还。部议令异时悉缴旧，乃许易新，亦报可。当是时，日本王虽入贡，其各岛诸倭岁常侵掠，滨海奸民又往往勾之。纨乃严为申禁，获交通者，不俟命辄以便宜斩之。由是，浙、闽大姓素为倭内主者，失利而怨。纨又数腾疏于朝，显言大姓通倭状，以故闽、浙人皆恶之，而闽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闽产也，上疏诋纨，请改巡抚为巡视，以杀其权。其党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请。又夺纨官。罗织其擅杀罪，纨自杀。自是不置巡抚者四年，海禁复弛，乱益滋甚。

祖制，浙江设市舶提举司，以中官主之，驻宁波。海舶至则平其直，制驭之权在上。及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

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旂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于是廷议复设巡抚。三十一年七月以佥都御史王忬任之，而势已不可扑灭。

明初，沿海要地建卫所，设战船，董以都司、巡视、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未几，忬改抚大同，以李天宠代，又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乃大征兵四方，协力进剿。是时，倭以川沙洼、柘林为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五月复合新倭，突犯嘉兴，至王江泾，乃为经击斩千九百余级，余奔柘林。其他倭复掠苏州境，延及江阴、无锡，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官军素懦怯，所至溃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诸军益解体。经、天宠并被逮，代以周珫、胡宗宪。逾月，珫罢，代以杨宜。

时贼势蔓延，江浙无不蹂躏。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

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

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

应天巡抚曹邦辅以捷闻，文华忌其功。以倭之巢于陶宅也，乃大集浙、直兵，与宗宪亲将之。又约邦辅合剿，分道并进，营于松江之甎桥。倭悉锐来冲，遂大败，文华气夺，贼益炽。十月，倭自乐清登岸，流劫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被杀掳者无算。至乘县乃歼之，亦不满二百人，顾深入三府，历五十日始平。其先一枝自山东日照流劫东安卫，至淮安、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阻雨，为徐、邳官兵所歼，亦不过数十人，流害千里，杀戮千余，其悍如此。而文华自甎桥之败，见倭寇势甚，其自柘林移于周浦，与泊于川沙旧巢及嘉定高桥者自如，他侵犯者无虚日，文华乃以寇息请还朝。

明年二月，罢宜，代以宗宪，以阮鹗巡抚浙江。于是宗宪乃请遣使谕日本国王，禁戢岛寇，招还通番奸商，许立功免罪。既得旨，遂遣宁波诸生蒋洲、陈可愿往。

及是，可愿还，言至其国五岛，遇汪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其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萨摩洲者，虽已扬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乃留洲传谕各岛，而送可愿还。宗宪以闻，兵部言：“直等本编民，既称效顺，即当释兵。乃绝不言及，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属国然，其奸叵测。宜令督臣振扬国威，严加备御。移檄直等，俾剿除舟山诸贼巢以自明。

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赉。”从之。时两浙皆被倭，而慈溪焚杀独惨，余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乌镇、皁林间，皆为贼巢，前后至者二万余人，命宗宪亟图方略。

七月，宗宪言：“贼首毛海峰自陈可愿还，一败倭寇于舟山，再败之沥表，又遣其党招谕各岛，相率效顺，乞加重赏。”部令宗宪以便宜行。当是时，徐海、陈东、麻叶，方连兵攻围桐乡，宗宪设计间之，海遂擒东、叶以降，尽歼其余众于乍浦。

未几，复蹴海于梁庄，海亦授首，余党尽灭。江南、浙西诸寇略平，而江北倭则犯丹阳及掠瓜洲，烧漕艘者明春复犯如皋、海门，攻通州，掠扬州、高耶，入宝应，遂侵淮安府，集于庙湾，逾年乃克。其浙东之倭则盘踞于舟山，亦先后为官军所袭。

先是，蒋洲宣谕诸岛，至丰后被留，令僧人往山口等岛传谕禁戢。于是山口都督源义长具咨送还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国王印。丰后太守源义镇遣僧德阳等具方物，奉表谢罪，请颁勘合修贡，送洲还。前杨宜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丰后岛，岛主亦遣僧清授附舟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诸岛夷众，义镇等实不知。于是宗宪疏陈其事，言：“洲奉使二年，止历丰后、山口二岛，或有贡物而无印信勘合，或有印信而无国王名称，皆违朝典。然彼既以贡来，又送还被掠人口，实有畏罪乞恩意。宜礼遣其使，令传谕义镇、义长，转谕日本王，擒献倡乱诸渠，及中国奸宄，方许通贡。”诏可。

汪直之踞海岛也，与其党王滶、叶宗满、谢和、王清溪等，各挟倭寇为雄。朝廷至悬伯爵、万金之赏以购之，迄不能致。及是，内地官军颇有备，倭虽横，亦多被剿戮，有全岛无一人归者，往往怨直，直渐不自安。宗宪与直同郡，馆直母与其妻孥于杭州，遣蒋洲赍其家书招之。直知家属固无恙，颇心动。义镇等以中国许互市，亦喜。乃装巨舟，遣其属善妙等四十余人随直等来贡市，于三十六年十月初，抵舟山之岑港。将吏以为入寇也，陈兵备。直乃遣王11111滶入见宗宪，谓：“我以好来，何故陈兵待我？”滶即毛海峰，直养子也。宗宪慰劳甚至，指心誓无他。俄善妙等见副将卢镗于舟山，镗令擒直以献。语泄，直益疑。宗宪开谕百方，直终不信，曰：“果尔，可遣滶出，吾当入见。”宗宪立遣之。直又邀一贵官为质，即命指挥夏正往。直以为信，遂与宗满、清溪偕来。宗宪大喜，礼接之甚厚，令谒巡按御史王本固于杭州，本固以属吏。氵敖等闻，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据岑港坚守。

逾年，新倭大至，屡寇浙东三郡。其在岑港者，徐移之柯梅，造新舟出海，宗宪不之追。十一月，贼扬帆南去，泊泉州之浯屿，掠同安、惠安、南安诸县，攻福宁州，破福安、宁德。明年四月遂围福州，经月不解。福清、永福诸城皆被攻毁，蔓延于兴化，奔突于漳州。其患尽移于福建，而潮、广间亦纷纷以倭警闻矣。至四十年，浙东、江北诸寇以次平。宗宪寻坐罪被逮。明年十一月陷兴化府，大杀掠，移据平海卫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县卫所城以百数，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远近震动，亟征俞大猷、戚继光、刘显诸将合击，破之。其侵犯他州县者，亦为诸将所破，福建亦平。

其后，广东巨寇曾一本、黄朝太等，无不引倭为助。隆庆时，破碣石、甲子诸卫所。已，犯化州石城县，陷锦囊所、神电卫。吴川、阳江、茂名、海丰、新宁、惠来诸县，悉遭焚掠。转入雷、谦、琼三郡境，亦被其患。万历二年犯浙东宁、绍、台、温四郡，又陷广东铜鼓石双鱼所。三年犯电白。四年犯定海。八年犯浙江韭山及福建彭湖、东涌。十年犯温州，又犯广东。十六年犯浙江。然时疆吏惩嘉靖之祸，海防颇饬，贼来辄失利。其犯广东者，为蜒贼梁本豪勾引，势尤猖獗。总督陈瑞集众军击之，斩首千六百余级，沈其船百余艘，本豪亦授首。帝为告谢郊庙，宣捷受贺云。

日本故有王，其下称关白者最尊，时以山城州渠信长为之。偶出猎，遇一人卧树下，惊起冲突，执而诘之。自言为平秀吉，萨摩州人之奴，雄健跷捷，有口辩。

信长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后渐用事，为信长画策，夺并二十余州，遂为摄津镇守大将。有参谋阿奇支者，得罪信长，命秀吉统兵讨之。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杀，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还兵诛之，威名益振。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时为万历十四年。于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乃改国王所居山城为大阁，广筑城郭，建宫殿，其楼阁有至九重者，实妇女珍宝其中。其用法严，军行有进无退，违者虽子婿必诛，以故所向无敌。乃改元文禄，并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召问故时汪直遗党，知唐人畏倭如虎，气益骄。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虑琉球泄其情，使毋入贡。

同安人陈甲者，商于琉球。惧为中国害，与琉球长史郑迥谋，因进贡请封之使，具以其情来告。甲又旋故乡，陈其事于巡抚赵参鲁。参鲁以闻，下兵部，部移咨朝鲜王。王但深辨向导之诬，亦不知其谋己也。

初，秀吉广征诸镇兵，诸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会其子死，旁无兄弟。前夺丰后岛主妻为妾，虑其为后患。而诸镇怨秀吉暴虐，咸曰：“此举非袭大唐，乃袭我耳。”各怀异志。由是，秀吉不敢亲行。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乘胜长驱，以五月渡临津，掠开城，分陷丰德诸郡。朝鲜望风溃，清正等遂亻畐王京。朝鲜王李昖弃城奔平壤，又奔义州，遣使络绎告急。倭遂入王京，执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七月命副总兵祖承训赴援，与倭战于平壤城外，大败，承训仅以身免。

八月，中朝乃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

当是时，宁夏未平，朝鲜事起，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募能说倭者侦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星即假游击将军衔，送之如松麾下。明年，如松师大捷于平壤，朝鲜所失四道并复。如松乘胜趋碧蹄馆，败而退师。于是封贡之议起，中朝弥缝惟敬以成款局，事详《朝鲜传》。久之，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

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传而亡。

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 列传第二百十一 外国四

○琉球 吕宋 合猫里 美洛居 沙瑶呐哔啴 鸡笼 婆罗 麻叶甕 古麻刺朗 冯嘉施兰 文郎马神

琉球居东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国。元世祖遣官招谕之，不能达。洪武初，其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帝喜，赐《大统历》及文绮、纱罗有差。七年冬，泰期复来贡，并上皇太子笺。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九年夏，泰期随浩入贡，得马四十匹。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明年遣使贺正旦，贡马十六匹、硫黄千斤。又明年复贡。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使朝贡，礼赐如中山。十五年春，中山来贡，遣内官送其使还国。明年与山南王并来贡，诏赐二王镀金银印。时二王与山北王争雄，互相攻伐。命内史监丞梁民赐之敕，令罢兵息民，三王并奉命。山北王怕尼芝即遣使偕二王使朝贡。十八年又贡，赐山北王镀金银印如二王，而赐二王海舟各一。自是，三王屡遣使奉贡，中山王尤数。二十三年，中山来贡，其通事私携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入都，为门者所获，当入官。

诏还之，仍赐以钞。

二十五年夏，中山贡使以其王从子及寨官子偕来，请肄业国学。从之，赐衣巾靴袜并夏衣一袭。其冬，山南王亦遣从子及寨官子入国学，赐赉如之。自是，岁赐冬夏衣以为常。明年，中山两入贡，又遣寨官子肄业国学。是时，国法严，中山生与山南生有非议诏书者。帝闻，置之死，而待其国如故。山北王怕尼芝已卒，其嗣王攀安知二十九年春遣使来贡。令山南生肄国学者归省，其冬复来。中山亦遣寨官子二人及女官生姑、鲁妹二人，先后来肄业，其感慕华风如此。中山又遣使请赐冠带，命礼部绘图，令自制。其王固以请，乃赐之，并赐其臣下冠服。又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及惠帝嗣位，遣官以登极诏谕其国，三王亦奉贡不绝。

成祖承大统，诏谕如前。永乐元年春，三王并来贡。山北王请赐冠带，诏给赐如中山。命行人边信、刘亢赍敕使三国，赐以绒锦、文绮、纱罗。明年二月，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告父丧，命礼部遣官谕祭，赙以布帛，遂命武宁袭位。四月，山南王从弟汪应祖亦遣使告承察度之丧，谓前王无子，传位应祖，乞加朝命，且赐冠带。

帝并从之，遂遣官册封。时山南使臣私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事发，当谕罪。帝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悉贳之。三年，山南遣寨官子入国学。明年，中山亦遣寨官子六人入国学，并献奄竖数人。帝曰：“彼亦人子，无罪刑之，何忍？”命礼部还之。部臣言：“还之，虑阻归化之心，请但赐敕，止其再进。”

帝曰：“谕以空言，不若示以实事。今不遣还，彼欲献媚，必将继进。天地以生物为心，帝王乃可绝人类乎？”竟还之。五年四月，中山王世子思绍遣使告父丧，谕祭，赐赙册封如前仪。

八年，山南遣官生三人入国学，赐巾服靴绦、衾褥帷帐，已复频有所赐。一日，帝与群臣语及之。礼部尚书吕震曰：“昔唐太宗兴庠序，新罗、百济并遣子来学。

尔时仅给廪饩，未若今日赐予之周也。”帝曰：“蛮夷子弟慕义而来，必衣食常充，然后向学。此我太祖美意，朕安得违之。”明年，中山遣国相子及寨官子入国学，因言：“右长史王茂辅翼有年，请擢为国相。左长史硃复，本江西饶州人，辅臣祖察度四十余年不懈。今年逾八十，请令致仕还乡。”从之，乃命复、茂并为国相，复兼左长史致仕，茂兼右长史任其国事。十一年，中山遣寨官子十三人入国学。时山南王应祖为其兄达勃期所弑，诸寨官讨诛之，推应祖子他鲁每为主，以十三年三月请封。命行人陈季若等封为山南王，赐诰命冠服及宝钞万五千锭。

琉球之分三王也，惟山北最弱，故其朝贡亦最稀。自永乐三年入贡后，至是年四月始入贡。其后，竟为二王所并，而中山益强，以其国富，一岁常再贡三贡。天朝虽厌其繁，不能却也。其冬，贡使还，至福建，擅夺海舶，杀官军，且殴伤中官，掠其衣物。事闻，戮其为首者，余六十七人付其主自治。明年遣使谢罪，帝待之如初，其修贡益谨。二十二年春，中山王世子尚巴志来告父丧，谕祭赐赙如常仪。

仁宗嗣位，命行人方彝诏告其国。洪熙元年命中官赍敕封巴志为中山王。宣德元年，其王以冠服未给，遣使来请，命制皮弁服赐之。三年八月，帝以中山王朝贡弥谨，遣官赍敕往劳，赐罗锦诸物。

山南自四年两贡，终帝世不复至，亦为中山所并矣。自是，惟中山一国朝贡不绝。

正统元年，其使者言：“初入闽时，止具贡物报闻。下人所赍海、螺壳，失于开报，悉为官司所没入，致来往乏资，乞赐垂悯。”命给直如例。明年，贡使至浙江，典市舶者复请籍其所赍，帝曰：“番人以贸易为利，此二物取之何用，其悉还之，著为令。”使者奏：“本国陪臣冠服，皆国初所赐，岁久敝坏，乞再给。”又言：“小邦遵奉正朔，海道险远，受历之使，或半岁一岁始返，常惧后时。”帝曰：“冠服令本邦自制。《大统历》，福建布政司给予之。”七年正月，中山世子尚忠来告父丧，命给事中余忭、行人刘逊封忠为中山王。敕使之用给事中，自兹始也。

忭等还，受其黄金、沉香、倭扇之赠，为侦事者所觉，并下吏，杖而释之。十二年二月，世子尚思达来告父丧，命给事中陈傅、行人万祥往封。

景泰二年，思达卒，无子，其叔父金福摄国事，遣使告丧。命给事中乔毅、行人童守宏封金福为王。五年二月，金福弟泰久奏：“长兄金福殂，次兄布里与兄子志鲁争立，两伤俱殒，所赐印亦毁坏。国中臣民推臣权摄国事，乞再赐印镇抚远籓。”

从之。明年四月命给事中严诚、行人刘俭封泰久为王。天顺六年三月，世子尚德来告父丧，命给事中潘荣、行人蔡哲封为王。

成化五年，其贡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为琉球通事，传至璟，擢长史。乞如制赐诰赠封其父母。”章下礼官，以无例而止。明年，福建按察司言：“贡使程鹏至福州，与指挥刘玉私通货贿，并宜究治。”命治玉而宥鹏。七年三月，世子尚圆来告父丧，命给事中丘弘、行人韩文封为王。弘至山东病卒，命给事中官荣代之。十年，贡使至福建，杀怀安民夫妇二人，焚屋劫财，捕之不获。明年复贡，礼官因请定令二年一贡，毋过百人，不得附携私物，骚扰道途。帝从之，赐敕戒王。

其使者请如祖制，比年一贡，不许。又明年，贡使至，会册立东宫，请如朝鲜、安南，赐诏赍回。礼官议：琉球与日本、占城并居海外，例不颁诏，乃降敕以文锦、彩币赐其王及妃。十三年，使臣来，复请比年一贡，不许。明年四月，王卒，世子尚真来告丧，乞嗣爵，复请比年一贡。礼官言，其国连章奏请，不过欲图市易。近年所遣之使，多系闽中逋逃罪人，杀人纵火，奸狡百端，专贸中国之货，以擅外蕃之利，所请不可许。乃命给事中董旻、行人张祥往封，而不从其请。十六年，使来，复引《祖训》条章请比年一贡，帝赐敕戒约之。十八年，使者至，复以为言，赐敕如初。使者携陪臣子五人来受学，命隶南京国子监。二十二年，贡使来，其王移咨礼部，请遣五人归省，从之。

弘治元年七月，其贡使自浙江来。礼官言贡道向由福建，今既非正道，又非贡期，宜却之，诏可。其使臣复以国王移礼部文来，上言旧岁知东宫册妃，故遣使来贺，非敢违制。礼官乃请纳之，而稍减傔从赐赉，以示裁抑之意。三年，使者至，言近岁贡使止许二十五人入都，物多人少，虑致疏虞。诏许增五人，其傔从在闽者，并增给二十人廪食，为一百七十人。时贡使所携土物，与闽人互市者，为奸商抑勒，有司又从而侵削之。使者诉于朝，有诏禁止。十七年遣使补贡，谓小邦贡物常市之满剌加，因遭风致失期，命宴赉如制。正德二年，使者来，请比年一贡。礼官言不可许，是时刘瑾乱政，特许之。五年遣官生蔡进等五人入南京国学。

嘉靖二年从礼官议，敕琉球二年一贡如旧制，不得过百五十人。五年，尚真卒，其世子尚清以六年来贡，因报讣，使者还至海，溺死。九年遣他使来贡，并请封。

命福建守臣勘报。十一年，世子以国中臣民状来上，乃命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持节往封。及还，却其赠。十四年，贡使至，仍以所赠黄金四十两进于朝，乃敕侃等受之。二十九年来贡，携陪臣子五人入国学。

三十六年，贡使来，告王尚清之丧。先是，倭寇自浙江败还，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大歼之，获中国被掠者六人，至是送还。帝嘉其忠顺，赐赉有加，即命给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际春封尚元为王。至福建，阻风未行。三十九年，其贡使亦至福建，称受世子命，以海中风涛叵测，倭寇又出没无时，恐天使有他虑，请如正德中封占城故事，遣人代进表文方物，而身偕本国长史赍回封册，不烦天使远临。巡按御史樊献科以闻，礼官言：“遣使册封，祖制也。今使者欲遥受册命，是委君贶于草莽，不可一。使者本奉表朝贡，乃求遣官代进，是弃世子专遣之命，不可二。昔正德中，占城王为安南所侵，窜居他所，故使者赍回敕命，出一时权宜。

今援失国之事，以儗其君，不可三。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所藉口者倭寇之警、风涛之险尔，不知琛賨之输纳、使臣之往来，果何由而得无患乎？不可四。曩占城虽领封，其王犹恳请遣使。今使者非世子面命，又无印信文移。若轻信其言，倘世子以遣使为至荣，遥拜为非礼，不肯受封，复上书请使，将谁执其咎？不可五。乞命福建守臣仍以前诏从事。至未受封而先谢恩，亦非故事。宜止听其入贡，其谢恩表文，俟世子受封后遣使上进，庶中国之大体以全。”帝如其言。四十一年夏，遣使入贡谢恩。明年及四十四年并入贡。隆庆中，凡三贡，皆送还中国飘流人口。天子嘉其忠诚，赐敕奖励，加赉银币。

万历元年冬，其国世子尚永遣使告父丧，请袭爵。章下礼部，行福建守臣核奏。

明年遣使贺登极。三年入贡。四年春，再贡。七月命户科给事中萧崇业、行人谢杰赍敕及皮弁冠服、玉珪，封尚永为中山王。明年冬，崇业等未至，世子复遣使入贡，其后，修贡如常仪。八年冬，遣陪臣子三人入南京国学。十九年遣使来贡，而尚永随卒。礼官以日本方侵噬邻境，琉球不可无王，乞令世子速请袭封，用资镇压。从之。

二十三年，世子尚宁遣人请袭。福建巡抚许孚远以倭氛未息，据先臣郑晓领封之议，请遣官一员赍敕至福建，听其陪臣面领归国，或遣习海武臣一人，偕陪臣同往。礼官范谦议如其言，且请待世子表至乃许。二十八年，世子以表至，其陪臣请如祖制遣官。礼官余继登言：“累朝册封琉球，伐木造舟，动经数岁。使者蹈风涛之险，小国苦供亿之烦。宜一如前议从事。”帝可之，命今后册封，止遣廉勇武臣一人偕请封陪臣前往，其祭前王，封新王，礼仪一如旧章，仍命俟彼国大臣结状至乃行。明年秋，贡使以状至，仍请遣文臣。乃命给事中洪瞻祖、行人王士祯往，且命待海寇息警，乃渡海行事。已而瞻祖以忧去，改命给事中夏子阳，以三十一年二月抵福建。按臣方元彦复以海上多事，警报频仍，会巡抚徐学聚疏请仍遣武臣。子阳、士祯则以属国言不可爽，使臣义当有终，乞坚成命慰远人。章俱未报，礼部侍郎李廷机言：“宜行领封初旨，并武臣不必遣。”于是御史钱桓、给事中萧近高交章争其不可，谓：“此事当在钦命未定之前，不当在册使既遣之后，宜敕所司速成海艘，勿误今岁渡海之期。俟竣事复命，然后定为画一之规，先之以文告，令其领封海上，永为遵守。”帝纳之。三十三年七月，乃命子阳等速渡海竣事。

当是时，日本方强，有吞灭之意。琉球外御强邻，内修贡不绝。四十年，日本果以劲兵三千入其国，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总兵官杨宗业以闻，乞严饬海上兵备，从之。已而其王释归，复遣使修贡，然其国残破已甚，礼官乃定十年一贡之例。明年修贡如故。又明年再贡，福建守臣遵朝命却还之，其使者怏怏而去。四十四年，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密迩福建，尚宁遣使以闻，诏海上警备。

天启三年，尚宁已卒，其世子尚丰遣使请贡请封。礼官言：“旧制，琉球二年一贡，后为倭寇所破，改期十年。今其国休养未久，暂拟五年一贡，俟新王册封更议。”从之。五年遣使入贡请封。六年再贡。是时中国多事，而科臣应使者亦惮行，故封典久稽。

崇祯二年，贡使又至请封，命遣官如故事。礼官何如宠复以履险糜费，请令陪臣领封。帝不从，乃命户科给事中杜三策、行人杨抡往，成礼而还。四年秋，遣使贺东宫册立。自是，迄崇祯末，并修贡如仪。后两京继没，唐王立于福建，犹遣使奉贡。其虔事天朝，为外籓最云。

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琐里诸国来贡。永乐三年十月遣官赍诏，抚谕其国。八年与冯嘉施兰入贡，自后久不至。万历四年，官军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国，国人助讨有功，复朝贡。时佛郎机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而稍徵其税如国法。其人既得地，即营室筑城，列火器，设守御具，为窥伺计。

已，竟乘其无备，袭杀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国，名仍吕宋，实佛郎机也。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佛郎机既夺其国，其王遣一酋来镇，虑华人为变，多逐之归，留者悉被其侵辱。

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敝里系朥侵美洛居，役华人二百五十助战。有潘和五者为其哨官。蛮人日酣卧，而令华人操舟，稍怠，辄鞭挞，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箠死，等死耳，否亦且战死，曷若刺杀此酋以救死。胜则扬帆归，不胜而见缚，死未晚也。”众然之，乃夜刺杀其酋，持酋首大呼。诸蛮惊起，不知所为，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尽收其金宝、甲仗，驾舟以归。失路之安南，为其国人所掠，惟郭惟太等三十二人附他舟获返。时酋子郎雷猫吝驻朔雾，闻之，率众驰至，遣僧陈父冤，乞还其战舰、金宝，戮仇人以偿父命。巡抚许孚远闻于朝，檄两广督抚以礼遣僧，置惟太于理，和五竟留安南不敢返。

初，酋之被戮也，其部下居吕宋者，尽逐华人于城外，毁其庐。及猫吝归，令城外筑室以居。会有传日本来寇者，猫吝惧交通为患，复议驱逐。而孚远适遣人招还，蛮乃给行粮遣之。然华商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

其时矿税使者四出，奸宄蜂起言利，有阎应龙、张嶷者，言吕宋机易山素产金银，采之，岁可得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以三十年七月诣阙奏闻，帝即纳之。命下，举朝骇异。都御史温纯疏言：“近中外诸臣争言矿税之害，天听弥高。今广东李凤至污辱妇女六十六人，私运财贿至三十巨舟、三百大扛，势必见戮于积怒之众。

何如及今撤之，犹不失威福操纵之柄。缅酋以宝井故，提兵十万将犯内地，西南之蛮，岌岌可忧。而闽中奸徒又以机易山事见告。此其妄言，真如戏剧，不意皇上之聪明而误听之。臣等惊魂摇曳，寝食不宁。异时变兴祸起，费国家之财不知几百万，倘或剪灭不早，其患又不止费财矣。

臣闻海澄市舶高寀已岁徵三万金，决不遗余力而让利。即机易越在海外，亦决无遍地金银，任人采取之理，安所得金十万、银三十万，以实其言。不过假借朝命，阑出禁物，勾引诸番，以逞不轨之谋，岂止烦扰公私，贻害海澄一邑而已哉。

昔年倭患，正缘奸民下海，私通大姓，设计勒价，致倭贼愤恨，称兵犯顺。今以朝命行之，害当弥大。及乎兵连祸结，诸奸且效汪直、曾一本辈故智，负海称王，拥兵列寨，近可以规重利，远不失为尉佗。于诸亡命之计得矣，如国家大患何！乞急置于理，用消祸本。”

言官金忠士、曹于汴、硃吾弼等亦连章力争，皆不听。

事下福建守臣，持不欲行，而迫于朝命，乃遣海澄丞王时和、百户干一成偕嶷往勘。吕宋人闻之大骇。华人流寓者谓之曰：“天朝无他意，特是奸徒横生事端。

今遣使者按验，俾奸徒自穷，便于还报耳。”其酋意稍解，命诸僧散花道旁，若敬朝使，而盛陈兵卫迓之。时和等入，酋为置宴，问曰：“天朝欲遣人开山。山各有主，安得开？譬中华有山，可容我国开耶？”且言：“树生金豆，是何树所生？”

时和不能对，数视嶷，嶷曰：“此地皆金，何必问豆所自？”上下皆大笑，留嶷，欲杀之。诸华人共解，乃获释归。时和还任，即病悸死。守臣以闻，请治嶷妄言罪。

事已止矣，而吕宋人终自疑，谓天朝将袭取其国，诸流寓者为内应，潜谋杀之。

明年，声言发兵侵旁国，厚价市铁器。华人贪利尽鬻之，于是家无寸铁。酋乃下令录华人姓名，分三百人为一院，入即歼之。事稍露，华人群走菜园。酋发兵攻，众无兵仗，死无算，奔大仑山。蛮人复来攻，众殊死斗，蛮兵少挫。酋旋悔，遣使议和。众疑其伪，扑杀之。酋大怒，敛众入城，设伏城旁。众饥甚，悉下山攻城。

伏发，众大败，先后死者二万五千人。酋寻出令，诸所掠华人赀，悉封识贮库。移书闽中守臣，言华人将谋乱，不得已先之，请令死者家属往取其孥与帑。巡抚徐学聚等亟告变于朝，帝惊悼，下法司议奸徒罪。三十二年十二月议上，帝曰：“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学聚等乃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归，竟不能讨也。其后，华人复稍稍往，而蛮人利中国互市，亦不拒，久之复成聚。

时佛郎机已并满剌加，益以吕宋，势愈强，横行海外，遂据广东香山澳，筑城以居，与民互市，而患复中于粤矣。

合猫里，海中小国也。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饶鱼虫，人知耕稼。永乐三年九月遣使附爪哇使臣朝贡。其国又名猫里务，近吕宋，商舶往来，渐成富壤。华人入其国，不敢欺陵，市法最平，故华人为之语曰：“若要富，须往猫里务。”有网巾礁老者，最凶悍，海上行劫，舟若飘风，遇之无免者。然特恶商舶不至其地，偶有至者，待之甚善。猫里务后遭寇掠，人多死伤，地亦贫困。商人虑为礁老所劫，鲜有赴者。

美洛居，俗讹为米六合，居东海中，颇称饶富。酋出，威仪甚备，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发，，女椎结。地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栋，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独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华人多市易。

万历时，佛郎机来攻，其酋战败请降，乃宥令复位，岁以丁香充贡，不设戍兵而去。已，红毛番横海上，知佛郎机兵已退，乘虚直抵城下，执其酋，语之曰：“若善事我，我为若主，殊胜佛郎机也。”酋不得已听命，复位如故。佛郎机酋闻之大怒，率兵来攻，道为华人所杀，语具《吕宋传》。

时红毛番虽据美洛居，率一二岁率众返国，既返复来。佛郎机酋子既袭位，欲竟父志，大举兵来袭，值红毛番已去，遂破美洛居，杀其酋，立己所亲信主之。无何，红毛番至，又破其城，逐佛郎机所立酋，而立美洛居故王之子。自是，岁构兵，人不堪命。华人流寓者，游说两国，令各罢兵，分国中万老高山为界，山以北属红毛番，南属佛郎机，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为两国所分。

沙瑶，与呐哔啴连坏。呐哔啴在海畔，沙瑶稍纡入山隈，皆与吕宋近。男女蓄发椎结，男子用履，妇女跣足。以板为城，竖木覆茅为室。崇释教，多建礼拜寺。

男女之禁甚严，夫行在前，其妇与人嘲笑，夫即刃其妇，所嘲笑之人不敢逃，任其刺割。盗不问大小，辄论死。孕妇将产，以水灌之，且以水涤其子，置水中，生而与水习矣。物产甚薄，华人商其地，所携仅磁器、锅釜之类，重者至布而止。后佛郎机据吕宋，多侵夺邻境，惟二国号令不能及。

鸡笼山在彭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去泉州甚迩。地多深山大泽，聚落星散。无君长，有十五社，社多者千人，少或五六百人。无徭赋，以子女多者为雄，听其号令。虽居海中，酷畏海，不善操舟，老死不与领国往来。

永乐时，郑和遍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远避不至。和恶之，家贻一铜铃，俾挂诸项，盖拟之狗国也。其后，人反宝之，富者至掇数枚，曰：“此祖宗所遗。”俗尚勇，暇即习走，日可数百里，不让奔马。足皮厚数分，履荆棘如平地。

男女椎结，裸逐无所避。女或结草裙蔽体，遇长老则背身而立，俟过乃行。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断脣旁齿以为饰，手足皆刺文，众社毕贺，费不赀。贫者不任受贺，则不敢刺。四序，以草青为岁首。土宜五谷，而不善水田。谷种落地，则止杀，谓行好事，助天公，乞饭食。既收获，即标竹竿于道，谓之插青，此时逢外人便杀矣。村落相仇，刻期而后战，勇者数人前跳，被杀则立散。其胜者，众贺之，曰：“壮士能杀人也。”其负者，家众亦贺之，曰：“壮士不畏死也。次日，即和好如初。地多竹，大至数拱，长十丈，以竹构屋，覆之以茅，广且长，聚族而居。无历日、文字，有大事集众议之。善用镖枪，竹柄铁镞，銛甚，试鹿鹿毙，试虎虎亦毙。

性既畏海，捕鱼则于溪涧。冬月聚众捕鹿，镖发辄中，积如丘山。独不食鸡雉，但取其毛以为饰。中多大溪，流入海，水澹，故其外名淡水洋。

嘉靖末，倭寇扰闽，大将戚继光败之。倭遁居于此，其党林道乾从之。已，道乾惧为倭所并，又惧官军追击，扬帆直抵浡泥，攘其边地以居，号道乾港。而鸡笼遭倭焚掠，国遂残破。初悉居海滨，既遭倭难，稍稍避居山后。忽中国渔舟从魍港飘至，遂往来通贩，以为常。至万历末，红毛番泊舟于此，因事耕凿，设阛阓，称台湾焉。

崇祯八年，给事中何楷陈靖海之策，言：“自袁进、李忠、杨禄、杨策、郑芝龙、李魁奇、钟斌、刘香相继为乱，海上岁无宁息。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

其窟维何？台湾是也。台湾在彭湖岛外，距漳、泉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初，贫民时至其地，规鱼盐之利，后见兵威不及，往往聚而为盗。近则红毛筑城其中，与奸民互市，屹然一大部落。墟之之计，非可干戈从事，必严通海之禁，俾红毛无从谋利，奸民无从得食，出兵四犯，我师乘其虚而击之，可大得志。红毛舍此而去，然后海氛可靖也。”时不能用。

其地，北自鸡笼，南至浪峤，可一千余里。东自多罗满，西至王城，可九百余里。水道，顺风，自鸡笼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达。自台湾港至彭湖屿，四更可达。自彭湖至金门，七更可达。东北至日本，七十更可达。南至吕宋，六十更可达。

盖海道不可以里计，舟人分一昼夜为十更，故以更计道里云。

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时有婆罗国，高宗时常入贡。

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四年十二月，其国东、西二王并遣使奉表朝贡。明年又贡。

其地负山面海，崇释教，恶杀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王薙发，裹金绣巾，佩双剑，出入徒步，从者二百余人。有礼拜寺，每祭用牺。厥贡玳瑁、玛瑙、砗磲、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黄蜡、黑小厮。

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所赐。

民间嫁娶，必请此印印背上，以为荣。后佛郎机横，举兵来击。王率国人走入山谷中，放药水，流出，毒杀其人无算，王得返国。佛郎机遂犯吕宋。

麻叶甕，在西南海中。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赍玺书赐物，招谕其国，迄不朝贡。

自占城灵山放舟，顺风十昼夜至交栏山，其西南即麻叶甕。山峻地平，田膏腴，收获倍他国。煮海为盐，酿蔗为酒。男女椎结，衣长衫，围之以布。俗尚节义，妇丧夫，剺面剃发，绝粒七日，与尸同寝，多死。七日不死，则亲戚劝以饮食，终身不再嫁。或于焚尸日，亦赴火自焚。产玳瑁、木棉、黄蜡、槟榔、花布之属。

交栏山甚高广，饶竹木。元史弼、高兴伐爪哇，遭风至此山下，舟多坏，乃登山伐木重造，遂破爪哇。其病卒百余，留养不归，后益蕃衍，故其地多华人。

又有葛卜及速儿米囊二国，亦永乐三年遣使持玺书赐物招谕，竟不至。

古麻剌朗，东南海中小国也。永乐十五年九月遣中官张谦赍敕抚谕其王干剌义亦奔敦，赐之绒锦、纟宁丝、纱罗。十八年八月，王率妻子、陪臣随谦来朝，贡方物，礼之如苏禄国王。王言：“臣愚无知，虽为国人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赐封诰，仍其国号。”从之，乃赐以印诰、冠带、仪仗、鞍马及文绮、金织袭衣，妃以下并有赐。明年正月辞还，复赐金银钱、文绮、纱罗、彩帛、金织袭衣、麒麟衣，妃以下赐有差。王还至福建，遘疾卒。遣礼部主事杨善谕祭，谥曰康靖，有司治坟，葬以王礼。命其子剌苾嗣为王，率众归，赐钞币。

冯嘉施兰，亦东洋中小国。永乐四年八月，其酋嘉马银等来朝，贡方物，赐钞币有差。六年四月，其酋玳瑁、里欲二人，各率其属朝贡，赐二人钞各百锭、文绮六表里，其从者亦有赐。八年复来贡。

文郎马神，以木为城，其半倚山。酋蓄绣女数百人。出乘象，则绣女执衣履、刀剑及槟榔盘以从。或泛舟，则酋趺坐床上，绣女列坐其下，与相向，或用以刺舟，威仪甚都。民多缚木水上，筑室以居，如三佛齐。男女用五色布缠头，腹背多袒，或著小袖衣，蒙头而入，下体围以幔。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磁器。

尤好磁甕，画龙其外，死则贮甕中以葬。其俗恶淫，奸者论死。华人与女通，辄削其发，以女配之，永不听归。女苦发短，问华人何以致长，绐之曰：“我用华水沐之，故长耳。”其女信之，竞市船中水以沐。华人故靳之，以为笑端。女或悦华人，持香蕉、甘蔗、茉莉相赠遗，多与之调笑。然惮其法严，无敢私通者。

其深山中有村名乌笼里惮，其人尽生尾，见人辄掩面走避。然地饶沙金，商人持货往市者，击小铜鼓为号，置货地上，即引退丈许。其人乃前视，当意者，置金于旁。主者遥语欲售，则持货去，否则怀金以归，不交言也。所产有犀牛、孔雀、鹦鹉、沙金、鹤顶、降香、蜡、藤席、惸藤、荜拨、血竭、肉荳蔻、麞皮诸物。

邻境有买哇柔者，性凶狠，每夜半盗斩人头以去，装之以金。故商人畏之，夜必严更以待。

始，文郎马神酋有贤德，待商人以恩信。子三十一人，恐扰商舶，不令外出。

其妻乃买哇柔酋长之妹，生子袭父位，听其母族之言，务为欺诈，多负商人价直，自是赴者亦稀。

## 列传第二百十二 外国五

○占城宾童龙 真腊 暹罗 爪哇阇婆 苏吉丹 碟里 日罗夏治三佛齐占城居南海中，自琼州航海顺风一昼夜可至，自福州西南行十昼夜可至，即周越裳地。秦为林邑，汉为象林县。后汉末，区连据其地，始称林邑王。自晋至隋仍之。唐时，或称占不劳，或称占婆，其王所居曰占城。至德后，改国号曰环。迄周、宋，遂以占城为号，朝贡不替。元世祖恶其阻命，大举兵击破之，亦不能定。

洪武二年，太祖遣官以即位诏谕其国。其王阿荅阿者先已遣使奉表来朝，贡象虎方物。帝喜，即遣官赍玺书、《大统历》、文绮、纱罗，偕其使者往赐，其王复遣使来贡。自后或比岁贡，或间岁，或一岁再贡。未几，命中书省管勾甘桓、会同馆副使路景贤赍诏，封阿荅阿者为占城国王，赐彩币四十、《大统历》三千。三年遣使往祀其山川，寻颁科举诏于其国。

初，安南与占城构兵，天子遣使谕解，而安南复相侵。四年，其王奉金叶表来朝，长尺余，广五寸，刻本国字。馆人译之，其意曰：“大明皇帝登大宝位，抚有四海，如天地覆载，日月照临。阿荅阿者譬一草木尔，钦蒙遣使，以金印封为国王，感戴忻悦，倍万恒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扰疆域，杀掠吏民。伏愿皇帝垂慈，赐以兵器及乐器、乐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声教所被，输贡之地，庶不敢欺陵。”帝命礼部谕之曰：“占城、安南并事朝廷，同奉正朔，乃擅自构兵，毒害生灵，既失事君之礼，又乖交邻之道。已咨安南国王，令即日罢兵。本国亦宜讲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请兵器，于王何吝，但两国互构而赐占城，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乐器、乐人，语音殊异，难以遣发。尔国有晓华言者，其选择以来，当令肄习。”因命福建省臣勿徵其税，示怀柔之意。

六年，贡使言：“海寇张汝厚、林福等自称元帅，剽劫海上。国主击破之，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谨奉献。”帝嘉之，命给赐加等。冬，遣使献安南之捷。帝谓省臣曰：“去冬，安南言占城犯境；今年，占城谓安南扰边，未审曲直。可遣人往谕，各罢兵息民，毋相侵扰。”十年与安南王陈耑大战，耑败死。十二年，贡使至都，中书不以时奏。帝切责丞相胡惟庸、汪广洋，二人遂获罪。遣官赐王《大统历》及衣币，令与安南修好罢兵。

十三年遣使贺万寿节。帝闻其与安南水战不利，赐敕谕曰：“曩者安南兵出，败于占城。占城乘胜入安南，安南之辱已甚。王能保境息民，则福可长享；如必驱兵苦战，胜负不可知，而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他日悔之，不亦晚乎？”十六年贡象牙二百枝及方物。遣官赐以勘合、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十九年遣子宝部领诗那日忽来朝，贺万寿节，献象五十四，皇太子亦有献。帝嘉其诚，赐赉优渥，命中官送还。明年复贡象五十一及伽南、犀角诸物，帝加宴赉。还至广东，复命中官宴饯，给道里费。

真腊贡象，占城王夺其四之一，其他失德事甚多。帝闻之，怒。二十一年夏，命行人董绍敕责之。绍未至，而其贡使抵京。寻复遣使谢罪，乃命宴赐如制。

时阿荅阿者失道，大臣阁胜怀不轨谋，二十三年弑王自立。明年遣太师奉表来贡，帝恶其悖逆，却之。三十年后，复连入贡。

成祖即位，诏谕其国。永乐元年，其王占巴的赖奉金叶表朝贡，且告安南侵掠，请降敕戒谕。帝可之，遣行人蒋宾兴、王枢使其国，赐以绒、锦、织金文绮、纱罗。

明年，以安南王胡牴奏，诏戢兵，遣官谕占城王。而王遣使奏：“安南不遵诏旨，以舟师来侵，朝贡人回，赐物悉遭夺掠。又畀臣冠服、印章，俾为臣属。且已据臣沙离牙诸地，更侵掠未已，臣恐不能自存。乞隶版图，遣官往治。”帝怒，敕责胡牴，而赐占城王钞币。

四年贡白象方物，复告安南之难。帝大发兵往讨，敕占城严兵境上，遏其越逸，获者即送京师。五年攻取安南所侵地，获贼党胡烈、潘麻休等献俘阙下，贡方物谢恩。帝嘉其助兵讨逆，遣中官王贵通赍敕及银币赐之。

六年，郑和使其国。王遣其孙舍杨该贡象及方物谢恩。十年，其贡使乞冠带，予之。复命郑和使其国。

十三年，王师方征陈季扩，命占城助兵。尚书陈洽言：“其王阴怀二心，愆期不进，反以金帛、战象资季扩，季扩以黎苍女遗之。复约季扩舅陈翁挺侵升华府所辖四州十一县地。厥罪维均，宜遣兵致讨。”帝以交址初平，不欲劳师，但赐敕切责，俾还侵地，王即遣使谢罪。十六年，遣其孙舍那挫来朝。命中官林贵、行人倪俊送归，有赐。

宣德元年，行人黄原昌往颁正朔，绳其王不恪，却所酬金币以归，擢户部员外郎。

正统元年，琼州知府程莹言：“占城比年一贡，劳费实多。乞如暹罗诸国例，三年一贡。”帝是之，敕其使如莹言，赐王及妃彩币。然番人利中国市易，虽有此令，迄不遵。

六年，王占巴的赖卒，其孙摩诃贲该以遗命遣王孙述提昆来朝贡，且乞嗣位。

乃遣给事中管曈、行人吴惠赍诏，封为王，新王及妃并有赐。七年春，述提昆卒于途，帝悯之，遣官赐祭。八年遣从子且扬乐催贡舞牌旗黑象。

十一年，敕谕摩诃贲该曰：“迩者，安南王黎浚遣使奏王欺其孤幼，曩已侵升、华、思、义四州，今又屡攻化州，掠其人畜财物。二国俱受朝命，各有分疆，岂可兴兵构怨，乖睦邻保境之义。王宜祗循礼分，严饬边臣，毋恣肆侵轶，贻祸生灵。”

并谕安南严行备御，毋挟私报复。先是，定三年一贡之例，其国不遵。及诘其使者，则云：“先王已逝，前敕无存，故不知此令。”是岁，贡使复至，再敕王遵制，赐王及妃彩币。冬复遣使来贡。

十二年，王与安南战，大败被执。故王占巴的赖侄摩诃贵来遣使奏：“先王抱疾，曾以臣为世子，欲令嗣位。臣时年幼，逊位于舅氏摩诃贲该。后屡兴兵伐安南，致敌兵入旧州古垒等处，杀掠人畜殆尽，王亦被擒。国人以臣先王之侄，且有遗命，请臣代位。辞之再三，不得已始于府前治事。臣不敢自专，伏候朝命。”乃遣给事中陈谊、行人薛干封为王，谕以保国交邻，并谕国中臣民共相辅翼。十三年敕安南送摩诃贲该还国，不奉命。

景泰三年遣使来贡，且告王讣。命给事中潘本愚、行人边永封其弟摩诃贵由为王。

天顺元年入贡，赐其正副使钑花金带。二年，王摩诃槃罗悦新立，遣使奉表朝贡。四年复贡，自正使以下赐纱帽及金银角带有差。使者诉安南见侵，因敕谕安南王。九月，使来，告王丧。命给事中黄汝霖、行人刘恕封王弟槃罗茶全为王。

八年入贡。宪宗嗣位，应颁赐蕃国锦币，礼官请付使臣赍回，从之。使者复诉安南见侵，求索白象。乞如永乐时，遣官安抚，建立界牌石，以杜侵陵。兵部以两国方争，不便遣使，乞令使臣归谕国王，务循礼法，固封疆，捍外侮，毋轻构祸，从之。

成化五年入贡。时安南索占城犀象、宝货，令以事天朝之礼事之。占城不从，大举往伐。七年破其国，执王槃罗茶全及家属五十余人，劫印符，大肆焚掠，遂据其地。王弟槃罗茶悦逃山中，遣使告难。兵部言：“安南吞并与国，若不为处分，非惟失占城归附之心，抑恐启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赍敕宣谕，还其国王及眷属。”

帝虑安逆命，令俟贡使至日，赐敕责之。

八年，以槃罗茶悦请封，命给事中陈峻、行人李珊持节往。峻等至新州港，守者拒之，知其国已为安南所据，改为交南州，乃不敢入。十年冬还朝。

安南既破占城，复遣兵执槃罗茶悦，立前王孙斋亚麻弗菴为王，以国南边地予之。十四年，遣使朝贡请封，命给事中冯义、行人张瑾往封之。义等多携私物，既至广东，闻斋亚麻弗菴已死，其弟古来遣使乞封。义等虑空还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孙请封之后，即为古来所杀，安南以伪敕立其国人提婆苔为王。义等不俟奏报，辄以印币授提婆苔封之，得所赂黄金百余两，又往满剌加国尽货其私物以归。义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并上伪敕于朝。

十七年，古来遣使朝贡，言：“安南破臣国时，故王弟槃罗茶悦逃居佛灵山。

比天使赍封诰至，已为贼人执去，臣与兄斋亚麻弗菴潜窜山谷。后贼人畏惧天威，遣人访觅臣兄，还以故地。然自邦都郎至占腊止五处，臣兄权国未几，遽尔陨殁。

臣当嗣立，不敢自专，仰望天恩，赐之册印。臣国所有土地本二十七处，四府、一州、二十二县。东至海，南至占腊，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本喇补，凡三千五百余里。

乞特谕交人，尽还本国。”章下廷议，英国公张懋等请特遣近臣有威望者二人往使。

时安南贡使方归，即赐敕诘责黎灏，令速还地，毋抗朝命。礼官乃劾瑾擅封，执下诏狱，具得其情，论死。时古来所遣使臣在馆，召问之，云：“古来实王弟，其王病死，非弑。提婆苔不知何人。”乃命使臣暂归广东，俟提婆苔使至，审诚伪处之。

使臣候命经年，提婆苔使者不至，乃令还国。

二十，年敕古来抚谕提婆苔，使纳原降国王印，宥其受伪封之罪，仍为头目。

提婆苔不受命，乃遣给事中李孟旸、行人叶应册封古来为国王。孟旸等言：“占城险远，安南构兵未已，提婆苔又窃据其地，稍或不慎，反损国威。宜令来使传谕古来，诣广东受封，并敕安南悔祸。”从之。古来乃自老挝挈家赴崖州，孟旸竣封事而返。古来又欲躬诣阙廷，奏安南之罪。二十三年，总督宋旻以闻。廷议遣大臣一人往劳，檄安南存亡继绝，迎古来返占城。帝报可，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往。至广东，即传檄安南，宣示祸福。募健卒二千人，驾海舟二十艘，护古来还国。安南以滽大臣奉特遣，不敢抗，古来乃得入。

明年，弘治改元，遣使入贡。二年遣弟卜古良赴广东，言：“安南仍肆侵陵，乞如永乐时遣将督兵守护。”总督秦纮等以闻。兵部言：“安南、占城皆《祖训》所载不征之国。永乐间命将出师，乃正黎贼弑逆之罪，非以邻境交恶之故。今黎灏修贡惟谨，古来肤受之醖，容有过情，不可信其单词，劳师不征之国。宜令守臣回咨，言近交人杀害王子古苏麻，王即率众败之，仇耻已雪。王宜自强修政，抚飖国人，保固疆圉，仍与安南敦睦修好。其余嫌细故，悉宜捐除。倘不能自强，专藉朝廷发兵渡海，代王守国，古无是理。”帝如其言。三年遣使谢恩。其国自残破后，民物萧条，贡使渐稀。

十二，年遣使奏：“本国新州港之地，仍为安南侵夺，患方未息。臣年已老，请及臣未死，命长子沙古卜洛袭封，庶他日可保国土。”廷议：“安南为占城患，已非一日。朝廷尝因占城之醖，累降玺书，曲垂诲谕。安南前后奏报，皆言祗承朝命，土地人民，悉已退还。然安南辨释之语方至，而占城控诉之词又闻，恐真有不获已之情。宜仍令守臣切谕安南，毋贪人土地，自贻祸殃，否则议遣偏师往问其罪。

至占城王长子，无父在袭封之理。请令先立为世子摄国事，俟他日当袭位时，如例请封。”帝报允。寻遣王孙沙不登古鲁来贡。

十八年，古来卒。子沙古卜洛遣使来贡，不告父丧，但乞命大臣往其国，仍以新州港诸地封之。别有占夺方舆之奏，微及父卒事。给事中任良弼等言：“占城前因国土削弱，假贡乞封，仰仗天威，詟伏邻国。其实国王之立不立，不系朝廷之封不封也。今称古来已殁，虚实难知。万一我使至彼，古来尚存，将遂封其子乎？抑义不可而已乎？迫胁之间，事极难处。如往时科臣林霄之使满剌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饿而死，迄不能问其罪。君命国威，不可不慎。大都海外诸蕃，无事则废朝贡而自立，有事则假朝贡而请封。今者贡使之来，岂急于求封，不过欲复安南之侵地，还粤东之逃人耳。夫安南侵地，玺书屡谕归还，占据如故。今若再谕，彼将玩视之，天威亵矣。倘我使往封占城，羁留不遣，求为处分，朝廷将何以应？又或拘我使者，令索逃人，是以天朝之贵臣，质于海外之蛮邦。宜如往年古来就封广东事，令其领敕归国，于计为便。”礼部亦以古来存亡未明，请令广东守臣移文占城勘报，从之，既而封事久不行。

正德五年，沙古卜洛遣叔父沙系把麻入贡，因请封。命给事中李贯、行人刘廷瑞往。贯抵广东惮行，请如往年古来故事，令其使臣领封。廷议：“遣官已二年，今若中止，非兴灭继绝义。倘其使不愿领封，或领归而受非其人，重起事端，益伤国体，宜令贯等亟往。”贯终惮行，以乏通事、火长为词。廷议令广东守臣采访其人，如终不得，则如旧例行。贯复设词言：“臣奉命五载，似惮风波之险，殊不知占城自古来被逐后，窜居赤坎邦都郎，国非旧疆，势不可往。况古来乃前王斋亚麻弗菴之头目，杀王而夺其位。王有三子，其一尚存，义又不可。律以《春秋》之法，虽不兴问罪之师，亦必绝朝贡之使。奈何又为采访之议，徒延岁月，于事无益。”

广东巡按丁楷亦附会具奏，廷议从之。十年令其使臣赍敕往，自是遂为故事，其国贡使亦不常至。

嘉靖二十二年遣王叔沙不登古鲁来贡，诉数为安南侵扰，道阻难归。乞遣官护送还国，报可。

其国无霜雪，四时皆似夏，草木常青。民以渔为业，无二麦，力穑者少，故收获薄。国人皆食槟榔，终日不离口。不解朔望，但以月生为初，月晦为尽，不置闰。

分昼夜为十更，非日中不起，非夜分不卧，见月则饮酒、歌舞为乐。无纸笔，用羊皮槌薄熏黑，削细竹蘸白灰为字，状若蚯蚓。有城郭甲兵，人性狠而狡，贸易多不平。户皆北向，民居悉覆茅檐，高不得过三尺。部领分差等，门高卑亦有限。饮食秽污，鱼非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人体黑，男蓬头，女椎结，俱跣足。

王，琐里人，崇释教。岁时采生人胆入酒中，与家人同饮，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胆”。其国人采以献王，又以洗象目。每伺人于道，出不意急杀之，取胆以去。

若其人惊觉，则胆已先裂，不足用矣。置众胆于器，华人胆辄居上，故尤贵之。五六月间，商人出，必戒备。王在位三十年，则避位入深山，以兄弟子侄代，而己持斋受戒，告于天曰：“我为君无道，愿狼虎食我，或病死。”居一年无恙，则复位如初。国中呼为“昔嚟马哈剌”，乃至尊至圣之称也。

国不甚富，惟犀象最多。乌木、降香，樵以为薪。棋柟香独产其地一山，酋长遣人守之，民不得采，犯者至断手。

有鳄鱼潭，狱疑不决者，令两造骑牛过其旁，曲者，鱼辄跃而食之，直者，即数往返，不食也。有尸头蛮者，一名尸致鱼，本妇人，惟无瞳神为异。夜中与人同寝，忽飞头食人秽物，来即复活。若人知而封其颈，或移之他所，其妇即死。国设厉禁，有而不告者，罪及一家。

宾童龙国，与占城接壤。或言如来入舍卫国乞食，即其地。气候、草木、人物、风土，大类占城，惟遭丧能持服，葬以僻地，设斋礼佛，婚姻偶合。酋出入乘象或马，从者百余人，前后赞唱。民编茅覆屋。货用金、银、花布。

有昆仑山，节然大海中，与占城及东、西竺鼎峙相望。其山方广而高，其海即曰昆仑洋。诸往西洋者，必待顺风，七昼夜始得过，故舟人为之谚曰：“上怕七州，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无异产。

人皆穴居巢处，食果实鱼虾，无室庐井灶。

真腊，在占城南，顺风三昼夜可至。隋、唐及宋皆朝贡。宋庆元中，灭占城而并其地，因改国名曰占腊。元时仍称真腊。

洪武三年，遣使臣郭徵等赍诏抚谕其国。四年，其国巴山王忽尔那遣使进表，贡方物，贺明年正旦。诏赐《大统历》及彩币，使者亦给赐有差。六年进贡。十二年，王参答甘武者持达志遣使来贡，宴赐如前。十三年复贡。十六年遣使赍勘合文册赐其王。凡国中使至，勘合不符者，即属矫伪，许絷缚以闻。复遣使赐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其王遣使来贡。十九年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磁器往赐。

明年，敬等还，王遣使贡象五十九、香六万斤。寻遣使赐其王镀金银印，王及妃皆有赐。其王参烈实{田比}邪甘菩者遣使贡象及方物。明年复贡象二十八、象奴三十四人、番奴四十五人，谢赐印之恩。二十二年三贡。明年复贡。

永乐元年，遣行人蒋宾兴、王枢以即位诏谕其国。明年，王参烈婆{田比}牙遣使来朝，贡方物。初，中官使真腊，有部卒三人潜遁，索之不得，王以其国三人代之，至是引见。帝曰：“华人自逃，于彼何预而责偿？且语言不通，风土不习，吾焉用之？”命赐衣服及道里费，遣还。三年遣使来贡，告故王之丧。命鸿胪序班王孜致祭，给事中毕进、中官王琮赍诏封其嗣子参烈昭平牙为王。进等还，嗣王遣使偕来谢恩。六年、十二年再入贡。使者以其国数被占城侵扰，久留不去。帝遣中官送之还，并敕占城王罢兵修好。十五年、十七年并入贡。宣德、景泰中，亦遣使入贡。自后不常至。

其国城隍周七十余里，幅员广数千里。国中有金塔、金桥、殿宇三十余所。王岁时一会，罗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于前，名曰百塔洲。盛食以金盘、金椀，故有“富贵真腊”之谚。民俗富饶。天时常热，不识霜雪，禾一岁数稔。男女椎结，穿短衫，围梢布。刑有劓、刖、刺配，盗则去手足。番人杀唐人罪死；唐人杀番人则罚金，无金则鬻身赎罪。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婚嫁，两家俱八日不出门，昼夜燃灯。人死置于野，任乌鸢食，俄顷食尽者，谓为福报。

居丧，但髡其发，女子则额上剪发如钱大，曰用此报亲。文字以麂鹿杂皮染黑，用粉为小条画于上，永不脱落。以十月为岁首，闰悉用九月。夜分四更。亦有晓天文者，能算日月薄蚀。其地谓儒为班诘，僧为苎姑，道为八思。班诘不知读何书，由此入仕者为华贯。先时项挂一白线以自别，既贵曳白如故。俗尚释教，僧皆食鱼、肉，或以供佛，惟不饮酒。其国自称甘孛智，后讹为甘破蔗，万历后又改为柬埔寨。

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后分为罗斛、暹二国。

暹土瘠不宜稼，罗斛地平衍，种多获，暹仰给焉。元时，暹常入贡。其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暹罗斛国。

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四年，其王参烈昭{田比}牙遣使奉表，与宗俊等偕来，贡驯象、六足龟及方物，诏赐其王锦绮及使者币帛有差。已，复遣使贺明年正旦，诏赐《大统历》及彩币。五年贡黑熊、白猿及方物。明年复来贡。

其王之姊参烈思宁别遣使进金叶表，贡方物于中宫，却之。已而其姊复遣使来贡，帝仍却之，而宴赉其使。时其王懦而不武，国人推其伯父参烈宝{田比}邪思里哆啰禄主国事，遣使来告，贡方物，宴赉如制。已而新王遣使来贡、谢恩，其使者亦有献，帝不纳。已，遣使贺明年正旦，贡方物，且献本国地图。

七年，使臣沙里拔来贡。言去年舟次乌猪洋，遭风坏舟，飘至海南，赖官司救护，尚存飘余兜罗绵、降香、苏木诸物进献，广东省臣以闻。帝怪其无表，既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其为番商，命却之。谕中书及礼部臣曰：“古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惟高丽颇知礼乐，故令三年一贡。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浡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诸国，入贡既频，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

然而来者不止。其世子苏门邦王昭禄群膺亦遣使上笺于皇太子，贡方物。命引其使朝东宫，宴赉遣之。八年再入贡。其旧明台王世子昭孛罗局亦遣使奉表朝贡，宴赉如王使。

十年，昭禄群膺承其父命来朝。帝喜，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赍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并赐世子衣币及道里费。自是，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比年一贡，或一年两贡。至正统后，或数年一贡云。

十六年，赐勘合文册及文绮、磁器，与真腊等。二十年贡胡椒一万斤、苏木一万斤。帝遣官厚报之。时温州民有市其沉香诸物者，所司坐以通番，当弃市。帝曰：“温州乃暹罗必经之地，因其往来而市之，非通番也。”乃获宥。二十一，年贡象三十、番奴六十。二十二年，世子昭禄群膺遣使来贡。二十三，年贡苏木、胡椒、降香十七万斤。

二十八年，昭禄群膺遣使朝贡，且告父丧。命中官赵达等往祭，敕世子嗣王位，赐赉有加。谕曰：“朕自即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较之于今，暹罗最近。

迩者使至，知尔先王已逝。王绍先三之绪，有道于邦家，臣民懽怿。兹特遣人锡命，王其罔失法度，罔淫于乐，以光前烈。钦哉。”成祖即位，诏谕其国。永乐元年赐其王昭禄群膺哆啰谛剌驼纽镀金银印，其王即遣使谢恩。六月，以上高皇帝尊谥，遣官颁诏，有赐。八月复命给事中王哲、行人成务赐其王锦绮。九月命中官李兴等赍敕，劳赐其王，其文武诸臣并有赐。

二年有番船飘至福建海岸，诘之，乃暹罗与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货以闻，帝曰：“二国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风，正宜怜惜，岂可因以为利。所司其治舟给粟，俟风便遣赴琉球。”是月，其王以帝降玺书劳赐，遣使来谢，贡方物。赐赍有加，并赐《列女传》百册。使者请颁量衡为国永式，从之。

先是，占城贡使返，风飘其舟至彭亨，暹罗索取其使，羁留不遣。苏门答剌及满剌加又诉暹罗恃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帝降敕责之曰：“占城、苏门答剌、满剌加与尔俱受朝命，安得逞威拘其贡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可为鉴戒。其即返占城使者，还苏门答剌、满剌加印诰。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时暹罗所遣贡使，失风飘至安南，尽为黎贼所杀，止余孛黑一人。后官军征安南，获之以归。帝悯之，六年八月命中官张原送还国，赐王币帛，令厚恤被杀者之家。九月，中官郑和使其国，其王遣使贡方物，谢前罪。

七年，使来祭仁孝皇后，命中官告之几筵。时奸民何八观等逃入暹罗，帝命使者还告其主，毋纳逋逃。其王即奉命遣使贡马及方物，并送八观等还，命张原赍敕币奖之。十年命中官洪保等往赐币。

十四年，王子三赖波罗摩剌答刂的赖遣使告父之丧。命中官郭文往祭，别遣官赍诏封其子为王，赐以素锦、素罗，随遣使谢恩。十七年命中官杨敏等护归。以暹罗侵满剌加，遣使责令辑睦，王复遣使谢罪。宣德八年，王悉里麻哈赖遣使朝贡。

初，其国陪臣柰三鐸等贡舟次占城新州港，尽为其国人所掠。正统元年，柰三鐸潜附小舟来京，诉占城劫掠状。帝命召占城使者与相质。使者无以对，乃敕占城王，令尽还所掠人物。已，占城移咨礼部言：“本国前岁遣使往须文达那，亦为暹罗贼人掠去，必暹罗先还所掠，本国不敢不还。”三年，暹罗贡使又至，赐敕晓以此意，令亟还占城人物。十一年，王思利波罗麻那惹智剌遣使入贡。

景泰四年，命给事中刘洙、行人刘泰祭其故王波罗摩剌答刂的赖，封其嗣子把罗兰米孙剌为王。天顺元年赐其贡使钑花金带。六年，王孛剌蓝罗者直波智遣使朝贡。

成化九年，贡使言天顺元年所颁勘合，为虫所蚀，乞改给，从之。十七年，贡使还，至中途窃买子女，且多载私盐，命遣官戒谕诸番。先是，汀州人谢文彬，以贩盐下海，飘入其国，仕至坤岳，犹天朝学士也。后充使来朝，贸易禁物，事觉下吏。

十八年遣使朝贡，且告父丧，命给事中林霄、行人姚隆往封其子国隆勃剌略坤息剌尤地为王。弘治十年入贡。时四夷馆无暹罗译字官，阁臣徐溥等请移牒广东，访取能通彼国言语文字者，赴京备用，从之。正德四年，暹罗船有飘至广东者，市舶中官熊宣与守臣议，税其物供军需。事闻，诏斥宣妄揽事柄，撤还南京。十年进金叶表朝贡，馆中无识其字者。阁臣梁储等请选留其使一二人入馆肄习，报可。嘉靖元年，暹罗、占城货船至广东。市舶中官牛荣纵家人私市，论死如律。三十二年遣使贡白象及方物，象死于途，使者以珠宝饰其牙，盛以金盘，并尾来献。帝嘉其意，厚遣之。

隆庆中，其邻国东蛮牛求婚不得，惭怒，大发兵攻破其国。王自经，掳其世子及天朝所赐印以归。次子嗣位，奉表请印，予之。自是为东蛮牛所制，嗣王励志复仇。万历间，敌兵复至，王整兵奋击，大破之，杀其子，余众宵遁，暹罗由是雄海上。移兵攻破真腊，降其王。从此岁岁用兵，遂霸诸国。

六年遣使入贡。二十年，日本破朝鲜，暹罗请潜师直捣日本，牵其后。中枢石星议从之，两广督臣萧彦持不可，乃已。其后，奉贡不替。崇祯十六年犹入贡。

其国，周千里，风俗劲悍，习于水战。大将用圣铁裹身，刀矢不能入。圣铁者，人脑骨也。王，琐里人。官分十等。自王至庶民，有事皆决于其妇。其妇人志量，实出男子上。妇私华人，则夫置酒同饮，恬不为怪，曰：“我妇美，而为华人所悦也。”崇信释教，男女多为僧尼，亦居菴寺，持斋受戒。衣服颇类中国。富贵者，尤敬佛，百金之产，即以其半施之。气候不正，或寒或热，地卑湿，人皆楼居。男女椎结，以白布裹首。富贵者死，用水银灌其口而葬之。贫者则移置海滨，即有群鸦飞啄，俄顷而尽，家人拾其骨号泣而弃之于海，谓之鸟葬。亦延僧设斋礼佛。交易用海。是年不用，则国必大疫。其贡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羽、龟筒、六足龟、宝石、珊瑚、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柴、蔷薇水、碗石、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黄、硫黄、没药、乌爹泥、安息香、罗斛香、速香、檀香、黄熟香、降真香、乳香、树香、木香、丁香、乌香、胡椒、苏木、肉豆蔻、白豆蔻、荜茇、乌木、大枫子及撒哈剌、西洋诸布。其国有三宝庙，祀中官郑和。

爪哇在占城西南。元世祖时，遣使臣孟琪往，黥其面。世祖大举兵伐之，破其国而还。

洪武二年，太祖遣使以即位诏谕其国。其使臣先奉贡于元，还至福建而元亡，因入居京师。太祖复遣使送之还，且赐以《大统历》。三年以平定沙漠颁诏曰：“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莫不欲其安土而乐生。然必中国安，而后四方万国顺附。迩元君妥懽帖木儿，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天下英雄，分裂疆宇。朕悯生民之涂炭，兴举义兵，攘除乱略。天下军民共尊朕居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底定。占城、安南、高丽诸国，俱来朝贡。今年遣将北征，始知元君已没，获其孙买的里八刺，封为崇礼侯。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虑诸蕃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九月，其王昔里八达剌蒲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方物，宴赉如礼。

五年又遣使随朝使常克敬来贡，上元所授宣敕三道。八年又贡。十年，王八达那巴那务遣使朝贡。其国又有东、西二王，东蕃王勿院劳网结，西蕃王勿劳波务，各遣使朝贡。天子以其礼意不诚，诏留其使，已而释还之。十二年，王八达那巴那务遣使朝贡。明年又贡。时遣使赐三佛齐王印绶，爪哇诱而杀之。天子怒，留其使月余，将加罪，已，遣还，赐敕责之。十四年遣使贡黑奴三百人及他方物。明年又贡黑奴男女百人、大珠八颗、胡椒七万五千斤。二十六年再贡。明年又贡。

成祖即位，诏谕其国。永乐元年又遣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赐其王绒、绵、织金文绮、纱罗。使者既行，其西王都马板遣使入贺，复命中官马彬等赐以镀金银印。西王遣使谢赐印，贡方物。而东王孛令达哈亦遣使朝贡，请印，命遣官赐之。

自后，二王并贡。

三年遣中官郑和使其国。明年，西王与东王构兵，东王战败，国被灭。适朝使经东王地，部卒入市，西王国人杀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惧，遣使谢罪。帝赐敕切责之，命输黄金六万两以赎。六年再遣郑和使其国。西王献黄金万两，礼官以输数不足，请下其使于狱。帝曰：“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悉捐之。

自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中官吴宾、郑和先后使其国。时旧港地有为爪哇侵据者，满剌加国王矫朝命索之。帝乃赐敕曰：“前中官尹庆还，言王恭待敕使，有加无替。比闻满剌加国索旧港之地，王甚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有敕谕，王何疑焉。小人浮词，慎勿轻听。”十三年，其王改名扬惟西沙，遣使谢恩，贡方物。时朝使所携卒有遭风飘至班卒儿国者，爪哇人珍班闻之，用金赎还，归之王所。十六年，王遣使朝贡，因送还诸卒。帝嘉之，赐敕奖王，并优赐珍班。自是，朝贡使臣大率每岁一至。

正统元年，使臣马用良言：“先任八谛来朝，蒙恩赐银带。今为亚烈，秩四品，乞赐金带。”从之。闰六月遣古里、苏门答剌、锡兰山、柯枝、天方、加异勒、阿丹、忽鲁谟斯、祖法儿、甘巴里、真腊使臣偕爪哇使臣郭信等同往。赐爪哇敕曰：“王自我先朝，修职勿怠。朕今嗣服，复遣使来朝，意诚具悉。宣德时，有古里等十一国来贡，今因王使者归，令诸使同往。王其加意抚飖，分遣还国，副朕怀远之忱。”五年，使臣回，遭风溺死五十六人，存者八十三人，仍返广东。命所司廪给，俟便舟附归。

八年，广东参政张琰言：“爪哇朝贡频数，供亿费烦，敝中国以事远人，非计。”

帝纳之。其使还，赐敕曰：“海外诸邦，并三年一贡。王亦宜体恤军民，一遵此制。”

十一年复三贡，后乃渐稀。

景泰三年，王巴剌武遣使朝贡。天顺四年，王都马班遣使入贡。使者还至安庆，酗酒，与入贡番僧斗，僧死者六人。礼官请治伴送行人罪，使者敕国王自治，从之。

成化元年入贡。弘治十二年，贡使遭风舟坏，止通事一舟达广东。礼官请敕所司，量予赐赉遣还，其贡物仍进京师，制可。自是贡使鲜有至者。

其国近占城，二十昼夜可至。元师西征，以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发泉州，明年正月即抵其国，相去止月余。宣德七年入贡，表书“一千三百七十六年”，盖汉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国之始也。地广人稠。性凶悍，男子无少长贵贱皆佩刀，稍忤辄相贼，故其甲兵为诸蕃之最。字类琐里，无纸笔，刻于茭曌叶。气候常似夏，稻岁二稔。无几榻匕箸。人有三种：华人流寓者，服食鲜华；他国贾人居久者，亦尚雅洁；其本国人最污秽，好啖蛇蚁虫蚓，与犬同寝食，状黝黑，猱头赤脚。崇信鬼道。杀人者避之三日即免罪。父母死，舁至野，纵犬食之；不尽，则大戚，燔其余。

妻妾多燔以殉。

其国一名莆家龙，又曰下港，曰顺塔。万历时，红毛番筑土库于大涧东，佛郎机筑于大涧西，岁岁互市。中国商旅亦往来不绝。其国有新村，最号饶富。中华及诸番商舶，辐辏其地，宝货填溢。其村主即广东人，永乐九年自遣使表贡方物。

阇婆，古曰阇婆达。宋元嘉时，始朝中国。唐曰诃陵，又曰社婆，其王居阇婆城，宋曰阇婆，皆入贡。洪武十一年，其王摩那驼喃遣使奉表，贡方物，其后不复至。或曰爪哇即阇婆。然《元史爪哇传》不言，且曰：“其风俗、物产无所考。”

太祖时，两国并时入贡，其王之名不同。或本为二国，其后为爪哇所灭，然不可考。

苏吉丹，爪哇属国，后讹为思吉港。国在山中，止数聚落。酋居吉力石。其水潏，舟不可泊。商船但往饶洞，其地平衍，国人皆就此贸易。其与国有思鲁瓦及猪蛮。猪蛮多盗，华人鲜至。

碟里，近爪哇。永乐三年遣使附其使臣来贡。其地尚释教，俗淳少讼，物产甚薄。

日罗夏治，近爪哇。永乐三年遣使附其使臣入贡。国小，知种艺，无盗贼。亦尚释教，所产止苏木、胡椒。

三佛齐，古名干陀利。刘宋孝武帝时，常遣使奉贡。梁武帝时数至。宋名三佛齐，修贡不绝。

洪武三年，太祖遣行人赵述诏谕其国。明年，其王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奉金叶表，随入贡黑熊、火鸡、孔雀、五色鹦鹉、诸香、苾布、兜罗被诸物。诏赐《大统历》及锦绮有差。户部言其货舶至泉州，宜徵税，命勿徵。

六年，王怛麻沙那阿者遣使朝贡，又一表贺明年正旦。时其国有三王。七年，王麻那哈宝林邦遣使来贡。八年正月复贡。九月，王僧伽烈宇兰遣使，随招谕拂菻国朝使入贡。

九年，怛麻沙那阿者卒，子麻那者巫里嗣。明年遣使贡犀牛、黑熊、火鸡、白猴、红缘鹦鹉、龟筒及丁香、米脑诸物。使者言：“嗣子不敢擅立，请命于朝。”

天子嘉其义，命使臣赍印，敕封为三佛齐国王。时爪哇强，已威服三佛齐而役属之，闻天朝封为国王与己埒，则大怒，遣人诱朝使邀杀之。天子亦不能问罪，其国益衰，贡使遂绝。

三十年，礼官以诸蕃久缺贡，奏闻。帝曰：“洪武初，诸蕃贡使不绝。迩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浡泥、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等三十国，以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爪哇王闻知，遣人戒饬，礼送还朝。由是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大琉球且遣子弟入学。凡诸蕃国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今欲遣使爪哇，恐三佛齐中途沮之。闻三佛齐本爪哇属国，可述朕意，移咨暹罗，俾转达爪哇。”于是部臣移牒曰：“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中国四裔之防。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诸蕃，莫不来享。岂意胡惟庸谋乱，三佛齐遂生异心，绐我信使，肆行巧诈。我圣天子一以仁义待诸蕃，何诸蕃敢背大恩，失君臣之礼。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将将十万之师，恭行天罚，易如覆手，尔诸蕃何不思之甚。我圣天子尝曰：‘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皆修臣职，惟三佛齐梗我声教。彼以蕞尔之国，敢倔强不服，自取灭亡。’尔暹罗恪守臣节，天朝眷礼有加，可转达爪哇，令以大义告谕三佛齐，诚能省愆从善，则礼待如初。”时爪哇已破三佛齐，据其国，改其名曰旧港，三佛齐遂亡。国中大乱，爪哇亦不能尽有其地，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有梁道明者，广州南海县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会指挥孙铉使海外，遇其子，挟与俱来。

永乐三年，成祖以行人谭胜受与道明同邑，命偕千户杨信等赍敕招之。道明及其党郑伯可随入朝，贡方物，受赐而还。

四年，旧港头目陈祖义遣子士良，道明遣从子观政并来朝。祖义，亦广东人，虽朝贡，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五年，郑和自西洋还，遣人招谕之。祖义诈降，潜谋邀劫。有施进卿者，告于和。祖义来袭被擒，献于朝，伏诛。时进卿适遣婿丘彦诚朝贡，命设旧港宣慰司，以进卿为使，锡诰印及冠带。自是，屡入贡。

然进卿虽受朝命，犹服属爪哇，其地狭小，非故时三佛齐比也。二十二年，进卿子济孙告父讣，乞嗣职，许之。洪熙元年遣使入贡，诉旧印为火毁，帝命重给。其后，朝贡渐稀。

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作乱，官军已报克获。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者，见琏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

其地为诸蕃要会，在爪哇之西，顺风八昼夜可至。辖十五洲，土沃宜稼。语云：“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言收获盛而贸金多也。俗富好淫。习于水战，邻国畏之。

地多水，惟部领陆居，庶民皆水居。编筏筑室，系之于桩。水涨则筏浮，无沉溺患。

欲徙则拔桩去之，不费财力。下称其上曰詹卑，犹国君也。后大酋所居，即号詹卑国，改故都为旧港。初本富饶，自爪哇破灭，后渐致萧索，商舶鲜至。其他风俗、物产，具详《宋史》。

## 列传第二百十三 外国六

○浡泥 满剌加 苏门答剌 须文达那 苏禄 西洋琐里 琐里 览邦淡巴百花 彭亨 那孤儿 黎伐 南渤利 阿鲁 柔佛 丁机宜 巴喇西 佛郎机 和兰

浡泥，宋太宗时始通中国。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阇婆，又逾月至其国。王马合谟沙傲慢不为礼，秩责之，始下座拜受诏。时其国为苏禄所侵，颇衰耗，王辞以贫，请三年后入贡。秩晓以大义，王既许诺，其国素属阇婆，阇婆人间之，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阇婆久称臣奉贡，尔畏阇婆，反不畏天朝邪？”乃遣使奉表笺，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八月从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笺用银，字近回鹘，皆镂之以进。帝喜，宴赉甚厚。八年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

永乐三年冬，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贡，乃遣官封为国王，赐印诰、敕符、勘合、锦绮、彩币。王大悦，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次福建，守臣以闻。遣中官往宴赉，所过州县皆宴。六年八月入都朝见，帝奖劳之。王跪致词曰：“陛下膺天宝命，统一万方。臣远在海岛，荷蒙天恩，赐以封爵。自是国中雨旸时顺，岁屡丰登，民无灾厉，山川之间，珍奇毕露，草木鸟兽，亦悉蕃育。国中耆老咸谓此圣天子覆冒所致。臣愿睹天日之表，少输悃诚，不惮险远，躬率家属陪臣，诣阙献谢。”帝慰劳再三，命王妃所进中宫笺及方物，陈之文华殿。王诣殿进献毕，自王及妃以下悉赐冠带、袭衣。帝乃飨王于奉天门，妃以下飨于他所，礼讫送归会同馆。

礼官请王见亲王仪，帝令准公侯礼。寻赐王仪仗、交倚、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余赐赉有差。十月，王卒于馆。帝哀悼，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赙以缯帛。东宫亲王皆遣祭，有司具棺郭、明器，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神道。又建祠墓侧，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谥曰恭顺。赐敕慰其子遐旺，命袭封国王。

遐旺与其叔父上言：“臣岁供爪哇片脑四十斤，乞敕爪哇罢岁供，岁进天朝。

臣今归国，乞命护送，就留镇一年，慰国人之望。并乞定朝贡期及傔从人数。”帝悉从之，命三年一贡，傔从惟王所遣，遂敕爪哇国免其岁供。王辞归，赐玉带一、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锦绮、纱罗、衾褥、帐幔、器物，余皆有赐。以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行。

初，故王言：“臣蒙恩赐爵，臣境土悉属职方，乞封国之后山为一方镇。”新王复以为言，乃封为长宁镇国之山。御制碑文，令谦等勒碑其上。其文曰：上天佑启我国家万世无疆之基，诞命我太祖高皇帝全抚天下，休养生息，以治以教，仁声义问，薄极照临，四方万国，奔走臣服，充凑于廷。神化感动之机，其妙如此。朕嗣守鸿图，率由典式。严恭祗畏，协和所统。无间内外，均视一体。遐迩绥宁，亦克承予意。

乃者浡泥国王，诚敬之至，知所尊崇，慕尚声教，益谨益虔，率其眷属、陪臣，不远数万里，浮海来朝，达其志，通其欲，稽颡陈辞曰：“远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养以息，既庶且安。思见日月之光，故不惮险远，辄敢造廷。”又曰：“覆我者天，载我者地。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畴邑井之聚，宫室之居，妻妾之乐，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罔敢侵，众罔敢暴，实惟天子之赐。是天子功德所加，与天地并。然天仰刚见，地蹐则履，惟天子远而难见，诚有所不通。是以远方臣妾，不敢自外，逾历山海，躬诣阙延，以伸其悃。”朕曰：“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庶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之德，惟恐弗堪，弗若汝言。”乃又拜手稽首曰：“自天子建元之载，臣国时和岁丰，山川之藏，珍宝流溢，草木之无葩者皆华而实，异禽和鸣，走兽跄舞。国之黄叟咸曰，中国圣人德化渐暨，斯多嘉应。臣土虽远，实天子之氓，故奋然而来觐也。”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脱略夷习，非超然卓异者不能。稽之载籍，自古逷远之国，奉若天道，仰服声教，身致帝廷者有之。至于举妻子、兄弟、亲戚、陪臣顿首称臣妾于阶陛之下者，惟浡泥国王一人；西南诸蕃国长，未有如王贤者。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

兹特锡封王国中之山为张宁镇国之山，赐文刻石，以著王休，于昭万年，其永无斁。系之诗曰：“炎海之墟，浡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迕。撦撦贤王，惟化之慕。导以象胥，遹来奔赴。同其妇子、兄弟、陪臣，稽颡阙下，有言以陈。谓君犹天，遗以休乐，一视同仁，匪偏厚薄。顾兹鲜德，弗称所云。浪舶风樯，实劳恳勤。稽古远臣，顺来怒ＤＭ。以躬或难，矧曰家室。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蕃长，畴与王贤。矗矗高山，以镇王国。镵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国攸宁。

于万斯年，仰我大明。”

八年九月遣使从谦等入贡谢恩。明年复命谦赐其王锦绮、纱罗、彩绢凡百二十匹，其下皆有赐。十年九月，遐旺偕其母来朝。命礼官宴之会同馆，光禄寺旦暮给酒馔。明日，帝飨之奉天门，王母亦有宴。越二日，再宴，赐王冠带、袭衣，王母、王叔父以下，分赐有差。明年二月辞归。赐金百，银五百，钞三千锭，钱千五百缗，锦四，绮帛纱罗八十，金织文绣、文绮衣各一，衾褥、帏幔、器物咸具。自十三年至洪熙元年四入贡，后贡使渐稀。

嘉靖九年，给事中王希文言：“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国来贡，并道东莞。后因私携贾客，多绝其贡。正德间，佛郎机阑入流毒，概行屏绝。曾未几年，遽尔议复，损威已甚。”章下都察院，请悉遵旧制，毋许混冒。

万历中，其王卒，无嗣，族人争立。国中杀戮几尽，乃立其女为王。漳州人张姓者，初为其国那督，华言尊官也，因乱出奔。女主立，迎还之。其女出入王宫，得心疾，妄言父有反谋。女主惧，遣人按问其家，那督自杀。国人为讼冤，女主悔，绞杀其女，授其子官。后虽不复朝贡，而商人往来不绝。

国统十四洲，在旧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属爪哇，后属暹罗，改名大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积二千余人。万历时，红毛番强商其境，筑土库以居。其入彭湖互市者，所携乃大泥国文也。诸风俗、物产，具详《宋史》。

满剌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顿逊，唐哥罗富沙。

永乐元年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庆至，宣示威德及招徠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剌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剌加国王，赐诰印、彩币、袭衣、黄盖，复命庆往。其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从之。制碑文，勒山上，末缀以诗曰：“西南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此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从张盖重，仪文裼袭礼虔恭。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弥隆，尔众子孙万福崇。”庆等再至，其王益喜，礼待有加。

五年九月遣使入贡。明年，郑和使其国，旋入贡。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宴劳，有司供张会同馆。入朝奉天殿，帝亲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禄日致牲牢上尊，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帷幔衾衤周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赐妃冠服。濒行，赐宴奉天门，再赐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襕二；妃及子侄陪臣以下，宴赐有差。礼官饯于龙江驿，复赐宴龙潭驿。十年夏，其侄入谢。及辞归，命中官甘泉偕往，旋又入贡。

十二年，王子母干撒于的儿沙来朝，告其父讣。即命袭封，赐金币。嗣后，或连岁，或间岁入贡以为常。

十七年，王率妻子陪臣来朝谢恩。及辞归，诉暹罗见侵状。帝为赐敕谕暹罗，暹罗乃奉诏。二十二年，西里麻哈剌以父没嗣位，率妻子陪臣来朝。

宣德六年遣使者来言：“暹罗谋侵本国，王欲入朝，惧为所阻，欲奏闻，无能书者，令臣三人附苏门答剌贡舟入诉。”帝命附郑和舟归国，因令和赍敕谕暹罗，责以辑睦邻封，毋违朝命。初，三人至，无贡物，礼官言例不当赏。帝曰：“远人越数万里来醖不平，岂可无赐。”遂赐袭衣、彩币，如贡使例。

八年，王率妻子陪臣来朝。抵南京，天已寒，命俟春和北上，别遣人赍敕劳赐王及妃。洎入朝，宴赉如礼。及还，有司为治舟。王复遣其弟贡驼马方物。时英宗已嗣位，而王犹在广东。赐敕奖王，命守臣送还国。因遣古里、真腊等十一国使臣，附载偕还。

正统十年，其使者请赐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敕书及蟒服、伞盖，以镇服国人。又言：“王欲亲诣阙下，从人多，乞赐一巨舟，以便远涉。”帝悉从之。

景泰六年，速鲁檀无答佛哪沙贡马及方物，请封为王。诏给事中王晖往。已，复入贡，言所赐冠带毁于火。命制皮弁服、红罗常服及犀带纱帽予之。

天顺三年，王子苏丹芒速沙遣使入贡，命给事中陈嘉猷等往封之。越二年，礼官言：“嘉猷等浮海二日，至乌猪洋，遇飓风，舟坏，飘六日至清澜守御所获救。

敕书无失，诸赐物悉沾水。乞重给，令使臣复往。”从之。

成化十年，给事中陈峻册封占城王，遇安南兵据占城不得入，以所赍物至满剌加，谕其王入贡。其使者至，帝喜，赐敕嘉奖。十七年九月，贡使言：“成化五年，贡使还，飘抵安南境，多被杀，余黥为奴，幼者加宫刑。今已据占城地，又欲吞本国。本国以皆为王臣，未敢与战。”适安南贡使亦至，满剌加使臣请与廷辨。兵部言事属既往，不足深较。帝乃因安南使还，敕责其王，并谕满剌加，安南复侵陵，即整兵待战。寻遣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册封王子马哈木沙为王。二人溺死，赠官赐祭，予廕，恤其家，余敕有司海滨招魂祭，亦恤其家。复遣给事中张晟、行人左辅往。晟卒于广东，命守臣择一官为辅副，以终封事。

正德三年，使臣端亚智等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浡泥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赂，伪为符印，扰邮传。还至广东，明举与端亚智辈争言，遂与同事彭万春等劫杀之，尽取其财物。事觉，逮入京。明举凌迟，万春等斩，王永减死罚米三百石，与张字、侯永并戍边，尚书白钺以下皆议罚。刘瑾因此罪江西人，减其解额五十名，仕者不得任京职。

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

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东，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羁其使以闻。诏予方物之直遣归，后改名麻六甲云。

满剌加所贡物有玛瑙、珍珠、玳瑁、珊瑚树、鹤顶、金母鹤顶、琐服、白苾布、西洋布、撒哈剌、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麂、火鸡、鹦鹉、片脑、蔷薇露、苏合油、栀子花、乌爹泥、沉香、速香、金银香、阿魏之属。

有山出泉流为溪，土人淘沙取锡煎成塊曰斗锡。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鱼为业。

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

自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舶稀至，多直诣苏门答剌。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

苏门答剌，在满剌加之西。顺风九昼夜可至。或言即汉条枝，唐波斯、大食二国地，西洋要会也。

成祖初，遣使以即位诏谕其国。永乐二年遣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赐其酋织金文绮、绒锦、纱罗招徠之。中官尹庆使爪哇，便道复使其国。三年，郑和下西洋，复有赐。和未至，其酋宰奴里阿必丁已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诏封为苏门答剌国王，赐印诰、彩币、袭衣。遂比年入贡，终成祖世不绝。郑和凡三使其国。

先是，其王之父与邻国花面王战，中矢死。王子年幼，王妻号于众曰：“孰能为我报仇者，我以为夫，与共国事。”有渔翁闻之，率国人往击，馘其王而还。王妻遂与之合，称为老王。既而王子年长，潜与部领谋，杀老王而袭其位。老王弟苏干剌逃山中，连年率众侵扰。十三年，和复至其国，苏干剌以颁赐不及己，怒，统数万人邀击。和勒部卒及国人御之，大破贼众，追至南渤利国，俘以归。其王遣使入谢。

宣德元年遣使入贺。五年，帝以外蕃贡使多不至，遣和及王景弘遍历诸国，颁诏曰：“朕恭膺天命，祗承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赦天下，纪元宣德。尔诸蕃国，远在海外，未有闻知。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天道，抚人民，共享太平之福。”

凡历二十余国，苏门答剌与焉。明年遣使入贡者再。八年贡麒麟。

九年，王弟哈利之汉来朝，卒于京。帝悯之，赠鸿胪少卿，赐诰，有司治丧葬，置守冢户。时景弘再使其国，王遣弟哈尼者罕随入朝。明年至，言王老不能治事，请传位于子。乃封其子阿卜赛亦的为国王，自是贡使渐稀。

成化二十二年，其使者至广东，有司验无印信勘合，乃藏其表于库，却还其使。

别遣番人输贡物京师，稍有给赐。自后贡使不至。

迨万历间，国两易姓。其时为王者，人奴也。奴之主为国大臣，握兵柄。奴桀黠，主使牧象，象肥。俾监鱼税，日以大鱼奉其主。主大喜，俾给事左右。一日随主入朝，见王尊严若神，主鞠躬惟谨，出谓主曰：“主何恭之甚？”主曰：“彼王也，焉敢抗。”曰：“主第不欲王尔，欲之，主即王矣。”主诧，叱退之。他日又进曰：“王左右侍卫少，主拥重兵出镇，必入辞，请以奴从。主言有机事，乞屏左右，王必不疑。奴乘间剌杀之，奉主为王，犹反掌耳。”主从之，奴果杀王，大呼曰：“王不道，吾杀之。吾主即王矣。敢异议者，齿此刃！”众慑服不敢动，其主遂篡位，任奴为心腹，委以兵柄。未几，奴复杀主而代之。乃大为防卫，拓其宫，建六门，不得阑入，虽勋贵不得带刀上殿。出乘象，象驾亭而帷其外，如是者百余，俾人莫测王所在。

其国俗颇淳，出言柔媚，惟王好杀。岁杀十余人，取其血浴身，谓可除疾。贡物有宝石、玛絜、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马、犀牛、龙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锡、锁服、胡椒、苏木、硫黄之属。货舶至，贸易称平。

地本瘠，无麦有禾，禾一岁二稔。四方商贾辐辏。华人往者，以地远价高，获利倍他国。其气候朝如夏，墓各秋，夏有瘴气。妇人裸体，惟腰围一布。其他风俗类满剌加。篡弑后，易国名曰哑齐。

须文达那，洪武十六年，国王殊旦麻勒兀达朌遣使俺八儿来朝，贡马二匹，幼苾布十五匹，隔著布、入的力布各二匹，花满直地二，番绵直地二，兜罗绵二斤，撒剌八二个，幼赖革著一个，撒哈剌一个，及蔷薇水、沉香、降香、速香诸物。命赐王《大统历》、绮罗、宝钞，使臣袭衣。或言须文达那即苏门答剌，洪武时所更，然其贡物与王之名皆不同，无可考。

苏禄，地近浡泥、阇婆。洪武初，发兵侵浡泥，大获，以阇婆援兵至，乃还。

永乐十五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并率其家属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浮海朝贡，进金镂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礼之若满剌加，寻并封为国王。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其从者亦赐冠带有差。居二十七日，三王辞归。各赐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罗锦文绮二百，帛三百，钞万锭，钱二千缗，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东王次德州，卒于馆。帝遣官赐祭，命有司营葬，勒碑墓道，谥曰恭定，留妻妾傔从十人守墓，俟毕三年丧遣归。乃遣使赍敕谕其长子都马含曰：“尔父知尊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朕眷其诚悃，已锡王封，优加赐赉，遣官护归。舟次德州，遭疾殒殁。朕闻之，深为哀悼，已葬祭如礼。尔以嫡长，为国人所属，宜即继承，用绥籓服。今特封尔为苏禄国东王。尔尚益笃忠贞，敬承天道，以副眷怀，以继尔父之志。钦哉。”

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贡。十九年，东王母遣王叔叭都加苏里来朝，贡大珠一，其重七两有奇。二十一年，东王妃还国，厚赐遣之。明年入贡，自后不复至。万历时，佛郎机屡攻之，城据山险，迄不能下。

其国，于古无所考。地瘠寡粟麦，民率食鱼虾，煮海为盐，酿蔗为酒，织竹为布。气候常热。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

商舶将返，辄留数人为质，冀其再来。其旁近国名高药，出玳瑁。

西洋琐里，洪武二年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其国。三年平定沙漠，复遣使臣颁诏。其王别里提遣使奉金叶表，从叔勉献方物。赐文绮、纱罗诸物甚厚，并赐《大统历》。

成祖颁即位诏于海外诸国，西洋亦与焉。永乐元年命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使其国，赐绒锦、文绮、纱罗。已，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赐如前。其王即遣使来贡，附载胡椒与民市。有司请徵税，命勿徵。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国来贡。

琐里，近西洋琐里而差小。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儿赍诏抚谕其国。五年，王卜纳的遣使奉表朝贡，并献其国土地山川图。帝顾中书省臣曰：“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乃赐《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各四匹，使者亦赐币帛有差。

览邦，在西南海中。洪武九年，王昔里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来贡。诏赐其王织金文绮、纱罗，使者宴赐如制。永乐、宣德中，尝附邻国朝贡。其地多沙砾，麻麦之外无他种。商贾鲜至。山坦迤无峰峦，水亦浅浊。俗好佛，勤赛祀。厥贡，孔雀、马、檀香、降香、胡椒、苏木。交易用钱。

淡巴，亦西南海中国。洪武十年，其王佛喝思罗遣使上表，贡方物，赐赉有差。

其国，石城瓦屋。王乘舆，官跨马，有中国威仪。土衍水清，草木畅茂，畜产甚伙。

男女勤于耕织，市有贸易，野无寇盗，称乐土焉。厥贡，苾布、兜罗绵被、沉香、速香、檀香、胡椒。

百花，居西南海中。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叶表，贡白鹿、红猴、龟筒、玳瑁、孔雀、鹦鹉、哇哇倒挂鸟及胡椒、香、蜡诸物。诏赐王及使者绮、币、袭衣有差。国中气候恒燠，无霜雪，多奇花异卉，故名百花。民富饶，尚释教。

彭亨，在暹罗之西。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答饶遣使赍金叶表，贡番奴六人及方物，宴赉如礼。永乐九年，王巴剌密琐剌达罗息泥遣使入贡。十年，郑和使其国。十二年，复入贡。十四年，与古里、爪哇诸国偕贡，复令郑和报之。

其国，土田沃，气候常温，米粟饶足，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上下亲狎，无寇贼。然惑于鬼神，刻香木为像，杀人祭赛，以禳灾祈福。所贡有象牙、片脑、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苏木之属。

至万历时，有柔佛国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将婚，副王送子至彭亨，彭亨王置酒，亲戚毕会。婆罗国王子为彭亨王妹婿，举觞献副王，而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欲之，许以重贿。王子靳不予，副王怒，即归国发兵来攻。彭亨人出不意，不战自溃。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浡泥国王，王妃兄也，闻之，率众来援。副王乃大肆焚掠而去。

当是时，国中鬼哭三日，人民半死。浡泥王迎其妹归，彭亨王随之，而命其长子摄国。已，王复位，次子素凶悍，遂毒杀其父，弑其兄自立。

那孤儿，以苏门答剌之西，壤相接。地狭，止千余家。男子皆以墨剌面为花兽之状，故又名花面国。猱头裸体，男女止单布围腰。然俗淳，田足稻禾，强不侵弱，富不骄贫，悉自耕而食，无寇盗。永乐中，郑和使其国。其酋长常入贡方物。

黎伐，在那孤儿之西。南大山，北大海，西接南渤利。居民三千家，推一人为主。隶苏门答剌，声音风俗多与之同。永乐中，尝随其使臣入贡。

南渤利，在苏门答剌之西。顺风三日夜可至。王及居民皆回回人，仅千余家。

俗朴实，地少谷，人多食鱼虾。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曰帽山，其西复大海，名那没黎洋，西来洋船俱望此山为准。近山浅水内，生珊瑚树，高者三尺许。永乐十年，其王马哈麻沙遣使附苏门答剌使入贡。赐其使袭衣，赐王印诰、锦绮、罗纱、彩币。

遣郑和抚谕其国。终成祖时，比年入贡，其王子沙者罕亦遣使入贡。宣德五年，郑和遍赐诸国，南渤利亦与焉。

阿鲁，一名哑鲁，近满剌加。顺风三日夜可达。风俗、气候大类苏门答剌。田瘠少收，盛艺芭蕉、椰子为食。男女皆裸体，以布围腰。永乐九年，王速鲁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诸国入贡。赐其使冠带、彩币、宝钞，其王亦有赐。十年，郑和使其国。

十七年，王子段阿剌沙遣使入贡。十九年、二十一年，再入贡。宣德五年，郑和使诸蕃，亦有赐。其后贡使不至。

柔佛，近彭亨，一名乌丁礁林。永乐中，郑和遍历西洋，无柔佛名。或言和曾经东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东西竺。万历间，其酋好构兵，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患。华人贩他国者多就之贸易，时或邀至其国。

国中覆茅为屋，列木为城，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有事则召募为兵，称强国焉。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男子薙发徒跣佩刀，女子蓄发椎结，其酋则佩双刀。

字用茭曌叶，以刀刺之。婚姻亦论门阀。王用金银为食器，群下则用磁。无匕箸。

俗好持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薙发，男子则重薙，死者皆火葬。所产有犀、象、玳瑁、片脑、没药、血竭、锡、蜡、嘉文簟、木棉花、槟榔、海菜、窝燕、西国米、跂吉柿之属。

始其国吉宁仁为大库，忠于王，为王所倚信。王弟以兄疏己，潜杀之。后出行堕马死，左右咸见吉宁仁为祟，自是家家祀之。

丁机宜，爪哇属国也，幅员甚狭，仅千余家。柔佛黠而雄，丁机宜与接壤，时被其患。后以厚币求婚，稍获宁处。其国以木为城。酋所居，旁列钟鼓楼，出入乘象。以十月为岁首。性好洁，酋所食啖，皆躬自割烹。民俗类爪哇，物产悉如柔佛。

酒禁甚严，有常税。然大家皆不饮，维细民无籍者饮之，其曹偶咸非笑。婚者，男往女家持其门户，故生女胜男。丧用火葬。华人往商，交易甚平。自为柔佛所破，往者亦鲜。

巴剌西，去中国绝远。正德六年遣使臣沙地白入贡，言其国在南海，始奉王命来朝，舟行四年半，遭风飘至西澜海，舟坏，止存一小艇，又飘流八日，至得吉零国，居一年。至秘得，居八月。乃遵陆行，阅二十六日抵暹罗，以情告王，获赐日给，且赐妇女四人，居四年。迄今年五月始附番舶入广东，得达阙下。进金叶表，贡祖母绿一，珊瑚树、琉璃瓶、玻璃盏各四，及玛瑙珠、胡黑丹诸物。帝嘉其远来，赐赉有加。

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

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

十五年，御史丘道隆言：“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鰲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祖宗朝贡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举谓缺上供香物，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遝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疏下礼部，言：“道隆先宰顺德，鰲即顺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满剌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报可。

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挞之。

彬大诟曰：“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自言本华人，为番人所使，乃伏法，绝其朝贡。其年七月，又以接济朝使为词，携土物求市。守臣请抽分如故事，诏复拒之。其将别都卢既以巨礮利兵肆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上，复率其属疏世利等驾五舟，击破巴西国。

嘉靖二年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官军得其礮，即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鋐进之朝。九年秋，鋐累官右都御史，上言：“今塞上墩台城堡未尝不设，乃冠来辄遭蹂躏者，盖墩台止望，城堡又无制远之具，故往往受困。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

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帝悦，即从之。火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然将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

初，广东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至是货至者寡，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给事中王希文力争，乃定令，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几绝。

巡抚林富上言：“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籍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徵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国裕民，两有所赖，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也。”从之。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

至二十六年，硃纨为巡抚，严禁通番。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副使柯乔等御却之。二十八年又犯诏安。官军迎击于走马溪，生擒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余遁去。纨用便宜斩之，怨纨者御史陈九德遂劾其专擅。帝遣给事中杜汝祯往验，言此满剌加商人，岁招海滨无赖之徒，往来鬻贩，无僭号流劫事，纨擅自行诛，诚如御史所劾。纨遂被逮，自杀。盖不知满剌加即佛郎机也。

自纨死。海禁复弛，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镜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

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四十四年伪称满刺加入贡。已，改称蒲都丽家。守臣以闻，下部议，言必佛郎机假托，乃却之。

万历中，破灭吕宋，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势益炽。至三十四年，又于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闳敞奇閟，非中国所有。知县张大猷请毁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举人卢廷龙会试入都，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外海，还我壕镜故地，当事不能用。番人既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吏其土者，皆畏惧莫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总督戴燿在事十三年，养成其患。番人又潜匿倭贼，敌杀官军。四十二年，总督张鸣冈檄番人驱倭出海，因上言：“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驱斥，不费一矢，此圣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而壕镜在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则巨海茫茫，奸宄安诘？制御安施？似不如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无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

部议从之。居三年，设参将于中路雍陌营，调千人戍之，防御渐密。天启元年，守臣虑其终为患，遣监司冯从龙等毁其所筑青州城，番亦不敢拒。

其时，大西洋人来中国，亦居此澳。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然。然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其人长身高鼻，猫晴鹰嘴，拳发赤须，好经商，恃强陵轹诸国，无所不往。后又称干系腊国。所产多犀象珠贝。衣服华洁，贵者冠，贱者笠，见尊长辄去之。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数，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有事指天为誓，不相负。自灭满剌加、巴西、吕宋三国，海外诸蕃无敢与抗者。

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永乐、宣德时，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

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贩大泥、吕宋及咬留吧者，和兰人就诸国转贩，未敢窥中国也。自佛郎机市香山，据吕宋，和兰闻而慕之。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澳中人数诘问，言欲通贡市，不敢为寇。当事难之。税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游处一月，不敢闻于朝，乃遣还。澳中人虑其登陆，谨防御，始引去。

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和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彭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

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寀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锦乃代为大泥国王书，一移寀，一移兵备副使，一移守将，俾秀、震赍以来。守将陶拱圣大骇，亟白当事，系秀于狱，震遂不敢入。初，秀与酋约，入闽有成议，当遣舟相闻，而酋卞急不能待，即驾二大舰，直抵彭湖。时三十二年之七月。汛兵已撤，如入无人之墟，遂伐木筑舍为久居计。锦亦潜入漳州侦探，诡言被获逃还，当事已廉知其状，并系狱。

已而议遣二人谕其酋还国，许以自赎，且拘震与俱。三人既与酋成约，不欲自彰其失，第云“我国尚依违未定”。而当事所遣将校詹献忠赍檄往谕者，乃多携币帛、食物，觊其厚酬。海滨人又潜载货物往市，酋益观望不肯去。当事屡遣使谕之，见酋语辄不竞，愈为所慢。而寀己遣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金馈寀，即许贡市，酋喜与之。盟已就矣，会总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将兵往谕。有容负胆智，大声论说，酋心折，乃曰：“我从不闻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诘，有容无所慑，盛气与辨，酋乃悔悟，令之范还所赠金，止以哆啰嗹、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馈寀，乞代奏通市。

寀不敢应，而抚、按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由是接济路穷，番人无所得食，十月末扬帆去。巡抚徐学聚劾秀、锦等罪，论死、遣戍有差。

然是时佛郎机横海上，红毛与争雄，复泛舟东来，攻破美洛居国，与佛郎机分地而守。后又侵夺台湾地，筑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阑出货物与市。已，又出据彭湖，筑城设守，渐为求市计。守臣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番人从之，天启三年果毁其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然其据台湾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复筑城彭湖，掠渔舟六百余艘，俾华人运土石助筑。

寻犯厦门，官军御之，俘斩数十人，乃诡词求款。再许毁城远徙，而修筑如故。已，又泊风柜仔，出没浯屿、白坑、东椗、莆头、古雷、洪屿、沙洲、甲洲间，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复助之，滨海郡邑为戒严。

其年，巡抚南居益初至，谋讨之。上言：“臣入境以来，闻番船五艘续至，与风柜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势愈炽。有小校陈士瑛者，先遣往咬留吧宣谕其王，至三角屿遇红毛船，言咬留吧王已往阿南国，因与士瑛偕至大泥，谒其王。王言咬留吧国主已大集战舰，议往彭湖求互市，若不见许，必至构兵。盖阿南即红毛番国，而咬留吧、大泥与之合谋，必不可以理谕。为今日计，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调兵足饷方略，部议从之。四年正月遣将先夺镇海港而城之，且筑且战，番人乃退守风柜城。居益增兵往助，攻击数月，寇犹不退，乃大发兵，诸军齐进。寇势窘，两遣使求缓兵，容运米入舟即退去。诸将以穷寇莫追，许之，遂扬帆去。独渠帅高文律等十二人据高楼自守，诸将破擒之，献俘于朝。彭湖之警以息，而其据台湾者犹自若也。

崇祯中，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乃与香山佛郎机通好，私贸外洋。

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其酋招摇市上，奸民视之若金穴，盖大姓有为之主者。当道鉴壕镜事，议驱斥，或从中挠之。会总督张镜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已，为奸民李叶荣所诱，交通总兵陈谦为居停出入。事露，叶荣下吏。

谦自请调用以避祸，为兵科凌义渠等所劾，坐逮讯。自是，奸民知事终不成，不复敢勾引，而番人犹据台湾自若。

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华人未尝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囱置铜礮。桅下置二丈巨铁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礮，即其制也。然以舟大难转，或遇浅沙，即不能动。而其人又不善战，故往往挫衄。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柁后置照海镜，大径数尺，能照数百里。其人悉奉天主教。所产有金、银、琥珀、玛瑙、玻璃、天鹅绒、琐服、哆啰嗹。国土既富，遇中国货物当意者，不惜厚资，故华人乐与为市。

## 列传第二百十四 外国七

古里 柯枝 小葛兰大葛兰 锡兰山 榜葛剌 沼纳朴儿 祖法儿 木骨都束不剌哇 竹步 阿丹 剌撒 麻林 忽鲁谟斯 溜山比剌 孙剌南巫里 加异勒甘巴里 急兰丹 沙里湾泥 底里 千里达 失剌比 古里班卒 剌泥夏剌比 奇剌泥 窟察泥 舍剌齐 彭加那 八可意 乌沙剌踢 坎巴 阿哇 打回 白葛达黑葛达 拂菻 意大里亚

古里，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北距狼奴儿国，东七百里距坎巴国。

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锡兰山十日可至，诸蕃要会也。

永乐元年命中官尹庆奉诏抚谕其国，赉以彩币。其酋沙米的喜遣使从庆入朝，贡方物。三年达南京，封为国王，赐印诰及文绮诸物，遂比年入贡。郑和亦数使其国。十三年偕柯枝、南渤利、甘巴里、满剌加诸国入贡。十四年又偕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木、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入贡。是时，诸蕃使臣充斥于廷，以古里大国，序其使者于首。十七年偕满剌加十七国来贡。十九年又偕忽鲁谟斯等国入贡。二十一年复偕忽鲁谟斯等国，遣使千二百人入贡。时帝方出塞，敕皇太子曰：“天时向寒，贡使即令礼官宴劳，给赐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酬其直。”

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苏门答剌等国使臣入贡。其使入留都下，正统元年乃命附爪哇贡舟西还。自是不复至。

其国，山多地瘠，有谷无麦。俗甚淳，行者让道，道不拾遗。人分五等，如柯枝，其敬浮屠、凿井灌佛亦如之。每旦，王及臣民取牛粪调水涂壁及地，又煅为灰抹额及股，谓为敬佛。国中半崇回教，建礼拜寺数十处。七日一礼，男女斋沐谢事。

午时拜天于寺，未时乃散。王老不传子而传甥，无甥则传弟，无弟则传于国之有德者。国事皆决于二将领，以回回人为之。刑无鞭笞，轻者断手足，重者罚金珠，尤重者夷族没产。鞫狱不承，则置其手指沸汤中，三日不烂即免罪。免罪者，将领导以鼓乐，送还家，亲戚致贺。

富家多植椰子树至数千。其嫩者浆可饮，亦可酿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饭。干可构屋，叶可代瓦，壳可制杯，穰可索綯，煅为灰可镶金。其他蔬果、畜产，多类中国。所贡物有宝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宝铁刀、拂郎双刃刀、金系腰、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香、苏合油、花氈单、伯兰布、苾布之属。

柯枝，或言即古盘盘国。宋、梁、隋、唐皆入贡。自小葛兰西北行，顺风一日夜可至。

永乐元年，遣中官尹庆赍诏抚谕其国，赐以销金帐幔、织金文绮、彩帛及华盖。

六年复命郑和使其国。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贡。十年，郑和再使其国，连二岁入贡。其使者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帝遣郑和赍印赐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词曰：王化与天地流通，凡覆载之内、举纳于甄陶者，体造化之仁也。盖天下无二理，生民无二心，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任君民之寄者，当尽子民之道。《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恐后也。

柯枝国远在西南，距海之滨，出诸蕃国之外，慕中华而歆德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跽鼓舞，顺附如归，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木，诸物繁盛，倍越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沴殄息，靡有害菑。盖甚盛矣。朕揆德薄，何能如是，非其长民者之所致欤？乃封可亦里为国王，赐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示无穷。而系以铭曰：“截彼高山，作镇海邦，吐烟出云，为下国洪庞。肃其烦高，时其雨旸，祛彼氛妖，作彼丰穰。靡菑靡沴，永庇斯疆，优游卒岁，室家胥庆。于戏！山之崭兮，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为终始。”自后，间岁入贡。

宣德五年，复遣郑和抚谕其国。八年，王可亦里遣使偕锡兰山诸国来贡。正统元年，遣其使者附爪哇贡舶还国，并赐敕劳王。

王，琐里人，崇释教。佛座四旁皆水沟，复穿一井。每旦鸣钟鼓，汲水灌佛，三浴之，始罗拜而退。

其国与锡兰山对峙，中通古里，东界大山，三面距海。俗颇淳。筑室，以椰子树为材，取叶为苫以覆屋，风雨皆可蔽。

人分五等：一曰南昆，王族类；二曰回回，三曰哲地，皆富民；四曰革全，皆牙侩；五曰木瓜。木瓜最贫，为人执贱役者。屋高不得过三尺。衣上不得过脐，下不得过膝。途遇南昆、哲地人，辄伏地，俟其过乃起。

气候常热。一岁中，二三月时有少雨，国人皆治舍储食物以俟。五六月间大雨不止，街市成河，七月始晴，八月后不复雨，岁岁皆然。田瘠少收，诸谷皆产，独无麦。诸畜亦皆有，独无鹅与驴云。

小葛兰，其国与柯枝接境。自锡兰山西北行六昼夜可达。东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国也。永乐五年遣使附古里、苏门答剌入贡，赐其王锦绮、纱罗、鞍马诸物，其使者亦有赐。

王及群下皆琐里人，奉释教。重牛及他婚丧诸礼，多与锡兰同。俗淳。土薄，收获少，仰给榜葛剌。郑和尝使其国。厥贡惟珍珠伞、白棉布、胡椒。

又有大葛兰者，波涛湍悍，舟不可泊，故商人罕至。土黑坟，本宜谷麦，民懒事耕作，岁赖乌爹之米以足食。风俗、物产，多类小葛兰。

锡兰山，或云即古狼牙修。梁时曾通中国。自苏门答剌顺风十二昼夜可达。

永乐中，郑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亚烈苦奈儿欲害和，和觉，去之他国。王又不睦邻境，屡邀劫往来使臣，诸蕃皆苦之。及和归，复经其地，乃诱和至国中，发兵五万劫和，塞归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间道乘虚攻拔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妻子、头目，献俘于朝。廷臣请行戮，帝悯其无知，并妻子皆释，且给以衣食。命择其族之贤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诸俘囚咸称其贤，乃遣使赍印诰，封为王，其旧王亦遣归。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

宣德五年，郑和抚谕其国。八年，王不剌葛麻巴忽剌批遣使来贡。正统元年命附爪哇贡舶归，赐敕谕之。十年偕满剌加使者来贡。天顺三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遣使来贡。嗣后不复至。

其国，地广人稠，货物多聚，亚于爪哇。东南海中有山三四座，总名曰翠蓝屿。

大小七门，门皆可通舟。中一山尤高大，番名梭笃蛮山。其人皆巢居穴处，赤身髡发。相传释迦佛昔经此山，浴于水，或窃其袈裟，佛誓云：“后有穿衣者，必烂其皮肉。”自是，寸布挂身辄发疮毒，故男女皆裸体。但纫木叶蔽其前后，或围以布，故又名裸形国。地不生谷，惟啖鱼虾及山芋、波罗密、芭蕉实之属。自此山西行七日，见鹦哥嘴山。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即入锡兰国境。海边山石上有一足迹，长三尺许。故老云，佛从翠蓝屿来，践此，故足迹尚存。中有浅水，四时不乾，人皆手蘸拭目洗面，曰“佛水清净”。山下僧寺有释迦真身，侧卧床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传佛涅槃处也。其寝座以沉香为之，饰以诸色宝石，庄严甚。王所居侧有大山，高出云汉。其颠有巨人足迹，入石深二尺，长八尺余，云是盘古遗迹。此山产红雅姑、青雅姑、黄雅姑、昔剌泥、窟没蓝等诸色宝石。每大雨，冲流山下，土人竞拾之。海旁有浮沙，珠蚌聚其内，光彩潋滟。王使人捞取，置之地，蚌烂而取其珠，故其国珠宝特富。

王，琐里国人。崇释教，重牛，日取牛粪烧灰涂其体，又调以水，遍涂地上，乃礼佛。手足直舒，腹贴于地以为敬，王及庶民皆如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死则瘗之，有杀牛者，罪至死。气候常热，米粟丰足，民富饶，然不喜啖饭。欲啖，则于暗处，不令人见。遍体皆毫毛，悉薙去，惟发不薙。所贡物有珠、珊瑚、宝石、水晶、撒哈剌、西洋布、乳香、木香、树香、檀香、没药、硫黄、藤竭、芦荟、乌木、胡椒、碗石、驯象之属。

榜葛剌，即汉身毒国，东汉曰天竺。其后中天竺贡于梁，南天竺贡于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剌则东印度也。自苏门答剌顺风二十昼夜可至。

永乐六年，其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贡方物，宴赉有差。七年，其使凡再至，携从者二百三十余人。帝方招徠绝域，颁赐甚厚。自是比年入贡。十年，贡使将至，遣官宴之于镇江。既将事，使者告其王之丧。遣官往祭，封嗣子赛勿丁为王。十二年，嗣王遣使奉表来谢，贡麒麟及名马方物。礼官请表贺，帝勿许。明年遣侯显赍诏使其国，王与妃、大臣皆有赐。正统三年贡麒麟，百官表贺。明年又入贡。自是不复至。

其国，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货通商，繁华类中国。四时气候常如夏。土沃，一岁二稔，不待耔耘。俗淳庞，有文字，男女勤于耕织。容体皆黑，间有白者。王及官民皆回回人，丧祭冠婚，悉用其礼。男子皆薙发，裹以白布。衣从颈贯下，用布围之。历不置闰。刑有笞杖徒流数等。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

其王敬天朝。闻使者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王宫高广，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人，明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朝使入，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其王拜迎诏，叩头，手加额。开读受赐讫，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赠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则悉用银，从者皆有赠。厥贡：良马、金银琉璃器、青花白瓷、鹤顶、犀角、翠羽、鹦鹉、洗白苾布、兜锣绵、撒哈剌、糖霜、乳香、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粗黄。

沼纳朴儿，其国在榜葛剌之西。或言即中印度，古所称佛国也。永乐十年遣使者赍敕抚谕其国，赐王亦不剌金绒锦、金织文绮、彩帛等物。十八年，榜葛剌使者酝其国王数举兵侵扰，诏中官侯显赍敕谕以睦邻保境之义，因赐之彩币；所过金刚宝座之地，亦有赐。然其王以去中国绝远，朝贡竟不至。

祖法儿，自古里西北放舟，顺风十昼夜可至。永乐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剌撒诸国入贡，命郑和赍玺书赐物报之。二十一年，贡使复至。宣德五年，和再使其国，其王阿里即遣使朝贡，八年达京师。正统元年还国，赐玺书奖王。

其国东南大海，西北重山，天时常若八九月。五谷、蔬果、诸畜咸备。人体颀硕。王及臣民悉奉回回教，婚丧亦遵其制。多建礼拜寺。遇礼拜日，市绝贸易，男女长幼皆沐浴更新衣，以蔷薇露或沉香油拭面，焚沉、檀、俺八儿诸香土ＣＬ，人立其上以薰衣，然后往拜。所过街市，香经时不散。天使至，诏书开读讫，其王遍谕国人，尽出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安息香诸物，与华人交易。乳香乃树脂。其树似榆而叶尖长，土人砍树取其脂为香。有驼鸡，颈长类鹤，足高三四尺，毛色若驼，行亦如之，常以充贡。

木骨都束，自小葛兰舟行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与不剌哇、麻林诸国奉表朝贡，命郑和赍敕及币偕其使者往报之。后再入贡，复命和偕行，赐王及妃彩币。二十一年，贡使又至。比还，其王及妃更有赐。宣德五年，和复颁诏其国。

国滨海，山连地旷，硗瘠少收。岁常旱，或数年不雨。俗顽嚚，时操兵习射。

地不产木。亦如忽鲁谟斯，垒石为屋，及用鱼腊以饲牛羊马驼云。

不剌哇，与木骨都束接壤。自锡兰山别罗里南行，二十一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凡四入贡，并与木骨都束偕。郑和亦两使其国。宣德五年，和复往使。

其国，傍海而居，地广斥卤，少草木，亦垒石为屋。其盐池。但投树枝于中，已而取起，盐即凝其上。俗淳。田不可耕，蒜葱之外无他种，专捕鱼为食。所产有马哈兽，状如麞；花福禄，状如驴；及犀、象、骆驼、没药、乳香、龙涎香之类，常以充贡。

竹步，亦与木骨都束接壤。永乐中尝入贡。其地户口不繁，风俗颇淳。郑和至其地。地亦无草木，垒石以居，岁多旱，皆与木骨都束同。所产有狮子、金钱豹、驼蹄鸡、龙涎香、乳香、金珀、胡椒之属。

阿丹，在古里之西，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奉表贡方物。辞还，命郑和赍敕及彩币偕往赐之。自是，凡四入贡，天子亦厚加赐赉。宣德五年，海外诸番久缺贡，复命和赍敕宣谕。其王抹立克那思儿即遣使来贡。八年至京师。正统元年始还。自后，天朝不复通使，远番贡使亦不至。前世梁、隋、唐时，并有丹丹国，或言即其地。

地膏腴，饶粟麦。人性强悍，有马步锐卒七八千人，邻邦畏之。王及国人悉奉回回教。气候常和，岁不置闰。其定时之法，以月为准，如今夜见新月，明日即为月朔。四季不定，自有阴阳家推算。其日为春首，即有花开；其日为秋初，即有叶落；及日月交食、风雨潮汐，皆能预测。

其王甚尊中国。闻和船至，躬率部领来迎。入国宣诏讫，遍谕其下，尽出珍宝互易。永乐十九年，中官周姓者往，市得猫睛，重二钱许，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枝，又大珠、金珀、诸色雅姑异宝、麒麟、狮子、花猫、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以归，他国所不及也。

蔬果、畜产咸备，独无鹅、豕二者。市肆有书籍。工人所制金首饰，绝胜诸蕃。

所少惟无草木，其居亦皆垒石为之。麒麟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饼饵。狮子形似虎，黑黄色无斑，首大、口广、尾尖，声吼若雷，百兽见之皆伏地。

嘉靖时制方丘朝日坛玉爵，购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蕃，不可得。有通事言此玉产于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故事，赍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

剌撒，自古里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来贡，命郑和报之。后凡三贡，皆与阿丹、不剌哇诸国偕。宣德五年，和复赍敕往使，竟不复贡。国傍海而居，气候常热，田瘠少收。俗淳，丧葬有礼。有事则祷鬼神。草木不生，久旱不雨。居室，悉与竹步诸国同。所产有乳香、龙涎香、千里驼之类。

麻林，去中国绝远。永乐十三年遣使贡麒麟。将至，礼部尚书吕震请表贺，帝曰：“往儒臣进《五经四书大全》，请上表，朕许之，以此书有益于治也。麟之有无，何所损益，其已之。”已而麻林与诸蕃使者以麟及天马、神鹿诸物进，帝御奉天门受之。百僚稽首称贺，帝曰：“此皇考厚德所致，亦赖卿等翊赞，故远人毕来。

继自今，益宜秉德迪朕不逮。”十四年又贡方物。

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赐其王锦绮、彩帛、纱罗，妃及大臣皆有赐。王即遣陪臣已即丁奉金叶表，贡马及方物。

十二年至京师。命礼官宴赐，酬以马直。比还，赐王及妃以下有差。自是凡四贡。

和亦再使。后朝使不往，其使亦不来。

宣德五年复遣和宣诏其国。其王赛弗丁乃遣使来贡。八年至京师，宴赐有加。

正统元年附爪哇舟还国。嗣后遂绝。

其国居西海之极。自东南诸蛮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贾人，皆来贸易，故宝物填溢。气候有寒暑，春发葩，秋陨叶，有霜无雪，多露少雨。土瘠谷麦寡，然他方转输者多，故价殊贱。民富俗厚，或遭祸致贫，众皆遗以钱帛，共振助之。人多白晰丰伟，妇女出则以纱蔽面，市列廛肆，百物具备。惟禁酒，犯者罪至死。医卜、技艺，皆类中华。交易用银钱。书用回回字。王及臣下皆遵回教，婚丧悉用其礼。

日斋戒沐浴，虔拜者五。地多咸，不产草木，牛羊马驼皆啖鱼腊。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寝处庖厕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饶蔬果，有核桃、把聃、松子、石榴、葡萄、花红、万年枣之属。境内有大山，四面异色。一红盐石，凿以为器，盛食物不加盐，而味自和；一白土，可涂垣壁；一赤土、一黄土，皆适于用。所贡有狮子、麒麟、驼鸡、福禄、灵羊；常贡则大珠、宝石之类。

溜山，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可至；自苏门答剌过小帽山西南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年，郑和往使其国。十四年，其王亦速福遣使来贡。自后三贡，并与忽鲁谟斯诸国偕。宣德五年，郑和复使其国，后竟不至。

其山居海中，有三石门，并可通舟。无城郭，倚山聚居。气候常热，土薄谷少，无麦，土人皆捕鱼，暴乾以充食。王及群下尽回回人，婚丧诸礼，多类忽鲁谟斯。

山下有八溜，或言外更有三千溜，舟或失风入其处，即沉溺。

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赍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

南巫里，在西南海中。永乐三年遣使赍玺书、彩币抚谕其国。六年，郑和复往使。九年，其王遣使贡方物，与急兰丹、加异勒诸国偕来。赐其王金织文绮、金绣龙衣、销金帏幔及伞盖诸物，命礼官宴赐遣之。十四年再贡。命郑和与其使偕行，后不复至。

加异勒，西洋小国也。永乐六年遣郑和赍诏招谕，赐以锦绮、纱罗。九年，其酋长葛卜者麻遣使奉表，贡方物。命赐宴及冠带、彩币、宝钞。十年，和再使其国，后凡三入贡。宣德五年，和复使其国。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国来贡。

甘巴里，亦西洋小国。永乐六年，郑和使其地，赐其王锦绮、纱罗。十三年遣使朝贡方物。十九年再贡，遣郑和报之。

宣德五年，和复招谕其国。王兜哇剌札遣使来贡，八年抵京师。正统元年附爪哇舟还国，赐敕劳王。

其邻境有阿拨把丹、小阿兰二国，亦以六年命郑和赍敕招谕，赐亦同。

急兰丹，永乐九年，王麻哈剌查苦马儿遣使朝贡。十年命郑和赍敕奖其王，赉以锦绮、纱罗、彩帛。

沙里湾泥，永乐十四年遣使来献方物，命郑和赍币帛还赐之。

底里，永乐十年遣使奉玺书招谕其王马哈木，赐绒锦、金织文绮、彩帛诸物。

其地与沼纳朴儿近，并赐其王亦不剌金。

千里达，永乐十六年遣使贡方物。赐其使冠带、纟宁丝、纱罗、彩帛及宝钞。

比还，赐其王有加。

失剌比，永乐十六年遣使朝贡。赐其使冠带、金织文绮、袭衣、彩币、白金有差，其王亦优赐。

古里班卒，永乐中，尝入贡。其土瘠谷少，物产亦薄。气候不齐，夏多雨，雨即寒。

剌泥，永乐元年，其国中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剌泥等来贡方物，因携胡椒与民市。

有司请徵其税，帝曰：“徵税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远人慕义来，乃取其货，所得几何，而亏损国体多矣。其已之。”剌泥而外，有数国：曰夏剌比，曰奇剌泥，曰窟察泥，曰舍剌齐，曰彭加那，曰八可意，曰乌沙剌踢，曰坎巴，曰阿哇，曰打回。永乐中，尝遣使朝贡。其国之风土、物产，无可稽。

白葛达，宣德元年遣其臣和者里一思入贡。其使臣言：“遭风破舟，贡物尽失，国主忄卷忄卷忠敬之忱，无由上达。此使臣之罪，惟圣天子恩贷，赐之冠带，俾得归见国主，知陪臣实诣阙廷，庶几免责。”帝许之，使附邻国贡舟还国，谕之曰：“仓卒失风，岂人力能制。归语尔主，朕嘉王之诚，不在物也。”宴赐悉如礼。及辞归，帝谓礼官曰：“天时渐寒，海道辽远，可赐路费及衣服。”其国，土地瘠薄，崇释教，市易用铁钱。

又有黑葛达，亦以宣德时来贡。国小民贫，尚佛畏刑。多牛羊，亦以铁铸钱。

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而《宋史》谓历代未尝朝贡，疑其非大秦也。

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中原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荷天之灵，授以文武诸臣，东渡江左，练兵养士，十有四年。西平汉王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惟尔拂菻隔越西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赍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俾万方怀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告。”已而复命使臣普剌等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乃遣使入贡。后不复至。

万历时，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自开辟以来六千年，史书所载，世代相嬗，及万事万物原始，无不详悉。谓为天主肇生人类之邦，言颇诞谩不可信。其物产、珍宝之盛，具见前史。

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

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

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

大都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而耶稣生于如德亚，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

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诸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入宫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进献，则内臣混进之非，与臣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审译，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诸番朝贡，例有回赐，其使臣必有宴赏，乞给赐冠带还国，勿令潜居两京，与中人交往，别生事端。”不报。八月又言：“臣等议令利玛窦还国，候命五月，未赐纶音，毋怪乎远人之郁病而思归也。察其情词恳切，真有不愿尚方锡予，惟欲山栖野宿之意。譬之禽鹿久羁，愈思长林丰草，人情固然。乞速为颁赐，遣赴江西诸处，听其深山邃谷，寄迹怡老。”亦不报。

已而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赐葬西郭外。

其年十一月朔，日食。历官推算多谬，朝议将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

当令译上，以资采择。”礼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请仿洪武初设回回历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测验。从之。

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其徒又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如珂乃召两人，授以笔札，令各书所记忆。悉舛谬不相合，乃倡议驱斥。四十四年，与侍郎沈氵隺、给事中晏文辉等合疏斥其邪说惑众，且疑其为佛郎机假托，乞急行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

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帝纳其言，至十二月令丰肃及迪我等俱遣赴广东，听还本国。命下久之，迁延不行，所司亦不为督发。

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与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涉海九万里，观光上国，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参劾，议行屏斥。窃念臣等焚修学道，尊奉天主，岂有邪谋敢堕恶业。惟圣明垂怜，候风便还国。若寄居海屿，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诸处陪臣，一体宽假。”不报，乃怏怏而去。丰肃寻变姓名，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

其国善制礮，视西洋更巨。既传入内地，华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启、崇祯间，东北用兵，数召澳中人入都，令将士学习，其人亦为尽力。

崇祯时，历法益疏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开局纂修。报可。久之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名之曰《崇祯历》。书虽未颁行，其法视《大统历》为密，识者有取焉。

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

时著声中土者，更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诸人。华民、方济、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里亚国人，玉函，热而玛尼国人，庞迪我，依西把尼亚国人，阳玛诺，波而都瓦尔国人，皆欧罗巴洲之国也。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且有《职方外纪》诸书在，不具述。

## 列传第二百十五 外国八鞑靼

鞑靼，即蒙古，故元后也。太祖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率师取元，元主自北平遁出塞，居开平，数遣其将也速等扰北边。明年，常遇春击败之，师进开平，俘宗王庆孙、平章鼎住。

时元主奔应昌，其将王保保据定西为边患。三年春，以徐达为大将军，使出西安捣定西；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使出居庸捣应昌。文忠至兴和，擒平章竹贞，复大破元兵于骆驼山，遂趋应昌。未至，知元主已殂，进围其城，克之。获元主孙买的里八剌及其妃嫔、大臣、宝玉、图籍。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独以数十骑遁去。而徐达亦大破王保保兵于沈儿峪口，走之。太祖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谥元主曰顺帝。于是故元诸将江文清等、王子失笃儿等，先后归附。独王保保拥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居和林，屡诏谕之，不从。

五年春，命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率师三道征之。大将军达由中路出雁门，战不利，守塞。胜军西次兰州。右副将军傅友德先进，转战至埽林山，胜等兵合，斩其平章不花，降上都驴等所部吏民八千三百余户，遂由亦集乃路至瓜、沙州，复连败之。文忠东出居庸至口温，元将弃营遁，乃率轻骑自胪朐河疾驰，进败蛮子哈剌章于土剌河，追及阿鲁浑河，又追及称海，获其官属子孙并军士家属千八百余，送京师。达等寻召还。明年春，遣达、文忠等备西北边。元兵入犯武、朔，达遣陈德、郭子兴击破之。未几，达等复大破王保保兵于怀柔。时元兵先后犯白登、保德、河曲，辄为守将所败，独抚宁、瑞州被残，太祖乃徙其民于内地。

七年夏，都督蓝玉拔兴和。文忠亦遣裨将擒斩其长，而自以大军攻高州大石崖，克之，斩宗王、大臣朵朵失里等，至氈帽山斩鲁王，获其妃蒙哥秃。秋，太祖以故元太子流离沙漠，父子隔绝，未有后嗣，乃遣崇礼侯北归，以书谕之。又二年，其部下九住等寇西边，败去。

洪武十一年夏，故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卒，太祖自为文，遣使吊祭。子脱古思帖木儿继立。其丞相驴儿、蛮子哈剌章，国公脱火赤，平章完者不花、乃儿不花，枢密知院爱足等，拥众于应昌、和林，时出没塞下。太祖屡赐玺书谕之，不从。十三年春，西平侯沐英师出灵州，渡黄河，历贺兰山，践流沙，擒脱火赤、爱足等于和林，尽以其部曲归。冬，完者不花亦就擒。明年春，徐达及副将军汤和、傅友德征乃儿不花，至河北，袭灰山，斩获甚众。

时王保保已先卒，诸巨魁多以次平定，或望风归附，独丞相纳哈出拥二十万众据金山，数窥伺辽。二十年春，命宋国公冯胜为大将军，率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等，将兵二十万征之，还其先所获元将乃剌吾。胜军驻通州，遣蓝玉乘大雪袭庆州，克之。夏，师逾金山，临江侯陈镛失道，陷敌死。乃剌吾归，备以朝廷抚恤恩语其众，于是全国公观童来降。纳哈出因闻乃剌吾之言已心悸，复为大军所迫，乃阳使人至大将军营纳款，以觇兵势。胜遣玉往受降。使者见胜军还报，纳哈出仰天叹曰：“天弗使吾有此众矣。”遂率数百骑诣玉纳降。已，将脱去，为郑国公常茂所伤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众拥之见胜，胜重礼之，使忠与同寝食。先后降其部曲二十余万人，及闻纳哈出伤，由是惊溃者四万人，获辎重畜马亘百余里。胜班师，都督濮英以三千骑殿，为溃卒所邀袭，死之。秋，胜等表上纳哈出所部官属二百余人，将校三千三百余人，金银铜印一百颗，虎符牌面百二十五事，马二百九十余匹，称贺。太祖封纳哈出为海西侯，先后赐予甚厚，并授乃剌吾千户。

纳哈出既降，帝以故元遗寇终为边患，乃即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唐胜、郭英副之，耿忠、孙恪为左、右参将，率师十五万往征之。冬，元将脱脱等降于玉。明年春，玉以大军由大宁至庆州，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从间道驰进，至百眼井哨不见敌，欲引还。定远侯王弼曰：“吾等奉圣主威德，提十万余众，深入至此，无所得，何以复命？”玉乃穴地而爨，一夜驰至捕鱼儿海。黎明，去敌营八十里。

时大风扬沙，昼晦，军行无知者，敌不设备。弼为前锋，直薄之，遂大破其军，斩太尉、蛮子数千人。脱古思帖木儿以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遁去，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五十余人、渠率三千、男女七万余，马驼牛羊十万，聚铠仗焚之。又破其将哈剌章营，尽降其众。于是漠北削平。捷奏至，太祖大悦，赐地保奴等钞币，命有司给供具。既有言玉私元主妃者，帝怒，妃惭惧自杀。

地保奴出怨言，帝居之琉球。

脱古思帖木儿既遁，将依丞相咬住于和林，行至土剌河，为其下也速迭儿所袭，众复散，独与捏怯来等十六骑偕。适咬住来迎，欲共往依阔阔帖木儿，大雪不得发。

也速迭儿兵猝至，缢杀之，并杀天保奴。于是捏怯来、失烈门等来降，置之全宁卫。

未几，捏怯来为失烈门所袭杀，众溃，诏朵颜等卫招抚之，来降者益众。二十三年春，命颍国公傅友德等以北平兵从燕王，定远侯王弼等以山西兵从晋王，征咬住及乃儿不花、阿鲁帖木儿等。燕王出古北口，侦知乃儿不花营迤都，冒大雪驰进，去敌一碛，敌不知也。先遣指挥观童往，观童旧与乃儿不花善，一见相持泣。顷之，大军压其营，乃儿不花惊，欲遁，观童止之，引见王，赐饮食慰谕遣还。乃儿不花喜过望，遂偕咬住等来降。久之，乃儿不花等以谋叛诛死，敌益衰。太祖亦封燕、晋诸王为边籓镇，更岁遣大将巡行塞下，督诸卫卒屯田，戒以持重，寇来辄败之。

而敌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

成祖即位，遣使谕之通好，赐以银币并及其知院阿鲁台、丞相马儿哈咱等。时鬼力赤与瓦剌相仇杀，数往来塞下，帝敕边将各严兵备之。

永乐三年，头目埽胡儿、察罕达鲁花等先后来归。久之，阿鲁台杀鬼力赤，而迎元之后本雅失里于别失八里，立为可汗。

六年春，帝即以书谕本雅失里曰：“自元运既讫，顺帝后爱猷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传，瞬息之间，未闻一人善终者。我皇考太祖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加意抚恤，来归者辄令北还，如遣脱古思帖木儿归，嗣为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朕之心即皇考之心。兹元氏宗祧不绝如线，去就之机，祸福由分，尔宜审处之。”不听。

明年，获其部曲完者帖木儿等二十二人，帝因复使给事中郭骥赍书往。骥被杀，帝怒。秋，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副之，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将精骑十万北讨，谕以毋失机，毋轻犯敌，一举未捷，俟再举。时本雅失里已为瓦剌所袭破，与阿鲁台徙居胪朐河。福率千骑先驰，遇游兵击破之。军未集，福乘胜渡河追敌，敌辄佯败引去。诸将以帝命止福，福不听。

敌众奄至，围之，五将军皆没。帝益怒。

明年，帝自将五十万众出塞。本雅失里闻之惧，欲与阿鲁台俱西，阿鲁台不从，众溃散，君臣始各为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鲁台东奔。帝追及斡难河，本雅失里拒战。帝麾兵奋击，一呼败之。本雅失里弃辎重孳畜，以七骑遁。斡难河者，元太祖始兴地也。班师至静虏镇，遇阿鲁台，帝使谕之降。阿鲁台欲来，众不可，遂战。

帝率精骑大呼冲击，矢下如注，阿鲁台坠马，遂大败，追奔百余里乃还。冬，阿鲁台使来贡马，帝纳之。

越二年，本雅失里为瓦剌马哈木等所杀。阿鲁台已数入贡，帝俱厚报之，并还其向所俘同产兄妹二人。至是，奏马哈木等弑其主，又擅立答里巴，愿输诚内附，请为故主复仇。天子义之，封为和宁王。自是，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

十二年，帝征瓦剌。阿鲁台使部长以下来朝会。赐米五十石，乾肉、酒糗、彩币有差。十四年，以战败瓦剌，使来献俘。十九年，阿鲁台贡使至边，要劫行旅，帝谕使戒戢之，由是骄蹇不至。

阿鲁台之内附，困于瓦剌，穷蹙而南，思假息塞外。帝纳而封之，母妻皆为王太夫人、王夫人。数年生聚，畜牧日以蕃盛，遂慢我使者，拘留之。其贡使归，多行劫掠，部落亦时来窥塞。二十年春，大人兴和。于是诏亲征之。阿鲁台闻大军出，惧，其母妻皆詈之曰：“大明皇帝何负尔，而必为逆！”于是尽弃其辎重马畜于阔滦海侧，以其孥直北徙。帝命焚其辎重，收其马畜，遂班师。

明年秋，边将言阿鲁台将入寇。帝曰：“彼意朕必不复出，当先驻塞下待之。”

遂部分宁阳侯陈懋为先锋，至宿嵬山不见敌，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属来降。帝封为忠勇王，赐姓名曰金忠。忠勇王至京师，数请击敌自效。帝曰：“姑待之。”

二十二年春，开平守将奏阿鲁台盗边，群臣劝帝如忠勇王言。帝复亲征，师次荅兰纳木儿河，得谍者，知阿鲁台远遁。帝意亦厌兵，乃下诏暴阿鲁台罪恶，而宥其所部来降者，止勿杀。车驾还，崩于榆木川。未几，阿鲁台使来贡马，仁宗已登极，诏纳之。自是，岁修职贡如永乐时。时阿鲁台数败于瓦剌，部曲离散。其属把的等先后来归，朝廷皆予官职，赐钞币，诏有司给供具。自后来归者，悉如例。阿鲁台日益蹙，乃率其属东走兀良哈，驻牧辽塞。诸将请出兵掩击之，帝不听。

宣德九年，阿鲁台复为脱脱不花所袭，妻子死，孳畜略尽，独与其子失捏干等徙居母纳山、察罕脑剌等处。未几，瓦剌脱懽袭杀阿鲁台及失捏干，于是阿鲁台子阿卜只俺及其孙妻速木答思等丧败无依，来乞内附。帝怜而抚之。

阿鲁台既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儿只伯等复为脱脱不花所窘，窜居亦集乃路。外为纳款，而数入寇甘、凉。正统元年，将军陈懋败朵儿只伯于平川，追及苏武山，颇有斩获。二年冬，命都督任礼为总兵官，蒋贵、赵安副之，尚书王骥督师，以便宜行事。明年夏，复败朵儿只伯等于石城。阿台与朵儿合，复败之兀鲁乃地，追及黑泉，又及之刁力沟，出沙漠千里，东西夹击，敌几尽，先后获其部长一百五十人。于是阿台、朵儿只伯等来归。

未几，脱脱不花捕阿台等杀之。脱脱不花者，故元后，鞑靼长也。瓦剌脱忄雚既击杀阿鲁台，悉收其部，兼并贤义、安乐二王之众，欲自立为可汗。众不可，乃立脱脱不花，以阿鲁台众属之，自为丞相，阳推奉之，实不承其号令。

脱懽死，子也先嗣，益桀骜自雄，诸部皆下之，脱脱不花具可汗名而已。脱脱不花岁来朝贡，天子皆厚报之，比诸蕃有加，书称之曰达达可汗，赐赉并及其妃。

十四年秋，也先谋大举入寇，脱脱不花止之曰：“吾侪服食，多资大明，何忍为此？”

也先不听，曰：“可汗不为，吾当自为。”遂分道，俾脱脱不花侵辽东，而自拥众从大同入。帝亲征之，驾于土木陷焉。景皇帝自监国即位，尊帝为太上皇帝。明年秋，上皇归自也先所。事载《瓦剌传》。

脱脱不花自上皇归后，修贡益勤。尝妻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之，不从。也先亦疑其与中国通，将害己，遂治兵相攻。也先杀脱脱不花，收其妻子孳畜，给诸部属，而自立为可汗。时景皇帝二年也。朝廷称也先为瓦剌可汗。

未几，为所部阿剌知院所杀。鞑靼部长孛来复攻破阿剌，求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立之，号小王子。阿剌死，而孛来与其属毛里孩等皆雄视部中，于是鞑靼复炽。

景泰六年遣使入贡。英宗复辟，遣都督马政往赐故伯颜帖木儿妻币。孛来留之，而遣使入贺，欲献玺。帝敕之曰：“玺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耳，献否从尔便。

第无留我使，以速尔祸。”时敌数寇威远诸卫，夏，定远伯石彪败之于磨儿山。

天顺二年，孛来大举寇陕西，安远侯柳溥御之辄败，而饰小捷以闻。明年春，敌入安边营，石彪等破之，都督周贤、指挥李钅监战死。四年复寇榆林，彰武伯杨信拒却之。再入，败之于金鸡峪。未几，复大掠陕西诸边，廷臣请治各守将罪，帝宥之。五年春，寇入平虏城，诱指挥许颙等入伏，杀之。边报日亟，命侍郎白圭、都御史王竑往视师。秋，孛来求款，帝使詹升赍敕往谕。孛来遣使随升来贡，请改大同旧贡道，而由陕西兰县入，许之。未几，复纠其属毛里孩等入河西。明年春，圭等分巡西边，圭遇敌于固原川，竑遇敌于红崖子川，皆破之。帝赐玺书奖励，敕孛来使臣仍从大同入贡。

时麻儿可儿复与孛来相仇杀。麻儿可儿死，众共立马可古儿吉思，亦号小王子。

自是，鞑靼部长益各专擅。小王子稀通中国，传世次，多莫可考。孛来等每岁入贡，数寇掠，往来塞下，以西攻瓦剌为辞，又数要劫三卫。七年冬，贡使及关，帝却之，以大学士李贤言乃止。八年春，御史陈选言：“鞑靼部落，孛来最强，又密招三卫诸蕃，相结屯住。去冬来朝，要我赏宴，窥我虚实，其犯边之情已露。而我边关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军士不操习，甚至富者纳月钱而安闲，贫者迫饥寒而逃窜。边备废弛，缓急何恃？乞敕在边诸臣，痛革前弊。其镇守、备御等官，亦宜以时黜陟，庶能者知奋，怠者知警。至厄塞要害之处，或益官军，或设营堡，或用墩台，咸须处置得宜，岁遣大臣巡视，庶边防有备，寇氛可戢。”报闻。

成化元年春，孛来诱兀良哈九万骑入辽河，武安侯郑宏御却之。秋，散掠延绥。

冬，复大入。命彰武伯杨信率山西兵，都御史项忠率陕西兵御之，少却。未几，复渡河曲，围黄甫川堡，官军力战，乃引去。

始，鞑靼之来也，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去来无常，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庆，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顺间，有阿罗出者，率属潜入河套居之，遂逼近西边。河套，古朔方郡，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也。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里，饶水草，外为东胜卫。东胜而外，土平衍，敌来，一骑不能隐，明初守之，后以旷绝内徙。至是，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继至，掳中国人为乡导，抄掠延绥无虚时，而边事以棘。

二年夏，大入延绥。帝命杨信充总兵官，都督赵胜为副，率京军及诸边卒二万人讨之。信先以议事赴阙，未至。敌散掠平凉，入灵州及固原，长驱寇静宁、隆德诸处。冬，复入延绥，参将汤胤绩战死。

未几，诸部内争，孛来弑马可古儿吉思，毛里孩杀孛来，更立他可汗。斡罗出者复与毛里孩相仇杀，毛里孩遂杀其所立可汗，逐斡罗出，而遣使入贡。寻渡河掠大同。三年春，帝命抚宁侯硃永等征之。会毛里孩再乞通贡，而别部长孛鲁乃亦遣人来朝。帝许之，诏永等驻军塞上。

四年秋，给事中程万里上言：“毛里孩久不朝贡，窥伺边疆，其情叵测。然臣度其有可败者三。近我边地才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诸部，驰驱不息，既骄且疲，二也。比来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选精兵二万，每三千人为一军，统以骁将，严其赏罚，使探毛里孩所在，潜师捣之，破之必矣。”

帝壮之，而不能用。冬寇延绥。明年春再入。守将许宁等辄击败之。冬复纠三卫入寇，延绥、榆林大扰。

六年春，大同巡抚王越遣游击许宁击败之；杨信等亦大破之于胡柴氵冓。时孛鲁乃与斡罗出合别部加思兰、孛罗忽亦入据河套，为久居计。延绥告急，帝命永为将军，以王越参赞军务，使御敌。永至，数以捷闻，越等皆升赏，论功永世侯，而敌据套自如。

七年春，永上战守二策，廷议以粮匮马乏，难于进剿，请命边将慎守御以图万全。于是吏部侍郎叶盛巡边，偕延绥巡抚余子俊及越议筑边墙，设立台堡。冬，敌入塞，参将钱亮败绩，越等不能救。兵部尚书白圭请择遣大将军专事敌，会盛还，越亦赴京计事，乃集廷议，请大发兵搜套。帝以武靖侯赵辅为将军，节制诸路，王越仍督师。敌大入延绥，辅不能御，遂召还，以宁晋伯刘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毛里孩、孛鲁乃、斡罗出稍衰，满都鲁入河套称可汗，加思兰为太师。

九年秋，满都鲁等与孛罗忽并寇韦州。王越侦知敌尽行，其老弱巢红盐池，乃与许宁及游击周玉率轻骑昼夜疾驰至，分薄其营，前后夹击，大破之。复邀击于韦州。满都鲁等败归，孳畜庐帐荡尽，妻孥皆丧亡，相顾悲哭去。自是不复居河套，边患少弭；间盗边，弗敢大入，亦数遣使朝贡。

初，加思兰以女妻满都鲁，立为可汗。久之杀孛罗忽，并其众，益专恣。

满都鲁部脱罗干、亦思马因谋杀之。寻满都鲁亦死，诸强酋相继略尽，边人稍得息肩。

时中官汪直怙恩用事，思以边功自树，王越、硃永附之。十六年春，边将上言，传闻敌将渡河，遽以永为将军。直与越督师至边，未及期，袭敌于威宁海子，大破之，又败之于大同。永晋公爵，予世袭，越封威宁伯，直增禄至三百石。未几，诏以越代永总兵。于是亦思马因等益纠众盗边，延及辽塞。秋，敌三万骑寇大同，连营五十里，杀掠人畜数万。总兵许宁御之，兵败，以捷闻。敌既得利，长驱入顺圣川，散掠浑源、朔诸州。宣府巡抚秦纮、总兵周玉力战却之。山西巡抚边镛，参将支玉等悉力捍御，敌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

亦思马因死，入寇者复称小王子，又有伯颜猛可王。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书求贡，自称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务优容，许之。自是，与伯颜猛可王等屡入贡，渐往来套中，出没为寇。八年，北部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驻牧。于是小王子及脱罗干之子火筛相倚日强，为东西诸边患。其年，三入辽东，多杀掠。明年，宣、大、延绥诸境俱被残。

十一年秋，王越既节制诸边，乃率轻兵袭敌于贺兰山后，破之。明年，敌拥众入大同、宁夏境，游击王杲败绩，参将秦恭、副总兵马升逗遛不进，皆论死。时平江伯陈锐为总兵，侍郎许进督师，久无功，被劾去，以保国公硃晖、侍郎史琳代之，太监苗逵监军。

十三年冬，小王子复居河套。明年春，吏部侍郎王鏊上御敌八策：一曰定庙算，二曰重主将，三曰严法令，四曰恤边民，五曰广招募，六曰用间，七曰分兵，八曰出奇。帝命所司知之。时敌以八千骑东驻辽塞下，攻入长胜堡，杀掠殆尽。秋，晖等以五路之师夜袭敌于河套，斩首三级，驱孳畜千余归，赏甚厚。小王子以十万骑从花马池、盐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惨酷。

十五年，以户部尚书秦纮总制陕西。夏，敌入辽东清河堡，至密云，旋西掠偏头关。秋，复以五千骑犯辽东长安堡，副总兵刘祥御之，斩首五十一级，敌乃退。

明年，稍靖。

十七年春，敌上书请贡，许之，竟不至；仍入大同杀墩军，犯宣府及庄浪，守将卫勇、白玉等御却之。明年春，敌三万骑围灵州，复散掠内地，指挥仇钺、总兵李祥击走之。敌大举入寇宣府，总兵张俊御之，大败，裨将张雄、穆荣战殁。

武宗嗣位，复命晖、琳出御。冬，敌入镇夷所，指挥刘经死之。复自花马池毁垣入，掠隆德、静宁、会宁诸处，关中大扰，以杨一清为总制。时正德元年春也。

刘瑾用事，监军皆阉人，一清不得职去，文贵、才宽相继受事。二年，敌入宁夏、庄浪及定辽后卫诸境，守将皆逮问。

四年，敌数寇大同。冬，才宽御敌于花马池，中伏死。总兵马昂与别部亦孛来战于木瓜山，胜之，斩三百六十五级，获马畜六百余，军器二千九百余。

明年，北部亦卜剌与小王子仇杀。亦卜剌窜西海，阿尔秃厮与合，逼胁洮西属番，屡入寇。巡抚张翼、总兵王勋不能制，渐深入，边人苦之。八年夏，拥众来川，遣使诣翼所，乞边地驻牧修贡。翼啖以金帛，令远徙，亦卜剌遂西掠乌斯藏，据之。

自是洮、岷、松潘无宁岁。

小王子数入寇，杀掠尤惨。复以五万骑攻大同，趣朔州，掠马邑。帝命咸宁侯仇钺总兵御之，战于万全卫，斩三级，而所失亡十倍，以捷闻。明年秋，敌连营数十，寇宣、大塞，而别遣万骑掠怀安。总制丛兰告急，命太监张永督宣、大、延绥兵，都督白玉为大将，协兰守御，京师戒严。已，敌逾怀安趣蔚州，至平虏城南，兰等预置毒饭于田间如农家饷，而设伏以待。敌至，中毒，伏猝发，多死者。其年，小王子部长卜儿孩以内难复奔据西海，出没寇西北边。

十一年秋，小王子以七万骑分道入，与总兵潘浩战于贾家湾。浩再战再败，裨将硃春、王唐死之。张永遇于老营坡，被创走居庸。敌遂犯宣府，凡攻破城堡二十，杀掠人畜数万。浩夺三官，诸将降罚有差。

十二年冬，小王子以五万骑自榆林入寇，围总兵王勋等于应州。帝幸阳和，亲部署，督诸将往援，殊死战，敌稍却。明日复来攻，自辰至酉，战百余合，敌引而西，追至平虏、朔州，值大风黑雾，昼晦，帝乃还，命宣捷于朝。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

嘉靖四年春，以万骑寇甘肃。总兵姜奭御之于苦水墩，斩其魁。明年犯大同及宣府，亦卜剌复驻牧贺兰山后，数扰边。明年春，小王子两寇宣府。参将王经、关山先后战死。秋，以数万骑犯宁夏塞，尚书王宪以总兵郑卿等败之，斩三百余级。

明年春，掠山西。夏，入大同中路，参将李蓁御却之。冬，复寇大同，指挥赵源战死。

十一年春，小王子乞通贡，未得命，怒，遂拥十万骑入寇。总制唐龙请许之，帝不听。龙连战，颇有斩获。

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曰吉囊、曰俺答者，于小王子为从父行，据河套，雄黠喜兵，为诸部长，相率躏诸边。

十二年春，吉囊拥众屯套内，将犯延绥，边臣有备，乃突以五万骑渡河西，袭亦不剌、卜儿孩两部，大破之。卜儿孩为庄、宁边患久，亦郎骨、土鲁番诸蕃皆苦之，尝因属番帖木哥求贡市，朝廷未之许。至是唐龙以卜儿孩衰败远徙，西海获宁，请无更议款事。

吉囊等既破西海，旋窃入宣府永宁境，大掠而去。冬，犯镇远关，总兵王效、副总兵梁震败之于柳门，又追败之于蜂窝山，敌溺水死者甚众。明年春，寇大同。

秋，复由花马池入犯，梁震及总兵刘文拒却之。

十五年夏，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副总兵王辅御之，斩五十七级。又入庄浪境，总兵姜奭遇之于分水岭，三战三胜之。又入延绥及宁夏边。冬，复犯大同，入掠宣大塞，总制侍郎刘天和、总督尚书杨守礼及巡抚都御史楚书悉力御之。

十九年秋，书以总兵白爵等三败敌于万全右卫境，斩百余级。天和以总兵周尚文大破敌于黑水苑，斩吉囊子小十王。明年春，守礼以总兵李义御敌于镇朔堡，以总兵杨信御敌于甘肃，皆胜之。

秋，俺答及其属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抚史道以闻，诏却之。以尚书樊继祖督宣大兵，悬赏格购俺答、阿不孩首。遂大举内犯，俺答下石岭关，趣太原。

吉囊田平虏卫入掠平定、寿阳诸处。总兵丁璋、游击周宇战死，诸将多获罪，继祖独蒙赏。

二十一年夏，敌复遣天爵求贡。大同巡抚龙大有诱缚之，上之朝，诡言用计擒获。帝悦，擢大有兵部侍郎，边臣升赏者数十人，磔天爵于市。敌怒，入寇，掠朔州，抵广武，由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长子皆被残；复从忻、崞、代而北，屯祁县。参将张世忠力战，敌围之数重。自巳至申，所杀伤相当。已而世忠矢尽见杀，百户张宣、张臣俱死，敌遂从雁门故道去。秋，复入朔州。吉囊死，诸子狼台吉等散处河西，势既分，俺答独盛，岁数扰延绥诸边。

二十三年冬，小王子自万全右卫入，至蔚州及完县。京师戒严。

二十四年秋，俺答犯延绥及大同，总兵张达拒却之。又犯鹁鸽峪，参将张凤、指挥刘钦、千户李瓚、生员王邦直等皆战死。会总督侍郎翁万达、总兵周尚文严兵备阳和，敌引去。明年夏，俺答复遣使诣大同塞，求贡，边卒杀之。秋，复来请，万达再疏以闻，帝不许。敌以十万骑西入保安，掠庆阳、环县而东，以万骑寇锦、义。总督三边侍郎曾铣率参将李珍等直捣敌巢于马梁山后，斩百余级，敌始退。

铣议复河套，大学士夏言主之。帝方向用言，令铣图上方略，以便宜从事。明年夏，万达复言：“敌自冬涉春屡求贡，词恭，似宜许。”不听，责万达罔渎。铣鸠兵缮塞，辄破敌。既而帝意中变，言与铣竟得罪，斩西市。敌益蓄忿思逞，廷臣不敢言复套事矣。

二十八年春，犯宣府滴水崖。把总指挥江瀚、董旸战死，全军覆，遂犯永宁、大同。总兵周尚文御之于曹家庄，大败之，斩其魁。会万达自怀来赴援，宣府总兵赵国忠闻警，亦率千骑追击，复连败之。是岁，犯西塞者五。

二十九年春，俺答移驻威宁海子。夏，犯大同，总兵张达、林椿死之。敌引去，传箭诸部大举。秋，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蓟镇兵御之。敌阳引满内向，而别遣精骑从间道溃墙入。汝孝兵溃，遂大掠怀柔，围顺义，抵通州，分兵四掠，焚湖渠马房。畿甸大震。

敌大众犯京师，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各以勤王兵至。帝拜鸾为大将军，使护诸军。鸾与守谦皆軿懦不敢战，兵部尚书丁汝夔忄匡扰不知所为，闭门守。敌焚掠三日夜，引去。帝诛汝夔及守谦。敌将出白羊口，鸾尾之。敌猝东返，鸾出不意，兵溃，死伤千余人。敌乃徐由古北口出塞。诸将收斩遗尸，得八十余级，以捷闻。

方俺答薄都城时，纵所掳马房内官杨增持书入城求贡。辅臣徐阶等谓当以计款之，谕令退屯塞外，因边臣以请。俺答归，遣子脱脱陈款。时鸾方用事，乃议开马市以中敌。兵部郎中杨继盛上疏争之，不得。明年春，以侍郎史道莅其事，给白金十万，开市大同，次及延、宁。叛人萧芹、吕明镇者，故以罪亡入敌，挟白莲邪教，与其党赵全、丘富、周原、乔源诸人导俺答为患。俺答市毕，旋入掠。边臣责之，以芹等为词。芹诡有术，能堕城。敌试之不验，遂缚芹及明镇，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俺答复请以牛马易粟豆，求职役诰敕，又潜约河西诸部内犯，堕诸边垣。帝恶之，诏罢马市，召道还。自是，敌日寇掠西边，边人大困。

三十一年春，敌二千骑寇大同，指挥王恭御之于平川墩，战死。夏，东入辽塞，围百户常禄，指挥姚大谟、刘栋、刘启基等于三道氵冓，四人皆战没。备御指挥王相赴援，大战于寺儿山，杀伤相当，敌舍去。千户叶廷瑞率百人助相。明日，相裹创复邀敌于蜡黎山，殊死斗，矢竭，遂与麾下将士三百人皆死之。廷瑞被创死复苏，敌亦引退。其年，凡四犯大同，三犯辽阳，一犯宁夏。明年春，犯宣府及延绥。夏，犯甘肃及大同。守将御之辄败。秋，俺答复大举入寇，下浑源、灵丘、广昌，急攻插箭、浮图等峪。固原游击陈凤、宁夏游击硃玉率兵赴援，大战却之。敌分兵东犯蔚，西掠代、繁畤。已，驻鹿阝、延二十日，延庆诸城屠掠几遍，乃移营中部，以瞰泾、原，会久雨乃去。时小王子亦乘隙为寇，犯宣府赤城。未几，俺答复以万骑入大同，纵掠至八角堡。巡抚赵时春御之，遇敌于大虫岭，总兵李涞战死，军覆，时春仅以身免。

三十三年春，入宣府柴沟堡。夏，复犯宁夏，大同总兵岳懋中伏死。秋，攻蓟镇墙，百道并进。警报日数十至，京师戒严。总督杨博悉力拒守，募死士夜砍其营，敌惊扰乃遁。明年数犯宣、蓟，参将赵倾葵、李光启、丁碧先后战死。朝廷再下赏格，购俺答首，赐万金，爵伯；获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阶。时富等在敌，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赵全教敌，益习攻战事。俺答爱之甚，每入寇必置酒全所问计。

三十五年夏，敌三万骑犯宣府。游击张纮迎战，败死。冬，掠大同边，继掠陕西环、庆诸处，守将孙朝、袁正等却之。其年，土蛮再犯辽东。

明年，敌以二万骑分掠大同边，杀守备唐天禄、把总汪渊。俺答弟老把都复拥众数万入河流口，犯永平及迁安，副总兵蒋承勋力战死。夏，突犯宣府马尾梁，参将祁勉战死。秋，复入大同右卫境，攻毁七十余堡，所杀掳甚众。冬，俺答子辛爱有妾曰桃松寨，私部目收令哥，惧诛来降。总督杨顺自诩为奇功，致之阙下。辛爱来索不得，乃纵掠大同诸墩堡，围右卫数匝。顺惧，乃诡言敌愿易我以赵全、丘富。

本兵许论以为便，乃遣桃松寨夜逸出塞，绐之西走，阴告辛爱，辛爱执而戮之。敌狎知顺无能，围右卫益急，更分兵犯宣、蓟镇。西鄙震动，右卫烽火断绝者六阅月。

大学士严嵩与许论议，欲弃右卫。帝不听，诏诸臣发兵措饷，而以兵部侍郎江东代顺。时故将尚表以馈饷入围城，悉力捍御，粟尽食牛马，彻屋为薪，士卒无变志。

表时出兵突战，获俺答孙及婿与其部将各一人。会帝所遣侍郎江东及巡抚杨选、总兵张承勋等各严兵进，围乃解。复掠永昌、凉州及宣府赤城，围甘州十四日始退。

土蛮亦数寇辽东。

三十八年春，老把都、辛爱谋大举入犯，驻会州，使其谍诡称东下。总督王忬不能察，遽分兵而东，号令数易，敌遂乘间入蓟镇潘家口，忬得罪。夏，犯大同，转掠宣府东西二城，驻内地旬日，会久雨乃退。

三十九年，敌聚众喜峰口外，窥犯蓟镇。大同总兵刘汉出捣其帐于灰河，敌稍远徙。秋，汉复与参将王孟夏等捣丰州，擒斩一百五十人，焚板升略尽。是岁，寇大同、延绥、蓟、辽边无虚日。明年春，敌自河西踏冰入寇，守备王世臣、千户李虎战死。秋，犯宣府及居庸。冬，掠陕西、宁夏塞。已，复分兵而东，陷盖州。

四十一年夏，土蛮入抚顺，为总兵黑春所败。冬，复攻凤凰城，春力战二日夜，死之。海、金杀掠尤甚。冬，俺答数犯山西、宁夏塞。延绥总兵赵岢分部锐卒，令裨将李希靖等东出神木堡，捣敌帐于半坡山，徐执中等西出定边营，击敌骑于荍麦湖，皆胜之，斩一百十九级。

四十二年春，敌入宣府滴水崖，刘汉却之。敌遂引而东，数犯辽塞。秋，总兵杨照败死。时蓟辽总督杨选囚絷三卫长通罕，令其诸子更迭为质。通罕者，辛爱妻父也，冀以牵制辛爱，三卫皆怨。冬，大掠顺义、三河。诸将赵溱、孙膑战死，京师戒严。大同总兵姜应熊御之于密云，败之，敌退。诏诛选。明年，土蛮入辽东，都御史刘焘上诸将守御功，言海水暴涨，敌骑多没者。帝曰：“海若效灵。”下有司祭告，焘等皆有赏。冬，敌犯狭西，大掠板桥、响闸儿诸处。

四十四年春，犯辽东宁前小团山，参将线补衮、游击杨维籓死之。夏，犯肃州，总兵刘承业御之，再战皆捷。秋，俺答子黄台吉帅轻骑，自宣府洗马林突入，散掠内地。把总姜汝栋以锐卒二百伏暗庄堡，猝遇台吉，搏之。台吉堕马，为所部夺去。

台吉受伤，越日始苏。明年，俺答屡犯东西诸塞。夏，清河守备郎得功扼之张能峪口，胜之。冬，大同参将崔世荣御敌于樊皮岭，及子大朝、大宾俱战死。时丘富死，赵全在敌中益用事，尊俺答为帝，治宫殿。期日上栋，忽大风，栋坠伤数人。俺答惧，不敢复居。兵部侍郎谭纶在蓟镇善治兵，全乃说俺答无轻犯蓟，大同兵弱，可以逞。

隆庆元年，俺答数犯山西。秋，复率众数万分三道入井坪、朔州、老营、偏头关诸处。边将不能御，遂长驱攻岢岚及汾州，破石州，杀知州王亮采，屠其民，复大掠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间，男女死者数万。事闻，诸边臣罚治有差。而三卫勾土蛮同时入寇，蓟镇、昌黎、抚宁、乐亭、卢龙，皆被蹂躏。

游骑至滦河，京师震动，三日乃引去。诸将追之，敌出义院口。会大雾，迷失道，堕棒槌崖中，人马枕藉，死者颇众，诸将乃趋割其首。

二年，敌犯柴沟，守备韩尚忠战死。时兵部侍郎王崇古镇西边，总兵李成梁守辽东，数以兵邀击于塞外。敌知有备，入寇稍稀。

四年秋，黄台吉寇锦州，总兵王治道、参将郎得功以十余骑入敌死。冬，俺答有孙曰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孤，育于俺答妻所。既长，娶妇比吉。把汉复聘袄儿都司女，即俺答外孙女，貌美，俺答夺之。把汉恚，遂率其属阿力哥等十人来降。大同巡抚方逢时受之，以告总督王崇古。崇古上言：“把汉来归，非拥众内附者比，宜给官爵，丰馆饩，饬舆马，以示俺答。俺答急，则使缚送板升诸叛人；不听，即胁诛把汉牵沮之；又不然，因而抚纳，如汉置属国居乌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俺答老且死，黄台吉立，则令把汉还，以其众与台吉抗，我按兵助之。”诏可，授把汉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

俺答方西掠吐番，闻之亟引还，约诸部入犯，崇古檄诸道严兵御之。敌使来请命，崇古遣译者鲍崇德往，言朝廷待把汉甚厚，第能缚板升诸叛人赵全等，旦送至，把汉即夕返矣。俺答大喜，屏人语曰：“我不为乱，乱由全等。若天子幸封我为王，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死，吾孙当袭封，彼衣食中国，忍倍德乎？”乃益发使与崇德来乞封，且请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随执赵全、李自馨等数人来献。

崇古乃以帝命遣把汉归，把汉犹恋恋，感泣再拜去。俺答得孙大喜，上表谢。

崇古因上言：“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复条八事以请。

一，议封号官爵。诸部行辈，俺答为尊，宜锡以王号，给印信。其大枝如老把都、黄台吉及吉囊长子吉能等，俱宜授以都督。弟侄子孙如兀慎打儿汉等四十六枝，授以指挥。其俺答诸婿十余枝，授以千户。一，定贡额。每岁一入贡，俺答马十匹，使十人。老把都、吉能、黄台吉八匹，使四人。诸部长各以部落大小为差，大者四匹，小者二匹，使各二人。通计岁贡马不得过五百匹，使不得过百五十人。马分三等，上驷三十进御，余给价有差，老瘠者不入。其使，岁许六十人进京，余待境上。

使还，听以马价市缯布诸物。给酬赏，其赏额视三卫及西蕃诸国。一，议贡期、贡道。以春月及万寿圣节四方来同之会，使人，马匹及表文自大同左卫验入，给犒赏。

驻边者，分送各城抚镇验赏。入京者，押送自居庸关入。一，立互市。其规如弘治初，北部三贡例。蕃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物，商贩以缎、布匹、釜锅等物。开市日，来者以三百人驻边外，宣府应于万全右卫、张家口边外，山西应于水泉营边外。一，议抚赏。守市兵人布二匹，部长缎二匹、二匹。以好至边者，酌来使大小，量加赏犒。一，议归降。通贡后，降者不分有罪无罪，免收纳。其华人被掳归正者，查别无窃盗，乃许入。一，审经权。一，戒狡饰。

疏入，下廷臣议。帝终从崇古言，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彩币四表里；宾兔台吉等十人，授指挥同知；那木儿台吉等十九人，授指挥佥事；打儿汉台吉等十八人，授正千户；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授副千户；恰台吉等二人，授百户。昆都力哈，即老把都也。兵部采崇古议，定市令。秋市成，凡得马五百余匹，赐俺答等彩币有差。西部吉能及其侄切尽等亦请市，诏予市红山墩暨清水营。市成，亦封吉能为都督同知。已而俺答请金字经及剌麻僧，诏给之。崇古复请玉印，诏予镀金银印。俺答老佞佛，复请于海南建寺，诏赐寺额仰华。俺答常远处青山，二子，曰宾兔，居松山，直兰州之北，曰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并求互市，多桀骜。俺答谕之，亦渐驯。

自是约束诸部无入犯，岁来贡市，西塞以宁。而东部土蛮数拥众寇辽塞。总兵李成梁败之于卓山，斩五百八十余级，守备曹簠复败之于长胜堡。神宗即位，频年入犯。

万历六年，成梁率游击秦得倚等击敌于东昌堡，斩部长九人，余级八百八十四，总督梁梦龙以闻。帝大悦，祭告郊庙，御皇极门宣捷。

七年冬，土蛮四万骑入锦川营。梦龙、成梁及总兵戚继光等已预受大学士张居正方略，并力备御，敌始退。自是敌数入，成梁等数败之，辄斩其巨魁，又时袭击于塞外，多所斩获。敌畏之，少戢，成梁遂以功封宁远伯。

俺答既就市，事朝廷甚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且稽首谢罪，朝廷亦厚加赏赉。十年春，俺答死，帝特赐祭七坛、彩缎十二表里、布百匹，示优恤。

其妻哈屯率子黄台吉等，上表进马谢，复赐币布有差。封黄台吉为顺义王，改名乞庆哈。立三岁而死，朝廷给恤典如例。

十五年春，子撦力克嗣。其妻三娘子，故俺答所夺之外孙女而为妇者也，历配三王，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乃敕封为忠顺夫人，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及撦力克西行远边，而套部庄秃赖等据水塘，卜失兔、火落赤等据莽剌、捏工两川，数犯甘、凉、洮、氓、西宁间。他部落亡虑数十种，出没塞下，顺逆不常。帝恶之，十九年诏并停撦力克市赏。已而撦力克叩边输服，率众东归，独庄秃赖、卜失兔等寇抄如故。其年冬，别部明安、土昧分犯榆林边，总兵杜桐御之，斩获五百人，杀明安。

二十年，宁夏叛将哱拜等勾卜失兔、庄秃赖等，大举入寇，总兵李如松击败之。

二十二年，延绥巡抚李春光奏：“套部纳款已久，自明安被戮而寇恨深，西夏党逆而贡市绝，延镇连年多事。今东西各部皆乞款，而卜失兔挟私叵测，边长兵寡，制御为难。宜察敌情，审时势。敌入犯则血战，偶或小失，应宽吏议。倘敌真心效顺，相机议抚，不可忘战备也。”帝命兵部传饬各边。秋，卜失兔入固原，游击史见战死。延绥总兵麻贵御之，阅月始退。全陕震动。其年，东部炒花犯镇武堡，总兵董一元与战，大破之。明年春，松部宰僧等犯陕西，总督叶梦熊督却之。秋，海部永邵卜犯西宁，总督三边李旼檄参将达云、游击白泽暨马其撒、卜尔加诸属番，设伏邀击，大败之，斩六百八十三级。捷闻，帝大悦，且以属番效命，追叙前总制郑雒功，赏赉并及雒。

二十四年春，总督李釐以劲兵分三道出塞，袭卜失兔营，共斩四百九级，获马畜器械数千。火落赤部众复窥伺洮州，釐遣参将周国柱等击之于莽剌川脑，斩一百三十六级。秋，著力兔、阿赤兔、火落赤等合谋犯西边，炒花亦拥众犯广宁，守将皆严兵却之。二十五年秋，海部寇甘镇，官军击走之。冬，炒花纠土蛮诸部寇辽东，杀掠无算。明年夏，复寇辽东，总兵李如松远出捣巢，死之。冬，釐等分道出袭火落赤等于松山，走之，复其地。

二十七年诏复撦力克市赏。时釐等筑松山，诸部纷叛，延、宁守臣共击之，杀获甲首几三千。明年，著力兔、宰僧、庄秃赖等乞通款，不许。边臣王见宾等复为请，诏复套部贡市。

三十一年，海部数入陕西塞，兵备副使李自实，总兵萧如薰、达云等击走之。

三十三年夏，东部宰赛诱杀庆云堡守御熊钥，诏革其市赏。

三十五年夏，总督徐三畏言：“河套之部与河东之部不同。东部事统于一，约誓定，历三十年不变。套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长，卜失兔徒建空名于上。西则火落赤最狡，要挟最无厌；中则摆言太以父明安之死，无岁不犯；东则沙计争为监市，与炒花朋逞。西陲抢攘非一日矣。然众虽号十万，分为四十二枝，多者不过二三千骑，少者一二千骑耳。宜分其势，纳其款，俾先顺者获赏，后至者拒剿。仍须主战以张国威。”时已许宰赛及火落赤诸部复贡市矣。

未几撦力克死，未有嗣，忠顺夫人率所部仍效贡职。西部银定、歹青数拥众犯东西边。延绥部猛克什力亦以挟赏故，常沿边抄掠。卜失兔欲婚于忠顺，忠顺拒之。

其所部素囊台吉、五路台吉等，各不相下，封号久未定。四十一年，卜失兔始婚于忠顺，东、西诸部长皆具状为请封。忠顺夫人旋卒，诏封卜失兔为顺义王，而以把汉比吉素效恭顺，封忠义夫人。卜失兔为撦力克孙，袭封时，已少衰，所制止山、大二镇外十二部。其部长五路、素囊及兀慎台吉等，兵力皆与顺义埒。朝廷因宣大总督涂宗浚言，各予升赏如例。

其年，炒花纠虎墩兔三犯辽东。虎墩兔者，居插汉儿地，亦曰插汉儿王子，元裔也。其祖打来孙始驻牧宣塞外，俺答方强，惧为所并，乃徙帐于辽，收福余杂部，数入掠蓟西，四传至虎墩兔，遂益盛。明年夏，炒花复合宰赛、暖兔以三万骑入掠，至平虏、大宁。既求抚赏，许之。

四十二年，猛克什力寇怀远及保宁。延绥总兵官秉忠等破之。斩二百二十一级。

明年，插部数犯辽东。已，掠义州，攻陷大安堡，兵民死者甚众。

四十四年，总兵杜文焕数破套部猛克什力等于延绥边，火落赤、摆言太及吉能、切尽、歹青、沙计东西诸部皆惧，先后来请贡市。

四十六年，我大清兵起，略抚顺及开原，插部乘隙拥众挟赏。西部阿晕妻满旦亦以万骑自石塘路入掠蓟镇白马关及高家、冯家诸堡。游击硃万良御之，被围。羽书日数十至，中外戒严。顷之，满旦亦叩关乞通贡。

四十七年，大清兵灭宰赛及北关金台什、布羊古等。金台什孙女为虎墩兔妇，于是蓟辽总督文球、巡抚周永春等以利啖之，俾联结炒花诸部，以捍大清兵，给白金四千。明年，为泰昌元年，加赏至四万。虎乃扬言助中国，邀索无厌。

天启元年秋，吉能犯延绥边，榆林总兵杜文焕击败之。明年春，复大掠延安黄花峪，深入六百里，杀掠居民数万。三年春，银定纠众再掠西边，官军击败之。明年春，复谋入故巢，犯松山，为守臣冯任等所败。夏，遂纠海西古六台吉等犯甘肃，总兵董继舒击之，斩三百余级。其年，歹青以领赏哗于边，边人格杀之。歹青，虎墩兔近属也，边臣议岁给偿命银一万三千有奇，而虎怏怏，益思飏去。未几，大清兵袭破炒花，所部皆散亡，半归于插汉。时卜失兔益衰，号令不行于诸部，部长干儿骂等岁数犯延绥诸边。七庆台吉及敖目比吉、毛乞炭比吉等，亦各拥众往来窥伺塞下。

崇祯元年，虎墩兔攻哈喇嗔及白言台吉、卜失兔诸部，皆破之，遂乘胜入犯宣大塞。秋，帝御平台，召总督王象乾，询以方略，象乾对言：“御插之道，宜令其自相攻。今卜失兔西走套内，白台吉挺身免，而哈喇嗔所部多被掳，不足用。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万人，合卜失兔所部并联络朵颜三十六家及哈喇嗔余众，可以御插汉。然与其构之，水如抚而用之。”帝曰：“插汉意不受抚，奈何？”对曰：“当从容笼络。”帝曰：“如不款何？”象乾复密奏，帝善之，命往与督师袁崇焕共计。

象乾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大同巡抚张宗衡上言：“插来宣大，驻新城，去大同仅二百里，三阅月未敢近前，饥饿穷乏，插与我等耳。插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插之望款不啻望岁，而我遗之金缯、牛羊、茶果、米谷无算，是我适中其欲也。插炰烋悖慢，耳目不忍睹闻，方急款尚如是。使插士马丰饱，其凭陵狂逞，可胜道哉。”象乾言：“款局垂成而复棼之，既示插以不信，亦非所以为国谋。”疏入，帝是象乾议，诏宗衡毋得异同。

明年秋，虎复拥众至延绥红水滩，乞增赏未遂，即纵掠塞外，总兵吴自勉御却之。既而东附大清兵攻龙门。未几，为大清兵所击。六年夏，插汉闻大清兵至，尽驱部众渡河远遁。是时，鞑靼诸部先后归附于大清。明年，大清兵遂大会诸部于兀苏河南冈，颁军律焉。而虎已卒，乃追至上都城，尽俘插汉妻孥部众。

其后，套部岁入宁夏、甘、凉境，巡抚陈奇瑜、总兵马世龙、督师洪承畴等辄击败之。套部干儿骂，亦为总兵尤世禄所斩。迄明世，边陲无宁，致中原盗贼蜂起。

当事者狃与俺答等贡市之便，见插之恣于东也，谓岁捐金钱数十万，冀苟安旦夕，且觊收之为用，而卒不得。迨其后也，明未亡而插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鞑靼地，东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当洪、永、宣世，国家全盛，颇受戎索，然畔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

## 列传第二百十六 外国九瓦剌 朵颜（福余 泰宁）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其渠曰马哈木，曰太平，曰把秃孛罗。

成祖即位，遣使往告。永乐初，复数使镇抚答哈帖木儿等谕之，并赐马哈木等文绮有差。六年冬，马哈木等遣暖答失等随亦剌思来朝贡马，仍请封。明年夏，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赐印诰。暖答失等宴赉如例。

八年春，瓦剌复贡马谢恩。自是岁一入贡。

时元主本雅失里偕其属阿鲁台居漠北，马哈木乃以兵袭破之。八年，帝既自将击破本雅失里及阿鲁台兵，马哈木上言请得早为灭寇计。十年，马哈木遂攻杀本雅失里。复上言欲献故元传国玺，虑阿鲁台来邀，请中国除之；脱脱不花子在中国，请遣还；部属多从战有劳，请加赏赉；又瓦剌士马强，请予军器。帝曰：“瓦剌骄矣，然不足较。”赉其使而遣之。明年，马哈木留敕使不遣，复请以甘肃、宁夏归附鞑靼者多其所亲，请给还。帝怒，命中官海童切责之。冬，马哈木等拥兵饮马河，将入犯，而扬言袭阿鲁台。开平守将以闻，帝诏亲征。明年夏，驻跸忽兰忽失温。

三部埽境来战，帝麾安远侯柳升、武安侯郑亨等先尝之，而亲率铁骑驰击，大破之，斩王子十余人，部众数千级。追奔，度两高山，至土剌河。马哈木等脱身遁，乃班师。明年春，马哈木等贡马谢罪，且还前所留使，词卑。帝曰：“瓦剌故不足较。”

受其献，馆其使者。明年，瓦剌与阿鲁台战，败走。未几，马哈木死，海童归言，瓦剌拒命由顺宁，顺宁死，贤义、安乐皆可抚。帝因复使海童往劳太平、把秃孛罗。

十六年春，海童偕瓦剌贡使来。马哈木子脱懽请袭爵，帝封为顺宁王。而海童及都督苏火耳灰等以彩币往赐太平、把秃孛罗及弟昂克，别遣使祭故顺宁王。自是，瓦剌复奉贡。

二十年，瓦剌侵掠哈密，朝廷责之，遣使谢罪。二十二年冬，瓦剌部属赛因打力来降，命为所镇抚，赐彩币、袭衣、鞍马，仍令有司给供具。自后来归者悉如例。

宣德元年，太平死，子捏烈忽嗣。时脱懽与阿鲁台战，败之，遁母纳山、察罕脑剌间。宣德九年，脱懽袭杀阿鲁台，遣使来告，且请献玉玺。帝赐敕曰：“王杀阿鲁台，见王克复世仇，甚善。顾王言玉玺，传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赐纟宁丝五十表里。

正统元年冬，成国公硃勇言：“近瓦剌脱懽以兵迫逐鞑靼朵儿只伯，恐吞并之，日益强大。乞敕各边广储积，以备不虞。”帝嘉纳之。未几，脱懽内杀其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鲁台众归之。自为丞相，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属焉。已，袭破朵儿只伯，复胁诱朵颜诸卫窥伺塞下。

四年，脱懽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于是北部皆服属也先，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每入贡，主臣并使，朝廷亦两敕答之；赐赉甚厚，并及其妻子、部长。故事，瓦使不过五十人。利朝廷爵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屡敕，不奉约。使往来多行杀掠，又挟他部与俱，邀索中国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餍，辄造衅端，所赐财物亦岁增。也先攻破哈密，执王及王母，既而归之。又结婚沙州、赤斤蒙古诸卫，破兀良哈，胁朝鲜。边将知必大为寇，屡疏闻，止敕戒防御而已。

十一年冬，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粮，并请见守备太监郭敬。帝敕敬毋见，毋予粮。明年，复致书宣府守将杨洪。洪以闻，敕洪礼其使，报之。顷之，其部众有来归者，言也先谋入寇，脱脱不花止之，也先不听，寻约诸番共背中国。帝诏问，不报。时朝使至瓦剌，也先等有所请乞，无不许。瓦剌使来，更增至三千人，复虚其数以冒廪饩。礼部按实予之，所请又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

十四年七月，遂诱胁诸番，分道大举入寇。脱脱不花以兀良哈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遣别骑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参将吴浩战死猫儿庄，羽书踵至。太监王振挟帝亲征，群臣伏阙争，不得。大同守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硃冕、都督石亨等与也先战阳和，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失律，军尽覆。瑛、冕死，敬伏草中免，亨奔还。车驾次大同，连日风雨甚，又军中常夜惊，人恟惧，郭敬密言于振，始旋师。车驾还次宣府，敌众袭军后。恭顺侯吴克忠拒之，败殁。成国公硃勇、永顺伯薛绶以四万人继往，至鹞儿岭，伏发，尽陷。次日，至土木。诸臣议入保怀来，振顾辎重遽止，也先遂追及。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已为敌据，众渴，敌骑益增。明日，敌见大军止不行，伪退，振遽令移营而南。军方动，也先集骑四面冲之，士卒争先走，行列大乱。敌跳阵而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尚书邝埜、王佐，侍郎曹鼐、丁铉等五十余人死之，振亦死。帝蒙尘，中官喜宁从。也先闻车驾至，错愕未之信，及见，致礼甚恭，奉帝居其弟伯颜帖木儿营，以先所掠校尉袁彬来侍。也先将谋逆，会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马，复见帝寝幄有异瑞，乃止。也先拥帝至大同城，索金币，都督郭登与白金三万。登复谋夺驾入城，帝沮之不果，也先遂拥帝北行。

九月，郕王自监国即皇帝位，尊帝为太上皇帝。也先诡称奉上皇还，由大同、阳和抵紫荆关，攻入之，直前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督武清伯石亨、都督孙镗等御之。也先邀大臣出迎上皇，未果。亨等与战，数败之。也先夜走，自良乡至紫荆，大掠而出。都督杨洪复大破其余众于居庸，也先仍以上皇北行。也先夜常于御幄上，遥见赤光奕奕若龙蟠，大惊异。也先又欲以妹进上皇，上皇却之，益敬服，时时杀羊马置酒为寿，稽首行君臣礼。

景泰元年，也先复奉上皇至大同，郭登不纳，仍谋欲夺上皇，也先觉之，引去。

初，也先有轻中国心，及犯京师，见中国兵强，城池固，始大沮。会中国已诱诛贼奄喜宁，失其间谍，而脱脱不花、阿剌知院复遣使与朝廷和，皆撤所部归，也先亦决意息兵。秋，帝遣侍郎李实、少卿罗绮、指挥马政等赍玺书往谕脱脱不花及也先。

而脱脱不花、也先所遣皮儿马黑麻等已至，帝因复使都御史杨善、侍郎赵荣率指挥、千户等往。也先语实，两国利速和，迎使夕至，大驾朝发，但当遣一二大臣来。实归，善等至，致奉迎上皇意。也先曰：“上皇归，当仍作天子邪？”善曰：“天位已定，不再更。”也先引善见上皇，遂设宴饯上皇行。也先席地弹琵琶，妻妾奉酒，顾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师著坐，便坐。”善承旨坐，即起，周旋其间。也先顾善曰：“有礼。”伯颜等亦各设饯毕，也先筑土台，坐上皇台上，率妻妾部长罗拜其下，各献器用、饮食物。上皇行，也先与部众皆送约半日程，也先、伯颜乃下马伏地恸哭曰：“皇帝行矣，何时复得相见！”良久乃去，仍遣其头目七十人送至京。

上皇归后，瓦剌岁来贡，上皇所亦别有献。于是帝意欲绝瓦剌，不复遣使往。

也先以为请，尚书王直、金濂、胡濙等相继言绝之且起衅。帝曰：“遣使，有前事，适以滋衅耳。曩瓦剌入寇时，岂无使邪？”因敕也先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语短长，遂致失好。朕今不复遣，而太师请之，甚无益。”也先与脱脱不花内相猜。脱脱不花妻，也先姊也，也先欲立其姊子为太子，不从。也先亦疑其通中国，将谋己，遂治兵相攻。脱脱不花败走，也先追杀之，执其妻子，以其人畜给诸部属；遂乘胜迫胁诸蕃，东及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蒙古、哈密。

三年冬，遣使来贺明年正旦，尚书王直等复请答使报之。下兵部议，兵部尚书于谦言：“臣职司马，知战而已，行人事非所敢闻。”诏仍毋遣使。明年冬，也先自立为可汗，以其次子为太师，来朝，书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末曰添元元年。田盛，犹言天圣也。报书称曰瓦剌可汗。未几，也先复逼徙朵颜所部于黄河母纳地。也先恃强，日益骄，荒于酒色。

六年，阿剌知院攻也先，发之。鞑靼部孛来复杀阿剌，夺也先母妻并其玉玺。

也先诸子火儿忽答等徙居干趕河，弟伯都王、侄兀忽纳等往依哈密。伯都王，哈密王母之弟也。英宗复辟三年，哈密为请封，诏授伯都王都督佥事，兀忽纳指挥佥事。

自也先死，瓦剌衰，部属分散，其承袭代次不可考。

天顺中，瓦剌阿失帖木儿屡遣使入贡，朝廷以其为也先孙，循例厚赉之。又撦力克者，常与孛来仇杀。又拜亦撒哈者，常偕哈密来朝。其长曰克舍，颇强，数纠鞑靼小王子入寇。克舍死，养罕王称雄，拥精兵数万，克舍弟阿沙为太师。成化二十三年，养罕王谋犯边，哈密罕慎来告。养罕不利去，憾哈密，兵还掠其大土剌。

弘治初，瓦剌中称太师者，一曰火儿忽力，一曰火儿古倒温，皆遣使朝贡。土鲁番据哈密，都御史许进以金帛厚啖二部，令以兵击走之。其部长卜六王者，屯驻把思阔。正德十三年，土鲁番犯肃州。守臣陈九畴因遗卜六王彩币，使乘虚袭破土鲁番三城，杀掳以万计。土鲁番畏逼，与之和。嘉靖九年，复以议婚相仇隙。土鲁番益强，瓦剌数困败，又所部辄自残，多归中国，哈密复乘间侵掠。卜六王不支，亦求内附。朝廷不许，遣出关，不知所终。

朵颜、福余、泰宁，高皇帝所置三卫也。其地为兀良哈，在黑龙江南，渔阳塞北。汉鲜卑、唐吐谷浑、宋契丹，皆其地也。元为大宁路北境。

高皇帝有天下，东蕃辽王、惠宁王、朵颜元帅府相率乞内附。遂即古会州地，置大宁都司营州诸卫，封子权为宁王使镇焉。已，数为鞑靼所抄。洪武二十二年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俾其头目各自领其众，以为声援。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独朵颜地险而强。久之皆叛去。

成祖从燕起靖难，患宁王蹑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胁宁王，因厚赂三卫说之来。成祖行，宁王饯诸郊，三卫从，一呼皆起，遂拥宁王西入关。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从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帝践阼初，遣百户裴牙失里等往告。永乐元年复使指挥萧尚都赍敕谕之。明年夏，头目脱儿火察等二百九十四人随尚都来朝贡马。命脱儿火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哈儿兀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安出及土不申俱为都指挥佥事，掌福余卫事；忽剌班胡为都指挥佥事，掌泰宁卫事；余三百五十七人，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及白金、钞币、袭衣。自是，三卫朝贡不绝。三年冬，命来朝头目阿散为泰宁卫掌卫事、都指挥佥事，其朵儿朵卧等各升赏有差。

四年冬，三卫饥，请以马易米。帝命有司第其马之高下，各倍价给之。久之，阴附鞑靼掠边戍，复假市马来窥伺。帝下诏切责，令其以马赎罪。十二年春，纳马三千于辽东，帝敕守将王真，一马各予布四匹。已，复叛附阿鲁台。二十年，帝亲征阿鲁台还，击之，大败其众于屈烈河，斩馘无算，来降者释勿杀。

仁宗嗣位，诏三卫许自新。洪熙元年，安出奏其印为寇所夺，请更给，许之。

冬，三卫头目阿者秃来归，授千户，赐钞币、袭衣、鞍马，仍命有司给供具。自后来归者，悉如例。

宣宗初，三卫掠永平、山海间，帝将亲讨之，三卫头目皆谢罪入贡，抚纳之如初。七年更给泰宁卫印。秋，以朵颜头目哈剌哈孙、福余头目安出、泰宁头目脱火赤等恭事朝廷久，加赐织金彩币表里有差。

正统间，屡寇辽东、大同、延安境。独石守备杨洪击败之，擒其头目朵栾帖木儿。未几，复附瓦剌也先，泰宁拙赤妻也先以女，皆阴为之耳目。入贡辄易名，且互用其印，又东合建州兵入广宁前屯。帝恶其反覆，九年春，命成国公硃勇偕恭顺侯吴克忠出喜峰，兴安伯徐亨出界岭，都督马亮出刘家口，都督陈怀出古北，各将精兵万人，分剿之。勇等捕其扰边者致阙下，并夺回所掠人畜。

拙赤等拘肥河卫使人杀之，肥河卫头目别里格与战于格鲁坤迭连，拙赤大败。

瓦剌复分道截杀，建州亦出兵攻之，三卫大困。

十二年春，总兵曹义、参将胡源、都督焦礼等分巡东边，值三卫入寇，击之，斩三十二级，擒七十余人。其年，瓦剌赛刊王复击杀朵颜乃儿不花，大掠以去。也先继至，朵颜、泰宁皆不支，乞降，福余独走避脑温江，三卫益衰。畏瓦剌强，不敢背，仍岁来致贡，止以利中国赐赉；又心衔边将剿杀，故常潜图报复。

十四年夏，大同参将石亨等复击其盗边者于箭溪山，擒斩五十人，三卫益怨。

秋，导瓦剌大入，英宗遂以是役北狩。

景泰初，朝廷仍遣使抚谕。三卫受也先旨，数以非时入贡，多遣使往来伺察中国。既而也先虐使之，复逼徙朵颜所部于黄河母纳地，三卫皆不堪，遂阴输瓦剌情于中国，请得近边屯驻。旧制，三卫每岁三贡，其贡使俱从喜峰口验入，有急报则许进永平。时三卫使有自独石及万全右卫来者。边臣以为言，敕止之。天顺中，尝乘间掠诸边，复窃通鞑靼孛来，每为之乡导。所遣使与孛来使臣偕见。中国待鞑靼厚，请加赏不得，大忿，遂益与孛来相结。

成化元年，头目朵罗干等以兵从孛来，大入辽河。已，复西附毛里孩，东合海西兵，数入塞。又时独出没广宁、义州间。九年，辽东总兵欧信以偏将韩斌等败之于兴中，追及麦州，斩六十二级，获马畜器械几数千。其年，喜峰守将吴广以贪贿失三卫心，三卫入犯，广下狱死。明年复掠开原，庆云参将周俊击退之。

十四年诏复三卫马市。初，国家设辽东马市三，一城东，一广宁，皆以待三卫。

正统间，以其部众屡叛，罢之。会鞑靼满都鲁暴强，侵掠三卫，三卫头目皆走避塞下。数饥困，请复马市再四，不许。至是巡抚陈钺为帝言，始许之。满都鲁死，亦思马因主兵柄，三卫复数为所窘。

二十二年，鞑靼别部那孩拥三万众入大宁、金山，涉老河，攻杀三卫头目伯颜等，掠去人畜以万计。三卫乃相率携老弱，走匿边圉。边臣刘潺以闻，诏予刍粮优飖之。

弘治初，常盗掠古北、开原境，守臣张玉、总兵李杲等以计诱斩其来市者三百人，遂北结脱罗干，请为复仇，数寇广宁、宁远诸处。时海西尚古者，以不得通贡叛中国，数以兵阻诸蕃入贡，诸蕃并衔之。朝廷旋许尚古纳款，抚宁猛克帖木儿等皆以尚古为辞，入寇辽阳，杀掠甚众。鞑靼小王子屡掠三卫，三卫因各叩关输罪，朝廷许之，然阳为恭顺而已。

朵颜都督花当者，恃险而骄，数请增贡加赏，不许。正德十年，花当子把儿孙以千骑毁鲇鱼关，入马兰谷大掠，参将陈乾战死；复以五百骑入板场谷，千骑入神山岭，又千余骑入水开洞。事闻，命副总兵桂勇御之。花当退去，屯驻红罗山，匿把儿孙，使其子打哈等入朝请罪，诏释不问。十三年，帝巡幸至大喜峰口，将征三卫头目，使悉诣关下宴劳，不果。

当把儿孙犯边时，朝廷诏削其职。把儿孙死，其子伯革入贡。嘉靖九年，诏予伯革父爵，而打哈自以花当子不得职，怒，遂先后掠冷口、擦崖、喜峰间。参将袁继勋等失于防御，皆逮治。十七年春，指挥徐颢诱杀泰宁部九人，其头目把当亥率众寇大清堡，总兵马永击斩之。其属把孙以朵颜部众复入，镇守少监王永与战，败绩。二十二年冬，攻围墓田谷，杀守备陈舜，副总兵王继祖等赴援，击斩三十余级。

其年，诏罢旧设三卫马市，并新设木市亦罢之。秋，三卫复导鞑靼寇辽州，入沙河堡，守将张景福战死。

三卫之迭犯也，实朵颜部哈舟儿、陈通事为之。二人者，俱中国人，被掳遂为三卫用。二十九年，鞑靼俺答谋犯畿东，舟儿为指潮河川路。俺答移兵白庙，近古北，舟儿诈言敌已退，边备缓，俺答遂由鸽子洞、曹榆沟入，直犯畿甸。已，俺答请开马市，舟儿复往来诱阻之。三十年，蓟辽总督何栋购捕至京，伏诛。

朵颜通罕者，俺答子辛爱妻父也。四十二年，古北哨卒出关，为朵颜所扑杀。

俄通罕叩关索赏，副总兵胡镇伏兵执之。总督杨选将为牵制辛爱计，乃拘絷通罕，令其诸子更迭为质。三卫恨甚，遂导俺答入掠顺义及三河，选得罪。

万历初，朵颜长昂益强，挟赏不遂，数纠众入掠，截诸蕃贡道。十二年秋，复导士蛮以四千骑分掠三山、三道沟、锦川诸处。守臣李松请急剿长昂等，朝议不从，仅革其月赏。未几，复以千骑犯刘家口，官军御之，杀伤相当。于是长昂益跋扈自恣，东勾土蛮，西结婚白洪大，以扰诸边。十七年合鞑靼东西二部寇辽东，总兵李成梁逐之，官军大败，歼八百人。又二年大掠独石路。二十二年复拥众犯中后所，攻入小屯台，副总兵赵梦麟、秦得倚等力战却之。明年潜入喜峰口，官军擒其头目小郎儿。

二十九年，长昂与董狐狸等皆纳款，请复宁前木市，许之。三十四年冬，复纠鞑靼班不什、白言台吉等，以万骑迫山海关，总兵姜显谟击走之。长昂复以三千骑窥义院界，边将有备，乃引去。旋诣喜峰，自言班、白入寇，己不预知。守臣具以闻，诏长昂复贡市，颁给抚赏如例。

长昂死，诸子稍衰，三卫皆靖。崇祯初，与插汉战于早落兀素，胜之，杀获万计，以捷告。未几，皆服属于大清云。

## 列传第二百十七 西域一

○哈密卫 柳城 火州 土鲁番哈密，东去嘉峪关一千六百里，汉伊吾卢地。明帝置宜禾都尉，领屯田。唐为伊州。宋入于回纥。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之，寻改为肃王，卒，弟安克帖木儿嗣。

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儿地，置安定等卫，渐逼哈密。安克帖木儿惧，将纳款。

成祖初，遣官招谕之，许其以马市易，即遣使来朝，贡马百九十匹。永乐元年十一月至京，帝喜，赐赉有加，命有司给直收其马四千七百四十匹，择良者十匹入内厩，余以给守边骑士。

明年六月复贡，请封，乃封为忠顺王，赐金印，复贡马谢恩。已而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其国人以病卒闻。三年二月遣官赐祭，以其兄子脱脱为王，赐玉带。

脱脱自幼俘入中国，帝拔之奴隶中，俾列宿卫，欲令嗣爵。恐其国不从，遣官问之，不敢违，请还主其众。因赐其祖母及母彩币，旋遣使贡马谢恩。

四年春，甘肃总兵官宋晟奏，脱脱为祖母所逐。帝怒，敕责其头目曰：“脱脱朝廷所立，即有过，不奏而擅逐之，是慢朝廷也。老人昏耄，头目亦不知朝廷耶？

即迎归，善匡辅，俾孝事祖母。”由是脱脱得还，祖母及头目各遣使谢罪。三月立哈密卫，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又以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辅导。冬，授头目十九人为都指挥等官。

明年，宋晟奏，头目陆十等作乱，已诛，虑他变，请兵防御。帝命晟发兵应之，而以安克帖木儿妻子往依鬼力赤，恐诱贼侵哈密，敕晟谨备。晟卒，以何福代，又敕福开诚抚忠顺。会头目请设把总一人理国政，帝敕福曰：“置把总，是增一王也；政令不一，下安适从。”寝其议。自是，比岁朝贡，悉加优赐，其使臣皆增秩授官。

帝眷脱脱特厚，而脱脱顾凌侮朝使，沈湎昏聩，不恤国事，其下买柱等交谏不从。帝闻之怒，八年十一月遣官赐敕戒谕之。未至，而脱脱以暴疾卒。讣闻，遣官赐祭。擢都指挥同知哈剌哈纳为都督佥事，镇守其地，赐敕及白金、彩币。且封脱脱从弟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赐印诰、玉带，世守哈密。十年，贡马谢恩，自是修贡惟谨，故王祖母亦数奉贡。

十七年，帝以朝使往来西域者，忠义王致礼延接，命中官赍绮帛劳之，赐其母妻金珠冠服、彩币，及其部下头目。其使臣及境内回回寻贡马三千五百余匹及貂皮诸物，诏赐钞三万二千锭、绮百、帛一千。二十一年贡驼三百三十、马千匹。

仁宗践阼，诏谕其国。洪熙元年再入贡，贺即位。仁宗崩，宣宗继统，其王兔力帖木儿亦卒，使来告哀。

宣德元年遣官赐祭，命故王脱脱子卜答失里嗣忠顺王，且以登极肆赦，命其国中亦赦，复贡马谢恩。明年遣弟北斗奴等来朝，贡驼马方物。授北斗奴都督佥事，因命中官谕王，遣故忠义王弟脱欢帖木儿赴京。三年以卜答失里年幼，命脱欢帖木儿嗣忠义王，同理国事。自是，二王并贡，岁或三四至，奏求婚娶礼币，命悉予之。

正统二年，脱欢帖木儿卒，封其子脱脱塔木儿为忠义王，未几卒。已而忠顺王亦卒，封其子倒瓦答失里为忠顺王。五年遣使三贡，廷议以为烦，定令每年一贡。

初，成祖之封忠顺王也，以哈密为西域要道，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而其王率庸懦，又其地种落杂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儿，一曰哈剌灰，其头目不相统属，王莫能节制。众心离涣，国势渐衰。及倒瓦答失里立，都督皮剌纳潜通瓦剌猛可卜花等谋杀王，不克。王父在时，纳沙州叛亡百余家，屡敕王令还，止遣其半，其贡使又数辱驿吏卒，呵叱通事，当四方贡使大宴日，恶言诟詈，天子不加罪，但令慎择使臣，以是益无忌。其地，北瓦剌，西土鲁番，东沙州、罕东、赤斤诸卫，悉与构怨。由是邻国交侵。罕东兵抵城外，掠人畜去。沙州、赤斤先后兵侵，皆大获。瓦剌酋也先，王母弩温答失里弟也，亦遣兵围哈密城，杀头目，俘男妇，掠牛马驼不可胜计，取王母及妻北还，胁王往见，王惧不敢往，数遣使告难。

敕令诸部修好，迄不从，惟王母妻获还。

十年，也先复取王母妻及弟，并撒马儿罕贡使百余人掠之，又数趣王往见。王外顺朝命，实惧也先。十三年夏，亲诣瓦剌，居数月方还；而遣使诳天子，谓守朝命不敢往。天子为赐敕褒嘉。已，知其诈，严旨诘责，然其王迄不能自振。会也先方东犯，不复还故土，以是哈密获少安。

景泰三年遣其臣捏列沙朝贡，请授官。先是，使臣至京必加恩命。是时于谦掌中枢，言哈密世受国恩，乃敢交通瓦剌。今虽归款，心犹谲诈。若加官秩，赏出无名。乃止。终景泰世，使臣无授官者。

天顺元年，倒瓦答失里卒，弟卜列革遣使告哀，即封为忠顺王。时都指挥马云使西域，闻迤北酋加思兰梗道，不敢进。会哈蜜王报道已通，云乃行，至哈密。

而贼兵实未退，且谋劫朝使。帝疑王与贼通，遣使切责。

四年，王卒，无子，母弩温答失里主国事。初，也先被诛，其弟伯都王及从子兀忽纳走居哈密。王母为上书乞恩，授伯都王都督佥事，兀忽纳指挥佥事。自卜列革之亡，亲属无可继，命国人议当袭者。头目阿只等言脱欢帖木儿外孙把塔木儿官都督同知，可继。王母谓臣不可继君，而安定王阿儿察与忠顺王同祖，为请袭封。

七年冬，奏上，礼官言：“加思兰见哈密无主，谋据其地，势危急，乞从其请。”

帝命都指挥贺玉往。至西宁逗遛不进，哈密使臣苦儿鲁海牙请先行，又不许。帝逮玉下吏，改命都指挥李珍，而敕安定、罕东护使臣偕往。阿儿察以哈密多难，力辞不行，珍乃返。

哈密素衰微，又妇人主国，众益离散。加思兰乘隙袭破其城，大肆杀掠，王母率亲属部落走苦峪，犹数遣使朝贡，且告难。朝廷不能援，但敕其国人速议当继者而已。其国残以破故，来者日众。

成化元年，礼官姚夔等言：“哈密贡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国有限之财，供外蕃无益之费，非策。”帝下廷臣议，定岁一入贡，不得过二百人，制可。

明年，兵部言王母避苦峪久，今贼兵已退，宜令还故土，从之。已而贡使言其地饥寒，男妇二百余人随来丐食，不能归国。命人给米六斗、布二疋，遣之。

初，国人请立把塔木儿，以王母不肯，无王者八年。至是头目交章请，词极哀。

乃擢把塔木儿为右都督，摄行国王事，赐之诰印。五年，王母陈老病乞药物，帝即赐之。寻与瓦刺、土鲁番遣使三百余人来贡，边臣以闻。廷议贡有定期，今前使未回后使又至，且瓦剌强寇，今乃与哈密偕；非哈密挟其势以邀利，即瓦剌假其事以窥边。帝乃却其献，令边臣宴赉，遣还。贡使坚不受赐，必欲亲诣阙下，乃命遣十之一赴京。

八年，把塔木儿子罕慎以父卒请嗣职。帝许之，而不命其主国事，国中政令无所出。土鲁番速檀阿力乘机袭破其城，执王母，夺金印，以忠顺王孙女为妾，据守其地。九年四月，事闻，命边臣谨戒备，敕罕东、赤斤诸卫协力战守。寻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刘文赴甘肃经略。抵肃州，遣锦衣千户马俊奉敕往谕。时阿力留其妹婿牙兰守哈密，而己携王母、金印已返土鲁番。俊至，谕以朝命，抗词不逊，羁俊月余。一日，牙兰忽至，言大兵三万即日西来，阿力乃宴劳俊等，舁王母出见。

王母惧不敢言，夜潜遣人来云：“为我奏天子，速发兵救哈密。”文等以闻，遂檄都督罕慎及赤斤、罕东、乜克力诸部集兵进讨。十年冬，兵至卜隆吉儿川，谍报阿力集众抗拒，且结别部谋掠罕东、赤斤二卫。文等不敢进，令二卫还守本土，罕慎及乜克力、畏兀儿之众退居苦峪，文等亦引还肃州。帝乃命罕慎权主国事，因其请给米布，且赐以谷种。文等无功而还。

土鲁番久据哈密，朝命边臣筑苦峪城，移哈密卫于其地。十八年春，罕慎纠罕东、赤斤二卫，得兵一千三百人，与己所部共万人，夜袭哈密城破之，牙兰遁走；乘势连复八城，遂还居故土。巡抚王朝远以闻，帝喜，赐敕奖励，并奖二卫。朝远请封罕慎为王，且言土鲁番亦革心向化，与罕慎议和，宜乘时安抚，取还王孙女及金印，俾随王母共掌国事，哈密国人亦乞封罕慎。廷议不从，乃进左都督，赉白金百两、彩币十表里，特敕奖劳，将士升赏有差。

弘治元年从其国人请，封罕慎为忠顺王。土鲁番阿力已死，而其子阿黑麻嗣为速檀，伪与罕慎结婚，诱而杀之，仍令牙兰据其地。哈密都指挥阿木郎来奔求救，廷臣请谕土鲁番贡使，令复还侵地，并敕赤斤、罕东，共图兴复。明年，哈密旧部绰卜都等率众攻牙兰，杀其弟，夺其叛臣者盼卜等人畜以归。事闻，进秩加赏。先是，罕慎遣使来贡，未还而遘难，其弟奄克孛剌率部众逃之边方，朝命以赐罕慎者还赐其弟。阿黑麻之去哈密也，止留六十人佐牙兰。阿木郎觇其单弱，请边臣调赤斤、罕东兵，夜袭破其城，牙兰遁去，斩获甚多，有诏奖赉。

当是时，阿黑麻桀傲甚，自以地远中国，屡抗天子命。及破哈密，贡使频至，朝廷仍善待之，由是益轻中国。帝乃薄其赐赉，或拘留使臣，却其贡物，敕责令悔罪。己，访获惠顺王族孙陕巴，将辅立之。阿黑麻渐警惧，三年遣使叩关，愿献还哈密及金印，释其拘留使臣。天子纳其贡，仍留前使者。明年，果以城印来归，乃从马文升言，还其所拘使臣。文升又言：“番人重种类，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种，北山又有小列秃、乜克力相侵逼，非得蒙古后裔镇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陕巴，乃故忠义王脱脱近属从孙，可主哈密。”天子以为然，而诸番亦共奏陕巴当立。五年春立陕巴为忠顺王，赐印诰、冠服及守城戎器，擢阿木郎都督佥事，与都督同知奄克孛剌共辅之。

已而诸番索陕巴犒赐不得，皆怨。阿木郎又引乜克力人掠土鲁番牛马，阿黑麻怒，六年春潜兵夜袭哈密，杀其人百余，逃及降者各半。陕巴与阿木郎据大土剌以守。大土剌，华言大土台也。围三日不下。阿木郎急调乜克力、瓦剌二部兵来援，俱败去。乃执陕巴，擒阿木郎支解之。牙兰复据守，并移书边臣诉阿木郎罪。时土鲁番先后贡使皆未还。边臣以其书不逊，且僭称可汗，乞命将遣兵先剿除牙兰，然后直抵土鲁番，馘阿黑麻之首，取还陕巴。否则降敕严责，令还陕巴，乃宥其罪。

廷议从后策，令守臣拘贡使，纵数人还，赍敕晓示祸福。帝如其请，命廷推大臣赴甘肃经略。

初，哈密变闻，丘浚谓马文升曰：“西陲事重，须公一行。”文升曰：“国家有事，臣子义不辞难。然番人嗜利，不善骑射，自古未有西域能为中国患者，徐当靖之。”浚复以为言，文升请行。廷臣佥言北寇强，本兵未可远出，乃推兵部右侍郎张海、都督同知缑谦二人。帝赐敕指授二人，而二人皆庸才，但遣土鲁番人归谕其主，令献还侵地，驻甘州待之。明年，阿黑麻遣使叩关求贡，诡言愿还陕巴及哈密，乞朝廷亦还其使者。海等以闻，请再降敕宣谕。廷议言，先已降敕，今若再降，有伤国体，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谕。不从命，则仍留前使，且尽驱新使出关，永不许贡，仍与守臣檄罕东、赤斤诸部兵，直捣哈密，袭斩牙兰。如无机可乘，则封嘉峪关，毋纳其使。陕巴虽封王，其还与否，于中国无损益，宜别择贤者代之。帝以陕巴既与中国无损益，则哈密城池已破，如献还，当若何处之。廷臣复言陕巴乃安定王千奔之侄，忠顺王之孙，向之封王，欲令镇抚一方尔。今被虏，孱弱可知，即使复还，势难复立。宜革其王爵，居之甘州，犒赉安定王，谕以不复立之故。令都督奄克孛剌总理哈密事，与回回都督写亦虎仙，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领三种番人以辅之。且修浚苦峪城堑，凡番人散处甘、凉者，令悉还其地，给以牛具口粮。

若陕巴未还，不必索取，我不急陕巴，彼将自还也。帝悉如其言，敕谕海等。海等见敕书将弃陕巴，甚喜，即逐其贡使，闭嘉峪关，缮修苦峪城，令流寓番人归其地，拜疏还朝。八年正月至京，言官交章劾其经略无功，并下吏贬秩，而哈密终不还。

文升锐意谋兴复，用许进巡抚甘肃以图之。进偕大将刘宁等潜师夜袭，牙兰逸去，斩其遗卒，抚降余众而还。自明初以来，官军无涉其地者，诸番始知畏，阿黑麻亦欲还陕巴。然哈密屡破，遗民入居者旦暮虞寇。阿黑麻果复来攻，固守不下，讫散去。诸人自以穷窘难守，尽焚室庐，走肃州求济。边臣以闻，诏赐牛具、谷种，并发流寓三种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尽赴苦峪及瓜、沙州，俾自耕牧，以图兴复。

时哈密无王，奄克孛剌为之长。十年遣其党写亦虎仙等来贡，给币帛五千酬其直，使臣犹久留，大肆咆烋。礼官徐琼等极论其罪，乃驱之去。时诸番以朝廷闭关绝贡不得入，咸怨阿黑麻，阿黑麻悔，送还陕巴及哈密之众，乞通贡如故。廷议谓无番文不可骤许，必令具文乃从其请。陕巴前议废，今使暂居甘州，俟众头目俱归心，然后修复哈密城堑，令复旧业。帝悉从之。冬，起王越总制三边军务兼经理哈密。十一年秋，越言哈密不可弃，陕巴亦不可废，宜仍其旧封，令先还哈密，量给修城、筑室之费，犒赐三种番人及赤斤、罕东、小列秃、乜克力诸部，以奖前劳，且责后效。帝亦报可。自是哈密复安，土鲁番亦修贡惟谨。

奄克孛剌者，罕慎弟也，与陕巴不相能。当事患之，令陕巴娶罕慎女，与之结好。陕巴嗜酒掊克，失众心，部下阿孛剌等咸怨。十七年春，阴构阿黑麻迎其幼子真帖木儿主哈密。陕巴惧，挈家走苦峪。奄克孛剌与写亦虎仙在肃州，边臣以二人为番众所服，令还辅陕巴，与百户董杰偕行。杰有胆略。既抵哈密，阿孛剌与其党五人约夜以兵来劫。杰知之，与奄克孛剌等谋，召阿孛剌等计事，立斩之，其下遂不敢叛。乃令陕巴还哈密，真帖木儿还土鲁番。真帖木儿年十三，其母即罕慎女也，闻父已死，兄满速儿嗣为速檀与诸弟相仇杀，惧不敢归，愿倚奄克孛剌，曰：“吾外祖也。”边臣虑与陕巴隙，居之甘州。十八年冬，陕巴卒，其子拜牙即自称速檀，命封为忠顺王。

正德三年，写亦虎仙入贡，不与通事偕行，自携边臣文牒投进。大通事王永怒，疏请究治，写酋亦奏永需求。永供奉豹房，恃宠恣横。诏勿究治，两戒谕之。写酋自是益轻朝廷，潜怀异志。

初，拜牙即嗣职，满速儿与通和，且遣使求真帖木儿，边臣言与之便。枢臣谓土鲁番稔恶久，今见我扶植哈密，声势渐张，乃卑词求贡，以还弟为名。我留其弟，正合古人质其亲爱之意，不可遽遣。帝从之。六年始命写亦虎仙偕都督满哈剌三送之西还，至哈密，奄克孛剌欲止之，二人不可。护至土鲁番，遂以国情输满速儿，且诱拜牙即叛。拜牙即素昏愚，性又淫暴，心怵属部害已，而满速儿又甘言诱之，即欲偕奄克孛剌同往，不从，奔肃州。八年秋，拜牙即弃城叛入土鲁番。满速儿遣火者他只丁据哈密，又遣火者马黑木赴甘肃言拜牙即不能守国，满速儿遣将代守，乞犒赐。

九年四月，事闻，命都御史彭泽往经略。泽未至，贼遣兵分掠苦峪、沙州，声言予我金币万，即归城印。泽抵甘州，谓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通事马骥谕令还侵地及王，当予重赏。满速儿伪许之，泽即畀币帛二千及白金酒器一具。十一年五月，拜疏言：“臣遣通事往宣国威，要以重赏，其酋悔过效顺，即以金印及哈密城付之。满哈剌三、写亦虎仙二人召还他只丁，并还所夺赤斤卫印。惟忠顺王在他所，未还。请录效劳人役功，赐臣骸骨归田里。”帝即令还朝。忠顺王迄不返，他只丁亦不肯退，复要重赏，始以城来归。

明年五月，甘肃巡抚李昆上言：“得满速儿牒，谓拜牙即不可复位，即还故土，已失人心，乞别立安定王千奔后裔。此言良然。如必欲其复国，乞敕满速儿兄弟送还，仍厚赐缯帛，冀其效顺。”廷议：“经略西陲已逾三载，而忠顺迄无还期，宜兴师绝贡，不可遂其要求，损我威重。但城印归，国体具在，宜敕责满速儿背负国恩，求取无厌。仍量赐其兄弟，令其速归忠顺。不从，则闭关绝贡，严兵为备。”

从之。

初，写亦虎仙与满速儿深相结，故首倡逆谋。已而有隙，满速儿欲杀之，大惧，求他只丁为解，许赂币千五百匹，期至肃州畀之，且啖之入寇，曰肃州可得也。满速儿喜，令与其婿马黑木俱入贡，以觇虚实，且徵其赂。边臣以同来火者撒者儿，乃火者他只丁弟，惧为变，并其党虎都写亦羁之甘州，而督写亦虎仙出关，惧不肯去。他只丁闻其弟被拘，怒，复又夺哈密城，请满速儿移居之，分兵胁据沙州，拥众入寇，至兔儿壩，游击芮宁与参将蒋存礼，都指挥黄荣、王琮各率兵往御。宁先抵娑子壩，遇贼。贼悉众围宁，而分兵缀诸将，宁所部七百人皆战没。贼薄肃州城，索所许币。副使陈九畴固守，且先绝其内应，贼知事泄，虑援兵至，大掠而去。

十二年正月，羽书闻，廷议复命彭泽总制军务，偕中官张永、都督郤永率师西征。贼还至瓜州，副总兵郑廉合奄克孛剌兵击败之，斩七十九级。贼乃遁去，又与瓦剌相攻，力不敌，移书求款，泽等乃罢行。

先是，写亦虎仙与子米儿马黑木、婿火者马黑木及其党失拜烟答俱以内应系狱，失拜烟答被捶死。及事平，械写亦虎仙赴京，下刑部狱，其子仍系甘州。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麻者，写亦虎仙侄婿他，以入贡在京，探知王琼欲倾彭泽，突入长安门讼父冤，下锦衣狱。会兵部、法司请行甘肃讯报，琼欲因此兴大狱，奏遣科道二人往勘。明年，勘至，于泽无所坐。琼怒，劾泽欺罔辱国，斥为民。坐昆、九畴激变，逮下吏，并获重谴。明年，写亦虎仙亦减死，遂夤缘钱宁，与其婿得侍帝左右。帝悦之，赐国姓，授锦衣指挥，扈驾南征。

满速儿犯边后，屡求通贡，不得。十五年归先所掠将卒及忠顺王家属，复求贡。

廷议许之，而王迄不还。巡按御史潘仿力言贡不当许，不听。明年，世宗嗣位，杨廷和以写亦虎仙稔中国情实，归必为边患，于遗诏中数其罪，并其子婿伏诛，而用陈九畴为甘肃巡抚。

时满速儿比岁来贡，朝廷待之若故，亦不复问忠顺王事。嘉靖三年秋，拥二万骑围肃州，分兵犯甘州。九畴及总兵官姜奭等力战败之，斩他只丁，贼乃却去。事闻，命兵部尚书金献民西讨，抵兰州，贼已久退，乃引还。九畴因力言贼不可抚，乞闭关绝贡，专固边防，可之。明年秋，贼复犯肃州，分兵围参将云冒，而以大众抵南山。九畴时已解职，他将援兵至，贼始遁。

当是时，番屡犯边城，当局者无能振国威，为边疆复仇雪耻，而一二新进用事者反借以修怨。由是，封疆之狱起。百户王邦奇者，素憾杨廷和、彭泽，六年春，上言：“今哈密失国，番贼内侵，由泽赂番求和，廷和论杀写亦虎仙所致。诛此两人，庶哈密可复，边境无虞。”桂萼、张璁辈欲藉此兴大狱，斥廷和、泽为民，尽置其子弟亲党于理，有自杀者。复遣给事、锦衣官往按。番酋牙兰言非敢获罪天朝，所以犯边，由冤杀写亦虎仙、失拜烟答二人故。今愿献还城印赎前罪。事下兵部，尚书王时中等言：“番酋乞贡数四，先已下总制尚书王宪，因其贡使镌责。所请当不妄，第其词出牙兰，非真求贡之文，或诈以款我。若果悔罪，必先归城印及所掠人畜，械送首恶，稽首关门，方可听许。”帝纳之。萼以前狱未竟，必欲重兴大狱，请留质牙兰，遣译者谕其主还侵地。而与礼、兵二部尚书方献夫、王时中等协议，为挑激之词，言番人上书者四辈，皆委咎前吏，虽词多诋饰，亦事发有因。宜遣官严核激变虚实，用服其心，其他具如前议。九畴报捷时，言满速儿、牙兰已毙砲石下，二人实未死。帝固疑之。览萼等议，益疑边臣欺罔，手诏数百言，切责九畴，欲置之死，而戒首辅杨一清勿党庇，遂遣官逮九畴。尚书金献民、侍郎李昆以下，坐累者四十余人。

七年正月，九畴逮至下狱。萼等必欲杀之，并株连廷和、泽。刑部尚书胡世宁力救，帝稍悟，免死戍边，泽、献民等皆落职。番酋气益骄，而萼又荐王琼督三边，尽释还九畴所系番使，许之通贡。番酋迄不悔罪，侮玩如故。时以牙兰获罪其主，率部帐来归，边臣受之。满速儿怒，其部下虎力纳咱儿引瓦剌二千余骑犯肃州，至老鹳堡，值撒马儿罕贡使在堡中，贼呼与语，游击彭浚急引兵击之。贼言欲问信通和，浚不听，进战，破之。贼遁走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贡，委罪瓦剌，词多悖谩。

琼希时贵指，必欲议抚，因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以罢兵息民，并上浚及副使赵载功状。章下兵部。

初，胡世宁之救陈九畴也，欲弃哈密不守，言：“拜牙即久归土鲁番，即还故土，亦其臣属，其他族裔无可继者。回回一种，早已归之。哈剌灰、畏兀儿二族逃附肃州已久，不可驱之出关。然则哈密将安兴复哉？纵得忠顺嫡派，畀之金印，助之兵食，谁与为守？不过一二年，复为所夺，益彼富强，辱我皇命，徒使再得城印，为后日要挟之地。乞圣明熟筹，如先朝和宁交址故事，置哈密勿间。如其不侵扰，则许之通贡。否则，闭关绝之，庶不以外番疲中国。”詹事霍韬力驳其非。至是，世宁改掌兵部，上言：“番酋变诈多端，欲取我肃州，则渐置奸回于内地。事觉，则多纵反间，倾我辅臣。乃者许之朝贡，使方入关，而贼兵已至，河西几危。此闭关与通贡，利害较然。今琼等既言贼薄我城堡，缚我士卒，声言大举，以恐吓天朝，而又言贼方惧悔，宜仍许通贡，何自相牴牾。霍韬又以贼无印信番文为疑，臣谓即有印信，亦安足据。第毋堕其术中，以间我忠臣，弛我边备，斯可矣。牙兰本我属番，为彼掠去，今束身来归，事属反正，宜即抚而用之。招彼携贰，益我籓篱。至于兴复哈密，臣等窃以为非中国所急也。夫哈密三立三绝，今其王已为贼用，民尽流亡。借使更立他种，彼强则入寇，弱则从贼，难保为不侵不叛之臣。故臣以为立之无益，适令番酋挟为奸利耳。乞赐琼玺书，令会同甘肃守臣，遣番使归谕满速儿，诘以入寇状。倘委为不知，则令械送虎力纳咱儿。或事出瓦剌，则缚其人以自赎。

否则羁其使臣，发兵往讨，庶威信并行，贼知敛戢。更敕琼为国忠谋，力求善后之策，以通番纳贡为权宜，足食固圉为久计，封疆幸甚。”疏入，帝深然之，命琼熟计详处，毋轻信番言。

至明年，甘肃巡抚唐泽亦以哈密未易兴复，请专图自治之策。琼善之，据以上闻，帝报可。自是置哈密不问，土鲁番许之通贡，西陲藉以息肩。而哈密后为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木所有，服属土鲁番。朝廷犹令其比岁一贡，异于诸番，迄隆庆、万历朝犹入贡不绝，然非忠顺王苗裔矣。

柳城，一名鲁陈，又名柳陈城，即后汉柳中地，西域长史所治。唐置柳中县。

西去火州七十里，东去哈密千里。经一大川，道旁多骸骨，相传有鬼魅，行旅早暮失侣多迷死。出大川，渡流沙，在火山下，有城屹然广二三里，即柳城也。四面皆田园，流不环绕，树木阴翳。土宜穄麦豆麻，有桃李枣瓜胡芦之属。而葡萄最多，小而甘，无核，名锁子葡萄。畜有牛羊马驼。节候常和。土人纯朴，男子椎结，妇人蒙皁布，其语音类畏兀儿。

永乐四年，刘帖木儿使别失八里，因命赍彩币赐柳城酋长。明年，其万户瓦赤剌即遣使来贡。七年，傅安自西域还，其酋复遣使随入贡。帝即命安赍绮帛报之。

十一年夏，遣使随白阿儿忻台入贡。冬，万户观音奴再遣使随安入贡。二十年与哈密共贡羊二千。

宣德五年，头目阿黑把失来贡。正统五年、十三年并入贡。自后不复至。

柳城密尔火州、土鲁番，凡天朝遣使及其酋长入贡，多与之偕。后土鲁番强，二国并为所灭。

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鲁番东三十里，即汉车师前王地。隋时为高昌国。唐太宗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宋时回鹘居之，尝入贡。元名火州，与安定、曲先诸卫统号畏兀儿，置达鲁花赤监治之。

永乐四年五月命鸿胪丞刘帖木儿护别失八里使者归，因赍彩币赐其王子哈散。

明年遣使贡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行贾京师者，甘、凉军士多私送出境，泄漏边务。帝命御史往按，且敕总兵官宋晟严束之。七年遣使偕哈烈、撒马儿罕来贡。十一年夏，都指挥白阿儿忻台遣使偕俺的干、失剌思等九国来贡。秋，命陈诚、李暹等以玺书、文绮、纱罗、布帛往劳。十三年冬，遣使随诚来贡。自是久不至。正统十三年复贡，后遂绝。

其地多山，青红若火，故名火州。气候热。五谷、畜产与柳城同。城方十余里，僧寺多于民居。东有荒城，即高昌国都，汉戊己校尉所治。西北连别失八里。国小，不能自立，后为土鲁番所并。

土鲁番，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余里，嘉峪关二千六百里。汉车师前王地。

隋高昌国。唐灭高昌，置西州及交河县，此则交河县安乐城也。宋复名高昌，为回鹘所据，尝入贡。元设万户府。

永乐四年遣官使别失八里，道其地，以彩币赐之。其万户赛因帖木儿遣使贡玉璞，明年达京师。六年，其国番僧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天子欲令化导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土鲁番僧纲司官，赐赉甚厚。由是其徒来者不绝，贡名马、海青及他物。天子亦数遣官奖劳之。

二十年，其酋尹吉儿察与哈密共贡马千三百匹，赐赉有加。已而尹吉儿察为别失八里酋歪思所逐，走归京师。天子悯之，命为都督佥事，遣还故土。尹吉儿察德中国，洪熙元年躬率部落来朝。宣德元年亦如之。天子待之甚厚，还国病卒。三年，其子满哥帖木儿来朝。正统六年，朝议土鲁番久失贡，因米昔儿使臣还，令赍钞币赐其酋巴剌麻儿。明年遣使入贡。

初，其地介于阗、别失八里诸大国间，势甚微弱。后侵掠火州、柳城，皆为所并，国日强，其酋也密力火者遂僭称王。以景泰三年，偕其妻及部下头目各遣使入贡。天顺三年复贡，其使臣进秩者二十有四人。先后命指挥白全、都指挥桑斌等使其国。

成化元年，礼官姚夔等定议，土鲁番三年或五年一贡，贡不得过十人。五年遣使来贡，其酋阿力自称速檀，奏求海青、鞍马、蟒服、彩币、器用。礼官言物多违禁，不可尽从，命赐彩币、布帛。明年复贡，奏求忽拨思筝、鼓罗、占镫、高丽布诸物。廷议不许。

时土鲁番愈强，而哈密以无主削弱，阿力欲并之。九年春，袭破其城，执王母，夺金印，分兵守之而去。朝廷命李文等经略，无功而还。阿力修贡如故，一岁中，使来者三，朝廷仍善待之，未尝一语严诘。贡使益傲，求驯象。兵部言象以备仪卫，礼有进献，无求索，乃却其请。使臣复言已得哈密城池及瓦剌奄檀王人马一万，又收捕曲先并亦思渴头目倒刺火只，乞朝廷遣使通道，往来和好。帝曰：“迤西道无阻，不须遣官。阿力果诚心修贡，朝廷不计前愆，仍以礼待。”使臣复言赤斤诸卫素与有仇，乞遣将士护行，且谓阿力虽得哈密，止以物产充贡，愿质使臣家属于边，赐敕归谕其王，献还城印。帝从其护行之请，而赐敕谕阿力献王母及城印，即和好如初。使臣还，复遣他使再入贡，而不还哈密。

十二年八月，甘州守臣言，番使谓王母已死，城印俱存，俟朝廷往谕即献还。

帝已却其贡使，复俾入京。时大臣专务姑息，致遐方小丑无顾忌。

十四年，阿力死，其子阿黑麻嗣为速檀，遣使来贡。十八年，哈密都督罕慎潜师捣哈密，克之。贼将牙兰遁走。阿黑麻颇惧。朝议罕慎有功，将立为王。阿黑麻闻之，怒曰：“罕慎非忠顺族，安得立！”乃伪与结婚。

弘治元年躬至哈密城下，诱罕慎盟，执杀之，复据其城，而遣使入贡；称与罕慎缔姻，乞赐蟒服及九龙浑金膝襕诸物。使至甘州，而罕慎之变已闻，朝廷亦不罪，但令还谕其主，归我侵地。番贼知中国易与，不奉命，复遣使来贡。礼官议薄其赏，拘使臣，番贼稍惧。

三年春，偕撒马儿罕贡狮子，愿献还城印，朝廷亦还其使臣。礼官请却勿纳，帝不从。及使还，命内官张芾护行，谕内阁草敕。阁臣刘吉等言：“阿黑麻背负天恩，杀我所立罕慎，宜遣大将直捣巢穴，灭其种类，始足雪中国之愤。或不即讨，亦当如古帝王封玉门关，绝其贡使，犹不失大体。今宠其使臣，厚加优待，又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宪，乃无故召番人入大内看戏狮子，大赉御品，夸耀而出。都下闻之，咸为骇叹，谓祖宗以来，从无此事。奈何屈万乘之尊，为奇兽之玩，俾异言异服之人，杂遝清严之地。况使臣满剌土儿即罕慎外舅，忘主事仇，逆天无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马，谋犯肃州，名虽奉贡，意实叵测。兵部议羁其使臣，正合事宜。若不停张芾之行，彼使臣还国，阿黑麻必谓中土帝王可通情希宠，大臣谋国，天子不听，其奈我何。长番贼之志，损天朝之威，莫甚于此。”疏入，帝止芾行，而问阁臣兴师、绝贡二事。吉等以时势未能，但请薄其赐赉。因言饲狮日用二羊，十岁则七千二百羊矣，守狮日役校尉五十人，一岁则一万八千人矣。若绝其餧养，听其自毙，传之千载，实为美谈。帝不能用。

秋，又遣使从海道贡狮子，朝命却之，其使乃潜诣京师。礼官请治沿途有司罪，仍却其使，从之。当是时，中外乂安，大臣马文升、耿裕辈，咸知国体，于贡使多所裁损，阿黑麻稍知中国有人。四年秋，遣使再贡狮子，愿还金印，及所据十一城。

边臣以闻，许之，果以城印来归。明年封陕巴为忠顺王，纳之哈密，厚赐阿黑麻使臣，先所拘者尽释还。

六年春，其前使二十七人还，未出境，后使三十九人犹在京师，阿黑麻复袭陷哈密，执陕巴以去。帝命侍郎张海等经略，优待其使，俾得进见。礼官耿裕等谏曰：“朝廷驭外番，宜惜大体。番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今春三月以来，宣召至再，且赐币帛羊酒，正当谩书投入之时，小人何知，将谓朝廷恩礼视昔有加，乃畏我而然。事干国体，不可不慎。况此贼倔强无礼，久蓄不庭之心。所遣使臣，必其亲信腹心，乃令出入禁掖，略无防闲。万一奸宄窥伺，潜逞逆谋，虽悔何及。今其使写亦满速儿等宴赉已竣，犹不肯行，曰恐朝廷复宣召。夫不宝远物，则远人格。狮本野兽，不足为奇，何至上烦銮舆，屡加临视，致荒徼小丑，得觐圣颜，藉为口实。”

疏入，帝即遣还。张海等抵甘肃，遵朝议，却其贡物，羁前后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于边，闭嘉峪关，永绝贡道。而巡抚许进等，又潜兵直捣哈密，走牙兰，阿黑麻渐惧。

其邻邦不获贡，胥怨阿黑麻。十年冬，送还陕巴，款关求贡，廷议许之。十二年，其使再求，命前使安置广东者悉释还。

十七年，阿黑麻死，诸子争立，相仇杀。已而长子满速儿嗣为速檀，修贡如故。

明年，忠顺王陕巴卒，子拜牙即袭，昏愚失道，国内益乱。而满速儿桀点变诈逾于父，复有吞哈密之志。

正德四年，其弟真帖木儿在甘州，贡使乞放还。朝议不许，乃以甘州守臣奏送还。还即以边情告其兄，共谋为逆。九年诱拜牙即叛，复据哈密。朝廷遣彭泽经略，赎还城印。其部下他只丁复据之，且导满速儿犯肃州。自是，哈密不可复得，而患且中于甘肃。会中朝大臣自相倾陷，番酋觇知之，益肆谗构，贼腹心得侍天子，中国体大亏，贼气焰益盛。

十五年复许通贡。甘肃巡按潘仿言：“番贼犯顺，杀戮摽掠，惨不可胜言。今虽悔罪，果足赎前日万一乎？数年以来，虽尝闭关，未能问罪。今彼以困惫求通，且将窥我意向，探我虚实，缓我后图，诱我重利。不于此时稍正其罪，将益启轻慢之心，招反覆之衅，非所以尊中国驭外番也。况彼番文执难从之词，示敢拒之状，当悔罪求通之日，为侮慢不恭之语，其变诈已见。若曰来者不拒，驭戎之常，尽略彼事之非，纳求和之使，必将叨冒恩礼，饱餍赏饩，和市私贩，满载而归。所欲既足，骄志复萌，少不慊心，动则藉口，反复之衅，且在目前。叛则未尝加罪，而反获钞掠之利，来则未必见拒，而更有赐赉之荣，何惮不为。臣谓宜乘窘迫之时，聊为慑伏之计，虽纳其悔过之词，姑阻其来贡之使，降敕责其犯顺，仍索归还未尽之人。其番文可疑者，详加诘问，使彼知中国尊严，天威难犯，庶几反侧不萌，归服可久。”时王琼力主款议，不纳其言。

明年，世宗立，贼腹心写亦虎仙伏诛，失所恃，再谋犯边。嘉靖三年寇肃州，掠甘州，四年复寇肃州，皆失利去，于是卑词求贡。会璁、萼等起封疆之狱，遂阴庇满速儿再许之贡，议已定。贼党牙兰者，本曲先人，幼为番掠，长而黠健，阿力以妹妻之，握兵用事，久为西陲患，至是获罪其主，七年夏，率所部二千人来降。

有帖木儿哥、土巴者，俱沙州番族，土鲁番役属之，岁徵妇女牛马，不胜侵暴，亦率其族属数千帐来归。边臣悉处之内地。

满速儿怒，使其部下虎力纳咱儿引瓦剌寇肃州，不胜，则复遣使求贡。总督王琼请许之，詹事霍韬言：“番人攻陷哈密以来，议者或请通贡，或请绝贡，圣谕必有悔罪番文然后许。今王琼译进之文，皆其部下小丑之语，无印信足凭。我遽许之，恐戎心益骄，后难驾驭。可虞者一。哈密城池虽称献还，然无实据，何以兴复。或者遂有弃置不问之议，彼愈得志，必且劫我罕东，诱我赤斤，掠我瓜、沙，外连瓦剌，内扰河西，而边警无时息矣。可虞者二。牙兰为番酋腹心，拥众来奔，而彼云不知所向，安知非诈降以诱我。他日犯边，曰纳我叛臣也。我不归彼叛臣，彼不归我哈密。自是西陲益多事，而哈密终无兴复之期。可虞者三。牙半之来，日给廪饩，所费实多，犹曰羁縻之策不获已也。倘番酋拥众叩关，索彼叛人，将予之耶，抑拒之耶？又或牙兰包藏祸心，构变于内，内外协应，何以御之？可虞者四。或曰今陕西饥困，甘肃孤危，哈密可弃也。臣则曰，保哈密所以保甘、陕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以哈密难守即弃哈密，然则甘肃难守亦弃甘肃乎？昔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遗孽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假其名，我享其利。今忠顺之嗣三绝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今于诸夷中，求其雄杰能守哈密者，即畀金印，俾和辑诸番，为我籓蔽，斯可矣，必求忠顺之裔而立焉，多见其固也。”疏入，帝嘉其留心边计，下兵部确议。尚书胡世宁等力言牙兰不可弃，哈密不必兴复，请专图自治之策，帝深纳其言。自是番酋许通贡，而哈密城印及忠顺王存亡置不复问，河西稍获休息，而满速儿桀傲益甚矣。

十二年遣臣奏三事。一，请追治巡抚陈九畴罪。一，请遣官议和。一，请还叛人牙兰。词多悖慢，朝廷不能罪，但戒以修职贡无妄言。然自写亦虎仙诛，他只丁阵殁，牙兰又降，失其所倚赖，势亦渐孤，部下各自雄长，称王入贡者多至十五人，政权亦不一。

十五年，甘肃巡抚赵载陈边事，言：“番酋屡服屡叛，我抚之太厚，信之太深，愈长其奸狡。今后入犯，宜戮其使臣，徙其从人于两粤，闭关拒绝。即彼悔罪，亦但许奉贡，不得辄还从人。彼内有所牵，外有所畏，自不敢轻犯。”帝颇采其言。

二十四年，满速儿死，长子沙嗣为速檀，其弟马黑麻亦称速檀，分据哈密。已而兄弟仇杀，马黑麻乃结婚瓦剌以抗其兄，且垦田沙州，谋入犯。其部下来告，马黑麻乃叩关求贡，复求内地安置。边臣谕止之，乃还故土，与兄同处。总督张珩以闻，诏许其入贡。二十六年定令五岁一贡。其后贡期如令，而来使益多。逮世宗末年，番文至二百四十八道。朝廷重违其情，咸为给赐。

隆庆四年，马黑麻嗣兄职，遣使谢恩。其弟琐非等三人，亦各称速檀，遣使来贡。礼官请裁其犒赐，许附马黑麻随从之数，可之。迄万历朝，奉贡不绝。

## 列传第二百十八 西域二西番诸卫（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

○安定卫 阿端卫 曲先卫赤斤蒙古卫 沙州卫 罕东卫 罕东左卫 哈梅里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汉赵充国、张奂、段颎，唐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经营，皆此地也。元封驸马章古为宁濮郡王，镇西宁，于河州设吐番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诸州隶之，统治番众。

洪武二年，太祖定陕西，即遣官赍诏招谕，其酋长皆观望。复遣员外郎许允德招之，乃多听命。明年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来上，会邓愈克河州，遂诣军前降。其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亦以吐蕃诸部来纳款。冬，何锁南普等入朝贡马及方物。帝喜，赐袭衣。四年正月设河州卫，命为指挥同知，予世袭，知院朵儿只、汪家奴并为指挥佥事。设千户所八，百户所七，皆命其酋长为之。

卜纳剌等亦至京师，为靖南卫指挥同知，其侪桑加朵儿只为高昌卫指挥同知，皆带刀侍卫。自是，番酋日至。寻以降人马梅、汪瓦儿并为河州卫指挥佥事。又遣西宁州同知李喃哥等招抚其酋长，至者亦悉授官。乃改西宁州为卫，以喃哥为指挥。

帝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而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自更钞法后，马至者少，患之。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成又宣谕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诣阙谢恩。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市。

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据纳麟七站之地。命征西将军沐英等讨之，又命李文忠往筹军事。英等至洮州旧城，寇遁去，追斩其魁数人，尽获畜产。

遂于东笼山南川度地筑城置戍，遣使来奏。帝报曰：“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遂置洮州卫，以指挥聂纬、陈晖等六人守之。已，文忠等言官军守洮州，饷艰民劳。帝降敕谕之曰：“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今番寇既斥，弃之不守，数年后番人将复为患。虑小费而忘大虞，岂良策哉。

所获牛羊，分给将士，亦足弃两年军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违。

秋，何锁南普及镇抚刘温各携家属来朝。谕中书省臣曰：“何锁南普自归附以来，信义甚坚。前遣使乌斯藏，远涉万里，及归，所言皆称朕意。今以家属来朝，宜加礼待。”乃赐米、麦各三十石，刘温三之一。

英等进击番寇，大破之，尽擒其魁，俘斩数万人，获马牛羊数十万。自是，群番震慑，不敢为寇。

十六年，青海酋长史剌巴等七人来归，赐文绮、宝钞。时岷州亦设卫，番人岁以马易茶，马日蕃息。二十五年又命中官而聂至河州，召必里诸番族，以敕谕之。

争出马以献，得万三百余匹，给茶三十余万觔。命以马畀河南、山东、陕西骑士。

帝以诸卫将士有擅索番人马者，遣官赍金、铜信符敕谕，往赐凉州、甘州、肃州、永昌、山丹、临洮、巩昌、西宁、洮州、河州、岷州诸番族。谕之曰：“往者朝廷有所需，必酬以茶货，未许私徵。近闻边将无状，多假朝命扰害，俾尔等不获宁居。

今特制金、铜信符颁给，遇有徵发，必比对相符始行，否则伪，械至京，罪之。”

自是，需求遂绝。

初，西宁番僧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帝从所请，赐额曰瞿昙寺。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剌为都纲司。又立河州番、汉二僧纲司，并以番僧为之，纪以符契。自是其徒争建寺，帝辄锡以嘉名，且赐敕护持。番僧来者日众。

永乐时，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剌麻、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士官辐辏京师。其他族种，如西宁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属，大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亦许岁一奉贡，优以宴赉。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宣德元年，以协讨安定、曲先功，加国师吒思巴领占等五人为大国师，给诰命、银印，秩正四品，加剌麻著星等六人为禅师，给敕命、银印，秩正六品。

正统五年敕陕西镇守都督郑铭、都御史陈镒曰：“得奏，言河州番民领占等先因避罪，逃居结河里，招集徒党，占耕土田，不注籍纳赋，又藏匿逃亡，剽劫行旅，欲发兵讨之。朕念番性顽梗，且所犯在赦前，若遽加师旅，恐累及无辜。宜使人抚谕，令散遣徒党，还所掠牛羊，兵即勿进，否则加兵未晚。尔等其审之。”番人果输服。七年再敕铭及都御史王翱等曰：“得镇守河州都指挥刘永奏：往岁阿尔官等六族三千余人，列营归德城下，声言交易，后乃钞掠屯军，大肆焚戮；而著亦匝族番人屡于暖泉亭诸处，潜为寇盗。指挥张瑀擒获二人，止责偿所盗马，纵之使去。

论法，瑀及永皆当究治，今姑令戴罪。尔等即遣官偕三司堂上亲诣其寨，晓以利害，令还归所掠，许其自新，不悛，则进讨。盖驭戎之道，抚绥为先，抚之不从，然后用兵。尔等宜体此意。”番人亦输服。

成化三年，陕西副使郑安言：“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不过三之一，余皆洮、岷寺僧诡名冒贡。进一羸马，辄获厚直，得所赐币帛，制为战袍，以拒官军。本以羁縻之，而益致寇掠，是虚国帑而赍盗粮也。”章下礼部，会廷臣议，请行陕西文武诸臣，计定贡期、人数及存留、起送之额以闻，报可。已而奏上，诸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例。明年冬，洮州番寇拥众掠铁城、后川二寨，指挥张翰等率兵御之，败去，获所掠人口以归。

五年，巡按江孟纶言：“岷州番寇纵横，村堡为虚。顷令指挥后泰与其弟通反覆开示，生番忍藏、占藏等三十余族酋长百六十余人，熟番栗林等二十四族酋长九十一人，转相告语，悔过来归，且还被掠人畜，愿供徭赋。杀牛告天，誓不再犯。

已令副使李从宜赏劳，宣示朝廷恩威，皆欢跃而去。惟熟番绿园一族怙恶不服。”

兵部言：“番性无常，朝抚夕叛，未可弛备。请谕边臣，向化者加意抚绥，犯顺者克期剿灭。”帝纳其言。

八年，礼官言：“洮、岷诸卫送各族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余人，应赏彩币人二表里，帛如之，钞二十九万八千有奇，马直尚在其外。考正统、天顺间，各番贡使不过三五百人。成化初，因洮、岷诸处滥以熟番作生番冒送，已定例，生番三年一贡，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赴京，余悉遣还。成化六年，副使邓本瑞妄自招徠，又复冒送，臣部已重申约束。今副使吴等不能严饬武备，专事通番，以纾近患。乞降敕切责，务遵前令。”帝亦如其言。

西宁即古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不草丰美。番人环居之，专务畜牧，日益繁滋，素号乐土。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刺、阿尔秃厮获罪其主，拥众西奔。瞰知青海饶富，袭而据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远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为所役属。自是甘肃、西宁始有海寇之患。九年，总制彭泽集诸道军，将捣其巢。寇诇知之，由河州渡黄河，奔四川，出松潘、茂州境，直走乌斯藏。及大军引还，则仍返海上，惟阿尔秃厮遁去。

嘉靖二年，尚书金献民西征，议遣官招抚，许为籓臣，如先朝设安定、曲先诸卫故事。兵部行总制杨一清计度，一清意在征讨，言寇精骑不过二三千，余皆胁从番人，然怨之入骨，时欲报仇，可用为间谍，大举剿绝。议末定，王宪、王琼相继来代，皆以兵寡饷诎，议竟不行。

八年，洮、岷诸番数犯临洮、巩昌，内地骚动。枢臣李承勋言：“番为海寇所侵，日益内徙。倘二寇交通，何以善后。昔赵充国不战而服羌，段颖杀羌百万而内地虚耗，两者相去远矣。乞广先帝之明，专充国之任，制置方略，悉听琼便宜从事。”

琼乃集众议，且剿且抚。先遣总兵官刘文、游击彭椷分布士马。明年二月自固原进至洮、岷，遣人开示祸福。洮州东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禄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宁沟等十五族，皆听抚，给白旂犒赐遣归。惟岷州东路若笼族、西路板尔等十五族及岷州剌即等五族，恃险不服。乃分兵先攻若笼、板尔二族，覆其巢，剌即诸族震慴乞降。凡斩首三百六十余级，抚定七十余族，乃班师。自是，洮、岷获宁，而西宁仍苦寇患。

十一年，甘肃巡抚赵载等言：“亦不剌据海上已二十余年，其党卜儿孩独倾心向化，求帖木哥等属番来纳款。宜因而抚之，或俾之纳马，或令其遣质，或授官给印，建立卫所，为我籓篱，于计为便。”疏甫上，会河套酋吉囊引众西掠，大破亦不剌营，收其部落大半而去，惟卜儿孩一枝敛众自保。由是西宁亦获休息，而纳款之议竟寝。及唐龙为总制，寇南掠松潘。龙虑其回巢与诸番及他部勾结为患，奏行甘肃守臣，缮兵积粟，为殄灭计。及龙去，事亦不行。

二十年正月，卜儿孩献金牌、良马求款。兵部言：“寇果输诚通贡，诚西陲大利。乃止献马及金牌，未有如往岁遣子入侍、酋长入朝之请，未可遽许。宜令督抚臣侦察情实，并条制驭之策以闻。”报可。会寇势渐衰，番人亦渐复业，其议复寝。

二十四年设岷州，隶巩昌府。岷西临极边，番汉杂处。洪武时，改土番十六族为十六里，设卫治之，俾稍供徭役。自设州之后，徵发繁重，人日困敝。且番人恋世官，而流官又不乐居，遥寄治他所。越十余年，督抚合疏言不便，乃设卫如故。

时北部俺答猖獗，岁掠宣、大诸镇。又羡青海富饶，三十八年携子宾兔、丙兔等数万众，袭据其地。卜儿孩窜走，遂纵掠诸番。已，引去，留宾兔据松山，丙兔据青海，西宁亦被其患。隆庆中，俺答受封顺义王，修贡惟谨，二子亦敛戢。

时乌斯藏僧有称活佛者，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为名，请建寺青海及嘉峪关外，为久居计。廷臣多言不可许，礼官言：“彼已采木兴工，而令改建于他所，势所不能，莫若因而许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关外之请。况中国之御戎，惟在边关之有备。戎之顺逆，亦不在一寺之远近。”帝许之。丙兔既得请，又近胁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惧逼，乞令俺答约束其子，毋扰邻境。俺答言，丙兔止因甘肃不许开市，宁夏又道远艰难，虽有禁令，不能尽制。宣大总督方逢时亦言开市为便。帝以责陕西督抚，督抚不敢违。万历二年冬，许丙兔市于甘肃，宾兔市于庄浪，岁一次。既而寺成，赐额仰华。

先是，亦不剌之据青海，边臣犹以外寇视之。至是以俺答故，竟视若属番。诸酋亦以父受王封，不敢大为边患，而洮州之变乃起。初，洮州番人以河州奸民负其物货，入掠内地，他族亦乘机为乱。奸民以告河州参将陈堂，堂曰：“此洮州番也，何与我事。”洮州参将刘世英曰：“彼犯河州，非我失事。”由是二将有隙。总督石茂华闻之，令二人及兰州参将徐勋、岷州守备硃宪、旧洮州守备史经各引兵压其境，晓以利害。番人惧，即还所掠人畜。世英谓首恶未擒，不可遽已，遂剿破之，杀伤及焚死者无算。军律，吹铜角乃退兵。堂挟前憾，不待角声而去，诸部亦多引去。宪、经方深入搜捕，邻番见其势孤，围而杀之。事闻，帝震怒，褫堂、世英职，切责茂华等。茂华乃集诸军分道进讨，斩首百四十余级，焚死者九百余人，获孳畜数十群。诸番震恐远徙，来降者七十一族，斩送首恶四人，生缚以献者二人，输马牛羊二百六十。稽首谢罪，誓不再犯，师乃还。

自丙兔据青海，有切尽台吉者，河套酋吉能从子，俺答从孙也，从之而西。屡掠番人不得志，邀俺答往助。俺答雅欲侵瓦剌，乃假迎活佛名，拥众西行。疏请授丙兔都督，赐金印，且开茶市。部议不许，但稍给以茶。俺答既抵瓦剌，战败而还。

乃移书甘肃守臣，乞假道赴乌斯藏。守臣不能拒，遂越甘肃而南，会诸酋于海上。

番人益遭蹂躏，多窜徙。八年春，始以活佛言东还，而切尽弟火落赤及俺答庶兄子永邵卜遂留居青海不去。八月，丙兔率众掠番并内地人畜，诏绝其市赏。俺答闻之，驰书切责。乃尽还所掠，执献为恶者六人，自罚牛羊七百。帝嘉其父恭顺，赉之银币，即以牛羊赐其部人，为恶者付之自治，仍许贡市，俺答益感德。而火落赤侵掠番族不休，守臣檄切尽台吉约束之，亦引罪输服。及俺答卒，传至孙扯力克，势轻，不能制诸酋。

十六年九月，永邵卜部众有阑入西宁者，副总兵李奎方被酒，跃马而前。部众控鞍欲诉，奎拔刀斫之，众遂射奎死。部卒驰救之，亦多死。守臣不能讨，遣使诘责，但献首恶，还人畜而止。以故无所惮，愈肆侵盗。时丙兔及切尽台吉亦皆死，丙兔子真相移驻莽剌川，火落赤移驻捏工川，逼近西宁，日蚕食番族。番不能支，则折而为寇用。扯力克又西行助之，势益炽。十八年六月入旧洮州，副总兵李联芳率三千人御之，尽覆。七月复深入，大掠河州、临洮、渭源。总兵官刘承嗣与游击孟孝臣各将一军御之，皆败绩，游击李芳等死焉，西陲大震。事闻，命尚书郑洛出经略。洛前督宣大军，抚顺义王及忠顺夫人有恩。遣使趣扯力克东归，而大布招番之令，来者率善遇之，自是归附者不绝。火、真二酋自知罪重，又闻套酋卜失兔来助，大败于水泉口，扯力克复将还巢，始惧。徙帐去，留其党可卜兔等于莽剌川。

明年，总兵官尤继先破走之。洛更进兵青海，焚仰华寺，逐其余众而还。番人复业者至八万余人，西陲暂获休息。已，复聚于青海。

二十三年增设临洮总兵官，以刘綎任之。未几，永邵卜诸部犯南川，参将达云大破之。已，连火、真二酋犯西川，云又击破之。明年，诸酋复掠番族，将窥内地。

綎部将周国柱御之莽剌川，又大破之。二十七年纠叛苗犯洮、岷，总兵官萧如薰等败之，斩番人二百五十余级，寇八十二级，抚降番族五千余人。三十四年复入镇番黑古城，为总兵官柴国柱所败。自是屡入钞掠，不能大得志。

时为陕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青海土最沃，且有番人屏蔽，故患犹不甚剧。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屡为官军击败，自洮州轶出番地。诸将穷追，复奔入塞内，番族亦遭蹂躏。十五年，西宁番族作乱，总抹官马爌督诸将五道进剿，斩首七百有奇，抚降三十八族而还。明年冬，李自成遣将陷甘州，独西宁不下。贼将辛恩忠攻破之，遂进掠青海。诸酋多降附，而明室亦亡。

番有生熟二种。生番犷悍难制。熟番纳马中茶，颇柔服，后浸通生番为内地患。

自青海为寇所据，番不堪剽夺，私馈皮币曰手信，岁时加馈曰添巴，或反为向导，交通无忌。而中国市马亦鲜至，盖已失捍外卫内之初意矣。

原夫太祖甫定关中，即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意，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又遣西宁等西卫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

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

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即小有蠢动，边将以偏师制之，靡不应时底定。

自边臣失防，北寇得越境阑入，与番族交通，西陲遂多事。然究其时之所患，终在寇而不在番，故议者以太祖制驭为善。

安定卫，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汉为婼羌，唐为吐蕃地，元封宗室卜烟帖木儿为宁王镇之。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儿，广袤千里，东近罕东，北迩沙州，南接西番。

居无城郭，以氈帐为庐舍。产多驼马牛羊。

洪武三年遣使持诏招谕。七年六月，卜烟帖木儿使其府尉麻答儿等来朝，贡铠甲刀剑诸物。太祖喜，宴赉其使者，遣官厚赉其王，而分其地为阿端、阿真、苦先、贴里四部，各锡以印。明年正月，其王遣傅卜颜不花来贡，上元所授金、银字牌，请置安定、阿端二卫，从之。乃封卜烟帖木儿为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刺等为指挥。

九年命前广东参政郑九成等使其地，赉王及其部人衣币。明年，王为沙剌所弑，王子板咱失里复仇，诛沙剌。沙剌部将复杀王子，部内大乱。番将朵儿只巴叛走沙漠，经安定，大肆杀掠，夺其印去，其众益衰。二十五年，蓝玉西征，徇阿真川。

土酋司徒哈昝等惧，逃匿山谷不敢出。及肃王之国甘州，遣僧谒王，乞授官以安部众。王为奏请，帝许之。二十九年命行人陈诚至其地，复立安定卫。其酋长哈孩虎都鲁等五十八人悉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诚还，酋长随之入朝，贡马谢恩。帝厚赉之，复命中官赍银币往赐。

永乐元年遣官赍敕抚谕撒里诸部。明年，安定头目多来朝，擢千户三即等三人为指挥佥事，余授官有差，并赐本卫指挥同知哈三等银币。未几，指挥朵儿只束来朝，愿纳差发马五百匹，命河州卫指挥康寿往受之。寿言：“罕东、必里诸卫纳马，其直皆河州军民运茶与之。今安定辽远，运茶甚难，乞给以布帛。”帝曰：“诸番市马用茶，已著为例。今姑从所请，后仍给茶。”于是定制，上马给布帛各二匹，以下递减。三年，哈三等遣使来贡，奏举头目撤力加藏卜等为指挥等官，且请岁纳孳畜什一，并从之。四年徙驻苦儿丁之地。

初，安定王之被杀也，其子撒儿只失加为其兄所杀，部众溃散，子亦攀丹流寓灵藏。十一年五月率众入朝，自陈家难，乞授职。帝念其祖率先归附，令袭封安定王，赐印诰。自是朝贡不辍。

二十二年，中官乔来喜、邓诚使乌斯藏，次毕力术江黄羊川。安定指挥哈三孙散哥及曲先指挥散即思等率众邀劫之，杀朝使，尽夺驼马币物而去。仁宗大怒，敕都指挥李英偕康寿等讨之。英等率西宁诸卫军及隆奔国师贾失儿监藏等十二番族之众，深入追贼，贼远遁。英等逾昆仑山西行数百里，抵雅令阔之地，遇安定贼，击败之，斩首四百八十余级，生擒七十余人，获驼马牛十四万有奇。曲先闻风远窜，追之不及而还。英以此封会宁伯，寿等皆进秩。大军既旋，指挥哈三等惧罪，不敢还故地。

宣德元年，帝遣官招谕之，复业者七百余人。帝并赐彩币表里，以安其反侧。

三年春，赐安定及曲先卫指挥等官五十三人诰命。

初，大军之讨贼也，安定指挥桑哥与罕东卫军同奉调从征。罕东违令不至，其所辖板纳族瞰桑哥军远出，尽掠其部内庐帐畜产。事闻，降敕切责，令速归所掠，违命则发兵进讨。已，进桑哥都指挥佥事。

正统元年遣官赍敕谕安定王及桑哥曰：“我祖宗时，尔等顺天命，尊朝廷，输诚效力，始终不替，朝廷恩赉亦久而弗渝。肆朕嗣位，尔等复遵朝命，约束部下，良用尔嘉。兹特遣官往谕朕意，赐以币帛。宜益顺天心，笃忠诚，保境睦邻，永享太平之福。”三年，桑哥卒，其子那南奔嗣职。九年，那南奔率众掠曲先人畜。朝廷遣官谕还之，不奉命，反劫其行李。帝怒，敕责安定王追理。王既奉命，又陈词乞怜。帝乃宥之，谕以保国睦邻之义。十一年冬，亦攀丹卒，子领占干些儿袭。时王年幼，叔父指挥同知辍思泰巴佐理国事，其同侪多不相下。王遣之入朝，奏请量加一秩，乃擢都指挥佥事。历景泰、天顺、成化三朝，频入贡。

弘治三年，领占干些儿卒，子千奔袭。赐斋粮、麻布，谕祭其父。先是，哈密忠顺王卒，无子。廷议安定王与之同祖，遣官择一人为其后，安定王不许。至是，访求陕巴于安定，册为忠顺王，命千奔遣送其家属。千奔怒曰：“陕巴不应嗣王爵，爵应归绰尔加。”绰尔加者，千奔弟也。且邀厚赏。兵部言：“陕巴实忠顺王之孙，素为国人所服。前哈密无主，遣使取应立者，绰尔加自知力弱不肯往。今事定之后，乃尔反覆，所言不可从。”陕巴迄得立。然千奔以立非己意，后哈密数被寇，竟不应援。十七年率众侵沙州，大掠而去。正德时，蒙古大酋亦不剌、阿尔秃厮侵据青海，纵掠邻境。安定遂残破，部众散亡。

阿端卫，在撒里畏兀儿之地，洪武八年置。后为朵儿只巴残破，其卫遂废。永乐四年冬，酋长小薛忽鲁札等来朝，贡方物，请复置卫设官，从之，即授小薛等为指挥佥事。

洪熙时，曲先酋散即思邀劫朝使，胁阿端指挥锁鲁丹偕行。已，大军出征，锁鲁丹惧，率部众远窜，失其印。宣德初遣使招抚，锁鲁丹犹不敢归，依曲先杂处。

六年春，西宁都督史昭言：“曲先卫真只罕等本别一部，因其父助散即思为逆，窜处毕力术江。其地当乌斯藏孔道，恐复为乱，宜讨之。”帝敕昭曰：“残寇穷迫，无地自容，宜遣人宥其罪，命复故业。”于是真只罕率所部还居帖儿谷旧地。明年正月入朝，天子喜，授指挥同知，令掌卫事，以指挥佥事卜答兀副之。真只罕因言：“阿端故城在回回境，去帖儿谷尚一月程，朝贡艰，乞移本土为便。”天子从其请，仍给以印，赐玺书抚慰之。迄正统朝，数入贡，后不知所终。

其时西域地亦有名阿端者，贡道从哈密入，与此为两地云。

曲先卫，东接安定，在肃州西南。古西戎，汉西羌，唐吐蕃，元设曲先答林元帅府。

洪武时，酋长入贡。命设曲先卫，官其人为指挥。后遭朵儿只巴之乱，部众窜亡，并入安定卫，居阿真之地。永乐四年，安定指挥哈三、散即思、三即等奏：“安定、曲先本二卫，后合为一。比遭吐番把秃侵扰，不获宁居。乞仍分为二，复先朝旧制。”从之。即令三即为指挥使，掌卫事，散即思副之。又从其请，徙治药王淮之地。自是屡入贡。

洪熙时，散即思偕安定部酋劫杀朝使。已，大军往讨，散即思率众远遁，不敢还故土。宣德初，天子赦其罪，遣都指挥陈通等往招抚，复业者四万二千余帐。乃遣指挥失刺罕等入朝谢罪，贡驼马，待之如初。寻擢散即思都指挥同知，其僚属悉进官，给以诰命。

五年六月，朝使自西域还，言散即思数率部众邀劫往来贡使，梗塞道途。天子怒，命都督史昭为大将，率左右参将赵安、王彧及中官王安、王瑾，督西宁诸卫军及安定、罕东之众往征之。昭等兵至其地，散即思先遁，其党脱脱不花等迎敌。诸将纵兵击之，杀伤甚众，生擒脱脱不花及男妇三百四十余人，获驼马牛羊三十四万有奇。自是西番震慴。散即思素狡悍，天子宥其罪，仍怙恶不悛。至是人畜多损失，乃悔惧。明年四月遣其弟副千户坚都等四人贡马请罪。复待之如初，令还居故地并归其俘。

七年，其指挥那那罕言：“往者安定之兵从讨曲先，臣二女、四弟及指挥桑哥等家属被掠者五百人。今散即思已蒙赦宥，而臣等亲属犹未还，望圣明垂怜。”天子得奏恻然，语大臣曰：“朕常以用兵为戒，正恐滥及无辜。彼不自言，何由知之。”

即敕安定王亦攀丹等悉归所掠。其年，散即思卒，命其子都立嗣职，赐敕勉之。十年擢那那罕都指挥佥事，其僚属进职者八十九人。正统七年遣使贡玉石。成化时，土鲁番强，被其侵掠。

弘治中，安定王子陕巴居曲先。廷议哈密无主，迎为忠顺王。正德七年，蒙古酋阿尔秃厮亦不剌窜居青海，曲先为所蹂躏，部族窜徙，其卫遂亡。

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沙州、赤斤隶肃州，余悉隶西宁。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后诸卫尽亡，亦不剌据青海，土鲁番复据哈密，逼处关外。诸卫迁徙之众又环列甘肃肘腋，犷悍难驯。于是河西外防大寇，内防诸番，兵事日亟。

赤斤蒙古卫。出嘉峪关西行二十里曰大草滩，又三十里曰黑山儿，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墓西四十里曰骟马城，并设墩台，置卒。城西八十里即赤斤蒙古。汉燉煌郡地，晋属晋昌郡，唐属瓜州，元如之，属沙州路。

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西讨，次白城，获蒙古平章忽都帖木儿。进至赤斤站，获豳王亦怜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金印一。师还，复为蒙古部人所据。

永乐二年九月，有塔力尼者，自称丞相苦术子。率所部男妇五百余人，自哈剌脱之地来归。诏设赤斤蒙古所，以塔力尼为千户，赐诰印、彩币、袭衣。八年，回回哈剌马牙叛于肃州，约塔力尼为援。拒不应，而率部下擒贼六人以献。天子闻之喜，诏改千户所为卫，擢塔力尼指挥佥事，其部下授官者三人。明年遣使贡马。又明年以匿叛贼老的罕，将讨之。用侍讲杨荣言，止兵勿进，而赐敕诘责，塔力尼即擒老的罕来献。天子嘉之，进秩指挥同知，赐赉甚厚。久之卒，子且旺失加袭，修贡如制，进指挥使。宣德二年再进都指挥同知，其僚属亦多进秩。

正统元年，其部下指挥可儿即掠西域阿端贡物，杀使臣二十一人。赐敕切责，令还所掠。寻与蒙古脱欢帖木儿、猛哥不花战，胜之，使来献捷，进都指挥使。五年，朝使往来哈密者，且旺失加具餱粮、骡马护送，擢都督佥事。明年，天子闻其部下时往沙州寇掠，或冒沙州名，邀劫西域贡使，遣敕切责。

时瓦剌兵强，数侵掠邻境。且旺失加惧，欲徙居肃州。天子闻而谕止之，令有警驰报边将。八年，瓦剌酋也先遣使送马及酒，欲娶且旺失加女为子妇，娶沙州困即来女为弟妇。二人不欲，并奏遵奉朝命，不敢擅婚。天子以瓦剌方强，其礼意不可却，谕令各从其愿，并以此意谕也先，而二人终不欲。明年，且旺失加称老不治事。诏授其子阿速都督佥事，代之。也先复遣使求婚，且请亲人往受其币物。阿速虞其诈，拒不从，而遣人乞徙善地。天子谕以土地不可弃，令奖率头目图自强。又以其饥困，令边臣给之粟，所以抚恤者甚至。

先是，苦术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蒙古女，生都指挥琐合者、革古者二人。

各分所部为三，凡西番人居左帐，属塔力尼，蒙古人居右帐，属琐合者，而自领中帐。后苦术卒，诸子来归，并授官。至是阿速势盛，欲兼并右帐，屡相仇杀。琐合者不能支，醖于边将，欲以所部内属。边将任礼遣赴京，请发兵收其部落。帝虑其部人不愿内徙，仍遣琐合者还甘肃，而令礼往取其孥。十三年，边将护哈密使臣至苦峪。赤斤都指挥总儿加陆等率众围其城，声言报怨。官军出击之，获总儿加陆，已而逃去。事闻，敕责阿速，令缚献犯者。

景泰二年，也先复遣使持书求婚。会阿速他往，其僚属以其书来上。兵部尚书于谦言：“赤斤诸卫久为我籓篱，也先无故招降结亲，意在撤我屏蔽。宜令边臣整兵慎防，并敕阿速悉力捍御，有警驰报，发兵应援。”从之。五年，也先益图兼并，遣使赍印授阿速，胁令臣服。阿速不从，报之边臣。会也先被杀，获已。

天顺元年，都指挥马云使西域，命赐阿速彩币，俾护送往还。寻进秩左都督。

成化二年卒，子瓦撒塔儿请袭，即以父官授之。其部下指挥敢班数侵盗边境，边将诱致之，送京师。天子数其罪，赐赉遣还。六年，其部人以瓦撒塔儿幼弱，其叔父乞巴等二人为部族信服，乞命为都督，理卫事。瓦撒塔儿亦上书，乞予一职，协守边方。帝从其请，并授指挥佥事。明年，瓦撒塔儿卒，子赏卜塔儿嗣为左都督。

九年，土鲁番陷哈密，遣使三人，以书招都督佥事昆藏同叛。昆藏不从，杀其使，以其书来献。天子嘉之，遣使赐赉，且令发兵攻讨。昆藏以力不足，请发官军数千为助。朝议委都督李文等计度。已，文等进征，昆藏果以兵来会。会文等顿军不进，其兵亦还。

十年，赏卜塔儿以千骑入肃州境，将与阿年族番人仇杀。边臣既谕却之，兵部请遣人责以大义，有仇则赴诉边吏，不得擅相侵掠，从之。十四年，其部人言赏卜塔儿幼不更事，指挥佥事加定得众心，乞迁一秩，俾总卫事。赏卜塔儿亦署名推让。

而罕东酋长复合词奏举，且云两卫番人，待此以靖。帝纳其言，擢加定都指挥佥事，暂掌印务。时土鲁番犹据哈密。哈密都督罕慎结赤斤为援，复其城，有诏褒赏。

十九年，邻番野乜克力来侵，大肆杀掠，赤斤遂残破。其酋长诉于边臣，给之栗。又命缮治其城，令流移者复业，赤斤自是不振。然弘治中，阿木郎破哈密，犹用其兵。后许进西征，亦以兵来助。正德八年，土鲁番遣将据哈密，遂大掠赤斤，夺其印而去。及彭泽经略，始以印来归。已，番贼犯肃州与中国为难。赤斤当其冲，益遭蹂躏。部众不能自存，尽内徙肃州之南山，其城遂空。

嘉靖七年，总督王琼抚安诸郡，核赤斤之众仅千余人。乃授赏卜塔儿子锁南束为都督，统其部帐。

沙州卫。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达沙州。汉燉煌郡西域之境，玉门、阳关并相距不远。后魏始置沙州，唐因之，后没于吐蕃。宣宗时，张义潮以州内附，置归义军，授节度使。

宋入于西夏，元为沙州路。

洪武二十四年，蒙古王子阿鲁哥失里遣国公抹台阿巴赤、司徒苦儿兰等来朝，贡马及璞玉。永乐二年，酋长困即来、买住率众来归。命置沙州卫，授二人指挥使，赐印诰、冠带、袭衣。已而其部下赤纳来附，授都指挥佥事。五年夏，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曰：“闻赤纳本买住部曲，今官居其上，高下失伦，已擢买住为都指挥同知。

自今宜详为审定，毋或失序。”八年擢困即来都指挥佥事，其僚属进秩者二十人。

买住卒，困即来掌卫事，朝贡不绝。二十二年，瓦剌贤义王太平部下来贡，中道为贼所梗，困即来遣人卫送至京。帝嘉之，赉以彩币，寻进秩都督佥事。

洪熙元年，亦力把里及撒马儿罕先后入贡，道经哈密地，并为沙州贼邀劫。宣宗怒，命肃州守将费瓛剿之。宣德元年，困即来以岁荒人困，遣使贷谷种百石，秋成还官。帝曰：“番人即吾人，何贷为？”命即予之。寻遣中官张福使其地，赉彩币。七年又奏旱灾，敕于肃州授粮五百石。已而哈烈贡使言道经沙州，为赤斤指挥革古者等剽掠。部议赤斤之人远至沙州为盗，罪不可贷。帝令困即来察之，敕曰：“彼既为盗，不可复容，宜驱还本土，再犯不宥。”九年遣使奏罕东及西番数肆侵侮，掠取人畜，不获安居，乞徙察罕旧城耕牧。帝遣敕止之曰：“尔居沙州三十余年，户口滋息，畜牧富饶，皆朝廷之力。往年哈密尝奏尔侵扰，今外侮亦自取。但当循分守职，保境睦邻，自无外患。何必东迁西徙，徒取劳瘁。”又敕罕东、西番，果侵夺人畜，速还之。明年又为哈密所侵，且惧瓦剌见逼，不能自立。乃率部众二百余人走附塞下，陈饥窘状。诏边臣发粟济之，且令议所处置。边臣请移之苦峪，从之。自是不复还沙州，但遥领其众而已。

正统元年，西域阿端遣使来贡，为罕东头目可儿即及西番野人剽夺。困即来奉命往追还其贡物，帝嘉之，擢都督同知。四年，其部下都指挥阿赤不花等一百三十余家亡入哈密。困即来奉诏索之，不予。朝命忠顺王还之，又不予。会遣使册封其新王，即令使人索还所逃之户。而哈密仅还都指挥桑哥失力等八十四家，余仍不遣。

是罕东都指挥班麻思结久驻牧沙州不去，赤斤都指挥革古者亦纳其叛亡。困即来屡诉于朝，朝廷亦数遣敕诘责，诸部多不奉命。四年八月令人侦瓦剌、哈密事，具得其实以闻。帝喜，降敕奖励，厚赐之。明年遣使入贡，又报迤北边事，进其使臣二人官。初，困即来之去沙州也，朝廷命边将缮治苦峪城，率戍卒助之。六年冬，城成，入朝谢恩，贡驼马，宴赐遣还。七年率众侵哈密，获其人畜以归。

九年，困即来卒，长子喃哥率其弟克俄罗领占来朝。授喃哥都督佥事，其弟都指挥使，赐敕戒谕。既还，其兄弟乖争，部众携贰。甘肃镇将任礼等欲乘其窘乏，迁之塞内。而喃哥亦来言，欲居肃州之小钵和寺。礼等遂以十一年秋令都指挥毛哈剌等偕喃哥先赴沙州，抚谕其众，而亲率兵随其后。比至，喃哥意中变，阴持两端，其部下多欲奔瓦剌。礼等进兵迫之，遂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余户，千二百三十余人，沙州遂空。帝以其迫之而来，情不可测，令礼熟计其便。然自是安居内地，迄无后患。而沙州为罕东酋班麻思结所有。独喃哥弟锁南奔不从徙，窜入瓦剌，也先封之为祁王。礼侦知其在罕东，掩袭获之。廷臣请正法，帝念其父兄恭顺，免死，徙东昌。

先是，太宗置哈密、沙州、赤斤、罕东四卫于嘉峪关外，屏蔽西陲。至是，沙州先废，而诸卫亦渐不能自立，肃州遂多事。

罕东卫，在赤斤蒙古南，嘉峪关西南，汉燉煌郡地也。洪武二十五年，凉国公蓝玉追逃寇祁者孙至罕东地，其部众多窜徙。西宁三剌为书招之，遂相继来归。三十年，酋锁南吉剌思遣使入贡，诏置罕东卫，授指挥佥事。

永乐元年偕其兄答力袭入朝，进指挥使。授答力袭指挥同知，并赐冠带、钞币。

自是数入贡。十年，安定卫奏罕东数为盗，掠去民户三百，复纠西番阻截关隘。帝降敕切责，令还所掠。十六年命中官邓诚使其地。

洪熙元年遣使以即位谕其指挥同知绰儿加，赐白金、文绮。时官军征曲先贼，罕东指挥使却里加从征有功，擢都指挥佥事，赐诰世袭。其指挥那那奏所属番民千五百，例纳差发马二百五十匹，其人多逃居赤斤，乞招抚复业。帝即命招之，并免所负之马。宣德元年论从征曲先功，擢绰儿加都指挥同知。初，大军之讨曲先也，安定部内及罕东密罗族人悉惊窜。事定，诏指挥陈通等往招。于是罕东复业者二千四百余帐，男妇万七千三百余人，安定部人亦还卫。

正统四年，罕东、安定合众侵西番申藏族，掠其马牛杂畜以万计。其僧诉于边将，言畜产一空，岁办差发马无从出。帝切责二卫，数其残忍暴横、违国法、毒邻境之罪，令悉归所掠。又谕僧不限旧制，随所有入贡。明年冬，绰儿加偕班麻思结共侵哈密，获老稚百人、马百匹，牛羊无算。忠顺王遣使索之，不予。帝闻，复赐敕戒谕。然番人以剽掠为性，天子即有言，亦不能尽从也。六年夏，绰儿加来贡马，宴赉还。九年卒，子赏卜儿加嗣职，奏乞斋粮、茶布，命悉予之。十一年进都指挥使。

成化九年，土鲁番陷哈密。都督李文西征，罕东以兵来助。后都督罕慎复哈密，亦藉其兵，赐敕奖赉。十八年，其部下掠番族，有侵入河清堡者。都指挥梅琛勒兵追之，夺还男妇五十余人，马牛杂畜四千五百有奇。边臣请讨其罪，部臣难之。帝曰：“罕东方听调协取哈密，未有携贰之形，奈何因小故遽加以兵。宜谕令悔过，不服，则耀兵威之。”二十二年，边臣言：“比遣官往哈密，与土鲁番使臣家属四百人偕行。道经罕东，为都督把麻奔等掠去，朝使仅免，乞讨之。”帝命遣人往谕，如番人例议和，还所掠物，不从则进兵。

弘治中，土鲁番复据哈密。兵部马文升议直捣其城，召指挥杨翥计之。翥言罕东有间道，不旬日可达哈密，宜出贼不意，从此进兵。文升曰：“如若言，发罕东兵三千前行，我师三千后继，各持数日干粮，兼程袭之，若何？”翥称善。文升以属巡抚许进，进遣人谕罕东如前策。会罕东失期不至，官军仍由大路进，贼得遁去。

十二年，其部人侵西宁隆奔族，掠去印诰及人畜。兵部请敕都督，宣谕其下，毋匿所掠物，尽归其主，违命则都督自讨，从之。

时土鲁番日强，数侵掠邻境，诸部皆不能支。正德中，蒙古大酋入青海，罕东亦遭蹂躏，其众益衰。后土鲁番复陷哈密，直犯肃州。罕东复残破，相率求内徙，其城遂弃不守。嘉靖时，总督王琼安辑诸部，移罕东都指挥枝丹部落于甘州。

罕东左卫，在沙州卫故城，宪宗时始建。初，罕东部人奄章与种族不相能，数仇杀，乃率其众逃居沙州境。朝廷即许其耕牧，岁纳马于肃州。后部落日蕃，益不受罕东统属。至其子班麻思结，洪熙时从讨曲先有功，赏未之及。宣德七年自陈于朝，即命为罕东卫指挥使，赐敕奖赉。然犹居沙州，不还本卫。十年进都指挥使佥事。

正统四年，沙州卫都督困即来以班麻思结侵居其地，乞遣还。天子如其言，赐敕宣谕，班麻思结不奉命。时赤斤卫指挥锁合者因杀人遁入沙州地，班麻思结纳之。

锁合者又令其子往乌斯藏取毒药，将还攻赤斤。赤斤都督且旺失加以为言，天子即敕谕班麻思结睦邻保境，无启衅端。久之，沙州全部悉内徙，思结遂尽有其地。十四年，甘肃镇臣任礼等奏，班麻思结潜与瓦剌也先通好，近又与哈密扌冓兵，宜令还居本卫。天子再赐敕宣谕，亦不奉命。寻进秩都指挥使。历景泰、天顺朝，朝贡不废。

成化中，班麻思结卒，孙只克嗣职，部众益盛。其时，土鲁番强，侵据哈密。

只克与之接境，患其逼己，欲自为一卫。十五年九月奏请如罕东、赤斤例，立卫赐印，捍御西陲。兵部言：“近土鲁番吞噬哈密，罕东诸卫各不自保，西鄙为之不宁。

而赤斤、罕东、苦峪又各怀嫌隙，不相救援。倘沙州更无人统理，势必为强敌所并，边方愈多事。宜如所请，即于沙州故城置罕东左卫，令只克仍以都指挥使统治。”

从之。二十一年，甘肃守臣言：“北寇屡犯沙州，杀掠人畜。又值岁饥，人思流窜。

已发粟五百石，令布种，仍乞人给月粮振之。其酋只克有斩级功，亦乞并叙。”乃擢只克都督佥事，余报可。

弘治七年，指挥王永言：“先朝建哈密卫，当西域要冲。诸番入贡至此，必令少憩以馆谷之，或遭他寇剽掠，则人马可以接护，柔远之道可谓至矣。今土鲁番窃据其地，久而不退。闻罕东左卫居哈密之南，仅三日程，野乜克力居哈密东北，仅二日程，是皆脣齿之地，利害共之。去岁秋，土鲁番遣人至只克所，胁令归附，只克不从。又杀野乜克力头目，其部人咸思报怨。宜旌劳二部，令并力合攻，永除厥患，亦以寇攻寇一策也。”章下兵部，不能用。十七年，瓦剌及安定部人大掠沙州人畜。只克不能自存，叩嘉峪关求济。天子既振给之，复谕二部解仇息争，不得构兵召衅。

正德四年，只克部内番族有劫掠邻境者，守臣将剿之。兵部言：“西戎强悍，汉、唐以来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东诸卫，授官赐敕，犬牙相制，不惟断匈奴右臂，亦以壮西土籓篱。今番人相攻，于我何预，而遽欲兵之。宜敕都督只克，晓谕诸族，悔过息兵。”报可。

只克卒，子乞台嗣。十一年，土鲁番复据哈密，以兵胁乞台降附，遂犯肃州。

左卫不克自立，相率徙肃州塞内。守臣不能拒，因抚纳之。

乞台卒，子日羔嗣。十六年秋入朝，乞赏赉。礼官劾其越例，且投疏不由通政司，请治馆伴者罪，从之。

乞台既内徙，其部下帖木哥、土巴二人仍居沙州，服属土鲁番，岁输妇女、牛马。会番酋徵求苛急，二人怨。嘉靖七年夏，率部族五千四百人来归，沙州遂为土鲁番所有。

哈梅里，地近甘肃，元诸王兀纳失里居之。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练兵西凉，请出师略地，开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太祖赐玺书曰：“略地之请，听尔便宜。然将以谋为本，尔慎毋忽。”英遂进兵。兀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明年五月遣回回阿老丁来朝贡马。诏赐文绮，遣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二十三年，帝闻兀纳失里与别部仇杀，谕甘肃都督宋晟等严兵备之。明年遣使请于延安、绥德、平凉、宁夏以马互市。帝曰：“番人黠而多诈。互市之求，安知非觇我。中国利其马而不虞其害，所丧必多。宜勿听。自今至者，悉送京师。”时西域回纥来贡者，多为哈梅里所遏。有从他道来者，又遣兵邀杀之。帝闻之怒。八月命都督佥事刘真偕宋晟督兵讨之。真等由凉州西出，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围之。其知院岳山夜缒城降。黎明，兀纳失里驱马三百余匹，突围而出。官军争取其马，兀纳失里率家属随马后遁去。

真等攻破其城，斩豳王别儿怯帖木儿、国公省阿朵尔只等一千四百人，获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金银印各一，马六百三十匹。二十五年遣使贡马骡请罪。帝纳之，赐白金、文绮。

## 列传第二百十七 西域三

○乌斯藏大宝法王 大乘法王 大慈法王 阐化王 赞善王 护教王 阐教王辅教王 西天阿难功德国 西天尼八剌国 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 董卜韩胡宣慰司

乌斯藏，在云南西徼外，去云南丽江府千余里，四川马湖府千五百余里，陕西西宁卫五千余里。其地多僧，无城郭。群居大土台上，不食肉娶妻，无刑罚，亦无兵革，鲜疾病。佛书甚多，《楞伽经》至万卷。其土台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元世祖尊八思巴为大宝法王，锡玉印，既没，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是，其徒嗣者咸称帝师。

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又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使其地，令举元故官赴京授职。于是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贡。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赐红绮禅衣及鞋帽钱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举故官六十人。帝悉授以职，改摄帝师为炽盛佛宝国师，仍锡玉印及彩币表里各二十。玉人制印成，帝眎玉未美，令更制，其崇敬如此。

暨辞还，命河州卫遣官赍敕偕行，招谕诸番之未附者。冬，元帝师之后锁南坚巴藏卜、元国公哥列思监藏巴藏卜并遣使乞玉印。廷臣言已尝给赐，不宜复予，乃以文绮赐之。

七年夏，佛宝国师遣其徒来贡。秋，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及乌斯藏僧答力麻八剌遣使来朝，请封号。诏授帝师后人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乌斯藏僧为灌顶国师，并赐玉印。佛宝国师复遣其徒来贡，上所举土官五十八人，亦皆授职。九年，答力麻八剌遣使来贡。十一年复贡，奏举故官十六人为宣慰、招讨等官，亦皆报允。十四年复贡。

其时喃加巴藏卜已卒，有僧哈立麻者，国人以其有道术，称之为尚师。成祖为燕王时，知其名。永乐元年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赍书币往征。其僧先遣人来贡，而躬随使者入朝。四年冬将至，命驸马都尉沐昕往迎之。既至，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币四十五表里，法器、礻因褥、鞍马、香果、茶米诸物毕备。其从者亦有赐。明年春，赐仪仗、银瓜、牙仗、骨朵、膋灯、纱灯、香合、拂子各二，手炉六，伞盖一，银交椅、银足踏、银杌、银盆、银罐、青圆扇、红圆扇、拜褥、帐幄各一，幡幢四十有八，鞍马二，散马四。

帝将荐福于高帝后，命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七日。帝躬自行香。于是卿云、甘露、青乌、白象之属，连日毕见。帝大悦，侍臣多献赋颂。事竣，复赐黄金百，白金千，宝钞二千，彩币表里百二十，马九。其徒灌顶圆通善慧大国师答师巴罗葛罗思等，亦加优赐。遂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鞍马。命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禅伯为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并赐印诰、银钞、彩币。已，命哈立麻赴五台山建大斋，再为高帝后荐福，赐予优厚。

六年四月辞归，复赐金币、佛像，命中官护行。自是，迄正统末，入贡者八。已，法王卒，久不奉贡。弘治八年，王葛哩麻巴始遣使来贡。十二年两贡，礼官以一岁再贡非制，请裁其赐赉，从之。

正德元年来贡。十年复来贡。时帝惑近习言，谓乌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国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见之。考永、宣间陈诚、侯显入番故事，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

阁臣梁储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经。我祖宗朝虽尝遣使，盖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后，累朝列圣止因其来朝而赏赉之，未尝轻辱命使，远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闻之，莫不骇愕。而允奏乞盐引至数万，动拨马船至百艘，又许其便宜处置钱物，势必携带私盐，骚扰邮传，为官民患。今蜀中大盗初平，疮痍未起。在官已无余积，必至苛敛军民，钅廷而走险，盗将复发。况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数万之程，历数岁之久，道途绝无邮置，人马安从供顿？脱中途遇寇，何以御之？亏中国之体，纳外番之侮，无一可者。

所赍敕书，臣等不敢撰拟。”帝不听。礼部尚书毛纪、六科给事中叶相、十三道御史周伦等并切谏，亦不听。。

允行，以珠琲为幢幡，黄金为供具，赐其僧金印，犒赏以钜万计，内库黄金为之罄尽。敕允往返以十年为期，所携茶盐以数十万计。允至临清，漕艘为之阻滞。

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冓鹿，相连二百余里。及抵成都，日支官廪百石，蔬菜银百两，锦官驿不足，取傍近数十驿供之。治入番器物，估直二十万。守臣力争，减至十三万。工人杂造，夜以继日。居岁余，始率将校十人、士千人以行，越两月入其地。所谓活佛者，恐中国诱害之，匿不出见。将士怒，欲胁以威。番人夜袭之，夺宝货、器械以去。将校死者二人，卒数百人，伤者半之。允乘善马疾走，仅免。

返成都，戒部下弗言，而以空函驰奏，至则武宗已崩。世宗召允还，下吏治罪。

嘉靖中，法王犹数入贡，迄神宗朝不绝。时有僧锁南坚错者，能知已往未来事，称活佛，顺义王俺答亦崇信之。万历七年，以迎活佛为名，西侵瓦剌，为所败。此僧戒以好杀，劝之东还。俺答亦劝此僧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此僧有异术能服人，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矣。

大乘法王者，乌斯藏僧昆泽思巴也，其徒亦称为尚师。永乐时，成祖既封哈立麻，又闻昆泽思巴有道术，命中官赍玺书银币徵之。其僧先遣人贡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即延见，赐藏经、银钞、彩币、鞍马、茶果诸物，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袈裟、幡幢、鞍马、伞器诸物，礼之亚于大宝法王。明年辞归，赐加于前，命中官护行。后数入贡，帝亦先后命中官乔来喜、杨三保赍赐佛像、法器、袈裟、禅衣、绒锦、彩币诸物。洪熙、宣德间并来贡。

成化四年，其王完卜遣使来贡。礼官言无法王印文，且从洮州入，非制，宜减其赐物。使者言，所居去乌斯藏二十余程，涉五年方达京师，且所进马多，乞给全赐，乃命量增。十七年来贡。

弘治元年，其王桑加瓦遣使来贡。故事，法王卒，其徒自相继承，不由朝命。

三年，辅教王遣使奉贡，奏举大乘法王袭职。帝但纳其贡，赐赉遣还，不命袭职。

正德五年遣其徒绰吉我些儿等，从河州卫入贡。礼官以其非贡道，请减其赏，并治指挥徐经罪，从之。已，绰吉我些儿有宠于帝，亦封大德法王。十年，僧完卜锁南坚参巴尔藏卜遣使来贡，乞袭大乘法王。礼官失于稽考，竟许之。嘉靖十五年偕辅教、阐教诸王来贡，使者至四千余人。帝以人数逾额，减其赏，并治四川三司官滥送之罪。

初，成祖封阐化等五王，各有分地，惟二法王以游僧不常厥居，故其贡期不在三年之列。然终明世，奉贡不绝云。

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斯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

明年命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四年辞归，赐佛经、佛像、法仗、僧衣、绮帛、金银器，且御制赞词赐之，其徒益以为荣。明年遣使来贡。十七年命中官杨三保赍佛像、衣币往赐。二十一年复来贡。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师，命成国公硃勇、礼部尚书胡濙持节，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

宣宗崩，英宗嗣位，礼官先奏汰番僧六百九十人，正统元年复以为请。命大慈法王及西天佛子如故，余遣还，不愿者减酒馔廪饩，自是辇下稍清。西天佛子者，能仁寺僧智光也，本山东庆云人。洪武、永乐中，数奉使西国。成祖赐号国师，仁宗加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演教灌顶广善大国师，赐金印、冠服、金银器。

至是复加西天佛子。

初，太祖招徠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

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官，公私骚然，帝不恤也。然至者犹即遣还。及宣宗时则久留京师，耗费益甚。英宗初年，虽多遣斥，其后加封号者亦不少。景泰中，封番僧沙加为弘慈大善法王，班卓儿藏卜为灌顶大国师。英宗复辟，务反景帝之政，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

成化初，宪宗复好番僧，至者日众。答刂巴坚参、答刂实巴、领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他授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纪。四方奸民投为弟子，辄得食大官，每岁耗费钜万。廷臣屡以为言，悉拒不听。孝宗践阼，清汰番僧，法王、佛子以下，皆递降，驱还本土，夺其印诰，由是辇下复清。

弘治六年，帝惑近习言，命取领占竹等诣京。言官交章力谏，事乃寝。十三年命为故西天佛子著领占建塔。工部尚书徐贯等言，此僧无益于国，营墓足矣，不当建塔，不从。寻命那卜坚参三人为灌顶大国师。帝崩，礼官请黜异教，三人并降禅师。

既而武宗蛊惑佞幸，复取领占竹至京，命为灌顶大国师，以先所降禅师三人为国师。帝好习番语，引入豹房，由是番僧复盛。封那卜坚参及答刂巴藏卜为法王，那卜领占及绰即罗竹为西天佛子。已，封领占班丹为大庆法王，给番僧度牒三千，听其自度。或言，大庆法王，即帝自号也。

绰吉我些儿者，乌斯藏使臣，留豹房有宠，封大德法王。乞令其徒二人为正副使，还居本土，如大乘法王例入贡，且为二人请国师诰命，入番设茶。礼官刘春等执不可，帝不听。春等复言：“乌斯藏远在西方，性极顽犷。虽设四王抚化，而其来贡必为节制。若令赍茶以往，赐之诰命，彼或假上旨以诱诸番，妄有所干请。从之则非法，不从则生衅，害不可胜言。”帝乃罢设茶敕，而予之诰命。帝时益好异教，常服其服，诵习其经，演法内厂。绰吉我些儿辈出入豹房，与权幸杂处，气焰灼然。及二人乘传归，所过驿骚，公私咸被其患。

世宗立，复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后世宗崇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

阐化王者，乌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卫言：“乌斯藏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阳沙加监藏，元时封灌顶国师，为番人推服。今朵甘酋赏竹监藏与管兀儿构兵，若遣此僧抚谕，朵甘必内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顶国师，遣使赐玉印、彩币。明年，其僧使酋长锁南藏卜贡佛像、佛书、舍利。是时方命佛宝国师招谕番人，于是怕木竹巴僧等自称辇卜阇，遣使进表及方物。帝厚赐之。辇卜阇者，其地首僧之称也。八年正月设怕木竹巴万户府，以番酋为之。已而章阳沙加卒，授其徒锁南扎思巴噫监藏卜为灌顶国师。二十一年上表称病，举弟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自代，遂授灌顶国师。自是三年一贡。

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赐。永乐元年遣使入贡。四年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玉印，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与护教、赞善二王，必力工瓦国师及必里、朵甘、陇答诸卫，川藏诸族，复置驿站，通道往来。

十一年，中官杨三保使乌斯藏还，其王遣从子答刂结等随之入贡。明年复命三保使其地，令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其后贡益频数。帝嘉其诚，复命三保赍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绒锦、彩币往劳之。已，又命中官戴兴往赐彩币。

宣德二年命中官侯显往赐绒锦、彩币。其贡使尝殴杀驿官子，帝以其无知，遣还，敕王戒饬而已。九年，贡使归，以赐物易茶。至临洮，有司没入之，羁其使，请命。诏释之，还其茶。

正统五年，王卒。遣禅师二人为正副使，封其从子吉剌思巴永耐监藏巴藏卜为阐化王。使臣私市茶彩数万，令有司运致。礼官请禁之，帝念其远人，但令自僦舟车。已，王卒，以桑儿结坚昝巴藏卜嗣。

成化元年，礼部言：“宣、正间，诸贡不过三四十人，景泰时十倍，天顺间百倍。今贡使方至，乞敕谕阐化王，令如洪武旧制，三年一贡。”从之。五年，王卒，命其子公葛列思巴中柰领占坚参巴儿藏卜嗣。遣僧进贡，还至西宁，留寺中不去，又冒名入贡，隐匿所赐玺书、币物。王使其下三人来趣，其僧闭之室中，剜二人目。

一人逸，诉于都指挥孙鉴。鉴捕置之狱，受其徒贿，而复以闻。下四川巡按鞫治，坐僧四人死，鉴将逮治，会赦悉免。

十七年以长河西诸番多假番王名朝贡，命给阐化、赞善、阐教、辅教四王敕书勘合，以防奸伪。二十二年遣使四百六十人来贡，守臣遵新例，但纳一百五十人。

礼官以使者已入境，难固拒，请顺其情概纳之，为后日两贡之数，从之。

弘治八年遣僧来贡，还至扬州广陵驿，遇大乘法王贡使，相与杀牲纵酒，三日不去。见他使舟至，则以石投之，不容近陆。知府唐恺诣驿呼其舟子戒之，诸僧持兵仗呼噪拥而入。恺走避，隶卒力格斗乃免，为所伤者甚众。事闻，命治通事及伴送者罪，遣人谕王令自治其使者。其时王卒，子班阿吉江东答刂巴请袭，命番僧二人为正副使往封。比至，新王亦死，其子阿往答刂失答刂巴坚参即欲受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谢恩仪物，并献其父所领勘合印章为左验。至四川，守臣劾其擅封，逮治论斩，减死戍边，副使以下悉宥。

正德三年，礼官以贡使逾额，令为后年应贡之数。嘉靖三年偕辅教王及大小三十六番请入贡。礼官以诸番不具地名、族氏，令守臣核实以闻。四十二年，阐化诸王遣使入贡请封。礼官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为正副使，序班硃廷对监之。至中途大骚扰，不受廷对约束，廷对还，白其状。礼官请自后封番王，即以诰敕付使者赍还，或下守臣，择近边僧人赍赐。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番人素以入贡为利，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隆庆三年再定令阐化、阐教、辅教三王，俱三岁一贡，贡使各千人，半全赏，半减赏。全赏者遣八人赴京，余留边上。遂为定例。

万历七年，贡使言阐化王长子札释藏卜乞嗣职，如其请。久之卒，其子请袭。

神宗许之，而制书但称阐化王。用阁臣沈一贯言，加称乌斯藏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其后奉贡不替。所贡物有画佛、铜佛、铜塔、珊瑚、犀角、氆氇、左髻毛缨、足力麻、铁力麻、刀剑、明甲胃之属，诸王所贡亦如之。

赞善王者，灵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视乌斯藏为近。成祖践阼，命僧智光往使。永乐四年，其僧著思巴儿监藏遣使入贡，命为灌顶国师。明年封赞善王，国师如故，赐金印、诰命。十七年，中官杨三保往使。洪熙元年，王卒，从子喃葛监藏袭。宣德二年，中官侯显往使。正统五年奏称年老，请以长子班丹监坐刂代。帝不从其请，而授其子为都指挥使。

初，入贡无定期，自永乐迄正统，或间岁一来，或一岁再至。而历朝遣使往赐者，金币、宝钞、佛像、法器、袈裟、禅服，不一而足。至成化元年始定三岁一贡之例。

三年命塔儿把坚粲袭封。故事，封番王诰敕及币帛遣官赍赐，至是西陲多事，礼官乞付使者赍回，从之。

五年，四川都司言，赞善诸王不遵定制，遣使率各寺番僧百三十二种入贡，且无番王印文，今止留十余人守贡物，余已遣还。礼官言：“番地广远，番王亦多，若遵例并时入贡，则内郡疲供亿。莫若令诸王于应贡之岁，各具印文，取次而来。

今贡使已至，难拂其情。乞许作明年应贡之数。”报可。

十八年，礼官言：“番王三岁一贡，贡使百五十人，定制也。近赞善王连贡者再，已遣四百十三人。今请封请袭，又遣千五百五十人，违制宜却。乞许其请封袭者，以三百人为后来两贡之数，余悉遣还。”亦报可。遂封喃葛坚粲巴藏卜为赞善王。弘治十六年卒，命其弟端竹坚昝嗣。嘉靖后犹入贡如制。

护教王者，名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馆觉僧也。成祖初，僧智光使其地。永乐四年遣使入贡，诏授灌顶国师，赐之诰。明年遣使入谢，封为护教王，赐金印、诰命，国师如故。遂频岁入贡。十二年卒，命其从子干些儿吉剌思巴藏卜嗣。洪熙、宣德中并入贡。已而卒，无嗣，其爵遂绝。

阐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成祖初，僧智光赍敕入番，其国师端竹监藏遣使入贡。永乐元年至京，帝喜，宴赉遣还。四年又贡，帝优赐，并赐其国师大板的达、律师锁南藏卜衣币。十一年乃加号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又封其僧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赐印诰、彩币。后比年一贡。杨三保、戴兴、侯显之使，皆赍金币、佛像、法器赐焉。

宣德五年，王卒，命其子绰儿加监巴领占嗣。久之卒，命其子领占叭儿结坚参嗣。成化四年从礼官言，申三岁一贡之制。明年，王卒，命其子领占坚参叭儿藏卜袭。二十年，帝遣番僧班著儿赍玺书勘合往赐。其僧惮行，至半道，伪为王印信、番文复命，诏逮治。

正德十三年遣番僧领占答刂巴等封其新王。答刂巴等乞马快船三十艘载食盐，为入番买路之资。户科、户部并疏争，不听。答刂巴等在途科索无厌，至吕梁，殴管洪主事李瑜几毙，恣横如此。迄嘉靖世，阐教王修贡不辍。

辅教王者，思达藏僧也。其地视乌斯藏尤远。成祖即位，命僧智光持诏招谕，赐以银币。永乐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赐诰印、彩币，数通贡使。杨三保、侯显皆往赐其国，与诸法王等。景泰七年，使来贡，自陈年老，乞令其子喃葛坚粲巴藏卜代。帝从之，封为辅教王，赐诰敕、金印、彩币、袈裟、法器。以灌顶国师葛藏、右觉义桑加巴充正、副使往封。至四川，多雇牛马，任载私物。礼官请治其罪，英宗方复辟，命收其敕书，减供应之半。

成化五年，王卒，命其子喃葛答刂失坚参叭藏卜嗣。六年申旧制，三年一贡，多不过百五十人，由四川雅州入。国师以下不许贡。弘治十二年，辅教等四王及长河西宣慰司并时入贡，使者至二千八百余人。礼官以供费不赀，请敕四川守臣遵制遣送，违者却还，从之。历正德、嘉靖世，奉贡不绝。

西天阿难功德国，西方番国也。洪武七年，王卜哈鲁遣其讲主必尼西来朝，贡方物及解毒药石。诏赐文绮、禅衣及布帛诸物。后不复至。

又有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亦遣其讲主汝奴汪叔来朝，献铜佛、舍利、白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图书一、银印四、铜印五、金字牌三，命宴赉遣还。明年，国师入朝，又献佛像、舍利、马二匹，赐文绮、禅衣。和林，即元太祖故都，在极北，非西番，其国师则番僧。与功德国同时来贡，后亦不复至。

尼八剌国，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其王皆僧为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赍玺书、彩币往，并使其邻境地涌塔国。智光精释典，负才辨，宣扬天子德意。

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二十年达京师。帝喜，赐银印、玉图书、诰敕、符验及幡幢、彩币。二十三年再贡，加赐玉图书、红罗伞。

终太祖时，数岁一贡。成祖复命智光使其国。永乐七年遣使来贡。十一年命杨三保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沙的新葛及地涌塔王可般。明年遣使来贡。封沙的新葛为尼八剌国王，赐诰及镀金银印。十六年遣使来贡，命中官邓诚赍玺书、锦绮、纱罗往报之。所经罕东、灵藏、必力工瓦、乌斯藏及野蓝卜纳，皆有赐。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显赐其王绒锦、纟宁丝，地涌塔王如之。自后，贡使不复至。

又有速睹嵩者，亦西方之国。永乐三年遣行人连迪等赍敕往招，赐银钞、彩币。

其酋以道远不至。

朵甘，在四川徼外，南与乌斯藏邻，唐吐蕃地。元置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府，分统其众。

洪武二年，太祖定陕西，即遣官赍诏招抚。又遣员外郎许允德谕其酋长，举元故官赴京。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及故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于六年春入朝，上所举六十人名。帝喜，置指挥使司二，曰朵甘，曰乌斯藏，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即以所举官任之。廷臣言来朝者授职，不来者宜弗予。帝曰：“吾以诚心待人。彼不诚，曲在彼矣。万里来朝，俟其再请，岂不负远人归向之心。”遂皆授之。降诏曰：“我国家受天明命，统御万方，恩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乃者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率所举故国公、司徒、宣慰、招讨、元帅、万户诸人，自远入朝。朕嘉其识天命，不劳师旅，共效职方之贡。已授国师及故国公等为指挥同知等官，皆给诰印。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法，抚安一方。僧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共享太平，永绥福祉，岂不休哉。”并宴赉遣还。初，元尊番僧为帝师，授其徒国公等秩，故降者袭旧号。

锁南兀即尔者归朝，授朵甘卫指挥佥事。以元司徒银印来上，命进指挥同知。

已而朵甘宣慰赏竹监藏举首领可为指挥、宣慰、万户、千户者二十二人。诏从其请，铸分司印予之。乃改朵甘、乌斯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以锁南兀即尔为朵甘都指挥同知，管招兀即尔为乌斯藏都指挥同知，并赐银印。又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兼辖二都司。已，佛宝国师锁南兀即尔等遣使来朝，奏举故官赏竹监藏等五十六人。命增置朵甘思宣慰司及招讨等司。招讨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陇答，曰朵甘丹，曰朵甘仓溏，曰朵甘川，曰磨儿勘。万户府四：曰沙儿可，曰乃竹，曰罗思端，曰列思麻。千户所十七。以赏竹监藏为朵甘都指挥同知，余授职有差。自是，诸番修贡惟谨。

八年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寻置陇答卫指挥使司。十八年以班竹儿藏卜为乌斯藏都指挥使。乃更定品秩，自都指挥以下皆令世袭。未几，又改乌斯藏俺不罗卫为行都指挥使司。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遣使贡马，命赐金铜信符、文绮、袭衣，许之朝贡。

永乐元年改必里千户所为卫，后置乌斯藏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司，又置上邛部卫，皆以番人官之。十八年，帝以西番悉入职方，其最远白勒等百余寨犹未归附，遣使往招，亦多入贡。帝以番俗惟僧言是听，乃宠以国师诸美号，赐诰印，令岁朝。

由是诸番僧来者日多，迄宣德朝，礼之益厚。九年命中官宋成等赍玺书、赐物使其地，敕都督赵安率兵送之毕力术江。

正统初，以供费不赀，稍为裁损。时有番长移书松潘守将赵得，言欲入朝，为生番阻遏，乞遣兵开道。诏令得遣使招生番，相率朝贡者八百二十九寨，翻赐赉遣归。天顺四年，四川三司言：“比奉敕书，番僧朝贡入京者不得过十人，余留境上候赏。今蜀地灾伤，若悉留之，动经数月，有司困于供亿。宜如正统间制，宴待遣还。”报可。

成化三年，阿昔洞诸族土官言：“西番大小二姓为恶，杀之不惧。惟国师、剌麻劝化，则革心信服。”乃进禅师远丹藏卜为国师，都纲子瑺为禅师，以化导之。

六年，申诸番三岁一贡之例，国师以下不许贡，于是贡使渐希。

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马市，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在四川徼外，地通乌斯藏，唐为吐蕃。元时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六安抚司，隶吐蕃宣慰司。

洪武时，其地打煎炉、长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遣其理问高惟善来朝，贡方物，宴赉遣还。十六年复遣惟善及从子万户若剌来贡。命置长河西等处军民安抚司，以剌瓦蒙为安抚使，赐文绮四十八匹，钞二百锭，授惟善礼部主事。二十年遣惟善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诸处，明年还朝，言：安边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坚，虽远而有功；恩威未备，虽近而无益。今鱼通、九枝疆土及岩州、杂道二长官司，东邻碉门、黎、雅，西接长河西。自唐时吐蕃强盛，宁远、安靖、岩州汉民，往往为彼驱入九枝、鱼通，防守汉边。元初设二万户府，仍与盘陀、仁阳置立寨栅，边民戍守。其后各枝率众攻仁阳等栅。及川蜀兵起，乘势侵陵雅、邛、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随碉门土酋归附。岩州、杂道二长官司自国朝设，迨今十有余年，官民仍旧不相统摄。盖无统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袭旧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远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之。且岩州、宁远等处，乃古之州治。苟拨兵戍守，就筑城堡，开垦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远者畏威而来归，西域无事则供我徭役，有事则使之先驱。抚之既久，则皆为我用。如臣之说，其便有六。

通乌斯藏、朵甘，镇抚长河西，可拓地四百余里，得番民二千余户。非惟黎、雅保障，蜀亦永无西顾忧。一也。

番民所处老思冈之地，土瘠人繁，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若于岩州立市，则此辈衣食皆仰给于我，焉敢为非。二也。

以长河西、伯思东、巴猎等八千户为外番掎角，其势必固。然后招徠远者，如其不来，使八千户近为内应，远为乡导，此所谓以蛮攻蛮，诚制边之善道。三也。

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宜翻蠲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比之雅州易马，其利倍之。且于打煎炉原易马处相去甚近，而价增于彼，则番民如蚁之慕亶，归市必众。四也。

岩州既立仓易马，则番民运茶出境，倍收其税，其余物货至者必多。又鱼通、九枝蛮民所种不陆之田，递年无征。若令岁输租米，并令军士开垦大渡河两岸荒田，亦可供给戍守官军。五也。

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六也。”帝从之。

后建昌酋月鲁帖木儿叛，长河西诸酋阴附之，失朝贡，太祖怒。三十年春谓礼部臣曰：“今天下一统，四方万国皆以时奉贡。如乌斯藏、尼八剌国其地极远，犹三岁一朝。惟打煎炉长河西土酋外附月鲁帖木儿、贾哈剌，不臣中国。兴师讨之，锋刃之下，死者必众。宜遣人谕其酋。若听命来觐，一以恩待，不悛则发兵三十万，声罪徂征。”礼官以帝意为文驰谕之。其酋惧，即遣使入贡谢罪。天子赦之，为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以其酋为宣慰使，自是修贡不绝。初，鱼通及宁远、长河西，本各为部，至是始合为一。

永乐十三年，贡使言：“西番无他土产，惟以马易茶。近年禁约，生理实艰，乞仍许开中。”从之。二十一年，宣慰使喃哩等二十四人来朝贡马。正统二年，喃哩卒，子加八僧嗣。成化四年申诸番三岁一贡之令，惟长河西仍比岁一贡。六年颁定二年或三年一贡之例，贡使不得过百人。十七年，礼官言：“乌斯藏在长河西之西，长河西在松潘、越巂之南，壤地相接，易于混淆。乌斯藏诸番王例三岁一贡，彼以道险来少，而长河西番僧往往诈为诸王文牒，入贡冒赏。请给诸番王及长河西、董卜韩胡敕书勘合，边臣审验，方许进入，庶免诈伪之弊。或道阻，不许补贡。”

从之。十九年，其部内灌顶国师遣僧徒来贡至千八百人，守臣劾其违制。诏止纳五百人，余悉遣还。二十二年，礼官言：“长河西以黎州大渡河寇发，连岁失贡，至是补进三贡。定制，道梗者不得再补。但今贡物已至，宜顺其情纳之，而量减赐赉。”

报可。

弘治十二年，礼官言：“长河西及乌期藏诸番，一时并贡，使者至二千八百余人。乞谕守臣无滥送。”亦报可。然其后来者愈多，卒不能却。嘉靖三年定令不得过一千人。隆庆三年定五百人全赏、遣八人赴京之制，如阐教诸王。其贡物则珊瑚、氆氇之属，悉准《阐化王传》所载。诸番贡皆如之。

董卜韩胡宣慰司，在四川威州之西，其南与天全六番接。永乐九年，酋长南葛遣使奉表入朝，贡方物。因言答隆蒙、碉门二招讨侵掠邻境，阻遏道路，请讨之。

帝不欲用兵，降敕慰谕，使比年一贡，赐金印、冠带。

正统三年奏年老，乞以子克罗俄坚粲代，从之。凶狡不循礼法。七年乞封王，赐金印，帝不许。命进秩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掌宣慰司事，给之诰命。益恃强，数与杂谷安抚及别思寨安抚饶蛒构怨。十年八月移牒四川守臣，谓：“别思寨本父南葛故地，分畀饶蛒父者。后饶蛒受事，私奏于朝，获设安抚司。迩乃伪为宣慰司印，自称宣慰使，纠合杂谷诸番，将侵噬己地。已拘执饶蛒，追出伪印，用番俗法剜去两目。谨以状闻。”守臣上其事。帝遣使赍敕责其专擅，令与使臣推择饶蛒族人为安抚，仍辖其土地，且送还饶蛒，养之终身。

十三年十月，四川巡按张洪等奏：“近接董卜宣慰文牒言：‘杂谷故安抚阿票小妻毒杀其夫及子，又贿威州千户唐泰诬己谋叛。今备物进贡，欲从铜门山西开山通道，乞官军于日驻迓之。’臣等窃以杂谷内联威州、保县，外邻董卜韩胡。杂谷力弱，欲抗董卜，实倚重于威、保。董卜势强，欲通威、保，却受阻于杂谷。以此仇杀，素不相能。铜门及日驻诸寨，乃杂谷、威、保要害地。董卜欺杂谷妻寡子弱，瞰我军远征麓川，假进贡之名，欲别开道路，意在吞灭杂谷，扌冓陷唐泰。所请不可许。”乃下都御史寇深等计度，其议迄不行。

时董卜比岁入贡，所遣僧徒强悍不法，多携私物，强索舟车，骚扰道途，詈辱长吏。天子闻而恶之，景泰元年赐敕切责。寻侵夺杂谷及达思蛮长官司地，掠其人畜，守臣不能制。三年二月朝议奖其入贡勤诚，进秩都指挥使，令还二司侵地及所掠人民。其酋即奉命，惟旧维州之地尚为所据。俄馈四川巡抚李匡银ＤＮ、金珀，求《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小学》、《方舆胜览》、《成都记》诸书。匡闻之于朝，因言：“唐时吐蕃求《毛诗》、《春秋》。于休烈谓，予之以书，使知权谋，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裴光廷谓，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表，赐以《诗》、《书》，俾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明皇从之。今兹所求，臣以为予之便。不然彼因贡使市之书肆，甚不为难。惟《方舆胜览》、《成都记》，形胜关塞所具，不可概予。”帝如其言。寻以其还侵地，赐敕奖励。

六年，兵部尚书于谦等奏其僭称蛮王，窥伺巴，蜀，所上奏章语多不逊，且招集群番，大治戎器，悖逆日彰，不可不虑，宜敕守臣预为戒备，从之。

克罗俄坚粲死，子答刂思坚粲藏卜遣使来贡，命为都指挥同知，掌宣慰司事。

天顺元年遣使入贡，乞封王。命如其父官，进秩都指挥使，仍掌宣慰司事。

成化五年，四川三司奏：“保县僻处极边，永乐五年特设杂谷安抚司，令抚辑旧维州诸处蛮塞。后与董卜构兵，维州诸地俱为侵夺，贡道阻绝。今杂谷恢复故疆，将遣使来贡，不知贡期，未敢擅遣。”帝从礼官言，许以三年为期。四年申诸番三年一贡之例，惟董卜许比年一贡。

六年，答刂巴坚粲藏卜卒，子绰吾结言千嗣为都指挥使。弘治三年卒，子日墨答刂思巴旺丹巴藏卜遣国师贡珊瑚树、氆氇、甲胄诸物，请嗣父职，许之，赐诰命、敕书、彩币。九年卒，子喃呆请袭，亦遣国师贡方物，诏授以父官。卒，子容中短竹袭。嘉靖二年再定令贡使不得过千人，其所隶别思寨及加渴瓦寺别贡。隆庆二年，董卜及别思寨贡使多至千七百余人，命予半赏，遣八人赴京，为定制。迄万历后，朝贡不替。

## 列传第二百二十 西域四

○撒马儿罕 沙鹿海牙 达失干 赛蓝 养夷 渴石 迭里迷 卜花儿 别失八里 哈烈 俺都淮 八答黑商 于阗 失剌思 俺的干 哈实哈儿 亦思弗罕火剌札 乞力麻儿 白松虎儿 答儿密 纳失者罕 敏真 日落米昔儿黑娄 讨来思 阿速 沙哈鲁 天方 默德那 坤城哈三等二十九部附 鲁迷

撒马儿罕，即汉罽宾地，隋曰漕国，唐复名罽宾，皆通中国。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始有撒马儿罕之名。去嘉峪关九千六百里。元末为之王者，驸马帖木儿也。

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

自是频岁贡马驼。二十五年兼贡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剌各二匹及镔铁刀剑、甲胄诸物。而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帝不许，令赴京鬻之。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儿罕者千二百余人。

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儿贡马二百。其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

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福，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永永无极。”

照世杯者，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故云。帝得表，嘉其有文。明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其贡马，一岁再至，以千计，并赐宾钞偿之。

成祖践阼，遣使敕谕其国。永乐三年，傅安等尚未还，而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敕甘肃总兵官宋晟儆备。五年六月，安等还。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贡亦绝。寻令人导安遍历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至是帖木儿死，其孙哈里嗣，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还，贡方物。帝厚赉其使，遣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头目沙里奴儿丁等亦贡驼马。命安等赐其王彩币，与贡使偕行。七年，安等还，王遣使随入贡。自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十三年遣使随李达、陈诚等入贡。暨辞归，命诚及中官鲁安偕往，赐其头目兀鲁伯等白银、彩币。其国复遣使随诚等入贡。十八年复命诚及中官郭敬赍敕及彩币报之。宣德五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儿咱等遣使再入贡。七年遣中官李贵等赍文绮、罗锦赐其国。

正统四年贡良马，色玄，蹄额皆白。帝爱之，命图其像，赐名瑞ＤＯ，赏赉有加。十年十月书谕其王兀鲁伯曲烈干曰：“王远处西陲，恪修职贡，良足嘉尚。使回，特赐王及王妻子彩币表里，示朕优待之意。”别敕赐金玉器、龙首杖、细马鞍及诸色织金文绮，官其使臣为指挥佥事。

景泰七年贡马驼、玉石。礼官言：“旧制给赏太重。今正、副使应给一等、二等赏物者，如旧时。三等人给彩缎四表里，绢三匹，织金纟宁丝衣一袭。其随行镇抚、舍人以下，递减有差。所进阿鲁骨马每匹彩缎四表里、绢八匹，驼三表里、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纟宁丝一匹、绢八匹、折钞绢一匹，中等马如之，下等者亦递减有差。”制可。又言：“所贡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塊，六十八斤，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宜令自鬻。而彼坚欲进献，请每五斤赐绢一匹。”亦可之。

已而使臣还，赐王卜撒因文绮、器物。天顺元年命都指挥马云等使西域，敕奖其锁鲁檀毋撒，赐彩币，令护朝使往还。锁鲁檀者，君长之称，犹蒙古可汗也。七年复命指挥詹升等使其国。

成化中，其锁鲁檀阿黑麻三入贡。十九年偕亦思罕酋长贡二狮，至肃州，其使者奏请大臣往迎。职方郎中陆容言：“此无用之物，在郊庙不可为牺牲，在乘舆不可被骖服，宜勿受。”礼官周洪谟等亦言往迎非礼，帝卒遣中使迎之。狮日啖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养狮者，光禄日给酒馔。帝既厚加赐赉，而其使者怕六湾以为轻，援永乐间例为请。礼官议从正统四年例，加彩币五表里。使者复以为轻，乃加正、副使各二表里，从者半之，命中官韦洛、鸿胪署丞海滨送之还。其使者不由故道赴广东，又多买良家女为妻妾，洛等不为禁止。久之，洛上疏委罪于滨，滨坐下吏。其使者请泛海至满剌加市狻猊以献，市舶中官韦眷主之，布政使陈选力陈不可，乃已。

弘治二年，其使由满剌加至广东，贡狮子、鹦鹉诸物，守臣以闻。礼官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礼科给事中韩鼎等亦言：“狰狞之兽，狎玩非宜，且骚扰道路，供费不赀，不可受。”帝曰：“珍禽奇兽，朕不受献，况来非正道，其即却还。守臣违制宜罪，姑贷之。”礼官又言：“海道固不可开，然不宜绝之已甚，请薄犒其使，量以绮帛赐其王。”制可。明年又偕土鲁番贡狮子及哈剌、虎剌诸兽，由甘肃入。镇守中官傅德、总兵官周玉等先图形奏闻，即遣人驰驿起送。

独巡按御史陈瑶论其糜费烦扰，请勿纳。礼官议如其言，量给犒赏，且言：“圣明在御，屡却贡献，德等不能奉行德意，请罪之。”帝曰：“贡使既至，不必却回，可但遣一二人诣京。狮子诸物，每兽日给一羊，不得妄费。德等贷勿治。”后至十二年始来贡。明年复至。而正德中犹数至。

嘉靖二年，贡使又至。礼官言：“诸国使臣在途者迁延隔岁，在京者伺候同赏，光禄、邮传供费不赀，宜示以期约。”因列上禁制数事，从之。十二年偕天方、土鲁番入贡，称王者至百余人。礼官夏言等论其非，请敕阁臣议所答。张孚敬等言：“西域诸王，疑出本国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称。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即据所称答之。若骤议裁革，恐人情觖望，乞更敕礼、兵二部详议。”于是言及枢臣王宪等谓：“西域称王者，止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如日落诸国，称名虽多，朝贡绝少。弘、正间，土鲁番十三入贡，正德间，天方四入贡，称王者率一人，多不过三人，余但称头目而已。至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至六七人，土鲁番至十一二人，撒马儿罕至二十七人。孚敬等言三四十人者，并数三国尔。今土鲁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马儿罕五十三王，实前此所未有。弘治时回赐敕书，止称一王。若循撒马儿罕往岁故事，类答王号，人与一敕，非所以尊中国制外蕃也。盖帝王之驭外蕃，固不拒其来，亦必限以制，其或名号僭差，言词侮慢，则必正以大义，责其无礼。今谓本国所封，何以不见故牍？谓部落自号，何以达之天朝？我概给以敕，而彼即据敕恣意往来，恐益扰邮传，费供亿，殚府库以实溪壑，非计之得也。”帝纳其言，国止给一敕，且加诘让，示以国无二王之义。然诸蕃迄不从，十五年入贡复如故。甘肃巡抚赵载奏：“诸国称王者至一百五十余人，皆非本朝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贡使名数。通事宜用汉人，毋专用色目人，致交通生衅。”部议从之。二十六年入贡，甘肃巡抚杨博请重定朝贡事宜，礼官复列数事行之。后入贡，迄万历中不绝。盖番人善贾，贪中华互市，既入境，则一切饮食、道途之资，皆取之有司，虽定五年一贡，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难也。

其国东西三千余里，地宽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广十余里，民居稠密。西南诸蕃之货皆聚于此，号为富饶。城东北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规制精巧，柱皆青石，雕为花文，中设讲经之堂。用泥金书经，裹以羊皮。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过于哈烈，而风俗、土产多与之同。其旁近东有沙鹿海牙、达失干、赛蓝、养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诸部落，皆役属焉。

沙鹿海牙，西去撒马儿罕五百余里。城居小冈上，西北临河。河名火站，水势冲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崖谷而居。园林广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无水，间有之，咸不可饮。牛马误饮之，辄死。地生臭草，高尺余，叶如盖，煮其液成膏，即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丛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煮为糖，番名达郎古宾。

永乐间，李达、陈诚使其地，其酋即遣使奉贡。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贵赍敕谕其酋，赐金织文绮、彩币。

达失干，西去撒马儿罕七百余里。城居平原，周二里。外多园林，饶果木。土宜五谷。民居稠密。李达、陈诚、李贵之使，与沙鹿海牙同。

赛蓝，在达失干之东，西去撒马儿罕千余里。有城郭，周二三里。四面平旷，居人繁庶。五谷茂殖，亦饶果木。夏秋间，草中生黑小蜘蛛。人被螫，遍体痛不可耐，必以薄荷枝扫痛处，又用羊肝擦之，诵经一昼夜，痛方止，体肤尽蜕。六畜被伤者多死。凡止宿，必择近水地避之。元太祖时，都元帅薛塔剌海从征赛蓝诸国，以砲立功，即此地也。陈诚、李贵之使，与诸国同。

养夷，在赛蓝东三百六十里。城居乱山间。东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盖其地介别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间，数被侵扰。以故人民散亡，止戍卒数百人居孤城，破庐頺垣，萧然榛莽。永乐时，陈诚至其地。

渴石，在撒马儿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余里。宫室壮丽，堂以玉石为柱，墙壁窗牖尽饰金碧，缀琉璃。其先，撒马儿罕酋长驸马帖木儿居之。城外皆水田。东南近山，多园林。西行十余里，饶奇木。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峡，两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峡口，有石门，色似铁，路通东西，番人号为铁门关，设兵守之。或言元太祖至东印度铁门关，遇一角兽，能人言，即此地也。

迭里迷，在撒马儿罕西南，去哈烈二千余里。有新旧二城，相去十余里，其酋长居新城。城内外居民仅数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术河东，多鱼。河东地隶撒马儿罕，西多芦林，产狮子。陈诚、李达尝使其地。

卜花儿，在撒马儿罕西北七百余里。城居平川，周十余里，户万计。市里繁华，号为富庶。地卑下，节序尝温，宜五谷桑麻，多丝绵布帛，六畜亦饶。

永乐十三年，陈诚自西域还，所经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凡十七国，悉详其山川、人物、风俗，为《使西域记》以献，以故中国得考焉。宣德七年命李达抚谕西域，卜花儿亦与焉。

别失八里，西域大国也。南接于阗，北连瓦剌，西抵撒马儿罕，东抵火州，东南距嘉峪关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或曰龟兹。元世祖时设宣慰司，寻改为元帅府，其后以诸王镇之。

洪武中，蓝玉征沙漠，至捕鱼儿海，获撒马儿罕商人数百。太祖遣官送之还，道经别失八里。其王黑的儿火者，即遣千户哈马力丁等来朝，贡马及海青，以二十四年七月达京师。帝喜，赐王彩币十表里，其使者皆有赐。九月命主事宽彻、御史韩敬、评事唐钲使西域。以书谕黑的儿火者曰：“朕观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国者莫知其几。虽限山隔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皇天眷佑，惟一视之。故受天命为天下主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俾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君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皇天监之，亦克昌焉。曩者我中国宋君，奢纵怠荒，奸臣乱政。天监否德，于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至于后嗣，不修国政，任用非人，致幻纲尽弛，强陵弱，众暴寡，民生嗟怨，上达于天。天用是革其命，属之于朕。朕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诸乱雄擅声教违朕命者兵偃之，顺朕命者德抚之。是以三十年间，诸夏奠安，外蕃宾服。惟元臣蛮子哈剌章等尚率残众，生衅寇边，兴师致讨，势不容已。兵至捕鱼儿海，故元诸王、驸马率其部属来降。有撒马儿罕数百人以贸易来者，朕命官护归已三年矣。使者还，王即遣使来贡，朕甚嘉之。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特遣官劳嘉，其悉朕意。”彻等既至，王以其无厚赐，拘留之。敬、钲二人得还。

三十年正月复遣官赍书谕之曰：“朕即位以来，西方诸商来我中国互市者，边将未尝阻绝。朕复敕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获利，疆埸无扰，是我中华大有惠于尔国也。前遣宽彻等往尔诸国通好，何故至今不返？吾于诸国，未尝拘留一人，而尔顾拘留吾使，岂理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境者，亦令于中国互市，待彻归放还。后诸人言有父母妻子，吾念其至情，悉纵遣之。今复使使谕尔，俾知朝廷恩意，毋梗塞道路，致启兵端。《书》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尔其惠且懋哉。”彻乃得还。

成祖即位之冬，遣官赍玺书彩币使其国。未几，黑的儿火者卒，子沙迷查干嗣。

永乐二年遣使贡玉璞、名马，宴赉有加。时哈密忠顺王安克帖木儿为可汗鬼力赤毒死，沙迷查干率师讨之。帝嘉其义，遣使赉以彩币，令与嗣忠顺王脱脱敦睦。四年夏来贡，命鸿胪寺丞刘帖木儿赍敕币劳赐，与其使者偕行。秋、冬暨明年夏，三入贡，因言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命中官把太、李达及刘帖木儿赍敕戒以审度而行，毋轻举，因赐之彩币。六年，太等还，言沙迷查干已卒，弟马哈麻嗣。帝即命太等往祭，并赐其新王。

八年以朝使往撒马儿罕者，马哈麻待之厚，遣使赍彩币赐之。明年贡名马、文豹，命给事中傅安送其使还，赉金织文绮。时瓦剌使者言马哈麻将袭其部落，因谕以顺天保境之义。十一年，贡使将至甘肃，命所司宴劳，且敕总兵官李彬善遇之。

明年冬，有自西域还者，言马哈麻母及弟相继卒。帝愍之，命安赍敕慰问，赉以彩币。已而马哈麻亦卒，无子，从子纳黑失只罕嗣。十四年春，使来告丧。命安及中官李达吊祭，即封其嗣子为王，赉文绮、弓刀、甲胄，其母亦有赐。明年遣使来贡，言将嫁女撒马儿罕，请以马市妆奁。命中官李信等以绮、帛各五百匹助之。十六年，贡使速哥言其王为从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国号曰亦力把里。帝以番俗不足治，授速哥为都督佥事，而遣中官杨忠等赐歪思弓刀、甲胄及文绮、彩币，其头目忽歹达等七十余人并有赐，自是奉贡不绝。

宣德元年，帝嘉其尊事朝廷，遣使赐之钞币。明年入贡，授其正、副使为指挥千户，赐诰命、冠带，自后使臣多授官。三年贡驼马，命指挥昌英等赍玺书、彩币报之。时歪思连岁贡，而其母锁鲁檀哈敦亦连三岁来贡。歪思卒，子也先不花嗣。

正统元年遣使来朝，贡方物，后亦频入贡。故王歪思之婿卜赛因亦遣使来贡。十年，也先不花卒，也密力虎者嗣。明年贡马驼方物，命以彩币赐王及王母。景泰三年贡玉石三千八百斤，礼官言其不堪用，诏悉收之，每二斤赐帛一匹。天顺元年命千户于志敬等以复辟谕其王，且赐彩币。成化元年，礼官姚夔等定西域朝贡期，令亦力把里三岁、五岁一贡，使者不得过十人，自是朝贡遂稀。

其国无城郭宫室，随水草畜牧。人性犷悍，君臣上下无体统。饮食衣服多与瓦剌同。地极寒，深山穷谷，六月亦飞雪。

哈烈，一名黑鲁，在撒马儿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关万二千余里，西域大国也。

元驸马帖木儿既君撒马儿罕，又遣其子沙哈鲁据哈烈。

洪武时，撒马儿罕及别失八里咸朝贡，哈烈道远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诏谕其王，赐文绮、彩币，犹不至。二十八年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携士卒千五百人往，为撒马儿罕所留，不得达。三十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等往，亦久不还。

成祖践阼，遣官赍玺书彩币赐其王，犹不报命。永乐五年，安等还。德文遍历诸国，说其酋长入贡，皆以道远无至者，亦于是年始还。德文，保昌人，采诸方风俗作为歌诗以献。帝嘉之，擢佥都御史。明年复遣安赍书币往哈烈，其酋沙哈鲁把都儿遣使随安朝贡。七年达京师，复命赍赐物偕其使往报。明年，其酋遣使朝贡。

撒马儿罕酋哈里者，哈烈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数构兵。帝因其使臣还，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赍敕谕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屡尝遣使谕尔。尔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朕甚嘉之。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朕为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因赐彩币表里，并敕谕哈里罢兵，亦赐彩币。

白阿儿忻台既奉使，遍诣撒马儿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诸国，赐之币帛，谕令入朝。诸酋长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贡狮子、西马、文豹诸物。十一年达京师。帝喜，御殿受之，犒赐有加。自是诸国使并至，皆序哈烈于首。及归，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蓝伯等送之，就赍玺书、文绮、纱罗、布帛诸物分赐其酋。十三年，达等还，哈烈诸国复遣使偕来，贡文豹、西马及他方物。明年再贡，及还，命陈诚赍书币报之，所过州县皆宴饯。十五年遣使随诚等来贡。明年复贡，命李达等报如初。十八年偕于阗、八答黑商来贡。二十年复偕于阗来贡。

宣德二年，其头目打剌罕亦不剌来朝，贡马。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绝域，故其贡使亦稀至。七年复命中官李贵通西域，敕谕哈烈酋沙哈鲁曰：“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临御之日，尔等尊事朝廷，遣使贡献，始终如一。今朕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万方，纪元宣德。小大政务，悉体皇祖奉天恤民，一视同仁之心。前遣使臣赍书币往赐，道阻而回。今已开通，特命内臣往谕朕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还往，同为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遂所愿，不亦美乎？”因赐以文绮、罗锦。贵等未至，其贡使法虎儿丁已抵京师，卒于馆。命官致祭，有司营葬。寻复遣使随贵贡驼马、玉石。明年春，使者归。复命贵护送，赐其王及头目彩币。是年秋及正统三年并来贡。

英宗幼冲，大臣务休息，不欲疲中国以事外蕃，故远方通贡者甚少。至天顺元年，复议通西域。大臣莫敢言，独忠义卫吏张昭抗疏切谏，事乃止。七年，帝以中夏乂安，而远蕃朝贡不至，分遣武臣赍玺书、彩币往谕。于是都指挥海荣、指挥马全往哈烈。然自是来者颇稀，即哈烈亦不以时贡。

嘉靖二十六年，甘肃巡抚杨博言：“西域入贡人多，宜为限制。”礼官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每年一贡，贡三百人，送十一赴京，余留关内，有司供给。他若哈烈、哈三、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诸国，道经哈密者，或三年、五年一贡，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赏赉如哈密例。顷来滥放入京，宜敕边臣恪遵此例，滥放者罪之。”制可。然是时哈烈已久不至，嗣后朝贡遂绝。

其国在西域最强大。王所居城，方十余里。垒石为屋，平方若高台，不用梁柱瓦甓，中敞，虚空数十间。囱牖门扉，悉雕刻花文，绘以金碧。地铺氈罽，无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国人称其王曰锁鲁檀，犹言君长也。男髡首缠以白布，妇女亦白布蒙首，仅露双目。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见止稍屈身，初见则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食无匕箸，有瓷器。以葡萄酿酒。交易用钱，大小三等，不禁私铸。惟输税于酋长，用印记，无印者禁不用。市易皆征税十二。不知斗斛，止设权衡。无官府，但有管事者，名曰刀完。亦无刑法，即杀人亦止罚钱。以姊妹为妻妾。

居丧止百日，不用棺，以布裹尸而葬。常于墓间设祭，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重拜天之礼。无干支朔望，每七日为一转，周而复始。岁以二月、十月为把斋月，昼不饮食，至夜乃食，周月始茹荤。城中筑大土室，中置一铜器，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状。游学者皆聚此，若中国太学然。有善走者，日可三百里，有急使，传箭走报。俗尚侈靡，用度无节。

土沃饶，节候多暖少雨。土产白盐、铜铁、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属。多育蚕，善为纨绮。木有桑、榆、柳、槐、松、桧，果有桃、杏、李、梨、葡萄、石榴，谷有粟、麦、麻、菽，兽有狮、豹、马、驼、牛、羊、鸡、犬。狮生于阿术河芦林中，初生目闭，七日始开。土人于目闭时取之，调习其性，稍长则不可驯矣。其旁近俺都淮、八答黑商，并隶其国。

俺都淮，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东南去撒马儿罕亦如之。城居大村，周十余里。

地平衍无险，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称乐土。自永乐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贡，后不复至。

八答黑商，在俺都淮东北。城周十余里。地广无险阻，山川明秀，人物朴茂。

浮屠数区，壮丽如王居。西洋、西域诸贾多贩鬻其地，故民俗富饶。初为哈烈酋沙哈鲁之子所据。永乐六年命内官把太、李达赐其酋敕书彩币，并及哈实哈儿、葛忒郎诸部，谕以往来通商之意，皆即奉命。自是，东西万里行旅无滞。十二年，陈诚使其国。十八年遣使来贡，命诚及内官郭敬赍书币往报。天顺五年，其王马哈麻遣使来贡。明年复贡。命使臣阿卜都剌袭父职，为指挥同知。

于阗，古国名，自汉迄宋皆通中国。永乐四年遣使来朝，贡方物。使臣辞归，命指挥神忠母撒等赍玺书偕行，赐其酋织金文绮。其酋打鲁哇亦不刺金遣使者贡玉璞，命指挥尚衡等赍书币往劳。十八年偕哈烈、八答黑商诸国贡马，命参政陈诚、中官郭敬等报以彩币。二十年贡美玉，赐赉有加。二十二年贡马及方物。时仁宗初践阼，即宴赉遣还。

先是，永乐时，成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故西域之使岁岁不绝。诸蕃贪中国财帛，且利市易，络绎道途。商人率伪称贡使，多携马、驼、玉石，声言进献。既入关，则一切舟车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邮传困供亿，军民疲转输。

比西归，辄缘道迟留，多市货物。东西数千里间，骚然繁费，公私上下罔不怨咨。

廷臣莫为言，天子亦莫之恤也。至是，给事中黄骥极陈其害。仁宗感其言，召礼官吕震责让之。自是不复使西域，贡使亦渐稀。

于阗自古为大国，隋、唐间侵并戎卢、捍弥、渠勒、皮山诸国，其地益大。南距{艹}岭二百余里，东北去嘉峪关六千三百里。大略{艹}岭以南，撒马儿罕最大；以北，于阗最大。元末时，其主暗弱，邻国交侵。人民仅万计，悉避居山谷，生理萧条。永乐中，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于阗始获休息。渐行贾诸蕃，复致富庶。桑麻黍禾，宛然中土。其国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昆仑山。土人夜视月光盛处，入水采之，必得美玉。其邻国亦多窃取来献。迄万历朝，于阗亦间入贡。

失刺思，近撒马儿罕。永乐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哈实哈儿等八国，随白阿儿忻台入贡方物，命李达、陈诚等赍敕偕其使往劳。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剌金遣使随达等朝贡，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辞还，复命诚偕中官鲁安赍敕及白金、彩缎、纱罗、布帛赐其酋。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诸部贡狮子、文豹、名马，辞还。

复命安等送之，赐其酋绒锦、文绮、纱罗、玉系腰、磁器诸物。时车驾频岁北征，乏马，遣官多赍彩币、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马儿罕诸国。其酋即遣使贡马，以二十一年八月谒帝于宣府之行宫。厚赐之，遣还京师，其人遂久留内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还，乃辞去。

宣德二年贡驼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为都指挥佥事，赐诰命、冠带。嗣后久不贡。成化十九年与黑娄、撒马儿罕、把丹沙诸国共贡狮子，诏加优赉。弘治五年，哈密忠顺王陕巴袭封归国，与邻境野乜克力酋结婚。失剌思酋念其贫，偕旁国亦不剌因之酋，率其平章锁和卜台、知院满可，各遣人请颁赐财物，助之成婚。朝议义之，厚赐陕巴，并赐二国及其平章、知院彩币。嘉靖三年与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贡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襕、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量予之，自是贡使亦不至。

俺的干，西域小部落。元太祖尽平西域，封子弟为王镇之，其小者则设官置戍，同于内地。元亡，各自割据，不相统属。洪武、永乐间，数遣人招谕，稍稍来贡。

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迄宣德朝，效臣职、奉表笺、稽首阙下者，多至七八十部。而俺的干，则永乐十一年与哈烈并贡者也。迨十四年，鲁安等使哈烈、失剌思诸思，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

哈实哈儿，亦西域小部落。永乐六年，把太、李达等赍敕往赐，即奉命。十一年遣使随白阿儿忻台入朝，贡方物。宣德时亦来朝贡。天顺七年命指挥刘福、普贤使其地。其贡使亦不能常至。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永乐十四年使俺都淮、撒马儿罕者道经其地，赐其酋文绮诸物。十七年偕邻国失剌思共贡狮、豹、西马，赉白金、钞币。使臣辞还，命鲁安等送之。有马哈木者，愿留京师。从其请。成化十九年与撒马儿罕共贡狮子、名马、番刀、兜罗、锁幅诸物，赐赉有加。

先是，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遣使臣迷儿阿力朝贡，或云即亦思弗罕。

火剌札，国微弱。四围皆山，鲜草木。水流曲折，亦无鱼虾。城仅里许，悉土屋，酋所居亦卑陋。俗敬僧。永乐十四年遣使朝贡，命所经地皆礼待。弘治五年，其地回回怕鲁湾等由海道贡玻璃、玛瑙诸物。孝宗不纳，赐道里费遣还。

乞力麻儿，永乐中遣使来贡，惟兽皮、鸟羽、罽褐。其俗喜射猎，不事耕农。

西南傍海，东北林莽深密，多猛兽、毒虫。有逵巷，无市肆，交易用铁钱。

白松虎儿，旧名速麻里儿。尝有白虎出松林中，不伤人，亦不食他兽，旬日后不复见。国人异之，称为神虎，曰此西方白虎所降精也，因改国名。其地无大山，亦不生树木，无毒虫、猛兽之害，然物产甚薄。永乐中尝入贡。

答儿密，服属撒马儿罕。居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满千家。无城郭，上下皆居板屋。知耕植，有毛褐、布缕、马驼、牛羊。刑止箠朴。交易兼用银钱。永乐中遣使朝贡，赐《大统历》及文绮、药、茶诸物。

纳失者罕，东去失剌思数日程，皆舟行。城东平原，饶水草，宜畜牧。马有数种，最小者高不过三尺。俗重僧，所至必供饮食。然好气健斗，斗不胜者，众嗤之。

永乐中遣使朝贡。使臣还，历河北，转关中，抵甘肃，有司皆置宴。

敏真城，永乐中来贡。其国地广，多高山。日中为市，诸货骈集，贵中国磁、漆器。产异香、驼、马。

日落国，永乐中来贡。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儿鲁密帖里牙复贡。使臣奏求纟宁、丝、夏布、磁器，诏皆予之。

米昔儿，一名密思儿。永乐中遣使朝贡。既宴赉，命五日一给酒馔、果饵，所经地皆置宴。正统六年，王锁鲁檀阿失剌福复来贡。礼官言：“其地极远，未有赐例。昔撒马儿罕初贡时，赐予过优，今宜稍损。赐王彩币十表里，纱、罗各三匹，白ＢＦ丝布、白将乐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王妻及使臣递减。”从之。自后不复至。

黑娄，近撒马儿罕，世为婚姻。其地山川、草木、禽兽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遣使来朝，贡方物。正统二年，其王沙哈鲁锁鲁檀遣指挥哈只马黑麻奉贡。命赍敕及金织纟宁丝、彩绢归赐其王。六年复来贡。景泰四年偕邻境三十一部男妇百余人，贡马二百四十有七，骡十二，驴十，驼七，及玉石、砜砂、镔铁刀诸物。天顺七年，王母塞亦遣指挥佥事马黑麻舍儿班等奉贡。赐彩币表里、纟宁、丝袭衣，擢其使臣为指挥同知，从者七人俱为所镇抚。成化十九年与失剌思、撒马儿罕、把丹沙共贡狮子。把丹沙之长亦称锁鲁檀马黑麻，景泰七年尝入贡，至是复偕至。弘治三年又与天方诸国贡驼、马、玉石。

讨来思，地小，周径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佞佛。

妇人主家柄。产牛羊马驼，有布缕毛褐。土宜穄麦，无稻。交易用钱。宣德六年入贡。明年命中官李贵赍玺书奖劳，赐文绮、彩帛。以地小不能常贡。

阿速，近天方、撒马儿罕，幅员甚广。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鱼盐之利。

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恶斗。物产富，寒暄适节，人无饥寒，夜鲜寇盗，雅称乐土。永乐十七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贡马及方物，宴赉如制。以地远不能常贡。天顺七年命都指挥白全等使其国，竟不复再贡。

沙哈鲁，在阿速西海岛中。永乐中遣七十七人来贡，日给酒馔、果饵，异于他国。其地，山川环抱，饶畜产，人性朴直，耻斗好佛。王及臣僚处城中，庶人悉处城处。海产奇物，西域贾人以轻直市之，其国人不能识。

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不道自忽鲁谟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

宣德五年，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赍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其国王亦遣陪臣随朝使来贡。宣宗喜，赐赉有加。正统元年始命附爪哇贡舟还，赐币及敕奖其王。六年，王遣子赛亦得阿力与使臣赛亦得哈三以珍宝来贡。陆行至哈剌，遇贼，杀使臣，伤其子右手，尽劫贡物以去，命守臣察治之。

成化二十三年，其国中回回阿力以兄纳的游中土四十余载，欲往云南访求。乃携宝物钜万，至满剌加，附行人左辅舟，将入京进贡。抵广东，为市舶中官韦眷侵克。阿力怨，赴京自诉。礼官请估其贡物，酬其直，许访兄于云南。时眷惧罪，先已夤缘于内。帝乃责阿力为间谍，假贡行奸，令广东守臣逐还，阿力乃号泣而去。

弘治三年，其王速檀阿黑麻遣使偕撒马儿罕、土鲁番贡马、驼、玉石。

正德初，帝从御马太监谷大用言，令甘肃守臣访求诸番骒马、骟马，番使云善马出天方。守臣因请谕诸番贡使，传达其王，俾以入贡。兵部尚书刘宇希中官指，议令守臣善择使者与通事，亲诣诸番晓谕，从之。十三年，王写亦把剌克遣使贡马、驼、梭幅、珊瑚、宝石、鱼牙刀诸物，诏赐蟒龙金织衣及麝香、金银器。

嘉靖四年，其王亦麻都儿等遣使贡马、驼、方物。礼官言：“西人来贡，陕西行都司稽留半年以上始为具奏。所进玉石悉粗恶，而使臣所私货皆良。乞下按臣廉问，自今毋得多携玉石，烦扰道途。其贡物不堪者，治都司官罪。”从之。明年，其国额麻都抗等八王各遣使贡玉石，主客郎中陈九川简退其粗恶者，使臣怨。通事胡士绅亦憾九川因诈为使臣奏，词诬九川，盗玉，坐下诏狱拷讯。尚书席书、给事中解一贯等论救，不听，竟戍边。

十一年遣使偕土鲁番、撒马儿罕、惟密诸国来贡，称王者至三十七人。礼官言：“旧制，恰哈密与朵颜三卫比岁一贡，贡不过三百人。三卫地近，尽许入都。哈密则十遣其二，余留待于边。若西域则越在万里，素非属国，难视三卫贡期，而所遣使人倍逾恒数。番文至二百余通，皆以索取叛人牙木兰为词。窃恐托词窥伺，以觇朝廷处分。边臣不遵明例，概行起送，有乖法体。乞下督抚诸臣，遇诸番人入贡，分别存留起送，不得概遣入京。且严饬边吏，毋避祸目前，贻患异日，贪纳款之虚名，忘御边之实策。”帝可其奏。

故事，诸番贡物至，边臣验上其籍，礼官为按籍给赐。籍所不载，许自行贸易。

贡使既竣，即有余货，责令携归。愿入官者，礼官奏闻，给钞。正德末，黠番猾胥交关罔利，始有贸易余货令市侩评直、官给绢钞之例。至是，天方及土鲁番使臣，其籍余玉石、锉刀诸货，固求准贡物给赏。礼官不得已，以正德间例为请，许之。

番使多贾人，来辄挟重赀与中国市。边吏嗜贿，侵克多端，类取偿于公家。或不当其直，则咆哮不止。是岁，贡使皆黠悍，既习知中国情，且憾边吏之侵克也，屡诉之，礼官却不问。镇守甘肃中官陈浩者，当番使入贡时，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马、玉石诸物，使臣憾之。一日，遇洪于衢，即执诣官以证实其事。礼官言事关国体，须大有处分，以服远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锦衣卫及给事中各遣官一员赴甘肃按治，洪迄获罪。

十七年复贡，其使臣请游览中土。礼官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二十二年偕撒马儿罕、土鲁番、哈密、鲁迷诸国贡马及方物。后五六年一贡，迄万历中不绝。

天方于西域为大国，四时常似夏，无雨雹霜雪，惟露最浓，草木皆资之长养。

土沃，饶栗、麦、黑黍。人皆颀硕。男子削发，以布缠之。妇女则编发盖头，不露其面。相传回回设教之祖曰马哈麻者，首于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顶常有光，日夜不熄。后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国无苛扰，亦无刑罚，上下安和，寇贼不作，西土称为乐国。俗禁酒。有礼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号呼称扬以为礼。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甘玉为地。

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顶。内用沉香大木为梁凡五，又以黄金为阁。堂中垣墉，悉以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守门以二黑狮。堂左有司马仪墓，其国称为圣人冢。

土悉宝石，围墙则黄甘玉。两旁有诸祖师传法之堂，亦以石筑成，俱极其壮丽。其崇奉回回教如此。

瓜果、诸畜，咸如中国。西瓜、甘瓜有一人不能举者，桃有重四五斤者，鸡、鸭有重十余斤者，皆诸番所无也。马哈麻墓后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飓风，取水洒之即息。当郑和使西洋时，传其风物如此。其后称王者至二三十人，其俗亦渐不如初矣。

默德那，回回祖国也，地近天方。宣德时，其酋长遣使偕天方使臣来贡，后不复至。相传，其初国王谟罕蓦德生而神灵，尽臣服西域诸国，诸国尊为别谙拔尔，犹言天使也。国中有经三十本，凡三千六百余段。其书旁行，兼篆、草、楷三体，西洋诸国皆用之。其教以事天为主，而无像设。每日西向虔拜。每岁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处。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干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

国中城池、宫室、市肆、田园，大类中土。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诸技。

其织文、制器尤巧。寒暑应候，民殷物繁，五谷六畜咸备。俗重杀，不食猪肉。尝以白布蒙头，虽适他邦，亦不易其俗。

坤城，西域回回种。宣德五年，其使臣者马力丁等来朝，贡驼马。时有开中之令，使者即输米一万六千七百石于京仓中盐。及辞还，愿以所纳米献官。帝曰：“回人善营利，虽名朝贡，实图贸易，可酬以直。”于是予帛四十匹、布倍之。其后亦尝贡。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自是，殊方异域鸟言侏亻离之使，辐辏阙廷。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而四方奇珍异宝、名禽殊兽进献上方者，亦日增月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余威及于后嗣，宣德、正统朝犹多重译而至。然仁宗不务远略，践阼之初，即撤西洋取宝之船，停松花江造舟之役，召西域使臣还京，敕之归国，不欲疲中土以奉远人。宣德继之，虽间一遣使，寻亦停止，以故边隅获休息焉。

今采故牍尝奉贡通名天朝者，曰哈三，曰哈烈儿，曰沙的蛮，曰哈的兰，曰扫兰，曰乜克力，曰把力黑，曰俺力麻，曰脱忽麻，曰察力失，曰干失，曰卜哈剌，曰怕剌，曰你沙兀儿，曰克失迷儿，曰帖必力思，曰火坛，曰火占，曰苦先，曰牙昔，曰牙儿干，曰戎，曰白，曰兀伦，曰阿端，曰邪思城，曰舍黑，曰摆音，曰克，计二十九部。以疆域褊小，止称地面。与哈烈、哈实哈儿、赛蓝、亦力把力、失剌思、沙鹿海牙、阿速、把丹皆由哈密入嘉峪关，或三年、五年一贡，入京者不得过三十五人。其不由哈密者，更有乞儿、麻米儿、哈兰可脱、蜡烛、也的干、剌竹、亦不剌、因格失、迷乞儿、吉思羽奴、思哈辛十一地面，亦尝通贡。

鲁迷，去中国绝远。嘉靖三年遣使贡狮子、西牛。给事中郑一鹏言：“鲁迷非尝贡之邦，狮子非可育之兽，请却之，以光圣德。”礼官席书等言：“鲁迷不列《王会》，其真伪不可知。近土鲁番数侵甘肃，而边吏于鲁迷册内，察有土鲁番之人。其狡诈明甚，请遣之出关，治所获间谍罪。”帝竟纳之，而令边臣察治。

五年冬，复以二物来贡。既颁赐，其使臣言，长途跋涉，费至二万二千余金，请加赐。御史张禄言：“华夷异方，人物异性，留人养畜，不惟违物，抑且拂人。

况养狮日用二羊，养西牛日用果饵。兽相食与食人食，圣贤皆恶之。又调御人役，日需供亿。以光禄有限之财，充人兽无益之费，殊为拂经。乞返其人，却其物，薄其赏，明中国圣人不贵异物之意。”不纳。乃从礼官言，如弘治撒马儿罕例益之。

二十二年偕天方诸国贡马及方物，明年还至甘州。会迤北贼入寇，总兵官杨信令贡使九十余人往御，死者九人。帝闻，褫信职，命有司棺敛归其丧。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并入贡。其贡物有珊瑚、琥珀、金刚钻、花瓷器、锁服、撒哈剌帐、羚羊角、西狗皮、舍列狲皮、铁角皮之属。

## 附录：张廷玉上明史表

经筵日讲官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世袭三等伯臣张廷玉等上言：

臣等奉敕纂修《明史》告竣，恭呈睿鉴，臣等谨奉表恭进者。伏以瑶图应运，丹纶繙竹素之遗；雒鼎凝庥，玉局理汗青之业。集百年之定论，裒一代之旧闻，历纂辑于兴朝，毕校于兹日。垂光册府，焕采书林。窃惟论道首在尊经，纪事必归揽史。兴衰有自，七十二君之迹何称；法戒攸关，《二十一史》之编具在。继咸五登三之治，心源不隔于邃初；开万方一统之模，典制必参诸近世。况乎岁时绵历，载籍丛残。执简相先，合众长而始定；含毫能断，昭公道以无私。考献徵文，用备酉山之秘；属辞比事，上尘乙夜之观。钦惟皇帝陛下，乘六御天，奉三出治。绍庭建极，绥荡平正直之猷；典学傅心，综忠敬质文之统。观人文以化天下，鉴物惟公；考礼乐以等百王，折衷必当。

惟兹《明史》，职在儒臣。纪统二百余年，传世十有六帝。创业守成之略，卓乎可观；典章文物之规，灿然大备。迨乎继世，法弗饬于庙堂；降及末流，权或移于阉寺。无治人以行治法，既外衅而内讧；因灾氛以启寇氛，亦文衰而武弊。朝纲不振，天眷既有所归；贼焰方张，明祚遂终其运。我国家丕承景命，肇建隆基，天戈指而扫欃枪，《王会》图而陈玉帛。涤中原寇盗之孽，奠我民生；慰前朝诸帝之心，雪其国耻。迄今通侯备恪，俎豆相承；依然守户卫陵，松楸勿翦。是则扩隆恩于覆载，既极优崇；因之徵故籍于《春秋》，绝无忌讳。

第以长编汗漫，抑且杂记舛讹。靖难从亡，传闻互异；追尊议礼，聚讼纷拏。

降及国本之危疑，酿为《要典》之决裂。兵符四出，功罪难明；党论相寻，贞邪易贸。稗官野录，大都荒诞无稽；家传碑铭，亦复浮夸失实。欲以信今而传后，允资博考而旁参。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于金石，罗耆俊于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

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

巨等于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缉。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在昔《汉书》取裁于马迁，《唐书》起本于刘昫。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发凡起例，首尚谨严；据事直书，要归忠厚。曰纪，曰志，曰表，曰传，悉仍前史之体裁；或详，或略，或合，或分，务核当时之心迹。文期共喻，扫艰深鄙秽之言；事必可稽，黜荒诞奇邪之说。十有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流；三百余卷之书，以次随时告竣。胜国君臣之灵爽，实式凭之；累朝兴替之事端，庶几备矣。

臣等才谢宏通，学惭淹贯。幸际右文之代，获尚论于先民；敢云稽古之勤，远希风于作者。恭蒙睿鉴，俾授梓人。伏愿金镜高悬，璇枢广运。参观往迹，考证得失之源；懋建鸿猷，昭示张弛之度。无怠无荒而熙庶绩，化阜虞纮；克宽克仁而信兆民，时存殷鉴。则冠百王而首出，因革可征百世之常；迈千祀以前驱，政教远追千古而上矣。谨将纂成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刊刻告成，装成一十二函，谨奉表随进以闻。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经筵日讲官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世袭三等伯臣张廷玉太子少保食尚书俸臣徐元梦户部右侍郎加五级臣留保

2000.01.30 知古斋主整理